道家金石略

陈垣 编纂
陈智超 曾庆瑛 校补

道家金石略

陈　垣　编纂
陈智超　曾庆瑛　校补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道家金石略

陈垣 编纂

陈智超 曾庆瑛 校补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88.5

ISBN 7—5010—0162—6/K·60 定价：45元

校补前言

《道家金石略》经过校补之后终于交付出版了。现在离垣老编纂之时已经整整一个甲子，离他去世已经十三年，离校补工作开始也已经五年了。虽然时间拖了很久，但这部百余万字的资料集能够出版，终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垣老生前念念不忘这部资料集，多次提起过它，现在他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道家金石略》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是垣老研究道教史的一项重要准备，也是一项重要成果。他研究每一个历史问题，首先都要用极大的力量进行材料的搜集和考订。他在家书中曾经谈过自己写作的经验："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功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这种重视材料，重视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在他毕生的史学研究活动中。

垣老是我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为了研究在我国流传的各种主要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他曾长期搜集这些宗教的资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他为了研究道教史，在二十年代就大规模搜集道教资料，这部《道家金石略》就是他所搜集的道教史资料的大结集，也是四十年代他的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主要材料来源。

重视碑刻资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道家金石略》的编纂，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为道教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极其丰富的材料来源。垣老在《新道教考》中曾说："金石之寿，往往不及简册，宋杜大珪有见及此，曾纂《名臣碑传琬琰集》，学者便之，今《仙源录》（指《甘水仙源录》）不啻全真之碑传琬琰集也。《四库提要》谓'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大珪多采诸家别集，《仙源录》则多采各碑拓本，吾纂《道家金石略》，即仿其体。"如果说，元代李道谦编纂的《甘水仙源录》是道教全真派的碑传琬琰集的话，垣老这部《道家金石略》则可以说是自汉至明我国道教的碑传琬琰集。

碑刻资料的重要性，了解的人不少；但大规模搜集并利用碑刻资料，能做到的人却极少。这是因为，第一，碑刻分散各处，有不少是在高山绝壑、穷乡僻壤之中，椎拓甚难。第二，许多碑刻，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人为破坏，即使取得拓片，也往往难于辨认。第三，拓片不如文献之易于保存，翻检也很费力。

垣老能够编纂《道家金石略》是有他的主客观条件的。金石之学，至清代而大盛。收藏家辈出，著录金石的专书远较前代为多，还有如《语石》等专门研究金石的著作。所有这些，为利用碑刻资料提供了许多方便。《道家金石略》草创于1923、1924年，当时垣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利用校藏的拓片和图书，特别是缪荃孙的艺风堂拓片方面，有较多的方便。这是他取材的主要来源。当时垣老虽当四十三、四岁的壮年，但已经在史学

以及目录学、宗教学等方面有很高的素养。这就使他有魄力提出并有能力完成编纂这部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的任务。

垣老在史学研究中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并十分注意运用科学的方法。《道家金石略》实际编纂的时间不长，他是采用什么方法的呢？1941年6月7日，他在一封家书中谈如何辑全五代文时，曾介绍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的方法，他说："第一步应先编目。严氏编全上古文，亦先编目，凡百三卷，有刻本，即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每人作一小传（每文注出处），极费力，极有用。后来全上古文刻本，即按此目录所指定之出处，抄出付刻也。其实只有一编目已足，凡易找之书，不必抄刻，难得之书及散篇，然后抄之。"从垣老现在遗留下来的资料可以推知，他编纂《道家金石略》，正是结合道教碑刻的特点，继承并发展了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的方法。他具有渊博的目录学知识，多年来自己又辛勤编制了许多目录、索引。凭借这些条件，他先编出《道家金石略》的篇目及出处，然后再让人按目求文，抄出内容。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编出这部包括"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中，自汉至明，有关道教的一千余通碑文，约八十万字的大型资料集。后来他写《新道教考》，论述全真教，"即以此书为基本史料。只患选择不精，考订不审，组织不密，不虞史料阙乏也"。

那么，这样一部重要的道教史料集，他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交付出版呢？他在《新道教考》中曾谈到这方面的原因："以校雠不易，久未刊行。"在家书中，他更多次具体地谈到校碑的必要与困难。上引同一家书中说："抄书易，抄碑难；抄碑易，校碑难。寻丈拓片，摊置一室，剥蚀模糊，烟墨狼藉，抄碑谈何容易？……抄易校难，若抄而不校，无用也。"同年5月7日的家书也说："国学门购入艺风堂拓片，仍在原处，其中关于道教一部分，十五年前我已录得八九，可惜未能详校耳。此等史料，尚未有人利用过。"抄碑可以委托他人，但校碑必须亲自动手。垣老在二十年代除了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担任了不少学术行政的领导工作。从《道家金石略》编成以后，一直没有机会抽出时间来亲自校阅全部碑文。他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绝不愿意把未经认真校阅的资料交付出版，贻误后人。我想，这就是他生前没有出版这部资料集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他一直惦念着这部《道家金石略》，多次提起它。1957年，他在《新道教考》的重版后记中说："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则早已蓄之三十年前。1923、1924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馀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箧衍久矣。"1961年3月，他在道教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道教创始自汉朝，由道家形成为道教，有很长的历史"。"我曾专门收集过一些道教碑文，按朝代编纂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多卷"。

可以说，未能亲自看到自己辛勤编纂的《道家金石略》出版，是他的一件憾事。

垣老是在1971年去世的。当时正是极端动乱的年代，这部书不要说出版，就是把稿件完整地保存下来，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才有可能整理和出版垣老的遗著。随着道教研究的开展，《道家金石略》的整理也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

从1978年开始，《道家金石略》的整理工作着手进行。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他遗留下来的有关全部资料：（一）最主要的当然是《道家金石略》的全部稿本。它用统一的“励耘书屋”的稿纸按统一的规格用毛笔抄写，每页五百字，按时代先后分装为三十四册，每册封面都有垣老亲笔写的标题，如“道家金石略　元一”等等。计汉魏六朝两册，唐五代六册，宋五册，金元十七册，明一册，参考三册。每册厚薄不同，多者一百余页五万余字，少者数十页，总共约八十万字。（二）垣老手定的《道家金石略目》第一次和第二次写本各一册。第二次写本删去了第一次写本中一些非道教碑文的篇目，剔除了一些重复的篇目，在次序上也作了一些调整。《道家金石略》正文中，除参考三册外，其余三十一册基本上是按这个目录的第二次写本编排的，只有金元部分有较大变动。在目录上金元是分开的，在稿本中却混合在一起。推测这样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元时的全真教派、太一教派、真大道教派的资料，很难按朝代截然区分。标明“参考”的三册，第一册完全是从目录第一次写本中删下来的有关道教但却不是碑文的内容。二、三两册大多是后来增加的内容，所以在目录中没有反映。（三）垣老自编的《艺风堂藏道家金石目》两册、《艺风堂续藏金石文字目》两册。缪荃孙氏艺风堂所藏拓片的主要部分，缪氏编有《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有刻本传世。垣老将其中有关道教的篇目录出，编为《艺风堂藏道家金石目》，再让人按这个目录录出碑文。后来，缪荃孙的儿子禄保又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没有著录的拓片续编为《艺风堂续藏金石文字目》，只有抄本，没有刻印。垣老过录了一分，亦将其中有关道教的篇目勾出，命人录出碑文。《道家金石略》中所收拓片，主要是从艺风堂拓片中录出的。（四）登记簿一册。是垣老从《道藏》、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主要是元人文集，并包括少量宋人文集及《全唐文》）亲手选出有关道教碑文的目录，注明出处，命人录出原文。凡是已经抄录过的，垣老都在目录上画上圆圈以为标志，下有抄写人的签名。（五）散见在家书及有关著作、讲话中有关《道家金石略》的论述。

仔细检阅这些资料以后，我们觉得，一方面，垣老已经为这部资料集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继续让它束之高阁，实在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损失；另一方面，正如垣老自己所担心的那样，如果不经过认真的校对，以及一系列加工整理，仓促出版，将会严重影响本书的质量，大大降低它的价值，也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从1981年10月开始，我们整理《道家金石略》的工作正式展开。在这项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一定要学习垣老严谨的学风，完成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整理出一部符合他的心愿，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道家金石略》。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整理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在这段时间，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校勘。

“校雠不易”，这是垣老生前没有刊行这部资料集的主要原因。检阅原稿，对照原文，发现抄稿的质量有很大差别。有的错误很少，但相当部分错误甚多。这固然是由于抄录者水平参差，责任心不一所致，但也同原件的情况有关，特别是抄自拓片的部分更为明显。有不少拓片因原碑经风雨剥蚀，拓工技术不高，再加上字体不同，有行有隶有篆，有异体字、俗体字，有高逾寻丈，有断为数片，辨认十分困难，错误在所难免。总之，不经校勘是不能引用的。所以我们也把校勘工作的重点放在校对拓片上。

艺风堂拓片现在仍然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经过几次搬迁，略有损失，但基本

部分还在。我们的住处在北京东南郊，与在西北郊的北大正好在对角线的两端，往返一次，少则三个半小时，多则四个半小时。为了赶在开馆前赶到北大，动身时往往还是残月斜照，到达北大已经是旭日临窗了。从1981年10月至1983年3月，一年半当中，除了学校假期及出差以外，无问寒暑风雨，每周少则一次，多则四次，连续前去校碑。这是一项要下笨功夫、死功夫的工作。拿着稿本与拓片逐字逐句核对，没有任何窍门或捷径。经常碰到有疑难或不清的字句，还要反覆辨认、斟酌。在校阅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垣老所说的“寻丈拓片，推置一室，剥蚀模糊，烟墨狼藉”的艰难。有时头晕目眩，半天也对不完一通碑文。但想到完成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我们肩负的责任，也就以苦为乐了。

在这一年半当中，除了原来抄自拓片的一律与原拓片校对外，为了提高这部资料集的质量，凡是原稿抄自金石志以及文集而又有拓片的，一律再用拓片校对，也校出了不少错误。

以金石志来说，有些录文错误很多，如北齐姜纂造象记，原稿录自《偃师金石遗文》，短短三百字，由于错误太多，简直无法卒读。这次我们找到了拓片，全部加以改正。当然，也有些金石志中的录文，由于所采拓片年代较早或质量较好，也可以补正现存拓片中某些漫漶不清之处，我们也不拘泥于拓片，择善而从。

至于拓片与文集或其他文献的差异，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些可以肯定是文集刊刻中的错误，例如元好问的《通真子墓碣碑》，载《遗山文集》卷三十一；亦有拓片，可补文集中漏刻的“宁当马蹄烧紫烟”等三句。另外一些差异，则同撰文、上石与编集时间的形势有关。重要的区别我们尽量注出，如何取舍，正如垣老所说，“此则在乎读者之自得矣。”

原稿采自文献的，我们也都一一据原书加以校勘。这项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省力。

经过这次校对，比原稿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也很难说没有差错，甚至可能有大的差错。所能奉告读者的是，我们确是在尽自己的所能，兢兢业业地进行这一工作，以求尽量减少失误。

第二，增删。

垣老编纂《道家金石略》离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中，新发现了不少碑刻，而且他当时所收录的也不能说已经完全。作为一部资料书，特别是大型的资料书，总是以尽量完备为好，所以我们也作了一定的补充工作，并且以补充未经著录的拓片为主。

首先是艺风堂拓片，垣老自己说“已录得八九”，他说这话是很有分寸的。所以有遗漏，主要原因就是有些目录并不能反映出碑文的内容。我们对艺风堂一万余片拓片中，凡有怀疑的，都一一取出检阅，又补充了有关道教的一百零一通。

其次是张仁蠡柳风堂石墨，现在也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有一万余通。可惜没有目录，需要逐篇翻检，我们从中补抄了有关道教的拓片一百四十六通。

再次，我们还有重点地到外地一些地方，包括太原、芮城、西安、户县、周至、咸阳、兰州、成都、灌县、桂林、南宁、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抄录了有关道教碑文约二百通。

此外，在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中也有选择地补充了一些材料。

在新补充的这些资料中，有些对道教史的研究是十分宝贵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元太宗（窝阔台汗）时，在全真派宋德方主持下曾修竣《道藏》，即所谓《元藏》。至宪宗

(蒙哥汗)及世祖忽必烈时,佛道两次斗争,由于皇帝支持佛教一方,两次下令焚毁《道藏》中的所谓伪经杂书,连关于这次修造《道藏》的记载也几乎湮没无闻。垣老在《新道教考》中论述元藏之刊行时,所能利用的直接材料,只有《祖庭内传》及前述元好问《通真子墓碣》中一点简单的记载。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大致如此。可是,我们在芮城永乐宫中抄到的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德方)祠堂碑铭》及商挺《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宋德方)道行之碑》中,都有关于这次修藏的较详细的材料,可补以往记载的不足。

又如,我们在兰州甘肃博物馆抄到的李道谦《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全文近四千字,是我所看到的、现存最详细的丘处机传记。

垣老在写《新道教考》时,就有感于真大道派及太一派史料之缺乏。这次我们在柳风堂石墨中抄到了几通有关这两派的碑文,特别是《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记》,提供了有关真大道的珍贵史料。

虞集和袁桷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提到有一通《传宗之碑》,但是现存的虞集《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都没有收录这篇碑文。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也著录这通碑在江西贵溪,但没有一部金石志著录碑文。这次我们竟在四川灌县文管所看到了它的拓片并加以抄录,题为《敕赐玄教宗传之碑》,是虞集奉敕撰文,赵孟頫奉敕书丹并篆额的,记载了正一派大宗师张留孙以前的八代本师及传人陈义高的事迹,是有关元代道教正一派的重要史料。

我们原来打算在这次整理中把垣老所没有收录的有关道教的重要碑文尽量收齐,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原来的估计太不足了。第一,是对现在各地保存的、还没有经过著录的有关道教的拓片数量之多,没有足够的估计。其实何止有关道教的拓片是如此呢?我国碑刻资料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充分开发的史料宝库,有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进行深入的发掘和充分的利用。第二,是对在搜集这些材料时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有时明知某地有这方面的材料,可是因为时间不足及其他种种因素,竟然失之交臂。所以我们虽然补充了一定数量的拓片资料,但要做到比较完全,只有待将来的努力了。

至于在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以至《道藏》中的有关道教碑文,虽然补充了一些,但限于时间和我们的水平,遗漏的仍然不少。特别是明代部分,在原稿中本来就比较单薄,现在也仍然是全书的一个薄弱部分。

此外,原稿中也有少量重复收入的碑文,我们查出后一律删去。也有少量并非碑文的,原则上也删去,少数有重要价值的,则作为附录。

第三,标点。

原稿没有标点,少部分有断句,但多为抄录者所断,错误甚多。为便于读者使用,全部加标点。

第四,注释。

原稿中,凡录自金石志的,各书原有跋文都照抄。对这部分跋文,我们斟酌取舍,只保留对理解碑文内容有帮助、学术价值较高的部分。

垣老在某些碑文上作了眉批,除了有些是为自己阅读、使用时方便作的标识,如某年、

某人等以外，相当多的部分是对内容的考订、注释，或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后一部分的内容无论对理解原文或研究垣老的学术思想，都有重要价值，我们予以保留。

此外，我们在校补工作中亦对少数碑文作了必要的说明。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统一作为注释附在每通碑文之后。后两部分分别冠以“垣案”、“超案”，以示区别。

第五，统一字体及格式。

形式必须服从内容。本书是一部供学术研究使用的资料集，而不是文物集或一般的金石志。从这点出发，原碑中所使用的各种异体字，尽可能改为通用字。原来我们曾设想按原稿用繁体字排印，限于印刷条件，为了争取早日出版，最后仍改用简体字。

本书材料来源，大致可分为拓片及文献两大系统。两者格式相差很大，在编排时需要合在一起。为了既保持格式上的大致统一，又能显示出来源的不同，凡是碑文而原来首题又过长的，我们都另标新题，原则是要能简明而准确的反映碑文内容。碑文的首题、撰人、书丹人、篆额人、立石人等，仍保留在正文内。

第六，编排。

如前所述，原稿大的编排，以时代划分，即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五大段，现在一仍其旧。至于在这五大段之内，如何编排，细察原稿，垣老似尚未作过多的考虑，一般是同一出处的排在一起，只有金元真大道及太一两派的材料，各为一册。现在我们一般按写作时间排列，写作时间不明的，按立碑年代排列。金元部分，因数量最多，先分全真、真大道、太一、正一四派，及归属不明者共五部分，每部分材料再按时间先后排列。

第七，编制目录及索引。

增补之后的《道家金石略》，共收文约一千五百篇、一百余万字，为便读者检阅，我们编制了以下几种目录及索引。

（一）篇目。置于卷首。为与索引配合，每篇前加编号，每一大段自为起讫，如唐1、宋1等。凡是我们这次增补的，在篇名下加＊号以示区别。

（二）作者索引。

（三）主要人名索引。

（四）宫观索引。

（五）征引拓片及书目略。我们在每篇碑文之后，都注明出处。为节省篇幅，无论书名及拓片都用简称。在这个《征引拓片及书目略》中，每种文献都列出作者、全名、版本及简称，每种拓本都列出藏地及简称。

在《道家金石略》整理工作完成的时候，回顾整个工作过程，我们不能忘怀曾经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同志，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知道垣老有这部遗稿，就大力支持我们的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全面展开以前，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又把它提交社会科学院，作为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取得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在北京及外地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图书、文物、教育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同志，给我们查阅艺风堂拓片及柳风堂石墨，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本书图版所用的拓片，也是北大图书馆提供的。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文物出版社又通力协作。

没有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鼓励，本书的整理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它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近几年来，我国关于道教史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国际上，道教研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道教研究起一些推动作用。还企望学术界人士及各方面的读者对本书的整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争取将来使之更加完善。

陈智超

1984年2月28日于北京

校补凡例

一、本书为陈垣先生编纂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收录范围为拓片、《道藏》、金石志、地方志、文集中有关道教的碑文。少数虽非碑文，但内容重要、史料价值高者，作为附录收入，在篇目下加＊＊号。

二、本书所录碑文，时间断限，自汉至明。并按时代分为（一）汉魏六朝、（二）唐、（三）宋、（四）金元、（五）明，共五大部分。每一部分的碑文，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加编号。金元部分因数量较多，再按全真派、真大道派、太一派、正一派及归属不明者分列。

三、凡在此次整理中增补的碑文，在篇目下加＊号，以与原稿所收者区别。

四、凡录自拓片的碑文，如首题过长，另标一简明准确的题目。原文首题以及撰人、书人、篆额人等，保留在正文内。

五、每篇文后均注明出处的简称。文献的全称、版本以及拓片所藏处所的全称，见书后的《征引拓片及书目略》。一文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出处，选择最佳者为底本，各本的重要差异，在文后注明。

六、全部碑文均加标点。原碑尺寸及行款等，在标题后说明。

七、全书一律用简体字排印。

八、书后附作者索引、主要人名索引和宫观索引。索引的编号用斜体字，在篇目中置于前面。文中作为典故引用的人物以及与碑文内容关系不大者，一律不收入各索引中。称字号而不知其名者，酌情收入。

九、书中酌加必要的注释：一为精选前人所加跋语，二为陈垣先生在原稿中所加的眉批，三为校补者所作的少量必要的注释。注释均附于每篇正文之后，并分别冠以注释者姓名。

十、本书所引文集，除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者外，都用四库全书本校过。

十一、本书所引部分清版文献，因避讳改“玄”为“元”。根据不同情况，“元”或回改为“玄”，或加注存疑，或保留原样。

篇　目

汉 魏 六 朝

唐

宋

金　元

(一)全真派

(二)真大道派

(三)太一派

明

目　录

汉魏六朝

会仙左䃭题字[①]

元光二年十月，文成将军李诏建会仙左䃭，工四万五□。

（《八琼祛伪》）

①《八琼室金石祛伪》：按《史记》：齐人少翁以方术见武帝。时王夫人卒，少翁夜致王夫人，帝自帷中望见焉。乃拜少翁文成将军。史虽不详何年，约略当在元狩间。少翁之姓，史亦不详。《通鉴目录》：元狩四年，少翁以诈妄诛云。又案：少翁之前有李少君者，以方术见上，上尊之，亦见《史记》。《通鉴目录》云，元光二年，李少君善为巧发奇中，上始好神仙。然未尝拜文成将军也。《太平广记》《李少君传》云：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是少君、少翁为两人，此误以少君为少翁矣。

延年石室题字[①]

石高二尺九寸，广一尺一寸，三行，行四字。

阳嘉四年三月造作延年石室

（《希古楼》卷六）

①《希古楼金石萃编》卷六：此石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有人在四川郫县相近处勘相煤矿，迷途入一山中，林木森茂，不通人径，见高处有一山洞，进内探视，有一小石室，此石刻即在其室中。因携归至京师，赠宗室绪斋贝子溥伦。延年石室者，当是汉时道家修养之地。简州有会仙友题字，亦是道流所作，与此刻正相同也。

王子乔碑

蔡邕

王孙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也。闻其仙旧矣，不知兴于何代。博问道家，或言颍川，或言产蒙，初建斯域，则其斯丘。传承先人曰，王氏墓绍胤不继，荒而不嗣，历载弥年，莫之能纪。洎于永和元年十有二月，当腊之夜，上有哭声，其音甚哀。附居者往闻而怪之，明则登其墓察焉。洪雪下无人踪，见一大鸟迹有祭祀之处，左右或以为神。其后有人着绛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秃谓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取吾先人墓前树也"。须臾，忽然不见。时令太山万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应，咨访其验，信而有征，乃造灵庙，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或弦歌以咏太一，或谈思以历丹田。其疾病尪瘵者，静躬祈福，即获祚，若不虔恪，辄颠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相国东莱王章字伯义，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昭示后世，是以赖乡仰伯阳之踪，关民慕尹喜之风。乃会长史边乾，访及士隶，遂树玄石，纪遗烈，俾志道者有所览焉。

伊王君，德通灵，含光耀，秉纯贞，应大道，羡久荣，濛长风，弃世俗，飞神形，翔云霄，浮太清，乘螭龙，载鶣軿，戴华笠，奋金铃，挥羽旗，曳霓旌，欢罔极，寿亿龄，昭笃孝，念所生，岁终阙，发丹情，存墓冢，舒哀声，遗鸟迹，觉旧城，被绛衣，垂紫缨，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怖惊，修祠宇，反几筵，馈饎进，甘香陈，时倾顾，歆明禋，匡流祉，熙帝廷，祐邦国，相黔民，光景福，耀无垠。

（《蔡中郎集》卷一）

仙集留题[①]

石高二尺五寸，广如之。二行，行六字。又后人题字前后二行，正书。在简州逍遥山。

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

东汉仙集，留题洞天。

（艺拓、亦见《萃编》卷七）

①《庚子销夏记》：余于吴图华故侯家得"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十二字，书法妙甚。其事虽未可信，然非汉人手笔不能也。《两汉金石记》：此刻惟见于关中来濬金石备考，云在四川简州逍遥山石窟，而王象之舆地碑目于蜀碑最详，亦未之及也。汉安为顺帝改元壬午之岁。所谓仙友者，特道流之词。姑取以备汉隶一种尔。《金石萃编》卷七：此碑余族弟启琨所贻。启琨由成都县为简州知州，尝亲至其下拓之。惜石质粗劣，拓不能工，然为汉人书无疑也。"东汉仙集留题洞天"八字，疑是宋元人所刻，拓本甚清。

祀之。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材薄思浅，不能测度至人，辩是与非。案据书籍，以为老子生于周之末世，玄虚守静，乐无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遗孔子以仁言，辟世而隐居，变易姓名，唯恐见知。夫日以幽明为节，月以亏盈自成，损益盛衰之原，倚伏祸福之门，人道恶盈而好谦。盖老子劳不定国，功不加民，所以见隆崇于今，为时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禄处微，损之又损之之余胙也。显虚无之清寂，云先天地而生，乃守真养寿，获五福之所致也。敢演而铭之，其辞曰：

于惟（缺）德，抱虚守清，乐居下位，禄势弗营。为绳能直，屈之可萦，三川之对，舒愤散逞。阴不填阳，孰能滞并，见机而作，需郊出垌。肥遁之吉，辟世隐声，见迫遗言，道德之经。讥时微喻，寻显推冥，守一不失，为天下正。处厚不薄，居实舍荣，稽式为重，金玉是轻。绝嗜去欲，还归于婴，皓然历载，莫知其情。颇违法言，先民之程，要以无为，大（缺）用成。进退无恒，错综其贞，以知为愚，冲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所订，九等之叙，何足累名。同光日月，合之（缺）星，出入丹庐，上下黄庭。背弃流俗，舍景匿形，苞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卬其永生，天人秩祭，以昭厥灵，羡彼延期，勒石是旌。

（《隶释》卷三）

①《隶释》卷三：右老子铭，篆额，在亳州苦县。苦属陈国，故其文陈相边韶所作。碑云延熹八年八月帝梦老子，尊而祀之。帝纪，此年春冬两遣中常侍至苦祠老子。水经载蒙城王子乔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国相王璋乃铭纪遗烈。盖威宗方修神仙之事，故一时郡国竞作碑表。此石立于延熹无疑。

祭酒张普题字①

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耳。

（《隶续》卷三）

①《隶续》卷三：右米巫祭酒张普题字，凡七行六十七字，今在蜀中。范史刘焉传云：顺帝时张陵客于蜀，造作符书。受其道者，出米五斗。陵传子衡，衡传子鲁。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注云：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脩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使病人处净室思过，祭酒以老子五千文都习为请祷之法。此碑有天师道法及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微经十二卷，盖诸张妖党相传授之约。观其词，似是姓胡者初入米巫社中，故召诸祭酒受以经法，颇合史氏所载。此碑字画放纵，攲斜略无典则，乃群小所书。

巴郡太守樊敏碑①

额题"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君讳敏，字升达。（中略）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经，贯究道度，无文不睹，于是国君备礼招请。濯冕题刚，杰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风。乡党见归，察孝除郎，永昌长史，迁宕渠令。布化三载，遭离母忧。五五断仁，大将军辟。光和之中，京师扰攘，雄狐绥绥，冠履同囊，投核长驱，毕志枕丘。国复重察，辞病不就。再奉朝娉，十辟外台，常为治中诸部从事，举直错枉，谭思旧制，弹饕纠贪，务鉏民秽。患苦政俗，喜怒作律，案罪杀人，不顾倡俽，告子属孙，有若此者，不入墓门。州里佥然，号曰吏师。季世不祥，米巫䘒虐，续蠹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洿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后汉中、秋老乞身，以助义都尉养疾闾里，又行褒义校尉。（下略）

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刘盛息懆书。

（《隶释》卷十一）

①《隶释》卷十一：今在黎州。帝纪，中平元年春，巨鹿人张角反，其秋巴郡妖巫张修反。注云，修疗病愈者出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刘焉传，张陵作符书以惑百姓，受道者出米五斗，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子鲁。盖诸张皆有妖术，总是米巫，惟张角不曾犯蜀，此云米巫䘒虐，奸狡并起，谓修、鲁也。

仙人唐公房碑[①]

碑高八尺八寸，广三尺三分，十七行，行三十一字。额题"仙人唐君之碑"六字，篆书。在城固。

君字公房，城固人，盖帝尧之□□□□□□□□□□□之，故能举家□□□□□去，上陟皇耀，统御阴阳，腾清蹑浮，命寿无疆，虽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毛，天地之性，斯其至贵者也。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土域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独进美瓜，又从而敬礼之。真人喜，遂与□期婿谷口山上，乃与君神药，曰：服药以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白之府君，徙为御吏。鼠啮被车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宾燕，欲从学道，公房顷无所进，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昔乔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举家俱济，盛矣。传曰：贤者所存，泽流百世，故使婿乡春夏毋蚊蚋，秋冬鲜繁霜，疠蛊不遐，去螟蟘，百谷收入，天下莫斯，德祐之效也。道牟群仙，德润故乡，知德者鲜，历世莫纪。汉中太守南阳郭君，讳芝，字公载，修北辰之政，驰周邵之风，歆乐唐君神灵之美，以为道高者名邵，德厚者庙尊，乃发嘉教，躬损奉钱，倡率群义，缮广斯庙。□和祈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扬君灵誉。其辞曰：

□□□□□□□□□□□□□□□□□□□遂享神药超浮云兮，翱（下缺）

（艺拓，亦见《萃编》卷十九）

①《隶释》：右仙人唐君碑，篆额，汉中太守郭芝立，今在兴元。唐君字公房，王莽时人也。《博物志》云：城固县婿乡，有唐公昉得道，鸡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恶，不得去。鼠自悔，每月一吐其肠胃更生，谓之唐鼠。《总仙录》所引《博物志》又云：鼠至空中，自堕肠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掩肠鼠。《水经》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人云台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狗吠云中，以鼠恶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肠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婿行未还，不获同偕云路，约以此川为居，言无繁霜蛟虎之患，其俗因号为婿乡。二说唯鼠事小异。《神仙录》则云：神仙李八百，为公房家佣，伪为恶疮，使公房夫妇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疮，因以余酒浴公房夫妇，颜色更少。授以《丹经》一卷，公房入云台山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其说俱异，惟炼丹云台，与《水经》同尔。《后汉志》云：褒中有唐公防祠。盖隶法"房"字，其"户"在侧，故人多不晓，或作防，或作昉，皆误也。

《金石后录》：《华阳国志》云：蜀以城固为乐城。碑与《水经》合。第婿字作智字，而汉隶智字亦近智字。如碑云"真人期智谷口山上"及后智乡，当皆作智字。使公房有婿，与真人相期，碑必详言之矣。夫水曰智水，谷曰智谷，则乡为智乡无疑。所谓婿乡者，乃妖妄之说。予故全录碑文以证之。《校订隶释存疑》：碑文云："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馀里。"据《集古录》，作"是时府君去家七百余里。"疑《隶释》所载碑文，讹"君"为"在"，而衍"西成"也。

仙人唐公房碑阴①

碑阴十五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隶书。

故江阳守长成固杨晏字平仲
东部督邮成固左介字元术
故江阳守长南郑杨银字伯慎
处士南郑祝龟字元灵
司徒掾南郑祝杨字孔达
处士南郑祝岱字子华
故益州从事南郑祝忱字子文
处士南郑祝恒字仲华
处士南郑祝朗字德灵
处士南郑祝崇字季华
太守史南郑祝荣字文华
太守史南郑赵英字彦中
处士南郑刘通字海□
故褒中守尉南郑赵忠字元楚
□□南郑杨凤字孔鸾

（艺拓，亦见《续编》卷一）

①《金石续编》卷一：案《仙人唐公房碑阴》题名十五人，成固二，南郑十三。其员职有江阳守长、东部督邮、司徒掾、益州从事、太守史、褒中守尉之属，无员职者称处士，盖即前碑所云"群义"是也。《唐公房碑》《萃编》已录，碑载公房以王莽居摄时得道，举家俱济，历世莫纪；后云，汉中太

守南阳郭君讳芝字公载，躬损俸钱，倡率群义，缮广斯庙；又云，刻石昭音，扬君灵誉。是其缮庙刻石，皆当后汉。缮庙者为郭芝倡义，而刻石不著撰书之人，因即碑阴题名之群义为郭君扬誉矣。洪氏以碑为郭芝所立，殊未审也。《集古录》云：郭芝为公房修庙记。此碑连额高八尺余，额去三分之一，有穿。碑阴之额，别有隶书五行，刻于穿右，剥落尤甚，谛观拓本，惟提点等字可辨。盖后人题记，故洪氏未录。

孔子见老子画象[1]

题字三榜，八分书。

（艺拓）

①《山左金石志》卷七：此石黄司马易自嘉祥武宅山得之，以是圣象，敬移州学。洪氏《隶续》失载。象内二人，翁阁学已详记之。《史记》：鲁昭公与孔子一乘车、两马、一竖子，同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但言适周问礼，而不言见于何地。碑状孔子与老子皆下车相对致敬，盖途遇也。案《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挚，大夫执雁，士执雉。孔子是时尚未为大夫，所执者当是雉矣。空中又有一鸟，鸟下一人，石文已泐难辨，姑阙之。孔子后一人，锐首若未冠状，殆即竖子欤？车中人似南宫敬叔，以弟子而执御也。老子车亦有御者，车后徒步三人，皆捧简册。榜有四：曰"老子"，曰"孔子也"，曰"孔子车"，其一无题。石纵广一尺，横广五尺。画象题字尚明晰，以久埋土中，未经风雨也。
超案：石后有跋文："孔子见老子画像，载洪氏《隶续》。乾隆丙午冬，钱唐黄易得此石于嘉祥武宅山，敬移济宁州学"。

葛稚川仙坛山磨崖[1]

阴洞冷冷，风佩清清，仙居永创，花木长荣。
　　葛稚川
小岩栖

（《东瓯》卷一）

①《东瓯金石志》卷一：右葛仙翁磨崖，在平阳仙坛山岩石上。诗二行，首行九字，次行七字。款一行，三字。草书，径三寸五分至六寸不等。"小岩栖"三字平列，篆书。径九寸五分至一尺二寸七分。郑缉之《永嘉郡记》：阳屿有仙石，山顶上有平石方十余丈，名仙坛。坛陬有筋竹，凝翥青翠，风来动音，自成宫商。石上净洁，初无尘秽。相传云，曾有却粒者于此羽化，故谓之仙石。《平阳志》古迹门载，仙坛山有葛翁小岩栖石床，丹灶岩上刻葛洪诗："阴洞冷冷，风佩清清，仙居永创，花木长荣"。读之不觉神往。职方图志，葛仙炼丹之处天下十有三，此山固以仙翁得名也。

葛稚川南明山题字①

前缺三行

灵祟

何此副垦为而沉高心书灵祟故挥扫缥缈神飞惊老木同消磨堙华终梗概聋投久尘点藻栻回天光宿禾清净像梦寐获金事拔诸琳琅馆起敬未省心穹壤均长年勿猥文字见

葛仙翁真迹。宋绍圣丁丑，蜀人刘泾书赞。

（《栝苍》卷一）

①《栝苍金石志》卷一：右南明山葛稚川隶书"灵祟"二大字，及刘泾赞。刻时为镌工所舛错，不可句读，惟一款十六字甚明。窃谓"灵祟"二字，志乘皆云稚川所书，或以其无款而疑之，今得巨济一赞，北宋人已称仙翁真迹矣。况左右皆刻字，安知原款不为后人掩盖耶？巨济曾辑《成都刻石总目》三帙，元祐中，蔡京帅成都，授意纂府县碑版幢柱，自东汉初平迄伪蜀广政，凡二百六十八。又成都有汉王稚子阙，作文记之，得以永传，载国朝成都通判陈祥裔《蜀都碎事》中。知其平素究心金石，所言必信而可征也。

云舫：右葛稚川隶书"灵祟"二字，勒于南明山云阁崖间，每字径二尺。其笔法体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超然仙趣，不类凡笔。刘巨济所谓"挥扫缥缈神飞惊"，诚不诬也。刘泾字巨济，西川简州人，与成都郑少微俱以文名，登进士，官太学博士。绍圣时，来守栝郡，曾书赞，勒于"灵祟"之旁，行书径三寸，末题款一行，行书径二寸。前二行赞为后人刻。丽水县三大字剥损殆尽，首行仅存一蜜字，次行存仙翁二字，其下五行与后三行亦皆漫漶。虽依稀可辨，然不成文理。惟末款一行十六字，文顺可读。按每行间皆以五字分段，此必书一横幅，被勒石时裁割倒置耳。今据拓本录入，以俟识者辨之。

中岳嵩高灵庙之碑①

高六尺四寸，广三尺，廿三行，行五十字。字径六分至寸二分不等。分书，篆额题"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登封。

太极剖判，两仪既分，四节代序，五行播宜，是故天有五纬，主奉阳施，地有五岳，主承阴□。□□统协□□□合之至用光济乾川覆载之大德，于是造化之功建，而三材之道显，然后天人之际，粲然著明，可得而□。羲皇□创观□共□□□父天母地，仰宗三辰，俯宗山川。夫中岳者，盖地理土官之宫府，而上灵之所游集，四通五达之都会也。□应悬象镇星□□□宿值轩辕旋机玉衡以齐七政，其山也，则崇峻而神奥，原隰也，则显敞而□□。南泝淮汝，北□□□□□□□□图□□夏禹锡龟书于后，乃天道所以除伪宁真，而圣哲通灵受命之处所，是以岩薮集神□□□□□道太□□□□□□□□幽显玄通，故其威仪，顒顒昂昂，不严而自肃，少昊之季，九黎乱德，民渎斋明嘉生不洁，于是□□□□□□俗□□□□□□

□□□□□□□□五载巡狩□祀□灵三代□循随时损益，有十二年巡祀之义，谓之令典。修□□□□□□□□□□□□□□□□□□□□□□□图之征武□□五灵观德之祥报应之契若□□之随形声，故禋祀之□□□□□□□□□□□□□□□□□□□□□□□邦屡丰年，其斯之谓也。周室既衰，□□微弱，巡祀之礼不复行于方岳□□□□□□□□□□□□□□□□□□□□□□□□□□秦及汉，不遵古始，莫能兴□□妄祀岱宗，以勒虚美。下历魏晋□□□□□□□□□□□□□□□□□□□□□□□□□□杂错，耶伪纷然，淫俗之戏淫□□魁，祭非祀典，□□民叛，是□□□□□□□□□□□□□□□□□□州□□□□年间，生民涂炭，殆将歼尽。大代龙□□□□□□间□醇无为而治□□以□□□□□□□□□□□洪□□□□□□□□□□宁□神和会有继。天师寇君名谦□□□□高□□志隐处中岳卅余年，岳□□□□□□□□□□□□□□□□□□□□是□□降临，授以九州真师，理治人□□□□国□□辅导真君，成太平之化□□□□□□□□□□□□□□□□□□□□□□□真真遂案循科条，安立坛治□□□之静□□□□之降仪及□家□□□□□□□□□□□□□□□□之□□□□圣□□惟古烈虞夏之隆，殷周之盛□□□□近鉴叔□秦汉之替，刘□□劣□□□□□□□□□□□□□□□□□□□□士修诸岳祠，奉玉帛之礼，春祈秋报，有□□□焉。以旧祠毁坏，奏遣道士杨龙子更造新□□□□□□□□□□□□□□□□绅之□好古之士，莫不欣遭大明之世□□□德之事，慨然相与议曰，运极反真，乱穷则□，是以□□□□□□□□□□□□□□将□□□宜刊载金石，垂之来世。乃作铭曰：

岩岩嵩岳，作镇后土，配天承化，总统四掠，诞命圣明，万象荒主，河图授羲，洛□□□□□惟建，彝伦攸序，降神育贤，生申及甫，惟申及甫，翼治作辅，万国咸宁，获兹福祜，□□皇羲，仰观俯察，爰制祀典，民和神□，□□□□□□前烈，悠悠后王，或隆或替，虔修则兴，慢浊致灭，煌煌大代，应期宪章，除伪宁真，洪业刻昌，师君弘道，人神对扬，明秦□□□□五常，宗□□□，降福穰穰，宜君宜民，永世安康。

（碑阴）

两截。上截二列，第一列廿二行，第二列存十五行，行字不一。下截五列，列行字均不一。正书。

内者令中常侍羽□仁□将军领皇□大真秋使持□侍中安南将军□守洛州刺史扶风公尉迟初真被诏洛豫二州造立广殿碑阙讫竟。洛州行职王吐久万。□□□义将军渭南□杨龙子鉴典洛豫二州营造指授模□□。宁远将军廷尉□洛州别驾安陵男吴□。陵江将军洛州治□渚阳男乌浴兰嵩□□建。明威将军洛州□□莫公孙璜□。台遣画匠高□典□□□。台遣石匠田平城典□州。台遣材匠像万□典□州。州典作统武烈将军作□。□陈南洛扶。

（右上截一列）

征北大将军侍中□□大□□□□□□城王公恒虚。□州□□步大汗契□真。州典作僮将□□阿卿□□□□□歹□□□用铜镪二千□百斤。□石□□州典作□□爰细肘□贺□爰□千

（右上截二列）

东□□□安平　□刺史池□□吐□□□□□　□。□州行□　□督□□远将军尚□□。□□□□□别□□郡洛阳县王烈将军豫州□扦明威司马豫州□□□□□□　□

□业□　□南□□沧水南皮县侯□建威将军汝南　□子　□郡□　□。建威将军汝□

□子中山郡魏昌□□□。安南□从事□□阳太□汲郡杜道□。□远将□□山□守□郡九门□□□。□□□阳三县令□远将军魏郡太守□□郡平乡县通远将军陈□。太守上□□□明威将军□□郡太守□□赐。

(右下截一列)

威将军襄城　上县令□□□阳□　守□州□□□□□寇□□□□□郡长□□□□谏郡承常山郡　□绥远将军江阳□□□□□丘□高□□州□万真□。□宜□县　□威阳山

(右下截二列)

□□□□□□□军奉车都□令□□□□□　□山郡□山魏昌□州都相□□　杜□□□□阳陵□□□　□军□翟□郡□□刘度军奉车上谷郡□许昌令□侯□□荡阴令西安□龙□邱令□亮□军黎阳令□仲□令

(右下截三列)

上党郡□□　□明□□□　□□汝阳　□李□山南□郡□□郡　□□。□城郡□□□□。□南郡通事□□。□□郡通事李。颍阴令　□□□令□。内黄令张。池阳令张宗。扶沟令刘象。□夏令王会。□平令苏胤。武阳令慕容。阳阿令吴。高都令李□。汝□令张清。□阳令□□。□□令□□。□□令□□。上蔡令贾同。□于令刘阐。安城令韩靖。□□令连准。□阳令□□。□□令□□。

(右下截四列)

令□休西新　□□阴□□□□□□□。平□令□齐。鲖阳令□绍。

(右下截五列)

(艺拓、《八琼》卷一二)

①《金石文字记》：魏太武因道士寇谦之奏请，更造嵩岳新庙，立碑纪事。碑中直称谦之为天师，为师君，以太武奉道，亲受符箓，故云然。字体近拙而多古意，中段剥蚀，首尾俱全，碑阴复多题字。嵩山碑刻，自汉二石阙铭外，无古于此者。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二：右《中岳嵩高灵庙碑》，残泐大半，存五百八十余字，又隐约可辨之字，及据吴氏《金石存》补录者，悉偏注于旁。案赵氏《金石录》载：后魏中岳碑及阴，太安二年十二月立，有目无跋。《金石存》谓即此碑，未有确证。《魏书·释老传》：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卒于太平真君九年，下距太安二年且八载，不能无疑。据王氏《中州金石考》，于太安碑条下引《金石文字记》云云，则又似即此碑，当从之。至《中州金石考》复列《中岳嵩高灵庙碑》一则云，文内称"中岳地理土官之宫"，"应镇星"，"值轩辕"，是亦即此碑也。而云碑末□□三□岁次壬辰□月丁丑□五日辛丑大周圣神皇帝遣金台观主马元贞作功德□□□于中岳，武后僭号大周，其为唐碑无疑。前系诸魏，后系诸唐，複叠舛错，不自觉矣。马元贞题记今未之见，或即在此碑之侧，故致此误也。碑阴曼患已极，就可辨者录之。其无字迹可寻者，并不复作"□"也。武氏金石跋，所载仅上截第一列十行，下截第二列三行，亦复脱落错误。殆碑至乾隆时剥蚀更甚，故所见止此。《寰宇访碑录》于后魏太安二年列此及碑阴，又于西魏末列洛、豫二州造立广殿碑阙题名，一碑两录矣。碑无撰人名，孙氏以为寇谦之撰，亦误。

欧阳景熙地券

高五寸二分，宽三寸三分，厚三分，滑石刻成，正书。在桂林观音阁附近出土。

宋泰始六年十一月九日，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没故道民欧阳景熙，今归蒿里，亡人以钱万万九千九百九文买此冢地，东至青龙，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即日毕了，时王侨、赤松子、李定、张故分券为明，如律令。

（《桂林》上册）

桐柏山金庭馆碑

沈约

夫生灵为贵，有识斯同，道秉云及，终天莫反。故仙学之秘，上圣攸尊。启玉笈之幽文，贻金坛之妙诀。驻景濛谷，还光上枝，吐吸烟霞，变炼丹液，出没无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宾群帝，睹灵岳之骤启，见苍波之屡竭，望玄洲而骏驱，指蓬山而永骛，芝盖三重，驾螭龙之蜿蜒，云车万乘，载旗旆之逶迤。此盖栖灵五岳，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奥远，言象斯绝，金简玉字之书，玄霜绛雪之宝，俗士所不能窥，学徒不敢轻慕。且禁誓严重，志业艰勖，自非天禀上才，未易可拟。自惟凡劣，识鉴鲜方，徒抱出俗之愿，而无致远之力。早尚幽栖，屏弃情累，留爱岩壑，托分鱼鸟，涂愈远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圣之德，结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末自夏汭固乞还山，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圣主缵历，复蒙絷维，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天台，定居兹岭。所憩之山，实惟桐柏，灵圣之下都，五县之余地。仰出星河，上参倒景，高崖万沓，邃涧千回。因高建坛，凭岩考室，饰降神之宇，置朝礼之地。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昺灵图，因以名馆。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约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结恳志于玄都，望霄容于云路，仰宣国灵，介兹景福，延吉祥于清庙，纳万寿于神躬。又愿道无不怀，泽无不至，幽荒回膝，戎貊稽颡，息鼓辍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诚。日久勤勖，自强不已，翘心属念，晚卧晨兴，餐正阳于停午，念孔神于中夜，采三芝而延伫，飞九丹而宴息，乘凫轻举，留舄忘归，以兹丹款，表之玄极，无曰在上，日鉴非远，铭石灵馆，以旌厥心。其辞曰：

道无不在，若存若亡，于惟上学，理妙群方，用之日损，言则非常，倏焉灵化，羽衣霓裳。九重峣屼，三山璀璨，日为车马，芝成宫观，虹旌拂月，龙辀渐汉，万春方华，千龄始旦。伊余菲薄，窃慕隐沦，寻师讲道，结友问津，东采震泽，西游汉滨，依稀灵眷，仿佛幽人。帝明绍历，惟皇纂位，属心鼎湖，脱屣神器，降命凡庶，仰祈灵秘，瞻彼高山，兴言覆篑。启基桐柏，厥号金庭，乔峰迥峭，肇汉分星，临云置坢，驾岳开棂，涧涂蹇产，林祈葱青。谁谓应远，神道微密，庆集宫闱，祥流罕毕，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寿同南山，与天无卒。栾生变炼，外示

无功，少君飞转，密与神通，因资假力，轻举腾空，庶凭嘉诱，永济微躬。

（《全梁文》卷三一）

善馆碑

沈约

至道玄妙，无迹可寻，寄言立称，已乖宗极。神宇灵房，于义非取，九仙缅邈，等级参差。或藏形洞府，或栖志灵岳，达人独往之事，志非易立，餐松饮涧之情，理难轻树，止欲渐去喧嚣，稍离尘杂。于是既加整葺，营建堂宇，北负崇岳，南枕修衢，迥托人表，鸡犬相绝。庭流松响，户接云根，指琼树而朝餐，就瑶台而夜息，霓裳不反，凫舄忘归，朝九星，谒群帝，悠哉邈乎，与天地相毕矣。

（《艺文类聚》卷七八）

玄馆碑

孔稚珪

夫朋白兔而侣青鸟，启银函而讲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郁为物范，则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导苍生。神道无门，阴阳不测，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农行弟子之敬，广成在崆峒之上，轩辕禀顺风之礼。洛浦笙飞之秀，关山驾凤之英。凡此之俦，希世间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萧洒而开阆阖。

（《艺文类聚》卷七八）

褚先生伯玉碑

孔稚珪

夫河洛摘宝，神道之功既传，岱华吐秘，仙灵之迹可睹。盖事详于玉牒，理焕于金符，虽冥默难源，显晦异轨，测心观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晋笙歌驭凤于天海，王乔云举控鹤于玄都。亦有羽化蝉蜕，触影遁形，神翥帝宫，迹留剑杖，游瑶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归。永嘉恶道者，穷地之险也。歆窦遏日，折石横波，飞浪突云，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跻阻，宿櫂涉圻，而衡飚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坠樯，一倒千仞，飘地沦篙，翻透无底。徒侣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寻，方见先生恬然安席。铭曰：

关西升妙，洛右飞英，凤吹金阙，箫歌玉京，绝封万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惟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抱，秘影穷岫，孤栖幽草，心图上玄，志通大造。

（《艺文类聚》卷三七）

云峰山观海诗

磨崖高三尺，广四尺八寸，正书，十三行，行八字。在掖县。

诗五言登云峰山观海①

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云路沈仙驾，灵章②飞玉车。金轩接日彩，紫盖通月华。腾龙蔼星水，翻凤映烟家。往来风云道，出入朱明霞。雾帐芳霄起，蓬壶植③汉邪。流精丽旻部，低翠耀天葩。此瞩有④独好，斯见理如麻。秦皇非徒驾，汉武岂空嗟！

（《十二砚斋》卷五，《八琼》卷十四）

①超案：《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作"观海童"。

②超案：《八琼室金石补正》"灵章"作"灵童"

③超案：《八琼室金石补正》"壶植"作"台插"。

④超案：《八琼室金石补正》"有"作"守"

论经书诗①

磨崖高一丈二尺，广一丈，二十行。标题及衔名共七行，行七八字。诗十二行，行二十字，正书。在掖县云峰山。

诗五言：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一首。

魏中书侍郎通值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督光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光州刺史司州荥阳郑道昭作

靖觉镜□津，浮生厯人职，耸志访□游，云峻期登陟。拂衣出州□，缓步入烟域，苔替□径□，嶠嵘星路逼。霞□□□左，凤驾缘虚绝，披衿接九贤，合盖高顶极，峥嵘非一□，林峦迭峻嵈，双阙承汉开，绝巘虹萦敕。涧岨禽迹迷，窦狭鸟过亟，层穴通月□，飞岫陵地亿。回首盼京关，连□□未即，还济河澌□，□来尘玉食。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直，依微姑射踪，□□朱台日。尔时春岭明，松沙若点殖，攀石坐危天，□□栖倾侧。谈对洙嶽宾，清赏妙无色，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道音动齐泉，义风光韶棘，此会当百龄，斯观宁心识。目海浅毛流，□崖暂鸿翼，相翔足终身，谁辨瑶与□。万象自云云，焉用挂情忆，桀桓竟何为，云峰聊可息。

魏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

（艺拓、《十二砚斋》卷五、《八琼》卷一四）

①《山左金石志》卷九，右刻在掖县云峰山阴。所叙官阶较大基山诗刻为详，核之《魏书》本传，皆合。惟司州大中正，传称荥阳邑中正。按荥阳邑属荥阳郡，为司州所辖。道昭荥阳人，碑举其郡而传举其邑也。道昭卒于熙平元年，距此仅五年耳。

《平津读书记》：《魏书·地形志》：光州治掖城，皇兴四年分青州置。以郑述祖《天柱山铭》证之，道昭以永平三年为光州刺史，此刻于永平四年，在到官后一年。

云峰山郑道昭题刻[1]

左阙题字（高二尺，广一尺五寸，二行，正书。）

云峰山之左阙也。

山门题字（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二寸，四行。正书。）

荧阳郑道昭之山门也，于此游止。

石座题字（高二尺四寸，广二尺五寸，三行，正书。）

郑公之所当门石坐也。

九仙题字（高一尺五寸，广一尺六寸，三行，正书。）

此山上有九仙之名。

右阙题字（高二尺三寸，广三尺，五行，正书。）

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子孚书。

耿伏奴题字（高一尺二寸，广一尺六寸，正书。）

东。

耿伏奴从驾。

于石匠两题（一高一尺四寸，广三寸七分，一行。一高二尺一寸，广九寸，一行。均正书。）

石匠于仙人

□匠于仙

飞仙室诗（高一尺五寸，广一尺六寸，五行，正书。）

咏飞仙室

岩堂隐星霄，遥檐架云飞，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

蓬莱题字（高一尺五寸，广二尺二寸，四行，正书。）

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

玄圃题字（高二尺，广一尺五寸，三行，正书。）

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

月桂题字（高一尺七寸，广一尺五寸，三行，正书。）

浮丘子驾鸿栖月桂[2]之山

昆仑题字（高一尺三寸，广二尺四寸，五行，正书。）

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

太室题字（高一尺三寸，广二尺二寸，五行，正书。）

周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

云峰四字（高一尺九寸，广六寸，一行，正书。）

云峰之山。

（艺拓，《八琼》卷十四，《十二砚斋》卷五，《山左》卷九）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蓬莱五题，盖即所谓九仙之名者，当尚有四刻，未搜及也。[illegible]作阙。

郑述祖题记云：“因南眺诸岭，指云峰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此即其命名所题。《山左金石志》卷九：右郑[illegible]题左阙七字，在东峰面西。一题山门十三字，在东峰面北。一题石坐九字，亦在东峰面北。一题九仙七字，在中峰面西。一题右阙七字，在西峰面东。一题耿伏奴五字，一题石工于仙四字。一题石工于仙人五字，一题东字，在云峰山之阴。

②超案：“月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作“丹邱”。

大基山郑道昭题刻[①]

仙坛铭告（高二尺八寸，广二尺六寸，五行，正书。）

此太基山内中明岗及四面岩顶上，嵩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扫石置五处仙坛。其松林草木，有能修奉者，世贵吉昌，慎勿侵犯，铭告令知也。

青烟寺题字（高一尺九寸，广一尺五寸，三行，正书。）

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青烟之寺也。

青烟里题字（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五寸，三行，正书。）

其居所号曰白云乡青烟里也。

朱阳台题字（高二尺一寸，广一尺五寸，三行，正书。）

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朱阳之台也。

玄灵宫题字（高一尺七寸，广一尺三寸，三行，正书。）

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玄灵之宫也。

白云堂题字二种（一高一尺九寸，广一尺五分，三行。一高二尺五寸，广一尺，一行。俱正书。）

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白云之堂也。

白云堂。

题字一（高广各九寸，四行，正书。）

荧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

题榜一（高八寸，广四寸，正书。）

通天洞。

中明坛题字（高一尺七寸，广一尺二寸，三行，正书。）

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中明之坛也。

北山门题字（高一尺八寸，广一尺五寸，二行，正书。）

此仙坛北山门也。

南山门题字（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二行，正书。）

此仙坛南山门也。

壬辰题字（高一尺七寸，广一尺五寸，二行，正书。）

岁在壬辰建。

郭静和题字（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五寸，三行，正书。）

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

石人题字（高一尺，广八寸，三行，八分书。）

石人名仿佛，甲申年造，乙酉年成。

（艺拓，《八琼》卷十四，《十二砚斋》卷六）

①《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六：右大基山题刻，其一曰山门，次则号其乡里也，以下皆所谓置五处仙坛，各标其名耳。铭告戒后人无侵犯，如今之告谕者。然另刻"岁在壬辰建"，当是建五处仙坛。按壬辰为延昌元年，以郑羲碑刻于永平辛卯，去此刻才隔年，疑是一时之事。独是"石人名仿佛"后有"甲申年造，乙酉年成"数字，殊难揣测。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载郑羲碑侧有郑羲石象，意石人名仿佛当是指此。而所纪甲申、乙酉，又在永平刻碑之前。或先刻羲象，后刻羲碑，未可知也。末刻"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盖道昭尝与道俗门徒相往来，或偶记其一也，特传未及言，不敢臆说。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北史》郑述祖传云：初，述祖父为兖州，于郑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述祖对之呜咽，悲动群僚，此即是也。惟字句稍有不同，史家约略言之耳。

大基山置仙坛诗①

磨崖高八尺，广六尺，十三行，行十九字。正书。

诗五言：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大基山上四面及中顶扫石，置仙坛一首。

魏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作

寻日爱丘素，陵月开靖场，东峰青烟寺，西顶白云堂。朱阳台望远，玄灵崖色光，高坛周四岭，中明起前崿。神君杳汉眇，接景拂霓裳，希微三四公，披霞度仙房。萧萧步林石，寮寮歌道章，空谷和鸣磬，风岫吐浮香。泠泠非虚唱，郁郁绕松梁，伊余莅东国，杖节牧齐疆。乘务惜暂暇，游此无事方，依岩论孝老，斟泉语经庄。追文听汶义，门徒森山行，凋飚念岁述，幽衿烛扶桑，栖栖时自我，岂云蹈行藏。

（艺拓，《十二砚斋》卷六，《八琼》卷十四）

①《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六：右诗前书衔，较《论经书》特减。彼日与道俗，此日与门徒，玩其义想亦同时并作也。

天柱山郑道昭题刻①

东堪石室铭（高五尺二寸，广四尺二寸，十行，正书。）

天柱山上东堪石室铭，魏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作。其辞曰：

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实曰天柱，镇带莱城。悬崖万仞，峻极霞亭，接日开月，丽景流精。朝晖岩室，夕曜松清，九仙仪彩，余用栖形。龙游凤集，斯处斯宁，渊绵言想，照烛空溟。道畅时乘，业光幽明，云门烟石，登之长生。

游息题字（高二尺二寸，广二尺三寸，四行，正书。）

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

天柱山题额（高一尺七寸，广一尺六寸，二行，正书。）

此天柱之山。

（艺拓，《八琼》卷十四，《十二砚斋》卷六）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右天柱山石刻三种，末一种亦道昭所题，不见年月，当在永平间。郑述祖《重登云峰山题记》云：此山正南卅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此即所以名之也。又云东堪石室亦有铭焉。

白驹谷郑道昭题刻[①]

一高七尺二寸，广二尺六寸，三行，行五字。一高四尺，广一尺四寸，一行，四字。俱正书，在益都北峰山北。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

此白驹谷。

（艺拓，《八琼》卷十四，《十二砚斋》卷六）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右二段，武氏并为一刻，非。

井床残字[①]

石高一尺八寸，横广三尺八寸，七行，行四字至六字不等，正书。在句容。

梁天监十五年太岁丙申，皇帝愍商□之渴乏，诏茅山道士□□永若作亭□井十五口。

（《萃编》卷二六）

①孙星衍记：井在句容城北城守营署后。予以乾隆五十年四月三日因王荫可言访得之。

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①]

碑裱本正书，长广行数字数不可计。

弟子华阳隐居丹杨陶弘景谨造。（此一行隐居手自书。）

悠哉旷矣，宇宙之灵也，固非言象所传，文迹可记，默然则后之人奚闻乎？含吐万有，化育群生，本其所由，义归虞[②]昧。至于形域区分，性用殊品，事限观听，理穷数识者，傥或可论山之高，海之广，天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内复有小天卅六所，并拓宇地空，亘涂水脉，辟阖风岫，通气云巘。此山本号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宫，名曰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

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汉元帝世，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任，故称茅山，具详传记。至晋海西[3]太和元年，句容许长史在斯营宅，厥迹犹存。宋初，长沙景王就其地之东起道士精舍。梁天监十三年，敕贸此精舍，立为朱阳馆，将远符先征，定祥火历，于馆西更筑隐居住止。十四年，别创郁岗斋室，追玄州之踪。十五年，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4]十七年，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5]真人姓许，讳穆，世名谧，字思玄，本汝南平舆人。后汉灵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张，避许相谀佞，乃来过江居丹阳句容都乡之吉阳里，后仕吴为光禄勋，识宇亮拔，弈叶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机见，吴中书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风格清简，晋剡令、宁朔将军、下邳太守、西城侯。长史，副第五子也，正[6]生少知名，简文在藩，为世表之交，起家太学博士。朝纲礼肆，儒论所宗，出为余姚令，勤恤民隐，惠被邻邑。征入凯闱，纳言帝侧。升平末，除护军长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内铨茂序，遐邦肃律，乡采砥行。太和中，迁给事中、散骑常侍，蝉冕辉华，事归尚德。简文践极，方优国老，倏值晏驾，于焉告退，专静山庐，以修上道。君虽搢绂朝班，讽议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结霞门。第四兄远游，永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奇，岁月弥轸，恒与杨君深神明之契。兴宁中，众真降杨，备令宣喻，龙书云篆，佥然遍该，灵谟奥旨，于兹必究，年涉悬车，遵行愈笃。太元元年，解驾违世，春秋七十有二。子侄礼窆虚柩于县西大墓，京陵之踪未远，飞剑之埘在焉。谨案真诰，君挺命所基，缘业已久，乃周武王世九宫上相长里薛公之弟也，兼许肇遗功，复应垂秘后胤，故乘运托生，因资成道，玉札所授，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编卿司，理仙抚治，佐圣牧民矣。真传未显于世，莫得具述。（杨君讳羲，真诰具有事迹。）长史第三子讳玉斧，世名翙，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迁宫中。君清颖莹洁，特绝世伦，郡举上计掾，不赴。糠粃尘务，研精上业，即弘景玄中真师也。恒居此宅，缮修经法。杨君数相从就，函通真感。太和五年，于兹告逝，时年卅。真诰云，后十六年，当度东华为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书，为上清仙公与谷希子并职。（帝晨之位比世侍中）君长兄揆，世名刚，次兄虎牙，世名联，并亦得道。揆今有玄孙灵真，在山敕立嗣真馆，以褒远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来君此土，烝育苍祇，范铸群品，导法栽[7]俗，随缘阐[8]教，以隐居积蕴，三真经诰，久栖华阳，宜还旧宅，供养修理，乃敕工匠，建兹堂靖。既仰祇帝则，兼阐大猷，东位青坛，西表素塔，坛塔之间，通是基址，埋瓴拚瓦，投插便值，紫烟白雾，缠徊荫盖。宅南一井，即长史所穿，井南大塘，乃郭朝遗制。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巳之轨，傍枕雷平，前瞰下泊，东际连岗，北横长岭，柳浒阳谷，俱会西垂，四域之内，皆谓金陵地肺者也。长史所居，尤为标胜，方将驷云虬而高骋，驱奔鹤以追风，望洪涛之浩汗，眷故都以缅远。古人有言，匪作奚传，敢刊石颂，永属来贤。

浑枢鸷气，方祇吐灵，依性分境，传识赋形，化通八宇，功浃四溟，巡迹电灭，测体渊停。旋区岳立，亘海云舒，搏风泳水，蹠实凭虚，亦有幽匠，开石架庐，情高身远，天府地居。萦峦已曲，画壤肺浮，五阁面启，九涂环周，长陇旁岭，交浙比流，乃称龙伏，实谓金丘。昔在西汉，三茅来宾，爰暨东晋，二许怀真，栽基浚井，栖道接神，允膺辅圣，锡兹侍宸。参差年代，细缊名氏，书诰具宣，精晖未弭，甄甃将沦，沉阶已毁，拱树霜摧，修庭草委。肇馆华阳，岁逾二纪，永观前猷，聿遵鸿轨。帝曰俞哉，尔焉斯止，经之营之，轮乎涣矣。胜殿密响，泻瓶扬芬，瑶宫碧简，绚采垂文，璠函玉检，绮幕绣巾，兰缸迥耀，金炉扬熏。桐柏双教，方诸兼学，并证心清，俱漏身浊。虽有离无，且华且朴，结号虚皇，銓法正觉。药征质莹，禅感骸通，行

飞緻倪，们景带虹，振苦排郁，还明反聪，物言是力，我见无功。纷纭今古，汗漫两仪，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缘来則应，不虑不为，式题龟录，人天鉴知。

碑阴记

此碑梁普通三年太岁壬寅金石刊，至唐大历十三年太岁戊午凡二百六十六年，文字将湮。中山刘明素字暎微重加洗刻也。

华阳隐居陶弘景，丹阳秣陵西乡下里人。宋孝建三年丙申岁夏至之日未晓时生。仕齐高武世诸王侍读，奉朝请。永明十年壬申岁投绂栖山，住中茅岭上，立为华阳馆。至梁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七年往永嘉楠江青嶂山。十年涉海诣霍山。十一年夏还木溜屿，其年十月奉敕迎还旧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人住东涧。十四年冬徙来此馆。十五年移郁冈斋室静斋。

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吴郡海盐陆逸冲
上清弟子宗元前馆主东海剡县杨超远
上清弟子朱阳馆主丹阳湖孰潘渊文
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晋陵丁景达
上清弟子华阳前馆主晋陵冯法明
上清弟子嗣真馆主丹阳句容许灵真
上清弟子四明山馆主会稽山阴潘文盛
上清弟子太平山馆主吴郡钱唐褚仲俨
齐世祖武皇帝
太宗明皇帝
衡阳王萧钧
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
荆州刺史闻憙公萧遥欣
尚书令太子少保丹阳尹建昌侯沈约
开府仪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吕僧珍
侍中吏部尚书吴兴太守谢览
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马季延胄
交州刺史始兴王司马阮研
临海太守伏曼容
晋安太守谢籌
晋熙太守纪僧猛
梁武皇帝
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萧
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
南平王世子萧恪
侍中豫章内史太尉长史谢举
临川正世子前罗平侯萧立正
廷尉卿虞权

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记。

（《江苏》卷二，《茅山志》卷二十）

①《江苏金石志》卷二：案此碑在吕志佚目，据诸道石刻录也。石刻录谓陶宏景撰，孙文韬书；《宝刻类编》作陶宏景撰并书，《舆地纪胜》同。《石刻录》称天监七年立，则原碑宋代尚存。清金石家自顾氏外，惟孙氏《访碑录》收之，亦据天一阁拓本，而署天监十五年。据碑称天监十七年缮勒碑坛，仰述真轨，碑当立于是年。然碑阴称普通三年金石刊，《宝刻类编》则云普通二年正月记，皆与碑文不相应，莫能明也。碑阴又称唐大历十三年刘明素重加洗刻，故文字完好可读，异于他六朝碑。今据丹徒赵先生彦修所藏旧拓已剪本，并取尚兆山双钩未剪本推校赵本剪裱之迹，知原碑二十六行，行五十六字。

②超案：《茅山志》卷二〇，"冥"作"冥"

③超案：《茅山志》无"海西"二字。

④超案：自"十五年"至此，《茅山志》无。

⑤超案：《茅山志》"轨"作"轨"。

⑥超案：《茅山志》"正"作"王"。

⑦超案：《茅山志》"栽"作"开"。

⑧超案：《茅山志》"阐"作"启"。

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

陶弘景

道冠两仪之先，名绝万物之始者，固言语所不得辩，称谓所莫能筌焉。可以文字述云，何以金石传古，其遂休也，则日月空照，遂默也，则生人长昏。是故出关导以两卷，将升摛其五文，令怀灵抱识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时厥后，奕代间出，云篆龙章之藻，炳发于林岫，瓌辞丽气之旨，藻蔚于庭筵，其可以垂轨范、著谣诵者，迄于兹辰。昔在中叶，甘、左见骇于魏王，象、李擅奇于吴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迈，盖其尤彰彰者矣。公于时虽历游名岳，多居此岭。此岭乃非洞府，而跨据中川，东视则连峰入海，南眺则重嶂切云，西临江浒，北旁郊邑，斯潜显之奥区，出处之关津。半寻石井，日汲莫测其源，三足白鹿，百龄不异其质。精灵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卫。麻衣史宗之俦，相继栖托，后有孙慰祖，亦嗣居弥岁。山阴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刚明，前往余姚四明隩国，为立观，直上百里，攀途险绝，既术识有用，为物情所怀。天监七年，郡邑豪旧遂相率舆出，制不由已。以此山在五县冲要，舍而留止，于兹十有五载。将欲移憩坛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为荫其树者尚爱其枝，况仙公真圣之遗踪而可遂沦乎？乃复建新碑于其所，愿勒名迹以永传。隐居不远千里，寓斯石而镌之。仙公姓葛，讳玄，字孝先，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也。本属琅玡，后汉骠骑僮侯庐，让国于弟，来居于此土。七代祖艾，即骠骑之弟，袭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公幼负奇操，超绝伦党，神挺标峻，精辉卓逸，坟典不学而知，道术才闻已了，非复轨仪所范，思识所谈，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而已。吴初，左元放自洛而来，授公白虎七变，炉火九丹。于是五通具足，化遁无方。孙权虽爱赏仙异，而内

怀猜害，翻瑛之徒，皆被挫斥。敬惮仙公，动相谘禀。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时还京邑，视人如戏，诡谲偶俛，纵倒河山，虽投凫履坠，叱羊石起，蔑以加焉。于时有人漂海随风，眇漭无垠，忽值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仙公，令归吴达之。由是举代翕然，号为仙公。故抱朴著书，亦云余从祖仙公，乃抱朴三代从祖也。俗中经传所谈，云已被太极铨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诰并葛氏旧谱，则事有未符。恐教迹参差，适时立说。犹如执戟侍陛，岂谓三摘灵桃，徒见摄神投鬼，安知止在散职。一以权道推之，无所复论其同异矣。仙公赤乌七年太岁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长往不返，恒与郭声子等相随，久当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辅，理察人祇。瞻望旧乡，能无累累之叹，顾盼后学，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真仙遗则云尔：

九垓复绝，七度虚悬，分空置境，聚气构天，物滋数后，化起象前，命随形转，神寄业传。耤野于衰，竹柏翠微，泉壚共往，彭羡独归，生因事摄，年以学祈，如金在冶，如帛在机。仙公挂鞶，临龆发颖，襄童比迹，项孺联影，濯质绮闱，凝心黛岭，虎变已摅，龙辀遂骋。竭来台霍，偃蹇兰穹，碧坛自肃，玉水不穷，巡芳沐道，怀古测衷，表兹峻碣，永扇高风。兰风寓憩，已勒丰碑，此土旧居，未镌贞琰，今之远裔，仰慕清尘，敬思刊树，传芳来叶。

（《陶隐居集》卷下）

茅山长沙馆碑

华阳陶隐居撰

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所有，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搢绂之士，饰礼容于阛阓，耿介之夫，歘旌麾于山裔。铭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圣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钟，名昭图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退茂实，用表遗先。敢循旧制，有革杂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志》卷二一）

茅山曲林馆碑

华阳陶隐居撰

层岭外峙，邃宫内映，仄穴旁通，萦泉远镜，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圣。连甍比栋，各谓知道，参差经术，跌宕辞藻，孰如曲林，独为劲好，掩迹韬功，守兹偕老。

（《茅山志》卷二一）

太平山日门馆碑

陶弘景

日门馆者，东霞启晖，开岩引烛，以为名也。先是，吴郡杜征君声高两代，德冠四区，教义宣流，播乎数郡。拓宇太平之东，结架菁山之北。爰以此处幽奇，别就基构，栖集有道，多历世年。

（《陶隐居集》卷下）

瘗鹤铭①

碑高八尺，广七尺四寸，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或二十五字不等，正行书。正读，今裂为五。在丹徒焦山西南观音庵。

瘗鹤铭有序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书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门去鼓，华表留□，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西竹法里，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国，右割□□。山阴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山征君

丹杨外仙尉

江阴真宰

（艺拓，《萃编》卷二六）

①《集古录》：右《瘗鹤铭》题云"华阳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祇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几"而已。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

《东观余论》：右《瘗鹤铭》，资政邵公亢尝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差可读。然文首尾似粗可见，虽文全，亦止此百余字尔，而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谓好事者往往只得数字，唯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矣，盖印书者传讹，误以十为百，当时所得盖六十余字，故云比数家本为多。此铭相传为王右军书，故苏舜钦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亲传《瘗鹤铭》"。文忠以为不类王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瓒。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宏景，自称华阳

隐居，今日真逸者，岂其别号与？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而闲居，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

曹士冕《法帖谱系》：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华阳真逸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阳馆帖参校，然后众疑释然。以予考之，一本"山樵"下有"书"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传尔铭"作"出于上真"，"尔其藏灵"作"纪尔岁辰"。张垕本作丹阳外仙，邵亢本作丹杨仙尉，又有作丹阳外仙尉者。且中间辞句亦多先后不同。

《曝书亭集》：淮阴张力臣乘江水归壑，人焦山之麓，藉落叶而仰读《瘗鹤铭》辞，聚四石，绘作图，联以宋人补刻字，伦序不紊，且证为顾逋翁书，盖逋翁故宅虽在海盐之横山，而学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谢王郎中见赠琴鹤诗》，鹤殆出于性所好，斯瘗之作铭，理有然者。

沈大成《学福斋集》：退谷先生于《瘗鹤铭》胪举众说，考订精审，后千载可无异论矣。近金陵老友程南耕，寄示张力臣《瘗鹤铭辨书后》一首，则云云林以为陶贞白书，或疑不类。所云本山重刻之文，"上皇山樵"下增"人逸少"三字，乃依陈氏玉烟堂帖而讹。考黄董陶所录原文，无此三字，陈氏刻于明代，不知何所据而以讹传讹也。又云，袭皮日休先字逸少，后字袭美，诗集内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一诗序云：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陆鲁望和云："更向芝田为乞铭"，此撰铭之证也。又云袭美为唐懿宗咸通八年进士，崔璞守苏，辟军事判官。自叙以九年从北固至姑苏，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集内与茅山广文南阳博士诗，皆不书其姓字。又忆华阳润卿博士诗，亦不书其姓。鲁望亦有寄华阳山人诗，与石刻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丹阳仙尉、江阴真宰诸称谓同。所云得于华亭，经岁卒，与铭词合，文笔亦复相类。集内他处称丙戌岁、庚寅岁皆不书年号，又非独贞白为然也。

《金石萃编》卷二六：按《瘗鹤铭》原刻焦山之阴崖石上，后摧落江中。宋淳熙中尝挽出，不知何年复堕江中。康熙甲午苏州守、长沙陈鹏年沧洲旅居京口，募工挽曳，迁而出之者五石，今所拓者是也。其未曳出时，张弨力臣尝于水落时卧石上拓之甚精，位置石本绘为图。于是汪士鋐退谷备采昔人之论，详加辨证，著《瘗鹤铭考》一卷。首列诸家之本，一曰邵资政亢考次本，附见《东观余论》卷后者；一曰张子厚垕本，附见《广川书跋》者；一曰金山经庋唐人书本，乃刁景纯约所得，亦见《广川书跋》者；一曰《辍耕录》本；一曰近代流传碑刻本，海昌陈氏刻之《玉烟堂法帖》者。各本俱字句多寡不同，以今石本校之，往往不合，似皆非确据石刻者。退谷考之已详，兹不具载。今惟取石本现存者，合全与半，共九十字，复据张力臣所补者注，取便于读。又近年海盐张燕昌芑堂，尝取杨大瓢未出水藏拓本，重摹刻之，增多"华阳真逸纪也"六字，亦足见旧拓之不易多见者也。序铭皆正行书，而序云篆铭不朽，此非篆隶书体之谓也。说文，篆，引书也，谓笔引而出也。序盖谓引笔作铭，以垂不朽也。篆铭二字不见他碑，诸说亦未有论及者，因附识之。

华阳隐居真迹帖

元帝在藩，送碑入山，今犹在朱阳馆东。又有南平王萧伟所造清远之馆，即弘景弟子桓清远所居。桓师名法闿，□□公之师也。其桓师初入山，作诗曰："寒谷夜将晨，置贯复寻真，方坛垂密叶，澈水渡朱鳞。杏林虽伏兽，芝田讵俟人，丹成方转石，炉变欲销银。当知胜地远，于此绝嚣尘。"邵陵王曾入茅山寻桓清远，乃题壁诗曰："荆门丘壑多，瓮牖风云入，自非栖遁情，谁堪霜露湿。"朱阳馆西又有长沙嗣王所造长沙之馆，基址存焉。梁昌侯又造石碑，弘景制文，今亦在。朱阳馆北二里有处士周弘让宅。雷平山有水曰柳谷汧，又名田公泉。今按茅传云：在山之左，汧名柳谷，在陵之西，曰阳谷。昔有田叔居之取水，因以为号。此泉是玉津砂，饮之益人，今用水浣衣，不须灰也。弘景石颂曰："左带柳汧水，右浚阳谷汧，土怀北邙色，井出凤门泉。"又有郭干池者，昔燕国郭朝兄弟四人，皆云得道，亦任洞中之职。四，朝居长。初至山，种植于此，郭干号因斯兆焉。

石刻前制隐居小像，初真迹藏建安徐闳中家，宋宣和癸卯十二月，道士芮南华摹刻传世。

（《茅山志》卷二一）

华阳隐居授门弟子陆敬游十赉文

隐居先生遣总事弟子戴坦秉策执简膝授前学弟子吴郡陆敬游，建连石之邑，为栖静处士策文曰：

咨尔敬游，昔我纡绂帝闱，侍笏梁席，虽迹混教涂，而心标遁境芝田之想，无忘晓夜濠濑之志。岁月已深，至德有邻，风云相会，尔之来也，爰移两春。于是褫带青墀，挂冠朱阙，携手东驱，创居兹岭，脉涧通水，徙石开基，登崖斲干，越壑负卉，筋力尽于登筑，气血疲乎趋走。肥色憔悴，不以暴露为苦，心魂空慊，宁顾饥寒之弊。栋宇既立，载离霜暑，于时七稔，经始甫讫。今日之安，尔有勋焉。君子不独居其荣，仁人必与物同奉，是用邑尔长阿北阪积金山连石之乡，方七十步，涧水属焉。茂尔嘉业，永为华阳上宾。尔其莅之。（其一）

尔以诚悫为性，恬澹为情，质直居本，沉重树志。不邀世才，高谢接俗，权谋诡谲，非意所欲，今故赉尔为栖静处士。可谓因德立号，克终斯美。（其二）

尔基架馆境，营划援域，堂坛弘敞，楼路通严，官私行止，并有栖憩。缮筑之劳，莫匪尔力。今故赉尔四霤飞轩，厢廊侧屋，可以安身静卧，显祇遐福。（其三）

尔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穑艰难，备尝劳苦，货殖之宜，允赡粮服。手足胼胝，未获告休。栉风沐雨，于焉尤切。今故赉尔苍头一人，厥名多益，可以传代薪水，省息劬剧。（其四）

尔族惟旧绪，身乃邦闻，道虽一贯，事望宜分，今故赉尔钢铁如意，可以挥对宾僚，即名立事。（其五）

尔崇教惟善，法无偏执，器服表用，爰寄玩习，今故赉尔筇竹锡杖，可以振动三界，精祇惮响。（其六）

尔期诚玄契，遐想灵风，至怀所诣，因心则通，今故赉尔香炉一枚，熏陆副之，可以腾烟紫阁，昭感上司。（其七）

尔澡形洁藏，肴粮既去，宜导松术，实资芳醑，今故赉尔杯盘一具，可以夕挹桂浆，朝承菊露。（其八）

尔敬事经诰，遵尚楷模，翰墨之用，于是乎在，今故赉尔大砚一面，纸笔副之，可以临文写字，对真暖言。（其九）

尔贞心内固，清行外彰，涤荡纷秽，表里雪霜，今故赉尔鍮石澡灌，手巾为副，可以登斋朝拜，出入塱漱。（其十）

今赉尔十事，事准前史，可对扬嘉策，循言求理，无或骄惰，以骞斯旨，援笔申怀，敢告处士。

（《茅山志》卷二一）

九锡真人三茅君碑文

九锡玉册文见诰副墨篇。

梁普通三年，岁在壬寅，五月壬辰朔，十五日丙午，三洞弟子领道士正、吴郡张绎立。

茅山道士孙文韬书。袁道与刻字。

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六年，（时年二十五）感道通神，遂师西城王君十有七年。（时年四十）又三年，与王君同乘驾诣龟山王母授经，仍随王君还西城修法三年。（时年四十七）颜如玉童，体有光照。王君复赐九转还丹一剂，君道乃成。（时年四十有九，武帝天汉四年。）还家侍养父母，而役使鬼神，人有横死久葬，皆令更活。（停家凡五十三年）父母既殁后，至汉元帝初元五年，太岁丁丑，四月三日，乃显乘云驾，来江左句曲之山，（时年一百二岁）停住凡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寿二年，太岁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受锡毕，乃从众官乘云驾往霍山赤城玉洞之府也。临去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数相往来，当一年再过来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真人游盼。若有好道者，吾自当料理之，有心相教训于未悟也。

定录真君讳固，字季伟，太元君之次弟，景帝后元元年太岁戊戌诞明于世，以英辉仁嗇，贞孙覆举，察孝廉，举贤良，拜五官郎、武威太守。以孝元四年太岁丙子四月，转执金吾卿。司命对宾之日，时年一百岁。

保命仙君讳衷，字思和，太元君之小弟。后元三年庚子岁诞，少以节行显，名贞高著称。隐居华岳五十余年，以学优可仕宣帝。地节二年为洛阳令，转西城校尉，以四年四月

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即与定录君同日就路。司命对宾之日，时年九十有八。二君到丁丑年并解任还家修学，积五年，元帝永元五年，岁在壬午，过江来寻兄。（中君时年一百五岁，小君时年一百三岁）修行勤动。二十四年，乃赐九转还丹一剂，服之成道。

碑文

若夫有无之莫辩，阴阳之不测，故自无得而称之，今且谈其徽迹，述其攸处。君乃咸阳南关人也。始胄之兴，则姬于黄帝周公之次子，分职致宗，氏茅族焉。高祖濛，深识玄览，绝尘华岳。及君入山，显乘云驾，控龙南岭。祖嘉，才兼方员，智通文武，扫定荆扬，秦皇嘉悼，赠以相国之礼。父祚，怀淳古之气，抱上皇之真，不学不仕，确然而不可改也。君禀元灵于妙始，挺至德于玄符，生知独颖，天情孤脱，深念促生之不淹，悟仙龄之可永，故能弃缨绂于宰门，服纫茝于丘壑。年十八，隐居恒山，以从其道。心业二篇，口谈十翼，茹芝术以坚粮，掇薜萝而为服。在山六年，翘勤精苦，遂仰感西城王君，亲躬执事，十有六年，进近衣书，预同舆驾，乃泛白水而造龟山，登青琳而诣王母，受玉珮金珰之文，太霄隐书之道，遂得还形玉状，反少天姿。王君乃告君曰："子道已成，可以反矣。复百年，求我于南岳，授尔仙任于吴越也"。君乃停云驾于天衢，止羽车于汉路，短褐布衣，归宁父母。于是父欲杖而罚之，君怡颜跪谢，温恭尽礼，杖即碎断，飞扬四溅，如电击焉。父又令君生尸起死，君即面召神祇，口断枉阙，死而活者，不可称数。君之二弟，并仕汉朝，尔时俱被国命，同日引道，远近饯送数百余人。君亲自傧接，初不异俗，乃曰："吾虽不作二千石卿相，亦当有神灵之职。天帝见逃补东岳上卿，霍林司命，总吴越生死录籍，亦神官之要位也。到来年四月三日当之官，诸君复能来顾如今日否？"于是众宾佥怀欣允，咸欲赍持礼贶，君并止之。及至期，戒旦，忽有自然，门列宾亭，路筵客宇，土润脂容，地平镜色，神官星罗，天骑云满，海顿龙舆，山停凤盖，烟来而雾至者，靡不充溢。当宾接客，并以虚空而至。甘肴旨酒，珍奇美果之徒，皆非众宾所识也。金案宝卮，灵童汉女之属，故非言象所述也。于时三天请驾，九锡催陈，君乃瞻羽盖而整神容，念将离而敛玉色，于是举手言乖，无不周遍，乃告众人曰："真道隐迹，乃不应表显，动耀视听，吾今所以不得默尔者，欲以劝诱二弟之追慕也。亦何待二弟之反迷，天下有心者，尽当注向神仙耳。今去，当停江水之东，句曲之山，以自清励，然后受事也。"于是耸云軿而安动，进羽驾而徐回，鸾鸣凤啸，虎跃龙腾，紫盖成霞，朱旂起电，既神驾之不淹，辔仙轮而易远，于是人相视歔欷不禁。君乃奋龙辔而来翔，指句曲而留憩，朱宫悬列，紫馆虚成，总任璿玑，遍司吴越，千里而至者，不可称也。二弟闻君得道，各解秩还私，停家修习。积有五岁，渡江寻兄。君乃教以黄帝四扇神散之方，青芽变枯润骨之法，精勤丹至，积感幽灵。君又启王君于二弟，艰难勤苦，备加懃到，遂皆降以神天高圣之授，俱晏虎軿矣。君然后乘九锡之驾，辔三天之轮，泛景浮空于南岳耳。犹且哀黔首之颠颠，愍黎元于不救，故期诸一岁，再降金陵，料别有善，载之玉牒。惟君道德仁智之深，孝悌通神之至，感幽彻灵之诚，震天动地之业，自古及今，莫能拟者。若夫望景奔月，控龙辔鹄之徒，尚不能以喻其盛，况羊潜鹿处，水行火变之俦，其可喻君之巍巍耶？有道士张绎，欣圣迹之预闻，慨真颜之不睹，念至德之日道，惧传芳之消歇，故敬携同志，谨镌传录。虽复罗衣之屡拂，冀巨石之不縻，而千龄而沥胥，对万古以披心，但恨言不足以尽意，庶冥鉴之匪尤，乃仰铭曰：

玄玄妙始，窅窅灵端，智明不体，慧寂何言，心期绝路，指测无源，哀此黔首，念彼飞喧。

流连永夜，波迸长昏，促生电逝，短晷星奔，异生天世，俱为夜魂，从迷既往，望反无门。谁哀谁悼，惟圣惟贤，应逐规矩，感任方员，以师以友，作辅作天。惟我真人，厥诞茅裔，孤贞独秀，邈尔霞际，如彼玉京，迢迢天外，如彼河清，千年一世。惟君圣德，独立孤贞，耽玄味道，舍秩辞荣，千年一世，如彼河清，迢迢天外，如彼玉京。秋威春泽，日暄月明，金刚玉润，水洁冰清，长怀万古，虚仰千龄，芳音既远，传石流声。

碑阴题

此碑有如玄屏宿构，略有四事：一者工人凿山，唯得此碑一石有如现成。二者众石悉不堪作趺，唯所指安碑处，一石有如伏龙之状。三者密石连环，唯安柱处有自然焰。四者事竟，洞内飞泉忽涌。碑阴及两旁追刻齐梁诸馆高道姓名，略见采真游篇石柱篆刻。自然弟子徐楷敬谒华阳洞天。唐宋刻题多漫缺矣。

（《茅山志》卷二十）

王阿善造玉皇象题记

高、广约一尺，两面。正面为两玉皇象，三人夹侍。阴为供养人像。

玉皇□(正面)

道民女官王阿善乘车上。

□冯母□乘马上。

息冯□□乘马上。(阴)

（《中国史稿》第三册插图十四）

虞山招真治碑①

碑高六尺一寸，广三尺，十八行，行四十四字，正书。额同首题。

□□□太子萧统□

夫东瀛渌水，三变成田，西岳灵桃，千年未子，尚以星起牵牛，鄀首迢递，律生甲子，气数杳冥，况复上游玉清，损之又损，高排金阙，玄之又玄，岂言象之能诠，非时节之所辩。海虞县者，则虞农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绝书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岩郁起，带青云而作峰，瀑水悬流，杂天河而俱洒。虽日门采药之地，楚望怀椒之歌，汤反流沙之魂，锦饰汾阴之鼎，无以喻焉。其峰则有石城石门，虚峗自然，不度句吴之马，神功挺起，岂似冈陵之画。魏后冰城，夜阵权息，长安慈石，浴铁暂流，较迹比期，优劣斯远。道士沛郡张君讳道裕，字弘真，即汉朝天师陵十二代孙。天监二年来至此岫，栖遁十有余载，夜忽梦见圣祖云：峰下之地，面势闲寂，宜立馆宇，可以卜居。裕师潘洪，隐始宁四明山，无何，有人耳长发短，云从虞山招真治来。言讫，忽然不见。潘驰信报君，君因辞山旧居，而以梦中所指峰

下之地，即以为治，故号招真。高台迥立，有类玉台之山，长廊宛转，还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岂俟开阳木飞，材选海檀，无劳豫章神拔。黄庭司命之府，有类玲珑，米陵赤石之观，同符弘敞。远望仲雍，而高枝萧瑟，旁临齐女，则衰草苍茫，鄣寻千仞之木，气叶星晷，华飞五香之草，形图宫室。雕叶彩花，卷舒蹊径，阳桃侯枣，柴落岩崖。树息金乌，檐依银鸟，凤将九子，应吹能歌，鹤生七岁，逐节成舞。旭日晨临，同迎若华之色，夕阳斜影，俱承拂镜之晖。玉础微润，应山云于高牖，鸣籁徐响，引和风于空谷。方当专气致柔，入无为之境，周行不殆，穷混成之致。茅子算归，缀辔无已，魏姬宴罢，留驾不还。何止持节变淮南之金，传符府北钟之稻，明月蛟龙之骑，驱之使斗，四铢七子之镜，引以成刀，散季高之羽，起维鸣之雾而已哉！乃为铭曰：

玉龟二始，金书八会，道浃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惟真能大，德起同尘，善生塞兑。物宝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绿萝，穹隆紫盖，仙治之美，此焉为最。雄柱千步，阳台百丈，水均下瞩，山逾高掌，野寂云兴，禽繁山响，赤虹夕栖，丰雷朝上，元阳作盖，竹龙成杖。书藏玉匣，药蕴银筒，绕铅杂鲤，折桂和葱，羽衣可服，云軿易通，斧柯虽朽，碑石无穷。

文渊阁侍书道□弘□□教明道法师教门高士兼领致道观住持苏州府常熟县道□□□□□林复真重立石并篆额书丹　□□□镌　张□源董工。

（柳拓、《艺文类聚》卷七八及《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①超案：《艺文类聚》及《图书集成》题为《招真馆碑》，梁简文帝撰。

华阳隐居墓铭碑

梁昭明太子撰

维大同二年，龙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己时，华阳洞陶先生蝉蜕于茅山朱阳馆。先生讳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常，颜色不变。有制，赠以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遣舍人主书监护丧事。十四日，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归空为美，道以无涯为真，不知悦生，大德所以为生，不知恶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隐显变化，物莫之测。既而岫开析石，天坠玉棺，银书息简，流珠罢灶，九节丽于中天，千和焚于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学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术，今笼元良，屡禀浮丘之教，攀留舄而恻怆，思化杖而酸辛，乃为铭曰：

无名之道，不死为仙，亦有元放，兼称稚川。遗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欤夫子，受箓归玄。絷传宛吏，书因贾船，虎车煦景，蜺拂凌烟。余花灼烁，春涧潺湲，郁郁茅岭，悠悠洞天，三仙白鹄，何时复旋。

（《茅山志》卷二一）

梁解真中散大夫贞白先生陶隐居碑铭

邵陵王萧纶撰

夫夜光结绿，非肱髅之恒珍，逸羽翔鳞，岂园池之近玩。宁期心于远大，盖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颍阳高蹈，洗耳于唐朝，汉阴贞栖，灭迹于周代。盛德流风，有自来矣，应期而耀质者，其在兹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阳人，其先出自帝尧陶唐氏之后。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此。龙马见五色之符，钦明表八采之瑞，光被于天下，允厘于庶职，洪源复远，系绪绵长。汉兴，□舍为高祖右司马。子青翟，位至丞相。后汉末南渡，始居丹阳。七世祖浚，仕吴为镇南将军、荆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参军事。父贞宝，司徒、建安王国侍郎。并立履清约，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气，蓄凌飙之雅姿，兼宣七善，总修九德，行仁蹈义，岳峙渊渟，墙仞无以睹，清浊不能测，道风与星汉俱高，胜气与烟霞共远。六岁便解书，能属文；七岁读孝经、论语、毛诗数万言。曼倩幼习坟典，公干少诵诗赋，方之于古，彼有多惭。是以岐嶷流声，中黄著颂。有乡人得葛洪神仙传，见淮南八公诸仙事，乃叹曰："读此书，使人有凌云之气"。于是寝兴讽诵，晨昏不辍。年二十七岁，为宜都王侍读，总知管记事。榜道求贤，禁林招士，朝难其选，咸曰得人。阮瑀之书记不足扶衡，孙楚之辞才何以捧毂。齐代好治宫室，方修苑囿，青溪旧馆，更就起筑，仍奏表上颂，词事兼美，迈彼乐职之篇，逾乎景福之制。帝省览久之，益以为善，除奉朝请。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请，是谓械朴者也。先生本不希荣，常欲辞退，乃与亲友书曰："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今已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东郊之外，解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栖隐，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东迈。朝廷锡问，时贤饯别，祖以二疏，括兹四隐，超然轻举，异代同符。尔乃杖策遐征，游践名岳，既而到于句容，登于茅岭，以此地神仙之宫府，灵异之栖托，往而不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今我义达，无复其方，请同求志之业。"故自称隐居，亦由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岩栖影，依林遁迹，交柯结宇，划径为门，悬崖对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岭，组织烟霞，枕石漱流，山禽无挠，采药偶从，野兽不乱，逍遥闲旷，放浪丘陵，嗒然若丧，确乎难拔。属齐末道丧，天命既否，水斗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静思冥数，预识其兆，于是远近书问，一皆杜绝。昔乃闻之夏甫，今则见之先生。我大梁休运应期，受天明命，三辰开朗，四海宁谧。先生奉表称庆，于是信问复通。自天监以来，常有敕旨供给药饵不乏，岁时漉泽探恩，莫之与比。先生七年曾游南岳。兹山也，辟阖风之地轴，若昆陵之天镇，八表旁临，九纯间设，树有琅玕，草生车骑，遗世独往，是用忘归。十一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慧明征先生还茅山，别给解宇。轩君之降情天老，汉帝之致礼河上，况于兹日，弗能尚也。养志山河，多历年所，摄生既至，冥祥亦降，猛兽不据，魑魅莫逢，庭无荆棘，远同阙里，阶吐神泉，遥扶疏勒，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鸾凤游集，芝英丰润矣。以大同二年，岁在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别迁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储皇轸悼，有诏称誉，追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礼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阳郡句容县之雷平山，若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议精

赚，含章贞吉，不修廉隅。年将中寿，匪逾于矩。眉目疏朗，仪貌鲜洁。实志劝沮，多行德惠。宝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励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乙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安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诣。爰及羿射荀棋，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均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门人桓法闓等，慕遥风于缑氏，结遗想于乔阳，勒玄碑而相质，腾绛霄而流芳，乃作铭曰：

留舄表化，弃剑凝神，徘徊紫气，照耀丹林。厥迹犹在，余风可遵，谁其嗣此，渊哉淑人。高行迈种，盛德日新，朗犹悬镜，郁似贞筠。身以弘道，行不违仁，昔游缨绂，頡颃缙绅。厌乎匡救，劳彼问津，亦既解组，乃裘山巾，远寻丘壑，高蹈风尘，情无缅世，隐不隔真。结宇崇岩，贞栖茂草，冰玉留年，精华却老，乃有令闻，荣跻寿考。白水过庭，危峰临洞，露缀兰阶，云生桂栋，日斜檐席，花落窗瓮。尚平未远，王孙不旋，海桑变易，陵谷贸迁，丰碑有竖，遗芳万年。

（《茅山志》卷二一）

马自然西岘山摩崖诗①

昔日曾随魏伯阳，经年醉卧金紫床，东皇道我多情懒，罚向人间作酒狂。

（《东瓯》卷一）

①《东瓯金石志》卷一：右石刻诗，在瑞安西岘山炼丹台东面岩石上。五行，行一字至九字，径五寸至八寸皆不等。行草书，笔意放逸。相传为马真人所题。瑞安县志，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至安固卜居西岘山下，时有紫霞覆其居。性善饮，斗酒不醉，人有疾即于地上取土杂草木与之，无不瘥者。曾于岘山周围凿二十八井，以厌郁攸之灾。遂舍所居为寺，名栖霞。后与其徒王延叟，炼丹于松山西壑，有双鹤翔舞，一夕跨鹤上升。今丹灶井臼存焉。至宋时，与紫阳真人张平叔遇，事见金丹四百字。序中又引《续神仙传》，湘好经史，攻文学，遍游天下。所游之处，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后归故乡。梁大同十一年，弃马自然白日飞升。按：马自然，唐时人，或以为梁时人，误。又《县志》古迹，马真人丹台注云：旧仙释志：马自然卜居西岘山下，常有紫霞覆其居，丹灶、井臼存焉，有自吟诗二首，此其一也。其二曰："何用烧丹学驻颜，静非城市闹非山。时人若觅长生药，对景无心是大还。"今石刻仅前一首耳。

造太上老君像记

碑高五尺七寸，广二尺六寸。上象下记。记三十行，行四十字。

刘曜光初五年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公綦洪像碑一区

夫灵猷玄寂，妙□超于想水，冲宗洪廓，神□□在□思。至道二道，物□□涛，大德不□，□靡□□，故万象含晖以挺乐，众形皎洁以被彷。是以真轨仰玄门而敷训，圣范基□邈

以演义，然后长迷□□□法津求或悟师于灵液。有汉献□四年，故使持节、镇北大将军、冀州刺使、陈留侯蔡伯皆孙等，启原承胄，胤自同□□介□□地命爵，武王封弟蔡叔汝南君，号曰蔡国，即筑上蔡城□□字姓也。远祖讳元傅，文□美声豫州，拜魏□帝宁州将军，渤海太守。次祖讳谟，识亮渊窟，出于自然，晋太初元年征东将军、六州诸军事、陈留□、□守兗州刺使、司徒公。次祖讳定，蕴业衡律，器显当时，刘聪骠嘉元年征东将军、平阳□、守河北县□。七世祖讳洪，才□世□，□□□英，刘曜光初五年，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使、太尉公。□祖洪，名□简素，望冠海华，家于因宫，流□魏邑。□□迁，初寓家河北，未几厥齐□时以□□寘运，超轮邸于河阳衢侧，置庙脩形。又蔡洪陛世孙，合邑□因庆□于□夏□□□新冠冕，卒世知真，竺异趣理并别金无愿心，造太上老君像，镌饬并成，镂形供就。愿先□□□永升常乐，居游□□。又愿在生眷属，与时招祐，僁□而和。'法界有生，普霑灵液。上追过去，所寻未来，蚤□家资，良□尽颃穷形□□，表真像于□□妙□若一耀不二于神躯，翔虬腾跃，景□□焉。玄绝背□渊形□□经云：大巧若拙，自然成矣。故建太上老君石碑像，以资皇家回施，庙□□□刊记□籍□形积□之重，归功太祖，庶欲追远顺□不隧。其词曰：

恢恢大道，寥寥匪忘，湛然靡寻，廓矣虚凝，荣□若岁，饬生□时，至教□□，□然□□，灵□丙融，玄化渐形，□空演义，神范□颐。我咸晓途，沉迷启诚，真宗未退，若乡随声。阐胄□如，远祖□汉德□响振□□朝野咸遵，令□教□，□远万古，流训□部，垂风异境，归人陈留，□□□虑，以□镇远扬威，奸回自宾，献可替否，淑□丕融，□列□能，爵号徽崇，历位□，誉左司风。达碑庙庭，□显顺终，华德两仪，永传无穷。

大魏大统十四年岁次戊辰四月壬戌朔八日己巳□

蔡大将军大丞相蔡翟

故太常卿汝南太守陈留侯蔡顺

故使持节镇北将军冀州刺史陈留侯□从□蔡□□

魏宁朔将军豫州太守蔡□字明德

晋征东将军六州诸军□陈留太守兗州刺史司徒事蔡□□□蔡

刘征东将军平阳侯□□北县侯蔡定

镇远将军陈留太守蔡仲寿

骠骑将军汝南太守蔡□□

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蔡洪

威远将军平阳太守蔡和

□□将军冯翊太守蔡□□

太常卿□城太守蔡□□

□南县太守蔡□　（以下不清）

（上截象旁右侧）

惟那蔡遵业

□□□□□金刚主

都典录

都但官蔡□□

都邑正
都□□□□□□□□
都邑主假威远将军别将汝南太守蔡□□立侍光明主
（上截像旁左侧）
开光明主蔡□仁立侍光明主□□□
天宫主堪主
当斫太己殿材都军长史假小黄县令蔡定兴
都斋主蔡凤仁香炉主蔡安世
斋主蔡寄兴金刚主蔡延和
□□□□□□□□□□□□
邑正蔡戌猥　□□□□□
钟主　□□□□□□□
（像左上侧）
飞仙主防乡都盟主大都主蔡当川
（碑阴）
狮子主蔡兴伯
□□□□□□□□□□□
坎主蔡
开立侍光明主蔡
开老君光明主假□□□□蔡□□
开立侍光明主蔡阿席
香炉主蔡洛祖
飞仙主蔡神贵
金刚主蔡□□
狮子主蔡振□

（上拓、艺拓）

南岳衡山九真馆碑

梁元帝

箫鼓腾空，烟霞相接，星辰夺采，灯烛非明，风飚云梁，千门万户。楼施九柱，已同赖乡之地，山带五城，复类玄州之所。玉版之经犹蕴，金丹之处存焉。上月台而遗爱，登景云而忘老，欣欣然不知所以而然。日辉石瓦，东眺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竹类黄金，既葳蕤而防露，木似红莲，且芬披而拂日。杯传九酝，鹍沦之车晨至，堂开四扇，西楹之钟夜响。

（《艺文类聚》卷七八）

青溪山馆碑

梁元帝

原夫法象莫过于天地，著明莫过于日月，鼓之以雷电，润之以风雨，咸秩无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极于天。青溪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隐隐干霄，亭亭无际，云盖三层，如在帝台之侧，桂林八树，非异景山之傍。轻霞亘起，影落照于阳溪，清风远至，响猿鸣于巫峡。西临百丈之穴，南带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长波萦复。

（《艺文类聚》卷七八）

陶先生朱阳馆碑

梁元帝

昔太和中，有许远游者，乃云霄之胜友，太虚之选客。先生规同矩合，实蹑高步，爰基先构，即架胥宇。千寻危耸，凭牖以望奔星，百栱高悬，倚阑而观朝日。飞流界道，似天汉之横波，触石起云，若奇峰之出岫。铭曰：

肇彼宾默，翻成协赞，身托外臣，心同有乱。重道遵德，爰积睿衷，顾怀汾射，玺何遥遥，朱阳郁起，华构方崇，静台冠月，经榭迎风，嶕峣高栋，杳霭修栊。极望山川，周观京陆，碧嶂千岭，清流万谷，景落崖重，烟生岫复。（阙文）

（《茅山志》卷二一）

林屋馆记

沈炯

夫玄之又玄，处众妙之极，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盖寂寥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图，濑乡九井之记。至若昆山平圃，银牓相辉，蓬阆仙宫，金台嗣起，南瞰胥台，傍连飞阁，桂柱星罗，琼轩云构。铭曰：

大道既隐，众圣无门，悠悠太极，谁见玄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汉，仿佛神灵，依稀宫观。峨峨林屋，轮奂徘徊，庭罗花鸟，室静尘埃。

（《艺文类聚》卷七八）

天台山馆徐则法师碑

徐陵

夫海水扬尘，几千年而可见，天衣拂石，几万岁而应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

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1]

磨崖高四尺四寸，广三尺三寸，廿行，行二十八字。分书。在掖县云峰山之东。

大齐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郑述祖字恭文，即魏镇北将军、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荥阳道昭之子，魏大鸿胪卿、北豫州刺史、司空、□□严祖之第三弟。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临海，未尝不从。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呼为道士郎君。及长，官历司徒、左长史，再履尚书，三为侍中，沧、瀛、冀、赵、怀、兖、行正得此十州刺史，公之所抚，莫非大蕃。言及光部，[2]恒所钦羡。只为前踪，诚所愿也。便以此夏，斯愿方遂。忻慰登途，若归桑梓。入境叹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者，今尽零落，唯吾一人重得来耳。"于是凄感殆不自胜。因南眺诸岭，指云峰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旧迹。"未几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言泪下。次至两处石诗之所，对之号仰，弥深弥恸，哀缠左右，悲感傍人，虽复曾闵之诚，讵能过也。但石诗年久，字皆癣落，宾从寻省，莫能识之。公乃曰："此时吾虽幼小，略尝记录，此当是与道俗十余人论经书者。"遂口持百余言，诸人[3]得此，乃共披拂，从首及末，无一讹舛。久之方升于此，此处名曰山门、左阙。仍仰观斯峰曰："此上应有九仙之名。"即遣登寻，果如所说。此山正南卌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以其孤上干云，傍无嵱嵷，因以名之。其山上之阳，先有碑碣，东堪石室，亦有铭焉。从此东北一十二里太基山中，复有云居馆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峰之□上，镌记不少，悉有志录，殊复可观。今日于此，略陈彼境，冀洪声异迹，永无沦没者矣。

（艺拓、《八琼》卷二十，《十二砚斋》卷七亦收，错误较多）

①《山左金石志》卷十：县志古迹载云峰石刻有河清三年光州刺史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父遗迹，萊人刻石记事，即此碑也。《魏书》称道昭子严祖，严祖弟敬祖，起家著作佐郎，为乡人所害，不言其官豫州。又称弟述祖、弟遵祖，官秘书郎，卒赠光州刺史；遵祖弟顺（脱祖字）卒于太常丞。碑云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皆可补《魏书》之阙也。云峰、天柱二山皆道昭所名，县志亦不详，皆赖此刻传之。

《平津读书记》：道昭《论经书诗》永平四年刊，此记文云："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自永平四年，下距五十二年，当河清元年。此称河清三年，是其到官后二年。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一：《北史·郑述祖传》载及此事云：述祖时年九岁。此云公年始十一，史文非实矣。"对碣观文"云云，史以白云堂实之，余皆不及，不若此之详备。

②超案："光部"，《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七作"此部"。

③超案："诸人"，《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作"诸宾"。

天柱山铭

高四尺七寸，广五尺七寸，廿九行，文每行廿三字，额题“天柱山铭”四字，俱分书，在平度州。

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荥阳郑述祖作

岩岩岱宗，鲁邦仍其致祀，奕奕梁山，韩国以之□□。盖由触石吐云，扶寸布雨，五岳三望，六宗九献，祈祷斯□，□秩攸归。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公之所题目。南临巨海，北眺沧溟，西带长河，东瞻大壑。斜岭概天，层峰隐日，寻十洲于掌内，总六合于眼中。文鳐自此经停，精卫因其止息，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岂直蛾眉鸟翅，二别两嵴，对谈小大，共叙优劣者也。公禀气辰象，含灵川岳，礼义以成规矩，仁智用为枢机，自结衣退替，革履传声，组绶相辉，貂冕交映。至于爱仙乐道之风，孝敬仁慈之德，张良、崔廓未足云拟，文先、夏甫何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议以此州俗关南楚，境号东秦，用单奋武之乡，丽其骋辩之地，民猷鄙□，风物陵迟，畴咨俾乂，非公勿许。及驱鸡御下，享鱼理务，群情□密，庶类允谐。变此浇夷之俗，伴彼礼乐之邦，懋绩布在哥谣，鸿范宣诸史策。公久阔枌榆，永怀桑梓，同升陇而洒泣，类陟岵以兴嗟，于此东峰之阳，仰述皇祖魏故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文贞公迹状，镌碑一首峰之东堪石室之内，复制其铭。余忝资旧德，力构前基，遂秉笏朝门，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从帷幄。凡诸身历瀛、赵、沧、冀、怀及兖、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佰，再履纳言，光禄大常，频居其任，揣究庸虚，无阶至此，直是遗薪妄委，余庆滥钟，何曾不想树嗟风，瞻天愧日②，猥当今授，躧迹此蕃，敢慕楹书，仰宣庭诲，其词曰：

嵩高峻极，太华峭成，祈望诸素，禋祷群经，崇哉天柱，迥出孤亭，地险标德，藉此为名。赫矣先公，道深义富，如桂之馨，如兰之茂。尊祖爱亲，存交贯旧，翻属愚浅，实惭穿构。

大齐天统元年岁次乙酉五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刊

（《八琼补正》卷二二）

①《山左金石志》卷十：案《魏书·郑羲传》，谥文灵，此作文贞，与彼异。述祖为羲之孙、道昭之子，祖孙父子三世皆刺东郡，可谓衣冠盛事。碑述祖、父遗轨，抒写孝思，词旨凄恻而文采华整，书法有汉魏规矩，为郑氏诸碑之冠。以扶寸为肤寸，享鱼为烹鱼，哥谣为歌谣，蕃邸为藩邸，常佰为常伯，皆古通用字，惟郦食其作丽其为省文。

②超按，“瞻天愧日”，瞻似为瞻之误。

姜纂造象碑记①

碑高二尺三寸，广一尺，上象下记。记十五行，行二十字。正书。在偃师。

大齐天统元年，太岁乙酉，九月庚辰朔，八日丁亥，男官姜纂为亡息元略敬造石象壹

躯。夫灵晖西没，至理东迁，图尽神明，象穷变现，道遥业峻，因藉报远。清信士姜元略志隆邦国，仁越州閭，□巷仰风，乡邑瞢望。早洞玄源，夙达空旨，而石火电□，倏忽从化，松摧落岫，兰彫夏霜，宝散暗泉，玉碎黄壤。父纂情慕东门，心凭实福，特为亡略敬造老君象壹躯，左右二侍。圣相真容，妙绝娑婆，雕檀刻削，波斯恧奇，镌金镂石，优填惭巧，神光照烂，遍满閻浮，香气氛氲，充塞世界，业盛飞行，事符踊出，以此胜因，追资亡略，直登净境，独步虚空，逍遥天服，永出六尘，遨游慧体，长超八难，弹指则遍侍十方，合掌则历奉众圣。过去尊卑，见存眷属，亡生净乡，现获妙果，当来龙华，愿昇初唱，皇家庆隆，泽治边地，三途楚毒，俱辞苦海，六道四生，咸蒙胜福，壹切有形，同成正觉。

（艺拓，亦见《偃师》卷上，但错漏较多）

①《偃师金石遗文》卷上，顾亭林以今人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庙避御名，凡义字皆改为信。然以此推之，殆于高齐间已有清信士之称，则当时所避，亦有据也。又石镌小象旁勒数字云"孙女娥皇"，亦重舜妃之讳，俗陋不经如此。

二教钟铭并序

北周武帝

天和五年，岁次摄提，五月丙寅，造钟一口。冶昆吾之石，炼若溪之铜，郢匠鸿炉，化兹神器，虽时属蕤宾，而调谐夷则。故春秋外传曰：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二，弘宣两教，同归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宫九地，遥彻洞玄，三千大千，远闻边际。银阁应供，延法侣而寻声，金阙降真，候仙冠而听响，式传万古，乃勒铭云：

实际遐旷，通玄洞微，化缘得业，造塑因机，灵图降彩，慧日垂晖，金河雾集，银涧云飞。（其一）九霄仙箓，五岳真文，智烟遐照，禅林远熏，金鼓入梦，琼钟彻云，音调冬立，响召秋分。（其二）二教并兴，双銮同振，远赴天籁，遥亏地镇，陕河浮影，汉溪传韵，听响弘法，闻声起信。（其三）般若无底，重玄有门，长开久暗，永拔沈昏，不求正觉，莫会天尊，唯全智海，先度黎元。（其四）

（《广弘明集》卷二八）

道民李元海等造元始天尊象记

高三尺九寸，广一尺九寸，碑阳三截：上截天尊象，中截造象人父母兄弟象，下截记，二十行，行九字。碑阴两截：上截天尊象，下截造象人妻女象。

盖冲虚寂漠之道，昏豁未能明，应感显迹之真，群生信其德。是以元始开化，普教无穷，津益有缘，存亡仰赖。谨有道民李元海兄弟七人等，奉法愆违，祸罚早钟，考妣俱背，奄虽数载，慈颜永远，终天网极。仰惟掬育之恩，靡知上报，敢竭周身之物，采石首阳之阿，仰为亡考妣造元始天尊象碑一区，藉此微功，愿亡灵升度，受化仙庭，逍遥无为，与真合德；庆

流见在，来叶芳荣，宦学名通，家国同美；存亡获福，降祐精诚，递及含生，俱成正道。

周建德元年岁次壬辰九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造记

（题名）

父利州晋安县令郡忠李买㮛

母鲁映姐一心供养

（以上中截第一层）

弟都督李儁和一心供养

弟洛州主簿都督李元儁

平东将军羽林直长大中都督李元海

弟县忠三门军主云居□邑长李景儁

弟李景和一心供养

弟李仲景一心供养

弟荡寇将军益州滦门县令李硕和

（以上中截第二层，自右至左）

景和妻张阿晖一心供养

景妻袁媚欢一心供养

和妻袁仙妃一心供养

儁妻张阿华一心供养

海妻杜和妃一心供养

妹要贵一心供养

妹妙好一心供养

妹妙贵一心供养

妹妙妃一心供养

硕妻韩敬好一心供养

（以上碑阴下截第一层）

侄女阿足一心供养　（以下人名不录）

（以上碑阴下截第二层）

侄女神姿一心供养　（以下人名不录）

（以上碑阴下截第三层）

妇袁好妃一心供养　（以下人名不录）

（以上碑阴下截第四层）

孙女荣玉一心供养　（以下人名不录）

（以上碑阴下截第五层）

（上拓）

孟阿妃造象记[①]

记高广一尺三寸，十行，行十字，隶书。在偃师南董家村老君洞。

大齐武平七年，岁次丁酉，[②]二月甲辰朔，廿三日丙寅，清信弟子孟阿妃敬为忘夫朱元洪及息子敫、息子推、息白石、息康奴、息女夏姬等，敬造老君象一区，今得成就。愿亡者去离三涂，永超八难，上升天堂，侍立道君。茫茫三界，蠢蠢四生，同出苦门，俱升上道。

（《偃师》卷上，《萃编》卷三五）

①《偃师金石遗文》卷上：碑近出土，无剥蚀。词云"清信弟子孟阿妃"，顾亭林案：《魏书・刑法志》，有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则固有以民间女而称妃者。今证之此碑孟阿妃，其为一时通称，并无顾忌。《春秋正义》：妃者，匹配之言，非有尊卑之异。

②《金石萃编》卷三五：（武平）七年是丙申，非丁酉。是年十二月改元隆化，至丁酉年正月幼主改元承光，则又非武平。此碑之误，所未详也。

马天祥造象记[①]

石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三寸，八行，行十六字，隶书。

夫幽宗玄寂，真丽潜□，然隐显冲机而名随化浪，洪阐弥廓迢□□□自非模象污形，其熟能睹之者哉。大齐武平九年二月廿八日，邑主马天祥、邑子马天成、邑子马天相、邑子马天庆，道民王成人、道民王大人、道民王强人、道民王恭人，投委坛静，仲追冥果，造立石象，永□饰虔□□肃恭，祚延无穷，尊师崇业□□□□

（《萃编》卷三五）

①《金石存》卷十一：生熟字古本但用孰，此反用熟为谁孰字，亦所仅见。考《通鉴》北齐武平六年，当陈大建七年，岁在乙未。次年丙申即改元为隆化元年，又次年丁酉，周师灭齐而齐亡矣。是武平终于六年，安得九年邪？岂齐亡后，齐地之道民犹用其故君之纪年乎？

赵法护造象记

高一寸，广八寸，十六行，行二字。

开皇三年七月八日，道民赵法护仰为亡□□及一切众生敬造无上天尊象一区。

（上拓）

老氏碑

薛道衡

自太极权舆，上元开辟，举天维而悬日月，横地角而载山河，一消一息之精灵，上生下生之气候，固以财成庶类，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长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静神息智，鹑居鷇饮，大礼与天地同节，非折疑于俎豆，大乐与天地同和，岂考击于钟鼓。逮乎失道后德，失德后仁，皇王有步骤之殊，民俗有淳漓之变，于是儒墨争骛，名法并驰。礼经三百，不能检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洁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载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含灵在孕七十余年，生而白首，因以老子为号。其状也三门双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异。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绵祀历代，见质变名。在文王武王之时，居藏史柱史之职，市朝屡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叹龙德之难知，关尹四望，识真人之将隐，乃发挥众妙，著书二篇。率性归道，以无为用，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飞龙成卦，未足比其精微，获麟笔削，不能方其显晦。用之治身则神清志静，用之治国则反朴还淳。既而炼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鹤驾，往来紫府，金浆玉酒，燕衎清都，参日月之光华，与天地而终始。涉其流者则挟落嚣尘，得其门者则腾骧云雾，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浅深，岂冯夷之能测。盛矣哉，固无德之称也。庄周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是谓遁天之形。虽复傲吏之寓言，抑亦蝉蜕之微旨。皇帝诞灵纵睿，接统膺期，照春陵之赤光，发芒山之紫气，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镜衢樽，圣德会于千祀。属道云季，多难在时，九鼎共海水同飞，两日与洛川俱斵，天齐地轴之所，蛇食鲸吞，铜陵玉垒之区，狼顾鸱跱，黄延奸宄，郑阻兵祸，大纵毒螫，将遍函夏。神谋内断，灵武外驰，应搀抢而扫除，仗旄钺而斩伐，共工既剪，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调风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灵荷魂魄之赐，万方欣戴，九服讴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让，升泰坛而礼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轩辕颛顼，建国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异，舜改尧都，夏迁虞邑，历选前辟，义存创造，惜十家之产，爱兆民之力，经始帝居，不移天府，规摹紫极，仍据皇图，下宇上栋，务存卑俭，右平左墄，率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别起于鹫鸾，升降灵台，岂更营于鳷鹊。忧劳庶绩，矜育苍生，念兹在兹，发于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网泣辜，深存宽简，草缨知耻，画服兴惭。天无入牢之星，地绝城牛之气，延阁广内，考集群典，石渠璧水，阐扬儒业，缀五礼于将坏，正六乐于已崩，总章濩志之音，太师咸功之颂。承华养德，作贰东朝，外正万邦，内弘三善，两离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维城磐石，多艺多才，良佐宝臣，允文允武，为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润涂，纳蒸民于寿域。旄头垂象，穷发成形，猃狁作患，其来久矣，无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难服。自我开运，耀德戢兵，感义怀仁，称藩请朔，稽颡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汉桑榆之地，咸被声教，并入提封。闽越句吴，不愆贡职，夫余肃慎，无绝夷邸，遐迩禔福，文轨大同。自三代之余，六雄竞逐，秦居闰位，汉杂霸道，魏氏则虐深华夏，有晋则化成戎狄，降斯以后，粹驳不分，帝迹皇风，寂寥千载。天命圣德，会昌神道，变亿兆之视听，复三五之规模，固以幽明赞协，符瑞彪炳，千年灵蔡，著天性以效征，三足神乌，感旧精而表

质。春泉如醴，出自京师，秋露凝甘，逾于竹苇。星光若月，云气飞烟，三农应铜爵之鸣，五纬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扬銮动跸，肆觐东后，玉检金绳，登封岱岳。而谦以自牧，为而不宰，尚寝马卿之书，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处黄屋之下，无忘夕惕。虽苍璧黄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属神之禔，犹恐祀典未弘，秩宗废礼，永言仁里，尚想玄极，寿宫灵座，靡庇徙倚，华盖鹏坛，风霜凋弊。乃诏上开府仪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营建祠堂。皇上往因历试，总斯藩部，犹汉光司隶之所，魏武兖州之地，对苦相之两城，绕涡谷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园，沃野平皋，东连谯国。望水置槷，揆景瞻星，拟玄圃以疏基，横玉京而建宇。雕楹画拱，磊砢相扶，方井圆渊，参差交映。尊容肃穆，仙卫俨而无声，神馆虚闲，滴沥降而成响。清心洁行之事，存玄守一之俦，四方辐凑，千里波属。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礼，显仁助于王者，冥福资于黎献，允所谓天大道大，难几者矣。若夫名言顿绝，幽泉之路莫开，形器不陈，妙物之功难著，腾茂实，飞英声，图丹青，镂金石，不可以已而在兹乎。岁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驭天下之六载也，乃诏下臣，建碑作颂。其词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纪绝地，八柱承天，丛生类聚，广谷大川，至道灵运，神功自然。五精应感，三微相继，树以司牧，执其象契，帝迹渐皇，王猷谢帝，上德逾远，淳风渐替。时乖漓泊，俗异冲和，尚贤饰智，悬法张罗，内修樽俎，外事干戈，鱼惊网密，鸟乱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龙德在躬，鹤发垂首，解纷挫锐，去薄归厚，日角月角，天长地久。小兹五岳，隘此九州，逝将高蹈，超然远游，青牛已驾，紫气光浮，玄门洞启，神化潜流。赖乡阳里，涡川遗迹，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凋毁，祠坛虚寂，九井生桐，双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乃圣，响发塤钟，光垂天镜，宇宙开朗，妖氛荡定，曜魄同尊，参神取正。流沙蟠木，凤穴龟林，异类归款，万方宅心，鸿胪纳赆，王会输琛，青云千吕，熏风入琴。化致鼎平，家兴礼让，永言柱下，犹惭太上，乃建清祠，式图灵状，原隰爽垲，亭皋弥望。梅梁桂栋，曲槛丛楹，烟霞舒卷，风雾凄清，仙官就位，羽客来庭，穆穆简简，降福明灵。至神不测，理存系象，大音希声，时振高响，遐迩赞颂，幽明资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文苑英华》卷八四八）

修老子庙碑①

碑高三尺八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分书。在偃师。

昔夫老子作上下之经，才表清虚之妙，庄生著内外之义，且论出世之高。无申业报之言，岂畅因□□□。眷言大道为尽得，是知神理微密，真趣幽玄，心□之侣，起盛兴障。若非达圣膺运，至应降灵，孰能敷化大千，□□□□暨□通汉梦炭验毗□，法轮□阐，象教东被，自尔迄今，将千岁矣。虽神功妙迹，迥出天人，应物随方，多□□□□□□□□递崩绪□□繁，或废或兴，随时出没，良由心□所隔，业缘致壅故耳。我大随膺千龄之会，廓五运□□□□□道先天协命，皇帝统历垂元，钦明御宇，乘金轮以治世，悬玉镜而照□，声逸万古，泽被遐外，好生恶煞，泣辜解网。轻兹小道，慕彼大乘。欲归一谛，会由三宝，乃诏州县各立僧居二寺，袭□轨之将颓，继金言之暂缺。□使君建安公，衣冠水镜，缙绅楷模，入朝见美，

出牧称贤，含柔履顺，率由成则，德沃异部，声播殊方。念法界以归依，弘慈善以训物，申俞勤至，不舍斯须。县令西河宋景，辅国将军内散复州别驾治长史宜□竟陵二郡□□□都督，允文允武，所在称奇，制锦一同，弦歌千室。志怀清慎，恒若履冰，能官之美，今古独绝，深悟非常，情存释典，□□之暇，无忘福田。丞大梁齐相，尉博陵张服、河间张捌，并以明哲，来赞专城，清勤自处，誉宣邻邑，俱申迴向之心，共忻真净之路，心意精实，不行自远。遂仰依明敕，府彷宿诚，乃于形胜之所，崇构尼寺。县官七职，爰及乡正之徒，感斯福德，忻然营助。寺主□辩等，觉法轴上坐智最缓称等成□戒操端严音仪匪武，烦恼已弃，业行事修，相与经始，不□而就。余其势极弘丽，地惟爽垲，房庑深重，长廊交映，连甍云合，比屋霞舒，宝铎迎风，雕楹照日。至于庄严□□饰尽丹青，相好非常，光□时绝。旧居宿德，深睹律藏，莫不负锡来游，有怀乐丕。窃惟灵应微远，无迹可寻，但理□□□言由事发，敢探赜□隐，更显法于将表，幽赞神明，亦了达于未悟。然则立德之美，从斯而见，著述之□，其在□□，今盛业既彰，大功克构，而徽猷莫记，□所以晓示来叶者也。是以敬勒他山，式遵前学，度使无上功德与山□□□传。其词曰：

逖听前修，曾闻庄老，可名非名，可道□道。逍遥为贵，济物为宝，缘报不申，理尚未好。遥哉上觉，□□神功，四禅无象，三界毕□。□非迹应，事以感通，无因达圣，何以开蒙。于惟我皇，自天纵纵，九有怀□，八□咸统。治尚□□，民随日⋯ 淳风□□，式歌□诵。功参佐命，来牧善惟，秉兹德实，是道是绥。民知礼让，俗尚谦㧑，过则程已，功必□□。实为良宰，揆烦□□，既经德化，风移俗易。仁不独善，赞辅斯益，共保令名，嘉命可适。爰有明诏，诰彼日方，玄风更阐，遗教重□。□□□德，上下纪纲，伽蓝仍建，迴□高让。物爱雕修，人荣宝饬，□堂皎皎，华□翼翼。名德卜居，宴□也息，归依一□，□□□□。温温哲人，穆穆明右，作我桥梁，弘□善诱。有缘必应，言立不朽，敬勒斯铭，天长地久。

大隋□□十一年辛亥六月辛亥

（碑两侧为助缘邑人题名，不录）

（艺拓）

①超案：此拓片已不存，无从查对。据内容，为修佛寺而非老子庙。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著录为《修老子庙碑》，并题"开元三年辛亥"。按应为开皇十一年。

田胡仁造老君象记

石高二寸三分，广八寸二分，十三行，行四字，正书。

开皇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道民田胡仁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业，造石老君一区，愿合家大小愿得同修十地，寿同菩提，□□阿庶。

（《匋斋》卷十五）

①《匋斋藏石记》卷十五：按武亿《宝丰金石志·白雀寺造象残碑》跋云：碑在白雀寺大殿前，无年代，有称道民大都宫主冯寄，名字独显大。又有道民及下世道民、下世女道民诸号，它碑不见，

此盖魏齐间残石也。与此造象田胡仁称道民致合。

龚锡龄附记，谨按北齐马天祥等造象记，王氏四人皆称道民。阁帖中有晋谢太傅一帖，亦自称道民安，是道民之称，由来已久，又不始于魏齐间也。

梁智造无上天尊象记

周长一尺六寸，上为象。

开皇十六年三月廿一日，道民梁智为忘息造无上天尊象一区。

（柳拓）

绵州西山观造象记

黄法暾题记（高七寸五分，前刻象龛，后幅广四寸五分，五行，行八字，正书。）

大业六年，太岁庚午，十二月廿八日，三洞道士黄法暾奉为存亡二世敬造天尊象一龛供养。

文托生母题记（高四寸五分，广九寸七分，十行，行四字，正书。）

大业十年正月八日，女弟子文托生母为儿托生造天尊象一龛，愿生长寿子，福沾存亡，恩被五道供养。

（艺拓、《金石苑》卷二、《八琼》卷二七）

唐

隐山题名

摩崖高一尺三寸，广六寸，真书。在桂林。

银青光禄大夫、行严州刺使李英齐，华山云台观道士赵敬能同游。

（《桂林》上册）

宗圣观记[1]

碑高一丈二尺五分，广三尺七寸，二十三行，行六十字，隶书。额同首题，正书。在盩厔县南。

大唐宗圣观记

给事中骑都尉欧阳询撰序并书

侍中柱国江国公陈叔达撰铭

夫至理虚寂，道非常道，妙门凝邃，无名可名。爰自太始开图，混元立极，三才奠处，万品流形，莫知象帝之家，未睹谷神之域，希夷顼冈，溟涬封奇，及夫鸟迹勃兴，隐书诠奥，至化因兹而吹万，玄教由是以开光。圣圣袭明，道德授受，于是玄元之教，风动天下，水行地中矣。宗圣观者，本名楼观，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尹君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因即为号。先生禀自然之德，应玄运而生，体性抱神，神光隐曜，观星候气，物色真人。会遇仙辨，北面请道，二经既演，八表向化，大教之兴，盖起于此矣。兹观中分秦甸，面距终南，东眺骊峰，接晴岚之浥浥，西顾太白，粲积雪之皑皑。授经之古殿密清，络牛之灵木特立，市朝屡易，仙迹长存、物老地灵，每彰休应。卿云日覆，寿鹤时来，树无巢宿之禽，野有护持之兽。文始药井，韩鸷未堕，老君拿车，确然不朽。至于穿窬盗窃，进退自拘，似有絷维，悉皆面缚。昔周穆西巡，秦文东猎，并枉驾回辕，亲承教道。始皇建庙于楼南，汉武立宫于观北，崇台虚

明，招徕云水之仙，闲馆错落，宾友松乔之侣。秦汉庙户，相继不绝，晋宋谒版，于今尚存，实神明之奥区，列真之会府。后魏文帝变夷风于华俗，立仁义之纪纲，崇信教门，增置徒侣。有陈先生宝炽，颍川人，夙有幽逸之姿，幼怀林壑之趣，松风入赏，名岳留连。玉皇之道既弘，银榜之宫云构。续有王先生延，言穷名象，思洞隐微，念在玄空，累非外物，含神自静，仪圣作师，并德音孔昭，郁为宗范。周太祖定业关内，躬受五符，隋文皇沐芳礼谒，获闻休证。逮隋德将季，政教陵迟，六飞失驭，四维圮绝，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家习兵凶，民坠涂炭。皇帝命世应期，荣镜区宇，戡难静乱，亭毒无垠，广大配乎天地，光华方诸日月，数阶庭之蓂荚，聆凤和鸣，照景星于玄云，观麟郊薮，缉礼裁乐，化俗移风，农夫劝于时雨，陇余滞穗，工女勤于蚕绩，杼轴不空，九服韬戈，三边静柝，西戎革面，东夷献舞，朔南洎声教，漠北尽来王，德化遐渐，无幽不畅，三善克懋，非假二疏。一有元良，万邦贞固，照均天纵，道契生知，笃尚玄根，钦兹圣躅，以武德三年诏锡嘉名，改楼观为宗圣观。宸衷兴念，纂曾所先，启族承家，弈于柱史，得一以灵，蹈五称圣，弱为道用，柔为至坚，损之又损，以至于益，瓜瓞绵长，庆源悠邈，厥初启祚，致醮灵坛，自然香气，若雾霏空，五色云浮，如张羽盖。七年，岁惟作噩，月在黄钟，六辔齐驱，百辟咸从，亲幸观所，谒拜尊仪。轩后之诣空峒，神农之上石室，順法行礼，异代同规。观主岐平定，精金格之书，究玉笈之文，知来藏往，尽化穷神，豫鉴天休，赞弘景福。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玉器凝润，鹤情超辽，辨拆连环，辞同炙輠，对敭天旨，妙沃帝心，乃谓片言小善，尚题绀碣，矧夫皇舆迁驾，挹酌希微，大道资始，炉锤万物，不有刊勒，其可已乎。侍中、江国公陈叔达，朝宗羽仪，词才冠秀，奋兹洪笔，为制嘉铭。其辞曰：

眇矣灵化，玄哉妙门，飞形九府，练气三元，黄庭秘箓，金格微言，玉京留记，金灶还魂，扬尘东海，问道西昆。物色函关，存容清庙，建标伊始，层坛云峭，绮井虹伸，风窗电笑，玄都正律，帝台仙召，挹髓扪星，餐霞引照，豁朗至③象，无名至要，高厢久县，清泉余瘵，宅心胜侣，游息众妙，绝壁微微，潈流丹窍，鞠草如结，周廛是笑，圣道将弘，重光显曜。明明我后，积德累功，陶埏宇县，叱咤雷风，膺籍太室，礼盛酆宫，时乘正位，道配玄穹，四维载仰，百世斯隆，有截于外，无思自东，祥符浃远，瑞采澄空，百神咸秩，千龄是崇。宗玄壮观，诏跸䗇庄；云行辇道，吹发山梁，飞文叶玉，接礼神皇，五旌回首，六辔齐骧，宸仪展敬，享福无疆，巍然高碣，播此遗芳。武德九年　二月十五日建。

中统玄黓阉茂之岁，以楼观重建，规摹一新。惟宗圣古碑，历年旷远，字画晦浅，因命工镌剔，垂示无穷。宫主成志远谨识。⑤

（碑侧题名）

盟津白彝钦自上清醮罢，由此穷南山之胜而西还凤鸣，时熙宁乙卯腊月中澣圣美题，琳、瑛、珪、瑚从行。

行部燕山张秀华德秀拉乡旧张用古守道暨邑令大献元伯河阳李绍庭彦直、终南于冉子贤仝来，兴定五年中秋日题。

濩泽吴芝寿夫，郤阳李绍庭彦直，晋安李英子才，正大闰八月中旬同来，前令石抹绍先预游。

（艺拓、《萃编》卷四一及《古楼观集》卷上）

①《弇州山人续稿》：观以祀文始真人尹喜者。神莲会牵其他，用希焉，故其徒相与侈大之。其文辞

稍雅净，而隶古亦道婉可爱，疑即询笔也。考本传，询官位正合，叔达以黄门侍郎判纳言事，而云侍中，盖武德三年改纳言仍为侍中耳。宰相表，则叔达以二年正兼纳言，九年十月坐事罢，而传遗之，当以此碑为定。

《来斋金石刻考略》：宗圣观，唐奉老子为远祖，故神其说，谓尹文操游太白山，睹异象，立坛而祀之，老子降于坛间。不经实甚。《华阳录记》云：秦始皇好神仙，于尹先生楼南立老子祠，此祀老子之始。晋元康中，重更修葺，莳木万株，连亘七里，给户三百，供洒扫。按尹先生相传为老子之师，著尹真人经者。有紫云楼，在盩厔县东三十里，尹先生结草为楼，望紫气西迈处，今名楼观是也。晋惠帝时重修，唐高祖武德改为宗圣观。苏东坡通判凤翔来游诗："古观正依林麓断，居民来说水泉甘，乱溪赴渭争趋北，飞鸟迎山不复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蚕，女师岂解言符命，山鬼如何说老聃。"刻于碑侧，子由亦有和诗。

《金石萃编》卷四一：《新唐书·欧阳询传》：询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即位，累擢给事中，不言骑都尉。又《陈叔达传》，叔达为陈宣帝子，高祖武德初授黄门侍郎，判纳言，封江国公。不言侍中者，纳言即侍中，而骑都尉则传所略也。《太平寰宇记》云：楼观在盩厔县东三十二里，晋惠帝时置，其地旧有尹先生楼，因名楼观，唐武德初改名宗圣观。碑但云"晋宋谒版，于今尚存，"而于惠帝之始置略焉。碑云："武德七年，岁惟作噩，月在黄钟，六辔齐镳，百辟咸从，亲幸观所，谒拜尊仪"，《尔雅》太岁在酉曰作噩，《史记》曰作鄂。武德七年为甲申岁，从《尔雅》则曰涒滩，从《史记》则曰赤奋若，不知碑何以云"岁惟作噩"也。黄钟为十一月律，《唐书·高祖纪》，七年十月丙子谒楼观老子祠，是高祖之谒楼观，实是七年，非八年乙酉，且是十月，非十一月。碑与史互有异同者如此。是时已改宗圣观，额纪犹称楼，故至今土人有楼观之称也。

②超案："延"，《古楼观集》作"子玄"。

③超案："朗至"，《古楼观集》作"虚妄"。

④超案："九年"，《古楼观集》作"八年"。

⑤超案：此两行小字，为元时刻。

敕建乌石观碑记

陈宗裕

乌石峰丹泉观，乃何太守讳志远祖宅故基，距宅后数百步来脉山腰右畔处，古仙客结有庐庵一所。方士之耽幽揽胜者，往往栖迹其间，名曰黄峰山居。晋永嘉中，旌阳令许逊字敬之者，去职归真，亦自庐庵居止，日游于何远公故宅处，揽其胜境，左有药水灵泉，右有丹崖翠壁，前有幽竹森罗，后有苍松挺秀，且轻烟散彩，薄雾呈祥，山鸟朝歌，渔灯夜灿。诗曰："偶来奇绝处，倏忽悟元关，药水龙沙近，丹崖咫尺间。图分八卦定，炉成九转还，远翁相慨赐，逍遥非等闲"。不数日，许君拜候远翁，欲慕其故居山园。远翁慨然允曰："仆亦乏嗣，日后可付栖神"。许君遂改迁茇庐，于其处烧丹炼汞。至宁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午时，许公举家拔宅仙去。南宋永初中，徒裔万太元号石泉者，分宁人也，复寻故居，结庐居之，遂开缘募化十方，始构巍殿三重，塑绘许公圣像，尸位其中。首枕岐峰之巅，帘卷西山之雨，狮沙左抱，象岬右缠。元徽中，石泉年九十零，日治其殿庑遗址，合其生旺归垣，语人曰："吾法嗣后代，必有大兴于此者"。翁年百有三岁，复隐匡庐，传弟子许上期号中山。中山弟子张开先，奇才茂著，颖悟不凡，炼生五脏，锦绣六腑，缵述许祖遗传，操炼金丹符秘，上能轰雷致雨，下能治病驱邪。于我朝贞观中，盛夏之时，洪州数月不雨，高阜者有力无施，魃鬼

肆殃，低洼者掘井莫救，蝗虫损耗。当事彷徨，人民憔悴，各宪台焦劳无计，出示晓谕，遍请元流法士，期求未效。一日，张开先晬诵皇经，顿然神倦，隐几而卧，见一道者元冠羽服，挥麈而言曰："开先开先，豫章人民难星将满，尔道当兴，速宜出救，谨听吾言。"醒觉是梦，曰：此许祖指示吾当出救。次早负剑往省，洁斋登坛，书符咒水，不三日轰雷掣电，骤雨倾盆，蝗蝻尽殒，苗乃浡兴。属官申帝，召入对，从容便殿，语及前事，圣皇大喜，敕赐紫垣洞天仙侣，掌阴阳法教都纪之职，敕建许祖旌阳宝殿，崇高三丈六尺，广六丈，深四丈，其后三清殿高四丈，广深俱同前殿。规模于贞观己丑四月己巳，落成是岁八月庚午。塑像阅三载，黝垩绘饰咸备，题其额曰"旌阳宝殿洞青天宫"。余奉诏督造，工成，开先请余文以记之，彼朴记之也，余观其地，奇绝胜幽，丛翠罗列，岿然伟拔，仙迹非虚。太元启之于前，开先继之于后，若非仙迹绵衍，神灵协相，其何能复振之于今日，以植元教于万年，阐宗风于奕世乎！庸书以为记。

（《全唐文》卷一六二）

西山观造象题记

共九段，在绵州城西八里。

文绍胤题记

贞观八年四月八日，文绍胤夫为存亡二世敬造天尊象一龛供养。

弟子□□题记

乾封三年十二弟子□□存天尊供养□□三人女□□□

邓阿姐题记

咸亨元年太岁庚午，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并及男女妻母，邓阿姐敬造天尊一龛供养。

咸亨元年十一月廿二日。

任智斌题记

上元二年□月二日，道□任智斌奉为亡父任士□、亡师任士銮敬造天尊、老君二身供养。

文□□题记

至德二年太岁己卯，[①]三月八日，三洞弟子文□□敬造天尊像一龛供养。

孙季良等题记

孙季良　景公□　张法振（以下四行人名略）

□□兴　张南□　景公道　文行真　上座何重泛　录事张□筒　□□□
□□观押观孙□□　同邑道士孙灵晉　李天岑　张太仙　严道□
咸通七年岁次丙戌，更镌此功德已，　□□岁在□□三月廿五日庆毕（下缺）
□□□□□遂结一社□玉玄观立于廿年春初□□□答众圣之恩（下缺）
大中七年癸酉岁因（下缺）果蒙灵（下缺）

三洞道士孙灵讽题记

三洞真一道士孙灵讽，当州紫极宫焚献兼神仙云（下缺）一坛，各愿合平安，永为供养。（下缺）声犹如独□，愿结一社，用答恩，敬造天尊、老君一铺。以咸通拾贰年岁次辛□三月十一日修黄箓斋□中三夜表庆毕。

专主社务兼书人景好古
三洞真一道士孙灵讽
洞玄道士张（下缺）

□□参军题记

□□参军□□□□因有□□投□□□心为□□□死及（下缺）

三洞道士蒲冲虚等题记②

紫虚宫三洞道士蒲冲虚
检校本观主三洞道士陈（下缺）
□师高玄道士张太极
检校本观主三洞道士雍行敷
上座骑都尉陈仁智
兵部品子王承家
骑尉王仁行　骑都尉严贺信
录事张大眼（以下人名不录）

（艺拓、《金石苑》卷二、《八琼》卷五九）

①超案：至德二年为丁酉，非己卯。
②超案：此段共有三十四人题名，拓片为零碎之小段。

祁观天尊碑①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八寸，二十行，行三十六字，正书。篆额题“天尊之碑”。在阆喜东五十里观底村。

维大唐贞观八年岁次甲午九月庚午朔二日辛未祁观元始天尊素象之碑

窃以珠星戢曜，方觉日月为明；钟鼓蔽音，始寤雷霆为大；未凭骥足，莫见千里之驰；不逐鹏翻，安知九万之势。况复覆天载地，苞括无穷，琼田玄圃之奇，玉液金浆之异。至如柱

折西北，维缺东南，垂历象于天阙，烈成形于地分，风驱雷震，山峙川流，载荷吹嘘之功，实籍财成之力，千品万类，尽妙穷机，极目而观，孰非感道。吐玄微之深趣，引消息之幽灵，表关蕳于冲虚，起牧衡于无欲，汉君谒于河上，轩帝就于崆峒，是知古先哲□，禀而成化。自淳风渐歇，浇政始兴，分别念生，众恶对起。清流既隔，□用沈沦，上圣爰生，应时救物。结□大梵之气，是曰□形天尊，位居始青之中，亦为元始之称。□劫轮化，帝立象存，威摄万□，□超三景，始化浮黎之国，终于宛利之城，辟众妙之门，驾法桥之路，惊川不息，骏隙难留，恐青录之无□，编墨书而先记。然则欲拔幽魂，当依大道，将求度世，必资上圣。于是太上道民大宗子县中正祁文才、宗老祁则合宗等，盖承帝尧之裔，殷使持节镇西大将军祁山君永之后，晋大夫、周阳侯奚之胤，魏使持节秦州刺史、河南尹、吏部尚书司徒太尉公儁之孙也。钟鼎之重，灵岳无以并其高，轩盖之荣，德水不足方其远。加以令闻令望，如璧如珪，海内仰其嘉声，当土钦其风轨。有隋开皇修营灵观，真台仙阁，上入云霞，月殿日宫，高排星汉。久阙真容，靡得申其如在，倾心竭产，敬造元始天尊素像一区，真人、玉童、天丁、狮子、地祇之载香山，而皆左右相对。金容既饰，如放身中之光，慧眼已开，似笑福堂之国。灵仪胜业，虽无勒于景钟，敢树丰碑，传之于后叶。冀等丘曾题石，度三劫而恒存，王母记空，自一书而永住。其词曰：

混元分淬，清浊斯开，列其九气，乃具三才，有身有我，为患为灾，善恶同趣，福祸俱来。（其一）上圣下应，发乎始青，历劫常起，改号存形，变化方便，大拯群生，万帝齐驾，五老咸迎。（其二）唯君先叶，发系陶唐，钟鼎相袭，福庆绵长，松贞玉润，桂馥兰芳，既美且喆，邦家之光。（其三）神容伊伊，灵宇峨峨，澄潭皦镜，垂石巅陁，□官乍举，羽客时过，普沾无极，俱超大罗。（其四）

（湖拓、《山右》卷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四，碑在闻喜县东五十里观底村景云观，文骈丽，书作北魏体，无撰书人姓名。文内祁文才称太上道民。太上者，《真诰》太上高圣玉晨大道君也，乃上清真人，为老子之师。或云即老子，非也。道民之称，亦犹奉释教者称佛弟子，《谢太傅帖》已见之。黄山谷言宋石奉五斗米道者，此奉太上，同为道家者流，故亦称道民。所叙祁氏渊源，称为尧后，以尧为伊祁氏故然。

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

观夫天德惟溥，亭育肇其不差，人灵本智，闻见资其愈甚。是以役成则百□不绝，事逸则万物皆勤，莫不鼎饫黄金，尊崇居处，□□□□资养性灵，青襟渐于履舄，白首咸于素岳。但畏途捷径，岂所般游，凤叶寒萎，忘其飘践。假使维楫挂席，终逾宝岸，县车策马，讵越崇山，□□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至人应世，为而不处，拯手濡足，拯溺救焚，涤其含垢之性，复其既迷之辙，立关键，树堤坊，般慈舟于罕济之川，明慧炬于未昕之夕。当其虚往，处以真知，被薜纫兰，吞虹噬月，践赤墀而弘众妙，排翠扆而播玄风，蹑牧台之旧踪，袭□山之遗轨，胜业与鳌峰并峻，睿泽共鲲海同流，理绝名言，事忘称谓，可久可大，猗欤伟欤！法主姓

王，讳远知，字广德，琅琊临沂人也。眇迹周□，□袭于上宾之胄，非同薛族，托□于平舆之门。垂密云而洒润，御长风而纵响，道无常器，应有常伦，故得幽贶郁其枝条，潜祉被其遐构，则有叶县奇踪，雷门逸响，□□阅世，伯喈珍其异□，□信遁时，威明贵其缝掖。故乃百川紛凑，沧溟浸无涯之广，累石不穷，惟岳至极天之峻。法主大父景贤，梁征北将军、江州刺史。考昙选，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轻车将军，陈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户，鼓吹一部，班剑二十人，衮华载郁，台扃启曜，动成仪表，肃以具瞻。法主镇五石于生宫，韫三田于命府，降灵以资妙气，受炼而浴兰池，□□漱其芳津，二仪赋其纯□，望德门而直指，睠华宗而诞曜。母氏济阳丁夫人，阴祇降嫔，柔德垂美，夙有神明之契，先禀祯祥之符。尝因昼寝，梦身为飞凤所集，既寤，见赤光贯乳，遂感而娠。七日便啼声闻于外，才经少选而载□焉。昔浩灵受锡，仰神嗣于妃瑛，柱史流沙，托日精于玄妙，叶符玄庆，高腾圣迹，复乃流光外朗，豫显火传之教，希声内发，先闻导俗之音。既而圣纵自天，禀至知于弱植，道□□□，备□□于曩往，孝友冥至，就养无方，业隆龄蛊，情忘健羡，加以俯同学敩，尽锐坟典，三易述其殷周，四诗传其邹鲁，著康成之韦简，听季长之丝竹，翻藻三古，琴瑟百家，玉书见重，金籯取贵，明镫县镜，照夺清溜。乃深弃俗缠，早生厌离，寂寥爱网，牢落尘情，望玄关而一息，傃苍云而长往。时有国师宗道先生，识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风黄道，作训紫宸，九重致礼，百工兴敬，摄斋摄履，妙简英奇。法主以体二沐玄风，知十升堂奥，握照庑于荆蓝之下，抱烛乘于随合之滨，宅空成性，智之所渐，沿无致学，惟几必彰，理诣希微，忘所言而知道，情遗径廷，就日损以为德。爰在冠年，虔修上法，乃有族云浮紫，群鹤呈素，晻暧高垂，徘徊适属，关尹候气，讵可参衡，晋野挥弦，曾何扶毂，斯盖玄心广运，远结冥祥，故能幽贶不言，嘉瑞爰发。法主顾众芳以指信，因群灵以撼抱，内战斯止，道胜则肥，去有欲之靡，息多闻之智，六经三史，缥帙缃囊，昔所研味，并皆弃绝。物色真应，耽尚玄虚，吐纳六宫，去来三景，峻巢由之节，励夷皓之行，便即辟谷休粮，唯资松水，六尘不染，智照杜其氛埃，五味性空，慧口绝其甘旨。遂乃避声于衔枚之路，灭影于至阴之域。茅山华阳，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也，峰秀龙文之鼎，水叶凤门之泉，仰三山以交真，思五便而竚圣，乃抗表阙廷，愿归岩谷。黄门侍郎贺彻，奉宣中旨，继是山栖，所须并令官给。既而雅志获从，幽襟独往，高蹈俗外，举手时人，群公祖道，衣裾聚观。法主投簪有所，终焉是托，润淹草树，光溢林泉，拂云径以展足，援乔枝以移视，虽复金镈和鼓，独韵新声，玉琯调时，偏谐雅气，与夫道风遐畅，远秀松筠之表，胜趣挺生，孤映烟霄之外，安可乱其清越，革我寒暄，故以仙伯嗟其格高，云将谈其气远。仍值旗盖南歇，礼乐西归，法主养粹中岩，不染氛秽。隋开皇十二年，晋王分陕维扬，尊崇至教，钦味夙范，具礼招迎。辞不获免，出自山谷。长吏王子相承候动止，谘议顾言，每申谈对，法主豪墨所至，必罄今古，辞义所该，殆无遗逸。幽尚有本，固请还山，晋王重违所守，遣使将送，遂投于天宙背岭，凿崖考室，卷晦声迹，才可修行。十三年正月七日夜，端坐精思，仿佛朱衣羽人握节而进，谓法主曰："轴隐川藏，事由独善，寓形寰宇，宜弘利益，重官品藻，以卿开教一方，可宜扬法味，开度后学"。既受兹灵诰，始有应物之心焉。于是澄止水于众象，竦贞松于群望，广运玄机，盛谈名理，重关复奥，故以启其幽深，六瑚四琏，曾不矜其器用，山门著录，三千许人，并立精舍，实为壮丽。十九年，敕使郑子腾送书询问，钦尚殷勤，诚深下挚。大业七年，炀帝遣散骑员外郎崔凤贵敕书迎请，见于涿郡之临朔宫。帝乃叹曰："朕昔在扬州，师已素发，今兹重睹，更有童颜。岂非道園

存焉，养之得理者。”六军返旆，息驾洛阳，奉敕于中岳修斋仪。而炎德遂卑，忠良解体，搀抢远烛，梧择旁流，沉马谬三十之占，胶船无五反之慎，苍生涂炭，天命有归。大唐景运龙兴，玄象斯构，皇上继明理物，光宅黔元，叁天二地，经文纬武，神谋广略，道属云雷，曦晷曜于已晦，缀参辰于将落，毁隅具固，□□廓清，复修衽席，还为俎豆。非夫唐风惟大，大章可以作歌，轩德如云，云门所以流咏，其孰能至于此乎？故使天成地平，其武功也如彼，戢戈归兽，其文德也如此，谅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踏东户而穆南风，瑞发云星，祥应颖粟，澧泉献醴，茂棘垂柔，神篚卫厨，芳黄翊砌，巍巍荡荡，未有若斯之盛者欤。犹复降情动虑，旰食已勤，克己思治，宵衣弥笃，仁高穹昊，泽漏重泉。于是嗣兴至教，尚想玄极，在昔藩朝，频经降问。法主卷怀处世，三变市朝，语默人间，一逢有道，既遇龙田；方知必举之翼，将攀凤羽，故审扶摇之势，以兹先觉，曲招恩礼，屡有陈闻，乞还江外，乃诏洛州资给人船，并施法服，敕润州于旧山造观一所，赐田度道士七七人以为侍者。贞观九年四月至山，敕文遣太史令薛颐、校书郎张道本、太子左内率长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镇彩、金龙、玉璧于观所，为国祈恩，复遣朝散郎萧文远赍玺书慰问，并赐衲帔、几杖等。皇太子以其年六月，又遣将仕郎张万迪送香油、龙璧，供山中法事。敕又遣桓法嗣送香，八月十三日至观，法主沉吟久之，方遣恭受，谓弟子曰："此香何能烧尽，可分四近诸观，广供斋讲，冀能感彻"。十四日午时，适因睡寤，喜形于色。侍者在旁，谘问所以，答曰："吾向暂游洞宫，仙官见报，欲以疲朽，补为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五日，沐浴冠带，焚香正坐，集诸弟子，述圣朝立观之由，励学人策勤之志。十六日旦，忽闻异香入室，鸟兽哀嗥，顾谓侍者曰："日时早晚？"曰："辰时。"乃应曰："好！"即转身平卧，自正衣冠，九易之形，一朝解束，春秋一百二十有六岁。肢体柔软，颜色不变。停殡旬余，倍胜常日。州遣行参军马君伟讣山吊祭，并以状奏闻。越二十八日，以符竹托祔定录神山之右。夫剑解之道，皎昧难知，至于刊名伯札，勒功仙品，青铣成文，召帝晨之旨，紫玉为简，锡太元之命，建图独立，总要群灵，若得之于千载，犹逢之于万劫，自许、葛以来，未之有也。初，法主从容谓所亲曰："国家为吾造观，恩德极重，自惟征应，恐不见其成。"至是时也，斧斤始就。前刺史辛君昌与五县官人，爰集山所，定方准极，八桂运于瑶阜，五杏伐于缃林，堑荆峰而求宝玉，决河宫而取珠贝，郢人负其涂器，般匠献其奇斤，百姓子来，四方悦服，□非若堵，缅动如云，商略云崖，考量泉石，乃于积金洞门之右，太元降真之地，其山则峰岫开天，逼乾行之峻，溪谷括地，穷艮象之深，滴沥县流，因风振响，葳蕤乔木，承云聚翠。于是式章大壮，建其精宇，据修原而却指，陪秀岭以斜列，飞陛排云，危墉列汉，构玄栌以缪辖，累丹栱以崔嵬，俨香阁于烟空，郁珍台于倒景，乌容拂晓，假道璇题之间，兔色分宵，晦影绮疏之侧，埃壒灭而瑶甍远，寒暑隔而宝殿深，绮霞共藻棁争辉，清风与琅玕竞响，披轩迥眺，郁郁之千岩不穷，凿牖俯临，苍苍之万壑同色，螭龙鳞甲，动青玉之镫，云雾光芒，列赤瑶之案，鹂□九色，杂流苏而回卷，华牖百戏，拂藻井而斜萦，霜钟韵凫氏之音，仙盖尽轮人之妙，列邛佺于东序，憩羽客于南荣，檐度玄霜，庭凝绛雪。昔汉宗万乘，玄宫才峙于豫章，齐侯九合，正寝止闻于拱柏，未若纶诰爰发，雕砻胜地，玄都万雉，植立天窗之间，萧台九层，辉耀洞天之表。故以一磬昆墟，中贫海渎，又于内殿奉为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躯，二真夹侍。拟香园之妙，写空歌之仪，遐迩归依，人天赞仰，法轮常转，洪恩不替。州伯武陟公李使君讳厚德，真人胄裔，衣冠旧绪，天潢分其远派，帝圃竦其旁枝。政修化穆，途谣里颂，崇信法门，义不忘本。弟子陈羽，弱年服道，暮齿不疲，禀洞神

之言，得人微之致、平昔应征，已当付嘱，今兹综理，复隆堂构。弟子王轨，夙挺机缘，幼恭德宇，钻仰闻于奥宝，举措纲于循常，清言余论，演畅有归。羽等乃与远近同门道俗耆旧，以为日月回薄，总盈缩之期，春秋递代，运盛衰之道，实宜腾芳垂茂，远播清尘。但韦编既绝，宣尼深易道之叹，简书湮落，束晳补由庚之辞。是用树彼高垣，题其琬石，立言纪事，传诸不朽。上愿皇图定七百之基，符千载之运，同玉京而等固，与金阙而俱遥。敢述徽猷，乃为铭曰：

生灵蠢蠢，世界悠悠，吉凶并骛，爱恶相谋。如彼舜华，望暑不留，如彼蟪菌，弃朔无秋。至人显用，夙膺玄箓，胜己克勤，导扬斯属。非相游道，无言匡俗，物有可甄，宁惮濡足。几探其妙，鉴献其明，炼微毓德，凝玄肆情。才高楚泽，价重秦城，义堂纵辩，文路蜚英。迹沦清嶂，声远丹屏，蹈礼河滨，当仁茨岭，师臣是属，如纶攸聘，爰召瓌材，构兹严整。伟哉敞迥，壮矣凌虚，仪刑玄圃，辉映方诸，栱垂叠璧，甍间联珠，岂晓仙阜，熇熇神居。迷□香阶，合昏奇树，扰鹿遥集，驯鲵迥赴，入岁招□，骑箕引傅，蔽亏日月，杳冥云雾。化周道息，静鉴潜神，鸾旗宛宛，象罽鳞鳞，乘飚叔茂，祈理玄宾，永言终古，无绝清尘。

和州司户参军楚城丰城二县丞包绍，门挺基绪，夙业超举，连延从职，已隔流辈，况在学优，弥绝尘累，玄构绳墨，仍参撰度，预有贤劳，是宜刊记。

希玄观三洞弟子江旻撰

贞观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立石

（《茅山志》卷二二）

王法师神道阙①

拓本高一尺四寸，广一尺八寸，左行，四行，行四字，正书。在句容。

唐故国师太平观王法主师之神道

（艺拓、《江苏》卷四）

①《续纂江宁府志》：文逆读，此西阙也。句容尚兆山访得之。《集古录》目有太平观主王远知碑，又有王知远居碑。知远乃远知之误。据《茅山志》，远知化于贞观九年八月。志云：时称王法主。与阙文合。

至德观法主孟静素碑①

装本，高广分行无考。

唐京师至德观法主孟法师碑铭

观夫太阳始旦，指崦嵫其若驰，巨川分流，赴渤澥而不息，是以至人无已，先天地而御六气，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遗万物。与夫齐鲁缙绅，束名教于俄景，汉魏豪杰，殉荣利于穷涂，何异乎蜉蝣生于崇朝，争长于龟鹤，秋毫出于未兆，计大于昆阆者哉。若乃缑山龙驾，传神丹之秘决，秦都凤祠，流洞箫之妙响，用能延颓年于昧谷，振朽骨于玄庐，白玉之

简，析西王而可值，青云之衣，师东陵而易裘，岂非度世之宝术，登遐之妙道焉。法师俗姓孟氏，讳静素，江夏安陆人也。其先从里成仁，继迹于孔墨，冬筍表德，齐声于曾闵。是以贻则当世，锡类后昆。轩冕之盛，既富于天爵，贤明之质，独表于仙才，固以轶仲弓之弈叶，迈阳元之余庆者矣。法师禀两仪之灵和，体五常之休德，崇兰散馥，擢萧艾于芳春，朗月扬晖，荡云雾于清夜，盈尺之宝出郢郢而连城，径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岂惟杨号异才，驰声益部，曾称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誓刍豢于穅秕，心系烟霞，方绮罗于桎梏。既而初笄云毕，追吉有典，懿戚托继世之援，慈亲割相离之情，千金南陈，百两将戒，法师凌霜之操，必守节于玄冬，匪石之诚，誓捐生于白刃。素概难夺，嘉礼遂寝，乃脱屣通德之门，绝景集灵之馆，虔修经戒，长甘蔬菲，漱元气于停午，思轻举于中夜。若夫金简玉字之余论，玄牝道枢之妙旨，三皇内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条贯，犹登山而小鲁，践其户庭，若披云而见日，允所谓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随高祖文皇帝闻风而悦，征赴京师，亦既来仪，居于至德之观，公卿虚己，士女翘心。于是高视神州，广开众妙，悬明镜于讲肆，陈鸿钟于灵坛，著录之侣，升堂者比迹，问道之客，及门者成群，虽列星之仰天津，众山之宗地轴，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圣缔基，功踰覆载，皇上以钦明纂历，道冠牺农，崇三清以纬民，怀九仙而济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师维持科戒，弘宣经典，时历夷险，怀赵璧而无玷，年殊盛衰，鼓吴涛而不竭，迹均有待，心叶无为，循大小于天倪，既齐椿菌，忘寿夭于物化，宁辨彭殇。而灵气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驾白龙而不反，玉棺遽掩，望青鸟之来翔，以贞观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遗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颜色如生，举体柔弱，斯盖仙经所谓尸解者也。冕旒惜道门之梁坏，缙绅悼人师之云亡，固以恩侔彻乐，悲踰辍相，有敕赐以殚礼，资给葬事，并加隆焉。弟子陈光等，义结在三，名高入室，对衣履而增绝，瞻风玄而永慕，思欲寄铭赞以叙思，勒琬琰以纪德，俾夫成银之室，神变久而若存，遗履之地，灵迹垂于不朽。其词曰：

西秦箫响，东陵圣迹，鹤举玉京，云开金液，飞廉先路，句芒奉璧，形表丹青，声流金石。玄风谁纂，允属贤明，翟衣绝志，鹤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迹长生，三山可陟，九转方成。灵化人间，高羽翔霄，白蜺拥盖，青虬夹毂，丹灶留烟，仙坛余竹，贻则终古，永[illegible]兰菊。

贞观十六年五月戊午造

中书侍郎江陵县开国子岑文本作文

谏议大夫褚遂良书　万文韶刻字

（《续编》卷四）

①《金石续编》卷四，按女道士至德观主《孟法师碑》，见《金石录》，今佚。所见装本，皆近人摹刻，而岑文褚书，尚可考证。法师贞观十二年九十有七，则生于梁武帝大同三年。隋文帝为智仙抚养，崇奉神尼，故特征赴京师，居于至德之观。唐高祖、太宗复加隆礼，沿隋习也。"贻则当世"、"崇三清以纬民"，世字、民字皆不避。

洞玄弟子辨法迁造天尊象题记

碑高一尺，广五寸，四行，行八字，正书。在绵州佛祖岩。

贞观廿二年太岁戊申，四月八日，洞玄弟子辨法迁为儿敬造天尊像一龛供养。

（艺拓）

太宗赐孙真人颂

碑高五尺，广二尺五寸。颂三行，行十一字，跋十行。正书。在耀州五台山。

唐太宗赐真人颂

五泉闲客杨聪书

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跋为元人邳邦用撰，见元代部分）

（《萃编》卷四七）

褚书阴符经序

高五寸六分，广一尺四分，廿三行，行廿四字，正书。

阴符经序

（文不录，录其尾款于左）

大唐永徽五年岁次甲寅正月初五日奉旨造。

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臣褚遂良奉旨写一百廿卷。

（《八琼》卷三五）

岱岳观碑（一）

题记除两侧外，共计二十有二则。前后刻二石，石各高八尺六寸，广三尺七分，皆两面刻，其第一面作三截书，第二面作四截书，第三四两面皆作五截书。在泰安泰山老君堂内。

显庆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

（艺拓、《萃编》卷五三、《山左》卷十一）

①《金石文字记》：泰山之东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观，今存小殿三楹，土人称为老君堂。其旁有碑二，高八尺许，上施石盖，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层，每层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时建醮造像之

记。周环读之，得显庆六年一首，仪凤二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万岁通天二年一首，圣历元年一首，久视二年一首，长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龙元年一首，景龙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云二年三首，开元八年一首，大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处又有唐代人题名，书法不一。东侧面有诗一首，其下题名。西侧面题名，亦有诗一首。中二侧面皆无字。唐碑存于泰山者唯此及元宗《泰山铭》、苏颋《东封朝觐颂》，二文皆磨厓刻于山上，而此碑在山下，以小而双束，故不仆。书非名笔，故摹拓者少，而独完至今。因叹唐时六帝一后，修斋建醮，凡二十许，共此二碑，亦异乎近代之每岁一碑以劳人而夹石者矣，但不知赵德甫《金石录》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记失传者正多耳。碑下为积土所壅，予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云。碑凡大周年者天作𠑺，地作埊，人作𤯔，圣作𨲢，臣作𢘑，年作𠡦，月作𠥱，亦作囝，日作㊀，星作〇，正作𠙺，授作𥠢，初作𡔈，唯㢡字无可考，疑是应字。凡数字作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圣历年记有云："设金箓宝斋、河图大醮枽日"，枽，古七字。

《金石萃编》卷五三：郭行真称东岳先生者，道士而主东岳也，未有赐号，但谓之先生。皇帝为高宗，皇后即武后，七日行道者，谓建道场七日也。今道观法师斋醮，主法者谓之主行，即此行字。造素像者，素与塑、塑通用，此为泰山设醮之始。越六年乃有封禅之举矣。

王先生碑[①]

拓本高五尺二寸，广二尺八寸，三十八行，行六十九字，正书。

桐柏真人茅山华阳观王先生碑文并序

朝散大夫行江宁县令河南于敬之撰

琅耶王玄宗书

惟轩辕有道之君，时著顺风之美，姑射凝神之主，爰标让位之芳，斯皆远镜遗编，遐晞灵册。岂若道苞千古，业映百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化洽无为，仁涵有截，青溪之馆□□□□紫府之乡言招若士，乃下螭绂仁蜺裳，希停绛阙之游，暂辍丹田之赏，谨命终南山万福观道士鞠元敬祗召先生□□□□□□辰先生霞装奄俶，鞠法师痛徽音之永隔，收瘗松涧，弟子祁行则丁玄亮等，悲陟岵之长往，采绚芝岩，共勒丰碑，同甄盛烈。先生姓王，讳轨，字洪范，一字道模，琅耶临沂人也。耀质珠川，分枝瑶萼，姬储下凤，周书美其轻举，叶宰飞凫，刘史纪其神异，绵声远系，□□言欤。曾祖筠，梁散骑常侍、太府卿、度支尚书，文括词林，艺殚学府，既飞华于楚塞，诚育德于□□。大父铦，梁简文太子洗马、招远将军，洎陈太中正、光禄大夫，晨趋鹤禁，夕侍龙楼，出入两朝，声遒缨侣，从容二代，誉掩珩流。父瑜，陈著作佐郎，鄱阳国常侍，蓬岍含章，乍增辉于兰阁，梧宫载笔，时扬翮于桂山，抽簪陪置醴之宾，偶乘篚脂车之彦，竭诚以奉上，鸣谦以接下，常歇生忘之寓，乃秀行亡之胤。先生养质鲲波，终搏鹏羽，遣之又遣，玄之又玄，志合天倪，情含地籁，施妍孅丑，泯之而为一，挺横槛从，混之而无二。年甫八岁，早丧所天，痛彼髫年，志符曾孝，哀斯卯日，性掩柴仁。属陈运告终，人神靡托，玉炎钟岫，芝焚楚郊，万始之□，□落背飞之泪，三荆之树，唯下分条之叶，泽流不定，蓬转无依。赖乎祖父故人，携养寄诸包氏，一经鞠庑，五载方离。先生业契自然，道通悬解，贞心邃质，有符天纵，蕴灵和

之茂范，流太虚之芳润，弱龄去俗，高步归真。太平观法主王远知，践三清之隩隅，游六学之津要，翘心丹诀，警虑玄波，既毁网于迷途，乃传灯于暗室，清规素论，一代伟人。先生遂顿辔玄门，思弘妙旨，仍随法主，卜居茅谷，为香瓶弟子一十六年，夜寝夙兴，勤劳匪懈。晨供沆瀣，夕进流霞，服义忘疲，依仁无斁。想朱宫而思圣，怀紫素以寻真，浪情泉石，披襟兰杜，抗巢由而狎鸟，瞻庄惠以观鱼。每至风靓春山，月华秋水，猿啼危峤，虎啸幽溪，未尝不警思缘情，抽毫写虑。先生爰及冠年，虔受经法，养谷神于玄牝，游浩气于黄庭。初在法主座下听老子西升灵宝南华真人论，退席之际，即为人讲说。五行俱览，一字无遗，辩若建瓴，词同炙輠。法主叹而言曰："吾道东矣，何独康成"。洎随氏握图，物色岩穴，旁求俊异，旌贲英翘。王法主美孕三仙，芳逾七圣，爰降丝涣，追赴东都。先生此辰，从游京洛，朝陪琐闼，夕侍铜池，出入两宫，声华四部。若匪体符真智，志叶虚舟，岂可应彼弓旌，允兹纶召。当时奉敕，玉清玄坛行道，丰厨厚膳，既馔玉而浆金，供帐芳华，乃铺霞而藉锦。随后主薄伐玄兔，先生扈从黄龙，车驾凯旋，陪还洛邑。大业十一年，有诏特委先生于河南廿四郡博访缁素，有道术异能，杂技德行，讲说灼然，堪供养者，及精通兵法②之徒，并具状追送驾所。以兹衔命，言归旧庐。俄而炎运道销，苍灵失驭，黄巾赤眉之侣，蚁聚挺妖，绿林青犊之俦，蠭飞肆蚕，关河路绝，因即避乱名山，遂历天台、赤城、四明、桐柏、金庭、荟隩、缙云、若邪。悟一息之难追，知百年之易往，乃随时石室，或逆旅曲枝，折桂纫兰，漱流自乐。日月居诸，复淹十载，而黔黎涂炭，县命有归。我大唐凤举晋阳，龙兴渭涘，扫搀抢以居南面，除猰貐以正北辰，御极紫微，负图黄屋，静稽天之大浸，灭炎昆之燎火，包日月以为扃牖，苑溟渤而作池隍，列圭璧于长安，大礼仪天地之轨，陈簨虡于清庙，大乐节天地之音。先生既属文明，遂动思归之引，整虬驭，振蜺裳，背天台，还地肺，入轘辕而迎法驾，游郏鄏而谒真人。太宗文皇帝游心寥廓之津，开玉京于碧落，凝神杳冥之境，敞金阙于绛宫。叡哲于是照临，至圣以之绵邈，而亭毒之私弘远，然随迎之道未臻，遇崆山之顺风，仰濑乡之微旨。于时法主尚承恩梓泽，未果宫之栖泝，故遣法师，先还修葺许陶遗址。此观梁武皇帝于许真人旧宅为陶隐居建立，号曰朱阳。皇明启运，更以华阳为目。案真诰云：华阳，第八洞天之名也。其山则崇岩隐天，入云途而上竦，盘基括地，带风溪而旁属。东连林屋，飞九转而游仙，南控罗浮，开五便而纳圣，西通峨峤，远瞩犀津，北拒岱宗，遥翻鹤驾，固灵祇之窟宅，诚羽客之留连者也。而旧基夷漫，余迹沦芜，先生更剪棘开场，肇兹崇构。敬造正殿，三间两庑，并及讲堂、坛靖、房宇、门廊，飞桂栋于烟霄，则蹋然云布，架梅梁于霄路，则赫尔霞舒，虬檐轩举，征鹏度而嘹唳，凤甍孤峻，贺雀仰而联翩，岂止蝉羽生风，胡人竦貌而已。抑灵光之易挨，何景福之难俦者欤。又于殿内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躯，光趺丈八，⑦左右真人夹侍，神仪肃穆，法相希微，图面影于月玄，写豪精于日亮，柱光双彩，表瑞金经，掌耀十文，摛祥玉札，遂使天花圣妓，睎菌阁而来仪，羽旆云轺，眺蕙楼而戾止。先生于是排翠扆而扇玄风，游赤墀而宣众妙，运慈舟而济有待，扬智炬以照无明，惠泽与鲸壑同深，胜躅娲龟峰比峻，大哉美矣，信无德而称焉。法师往于名山福地，感遇真经，晚居华阳，又摸写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图秘宝，并竭钟卫之楷模，尽张锺之剞劂，缄封静室，永镇山门。先生自幼及长，恒味松术，平生高讲传授，所有儭施，并入功德，赒救贫无。乾封二年，岁在丁卯，十一月丁巳朔旦，朝礼毕，乃顾命门人曰："吾昨五更，仿佛梦中，见有三人，羽衣严整，手执简箓，进于房内，告云华阳天宫，素已品藻，用师为神仙万人主者，兼知领校省官。且法师才

德清高，宜居此任，今重奉命邀迎，请当行矣。吾昔在桐栢山中，已感斯梦，辞不获免，须应此召。”遂戒勗门人，示以修道要诀，经书法事，各有付嘱。其月八日，频索香汤沐浴，改易冠带，更服新衣。九日寅时，异香入室，整褐端笏，奄从解化，春秋八十有八。粤十七日癸酉，以符竹托祔于华阳观南、雷平山西、陶贞白墓右。悲夫！重惟先生，德叶二仪，情苞六气，生而岐嶷，长符规矩，黄中表称，丹穴凝姿，白凤游毫，掞华文于翰苑，碧鸡飞辩，析妙理于谈丛。体共神俱，性与道合，皎贞心于松路，栖苦行于云衢。固乃鹏鹖齐区，彭殇一致，西山五色，空想仙童，淮南八公，徒闻鸿烈。弟子戴慧恭、包方广、吴德伟、王元晔等千有余人，并价逸楚林，声超稽箭，承音阙里，伏道缁闱，皆痛甚摧梁，悲逾临谷，挹金华而结欷，寻玉轮而增欷，日月逝矣而清猷尚存，见课摛文，乃为铭曰：

至人无待，上德难名，心凝金灶，神游玉清，抟风鹏羽，激水鲲瀛，青溪孕实，碧落飞声。(其一)质茂松筠，气芳兰芷，性同濠上，情符阙里，爽节川渟，高峰岳峙，徘徊林壑，放旷文史。(其二)玄珠已得，白云可驭，目牛无全，害马斯去，黄庭育德，紫宸钦誉，爰纡涣玺，俄悲潢絮。(其三)照雪崆峒，凝霜姑射，云虬散弭，雷軿徙迹，乍看埋剑，还睇留舄，眷言弘诱，其方孔硕。(其四)重惟芳躅，再美成功，灾炎绛阙，火燎丹宫，开榛薙草，余基永隆，虹盘凤翥，有类神工。(其五)栖谷思陶，芝田揖许，四朝榆析，三茅宴语，野调霞轩，山情月举，亭临鹤岍，池连凤渚。(其六)猗欤法侣，声道业邃，智境未穷，胜因先坠，将邻堀堆，功亏覆篑，素摽真宰，宁资美谥。(其七)倏睹龙姿，俄观蝉蜕，释谢墨阙，任□□折，于嗟应真，示同生灭，纪仙官于紫府，勒贞徽于翠碣。(其八)

(《续语堂碑录》、《江苏》卷四、《茅山志》卷二二)

①沈树镛，考刘大彬《茅山志》，唐太宗为桐柏先生敕建华阳观。天宝七年，元宗为元静先生敕改紫阳观。宋大中祥符元年，敕改玉晨观。顾华玉璘《重修玉晨观记》云：嘉靖三年，遭郁攸之厄，名碑古柏，毁断几尽，是碑之毁，疑亦在其时。世传拓本，止此一册。同治丁卯八月书。

《续语堂碑录》，按是碑载刘大彬《茅山志》，其漫漶之字，今据原书校勘。

②超案：《茅山志》“兵法”作“道法”。

③超案：《茅山志》“丈八”作“八尺”。

碧落碑①

碑高八尺一寸，广四尺三寸，二十一行，行三十二字，篆书。在绛州龙兴宫。

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哀子李训、谊、譔、谌，衔恤在疚，寘怀靡所，永言报德，思树良因，敬立大道天尊及侍真象。粤若稽古，载观遂初，真宰贞乎得一，混成表于冲用，玄之又玄，迹超言象之域，惟恍惟惚，理冥视听之端。是以峒山顺风，芳乎靡索，汾阳御辩，窅然白丧。旷矣哉，道之韫也，其寄于寥廓之场焉。至于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壶神阙，蒙谷灵游，倏忽九陔，导飞廉而从敦圄，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云气，固亦昭章逸轨，肹向孤风，淳化其醲，幽契无爽。伏以先妃，含贞载德，克懋琼仪，延庆台华，正位藩阃。动容资于典礼，发言光乎箴训。故纮綖是肃，粢盛无违，大当叶曜，中闺以睦。况倚闾分甘之泽，徙居侧两之规，义越人伦，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馆仪山，参鸿宝之灵术，楚坛鼓枻，

物微言之盛范。儒元兼洞，真俗两该，德冠母仪，事高嫔则。岂图昊天不惠，积善无征，咎罚奄钟，荼蓼俄集。训等痛缠过隙，感切风枝，泣血攀号，自期颠殒。祇奉严训，慈勉备隆，偷存视息，遄移气序，几筵寂寞，瞻望长违，创巨徙深，寄哀何地，所以贪及余漏，祈福元宗，敬写真容，庶几终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熔铸为诲盗之先，肃奉冲规，图辉贞质，睟容伊穆，元仪有炜。金真摛辉，疑金阙之易奔，琳华扬彩，若琳房之可觐，霓裳交映，欻驾斯留，帝晨饰翠云之美，香童散朱陵之馥。载雕爰敬，式展□祈，以此胜因，上资神理。伏愿栖真碧落，飞步黄庭，谒群帝于天关，携列仙于云路，融心悬解，宅美希夷，注仪郛以同焕，措乾坤而齐极，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勖，冀申乌鸟之志。孔明在鉴，匪曰道假，昌言噪闷，庶斯无拱。昔人衔哀罔极，铅椠腾声，柔纷克劭，义切张凭之诔，至德兴思，痛深陆机之赋。况清辉懋范，宛若前踪，瞻言景行，敢忘刊纪，余魂弱喘，情不逮文，谨托真献，直书心事，音仪日远，风烈空传，叨心感慕，终天何及。

咸通十一年岁次庚寅，七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郑承规奉命书。

（《萃编》卷五七，艺拓）

①《集古录跋尾》：右《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传为《碧落碑》。据李璿之以为陈惟玉书，李汉以为黄公譔书，莫知孰是。《洛中纪异》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人怪而破户，有二白鸽飞去，而篆刻宛然。此说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乃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按唐书韩王元嘉有子训、谊、譔而无谌，又有幼子讷。元嘉以则天垂拱四年见杀，在总章三年后十八年，有子讷，不足怪，而不应无谌，盖史官之阙也。

《广川书跋》：段成式谓碑有碧落字，故以名之。李肇谓碑在碧落观，故名。李汉谓终于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绛州龙兴宫考其记，知旧为碧落观，文篆文若未毕者，终非碧落字，则肇说是也。

《五总志》：唐韩王元嘉绛泽二州皆有子，黄公为妣妃荐祀，作文立石，以表孝诚，文虽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绛州者刊于天尊之背，在泽州者立于佛龛之西。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碧落碑》释文，咸通十一年郑承规所书，距造像时已二百年矣。承规书名不甚著，而楷法遒整，释文未审即出承规之手，或别有传授否，要非精研六书，博涉古今者，不能辨也。自宋以来，篆书家奉此释为金科玉律，莫敢易一字。顾宁人始纠其误者数字，然如"直书心事"句，碑本释为书，而顾谓其误，释为言，则又太不检照矣。予习是碑有年，乃觉承规所释尚有未当者，而前人皆未及举正。

《金石萃编》卷五七：按碑凡六百三十字，阙者四字，文皆古籀，不易读。咸通十一年郑承规用正书释文，刻石于旁，然后可读。然承规称奉命书，命字空一格，不知奉何人之命也。欧公既谓旧史无谌，为史官之阙，何以《新书》称元嘉六子，所叙又只五子，且既云谌上党公早卒矣，而又云谌与譔俱死，似系同为武后所害者，所未详也。两唐书传，但载元嘉母为昭仪宇文氏，而不及元嘉之妃某氏，碑又但称先妃，不详其姓。据奎坡集跋谓为房氏，因考唐书房元龄传云：贞观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乃知房氏即元龄女也。韩王以贞观十五年册妃，则训之封颍川王，当在高宗时，旧史称高祖时者亦误也。训为母造像，而云土木非可久之致，是不为雕素也，熔铸为诲盗之先，是不为范金也，肃奉冲规，图辉贞质，贞质者贞石之质，则天尊为石像也。详玩下文，有"睟容伊穆，元仪有炜，清辉懋范，宛若前踪"之语，似乎其母像亦刻石侍于天尊之侧者。自咸亨元年造像刻记，至咸通十一年释文刻石，相距二百十年，不知何以忽有此释文之刻。殆以韩王复嗣，而追崇其先祖之功德，及于遗碑，因加以释文也。有唐一代篆书碑无多，《碧落碑》尤为有名。宋初郭忠恕所以编入汗简，今取碑文与汗简参较，汗简笔法皆得籀文遗意，此碑笔画皆易以方整，全无籀文面目。

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

卢照邻

若夫三清上列瑶关，控日月之图，八洞深居贝阙，吐山河之镇，虽复扶桑大帝，传赤字于东华，安宝神君，受青符于南极，犹未能发挥不宰，复归无物之功，开凿妙门，言谢有为之业，其冯冯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万族死之而无愠，独为众化之宗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蹩躠为仁，踶跂为义，鸿胪传小儒之具，缄縢为大盗之术，尧禹生而天下火驰，姬孔出而群方鼎沸，则有氤氲祖帝，发皓鬓于东周，兆朕皇舆，飞紫云于西道，凤交开景，返徐甲之营魂，龙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气，得一吹万，有大造于苍生，把十蹈五，树灵基于宝祚，能使秦皇东指，见赤舄而长怀，汉帝北游，望青烟而下拜。于是灵山水府，俱为炼玉之场，甲第离宫，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按锦节于中都，白鹿仙人，列瑶坛于八表。乃剑门西拒，邛关南望，星桥对斗，像牛汉之秋横，月硖萦城，疑兔轮之晓落。武骑迁升之路，冠盖云飞，文翁讲肄之堂，英灵雾聚，岩开菌桂，蕴金碧之祥光，磵吐夭桃，积神仙之粹气。至真观者，隋开皇二年之所立也。寻属炀帝骄淫，蜀王奢僭，冕旒多事，有愆七圣之游，几杖不朝，未逸八仙之术。紫台初构，霜露沾衣，碧洞新开，蓬莱变海，仙居制度，与云雷而共屯，象帝威仪，将市朝而犹梗，皇家纂戎牝谷，乘大道而驱除，盘根濑乡，拥真人之阀阅。高祖以汾阳如雪，当金阙之上仙，太宗以峒山顺风，属瑶京之下视。武皇帝凝旒紫阁，悬镜丹台，运璇极而正乾坤，坐阊阳而调风雨，变铜浑于九洛，鳞羽登歌，鸣玉銮于四渎，烟霞变色。焚符破玺，更闻绳燧之初，剖斗折衡，重睹人伦之制。银书纪岱，登日观以论功，玉牒封梁，下云丘而校美，千龄胎化，申以驾羽之期，万岁岩者，献以华封之寿。耕田凿井者不知自然，鼓腹击壤者不知帝力。呜呼！岂非道风幽赞之效欤？乃回舆诏跸，亲幸谯若，奉策老君为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诸州各置观一所。于是碧楼三袭，上接虹蜺，绛阙九成，下交星雨，乘云御气，日夕于关山，荐璧投金，岁时于岳渎。此观地当极要，任切会昌，南邻濯锦之城，西遏吞珠之界，使星连注，皇华结辙，既而绿地榛芜，朱宫版荡，非夫位膺金策，名载琼轩，为紫帝之群宾，列黄庭之上格，孰能居此栋梁乎？画丹藏长楼，大开流电之庭，广制明霞之宇。观主、三洞法师姓黎讳某，广汉洛人也。拿天命秩，即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实掌羲和之任。夏殷之际，代为伯相，或食邑于鲁，或书社于卫，故鲁之黎城，卫之黎阳，即其地也。魏晋之交，或立功于吴，剖符于蜀。在吴者，其后封于寿春，黎将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关之字在焉。在蜀苻坚时秦为蜀郡太守，北齐时练山为益州刺史，故子孙因家于蜀。法师练山之六代孙也。祖宗、父泉，并为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职之任。蜀文公之好智，固让朝恩，秦子整之多才，终从郡辟。礼仪体式，乡校取式于公曹，狱讼章程，府主责成于平正，时无留事，复闻坐啸之谈，野有让耕，重听行歌之乐。玄珠结庆，剖江汉之回流，紫胞胎祉，动岷精之垂曜。豫章七岁，非复常材，朝阳五色，岂云凡鸟。初登小学，笑孔墨之神劳，一见玄书，以彭聃为己任，玉笈云囊之术，龙缄凤蕴之图，莫不吞楚梦于胸中，指鲁城于掌上。临长水而饮犊，不就尧征，卧巨泽而牧羊，徒劳汉使。冥丘銮驾，左肘符观化之辰，谆壑停装，横目传栖真之地。贞观之末，有昭庆大法师，魁岸堂堂，威仪肃肃，裂圆冠而焚

俗制，横大帐而抗山谷，声若坻颓，辩均涛发，仲尼河目，飞电惊人，子贡斗唇，连环动坐，昂昂不杂，如独鹤之映群鸡，矫矫无双，状真龙之对刍狗。于时三蜀耆老，咸相谓曰："兴大道者，其在兹乎！"初袭羽裙，且蔻真阳小观，才麾玉柄，已驰天下大名。寻而广汉士人，固请法师为灵集观主。去长桑之故苑，临隐弃之新丘，经之营之，既雕既斲，银台中天而孤出，珠树匝地而丛生，同赤城之建标，有黄房之贞构。观中先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万余躯，年代寝深，仪范凋缺，沉沉宝坐，积万古之尘埃，邈邈琼颜，被千龄之苔藓。法师睹斯而流涕曰：不图先圣尊容，零落于此。乃重胝即路，无胫求哀，栉沐几于四时，栖遑周于百舍，誓将崇辑事毕，然后寝食为期。乡曲争持钱帛，竞施珍宝，费余巨万，役不崇朝，还开紫翠之容，更表圆明之色。行益州刺史、驸马都尉乔君，主婿懿亲，勋门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法师道叶半千，神疑正一，而至真福地，荒凉日久，不有上德，其谁振之？又表请师为至真观主。法师升堂慷慨，吐纳玄科，握齐嘹亮，分明紫诀，词锋云郁，触剑石以飞扬，义壑泉奔，横玉轮而浩荡。入其门者，披烟雾于九天，闻其音者，听咸韶于三月，由是户外之履，鱼贯江水，堂下之宾，雁行关塞，黄老之学复于今矣。则有王孙之党，都公之伦，名亚春陵，气高韩魏，鹔裘玉剑，散圆庭以陆离，骥子银鞍，委山衢而沛艾。法师以兹众施，即于天宫后起大讲堂，并造长廊二十余丈，琳堂郁其峙起，星闱忽以环周，仰宿寐以嵘峋，下峥嵘以广朗，阴娥假道，窥玉女于南轩，阳鸟回辔，炤青禽于北闱，又于观内铸铜钟一口，重七十斤，立石坛三级，週回一百步，悬黍巩于碧落，明月流光，建琼乳于玄都，飞霜蓄韵，坛开锦砌，类江浦之澄霞，庭列瑶阶，疑崑丘之积雪。每至三辰法会，八景真游，霓裳荡耀魄之华，羽盖转风云之路，通天亘景，兼造化之全模，带鸟衔虹，连飞动之奇势，可谓德光而功济，道胜而名扬者也。前长史范阳公，一代羽仪，门倾四海。前长史谯国公，两朝肺腑，威动百城。并屈银黄，俱伸交素。法师雍容坐镇，啸傲行藏，虽郭先生之礼峻晋侯，蒙庄子之身轻梁相，不能尚也。若夫言出于口，龙骥所不能追，行成于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怀徇物，风雨晦而逾勤，苦节横秋，冰霜急而逾固，户居环堵而岁计有余，道周稊稗而日用无竭。又于学射灵山，别立仙居一所，即至真之珠庭也。栽松莳柏，与月树而交轮，刻桷雕甍，共星楼而接翼，苍郊却倚，犹太行之北登，锦肆前通，似灞陵之南望。华表千年之鹤，未见成都，津亭八月之龙，时归乡里。法师出家入道三十余年，弟子所得儭施，不可称量，尽入修营，咸供众用。见诸疾苦，便开五色之囊，遇彼饥寒，辄有千金之费，巾拂之外，余无所留，凡所经过，洪济多矣。法师又于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寝疾之际，闻空中有声曰："天上今欲相烦为玉京观主"。法师辞以至真功德未就，固请不得行。少选之间，所疾便愈，左右侍者，无不同闻。自是远近道俗，咸共惊嗟曰：天下知余不肖，将弃余矣。上座监斋某等并流回左映，策地景于丹田，浩气中升，养天倪于紫室，虽复同班玉籍，并列仙官，每屈宗师之道，仍修弟子之敬。亦犹披衣啮缺，同德而相尊，云将鸿濛，比肩而相下。大弟子并仙庭十哲，道家童师，闭门炼火，陪啸父之高烟，卜肆驱筠，记壶公之远御，咸用辑琼台之坠典，正奎树之颓风，散在人间，敷扬道教，可谓庚桑畏垒，致大壤以匡时，范相鸱夷，行计然而济俗，金曰：吾师也，整万物而不以为义，利万代而不以为仁，逍遥乎有无之表，彷徨乎尘垢之外，东郭顺子，无择存而不论，伯昏瞀人，御寇论而不议，岂使为山九仞，道不列于珠庭，筑馆三休，功未书于瑶版。下官迷方看博，邀赤斧于嵩山，失路乘槎，问君平于蜀郡。汾阳处子，目击而言忘，汉阴丈人，德全而机谢，是用搜奇井络，题片石于灵丘，观艺协晨，见乘云之飞将，苍苍中野，

同销地媪之魂，眇眇太初，独昧天师之化。其词曰：

象帝之先，其谁之子，其观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代，为而不恃，强为之名，谓之道纪。太朴云季，孝慈已彰，邈邈帝祖，绳绳帝乡，曰神曰圣，为龙为光，千年受箓，万古称王。于铄帝唐，丕承天秩，道风吹万，玄猷配一，五载乘云，三山礼日，荐璧延士，投金访术。地分舆井，城连剑阙，锦濑开霞，峨峰吐月，白云舒卷，青山回没，芸阁香飞，桃源花发。紫宸高映，丹宫洞开，岩舒金碧，地起楼台，鹤飞龙度，鸾歌凤回，星雨交接，风烟去来。宝龟涵影，玉颜乃眷，神剑九光，华冠万变，日轩朝散，云歌夕转，紫树琼钟，玄坛竹院。伟与上士，昭哉至人，玺赍道德，粉泽人伦，汾阳处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玄津。玉扃将坠，金墉无主，草滋红壁，苔凝绣柱，式伫贤才，崇其巍矩，福庭震焕，仙徒雾聚。缥缈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并邀清节，松子排烟，焦君卧雪，辨云悬宇，神游朝彻。玉垒庭坤，珠乡胜践，钟鼎纷蔼，江山悠缅，薛县池平，莱州水浅，悬日月于鳌极，播天人于凤椽。

（《文苑英华》卷八四九）

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并序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四寸，三十三行，行七十五字，正书。额题"魏法师碑"。

中书右史兼崇文馆学士安定胡楚宾撰

清河张德言书　　东海徐秀昉镌

原夫有物混成，分两仪而造天地，不言冲用，廓四序而运阴阳。为无为，事无事，是谓玄德，其善人之宝乎。自二皇之化不追，六辩之游罕嗣，舞利剑者，矜情逸于盗夸，乘驷马者，寓心忘于道进，遂使苍璧在坑，昆仑之珍非重，玄珠已沉，罔象之求何获。若乃妙符悬解，深体至精，韫大白之高量，步中黄之前轨，悠然配极，邈天古以为邻，澹乎养空，清谷神而内保，得忘筌于真宰，抑有仁静魏师欤？法师讳降，字道崇，其先任城樊人也。稷林启构，元功迈于五臣，程树疏基，宗盟流于百代。复侯开兆，既叶车马之占，和戎受赐，且谐金石之响。信陵之名驰列国，降礼夷门，高梁之鉴极知人，延荣嶽岳。岂止据河按部，入于贤臣之传，浮江树勋，显于中兴之录。灵根所以增蔚，奕叶所以联华。曾祖允，梁安城王国侍郎，侍竹苑而影缨，照通梁月，游兰台而奉箫，声迈楚风，谈诗茂醴席之恩，摛赋轶梦田之赏。祖迁，陈长沙王国将军，有大树之英略，司前茅之重任，维城所以式固，磐石所以载隆。考翔，隋奉信员外郎，雅量川渟，伟材山嶷，许霄翔凤，既骞巢阁之仪，孔门馈鲤，终有过庭之训。法师禀乾和之粹气，含岳镇之英精，衡驭本良，载产滇池之曲，木难素美，重生郁浦之滨。肇自弱龄，夙称神骏，松飚激吹，入虚室以凝凉，桂魄分辉，照清襟而动色。剪髫伊始，慕道知归，栖真而会六通，克念而捐三业，居然夷静，不杂嚣尘。甫及冠年，心迹逾厉，严君有命，将择嘉姻，法师志在不羁，情敦无想，眷宫畴昔，郄德耀之齐眉，及此恭闻，类许由之洗耳，遂拂衣高蹈，托于茅山之观焉。有徐昂法师，道门领袖，一从投刺，爰事服膺，凡厥学徒，特推英妙。属炎精乱象，巨祲横流，虵豕荐食，豺狼当道，昂师游方逃难，历涉名山，法师舆轿擔簦，陪奉遐路。虽复天台幽旷，罗浮超远，青谿闳景，紫盖凌烟，莫不蹑蒙笼

以迅驱，践莓苔而直指，霑霜沐露，极万里而忘疲，越壑逾岭，周十年而匪懈。太素上清之法，三景八会之文，咸就昂师，备皆餐受。昔紫云在嘱，关尹得其常名，玄门斯登，道陵探于秘篆，拟伦往载，异轸同归。既而圣历权舆，率土宁晏，驾言负笈，旋迹首乐，复与昂师同还茅岭。昂师遍游五岳，总石篅之真筌，傍察九宫，得琅函之宝契，餐霞漱日，神王中岩，业行高远，声闻辇毂。贞观九载，被召入京。太宗嘉而悦之，于内道场供养，每屈崆山之驾，屡宣汾水之游。亲问昂师，询求上足。师云：有魏降者，精苦绝伦，冲退守一，当今莫二。先朝钦承道行，有裕宸襟，累降皇华，征赴天邑。法师偶踪青领，叶契沧州，确操不杖之心，固全长往之节。朝旨重违其愿，乃亦优而允之。由是蒙度出家，配居谯山之仁静观。此观东瞻环海，扑鳌灵浦澹其隅，西望钟阿，蟠龙秀岳纡其表，南则平皋极目，郊野云蒸，北则长江无际，波澜雾沓，实卜居之胜境，固栖闲之福地。但以厥初缔构，多历年所，乱离瘼矣，栋宇焚如，蕊宫遗迹，久烬夷陵之火，莲坐余基，永泣胥台之露，岩扉洞牖，亦免风霜。法师亦既来仪，聿怀兴复，因万方之无事，恻九仞之亏功，经启全䃮，范围崇阯，原陵文杏，入彫梁而回画，岱岬贞松，分绮橖而间植，修廊宛转，两燿回薄于棼楣，复殿阴岑，四时隔碍于簾幌，金颜俯映，似窥光碧之庭，珠帐傍垂，疑迩泰丹之室，非夫思通神域，将孰臻于此哉。郁彼洞天，实称宝地，列真所馆，惟帝下都。法师畴昔隐沦，是焉游憩，迄于永久，无革登临。尝以一朝诣于方隅仙穴，于穴之际，遇猛兽焉，跪奉法师，出居于外，俄而危峰之上，数石俱倾，兽又奉师旋于本次，岂非至德冥感，神灵所扶。法师动静怡然，音容自若，孰与夫探鳗无惧，循槛不惊，可同年而语矣！天皇纂戎当扆，执契凝图，怀柔百灵，体合三大，凡厥真仙之府，咸崇望秩之规。总章二年，诏于茅山修福，精禋茂典，并委于师。天后又降殊恩，赐山水纳帔一缘，回绮文于星杆，绚宝饰于云衣，悠悠往初，未之有也。方谓天心辅德，神道福谦，随大椿而不凋，比仙松以俱茂，岂意少微之象，奄属辰巳之期。粤以上元三年六月六日，忽有异香满室，佳气充庭，合观相骇，惊其所谓。师乃晨兴沐浴，匡坐凝怀，命诸弟子而谓之曰：仙官见召，吾其往乎。有顷之间，澹然迁化，春秋八十有二。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道俗瞻奉，哀感行路，即以其月十三日安厝于观西南之马迹山。远近攀号，人将万数，擗摽哀送，淩蔽山原。于时朱明驭辰，赤熛驰景，灵舆将发，深虑烦歊。其日乃阴云翳天，凉风拂野，区宇澄肃，宛若高秋。固知吉人云亡，又亦幽明感应。先是，茅山高顶，每有三白鹤焉，方事之殷，鹤乃届于坟所，敛翼来下，疑接王乔之仙，投足哀鸣，似切子安之逝。非夫精诚所达，罕或异类衔悲。时众观瞻，莫不悽叹。惟法师立身制事，惩邪屏欲，以聃周为师范，以巢务为宾朋。处顺安排，不扰于俗，阴阳纬候，河洛图书，九门开闭之占，五色死生之变，常善救物，匪替于心。犹山宗之括众材，若谷王之纳群派，鼎俎弗用，恒以松桂为资，钟廪所积，务供藜藿之士，是故邦君藩后，拥篲轼闾，莫不仰止高山，盈量而返。武陟公李厚德、范阳公卢承庆、驸马都尉乔师望等，并以懋功明德，作牧朱方，闻风致礼，披云投谒，饥渴道味，极师资之敬焉。其余鼓箧抠衣，升堂坐庑者，先进后进，千有余人，实所谓明白四通，含德之厚者矣。惜乎黄金难化，青石遽湮，葛陂之杖不归，叶县之棺俄远，依依宿草，洒晨露而增凄，寂寂脩杨，吟寒飔而自咽。犹子、道士元昶、弟子胡思简、桓文祭、萧弘楷、生文义、门人赵志冲、徐文珞、祁行则、魏法恽、张文礼、朱玄爽、石忍等，并夙承教义，恭陪善学，挹隆慈而得宝，循往化而凝哀，同气相求，飏言于众曰：夫惟天为大，日月有盈亏之道，谓地盖广，陵谷有迁谢之期。不镂迹于丰碑，何著芳于神理？盍旌故实，用表德音。丹徒魏行斌，我之自

出，法师曩昔情深宗眷，感惟永往，须余制文。诚则不材，岂忘从众，式陈无愧，乃作铭云：

大满若冲，其用不穷，善成善贷，玄妙玄通。希微韫德，橐籥齐功，不有藏往，谁其执中。粤若倚人，承家济美，分枝琨树，植根丰芑，文武叠迹，惠昭方轨。高平建侯，剧阳封子，妙年体寂，远志凌虚，祥室攸保，灵山是居，丹房受契，紫遗探书，春园梦蝶，秋水观鱼。运属屯蒙，时婴版荡，逖矣遐逝，超然长往，建木南登，元天北上，发明六气，牢笼万象。帝图首出，辨驭来归，复开黄冶，还临翠微，案有新牍，门余旧扉，羸承野帔，薜人岩衣。迹晦道彰，身幽誉显，服心蒋径，驰名汉辇，严绋鞠流，騁车遥践，凿坏贞遁，高踪慭缅。特纡芝检，式耀莲冠，珠宫养素，金灶还丹，疏廊烟极，架牖云端，福基弘启，真相闲安。旷望仙台，逍遥洞府，感通殊类，祥超复古，导引三光，蠲除十苦，企景波属，钦风星聚。风京斯远，鸿装不留，朝骖度隙，夜壑迁舟，牝谷长晦，霜林遽秋，悲深黄鹤，望断青牛。锵楚挽于通郊，拂危旌于迥甸，陇沉沉兮出没，山苍苍兮隐见，凝云愁而拱木阴，垂露泣而平芜变，庶陵夷兮海竭，邈玄风以弧扇。

（碑阴题名，共分四截）

维大唐仪凤二年岁次丁丑十一月己未朔十五日癸酉树碑谨录门人男女弟子及拾施檀越等人名如左：

前扬州长史殷雅　前瀛州清苑县令魏鸞　处士韦道惠　处士张通　前丹徒县录事韦士元　护军韦子容　上柱国魏孝孙　前江宁县博士魏琮　江宁县助教六品子魏士贤　杭州法师张季昭　法师武法藏　杭州法师许文灵　雍州道士鞠元敬　雍州道士李琛　沂州道士王仕开沂州道士咸明解　法师任元秀　处士魏士亮　魏法朗　处士魏法奘　魏雅畝　魏阿褥　魏子游　上骑都尉魏仪　六品子魏令孙　六品子魏豪孙　六品子魏满孙　张法诠　韦子嵩　上护军孙道从　轻车都尉孙道通

通真观道士石道智　弟子石惠灿　弟子冷孝彻　尼明进　尼明彻　尼华净因　尼陈令妍

（以上第一截）

仁静观　道士夏文昌　道士查孝辩　道士华文荣　道士钟离志威　道士曹文藏　道士高德弘　道士何法智　道士陈元坦　道士孙元宠　道士张文礼

福堂观　道士夏文度　道士荣智徵　道士吴智旷　道士谢法安　道士吴宝圆　道士曹智瑜　道士荣法该　道士张法轗　道士来弘彦　道士陈智瑰　道士吴怀表

洞真观　道士任智颙　道士桓文发　道士马元楷　道士戴玄楷　道士彭文广　道士师文□　道士韦道恭　道士华元静　道士张公喜

茅山华阳观　道士徐文珞

杨州通真观　道士桓敬真

希玄观　道士祁行则　道士辛智感　道士倪玄敏

三阳观　道士垣文祭　道士贲伯仁　道士弘法隆　道士褚德冲　道士环法安　道士陈法奘　道士朱法珪

庆林观　道士魏法璡　道士徐公项　道士袁法谟　道士陈彦藻　道士葛法静　道士陈法筠　道士谭德俨　道士虞法达　道士居明建　道士公孙法豪　道士王道简

精舍观　道士禹子琳　道士陈法详　道士吕法达　道士张彦容

海陵乐真观　道士朱玄爽　道士石法忍　道士石法雅　道士孙法拟　道士杨文稜　道士王玄真　道士刘法顺

福基观　道士王法雅　道士周法端　道士张法建　道士夏惠才　道士司徒法彦　道士许法珉　道士王惠颖　道士陈文婧　道士伍道隆

崇玄观　天师属蜀郡繁县都乡上移里十五代孙张文礼　男绍仙　男道彦　男道顺　男道嵩

扬州海陵县习善馆

(以上第二截。第三、四截不录)

(艺拓、《江苏》卷五)

岱岳观碑(二)[①]

在第一面次截右偏，四行，行十七字。正书。

仪凤三年三月三日，大洞三景法师叶法善等奉敕于此敬□修斋设河图大醮一□，敕敬造壁画元始天尊、万福天尊象两铺，功德既毕，勒石纪年。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叶法善，两唐书有传云：法善少传符箓，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此所谓大洞三景法师者，当是高宗之赐号。三景者，《云笈七签》云：三洞经，第一洞真，第二洞元，第三洞神，乃三景之元白，八会之灵章，此云大洞，盖合三洞而名之。法善此时奉敕于此设河图大醮也。造壁画元始天尊，盖修斋必兼造像，或素或画，相间行之。

仙人山嵩玉像并画像之铭颂

高一尺八寸，广三尺二寸，三十二行，行十五字，正书。在曲阳高耳沟磨崖。

原夫上清县象，薄贞明于连璧，仪绕黄舆，运莲峰于累岳，故有三辰紫极，少□为黄老之宫，两岫朱岩，太鹜作青莲之□。既而炎龙铄电，泛神露于□鳞，阴飚挺灾，践灵祥于毒吻。抑□不知，其□大觉所以称强，杨而不惕，□弘道者□其独王。爰有清信士张龙驹，胡仁乡，定州恒阳人也。意以蜎类怀恩□□□□□是谓猨腾猨鸣之峡，路阻人兕，□号貔貅之隈，土多陵巢，虑□弓鸣剑舞，普□□奔问之由，水注湍崩，行路寻浮□之谆。故于此所敬运先障，寻玉佛□铺，豪舒梵影，耀□彩于迷□，绝起禅光，澄圆明于水泽。致使浑仪载□，终无靡施之期，始象停融，岂弛津梁之惠。其词曰：

地辟黄山，天开朱道，咸日自融，□禅化造，仁无极我，匪生烦恼，有限之身，无穷□宝。爰有猗仁，图斯精好，豪概云精，晬含露草。垂五色于九□，衵三光于□□，齐日月之竝姿，次天地而皇考。

大唐调露二年岁次庚辰月癸□日壬子建
瀛州河间县上柱国王□供□□□玄表合家大供养
定州恒阳县□仁威弟仁感母国威妻罗感妻□合家大供□
定州恒阳县人弟子清信女罗□□供养□男□供养
定州恒阳县郭善果妻□子等供养
此功德铭颂，□勿□之，当来□罪。

（艺拓）

福寿论①

碑高四字，广三尺，四层，各三十三行，行十二字，正书。在耀州五台山。

唐处士孙思邈撰

圣人体其道而不为也，贤人知其祸而不欺也，达人断其命而不求也，信人保其信而静守也，仁者守其仁而廉谨也，士人谨其士而谦敬也，凡人昧其理而苟非为也，愚人执其愚而不惮也，小人反其道而终日为也。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鬼神盖不能为人之祸，亦不能致人之福，但人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富贵者，以轻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神而记之，人不知也。（夫神记者，明有阴籍之因。又按黄庭内景云：未人有方余神、主身、三尸、九蟲、善恶童子录之奏上，况有阴冥之籍也。愚痴之人神不足，神有余者圣人也。）亦不可一二咎而夺其人命也。亦有爵被人轻谤，及暴见贬黜，削其名籍，遭其横病者，多理辅不法所致也。理辅不正不死者，其寿余禄未尽也。正理辅而死者，算尽也。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亦有贫贱饥冻，曝露其尸不葬者，心不吉之人也。德不足是以贫焉，心不足是以死焉，天虽然不煞，自取其毙也。不合居人间，承天地之覆载，戴日月之照临，此非人者也，故有官爵之非分，车马之非分，妻妾之非分，（已上谓之不仁之非分也）有屋宇之非分，粟帛之非分，衣食之非分，货易之非分，（已上谓之不俭之非分也）则神而记之，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过此，过此神而追之，则死矣。官爵之非分者，崎岖而居之，贿赂而得之，德薄而执其位，躁求而窃其禄，求其躁取而必强，强而取之非分也，即有灾焉病焉死焉，神已记之，人不知也。车马之非分者，市马吝其价，而马欲其良，水草而不时，鞭勒而过度，奔走而不节，不知驱驰之疲，不知远近之乏，不护崄阻之路，畜不能言，天衰力竭，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妻妾之非分者，所爱既多，费用必广，淫佚之道，必在骄奢，金翠之有□，兰膏之有弃，恶贱其纹彩，厌饫其珍羞，人为之难，尔为之易，人为之苦，尔为之乐，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童仆之非分者，以良为贱，以是为非，苦不悯之，乐不容之，寒暑不念其勤劳，老病不矜其困惫，鞭挞不问其屈伏，陵辱不闻其亲疎，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屋宇之非分者，人不多而构其广厦，价不厚而罚其工人，以不义之财，葺其无端之舍，功必至，饰必明，斤斧血力木石劳□神，不知环堵之贫，蓬户之陋，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粟帛之非分者，其植也

广，其获也劳，其衣也负，其利也倍，畜乎巨廪，动余岁年，盗贼之竭靡，雀鼠之巢穴，及乎困农负债，利陷深冤，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衣食之非分者，纹彩有余，余而更制，箱箧之无限，贫寒之不施，不念倮露之凌寒，布素之不足，以致蠹鱼鼠□，香黯腐烂，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饮食之非分者，一食而须其水陆，一饮而聚其弦歌，其食也寡，其费也多，民之糠粝不充，此以膻腻有弃，纵其仆妾，委掷泥涂，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货易之利厚，不为非分，利外克人，此为非分。接得非常之利者祥也，小人不可以轻而受之，其所鬻者□，所□者贵，彼之愚而我之贱，贱而得之者祸也，侔而得之者灾也，分而得之者吉也，屈而得之者福也。夫人之死，非因依也，非痾瘵也，盖以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而追之则矣。人若能补其过，悔其咎，布仁惠之恩，垂悯恤之念，德达幽冥，可以存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不然者，其祸日多，其寿日促，全之得盈，福之已竭，且无义之富，血属共之，上之困焉，下之丧焉，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也。

福寿论

耀州五台山静明观主质真老人李素舟，伏见真人福寿论虽载于道藏而少见行于世者。又悯其时人，而积善者少，而积恶者多，故以此论克诸石，庶广于世而不泯绝，抑使后之见闻者，改恶从善者耳。岁在丙辰秋九月望日。观下：李素美　毛素一　曹素圭　同志和　骆志全　叶志英　秦志一　王志慧　王志安　郑志安　李志松　罗志远　刘德童　师坚童同立石。

助缘人　池阳清安人杨素一　云阳县湛然逸士淡坤　前同官县令杨茂　清真子似志荣　五泉闲客扬聪书丹　南阳逸士张志和刊

（《萃编》卷四七）

①《金石萃编》卷四七：按《太宗赐孙真人颂》及《孙思邈福寿论碑》，皆元人扬聪书，一刻于丙辰年重九日，一刻于丙辰年九月望日。二碑之立，先后仅距六日耳。丙辰为元宪宗嗣位之六年，碑在耀州五台山孙真人祠。《陕西通志》：五台山在耀州东三里，自唐筒陵折而西北，一峰特起，曰鉴山，下有五峰，盖真人孙思邈隐居地。有太元洞，或云真人疗龙处，下有聚虎坪，即真人伏虎处，此太宗赐颂云降龙伏虎者也。又太元洞西有洗药池，为真人洗药处。又洞东北八里为真人故宅。此孙真人祠之大概也。《唐书·隐逸传》：孙思邈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视听聪瞭，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显庆中复召见，拜谏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初，魏征等修齐、梁、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其孙溥后为萧丞。思邈事迹见于史者，如是而已，未尝载有太宗赐颂之事。此所刻颂语有可疑者，如曰羽翼三圣，不知其何指。思邈生于周，长于隋，入唐则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在隋文时虽召以官，不得言羽翼，且太宗亦不得称隋文为圣。在唐三朝，太宗是第二世，安得遂有三圣之称，明系后人颂思邈之辞，而谓其经历三朝也。又唐世讳虎字，太宗不得直用降龙伏虎字，尤为明证。《唐书》传列思邈于隐逸，祇叙其抱道不仕，无一语及神仙事，实则未尝以真人目之。其所著《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唐书·艺文志》祇称之为孙思邈撰，至道藏载其书，始冠以孙真人之号。真人之封始于宋崇宁二年三月，境内不雨，知军州事王允中诣词祷雨，有应，请于朝，赐庙额曰静应，敕封妙应真人。则太宗赐颂必是宋时道流伪托。惟思邈所撰《福寿论》一篇，（孙真人祠记作

福禄论三卷，与此异。）李素舟跋谓载于《道藏》，少见行世，今检《道藏》群字号载《福寿论》与《灵信经旨》同卷，题曰"唐太古妙应孙真人述"，则思邈封号又加太古二字矣。

奉仙观老君像碑①

碑高八尺二寸，广四尺五寸，三十行，行五十六字，正书。

大唐洛州济源县宗姓奉为高宗天皇大帝于奉仙观敬造太上老君石象碑并序

怀州河内县主簿陇西李审几词

原夫巢燧上皇之代邈矣难详，胥庭太古之日悠哉莫纪。研精甄曜，空闻糟粕之言，覃思运枢，讵见权舆之迹。洎乎轩礐唐虞，圣主也，德未寝于□戈，禹汤文武，明君也，功尚劳于任战。爰及秦皇虐政，汉高霸术，区区曹马之事业，芜秽缃图，琐琐齐梁之声教，膏骨翠牒。我大唐凿乾开运，出震乘时，月照瑶光，构颛顼之昌绪，云浮玉叶，启咎繇之庆胄。高祖受玄德而革命，仰迪天心，宪紫极以凝旒，俯从人欲，濡足在念，济四海于横流，援手真怀，拯万邦于炎岳，息麟斗而开日月，两曜贞明，静龙战而叶阴阳，□仪交泰。文武圣皇帝，功弥缔构，道冠财成，夙光玉理之符，载挺珠衡之表，初开凤丘，已赋小言之诗，既袭龟谋，即用大横之繇。修文德而有苗格，讵待七旬，运武略而猃狁平，匪劳六月。大帝含枢降祉，曜魄垂精，景命列于河图，鸿名昭于洛字，湛鹑居之化，不肃而成，凝鷇饮之风，不严而理，宪五材而跻圣四时，将玉烛同和齐七政，以穷神六气，与金浑共顺。若乃重十家之产，仍罢露台，轻千里之足，匪登云厩。茅茨可以庇风雨，无从瑶室之奢，陶匏可以合炎凉，有戒玉杯之侈。禁难得之货，讵惜雉头，绝远方之物，岂甘龙眼，此圣人之淳德也。设谤木待逆耳之谋，悬谏□伫沃心之诰。玄纁是用，聘耿洁于丘园，珪组斯班，贲英奇于仄陋。闻一言之善，管库无遗，见一行之高，舆台必采，此圣人之任贤也。鳞胶凤卵之野，梯翠巘以混车书，魏江燧穴之乡，航紫溟而奉正朔，蚩尤之弃枫木，更若近郊，番禺之流蒟酱，还犹内府。韦鞲毳幕月支日逐之长，削衽于藁街，彫题凿齿镂肤揃发之酋，稽颡于魏阙，此圣人之怀远也。功格圆清，甘露凝而景星出，德通方浊，蓂荚植而芝草生，鱼尾之禽既骞翥于阿阁，狼题之兽亦腾跃于平原。金鼎不爨而自盈，银瓮不汲而恒满，此圣人之休征也。江茅郿黍，表望幸之期，紫鳞青鹈，昭告成之应，采无怀之逸轨，始创宏仪，摭有熊之懿躅，爰修大礼。坛浮清气，映芝谷以氤氲，封聚白云，带松山而烂漫。周王射牛之祭未足执旻，汉帝讹麟之祠讵堪扶毂，此圣人之昇中也。岂言八骏之御，未謁瑶池，五龙之纪，骤移瑶律，崦山鹜景，痛羲日之先沉，夜壑飞湍，惜舜河之奄竭。仰惟先顾阚□□之徽音，皇帝嗣守隆基，光武丁之睿道，补天维而炼采石，弹压娲皇，逾地角而献碧□，牢笼姬后。洛州济源县宗姓前河阳令李儒意，云骑尉李公协，骑都尉李德爽等二百五十人，去陇西而违故里，冠冕之风尚传，就河朔而客他乡，箕裘之业无替。譬夫长江巨海，不乏虬龙，沃野广都，自多鸾鹄。爰以霑濡渥泽，家无杂赋之劳，沐浴湛恩，门有蠲偪之泰。耕田凿井，荷亭毒之平分，鼓腹含哺，惠优游而自逸。想攀髯于湖邑，恋德徒勤，眷飞羽于泮林，怀音何极。粤惟玄元皇帝，远垂圣绪，迥膺仙箓，恍惚惟忽，师友羲农之际，不皎不昧，卷舒虞夏之辰。乘日月而驾风雷，援鬼神而包天地，推

之于妙，非常名之可名，引之于真，即上德之不德。鲁司寇之作者，北面为入室之徒，尹大夫之真人，西游应出关之侣。隆周季叶，已垂咨于五千，皇唐本枝，方延休于七百，奉为高宗天皇大帝于奉仙观敬造老君石象一座，并夹侍二真人。镂瑰镌金，写□中之瑞色，涂丹绘粉，摹皓首之珍容。日角晨开，羲和恧扶桑之景，月玄夜满，望舒韬仙桂之晖。精诚感造化之功，锐思得冲玄之力，山连王屋，即是清虚之天，邑带福庭，更似濑乡之地。仙官侍卫，紫烟开而鹤驾轻，神媛归依，碧落净而龙辀远。所冀蓬莱变海，玄元之介福长存，竹箭移川，大帝之神功不朽，惟金昭而玉粹，俾天长而地久。乃为铭曰：

粤若皇唐，諟天明命，瑶光袭祉，玉云垂庆，纳麓弗迷，陟元惟圣，颓纲更纽，折柱还正。（其一）高祖光宅，圣文纂图，九瀛怀惠，万国来苏，捐金抵玉，破玺焚符，粃糠栗陆，草芥尊卢。（其二）惟皇题象，握契循机，含枢流气，曜魄分晖，时凝卷领，化轶垂衣，乾坤交泰，书轨同归。（其三）道冠登三，功包得一，斥彼峻宇，安此卑室，狱静棘林，荆宽艾韠，有缺斯补，无文咸秩。（其四）玄穹効祉，黄牝输祯，月开蓂荚，云覆芝英，龟龙呈象，麟凤飞声，燕峰䥥绩，梁岑告成。（其五）能事云备，神功不宰，奄陟九仙，俄悲四海，文物终谢，英威如在，至德方凝，孝思无改。（其六）少乡远裳，元礼来昆，俱迷帝力，共沐皇恩，号弓沥胆，捧剑销魂，敬惟仙系，邀福玄门。（其七）奇表既开，真仪式象，五字光足，千文曜掌，日角晨融，月玄夜朗，害马已去，犹龙可仰。（其八）归山曾镇，沇水清澜，险疑幽谷，泷似涡湍，既铭功而握椠，亦颂德以濡翰，期翠石之永固，庶鸿名之不刊。（其九）

朝散郎上骑都尉泸水沮渠智烈书雍州富平县人赵文素镌

垂拱元年岁次乙酉十二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建

（艺拓、《萃编》卷六十）

①《金石萃编》卷六十：按高宗以永淳二年十一月幸奉天宫，将封中岳，因疾而止，十二月己酉改元宏道，是夕崩于东都真观殿。陇西李氏宗姓之流寓洛州者二百五十人，于奉仙观为高宗造老君石像一座，因追述高宗功德而立石以纪也。《河南通志》：奉仙观在济源县城西北，垂拱元年创建，此碑即立于建观之年。碑不书兴建事，是建观非宗姓等所为也。碑颂高宗凡五事：曰□德、任贤、怀远、休徵、昇中，而下乃云“崦山戢景，痛尧日之先沉，夜壑飞湍，惜舜河之奄竭”，正述高宗之未得升中而崩也。下又云“皇帝嗣守隆基，光武丁之睿道”，而不及天后，则是专指睿宗也。

王征君临终口授铭①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在登封老君洞南。

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临终口授铭并序

季弟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东宫侍读兼侍书绍宗甄录并书

伊垂拱二岁孟夏四日，悦留寅卯之际，吾六兄同人见疾大渐，惟几将迁冥于未始，委化于伊洛之间，侨居惠和里之官舍。自古有死，于乎哀哉，他日先诲其第七弟绍宗曰：“吾宅性玄乡，保和仁里，寄迹群有，游心太无。乘阳以生，遇阴而灭，物之恒也，汝固知之。吾化后，汝可依道家无为之事，诸子姪行儒教丧纪之迹。吾闻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

宥也，触处而安，不须择日，单车时服，不俟营为。”绍宗敬奉绪言，不敢失坠。此时沛国垣先生道彦，亦在吾兄之侧，因歔欷而报曰：“此真率之理，道流所尚，有情有信，安敢违之。”其后升真潘先生门徒，同族名大通，越中岳而来，自远问疾。知吾兄真命已毕，又申劝曰：“傥或不讳，愿归神中顶石室之中。曩者升真临终一令宅彼。况与先师平生居止，宿昔神交，冥期不沫，宜还洞府。”再三敦请，则又从之，乃曰：“此吾迹也，重违尔意，若然，不须别凿堂宇，恐伤土石，但托体山阿而已。吾尝幽赞真诰，肇创玄图秘录，别详内本。人境不传，如或不忘畋志，傥存其兆，可取一块青石，其上有自然平者，刊刻为字，俾诸来裔，知吾之用心也。”其铭文皆力疾绵微，勉情牵课，含精寓爽，藉响乘光，仿佛暧昧，不获已而口授之。外姻密友，凭真考行，强号曰“太和先生”，庶追道迹，光众妙也。其铭曰：于戏！昔有唐氏作，吾中遇而生，姓王名玄宗，字承真，本琅耶临沂人，晋丞相文献公十代孙。陈亡过江，先居冯翊，中徙江都。其肇锡考系，则国史家课具矣。降年五十有五，直垂拱二年四月四日，顺大衍之数，奄忽而终。终后可归我于中顶旧居之石室，斯亦墓而不坟，神无不在耳。且伊洛之间，乃昔者周南之域，吾祖上宾之地，吾家得姓之乡，反葬中岳，几不忘本也。举手长谢，亦复何言，示人有终，乃为铭曰：

冯冯太清，悠悠太宁，混沌无我，其中有精。忽然为人，时哉乃形，理通寂感，阴聚阳并。知常得性，绝待忘情，道无不在，神无不经。幽传秘诀，默往仙京，万物共尽，吾何以停。归于真宅，此室冥冥，不封不树，无状无名。托体嵩石，言追洛笙，去来十洞，驱驰八灵。风云聚散，山水虚盈，谷神不死，我本长生。

（艺拓、《萃编》卷六十）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王征君临终口授铭》，弟绍宗甄录并书。《唐书·儒学传》：绍宗兄元宗隐嵩山，号太和先生，传黄老术，即征君也。绍宗长于书，当时以虞伯施比之。

《授堂金石跋》：张怀瓘《书断》云：绍宗字承烈，江都人，父修礼，越王友遵云孙也，承烈官至秘书少监，清鉴远识，才高书古。铭前列“季弟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东宫侍读兼侍书绍宗甄录并书。”《旧唐书·绍宗传》，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与此题合。

白鹤观碑

碑高六尺八寸，广三尺二寸，三十九行，行七十字，正书。额题“大唐潞州长子县白鹤观之碑。”

盖闻有明有晦，阴阳不测之谓神，无始无终，言象莫筌之谓道。夫道者，不可以形声窥，不可以方所□□兮□□西随□□□□□□□□□□□□□□天地之□□海而不□□□恍惟忽，可得而不可见。伏戏之袭气母，肩吾之处太山，莫不体之以为灵，因之以成圣。太上玄元□□□□□□□□□□当玉晨玉帝之尊，竦鹤驾于玄州，控龙舆于紫府，吸风饮露，□八景而□□□，□雪餐霞，出九天而□□。常辟中宫之□□□□□□□□□□□□□还魂及魄，斯乃被诸简册，无待一二详焉。故能兆朕帝先，发挥皇极，降天族于玄化，启邦基于素皇。我圣唐承□□之遐寂，袭浮云之远构□此仙迹而育太□□□□以□□□□者。随运

崩离，生灵版荡，白波以之腾沸，黄神于是啸吟。高祖神尧皇帝，誓钺参墟，披图汶术，荷历数之昌运，驭斗极之骁兵，东伐西悲，南征北怨，正颁维于赤县，□□浸于苍生。四海同其乐，□贰宫以高□□□□□□□□□□□□□□□。太宗文武圣皇帝，诞灵虹渚，毓照蛟门，体日角以凿乾，禀星□而出震，神谟电举，圣略□回，□青天以风翔，腾紫□而龙战，绥旌所排□方□□□扬□□□□□□城冰清，扫崩云而清六合，息斗川而晏九瀛，重辟寰宇，更张礼乐，人灵俾乂，品物昭苏，振长策以驭遐荒，□□□□移□□□二仪之寿载，并□阽危，返两耀之昭回，以安仁□□□□□□□□□□□□。高宗天皇大帝，发祥雷泽，集祉云房，受绿地之灵符，应玄穹之景命，叶准绳于石纽，契法象于珠衡，履翼登□□□□巽鉴洪范而事齐象耀，媿以财成，黔首安其寝□□□钦其击壤灵台偃柏，戢萧斧而息韬钤，雍馆尊师，敞黉门而兴雅颂。道既贞矣，时又清矣，期已届焉。民康□于是□□演□□潜荐祉，骋遒风于泽□，鹜流水于山□□□□门庭鹎生□石，黄龙入纪，朱雁登歌，集五老于星躔，朝七神于雪路。偃枝历草，佩绿舒丹，连理合芳，□阶被苑，□□□□□□□□□□□□□□碧空浮，若月之晖，清汉缅悲□之□祥□□□□绝青史之书祯秠灵茅，相继白藏之府，掩开栝而设檄，迎建木以疏封。鸾鸾麟衣，集中区而袭冠带，□能□驾，旌大道而□册□，□一气于鐍仪，调四时于□烛，绀辕黛□□千岁□□□粟赤苗每获九秋之稔。为而不宰，执契比于神功，用而不知，凿井忘于帝力。遂乃习礼弗□□□□□谒□□□□□□□□梁阴而朝万王，于是垂衣衢室，布政合□□□□□辍□铧浮□而寿域斯泰。稽上皇而比德，则仁超九翼之前，校近古而论功，则道出六飞之外。荫□□者□承□□之□□苦海□□识沧溟之泽。方谓昆吾驻景，长□□而□□□□辍□□□□而戏广。岂意荆岩铸鼎，朔澨飞珠，丹灶之术既隆，白云之驾俄远。群方遏密，共切□像之悲，方国□□□□□之慕□□□□□□□□□□。则天大圣皇后，禀睿庭山，资灵渭涘，冠清晖于润石，照茂范于曾沙。将圣多能，既明且哲，□□□□□□□□□□□□钩深，智出天人之外，□□坤□□以□珠□镜之辉，莫不总照灵台，同包礼器。故能光玉衣之远庆，赞金扆之休征，以偃月之真仪，构扪天之丕绪，思贤属□□□□□□□□□不□怀□声振于樛木。二妃匡舜，□惭内辅之功，三母翊周，并谢扶成之美。孝光四海，至性感于神明，忠积九重，深诚格于穹昊。及峻狼沈景，舞凤兴悲，攀□□□而□□□□□□□□□□月□顾托，肃综枢机，□创业于□□□□□于之岁。永惟先圣，茹慕终天，以为裂骨靡躯，竟无补于迁拔，祈仙契道，庶有益于津梁。遂□□纶方广□□□□□□□□□□修葺。白鹤观者，垂拱二年之所立也，□□□□□□□□□□晏，地安之德方远，云幕之化惟新。因玉府之有余，起琳房之宝构，斯则韩赵之旧境，辛冯之故迹，实为河之□地□□城之□□□岭镇其西，鱼陂荡其北，□□□□□□□□□之居□□□□路接风郇之影。于是揆日晷，考星耀，设表置臬，授梓抡材。敞金殿而排霄，辟珠楼而望月，翠观□□彫阁霞□鸟□□□高居，法青阳之上府，叠祥□□□□□□□□□□□□绛气而为台放旷碧琁之地，开紫元之灵相，启黄盖之真容。玉树瑶林，含九韶之妙响，药池花沼，□□□人仙□□上。徘徊乘大圣而率止，蜕裳容曳□上象而来游，可□以献□□山荐祥稽岭，镇怡神于宝地，永纳祐于酆都。垂拱二年，长子县宰、朝散大夫高同营创基宇，造立尊容，建此丰碑，□以功德。属高公坐事去官，历载推迁，不遑修□。仙惟应天皇帝陛下，睿图鼎盛，宝命惟新，累圣重光，上下禔福。神灵滋液，中外久和，契叶天人，膺□□□功□□黄□合矩，声教与日月恒□，证神仙于提□□□□于天下，□使九龙七凤，化渐云居，玉洞金峦，真凝净域。文物所以极天蟠地，生灵

于是呕吟抃舞，河清海谧，□阜时康。朝议郎、行长子县令郑瑾辰像授精山□诞□锐器□昆吾之以□树生夫山之□□琁罗生波涛，汨起南宫，曳履北海。横经叡德象贤，不借于弓冶，隆家裕蛊，肃继于黄堂。纯孝至□，亲□□友，渔猎百氏，琢磨六艺，修身立志，露洁冰清，抚俗宁人，风行草偃，彰善之化，更重睹于当今，蒲密之规，不独闻于在昔。丞白贞谅、主簿辛齐物、尉王晟、张瑜等，并江湖蓄润，飞溢焕彩，风格增峻，墙宇难窥，思缛卿云，学咏□略，含吐宫羽，□□循良。或历□□推，或初婴下秩，咸能蹈困缘之阃奥，竭营卫之精诚。观主谷太希、上座常齐物、监斋任太素、练师李知白、威仪程游玄、法师韩驯鲵等，并业彰善救，体应徐生，□鸿鶱之微荐，傺地□之逶驾。道士关兴图、韩道宗、宋子仙、魏玄宗、万冲仙、扬鸖鹤、鲍探玄、鲍习庄、王羽客、□真邃等劲节霜朗，清心日映，超风尘而不杂之道，德以孤径。通仕郎法□□光隐□虚□□□□□□□□□□□□□□□□□□□并依仁践义，蹈礼鸣谦，或筮仕周行，或棲闲郑圃，顾循诸已攀，日姓以承恩，伏想帝乡，轸天承崩而倍怆。乃与邑宰郑公及□□□造斯妙像，同立胜缘，上奉圣因，侧申追福。日光月光之相，照烛仙京，左玄右玄之仪，辉焕金阙。怡神湛寂，似一气之非遥，寓目清澈，□重阳之未远。以为炎凉递代，□明之□事□陵□□□□□□□日□□□图徽素篆，勒美翠琰，何以表懿迹于修期，纪玄功于远叶，爰命庸谀，俾述声尘，辍课下才，式旌高烈。其词曰：

悠哉众妙，邈矣重玄，察之无象，寻之无边。埏埴九地，陶铸三天，兆朕皇极，权舆帝先。于赫睿唐，实惟仙胤，应运甄海，乘时出震，龙跃参理，凤翔娄□，□□□□，□□□□，□□□照，握镜重光，凌躐千古，牢笼百王，朝宗绝域，缙绂遐荒，仁高白帝，化叶朱襄。元圣纂戎，大横承绪，赤方连耀，青云千吕，御□荣河，观□□□，□□斋□，□□□□，□□□□，□□云琴，天门瘗玉，日观泥金，寿域方泰，悲泉遽沉，慕凝苍野，哀缠谷林。□□穆坤，元泣承遗，托仁清月，缉化贞云，慕攀圣九，胃崩沁王，柞□篆□，□□□□，□□□□，□□□□，□兹金地，式建琳房，星列珠柱，虹分玉梁，去来鹤驾，栖息蜺裳。茂庠具僚，家承缨弁，济俗百里，浇风一变，黄绶青班，玄都□彦，□崇象设，□兴地□，□飞□□，□道□□，□□□□，□岭排云，荣浮日彩，浦渫风文，烟霞散乱，松石纠纷。地裂碧城，道询黄盖，祥流万品，福资三太，金沼耀灵，玉虚镇盖，长勒美于仙石，永飞声于□□。

（艺拓）

张妙端造天尊像记

垂拱三年八月七日，女道士张妙端为天皇及见存父母并一切众生敬造天尊象并仙童玉女一区功就，愿一切众生离苦解脱。

（武威地区博物馆藏碑）

大唐八都坛神君之实录①

高七尺七寸六分，广二尺五寸三分，卅一行，行四十四字，正书。额同首题，分书。

額下有穿，圓径三寸五分。在元氏。

昔唐尧氏作，奄有冀方，晋卿族兴，裂为赵国。□□群□□□□□□□□□□□祠宫，跨南垂而临北际，业希旧畤，古木十围，道亚仙公，幽灵八座，精义而入，相兆于仪形，妙物□□□□□□□□。八都坛者，都望八山之始坛也。此地名山，封龙之类有八，因坛立庙，遂为号焉。亲亲之道，或谓昆季，则坛□□□如桂有丛，连蜷偃蹇于庭之畔，方丈之地，八树星罗间，肆然见同气长幼之象。然而深根固本，龙盘武据，建殖时代，人莫能知。验其磊落多古，殆万年也。盖栋宇未作，灵祇之所凭焉。气色青葱，状烟霏兮雾笼，馨香酷烈，若兰时兮菊节。左车降生之地，休荫弘多，汉明载诞之城，芳猷允塞，岂徒川原之上，衹称明净而已哉。昔汉光和州将冯氏敬而不怠，毂至两钱，感恩立铭，盛绩犹在。自兹年后，鲜或能继。虽明时圣日，久属升平，而旬雨谷风，頃乖期候。或萤鸟荐出，商羊屡舞，顾毕昴之分野，同寿春之东西，九年之储，汲汲于糊口，万人之众，敖敖以疚心。独我关亭，不减平素，匪惟神助，亦在人弘。弘之而谁，可得言也。时令萧俟，梁后主之幼孙，阳羡公之爱子。金陵地业，夙著盛名，玉树时英，少归雅望。禁脔桉宠，期黑头以为公，数奇不调，将白首而作宰。安此下人，颂声载路。丞薛惟节，曾祖晖，列棘周代，大父约，剖竹皇家。君之降生，众推必复，青云自远，武翔鸾于斗城，非罪而来，助割鸡于子邑。主簿赵延庆，体貌魁梧，识度夷旷，久而益敬，芬若芝兰，仰之弥高，邈如云汉。左尉司马玄同，器宇幽深，学术该赡，何思何虑，运鬼谋于掌握，玄之又玄，穷道源于眉吻。此等官属，实曰循良，譬人为龙，如鸾佐凤，聪明正直，道合于神，蘋蘩蕴藻，感而必应。井邑之地，水旱无虞，疆里之间，稼穑独茂，甫田岁计，家积千箱，栖亩余资，周给壹郡。就蒙福祐，更表休征，嘉禾白鸠，往往间出，殊根会蒂，示同心也，雪羽霜毛，旌洁白也。酒食宴乐，穆将愉兮未央，晖光日新，郁纷纭而何极。邻城以之健羡，台府由其精甚，禋祀相望，扫除不暇。刺史冯义，故御史大夫安昌公之子也，六艺俱学，于何不长，八体论功，斯焉特妙，褰帷露冕，不坠家声，拔滞摧豪，以为己任。下车未几，亲行礼袂，簠簋始奠，云满四邻，舞咏未终，泽洽千里。司马云暕，有清劭之才。负邦国之誉，非其不可，所寄无忧，尝以龙见，密云逾积，暂纡鸪履，明德是歆，曾不崇朝，滂霈而返。司法参军陈鼎量，家保太丘之道，宦得于公之名，俎豆之间，知其可任，其后微旱，又令祷谒，曲加奖劢，顾走为文，不以人废言，亦应时流溢，凡数祷告而屡有年，八县空仓，壹朝重实，皆可案覆而敢公言。只如呼木扣藤，沐兰燔藻，日有万计，愿无壹违，可得而闻，不可得而说也。神之邻里乡党列于碑阴者，叁拾伍人，并地望时雄，耆年宿德，每有邀福，常所与祭。荷明神之重施，欲古庙之增修，间伺农隙，率先人愿，以垂拱元年十月一日，依洪洞故事，而兴版筑。长垣百堵，烟云相连，回廊四注，阴阳不测，大厦中起，巍然若扶，幽邃窈窕，不可谈悉。于是绘事八山，署置叁面，千岩万壑，宛在目前。想宣父之名丘，思启母之为石，琢磨瑰琰，放象体势，方面列筵，黑白有序，风流声殷之祉，从此而归，骨青耳细之奇，望之如在，岩岩焉，森森焉，人莫敢视，岂周访之能安寝乎。事毕功宏，既而胥悦，披文相质，方议雕镌，忽有得神古碑，有额无颂，规矩裁制，则光和碑之元偶也。嗟乎！人怀陵谷之虑，两地不孤，神知修复之期，千龄继出。气冲积雪，暂如埋□，光照丛台，终同返璧。宰君重其神应，嗟玩久之，谓余曰：抱璞俟时，岂无人之别玉，阙文有待，盖知来之如今。其汉碑之建立也，方伯冯公在位，左尉樊君撰文，此时也，刺史又冯君居右局，神意人事，尔知之乎？元质肆拾无闻，壹命而仕，地孤鼎气，家累玉山，承乏末寮，名何足数。

雄文蓮騗，有靦于当仁，吉事惟先，不遑于覃思，直书其事，焉敢论文，勒为实录，树之于右。萧公结构简贵，笔无妄□，崇重明神，敬恭缮写，钧回电转，金曜星繁，庶以发挥幽明，映彻今古。愿八君保乂，俾万代垂光，名之扬兮德之至，神之来兮此无愧，土之安兮岳之列，若有人兮斯不灭，为荣观兮□可阅。

（艺拓、《八琼》卷三九）

①《集古录跋尾》：右《八都坛实录》，撰人名元质，不见其姓，又不著书人名氏。封龙山在今镇州，其余七山不见其名。又云汉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常山贞石志》：右碑，欧阳氏《集古录》、陈氏《宝刻丛编》皆著录。《河朔访古记》：八都神坛在县西故城西门外。《天下碑录》有汉《八都神庙碑》在镇州元氏县西北二十里庙坛下，光和中立。《宝刻丛编》引《访碑录》同。汉碑今佚不可得。据此碑，知唐时汉碑尚在。据碑云云，似汉碑有额无文。今此碑制作甚古，额上锐如圭形，有穿在碑额下十五、十六、十七行第五、第四格上，碑惟汉刻有穿，此刻疑是汉碑故石。当是原石字多漫漶，萧令不察，遂谓汉刻无文，及元质文成，磨砻汉石刻之，并题额亦遭刬毁耳。撰文人名元质而不见其姓，碑云"元质肆拾无闻，董命而仕"，又云"承乏末寮，名何足数"，又云"汉碑之建立，方伯冯公在位，左尉樊君撰文，此时也，刺史又冯君居方局。"案唐制，诸州上县有尉二人，从九品上。元氏在唐隶赵州为上县，例得置左右二尉。碑历叙元氏令、丞、左尉，而不及右尉，知尔时为右尉者即元质也，君居右局句可证。碑云："八都坛者，都望八山之始坛也，此地名山，封龙之类有八，因坛立庙，遂为号焉"。案八山之名，见于汉碑及地志者五：曰三公、曰封龙、曰无极、曰白石、曰灵山，又《祀三公碑》之御语山，疑即六名山之一，见《白石神君碑跋》，其余二山无考。又碑云："时令萧倓，梁后□之幼孙，阳羡公之爱子。"后下一字泐，当是主字，疑即后梁后主萧琮也。案《北史・萧琮传》不言其有子几人，惟云子铉位襄城通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齐梁房琮子亦止载铉，襄州刺史，其余子孙多不见。又《后周书・萧詧传》：岿子瓛，封义兴王，有传附后，云瓛字钦文，岿弟三子，位至荆州刺史。隋师至，瓛奔陈，授侍中、安东将军、吴州刺史。陈亡，吴人推为主，战败伏法。案阳羡在梁陈间为义兴郡附郭县。隋平陈，郡废，改阳羡为义兴县，唐武德七年于义兴置南兴州，并析置临津、阳羡二县，八年州废，省阳羡、临津，以义兴属常州。所云阳羡公，岂武德七年复置阳羡县邪，抑系后梁萧琮诸子曾爵此土邪？其名竟不可考。又碑称倓有"禁脔袨宠"之语，知倓以贵主婿出宰元氏。考《新唐书・公主传》，世祖一女，高祖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下嫁萧氏者，惟太宗女襄城公主为萧瑀子锐所尚。锐卒，更嫁姜简，永徽二年薨。武后称制以前，萧氏自锐外别无尚主者，或系郡县主婿亦未可知。碑又云："丞薛惟节，曾祖晖，列棘周代，大父约，剖竹皇家。"《后周书》，后梁有薛晖，河南人，附萧詧传，盖即其人。晖有六子，本传仅见其二，皆不名约，而两《唐书》亦不见薛约之名，惟《宰相世系表》薛氏南祖房平阳郡公嵩庭五世孙名约，时代远隔，绝不相蒙，特名姓相同耳。赵州刺史冯义，碑言其为故御史大夫安昌公之子。考安昌公当是冯长命，张说集《冯昭泰神道碑》：大父尚书左丞检校御史大夫、少府监、杨州长史安昌公长命，以佳吏之名，勤劳王室，考仁高亮无禄，子道不究，故公幼而袭安昌公焉。义当是仁之弟。惟《元和姓纂》载长命生义宏、礼本，《昭泰碑》谓昭泰之父名仁，疑仁亦两字命名，碑或省其一耳，若义本名义宏，而此碑止称冯义者，当是避孝敬讳而然。碑又有司马云暕，《元和姓纂》云：云缙，云氏之后。望出定兴。唐有右武卫大将军归德公生师德、师端，师德右威将军生宏善、宏暕，宏善驾部郎中，宏暕主客郎中。暕疑即宏暕，亦以避孝敬讳故省宏耳。此更可为冯义即冯义宏之证。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九：右《八都坛神君实录》在元氏县城角儿村，碑云："汉碑之建立也，方伯冯公在位，左尉樊君撰文，"以《三公山光和碑》证之，知即冯巡、樊讳也。碑有冯义、云暕名，沈氏谓即冯义宏、云宏暕，似矣。然文内三见宏字，并不改避，何独于人名而易之。据文，碑尚有阴，

而欧、赵皆未言及。沈氏于元氏碑刻搜剔靡遗，亦不言有阴，岂已平漫邪。立碑年月，欧、赵所载不同，当是《集古录》传刻之误，抑筑坛始于元年，至三年而毕功勒石，或见于碑阴，故欧阳父子均以为三年欤。

木涧魏夫人祠碑铭①

碑高六尺六寸五分，广三尺七寸五分，三十行，行五十七字，行书。额题"木涧魏夫人祠碑铭"。

大唐怀州河内县木涧魏夫人祠碑铭并序

弘文馆学士路敬淳制

胜果院僧从谦书

盖闻玄圃青宫，仙客于焉来往，丹丘紫府，羽人之所栖集。微秘箓于淮王，时逢八老，采神奇于魏帝，取觌双童。子乔控翮，翱翔赤霄之上，琴高扰鳞，游泳渌波之下。斯并心符寂寞，神契窈冥，匪尘俗之能羁，簪缨之所屈者矣。兹有皎容雅质，贞规淑态，韫真气于闺房，挺仙才于阃阈，嫦娥采药，奔月胐以含精，灵媛投壶，晔电光而吐耀，汉皋游女，持珠对南国之宾，洛浦神妃，鸣玉俟东藩之后，莫不名芬紫翠，道摽黄白，列真非一，往往致焉。魏夫人者，即是晋剧阳侯任城魏阳元之女也。本传曰：夫人年二十四适南刘幼彦，幼彦为修武令，善为德政，仁风惠著，时夫人随在修武之馆焉。虽魏同舍县内，常斋于别寝。季冬之月，夜半闻空中有钟鼓箫箫之声，羽旗光耀，降夫人之静室，挚挚被服，非人所闻见。有四真人告夫人曰：大帝敕我来教子以神真之道，注子于玉札，应为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名山之号，封南岳夫人，后为洛阳山成真人。因为立祠，土俗号阿夫神。原夫镐京疏社，公高克勤于小物，参墟命族，毕万连休于大名。丞相之匡翌汉庭，比踪萧郦，司空之弼谐晋室，方誉裴山。积德攸钟，余庆斯在。况复形云授彩，衔丰谷之灵苗，白水开源，等春陵之茂族。乘龙合好，鸣凤于飞，结大义于丝萝，谐佳音于琴瑟。刘氏絃歌作吏，同墨临人，惟彼外持，爰资内辅，服勤纂组，良毗制锦之工，肃事蘋蘩，且佐烹鲜之术。犹以为六法四行，定离梦幻之场，九转三仙，方出尘劳之境。朱庭翠阁，事甚樊笼，玄鬓红颜，理同泡沫。于是拨烦疏欲，练志凝魂，洁成道室之阶，列竟师门之宇，悠悠永夕，紫烟升而庭院虚，凛凛穷阴，玄霜冽而池馆静，乃有仙钟簇韵，如发汉鲸，法鼓扬音，似栖吴鹄，箫声寥亮，仍符弄玉之台，笳奏凄清，有异文姬之殿。绿韬朱节，真卫相趍，霞佩云裾，仙仪在列，昔安公之冶，叶冥契于升龙，木羽之乡，应祥期于御马。眷兹玄感，异代同符，故能回骛三清，高超八会，持法印而含元气，合真符而升太极。金记五千，职隶九玄之史，玉言十万，名彰八素之书，足使上元夫人，恧其嘉号，玄妙玉女，愧其芳声。岂与夫障日至山，荐枕席而通寝，顺风江澳，怀环珮而中赠。复有跃鱼酬惠，爱鸟遣灾，清溪白岸之姑，阮氏絃口之儷，若斯而已矣。夫以王母既集，西汉列其霄筵，帝子斯臻，北渚歌其夕涨，是用帐胜宇，创祠坛，想希夷其若存，庶恍忽其无昧。建立之始，年代莫详。尔其周晋名区，覃怀奥壤，苏子揽茅之墟，寇君剖竹之郊。孟津南注，控河流于马颊，太行北指，启山路于羊肠，川原相属，风烟交会，郁彼仙观，

揭焉中立，彩之以丹青，陈之以藻绘，效灵妃之启齿，图䂬女之练色。竹亭三袭，俯瞰川湄，茅拦四注，却逵山阜。巨石崔嵬，像莲峰而特秀，奔泉澥洒，泻松涧以飞湍。微飔触而流津，清飒激而成韵，琼桃仙枣，散绿垂红，珠实金条，含缃佩紫，八林芳桂，凌冬馥以扬葩，五株仙杏，负春晞而布叶，莫不夹户萝生，垂檐接荫，可以返魂驻寄，忘忧愈疾。至若吉日良辰，高人胜士，黄冠紫绶，忘贵贱而同归，白屋朱门，混荣枯而毕萃。敬而不黩，诚禀训于怀柔，感而遂通，谅虔心于正直。于是采蔬东海，折果西山，倾玉酒而泛流霞，酌金浆而挹甘露，神交妙有，想白凤之来仪，道契虚无，佇黄雀之为使。丹梯可蹑，必超上汉之所，练驭斯□，□越无生之浪，诚洞真之苑囿，灵宝之区域者焉。秋官尚书、检校怀州刺史、南阳邓府君，道光天爵，庆发地灵，蹠泰阶而高视，实揩天而骋力，题剑升朝，荣形之寄攸重，佩金增秩，仰福之任逾隆。长史陇西李知人，司马南阳邓揩，河内县令巨鹿耿仁惠，或展骥亨衢，化康邦国，或割鸡游刃，功茂邑民。思静力于回天，厌劳生于寂地，识明玄扎，迹寄道枢。半刺毗藩，则晨趍飞其鸽岭，一同作宰，则元会降其凫舄。每虑阳轶再旬，具虔攀于斯谷，阴衢洁朔，荐行潦于兹峦。县令仁惠，禀气孝恭，祭则神飨，天然感物，祈必灵歆，所请甘霖，未回车而降泽。但求膏液迎举，愈以零滋，弥愧神之厚恩，□勒铭而旌德，而碧落清窗，显在百城之次，椒庭桂门，近临千室之中，瞻石梁而靡阔，仰瑶台而何远，夫降仙成宅，西岳纪桓谭之赋，寻真起咏，南溪闻郭璞之诗，是以轻率下民，仰追前列，寄诸贞琰，题其颂云：

毕筮初占，系复其始，宁门有相，甥膺庙美，珠胎孕宝，玉仙昭祉，实唯灵媛，作嫔君子，取譬鸾凤，言边魴鲤。早明八素，夙悟三玄，呪神争术，餐蓬募仙，紫书题记，白简开编，蹔游芝圃，倏见华田，轻飞起月，高训垂烟。戒遵灵坛，载规神宇，却倚岩壁，前临涧浦，偃蹇云栋，清泠风户，怪石奇木，鸣虫啸羽，居兹他圣，坐同天柱。銮妃去魏，弄女辞秦，阳台之下，暮雨称神，洛川之侧，朝霞韫真，窈窅高蹈，寥廓上宾，思□道业，用述微尘。

大唐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建

乔继玟镌

昨于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中奉敕打造碑文，今有□□□张安□集邑□重建。邑人□守□、陈□、李□、□□、王□□□贺□、王顼、郭□、李让、王□、□宝、任光、□□、□□、王□□、程□、封顺、刘宝、□□、张□、裴□、□□

（艺拓、《萃编》卷六十）

①《金石萃编》卷六十：按《真诰》有云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注云：此即魏夫人也，而不详夫人事迹。《西王母传》则云：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清斋于洛阳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授华存，而亦不详夫人为魏阳元女，刘幼彦妻。《河南通志》不详木涧所在。魏夫人祠在怀庆府城西北紫金坛下，相传夫人乃晋修武令刘幼彦妻，学仙飞升，世号紫虚元君，后人立祠祀之，亦不详祠祀之始于何年。此碑亦云建立之始，年代莫详，则其来久矣。碑云魏夫人者，晋剧阳侯任城魏阳元之女也。《晋书》传云：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对策升第，除渑池长，迁浚仪令，入为尚书郎，累迁相国参军，封剧阳子，宜阳荥阳二郡太守，征拜散骑常侍，出为冀州刺史，入为侍中，迁尚书，太康初拜右仆射，转左仆射，领吏部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司徒，年老称疾，起署兖州中正，寻又称疾，诏曰：舒屡执冲让，辞旨恳诚，以剧阳子就第，位同三司。太熙元年薨，谥曰康。子混先卒。传不言其有女，而爵是子非侯，则碑传互异也。刘幼彦无传，怀州刺史南阳邓府君，长史陇西李知人，司马南阳邓揩，史志俱无考。而河内县令巨鹿耿仁惠，碑称其禀气孝恭，祭则神飨，所请甘霖，未回

车而降泽。稽之《通志》，不载循吏，尤为漏略，附识以补志之阙。序末颂词四章，章十句，每章末空三字以隔之，与他碑异例。碑立于垂拱四年二月，殆是修建夫人之祠。碑题“宏文馆学士路敬淳”制文，两《唐书》传皆云敬淳贝州临清人，天授中历司礼博士、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授崇贤馆学士，不云天授以前之官宏文馆学士也。《新唐书·百官志》，宏文馆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号馆主，给事中一人判馆事，是垂拱时学士无专员也。此则碑题之可疑者。

岱岳观碑(三)[①]

在第二面上截，十一行，行十三字，正书。

大周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

祇承官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道士马元贞称之曰金台观主、中岳先生。此中岳犹郭行真之谓东岳也。有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唐书·百官志》：龙朔二年改内侍监为内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二十二人，此云内品官，是内侍省之品官也。奉圣神皇帝敕者，垂拱四年五月，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以得宝图于洛水，称之曰天授圣图，其后遂改元建号曰周，又加尊号圣神皇帝。此是改元之二年，命元贞往岳渎投龙作功德，以告革命之事。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按薛驹《东斋纪事》云：道家有金龙玉简，学士院撰文，具一岁斋醮，投于名山洞府。金龙以铜制，玉简以阶石制，即此所谓投龙也。显庆六年行道止于七日，此作功德，乃一十二日夜矣。凡造像少者止一躯，多则谓之一铺。此天尊像曰一铺，明非一躯也。

马元贞孔庙题记

在曲阜孔庙《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左上方。

大周天授二年二月廿三日，金台观主马元贞，弟子杨景□、郭希玄奉敕于东岳作功德，便谒孔夫子之庙，题石记之。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

(艺拓)

金台观主马元贞投龙记

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九寸，十四行，行字不等。在唐县。

天授二年，岁次辛卯，四月壬寅朔，一日壬寅，金台观主马元贞奉敕，大周革命为圣神皇帝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于此淮渎，为国章醮。遂日抱重轮，祥云显彩，五鹤坛上萦绕徘徊，天花舞空，若素雪而飘扬，其时官人道俗八十九人同见。

弟子杨景初　郭希元　内品官杨君尚　欧阳智琮　承议郎行桐柏县令薛□　唐州录事安智满　承议郎行桐柏县主簿韩元嗣　将仕郎守淮渎令□礼征　桐柏县录事赵德本　里正樊客安　陈智兴　赵文昌　佐史□怀素　向思荣　张宏节　祝史樊恩通　樊文绰　田元干　老人何惠谌　樊武弁　樊九征　樊贡　镌匠董修祖

（《八琼》卷四〇）

①《筠清馆金石记》：马元贞题名同时有五：一在山东泰安，一在曲阜，一在河南登封，一在济源，此则设醮淮源而题也。

马元贞投龙记

正书，在济源奉仙观老君石像碑侧。

天授三年岁次壬辰，正月戊辰朔，廿四日辛卯，大周圣神皇帝缘大周革命，奉敕遣金台观主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功德。十六日至奉仙观，沐浴□斋，行道忏悔。廿一日于济渎庙中行道上神衣，辰时在路，日抱戴庙中，行道日又重晖。宣读御词，云垂五色，□□□至廿四日，章醮讫投龙，日开五色，又更重晖。官寮（缺）同见。

弟子杨景□　弟子□□□　五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　同见官人朝散大夫行济源县丞薛同士　同见官人宣义郎行主簿王智纯　同见官人承奉郎行尉薛元杲　同见官人登仕郎行济渎令孟意诞　同见人上骑都尉（缺）　同见人□□尉行（缺）

（《续编》卷六）

马元贞造元始天尊象记

碑高七寸，广一尺二寸，十八行，行十一字，正书。在济渎庙。

使□毕中孚，副主簿王智□，维大周天授三年，岁次壬辰，圣神皇帝之革命三载也。德泽□岁，光灵灼铄，神祇品物，咸与惟新，乃敕道士马玄贞肃将明命，钦若大道，投龙醮于济渎。醮讫，仍以□綵造石元始天尊并夹侍二仙。元贞以正月戊辰朔廿一日戊子陈法座，宣御词，俄有仙鹤迴翔，庆云萦拂。于时济源县丞薛同志等道俗数百人，咸睹灵应，以为非常之□。洎醮讫，遂遵睿旨，式范尊容，琢雕为樸，于兹克讫。仍□位于奉仙之观，庶以妙功，永资昌历，天长地久，服永无斁。

如意元年七月十五日。

（艺拓）

杨满造天尊像记

石上截断缺,见存高八寸一分,广六寸六分。天尊像仅存下半。造像记五行,行六字七字不等,题名六行,正书。

证圣元年岁次乙未,四月戊寅朔,二日己卯,杨满为亡女二人敬造天尊一区供养。(已上五行在像下正中)

女婆怜母杜陪萨　亡女女观官要儿(已上三行在像下右方)

亡女午儿　男怀庆　庆男令忠(已上三行在像下左方)

(《匋斋》卷二十)

岱岳观碑(四)①

在第一面上截左偏,六行,行十九字。末行二十七字。正书。

大周万岁通天贰年,岁次丁酉,东明观三洞道士孙文儁,奉天册金轮圣神皇帝肆月伍日敕,将侍者姚钦元诣此岳观祈请行道。事毕,敬造石天尊像壹躯,并弍真夹侍,庶兹景福,永奉圣躬,聊纪其年,因传不朽。

专检校博城县主簿关玄博、录事张则生、护军□□□□□□□勒石纪年。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纪称武后以天册万岁元年加号为神,次年三月改元万岁通天,至是诣岳观行道,造石像一躯。后有专检校衔名,谓检校造像之专官也。

冥寞官冥君古坟记铭序①

陈子昂

神功元年龙集丁酉,我有周金革道息,宝鼎功成,朝廷大宁,天下无事,皇帝受紫阳之道,延访玉京,群臣从白云之游,载驰瑶水,笙歌入至,玄鹄飞来。时余以银青光禄大夫,忝在中侍,拥青旄之节,陪翠銮之旗。昔奉车子侯,独随武帝,昌明为御,每侍轩游,比之今日,未足多幸。是时屡从严祀,遥谒秘封,尝睹众灵如云,群仙蔽日,乃仰感王子晋,俯接浮丘公,行吹洞箫,坐弄云凤,窃欲邀羽袂,导鸾舆,求不死于金庭,保长生于玉册,上以尊圣寿,下以息微躬。因登缑山,望少室,寻古灵迹,拟刻真容,得王子晋之遗墟,在永水之层曲,且欲开石室,营寿宫。庀徒方兴,畚锸攸作,乃得古藏焉。其藏上无封墟,内有甓瓦,南北长二丈二尺,东西阔八尺,中有古剑一,长尺余,铜碗一,并瓦器二。其器文彩怪异,非虫篆雕斵所能拟也。又有古五铢钱朱漆片数十枚,初开时文彩可见,及根拨之,应手灰灭。既无年代铭志,不知爵里官族,参验其事,已曾为人所开。于是抚之永怀,念昔增密,始知有

形必弊，涉器则毁，钟鼎玉帛，非度世之资，名位宠章，为累真之府，未能独立物表，超世长存，与日月齐光，天地比寿，非天道乎。冥寞曾寞君，久幽珍藏，逾此昭发，岂不欲感示玄契，奇畅灵期。昔王乔古坟，惟留一剑，令威荒冢，又叹千年，起予道心在乎此。仰惟圣主仁慈，恩被草木，阳和掩骼，既昭国典，至德埋胔，又在周令。今此藏亏露，诚感仁恻，谨历吉日，协良辰，即以其年十月甲子朔，具物备容，还定旧圹，豚鸡在冀，牺嶒若歆，哀其铭志磨灭，姓位不显，乃锡之名曰冥寞君。（《陈伯玉文集》卷六）

①超案：题下原注："为张昌宁作"。

唐杳冥君铭①

凤阁舍人河东薛稷为文并书丹

悠悠洛邑，眇眇伊堙，屡移寒暑，频经岁年，丹壑几变，陵谷俄迁，不睹碑碣，空悼萝烟。(其一)时代攸徙，宁穷姓氏，匪辩□□，谁分朱紫，翠坟全缺，玄扃亦毁，久歇火风，爰归地水。(其二)灵迹难访，莫知其状，仿佛夕台，依俙泉帐，草积丘垅，松高岩嶂，乃眷幽途，弥增悲怆。(其三)于彼兆域，是生荆棘，松剑犹存，榆钱可识，览物流□，□□太息，欲致礼于营魂，聊寄言于翰墨。

大唐神功元年丁酉岁十月一日（《萃编》卷六二）

①《金薤琳琅》卷九：铭文但云"悠悠洛邑，眇眇伊堙"，又云"灵迹难访，莫知其状"，则稷未尝真知墓地，盖汎然而铭之耳。后读陈子昂集，见其《冥寞君坟记》云：皇帝因登缑山，望少室，寻古灵迹，得王子晋之遗墟，在永水之层曲。欲开石宗，营寿宫，庀徒方兴，得古藏焉。内有甓瓦长二丈二尺，阔八尺，中有古剑一，铜椀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铢钱，朱漆片，及枨拨之，应手灰灭。即具物备容，还定旧圹。哀其铭志磨灭，姓名不显，乃锡之名曰冥寞君云。观子昂文，则坟尝发于武氏，掩而锡之以名，亦武氏也。但稷曰杳冥，此曰冥寞，盖杳冥冥寞，无二义也，
《金石萃编》卷六二：按《金薤琳琅》引陈子昂《冥寞君坟记》云云，据下卷《昇仙太子碑》所云："方依福地，肇启仙君，开庙后之新基，获藏中之古剑"，正指此事，与陈记合。盖因建升仙庙开基，掘得古藏，不知谁氏，目为杳冥君而作是铭也。碑前题"凤阁舍人河东薛稷为文并书丹"，《新唐书》传，稷字嗣通，道衡曾孙，擢进士第，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睿宗践祚，乙太常少卿，封晋国公，累迁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罢为左散骑常侍，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旧唐书》略同，皆无凤阁舍人之文。据《唐六典》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神龙元年复旧，其属有舍人六人。传载稷之官中书舍人，在睿宗践阼以前，正是武后时。此碑书于神功元年，在垂拱之后，神龙之前，正当作凤阁舍人，碑为可征。传云中书舍人，误仍旧名也。稷善书画，《历代名画记》称其善人物，杂画鹤知名，其书在当时与欧、虞、褚并称四家，而今碑本流传者，仅见于此而已。

岱岳观碑(五)①

在第二面上截，十四行，行十一字、十四字不等。正书。

大周圣历元年，岁次戊戌，腊月癸巳朔，贰日甲午，大弘道观主桓道彦，弟子晁自瑞，奉敕于此东岳设金箓宝斋河图大醮，滦日行道，两度投龙，遂感庆云叁见，用斋醮物奉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敬造等身老君像壹躯，并贰真人夹侍。

兖州团练使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上柱国高晃

兖州团练使押牙忠武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赵俊

专当官博城县尉李嘉应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其云腊月者，武后自永昌元年改用周正，以建子为岁首，腊月者丑月也。金录宝斋河图大醮，金箓与黄箓同为道家斋醮之法。《隋书·经籍志》，道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三洞经教王川，黄箓者，帝之金简也，洞圣真君传结坛之法，有九中三坛，其上曰黄箓延寿坛，其中曰黄箓臻庆坛，下曰黄箓驱邪坛。《唐六典》，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斋有十名，其一曰金录大斋，其二曰黄录斋。(余不录)其设醮行道之法，则《六典》未详也。《云笈七签》云，顺天兴国坛，凡星位三千六百，为普天大醮。延祚保生坛，凡星位二千四百，为周天大醮。祈谷福时坛，凡星位一千二百，为罗天大醮。此云河图大醮，虽未详其坛位，要亦仿佛三坛之仪也。行道祇七日，而投龙有两度，则其仪有加矣。造等身老君像，等身者，与人身等也，此特云等身，则其他造像之不等身可知矣。专当官者，犹言专管官，专办斋醮造像之事也。当，勾当也，亦即管勾也。

潘尊师碣①

高八尺六寸，广三尺六寸，三十四行，行七十三字。隶书。在登封嵩山老君洞。

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

雍州司功王適撰序

弟子中岩道士司马子微书

古偁列仙，自黄帝尚矣。或解形默遁，或练气昭升。然业与代殊，古将今远，闻之者不见，见之者不留。世轫以局守增疑，神人以密化为贵，故其道弥大，其议弥乖，非理契冥通，精存玄览者，不可得而论已。尊师赵国赞皇青山里人也，族潘氏，名师正，字子真，唐嵩山上清之证真者也。尊师体元和之精，含太素之气，诞弥之夕，景光充庐，客曰：此天阶之祥，非世贵者。既而生有仙骨，幼无童心，足蹈龟文，手垂过膝，风仪虚秀，操履幽贞，年十二，通春秋及礼，见黄老之旨，薄儒墨之言。白云在天，心已遐令。十三丧母氏，攀坟柏以泣血，伏冢庐而捶心，缅惟大孝严天，非负土之义，慎终崇德，实致福之基，大业云季，回手谢俗，启金丹之术，祈玉清之台，却粒而练肌，嚼膏以虚藏，身外无影，骨间有声。时升玄真人王君居在茅山，山有华阳洞天，群仙之府，乃负笈潜往，结草幽居，受秘录于金坛，奉玄文于石室。王君以尊师名著紫简，业盛黄丘，指以所居，告归中岳。于是揭来上国，贯继中经，漱阴屿之双泉，庇阳崖于二室，寝冥孤宙，垂将十年，以其樵歌，尚通隐迹。或至历群岩以选胜，穷绝界而择幽。得逍遥谷者，有古仙之迹，雄峰晃朗，抗升天之阶，牡谷空衆，洞入冥之路。于是因林石结茅构，烧枫柏而戒静，练松茅以存精，志逾翔云，神合浩气，吞流瀣以

龟息，吸斋皇以龙盘，青古不留，丹田已见，冥寂五纪，邈与代殊，想望三清，悠然景会。上元三年天皇大帝幸洛都，睇嵩阜，谒三元之洞，征六甲之图。尊师以道有所申，贵有所屈，爰不屑命，对以无为。后年巡豫许京，夙想太室，愿言霄极，伫降云轺，师仍爰几，谢以幽疾。至调露元祀，月惟孟冬，天子乃印运尧心，凤整轩御，万骑云跃，六龙天飞，清碧珊之坛，访皇人之道，会师于嵩阳观焉。时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潜光宝纬，佐理璿房，深祈绛阙之游，遥契紫元之妙，霓裳羽从，斋心致谒。既而皇眷靡斁，青溪尚深，乃税法驾，寻玄畤，风伯诤壑，雨师空岩，日月按晷以流光，星辰环拱而列曜，搴紫兰以承玉辇，辟丹桂而交翠旗。天步穆请，云居攸止，鸿崖绝以抗室，赤松森而环阶，药铫绝烟，无若火化，林扉拥雾，有同巢居。天皇乃幸结茅，御蟠木，访天人之际，究性命之元，欣然顺风，叹以颓景，眷情遐伫，欲罢不能。爰制有司，就师立观，即于逍遥爰谷，建隆唐焉。神皇雅尚仙图，永怀秘诀，每洒心咨道，探赜求真，希步景于青元，想餐霞于紫府，尝致书曰，九宫神秘，顾已通其大纲，太一紫房，犹未解其深旨，尊师微言冲答，秘世莫闻。明年仲春，上又以乘舆步辇，致师于洛城配宫，经覃圭之禁林，造上阳之仙阁，龙香竟路，羽盖骈阴，天子侧席斋宫，虚衿宣室，是日八风澄景，五云卿霭，万姓踌躇以耸瞩，百神翕习而发幽，真与圣冥，显与晦接，邈听千古，斯其一交者矣。寻而瑞节言旋，攀石梁之幽阻，神眷动思，赋瑶池之浩歌，迁延永怀，恐而不及，乃降制命，以嵩阳观为奉天宫。苑接隆唐，地邻爰谷，左辟仙游之路，右启浔真之门，丹陛亘于云扃，紫微通于烟幌。大帝于是排阊阖，跄钩陈，超蠛蠓，御嶙峋，并中侍，肃外臣，若忘天下，窅然踰旬。后年复降师于金阙亭，问三洞之阶，稽七真之秘，神皇亲馔金鼎而献玉厨，五芝云敷，八桂霜靡，允执天师之礼，以旌问道之勤。又以功德事咨祈景福，乃于太子甲第建弘道之坛，老君寿宫立玄元之观，二名禀于师口，双榜题于帝笔。有制屈德，遥统其纲，将以光振王司，庆洽琼府，上乃降云宇幸观风，命百寮，敞九部，衣冠趋而铜路咽，钟鼓举而天津沸，龙旗鹤盖，纷以挥霍，仙童灵妃，忽其倏闪。须臾声散景灭，若届殊庭，月曙烟飞，已浔幽谷，斯亦上九不疑之遂，反一无迹之行焉。其后乘舆屡陟山宫，必瞰□壑之间。尊师深视绝景，不降河宗之居，虽甫对云霓，类蓬壶之恍忽，而玄通寝寐，若胥庭之肸蚃。永淳元年正月乙未，崇翰风霁，乙夜云灭，忽而有闻，若万籁聚，徐而听之，则五音和，非太常之乐声，即玄都之仙韵。中使具以状闻，帝曰：潘尊师其升乎？即日驾幸奉天，上谒虚室，帝子扈跸，王姬陪辇，暨于崟峰戢景，吁谷生阴，黄竹申悲，丘陵有赠。浔而高宗厌世，乘彼白云，我师宁极，独守玄化。后年季夏一日，谓弟子曰：吾获保兹岭，于今五十余年，灵异在谷，仙鹤满野，俾吾不接万乘之尊，亦庶几乎轻举矣。今名登玄录，身历太阴，升玄之言，信吾命也。是朔之夕，辰象丽天，鹿鸣辟山，雉雊众谷，翌日犹曰，吾其蜕矣。乃阖门入静，端坐焚香，月至于望，日临于甲，命香水，投青符，浴兰房，披紫褐，曰反吾静矣，亭午将化，留此十旬，归吾石室。乃遗形爰景，济神幽敫，于时紫气氛氲以旁烛，红云萧索而上延，郁行芳藻，流晷烟霭之表，若有人焉。圣神皇帝闻而兴感，乃降宝命，式谥松扃，曰：去年当晚，轩皇之驾不追，今岁秋酬，广成之居又寂，以此哀悼，情何可任，赠太中大夫，追谥曰体玄先生，昭国礼也。尊师亦尚冲密，勤崇幽深，理心事天，所宝唯啬，绝圣弃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宾期，珍图秘学，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乃崇标旷迹，遐情远意，志廉青云，蓬视紫闼，每叹曰："大丈夫业于道，不能投身霄岭，灭景云林，而寂痾此山，以烦世主，吾之过乎！"遂欲东求蓬莱，孤舟入海，属天皇敦笃斯道，祈款逾深，迟迴山隅，绝策未往。既

而金格有命，镳辔遗区，于戏，昔姑射有神人，尧轻天下，空峒有至道，轩屈顺风，玄真高踪，万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师有弟子十人，并仙阶之秀，然鸾姿凤骨，眇爱云松者，唯颍川韩法昭，皆禀训瑶庭，密受琼室，专太清之业，遵下仙之传，谷汲芝耕，服勤于我，盖历岁纪也。昭等永惟尊师灵迹洞业，高深迈古，而弃世往矣，其若之何。乃琢石幽山，申颂玄德。其颂曰：

黄帝得道，白日登天，赤松度世，紫岳乘烟，业称千古，精沦九仙，真踪谁嗣，猗吾体玄。(其一)体玄维何，仙骨天植，冲而神秀，幼有至德，云性鸣鹤，冥心龟息，玄风独迈，白贲无饰。(其二)金陵福地，茅山洞天，高真灵景，终古贞全，寥寥太素，眇眇升玄，惟我师友，负笈往焉。(其三)始受玉书，即入琼室，机先体二，道惟得一，学备青台，化穷丹术，餐霞永矣，抱景期毕。(其四)玄真有命，黄丘是理，烟霞来归，云林萃止，葆光藏密，冥机畏美，岩螺与居，象网而已。(其五)有唐天子，乐我云仙，芝驾羽盖，蜺旌凤旃，斋心来谒，契道忘筌，瑶池一去，鼎化千年。(其六)煌煌女希，继天而立，黑龙既济，丹凤攸集，宗我仁师，缅怀真级，紫房问道，青元乃习。(其七)玄功聿就，洞业克成，青童甫谒，绛虬来迎，挥神默解，卧斗霄行，去去金阙，悠悠玉清。(其八)岩幽碧洞，峰秀金台，少君斯举，青子时来，贞松云郁，虚室载开，永言千载，归鹤徘徊。

大周圣历二年太岁己亥二月八日建立　　　　　　　　(艺拓、《萃编》卷六二)

①《金石文字记》，在嵩山老君洞南。此碑称弟子者，司马承祯也。老君洞即唐之逍遥谷。《潘师正传》云，居逍遥谷，高宗诏即其庐作崇唐观，及营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门曰仙游，北曰寻真。《中州金石记》：刘昫《唐书·隐逸传》略云：潘师正，大业中度为道士，师事王远知，居于嵩山之逍遥谷。高宗与天后甚尊敬之，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山别起精思观以处之。以永淳元年卒，赠太中大夫，谥曰体元先生。多与碑合。隐逸传又云：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颇善篆隶书，元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续仙传》云：承祯攻篆，迥为一体，号金剪刀书。

《金石萃编》卷六二：按碑题"弟子中岩道士司马子微书"，《新唐书·隐逸传》：司马承祯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师正，传辟谷道引术无不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辞去，遍游名山，庐天台不出。武后尝召之，未几去。《旧书》传云：承祯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元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承祯止于天台山，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此碑立于圣历二年，殆即武后自天台召入都时所书也。又检齐召南重订天台山方外志要载，唐崔尚《桐柏观碑》称司马承祯一名子微，号天台白云子，河内温人，晋宣帝弟太常道之后裔。祖晟，仕隋为亲侍大都督。父仁最，唐兴为朝散大夫、襄州长史。名贤之家，奕代清德，庆灵之地，生此仙才。炼师蕴广成之德，睿宗继黄轩之明，斋虚而求，将利国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动也。此文于武后召见事略而不书，而于承祯之先世，较详于史，且不云承祯字子微，而曰一名子微，与碑合。又考《云笈七签》，载中岳体元潘先生名师正，赵州赞皇人，丧母庐墓，以至孝闻。其气内融，辉光外发，隋大业中人道，王仙伯尽以隐诀及符箓相授，栖于太室逍遥谷，积二十年，但啖松叶饮水而已。高宗皇帝每降銮舆，亲诣精庐，先生身不下堂，拱手而已。及问所须，答言松树清泉，山中不乏。帝与武后共尊敬之，留连信宿而返。寻敕于所居造崇唐观。(碑作隆唐观，此似避元宗讳改)岭上别起精思院以处之，敕置奉天宫，令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复于苑北面置寻真门，太常奏仙乐以祈仙、望仙、翘仙为曲，皆谓先生名焉。前后赠诗五百首，永淳元年告化，时年八十九。赠太中大夫，谥曰体元先生，弟子十八人，有韩法昭、司马子微、郭崇真，此语可广碑所未备。又有王屋山贞一司马先生，即司马子微，所载事迹与《桐柏观碑》语同，惟云"传授正法，至汝六叶"，与旧史及《桐柏碑》作四世者异。

升仙太子碑并序①

连额高一丈七尺四寸，广六尺五寸，三十三行，行六十六字。草书。篆题“升仙太子之碑”。在缑山。

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

朕闻天地权舆，混玄黄于元气，阴阳草昧，征造化于洪炉。万品于是资生，三才以之肇建，然则春荣秋落，四时变寒暑之机，玉兔金乌，两曜递行藏之运。是以乾坤至大，不能无倾缺之形，日月至明，不能免盈亏之数。岂若混成为质，先二仪以开元，兆道标名，母万物而为称。惟恍惟惚，窈冥超言象之端，无去无来，寥廓出寰区之外。骖鸾驭凤，升八景而戏仙庭，驾月乘云，驱百灵而朝上帝。玄都迥辟，玉京为不死之乡，紫府傍开，金阙乃长生之地，吸朝霞而饮甘露，控白鹿而化青龙，鱼腹神符，已效征于涓子，管中灵药，方演术于封君。从壶公而见玉堂，召卢敖而赴玄阙，炎皇少女，剩往仙家，负局先生，来过吴市。或挑烟而长往，或御风而不旋，既化饭以成蜂，亦变枯而生叶。费长房之缩地，目览遐荒，赵简子之宾天，亲聆广乐。怀中设馔，标许彦之奇方，座上钓鱼，逞左慈之妙技。遥升阆道，远睇平衢，鼓琴瑟而驾辎軿，出西阙而游北海，登昆仑而一息，期汗漫于九垓。湘东遗鸟迹之书，济北致渔山之会，拂红旌于日路，飞羽盖于烟郊，既入无穷之门，还游无极之野，青虬吐甲，爰披五岳之文，丹凤衔符，式受三皇之诀，濑乡九井，濛德水而澄漪，淮南八仙，著真图而阐秘。自兆天姿拔俗，灵骨超凡，岂能访金箓于玄门，寻玉皇于碧落者矣。升仙太子者，字子乔，周灵王之太子也。原夫补天益地之崇基，三分有二之洪业，神宗启胄，先承履帝之祥，圣孝兴源，幼表灵德之相。白鱼标于瑞典，赤雀降于祯符，屈叔誉于三穷，锡师旷以四马，谷洛之斗，严父申会壅之规，而匡救之诚，仙诸切犯颜之谏。播石子之懿范，显图史之芳声，而灵应难窥，真征罕测。紫云为盖，见嘉贶于张陵，白蜺成质，遗神丹于崔子。凤笙流响，恒居伊洛之间，鹤驾腾镳，俄陟神仙之路。嵩高岭上，虽藉浮丘之迎，缑氏峰前，终待桓良之告。傍稽素篆，仰叩玄经，时将玉帝之游，乍洽琳宫之宴，仙冠岌岌，表嘉称于芙蓉，右弼嵬嵬，效灵官于桐柏，九丹可挹，仍标延寿之域，千载方传，尚纪仙圣之祀。辞青宫而归九府，弃苍震而慕重玄，无劳羽翼之功，坐致云霄之赏，虽黄庭众圣，未接于末尘，紫洞群灵，岂骖于后乘，斯乃腾芳万古，擅美千龄，岂与夫松子陶公同年而语者也。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山鸣鹫簧，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廓提封于百亿，声教洽于无垠，被正朔于三千，文轨同于有截。茫茫宇宙，掩沙界以疏疆，渺渺寰区，笼铁围而划境，坐明堂以崇严祀，大礼攸陈，谒清庙而展因心，洪规更阐。文山西峙，上耸于圆清，武井东流，下凝于方浊，骈柯连理，恒骋异于彤墀，九穗两歧，每呈祥于翠亩，神芝吐秀，宛成轮盖之形，历草抽英，还司朔望之候，山车泽马，充仞于郊畿，瑞表祥图，洋溢于中外，乾坤交泰，阴阳和而风雨调，遐肃迩安，兵戈戢而烽燧静。西鹣东鲽，已告太平之符，鄗黍江茅，屡荐升中之应，而王公卿士百辟群僚，咸诣阙以披诚，请登封而造禅，敬陈严配之典，用展禋宗之仪，泥金而叶于告成，瘗玉而腾于茂实。千龄盛礼，

一旦戒申，尔乃凤辇排虚，既遒云霞之路，龙旗拂迥，方驰日月之扃。后殿崇山，先锋蔽野，千乘万骑，钩陈指灵岳之前，谷邃川停，羽驾陟仙坛之所。既而驰情烟路，系相玄门，还于松裰之前，近瞰桂岩之下，重峦绝磴，空留落景之辉，复庙连甍，徒见浮云之影，山扉半毁，才睹昔年之规，祠牖全倾，更创今辰之制。乃为子晋重立庙焉，仍改号为升仙太子之庙。方依福地，肇启仙居，开庙后之新基，获藏中之古剑，昆吾挺质，巨阙标名，白虹将紫霓争锋，飞景共流□竟彩。去夜惊而除众毒，轻万户而却三军，空劳望气之人，自遇象天之宝，岩岩石室，纪黄老五千之文，赫赫灵坛，披碧洞三元之箓。爰于去岁，当遣内史往祠，虽人祇有路隔之言，而冥契著潜通之兆，遂于此日，频感殊祯，迢遰云间，闻凤笙之度响，徘徊空里，瞻鹤驾之来仪，瑞气氤氲，异香芬馥，频承景贶，目击休征。尔其近对缑岑，遥邻嵩岭，变维城之往庙，建储后之今祠，穷工匠之奇精，傍临绝壑，建山川之体势，上冠云霓。其地则测景名都，交风胜壤，仰观玄纬，□文当天室之邦，俯瞻黄舆，地理处均霜之境，书腴宇宙，通百越之楼船，穴险山原，控八方之车骑，危峰切汉，德水横川，实天下之枢机，极域中之壮观。于是扪危凿阯，越壑裁基，命般尔而开筵，召公输而缀思，梅梁歇迥，近架烟霞，桂栋临虚，上连□月，窗明云母，将曙景而同辉，户挂琉璃，其晴天而合色。曲阁乘九霄之表，重檐架八景之中，湛休水于天池，发祥花于奇树，珠阙据缑峰之外，瑶坛接嵩峤之限。素女乘云，窥步檐而不逮，青童驾羽，仰层楹而何阶。茂阙郁兮若生，灵仪肃兮如在。昔岘山堕泪，犹见巨平之碑，襄水沉波，尚有当阳之碣。况乎上宾天帝，摇山之风乐不归，下接浮丘，洛浦之笙歌斯远，岂可使芳猷懿躅，与岁月而推迁，霞宇星坛，共风烟而歇灭，乃刊碑勒颂，用纪征音，庶亿载而惟新，齐两仪而配久。方伫乘龙使者，为降还龄之符，驾羽仙人，曲垂驻寿之药，使琁玑叶度，玉烛调时，百谷喜于丰年，兆庶安于泰俗，虔敷短制，乃作铭云：

邈矣元始，悠哉浑成，傍该万类，仰□三精，至神不测，大象难名，出入太素，驱驰上清。（其一）黄庭仙室，丹阙灵台，银宫雪合，玉树花开，夕游云路，朝挹霞杯，霓旌仿佛，羽驾徘徊。（其二）树基创业，迁朝立市，四险天中，三川地纪，白鱼呈贶，丹鸟荐祉，灵骨仙才，芳猷不已。（其三）遐瞻帝系，仰瞻仙储，遥驰月域，高步烟墟，名超紫府，职迈玉虚，飘飖芝盖，容与云车。（其四）远集昆仑，遥期汗漫，金浆玉液，雾宫霞馆，瑶草扶踈，珠林璀璨，万劫非久，二仪何算。（其五）栖心大道，托迹长生，三山可陟，九转方成，凫飞舄影，凤引歌声，永升金阙，恒游玉京。（其六）青童素女，浮丘赤松，位称桐柏，冠号芙蓉，寻真御辩，控鹤乘龙，高排云雾，轻举遐踪。（其七）岁往年移，天长地久，霄汉为室，烟霞作友，舞鹤飞盖，歌鸾送酒，绝迹氛埃，芳名不朽。（其八）粤我大周，上膺元命，补天立极，重光累圣，嘉瑞屡臻，殊祥叠映，归功苍昊，升闻表敬。（其九）爰因展礼，途接灵居，年载超忽，庭宇凋踈，更安珠敦，重开玉虚，方依翠壁，敬勒丹书。（其十）新基建趾，古剑腾文，凤笙飞韵，鹤驾凌云，休符杂沓，嘉瑞氤氲，仙仪廓见，逸响空闻。（其十一）仰圣思玄，求真怀昔，霞轩月殿，□宫雾驿，万载须臾，千龄朝夕，纪盛德于芳翰，勒鸿名于贞石。（其十二）

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

（碑阴）

分三截，上截刻御制游仙篇及诸臣名，中截刻钟绍京等衔名三行，及神龙二年题记并衔名，下截附宋人题名，并正书。

杂言　游仙篇

御制　　奉宸大夫臣薛曜书

绛宫珠阙敞仙家，蜺裳羽旆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殊非远，写望蓬壶停翠幰，千龄一日未言赊，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舞时相向，变啭鸾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迴游天域，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春官尚书检校内史监修国史上柱国梁□臣三思

光禄大夫行内史上柱国邢国公臣王及善

中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臣苏味道

朝散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臣魏元忠

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臣狄仁杰

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谯县开国子臣娄师德

银青光禄大夫行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郑县开国子杨再思

朝请大夫守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左控鹤内供奉臣吉顼

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

题御制及建辰并梁□三思已下名臣薛稷书

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晙

题诸□等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

（右在上截）

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

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琛

勒御书臣卓□□

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

（右在中截左偏）

真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

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

（右在下截左偏）

大唐神龙二年岁次景午水捌月壬申金朔贰拾柒日戊戌木开府仪同三司左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且奉制刊碑刻石为记

从官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检校安国相□府长史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

从官太中大夫行安国相□府司马护军皇甫忠

朝散大夫守安国相□府谘议上柱国邢国公□温

朝议大夫行安国相□府记室参军事丘悦

朝议郎行安国相□府文学韦利器

朝议大夫行安国相□府仓曹参军事辛道瑜

行安国相□府属韦慎惑

行安国相□府掾丘知几

行安国相□府典军丘琬

行安国相□府典军卫日新

从安国相□品官行内侍省奚官局令引参目
安国相□品官行内侍省掖庭局令载思恭
（右在中截）
京兆韦庇
（右在下截中间）
附宋邓洵武题记（四行，行七字八九字不等，正书。）
政和元年二月廿九日西京留守邓洵武率僚属恭谒王子乔祠，男雍侍行。
（右在下截右偏）

（艺拓、《萃编》卷六三）

①《金石录》：升仙太子者，王子晋也。是时张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宠，谄谀者以昌宗为子晋后身，故武后为葺其祠，亲铭而书于其碑。君臣宣淫无耻类如此，可发万古之一笑也。
《金石萃编》卷六三：按升仙太子庙，《河南通志》载之甚略，即《偃师县志》亦但云王子乔坛，在缑氏保东南五里。又云王子晋祠在缑山上。《水经注》抚父堆上有子晋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远，莫能辨之。又云刘昫《唐书》本纪，圣历二年二月戊子幸嵩山，过王子晋庙，丙申幸缑山。偃师志似以为王子晋庙之见于史者，仅此也。然旧史《礼仪志》云：天册万岁元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改元万岁登封。丁亥，禅于少室山。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盖自丙申年奉敕建庙，至圣历二年己亥岁坛成，武后重幸，因立此碑。重幸在二月，立碑在六月也。碑虽立于重幸之后，而文所叙"凤辇排虚，龙旗拂迥，千乘万骑，谷邃川停"等语，仍是登封时事，非重幸也。王子晋，《真诰》云：父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是为王子乔，弟兄七人得道。又列仙传云：王子晋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拱手谢时人，数日而去。碑叙子晋语本此。又据《后汉书》云：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此盖别是一人，后人以其祠墓在叶县，同属中州，往往混而为一，因并识之。缑岭之有抚父堆，见《太平寰宇记》引卢元明《嵩山记》云：覆釜堆亦名抚父堆，缑岭也。抚父堆上有子晋祠，其来已久，武后葺而新之。碑所谓"山扃半毁，才睹昔年之规，祠宇全倾，更创今辰之制"者是也。礼仪志载升仙太子庙，与天中皇帝、金阙夫人连类而及，皆所以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也。又或者以武氏之先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唐世尊崇神仙，以老子为得姓之祖。周家之升仙者，有子晋，因而崇奉之。至《旧唐书》云：张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语见张行成族孙昌宗附传，系久视元年以后事，不可谓升仙立庙因昌宗而作。《金石录》遽加丑诋之词，亦过矣。碑阴上刻武后御制《杂言游仙篇》，五七相间，用韵不一，真杂言也。而不著年月，玩末句有"方期久视御隆周"，则似将有改元久视之意，当亦重过子晋庙时所作。

荆州大崇福观记碑①

陈子昂

维大周揖让受唐，有天下十载。施化育德，扬光显仁，天下咸和，中外胥谧。仙门法寓，择罔不塈。粤若无上太祖孝明皇帝，神明睿哲，龙德而隐，君子勿用，于（一作千）我诸宫，葳蕤春风，靡霂时雨，讴歌归之，允矣。太王王季，岐镐之渐也。于戏，西伯潜圣而遗其三龄，故我太祖，始安时处顺，乘彼白云，以归帝乡，方域之人，嗟咨涕演，灵魄罔遣，乃以珠襦玉匣，网兹衣冠，榖林方崇，乔山未掩，龙輴梓寝，在兹观者七月焉。余灭化北，颜涂塈积，逮皇帝顺人乐推，凤翔虎变，追革显号，宗祀于明堂，跃诚（疑作试）所历，莫不昭晰（一作皓皓）宠光也。长史弘农杨元琰，雅量川渟，贞节岳立，有倚相坟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遂稽皇图，征文献，以为会稽之庙，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上遗迹，祈饰山阶。司宾卿于惟谦、地官主事鲁玄杰，咸经沐浴邦宪，升宣周京，亦恢廓徽猷，任佐诚请。时皇帝方垂拱凝渊之中，以恩大化，故书奏不答。道士孟安排者，玄禀真骨，记上阶黄裳，羽袂襄中，窃感苍梧遗化，长沙归寝，不可以不昭（一作明）发圣世，复重理前状，伏奉阙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惘然迁思回虑，旌别斯观，锡名曰大崇福焉。时龙集己亥，圣历之二年也。翌日，又优制褒崇，特降银榜，仙书凤篆，飞集王官（一作宫），天文昭回，瑞我鄢郢，则有逾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潇湘，郁荆门，庞江徼，莫不翼戴抃舞，澡雪心目者已。安排乃喟然叹曰：道恶乎在？名恶乎在？茅茨文轩，未始离也，朱宫玄圃，未始乖也，损之而又损之，思乎思，无为而无不为，知乎知，则我何拘于常见哉！而不谓熙帝庸也，遂经玄都，爰伐琴瑟，作为仙观之宫。文彩构槛，礩硖砌阶，栌拱森郁以宏合，藻井翕艳以天开，瑶坛跻于上清，银阙表于中界，高步玄云，肃然灵风，仿佛紫阳之天也。然后璇题显曜，金榜道相，朝浮彩云，夕泫清露，眇哉邈乎，信皇灵之所感发矣。盖金简玉牒可存而不可知，昆仑方壶可闻而不可阶也，犹且日道录贵乎真经，况皇明帝载，昭铄日月而已。乃刊作记，以传罔极。

（《文苑英华》卷八二二）

①《湖北金石志》卷四：按《旧唐书·武士彟传》及新书外戚传，士彟字信世，并州文水人，武德中历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咸亨中赠太原王，光宅元年九月追尊为魏王，十月追谥忠孝，永昌元年二月尊曰周忠孝太皇，天授元年九月追尊曰太祖孝明高皇帝，长寿二年九月追尊曰无上孝明高皇帝。先天中诏削士彟伪号，仍为太原王。此当武后革命时，长史等以士彟尝都督荆州，希旨上请立观建碑而作。

体玄先生潘尊师碑颂

右拾遗陈子昂撰

尊师业尚冲密，勤毖幽深，理心事天，所宝惟啬；绝圣弃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图秘学，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乃崇标旷迹，遐情远思，志摩青云，蔑视紫阙。高宗每降銮舆，亲谒精庐，尊师身不下堂，接手而已。乃叹曰："大丈夫业于道，不能投身青岭，

灭影云林，而寝痾此山，以烦世主，吾之过乎？"遂欲东求蓬莱，孤舟入海。属天皇敦笃斯道，祈款逾深，踟蹰山隅，绝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镳轡遣区。于戏！昔姑射有神人，尧轻天下，崆峒有至道，轩后顺风，玄真高踪，万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师有弟子十人，并仙阶之秀，然鸾姿凤骨，眇爱云松者，唯颍川韩①法昭、河内司马子微，皆禀命瑶庭，密受琼室，专太清之业，遣下仙之俦，谷汲芝耕，服勤于我，盖历岁纪也。始尊师受箓于茅山升玄王君，王君受道于华阳隐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岁矣，而玄标仙骨，雅似华阳。夫阶真蹈冥，炼景游化者，其心必有类乎！法昭等永惟尊师灵迹洞业，高深迈古，而弃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颂玄德。颂曰：

观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瑶图与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与道而为一，天与人兮相连。苟精守以专密，必驾景而凌烟，丹丘不死兮羡门子，黄宫度世兮吾体玄。体玄至德兮洵淑美，冲心养和保元始，初学茅山济江水，乃入华阳洞天里，道逢真人升玄子，授以宝书青台旨，令守嵩阳玉女峰，云栖穷林今五纪。圣人以万机为贵，而我以天下为累，圣人以大宝为尊，而我以天下为烦，是以寞居于崑垒，寄遗迹于轩辕。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乐仙兮思彼云乡，千旄万骑兮翠凤凰，遨游汝海兮箕山阳，朝拜白茅夕紫房，斋心洁意缅相望，祈问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黄庭中人在子身，窈窈冥冥精甚真，去汝骄气与淫神，勤能思之道自亲。遂解形而遗世，乘白云而上宾，弟子不知其所往也，乃刻石以思真。

（《茅山志》卷二四，《陈伯玉文集》卷五）

①超案："韩"应为"韦"。

寻仙观仙坛山铭①

拓本高二尺一寸，广一尺三寸，正书，十六行，行十八字。顶圆式刻天尊象，在溧水。

仙坛山铭

道士周道赐书画　　汤义思镌

宣州溧水县寻仙观仙坛山道士宋文干，字上仙，以大唐垂拱五年，因山石自然形似，修立仙坛三所。洎长寿五年，县令王通字玄览，在任清勤，户口增益，因门三乡，遂以仙坛名乡，奉仙号里。逮圣历二年，善政县令岑仲字休，以德义当官，仁威养俗，百姓畏爱其犹父母，每施香油，琢石为象。夫修道者，上消而灾，保镇帝皇，下禳毒害，福润兆人。而道借人弘，仙资学得，窃刊玄石，贻厥来贤，乃为铭曰：

无名道始，有德仁基，求仙因此，为政由之。空同叶县，导帝匡时，重爻三洞，俱会无为。无为久恒，服食丹松，神仙不死，羽化飞腾，后来君子，可蹑高踪。

大周圣历三年太岁庚子三月十八日

父道安母蒋氏　师道士汤德　　王君秦

蕲州黄梅县令张玄秦正字　善人张行感

（《江苏》卷四）

①韩崇《宝铁斋金石跋尾》：右《仙坛山铭》在溧水县南门外四十二里寻仙观中。款云"道士周道赐书题"，无撰人名氏。上方镌天尊像，旁列龙虎。书画出一人之手，为古刻所仅见。字体方正古厚，为古唐精品。按岑仲，邓州人，中书令文本之孙，有政绩，昆仲皆作令江南，咸有声誉。宰相宗楚客属监察御史曰，勿遗江东三岑，事载名宦传。此碑载欧阳公《集古录》、王象之《舆地碑目》、陈思《宝刻类编》，原石完善，为江左唐刻之最，而近年《寰宇访碑录》及《萃编》皆不载，可见古刻之遗于目前者不少也。

《江苏金石志》卷四：按第一行铭字下空处有"督贤毛茂"四字，第十行"铭曰"下有"半山汉毛氏亦有"七字，第十四行"高踪"下有"毛与德"三字，并后人添列。岑仲休附见《唐书》岑文本传，铭云"岑仲字休"，与传异。

中岳投金简文

一九八二年五月发现于嵩山峻极峰。

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

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昭稽首再拜谨奏

（抄自河南博物馆原件）

岱岳观碑（六）①

在第一面第二截右偏，九行，行十三字。正书。

久视二年，太岁辛丑，正月乙亥朔二日丙子，神都青元观主麻慈力亲承圣旨，内赍龙璧、御词、缯帛及香等物诣此观中，斋醮功毕。伏愿我皇万福，宝业恒隆，敬勒昌龄，冀同砺而无朽。

侍者道士麻宏信

祇承官朝散郎行兖州都督府参军事摄功曹房希望

祇承官登仕郎行兖州都督府录事刘□□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周制不避唐讳，故直书丙子。万岁通天元年，登封嵩山，以岳为神岳，其地为神都，此麻慈力乃神都青元观之道士也。此次祇是龙璧香帛之礼，无设醮造像之文。龙璧谓金龙玉璧，非刻龙于璧也，祇承官皆兖州都督属官，承应其事者也。

岱岳观碑（二三）①

在第一侧上截。

五言　早春陪敕使麻先生祭岳

行博城县令马友鹿

我皇盛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挞走神鬼，玉帛礼山川。迷下玄洲使，来游紫洞前，青羊得处所，白鹤侄时年。虔悬飞龙记，昭彰化鸟篇，岩风半山水，炉气总云烟。蚓抱□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横翠微外，宇临淥潭边。侵幕灰初暖，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树，春色换山泉。伊水来何日，嵩岩去几千，山疑小天下，圣是会神仙。叶令乘凫人，浮丘驾鹤旋，麻姑几年岁，三见海成田。

①《金石文字记》：久视二年记所称神都青元观主麻慈力，即其人也。武后遣之至观修醮，神都即东都，故有伊水嵩岩之句。

岱岳观碑（七）①

在第二面第二截，十五行，行十七字至十三字不等。正书。

长安元年，岁次辛丑，十二月己亥朔，廿三日辛酉，道士金台观主赵敬同侍者道士刘守贞，王怀亮等，奉十一月七日敕，于此太山岱岳观灵坛修金录宝斋三日三夜，又□观侧灵场之所设五岳一百廿槃醮礼，金龙玉璧并投山讫，又□镇彩纱缯敬造东方玉宝皇上天尊一铺，并二真人仙童玉女等夹侍，□□□□供养。其日祥风暂息，瑞雪便傅，香烛氤氲，日月明朗，神灵降祉，吉祥事毕，故刻石记时，勒名题日。

专当官宣义郎行博城县丞公孙杲

专当斋并检校像官博城县主簿登仕郎董仁智

都检校官承议郎兖州大都督府户曹参军王果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金录即金箓通用字。此次修斋祗三日夜，亦云简矣。然所谓设五岳一百廿盘醮礼，则已前所无也。玉璧代玉简，投山即投洞之意。镇彩纹缯者，即下文本命镇彩物也。造天尊一铺，二真人夹侍，皆已前所有，此更有仙童玉女等，则服见也。观后列衔名，可知勾当修斋是一事，造像是一事，而博城主簿董仁智兼之也。

岱岳观碑（八）

在第三面第二截，十四行，行十三字至十六字不等。正书。

大周长安肆年，岁次甲辰，玖月甲申朔，捌日辛卯，敕使内供奉、襄州神武县云表观主玄都大洞叁景弟子、中岳先生周玄度，并将第子贰人，金州西城县玄宫观道士梁悟玄奉叁月贰拾玖日敕令，自于名山大川投龙璧，修无上高元金玄玉清九转金房度命斋叁日叁夜行道，陈设醮礼，用能天地清和，风云静默，神灵效祉，表圣寿之无穷者也。

专当官朝散郎行参军燉煌张泼并书

专当官文林郎守博城县主簿韩仁忠

专当官宣德郎行□□□刘玄机

岱岳观碑（九）

在第一面第三截，十二行，行廿三字至廿七字不等。正书。

大周长安四年，岁次甲辰，十一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大□□观威仪师邢虚应、法师阮孝波、承议郎行宫闱丞刘德慈、郤□□等，奉敕于东岳岱岳观中建金箓大斋卌九日，行道设醮，奏表投龙荐璧，以本命镇彩物奉为皇帝敬造石玉宝皇上天尊一铺十事，并壁画天尊一铺廿二事，敬书本际经一部，度生经千卷，以兹功德，奉福圣躬。其月四日巳前行道之时，忽见日月扬光，加以抱戴，俄顷之际，云色顿殊，遂有紫霞□起，黄云互兴，遍满□场，普成功德，睹斯嘉瑞，敢不书之，斋醮既终，勒文于石。

岱岳观主伦虚白

专管官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参军事金处廉

专管官文林郎守博城县主簿韩仁忠

专管官岳令刘玄□

庆林观铜钟铭

铭高六寸，广八寸，七行，行十二字，正书。

维大周长安肆年，岁次甲辰，拾月癸丑朔，贰日甲寅，合州庆林观观主蒲真应等，奉为圣神皇帝陛下敬造洪钟一口，重肆佰斤，普及法界苍生，并同斯福。朝议郎行合州司马高德表。

（艺拓、《十二砚斋》卷十、《八琼》卷四九）

岱岳观碑（十）

在第二面三截右偏，九行，行十三字至十六字不等。正书。

大唐神龙元年，岁次乙巳，三月庚辰朔，廿八日丁未，大弘道观法师阮孝波、道士刘思礼、品官杨嘉福、李立本等，奉敕于岱岳观建金箓宝斋，卌九人九日九夜行道，并设醮投龙，功德既毕，以本命镇彩等物，奉为皇帝、皇后敬造石玄真万福天尊像一铺。

给事郎试太子中允刘秀良书

颜文达等造老子象记

碑高四尺，广一尺三寸，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正书。在蒙阴东北六十里太清观。上截为题名未录。

大唐沂州（下缺）

粤以仙图寂寞（下缺）规玉府，将成不滓（下缺）无（下缺）教沦胥，法云无触石之期，欲火起炎昆之焰。其后马鸣龙树□叶之微言，摩腾法兰传贯花之宝偈。爰有清信仕颜文达廿余等，并地邻松巘，葱翠三冬，居郡琅邪，邑交枋陆。王公鲤跃，孝悌□义之乡，孔子龙蹲，礼乐诗书之国。共成胜业，载结良缘，舍难舍资，成未成之业，遂于茅固之左，圣水之际，奉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敬造老子三尊一铺刊之，以毕庄严，乃成金（下缺）以阐歌廉德，下有蹑于真宗，沛勒郑碑，理才公于法力，式旌其事，乃作铭云：

鹫头山下，鸡足岩怀，三尊既立，胜业横开。□创雁苑，回枕蜂台，宝愿斯毕，妙福长该。俾我功德，滋我□贤，业地尘微，三天虽则，城空恭尽，劫末灰燃，庶琼碑之□□，□□□永全。神龙元年岁次乙巳九月戊寅朔。

（艺拓，并参《山左》卷十一）

唐嵩高山启母庙碑铭并序

登仕郎崇文馆直学士臣崔融奉敕撰

臣闻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谓道，阴阳鼓舞，其功不测之谓神。然则物或类感，事因通变，乾栋倾而三光北驰，坤舆缺而百川东泻，河沦越巂，有郡邑之为鱼，水陷历阳，有吏人之化鳖，访遗踪于女峡，风雨萧条，征往事于姑泉，弦歌响亮。盈虚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谁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为人，宁贾生之足辩，仰观俯察，裁识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未穷死生之说。得于道而失于道，义有必然，出于机而入于机，理无或废。知变化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臣谨按启母庙者，盖夏后启之母也，汉避景帝讳，启之字曰开，厥后相传，或为开母。而顾野王舆地志、卢元明嵩高记，并不寻避讳之旨，以为阳翟妇人，事不经见，谅无所取。粤若玉斗璇玑，李母之居邻北极，金台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气为母则群物以萌，日为母则容光必照，坤为母则上下交泰，后为母则邦家有成。故华胥履迹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运作，星流华渚而白帝生，月贯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龠山，子娶于度土之辰，女婚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纪，摭异归藏，束生发蒙而有迷，韩子称贤而不朽，汉臣之笔墨泉海，陈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应。士歌南国，徒闻候禹之词，石破北方，终见生余之兆，则郭璞所谓阳城西启母石，李彤所谓嵩山南启母祠，随巢之说有征，鸿烈之言无爽者矣。昔者鸾川之上，母变空桑，豚水之滨，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䗖蝀，仙妇之月作蟾蜍，精卫衔木而

偿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台候妇而无归，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论乎诞载，群下莫尊于帝王，语乎迁易，凡百无闻于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称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与运而生，继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内知春，辟混沌而为家，域中无外。天皇膺历，数顺讴歌，金匮玉板，服文武之能事，儒室庙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负黼扆而朝诸侯，向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于成康，汉室巍巍，其化钟于文景，东渐西被，远安迩肃，海三年而无波，云连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升，灵凤五文，岁时来苑囿，神龙八卦，昏旦游池沼，礼云乎哉，无取于周旋揖让，乐之谓也。必在于移风易俗，司禄益富，家国于是乎有余，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夭。明王三惧，未尝遣戒慎之心，天子四邻，莫能展弼谐之用。家安其业，但听于邻鸡，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谶记，奏河图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禅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识，何以加乎。且夫旁圣神，备道德，滋萌元气，开辟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应乎天也。依土地，明神灵，驾六羽而上腾，度九州而下济，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顺乎人也。造书契，教畋鱼，合五纬而节四时，登九天而类万物，斯乃栖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务播殖，该变通，尝药以救兆人，聚货而交天下，斯乃农皇氏之所以兴人利也。振夔鼓，载龙旗，天则玄女授符，帝则黄神降斗，斯乃轩辕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总秋令于金天，分瑞官于风纪，斯乃帝昊氏之所以为人极也。洁祭祀，义鬼神，履时以象天，养财以任地，斯乃帝顼氏之所以为人教也。秋乘马，春乘龙，顺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为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阴，人无识其名，帝何力于我，斯乃帝尧氏之所以昭君德也。闻一善，举八才，帝唱动而烂星云，天歌发而跄鸟兽，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统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则之而序，道以三兴，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圣，孰能兼于此乎。而犹虽休勿休，损之又损，下明诏，发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举星毕，曳云梢，召风伯以清尘，命山灵而护野，驰洛邑，蹩襄城，天回而地游，云合而雾杳，周穆王来游太室，先征夏启之居，汉武帝有事嵩高，即访姒开之石。徒观其丹青岁古，霜露年侵，圣情有睠，兴言改葺，其山则古文之外方，其地则新邑之中土，铭坛逦迤，斜分玉女之台，碑阙相望，近对石人之庙。金草生而五色，贝树长而三花，紫云合沓于溪涧，白雾氛氲于岩岭，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灵肃然。夫其命有司乘务隙，因高背下，察隐嶙之余基，审日观星，揆摧残之落构，周官置臬，郢匠挥斤，异态神行，全模造化，红葩夺日，飞累树于山间，绮缀冲风，架回廊于木末，仙人在栋，神女临窗，周施玳瑁之椽，遍覆琉璃之瓦，赤玉为阶道，黄金作门阙，山如白岸，树似青溪，羞蕴藻于前庭，藉生刍于后径，兰香夹水，居然洗沐之资，竹帚临风，自隔嚣尘之惨，梦台云雨，宋玉对而先惊，楚壁山川，屈原书而几倦。寿宫憺兮不扰，象设安兮逾肃，霜罗曳曳，云锦披披，鸳鸯褥兮翡翠帷，白羽扇兮青丝履，垂玉鸾之佩，若往而若还，戴金雀之钗，不长而不短。其居处也暧暧昧昧，阴闭阳开，其被服也煌煌荧荧，霞驳云蔚。鼎俎则麟胎凤卵，烝薰然萁，饵膳则木蜜金膏，玉浆琼酒。当是时也，合五岳，讯九魁，选太阴，命玄关，冯夷鸣鼓，女娲清歌，左苍龙兮吹篪，右白虎兮缅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肃肃习习，天娥来风雨，霁霁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飞而仪凤舞，弄玉邀欢，辀车合而罗绮陈，智琼陪宴，麻姑服道，变海水而来游，织妇希风，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绰约，江妃绵眇，玄女以明月为珠，秦女以颓云作髻，九天真母，八极夫人，毕集于兹矣。青霞衣兮翠云裘，灵连蜷兮既留，车回风兮马飞电，视倏忽兮无见。昔者济阴山下降尧母之精灵，湘川水

曲留舜妃之响像，壇坛或在，徒闻分福之名，栋宇不修，谁辩安歌之处，岂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挟王者之都畿，当圣人之顺动，牺牲玉帛，可以洽气和神，幼妇外孙，可以披文相质，虔奉纶旨，式陈壮观，虽周人作诗，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献赋，终惭神女之工。敢作铭曰：

九州地险，五岳天中，蛟龙洞穴，日月仙宫。蓄泄云雾，震荡雷风，笙歌近接，钟鼓遥通。昔在妫帝，鸿泉未塞，昏垫下人，泛滥中国。于铄大禹，显允天德，龙画旁分，螺书遍刻。佩文壮海，省土南方，还从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礼，我都攸昌，八年不顾，四载惟荒。宛委既登，榆辅佇凿，家室误往，熊罴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纠错，其化则迁，其灵是托。宓妃之馆，仙女之台，物类通感，精魂去来。巫山庙立，汉水祠开，壇坛岁古，栋宇年摧。皇矣大唐，丽哉神圣，应图受箓，体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于兹为盛。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负扆而化，垂衣以君。三灵肹蠁，六气氤氲，鱼鳖咸若，鸡犬相闻。重译请命，殊邻款朔，化及中孚，风移大朴。天秩百礼，人和万乐，汾水可游，昆山何邈。随巢旧说，夏启遗居，盛德不泯，嘉声在诸。周王转跸，汉帝回舆，聿怀降鉴，其祀如初。虞衡举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龙盘桂柱。草积庭楼，水周堂庑，石室罕俦，轩宫为辅。珍帝洞捲，玉座含清，金翠的砾，罗縠轻明。仪形若动，侍卫疑生，依俙有物，惝恍无声。帝子湘川，天孙汉曲，缅绵缥缈，踌躇蹢躅。神女弄珠，灵妃启玉，倏来忽往，星繁电烛。壮矣丽矣，神之听之，聪明是属，景福无欺。夫人立馆，幼妇镌辞，巍巍皇室，万万余基。

（《唐嵩高山启母庙碑铭》）

龙兴观道德经碑额并阴侧题名[①]

高五尺三寸，广二尺六寸。额高四寸，十二行，行二字。正面三十二行，行七十一字。阴三十三行，行字不等。侧广四寸八分，五行，左四列，右六列，俱正书。在易州。

大唐景龙二年正月，易州龙兴观为国敬造道德经五千文。

老子道经一卷（“道可道非常道”至“天下将自正”）前重光观都监斋兼知威仪事，至神龙元年召入龙兴观检校观主张奢行。

老子道德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德经卷下。

三洞弟子南岳先生上 □宣（缺） 都监斋刘□ 威仪染道鸣（右左侧第一列）

置观度道士刘希贞 置观度道士周尚玄 置观度道士解升仙 置观度道士赵僵佺 置观度道士田大通（右第二列）

置观度道士刘仙乔 则天度道士田栖岩 则天度道士成仙道 道士冯去尘 道士染虚心 道士庞道隐（右第三列）

紫烟观主成仙观 威仪成正因 女官成修果 女官刘仙驾 女观成仙德 女官刘乘空（右第四列）

前南州刺史染师将息上柱国伏安 云骑尉张行本 万敕军飞骑张学行息知果（右右侧第一列）

州司功佐王仁会　州司仓佐韩思札　仁勇校尉成守珪弟前代州郛县主簿守逸（右第二列）

前遂城府校尉刘祖羡弟杨息　遂城府录事钦敬女六娘　成玄钦（右第三列）

重光观前观主刘惠表　三洞弟子东岳先生观主格超然（右第四列）

三洞弟子□岳先生李仙芝　道士梁玄徽（右第五列）

前羽林飞骑上柱国陈弘质妻□□女四娘女夫刘裕女□子（右第六列）

（艺拓、《续编》卷六）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老子《道德经》二卷，上卷曰《道经》，下卷曰《德经》，分两面刻之。案河上公注本，"道可道"以下为《道经》，卷上，"上德不德"以下为《德经》，卷下。
超案：艺拓中尚有一《道德经》残幢，末题"□娘次廿四娘广明元年十一月日书。"《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及《缜语堂碑录》均著录，云咸丰乙卯（五年）得于泰州故家，后移置丹徒焦山。

岱岳观碑（十一）①

在第二面下截右偏，九行，行廿八字。正书。

大唐景龙二年，岁在戊申，二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大龙兴观□□□□敕往东岳陈章醮荐龙璧，以其月廿七日辛卯于岱岳观并□□□□□设金箓行道九日九夜，烧香然灯，□□并设五岳名山河图等醮□三□。功德事毕，奉用本命纹缯及余镇彩敬造镇国天□□铺。皇猷永固，与灵岳而恒安，国祚长隆，等玄都而自久。朝议郎、行兖州□军事王幹，朝散郎、行兖州都督府参军事、上柱国兼直安乐公主府□□。乾封县令、上柱国张怀贞，儒林郎、行乾封县主簿、骑都尉韩仁忠等，恭□睿旨，沐浴身心，虔拜灵坛，勤亦至矣，稽首无上，□□

太山岩岩兮凌紫氛，中有群仙兮乘白云，陈金荐璧兮□□□。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乃本观道士所记也。二月廿七日辛卯，按二月甲子朔，则辛卯是廿八日，不知何以云廿七也。五岳名山等醮，前条未见。又前条皆云本命镇彩物，此条曰本命纹缯及余镇彩，是本命与镇彩物为二事也。末有"太山岩岩兮"韵语三句，非诗非颂，未详何意。竹垞跋以此语为张怀贞作，似亦无确据。

岱岳观碑（十二）①

在第四面上截，十六行，行十四字至十六字不等。正书。

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三月戊午朔，十九日景子，奉敕令虢州龙兴观主杜太素，蒲州丹崖观监斋吕皓仙、京景龙观大德曹正一等三人，于此太山岱岳观建金箓大斋，报褰前恩，追济兖等州大德卌九人七日七夜转经行道，设河图大醮，更祈后福，以申告请。七日之中，遂呈四瑞，白鹤腾辉，拂霞庄而娇色，黄云覆彩，映岩穴以通光，丝雨飞祯，家示九年之蓄，鸟曦抱戴，寿延千载之君。纪时日于青郊，勒奇工于翠琰，夹纻像一铺十一事，二圣

本命镇彩修造。

户曹卢延□

县令张怀贞

主簿韩仁忠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前条不云某处道士，此独详言济兖等州大德。又行道而加以转经，亦前所无者。云纻像则知非雕非素，直以本命镇彩装饰为之也。

岱岳观碑(十三)

在第四面第二截右偏，十二行，行二十字。正书。

景云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凭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于名山斫烧香供养。惟灵蕴秘凝真，含幽综妙，类高旻之亭育，同厚载之陶钧，蓄泄烟云，蔽亏日月。五芝标秀，八桂流芳，翠岭万寻，青溪千刃，蜺裳戾止，恒为碧落之庭，鹤驾来游，即是玉京之域。百祥覃于远迩，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驰心，前王由其载想。朕恭膺宝位，嗣守昌图，恐百姓之不宁，虑八方之未泰，式陈香荐，用表深衷，实冀明灵，降兹休祉。所愿从今以后，泱宇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寿，国朝官寮万姓，长符击壤之欢，鱼鸟遂性于飞沉，夷狄归心于边徼。实希灵鉴，用副翘诚，今因练师，遣此不悉。

景龙观钟铭①

铭高二尺六寸，广二尺九寸，十八行，行十七字，正书。

原夫一气凝真，含紫虚而构极，三清韫秘，控碧落而崇因。虽大道无为，济物归于善贷，而妙门有教，灭咎在于希声。景龙观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写质，阆苑图形，但名在骞林，而韶停钟虡。朕翘情八素，缔想九玄，命彼鼓延，铸斯无射。考凫偃之懿法，得晋旷之宏规。广召鲸工，远征凫匠，耶溪集宝，丽壑收珍，警风雨之辰，节昏明之候，飞廉扇炭，屏翳营炉，翥鹤呈姿，蹲熊发状，角而不震，侈而克扬，庶其晓散灵音，镇入鸡銮之殿，夕腾仙韵，恒流鸡鹄之闱。聋俗听而咸痊，迷方闻而永悟，洪钧式启，宝字攸镌。其铭曰：

紫宸御历，青元树因，倾岩集宝，竭府收珍，杜夔律应，张永规陈，形包九乳，仪超万钧，上资七庙，傍延兆人，风严韵急，霜重音新，自兹千岁，从今亿春，悬玉京而荐福，侣铜史而司辰。景云二年，太岁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铸成。

(艺拓、《萃编》卷六九)

①《石墨镌华》：景龙观者，中宗所作，景云二年睿宗为之铸钟制铭也。《雍州金石记》：今在西安府城迎祥观。序铭共二百九十二字，大径寸许。景龙观创自中宗，睿宗铸钟作铭，开元时因迎老子玉像，改今名。《金石萃编》卷六九：按钟铭本在景龙观，铭文可据。《陕西通志》载迎祥观在西安

府城内广济街东，迎祥观即景龙观也，创自唐景龙二年。按苏灵芝书《老君应现碑》，开元二十九年元宗梦见老君曰，吾乃汝远祖，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合与汝于兴庆相见。觉而异之，即命尚书张九龄、道士萧元裕寻访于盩厔闻仙峪，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余以进，其日元宗在兴庆宫递亲迎谒，置于殿内，次日送景龙观大同殿安置瞻仰，与梦中所见无异，即改景龙为迎祥观。今钟楼为悬钟所，睿宗景云钟铭刻其上，此则是景龙观钟铭之所在也。然《长安志》何以不载迎祥观，所未详矣。《唐书·方技·叶法善传》：睿宗即位，法善有冥助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止于京师景龙观。盖铸钟时尚是景龙观初建，钟成而观亦竣工，于是叶法善以先天二年止居是观也。睿宗得位出于法善冥助，然则建景龙观，睿宗亦为法善地也。

岱岳观碑(十四)[①]

在第三面第三截，十二行，行十五字至廿七字不等，正书。

大唐景云二年，岁次辛亥，八月癸卯朔，十四日景辰，蒲州丹崖观上坐吕皓仙，奉今年闰六月十九日敕，往东岳及莱州东海投龙，并道次灵迹修功德。将弟子二人，蒲州灵仙观道士杜含光，丹岩观道士王元庆、道士孙藏晖，于此三日三夜，卌九人金箓行道，设斋醮并投龙。

朝议郎行仓曹参军陆大鹏，朝议郎行兵曹参军高岌，通直郎行参军袁干时，宣义郎行瑕丘县丞裴遇等，奉都督、齐国公崔处分，令此起居吕尊师。时属仲秋，谨题斯记。

①《金石萃编》卷五三：此次不独为东岳，凡道次经过灵迹，皆作功德也。都督齐国公崔不著其名，《新唐书·崔日用传》，中宗时日用拜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帝崩，韦后专制，畏祸及，更因僧普润、道士王晔，私谒临淄王以自托。韦氏平，以功授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坐与薛稷相忿竞，罢政事，为婺州长史，历扬、汴、兖三州刺史。碑称齐国公，与传合，而云都督者，即兖州刺史也。日用前以僧道之力，得私谒以自托，此时失政出守，思更假道士之力以求内召，窥见吕皓仙屡奉敕使，因遣官起居，以申结纳之意，则以崔为日用，固无可疑者矣。

上智为玄真造象记[①]

石上圆下平，高一尺一寸，广五寸五分，厚三寸一分。座高二寸五分，二十二行，行五字，正书。

大唐故女官讳玄真，太上仙苗，陇西懿族。希夷之体，亲承老君之妙，益易之方，乃传王母之术。以景云二年岁次辛亥，四月丙□□六日辛巳升化于洞晖观。侄上智号恋罔极，攀慕无依，遂建崇仙宫，永流□□龄，万叶流芳，穆尔仙尊千存崇兹灵趾能易虽亡固□其根能益□物云□□

(《匐斋》卷二一)

①《匐斋藏石记》卷二一：右造像女官玄真，不著其姓，据称太上仙苗，陇西懿族，知其为李姓矣。李唐自谓玄元苗裔，崇尚道教，太平、玉真皆公主而入道，明皇时杨太真度为女道士，知官人入道

者多矣。唯玄真系宗女，似不应给事宫掖，所云女官，未知是何职司？而其短上智为建崇仙宫，寻常女冠未易办此物力，然则玄真其殆衍派银潢醉心金箓者欤？

杨太希造元始天尊像记

碑高八寸，广一尺二寸，十八行，行字无定数，正书。

原夫三统未萌，阴阳混于气□，六虚肇辟，造化剖于元胎，是□大象无形，其可得而言矣。粤以先天二年九月一十一日，道士杨太希奉敕于济渎斋醮毕，所余镇信，今为皇帝回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等。实相才成，宝云郁起，灵光晋烛，浑天洞明。玉晨之位既崇，翠琰之功斯毕，虔奉明旨，敢□玄铭，万古悠悠，披文相质。铭曰：

大哉皇纲，粤惟臣唐，恩覃九井，德茂三光。真仪就毕，玄教再杨，式□贞琰，地久天长。

检校官主薄闾龄之

大唐先天二年一十一月三十日建

（艺拓）

尹尊师碑[①]

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广五尺，二十六行，行七十一字，隶书。额题"大唐尹尊师碑"六字，篆书。在盩厔县楼观。

大唐故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并序

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谕德兼崇文馆学士上柱国平凉县开国公员半千撰

闻夫真人者出巨壳，历倚杵，骑蜚廉，从敦圄，臣雷公，妾宓妃，朝濯发于汤泉，夕晞首于旸谷，仍丹丘以长啸，戴翠华以高游。自非植因旷劫，肃恭太浩，从事于金房之前，镂心于玉晨之上，携青童而应黄绿者，奚以成后来之妙相乎！继绝景而胤希声，则尊师其人矣。尊师讳文操，字景先，陇西天水人也，后秦尚书仆射纬之后，纬仕长安，故为扈人焉。若乃都为帝师，降迹于唐勋之代，光乎王佐，应命于周武之朝，家籍代资，可略言矣。曾祖洪，宇文朝商州长史，大父舒，隋文州别驾，昭考珍，皇朝散大夫。[②]尊师特禀异气，垂实冥华，始降迹也，其母袁氏夜梦玄妙玉女授以九老丈人之符，[③]数月而闻腹中诵经声，且时时有异光绕身矣。及载弄之始，目光炯然，眸子转盼，若有所见。[④]及胜衣之日，自识文字，唯诵老子及孝经，乃曰：此两经者天地之心也。此后见好杀之字，若蹈水火，视无礼之文，如坠泉谷。稍长闻有尹真福庭，乃精心事之，不近俗事。因读西升、宝灵等经，渐达真教，既得玄味，便契黄中。闻师者传道之父母，行道之神明，无数劫来，妙经是出，不因师学，谓之长昏，遂章惶无已，求师不暇。时有周法师者，内音之先鸣，上皇之高足，乃愿参轩敬驾，陪景啸空，奔走礼竭，以申宿志。法师见之，乃谓尊师曰："汝于劫会之中，已受龟山之录也。"便

训以紫云之妙旨，授以青羽之隐法，意人其心，谓赤松、王子乔可与抚烟月矣。年十五，道行已周，有[illegible]于远近矣。属文德皇后遵上景而委中宫，于时披[illegible]道林，博采真迹。尊师即应玄景，行顶录云，奉敕出家，配住宗圣观。虽剪芝琼园，采[illegible]玄陇，意每远出，未近谢也。将欲沐浴东井，栖迟南昌，保护昆仑，窥窬混沌矣。故属想丹烟，游心紫虚，遍寻五岳，备涉九元，寻三君之祖气，成七晨之慧眼。旋谒法师，[5]便居终南，寂虑于温泉，宾精于寒谷，有年日矣。既通八景，又达九天，知来藏往，多所晓悟，若有神曰法师上迁。及省所居，已去顺也。贞观末年，行丧既毕，永徽三年，乃游太白，入重玄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后丹字紫书，三五顺行之法，扶晨接昼，九六逆取之方，咸得其要。尊师所有游山异迹，祈醮灵应，并有别录，此不载之。至于显庆已来，国家所赖，出入供奉，功德路量，救代度人，转经行道，玄坛黄屋，帝座天言，东都西京，少阳太一，九城二华，展敬推诚，三十余年，以日系月，始终不绝，有感必通，凡是效验，君臣同悉，敕书往复，日月更回，神道昭章，岁时交积者，不可具载，并传于帝居，一二要者，略举其目。初，尊师游太白高顶，云雾四周，声振万壑，忽涌圆光，去地千仞，复有像充九色，其高十仞，欣然长往者，意已笃焉。高宗之在九成宫，有孛彗经天，长数丈，以问尊师，尊师对曰："此天诫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顺天，纳谏征贤，斥邪远佞，罢役休征，责躬励行，以合天心，当不日而灭。"上依而行之，应时消矣。是故高宗以晋府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尊师为观主。[6]仪凤四年，上在东都，先请尊师于老君庙修功德，及上亲谒，百官咸从。上及皇后诸王公主等，同见老君乘白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腾空而来，降于坛所，内外号叫，舞跃再拜，亲承圣音，得非尊师之诚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圣纪一部，凡十卷，总百卅[7]篇，篇别有赞。时半千为尊师作也，纪赞异帙，缮写进之，高宗大悦，终日观省，不离玉案，乃授尊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师固让不得已，辞官而受散职焉。永淳二年，天中有望，告成有日，万乘雷动，千骑风驰，天子乘阁道而御帝车，群官陪六仪而承七曜，将礼于天枢，幸中岳也。金绳未举，玉检遇潜，而六龙顿辔，三光敛色，圣体不安，旋于皇极。属紫微虚位，白云上征，万国号诉，四方遏密，太后銮访尊师，尊师曰真坊仙境，亦著代谢，物有荣悴，气有初终，大道之常，幸康福器。陛下宜存恳谅暗，极想钦明，密理百神，潜庇万姓。文操人间地上，物里天中，所有灵明，倍百祈请，亦望二十四结，火烧而忧尽，七十二教，水炼而法成，皆见先征，以明后事。乃著法感论四卷，消魔论卅卷，先师传一卷。垂拱四年，将宾玉帝也，上足时道成咸愿奏章以延福荫，尊师止之曰："有顺宜遵，不可犯禁。"言讫委化，颜色如常。粤以长寿四年四月十二日迁兆于终南文仙谷。弟子侯少微等，追思龙汉，远慕龟岩，冀德音与天地同久，神道共阴阳齐化，昭庇寿林，实滋柏树，俾斯贞石，文若三光。其词曰：

去矣大仙，悠哉上玄，玉谷白芝之座，金阙紫兰之前，既啸景于琼札，固交欢于碧泉，出三万六千之厚地，入三万六千之远天，咀九华之翠菊，坐五色之红莲，常吟外景，每握内篇，春露飞乎绛雪，秋风生乎紫烟，徘徊高黄岭，顾步太白巅。三秦四塞帝王国，京兆长安龙凤川，煌煌兮四明路，浩浩兮八景年，今已向上袭前果，何时来下降宿缘。当乘道之气，应传道之味，必使氤氲六合中，自然昌扬万劫通。稽首空歌步，愿得乘九素，天下同此心，非独寿之林。

开元五年十月二日弟子侯少微等建

尊师出世于唐之贞观，碑建于开元。甲子十周，字画昏蚀，虑岁久益舛，先迹无考，□重摹于石，以寿其传。

大元大德元年三月朔提点聂志真敬识。

（艺拓、《萃编》卷七一，据《古楼观集》卷上补）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宗圣观主尹尊师碑》，师名文操，陇西天水人。远祖纬仕后秦，因家于鄠。《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国有扈，谷亭夏启所伐。是扈鄠本一字，故碑云扈人也。高宗以晋府故宅为昊天观，为文皇祈福，以文操为观主，尝授银青光录大夫，行太常少卿，固辞不得已，乃受散官。盖其时缁黄之侣，犹畏公议，不敢辄玷清班。至开元中叶法善授鸿胪卿，大历中梵僧不空授鸿胪卿，宴然居之，不为怪矣。《员半千传》称封平原郡公，碑作平凉县开国公，传云入宏文馆为学士，碑作崇文馆学士，皆当以碑为正。古书虙宓二字恒相乱，仲尼弟子宓不齐，本当为虙，后人误读如密，今本《史记》遂误作密字。此碑虙妃字亦误为密矣。

《金石萃编》卷七一：按碑云尊师讳下二字泐，核文操二字后文有之。文云"高宗在九成宫，有孛彗经天长数丈，问尊师"云云，《高宗纪》，总章元年二月戊寅，如九成宫。四月丙辰，有彗星出于五车，避正殿，减膳彻乐，诏内外官言事。碑即指此年事。《唐书·五行志》书乾封二年四月丙辰，有彗星于东北在五车毕昴间，乙亥不见，而无总章元年事。据碑言在九成宫，则非乾封二年；《五行志》误先一年也。文云"仪凤四年上在东都先请尊师于老君庙修功德"云云，《高宗纪》，仪凤四年即调露元年，是年不幸东都，明年改永隆元年，二月乙丑如东都，八月丁未又如东都，而八月以前不书至自东都，史之略也。是年两幸东都，不知碑所云见老君乘白马事，是此年否，且或在二月或在八月，不能详也。《河南通志》载河南府城北八里有上清宫，世传老子修炼之所，正殿梁柱及瓦皆范铁为之，不知高宗之见老子即此宫否耶？文云"奉敕修元□□□圣□一部凡十卷，总百廿篇，篇别有赞"，以《旧唐书·经籍志》证之，乃《太上老君元元皇帝圣纪》十卷，注云尹文操撰也。其《祛惑篇》四卷、《□魔论》卅卷、《先师传》一卷，两唐书经籍、艺文皆不载，稽之《道藏》亦不著录。开元时有尹愔者亦为道士，见《新唐书·儒林传》，云愔秦州天水人，则与尊师同贯。又云愔父思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官四门助教，梦天官麟台交辟，寤而会亲族聚诀，二日卒。愔通老子书，初为道士，元宗尚元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固辞，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开元末卒。似皆尊师族属而辈行稍后者也。

②超案：《古楼观集》此下有"以先知授"四字。

③超案：《古楼观集》此下有"寤而记之每存思也"八字。

④超案：《古楼观集》此下有"袁氏以其所梦有征心志而不言也"十四字。

⑤超案：《古楼观集》"法师"作"周法"，下同。

⑥超案：《古楼观集》此下有"兼知本观事"五字。

⑦超案：《古楼观集》"廿"作"十"。

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①

高六尺二寸，广二尺一寸，廿二行，行五十八字，正书。额为"☰☰☰"，在宣平。

江夏李邕撰并书

昔者诞发老君，道统天地、生德夫子，身负日月，且时宰不宗，主人勿用，矧乎埋照凌谷，潜盘穷山，幽姿蜕于尘容，素尚胤于仙类，岂辟命行矣，爵服絷之而已哉。公讳国重，字

雅镇，南阳叶县人也。自少典锡姓，高辛纂绪，陶唐重熙，后稷迈种，文王之胤乃食于沈，尹戊之子载封于叶，受氏享国，大哉邈乎。逮乎祖乾昱，克壮其犹，永孚于德，墐户习隐，蹇兑亿坤，硕肤长材，通理博艺，虽安车累至而坚卧固辞，故庆祚克开，眉寿维永矣。厥考道兴，性守宫庭，道敷邦国，居鬼从地，帅神从天，受箓以恒之，飞符以比之，扼魍魉之邪，刘台台之祟，有足奇也。至于挥扎落纸，张弓贯革，特超五部，广雅大余，俟谁嗣哉。先生灵承道宗，异闻训诱，弱丧文貌，幼尚真笃，仙骨有象，童心不萌，专精五龙，遍游群岳。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达死生之占，体物气之变，故静贞动耗，息影归止，云卧牝壑，林巢仙居，人绝不邻，道阻且右，独往幽胜，永歌隐沦，放闲保和，习虚致静，捃五石之髓，撷三芝之英。时哉不留，岁聿其逝，缁鬓纯漆，韶颜渥丹，事适玄同，神与道婵，惟寂惟寞，不饮不食，数十载于兹，乃升闻帝庭。迹发皇眷，简才受命，降尊加礼，将之以文马，遗之以畅毂，先生盱眙长揖，握手高谢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辉允铄，光武继统，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备外臣之礼，虞仲夷逸，终处士之业，岂垢俗疵物，偏质介性，将探道慕德，坐致遐龄。"使者蓄无言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览庐室，躬首仓廪，考畴人之疆亩，讯家僮之作业，皆俭以遵约，安能维始，味不甘口，色无养目，信以为著诚去伪，敢守难夺，顺风可即，强起曷至焉。遂虚轭复命，暂放闲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声而属想者，岂胜言哉！有司以天元书缺，星度官弛，亡五德之转，谬四时之序，天道运行，②不知所况，子亥丑癸，焉识其原，皆乘递远寻，请益传受，可谓绳诚列而曲直征，衡诚悬而轻重立。粤惟博物君子，岂期小说缘生，呜呼，天不持久，人将复归，颓年迫于期颐，远志届于摧落，卜兆幽谷，托坟清林，逸人不追，国士靡宪，泉石沮色，乡县失声，岂无他人，惟子之故。胤子慧明赠银青光禄大夫、歙州刺史，公罔替厥繇，代增其业，启秘箓之高妙，扬玄津之洪波，道征若声，心麽苦气，吹律暖谷，运历知天，屡下辟书，终不应命。孙景龙观道士、鸿胪卿、越国公法善，幼得父书，早传成法，聿念有训，迈迹自身，读天下之书，备方外之术，火涤淫祀，剑诛群妖，恩开五君，名动四国。其人也，排金锁，谒紫庭，为帝傲吏，出也，法玉京，坐玄寺，作人宗师。故能大匠道门，冢卿朝右，礼食轩座，寓直禁庐矣。尝以理气自强，登老益壮，虽暮景急节，而纯孝孔哀，是献封章，愿拜坟墓，有轸帝念，载形王言，神札以飞，传瑞乃发，群公帐饯，列蕃郊迎，朝章有辉，乡人皆庆，枉以末技，扬于孝心，惟先志以追远，立丰碑以纪德，夫何间然。其词曰：

宗文素履，家代隐仙，道一相孕，薪火交传，黄公术左，赤水珠联，道开幽键，性与真诠，一门累祖，四至百年。抗迹岩谷，消声天地，卓尔遐举，蔼然高致，麝以臭焚，珠以明坠，人则有心，征亦不至，保身匪偷，全璞为利。孝孙增业，明辟顺风，心尝无忝，事或不同，征贤朝满，举逸山空，曷由高枕，克谢代工，测微达变，尽规纳忠。皇眷虽渥，孝思亦深，章服粲粲，传驷骎骎，载达阙庭，是展坟林，纪石追远，昭铭率心，孝忠事立，荣殁宠今，遐超古始，永宪江南。

开元五年岁在丁巳三月七日侍者清溪观主詹玄一丁□③。

（艺拓、《萃编》卷七一、《叶真人传》）

①《金石文字记》：有道之子慧明孙法善，三世为道士。明皇时法善见尊宠，其祖若父之墓碑，邕皆撰而书之，可谓滥矣。《金石萃编》卷七一：叶国重两唐书无传，其孙《法善传》亦但及其父，云先天二年赠歙州刺史，即碑所云"允子慧明赠银青光禄大夫，歙州刺史"也。传又称法善自曾

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法，而不详列其名。以此碑证之，则曾祖为国重之父道兴，祖即国重，父即慧明，已合于传曾祖三代之语。而碑又有道兴之父乾昱，亦"埋户习隐，蹇兑亿坤"，是为法善之高祖，下逮法善，是五世为道士矣。史称法善括州括苍县人，碑称国重南阳叶县人，盖括苍是其迁居，南阳是其族望也。碑后云"孙子景龙观道士、鸿胪卿越国公"，而不署其名，即法善也。传称睿宗即位，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止于京师景龙观，又增其父为歙州刺史。碑言法善虽蒙景急节，而纯孝孔哀，是献封章，愿拜坟墓，惟先志以追远，立丰碑以纪德云云，是即先天二年得父封后，即自长安回括苍，立碑于祖父之坟墓也。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碑则立于得父封后之五年。法善生卒之岁，两传皆有误文，旧传云法善生于隋大业丙子，死于开元庚子，凡一百七岁，八年卒。所谓八年，必是开元，是年庚申，非庚子也。自大业丙子至开元庚申，只一百五岁，非一百七岁也。新传云开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业丙子，死庚子，盖百十岁云，则亦误也。而要之法善生隋大业丙子，推其祖国重之生，约略前五六十年，是在南朝梁陈之交。碑所云"将之以文马，迎之以畅毂"，不知何朝何帝之事，碑未明言，无从考矣。

②超案：《叶真人传》"天道运行"作"荆鬼越祥"。

③超案：《叶真人传》末有小注云："真人有丁政观碑，末所书如此。盖李公既为撰碑而难于书，真人追其魂而书之，世号追魂碑。其间用字多差误。是时夜艾钟鸣，李公书未毕而觉，碑因在而不易云。"

叶慧明碑①

碑高九尺七寸，广四尺，二十行，行五十字，隶书。篆额题"唐歙州故叶府君之碑。"

大唐赠歙州刺史叶公神道碑并序

江夏李邕撰

国子监太学生韩择木书并题

公讳慧明，字德昭，南阳郡人也。其先系自轩后，弥于周文，聃季食沈，子高封叶，因为氏矣。逮问政偶孔，好龙得真，代有闻也。昔者惟帝兴运，乃圣炳灵，风云相从，人梦通感，间气骏发，良弼大来，有开必先，凭物为象，固自然矣。则我使君降仙府，乘道流，追踪隐沦，叶契幽叟，结庐涧沚，考盘岩楼，同人利贞，遁代勿用，雅好酒德，尤邃老经，话言解颐，精义绝倒，诱进不倦，虚纳尽欺，好事集门，长者阗里，每至升月帷户，和风林薄，植杖啸谷，席皮琴山，泰然乐生，淡乎忘老，方且惟性寿，溯神仙，徇赤松之游，纵黄老之术，外身先物，归根致柔，缘以大均，持以大定，色理不荡，宠辱不惊，绳绳焉，熙熙焉，孔德之容，罔可测已。故师长旌礼，邦族兴化，智者谓智，仁者谓仁，虽褐塞桑枢，纻衣韦带，必避途加敬，怀风愒息焉。是用克闻于家，大育厥胤，则我越公袭上德，延庆灵，生而知之，学而习之，有专门之资，得丕承之业，才此致道，既冠同玄，讯远岳之福庭，觌幽寻之方士，陈咒雷骇，吐刃电光，沈海莫濡，蹈冶匪爇，呵万鬼，摄百神，启阴官之符，变冥司之箓，追究往事，坐知来兹，膏肓无所遁其形，雾露不能滋其疾，奇迹多绪，嘉声日闻。是以大君孔休，辟命荐至，入自卧内，问以咎征，进膝必诚，遇事偕中。时更四纪，代且五王，顺风以请天师，敛衽以近皇

极，缁素莫能出右，公卿是惟虚左，国家有事天地，将旅海岳，公尝致礼加璧，能事洁羞，传驷载途，郡邑迎谒者岁四三焉。自顷贼臣畜祸，小人吹蛊，敢为戎首，兴此厉阶，天步未亨，人事将殆。公乃极陈幽赞，大启圣猷，枚卜撰辰，并走群望，作为邦翰，先后主忧，殄剿元凶，翼扶皇统。是嘉厥异，式扬尔忠，爵赏懋于身，宠赠光乎考。匪此父也，曷训其子，匪此子也，曷扬其亲。松楸已行，碑版未立，永念终古，追荐孝思，骤请阙廷。第如江介，远访才子，枉途鄙夫。赵括论兵，多缺旧学，班固述史，实赖家书，顾惟成章，实愧贞石。其词曰：

真隐夷轨，默仙解形，倬哉独立，企古遐征，殆庶玄德，升睹丹经，服乡不涅，光和无营，卜筑岑渚，左药右琴，徐啸风谷，缓步月林，白云怡意，清泉洗心，曷胜不往，曷奇不临，迹因神远，情随地深。举代方藉，皇家未轼，肇有懿子，载扬令德，左慈致物，越人辨色，司察鬼谋，役使神力，宠被五君，声闻八极。日尝薄蚀，国有多难，凶慝口扬，②忠烈愤惋，亦既先觉，克图幽赞，皇哉神武，赫然天断，薄言即戎，于以戡乱。帝念畴庸，典开列土，岂曜厥身，实赠于父，朱旛乃锡，紫绶是与，存致殁荣，忠伸孝举。列列桐柏，绪风兴悲，表墓有阙，纪德无词，哀哀严荫，奕奕孝思，孰传终古，是建丰碑。

赠慈明银青光禄大夫歙州刺史子道士法善授鸿胪卿封越国公

开元五年太岁丁巳鹑尾七月夷则七日甲辰建。

（缺）□州张□□□□□检校树碑侍者洪州翊真观主③卢齐物□。

（《两浙》卷二、《续编》卷六、《叶真人传》）

①《两浙金石志》卷二：右碑在宣平县冲真观，原石久佚，所存重刻本字多讹错，此据何氏家藏旧拓本录之。首行标题下有"江夏李邕□"，"国子监太学生"云云，则撰、书明是二人，赵明诚《金石录》以为韩择木撰并八分书者，误也。《旧唐书·叶法善传》云括州括苍人，而此碑云南阳郡人，盖碑溯始封，传则据其谱籍耳。其云宠被五君者，谓高、中、睿、元四宗与天后为五也。

②超案：此句《叶真人传》作"凶逆扇扬"，《金石续编》作"元慝厉场"。

③超案：《金石续编》作"永宁观上座"，下缺。

天尊像铭并序

天尊像高四尺五寸，座高一尺八寸，广二尺二寸，铭刻于座上。二十一行，行十四字，正书。前有"观主赵思礼壹心供养"一行。在安邑。

虞乡县赵隐仕撰。

夫为山九仞，崇成资覆篑之功，导河千里，浩注假滥觞之利，博观众要，何莫犹斯者欤！观主赵思礼以弘道初载，置观伊始，挺列黄冠之首，翘居紫府之元。既而揆壤开坛，垒土立壁，爰有勤于庶务，未遑情于尊像。观主乃言曰："圣容不作，人曷归依。"于是特制珍资，聿修元始。磨昆山之片石，行喧抵鹊之余，装丽水之兼金，即是翻鸠之末。灵姿俨尔，瑞相殊绝。邈凝想于粹仪，式财成于雅颂。其词曰：

瑰琰殊状，丹青妙饰，瑞相严凝，光仪赫艳。可道非道，上德不德，金石齐坚，乾坤比极。

大唐开元七年岁次己未十一月乙卯朔十日甲子，观主赵礼上为开元神武皇帝、皇后，下为七祖三师，见存家眷及一切群生，敬造常阳天尊像一铺。道士侯焕书。

上坐田昭本壹心供养。

（抄自太原纯阳宫）

郁林观东岩壁纪[①]

高六尺九寸，广一丈二尺，廿五行，行十七字，分书。在海州云台山。

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纪

纪曰：维大唐开元七年，岁在己未，粤正月庚寅朔，时大人出为海州司马，礼当巡属县，问耆疾，周览海甸，察听甿谣。人无事矣，乃回驾惕想，眇瞩云山，寻紫翠之房，登虬龙之道。盖欲征灵宅吉，洗我尘虑。岩岩直上，窅窅旁邃，雾夕与碧海同深，霞朝将赤城争峻，代有知而不能至者，至而不能赏者，赏而不能穷者。亟闻我东海县宰河南元公，光发幽躅，起于泉石，缔思构匠，蠲洁形胜，遂披丛篁，凿崩壁。悬流歕水，藏宿雨而时来，卧石埋云，触摇风而不散，历时花木，红紫无名，入听笙歌，宫商自合，固可为真人之别馆，元始之离宫哉！夫登会稽，探禹穴，慕古长想，复何奇乎。岂如志在魏阙，心游江海，两忘出处，双遣是非，唯元公得之矣。攀赏未极，列壑生阴，促驾言旋，攒峰拥骑。家君顾而叹曰：尔知游名山、勒铭记者，非思入上元，道存虚白，亦何能造次不远而为之。吾少事云林，长牵尘迹，晚龄心事，尽于岩间，小子志之，贻夫来者。其列座同志，次而镌诸。　司马男清河崔逸文。

朝议郎行海州司马崔惟怦字践直　朝议郎行东海县令元暖字徽明　丞閦朝宾　主簿孙克友　尉苟抱简　尉上官崇素　司兵窦晏

（《八琼》卷五一）

①《金石存》，右《唐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纪》，海州司马崔惟怦男崔逸纂，不著书人名氏，或亦逸笔也。今在海州郁洲山之麓，境地幽僻，人迹罕至，岁久藓蚀，椎拓绝少。赵氏《金石录》目，尝载是记，特未及跋尾。是此刻曾一入归来堂中，但自赵氏而外，迄今绝无知者。

岱岳观碑（十五）

在第四面第三截，十六行，行十三字至十七字不等，正书。

岁六月，我皇有意于神仙，敕使正议大夫、内给事梁思陀，寺伯俱玄明等，与道士任无名于东岳太山投龙合练，宠以紫绂，送以绀钱，皇皇焉，济济焉，乘传而来矣。都督韦君，仰祇帝命，远挹使车，爰择于明，式经构葺。朝议郎、行功曹盖寡疑，宣德郎、行参军李烈恭行郡命，届兹岱岭，因太山之木，用近土之人，凿碧岩，垒丹灶，列星柱，亘虹梁，匠无宿春，

农不下垒，尝未浃日，厥功已成，栋宇已来，莫筹其速。乾封主簿赵容，持剧务以应诺，总群事而趋走，恪勤匪懈，不遑自宁，息徒庀工，刻词贞石。于时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七月壬子朔，廿日辛未，毕此功也。

□尉摄此县卢僎

老子孔子颜回赞

碑高二尺四寸，广二尺一寸，十九行，行十字，正书。额题"御制赞文"。在金乡。

老子赞

睿宗大圣真皇帝制

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遗象，紫气浮天。函关之右，经曰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孔子赞

同前制

猗欤夫子，实有圣德，其道可遵，其仪不忒。刊诗定礼，百□取则，吾岂匏瓜，东西南北。

颜回赞

御制

杏坛槐市，儒术三千，回也亚圣，丘也称贤。四科之首，百行之先，秀而不实，得无恸焉。

大唐开元十有一年岁次（下缺）

（艺拓，亦见《山左》卷十二）

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

天台华峰白云道士河内司马道隐子微述并书

大哉道元，万灵资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测，其生成也氤氲可知。若夫禀习经法，精思感通，调运丹液，形神炼化，归同一致，举异三清，自古所得，罕能尽善。兼而聚之，鉴而辨之，静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实惟贞白先生欤！盖特禀灵气，胎息见龙升之梦，卓秀神仪，骨录表鹤仙之状。心若明镜，洞鉴无遗，器犹洪钟，虚受必应。是以天经真传，备集于昭台，奥义微言，咸诀于灵府，纂类篇简，悉成部帙，广金书之凤篆，益琅函之龙章，阐幽前秘，孫蒙后学，若诸真之下教，为百代之名师焉。睹先生写貌之像，则道存目击，览先生著述之义，则情见乎辞，纵逾千载，亦可得之一朝矣。至于思神密感之妙，炼形化度之术，非我不知，理难详据。敬以修身德业，受书道备，按夫科格，固超真阶，命分殊途，显然异轨，应从解景，不

事登晨，冥升上清，不可得而测识者矣。然隐几云化，虚室仍存，代剑未飞，阴丘尚闭，道尊德贵，终古不渝，披文相质，乃今无睹。朝代累革，山世转暌，永怀仙烈，久增诚慨。子微将归衡岳，暂憩茅山，与诸法义聚谋刻石。邵陵撰制，美具当年，今以书勒，言全往行，因运拙笔，聊述真猷，纪于碑阴，式昭年世。时大唐开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书。

开元岁乙亥四月壬子，时白云先生在王屋山，侄延陵县主簿绰禀命亲视镌勒。

（《茅山志》卷二二）

青城山常道观敕并表①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敕六行，行二十六字至二十八字不等，行书。敕前题字一行，敕后题字三行，并隶书。碑阴奏表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书。在灌县。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

常道观主甘遗荣勒字及题

晋原吴光□刻

敕益州长史张敬忠：顷者西南阻化，徭役殷繁，山川既接于夷戎，县道有劳于转输。自卿镇抚，百姓咸安，革弊迁讹，良多慰沃。岁阴寒极，比平安好。今赐卿衣一副至领之。蜀州清城先有常道观，其观所置，元在青城山中，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州既在卿节度检校，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今使内品官毛怀景、道士王仙卿往蜀川等州，故此遣书，指不多及。

敕

十一日

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闰拾贰月十壹日下，十三年正月一日至益州，二日至蜀州。专检校移寺官、节度使判官、彭州司仓参军杨琇，蜀州刺史平嗣先，清城县令沈从简。

（碑阴）

剑南道节度使　　常道观主甘荣书

蜀州青城山常道观

右内品官毛怀景、道士王仙卿等使至，伏奉闰十二月十一日墨敕：蜀州清城先有常道观，其观所置，元在青城山中。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州既在卿节度检校，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者。臣差判官、宣义郎、彭州司仓参军杨琇往青城山，准敕处置。其飞赴寺佛事及僧徒等，以今月九日并移于山外旧所安置讫，又得常道观三纲甘道荣等状称，奉敕移飞赴寺依山外旧所，观还道家。今蒙使司对州县官及僧等准敕勒还观讫，更无相侵者。其山中先缘寺界所有竹木等，寺既出居山外，观今置在山中，务使区分，不令侵竞。臣已牒所管州县，亦许观家收领讫。谨附采药使、内品官毛怀景奉状以闻，谨奏。

开元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左散骑常侍、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节度大使、摄御史中丞、本道采访经略大使、上柱国张敬忠上表

（碑阴下截）

及天尊像骑都尉王虔穆上行琮　上座蔡守仙　监斋勾灵相　道士杨悟玄　道士樊务道　道士樊务真　道士向虚己　山人寇道安　玄士范仙舟

(碑右侧)

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专知礼仪集贤院修撰上柱国沛郡开国公韦绍，中大夫行内给事上柱国张奉及等，并亲奉圣旨，令检校内供奉精勤道士东明观主王仙卿，就此青城丈人灵山修斋设醮并奉龙璧。庚午岁开元十八年六月七日庚申入净斋醮，十一日甲子敬投龙璧礼一。京兆韦绍。

(碑左侧)

修功德使下傔内侍省内供奉皇甫承恩，尊师侍者道士韦宾王，道士张守化、张守宾。

朝议郎行青城县令薛椅，通直郎行主簿杨晓，专知功德儒林郎行尉高赵宾，刺史从官太医监郭孝宗。

银青光禄大夫蜀州刺史上柱国昌平县开国侯杨励本，刺史孔目判官前益州新繁县主簿韦裂。

(据原碑抄录，并参《八琼》卷五三、《续编》卷七、《金石苑》卷二)

①《古泉山观金石文编》：碑刻于开元十三年，时节度使有八，其六曰剑南，即益州也。益州置大都督府，其属官有长史，张敬忠盖以益州长史兼为剑南节度使，故敕有"在卿节度检校"之语。蜀州、彭州皆垂拱中割益州所隶县置。节度使在益州，青城山则在蜀州之清城县，故云"一日至益州，二日至蜀州"也。考蜀记，清城县因青城山得名，其山载福地记及玉匮经为第五洞天，杜光庭谓是岷山之第一峰，前号青城峰，后临大面山，有七十二小洞，八大洞。明统志云，青城废县在灌县南四十里，飞赴寺在灌县西南三十五里，则今之灌县，即开元中之清城县也。常道观不见于地志。据明统志载有丈人观，在灌县西南五十里。考太平御览引五岳图曰：青城山洞周二千里，蜀郡界，黄帝拜为五岳丈人。又唐六典谓，蜀州青城丈人山，每岁春秋二祀，享以蔬供，委县令行云云，是丈人即青城，丈人观疑即当时之常道观也。今土人呼为天师洞者，或因汉张道陵得道于蜀州之鸣鹤山，其地相近，遂沿讹有此称耳。张敬忠附见新唐书张仁愿传，但云自监察御史累迁吏部郎中，开元七年拜平卢节度使，而未及后官益州事，史之漏也。

《金石续编》卷七：《唐书·地理志》，蜀州青城县，青故作清，开元十八年更，有青城山。旧书：青城，汉江源县地，后周改为青城，山在西北三十二里。旧青字加水，开元十八年去水为青。此敕开元十二年下，十三年表奏，故山作青城，县作清城，在未更以前也。宋王象之《蜀碑记》：灌县丈人观纪符瑞碣，甘遣荣八分书。赵明诚《金石录》：青城山丈人祠庙碑，甘遣荣八分书。并作遣荣。惜未著此碑耳。

庆唐观纪圣铭①

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七寸，三十行，行五十字，分书。在浮山。额题"龙角山纪圣铭"。

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

御制御书

神也者，妙有物而为言，化也者，应无方而成象，言岂立神之主，象微宰化之知，苟言象之不存焉，则神化或几乎息矣。穷神而极化者，其唯至至之人乎。我远祖玄元皇帝，道家所号太上老君者也。建宗于常无有，立行于不皦昧，知雄守雌，为天下溪，知白守辱，为天下谷，故能长上古而日新，雕众形而化淳，□万物而不为戾，泽万代而不为仁，巍乎不睹其顶，深乎不测其极，复归无物，存教遂以立言，奄有太清，感圣期以利见。肇我高祖之提剑起晋，太宗之杖钺入秦，鹏搏风云，麟斗日月，夏臣丑而已去，殷鼎轻而未徙。老君乃洗然华略，白骥朱鬣，见此龙角之山，示我龙兴之兆，语绛州大通堡人吉善行曰："吾而唐帝之祖也，告吾子孙，长有天下"。于是一阔赤伏，而万姓宅心，一麾白髦，而六□大定。传曰：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非夫神唱明德，翕叶人祇者欤。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恐无明征，□之敢泄。至四月，老君又见曰："石龟出，吾言实。"于时太宗为秦王，讨宋金刚，总戎汾绛，晋州长史贺若孝义以其状上启，遽使亲信杜昂就山礼谒。俯仰之际，灵貌察焉。昂驰还曰，信矣！乃遣昂、善行乘驲表上，比至长安，适会郇州献瑞石如龟，有文曰："天下安，千万日"。高祖征其二异，授善行朝散大夫，命舍人柳宪往祠焉。玉帛既陈，尊仪复见，其始觌也，杲杲炅炅，若红峰绿岭，吐春日之光景；其却隐也，萧萧条条，若雨息云消，视秋天之沉寥。来莫知其所自，去莫辩其所往，出于寂寞，入于惚恍，盖不可得而详诸。汾阳之龙角山者，天帝降福之庭，高祖用师之道，□上有华池灵府，下有石穴洞宫，气接姑射，集神仙之别馆，脉通霍镇，润珠玉之邻家。高祖以□辔频回，霓裾累觳，故版庙于行过之所，划坛于受命之场，刻饰圣容，彩绘真卫，神光离合，殿堂宛转于空间，云气踟蹰，笙磬往返于天路，因改浮山县名神山焉，志灵应也。是岁仲秋及五年三月，晋州奏老君言我亳庙之中，枯柏更生，子孙当王。又云，我神兵助军伐刘黑闼，立夏当平。事过如言，皆先事之谶也。尔后，太宗贞观则喬云泊于庙宇，高宗垂拱则卿云涌于神座，今又祠中柏树，蒲萄衰而托根，门端根木，枯枝薪而还茂，叠黛丰本，扑翠繁柯，聚祥烟之青霭，默默一色，散佳气之葱郁，鳞鳞万重，识者以为太和畅陈朽之征，王会纳殊邻之象。惧彼虚应，瞿然夕惕，朕演灵金根，纂命璿扆，旧学道记，常味至言，是用假途礼乐，托宿仁义，寻末以窥本，澄粗以诣精，为无为于此心，事无事于天下，而宗稷大福，寰县小康，实上祖惠无疆之休，亦下人率自然之化。夫维幽容昭见，伟事也，神告帝符，瑰瑞也，发祥善行，吉类也，庆云重代，鸿懿也，戎果附植，合异也，槁干华滋，蕃炽也，此六者，兴王之嘉祉，旷历之绝纪者已。朕不敏，颇闻君子之教矣，继其后者天其祖，习其训者父其师，揄扬道德，情存孝敬，商颂美乎成汤，周雅尊乎后稷，先王之旧典也，吾岂坠其文哉！夫戴角之类，龙为之长，羊也定形而不易，龙也神化而无端，龙盖五土之精，国家乘土而王，故改山号名龙角焉，乃铭金石以彰灵变。词曰：

思文圣祖，玄默灵声，混兮无名，超兮至清。清人神舍，名捐物假，身尊玄元，后有天下。高祖凤翔，云举晋阳，太宗龙战，风趋秦甸。龙角仙都，王师戒途，圣形入有，神言出无。瑶衣玉骑，告帝天符，神方据我，人亦来苏。乃立清室，微微谧谧，众仙停跸，乃兴庆云，氛氛氲氲，再瑞明君。庭有柏兮，远果寄秀，门有根兮，瘣条更茂，顾惭菲德，蒙神之祐。诵我道经，介我神听，继明五圣，禋事三灵，请从格言，天德出宁。大道幽荫，湛慈广接，意路何阶，言津难涉，化有影响，神无华叶。

一千一百七十字。

开元十七年太岁在己巳，九月己丑朔，三日辛卯建。

碑阴分四截。首截十一行，行十一字。二截三十七行，三截四十五行，四截二十行，行均十九字。正书。

皇太子鸿。皇兄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宁王宪。皇弟太保上柱国薛王业。皇堂兄司空上柱国邠王守礼。皇子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州经略节度等大使庆王潭。皇子单于大都护朔方军节度大使兼关内道支度营□等大使忠王浚。皇子太原牧太原已北诸军州节度大使河东道支度营田等大使棣王洽。皇子幽州大都督河北道诸军州经略节度大使兼支度营田等大使鄂王涓。皇子京兆牧持节陇右道诸军州经略节度大使兼支度营田等大使荣王滉。皇子广州都督兼岭南五府经略大使光王涺。皇子河南牧仪王潍。皇子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支度营田两蕃等大使颍王沄。皇子荆州大都督永王泽。皇子益州大都督剑南诸军州节度大使兼支度营田等大使寿王清。皇子安西大都护持节碛西节度大使四镇瀚海经略支度营田等大使延王泗。皇子持节扬州大都督盛王沐。皇子济王溢。礼部尚书朔方军节度等副大使信安郡王祎。左威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嗣舒王津。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嗣许王瓘。宗正卿员外置同正员嗣徐王璀。宗正卿员外置同正员嗣郑王希言。宗正卿员外置同正员□彭王志暕。宗正少卿员外置同正员同安郡王洵。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汝阳郡王琎。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河东郡王沂。国子祭酒员外置同正员嗣韩王讷。太子仆员外置同正员湖阳郡王宗晖。太子左赞善大夫员外置同正员乐安郡王洋。沧州刺史兼□海军使嗣鲁王道坚。(以上第二截)

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河西节度经略支度营田九姓长行转运等副大使、仍知节度事判凉州事赤水军使、上柱国萧嵩。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裴光庭。中散大夫、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宇文融。左常侍、充东都副留守崔沔。左常侍、上柱国毕国公窦瑰。特进、行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国公臣张说奉敕题御制御书字。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宋璟。特进、新罗国王金兴光。特进、龟兹王、天山郡开国公白孝节。特进、永寿郡王、沙陁辅国太子、少傅、上柱国、安阳县开国侯源乾曜。太子少保、上柱国、兖国公陆象先。户部尚书、上柱国、中山郡开国公王晙。刑部尚书、上柱国、固安县开国子卢从愿。工部尚书、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充东都留守崔隐甫。太子宾客、上柱国、正平县开国子裴漼。太子宾客、上柱国冀国公窦希球。太常卿、上柱国李暠。秘书监、上柱国王珣。秘书监、员外置同正员□□都尉薛绦。检校光禄卿、上柱国裴□。卫尉卿、安定县开国伯皇甫忠。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驸马都尉荥阳县开国公郑万钧。大理卿、上柱国李朝隐。试鸿胪卿、柱国田宾庭。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驸马都尉、琅琊郡开国公王繇。太府卿弘农县开国侯杨崇礼。国子祭酒、上柱国杨瑒。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上柱国、霍国公王毛仲。少府监、安昌县开国子冯绍正。京兆尹、上柱国、高邑县开国男李尚隐。河南尹、上柱国崔庭玉。太原尹、上柱国、姑臧县开国伯、北都留守李休光。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尹凤祥。(以上第三截)

敕检校庆唐观使、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晋州诸军事、晋州刺史、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臣白知慎。敕建造模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颍王、永王文章

臣吕向。奉敕题碑阴并建碑年月日骠骑大将军、兼左骁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内侍、上柱国虢国公杨思勗。冠军大将军、守右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上柱国、渤海郡开国侯高力士。冠军大将军、行右监门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知内侍、上柱国、上党县开国侯黎敬仁。镇军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葛福顺。冠军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兼判将作大匠、岳阳县开国子□安□□□。冠军将军□□□□□□将军、上柱国、广平县开国公程伯献。冠军将军右金□卫大将军开国公张暐。(以上第四截东偏)

晋慈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议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寰。监军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吴再和。左神策军监铁冶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张令绾。长庆三年三月十八日题。(以上第一截西偏)

(艺拓、《八琼》卷五三、《山右》卷六)

①《金石录》:《龙角山纪圣铭》,明皇撰。按《高祖实录》:武德三年四月辛巳,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乘白马朱鬣,谓善行曰:"为吾语唐天子,吾老君,汝祖也。今年平贼后汝当为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国,子孙且千岁"。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须臾神复见,谓昂曰:"归语天子,我不食,何烦祭为"。高祖异之,立庙于其地,授善行朝散大夫。据碑称,是时太宗为秦王讨宋金刚,所谓贼平汝当为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谓怪矣。然碑与实录所载,语颇不同,文多不能备录。惟碑称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见曰:"石龟出,吾言实"。既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驿表上,比至长安,适会郇州献瑞石如龟,文曰"天下安,千万日",而实录亦云郇州献瑞石,有文曰:"天下千万",其语小异。又碑称善行绛州人,而实录云晋州尔。老子其生以清净无为为宗,岂身没数千岁而区区为人称述符命哉。盖唐太宗初起,托以自神,此陈胜所谓卜之龟者也。史臣既载之于实录,明皇又文之于碑,遂以后来为真可欺罔,岂不可笑也哉!

《金石文字记》:《庆唐观纪圣铭》,今在浮山县龙角山。《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分襄陵置浮山县,四年改为神山。《册府元龟》载开元十四年九月制曰:元元皇帝,先圣宗师,国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应之,遂于神降之所置庙,改县曰神山。近日庙庭屡彰嘉瑞,虔荷灵应,祇庆载深,宜令本州择精诚道士七人,于羊角庙中洁斋焚香,以崇奉敬。

岱岳观碑(十六)

在第四面第二截右偏,四行,行十五字至十八字不等,行书。

开元十九年十一月,都大弘道观主张游雾、京景龙观大德杨琬,建立真君,于此修斋三日三夜。

专当官朝散郎曲阜主簿上官宾

登仕郎乾封县尉王去非

九天使者庙碑并序

蕲州黄梅县东山衡门之下草莽臣李玼撰

伏稽诸大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微于变化，惟神也，得一而妙蓄秘于恬冥。钦若太元，邈微妙有，运陶甄之极，不独尊欤。后唐累圣光华，大明终始，陟曦阳之午，廓照瑶京，操元命之符，铭昌鼎筭。白云孤峙，时望高丘，紫气千龄，日飞函谷。我开元神武皇帝，圆灵受眷，方与龙秘，握玄珠之妙，捐可宝之珍，演至道于希夷，刊杂法之疑滞，乃圣一也。于穆祀典，清庙蠍教，孝友光明，天地化仰，乃神二也。剑戟之器，返于三农，弧矢之威，神断六合，乃武三也。察时变者，观乎天文，人习凡庸，无阶测圣，乃文四也。故冲精象外，高视鸿名，昴荐河图，灵朝海若，尧心握照，顾言筌于几蘧，轩目司明，屈旌乘于茨隗，所以虞环益地，夏玉从天，纳殊尽于西王，展告成于东后，五龙推纪，迈梁甫之高曾，八骏巡游，陋崐嶐之彻疏。昭回上转，山岳下腾，列圣攸居，通仙福会，文皇质义，武帝佩图，至道之兴，其来尚矣。自华封献寿，圣德殆年，金格传书，珠流味液，公主以天慈人道，挹化芙蓉，秘监以王子出家，调芳芝术。北玄著列仙之想，南丹希至学之因，圣绪无为，斯其有作，乃瞻群岳，真君道府，光启祠室，幽赞神宗。青城、庐岳二山者，佐命群峰之望也。丈人仙录，秘谛真君，使者灵司，孔昭冥察，名书五法，举亚三魔，滴湮崇峦，异弗寄于物阜，寒暑穹谷，将必顺于人时。开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庙、庐山使者庙，宜准五岳真君庙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养。仍委所管，拣择灼然道行者安置真年，名申所由，敕置庙使，内供奉将使者真图建立祠庙，拜章醮，行道设斋，使大供道观。法师张平公，粤自秦京，宣献江服，焕丹青之饰，锡玄礼之仪。驲传光临，云岩皎色，使持节江州项军事、守江州刺史独孤正，重镇柴桑，孚护积补，时观武库，代伏文雄，经始干城，全事益厉，崇规逸丽，壮思逾纷。朝散大夫行长史杨楚玉、行司马皇甫楚玉、浔阳县令魏昌等，恭维圣善，式议灵场，道俗虔精，冥休拥异。爰初筑土，则雨霾烟嶂，俄顷仲立，而色霁霞标。宝龟莫枭之辰，金虬驿程之际，阴濛洊密，黝晦遄交，注想玄空，肃思皇道，芬芳栽洁，章醮翘襟，六虚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神辉，缀灼九激，颎杨千仞，宋寮率扑，人吏并观。昔天灵降周，以云门舞奏，神光烛汉，以大一登禋。然北陆气交，南州焕变，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师恬悬仙庭，凭威国命，故玄冬易暖，朱景晴晖，畅以幽明，优乎力役，并利攸往，咸欣子来。便卜胜郊，遂瞰灵域，腾巅衭岭，郁翠松岩，召斲郢门，儤材荆岫，疏峻城，缭长垣，红壁列钱，丹楹绣础，三间四表，綷绘文栱，八维九隅，悬幔镂楹，虹梁亘絣，凤牖承榈，倒井蘘藓，芳坛竹扫，银铺月晓，瑶簴霜开。至若神理全幽，真容罕测，夫其秘状，远降使司，盖考三仙之图，不于九牧之鼎，徽姿粉垩，备质光妍，忽想冥标，灵侔瑞表，工徒罄想，殊思感通，斋室盟祠，既优如在，霓旌霞旆时扬，羽仪列冠名山，礼均行潦，覃董紫极，供养黄冠，玉釜常煎，金炉永爇，牲牷革享，鸾凤于飞，露挹神瓮，星临婺女。清吹祠唱，天渚匏瓜之津，匹水仙宫，海曲蓬莱之岛。龙骧鹤翥，飘翻净戒之庭，狮子辟邪，趋跃精思之地。珠幡卫箓，琼盖持舆，法供天厨，六时朝念，真经云帙，万劫修行，弗翦茅茨，明代久彰于克俭，经营梓匠，神理邈尊于宠光，圣湿堂闱，灵栖寝宅，谒来禔福，不亦宜乎。冬十有二月，司存式命毕钩绳也。玄门道士韦冲寂等，挹教五千，齐欢亿兆，历仙阶而抑止，攀睿算以驱诚，天使愿奉于雕镌，心存魏阙，法众希凭于琬琰，道在吴岑。春水桃花，迷源邃远，幽林杏坞，胜地非遥，伏贺天休，敢述颂曰：

道秘重冥，神幽福庭，三景远极，五岳栖灵，其真有物，厥妙无形，理则恍惚，功惟泰宁。于赫皇极，照融亨造，睿握玄珠，祥丕大宝，苍垠集贶，紫云宗道，至享百神，探因五老。乃瞻

崇山，岳灵之秘，三象浮精，十华仙侠，威澹云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图炳粹。幸明德之嘉运，降幽祠之宠章，扈仙仪兮肃肃，畔瑞彩兮煌煌，烁琳宫之夕照，拂琪木之神光，瞻晖兮翠辇，玉釜兮调香，撷五芝于秀崿，搴八桂于飞梁，龙吟凤舞天路长，青云衣兮白霓裳，节空歌于瑶磬，臻羽旆于琼浆。冥邈兮福宇，影眇兮神极，牵匹水之布流，晛烟炉之绮色，留鹤语于千载，飘鸾装兮一息。绛河真母将易逢，碧海仙姑蕊难测。恭至道于三五，奉休符兮万亿，纪真石于名山，壮洪规于帝力。唐开元二十年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己巳树。

（《采访真君事实》卷六）

岱岳观碑（十七）

在第四面第四截右偏，五行，行十字十四字不等。左行，行书。

开元廿年二月□□日，敕使内侍省内谒者监胡寂，判官掖庭局监作宁君爱。

□上骑都尉王元堪

专知官登仕郎行乾封县尉王去非

玄宗御注道德经①

石约高一丈八尺，八面，面广一尺七八寸不等。前三面分三截，上截额题"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次截敕文三十行，行七字。下截经文各十一行，行九十九字。四五六七面皆十一行，行一百十九字，后一面上截，行六十字，下截列各官姓名，皆正书。在易州。

敕：昔在元圣，强著玄言，权舆真宗，启迪来裔。遗文诚在，精义颇乖，撮其指归，虽蜀严而犹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余浸微，固不足数，则我玄元妙旨岂其将坠。朕诚寡薄，尝感斯文，猥承有后之庆，恐失无为之理，每因清宴，辄叩玄关，随所意得，遂为笺注。岂成一家之说，但备遗阙之文。今兹绝笔，是② 询于众，公卿臣庶道释二门，有能起予类于卜商，针疾同于左氏，渴于纳善，朕所虚怀。苟副斯言，必加厚赏。且如谀神自圣，幸非此流，悬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讳，咸可直言，勿为来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开元廿年十二月十四日

（经文不录）

开元廿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敕建。

正议大夫使持节易州诸军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畹奉敕立

朝散大夫守易州别驾上柱国周宪

太中大夫行长史兼高阳军副使上柱国郑景宣

朝议大夫试司马杜钦贤

道士染虚心　检校上座解升仙③

（艺拓、《萃编》卷八三、《道藏》男三、《全唐文》卷三五）

①《震川集》：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用道门威仪司马秀言，令天下应修官斋等州，皆于一大观立石台刊勒。邢州故有龙兴观，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质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观台已废没，知州军事何继始修复之，镌记于台左方。余至邢州，龙兴观已废，仅存半亩之宫，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衎祚改为社学，而石台尚存，隐于屋后，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爱惜，计亦不能久矣。

《墨林快事》：唐元宗注《道德经》，诸文士共成之。又是时古注俱存，有古哲之源流，而无后人之穿凿，五千言中，得者十九。即本文未经浊乱，其辞既简奥，而义反精深，其为老聃之冢嗣也，无可疑矣。于是遍诸区夏，多有刻石，而兹易水，独传苏灵芝之笔。灵芝他书，易中多有，而不及此石之善。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明皇御注《道德经》。欧阳公、赵德甫所收者，皆怀州本，久不传。邢州本，归熙甫尝见之，今未审尚存否？予所收则易州本也。怀州本经文御书，注则诸王所书。此幢经注皆出于一手，验其笔迹，盖苏灵芝书也。石文间有残缺，亦有石本元缺者，以注证之，皆当与今本同。

《金石萃编》卷八三：唐以老子为祖，故尊崇之典特盛。至元宗笃好元学，而老子之书尤行于世。此碑首列敕文，题开元廿年，后列诸臣姓名，题开元廿六年奉敕建。考《旧唐书》本纪：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唐六典》载国学教授之法，《孝经》、《论语》、《老子》皆为大经。注云：《老子》用开元御注，旧令用河上公注。盖当时选举应制，自开元以后无不用御注矣。碑上卷题"老子道经"，下卷题"老子德经"，与《经典释文》所题正同。考唐代传注中引老子语，皆道德分见，未尝混而为一，则元宗所注实从古本如此。晁遒《藏书志》谓元宗注成，始改定章句为《道德经》，凡言道者类之上卷，言德者类之下卷，非也。元宗之注，道藏尚存其书，刊于前明正统十年，而传刻讹误，文句或多增减，独石刻千古不易，最为可据。昶所见《道德经》注无虑数十家，皆与河上公、王弼诸注及元宗本大同小异，而唐太史令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独较他本为繁，亦足以资参订。当开元时，此碑传刻颇多，《集古》、《金石》二录所载皆怀州本，久已无传。归有光跋邢州龙兴观本，称开元二十七年所刻，则立石已在易州之后，今亦未见。然焦竑《老子考异》尝引《龙兴碑》，疑即邢州本也，虽无全文可考，而单辞只字，尚可概见全碑面目。又元至元中高翿所书古《老子》并释文，刻于石碑，今在盩厔，验其文与诸家亦多不同。碑末题田仁琬、周宪、郑景宣、杜钦贤诸臣姓名，皆同时奉敕建立之人，而不书臣字，亦例之变者。此四人两《唐书》皆无传可考。仁琬字正勤，官至安西都护，其事迹略见《保定府德政碑》。碑载仁琬以开元二十五年除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事，悉与此碑合。惟此题作仁琬双名，德政碑直云名琬为异耳。碑无书人姓名，相传是苏灵芝所作。灵芝两书亦无传，《墨池编》称其好书石迹。《宣和书谱》载灵芝尝为易州刺史郭明肃书《候台记》，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难得。契丹以墨本诣榷场，易绢十端，方与一本，盖开宝间书名极盛，故为时所重如此。今世石迹存者，昶所藏有开元二十七年易州铁像颂，二十八年《田公德政》二碑。此碑笔法极与相似，当为灵芝所书无疑矣。《金石录》载灵芝书范阳郡《悯忠寺宝塔颂》，题承奉郎、守经略军曹参军，其碑立于至德二载，则肃宗时又起为参军也。

②超案：艺风堂拓片中尚有邢州本。邢州本自"诚寡薄"以下至此，无。

③超案：邢州本在经文后之结款为："大唐开元廿七年岁在单阏月中南宫五日乙丑，皇五从弟、中散大夫、使持节邢州诸军事、守邢州刺史、上柱国质建。"

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注道德经敕

高一丈二尺四寸，广一尺八寸，十四行，行一百一十七字，正书。拓片分两截，结合处不清。

敕：天地以大德生群有，圣人以大宝守万物，古者受命之君，谓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岂徒然。若道无欲崇，命不永保，帝实临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平，合于仁覆之意也。夫宓牺、神农、黄帝、尧舜，或诛而不怒，或教而不诛，彼亦何为，独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纪及兹，虽未能画衣以禁，亦未曾刑人于市，而政犹踳驳，俗尚浇醨，当是为理之心未返乎本耳。凡人岂不仁于父母兄弟，不欲于饮食衣服乎，而卒被无孝友之名，不温饱之困，其故何哉？盖未闻义方，不识善道，或任小智而为诈，或见小利而苟得，致远则穷，继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辱，家不相保，愚妄之徒，类多自陷，狱讼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盖刑罚者，不获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诚告示，其或知归，何必用威然后致理。先务仁恕，宁不怀之。且如以常修行，岂须深识，六亲和睦，何待丁宁，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厝不用，道在于兹。今献岁之吉，迎气伊始，敬顺天常，无违月令，所由长史，可举旧章，诸有蛇伏孕育之物，蠢动生植之类，慎无杀伐致令伤，九土异宜，三农在候，聚众兴役，妨时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镇，人或孤惸，物向阳和，此独忧悴，良可悯也。亦令所由，随事优恤。盖不体仁无以为长，不知道无以用心，故道者众妙之门，心者万事之统，得其要旨，义可以兼济于人，失其指归，生不能自全于己。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五千文，明乎真宗，致于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讲习，不务清静，欲令所为之政教何从而至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特须详读，勉存进道之诚，更图前席之议。至如计校小利，综缉烦文，邀名直行，去道弥远，违天和气，生人怨心，朕甚蹙之，所不取也。各励精一，共兴玄化，俾苍生登于仁寿，天下还于淳朴，岂远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劝令习读，使知旨要。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一两条策，准数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诚与人，有此教诫，必验行事，岂垂空言。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须三省，以识朕怀。　　开元廿一年□月一日。

玄元皇帝道德经御注。右检校道门威仪龙兴观道士司马秀奏，望□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取尊法物，各于本州一大观造立石台，刊勒经注。及天下诸观并令开讲。敕旨依奏，开元廿三年九月廿三日。

（艺拓、《曲江集》卷七）

金仙长公主神道碑[1]

碑仅存上截，高四尺八寸，广四尺七寸，二十六行，字数无考。行书。在蒲城桥陵。

大唐故金仙长公主神道碑铭并序

御书

中大夫守大理□卿徐峤之撰

臣闻昌言驻龄，人游恒岳，观香飞解，受道缑山，皆名列仙□贵（下缺）钟繇之懋功，承玄元之上德，故真气全于乙妹，道□播于（下阙）高宗天皇大帝之孙，睿宗大圣真皇帝之女，我开元神武（下阙）彤闱，夙承训于姒则，生知女范，少协成人，兑悦其仪，居无□色（下阙）。先帝之龙潜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盖龆龀之时。□西城县主（下阙）先帝尚其诚心，不夺雅志，以丙午之岁度为女道士。□衣□披曳霓（下阙）姜，凤凰楼中，闻学箫之秦女。属先帝席图御极翼□□（缺）迩邻凤城，铜阙巍峨，岂唯南裔之域，银题赫奕，何□西明之宫。（下阙）气将巽风不散，故得佩王母之秘箓，呼玉女之□辰既赉（下阙）邑一千四百户，虽汤沐增赋，贵盛当时，而珠玉满堂，贱之弊□。独（下阙）彰宝历而应天，极丽穷神，以宴以处，岂不谓高其节行，宠其精（下阙）委气大块，休躬天钧，齐彭殇于不夭，泯贵贱以同坐，寰□□□其神（下阙）至如玄母七宝之桧，王母四童之药，咸标上诀，不□停年公王（下阙）形于东都开元观，春秋卌有四。主上以天伦之情，□伤□□□□观（下阙）葬逾于吴国，顷筮年尚远，权窆伊洛，今龟言既叶，陪葬桥陵，（下阙）寿县开国男裴允初备监护之仪，银青光禄大夫、将作大匠、上柱国康（下阙）紫气迎于函谷，白鹤送于缑山，琼凤宸鸣，哂薤歌而欲绝，黛云（下阙）留迹，徒闻卧斗而飞去，几劫仙罗之拂石，乃为铭曰：

虢首虞妹，娥皇帝子，传载封陈，诗歌秾李，蔽蕤九□，焜耀百里，比（下阙）水，岂学平阳。（二章）育性闲婉，韫辉玄默，匪傲荣贵，尝栖道德，□县□□五（下阙）降月，玄女排烟，群游琼圃，序业金编。（四章）二京乐土，双开蕊观，□□沐慈仁（下阙）大数，万物同斋，奄示长息，倏然解携，围棋柯烂，椿菌年齐。（六章）恸切旋（下阙）伊洛之间，岁叶先远，陪葬桥山，东辞鼎邑，西度函关，巽风（下阙）灵妃，时过仙侣。（九章）泉灯一闭兮无光，寿陵万古兮相望，金鼎玉□兮（下阙）朝散郎行在内率府率参军崔

（艺拓、《萃编》卷八四、《八琼》卷五六）

①《金石录》：据《唐书》本传云：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而碑云丙午岁度为道士，盖神龙二年也。此于史学不足道，然唐史书事差谬多如此。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公主，睿宗之女，以丙午岁度为女道士，其时睿宗尚为相王，王女止称县主也。《通鉴》景云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冠，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上览而善之。二年正月，更以西城为金仙公主，隆昌为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唐书·公主传》：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以此碑考之，则金仙入道已久，惟筑观之举，当在景云以后耳。玉真初号隆昌，《唐书》作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讳追改之也。胡三省云：金仙、玉真二观，皆造于京城内辅兴坊。玉真观本窦诞旧宅，与金仙观相对。今据此碑，公主薨于东都，各有所住之观矣。《唐书·百官志》，皇姑为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独不及皇妹。予考诸碑刻，代国、鄎国、凉国、金仙俱号长公主，未必皆为明皇之姊，恐皇妹亦得称之也。

《授堂金石跋》：碑损蚀，以《新唐书》相校，公主始封西城县主。碑云"先帝之龙潜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是其事也。唐讳丙为景，此独仍其字，岂由明皇御书，乃从已祧不讳之例耶？公主居东都开元观，与传言筑观京师者符。又史于公主降日、薨年，亡者阙而不书，此当以碑补之云薨开元时。

《金石萃编》卷八四，按碑下截磨灭，每行字数不可知，然以铭词准之，则以六十字为一行。今每行存字二十四五不等，盖仅存十之四五矣。公主已入道而陪葬桥陵，题云"金仙长公主"，则不以女道士目之也。文是徐峤之撰，元宗御书，而峤之下但有撰字，则非奉敕也。碑泐其薨年，但云迁形于东都开元观，来斋云中有开元字者指此，并无开元年字。授堂未谛视而云薨开元者，误也。然公主之薨，原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公主春秋四十有四，姑以二十年薨逝推之，其生当在武后天授年间。碑云丙午之岁度为女道士，年约十四五岁。若从唐书传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则年已二十，последнее当下嫁矣，史误无疑。而潜研跋谓筑观在景云后者，诚确也。碑两称先帝，前云"先帝尚其诚心"者，是指中宗，后云"先帝帝图御极"者，是指睿宗。下云"铜阙巍峨，银题赫奕"，正是太极元年筑观之事，而其后迁形于东都开元观。必是先居京师，后居东都也。

莫州泛龙观投龙设醮记

磨崖高二尺九寸，广九寸，四行，字数不等，正书。

开元二十三年七月一日，为国投龙设醮。莫州泛龙观三洞道士董灵宝。

（艺拓）

贞一先生庙谒①

拓本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二十八行，行六十一字，隶书。篆额题"有唐贞一先生庙谒"。

大唐王屋山中岩台贞一先生庙碣

左威卫录事参军卫凭词　　右监门卫兵曹参军薛希昌书并额

古之所谓列仙者，执大全以御于自然，游无彖以至于不死，旁午众妙而登夫太元，盖著自玄元，成于天师，备诸简寂，而详□贞白。得贞白之道者曰升玄，升玄以授于体玄，自三真圣天，群学无主，主道之柄，必将有人。天以司马真人为木铎欤？不然，玄标灵符，通骏若是。尊□族司马氏，世居温晋彭城，王权之后，随亲侍都督晟之孙，皇代襄滑二长史仁最之子。夫轩冕奕世，是谓令绪，忠贤继出，必生异人。故子阿推惠，许真于□降迹，初成行懿，茅君所以开道，抑有由也。尊师讳子微，字承祯，法号道隐，生而能言，幼而知道。天锡奇表，龙先正性，老庄大旨也，引而伸之，杨许□学也，□而学之。洁其行，耸其德，识穷精微，思入虚极，议者谓冥冥之翮，不可屈而致。年廿一，始服巾褐入道，师体玄先生，先生中岳之隐几者也。尊师神凝用简，情汰□落，其秉操不可挟，其执勤不知倦，体玄乃洗然异之。他日，以金根上经、三洞秘录、许真行事、陶公微旨，尽授于我尊师。高悟独得，虚融大通，发挥道真，出入玄□。尝梦有凤鸟衔玺，置于法案，刻曰授君東华上清真人，由是宝其寿，福其行，听于气，息于踵，则十日而外物，三月而遗形，一年而游于无有矣。且齿坏而遁其□迹，非应物也，狂歌而游其内修，非教人也，吐腾奇术其眩愚，非保真也，俯仰下

位其容身，非高世也。尊师是以务弘道不滞其用，方善教不宁其居，入觐圣上，九重肃广成之谒，出应时贤，群公交子训之请，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虚受以曲成，广照以吹万。或外符能鼓其动，或内揵善闭其关，或燕处而潜偶群真，或冥人而密行上界，斯则不可测已。而后游句曲，步华阳之天，栖冥柏，入灵墟之洞，寻大鹤，采金瓶之实，登衡山，窥石廪之秘，皆山鬼贡药，天真授经，猛兽护□，野禽扰座，若此又不可备论也。开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德之祀，思接万灵，动汾水之驾，将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仍于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之。师以王屋□有之天，总真之府，景气幽欻，□祇会昌，矧吾道奇行，奚适不可，翻飞投足，遂有终焉之志。更于观之乾维高丘之午，穷极绝界，得中岩台，上直天坛，下缭长阜，巨木圆抱，鸣溪中络，每养龙大谷，相鹤中峰，燎金洞之众香，吸石窗之鲜气，有日矣。初，隐居抄撰道书，为登真隐诀，其存修之道率多阙文，尊师乃著修真秘旨十二篇，见行于世。至如发晨蕴□陈咒，步宵坛以飞章，回冥觞于三官，走故气于百鬼，一以皇极增峻，息金革水旱之虞，一以人寰载清，无流肃疵疠之微，亦尊师之力也。抱一守寂，反道归根之详既洎，陈景迴元，乘飙蹈气之术又备，可以委陁造物，保合大均，观变化而冲和其心，抚阴阳而寥廓其眠，岂两仪之细而同其浊质，万化之杂而拘其清神哉！岁乙亥，夏六月十八日，顾谓近侍曰："吾已受职玄都，不复得住"。遂部署封检，将若远适。迨昏，有赤云缭绕，靡地而来，箫声泠然，乘空而去，众成惊骇，谓必上升。□□户而入，已蜕形矣。越廿一日，群弟子相与瘗杖舄于西北之松台，制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贞一，并上自制碑，申宠章也。门人曰：尊师之生也，五百□甲子矣，常见体如寒松，心若明镜，居绝忧喜，生无嗜欲。昔住嵩嶂则后阜松生，及移台岭则东壁泉涌，幽居于南岳，则玄鹤蔽野，坐忘于兹山，则彩云满室，若乃高姿逸轨，近类华阳，多番伟艺，远齐抱朴，其善诲善诱，则常以为己任，若性与天道，亦不可得而闻。宜其驰辕于妙门，游刃于真宰，迈玄德而同世植，宜至精而障群伪。及挥斥万劫，翱翔四空，疑冰者理顺，捕影者心伏，戏，岂古登天游□而不死者夫。河东郡宝鼎县主簿司马纲，师之犹子也，餐味密训，倘佯精庐，御侮道门，涉足仙事，乃恢张遗寝，缔造新庙，将谓灵仙不妄，且以虔奉有所考室也。侈而大之立主也，尸而祝之，徒见反宇。蘙蘙高松杳翠，灵响虚应，圆光夜烛，亦神异也。金惟昔之得道者，智有如江如海惟深也，我师则无不在，德有如丘如陵其高也，我师则不可升，故塞于瀛县，播于图史，岂游其门者能纂其迹而缀其□乎？诚以立祠者宠灵之道，刻石者弘教之端，惠存乎阜乡之遗风，景行乎雷平之故事，若述作之奇伟，见于本集，感应之幽微，存乎内传云尔。乃作颂曰：

太元混茫，上境辽廓，冲用斯应，轮飞是托，道其深微，人孰窨度，来有真匠，畴谢系作。伟□真匠，乘运挺生，超乎长存，隐乎无名，玄侵首出，道再演成，润色大象，猗那至精。至精伊何，践修体妙，大象伊何，克勤广照。周鉴后学，缘饰垂教，弱丧知归，晞光胥效。适游于中，以克大通，终处其厚，奄荒无有，七哉昭贲，百灵奔走，天生在余，此身能久。且曰无待，其名列仙，嗣武贞白，齐明稚川，解玉何地，迥□一年，灵庙之下，空瞻洞天。

（附宋人题字三段）

绍圣元年五月廿六日，山门都监道士崔可安重立。孟州王屋县尉兼主簿事李阜　右朝散郎知孟州温县事兼兵马都监权王屋县事上轻车都尉王评（在颂后）

张泰孺自洛来登坛，婿陈湜侄孙太冲侍行，回自坛息此。乙酉八月廿八日。（在额右）

向洪巨川傅完若缺崇宁乙酉八月同游。（在额左）

（《续语堂碑录》）

①《思适斋集》：贞一先生，司马承祯赐谥也。承祯碑，开元御制，今不传。此则犹子河东郡宝鼎县主簿绡遣庙所立，无年月。碑云尊师讳子微，字承祯，旧新两唐书《隐逸传》云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互异。按承祯之兄名承祎，其书《潘尊师碑》自署弟子司马子微，而赠制亦称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盖本名承祯，入道后则名子微也。碣文云"法号道隐"，两《唐书》传及《云笈七签》李渤真系所撰贞一之传皆未载。《宝刻类编》第八卷，姓名残缺三，有河内道隐贞白先生碑阴述并篆书注天台峰白云道士，据此，知即子微矣。额左右又有崇宁乙酉宋人题名两段。

《续语堂碑录》：按碑无建立年月，据文有岁乙亥六月十八日蜕形，越二十一日蹇杖于松台云云，乙亥为开元二十三年，由蜕形之日计之，是尊师葬在是年七月。又据颂云"解玉何地，回□一年"，似自其亡后积计追数，则建庙立碣当在开元二十四年，而不能确指何月。《金石录》云天宝六载七月，误也。

南岳投龙告文①

长一尺一寸一分，宽三寸七分弱，厚二分。五行，行十九字。背面三行，行字不齐。正书。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诞。夙好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谨依上清灵文，投刺紫盖仙洞。位忝君临，不获朝拜，谨令道士孙智凉赍信简以闻，惟金龙驿传。太岁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

（阴面）

内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国张奉国本命甲午八月十八日生，道士涂处道、判官王越宾壬寅八月七日。傔人秦延恩。（《八琼》卷五六）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六：右《南岳投龙告文》，铜质坚好，绝绿似瓜皮，道光间出衡山县土中，为易大令所得。考衡山县以南岳得名。汉武以潜之天柱山为南岳，北周以慈利之天门山为南岳，至唐贞观中始定祀衡山于衡州。开元十三年封司天王，岁时祭告。南岳七十二峰，峰之尊者五，紫盖其一也。形似鹰盖，故名。志称七十二峰皆环抱祝融，独此峰与之争雄，掉头北去，杜诗故有"紫盖独不朝，争长业相望"之句。其下有朱陵洞，相传与罗浮通，为道家第三洞天。有石刻，题曰"朱陵太虚洞天"。杜光庭记云：朱陵洞天七百里，洞有泉县若帘，亦名水帘洞。此记云紫盖仙洞者，即指其地，其为投告南岳无疑矣。《东斋记事》云：道家有金龙玉简，学士院撰文，具一岁斋醮，投于名山洞府。金龙以铜制，玉简以阶石制。此制以铜，是为金龙，故曰"金龙驿传"。惟文云"赍信简以闻"，则当别有一简。闻初出土时尚有一物粘著其上，当即简也，惜不可得见矣。

张公洞题字

拓本高三尺四寸，广五尺五寸，篆书三行，行二字。款一行。在荆溪张公洞口巨石。

汉天师张公洞。

唐开元二十六年秋住山梁□□□　明□刻于洞石。

（《江苏》卷四）

大房山投龙璧记

碑高一尺二寸，广二尺一寸，二十四行，行十三字，正书。

维开元廿七年岁在己卯，春三月，府城西南有大房山，孔水其水也。地僻幽闲，石堂华丽，云峰攒岭，宛虔千龄，清泉引流，势将万古。耿介拔俗之士，度白云以方临，萧洒出尘之贤，于青天而直上，信知山水之灵矣。伏惟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纂承洪业，肇自开元，率土晏清，廿七年矣。去开①廿三年，内供奉□□吕慎盈奉敕于此水投龙璧，暨廿四载，□□□□□又奉敕于此投龙璧，今又奉敕于此投龙璧焉。于时有御史大夫南阳张公讳守珪为府主矣，监官功曹参军段晞、法师观主□及公使上坐李义远、平步风、高味虚、张若水、庞味道、杜崇□、李西升、□崇□，童子李延忠等，三日三夜，登坛投告。□夫陵谷推移，百龄讵几，仆遂斐然书美，封山刊焉。词曰：丹岭嵯峨，双峰逦迤，渌水涓涓，清泉泚泚。兰蕙蓁蓁，松风靡靡，百草开葩，众花吐蕊，刊龙璧之有功，庶千龄兮无毁。

□□观威仪张滋词。

（艺拓）

①超案：碑似漏一"元"字。

张若讷墓志铭

石高、广均一尺，十五行，行十五字。

唐故昭成观大德张尊师墓志铭并序

尊师法号若讷，其先南阳人也。晋辅相协之后，因家于河南金谷。垒叶不仕，杜门安贞。至于尊师，习性含和，智契玄理。文明元年，属天皇上升。卒哭之日，纶言度人。尊师入道，常有规矩，举为大德。呜呼！何期遘疾，脱屣游神，代年七十有六。开元廿七年五月一旬三日，化于后房。其月廿三日法殡于金谷之地。是日仙唱拥云，缁心泪雨。不有光于前哲，将何示于后人。铭：

昔为道生，今因道散，壑舟夜惊，牖电欻焕。松门骨化，蒿里神游，词人讼石，记德光幽。

太岁己卯月壬辰日甲寅。

（洲拓）

御制叶真人碑

故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赠越州都督叶尊师碑铭并序

此碑乃御书太子题额

朕闻轩辕三皇之盛者，尊广成，唐虞五帝之盛者，师尹寿，故夫以圣人之道，教圣人之才，守之七日，又守之九日，朝彻而后能见，独是道也。入水不濡，蹈火不热，啸叱风雨，鞭笞魔魅，无方而后能进物，独是神也。神则惟变，道亦旁通，苟得其人，抑所谓神道设教者也。师讳法善，字道元。自诸梁食采，是谓叶公，邑亦如之，因而命氏，则昔为南阳人也。曾祖道兴，祖国重，父慧明，赠歙州刺史。贲丘园者，一贯吾道，食旧德者，百代可知，故名谥宇宙之中，身在江海之上，则今为古括人也。至隋大业之岁，岁在丙子，法师是生，凡六百四十二甲子，洎我开元之岁，岁在庚申，形解升云，则春秋百有七矣。(自丙子至庚申凡一百有五岁，余闰计诚有六百四十二甲子之数，遂以百有七岁。)其生也年长而色若孺子，其化也委蜕而神则默仙。常从朕游，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藏察无象，钩致不测，若言匡国辅主，鼓舞发挥焉，朕可推而尊之，不可得而臣也。其始终出处之迹，可得言者。初，师甫七岁，涉江而游。追三年，人以为溺。及还，问其故，则曰：三青童引之，憩于华堂峻宇，咽灵药，吸云浆，太上镇之，是以留也。十五中毒死，又见昔青童曰：天台茅君飞印印其腹，始殊闷绝，良久豁如。师以灵应感通，殊由若此，遂乃杖策游诸名山，远访茅君，而遇岳骨上起，目瞳正方，冰雪绰约，嗒然微笑曰："尔来乎。尔名已登仙格，身逢魔试，故相救而免。当以辅人弼教为意，无汲汲于去来也"。由是便于青城赵元阳受遁甲步玄之术，于嵩高韦善俊传八史云跻之道，宴息于罗浮括苍，往还于蓬莱方丈，灵图秘诀，仙符真度，宝箓生券，冥感空传。临目而万八千神，咽胎而千二百息，或潜泳水府，或飞步火房，或剖腹濯肠，勿药自复，或刳睛抉膜，投符有嘉，或聚合毒药，服之自若，或征召鬼物，使之立至，呵叱群鬼，奔走众神，若陪隶也。故海内称焉，千转万变，先朝宠焉，一昼三接。朕在藩邸，屡闻道要，及临宇县，虚贮昌言。奸臣离谋，凶丑僭逆，未尝不先事启沃，亟申幽赞，故特加紫绶以大公侯之封，而确固黄中，不承轩冕之贵，可谓德博而施，道尊而光者也。适来无迹，为夫子之时，适去无吝，为夫子之顺。岁在鹑尾，月鹑火。(若以开元庚申岁化去，合是岁实此月鹑首，见前后碑传异同，故不欲轻改也。)是时也，返真悬解，翊日追赠越州都督，逾月归藏括苍之山，免朝章，从夙志也。先生幼有奇质，长标特操，神照体外，骨秀形表，故万先生目之曰：子书成仙格，方自仙官，吾将及尔为同寮也。信哉，易曰君子或出或处，然出者无山林之逸，处者无轩冕之贵，虽道同则应，而迹异难兼。先生养神太和，观妙玄牝，君子或处之盛者也；金印实贵，紫绶方来，君子或出之盛者也。非夫道臻博大，德合神明，其孰能与此也。故于王室则承恩者五代，当朕时则传道者数人，不日宗师无间然矣。夫为文者纪其实，称德者尚其训，先生知予，予宁不述，诚寓然而无愧，可披文以相质。铭曰：

忽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沕然，莫不入焉。

百昌之源，万化之泉，于此观妙，实云列仙。

列仙伊何，销化却老，观妙伊何，岂假至道。
旁通幽赞，神变灵造，淫祠历阶，无隐不讨。
讨逆辅顺，功就佐时，藏往察微，业与神期。
章祓加等，方来不欺，视捻若遗，恍然我思。
大有元吉，黄中通理，默仙委蜕，玄达无已。
叶县飞凫，辽海鹤止，玄风盛烈，郁乎千祀。

开元二十七年岁次己卯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乘化而往，彼则悠然，不忘旧情，纪诸事迹，仙山海畔，碑石依然。（乘化而往云云二十四字，旧本有云，姑存不敢删去。）

弟子丁政观谢赐真人碑铭状

敕内肃明观道士尹愔宣敕内出御文赐臣师主。臣跪奉天章，仰瞻宸翰，以惶以喜，载庆载悲。臣忝与门人，不胜感愧之至，谨录陈谢以闻，谨状。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弟子景龙观道士丁政观等进。

（《叶真人传》）

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

李邕

尝以天者常生于人之前，人者常化于天之后，常生常化，其惟天与人乎？有物有冯者，其惟天仙乎？不生不化者，其惟大圣乎？无为无事者，其惟尊师乎？师讳思瓘，家于临川，隐于麻姑山。其先出自有殷，春秋后，子孙因国为南阳望族。后汉有太傅禹，蜀有车骑将军扬武侯芝，晋有武威太守世龙，以至曾祖和，祖甫，考嗣，偕秉哲衣德，参寥洞元，代有人矣。且源派分流，达于江海之内，父子传气，合于天地之初。尊师幼入庐山，中移恒岳，吸沆瀣，漱清泠，精魄冥于太虚，耳目静于穹谷，身枯木，心死灰，固不如也。开元二十三载，皇上下明诏求方士，闻本郡，别乘李行祎以尊师应辟焉。帝请问所习，雅重其言。常斋太一宫，集元元教，虑失诸野，思得其人，临遣尊师，俾巡江南六十郡，冥搜元览，欲以张皇大道，开觉下人。明年春二月甲子，复命称旨意，敕度为道士，名曰紫阳，仍赐紫罗法衣一副，绢一百匹，配东京福唐观，兼本郡龙兴观以宠之。议者以尊师心奉于道，身事于君，名师于乡，德扬于国，莫之比也。五月三日又赐绢一百匹，紫罗法衣一副。所谓高其行而累于赐，贵其言而尊于服，我圣人之用心也。九月七日，扈从西京，敕安置同德兴唐观。君子曰，尊师与圣同德而兴我唐，乃居此观，韪也。二十五年冬，恩敕许归觐省，出中使二人监侍，渥承于主，荣及其亲，兼遂者鲜矣。二十六年春，特敕诣中岳、王屋、函谷、宗圣及诸名山修功德。其所至也，神兵降于坛上，庆云集于山下，元鹤徘徊于霄汉，丹芝郁馥于原野。上闻而嘉之，又赐紫罗法衣两副，将以服一生之体，洁帛五束，将以当五方之镇，彩绫六段，将以成纯阳四九之数，钱十二万千，将以合日月十二时之会。佥曰天物备矣，道心行矣。二月甲子，一日两诏，偕召七人，初为中禁洁斋，后以真源谒庙，重闻天圣，独以道高。二十七年冬十月朔，七日，驾幸温泉宫，恩令太元观安置。子夜过半，仙装聿来，顾谓门人竹务猷曰："虎驾云车，门外十乘，青童执节，庭中二人，吾当从之，此迓我也"。遗言曰："吾事亲未终

于孝，爱弟未终于仁，请本郡御书仙灵观额及麻姑山置庙，兹事莫遂，奄至形解。圣上傥问于我，君将此辞以闻”。言毕异香四来，奄忽而化。匮藏手诏三十纸，璧挂道经五千言，前后所赐法衣七副而金紫者，杂彩七百二十八段，钱二十六万七千，尊师尽以幡像香油之供费，其余无几，或赒老病贫寠焉。帝闻之流涕，赐绢二百匹，充其殡养之□，用锡尊师孝也。度弟思明麻姑庙道士，用成尊师仁也。御书仙灵观额，立麻姑山庙，用昭尊师愿也。出中使二人监祭，造车轝送还本乡。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殡于旧居麻姑山顶。甲子改葬，棺中惟见牙笥香炉而已。尊师应于盛明，升于上清，时春秋三十有七甲子。永惟大圣元元皇帝教曰：成而不居，死而不亡者，斯之谓欤！

（《全唐文》卷二六五）

梦真容敕[①]

碑高九尺六寸，广四尺三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行书。额题“大唐真容应见贞石碑”。

敕旨：中书门下兵部尚书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亲承德音，陛下谓臣等曰：朕自临御已来向卅年，未曾不四更初即起，具衣服，礼尊容，盖所为苍生祈福也。昨十数日前，因礼谒事毕之后，曙色犹未分，端坐静虑，有若假寐。忽梦见一真容云：“吾是汝远祖，吾之形像可三尺余，今在京城西南一百余里，时人都不知年代之数。汝但遣人寻求，吾自应见。汝当庆流万叶，享祚无穷。吾自度其时，今合与汝于兴庆中相见，汝亦当有大庆。”吾犹未即言，语毕，觉后昭然若有所睹。朕因即命使兼令诸道士相随于京城西南求访，果于盩厔县楼观东南山阜间，乃遇真容。一昨迎到，便于兴庆宫大同殿安置，瞻睹与梦中无异者。伏以玄元大圣，降见尊容，感通之征，实符睿德。陛下体至真之道，崇清静之源，何曾不礼谒虔诚，为苍生祈福，故得真容入梦，烈祖表灵，求之西南，果与梦协。且兴庆宫者，潜龙旧邸，王业所兴，当此处而告期，与嘉名而相会，斯乃降于紫府，镇我皇家，启无疆之休，论大庆之应。陛下爰舍正殿，以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极，殊常之理，将万福而俱臻，无外皆覃，乃亿兆而同庆。臣等昨日伏承圣恩赐许瞻礼，自然相好，谅绝名言，开辟以来，典籍所载，未之有也。臣等无任庆悦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仍请宣示中外，编诸简册者。梦之正者，是为通神，于惟圣容，果以诚应，岂朕德所致，而大道是兴。再省兴灵，言犹在耳，将贻福业 ，代祀弥□□告以行宫，乃置之内殿，兼云大庆，允属朕躬。稽之道经，以慈为宝，当慈育万姓，永答神期，卿等宗臣，愿扬嘉应，所请者依。

开元廿九年闰四月廿一日。

真容应见。右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奉闰四月廿一日敕，中书门下奏请宣示中外者。历观宝谍，曾所未闻，侧捧瑶缄，不胜抃跃。臣谨按落下闳太初历云，后八百年历差一日，有圣人正之。至陛下定历之年，正当八百，今又玄元皇帝以圣明之代，来见真容于梦寐之间，再陈灵应，称陛下庆流万叶，享祚无穷，则知圣历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虽缣缃已载，而琬琰未书，将何以对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闻，伏请于开元观具写纶言，勒于

贞石，入仙宫而物睹，知圣祚之天长。如允臣所请，诸州亦望准此。敕旨：依奏。

开元廿九年六月一日武功苏灵芝书③

雁门解□光刻

（艺拓、《萃编》卷八四）

①《石墨镌华》：此苏灵芝书。按碑，开元帝梦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之楼观，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诸州同勒石，则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载之云未详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乡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楼观亦有此碑，亦灵芝书，文同，而易州碑称奉敕旨宰相牛仙客，楼观碑称张九龄。按碑此事在开元二十九年闰四月，九龄自二十四年罢相，二十五年左迁荆州长史，二十八年薨，未尝生至二十九年也，似当以易州碑为是。楼观碑经宋翻刻，字画不及易州三舍，岂亦謬易其姓名耶。

《观妙斋金石刻考略》：《石墨镌华》论此碑在易州、楼观之异同，可谓明确。余所收一本称牛仙客，不称张九龄，则此碑亦非楼观所刻也。独异真容求得之楼观，而碑刻于楼观者有以牛为张之误，何与？余又得刻在古白鹤观一碑，先是党光所书，早已损坏，汉乾祐三年杨致柔奉命重书者。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真容应见记，东武赵氏题为《梦真容碑》，武功苏灵芝书。今传于世者有二本，一在盩厔县，一在易州，予皆得之，文字行款皆同，惟敕内兵部尚书兼侍中牛仙客，盩厔本作张九龄，盖后人恶仙客名，辄磨去，妄以九龄易之尔。《旧唐书·礼仪志》：开元二十年闰四月，元宗梦京师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盩厔楼观之侧，正指此事。志称二十年，当作二十九年，传写有脱文也。当是时九龄去位已久，谏诤之臣卷舌，佞谀之言盈耳，帝既夙好神仙，妄念所感，形于梦寐，盖求治之志荒矣，卒之果有幸蜀之祸。庆流万叶，享祚无穷，梦中之语，讵有一验哉！李成裕《唐书》无传，天宝十载以宗正少卿奉命祭北岳安天王，见旧史《礼仪志》。

《授堂金石跋》：碑言元宗自言梦见元元皇帝，余案此汉桓帝故实，元宗踵而行之。《隶释》《老子铭》，延熹八年八月，皇上尚德宏道，含闳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是以潜心黄轩，同符高宗，梦见老子，尊而祀之，可类征也。

②超案：自"贻福业"以下，周至及易州两碑拓片均无，据《金石萃编》卷八四补。

③超案：易州碑阴有题名，额题"大唐大开元天宝观"。艺风堂拓片中尚有一宋模刻碑，额题"重模苏灵芝书唐老君应见碑"，末题"天圣三年三月二日供备库副使勾当会真观赵（下缺）并题额"。

画天尊像铭并序

张九龄

画天尊像者，赠吏部侍郎武功苏公夫人崔氏为公卒哭之所作也。苏公有重名于时，未大用而卒，遗命不遂，当代所悲。况作嫔于公，鞠凶在疚，援诗以誓其节，执礼而哭于昼，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极希微而不见，中恍惚其如在。于是欲介景福，将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设色，饰金阙，图玉皇，元天不远，真官在列，飘若炁气，烂其神光，彼昭厥诚，允速其应，斯所谓元鉴无昧，当受谒帝之符，幽魂有凭，必署升仙之箓，此固崔氏之至愿也。有足悲者，不其猗欤！

铭曰：至哉天京，灾劫不及，上有灵府，圣真所集。彼美孟姜，闻斯洞彰，仙道贵度，我君则亡。猗欤我君，蔚为人杰，命屈金铉，神传玉诀。游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图元象，永观厥成。

(《全唐文》卷二九一)

洞清观钟款识①

款高三尺二寸，上围四尺九寸，下围六尺九寸，腰横起五棱，以界上下。其上下共八区，每区亦间五棱，每五棱四行，文皆一直接下。

维大唐开元廿九年岁次辛巳，闰四月辛巳朔，廿八日戊申，女道士蔡净廉、曹净仪、曹紫虚、孙云誉、蔡仙经、谢玉那、寂玄观上座朱处封、檀越主蔡方运、蔡思奉、吴少表、蔡祚乐等，劝率众缘，敬造铜钟一口，奉为国王帝主牧宰官僚，下及苍生，同霑福祐，永充洞清观供养。

用铜三百斤　　时匠余令玉(以上首五棱四行)

侯延诚、朱守虬、曹云岫及妻蔡五娘，蔡邦瞻及妻钟李定谨，孙贞干、蔡仙望、蔡□母、钟四娘、曾四娘、谢意、谢仙谅、僧调御、蔡娇母朱、孙封、黄□、刘智新、蔡朝欣、蔡齐炎、蔡承亲、蔡齐希、朱伯巡、蔡齐廉、蔡怀庆、曹处贵、朱玉贞、郑仙玉、谢贺朝、谢献之、黄待征、朱惠建、朱师雅、曹思合、李庭芬、蔡□、蔡祚封、李定廉、朱希母欧阳(以上次五棱四行)

谢□封、蔡晏尧为亡兄璧及嫂刘，刘智常、李廉母朱二娘为亡婿二官、蔡公绪、蔡思京、李□□、蔡化邦、蔡因业、蔡祚宁、朱思齐、蔡贞母罗、朱思乐、钟虬为亡考、蔡巍母刘大娘、蔡龄母李夫人、蔡尹嗣朱先母、蔡钟娇为妻李氏、朱守谏、朱守元、孙顺，女道士蔡真仙、朱智藏、蔡净智，蔡云娇、蔡仙胜、蔡紫盖、李仙定、朱仙台、李仙云、曾云童、谢紫霄、蔡阶、蔡徽(以上又次五棱四行)

县令员元礼、丞元仙息、主簿钟离延祐、尉皇甫玲、录事朱守宁、前录事沈再思、仓督黄处贵、朱灵郁、刘仙朝、刘俊乂及妻萧大娘、赵灵岫及母丘四娘、黄御笏及妻朱六娘、沈寿及母温八娘、刘仙谐、邓庭珪为亡考、蔡惟旧、明义期、李表泓、蔡祚含及妻刘大娘，蔡推母董三娘为亡婿护军曾光庭、蔡灵举为亡妣、朱经母蔡为亡婿、蔡妃娘没故蔡娇舍蔡四柔(以上末五棱四行)

蔡游岩　曹云峰　蔡崇聃　宋瑗　朱球珍　吴均为亡考　欧阳平　朱千里　曾席母谢二娘　蔡希妻李四娘　蔡伾祥　谢玙母蔡五娘(此在上层第二区)

弟子虔州百胜判官知勾判南康县事银青光禄大夫捡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阳坤，当县洞清观铜钟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时掠掳入峒。至天复元年，坤统押将士收破，却复前件钟将归本县。缘洞清观倾因乱罹，多年荒废，切见可封里昼锦禅院未有铜钟，今将转舍，冀保弟子官荣显达，将卒兴隆，邑内居人同霑福利，鸿音远布，永镇伽蓝。天祐元年岁次甲子，七月癸亥朔，廿九日辛卯题　院主僧弘满

开元寺僧义全书(以上在末后上下两区)

准敕省指挥镌题，咸平三年拾壹月　日

守县尉周

守主簿夏侯□

守殿中丞知县事成□(以上刻在第六区左行)

昭武大将军南安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赵国器舍此洪钟于本路通真道院，永充人天供养者。至大二年己酉岁，九月吉日开山住持道士程绍真徒弟程自玄谨题（以上刻第四区）

（艺拓、《萃编》卷八四）

①《金石萃编》卷八四：按此钟本于开元二十九年南康县女道士綦净源等铸，以充洞清观供养者，净源等题名其上。续于天祐元年，判南康县事阳坤移置显锦禅院，坤自刻记于上。宋咸平三年知县事成□等但题名而无移置之事。元至大二年南安路总管赵国器移充本路通真道院供养，道士程绍真等题记。盖一钟阅四百四十余年而三移其所矣。《唐书·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南康县属淮南西道，元时升宋之南康军为南安路，而南康县属焉。阳所题云"平国作孽之时捍掳人啊"，此时当昭宗末季，朱全忠兵犯京师，朝廷仓皇为避乱之计，昭宗本纪不暇载及，平国作孽，其详不可知矣。《新唐书》本纪仅书天复元年十二月钟传陷吉州，似亦平国之余孽也。

苏仙碑铭

孙 会

惟前汉苏耽者，长自郴邑，禀之秀异，幼则适野。初因牧牛桂阳之郎，每游虞芮之畔，遂因有闲原之田。县人王怀步田间，值群鹤，乃跪白其母潘氏曰："忝在仙箓，又逢真侣，追以骐骥之便，切以庭闱之恋，咒桔井愈疾，为取给之资，药苗蔬畦，为调膳之费。有阙就养，将升上清"。遂留连堂户，出涕如雨，耸身而去，莫知其所。挥城郭以谢世，乘羽翼于无际，目五云之路，缥缈难追，而一郡之人，瞻望何及。皆相谓曰："苏公以金骨迈俗，琼浆缮性，能养其正，不失其命，亦犹梅子真之去仙，非关市卒，戚武丁之轻举，元由乡人，传其盛名，布在方册，盖殊伦矣"。及潘氏怛化之后，仙公全以孝行，栖于东山烟雾之中，号哭不绝。啼猿为之酸切，流水为之呜咽。至若系白马于树，执慈母三年之丧，所以竭哀戚之情也。化赤龙为桥，感太守一吊之礼，所以重桑梓之敬也。当此之时，近睹之难可得而见，远察之才可得而辨，岂不以贞气有异，嚣尘无杂也。且人之立身者，一善则纪之，一行则称之，犹与美谈，绰有余裕，况列仙是纪，旷古莫俦。将归紫府之中，相与赤松为交，向非餐霞契道，外物全真，其孰能至于此矣。巨唐开元二十九年也，特有明诏，追论偓佺，俾发挥声华，严饰祠宅，皎洁遗像，似逢姑射之人，氛氲晚花，何异武陵之境，深院风洒，松声为之淅沥，古坛烟横，苔色为之彬碧。邑中耆艾禺然曰：仙公之旧宅，仙公之灵迹，华表犹在，空山相对，今荷皇恩远及，祀典克明，请考盛事，皆愿刊石。时彬州太守乐安孙会，文房之士也，遂为之铭其词曰：

灵启道融，降生仙公，无宗无上，冥感幽通。至者不学，学者不至，莫知其然，蓄践神异。孝悌是惇，州壤是尊，自戴于畔，孰是其根。襄城之野，仙公牧马，桂阳之郎，仙公牧牛。千古一致，比德同俦，上清有命，升元克日，永喜孝思，敬授灵术。既超世而高人，复翰墨而哀亲，近贤者之喻梦，表斯道之通神。独蕴殊行，高标众真，至哉仙公，邃古无伦。有守故国，载恩载慕，龙桥不留，马岭如故，徘徊尘迹，仿佛云步。

（《全唐文》卷三六二）

江州冲阳观碑

李 混

夫大易究天地之心，老经游道德之奥，非先非后，无始无终，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跨亿龄而超万祀，不以为长，驰寸晷而迫分阴，宁云是促，寒暑乘之而斡运，四时行矣，动植禀之以资生，万物成矣。若乃注元精而悬斗极，皇运以兴，陶正气以立乾维，帝图爰起，故轩后以道登于云天，唐后以德逊于尊位，其余法宝，历总璇衡，皆以冲妙宰域中，玄通御天下。逮秦皇慢德，汉武骄真，幸集灵之宫，游祈年之馆，心非至恳，意属无厌，徒健羡于一时，竟贻嗤于万代。眷言魏晋，贰琐琐焉，迄至陈隋，并区区者。是知道之昌也，无为之化若斯，道之丧也，有累之求若此。然则否终则泰，穷变乃通，得之一朝，必复昌运。我大唐之御极也，应盘古而开混沌，法太乙而扫欃枪，降灵元始之前，提象太初之外，乾坤翕辟，飞龙之德在天，河洛经通，神马之图出地。高祖神尧皇帝，镳宫授箓，推亡怀负胜之图。太宗文武圣皇帝，丰户收祥，驭朽握瑶光之运。高宗天皇大帝，抚大钧而司左契，执大象而御中枢，笼徽于七十二君，飞英于万八千岁。中宗孝和皇帝，小心恭孝，大度宽仁，上奉宗祧，下安黎庶。睿宗大圣真皇帝，神功不宰，圣谟广运，以由庚而安寿域，以洪范而享昌年。开元神武皇帝，变代重光，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应天顺人。知微知彰，朝北辰而刊玉，惟精惟一，会九牧而铸金。惟几也能使遐迩肃清，惟神也能使幽明畅遂。濛汜抵于旸谷，同文同轨，大坂际于冰丘，一尉一侯。其公卿也则伊周赞翼，其牧守也则邵杜绥怀，文以化成，虞庠有籯金之业，法惟刑措，夏台鲜辨璧之疑。尔其南亩，澄清有如京如坻之积，东山举逸，无在蓮在轴之幽。大乐举而音律谐，大礼备而威仪整。俗知和乐，人识训章，加以九苞六象之禽，止庭巢阁，双骼五蹄之兽，入囿驯郊。庆云舒玉叶之阴，甘露洒金茎之润，海贝积而江珠满，山车至而泽马来。其余绝瑞殊尤，应图合谍者，不可胜纪焉。由是赤骆青旗，坐明庭而颁图政，金绳玉版，封日观而纪天符。曷以臻兹，盖皇上得玉真之要道也。故能范围三大，陶冶六虚，俟其祎而晒其美矣。冲阳观者，梁普通三年刺史邵陵王彝置，奉诏造焉。其观当置之际，山顶常有双鹤栖托，每天气清朗，日色晴明，西飞云霭，东至庐岳，其居也乃爽垲之层阜，博敞之奥区，南眺平原，北临激水，松子之峰非远，王乔之岭犹存，左对嵑岩，右瞻穹岫，排云掩日，背阴向阳，状若帏屏，图经之数载矣。以其仙鹤冲霄，居处向阳，二美可嘉，故有冲阳之称矣。其地也上躔景纬，牛斗寓其精，下轶山泽，庐江睑其镇，徒观其数峰枭蜇而狼水瀔阶，风被邃庭，云叶镂楶，瑶林宝蘗，仿佛兰珠之丽，邃宇崇堂，依稀七宝之饰，真容式备，道气殊高，少华金童，捧金炉而入侍，太清玉女，持真诀而来仪，凿沼营坛，宛在风尘之外，药堂经藏，萧然松石之间，此实玄圣之殊庭，列仙之游馆也。逮于垂拱四年冬，遂为野火所侵，回禄扬光，轩辕发焰，昆山之火，燎及芝田，庞氏之灾，烟侵桂栋，致令玄门殆毁，仙构俄倾。迄至开元之初，犹阙真君之院。爰有北岳先生洞玄苏嘉道等，凝真牝谷，养素清溪，长往之迹逾高，幽贞之志弥远，多端济物，寡欲探微。痛此荒芜，乘兹含施，衣布之外，衾被罔留，抚遗迹而兴工，想金辇而崇葺。日役攸劝，风匠是凭，洞关妙门，式图真汇，炳乎丹铺，翠幌奂若，秋水春台，镂度玄关，重装昔像，影升玄籥，更饰仙仪，凤憩龙盘，

宛然功备，把十蹈五，钩绳极妙，能事斯毕，不其然矣。刺史赵郡李纳，弓传虎石，将军横北塞之勋，构龚龙门，司隶擅东都之望，恺悌君子，名教中人，词场则兰桂丛生，学海则蓬壶对出，声流宸扆，道畅黎蒸，风符三月之春，人荷二天之福。别驾赵郡李承胤，即州将之族父也。长史京兆韦公胤，司马荥阳潘公绶，并题舆九派，展骥二梁，雅蓄迈沂土之歌，美政完荆南之价，化宣千里，无劳庾亮之书，功赞六条，自得应詹之佐。司军功参军长孙子尚，司仓参军姚令珣、员外司仓参军江克励、司兵参军孙司弼、司法参军张延祚、参军陈德直、严干等，八音继响以同举，五色联晖而异趣，凤藻扬日，莺迁弄春，梁竦深耻，屈为州县，王彬博综，甫就典兵，徐稚枉器于功曹，杨球屈声于从事，豫章擢七年之秀，鹪鹏即六月之图。县令黄扮、主簿周晖、尉宋不羁、孙匪逸等，并椅桐杞梓，珠贝球琅，礼乐专门，诗书领艺，家邦共理，忠孝相资，博通应时，恭勤揆务，严明既断，擿伏如神，割滞岂异于解牛，绳愆不殊于逐鸟。乡人杨公定、周仁珙等，茂族高门，魁岸豪杰，或挂冠而从三乐，或结缨而骋九衢，咸舍净财，以追冥祐，具题爵里，勒在碑阴。所冀证福今生，销灾往劫。某顷因祇役，斋沐朝真，躬谒崇祠，睹兹胜躅，悠然长想，怅矣高风，此际纲维，道明祈请，虽幼怀轻举，窃好神仙，未逢太上之家，下遇麻姑之席，自惟庸鄙，轻赞玄功，何敢述其天倪，但俱书其甲子，昭宣不朽，而为颂曰：

大哉元气，邈矣真图，宇穷妙象，罔究鸿炉。道气方振，浇风未敷，发晖玄蒙，何贤墨儒。（其一）睢盱莫测，肸蚃难名，蝉蜕滓浊，神游太清，沈尸载起，枯骸更生，韬光秘诀，养正真经。（其二）变相从凋，驱淳入诈，质文互起，昏明递谢，燧火御图，观龙演卦，诡类千品，殊形万化。（其三）呜呼主唐，异圣冲光，化吞邃古，声超上皇，六幽允塞，三灵再昌，御九登运，得一乘阳。（其四）禀惟皇猷，光宅天休，张我玄籥，清我道流，双童晚憩，四子晨游，山栖白鹤，关度青牛。（其五）至人有为，重爻是考，芸阁三袭，琳鉴七宝，海圣澄真，天神御昊，含漱灵液，规模玄老。（其六）一人有庆．万姓攸资，仰稽真宰，式炼精思，往焚仙桂，今植灵芝，惟其嗣美，赖我尊师。（其七）王命良臣，作牧江曲，英英佐贰，济济寮属，中和演化，威恩动俗，众妙所归，群生是属。（其八）庐峰之右，吴江之南，仙居隐隐，邃宇耽耽，道原巨济，洞穴难探，荃微思拙，文何以堪。（其九）

（《文苑英华》卷八四九）

褒封四子诏①

石横广二尺二寸，连额高二尺，十二行，行十四字，正书。在盩厔楼观。

敕门下：昊穹眷命，烈祖降灵，休昭之仪，存乎祀典。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列在真仙，体兹虚白，师玄元之圣教，宏大道于人寰。观其微言，究极精义，比夫诸子，谅绝等夷。其庄子宜依旧号曰南华真人，列子号曰冲虚真人，文子号曰通玄真人，庚桑子号曰洞灵真人，其四子所著书，并随号称为真经。宣布中外，咸使闻知。

天宝元年二月廿日

（《萃编》卷八五）

①《金石文字记》：《旧唐书·礼仪志》：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

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元宗，仍云桃林县故关令尹喜宅旁有灵宝符。发使求之，十七日献于含元，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辛卯，亲祔元元庙。丙申诏《史记·古今人表》元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元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元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今人称庄子书为《南华经》，昉于此也。李肇《国史补》曰：天宝中天下屡言圣祖见，因以四子列学官，故有伪为《庚桑子》者，其辞鄙俚非古人书。

《金石萃编》卷八五：按庚桑子一作亢仓子，其四子所著书，《旧唐书·经籍志》《亢仓子》不著录。《新书·艺文志》则四子并载，注云《亢仓子》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据此，则《亢仓子》乃掇拾之书，宜乎《旧唐书》不载。今碑作庚桑子，而其号为洞灵，《金石文字记》作洞虚，恐讹。

玄元灵应颂①

碑连额高一丈一寸，广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六十二字。额题“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梦烈祖玄元皇帝灵应颂并序”，并隶书，在盩厔楼观。

至矣哉，皇法于天，天法于道。居大宝者，必尊祖以配天，孩庶类者，咸宅生以母道。故四维张国，远宗玄教，三后在天，代绍明德，然后弥纶区宇，昭格神祇，其能承二美之盛烈，首千古之洪化者，卓哉煌煌，归我唐室矣。皇上受图享国盖卅载，功侔天地，孝诚祖考。其高明也，布星辰以有伦，其博厚也，振河海而不泄，至于揖群后，叙彝伦，陶铸尧舜，湫隘轩顼者，乃皇上之余事也。尝端居宣室，缅怀至道，惟德动天，梦启灵应，忽恍有物，希夷玄通，实元祖之明命，锡无疆之宝历。乃潜志玄象，遵诰旁求，西亘太白，东连鄠杜，号周史之经台，枕秦山之幽谷，肇居尹喜，集法侣为道门，后遇皇唐，易楼观为宗圣。药井尚渫，仙轼仍存，卜胜宗玄，此为储落。飞泉喷石，重林闷景，苔藓地偏，以恒深烟，云昼晴而不散，睟容挺出，赫然有光，焕白虹于玉座，纫紫气于仙境，洎邃睿览，宛符梦寐。谆，盖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者，可举之壹隅矣。其始迓也焚芝术，避荥翟，寂历无声，肇跽有则。初靡荔席，次登灵坛，徐肩彩扛，少息华馆，清籁飕飗于草树，天香氛氲于崖谷。及路转莽苍，风顺崆峒，云鹤翊以导舆，群仙扈而成列，逮地迩天苑，阃裱国门，蜺旌凤箫，风驰海合，绛节羽盖，波属雾委，万姓翘首于西城，百辟候仪于北阙，颙颙如也。皇上乃捧升露寝，奉先思孝，集仙府以陈斋，图混成而告远，不崇朝而通八景，未浃旬以遍六合，故群臣率舞庆灵，称觞献寿，森旗伐鼓，何其盛哉。于戏，玄元之道，旁礴万物，眇为化先，狶韦氏得之而挈天地，伏牺氏得之以袭气母，至若王母西昆，比之如朝菌，麻姑东海，涵之如夏虫，冲虚驭风，盖锱铢于糠秕，王乔控鹤，方犗粝于蓬蒿，信无上欤。信元气欤。且天启皇唐，储祉罔极，其功神者其应大，其源灵者其流长，昔王室将倾，我则电击以存国，介丘望幸，我则云行以告成，汾脽毖祀，我则顺子以尊后，陵寝肃雍，我则述经以

明孝，可谓重椅坤轴，再组乾纲，漫衍葳蕤，皆皇极之大造也。其修缺礼，补乐章，存朴以畜文，陈兵以训武，奔四夷以归化，主百神而授职者，可胜言哉。古有仁片言而受福，树一善而获应，况网罗众制，包括鸿徽，以神化之贞明，协灵命之幽赞，克含修祚，不亦宜乎。玉真长公主以天孙毓德，帝妹联贵，师心此地，香捐代情，奉黄箓以法絜，瞻白云而志远。观主李玄崱、监斋颜无待、上座傅承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逍遥山林之下，仿徨尘垢之外，因聚而议曰：今自道以祐主，自主以祐人，下覃六幽，上契三极，风后力牧，协宣朝政，关雎麟趾，宏被国风，祯祥荐臻，妖沴不作，足以规万叶，示将来，赫赫巍巍，以表灵贶，而乃谢奚斯颂鲁之义，阙穆满铭弇之游，是上蔽天休，下亏臣礼，缘事断谊，䝉窃愿焉。于是盩厔宰李嗣琳，同荷湛恩，以备能事，博询墨客，以赞皇道。时户部郎中沛国刘同升，才清起草，誉美郎官之列，文慕上林，能扬天子之事，共遵大雅，以扬其辞，奉为颂曰：

终南之北洞真境，关令尹喜宅兹岭，阴阴松柏造华顶，草结花楼龙护井，灵仙之窟肃而静。（其一）惟皇夜梦真人来，神光赫赫金银台，瑶容绰约冰雪开，霓裳羽驾纷徘徊，前圣后圣相感哉。（其二）帝心虔求斋玉京，王公百辟咸致诚，云旗彩仗森出迎，日月晏温颢气晶，真容来兮受天庆。（其三）真容来兮圣人寿，千春无涯百福有，真容来兮宝历昌，远郊却马雄四方，紫殿敷座烟云香，拜手稽首天地长，玄元之祚万斯唐。（其四）

朝散大夫守仓部郎中上柱国戴璇撰序

朝散大夫守户部郎中刘同升撰颂

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曾孙戴伋书

敕检校道门威仪昭成观主道士萧□裕

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七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中元建

河南史荣刻

（艺拓、《萃编》卷八六、《古楼观集》卷上）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真容灵应颂碑》，末题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曾孙戴伋书。考唐戴胄与至德两世宰相，至德官至尚书右仆射，其卒也赠开府仪同三司，则伋必至德之曾孙，而《唐书·世系表》不见其名，盖史家失于采访矣。《选举志》：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仆射秩从二品，开府仪同三司秩从一品，伋盖承荫而未得官者，故以曾孙系衔，犹《梁府君碑》称四品孙、五品孙也。

《金石萃编》卷八六：按元宗梦真容事，在开元廿九年闰四月，详见《梦真容敕旨》。此碑似系玉真公主以元元灵应之事，请于元宗，令刻颂于楼观。碑文中自有观主李元崱，则主此观者非即玉真。《唐书》传，睿宗第十一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俄进号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师。天宝三载上言曰：先帝许奉舍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赋，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师归之王府，元宗不许云云。则是天宝三载公主尚居京师主第。此碑在天宝元年，其非为楼观之主明矣。弇州云玉真公主实主之，《石墨》云玉真公主为道士居于此，皆未细检碑传也。

天台山桐柏观碑①

守太中大夫尚书祠部郎中上柱国清河崔尚造

□□□□书翰林院学士庆王府属韩择木书

天台也，桐柏也，代谓之天台，真谓之桐柏，此两者同体而异名，同契乎玄，道无不在，夫如是亦奚足，是桐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谈，则无是是无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号曰金庭宫，即右弼王子晋之所处也。是之谓不死之福乡，养真之灵境，故立观有初，强名桐柏焉耳。古观荒废则已久矣，故老相传云，昔葛仙翁始居此地，而后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坛址五六，厥迹犹在。洎乎我唐，有司马炼师居焉。景云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观，盖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绥我国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临千仞之余，背阴向阳，审曲面势，东西数百步，南北亦如之，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树郁郁，四时恒青。大岩之前，横岭之上，双峰如阙，中天豁开，长涧南泻，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悬流，望之雪飞，听之风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树珠条可攀也，仙花灵草，春秋互发，幽鸟清猿，晨暮合响，信足赏也。始丰南走，云嶂间起，剡川北通，烟岑相接，东则亚入沧海，不远蓬莱，西则浩然长山，无复人境。总括奥秘，郁为秀绝，苞元气以混成，镇厚地而安静。非夫神与仙宅，仙得神营，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构天尊之堂，昼日有云五色，浮霞其上，三井投龙之所，时有异云气人堂，复出者三。书之者，记祥也。然后为虚室以幽户，起层台而累土，经之殖殖，成之翼翼，缀日月以为光，笼云霞以为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极，真侣好道，是游斯息。微我炼师，孰能兴之。炼师名承祯，一名子微，号曰天台白云，河内温人。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后。祖晟仕隋为亲侍大都督。父仁最，唐兴为朝散大夫、襄州长史。名贤之家，奕代清德，庆灵之地，生此仙才，以为服冕乘轩者，宠惠吾身也，击钟陈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业，学神仙之事。科箓教戒，博综无所遗，窈冥希夷，微妙讵可识，无思无为，不饮不食，仰之弥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弥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练识，赡学多闻，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炼师蕴广成之德，睿宗继黄轩之明，斋心虚求，将倚国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动也。我皇孝思维则，以道理国，叶帝尧之用心，宠许由之高志，故得放旷而处，逍遥而游。闻炼师之名者，足以激厉风俗，睹炼师之容者，足以脱落氛埃。以慈为宝，以善救物，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允所谓名登仙格，迹在人寰，粤不可测矣。夫道生乎无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万物，故为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为天下贵。况绝学无忧，长生久视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阶也。行道之阶，非山莫可。故有为焉，有象焉，瞻于斯，仰于斯，若舍是居，教将奚依。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玄门既崇，不名厥功。朝请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贾公名长源，有道化人，有德养物，尝谓别驾蔡钦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颂，后代何观。"乃相与立石纪颂，以奋至道之光。其词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临沧海，遥望蓬莱。漫若天合，呀如地开，烟云路通，真仙时来。顾我炼师，于彼琼台，炼师炼师，道入元微，喻日安坐，凌霄欲飞。兴废灵观，炼师攸赞，道光不为，美哉轮奂。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天宝元年太岁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毗陵道士万[2]惠超等立。

（《天台山志》、《金薤琳琅》卷十五）

①《金薤琳琅》卷十五：《唐天台山桐柏观碑》，尚书祠部郎中崔尚撰，翰林学士韩择木八分书，明皇正书题额。碑称司马炼师居此，而曰炼师名承祯，一名子微。《唐书·隐逸传》谓司马承祯字子微，则子微非炼师之名，碑误书耳。

②超案：《天台山志》"万"作"范"。

张探玄碑[①]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二十九行，行五十字，行书。在济源。

唐东京道门威仪使圣真玄元两观主清虚洞府灵都仙台贞玄先生张尊师遗烈碑铭

大弘道观法师蔡玮撰

承议郎行河阳县尉韩赞书

先生讳探玄，字体微，家世南阳，正一真人道陵师君之胄也。真人光上清之派，盖中古之仙，眄睐而驱驰鬼神，指麾而震动河岳。仙支流乎百代，真气降于三天，玄元将斧续妙门，光传法印，兴复乃烈，是生贞玄。曾祖俨，周襄国紫州刺使。大父幹，随平州司马，袭封朝阳县开国子。父奢，遭季世乱离，终身向晦，莅州也，政符于德儒，司武也，才叶于文若，避世也，道邻于仲御，盛矣哉。其先自沛迁邓朝阳，因官徙广平，今为临洺人也。先生童而逊悌，冠而贞慝，劲若修篁之节，和如泻磬之声，正衣冠而冰雪在容，离坚白而家郄游刃，师君之施远矣。文明初，天皇下席，国家延庆于道，度为仙官，隶本郡明山观道士。开元初，补西京景龙观大德，恩诏供奉，将授谏官。先生执心坚明，守道纯固，固辞见许。十四年，朝廷增崇大圣祖玄元庙，祠庭有伷，密迩宫垣，择贤才以时禋洁。天子精选黄褐，亲垂紫书，先生与峨眉王仙卿、青城赵仙甫、汉中梁虚舟、齐国田仙寮等，允膺宸鉴。有司备礼，冠盖纷迎，登邙山，俯河洛，飘飘明霞之外，窅窅凝玄之际，望者以为神仙之会也。廿一年，诏为东都道门威仪使，与洞玄先生司马秀同拜于玉清玄坛，冠重叠之五云，佩离罗之九色，霜临绛府，冰鉴玄都，遂登仙阶，允执天宪。自是采真游者，知证要之所存焉。俄兼圣真、玄元两观主，清飚不弭，令望如初。先生异时靡然叹曰：始吾握德缮性，矜仁宿名，将以迹混人间，心存应帝。殊不知外幉内揵，已滑真焚和。大丈夫当神动天随，披然移是。因历选海岳，至止乎兹山焉。入清虚洞宫，得皇人秘记曰，凡初跻道位，必先诣阳台，即此山是也。先生乃考卜幽胜，荐辞明灵，至诚玄通，若遇神授。虽子真谷口，远游邙中，亦一时也。古老相传曰，仙人台也，昔周王升仙太子朝天坛于此台上，有憩笙鹤之迹。今我唐玉真公主于台下构馆为集灵仙之都，玄风嘉声，信万古之同德。其地即是古奉仙观，前有投钟泓，为蜺枢之沈，每至阴凝鸑鷟，则霜韵常闻，虽千载之湮沦，亦九州之殊异者也。公主以天人之贵，帝子之尊，玉镜清悬，琼华洞照，洎夫署真官于金格，烈仙位于瑶坛，曰大洞三景法师，四纪于兹矣。顷年摇羽节，吟凤箫，真相光烛于九天，风驭周游于群岳，以为此地清溪万仞，碧洞千门，烟萝嘶风，金涧生月，可寘八秘，滋五牙，朝会丹田，豫游冲漠。皇上奉尊祖之孝，穆友于之仁，恩降紫宸，光融碧落，题上方公主幽居曰平阳洞府小有仙台，又于山门别署金榜为灵都观。贵主又罄散汤沐，首事增修。先生亦德契言从，道同心一，尽以天恩所赐巾衮器服及私居庄碾园墅资营缮焉。惜乎厥功未而晏然体逝，享年七十有六，默迁于山口云泉之业，时天宝元年七月丙寅也。先生将示疾也，预修金箓法事，躬真河图醮礼。俄有二仙光降，百神昭临。其景象灵命及遗诫玄歌，志传详焉，文多不载。及乎解蜕也，非烟覆寝，异香盈室，寄老龙之户，疏子鹤之茔，邻人见先生紫衣白马，俄亡所在，烈风迅雷，晏而

后息。八月壬寅封树之际，赤气被于玄宫，信夫升仙之验也。奉仙观主段抱质、圣真观监斋寇含光，夙奉主恩，经始灵都之役，道士席守元、冯若水、任询、吴运、刘意，并承天择，服勤玄牝之门，犹子庭芝，门人灵应，或感怆泉洞，或凄伤竹林，相与叹云霓之不归，望松槚之增蔂。玮也肃尚其德，悦闻其风，敬谥曰贞玄先生，颂崖略于幽石：

溥博泉源，清津孕灵，沦漱波怒，如雷如霆。于昭乎贞玄，才全而德形，端若衷，炯若星，巍岳峙，潜泉渟，伺乎而来，委天和而出宁，翛然而往，混元化以归冥。乘日之车兮，驭云之軿，飞霞丹霄兮，流金火铃，小有空洞兮，清虚明庭，云层峨峨兮，上镇郊垧，浩劫洋洋兮，厥德弥馨。

天宝二年岁次癸未六月己酉朔三日辛亥建　　刻字人李兴

（艺拓、《续编》卷八、《续语堂碑录》戊编）

①《金石续编》卷八：蔡玮又撰《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碑》，亦天宝二年。又见齐庄撰《王屋山刘尊师碑》云，天宝大载，玉真公主已舍馆陶之封，卜居平阳之洞，与此碑并合。是仙台构馆，经始于天宝元年，玉真实居洞府。史但称玉真人道，置观于京城兴辅坊，宁悌、魏知古皆谏，而未及东都之灵都观也。

庆唐观金箓斋颂①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八字，额题“开元天宝金箓之颂”，在浮山。

大唐平阳郡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祖玄元皇帝宫金箓斋颂并序

朝议郎左拾遗内供奉博陵崔明允纂

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阙县丞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御书史惟则书

空洞之中，溟涬之际，灵文尚矣，混成朕焉。混成者何，象帝之先，灵文者何，龙汉之年。五劫交周，尊神滤运，九气列正，元始□然。冶于流火之庭，练于洞阳之馆，二仪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发光，赤明开图，碧落普度，玄元奄有，大道遂荒。寡宗天法之以无，倪皇仰之而未及，牺轩应运，尧舜乘时，均至化而思齐，酌玄风而殆庶，独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极矣。粤若祖圣，系袭神宗，先天不違，后天继代，锡胤庆远，派源流长，国家肇戎，钦承前烈，三合壹德，六叶同道。平阳郡玄元宫者，兴王之肇兆也。惟初授命，载告休征，权舆灵迹，俶落祠宇，昭彰于国史，乃今升平，配永嘉瑞，增修□庙，大建阙宫，明白于御碑，因吾道为天下程，由兹地为天下式，非夫至至，孰能预之哉。皇帝御辩无为，斋心正一，寤寐有感，仿佛真容，昭孝孙之精诚，贻烈祖之玄训，开元得圣象，天宝获灵符，丕庆再集而繁昌，至教遂兴而毕备，祗崇册礼，其高莫二，衮龙克光于像设，霓旌追尊于帝位，虽猗那商颂，生人周雅，侔之于昔，今则过焉。于铄兹山，会神之寓，西对姑射，北邻天柱，实通仙之秘府也。正殿肃穆，广庭森沉，峰峦左右，松栝交阴，挹虚无以静深也。石坛重阶，瓴甓环甃，隐诀参伍，洞章护持，三元表辰，八月降诞，每至是日，展法于斯，修金箓斋，启玉皇印，道家之宝，王者之仪，靡盛于此矣。乃开乾门，辟坤户，气弘广莫，风和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蹑魁罡，落日沦阴，夕时沆瀣，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侣颁次，羽人步虚，朝拜九

天，雕祠五老，想钩陈则黄云垂覆，存太一则白鹤来翔，其余侍香玉童，传言玉女，缥眇烟景，徘徊元空，求之希微，宛如契合耳。惟镇皇极，叶时邕，外以廓清万里，戎夷向化，内以乂安兆庶，年谷滋稔，灭格棣，兴昌光，动植生成，阴阳气茂，利兵所措则戢干戈，灵宫所临则消疵厉，矧感通上界，神降祺福，景命来假，天子万年者乎。观主臣郭处寂虔恭是勤，宿夜匪懈，禀师之箓，佩之岳符，躬执科仪，爰谋法要。开元十六载，御题观额，因隶于兹。廿五年，上疏议斋，帝俞其请，于是内使高真，自王城而至，纶言秘旨，从天上而来，诸侯肃临，郡邑蒇事，革故垣栋，鼎新经象，形彩絶絶，金光荧荧，曾是所营，曾是有成，利乎永贞。太守臣裴胱并寮属等，惟道平敬，谊形于政，奉歆休庆，泉合观徒众等，皆相与遵，乃宗极体乎自然，熙瀹漠于元和，朴恬愉于大顺。微臣尝佐汾邑，亲睹圣踪，强名道原，用述真宰，从窅窅而辩物，因象罔而得之。其词曰：

三乐之宗，尊玄元始，朱灵丙午，赤明斯起，太上道君，托胎洪氏，后天合德，其惟我李。爰初启运，符命归唐，海县攸属，六叶重光，天宝是应，万寿无疆，大君推策，考历元阳。空玄之中，自然妙有，无缺之众，勃勃殊□，迎不见前，随不见后，外物虽变，我法弥久。龙角嵯峨，肇兴灵迹，仙宫乃建，清都伊宅，洞里天长，寰中地隔，皇矣大道，临下有赫。金箓秘诀，玉京玄言，升坛之礼，众法之门，圣祖贻训，来告孝孙，于兹授命，永保元元，克昌身后，大庆常存，刊此乐石，以奉至尊至尊。

天宝二年岁次癸未，十月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斋建。

（艺拓、《萃编》卷八六）

①《金石萃编》卷八六：《唐书·地理志》：神山县本浮山，武德二年析襄陵置，东南有羊角山，四年以老子祠更名神山。《山西通志》山川卷内云：羊角山，唐武德间更名龙角山，在浮山县南三十五里，东西二峰，高峙云表。武德三年，县人吉善行言于羊角山下，见白衣父老曰：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而祖也。诏以地立庙。又寺观卷内云：天圣宫在羊角山之麓，武德三年二月老子见于大树下，谓里民吉善行曰：吾唐皇帝之远祖也。言讫不见，遂诣长安奏闻，命左亲卫都督杜昂于羊角山致祭，老子再见，复命有司于其地建祠。开元十四年（此语误。碑作十六年御题观额）诏改庆唐观，御书额及碑文赐之，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此语亦误，山改龙角，县改神山，皆武德四年事）命高力士董修老君殿。宋天圣五年，诏改观为天圣宫。金箓斋者，《唐六典·祠部》条下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练师。而斋有七名：其一曰金箓大斋，调和阴阳，消灾伏害，为帝王国王延祚降福。其二曰黄箓斋，并为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真斋。其四曰三元斋，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皆法身自忏愆罪焉。其五曰八节斋。其六曰涂炭斋。其七曰自然斋。此碑盖为修金箓大斋而作颂，而碑又建于十月十五日下元斋，则是为国延祚设斋，而建碑在三元斋期也。碑为崔明允撰，史惟则书，两《唐书》俱无传。述书赋注：史白，广陵人，谏议大夫，善飞白。子惟则，陶宗仪云名浩，字惟则。然则碑书惟则者，以字行也。《集古录》云唐世分隶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及惟则也。末云"以奉至尊至尊"，盖至尊应阙二格，书时直下觉其误，乃复书之，而上文未抹去也。文中"非夫至至"，下至字疑圣字之误。

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

碑连额高七尺二寸，广二尺九寸，二十七行，行七十字，正书。隶额题“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在济源。

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仙人台灵坛祥应记

御题额

弘道观道士臣蔡玮撰上

朝请大夫宏农郡别驾上柱国臣萧诚书

西京大昭成观威仪臣元丹丘奉敕修建

皇上隆宥天下之卅载也，物归混茫，人复大朴。故我玄元祖帝，服龙驾云，表玉容，临天门，示真册，锡以宝符灵命，国祚嘉祥，所谓绝覩丕□而昭融左契矣。明年春三月既望，乃诏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玉真长公主有事于谯郡御真宫，洎名山列岳，靡不展□，将以伸诚敬□□□□□也。公主承天恭受命駸迈适滞□□沆瀣，亦所以履虚极而昭炯戒也。于是浮函关之紫气，乘帝乡之白云，登华历陕，涉睢及□，驱驰百灵，倏忽千里，夏四月届于宫焉。恳宣睿诚，□若□冀，咨圣敬之□德，赞皇心之在人。精意克彰，休应如响，先天后庙，有木文隐成太字，垂八角之葩，玄元寿宫，有飞龙跃于重泉，□九井之瑞。既而投金简□□图则天地合莫，贞明连曜，或潜虬吐液以澄映，仙鹤萦空而鸣舞，紫霞凝坛，彩云拂树，允所谓降福穰穰，惟休之无疆，若是其至矣者哉。回□言旋，息驾太室，扣日阙，步玄门，挹上清羽人焦真静于中峰绝顶，访以空同吹万之始，丹田守一之妙。不逾月，又将朝于王屋之天坛及仙人台，而北岳洞灵宫胡先生贲然来会。先生支离其德，骨介其容，方瞳彻照，岳犀横偃，思探神宝，声动天庭。廿五人独守真于恒代，卅六洞远陟降于清虚。公主因斋心顺风，膝行避席，请受八录三洞紫文灵书。先生并虚己忘心，真契冥合，遂以是月下宿甲午子夜，象设坛宇，星陈香灯，以金宝盟天，霜罗荐地。时也烟空夕霁，罔若朝彻，森然如有灵官□仪，法位周列，箫管清籁，□□□发佹咸希微仿佛观□□风洒万木，飕然余音，而坛无摇旌，灯不振焰。公主于是言三极，府百神，左右不戒而严肃如也。洎乙未丁酉，异夕同符，皆有甘露夜零，珠明玉润，华满庭树，香袭人衣。先□台下有泉名□钟泓，渊沦□□殆不可测，每有至人精思遐感，则霜韵潜鸣。乃五月辛丑之夕，公主露真文，敷玉□，钟声乃殷发深底，远和云韶，自暝达曙，舂容不绝。壬寅，佩五老真印，杖八威神策，端五度灵飞六甲，传龄落七元，或日月交辉，或云霞动色，晃朗天宇，扬光仙山。至若始阴玉符，祖劫云篆，郁仪结邻之录，□晨宴景之道，则有上公□保三元□司皆降飞云绿軿，虎輂金盖，然□□授口诀，冥感□传，故署仙格曰玉真万华真人，皆真命自天，理绝岡□。甲辰言扬受祑，清晨解散，复有祥飙蓬蓬然中坛而起，若神官羽驾，归飞于太空，时闻步虚□□□□徐转，公主乃鸣天鼓，贯斗精，延立久之，返乎居室矣。是岁东周炎亢，自春徂夏，人罕□力，野无良苗。公主登仙台，临洞府，□炉□日，飞步□刚，俾夫金龙驿传暨真将礼，俄而云□□甘泽流盈尺，故当时远近咸谓之公主雨焉。则知夫德苞于经济者，其业也广，行通于神明者，其感也深。自

非降彩彤庭，孕灵金格，特受异气，蔚为至人，则曷能静该道元，动叶天祐，祈诚必应，休有明征者哉。公主法号无上，真字玄玄，睿宗大圣真皇帝之爱女，今上之季妹。清骨凝照，琼胎洞虚，□葆□玄门而祯符不一。年甫二八，当景云之初始，受道于括苍罗浮真人越国叶公，其时老君为亲降法坛，纡驾三刻，言以口授，义以神融，故其玄章隐诀，代莫得而闻也。但见事载青史，辞编玉谍。西京宜寿县之楼观者，昔文始先生尹真人望气之所，山水厘盘，苍苍古墟，峥嵘丹宫，后圣有作。公主以天宝之前岁，孟夏月，佩参灵之印，混凝始之心，临目存真，斯焉攸处。若然者七日；而所居精室，卿云覆之，有二青衣玉童，自云来拜，因而动承指使，常在左右也。则仙格之称，不其宜哉！自是漱五晨之辉，采九芝之秀，踵息听气，遗形绝粒，动无违事矣。不然，则何能周括万象，遍索群岳，得于兹山焉。夫此山者，隐元阳台，小有天洞，环合曾翠，凌□□□情腾赤霄而灵凝霞，明□丹梯而□□佥。昔王子晋举手缑岭，息驾于斯，□□天坛凡卌里，傍连太行，悬□千仞，列巘皆秀，孤松自烟，况其阏谷攒峰，玉林瑶草，可名言也。公主卜筑精□，为采真之居。柴门栝亭，竹径茅室，丹灶叶日，药园长春，勺水可以忘饥，拳石可以□□。□上前年辉洒宸翰，光昱宝额曰平阳洞府小有仙台，又于山门别署金榜为灵都观。公主优游爱处将廿年，顷已四升仙阶，及兹凡五受真录，宜其指六合□□，弃寰中如脱屣，而不之轻举，玄默天朝，盖永慝祝尧，不能忘魏。是知无往不适，与道为徒者，非至德其孰能与于此焉。有若监度保举中岳三洞炼师冯齐□王玉京、同法坛西岳道士敬延寿、中使内谒者监程元遇、王屋令李拯，官寮道俗，莫不咸同盛观。时东京法众玄元观主王虚贞等，鼓金磬，翊霞轩，陪拜乎绛宫之前，徜徉乎碧宇之下，稽首云会，□声而言，庆大君受祚于玄元，天妹同符于女偶，咏歌不足，慝纪斯文。玮幸得捧辞瑶坛，祗礼琼府，辄敢扣冲寂，搜杳冥，昭列玄猷，□□翠琬，诚惭□□□愧当仁□协洽纪岁蕤宾贞律有唐天宝之二载也。

大中大夫守河南少尹臣李□□□　中使□□臣符□□　西京大昭成观道士臣窦□□□□石　□秀模勒　张琮张爱刻字

（《续语堂碑录》、《续编》卷八）

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①]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广八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三字，隶书，篆额同首题。在登封。

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

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崇玄馆大学士集贤院学士朔方节度等副大使修国史上柱国晋国公臣林甫上

大中大夫守河南尹河南水陆运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兼东京留守判留司尚书省事臣裴迥题额

域中之大有四，道为之首，而王者统焉。方外之人有五，神为之目，而圣者用焉。非道也无以致神，非神也莫能感圣。自炎师水玉，轩访崆山，尧藐汾阳，徘徊河上，且犹私虞己

之利，屈万乘之尊，或得之而不存，或求之而不及，则未有弘心六合，玄化被于海隅，涤览九重，异人臻于阙下，密传仙契，潜役神功，端拱紫庭，坐进金鼎，如我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之至感也。盖德迈者其业崇，道弘者其化博，上初戡巨难，纂睿图，以为唐虞盛理，教人而已矣，乃昭礼物，考经志，于是乎帝典王纲，罔不毕备。及夫一戎夏，致邕熙，又以为轩昊上德，恭己而已矣。乃敦清静，复淳朴，于是乎偃甲垂衣，示于无欲。故载历三纪，功苞九皇，乃时有真人方士，不召而至者，俨然而进曰：臣闻昔者太初之先也，尝有受命握符，壹君千岁，后代圣人，顺其外为封禅，修真中为导养，故玉检有不死之名，金丹为长生之要。五三以降，兹道蔑闻。陛下承紫气之真宗，接黄神之远运，玉检之文已备，金丹之验未彰，天将授之，其在今矣。上览其议而告之言：朕闻神丹者，有琅玕霜霜，三化五转，太壹得之，为上帝之伯，元君得之，为下教之尊，必将假无为之功，任自然之力，乃可就矣。于是考灵迹，求福庭，以为嵩阳观者，神岳之宅，真仙都之，标胜直中，天晷景之，正记烈祖巡游之所，抱汝含颍，风交雨会，阴阳之所烝液，偓佺之所往还，丹灶琳堂，往往而在，乃命道士孙太冲亲承密诏，对授真诀。壹之日，披图于天府，二之日，陈醮于山坛，然后俾太壹启炉，陵阳传火，积炭于廡下，投药于鼎中，固以扃鐍，窒其窗户，隙光不容，人迹罕到。自河尹官属，邑宰吏寮，目对封泥，手连印署，太冲乃与中使薛履信衔命而东，涉海沂，过蒙羽，行且千里，归已十旬。然后克日聚观，开封发印，余烬未灭，还丹赫然，则已六转矣。明年，移药于缑氏山升仙太子庙，其役制之功，神异之效，又如初焉。每至降御词，陈祝册，紫泥素表，倏忽飞天，玄酒玉杯，缤纷移座，祠官愕眙，供吏惊呼，灵贶昭答，有如此者。其余瑞鹤卿云，祥光秘语，匪朝伊夕，不可胜记。按中丹经云，金华符成，威光鼎就，则有朱鸟呈异，白日激辉，斯非类乎？九转既毕，驰驲以献，圣上方涤虑穆清，斋心虚白，神期应会，如合契焉。于是三事百寮，奉觞称贺曰：陛下抚群黎而归寿域，上真降殊休而报圣德，神丹壹御与天无极，且夫弘化至道，先烈也，还风太初，昌运也，异人委质，圣感也，灵药荐寿，天符也。此四者，皇图帝载所未闻焉，微臣预春秋之徒，忝申甫之地，上清事隐，非鲁册之敢征，大洞功成，岂周颂之能纪，强铭琬琰，永播乾坤。其辞曰：

太古兮上皇，千岁兮壹君，自轩辕兮独往，遂历代兮无闻。有唐兮英圣，六叶兮十纪，惟天宝兮合符，故淳风兮变始。嵩有峰兮颍有澜，交灵气兮集仙坛，资圣寿兮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庭会，虹蜺旗兮紫云盖，临万邦兮弥亿载。

天宝三载二月五日建

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上柱国臣徐浩书

（艺拓、《萃编》卷八六）

①《金石存》卷十五，明皇初不信神仙，改集仙殿为集贤。后以相州刺史韦济荐张果入宫，制以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元先生，则颇信矣，此开元二十年事。至此深信不疑，乃炼丹以求长生，林甫奸谄，其为是言也，固宜，季海书之，能无愧乎。

《说嵩》，碑甚高大，顶盖刓刻为云龙嵌珠，下座亦刓刻丁甲之像，左右旁刻花纹，甚工细，周镶俱范金彩，历岁久远，绝无损蚀，即金彩尚未尽落，可异也。嵩下徐浩所书圣德颂，止此一碑，而郑氏《通志·金石略》两载之：一曰《天封圣德感应颂》，一曰《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盖失考矣。

《虚舟题跋》，明皇本唐令主，自张说以封禅导于前，林甫以仙药诱于后，渐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酿成安史之祸。史但称林甫迎合固宠，妒贤嫉能，屡起大狱，而不言其引君于邪，未为探本之论

也。自开元廿二年以李林甫同三品，由是爵张果，置元学，得妙宝真符，闻空中仙语，史不绝书，独此孙太冲仙药事，史所不载。以此碑推之，则明皇晚政之惑，其胥为林甫所蛊决矣。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唐宋碑刻，多以撰人姓名列第一行，书人姓名次之，题额者又次之。此碑首题林甫上，裴迥题额，碑末始题徐浩书，与它碑式异。季海官卑，不敢与林甫、迥并列故也。赐紫金鱼袋，赐绯鱼袋，例书于结衔之末，此独在兼官之上。碑本八分书，独题年月处作小篆，亦它碑所罕有也。《唐书·宰相表》，天宝十载正月丁酉，林甫遥领单于安北副大都护，充朔方节度等使。碑建于天宝三载，林甫已领朔方节度副大使，疑史有缺讹矣。其兼崇元馆大学士，集贤院学士，则本传所未载；徐浩传亦不载检校金部员外郎，皆略之也。明皇本纪，天宝三载二月，河南尹裴敦复讨吴令光，此碑题额者为河南尹裴迥，迥与敦复未审即一人否。

《中州金石记》：此碑记元宗命道士孙太冲设醮烧丹之事。《通鉴》云，天宝四载，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朕于嵩山炼药成，亦置坛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盖是时元宗好道甚矣。

白羊峰圣容正教龛铭[1]

碑高七尺二寸，广三尺八寸，二十五行，下截残缺，行存三十九字。正书，额题“启太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在安岳。

安岳郡前调安居县博士张庭訾字才霜敬述并书

镌字人李智员

闻乾坤并化，先有真尊，大道法王，动灵仙寂，感期广运，正教敷沾，巍巍乎莫能之德也。道是盘古本□□□主虚空，降升太极，立神顾护，超应十方，荡荡乎其威之远也。游遍诸岳，华气冥朦，混混乎号诸生之师，众圣之王。□□化无穷，张李罗王，名天之尊也。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无上道而轮化，生天地而生佛，沛气化生三千□□□法门并举，不可思议，神明之维，三光朗照，大道于万物，资荫八方，诸普弘慈。然老子者，初为盘古，后化以□□□长老之期号其名也。于无数劫，其窈窈冥冥，眇邈久矣。即太极左仙公葛玄曰：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子□□□□师也，西游天下。尹熹曰：大道将隐乎，愿著五千文上下经焉。道德之源旨，声参太极诸天。有清泰国王日夜礼拜，无上道□□文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诵道典。孝帝观问，便白日腾空也。然上天即以汉明帝时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癸丑之辰，长虹十二道南北通过。地则六种振动，山林摧折，明帝乃问臣苏获礼报上方，有圣人欲现，故有此瑞。人元始化生三教圣人而生正一法王，从此已来，古今相续。即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该由是道气而精诚崇一，真得天符数应□□□声至道合真，迁宁永固，国康万姓，制教安能赞褒令淑，存臻恬静，仰命抚瞻，频以皇帝恩命其记也今□□□玄元等等弟子左识相，以望钟鼎阀阅，华英通达，高玄炼心，遵正往缘，公后日夜修道，被强军征行讨略三军□□□战团幕，百命殂亡，血边丘流，枪刀寄痛。于时魂侵□厚地魄霾随天没落蛮戎征讨，无烦恼忧虑，自奔走今□□□□□道恩神动远修去开元六年，国公左弘晚见枯去若□云道是三教祖也。朝纲国公李玄清奏闻陛下旨□□□□识相后从

罕还，再蒙侍养，奉父恩惠慈育之功，至开元十八年七月一日父□□化后，相天龛，次王宫龛□十□□□□救苦天尊乘九龙为慈母古五娘造东西真相廿躯，小龛卅二龛刊躯天真□上下飞天神王（下缺）宫重阁，正所为尊主了愿。识相父子当缘法师李玄则往来住此营造，乃真其正直留宝珠九龙护珠星守国天生一宝号该地集圣名山，郁藏烟磐崖金容吐，相光于水镜旋流涧沼胜影澄波池岸莚芒莲吞□□□神龙（下缺）青牛往来，或众圣潜灵，或紫云缠盖，大凡难棚，皆兹妙焉。恍恍乎永劫无败（下缺）生回仰至诚誓令救扶。上为皇帝、皇后、东宫太子、公卿文臣及郡县官□、师父父母（下缺）朗朗九幽开太极长生宫名入并仙飞法门度众生亿劫，自相道七祖离苦根，长歌升紫微（下缺）仙往来。（其一）山含紫气，水吐霞精，崪岷华顶，真如玉京。（其二）黄龙初真，白马高临，（下缺）来就歇，天人争过。（其四）星宫月殿，妙貌真才，威融□之，鬼卒灵开。（其五）看如灵（下缺）□焰虚空，凭□图写，乘知有功。（其七）寞寞穷穷，荫辅朝中，□流东满，月转西□（下缺）

维大唐天宝七载岁次丙子[②]八月己亥朔二日庚子功毕永□供（下缺）

（拓片照片，及王家祐、胡太和、白梅莉同志提供抄件）

①超案：此碑已遭破坏，字迹漫漶，错误不少。

②超案：天宝七载应为戊子。

龙鹤山成炼师植松柏碑

碑高四尺九寸，广三尺九寸，二十一行，行三十字，隶书。在丹棱。

师学文

杨玲书

昔丁令威之成道也，顿别千年，王子晋之升仙焉，俄期□□。或乘□□鹤，濯神汗漫之乡，或驾景凌虚，散彩蓬瀛之曲，三千变以万化，时出有□□无，灭没波水之中，逍遥烟火之上，既吐纳而睡猴，亦超死而肉骸，是知学仙者若牛毛，得道者如麟角，系风捕影，不亦难乎！曲非宝相膺图，宿命会道，□则畴能□于是哉。粤若龙鹤山观隐人女道士成无为，通义郡丹棱县人也。□其调形炼骨，却粒茹芝，桃夭之年已翱翔乎风表，葛覃之□备涉猎于龙华，三洞十部之尊经，苞吞胸臆，赤书玉文之秘诀，靡不赅该。用能志迈恭□，誓死不嫁，情敦和道，幼而出家。睹郁台之变身，透波心而不怖，闻圭音之感凤，想云路以高骞。寻仙未果之间，乃建置祠宇，薙草开室，因高筑宫，亦犹汉武之望仙祈年也。尊容湛其金色，灵卫纫其四绕，流水周于舍下，翠柏满于山巅，□□艺竹，弥岗蔽野，凡万有余株。每涓日而不倦，常持斋念诵，谶洗罪痕，咒□□□，符回北斗，玉书纪字，金简题名，兼披阅秘藏以祈度代，观其行迹，察其所由，斯可谓真人不疑矣。仙师年逾知命而有少容，状如卅许童子，盖还丹却□之力也。无营无欲，恒以功德为先，不滥不贪，持以长生为务。至于级□四辈，救济群生，爰洎官寮望祀山岳，虽黄冠男子莫能胜也。尝起化度之后，贪暴之徒，堕其祠堂，剪其树木，是用书情翰墨，誓彼凶嚣，倘有此流，愿明神纠殛□□不□□事多凶。仆以谀才，薄闲书记，辞不获命，草其状云：

龙鹤山兮秀崇丘，岗隐轸兮城郭周，小有洞兮念真游，观山水兮绕合流，谒圣容兮仙是求，何年代兮逢若士，何日夕兮见浮丘，愿吾师兮道心固，□□□兮千岁留。

天宝九载岁次庚寅，四月十三日建。

（《莘珍阁蜀碑录》第三册）

王屋山刘若水碑①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二十八行，行四十三字，行书。篆额题"唐王屋山仙人台刘尊师之碑"。

大唐王屋山仙人□□□□□□□玉真公主（下缺）碑铭并序

（上缺）鱼行河□县主簿□德撰

故灵昌郡太守息翟灏书

道本无名，名生于物用，圣本无迹，迹著于教存。夫惟学无所学，能明自然，理尽乎妙有矣；夫惟得无所得，能知合变，心处乎至虚矣。以此进为而混俗，功大名扬而众仰，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伏，其孰谓也，尊师有焉。尊师讳若水，字齐物，彭城人也。曾祖皇随任洺州司户参军，才器过人，德行殊众。祖楚皇任房州上庸县丞，诗书博览，文词宏达。父问，养志丘园，优游卒岁。尊师幼而聪敏，性与冲和，真相霞舒，仙骨岳立。年十三，神龙中有敕度人诵经入道，配瑶台观。既慕神仙之术，旋作率真之游，遂诣中岳韩尊师受洞神经法，便居劳盛山五载，保其道也。至开元初，又诣东岳任尊师受洞玄中盟八景之要，便居泰山日观台十载，已外物矣。时遇茅山任尊师游山，见而异之，曰此道宝也，遂授以灵飞六甲、豁落七元、八箓秘文、大洞真要，仍传养生隐诀。自后却粒服饵，吐故纳新，人貌而天乎。又诣恒山，居大光焰峰三载，至如九丹秘要、三洞经法，皆咸诵在心，如示诸掌。至开（原脱元字）廿四载，道门威仪使奉玉真公主教，请诣中岳兴唐观校定经箓。道高物外，迹寓寰中，声闻于天，名蓄非我。至天宝三载，有诏尊师德行纯和，尤精科戒，请住西岳云台观上方太清宫。至五载，灵昌郡道众等竭诚勤请，愿传法要，乃言曰：斋心洁行，以祈弘益，道不凝滞，亦在流通。遂于瑶台观坛场广辟，天地肃清，授真一经法，金人玉检，始以要盟，龙章凤篆，终焉授与。道众谢恩，建黄箓醮以祈灵应，其时白鹤绕坛，彩云浮座，祥风肃起，异香远闻，见者咸言尊师精诚所感也。至六载，玉真公主已舍馆陶之封，卜居平阳之洞，以为常娥饵药，乘兔轮以长生，嬴女吹箫，登凤楼而久寿，遂于仙人台下，建立山居。既饶灵芝，复多仙草，有敕安置，雅至德也。七载，又□□教东京睿宗大圣真观，奉敕修□，理鹤清高，副国诚命。初□□道，至于言场，□仪设而□□，法事行而俨若，炉烟昼启，瑞色氤氲，灯炬夜开，祥光喻赫，都城士女，观者雾集，莫不赞叹，称未曾有。至八载，太岁己丑，尊师时年五十有七，闰六月二十三日，□夜忽云："吾本人道，志求出世，所望乘云御鹤，白日升天。今上灵有命，我欲辞去"。顾谓诸弟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生一理，汝勿忧也"。是日申时，复有异香入院，左右莫不闻者。至夜半，寝于静室，奄然而绝。当其炎暑，容色鲜辉，手足柔和，一无改变。门人号咽，行路伤嗟，以为尊师厌世而尸解矣。以七月十七日迁

于尚书谷之东阜，礼也。嗟乎，时则变易，物难长久，彼坚者石，可以刻彫，彼言者文，可以传示，匪文匪石，后何观焉。有弟道士曰齐庄，鸰原永怀，式昭至德，铭曰：

天长地久兮物则亏盈，阴化阳施兮有衰有荣，达士所以肥遁居贞，得道可以齐平死生。吾师仙化兮神游上清，寂兮寥兮不知其名，千秋万岁，仙台之下萧萧唯有松风之声。

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二月己酉朔，廿八日景子建

检校覆镌字侄刘玄觉

刻石人李崇绚

（上拓、艺拓、《续编》卷八）

①《金石续编》卷八，孙氏访碑录有《灵都观□尊师碑》，翟灏行书，天宝十载二月。又有《王屋山刘尊师碑》，齐庄文，翟□行书，天宝十一载二月。盖一碑而误析为二。其定为灵都观者，从天宝二年《张尊师碑》补入。知为刘尊师者，以碑末有侄刘元觉。

云门山投龙诗

拓本高四尺九寸，广一尺九寸，十八行，行三十九字，行书。在益都。

北海郡太守赵居贞述

渤海吴□书　郡人李元庄镌

（上缺）岁辜月己巳，中散大夫、使持节北海郡诸军事、守北海郡太守、柱国、天水赵居贞登云□□□□□璧，奉为天宝圣文神武皇帝祈福也。先是投礼，太守不行，以掾吏代之。余是年病目戾止以为□□□□牧守躬观，俾吏辄代，固时礼也。当是时，上元投礼犹未备，余责龙□观之皆不肖，于是诘（下缺）中元、下元并躬行，（下缺）祝拜，焚香火，投龙璧。礼毕，有瑞云从洞门而出，五色纷郁，回翔空中，有声曰（下缺）一万一千一百岁。预礼者□闻之□乃手舞足蹈，赋诗以歌其事，遂于岩顶刊石壁以纪之。

（诗及题名因漫漶不清，不录）

（艺拓）

龙瑞宫记

宫记

秘书监贺知章

宫自黄帝建候神馆，宋尚书孔灵产入道，奏改怀仙馆。神龙元年再置。开元二年敕叶天师醮，龙现，敕改龙瑞宫。管山界至：东秦皇酒瓮射的山。西石□山。南望海玉□香炉峰。北禹陵内射的潭五云□□　白鹤山淘砂径茗□宫山□□潭葑田茭池□洞天第十天名天帝阳明紫府真仙会处。黄帝藏书□□□阙□□□□禹至阙得书治水□禹之□（下缺）

（艺拓、《两浙》卷二）

女道士马凌虚墓志铭

高、广均一尺一寸，十九行，行十九字。正书。

大燕圣武观故女道士马凌虚墓志铭

刑部侍郎李史鱼撰　　布衣刘太□（下缺）

黄冠之淑女曰凌虚，姓马氏，扶风人也。鲜肤秀□，有独立之姿，环意蕙心，体至柔之性。光彩可鉴，芬芳若兰。至于七盘长袖之能，三日遗音之妙，挥弦而鹤舞，吹竹而龙吟，度曲虽本于师资，余妍特禀于天与。吴妹心愧，韩娥色沮，岂惟专美东夏，驰声南国而已。与物推移，冥心逝止，厌世斯举，乃策名于仙官，悦已可容，亦托身于君子。天宝十三祀，隶于开元观，圣武月正初，归我独孤氏。独孤公贞玉回扣，青松自孤，渊敏如神，机鉴洞物，事或未惬，三年徒窥，心有所□，一顾而重。笑语晏晏，琴瑟友之，未盈一旬，不疾而殁。君子曰，华而不实，痛矣夫！春秋廿有三。遂以某月景子窆于北邙之原。祖玄明，梁川府折冲，父光谦，歙州休宁县尉。积善之庆，钟于淑人，见托菲词，纪兹丽色。其铭曰：

惟此淑人兮秾华如春，岂与兹殊色兮而夺兹芳辰，为巫山之云兮，为洛川之神兮，余不知其所之，□欲问诸苍旻。

圣武元年正月廿二日建。

（《千唐志斋藏志》九〇二）

淳和观钟铭

人之巧者与造物同功，器之著者与阴阳齐方。此邑紫府，修建鸿钟，悬重千钧，量逾百石。爰有南海贤士陈明羽人，一言于邦，千里来应。祥金自积，良冶子来，立埏埴而成模，制橐籥而运用，大力斯拔，高炉正开，金火令流，云雷皆至，红光旁照，踊跃密移。善应长保于岁年，仙侣永闻于时夜。昔称北宫之赋，三月而成，今观东郭之师，不日而就。振于无境，鸣而当律，喜尧年之陶铸，荷圣泽而书名，皇化远冒于遐方，景福愿归于魏阙。铭曰：

越金既聚，凫氏作则，至用出虚，宏之充塞，既集仙圣，永清道德，远及千春，方兹一刻。蹲熊下峙，盘龙上陈，刚亦能吐，声实为宾，形如天覆，响若谷神，远韵无斁，用之不勤。

（《两浙》卷二）

①《两浙金石志》卷二：右铜钟已碎，仅存上截数片，正书数十字，在松阳县卯山永宁观。按《宝刻类编》载是铭为郭阶撰，郭阳正书，作于唐乾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今玩其笔意，绝类褚河南，惜其文残缺，特于志中补录之。末二行有"庭徐思简刘待相□□王思时□□及宣义郎"字，盖题名也。《处州府志》云叶法善舍庄宅为之。文云"南海贤士陈明羽人"，是亦斯时道侣所为，不尽法善之铸也。

通微道诀碑

碑高七尺三寸，广四尺，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后重刻记四行，行四十余字，行书。在三原大化观。

御制

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子不知母谓之不孝，人不识道谓之至愚。故上士能勤行，下士唯大笑，背道求道，从迷至迷。且鱼在水中，水为鱼命，人在道中，道为人生，道去则人亡，水竭则鱼困。不知即身以求道，而乃徇福以丧真，何其误欤。遂积不义之财，以为布施，弃无为之教，别云修善，岂知善本破恶，不合邀名，施本济人，不合求报哉。求道者以心为舟，以信为车，车用在于运，舟用在于虚。常取不足，勿求有余，静心而不系者，虚舟也，运动而不倦者，信车也。今将告尔以玄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斋勿贪功而功自备，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斋而贪功是谓有欲，向邪求道是谓伴俗。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柔弱为趋道之津，诚敬乃入真之驭，不益己，不损物，以不贪为宝，以知足为富，内保慈俭，外能和同，念身何来，从道而有，少私寡欲，寘心注玄，若然者，可谓勤行之士，尔其勖哉，尔其勖哉。夫大道坦坦，生身不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尔当慎汝身，洗汝心，内养五神，外合一气，去万恶，增万善，长生久视，沐浴玄波，真经之旨毕于是，不死之方尽于是，尔其勖哉。

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大同殿奉诰赐。

道诀碑乃唐明皇御制文。旧碑即肃宗皇帝敕道士达观大师杨重专于渭北大化观立石者，示有恩也。奈岁久缺裂，字句不完，读者疑难，故补上此石，新旧两存，使观者见□明理，心有所得而不失正路，学者可从此人，其于教也，岂小补哉。亦见古之圣王急于教物之心，深矣远矣，修习之士，不□不知。戊午岁人日，本观住持杨思聪谨记。

知大化观事毛致静重立石　李志微　蒲志常镌　库主田志秀

（艺拓、《萃编》卷九一，并据《八琼》补数字）

简寂先生陆君碑

吴筠

先生姓陆，讳修静，吴兴东迁人也，代为著姓，旧史详之。先生道与真气，天挺灵骨，幼含雅性，长绝尘滓。虽博通坟籍，旁究象纬，以为炼形契道，与天地长久者，非经术占候之所能致，故存而不论，乃研精玉书，稽仙圣奥旨，知羽化在我，道不吾欺，遂勤而行之，不舍寤寐。闻异人所在，不远千里而追之，果遇其真，爰受秘诀，乃云栖荆岫，却粒修行，虽身隐弥静，而名逃益彰，江汉之人，虚往实归者莫知纪极。元嘉末，因市药京邑，文皇帝闻之，使大臣宣旨固请，先生确乎不拔，遽有太初之难，或推独见之明。遂拂衣南游，遐讨绝境，志悦庐岳，乃卜其阳。众峰千霄，飞流注壑，窈窕幽蔼，宜其为至人之所止焉。先生方弦琴以乐元

和，禀思以运正气，伫功充而道叶，聊驾景以高举。属世宗明帝，欲播元风于无垠，导苍生以敦朴，非至德之士，则莫能奖而成之。素钦先生之风，乃备征求之礼，至于再，至于三。先生秉操逾坚，因辞以疾。天子侧席意厚，理无推谢，遂恭承诏命，降迹城阙。亦既见止，帝心则愉，于是顺风问道，抗对穷理，千古疑滞，一朝冰释。乃筑先生之馆于外，俾朝野有宗师焉。时司徒袁公，北面请益，先生指邪以明正，循派以示源，由是翕然一变颓俗矣。明年，天子不豫，诏先生为涂炭之斋。是夜，灵坛之间，卿云纷郁，翌日疾瘳，盖精神所致。初先生登车之日，有熊虎猿鸟之属，悲鸣拥路，出山而止，其忘情感物有如此者。先是，洞元之部，真伪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泾渭乃判。故斋戒仪范，为将来典式焉。初，桂阳王横逆，暴骨蔽野，先生悉具棺椟，收而葬之，立德施仁，皆此类也。虽迹寓尘阓，而心游象外，为迫恩命，有违宿志。逮元徽五年春正月，谓门人曰："吾将还旧山，可饰装整驾。"弟子佥怪，诏命未许而有斯言。至三月二日，乃偃然解化，肤色晖烁，目瞳朗映，但闻清香，惟不息而已。化后三日，庐山诸徒咸见先生，霓旌纷然，还止旧宇，斯须不知所在，相与惊而异之。顾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门人不忍，遂奉还庐山，春秋七十有二。所谓炼形幽壤，腾景太微者也。凡著述论议，百有余篇，并行于代。有诏以先生之居为简寂观，谥曰简寂先生，果有道也。天宝末，筠与友人荀太象避地兹境，敬先生之洞府，慕先生之高风，感世祀之绵远，慨铭志之湮灭，乃与道士吴太清、宋冲虚询谋佥同，建此贞石。其词曰：

猗先生，本天真，蕴至妙，怀深仁。知名疏，悟体亲，忽荣禄，辞嚣尘。餐霞景，甘隐沦，道弥高，声益振。不得已，登蒲轮，扬元风，还紫宸。功允著，德惟新，忽解形，为帝宾。仙道密，难昭陈，纪遗烈，庶不湮。

大唐上元二年岁次辛丑九月十三日，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吴筠撰。

（《全唐文》卷九二六）

尚万宠造天尊像记①

石上圆下平，高九寸五分，广八寸。座高二寸五分，九行，行四字五字不等，正书。上镌天尊像及二侍者。

上元三年八月十一日，弟子尚万宠为亡父母，又愿家口平安，敬造天尊一塔，宠妻姚一心供养。

（《匋斋》卷十八）

①《匋斋藏石记》卷十八：昔人造像或云一躯、一区、一塸，或云一铺，或云一堪（即龛），此云一塔，殊仅见，可补石刻例所未备。意谓石形上圆下平，略似浮图耶？宠字不可识。

铁元始像赞并序①

高三尺五寸，广五尺二寸，前刻铁元始赞，后刻承天军城记，并行书。赞序八行，行

二十一字至三十四字不等。在平定东北娘子关坡底老君庙内。

瞽丘道士胡伯成

道者一气元二仪，始寂兮无为之理，其形也从本降迹，拯拔生灵，则有玄都圣容焉，天尊仙卫焉。有若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张公，英果绝伦，宏略冠代，志清国难，成此累稽。初则环山作城，班输望之息计，俾乃弘道佐主，有苗于焉来格。迷锐精足巧，范铁庄金，烟郛霞嶷。镜写河目，仙圣之臣斯睹，无俟射山，蜂觎之礼获申，不殊台岭，则知公之守则固，战常克，皆慈卫之力也。虽勿受福，人神其会诸。咸忝玄门曼卿，敢忘赞述。铭曰：

大罗虚皇号元始，陶冶乾坤度生死，张公范金列于此，保国宁家千万祀②。

（艺拓、《续编》卷八）

①《金石续编》卷八：按此赞及《承天军城记》，皆道士胡伯成为河东节度兵马使张奉璋所作。《平定州志》失载，金石家亦未录也。

②超案：与此赞同石之《承天军城记》，末题"大历元年丙午岁"。

刘仙岩立马援诫子书碑

碑高一尺八寸，广一尺一寸，六行，行十一字，正书。

马伏波云："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闻而口不可道也"。

有唐大历三年夏四月，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书，道士刘仙岩立，镌者皇甫华。

（《萃珍阁蜀碑录》第五册）

桥仙观碑记

颜真卿

粤以江南之地，佳丽垂名，山岳之间，宛有仙洞。余祇膺圣泽，廉察临川，一日，按地理图，得属邑崇仁县华盖山有王郭二真君坛存焉，欣睹异事，未原其始。他日公余，因令军将往山下访求碑铭，果得一石记，乃隋开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于坏碑上再录出其文，则知王、郭二真者，仙不显名，王则方平之再从，郭乃王之族弟也。始于金华山修道以图轻举，寻游洞府，自玉笥山将之麻姑洞，中道悦一山，问故老曰："此为何山？"对曰："巴陵华盖山也"。二真君相与言曰："此山福地，名亦异焉"。因求卜止，再炼神丹。山下父老请而再拜曰："敢问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于虚无，不欲述焉"。后有一道士来谒，敢问真人之师。曰："吾师浮丘先生，则上界大仙也，顷于金华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飞符，兴云致雨，或有人苦疾暴亡，往而告之，即飞符以救之。岁将大旱，即致霖雨以济之。至晋惠帝元康三年二月一日，彩云连昼，仙乐喧风，二真乃骖鸾驾鹤，冉冉上升。今上升之坛及浮丘先生之坛存焉。其后立观焚修，境邑将旱，若诣坛祷之，则云雨立应。美乎故事昭然，仙踪俨若，

虽遗史籍，安泯声华。鸾鹤对飞，共作壶中之客，林峦叠秀，别含象外之春。因与府官议崇观宇，永列焚修。寻差军将以公用钱诣山换殿宇门廊，不日而回，云工毕矣。余德惭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终，罕测冲天之日，摛文染翰，用贻终古之芳。铭曰：

玄牝之门，澄心养神，学则彼众，得者几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真，丹成岩谷，道应穹旻，彩云色焕，仙乐声匀，迟日初丽，桃花正新，骖鸾拔俗，驾鹤超云，言归紫府，笑别芳辰，山存华盖，长含异春，恩流丰泽，用济烝民，浮云势速，好月生频，俨若圣址，永播清芬。

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

唐大历四年己酉正月二十五日立石。

（《三仙真经》，以《三真君事实》卷一校补）

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

颜真卿

华姑者，姓黄氏，讳令微，抚州临川人也。少乃好道，丰神卓异，天然绝粒。年十二，度为天宝观女道士。年八十，发白面红如处子状，时人谓之华姑。蹑履而行，奔马不及。闻魏夫人仙坛在州郭之南，草木榛翳，结庐求之不得。长寿二年，岁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访于洪州西山胡天师。天师名超，能役使鬼神，见其恳切，遥指姑所居南二百步曰乌龟原，中有石龟，每蹂践田苗，百姓患之，乃击断其首，即其处也。明日，与姑登山顾望，西面有池水焉。天师谓姑曰："池中有所见乎？"曰无。师遂举左手，令姑自腋下观之，四仙浴焉。师曰："尔有道分，必当得之"。因留与语数日，既还至州，虔诚寻访，遂获石龟于坛中央，掘其下，得尊像及刀锯各一，油瓮五口，灯盏数十个。天后闻之，尽收人内。姑尝于旦夕精思想象之间，忽有告曰：坛南有九曲池，汝可开之。姑从而获焉，砖砌尽在，他日有异香彩云，从西南而来。其夕梦有人谓姑曰："井山道场，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感疾。姑悔之曰："得非违尊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闻异香而宿于谷口，闻钟声，迟明入山，果获坛殿池砌余址。半峰有自然石井，深可三尺，阔丈余，故名井山。天欲雨则云雾先起。姑既置精舍，时闻仙梵之音。环坛五七里间，莫敢樵采。姑遂洒扫修葺，极其力焉。人或不洁不诚，必遭蛇虎怪异之警，迷不能出矣，至今犹然。有野鹿为猎人所射，来姑前，姑为拔箭。其后每至斋时，即衔莲藕以献。姑前开元九年欲上升之际，忽谓弟子曰："不须钉吾棺，可以绛纱幂之"。数夕有雷震电绕，视纱顶孔如鸡卵，屋穿容人，棺中惟覆被木简而已。弟子莫瓜，数日生蔓，长数尺，结实二颗，其大如桃。姑同学弟子黎琼仙，恒服茯苓、胡麻，绝粒四十余秋，年八十，齿发不衰。六七岁时，亲睹其事，每至忌辰，即风云蓊郁，直入室内，村野路人往往见彩云白鹤，飞入洞口。清斋行道时，每有一朱鬃白马在坛侧，逼之则奔而出外，舍之则随而复来。灵异昭彰，不可谈悉。仙台观道士谭仙岩、史元同、左通元等，每至三元，恒修斋醮。大历三年，真卿获刺是州。明年春三月，山下有女道士曾妙行，梦一女师令上七层华树，层层摘餐，及寤犹饱，因是不食。尝于观中见黎琼仙，跪而拜曰："梦中所见乃尊师也。"因请依之，于今觉韶颜润泽，虔修香火于此山，遐迩骇慕焉。呜呼！麻姑得道于名山，南真升仙于龟原，华姑鹤蠢于兹岭，琼仙妙行接踵而去，非夫天地肸蠁，从古以然，则何以仙气氤氲，若斯盛者？真卿幸因述职，亲睹厥猷，若默而不言，则来者奚述。乃为铭曰：

绰约华姑，真仙品徒，芳连比色，逸俊争驱。南郭从魏，西山访胡，披窥仙浴，愿获龟乌。灵迹既俨，曲池犹污，鼎新庙貌，焕然规模。名曰井山，终焉不逾。鹿来精献，马见紫朱。简解空存，纱穿上徂，異瓜吐实，蕊室云趋。妙行精持，高真是俞，勒铭翠琰，永播元都。

（《全唐文》卷三四〇）

厨院新池记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于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余派，浸润坳堂，数步及溜，才供厨饪涤器而已。邑大夫顺阳范愔，迹累人群，心在遐旷，每休沐之暇，访道山林。见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为沟窦，乃命黄冠等颐指广袤，疏周宇下，骈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澜忽平，秋阴满院，执爨无欲清之作，挈瓶无汲深之劳，不造机事而功赡于物，范公实所谓新池知己矣。静胜则道淳，境幽则神王，予与吴天师采真洞府，朝夕窥临，莹澈心胆，清昏潜遁，事苟惬于心，则与登姑苏，望五湖而齐矣。故因碑籍余地，刻石志之，犹诗人有泌泉之作。大历五年岁号阏茂八月一日处士李玄卿记。

（《大涤洞天记》卷下）

田尊师碑[①]

碑连额高七尺九寸，广三尺四寸，二十八行，行字数不等，行书。篆额题“大唐检校两县威仪使兼永仙观主田尊师德行之颂”。在富平。

大唐检校两县威仪使兼永仙观主田尊师德行之颂

将仕郎□□□□□田（下缺）

翰林院内供奉唯光书并题额

□□□□□□□□□□□□□□德乃昭彰□而行之者人之所贵□足□也□非□□□□天子用之轩皇□而趋于下□上公用之汉帝降而仰□□□□□□□□□□□□□□□□□□而饮□花坐丹台而游紫府返昔时城郭□□人非□今日桑田频经海□而神仙道远代莫能修，苟能修之，何远之有。师□□□□□□□□□□□□白□原县，县西□一十五里而□曰永宁乡，□则尊师所自生也。灵气尤殊，仙才特异，七岁依杨尊师学道，方通众妙之门，卅从梅尊□□□及尽十□□□十四得度。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初□极，置□□观□□□于彼，名参仙箓，躬□道流，服星月以登坛，步乾坤而入□，金丹易□将□□世之津木□□魂已得养生之□毫厘谛审□□精诚累丸不坠，承蜩犹掇，虽江深海阔无□岂逮于智能，地久天长有尽，却先于符命。此邑旧俗多秦□□罕闻至道悟□生之有灭，求彼灭之无生，□彼灭之有生，得此生之无灭。徒竭精念，终求□知，逍遥不事于谷神，寂寞永邻于山鬼，吁，可悲哉！尊师悯之曰，岂有思其末而反忘其□，吾将拯之。白□方□于帝乡，紫气遂还于仁里，法开秘诀，教演玄宫，举手一招，迷途知复。众之大笑者，莫不勤而行之，辐凑□□何其盛

也。则知阳和□□塞谷待律以□□□□□□□自□□山随声而应响，去天宝二载五月廿三日，从人之愿，郁起仙宫。审曲面势，左陂右邑，自卯而□□□发，及酉而百堵齐□□□山积良匠石子来□角立榱椽竞□候时而作，不日而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赐额曰永仙观，崇荆却望，隔簷而青翠盈襟，太华斜看，出户而皙□□□则飞来广殿，涌出修除，高门豁达，环庑纡余，藻井虹梁，云榍绮疏，蹲熊伏兔，蟠螭跃鱼，自尊师厥初，既而桂索小山，□征太谷，槐移儒市，杏擿仙林，桃□□□□□□李，请真君之宅，海榴湘橘。朱柿紫榛，异药千品，名花万类，庶春华之可采，岂秋实之无望。虽固在生成，亦爰资树植，穿畦种子，汲井浇根，昔□□□□□□□□□七宝，间于三珠，缀綷覆院垂门□座列背缁成帷翠成盖当畏景絶赫而清阳霽爵，繄尊师是赖。夫人者滋味声色之所养也，□则害身，故□□□□□□□□□气淫而生疾，若宫商失节，甘辛逾度，始虽悟心壅耳，终乃腐肠伐性。至于风飘雨湿，明思晦惑，伤末伤腹，为□为瘵，而脉分三部，愈□多方，有(下缺)而愈之者，有宜以言辞解释而愈之者，有宜以消息导引而愈之者，有宜以针灸汤药而愈之者，皆(下缺)之，则沉痼既已除，膏肓无所(下缺)壮劣五脏六腑，四支百节，均令不寒，调令不热，此尊师妙绝。亦有时朝拜，或终日闲安，开太上□□□□□□华之奥旨，四时□□知无为而□□□□□□□万物可齐，了非马以喻己马之非马。有无双遣，彼我俱忘，欲使尚薄浮华，业敦清净，则释□咸谐□□□稽首请益伏膺待告分剖凝滞发□□□□□□□到不到实尊师善导。粤有道门使检校殿中监冲虚申先生，德高讵仰，道邃难名，偏承雨□□□□□□中统之教，奏尊师为四方妙选，领两县□□□□□□声自宫闻，扃鐍而诏从天落，因于□□□以光荣乃抑□之敬，岂求之也。初上元岁，大兵□□□蚕失事，五谷不登，天降凶灾，人受冻馁，尊师乃□□□食以待穷者，凡所蒙活，数逾千计。于是缙绅处士，孝廉秀才，先后辈□左卫胄曹参军金衮□左率府兵曹参军田挹等卅八人，皆乡邑髦彦，河山孕□□□郑马□跨曹刘，佥曰：尊师德行可称，将传不朽。顷国家多难，遂因循累岁，虽未遑刊勒，而常有志焉。我宝应元圣文武皇帝陛下，昭畅立功，中书令汾阳王子仪、□章事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元公载、黄门侍郎王公缙、光□□□□毅、京兆尹于公颀、两□尹□□公□于公颀□□天府邑宰房公沛、主簿陆公应、二少府□公平、陈公审，政洽王畿是以道化行今□风复古，干戈载戢，寰宇攸宁，夫然故群英赖□□□留念□□猥□□□□□□鹤将□□□忽□□式建丰碑，于昭□行。且南阳三绝，有惭□□之□□□□□□无愧林宗之色。颂曰：

大□天上，三清境中，金□□□，玉□□宫。蚪□往到，鹤驭来冲，山河有尽，寿命无穷。修以得之，□□□兮。(其一)□□宫□仙□士保素适性全生尽理代识□□□□甲子可名乎哉□名已矣□世□□□□放兮。(其二)渭北□□频阳万室多奉，灭法罕求，生术为宜，□要须□疑□雾辟青天云开，白日指引，迷途□□向兮。(其三)乃□□□仙□□成□山□□□□□□□□植□李珍□□□素□结实朱夏□荣做落规模成大壮兮。(其四)善教有方□言无玷俞扁思齐施周(下缺)徽猷播无量兮□□□

(艺拓、《萃编》卷九六，并以《八琼》卷九六校补)

①《金石萃编》卷九六：按碑文约一千六百余字，今存者约九百余字，而间断难读，文义不能联畅，撰人姓名全泐。据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载此碑云萧森撰，田名德集王羲之行书，大历六年十月立。又据《抱经堂集》观身经铭碑跋云，《关中金石记》名之曰《永仙观主田尊师碑》，萧森撰，名德集书，非也。萧森所撰乃《永仙观记》，亦集右军书。是皆以此碑为萧森撰，集右军书也。今按此碑

萧森姓名虽不见，而次行则有内供奉□光书并篆额等字，其非集右军书明甚。碑今在西安府富平县美原镇。《唐书·地理志》：美原县属京兆府。《太平寰宇记》：美原县属耀州，义林、旌义二乡，唐元和三年割隶富平县以奉丰陵。然则今富平县之美原镇，即唐美原县地，而立碑之所，疑即义林、旌义二乡也。《长安志》，美原县载灵集观而无永仙观，即富平县亦无此观，是观在宋时当已废毁，宜乎《陕西通志》亦无考也。碑云天宝二载郁起仙宫，元宗皇帝赐额曰永仙观，是永仙之额，元宗始赐也。碑又云上元岁大兵凶灾，人受冻馁，尊师活逾千计，于是田视等卅八人，刊碑颂尊师德行，下有宝应皇帝及中书令汾阳王子仪，中书侍郎元载，黄门侍郎王缙等姓名。《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十二月，史思明寇陕州，上元元年闰四月，大饥。《代宗纪》：宝应二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广德。《宰相表》：乾元元年八月郭子仪兼中书令，宝应元年五月元载行中书侍郎，广德二年正月王缙为黄门侍郎，碑所载与《唐书》皆合。据《会善寺戒坛牒》，大历二年十二月王缙列衔尚是黄门侍郎，则立碑岁月不出大历初年。《金石录补》称田名德造观，大历六年三月落成，则立碑当在是年。

永仙观碑[①]

碑高六尺一寸，广五尺五寸，前刻观身经铭，后刻永仙观碑文，共三十行，行五十二字，行书。在富平县美原镇。

清净智慧观身经铭(经文不录)

三皇内景弟子永仙观主兼检校奉先□□威仪田名德集晋右军王羲之书

大唐京兆府美原县永仙观碑文

朝散大夫兼丹州别驾上柱国兰陵萧森字从政撰　并模集王右军书

述夫窈冥澹泊者，不可以思及，混成空有者，不可以□量，故我圣人云，吾不知其名而强名之者，其惟大道乎。先天□生，后时□进，希微岂得乎搏听混澄焉，挠其清浊，湛然无为，莫之领□，三才自叙，万物大成。洎乎叔世，智妙□滋，□饰陶甄之用，浙昧自然之本，是以圣人维纲，深仁救时，存乎言象，以匡□弊。我大唐玄宗大圣皇帝，道超万古，功冠百王，探至□而拯苍生，广清化而敦兆庶。钦若上帝，追远元始，□以天宝二年□月□日下□闻□县古玄元庙，年代将远，或多颓□，宜令所在长官量加修葺。时县令河东柳升，长河之秀，嵩岳之英，负不羁之才，□□云之气，上承□制，下顺人心，因簏简之余，爰搜永宁乡古庙。夫行政治者，必务洽乎道，乃与景龙观先生田名德语斯改更，□□□生之□□□□人之力，乃于县东缵旧业，创新制，周回数里，垣□百雉，朝启疏壤，夕终杇饰，若非至道精感，其孰能与于此乎？尊师劝勉有方，归化如市，堂殿廊宇，焕焉惟新，玄像真容，肃然如在。至五年，又以□术之余资，□洪钟一口，并植奇树珍林，广芝田兰圃，不可胜数，动□□□，精感潜通。六年□月□日，有诏赐额曰永仙观，敕尊师为观主，别新度七人以充洒扫，则自此而立也。顷以国家多难，未终□□之功。今天下□平，土宇清谧，一人有庆，兆庶咸稣，复兴一匮之功，将成九仞之业。大历六年，乃建门垒。尊师外务既毕，内□苍生，聿修开□之门，大启迷津之□，于是集晋右军王羲之书，勒清净智慧观身经，铭碑刻石，实迈古今。经文镇开，永凝壬子之世，道门复值，何必甲申之年。观之则身患顿忘，仰之则筌蹄悬解。总诸

盛事，克就其功，不称不伐者，惟尊师乎。尊师频阳人也，禀道而□，含道而长，年十四，中宗孝和皇帝登极，置景龙观而度，凡□五十载。然主此观，又逾三纪。行业□□于海内，令声闻达于天府，其年二月十六日，□□□旨令知奉先等县威仪使。尊师德合□□迹同其广，事无为而无不为，行常道乃非常道，□□上善，无得而称，玄波莫测其浅深，□涯岂量其远近。上座兰法会、监□公孙志诚、弟子徒众彭惠源，并诸县□道俗门□等千有余人，并道行纯修，智怀泉远，咸仰兹德业，患作而无记。幸时逢康泰，人喜丰年，县令裴公平，政殆有方，惠训无喻，故得镂文金石，特建丰碑，庶不朽之功，并乾坤而可久，静默之教，历亿岁而弥彰。其词曰：

浩浩元始，冥冥混成，气分万族，质辨千名，淳醨讹起，□□浇生。伟哉□圣，聿表善诱，探赜隐显，覃思空有，□乎未形，吾乃无咎。握图继胄，粤我大唐，转彼颓迹，降此新纲，庙迁邑左，化启频阳。碧甍挺起，玄宫秀出，叠栋□云，浮梁映日，面像圣众，罗卫匪一。崇因善贷，表列希声，万钧陶冶，九乳方成，响愈迷俗，韵节昏明。琛瑶琪林，氛氲兰圃，神草遍秀，祥花间吐，帷盖玄都，垂阴紫府。道弘业广，精□无垠，天仙合德，人物通神，皇宫锡号，翰苑题文。观身观患，非实非虚，身有患有，身无患无，或异周蝶，或同鹏鱼。尽至道□，道亦真如，□如□文，既炼于□，火雕篆是，□于玉书，功高望重，曰我尊师。道□玄圣，德迈希夷，智方愈疾，慧食充饥，千龄奉寿，万品承观，道则斯在，何必具茨，式刊琬琰，永久为期。

（艺拓、《萃编》卷九六，并据《八琼》卷六三补）

①《金石萃编》卷九六：按《道藏》有《太上灵宝智慧观身经》，即此碑所刻者。《道藏目录》注云："观身实相，深达智慧，了见四大，六种根识，内外照尽，悉皆空寂，此是观身根则。"今此碑所刻经文，首行多缺泐，而其存者有"智慧，了见四□，六□根识"等字，正合也。惟标题碑有"清净"字，道藏作'太上灵宝'，彼此不同耳。

麻姑仙坛记

石横广二尺八寸，高九寸，四十六行，行二十字，正书。

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颜真卿撰并书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传云：王远字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蔡经家，教其尸解如蛇蝉也。经去十余年，忽还语家，言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期日，方平乘羽车，驾五龙各异色，旌旗导从，威仪赫奕，如大将也。既至，坐须臾，引见经父兄，因遣人与麻姑相闻，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报，久不行民间，今来在此，想麻姑能暂来。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不见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敬无阶，思念久烦，信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被记，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便还，还即亲观，愿不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来。来时不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当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顶中作髻，余发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

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得见，方平为起立，坐定，各进行厨，金盘玉杯，无限美膳，多是诸华，而香气达于内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闻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经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便以掷之，堕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复作此曹狡狯变化也。麻姑手似鸟爪，蔡经心中念言，背痒时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念言，即使人牵经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谓其爪可以把背耶。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历三年，真卿刺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于此得道。坛东南有池，中有红莲，近忽变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坛傍有杉松皆偃，盖时闻步虚钟磬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西北有麻源，谢灵运诗题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处也。源口有神，祈雨辄应。开元中道士邓紫阳于此习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见虎驾龙车，二人执节于庭中，顾谓其友竹务猷曰：此迎我也，可为吾奏，愿欲归葬本山，仍请立庙于坛侧。玄宗从之。天宝五载投龙于瀑布石池中，有黄龙见。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仪侍从云鹤之类。于戏！自麻姑发迹于兹岭，南真遗坛于龟源，华姑表异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琼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梦琼仙而餐华绝粒，紫阳侄男曰德诚继修香火，弟子谭仙岩法箓尊严，而史玄洞、左通玄、邹郁华皆清虚服道，非夫地气殊异，江山炳灵，则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余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时则六年夏四月也。

（陕拓、《萃编》卷九六）

三教道场文①

碑高四尺，广三尺七寸，二十三行，行字不等，正书。

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

朝请郎行成都府广都县丞李去泰述

四维无涯，玄黄混其体，精气相射，阴阳孕乎中。寒暑推移，日月所以交会，道德敷畅，仁义所以表仪。即有金人流化，开悟方便之门，宝箓内宗，冲融自然之理。法本无别，道亦强名，随化所生，同归妙用，故知二仪生一，万象起三，殊途而归，体本无异。至哉广运，玄之又玄，方丈之间，示我三教。窥其规制，即资州刺史叱干公作礼虔诚，大历二年十月，奉为我国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邦，千里作镇，心贯白日，志励秋霜。出敌忘家，长安不修甲第，以身许国，阃域独作长城，公之忠也。每献黑山尚毛，常以丹诚望阙，所经幽异，志诚感神，上启灵祇，誓清壤裔，公之义也。今南方已定，全蜀无虞，战马归山，众落附款，公之力也。襟带无外，书轨永同，至于海隅，罔不咸若，公之愿也。所以建此道场，上答神理，公之信也。天地合应，鬼神共资，磅礴山川，崇邃祠宇，若非智力，谁启此门。巍巍乎视瞡不穷，荡荡乎思量无及，人世幻影，尽证虚无，众圣真容，超然利见，无言说法，无色现身，不动如始，能生此会。黄金照曜，上有白豪放光，紫气氤氲，下有真人现世。汉崇褒圣，已表儒风，

唐号文宣，弥尊德位。仙云法雨，并洒虚空，东序西庠，尽涵雾露，别为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宝刀，常亲护法，枝叶本根，则后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将军，特作龙骧之号。罗列四部，变现十方，回向之间，不觉恍惚，想之凝远，人理并行，听之无言，风树传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钧，稽首归依，愿离生死。勒石，用纪斯文。其词曰：

西方大圣，为法现身，不生不灭，无我无人，甘露洒雨，水月净尘，心澄智海，道引迷津，湛然不动，永绝诸因。混元难测，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象无形，九天辨位，四方居星，中含仙道，下育人灵，法传不死，空余老经。广学成海，焕文丽天，光扬十哲，轨范三千，获麟悲凤，赞易穷玄，首唱忠孝，迹重仁贤，其道不朽，今古称先。

门师京兆府万年县沙门智顺　书人乐安郡任惟谦

镌字人平原郡雍慈顺　都料丈六弥勒佛匠雍慈敏

大历六年岁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记

（艺拓、《萃编》卷九六，并据《八琼》六三补）

①《金石萃编》卷九六：《唐书·地理志》，资州资阳郡属剑南道。文内不著叱干公之名，两《唐书》传亦无姓叱干者。《通志·氏族略》，代北复姓有叱干氏云代人，后魏献帝定姓为叱干氏，居武川。《魏书·官氏志》，叱干氏后改为薛氏，今此碑仍作叱干公者，殆唐时犹有此姓而未尽改欤？碑题下注云："其傍即周文王神□基故后周文王（下阙）"，②文有云："别为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宝刀，常亲护法，枝叶本根，则后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将军，特□龙骧之号，所谓'后周文王'者，似指后周文帝宇文泰，初谥文公，闵帝受禅，追尊为文王，庙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以文义求之，当是资州建三教道场，其旁有周文王之旧祠，建后周文王之庙，即以后周文王为护法，塑像为持宝刀者，犹今佛刹之有伽蓝神也。文内叙三教，先佛，次道，次宣圣，盖三教之目，肇于此矣。沙门智顺谓之门师，未晓其义。三教似皆有造像，而独有"都料丈六弥勒佛匠，"姓名著于末行，亦未详也。

②超案：拓片此下尚可认出'号龙骧将军'五字。

岱岳观碑（十八）

在第三面第四截，十二行，行十七字。行书。

大唐大历七年，太岁壬子，正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奉敕于岱岳观修金录斋醮，及于瑶池投告，事毕，故题记。

修功德中使内侍魏成信、判官文林郎守内府丞刘元载、判官掖庭局丞杨彦瑰

小使掖庭局丞魏贵珍

使内供奉道士申升玄

使翰林供奉道士王端静、山人王昌宇

弟子道士李日荣、骆真运　　大叔法澄

行官陈顺、同勾当官朝议郎行乾封县尉郭琴

专知斋醮检校官朝议郎行兖州参军王绝典、李志晟、张守珪、行官郭元光、刘仙瑰

岱岳观碑(二四)

在第二侧第三截

五言　赠诸法师

宣义郎行博城县丞公孙杲

驾鹤排□雾,乘鸾入紫烟,凌晨味潭菊,薄暮玩峰莲。玉叶低梁下, 金飑引窗前,啸傲云霞际,留情鳞羽年。

大历七年正月廿五日徐修文来记

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

道门华阳,亦儒门之洙泗,盖玄化振于此也。白日登升,有西汉茅氏兄弟;隐景遁化,有东晋许氏一门;発明冲用,以阐道风,有梁贞白先生、唐玄静先生。开元中,玄宗礼请尊师而问理化,对曰:"道德经,君王师也。昔汉文帝行其言,仁寿天下。"次问金鼎,对曰:"道德,公也轻举公中;私也时瑰其私,圣人存教,若求生徇欲,则似系风。"上悦,因加玄静之号。无何,固以疾辞,东还句曲。先生讳含光,本姓弘,则天讳弘,改为李氏。考孝威,州里号贞隐先生,家本醇儒,晋陵人也。夫性与道妙,则真有运无。古之学者,离有得有,不外欲驰景而内观驰心,不远望化金而近思化欲。今之学者,多见反是,若乃行于真理,窅然观妙,先示正性,发明宗元,则玄静其人也。年十三,辞家奉道,端视清受,慈向蠢类,暗室之中,如对君亲,时人见之,性情皆敛。幼工篆隶,或称过父,一闻此议,终身不书。所撰仙学传记,阙遗备载,又论三玄异同,著真经及本草音义,而皆精详祛惑,穷理于学,如钟蕴声。其后师事华盖峰司马君,云篆宝书,倾囊传授,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抱虚无而行功者,与道不穷,托幽阜而灭迹者,于德亦浅,承之自远,宜图救人,于是引后学升堂禀玄训也。先生元气不散,瑶圃虚映,达灵已久,晦曜为常,动非用开,静非默闭,当吹万之会,若得一之初,应迹可名,常道不可名也,群蒙求我,岂劳言说,孕育至化,虚融物心,心一变至于学,学一变至于道,同淑气自来,得之不见,所以抠衣而进,无有远迩,仰范元和,茂婆全性者,若秋芳之依层巘,夏潦之会通川也。先生忘情于身,而慈于人,祯祥屡应,视同众象,士庶踏询,色授其意,常令章坛闭院,醮火择薪,精微诚敬,率皆此类。曩者天书继至,务欲尊崇,及公卿祈请,信无虚月,卒使玄门之中,转见真境,持慈俭之宝,归羲皇之风,至矣哉,我师教也。大历四年冬十一月,顾谓入室弟子道士韦景昭、孟湛然曰:吾将顺化。神气恬然,若坐忘长往,时年八十七。灵云降室,执简如生。据真经,斯乃乘化自由,仙阶深妙者也。门人等以为醴泉之味,饮者始知,我师之道,学久方见,愿叙真宗,以示于后。忝曾游道,敢述玄风。文曰:

古有强名，元精希夷，黄帝遗之，先生得之，纵心而往，与一相随，真性所容，太无同规，日行仙路，不语到时，人言万灵，我见常姿。玄宗仰止，征就京师，紫极徒贵，白云不知，遐方后学，来往怡怡，空有多门，真精自持，委顺而去，人焉能窥，玄科秘诀，本有冥期。

大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秘书郎河东柳识撰

大理司直吴郡张从申书

李阳冰篆额

（《江宁》卷二、《补正》卷一、《茅山志》卷二三）

李阳冰倪翁洞题字①

倪翁洞

过仙都访□□□□□□□□□□会稽□□□□□（此方题名在左下）

王瑜中玉（此方题名在右下）

（《两浙》卷二）

①《两浙金石志》卷二：右刻在处州缙云县。篆书三字，字高二尺，广八尺。此刻载《舆地碑目》，云在处州仙都山初旸谷。倪翁不知何许人，事迹无征。宋郡守钱竽诗云：'初旸便是扶桑谷，洞里倪翁招我来'，即此。阳冰是篆，淳古严肃，不似黄帝祠宇、天清地宁诸刻。惜传拳者少，操觚家无能道者。兹从赵氏旧藏拓本录之。下有题名二段，亦不能识。

黄帝祠宇石刻①

黄帝祠宇

李阳冰

丹阳葛藂勒石

（《两浙》卷二）

①《两浙金石志》卷二：右刻在缙云县。"黄帝祠宇"四字径二尺，上有款"李阳冰"三字，径三寸六分，皆篆书。"丹阳葛藂勒石"六字正书，径二寸五分。此书结体遒紧，笔力雄伟，胡志道书碑后诗所谓"古篆夸雄奇，玉柱贯金钮，想当落笔时，云梦吞八九"是也。元初得此刻，疑为祠扁重摹于石者，后见王象之《舆地纪胜》，作《黄帝祠宇篆额》，《复斋碑目》有《唐仙都山黄帝祠堂碑》，袁訔撰，云游子正书，咸通八年立，其为祠额明矣。楼钥《北行日记》，谒黄帝祠宇，李阳冰篆额，今留郡庠，是宋季祠犹如故也。葛藂丹阳，镌字之人，徐浩书"山阴县"额三字，即其所勒，款题同此，见《嘉泰会稽志》。

天清坠宁石刻①

天清坠宁

李阳冰书

（《两浙》卷二）

①《两浙金石志》卷二：右刻旧在金华县光孝道观，今移置县学一览亭。篆书四字，径一尺六寸五分，旁有李阳冰署款，正书四字，径一寸二分。此碑经后人覆刻，故书体丰茂，乏生动之趣。

岱岳观碑（十九）

在第一面下截。十五行，行十七字。左行，正书。

大历八年岁次癸丑，九月癸酉朔，廿八日，修功德中使、正议大夫、守内侍省内侍、员外同正员、上柱国魏成信，判官、文林郎、守内府丞刘元载，小使、文林郎、守掖庭丞魏贵珍，翰林供奉道士王端静等，奉今年六月□日敕，于东岳观金录行道七日七夜，及□瑶池投告□□高宗□□宗□□□□□□□并造碑□六所，并同此记。

专知官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

专知检校醮祭官文林郎兖州瑕丘县尉□□

同检校官宣义郎行乾封县尉金□□

承奉郎守乾封县令刘准

山人刘□济、山人王□宇、随使□□

桃源峪王大使等题名①

高三尺七寸，广三尺，七行，左行，正书。在泰安桃源峪。

大历八年王大使因拜岳，与韩补阙前建安□大守，同游张练师、房道士，卜□□记。时十月十□日。

（《山左》卷十三）

①《山左金石志》卷十三：其右有宋绍圣二年朝奉郎张邦茂等题名五行，大书深刻，连及于左，唐迹尽为所掩。兹从隙处寻绎，得录其文，阙者仅三四字耳。县志载此刻作《张练师题名》，云刘禹锡有送《东岳张练师诗》，即其人也。

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①

金紫光禄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

先生姓李氏，讳含光，广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庙讳改焉。二十一代祖弘，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晋陵，遂为郡人。高祖文嶷，陈桂阳王国侍郎。曾祖荣，皇朝雷州司马。祖师龛，隐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威，博学好古，雅修彭聃之道，与天台司马炼师子微为方外之交，尤以笃慎著于州里，考行议谥曰正隐先生。母琅邪王氏，贤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则有殊异，晬日独取孝经如捧读焉。羁丱好静处诵习坟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师事同邑李先生，游艺数年。神龙初，以清行度为道士，居龙兴观，尤精老庄周易之深趣。执丧过哀，口不尝甘旨之味，食惟穬麦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号毁骨立，亲族莫不伤之。开元十七年，从司马练师于王屋山传授大法灵文金记，一览无遗，综核古今，该明奥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诏先生居王屋山阳台观以继之。岁余请居茅山，纂修经法，频征皆谢病不出。天宝四载冬，乃命中官赍玺书征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谘禀，必先斋沐。他日请传道法，先生辞以足疾不任科仪者数焉，玄宗知不可强而止。先生尝以茅山灵迹，颠覆将坠，真经秘箓亦多散落，请归修葺。乃特诏于杨许旧居紫阳以宅之，仍赐绢二百匹，法衣两副，香炉一具，御制诗及序以饯之。又禁于山侧采捕渔猎，食荤血者不得辄入，公私祈祷，咸绝牲牢。先生以六载秋到山，是岁诏书三至，渥泽频繁，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许长史、杨君、陶隐居自写经法，历代传宝。时遭丧乱，散逸无遗。先生奉诏搜求，悉备其迹而进上之。先时玄宗将求大法，请先生为师，先生竟执谦冲，辞疾而退。洎七载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经，以其春之三月，中官赍玺书云，其月十八日克授经诰。是日于大同殿洁修其事，遂遥礼先生为度师，并赐衣一袭以申师资之礼，因以玄静为先生之嘉号焉。仍诏刻石于华阳洞宫以志之。是岁夏五月，隐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茎散生松石之间，诏俾先生与中官启告灵仙，缄封表进。夏又诏以紫阳观侧近二百户，太平、崇元两观各一百户，并蠲其官傜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征先生。既至，请居道观以养疾。九载春辞归旧山。其年夏六月，前生灵芝之所又产三百余茎，煌煌秀异，人所莫睹，先生又图而奏之。是岁冬又征先生于紫庭别院馆之。十载秋，先生又恳词告老，御制序诗以饯之。十有一载，先生奉诏与门人韦景昭等于紫阳之东郁冈山别建斋院，立心诚肃。是夜仙坛栋阁遍生甘露，因以上闻，特诏嘉异。初，隐居先生以三洞真经传升玄先生，升玄付体玄先生，体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隐居，凡五叶矣。皆总习妙门大正真法，所以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矣。于戏，是非可齐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觉梦同焉，如此者，何婴心于变化之际哉！先生以大历己酉岁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茅山紫阳之别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二月八日，门人赴丧而至者凡数千人，号奉冠舄迁窆于雷平山之西陲，遗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奁、香炉置于藏内。门第子等仰奉嘉猷，克遵俭德。先生识思真淳，业行高古，道穷情性之本，学冠天人之际，所以优游句曲，郁为王者之师，出入明庭，特宠肩舆之贵。是知顺风而问，昔称于黄帝，望

山而请，今见于玄宗矣。又博览群书，长于著撰。尝以本草之书，精明药物，事关性命，难用因循，著音义两卷。又以老庄周易为洁净之书，著学记、义略各三篇，内学记二篇，以续仙家之遗事。皆名实无违，词旨该博。初，先生幼年颇工篆籀，而隶书尤妙。客或赏之云贤于其父，因投笔不书。玄宗诏山人王旼强请先生楷书上经一十三纸，以补杨许之阙。先生能于阴阳数术之道，而不以艺业为能，极于转炼服食之事，而不以寿养为极，但冥怀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尽于此？真卿乾元二年以升州刺史充浙江西节度，钦承至德，诘慕玄微，遂专使致书于茅山，以抒诚恳。先生特令书炼师景昭复书于真卿，恩眷绸缪，足励超然之志。然宗师可仰，望紫府而非遥，王事不遑，寄白云而攸远，洎大历六年，真卿罢刺临川，旋舟建业，将宅心小岭，长庇高踪，而转刺吴兴，事乖夙愿。徘徊郡邑，空怀尊道之心，瞻望林峦，永负借山之托。而景昭洎郭闲等，以先生茂烈芳猷，愿铭金石，乃邀道士刘明素求托斯文。真卿与先生门人中林子殷淑、遗名子韦渠牟尝接采真之游，绪闻含一之德，敢强名于巷党，曷足辩于鸿蒙。其词曰：

抱一混把，人之纪纲，先生以之，气王神强。乃启玄旨，玄门以彰，乃为帝师，帝道惟康。甘露呈瑞，灵芝效祥，上士云感，高风载扬。鹤返仙庙，云辞帝乡，遐归而老，妙识行藏。德本无累，道心有常，实曰形解，孰云坐忘。伐石表墓，勒铭传芳，谷变陵迁，厥迹弥光。

大历十二年夏五月建渤海吴崇休镌

绍兴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风折颜碑，霅溪沈作舟扶起之。

（《萃编》卷一〇〇、《茅山志》卷二三、《江苏》卷四）

①《金莲琳琅》卷十：隐居先生者梁陶弘景。升元为王远知，体元为潘师正，正一为司马子微。三人《唐书》有传，惟元靖无之。

汪志伊记：乾隆壬子秋钱辛楣先生语予云，向游茅山至玉晨观，访颜鲁公书元靖先生碑，已断碎，尚存二十余片。道士不知宝爱，委诸粪土瓦砾之场，恐妙迹不复留人间矣，并出游山记示予。予札句容县学两广文徐君彬、俞君献搜寻残碑，督工椎拓。越月来报，言此石见存观中者，半属垒床支灶，砌地铺阶，及附近居民家供在书案者，检求共得二十三片，当运至学舍藏贮。但剥面剥字，难以架空嵌竖，并邮到拓本六十纸，计存一千四十余字。经辛楣详加考订，其完全之字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残缺者八百三十有九，以朱书补注之。适贾人挟此碑宋拓本至，其文字与辛楣考订无异。乃借贾人直，付梓并以缺字钩勒上石，期复完璧。

《金石萃编》卷一〇〇：按碑在茅山玉晨观。玉晨观在大茅峰下，旧传高辛氏时展上公于此得仙，其后周有郭真人、巴陵侯，汉有杜广平，东晋有杨真人、许长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静，南唐有王贞素，俱在此得道。梁为朱阳观，唐太宗时为华阳观，明皇时为紫阳观，宋祥符初改今额。碑云先生以大历己酉岁遁化。己酉为大历四年，道家辞世谓之遁化，始见于此。碑称元靖各种著撰，惟本草音义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余如老庄周易学记、义略诸篇，皆不载。碑云真卿乾元二年以升州刺史充浙江西节度。唐官称无浙江西节度，据唐书颜真卿传，是浙江西道节度使。此碑旧文原是充浙西节度，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贾宋拓本见有阙字，因于浙字下妄增江字耳。

宣阳观钟铭①

维唐大历十二年岁次丁巳，正月甲寅朔，廿五戊寅，宣阳观奉为国王圣化普及，道俗存

亡，敬造洪钟一口，用铜一千五百斤。

□奏②敕置观。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道士叶法善。

刺使贾发、县令李冲、市承郑保进。

率化众缘道士郑通灵、郑国清、吴灵岳、吴升玄、周法慈。

叶朗清、吴惠虚、郑仙超、叶惠光、王法虚、叶仙灵，已上各舍十五斤。都检校道门威仪、紫极宫道士叶修然廿斤。道士叶齐真十五斤。舍铜卅斤主郑德保、戴公训夫妻。吴怀德夫妻为檀越郑王卿舍十五斤，郑怀政廿斤、叶招福、叶招泰、叶思庭、戴公之、戴德丘、郑女娘、郑保盖、叶待贤、叶待正、周光泽、周光遂、叶庭芝、叶万春、俞喜娘、叶光超、吴怀丘、陶大娘。

大匠孙性、葛光、留超。

（《两浙》卷二）

①《两浙金石志》卷二：右铜钟文六面，共十二行，正书，在宣平县冲真观内。按观在县北六里。《括苍汇纪》：叶法善舍宅为之，赐额宣阳，续名冲真。今炼丹井及铜钟尚存，即此刻也。宣平乃明季丽水分县，丽水又唐时括苍改名，此钟铸时犹称括苍。刺史、县令二名，旧志复轶之。又松阳永宁观乾元二年钟，亦云叶法善奏舍庄宅为之。

②编案：'奏'似为'奉'之误。

天柱观碣

太史公称，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国，有五岳作镇，罗浮、括苍辈十山为之佐命，其余不可详载。导天柱之号，潜、霍及此三峰一称矣。盖以其下据地纪，上承天维，中函洞府之谓，岂唯蕴金砻宅，灵仙所贵，兴云雨，润万物也。自余杭郛泝溪十里，登陆而南，弄潺湲，入峥嵘，幽径窈窕，才越千步，忽岩势却倚襟领环拱而清宫辟焉。于是傍讯有识，稽诸实录，乃知昔高士郭文举创隐于兹，以云林为家，遂长往不复。元和贯于异类，猛兽为之驯扰，晋书逸人传具纪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闻景潜升，而遗庙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广仙迹，为天柱之观，有五洞相邻，得其名者，谓之大涤。虽秘邃莫测，盖与林屋、华阳密通大帝阴宫耳。爰有三泉，二瀑一渟，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拥为曲池，萦照轩宇，夏寒而辨沙砾，冬温而留苹藻。既漱而饮之，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土无沮洳，风不飘厉，故栖遐者心畅而寿永，毓粹纡真，气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况于人乎！正观初，有许先生曰迈，怀道就闲，辞召不起。后有道士张整、叶法善、朱君绪、司马子微、暨齐物、夏侯子云，皆为高流，或游或居，穷年忘返。宝应中，群寇蚁聚，焚爇城邑，荡然煨烬，唯此独存。非神灵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县宰范愔，化洽政成，不严而理，遗氓景附，复缉其业。筠与逸人李玄卿，乐土是安，舍此奚适，恐将来君子靡昭厥由，故核而志之，表此坚石。大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岳道士吴筠记。

（《大涤洞天记》卷下）

岱岳观碑(二十)

在第四面第四截右偏，七行，行十二三字不等。行书。

淄州刺史王圆　　□□□□□衙山人王□宇，大历十四年二月廿乙日，同登泰岳。时真君道士卜皓然、万岁道士郭紫微，各携茶果相候于回马岭，因憩于王母池。登临之兴，无所不至。

驱使官乐璩题记

茅山紫阳观灵宝院钟款识

横广一尺五寸，前一区广五寸五分，后四楼广七寸，统计十二行，行七字六字八字不等，正书。

维唐大历十四年岁次己未，九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润州金坛县诸里村将仕郎、前宣州溧水县尉贺裕等六十余户，共铸洪钟一口，用铜一百七十斤，永充供养。

行者徐恬

茅山紫阳观灵宝院

大匠周廉

崇宁甲申中元日，奉旨改玉晨观以崇宁万寿为额。住持黄澄。

(《萃编》卷一〇一、《江苏》卷四)

道士刘宏山院壁记

李　观

新定刘法师，大汉之遐裔也。老氏间气，性识冲厚，体貌魁岸，弱龄味道，雅节迈古。淮海胜景，无不绵历，内蕴研精茹术，历载三纪，虽形存方内，而神游太素，天机不浅，积学所运也，可与董奉抵掌，葛洪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载，束身制度，配住兹观，翛然端居，烟霞排空，松桂满目，抗出尘之想，秉超世之操。无何大历之初，绿林狂寇，作祸斯邑，居人万户，冰裂瓦解，曝骸骨于郊野，注膏血于丘壑，桃源化为战地，羽客倏以蓬转。先生乃披霓裳丹诀，将适南岳，途经鄱阳。先相国第五琦，时左迁鄱阳守，真人廊庙之柱石，帝王之股肱，波澄万顷，壁立千仞。先生于是植杖以请谒，一见而敛衽，再见而倒屣，忘言相契，志意偶合。于时先生法播南楚，声动人群，故江西连帅路嗣恭，其人廊庙之劲翮，铦钢之利器，忠信亚前史，文武表前代，虽受年不永，可与三杰并驾，复雅重黄老，尊崇虚无。始闻先生，望风委质，先讯以简礼，后聘以车乘，服门人之礼，约方外之友。如是未几，路公归朝，

先生泛若不系之舟，亦厌凡境。大历十三年，旋此旧迹，未盈数岁，陵谷殊状，亲戚耆宿，沦丧略尽。所止堂宇，荆棘生焉。侗其仪象，埃尘磨灭，枣叶坠于灌木，山鬼聚于丛薄。先生顿足而四顾，揽涕而歎叹，惜驰光于过隙，念往事于余烬。乃假村闾丁壮，戮力芟剪，枝筑颓址，扫除崩榛，构长庑以梓漆，饰危殿以赭素，激引玄旨，招携道流。先生乃于其塀西南隅，独立高堂，智者与议，良工操斤，凭山建基，凿石开户，垦硗确以植灵草，拨峥嵘以树修竹，苔驳竹径，风吟步虚，岩收夏云，林散秋色。先生方据梧长啸，煮茗留客，且我所贵者隐，隐者道，道以隐而含耀，隐以道而无闷，玩是幽处，得非仙府，不必瀛州方丈，乃为绝境。先生自然以得真，依真以养生，萧洒无事机，恬淡无戚容，高谈能离坚，放意能了空。噫嘻，老庄之微言，先生决之如叩钟，人间荣位与多财，先生视之如浮云。是以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屈，或所与遇者，其唯纵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昔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统垂五十载，亿庶辑睦，四夷亦宁。自后国家多故，皇帝旰食，二教稍弭，兵符竞趋，深虑是法不可振。兹二教者，三界之根抵，群生之雨露，使匹夫取舍，亦有损益，用之于上，其可废乎？窃悲大块，劳我以声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攫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熬不死之术，愿与共有，临壁抽思，以旌善人。某年月日记。

（《文苑英华》卷八二二）

岱岳观碑（二一）

分刻第三四两面下截，共十九行，行五字六七字不等。行书。

鸿胪少卿□偃

祭岳使驱使官□□、率府兵曹参军□□、门下令□□爽□、节度逐要官太□□事舍人郭□□。

山人王昌字

左金吾兵曹参军□□、太常卿李□超、祭岳使□□、亚献观察□□、终献礼部□□、侍御史兖州□□节度押牙殿中□节度都游奕使事□□济、兖州司马高□、团练判官崩章□

建中元年

平卢淄青支度判官中大夫检校尚书工部郎中兼侍御史敬誓

节度押牙中大夫试殿中监冯珣、山人吕滔

文林郎守兖府兵曹参军田浩、文林郎任城县尉高锉

朝散大夫行任城县令权知乾封县令杨序

节度驱使官朝散郎试光禄寺主簿明幹

唐建中元年二月廿九日，祠□□岳，因谐瑶池，故志之。

庆唐观谒真庙题记

高三尺五寸，广二尺五寸，文十四行，行廿一至廿六字不等。正书。在浮山金策斋领碑阴。

皇上御宇之三祀，春三月旬有八日，晋慈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袞，斋沐虔洁，祠于神山庆唐观圣祖元元皇帝。礼成，谒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之真庙，灵感昭发，休光动天。然后登龙角，升华池，陟林岭，瞻翠微，见瑞柏之奇状，审修葛之延蔓，龙凤交贯，垂于庙庭，次生新枝，有以表圣祚于百万年矣。上元之意，必将使茂於贞固，树之无疆。当大历十四年三月，曾生一枝，已备图牒，当今年三月，又生一枝，故知历数昌期，邈不可算，帝王符契，自合元经。袞忝列宗枝，谬当廉察，闻斯灵迹，心不遑安，乃首择吉日，礼祈尊像，遂与监军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吴再和，左神策军监铁冶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张令绾等，同检验所植柏树高下，葛蔓尺寸，仍令工者图画其形状，具表上闻，乃刻碑阴，用传不朽。

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武恭　观察支使试宏文馆校书郎贺拔恭　观察推官给事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卢抚　摄团练判官朝散大夫前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萧齐　摄观察推官宣德郎试太府寺丞赐绯鱼袋王文简　摄观察巡官宣德郎试司农寺主簿魏元膺　摄观察巡官宣德郎前守幽州录事参军萧存古　奉义郎前绛州万泉县令从矩　乡贡进士方郢　前乡贡明经方回　前乡贡明经方参　从矩等侍从礼谒尊容。　押衙兼殿中侍御史杨公实　衙前将金紫光禄大夫试鸿胪卿齐志英　亲事将金紫光禄大夫试少府监王元绍　押衙登仕郎前临汾县主簿吕式　承务郎行晋州录事参军潘昭

（《八琼》卷六五）

景昭法师碑[1]

碑高八尺二寸，广四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六字，正书。篆额题"有唐华阳三洞景昭法师碑"。在茅山。

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并序

朝议大夫检校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吴郡开国男陆长源撰

朝议大夫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国窦泉书并篆额

夫载宇宙，悬日月，提万象而首出者，其唯道乎。夫通圣神，该品汇，冠百灵而独立者，其唯人乎。道所以包浑元，经始万象者也，人所以禀淳粹，司会百灵者也。故人因道而集祉，道因人而垂休，不宰之功，兆乎造物，无言之德，洽乎生民，然后萧散乎汗漫之间，冲融乎

希夷之表，与天籁而吹万，并谷神而长存者矣。紫阳真人大法师讳景昭，字怀宝，本丹杨延陵人也。其先系自颛顼大彭之后，在虞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因国命氏，芬馥蔓延以至于裔孙孟。孟为楚太傅，贤为汉丞相，昭入吴为侍中，昭兄慎为司空，法师即吴司空之十六代孙也。司空薨，葬于延陵，子孙因而家焉。祖道会，父思藏，皆丘园养素，道高迹隐，载于列仙之籍。法师方娠禀异，自幼表奇，孕元和之粹灵，体太玄之妙质，初以秦书发迹，配度于延陵之寻仙观，后以丹台著称，隶居于长安之肃明观。属玄宗广成问道，姑射颐神，放心于凝寂之场，垂拱于穆清之上，法师因得羽仪金箓，領颃玉绳，籍籍京师垂廿载，爰辞上国，思还故乡，重隶茅山之太平观。天宝中，与玄静先生奉诏修功德，造紫阳观，因而居焉。遂于炼丹院传黄素之方，修斋醮之法，祥云瑞鹤，飞舞于坛场，甘露神芝，降生于庭院。初法师师事大法师包士荣，荣师事崇玄观道士包法整，整师事上士包方广，广师事华阳观道士王轨，轨师事升玄先生王远知，知师事华阳隐居陶弘景。自道源锡派，玄教传宗，玉堂银阙之人，羽盖毛旌之客，府无虚籍，代有其徒。法师至行，稽乎玄化，通识合于灵造，与其有也，万物不得而不有，与其无也，万物不得而不无，得丧以春秋为死生，盈虚以天地为旦暮，云外虎头之佩，雷中鹤氅之裘，孩季通而抚子玄，师仇公而祖黄太，教戒示乎传授，服饵见乎延长，侍杖屦者迹遁于江湖，传经箓者事同乎洙泗。一居山观，三纪于兹，还神契乎时来，寂魄同乎物故，以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委蜕于紫阳之道场，颜色怡悦，屈伸如常，春秋九十有二。以其月己酉迁神于雷平山之西原，玄静先生寿宫之左。传授苏州龙兴观道士皋洞虚，得冲虚之妙用，蹑上真之玄踪，梁市之客胥来，华阳之人间出矣。道士韦崇珣，主修斋醮祭，俯仰节度。道士朱惠明，掌法箓经书，修真秘诀。法师上编仙箓，傍契道枢，神含浑元，德与淳粹，诱进群动，感通众灵，邈然非寰宇之间，超然在风云之表。至如身缠世故，迹混俗尘，发忠孝以饰躬，演信义而旌行，盖随时而不器，岂常道之可师欤！浙江东西节度支度判官、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风窦公曰泉，布武区中，栖心象外，与法师声同道韵，理契德源，追往想季高之祠，传神著务光之传，见征谢墨，用琢他山。其词曰：

惟道之大，提功混茫，惟人殆庶，与道回翔，素韵凝寂，玄功灵长，肇形无迹，启迪遗光。矫矫法师，锡羡华阳，本族命氏，在虞系唐，御龙事夏，豕韦居商，嶷然灵表，自幼而彰。理冠容成，质侔夏黄，寻仙发迹，肃明始扬，宵礼金殿，晨朝玉皇，丹台道侣，白云帝乡。楚山万里，故国丹杨，樵宫鸣磬，斋室焚香，芝生庭院，鹤舞坛场，茅君秘洞，葛氏真方。来时去顺，齐彭泊殇，化蜕风骞，委蜕云骧，峰峦迤逦，松桂苍苍，尘生杖屦，苔染巾箱。龙衔彩毦，虎缀盘囊，阆风玄圃，瑶轩玉堂，追存如在，颂德不忘，孤石岿然，万古遗风。

太平观道士徐元沼道士许长久，徐则内行克修，外通儒学；许则宿推公干，虔奉真宗。

贞元三年献春正月上元之辰建造

清河张伯伦刻字

（艺拓、《续编》卷九、《茅山志》卷二三）

①《金石续编》卷九：道家碑题多著俗姓，此碑但题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而序中则云："商为豕韦，因国命氏"，则法师乃韦姓也。长源撰碑赞美窦泉，而泉即自书，亦所罕见。

《金石文》卷七：颜鲁公李元靖碑谓景昭为元靖之门人，此碑乃云师事包士荣。盖景昭曾为元靖所使，与鲁公书札往来，后又为元靖求碑铭于鲁公，故公误以为元靖之门人耳。

衢州开元观碑

顾况

玉太上也谓之三清，渊神灵也谓之三洞。洞之法金简玉珮之书，玉马之券。回车毕道，夫（一作天）诰也，负石填河，师誓也。得之者上腾九天，失之者下缔十祖。故曰万劫秘而五千文行。萧武好佛法，道士桃枕释藏徒，聊顺帝旨，强说为大教佛经，故论者短之。多称道家唯有老子两卷，井蛙不知尾闾也。大哉玉皇，上极金阙青童紫微扶桑之君，仲侯左灵东华之君，人虽位在上清，而犹臣妾玉皇太上，已下如陪臣焉。凡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地道下通华阳、林屋，傍通龙丘、九岩，其上神秀厥生道奥。徐先生名含真，中书侍郎安贞之族子也。传八景之真文，握（疑作握）九光之灵符，隶乎此观，初栋宇坛埠，惟彼瓦砾，都为草莽。先生之功，林堂象设，始吐光彩，萧寥洞映，莽屯茄气，蹈火吞刀之士不可呼而来。夫道可不遇（一作遇），文复何昌。铭曰：

天地未生，圣人未作，阴阳块北，日月磅礴，道臆乎先，气流形博，乃播群法，灵神沃若，奔景无天，回元龠落。（其一）帝作玉府，以般灵居，四辅之目，三清之书，不得其人，旷劫秘诸，臣拜稽颡，以度（一作处）宝舆，之明浩舆。（其二）

况往尝盗开灵书，罚露天诰，免冠自惩，虑不塞替，庶夫其文以自赎。盖欲铺阐神明，非为道士所发。自贞元辛未岁九月哉生明，余穷愁忧愤，思以自适，吟咏道篇以摅烦襟。时长安尉杜陵史镐在焉，为余揭管挥洒。后汉神仙之士王次仲者善为此书，今日见史侯如汉世矣！

（《文苑英华》卷八四九）

岱岳观碑（二二）[①]

分刻在第二面第三、四两截左偏。记六行，诗八行，行十九字至廿二字，皆左行。行书。

检校尚书、驾部郎中、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兼兖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团练使任要，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顶宿。其年十二月廿二日立春，再来致祭，②茶宴于兹。同游诗客京兆韦洪，押衙王迁运，乾封县令王怦，尉邵程，岳令元寘。造车十将程日升后到续题。

腊月中与韦户曹游发生洞，徘徊之际，见双白蝙蝠三飞洞口，时多异之，同为口号。　　任要

山翠霭灵洞，洞深玄想微，一双白蝙蝠，三度向明飞，虽言有两翅，了自无毛衣，若非饱石髓，那得腾□□，倘见归堪说，殊胜不见归。

同前　　韦洪

欲验发生洞，先开冰雪行，窥临见二翼，色素飞无声，状类白蝙蝠，幽感腾化精，应知五马来，启蛰□春荣，露冕□之久，鸣驺还慰情。

①《金石文字记》：此碑前文从右方起，后诗并题名或从右方起，或从左方起，每层高下多寡参错不一，以文意笔法求之，乃可辨其起讫。凡唐人纪游题名，皆就旧碑之阴及两旁书之，前人已题，后人即于空处插入，大小高下皆无定准，宋初亦然。自大中祥符以后，题名者乃别求一石刻之，字体始得舒纵，亦不与旧文相乱。然石小易于搬取，故题名愈多而存者愈少，今之沟渠碾磨之间，皆是物矣。

②《金石萃编》卷五三：《唐书·礼乐志》：五岳四镇岁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岳岱山于兖州。此立春日所以有祭岳之举，然此是岁行常典，而留题刻石者，仅见于此。

岱岳观碑（二五）

在第二侧第二截，左行。

岱岳寺主良秦

岱岳观上座董太虚、观主赵元、监斋许林、王瑶、王希娇

岱岳山人王字、渤海高晖

徂来山人高季良、户曹参军魏嘉礼、检校斋　解　张寰

岱岳观碑（二六）

在第二侧第四截。左行。

岱岳观主道士赵昌元、使下行刘伯川

大道弟子郑仙芝

天师下行官边阿秀、张友朝

守郓州卢县丞权知岱岳令毕从劝　羊希复

乾封县令刘璀、石匠潘仙观岳

岱岳观碑（二七）

在第二侧下截。

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微

真君庙院主检校道门道士卜皓

岱岳观三洞法师尹□□　万岁观主道士

中条山靖院道堂铭并序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五字。

虢州刺史泰原王颜撰

尚书右丞陈郡袁滋书

山自昆仑横达于海，□□中条其首焉；地于天下特名为福者七十式，永乐其一焉。泰原王颜字复元，十八代祖卓，晋司空、河东泰守，薨，会刘石式羯陷泰原晋阳，遂葬桑泉县，至今子孙族焉。自古泰原乡也，公私普谍，因望河东，今为河东王也。性无仁而乐山，心无德而希道，愿立靖兹岭，首终焉之志。上十六年丙子岁，缪自台丞恩除虢牧，出关而驰心魏阙，隔河而满目乡山，爱人之诚力□志退身之所，追指前规，以已住之俸，市他山之柏，周目抡材，仍岁达堂矣。有时翠岭之上，白□在下，稽首北向，右方岩而左五峰，临目存思，想玉皇觐玄老矣。每至八节令日，三元庆晨，圣真戾降，校定万兆，斯堂皇也，人间之阳寥焉。道士祈仙，巡游五岳，斯别靖也，方外之逆旅焉。行者饭胡麻、脯仙菊而止之，居也服五牙、艳式景而待之。先是，北上式十里有古泰明观之遗迹，前即雷洞，道日阴而国家投龙，道门投简，观之奉此，其可废乎！大历末，故相韩公滉任地官也，见辟为倅，知解县盐池，遂以他俸创复之，令以虢俸成就之，又上帝之雍宫，飞仙之逸城也。分其垠异县而邻□则□□□靖性□乐，愿以此靖居洞辉观焉。以其上大洞女道士韩凌虚、李意贞，皆名显道门，德馨州里，上法女道士姚悟真、姚惠性，皆休粮寒学，道隐无名，佥以二姚居之，咸韩李之所保学也。道德经曰"谷神不死"，经始立靖之由，实奉谷神之旨。旨宜铭也，予强言之。铭曰：

天授兹岭，道诱其衷，道将俗反，人与天通。漏躁德本，俗神之宗，斋靖安卑，堂皇自崇。歙如元化，岂曰人功，还丹方始，隳篆斯终。厨烹芝菌，乐听松风，灯留夜景，香出星空。巽谷右壑，乾岗□重，平艳海日，雾邻洞宫。有时云族，几处泉蒙，山光明晦，岚翠轻浓，馥馥兰畹，青青极丛。千岩雾罣，十室烟中，隐非绝俗，和而不同。

贞元十四年岁在戊寅十二月景子朔廿五日庚子建

（芮拓）

清河张氏女殇墓志铭①

石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五寸，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正书。

唐故清河张氏女殇墓志铭并序

女殇，韦出也。墓道受箓，因名容成。丁太夫人忧，号泣过礼，寝瘵成疾，疾不至病，不废行步。贞元十七年岁次辛巳，十二月四日，奄然而终。时年一十有九，距禫制二甲子矣。家人亲戚，苍遑相视，不知所以然也。明年正月廿七日，窆于河南县龙门乡午桥村先太夫人宅兆之次，礼且顺也。伯兄安时，深惟若而人贤惠优长，要备叙述，追撰为志，

故不假文于人。高祖文琮，皇朝户部侍郎。大王父概，皇朝朝散大夫、许州司马。王父峦，皇朝瀛州平舒县令。父弈，朝散大夫、前尚书主客员外郎，兼侍御史。次兄稌，次君雅，并举进士，未登科第。季舅皋，见任司徒兼中书令。若而人立性禀识，婉娩柔闲，有德礼贤和，仁孝聪慧，具美如是，信而不诬。若夫幼不戏弄，立而雅正，非德欤？生知谨敬，动合法度，非礼欤？家君三子，唯是一女，爱念所钟，罕有其侍，若而人恭谦益隆，非贤欤？动静不怫于理，喜愠莫见于色，非和欤？性命之间，必念其生，闻人疾苦，若在于己，非仁欤？先太夫人寝疾累年，若而人侍膳则饱，进药则效，暨乎艰凶，哀毁不胜，非孝欤？讽诵诗书，必赜先儒之旨趣，博通艺能，皆出常人之阃阈，非聪欤？立事必适时宜，悟理在于言下，非惠欤？然其淑顺明敏，触类而长，不可殚纪。以是家君与夫诸兄，常奇此女，欲与贤人，前后致娉多矣，视之率非其匹，由是依违之间，竟使簪珮无归。追恨所深，痛断肌骨。向使得之良士，为之嘉偶，必能传妇则母仪于当世，书清规令范于彤管。永孤此望，为恨难胜。雅好玄寂，臻道之深，自受法箓，修行匪懈。每闻楚词"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则悠然长想。时或居闲无人，整容静处，飘飘然冲虚之意深焉。由此而论，庸非上仙之所谪耶，则焉肯复处人间之累？但骨肉之痛，其可弭忘。呜呼！日月有时，涂刍襄事，幽埏一闭，存殁长辞，平生恩爱，今日何日。且得卜兆是从，克次先茔，东西密迩，树柏同阴，不离茔域之中，获展晨昏之事，魂兮有托，少慰余心。文者咸以天桃秾李为之比方，予以若而人容质清明，非此类也。珠明玉润，可取象焉。铭曰：

石韫玉兮蚌含珠，玉温润兮珠皎洁，石不开兮蚌不剖，英华光彩何由发。重泉厚壤埋其宝，□□上天神人月，高山可平川可竭，伊予此恨何时绝。

（《匋斋》卷二八）

①《匋斋藏石记》卷二八：志叙女之先世，高祖曰文琮，大王父曰概，所谓大王父，自即其曾祖。案文琮为高宗宰相文瓘之兄，新旧两唐书均附《文瓘传》，两传皆称文琮永徽初拜户部侍郎，与此志合。而《宰相世系表》则作吏部，知吏部乃户部之误。新传载文琮子锡两为宰相，累封平原郡公，《世系表》并载其三子曰毅、曰抱、曰锡，而卒无概名，今证以此志，知在缺漏之中，所当据补矣。女为韦皋之甥，考皋传，贞元十七年以功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亦正与此志合。惟志云：'非惠欤'，惠当作慧，以应上文，盖字误也。《地理志》，瀛州属河北道，所属有平舒县。

少室仙伯王君碑铭

谏议大夫李渤撰

少室山天标中气，吐颍浸洛，潜匋神洞，驯辉日月，为灵人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莅之。故刘北台光其前，王法主袭其后。法主琅琊人，讳远知。陈扬子牧昙选子，母丁，感凤化胎。年七岁，日识万言。宅华阳师陶弘景，藏矜慊羽，玄业遂能，精融道数，驰张化机，降真易甓，延窦氏殂魄，疑其统天与真宰为徒矣。涉陈越隋，暨我唐，皆宗之。语门弟子潘师正曰："吾被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龄一百二十六。高宗追赠太中大夫，谥升真先生，阐道也。贞元癸未，鄙人至自庐岳，栖托濯溪，搴萝践危，深入丹窟，漱挹瑶水，感仙

储洛游，礼空投诚，铭辞于石。铭曰：

道结元气，神机真精，玉膏金芝，凝质自灵。迹散霞岫，思激霜飚，浮丘往矣，光尘寂寥。

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正议大夫御史中丞王博文子冕重书。

（《茅山志》卷二二）

唐故虢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

正议大夫行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原武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郑云逵□

□□□□都□清宫□士卢□卿书

□□□篆额

阴阳曰道，仁智之途□流略称家德艺之门杂子□先进迷礼乐时中之旨参称直□匿□□先后之情是以（下缺）知其□□□□□□文字□得心师犹违行卓尔于世者，得之于王君矣。君讳颜，字复元，其先太原人也。因十八代祖卓，晋□□封猗氏侯□桑泉，今为河东人也。君曾祖（下缺）州文城令。父简贞，郴州郴县丞。续莫大焉，传道性于累叶，可名非道，袭隐德于仍世。故自恽及贞□含辉隐耀□□□□而云雨发，一阳潜而光景□□□□□□□明代君率性知道□学成无师，白志于屡空之室，皎行于垢氛之俗，量矩而步□□□□□□□□□在于久大之方，冥冥之心常栖于□□□□□□□□策礼闱，登进士第，调补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换猗氏、同官、河南□县尉，改同州郃阳令，迁监察御史□中侍御史，转工部员外郎，授洛阳令，擢杭州刺史，□□□□□□御史中丞，出为虢州刺史。其典校春坊，尉三县也，可职称理，稽实无余，云鹓其仪，霄汉在足。其宰郃阳也，馁食寒衣，恩如父母。其掌□宪也，正色立朝，奸凶□□□□□□□□绝舞文法无纤颣。其牧杭、虢也，行以情诚，辅之法化，远归迩辑，老安少怀。自释褐登□洎梦奠告期□□一十四职，皆□美迹。呜呼！圣人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斯君子欤？道儒释者，代谓三教，公皆讨论深趣，拟议损益，俱臻妙极。三而一之，心归释空，体服儒有，总而冥道，独守常名，尘垢荣利，粃糠冠冕，遐襟復飙，如规玄风。著道志道翼五十卷，制黄帝铸鼎原碑。盖导达心术，发明幽赜，补作者之缺，钩灵深之情，并著闻于代。又自卜一居于永乐县之北，目之曰靖院。院之背又营一地曰寿宫，盖欲为藏魄游神之所。呜呼！易称知终，终之可与存义，究公□□其有义焉。夫中条首自井络，届于参墟，谓之天维。黄河发于昆丘，汇于底柱，谓之地络。聃喜之所会，函关其在焉。天下之福地，永乐其一焉。盖靖院终制，得此四异，维络所交，神明所集，圣贤所会，俊哲所□，公所以曁其素俸，葺彼构宇。仍琴崖而户堂皇，跨云壑而开洞府，五老居左，三峰在右，洪河开关敞其前，碧岑泄云护其后，三光宿彩于昼夜，四气换景于寒暑。王君之存也栖神，其□也委真，其道不昧，想□如在。公虑精思冲，不雷同于俗，事必穷本，物皆讨源。自叙本宗云，凡称太原王者，皆言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咸失其宗。盖周平王之孙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当嗣，为叔父桓王林废而自立，用赤为大夫。庄王不明，赤遂奔晋，晋用为并州牧。自赤至龟八代，代牧并州。龟后廿四代，代袭晋阳侯。至廿

七代卓，字世威，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薨于河东。属刘石之乱，不克归葬，遂葬河东之猗氏县□□猗氏为桑泉，司空坟墓在县东南，至今子孙族焉。凡称太原王者，皆赤之后也。君之所志，掇而录之，盖与前载不同，非敢定其疑信。君以贞元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终于虢州之官署，享年七十有五。以其年十月廿六日归葬于靖院之先卜。悲夫，余庆之家，生于积善，福善之道，今何昧乎！公以族盛河东，望孤□□，缔彼秦晋，宜其室家，将履德门，以昌胤嗣。初婚陇西李氏，苕华不实，摇落先凋。后婚琅琊惠氏，琴瑟始谐，哀茕永慕。李氏、惠氏，俱无子焉。蔡伯喈之琴书，人将安放，邓伯道之绪业，天也如何。云逵与君接□□□□□□可勒铭贞石，固无惭词。铭曰：

三古之后，六籍纫纶，百行并骛，孰知其仁。伊尹格天，仲尼无人，道则无二，时屈时伸。猗与王君，发□遵圣，薄己爱人，体时立□，世道相□，□□□□，□□诚明，□畏天命。台阁流芳，出宰洛阳，洛阳既理，爰牧于杭，所莅之地，人称乐康。棘寺持刑，柏台掌宪，帝曰畴庸，佥归邦彦，君履三职，刑清风变，移牧于虢，虢人来□，桎梏冠冕，□□性□，刻情关令，勒颂鼎湖，生立终至，乡山永乐，结构靖宇，归魂是托，苍苍陵树，寂寂云壑，哲人逝兮何之，独有青松兮唳鹤。

元和二年十月廿五日建。　天水孙续刻字。

(《永乐宫碑录》)

华岳庙修中门记

拓本高七寸九分，广一尺七分，十行，行六字，正书。左行，在华阴。

长庆元年□月十三日，朝散大夫、行华阴县令、上柱国裴顺奉勾当再修中门屋，至廿五日功毕。

庙令魏欢书题。

前大理评事韩□献金天王金□盏贰□在殿□。

(艺拓)

连州静福山廖先生碑铭[①]

蒋　防

冲，先生名也；清虚，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东王国常侍，先生官也；静福山，先生家也。于戏，先生之名，玉堂金简之名矣；先生之官，词林学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红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鹤骨松貌，泉渟谷虚，寓形人间，天地无累，与夫青童君、扶桑公、陶隐居、张天师遥为师友矣。以梁中大通三年家此山，陈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门人邑子无以知其踪，但徘徊醮坛，泣对香火而已。长庆末，余自尚书司封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得罪出守临汀，寻改此郡，慕先生至道，登先生旧山，扪萝拨云，瞻仰不足。稽首岩户，

强为之铭曰：

元都丈人，大道之师，静福先生，从而学之。仙书无文，仙语无词，以心传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长蛇我持，放情逍遥，古今为谁。华表白鹤，千年一归，不知先生，此会何时，瞻望云路，人间后期。

（《全唐文》卷七一九）

①《广东通志》卷二〇三：案王象之《舆地纪胜》，《梁康冲飞升碑》，先天二年刺史蒋防立，即此碑也。惟据铭序云："长庆末，余自尚书司封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得罪出守临汀，寻改此郡"，则碑之立当在长庆四年矣，王象之云先天，殆因记中光大二字而误耶？防字子微，淮南人，尝开楞伽峡，事见粤大记。

汉东紫阳先生碑铭①

陇西李白撰

呜呼！紫阳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九天乎，或将潜宾皇王，非世所测□□□□□□□□□□□□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长耳广颡，挥手振骨，百关有声，殊毛秀采，居然逸异□□□□□□□□□□□□而直达，何龟鹤早世，蟪蛄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余长息三日，憯于变化之理。先生姓胡氏，□□□□□□族也。代业黄老，门清儒素，皆龙脱世网，鸿冥高云，但贵天爵，何征阀阅。始八岁，经仙城山□□□□□□□□□□□□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岁出家，十二休粮，二十游衡山，云寻洞府，水涉溟壑，神王□□□□□□□□召为威仪，及天下采经使。因遇诸真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密而修之，□□□□□□所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楼，手植双桂，栖迟其下。闻金陵之墟，道始盛于三茅，波乎四许，华阳□□□□□□□□陶隐居传升玄子，升玄子传体玄，体玄传贞一先生，贞一先生传天师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阳□□□□□于神农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禀训门下者三千余人。邻境牧守，移风问道，忽遇先生之宴坐□□□□□隐几雁行而前，为时见重，多此类也。天宝初，威仪元丹丘，道门龙凤，厚礼致屈，传箓于嵩山东京大唐□□宫，三请固辞，偃卧未几而诏书下责，不得已而行。入宫一革轨仪，大变都邑，然海鸟愁臧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文，志往迹留，称疾辞帝，克期离阙。临别自祭，其文曰："神将厌余，余非厌世。"乃顾命侄道士胡齐物具平肩舆，归骨旧土。王公卿士，送及龙门，入叶县，次王乔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轻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举国雷动，□□□□开颜如生，观者日万，群议骇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东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节，书不尽妙，郁有崩云之势，文非夙工，时动雕龙之作。存也宇宙而无光，没也浪花而蝉脱，岂□□□□□□□□□□乎！有乡僧贞倩，雅仗才气，请余为铭。余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鸾凤之仪羽，想珠玉之云气，洒扫松月，载扬仙风，篆石颂德，与兹山不朽。其词曰：

贤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阳，善与时而为龙蛇，固亦以生死为昼夜。有方者絜之而趋劫运，颓落终归于无。惟玄神不灭，湛然清都，延陵既没，仲尼呜呼。青青松柏，离离山隅，篆石颂德，名扬八区。

（《茅山志》卷二四）

①《宝剑类编》：紫阳先生碑，李白撰，柳公绰书。宝历二年三月在随州。碑阴李震撰，柳公绰书。其前九十一字公绰自叙书碑事也。

崇元圣祖院碑

贾　悚

唐宝历二年，岁直丙午，浙右连帅、御史大夫赞皇公新建圣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观之前，上直天华阳洞之南门，集群仙之灵庆，资圣寿于亿万。本其经始，实感周先生出应昌运，为唐广成，荐瑞表祥，式旌不朽，于是恩锡院额，号曰宝历崇元圣祖院。玄门之盛，辉动岩谷。时唐兴二百有九载，天子以神圣武文，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训，明继乎十二圣之丕业，以清静源化理，以仁寿域生灵，陶之以太和，跻之于至顺。故自临御大宝，则诏百辟，旁延万邦，推诚备礼，征访治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贤邦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兴。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斋戒虔恳，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实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师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万，天下聆其风者久矣。而遐襟旷迹，冥寄希夷，显晦自我，人莫能识。夫玄珠非喫诟可索，至道惟精诚是致，故累圣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烝然来思，且谓公曰："昔广成对理身之问，鸿濛启养心之说，二者皇上大本也。今息元亦将以斯道上报吾君。"公于是澄心清神，思所以庆皇休而赞景福，遂与先生图，议选置玄宇。相彼形胜，莫灵此峰，昔梁朝福乡太子置道馆二，古坛废井，遗址犹在。乃铲荒夷险，郁起层构，散俸钱以资其费，择干吏以董其役，翚飞矢直，不日而成。象设崇严，殿宇沉邃，神仙仪卫，左右森列。并按旧史氏，得仲尼问礼关尹，请著书之象，咸备于前。盖将会通仙而肃百灵，以永为国家斋醮之胜选也。况三茅精气，二许攀烈，古来得道者，代有其人。考传验图，若可攀揖。而缭垣之内，有流泉嘉木，滋饰幽涧，地灵境秀，触类增益，懋此成绩，与山无穷。仰惟圣祖育德乎太极之前，显仁于未形之表，当是时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为日月，动而为风雷，播育而不测，运行而不殆，君得之豕韦，以挈天地，臣得之傅说，以相武丁，吾何为哉。道本一贯，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灵，象帝之先，资我强名，将寄言以显玄枢，锡羡以兴皇业。犹龙既见，万物方睹，是宜夫垂休储祉，长发其祥，亿万斯庆，集于宝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时而启也。初，公以上方崇向道德之士，可以当是大选者，唯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尽，访求之精实，则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诚节不得不伸。既而圣情感惬，万国瞻赞，其逢迎之优异，礼貌之严显，自古尊师重道之盛，无以加也。则真宗玄极，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于至术，俾风流泽浸，广被八区，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不可不致如己者。当吾君之至理，适吾道之可行，千载一期，起乃时耳。矧公以济代全材，合乎休明，树风南藩，绩最天下。前岁兴建儒学而天降膏露，显于庙庭，俗变风移，遂至于道。今之辉崇真馆，阐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声顺气，流溢四境。推是为政，大而伸之，则致君经国之用可见矣。又况封部之内，融汰之下，遍识玄元之教，俱为畏垒之人，顾难乎哉。悚谬列属城，获详事实，又尝以春秋属辞为学，故承命旧笔，直而不文。其铭曰：

圣运光启，山川效灵，黄帝为君，起乃广成，崆峒至言，今复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诚，先生戾止，累圣莫致，今兹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万年，何以荐神，御玄元兮。闳宇崇崇，圣祖尊容，神而明之，神应丰隆，华阳仙洞，大茅峰兮。金榜瑶坛，仙卫真官，羽节凌风，珠佩珊珊，是醮是斋，百福延兮。名从天锡，境占地久，下荐臣忠，上资圣寿，灵山万岁，绩不朽兮。

(《茅山志》卷二三)

三圣记碑

李德裕

有唐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八月庚戌，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世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象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谨记。

孔子：按史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淫神，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为网，游者可为纶，飞者可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尹真人：按史记，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服星宿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也。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过，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

(《茅山志》卷二三)

唐石灯记

功德主崇元观上清三洞道士贺思宝，敬造长明灯台于宝殿内，永充供养。宝历三年，岁直丁未，二月十五日丁未，奉记助造灯台三洞道士陈惠珝、大匠乐安、蒋浑，男清蜂镌。

齐建元敕立崇元馆，唐贞观敕号崇元观，宋大中祥符敕改崇寿观。太元殿长明石灯，宝历三年丁未岁造，当是文宗太和元年。积四百九十八年，是为大元泰定甲子，上清弟子崇寿观主吴郡张嗣真重为刻治，著铭于石。铭曰：

华阳之天，流金之庭，阴晖日精，昼夜洞明。神灯烨烨，二景是法，树此南便，阅世小劫。稽首司命，朝彻重玄，度人度仙，若火之传。

(《茅山志》卷二三)

白云先生坐忘论[1]

碑高三尺八寸，广二尺二寸，廿五行，行四十四字。正书。左行。为《贞一先生庙碣》之碑阴。在济源。

坐忘论

敕赠贞一王屋山玉溪道士张弘明书

余闻之先师曰：坐忘者，长生之基地，故招真以炼形，形清则合于气，含道以炼气，气清则合于神。体与道冥，谓之得道，道固无极，仙岂有终。夫真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真。庄子云：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即其义也。又曰：智与恬交相养，知理出其恬性是也。又曰：宇太定者发乎天光，宇则心也，天光则慧照也。故能先定其心而慧照内发，故照见万境虚忘而融心于寂寥之境，谓之坐忘也。今世之人，务于俗学，竞于多闻，不能得其枢要。又近有道士赵坚，造坐忘论一卷七篇，事广而文繁，意简而词辨，苟成一家之著述，未可以契真玄，故使人读之，但思其篇章句段，记其门户次叙而已，可谓坐驰，非坐忘也。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或曰，坐忘者，长生之门也，老子何得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若如无身，还同泯灭，不谓失长生之宗乎。余应之曰：所谓无身者，非无此身也，谓体合大道，不徇荣贵，不求苟进，恬然无欲，忘此有待之身。故圣人劝炼神合道，升入无形，与道冥一也。亦是离形去智，隳支体之义也。所贵长生者，神与形俱全也，故曰乾坤为易之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形器为性之府，形器败则性无所存。性无所存，则于我何有，故所以贵乎形神俱全也。若独养神而不养形，犹毁宅而露居也，则神安附哉？则识随境变，托乎异族矣。故曰游魂为变是也。或曰，人寿终之时，但心识正观，即神超真境，不堕恶道者。此乃自宽之词耳，非至正之言也。夫今高德大贤，或谢风尘之表，或隐朝市之间，皆言彼我两忘，是非双泯，见不善则未常不嚬眉改容，见行善则未尝不解颜而笑。夫神清气爽之时，犹为善恶所惑，况临终昏耄之日，焉得不为众邪所惑哉！心识不可依怙，略举二义焉。有有识化为无识者，有人识化为虫识者。何以明之？至如秦女化石，即是有识化为无识，黄氏为鼋，即是人识化为虫识。由是观之，心之与识，为阴阳所陶铸，安能自定哉。道门所贵，形神俱存者，为斯之义也。夫与扬言正观而遗形者，岂非虚诞哉！今往往有人，知荣贵为虚妄，了死生为一体者，每至临终，求医祈鬼，甚于凡人。圣人云，死而不亡者寿，岂虚言哉。是以求道之阶，先资坐忘。坐忘者，为亡万境也。故先了诸妄，次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无覆，定心之下，空然无基，触然不动，如此则与道冥，谓之太定矣。既太定矣，而慧自生，慧虽生，不伤于定，但能观乎诸妄，了达真妙，而此身亦未免为阴阳所陶铸而轮泯也。要借金丹以羽化，然后升入无形，出化机之表，入无穷之门，与道合同，谓之得道，然后阴阳为我所制也，不复云云。上清三景弟子女道士柳凝然、赵景玄，唐长庆元年遇真士徐君云游于桐柏山，见传此文，以今大和三年己酉建申月纪于贞石。

薛元君升仙铭

男之高仙曰真人，女之高仙曰元君。南岳薛元君，体混沌之奥，登生生之妙，神合于

真，躯化为神，以陈代得道于神溪洞。本记云：昼行则紫云垂覆，白猿黄雀引路，夜坐则青龙斑虎侍卫，神童玉女给使。尔者久，一旦而去。晚学女弟子柳凝然自天台谒朱陵，感慕芳德，敬为铭曰：

玄哉至人兮超彼乾坤，含神内炼兮形合乎真，阴滓落兮淳气为云，无心德留兮异物来宾。阳精证兮尘世分，千乘万骑兮朝玉晨，下视炼丹兮何纷纷。

掌籍道士任可宁　　法师道士田道佺　　阳台观主道士李大通

元祐九年正月十八日山门都监上方院主道士崔可安重立石

乡贡武举进士胡权一　　乡贡明法孟永颐　　承务郎主簿李早　　宣德郎知县事王勉　　中岳李仲卿重刊　　助缘施主□

（艺拓）

①超案：额上有题名："卢同高常严固元和五年。"

灵宝院记

赐紫道士王栖霞撰

贞诸道副都统镇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守中书令东海徐公重建

粤灵宝者，空洞赤书之秘号也。郁勃自然，生天地先，运无为德，被有为作。是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乾坤之大生，功者生三中利益也。苟德以润身，功能济物，即示轻举，如蹑归径，革喧嚣于蜕脱耳。且校籍所载，真迹所存，有非常人，立非常功，遂历古今，芳猷不绝。茅东卿椽萼，以直道仕，恺悌立身，周物者智，乐静者仁，云党咸阳，初依恒岳，寻栖此山，介然掩躁，克奉玄寂，陶然若朴，惟德动天。遽绣衣持九锡之文，芝盖导三清之路，玄鹄下盘，感应无昧，斯积业夙习之感哉。缅惟异代同途，继踵美迹者，谅我公矣。公以践履德业，游泳忠信，松高韵远，玉真芒寒，景钟麟史，堂构袭迹，凤池龙节，雁序分宠，致君一匡，锡我所履，威临铁钺，贵拥朱轮，智发未萌，道了得一，蒲鞭举而过改，桑附谣而政遐，谓我无欲民朴，我无为民化，法黄老而熙帝载，考始制而弘象教，乃顾名都，更植世福。灵宝院者，梁天监岁贞白陶先生弘景所创也，始本昭真其号焉。紫阳观即长史宅界于东，小茅岭雷平山列于南，钟山西朝焉，良常北彻焉，其余胜概群阜，若众星之环拱，不可殚论。先是，迥台层汉，攸阁匝云，秘三洞瑞文，集丹丘羽客，门人周仙君子良，勤修于是，崇习玄风，炼金石身，腾烟霞辙。时移代复，瓦木之功寝泯，及唐太和中，太尉赞皇李公每赡遗阙，屡构遐缘，门师道士孙智清复讨前址，再建是院。寻诸旧号，额曰灵宝。尔后既偶兵焰，灵致煨烬，荆棘相森，凡材围长，狐兔往焉，刍荛往焉，弗芟弗薙，历五十载矣。栖霞胄叨素业，幼专不息，虽童丱获名，而屡厄兵难，迹不遑处，遗构殆空，断梗杳泊，自北徂南，幸托玄化，遐钦兹境。革谐所适，乃励畚锸，忘暂劳，砌坛植松，结茅庇拙，纫兰饵木，愿言终遁。俄奉先齐王旨命，出居会府，齿朝修事，沐浴思遇，扬历馆仞甄道，衔表命服，再葺再籥，是埏是熔。洎我公移镇是邦，自以风痺，厥躬告从，谷隐公遂舍俸钱一百万，俾于旧基，别崇利有。稟命之际，亹亹勉励，夙夜匪懈，思竭克勋，冀荷恩教。噫！事难谋始，智寡周防，且虎视非一

雀之图，而雀终噪，蟾盈非片云可同，而云或掩。时哉理非契也，非台曜览幽，几止终废。繇是度揆经营，月期日就，博邀执斲，量材取制，墙茨必襄，图蔓必薙，平瓦砾以等阜，屏豺狼而断群，力工约万，绵岁廓期，剞劂督奇，丹雘腊妙，造正殿三间，中塑灵宝天尊景从，砌坛三级，三门三间，环绕廊庑一十六间，并葺坏整颓，降真堂续连于内，重新沼沚，再筑垣墉。东北隅即忠义太保公之季弟，先于旧阁基建瑞象殿三间，两层中塑羊角山应现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间，塑象岌岌其状，亭亭其势，金碧其饰，轮奂其映，瓦叠鸳翠，甍差凤翘，睟容礼而若眄，侍卫瞻而乍愕，旌幢翻翻，云鹤翀翀，粥侔蜵起，异疑飞来。非我公愿力斯应，象教斯感，即荒菌之域，安敛睹壮丽乎。足使真风永布，灵致恒芬，配天地而齐寿，总山川而介福，赑赑烈烈，可久可大。栖霞智惭绝妙，才非述作，盖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诚竭虑，追兹成功，聊实记于质文，呈台览而刊于将来也。时大和三年重光单阏岁，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谨记。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行句容县令知镇事黄鸾虔奉台旨，周备成仁。

勾当道士经若虚、朱怀德，云水道士吕子元书并篆额。

正一弟子沈德谦尽心助善。

（《茅山志》卷二四）

唐故女道士永穆观主能师铭志并序

乡贡进士严稠述

达乎□□□之妙用，总乎圣智之殊奥，先天而生，斯所谓道。道也者，故不可斯须而去焉。我有师得之矣。师姓能氏，讳去尘，其先华阴人也。曾祖昌仁，皇沙州刺史，赠太子太保。祖元皓，皇礼部尚书，淄、青、兖、郓等八州节度使。父還，皇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娶赵郡李氏，是生□师，柔仪惠轨，不□□阃训，早悟玄默，匪因严师。洎其姑□□□□敬教，归于钟离今河南闾君，不幸先殁。□礼终华，遂于黄箓坛场投迹从道，以真仪箓法，无不设尽。乃职总观务，实司纯细。□呼，天有晦明，物有殂落，时或与赞，道将随之。师体道之要，安得无生灭之事乎？以大和四年二月十五日归化于绛室之私宇，享龄六十三。有子二人，长曰方□，前绛□绛县主簿。次曰处愿，夙□空寂，归师出家，□泣血姑茶，以其年十月廿日权葬于绛郡九源山之茔，礼也。□□□谷更变，故请铭于石。词曰：

大均浑君（下缺）靡不租（下缺）惟欤我师（下缺）顺道而化或曰经营（下缺）为其有主（下缺）今则禾注（下缺）以存芳馨永垂式瞻（下缺）佳城帝里（下缺）每尘微水

（抄自太原纯阳宫石刻碑廊）

黄公记

碑高五尺八寸，广三尺一寸，二十七行，分两截，上截记，行十五字，下截为碧落碑释文，行二十八字。在绛州。

绛州道士观其教所谓碧落尊像者，□石为之。其背篆书六百三十九字，□□永隆中李子李撰、谌等为妣助冥福者也。文体亦当时宏赡者。篆六百三十九字，踪迹奇古妙绝。世传李监阳冰见□大叹异，服膺像下旬时，卒不得影响。□热中以椎椎之，今有损处若拳者□□也。然因是，斯篆显于世，竟摹写。所谓□落碑者，余讨史氏，得撰之本末，乃□□忠烈者也。高祖子韩王元嘉，嘉生撰，别封黄□公。天后时，诸武欲掩神器，王时为绛州刺史。公不胜忍，自京托疾至绛，与王潜议起兵诛诸武，迎中宗于房陵。时琅琊王冲亦与谋，期有日矣。不幸冲不俟期先起以败，公与王发觉伏诛。呜呼！史云：公父子皆□□法为重人尤好古学，家藏书埒天府□□本为详定，公为文，与当时周思□□利贞者齐名。观中别有记云：荆人□□玉书者非也。惟玉绝不闻，必公自□□以在疚故没耳，不然何书工如此□□而不悉其人乎？是必无惟玉余重□□忠节不显，举世只以碧落闻，碧落□□好事者以惟玉伪，故刻石碑旁，吊□□□时开成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绛□长史李汉记。

（艺拓、《八琼》卷七三）

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真宫志铭

拓片高一尺七寸，广余一尺六寸，三十行，行三十一字，正书。

朝议郎守尚书都官郎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敬彝撰

开成五年六月廿九日，唐故监察御史里行天水赵府君夫人王屋山柳尊师迁解于东都圣真观之道院。其年八月，其孤璘等遣道门弟子赵奉元等，缄奉遗□，请为之铭。实惟尊师懿范玄德，出于见闻，乃承录终始，用志幽宅。□师姓柳氏，讳默然，字希音，河东虞乡人也。高祖范，皇朝尚书右丞，以直道事君，名载青史。曾祖齐物，莱、睦二州刺史。祖喜，冀州武邑主簿，避燕寇江南，因自绝禄仕。父淡，幼善属文学，通百氏，诏授洪州户曹掾，不就，高□于贤侯之座以终世。户曹娶扬府萧功曹颖士女生尊师，尊师生三岁而失怙恃，见育于祖母。祖母殁，终养于外族。及长，而其聪明善行，窈窕淑质，虽资教诫，动若生禀。年十四归于赵氏。赵氏中外代以礼乐，继轩冕居，时为盛族。尊师既承迎法度，从容敬顺，凡妇道之难处而咸宜，大适六姻之望。时府君始筮仕，伯姑叔盈室未宦嫁，尊师率敬躬俭均寡，上奉下抚，怡然其色，致少长嘻嘻皆需，若享丰厚而服礼节。历廿年，遭未亡之酷，尊师哀□丧纪，罔不合礼。未几，复罹同气之祸，抱终鲜之戚，乃栖心佛乘，一旦解缚，由是□阅水，修长存，奉至真无始之教。初授正一明威箓灵宝法于天台，又进上清大洞三景毕箓于衡

岳，遂居王屋中岩曰阳台，贞一先生司马子微之故居。台接天坛，复绝人境，心既真寂，地忘幽遐。凡于山上崇建真君像十余事，其精勤斋戒，□严操履，虽有自弱龄至暮齿，探玄存心于五岳洞府者，俯仰瞻敬，莫敢望比。尊师学道既久，门人尝造而问曰："师始以法得无，生理既臻其极，而今出入益由其户耶？"尊师答曰："否。夫假法以明道，其若工之利器尔。栋梁已就，斤斧何施。吾道既达，法亦何有。"尊师其外虽犹畏若邻，俨若客，至于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者，洞洞乎其中矣。享年六十八。有子男三人，少奉慈训，洎成人，皆以孝友文行嗣续家声，克扬善誉，昌炽素业。长曰璘，以前进士赴调判人高第，为秘书省校书郎。次曰璜，进士及第。幼曰珪，应乡举。女子二人，皆早从玄志，列位上清。长曰右素，先解化。次曰景玄，今居王屋山。于惟尊师在室而明淑，为妇而宜顺，成家之德，光焯诗礼，卒复脱去尘网，追踪灵仙，天之报施，则亦显显如是矣。以其年十一月卅日葬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平原里，其孤璘等擗仆杖立，号奉重事一如礼。呜呼！铭曰：

尊师华族烨其光，神姿秀淑婉贞良，年笄鸣环令问望，家成厌俗随真皇。玄关既函育□□，□□□□□□□，绵绵□□□□□，徒悲逝水悲□□。

（上拓）

道士邢令闻等题名①

石横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分，七行，行五字，隶书。

大唐开成五年六月十八日，□□□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记，道士诸葛鉴元书。

（《萃编》卷一一三，据《癸辛杂志》补）

①《金石萃编》卷一一三：按《杭州府志·职官卷》，钱塘令钱华，开成元年任。据此题名则开成五年尚为令也。题名泐字，周密《癸辛杂志》云：阅古泉槛旁有开成元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镌之石上。据石刻，则钱华是记，诸葛鉴元书之，且是五年，非元年，《癸辛杂志》有小讹也。而邢令闻之名，则可补石刻之泐。题名所在，《癸辛杂志》云在阅古泉槛旁，《武林石刻记》云在青衣洞，盖吴山青衣有石槛，石槛中有泉，即青衣泉也。宋韩侂胄于此建阅古堂，因更名阅古泉，语见《四朝闻见录》。诸葛鉴元善八分书，见《书史会要》。

蓬莱观碑①

唐明州象山县蓬莱观碑铭并叙

乡贡进士金陵孙谏卿撰

闻图经宝书之蓬莱山，其迹近古，昔相语秦始皇帝使乎仙□辈徐福也，使泛沧海，访神仙之术于蓬莱山。此□□□□游止之药灶踪残丹井泉在观名焉。自□隋君统宇之一年，废去之。考乃遗址，肃皇在上，汝南袁仲宣守临□□□□闻能祈福，□上□□兴起焉。神

龙之初，县肇名创城，诏属于台。及乎广德之二年，爰移于明。台守仲宣得□□□□已七十年□屋伐□荆榛丛聚，荒山属层叠翠寒冷，其徒无名人不能宜举，□□□□□□□□□□□霖□□□□□老君像□几还□缺□遭压□今上登御之元年，县令弘农杨弘正，帝命而官也，精苦吏事，操心义□□□□□白玉投□者也，喟然而嗟之□□□□没于高蒿，牛羊牧之，狐兔驰之，计乎草全，不敢细其事。任力未堪足，□□□□□今世吾且不能，率不能不□尔子来，乃日计之，日计之不足，以月而年，必为之成功一唱也。而人罔不感而□□□□□□人□□思尝望之□□不□□□其爽者也，县令然之，告刺史陇西李公敬方，既知不私也久矣，赏举□□□□□人私以太守登进士□□□试为美，岂知乎大惠生民，苦心建业而异之。我守明岁余年矣，恩更于陈□□□□□事无堕焉。彭城刘操，郡督邮也，职御谨□□绳无□□□悉力而前，□行其道者也。念此蓬莱，非弘农君不能□□□□陇西公莫从也乃召工之能匠，庸作甃高□□□□是坛，剗芜叠砌，筑室架栋，上构崇崇，屹倚横嵷，岿峦□□□□□起，自下而高，龙翔凤举，势压奔岭，海日□照，赫赫融融，亦孔之□县□□肆民之病，请祷而已。大字书贞元□□□□□之御序，而初止方之□数十□□俸无悔，以答尔庸。家无余储，县令仁乎，民乎知乎，既了事，他山凿石，是□□□□□负荷之力□人地壮势如走为秉笔者，书之文章。铭曰：

周祚将衰，老聃隐也，其道明明，溥天之下。(其一)教言何有，可得闻乎，维道与德，古今共乎。(其二)谁言隐去，厥德不死，□□□□，上善若水。(其三)道不可道，邈哉微言，众妙之门，玄之又玄。(其四)废兴定矣，败斯必成，在昔隋朝，尝遭毁平。(其五)兴焉何自，自肃皇帝，天半瀑泉，高秋鹤唳。(其六)七十许年，犹孤殿□，愁大风起，吹落沧海。(其七)爰力爰谋，有弘农人，功而不费，焕然而新。(其八)海月微明，仙衣翩翩，高坛步虚，声入松雨。(其九)建此大猷，实杨之功，报言其徒，自高清风。(其十)

大中二年六月九日建，清河贝泠该书，道士王方外篆额，北海戚文德镌。

(碑两侧)

吴郡丁执文、福唐林玮、四明俞夔同酌炼丹泉，绍圣三年仲春十月。

谯郡高士安、金陵李维、会稽石景亮、建安黄颛，熙宁壬子甲辰。

明年正月睿达与□中次武宋

(《两浙》卷三、艺拓)

①《两浙金石志》卷三：右《蓬莱观碑》在象山县学明伦堂西，文二十行，行四十六字，八分书径寸，题额篆书"蓬莱观碑"四字，径三寸。两侧刻宋人题名三种。按邑志，栖霞观在县治西二百五十步蓬莱山下，旧名蓬莱观。《舆地纪胜》载象山县栖霞观，有唐大中元年碑，孙谏卿撰，是误以二年为元年。栖霞之名当是宋时所改，唐以前犹称蓬莱也。《唐书·地理志》，象山本隶台州，神龙元年析宁海及鄮县地置，广德二年移属明州，与碑文所记皆合。孙谏卿史传无考。贝泠该素以八分擅名，此碑摹仿元宗而得其神者。《宣和书谱》载此碑墨迹曾入御府，则宋时内廷已重其书法矣。洪筠轩云《赤城志》郡守题名有袁光乎，天宝十四年，尽至德二年，此称袁仲宣者，当是其字。沈佺期集有《饯台州袁刺史入计序》。

赐白云先生书诗并禁山敕碑①

碑约高三尺有余，今前半存一尺四寸，后半存一尺六七寸不等，广二尺，三十三行，行四十五字。下截缺，今每行存二十三四五六字不等，正书。额八分书，题曰"睿宗大圣皇帝开元神武皇帝赐白云先生书诗并禁山敕碑"。在济源王屋山。

睿宗大皇帝书

敬问天台山司马炼师，惟彼天台，凌于地轴，与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云，珠阙玲珑，瑱树璀璨，九芝含秀，八桂舒芳，赤城之域斯存，清溪之人攸处。司马炼师德超河上，道迈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独步青玄之境。朕初临宝位，久借徽猷，虽尧帝披图，翘心啮缺，轩皇御历，缔想崆峒，缅惟彼怀，宁妨此顾。夏景渐热，妙履和和，思听真言，用祛蒙蔽，朝钦夕伫，迹滞心飞。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兄往，愿与同来。披叙不遥，先此无恙，故敕。

炼师道实征明，德惟虚寂，凌姑射之遐轨，激具茨之绝风，自任炼药名山，祈真洞壑，攀地肺之红壁，坐天台之白云，广成以来，一人而已。足可发挥仙圃，黼藻玄关，海岳为之增辉，风霞由其动色。弟子缅怀河上，侧伫岩幽，鹤驭方来，凤京爰降，对安期之舄，闻稷丘之琴，顺风访道，谅在兹日。所进明镜，规制幽奇，隐至道之精，含太易之象，藏诸宝匣，铭佩良深，故敕。

先生道风独峻，真气孤标，餐霞赤城之表，驭风紫霄之上，遁俗无闷，逢时有待，暂谒蓬莱之府，将还桐柏之岩，鸿宝少留，凤装难驻。闲居三月，方味广成之言，别途万里，空怀子陵之意。然行藏异迹，聚散恒理，今之别也，亦何恨哉！白云悠悠，杳若天际，去德方远，有劳夙心，敬遣代怀，指不多及。

开元神武皇帝书并诗

敕：司马炼师以吐纳余暇，琴书自娱，潇洒白云，超驰元圃。高德可重，暂违萝薜之情，雅志难留，敬顺乔松之意。音尘一间，俄归葛氏之天台，道术斯成，顷缩长房之地脉。善自珍爱，以保童颜，志之所之，略陈鄙什。既叙前离之意，仍怀别后之资，故遣此书，指不多及。敕，十五日。

五言送司马承祯还天台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松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阳台观天尊殿内壁画高壹丈陆尺，长玖拾伍尺（下缺二十字）问贰百尺，画神仙灵鹤云气，右画王屋山（下缺二十五字）依按经传，创意作图，检校庄严，今至成毕，于是海区（下缺二十五字）寿福圣躬道祐延长，神□得久又以开图幽（下缺二十五字）灵山景观，法徒不胜忻荷。所有画匠手功及买彩色等（下缺二十四字）陛下本命紫绫及□□酬还讫，承祯比加□□不获（下缺二十四字）事迹题目二卷上进，谨录状以闻题奏，开元二十三年（下缺二十四字）

省来状，知道观画诸仙之象，甚□著想休畅也。山水之（下缺二十二字）增勤用修彼□留当触绪□厌□薄□何独当之惠人（下缺二十二字）地既托云洞戒诸清净玄宗降得□斯慎□自蒙命（下缺二十一字）供观什物亦买得四百匹充□所管□二司付家人□□司（下缺二十一字）先生缘庆观清□期取八月五日秋热尊师□妙尊书指不（下缺二十一字）

洞灵观五岳名山先生□置□□王屋山置仙台□台（下缺二十一字）同马冲和□请禁山庙游□樵采，奉敕宜依。

御赐白云先生书诗写在□□恐年深□□□□谨录刊于（下缺）大中八年太岁甲戌四月乙卯二十一日乙（下缺）阳台观（下缺）日泰（下缺）

（《续编》卷十一、艺拓）

①《络清馆金石记》：右睿宗、元宗赐白云先生书诗并禁山敕碑，方彦闻访得拓本见贻。碑刻睿宗敕三通，元宗敕一通，五言送别诗一首，司马承祯阳台观内壁画事迹题目二卷状一首，批答一首，禁山敕一首。碑下段磨灭无字，以《全唐文》、《全唐诗》补录其全文。其画壁记以下无从补缀。按《唐书·司马承祯传》，景云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祎就天台山追之至京，此敕之所谓"故令兄往，愿与同来"也。传又云，开元九年元宗又遣使迎人京，十年，承祯又请还天台山，元宗赋诗以遣之，即所刻五言送司马承祯还天台也。按天台桐柏观碑云，炼师名承祯，一名子微，号曰天台白云，故此称白云先生。而白云之号，两《唐书》及庙碣俱失载。又按此碑诸家均未著录，惟《宝刻丛编》引欧阳文忠公《集古录》目有之，云大中八年王屋主簿韩抗书以刻石。今碑下段虽磨灭，而上段大中八年四月一行俱存，定为即韩抗所书之碑也。

新修龙兴观记

崔　绰

兹观隳圮，绵历岁时，垣墉扉户，倾危隤败，十无一二，荒榛蔓草，扶疏蔽绝。唯天尊殿略存，维仰瞻真宗，佩受玄箓有年矣。昨到郡莅事三日，谒先师庙，朝紫微宫，回车抵观，荒凉拥秽，不可以前。乃命铲荆棘，辟坏门，芟夷蕴崇，薙彼蒙塞，景移方就一径。及升殿陀，伏礼真圣，周环步榻，仅不容足。虽仙象俨罗，其为鸟鼠攻毁，残秽不堪具纪。于戏！有以见澹薄无为之教也。我国家老氏之枝叶，况又玄宗皇帝金真居于殿内，凡曰臣下，得不展敬？乃亟工度木，构新替坏，率皆完葺。筑坛植柏，森列左右，不十旬而功就。于是虹梁鸳瓦，粉绘丹雘，焕乎炳奕，周匝垣宇，真丹台碧洞，神仙之宅，恍若上清之灵圃也。凡一畚土，一酌水，率皆微俸薄禄，佣功物价靡敢亏于时直。然后命道侣分掌启闭，修洒扫，幢钟击磬，以时醮奠。而城隅胜步瞰郭倚山，下临巨川，东注渤溟，青山白日，目极烟树，实一郡之胜概矣。将来好事君子得不继其阙欤！大唐咸通二年岁次辛巳秋七（一作九）月刻。

（《文苑英华》卷八二二）

侯真人降生台记①

石已残裂，拓本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七寸八分，二十三行，正书。在芮城西二里紫

清观侧。

河南府(下阙)

大唐大中五年五月廿日，河中府永乐县中条山阳道静院道士侯名道华，修道升仙，时年三十四，芮城人也。真人生而如愚，默悟道，是非泯绝，啸傲云水。初常庶人之服，师事道静院主周悟仙，器貌钝懦，尝役之以农耕，劳之以樵采。悟仙弟子十余辈，共轻而贱之。真人内自徹晓，外貌咍咍，然口亦咄咄而咏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尺鷃安知一举九万乎？"悟仙闻而奇之，乃授道衣，执劳无替。师役之暇，则采药草，炼五粒松柏子及根叶，或□之，或吞之，人莫识其术。一旦暴疾，如中恶毒，久而乃活。不喜闻盐米之气，好作诗歌，独吟朗咏，人或觉其声音清畅，亦或觉其肌骨洞彻。真人曾省兄，归芮之故里，路经进士崔理书斋之壁，有一芝草，真人看而笑指芝曰：曾于五老峰侧得而食之。其年夏之清旦，有一羽客并一童子忽至庐中□及坐曰："吾居匪遥，闻君至道，故相访耳。君道已成，仙籍有名，及期来迎。"言讫而去，真人送行，北升山坡数里，乃失□□□载已遇之，令侯改姓与名为李内芝，名系上清宫善□□进院真人□邓天尊殿前林松暗翳，三光耀蔽，启其师剎去繁枝。忽有范阳卢颖，自蒲蓀寄寓永乐，闲游道静，因诘剎枝者谁，曰道华。卢君朴责，欲请邑宰按其事，岂非宿殃乎，乃诣道士姚黄中请筮，及卦成，姚曰："兆云无咎，有喜，忧之何也？"真人笑而不答。姚乃饮以卮酒而归。中途遇一老人，偕之俱行，忽觉喉中塞而且痒，老人曰开口，乃折桑枝搅其喉，吐虫出约三升，头黑身白，长寸余。行数里，喉又痒，老人曰："□涧流而漱。"复出虫三升，状若前者。逡巡失其老人。是夜归院，来□师令下山刈麦三十余亩，不终日而尽，担负积院。路有山樱，□曰此后永不再食也。是夜，同院道流但见沐浴，以为收麦热。夜及半，烈风雷雨，折树惊人，及晓，道华之户尚闭，众开而觅之，不知所从，房中惟有烧文书之烬，天尊殿西有一松高六丈，上有炉香一，烟火未绝，并所着双履在地，其冠帔系结松梢，不可得而取之。房中镜子带上有诗曰："炼得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夜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尊师，多时炼得药，留着待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心待，大罗的有期。"于是具闻廉察上奏。官吏士庶，瞻礼称叹，焚香供养，日有千众，岁余不绝。玄耆宰芮之日，备闻斯实，欲旌显之，乃于县西北约二里古道之右，即真人降生之地药台刻石，永传不朽，时咸通三年十月一日记。

割鸡利刃多暇，有恶必惩，□□必举，乃于（下缺）余尝作尉□□□□□人升仙之（下缺）前闻符验，噫□□□□□贤哲犹（下缺）旌其迹俾□道□□□□□勒故（下缺）故乡是刻石旧居以斯□□节时有（下缺）

（《山右》卷九）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九：案《唐会要》，大中五年五月，河中节度使郑光奏：永乐县道士侯道华上升。诏改所居道净院为升仙院，仍赐帛五百匹以饰廊房。即此碑所云。《芮城县志》：侯真人降生台在城西紫清观侧，唐大中五年升仙，咸通三年邑令高元耆筑台刻石，今存。碑多磨泐，今据县志补。所云"具闻廉察"者，唐河中节度例兼河中晋绛等州观察使。碑不言廉察名氏，以《唐会要》考之，即郑光。县志，高元耆陆浑人，唐咸通三年任县令，与碑题年合。碑见《通志》金石记。

谒升仙太子庙诗刻①

石横广二尺九寸，高二尺，廿五行，行十七字，正书。在偃师南缑山下仙君观。

谒升仙太子庙

在昔灵王子，吹笙溯泬寥，六宫攀不住，三岛互相招。亡国原陵古，宾天岁月遥，无蹊窥海曲，有庙访山椒。石帐龙蛇拱，云楼彩翠销，露坛装琬琰，真像写松乔。珠馆青童宴，琳宫阿母朝，气舆仙女侍，天马吏兵调。湘妓红丝瑟，秦郎白管箫，西城邀绰约，南岳命娇娆，句曲觞金洞，天台啸石桥。晓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二景神光秘，三元宝箓饶。雾垂鸦翅发，冰束虎章腰，鹤驭争衔箭，龙妃各献绡，衣从星渚浣，丹就日宫烧。物外花长满，人间叶自凋，望台悲汉戾，阅水笑梁昭，古殿香残灺，荒墙柳长条，几曾期七日，无复降重霄。嵩岭绾天汉，伊澜入海潮，何由得真诀，使我佩环飘。

余大中八年为前渭南县尉，闲居伊洛，常好娱游。春夏之交，独登嵩少，路由缑岭，谒升仙太子庙。云霞之志，于斯浩然，遂构诗一章，用申凝羡。今者谬尘枢务，已及四年，忽睹成庶大夫奏牍，请以玄元庙李尊师配住宾天观，则知缑岩灵宇，仪像重新，辄写旧诗寄王公，请标题于庙内。乾符四年闰二月三日，开府仪同三司、行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郑畋记。

（艺拓、《萃编》卷一一七）

①《中州金石记》：按刘昫《唐书·郑畋传》云：畋字台文，荥阳人也，以书判拔萃授渭南尉。又云乾符四年迁吏部侍郎，寻降制曰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号礼毕，进授中书侍郎，进阶特进，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颇与碑合。惟史误兵部为礼部，当以石刻正之。

北岳真君叙圣兼再修庙记

碑高四尺八寸，广二尺五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字，正书。在曲阳。

山泉上清道士崔航述

夫穹隆设象晷刻，区宇委之何而古今垂照？曰太极。太极持之何而昼夜运度？曰真灵。真君即太极真人，姓徐讳来，勒顶太冥之冠，衣玄服，佩长津昭真之印，宿蹈玄理，上达于斯。仍翼卫太上，邻次十天，低徊五老。盖自道学之阶，无修不修，至于真修。抱素遗骸，亡情朴真，阴气殚而阳气完，始归根复令欤，超出乎仙品，可谓之真人。其升于溟渤，著自洞㭊，阐其幽微，昭然本际，由是乎阴德肆之虞夏感圣贤所彰，禹乃封为黑帝。然是邦也，罔不太上福之。禹教以勤俭，天锡玄珪，尧教以牧人，庭生蓂荚，其诸播植陶冶之利，咸沐如是。方明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恩之万品，万品用而不知，道之与天，成功而不取。今之玄元，协运帝祚，遐昌太上，即烈祖也。自尔真君树庙土宇，方礦园櫖，岂图倾朽。真圣

一座，敕建于大茂之幽谷足下西北五十里，仰视兰台，西维紫府。至天宝十一载，复稟□山纶旨，迁此嘉禾山前，椒兆土选胜道院四所，旅仕一营，以御奸寇。至乾符一百二十三祀，其所存旧贯，廊庑四之唯一，其奈乎星纪寝远，桑田尚如，世使凌替，仍管基趾四十亩，椽棒一百余间，住地也。所系其邑，是岳之汤沐，所臻其庙，是郡之康衢，致公卿员郎遍合祷醮，迩来唯洞神道士一人刘知微洒扫祗迓，勔勉廿寒暑，但听里闾称之曰：幼来朴素，罕匹公忠，姑务焚修，勿惮艰迫。况爰祖及考，尤好簪笏，咸以道行，精选在兹。讵不庆贻后昆，靡亏下效。然终虑墉堵危阽，病雀鼠之互角，甍栋欹漏，致风雨之歉残。幸咸通十五年，方镇主公、刑部尚书崔季康，支本庙利润钱一百三十贯□，跃于补修，方通物理。至乾符二年，复遵敕命，切须崇饰。主公道契前踪，旋给人匠物料，兼粉绘神仙，无使不备，计促功二千五百。至三年五月十八日，斤斧事毕，抑亦虚皇冥扶，地合坛镇，助天□休命，革故惟新，尤宜刻石，旌远山存，即存莫京水矣。

乾符四年岁次丁酉七月庚子朔廿五日甲子建。

三礼甄宜教书　　王保诚刻

（额上题名）

崇宁甲申七月壬午，任城魏常、南昌吴坻、弟圻同来。

张希真历五岳

（艺拓）

西川青羊宫碑铭

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守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赠紫金鱼袋乐朋龟撰

原夫八十一天，比太上之半寿，六百万岁，当元始之初年。道眇邈以难穷，体希夷而莫究，在无象无形之内，居太初太易之前。龙汉之劫再成，凤纪之文未立，藏萌芽于浩素，隐根幹于庞洪。二神赑屃以俱来，凿开造化，三气氤氲而互进，朴散胚浑。玄黄流而未凝，清浊分而乍结。日月星辰之内，化出灵宫，川原山岳之中，变成洞府。则知道为万气之祖，德为百物之宗，以二仪两曜为子孙，以五行四象为枝叶。当其洪肇先启，紫极后成，仰其高而弥高，考其上而无上，八公皓首，当时之未有乾坤，九老白眉，厥后而初生天地。探甚真之理，臻大道之元，列仙之境界延洪，上士之齿龄逾远。以六千春为两月，尚叹浮生，以七万岁为二年，仍嗟短景。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和光而众曜皆惭，挫锐而攒锋尽碎，玄珠匪颣，真璞无瑕。学而知之者为中，生而知之者为上。三君五老，睹兆人如醯鸡，七圣九皇，视百姓为刍狗。煦千古而冰释，成众善而泉流。至明若蒙，蒙间而万事俱照，大巧若拙，拙中而万物皆成。为于不为，用于无用，黜口爽于五味，杜耳聪于八音，忘象忘言，易脱一时之屣，无关无键，难开众妙之门。九万灵仙，聚集于一毛之孔，三千儒术，荒芜于独角之端。故知道儒二门，经纶一揆，立清静为理，体虚无为师。以上天为大车之轮，以列宿为大车之辐，驾之以乾马之马，挽之以坤牛之牛，般运无为之功，覆载自然之道。光而不耀，养正于蒙昧之中，简而能廉，修真于仄陋之内，不可得而疏矣，离之而匪遥，不可得

而亲焉，用之而逾远。不退而让，不进而求，被褐怀玉之人，美之又美，罔象求珠之士，斯焉取斯。移世界而入壶中，吞维摩方丈之室，缩地形而藏术内，掩悉达王舍之城。有道之根，修作立天之址，无名之朴，标为镇化之元。三千威仪，恭谨于文风之教，五百戒行，肃清于释氏之门。张天为弓，调之以阴阳寒暑，直道如矢，激之以春夏秋冬。一夫用之而无余，兆人用之而不竭。日窟月窟，隐身而曾作穴居，南溟北溟，遁迹而聊游水府。桃源蓬岛，从古有而今存，槐市杏坛，见朝荣而暮落。仙图秘密，五千载而三传，圣道灵长，百万年而一代。容易而学之者，似纽石以为绳，侮慢而求之者，如钻冰而待火。绝巧弃利，显微阐幽，坎离震兑之宫，宫内而咸居羽客，东西南北之斗，斗中而皆住真仙。身驾德车，轮转于混茫之外，手持寿柄，指挥于开辟之前。寂尔无营，淡然自得，化其不化，则万化而皆成，生其不生，则群生而尽遂。虚怀待物，旷意承时，藏泰山于秋毫之中，秋毫仍大，纳昆仑于黍米之内，黍米仍宽。大象无形，五岳空空而如也，大信不约，四时默默而行焉。真宗之教皆成，不宰之功益著。太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则我巨唐之高祖。按国语曰，自周平王七载洎于秦，至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即三十六代之圣孙。赫赫日苗，布荫于普天之下，明明国叶，垂芳于率土之滨。当其幽原既开，九气陶蒸而未已，玄化大阐，六虚流转而勿休。设不二之教门，稽真一之宗本。浩风吹海，三回之重作飞尘，劫火销山，五度之却为平地。先道遥于青运，青运既周，后出没于赤明，赤明复毕。九十九万亿岁，贮在弹丸，五千五百重天，藏于卵壳。殷高宗御极之际，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于琼胎，瑞彩结成其金骨。不坼不副，诞弥于八十余龄，降瑞降祥，过期于二万余昼。足蹈不灭之理，手握长生之文，包乾裹坤，把日捉月，额列参午，顶荷圆穹，耳开三门，鼻立双柱，白血紫脑，苍肝青脾，项引三十五光，齿含四十八贝，七色青莲而随步，千年白鹿以呈休。桑田变而双桧不凋，江河枯而九井不竭。苦县濑乡之里，灵迹长存，陈国涡泉之滨，神踪不泯。七百弟子，指扶桑为故林，九五帝君，开日宫为旧馆。详其元始，稽彼厥初，俯窥溟涬之前，下视浑沦之后。随机设教，作九古之楷模，应变无方，为百王之轨范。若乃岁起摄提，肇开气象，一十三圣之践祚，万八千年之应图。我太上玄元圣祖，应运降迹，与天皇为师，上清下浊之初开，相离未远，六合八纮之乍坼，相去未遥。正方圆上下之形，定洪荒朴略之状，川新融而水仍晦，山始结而石未坚。种天上之白榆，初生历历，植月中之青桂，乍出依依。配四海于四神，付五行于五帝。是时乾象犹低，坤形仍薄，立极定位，敷化建功。我太上圣主，屑迹下降，与地皇为师，分配刚柔，制定寒暑，地增博厚，天益高明。圣力难穷，神功靡测，万木甲坼，万草勾萌，羽族毛群，区别于兑离之位，介虫鳞类，支分于坎震之宫，四溟之水皆空，未生鱼鳖，五岳之形俱静，未吐云霞。已逾清海之年，又离清海之岁，二圣既理，四表生光。我太上圣祖博施济众，与人皇为师，三百六十之川，初分血脉，万一千五百之策，乍配偶奇，三壬三乙之神，离胎于水木，六丙六辛之将，出孕于火风。一百五十六代，四万五千余年，始称通玄天师，再号金阙帝君，三名盘古先生。洎乎庖羲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以道弘济，降迹为师，仰观圆盖之文，俯察方舆之理，教之以画八卦，指之以分三才，助之以造书契之文，制之以代结绳之政，典坟自我而出，经籍自我而生。以畋以渔，盖取明离之象，一索再索，用乎出震之功。凤凰呈瑞于帝庭，龙马负图于河洛，享国一万八千岁矣。洎乎连山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救时屈己，下为帝师，付之以五运，分之以四时，助之以正方机，明之以辨百谷，变饮血茹毛之化，移蒉桴土鼓之音，毁穴焚巢，上栋下宇，范金合土，播黍犨豚，制耒耜以济

兆人，作陶冶以利万物，天雨粟以呈瑞，地芸稼而彰稔，衣食嘉谷，山出器车。洎乎有熊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隐身于崆峒之中，放心于杳冥之外。帝乃亲降辇辂，礼展师资，能抠衣以趋隅，遂屈膝而问道。当是时也，榆罔凌虐，蚩尤作乱，化鱼鳖为兵士以助王师，变云霞为神祇潜扶军阵，能弭兵于涿鹿，致偃戈于阪泉，东游青丘之乡，北到洪堤之景，受丹经于王屋，登苍冥于鼎湖，屈轶既生，蓂荚复出，若非大道，孰可致斯？洎乎金天氏之王天下也，承姬水之源，袭熊山之录，告天类帝，缵绪守文。我太上圣祖乘九龙之辇，降以为师，号太极先生，说庄敬之典，教之以顺时迎气，昭配神明，禋于六宗，秩于群望，乾乾翼翼，得礼之宜。羽族呈休，命之以鸟官为理，分布九扈，以统百司，景合璧以表灵，凤衔图而示觋，悉由至道，彰此帝谟。逮至高阳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教之以解纷塞兑，治国安民，涤荡九黎，陟明八凯。有龙野紫髯之凶丑，有蛇身赤发之渠魁，力拔不周，首触山碎，天低西北，致日月之西行，地亚东南，使江海而东注。追呼六甲，役御百灵，训之以微言之经，教之以大顺之道。乘玄虬之迅驾，或适幽陵，御素螭以遐游，或臻蟠木。观吾仙榛，万年而一度开花，睹我灵瓜，四劫而一回结实。及乎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敷道布化，济代为师，谭黄庭之妙言，隐日遁月，称录图之嘉号，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乐，封勾芒以佐苍帝，敕蓐收以翼白方，封岱岳而印金泥，照寰区而开玉镜。饮大活之井，游不夜之乡，燔青鸾之膏，充下仙之次馔，擘黄骐之脯，为上客之珍羞。逮至陶唐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暂垂至理，下降为师，讲玄德之经道，以匡于玄化，应丹陵之瑞名，冀列于丹丘。和煦清风，不作鸣条之响，雍熙黄发，时闻击壤之声。庖厨之肉脯自生，藏储失味，山谷之醴泉潜涌，曲糵无功。达四聪以辟四门，立五事而敷五教。披鹿裘以食粝馔，端拱于土阶，挂鹤氅而饮流霞，凝思于瑶圃。有虞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谭无为之理，讲离合之经，三苗克悛，四罪咸服，百揆时序，五典慎徽。怀明神之珠，赐昭华之玉。眉与发等，表践祚之嘉祥，寿与天齐，彰延龄之景福。甄一十六相，用二十五臣，致百辟以协和，如鱼在水，感兆人之归凑，如蚁慕膻。化灵气为天书，何劳笔力，结卿云为宝殿，不假人工。夏后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克匡王道，爰作帝师，谭德戒之经，行为国之法。栉沐风雨，刊搓山林，成九年理水之功，为四载勤王之业。卑宫陋室，尽力于沟洫之时，恶服缕衣，饰身于黼冕之礼，导马颊而奔流竹箭，凿龙门而迅激桃花。救兆庶而皆免为鱼，济陆土而永非成海，胸罗玉斗，挂天文之在躬，手展瑶图，悬国命之由己。故知大道者，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圣之宗元。成汤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圣祖权离左极，下为王师，说长生之经，体自然之道，去三面之网，开一目之罗，兽远逝而莫萦，禽高翔而不罥。引万方而罪己，数六事以责躬，诰之以八素七真，讲之以六虚十诀，千岁桃花之蜜，味掩朱浆，九垓莲叶之蔬，滋沾红露。乘三光而电转，驾六气以烟腾，窥海渎如涓涔，视嵩衡如粟粟。餐风饮露，跨空蹑虚，以十洲为少游之宫，以六极为暂别之馆。驱役中士，役试下仙，素发一茎，悬起万斤之石，绿筋数尺，变成百丈之龙。得之者七祖超升，失之者一身迷误。必在坚修慎习，弃苦忘辛，可以陶冶二仪，埏埴九土。青羊肆者，按本纪则太上玄元大帝第二降生之所。自殷道否闭，周德陵夷，陆海沸腾、百川振动，山鸣谷吼，雨啸风号，历藏史以同尘，弃柱史而隐迹。东离魏阙，西度函关，乘青牛宛转之车，驾白凤逍遥之辇，徐甲执御，从仙帝以爰来，尹喜占风，知道君之必至。暂别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龄永依黄老。潜传妙诀，暗付微言，重为千日之期，再结一时之会。暂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师，重归象外之象。开寥灵之

丹殿，登众宝之琼台，坐紫金之床，凭碧琳之机。太清仙伯，仗星光锦文之旗，太极仙公，执月华命神之节，皆拜首稽首，以心观心。于是敕青帝之青童，化羊于蜀国，乘紫云于紫府，降瑞于王宫。将俾不嗄之声，须及来斯之乳，俄闻喜至，顿止婴啼，爰从赤子之身，却变白头之士，顷刻而身余十尺，须臾而面放五光，头建七曜玲珑之冠，肩垂九色离罗之帔，卫士逾亿，从仙成群，感十方之众真，遍满寥廓，应八表之瑞气，充塞虚空，香散九微之烟，花飞六出之雪。将离蜀土，欲化胡风，远适流沙，长移犷俗，及身毒罽宾之国，教烦陀阿柱之王，悉刚强愎戾之心，起烹焚鏨刺之意，巨镬燃汤以沸地，我则入之如凉泉，积薪烈火以连天，我则坐之如绀雾，挟白梃者，观如蓬草，持赤刃者，视若铅刀，四天之兵众俱来，声喧霹雳，万里之神祇共护，力转山河，八十种之貔戎，皆归清化，二千国之犷猂，永革昏风。俗既变矣，道既成矣，分身作佛，济如来千劫之功，降迹为师，救王者万机之务。至若铜浑潮运，玉历推祯，天七五而一三及九乃满，地八六而二四到十乃盈，变通阳九之灾，穷研百六之数，虽宓羲轩昊之代，无以免斯，高辛唐虞之朝，不能避此。粤以广明元祀，岁在上章，月当大蜡，巨猾开衅于天邑，渠魁椒扰于国步，兵缠九野，群臣咸议于省方，蛇起陆风，四岳齐迎于巡狩，长鲸呀口，闻饮泮吐镐之声，封豕横牙，冲列刃攒镞之队，牛虻未搏，食吾黎庶之膏，象蚁未除，穴我楼台之地，尘蒙华盖，盗梗天衢。九龙齐驾于云舆，玉轮西转，万乘同回于坤轴，金阙南开，涉水则波神捧舟，登陆则地祇扈跸，太玄城内，化出行宫，濯锦江边，权安正殿，执玉帛者数盈万国，列鸳鹭者位满千官，鸡林之群来朝，鳌山解缆，鹤拓之城入贡，象驾来王。当戎夷率服之辰，成文轨混同之日，苗人未格，方资益赞之谋，扈氏延诛，正赖胤师之力，熊韬豹韬之将，俯立军功，龙角羊角之山，可追圣瑞。二十八化，犹乘白鹿而来，一百六灾，必跨苍虬而救。潜扶宗社，幽赞子孙，赤光照灼于庭台，太平显兆，紫气晶荧于梅篠，元吉尤彰。稽彼变通，明兹感应，寻其灵迹，果获实甎，上有古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灾。"于是验其六字，表此百祥，击之即声类鸣璆，观之则状如弘璧，历周、秦、汉、魏之代，玉篆仍新，经晋、宋、梁、隋之朝，银钩不故，藏诸韫匮，秘甚缄縢，克盛皇猷，显标青史。岁代绵邈，甃井变移，旧址苔封，古坛芜没，仙乡故里，半落俗家，真境余风，惟残瓦砾。枯松夜月，移闻玄鹤之声，暮草秋烟，空听莎鸡之响。当时云洞，多隐狐狸，昔日芝田，尽生禾黍。遐追灵迹，显验休祯。皇帝特下明诏，创造灵宫，恩赐内外行库钱二百万，爰征班匠，乃速厥功。于是木神送材，九层崇构，地祇献土，百堵俱兴，水伯进泉以为池，山灵走石而作础。巍峨云阁，乍似化成，岌嶪霞堂，初疑涌出。檐张羽翼，栋压虹蜺，粉壁霜凝，丹楹火亘，窗笼倒景，户辟长霄，塑像新成，仪形乍降，神情欲语，似讲五千之文，意貌将行，远化十方之士，金炉芬馥，宝伞回旋，乍睹出槛之羊，犹疑跪乳，初观如练之马，尚虑嘶风。庭剪蓬茅，重生瑶草，园除董槿，再吐琼花。冈阜崔嵬，楼台显敞，齐东溟圆峤之殿，抗西极化人之宫。牵剑阁之灵威，尽归行在，簇峨嵋之秀气，半入都城。烟粘碧坛，风引清磬，故得五老下降，四真俱来，画地而成其江湖，撮土而作其山岳，坐致风雨，可以倒洛倾河，立起云烟，可以反昼作夜，化草木以成军旅，变土马可以成丛林，如斯出师，岂惟百胜，如斯伐叛，何啻七擒。是以天灾流行，尽彼盈虚之理，历数倚伏，禀其否泰之宜。左慈呼召于神兵，鞭笞群盗，许逊指挥于力士，剪荡狂妖。所以阴骘兆人，弥纶万圣，郑鹛丹水，屡陈馘告之功，牧野昆阳，累献遗浮之捷，戈甲耀乎八水，营垒塞乎四郊，阵势云横，军声雷动，血洒空而骤雨赤，沙涨野而飘云黄。困兽摧牙，长蛇畏尾，郊郿人之胥溃，观楚幕以尽空，德均而义士致身，气直

而王师难老，度日而长鸣金鼓，曾不告劳，终年而不解铁衣，未尝言苦。既而凤城光复，龙德昭明，枉矢当弦，穿月之功奚用，长竿在手，撞天之势何为。遂至修鲵脱泉，狂兕入匣，师道运末，断领于赤心之徒，禄山数穷，劈腹于苍头之辈。况逆巢干纪，悖气凌空，鸣蝼蝈七八余龄，聚豺狼数十万众，伤残九土，凌犯二京。盖因祝天网以缓诛，布仁风而宽戮，遂偷生之五载，并除恶于一时。蚩尤之冢既成，坚埋铁额，长狄之喉已断，永戢雕戈。立此神功，实资道力。我太上金阙玄元天皇太帝，为天地父母，作帝王宗师，历教三皇，皆万八千岁，候乎四气，交会五运，合同国位，永付于子孙，圣祚上齐于日月，克绍万八千之岁矣。我高祖神尧皇帝，应天受命，历数在躬，以乡观乡，去仙乡之无远，上德不德，增帝德以弥高。辍九赤之班符，封山印海，追八景之仙辂，辗雾盘云，负扆垂旒，当阳阐化。我太宗文武皇帝，握乾阐坤，修文偃武，大礼无体，百礼而尽执根元，大音希声，一声而振动今古。天赐勇智，絷虎豹如束刍，神助皇威，跧蛟螭如结蚓。还真返素，游艺依仁，以无绳为绳，缚六雄与五霸，以不器为器，笼四海与九州。然后争于不争，则战争而永息，欲于不欲，则嗜欲而长消。方士众臻，真公来格，安期之枣异状，大若瓠瓜，园客之茧殊形，磊如盆盎，垂衣一百五十代，享国一万八千年。伏惟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克绍丕图，统兹大业，心悬寿镜，身享福庭。帝道中兴，国根深固，永保神器，长正皇纲。虎牙将军，领八千之勇士，龙头元帅，提百万之精兵，永以镇定区中，永以削平天下。巨鳌毙而形躯塞海，长鲸戮而鬐鬣插天。或炙或焚，尽千山之木，以烹以饪，竭五湖之泉，紫焰腥膻，青萍膏血，妖日堕落，孛星陨坠，苍旻开豁，黑气消亡，献巨逆之三颅，告行朝之九庙，耀武威于英代，立京观于神州。岁越大椿，年逾巨浸，天眷北顾，备法驾以返尧庭，帝泽东流，乘仙舆而怀魏阙，集群牧以颁瑞，朝诸侯于明堂，摭逸搜沉，兴灭继绝。八龙云篆，降禹稷之天书，二武圣文，炳商周之帝德，中阶平而国泰，至德正而时雍，成宝祚之神功，由太上之圣力，端拱垂衣，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剑南西川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颍川郡王陈敬瑄，夏日高悬，吐赫曦之可畏，德星永聚，实祥瑞以明标。遥辟龟城，远迎龙驾，献璿玑以酌大化，如转碧天，移蓬莱以作行宫，似离沧海，郭琪扇摇于行伍，阡能撼动于山林，韩秀升聚蚊为雷，阳师古积萤斗日。生擒者有同缚鼠，诛戮者无异刲羊，舞百兽于庭前，堪标玉牒，役五丁于麾下，可碎铁山。虽文翁武侯之才，萧猷王浚之策，未可与俦。昔韦南康镇成都二十余载，郭汾阳为辅弼二纪在朝，比其勋庸，量其惠化，则请留九闽之储，一褒之岁，未为多矣。耀陈氏剑南之政，掩裴度淮西之功，具载典彝，永光勋绩。行在都指挥使、左神策军中尉、十军军容田令孜，昆冈玉柱，独力扶天，太华金莲，张心捧日，佐圣而出，为国而生，有逾千越万之才，有闻一知十之智，暖然和气，助青帝发生之仁，卓尔高情，仰素王垂训之道，观帝符而五贼皆见，握人镜而万象难逃，聪可听其无声，明可察其未朕，弼时立德，开国成家，赏罚无私，九王之诸侯怀惠，恩威普及，十军之将帅归心。克己推诚，虚心奉道，古原昃构，敬之而无异丹台，旧贯规绳，仰之而如升白日，礼无上之帝主，事威仪之法王，神兽八千，冲犀象如蝼蚁，天丁三亿，转海岳如萍蓬。周尚父之功成，身居第一，汉鄘侯之绩著，才独无双，镂鼎铭钟，纪勋颂德。左仆射、平章事萧遘，器业绝伦，神秀贯古，笔海压淮湖之浪，学山凌衡霍之峰。天植国桢，文滋相业，一匡皇化，八秉洪钧。函丈之间，布奇兵之亿万，跬步之内，安率土之蒸黎。黄鹤频鸣，虽召公之可控，青牛不喘，或邴吉以难知。吏部尚书、平章事韦昭度，宗庙重器，社稷令臣，当昴位以星悬，镇台阶而山立，蕴珪璋特达之德，植松筠贞固之心。穷训典以立身，

正风正雅，调盐梅以味道，肥国肥家。仲父上公，空就九三之位，大袜褐贼，虚垂二八之名。兵部尚书、平章事裴澈，泽马表瑞，天骥呈才，雄节贯时，清风涤俗，银汉横空而高朗，玉绳垂象之英华。学川则四渎波澜，书林则五松烟雨，正气凛于朝野，真道贯于羊肠。自缀职瀛洲，登庸昭代，重持傅说之舟楫，再秉皋陶之钧衡，皆磨智刃而裁莽腰，尽淬文锋而刳卓腹。内飞龙使杨复恭，甲门华胄，鼎族令名，三教精通，九流澄带，体物则左张却立，缘情则鲍谢推先，论昆仲而八龙掀鬐，谭经史而五鹿折角。秉枢衡于累代，贯名氏于百家，禀吴季札之仙姿，抱孔文子之敏惠，青山蕴玉，发群岫以耀光，渌水怀珠，起一川之晶彩。内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田胤礼，四渎比位，五星炳灵，清掩玉壶，义轻金诺。智圆若月，长垂助日之光，辩注如川，每凑为王之海。秉气正直，执心温恭，王佐宏才，帝臣重器。当轴而身回地纪，持枢而手正天文。宿禀道门，素钦真教，信言不美，常行质奏之词，法语可尊，每契和平之理。内枢密使、骠骑大将军李顺融，三杰挺生，千山发秀，元礼龙门之峻，庆及令孙，少君鹤驾之高，福滋灵叶，掌万机之密务，济一国之黎人。公清而水镜含虚，正直而朱绳让美，博学则丘坟著绩，操觚则锦绣成文。实腹守真，弃百虑于襟怀之外，虚心待物，纳八荒于方寸之间。监军使、骠骑大将军兼三川制置都监刘景宣，景宿呈祥，卿云布彩，风骨俊迈，才量宏深。淮南王之琼枝，骖鸾不远，河上公之兰友，跨鹤非遥，赞护克勤，勋庸永著。右街威仪明道大师尹嗣玄，大仙灵苗，高族茂叶，太上玄元之上足，文始真君之哲孙，七岁悟道，十三逢师，紫玉之骨将成，终游阆苑，黄书之文已究，即上朱陵。道士李无为，国源清派，天叶芳阴，真诀千重，穷研咸达，仙经万卷，讽览无遗。皆同在师门，结为道友，三天凤虿，化灵气以成书，一粒龙舟，驻童颜而度劫。星观月帔，上礼于元皇，虹辔云舆，前朝于大帝。金蚕五斛，暗吐仙丝，琼节一双，遥迎真侣。自昔忠臣明主，咸理国以升天，应历运以救时，苏生灵而毕绩。少皞、颛顼，皆上紫微之宫，君奭、太公，俱乘碧霞之辇。其宫室牖户，台榭池塘，似云雾之结成，如丹青之写出。七十二之福地，三十六之洞天，神仙之窟宅相连，以青城为户牖，真景之风烟不杂，以嶓冢为坛台，可以济度四迷，开弘七部。仙衣非制而自有，岂假纫针，仙车不驾而自行，曾无辙迹。九重天上，白玉为京，千雉城中，黄金作殿。披衮服而身挂日月，戴冕旒而坐镇乾坤，天纲正而四气和，国步安而三元序。手执长生之柄，制定白驹，心藏要道之根，控乘赤鲤。况乎代变时迁，绵历于三千余岁，建邦立国，峥嵘于四万余年。门巷新成，人烟渐炽，当时阛阓，仿佛如存，今日宫庭，精新尤盛。七色凤辇，驾幸仍频，九斑龙舆，巡礼弥敬。太虚天馆，常开不夜之门，无极福堂，永对长春之景，气连碧落，光掩赤城。臣职忝禁林，身叨词客，涉儒海而素浅，渡文河而不深，董仲舒五彩之蛟，稀来笔下，扬子云三清之鹦，少到毫端，愧无黄绢之才，难纪紫烟之瑞。词曰：

洪源肇开，浩劫无际，恍惚大道，希夷象帝。太初既隐，太始来继，玄黄在殼，清浊未蜕。天地之前，一千万岁，山比我久，如电之逝，海比我大，如丝之细。与释比效，空门永闭，与儒并功，章甫无势。昭德塞违，解纷挫锐，设教随机，应变无滞。三皇益明，五帝增睿，率土皆泰，群生咸济。楼观发轫，函关挂辔，膺宾阐化，申毒布惠，无状之状，无声之声，去莫可送，来莫可迎，强字之字，强名之名。太虚之上，黄金为城，杳冥之外，白玉作京，焕赫六极，牢笼八纮，万国同酌，百谷咸倾，莫得而竭，莫得而盈。浅而行者，长居利贞，深而行者，永致太平。凛凛烈气，化作天丁，郁郁劲草，变为神兵，火刀电耀，霜剑虹明，苋戳

封豕，瓜剖长鲸。地古风变，俗阜时清，年代绵邈，岁月峥嵘，新宫是建，永观聚成。赫赫高祖，明明圣孙，开凿造化，钢剔胚浑，把捉日月，包裹乾坤，鸾跄凤跱，虎步龙蹲。鸟卵之中，可纳穹旻，黍粒之内，能藏昆仑，尘波澄澈，智浪渊沦。迷罗自解，莹镜难昏，万象俱尽，惟道独存，三教争长，惟道独尊。心藏五贼，国静九门，蓬蓬谏鼓，泛泛衢罇，五方入贡，八表争奔，车徒川雾，租赋云屯。巍峨玉皇，焕赫金箓，灵官八海，水府四渎，尧汤宝位，舜禹天禄。巨寇枭殄，神州克复，去召千神，来臻百福，天转碧轮，地旋黄毂，献玉十珏，贡金九牧，寒暑运行，祯祥倚伏，害蛟绕刃，狂兕殪镞。轩镜在握，殷绳当木，琼台九层，银蚕五斛，手指青牛，身骑白鹿，洞启括苍，天开王屋，皇根国叶，帝宗天族，明堂端拱，元臣启沃，四海万方，无思不服。九虬夭矫，双凤回旋，鹤驾清汉，鸾骖紫烟，累行盈百，积功满千，丹琼楼高，上接九天，碧玉坛峻，下降八仙，大卧蓬岛，龙耕芝田，地有谦道，东走众川，人居上德，南御群贤，大活之井，长生之泉，延洪圣祚，万八千年。鹤涅不缁，乌非染黑，然于自然，得于自得，何以发蒙，内辨其惑，何以开悟，中修其式，如车指南，似星拱北，隐见无常，变化不测，大象难包，二仪益塞，大智难展，六合陋仄，长生之柄，永寿之城，朝服刀圭，暮生羽翼。庙献三颅，风清万国，灵观亲构，群仙来格，琼宫宝台，玉书金策，丰碑岳立，巨龟鳌逼，词惟颂美，文匪诞饰，鸾鹤翘蹲，龙蛇腾踯，紫气氤氲，赤光歙艳，七圣握图，九皇执敕，梵宇增光，儒宫出色，端冕明堂，垂旒御极，运齐三五，庆延万亿，开辟寰区，咸仰道德，永致中兴，皆从帝力。

臣奉宣令撰青羊宫碑铭，伏以太上金阙玄元皇帝，大道之祖宗，上德之根本，先天地而出，后天地而存，遨游于五劫之中，经历乎一千万岁。古青羊肆，白鹿神踪，紫气氤氲，赤光照灼，灵砖玉篆，永表中兴。九万群仙，皆在指挥之下，三亿力士，咸居役使之间，故能运动乾坤，转移海岳，化鱼鳖为兵士，剪戮铜头，变军旅为丛林，埋藏铁骑。潜扶圣运，冥助王师，殄灭渠魁，廓清宇宙，悬三凶之首级，献九庙之威灵，克盛帝图，永平国步。臣跪承睿旨，仰奉皇慈，昧学谀闻，属词荒鄙。其碑文今已撰讫，谨随状奉进以闻者。

右翰林学士守尚书兵部侍郎乐朋龟奏，谨具如前。

中书门下牒西川节度使：

牒：奉敕：金阙降祥，紫气接度关之状，瑶坛闷瑞，赤光腾发地之文。粤有玄符，留于古篆，当午夜而龙蛇摇动，六字分辉，后一年而狼武荡平，八纮无事，克昭灵贶，获启中兴。考帝祖之微言，显神功于景运，得不标于道观，铭在蜀川，流传千百万年，纪我一十八叶。乐朋龟职司内翰，首冠近臣，妙回掷地之金，镂入他山之石，铺陈尽善，葵藿当患于先知，述作无遗，子建何劳于独见。宜刊盛事，以证斯文。宜令西川节度使于本观建立，牒至准敕，故牒。

中和四年九月八日牒。

（《西川青羊宫碑铭》）

修青城山诸观功德记

杜光庭

真诰云：大天之内有十大洞天，中有日月，伏根三辰之精，光照洞中，明并二景，皆金城

洞阙，真仙所都。青城即第五宝山九室之天也。宁君居之，黄帝乘飙车，受龙蹻之道，拜君为五岳丈人，司掌群岳。辙迹坛址，于今尚存。岳神于绝岩之上，六时洒水以代漏，西极总真王君又领万仙，镇兹洞府。自然神灯，照烛林壑，值雨增焰，因风散化。其峭壁复崖，矗如雉堞，艳若飘霞，谓之赤石城，亦名为天国。同体异称，盖一山耳。昔汉祚陵迟，人鬼交杂，鼓氛吹毒，代杀生灵。太上命正一真人三天张君，自渠亭鹤鸣顿驾兹岭，行明威之法，清涤林泽，折冲万里，拔鬼城鬼市，刻石为天地、日月、羊马台、三师坛，命魔幢以誓鬼神，各司昼夜，丹笔画山，青崖中断，笔迹在焉。经图攸载，绝顶曰上清宫，首冠诸峰，秀出云表，傍有天池，旱潦如一，下曰接龙桥，石梁悬架，信灵仙之窟宅也。常道观顷为僧所夺，开元十二年甲子，特敕移归山内旧所，御碑存焉。诏赐丈人真仪，以祠宇为观。是日仙云成盖，甘泉注空。洎天宝西巡，望山祷醮，卿云散郁，灵蛇效祥。中和辛丑岁，僖宗驻跸成都，封希夷嘉号，驿骑降止，龙吟涧中。寻以灵应，叠申斋荐，神钟自响，仙炬遍山，肉角金蛇，具于坛上，枯棕再茂，六干重生，符瑞骈罗，咸编青史。景福元年壬子，址峰之上，石逆泉飞，危殿岿然，当流不坏。自此一派，隆冬弗衰，注于中厨，无烦汲引。非造化至神，孰能与于此也。山中有丈人、常道、威仪、洞天诸观，岁祀绵远，颓毁者多。前宰博陵崔正规、渤海吴延休，并加缮饰，将复旧基。旋属挚格省方，郡邑供亿，不遑缔葺，渐至颓隳，虽芝检奔驰，星车旁午，十年之内，无所增修。癸丑岁，县令南郡莫公廷乂，奉敕常醮，躬行真礼。阅其胜异，痛此榛芜，不率私财，不侵公用，二年注意，两观鼎新，福地山祠，各设其位，刻石为像，用图永年。观其虹缭回廊，翚飞广殿，明缀乌兔，色笼烟霞，云栋风窗，金碧交映，虬檐鸳瓦，丹翠相辉，俱斥淫奢，克全大壮。复命赐紫大德张素卿，图九江五岳之主，十山四渎之神，妙极丹青，弥加焕丽。或周天展醮，或黄箓开坛，报国为时，惟严与敬，固可以会真灵而福邦国也。又老君观寝容暴露，栋宇倾摧，示懋厥功，创为兴置。夫自然之化，无为之风，宏之者至人也，勤之者上士也，勤宏不怠，惟公得之。初相国司徒王公、安抚副使张公，佥以青城处二江上游，为一川剧县，赋舆殷会，水陆兼资，非能政全才，难膺慎择，飞上章奏而授于公。既至，则恤孤茕，抚羸弱，惩奸宄，戢豪强，冤讼平，逋窜服，彰善瘅恶，徇公灭私，期月而人称公理。亦犹卓茂在密，仲由为蒲之化也。剩燔之余，廨宇未立，经始营创，惟新其谋，工以子来，用以农隙，曾不越月，巨绩告周。大厦森沉，虚庭宏敞，不逾制以僭上，不嫌卑以逼下，非务矜后，允执厥中，亦犹叔孙一日必葺之志也。县临大江，岁有水患，漂泛昏垫，常人苦之。公遐眺波心，揆诸水脉，截灂为堰，移江趣东，数载之中，无复漫溢，亦犹金堤竹落之防也。常年渠堰，修必后时，拥耒将耕，尚俟培筑。公方冬授矩，甫腊罢功，元正大田，潘流□注。家有积谷，境无惰农，亦犹任延垦田，龚遂佩犊之劝也。列邑租赋，此县居多，菽麦炭竹之征，粮帛刍薪之税，事无虚月，纳不旷旬。每岁所征，半为逋欠，虽捶扑交至，靡能济之。公严令其下，始自局吏，后及居人，常限未终，先期已毕，禁束胥属，不入乡闾，里有歌民，门绝喧鹊。至于遐乡远部，细户贫民，必设法代输，不施横挠。时相国师九陇，摩垒逾年，飞挽刍粮，轮桴相望，暂发泉货，络绎道途，办无后期，动必成集，亦犹公沙穆神明之政也。辟荒招户，政务所先，谳狱祥刑，国章斯重。公怀人以德，决狱以情，褓负胥来，尽垦将芜之地，幽冤坐雪，再生就戮之魂，亦犹郑浑诱民，虞经审法也。温恭待士，南北如归，谦敬下宾，吐握不倦，由是轻车高盖，争趋义风，芰服鹑衣，共奔仁惠，亦犹郑元之门，孔融之席也。夫功德者，在道则功及幽明，德兼覆育；在儒则功捍大患，德御大

灾。公修于道则如彼，行于政则如此，功德盛矣广矣，加以廉洁明达，立事立功，瑞麦两歧，则抑而不顾，嘉禾盈亩，则蔽而不言，方之于今，罕侔全德。必俟回翔云路，步武明庭，下福烝黎，上赞昌运，岂止银章朱绂，百里一同而已哉。光庭早熟馨芳，初窥崇葺，辄书事实，非敢谀词。乾宁二年乙卯九月二十日癸酉杜光庭记。

（《全唐文》卷九三二）

升仙庙兴功记

二十行，行十二字，八分书，在偃师缑山。

尚书礼部郎中赐绯鱼袋李绰撰

夫大道阳教，重玄妙理，存虚无之迹，合恍惚之言，则有□周灵王太子，驾鹤冲天。遗庙之所在也，绵祀千百，与世瞻依，而榱栋陷倾，涂塈摧剥，肃恭奚展，焚醮无归。今河阳行军、怀州刺史、仆射清河张公，即留守太保相君之令弟，游心众妙，秉志出尘，省日费之资，托星冠之侣，鸠工合力，易朽为坚。扶曲槛于层峦，正飞甍于绝巘，晬容可久，胜事一新。云路重开，庶睹宾天之驾，风篁无废，如闻夜月之笙。观主苏尊师以克就厥功，宜刊贞石，请绰执赵升之敬，沐穰苴之仁，猥命撰词，不敢坚拒。时乾宁四年正月三日记。

观主道士苏镐。

前进士郑珏书。（光化三年添前字）

（艺拓、《偃师》卷上）

①《偃师金石遗文》卷上：按李绰记此庙兴功所自者，有云"今河阳行军、怀州刺史仆射张公，即留守太保相君之令弟。"案唐留守东都有张延赏，赠太保，至乾宁时代迥殊，且系亦不出清河。考《五代史·张全义传》，全义为河南尹，记所指留守，即谓其人。然亦惟加拜太师，未尝言太保，或史文从略不书也。全义有弟全武，当全义为河阳节度使，而全武为河阳行军、怀州刺史，亦权位所必及者，然则记云仆射清河张公，信可推矣。记后列"前进士郑珏书"下小注："光化三年添前字。"案《摭言》，得第谓之前进士，则珏书记时犹未第也。欧阳《五代史·郑珏传》：珏父徽为河南尹张全义判官。珏少依全义，居河南，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珏属有司，乃得及第。今列衔称前进士者，殆谓此也。

天柱观记

天柱观者，因山为名。按传记所载，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国：一在舒州，二在寿阳，洎今在余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经云：天壤之内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国家之有藩府郡县，递相禀属。其洞天之内，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领，考校灾祥。今天柱山即真诰所谓大涤洞天者也。内有隧道，暗通华阳、林屋，皆乘风驭景，倏往忽来，真踪杳冥，非世俗所测。而况大江之南，地兼吴越，其峰峦西接两天眼之龙源，次连石镜之岚岫，

东枕浙江之迢派，可谓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诸国往还。此外又有东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号，得非抗苍涯于穹昊，耸绝壁于云霄，立天为名，以标奇特耳。若乃登高远望，则千岩万壑，金碧堆叠，龙蟠虎踞，灵粹滋孕，代生异人，非山秀地灵之所钟袭，其孰能与于此乎？就中天柱，风清气和，土腴泉洁，神蛇不螫，猛兽能驯，自汉武帝酷好神仙，标显灵迹，乃于洞口建立宫坛，历代祈禳，悉在此处。东晋有郭文举先生，得飞化之道，隐居此山，群虎来柔，史籍具载。乃于蜗庐之次，手植三松，虬偃凤翘，苍翠千载，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创业，以玄元皇帝为祖宗，崇尚玄风，恢张道本，天皇大帝，握图御宇，授箓探符，则有潘先生，弘演真源，搜访神境，弘道元年，奉敕创置天柱观焉。仍以四维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采，为长生之林。中宗皇帝，玉叶继昌，玄关愈辟，特赐观庄一所，以给香灯。于是台殿乃似匪人工，廊槛而皆疑化出，星坛月砌，具体而微，则有被褐幽人，据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萝之阴。叶天师法善、朱法师君绪、吴天师筠、暨天师齐物、司马天师承祯、夏侯天师子云，皆继蹑云根，栖神物表，骨腾金锁，名冠瑶编，出为帝王之师，归作神仙之侣，金错标字，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详录。其余三泉合派，双石开扉，药圃新池，古坛书阁，各有题品，足为耿光。镠此际蒙圣朝叠委藩阃，绾阖闾之封略，统勾践之山河，宠极萧曹，荣兼浑郭，纡怀斯地，实迩维桑，素仰真风，备详前事。但以此观创置之始，本对南方，后有朱法师相度地形，改为北向。虽依山势，偏侧洞门，其洞首阴背阳，作道宫而不可致左右，岗垅与地势以相违，背洞门而不顺百灵，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观中寥落，难驻贤能，皆为尊殿背水激冲之所致也。乾宁二年，镠因历览山源，周游洞府，思报列圣九重之至德，兼立三军百姓之福庭，于是斋醮之余，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致道流困穷，二时而不办香灯，竟岁而全无醮阅。遂抗直表，上闻圣聪，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有三峰两乳，兼许迈先生丹灶遗迹犹存，遂乃添低作平，减高为下，改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为主案。寻即一二年内，法主两沾渥恩，道侣益臻，常住咸备，青牛白鹿，堪眠琪树之阴，绛节霓幢，不绝星坛之上，得不因移山势而再振玄风者哉！寻又续发荐章，奏闻丘君道业，圣上以仙源演庆，真派流辉，方瑶水以游神，复华胥而入梦，欲阐无为之教，欣闻有道之人，敕赐法号为妙有大师，兼加命服。虽寒栖带索之士，不尚宠荣，在法桥劝善之门，何妨显赫。其次毕法道士郑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岳，玄机契合，负笈俱来。镠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师，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福既荐于宗祧，恩惠频沾于军俗，寻发特表，蒙鸿恩继赐紫衣，焚修于此。其大殿之内，塑天尊真人，龙虎二君，侍卫无阙。其次别创上清精思院，为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厨及陈鼎击钟之所，门廊房砌，无不更新。天风每触于庭除，地籁时闻于窗户，兼为亲踪观额，以炫成功。非矜八体之能，贵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师闾丘君，灵芝异禀，皓鹤标奇，诞德星躔，披霓灵洞，朝修虔恳，科戒精严，实紫府之表仪，乃清都之辅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游方有志，蹑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驻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实同撰执。所谓道无不在，代有其人。爰自开基，至于功毕，备仙家之盛概，畅圣祖之真风，遂录画图，封上进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旨敕钱镠："省所奏进重修建天柱观图一面，事具悉。我国家袭庆仙源，游神道域，普天之下，灵迹甚多。然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况兹幽邃，岂暇修营。卿考一境图经，知列圣崇奉，亲临胜概，重葺仙居，仍选精悫之流，虔备焚修之礼，冀承玄贶，来祐昌期。岂唯观好

事之方，抑亦验爱君之节，既除章奏，披玩再三，嘉叹无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懿夫地出灵阜，天开洞宫，三皇之前，真圣非一，莫匪乘虚蹑景，出有入无，虽或挂于传闻，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涤居其一焉。天柱观晋汉已来，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继蹑清尘。当四方俶扰之时，见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宫岳立，高道云屯，六时而钟磬无虚，八节之修斋罔阙，有以保国家之景祚，福两府之蒸黎。镠今统吴越之山河，官超极品，上奉宗社，次及军民，莫不虔仰神灵，遵行大道。时也圣明当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东南，封功臣兼颁金卷，家山衣锦，秉两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护持之力。玄元至圣，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无为化，致乃及身于此，合刊贞石，用俟后贤。时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记。

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观察措置营田招讨安抚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杭越等州诸军事、兼杭越两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二百户钱镠。

（《大涤洞天记》卷下）

秦温买地券

石高九寸四分，广五寸八分，十行，行十八字，正书。在成都东关外出土。

维大唐天复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己卯朔，廿四日庚寅，□有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大道弟子秦温，就当县界普安乡沙坎里，将信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地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今象就了，不敢不谘启告天上地下土伯山灵地祇，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今日对闭，诸神备守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石人石契，不得慢临。若人吉宅，自有期契，天翻地倒，方始相会。今日吉良，告请对闭主人，□望富贵高迁，子子孙孙永保万岁，急急如律令。

（《萃珍阁蜀碑录》第三册）

梅先生碑

唐浙江东道观察判官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罗隐撰

汉成帝时，纲纪颓坏，先生以书谏天子者再三。夫火政将去，而剑履间健者犹数百位，尚不能为国家出力以断佞臣头，复何南昌故吏，愤愤于其下。得非南昌远地也，尉下僚也，苟触天子网，㹀佞臣牙，止于猛一狂人，噬一单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杀喜怒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至于出一言，作一事，必与妻子谋。苟不便其家，虽妾人婢子亦攀挽相制，而况亲戚乎？况骨肉乎？故虽有忧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乌乎！宠禄所以劝功，而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予读先生书，未尝不为

汉朝公卿恨。今南游复过先生里，吁，何为道之多也。

（《梅仙观记》）

仙都山铭

韦翃撰

亭亭仙都，峻极维嵩，屹立溟右，削成浙东。发地直方，磨霄穹崇，灵沼在上，祥云积中。圭臬千仞，柱宁四封，目视不及，翰飞靡穷。群阜奔走，列仙会同，黄帝彼访，碧岭是冲。丹穴傍起，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绡蒙。壤绝栖尘，木无寓丛，居幽不昧，守一而雄。万寿报响，九成来空，嘉名来复，展礼斯洪。禁作惩止，年祈感通，莫高匪兹，造物之功。

玄混播形，厚载孕灵，雄冠群山，孤高亭亭。挺立参天，氤氲青冥，岚凝丹穴，霞驳云屏。上磨九霄，旁碍五星，龙髯莫睹，凤管时听。降自穆武，求之靡宁，徒闻荒政，曾不延龄。物有殊异，昔人乃铭，爰勒斯文，缙云之坰。

（《仙都志》卷下）

仙都山铭

张莺撰

仙都有山，山出万山，直上千寻，入烟霞深，圆如笋抽，高突云阴。标表下国，权舆象帝，日欤月欤，万有千岁，东西大镇，川泽四卫，造化无根，莫知往制。晴岚依依，宿雾洞开，仿佛有像，神仙下来，灏气氤氲，灵鸟环回，永殊尘杂，不载纤埃。绝顶霄崿，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窥其状。日烛云披，风飘液飞，如雨雨空，微洒霑衣，谷来松音，潭影曙晖，往往鹤唳，不知所归。唐垂百年，玄宗体元，响应万岁，声闻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怀轩后，功成此地，丹灶犹存，龙升万里。事列方志，道高青史，无复仙容，空流溪水。百越之内，此山为大，恍若壶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来，独立沧海。

（《仙都志》卷下）

桐柏宫二石像题字[1]

伯夷

叔齐

（《两浙》卷三）

①《两浙金石志》卷三：右题字在天台县桐柏宫石像之背，篆书，径二寸。《天台方外志》云：二像赝

如白玉，镂刻高古，扣之声铿然，不知来自何处。相传宋时有道士王灵宝者，善医，宣和间召治母后疾，疾愈，官之，辞，赐之金帛，辞，独乞此二像载以归，建九天仆射祠。明时并入桐柏宫，奉于殿侧，改额曰清风。本朝朱高安相国又改为清圣祠。予按其笔法不类宋人，当是唐时所刻，故附于末。

灵宝黄帝中元天文

石纵横各九寸四分，前一行标题，正书，下符录四行，行四字。

灵宝黄帝练度五仙安灵镇神中元天文

（符文不录）

灵宝黑帝五气天文

石纵横各尺许，前一行标题正书。下符录八行，行八字。

灵宝黑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五炁天文

（符文不录）

（《匋斋》卷三七）

常清净经石刻

凡二石，俱正书，高二尺一寸，广一尺六寸。在淄川开元寺。

右刻首题"维大梁贞明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乙酉朔，廿一日乙巳建"。次刻经文及施主姓氏。每石十六行，字径七分。道观刻经创见于此。乾隆四十五年县人高廷谋得于东郭外土中，移置今所。

（《山左》卷十四）

太湖投龙记

拓本高五寸四分，广三寸七分，正书。

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父、守中书令吴越国王钱镠年七十七岁，二月十六日生。自统制山河主吴越，民安俗阜，道泰时康，市物平和，遐尔清宴。仰自苍昊降祐，大道垂恩。今则特诣诣洞府名山，遍投龙简，恭陈醮谢，上答玄恩。伏愿合具告祈，兼乞镠壬申行年，四

时履历，寿龄遐远，眼目光明，家国兴隆，子孙繁盛。志祈玄祝，允协投诚，谨诣太湖水府金龙驿传于吴越国苏州府吴县洞庭乡东皋里太湖水府告文。

宝正三年岁在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

（《江苏》卷七）

①《江苏金石志》卷七引翁广平跋：国朝顺治元年夏，吴中大旱，太湖龟坼。简村居民于湖底得钱武肃王龙简，盖投水府之告文也。其文一百七十九字，楷法颇似麻姑坛记，略有剥蚀处。四旁有一龙环之。其质银，重二十两。文中称"尚父、吴越国王钱镠年七十七岁"，又曰"壬申行年"，后纪"宝正三年岁在戊子"。按余公绰闽王事迹云：梁同光元年，策钱镠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阖自若泛闻录云：同光四年京师乱，朝命断绝，镠遂僭大号，改元保正。余按同光元年是癸未，若来年即改宝正元年，则三年当在丙戌，非戊子也。司马温公通鉴载钱镠止有宝正一号。而玉海载有天宝、宝大、宝正、广初四号。薛氏甲子会纪曰，天宝改于戊辰，唐天祐五年，朱梁之开平二年也。宝大改于甲申，唐同光二年也。宝正改于丙戌，天成元年也。夫丙戌为宝正元年，则三年实岁在戊子，而余、阖两书纪载之差谬显然矣。又康熙中钱霈续吴江县志亦载此文，"壬申行年"讹作庚申，宝正三年讹作二年。盖由壬申数至戊子，正符七十七岁之数，若庚申则不符也。

会仙观铭

张 绍

太始未形，混沌无际，上下开运，乾坤定位。日月丽天，山川镇地，万汇犹屯，三才始备。肇有神化，初生蒸民，上惟立德，下无疏亲。皇风荡荡，黔首淳淳，天下有道，谁非圣人。开源嗜欲，浇漓俗盛，贤者避世，真人革命。八极神乡，十洲异境，翠阜丹邱，潜伏灵圣。惟彼武夷，实曰洞天，峰峦黛染，岩岫霞鲜。金房玉室，羽盖云軿，葬日风雨，会有神仙。国步多艰，皇纲中绝，四海九州，瓜分幅裂。稔祸陬隅，阻兵瓯越，寂寞元风，荒凉绛阙。赫赫列祖，再造丕基，拱揖高让，神人乐推。明明我后，允协昌基，功崇下武，德茂重熙。睿哲英断，雄略神智，拓土开疆，经天纬地。五岭来庭，三湘清泚，四海震威，群生怀惠。犹劳宵旰，犹混马车，贪狼侯静，害马方除。淹留骏驭，想象鹑居，心悬真洞，梦到华胥。乃眷名山，追惟圣迹，内库颁金，元侯奉职。三境求规，五灵取则，跨谷弥冈，张霄架极。珠宫宝殿，璇台玉堂，凤翔高甍，龙转回廊。错落金碧，玲珑璧珰，云生林础，雷绕藩墙。七圣斯严，三君如在，八景灵舆，九华神盖。清霄莫匹，明霜匪对，仿佛壶中，依稀物外。众真之宇，拟之无伦，会仙之额，名之惟新。高峰为蟼，区谷成岬，皇猷颂声，永绝淄磷。

（《武夷山志》卷五）

洪州奉新县重建阁业观碑铭并序

徐 铉

道之为体也大，大则众无不容；道之为用也柔，柔则物莫与校。南方之强也，故冲气

之所萃，异人之所生，坛馆之所宅，景福之所生。相乎域中，南楚为盛。先圣之论，岂诬也哉？洪州奉新县阊业观者，案方志，西晋邑人刘真君之故居也。真君名道诚，以经明行修仕至刺史郡守。金行不竞，仁兽非时，知几之贤，有道之士，卷怀而退，修之于乡，玄德阴功，昭受灵贶。故真君辞张邴之禄，追茅许之风，单车还家，勤行不息。以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举族上升。蔼尔福乡，依然旧址，锦帷乍降，玉舄长留，后学瞻望，若仲尼之阙里，遗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梁大同元年，乃建为观。尔其豫章垂荫，洪井储灵，华林苍萃当其阳，冯水清泠环其域，烟霞韬映，竹树青葱，居然人境之间，自是仙游之地。载祀四百，朝市三移，封域之间，英灵不泯。鹿巾霞帔之士，往往冥升，缙绅缝掖之流，时时杰出，存诸旧史，是号名区。土德既微，群方构难，城有复隍之患，室多挠栋之凶。乃眷殊庭，俄悲阒户，而琼蕴之所秘，霜钟之所悬，屹尔丽谯，俨然对峙。有道门都监余守微者，剪除宿莽，草创精庐，苦节忘形，五十余载。修心以化俗，传法以度人。入室弟子龚绍元、吴绍甄，皆能肃奉真科，祗禀遗训。惟乡人之善者，知岁计之有余，高士胡君名仲尧，延庆簪缨，息机丘壑，师黄老之术以虚方寸，躬曾闵之行以睦闺门。博施济众，斯谓仁智，以为集灵之馆，祈福之场，陋而不度，民将安仰。于是揆时属役，即旧谋新，询谋佥同，诡信咸萃。增湫下为爽垲，易卑室为崇构。栋宇之设则因夫故基，制度之中则考于经法，凡殿堂门阙，居室厨廪，延袤周遍，殆且百区。三尊众真，羽仪侍卫，精严肃穆，不可为状。履端闱，造广庭，恍然如从汗漫之游；即瑶阶，瞻玉座，竦然若奉武夷之会。既而息徒已事，日吉辰良，明祀以告成功，精意以答真祐。举紫旄之节，摇太霄之佩，然九华之烛，奏空洞之章，星斗回光，烟云改色，青天白日，夫岂远哉！于时胡君以姻睦之行，慈惠之泽，里闾称举，郡国拜闻，诏书褒美，特加旌表，揭以双阙，蠲其追胥，江楚之间，以为盛事。是知玄风之被俗，圣政之化人，变鲁至道，见于今矣。夫如是，则可以传芳金石，垂裕昆云，俾乎好道之徒，益励齐贤之志云尔。其铭曰：

大道无名，得之为真，矫矫刘君，知几其神。逊尔侯社，上为帝宾，维梓之地，甘棠之人，峙此仙祠，章江之滨。华表未归，桑田已改，旧井谁渫，高台尚在，不见芝英，犹芳兰蕙，佳气郁葱，如将有待。彼美胡君，州闾之英，世味道腴，家传文声，归诚玉阙，奉赞金篆，易此颓构，化为殊庭。乃眷福乡，实惟南楚，闲馆相望，飚轮交午，真图秘箓，唯仁是与，刻颂贞珉，永归终古。

（《徐公文集》卷二六）

神仙起居法[1]

高一尺，广九寸，草书，八行，行十二三字不等。

神仙起居法

行住坐卧处，手摩胁与肚，心腹通快时，两手肠下踞，踞之彻膀腰，背拳摩肾部，才觉力倦来，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厌烦，昼夜无穷数，岁久积功成，渐入神仙路。

乾祐元年冬残腊暮，华阳焦上人尊师处传，杨凝式。

（《十二砚斋》卷十五）

①《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十五：右神仙起居法，为五代杨凝式所书。按《周书·杨凝式别传》云：字景度，华阴人，唐昭宗朝登进士第。唐亡，历仕梁、后唐、晋、汉、周五朝，惟在汉最显。乾祐中历少傅、少师，此刻题乾祐元年，当是为少傅、少师时也。自唐同光朝授比部郎中、知制诰，以心疾罢，明宗时复以心疾不朝，随末帝扈从，又以心恙喧哗于军砦。按是，则凝式久抱痼疾，而寻事神仙按摩之法，以期却病，理应然也。原石未详所在刻载，华阳焦上人无考。

唐故道门威仪玄博大师贞素先生王君之碑①

徐 铉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稀矣，书契已降，可得而云。黄帝、尧、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阳、仲尼导其用，故建言立德，宪章无穷。赤松、羡门神而明之，故轻举上宾。留侯、商皓变而通之，故解景灭迹。顺是以下，莫不由之。故有搢绅端委，利万物于庙堂之上，葛巾蕙带，全阴功于尘埃之外，隐显殊致，趋舍同归。其人有终，其魄不死。阆风玄圃，群帝之密都，赤城华阳，仙圣之治所。光灵肸蚃，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见之于贞素先生王君矣。君讳栖霞，字玄隐，华宗继世，积德所钟。生于齐，得泱泱之风，长于鲁，习恂恂之教。七岁神童及第，十五博综经史，阙党童子，靡敢并行，东方诸侯，为之前席。而仙材灵气，禀于自然，尘缨世网，不可拘系。每名山独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众莫能测。天祐丁卯岁，避乱南渡，至于寿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遗迹，于是解巾名路，委质玄门。问政先生聂君师道见而奇之，授以法箓。是日彩云皓鹤，翔舞久之。既而穷方士之遐游，得东乡之胜境。道无不在，善岂常师，又从威仪邓君启遐受大洞真法，玄科圣旨②，动以谘询，福地仙源，因而栖托。诛茅穿径，枕石漱流。身既遇而名愈彰，道已寂而节弥苦。桑田自改，桂树长留。烈祖孝高皇帝方在宾门，实来作镇。紫气表真人之应，青云符好道之占，君鹄书被征，褐衣来见。谈天人之际，讲道德之源，靡劳牧马之迷，自契顺风之问。因从敦请，来止建康。有玄贞观者，陈宣帝为臧矜先生之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华，游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宫望拜，玉牒秘词，叩寂求真，必君是赖。嘉祥灵应，世莫得闻。圣历中兴，恩礼殊重，加金印紫绶，号玄博大师。烈祖尝从容谓君曰："吾不贪四海之富，惟以苍生为念。"君对曰："夫古之圣人，修其身而后及天下，天下待一人安而后安。今天子勤劳万机，忘寝与食，身且不能自治，岂能治苍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为之寿，其识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净之基，尊玄默之化，谘诹宾敬，有逾于前。而君茅岭夙心，老而弥笃。比年抗表请归旧山，优诏惜之，又加贞素先生之号。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葛洪见留，不成大药，少君舍去，先梦绣衣。保大壬子岁夏四月甲寅，隐化于玄贞观，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惜，赙钱二十万，道俗嗟慕，会葬数百人。初，君之处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柏树平山之下，披榛剪秽，面壑临流，除地为坛，表朝真之位，因丘设陇，卜安神之室。至是归葬，符夙愿焉。六月丙申③，发自京师，溯淮而上。时畿内久旱，川涂可揭，是日大雨洪注，腾波却流。骞长堤，逾重堰，飘然利涉，人不知劳。昔周王有栾水之潮，宣尼有泗水④之应，校灵比德，其殆庶乎！君传法度人，数逾累百。有若玄贞观主朱怀德，名先入室，道振严师。首

座孙仲之章表，大德刘德光，参受经法，预闻玄秘。永怀在三之义，愿垂不朽之风。威仪王可则⑤、首座陈希声，并仰高山，共刊贞石。铉也不佞，夙承教义，虽复仙凡异迹，静躁殊途，而诚心所感，素交斯在，徘徊祠宇，邈若山河，敬书岘首之悲，以俟辽城之叹。词曰：

于铄子晋，上宾于天，亦有胤孙，穷神体玄。昔我来思，世称其贤，今我往矣，人谓之仙。至道希夷，孰知其然，华阳洞府，句曲风烟。林芳橘叶，地即芝田，披文相质，亿万斯年。

（《徐公文集》卷十二，《茅山志》卷二四）

①超案：《茅山志》卷二四，标题无"故"、"之"两字。作者结衔题"朝议郎守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徐铉撰并篆额"。文后题"文林郎守瀹遣充集贤院直学士徐锴书。银青光禄大夫行右千牛卫兵曹参军兼监察御史上柱国王文秉刻字"。

②超案：《茅山志》"法"作"经"，"圣"作"秘"。

③超案："丙申"据《茅山志》补。

④超案："泗水"集作"四川"。

⑤超案："则"，《茅山志》作"德"。

太一观董真人殿碑铭并序

倪少通

原夫自然生道，道生太一，太一生二仪，二仪既立，炫明三景，三景列像以均四气，四气氤氲，潜配五行，五行相属，而声六律，六律爰叙以旋七政，七政将平而定八方，八方布设是为九宫，九宫各据周罗十极，十极剖判而成万汇，万汇既终返乎太乙，即太乙孕灵之道，变化还元，妙用虚无之旨也。混沌既分，张乾裹坤，中有太乙，虚无之尊，腾辟二气，散为真根，清浊异体，元牝通门。道德之祖，自然之孙，即太乙真精灌溉之理矣。右月左日，光轮晷质，大游小游，分纲列职，照运寰区，定临凶吉，寒暑数迁，灾福靡失。唯德可顺，唯道无窒，即太乙神处变迁之用矣。动静杳冥，中含一精，冲和纯粹，天清地宁，统贯三才，神灵谷盈，春发夏养，秋合冬成，逐道开布，万化俱生，即太乙神气覆育之道矣。紫清之上，玉皇御中，有太乙之府，上台之宫，宫有九署，三官所宗，太乙真人，太伯仙翁，定生丹籍，落死北酆，统制万灵，元化无穷，即太乙掌符录权总之化也。故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者太乙之祖气也。是以一大谓之天，故经云象帝之先，即元元之首矣。庐山真人殿者，按仙传，即太乙真人隐化之所治也。连虎溪福地，接咏真洞天，上应仙曹，下通阴府，真人逐代降世。魏末晋初，孕灵于闽川侯官，寓姓董氏，名奉，字君异。托迹混时，行仁布惠，活士燮于交址，救屈女于柴桑，种杏拯民，苏苗降雨，摄欺□以威虎，归贞信以轻金，验太乙丹符，知非常道，散无功谷帛，远非常名。真人久处下方，将朝上界，以晋永嘉元年三月十五日感上帝锡命曰太乙真人，历居凡世，功满三千，可任碧虚上监，仍掌吴楚人民生死之文，罪福之籍。旌幢降处，千条之蜺影盘空，羽驾行时，万朵之仙花出洞，竞望天门，隐隐而上，即知圣人遁世，俗眼何辽，千载累功，一朝现化。暨乎风遒今古，事有改迁，道隐时讹，民嚣淳散。巨唐天宝初，制下，重加葺修。后值世更，屡经兵火，山口半里，颓挂卑祠。少通幸憩名山，访兹

圣境，榛芜隘道，荆棘漫穹，水石乱基，狸鼠交穴，目凌幽谷，对百鸟伤嗟，情断孤云，听流泉呜咽。默然愤志，誓续真风，与弟德规力勤三祀，形忘疲倦，手觉胼胝。乃遇韩王节镇江城，仁霑野泽，减有余之俸，助无罄之缘，匠运斧斤，基圆殿宇，时感松凝甘露，山吐灵光，沼绽交莲，林抽合竹，祯祥异事，郡国咸惊。即今上皇帝膺嗣明堂，丕图宝位，尧云四布，舜日广昭，仰紫气于函关，重光道德，敬朱鬃于羊角，继肃乾坤，文明丕彰，无为自化。保大十一载，遣北苑使董源支庆王帑藏钱物计三百万，大建仙宫，造四殿五堂，重门诸厦，都一百三十间，正宇塑五十九品真容。莫不山见良材，岩呈异础，工勤商伯，匠巧般输，神助莱劳，元资夙智，首尾四稔，备用都周。繇是梁竦虹躯，檐飞凤翅，风摇金铎，岩洞响清，日映朱栏，松筠影翠，丽移昆岛，景象蓬瀛，瀑注方池，称养琴高之鲤，云铺叠砌，宜升素靖之凫，九水民欢，五峰灵畅，山灯夜照，岩香晓散，文武星攒，溜黄云集，宝台高建，霞分红杏之原，绀殿晨开，光射白莲之顶，鲸鲵锁跃，簨虡龙吟，灵应九霄，道传万古，功标丹雀，善记罗酆，福利幽阴，神超静冶，翼扶帝座，长庆皇宫。少通受业朱陵，叩兴真迹，非邀名誉，贵显元猷，愧无夙契之人，直纪象先之德，用刊贞石，永固仙坛。诚恳诚欢，勉为铭曰：

元黄未判，大道爰升，太乙将兆，万化俱兴。为而不恃，得而不矜，日用匪测，混然常澄。无象有象，非真是真，道既设教，德乃通神。功动幽壤，福慧生人，圣恩不泯，等劫长春。皇化元化，真功神功，灵光出谷，仙花散空。殿云香霭，坛星灯红，天长地久，算福无穷。江岭瓯闽，高仙混尘，丹生冥腐，杳拯孤贫。遗风碧洞，流香紫宸，感乎圣德，像化咸新。湓水城南，咏真天北，晃晃真宫，巍巍圣德。道合昌时，灵扶睿国，自晋洎唐，元功靡测。日月轮明，人生万遍，山无改迁，化有更变。杳拥仙坛，香散宝殿，实谓瀛洲，飞来岳面。山销平原，亭台秀丽，甘露凝松，祥云绕砌。天上何殊，人间莫继，化奖元风，百千万岁。唐保大十二年岁次乙卯十一月记。

（《全唐文》卷九二八）

玉清广福观碑铭并序

倪少通

玉清观者，法玉清圣境而名，自吴及梁，相续重兴。汉文帝之祀，苏真人耽自郴阳上升，众仙迎往元辰，曾游斯地。吴大帝之代，葛仙翁元在句容受道，炼丹于涌泉，亦经于此。不独实录，具在仙籍，左右灵踪，古今不泯。赤松山畔，曾闻叱石之羊，王乔岭前，昔观飞凫之履，乡邻白鹤，有傅翁得道之岩，境接赤乌，即施君住宅之址，社连金阙，洞秀玉华，草木长春，烟云迥秀。黄精遍野，白术盈川，(阙)监临杨元德、门人王太清，心营半载，箕敛万缗，山现良材，地呈贞础，林麓听丁丁之响，庭除观矻矻之功，法天上之皇都，布凡间之紫府(阙)铭曰：

观本无名，古仙像成，会朝金阙，遂法玉清。宝殿缔构，祥云送迎，元功福荫，营寿函生。玉清圣化，栖隐名贤，诱彼英信，构兹良缘。福流旷劫，功逮幽元，解释罗酆，神登九天。栖神之乡，邻有冲阳，其道不宰，载之无疆。洞馨兰菊，林翥鸾凰，表瑞旌祥，福资圣唐。仰观洞府，灵路稀有，荡涤妖氛，资崇禄寿。太清太虚，建功不朽，名载碑珉，天长地久。

(《全唐文》卷九二八)

宣州开元观重建中三门记

徐铉

夫清净玄默,道之基也,宫馆坛墠,道之阶也。生知者因基以成(今上御名),勤行者升阶而睹奥。故君子德业玄挺,仁慈积中,必广驯致之方,乃形兼爱之迹,为科诫以检其情性,为象设以致其诚明。情性平则和气来,诚明通则灵符集,由是登正真之境,入希夷之域,旷矣无际,蕫然太和。斯实兴化致理之方,还淳反朴之本,岂与夫延方士,尚秘祝,求长生以自奉者同年而语哉!宣州开元观,远拟清虚,独标形胜,敬峰崇峻镇其后,句溪澄彻经其阳,钟一方淳粹之精,结三素氤氲之气,当泰陵之尊道,揭圣历于华题,蔼尔殊庭,居为福地。及运缠百六,数偶三灾,虽栋宇不踰,而制度多阙。灵踪必复,有待而兴。主上嗣位之七年,皇室再造之一纪,今储后殉臧札之操,让德承华,体间平之贤,总戎旧服。首台司而握师律,镇京口而领宣城。其为政也,质以先正,谘于耆老,义以果断,仁以发生,民力不偷,阙政咸举。而斯观路门久废,遗址将芜,非所以敬教尊祖,会昌建福者也。乃命执事,即从经度。民多暇日,府有羡财,勤而不劳,成而勿亟。巨栋山立,层檐翼舒,六扉洞开,方轨并入。重廊助其回合,秘殿表其深严。十绝之幡,拂文楣而绚彩,九龙之骖,轧金铺而振响。瞻之者有凌云之气,经之者疑驾献之游,信足以励上士之进修,福苍生于仁寿。既而功宣纳麓,望集抚军,大壮之制斯成,重离之位亦正。贞符允塞,盛德宜书。道士孙洞虚素业淳深,至诚敦悫,发扬真迹,启迪嘉猷。永为不朽之功,愿纪他山之石。宫臣执笔,以谦岁时。戊午秋九月庚申记。

(《徐公文集》卷十三)

池州重建紫极宫碑铭

徐铉

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充乎内,必道气应乎外。于是有聿修之德,追远之怀,扬名显亲之善,集灵徼福之举,用于邦国则臣节著,施于家庭则子道光,以之为政则民从乂,以之荐信则神降福。然则坛馆之作,焉得已乎。池州紫极宫者,本东晋之普明观也。浸之以秋浦,镇之以齐山,北望陵阳窦真人飞升之所,南瞻九子费征君栖隐之乡。玄风徘徊,精气交感,代有奇士,居为殊庭。既奉玄元之御,因崇紫极之号,治乱迭运,隆替不常。戊午岁,太守陈公始临此郡,历垝垣而叹息,步遗址而顾瞻。役不徒兴,义将有属。公妫水洪派,太丘旧族,重世避地,徙居建安。祖德门风,冠映图牒。王师拓境,闽方即叙,抚纳归附,旌访贤能。惟我严君,首奋奇节,芟夷逋秽,弘济艰难,偏师所指,无往弗克。故十年之间,由裨将历郡守,登上公,建高坛,功名之盛,近古无匹。及王室多故,边城不宁,复遣公督舟师,率诸将,万里赴敌。三年转战,算无遗策,兵不顿锋,威行军中,勋在王府。舍

爵再命，聿来是邦。于是解甲释兵，颁条布政，事从中兴，民用辑和。会文赋诗，彬彬然有儒者之风矣。俄而王妣国太夫人凶问至，公孺慕出次，烝烝永怀，以为柔仪慈训，实大吾族，鞠育仁爱，兼倍诸孙。尝药弗亲，执绋且违，欲报之恩，王事靡盬；思所以荐祉于冥莫，求神于希夷。非龟山之宫，必易迁之馆，然则琳房金阙，瑶坛桧井，迎列真之御，资阊风之游，仙经不诬，胜事可作。于是瞻星揆日，饬用庀徒，散庑下之金，出荆门之绢，人百其力，工荐其能，易其倾颓，化以壮丽，成于心匠，不愆素期。自某年月鸠工，至某年月讫事，凡出钱若干万，筑室若干间。正殿当阳，三尊负扆，享列宿之位于东序，设三官之堂于西厢。严馈奠之室于艮维，所以尽时思之礼，敞闲宴之亭于乾位，所以极坐忘之怀。矢棘翚飞，霞骏云蔚，璇题行月，焕城邑之晶光，飞甍白日，壮江山之气色。如是则飚轮之驾不得不临，肸蚃之福不得不集。想见武夷之会，足申令伯之心。至矣哉善庆孙谋，无得称已。尝试论之曰：神仙者，君子之所归也。故真诰云：至孝至贞之人，皆先受灵职，次为列仙。岁登降其幽明，如人间之考绩矣。若乃尽忠于君，纯孝于亲，敷惠于民，归诚于仙，而不得与夫饵芝术，醮星斗者同跻真阶，吾不信也。勖哉，夫子其惟有终。铉尾驾南巡，致礼名岳，假道过此，仰瞻久之。博我以文，辄不逊让，其铭曰：

我经池阳，池阳既康，化以至道，民知向方。乃新开馆，以事虚皇，君子荐祉，则惟其臧。我登新宫，新宫既崇，深严耽耽，丹彩彤彤。九华散影，十绝盘空，若在霍岳，如游阆风。至道不烦，玄关甚迩，孝享诚敬，奉时祖妣。善庆绳祖，施于孙子，三茅二许，夫何远已。流芳金石，永永千祀。

（《徐公文集》卷十二）

复三茅禁山记①

徐铉

华阳洞天，金陵福地，群仙之所都会，景福之所兴作。故其坛馆之盛，荐享之殷，修奉之严，樵牧之禁，冠于天下，其所由来旧矣。丞历中微，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荒芜。若乃真灵翔集，玄贶肸蚃，兴复之迹，必假异人。天祐丁丑岁，贞素先生王君栖霞，始来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肺，偃息朱阳，永怀旧规，期在必复。先生潜德内映，符采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合。凡缟纻之赠，赡信之资，悉奉山门，以成夙志。于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萌隶者，尽购赎之。刍荛不得辄至，墟墓不得杂处，艺树蔽野，植松为门，川梁必通，榛秽必剪。建方坛于雷平之上，造高亭于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诚之地，游居有税驾之所。姜巴古陌，秦望旧封，肃然清光，复如开元、天宝之岁②矣。先是紫阳之右有灵宝院焉，真台故基，鞠为茂草。先生殚罄资用，克构殿堂。有开必先，无远弗届。都督武陵康王奉钱百万，梁王造殿一区，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岁，惟新旧宫，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隗致襄城之驾，庚桑化畏垒之人，是知道心惟微，其应如响。时则有若道士经若虚，协规同志，是振是赞，干事以恪，感物以诚，绩用不愆，斯实攸赖。先生以保大壬子岁夏四月悉书夫屋室之数，疆畔所经，请命于京师，申禁于郡县，以授茅山都监邓君栖一。能事既毕，数日而化。期命玄应，昧者不知。夫仙阶感召，谅非一揆，若乃神清气灵，骨箓标映，受之于

天也。心虚器冲，玄德充蔚，基之于性也。昭真垂教，启焕灵迹，行之于勤也。故策名紫素，飞步黄庭，流功储庆，必参相合。然则先生之道，其殆庶乎！虽飙驾不留，冥升日远，而高风可述，遗范在人。进而纪之，翰墨之职也。邓君企慕前躅，见托直书。己未岁秋八月日记。

（《徐公文集》卷十三，《茅山志》卷二四）

①超案：《茅山志》卷二四题为《复禁山碑》。

②超案："岁"，《茅山志》作"盛"。

茅山紫阳观碑铭并序①

徐 铉

臣闻太初之气，其生也无始，众妙之门，其本也无名，积而成形，散而为气，乾坤运之而两仪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贞。是故断鳌炼石之功，绝地通天之业，衣裳轩冕之后，干戈揖让之君，虽复遭罹异途，步骤殊致，莫不协契于神明之域，饮和于道德之原，广无为之为，执无象之象，万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迹也，则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则收视返听，全真而养身。至其玉检登封，萝图启后，游神象外，脱屣区中，铸金鼎而乘白云，登寒门而立玄极，閟宫清庙，式严观德之场，玉洞金坛，别启下都之所。由是灵符综集，真箓歧分，三元八会之文，潜神仿佛，七映九华之室，密拟形容，足以徼福应于含生，致孝思于时事。圣人继作，灵构相望，故茅山紫阳观者，今上敬为烈祖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尔乃星纪储精，下为峻极，河图蓍策，悬示祯期，自道气融明，真科流衍，治化宏开于赤县，符图广秘于名山，而华阳洞天，实群仙之都会，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乡。左凭柳汧，烟霞摇映，右带阳谷，川原隐嶙，伏龙靡迤，镇以雷平之岭，郁冈回合，浸以护军之潭。郭真人叩舷之池，不迁留岸，许长史炼丹之井，自冽寒泉，白雾紫烟，照映其上，飙轮鹤驭，往来其间，高真七人，四处兹地。其后贞白真人②以玄德应世，肇开朱阳之馆，以玉书演秘，爰立昭真之台。堂靖疏基，玄州之踪可拟，生徒广业，白龟之迹斯存，金钮凤罗，代相传授，龙车虎驾，世有升飞。及玄静先生以冲气含和，体庚桑之岁计，玄宗皇帝以尊师重道，屈轩后之顺风，由是天眷遐临，皇心密契，维新旧馆，再易华题。丹箓洞经，洁修无倦，芝泥龙简，投奉相望，户邑之民，岂止奉明之县，樵苏之禁，宁唯柳下之坟。故得云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瑶水，徒咏空歌，异汉帝之猗兰，唯陈甲帐。自兹厥后，代有崇修，上士名人，时时解蜕，云骈羽盖，往往降灵，皆著之金石，播于谣颂。嗟乎！四时代谢，天道盈虚，虽元气长存，历劫以资其融结，而三阶有象，随时因表其晦明，则斯观也，将世运以汙隆，与皇图而升降。赤明未启，犹多闾户之悲，白水方兴，始渐高门之庆。孝高皇帝犹龙孕德，指树垂阴，应枢电之殊祥，肖中天之奇表。甘盘就学，和光于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见于九三之际，宾门纳揆，有大造于当时，彤矢卢弓，允至公于四海。由是法尧受命，祀夏中兴，补西北之不周，应东南之王气，御明堂而揖群后，辑瑞玉而觐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忧深而思远。乘奔驭朽，不以黄屋为尊，旰食宵衣，惟以苍生为念。知无为之无败，体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举其中，事至而应，爱民重法，敦本训农，偃革销兵，守好战必危之戒，卑宫菲食，惧以人从欲之讥。故得百宝效灵，三辰荐祉，远无不届，迩无不安。少康光武之

功，独高帝箓，贞观开元之业，更启孙谋。今上承积德之基，法自然之道，变化无方之谓圣，神武不杀之谓仁。学洞精微，守谦光而冲用，明照隐伏，体大度以包荒，动则庇民，不矜功而尚智，静惟修政，恒务啬以劝分。闻善若惊，每赏秋毫之细，容光必照，宁遗行苇之微。化浃风随，时和俗厚。尝以为天下者烈祖之天下，宪章者升元之宪章，垂裕无穷，永怀罔极，衣冠原庙，未足尽思，声乐娱神，良非至敬。缅慕在天之驾，因严访道之宫。寻属长乐上仙，濯龙兴感，载咏生民之颂，思宏止乱之功，乃眷灵岩，诞敷明诏，发虞衡之吏，集般尔之工，执艺骏奔，饰材麕至，果园之桼供其荅斵，北芒之土给其圬墁。乃新秘殿，秘殿孔硕，踏其翟翥，屹其穹隆，琁题互照以晶荧，珠网交疏而窈窕，震殷雷于滴沥，拖宛虹于楯轩，忽阴阖以阳开，乍霞驳而云蔚。俨若虚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疑驭气以迥陟，眇凌云而遐观。乃立高门，高门有閌，拟金阙之觚棱，洞朱扉而焕照，龙章凤篆，以之题署，霓旌绛节，兹焉出入。乃建两序，纷逦迤而重深，乃起层楼，邈岧亭而显敞。北弥郭千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景以烛坤，丽丹青而藻野。速如神运，恍若化工。每至日薄星回，岁之云暮，桐华萍合，春聿载阳，赤城旋轸之初，白鹤会期之际，都人士女，举袂成帷，袭灵风而共洽天和，仰云构而方知帝力。岂止百年犹畏，独识轩辕之台，三寿作朋，永闷姜嫄之庙，大哉至矣，无得称焉。夫妙本太无，名垂不朽，挺穷神知化之盛，然后显通幽洞灵之微，立尊道贵德之教，然后致还淳返朴之理。断于人为富寿，被于乐为声诗，告于太史为典册，著于丰碑为铭篆，耿光丕显，其在兹乎。爰命下臣，敬书令德，词曰：

邈矣至道，悠哉妙门，黾黾无物，绵绵若存。是生清浊，爰辟乾坤，乃生之民，乃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曰帝，访道峒山，求珠赤水。下或知有，时称至理，三正循环，鸿图资始。于惟基命，赫矣皇唐，运启再造，天垂百祥。玄德升闻，既寿永昌，时乘白云，至于帝乡。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礼极配天，教先尊祖。明发尽思，僾然若睹，敬伫仙游，式严灵宇。灵宇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露朝凝。重屋四注，崇台九层，云生窈窕，日丽觚棱。三秀交阴，五便分径，丹沙流液，玄洲立境。柳谷缊烟，雷池写镜，仿佛九华，依稀七映。至诚则感，有应斯来，含真上客，萧闲逸才，飙轮倏忽，晨盖徘徊，浮黎认土，方丈疑台。昔有圣人，建言敷教，教物以慈，奉先以孝，敬佩真契，恭闻大道，显妙用于言象，鼓淳风于亿兆，荐纯嘏于无穷，仰皇猷于克劭。

（《江宁》卷三、《茅山志》卷二四、《徐公文集》卷十二）

①《江宁金石记》卷三：右碑正书，朝议郎、守太子右谕德、武骑尉、赐紫金鱼袋臣徐铉奉制撰，朝议郎、守尚书虞部郎中、武骑尉、赐紫金鱼袋臣杨元鼎奉制书并篆额，银青光禄大夫、行右千牛卫兵曹参军兼监察御史、上柱国臣王文秉刻字。己未岁十二月一日建。此时奉周正朔，故不署南唐年号。今碑已佚，只存片石，计四十余字，藏于句曲骆氏。阳湖孙季逑藏有旧拓完本。

②超案："真人"，《徐公文集》卷十二作"先生"。

筠州清江县重修三清观记

徐 铉

元气既判，天地乃位。气之清明灵粹者钟乎洞天福地、名山大川之间，真圣之所宅也，

景福之所兴也。然则游居走望，乃建道馆焉。通都大邑，往往而在。豫章之地，实日奥区，带豫章之通川，据西山之雄镇，郁映磅礴，神异所栖，高真十二，震耀方夏，方灵轨辙，靡迤蝉联。保大庚戌岁，诏复高安县为筠州，析其北鄙为清江县。而三清观负新邑之左，瞰长江之滨，形胜高奇，坛宇严净。闻诸故老云，昔吴、许二君尝游兹地，夜观青气上属于天，相与叹曰："此非凡地，当为神仙之宅。"及二君登晨之后，邑人追感前言，共构[①]茅茨，岁时荐献，众目为草堂道院。函关紫气，事往名存，盘厔草楼，人非郭是。年世弥远，增修益崇。开成中，始诏赐号三清之观。自时厥后，又逾十纪，运逢治乱，道有汙隆。中兴已还，百度咸复，官得其守，人尽其能。道士吴宗元，允迪玄风，克堪道任。以为朝礼之域，飙款所临，不饰不美，众将安仰。于是月考岁计，庀工饬材，补废扶倾，无所不至。建三清之殿，造虚皇之台，设待宾之区，敞饭贤之室，范华钟之铿訇，构层楼之岧亭，回廊复道，重深奥秘。于是饰仪卫，备器用，肃然必洽，焕焉可观。夫其诚至者其礼修，其守固者其事举，道（以下缺）

（《徐公文集》卷十）

①超案：此处集以小注"今上御名"代，当为"构"字。

宋

庆唐宫延生观敕①

石高广均二尺七寸，二十行，行十九字，正书。

圣旨事：大唐贞观拾柒年正月十五日太极殿早朝，钦奉太宗文武高皇帝圣旨，诏行天下：朕始即位，二次首放宫女六千，中有贤妃哲后，悟点宫庭，隐迹出家，修道真素，正古元风，地方官司，依实表奏，朕准该部请旨修理敕封护持便宜等因。德阳殿钦奉睿宗皇帝圣旨：惟我皇姑，归道升腾，朕委中书平章王允中赍领内库金帛，前诣修道之迹，大建圣容殿，御制碑文，琢造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公主玉像真祠，飞白庆唐宫延生观并为额，女道每员名袍一领，御赐白米伍伯硕，帛一千匹，田土一十顷，以供修补，永充斋食，乞免科率，庶恳志于焚修。敢有辄行他议，以违御笔。钦此。钦遵。本月十五日节该钦奉太后太皇后圣旨：诏行天下道庵宫观，有奉老子帝王圣容处，都是我家皇上祖宗社稷主。凡诸王驸马家族文武等官，豪军富民，似前更改欺占者，悉照秦国公斩。圣旨着礼部重刊榜文，通行天下知道，钦此。钦遵。

大宋建隆二年八月十五日　知宫提点吕道□立石

（《萃编》卷一二三）

①《金石萃编》卷一二三：按此碑语多鄙亵，无论其他，即唐太宗初谥文武圣皇帝，后增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此碑乃称为'太宗文武高皇帝'。宋杜太后以六月甲午崩，此碑纪八月十五日，而文云本月十五日钦奉太后太皇后圣旨云云，其谬显然。又文内有云'节准该部请旨''以违御笔钦此钦遵'，'圣旨着礼部重刊榜文，钦此钦遵'，等语，绝不类宋初人制作，疑是后世村庸道流所伪托。姑录存备考。

洪州西山重建应圣宫碑铭并序

徐　铉

先儒有言曰：山者宣也。宣气生万物者也。然则崇岳巨镇，盖气之维者也。其间灵峰

奇岫，又气之粹者也。是故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感而生圣贤，宅而为洞天，奇怪恍惚，非寻常所能测已。西山者，作镇荆楚，雄视衡巫，势靡迤而崇高，气清虚而和畅，动植滋茂，樵隐闲安，物轨之，洪崖先生所居于此。洪井之右，涧水之滨，乔木森罗，古坛犹在。长阜回抱，是谓鸾冈。北隅特高，仍有伏龙之号。唐乾元初，山人申太芝上言，其地有异气，诏于此立应圣之宫。抗玄元正殿于其前，塑肃宗圣容于其上，缭垣观阙，仰法于紫宫，路门纳陛，取规于丹禁。光灵焕烂，荐献精严，上士勤行，守臣涖职，秩祀之盛，莫之与京。广明已还，三灾在运，望拜之地，阒而莫修。辽东之鹤徒还，绛县之人已老。甲辰岁，有道士王守玄者，缑山仙裔，茅岭名流，受命藩侯，来膺道任。翦荆棘于高阁之址，创茅茨于隆栋之基，不出焦光之庐，自化庚桑之俗。善言弥远，驯致其功，二十许年，克甄旧制。人室弟子刘德淳，气冲貌肃，节苦行高，恪恭以居次，谦和以接物。既嗣其业，遂成厥终，又十余年，缔构云毕，凡内外殿宇百有余区，材用善良，工艺坚密，其藻饰也不踰奢俭之节，其广袤也足展朝修之仪。秘殿深严，灵坛博敞，睟容穆若，列侍参然，钟磬在悬，苾芬具荐，灿旭景于轩槛，延夕月于甍题。萧寥空洞之音，希夷飚欻之御，邈哉真境，无得而名。铉爰在弱龄，服膺至道。先君顷参戎乘，尝涖斯邦，依然棠树之人，自是桐乡之邑。乃以庚申岁迁奉松槚，卜兆于鸾冈之阳。敢言折臂之祥，愿占维桑之地。明年复以王事再至山中，祠虚皇于游帷之宫，投龙简于天宝之洞。所经灵迹，实契幽寻。又是山有宝光，初至之夕，即见于中峰之上下，至山麓倏忽聚忽散，状如野燎，而精明眩目，不可正视。洞中有盘石，石有三药臼，岁端午，日未曙前，常有捣药之迹，余滓在焉。水流至此，甘香如蜜，取以濯漱，心府莹然。斯皆载于旧经，亲所覆视者也。此山登晨之士接武，而洪崖为之冠，列仙之墟连属，而洪井为之宗，然则阆风玄圃之在人间者也。宜其篆刻金石，永齐穹壤，鄙儒不佞，敢作铭曰：

江之右，楚之区，峙灵岳，为仙都。洪井滨，鸾冈隅，建清宫，应真符，废而兴，神之扶。宫既成，道既行，校三官，朝百灵，集景福，荐皇明。复淳化，遂嘉生，亿万年，流颂声。

（《徐公文集》卷二六）

马二十四娘墓券

石高七寸，广一尺一寸，十九行，行十五至二十二字，单行顺下，双行逆上。前为符箓。

维大宝五年岁次壬戌十月一日乙酉朔，大汉国内侍省扶风郡没故亡人马氏二十四娘，年登六十四命终，魂归后土。用钱玖万玖千玖百玖拾玖贯玖百玖拾玖文玖分玖毫玖厘于地主武夷王边买得左金吾街咸宁县北石乡石马保菖蒲观界地名云峰岭下坤向地一面，上至青天，下极黄泉，东至甲乙骐驎，南至丙丁凤凰，西至庚申章光，北至壬癸玉堂，阴阳和会，动顺四时，龙神守护，不逆五行，金木水火土，并各相扶。今日交券，应合四维，分付受领，百灵知见，一任生人兴功造墓，温葬亡人马氏二十四娘，万代温居，永为石记。愿买地内侍省扶风郡殁故亡人马氏二十四娘券。卖地主神仙武夷王，卖地主神仙张坚固，知见神仙李定度，证见领钱神仙东方朔，领钱神仙赤松子，量地神仙白鹤仙，书券积是东海鲤鱼仙，读券元是天

上鹤，鹤上青天，鱼人深泉，岗山树木，各有分林。神仙若问，何处追寻，太上老君敕青诏书急急如律令。

（中拓）

太一宫记①

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一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四字，正书。

华山陈传撰

乡贡进士宋复书

乡贡进士陈羲篆额

浑沦未剖，含溟涬于太虚之中，元卦才分，布妙化于无方之外。清浊升降，天地由分，列宿朗而日月明，四时行而阴阳化，信乎仙山灵岳，福地洞天，莫不由精英之所聚，□秀之所变，故国家封崇旌显，以表其神异焉。终南山太一宫者，即太一降临之地也，因其受封，故得而名焉。于古雍之东南，玉案之西北，东接蓝水福地，西连太白洞天，左有千龄观，右有万年宫，滈镐两间，杜陵之首，山水秀绝，灵迹环绕，实万古神仙之宅也。自汉室元封初武帝所建也。帝一夕焚香于别殿，忽觉满庭辉朗，神告浮空，帝惕然潜听曰："将中秋日太一玄君②降于终南山，与国为福，当建宫殿以俟奉安。"语已寂无所闻，帝恭默诚谢。待旦诏下有司，问太一玄君何圣号也，奏按道藏三洞秘典，乃九天无量三昧太一玄君也，居三境上元之上，在九阳天中之天，为万化之根元，作九天之祖母，统三界女真，定周天风雨，江海神龙，河渎主宰，一切水仙，莫不隶焉。其诸太一居众辰之首，万曜之先，列星宫为天皇之上相，照寰海作至圣之尊神，司人伦善恶，统岳渎灵官，年丰岁俭，旱涝灾伤，无不总焉。或经游分野，临照邦家，感道德而降休祥，应荒淫而生灾沴。故国家应运修崇，精诚严奉，以资皇基永固，帝业昌隆。武帝由是敕下起宫于此，奉安三昧太一玄君，并十神太一。至期，武帝銮舆躬临，清衷虔祷，果如神告。忽然山川震动，箫鼓鸣空，云鹤荡逸，天花散坠于宫南巨谷间，摧峰裂岫，万仞绝壁，下化成池沼，绀波云动，水色霞辉，谷之西北，数峰巍耸，上现楼台金碧，烂光紫烟。帝惮然敬谢，寻封其山曰太一，池曰澄源，修太一玄君祠于池之侧。祠成，其化宫失矣，惟神沼存焉。遂分上下宫，皆锡羽流焚修，于光熙中奉敕重加完整，诏三洞法司梁谌主其宫事。法师道业高迈，德行崇显，内守真玄，外专真素，每奉征命，祈晴祷雨，却厉储祥，无不感应。至太兴元年戊寅岁上升。晋元帝闻而异之，遣中使就山设普天大醮，封玄君祠为金华洞天，并上下宫额，悉皆御书，及谥法师为升玄天师，以发挥至道，旌显玄风，俾万世修真之士知仙可学而得焉。兹后三元五腊，八节四时，请福祈恩，壤壤如市。逮隋开皇中，兴崇尤盛，继有道士杨景通住持。景通真浑沦仙客，高道奇人也，善胎息辟谷，炼气出神，咒水飞符，役使六丁，召龙致雨，救旱苏危，即有岁时。至唐高祖始定天下，闻而惊喜曰："太一者五福之主，万乘敬仰之庭，真人圣贤，间世而出，实天下太平之兆也。"遣中贵降手诏，修崇殿宇，一概鼎新。选戒洁道流三十员以奉香火，及赐土田绕宫周广五十余里，以为斋给之费。于景龙三年上元日，杨景通升堂鸣鼓，召门弟子曰："吾将朝元始上

帝，汝辈修真，无令自惰，人身一失，永劫不复。”俄有瑞云覆地，鸾鹤翔天，金童玉女，迎师浮空，苒苒而去，异香清气，余月不歇。（师于真观间已三百岁矣）时中宗皇帝闻而倍加称叹，嘅不得夙授真教，北面以师礼事之。御撰赞文，遣上卿降香及敕，修澄源阁于池之北，创升仙堂于下宫。至开元中，玄宗皇帝銮驾诣宫，登坛虔祷，顷忽祥风异香，烂霞轻霭，弥覆坛上，中有神仙隐隐而见，天衣羽服，鹤驾霓旌。帝拜首俯伏，请问国之休咎，仙一一垂谕。少选，云色高举，鹤驾辽天，上稽首祈谢，以仙语书其册，自为驾鹤篇，即修驾鹤轩于宫之西北隅，帝亲文其碑以彰神异。銮舆归国，颁宣中使继踵不绝。自僖宗皇帝入蜀之后，兵火数至，道流潜遁，宫宇骞灭，所赐常住，悉为众有，存惟两宫基址、尊像而已，其诸盛事，废失之尽。上宫传呼为澄源夫人之庙，下宫为太一之观，其澄源者，即当时所封池阁之名也，夫人者，乃太一玄君也，盖岁月浸久，后人不知其源，相习之讹。嗟乎！玄宫真府，半为樵叟之家，仙圃芝田，尽作荒榛之野，修崇废久，灵沼仍存，风雨顺时，尚为民福。至后晋相国桑中令出镇古雍，下车之始，岁旱之甚，稼穑枯槁，民不望生。公亲诣山，恭诚恳祷，即日应祈，雨势霈沛，随时霑足，遐迩欢呼，仕民均庆，公欣然叹曰：“神圣灵感，其速也如此。”遂奏朝廷支省钱重修殿宇，复置道士住持，精专完饰，严洁焚修，奉国家请福祈祥，为兆民除灾却疹，实寰中之圣概，海内之灵宫。谨叙故实真记云耳。

大宋建隆三年岁次壬戌正月一日住持焚修上清三景大洞法师崇玄大师赐紫道士王若海立石

大宋政和元年岁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太一观主兼管句太一湫事赐紫道士王希美重立石

前观主监观道士刘希文、副观主道士皇甫希旦、尚座兼殿主道士秘希孟、监斋道士尹希元、化主道士降清坚

前兴国观主道士范希圣、前殿主道士杨希征、三清观主道士敬司道、库主道士赵遵道、典客道士冯清补、掌籍道士郑清遣、表白道士严道光、前殿主真岁道士张渊希

（《萃编》卷一二三）

①《金石萃编》卷一二三：按此碑题曰“华山陈抟撰，乡贡进士宋复书，乡贡进士陈羲篆额”，文多夸诞，事无可征，似非希夷手笔，恐亦道流所托也。宋复、陈羲名，不见于书谱。《陕西通志》，长安县有元君庙，在县北三十里冯党里，创自唐代。又古坛庙有泰一坛，元光二年从亳人缪忌奏，立于长安城东南郊。《礼乐志》，武帝祀太一甘泉，在京西北云云，而别无所谓太一宫者。按亳人缪忌奏祠太一事，见《史记·封禅书》，事在武帝立之十八年，是年为元朔六年，非元封，亦非元光，《通志》与碑皆不合。《通志》又载咸宁县有太乙元君行宫，在东关鲍墟坊，旧有庙在太乙谷，士民以其去城甚远，不便祈祝，故建行宫，未知创自何代云云，亦非碑所称太一宫。碑云后晋相国桑中令，谓桑维翰也。新旧五代史维翰传均不载其镇雍时岁旱祷雨之事，盖皆荒邈难稽矣。后题‘道士王希美重立石’，云政和元年岁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而不书何月。《宋史·徽宗纪》是年月皆不书朔，稽《辽史·朔考》，是年十月庚寅朔也。后道士题名者有曰秘希孟，曰降清坚，秘降二姓不多见。

②超案：“玄”字《萃编》注“庙讳”，下同。

灵景寺庆赞斋记

高二尺七寸，广七寸，八行，行六十九字，正书。额题'同会弟子庆赞斋记'。在容县都峤山灵景寺。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弟子、南瞻部洲大汉国左静波指挥使，南西讨捕军并海门防遏防拓等军都部领将、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右监门卫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蔡珽，舍己俸铜钱弍伯贯文，于容州都峤山灵景寺塑造释迦牟尼佛、弥勒下生佛、无量寿佛、阿难迦叶菩萨、献花善神共壹拾叁躯，上资当今皇帝圣祚无疆，龙图永固。同会弟子管舀指挥使李彦晖、李延贵、陈延嗣，高品梁廷玉，都知兵马使苏廷蕴，西头殿前承旨裴玛，英罗回图院陈延进，女弟子阮氏六娘，女弟子刘氏六娘等玖人，舍钱玖贯文。同会弟子讨捕军管队、中军大将杨彦兴，李清、吴承钦、陈诸、黄延嗣、黄彦通、杨云、赵匡□、阮行思、王志□、曾匡效、庞法住、伍彦谋、邹政、蒋鲁、徐承道、甘婆锡、陈敬忠、王昌嗣、秦军、梁定、陈英进、梁承宥、伍斋、庞幼憨、李匡惠、梁道宜、郑延保、茅承恩、邓绍迁、庞愿效、邓金保、杨佛相、冯延庆、李保通、李光□、陈得华、李师保、梁崇信等叁拾玖人，舍钱壹拾捌贯叁伯文。

汉大宝七年太岁甲子二月□□朔二十一日劝首监寺大德赐紫沙门智昔

住持赐紫智聪僧智通义诚义海义涵义真

管内道门道正栖真观焚修赐紫王归一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道士白鹤观焚修卢保忠书、弟子□□□□□陪戎校尉□□□镌

（广拓、《广西石刻录》二七册）

黄帝阴符经碑

（经文篆、隶、正书，不录）

郭忠恕三体书。安祚勒字。大宋乾德四年四月十三日建。

（甘肃博物馆拓）

泾州回山重修王母宫记

翰林学士判吏部流内铨事陶穀撰

祭法曰：法施于人则祀之。辨方之为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职，足以登谓者，孰可阙焉。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王母事迹，其来久矣。名载方册，理非语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满，享国五十载，乘八马，宴瑶池，捧王母之觞，乃歌黄竹。西

汉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彻，享国亦五十载，期七夕会甘泉，降王母之驾，遂荐仙桃。周穆之观西极也，濯马湩，饮鹄血，践巨搜之国，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传。汉武之祷灵境也，祀雍畤，幸朝那，立飞廉之馆以望玄圃，故乐章有上之回曲。呜呼！湘灵鼓瑟，虞舜二妃也；黄姑有星，天河织女也。或楚词所传，犹能编祀典，配严祠，箫鼓豆笾，预四时之享，牺牲玉帛，陪百神之祭。岂若王母为九光圣媛，统三清上真，佩分景之玉剑，纳去琼之凤舄，八琅仙璈以节乐，九色斑麟而在驭，啸咏则海神鼓舞，指顾则岳灵奔走，辅五帝于金阙，较三官于绛河，位冠上宫，福流下土，则回中有王母之庙，非不经也。年祀寝远，栋宇隳坏，坛敞杏朽，蔽荆棘于荒庭，井废禽亡，噪乌鸢于古堞。物不终否，崇之在人。太师清河公受服建牙，三临安定，军功政事，纪在旂裳。是邦也，压泾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土宜菽麦，俗习骑射。抚之有道，则风能偃草，驭之非理，则水亦覆舟。中权失政，不可一日而处，矧三镇乎！岁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觐，骏奔上都，天子设庭燎以延之，奏肆夏以宠之，临轩绝席以绥怀，大辂繁缨而锡命。礼成，三接诏还旧镇。公既旋所理，来谒灵庙，斋庄有感，肸蚃如答，仲命主者，鸠工缮修。薙蔓草于庭除，封植嘉树，易颓檐于廊庑，缔构宏材，丹青尽饰于天姿，黼藻增严于羽帐，云生画栋，如嗟西土之遥，水阅长川，若讶东溟之浅。容卫既肃，精诚在兹，何须玉女投壶，望明星于太华，瑶姬感梦，洒暮雨于阳台。合征幼妇之辞，庶尽上真之美。毅也，学非博古，才不逮时，论思谬冠于词臣，叙事敢逾于实录，久直金銮之殿，视草无功，强窥朱雀之窗，偷桃知愧。谨为颂曰：

昆仑之虚，崦嵫之下，戴胜蓬发，虎豹为伴。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台命驾，七夕为期。云耕凤辇，剑佩光辉，倩兮盼兮，穆若仙姿。它玄都兮如彼，降汉宫兮若是，奚灵圣之多端，骇变化之神异。考山经与竹书，故两留于前事，山之巅兮水之湄，奠玉斝兮荐金徽。白云零落归何处，黄竹摧残无一枝，抚弇山之旧石，纪泾水之仙祠。

（《宫观碑志》）

金泉观题诗①

高四尺七寸，广四尺一寸，十八行，行字不一，正书，在南充。

自今季春来游金泉观，偶成七言四韵诗一首，并序其事。余自戊辰岁奉命乘轺通判州事，属以干戈乍息，寇盗仍多，烽烟时起于四郊，狱讼常亲于五听，公庭少暇，私宴无憀。洎周星已来，庶务稍简，方思命侣，同共盘游，因届名山，睹兹殊事。宝殿峥嵘而若画，睟容髣髴以如生，岩岫嵌空，是谢女修真之所，松篁蓊郁，有神仙受箓之踪。芝散异香，泉飘细韵，宛若桃源之内，深疑阆苑之中。历览幽奇，顿消烦鄙，因成短引，偶赋一章，遂命濡毫，镌之于壁。

宣德郎守秘书丞通判果州权知军州事李宏

昔时谢女升天处，此日遗踪尚宛然，蝉蜕旧衣留石室，龙飞灵水濡金泉。碑书故事封苍藓，殿写真容锁翠烟，薄暮松巅听鹤唳，犹疑髣髴是神仙。

时大宋开宝二年岁次己巳二月十五日记

依韵奉和通判员外题金泉观之作

朝散大夫行左补阙西川诸州水陆计度转运副使柱国杨尧让

冲虚脱屣世绵绵，胜地人来尚凛然，不见彩云迎皓鹤，空留怪石激清泉。侵阶蔓草迷香径，偃盖寒松杂暮烟；静化信从无妄得，堪思汉武亦神仙。

（《八琼》卷八三）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李宏诗见《明统志》，石本缺"龙"，据以补注于旁。《太平寰宇记》：南充县谢真人祠，唐书，贞元十年，谢真人名自然，于县界金泉紫极宫白日上升，郡郭是夕有虹霓云气之状。《明统志》：顺庆府金泉山在府城西，唐仙女谢自然于此白日飞升，上有石像，宋李宏诗云云，此即是也。诗云"碑书故事封苍藓"，是祠本有碑，今不存矣。杨克让，《宋史》有传，字庆孙，同州冯翊人，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愿毕襄事。特赐缗钱，许葬毕赴任。开宝三年，就命为西川转运副使，蜀民怀其善政，玺书褒美，官至两浙西南路转运使兼市舶使。此诗刻于开宝二年，自署转运副使，则史三年当为二年之误。不言左补阙者，略之耳。

游都峤山诗

高二尺七寸，广七寸，八行，行书。在《灵景寺庆赞斋记》碑阴。

游都峤山偶述七言二首

都峤山头一望赊，仙乡乘兴莫知涯，云中别有路歧上，象外更无尘土遮。鸾鹤不栖凡世界，松萝偏占好烟霞，可能寻到长真境，不向人间老岁华。下方人到上方游，节波登临久驻留，高步更无行马路，半空多陟望仙楼。宝玄炼迹真堪住，虚景栖心便好休，不独缑山王子晋，白云深处问浮丘。

中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通判容州兼权知军州事兼勾当管内水陆计度转运事柱国张白述并书

时大宋开宝七年三月立

（广拓、《广西石刻录》二七册）

重修筠州祈仙观记

徐铉

筠州祈仙观者，东晋黄真君上升之地，因为道馆。绵历代祀，互有增修。国朝保大中，元宗皇帝奉为吴让皇，再加营构，金石具刻，此不备书。夫言意假象，故立朝修之所，形器有坏，故资缮完之工。此观当荆楚之要津，实邮传之便道，过宾税驾，游子解装，憧憧往来，罕或虚月。修葺之后，二纪有余，闬闳垣墉，颓落且半。道士罗自正总摄真侣，启焕玄风，以为道由人弘，德以勤继，下饰不美，人其谓何。于是心谋躬行，节用畜力，授其徒之可任者，会其士之好道者，月省岁计，经之营之，即旧谋新，兴废补阙，十有余岁，其绩大成。凡建圣祖殿、黄真君殿各一区，峙瑶坛，范洪钟，造横桥于通津，植茂树而蔽野。其修旧整坏者，层楼重廊二十余间。其取材也时，其择匠也良，程之以壮，督之以固，瓴甋瑱礣尚其

密，藻绘丹艧尚其丽。帑廪不费，工庸不劳，焕然新宫，峙此灵境，君子以是知其能也。夫神仙之事，史臣不论，岂不以度越常均，非拟议所及故邪。仲尼书日食、星陨，皆略其微而著其显，虑学者之致惑也，又况于希夷恍惚之际乎。然而载籍之间，微旨可得。书云"三后在天"，诗云"万寿无疆"，斯皆经举长生之明效也。及周汉而降，则事迹彰灼，耳目不诬，天人交感，民信之矣。于是通儒洪笔，始著于篇。至如许君、黄君通玄洞冥，穷神极妙，逮尔姻族与夫家人，乘景上防，超然绝俗。故墟旧井，真气裴回。至其乡而思其人，仰其道而践其迹，斯观之盛，岂徒然哉！铉顷岁扈从南巡，有事于游帷之观，二宫相距，两舍而遥。使指有程，瞻望弗及，逮今一纪，无日忘之。会罗君状其功绩，图其形胜，见托纪述，欣然而书。开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记。

（《徐公文集》卷十）

常清静等经碑①

碑高五尺二寸，广二尺八寸，作四截书，每截二十七行，行十三字，正书。

（画象）

上清三洞道士黄玄之，正一盟威道士监观刘守素，道士戈稹、刘显忠、陈远、阎重遇、吴昉、任洪福、李重进、侴浦。中山赵知朗、始平庞仁显书，白廷灿画像，武威安文灿刻字。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步虚社众普愿兴行。

太上老君常清静经（经文不录）

纠首樊有永、张仁早、赵仁瑞、预洪明、张仁则、李莹、王文义、李若拙、张重厚、刘守恭。会头黄均，副会头田光又、齐知改、袁德昭、赵仁献、樊道祐之、段元吉、郝忠节、王进、刘景温、李训、王思蕴、李遂冲、朱奉琮、马真、赵琪、杨重馆。进士张元载、苏德昭、李翩、李崇鲁、张全达。使院前行石敏，永在宣圣庙建立。故管内观察推官刘知讷施石。乡贡明法段余庆、乡贡三礼丘敏。

（以上第一、二截）

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经文不录）

施主乡贡进士□陟。武威安文灿镌，乡贡三传庞仁□书。助缘樊有永。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岁闰三月十五日建

（以上第三截）

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经文不录）

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岁次庚辰闰三月二十一日书

（以上第四截）

（艺拓，《萃编》卷一二五）

①《石墨镌华》：此碑首《清净经》次《消灾护命经》，次《生天得道经》，书者始平庞仁显，全习皇甫碑法，虬健绝伦，置之唐人名书中，殆不可复辨。但经首乃作菩萨画像，何也？《金石萃编》卷一二五：按此碑刻道家三经，首有画像，下题道士黄元之等十一人名，后一行云"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次刻《太上老君常清静经》，末刻纠首樊有永等三十七人名，内一行云"永在宣圣

庙建立"，道经而列于庙学，其意盖欲托宣圣以传久远也。次刻《太上升元护命经》，题"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十五日建"。次刻《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题"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建"。独此行是篆书，余皆正书。刻非一时，然仅两月而成，亦云敏矣。

重刊终南山上清太平宫碑铭并序①

碑高七尺四寸，广三尺七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书。在盩厔。

正奉大夫行给事中直学士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奉敕撰

翰林待诏正奉大夫太府少卿同正柱国臣张振奉敕书

臣闻鸿荒代序，太极流形，二仪肇判而犹通，万类交驰而未别，巢居血饮，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奸，尚作生民之患。于是圣人继统，大化宏开，画八卦而序四时，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轩冕，采章之制以庸，动植飞沉，性命之宜必遂。高卑既位，幽显既分，蒸尝雩禜致其恭，宗祝史巫纪其秩，犹或观其道而设教，依于人而后行，通其变而不穷，感于物而遂动。未始有极，无得而名，其或数偶三灾，德如二季，民怀慈惠，帝念畴咨，必有灵符，允归兴运，易著与能之旨，传称观政之征，史迁之论至哉，左氏之书详矣。我国家受天之命，如日之升，御六气而平泰阶，丽大明而照万国，清乱略于百王之季，返淳风于邃古之初，天瑞呈祥，群灵受职。粤御历之元祀，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之望仙乡，其象不形，其言可纪，盖玄帝之佐命，禺强之官联，真位参于紫微，灵职分于井钺，其称述则潘玄之奥旨，其敷演则禳禬之严科。教义之深也，则孝友姻睦之行兴焉，威力之大也，则魍魉魑魅之害除矣。由是秦雍之地，尸而祝之。太祖神德皇帝，圣智渊深，睿谟默识，敷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天时而答灵心，握玄符而齐七政，故得皇猷允塞，庶绩其凝，舞两阶而四隩来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遗珠于象罔，叶吉梦于华胥，乃知玄告之不诬，骏命之如响，岂止五车两骑，来为牧野之祥，赤帝素灵，出表芒砀之应而已哉！今皇帝千年应运，二圣继明，恢大业而惟新，浸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圣作无方，先几靡测，云门大濩，综六代之昭声，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义。酌而不竭者，儒墨之味，仰之弥高者，垂象之文。王泽既流，颂声无斁，而复念深裕后，义切勤民，睿眷孝临，皇威电击，大禹会诸侯之地，尽入堤封，宣王巡猃狁之乡，率从楷服，举无遗策，役不逾时，聊存尉侯之官，已戢橐鞬之器，瑞图之盛也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肸蠁，益验昭明。而丰报未严，寿宫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贶，垂示方来者也。夫庸庸祗祗，为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盖神之命受于天，天之造始于道，是用归诚众妙，访制昭台，申画福乡，聿崇仙馆，缅惟虚皇之真境，参以圣历之嘉名，诏立上清太平宫于所降之地。尔其星分玉井，邑峙金城，终南峻极镇其前，渭水清深纪其后，鲜原靡迤，接汉皇访道之台，佳气郁葱，对关令修真之宅，物皆茂遂，风雨罔愆，人尽淳和，舟舆不用。瞻新宫之为状也，崇墉缭轩，绛阙陵空，秘殿云高，俯轩槛而转眩，修廊绳直，步楹宇而中疲，极丹青黼藻之工，穷锐錾璧珰之饰，玉几正御，瑶坛在庭，帝座既严，众真毕集。鹿巾霞帔之士，霓旌绛节之仪，空歌洞章扬其音，紫烟素云散其彩，飙歘之驭，缥缈于太虚氤氲之气，充被于群有，至矣哉，夏后之德与天地合，真人之应将富寿并，亦何必定郏鄏以卜年，禅岱宗而探

策者也。夫金石之刻，雅颂之兴，所以示民不佻，永启厥后，况乎尊道贵德，广清净之风，穷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于太史，副在名山，爰命下臣，式扬丕烈。其铭曰：

上天之载，无臭无声，忽恍有象，氤氲化成，案以神理，发为照明，惟德是辅，惟皇作程。赫矣元后，悠哉遂古，咸有灵贶，式昭天祚，龟出清洛，凤临玄扈，赤字兴尧，玉书授禹。降及商亳，逮于邠岐，天之所启，神亦格思，牲玉有秩，馨香孔仪，奕奕宗祀，子孙保之。道德下衰，质文不复，俗限楚夏，运迁水木，时叹陵夷，民嗟惨黩，必有真人，膺图受录。皇哉帝宋，大拯横流，出自苍震，类兹九畴，垂衣卷领，端拱凝旒，永言建福，式叶人谋。有炜明灵，降从玄极，致帝之命，观政之德，用荐忠信，宁惟黍稷，精禋蕙兰，帐非甲乙。运降二圣，庆洽重光，诞敷一德，奄有八荒，时文载郁，我武惟扬，通幽受职，馨宇储祥。乃眷珍符，本乎至德，肇建仙馆，是彰玄造，前望中南，旁瞻丰镐，泱泱平原，崇崇新庙。端闱特立，秘殿宏开，九华之室，方丈之台，平窥列阙，直写昭回，空峒邈尔，姑射辽哉！圣靡不通，道无不在，灵场既穆，祀典无改，福尔蒸黎，格于四海，用刻贞珉，永垂千载。

太平兴国五年岁次庚辰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

（艺拓、《徐公文集》卷二五）

①超案：《徐公文集》题作《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

扬府新建崇道宫碑铭并序

徐 铉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教化。教之大者，当由其本，则大道是已。夫道积乎中，动合于真，故能举尧舜周孔之法，奋礼乐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蘧庐，则庄周于是糠秕仁义，轮扁于是糟粕古书矣。夫孝本因心，而宗庙簠簋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宫观坛墠所以尊道也。为政者，有能原圣人之旨以垂宪，崇列真之宇以荐诚，其殆庶乎！广陵大藩，四海都会，制度之盛，雄视诸侯。土德既微，三灾斯（今上御名）井邑屡变，城郭仅存。皇宋膺图，更造区夏，虽天实辅德，亦世而后仁。今上嗣位之六年，诏太常博士孙君迈佐理斯郡。复膺古训，得意玄关，以为教之不兴，民将安仰。于是相爽垲之地，即清旷之墟，创朝修之宫，奉玄元之御。当崇墉之左次，俯合渎之东涯，出俸钱以易置，运心匠以经营。班倕方集，畚锸既兴，未及僝功，移典秋浦。同声之应，千里非遥，太子右赞善大夫潘君若冲，负儒雅之才，蕴恬淡之量，允膺朝选，代抚斯民。庶政交修，能事毕举，惟兹灵宇，既有成规。于是揆日庀徒，克终懿绩。若乃殿堂陛循之制，闬闳罘罳之列，或踌躇以闲宴，或窈窕而曼延，睟容肃穆，仗卫纷绎。播太霄之佩，植紫旄之节，拊洞阴之磬，扣丰山之钟。歘若经阆风而历琳房，飘如排玄云而揖丹霄。风事月观之地，紫气浮空，歌台舞阁之基，芝英擢秀。学者假筌蹄而有得，游者甘药饵而斯留。儒然福乡，丕变浮俗。既毕云构，乃扬王庭。有诏赐名曰"崇道"。大矣哉！圣人在上，坠典咸修，自成畏垒之区，何假崆峒之问。是宜刻于乐石，纪在方书。某也素为道民，尝学史氏，以文见属，所不获辞。铭曰：

大哉道原，湛然常在，其质无象，其功不宰，君子得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启焕灵场，乃辟隙荒，乃筑宫墙，峨峨高门，屹屹崇堂，祀事孔明，玄仪载光。淮海惟扬，九州之奥，厥民

伊何，富庶而教，天仰灵（今上御名），人知至道，咨尔三方，是则是效。昆冈北峙，邗水南通，圣日丽天，真气盘空，炜炜煌煌，魂魂熊熊，道民作颂，永播皇风。

（《徐公文集》卷二六）

袁州宜春县重造紫微观碑文

徐　铉

若夫圣人有作，没而不朽，畏其神而向其台，思其治而爱其树。故尊道贵德，玄化所以无穷，高山景行，后贤所以不乏。妙门光启，上士勤行，书契已还，焕乎丹青者可数，邦域之内，表厥宅里者相望。时运与并，人境交得，教之大者，其可忽乎！袁州宜春县紫微观者，盖有晋邓表真人上升之地也。左钟山之奇峰，右洪阳之仙洞，巉岩千仞，蔽亏日月，窈窱百里，畜泄风雷，回岗层峦，崇其基垌，激湍澄溪，宣其气象，真灵之所游集，邑居之所走望。皇统中否，下国寻戈，斋台尽倾，鲁宅多坏，巾巾霞帔，兹矣流离，藻扃绣帐，剪焉堙废。而周德未厌，汉中仍存，旧物既甄，坠典咸复，惟兹灵境，将俟其人。道士孙去华，殖本康乐之川，从师新吴之邑。清心炼气，绝粒忘形，三十余年，其道弥固。保大中，自所居华林山馆，南游北乡，望佳气之郁葱，蹑危垣之靡迤，慨然叹息，誓志终完。于是面壑依岩，披榛筑室。勤身而感物，应迹以化人，乡闾风随，善信日至。节以致用，时而命工，二十余年，厥功克就。绀殿特立，重廊回合，辟朱户以瞰野，峙瑶坛而在庭。至于像设之尊严，仗卫之精丽，厨廪之充牣，居室之清闲，洪纤必周，奢俭中度，美矣显绩，昭哉素诚。夫褒善称伐，春秋之旨，虽在遐远，人其舍诸。监察御史李君思义，奉使宜春，税驾斯馆，睹厥成（今上御名）嘉其秉心，碑而揭之。以文求我，言意难尽，强为之铭。铭曰：

袁君之贤，此州乃名，邓氏之仙，此观乃形。春华丽绝，真气融明，允矣奥壤，居然福庭。运逢交丧，地有遗灵，美哉孙师，兴废扶倾。重阁金籥，还飞火铃，烟霞聚散，飙歘逢迎。精诚所感，大道方行，用刊乐石，永告云扃。

（《徐公文集》卷十二）

紫极宫新建司命真君殿记

徐　铉

夫金阙琳房，不可阶而升也，惟至诚能通之。灵符景福，不可企而望也，惟至行能致之。故君子行道于时，宣力于国，敷惠于民，贻范于家，此人之极致，自天所祐也。又况考集灵之地，崇列真之宇，荐纳约之信，励勤行之诚，然则希夷眇邈，超言象之表矣。有若故司空、相国冯翊懿公，承世功之绪，袭重侯之业，地亲于副马，美继于缁衣，便蕃台阁，夷险一致。中立不倚，金石贯其心，唯力是视，风霜尽其节，故四综会府，再践中枢，三殿方镇，一平邦土。慎终如始，没有遗忠。濠梁之乐虽穷，通德之门不改，嗣子太仆少卿俊等，祇奉慈训，不敢失坠，以为公之统诚冲气，本道家者流，而仁政令典，近浃于三茅之境。高斋甲

第，夙邻乎玄元之宫，故栖神植福，必先于是。尔其治城畯址，西州旧署，忠贞公之遗陇，郭文举之故台，九原可作，胜气如在。乃相形势，补废阙，建司命真君之殿于宫之艮维，披真蕴以立程，集国工而考艺。瞻星揆日，不劳而成。崇高壮丽，重深藻绘，焕如也。凝旒端简，负斧仍几，穆如也。珠旛绛节，纷披乎左右，空歌洞章，萧寥乎晨暮，真圣以之而临御，纯嘏以之而蕃锡。贤人有后，孝子奉先，无以加于此矣。铉始以事分，通旧从子弟之游，终以禁掖，具员陪僚属之末。及公之启手足也，复忝国士之许，辱寄托之任。知己之厚，何日而忘，短篇叙事，盖感遇之万一也。

（《徐公文集》卷十三）

骊山灵泉观碑

徐　铉

盖闻邃古洪荒，既表大庭之库，皇猷炳焕，亦尊轩后之台。是知圣哲相因，比千年于旦暮，质文迭用，历三正以循环，斯之谓至公，斯之谓不朽。颂声所作，册府存焉。若乃天地絪缊，阴阳孕毓，神皋天府，奠为王者之居，灵液甘泉，出奉圣人之用。丹甑不炊而自熟，温谷不爨而自然，神妙无方，所以存而勿论，荡衰难老，所以酌而不竭。矧夫西都旧国，东井垂芒，终南太一寓其精，洪河清渭均其润，湛然神井，冠此崇山，据九州之膏腴，备万乘之汤沐，固可以睇鉴众壑，畎浍百川，猗欤无得而称已。在昔唐之方有德也，禀金壶之遗训，受羊角之祯符，奄四海而为家，绵六叶而愈盛，教宗玄默，心寄窈冥，卷领结绳，几致华胥之俗，鸣銮弭节，常从汗漫之期。舆马之音，朝行而夕至，玉帛之会，天动而云臻。孝惟奉先，仁不忘本，乃于山之北趾建华清之宫。玄元之御，当阳而玉莹，五圣之象，列侍而星环，别馆离宫，连甍接栋，朝元长生纪其号，霓裳羽衣播其声。至诚所通，纯嘏来应，太平之运，五十斯年，三代已还，未始有也。及夏庭兆衅，戏水挺灾，国室之乱虽平，厌世之游遂往。金茎露掌，但有余基，乐水云谣，聊无嗣响，而岿然真宇，俨若清都。同光中，初殄国仇，永怀旧物，载赓成制，肃奉玄科，因改命曰灵泉之观。芝泥龙简，时修精祷之仪，云锦凤罗，岁度勤行之士，是知丰功盛业，将历运以有迁，道揵玄关，与虚元而共久。累朝寅奉，五纪于兹，素云紫气以常扉，白鹤青牛而狎至。国家朱光继统，绿字膺图，受白环于龟山，得玄珠于赤水，虽三秦父老，犹牵望幸之心，而九服蒸黎，重睹斋祇之日。信皇天之辅德，谅百禄之咸宜。道士武又玄，冲气内充，仙才外挺，纪纲道任，启焕灵场，荐享惟严，羽仪若旧，琳房浴殿，如清跸之时巡，绛节珠旛，想丹舆之下降。幢幢御路，奕奕宫墙，或乘轺建节之宾，或观艺探书之客。陟瑶坛而增肃，瞻玉坐以长怀，盖仁风之所被者深，故遗德之所加者远。是宜播为雅颂，告于神明。敢摛紫素之文，恭镂若华之玉。其辞曰：

天地之气，宣以名山，阴阳之英，融为温泉，圣人用之，益寿延年，同出于道，同谓之玄。逖矣伊唐，蒸哉六叶，河图帝箓，鸿勋大业，天秩孔明，真符屡接，云盖亭亭，芝房烨烨。归功圣祖，过享清宫，阙垣缭野，反宇凌空，孝思不匮，道德惟公，希夷有象，肸蠁宜通。数有推移，世分今昔，屹尔云构，依然圣迹，蔼蔼修林，汤汤神液，备物庄严，百祥繁锡。至哉坎德，效此神珍，配灵上药，荐祉真人，冥升自远，遗烈长新，思玄之老，硕德之臣，冥怀妙所，用勒

贞珉。

（《徐公文集》卷二六）

邢州紫极宫老君殿记

徐 铉

昔者老君伯阳，悯大道之既隐，伤周室之既微，以为清净无为，道之本也，非建言不能尽其意，安上治民，道之用也，非设教不能永其成，乃著书于函关，以明清心之要，授礼于仲尼，以开垂世之统。由是教义之被于民，如造化之渐于物。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出入战国，经历薄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赐，则二圣人是赖焉。故并享明祀，格于宇县，虽百世不能易也。邢州紫极宫者，唐开元中所立，老君像则琢玉石以为之。真灵所凭，功用殊绝，睟容奇表，俨然若存，瞻仰之徒，莫不增肃。王室剥乱，郡国崩离，三晋之郊，戎马孔棘，崇堂隳落，乃移像于北极殿之西偏，数十年间，不绝如线。皇宋膺运，百度惟贞，道风载阳，真侣咸萃。① 女道士陈体元，江左右族，夙珮玄符。不从象服之华，自结凤罗之誓。勤行匪懈，真气日滋。乙亥岁，伯氏从宦，将之俱至。畏垒知化，汗漫与期，郡守贤之，授以宫任。亦既莅止，慨然永怀，嗟崇构之倾颓，叹尊位之糅杂，程工度费，即旧谋新。知州事段公思恭，仙派分源，谏垣旧德，嘉其伟志，助以俸金。郡僚而下，欢然风靡，即宫之西序，建老君殿三间，材用必良，工艺必精，广袤中规，奢俭合度。旭景升而丹彩焕，清风袭而爽气生。肃然仙都，复睹灵境。粤某年月，奉玉像而处焉。霓衣致虔，羽盖成列，几筵严肃，香烛苾芬，钟磬咸和，烟云改色。非至诚感召，孰能臻此者乎！炼师之家，弈叶从公，清白垂训。仲兄前鹿邑令省躬，秉直忤俗，退而居贞。季兄邢州书记长参，学古入官，和以接物。积善之家，宜生仙才。铉知二君岁久，故美其事而纪于石。某年十二月二日记。

（《徐公文集》卷二八）

①超案：原衍一'萃'字。

上清真人许长史丹井铭碑

徐铉文并书

长史含道，栖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兹谷鲋，列彼寒泉，分甘玉液，滋润芝田。我来自西，寻真紫阳，若爱邵树，如升鲁堂。敬刊翠琰，永识银床，嗟嗟后学，挹此余光。

（《茅山志》卷二四）

宋东太一宫碑铭

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尚书吏部侍郎臣扈蒙撰

建皇极，奉天统，稽茂典，崇明祀，斯圣人之能事也，惟我后得之。斡玄化，偃鸿休，福蒸民，佑至德，斯元神之景贶也，惟皇宋受之。于铄鸿祚，诞膺火德，稽命历之成数，允谓昌期，敉造化之全功，谅由真主。肆我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握乾符而御宇，宅坤载以开阶，断鳌足以立四维，贯张地纪，受龙图而画八卦，载炳人文。誓敛而定寰中，拱揖而朝天下，遂使蛮夷戎狄，皆趍于象阙之前，僸佅兜离，合奏于宫悬之下。鸿图巨业，恒万古以无阶，睿化淳风，几一变而至道。亦何必神游姑射，始洞其希夷，岁在摄提，方称其开辟而已哉。加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郊丘之盛礼继行，宇县之灵祠必葺。乾坤以之交泰，风雨为之弗迷，帝道式敷，颂声斯作。繇是万机多暇，逸礼咸修，宣室问神，每凝情于秘策，灵台观象，思索隐于常文。以为虞舜之纳于大麓也，则曰禋于六宗，汉后之茂其丕构也，则曰祠于五畤。礼神之道，从古攸然，将与物以皆春，必为民而祈福。乃以太平兴国八年，岁在协洽，春三月，诏立太一宫于皇都之巽地，所以宅神灵而昭睿德也。臣谨按太史公书云：天神之贵者曰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常以春秋祭太乙于东南郊，牲用太牢。昔汉武帝既行之于前，而唐玄宗亦祠之于后，其礼亚二郊之祀，其位次两仪之坛。夫如是则崇重威灵，从可知矣。又闻诸阴阳家流云：太乙之神，其类非一，则有君綦臣綦之号，大游小游之名，或则司水旱之权，或则主兵荒之沴。唯五福太乙，上循五宫，下视九土，所至则民皆富寿，所临则岁必丰穰，诗谓百凶以之而不作，书云五福由之而必臻，盖七曜之岁星，四时之春令也。则知历代英主，前朝旧章，尊而祀之，良有以也。先是日官奏议，方士献言，且云五福之以躔，当燕四宫之分野，况将去江碣之弊俗，抚吴越之旧封，请就彼方，预修灵宇。殊不知圣人与二仪合德，天子以四海为家，惟万乘之所都，即百神之俱会，矧乃房心列象，实上帝之明堂，梁宋名区，盖中原之福地，就开仙馆，必叶灵心。圣上先天弗违，事神如在，亦将复秦畤甘泉之故事，蹈回中雕上之前规，于是诏大匠以计功，缀近臣而祗事，卜兹胜地，创是新宫，逮其视成，固不愆素。观其壮丽也，则崇墉屹屹，百雉冈连，峻宇耽耽，千楹洞启。广闬遥吞于阊阖，飞甍上轧于昭回，金殿八隅，朝阳烂其丹碧，瑶坛三袭，夕露缀其珠玑，实天外之蕊宫，乃海中之蓬岛也。观其象设也，则瑰姿温润，宝座荧煌，秋月如珪，莹其杂珮，晨霞似火，贲乃长裾，搴彩雾以为旗，揭彤云而作盖，群仙列侍，还如校箓之时，众圣咸归，宛似朝元之处。其或霓旌绛节，拥风驭以聿来，湘瑟緱笙，导云车而昭格，则必天香馥郁，远散于神州，仙乐凄清，旁闻于帝甸。盛矣哉！其灵应也如是。亦何假竹宫望拜，始迓其神光，嵩岳登封，方隆于圣运者哉！甲申岁秋八月，皇帝发宸衷，备法驾，乘凤辇，建鸾旗，亲谒斯宫，曲尽其礼。是日也，千乘万骑，如霆如雷，干旄貔虎之士，森武卫于外，簪缨鸳鹭之列，陪礼容于内。十神以之咸秩，万祐于是来臻，盖禋祀之克诚，感明灵之幽赞。寻又诏选十洲之羽客，洎中禁之贵臣，共禀规程，同为监护。每岁以三元令节，四序良辰，备清醮于仙坛，祷鸿禧于福祚。夫如是，则万寿千龄之庆，允锡于皇家，五风十雨之期，不愆于岁候。斯盖天有成命，运丁嘉会，将以保瑶图于亿载，茂玉叶于千枝，不然则何以感穹旻之降祥，受神祇之储祉也如是哉？宜刊翠琰，用纪玄功。铭曰：

惟皇抚运，钦若玄造，则天之明，奉天之道，法古御今，凌轩铄舜，是曰丕图，永安大宝。惟天阴骘，万象攸尊，健行不息，高明不言，生成物类，宰制人元，夫如是者，必有司存。司存伊何，太乙居大，上履霄极，俯观寰海，惟福是储，惟人所在。实金阙之元辅，乃玉皇之冢宰，其神不测，其道惟几，静执玄化，高居紫微，鸿休露洒，景福烟霏。叶人时之玉烛，应天

象之璇玑，位冠九宫，环循八极，恩厚福谦，仁深辅德。彼偏方之陋俗兮非神所宅，此中区之正位兮繄神是格，矧新宫兮云构，复正殿兮烟开，广庭兮间寮，高榭兮崔嵬，仁霓裳兮可接，俟云骈兮肯来，响禋祈于万祀，福苍黔于九垓。

（《太一宫碑》）

广慈禅院修瑞像记

装本高广行数不计，正书，篆额题'广慈禅院新修瑞象记'，在咸宁。

京兆府广慈禅院新修瑞像记

华山希夷先生陈抟撰

前乡贡进士杨从义书丹篆额

夫以立瑞像者，重其本也，崇训诰者，演其教也。像非其貌，故不可以尽文，经非了义，故不可以复思。其谓當心有兹归向，若或睹像如在，看经不虚，乃响接以必然，即因缘之博矣。其瑞像者，即经藏王僧义省新修也，焰轮金灼，仪相月圆，自假相以装严，且托真而教导，其诸瞻礼，即香烛以栽陈，共又信心，乃梦魂而常在，暨乎释舍中正，柔丽大和，成六年战野之功，超十地得朋之操，因空得性，无相成真，尚从驯致之能，方证圆明之果，出诸体化，离以言名，有愿是从，无响不应，毫珠电转，心印星罗，随造化以有初，莫穷其始，青玄黄而在后，罔测其终。任草木以荣枯，吾非大觉，在阴阳之隐显，吾不自知。洎一气分元，三才互用，龙马□辟于上下，乌兔兮照于东西，运变形名，陶甄物类，刚柔著矣，大小数焉，将及指名，罔穷元造，确乎性也，其何言哉。且翕敛于四时，复含章于万物，如来也融光五蕴，驰化六虚，不可以声色所言，不可以智慧所议，既受我命，复生我神，惟命与神，可大可久，不化而化，不言而言。乃谓神极而必通，感诚而后应，其法相也言与，其声教也自行，妙不可衰于人寰，至不可言乎沙界，乃因瑞像，略以明辞。辞不可尽乎圣理，像不可述乎圣容，盖自有情响于福寿者也。赞曰：

我丞三昧，无终靡始，我丞六极，得通善至。履和尽妙，虚谦无思，惟真日忘，惟法是利。匪我神通，神通自致，匪我法轮，法轮自炽，伟哉像设，教流大地。大寂渊奥，云施雨行，大寂圆朗，电激雷惊。或出或处，万物含英，且易且简，万物生成，至极至变，非色非声，至感至应，不灭不生。我法非法，我名非名，谁蓄谁泄，自枯自荣，噫哉瑞像，归于物情。大乐无声，且鼓且舞，大权无名，且默且语，我味天供，匪寒匪暑，我声天乐，惟律惟吕，为世慈悲，百灵相与。

大宋雍熙二年岁次乙酉三月戊辰朔十八日壬戌，僧义省建，武威郡安文璨并弟文璨镌字。

院主赐紫沙门师忠，维那惠英大师赐紫师政，供养主僧义全，典座僧义能，乡贡学究拓拔说施碑石，观察支使中散大夫检校尚书刑部员外郎柱国赐紫金鱼袋刘□□、朝散大夫行左拾遗通判永兴军府事柱国韩□□、观察推官登仕郎试大理评事张耀、节度推官儒林郎试大理评事解汾、殿直永兴军华耀商乾等州同巡检谢融

（《续编》卷十三）

五仙观古仙诗碑①

碑高三尺三寸，广一尺九寸，三截刻。上、中截诗，草书。下截记，三十行，行十三字，正书。额题'古仙旧题'。

拨破红尘入紫烟，五羊坛上访神仙，人间自觉无闲地，城里谁知有洞天。竹叶影繁笼药圃，桃花香暖映芝田，吟余池畔聊欹枕，风雨萧萧吹白莲。

玄元分古观，南镇越王城，五石空留瑞，群仙不记名。丹砂虽久炼，鸡犬自长生，槛簇鳌头景，门通鹤颈程。烟霞沿砌起，花木逐时荣，古井涵虚碧，深钟入竹清。芳芜延野色，寒溜引秋声，药灶封苔老，芝田积雨平。风光齐岳麓，音信接朱明，愿得身从此，乘云到玉京。

右唐律五十六字，古风五言，紫虚真仙雍熙间所题也。真仙姓古名成之，字亚奭。国初，岁所贡闽一路会试止荐一人，古君贯广州增城县，雍熙元年被荐，洎到南宫，考中第二。张贺、刘师道恶其南人名居其上，遂于唱名前一夕召古君夜饮，潜置瘖痖药于杯中。黎明赴唱名，语不出，太宗皇帝宣谕之曰：明年再来，必不淹卿。雍熙四年，又取州解，次年改元端拱，在程宿榜及第。淳化二年，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校书郎，闻汉州葬聚神仙之地，授绵竹令。淳化四年到任，遇至人韩泳遗书，启缄披诵，移寝东庑，自此绝食，日惟饮酒。忽一日，取诰身，于后题诗云："物外乾坤谁得到，壶中日月我曾游。留今留古争留得，一笑浮生万事休"。写毕，掷笔于地而卒。县佐方申其化去，而古君已先至汉州谒太守。后有人见之，尝往来成都市药，或涉仙都观，或游眉山，或入九陇。熙宁中，雷霹武夷山石，有字一行，云"古成之于此上升"。旧绵竹邑东门外有古仙亭，张忠定公刻石以纪其事。今广州之西有紫虚古真仙祠，乃经略安抚刘尚书重建。比因五仙祠宇复新，谨以真仙所题本观之遗什，再勒翠珉，庶传不朽云。

施工石群龙社进士黄宗石李□□等。

知观事蹇应祥拜手谨题。进士李□□林□刻。

(艺拓、《广东》卷二〇五)

①《广东通志》卷二〇五：谨案碑在广州五仙观，二诗俱宋诗纪事所未收。又纪事称成之惠州人，中端拱二年进士。据跋云，贯增城县，又云次年改元端拱，在程宿榜及第，盖纪事未见是刻，故谓为惠人耳。王象之亦以古成之为惠人在陈尧叟榜，亦误。粤大记跋不著时代年月，文中国初字，太宗皇帝字，并空一字书，其为宋刻无疑。文又云：紫虚真仙祠，乃经略安抚刘尚书重建。考宋史刘应龙传，景定末以显谟阁待制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德祐元年迁工部尚书、宝章阁学士，则所称刘尚书当为应龙。是刻当在德祐间矣。

重修邢州龙兴观道德经台记

记高四尺二寸，广一尺八寸，十六行，行三十五字，正书。

朝请大夫行尚书虞部员外郎知邢州军州事柱国何续撰

皇帝嗣宝祚十有二年，岁在困敦，月届为陬，举旷世之坠典，行今日之盛事。藉田礼毕，万邦咸宁。守土行春，良牧之职，勤王奉道，达士之能。鄙夫何人，莅斯郡政，春事既起，丁壮就功，熙熙然登春台，知和气之及物也，亹亹然感帝恩之普覃也。假值休沐，讼绝庭墀，因与同官通理上谷成公、护戎琅琊王公，纵辔康衢，周览景物。有龙兴观者，即巨唐之建也。阶除草莽，环堵卑低，谓道本无形，影响而已。车能绝迹，微妙难量。树一经台，巍巍乎上插霄汉，恢恢矣莫究根源，莓苔幂封，尘垢竞作，秽污左右，埋没基阶。度其倾危，宁限朝夕，南逼廛市，傍接民家，涤荡逾时，方认刊勒。乃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宗子邢州刺史李质开元二十七年丁卯岁秋八月所建也。吁，兔走乌飞，时迁代谢，垂三百祀，已如此矣，蓬莱渐浅，信可征也。因语及同官，议移缉之事，咸皆唯唯。才方孱功，遂迁于旧基北三十尺，阙地及泉，升高自下，架之木栈，续以云梯，移树言讫，懋功克成。版周墉以界之，构殿宇以壮之，金碧相鲜，崔嵬接影，盛事既立，人心翕然。故知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或云合抱生于毫末，九层起于累土也。寡辞直书，用贻多士，同德度义，次列衔名。

大宋端拱元年岁次戊子，三月戊午朔，二十五日壬午记。

节度推官承务郎试大理评事张诵

石作都料霍从训、镌字人李思顺、卢华书

节度掌书记朝奉大夫检校尚书驾部员外郎兼监察御史赐紫金鱼袋陈长参

观主道士谢奉静、管内都道正左街焚修大德杨奉仪，左班班直充兵马监押兼巡检王守钧

征事郎守太子左赞善大夫监酒曲务张南金，通直郎守国子博士通判军州事成肃，朝奉郎守殿中丞监商税税盐务李护，拣点神锐忠勇兵□马步军都军头。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襄州诸军事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昭远

（艺拓）

上清太平宫钟记①

碑高七尺一寸，广四尺一寸，分两截，上截为《大元重刻上清太平宫碑记》。此在下截，三十行，行四十三字。行书，在盘厔。

朝奉郎尚书驾部□□□□□□制诰柱国赐绯鱼袋臣王化基奉敕撰

翰林待诏将仕郎守将□□□□□□书院祇候赐绯鱼袋臣赵伟奉敕书

粤自气初别类，物已流形，统万汇以强名，道其大也，诱群生而示化，教以行之。大既无隅，惟体玄而象立，行虽有约，因假物以信彰。庶洞达于观闻，俾咸遵于警策，崇以列真之宇，用集灵仙，助其扣寂之音，必资利器，器之大者，钟实存焉。而盖日月运行，钟司其□，阴阳启闭，钟体其宜。犹圭表之节晦明，若震雷之权号令，节不差则□□秩，权不紊则岁功

成。爰则象以播形，期导人而敷教，使声闻于群动，冀响应以知归，则勤行之流，声始而善作，□诱之者，声终而悪悛，信无刑之章程，真善闭之关键，其为用也，讵可诬焉。然而道云未行，物亦拘否，或困罹于□□，乃住适于殊途，待征来复之言，必偶会昌之运。皇上富有溟海、端居穆清，法虚无以用心，贵慈俭以为宝，□属文垂教，言皆合于玄机，作事庇民，动悉符于天意。每希□以凝想，欲跻时于太和，谓专静守邦，必先于专动，谓无为御世，必肇于有为，庶几一致于理平，触类咸资于圣作。繇是启帝王之盛业，建开拓之嘉谋，或伸义于怀柔，或推功于吊伐。乃舞干而来远裔，亦提剑以征不庭，则东南负海之邦，旋闻请吏，趏勇近胡之地，亲系降王。指多垒以削平，俾万邦而率服。然后奉祖宗而严禋配，丰稼穑以洁粢盛，振久坠之阙文，举旷行之大典。屡升泰畤，一祀青坛，恭发三牲，报本所以伸大礼，亲耕千亩，劝农所以推至诚。复念治国大端，树人为本，征将相取材之地，在孝廉敦古之流，于是笼罗英翘，躬自题品，平衡一设，诚靡失于重轻，悬鉴洞开，固不私于妍丑，得人之盛，振古未闻。斯乃成戎祀之功，尽贤能之选，举其大者而无虚岁矣。以其司牧蒸黎，邦家重柄，郡国至广，赋舆实繁，以长物亲民，受惨舒之寄，以庶官厘务，有利病之权，每慎简于乃僚，俾励精而求理，凡在推择，悉关圣心，恒运毂中之才，以成宇内之计，斯乃用人熙绩，而无虚月矣。加以求衣未明，负扆南面，虑德刑之未正，恐恩信之未孚，体民间情，通天下壅，每临轩而决滞，恒旰食以忘劳，斯乃勤政孜孜，而无虚日矣。夫以圣神之理，运化无穷，体用则显诸仁，济功则至于道。道启宜感，玄符上心，表惟德以动天，乃降神于右地，建寿宫而云矗，俨玄象以星陈。赐号太平，示清净以宁也，尊名翊圣，知皇天辅德也。其宫宇规模之盛，神灵肸蚃之征，具载丰碑，不烦赓述。爰命道士张守真主张其事，本宫器用，惟钟阙焉。道士张守真洵彼传闻，得诸耆旧，昔李茂贞窃据之时，尝移古道宫楼观钟于天柱山悬挂，仅已百载，蔑无闻焉。用声不然，非哑而犹哑，设器未当，虽弗虚而若虚，必待盛时，始彰灵迹。验其钟右，则志记昭然，起云鹤之形，列天仙之状，神异之物，于斯证焉，感通之征，兹又明矣。道士张守真具以上请，于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三日，诏移是钟归于本宫。□所谓道有污隆，迹惟隐显，道污则隐在唐季，道隆则显于我朝。宛契珍符，聿归圣运，大矣六齐之制，巍然九□□□层楼特建于新规，猛虡重悬于旧物，伏兽之形啮齧，畏鲸之响訇訇，扬飙助威，则天地鼓橐，震慑生动，则雷□□□，魑魅以之遁形，愚聋以之抉聩，使昏明不忒，动静叶宜，动则警俗沉迷，静则与时休息，足以彰明玄贶，启迪□□，庶符尊道之朝，来助不言之教。臣恭承睿旨，俾志前闻，媿属思以榛芜，但凝神于恍惚，器仍旧贯，如还赤水之珠，文用纪年，遂刊他山之石。时皇宋耕藉之元年七月九日记。

上清太平宫主崇玄大师赐紫张守真

长安忠善居士黄德用刊②

副官杨志振模

（艺拓、《萃编》卷一二五）

①《金石萃编》卷一二五：此碑为王化基、赵伟奉敕撰书。《宋史》列传，王化基字永图，镇定人，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为大理评事、通判常州，迁太子右赞善大夫，知岚州，改淮南节度判官，人为著作郎，迁右拾遗，召试知制诰。此碑结衔中泐六字，而存者曰'朝奉郎，尚书驾部，'则传未尝为驾部官也。赵伟无考。文云：昔李茂贞窃据之时，尝移古道宫楼观钟于天柱山悬挂，道士张守真具以上请，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三日诏移是钟归于本宫，然则此钟从天柱山移来矣。《陕西

通志》不载天柱山，即楼观之有钟亦未述及。歌《五代史》杂传，梁太祖即位，诸侯之强者皆相次称帝，独茂贞但称岐王，开府置官属视朝出人拟天子而已，有地二十州云云，此即李茂贞窃据之事也。碑末不纪号，而曰'皇宋耕籍之元年'，《宋史》太宗纪：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亲耕籍田，还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则碑建于端拱元年七月，在移钟后九年矣。

②超案：以下两行似为后人所刻。

改赐终南山宫观名额牒①

石横广二尺八寸，高一尺六寸，十九行，行十字至十七字不等，正书。在盩厔。

顺天兴国观住持赐紫道士王全矩书

中书门下牒凤翔：

内中高品都知李神福送到箚子，凤翔道士张守真奏乞改赐终南山宫观名额。奉圣旨依奏送中书，凤翔终南山楼观宜以顺天兴国之观为额。

牒：奉敕如前，牒至准敕，故牒。

端拱元年十月十八日牒

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

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辛

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吕

守太保兼侍中

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十一月丙申日建

师弟道士刘全穆、小师韩处渊、胡处和、李处清、观主赐紫道士强德安，梁志刊

（《萃编》卷一三三）

①《金石萃编》卷一三三：按盩厔县宋时属凤翔府，故此牒云凤翔终南山楼观也。据牒，顺天兴国观额，以端拱元年改赐，《陕西通志》讹作端拱三年。《长安志》则云兴国观本名宗圣观，太平兴国三年改今名。疑太平兴国三年所改者，但有兴国二字，至端拱元年乃加顺天二字也。牒以端拱元年赐，至皇祐元年始刻石，年月后列衔四人，据宰辅表，'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者，王沔也，'户部侍郎参加政事辛'者，辛仲甫也，'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吕'者，吕蒙正也，'守太保兼侍中'不署姓，乃赵普也。敕牒之例，宰相出使在外，则但列虚衔，以表考之，则淳化元年正月赵普出为西京太守河南尹，但其时是守太保兼中书令，非兼侍中，若端拱元年则兼侍中加太保，非守太保，表与牒彼此小异。

重刻朗然子诗①

高三尺三寸，广二尺一寸。分五截，上截刻序，计廿二行，行七字。下四截刻诗，每截四十行，行十二字，并正书。在洛阳。

朗然子诗并序

羽衣刘希岳字秀峰述

余乃生居漳水，业本素家。幼习儒风，曾叨乡贡，嗟浮世速如激箭，伤时光急若瀑流，未免退迹玄门，栖心冠褐。外丹达恍惚杳冥之旨，内气明泝流胎息之源，功勤未及于旬年，人惊不老，寿算已逾于五纪，自觉如新。有此灵通，故难缄默，谨吟三十首，号曰朗然子诗，呈同道，望回心，圣意非遥，人自疑惑。时大宋端拱戊子岁季冬住□京通玄观内，偶□述之。（以上第一截）

□魄洪盃数十年，朝朝恣性日高眠，尾闾通得泥丸穴，丹灶能分造化权。只此云霄应有路，算来人命岂由天，莫言大道人难会，自是顽夫不学仙。

南北经游数十春，潜行玄理暗修真，不求世上无穷物，只向寰中觅个人。外药已知消息火，内丹常运泝流津，假饶千载重相见，也似如今貌转新。

京洛幽闲寂寞中，住居古观古墉东，俗情亦染心无染，尘事虽同道不同。炼药岂辞千日苦，运精常遣四肢通，世间□贵真堪重，除却人身总是空。

求仙之士乱纷纷，涉历山川走似云，总学长生寻外物，算来至道未尝闻。身中自有升天路，背上谁无出世纹，堪叹凡夫全不悟，尽甘荒野作丘坟。

岂贵荣华岂重财，堪怜身向此中□，丹田自种留年药，紫府常燃不死灰。髓实已无寒暑近，道成岂怕晓昏催，伤哉世俗孜孜□，逐利争名性转暟。

兀兀陶陶是事休，花开花谢任春秋，金章紫绶从他贵，布素冠裳幸自由。寿命须同天地永，身心闲共水云俦，堪疑太上玄元祖，何故人间早白头。

一居京洛十余春，未肯闲趋富贵门，摄养不教元气散，修行常遣谷神存。饥餐舌下津还饱，寒发丹田火便温，取性自怡兼自乐，且无惭色感人恩。

今生不悟望来生，据算来生甚□明，争似便修天上路，何须更入地中坑。阳魂若壮非干寿，阴魄如强必致薨，百草经霜皆尽死，□□盖覆镇长荣。（以上第二截）

本亲儒墨拟求官，忽悟坐玄道不难，阴气若消终未死，阳精如在自然安。身中每运无穷药，鼎内常烧续命丹，堪叹慕财贪色辈，煎熬终日有多般。

世间万事不堪论，唯有身形与气存，金鼎会烧延命药，丹田解种驻颜根。每承大道乘麻荫，肯受常人取次恩，已绝荣枯无玷累，却愁白日出乾坤。

小隐居岩大隐廛，立身偏爱闹中闲，心澄莹若天边月，意稳安如海上山。常遣眼前无欲色，自然脸上有童颜，更能通得泥丸穴，何必驱驱炼大还。

自说玄元旨趣深，何曾解问自家心，三田气若相通贯，二窍循流烟不禁。泛海经年搜命药，求仙触处走山林，争如向己身中觅，便见希夷道易寻。

僻居古观胜山居，门掩荒苔马迹疏，静室忙吞千口液，幽窗闲却一床书。是非少为交知少，贪爱无时荣辱无，兀兀逐时随分过，任他人唤作愚夫。

铸炼元精却返淳，万般为了始归真，若教愚者皆成道，□□神仙是异人。报效全由功满日，希夷不离自家身，但能勤运冲和气，便觉容颜转转新。

少年苦节近文儒，荏苒光阴六十余，得遇志人教学道，便将性命托虚无。发因运气苍还黑，脸为存精皱复舒，大要欲陪卿相位，分中无了谩驱驱。

泝流直上至泥丸，关节才通便驻颜，悟处如同观返掌，迷时似隔数重山。□明神识千

般扰，达了心田万事闲，若要长生兼出世，□□却在自身间。（以上第三截）

学道何须学执迷，无为之理总须为，气吞根祖非呼气，饥却心肠不忍饥。存得元精无老耄，去除情欲似婴儿，更能晓得冲天穴，定有逍遥出世期。

求仙皆学采阴丹，甚处交精去复还，未及年余多卧疾，正当少壮改容颜。阳魂渐减终无悟，性命将来似等闲，若要延龄身住世，存精保气寂寥间。

紫衣师号苦贪求，养气烧丹总不修，未及中年身已老，正当强壮鬓先秋。惺惺知有长生路，兀兀甘随逝水流，本挂冠裳缘□事，争名竞利等闲休。

自住凡尘数十秋，纵然观色恰如仇，常行元气滋容质，每论丹砂问道流。千种利名心不羡，万般荣辱眼前休，有钱多买杯中酒，无虑无忧有底愁。

萤窗十载望求名，两上春闱事不成，有志无缘干寸禄，到头有分学长生。选官岂及选仙士，慕色争如慕道情，但得容颜常悦泽，升腾必定在前程。

声名何在振寰瀛，争似潜修出世程，强强烧丹终九转，勤勤运气彻三清。药成自有飞腾路，功满须归物外行，莫爱荣华兼富贵，自身坚固最为精。

世人慕色及贪财，亡命亡躯自此来，虮虱啮身还怕痛，阳魂去体不疑猜。一朝染疾医无效，万种求神道自灾，若会运精兼保气，长生岂便掩泉台。

浮荣休羡学三茅，周易通来尽意抄，因悟道情亲至理，便疏人事绝知交。阳精每运无穷数，玉液常餐不暂抛，只候一朝功满足，会同玄鹤离凡巢。（以上第四截）

尽求点化要肥家，忘却形枯改岁华，慕色将身为弃物，贪财轻命比泥沙。口中解说修仙道，意内元来似夜叉，此辈顽愚终不悟，达人休要为伤嗟。

礼拜焚香求塑画，争如努力自修行，勤吞津液过千口，长记存神听五更。莫失常规频道引，更须子细运元精，虽然未得升天去，应有神仙录姓名。

休谈九经三史书，与身到了不相干，争如保息元和气，未似躬亲大药炉。存得阳精终济老，烧成金质定冲虚，分明有个长生路，其奈凡夫性转愚。

求贵贪财无尽期，高官富极又何为，争如心静忘机虑，未胜身闲绝圣疑。欹枕任从春日永，运精不遣鬓毛衰，他年物外相逢处，元是神仙别有期。

真铅真汞不难寻，自是凡夫错用心，月魄日魂明甚易，木精火候理还深。苦辛运药须三载，变化通灵点五金，出世只消餐一粒，蓬瀛崑岛尽知音。

夹脊双关至顶门，修行径路此为根，华池玉液频须咽，紫府元君道上奔。常使气冲关节透，自然精满谷神存，一朝得到长生地，须感当初指教人。

朗然子者，昔唐通玄观主也，事迹灵异，修炼非凡，隐世百载，至宋端拱年于桃花坊白日升天矣。敕改名集真观，有遗诗三十首于世。至政和元年，观主道士张道言、小师周抱真立石，后改名万灵朝元宫。值兵火损坏碑迹，于天德二年正月初五日本宫道士赵隐微寻获元爵碑一本，道士张道冲重刻石。

葆光道人王灿书（以上第五截）

（艺拓、《续编》卷二〇）

①《中州金石志》：朗然子者，即刘希岳，字望潇，章水举人，弃儒入道。今观其序及诗甚劣，而所说甚奇异，将道士造作其事衒世者耶？予览金石之例，凡为道家作志铭，于其卒也，必曰白日升天，或曰蜕去，犹为释氏立词曰涅盘之类。后世不解，读其碑则以为仙也。

洪州始丰山兴玄观记

徐 铉

圣人之言，道无不在。若乃域中归其大，万物恃之生，鸿化玄造，无德而称已。至于显神道之教，挺方外之朝，反之于身以固其本，清心炼气，保精畜神，餐霞茹芝，修用者殊规，御风乘景，游集者无方，盖真阶仙品之有差，故洞天福地而区别。奇篇所纪，灵境可寻。豫章始丰山者，案图谍，第三十七之福地也。尔其穹窿蹇产，干霄蔽日，凌空瞰野之势，嵌崟窈窕，蒸云泄雨，储神宅怪之奇。阴林修干，材用之所生也周，飞湍激流，利泽之所及者远。紫烟白雾，隐映而纷霏，灵风爽气，萧寥而披靡。醮享之数，历代相因。爰有兴玄之观，是为荐诚之地。土德云季，三灾迭兴，市朝贸迁，堂构隳顿，几叹辽城之鹤，常栖楚幕之乌。若夫真气所凭，神灵攸相，物无终否，道不远人。道士聂紫庭，袭玉笥之地英，追九仙之夙契，以勤行为志业，以访古为师资。岁在玄枵，来游此观，顾瞻祠宇，慷慨伤怀。徒侣敦请，遂膺其任，积行所应，至诚易通，游居之人，莫不信奉。以为兴作者，古人之所慎，因循者，前哲之所宗，足备制度，何必侈大。于是补其阙而葺其坏，窒其隙而扶其倾，集瓴甋砖埴之工，加杇镘丹雘之饰，琐窗镂槛，朱户金铺，深沈靡迤，虚明藻丽，百年旧制，一旦维新，日就厥功，十稔而已。己不病于费，人不知其劳，用此修真，真其焉往。又以方志漏略，碑颂堙沈，使夫来者，何所宗仰？谓余为好道者，故求我以文。是用直书，以观成绩。淳化元年夏六月记。

（《徐公文集》卷二八）

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①]

高九尺，广四尺九寸，三十四行，行六十八至七十二字。行书，篆额题'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在曲阳。

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

承奉郎守左司谏知制诰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王禹偁奉敕撰

翰林待诏将仕郎守少府监主簿御书院祗候赐绯鱼袋臣黄仲英奉敕书

翰林书直将仕郎守高州乐原县主簿御书院祗候臣葛湍奉敕题额

臣闻元气所洋，结而为山岳，幽灵肸蚃，降而为神祇，矧乎地属阴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时为冬，固阴沍寒，万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谷之所蕃滋。帝尧开唐国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镇，兹惟恒山。却雁塞以标雄，压龙荒而挺秀，天官画野，势当昴毕之星，易象流形，名叶雷风之兆，下斡坤轴，高摩斗魁。土俗粹灵，登神仙者七十户，岁时祈祷，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简子之宝符，产昌容之蓬藁，足冻长城之窟，影连大漠之墟，积厚穷阴，出云见怪，霪霜风雨，潜施及物之功，泰华嵩衡，共扬参天之势，宜是阴骘，孰无主张。

洪惟岳神，受命上帝，代南赵北，我实主之，福善祸淫，人皆仰止，名载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视秩于公，遵周制也，列爵为王，肇唐室也。既奉时祀，亦禳天灾，凡水旱疠疫之妖，举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报，诞符至诚，历代奉之，其来尚矣。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抚运也，天祚明德，民怀有仁，括禹画于无垠，化尧封于比屋，雕题儋耳，骈罗入正会之图，杰侏兜离，沸渭杂宫悬之曲，文德丽星辰之象，武功彰雷电之威，宋文帝之读书，则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则一戎大定，然犹焦劳克己，宵旰临民，每战战兢兢，念元元本本，师虞舜之无怠，法文王之犹勤，至若掖庭椒房，俭约中度，离宫别馆，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则念高年之无褐，于是乎有缯帛之赐，当暑操扇，则轸下狱之非辜，于是乎有缧绁之恩，非蒐苗狝狩之时，无驰骋畋猎之事，非朝会谯飨之日，无金石丝竹之音。岁出御题，亲考贡籍，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览庶政，达穷民之情也。向者恒文告差，御端门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沈，宋景之退荧惑也，大旱作沴，贬常膳而责躬，故崇朝而霖雨降，汤王之祷桑林也。哲后之罪己也既如彼，上元之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语所谓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其是之谓乎。不然，何寅畏天命，艰难王业，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修，百神欢洽，严祭祀而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违，非饮食而厚牲醪，天神地祇享至诚之荐，卑宫室而崇庙貌，名山大川启必葺之祠，岂比夫禋于六宗，未洽礼神之义，祀于五畤，但萌徼福之心。坠典无文，我能具举，矧兹阴岳，固有徽章，华衮珠旒，受王者之册礼，太牢秬鬯，命守臣而行事，下迩玄冥之宅，旁邻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扃，旧推宏壮，缀慕容之珪璧，素彰神异，祠祀之盛，莫之与京。然而运有污隆，时有兴废，虽无方之体，奚往不通，而有象之躯，未逃其数。先是匈奴之犯塞也，来诣祠宇，卜其吉凶，不从猾夏之心，遂纵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辅德，神实依人，乏祀虐民，自作败亡之计，彼曲我直，坐观荡覆之期。圣上犹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盖民力之是宽，单于之火照甘泉，岂伤文帝，颉利之兵陈渭水，未累太宗。亟命有司，惟新大壮，乌台御史持节而庀徒，黄门贵人鸠工而董事，楩楠杞梓以云集，绳墨斧斤而子来，五材实繁，百堵皆作，乃复堂殿，于以俨像设之晬容，乃兴廊庑，于以列徒御之绘事。门阙有翼，阶陛斯隆，绣桷云楣，互曜烟霞之色，璇题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豆笾陈其数，能事毕矣，神功焕然。不愆揆日之期，再耸凌云之势，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将落之，神用至止，原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测之灵。三献具而礼成，八音和而神降，溪云拂槛，如绛节以翻空，山溜垂檐，误鸣珂之振响。介尔繁祉，庇吾边民，况犷俗之未平，冀阴兵而助顺，或示之祸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然后雨我禾黍，洁尔粢盛，铸农器而毁戈铤，荐兴多稼，耕边田而饱士卒，永乐丰年。况今将相叶谋，人神共忿，岂使韩昌、张猛，刑白马而登东山，将令去病、卫青，取金人而逾北海，何往不利，何谋不臧。尚思魏绛之言，更鉴王恽之策，安民和众，契天地以为心，含垢匿瑕，谅神明之降鉴，伫灵台之偃栢，备法驾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礼，尽举彝章。辑五瑞于公侯，问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岳之礼容，陈诗观风，采北方之哀乐。声明文物以咸备，律度量衡而必同，升中于绝巘之前，肆觐于重峦之下，起白云而表瑞，何止岱宗，呼万岁以效灵，岂惟嵩岳而已哉！夫如是，则封狼居而禅姑衍，但恃穷兵，临瀚海而勒燕然，未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泽，优游紫垣，请终军之缨，非无壮节，投班超之笔，尚负明时，惭非掷地之才，有玷它山之石。谨为铭曰：

节彼恒山，峻极于天，崛起万仞，生乎一拳，摩穹戛汉，控赵排燕，人皆仰止，神威凭

焉。明明岳神，上帝所授，不骞不崩，可大可久，其谁祭之，皇宋哲后，其谁尸之，中山郡守。秩视公兮爵为王，金其几兮玉其床，何以赠之兮赤绂斯皇，何以处之兮峻宇雕墙。谅聪明兮无得丧，维庙貌兮有兴亡，嗟眸容兮荡毁，遇丑虏兮猖狂。物成败兮有数，神杳冥兮无方，虽像设兮云坏，于精灵兮靡伤。诏新斯庙，表匈奴之不道，诏祠尔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辅德兮我有庆，鬼害盈兮胡无人，绝代马之南牧，扬和銮兮北巡，有效灵之云物，无出塞之妖氛，齐泰山兮等梁甫，并亭亭兮接云云，飞英声兮腾茂实，握乾符兮阐坤珍，垂千龄兮万祀，永昭德于吾君。

淳化二年岁次辛卯八月丁卯朔九日乙亥建。

忠果雄勇宣力功臣、定武军节度、定州管内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兼驻泊马步军都部署、清河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实封陆伯户张训(此行小字在年月下方左偏)

(艺拓、《八琼》卷八六、《小畜集》卷十六)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先时契丹人塞，纵火焚岳庙，太宗出帑健，令有司重新之。工成，敕王禹偁撰文，禹偁时以左司谏知制诰故也。予家藏《小畜集》有此文，以石刻校之，当改正者凡十余字。集本恒山作常山，恒文作星文，乃是避真宗讳追改者，非误也。碑末列名者，'忠果雄勇宣力功臣定武军节度定州管内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兼驻泊马步军都部署清河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实封陆百户张训'，按宋制，诸州置知州军事二人，无刺史之称，节度使但为加衔，未有授本镇者，此以定武军节度持节定州刺史，犹沿唐五代之旧，盖沿边州郡设官与内地异，且其时去开国未久，或间有因仍而未革者欤?

洪州道正倪君碣

徐铉

君讳少通，字子明，其先千乘人也。末叶避地徙居巴陵，濯洞庭之馀波，袭九嶷之秀气，儒风继世，贞节自持。垂庆炳灵，先才是出。君风骨秀整，襟怀坦爽，幼挺高情，即依道楗，弱冠遐举，来游九江。悦庐阜之名区，得董君之故静，种杏之地，榛莽森如，慨然永怀，誓复灵构。诛茅筑室，练行修身，闇然而章，千里斯应。于时唐运告谢，宋宗代兴，江左被玄元之风，二叶恢清静之教。君以清心苦节，升闻于朝，癸丑岁，赐钱三百万，即所居建太一之观。于是疏凿旧址，革创新规，悦以子来，成之勿亟，十有馀岁，清宫焕然。凡建四殿五堂，重门两序，内外栋宇，总百三十区，像设仪卫，莫不称是。力辟污莱，为良田者五百亩，而饭贤之费有余。手植杉松，成茂林者千余根，而甘灵之祥再降。由是牧守嘉尚，道俗依凭，为本州道正，乃知太一观事。享寿九十有一，体力康壮。淳化元年秋八月八日子时，怡然而化，容貌如生。初，君自择葬地于莲花峰下，即以二年春正月窆焉。君性质冲淡，不耀其光，表率教门，正身而已。嘉赋咏，善鼓琴，龙凤之形，皆由手制，山水之操，自洽天和。所居之观，俯迩城郭，登山之客，必先造焉。君将迎接待，高卑如一。绝迹朝市，成乐林泉，六十余年，慎终如始。门人弟子，先以慈孝为训。有若李延熙、蒋守龙等近四十馀人，皆以孝行

为时所称。亲弟德规、同学弟谢又能等，叶力同心，共复灵迹，并先早世。今谢君弟子王省昂，嗣膺道任，师孙钱知素，继知太一观事，师门之盛，论者美之。铉顷岁扈从南巡，与师款接旬日，倾盖之分，有如素交。钱君以论撰见求，不当为让。其铭曰：

太一董君，上帝之宾，遣方眇邈，奋迹荆榛。倪师慷慨，复来清尘，种杏之地，林光再新。异世神交，岂其后身，冥升自远，代剑非沦。瞻言华表，谁见千春，刊铭翠琰，道契攸亲。

（《徐公文集》卷二七）

重修青帝观残碑

宣先至内（下阙）为臣则尽（下阙）君为子则（下阙）旒免龙衣桂（下阙）天子股肱（下阙）帝命文武（下阙）睿旨同此（下阙）粤有（下阙）瑞气（下阙）疆里（下阙）兴隆（下阙）古（下阙）陈延庆前承旨李显□□二使先曾检功征事郎乾封县令吴、将仕郎守主簿□□□、将仕郎守县尉徐、承务郎□□庙令许、登仕郎守岳庙主□、文林郎守岳庙王□□、兖州衙前都教练使□□衙兖□□□□□宣补军将□□□□□宣补军将□□□□□

（艺拓）

重修太平兴国观碑铭①

周起撰

臣闻两仪既分，三才定位，高明广运，象纬列于次躔，博厚无疆，岳渎限于方域。寒暑错综而岁功序，阴阳埏埴而神明生，式是化权，必有司牧，所以协宜上帝，垂祐下民。粤若圣人，乃建皇极，于是陈祀典，考灵文，禋禬科教以致其诚，车服采章以辨其数。复无方而设教，迪妙用以为宗，崇德报功，其来尚矣。庐山太平兴国观者，即九天使者之庙焉。昔在有唐，开元御历，肇畛瞿于冥感，荷昭锡于至真，将叩寂于清都，乃旁询于方士。凭兹灵岳，始建仙居。洎上运载移，四方云扰，信灵心之有待，协冥数于昌朝。我太祖皇帝，乘五运以天飞，抚万邦而御极，声教覃于无外，临照被于有截。矧兹灵壤，实惟奥区，当九服之会同，眷百神而受职。我太宗皇帝，握乾符，登大宝，丕变风俗，惠绥黎元，坠典必兴，无文咸秩，总帝王之能事，推覆育之深仁。乃眷集灵之宫，洪惟祈福之地，特颁紫诏，爰授正名，申严如在之仪，乃锡纪年之号。今上皇帝，诞膺真箓，抚育苍黔，率列圣之洪猷，启无疆之宝祚，若乃自家刑国，敦厚于素风，一日万机，忧勤于庶政。况乎日新圣德，天纵多能，宸章焕烂于昭回，睿略怀来于宇县。旰昃每虚于听纳，烝尝肃奉于孝思，至于灵瑞纷纷，鸿禧累洽，考前编而莫纪，访博识以未闻，斯皆掩在民谣，稔熟舆听。凿井耕田者焉知帝力，瞻云望阙者史不绝书，是以中外云趋，华夷麇至，率诣天阙，叠献方闻，以为奉元符，答灵命，光兹大典，

天眼难籍。虽本锡于帝命，终俯从于民欲，于是陈法从，俨文卫，封峦肆觐，方展于鸿仪，瘗玉潢汾，载陈于大报，耀祖宗之丕烈，荐天地以至诚。掩历代之宏纲，昭勒成之盛礼。岂直竹宫望拜，方集于葉光，桐岭顺风，始挹其颢素而已乎！天庆既已成矣，洪恩既已洽矣，至于岩壑丛祠，史传遗烈，犹乃遍申祀享，特禁樵苏，况上帝之元舷，会列真之别馆，揆日非谋于改筑，庀徒不易于前修。爰诏侍臣，精求匠石，费从官给，事以乐成，轩楹特启于宏规，藻绘重新于壮观，蜺旌宝座，照耀于中闱，霞帔星冠，周旋于列侍。若乃飙轮戾止，羽客朝修，星坛夜烛于绛光，云驭遥闻于众圣，当三元之令序，间六气以雍和，莫不寅奉科仪，肃陈醮席，祝皇图之睿算，祈民福于蒸生，允集祺祥，咸跻富寿；宜兹华宇，申启灵扬，江山回抱于四封，襟带交冲于八达，信乎神仙之窟宅，乾坤之户牖者也。若然，则纪灵迹，刻贞珉，昭示信书，抑惟旧式。臣滥尘近列，莫有寸长，幸奉明恩，谨为铭曰：

元后膺图，受天明命，统御八纮，裁成庶政。泽浸含灵，风行号令，奉若天道，惠兹万姓。乃见庶官，乃立民极，修崇明祀，光昭令德。为民祈福，俾民不忒，官既居方，神亦受职。矧兹灵岳，巉巉太虚，上真所相，仙馆攸居。江山回抱，水木扶疏，纪正阴慝，此马修舒。道有污隆，运逢开泰，庆浃寰中，教尊方外。栖羽客兮精修，奉真文兮禳禬，虽冥数之有期，示神人之交会。占使星兮南驰，爰庀徒兮江湄，藻绘增严兮像设，彤镂焜煌兮层楣。瞰飞甍兮临大道，揭叠巘兮荫华榱，既成之兮不日，顾民力兮何知。肃肃兮上真，眄玉宇兮重新，彤霞兮转旆，皓月兮停轮。宅灵心兮昭格，阜风俗兮和淳，祝皇图兮万祀，熙品物兮常春。

（《采访真君事实》卷六）

①超案：原题作'皇朝景德二年重修本观碑铭'。

华岳庙题记

华岳庙修造灵宝三箓坛记

□宋景德二年冬，天王降灵宝三箓坛式于四岳，敕属郡僚吏营筑于庙殿之前。今□□之镇，自十月孟旬承郡匠施，至十一月五日毕。将表于上，因刊琬石，以纪蒇事之□。

将仕郎试芸阁吏守主簿庞奎题

将仕郎守下邽县主簿木令修监催将作监丞守庙令扬珅道士贾□□仕郎守太子洗马知县事许奉

元丰五年孟秋月被命华□云台观，谒于祠下朝拜。文思副使赵谅记耳。①

□□□内侍省□侍殿头李怀□，奉宣将祀汾阴为军民祈福。于西岳庙内□拜□启道场七昼夜，□日设醮一座。至于□日礼毕，次日东行□阙。专刊石铭□□□□真太（下缺）

乾兴元年二月十五日，奉宣差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段微明往庆成军太宁宫、太宁庙各开启道场七昼夜，罢散日□□□西岳庙□真君观各开启道场□昼夜，各设清醮一座。已上□帝谢二月一日御楼礼毕，却回赴阙。书记。

京官勾部送御制御书奉神述碑石壹方赴西岳庙殿上西畔，于天禧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巳后午前丙时竖立讫，故记之。入内内侍省内侍殿头邓。

尚书职□员外郎、知郡事麻温舒，奉御署祝版，立秋日□□□岳。

（艺拓、《萃编》卷一二六）

①超案：此两行为后加者。

赐贺兰栖真敕书并赠诗序碑

碑高五尺三寸，广二尺七寸，分三截。上、中截二十行，行十字，下截廿二行，行三十六字。行书。在济源。

敕贺兰栖真：汝栖身岩壑，抗志烟霞，观心众妙之门，脱屣浮荣之外。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净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久怀上士，欲觌真风，爰命使臣，以礼征聘。汝其暂别林谷，来至阙庭，无辞跋涉之劳，当体招延之意。今差入内高班内品李怀赟往彼诏汝赴阙，故兹示谕，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十八日敕。

诗赐贺兰栖真：玄元留教五千言，有象难名恍惚间，数进篇章达至理，时吟时咏道情闲。

（上截）

七言四韵诗一首赠宗真大师：

尚书右仆射判军州事张齐贤上

月耕雪稼杂芝田，洞府游多隐奉仙，耸秀万寻连翠峤，澄明一派接灵泉。

凤书昔降幽居侧，鹤驾曾朝瑞日边，四海高名谁可並，赤松黄石好差肩。

七言诗一绝赠贺兰宗真大师

知制诰陈尧咨上

偶分天命过仙家，松竹森森一径斜，此境岂教尘俗爱，主人高论尽南华。

进士杨震已书并篆额太原王思道刊字

（中截）

圣诏御诗及朝贤纪赠贺兰先生序

进士汪仲询撰

贺兰栖真者，谯国人也。始事骊山白鹿观冯洞元。洞元冲寂，复访道于终南，结茅于岩曲。未载纪，思得福地以毓其真，于是乎游王屋□济源流之奉仙，即唐小睿真人旧隐之所也。沁浿之流润其侧，行屋之翠耸其旁，波涣渫以争翻，云缥渺而相揖。其或凤人叩课，朝士经由，潜分洞府之春，悉觌神仙之趣。不逾跬咫，可蔽方台，斯亦邑中之景胜者欤？故高士达人，咸睎隐息，以兹戾止焉。先生小节靡拘，至真不染，深于庄老，仍善辟谷，吐故纳新，稚颜鸦鬓，而常独住天坛。药匮采撷灵苗，驯致猛兽，民咸异斯，莫之以茹。景德初，真宗皇帝以四海大宁，万机丰暇，询访奇妙之士，用赉恭默之诚。闻其素风，渴其全德，二年秋九月，遣中使驰蒲轮，赍鹤板而召之。先生识探几萌，道縻妙本，祗衔圣念，应诏阙下。遽入对崇和，果加前席，礼遇勤厚。未几请还，上许之，宠以兰袍，旌以□□，著七言以赐之，增

重币以将之。观有土田，永蠲租赋，授兹赍贡，光于旋归。洎锡符纪号之三祀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无疾而终，享年一百一十三岁。孙自之内□犹如生，举体柔软。扪之者惊骇，目之者钦承，此道家所谓尸解者也。葬之日，邑中三百余人为之理冢，迨今薰焚，曾无阙矣。意妙门不宰，明道若虚，其生也扬□教于一人，其殁也示真筌乎绵古，渊伟英特，其先生之谓乎！今邑宰裴君德滋仰先皇之奉道，□时人之□猷，伤岁月以□迁，□祷诏之失坠，乃召监观羽人郭太明，盖先生之道孙也，遣搜箧□，复得朝贤纪赠诗二章共四首，馀皆散落弗可备存。由是磨砻□石，刊勒斯文。命走鄙辞，式扬盛事，所贵乎往来□驲，观乎道行，知上德之可宗，阅彼宸章，见垂裳之博采。创立有□，不一美乎。时大宋天圣九年岁次辛未孟冬月十有八日叙。

尚座道士孟元亨，观主道士黄大文，登仕郎县尉王宏，将仕郎守主簿王克昌

左班殿直知河阳济源县事兼兵马监押裴德滋立

（柳拓、艺拓）

①超案：《宋史》卷四六二贺兰栖真传载此敕，文字稍异。

庆唐观碑铭并序

将仕郎知神山县事韩望撰

道母万物，物犹子生，象成太初，囊括元气，抉散氤氲，先天地有，禀立纯粹，保合大和，故天得而清，地得而宁，神得而灵，谷得而盈，王侯得而为天下。正道苟湮郁，则象无所出，必天不垂日星，地不窍山川，神紊阴骘，人窒性情。故无不通无不具，吞两仪而不见其实，纳毫末而不睹其隘，不可以眸觇，不可以智运。其象无体，万物之象其体也，其名无称，万物之名其称也。不可谓之有，谓之有形其器也，不可谓之无，谓之无灭其变也。有生于无，无根于有，有无一贯，存于万物，然后见道之妙，物之始。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以是而稽，则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为域中之大者，道冠首焉。老子仕于姬周，子孙延于汉魏，仲尼见而叹其犹龙，子长叙而为隐君子，事迹蔼然，备载经史。洎泰山其颓，礼乐之言圮，青牛告逝，道德之论寝，自后以波引蔓延，散而不聚，故扬墨塞路，背仁义之说，庄列当途，立寓言之理，殊不知仲尼老子，刊六经之秘旨，阐五千之纯奥，与世作程，范围天地。何则，六经之旨正而详，道德之奥和而备，正则父子亲，君臣定，礼乐昭，刑赏中；和则心以虚，神以清，恶以悛，善以立，故基国树民，包淳剔伪，建皇极，跻寿域，未有遗儒捐道而后臻其理者也。洎后世益醨，前圣逾远，不能宏启其教，但浩扬厥波，故尚玄虚，企羽化，散帔峨冠，目为道士，得徒既繁，大壮观庙，垩泥致像，研丹写形，与浮屠氏并驱，涵濡茂林，盛于中国，其来尚矣。昔隋获神器，炀不固基，征辽幸淮，以人从欲，茫茫九土，民不聊生，怨入骨髓，天下兴叛。唐公缵戎，参墟启号，义声高唱，响振四海，虽契人心，众望犹梗，逐鹿之功，未知谁手。时武德三祀，晋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须鬓皓然，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有二青衣童子侍之，谓善行曰："为吾语唐国天子，吾为老君，即汝祖也。平贼后，汝当为帝，天下太平，享国长久。"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须臾，神复见，谓杜昂曰："归语天子，我不饮食，何烦于祭。"忽然不见，上异之，

立庙于其地，繇是改浮山羊角之号以为今名。洎乾封元年，追尊太上玄元皇帝。尔后以土德下衰，木入南斗，朱梁总权，禅唐窃鼎，篡弑荐兴，其祚不永。注皇起并，复唐旧业，故亳宫枯柏再荣，庆唐灵蔓引秀，历代瑞应，邦史具存。洎石晋、刘汉之后，干戈图王，日不暇用，此观以地僻山迥，居晋南隅，官不给材，人罔兴力，旧宇前址，相渐而隳。先是李唐以神尧至玄宗，图六帝之容，翼侍三皇正殿，岁月云迈，彩不焕然，虽聚其徒，曰莫能葺。往迹未倾，前迹不匮，都监道士梁志真奋浮俗，明大观，捐嗜欲，探希夷，以为正其末者必端其本，师其人者必崇其教，代既不能体道而行，人则咸瞻像而叹，此观不完，则何以信四方之士，鼓冲妙之风邪。景德元年春，乃裹足上国，拜章阙庭，序李唐之肇基，疏玄元之符瑞，复古兴灵，必当圣代。主上执大象，司左契，道询崆峒，神适姑射，却走马以粪田，烹小鲜而治国，以万物利为利，以百姓心为心，方当大顺之朝，式阐无为之化，乃可其奏，宣中书诏晋郡俾重葺旧殿，以严其祠。工既鸠，宇未毕，二年仲春月二十有五晨，雾霭云蒸，嘉气四塞，空山寂然，若有所降。俄而曙色霁，天象廓，屹乎醮坛，森然古柏，芳枝茂叶，列树十六，琼蕤珠英，露华可掬，其甘如饴。祥既三危，瀼瀼湛湛，阳不能晞，众目咸睹，神而异之。于是启其邑，邑告郡，郡命僚属覆验其实，迨初及终，八日不散，郡绘其图，抗表以进。愚尝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老子本是以兴言质，斯而穷道，常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故能通幽洞微，意赜象外，神而化之，不拘其变。昔告唐以太平，今降宋以甘露，非其时，非其圣，孰能通其应而若是者邪？望以二年春由太学登甲科，筮仕之初，出宰兹邑，承郡命，秉诏旨，辖匠笃民，修其三殿：曰玄元，曰三清，曰三皇。功就而未遑纪其事，大中祥符元载，罢县秩，将赴调于选部，志真磨碑置观，乞撰其文，固让不克，直述其由，乃为铭曰：

道实强名，先天地生，罔然失象，寂尔无声，不皎不昧，惟微惟精。谁赜玄旨，周之柱史，象帝之先，谷神不死，冲而用之，去彼取此。隋衰唐盛，勃然昭圣，不出函关，告其受命，卜世延洪，子孙有庆。祠严山椒，唐倾祀遥，道德寂寂，松柏萧萧，谁其葺之，属当圣朝。圣朝哲王，体道而昌，俾完坏宇，玄教重光，何以昭应，瑞露瀼瀼。其徒志真，服膺勤勤，企精丹台，抗章紫宸，一日必葺，无荒后人。

时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四月辛卯朔二日壬辰建。

（《龙角山记》）

谏作玉清昭应宫

王 曾

臣伏闻朝廷设谏争之官，防政治之阙，非其官而言者，盖表其忠。况当不讳之朝，复忝非常之遇，苟进思之无补，惧窃禄以贻讥。臣伏睹国家诞受殊祥，荐膺秘箓，祚洪图于万叶，超盛烈于百王，陛下寅畏宝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泽浸无垠，奉若之心，斯为至矣。而清衷浚发，成命亟行，自经始已来，庀徒斯广，辇他山之石，相属于道涂，伐豫章之材，远周于林麓，累土陶甓，挥镭运斤，功极弥年，费将巨万，掩祈年之旧制，逾概日之前闻，辍贵近

以宸临，假使权而领护，如此，则国家尊奉灵文之意，不为不厚矣，崇饰台观之规，不为不壮矣。然则臣之愚恳，或异于斯，既有见闻，安敢缄默。臣以为今之兴作，有不便之事五焉，虽鸠僝已行，未可悉罢，苟或万一采刍荛之说，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忧国之远图也。所谓五者之目，请为陛下陈之。且今来所创立宫，规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楩楠。窃闻天下出产之处，收市至多，般运赴宫，尤伤人力。虽云役军匠，宁免烦扰平民，况复军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迩者方毕封崇，颇烦经费，今兹兴造，尤费资财。虽府库之中，货宝山积，畚筑之下，工徒子来，然而内帑则积代之蓄藏，百物尽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敛之惟艰，虽极丰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圣人贵于谋始，智者察于未形，祸起隐微，危生安逸。今双阙之下，万众毕臻，暑气方隆，作劳斯甚，所役诸杂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窜郊廛，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贻圣忧，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抚御寰区，顺承天地，举动必遵于时令，裁成不失于物宜，靡崇奢侈之风，罔悖阴阳之序。臣谨按孟夏无发大众，无起土功，无伐大树。今肇基卜筑，冲冒郁蒸，傲扰厚坤，乖违前训，矧复旱暵，卒痹雷电，迅风拔木飘瓦，沴沴之气，比屋罹灾，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欤，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窃聆中间符命之文，有清净育民之诫，今所修宫阁，盖本灵篇，而乃过兴剞劂之功，广务雕镂之巧，虽屡殚于物力，恐未协于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圣贤之深戒，迁思回虑，惩往念来，诏将作之官，息勤苦之众，辑宁群品，对越高穹，如此则遐迩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须建灵宫，将毕相劳，聿爰成绩，则臣敢效愚计，亦可必行。但能损彼规摹，减其用度，止敦朴素，无取瑰奇，惟将之以诚明，仍重之以严洁，名数之际，加等是宜，实费之资，节俭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爱重民力之意，岂不美欤？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宫，亦不使穷极壮丽，臣窃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为法制，以示不敢逾，即鸣谦大德，光于千古矣！奈何特欲过先帝之制作乎？并睹西京造太宗之影殿，东岳置会真之宫，计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产，然于尊祖礼神则盛矣，其于邦国大计则犹未足为当时之急务也。臣料陛下必谓海内承平，边陲清晏，人康俗阜，时和年丰，纵或筑宫，无损于事，则臣复谓其不然也。方今疆埸甫定，虏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仓箱无红腐之积。况关辅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农桑失望，虽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复田产，秋冬之间，饥歉是惧。亟经营于神馆，虑稍郁于舆情，且往古废兴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册，足为商鉴者，陛下览之详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试观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净无为者之安全乎，愿陛下留神垂听，无忽臣言，则天下幸甚。今虽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爱，莫敢轻黩冕旒，至于左右大臣，则虑计之不从，致见疏之悔，中外百执，则虑言之难达，招妄动之尤，使忠谠之谋未行，良为此也。惟臣出从幽介，遭遇文明，特受圣知，度越流辈，官为侍从，身服簪裳，粗识安危之机，未申补报之效，捐躯思奋，今也其时，又安敢循默苟容，不为陛下别白而论之乎。是以辄率妄庸，轻冒宸严，感发于中，无所顾避。陛下宽其鼎镬之罪，矜其蝼蚁之诚，深鉴古先，试垂采择，无谓创一灵宫为一细事而弗恤也。臣以为兴役动众，尤系事机，不可不察也。当使乡校之中，豪奸之党，无所开窃议之口，则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宋文鉴》卷四三）

承天观碑①

高五尺七寸，广二尺三寸，三十行，行七十二字，行书。在正宁。

大宋宁州真宁县承天观碑铭并序②

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李维奉敕撰

翰林待诏朝奉郎守秘书丞同正骑都尉赐绯鱼袋臣尹熙古奉敕书并篆额

臣闻无象之象，生乎二仪之先，强名之名，居乎四大之一，杳冥忽恍，固不见而不闻，陶甄孕育，遂成形而成器，三才以之资始，万物由其纠纷，王者得之而垂拱之化光，百姓用之而厚生之理遂，寻之无际，其体也孰揆其高深，感而必通，其用也曷穷其神变。非夫圣人之至贤，一切之极尊，其孰能与于此乎！及夫醇醨朴散，失德后仁，户有孝慈，家兴礼让，真风荡而不返，至治缺而莫敷，玄珠既遗，非象罔而孰得，混沌斯凿，谅倏忽之可尤。然而文籍本结绳而生，大辂由椎轮而作，无欲之源既窒，有为之迹渐萌，于是轩辕师广成于前，夏禹尊子高于后，尹喜望气，伯阳演非常之言，曹参相齐，盖公著清净之说，述宣教父，事假于言诠，启迪真宗，渐崇于象物。若夫稽玉晨之秘篆，考玄圃之隐书，绛阙琳房，虚皇之攸馆，蓬莱方丈，列真之密都，盖阴骘于含生，实顾怀于明德，故历代而下，继天下君，莫不结念于冲虚，宅心于汗漫。或陈甲乙之帐，望绛节之来，或崇文圃之坛，俟灵符之应，自兹厥后，祠宇相望。宁州真宁县承天观者，本唐开元中所建也。按舆地之图，究经始之自，盖玄宗尝于中夕，梦彼群仙，俨冰雪之容，疑来于姑射，驭飙欻之驾，若会于武夷。惟至诚之所通，非有道而不至，且指乐土，是为殊庭。既寤而命使访之，遂于其地得石象二十七躯，乃梦中之所睹也。即命营构真宇，仍以通圣为名。兹县据罗川之上游，实彭原之属邑，气象葱蔚，原隰隐辚，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穑之事，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画疆，本公刘积德之地，真灵之所翔集，祯祺之所保绥。洎世道屯夷，年祀寖远，萧条桧井，但渫于寒泉，湮遣芝田，仅成于茂草，谅随时而升降，爰与道而污隆，将复灵基，允属休运。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之御大宝也，应千年之嘉会，嗣二圣之丕基，宅纯粹之精，执神明之度，端委严廊之上，游心象系之表。惟神不测，用其道而设教，惟天为大，体其仁而育物。三升泰畤，罄昭事之诚，再驾貢车，扬不杀之武，举按历上陵之典，以慰时思，遵省方展义之文，载均庆赐。屡下宽大之诏，率开疏阔之网，德洋恩溥，仁洽道丰，远无不怀，迩无不肃，动植咸遂，神人以和，故得协气旁达以氤氲，灵心昭答于肸蚃。乾符荐委，地宝毕臻，巍乎治平，谅不可得而名也。方且栖心妙键，玩志玄津，守慈俭之格言，味希夷之奥旨，永惟民极，斯实教先。眷是灵场，独存遗址，修弊起废，深轸于天心，即旧谋新，冀崇其云构。即日降纶綍之命，遣轩墀之臣，授以成谋，俾蒇厥事。其始也观乎天象，当定星之中，察彼民时，乃农务之隙。既灼龟以练日，复置臬而度地，规易之大壮，取诗之勿亟，子来之民斯集，艺成之匠毕臻。采陇坂之材，是朴是斲，犨他山之石，以磨以砻。或施王尔之钩绳，或用傅岩之板筑，竞致功而程巧，毕献力以忘劳。尔其缭以周垣，树之绕阙，秘殿翚飞而中起，修廊绳直而四注，栾栾缕窠，灿文绿以交辉，叠宇疏楹，畜云霞而互映。桂柱晔其电繶，梅梁亘以虹申，藻井扬

芳，纷敷乎菌萏，银缸绚彩，照耀乎列钱。□砌坦其砥平，瑶坛莹其冰净，清虚肃穆，杳隔于氛昏，俯寮重深，殆殊其气候。若乃金床玉几，俨若三尊之御，玄冠翠绶，穆然众圣之容。既从以灵官，复位其列宿，等威斯辨，若朝元之会，仗卫载列；疑驭气之游，真玄圣之下都，而坤灵之绝境也。逮兹集事，亟用上言，繇是锡以华题，俾辉于栋宇，延诸上士，式谨其修崇。征三无八会之文，探十善四极之旨。椒浆兰藉，严其奠馈之仪，空歌洞章，间以虚徐之韵。宜乎云軿羽盖，徘徊而下临，紫气素烟，纷郁而相属。既而鲵齿鲐背，戴白之叟相与叹曰：至哉吾君之德，侯其祎而，作为灵宫，焜耀乎百里，延集丕祉，保祐乎群黎，诞扬玄默之风，坐跻仁寿之域，何力于我，允叶尧民之歌，惟几成务，更符羲易之象，是宜求典故，乘时龙，升中于天，追九八之迹，无为而治，茂三五之规，福禄万年，子孙百世，如斯而已矣。恭维帝皇之作，所以扬鸿辉，金石之刻，所以传不朽，兹事体大，属乎英才，而臣识昧研几，学非足用，掌仙曹之辞令，莫著发挥，述大道之指归，尤惭阔略，祇膺诏旨，避让靡遑，拜手斋心，谨为铭曰：

邈矣至道，包乎混元，惟恍惟忽，匪亡匪存，寻之无迹，用之不烦，万物之母，众妙之门。一生乎二，权舆天地，惟民最灵，惟君司契，塞兑闭聪，抱朴弃智，神而化之，事乎无事。上德既衰，醇源益漓，步骤殊致，质文异宜，遗珠赤水，访道具茨，玄言著矣，青牛远而。清微之天，虚皇攸治，珠阙重深，紫房丰丽，财成元化，阴骘群类，在感斯通，无远不至。后圣缅惎，发于清衷，帐开兰殿，盖设濯龙，以徼繁祉，以畅玄风，踵事增华，坛馆斯崇。惟唐之兴，仙李钟庆，惟教之设，开元尤盛，精意潜感，殊休屡应，懿哉列真，聿彰元圣。集灵之地，实曰罗川，风俗淳厚，原隰连延，灵事斯启，彤彩相鲜，年祀寖远，余基岿然。帝宋膺期，惟天所授，瑞叶赤书，功凝紫宙，鬼神致恭，蒸黎在宥，薰然大和，洽于仁寿。穆穆我皇，三叶重光，膺图握纪，御辩当阳，凝神妙键，精思灵场，修弊起废，爰申旧章。翘翘使车，言董其役，民以子来，时惟农隙，定星方中，灵台勿亟，林麓效材，闾阎献力。彤彤邃宇，蔼蔼殊庭，穹崇俯寮，黼黻丹青，霱云垂荫，瑞日扬明，始疑神运，终谓天成。旌盖纷披，坛场阒寂，云璈发音，飙驾来格，福被苍黔，庆流宗祏，翠琰垂芳，永永无极。

时大中祥符二年岁次己酉二月十五日建。

御书院沈庆并侯令钦赵谦刻石

右班殿直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臣元守英

朝请大夫尚书虞部郎中知宁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护军赐紫金鱼袋臣淳于广

（柳拓、《续编》卷十四）

①《金石续编》卷十四：按碑在甘肃庆阳府正宁县，罗水在县南，西南由宁州界入泾水，隋曰罗川，县属北地郡，唐属宁州，天宝初获玉真人像，改曰真宁县，见地理志。西魏废帝二年，改豳州曰宁州，隋大业初，复曰豳州，寻改为北地郡，唐武德初复曰宁州，天宝初改彭原郡，乾元初复曰宁州。《元丰九域志》，宁州彭原郡，军事，治定安县、真宁县，州东南七十里，有子午山罗川水碑，所谓'罗川上游，彭原属邑'是也。董史《皇宋书录》：尹熙古工篆学。《类苑》云：古拨镫法，待诏尹熙古得之，所书为一时之绝。

②超案：首题下尚有小字：'大明天启五年 七月二十日真宁县知县晋□图重立生员杨烈督修。'

晋国大长公主设醮题记[①]

在《西岳庙乳香记》左侧，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正书。[②]

皇宋大中祥符二年，岁次己酉，十月壬午朔，二十九日庚戌，入内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张永和奉宣为晋国大长公主祈福，特诣西岳庙请道士二七人，悟真大师贾得升、张德升□□□□子□□□□、刘德平、杨善应、杨善宗、□知□，武子□、李知章、王□□、□文生，修建消灾灵□道场，□□□□□□□□□□大醮壹座，至十一月三日罢散。又至四日，晋国大长公主自□银二铤，别建灵宝道场三昼夜，亦设大醮壹座。□刊石为志。

十一月八日题记。

大中祥符□年六月十四日入内内侍□内侍高品李知常奉□□赍□□恭诣金天王庙及真君□□处，请道士二七人悟真大师□□□□建灵宝道场三昼夜，散□□□□共七百二十分，刊石为记。

（《艺拓、《萃编》卷一二七）

①《关中金石记》：大长公主即延庆公主，下嫁石保吉，以淳化元年改封，即以是年十二月薨逝。悟真大师贾得升，陈希夷弟子。文内又有张德□，应是张德升，见《庞房根祀记》。

《金石萃编》卷一二七：按宋史公主传：太祖六女，长曰魏国，次即公主。初封延庆，下嫁石保吉。太宗即位封许国，淳化元年改晋国，真宗初进长公主，大中祥符二年进大长公主，是年十二月辛巳朔日薨逝。此碑始因公主病剧，遣内侍张永和设醮西岳，有此题记也。设醮在十月二十九日庚戌，上溯其朔日干支，以庚戌推之，是壬午也。自庚戌下至薨逝，仅一月耳。公主薨于大中祥符二年，《关中金石记》云淳化元年改封，即以是年十二月薨逝者，误也。公主为真宗之姑，薨年不知其几。薨之明年，石保吉亦卒，年五十七，则公主之年约略相当矣。是时石保吉官镇安军节度，方在镇所，诏归视主，及薨，真宗为之罢承天节上寿，及明年元旦朝会，而此时则因病设醮，恩礼之隆，蔑以加矣。

②超案：此碑左侧题记共三段。上为李知常设醮题记，另有治平二年正月十二日内侍省□□设醮记。

御制观龙歌并序

宋真宗

茅山记云：雷平池火浣宫池，并有小黑龙游其中，今少睹者。又有郭真人池，池中常有之灵物，变化所处不一。人或取之出山，虽缄闭于器皿中，皆潜失焉。近遣中使任文庆醮祭名山，为民祈福。文庆祷取一龙来献，因将二龙以行。中路风雨，果失其一，持一龙至阙下。细观其形，诚有可异，故为歌以纪之。歌曰：

四灵之长惟虬龙，虬龙变化固难同，三茅福地群仙宅，灵物潜形在此中。池内仙人驯扰得，至今隐显谁能测，乘云蠢动独标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竞取暂从心，才出山楹兮无

处寻。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献明廷今陈上瑞。初祷一龙朝魏阙，偶挹二龙离洞穴，人心龙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异。我睹真龙幸不惊，至诚祝龙龙好听，但期风雨年年顺，庶使仓箱处处盈。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茅山志》卷二五)

重建道藏经记

宋承奉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台州军兼管内劝农事借绯夏竦撰

唐景云中，天子为司马承祯置观桐柏，界琼台三井之下。五代相竞，中原多事，吴越忠懿王得为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字经二百函，勤其事也。国家有成命之二十载，削平天下，列为郡县，舳舻千里，东暨于海，有灵静大师孟玄岳者，始越会稽，济沃洲赤城，访桐柏，为山门都监、冲一大师稽常一等请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诏悉索是经付余杭，传本既毕，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载以还，从师请也。又十载，藏室几坏，虞于风雨，师募台越右族并率己钱共二十万，召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垩，皆逾旧制。又十三载，会国家获瑞命于承天门，建封禅之议，有诏改赐观额为崇道。越明年，天子感三篇之事，筑玉清昭应宫于京师，制诏天下，访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经之有尤异者，郡籍师等名驰驿上之。师治装俟命，且有请于我，愿纪藏室之实以勒于石。我以为太虚无著，况之曰道，生二仪而不有，长万物而不知，惟圣与神，其殆庶几乎！故老氏五千言清净简易而不泥，后世其教神而明之，于是灵编秘牒，金简玉册，有太上正一品，练形飞步之术，熊鸟赤白丹石图箓之法，总而谓之曰经，聚之于室曰藏。钱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篆银隶以取其贵。孟师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载于兹而栋宇更丽，编简不脱。若夫观于斯，悟于斯，出处语默而不失其中，不亦达者乎！于戏，后之嗣孟师守者，为我爱之，而观者择其正焉。大中祥符三年岁阏茂建寅月记 。

(《天台山志》)

韩国长公主祈福记

在《西岳庙乳香记》之右侧

大中祥符三年岁在庚戌，三月庚辰七日丙戌，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张怀则□宣为韩国长公主□消灾祈福于西岳庙，请道士二七人修建灵宝道□三昼夜。散日，设五岳谢恩大醮一□□□刊于石□记。云台观悟真大师贾得升题

(第一截)

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张怀则为韩国长公主疾愈，丞□再来祷谢岳灵。请道士二七人

开启灵宝道场三昼夜，散日设清醮壹座。行事礼毕而退。时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八日。悟真大师贾得升题记。

（第二截）

嘉祐四年三月初五日，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张恭礼奉圣旨于□岳门□□□□七昼夜，请道士二七人。罢散日设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谨刊石记之。

（第四截）

（艺拓）

老子度关铭并四子赞①

碑高六尺四寸，广三尺九寸，作五层。首层度关图。二层铭，二十六行，行十三字，隶书。三层会真图。四层赞，二十七行，行八字，正书。额题'四子会真之图'。下层跋，二十八行，行七字，草书。在盩厔。

老子度关铭

夫圣逵之心，无适无莫，神化之迹，或晦或章，俾遗烈之昭然，即生民之仰止。函谷关者，老君西升之途也。若夫含真上德，阐教强名，居藏室以栖真，迈流沙而匿景，仲尼问礼，既吐于微言，文始受经，复占于真气，斯并存之前载，播厥方来。若乃万寿之年，至神之道，臻乎妙有，岂易殚云。践崋之郊，疏河之境，仙驭所历，车辙如存，揭以关梁，见崤函之阻，纪斯县邑，彰灵宝之休，所谓人往而教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载，因举时巡，渊默之风，永怀于瞻望，清静之治，靡舍于宗师，将振清尘，俾刊翠琰②。铭曰：

教父潜真，神龙比德，方事神游，爰符默识，圣言聿昭，生民为则，载望函关，永存轨迹，玄妙无疆，清辉罔极，斋袼云经，贞珉乃刻。

大中祥符四年，帝祀后土于汾阴，驾至函谷关，制文勒石。

大德庚子岁重刊于道祖说经之台。

四子赞

唐嵩岳宗玄先生吴筠述

南华真人

南华原道宗，玄远故不测，动与造化游，静合泰和息。放旷生死外，逍遥神明域，况乃资九丹，轻举归太极。

冲虚真人

冲虚冥至理，体道自然通，不受子阳禄，但饮壶丘宗。泠然竟何依，挠挑游太空，未知风乘我，为是我乘风。

通玄真人

通玄贵阴德，利物非市朝，悠然大江上，散发挥轻桡。已陈缁帷说，复表沧浪谣，灭迹竟何从，遗文独昭昭。

洞灵真人

亢仓致虚极，潜迹依远岫，智去愚独留，日亏岁方諕，乡人谋尸祝，不欲闻俎豆，尚贤非至理，尧舜□为陋。

终南山古楼观大宗圣宫立石

大道隐□□起，玄元降世，著五千文，垂清静自然之教，为□□□。虽易知易行，而巧伪成性，反若登天之难。四子继出，发挥祖述，其道始行。由是言之，四子为玄元良弼欤？故世称四辅。唐开元间，大兴玄学，封四子真人号，尊四子书为经，且以南华光明硕大，扩充其教，功若圣门之孟子，位诸三子之上，盖朝典也。经台旧有吴尊师赞图，自经板荡，惟江表仅存，今则璧返秦庭，珠还合浦，不翅披云雾而睹青天，何其幸欤！乃复写之瑰琰，与天下公共，必有目击道存者矣。大德辛丑岁旦日住台一虚叟题。

（《萃编》卷一二九）

①《金石萃编》卷一二九：按老子度关铭，检《玉海》载真宗御制，独不见此文。惟楼观之缘起，则云关令尹传曰，尹喜结草为楼，精思至道，周康王闻之，拜为大夫；以其楼观望，故号此宅为关令草楼观，即观之始也。一云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楼在终南山之阴，召幽逸之人尹轨、杜冲，谓之道士，居于草楼之所，号草楼观。又据《册府元龟》，唐元宗开元十年四月，帝梦京师终南山趾有天尊之象，求得之于盩厔楼观之侧，此又唐时兴建之始也。楼观之制，《陕西通志》云，唐高祖自以系出老氏，元宗尊为元元皇帝，诏改楼观为宗圣观，宋端拱三年诏改顺天兴国观，元中统元年改为宗圣宫，前为四子堂及文始、三清二殿，再进则望气楼，后为宗圣宫，宫后林莽翠绕，有台据高冈之上，曰说经台。此碑称'古楼观之大宗圣宫'，盖观之改宫始于皇统，而碑为大德年间所立，故称宫也。四子者，南华为庄子，冲虚为列子，通元为文子，洞灵为亢桑子。《四真人赞》为唐吴筠撰，至元大德庚子辛丑二年之间，住台道士合宋铭，唐赞，刻石立于说经台上，题记于后，自称一虚叟而不署姓名。庚子为大德四年，辛丑为五年。

②编案：'琰'字《萃编》原注'庙讳'二字，以下'玄'字同。均回改。

北岳安天王庙建道场记

在《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阴，此处选录九段。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圣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降延恩殿，宣差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杨永贵于安天元圣帝庙并真君观请道士二七人、僧二七人起建道场各三昼夜，于闰十月十七日开启，至二十三日罢散，故记之。

大宋大中祥符六年二月十五日，奉敕移塑北岳安天元圣帝尊像。先于真君观请道士二七人起建道场七昼夜，罢散，至二十二日夜质明用三献官并祭礼祭告安天元圣帝讫，至二十五日卯后四克，用乙时移元圣帝尊像于后殿，与靖明后相并安置讫。当日亥时，请道士二七人起建安神道场七昼夜，罢散日，各设醮一座，谨具三献官并陪位官如后。

初献官、入内内侍省内侍殿头、勾当北岳移塑康廷让。亚献官东头供奉官、知曲阳县兼兵马监押褚省忠。终献官定武军节度推官、承奉郎、试大理评事苗用之。陪位官三班差使殿侍权镇定等州沿西山同巡检张恩，将仕郎、守曲阳县主簿陈化新，将仕郎、守曲阳县尉窦化昌，翰林图画院学生郎坦、庞德震，管押衮冕定州部署司指使、三班奉职韩裔，定武军

都知兵马使都大部领一行移塑李士元，移塑司定州使院勾押官董升、前行牛旻、魏澄、王恩，后行李德，教练使勾当设务赵输，衙前军将王聿、耿澄。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七日敕，以玉清昭应宫圣像到京，命尚书都官员外郎吕言同殿中丞、通判定州军州事王臻祭告北岳安天元圣帝。是月二十二日行礼毕。同行礼东头供奉官、知曲阳县兼兵马监押褚省恕。

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张茂先，奉宣到北岳庙并真君观各开启道场三昼夜，罢散设醮一座。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之。

皇宋甲寅岁，尚书都官员外郎严国祯奉命祭告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及含誉星见。东头供奉官、知曲阳县兼兵马监押褚省恕，将仕郎、守曲阳县主簿陈化同预献官。将仕郎、守曲阳县尉窦化昌读文。定州指使桑美陪位。时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八日记。

大宋天禧元年岁次丁巳，正月一日辛丑，皇帝诣玉清昭应宫恭上玉皇宝册、衮服，及诣景灵宫上圣祖宝册、仙衣。至十一日辛亥，朝飨太庙、南郊恭谢礼毕，奉圣旨，差朝奉郎行太常博士章安世祭告北岳灵祠。

终献官定州观察支使、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使林茂先

亚献官右班殿直知定州曲阳县事兼兵马监押沿边巡寨铺巡检张禹吉

初献官朝奉郎行太常博士轻车都尉章安世

天禧四年十月三日为皇帝建道场到岳，弟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康廷谅记。

嘉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被移点检夏季，由新乐之曲阳，修觐祠下。次日还邑。卫尉寺丞知无极县事兼兵马监押司徒颜题记。

留题北岳安天元圣帝庙七言四韵律诗三首并序

朝奉郎、守太子中舍，同判成德军府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赐绯鱼袋赵惟吉上

北岳安天元圣帝庙，巨宋端拱二年中，先父察院奉太宗皇帝睿旨，与张殿头监董修而厥功告成。至淳化二载，赐碑以旌其事。王内翰之文，黄御书之字。惟吉于天圣元祀仲秋月奉转运使差提举人便军储，由中山之曲阳，诣是庙伸朝拜之礼，阅是碑兴感慕之怀。辄敢镌己什于碑阴，以"昔日先人曾到此"为首句，冀诸来者，勿至诮焉。

其一：昔日先人曾到此，监修祠庙奉皇华，每钦神道神人世，常荷阴灵助国家。倏忽流年高桧柏，经由追想倚云霞，朝真礼毕聊凝望，日暮秋风吹塞沙。其二：昔日先人曾到此，俄经三十有余春，却寻旧地清虚境，不见当时多少人。修庙素知元显敞，栽松今睹已轮囷，腐鼙回立碑亭畔，凄怆盈怀忆老亲。其三：昔日先人曾到此，今因朝拜思□然，真容肃穆居华殿，乔岳巍峨倚碧天。秋送林端风淅沥，夜生云际月禅娟，偶攀胜概来经宿，传骑凌晨又着鞭。

（艺拓）

先天太后赞并序

拓本高一丈一寸，广五尺四寸，二十一行，行四十一字，正书。在鹿邑。

御制御书并篆额

若夫元气本无，尚存其祖，高旻至大，亦有其先。斯盖本于自然，生乎太极。灵期所始，虽表异而靡详，人理攸同，谅显亲而斯尚。洪惟教父，首此圣阶，降迹于清都，炳灵于历代。时隐时见，如彼应龙，或晦或彰，同兹杲日。爰自太皞，讫于宗周，或居世而含真，或寅天而戢影。仰观神化，虽则无方，俯协人伦，故将有自。所以感流星而受气，指仙李而诞生，居楚国之灵封，宅苈乡之名壤，七十二载，乃剖腋而见形，三百余年，常守藏而混俗。及夫指流沙而高蹈，悟可化者胡人，度崤函而逆知，得先觉者关令。七百篇之法，所以役使鬼神，五千言之经，所以遍宣道德。百世膺其祐，万灵归其尊。由是涡曲神区，实存于恭馆，皇唐令典，缅想于遐源。怀顾复于厥初，追劬劳于罔极，大明圣善之德，别建密清之庭。奉先天之名，所以崇徽偶，冀洞霄之字，所以法元都。上以显天经，下以扬孝道。至于体凝寂之气，分柔顺之精，飞翔以彰神，静嘿以凝性，岂止姜嫄履武，纪彼周篇，含始吞珠，存乎汉叢者哉！国家介祉穹昊，协德神明，政本于希夷，治归于清静。经天纬地，太祖扮金钺而靖八纮，返朴还淳，太宗调玉烛而齐七政，俾中区之大定，由至道之降康。粤□眇冲，膺斯命历，元符申锡，大礼绍成。接飙欵于禁闱，□□福于宇□。眷惟景亳之耆旧，以□象魏之搢绅，述款谒之令仪，举省方之旧典。羽旄协吉，遵夷路而届殊庭，□藻致虔，奉精心而修嘉荐，瞻淑灵于别宇，想茂阖于前闻。升彼帝车，既传于密记，阙兹遗服，尚睹于高丘。励乾巩之至诚，益混茫之鸿应，金石之刻，昭述于凝祯，亿万之祥，永期于濬发。赞曰：

老氏之德，协符昊穹，李母之迹，章显灵通。仰居霄极，俯运丕功，权舆至道，资始真风。式扬神化，用致时雍，耽耽秘馆，穆穆睟容。和銮顺辙，圭璧致恭，允祈多福，大庇区中。储灵不测，昭感有融，一刊乐石，永耀琳宫。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御书院奉敕模勒刻石

（艺拓）

太极观题字二种

正书，在曲阜县太极观。

右刻一题"金天玉纽"四字，左款"汝南吴同春题，关西武成刻"二行。一题"奉敕同监修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于大中祥符八年三月一日，奉安圣祖天尊大帝玉石圣像，内侍省内侍殿头杨怀德"，凡六行。县志云：景灵宫事，惟见元人重修碑文，载曲阜县城之东北曰寿丘者，相传为轩辕黄帝所生之地，即寰宇记所谓穷桑者也。宋既有国，推本世系，遂祖轩辕。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诏曲阜县更名曰仙源县，从治于寿邱，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宫祠，其配曰圣祖母。越四年而宫成，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云云。得此亦足以见其概矣。金天，似谓黄帝之子少皞金天氏，玉纽即纲纽、枢纽之义。

（《山左》卷十五）

天庆观碑①

碑刻两面，正面高五尺一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字。阴面十八行，行三十字，均正书。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书降大内左承天门，大赦改元，东京赐酺五日，天下赐酺三日，以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其夜燃灯，许士庶游看，休假五日。节前七日左承天祥符门及天下建道场设醮，前后各三日断屠宰，禁刑罚，改开封府浚仪县为祥符县。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泰山，降处建天贶殿，以六月六日为天贶节，休假一日，节前七日本殿建道场设醮，节日天下建道场设醮，诏东京建玉清昭应宫，天下置天庆观。其年十月奉天书、封禅礼毕，改兖州乾封县为奉符县，诏加上上卿九天司命真君懿号曰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延恩殿，皇帝亲奉圣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有功于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今于后唐时奉玉皇命，七月一日降下，总治下方，管勾赵氏之族已一百年。"又云："吾生于寿丘，吾治世至今邈远，只以今来下界日为生日。"次日大赦天下，东京赐酺五日，诸道赐酺三日，改延恩殿为真游殿，以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七月一日为先天节，节夜并燃灯，许士庶游看。仍令天下以续命缕延寿带保生酒更相赠遗，节日赐内外臣寮，皇帝御崇德殿，公王上寿，休假三日，断屠宰、禁刑罚五日，节前七日真游殿、诸道州府各建道场设醮。闰十月五日，内降制奉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圣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名天下不得斥犯。又奉上圣祖母懿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玉清昭应宫建圣祖殿，以明庆为名，东京及兖州曲阜县寿丘并建景灵宫，奉安圣祖圣像，寿丘仍建太极观，奉安圣祖母圣像，曲阜县改为仙源县，诏诸道天庆观内建圣祖殿。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奉圣旨：诸道州府置天庆观并观内建圣祖殿敕，并刊于石。

（碑阴）

建天庆观敕

敕：朕以钦崇至道，诞锡元符，率土溥天，期福祥之咸被，灵坛仙馆，俾兴作以攸宜，庶敦清静之风，永洽淳熙之化。宜令逐路转运司，遍行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关、县等，内有全无宫观处，相度于系官空闲地内，破系省钱及系官人匠物料等，渐次修建道观壹所。如有百姓情愿舍地，及于官地内自备材料，亦许修盖。即不得接便别有差扰。仍仰逐处候公私修毕，宜以天庆观为额。仍具殿宇房廊等间架，诣实数目，开坐闻奏。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十四日。

天庆观置圣祖殿敕

敕：近者告期中夕，降圣皇闱，昭示诲言，备闻帝胄，尊祖聿隆于显号，奉先式焕于丕图，鸿绪发源，既彰于累积，寰区设像，用表于钦崇。应天下州府军监，并于天庆观置圣祖殿。修建所用，并以官物充，不得扰民。其殿内尊像及侍从等，并令玉清昭应宫降样往彼。

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九日

（柳拓、《山右》卷十二）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二：碑刻大中祥符中崇奉天书、圣祖等事。《宋史》本纪：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号称天书，此天书初降也。又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乙未，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北。（《宋史纪事本末》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作玉清昭应宫，奉天书也）即碑所云天书再降事。又大中祥符□年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即碑云天尊降事。其崇奉之礼，推恩之文，备见《宋史·礼志》及《续长编》，此碑纪天书、圣祖降后崇奉推恩故事特详。碑阴刻建天庆观、圣祖殿二敕，以碑奉圣旨，天庆观敕、圣祖殿敕并刻于石考之，则二敕亦奉旨刻也。按《续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二年诏诸路府、州、军、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宋史纪事本末》，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戊寅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圣母，诏天下天庆观并增建圣祖殿。（天庆观敕碑末刻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十四日，圣祖殿敕碑末刻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九日），此碑所刻者即二诏之词，史皆云诏，实则敕。真宗君臣矫饰祥瑞，涂民耳目，以掩澶渊之耻，孙奭诸疏已斥其妄，此碑详录当时崇奉事实，而无一语赞颂，盖亦有识者所为。碑立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又按《元史》本纪，至元三十年，敕江南诸道观毁圣祖天尊祠，元贞元年，诏易江南诸路天庆观为元妙观，毁所奉宋太祖神主。宋之尊崇固为非礼，而元必毁之，抑何所见之不广也。

修玉局观记

彭乘

一气委于化，观化则归无。万物生于无，本无而为有。由是物物自别，事事自分，不为而成，其用弗匮，形上形下，非柔非刚，广包太虚，微在毫末，吾不知物各自造，而造物者有主耶？抑自然尔？自然为性，虚无为体，其道也欤？道之用可胜言哉，在天地为动静而无动静，在日月为晦明而无晦明，在雷霆为响震而不响震，在山河为融结而不融结，在四时舒惨为变而不变，在百谷草木为生而不生，在八音为和而不闻，在五色为彰而莫睹。其于人也为诚明之性，视听言貌焉，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与于此乎！且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全道用而能体法，虽不可见，观万物而索之，反照自然，原其所感，无所执系，强为之名，名有所宗，宗其所自也。是以名迹分焉，名迹分而异途显，故物物纷扰，靡所定例。人而无别，与飞走同，故圣人则乾坤，明上下，顺其节，因其和而明礼乐。礼乐之用，其在人神，人神必有所宗，故坛埠以兴，牲器以设，宗庙以制，岳渎以崇。虞书之始曰禋，洪范之陈曰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焉。斯盖人伦之宗，政教之始，俾人有所向，神有所居。凡功施生民，必尽崇祀，实敦本也。道为物始，不其本欤，功德之大，讵可名述。彼宫庙之列，抑由此焉。虽三洞九宫，杳在上清之境，太微紫极，自居无色之乡，彼常有闻，或难致诘，惟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体自然之运，本元始之宗，探象帝之前，立先天之化，武丁之世，诞质厉乡，柱下同尘，函关阐教，恍忽离形质之表，希夷非视听之端，托有寄无，申明大道，将令万物自化，统归众妙之门，百姓乐推，默契不言之教，其德也博，其用也渊，然后各复归根，反其所自。故曰消则为气，息则为人，非谓妄惑之言，盖征教化之极，将见寂寥妙本，澄湛淳源，修身者去甚去奢，治国者无为无事，亦犹宓牺画卦，二仪之德方明，孔子立言，百王之法斯在。夫如是，非崇严庙貌，丰洁精诚，日月所临，咸为崇奉，其可得乎！至若飞布云甍，穹崇土木，深模绛阙，

邈状丹台，彼积阳华，此取大壮，止欲极诚于道，而率人趣善焉，非为祸福报应而设尔。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之一也。传云后汉永寿中，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老君升座为道陵演正一之法，既去而座隐入地，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矧当坤维奥区，舆鬼之分，墨池石室，旁资古胜之踪，岷山导江，远供清粹之秀，楼台屹峙，俯瞰郡城，纪历寝遥，基构斯在，皇帝实崇滋俭，业盛盈成，以清虚为宴游，以朴素为玩好，八元授职，五老赓歌，耕凿熙熙，莫知何力，跂喙蠢蠢，但乐至和，崆峒攸珍于颛风，赤水久全于罔象，岂止格心黄屋，让德紫庭。至诚感通，天人合契，故真祖示储灵之应，宝符锡无疆之休，诞告成功，备修坠典，祇肃法驾，躬谒真源，崇懿号以示尊严，率含灵而底清静。俾物自化，与道同功，自然三辰骈珠璧之光，五灵为池薮之物，域中四大，贯而一焉，有以见游泳淳和，出处冲妙。皇帝之理，指掌而窥，乃诏寰区溥崇灵宇，将俾混元之道，赫赫巍巍。知府、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凌公，以命世之才，布移风之政，尽易象黄裳之美，得诗人温玉之称，飒自谏垣，临兹藩屏，教化周洽，仁惠式敷，诚格于民，民咸知劝，和乐之至，屡为丰年。庶俗既康，郡政以简，故灵胜之迹，时忽驻游，睇其弗臧，必见完葺。斯化密迩府署，制度仅存，自东汉权舆，皇唐崇饰，王氏窃据，广其阛阓，坏此殿堂，并为内禁，寻与府库，悉为灾焚。后主因其旧规，复创寺宇，循其功力，亦非恢宏。逮将百龄，颓毁相继，不可终否，属于昌期。公以国家诏彼溥天，诚归真教，聿遵虔奉，将务增修。飞章上闻，诏允其请，揆之以日，作于此宫，除旧创新，辟小为大，工无巨细，罔不经心，人之悦从，匪懈其力。东西广七十七步，南北长七十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间，东厢三官堂镇楼暨玉局祠屋，西厢九曜堂、太宗皇帝御书楼并斋厅厨库门屋，周回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间。未变槐檀，毕新栋宇，奢不逾制，俭而中规，不妨农时，不劳民用。自然赤城在目，何须紫府游神。台殿靓明，想像金楼之影，松萝雾郁，依稀李树之阴，壮丽规模，率若神化。非我公罄心悉力，遵奉明诏，曷以臻于此乎？化主浦若谷克嗣焚修，偶兹兴创，愈宜精确，以永增崇，且将纪岁时，俾存金石。式扬巨绩，宜属鸿才，乘识有津涯，文无经纬，狂简类吾党之子，研精非道家者流，照灵府以晶明，未分日月，豁丹田而旷荡，莫贮乾坤。强索空签，仰遵嘉命，濡毫和寂，良愧斐然。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日记。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华岳庙设醮记

高一尺一寸，广一尺八寸，八行，十一字，正书。左行。

大中祥符九年六月□日，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王怀珪奉宣于岳庙真君观道场□□七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续□□敕差太府少卿蔡政贲□□祝版祭告，同会于□□。大理寺丞知县事张绰书。长安普济广教大师澄（下缺）

（艺拓）

蓬莱观陶真人碑[①]

梁朝陶真人灵验记

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检校太□□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一万七百户食实封四千二百户臣王钦若

明州象山县蓬莱观，陶贞白真人梁朝修药之所，自写真于东壁之上，（下缺）祈请应效甚多。有居人家在观侧，素亦□敬，每早朝（下缺）常来往州中货易，三日五日一归，其□一旦随船（下缺）船势飘荡，垂欲汩没，此人志念陶真人，应（下缺）士在黄庭□□□□□□□上□□□约风（下缺）风□□□□□□□□县步□见道士状（下缺）至□□□□□真人形仪与空中（下缺）详因书附（下缺）日汝南袁广渊记。

栖霞观道士□□额天台（下缺）

将仕郎守明州象山县尉兼主簿事郑冀

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明州象山县令□□□（下缺）

嘉靖元年住持道士谢道礼道智道信德经德纯德绍重立

（《两浙》卷五）

①《两浙金石志》卷五：右碑在象山县蓬莱观，刻于贝灵该记之阴，文二十行，行下蚀，不可数，篆额三行六字。按文大约言蓬莱观为梁陶贞白修药旧馆，后人祠之，有居人货易陷海遭风者，念真人感神见空中，后征是于观中，必有报赛诸举。汝南袁广渊记之，而文泐者十之七八，无考矣。栖霞道士下有额字，当是书篆者。年月已泐，前有王钦若全衔一行，知为北宋刻，抑钦若书之耶？碑后又有主簿县令题名。

敕建灵佑观年月记

碑存上截，拓本连额高二尺五寸，广二尺，行书，十二行，行字不等，篆额题'建观年月'，在吴县西山林屋洞。

当郡准宣命入内供奉（下缺）神景宫只有老君殿并廊（下缺）醮动使，况国家祈福之处，不（下缺）观一所，及置排醮家事，宜令（下缺）司寻差官吏相度地址，计料材（下缺）宣命依奏，遂差吴县主簿孙汝弼（下缺）天禧五年二月起始建造大殿，官（下缺）凡四十间，至本年八月告讫，寻已闻（下缺）景宫林屋洞神仙福地，今来毕工，乞（下缺）朝廷下两制撰碑文，降下勒石，并改（下缺）圣朝盛事，以形不朽，聊志建宫始（下缺）

天禧五年十月一日尚书都官员外郎（下缺）

权观察支使王文志、节度推官皇甫源、权观察推官厅公事陈恩、宣德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通判军州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事借绯夏侯圭。

（艺拓、《江苏》卷八）

宋天圣皇太后受上清箓记

上清大洞宗师赐紫臣朱自英撰

御书院祗候臣孟应之奉圣旨书並篆额

皇宋应运之四叶，圣君在宥之三年，圣母皇太后刘氏九灵分粹，三元毓神，流光开泰之期，握符圣明之化，内以肃雍九族，外以缉熙庶政。万机之暇，宅心虚无之表，凝神太漠之乡，金妃拂筵于琳碧之堂，玉华散馨于虚白之室，翻又澄神淪思，诵黄庭二景经，志意内修，晨夕忘倦，岂独拘魂制魄，上符高圣之言，盖亦务本还淳，下荫普天之众。于以观三素，思九真，揖仪璘，玩琀珮，南真依稀而密盼，西母仿佛以宴观。肸蠁之应，继日而昭，积累之功，卜年而进，信乎仙可学而道不虚行矣。仍念研精尚鲜，未臻道源，闻南岳紫虚元君魏夫人，昔以东晋兴宁甲子岁先农日，以小有天王清虚真人所授上清大洞宝文，下教于茅山东华真人杨君，洎上清仙侯许长史。迄后灵源真系，接武华阳，道叶仙枝，流芳寰海，繇是乃诏玉清昭应宫冲妙大师皇甫希及，寻赜王魏之文，研杨许之迹，得上清三品神经、玉清隐书、九清众秘，与金神二虎八景玉箓上皇玉讳元始谱箓，流金火铃，回车毕道，三元玉捡，九凤灵章，紫文白带，太微黄书，璚宫灵飞等箓凡十卷，金仙玉马等一十五券，依科备办金龙、玉鱼、金羊、银雁，青丝金钮，云锦凤文，碧霞拂尘之罗，绛章落尸之帛，四规明镜，景震灵剑，五色彩缯，上清法服，盟文礼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赍密词诣南岳致告于紫虚元君。默允宾旨，续命入内内侍省西头供奉官臣康从政、入内内侍省内侍殿头勾当御药院臣江德用，并诏右街副道录知玉清昭应宫事、同管勾左右街教门公事冲真大师赐紫臣李知损，左街都监寿宁观住持明真大师臣石知章，玉清昭应宫副直岁、宣教大师赐紫臣周遂良，玉清昭应宫住持、冲妙大师赐紫臣皇甫希及，玉清昭应宫同住持、冲秘大师、赐紫臣薛清和等，同赍青词黄素，一行礼信，就江宁府茅山崇禧观开建上清黄坛，预启玉箓道场七昼夜。散日，设醮三百六十分位，依科传度讫，别设谢恩道场三昼夜，设阖山道士女冠大斋一中，投送金龙玉简，金环玉鱼于华阳洞、燕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圣，于以致诚九清，伸授受之仪，罄师资之礼。始以辎軿至日，灵鹤低迎于羽葆，当建斋之夕，祥云远布于层霄，宿露真文以祈感，预陈精祷以伸歆，兰膏晃尔，璧月粲然。百神受厘以敷祥，五岳卫灵而荐祉，中夜灵风飒至，嘉雨霈然。须臾之顷，银汉森列，星斗烂如，咸云风伯扫坛，雨师洒席，观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启传之旦，九霞流光之辉，熠烁而旋照，三素飞烟之气，缥缈以浮空，飙歘萃焉，霓旌焕焉，羽仪侁焉，万灵肃然。当分金列契之际，皓鹤复翔于坛上，绛霞纷绕于山中，蕙风袭人，灵芬郁野，矧夫众妙多门而学则有序，至神无方而感则无待，斯以见我后用心之精诚也。符徤顺服，人神降灵，仙契宾奥，非浩劫累崇之德，积生致尚之果，其孰能臻于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则美克有终，谋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飞霞之辇，三元流云之宴，九色凤脑之馔，十精徊水之浆，靡日而致之矣。恭惟圣念，奉若秘文，盖欲昭事昊穹，保宁真主，固宗祊于亿载，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寿者也。至于后天之算，无疆之祚，金枝之远，苍生之赐，不其宜哉。观一代之能事，考百王之未书，用敢直笔以记之

云耳。时天圣二年① 甲子岁，四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谨记。

临坛保举上清大洞法师臣张绍英

临坛监度上清大洞法师茅山道正真寂大师臣蒋元吉

临坛度师上清大洞宗师赐紫臣朱自英

（《茅山志》卷二五）

①超案：'二年'，原误作'三年'。三年为乙丑岁，且四月为壬子朔。

重摸唐老君应见碑

碑高六尺，广二尺八寸，十九行，行四十字，正书。额题'重摸苏灵芝书唐老君应见碑'。在盩厔。

（唐老君应见碑文见前，不录。）

明皇之（下缺）钦崇其教（下缺）乃命（下缺）重模勒（下缺）刊石于终南山五□城。

天圣三年三月二日供备库副使勾当会真观赵（下缺） 并题额。

（艺拓）

真君观禁樵采牒

碑高二尺，广三尺，十九行，行字不等，前九行小字不清，正书。在曲阳。

违守□和四年三月□日□□□敕牒谨录□□□庶使所属□□樵采（下缺）朝廷□□□□德前中（下缺）敕□□□□□□□□□推举□□□□真圣局□□□□自樵采天圣中有□□□□□□其□□□□□□□□□□通太师（下缺）北岳徐真君□□□□城□西北五十里

尚书门下牒定州：

定州北岳真君观后面嘉山壹座，牒，奉敕宜令本州指挥，特禁樵采。牒至准敕，故牒。

天圣三年十一月五日牒　　右谏仪大夫参知政事鲁

给事中参知政事吕　　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王

守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

（艺拓）

天圣观牒

高一尺三寸，广二尺二寸，十一行，行字不等，在浮山。

中书门下牒天圣观：

□□□晋州龙角山庆唐观。牒：奉敕，宜改赐天圣观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天圣四年三月日牒

给事中参知政事鲁

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吕

工部尚书平章事张

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王

大安三年四月八日上石毕

（艺拓）

茅山华阳洞题名

题高一尺五寸，广二尺一寸，十四行，行九字，正书。在句容。

知军府事李迪、入内殿头李保信，同奉□诣三茅崇禧观建立□太后受箓碑文，修设□醮，因谒灵祠，追游□□兼访观妙先生朱□英，明真大师张绍英。（□方华阳洞前兴修故丞相王公钦若亭子。）

天圣丙寅岁季春二十有五日，县令刘，巡检殿直杨遵□□张得一，节度推□□纾，主簿刁绎陪从。

杨告（并□□□观部）　博宰溧田王简

宋皇祐庚寅孟冬辛未，太常博士巴民长方峻奉祀于茅山崇禧观。壬申同庐山程迪，元寂大师邢继周，存真道人伊居喆谒五云祠，过玉霄华阳宫，款灵洞观养龙池，上积金岭。癸酉，陟大茅峰，经华姥坛。戊寅罢散降圣节道场以归。子容侍行。

华阳洞，庆元乙卯秋。游九言、道士易如刚。

（艺拓）

天庆观石幢题记

共八面。每面高三尺，广五寸，行及字数均不等，正书。在邪州。

管内道正洞微大师住持摘修记

东京上清宫道士常崇道述

粤以虚无妙有，凿混沌以为二仪，自然至真，发氤氲以生万物。二仪广大，故强为之名，万物成功，故字之曰道。是以得其道者生，失其道者死。生者积福善以成仙，死者积祸淫而为鬼。故大圣愍之，则应时而设教也。有道教焉，有释教焉，有儒教焉。非道教无以升君子，非释教无以化下愚，（以上第一面）　非儒教无以理国家。自末世已来，君子鲜矣，

故奉道者千万人中一二矣。有汶阳管内道正洞微大师于公讳知雄，本贯登州牟平人也。乡傥之中，人皆谓曰：子神情闲淡，骨气清虚，常慷慨以独醒，又洞达于众妙，必为人间之师矣。故知玉将出于石，须凭良匠，人将至于道，必遇贤师。淳化中，乃诣东京上清宫右街道录、冲和真静大师麦君门下讳守清，执弟子之礼，而勤苦之事无间焉。洎至道初祀，奉圣旨披戴。咸平二载，请假归宁。四年中，经游汶上，乃谒（以上第二面） 郡牧右司谏、直史馆姚公讳铉，厚沐延容，云为郡邑新迁，有宫观基址，阙道流住持，乃命焚修。至景德中，教化盖到玉皇殿一座，内装功德道院房廊一十五间。洎大中祥符初祀，大宋真宗皇帝太山封禅礼毕回銮，乃驾前上表，乞加旌饬。蒙圣恩赐紫衣三事，敕牒一道，银碗六只共重三十两。祥符二载，补充管内道正。六年中降特（以上第三面）敕，改开元观为天庆观，敕赐职田一十顷充常住，盖圣祖殿并功德尊像。祥符八年中蒙圣恩，特赐师号敕牒一道。当年中奉圣旨，重修宫观，盖到殿宇廊舍共九十余间，内装功德，有元始天尊一身，盖有唐铁像也。至天禧初祀，降圣祖天尊大帝神化金宝永镇福地，敕常令供养。自住持之后，手植松柏过百余株，异花杂果有余千本。继续度小师一十五人，莫不咸亲道业，志慕焚修。忽相谓曰：可惜拨土之功，栽培之业（下缺）

（以上第四面）

时大宋天圣四年岁次丙寅正月已卯朔十六日甲午建　苗守贵刊字

监斋道士宇真静　上座道士郝见一奉命书

天庆观主左街焚修大师随见普

管内道正洞微大师赐紫于知雄　小师一十人在观：朱真玉　何真洞　随真同　郝真固　赵真齐　于真亮　王真实

（以上第五面）

安抚李龙图重修天庆观，元丰三年十一月毕工。

管内道正赐紫吴太祥记。

化缘虚皇殿道士吴太祥，自备管红泥盤赤刷染门柱，及施铁香炉一所，殿四角铃铎四颗，并供床一条，永充供养。时崇宁二年十月。

（以上第六面上截）

淮南道楚州客马怀贽，先于天庆观修乌头门并御路，及翻瓦三门，装饰龙虎神，修坛一座，创建坛上虚皇天尊殿一所，今已工毕。观主王大进、上座吕守澄、监斋檀守证。管内道正綦太隆　崇宁二年癸未岁三月　日记

（以上第六面下截）

元丰三年正月内，安抚李龙图，运使刘学士，运判章朝请，因诣观朝拜，共议重修天庆观。遂差通判王朝擎、驻泊赵承制、监仓王侍禁同共管勾监修。创修圣祖殿五间，重修玉皇殿三间，创建后架道三间，创建东西道堂四座，共一十六间。翻瓦添修诸殿及官厅三门、两行廊共八十余间，并周围界墙一遭，及乌头门一座。至当年十一月内毕工。太祥自化到两行廊壁画并沙子，及装了玉皇殿内十一曜功德，翻瓦了北极殿三间，及装了殿内功德一十事。又化到施主砌了三官殿地面基阶，并补塑了阖观诸殿功德，即时奉安圣像讫。管内道正赐紫吴太祥谨记。

（以上第七面上截）

淮阳军鱼沟镇近寄居住宿迁县，先充东岳诸军州缸客，大殿两次社头王安，今切见鄠州天庆观虚皇殿尚未装饰，谨发虔心，独办己财，用撚玉间金五彩装銮了毕。崇宁二年三月　日记。

鄠州西关厢茶铺郭中并姊郭氏、妻陈氏同舍净财装塑虚皇天尊共五事，今已功毕。乞保各人清吉，寿算延长。崇宁二年七月十二日记。

（以上第七面下截）

日前管内道正赐紫吴太祥谨记

龙德元年岁在辛巳十一月壬午朔十一日壬辰建立①

（以上第八面）

（柳拓）

①超案：此行为大字。按龙德为五代后梁末帝年号，似为先刻者。

重修至德常宁观记

碑高四尺九寸，广三尺，二十三行，行四十二至四十八字不等，行书。

凤翔府虢县重修至德常宁观记

进士高安撰

进士赵纲书

嵇康言神仙虽目所不睹，而传记所载，其必有之。此乃特禀异气，非积学能成。议者纷纭，莫能一致，其讴歌咏妙，则谓之昌言，其攻短含长，则称为诞说。或引轩辕黄帝埋弓剑，攀龙髯，以证必然之理，或举秦皇汉武乘沧海拜竹宫，以明无□之验。真伪迷于千口，褒贬兴于百家。若乃髓骸冲虚，丹青紫府，涌泉源于舌下，摘星辰于笔端，则王母双成，凛然可揖。或指斥道教，折冲仙籍，散风霜□春晕，乘矛楯于青简，则列子庄生，昭然可吝。俾下士迷其胜负，□闻昧于是非，殊不知今古相遥，天地至广，动植赋象，质类性乖，鱼化鹏变，木连理草，三秀万物，□□□□□之不可信也。若然，则寄毫之士，不得不探幽赜微，深扣希夷之境，况复贵词蝉蜕之地，当凝思搦管，意□焉而罔决，将耿监韩闻，始知叔夜之论，最为绝妙，而翔于留情丹鼎，引领金阙，慕缑山之举手，旁桃源以索路，蔼蔼动羽化之思，飘飘起凌云之心，能不咀味缛旨，挹酌精义，得非彻骨入神之所宝，借乎量捧攀辅轲之士，未易轻喻也。

按县图经，有常宁观在邑之南，斯则前代赐额之巨宫也。流俗传，昔有刘真人轻举是地，历五代离乱，碑碣堙没，止有石莲座志百余言，说刘纲、张披、樊夫人全家上□以证其事，似符流俗之传疑者。虽屋宇残毁，□至磨灭，斯又耆人民牧其韩闻，不忍使芳迹之永绝也。故观之内，惟有石像一尊，古殿一座，风雨暴露，香火寂寥。至邑令严公来莅此县，奉道布政，厚德薄刑，复睹圣朝胜概□兴，异迹具举，故慨然有葺修之志，于是命彼下赐紫道士颜琐公自忠以主之。傍有嵩泉道人赵公从谠，自号衡愧，导引辟谷，仅三十载，课释典，持□籍，俱盈数十万卷，混真好酒，时发微机，可谓负拔俗之大名，蹈高世之芳躅，知严令之贤诚，足振其大道，遂是舍钱数十万，市瑰材，召硕匠，新大殿，建道堂，敞客厅，崇厨宇，廊

廊曲槛，青顶绿檐，翼翼严宫，期岁而就。若乃宗圣教，贵遗址，万工千木，备□公门，革故鼎新，速于众力，傥非奉道之名宰，博施之逸士，则前古福地，竟为禾黍矣！若夫验兴废，明会遇，又匪偶然矣。严令奋经始之谋，斯愧挺图终之誓言，必合动无拒，若商声之应宫，迅流之赴海，闻之可以清人神，观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筑宏基于久隳，鼓真风于已坠者也。而况赵公愿心方锐，若俟九仞之山速成，而篑土始进，其能自止乎！不几年，更睹其楼阁□□，金碧烛日也。安邑民矣，才学无□□□□属严公秩甫满，□命为记，安亦欲纪公之休烈，罔顾多让，敢自谓雄文，□但纪古观中兴年祀矣。

时大宋天圣五年岁次丁卯九月一日戊戌朔九日丙午建

儒林郎行县尉兼主簿张文质

赐紫道士观主颛项自忠

承事郎守虢县令严望之

高泉道人赵从谠建

小师道士杨□□　　　　清河张志刊字

（艺拓、《萃编》卷一三一）

宋西太乙宫碑铭并序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玉清昭应宫判官臣宋绶奉敕撰

维宋四叶，天圣六年春三月，作太乙宫于京城之西南隅。星家之说，太乙在紫宫门右，北辰之神也，掌十有六神之法度，参居权衡，以建皇极。阴阳家之说，太乙为元皇之使，执计乘刚，正天地之常，兼统八卦，甫成万物。道家之说，元气本于一，一变而之九，故太乙行九宫，其坛场祈醮，具真仙官属之品，在昔帝轩辕治五气，接万灵，肇创重式，究极其变，立门置将，与燀祲之候，纵横所舍，吉凶所主，后世悉神而明之。绍于祝号，总八十有一，而尊神则十，本乎十元六纪，五行三政而为其名。大抵上躔于星垣，下储于宫元，所至之分，监观不忒，统人事以知来，辅神道以祸淫，罔弗淑而克昌，畴惠迪而靡佑，则张衡、李云、萧子显之流，又言之详矣。惟五福于行为木，于德为仁，其游五宫，其元五子，凡甲子二百七十而一徙。宫起乾位，右旋历三隅，临中央，周而复始，行棋之下，无金革札瘥之沴，物以丰阜，民用愉乐。初太宗御极之八年，自言推策，当以甲申岁去辽碣之野，适斗牛之次，乃筑宫巽维，候气驭之来，并设二游四神三棋之像，示哀对之仪，度于前闻，诠于有司。粤若汉孝武立三一之祀，画诸台室，施及唐氏，乾元后为坛于国郊，申之亲祭，大历中置观于石城，表以年纪，是皆章章乎简牍者。稽参而损益之，制定其当，每四郊迎气之日，则展祠事，牺牲茆菹，量币絜樽，祝史陈其辞，侍臣承焉，其礼半太祀分。至三元，又备醮献，熏炉华灯，纹素青章，法侣宣其科，中人涖焉，其仪视灵宝。真宗之嗣统也，国有大事，必先告之，朝有庆庆，亦亲款之。皇帝率循丕法，无废常荐，逮兹龙集戊辰，又自黄室，西趋坤隩，复乃从居乡之请，用增祀之文，就如其郊，别营坛治，审面叶卜，距宜秋门一舍而近，庀鸠工，搜蕉徒，砻材合土，备物致用，上御药张怀德总其事，入内殿头皇甫继和、入内高品陈

延达护其作，执技殚乎目巧，视成底乎神速，作为四殿，分揭华榜，黄庭峙于中，以尊五福君棋大游，宁禧绎于后，以奉小游，延祝峨于东，以寓天一四神臣棋，资祐竦于西，以宅地一，直符民棋，又采圣真景宿山川神灵，绘形缭廊，列于众祀，署重扉曰显真、延辉、景集，摽别殿曰清修，为斋祓之所。其外堂庑众舍，总四百余区，择精炼道士，得元靖大师徐思简等三十人处之，祠醮仪法，率用雍熙之旧。先时祇祓震宫，审辜晬表，季秋壬寅，以三洞威仪，九部内乐，导君棋诸像，分寘本殿。翌日，乘舆临造，稽首瞻对，天正景至五福，移御之辰，乃迓其像焉。前一日之昕，上亲侍慈颜，同申谒拜，命礼部尚书平章事张士逊持节充使，増以黄麾毳旄，武部辰旂，万乘步送至宫门，辅臣趋饯出阙外，二尊复升重观两仙卫城回仗转清跸始还。是夕，顿于新店，夜漏既尽，阳篇肇升，馆御即安，嗣以斋献。来月生明之旦，帝又辇如。七年二月丁亥，皇太后车驾继往，莫不省农扈，饬从臣，发禁则敕丽泽，屈己而不辞其损，涉远而无惮于劳，渠渠祇祇，所敢述者。恭惟国家，神明之后，淳耀惇太，皇祖二宗，皆顾諟明命，勤礼恤祀，荷百禄之总，介群元之祉，延洪于我皇，仰席祖考之宠灵，内禀太后之德训，虔巩寅畏，绥靖辑睦，累年于兹矣。若太后之懿圣慈仁，拥佑帝躬，以承荷于先托，皇上之钦明孝爱，尊事母仪，以讲和于庶政，动必虑宪，居必思永，清净以崇道，光华以右文，用能昭其馨香而格于上下，珍物荐至，嘉生乃报，而犹洁粢盛，谨候禳，和诸神，秩百礼，礼所从者宜称，神所享者优裕，繇是壮丽靓深以表之，苾芬庶侈以羞之。旧史云，天地之神，随王所在。又四望之祭，乃不即之名，因其方焉，奚有远迩之异。是二祠宫之建也，率不离于吉土，得非王者域四海，子兆姓，在奉三无私而已。禔福之广，靡不欲其遍及，冥真报降，岂局于一隅哉。彼鹑味井络之疆，犹黄图之右，敛时敷锡，罄无弗宜，事神保民，厥惟至矣，则真祖之制法，文祖之相宇，其善述善继者欤。精微之妙用，推保右之默定，扬钦崇之克诚，歌轮奂之全盛，史臣承诏摅文，铭石曰：

瞻穆穆兮新宫，野平爽兮气郁葱，鸾鸿纷兮赫呼，神之留兮安以豫。云甍鳞瓦概朱天，沈揄为席敷琼筵，空歌羽帔事熏然，物纯备兮诚吉蠲。宅璿枢兮临紫宙，括万邦兮蒙福祐，祚吾君兮奉文母，寿而昌兮等穹厚。

（《太一宫碑》）

太平宫碑阴题记①

拓本每行上缺三字，见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上截文十五行，行三十字。下截诸人姓名十三行。俱正书。在盩厔。

乡贡进士□□□□上

□□□□□或由于达士（下缺）净界以栖真故（下缺）贤伯曷伸令谟（下缺）硕德□心□□□育德，奉上竭夙公之节，积中穷观妙之玺，昔在□□□□文之□□今来仙境，惜建石之不存，乃重勒于奇踪，遂再刊于（下缺）宛在，复树于终南山下五郡城道院之中，爰资（下缺）宜命太平宫都监悟真大师张公□常加照管，无使毁伤，期共保于□□□□□于（下缺）道多幽□，人亦瑰琦，□韶车监市之官，羽服修真之首，前资仙尉释□□□□□举公□

□笃士或以簪缨之后，或以隐士之流，皆擅美于一时，宜□□□□□□□□□□具在碑阴，仍俾□□以裴文纪兹

(上缺)时天圣八年七月一日谨记

(上阙)史大夫(下缺)尉□□□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赵(渤)

(右上截)

上清太平宫书(下缺)

□住□□□□简进士杨(下缺)进士吕中维　乡贡进士张□　张□　进士张(下缺)商于隐逸吴昊　太室高士吴唐　天台山人张(下缺)前永寿尉张存　前进士傅其□　前陇州判官许□　左班殿直前永兴军监清酒务李(下缺)顺天兴国观主赐紫道士娄善信　延生观主赐紫道士刘□□　资圣宫主凝真大师赐紫道士许(下缺)上清太平宫副宫主冲秘大师赐紫道士张(下缺)上清太平宫主专管勾真宗神御殿兼管勾太宗神御殿凝和大师赐紫道士刘(下缺)上清太平宫都监专管勾太宗神御殿兼管勾真宗神御殿悟真大师赐紫道士张(下缺)三班借职监清平镇(下缺)散人连峰张全安　橘枝杨筹刻并众仝立石

(附题名十一段)

苏子瞻等题名

苏轼子瞻章惇子厚同游

章子厚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西还岐下，因同游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甲辰正月十一日赵郡苏轼子瞻题。

陈和叔等题名

河南陈和叔、涑川司马伯康、金城赵立之同游，彦古、彦贞、彦成预。

熙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题

张景先诗

五郡怀古

南北与东西，相逢似有期，一言生义气，四海作连枝，列郡衣红锦，全家茹紫芝，孤怀本无间，惆怅不同时。

元祐丙寅九月二十有六日太平宫主张景先题。太平宫道士窦清□刊。

薛绍彭等题名

薛绍彭道祖、弟嗣昌亢宗，丁卯重阳后一日侍亲游。

杜纯等题名

元祐五年正月廿六日，转运使杜纯率盩厔令唐嘉问、前陕州从事梅倬、太平宫主张景先同谒五郡老子度关之像，男开侍行。

李备等题名

李备、冯泳、张保源同谒老君。元祐辛未正月二日。

石禹吾等题名

石禹吾、许端卿自楼观至此。崇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萧激等题名

萧激、洪予著、王易、窦渊、王恕、萧庆谦、王坦明同游。政和元年十二月廿五日题。

萧庭渊等题名

蒲庭渊、白君武同来，政和二年春。

白圣美题名

白圣美游。

陈道朝等题名

焚修弟子陈道朝、梁道仓。

（艺拓、《八琼》卷九七）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七：右《太平宫碑阴》在盩厔，疑是《度关铭》碑阴。上截刻文，下截刻诸人姓名，参差不等。文多漫灭，就所见者录之。文云'今来仙境，惜建石之不存'，又有'重勒''再刊'及'复树于终南山下五郡城道院之中'等语，是碑在宋时已重刻矣。文后衔名一行，当是官斯土者。文内有'宜令太平宫都监'云云，似上闻于朝之词。又有'或以门缨之后，或以隐士之流'等语，盖即指下截所列诸人而言。题名有称顺天兴国观主者，顺天兴国观即楼观，唐之宗圣宫也，端拱元年改名，其石刻牒文，至今尚在。有称延生观主者，庆唐宫延生观也，有建隆初敕文石刻。至上清太平宫，有太平兴国五年碑一通，王氏已引《玉海》证之，具详跋语。其云'真宗神御殿'，'太宗神御殿'者，具见《宋史·礼志》，《太平宫碑》所谓'二圣继明'，'运隆二圣'也。下截题名有前永寿尉张存者，考《宋史》有张存传，冀州人，初为安肃军判官，终于礼部尚书，未尝为永寿尉，当别是一人。后来题名十一段，凡廿九人。案苏文忠年谱，嘉祐六年辛丑，年二十六，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七年壬寅，官于凤翔。诗集载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即毕事，因朝谒太平宫。又书上清词自记云：嘉祐八年冬轼佐凤翔幕，以事至上清太平宫，屡谒真君。据此，则题名所称之甲辰，当是治平元年。章惇传载其与苏文公游南山一事，此云'同游南山'，盖即是时事也。其《草堂寺题名》云：惇自长安率司马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与苏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与此均合。又此题名，另有一刻，文无稍异，惟行款不同，当在楼观。陈和叔名绎，开封人，神宗立，为陕西转运副使，其华岳题名云：熙宁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本路转运副使、制置解盐使，此题盖在二年十二月，正初任运副之时。彼题云应体用科彦古、进士彦恭、彦成侍行，此题有彦贞而无彦恭，或未侍游，或即彦贞改名。司马伯康名旦，温公之兄，尝监凤翔太平宫。薛绍彭，史附见其父向传，但云有翰墨才耳，字曰道祖，与米元章书史合。其书楼观诗结衔称承事郎、勾当上清太平宫、兼兵马监押，时在元祐元年，此纪丁卯而无建元，当是元祐二年，不详官位，当与彼同。《王弇州稿》称其累官秘撰，知梓州，当在此后。嗣昌史附向传，云崇宁中历熙河运判、梓州、陕西运副，此在其前，不书官位，或尚未仕。史称薛向为河中万泉人，而绍彭华岳题名自署曰乐安，嗣昌草堂寺诗自署曰京兆，与史不符。嗣昌字允宗，史所未详，与《草堂寺题名》同。又题名末云'侍亲游'，考薛向以元丰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罢知颍州，改随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录其官，谥恭敏，则当元祐初年不应尚在秦中，殆已致仕邪？杜纯字孝锡，濮州甄城人，其为陕西转运使见于本传，华岳、石门均有其题名。纯之子开，建炎间殉于陕州，见《赵叔凭传》。唐嘉问疑是唐淑问、唐义问之昆弟。张保源字澄之，见《草堂寺题名》，后此一年。石夷吾、许端卿有楼观题名，年月日与此相同，盖游自楼观至此。楼观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太平宫在县东三十里，相距甚迩也。窦渊字深甫，亦见《草堂寺题名》，前此三年，彼题名内有蒲澄名，此刻有蒲彻，当是澄兄弟行。

凝真观碑①

碑高三尺六寸，广一尺八寸，十八行，行五十九字，正书，在闻喜西关。

新修凝真观碑并序

将仕郎守解州长史乔林撰

原夫太极未分，克著生三之兆，两仪始定，爰彰得一之源，固名之者非常之名，器之者非常之器，洁净于希夷之域，精微于恬淡之门，若有若无，惟寂惟寞，所以崆峒问道，方知神化之功，姑射寻真，始悟修身之要。乃有前押司录事郝节等，专心慕道，励志求真，劳神于恍惚之间，役智于杳冥之内，念福庭之不朽，知寿城以长春，以此转化多人，广求信士，高卑遂意，远近同心，舍其玉帛之资，建彼金坛之地。祥符七祀，岁次甲寅，会邑人咸相谓曰：□老氏者，盖上世之真人，垂万年之圣教，以清虚自得，以寂淡为宗。皆发愿心，同修观宇。莫不夜焚香火，晓祝蓍龟，祈鹤驭于仙宫，迎鸾骖于天阙。所愿降临尘庶，福荫生灵。选其爽垲之区，卜此优闲之地，果然傍连井邑，俯近川乡，前临涑水之湄，后据桐宫之地，始营大殿，创立崇基，列环堵于四隅，挂松萝于两面，然后名山采木，哲匠求工。载雕载琢之人，或斧或斤之士，皆来响合，率尔相成。不逾星纪之间，果遂殿堂告毕。依俙天壤，高横蝃蝀之梁，隐映云端，迥列鸳鸯之瓦，既人寰之若是，谅洞府以应同。更有塑画真容，彰旌彩色，命张僧尧之仙手，假吴道子之神踪，共写仪容，同加彩绘。遂即礼星坛上，□瞩而状貌如生，朝元殿前，熟视而神情欲语。是以蓬壶达士，阆苑名贤，皆怀趋侍之心，尽发住持之愿。乃遇东京建隆观道士谢若水，坚心主领，一志修持，洒□房廊，尽皆清净。以此告其邑众，咸启愿心，乞以申州，望颁名额。寻蒙使命，特具奏闻，果沐天恩，猥加圣渥，特敕赐凝真观之名。莫不三乡士庶，一县□良，长归清净之门，永荷升平之化，故得春祈秋醮，尝陈三箕之杯，礿祀蒸尝，不辍四时之祭。是致风调雨顺，远□迩安，瑞麦秀于两岐，嘉谷垂于重颖，人民康泰，咸歌祐助之恩，岁序丰登，并感生成之化。林材非刻鹤，价昧屠龙，有守株待兔之愚，无射马斩蛟之勇，坚丞见请，罔愧抽毫，辄构芜词，勒为铭曰：

太极未判，其道克彰，两仪定位，其道耿光，惟恍惟惚，若存若亡。爰有信士，转化川乡，共迎老氏，化此一方，广修殿宇，大建房廊，楼台互映，井邑交相，前临大道，后枕高岗。春秋冬夏，禘礿蒸尝，人民安泰，岁序丰穰，世世享祀，福寿无疆。

天圣九年岁次辛未九月丙午朔二十七日壬申建立记

张廷隐书并篆额

酒务副知客张守全，副知客司军将邵恩，右班殿直解州管内巡检康，三班借职监盐税查守□。

朝奉郎守太子中舍知解州闻喜县事兼兵马都监骑都尉赐绯鱼袋左惟永

将仕郎守主簿□日宣

将仕郎守县尉（下阙）

刻字人胡用素　韩谦

（《山右》卷十二）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二：按《闻喜县志》，凝真观在城西关，宋祥符七年建，解州长史乔林记。元敕赐凝真万寿宫，明洪武初改万寿宫。按碑始言押司录事郝节等，祥符七祀会邑人建观，与县志合。碑言申州额额，此见宋时赐额之制。碑为张廷隐书，碑末所题之知县事左惟永，县志乘列，得此可补其阙。又增修文庙记碑，知县事慈卿有兼兵马监押在城巡检文，今此碑左惟永题兼兵马都监，与卿所兼职不同，然足为宋知县兼知兵事之证。右班殿直、解州管内巡检康不署名，今《闻喜县志》补题凝真观万寿宫记，天圣九年在西关，即此碑。惟万寿宫额系元时加赐，宋天圣时尚无其名，应从搨本题新修凝真观碑，不应豫加万寿字。《通志》金石记亦沿补志而误，今据此记正之。碑见《通志》金石记。

天圣观祷应诗①

石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九寸，十三行，行字不等，正书。在浮山。

应祷诗留天圣观

新授江南东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提点铸钱等公事本路劝农使朝请大夫行尚书虞部员外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王惟正

岭外归来者，曾为外计臣。无功能报国，抱疾亦忧民。乞雨祈诸庙，焚香祷众真。精诚达天地，霧霈果均匀。

仲秋上旬，自巳而祷，洎辛而应，是年大丰。

都监赐紫道士段见素建。

天圣九年闰孟冬月立石。

（柳拓、《山右》卷二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二：惟正天圣九年《霍岳庙刻石》结衔为虞部员外郎、知晋州军州事，今碑言"仲秋上旬，自巳而祷，洎辛而应"，则就惟正知晋州时事。

重修升仙太子大殿记①

碑高八尺，广五尺八寸，十六行，行四十七字，正书。在偃师缑山仙君庙。

圣宋西京永安县缑山通天观重修升仙太子大殿记

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同判河南府轻车都尉谢绛撰

将仕郎守河南府右军巡判官王顾篆额

豫章僧智成书

夫大道希微而不可诘者，尸万化之育而归于自然，上帝杳冥而所以尊者，宅太虚之奥而蕴于无迹。有生御辩，裁如委蜕，列真炳灵，飙若脱屣，是皆籍在仙品，格于殊乡，茫乎邈焉，未易究极者矣。升仙太子，参华帝胄，遗荣少海，注瑟对暝臣之问，挹袂接浮丘之游，去

龙楼于震宫，作凤吹于洛曲，三年上宾于帝所，七日举手于云阿，升右弼于玉晨，职金庭于桐柏，丹符素券，亲受紫阳，空洞灵音，迭歌句曲，遗俗凝慕，逖闻吸日之谣，故山横绝，缉有顺风之拜，因是标概，作为丛祠，光尘蔼如，区处增胜。唐天后圣历中亲制纪勒，设置守卫，厥后靡易基兆，再新观宇。年龠寝远，坏梁不支，殿屋之余，鞠为宿莽。初天圣四年，今西都分宪赵公以祠部郎中治固邑也，会出境上，即款庙廷，念高构之衰，乘民政之隙，谋作大壮，以舍真像。公首捐资用，及率吁里人吕仲简等，相与佽助，聿来营之，粤自伻图，迄于役罢，日力匆遽，夫家不劳，地爽且灵，蔚为福庭，重陛丛楹，兹焉落成。山月林风，徘徊有待，云璈玉箫，肸蚃如接，晬容渊穆而再俨，皖仗琴丽而肃设，控众真之妙境，冀景室之神隩，音徽未泯，轩台西向而可畏，岸谷相变，灵光岿然而独存，可与夫姑射仙山，人能饮露，建安旧墟，州名坠马者比焉。以余稔闻兴葺，俱逸岁月，见咨撰述，不获让云，时明道二年六月一日记。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权西京留司御史台、上柱国、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赵世长建。

孙将仕郎、守河南府永安县尉垂祐同立。

太原□思道刊字。

助缘人进士□拱、学究赵静、董正、马骥。

教练使吕若冲　　侄仲宣　勾当人　冯遂。

（艺拓、《萃编》卷一三二）

①《偃师金石录》：亿按，首列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判河南府、轻车都尉谢绛撰。绛见《宋史》，传云，会修国史，以绛为编修官，史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又云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案碑所谓同判河南府，是其时也。但碑以尚书度支，而史作祠部，宜以碑为正。至篆额为王顾，顾于史无传，今可见者将仕郎、守河南府右军巡判官。《职官志》军巡判官无左右之文，录此以补史所未备。欧阳集有《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云得金谷古砖，命太原王顾以丹为隶书，今篆额者，亦即其人，则篆隶顾盖兼之矣。表言张君卒在明道二年八月，王顾既为之书砖纳圹，而篆额亦以是年六月，必与希深同居幕府也。希深以文学知名，余观碑所记，杂于神仙方士家言，盖不称其体制，余故不具论。碑阴宣和己亥题名一，右侧元符庚辰题名一，绍圣元年题名一，左侧元祐庚午题名一。

《金石萃编》卷一三二：按升仙太子殿兴建原委，已详六十三卷中，兹不复述。此碑撰者谢绛，篆者王顾。绛平时与欧公交善，绛父太子宾客涛卒，欧公常为铭其墓，及绛卒，欧公复为志其墓，文见文忠公集中，称绛以文知名，至于为政无所不达，其历官政绩大致与《宋史》本传相同，至云天圣中，与修真宗国史，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岁满权开封府判官，再迁兵部员外，为三司度支判官，亦与史同。以臆揣之，当由绛两官度支，判河南时为员外郎，迁兵部时为判官，欧公于判河南脱略其度支，修《宋史》者本此为传，亦固之失书耳。又欧公撰《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在嘉祐二年，其张君墓志铭亦欧公撰，王顾以隶书金谷古砖纳圹中，在明道二年，自明道二年至嘉祐二年，相距二十五年，而欧公但云王顾之死已六七年矣，不详王顾事实，亦不言其官位，赖此碑知明道二年官守河南府右军巡判官也。检书谱，亦但引欧公张君墓表数语为王顾立传，不及他书，盖王顾失传久矣。

重修真君观记

碑高一尺五寸，广二尺，十一行，行十八字，正书。在曲阳东十里真君庙。

维大宋景祐元年闰陆月拾伍日，差拨诸色功匠节级作头杂役兵士共陆拾陆人，下手兴功重修真君观殿宇房廊行墙，重新砌塌大殿，并创盖造斋堂道院龟头两坐，并亭子壹坐，营房伍间，已上都计贰佰伍拾小间，特装深真君并斗帐壹坐，装塑三清龙虎神诸般神像共肆拾事件，刷染绘饰，至景祐贰年玖月贰拾柒日毕手。已上共计役过柒阡捌佰玖拾叁功，真述数字，刻于坚石，已讫岁月。景祐三年八月八日题。

左班殿直知曲阳县兼兵马监押沿边巡检勾当北岳庙辛□

（艺拓）

独峰山铭

宋转运副使叶清臣撰

黄帝车辙马迹，周遍万国。丹成云起，因瑞名山，则独峰之登，固宜有是。会将漕二浙，行部括苍，道士仙都，亲访灵迹。慨然感秦汉之不自度也。驻马溪上，勒铭山阴：

于黄显思，道崇帝先，隆三迈五，功丰德全。脱屣厌世，乘云上天，纡彼飞龙，格于皇天。虐秦侈汉，麈兵事边，流痛刻下，淈祚穷年。忘是古训，跂于岩巅，宜尔灵仙，孤风肖然。

（《仙都志》卷下）

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记

李觏

觏幼时读颜鲁公麻姑仙坛记，观其称道壤地之殊绝，人物之瑰怪，目想其处，谓如钧天帝庭，非下土所仿佛也。及长游山，纵观所有，则歌吟云烟，屡饫水石而已。其余古屋数百楹，或腐或湿，无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顾享。噫，物有愈衰而后复，理之常也。则所谓三清殿者，今为复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向阳，得地之正。由五代迄兹，载祀远矣。虽其营缮颇甚盛壮，而木穷于蠹，瓦困于雨，日坏月堕，几将压焉。颍川陈公，某乡之耆德，勇于为善。一见其事，恻然于中，乃发家财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备，或改以新，或完其旧，昔挠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烘，垩焉而云溶，真仪之位，得以如礼，山英水灵，若喜若慰。虽大道之要本乎淡泊，安在土木之华而后张显，然名山之景，列在图籍，非有游览之盛，不足称述。故言神仙者必曰昆仑之墟，海中州岛，宫阙之侈，视珠玉不啻如土芥，世

俗相承以为美谈。若麻姑山著称久矣，元和辞人白乐天辈咸有咏歌，粲于屋壁。自尔以来，言者溢口，书者满牍，天下灵境，兹不后焉。苟非崇饰栋宇，严事上灵，其何足观之，则颍川公之意岂徒然哉！觏之视公，大父行也，见命为记，谨书其略。于时岁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直讲集》卷二三)

重修麻姑殿记

李 觏

三代之英既往，礼教不竞，人欲大胜。欲莫甚乎生，恶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诵秘书，称不死法以啖之，故秦汉之际，神仙之学入于王公，而方士甚尊宠。然或云延年，或云轻举，皆人耳目闻事，久而未验，众则非之矣。佛之徒后出而言愈幽远，其称天宫之乐，地狱之苦，鬼神之为，非人可见，虽明者犹或疑焉。是故浮屠之居，货贿竭天下，宫室僭王者，而黄冠师穷智役辩，终弗能及，自非当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回面于真灵之境哉！麻姑之名闻之于葛稚川传，申之以颜鲁公记，峨峨兹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礼不绝，筑宫度人以严其事。而殿屋之设，岁月积久，雨淫风虐，撑拄弗暇，将无以布几席，陈香烛，为鸾鹤戾止之地。群目蚩蚩，莫肯营救。故颍川陈君策，字嘉谋，博识之士，肥遁州里。顷尝游山，周览及是，将命工徒，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今山阳司寇谏，弟询，不忘孝思，尽禀先志，乃出家资以干厥事。斩木而山空，伐石而云愁，役不逾时，营缮以毕。修广有度，奢俭有宜，礼神之位，兹亡所愧。论者谓真帝在上，庶方无虞，岁不凶灾，物不疵疠，故其人得厚本节用为富家者往往而是。内和亲戚，外礼乡党，余力乃以奉释老，求善祥，兹亦平时之壮观也，可无传欤？岩岩有坚，请勒其志。于时岁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直讲集》卷二三)

茅山五云观记

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临淄郡开国公食邑九千五百户食实封二千七百户晏殊撰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许国夫人闻于内朝，请建道馆于茅山之南麓，以为公栖神之所。圣上追念大臣，哀矜时思，特命郡守旧相李公迪主其营缮，又敕公门下吏、右侍禁张得一董其力役。后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备，申命公之犹子、右班殿直士顺往增葺焉，始赐名曰五云观。僝工于天圣之丙寅，已事于康定之庚辰。其广袤因岩巘之回抱，其奥阼视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秘殿以严真供，层阁翚起，广除环构，修廊延衍，高楣洞开，庖厨有方，廪库有次，其外则坛场著前朝之迹，洞穴表灵峰之蕴，乔松夹植，荫行旅之劳，良田外营，资粢粮之给。妙择勤士，恭修秘式，其所以尊奉遗貌，妥安净众者，罔不具

具。惟道家者流，有清静冲虚之说，归真复朴之教，后代悦其风者，触类而长，于是乎幽经秘诀之敷演，清都洞台之照临，三云八景之炼修，童初广寒之游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资化源，著在彝典。初真宗皇帝既偃武节，聿修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谒仙里，建灵宫，务耦一王之仪，遐追前代之盛。公于是时，都将相之重，极风云之遇，与一二元老，鸿儒硕生，内则翊赞宸猷，外则讨论经礼，用□削藁之□，密衔沃心之赏，借前箸而谋定，申巽风而令行，至如检玉介丘，瘗缯脽壤，近甸巡豫，嘉坛衰对，咸遵秘箓，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銮而启行，公则参仪卫之职焉。寅受天瑞，钦崇祖烈，五岳升号，灵泉效祉，并敞真宇，茂昭元贶，公又历置使之任焉。总集雠傋，纷披载籍，缉百世之龟鉴，述方来之矩矱，复诏公典领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会，函笈所蕴，源流实繁，欣逢盛明，用得论次，乃复选通达其学者校雠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简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讫无讹谬。本至性之冲漠，益圣朝之参会，徜徉乎丛霄太霞之境，讽咏乎广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游，沉酣金匕之药，间接真士，高谈妙枢，由是倏然有乘云骖飙，离人拔俗之想。每出沐休暇，元辰令吉，特屏世事，虔修净醮，坛宇严邃，旌旛飒纚，杳尘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闻，绵祀寖久，积精忘疲。乾兴壬戌岁，分符秣陵，眷言兹山，实迩郊次，俄俾中诏，即伸嘉荐，注慕灵壤，徘徊净域，逌尔自得，淡乎忘归。隐士朱自英者，肥遁中岩，载更年所，公乐其素约，宛若石友，还朝秉钧之再岁，以其名闻。召至都下，宴语紬绎，异于常伦，及其还山，又约他日卜邻洞府，音旨隆密，太君异之。后数月而公捐馆舍，且有遗语，卜兹缔构，前后所费私帑凡百五十万，官给不预焉。续诏朱自英往来临莅之，皆从公之素志也。按真诰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谓之华阳洞天，可以度世种民，是处三灾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灵职，次为列仙，岁登降其幽明，如人间之考绩。则公之结思崇轴，归诚妙象，岂徒然哉。矧夫出应贤运，越登极位，佐时勋大，用物精多，非持受灵气，夐逾群品，曷以协昌辰之伟任，非默契仙箓，往阶真格，曷以显太和之诞生。质于前闻，其有冥合。呜嘻！乘时奋庸，握文武之柄，尊主庇物，罄其蕴怀，执方持衡，不疚风议，烜赫辉耀，以功名自终，然后脱遗世氛，与羡门偓佺之徒，相期于烟霞之际，不其盛与？惟夫人恪奉治命，无忘遹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协心，克终胜概，足播徽范，永光图史。谓殊夙以文翰游公馆宇，见托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礼命之辱，而忘其陋芜。公姓王氏，讳钦若，字定国，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历官差次，上载史牒，下刊碑志，此得略而不书。庆历二年岁次壬午十月乙卯记。

山门道判兼管观事赐紫孟子宣

雷平胡恢书丹

将仕郎守句容县尉陆绛勾当立石

（《茅山志》卷二五）

桃源洞题名[①]

高一尺四寸，广二尺二寸，十行，行八字，正书。

富乐山面僧蓝，丛丛密致中有道观甚虚寂，若方外趣。邻礀俯崖，呀然窍石洞，泠泠瑟

瑟如珮环声。时陪监郡章君陈次公，巴西长舒舜臣仲才游，遂鉴其处。庆历甲申上元前一日，佐幕吏韦诰仲谟志。

（《金石苑》卷五）

①《金石苑》卷五：右题名在绵州城东七里许富乐寺之右岭下桃源洞。按章君，《陈志》引王立先《职官考存》作陈君，陈误，当以碑为正。

真君殿记

李　觏

峨峨西屏神之山，下根无地高出天，百灵有位有几筵，楼殿崩嵬纮紫烟，真君之名世所传，来斯为贤去为仙。玉京路险不可攀，凡肉欲飞无羽翰，崇堂设像期以新，再拜恍若登天门，借问经始其何人，吾邑陈侯字仲温，后十五岁维甲申，李觏泰伯为之文。

（《直讲集》卷二三）

仙都观三门记

曾　巩

门之作，取备豫而已。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则讥之，见于易、礼记、春秋。其旁三门，门三涂，惟王城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视天子或过焉，其门亦三之。备豫之意，盖本于易，其加于度，则知礼者所不能损，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军南城县麻姑山仙都观，世传麻姑于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绝岭而上，至其处，地反平宽衍沃，可宫可田。其获之多，与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尝视而叹曰，岂天遗此以安且食其众，使世之衎衎施施趋之者不已欤？不然，安有是耶！则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人既饶，则其宫从而侈也宜。庆历六年，观主道士凌齐晔相其室无不修，而门独庳，曰是不足以称吾法与吾力，遂大之。既成，托予记。予与齐晔，里人也，不能辞。噫！为里人而与之记，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义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齐晔之取予文，岂不得所欲也夫，岂以予言为厉己也夫？

（《元丰类稿》卷十七）

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

王安石

某自扬州归，与叔父会京师。叔父曰：大中祥符观所谓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钱为堂庖庑已，又为阁置九曜像其下，从吾乞汝文记其年时，汝为之。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丘上，北折而东百步为祥符观，观岸溪水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

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庐为之近者邪。虽其身去为吏，独其心不须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壮观游阁焉，使游者得以穷登望之胜，使可望者不唯东南而已，岂不重可乐邪！道士之所为，凡吾之所乐，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与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忧而慰吾思邪。阁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临川集》卷八三）

抚州招仙观记

王安石

招仙观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与其岁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尝废，废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医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赖以治而皆忧其去，人相与言，州出材力，因废基筑宫而留之。全与其从者一人为留而观复兴。全识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书其复兴之岁月。夫宫室、器械、衣服、饮食，凡所以生之具，须人而后具，而人不须吾以足，惟浮屠、道士为然。而全之为道士，人须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养于人也，视其党可以无愧矣！予为之书其亦可以无愧焉。庆历七年七月复兴之岁月也。

（《临川集》卷八三）

重建许旌阳祠记

王安石

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济斯世，则将效其智以泽当时，非所以内交要誉也，亦曰士而独善其身，不得以谓之士也。后世之士失其所业，糜烂于章句训传之末，而号为颖拔者，不过利其艺以干时射利而已。故道日丧而智日卑，于是有不昧其灵者，每厌薄焉。非士之所谓道者名不副其实也，亦以所尚者非道也，呜呼，其来久矣。晋有百里之长曰许氏，尝为旌阳令，有惠及于邑之民。其为术也，不免乎后世方技之习，如植竹水中，令疫病者酌水饮焉，而病者旋愈，此固其精诚之所致也。而藏金于圃，使囚者出力而得之，因偿负而或免于桎梏，岂尽出方技之所为者？以是德于民，既后斩蛟而免豫章之昏垫，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是则公之有功于洪，论者固自其道而观之矣。夫以世降俗末之日仕于时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谓晦冥之日月矣。公有功于洪，而洪祀之虔且久，祥符中，升其观为宫，而公亦进位于侯王之上。于是州吏峻其严祀之宫室，与王者等，兹固侈其功而答其赐也。工弗加壮，中焉以圮。今师帅南丰曾君巩，慨然新之。巩儒生也，殆非好尚老氏教者，亦曰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礼经然也。国家既隆其礼，于公则视其陋而加之以丽，所以敬王命而昭令德也。书来，使余记之。余尝有感于士之不明其道而泽不及物者，得以议吾儒也，故于是举，乐为之述焉。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张仙打狗碑记

碑高二尺一寸，广九寸，分三截，上中两截为记，共四十二行，行七字，正书。下截为图。

洵尝于天圣庚午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尝无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数年乃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吾妄矣。故识其本末，使异时欲祈嗣者于此加敬云。庆历戊子上元日拜章罢，苏洵稽首书。

维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某等昭告于真人曰：惟神好生为德，化行四海。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荃皈遗教，瞻奉尊颜。仰觊神庥下从愚悃，品仪不腆，神其鉴佑。尚飨。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焚祝礼毕，用细米粉圆成弹子，染五色煮熟共一盘，茶三瓯，酒三盏，枣汤三瓯，鹿脯一方，无则以羊肉代之，时果三品，不用钱马。用仲春、仲秋上旬宜祭祀日。

（柳拓）

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

王安石

临川之州城，横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宫岿然，溪之沄沄，流过其下，东南之山，皆在其门户牖牖之间者，曰祥符观。观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广七十二尺，升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门两，夹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师之说以动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归于道士之说，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邓佺。佺之子表故尝与予游，予之归，表语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师之说以动人者，道士也，予力顾出道士下，复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临川集》卷八三）

重修仙鹤观记

碑连额高六尺八寸，广三尺二寸，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正书，篆额题'仙鹤观记'。在偃师县缑氏镇。

前进士河南王真仲撰

佛老之法①，要其所归，惟清净寂灭，全自然之性，不以外物縻于中者也。佛氏黄老之

法也。迁史叙老子过函关，②又传记有说老子过西域而始为浮图者，所以其书相出入，辙虽异而其归一也。其法方于汉，蔓于晋魏梁隋之间，后之欲某道之相胜也，则佛者必忌于老，老者必疾于佛，迭攻交毁，岐而二焉。然佛之宫遍处天下，竦然相望，鲜华伟壮，莫之能加，其徒丰衣旨食，几中夏四民之半，倾奉之心，③犹慊慊然患不能穹隆侈以充其志也。老之居虽通都大邑，不逾一二，垣颓屋败，仅有存者，其徒常汲汲于蚤暮间，且犹不克自资于温饱也。呜呼！彼何盛而此何衰邪，岂佛之者，能恢张其说，谓极天之上而上，际地之下而下，洎人之死生去来，贵贱寿夭，凡生民之大恶欲，莫不毕出于佛而主之焉，是以鼓动群众，使趋向之如走号令，虽四海九州之外，莫不一其心也。老之法有羽化久视，驱役鬼神，移变星文之休咎，至于禬禳厌伏之事，尊雄伟大，苟奉而有之，岂少哉！盖佛者众而老者寡，近世之人，随时趣舍，向于彼而忽于此也。故欲治老之宫者，非奉道笃信之士不可成已。缑氏县前记有周灵王太子晋控鹤升仙之事，故城东三里有仙鹤观者，得号于李唐间，年祀寖远，屋址湮废，庆历中，里中之乐善者凡数十人，相与叹曰："是观且废，今不能复之，则何以使人瞻仰信奉，以渐于善乎！"乃卜地得县署之西南隅，裁百步，状于县大夫冀君膺，为请命于府曰可，得道士左庆之，清苦者也，使居且用功。越明年，观之门墙殿宇就，庆之一日造吾门有曰："为是观也，用非蠹于民，而积丐其微以足其须，役非擅而作，盖即旧号而起其废，功非逾乎制，而栽能庇其像。请文勒石，以章兴修之志于后。"予谓蠹于民、擅于役、逾于制者，皆过也，今无一焉，恶得不为之书乎哉！大宋皇祐二年九月乙酉记。

观主赐紫左庆之立石

将仕郎守河南府缑氏县丞张昭爽

将仕郎守河南府缑氏县主簿刘丕

右班殿直监西京缑氏县盐酒税孟延亨书并篆额

（艺拓、《萃编》卷一三四，并以弘治《偃师县志》校补）

①超案：碑中'佛'字，均为人磨灭。

②超案：'过函关'，县志作'西出关'。

③超案：'倾奉之心'，县志作'倾佛之人'。

重修仙鹤观实录①

石高四尺九寸，广三尺一寸，十八行，行廿一字，正书。

武威安道卿书

缑氏县郭下灯油醮社，故比部郎中孙刘荀等经县陈状，请到东京上清宫赐紫道士左庆之充仙鹤观主，焚修住持，开排施主如后：

郭下安中素舍施地基二十八亩三分，系正税绢七尺外，别无青苗税数，亦无官私地课。

郭下女弟子董氏独办修盖正殿一坐。

郭下女弟子阎氏独办塑老君并部从等。

郭下韩宗正施造老君塼坐一所。

郭下王居安自办材木修道堂一坐。

郭下田义装土地里域真官兼造堂一所。

左庆之与醮社等同共修真武殿一坐，并门楼了当。

醮社人李元吉、　高士元、　王义、　梁熙、　李从政、　李仕诚、　李居正

李道真、　张士元、　李舜德、　李仕简、　李义

此仙鹤观元在县东三里，已来年代深远，倒塌荒废，至大宋庆历六年三月中，依本县图经内名额重修。

皇祐二年庚寅岁九月乙酉建，安中素施石。

东平康垣刻字。

(《萃编》卷一三四)

①《偃师金石录》：碑言灯油醮社，今乡人犹于诸寺庙供灯立社，亦其遗俗也。

《金石萃编》卷一三四：按《宋史·李参传》，参历知兴元府、淮南京西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审订其阙，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熙宁青苗法盖萌于此矣。此传可为仁宗时已行青苗之证。

麻姑山仙都观御书阁后记

李　觏

皇祐三年，以御书明堂及明堂之门篆飞白二体，藏诸名山，麻姑仙都与焉。夏六月，道士黄太和为觏言："今者圣人肆笔而山薮得之，其奚翅金简玉字。盖犹嵎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华，非复与尘俗等幸哉。愿有志焉以示后何如？"觏伏思念，王者制作史书乐歌，幽则物彪，远则夷貉，耳者必闻，口者必诵，安在愚儒识之。况礼不斥尊，其可以犯已？而又念江南卑薄，与上国人不日接，异时故老既没，传闻将失实。史官记注，秘莫得见，则吾君之行礼，彼山之受赐，曷从而知之。先正盛公亦尝为御书阁记，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继也。矧兹严父配天，古之大事。汉收秦烬，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实去。五代鱼肉，诚所不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佑启我王，及此希阔，如废斯起，如断斯续，合符天鬼，匪自群议，礼明乐备，又申之以翰墨，河图大训，永以华国。周公宗祀而文字无传，宣王搜岐阳，而石鼓非手书，未有华实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汉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曰"命也夫！"乃者季秋大飨，而知其说者有不在焉，则谓之何？尚从仙宇见是宝书，抑天幸也，故就叙其语，俾刻之云。

(《直讲集》卷二三)

青帝观留题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一寸，七行，行十九字。正书。额题'诗石'。

□□□□□转运使尚书工部郎中宋禧

接部到□□，因过清静轩，山尖覆云盖，石罅迸松根。危磴开□路，远林桑柘村，闲邀羽人话，洞究五千言。

皇祐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题。

青帝观主赐紫道士郭永昌，朱演刊

朝奉郎守殿中丞知县兼兵马都监及管勾宫庙公事赐绯鱼袋张周同至立石

（柳拓）

岱岳观题名

碑高五寸，广一尺，九行，行八字，正书。

州从事李陟因干事至邑，率巡山供奉何怀智，前巡山侍禁李安、龚丘、尉胡观□符离进士张淑履□时皇祐壬辰岁仲□月十有一日陟题石

观主王归德道正李君倩

（柳拓）

岱岳观创置花园记

石刻高二尺，广二尺，十行，行字不等。正书。

岱岳观重修王母殿及砌垒山子，创置花园一所。大宋皇祐五年岁次癸巳四月一日。

掌文籍赐紫庞归□、掌文籍赐紫蒋茂周、上座赐紫李茂之、观主赐紫王归德、前观主赐紫荀归道、道正赐紫李□

（艺拓）

天庆观碑[1]

碑已残裂，拓本高三尺八寸，广二尺一寸，十七行，行四十字，正书。在河津城东北一里。

河中府龙门县重修天庆观记

登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州司理参军李毅撰

给事郎前行兴□□录事参军钮天锡书

刘奉□篆额

章圣皇帝在宥之十一年，海□谧清，戎夏辑辑，先平民□，□祥杂沓，天书锡羡，圣祖降鉴，故以大中祥符冠年，纪嘉瑞也。由是诏天下郡县咸置天庆观，□奉灵贶。县之北阜，城隅对峙，先有北极观，其主者李元亨，会法驾躬祀汾脽，□谒行在，因是得请，遂易榜天庆。

元享羽化，嗣有进士樊保真主持之，迨今□四十余祺矣。岁月迁□，风震雨凌，环极□殿，岿然独存。邑人高阳、许映，向心道枢，常所祈醮，梁□是叹。□□物故，嗣子琏，将仕郎，守晋州司法参军岌，洎孙将仕郎、守虢州朱阳主簿箕等，奉承先□，无□改作，□□不□惠然率从，度发余资，鼎新经画。于是因紫微旧构，陶瓦以新□，□左右两庑，翕□以翼之，□圣祖□□□未备朝谒也。广正扉之庳制，严扃镝也，崇楼设虡，□警昏昕，高亭延清，以容登览，能事毕矣。□□□□□其伟欤。□□回著象，冲妙立言，阴骘下民，彝龠万汇，自然之教也。非夫□心遵奉，涣然冰释，燕翼贻训，保终于初□□济之哉！曰保真者，重经始之谋，嘉营葺之□□□刻石永□后来。毂，里人也，牢让不获，系为铭云：

至道难名，先天地生，与□□成，至德惟清，淡泊无营，知常为明。大胥垂光，紫极居方，福彼无疆，崇构言言，宪乾法坤，三阶重轩，法象巍巍，辰曜□□，晬然严威，元圣开先，宝系緜绵，示亿秭年。两庑翼舒，眈眈协居，风雨□□，高门洞开，憧憧往来，辟阖允该。猗高阳氏，信道之士，继葺不已，北山借峨，素汾前波，翊兹阜之，惟厚勒斯，□□不磨。

至和三年七月十五日观主樊[illegible]应立石

焦元吉刊石

（《山右》卷十三）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三：按宋诸郡县之有天庆观，始于真宗之崇奉道教。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二年，诏诸路府、州、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先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张士逊上言，今营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愿因诸旧观为之，诏从其请。据是记，先有北极观，后遂易榜天庆，似亦循士逊所言。而文中云'会法驾躬祀汾脽，(阙) 谒行在，因是得请'，则斯观之建，当又在展礼脽坛后。《东都事略》：大中祥符三年秋八月，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四年二月辛酉，皇帝谒脽上，祀后土地祇，奉太祖、太宗配。是时天下奉诏建观久矣，州郡承望风旨，藉土木丹青为导谀献媚计者，何可胜数。乃龙门之观，独迟迟于两年后，且仅因旧观易榜，厥构未尝增新，度其地僻民贫，故弗克与诸大州争相崇饰欤？《宋史》：天圣二年上真宗尊谥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记首'圣皇帝'上当据史补'章'字。《东都事略》：景德元年八月契丹人寇，十一月庚午，皇帝亲征，十二月契丹使韩杞来请和，二年六月，赵德明归款。记所谓'戎夏睦辑'者，指此。《长编》：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降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戊辰，大赦改元，四月辛卯，天书又降于大内之功德阁，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十月己巳，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记所谓'天书锡羡，圣祖降鉴'者，亦即指此。又按《宋史·真宗纪》，咸平六年、景德四年至大中祥符元年，适十一年，与记所书在宥十一年者合。《通志·金石记》及《河津县志》，谓是观建于景德中，盖据记文先有北极观而言，至易榜天庆，则已在大中祥符四年后矣。重修日为至和三年七月十五，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是年九月庚寅始改元，石已先建，故弗之改耳。

陈文泽舍财记

碑高一尺二寸，广一尺四寸，十二行，行十二字，正书。在常熟致道观。

大宋国苏州常熟县归政乡孝节里下庄居住清信弟子陈文泽并妻龚氏一娘，谨舍净财

壹伯贯文足，收买三清宝殿上周回及游巡下石压阶，并甃砌砖座一所。凭兹殊善，上答四恩，下资三有，并式荐亡考念五郎、亡妣蔡氏三娘子，超生净域，托化仙乡。时嘉祐四年三月十五日谨记。

勾当住持宫主李则正立石张文胜刊。

（艺拓）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文　同

道士袁君，阆中人也，其所住观与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乡里时，已闻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煞，言人祸福已发未兆之应，一一若目见，然竟未识袁君之面也。后余典校中秘书，幸与士大夫游。近日往往有为予言道士自蜀来者，善以爻象消息休咎，尝与某人占某事某事，约时指日，无不如其说，郭景纯、管公明之流也。予虽旧闻袁君之术甚精，而未敢以是必为袁君以对之尔。暇日，纳凉于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庑下，高颧广颡，状貌怪伟，肃予揖入坐堂上。予因问其所从来，曰来自蜀。问何以居此？曰往年尝以占验得权贵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馆我于是。问其术谁师而如此？曰自居蜀时已得异人授秘记，后复走天下，东西南北殆遍。闻某所有某人善此术者，虽数千里，必往咨焉。质吾所学而遂无疑。凡今所言，若牛办虱镞，见则洞然矣。问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乡里时所闻，与近日士大夫为予言者袁君是矣。遂与之往还。他日，诣予言："诸友皆以字相称，我独无，敢以字请。"予曰："唯正者，君名欤？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间，涉形迹，该事为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剿颡侧邪辟，庞杂乖盭，于不善无不至矣。今君方以是术有名于时，为人信向，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为利欲挠其心，若庄遵季主之所为，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为字。"袁君跽而言曰："方外之人，未闻此语，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规我，敢不佩服以终世。"书而赠之。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谨序。

（《丹渊集》卷二六）

重修枋口五龙庙记

碑高二尺四寸，广一尺五寸，十六行，行三十字，正书。额题'重修五龙堂记'。在济源。

天府九经张解撰

夫五龙之说始于东汉，记曰：济源县东北二十里枋口山有五龙之祠焉，或遇岁旱，设五方龙象以祈之，故曰五龙。春以甲乙日，夏以丙丁，季夏以戊己，秋以庚辛，冬以壬癸，各为之塑（句）。绘以方色，俾童子衣方色之衣以舞之，牲用鸡豚，杂以酒醴时物祭之，效古之雩也，往往获其灵应。噫！不与国之四望者，祀典之遗逸也。耆旧传闻，唐室而下，废龙而立

庙。图籍云：下有涌泉三四，曲流入沁，上有望怀之亭，唐贤游息吟咏之迹，刻石存焉。经天圣中，沁水暴涨，怒浪滔天，遗址不泯，虽荒凉芜没，乡人缔敬之心犹厚，胜概之古，其不诬矣。名贤李遇，乡人也，过之彷徨不忍去矣，叹息既久，议诸信士曰：斯古胜迹也，灵应殊异，左连坟浒限曲，渔钓牧圉之所由依；右镇巨山，清风细雨，时复生焉；面视平陆，稼穑畎亩，棋布如云；太行郁翠壁立其后，沁之湍流而切枕之。深山穷谷之美材，浮导济时用，太易涣象之利，于此昭著，真圣贤之薮泽也。神之阶盖，明之在人。于是鸠材僝工，荷畚舖板，干者不召而云集，能塈茨朴斲者不令而呈功，不日告成，堂庑邃完，塑绘严备，威福之容，若生考落。礼毕，闾里相庆曰：禳祈禬禜之有所归依也，乃命之记。

时皇宋嘉祐庚子岁七月丁亥朔庚子日立。

太原王育刻并书。

（艺拓、上拓）

刘仙岩题诗

磨岩高一尺三寸，广四尺，正书。

待制李公诗

留题大空子隐居　李师中

可道非常道，真空本不空，荒郊自生草，闲地又栽松。无欲更何虑，有为终必穷，风云上天去，老子信犹龙。　嘉祐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运使曾公诗

游刘道人岩　海陵曾辅子方

故老能将旧事传，仙翁踪迹尚依然，方知物外壶中景，隐隐烟霞有洞天。　绍圣丙子三月十八日。

提刑梁公和

鲁国梁子美

神仙灵异古今传，穷理修真本自然，遗址宛存疑谷口，苍崖乔木耸青天。

按旧记云：桂城去七里，南溪山下岩洞数处，皆相连通接。其面北，一曰白龙，一曰元岿，仍有唐李渤诗刻尚存。其面南，即是岩。大宋嘉祐中，刘仲远先生隐居自号大空子，得神仙诀，寿一百一十八岁，尸解而终。待制李徂徕诗洎二诗，再刊石崖，永传不朽。重砌岩径，以通游人。绍兴己巳岁中和日乡老武翼大夫致仕陈方彦、张大成、白永晖、于周、唐世则、尹士通、胡师文、黄泽、廖颐、秦光□□记。

（艺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七）

东坡书上清词①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作五截书，每截十八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书，在盩厔县。

(词不录)

同前，辙。

(词不录)

嘉祐八年冬轼佐凤翔幕，以事□上清太平宫，屡谒真君，敬撰此词，仍邀家弟辙同赋其后。廿四年承事郎薛君绍彭为监宫，请书此二篇，将刻之石。元祐二年二月廿八日记。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柳拓、《萃编》卷一三九)

①《石墨镌华》：上清宫即徐铉作碑述神人降于凤翔者，今在盩厔。盩厔昔属凤翔，子瞻判凤翔，过此，要子由同赋。薛绍彭请书刻石，遒逸丰美，比公他书尤胜。石旧在本宫一道士院中，断为二，余与余友徐宣伯偶过观之，搨二纸。后邑侯王公之栩移置衙斋，作砖亭焉。

《金石萃编》卷一三九：按上清词见苏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云冥冥兮，孰居此者，帝侧之神君'，集本所无，集直从'尹胡为乎山之幽'起也，余俱彼此相同。弟辙所作，亦见《栾城集》。据《东坡先生年谱》，嘉祐八年冬官于凤翔，《宋史·英宗纪》，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月祔太庙，或当时有朝谒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事至上清太平宫也。元祐二年则先生为翰林学士，当是应薛绍彭之请，而追书之耳。

集真观记

吕 陶

道术与吾儒并驱争骛于中国，历千百年，源深流长，津际漫渺，徒类益滋，气势益壮。自国都郡邑至乡闾党巷之聚，率置庙貌，以虔祀事。学六经者谓其戾去吾教，有驳去扫荡之志，为言与力举能勇也。若乃信向坚悫，崇奉切至，则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濒江流而东，田壤内平而积腴，园林竞秀而交荫，遗基旧迹屹然其间者，集真老子祠也。唐天宝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创建，榜曰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赐今额。前府尹宋公俾青城山道士黄方中居之，府民句希广多出缗钱以缮葺。乃崇门屋，乃翼庑序，乃严神位，乃辟坛宇，恶俭鄙侈，得虚寂清净之胜焉。夫天宝距治平逾三百年，治乱不常，兵戈间作，民庐官舍，多若陵谷之变，独此仙祠，虽圮不坏，后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义均社稷，血食无愧，自天子达于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礼，著在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庙，倾败不屋，十常二三。庆历中，诏天下兴学，多士靡然向风，识弦诵之地。未几议者舛驰，学校又废，岂吾儒信向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坚悫切至耶？抑祸福之理，近则易谕，仁义之功，远而难知也？记集真者得而详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净德集》卷十三)

清虚观牒①

石高一尺八寸，广二尺二寸，十三行，行字不等，行书，在平遥。

中书门下牒汾州

汾州奏：准赦，勘会到系帐存留寺院等，乞赐名额，候敕旨取到祠部状，并系得支帐内。平遥县太平观宜赐清虚观。牒：奉敕如前，宜令汾州翻录敕黄，降付逐寺观院舍，依今来敕命所定名额。牒至准敕，故牒。

治平元年三月日牒

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赵

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

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曾

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韩

（《山右》卷十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四：按碑刻，汾州奏：准赦，勘会到系帐存留寺院等乞赐名额，取到祠部状，平遥县太平观宜赐清虚观'云云。按赐名清虚观事见宋谢悰《清虚观碑》。其云'准赦'者，《通鉴长编》：嘉祐七年九月辛亥，大飨明堂，大赦天下，系帐存留寺观未有名额者，特赐名额。谏官司马光言：国家明著法令，有创造寺观百间以上者，听人陈告，科违制之罪，仍即时毁撤。宋时之制如是，此牒言系帐存留寺观，乞赐名额者，即准嘉祐七年九月辛亥赦，与赦文系帐存留云云合。牒后有治平元年三月日'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赵，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曾，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韩'。《通鉴长编》：嘉祐八年正月甲申，宰相韩琦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曾公亮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加户部侍郎，並与碑所列官合。牒自官在次者起，故先列参政衔，后列平章衔。

成都府玉局观新建五符幢记

文同

事有绁于荒忽茫昧之中，由旷古及下世，无俗书以传。凡智解狭隘，不能究度，至诋悬散人，令弗通思虑，所该外物语者，率谓狂需罔诞非经见，乃用摈笑不讲录。是皆蒙塞自浅，岂豪然壹尽大方之理者欤！其有导神几，宜灵谋，混沦骞行于亡形以镇养乎元元，使怪厉不作，消祓摧殄不得横悍以肆其奸。是术也，凡王侯保土社，芘群品，当知向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谓盖太上洞真灵宝五老赤书云，按元始至真，肇探于太朴之先，凝神火庭，寻详曲折，焕译妙势，为天奥宝，告瑞发应，秀映灵都，神枝封固，长依跬息。大道君玉帝诸真恳请恭受，反复难遴，倾倒切至，始赐矜谕，敕诣紫微居斋九旬后肯付畀。然犹戒禁，忽得布下。是天所贵重若此。不记从何劫运，漏坠人世。有圣研极，镌胎剖魄，识其倪绪，取安诸隅，广宇泰宁。传云，东京完水寿时，正一道陵患魍魅恣杂辟人鬼，使异行

植幢嵋山，誓刻严毒。自是判然，幽明不殺。至黄唐文缺重琢，置昭庆道祠，岁久归，然颇剥烂，几泐无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升用贤畯，命侍臣赵公抃镇蜀。公致治未期，民物宜顺，旸润孔时，川隰生秾，蚕饶谷登，休腹温饫，嚣讹勃疫，沦伏不起，寇兵弭消，寂无纤哔。颂公平循，声辞邕邕。公固以为未然，复访悠远安保方域，俾无虞戾之深计。显效休功，件已设施，事可托神，亦图崇修。原掾陈汝玉，学广知博古，公具前躬，摹秘符，解瓠论辨，公得且喜，告下趣辑。乃相玉局，衍基洁为灵场，筑垣缮宫，就完种胜。初伐石西山，舖地深窅，材洪执巨，挽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昔暴涨，涌发漂碨下碉，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至正昼，矞云丛飞，瀚然下覆，天光明丽，景气晏悦，晻蔼高真，飒若来况。郡人观绕惊叹喜蹈，回颈望公，祝若父母，云护我等，亭育抚恚，心精神虔，祥报昭露。明日授匠矩尺，砻为觚干，恭肖神画，镌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纳，大坤之维，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灵秘箓，何此群兆，幸焉觏覯。常为投依，以挹厥休，千万亿年，公惠无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纪其事。同谨再拜，撰辞以献，复类而为诗，以与蜀人，使长言之无穷。其辞曰：

于未物前，有气混茫，扩无端崖，滉漭汪洋。中函神胞，孕此盛章，灵髲决分，飘青堕黄。布照大空，流精发光，乃时玉符，获于元皇。自然秘文，盘葩屈芒，支交歧联，蜿纡结张。皇执焉嘻，练于洞阳，莹焕九霄，瑞应蔚彰。书简刻金，辉烛焜煌，大阳灵洞，俛仰是将。惟时诸真，啸命以骈，谐皇咨观，祈必愿偿。命入太空，九光华房，扩开金扃，动决灵囊。戒勿下传，上馆乃当，何劫坠流，降莫五方。完志未朝，幼獝肆狂，虎冠道师，得焉其详。植石摹形，大嵋之傍，阴怪震惊，扫灭伏藏。后多历年，复治于唐，迄今巍如，镂迹劣亡。治平之君，尧舜禹汤，诏用赵公，付之蜀疆。公来民宜，啮暴呴尪，太和熏烝，百体具康。肌焕赢濡，腹果衍粮，境殄萑蒲，狱朽桁杨。沸舌颂公，寿福炽昌，愿公光华，衮衣绣裳。移蜀之为，天下以滂，公闻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后人，乃利也长，或告真文，本先圜苍。可图营之，福招祸禳，流荫西南，被赖无央。公喜趋为，日不暇遑，牙谵西隅，玉宇是望。高宫翼如，彩枅绘梁，覆幢其间，崒然百常。先时堪舆，与公效祥，水滕云镶，异孰尔量。蜀人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万世曷忘，杪哉末兮，岘碑陕棠。

（《丹渊集》卷二二）

西山观题名

高一尺五寸，广一尺六行，第一段六行，行六字，第二段六行，行十一字，正书。左行。

申邻臣、张思孺、郎彦升同观仙云观之玉女泉。赵熙叔、王子寿已约未至。时治平丁未春二月。

（艺拓）

张公洞投龙记

拓本高一尺七寸，广一尺八寸，正书。七行，行剩七字，下断。在宜兴。

治平四年六月十（下缺）王说奉诏张公洞投龙十（下缺）山观水洞宿于广（下缺）楼阁巡检巫守志（下缺）至十五日遂入禅（下缺）

（《江苏》卷九）

东镇安公行宫碑①

石高四尺五分，广二尺二寸，文二十一行，碑阴二十五行，字数参差不一，正书。额题'东镇安公行宫之庙'。

潍州昌乐辛展重移修平王庙记

朝奉郎大理司直前泾州观察支使桃吉甫男应广文馆进士迪撰

辛展平王之庙也，有来久矣。自乡老曹苑、张郑之流，就沂山东镇本祠上创行宫于辛展之地，迨今越百载矣。夫天地之生，人性为贵，□□□废替，即而兴变者，日有之也。方今天下被尧舜之化，村祠社坛咸盛焉。粤若平王之神，历艺祖朝，抵皇当世，为东方之镇，虽国家岁时之祀，未尝阙焉，况士庶之俦，何堪怠哉！噫，辛展之民，荷庞祐，求洪福，积岁年矣。观昔庙颓垣圮，暂蓬阑蒿，径如狐兔之穴，想吾神也，岂居于此乎！议曰：灵神之静必洁居，舆氓之心胡安。意遂迁于故祠之东北，东南向沂峰，累然疑行女之髻，西北望雪宫，渺然郦趋岳之涂。前视卉木丛林，莺飞燕舞，昼夕若屏风间，罔不在目。从骑周围，侍姬罗列，彩栋雕甍，无逾于此。肥牲甘醴，庶祀有之，入祠门而闻迹，观灵像而慄神。殿宇隆隆，左右抑抑，詹飞凤翼，瓦次龙鳞，民之兴也，岂徒然哉！庶几吾神无忝民之意。迪，北海鲰生也，以土人命曰：神祠斯茸，绘匠梓工，毕日多矣，碑已砺成，奈何阙其文。不获让而作记，非敢以为文也，姑代志其所由尔。时巨宋熙宁首祀仲秋二十有六日记。

后序：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曰：老子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原，静者动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忧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销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

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之者，可得圣道。老子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上德不德，下德执德。”执着之者，不名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之心，忧苦身心，便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仙人葛玄曰：吾得真道，曾诵此经万遍。此经是天人所习，不传于下世，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授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授之于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上士悟之，升为天官，中士得之，南宫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长年，游行三界，升入金门。左玄真人曰：学道之士，持诵此经者，即得十天善神营护其人。然后玉符宝神，金液炼形，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经，悟解之者，灾障不生，众圣护门，神升上界，朝拜高尊，功满德就，相感帝君，受持不退，身腾紫云。

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毕

前都押衙　　行书　　镌字人李岳　　陈展　潘□

（碑阴）

（上缺）辛展村重修安公殿都维那（缺）光以治平元年（缺）建结瓦（缺）功德主治平二年□竟。今熙宁元年五月□日（下缺）今具列众维那（缺）信士名芳如后

□□计家一十八□　□□计家二十六口　刘宾计家五口　王□　□秀　□□　张用　宋行　尹秀　张淮　吴行　吴宣　明方　杜成　刘存　刘海　姚（下缺）　□□村□□计家十口　西□村车□妻王氏计家三口　赵真计家七十口　□□　韩羡　韩靖　窦海　赵福　袁温　张方　明金　苑行　窦俊计　（下缺）　□□村朱□计家三十口　王密计家九口　王□计家十二口　王□　王□　王□　□玉　北雍村王弁计家八□　蔡筠　王锡　吴庆　苑友计家五口（下缺）西□村宋□妻王氏长男□充大□计家一十□口　宋明计家十一口　时马村王善计家六口　翟家庄翟□计家一十三口　施主西氏　王氏　孔顺　杨靖（上缺）氏计家十六口　西汲村霍千并妻孙氏计家九口　霍庆计家□□　苑旦计家一十四口　苑千计家六口　张友并妻郭氏计家六口计（上缺）母宋氏计家十口（缺）窦□　王家庄王万并母李氏计家四口　王遇计（缺）　□计家四口　宋和计家□口　□□（上缺）计家一十九口　□□计家□十口　李温　西□□刘海母赵氏计家六口　刘丰　王田妻李氏计家五口　苑万（上缺）高氏长男（缺）计家八口　郑行　刘德　霍秦　姜氏□男（缺）牛子　刘庆　刘琮　孙成　宋仙　□□　郑皓　郑郊　郑□　郑千　郑□　郑善　郑淮　郑□　刘平　皇海　刘顺　郭能　高用　郭辛　□□　计家七口　信普□冯庆计家□十□　刘恕　徐整　□行　王清　宋江　蔡进　□安　薛庆　成贵　乔雅（上缺）妻□氏长男□新妇吕氏孙子黑儿女婆惜　刘秀　高□□家一十五口住南展　乔元　蔡沂（上缺）妻马氏长男琮计家一十口　郝村张□□顺□（缺）男用男玉人宾孙儿江瘦儿侄儿重孙忙儿计家□十口（上缺）妻王氏计家八口　南展王容并母郑氏计家十口　徐□（缺）张氏长男元女婿赵戚　李民　冯友　维那（缺）九口（缺）　高镇叔　刘文妻□氏长男提新妇邹氏孙女苏女　王七　维那牛（缺）　窦宾计家七口（缺）　维那刘金妻高氏长男豫计家五口刘□计家二口　吕政妻□氏长男金次男次男计家十口　韩宣　韩昌　维那杜举　陈□妻王氏长男秀女二姐新妇蔡氏　窦行计家十口　窦成　胡忠妻段氏长男德安新妇宋氏　维那杜录　李（缺）

刘海妻龚氏计家六口　孙贵计家三口　维那杜官(缺)妻□氏长男□次男千计家一十九口刘贵妻蒐氏长男聚新妇郑氏孙儿高翁　朱马村□□刘氏计家十□口　糺首维那重修安公殿功德主成谭妻王氏长男□次男象三郎四郎十四娘新妇邹氏孙儿白大白三　糺首维那韩贵母刁氏妻王氏长男仙次男四哥□儿女越儿新妇刘氏孙女□营伴姑　韩全计家九口　韩□　糺首都维那蒐象妻□氏长男锡次男晟又次男天哥计家一十三口　□谭婆张氏母张氏妻吕氏男刘七计家六口　熙宁元年戊申岁十月庚子朔二十八日丁卯午时建　蒐□　□□九姑　马哥　户长(缺)

(《匋斋》卷三九、柳拓)

①《匋斋藏石记》卷三九:右碑额安公,与记言平王,题署互异。四镇之祀,肇有定所,始见于《隋书·礼仪志》及《文献通考》卷八十三。《隋志》言:东镇沂山。《旧唐书·礼仪志》:五岳四渎,年别一祭。东镇沂山,祭于沂州。《宋史·礼志》:立春日祀东镇沂山于沂州。又言沂山旧封东安公。此碑额安公之称所自出。记言'平王之神,历艺祖朝,抵皇当世,为东方之镇。'宋志言:政和三年封王。此则早有平王之号,疑指俗祀当之,而额仍题安公以符旧制,颇见题额者之不苟。而文特萎茶,袭骈俪之陋习,书亦笨劣。后序《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累数百言,盖欲敛心于静,不生妄念,与慈氏合,而诞妄不经之词附于文后,乡村里老所为,宜为神所诃矣。撰文结衔有观察支使及广文馆进士。按《文献通考·职官》三:太平兴国六年诏诸节度使依旧置观察支使一员,位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又《宋史·选举志》礼部按旧制,凡试国子监,先补中广文馆乃投牒就试。此其子先就广文馆试,故云应也。安公之庙本在沂州临沂之沂山,乡老乃移于潍州昌乐之辛展为行宫,以展春秋报赛之忱。而碑阴人数计数百口,当时敛钱求福,大书深刻,可以观宋世之俗与今无异矣。

宋中太乙宫碑铭

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判国子监臣吕惠卿奉敕撰

熙宁四年,司天监建言,太乙五福之神,以七年阅逢摄提格之岁,行临中宫,其名为真室,其分为京师之野,其祥为民康物阜太平之应,请立祠如故事。天子可其奏,命将作监即国中之南而建宫焉,经始于四年之冬,而成于六年之春。凡为三门七殿,分祠十太一与太岁之神,而五福居其中。上为之御名,皆以承神之眖休为义,而真室之殿,又亲书之。其廊庑四壁,图百神之朝,天至于五帝日月星辰,而地至于五岳四渎,莫不咸在其位号。尊卑服御同异与夫坛场之制,祷祀之仪,皆以太乙之学为本,而参用道家之说焉。天子命有司具仪仗,将以今年冬至奉安神像于其宫,敕臣惠卿书碑以记其事。臣伏考周礼春官,宗伯之职,典祀天神,其尊达于昊天上帝,其卑逮于司中司命,飘师雨师而为礼,学者当之以星官之书,皆有著位。而宗伯之属官,则有冯相氏,保章氏,掌会天位与夫封域分野以观天下之妖祥,而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而致之,而太祝掌六祝之辞,以祈福祥。盖宗伯总其祀之典,冯相、保章氏主其变动之占,且以神仕者图其居之所在,而太祝掌其祈,合而言之,皆礼官之事而已。太乙之号,虽不经见,而历代史官,著其星在紫宫天一之南,以为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其咎休所在之国。北辰之第二星最赤明

者，乃其座也，而三台为天阶，太乙赈之以上下。史官之言星，虽不可尽考，然其说皆有师承，其位皆可指数，而其占之效者亦众。观其言太乙之尊如此，则昔之言天神之贵曰太乙，其佐曰五帝，以至主之以为郊，则非特亳人之方，汉家之制而已。盖礼官之事既以散亡，而冯相、保章氏之占，流而为日官术局之法，而道家之所以图其像，制其服物位号之差，坛场祷祀之法，殆得所谓凡以神仕者犹其居，与夫大祝祈福祥之遗意也。今日官以为五福之神凡四十五年一徙宫，历中央四维，大约二百二十五年而周，则二百二十五年之间，必历中宫矣。而考之既往，其应未必尽合，何也？窃尝譬之，天时者，节候也，人事者，种艺也，有天时之顺而无人事，犹节候虽应而不种艺，求其有获，不可得也。有人事之修而无天时，犹种艺虽力，而节候异，求其有生，不可得也。古之人以为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亦谓此耳，奚独至于太乙而疑之乎？臣观皇帝，粤自嗣服，改修政教，整齐吏方而法度之，行先立于府寺，兴举民事而利泽之，及首加于都畿，以至士被教育，兵足廪赐。凡百劳来，又皆先于四方，而雨旸寒燠，莫不顺适，浮言不能摇其成，异意不能幸其失，岂惟人事，抑有天时之助也。则真室之祐，其兆于兹乎？在太平兴国时，临黄室宫，其野为吴越，而太宗立祠于东南郊；在天圣时，临黄廷宫，其野为梁蜀，而仁宗立祠于西南郊。其意以谓天子以天下为家，夫苟在吾四海九州之内，则其福一也，岂有彼此之限哉！况夫临中央以当四维之会，则嘉休之应将讫于四海，非止天子之所居而已也，则其所以成之者，岂宜不广哉！必将推已施之仁而孚之于所未被，求未立之政而修之于所已行，使覆载之内，蒙泽如一，动植之类，蠢生咸若，于斯时也，治成而礼乐议，诚至而天地察，观物大小以称德产之精微，比文上下以秩神明之位处，乃吾所以锡庶民之福，而逆三神之厘，其尤大者也。而臣尚得待罪从官，以经术文字为职，则所当歌颂盛德者，又非独一二而已。而是宫之作，乃以属臣，其敢以固陋辞乎！谨拜手稽首而献文曰：

浑沦一气，精育嘿兮，环无初终，廓无域兮，消息满虚，恍谁测兮，煌煌威神，兆太乙兮，临制紫宫，位辰极兮，陟降三阶，监万国兮，大人占之，道为式兮。推步变迁，发潜伏兮，降祥赈阯，维五福兮，循行四维，历真室兮，四十五岁，宫一易兮，谁其当之，祚有德兮。赫赫有宋，荒九服兮，世哲相承，干百禄兮，习安玩治，蛊将积兮，笃生睿圣，起以饬兮，政行四方，首京邑兮，淫诐沮伏，终以立兮，五气来叙，消薄蚀兮，洒涤牝灾，膏卤埆兮，太乙之来，前可迹兮，新宫奕奕，成不日兮。仰模帝居，丽金碧兮，太乙之下，安且宅兮，天造人因，方两得兮，成能成位，圣贤职兮。敛时景福，重敷锡兮，延及海隅，均动植兮，燕寿两宫，后嫔怿兮，子孙皇王，世万亿兮。礼具乐成，厎平格兮，臣将载歌，以申敕兮。

（《太一宫碑》）

丹霞山摩崖

白鹤山头飞瀑，玉霄峰顶生烟，溪上空闻流水，竹间不见真仙。

熙宁八年闰四月十二日晁端彦美叔题。

（《东瓯》卷三）

①《东瓯金石志》卷三，右题字在乐清白鹤寺左丹霞山张文君丹炉之前左旁崖上，杨景略题名之

左。四行，行十字，正书，径一寸三分。端彦，说之之父，字美叔，清丰人，与章子厚同生乙亥，同榜及第，又同为馆职，常以三同相呼。绍圣初，子厚入相，美叔见其施设大与在金山时所言背，因竭力谏之，子厚怒，黜为陕守。美叔谓所亲曰：三同今日不同矣。历秘书少监、开府仪同三司。文章字法，朝野宗尚。与东坡友善。《雁荡山志》有宋晁端彦诗。不知在温州何官，抑系按部来瓯？张文君名廌，字子雁，乐成人，隐居丹霞山修炼。尝乘白鹿吹玉箫游诸峰。家有苦竹数十顷，廌常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逃避竹中，不与相见。其地时有白鹤飞翔，又名白鹤山。相传晋永和三年张文君舍宅为寺，后得道，日中乘白鹿入竹仙去，有玉箫峰、鹿迹岩诸遗迹。

真君观题名

高二尺八寸，广二尺一寸。

熙宁八年，春夏亢旱，天子轸念，特命师臣虔祷北岳。五月癸亥行礼，丁卯感应，一路霑足，秋稼滋盛。继有朝旨恭行谢礼，往来皆诣真君之祠瞻谒而还。六月己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定州路都总管兼安抚使、知定州薛向题。前后同行寮佐秘书丞、签书节度判官公事陈皋，太子中舍、签书观察判官公事李珝，供奉官走马承受公事陈萤，著作佐郎、新权通判保州辛公佑，著作佐郎、安抚司勾当公事史裸，卫尉寺丞、安抚司勾当公事李元辅，门人侯穆，侄肩吾，男绍彭、嗣昌、师雄侍行。

崇宁二年季春癸卯，北岳祠还，瞻三玉像，观四皓桧。蒲城黄寔师是，南阳韩唐叟国老，会稽康师鲁希道，延平杨敦仁仲远，南昌吴坻仲游，彭城刘泽远叔。

入内殿头童师放奉命曲阳岳庙醮祷还阙，并赍御香诣真君观恭谒祠下，时防御推官杨扔陪事，中竹赐紫道士郝袭真同行。崇宁癸未四月己酉朔二十日戊辰雁门童师放题。

大□殿祗候人（下缺）北岳醮谢回，恭谒真君祠下马□□祠事。时崇宁乙酉仲春十二日题。

中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河北燕山府路都转运使兼劝农使张焘，缘职事过中山，恭谒北岳真君观。宣和七年十月二十日。

（艺拓）

种明逸会真宫诗题跋①

两石，均高一尺六寸，广三尺六寸，在泰安。

胡宗回观，子义修、翰林学士李宗谔曾看。

予向游西洛，访号崇真张大师白于嵩阳山斋，爱其幽寂，款留数日。因语及予有泰山之游，遂出种明逸题会真诗笔一轴授予曰：隐君昔书此诗，留吾山斋，子其因往，可为模石于泰山乎？尝然其请。后到绛数载，慵于登涉，未能副濒托之意。且会真在皇上未封祀前，有太平之号，至回跸始赐今额。而隐居之诗，周旋气概，分明物象，益尝陪于此得其详

矣。观其笔势壮重，辞意脱洒，实一代无拟伦□。纸尾复如君题名，又可尚也。它日模刻翠珉，留藏真馆，为天下之观郭。稷山逸民韩退题跋。

熙宁辛亥□仆游长安，谒李先生□□，因与仆论书，遂出大谏种先生纪泰山会真诗墨迹一轴，俾蒙阅之。□后有巨卿显人亲题之迹，复为留诗甚众。爱其笔势真□遒丽，恳借临模，藏（下缺）屡欲凿石，流置四方。忽忽莫能如吾意。丙辰年，侍家君官邑之棲道□（下缺）旁览梁壁间，独无此诗。因语主宫王君希颢：且先生盛德与大名犹（下缺）太清而烂然国史，暴闻于天下者久矣。固不复言也。其词翰雄逸，世未□有，人或罕见，□其□本岁久湮灭，兹可惜哉！日愿刻石以信永□传于不磨也，子其为模勒毋辞。因可其请，未涉月而工告毕，即龛于斋厅之□壁，益见先生生□□君美而难乎主宫之勤显其贤也。如是读其诗则其人之所存可知耳。十年岁丁巳，月丙午，日壬戌，康延谭述叙，庞绶之刊。

（榛拓）

①《山左金石志》卷十六：泰县志云：《会真宫诗》，种放撰并书，久佚。今有题跋二石，移置岱庙。又云：会真宫在城东南隅，古之奉高宫也。宋真宗东封驻跸，改今名。据此碑韩退跋称，'会真在皇上未封祀前有太平之号，至回跸始赐今额，'是奉高宫又名太平宫矣，而志乘皆失之。《宋史·种放传》：放字名逸，跋称明逸先生，殆史讹也。钱辛楣少詹云：题跋者二十余人，或真或行，或篆或隶，或飞白，胡宗回、李宗谔、宋绶、韩退、李孝昌、邵悚、唐异、苏子美、魏闲、范仲淹、王洙、欧阳修、蔡襄、程戡、梅尧臣、韩琦、沈遘、张伯玉、杨杰、皇甫遘，皆当时巨公。其云越者，周越也；曼卿者，石延年也；秘演则曼卿之友而僧者也；才翁者，苏舜元也；不疑者，邵必也；广渊者，王广渊也。

表忠观碑

高七尺二寸，广二尺八寸，七行，行十八字，正书。

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苏轼撰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抃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唐者廿有六，在临安者十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谨按故武肃王镠始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传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孙忠献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负其崄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父祖坟茔，祠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

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因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时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赐名曰表忠观。铭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挽引岛蛮。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毬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五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新宫，匪私于钱，维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元丰元年八月甲寅。

（柳拓、《东坡集》卷三三）

率子廉传

苏　轼

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七里有紫虚阁，故魏夫人坛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乐之，端默而已，人莫见其所为。然颇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间，虽大风雨至不知，虎狼过其前亦莫害也。故礼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视公曰："村道士爱酒，不能常得，得辄径醉，官人恕之。"公察其异，载与俱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尊师韬光内映，老夫所不测也，当以诗奉赠。"既而忘之。一日，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二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曰：率牛可以得此？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谓观中人曰："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遣继我者。"众道士自得王公诗，稍异之矣，及是惊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狈往视，则死矣。众始大异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岳下。未几，有南台寺僧守澄自京师还，见子廉南熏门外，神气清逸。守澄问何故出山，笑曰：闲游耳！寄书与山中人。澄归，乃知其死，验其书，则死日也。发其冢，杖屦而已。东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挟，虽小技不轻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识至人者岂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居士尝作三槐堂记，意谓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及见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诗不见全篇，书以遗其曾孙巩，使求之家集而补之，或刻石置紫虚阁上。

（《东坡集》后集卷十六）

怀安县东岳庙礁莲盆题字

盆径二尺八寸。

怀安县感应乡西安里弟子郑德与家中林三十一娘，舍莲盆入东岳永充供养。元丰元年岁次戊午正月初一日题。

（艺拓）

广州重修天庆观记

高四尺四寸，广三尺，二十五行，行四十六字，行书。

道家之教，盖源于庄周之老聃，兴于有唐之明皇，盛于我宋之章圣。然则老子著道德二经，其言尽冲虚之理，非源而何？明皇宪章道宗，诏天下立开元观，非兴而何？真宗崇奉至道，祥符中敕州郡建天庆观，非盛而何？岭外都会广府之西南，有斯观焉。所以见尊崇之尤盛也已。皇祐四年，广源侬寇乘不备，沿流窃至番禺中城之外，延灾观宇，悉为煨烬，于是荒残。谁能修复，苟非富而好道，诚而求福者，又乌肯留意哉？五羊濒巨浸，接诸蕃，飞航交集之地。治平中，有三佛齐地主都首领地华伽啰，遣亲人至啰啰押舶到此，见斯观瓦解，遗基芜没。时与蕃中一亲人回见地主，具道其事，于是欣然有向道崇起之心。至四年，再发思离沙文诣广闻府，始构大门建。熙宁元年，修殿未了，沙文复归。至二年，再来毕殿，并起府西之宣诏堂，仍回。至三年，地主又发亲人附物，及请庐山道士罗盈之住持本观，紫衣何德顺为监临，当年并乞以十万金钱买田在观供奉。时会罗盈之复回旧山，其来人恳告藩司，坚乞申明，请何德顺继住持，续建保真堂、北极殿、斋厅以至塑绘天帝象位，拥从完集。何见沙文复还本蕃，而有志图全道门，思复灵迹，遂附疏于地主以诱谕之。适判官麻图华啰，远怀文德，来贡琛赉，遂具章奏，惠舍金钱修三清殿、御书阁及乞看童行岁度一人，铸大钟，起钟楼，仍捨四十万金钱置田充广之需。朝廷加其意而允其请，且各封美爵。就加地主以保顺慕化大将军，锡何德顺以崇道大师。迄元丰二年闰月七八，莫不规模宏备，焕若洞府，清风时过，铃铎交音，晴日下临，金碧相照。向所谓四十万金钱之舍，买到南海县三桂村外洲龙湾岸田一顷九十亩零，岁收租谷七百五十八斛；清远县连塘村田植种九十斛，二庄岁收租米七百斛，入充道流之用。金钱各十万，在净慧寺置田，均为僧尼斋粥之费。其地主自修观以来，发舶舶跨洪涛之险，常得安济，无异日之惊危，足验真灵之护祐也。若乃继举巨舟，获上清之美报，岂可量□。余窃观异事，因崇道之请，乃为之记。时元丰二年重九日也。

判官保顺郎将麻图华啰、迦连绮图迦啰吒、功德主保顺慕化大将军地华伽啰

住持崇道大师赐紫何德顺立石

（中拓、宣统《南海县志》）

广州天庆观钟款[①]

钟款五行，行二十四字至三十五字不等，正书，两截刻。

弟子林英舍钱一十五贯文足，买铜一百斤，林仲和舍四十斤，陈遣舍五十斤，陈富舍三十斤，刘升、张叙舍二十斤，李琨二十斤，关惟迪、陈亮、郭二娘、刘荣、高保、龚相、郑立新、文惟亮各舍十斤，谭湜、刘升、郑政、张荣、李养、唐世安、元六娘各舍五斤，会首陈文遇舍锡二十五斤。

广州天庆观东岳行宫住持、赐紫道士胡日新铸造，永充圣帝殿内供养。元丰二年己未岁二月初六日谨题。　匠人张周。

（《续编》卷十六）

①《广东通志·金石略》：钟在广州元妙观。李攸《宋朝事实》载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诏令诸路州、府、军、县，开择官地建道观，或改旧宫观名额而崇葺之，以奉三清玉皇，并以天庆为额。五年闰十月，诏增设圣祖殿。此钟款云'广州天庆观'，又云'圣帝殿'，即其事也。《锦绣万花谷》载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圣祖降于延恩殿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汝赵之始祖。'故自真宗称之为圣祖，自诸路称之为圣帝。又款云钱一十五贯文足者，《容斋三笔》太平兴国二年（《宋史·食货志》作三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故名省钱。此云足，盖不省也。其云舍锡二十五斤者，《考工记》，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郑注：多锡为下齐，少锡为上齐。此钟用铜二百余斤，用锡仅二十五斤，盖上齐也。题名二十四人，其二十二人皆无可考，惟林英见李焘《通鉴长编》，云元丰二年为淮南路提点刑狱。元祐五年五月卫尉少卿林英提举集禧观，英以疾自请也。陈遣见元丰八年澹山岩题名，云'朝请大夫郡守'，未知即此铸钟人否？

《金石续编》卷十六：案钟用铜三百七十五斤，锡二十五斤，为四百斤，志称用铜二百余斤，误。题名两刘升，盖同姓名。

孙真人祠记[①]

碑高五尺八寸，广二尺九寸，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书。在耀州。

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

华原本京兆属邑，后建而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环耀多山水，其城之东有水曰沮，沮水之东二三里有山曰五台，其峰回环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间翘楚卓立，最出诸峰，至绝顶者有之庙曰崇福观，尝闻耆老传之曰：今之观，在昔孙真人旧隐之地。其后经五代之乱，隐间荒毁，后人葺之，流而为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降，或回或直，或细而几绝，或平而复缓，怪石峻嶒，松桧夹密者，山间之径也。及其至也，老木参天，枯枝屈地，门庭潇洒，殿宇峥嵘，以至就高而为危阁，依龛而为洞房，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台崇福也。阴森院落，清楚庭芜，像貌耸秀，精神温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或上则山势耸然而特立，崭岩险阻，径几不通，其

回旋数曲，有洞窿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测其宏广也，则如宇之斯大者，真人旧隐之所也。然旧隐之所去百有余步，今尚存者，残碑坏碣，或湮或灭，不复究矣。幸而近足以取乡里之详传，远足以有新旧二史之可验，参之以考其所为，稽之以质其行事，庶几为可纪焉。故案唐史云：孙思邈，京兆华原人，始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而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尔。"长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了，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照邻有恶疾不可为，感而问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蜺，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则蒸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照邻曰："人事奈何？"曰："心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欲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复问养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货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知此则人事尽矣。"初，魏征等修齐梁周隋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中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有若空衣，时人异之。时东台侍郎孙处约尝以诸子见，思邈曰："俊先显，佺晚贵，佺祸在执兵。"后皆验。太子詹事卢齐卿之少也，思邈曰："后五十年位方伯，吾孙属吏，愿自爱。"时思邈之孙溥尚未生，及溥为萧丞，而齐卿徐州刺史。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此皆新旧二史之文也。至于耆老之所传，道家之所纪，所载尤详。云自开元中复隐于终南山，与僧藏者邻谷而栖。一旦有老叟老妪诣僧藏所隐之处，仓皇求救，曰："某等昆明池龙也，有胡僧者，利龙宫宝货，乘以天旱，就池祈雨，诬罔国家，以法欲涸其池。一日池干水涸，其宝货即为胡僧所有，某等当受谪于上帝，愿师怜之。"藏曰："此事非吾所能为也。邻谷孙处士有神仙变化之术，可以御焉。汝速叩之。"龙如其言，以其事白于先生，答曰："此诚末事，但归无苦，僧当自遁矣。"龙既归，昆明之水复旧，而胡僧窜伏而之它。明日忽有人携仙方而至曰："此非人间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为答，某不免冒禁以献之，所贵酬报之厚尔。"其后交游往来，莫非有道达理之士，忽谓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济物之功亦广矣。然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后功满日，必为尸解，不得白日轻举矣。"于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药，以代昆虫鸟兽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仙方论，以行于

世。天宝初玄宗昼处别殿，先生乘御云鹤而降，白于上曰："臣于峨嵋山南峰修炼丹石，所阙者武都山雄黄，愿少赐之，以助炉鼎之用。"椽遣中使陈忠成赍雄黄就山以赐之，使至山下求访信宿，皆莫知其所，遂置雄黄于盘石之上，焚香宣诏，俄而见形，谓使者曰："但留雄黄，当自取之。石上有谢表，请谨录以奏主上。"视之果有朱书，录仅毕，字亦随化，不复见矣。自是之后，或隐或见，人莫能测。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才十余岁，不饮酒，不茹荤，父母怜其性善，遂遣于白水院为僧童子。忽一日，有游山者，自云孙处士，趋步周游，既而就座，袖中出药以授童子，命而煎之。既至微饮，余者以赠小童，童既饮之，便觉神爽。须臾处士以归，小童亦乘空而去，复视煎药之器，已成金矣，时人异之，此皆自古及今乡里耆艾众所共传也。夫真人之道，上通天地阴阳盈虚之理，下达万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机逆数，知来藏往，则有几于神，或隐或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六极之外，则有达于仙。惟神也与道为一而无方，惟仙也与天地同久而无死，无方故其道莫能测，无死故其神莫能灭，故世以为神仙。而后世之士，无贤愚贵贱，莫不闻其风而爱戴之，又况夫处性澹泊而不为利役，操心寂寞而不为名累者乎。故今数百年之后，高尚有道之士，与夫大医名药，所以争相塑绘以钦事之，而尚未息也。郡人万俟景，其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养性为务，常慕至人，好求古迹，因访孙真人故乡，乃至华原，因以居焉。故其后子孙或以医药名闻于一时，或以肆意不显于当世。至景之时，盖数世矣，然尚不忘祖宗之业，每游真人故宅、观其遗迹旧基，慨然有感。乃备私钱，基构堂宇，塑绘像貌，经之营之，仅费十余万而规摹方备，孜孜勉勉，为力勤矣，时嘉祐己亥四月毕工。景之弟祐亦绍祖风，而得真人方术秘录，及治心养性之术，最为多矣。后二十三年，忽一日访瓛曰："有道者非称则不显，有德者非彰则不明，真人可谓有道德者也。堂既修而严事之诚则至矣，然无文以纪之，则不足以显扬至道美德，非所谓仰慕之至者也。"强瓛为记。瓛忝与其子完为友，故不获已而书之。虽然，道不可以言传，非言则无以见道，德不可以文显，非文则无以彰德，至于一语默，一行止，岂加损哉。本诸二史之记，质诸好事之传，姑志其实而已。元丰四年岁次辛酉四月初一日乡贡进士王瓛记。

元丰四年岁次辛酉六月一日渤海万俟祐立石。

男进士完、检校宁、实同立石。

真人生于华原，以硕德隐操显于隋唐间，其丰功厚利，拯济群生者，于今六百年矣。虽飞升之久，而一方有雨旸之求，则昭应也如响，病者有药饵之请，则对证而受赐。其异迹显状，焜耀后世若此，故崇宁间赐庙额曰静应，封为妙应真人，其后改为静明观，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风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真人之乡县者，已数世矣。至景而自办财力，特为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钦事之意。其后景之弟曰祐，乃求文于里人王先生以为记。其言典实详赡，传诵于乡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狭小，字画纤细，而祐之孙曰善深，又恐岁月之久，或致漫灭，乃别砻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记，仍刻真人之像于其碑首，使来者瞻像读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龛于真人旧隐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余叙其本末。其清信向善兼能不坠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岂可不为书之。里人米孝思谨跋。

大定九年岁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万俟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进士宋九龄、　同检校人赵润、刘勉。进士易椿年、王演、　进士杨砺、画像人杜穆、　万俟善深男端并彦同舍己财立石。

华原刘绍彭刊。

（柳拓、《萃编》卷一三八）

①《关中金石记》：文云：'华原本京兆属邑，后建为别郡曰耀，其城之东有沮水，水东二三里有山曰五台，为孙真人旧隐之地。'案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华原旧筑矣。五台山本名风孔山，《长安志》云：风孔山在华原县东五里。今山在城东犹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长安志》为是，碑云在水东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龙，胡僧利其宝货取去，求救于真人，真人因得其方书。此事出《酉阳杂俎》，云胡僧利其脑，非宝货也。《续仙传》云：《千金方》以救龙子得之，与此说异。今《千金方》书前有真人自叙，惟言集古方书。知此说近诞，用以博异闻焉可耳。

采访殿记

朝散郎提举太平兴国观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熊本撰文

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充江西钤辖南阳县开国伯臣蔡延庆篆额

元丰四年正月乙卯，制诏中书门下：江州庐山太平兴国观九天采访使者，可进号九天采访应元保运真君。即日中书班命于有司，粤三日己亥，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臣郑重奉御香祝辞来告。四月戊辰，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臣廖维护敕书、殿榜、仙衣、幢节，即其祠奉安，又降绿章黄素醮于坛殿凡二昼夜。敕书、仙衣皆藏以宝匣，藉以文绣；绛袍霜帔以泥金云鹤为章，榜字用金，旁有龙鸾葩花飞动之象，彩幢瑞节，致饰華丽，皆出于中禁，而世所未尝见也。于是太平冠褐之重，与夫九江内外小大官吏，缁黄稚耋，莫不蹁跹奔走，动色相贺。乃相与涓洁，致庆成之醮于祠下又八昼夜，而相与言曰：兹山自唐开元辛未肇建庙宇，距今三百五十有一年矣。储休锡羡，应验昭晰，国朝著令，春秋长吏侍祠，三岁郊礼，亦遣使告飨。间尝有宝冠、霞衣，命圭，履袜之赐，所以答赛神贶，恩亦厚矣。今也天启嘉会，幽赞圣衷，讲阙典，加隆号，礼盛文缛，盖历世所未逮者。褒表之旨，固具载于诏书，至于锡予之名数，告享之秩序，非刻之金石，俱无以耀四海之观而永万世之传。谓臣尝备祠掖，适莅真馆，宜有以纪一时之盛者。窃惟圣上以鸿烈光祖宗，以达孝通神明，夤畏夙夜，思所以对三灵之休，故考礼文，正祀典，总公卿博士之议，而制旨临决焉。至于山川神祇降依兹人者，无昔今遐迩，罔不登秩，坛场珪币，罔不盼饰。况夫咏真之都，厘福之庭，正名于轩后，受职于太上，懿铄徽称，久郁而未章，宜乎上心霈然发德音，下明诏，而旌显之异也。故精诚所乡，符应既立，使节南指则灵光属霄，仙殿夜阖而神乐骇听，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当自此而殚见矣。方将封泰山，勒中岳，诗大泽之广博，烨闳休于无前，臣虽远迹于外，犹能追击壤之民，歌盛德之美。矧今获奉熙事，而文字颂述，固其职也，臣其敢辞。谨拜手稽首而献诗曰：

于昭灏穹睠中国兮，维宋世世迪明德兮，丕铄睿圣绍尊极兮，文武勇智实天锡兮。从容法官考图籍兮，振饬万事扬幽侧兮，风行雷动骊惠泽兮，森飞景附走夷貊兮，气调时豫民滋殖兮，神腾鬼彪皆受职兮，岩岩高山敞仙宅兮，总统灵官凡五百兮。游衍陟降穷奋默兮，福善祸淫渊莫测兮，煌煌玉书发奎画兮，进以显号冠今昔兮。椒浆桂酒列瑶席兮，云车风马

来络绎兮，上真嘉娱百神怿兮，瑞福穰穰与山积兮。天子万年庆平格兮，登封勒成耀金石兮，子孙绳绳保千亿兮，元元何知安寿域兮。

(《采访真君事实》卷六)

筠州圣祖殿记

苏 辙

维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礼，州祀老子。盖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宇，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飨。既以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无有远迩，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饮食作息，皆上之赐。粤维我圣祖，功绪永远，肇自皇世，超绝周唐，逾千万年威神在天，灵德在下。祥符癸丑，实始诏四方万国咸建祠宫，立位设像，岁时朝谒，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顺。筠故附庸豫章，列为成国，维近匪远，吏民朴陋，野不达礼，承命不谲，因仍故宫，即其东厢以建神位。凡进见之礼，稽首东向。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丰三年二月，臣维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谒，惕然不宁。既视事，遂以言于朝，度其宫之东，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东西九筵，伐木于九峰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来顾享，民以祗肃。臣辙适以谴来，睹其终始，乃拜手稽首为诗六章，章八句，刻之词廷之石。诗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复江，鱼鸟之乡。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礼失不知，习为旧常。于穆圣祖，宅神皇极，降鉴在下，子孙千亿。羽衣玉佩，旗纛旄节，巍巍煌煌，秩祀万国。如日在天，靡国不临，筠虽小邦，其有不歆。东庑西向，谁皆营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怀。深山之间，野水之滨，礼乐声明，孰见孰闻。祖庙之严，君臣则存，失而不图，民以罔观。毛侯始来，其则有意，匪民之愚，礼教实坠。章闻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营，何以示民。九峰之杉，逍遥之柟，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严，四星在南，朝廷之仪，万民所祇。

(《栾城集》卷二三)

吕仙诗碣

石高广皆一尺六寸，九行，行八字，篆书。末题二行，行二十七字，正书。在潞城

吕先生诗

秋景萧条叶乱飞，庭松景里坐趋时。云迷鹤驾何方去，仙洞朝元先我期。

肘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鹤观古檀槐景里，悄无人迹户长扃。

岚州推官毕仲荀景儒编排保甲于潞城东山白鹤观，因篆此诗，命刻诸石，以传永久。元丰五年八月一日登州防御推官、知县事朱正□记。

(《山右》卷十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四：王大用《新修龙祥观记》有潞城东白鹤观文，与此碑东山白鹤观合。《潞城县志》：白鹤观，唐垂拱二年建。毕仲游《西台集》有毕仲庄而无仲荀，当亦其族人。……《寰宇访碑录》《长子法兴寺新修佛殿记》，王益柔撰，毕仲荀正书，则仲荀固能书者。仲荀又见《金石录》。

留题融州老君岩[①]

高三尺一寸，广二尺六寸，廿八行，行廿六字，正书。

权发遣提举本路常平光禄寺□刘谊□

谩说人间假像真，老君形相亦虚言，岩前瑞气归宸翰，佛子年年□国恩。（中有太宗御书岁度僧一□，而老子之徒仍不与。）

凿成岩穴鬼工难，中有神仙自往还，不见桃花开落处，祇随流水到人间。

龙图阁直学士知桂州充经略安抚使曾布和

神仙遗像出天真，造化胚浑岂易言，访古寻幽空有意，白头轩冕恋君恩。

鹿龙高蹑九霄难，共驾仙车去不还，遗迹至今空有桧，不知蝉蜕此山间。（亳州有老子升天桧、鹿龙迹尚存。）

权发遣转运使朝奉大夫直集贤院陈倩和

白石天然肖老君，泉声如诵五千言，虚无妙道无人继，却使浮屠冒宠恩。

尹喜当年共出关，流沙一去未尝还，必应精爽游南越，变现形仪洞穴间。

权发遣提点本路刑狱秘书丞彭次云和

仙驭凌云去几年，九流空苦道家言，何人怀古求遗像，岩穴长蒙雨露恩。

俨然鹤发与龙颜，谁道乘风不复还，浑俗何须夸变化，或来尘世或云间。

权提举常平秘书丞齐谌和

巨石何年此结成，老君肖象亦强名，以身为患言犹在，谩使时人分重轻。

岩前流水碧潺潺，鹤驭翩翩去弗还，堪笑世人求不死，岂知道在有无间。

元丰六年七月一日，内殿承制权知融州军州事钱师孟立石。

（《八琼》卷八六）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六：汪森《粤西文载》：刘谊元丰初提举常平，上言广西役钱弊法，乞裁损其数，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递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又请罢买沈香，减盐价四十余事，上称其论事有陆贽之风。王安石锐意新法，极谏不便，坐黜归。《宋诗纪事》云：刘谊字宜翁，长兴人，第进士，元丰间广东、江西提举常平官，上疏论新法，勒停隐孝山。据此署衔，则《纪事》误为广东也。曾布字子宣，南丰人，史有传，云元丰初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进直学士，与此正合。湖南九龙岩题名云：'曾布自广西移帅陇右，元丰三年十月十三日过此'，是布去桂在三年冬，此题元丰六年者，刻石之年，非即和诗之年也。又《宋诗纪事》云：彭次云吉水人，元丰中桂林郡倅，据此则是提点刑狱也。粤西诸岩多有诸人题名，刘谊字宜父，与《纪事》微异，贯称吴兴，亦称长兴，其署衔称光禄寺丞，知此刻所缺为'丞'字，亦称前江山县丞。陈倩字君美，贯称浦城，亦称建安。其署衔有称尚书度支郎中者。齐谌字子期，历阳人。

医博古府君墓志铭

吕 陶

予谪官怀安，得古太素与之游。太素知道者，寓于医以自晦。始即之如不能言，谓其鲁人也；徐而叩之，或及于治病，谓其良医也；久而亲之，知其通物理，能自得也。盖少时尝遇河南李君，传以丹诀，戒以素书，晚又得隐者赵君付以金丹二，故炼藏养气，皆有深术。所谓丹诀者，盖顺天地阴阳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谓素书者，盖言保生之要，本于内真，知之必修，修之必不怠。所谓金丹者，灿然有晶辉，圆而粒也。太素既语予以丹诀，其二物皆得而见之，若李、赵二君，则不得而见，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尝谓予曰："赵君既以金丹见遗，且言修道有三限之别。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将解去，即服金丹以固性。涉历三世，乃超离形器之外。"予闻是说，至元丰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赵君之言，饵其金丹，后二日而卒，实某月某日也。嗟夫，道家之说，天地与人以生，不与之死，戕伐其生而死者，举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从而学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赵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后得，其难如此乎？岂尘埃网罟之内，罪垢汙浊，缠结滋渍，必洗荡刮磨，经数百载然后完洁，乃可以保天地之所与者乎？抑定于中者不乱，累于外者可忘，水火刀剑之来尚委而去，况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诘者，今赵君之论，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讳世淳，曾祖讳某，祖讳某，皆占籍金水。太素好恤孤赒急，人多赖其力，亦济世之意也。家藏道书五千卷，著禅颂千余首，述五运六气图，六十年气候诀，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辅、公述先卒，成之举进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柏庙乡罗曲里西山之阳，铭曰：

君常振生，宜寿且祺，乃以疾终，莫得而知。仙说有夫，生兮可遗，或寓而正，或委而驰。为君作铭，纵言及斯，君如不昧，尚亦笑之。

（《净德集》卷二六）

留题碧落洞

朝奉郎知郡事违希元

神仙谁道杳难穷，老俗相传住此宫，山裂旧分三岛洞，羽飞曾驭九天风，玉为双阙无尘到，云作丹梯有路通，谁问稚川何处在，俨然金灶列壶中。

题云华御室

洞天东去号云华，便是仙人旧隐家，填笑伪刘真俗骨，却将泥土葬丹砂。（云华室记云昔刘氏尝幸此室，有真人献丹砂者，左右恐帝服之羽化，不复治天下，遂劝帝勿服，诏有司藏诸石室中。）

元祐己巳五月二十一日

（《广东通志》卷二〇八）

①《广东通志》卷二〇八，按诗刻在英德碧落洞。

上清储祥宫碑

苏　轼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诏臣轼，上清储祥宫成，当书其事于石。臣轼拜手稽首言曰："臣以书命，待罪北门，记事之成，职也，然臣愚不知宫之所以废兴，与凡材用之所从出，敢昧死请。"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诏臣轼。始太宗皇帝以圣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尽以太祖所赐金帛，作上清宫朝阳门之内，旌兴王之功，且为五代兵革之余，遗民赤子请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劳，天下颂之。至庆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烬，自是为荆棘瓦砾之场，凡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篆符水为民禳禬，民趋归之，稍以其力修复祠宇。诏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为国家子孙地，乃赐名上清储祥宫，且赐度牒与佛庙神祠之遗利，为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又以官田十四顷给之，刻玉如汉张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剑履，以赐太初，所以宠之者甚备。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闻之，喟然叹曰："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钱不可发也，而遂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务从约损，斥卖珠玉以巨万计，凡所谓以天下养者悉归之储祥，积会所赐为钱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万，而宫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余两以为香火瓜华之用，召道士刘应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陈衍典领其事。起四年之春，讫六年之秋，为三门两庑，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钟经楼二，石坛一，建斋殿于东以待临幸，筑道馆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余间，雄丽靖深，为天下伟观，而民不知，有司不与焉。呜呼，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乙、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观上与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谓至矣。检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虚心以观世，故不察而明。虽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则又恶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赢余，以成此宫，上以终先帝未究之志，下以为子孙无疆之福。宫成之日，民大和会，鼓舞讴歌，声闻于天，天地喜答，神祇来格，祝史无求，福禄自至，时万时亿，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应，岂不然哉！臣既书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圣母成之，汝作铭诗，而朕书其首曰上清储祥宫碑。"臣轼拜手稽首献铭曰：

天之苍苍，正色非耶，其视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储祥之宫，无以来之，其肯我从。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营，曰是四者，民怀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谦。帝既

子民，维子之视，云何事帝，而齐其子，允哲文母，以公灭私，作宫千柱，人初不知。于皇祖宗，在帝左右，风马云车，从帝来狩。阅视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孙。孝孙来飨，左右耆耇，无竞惟人，以燕我后。多士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笃其成材。千石之钟，万石之虡，相以铭诗，震于四海。

（《宋文鉴》卷七七）

张文君丹炉题记

元祐□申二月十六，□中谢国□会饮双瀑仙溪，刘□□□新信□□松贤郑景仁毅□□□字□与林□礼。

（《东瓯》卷四）

①《东瓯金石志》卷四：右在乐清白鹤寺左丹霞山峭壁之下，天然一丹炉也。其体正圆，口大如元祐铁镬而稍杀四之一，中洼底敛，侧立岩旁，石色赤如丹砂，中有元祐题记五行，行约十字许，正书。元祐下当是'壬'字，新字上似叔又似驭。双瀑在丹霞、箫台两山峡中，分流而下，望如双玉虹，下为金星溪，以文君得名。

清虚观记

碑连额高五尺，广二尺五分，二十行，行五十四字，正书。额同首题，在平遥下东门内。

汾州平遥县清虚观记

三晋之地，古为冀州，北接燕代，据雁门云中之塞，东达赵魏，带太行碣石之险，大河界其西，汾水贯其中，尧之所都，晋之所封，唐之所兴地也。泽潞以北，平川千里，鼎足分峙者，并晋汾二州。而汾之为州，地高气爽，土厚水深，其民淳且重，桑麻之沃，秔稻之富，流衍四境，汾之盛也。汉唐以来，将相名臣，古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遥为汾之首邑，其民纯俭节用，有唐尧之风，慷慨好义，仿佛子夏干木之遗烈，以夫山川秀丽，物产之富庶，人物之雄迈，而道家之居，至于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平遥之清虚观，建于唐高宗之末年，观名太平，天祐中尝葺之，本朝锡名清虚。百余年来，废坏不修，日月浸久，唯元始天尊像仅存焉，旁穴上穿，不庇风雨，徒设门扉，四无墙垣，过者直入，莫复谁何，罢民游手，摴窃蒲博，聚为渊薮，则所主者非其人也，睹者莫不伤焉。其后得道士武太文居之，太文质直而燕善，凡观之田有所收入，用以修完栋宇，赡给往来，秋毫之微，不私于己。恻然悼观之荒废，经营牖集，不避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朝散裴公悯太文之有志，自捐其资以成就其所欲为，而公节操行义，素为乡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亲旧里人与夫旁邑，愿相其事，从之争先，惟恐其后。故豪者献材，巧者献技，贱者献力，而观为之成。于是增大元始天尊殿，而益之以道君老子之像，又为小殿四，一以奉玉皇，十一曜列焉，一以奉北极，十二元辰

列焉，一以奉天地水三官，一以奉真武，而北斗列焉。既为之道堂，又为之庖舍，凡以居其徒者，无不备焉。今之过其前，怪其大厦轮奂，金碧照曜，出于颓垣废垒之后，庭除洁清，坛墠完整，出于荆榛白露之中。黄冠云来，步虚逍遥，异乎前日恶少之呼啸喧嚣而纷杂也。太文诚有力焉，然非公以信义率其乡邦，而汾之人慕善奉道，亦不能化旧而维新。于是观之兴，遂为西河之巨丽，因是而叹道家之说有补于天下久矣。自三代之后，世衰道微，然后道家有助于世，故有为纷更，然后知清静不扰胜焉；驰骛夺夺，然后知不争无欲胜焉；欺诞矫诈，而真者胜焉；从横捭阖，而默者胜焉。故老子为绝圣弃智之说，将以还淳返朴而已矣。汉之文景，尚黄老之学，止于尊其说，崇奉之典阙如也。至于唐祖老子，本朝祖黄帝，始大其栋宇，华其像貌，崇奉之仪，日益严絜。事之滋治，多归于道家，是以茹芝炼丹，蝉蜕而羽化者归焉，吐故纳新，熊经而鸟伸者归焉，以至福之可祈，罪之可拔亦归之，然后其教有以兴而其徒有以盛也。盖道家之有补于世，虽人力以□奉戴不为过矣。观之成，公属武当从事谢悰为之记，因识其土风之淳厚，观宇之兴废，与道家之为教，载之于石云。

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应均州军事判官谢悰记

太庙斋郎朱处厚书

进士裴述之篆

进士□大品立石

郭自然（下阙）

（《山右》卷十五）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五：按碑言平遥清虚观建于唐高宗末年，天祐中尝葺之，本朝锡名清虚。《平遥县志》：太平崇圣宫在县下东门内，唐显庆二年建，名太平观，宋元祐敕赐名清虚观，元初名太平兴国观，后赐今名。是志所云唐宋之事与碑相合。又碑言唐祖老子，本朝祖黄帝，《续通鉴》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一筹，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掩蔽灯烛，俄见灵仙仪卫天尊至，帝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从在东阶，帝升西阶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设榻召帝坐，饮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之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升云而去。是碑所云祖黄帝者，即指此而言，因碑文及此而旁征之。碑末题'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应均州军事判官谢悰记，太庙斋郎朱处厚书，进士裴述之篆。'《宋史·地理志》：均州武当郡，故碑文亦称为武当从事，案之地志相合。裴为平遥大族，今县志有述之名，但选举志列于元而不列于宋，则未详考此碑矣。碑见《寰宇访碑录》、《通志·金石记》。

鲁公仙迹记

碑高五尺二寸，广四尺，十八行，行二十六字，行书，在费县。

鲁公为卢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议遣公，谏者甚众。德宗问杞，对曰："真卿朝廷重臣，忠义闻天下，谁不慴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为贼惮则辱国。纷纷之言岂足听，陛下当自断之，无惑众意。"德宗不能夺，遂遣之。人知公不还矣，亲族饯于长乐坡，公既饮，

乃跃上梁，跳踯谓饯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饵之，自此不衰。尝云七十后有大厄，当会我于罗浮山，此行几是欤？”次汜水，悦遇陶，笑谓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后公死于贼，贼平，家人启瘗，状有金色，爪发皆长如生人，归葬偃师北山先茔。后有贾人至罗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观之，问曰：“子何所来？”贾人曰“洛阳”，其一笑谓曰：“幸托书达吾家。”许诺，即扎书付之，其题曰，至洛都偃师县北小颜家，及往访之，则茔也。守冢苍头识公书，大惊，问状，皆公也，因与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开圹发棺，已空矣。呜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贼耳，贼之杀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余游吴兴，适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谒拜公像，其英气仙骨，凛然如在。尝阅洛中纪异，载公前事。考史所载，杞拜公于中书，与对德宗之言，奸人表里无迕，则公之仙复何疑焉？公之大节，纪载甚多，而论次于林公之文为备，固已激忠义之颓风，沮阴邪之羞魄。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阴，以贻续仙传者。襄阳漫仕米黻记。

（《萃编》卷一四〇）

①《虚舟题跋》：此碑《吴兴掌故录》及《归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学，盖公尝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游吴兴，适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像，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芹为归安令，遍访湖州，并无此碑。邵阳褚千峰云碑在今山东颜庙，鲁公为颜氏巨擘，颜庙固应有碑。然元章记必非妄语，意当时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毁自何年耳。

《金石萃编》卷一四〇：按《唐书》颜真卿传，不详里居，但言为颜师古五世从孙。而师古之祖之推，自琅邪临沂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人。此碑称鲁公归葬偃师北山先茔，则又不知何代之先茔也。公于乾元二年拜浙西节度使，故吴兴人为公立祠。《宋史·米芾传》叙其生平宦迹，未尝至浙，不知何因而游吴兴。据此记是因吴兴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记，则宜刻于湖州，今此拓本乃在费县鲁公祠内，曹辅撰新庙记之碑阴。正碑建于元祐七年，此碑无年月，当亦七年所刻。据《费县志》云：真卿五世祖师古，居费县东朱满村。《新庙记》亦云颜文忠公有庙在琅邪之费，距县治东北五十里曰诸满村，元祐六年县令杨君建言于州，请新此庙，其十一世孙安上者，买地而徙置之。庙成立碑，而此记遂刻于碑阴，其所由来不能详矣。

钟离权草书

莫将外物寻奇宝，须问真师决汞铅。寄八琼张子高。钟离权始自王屋游都下，弟子浮玉山人来乞此字。今又将西还，丹元子再请书卷之末。绍圣元年仲冬望日，权。

（《入蜀记》卷五）

①《入蜀记》卷五：白羊市盖峡州宜都县境上，宜都，唐县也。谒张文忠公天觉墓，残伐墓木横道，几不可行。天觉之子直龙图阁茂已卒，二孙，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滨，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间，今墓是也。而旧墓亦不复毁，启隧道容人，中可容数十人坐。有道人结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书云：‘莫将外物寻奇宝，须问真师决汞铅。寄八琼张子高。钟离权始自王屋游都下，弟子浮玉山人来乞此字。今又将西还，丹元子再请书卷之末。绍圣元年仲冬望日，权。’即世所谓钟离先生。子高即天觉，丹元子即东坡先生与之酬唱者。后有魏泰道辅跋云：天觉修黄箓醮法成，浮玉山人谓之曰：‘上天录公之功为须弥山八琼洞主，宜刻印谢帝而佩之’。天觉不以为信，故浮玉又出钟离公书为证。后丹元子又为天觉求书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觉舟过真州，方出谒，人有布衣幅巾者，径入舟中，索笔大书闲人吕‘洞宾来谒张天觉’十字，掷笔即去，而

天觉适归，墨犹未乾。注，真州人，云亲见之。

招真庵记

康举之

自姑苏出齐门，沿西北望，山形如巨鳌，横亘原野，盖常熟县之虞山也。山之东瞰万户，治剧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畎浍之积，自南至者，倾驰会于江上。河既应则迅澜倒流，逆于市桥之下，二水相制，移时而不能去。山无奇谷，惟荒墟白草，丑石散乱，坡陀迤逦，而西有修林，横抹隐见于两峰之间，其中为招真庵。元祐中，道人申氏，泰陵徐处士高弟也，基营于此，庵成亟去，不知所终。松林森茂，庭宇简寂，如隐君子之居，通州道士喻抱元增治之，旧名竹林，至是更以招真，请记于仆。乃歌招真之辞以系之，辞曰：

白鹤巢兮丹井空，莲山杳兮烟霭濛，陵谷变兮古今，木叶下兮秋风。飞仙去兮朝太微，黄冠野服兮以遨以嬉，餐霞卧月兮世不我违，与世涤映兮天门可驰。苍龙啸兮云漫飞，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亏，灵秀回薄兮野芳呈姿。山中之乐兮万化莫移，仙人不来兮隐者曷归。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遇仙记

磨崖高二尺五寸，广一尺八寸。一记二跋，均正书。额题'唐少卿遇仙记'。在桂林刘仙岩。

唐著作子正，桂林人，幼慕至道，尝寓玄山观读书。一日，有云游道人不通名氏，相过清谈数日，并传方书，款曲乃去。治平初，唐赴京调举，至全州，中途一仆夫偶病不能行，忽复遇是道人来询问其故。遂代病仆，荷重担前迈，劲若健羽，虽鞭马疾追，常先百步外。同辈恐其遁去，遂遣之。道人既别，即日自全州二千七百余里已到唐州湖阳驿，留书与驿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后月余方抵驿，驿吏出示，书面题云：“呈桂州唐秀才，归真子谨封。”唐启封，惟一诗曰：“玄山相见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缘，大抵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匣中灵药宜频施，鼎内丹砂莫妄传，待得角龙为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唐大惊骇，诘其状貌，即全州所荷担道人也。留书之日，即全州所遣日也。始悟为神仙。熙宁间倅邕管，岁在丙辰，交贼陷城，力战遇害于州治中横壁亭。诗所谓“角龙黄壁”也。赠司农少卿。绍圣三年正月甲午，灵川欧阳辟记。

孙世则谨勒于南溪山刘公岩，以永其传云。

绍兴□□□公暇伏观唐公遇仙事，异矣。古人谓不期而会曰遇，斯乃不期而会者也。“角龙黄壁”之句，后果有应，此与神仙尸解何殊？昔嵇叔夜以刑死，然后人见之，□□□□□号为默仙，安知唐公今□□于人间耶，孰得而见之。予乃作十诗以付其家。绍兴壬申七月十日，漳川赵夔书。

道□□谓生而（下缺约八九字）□□然其与日月争光□□□□□□（上泐约四五字）大（泐约六字）彼古□□一时邂逅仙不相知□□□□方□其□□者□□□□耶！玉山汪□□书　曾孙咨諏、咨询、咨度谨勒石。

（艺拓、《桂林》上册、《八琼》卷一〇七）

①《粤西文载》：欧阳辟字晦夫，灵川人，从学于梅圣俞。元祐六年举进士，任雷州石康令。

江宁府茅山崇禧观碑铭

朝请郎新权知洪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充江南西路兵马钤辖赐紫金鱼袋张商英撰

朝散郎佥书荣州军州事判官厅公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王古书

朝请郎充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安抚使护军赐紫金鱼袋王巩篆额

东南之望曰句曲山，盖华阳洞天，地肺福地，易迁含真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晋宋以来，得道之士二许、杨、陶遗坛故宅犹存，存者宫观十二，崇禧总之。国家灵承天心，敷锡民福，镂金之虬，镌玉之简，妙真之香，丹素之词，岁修常典，间遣王人，设官以提其纲，赐田以赡其众，宜其宫阙壮丽，列圣下居，廊庑深严，万灵侍卫，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视听，居者肃然，有以洗其心志，仙科秘范之所出，宝章灵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门，寂寞无为之教，学士大夫未之或讲，州县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笼于官，道侣计口而赋粮，有司互券而出纳，方斗筲之钩考，孰土木之暇议，上下顾望，岁月因循，屋颓而不持，椽故而不革，圮废而不兴，垣颓而不作。宝文待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时，提举西京崇福宫，居金陵，尝至山中，熟知其弊。绍圣亲政，召对便殿，明年移镇于此，伸发曩志，议营葺之。会商英谪莅管库，公俾图以授商英曰："子于道家之学，博且久矣，凡向背与开阖之不如经者，其悉据古考正之。"商英视图，南面三门，则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极、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乃在东隅。商英谨按老子之书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气之始也，其天为清微，其境为玉清，其天尊为元始，其帝为玉皇。所谓道者，气之纯清也，其天为禹余，其境为上清，其太上为大道玉晨君，其帝为天皇。所谓天者，气之积清也，其天为太赤，其境为太清，其太上为老君，其帝为北极。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统于北极者也。北极者，天中之枢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极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极，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来格，亦莫安于其位矣。请先玉皇而后北极，而左本命。三门者，神灵之所由也，非祠醮则阖之。东达道院，西设宾馆，如此则尊卑不相乱，道俗不相渎，人神不相杂矣。公曰："善乎论也。兹山宫宇，古今废置不一，道术之士，有在于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气、三天、三尊、三帝之说辨正升降者，岂崇无而复静者，或阙于群有之用，遣有以致动者，或昧于至无之体。代正移句容县，如子之议。"因而完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双白鹤终日徊翔，绕唳其上。于是上清大洞法师刘混康与其授箓弟子曰："异时白鹤常以三月十八日来集，或有或无，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鹤降，非何公崇敬之诚，默与真契，其何以召此祥。"请绘公像于别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来记于商英，乃序而系之以颂曰：

一气之先，强名自然，致虚为道，运道成天。三彰一隐，一立三全，分为九气，列为八

埏。峨峨茅峰，东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经营，先后错爽，何公正之，灵报如响。仪仪者鹤，来自云霄，谁其驾之，于焉逍遥。气合太冲，神游泬寥，鉴观在下，德馨孔昭。宫室绚绚，岩谷焕焕，风马霓旌，俟止俟燕。维山有祥，维国有良，天子万年，赉及四方。何公干滞，百治皆具，神之听之，亦惟公故。锡尔嘉谷，宜其邦人，介尔多祐，耆宁厥身。邦人感仰，绘公之像，配山久长，以对景贶。

绍圣三年十月八日山门都甫正上清三景法师住持赐紫笪净之

江宁府观察推官提举修造丁维，承奉郎知江宁府句容县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观武骑尉杜绍，朝奉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兵马钤辖柱国赐紫金鱼袋何正臣立石

（《茅山志》卷二五）

真宗赐贺兰栖真诗碑①

拓本高三尺七寸，广一尺八寸，分三截。上截诗，八行，行五字。正书。

诗赐贺兰栖真

玄元留教五千言，有象难名恍惚间，数进篇章达至理，时吟时咏道情闲。

中截画像，骑驴向右，前一人导。左记地亩三行，行十三字，正书。

墙东赡坟地三十亩，墙后地三亩，墙西地二十八亩，墙内地六十亩七分，除道院一十二亩无税 。

下截记十九行，行廿四字。又题名二行，正书。

章圣皇帝御制诗记

章圣皇帝即位之七载，闻河阳济源奉仙观唐鲁真人旧庐有道士贺兰栖真者，道术甚高，发使者诏至京师。既见与语，洒然异之。栖真为诗以献，上复制诗以宠答之。一日，从容问曰："人言先生能点化黄金，信乎？"对曰："陛下圣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谓真天子矣，臣愿以尧舜之道点化天下。顾方士伪术，不足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礼。未几丐还，赐号宗真大师，加以命服，且蠲其观之田赋。栖真寿一百一十有三岁，乃尸解去，葬于观之东。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赐诗于石，而图栖真像其下，且属臣为之记。臣阍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观自昔世主，躬好道家之术者甚众，而鲜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谓神仙可致，长年可祈，至以弊屣视天下，亲屈帝尊以礼怪迂之士，而其后类不免为诡诞之所欺惑，可谓太息。惟章圣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莅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问途襄城之野，御行空同之上，而异人奇士，应时而来，乐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间，天子垂拱无为，海内蒙福，登封告成，号称至治，其功德远矣。观栖真之所陈，上所以待遇之意，与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顾不异哉！栖真异事多，此不复具载，特书其为上语者如此。绍圣四年十月一日新授沧州司法参军臣张阍谨记。

太学助教臣贾蒙道士臣郭仲琨立石

天党苏福刊

（艺拓、《缤语堂》）

①《中州金石记》：贺兰栖真诗、像并记，在济源。《宋史·贺兰栖真传》云：不知何许人，居嵩山紫虚观，张齐贤与之善。真宗作二韵诗送之，大中祥符三年卒，时大雪，经三日顶犹热，事与碑合。而王铚《谈苑》有贺兰归真，真宗召对，问点化术，归真奏曰：臣请言帝王点化之术，愿以尧舜之道点化天下，可致太平。其事亦出此碑。然则误栖真为归真，非两人也。《河南府志》并载，失之矣。《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宋史·方伎传》：栖真始居嵩山紫虚观，后徙济源奉仙观，景德二年遣入内内品李怀赞召赴阙。既至，真宗作二韵诗赐之，号宗元大师，即此诗也。记称章圣皇帝即位之七载，闻栖真道术，诏至京师，则当为景德元年，相校差一年。史称号宗元大师，而记作宗真，盖后来避圣祖讳追改也。栖真对尧舜之道点化天下语，当载入本传。其寿百一十三岁，亦史所未及。

黄县延真观纪异诗①

额题'登州黄县卢山延真观纪异诗'。

东牟郡属县曰黄，黄之西南廿里山间有观名延真，隋冲禧卢真君煮药登仙之地也。观有池直圣母殿，乡闾岁时祈祷，嘉应非一。绍圣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夜大寒，池冰凝合，黎旦视之，冰中有色累累如贯珠玉，皆成物形，细锁不可殚数。其间层级隐映，为佛塔，为香炉者，状殊明察，虽神理眇绵不可诘，然奇祥美瑞，渠无自而至？明日，盖兴龙节也，以人占天，其端可见。先是，真君座侧生异草，细茎柔蔓，萦纡诘曲，覆被神像，上引栾栋，旁缘壁堵，葱蒨蓊郁，历岁始枯，去今且三十载矣。当时莫纪其事，因兼述焉，告诸未闻。县人徐三畏。

芝阴旧是神仙宅，驾鹤泠风著前籍，青冥倒影不可寻，间有遗灵表奇迹。往时瑶草出西楹，蟠茎引蔓缘屋壁，蓊郁青葱净点尘，覆被仙容属幄帝。道人备考神农经，无说无名终不识，传之于今三十年，目睹耳聆犹历历。迩来复见古砌下，冰结池面坚铁石，中有锁细百千状，贯玉联珠相倚植。炉形塔影最明察，俨如天匠穷雕刻，堵观魄动骇且疑，试为求端一推核。有道致祥闻自古，谅由叶气潜熏炙，川珍岳贡惟恐后，器车丹甑何由借。舜廊渊默正垂衣，鸿塞清夷方偃伯，宜哉殊像发重□，□应兴龙庸差忒。至圣谦冲美不居，瑞合图书禁笺册，草茅爵跃赋巴□，窃与尧民喧壤击。正月五日从德俭大夫游卢山圣境，坐中作以纪一时异事。锡山野逸子守亿。

明庭事业青云上，暂屈鸣弦非所望，闻有灵踪在境中，何从挥鞭时一访。石路盘纡人道家，老松偃蹇枝槎牙，昔年煮药卢童子，尝闻白日乘云霞。红尘不到神仙窟，殿宇荒凉古突兀，海近幽深春未来，寒风吹池水生骨。厚冰无文印沈冥，一泓斜卧云母屏，屏底有物色如玉，隐隐结就浮图形。澄澄照眼琉璃莹，还同倒影落明镜，殆非人巧出天工，肇俗安知凡与圣。吾皇德泽被四夷，产此正是兴龙时，画图难展丹青手，聊作升平瑞应诗。

卢山事迹甚著，始予欲为之记，会同游二子遗诗，所以叙致略尽，因不复作，姑为手写，刻之置观壁中，岁月则既见右方矣。汶水任广题，东武刘琦隶、济南陈炳、莱阳张右德立。

（《山左》卷十七）

①《山左金石志》卷十七：右诗并前后记跋凡二十五行，字径一寸二分。案《宋史·礼志》，哲宗以十二月八日为兴龙节。哲宗本七日生，以避僖祖忌，故后一日。此碑所纪时日，正与史合。

混元峰题崖

铭刻及前后题款共十行，均正书。

栝苍青田县崇道观墓仙铭

蜀简池刘泾

青泥切石剑无迹，丹水含英鼎飞出，仙风绝尘鸡犬喧，杉松老大如人立。炎宋绍圣四年端月九日守郡章，不克往，寄题。

（《栝苍》卷四）

①《栝苍金石志》卷四：谨按是刻系刘泾青田县崇道观墓仙铭，在混元峰西石壁上。题款年月铭辞共十行，行字大小不等。款行'泾'字及铭中'喧'字，风雨剥蚀，今抵依稀可辨。惟云简池，巨济无疑。按泾于绍圣时为栝守，南明三岩石门洞均有石刻，此尤雄劲有力，胜诸摩崖。记言'守郡章，不克往，寄题'，因守是郡绾章，不克往游，寄以题焉。

仙云观题记

高一尺六寸；广一尺四寸，左行，六行，行十一字，正书。在绵州西山观。

绍圣丁丑仲冬己卯，提点刑狱公事顿起，邀新永川太守文铭，同游仙云观。至玉女堂，读王助所作汉大夫杨公真像记。巴西主簿岑梃、尉陈升偕行。

（《萃珍阁蜀碑录》第三册）

陆道士墓志铭

苏 轼

道士陆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为黄冠师。子厚独涓洁精苦，不容于其徒，去之远游。始见予黄州，出所作诗，论内外丹指略，盖自以为决不死者。然予尝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后十五年，复来见予惠州，则得瘦疾，骨见衣表。然诗益工，论内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从事于养生，辄有以败之，类物有害吾生者。"予曰："然。子若死，必复为道士以究此志。"予时适得美石如黑玉，曰当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开元观，客于县令冯祖仁，而予亦谪海南。是岁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观后，盖绍圣四年也。铭曰：

呜呼多艺此黄冠，诗棋医卜内外丹，无求于世宜坚完，龟饥鹤瘦终难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复来少宏宽，毋复清诗助痈酸，龙虎九成无或奸，往驾赤螭骖青鸾。

（《东坡集》后集卷十八）

众妙堂记

苏　轼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霍然云消。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蜩与鸡乎？夫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蜕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知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须老先生至而问焉。二人者顾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蜩与鸡而问之，可以养生，可以长年。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作堂，榜曰众妙，以书来海南，求文以记之。予不暇作也，独书梦中语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东坡集》后集卷十五）

会真宫诗刻

石高三尺七寸，广一尺八寸，两截刻。一正书，一行书。在泰安会真宫故址关帝庙西壁。

昔日曾游此，如今九十春，红尘多少客，谁是识予人？回回翁题。

绍圣戊寅三月二十一日留题□□□上。

昔年留字识曾来，事满华声遍九垓，无赖蛟虬知我字，□留踪迹不沉埋。回公□□。

政和丙申六月十八日题□王母池北。

（艺拓、《山左》卷十七）

①《山左金石志》卷十七，末行之右又有'大定二十一年'六小字，乃后人续刻。县志称，王母池上有洞，相传纯阳子炼丹于此，额曰吕公洞。颇疑此碑必是当时道俗托为仙迹以炫人者。又见长清县靳庄有仙迹碑凡十字，相传为纯阳子所书。案其字体，全似符篆，迹是道流伪作也。附记于此。

万州虚鉴真人岑公赞并序①

石连额高四尺七寸，广三尺，二十四行，行四十字，正书。额题'虚鉴岑真人赞'。

朝请大夫知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兼提举房随郢州兵马巡检公事柱国借紫岑象求撰

周文王异母弟耀之子渠，成王封诸岑，古梁国岑亭是也。汉魏而下隶南阳棘阳县，今唐州湖阳西北四十里有棘阳城，盖岑氏世家于此。党锢起，公考避地盐官，更为盐官人。其后仕梁居江陵。隋末天下乱，公浮江逃难至南浦爱龛岩之邃，止其下，片衣粒米，悉无所营，宴坐凡二十年，兀然逝去。郡人慕公，塑像龛间，世世奉事无懈。唐独孤霖、段文昌皆为文纪公之德。熙宁十年夏五月，大旱，靡神不举，久靳膏泽，守臣诸公恳祷，即日雨大霪，一境沾足。部刺史表其事，天子嘉之，有诏贲敕赠公虚鉴真人，耆艾延请建妙庭观置岩前，俾黄冠之徒日荐香火，公之道遂大昭著。窃原公去世余六百岁，名迹几泯，一旦神灵显发，称谓与庄、老、文、列等，其故何也？请以宗姓言之。光武起宛叶，征南以才武奋，兵行如神，所向风靡，位参四七之列。梁武苦于奉佛，宝唱以术业敷扬秘典，首载僧史。东晋僧猛，以孤节卓行，冠比丘尼。唐太宗经营洪业，中令景仁以清才奥识，为房杜亚匹。或迹辉清简，或名标宝藏，皆事著一时，誉高当世。今公趣尚唯清虚静默，未尝有一言垂后，寂灭已久，而隐德升闻，膺此宝录，声实暴白，与岭云江月辉映三峡，品目高远，殆非偶然。盖征南以功，唱以学，猛以行，中令以才，而公以道。修蕴含蓄，深浅不同，故其报有崇卑久近之异，无足怪也。郡守盖君休璟，谓予忝预末派，使来求文，故为述其由来而系以赞云：

虚造冲漠兮鉴彻幽隐，秉德既然兮称号惟允，静无所营兮空无所蕴，稽神灵之显发兮庸讵非道力之强暨。公居此岩二十年兮，万人奉公也甚庄，公去此岩二十世兮，万人想公其未央，孤云投壑兮谓公之袂，段云垂岫兮思公之裳，公平易归兮俨遗像于岩房，望空峒之辽邈兮谩传广成之修炼，顾石室之依然兮深怅赤松之弗见，念余派涓涓其不泯兮振起奚望，于孤生惟真迹之绵绵兮无预海田之变。

元符元年六月三日阳翟李廌书

南京进士戚逵题额

奉议郎权知万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武骑尉赐绯鱼袋借紫盖休璟

元符元年九月初十日立石　　□□□□　　庭观主　□□□　　□州匠人　□

（艺拓、《金石苑》卷三）

①《金石苑》卷三：右碑在万县岑公洞，原缺，以县志所载全文足之。岑真人，隋岑道愿也。道愿江陵人，隋初避难三峡，至万州江南山下修炼百余岁蜕出，唐贞观十八年以香属商人令往岩下然之，商人不从，且归，波涛雷怒，乃返诣岩然香，遂行无虞。岑象求，按《宋史》本传，字岩起，梓州人，终宝文阁待制。李廌本传，廌字方叔，阳翟人，以文字见知于苏轼，元祐初轼知举，意在得廌以魁多士，及拆榜，怅然，廌竟无成而卒。有《济南集》。

三真记

江南西路转运司李冲元撰

临川山秀水灵，颇多前代神仙遗迹，丹井仙坛往往杂出于图记文字间，可以考信，而崇仁华盖山王、郭二真君祠，灵迹尤著。唐颜鲁公取隋开皇五年旧碑所载事为记，不著名字、

州里，而世系复舛谬。惟曰于金华山遇浮丘公授教，后居此山，能飞符走石，兴云致雨，使死者苏，病者起，以晋元康三年上升。当时人有问真君名字者，皆秘而不言。其后州县岁时水旱，祷之立应，而郡人男女疾疫祈禳，无不之焉。至走旁郡数千里，人皆恭敬斋洁，然后敢登山。不尔，风雷雨雹，虎豹虵虺，蜂虿之变立至。祠中并立浮丘公像，山上犹有仙坛存焉。熙宁中，州以王、郭异事上之朝廷，神宗皇帝诏封王为冲应真君，郭为诚应真君，而偶遗浮丘公事，故旌号不及。元符二年，洪州夏不雨，民有忧色，右正言王公祖以漕使权领州事，闻三真人感应如此，乃蔬食斋居，遣崇仁县主簿叶祖文诣祠下，迎请真像至府城，率僚属迓于城门之外，馆于天庆观中。阴云随至，焚香恳祷，雨即大霔，三日始霁，稼穑勃兴，郡人欢呼，叹未曾有，莫不德公之赐。公曰："浮丘为二真人师，而褒礼未加，甚非所以严奉高真之意"。乃符临川主者，具浮丘公始末，请命于朝廷，而属门吏李冲元考核其事而记之。冲元谨按刘向列仙传称王子晋遇浮丘公，接以上嵩山。而汉书言浮丘伯，吕后时犹在长安，楚元王交从之授诗学，盖齐人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亦载浮丘伯云，子晋师之。而子晋乃周太子，然则浮丘盖又出于子晋之先，莫知其来之远近。意其汉时隐于儒生，犹老子之隐于柱下也。呜呼，神仙之学，古无有也，自秦皇汉武，好方士长生不死之术，世始知有神仙，而刘向因之为列仙传。独载王子晋师浮丘公，而浮丘公反无传，然则当向时已莫得而考矣。王郭当晋元康时遇浮丘，则疑若常在人间，岂有意接引于后来耶。夫神仙之学大抵宗本黄帝老子，以清净无为、虚心寡欲为本，而佐以阴功密行及炼丹服气之术，要之，非超迈洒落者不能为也。方其混迹人间，未必有显称，大抵以名为深戒，追其仙去，始著异迹，使人知所向而已。此其用意，岂浅识狭虑者所能仿佛。而秦汉之君，富有天下，穷兵黩武，心侈意盈，神荒气耗，乃欲长生不死，是果足以出造化越古今乎？然近世为此学者，所以钓名贾利，仆仆公卿之门，求献其说，且偃然居之不疑，自谓已当经昆仑，涉太虚，游乎恍惚之庭矣。闻其风者，至或危坐敬听，不敢窃议，曾不察其人真超然世表者乎。历观前代诸仙，皆卓绝不群，摆落尘累，率有造微参寥之致，虽未御风乘云，伍迹人间，而已不与世俗并轨方驾矣。推是心以往，庶或近之。王公高明厚德君子也，颇以鄙言为然，故叙浮丘公事而并记之。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

（《三真君事实》卷一）

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1]

碑高二尺一寸，广一尺四寸，三截刻，每截卅一行，行一十七字，正书。在登封。

启请：

仰启元天大圣者，北方壬癸至灵神，金阙真尊应化身，无上将军号真武，威容赫奕太阴君，列宿虚危分秀气，双睛掣电伏群魔，万骑如云威九地，紫袍金带佩神锋，苍龟巨蛇捧圣足，六丁玉女左右随，八杀将军前后卫，消灾降福不思议，归命一心今奉请。

尔时元始天尊于龙汉元年七月十五日，于八景天宫上元之殿，安祥五云之座，与三十

六天帝、十极真人、无量飞天大神、玉童玉女、侍卫左右，一时同会，鼓动法音，天乐自响，大众忻然，咸听天尊说无上至真妙法。是时上元天宫东北方大震七声，天门忽开，下观世界，乃有黑毒血光秽杂之气，幽幽冥冥，从人间东北方直上冲天，盘结不散，大众咸惊，默然不敢议问。时会中有一真人名曰妙行，威德充备，诸天遵仰，越班而出，执简长跪，上白天尊曰："况此境清净太阳道境，何得有此黑毒之气，盘结冲上，是何异因，惟愿天尊至圣为众宣说，绝其疑虑。"天尊告曰："汝等妙行能为众心发问，是由汝当复坐静默安神，吾当为说"。天尊曰："下元生人，皆禀清净氤氲，真一之形悉备，三万六千神气扶卫其身，今已阴阳数尽，劫运将终，魔鬼流行，信从邪道，不省本源，谄求余福，昏迷沉乱，不忠不孝，不义不仁，好乐邪神，祷祭魔法，今为六天魔鬼在所伤害，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未尽天年，横被伤杀，本非死期，魂无可托，鬼毒流盛，死魂不散，怨怒上冲，盘结恶气，汝当省知。"于是妙行真人与诸大众闻是说已，心大惊怖，欲请天尊威光暂降下，收除魔鬼，救度生人，拔济幽魂，去离邪横。大众怀疑未敢，天尊告曰："不劳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将，号曰真武，部众勇猛，极能降伏邪道，收斩妖魔。"真人上白天尊曰："不审此位神将，生居天界，修何道德，为于神将？"天尊告曰："昔有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娠，怀胎一十四月，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时，诞于王宫。生而神灵，长而勇猛，不统王位，惟务修行，辅助玉帝，誓断天下妖魔，救护群品，日夜于王宫中发此誓愿，父王不能禁制，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登天。玉帝闻其勇猛，敕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以断天下妖邪"。真人上白天尊曰："如何得此神将人于下方，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横死，日有所益，伏愿大慈天尊，遂其所请。"天尊乃敕右侍玉童驰招真符一道，遥往北方，召其真武神将。其神蒙召，部领神众，径到天尊前长跪："臣已奉玉帝敕命，位镇北方，今日何缘得睹慈颜，特蒙符召？"天尊告曰："吾于上元宫中大会说法，忽下方黑毒怨气，冲上天界，大众咸惊，汝宜往彼，收断妖魔，拔济魂爽"。真武神将，祗奉天尊教敕，乃披发跣足，踏腾蛇八卦神龟，部领三十万神将，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狮子，毒龙猛兽，前后导从，齐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时收断，人鬼分离，冤魂解散，生人安泰，国土清平。真武神将与诸部众还归上元宫中，朝见天尊曰："昨奉教命，往下方收斩妖魔，仗慈尊力，乃于七日之内，天下邪鬼，并皆清荡。"天尊曰："善哉，汝等诸神，得无劳乎！"于是真武神将乃交乾布斗魁刚，撮揩上佐天阙而作呪曰：

太阴化生，水位之精，虚危上应，龟蛇合形，周行六合，威振万灵，无幽不察，无愿不成。劫终劫始，剪伐魔精，救护群品，家国咸宁，敢有小鬼，欲来见形，吾目一视，五岳摧倾，急急如律令。

天尊告真武曰："自今后，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间，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恶，修学功过，年命长短，可依吾教供养转经众真来降，魔精消伏，断灭不祥，迷去超生，九幽息对，见存获庆，天下和平"。尔时妙行真人与诸天帝无量飞天、神王真仙大众闻说，莫不欢喜踊跃，一时作礼，赞叹功德。我等今日蒙大法利益，请于人世救护众生，令得免三灾患难，各各受持，稽首奉行。真武神将再奉天尊敕，永镇北方，奉辞而退。

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

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冈北极右员大将军镇天真武灵应真君下降之日：

正月初七日，二月初八日，三月初三日，生辰初九日，下降四月初四日，五月初五日，六

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初九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真君讳乞字，忌食雁牛犬鳖鳝蒜。

宋元符二年岁次己卯正月甲辰朔十八日辛未河南宋溥书并立石　武宗孟□　张士宁刊

（艺拓）

①超案：此篇及下篇，与《正统道藏》文字稍异。

太上说九幽拔罪心印妙经并图

碑高三尺一寸，广一尺六寸，两截刻，上画下偈。下截廿五行，行字不等。

寻声救苦天尊（下像）

大罗元始天尊（下像）

太一救苦天尊（下像）

（右上截）

太上说九幽拔罪心印妙经

尔时元始天尊坐七宝殿，放大光明，遍照世界，观见众生受诸苦恼，沉沦生死，受报无穷，于是救苦真人即从坐起瞻仰尊颜，长跪问曰："是诸众生，以何因缘飘荡苦海，沉没无边？"天尊告曰："如是众生受诸恶业，皆由自心妄想颠倒，不悟无为，一切罪根，皆从心起。天堂快乐，自有心生，三界沉沦，亦从心起，心生邪见，妄起贪嗔，心生惑乱，存念非真，心怀杀害，受诸类身，心生谄曲，以道无因，心生虚寂，以道相亲。"重宣此义，而说偈曰：

大道澄廓，元理幽深，先天而生，运化古今，道无形体，澄虑身心，不贪不欲，不嗔不淫。是非莫识，表里思寻，身心清静，烦恼不侵，无起无灭，冥莫难斟，茫然空寂，了心无心，自然合道，众圣来钦，升朝金阙，游玩琼林，七祖解脱，永离幽阴。皆契心印，悟道合真，念念相继，勿起尘心。

是时受苦众生闻说妙法，咸皆解脱。众真作礼，皆大欢喜，称扬赞叹，依教奉行。

太上说九幽拔罪心印妙经

大宋崇宁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耀州美原县□主宋永于本县圣帝东庙立石，以此功德，先用上祝皇帝，龙图亲启焕，凤历腾芳，庆祚无疆，洪基□□□公卿明允，攸序皇猷，文武雄才，孔修帝业。次愿士农工商一切等众，各协康安，遍增悦豫，然冀幽关□□长夜沉冤、脱死录于酆山，跻福堂于净土，飞沉动植，俱获逍遥，法界有情，同登道岸。住□讲经□□刘善渊、校勘同住持道士孔道仲、劝缘法箓道士董□颜、都讲道士樊惟铎同劝缘□□坊紫□□道士李宗颜书、泥阳刘源刊，□鼎李庚、武良、梁松、莫泰、贺钦、□彦、雷成、张永、南谨赞成

（右下截）

（艺拓）

静应庙敕告①

碑连额高八尺三寸，广三尺七寸，作两截书，上十九行，行九字，下十八行，行十八字，额题'感德军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词'。

尚书省牒耀州静应庙

礼部状：近承都省付下陕府西路转运司奏，据耀州申，契勘孙思邈本华原人，祈禳靡有不应，乞赐一庙额，本司保明是实。寻下太常寺看详，据本寺状，检准令节文，诸神祠应旌封者，先赐额，今依条欲拟静应庙为额。本部欲依太常寺拟到前项事理施行，伏候指挥。

牒：奉敕宜赐静应庙为额，牒至准敕，故牒。崇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牒。

右正议大夫守右丞吴

左银青光禄大夫守左仆射

敕：耀州华原县五台孙真人，山川胜境，仙圣所居，其盛德茂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生于有唐，见谓隐逸，应物之迹，具载史官，庙食华原，时乃乡县祈禳休贶，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荣号，尚其歆怿，永福此邦。可特封妙应真人。

中书令(阙)　中书侍郎臣赵挺之宣奉，中书舍人臣慕容彦逢行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侍中(阙)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京，门下侍郎将，　给事中时中。

崇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戌时。

都事康继隆受，左司员外郎方会付吏部，尚书令(阙)　尚书左仆射京，尚书右仆射(阙)　尚书左丞(阙)　尚书右丞居厚，吏部尚书执中，吏部侍郎洵仁，告妙应真人奉敕如右，符到奉行。主事李孝恭，郎中矜，令史李遣，书令史张应。三月五日下。

十月八日，将仕郎美原县尉兼主簿臣王彦书，朝奉郎通判军州事赐绯鱼袋臣于巽同立石，朝奉郎知军州事飞骑尉借紫臣王允中立石，臣刘源刊

(艺拓、《萃编》卷一四三)

①《关中金石记》：中有中书侍郎赵挺之。又有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京，蔡京也。门下侍郎将，许将也。尚书右丞居厚，吴居厚也。吏部尚书执中，何执中也。吏部侍郎洵仁，邓洵仁也。

五台山静应庙记

连额高四尺三寸，广三尺，十八行，行二十字，正书。额题'耀州五台山静应庙记'。

崇宁二年春三月丁亥，允中始涖郡事，适境内经时不雨，雩禜祈禳，邈无应者。乃考图经，访诸灵迹。郡城之东五里，有五台山孙真人祠，实旧隐也。以美利在民，庙食久矣。丙申，躬率僚吏祷焉，即获甘雨三尺，合境告足。自是每祷则昭答如响。爰请褒崇，赐额静

应。秋九月丙申，赍敕以告。属亢阳有请，里民奔辏祠下，踵未及旋，已复霈然。剡章载上，锡号妙应。尝召华原令张舫、尉李倚谕之曰：祭有五义，凡施法、定国、勤事与夫御灾、捍患，皆得祀之。矧真人生不屈于世以保其素，死能福斯民以食其土，而祠宇卑陋，仅庇风雨，非所以上副朝廷褒大旌显之意，下副邦人祈报敬事之诚。舫、倚闻之，趋走赴功，鸠材庀工。三年春三月经始，逾月告成。于是栋宇之制，始称其嘉号。真人讳思邈，清风高节，与夫灵异变化之迹，具载传记，而盛德茂功，又已著于训词，兹不复纪。九月二十日朝奉郎知军州事赐绯鱼袋借紫王允中记。

宣德郎充陕西路提举学事司管句文字東长孺书

朝奉郎通判军州事赐绯鱼袋于巽立石　　刊者刘源

（艺拓）

显圣王庙设醮记

十一行，行十二字，正书。在正宁。

崇宁甲申岁，南郊大礼毕，奉宣差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李安国，赍御封香并青词赴宁州真宁县要册湫昭祐显圣王庙设醮三昼夜。同管勾道场、朝奉郎通判军州李韩绪，东头供奉官巡检段隐，左班殿直权尉米震从行。时崇宁乙酉岁闰二月己巳日通仕郎权县事孟坚谨题。

（艺拓）

米芾真君题字

高四尺三寸，广三尺，二行，行三字，款一行，十三字，在平武。

真武灵应真君

崇宁乙酉九月书学博士米芾书

（艺拓、《八琼》卷一一〇）

茅山元符万宁宫记

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户臣蔡卞奉敕撰

崇宁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万宁宫成，有诏臣卞为之记。臣卞拜手稽首而献文曰：

德莫崇于尊道，业莫大于昭功，臣伏睹皇帝自践祚以来，苑囿之观无所增饰，外物之玩无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观化原，探索道妙，澹然无为以御群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圣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滨，概尝有闻于是者，必有以宠嘉之，况其上者乎。夙兴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已事之未就，虽其小者，必缉熙之，盖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谓至矣。而斯宫之成，二美并焉，将以诏后世而垂无穷，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辞也。谨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汉时有真人居焉，抱神以静，超然遗物，仙圣降而与之言，以登云天，推其绪余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为三茅君，而世因号其山曰茅山。自时厥后，光景之异，云鹤之祥，笙箫之响震，见于山椒者，岁尝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闻风而来者，亦莫可胜数。熙宁初，常州道士刘混康者，始诛茅结庵于山之积金峰。其始至也，拾橡栗以为食，焚柏实以为香，久而甘之不厌，于是人稍信异，往往负薪裹粮以给之。先生躬有妙行而济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疗治众病，服之辄愈，繇是远近辐凑，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师，燕见便殿，赐号洞元通妙大师，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会改元元符，因号其处曰元符观。先生屡辞归，许之，然终哲宗世，元符观犹未讫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贵趣召先生来朝，且诏守臣监司，委曲敦谕，勿听其有所辞。先生至自茅山，入对久之，语有以当上心者。他日访以三茅君事，具奏所闻，乃诏加锡茅君号而即山构殿以礼祠焉。先生又请建皇帝本命殿于东南隅之长生地，从之。于是钟有楼，经有阁，岁度人有数，日给众有田，而宫之众事毕具矣。仍降诰以为葆真观妙冲和先生，而度其弟子为道士者十余人，其上皆锡紫衣、师名以宠之，所以尊礼之甚至。先生再谒还故山，皇帝又为书道藏经数卷，及亲画老子像赐之，以荣其归。宫将成，御题其膀曰元符万宁宫，云汉之章下贲岩谷，是将有神物守护，垂之亿年，与道无极也。且以谓是宫经始于元符，而落成于今，故因其旧名而增之，以彰继志述事之意。睿圣相承，绍降真风，所谓一宫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后世得以览观，而又系之以诗，其词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气合于无，与形俱升。孰希其风，必静必清，寥寥久哉，乃发先生。帝用尊之，载召来廷，乃亲其人，燕见妙语，乃锡命书，追其俦侣，因其故庐，启此新宇。像图仙真，上肖帝所，神笔膀之，龙凤轩翥。天锡皇帝，聪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绥九有。遐迩率从，尊道熙功，有欲求之，与在斯宫，作为好歌，以诏无穷。

皇帝以新宫告成，亲题其记之额，刻碑以赐。圣笔神画，妙绝古人，龙章凤书，辉映秘殿。既而申命有司，填之以金盖，以护持秘藏，永为斯宫之宝，又以示其不可传玩于民庶也。臣净之伏睹圣上所以协成先志，缮此栋宇者，甚宠甚渥。资政之记，铺张闳休，发挥睿意者，甚文甚焕。此而不扬，天下何观焉。臣夙传师训，累预赐对，比缘庆成，锡加异号，圣恩隆重，无以为报，是用别刊佳石，以广其传，庶使内外远近，皆得究知圣上作宫之意，先生成道之迹，洗心涤虑，以趣真风者，区区之愿也。大观元年二月十五日，特赐守静凝和法师上清经箓二十六代嗣教宗师充住持元符万宁宫事臣笪净之谨题。

咸淳七年岁次辛未二月旦日，赐紫观妙大师敕差茅山上清经箓四十二代嗣教宗师管辖元符万宁宫事臣翟志颖重立石。

（《茅山志》卷二六）

乾元宫兴造记

碑高二尺四寸，广一尺五寸，廿一行，行三十一字，正书。

苏州常熟县乾元宫兴造记

姑苏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长而水远，泉甘而土肥，民富物庶，人乐其业。予尝纵游观览胜地，遂登虞山之巅，临尚湖之滨，得乾冈之势，重山复岭，松竹交映，隆然祠宇，金碧相照，踌躇四顾，恍若洞府。适有人焉，黄冠而羽衣，红颜而鹤发，杖藜倚梧，谓予曰："昔汉之天师张君道陵之孙，凡十有二代曰道裕修真之地也。炼丹于此，积功飞升，灵迹宛然。至梁天监中始建是宫，遂号乾元。岁月绵远，栋宇攲侧，榛芜湮没，荒废寝久。吾嘉禾人也，生七岁，出家学道于崇福宫。年十二试经业，预选为道士。后三年习医术，将以救人之疾苦。二十有五，乃游名山，寻胜境。庆历中过姑苏，至邑下，慨然有卜居之志。至和之初，都官员外郎桑君澥出宰是邑，因命住持，然宫之廊庑皆圮，独三清殿仅存，梁栋颠危，不可支持。吾方以医术济众，人皆以金帛施之，裒其醮设之羡余，田园之所积，增修大殿及游巡二十有四间，轩庑十有六楹。嘉祐间，郡人试将作监主簿曹君仲言施钱二百万，塑三清圣像及真人十有五躯，吾复建北极殿于北，列道院于东。治平元年，起三门及东西庑各五间，二年，造三门之东轩凡三间，三年，造三门之西轩凡三间。次第创立，艰难仅成，岂一日之力哉。自是宫宇复完，壮丽轮奂，邑人得以岁时祈福焉。吾尝于熙宁间建崇道宫于秀州，修太和宫于苏州，兴造常熟僧尼寺三所，大桥四所，立夫差庙于县之西，立勾践庙于县之北，至于一邑之桥梁街道以便人之往来者，莫不兴修焉。时或施与，以济贫民，盖不可尽记。吾今老矣，得以优游山林以尽其天年，何其幸耶！"予壮其言，乃知兴造之本末，因问其姓氏，曰姓李氏，名则正，蒙恩赐紫衣，今年八十三岁矣。是宫也，李君之功为多，自非有志于道，经营创制，不惮其劳，安能若是哉！因以书之，告诸后人。

崇宁五年岁次丙戌正月望日吴郡沈垌记

（艺拓、柳拓、《江苏》卷十）

道岩诗碑

高五尺一寸，广二尺九寸，诗十行，行廿八字，前后四行，行字不一，行书。额题'黄左司题道岩'六字。在平江。

题道岩二十韵

道士元周其姓胡，朝来遗我仙嵓图，一堆礬石东西向，凿破混沌中心虚。欲知地面深且广，架屋百楹端有余，天池高下相灌溉，四柱卓立擎香炉。席帽近南犹仰视，云盖一峰蟠北隅，前嵓后嵓为表里，直过可以肩篮舆。吴许遗留试剑石，葛艾弃置烧丹炉，当时俗眼固

不识，一旦脱屣朝清都，至今丹井泉源涌，下接三江连五湖。春来桃李开锦绣，宛在武陵溪上居，人间酷热不能到，清风白水摇芙蕖。霜飞雪落万木死，玉叶青青长不枯，三清殿前拜章夜，香迷真仪七十躯，月光射人嵌空内，皎皎寒冰在玉壶，老龙欭睡忽惊觉，一雯万顷霑膏腴。物无疵疠年谷熟，有感则通如合符。本朝图经自该说，厥后荒废成邱墟，元周抵掌来必葺，十四年间复古初。崇宁天子降明诏，废者使兴传圣谟，郡邑何时能剡奏，华封之祝相欢呼。

崇宁五年八月十八日江夏黄诰作

开岩建观住持焚修元都三洞道士胡元周立石

左司学士崇宁五年八月十八日作此诗，未几守令监司又行论奏朝廷，遂得葆真观额，岂非是诗兆欤？神仙岩穴，显焕于今日，与天地齐久，诗亦不泯也。门人罗卫谨□。

（《八琼》卷一一〇）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〇：右黄诰《道岩诗》刻，在平江葆真观碑之阴。麻竹师以为此为碑阳，以余度之，此当是碑阴也。诗作于崇宁五年，刻石在赐观额之后，记与诗盖同时上石也。黄诰为平江人，自署江夏者，举其郡望也。通志山川门附载此诗，葛艾误葛丈，固不识之。

茅山元符观颂碑

承务郎知江宁府句容县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观臣鲍慎辞撰

维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万物盛多，重光累休，越于古初。哲宗皇帝推辑福应，报礼上下，游心道真，侧席异人，于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师刘混康以道业闻于东南，乃遣中谒者致礼，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辞，既朝，遂住持上清储祥宫，恩数频烦，为国广成。已而求还故山，许之，赐所居为元符观。今皇帝既亲万机，遵复先志，治人事神，诚意感格，而尊德乐道，犹恐不及，复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师，待遇之礼，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几告归，赐号葆真观妙先生，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烧香简、红罗、龙扇诸物，又亲御毫楮，为书度人、清静、六甲神符三经以宠赉之，皆惊世骇目，不可名之宝。皇帝若曰："先帝所以经营元符于名山，盖将揭虔妥灵，祈天永命，用辅相我国家。朕既嗣事，而观之基构有未备，其敢皇宁。"乃命江东转运司，凡土木工费，悉为之调度，别降御前空名祠部度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护作。仍增崇三茅君位号，司命君曰司命太元妙道真君，定录君曰定录冲静真人，保命君曰保命冲惠真人，又敕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为九锡，以显扬三君之景光于无穷。部使者与郡县吏虔上之命，夙不敢懈，经始□□□年正月九日，粤崇宁五年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门夹□□□□□□万福殿以祠三茅君，东为景福万年殿以祠皇帝，□□□□□□□飞天法轮以藏恩赐之书，傍为崇宁阁以奉□□□□□□□参列，多勒宸翰，虹光宝气，仰薄穹极，天龙共瞻，林壑□□。至于钟阁醮坛，斋房燕室，亦无一不协于度，总四百有余区。高明杰大，工尽其技，金碧丹垩之饰，荧煌昭烂于崇冈秀岭之上，烟霞霏微，草木葱蒨，望之若神变幻化，莫可图写，即之肃然，若云车风马，往来于空旷有无之间，不可得而知也，可谓盛矣。臣谨按句曲山于仙经为金坛华阳之天，山川神秀，据东南一都会，汉

晋以还，世著灵迹，往往禁樵牧，营馆御以祈福祥。本朝尊奉之仪，务隆典则。而山为见符命，灵光仙籁，庆云紫气，合于图牒者，史不绝书。然臣尝谓宝玉神鼎，金菌紫芝，皇天上帝实藏之兹山，所畀付后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时，不虚其应，而历代方士隐人，弗揣其本，徘徊岩阿，冀幸遭遇，良足悯笑。至闻华阳有司命之庭，则又筑宝庐，欲据其胜，结构相望而终莫得其处。逮元符既建，岿然居积金之下，深嶐长谷，苍崖翠壁，隐见断续，臣仆而朝，然后知天作而地藏之，盖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得于天纵，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绍服，骏惠前烈，改元命历，具著圣意，延登同德，以熙天功，罢黜奇衺，用劝多士，朝廷既洽，蛮夷率服，颂声已作，协气自应，天高地下，日星明润，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灵效珍，成我帝孙，薄海内外，获蒙丰年，盛德大业，显著如此。方且精思于清静无为之学，屈己于岩穴有道之士，增筑殊馆以迎三神之厘，是宜无疆之祚，集于一人，亿万斯年，永作民主。所谓宝玉神鼎，金菌紫芝，殆将荐于帝廷，享于宗庙，以昭明应，而积金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郁菲，亦欲产祥储休，肤寸而合，燕及四海若时雨，彰示方来，为国福地。呜呼，斯实圣时甚盛之举，万方黎庶，瞻望欢呼，不能嘿已者。臣愚不胜惓惓，忘其固陋，昧死上献元符观颂。颂曰：

于皇上帝，俯临万国，分奠山川，以相有德。岩岩积金，曲水之浒，仙圣所宅，望彼吴楚。河图幽赞，我不敢诬，达时休明，乃锡之符。秦人矜夸，鼓钟山颠，神不报享，瘗璧而旋。降及近世，祠祝日勤，飙驭寥寥，亦莫或闻。我营元符，冠冕林麓，钦崇三真，百灵怀服。乘彼白云，陟降帝所，无以致之，孰为来者。崇宁之政，视古无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运其刚，离丽其明，先训是若，大猷是经。校奸屏偷，赏信刑威，群公庶尹，千载一时。士敏于学，吏恪其职，除我戈矛，长我黍稷。外攘内修，咸底厥绪，嗞嗞群生，式歌且舞。彼苍匪高，有昕在下，申命百神，锡以纯嘏。华阳之天，密迩灵囿，流庆隤祉，益不敢后。卿云之下，灵芝煌煌，鸣鹤飞舞，来献其祥。太史占之，实应寿考，媚兹一人，后天难老。皇帝曰嘻，朕何私焉，敛时五福，播之黎元。群臣拜手，天子万寿，越弥亿年，作民父母。明明天子，事帝以实，有道是遵，无文咸秩。符贶荐臻，不忘齐栗，明明天子，景命维新。置我神器，不震不骞，德音孔臧，与世永延。山积而高，川至而增，并受福禄，日维不胜，垂拱储神，监于太清。

（《茅山志》卷二六）

上进茅山元符观颂状

右臣所领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观实隶焉。经营之际，得以职事自效于斤筑之末，因获究见朝廷所以制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帝陛下天神天明，经纬万事，文德既畅，武功亦昭。上自京师，下逮海表，胜衣之子，知趣经术，弦诵之音，如昔邹鲁，偏师西指，辟国万里，名王贵人，俘献两观，治功巍巍，旷代未有。至于怀柔百神，尽诚备物，灵贶昭答，臣庶颂叹。维元符之建，实绍先志，不惑于飞举灵化之说，无取于黄冶变幻之事，清静无为，深达道妙。载营恭馆，以格真驭，尊异高行，风厉四方。历选列辟，孰如今兹，固宜仙圣眷怀，蒙

福无极，瑞鹤翔集，以示民信。闻之邑人父老，华阳自崇宁以来，庆云醴泉，紫芝瑶草，盖多有之。然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惟是瑞鹤之应，上薄九霄，万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与部使者，已具列上，景命之符，莫此验白。窃意群公庶尹，礼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艺之可考，抗章而请，有事于泰山梁父，以继七十二君之绝业，以扬我祖宗之休功，则兹山之灵，实兆厥祥。臣观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绝之绩，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铺张本末，比次律吕，勒之金石，著在简册，以光明于本朝。臣游泳太平，拭目盛事，而暗未闻声诗不可非其人故休缺，乃择日斋戒沐浴，撰成茅山元符观颂一首。词义鄙浅，无足简录，而臣之区区，厥有攸在。倘蒙万机之暇，俯赐乙览，虽以狂斐诛死，臣所荣幸。所有元符观颂一本，谨随状上进，干冒宸严，臣无任陨越兢惭、踊踏俟命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后序

崇宁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观落成，臣拜手稽首作颂以献。于时九鼎既新，大乐既备，诸福之物，远迩创见。凡厥臣庶，推瑞应，陈赋颂奏御者，盖千有余篇。上命大臣论定，居选中者十有八人，而臣实辱在第二。八月十五日，伏奉制书，进秩一等。臣窃自思念，束发就学，即覃思于经术，在朝廷雅有师承，不敢辄著书，书成，博士弟子所余弃，独以余力，琢磨文章，妄有意于古人之域。然连试有司，不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先法律，又不敢贰事，退食有间，亦未忍遂废翰墨。击辕叩角，穷愁无聊，用以自慰。会国家筑宫兹山，以尊有道，以交神灵。土木之功甫华，羽毛之祥适至。臣子之心，区区有不能已者，辄不自揆，原大推功，播于颂诗，以祝千万岁寿。顾虽臣之极思，而材力驽下，训诂不博，言之所载，经纬失绪，大惧以狂狷获戾。今兹猥蒙明诏宠绥之，遂使疵贱姓名，附见于崇宁第颂之列。臣虽死，骨不朽。然犬马微命，恐终无以仰报天覆，谨取所献颂副本，刻之乐石，以风示四方，使承学之臣，知如臣之昧陋，犹以文字当褒嘉。海宇之广，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德业，具载雅颂，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无极，以示得意，其于始隗之义，则臣或庶几焉。

大观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司勾当公事臣鲍慎辞谨记

大观元年丁亥岁八月守静凝和法师充住持江宁府茅山元符万宁宫臣笪净之立石

（《茅山志》卷二六）

游華仙观诗

拓本连额高三尺，广一尺三寸，九行，行十六字，正书。篆额题‘鲁先生诗’。

大观戊子岁孟秋，因陪道淳左藏游華仙观，乃二鲁真人得道之所。因览碑刻，仰慕真风，慨然有感，偶成拙句，书于斋馆。无为子鲁日损损之题。

昆季升真去不还，高名千古在人间，芝房尚想仙谣语，羽驾应趋玉诏班。鸾鹤未来松桂老，洞天空阔水云闲，吾家幸继宗风久，今日追游岂愧颜。

吾家累世得道，今幸兄弟同乐玄风，故有是句。

大观己丑六月一日幽人立石房陵支显后刻

（柳拓）

葆真观记

高五尺一寸，广二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三十九字，正书。额题'敕赐葆真观记'。在平江。

岳州平江县敕赐葆真观记

右朝议大夫知岳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借紫巩擽奏请观额并立石

朝请大夫直秘阁新差知江州军州兼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兼江南东路兵马都监上柱国黄诰撰

大观元年秋九月，天子祀神宗于明堂，泽及四海，乃降赦书，以岳州平江县道岩为葆真观，此千岁一遇也。去幕阜山四十里有岩石焉，蟠地而大，插天而高，其中空虚，了无一物，东西透彻，车马往来，其广可以架屋百楹。岩之上下，流水灌注，源源不绝，此天池也。绕岩四柱，森然相望，若有所献，此香炉峰也。南一峰仰视霄汉，有轩昂不可屈之势，此席帽峰也。北一峰深入烟霞，与星斗为邻，此云盖峰也。有试剑石，此许、吴真君驱邪斩蛟之故事也。有烧丹炉，此葛、艾先生修炼飞升之遗迹也。有井深不可测，故神物蛰藏于其中，每岁闵雨，乡人祈祷，顷刻而应。至于名花茂草，珍禽奇兽，开落飞鸣，千状万态，非笔墨所能尽，唯览者自得之。风俗相传，谓之道岩，或谓之崇仙观，其兴废本末，不可得知，而其岩石盖自天地开辟之初，已融结剖判如此，埋没于当年，显焕于今日，谓之千岁一遇，非过论也。先是，洪州西山逍遥观道士胡元周，经历岩下，徘徊不忍去，乃披荆棘，具香火，作章醮，为人祈福，信善之士翕然归向，争出财力与之修建。凡十五年，自门庭至于殿宇，自殿宇至于堂奥，莫不完备。守令监司，论奏朝廷，以葆真观为额，可谓幸矣。昔者，东郭顺子，人貌而天，缘虚而葆真，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人以言其伪，天以言其真也。凡人之情，莫不缘物而动，目缘色，耳缘声，鼻缘香，舌缘味，心缘嗜欲，五者交战，则人伪长而天真灭矣，此缘虚所以能葆真也。德行不足，语言有余，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不待语言而自化也。无意则真，有意则伪，使人之意也消，莫不真也。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多矣。而南华老仙，独称东郭顺子，岂非葆真之士不易得哉！使郡邑之中，山林之下，有如东郭顺子，则人人舍伪而从真，不烦号令之督责，刑罚之驱除，而内外治矣。然则朝廷美意，可谓深切著明，而冠褐之徒，安得不勉□以报万分之一乎！大观三年五月二十□□□记。

（《八琼》卷一一〇）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〇：右葆真观记碑，在平江。同治甲戌，平江令麻竹师维绪搜拓见贻，《湖南通志》失采。通志引《一统志》云：道岩山，一名香炉山。引《岳阳风土记》云：在县东，下有老子祠，上有仙坛丹灶，有池，岁旱祈祷有感，有许旌阳试剑石。又引《舆地纪胜》云：山在梅仙山之东四十里，有两峰，南曰席帽，北曰云盖，又有巨石，中窍而邃，东西可舆马往返，容屋百楹，上下流泉不竭。又引《明统志》云：山上有天池，又有香炉崖。又引县志云：山在县东九十里，有七星石，有龙湫龙影，洞岩之后有艾仙坛。又引《明史・地理志》云：县东北有幕阜山。《一统志》云：幕阜山在县东，北接江南界，梅仙山在县北三十里，高二百余丈。《岳阳风土记》云：山在幕阜之麓。又寺观门引旧志云：葆真观在县九十里，旧名道岩，宋崇宁间赐今名，有葛艾二仙坛，及烧

丹炉、试剑石、九老题名诸胜迹。记所述，悉与志合，惟赐额在大观元年，志以为崇宁间者，尚系约略之词。道岩一名崇仙观，为胡元闻所营建，则志皆未及知也。撵，疑即捧字，巩捧知岳州，志亦不载。黄诰字君谟，平江人，《通志》引《南畿志》云：熙宁三年进士，为长沙簿。章惇开梅山，增亩税，诰力请罢之，徙知益阳，寻居丧庐墓，芝生六十余本。绍圣三年，以朝散郎知歙州，创学舍，后迁湖南提刑，仕至太府卿。至直秘阁知江州军，则未之及也。其在知歙州之后邪？

崇福宫石刻

张杲题名（高一尺四寸，广二尺，七行，行六字。行书。后三行正书。）

权发遣京西转运使张杲，被旨诣嵩山崇福宫安挂御赐二门牌，大观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至此。

大观四年十二月一日，崇福宫主道主道士王□名立石。

将仕郎县尉兼主簿丁晏，宣德郎知登封县事唐悫。

卢团练题名（高二尺，广一尺九寸，四行，行五字。又前后小字各一行，俱正书。）

·（峡）卢团练留题

□川仙奇，值雪留两日。宣和庚子岁冬至后三日题。

元素大夫静正法师知西京嵩山崇福宫事张若柔摸勒上石。　聂□刊。

（《八琼》卷一一〇、艺拓、《续编》卷十七）

宣和御制化道文碑

宋徽宗

大道无方，微妙莫测，包含造化，陶育乾坤。是以国家虔奉上天，钦崇至道，恢阐化元，咸归正教。眷惟厥初生民以来，皆未知其向道之方者，日固久矣。每念至此，朕恻然兴叹，以谓道者圣人体之以为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是存心秘检，思有笃厚人伦，订正讹俗，故发谆谆之诲，俾其来者，皆得向明归道也。今夫扰扰群动，不知妙道之生育，而反事象教之殊风，既习其风，复师其法，皆同以寂灭为真乐，使睹识之民，动皆死地，乃为常理，可不悯此沉迷乎。且人生天地之间，处最灵之首，当受生于胞胎之中，三元育养，九气结形，戴天履地，莫不本乎道者也。其有上智之人夙禀灵秀，不待学而自然向道者，千万之中，或三数人而已。逮夫中智以上者，区区于名教利禄之间，虽知道之慈育，姑徇亲爱之累，尚滞声色之娱，故若亡若存也。其下智之民，甘食美服，安居乐俗，悉皆懵然，冥其向伪背真，殊不知我之形气，皆道之所主也。且人在道，犹鱼之在水，鱼失水则死，人失道当何如哉！凡百群伦，固宜守道也。夫道也者，虚无之总，造化之源，浩旷莫得其端，杳冥莫穷其奥，万象以之而生，五音以之而成，故六合虽巨，未离其内，秋毫虽小，待之成体。其奋迅也不可阶升，其应感也不疾而速，谓之浑沦。浑沦，太极之宗也，故太极生两仪。两仪者，天地也，清气升而天，浊气降而地，冲和结而为人，故五纬宣精，三光下济，而成三才也。其施化也，则有炎凉燥湿

之候，有方圆形器之名，有盈亏消息之度，故日月丽乎天，星辰行其纪，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播时百谷，以养民人，蕃殖孳育，以阜常产，然后人各成材，物遂其性，故得耕而食，织而衣，欣乐乎太平之世者，一皆妙道生成养育之所致也。观夫伏羲三代而降，虽称号不同，其于尊道事天则一也。今夫蔽蒙倒置之民，宜究其理，钦而奉之，不亦善乎！况昭然在上者，可畏也，今发明训谕，宜救积习之讹，弘益天下之福，庶使迁善贵生，粲然晓悟，一新其志，归奉道真，上以协天心之享，下以副肩乾绍述之意，如此则皇极休光之美，绵亘乎道德之乡，浃洽乎仁寿之域，岂不伟欤？大观庚寅先天节日，宣和殿制。

政和二年十一月己未，守静凝和法师笪净之立石。

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书。

（《茅山志》卷二五）

茅山华阳先生解化之碑

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提举亳州太清宫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一百户臣蔡卞奉敕撰并书

大观二年春，诏华阳先生来朝京师。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仪导迎，馆于上清储祥宫新作元符之别观。先生病不能朝，劳问之使，不绝于途。是月十日，车驾幸储祥宫，因召见先生，与语久之。前两夕，先生梦侍天帝所，相论说大洞真经，觉而异之。及见上，乃以平日所宝大洞经以献。上览之动色，曰："朕洁斋书此经甫毕，及亲绘三茅真君像，适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并赐之。先生既授经，与上意合，则释然以喜。车驾将还宫，复召见先生，所以抚存之甚厚。后七日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闻，上震悼，命中贵人赐金营丧，特赠太中大夫，使使护其柩以还。葬有日，诏臣卞作为墓碑以诏无穷。臣既受命，窃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于道，以资物而不匮，贵在于己，以顺人而不失，是故俯仰酬酢，无适而非真也。及至后世，一曲之士知为己而已，而其弊至于绝物，抱虚守寂，老死于岩穴之中，自以为得矣，而功不加诸人，道不行于世，始以自为，而所以自为者实少，此昔之隐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论也。若华阳先生则不然，方其栖真深壑，人迹罕至，则以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胜数，其功利博矣。及遭圣上，以天纵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真，宗尚有德，则频年之间，数承命造朝，召入宫廷，燕见终日，造膝所谈，多所谓天下妙理。向也云泉之为娱，而今也名显于朝廷，向也樵牧之与俱，而今也道信于宫壶，天下方士闻其风者，翕然化之，岂可与槁枯槁一曲之士同日而语哉！先生姓刘氏，讳混康，常州晋陵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宁中，以先生故，始诏赠其父守真宣德郎，母朱氏蓬莱县太君，先生少则虚澹不群，仁宗时试经为道士，脱略世故，日阅道书，而于洞经妙旨，独心得之。患世无明师，乃散发登坛，以天为宗。已而闻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闻一时，遂往依焉。毛一见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经箓。其后乃结庵于山之积金峰，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从来，同造其庐，亟出指庵之东隅，谓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当无愧于前人矣。"又顾先生额间曰："此无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扪之，明日，瘢灭不复

见。而求所谓三羽人者，终莫能得也。先生繇是刻意勤行，而于接物利人，日益不懈，远近宗仰之。哲宗时，召至京师，赐号洞元通妙大师，而以所居庵为元符观。未几，谒还故山。上之元年，复召赴阙。其明年，又告归，许之，赐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诏增广殿宇，而命近侍总其事，于中都得专达焉。寻降诰赐号葆真观妙先生。先生虽居山，而手敕询劳无虚月。观将成，请朝天廷以谢上恩，有诏敦勉其来，召对宣和殿，赐御书画，于是增改观名曰元符万宁宫，而宫之正门及景命万年、天宁万福两殿，太平飞天法轮之膀，皆上自书。昭回之章，焜曜万古，三茅崇奉之严，未有盛于斯时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归，诏赐所居庵以潜神为名，而加先生以"冲和"二字。居数月，又作庆成颂及赐归山诗以宠之。大观改元，诏屡趣召，先生固辞，许之。于是有旨命其传箓大弟子、守静凝和法师笪净之入见，喻德意焉。其明年，先生乃来朝，将行之前一日，庵中平时所养鹤辄飞去，先生闻而叹曰："鹤去，吾殆不还乎！"已而果卒京师。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叠玉峰，诏特谥静一，而以其墓之祠宇为藏真观。先生专气致柔，不与物忤，渊渟云行，动静两得，眷待终始，身名尊荣，可铭也已。铭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气求之，则已芒芴。昔之得者，造乎其先，逮后沉冥，乃始无传。泯泯胶胶，转徙之涂，貌象樊然，心与之俱，何以更之，俟静俟虚。哿矣先生，与古为徒，纯气是守，靡所营趋。帝命造廷，翩然来思，敢告所闻，妙入无为。縻之高名，乐此岩栖，乘化而尽，形则如斯，镌石道周，后人之诒。

先师被遇圣朝，恩荣终始，如藏真建观，前所未有。诏宗工述解化之迹，上亲题额以赐焉，巨碑泥金，艰于传本，谨再模刻，以广施云。时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三洞弟子、二十六代守静凝和法师笪净之谨题。

持节昌州诸军事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文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上柱国王植篆额。

皇叔武安军节度潭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持节潭州诸军事潭州刺史上柱国华原郡王食邑九千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仲御立石。

（《茅山志》卷二六）

重修三清殿记

天圣观盖唐圣祖降真之地，形势壮伟，甲于河东。其中三殿岌然，先后鳞比，其一曰老子，次曰三清，次曰三皇，而六帝侍焉。自唐迄宋，日月寖久，风轰雨坏，栋宇骞圮而彩色剥落，不饬不严甚矣。垣壁颓缺，洞然四达，蒿莱荒其庭，牛羊牧其侧，不蠲不虔甚矣。黄冠星居，殊趋异食，而害教为甚。其给田也多，其输租也薄，而积弊为甚。县宰公孙公，因致祭祠下，嗟其荒凉不治，遂慨然命工，完饬腐败，革去弊事而咸与惟新。栋宇峥嵘，楹桷丹碧，向之不饬不严者，变而轮奂；环以垣墉，剗其芜秽，向之不蠲不虔者，变而肃洁。葺斋庖以同其食，辟道堂以一其居，向之害教者去矣；增一岁之课，益数倍之利，向之积弊者斯除矣。于是诸道士相谓曰，公孙公可谓贤哉，新吾之宫，辑吾之徒，利吾之众，援吾之教，俾过者生

恭，入者生恪，起四方归仰之诚心，其为功岂小补耶！扶持吾道，既衰而复兴者，实自公始，兹成事也，不可无纪述，顾请靳芑书之。政和元年六月望日记。

（《龙角山记》）

冲隐先生遗表碑

臣净之遗表上言皇帝陛下：臣自违阙庭，屡更晦朔，仰慕圣颜，日深驰想。本图再出山林，一瞻天表，无何大数有限，志与愿违，辜负皇朝，不胜痛恨。然臣虽世缘浅薄，仙路殊途，曷敢忘陛下终始眷遇之厚，伏愿陛下精固邦本，善保圣躬，上以副皇穹宝历之恩，下以慰社稷生灵之愿。臣无任瞻天望圣之至，谨奉表以闻。政和三年七月二日，茅山经箓二十六代守静凝和法师充住持元符万宁宫臣笪净之上表。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师遭遇陛下以来，兴建宫祠，敷弘教法，而臣凡所请求，实为过分，上渎天听，罪所不容。本期尽犬马之劳，以报万一，不期偶染脾疾，饮食自减，虽勉强医药，殊无退候。近因设醮，祈恩上天，乃获报应，当须谢世。去住之理，臣实无憾，但恨终天永诀，无缘再觐天颜，及别中宫皇子诸王，不胜怅望之极。陛下天聪圣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过者，然念帝王奉道，乃与臣庶不同，一言一动，上合天心则万方蒙福，幸毋以华丽荡真，以亏圣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俭为先，乃陛下之师宝，致道之津梁也，伏愿陛下清心寡欲，以保圣躬，节财俭用，以固邦本，听纳忠良，以广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当冒死陈词，实念先师付托之重，尝令臣以尽忠报国为先，当今之际，不进一言，以裨圣德，则臣违天负师，抱恨泉壤矣。臣传宗法箓、真经玉印及陛下前后所赐书画，并已付本宫徒弟俞希隐收掌讫，更愿陛下重念先师扶教宣道之心，曲垂恩祐，终始无替于宗门，则臣虽不获再瞻天颜，死无憾矣。操笔陈情，伏增惑怆。臣净之再言。（押）

（《茅山志》卷二六）

阳升观记

高九尺四寸，广五尺，三十六行，行七十二字，正书。在攸县。

中奉大夫权荆湖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兼劝农使 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借紫金鱼袋 臣程元佐撰

奉议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司勾当公事臣程晖书

朝请郎权发遣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兼提举河渠公事借紫金鱼袋臣王泽题额

臣元佐伏奉御前处分，专一管勾修完司空山朱阳观，继蒙圣恩宠锡名额，赐经加号，礼宠文缛，实一时之盛事，非刻之金石，惧无以扬德意之美，而永万世之传。官吏父老，冠褐之众，谓臣亲奉睿旨，董治真祠，宜有叙述，以纪本末，臣不敢辞。谨按长沙属邑攸县之东五十里，连山峻极，涧谷通流，自谷口涉涧而东十数里，山青水碧，重峦叠嶂，盘薄回环，

峯然拔翠者，十有二峰。青烟白云，蚤暮舒卷，信灵异之境也。按旧记所载，自周汉以来，如苏隐者九人，皆得道于此。其后南齐张岳相□帝，官为司空，弃官遁世，举室游潇湘，至苏隐旧山，欣然卜居。司空有道之士也，既山居遂性，清心恬澹，日诵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得其妙旨，养神育气，凡三十有七年而道成。梁天监二年秋八月既望之夕，遂有仙衣玉册之授。至陈天嘉初，其徒章马二士继隐其旧居，阅四年而亦有跨鹤轻举之异。唐天宝七年，虽即其居肇建祠宇，而地势窊缺，规制猥陋，縣岁既久，栋宇摧烂，□□□谷，粗存基构之余。政和二年，圣上览图籍，异其事，闵其风之皆废而晦匿于无闻，乃诏漕臣程元佐相视弊陋，革而新之。于是鬻度僧之符以储金，因采山之民以市材，斲芜凿荒，补薄增卑，踞巨阜而临清流，飞观列峙，修庑环翼，有名者皆有籍，有籍者皆有祠，不费于公，不扰于民，不诿于有司，而宏敞奂丽，凡一百有十楹。经始于春三月，至秋九月而落成。诏易名阳升以贲其宠，加号冲升以崇其道，赐大洞真经以显其迹。于是境内冠褐，小大官吏，与夫都邑之民，扶老携少，争先奔走，填噎山谷，欢呼踊跃，瞻叹欣贺，遂相与涓洁坛场，设庆成之醮，稽首再拜，祝天子之寿，而亦欢喜感激，知圣主所以为民祈福之地也。夫自梁天监三年司空得道，至唐天宝七年，凡二百四十有六年，而始建祠以兴其灵迹。自唐建祠，逮今又三百六十有六年，而圣主一更而新之，以阐其真风。夫大道之不行也久矣，岂天将以阴赞圣意，振扬幽侧，昭明大道，以为至治之本欤？臣尝谓至道之精，自本自根，不将不迎，而真意妙理，相会于窈冥之境。及其动而接物，感而遂通，则不可以理诘，不可以数推，要其归则真与气而已。二气之会，兆于元精，键以闭之，真之全也；六精之泽，滋溉五华，抱一归根，气之全也。气固真存，至道之根寂然不动，神之全也。道至于神则至矣，故静而神凝，动而神游，出入变化，妙用无穷，至有蹈火不热、入水不溺，御风而行，此一气之真，至精至变，以达于至道之妙也，而世之所谓神仙者欤！圣上恭己南面，以道涖天下，以孝通神明，孝礼文，正祀典，虽山川神祇，罔不登秩，簠簋珪币，罔不时饬，故万灵受记，百神储休，而诸福之物，莫不毕至，此皆精诚之感所以昭格乎上下者备矣！而况乎会真之都，集厘之庭，受上清之符，存灵应之迹，而隳敝湮废，是宜上心恻恻，发德音，下明诏，饰真馆，锡嘉号，以昭褒异之意，而非以其神仙为可慕也，盖以谓淳朴之行足以厚俗，清静之风足以化民，□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则道化行，俗习美，而其治遂至于无欲而民自朴，好静而民自正，端拱而视天民之阜矣。此上之所以尊道崇真之意，其于治道，不曰小补。方海内乂安，蛮夷怀服，休符绍至，嘉瑞荐臻，犴狱久虚，年谷屡稔，上于斯时，又岂特尊道崇真而已哉，固将稽大典，讲盛仪，封泰山，勒嵩岳，诗大泽之博远，阐休烈之□□。臣卑远之迹，尚能鼓舞田庐，倚巴歈之声而鼓击壤之歌，以咏盛德，□□□况今亲被上旨，宣布异恩。颂述一时之盛，而贻之无穷，臣之职也，谨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二气合德，百真大混，气固真全，至道之本。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抱一不摇，妙于至神。冲清司空，弃荣离俗，恬澹虚心，温池之曲。妙旨所得，三十九章，含德之厚，与道翱翔。朝斗霜坛，风清月白，云步逍遥，霞衣玉册。章马道嗣，羽驭腾骧，猿惊鹤怨，炉冷丹藏，妙道寝闻，真祠肇建，祷祀响答，灵休式显。寥寥奕世，几六百年，摧败湮废，高风莫传。睿主在宥，道贵清静，焯爗希夷，振扬幽隐。肆命漕臣，革故鼎新，琳宫华启，碧瓦朱楹。宠贲徽名，褒隆美号，奎画云章，崇真显道。金鸾熌榜，玉椟函经，物情改观，幽谷生春，群真来归，上帝俯涖，风马云车，徘徊福地。椒浆桂酒，列陈瑶席，上真欣娱，百神悦怿，储禧荐

祥，保佑我皇，天子万年，受福无疆。既受帝祉，施于孙子，璿图玉牒，天地终始。

九月二十八日，奉御宝批，依此刊石。

政和三年岁癸巳，十月戊申朔，二十五日壬申，朝请大夫、直秘阁、权发遣澧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兼荆湖南路安抚充本路兵马钤辖、借紫金鱼袋臣张为立石

(艺拓、《八琼》卷一一一)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一：《阳升观碑》，在攸县司空真人祠，从未椎拓。真人颇著灵异，邑有旱潦，辄舁以入城，官吏建坛祈祷迭验，是亦有功德于民者。而如此丰碑，通志仅据邑乘列目云：'政和二年九月'，不知碑之立于三年十月也，亦失于搜剔矣。然幸志有之，因得寻踪访获，修志尤不宜屏弃耳。寺观附载此文，舛讹不少，而石有剥泐，据以补注于旁。《通志》据《全唐文》载苏师道《司空山碑》，系于天宝十四年十月，此碑称旧祠颓废，粗存基构之余，绝不言及古碑，知苏碑在尔时已亡，无怪今兹之遍搜不得也。按《明一统志》：司空山在攸县东四十五里，南接云阳，连山峻拔，左右有三十六峰，旧名麒麟山，亦名温泉山。南齐司空张昱弃官隐此，因改今名。而《明史·地理志》云：县南有司空山，南疑东字之讹。阳升观，一统志云在县东四十五里，旧名朱阳观，祀南齐司空张昱，创自唐天宝间，宋政和间重建，易今名，与碑所述悉合。苏碑叙述甚详，其略曰：按梁任彦升《述异记》云：司空姓张，名昱，字伯玉，清河郡人也。齐明帝时仕至司空，及东昏侯嗣位，携家去阙，欲希长生以避世。历寿山，入朱陵洞，浮居舍宇，环叠左右，乃叹曰：身心清净，安能与世营营乎！遂闻洞南有麒麟山者，汉代苏隐隐此得道，驾麟车而冲天，以是得名，于是倾家居焉。旦夕诵大洞真经三十九章。梁天监二年八月，全家八十余口，白日冲天。陈天嘉初，有丹阳章、马二先生来曰：我二人乃司空弟子也。同入此山，精修道行，至四年二月，亦跨鹤登仙矣。今本述异记无张昱事，此碑所述，大约本于苏碑。苏碑又云：司空山去县四十五里，东西广一百二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高二千六百丈，下有温水源，故名温泉山，亦名紫麟山，及司空隐此得道，遂名司空山焉。中有大观一所，天宝七载建造，标额为朱阳观，盖取南岳朱陵洞当此山之南故也。文云'非以其神仙为可慕'，可谓立言有则，惜无以格君心之非也。是时崇尚道教，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至缪言玉帝悯中华被金狄之教，令帝主天下，悉归正道，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不久而金人内犯，二帝蒙尘，良可哀已。碑文呈进敕刊，故程元佐诸人皆书臣字。碑尾题'奉御宝批：依此刊石'，它碑未见此式。程元佐诸人不见于《通志·职官》，可据此补之。程峄字明道，遵义人，见麓山寺碑阴。'诗大泽之博远'，用司马相如封禅文语。

冲隐先生墓志铭

检校少保镇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兼侍读修国史臣蔡卞奉敕撰并书

先生氏笪名净之，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术，乡里号笪翁。余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从翁游。先生方在娠，一日，翁夙兴见杜道士入其门，俄失所在，心异之。有顷，先生诞焉。先生生而淳澹，识度深远，幼不茹荤，六七岁，日诵书数百言，从群儿嬉，辄画地为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时静一先生刘混康结茅积金峰，一见称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师也！"示之以轻举之法。先生跃而大喜，愿留师事，誓不复归，父亦欣然许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闲居金陵，闻静一高行，遣书致礼邀之。先生奉杖履以从，试与之语，率皆造理，屡称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静一遣先生持书过之，馆之后园西室，前有华果林木

叠嶂楼台之胜，近俯城市，远望百里间，而先生终日静坐，未尝出门。心窃奇之，乃出缗钱度为道士。先生志益精笃，静一悉以三洞经箓畀之，书符咒水以弭疾除邪，率多验。盖累年之间，尽得静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声名暴著一时。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术之士，首召静一来朝京师。从师入见，顾其貌，异焉，锡师名以宠之。元符初，赐所庐为观，号元符。今天子躬体妙道以临万邦，命守臣敦遣静一造朝，勿听其有所辞。先生与之俱来，礼遇尤至，敕有司大新厥宇，亲书宫名以赐，更号守静法师，领住持事。又明年，复召入朝，暨进见，弟子从行者皆有恩数及之。久之，得请还山，又加号凝和，赐御书画以宠其行。大观四年，复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馆建坛席，俾倡其教以示学者，遣中使赉之，缙绅士大夫多从听受。复固辞还山，上更以御书及画静一遗像付之。先是，九幽黄箓久废，世罕道者，先生发明之，二科仪式方大显于时。凡深山绝嵥，学者栖处其间，时或淫雨积雪，径路阻绝，先生必亟往饷之。岁稍不登，辄令减田租之入，以糜粥食饥者。不幸殍殣，衣衾瘗之。居数年，一日召其徒谓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师记吾之数不逾于此，吾将化矣。荷国重恩，不得面见天子"。乃索笔自草遗表以闻。翌日，具汤沐，易衣冠而逝，时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闻，天子嗟悼，诏赠冲隐先生，赉之缗钱。以其年十一月封窆于大茅峰之阳华盖峰下，受业弟子数十人，其上首曰傅希列，徐希和为养素法师，继踵住持，而希列被召为右街都监。后三年，又诏赠先生之父为承事郎，母周氏为孺人。盖自先生少时，臣已识之，及其将终，亦令人喻意于臣云，写遗表毕，属期已至，不得书数言以别。既葬数年，有诏使为之铭，铭曰：

识道之真，则遗其形，初成得之，上人太清。静一纂焉，少也无营，结庐峰颠，以遂于成。谁其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荐锡休名。召语于前，理畅而明，形虽有逝，神则常升。绪余之传，粤在斯铭。

(《茅山志》卷二六)

浮丘公庙灵泉记[①]

碑连额高四尺四寸，广三尺，二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正书，篆额题"浮丘公灵泉记"。在偃师。

文林郎行永安县尉管句学事张鉴撰

嵩高之下曰缑氏山，昔周灵王太子[②]子晋吹笙之地也。子晋授道于浮丘公，公接□仙去，距山不远，遗冢具存。民俗传为浮丘藏剑之所，即其巅构祠以祀焉。俯瞰遗阙，更为别庙，里民岁时祈报，逮至政和二年[③]夏六月，泉出庭下，澄彻象鉴，醴甘过饴，映带清流，人初易之，俄鸥凫泳者辄死，众乃惊悟，始识景贶。病者请祷，饮之即愈，于是相与谋，甃以文砖，疏为方沼，藻饰丹藤，祈向云来。洪惟永安授邑，肇自大宋，圣祖神宗弓剑所閟，而嵩高之岳，作镇中土，斤邑之间真仙所宅，灵显辈出，宜有福泽惠施于民，稽考传记，实泰国之祥。比年而来，朝廷清明，百度修举，综名核实，礼制乐成，河海宴清，芝禾并秀，泉石□□□□□功，[④]珍符嘉瑞，史不绝书。盖以皇天眷佑，上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业，顾不伟欤。则儒学之士，竞为词章，揄扬盛事，备诸声诗，以荐郊庙，实维持也。[⑤]今灵泉出于福地，神异

焯然，莫之殚载，檝虽不才，承乏州县，歌咏圣德，矧臣子之职，敢以斐陋而辞，谨著大略，以告来者。其辞曰：

嵩少之阳，复岫重冈，山维缑氏，作镇其旁，蒸为卿云，舒成景光，仙圣之宅，其神无方。在昔帝子，系自周王，浮丘挹袖，绛阙扶将，衣月吹笙，乘云帝乡，鹤驭莫返，凤吟松篁。遗宫庙食，宝剑珍藏，后千余年，醴流其唐，蠲痾疗疾，起痼愈尪，惟神之惠，表国之祥。帝德广运，馨明馨香，地不爱宝，天锡会昌，年谷顺成，降福穰穰，本支百世，万寿无疆。如山之崇，如泉之长，小臣作诗，德音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张当世书，董颛立石。刘士□刊。

（艺拓、《萃编》卷一四六。据弘治《偃师县志》校补）

①《金石萃编》卷一四六：按《偃师县志》，灵泉在县南三十五里，源出府店镇东灵泉沟。宋时始出，醴甘如饴，其后久涸，乾隆初复出。经浮丘公庙前与梨树沟水会为五龙□，西流迳府店镇北，屈而西北至江村寨北，滑城泉自东来注之。浮丘公庙祀浮丘伯，列仙传：姓李，居嵩山修道，亦修道于缑山，山有浮邱洞，尝作《原道歌》：'虎伏龙亦藏，龙藏先伏虎，但毕河车功，不用堤防拒。诸子学飞仙，在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护，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顾。'

②超案：'太'字据县志补。

③超案：县志作'三年'。

④超案：'泉石……功'，县志作'木石荐祉'。

⑤超案：'维持'，县志作'惟诗'。

重修白鹤观记

石连额高存六尺三寸，广四尺二寸，二十一行，行存二十八字，行书。额行书，同首题。下端残缺。

承议郎知简州平泉县事句轸

平泉县郭东门内白鹤观，据凤翅翱翔形势，擅仙客高洁声名，（下阙）扣而声和木茂，枝叶扶疏，地灵祷祈信验，气象轻清虚凝，爽垲（下阙）廊庑断绠，草侵庭户，鼠市于昼，良可叹息。政和四年甲午夏（下阙）怆然，乃集诸道众谕之曰："兹岂为国储祥之地邪，荷荒凉寂寥如此已甚也？"知观张洞微曰唯唯。轸（下缺）岂为民祈谷之地邪，何隳坏蠹损如此已甚也？"张洞微曰唯唯。轸复（下阙）其栗者无避其事，任其责者不辞其劳，早为之所，俾勿坏。"张洞微□敢不（下阙）轸再语之曰："盛夏非土工之时，食贫艰浮费之用，因旧补废，改故作新，（下阙）必劳民费财然后为之。"张洞微曰："敢不从训"。故起工于五月庚（下阙）己巳，用力少而见功多，费用省而成效速。殿宇斋房，天神貌象，焕然备，怡然成。轸闻天道以虚无为宗，以清净为本，爱（下阙）福善祸淫为应，震耀杀戮为权，消息盈虚为度，运行不怠，至公无私。子贡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广成答列御寇曰："天岂（下阙）听卑，难穷而易谄，自古圣贤化天下，训后世，未尝不因天而立教也。创是观者，无乃（下阙）教寓道托法于灵坛异迹之地，为一方胜境邪？不然，水旱可以祈（下阙）以保寿算，如是之应也，谨志兴修岁，刊之于石而传之不朽，庶几识（下阙）

政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记

朝散郎致仕赐绯鱼袋李鹭书并(下阙)

(艺拓、《金石苑》卷三)

①《金石苑》卷三:右碑在简州西平泉废县。按隋开皇十八年移婆闰县治躺黎池,属益州,唐改简州。元至元中省入州。李鹭,大临子,通达明敏,吏事有能名,尤工书,见费著《氏族谱》。

广州重修五仙祠记①

高五尺七寸,广三尺,十七行,行三十字,正书。额题'广州重修五仙祠记'。

广为南海郡治番禺之山,而城以五羊得名,所从来远。参考南越岭表诸记录,并图经所载,初有五仙人,皆手持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而至,仙人之□与羊各异色,如五方。既遗穗与广人,仙忽飞升以去,羊留化为石,广人因即其地为祠祠之,今祠地是也。然所传时代不一,或以谓由汉赵佗时,或以谓吴滕修时,或以谓晋郭璞迁城时,说虽不一,要其大致则同。汉距今千三百余年,而吴晋亦九八百余年,前此未之有改也。乃者守吏更治州舍,辄迁祠他所,后守继以其地斥酒室,真仙失故处,非徒神之不安也,而人亦不安。岁多盲风怪雨,疫疠间作,或海溢水涨为患,州人咸以谓五仙失所处而然,愿还其旧有日矣。政和三年春二月,余自乡郡移守此州,夏四月至官,闻州人之说,访问故址,犹有存者,又因读昔守程公师孟诗云:"欲举轻身上碧虚,善邻犹得道流居",及蒋公之奇诗云:"州宅之西敞华堂,我来跪拜焚宝香,堂中塑像何所见,乃有五仙乘五羊"。二公近在熙宁、元祐间,则知其迁徙亦未久,今不复,将遂失其故处,遗迹扫矣。名存实废,后何所考据。秋八月,乃即故地规度,还其所侵,畚除瓦砾草莱,以胥栋宇。恭承元圭冬祀赦文:应古迹坛场,福地灵祠,圣迹所在,令守令常严加崇奉,由是滋不敢置。明年八月祠成,其月二十七日,奉旧像并五石还祠。维守土之臣,事神治民,皆其本职,矧朝廷命令丁宁如是,其敢弗虔。予且代去,虑来者□不知,又□□之者,谨书以告,期永无废焉。十月十五日长乐张励记。

(艺拓、《广东通志》卷二一〇)

①《广东通志》卷二一〇:谨案碑在广州五仙观孙贲碑后,椎拓者少,故得独完。记云:'恭承元圭冬祀赦文:应古迹坛场,福地灵祠,圣迹所在,令守令常严加崇奉。'考《宋史》政和二年十月乙巳得玉圭于民间,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受元圭于大庆殿,三年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即其事也。而赦文云云,则二书所未载,得此可以补之。然则石刻之有关于史传,岂少哉!张励字深道,长乐人,吴礼部《诗话》称张公翊清溪图画坡公题词之后,有张励深道长句,仿佛苏体,亦佳。此刻笔意亦近苏也。

紫清观牒①

石高三尺六寸,广二尺一寸,五行,行字不等,行书,小字六行,行二十一字,正书,在芮城西门外。

尚书省牒保平军紫清观：

牒：奉敕：宜赐紫清观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政和五年八月八日牒

光禄大夫右丞薛（押）

正议大夫守左丞侯（押）

少师太宰

太师鲁国公（押）

保平军奏：本州界芮城县有侯真人降生台，在县城西，台上有唐咸通中所立碑，云河中府永乐县道静院道士姓侯名道华，大中五年上升。今据芮城县状，按图经，照得实载唐时升天侯真人降生台，修到观宇舍屋三十余间，塑像三清侍从真人等，乞赐名额。州司契勘，委是载在图经，缘未有观额，伏候敕旨。

□宁宫道士臣张道先摹刊

知观事道士臣高岳元立石

（《山右》卷十七）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按碑录牒文云：'保平军奏：本州芮城县有侯真人降生台'。《宋史·地理志》：永兴军路陕州大都督府陕郡，太平兴国初改保平军，（本保义，避太宗讳改）县七，芮城中下。侯道华见《唐会要》。《芮城县志》：侯真人降生台在城西紫清观侧，咸通三年邑令高元書筑台刻石，即此牒所云唐咸通中碑。又此碑以敕赐紫清为额给牒而立。末书政和五年八月八日。牒所列衔有'光禄大夫右丞薛，正议大夫守左丞侯，少师太宰，太师鲁国公，'以《宋史》考之，'右丞薛'者，薛昂；'左丞侯'者，侯蒙；'少师太宰'为何执中；'太师鲁国公'蔡京也。紫清观明并入真常宫，亦见芮城志。碑见《通志·金石记》。

观妙先生幽光显扬之碑①

大宋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国师乾元观观妙先生幽光显扬之碑

云阳南郭陈辅造

七闽西山蔡仍书并题额

先生姓朱氏，讳自英，字隐之，句曲朱阳里人也。生八九岁，牧牛郭干村，儿曹卷叶吹笳，鞭角驰牛，趻踔为戏，先生辞不能，牧儿哈焉，先生笑曰："尔骑牛，曷若我骑鹤？"徐徐出笛袖间，裂竹而鹤舞空下，先生跨背，鹤腾辄坠，牧儿骇呼，自是从牧，时能致鹤。或谓不祥，父母遂弃之入道，师玉晨观道士朱文吉。训笃肄业，先生过目掩卷曰"熟矣"，师盖未能，奇也。十有一岁，度为道士，仙标玉骨，固已棱棱迥出风尘外。先生幼生田野，未始目吾儒经史与夫道家仙籍，间焚香诵六经百子三乘三十六部，衮衮不绝，四远老师夙学，愿见眉宇。先生坐一室，闭目温绎，听者按无一字遗。及长，把笔为文章，混然天成，尤精风雅，句句警策，发药契经，如空洞之音焉。金陵牧马公亮遣吏持书，置而弗问，其师恐，告以未善，先生曰："不然，彼将劳我矣。"自尔与明真张练师绍英，扪萝上积金峰，窨天布坛龛，火浣而

栖。二人却谷，以至骨立，餐沆瀣，奔三景，修仪邻瑶佩之法，以速轻举。居无何，户外之屦满，顾谓张曰：“如何，比期绝迹而蹑我众，不泰多事乎哉！”张曰：“子勿嫌，人将挪子之不暇，如其嫌天下，断有不嗅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住一行，亦各其志，奚必同。”于是旦叠坛而夕渡江，将拜混元于亳社，礼天师于青城。方其历关而西抵剑门，道逢一叟，修臂鹤发，方目犊瞳，踞坐咄曰：“少冠奚自？”曰：“自华阳。”复而曰：“奚适？”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药。”叟仰天大笑曰：“少冠不闻陶隐居乎，可人也，五练而丹弗就，困然后发三朝浮名之叹，遂不成白昼腾踏，乃从狗窦一过。况汝骨结未就，道仅小成，若不潜晦光耀，将斫杨汝以仁义，劓刖汝以礼乐，为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投吾凿窒吾窍命之矣。”叟于是掐指暝想曰：“隐居告余，七百年后当有赤子出于茅山，殆此应。”已命先生闭目曰：“谨执余裾。”唯觉林梢拂足底，开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转，飞精剑法。事竟，先生曰：“血胎肉目，不识丈人，它日容进履如谷城影像可乎？”叟曰：“世号陈铁脚，即吾也。顷年先帝命遣求药海上，适有偓佺安期之滞，至无及矣。”言讫失叟所在。先生出关，欲遂东归，复思三茅道藏缺讹，乃载游赖乡校雠太清古本。居岁余，常日有丐徒武姓，提敝筐就斋堂石盘倒余食而去，众呵不动，候先生涤器已，即相讯问。黄衣初腊竞举手揶揄之曰：“朱茅山等类此乞索伍仙。”遂舍去，约先生且会旗亭酒家话心焉，顾谓先生曰：“汝真法器，弟故习未除，不酒溷，终仙累。能从否？”先生曰：“敢不从命蠢啃。”少选，触耳哄然，忽睹阛阓，顾谓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俄寻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蹑之，若蹈平陆，接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矣！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阴，然须幽屏，不厌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不尔，未易知也。”殊时，复会审□夷微，遽背而去，先生怆恨，暨还故山，刳心剔智，宝二师之诲，存三守一，追杨许之烈，未几，玉清昭应宫成，诏选名行。工部侍郎薛公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召先生，表辞，寻而宫车晏驾，章圣上仙，仁宗嗣服，明肃太后垂帘，丁晋公谓、王冀公钦若，并荐章三上，使两至，先生复辞。谢表温雅，有儒臣高世之风，朝廷嘉之，故晋公简诗曰：“大隐何妨混朝市，三天澄净谒元君。”冀公简诗曰：“何事故人违旧约，负琴携鹤待相随。”先生继答，词极清妙，二相上之，皇太后追怀华阳洞天为先帝祈嗣感应之地，故特谕二重臣强起先生，府县敦迫，且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授命敕，朱自英未经朝见，百官禁不通谒，虽梁器、陶景、唐礼、吴筠未足方万分。诏先生留馆玉清昭应宫，寻奉旨登宝符阁观天书，累表乞退，二圣眷遇方隆，以重违雅尚，先生得请东归故乡，抉志精思，心驰太空之境矣。朝廷使劳，车盖相望。先是，中贵人传上与太后慰藉语，山中百须，时上思许一新诸□。先生对：“道士当岩居穴处，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庶可报国恩。若效西方土木装严，非老氏俭慈之教，唯乞近山常宁一镇，为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从之。道藏三洞四阶灵文宝笈，实金绳玉控之秘传大法，自魏南岳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肃太后欲踵紫虚元君故事，祈授毕法，遥尊朱张为度保师，赐号观妙明真，建乾元、天圣两观以旌师资，先生于斯不辞。是时琅玕飞精，神景三炉，方四转火矣。居一日，拆江宁府递，得蜀州守萧贯传所谓道士武抱一书者。先生执书，泣数行下，弟子莫测所以。书责姓名显耀，天机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霄引去，犹为可救。文致藻练，绰有可观，缙绅先生，簪裳净侣，警其风声，有绘象刻石传于世，所谓武仙童者。天圣七年，大丹成，鼎瓢覆，丹灶弟子毛奉柔密启先生，眡丹叹息曰：“桑榆既迫，狗窦一过，信矣！”至其年十一月解驾，春秋五十有三。即夕掩关，敕弟子毋人，颇异常时。夜将半，弟子拥炉坛房，候警欬穴牖，朱衣

使者执册庭下，虽仪容甚都，光烨鉴人，毛骨童子辄谁何，徐徐答曰："真官下卢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辈牢扃锡息，不复出，顷之，先生问夜，对曰视星三鼓，须臾又问"玉晨声钟已否？"曰"未也。"连问者数四，钟既声，先生呼侍卫曰："吾行矣"！弟子人，但见危坐，手执祥符所赐玉如意俨然。是夕，天苦寒，先生顶生圆光，温融一室，玉体汗浃若珠琲焉。大敛际，有声隐隐自其棺出，法固谓之尸解，举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无故震者三，大众咸异，先生曰："若何与汝事。"继夕，迁神鹤唳，旋坛谷鸣若萧，凡三日。句容权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迪出镇，遣属官致词，邀先生，俾县加道修肃。俟先生过邑，不顾而去，令阴衔之，还又不少留，左右曰："县令朝服道左，当下车一见。"先生曰："非不愿也，顾血腥苦难近耳。"令闻益恚，至是按负租，乃尽逐先生徒弟，徒弟逃难不暇，而嘉祥异瑞，为其所抑，诬以中丹毒死，九重寥廓亦无从而达。越明年，令去任，克葬反真之宅　卜郁冈西麓方隅洞之东，拒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者是已。呜呼！以先生夙净基修，宜无不圆，犹有不幸，况悠悠之徒。后五十有九载，岁在执徐，先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过八十，即蠹简得西剑州道客任怀一录先生事，颇为疏略，漫灭过半矣，跪而泣曰："先生之道可以掩于一时，庸讵郁于千古。念可以发潜德之幽光，非夫子而谁。"其意以仆九十岁，逮亲先生三景弟子，谓得之详。仆归以告吾亲曰："石氏子之请，乃吾素志，汝盍表大宗师奉命藏雪，涓辰而书。"乃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骕高阳氏之遗裔兮，谜已字之灵墟，幼紫阳之羽褐兮，应赤子之讖符，度剑岭之危峨兮，执铁脚之长锯，凭黄河以徙涉兮，蹑星童之双凫。方帝三叶之庆祥兮，属春宫之位虚，祀高禖以诏弓韣兮，洞天缀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续元君之紫虚，馆昭应之隐几兮，阁宝符而观天书，上方遵崆峒顺下风兮，俄泠然其及归途，攀帝恩而恋恋兮，奈仙期之敢逾，朝辞绛阁而暮复绣岭兮，真官已降于庭除，足三乘圆七界兮，将耸身而凌空无，犹飙轮御六气兮，竟归神于清都。系曰保深息兮烟霞结庐，邀元游兮龙虎骖舆，怅超遥其无踪，存桐柏之丹炉，青牛谷冷兮石坛藓合，白榆风萧兮玉棺剑孤，徯虚皇之在宥，绵宝箓兮宗图。

世传朱观妙下世时，为丹药所误，既得南郭先生陈辅所作幽光显扬碑，乃知前说之妄，先生盖丹未及成而解化。南郭先府君少隐兹山，师事朱张二先生，是事皆目睹，非闻而知之也。顷冲隐笪君得斯文，将欲捐□金立碑于乾元，并一新坛馆。会冲隐遽解化，今养素徐君嗣开坛席，当成其志也。蔡仍题。

冲隐先生解化后二年，政和乙未岁养素法师徐希和始克立石。

（柳拓、《江宁》卷四）

①《江宁金石记》卷四：右碑在乾元观，文笔冗长，词多失实，如云句容权令酷吏也，候观妙过邑，朝服道左。考其时县令乃龚宗元，发奸摘伏，政称神明，尊从道流，未必若是。盖作者欲夸张其教，遂至诬谩失真耳。相传观废时，居民毁碑，将以煅灰，忽雷电合之，今细视，并无痕迹，盖亦故神其说。

刘海蟾仙迹①

碑高四尺五寸，广一尺八寸，九行，行四十一字，正书。在新郑。

卫州□□□□□观知事□重微一日忽睹□□□□弊履谒于堂，不礼，意恭甚，疑为求化者。揖之坐，竟不□语，但微哂不已。重微起取金与，未及房，已闻弄笔声。虑其污新饰堂也，急回视壁间，已有题字矣。重微方骇其怪笔，欲究其说，已失道人所在。其书，士人李兑以谓颇类仙人谢小娥笔□云□邢台仙书碑字证之，乃“秦人刘海蟾来过”也。字体如烟云徘徊，势欲飞动，似非凡笔所能为。然神仙之事，杳默难知，因纪梗概以俟识者辨之云。重微睹道人时，即政和五年乙未十一月十有四日也。鄱阳董宾卿。汲郡吕无逸书。

政和六年四月十八日，宾卿因行县再到此，详视前日所践壁间题字，益信其不凡。使诚人书得鹅转颈法，恐不能翥腾飞举，离绝笔墨畦径若此也。今天子明白入素□荐□□体□□神与天为一，且尝面奉帝训，尊崇道教，故异人奇士，继踵而出，不识此将以□天子□□而方且自天子之居来耶！宾卿谨题。

郡倅董公朝请留字，文林郎县令燕锟立石并书。

（柳拓）

①超案：中有‘秦人刘海蟾来过’七字。

济渎庙灵符碑

碑高三尺六寸，广一尺七寸，十六行，行十二字，正书。上截为符。

祖天祀子，治水静秽，丹命之告，虚元妙理。谣祛度诚，衡公觉慧，孝道悟平，七元魁宰。九气昊清，化含万象，变涉五行，阿紫隐彰。旋斡出入，律令无为，经营可立，丁壬缠交，升降呼噏，观全旷盈，聆□冲□。保合庶汇，役使众灵，高明日月，彻耀纬经，祥云紫秀，瑞气黄宁，感动寥极，静镇杳冥。□尽垢秽，洁嗽空色，尊灵益恭，乾天愈敕。仁慈以勋，戒箓乃职，久视不忘，道德崇力。帝御宝历，承绩金籙，泽滋圆足，日晖方升。昌辰上德，隆景中兴，三五法益，千万纪偁。急急如律令。

有宋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朔九月己亥谨建。

（柳拓）

寿光宫宸翰①

东京九成宫住持道士、虚静妙通法师项举之昨乞归元受业处州紫极寿光宫，可依已降指挥，敦遣赴阙，不许辞避。仍令刘既济躬亲敦遣前来，遣知论遣御笔，具知委闻奏，付刘既济□□封。

恭以主上圣文□武，□出于□天□度绝今古，不可伦□，凡日下有被□□□□□□得□片纸寸墨者，莫不□□□□□子及孙，而□待罪三浙□年，前后□承□□凡数十幅□□□日月垂光下□□室而有目有趾者莫不□□而□也。今年春□行秀州□□诏令诸处之□

□寿光宫，敦请虚静妙通法师项举之□既奉□□□□□行凡六日，至本宫即时具袍□躬□□圣训讫，而本宫知□抱一□师□□□□□请于皇帝御□□刊诸石□窃□□□□□文义□□其□□于一室□□□□□石□□□万世□于□□然□□□□□□之□□□□天下学士□□□如山林□□而□□之荣□□□幸也。政和七年二月二十日朝请大夫□□□□□□两浙计度□运□□□兼劝农使赐紫金鱼袋□刘既济□□□

（《两浙》卷七）

①《两浙金石志》卷七：右碑额题篆书'政和宸翰'四字。碑分三列，上列刻御书十行，行书。中列刻刘既济，下列磨灭，不辨一字。在遂昌县治南瑞山麓。元按：是时崇道，故有此敕。前刻御书，后记刻石之由，云数十幅，当不止此。此本宫道士抱一所刊，旧见又有刻于平江府者，凡二石，敕文同，有御押及御书印，侧有题款云：'明教大师、同知平江府崇真寿圣宫事臣郑子革绍兴甲戌下元，为师祖妙静项先生重立。'盖其徒孙所刻也。又有宸翰一碑，书法同是瘦金体，文云：'处道之士，纯静虚通，归元物外，尘不可扰，斯先生之妙用也。赐九成宫住持道士项举之。'应即记中所云数十之一。当时必有刻本，而今亡之也。文中有秀州字，此当时别院。项举之字彦升，七岁为遂昌紫极宫道士，大观庚寅往汴京九成宫。会金明池旱，应诏符召池中龙。举之挺剑结步，池水即涌溢，有七巨鱼浮水上，如北斗之次，雨随沾足。诏改紫极为寿光宫，赐殿额及田租。政和丁酉召赴阙，授紫虚大夫，葆光殿校籍，爵秩视朝散大夫。寿光宫在处州遂昌县南瑞山之麓。县志云：唐叶法善炼丹之地。宋元符三年，老君像眉端神光见，郡邑表闻。政和三年降御容于宫，宸翰赐额大书'紫极寿光之宫'六字，今存。

华阳观尚书省劄子

拓本高二尺六寸，广一尺六寸，行书，九行，行十六字，在丹徒。

华阳观昨奉府符，备准尚书礼部符，承政和七年正月六日尚书省箚子，奉御笔：自今后应天下道士，与免阶墀迎接衙府，及宫观科配借索骚扰，郡官、监司相见依长老法。右箚付礼部，疾速施行。仍关合属去处，符本府，一依尚书省箚子内御笔指挥疾速施行。仍关应干合属去处。丹徒县仰详前项省符备降御笔指挥遵依施行。政和七年八月　日

副知观事萧太素　　冲妙大师知观事赐紫汤太久立石

金陵袁仲亨刊

（艺拓、《江苏》卷十）

林灵素诗刻[1]

碑高三尺六寸，广三尺四寸，分三列，上中列俱十三行，下列七行，行字俱不等，行书。

（上阙）雷（阙）真（阙）大（阙）弟（阙）当今（阙）大道（阙）为则（阙）浙（阙）吴（阙）心吾

(阙)越之(阙)冲妙师、洞元妙应先生吴公有旧,思其人则感故也,将行求颂,而曰:

帝城二月春冲融,吾仁别我春阴重,买舟乘月醉中别,此去阐妙居琳宫。灵符杀鬼救群动,云章笔写生清风,慈悲领众行功行,天神福助还无穷。

政和八年二月初八日东京通真宫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先生视中奉大夫林灵素

皇帝赐书澄虑堂书

观妙崇道法师视朝请大夫成应祥

中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提举本州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两浙东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公事华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仲嶷立石

知神霄玉清万寿宫事冲妙大师吴应言命工摹刻

(《越中》卷三)

①《越中金石记》卷三:按是碑上截失去五六字,玩其词语,盖林灵素送道士吴应言归越而作。陆务观《家世旧闻》有云:灵素时时写其所作诗篇赠人。然笔札词句皆鄙恶,了不足观。及既幸,其徒黠者为润色之。今观是刻,已可得其大概矣。下列有徽宗书赐灵素通真达灵先生六字,疑即灵素所造天书云篆之体刻之以矜宠眷者也。徽宗政和七年诏天下天宁万寿宫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故州守结衔内有管勾是宫之名。但是宫在越者,有诏择僧寺之壮丽,故以大能仁禅寺为之。寺在郡城中,当日应言知宫事,自应立石本宫。今此碑出于谢墅,距城十余里,盖复寺时所移徙也。王仲嶷字丰父,元丰宰相珪子。建炎中知袁州,以城降金人,坐废。及兄婿秦桧入相,为之开陈,复元官奉祠放。行事详王明清《挥麈余录》。王梅溪鉴湖说曰:政和末,有小人为州,内交权幸,专务为应奉之计,遂建议废湖为田而输其所入于京师。自是奸民豪族,公侵强据无忌惮。所谓鉴湖者,仅存其名,而水旱灾伤之患,无岁无之矣。小人为州,即指仲嶷。迹其献媚灵素,亦内交权幸之一端也。

升元观敕①

石连额高六尺三寸,广二尺七寸,大小字共七行,字数不齐,正、行书,额题'升元观敕'四字,在泰安。

尚书省牒泰宁军奉符县升元观:

泰宁军状:据兖州仪曹掾兼兵曹娄寅亮状称:契勘兖州奉符县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官空洞之天,载在图经是实。即目宫观并无名额,却有建封院一所,逼连岳庙之后,殿屋完备,田产颇多,只一村僧占据住持,征役民间,安攒丘墓,秽恶不蠲,深虑触渎真仙不便,欲乞备申朝廷,改为道观。州司看详,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观,伏候指挥。

牒:奉敕:宜赐升元观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起复太中大夫守左丞王(押)

特进少宰(押)

起复少保太宰(押)

太师鲁国公(不押)

政和八年闰九月二十一日袭庆府管内都道正兼权措置升元知观事洞元大师赐紫道士李冲寂立石。

(艺拓、《萃编》卷一四七)

①《金石文字记》:右碑在泰山东南麓升元观。考《宋史·娄寅亮传》,但云政和二年进士,为上虞人,不言历官兖州,亦可以此碑补史之阙。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碑前载泰宁军状称兖州奉符县,其右旁书'政和八年闰九月二十一日,袭庆府权措置升元知观事、洞元大师、赐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纪》:政和八年八月乙亥升兖州为袭庆府,故先称兖州,后称袭庆府矣。牒后列尚书省长官曰'起复太中大夫守左丞王'者,王黼也。曰'特进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复少保太宰'者,郑居中也。皆有押字。曰'太师鲁国公'而不押者,蔡京也。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元丰后敕出尚书省,亦然。崇宁间,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来'长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夸尚谓之司空敕,亦曰蔡家敕,盖妖言也。京败,言者数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类,偶不及蔡家敕,故至今敕字蔡体尚在。此碑敕字正蔡体也。

敕赐神居洞崇道庙额记①

碑高五尺二寸,广二尺六寸,四截刻,正书。在临汾。

尚书省牒平阳府临汾县神居洞:

平阳府奏:本府临汾县姑射山姑射洞,离洞二十里有庙,名姑射神人庙。谨按南华真经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等,及检照本府临汾县图经云:姑射山在县西一十八里,姑射庙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唐武德元年置,即不载古洞事迹。本府遂下临汾县勘会到本县姑射山岩下,有古大洞一所,里有旧塑神人景成先生、洪涯先生等像,有小殿一所,内有玉皇真官真人玉童玉女等圣像,并有皇甫靖法师留下上清法箓,见今有道民看管。洞西有龙堂一所,道堂二所,内亦有羽流居住。未有名额,伏望特赐名额。伏候敕旨。

姑射洞

牒:奉敕:宜赐神居洞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政和八年闰九月十八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范

中大夫守左丞冯

少保少宰

太师鲁国公(在第一截)

尚书省牒平阳府临汾县崇道庙:

平阳府奏:本府临汾县姑射山姑射洞,离洞二十里有庙,名姑射神人庙。谨按南华真经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等,及检照本府临汾县图经云:姑射山在县西一十八里。姑射庙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唐武德元年置,即不载古洞事迹。本府遂下临汾县勘会到本县姑射

山岩下有古大洞一所，里有旧塑神人景成先生、洪涯先生等像，有小殿一所，玉皇真官真人玉童玉女等圣像，并有皇甫靖法师留下上清法箓，见今有道民看管。洞西有龙堂一所，道堂二所，内亦有羽流居住。未有名额，伏望特赐名额。伏候敕旨。

姑射神人庙

牒：奉敕：宜赐崇道庙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政和八年闰九月十六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范

中大夫守左丞冯

少保少宰

太师鲁国公（在第二截）

神居洞

维宣和元年岁次己亥，三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朝散大夫、直龙图阁、权知平阳军府、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管勾学事钱盖，谨遣承务郎、知平阳府临汾县事王伸，敢昭告于神居洞。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自帝尧往见四子，黄帝问道于务成之后，神人虽不可得而见之，然有遗洞存焉。窈然空然，世谓神人所居者在是，而不知平阳一境，阴阳常调，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民无夭阏，物无疵疠，皆赖神人之化而致然也。兹被湛恩，昭锡洞号，岂独四方万里之远皆识神人之居，又共庆神人之化，与日月争光而无极也。尚飨。

崇道庙

维宣和元年岁次己亥，三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朝散大夫、直龙图阁、权知平阳军府、管勾神霄玉清万寿宫、管勾学事钱盖，谨遣承务郎、知平阳临汾县事王伸，敢昭告于崇道庙神。昔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于藐姑射之山，黄帝枉驾游姑射之山，问道于务成子，盖姑射实先圣问道之所也。庙像之设久矣，而名无以称焉。今天子执古之道以御今，有握图御极，翕张阖散，与帝尧之治无异道，故锡庙号曰崇道，所以示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之意也。涓日之良，谨以赐额揭示于庙，神其鉴之。尚飨。

距城之西十八里有山曰姑射，南华真经所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者"是也。□有大洞，乃神之居，东南有旧庙，乃神之像。事迹彰彰，尤可注意。而前此守邦者，往往心畏简书，目乱朱墨，于古圣迹非惟不知，亦所不暇。因使洞蔽荆榛，庙穿风雨，而神失所安，人不知肃，良可慨已。政和丁酉，今龙阁钱公来偃是藩，政平讼□，吏畏民服，暇日既多，惟古是好，乃按临汾县图经，得姑射神人之事，稽考采摭，抗章于朝，以丐名额。天子嘉其请，诏赐洞曰神居，庙曰崇道，既遣官书而揭之，然后稚老耸观，远近奔走，且知平阳之有姑射，而姑射之有神人也。抑尝原事之废兴，虽因乎人，固有人力之所不能及者，一系乎世之如何尔。昔尧尝往见四子于姑射之山，当是时也，洞之与庙为如何哉？自时厥后，寥寥数千百载，而褒崇之礼未加焉。逮我圣天子嗣位，仁如天而智如神，礼乐彰而法度著，以今准古，运适符尧，此洞此庙，所以复兴于今日。不然，岁在壬辰，何以先获天正尧瑞之石于是山之北欤？

宣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承务郎知临汾县事王伸立石，朝奉郎知临汾县丞赵不约书。

守洞道民孟□同襄陵齐从同刊

江东散民吉志模

（艺拓、《山右》卷十七）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此神居洞、崇道庙赐额敕并祭文及记，分四截刻。首截赐神居洞牒，二截赐崇道庙牒，三截祭文二，四截王伸记，赵不约正书。姑射山，《隋书·地理志》：临汾县有姑射山。《寰宇记》：临汾县有石孔山，九孔相通，深不能穷。新志：姑射山在县西三十五里，即古石孔山也。上有姑射、莲花二洞，其山南跨襄陵、太平二县界。庄子云：'藐姑射之山，神人居焉；'又云：'尧见四子于藐姑之山，汾水之阳'，后世立祠，即本于此。姑射神庙，《元和志》：武德元年敕置，均与碑合。景成先生，《一统志》云：景成先生清奇契道，隐居临汾姑射洞，功成升霁，遗蜕至今尚存。洪涯子，神山人，名居敬，年四十辞家入山访道，遇山人，引见景成子，得姑射洞居焉。能变化，出入神异，明宗召对称旨，赐爵不受，归假葬衣冠，脱然而去。皇甫靖，临汾人，母武氏，梦神人食以桃已有娠而生，稍长，有方外志，后谒刘真人，示以神用，触石如入虚，游空如履地，变化莫知纪极。政和八年走三山宝箓坛前，得三洞真篇及法衣一袭而归，曰吾夙志酬矣，数日而逝。

奉安玉册记

元丰四年，神宗皇帝若曰：惟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九天采访使者，盖天之贵神，与世为福，而隆名徽称，历代置而不讲，甚非所以答赛神明之意，其进号应元保运真君。遣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廖维，护送金书殿榜并敕文即赐焉。先是，本观道士陶智仙诛茅创宇，发地得殖瓴一，破之，以土实，厥土五色，获铜泉一，其文曰"应元保运"。初不知其何祥也。后二年而明诏宠加，与泉文符，廖维即取其泉以献。恭惟皇上南面，百神受职，天启其衷，幽冥同符，不其伟欤？粤政和五年，今上皇帝临莅天下之十六载，以意承考，以道交神，而神祇祖考安乐之，式瞻四方，靡神不宗。乃眷南顾，惟应元保运真君陟降庭止，在帝左右，惟我神考肇建鸿号，而典册未备，遹追继承，其在我后之人，乃命有司备礼册命焉。遣入内内侍省敦武郎黄京，奉玉册以至。册文有曰皇帝名，且曰"谨再拜言"，其恭如是。守土之臣与县令、祠官，跪起荐进惟谨。厥册刻以嘉玉，贯以金縢，藉以文锦，外匣下床，彤髹钿饰，光彩焜耀，穷工极丽，不可名字。冠褐之徒，拭目荣观，欢呼鼓舞，动色相趋。既而奉安于别殿，之后一年，而祠吏臣翱实来奉香火。黄冠羽衣无虑二百辈，雁行而进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崇黄老之学，寅奉明神，聿修阔典，礼重文薪，绝后光前。而金石之刻不刊，无以铺张王灵，昭示来世。非老于文学者，其谁宜为？"臣翱曰：道士言是。谨按录异记：唐开元十九年，明皇帝梦神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曰：我九天采访使者，当馆我于庐山西北隅。明日又降于庭，命吴道子写之。遣内供奉持使者真图，建立祠庙于山之阴，明皇帝亲书缪篆殿额以赐之，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无采访之称。其榜固在也。建庙之初，祥异甚夥，事见李玭① 庙碑、潘观祥验记、张景述续浔阳记、陈舜俞庐山记。故世谓使者之号，庐山之祠，皆权舆于有唐，发祥于明帝也。臣翱考之不然。按五岳真形图，其说曰，五岳皆有佐命之山，嵩、岱、华、恒以少室、武当、罗浮、括苍地肺，女凡、河逢、抱犊为佐命，分治四岳。惟衡

岳孤峙而无辅。故黄帝省方，南至于江，请命上帝，乃建潜、霍二山为南岳储君，又拜青城山为丈人，庐山为使者。则使者之名尚矣。真形图虽兴于中古，然历世方士，祖袭授受，东晋之世，辑而成书，不可诬也。开元中，天台司马子微谓五岳皆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因敕五岳各立真君祠，其说盖出于真形图。而开元诏书，青城丈人庙、庐山使者庙，选道士奉香火，视五岳真君祠，则庐山房祀，意自司马子微发之。其肸蠁昭晰，见于梦寐，不可知也。详考传记，使者之神，盖德镇之高真，祝融之夹辅云。其说见于东晋之前，而九天采访之名，盖后世所加。其庙于庐山之北，则自唐明皇帝始。至南唐改号通元府，本朝太平兴国二年始以纪元赐今名。世惑于俚俗肤浅之碑，齐谐志怪之说，弗加深考，以失事实，故并论其本末以祛来者之惑焉。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建。

朝散郎提点太平兴国宫赐绯鱼袋臣洪刍撰，草莽臣侍其偉篆额。

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道士臣陈思恭、臣陶知常、臣章安主、臣沈继彬、臣李仲恭、臣萧敏修、臣高至道建。

（《采访真君事实》卷六）

①超案：原刊误作'李批'，据唐九天使者庙碑改。

武仙童书碑

上刻仙童小像，道士戴道成画。

抱一启：啸傲升平，轻欺富贵，扶疎丹桂，难藏明月之光，峭绝青山，莫滞白云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名姓已彰，四海形神，别隐三山，岁月何定，铅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圆而美之为美，绛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人山孰是。水积成海，气积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语。抱一货药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宁殊，轻举行修，长生道在，多是逍遥于云水，未尝暴露于天机。知者谁言，行者自见，聊舒悬悃，以代笑谭。一日三秋，咫尺万里，阳气如烟，荒郊似水，更保冲和，别休清问。今因鱼雁，聊附寸心，书到山前，已申鹤望，谨状不宣。

故交道士武⊙上

道者之右　　二月二日

圣主搜罗物外人，总来金阙见灵真，余余不愿彰名姓，别得田元道可亲。我知已有好名传世，早须遁别隐深山，他时异日相看，去也日月好明。

观妙先生曩尝邂逅武仙童，后先生于仁庙时应诏还山，忽接仙童书，殷勤诲谕，意警先生韬光晦迹，世不耀名。其真墨迹，政和四年八月间圣上道君皇帝搜罗天下奇异之文，遂为本邑句容令黄学士唐傅索取以进。于戏，斯本旧偶摹写，今命工刊于石，庶永其传焉。时政和八年岁在戊戌，仲秋望日，茅山乾元观住持知观道士杨守程题志。

（《茅山志》卷二五）

启母殿题记①

石高广俱二尺六寸，十一字，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书。在登封嵩阳书院讲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团练使知东上閤门事提举中太一宫兼祐神观公事王郅子坚，右武郎提点醴泉观陈彪炳文、忠训郎王渊深甫，因随侍□□节使太尉诣崇福，得获恭参启母殿下，遂观圣迹，不胜大抃。时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谨题，捧砚人刘天锡。

政和八年端午日，静正法师视朝散大夫知西京嵩山崇福宫事张若□，太上都功法箓弟子知庙事曹仲恭摸，嵩阳聂□□□

（《萃编》卷一四七）

①《说嵩》：傅梅《嵩书》曰：往来嵩山之麓，每每从瓦砾荆棘中见有古人尺碣片石，磨洗识认，但文字可识者，移置存古书院，嵌于堂壁，若鳞次然。叶封兴复嵩阳书院，乃移置于此。

《金石萃编》卷一四七，按记云：'诣崇福，得获恭参启母殿下，遂观圣迹，不胜大抃'，《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宫在登封县城东北五里，汉武帝创建，名万岁观，唐改名太一观，宋改今名，为真宗祝厘之所。启母庙在嵩山麓，庙前有启母石，古云涂山氏所化。汉武帝祀中岳，见启母石，因建庙焉。此记所谓圣迹，殆即启母石也。戊戌年十一月己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记刻于端午日，故仍称政和八年。

崇佑观牒①

碑高五尺四寸，广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计，行书，在朝邑。

陕府西路都转运司奏：据同州申：据朝邑县申：本县耆老人户贾庆等状：本县城西有岱岳行宫，地居高阜，殿宇宏壮，屋舍计一百六十馀间，自来请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亢旱，祈求雨泽，皆获感应，人民无不归仰。伏乞敷奏朝廷赐宫观名额。本县侧近并无宫观，遇天宁节开建道场，委是顺便。本司保明是实，伏候敕旨。尚书省牒同州朝邑县崇佑观：牒：奉敕：宜赐崇佑观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通议大夫守左丞王（押）

起复少傅太宰（押）

少保少宰（押）

太师鲁国公（不押）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柳拓、《萃编》卷一四七）

①《关中金石记》：后题云'通议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复少傅太宰（押）'者，郑居中也，居中以六年为少保太宰，七年八月以母忧去，十一月起复，八年进少傅。'少宰少保（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为特进、少宰，八年七月为少保。'太师鲁国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纪、列传考之，皆合。

镇江府金山神霄宫碑①

汪 藻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诏天下悉立神霄玉清万寿宫。镇江府以金华龙游寺改建如诏书。越明年，馆御既严，象设既新，学徒劝趋，云委川至，声闻京师，于是上亲书殿阁等名十以赐。又明年，臣某领府事，上曰：神霄宫成当书，汝某其书之。臣谨稽图牒及道藏书，金山始为浮玉山，言至玉京诸峰浮而至者。后有即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传，先唐时尝为龙游观，已而为浮图氏所有者几二百年。金华阳氏洞天记曰：中国洞天不名于载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盖其前临沧海，却倚大江，独立无朋，以天为际。风涛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环其左右，揽数州之秀于俯仰之间，而下蟠鱼龙之宫，神灵之府，盖宇宙奥区，古今胜处也。则高真所庭，逸士所庐，天閟地藏，余千百年，一朝翛然为海内琳宫之冠者，夫岂无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由神霄玉清之地，抚炎精累洽之运，凡意所属，天必从之，方且恭承秘训，兴既坠之绪，浚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宰天下，其神机所运，虽两仪二气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则名山大川，东放嵎夷，西属昆仑，南极丹渊，北连穷发者，特其融结之一。矧兹山为吴楚之冲，去京师二千里而近，在吾顾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属，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视东南，与天无极，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职，惟恐其后。故华榜既揭，天宇澄穆，鹤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兴，赤龙自献。世徒咨嗟太息，以为瑰奇诡异之观，殊不知天人精祲，脗合冲融，超出形象者，乃其余事。故臣尝论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说，望殊庭于仿佛者，未尝不自以为得与神明交也。彼不过涉其径庭，味其糟粕，区区于巫祝之小技，机祥之末节而已，亦尝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于戏盛哉！自浩劫以来，书契所传，兆于变化，出应帝王，明道阐教，为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传得道而应世者莫盛于黄帝，游赤水则遗其元珠，访具茨则迷于大隗。盖黄帝自区域而企天游，故纳山川于车马之间而不足，上由霄极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余。则臣以为自浩劫以来，书契所传，上一人而已者，岂为过哉？上敕漕臣詹度总视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为殿三：曰长生、曰青华、曰黄箓；为台二：曰宝华、曰蕊笈；为阁二：曰龙游、曰经。又为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黄澄居之。澄学道茅山五十余年，流辈推重。上以金山为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从班，适守兹土，事成而书，臣之职也，敢以菲陋为辞。谨拜手稽首而献文曰：

帝膺宝训临九躔，万灵祇卫来三天，真人下执枢中权，凝旒不动堪舆旋。闵兹颓俗劫屡迁，炼形蜕骨谁非仙，聿兴妙教穷海壖，丛霄相望清都连。伟哉浮玉当大川，地维四绝中巍然，世氛不及环以泉，吴峰楚峤输风烟。天穹地博栖万椽，宛如龙汉初开年，帝挥宝墨题其巅，神光下烛阳侯渊。金符玉简功用全，蛟龙奋栗江神虔，惊涛弭伏云海鲜，回翔缟羽登蜿蜒。霞光星爛其数千，乘光日觐虚皇前，坐令下上侔高圆，焉知帝力施天边。下臣作颂镌苍坚，不磨要与兹山传。

（《浮溪集》卷二十）

①超案：题下原注：'为毛友作'。

郁林观题记

拓本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九寸，正书。六行，行八字，在海州。

通判海州刘居实德充，按行属部，过妙云观，登师子岩，至郁林观少息，投宿海清宫。重和二年仲春十有一日。

（艺拓、《江苏》卷十）

神霄玉清宫记[①]

碑高一尺六寸，广五尺三寸，六十五行，诏每行十六字，跋每行二十字，正书。在潞安。

神霄玉清万寿宫诏

御制御书

道者，体之可以即至神，用之可以挈天地，推之以治天下国家，可使一世之民举得其恬淡寂常之真，而跻于仁寿之域。朕思是道，人所固有，沉迷既久，待教而兴，俾欲革末世之流俗，还隆古之纯风，盖尝稽参道家之说，独观希夷之妙，钦惟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体道之妙，立乎万物之上，统御神霄，监观万国，无疆之休，虽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实明神所司。乃诏天下建神霄玉清万寿宫以严奉祀，自京师始，以致崇极，以示训化，累年于兹，诚忱感格，高厚博临。属者三元八节，按冲科启净，供风马云车，来顾来飨，震电交举，神光烛天，群仙翼翼浮空而来者，或掷宝剑，或洒玉篇，骇听夺目，追参化元，卿士大夫侍卫之臣悉见悉闻，叹未之有，咸有纪述，著之简编。呜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孚祐者，自帝皇以还，数千年绝道之后，乃复见于今日，可谓盛矣，岂天之将兴斯文以遗朕，而吾民之幸适见正于今日耶。布告天下，其谕朕意，毋忽。仍令京师神霄玉清万寿宫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无穷。

宣和元年八月十二日奉圣旨立石。

王文考作鲁灵光殿赋，每韵兴感，止说圣哲之明；洪景卢作唐选德殿记，每节极论古今得失，纪纲法度；宋抑庵翁为长春观碑，载上党土俗好古，文士以笃实才能，武臣以勇悍忠义，方士以纯纯朴素，各守其一，缙绅于功名之场，俾后人持守者，贵乎取信也。神霄宫有道士曰刘知演，长子县之北军人民，髫年出家，礼本宫宗□提点武时晏，为时执巾栉，席□修炼道业，徒众愈兴。公丛林首出，锡嘉号曰冲真玄静大师，为潞州道正，赐法衣上品，掌教数年。又曰同辈提点许知柔、冲虚大师本州提举李知微、知宫李知章、冲靖大师董知简、本宫提举李知常、赐紫金襕体真德静通妙讲师武知宁、本州提举齐知容、提领本宫王知明等，管领宫中事，内外成迹，既而许武鹤飞。暇日，道正语之余曰：宣和御书手诏摹刻碑记，

经兵火后，访之已无。今石本金文玉轴，笥中尚在，遂出而观之，神笔灿然，谓曰：若命工复刊诸石，且览之者不待推寻岁月，自知神霄玉清万寿宫之梗概也。逮我国家大元圣朝崇道通玄之诚意，又见前代御书至宝，不与烟尘俱灭。物之废兴，文之显晦，盖亦存乎数耳。

壶林龙溪东垫仅庵王天利跋。

雄山逸人贾志道摹写刻石。

本宫道众管领事务董德义、孙德安、张德元、常德静、程德余，魏德新、张德忠、张德诚、董德裕，常德荣，李德温、王德信、董德良，郑德玄、康德邻、李德润、秦道顺、史道靖、暴道澄。

道门习业童子一十五名，勤劳人崔子忠、乔得用。

大元国至顺改元岁次庚午夏六月下弦癸卯吉日

冲真玄静大师前潞州道正刘知演，同知宫王得信等重立石　　　　石匠提控王温摹刊。

（《山右》卷三三）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三：按此为宣和元年八月丙戌御制御书《神霄玉清万寿宫记》，见《通鉴长编拾补》。惟《长编》文有删节，而此碑全录其文，则有详略之异。末云：'仍令京师神霄玉清万寿宫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无穷，'皆与此同。《宋史·本纪》：政和七年二月甲子，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灵事。辛未，改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重和元年七月壬辰，班御制《圣济经》，以青华帝君八月九日为元辰节。宣和元年正月戊申，日下有五色云，皆可与此记相参证。末有宣和元年八月十二日奉圣旨文。钱詹事大昕《四史朔闰考》：八月乙亥朔，十二日为丙戌，碑与《长编》颁记日并合。碑为元潞州道正刘知演等摹刻，末题'壶林龙溪东垫仅庵王天利跋雄山逸人贾志道摹写'，按《一统志》，雄山在长治县南六十里。

汾州介休县龙泉观三清殿记

拓本高一尺四寸，广一尺一寸，十五行，行二十字，正书。

汾州介休县龙泉观三清殿创于绍圣丙子岁，经营缔构，越二十年，云梁绣桷，宝像金案，皆极壮丽。独殿址庳陋，未暇崇饰。羽衣宋云深始舍俗入道，□意寅奉，洒扫荐享，曾未阅月，顾其基且圮，层构虞无以支持，乃恻然于怀，夙夜匪康。遂发勤恳，杖藜延化，不问贵贱贫富，家至户到，诲其羡余，以济厥用。邑人感其诚笃，欣然乐与，所计瓴甓，不日而备。道友□贤等嗣其志，而以己钱请给匠佣粮粆，于是鸠工募役，精加砻砌，三季功毕。云深有日哀诸道众，致斋严祀，告成于神。宣和二年十月二十日乡贡进士李□记。

石同里都维那杨皋副维那刘荣

维那耿思□副维那张师雄　助缘孔氏

行北极天心正法住持龙泉观赐紫道士温抱一立石

无为居士书丹　平陶张茂能刊

（柳拓）

养气汤方

磨崖高一尺三寸，广二尺，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按广南振生论载养气汤方：附子（圆实者去尽黑皮，微炒，秤四两。） 甘草（炙，秤一两。） □黄（汤洗浸一宿，用水淘去灰，以尽为度，焙干，秤二两。）

右三味同捣，罗成细末，每服一大钱，入盐点空心服。皇祐、至和间，刘君锡以事窜岭南，至桂州，遇刘仲远先生口授此方。仲远是是时已百余岁，君锡服此汤，间关岭表数年，竟免岚瘴之患。后还襄阳，寿至九旬。尝云闻之仲远曰：凌晨盥栉讫，未得议饮食，且先服此汤，可保一日无事。旦旦如此，即终身无疾病矣。

宣和四年上巳日，朝请郎提举广南西路常平等事晋江吕渭记。

（桂拓、《桂林》上册）

鲍耀卿题名

高二尺二寸，广三尺三寸，七行，行四字，正书。

提举常平鲍耀卿同知州军事李裁瞻谒虚鉴真人。

宣和四年壬寅端午日识

（《萃珍阁蜀碑录》第五册）

道士杨大均祖考墓表

高二尺三寸，广二尺二寸，五行，行十二字，行书。

政和七年四月十五日，蔡州□宁万寿观道士杨大均葬祖考于汝阳县凤源乡北魏庄村之原。宣和四年十月望，太师鲁国公蔡京书表其墓左。

（柳拓）

祈福观钟款

大宋国荆湖北路复州玉沙县白沙居住奉道弟子柴瑗，谨施财命工铸造鸿钟一口，舍入本县祈福观永充供养。所资善利，用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疆，次保家门平善，人口乂宁者。宣和乙巳岁三月十六日志。

（《湖北》卷十）

玉华宫四帝御押

高一尺八寸，广一尺一寸，分两截。上截为太祖、太宗、真宗等四帝御押，下截题记，七行，行字数不等，正书。在博山。

四代皇帝御书押，谨命工再□□石，朝夕瞻□，上答圣恩。

宣和乙巳重六日。神霄玉清（下缺）紫道士（下缺）

（艺拓）

紫虚谷题名

碑高一尺一寸，广八寸，六行，行八字，正书。左行。唐嵩阳观碑阴。

涌上卢汉杰率金台李百和、颍川李刚中游紫虚谷，设道友茶，酌七星泉，登三醉石，回观圣德碑。时宣和七年岁次乙巳改元二日题。

（艺拓）

拱极观记①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五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正书。额同首题。在华阴。

朝奉大夫新差提举京（缺）

大观初，太上皇以水行协序，润下收功，解梁奏盐泽复兴，宝艘荐瑞，散则摇银海，聚则拥雪山，其获十（缺）宗社无疆之休。圣德谦冲，功不自有，乃归美于三灵眷祐，百神受职，申遣王人，往会漕臣洎郡邑官僚，按封内与夫邻境方丘岳镇，凡祠宇载祀典者，（缺）灵贶，且为民邀福。而华阴西岳金天顺圣帝庙得重葺焉。先是，庙中有北极真武殿，寄庑下提举修盖官王□□□□□□□□庀事仲千焚香，祈得吉卜，矢当告迁以表异，显德柸应如响，遂即庙垣之东徙建殿宇，并抗章请差华岳观道士雷道之□□□焚诵及管真武道院。道之因辟庙壖隙地，增广作堂室、廊庑、厨库凡百楹。重和元年冬，召使王仍来降御香，肸蚃有感，奉圣旨拨赐岳庙旧田伍顷，特免二税，充斋粮。宣和七年四月，恭被宸翰，赐观名曰拱极，复令道之永绍住持，兹其始因也。仰惟北极真武灵应真君以辅佐玉帝而照临下土，幽无弗烛，远无弗届，感无弗通。其炳灵妙用，虽默运于冥冥不测之中，断邪灭妖，拯危拔苦，福善祸淫，每著于昭昭可见之地。上卫皇图，下济群品，阴功密德，殆不可数计。察人间善恶功过，欲使愚迷迁善远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爱，洞洞乎如在其上，故寓神之

馆，随在在而严饰也。况拱极肇营，境占胜绝，面横莲岳之三峰，背折龙门之一曲，山川秀异，物产瑰琦，诚古今仙圣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会也。道士之自徙殿至赐观额，住持二十年矣，既克己砺行，遵奉戒箓，普施符药，且得同徒郭随之协赞薰修之外，共葺观事，□薙榛莽，疏□泉石，培植松竹花药，虚而明者轩亭开，邃而雅者洞府列，烟霞葱胧，风月澄澈，将与华岳观相表里。门枕大路，介乎京洛雍蜀之间，过客幢幢往来，名驰利骛，尘染泥污，乃□妄触祸机，横罹罪罟，覆车相望而不休不止，吁，可闵欤！岂知□宫清净，近在道周，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机返照，颐神引年于斯也。公度庸浊凡躯，夙叨道荫，言念宿世于真君或有少缘，蒙祐多矣。醮泉探符，则告以吉凶之祥，鸾居求嗣，则锡以龟蛇之梦。神休灵贶，无所报称，于是羽人求记，谨斋戒缉文以摅丹悃云。靖康元年八月三日记。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观旧记，爰自圣朝靖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刻诸瑰琰，意欲传于久。昨缘兵革遽起，大火纵焚，致于泯灭其文，则道之□尝录之以行，逮今十三载矣。经曰：天地运□有数而不失也。道之虽至愚，缅思景贶，得非真君之密赞耶。谨募工重刊于石，恭铭休美云。时绍兴九年岁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岳知殿兼拱极观主赐紫道士雷道之谨记。

进义校尉特添差华州准备差使权华阴县赡军务权诜书　副观道士杨子淳　知观道士杨道诚立石。　王文友刊

（艺拓、《萃编》卷一四七）

①《金石文字记》：右小碑本在拱极观，观已久亡，万历中有人掊地得此碑，置之岳庙中，与《宇文周碑》并立。其碑文鄙浅无足采，然吾于是有以见宋人风俗之厚，而黄冠道流，犹能念本朝而望之兴复，其愈于后世之人且千万也。夫绍兴九年，高宗方在临安，而金人有许和之约。考之于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诏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尚书省榜谕。九年三月丙申，王伦受地于金，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宿、亳、曹、单州及陕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楼炤宣谕陕西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兴军。则此地之复归于宋，盖无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丧乱之际，而系思本朝，辞微旨切，以视夫士大夫之靦颜臣仆者，不大有迳庭邪！余见朝邑藏春坞之记称阜昌癸丑。西安府学有华夷图刻，亦称阜昌七年，而以伪齐刘豫之号而欲寿之贞石，岂不见此文而愧死也。其没于土中久而后出，岂陷金之后，观主瘗之如郑所南井中《心史》之为邪？《金石萃编》卷一四七：按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有'公度凡躯'云云，雷道之记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则当为薛公度作矣。而《关中金石记》乃云薛存撰，或别有所据欤？《陕西通志》：拱极观已无考，据碑文则重和元年降御香，宣和七年赐观名，靖康元年刻碑记，旋遭兵革，至绍兴九年重刊。当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内侵，皆在河北河东一路，其时关中尚属晏安，逮绍兴九年和议已成，陕西之境在受地数内，故重刻碑记，尚觉优游。乃绍兴十年永兴陷，至十二年则全陕悉沦于金矣。《金地理志》京兆府路郡县皆皇统二年定制，即绍兴十二年也。

灵宝经堂记

张　著

灵宝经堂者，海虞陈君彦昭尊经之所也。初，里人月诵是经，往往即所居第，君不堪隘亵，尝欲特为甚所。既而得巨龟蛰于是地，会岁甲辰春三月三日，属玄武①降神，遂刻木为

像。越明年丙午，构屋四楹，缭以周垣，中崇像设，而函灵宝经寘于几格，因以名堂，而请记之。矛闻老氏之有经，自周柱下史聃著道德五千言，而后大洞王经等凡三十六部出，汉魏间独灵宝经始托于龟台金母，次得于会稽山中，及葛真人所受，前后四传而成帙焉。其经有灵文洞章，空歌秘咒，灵书符篆。曰灵宝者，道德之字也。盖道在天地间，立造化，行鬼神，小无不在，大无不周，逝不可测，远不可量，神之又神，元之又元，天下之至灵也。得是道于心，则虚明洞莹，静具方寸，实足以烛万象，如龙之有珠，如天地之有日月，世之奇珍异物，莫之能比，天下之至宝也。抑是宝也，元始非独有，人非独无，元始非不传，人非不能受，惟宝得其所宝，则道为吾心之灵，宝失其所宝，则心为凡物役。彼谓非宝而不求，求之而不力者，元始得不为之悯乎。今彦昭保是经，既为之堂，日集同志相与诵之，且兢兢修谨，尊事玄武，累获异感休祥，则庶几得其所宝而神亦加祐之矣，岂徒堂以经名而已哉！为其后者，又可不承彦昭之心，保之于永久哉。为之颂曰：

东北有天，名曰始青，道言天中，天尊说经，天魔大神，飙车云軿，无鞅之众，缤纷来听。天尊告言，是宝之灵，昧之者暗，见之者明。无极太极，变化流行，人能宝之，逍遥上清。

（《图书集成》道书部艺文）

①超案：'玄武'，《图书集成》编者避清讳改为'元武'，现回改，下同。

道隐园记①

拓本高五尺六寸，广四尺三寸，正书，十六行，行二十一字。

无碍居士道隐园记

林屋洞山之南麓，土沃以饶，奇石附之以错峙，东南面太湖，远山翼而环之，盖湖山之极观也。莽草丛柄，未有过而问者。无碍居士尝散策以游，乃约工费，助道家而圃之。其西则苍壁数仞，洞穴呀然，南向者曰丙洞，自洞之东北跻攀而上，有石室窈以深者曰旸谷。缘山而东，乱石如群犀象牛羊，起伏蹲卧乎左右前后者曰齐物观。又其东有大石，中通小径，曲而又曲，曰曲岩。居士思晦而明，齐不齐以致曲，而未能也。岩观之前，大梅十数本，中为亭曰驾浮，可以旷望，将凌空而驭虚也。会一圃之中，爽篁茅发，奇秀殖嘉，茂负来冈，隐然南指，结庵以居曰无碍，室曰易老，居士将栖息于是，学易老以忘吾年也。居士少为儒，言迂而行质，仕则不合而去，游于释而泳于老，盖隐于道者。非其身隐，其道隐也。居士李姓，弥大名也。

绍兴壬子十一月十五日记

进武校尉严瑑、借补承信郎李章

下班祗应沈思通、干办刘崇证刊

（柳拓、《江苏》卷十一）

①《江苏金石志》卷十一：考《吴郡志》：灵祐观在林屋洞旁，旧名神景宫，唐乾符二年建。天禧五年，郡守康孝基重建。皮日休、陆龟蒙有《晓次神景宫》、《三宿神景宫》诗，范成大有《灵祐观诗》。又下宫观在灵祐观西，李记中云'助道家而圃之'，知园在宫观内。此全文载入朱述之《金石记》，讹落近二十余字，可见钞观成文字不如征拓本之填矣。

天庆观钟铭[1]

钟高八尺，围一丈五尺六寸，分二层，界十二区。

维绍兴三年岁次癸丑，十二月辛巳朔，初十庚寅日，处州天庆观太上正一盟威高上神霄九一六阳太平辅化法箓典者、太微仙佐行上清北极天心正法敕差副道正权道正、赐紫灵希大师臣吴师正募缘并将己财铸大钟一座，仰祝今上皇帝陛下圣寿迈于万春，神功逾于千古，宝历随乾坤并久，洪基与山岳齐安，五谷时丰，四夷率服，干戈载戢，早观拨乱之功，麟凤自来，行见兴平之瑞。郡邑文武官僚，同增福庆，臣师正早悟真微，在会舍钱士女各延富寿。逐所为具疏宣忏者。

(右上列第一区)

左朝奉郎前金部郎中赐绯鱼袋潘特悚舍十五千四百文足。左朝散郎致仕赐绯鱼袋祝卞舍二千三百文足。左奉议郎提举广西西路茶盐公事赐绯鱼袋胡升、右迪功郎前彰州龙溪县主簿叶绶舍五千足。武议大夫前水军都统制耿进、叶茂各舍三千八百五十足。夫人王氏、前带御前器械张见道夫人杨氏共舍四千六百足、潘勋、潘特夫各十千足。潘特秀、潘宗隣、刘公运各舍七千足。周直方、杨十娘，徐二娘各五千足。梅开、刘忱、纪廷干、陈三娘各三千足。陈师旦、纪汝霖、刘宗智、周惠升各千五百足。叶兢、张琛各千四百足。杨众卿、夏德诠、虞时通、周居全、章十五娘、徐三娘各二千足。潘亮、叶侔、叶俊、胡廿八娘、徐周生、周公喜、周旋、杨八娘、王十二娘、吴坚、吴褒、虞二娘、王十三娘、吴十二娘、叶弁、祝三娘、丁坚、徐廿一娘、章厅、陈琺、吴宗、吴善和各一千足。

(右上列第二区)

母亲太上法箓女弟子陈十二娘二十千足。刘嘉彦同妻吴七娘二十千足。张道攀妻吴十二娘十千足。知紫虚观事季若朴并道业七千足。赐紫道士俞景岑千伍百足，朱知先一千足，王子超千四足，妙成知观叶嗣浩道业四千六百足，叶嗣泾、柳仲宣各千足，天宁万寿宫五千足。寿光宫道众共六千足。玉虚宫游大成道业共八千足，道众千六百足。无为知观富有明十四千足。赐紫许世雄、张世徽、富择尧、富惠存、富择京各一千二百足。叶择方、富惠清、龚世钦各一千足，道众十九人共九千五百足。青田崇道观五千足。冲真观知观张智冲道业十一千足，道众三千八百足，崇道观道众共七千足，景霄知观朱存一、寿圣知观杨拱份各一千四百足。妙庭知观陈允轻并道业共二千七百足，道众一千五百足。逍遥观、寿圣观各一千二百文足。

(右上列第三区)

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大夫知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使耿延禧，左朝散郎通判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崔耀卿，左文林郎军事判官薛彦时，左从事郎军事推官宋敦朴，右从事郎军事推官王恂，左修职郎录事参军张莘，右迪功郎司户参军凌日高，右迪功郎司法参军赵不莽，右修职郎司理参军马升，右从事郎监酒税陈正虞，前荆关军尉孙薷一千省，

叶汝训千五百四十足。左宣教郎前建康府教授刘亘舍五千足。

（右上列第四区）

道士王大鹏、陈致选缘化到修武郎特添差处州兵马都监康尊，忠训郎添差兵马监押赵伯仁，李应义、李宽、王庚、卢钦、陈馨、沈珣、沈淳、祝尧民、童升、童士荣、童明、陈荣业、陈有机、章兴、陈新、许元理、孙杲、曾居宝、谢颂、唐杲、王进昌、周元宝、何感、赖集、陈敦、王涉、何承缘、陈林晟、朱荣、吴整、罗宗、祝汝锡、诸万、王蕴、周王德、朱民、郑希、叶稔、胡文、毛伊公、胡隆、胡荣、林闰、叶春生、叶毛、周安、程庸、俞确、卢孙政、王弟儿五、沈四娘、俞六娘、应十娘、赵十娘、叶十娘，陈廿五娘，叶二娘，叶十一娘，李廿一娘、苏七娘、仰二娘、刘三二娘、吴七娘，章廿一娘，章十三娘，女真刘可卿、詹道遵、叶怀通、钱八娘，汪八娘，杨十二娘、吕举、吴隆、吴荣、李敦仁、程僧行、周宥、俞宗训各一千足，唐冕同妻林十四娘舍三千省，余维、涂宝、周迪、叶茂各二千足。

（右上列第五区）

右宣义郎知丽水县事刘皞民，右承事郎县丞吴檄、右迪功郎主簿沈旦、右修职郎县尉胡思恭、罗僧、吴珣、吴講、吴廉各一千足。王十四娘，陈七娘，陈十一娘，戴十娘、陈七娘、罗四娘、王五娘，叶应韶，杨致永各二千足，沈拱云一千五百足。

管内副道正赐紫陈究微、知天庆观陈子琮、道判官章应之、道监平觉各千五百四十文。厉应球、李拱元、叶师宗，管应及、吴致柔、刘致琛、刘致远、徐致谦、张处勤、黄大伦、王天悦、朱应珂、楼大度、李师宜、潘希蕴、季希杲、魏彦璘各一千足。王大雅、叶知止各一千足。

（右上列第六区，共十一行，行字不等。末五行左文。）

道士叶致球募到叶潘、叶維绍、叶大年、叶惟政、叶尧、叶惟二、叶济、叶真、姜元、陈元达、叶公熏，杨公太、叶五娘，蔡八娘，陈九娘，叶十二娘，梁念七娘、郭森、叶如、道士叶彦敦各一千足。道士季致术募到迪功郎陈师尹、沈端中、季解生，李叔宥、季孙宥、潘昌、季皆有、季归顺，季言厚、季才惠、谢寅生、冯子宣、冯子卿，潘子彬、周友谅、徐德舍、姚宗实、陈九八、陈贱、冯十娘、陈廿三娘、常六娘、邵六娘，潘六娘、李念三娘、国五娘、季七娘、王大娘、谢傍，沈叶、俞道安、洪十二娘，洪十三娘、王绍国、赵一娘各一千足。外干到十三千足。道士吴德任母亲叶大娘、郑馥、吴十七娘、张清宥各一千足。

（右下列第一区）

道士陈致选同刘彦达干到梅寘、叶质、陈坚、刘生、李英、赵文济、王□、王泽、王品、王尧、王实、陈尧辅、王大年、徐琳、柳公济、柳三娘，柳十七娘、吴四儿、沈隆、钱九娘、毛敦言、毛敦仁、章伦、桑绍、沈道隆、周廿六娘，郑十二娘，刘当、刘愿新、刘愿长、潘良盛、叶梦颜、徐十七娘，叶十四娘、楼婆保、季佐儿、徐添孙、陈六娘，姜十一娘，张瑁、黄胖、黄腾，刘高，季遇暇、季遇荣各一千足，外令化到二十三千足。吴深妻叶九娘、妹十四娘、吴李各一千足。刘轩千四足，陈智一千足，叶咸盛、徐五娘人（当作各）一千足。

（右下列第二区）

道士毛希长、叶敦仁、谢大隆、王德徽，平彦嘉、林允举共缘化到二十一千足。道众街上出队十二千足。希夷观一千二百足，永宁观道业三千足，道众九百足。天真院道众二千八百足，寿昌观一千足，松阳寿圣观道众共千四百足，太虚观四千九百足，道士吴致显、吴

大祥各三千足，道童吴大轩、吴致乂各一千足。平大寿、刘大、时少助、汤宗晟宗师共五千足。

此洪钟用铜三千五百余斤，用钱一千四百余千，众干到六百余千外，唱化衣钵添助。师正录记。

(右下列第三区)

道士季永澄、潘溥、吴职、毛伸、张公都，季宝，叶子云，叶向、僧楚日、祝仿、祝汝为、祝汝平、吴念五娘，李贤、沈士明、僧道严、罗一娘各一千足。承信郎高廷佐，进士林遂、林并各一千足。玉虚宫祝亢、管希立各千五足。道士吴知和、叶太始一千足，叶尧俞二千足，虚慧大师管辖左街长生宫叶师宗缘化到左修职郎祝徽、潘勋，潘特秀、潘特夫、潘宗惇、潘曾同迄钟钧。

(右下第四区)

道众九十八人，道童四十二人，汤正臣同妻刘十娘三千六百足，张四娘二千足，左朝奉大夫前越州通判朱璞，进士叶弥邵二千足，教门表白厉大京、叶昌龄、王冕、沈韶各舍一千足。金华攻医林贵和、助缘道士刘彦珍打化到钱三贯文足。本观道士徐德广、魏贻献奉命刊字。

弟子陈迪、徐大年、尼道真、女真张从道、徐三娘各一千(刻文)。道士程世恭、陆亨、叶荣，陈泉、何感琼、孙彪募花红并设，黄岳同妻朱四娘三千五百足，刘七娘、俞廿九娘各二千足。道士朱天宁化到王禄妻解大娘、刘胜妻曹二娘各一千足。道士刘德儒为母王五娘一千足。叶复并妻杨四娘、男臻各一千足。

(右十二条在上数区缝间)

外干到二千足。道士季太微一千五百足。(此行刻文)中君观孙居真一千足。(刻文)

(右三条在下数区缝间)

(《栝苍》卷五)

①《栝苍金石志》卷五：云舫：'莲城东偏有阜曰圃山，即宋王给事之山堂故址也。山之东有楼曰明远，架一铜钟，声甚宏亮。是钟为宋天庆观道士吴师正所铸。钟二层，上下界十二区，上六区一载道士吴师正疏文，二载郡邑文武官僚衔名，余则载道众及舍钱男女姓名，凡四百二十八人。内有官爵者如龙溪县主簿叶綖等八人，志籍不载。又如郡邑官僚有通判崔耀卿等十四人，志复轶之。其当时职官之衔名，缙绅之姓氏，皆可据以资志乘家考证者。'右钟今在新意山法海寺明远楼上，是钟康熙癸酉移自元妙观，即古之天庆观也。案府志：元妙观在府治东南，晋为老君庙，唐始改开元观，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天庆观，元贞元年改元妙观，明毁于洪武，而重建于天顺。国朝康熙间数遭水灾，观废无存，所以移钟于法海寺也。

仙迹记

唐崖高六尺，广一丈，正书。在桂林七星岩。

唐郑冠卿上都人，乾宁中以临贺令考满赴调，路阻不果行，留止桂林。一日步至栖霞洞口，遇二道士，揖与俱入数十步，坐磐石上，列棋局酒壶，傍有二青衣，执笛设箜篌。既坐，道

士曰："若何自来？"因具言其故。又问何业，冠卿曰："少承恩荫，不阅诗礼，粗习吏能"。道士乃历引学优则仕，闻诗闻礼，古经圣人之语若诮冠卿者。冠卿踢踖，请奉教。道士云："汝所谓大寒而后索衣裘也。"复问颇能笛不，云："稍得其妙。"即命青衣授之，撅捎失措，愈鼓咽作气力，声讫不应。道士顾曰："汝岂吹玉笛之手耶！"相与对饮奏乐，冠卿但见其捧杯执器，了不闻其作何曲调也。道士曰："向作乐，汝亦闻乎？"冠卿曰不。二道士笑且曰："此非聋俗者哉！"冠卿方目注酒壶不瞬，道士识其意，取倾之，卒无甚出杯中，仅能滴沥。冠卿饮已，将辞去，各赠以诗，一云："倏忽而来暂少留，凡间风月已三秋，趋名竞利何时了，害物伤人早晚休。祸极累成为世谤，荣过恩却与身雠，君看虎战龙争处，几树白杨飘垅头。"一云："名利教疏便可疏，俗情时态莫踟蹰，人寰律历千回换，仙洞光阴数息余。顷信令威曾化鹤，今知庄叟羡游鱼，不缘过去行方便，那得今朝会碧虚。"诗既成，复曰："汝于宦途曾行何事？"冠卿徐云："每哀民贫，代偿租税。草野间见暴骨，必解衣瘗之。"道士曰："今之相遇，岂不以此乎？方今四海豆分，诸雄角立，重敛赡兵，盖亦天数。然古之为政，尚宽务俭，不眩聰察，至如王乔许逊之徒，皆临官积功，升济道果，汝其勉之。"冠卿出就路，忽二樵者相问："洞中酒乐，与俗何如？"冠卿曰："酒不多得，乐无所闻。"樵者曰："此与不遇等耳。汝亦识其人乎，乃日华、月华君，还自南溟之宴，汝适逢耳。"行不数步，已失所在。既归，家人惊愕相语："去何许久，服已释矣！"冠卿遂绝意名宦，退居冯乘，一百四岁，无疾而终云。

绍兴五年十一月冬至日，鲁国尹穑述，吴郡李弥大书，醴陵张昱摹刻。唐全龙跃镌。

（《桂林》上册、《粤西》卷七）

张平叔真人歌①

磨岩高、广各五尺，正书。隶额题'张真人歌'。在桂林刘仙岩。

天台张平叔真人歌赠桂林白龙洞刘道人

兔走乌飞两曜忙，始闻花发又秋霜，徒夸鹤寿千来岁，也似云中一电光。一电光，何太疾，百年三万六千日，其间寒暑互煎熬，不觉容颜暗中失。纵有儿孙满目前，却成恩爱转牵缠，及至精绝身枯朽，谁解教君暂驻延。暂驻延，既无计，不免将身随水逝，君看古往圣贤人，几个解留身住世。身住世，也有方，只为世人误度量，竟向山中求草药，伏铅制汞点丹阳。点丹阳，事迥别，须向坎中求赤血，取归离位制阴精，配合调和有时节。时节正，用媒人，金公姹女结姻亲，金公偏好骑白虎，姹女常驾赤龙升，虎来静坐秋江里，龙向碧潭奋身起，两兽相逢战一场，波浪翻腾如鼎沸，黄婆丁翁助威灵，撼动乾坤走神鬼。须臾战罢云气收，种个明珠在泥底，从此根芽渐长成，随时浇灌抱真精，十月脱胎吞入腹，忽觉凡躯已有灵。此个事，世间稀，不是等闲人合知，夙世若无仙骨分，容易教君得遇之？得遇之，宜速炼，都缘光景急如箭，要取鱼时须结罾，莫秪临川空叹羡。闻君知药已多年，何不收心炼汞铅，莫教烛被风吹灭，②六道轮回难怨天。近来世上人多诈，尽著布裘称道者，问他金木是何般，禁口不言如害哑，却云服气与休粮，别有门庭道理长。君不见，阴君破迷歌里说，太一含真法最强，莫怪言辞太狂劣，秪为世人无鉴别，惟君心与我心同，方敢倾怀共君说。

刘君讳景，字仲远，桂林人也，嘉祐末得是歌，解化于此岩。

大宋绍兴十八年戊辰岁除日，汝阳邢鲁打化镌于石壁双井，黄拱辰题额，郡人张仲宇书，黄伯善募勒，龙渊刻字。

（艺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七）

①《粤西金石略》卷七：案张平叔名伯端，后名用成，号紫阳真人，天台缨络街人。熙宁中，陆公龙图诜镇成都，乃依以游蜀，任四川节度制置使安抚司参议。遇异人传火候之秘，元丰间，留偈人寂。此歌与平叔所著《悟真篇》同旨，今道书全集中皆载之。道藏目录载悟真篇注有翁葆光、戴起宗、陈致虚、翁渊明、夏宗禹及无名氏凡六家，盖道家所推为正宗者也。

南溪卜居铭[①]

摩崖高一尺八寸，广一尺二寸，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皇宋开国，几二百年，金虏犯顺，衣冠南迁。桂独宜人，岁无岚烟，溪山之胜，间出神仙。沁源郭显，志慕精专，卜筑岩下，凿井耕田。榜揭归云，养真自然，烧炼丹药，徜徉林泉，峨峨薛堂，排空插天。绍兴己巳，勒铭纪焉。栖霞子书。

徒弟莫若谷上石，尤云从刻字。

（《桂林》上册、《粤西》卷七）

①《粤石金石略》卷七：案沁源宋属威胜军，今山西沁州沁源县。

三茅宁寿观牒[①]

碑高一尺九寸，广五尺八寸，十二行，行字不等。

绍兴二十年，尚书省奉敕，赐额临安府七宝山三茅堂。

尚书省牒。牒：奉敕：宜赐宁寿观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绍兴二十年六月日牒（尚书省印）

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巫（押）

参知政事余（押）

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押）

明嘉靖十八年右布政刘储秀重扁。

（柳拓、《两浙》卷八）

①《两浙金石志》卷八：右紫阳山七宝峰摩崖十二行。按《西湖游览志》，唐时为三茅堂。宋绍兴二十年因东都旧名赐额，殿曰太元，内奉徽宗御画茅君像，累朝赐观御书，有高宗《黄庭度人经》、宁宗道纪堂字、理宗《养生论》。《咸淳临安志》：绍兴间赐古器三种。又陆游《三茅宁寿观记》：绍兴二十年十月，诏赐行在三茅堂名宁寿观，因东都三茅宁寿之旧也。初，章圣皇帝建会灵观，实于崇元殿之侧营三茅君殿，是为祖宗崇奉之始。至是，高宗尤垂意焉，乃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观事，蔡君守

充副之，许其徒世守。又命内侍刘敖兴领量吏胥，给清卫兵，略用大中祥符故事。此赐敕后之大略也。惟误六月为十月，或未见此敕尔。

常州无锡县㮰山明阳观记

高三尺五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三字，正书。额题'㮰山明阳观记'。

阳羡李远撰

梁溪戴几先书

括苍何偁篆

老氏释氏，并行于世。为老氏者，率负气未尝汲汲走权势门，有所不合，拂袖引去，意专而能忍辱，则与为释者若不相似然。故其道虽同，而流俗向背为之异，所从来久矣。若梁溪上清三洞法师卢公至柔者，士大夫识与不识，州里无远近，翕然称之，靡有间言。非其道术高出一时，孰能使之然哉？公之名既彰，于是以疾来告，丐符水治者，罂缶相属于道。其治疾也，令病者以状自言，死生立决。或为妖所凭，容止失常，至其所，脱然去体。家有啸于梁者，为符其门，则泯灭绝迹。病度不可治，必欲得呪水，往者亦不固拒，归发视之，水上激如矢，迸流于地，不复得饮。绿章封事，皆有殊应，人益以为神。且罢朝真，归休于室，则户外之屦满矣。初知郭内洞虚观，崇宁四年，疲于酬对，思就薮泽闲旷之所而晦迹焉。行至㮰山，有鹿腾出，公曰是谓生气，吾缘在此矣。结庵而居，归者如昔。乃相与出力建立祠宇，其地则洞阳观之遗址也。或言山有穴旁出，因以为名。观兴于梁之天监，而废于隋之大业，至是复兴。大观改元，建康元符宫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刘混康，因召对面奏至柔之行，及观所以建立者，敕赐名曰明阳，命主之。政和元年八月，诏部使者敦遣赴阙，而至柔以其年五月羽化矣。呜呼！观之废也，蓬蒿藜藿之所蔽翳，兽蹄鸟迹之所出没，风雨晦冥山鬼魑魅之所悲啸，历数百年，高甍屹立，丹雘轮奂，神灵宅焉，徒以得人故尔。初公之亡，三清殿犹未立，嗣者屡易，无能终其志，而田毛瘠薄，众不赡给，相招而去。罅漏弗补，摧颓弗支，鼓钟寝声，鼪鼯昼出，几复废坏。邦人与洞虚之众相谓曰："凡事成难而败易，卢公之业可惜也哉，忍坐视乎？"正一道士许元真，才具通敏，乃举以任其事。上清三洞法师许公时中，元真师也，延致之。专静有守，恬淡无累，亦能以符箓济人，闻者向慕。承节郎李元崇建祠殿，肃奉飙驭，创新葺旧，有加于初，岁给其粮有常数。故赠通奉大夫王公轼之孙绰，施田八十亩，岁得租五十石以饭其众，至者安焉。盖观非卢公不兴，非许公不成。二公所学之道同，故其相为终始如素约而人悦之。夫人情孰不为子孙计，李氏、王氏，不靳所有，独能量力以奉高真，是可嘉也。余闻黄老之术，以清静无为为宗，以纯白一志为本，以泛应不穷为门，涤除元览而不离其真，故能全精神，外死生，独立万物之上而友乎无终始者也。若夫禁咒已疾，禳却不祥，此推其余以利人者耳。然心若不诚，求亦不神，学斯道者，宜知之。观故无记，而先朝赐名之宠，与卢公之行，其可无传耶？故书之以识其兴之始云。

绍兴二十年十一月朔旦记

知殿吴保和监斋唐熙一上座高元尧知观事赐紫许元真立石
谢兴祖刊

（上拓）

砌岩记[1]

磨崖高二尺五寸，广四寸，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绍兴庚午岁真元节，道民郭显打化资金，整砌此岩。

（艺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七）

①《粤西金石略》卷七：右刻在刘仙岩张真人歌后。宋政和三年以二月十五老子降圣日为真元节，见《宋史·礼志》。显是道学，故题此记事。

黄箓醮感应颂并序

磨崖高二尺，广一尺八寸，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河东路威胜军沁源县人事，寄居静江府春台坊梁汝弼，伏为其母閤氏奄逝，小祥将临，预于四月十四日请道士一十员就真山观全依科范，开建黄箓盟真大斋法坛，补职说戒道场法事三昼夜，修设净醮二百四十分位，延降高真荐导亡者，果获感应。海庵老人睹兹胜因，叹未曾有，稽首作二颂以纪其实云。颂曰：

万里诚心一夕通，香云缥缈聚琳宫，松间风月光坛宇，殿上烟霞降碧空。符板炭文书迹合，亡灵真识梦魂同，晓来甘雨何霶霈，尽洗冤愆离垢中。

钟磬齐音夜气清，羽衣长韵步虚声，千灯星灿辉尘境，三匣丹诚达玉京。感格自然传众口，至诚无不竭凡情，寄言来者宜知信，举目神祇事匪轻。

皇宋绍兴壬申岁四月望日，预醮同里道民郭显谨上石。

（《桂林》上册、《粤西》卷七，并经实地查对）

金液还丹歌

磨崖高三尺六寸，广二尺四寸，三十行，行三十六字，行书。额题'余先生论金液还丹歌诀'。在桂林刘仙岩。

尝闻混沌秘密语，无有虚空都是土，秖因龙虎生太空，空里生精是真母。精极□动□□□，□水相搏成空鼓，乃生火曜实其时，火气上□□受午。虚而成洞坎根元，水一火二为龙虎，二气混合结成形，状如鸡子为宗祖。清气罗□结成天，浊气下凝为洞府，师旨观天识

动机，悟来□我难伸吐。知者不言秘密行，笑而不度真愚卤。观日月，似夫妻，阴阳颠倒几人知。月中玉兔东方木，日里金乌位属西，金木南边□间□，混合交并自有时。月月因甚初三现，祇因晦朔会佳期，玉兔得乌成圆象，金乌得兔转光辉。□□□□扶天地，三五生成也大奇，日月有数非符说，大小有定信无疑。回灵十转天元数，逆顺□□□□伊，圆缺缺圆圆又缺，暑往寒来加减□。夺得乾坤真造化，□□日月运行机，眼前□□非常道，争奈人人尽执迷。上士闻道通天理，中下闻道必成非，盖缘业重迷真性，任他走火□□行。□乌为妙兔为玄，甲庚丙壬要精专，金翁黄婆相匹配，离坎相交合自然。丹药惟务求铅汞，异名兔髓与乌肝。露降时，铅汞结，一时辰内管丹圆，雌一便归不死道，雄一丹成凡变仙。久炼养成天地宝，抱一功成即上天。离朱汞，铅黄道，真龙真虎结成砂，龙吟虎啸须交结，明分刻漏莫交差，三气炼成圆体就，神仙尽认道金华。炼就弹圆如朱橘，千条赤气万条霞。日月数，有大小，九六交加细穷讨。乾坤二策洞经言，周回千过度人晓，万梵开张初化天，壮如罗网周回绕，璇斗参箕指运行，三十五分依□表。金丹三五一都功，运行加减都明了，祇是天元运□机，隐语强名更不少。炼大药，□阴阳，点汞为□不放狂。汞见铅兮汞必死，铅见汞兮铅不猖。铅制汞乾为至宝，铅成灰□□成殃。用铅不用交人悟，汞死方归延寿乡，大药炼时须九转，三元八卦合中央。兔□之月须当忌，依此□之自审详，参□分两依爻象，若差毫末不成当，加减抽添有度数，国富民安道自昌。大洞法，说制□，身内百神牢守户，别有神机镇死关，□气运精塞死路，遏断死路□三尸，千日阴魔离体去。□□□，不须疑，此是阴阳造化□，要路关防得胜更，防危须足用心机，□□□冥□胜败，□□达人可自知，服了金丹永不死，运行万遍用璇玑。神水涵流千度足，血变白膏透骨肌，项生圆象胎光现，形神相视欲腾飞。换骨留形因此得，看我功成变化时。诗曰喜处难言言恍惚，赤书玉字结婴儿。九九三三炉里炼，起死回生息未迟。二十八分交璇斗，五星日月运行箕，□□□□功成后，祇此乃是上天梯。□曰天地能禀赋，人不能返人之已衰，父母能生成人，不能全人之不死。

佘公先生道通天地，德并生成，悯后学之修行，□人真之蹊径，遂撮□经之要□，成金液还丹歌。敷示三成之道，将使上士悟之，升为天官，中士悟之，南宫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长年，岂不幸哉！先生讳□，泰州人，道号小金鼎□□亲□训旨，不敢隐私，欲□□□□□□□□□□□□□知阁承宣刘公□威里之崇北趋□行□□□□天□熟炼，仙风道采，笔以书丹，庶□传于永古。时大宋绍兴二十二年重午节日汝阳□□□□□□□□□□衡阳觉真道人书並题额

龙门□□□□□□□刻

（艺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七）

赠佘公老人诗

磨崖高一尺三寸，广二尺，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赵贤良诗

诗赠海陵余公老人　漳川居士赵夔

为人八十有三岁，游历名山几洞天，若问老翁何所得，无心学道不求仙。不求仙，仙自然，炼气炼形精亦炼，精全神旺合长年。绍兴壬申夏六月。

道家有四炼，翁尽得之，故见于诗中。

（艺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七）

穿云岩题字

磨崖高二尺，广一尺一寸，正书。在桂林穿云岩。

穿云岩

绍兴二十四年二月住岩道人唐德正立。

（《桂林》上册）

桂林二十四嵓洞歌①

磨崖高二尺二寸，广三尺，正书。额题'桂林二十四岩洞歌'。

伏波嵓　读书嵓　叠彩嵓　龙隐嵓　刘公嵓　穿云嵓　仙迹嵓　白雉嵓　中隐嵓　吕公嵓　曾公嵓　程公嵓

秦皇开郡为桂林，古靠名邦五岭阴，山琢玉簪攒万叠，江分罗带绕千寻。青青四顾列群山，生自天工巧若孱，玲珑拔地耸层秀，峥嵘嵯峨星斗间。其中有嵓十二所，伏波灵显存祠宇，颜公读书窟室中，叠彩北山如列布，何年龙隐冲霄去，鳞鬣形模镌石路。仙人刘公飞升时，嵓壁宛然遗旧题，穿云仙迹次左右，清虚道气多南溪，白雉听经生人类，萧寺丰碑有元记。信知一性无不通，石窦阴阴苔藓蒙，西南中隐尤胜绝，穿处得名因吕公，曾公程公皆旧迹，（三公皆桂帅也）遗爱在民传古昔，沉沉嵓谷有余光，炎方胜概神难藏，周回不远郛郭下，轮蹄追赏何忙忙。

栖霞洞　白龙洞　水月洞　玄风洞　华景洞　虚秀洞　朝阳洞　南华洞　夕阳洞　北牖洞　白雀洞　嘉莲洞

宜人之地少陵诗，阅玩前贤词意奇，烂然五咏非虚语，位压坤方占一维。青青四顾列群山，生自天工巧若孱，玲珑拔地耸层秀，峥嵘嵯峨星斗间。其中有洞十二所，七星山下栖霞府，日月华君显迹灵，遇者当时郑冠卿，归到人间已三载，仙洞光阴时未改。至今旧记传无穷，玄嵓蟠蛰闻白龙，一泓澄碧寒潭莹，水月圆明下翠峰。枕城楼观环俯视，绿锁乔林森日媚，秦碑柳记已难观，漓水南流泛渺漫。庆林巽穴玄风出，华景高明隐丹室，西方虚秀贯山腰，南华朝阳风景饶。夕阳北牖通仙径，白雀嘉莲池渌净，许多佳致卒难题，留与词人赓雅咏。

漳川先生遍游诸境，故作是歌以总之。绍兴甲戌中秋南溪郭显勒石穿云嵓。

将仕郎刘振书　张昉刻

（桂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八）

①《粤西金石略》卷八：右刻在临桂穿云岩。漳川为赵夔号，见赠余老人诗。

题仙迹岩[①]

摩崖高三尺六寸，广二尺，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平明小队出郊墟，尽日登临据隼旟，闻道仙人尸假去，尚应犹学世间书。

假守吕叔恭拉机宜刘子思、监州朱国辅、经属陈朝彦。绍兴甲戌季春七日来游。

（艺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八）

①《宋史·秦桧传》：静江有驿名秦城，知府吕愿忠率宾僚共赋《秦城王气诗》以媚桧，不赋者刘芮，李堂，罗博文三人而已。愿忠由此得召。

《文献》：吕愿忠，广西经略安抚使，绍兴间在南丹谕诸蛮三十一种，以其地皆为羁縻州县。

寿光宫手诏碑[①]

碑高二尺三寸，广一尺三寸，七行，行十字，行书。额题'御笔手诏'。

东京九成宫住持道士虚静妙通法师项举之昨乞归元受业处州紫极寿光宫，可依已降指挥，数遣赴阙，不许辞避。仍令刘既济躬亲敦遣前来，违如论违御笔。具知委闻奏。

付刘既济。②

明教大师同知平江府崇真寿圣宫事臣郑子革绍兴甲戌下元为祖师妙静项先生重立。

臣陈道刊

（艺拓）

①超案：此碑正文同'寿光宫宸翰碑'。

②超案：此处有'御书'印。

创建通元观碑

夫通元观之肇创也，原散丱角时，辄乃净厥身，遣厥欲，塞厥道，冀求真全元氏之门，憾世弗容。宥进事内廷，固荷天遇，授以内侍官，锡食玉食，衣锦衣，掌宫禁，相玉宸，饮与富贵亦极矣。虽然，讵散志哉！盖尝叹曰："富贵岑通也，真全身宝也，脱羁富贵而匪求真全，是昔岑通而捐身宝者，散宁弗致于审耶！"因学观心养性，炼质守形，寻道机，穷道奥，真全企悟于豁然，庶几元元之妙有不昧于虚灵矣。于是道窃修于宫居，屡恳请于主上，丐放山

林，圆就心学。绍兴庚午，顶激皇衷，命出主吴山宁寿观，手赐法名能真，给福牒，赉紫衣，暨七宝、顷田。所赏之隆，悉归于观，供奉香灯游命。敖持坚养道，祝国永长，仲夏辞陛入山，谨焚修，密守炼，功幸几圆，弗辜廷虑。己卯腊二日，敖夜坐甫瞬间，梦三茅君借跌胎禽，旋游山角，状若托于栖止。伺明旦瞻之，果见三鹤。逾年是日，鹤复来翔。噫，敖之感于三茅君，验曷殊甚也，遂仰鹤稽籲，矢构观迎。即期相地，剪莽斫荆，凿山平基，运斤斵木，前创茅君之庭，后竖玉清之殿，筑谒斗台于乾维，立放鹤亭于艮位。经房丹屋，起盖随宜，钵室山门，蔑一不备。工竣，观罔额，特疏请沐御题曰通元，仍加玺书于左，焕耀元字。于戏，观幸矣哉！额亦称矣哉！敖之心不亦惬矣哉！且昔敖在内侍也，寤寐之间，念念于道，故尝履富贵而厌处，谈真全而乐闻，是非薄缘种植元门，宿虑有在，以致求道而道得，适请而请从，弗拂至诚而玉成心事也。不然，奚以效修炼而获悟梦茅君化鹤哉！又奚创观成而请疏，上通元之题，沛自九重而光福地哉！是盖敖秉初衷，遭机感召，而应克若斯之神矣！通元之造就，岂偶然哉。工始庚辰之丑，讫程壬午之申，请额月弦而石壁襄于月望也。后之嗣观者守之哉！

皇宋绍兴三十二年龙集壬午七月中元日奉敕左右街大都道录少师赐紫衣真人法名能真鹿泉刘敖撰并书篆。

（《两浙》卷九）

①《两浙金石志》卷九：右在杭州七宝山东南麓通元观，正书，二十行，行四十四字。此鹿泉真人刘敖自述之文。敖本典领宁寿观，置胥吏给清卫兵，用大中祥符故事。后十年遂请弃官专奉宁寿香火，诏如所请，改左右街都道录，仍领观事，加少师赐紫衣。特以梦感之兆，又卜地为茅君、玉清诸殿，高宗御书通元二字赐之。文中'种植元门，宿虑有在'以下，颇涉夸诩，果出自肺腑，胡十年而后弃官耶？嘉定时又主上虞之明德观，则以宁宗后父杨渐故宅也。文又云'赉紫衣暨七宝'，此山之所由名也。《咸淳临安志》止载有三：一宋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作；一唐钟，本唐澄清观旧物，上有河东薛浊铭；一褚遂良小楷阴符经。陆游宁寿观记，似乎有六，所云鸿钟大鼎，华盖宝剑，褚遂良、吴道子之遗迹，卓乎秘府之奇珍，是也。华盖似是一物。近志本咸淳志之说，增以吴道子南方星君像、玉靶剑、七宝数珠、轩辕镜为观中七宝。吴道子画及剑，见陆游记，惟数珠、古镜未考所自耳。七宝今惟宋鼎尚在北直丰润，疑亦金人所徙，其铭犹有传者，'富贵岑遂'也。语不可解，今志改作梦幻。'请额月弦而石壁襄于月望'，未知上弦下弦，月望则月中。观中凿有石壁以刻诸种，非履其地不知为何语。左右街本之唐人，今志讹作卫。篆额亦敖书，而'观'字从走，'记'字从匹，皆不足校。

创建通元观记①

皇宋绍兴壬午岁中元节日，都录少师鹿泉真人刘能真，开山建观，请赐额曰通元，奉安元始天尊、三茀真君香火，朝元礼圣，福国太平。能真谨题。

（《两浙》卷九）

①《两浙金石志》卷九：右在通元观后摩崖，隶书，七行，行十一字，径一寸五分。后有正德戊辰本观徐道彰跋云：'右石壁记，乃开山刘真人手笔也，距今四百余年。两经兵燹，旧刻不伤，字角微刓。道彰虞后愈昏，艰于辨认，故少加抉剔，庶祖师之文不泯，而嗣观者有所鉴'云。

賜刘能真御制诗刻

宋高宗皇帝诗

简易高人道，崇元性自真，身常居太极，心已远凡尘。玉陛辞荣禄，瑶台役鬼神，辛勤三十载，羡尔道心淳。

太白巃嵸东南驰，众岭环合青分披，烟云厚薄皆可爱，木石疏密自相宜。阳春已归鸟语乐，溪水不动鱼行迟，生民无不得处所，与兹鱼鸟皆熙熙。

忆昔长江阻飓风，于今神马又成龙，炎兴指日中原复，剩是茅君翊翼功。

賜能真（御宝）　臣何宗亮模刻

（《两浙》卷九）

①《两浙金石志》卷九：右在吴山通元观摩崖，正书，十三行，行十五字，径一寸。是刻无年月，在观后石壁上。按敖观记，讫程壬午之串，石壁赛于月望，是高宗三十二年七月之十五日，高宗六月内禅，刻石应在孝宗时。此七月不改元，故不书年月，仍附绍兴末。

宋口口山会庆建福宫飞轮道藏记

高广不详，二十九行，行七十五字，正书。在灌县青城山。

□□□□飞轮藏所□□经赤□海□文将悉贮之□□□石东观者也。盖物有离合涣散萃聚之不同，以吾一耳目之视听，虽贫且窭，可使杂陈于前，左裕右丰。修习游观无□□□□□□□□□□□经□□储□□□王府□谓□□□□□□□□□□□山义则然也。然今之所谓经者，于楮、于筒，于笔、于墨，而藏则于工、于木、于斧，于削耳。道家之书与藏及宝笈云函□□□□□儒□□□□也。肇自太极之□□□象帝之先，洞真十二部尊经，蕴在大洞玉清境藏中。洞玄十二部尊经，蕴在大洞上清境藏中。洞神十二部尊经，蕴在大洞泰清境藏中。五音合庆□□□□欲□龙□□□□□玉□□其极，非楮、非筒、非笔、非墨之所能□□于空明之中，是于太虚之表，琼台蕊宫，无毁无坏，不生不灭，先天后天，湛然自若，则其藏不工、不木、不斧、不削之所能□□□□□日之□□□□□以兆亿计也。斯世之所□□□□□□□□至三皇时已名下音□□之相传万有三千余卷，自秦始皇灰烬之厄，其数已减至六千三百有奇矣。迄今止有五千二百余卷，□□□有神□□□□归元圃者尚赖葛□翁□□□□□□□□□□□自太极授以三千六部静藏，所谓九幽□□□洞品中纂集之余耳。汲冢鲁壁，盖已儒书不幸中之幸，秦鸟能火天书云篆也耶？国家自仁宗以来，以仁德□□□万机之暇，道家之书，仁宗皇帝制为道藏经序，以宝文统录名之，盖王钦若之请也。□宗皇帝于□□中，有玉虚殿，亦自制飞天法轮道藏经序□□元始于始青之天，垂一宝珠，大如黍，小于珠，其中容受十方演说妙法，盖□□□□□□□者之所□藏耶？道经始于三洞藏列于三清，则盖有自来矣。夫大道无名，杳杳冥冥，□而为气，则为阴阳，列而为刑，财

为天地。一二三四，则数矣，山岳海河，则数矣。君臣父子仁义□□□□□今矣。然贤愚邪正，喜怒哀乐，以识名色，堕在生死海中。皮毛齿革、飞走蹄□，扰扰万绪，起□于金□所以酬识，赤文所以漏秘，垂教垂化，度生死海，生天人间，而经生焉。藏以藏经名曰□□□□涉于象数□□真之□□是有为之功德也。若蜀名山洞府，青城为最。今龙宫山后石室□□□幽遂宁真君故隐也，昔黄帝师焉。后拜真君为五岳丈人，古观在天国山中。今宫名□□□□□开元间□□□□□□□□□□□□真君于龙□劫应□三谛说洞真十二尊经，于赤明劫应□可以说洞元十二尊经，于上皇劫应在泰清说洞神十二尊经，□现人间，圣迹昭著于其地□□道藏之□□□□□□□论源流张本当自真□故□□始儒□之石室其火起于蜀学与佛之□金飞舍□塔中，则明州阿育王院是其故实，在处建塔，今犹未已也。岂真君故隐道藏之所□似出象数千□□未有一□讲明其事，而创建经藏，得非坠典也哉！于是有右街道录主管教明□□悟真子来□中常侍舍富贵□□之身，野衣黄冠，栖心真洁，志慕高风，慨然欲经始之□□□□五□□□初□难色。夫逊道之基，莫大于舍所□□可以□□□蹈水赴火□一□一粒其事□□躯天下皆□也□而悟真子既捐其身，又能捐其宝玉之藏，卜宫之东，建一大殿，创修轮藏□□□不以移愿心□□□□□□若悲□一土一□一□一□□□□之又未尝有□色□□□□七尺□□德□孝□□□心负米而至，负石负材木而至，负金帛负楮币而至，牙签玉轴□有□□□而至，□殿与藏于是乎成矣。万□鳞□法苑庄严□□□□金刑开□龙虎卫护，神丁壮士□□□停元□□阅字字□布生敬心，人捐财转藏一转百转至千万转，罪业消灭，功□□□宫以□□而□□□□□□□色则其□中必有□□□□□□□□□□耳。夫能为人之所□能者出于天□者如此当有□□□□□期至诚上通，天不我负，宁知月露凄清，林壑晴倩，无□□□□饮以□□□兴□翻雪汉间耶！大□道藏之经，其□□□□□策□□医卜方技□□□说矣不□哉□□□归以黄帝老子□□昔老子将出关，尹喜强之著道德上下篇五千言，尝观□□□以存神□气，清静无为为宗。有谷神章，有载营魄章，有视□□□□□□□有无为章，是□□□□□□□□□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夫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录而不殆，□□□□□□□气清□□□□□□□□□□□□卷□□□□□□□道旁所谓□近上德皇□□□□□知乃昔之柱下史哉！□广知即真君也耶？学者论黄老□□□□人道家□□□□□□□□□□□□□□□□□者存神□□□□□□□□□□□□□□□□□□□□□□□悟真子然为众飞轮较檀施之厚薄而竞起是非，则悟真子□赖此矣。昔蒲宗孟□□□□五□颂□□□□□□□□□□□□□□□陈□元僧□□□□以□□□□□□□□□□□□□□□□□□□□□□□清明道两宫各有经藏，阅十未一二。移江都，载籍中绝。焯诚所有志于斯道□□敢与论□□□□□□□□□□□□□□宸翰昭著□今□□□□街都道录刘能真为师焉，职位则□□□□□□

永康军兼管内劝□□王焯撰

朝奉郎新差通判汉州军州事赐绯鱼袋王拱辰书

住山□□仙元□□立石

（《孝珍阁蜀碑录》第五册）

吕真人感应记

拓本高二尺四寸，广一尺二寸，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正书。额题‘吕真人感应记’。

昔阳大明，南安名士也。孝行纯笃，出于天性。亲丧，庐墓而上帝昭鉴，遣吕真人赠诗遗药以答其诚。郡守既尝表于朝，又刻石传于世。予窃谓神仙在渺茫荒忽之间，安得与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十七里，绝顶有僧慈悦，结庐于白龙祠之侧，向得水肿疾，屡投药石弗瘳。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龙祠，音容异常。徐而入见慈悦，甚怜其病，遂以指甲划其股腹，水即溃而肿消。又以药一弹圆教用当陆根煮汤服之，且语慈悦寿至八十有五。不逾两日，其疾遂痊。慈悦初不悉其为何人也。后两月余，有客云来自临安，因觐补陁至此，□画一轴授慈悦曰：吾所画也。须臾而去。及展视之，乃薛嵩所覆吕真人□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吕也。慈悦奉龙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祷祈，随即感应，里人莫不爱重之。天使真人来治其疾，其事亦类于阳君也欤？夫人患不诚不信。诚可以开金石，信可以及豚鱼，况于神仙乎！余因祷龙祠，慈悦以此告余，既以释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记之。隆兴癸未十二月望日主簿赵彦清书。锡山张式观①

（柳拓）

①超案：此五字为后人所加。

游仙观玉皇殿碑①

碑连额高五尺四寸，广三尺四寸，十八行，行二十字，字径寸余，八分书。额题‘游仙观玉皇殿之碑’。

晋士人周与，天帝召见，引升殿，仰视天帝，面方一尺，有宋黑杀翊圣降语终南诸天侍卫，仰视天帝，惟见光满帝殿。仙班既退，光明乃散。夫以周与小臣，为天帝召，此固不足信，然黑杀近臣，亲受指顾，辽隔如岂，私窃疑之。大抵周与妄想贪痴，与南柯遭遇无异，而黑杀谨密止扶宋祚，不敢他及，是亦孔光不言省树之意。今世之崇奉者，但以至尊之像事之。曾口县游仙观，自唐以来无玉皇殿。有宋同州杨百药，初尉兹邑，知观道士李道莅修建诸殿已，作记赏之，尚未有以崇奉玉皇者。赵道升其徒也，信道自笃，罔敢怠忽，不谋于李道莅，视三清殿前隙地虚设，乃伐山取材，负土成基，栋梁庙貌，十年乃成。清高旷爽，俨然帝者之居。使境内百灵，或有朝谒之所，生民祈请，见咫尺于天颜。殿成，隆兴改元，百药复宰兹邑，李道莅已逝，乃挽赵道升令知观事，请百药为记。呜呼，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地下虮虱，臣敢以片文只字，拟议高真，不几乎指斥乘舆者乎？用纪本末，以告观者。

（艺拓、《金石苑》卷四）

①《金石苑》卷四：右碑在巴州东北三十五里。碑遵汉式，文荒诞不经，岂以神道设教者耶？杨百药再涖曾口县，为作此记，未知其于义何居。考曾口县梁置，隋属清化郡，唐属巴州，神龙初移治，五代因之，宋元属巴州，后废。洪武省人州。

刘仲远画像赞

磨崖，文高一尺二寸，广一尺七寸，画像高一尺五寸，额题‘桂林刘真人像’。在桂林刘仙岩。

河目甚口，须髯怒张，人貌而天者耶？其骨已朽，其人不死，与天地齐年者耶？山高谷深，变化成空，一笑相从，惟我与公。历阳张孝祥赞。

郡人郭忠信、贾真，鲜于振、张大超、孙喜、庞思，李经、郑彦、郭显滑溉上石。兴安（下缺）

经略紫微张公，蓬莱主也。分阃炎方，坐清雅俗。公余，尝为山水游，岂快目于玉篸、罗带之奇，殆将徜徉物表，遐策飞鸾，高举相从一笑间尔。乾道改元九月，适访南溪山刘仲远隐真岩，见刘图像，书此以遗。刘即桂林人也，元丰間尸解久矣，今复山谷增辉，则斯岩之显，固若有待。噫嘻，神仙不世出，仙才不常有，紫微以仙才而为刘仙赞，斯岩又以仙名之胜□□□端不偶也。此乃大宋庚申□□□寓桂林城南□琳春秋时暇，游息斯岩，历观古迹，仙像俨然。惜乎碑石断文蒙□于是摩挲旧刻，镌勒一新，庶使与山水□体，永□而不泯，后之览者，亦所与□□永乐辛卯岁中秋月日林□□重建。

（桂拓、柳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八）

赠白云道人赞

张孝祥

白云说相，口舌澜翻，南山雾中，时见一斑，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也。

（《于湖集》卷十六）

题真山观

张孝祥

张安国设道供于真山观。饭已，同郭道深、滕子昭、吴仲权、陈叔蹇联骑访无无道人，登永宁寺阁，遂入西山煮茗于超然亭。北风欲雪，诸峰献状，景物之胜，不知身之在岭表也。乾道元年十一月七日。

（《于湖集》卷二八）

桐柏崇道观帖碑[1]

行在尚书户部准都省批下本部申，准都省批下台州天台县桐柏崇道观知事、赐紫道士

蒋允崇状乞蠲免科敷等事，后批送户、礼部勘当，申尚书省。本部契勘：近准礼部连送到都省批下台州天台县桐柏崇道观知事、赐紫道士蒋允崇状，理会上件事，送部勘当，申尚书省。本部已检坐隆兴元年十月六日指挥，臣寮上言：江浙之间，寺院宫观，除天庆、报恩寺、观系崇奉祖宗外，其余寺观物力与民间物力衮同一例科敷。十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报恩光孝寺观外，其余宫观寺院并不免科敷。今来台州天台县桐柏崇道观蒋允崇状：本观建造徽宗皇帝本命宝殿，应朝拜崇奉事件，并依天宁万寿寺观体例。今天宁万寿寺观改赐以报恩光孝为额，已降指挥，不许官员军兵拘占安泊取寄，仍免非时借借科配，县司都将本观比附臣寮功德院，一概敷配，乞依宣、政旧例，蠲免科敷、和□、折帛、役钱、支移、折变、茶盐等事理。本部看详：昨天宁万寿寺观改为报恩光孝寺观，近承指挥，许免科敷，今来本观既是系建造徽宗皇帝宝殿，朝拜崇奉事件去处，并依天宁万寿寺观体例，其本观所乞事理，理合一体。已勘当，乞下台州照会，依报恩光孝寺观已得指挥施行，其余不得援例。已具上件因依申都省去讫，今又承都省批下台州天台县桐柏崇道观道士蒋允崇状，理会上件事申省，伏乞检详本部已申事理施行，后批户部申蒋允崇状，乞依报恩光孝寺蠲免科敷，六月三十日送户部依条施行，省部除已符台州详本部勘当事理，依今来都省批状指挥依条施行去讫，须至指挥。

右帖台州天台县桐柏崇道观，仰详此照会，乾道二年七月廿一日帖。

秘书省秘书郎兼权沈（押）、员外郎韩差、侍郎曾（押）、侍郎方（押）、尚书阙。

（《两浙》卷九）

①《两浙金石志》卷九：右帖文正书廿一行，中帖申状二十一行作小字，余俱大字，在天台县桐柏宫。案桐柏宫，唐景云间为司马承祯建，道书谓之金庭洞天。梁开平时改桐柏宫，大中祥符时改桐柏崇道观。政和六年又于后山建徽宗元命殿，一如宫制，瓦用青色琉璃，即此碑所云徽宗皇帝本命宝殿，应朝拜崇奉者也。道士蒋允崇援天庆观、报恩光孝寺之例，乞免科敷，孝宗依条施行，此则记事之文也。又观内众妙台有篆、隶、八分三体《道德经》，刻于石幢之上，宋时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犹及见而引之，今亡。

重修桐柏记

宋太尉昭信军节度使谯公致仕曹勋撰

天台山之右曰桐柏，自地距洞门几十里始至，其上重复奥区，别为宝所，四山如城郭，不假除治，云弩壁立，天造地设。中则葛仙翁炼丹之居，至唐司马子微大营宫宇，设虚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峰直其东，琼台峙其西，灵府方瀛冀其北，中有瀑水，飞流喷沫，势若万马，奔而南下，四时落岩，浩垂若天绅。居人行客，弥望不极，故真诰谓越之桐柏，实金庭洞天，养真之福境，上真主领以会群仙，固非寻常山川，惟龙蛇所处。是以高接上汉，深隐九霄，控引天地，错综今古，包括形势，不与外尘相关，苟非栖神养素之士，则不能少留烟霜间。仆比丐闲，税鞅逾月，都忘俗驾，因见屋宇阅五代至今，无不损弊，而象设蒙漏，往往揄剥，欲力为劝缘营建。时观门都监石庆端、道副正厉永年、石葆琸，皆捧手相勉，诚山门不世之幸，独葆琸愿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怠。于是六七年中，专以观事求在位者，得太师和

王杨公，并其子敷文阁待制偰洎仆，悉出俸钱，扩殿廊基，各增阔丈余，创为高门，建碑修廊，又摹古石本，绘度人经像于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栋宇，俾之仑奂。其象失天人之容者，则易塑睟穆，增旧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斋堂为巨甍，可容千众，并敞东西两客馆以待过宾，撤去外户，仿中都上清之制，宏启三门，塑龙虎君，率极雄概，展立灵星门，以拱耽耽之势，觉青崖丹壑，松竹葱蒨，隐居道师，悉蕴和气。道士唐知章以钱氏手写金银字道经，出私钱建藏并殿，由是内外堂宇皆备。凡良材坚甓，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工于上，及诸彩绘等，约费千万。崇厦岌嶪，翅鸱相直，如出于浮空紫翠之中，粲然一新。真九清仙圣之攸居，万灵威神之所御，岩岩翼翼，翚飞宏耀化成中天。来居来游者，皆道念超胜，殆若灵仙飞化，无不怀凌虚静一之志，遂可日与清众升殿香火，仰祝天子万寿，为阅世无穷之道场，岂不休哉！故一山净友，劝感而化，以胜增善，平日慵惰嗜食之徒，皆磨砻淬厉，期合于真，游咏道德，卒皆修整，得慈俭三宝之益。问其教，则精勤持诵，皆不逾矩。入于堂，则戒腊有序，无相夺伦。与之语，则气貌清洁，渐入仙宗。其于荷负至要，随时乐道，可以副紫阳新宫之文，而山卿有不可无辞以言其详也。仆晚暮之景，得相与成兹胜事，因为原本极治，叙得人任职，比旧修创增易之难，刻于坚珉，以示将来。葆琸常曰：刳心沥胆，每无忘于兴造有日矣！然未遇知音，果上真垂怜，肯助此功而成者，以桐柏在浙东最号名观，扶晨晖霄，缑山降九龙之驾，辟非素景，首阳策三公之卫，至朝廷则巨公显人，每为均逸提领之所，又闽广湖湘，多取便道，车马游访，项背相属，宾从栖止，视余处为尤烦，讵可隘陋，徒示虚无？且复吾教，惟言清净淡泊，非有死生祸福为警世资取之方，独有际遇贤智，心规亮清，始方求建易兴作，觊接续真境，弗坠厥绪，所以陪难于时也。噫！不避众人之谤，不虚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载新静域，能毕力而不惮者，葆琸是已！岂不贤于坐视以待其废隳哉！后之继者，倘不忘前人之功，俾道众晨夕瞻礼，安于寝息，而保希夷之乐，亦始事者之幸，必不获谴于洞天福地矣。尚监于兹。仆倦轶方外，野鹤闲云，萝月松风，放意身世，寄言芜类，且劝方来尔。其诸梗概，览者当有得于斯文。乾道四年岁在戊子清明日记。

（《天台山志》、《松隐集》卷三一）

白云昌寿观敕牒[1]

尚书省牒台州白云昌寿观

五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台州崇道观西白云庵一所，屋宇七十余间，并山地庵基，可令见住道士曹葆达领众葺修，专一崇奉皇帝本命香火，以白云昌寿观为名。旧有江州庐山先置到文兴、土白、冷水源三庄田产三千余亩，并拨充本庵常住。在上租税，依崇道观例施行。□□□江州照会，令台州崇道观将每岁租课拘收支拨，供赡斋粮，不许官司□□□□□令道正石葆琸充都道正，提点本观香火。牒：奉敕宜赐白云昌寿观为额，牒至准敕，故牒。乾道五年五月□日牒。

参知政事陈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劄：五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台州崇道观西白云庵一所，屋宇七十余间，并山地庵基，可令见住道士曹葆达领众焚修，专一崇奉皇帝本命香火，以白云昌寿观为名。旧有江州庐山先置到义兴、土白、冷水源三庄田产三千余亩，并拨充本庵常住，在上租税，依崇道观例施行。江州照会，令台州崇道观将每岁租课拘收支拨，供赡斋粮，不许官司（下缺）令道正石葆琸充都道正，提点本观香火。右劄付白云昌寿观。　年五月　日。

天台山都道正、主管教门公事、提点白云昌寿观香火石葆琸等奏：本观昨于乾道肆年伍（下阙）圣旨赐额，专一崇奉皇帝本命香火。缘本观元系庵宇，崇奉不便，遂于今年柒月内建立本命大殿壹所已讫，未有殿名，及未有印记。兼元降圣旨拨赐江州田叁庄计叁阡余亩，充赡道众。窃缘本观取江州庄所往来，仅四千余里，每岁差（下阙）租，动须数人经年更替，所收租米，出粜变货归观，其耗极大，所得无几。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令户部行下江州，将□件田亩、山园、屋宇等物，除□□□旧□□观常例□种外，其余尽行拘收□卖，乞行下台州于没官田庄内，止乞兑拨田壹阡伍伯亩。臣□□次踏逐□台州临海县靖安乡徐怀绝没官田地伍百余亩及屋宇等，乞先行兑拨外，其余□台州□□□没田产，续次踏逐，一面经本州陈请，得永远专一崇奉，香火绵长。所有殿名，今欲拟作洪庆之殿外，印记欲乞就本州出给，余乞依□行，伏候敕旨。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右劄付台州白云昌寿观。乾道六年十一月应彦刊

（《两浙》卷九）

①《两浙金石志》卷九：右牒乾道六年立，高四尺五寸，广二尺六寸，分列三层。上二层刻牒文，下二层刻尚书省劄付二通。牒正书七行，大字行书，并题衔九行。劄二并正书，共二十六行，年月下并有尚书省印及押字。在天台县桐柏观西。按县志：观本唐大中六年建，旧名白云庵。乾道间内侍邝守宁弃官居之，乞改为观，此奉祀本命之由来也。四年，道士曹葆达请于朝，故赐额，并拨江州庐山庄田三千余亩以赡之。而道士又以江州往反，经年更替，费耗极大，所得无几，复欲以台田易之，详见二劄中。牒尾押字二人，参知政事陈者，俊卿也；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蒋芾也。《玉海》载赐名白云昌寿观，本命殿赐名洪庆，今劄中有云所有殿名今拟洪庆之殿，与《玉海》合。洪筠轩云：《赤城志》，静安乡在临海县西北五十里，俗以静为靖，误也。

跋道德经碑

张孝祥

荆州开元观，直牙城西五百步，有南极注生铁像。祥符八年，更为天庆观。绍兴五年，迁观楚镇门之东，旧观废。乾道五年春，某与客过焉，像在坏垣中，覆以竹屋。屋后积草，草中小碑高三尺，即初建天庆观记。去草见碑趺，隐隐有字，洗刮久之可读，盖唐明皇所注道德经。是时诏天下道观皆立经幢，因火中折。天庆之役，官吏督促，妄道士不暇它求石，即取折幢穴其腹植碑焉。经文行草，注楷法，行间茂密，唐经生固多善书，然此或非经生所能办也。既还碑天庆，发地出趺，合八方得三千余字，剥缺断续，益奇古。百夫辇致文公堂下。历阳张某识。

（《于湖集》卷二八）

真武圣像题记

高六尺，广三尺三寸，立像高五尺四寸五分，下左右题字十二行，行十二字，分书。又有正书二行，行七字。在平武。

圣像在抚州祥符观殿壁，邦人言国初时画，然不知何人笔也。再拜已，瞻英烈言言而笔势有若神运，想非世工所可到。经二百年，壁无少损，则知有物护持之矣。今得模本，立于龙州玉虚观。（右刻在像右下方。）

有宋乾道六年，岁次庚寅，三月朔旦壬子，二十五日丙子，右朝散郎、知龙州军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兼管界沿边巡检使、借紫眉山史祁立石。（右刻在像左下方。）

真圣像不许打碑，人要打必要殃祸。（右在像左右，疑后人所刻。）

（柳拓、《八琼》卷一一四）

修建穿云岩殿堂道路记

磨崖高三尺四寸，广二尺四寸，正书。在桂林穿云岩。

南溪穿云岩见素庵道民唐德正，自甲戌绍兴二十四年苦行开山，用石甃砌地基，建庵一座，并起三清堂殿一所，化钟一口。及于庵下园内栽竹大小四十三丛，紫竹一林，簩竹一林，苧蔴一园，并种松柏及诸杂花果一园。又于隆兴乙酉间，蒙经略舍人出据，给孤老院荒地与德正栽种竹木，及路畔两边松树。见今成林，不计株数。又于辛卯乾道七年，唐德正同师弟唐守真并干缘善友蒋允洪，共同缘化十方善男信女施舍资金，买石命工匠甃砌南官大路，从孤老院前，一直至赤土堙，不计丈数，永为利济，不朽之丘。唐德正今立碑书崖记矣。

时壬辰乾道八年仲春甲子日，穿云岩道民唐德正、师弟唐守真立 。

仙岩并约束不顾公法之人，侵盗砍伐，如违根治。淳熙二年十二月承准。右准判府经略张左司使帖付唐守真住庵，永远掌管山林修葺。

（据原刻录文，并见《桂林》上册）

盐官镇重修真武殿记

碑高三尺二寸，广二尺二寸，十五行，行二十字。

盐官重修真武殿功毕，太守王公光祖字景先，谓下客米居纯曰："予于乾道乙酉岁捍御敌人至此，而井邑已皆焚荡，惟于灰烬中瞻见真君容像，巍然而坐。所饰丹青不变而鲜絜，

所披之发不坏而具存，虽龟蛇之形状亦无所损。予钦仰其灵，已有重修之意，恨力无及。适剖符来此，即计度鸠工。邦人闻之，不约而集，虞者木，陶者瓦，工自献技，匠自献巧，富者以财，贫者以力，不日而成，子可作记。”居纯辞之不获，言曰：尝闻明有礼乐，幽有鬼神，故子产论台骀之事，仲尼详汪芒之守。以祥而称者，五车践牧野之誓，以异而言者，二龙流夏庭之漦。神之格思，理存言像之际，而况真君乃金阙应化之身，容像之所在，宜其显灵之若是。中前敌人叛盟，意欲长驱而下蜀，至此而为官军所败，宁知非阴护之所致耶？敢不敬书。

乾道八年十一月望日同谷米居纯记

巩州天庆观授业道士王致修、小师严居厚、云水道人员居显、李冲和。

武功大夫兴州驻札御前右军统制军马知西和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下缺）立石。

张子忠　李德刊　石匠尹晖

缘化主职医魏奎

（艺拓）

李神君碑①

石高七尺五寸，广三尺五寸，十八行，行四十字，行书。

李神君讳洪，字广元，世司风云雷雨之职。因获戾于上帝，降之蓬莱，作一大蛇。日久化为一龙，叹曰：“吾愿得一深渊，潜修功行，期以阴德济民，庶几获免上帝之责。”遂翱翔于高洞、环滩二窟之中，历梁，唐、晋、汉，于乾祐三年五月初三日寅时降生于锦屏李吉先之家焉。父讳天祐，吉先其字也，母严氏。神未诞之前，厥父梦侍卫数百，拥一仙官入其门，升其堂，乐音迭奏。既悟，占之，卜人曰：“必有非常之庆。”未几七日而神果佳诞，是夕火光耀室，乡族怪喜。年未弱冠而天姿雅俊，阴阳历数，无不周知，四时雨旸，罔不先见。游宦遂宁府，乃家于蓬莱。遭时凶荒，凡人民无告者，竭家赀拯之，得活几十余万家，此阴德之至大者也。历时变纷，每言志则曰：“得一洞府以逍遥乎其中，吾之所愿也。”一日自占其命数，语其父曰：“洪年止三十有五。”厥父以为怪诞，其后果如其言。夫人文氏，生二子曰雄、曰豪。继以一日而逝，今之高洞环滩，乃其居也。迨宋咸平初，厥德升闻，上帝令一朱衣小吏，录其阴德之及人者，凡千有余。一日，奉上帝敕曰：“汝之阴德在人，今拜汝之水府掾，一方水旱，汝实司之。”至宝元二年，驾一白云，见于鉴□之上，前后父老瞻之仰之，悉皆骇汗。厥后雨旸适时，遐迩士庶，祈求必应。迨绍兴之末，驾乘风朝觐上帝，退会诸神于朝真阁，曩日之来者朱衣小吏，俯伏进曰：“惟神镇彼一方，雨旸有序，功德兼隆。上帝嘉乃丕绩，俾汝佐仕籍得失之司，总咸源增减之职。尔当免以答帝眷。”遂顿首拜谢而还。命一吏录士子名姓，编之一籍，以定其得失。再驱一吏进见于清河府君之侧，凡咸源之数，悉皆记之以定其增减。远迩士庶之止知以水旱祈，而不知神德所覆，其他无不应也。近岁城南赵子，率一邑进士乞灵于神祠，故有“鉴潭湛碧涵秋月，洞府元来别有一天”之句。当时笑傲不虔者凡数人，故神笔未终，始终之迹，有所未备。今因诸生属余录其行事，故强述其

一二如此。

宋乾道壬辰，进士赵溥，男将仕郎球，次男炳，同进士李鼎题。遇陈甲立石。

（《金石苑》卷四）

①《金石苑》卷四：右碑在蓬溪县，述神君降生及身后显应，事涉怪诞。按《一统志》：北齐改广汉为小汉，后更名小溪，魏改方义，宋太平兴国初复改小溪，明洪武初省入州。碑录神君生于锦屏，当是保宁府阆中县之锦屏山，不著县名而著山名。文中仅见'游宦遂宁府'五字，于其为小溪令时政绩阙如，而夸大其灵异，详所不必详。崇宁中赐额丰泽，亦不见于碑，略所不当略。惟载神君及其父母妻子名氏甚详。赵溥乾道二十年丙戌萧国梁榜进士，赵球、赵炳，遂宁人，乾道八年壬辰黄定榜进士。特奏名陈甲，庆元二十年丙辰邹应龙榜进士。

藏丹洞记

陆 游

汉嘉郡治之西偏，望云楼东有石穴，天将雨，辄出云气。予疑而发之，则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获瓦缶、罂瓮，贮丹砂、云母、奇石，或烂然类黄金。意其金丹之余也，悉缄而楱藏，输诸府库，缄识惟谨。予尝读丹经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于名山，非当仙者辄不见，虽见亦辄变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侧，予以尘垢衰病之余又辄见之，是与丹经之说大异。或谓丹藏于此远矣，方上古未为城邑时，西望三峨，东带大江，山川秀杰，盖宜为仙真炼药腾举之地，至予辄见之者，岂神物隐见有时，而予适逢其时与？丹之伏而不见者常多，见者常寡，虽嵇叔夜、葛稚川不免赍恨以殁，而予顾得见焉，兹非幸与？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阴陆某记。

（《渭南文集》卷十八）

刘真人歌并序

磨崖高三尺六寸，广二尺二寸，正书。额题'桂林刘真人歌'。在桂林刘仙岩。

桂林刘真人传述

仙翁姓刘，名景，字仲远，桂林人也。幼尚气节，初为儒，次为商。常贩私铅，遇方士与刘的谕以法禁之严，翁告以贫而不能矣。方士大笑，取所荷铅一块，药之即为银，以授之。达旦，失方士所在，于是大悟，乃习医卜，遍历名山。至京师，馆于贾丞相昌朝家二十年，好奕饮，或终日不食。冬夏一裘，瞑目诵庄老、周易。皇祐间还乡，容色不衰，父老异之，知其得道者也。乃栖于所居南溪山之阳石室中。妻孥时欲省之，至山下，辄见毒蛇猛兽，不得进。公性嗜酒，每出，市人争见之，欣然应接，樵歌而归。或有问道者，即指真心，真心即可学也。人以忧虞求者，无不应验。有疾病告者，施以药随愈。远近皆爱敬之。公自号大空子，人问点化之术，即笑而不答。天台张平叔真人赠以长歌，叙以神仙造化之妙，公警悟，即与平叔施肩吾从游，人莫知其契也。元丰八年九月，告其子曰："此形不可恃，吾亡日当

以火化。"一夕无恙而逝，其子依遗言将举火，发棺视之，惟存布袍缘履而已。后百余日，廉州合浦还珠驿密授东山逍遥子金玄秘要决，并至家书于桂林，人知公尸解化矣。寿年一百一十八岁。后游山士夫惟见张真人歌，而刘仙翁歌诀。今获此，恐久而湮没，余遂勒以石以存仙迹，是垂不朽云。

金玄歌

予家本住桂林侧，金木岩傍是其宅，穷玄造理经百春，往复蓬莱为上客。逍遥宇宙人不识，谁会宗流话端的，大隐居廛心欲澄，小隐山间为所寂。乾坤大地炁初分，男女阴阳相配匹，夫妇团栾齐会时，节次存升过关隙。金乌玉兔坎离交，二家通流化为液，四物和合作汞铅，养就玄珠谁会得。固真精，是胎息，烹炼依时无间隔，子午名为七返根，戌亥加临九转觅。离卦圆，坎卦益，气液相交龙虎历，长就黄芽道本宗，内丹一粒如金璧。加减三昧火频烧，魔鬼星分自潜藏，天真透出过九宫，独跨赤龙朝紫极。指玄机，伸秘迹，此理深藏宜保惜，勿将轻易示非人，乱泄天机遭灾厄。学道之人守正一，渐成渐转功行毕，出离凡体达蓬瀛，玉帝书名记仙籍。

时淳熙元年九月重建堂宇汝阳邢鲁打化住山道人周纯一上石

康熙岁在庚辰蒲月吉旦住山道人张本真重刻

（《桂林》下册）

诏建三清大殿上梁文

碑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行四十三字，行书。

臣龚颐正撰

在昔吴都，于今汉辅，诞惟仙圣之宅，有严壮丽之区。与日月以蔽亏，式表中天之华阙，翔云霓而来御，蔚为上帝之高居。□□岳峙以当阳，琳宇星罗而拱极。南端洞达，正殿穹崇。维时三境之常尊，骈集九光之法驾。螭蟠万础，遗址固存，翚飞百楹，群目未睹。方重熙累洽之运，正远至迩安之时。曾是殊庭，莫还旧观，其何以伫飚游于肸蚃，甄灵贶于幅员。皇上睿言，不吝有司之费，寿宫申祝，重储二圣之休。守臣承睿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乐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营室于瑶光，萃梓材于荆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动挥斤。是度而是宜，下震而不练。琼榱绣栱，倏若化成，金甩玉阶，殆非人境。结绮丽朝暾之采，氤氲宿非烟之祥。仰规太紫之圆方，俯尽鬼神之情状，下锵鸣之玉珥，知足称于降临。歸帖妥之瑶坛，庶永蕃于祠奉。考其经始，盖不淹辰，斯举应龙之修梁，可后巨鳌之振抃，敢伸善颂，以佐欢谣。

抛梁东，沧海微茫一望中，旸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气御灵风。抛梁南，只赤神都汉辅三，丙地有星长粲烂，两宫天寿与之参。抛梁西，震泽重湖玉浪低，风雨调和时节好，不烦香火咏朝隮。抛梁北，金榜云房新挺特，一念通神本圣功，八荒有道开皇极。抛梁上，风马云车枣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宫，万岁千秋输景贶。抛梁下，日夕曾坛隆报谢，昭垂乾象稔丰年，开阐坤珍资道化。伏愿上梁之后，慈闱康寿，宸扆尊隆，德教并隆于彤管，

仁恩长厥于青宫。国株无挠，王臣尽忠，边圉永销于兵革，民编益劝于耕农，千里绝札瘥之虞，四人均享奉之工。协气旁薄而扶舆下九凤五龙于平世，高灵鉴蹇而狡服肃千乘万骑于浮空，来佑泰平之极治，普臻希静之真风。赐金阙寥阳宝书之岁月刊立。

检讨资善秘丞龚公，学问文章，冠冕一世。右为布□时所作，钩画之妙，并出公手。淳熙丙申镂板殿左，今逾四十年，脱落刓缺，寖失厥旧。公之子葆，别加模勒，移刻坚珉。不惟灵宫缔建始末可考，而公词翰因可传于不朽，兹亦孝思之一端云。嘉定戊寅清明日壻宣教郎新差充江南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章劼谨识。男承直郎新建宁府观察判官葆立石。

张允迪刻

(柳拓)

题真仙岩

碑高二尺五寸，广一尺八寸，十三行，行十八字，正书。

赵郡贾逵祖季承

翰林以谪流夜郎，我亦何为涉此境。生平山水债未了，宦游直度桂□岭。牂牁江绕古融城，拂柱冠缨照清影，举头忽见真仙岩，盘空攫拏势驰骋。天教刻削无遗巧，不知斤斧谁手秉，吻如蚀月丑蝦蟆，枵腹穹窿宽一顷。尸居龙见柱下史，宴坐似说常清静。贯穿石洞飞惊湍，两崖峡束垂机阱。兹晨邂逅得胜践，身到中间发深省。青牛昔过函谷关，我陪五老曾造请。依然一念浩劫初，堕在尘埃官独冷。童儿徐甲今何所，朝从南箕暮东井，当时与我极绸缪，默而祷之意相领。扶携腾上虚皇前，赐我金丹凌倒景。

淳熙戊戌岁中春十有五日

(柳拓)

宣阳观三清圣像记

泾邑宣阳观，隆兴中道士徐致柔请旧额草创于南郭外。有石门乡罗溪胡宽施钱四十万造三清殿宇。淳熙四年，鸠工立柱，架梁橧矣。一日，为大风所仆，众谓基趾隘陋，不称建立。次年，知县杨公倮合众缘迁于兹地，殿宇比旧益宏壮，而圣像未设，胡君以为无抑众人，吾能就此，且心固愿为之。越明年，以钱百缗成坛座，即命茅山守柔庵周守静经立圣像，侍卫俱备，令三衢匠者列世明彩施金采为像饰，工力精致合度，二费为钱一百万。观门散募助费，十不及一。淳熙十年六月庚戌。胡君与妻殷氏，孙男昇莘及孙妇，曾孙谊、咏、谏皆集，是尝藏成兹事者。邑人创见惊异，自他方来观者咸称叹，以为名山福地所未有。胡君又欲重盖大殿，地加文甃，柱加丹漆，与像设称。先尝捐金六百千为三门，又舍田度道。其愿力洪大，轻财乐施，所以成立此观者不一端。天报公以寿考，子孙庆衍，福禄崇固，其

始于今。敢刻石以记造像功，其他俟观宇周备，求名士总其事而大书之。是年长至日。募缘开山知观道士王若水谨记。

从政郎新筠州州学教授汪熙书。

(《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四引《泾川志》)

茅山凝神庵记

句曲名山，三茅胜地，灵宫閟宇，突兀炳焕，甲于江左数千百里。凝神庵居其间，林樾蔽亏，气象深稳，宜高人逸士之所庐也。绍兴癸亥，祠宇宫道士张椿龄，与其徒相攸于中峰之下，诛茅结庵，摆落世纷，怡神葆光，为物外之游。性真内融，道腴外丰，秀骨山峙，神锋玉举，望之真蓬莱方壶中人，学者稍趋归之。声闻帝聪，有诏召对，控辞弗获。既见上，顾劳甚宠，解御服以赐，且命图形于神仙阁，固请还山。先生起草莱，受知圣明，前后六至阙下，壬午视师，亦赐对于行在所，每见加厚。初，太上皇欲易庵为观，先生辞以有观额则事烦，非幽居之宜，故止赐今名，实乙亥六月也。庚辰岁，建三清殿，像设供具，皆上方所制。其后以行宫赐银建天祥阁，奉藏宸翰，又为层屋，置内府赐钟。云汉在上，光被草木，宝器所镇，神鬼守护，凡二纪赉锡，悉充栋宇费，斋库庖湢，位置不淡，于是丰约中度，规制具体矣。乾道壬辰，赐田三百三十亩有畸，仍命漕浙其税，德至渥也。屋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势，要帖邃密，不晦不露，白云峰拥其左，小峰拱其右，面抱赤山，大罗源平远当胸，而开元顶亦逶迤在目也。紫翠环绕，四山如屏，晨光陆离，篆影凌乱，宵籁阒寂，琴声清圆，恍若与尘世隔。匹夫而能动冕旒之高听，享山林之至乐，其必有以也夫！噫，老佛之教，与孔氏鼎立，后世纷纷，矛盾异同，真人御辩，融三为一，恭己正南面，而儒术行于天下，刑政修，礼乐兴。二家翼之，使民心一于为善，薰陶渐渍，风俗淳厚，兵寝刑措，日跻仁寿之域，庸非助乎！先生访对之际，言不得闻，若夫方士诬虚之说，治道清静之要，将奚择焉，天实闻之矣。其能动高听，享至乐，宜哉。先生常州晋陵人，少为人也，名行义，字达道，度为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字行。既殁之九年，住庵弟子茅见独以仆畴昔与先生有一日之雅，而与其兄王见志从游荆溪之上垂四十年，属为之记。故独取其庵之颠末系于兴创者，识之。其被遇两宫，荣宠光显，当有记录，以侈眷异，兹不具载云。

淳熙十年九月朔，朝散大夫新权发遣处州军州事赞皇李处全记并书

(《茅山志》卷二六)

费公纪梦残字

石后缺，高一尺八寸，广存三尺七寸，存十二行，行九字至十一字不等，行书。

右史检讨费公留题

嘉庆乙亥前一岁，五月既望，去祠北二百步，溪岸崩出此古碣，语意与刘光祖真人祠

记梦中鼇人事相符。朝代同时，虽篇章残断，未可置诸荒草，因嵌于壁，俟考古者推寻其原。

淳熙戊申夏四月壬寅，梦一布衣人从邻舍来，自言知养生之道。延坐堂上，对语久之，忽出袖中小豆数升布地上，若作法禳灾者。又出二木偶人，长各数寸以相示。比觉，心甚异之。既而一家穉子悉苦痘疮，濒危而不死，已知为神物之庇。后数日，从邻舍壁间见一真人灵验记，载杜天师遇真人，有二仙童化木偶（下缺）

（《金石苑》卷四）

成都府朝真观记

魏了翁

出成都少城之西迤北，修垣而环除，邃宇而周阁，沈沈翼翼，竞衢兼术者，朝真观也。其中为玉虚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经藏仙祠，云堂茶寮，与方丈室湛然之堂也。列其左者，圣母仙师乘烟葛女之祠，与凡为庖库之所也。直观之西偏，则为诸葛忠武侯祠与读书台。故老相传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天宝五年，章公始更为观，奏名乘烟。乘烟云者，谓侯之女于此乎轻举也。观尝废于庆历，复兴于文忠烈公镇蜀之日，其后易乘烟为朝真，则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为屋百有五十间者，绍兴中女冠张延彬也。带高埤下，延袤而崇饰之，则淳熙末张居兴与今知观宋祖良也。祖良以其事属余为记，余尝考侯之故宅，盖在隆中，然其自谓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则成都亦有家也。独乘烟之事，典记所佚，未有以复于祖良也。而客谓余曰："书之庸何伤。周人思召公而爱其棠，晋人思栾书而爱其子，今无乃非蜀人之爱侯也，而以即家为社为未足，又以贻诸其后人与？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在而是，既制于礼秩之不可，则相与私祭于道陌间。习隆向充之言，至谓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侯非威势，人所交誉是眷眷者，果何为哉？且不宁惟是，侯之子瞻，用于蜀也，蜀人思侯不置，每见朝廷有善政佳事，虽非瞻也，必转相传告曰：此吾侯之子瞻所为也。是以美名溢誉，有过其实。陈史于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虽若过于抑扬，然爱侯以及其子，亦以觇人心之秉彝好德，终有不可殄灭者。乘烟之事，倘若是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散消息，阴阳鬼神之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尽力，义不与贼俱存，其流风余烈，尚能威南人而走司马，遗祠故宅，亦足以竦钟会而感韩弘，矧洞然此心，扶植世教，将不亘千载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孙尚，不爱一死，从容蹈义，其凛有生意，亦当与侯俱为无穷。彼所谓仙者，谓其常存而未尝死也。而侯与瞻、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见，兹其为仙，不已多矣。自侯之卒，贼势益张，伯松既亡，瞻、尚亦殒，昔者教忠之训，则有死而无二也，然则侯之遗息，至自托于方外之游，又非以洁身遯世，终不肯自汙于流俗也。如屈子远游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识诸，使有能明于天地之性而不可䀮（呼光切，目不明也）以神怪也，其无发于斯言矣乎！"是为记。

（《鹤山集》卷四二）

行在宁寿观碑

陆 游

绍兴二十年十月，诏赐行在三茆堂名曰宁寿观，因东都三茆宁寿院之旧也。初，章圣皇帝建会灵观，实为崇奉之始。至是高宗皇帝方跻天下于仁寿之域，尤垂意焉，乃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观事，蒙君守亮副之，许其徒世守，又命中贵人刘君敖典领，置吏胥，给清卫兵，略用大中祥符故事。后十年，敖遂请弃官专奉宁寿香火，诏如所请，赐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录，仍领观事，实又用至道中内侍洪正一故事。上心眷顾，每示优假如此。然追今岁月寝久，未有纪之金石，以侈上赐者。绍熙五年六月，知观者冲素大师邵君道俊始砻石来请某为文传示后世。某实绍兴朝士，娄得对行殿，同时廷臣，零落殆尽。某适后死，获以草野之文，登载盛事，顾不幸欤！伏观宁寿观，实居七宝山之麓，表里湖江，拱辅宫阙，前带驰道，后枕崇阜，尽得都邑之胜。广殿中峙，修廊外翼，云章宝室，钀轶富丽，浩浩乎道山蓬莱之藏也。钟经二楼，翚飞霄汉，飘飘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简，羽流毕集，进趋有容，肃恭斋法，济济乎茹灵芝饮沆瀣之众也。导以霓旌，节以玉磬，侍者翼从以登讲席，琅琅乎彻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画，德寿、重华之宸翰，焕乎河雒之图书也。鸿钟大鼎，华盖宝剑，褚遂良、吴道子之遗迹，卓乎秘府之怪珍也。荣光异气，夜烛天半，所以扶卫社稷，安镇夷夏者，于是乎在，非他宫馆坛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实与三茆君，自浑沌溟涬开辟之初，赤明龙汉浩劫之前，俱以愿力，应世济民。虽时有古今，迹有显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则合若符券。及夫风御上宾，威神在天，与三十六帝翱翔太虚，三茆君亦与焉。时临熙坛，顾享明荐，用敷佑于我圣子神孙，降福发祥，时万时亿，于虖休哉！某既述观之所由兴，且系之以铭曰：

炎祚中否开真人，以大誓愿济下民，左右虚皇友三真，坐令化国风俗淳。乃营斯宫示宿因，丹碧炭嶪天与邻，神君龙虎呵重闉，鲸钟横撞震无垠。锦幡宝盖高嶙峋，天华龙烛昼夜陈，历载九九符尧仁，超然脱屣侍帝晨。遗泽滲漉万宇均，岁丰兵偃无吟呻，咨尔众士严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圣训常如新，冲霄往从龙车尘。

（《渭南文集》卷十六）

高州石屏记

高一尺七寸，广三尺二寸，三十一行，行七字，正书。在桂林龙隐岩。

洪内相高州石屏记

高州茂名县，本唐潘州也。县界有黄尖岭，父老言，昔有仙人姓潘居此炼丹。近十数年来，工人入山凿石，乃得树木屏于石中，盖仙所遗丹剂堕地融结者。一层复一层，殆可揭取，但枝叶端正者，百无一二。民黄氏擅此，山外人欲采伐，则先以盐彩与之，然后入山祀

土神毕，徐徐施工。朱子渊为桂帅，致两屏遗予。老干扶疎，上挟云气，下临广漠，混然天成，略无斧凿一迹。非若祁阳所产，藉人力磨治，故痕罅高下，失其自然也。又云：海函万族，无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尝载石柏，今方得一株，自海底石块上生，根株盘错，枝叶如画，其色紫，其根白，其质皆石也。天阴雨时，必有水珠在叶上枝间。亦有柏子，皆石脂凝结而成。子渊赋诗云："海物难穷造化奇，后凋惟有岁寒知，谁将修月黄金斧，斵就凌霜紫玉枝。直干渠容尘点涴，灵根偏与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春风盛与衰。"予和之云："海底灵根石效奇，山经地志不曾知，凝酥幻出珠千颗，染紫装成玉一枝。鹤骨龙姿随质见，鸾栖凤宿与香宜，元戎高唱真难和，愧我年来笔力衰。"又有石梅石松，则未之见也。

右已载于夷坚支景中，庆元元年九月十五日野处老人洪迈景卢书。

内相洪公于书无不读，而犹耻一物不知。希颜分阃峤外，偶得高凉树石屏遗公，公远以其书来询其所产之地，而为之记。且云：祁阳石藉人力磨治，此即混然天成，无斧凿一迹。公耽于泉石，所阅多矣，于此独有取焉者，以其得于天真之自然也。然则公平日能以笔端肤寸之润，为天下无穷瓌伟之观者，其亦得于自然之天耳。此所以能遗外势利，勇退于急流中，而翛然野处，以与造物者游，盖又将求所以全其□□。

庆元改元十月既望，新安朱希颜跋。郡文学建安刘褒刻于龙隐石室。

（柳拓、《桂林》上册及《粤西》卷十）

真武像题刻

高三尺二寸，广二尺，真武像旁小字一行，正书。

庆元二年七月十九日，承直郎、知融州融水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臣吴今谨刻石。

（广拓）

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实 ①

碑高五尺一寸，广一尺五寸，四十一行，行一十八字，两截刻。上截有'通神庵'三大字，下事实，均正书。

通神庵（三大字，高三尺六寸）赐通神先生

（右上截）

承直郎胡衮撰铭

先生淮阳人，姓何，名则未详也。家世以仕显，素为乡族。曾祖不记，祖执礼，官朝仪大夫。尚志②，官至舶曹，绍兴初避地南来，与先生客寄于吴。先生少锐意读书，累举不第。一日，偶游妙严僧舍，临池镜水，豁然悟道，遂不挂一丝，惟一蓑一笠，被发徒跣，往来

市廛，初无定止，笑傲讴吟，自适其适。人欲迹其所往，亟走疾避，怒骂发嗔，莫能亲近。或疑为狂，或指为异，庸人孺子皆以蓑衣道人目之。常往来观中，就观前亭后小室草窝中安处，常时叉手跪膝，未尝夷肆，昼夜不寐，专气致柔。或结草蔽身，或团泥弄水，每经行街衢，或掷砖，或书壁，遇雨旸愆期，言之而休咎辄应。至于缕薙之草，饮食之余，皆有灵验，病者得之，不啻万金良药。邦人循环致供，遇有扣请，但云无人在这里，此是空屋，微机隐语，验而后知。先生之神，旁通四达，人或见之于吴中，人或见之于闽蜀，或一日不食，或数日不食，或一月不食，而未尝告饥。或一日四方来供，尽食之，不以为饱。每遇严凝盛寒之时，旋披蓑把笠而出，任其所向，或摘冰洗蓑，即披凌寒归庵，倪道人与众睹之，亟解蓑衣以挂，气热腾上，如蒸笼中气冲上也，人孰不敬仰。所至坐处，雪亦不积。先生尝有语云："自家屋子不修整，只理会外面屋子好看。"淳熙初，始建庵以处先生，又降书"通神庵"三字，又赐通神先生号。绍兴③御通神书赞，庆元升通神真人，庆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夜，端坐解化。先生有衣一袭，寄于郭氏，云吾死则殓。是日忽来索衣，其夜果趺坐而逝。高庙及后先两夜梦先生求衣，亟命特赐，以二十四日至，遂□之以瘗，人莫不悟其神。是岁九月十一日丁酉，葬于长洲县金鹅乡里燕塘之原，其铭曰：

伟哉通神，内涵道真，如水之汇，其流无垠。陶冶众性，蓑笠一身，妙用纵横，元机屈伸。风雨霜露，至和细缊，惟我累圣，龙光弥新。嘉名奎书，贲于其人，任姒重闱，咸厥顾之。赉予赙赗，终于其归，自被帝庭，达于坤维。景行行止，太山巍巍，逍遥尘垢，洞达希夷。大鹏抟扶，瞬息天地，吾将安放，人谁得师，燕塘之原，呜呼兹碑。

左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虚白斋高士知通神庵事吕知常立石

（艺拓、《江苏》卷十三）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通神庵'三字，孝宗御书，后题'赐通神先生'，钤以'御书之宝'而不署年月。其下方有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实一篇，承直郎胡袤撰，以《宋史·方技传》校之，无甚异同，而史较详。史文蓑作莎，莎蓑同音而义别，莎草不闻可制衣也。碑云'庆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夜端坐解化'，史云'庆元六年卒'者误。碑云是岁九月十一日葬于长洲县金鹅乡里燕塘之原，今俗传庵中象为真身，亦妄也。

②超案：'尚志'上似漏刻一'父'字。

③超案：似为'绍熙'之误。

老君洞赋

高四尺，广二尺三寸，上为融州老君洞图，下为赋。正文三十三行，行十八字。跋四行，均正书。

天下名山，老君洞兮，真仙不凡，因再三而求趣，信第一以为岩。邃宇瑶宫，锁白云于户牖，苍崖峭壁，泼翠黛于松杉。今融郡而古黔南，顶牂牁而枕八桂。惟天地秀气，至是融结，故溪山佳致，独高品第。距城五里，途罕见之仙岩，步履一临，自相忘于尘世。山后山前，居多老年，幽花茂草，四季春色，古木长松，千林暮烟，平地耸蓬瀛之岛，半天摩星斗之躔。洞口风清，大夏有九秋之景，岩隈地暖，三冬如二月之天。岩如之何？以其大而嵯峨，

则高插云霄；以其深而空阔，则周回数里。万状嵌岩，非水石以能写，一景穹窿，与苍冥而相似。静而游之，不亦乐乎。谈者类曰，未尝见此。亭台春赏，仙花映人人映花；溪涧秋来，绿水似天天似水。姑射之山兮，谩说神人；武陵之源兮，徒夸避秦，未如灵室之为洞□□独有老聃之化身。峨冠玉佩，□若高座，皓发霜鬓，俨然绝尘。却履迹于平堤之上，洁羽衣于碧涧之滨。盖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而窈兮冥兮，其精甚真。虽滴乳成形，真公十一儿童之相，然通岩出水，写五千余道德之春。而况和光玉葩兮，来紫府之神仙，清奥碧堂兮，断红尘之车马。乳室岩岩兮，混银沙而灿烂，寿溪泠泠兮，奏玉琴而清写。云横楼阁之高低，雾锁栏干之上下。清牛濯足，在常清常静之间，狮子回眸，盖匪刻匪雕之者。溪北溪南，物象浑全，亭高亭下，风簧自然。猿鹤萃玉融之秀，烟霞笼弈戏之仙。蛇仓不锁而乳壁环合，龙田院灌而浪花影圆。自有难穷之真趣，宁嫌僻在于遐边。凡尔游人，如到太清之仙境，语诸灵迹，尚余玉局于西川。或曰洞天三十六兮，良亦为多，福地七十二兮，殆为非一。奚斯岩莫与其数，抑所传或遗其实。殊不知老君圣迹，乌得以例论乎，盖迥然而独出。

状元张公孝祥尝书老君洞为天下第一真仙之岩，君子喜其笔迹而刻诸崖，应龙因述以成赋。时嘉泰辛酉玉华甘应龙撰。

淳祐乙巳男有立重镌

（广拓）

洞霄宫碑

陆游

造化之初，昆仑旁薄，一气既分，天积气于上，地积块于下，明为日月，幽为鬼神，聚为山岳海渎，散为万物。万物之最灵为人，人之最灵为圣哲，为仙真。而道为天地万物之宗，幽明巨细之统，此虚羲、黄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变化也。其书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阴符、西升、度人生神之经，列圄寇、庄周、关喜之书。其学者必谢去世俗，练精积神，栖于名山乔岳，略与浮屠氏同，而笃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尧舜、周公、孔子遗书无异，浮屠氏盖有弗及也。临安府洞霄宫，旧名天柱观，在大涤洞天之下，盖学黄老者之所庐，其来久矣。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宫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以宠辅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举洞霄召拜左相者，则其地望之重，殆与昭应、景灵、醴泉、万寿、太一、神霄宝箓为比，它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时，始制诏改宫名，赐金宝牌，又赐仁和县田十有五顷奉斋醮，悉除其租赋。至政和间，宫以历岁久，穿坏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两浙转运司复兴葺之，岁度童子一人为道士。建炎中又废于兵火。高宗皇帝中兴大业，闻之当宁太息，乃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钟楼、经阁，表以崇闳，缭以修庑，费出慈宁宫，梓匠工役，具于修内步军司，中使临护，犒赐踵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见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运鬼输也，可谓盛矣。及上脱屣万机，颐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寿宫行幸山中，驻跸累日，敕太官进蔬膳，亲御翰墨，书度人经以赐。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庆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师宫都监潘三华与知宫事高守中、同知宫事水丘居仁以告山阴陆某

曰，愿有纪以为无穷之传。某以疾未能属稿，后三年，同知宫事王思明与其徒李知柔枕涛江人东继以请，乃叙载其本末如此，且为之铭曰：

在宋祥符，帝锡之书，乃作昭应，比隆羲图。元丰景灵，列圣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储。栋宇煌煌，焕于天衢，徽祖神霄，诞尔九区。追我高皇，东巡于吴，睠言天柱，镇兹行都，警跸来临，神明翊扶，乃御帷殿，穆清斋居。天日下照，雨露普濡，迨今遗民，注望属车。三圣嗣兴，光绍圣谟，千础之宫，骞腾太虚。宝磬鸿钟，震于江湖，肆作颂诗，用纪绝殊。

（《渭南文集》卷十六）

妙济真人敕①

高二尺七寸，广二尺八寸，十一行，行八字，字径八九分，行书。额题‘开禧制诰’。

敕：潼川府中江县栖妙山集虚观道士田太神，胜地灵湫，神物所宅，活枯起槁，阴有相之。畴其及物之功，锡以仙真之号，益思惠利，对我宠光，可特封妙济真人。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艺拓、《金石苑》卷六）

①《金石苑》卷六：右碑在中江县西一里栖妙山，为唐田真人得道处。按田真人名大神，来自南阳，假息于栖妙山。尝遇异人黄公，赐以白金丹，能降虎摄毒蛇，飞走水上如履平地，以广德元年三月轻举。祷祀多灵应。宋嘉泰四年封妙济真人，此其制诰也。旧有蜀广政六年《集虚观田真人殿碑》，今佚。

成都府灵应观赐号记

魏了翁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窃惟北方真武，自武当飞升，受命帝所，为民祓不祥，隋唐以来，威异显著。逮太宗肇兴观宇，累圣相承，隆名邃阙，像设有严，四方翕翕骏奔。而成都为西南一都会，乃未有特祠，脱遇水旱疾疫，祝禳无所。庆元间，郡贡士刘渊兴、道流张元简首议建祠，请于郡，愿卜蜀庄故庐之左。方鸠僝功，会臣入蜀，吏民言状，愿得即功。臣以一方休戚所系，亟命崇成，既又为记其事于石。由是物疵疠则祷之，时雨时旸则祷之，祝厘禳沴，靡诚不应。吏民复诣郡，乞号荣。臣稽之记牒，参诸甲令，敢昧死请，愿诏有司议所以褒崇之。寻下礼官议如律。开禧元年八月辛卯制曰可，其以灵应为观号。于是邦人厌悦抃舞，相与服天子之宠灵，复相谓曰：观之始基也，我刘公惠顾吾土，实庀斯役，今以状闻，而公位枢筦复相，嘉号之成，是不可以无纪。以某尝从事此州也，属焉。某以为神职乎幽，人职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而人者又为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间，圣人难之，然正直依人，靖共介福，古有明训。后世舍本趋末，所当交神嚮明者，非委诸茫昧，则怵

于恐畏，而感通之道微矣。今真君之威神，启梦于列圣，效灵于四方，风行电驰，旁魄流衍，而司蜀戚休，不间遐远，公之位望，方将为天子变正天纪，陶融景化，以福百万生灵。而念蜀戚休，不间前后，则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于民而信于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浃矣。是二者皆宜书，敢以附号荣之末云。

（《鹤山集》卷三八）

紫云山崇仙观记

魏了翁

大中祥符七年，绵州守臣刘宗奏言：彰明县紫云山崇仙观柱木有文为道士形，及北斗星象，俾来以图。上宣示宰臣于禁中，臣旦、臣准各拜表贺。逮重和元年，始建道学。是岁，诏崇仙观其以延祥为额。国朝崇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间为盛，而是山被遇凡再，今皆在太史氏，岂其山川郁蟠，固有以宅灵气，会风云，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尝欲考诸方志，以验其然否，未果也。开禧二年，余校雠中秘书，山之道士曰赵道川以刊志来备，乃水陆万里，疏其事而语诸余。会余去国，乃俾它属，道川蹴然谢不敢，则为言：子诚有意焉，他日其访我于蜀，尚有以赎今也。既舍去，后六年，余尚里居，道川踵门请曰：京师之会，逢执事之不间。虽然执事尝坠言焉。出其观之图牒，则视前益加详。盖山居彰明县之西南四十里所，曾峦环秀，古木樛翠，地理书谓常有紫云结其上，故名，理或然也。冈来自北，为天仓，为龙洞，东为风洞，为仙人、青龙洞，露香台，西为蓬頤，为白云洞，南为天台山，为舜帝洞、桃溪源、天生桥，其阙则前为元始殿，为黄箓宝宫，九真殿在后，玉皇殿在九真后，东岳、天师、钟楼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宫、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师后左，经楼、瑞真堂后右，三仙六神居前两庑，以至斋宫宿庐，庖湢库廪，以固以具。古柏鼎立于庭者，巉岩老硬，盖不知年。而其间所谓黄箓宝宫，则世传为唐开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寘于此者也。宫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铁绳隐迹，迄今不毁。所谓柱木有文，则住山张承果修是宫而得之，即国史所书者也。诏承果倍赐束帛，及御茗紫衣师号，由是远近翕翕归向。馆宇益修，像设有严，相承至蒲怀显，与其徒复增拓之，爰暨于今，营甃髹壁之工日备，猗其伟欤！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胜一。人谓二氏语人以善恶祸福，故崇尚者众，非偶然也。服儒衣冠者满天下，岂不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学，谨独为己，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其道盖至约而易知，至近而易行者也，而鲜有能的然笃信以从事于斯，如二氏之徒尊其师之说，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衎衎施施而不能已者。虽缮营宫庙，裒聚遗文，儒者亦鲜及之。因道川之来之勤，之请之力，而重有感焉，乃并书以遗之，且将以诒吾徒焉。

（《鹤山集》卷三八）

江原县天庆观云层台记

魏了翁

开禧三年春，蜀盗未平，江原道士吕元素语其徒曰：吾侪小人，群居族食，无益县官。今逆氛若此，又不能剚刃贼腹，膏首原野，盍姑杜门以需底定。乃相与校藏书，见其书有为九层之台，可以为民禳沴祝厘者，则用其法而封之，名以云台，列天地、日月、星辰、岳渎之象而祷祠焉。其后盗平，遣其弟子太古以书抵余曰："是将为四民逆雨宁旱弭兵顺年之地也，夫子盍为我记诸？"余熟复其事，作而言曰：帝王盛时，其交鬼神也有道。自颛至舜，咸命重黎，绝地天通，俾之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渎。所以师天地之度，仪生物之则，正人心而防世变者，为虑盖甚远。逮周治日文，明政嘉义，罔不厘举，虽以文史、星历、卜筮之职而领于春官者，皆以大夫士为之。三巫之属，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贰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与人，分殊而情通。殊则不渎，通则不旷。先事而祷也，荐以六祝之祠，有事而禳也，同以六祈之礼。而不宁惟是也，下逮乡遂，亦各制为之则。水旱之不时，则于党鄙乎禜（地官族师祭禜）之而涖之以正师，疾疠之不明，则于鄙族乎酺之而涖之以师长。至于恍惚交神塞明，则图象类也，表处位也，别次主也，辨名物也。盖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焉。呜呼！此岂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状，以能委曲绸缪于幽明之变，虽巫觋之人，其才知足以比义，其聪明足以照彻，不谄不诬而为神所依。此帝王所以为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圣贤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不断如带。有候禳祷祠之事，则方社弗举，而谄非其鬼也。虽经生学士，往往安见闻之陋，以疑阴阳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则之经，敬不以远，远不必敬也。况泯泯棼棼之民无所于训，目慝礼而耳淫乐，理义之不务，则委诸茫昧，眩于奇诞，皆其所尔。余尝粗有闻于儒先之教，每病其流浸远，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与障而回之，而力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请，慨道远民散，死生劳佚仁鄙寿夭，民自为之，风旱霜雹，顺年栽兵，民自祠焉，为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禜酺之遗，乃若仅见于斯，不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为，盖忧民之忧，苟以寓其精神者，无所不用其极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无弊，则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历久而无失其初心，不荡于末习矣乎？方与欲之精讲而膀正之，庶乎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过余言曰：吾师之请也，夫子尝坠言焉。今太古不佞，复述其事，为周阁邃洞以馆天神，夫亦以为民而无私福也，夫子其并记诸。余又谓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谓此为吏者弗及知者也。虽然，吾既为尔师言之矣，而闻之乎，汉儒有言，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吾侪苟非理明义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际而不受于流俗乎？子归饬而徒，明而师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以余言为然，则识诸洞前之石，使来者而有发于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变之一助，而亦尔师弟子之初志云尔。

（《鹤山集》卷四二）

大雄真圣象

碑高七尺四寸，广三尺，分两截。上截象，下截文，二十行，行八字，正书。在中江。

按道藏北方玄天□仪相佩服纪□□□之尽师臆□□□□教兴武江大□□□字蜀称□□□□□□□显著□□□□非月□拟数□□□□□□□□□□嵩□观偶壁门有是墨本，询所从来，老冠云，人得于关表権货□以施其先师人□□□□原久□□□□法简□□□□□□以付住山祖渊令□以补专中□于□□传嘉定己巳□秋□郎潼川府□江县□川杨□□□□□□扫洒长讲比丘□□□

己巳嘉定中秋住山祖渊立石。(此句在象两侧)

披发按神剑，斩妖血水腥。至今江下石，化作龟蛇形。弘治戊午夏五月望后舜田耕夫题。(此在象左上侧)

(艺拓、《金石苑》卷六)

嘉定皇后受箓之记

皇帝妙毓至神，缵承大统，薄海内外，晏然无事。皇后道合坤宁，光齐日耀，弥纶帝德，辅赞化原，而内助余闲，贵道清静，宅心虚白。乃嘉定庚午午节，命左街监义臣上官德钦，缄封宝熏，肃将中旨，用章献明肃皇后故事，至华阳洞天上清宗坛，传受大洞毕法宝箓金龙玉璧，质信礼仪，罔不毕备。上清经箓宗师臣薛汝积实临坛度师。臣汝积恭承教令，洁己斋心，驰诚南岳，结想上灵，建置王箓道场，罗天大醮，广修斋设，延供羽衣。是夕，玉绳金波，昭回璇汉，祥飚瑞霭，纷郁宫庭。翼日，笙鹤翱翔，飞舞呈瑞，灵芝异草，迭产于林垌间，四方来观，莫不敬叹，猗欤盛哉！臣先觉曩以微贱遇孝宗皇帝，蒙恩放还山林，与臣汝积从游，目击盛事，欣喜踊跃。窃考经箓之自来，求流传之所在，逍遥至妙，荡荡难名，诚求道之津梁，登真之道路。至于光显流衍，嘱付帝后，俾承天而行，与道合真，则我朝之盛，又非前代所及也。气结九天，自然成文，火炼太空，皇人按笔，此宝箓所由始也。太平下教，小有天王，紫虚元君，流播人间，此宝箓所由传也。元君初降句曲，命杨羲以隶古定其文，传上清仙翁许翽宝笈琅函，凤罗金钮，割歃有仪，盟誓甚重，得之者必名书金简，身在丹台，苟非其人，不在此族。历代帝后，佩服崇尚，用以延洪祚，用以益永年，发祥隤祉，如鼓应桴，然足以知其教，不足以见其盛也。自元君二十二传观妙先生朱自英，是为章献明肃皇后临坛之师。两传而至冲和先生刘混康，时在宣和，徽宗皇帝命先生总括三洞四辅，为盟传之师，仍赐白玉印以续宗坛之系。九传而至臣汝积，又复恭遇圣后，下屈崇尊，增贲经箓，其道益以光显，其事益以流衍。圣子神孙，奕叶相承，不忘道化，用跻世于仁寿，此千载一遇，万世之下，不可尚矣！天降其祥，地不爱宝，未足见皇天之所以眷顾我圣后者，亿万斯年，与

帝并尊，为天下母，此降精三境，流光十极，付嘱我圣后者，其在兹乎！恭惟皇后殿下，聪明天禀，慈慧日隆，百神敷祐，瑞气腾空，国家宝历，过期流芳，亿兆之祥也。臣不敢自默，敬为之记，姑录始末，不敢为文。嘉定三年庚午岁，五月十有六日，右街道录凝神斋高士臣刘先觉拜手稽首恭记。

临坛保举师太上灵宝无上洞玄法师元符万宁宫知宫冲妙大师臣任元阜，监度师（阙），临坛度师茅山经箓三十四代嗣教宗师上清三洞法师管辖元符万宁宫明一大师赐紫臣薛汝积，承议郎知建康府句容县事兼管内劝农营田公事臣朱拱臣建并书。

（《茅山志》卷二六）

中兴显应观记（奉敕撰）

楼钥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诏臣钥：显应观为国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来，未有为之记者，汝其碑之。文成，朕当书其额曰中兴显应观记。已而宸翰下颁，昭回之光，辉耀千载。臣既承命，谨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间，昭布森列，皇朝咸秩无文，非有功不祀。其间灵效显著，远迩奔走者，不过数处，而护国显应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庙在磁州，旁为道观，河朔人奉之五百余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营不百里，既去，谒祠下，神马拥舆，胗蚃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劝帝还辕。孝宗诞育于嘉兴，先形绛服拥羊之梦，生有神光烛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兴驻跸钱塘，初置观于城南，寻徙于西湖之滨，分灵芝僧寺故基为之。祠宇宏丽，像设森严，长廊靓深，采绘工致。铁骑戎卒，左出右旋，戈铤旗盖，势若飞动。敞西斋堂以挹湖山之秀，为崇祐馆以处羽衣之流，称其为大神之居。高宗脱屣万乘，尝同宪圣临幸，以丹垩故暗，赐金藻饰一新，既又三十余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载命兴葺，复赐缗钱二万，俾都监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明素大师陈永年买田以增斋供之费，所以妥灵而锡福斯民者甚至。是诚不可以无纪也。窃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为北魏之伯渊，其知者以为后汉之子玉，虽皆名公，而实非也。续会要等书亦不详谛，或误后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贞观元年州废而以滏阳属相，至永泰初始复旧。仁宗实录：景祐二年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公，且言府君贞观中为相州滏阳令，再迁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民为立祠，后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赐府君之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奉之如岳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向而封崇之，故诏曰"惠在滏邑，恩结蒲人"，又曰"按求世系，虽史逸其传，尸祝王官，而民赖其德"。使果为子玉与伯渊，安得谓"史逸其传"欤？元符二年，即旧号封王。大观赐庙额，政和赐冠冕，七年加封护国显应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韩景朝辞，承上命葺治，祠曰敷灵，观曰显应。且按旧碑为之记，其说略与实录同。又言，唐太宗梦得之碑，诏入觐，刺蒲州河北采访使，因命刑曹曹弋编录神之灵迹五十余条传于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尧圣旨，改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为号者，尤见其本于为令也。初命延福宫使、安德军承宣使张去为为提举官，传子及孙。延庆复庀此职，宣力于观为多。道士初止十余人，今益以众，田止百余亩，今益以广。启观门而许士庶祈禬，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传以为府君生朝，都人无不归向，骈拥竟夕，尤为一时之盛。孟冬十日，又谓为府

君朝元之节，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设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贺金国正旦，臣以假吏从行，过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于驿中。盖往来者必致敬，行则先祷于西湖之祠，归则洁羞以谢之。臣谨摭其始末之实为记，而又播以诗云：

惟汉之司农兮，著遗爱于桐乡，使葬我于桐兮，必他时之奉尝。繄神之仕兮，于滏之阳，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采访，生则祠于旧邑兮，殁又冢于其旁。神之既远兮，虽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灵兮，信千载之流芳。谓子玉与伯渊兮，皆流传之渺茫，独昭陵之诏录兮，载颠末之为详。北方之人兮，谨庙食而自唐，膺累朝之封赐兮，诚有赫乎龙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于靖康，神马乘舆兮，实显祐于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梦绛衣而拥羊，追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发祥。敞祠宫之百楹兮，缭千丈之周墙，俨像设之雄尊兮，焕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临御兮，未尝求福而专乡，洒奎画以宠嘉兮，粲凤翥以龙翔。前三茅而后太乙兮，与四圣而相望，肆阴骘而默相兮，巩国势于无疆。上宫禳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禬禳，伟明神之英烈兮，夫岂敛惠于一方。愿谒于上帝兮，扫搀枪而殄豺狼，吾君将中天下而立兮，开寿域于八荒，神亦归其所兮，报何可忘。

（《攻媿集》卷五四）

白云崇福观记①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隐而仙，是称茅山。有积金峰，当西一面积金之支，右转而特起者，白云之峰也。道俗相传，尝见其草木后凋，烟霞在望，然东西两山，灵宫闳宇，各冀所宜，兹旷弗卜，顾有待耶？绍兴中，华阳道士王景温披榛棘，凿岩匡，室于峰之下，俄以行志修洁闻，乃即其居锡崇福观额，暨白金庄田饶益之，俾展其成。于是甓坛场，班像设，有门鼎峙，有亭翚飞，堂皇深密，庑庑袤延，重楼杰阁，云层巍峨，前辟端逵，松杉行列，如盖如幢。有赤山湖，轩豁面势，崇冈秀峦，左顾右揖，郁郁杳杳，映带清深，而居而游，如脱纷挐，如蹈仙墟。中间方壶丈室，上亲洒翰，揭以虚静，与夫绍兴以来四朝锡予，宝镇泉石，人间世事，待有大福德力作兴风云，会合殊胜，然后底乃绩。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称，亦反其初而已。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弗胜，然而道者托焉。昔之为道术者，弃绝乎名势利欲，精专乎身心性命，唯恐人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一朝蜕去，人方竞竞然持其所弃，迹其所蜕，以耕耨其隐约，鼓钟其沈潜，影响其清风素节，而冀得其人如初，乃亦甘心焉豢其养，尸其居，美其衣食寝处如世俗，转复为名势利欲所愚，而道术安在？是山不特茅隐、二许、杨、陶之遗，地不改址，往往蓬户桑枢，霞仁柏食，托于人之所不堪顾，自有丹台绛宫，抱玉怀珠在，开白云者，必不专以外境遗子孙也。溪之从子埏，往来山中，人境俱熟，道士周观复景温高弟，求记其师之功绪甚力，乃俾埏序次其见闻，因附见吾说。观复持归，告语其徒，庶有警焉，以复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记。

（《江宁》卷五，以《茅山志》卷二六校正）

①《江宁金石记》卷五：右碑行书，徽猷阁学士正议大夫提举佑神观兼太子詹事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戴溪撰，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黄中书，正奉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映篆额，在茅山白云观。

玉城山醮坛诗[1]

石高二尺八寸，广六尺六寸，四段。第一段二截。正书。

南山留题

□□□□□□□□□□□

龙穴潜幽通海潮，璇宫突兀插云霄，三千世界诸天近，百二山河故国遥。寥落偏成连谷口，荒凉古寺倚山腰，溪南可款门修竹，何况丁宁已见招。

右淳熙五年六月十二日挈家登南山，回少憩南禅寺，书示小子祖吉。晚赴真符孙丞之约。申国吕元锡。

敬次□□

府判朝议（下缺）

词源浩渺浙江潮，倒泻银河落九霄，贝阙琳宫春不老，蓬莱瀛海路非遥。多君访古曾携手，愧我劳生漫折腰，拟欲诛茅成小隐，山灵不薄幸相招。

别来吕公朝议以台（下缺）英□秀句从（下缺）效（下缺）公喜（下缺）二公（下缺）黄冠好（下缺）吕公之（下缺）闰六月（下缺）敬跋

左朝请大夫知剑州军州事张宗彦题

醮坛高峙对苍穹，四望群山万万峰，东直洞天闻啸虎，下窥云雾隐神龙。萦纡石磴蹄涔在，幽邃岩扃藓溜封，凤驾三休犹喘息，高轩千骑更从容。雨旸丰岁严祈祷，香火人家罄踊恭，夹路修篁君子竹，凝烟苍干大夫松。楼台远近闻羌笛，井邑参差竟晚春，极目稻塍平浩渺，一川麦陇翠蒙茸。骤来眼界迷天阔，望久岚光逼座浓，仙驭几时飞汉舄，桃源何处问郎踪。谯门三弄传清角，田径诸儿饷老农，野马日中何勃勃，塞鸿云外过邕邕。狂飚掣电多兴夏，暖景晴晖好在冬，阮氏登山夸蜡屐，谢公携妓奏金钟。天工为我除氛祲，诗客邀人淬笔锋，吏部游衡神鬼动，非干造物贷龙钟。

左朝请大夫知昌州军州事何格非和

三级荒坛接昊穹，岌然高峙压诸峰，祈年设醮延真驭，旱岁飞符起蛰龙。崎侧断崖人迹绝，萦纡危磴古苔封，渺茫眼界穷无尽，濩落乾坤信有容。分野高低连普遂，山川指点极涪恭，横斜下接行商路，夭矫偏多偃盖松。呜咽迥闻孤垒角，丁当时听夕阳舂，风清终日尘难到，地暖非春草自茸。石水发茶云脚白，金瓯劝酒泼醅浓，隼旗出郭乘无事，楚女行云不见踪。幸忝承宣颁一札，因闲劳苦问三农，拟题赋咏惭张籍，欲纪经行愧李邕。陶菊摘残花尚在，赵襄可爱日方冬，少留待看霜天月，苦恨催归别寺钟。老境所存输健笔，新诗无敌敢争锋，始知天上张公子，的是商于秀气钟。

术者云：南北山盖殊乏秀气，有修竹茂林，闻人益显。庵主王道□手植醮坛，今已森然，因阅辛酉岁张何二公诗，磨崖以示好事者。辛未初冬邓早跋，张天成书丹。

（艺拓、《金石苑》卷四）

①《金石苑》卷四：右碑在大足县东南六十五里。玉城山亦名牛斗山，一为南山。留题上段吕元锡

诗，下段为其次韵，题款仅存'府判朝议'四字，余皆泐。诗后有跋，亦剥蚀，姓名无可考。一为张宗彦题诗，一为何格非和诗。后有辛未初冬邓昱跋，乃宁宗嘉定四年也。按晁公遡《嵩山居士集》有与吕元锡唱和诗，《三清洞碑》有淳熙戊戌吕元锡携家追凉题名，戊戌为孝宗改元之五年，与此留题同时。碑言申国，考《宋史》：元祐三年吕公著致仕封申国公，元锡盖其裔。下段跋语有'吕公朝议'字可辨，则朝议乃其官阶也。何格非营山人，适之弟，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进士。

汉州开元观记

魏了翁

自图书出于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画，九畴叙，六经作，而天地之间备矣。以言乎天下之赜，至于阴阳变化，远而莫御矣，而卒归于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以言乎圣人之道，至于峻极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遗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以范其化而不过。凡皆贯显微，该体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离乎形而下者之器，虽关百圣，历万世，而无弊焉可也。后世九流之士，往往执一偏以求道，得本则遗末，循粗而失精，亦岂无高明卓异之士游于其间者。惟其诚明异致，道器殊归，殆将不免于贤与知者之过，而恶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见于圣人之经，自老聃氏为周柱下史，著书以自明其说，亦不过恬养虚应，以自淑其身者之所为尔。世有为老氏而不至者，初无得于其约，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浊斯世，妄意于六合之外，求其所谓道者。于是神仙荒诞之术，或得以乘间抵巇而荡摇人主之侈心，历世穷年，其说犹未泯也。呜呼！道其不明矣。夫广汉为蜀望郡，郡即学官以奉尝先圣先师，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释之祠则充塞区井。郡有谓开元观者，实始于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有二氏之书，数加摈抑，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语涉道法，区区丞椽之卑，语言之末，未害于治也，诋之为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废为道士，于斯时也，其好尚盖如此。承平既久，怠忽荒政，乃始外事物，弃伦理，以委其心于无所执着之地，而仙人方士之说入矣。今日表庄、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术，缮修宫庭，若绳以老氏清虚淡泊之本旨，则此又习讹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是宜天下靡然向风，而郡国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年冬，余守广汉，观之道士段谦光来言曰："观之圮久矣，相其旧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积为瓦砾之场，其旁之降者，则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观之始基，今数百年，虽仅存不废，而蛊坏废缺若此，吾衣食其中，常俚弗宁，乃填乃阙，乃治乃削，凹者以凸，秽者以洁，则庀材鸠庸，前为殿，后为殿。陈太初真人，世传谓火解于是州者，今亦绘而祠之，其事则眉山苏文忠公尝识之矣，子盍为我述其缮营之始末，以诏来世也"。余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纯体实践焉，非求乎外饰以眩诸人也。况土木之崇侈，于余乎奚取。虽然，有一于此，异端之教，揆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老氏绵绵若存之说者，盖有近于大易生生之旨，而其所谓专气致柔，归根复命，视夫穷大而失其居者，则又有间矣。诚能守淡泊，去健羡，瀹神涤虑如洁其庭宇，修身谨行如固其垣墉，则不惟可进于汝师之道，而存体明用，吾犹将有望焉，尚庶几归儒之意。"道士怃然而作曰命之矣。乃书以授之，是为记。

（《鹤山集》卷三九）

建宁府冲应周真人祠记

楼钥

神仙之说，茫乎邈哉，有耶无耶，不可得而知也。以为无者，谓以秦皇、汉武之力求之而不得，故以为必无之，殆未必然。以为有者，则指传记以为信。传记虽多夸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无之。噫，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洪内相志夷坚，言建之周生事，以为丹欲成而失之出神，往求而魔又困之，劝家人火其尸而无所归。又谓其山浅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学士院权直真希元，建人也，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记于余，且示以真人之弟待制公所为行状，及闲乐先生陈公师锡、容台何博士去非所书。陈何皆同乡，始末甚明，始知内相得于传闻而未见此三书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既授之，又加以真积力久之功，其妻杨氏，文公之孙，亦有隐操，相与枯槁于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犹未至于形神俱妙，轻举飞升之地，则世之谓一有遇而遂羽化者，又难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灵响，水旱有祷，至今犹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祈禬之明验，闻于府、于监司，以彻于朝，封冲应真人。旧有祠宇，因而兴葺，以侈上赐，而真人之名益显矣。余闻建多伟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近阅图志，武夷之外，名山无数，造化岂故私于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结自然而秀气特多，人才方兴而未艾，盖不止神仙道家之盛也。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温台，粗穷东南之胜。欲入闽而终不遂，老矣，方乞身以归，将隐于四明山中，望建安无可到之期，第切怅叹而已。既为书此，且嘱希元并与前三公之文刻之，此不复具载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集》卷五五)

望春山蓬莱观记

楼钥

老与佛之学行于世尚矣，未知孰为轻重。然以吾乡一境计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数，而佛庐至不可数，何耶？盖尝闻之欧阳公矣，大略以为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趋者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净灵仙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究，故凡佛氏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独兴。且曰，其间能自力而不废者，岂不贤于其徒者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余里，西有湖千顷，一山穹然秀出，此为最近者，名曰望春。旧有灵波庙以祠白龙，政、宣间有陈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于东，俾道士冯立权奉香火。祖父少师典乡邦，因湖之淤，请于朝而田之，岁得谷亡虑四十万斛，父老以为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远居之。于是观宇益兴，廊庑略备。思远澄心炼气，得黄老之真风，驱役鬼物，灵迹有不可掩者。尝之京师，有运船数百千艘欲绝淮而潮不登，为作法于其堧，未几潮溢，欢声如雷，悉赖以济。发运使以闻，敕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盗发清溪，旁郡山谷间多响应者，祖父大饬守备，郡以无恐，思远亦有阴助，石记存焉。绍兴癸卯，太守莫公将命拜章祷雨而验，奏移象山蓬莱观废额，手书扁牓以宠异之。其后主者竭力以增

益前功，今知观吴若讷继胡志清之后，里之巨室厉氏兄弟相与出力兴造，又得晋氏创岱岳行祠于山麓，遂为一方胜处。由欧阳公之言观之，诸君可谓能自力而贤于其徒者矣。钥自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尝拜祠下，冠佩俨然。幼年及识何君，犹记其道貌，能历历道祖父时事，使人起敬。吴嗣法于何为孙行，厘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为能负荷者，故与之游。一日来请曰："观之兴才六十余年，惧无以传远久，愿记之。"应曰："传之久不久，正不在记，而况此骫骳之文乎！世之栋宇有倾民力为之，欲为无穷之计，而骤起亟废，几不能以一瞬。山巅水涯，结茅累甓，或遂化为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为今之琳宫蕊馆，据名山洞府之胜，霞冠星襴摇曳其间者，皆固然耶？其创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壮也。其寖致雄盛者，虽曰有数，亦存乎人尔。揆之世法，又何止栋宇也哉？今蓬莱之兴，或作于前，或继于后，以阶登兹。归语子之徒，傥能念其艰勤而增葺之，则真可以无穷矣。"吴曰："正欲记此以示来者。"遂为之书。

（《攻媿集》卷五七）

华景洞题诗①

磨崖高一尺八寸，广三尺六寸，草书。

拂破苍苔觅旧题，五言觅得晚唐诗，岚光人忆遗名好，华景天开一段奇。铁锁暂关幽壁垒，玉梯穿路透瑶池，古心来展闲游戏，惭愧平生华子期。

嘉定七年夏五，江西张自明与定武赵蔚来游。

（《粤西》卷十一、《桂林》上册）

①《粤西文载》：张自明，建昌人，嘉定中以宜州教授摄州事。

《粤西金石略》卷十一：右刻在临桂华景洞。按自明字诚子，见后刻。西事珥云：自明知宜州，一日集士民谓曰：'吾将入关矣'。士民随之诣九龙山，入一洞，有石碑题云：'宋刺史丹霞张公之墓'。公飘然而入，洞口渐合，今仅容一人侧身可进。其事近怪。岳和声后骖鸾录言尝亲至其地，见其蜕骨云。

漳浦县圣祖殿记

叶 适

漳浦五千户，良山蔽其西南属之海，特高秀，多异峰，相传时见巨人迹。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数，就啖者欲持去，辄迷失道。近人而奇诡不常如此，非止以禽兽草木为广大也。郭西古陂，涵受众水，修数里，有真君道院。初国家感冥会，案道书，命天下皆立圣祖像。长吏拜伏如原庙礼，而殿在焉。盖必山水合吉而后神灵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国永延也。顾民惰吏慢，公私室庐无能与山答，陂废不治，枯落见底，而殿亦徙置，邻于岳祠。然则山水背人而神灵失其所栖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狭，反为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弃尔。赵君师缙之来，偶以事行西门，访道院，周视良久，忽若心动。道士言状，因慨然曰：孰莫先

是耶？即以其力复殿旧址，浚陂兼堤，闭纵以时，使水常满泽，而谓邑人曰："据阴阳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长生，俊秀所出也，邑其兴于善乎！"陂阴为堂，中湖为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红敷绿绕，俯仰映带，然后山水之与人，若拱若揖，若响若答，寝食坐起，无不与接。神之居严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于其间，上敬下顺，无不自得也。夫好不度义而恣情之所发，故有声色田猎之娱，珠玉裘马之玩，甘于独往而人莫能同，圣人未尝不深致其戒也。至于所好者山水，则以为豫于德而贤之，岂非动静协应物之宜，寿乐由反躬之效欤？然其泛之渺茫，遁之幽遐，家薜萝，友鸥鹭，亦甘于独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县宽简，即山水之近与人共乐以宁其神，是可书矣。嘉定八年五月。

（《水心集》卷十）

宝婺观记

叶 适

观即八咏楼也，道士陈守正职补治历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则迫而易穷，川浩以远则荡而难限，皆游观之病也。金华虽高千仞，旁走三县，靡迤回环不自意深入也。其余漫陇伏冈，林茂野蕃，若轾若轩，若万马纵牧于平原，锦出绣没，不可控搏。两溪广长，会清合凉，匪厉伊方，徐纳于江南山縣縣果蔬之区，柘桑之园，日月风雨借其态态，雾烟氛霭相为吐吞，而光气灵响之答于耳目，异矣。四顾百里，不荡不迫，有临望之美，无游观之病，浙以东，兹楼称最焉。昔沈约始建而地以文显，意士之游者必有得于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吕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岁常数百千人，无不登兹楼，其得之孰浅深高下，则余虽或知而亦不能尽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于是者，密悟为善之机，反冲藏约而内守，通变达化而外应，宽施忘其褊吝，朗豁消其暗鄙，德成性安而动乐静寿之功验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为狂，感物悲愤，郁而离忧，巧讽咏益其轻肆，谬题品示其诞拙，是游观虽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观也，可无畏哉！嗟夫，吕公殁久，同时并游俱逝，余亦老不复至矣，故因守正系其语，使后之游者有考也。观初立于唐，史曰须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迈请锡嘉字，故曰宝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难言哉。然而禬禳每效，福嘏频集，邦人奉承，无敢不肃，岂非地胜故耶？守正与其徒尤不当以人而病夫游观也。

（《水心集》卷十一）

和纯阳诗①

自别华岩四百年，于今诗迹尚依然，紫霄洞境无知识，绿水桃花天外天。一声霹雳惊催蛰，万汇含生斗艳开，谁谓旧词重金玉，何知今日又回来。

重继古韵　纯阳真人吕嵒

岩前绿水无人渡，洞里碧桃花正开，东望蓬瀛三万里，等闲飞去等闲来。跨鹤曾来不记年，洞中流水绿依然，紫箫吹彻无人见，万里西风月满天。

嘉定九年十二月立春前一日，本路运判莆田方信孺书。

（《粤西》卷十一）

①《粤西金石略》卷十一：右刻在义宁华岩洞。

仙都山磨崖①

十四行，行十字，正书。

嘉定丙子，四月十有二日，留元刚来游仙都，访小蓬莱。渫舟溪曲，散步岩扉，倚竹清歗，虚谷响答，恍焉浮湘中、泝武夷之旧。已乃登倪翁洞，扣初旸谷，问舍玉虚，会饮宿云，浩歌长吟，月午无寐。睇空碧之石，想轩黄之驭，质疑祛妄，出有入无，明日竟留，览图索胜，穷足力之所到而去。同游者应镛、周表、留暄、赵善淏、周建子、俞兴孙、郭磊卿，子瀹侍。将还，赵希裕自越至。

陈孺刊

（《栝苍》卷七）

①《栝苍金石志》卷七：云舫，右留元刚仙都山磨崖，在青莲石上。所题诸景，历历如在目前，可作游仙都山小记。元刚字茂潜，丞相申公之子，朝请郎、直显谟阁学士，此刻殆知温州军州时所题耳。

《缙云县志》，汤成烈跋：考元刚泉州永春人，丞相留正之孙，非子也。官起居舍人。同游者周、留、俞四人无考。应镛，《咸淳临安志》行在所录学校，有建宗学并学官题名记，金华应镛撰记，后书嘉定庚辰，庚辰为嘉定十三年，元刚题记在九年，相去仅隔五年，即此应镛无疑。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进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寻擢右史，以直言为史嵩之所忌，除起居郎，卒谥正肃，有《兑斋集》，见《宋诗纪事》。赵善淏、赵希衮二人是宋宗室，按衮即裕字，见《行韵》。《宋史·宗室世系表》无名。又《世系表》，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房有善昊而无善淏，商王七世孙，为赠武翼大夫士趋孙，赠金紫光禄大夫不尤第四子，岂即其人而《世系表》传刻有误耶？记称'问舍玉虚，会饮宿云'，宿云当亦玉虚宫道宇别名，著此可补旧志之缺。

升真观记

熊 禾

武夷山，闽之镇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升真元化洞天。按旧记，厥初有神星降曰圣姥子母二人，始居此山。又有神称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远难证。太极气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以为一方生民祖，形化而后生类益众，则其间有材德绝异者，众皆臣服之，以长其地，故谓之君。上古以来，如姜源之弃，简狄之契，与夫蜀未通之先，蚕丛鱼凫，杜宇开明，载在传记，皆其类也。又有世说王子骞城潼川时，有张湛、刘景等，及胡李鱼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实受地为氓，后皆避秦而仙。而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嬴政之二年。按闽地至秦始列为郡。时秦威虎视，六合震动，英雄志业无所就，栖真于道而神其说于为仙，意当时亦不但谷城桃源而已。至汉武帝列在望秩，史称祀以乾鱼，始筑坛壝。厥后历代封表，增立祠观。唐天宝三年石刻、后唐保大二年碑铭具存。宋绍圣二年，观锡额冲佑，

武夷君始有封号。端平元年，十三仙亦列封焉。凡祈雨旸，则遣使绕金龙玉简于洞，靡不响答。其大者则谓宋三朝圣君贤佐，皆神瑞世之应。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利济一方者，此理之常，而得其气之灵明英粹，为大圣大贤，福泽天下者，亦间世而有。独其有功生人，显著而叠出，则未有若武夷者也。载在祀典，实甚宜。冲佑之后有观曰升真，乃管辖游君道渊、知观江君妙静、妙正，实始开山。一日，状观之始末示余曰：洞天在一曲天柱峰绝顶，乃十三仙遗蜕之地。属岁旱潦，天子命公卿望四望，则必之焉。而洞室阻邃，坛宇弗修，何以虔祀事？旧有道人某始立道院。余早慕四女仙之风，愿学太姥元君之道。属汉嗣三十六代天师教法盛典，遂请改观额。前建太清殿，后为法堂，堂上为楼以居仙像。殿之东南为通天台，门庑厨寮毕具。费木石、瓦竹、工役计缗钱几万有奇。经始己巳之夏，告成己卯之冬。凡观之事，悉请于当路有司而后行。上以祝天子万年，下以利州县祈祷，允为仙圣之奥区，苍生之福地矣。愿属余记其事。余以名山巨观，非当世名笔，谁宜为，辄辞谢。未几游君及江君俱上真，而管辖韩君妙润申命，以先志弗得终辞也。窃谓元朴既散，大化运行。其至精至粹至灵至异之炁，浮于天者为太清三光，凝于地者为名山大川，钟其灵于人者为志人高士。人之一身，与天地相似，无极太极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体，而其中一点灵明，炯然不昧，则合性与知觉而谓之心也。彼冥然倥侗，感于情，役于气，肆欲戕真，与物俱腐者，固不足算已。而所谓至人高士，则气完理具，而此心真体妙用，与造物者游，不为命世之圣贤以兼善天下，则必为遗世之神仙以独善其身。文公讲道武夷，力卫正学，独神仙一事不深诋。谷神一章，久视之要，而参同契十三篇，立命之秘也。儒者正谊明道而不知养气以为之配，则亦何所恃而独立不惫也哉？故孟子开其端而不及竟，程子发其用而不敢泄者，殆有以也。余常谓偏言气而失其本，与专言理而乏其助者，皆不谓之善学。特其内外公私之辨，不可不致其精尔。余闻学自老氏，其上者清净无为，怡神养真；而其次则呼吸导引，亦能固其筋体，养其精气，传寝久而术益工，体元入虚，炼真阳，合冲气，久之自能离形出神，与道合真，于是有白日飞升之说。此其魂气升天，体魄降地之理，特其养之深，凝之固，故超于冲漠者未即散，而蜕于尘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其说，则谓血肉之躯，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径青冥之宫阙也。以是明升真元化之义，其殆庶乎？噫，人之生也，造则为有，化则为无。无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之见达矣。然大化之运，循环无穷，所谓一点灵明，炯然不昧者，在宇宙间，幽则为仙为灵，明则为圣君为贤辅，视时屈伸，与道消息。苏氏所谓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者，自灼然不可诬也。群仙列圣，昭在森列，岂无悯下土生人之心，复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征，则愿志之名山，以俟来者。

（《武夷山志》卷六）

演教堂揭扁法语

洞霄大涤息神京，王珮金珰会百灵，天柱一尖凌碧落，云关九锁叠苍屏。前峰后峰烟漠漠，东洞西洞风泠泠，见说坡仙诗墨在，约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门，清涵山青，寒居青来了，古洞缘依然，瀑布泉边玉叶，风摩千岁草云根，石畔金茎露浥万年芝，我将唤起阆丘玄

同，而更相招司马承正，左挚郭文举，右拍许远游。陟天坛，访石室，入药圃，谒草堂，同登来贤岩，去寻无骨箸。万杉锁断红尘影，三径寒凝碧藓斑，实风雷飞伏之都，乃龙神校阅之所。所以翠华南幸，有严香火之钦崇，紫馆西峨，以待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龙玉简之典，今存青词朱表之仪，列圣所共留神，当今尤甚加礼。今之日风和莺喜，水暖花香，奉使国师宁国侍晨真人，面承纶旨，大涤藏真，都录管辖上官侍晨鉴义知宫冯君，随粥飓乘，协翊天攀，来止仙都，适丁盛事。岁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赐住山冲妙大师龚太明，越今五春，方圆扁揭，可谓风翥龙翔，蛟腾虎跃，奎躔璀灿，云汉昭回，有兹铁画银钩，宜示金填玉镂，光映草木，荣溢烟霞，以吾教之当兴，与名山之不朽，方玉烛应天之日，政金真演教之时。顷者山中庆成法堂获此御墨，云蒸烟拂，上跨寒空，月砌星砖，妙为法宇，何异鹤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阐三洞四辅之微，敷八极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话不诬，人天孚照。大众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赞祝：九峰云静仁天广，五洞风清化日长。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大涤洞天记》卷下）

黄龙洞题字①

林屋别宾。神霄散吏。

（《吴兴》卷十）

①《吴兴金石记》卷十：右拓本高一尺七寸，广五寸八分，正书，字径三寸八分，旁署款字，字径一寸五分。案白玉蟾姓葛，名长庚，福州闽清人，生于琼州，冒白姓。遇泥丸真人陈翠虚携入罗浮，遍游名山，封紫清明道真人。嘉定末诏征赴阙，一日不知所往。自号海琼子，或曰海南翁，或号琼山道人，或号蠙庵，或号武夷散人，或号神霄散吏。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见《武夷山志》唐顺之《左编》。此题神霄散吏，其为白玉蟾书无疑也。

有宋庐山养正先生黄君仙游碑

先生姓黄，讳知微，字明远，世为江州人，少隶太平兴国宫道士。禀性冲淡，赋形丰伟，执心谨谅，治身严洁。元丰间，即本宫奉采访真君香火，盖其职也。舒州潜山体道先生崔君闻其名，自舒之江访之，授以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沧景之旨，从此若徉若蹶，狂易无度，时人呼为黄风子，遂自赋黄颠歌，益自污晦。先是，宫中养正堂得业，今以养正先生呼之。尝与崔君游，有所谓"泥丸万神，刀圭一粒"之语，复为一词以自表，即集中御街杯行之云也。按猴溪蔡子高所著之记，大梁司马之白所述之传，先生嗜酒，每醉则浩歌，歌罢颠狂自若。尝于宫前朝真桥上疾声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结，裸露不顾。隆冬盛夏，恬无寒暑，权贵士夫有施惠者，随手散去。或走窜林壑之间，或歌舞城市之中，终日醺醺，一切不为。常带两衣囊，每遇便溺，和以粪壤，悉用纸裹而置诸囊，与夫饼饵药物，杂置一处，殊无秽气，其囊

自号锦香。时大雪，林壑冥濛，草木变白，独先生所居之室，其顶无雪。常指室傍壁穿而示人曰，此吾游蜀之路也。初不知书，而所谈多史传间事，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辞。至如诗云："买纸一百车，系笔一千管，纸尽笔头秃，不说胸中半，"独曰此汉高帝诗，不可致诘者也。又如"云溪拂地送残雨，谷鸟向人啼落花"，及"万里碧云开暮色，一条银汉在秋天"等句，出于自然，皆学者所不能到。尝谓所知曰："酒能败德，必须戒之。吾所谓饮酒，与人饮异"。又曰："鸡在卵中，已含造化，于人有功，安可饪之"。善哉言乎，由是士大夫多礼接之，乐其道而忘人之势，遗弃形体，处人之所恶宜谓风颠者也。宫中道士五百辈，时或饮酒，虽不邀，先生亦一造焉。人以为襟褛，先生不羞也。或恐其知者，则密以为期，临欲饮，则先生不期而会，宾主交愕，乃坐先生于席末，痴饮大嚼，旁若无人。醉辄叫，同褐厌之，喜嘘气以自快，每嘘时不停，声响彻霄，久之乃已。蔡猴溪年十八九时，勉其学道，蔡方业儒，托以有父兄在，先生笑曰："车下有水时，何为不可？"蔡自是数得顾遇之异。蔡尝问先生，如何久不嘘气，先生不答，再问而嘘，且曰："大嘘一声天地静，落花烟淡水朦胧。"又问宿道士聂叔彬之燕处堂，先生语蔡曰："近有金道人自北来，见在道堂中，尔可往见"。不果往，先生起而坐，口占一绝曰："将身轻步入名山，四海云游尽可攀，大道自然随自过，鬼神瞻仰白云间"。久与夜坐溪上，指东方一星为题曰："入夜明星拱紫微，东南西北共光辉，通天入地无人会，惟有清风明月知"。又见蔡眼中有黑花而吟曰："肾耗元精少，眼有黑花生，须得蓬蒿力，遮藏见太平"。又同饮而取萝卜置酒中，自食一半，分一半与蔡食曰："一性无耽酒色荒，元精混沌归渺茫，真人惠送清凉药，换得朦胧晓夜光"。蔡出门便觉眼花不复有矣。崇宁末，先生年已九旬余，貌若处女，肌肤如玉，然颠狂之态如故也。人皆忽其态，故失其编年叙事之详。蔡子高、司马之白，俱慷慨高蹈之士，获与之交，时有崔风子、高赤脚，亦皆异人，往来庐山。斯时斯人，诚难其遇也。宣和末年，遣使召之，先生坚不起，有司强之登舆，至九江，终不肯前，乃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为哉"！既而渊圣登极赦至矣。宫庭未回禄日，先生于采访殿上掘去其甓，植蒿一根坐其旁若歌之曰："明年了来。"如是连歌数四而去。次年，韩世清贼马焚毁宫庭，乃植蒿之日也。煨烬之后，旧址之上独生当日所植之蒿，别无繁类。先贼马临境之际，人心动摇，不遑宁处，多就卜其去就之理，得其语者，后皆可验。有遇先生，或谓曰："尔得"，或曰"尔休"，所谓尔休者，委之沟壑，莫知所在。谓尔得者，丧乱之后，悉皆无恙。先生居常语人祸福，初不经意，久而有验，神如也。兵烬之后，先生死山侧，瘗之矣，后数年，有自蜀中来者曰：黄风子今在蜀，昨于成都相会。众疑之。复因便寄书一封回山，开缄，乃丧乱后所存道士姓名也。于是怪而发其棺，惟衣履在焉。旧传本宫道士王三一颇知其出入隐显之事，然神仙之迹，千变万化，不可枚举，粗据其传记大略，以碑其仙游之鄙云。若夫警世歌、乐道歌及诗词等作，散亡之后，仅得数十篇，山中道士熊守中编之。先生所居，旧名养正堂，内有灰玉轩，先生仙去，遂改其堂曰大嘘，今复易名黄仙庵，羽流夏师古别筑数椽之茅于庵之后，以祠崔君暨我先生焉。一旦其裔刘道璿者，请余碑之。余生晚，不及见先生，但多慨慕而已，敬为铭曰：庐山之下，湓浦之濒，山高水长，不见斯人。竹月涓涓，松风瑟瑟，遐想仙姿，风清月白。

（《白真人集》）

武夷重建止止庵记

武夷之为山，考古秦人列仙传，盖篯铿于此炼丹焉。篯铿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后谓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岁而亡，生平惟隐武夷山，茹芝饮瀑，能乘风御气，腾身踊空，岂非仙也耶？铿有子二人，其一曰篯武，其次曰篯夷，因此遂名。武夷山三十六峰，第一峰九曲溪头最初曲。其地也，始则有太姥元君即其地以结庐，次则张湛继其踪而入室，其后有如鱼道超，鱼道远，皆秦时之女真人此而隐焉。然此地其深邃不可言，四围皆生毛竹，人有樵采而见之者，因毛竹而目此二鱼为毛女，至今称之。晋人娄师钟，唐人薛邓皆于此地炼真养元而去。本朝又闻东京李淘真、洛滨李铁笛、燕山李磨镜相踵于其地卜筑也。丞相李纲亦尝访于三李，而符其夙昔梦雪之梦，盖欲于此而建吏隐亭焉。由是而后，有尼师数代，人名其庵曰禅庵，号其地曰禅岩。呜呼！奇人异士，不世而出，自尔庵亦倾坏，地皆荆榛，但闻所谓止止之名，而无稽考之迹。山南曾孙詹琰夫，其字美中，盖世代簪绂而胸宇英杰之人也。一旦叹曰："太史公穷九嶷，韩文公登太华，是皆思古而感慨者焉，岂好奇之谓也。浊世仕路多阨塞，不如结方外交以为井灶砂汞之学矣！其或者可飞升焉，可尸解焉。仙而可求，岂不容力，非曰能之，愿学焉。"忽有琼瑶白玉蟾自广闽出而至武夷，适有披榛诛茅之意，盖亦契券詹美中之臆素。从而搜访止止庵之地，辟凡百年不践之苔，刬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焉。岁在嘉定丙子之壬春，始鸠工斵梓，僝夫运甓。然而开创之难，未几而白玉蟾拂袖天台、雁荡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固欲挽之，以为三李隐居之设。玉蟾盖惮朱紫之往来，而膏车秣马，适所以废吾事而汩吾心，且自谓美中曰："庵成皆子之余财余力故也，不惮指顾，堂宇蒋就，非霹雳手，谁能如是？今但择其道宁心耐志、守素乐静之士，延而居之，使其开垦，教时花木繁盛，而玉蟾此去罗浮入室，回必永身以住持之。"美中曰然，又曰："然则先生既去也，宁不为我记其庵而盟他日之再来乎！"玉蟾曰唯。然是庵背倚葛亭峰而对虎啸岩，左则天柱峰，右则铁板障，入去不数举武，则有朱晦庵仁智堂，出来才一唤地，则有魏王会真庙，其间有冲佑观修廊数百间，层楼数十所，玉笈锦囊，举皆御书，琼牍琅函，悉储仙说，大云金身之招提，实左右乎止止之庵侧。后则瀑布悬崖，万丈雪花，前则碧流盘溪，龙湫蛟莽，上有天鉴池，可以通弱水，下有升真洞，可以透蓬莱，若武夷千岩万壑之奇，千山万水之胜，莫止止庵之地若也。云寒玉洞，烟锁琪林，紫桧封丹，清泉浣玉，猿随羽客，鹤泪芝田，铁笛一声，群仙交集，螺杯三饮，步虚泠泠，盖可以歌太空紫虚之洞章，吟玉灵羽融之仙曲，然则尘埃不碍眼，古今皆一世，而绛幔虹桥之事，犹宛然矣。奇哉青草，青白鸟吟，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对景，无诗自咏心，神仙渺茫在，何许武夷君。在山之阴舟只棹归去来，琼花满洞何处寻，岂非止止庵清绝胜妙处也。詹美中定知玉皇将再宴，白玉蟾亦将炼七返九还之丹，此日此文，不徒作也。则然，若异日有异事，犹见止止庵不徒建也。尝记元祐盛时，人在霍童山建一茅庵，谓之寂寂，不数年而庵之宗已蜕矣，而此庵遂泯，至隆兴间再有人启之。一二年，而所启之人乃遇向日先创庵者，于是皆仙去。事皆集仙传，今而美中之事又踪迹颇类之。盖止止者，止其所止也。周易艮卦兼止之义，

盖发明止止之说，而法华经有“止止妙难思”之句，而庄子亦曰：“虚空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为妙义，有如鉴止水，观止月，吟六止之诗，作八止之赋，整整有人焉。止止之名，古者不徒名止止之庵，今人不徒复兴，必有得止止之深者，宅其庵焉。然则青山白云，无非止止也，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鸟哀猿，莓苔断藓，尽是止止意思。若未能止止者，参之已有止止所得者，则知行住坐卧，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淵枯木死灰也。予持止止之辈也，今记此庵之人，同予入止止三昧，供养三清高上天，一切众生证止止，止止非止之止止，实谓止其止之止而已矣。海南白玉蟾识。先野后人幔亭曾孙龟峰詹琰夫立铭。

(《白真人集》)

橘隐堂记

白玉蟾

太微宫中，奎星之精，化而为松，娇娇郁郁。然于严霜积雪之间，其间则有七松处士。太微宫中星宿之精，化而为柳，垂垂袅袅。然于淡云疏雨之间，其间则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隐于松者，盖欲示其孤高梢劲之节，古人所以隐于柳者，盖欲彰其温柔谦逊之志。吾未闻橘之为物，果何如焉？扬州厥包橘柚，锡贡江陵千株橘，其人与千户侯等，如是则橘可贵也。风土记名橘曰胡柑，巴人有橘革中藏二叟语，如是则橘可奇也。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里，彭泽有橘市，如是则橘可嘉也。陆绩怀橘而遗母，李靖食橘而思兄，如是则橘可以存孝弟。李德裕作瑞橘赋，张华作灵橘歌，如是则橘可以入文章。李元有“朱实似悬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所吝”之句，刘禹锡以甘喻萍实，寒比柘浆咏之，则橘果为异物也。言其橘园则天崖散星宿也，观其橘实则木杪罗珠玑也，所以吕真人譬喻金丹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武夷之山，冲佑之观，静庵之堂，有道士曰陈洪范，字天锡，号造斋者，生平于琴书外多种橘。吾意其所爱者非爱橘也，盖喜吕真人譬喻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风月，满林烟雨，朝吟暮酌，逍遥自居，毕竟内有所养，外有所玩，造次颠沛，常持一粒金丹，则视七松五柳大不相侔，其所居名橘隐，不为谬矣。天锡之丰神骨范，如秋之未霜，夜之正月，水之晓绿，山之春青。平居暇日，惟杜松门空四壁，故可与溪山鱼鸟争清闲，夺恬静，又可与松竹烟霞斗瑰爽，战滋味也。吾所以喜天锡之意如此。一旦诿予发明橘隐之意，昔缑山仙子有诗曰：“修炼还丹苦，不忍见甘橘。”青城丈人有诗曰：“几回误吞橘，便欲升云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天锡所以隐乎橘者，盖又得缑山、青城二君子之意矣。况乎夜欲阑，风正清，月皎皎，猿一声，抱琴于橘林之滨，岂无深深妙妙之意。于此时，吾倩予以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亩白云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人谁知此心。”以是可以见橘隐几片滋味也。

(《武夷山志》卷五、《白真人集》)

云窝记

白玉蟾

武夷山一洞天也。神仙有无，或隐或显。昔者此地麓磜饵紫芝，能乘风御气，神鹿采

黄术，能呼风撒雨。若夫张魏诸真君，男女得仙者十三辈。不知何年中秋之夕，玉帝宴曾孙也。一杯既罢，箫鼓回空。当时诸君，霞裙霓袂，飘然已仙矣。后世有炼丹岩、换骨岩者，盖当时事也。世传止止庵有李陶真，幔亭峰有李铁笛，毛竹洞有李磨镜，一李耶？三李耶？升真洞下有张金蟾，鼓子峰头有张草衣，一张耶？二张耶？又如鼓楼岩之詹，灵岩之葛，与夫先辈道士吴怀玉，皆山中人见之者，动辄腾风驾空，浮叶泛水，丹鬓绿发，行步如飞。或蜕形，或尸解，或遁或存，使人歆慕之不可得，与语者第相错愕。不谓千载之下，仙踪寥寥，惟青草白云尚尔无恙，猿啼鹤唳诚不忍闻。焉而丹枢陈先生，辟谷不粒，年已七八旬，方瞳漆发，其颜犹童，未知何许人，而终日凝神，不语不寝，动与常人异，所附身仅一破衲。一旦在乎五曲之间，吟晦翁先生"山高云气深"之句曰，平林烟雨尚如昨也。于是诛茅伐竹，经营一庐，目曰云窝。后倚大隐屏，前望三教峰，左则仙掌，右则天柱，面丹炉之石，枕铁象之岩，东距仁智堂，西抵游仙馆，皆百举武。寒猿唤晓，碧烟蒙蒙，栖鸦催暮，紫霞漠漠，云飞白花，鸟放脆声。何况山之苍，水之碧，风又清，月又白，悄无人迹之地，以人间一年比洞中一日，亦不为过。噫！真乐足矣。至于人亦庐，庐亦人，与溪山相忘，与风月俱化，则有红鸾紫凤青鸟白鹤之事，丹枢先生知之。

（《武夷山志》卷十一、《白真人集》）

棘隐庵记

白玉蟾

丹枢先生结庐于武夷五曲之奥，扃户绝粒。一日，有女道人刘妙清者自东阳来诉所以求道之状，遂历试以恬淡清苦，复语以风俗薄恶，居岩谷之难，学道之难，诛茅给爨之难。道人答曰："橡粒可以为粥糜，弊纨可以为垢衣，藜藿可以餐，榾柮可以煨，但欲觅片地可以安茅茨，无使雨我头，无使霜我肌。父母未生前，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后，无复可诉饥。山中已如此，办道亦所宜，俄而道果成，鸾鹤满空飞。"先生笑曰："人道之难如穷猿投林，叛道之易如游鱼跃岸，汝能终始，吾何幸焉。"道人乃作数椽，附先生之庐，名曰棘隐，盖取何仙姑"幽居山林间，荆棘隐此身"之句。夫棘隐之用心何如哉？吾知其渊然如蛰龙之未雷，冥然如海鸥之正睡，湛然如春空之不云，寂然如秋潭之有月，悠然如游鱼之跃藻，潇然如寒雁之栖芦，爽然如梧桐之晚风，寥然如芭蕉之晓雨，恍然如昼梦之已醒，勃然如暑浴之方起，涣然如沉疴之脱体，了然如久讼之释囚，杳然如竹径之夕阳，的然如孤松之夜雪，冲然如耆叟之欲耄，溃然如婴儿之未孩，安然如海上之三山，洒然如江心之万顷，悄然如千林之初晓，浩然如万物之正春，冷然如泛水之点萍，渺然如浮空之一叶，快然如刚刀之破竹，逸然如寸丝之系石，其为妙不可得而形容，此则棘隐之用心也。尝考列仙传，如张真人、许旌阳之妻女，皆飞升，葛仙翁、刘真人之妻女，皆尸解，与夫青城之萧氏，王屋之童氏，霍童之葛氏，武夷之胡氏、李氏、鱼氏，古今所传，简册所述，则女仙信有之矣。故修真炼元之士，炼谷食为精，炼精为血，炼血为髓，炼髓为气，炼气为神，炼神为道，自非内有所养而外有所固，则古人列女何以羽化登仙若是哉！俾来求记，援笔书所可言者云。

（《武夷山志》卷十一、《白真人集》）

丽阳祖殿铁钟款

钟高三尺九寸，口径二尺七寸。

□□弟子叶□大侍母吴氏，妻周氏，共舍财□造，保伏□□安泰，家眷吉祥者。刘定□妻何氏、男□□□孙新妇叶氏，共舍钱□造，保安家眷吉祥者。知观道士王世隆、周洞明、叶日益，道生叶嗣道、范致道、陈洪有等募缘，伏愿圣万万岁，道法兴行者。嘉定辛巳腊月谨题。

（《续栝苍》卷二）

泉州紫帽山金粟观记

魏了翁

泉州道士黄去华遇临卬魏了翁而言曰："同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阴有洞壑，直清源西势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见于道书，所以列五千名山中。为峰凡十有二，稍东为凌霄塔，右有石鼓、丹炉、仙趾、试剑、棋局、仙掌诸峰及补陀岩。又其右为洞，可容数人，旧传为真人受洛中羽士书，而以粟遗致书人，归视，皆精金，即其处也。按唐仙传，长乐郑文叔与回翁皆师锺离于此。郡立郑君祠，号玄德真人，山旧有无尘殿，久而常新。去华以橐中装为钱三百万，而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为观宇于绝巘。堂殿馆祠无荣翼，庖湢庖分旃列，中建三教堂，藏储道释及儒家诸书，复寝重閤，宾客有馆，学徒有舍。其北有怀憩、归云二亭，其麓有清水五塔。山之半有飞泉，作漱玉亭以面之。嘉定四年，茂陵赐'金粟之洞'四字，椒殿赐缗钱百万；储宫为扁'凝云堂'，一时名公巨卿，又请赐之号荣，给以田产。盖经始于五年之春，落成于十四年之秋，去华之用力于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独未有以记之，敢赢粮以请于公。"余阅其事而有未喻者，且三教之设，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今乃混一之者，将比而同之邪？日至而滋息，生之始也；日返而游散，生之终也，此聚散之常理也。今日有所谓仙人者，常往来于兹，迹之而不可见，然则气有聚而不散者乎？阳降阴升，自无而为有也，来伸往屈，由有而入无也，此新陈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谓无尘殿者，历年虽久，洁净不污，然则物有新而无陈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故有目耳鼻口之物，则有视听食息之则，此可信不诬也。今曰馈人以粟，俄而为金，然则耳目之所接且不可信，况所不接者乎？夫不得于言，何有不求于心，今余于是说未之有得，而不复反求乎心之所安，为尔强书之，决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颜鲁公，世之真丈夫也，麻姑掷米成丹之事，非独馈粟成金者乎，鲁公书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无是说也？"曰："尔为鲁公有取于此乎，王方平目之为狡狯变化，而公书之，其果有取乎？吾圣人语常不语怪，语德不语力，语治不语乱，语人不语神，惧末流之害也。尔师之初，绵绵若存，所谓专气致柔，此不过恬养虚应以自淑其身者之所为，未甚害也。然而动静之理未尝相离，寂感之几间不容发，今厭纷畏害而欲深自畜缩以全

吾生，则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为二，致其末流之弊，学焉而不至者，必将垢浊斯世，妄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谓道，而神仙荒诞之说于是投虚乘间，靡所不有，而去道益远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所谓道，与师之所谓道，终不可以尽合也。而循其本初，固未甚远。尔归告尔徒，求之尔心而知所谓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而有以瞬存息察焉，则不惟可以不叛尔教而存体而明用，吾犹有望于归儒焉。"道士曰："唯！唯！"遂书为记。

（《鹤山集》）卷四三）

道士马大同摹刻老君象

拓本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八寸，象上题字正书，十行，行八字，在吴县玄妙观。

玄宗皇帝御赞

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相，紫炁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东训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则，累圣攸传，万教之主，先天地焉，函谷关右，传经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臣颜真卿书

太上混元皇帝圣像，乃吴道子笔。获斯本久矣，不敢珍藏，谨捐财命工刊石，以广其传。宝庆初元民岁腊日，姑苏天庆观上清大洞道士臣马大同恭题　　张允迪摹刊。

（右下截像旁）

（柳拓）

阁皂道士杨固卿墓志铭

刘克庄　　　　撰

固卿杨氏，名介如，丰城县梅仙乡人，父文广，母徐。幼入阁皂山为道士，宝庆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园之麓。固卿学通伦类，道书外，禅宗方技之说皆探骨髓，听者竦动。开禧间，薄游边，画策不售，归山不复出。拾堕薪，煮三脚铁铛，或遗衣履，皆不受。尝主清江相堂观，一日请文士集观中倡酬，视固卿一黄冠师，蓬鬓垢衣，寘之坐隅，甚易之。句至固卿，即吟曰：酒量春吞海，诗肩夜耸山。坐皆骇伏。有诗百余，号隐居集。固卿□徒嗣，弟伯椿、侄至质同学道山中。至质厚余，请铭其藏。余观固卿，介洁高远，冻饿自守，乐而不改，殆黔娄原宪之伦。惜其异学殊说，诡世绝物，仅与弥明同传而已。铭曰：

穷不求，吟不忧，归兹丘。

（《后村集》卷一四八）

太上断除伏连碑铭

石高二尺八寸，广一尺六寸，三十行，行四十四字。正书。在富顺。

谨按太上老君三尸经云：夫人之生也，皆寄于父母胞胎，五谷精华，具人身脏腑，尽有三尸，为人大害。每□□庚申日夜录人罪过，上奏天帝，绝人生籍，令人夭寿，魄人黄泉，独在地上游走，名之曰鬼。或四时八节，祭祀稍缺，□为人祸害，伐人性命。夫天下有生之众，纷纷扰扰，抱天地冲和之炁，居日月照临之中，邪鬼乘便以肆欺，尸疰因之而□逼，亦非自来传染，止是因隙乘衰。赖我太上有禳解之科，天尊垂拯拔之格，计令超度□□荡除病者□安，鬼不为祸。幸至真上圣，不以一概剪除，广开解脱之门，宏辟祈禳之路，□陈醮谢，庶使回心。傥不改于□□，□当行于诛戮。于是以洪蒙混合之气，裁成龙章凤篆之文，溟溟空洞瑶歌之章，□□玉篆瑞符之字，其妙□□□□测神变无方，拯斯民于涂炭之中，援彼命于水火之际，有续寿返魂之应，回骸起死之功，广济生民，咸登寿域。□□大宋国剑南东蜀潼川府路富顺监进贤乡支江里邓井居奉道法箓臣范祥仲，诚惶者。先于远年内，乃为□□李氏灾障侵凌，妖邪欺侮，后裔艰阻，尊少无安，医疗不痊，无解递投正法救治。据昭报，系是夭亡近逝三世□□冤愆不下缠绵兴生伏连，遂启诚心，仗道士杨智武，就家修建太上断除伏连解释冤愆保存拔亡清醮一坛，飞奏□□庭，关闻三府，竖立碑盟，以伸戒誓。于癸未嘉定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不幸偶遭回禄，□毁碑盟不在□□初秋以来，并被少死夭亡三生冤类，窥望碑盟焚毁，不遵前戒，党扇妖异，侵扰家人，至今尊卑俱遭其害，□□□□心负□性，非仗道恩，难以逃免。谨启愚衷，一家严洁备陈供仪，以甲子令辰，仗道士王混成，就家修设□□□□太上断除伏连解释冤愆保存拔亡清醮一坛，仍前竖立碑盟，痛行戒誓于坛下。特为宗亲上祖，近逝夭亡，奠奏□金箓简戒，普伸荐度，上愿冤家解释，伏连断除，过往生天，早离幽暗，道场自当日启坛敷□□范至功课云终□醮投词贡财满散上严道极昭事帝真□祈在堂重亲，晚景康健，年龄有永，灾障不侵。次愿臣祥夫妇齐眉，女男安吉，兄弟均庆，门阀兴隆，命历亨通，常臻福祐。伏闻邪不干正，伪不当真，凡有灾殃，法□忏谢。赖我天师，特垂方便。拯护生灵，立此誓文，以为盟约。如有一鬼不伏去，金刀罡剑斩无休。吾人为汝立誓盟，从兹各自宽仇释，谨按天尊演说，断除伏连。妖邪逆师□鬼神咒。

五运顺天道，六□□仙都，飘颈戴真文，逾□下土谟，一切无道鬼，见之思奔驱。法网大罗天，岂容漏邪诸，杨水撰象法，俱若撒沙除。天尊说是咒已，一切邪鬼并皆清荡，生人安泰，伏连断除，世世生生，永无冤累。今再为汝等重立十誓盟：

土牛能产犊，木马欲生驹，乱丝应作茧，生铁烂成涂，煅卵生鸡日，葫芦没水无，江水朝天□，燋麻叶又敷，石符还□合，绳断续成缠。十誓能堕坏，幽冥任复诬，若然存此戒，回顾受天诛。

道言天师传示，不可犯违。汝等从今已往，改过自新，永除伏连之殃，求往生天之果，寻解脱门，世世生生，绝无冤对。如不能悛改，依前作过，侵扰生人，自受天谴，永沉恶趣，万劫不原。更自思惟，免贻后悔，汝宜谛听，遵禀奉行。

太岁乙酉宝庆元年九月己未朔初六日甲子立石
高上紫虚阳光洞渊法师南极天枢琼院右大判官同管院事尹大先
上清大洞三景弟子元化法师同知神霄玉府天枢祛邪院事王混成
太上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真君判玄都御省事张
大清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重立

(《萃珍阁蜀碑录》第二册)

重修天庆观记

高六尺五寸,广四尺二寸,三十五行,行五十四字,正书。在苏州。
朝请郎主管华州云台观臣高之问撰
奉直大夫福建路转运判官臣王松书
朝议大夫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臣赵盛篆□

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制诏天下并建道观,名曰天庆。殿中侍御史张士逊请以旧宫观改为,毋或扰民,从之。吴郡即唐之开元宫,祇顺谟训,地当一郡之中,面势端爽,神灵所宅,既□□神御而良田沃衍。神化宝牌,次第推锡,荣光下烛,有累朝之奎画在□如汉原庙,如周分器,以对天休,以教民顺,德至渥也。六飞南御,吴会实视陪京。厥绍兴初,乃命守臣唤,肇即初基,崇兴秘宇。而三清大殿,至淳熙丙申,内出金钱合凡上大司农钱,无虑十余万缗,守臣岘、提点刑狱伯骕既专主给,趣就功役。复古殿,大书六字曰"金阙寥阳宝殿"以赐焉。先是,郡有异人,草衣雕肝,凡圣莫测,俗既倾向,或以为仙,诏筑庵于观之东北隅,使之栖托,扁曰通神,亦宸笔也。庵成弗居,爰命左街道录、主太一宫事李若济居之,盖尝奉神筹建殿若庵者也。若济白见其弟子吕知常,即赐冠褐,久之为佑圣观高士。知常之徒曰朱善仁,复赐冠褐,皆令□若济之事,以次相传。盖若济、知常以其学,善仁以医,其被遇始末,皆非苟然者。然丙申至今又五十年,观日以益弊,而善仁之医日闻,远近□□资谢悉归于营缮。自嘉定初元以接于宝庆,凡□□三清、真武殿,三门两庑,厨库斋堂,窗牖甃甓,一撤而新之,别建钟楼、拱辰殿,且及藏殿,然后椽桷榱题,岩嵬□□,□碧黝垩,辉彩交映,累万之费,施才十三,而不闻其有所求于人也。夫道一而今老释之教与吾儒并列为三。道家者流,推本老子以自达于黄帝,亦惟曰清静无为而已矣。诚究其说,则不言之教,无功之功,不德之德,非所谓行其所无事者耶。世降俗末,符篆禳禬,纷揉并进,而其去道远矣。天启巨宋,圣神在宥,未尝作也,而万物莫不并生,未尝息也,而万物莫不皆成。臣诚愚不肖,不足以窥观天地之大,窃尝自淳熙之盛而上及于绍兴,自绍兴之盛而推之于祥符、天禧之际,其治巍巍,不可及也,而公卿大夫亦不可及焉。公卿大夫不可及也,而方外之士亦不可及焉。其受天元符,为民请命,非必阴祈秘祝也,招延素士,物色至人,非必求仙采药□□其□固已超轶秦汉而骎骎太古矣,而遗风余烈,臣于若济、知常尚或一二见之。臣不识若济,雅与知常游,顾自谓不及其师,然其于老氏、列御寇、庄休之书,以至于道藏、释藏、山经地志、稗官小说,无所不通,而要归至理,混入无间,未尝专博涉挟数术也。其为高士,

居虚白齐凡□□余年，孝宗移御重华，始以老子入侍，一传而为善仁，其所建立，尚卓绝如此。世言寺观之兴衰，以为释氏善以其说敺人使从，而□□非人□好尚，则不能以有所成，独未见善仁之事耶？盖祖宗之于方士，方士之所以自修，皆合于黄帝老子之所谓清静无为者，臣故得以私著焉。宝庆二年三月望（下缺）

管内副都道正副知天庆观事臣陈天一

管内都道正知□□观事兼管辖（下缺）

（《续编》卷十九）

①《金石续编》卷十九：按王偁《东都事略》，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诏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二年冬十月，诏天下置天庆观。李攸《宋朝事实》载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诏。诏建天庆观，诸史皆云十月，碑作秋七月，与史小异。碑中'天庆'字皆经镌凿。元郑昇《客杭日记》：至大元年十月游元妙观，老道士云，吴越时已有之，昔为紫极宫，前朝碑石有天庆观字，皆凿去不存，朝代更改，敕额曰元妙。则吴郡、杭郡之元妙观，皆即宋时天庆观，镌凿碑字，即在元时矣。陆游《入蜀记》，七月七日游天庆观，在冶城山之麓，则建康之天庆观也。八月四日游天庆观，李太白诗所谓浔阳紫极宫，则江州之天庆观也。十二月二十日出巫峰门，过天庆观，则归州之天庆观也。

送萧道士序

真德秀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处，玉笥则其尤也。按道家言，是为梁萧子云修炼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复考矣。余在豫章时，考按图书，慨然有高举远游之思，念将上印绶于朝，凌大江，陟西山，款旌阳之庐，窥洪崖之井，由葛峰以历玉涧，溯章水而登崆峒之巅，出麻源，道樵川，然后归而自休焉。事顾有大谬不然者，越三年，□□湘中，又二年而召，假涂清江。郡人张元德邀余为阁皁之行，垂命驾弗果，则所谓玉笥者，固无因而至焉。盖前后数年，再履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获寄一迹其间，吁，可恨矣！今年息卧于招鹤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笥来见者，视其谒，则氏萧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云之裔也耶？乡吾欲游玉笥而不可得，今见从玉笥来者，得问此山亡恙，则吾志亦惬矣！"因留之山房，数与语而又知其能琴与诗也。余于丝桐之奏，盖所喜闻而有未忍者，独索其诗读之，则皆翛然清绝，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杰者，其钟于人必异，因吾子襟韵之不凡，益以信玉笥之为奇观也必矣。虽然，有疑焉，子之名中而字默也，岂非以多言为诫耶？予闻伯阳氏之为道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故学之者亦必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然后同于大通。今子戒于言而归之默，善矣，顾未能亡琴与诗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艺之累也。子默逌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养吾之心而吾本无心，虽终日弹而曰未尝弹可也，诗以畅吾之情而吾本无情，虽终日吟而曰未尝吟可也。琴未尝弹与无琴同，诗未尝吟与无诗同，曾何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达矣。"遂书以为东归之赠。宝庆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书诗与序，既成，以授笔吏书之，视子默之色，若有不怿然者。予友金华王子文埜偶留西山，慨然为余书之，笔力遒劲可喜，予文不足道，安知不靠是以传乎？

（《真西山集》卷二八）

一二八

紫霞观镇蛟符石刻①

高五尺四寸，广三尺六寸，题款前二行，行字不等，正书。末行行书。

玉虚师相，元天上帝，受天明命，剪伐魔精。镇天宝符，万物听令，安镇国祚，保世康民。锡尔鸿禧，其永宝之。清逸子蒋晖题。

（符）

雷部判吏白玉蟾书。永州祁阳县乌符山刻石。

（《八琼》卷一一九）

①《湖南通志》引《祁阳县志》：在祁阳乌符。宋逸士蒋晖以无上宫主诗与白玉蟾书镇蛟符同勒石，至今存焉。《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九：右石刻瞿氏宗氏皆未之见。碑无年月，据天篆山钤碑，当是绍定二年五月同时所书。据县志，知是年八月同时所刻。符篆奇诡，亦道流所为也。

无上宫主访蒋晖诗①

广二尺三寸，两截。上截诗，高二尺七寸，五行，草书。下截高八寸，廿四行，行九字。正书。在祁阳。

谯罢高歌海上山，月瓢承露浴金丹，夜凉鹤透秋云碧，万里西风一剑寒。无上宫主访蒋晖。（上截）

永州之祁西北六十里乌符山者，晖先世别业于其下。比岁捐家帑建玉虚上真之宫，三年有成。绍定己丑中秋后十日庚申，有称宫先生者，青巾黄服，神彩飘爽，过门谓晖曰：佳山水也。遂相携登殿，复云可取针石，当为鉴之。乃归，呼茶取石，登山恍然莫知其所往，但见壁间翰墨光润，鲜悦照人，深以为讶。识者乃云纯阳妙通真人吕公，自言回先生，亦云无心昌老。昌字无其心，即吕字也。今谓无上宫主，宫字无其上，亦吕字也。所到有仙迹多矣，非真人其谁耶？晖默而思之，千一之遇，敬临仙笔，刊之翠琰，敢不自勉也哉。清逸子蒋晖顿首稽首谨书。

（柳拓、《八琼》卷一一九）

①《古泉山馆金石文编》：考宋人《东轩笔录》载：滕宗谅守巴陵，有华州吕道士上谒。风骨耸秀，滕知其异人，口占以赠之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回闻之，恍然大笑而别。则华州回道士云云一诗，乃宗谅赋赠吕仙者。今《全唐诗》采入吕诗中，反其题曰'赠滕宗谅'，误矣。此访蒋晖诗，《全唐诗》题作'题全州道士蒋晖壁'，谯罢作醉舞，月瓢作天瓢，浴误作结，云误作空，皆当以碑为正。

洪钟记

圣天子握符御极，敬天爱民，遇雨旸稍愆，祷于群望，所至感格。其灵绩最彰者，则杭

之大涤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为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宫宇宏壮，独阙巨钟，使命绎奏闻上，思所以揭虔表灵。乃绍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铸，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云气出没，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泽也，霓栋横空，鸿音彻汉，圣天子所以镇名山而昭丕贶也。神有显功，上有显报，此殊庭盛事，可无纪乎。载考图籍，唐大历中有神应钟台之黄岩，因祷旱酬德，乡人每以验晴雨。经建炎煨烬，声弗逮初。开禧边帅毕再遇于淮泗获景灵旧钟，漕臣黄荦求置之大涤，亦既弃止。然物久则弊，剥极宜复，其革故鼎新，必须时应数，迨者宸命既颁，币出内帑，工择国良，赐度牒以资其费，融兼金以美其质，众橐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弇，不厚不薄，其声不石不播，不柞不郁。钟成，褛亦加肆，殆时数之偶欤！近臣刘世亨承命，凡事尽画宣劳，图形以进，天颜闿怿，猗欤盛哉！圣天子嘉惠名山，与先朝赐田临幸，匹休于无穷矣！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钟，器也，而道寓焉。傥能因以求道，则销去矿错，保合粹和，内明外寂，力到功深，穷邃径于华阳，侍宸游于月殿，服猛兽于岩前，藏金丹于箸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荐休，凤鸣高岗，龙蜕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烛天，所谓地灵人杰，岂昔有而今无邪！无已，则澄神寡欲，体道修真，庶几善人以多，嘉祥自应，雨可请，旸可祈，尚无负于清朝钦崇之意。乃若昕考击于晨暮，昭报称于熏修，祝圣寿而保皇图，与洞天福地同其久者，又不待言喻也。

朝议大夫权尚书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曹豳撰

(《大涤洞天记》卷下)

洋州天庆观圣祖殿记

魏了翁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诏书始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四月朔为天祺节。二年，遂诏郡县建天庆观。五年，增设圣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皆有到谒罢辞之文。既又因事建节，有天贶、先天、降圣之目，与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谒。二百余年，郡县奉行惟恪。洋之为州，夙号乐土，乃自比岁，阨于寇抄，圣祖之象，或寓佛宫。临邛高侯始至，慨然曰：是在令甲，而亵慢乃尔！即召匠计徒而更新之，经始于绍定三年之二月，已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缗钱若干，而移书某，命记成役。某窃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绪可考。汉唐以来，始费寻绎。左丘明所书，刘氏之始虽一再见，而上下传文，了不相属，故明帝时贾逵上疏，谓五经皆明，无刘氏为尧后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颖达疑左氏为汉儒傅会增益之语。李唐之先，莫知所始。自乾封追崇老君之号，天宝而后，则加名以圣祖，馆之新庙，太清、兴庆之祠，殚极巨丽。盖世儒之说，谓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郑氏至谓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语虽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觎，此圣祖殿之所为作也。然而典礼之行有未及尽正者，某待罪奉常日，尝欲条陈以请，亦未及言，今摘其切于是殿者言之。且官吏到谒罢辞，与一岁十余朝谒，此令也，今大驾驻杭，杭之官吏朝谒如令，而朝之公卿百执事则否，行则皆行，已则皆已，均为王臣也而异其事。景灵宫前殿以奉圣祖，则用道家之仪，中后殿以奉帝后，则行家人礼。既曰始祖，则有庙祧之制，设谓天神，则有坛壝之典，每月之吉，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礼于太庙，而景灵宫则

天子以四孟月朝飨，夫月必听朔朝庙，天子所以禀先王之命，大会群吏，听政决疑也，今使有司行事，则如勿行。如谓礼不可废，则亲行之，三岁将有事于上帝、则先二日告原庙，纯用俗仪，先一日飨太宫，乃陈礼器，二日之间，胡为而古今迭用焉？仪礼制度，天子之事，某职在宗礼而不及言，因侯命以记文，并识是说其后，以待有司之讲求云。侯名稼，字南叔，嘉定七年进士，某同产兄也

（《鹤山集》卷五十）

栖真洞神光记

绍定辛卯孟夏，郎官杨公彦瞻游九锁山，幽岩邃谷，无所不历。二十有一日，至栖真洞，登东西两台。洞绝顶故有若华盖者，方举火烛之，忽神光发东台上，圆如满月，青白相半，升华盖而止，火为夺明，良久乃散。观者惊异，公顾问偕行羽众，是何祥邪？思明对曰："嘻！二百二十馀年矣，在祥符间，国家崇尚玄教，漕使陈文惠公率官属有祷于大涤洞，维时洞中出现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诏旨褒嘉，始改洞霄宫额，而扁亭祥光为一代盛典。方今玄教之盛，不异祥符。公以勋旧子孙，历官郎署，名位德望岂出文惠公下，两洞神光，皆有为而发，非偶然者"。公怃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征之来，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负洞天之灵。"乃捐金买田若干以助斋庖，以答神贶。呜呼！箓天自汉元封彰神显异，何代无之，谨以身所亲见，感动当世者，刻著于石，使来者有考，且无忘杨公之德。公名伯嵒，彦瞻其字，和武恭王孙，好善忘势，不异儒家子。时有东台仙子许参玄满月光明现大千句曲题山中。绍定五年夏至日，当山道士元素大师王思明记。

（《大涤洞天记》卷下）

天庆观尚书省劄并部符使帖

碑高五尺一寸，广三尺，五截刻。行书。额题'朝旨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度牒省劄部符使帖'。

尚书省劄下平江府并两通判厅：

平江府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状：天一观司昨自祥符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观，兼管道正司，专一崇奉圣祖神御，及特赐敕命五宝，铸成昊天上帝金宝牌。宣和年，恭奉宸翰，特免科差徭役等，系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造三清大殿，蓑衣先生庵字，亲洒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通神庵"九字。隆兴元年十一月，准漕台备准省部符：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仍牒道正司系崇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馀寺观并不免。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更不照天庆观道正司止是掌管教门事务，应办十节朝拜，启建圣节道场，迎接到任官员，不

时非泛祈祷，委是重难，与其他寺观事体不同，不当违制科买度牒，追扰逼勒。天一责出宸翰、省符，置而不问，视为文具，遂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六县径责其他宫观，尚有通判两厅未肯遵从。天一已经户部陈乞，得蒙台判，符本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切恐本府两通判厅未便遵从省部符命，日后必致科抑，天一谨将元赐宸翰并省部符劄石刻，录白连粘在前，伏望钧慈照累朝圣章宸翰指挥，蠲免天庆道正司科敷科买事理。特赐劄下平江府并两通判厅及本观遵守，照应蠲免，庶使得以安众，伏候指挥。

户部供到状：本部契勘：近据陈天一状：观司昨自祥符年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神御敕命等。宣和七年，恭奉皇朝宝墨，免科敷徭役等事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内，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殿，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隆兴元年十一月，内准漕台牒备准省符，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道正司系恭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馀寺观并不免科敷，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雷例科买度牒恐胁責领，稍违，追捉正身苦楚。遂责出宸翰、公据，视为文具。天一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属县。唯独两通判厅仍前逼令科买度牒，不时追扰，乞严限符本府两厅通判厅，遵照累降圣旨，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仍乞照本府见行径自行下属县，责付其他宫观科买，庶得安迹。本部除已符平江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去外，申闻事。

右劄付平江府照户部已行事理行下通判厅一体施行，准此。端平元年肆月叁拾日（押）

参政假

（右第一截）

尚书省劄下平江府天庆观道正司：

平江府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状：天一观司昨自祥符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观，兼管道正司，专一崇奉圣祖神御，及特赐敕命五宝，铸成昊天上帝金宝牌。宣和年恭奉宸翰，特免科差徭役等，系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造三清大殿，蓑衣先生庵宇，亲洒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通神庵"九字。隆兴元年十一月，准漕台备准省部符，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仍牒道正司系恭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馀寺观并不免，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更不照天庆观道正司止是掌管教门事务，应办十节朝拜，启建圣节道场，迎接到任官员，不时非泛祈祷，委是重难，与其他寺观事体不同，不当违制科买度牒，追扰逼勒。天一责出宸翰、省符，置而不问，视为文具，遂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六县，径责其他宫观。尚有通判两厅，未肯遵从。天一已经户部陈乞，得蒙台判，符本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切恐本府两通判厅未便遵从省部符命，日后必致科抑，天一谨将元赐宸翰并省部符劄石刻录白，连粘在前，伏望钧慈照累朝圣旨宸翰指挥，蠲免天庆道正司科敷科买事理。特赐劄下平江府并两通判厅及本观遵守，照应蠲免，庶使得以安众，伏候指挥。

户部供到状：本部契勘，近据陈天一状：观司昨自祥符年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神御敕命。宣和七年恭奉皇朝宝墨，免科差徭役等事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内，恭奉孝

宗皇帝赐钱建殿，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隆兴元年十一月，内准漕台牒，备准省符，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道正司系恭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余寺观并不免科敷，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雷例科买度牒，恐胁责领，稍违，追捉正身苦楚，遂责出宸翰、公据，视为文具。天一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属县，唯独两通判厅仍前逼令科买度牒，不时追扰，伏乞严限符本府两通判厅，遵照累降圣旨，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仍乞照本府见行，径自行下属县，责付其他宫观科买，庶得安迹。本部除已符平江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去外，申闻事。

已劄下平江府，照户部已行事理行下通判厅一体施行外，右劄付平江府天庆观道正司照会，准此。

端平元年肆月叁拾日。（押）

参政假

（右第二截）

军府

今月初八日，准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尚书省劄子：平江府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状：天一观司昨自祥符年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观，兼管道正司，专一崇奉圣祖神御，及特赐敕命五宝，铸成昊天上帝金宝牌。宣和年，恭奉宸翰，特免科借徭役等，系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造三清大殿、蓑衣先生庵宇，亲洒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通神庵”九字。隆兴元年十一月，准漕台备准省部符，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仍牒道正司系崇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余寺观并不免，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更不照天庆观道正司止是掌管教门事务，应办十节朝拜，启建圣节道场，迎接到任官员，不时非泛祈祷，委是重难，与其他寺观事体不同，不当违制科买度牒，追扰逼勒。天一责出宸翰、省符，置而不问，视为文具，遂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六县，径责其他宫观。尚有通判两厅，未肯遵从。天一已经户部陈乞，得蒙台判，符本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切恐本府两通判厅未便遵从省部符命，日后必致科抑，天一谨将元赐宸翰并省部符劄石刻，录白连粘在前，伏望钧慈照累朝圣旨宸翰指挥，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事理，特赐劄下平江府并两通判厅及观遵守，照应蠲免，庶使得以安众。伏候指挥。户部供状：本部契勘，近据陈天一状，观司昨自祥符年间恭奉真宗皇帝额立神御敕命等。宣和七年，恭奉皇朝宝墨免科敷徭役等事，系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内，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殿，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隆兴元年正月，内准漕台牒，备准省符，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道正司系恭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余寺观并不免科敷，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雷例科买度牒，恐胁责领，稍违，追捉正身苦楚，遂责出宸翰、公据，视为文具。天一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属县，唯独两通判厅仍前逼令科买度牒，不时追扰，伏乞严限符本府两厅，照元降圣旨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仍乞照本府见行径自行下属县，责付其他宫观科买，庶得安迹。本部除已符平江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去外，申闻事。劄付本府，照户部已行事理行下通判厅，一体施行，准此。府司照得今年三月十五日准尚书户部符，备据本府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状，乞符本府两通判厅，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仍乞照本府见行，径自

行下属县，责付其他宫观科买，符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府司已牒两通判厅，及关仓船案遵从施行，并帖天庆观道正司照会。今所准省劄，府司除已备牒两通判厅及关仓船案，遵从今来省劄照户部已行事理施行外，须至行遣。

（右第三截）

右给帖天庆观道正司仰照会通判军府事

端平元年五月　日帖

儒林郎平江府观察推官万（差出）

承直郎平江军节度推官叶（押）

奉议郎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赵（押）

朝散郎特添差通判平江军府事赵（押）

朝散大夫通判平江军府事张（押）

中大夫秘阁修撰两浙西路提点刑狱事兼知平江府赵（押）

端平元年太岁甲午六月二十日丁亥立石

知库道士邹祖纯　　直岁道士杜希道　监斋道士朱洞焕　　上座道士严守柔

管内道判同管教门事兼监天庆观事邹师吉

管内副都道正主管教门事副知天庆观事余可久

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

提刑赵殿撰兼知平江府给帖

（右第四截）

通判军府事：

准使府牒：今月初八日准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尚书省劄子：平江府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状：天一观司昨自祥符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观，兼管道正司，专一崇奉圣祖神御，及特赐敕命五宝，铸成昊天上帝金宝牌。宣和年恭奉宸翰，特免科借徭役，系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造三清大殿、蓑衣先生庵宇，亲洒宸翰"金阙寥阳宝殿"、"通神庵"。隆兴元年十一月准漕台备准省部符，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仍隶道正司系崇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余寺观并不免，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更不照天庆观道正司止是掌管教门事务，应办十节朝拜，启建圣节道场，迎接到任官员，不时非泛祈祷，委是重难，与其他寺观事体不同，不当违制科买度牒，追扰逼勒。天一赍出宸翰、省符，置而不问，视为文具。遂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六县，径责其他宫观。尚有通判两厅未肯遵从。天一已经户部陈乞，得蒙台判，符本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切恐本府两通判厅未便遵从省部符命，日后必致科抑，天一谨将元赐宸翰并省部符劄石刻，录白连粘在前，伏望钧慈照累朝圣旨宸翰指挥，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事理，特赐劄下平江府并两通判厅及观遵守，照应蠲免，庶使得以安众。伏候指挥。户部供到状：本部契勘，近据陈天一状，观司昨自祥符年间恭奉真宗皇帝赐额，立神御敕命等。宣和七年，恭奉皇朝宝墨，免科敷徭役等事，系御笔，如违以大不恭论。淳熙年内，恭奉孝宗皇帝赐钱，建宸翰金阳宝殿。隆兴元年十一月内，准漕台牒，备准省符，三省同奉圣旨：除天庆观道正司系恭奉祖宗香火去处，特与蠲免科敷科买，其余寺观并不免科敷，已关合属去处讫。近年被官司需例

科买度牒，恐胁责领，稍违，追捉正身苦楚，邀责出宸翰、公据，视为文具。天一经本府陈诉，蒙邹郎中、杨尚书酌见情理，免行科扰，将度牒发下属县，唯独两通判厅仍前逼令科买度牒，不时追扰，伏乞严限符本府两厅，照元降圣旨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仍乞照本府见行，径自行下属县，责付其他宫观科买，庶得安迹。本部除已符平江府关牒通判一体施行去外，申闻事。备付本府照户部已行事理行下通判厅一体施行。准此。府司照得今年三月十五日，准尚书户部符，备据本府管内都道正主管教门事知天庆观兼管辖住持事陈天一状，乞符本府两通判厅，蠲免天庆观道正司科敷科买度牒，仍乞照本府见行，径自行下属县，责付其他宫观科买，符府关牒通判厅一体施行。府司已牒两通判厅及关仓船案遵从施行，并帖天庆观道正司照会。今所准省劄欲备牒两通判厅及关仓船案遵从今来事理施行，及帖天庆观道正司照会，奉台判行牒本厅请遵从。今来省劄□□□□□□□□□使府公牒所今帖报□□□□□

右今帖天庆观道正司照会□

端平元年六月　　日帖

使

东厅府判张郎中

（右第五截）　　　　（艺拓、《江苏》卷十六）

洞阳馆记

宣和间，道士沈洞元鬻大药，人知神其医而已。侍郎王公汉之帅金陵为人择地，乃之华阳之南、四平之北，修筑馆舍，仍旧号曰洞阳，并祠其先世。盖道书称洞阳为朱陵升度之馆，又以据洞府之阳而名焉。思陵在御，岁遣使清真观建万道斋斋时，群鹤翔集，盖三月十八日称鹤会始此。淳熙初，洞元之徒皆远游贰车，王光国克承先志，为地择人，道者王介叔草衣木食，主天市坛，邀致来洞阳。介叔之徒曰丁道存，相与刻志道业，招来四方之士，而鹤会之盛，既无前代赐予，不在清真，而在洞阳矣。三十四代宗师薛君汝积强以祠牒衣冠之，以表其容，众俾为善，日益不怠。琅陵推官汤乔年施田二顷，以续岁供，意亦以增冥福为报本地。其手泽付予，周防甚至。未几，为汤后者，肯获功亏，田不能久而归洪氏。洪氏有名秉钧，长且贤，四中乡选，投笔高蹈，士类因以真隐称。真隐知田之自，乃集子侄议举半入延庆饭僧，其百亩复施洞阳，若将使汤推官少偿夙愿于地下。吁！汤君之施，出于有心，而真隐未始容心，此岂周防思虑所及哉。洞阳既再入田，乃绍定庚寅，予偕诸侄成存道之志，为建斋寮，大隶题榜，并识始末，以传永久，且为贤不肖子孙之世鉴云。

嘉熙丁酉日南至，丹阳张提撰并书。

朝奉大夫监行在左藏西库丁宗魏篆额。

（《茅山志》卷二六）

武夷山记

祝穆

幔亭峰在大王峰后，古记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置酒会乡人于峰顶，召男女二千余人，虹桥跨空，鱼贯而上。设彩屋幔亭可数百间，饰以明珠宝玉，中设一床，谓之玉皇。座西为太姥、魏真人，座东为武夷君。座悉施红云裀紫霞褥，金盂贮花，异香氤氲。初，乡人至幔亭外，闻鼓声，少顷空中有赞者，呼乡人为曾孙，使男女分东西依次进拜毕，真人抗声言：汝等曾孙各安好。遂命男女以东西坐。又亭之东西有青绫幃幄，内各设床，陈乐具。又闻赞者命鼓师张安陵打引鼓，赵元奇拍副鼓，刘小禽坎铃鼓，曾小童擂䥫鼓，高智满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师鲍公希吹横笛，板师何凤儿拊节板，于是东幄奏宾云左仙之曲。次命弦师董娇娘弹坎篌，谢英妃抚长琴，吕荷香戛圜鼓，管师黄次姑噪筚篥，秀淡鸣洞箫，宋小娥运居巢，金师罗妙容挥铙钹，于是西幄奏宾云右仙之曲。乃命行酒，其食品皆非人世所有。酒数行，命歌师彭令昭唱人间可哀之曲，曲云：天上人间兮会何稀，日落西山兮夕鸟飞，百年一瞬兮事与愿违，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随。歌罢，彩云四合，环珮车马之音亘空而至，又闻赞者云：曾孙可再拜为别。既下山，风雨暴至，虹桥飞断，回顾山顶，寂无一物，但葱翠峭拔如初耳。乡人感幸，因相与立祠于山下，号同亭云。

（《武夷山志》卷七）

三清阁记

大中大夫守尚书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德安郡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臣吴愈撰

皇侄庆远军承宣使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臣乃裕书

惟皇上帝弼我宋丕基，圣天子嗣大历服，寅畏天命，宫筑敬天之台，坐列钦天之图，陟降左右，无适非天。而揭处高敬之地，凡可以为民祈天者，亦罔不留圣心，明德恤祀，百神受职。先是，江州太平兴国宫九天采访使者，灵应彰灼，列圣褒嘉，册号应元保运真君，至是有诏增以二字曰"妙化"，且亲洒三大字① 曰"三清阁"以赐之。龙文丽空，凤诏炳世，瞻仰传诵，震于四海，于戏茂哉！夫天得一以清，无声无臭至矣。道家者说，上宫玉清，中宫上清，下宫太清，意者道本一元，气分三境，恍惚之中，有是象耶？凡天下道宇，莫不崇三清而事之。宫在庐山之阴，旧为采访使者庙。由唐开元，迄于我宋，自庙而观，自观而宫，琳馆琼房，霞粲星列，徽称美号，先甲后庚，卓为天下伟观。独三清未有殿，管辖宫事臣龙守中谓非报本返始之义也，乃即真君殿之前，建巨阁以奉焉，盖经营八年而始成。阁丽穹峻，称其教法，前帝后臣，神位严恤，礼备而道顺矣。真君之灵闻天下。我国家自六飞南渡，视庐山同五岳，凡疆埸之事祷焉，岁之水旱祷焉，盗贼灾异之变咸祷焉。赍香命官，其礼逾重，无谒不获，其受命如响。盖尝思之，惟天聪明，临下有赫，福善祸淫，亏盈益谦，要必有代天之耳目者，其殆采访之职欤？上帝命之以稽察四方，亦犹人主命臣以谏访天下，四时行而万物成，凡皆以佑我民耳。惟天佑民罔极，惟后为民祈天，亦无所不用其极，此三大字之所以赐也。阁之成以绍定壬辰夏六月甲子，上赐之以嘉熙庚子冬闰十二月甲子。凡州之民，莫不蹈舞，愿刻金石，丕阐上帝之命，对扬天子之休，永诏万世。臣家世于庐山下，今幸待罪禁林，执笔歌颂，职也。谨拜手稽首叙其事而献诗曰：

庐山之胜，秀出斗旁，参于衡岳，镇东南方。民人所瞻，神天攸宅，赉梦之祥，乃兴自

昔。惟天聪明，矜此下民，监求其莫，恐有不闻。惟神司之，云輣风马，乃诹乃访，周游天下。不疾而速，不察而明，天何言哉，民无嚬呻。是为福庭，列圣祇敬，锡羡膺祉，有感斯应。明明我圣，惟一乃心，不显亦临，敢有弗钦。宝画金扁，徽称明诏，日月之揭，山川有耀。邃殿在后，新阁在前，如君当御，而臣仰瞻。时节冠佩，会朝帝所，达民之情，佑我圣主。民戴我圣，与天无极，天佑我宋，子孙千亿。民拜稽首，愿垂表经，从臣刻辞，永锡休声。

（《采访真君事实》卷六）

①超宗：原刊误作'二大字'，据文意及下文改。

加封三茅真君诰

碑高三尺五寸，广二尺，三截刻，行字不等，行书。在句容三茅峰。

敕：朕闻真人驭风骑□□□八极□表而一□□□□□□□□□□太元妙道冲虚真君、东岳上卿司命神君成道于茅山，登籍于仙府，三君之首者也。奇验见于历代，远近以为司命，朕为黎元，慕尚不已，特命有司，极衍表号，以彰钦崇，可特封太元妙道冲虚圣祐真君、东岳上卿司命神君。

（右第一截）

敕：朕闻句容三□□君显其□□金□洞天之名，历代□□尚崇□□乎□□□□至□神□□君修真得道□□中茅两赐□□□□□□之名命衔□以答洪休，其□□□益阴阳□□□□阳封□录石禁道冲静德□真君

（右第二截）

敕：朕闻汉武帝□祥君□□其统（下缺）也（下缺）君（下缺）命□□□□□奉□尚之（下缺）炼上□可特封三官保命□妙冲虚仁佑真君。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淳祐元年三月十五日

（右第三截）

（艺拓）

跋唐九天使者庙碑

圆覆在上，苍苍正色，而一气之翕辟，万有之生化，莫知其然而然，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即儒者之说，形体谓之天，主宰①谓之帝，析理精矣。道家书乃明言所以为主宰者，维皇上帝，高居宸极，统御三界，分职而理，犹世之帝王。内有宰辅百执事，外有方岳侯藩，丝牵绳联，生杀赏罚，各率其属以为民极者。幽显一道，斯固可以类推，而儒者不欲言之，难乎为言也。青城潜庐三山真君，降灵显化，昉有唐之开元。而推原本始，盖与无极道祖同胚胖于太元，司生化于品汇，应运御世，保国卫民，可以世数之久近，后先之彰晦而臆度哉？

绍兴间，九江通守叶文问纂感应记，中有唐李玭庙碑，近岁道流搜补放失，首载临川故守王阮录寄事实一纸，谓开元庙成，诏刺史独孤正访诸工文辞者制碑以进，凡六百八十一士，谓李玭文称旨，命召固辞。阮说必有据，玭玭字异，岂旧记误耶？颂文葩藻可观，是必栖道不仕，尝宛心于真诠者。我国家肇开景运，跻世隆平，易庙扁为观为宫，若节春秋，有严典祀。逮中兴南渡，真君之助顺，福善灵响交著。上御极，文明稽古，躬宝慈俭。属运度参会，边尘绎骚，用震于渊衷，为生灵请命，秘祝书名，惟谨是至。前管辖上清法师熊守中，既承诏祇厥事，乃簪笏伏阙下，丐为真君加徽号，上乃亲书三清阁三大字以赐。有旨，即九天采访应元保运之下加二字曰妙化。臣公许秉笔直西省，演纶非材，惧无以发扬圣意。守中属书李玭之文，拜识本末，庸侈上赐。狄难孔艰，岷潜二福，地氛祲惨，结独康庐，穹爽屹峙。此固圣上所以恳恳乎钦崇之典，禬禳之供，于以宁国步，拯民瘼。与夫楼居甲帐之伫瞻，露台仙掌之崇侈，穷人欲而妄希仙事者，可同日语哉！呜呼！阳九百六，运度有常，虽帝王盛时所不能免。然天道好生，岂忍其赤子之刘于锋镝。而人君者，代天以子万姓，体天之生育长养为心，则兵祸可得而戢，和气可得而致也。不然，保制劫运，开度群品，何以见于龙汉赤明之宝篆玉章，而迓续乃命于天，用祈天永命，圣经垂训，何乃冥契若此乎？今圣上忧勤思治，心与天通，否倾必亨，眷顾有属，岂惟丹梯天柱尽扫退于搀抢，五老崇山长屏蔽于江浒，将际天所覆，悉主悉臣，环岳镇于四维中央，奠神鼎于荥河温洛，车书万里，冠带百蛮，祀宋醮天，绵载千亿。小臣庸鄙，职在词翰，赓车攻崧高之椎，勒元和平淮之碑，揆才非宜，尚能泚笔以俟。

淳祐元年②岁在辛丑重阳节，朝奉大夫守太常少卿兼直学士院臣程公许拜手谨跋。

（《采访真君事实》卷六）

①超案：'宰'，原刊误作'幸'。
②超案：'年'，原刊误作'平'。

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

高四尺八寸，广二尺七寸，上图，下记及诗。文三十三行，行二十八至三十二字。额题'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

名山洞府，天设奇胜，表而出之，存乎其人。应然自丙子岁经由玉融，瞻礼真仙圣迹。为见圣像损坏，猪羊作践，默叹于心，夜感其梦。发意扫洒，辛勤六载，规模一新。岁在壬午，蒙欧判府请充天庆住持。次年夏潦，涨齐殿檐，推损观宇，应然一力新之。戊子秋，改充报恩观主首，重修新观。见仙岩前向荒秽弗治，绍定辛卯，创为□□，诛茅草，植花木，增亭榭，使岩前举目表里相称。乙未夏，应然辞出两载，遍游南岳、庐阜、武当之归，一岩两观，又皆倾损，狼籍如前。丁酉、戊戌岁，重修天庆，庚子岁再修报恩观，鼎建梓潼殿七间，创□□在侧，轮奂花卉一如□□。辛丑夏，增修仙岩，添置钓台。前后二十余年间，土木工费，多出己资，修造三处，并皆圆毕。应然年且迈矣，因观古碑洞图，未有新创之景，乃命工细画。淳祐壬寅冬磨石镌作是图，述为诗曰。

懒菴野叟天庆观住持管辖焚修观事武林杜应然撰。

古号黔南今号融，真仙第一胜高嵩。（古名黔南府，张舍人大书曰天下第一真仙之岩。）仙关标榜门增丽，圣像威灵民敬崇。（杨判府书仙关二字，杜应然创建并重饰合岩圣相，人祈求多感应。）帝赐御书藏宝阁，天生石像老仙翁。（本朝赐到御书百余轴，并赐岩名。石乳滴成老君相如活，高十余丈。）瓶炉罗列非雕琢，幢盖周围夺巧工。（花瓶、香炉、幢幡、宝盖，皆是石乳滴成，胜如巧匠镌就。）足履分明深踏石，仙衣仿佛挂玲珑。（石上有履迹深一寸余，玲珑石畔，若仙衣挂之。）青牛水畔藏头角，白鹤溪边饮羽翼。（青牛、白鹤二形，皆是石乳滴就。）狮子像前如拜伏，猿猴梯上若登空。（老君前有石狮，仙梯有乌猿石。）龙田龙迹施鳞甲，蛇藏蛇身似锦红。（应化洞有龙田，分为亩角，加之鳞迹火焰。蛇藏有蛇，头尾红，身如锦，性善，见者多捉戏弄，俗号为老君蛇。）罗汉数躯朝向北，斗星七位转回东。（溪北有罗汉岩，石柱有转山北斗相。）浮桥伫望金星座，仙径平瞻水月宫。丹井千秋泉不竭，芝田万顷草常丰。（旧不知此景，皆在溪北。绍定庚寅，黄判府命工砌为慢道，名曰仙径，架桥渡溪，望水来处如月宫，号曰水月洞天。有石田，生草长青，名曰芝田。丹井在侧，有一石座，金星灿烂，名曰乳花台。皆是续添之景。）余清近酌潺潺水，耸翠遥观叠叠松。（黄判府创此亭于岩口，以山谷亨泉诗"一瓢酌余清"之句名之。山后有耸翠亭，观万山在目前。）石柱经年坚且直，寿溪度岁淼无穷。（一条大石浑如木柱。洞中有一水长流，名曰寿溪，洞前居人，间有三见甲子者。）吕仙隐迹居于壁，□□□容坐得穹。（洞内石壁有吕仙隐迹。近寺石崖水岩有自在观音菩萨石相。壬寅岁夏，川僧住持，因重修法堂见之。提刑刘大夫施钱百阡，命福老于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望之。）彩仗彩仪皆拥护，仙床仙室尽高雄。（仪仗床室皆乳滴就。）化岩夏月生寒凛，和洞冬天都暖烘。（洞内有二小岩，一名应化，夏月如水，一名和光，冬天极暖。）棋画台中人奕戏，树生石内月朦胧。（毛府判置奕戏所，年深废之。戊寅岁，杜应然置碁台二所，石鼓八枚，石壁有一□，迥生一树，四季长青如月。）列三寺观学俱近，会一楼堂像润洪。（洞前有一寺、一观、一县学，三教俱全。绍定己丑，杜应然创阁在岩内，名曰会一，上奉三教圣相，下为钟吕二仙堂。刘判府书阁名，唐司理为之记。）道院庵中居上道，风雩台畔自生风。（旧无庵宇，丁丑岁杜应然创道院五间，崇奉香火。庵上有风雩台，极凉好眼界。）桥名步扣登融石，楼号鸿音撞巨钟。（端平甲午，杜应然于玉融山石上创一钟楼，名曰鸿音。从三圣堂前架桥至钟楼，声撞其桥立名曰步扣。）花圃西南前可望，钓台泉石景堪充。（斯岩旧日前望皆是荒芜，杜应然近创□□□□□□使在岩一望□□相称。又于岩内创钓台一所，视泉石之景。）刘侯布德于融郡，父宿兴祠立寿容。（刘侯出镇玉融（缺十六字）祠□佛阁□□布政百废具举。公讳邦庆，字季昭，少年登第（缺七字）创祠堂于州学前，市民瞻依。立寿容于岩内，祝公福寿，与斯岩无穷矣。）广地可容千位客，照天高挂一灯笼。洞天要比应难比，福地虽同未肯同。（其高□可□百客，杜应然□丁巳岁□□□□在洞口一二十里外皆望见。）一石镌经显居士，万碑题咏称名公。（于湖居士书金刚经（缺九字）石以亭盖□□□石乳（缺八字）三次修换，显其张公墨迹。岩中奇特，足称士夫题咏，碑刻甚多。）想君足迹难穷览，敬为裁诗入画中。（（缺八字）景内外六十□□□）

（广拓）

太鹤洞天砖款

砖横四尺七寸，广一尺六寸，厚六寸，隶书。

淳祐二年春王顺斋珍赏于太鹤洞天。

（《栝苍》卷八）

①《栝苍金石志》卷八，右隶书十五字，刻于砖左，现藏王云舫家。砖虚其中，世称郭公砖，亦名琴砖，以其中空，鼓琴于上，其声清亮。淳祐二年为宋理宗壬寅岁，此砖必在南宋以前，故顺斋先生珍而赏之也。太鹤山在青田县城北二十里，道书所谓第十三洞天是也。顺斋名梦松，字曼卿，青田人，笃志好学，六经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师事西山叶味道，得朱子宗旨，郡志载《理学传》。隐居不仕，教授门徒，著述甚富，当时学者称为顺斋先生。

演教堂记

盘古开辟宇宙，天先成而地后定，故都天之号柱于八极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论可也，惟潜山之东，杭山之南，积气温厚，有双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与帝，而不以地对，盖维持主宰者在上，地不过承之而已。洞霄旧号天柱观，而演教堂则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门外，传者曰，神营化造，不类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后遭兵毁，更创于正殿后。绍兴肇其迹，开禧奂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虚而白，楹广而闲，雕甍抱梁，阳马承楣堂之背，叠石作蠛曰聚仙亭，翼步槅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广厦，真可谈混元，论黄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书度人经以镇清真之场，孝宗皇帝御制古洞松诗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于宁考，金钱锡于慈皇，今主上又敕命冲妙师大明董集斯事，列圣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师孙处道与监宫大年及大钦，述师之志，综其本末，求记于潼川吴泳。泳曰：汝知所谓堂者，因教而有堂邪？所谓教者，因堂而有教邪？向者堂弊教亦弊邪？今者堂新教亦新邪？吾与子言，堂有成坏，而教无新故，仙圣之所重，惟教耳。然圣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听也，以身教故不说道之华，以神听故不逐言之迹。今营一亩之宫，筑环堵之室，既斲朴斵，又涂塈茨，轮焉奂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庐，心有绛宫，脾有黄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门，喉有十二楼，两眉有紫户青房，七窍有金关玉钥，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缮也。指三洞十二部为教母，综五笥七千箧为道枢，勃勃旋于珠口，团团走于环中，便以口之所授为演妙，耳之所闻为证真，而自有此山以来，阴阳之授，昏晓之割，日月之相推，云雷之相荡，飘风暴雨，卒歛于无，雕烟缕霞，复归于朴。鸟啼而林幽，则动中有静，龙蛰而雾满，则寂中有感，变通而为四序，流形而为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处道曰：若尔，吾记则历劫以至于今，千圣之户庭荒矣。虽然，吾复为子通之。老氏之学与佛者笼罩诞谩之说不同，根以清净虚明，行以慈俭忠孝，其无为也无不为也，近于

易。不争也，莫之争也，近于谦。谷神之说近于虚，受婴儿之喻近于若，保修养而引年，近于祈天，永命真诰，谓性与道合，由道之体，近于中庸。王子谓一气孔神于中夜存，近于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极，至于和与性，使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兽胎不殰，鸟卵不殈，则又吾孔门家法也。作是堂已，玉眸诜诜，岂无望道而欲见者。倘能味法如蜜，调心如弦，涤神识如镜，为善无近名，为学不躐等，虽有拱璧驷马，不能易吾进道之心，则圣真在已，不必问邻矣。懿子研之哉，云孙堇之哉。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宝章阁学士朝请大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中江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吴泳记。

(《大涤洞天记》卷下、《鹤林集》卷三六)

御书真武像赞①

于赫真武，启圣均阳，克相炎宋，宠绥四方，累朝钦奉，显号徽章，其右我宋社，万亿无疆。(有丙午御书二印。)

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下阙)太阴化生，水□□□虚危上应龟蛇□□周行六合，威振□□无幽不察，无愿□成，劫终劫始，剪□□□救护群品，家□□□，数终末甲，妖□流行，上帝有敕，吾□降灵，阐扬正法，荡□□兵，化育黎兆，协□中兴，敢有小鬼，欲来现形，吾目一视，五岳推倾。急急如律令。

淳祐十二年岁次壬子，正月元日立于金地山圣烈行宫□□□刻石(在画像之左)

(《两浙》卷十二)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二：右在吴山重阳庵，凡二列。上刻理宗赞，下刻像，上题字十四行。碑已中断。案真武像见于载纪者有二：《梦梁录》：淳熙岁诏改奉庙旧邸为道宫，以奉真武，御制《真武赞》及宸翰《黄庭经》皆刻之石以赐。《咸淳临安志》：真圣观在六和塔侧，宝庆二年道士江师隆创，有真武像，淳祐间摹本上进。赞后有丙午印，为淳祐之六年，或即师隆所进之本而刻于十二年欤？圣烈行宫，疑即奉祀之所。

题真仙岩

高二尺六寸，广一尺，十行，行五字，正书。在融县。

千岩万壑倚晴空，此洞真奇逈不同，未数洞天三十六，想移当日太清宫。

壬子淳祐季夏望日松庵道人书。　　(广拓)

天庆观记

汉兴三世至于孝文，好道家之学，躬修玄默而清净之化流。我真宗皇帝绍修圣绪，以

时考之，亦汉文时也。意将不言而化行，无为而事治，乃大兴道教，诏诸路军、州各建天庆观。至于或因或革，或狭或广，其土木费用，或一出科降，或兼资施舍，则不能概同。金陵之天庆，盖晋冶城故地。杨氏之吴，建为紫极宫，籍田二十顷，在常之晋陵、无锡间。暨为天庆，田亦因之。熙宁间，始敕免税役。建炎初，金人犯江，兵火之后，故迹尽矣。其徒结茅居，奉香火垂二十年。晁公谦之守是邦，乃请于朝，一切鼎新。帖请通元大师方清迪主之。嘉熙、淳祐之交，旱魃为虐，阃台望雨，靡神不钦，邈无应验。制守资政别公之杰，闻茅山景元苑，诚信质实，行可对越，其祖师即开山方君。道法灵通，的有传授，乃选请住持，就命祷雨。章甫奏而迅雷烈风随作，雨集沟浍皆盈，已而有秋，边烽亦熄。别公遂以暇日数延见谈玄虚，益加敬重。因言观宇颓弊当葺，更图开广。别公慨然捐金粟以倡，两台诸寄寓若有力者，亦皆出资共成。自辛丑至辛亥十有一年乃毕工，见者咸曰壮哉观。而况竹亭翼然乎其东，境界清特。其西为冶城楼，地形高，楼又高，实留都绝境。登楼睇想，麦秀黍离，近悲六代之故墟，云儒微茫，远认关洛于江淮之外，古今变态，尽在目中。士大夫好尚闲雅，常兹游息。若其感慨之余，道香涤尘，静趣天契，或兴遗世独立，乘虚御风之想，视乌衣翠微，青溪赏心，雨华凤台之游，蹑东南之迹，皓齿细腰，相与娱乐，亦径庭矣。噫！道家以太虚为城，宇宙为宫，三光为灯烛，云霞为香火，主之以绛衣帝君，妙不宰之宰，修不工之工，居天下之广居，洞洞豁豁，一无障碍，此道之所以为大，今之宫室栋宇实奇也。然道自无而生有，有复于无，则无者超矣。自虚而生实，实归于虚，则虚者至矣。我有大患，为我有身，苟未能外其身而身存，则凡教门之事，意者有辅于世道，尽心力而为之，夫岂容已。天庆自初建，碑刻具详，隳于火，久不复合。重建既备，乌可竟泯其传，故即羽流所述，记其略焉。淳祐十二年正月日，承直郎新除太学正古括章公权撰。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

岑公洞题名①

高四尺五寸，广二尺四寸，八行，行十四字，正书。

企仰仙崖岁已深，此行一见即知音，水帘不卷非朝夕，芝石长生到古□。孤鹤来迎疑识面，片云飞去出无□，相逢总是旌阳侣，唤起先生问剑□。

淳祐壬子王正人日，邑令汴□赵善浥德润谒仙荐薅，有感而题。时寀佐云□张已之明父偕行。

（《金石苑》卷五）

①《金石苑》卷五：右题名在万县南隔江一里岑公洞，唐岑道隱隐于此故名。赵善浥，按宋宗室世系表，太宗九子，长汉王元佐，善浥乃汉王房六世孙也。

玉皇殿记

黄 震

礼惟天子祭天南郊，坛而不屋。道家者流谓天玉皇，屋而祠之遍州县。礼乎，否耶？人

屯没而神事之，则有庙貌。然后世不于其主，于土木偶已，惑矣。今其祠天者例亦设之，像天乎，乃人待耶？凡皆余所未喻也。平江府城南可二里，有观日修和，旧亦祠玉皇。一日，道士张一雷谒余记其殿之修，余因诘所未喻者，则答曰："子谓一元之运，浑沦磅礴，自呼吸顷积而昼夜，而寒暑，而往古来今，万物无一息不生生化化于天地间，果孰主宰之而然哉？天也。上古神圣，代天理物，报本有祭，历代增饬，乃郊，乃明堂，乃雍五畤，积而迨我祥符、天禧间，宫观遂参错天下。殆皆陶匏秸席之推尔，岂吾道家者敢僭。子又岂谓苍苍玄冥间而天之所以为天者，止此哉！天亦气之为尔。自天而万类，皆气聚则成形，明之为人，而幽之为鬼神，夫岂有二理？昔温太真然犀照牛渚，见朱衣车马，一一如人间世。道书所称水府宫之证如此，则其所称天府宫者，亦从可知。且自昔梦诉于帝，梦得请于帝，梦至钧天帝所，或登天门入重者，彼皆何所指而言。故主宰之谓帝，其来尚矣，又岂吾道家者敢诬。"余闻之曰：辨哉！今也而诉之古，幽也而证之明。虽然，果若而言，亦何以记。余闻世有冒佛之称者，朝祝发则夕不复礼天，曰，神天听法，吾讲下者，吾今超出造化外人也。呜呼！使造化果有外，瞿昙氏当乘云往来天表，不假父母血气以生且老于阴阳炉炭以病死矣，何诬天至此。故佛、老之说虽并行，余宁取老子说之本乎天。老之说本天，而凡鬼神事借之，甚者淫祠附庸，林立廊庑，春秋之箫鼓骈阗，往往不之正而之他，是又何为者。故丛于老子之祠者虽不一，余又独取玉皇殿之尊上帝。俨上帝之如在，肃人心之正敬，使天下崇饬香火者皆如玉皇殿之为，则亦庶乎足以裨世教。是可记也已，乃为辑其事而系之铭曰：

昔皇祐，岁癸巳，殿丞公，姓李氏，名龟龄，实肇始。肖像貌，极崇美，十一曜，旁列祀。杨胜者，居同里，再感梦，倏惊起，筑橐橐，新殿圮，奉以迁，尊莫比。成公瑨，记如此，靖康火，独不毁，于休哉，亦神矣。然历久，殆于圮，岁癸丑，宝祐中，剥斯复，栋窿穹，革尘蚀，华圣容，主者谁，鸠此工，道都辖，沈大红。助者谁，资用丰，怀宁令，金起宗。有余力，振元风，增重楼，撞鸿钟，来众敬，绵无穷。伟初昔，记斯宫，王禹偁，文章公，彼所载，此不重。

（《黄氏日抄》卷八六）

隐真宫记[1]

高七尺八寸，广五尺七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九字，正书。篆额同首题。

宋台州仙居县隐真宫记

迪功郎前差充史馆检阅文字陈仁玉撰

朝请郎差主管建康府崇禧观王亚夫书

朝议大夫直焕章阁新知婺州谢奕修题盖

神仙之说何始乎？自上古黄帝、广成、赤松、偓佺、伯阳、子晋之俦二三，六经所不载。至战国时，齐威宣、燕昭王实始倾信。秦皇、汉武，歆慕求访，而卒无得也。且以为无诸乎？则凡竹帛所著录，尽以虚诞□之，不可也。且以为有诸乎？则非耳目所睹记，遂欲实事求是，不可也。然余尝思，岩幽川靓，奇崋□□之士岂不猎轻骄时出世，而有神仙者焉，彼必游于汉，食于瀣，蝉蜕玉雪，消摇尘埃之外，岂□□诸君所能致哉？余生仙居，介天台、括

苍间。邑以仙名，盖昔者邑人远有蔡经，近有王温，世传以为飞仙。遗基故物，尚或有存。余少无适俗韵，窃尝慨然□为王、蔡二君之鞭影于碧落间，而卒不吾遇，是果无之耶。第时于烟霏雨霁，望见腾云涵峰，高霞翼岭，意其中必有居之者。距邑东南二十余里，峡峪屹立，山巅石压若插，是为麻姑峰。其阳为栝苍洞天，其阴即蔡经故宅，葛稚川所载，汉之仙者王远，字方平，三国时游栝苍山，与麻姑会吴蔡经之事，具颜鲁公所□南城麻姑坛记。梁天监五年，始即经宅建观，名隐元，今为隐真宫。中更兵烬，独经故井臼仍在。乾道中，有道士□吴宁叟始营创，寻复废。庆元中，里长者陈滦倡议振起其□□有女嗣隆入道，师龙□淳与张守元及其徒吴嗣昌、罗嗣志，夙夜戮力，于荒墟草莽中变规金碧，凡数十年而后观宇略备，渐买田以赡其徒。余闻王方平来蔡家时，比舍有传□□诣门求见，即授以符昇寿逾百悉。又与书所谓廓□大而不工者，世藏以为宝。今陈氏卒兴此宫，岂其裔耶？余既乐其成，为记其事，且为步虚歌以招蔡仙。歌曰：

仙之来兮驾五龙，霓旌绛节泠然风，谁欤擘脯金盘供，垂要录发颜如童。五百余载一瞬中，蓬莱水浅来何从，蔡翁得鞭与道通，云间遗臼堕半空。九井丹液藏甘潼，赤明浩劫传无穷，坐阅成坏此故宫，宫前山色知仙踪。月明笙鹤归长松，修身洁行傥可逢，厕然为我达帝聪，流杯□□祛盲聋。卿云甘露常岁丰，神仙岂必私此躬，八荒寿域仙之功。

皇宋宝祐三年岁在乙卯正月　日　住持宫事　陈嗣隆　　同知宫事吴嗣昌　立石

孟寿甫刊

（《台州》卷十一）

①《台州金石录》卷十一：案右碑阴刻助钱姓氏，以纸尽未拓。《嘉定赤城志》：隐真宫旧名隐元，梁天监五年建，本吴蔡经故宅。先是，汉王远得道飞升，三国时游栝苍山，过经家，以金丹饵之。及卒，举棺甚轻，启函视无有。越四年复返，姿益少，谓家人曰：'七月七日王真人当来。'其日，王果至，驾五色龙，旌节导从甚都。召经父兄见之，又遣人召麻姑至，曰不接奉五百年矣。乃选进肴膳，有金盘玉杯焉。王又以酒一斗匀水五升饮经家人，后举室上升。今有石臼杵尚存。事闻，诏建观奉之。元明以来，郡邑志皆不详兴废，今改禅院，易僧所居矣。

隐真宫庄田记

碑高五尺，广二尺九寸，额隶书"隐真宫庄田记"大字。记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正书。在仙居怀仁隐真宫。

蔡氏仙去千载，而胜践遗迹，于兹复兴。顾登载阙弗著，余既不量芜陋，文之乐石。已而黄收复前致词曰：屋兹蔡虚，成于艰劬，有年岁矣。上以奉真游，下以莫俦侣，粗幸有绪。原念古记封域，所表甚广。麻姑山吾东土也，□溪吾西土也，南至于车湾，北限以驿路。蔡氏未遐举时，其家尝夜宰九牛，马生九驹，世传汲一井则余井皆动。今马路畈者，旧畜马之所也。然则蔡氏居昔皆墟矣。今墙址仅存，壤地褊小，而又无田以养。中间铢累寸积，有山田仅四十亩，饘且粥，常嗷嗷焉。邻峰洞天主者高君思义，庄重诚悫，道俗所仰。凡而醮祭斋供之余，毫发弗以自私，囊中常枵然，于是买田四十亩以为此宫之助，由是钟磬鱼鼓，锵鸣迭奏。熙然略可自澹给。晨香夕火，必于高君之赐，是饫是餍，而敢忘诸乎？虽是有

能如高君者，弗敢觊；不能如高君者，弗敢求。宅于不贷之圃，食于不聪之土，冷太和，咽六气，以游于罔罠无极之所乎。众请专树一石以诏来者。乃复为之书。宝祐三年正月，迪功郎前史馆检阅文字陈仁玉记并书。承议郎知台州仙居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军政闻人仲修题额。

住持宫事陈嗣隆　同知宫事吴嗣昌立石

□人孟寿甫刊

（《台州》）卷十一）

饶州天庆观新建朝元阁记

刘克庄

旧观在湖水北，去郭可二里，建于南齐，名玄真观。梁陂震泽，唐改元至大中初，郡人夜闻风雷，黎明开观移于郭内湖水之南，旧记如此。祥符改名天庆，宣和加神运二字，淳熙庚子毁焉。新观仅复，旧规未完，道士程闻一谋新三门，未遂而蜕。其徒李师古追述师志，募众力，捐私钱，门既雄壮，遂建朝元阁五间高百尺，横径二十余丈，层檐入云，危槛平虚，中列仙圣，外饰金碧，縻钱五千缗。太守玉堂林公希逸大书"神运福地"四大字揭于外檐。师古谓余尝仕于番，以记见属。余惟老氏之道，以俭为宝，其言曰舍俭且广死矣。至列子始夸大化人之宫，若神鬼所营，侔于清都紫微钧天之居。其流为竹宫、甲帐、珍台、间馆之事。及林灵素辈出，神霄宫遍天下，黄冠尤贵者秩视法从，聚京师，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嗟夫！余读传记所载，至人方士，多衣槲叶、编蓬蒌以自蔽，至于弹生人膏血以饰其居，穷巧极丽，受施巨万，占田数百□□务与浮屠相长雄，岂老氏本旨哉！然今之观流□□名利、甚于市朝之人，其稍洁雅者，不过自致美一堂尔。师古独视衣盂如粪土，兴百年之废于立谈之顷，为众而不为身，可书也。阁据登临之要，南阅山，东□湖，西渝津，津西南则州治芝山，一州之景，莫不自献。以宝祐三年某月某日落成。程尊师尝住青城山丈人观，师古今为道副，观主首曰汪汝澄、汝清一、胡守中、王元彰，干缘道士曰王九万、王自正、王晞列、李虚白、程元善、李有权云。

（《后村集》卷九一）

龙泉县太霄观梓潼祠记

文天祥

龙泉邑治左出门行数百步，有太霄老子宫焉。辛酉之春，予登其颠，四山拱趋，天宇高旷，会令方营度作梓潼君祠，邀予为字曰"元皇之殿"。既为从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书诒曰："役之初兴，君实来辱为之书，请卒记之。"邑为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圣以来，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从，以忠直自备，尚论文献者归焉。维郴实接壤，桴鼓数震。令初至，适江上有警，郴寇益乘以噪，周旋军旅，不得以闻。事平，令谓吾幸为礼义邑，虽倥偬

不容不为俗化地，况少须暇乎？稽诸图志，庭庙鳞立，吾党之士独无所敬祀。会宾兴诏下，乃进诸生谋曰：今三岁大比，试者以文进。将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执其予夺于形声之表者，盖元皇是也。士之所自为，行为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违此者黜。人谓选举之权属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国，衣冠文物，莽为风尘，惟神元命，实始吴会，英灵赫赫，将从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当钦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惧。议遂决。予按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夫人一动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于幽隐易肆之地，兹其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惟经传统谓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贵进士科，士以得失为病。自元皇庙食于是，始有司桂籍之说。化书所谓九十四化，变迁推移，旷千百岁，虽涉于不可测知。然神生为忠臣孝子，殁为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实昉于人心义理之正。明有礼乐，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诬矣。孟子曰：天爵仁义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圣贤不语怪而教人先内后外，未尝非神之意。神虽游于太虚，而考德问业，初无戾于圣贤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与祀典，则神之有祠，岂缁黄之宫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争志策厉，为臣止忠，为子止孝，此其内心固油然不自已，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则其戒谨恐惧，工力当倍他□，拔起诸生，彬彬知名，则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将有仁义忠信之人令之。此举于人才甚有功，于方来世道非无所关系，岂曰以区区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于神之一顾哉！祠翼殿以庑，丹垩具，钟鼓供器如式，像设居中，内而父母妇子事亲之道，孝之属也，外而待御仆从为臣之道，忠之属也。费钱七十万有奇，十万为令倖，余裒多迄于城。观下古曰龙头里，因其名为坊，扁额校书郎姚君勉笔也。令方为远者计，廉用积余市田以奉祠事。继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赐永永无斁。令陈氏，名升，三山人。初摄事，继辟今任云。

（《文山集》卷九）

送隆兴邹道士序

文天祥

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山集》卷九）

存志观钟款①

拓本高一尺五寸，围大尺七寸，记十五行，行十三四五字不等，题字四行，行四

字，正书。

皇宋澧州石门县临澧乡小琼村善溪保王家谷土地分居奉真秘箓嗣法弟子功德主臣王惟庆同妻向氏七娘、男子俊、子卿，新妇张氏、度氏，孙安国、安泰、安智、安喜、安尚等，谨施家财壹伯贯，铸造洪钟一所，舍人本观烧香祝延圣寿，上祈祖祢孤魂同霑利乐，乡闾肃静，物阜时康。太岁甲子景定伍年正月上元吉日，本观开山住持道士李梦庚谨题。

劝缘存志观住持道士兼管内道正罗德明施钱叁贯足，王子卿施钱三贯足，铸匠肖兴同母彭氏九娘施钱伍贯足。

皇帝万岁　重臣千秋　文武官僚　常居禄位

（艺拓、《八琼》卷一一〇）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〇：右《存志观钟款》在石门县清泉寺。志云：存志观在对河东南十余里，清泉寺在县城隍庙东，唐时创建。案钟于何时移置，殆不可考，何正机以为飞来，当是里巷传闻，故神其说耳。临澧乡今犹仍旧名，在县南，小琼村善溪保王家谷无可指证，保即今之堡字。"舍入本观"，入字反刻似人。

洞神宫碑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人以渺然之躯，并列为三，其所以与天地相似者，曰诚而已。诚也者，实然之理，匪初匪终，匪狂匪圣，不可以聪慧求，不可以声臭接，而须臾不容离，此知愚之所同得也。天维高明，日月星辰，运行无息，万物覆焉。地体博厚，岳渎河海，洪纤小大，万物载焉。上际下蟠，无一隙不到，古往今来，无一息间断，所以主张纲维其间，微是理之实然者，其何所取证。人与天地，同厥有初，听聪视明，即此理之高目下耳者也，是非决择，即此理之赏善罚恶者也。万象不能匹，形气不能碍，昭昭灵灵，毫末有欺而陟降左右已毛发森竖于大谴大呵之域。维皇上帝，阴骘下民，风雨霜露，无非至教。神祇上下，昭布森列，消息盈虚之易处，机祥祸福之异宜，岂有心其间哉！惟天苍苍，以万物之心为心，而自无心。惟天无私，以万物之感应为感应，而自无感应。不然，何其形声影响不失锱铢，如是可考不诬哉！众人昧上天本然之知而为人，上天以众人同然之体而为天，其降衷不异而源委本末遂有毫厘千里之差，可叹也。后世不推原其自于天人之际，歧为而二，所以事天者始屋而居之，像而祟之，曾谓昭格之诚果在是乎！虽然，收其放心于主一不二之地，则其本然不失者固非牛羊斧斤可以尽皆斬丧。宫宇之设，其来已非一日矣。建业旧有洞神宫，久废不治。景定辛酉，东川姚公希得来司留钥。其政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为本。既明年，化行惠孚，乃卜青溪之胜以祠蜀三大神。又明年，因洞神之扁，筑琳宫于左，命黄冠主其香火。盖亦谓世俗耳目未可顿跻之本然之地，其摄齐而入，肃容而登，则其心未始不如捧盘水如承大祭，不待驱迫而天理见前。斯亦入德之方也已。宫后告成，公俾复之记其行事。复之嘉公之本心有在乎是，于是乎书。景定五年二月日朝散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合阳文复之撰。

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参议官严滩黄蜕书丹

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参谋官天台赵时褰题盖

（景定《建康志》卷四五）

崇寿宫记

黄　震

四明固山水奇绝处也。慈溪之西逾二十里，其地薄海，气势益磅礴。有峰特起为五磊山，突兀撑天，犹若奋乎其不可遏，则又鼓而对发，各奔驶数十里以入海。东之复出于海者为伏龙，西之复出于海者为向头。遂为今行都国户门，皆断崖万仞，屹立云涛浩渺间，衔地轴以浮天，挹仙山之如见。故其中沃野曼衍，淑气扶疏，人生其间，往往多秀特。而崇寿宫又适居其水脉之会，故其烟林蓊郁，羽衣潇洒，时亦多闻人。如往岁吾叔祖黄仲清以诗闻，今住持之祖张安国以草圣闻，皆尝名动一时，夫岂偶然之故哉！然其云屋疏疏垂三百年莫之整，以僻故也。安国之法嗣曰张希声，神采精悍，文而有综理材，始慨然以兴起为己任。余与别二十年，意其已老，虽有志未必酬。俄一日书来，述其居已大备，属余记之，且曰："吾非求以记吾勋也，记吾居之所自始也。吾之居日广而吾之所自始日泯，非所以笃既往昭方来也。吾师老子之入西域也，尝化为摩尼佛。其法于戒行尤严，日惟一食，斋居不出户，不但如今世清净之云。吾所居初名道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绍兴元年十一月，冲素大师陈立正始请今敕赐额。嘉定四年九月，住持道士张悟真始建今三清殿。岳祠建于端平之乙未，法堂建于淳祐之壬子，藏殿建于宝祐之乙卯，而山门建于景定之癸亥。与夫建丈室以集簪佩，建舫斋以列琴书，下至庖湢，色色粗备，则又皆吾铢积以成，未尝以干人。故虽工役之繁，资费之多，皆所不必记。独念新之增者旧之忘，身之舒者心之肆，摩尼之法之严，虽久已莫能行，而其法尚存，庶几记之以自警，且以警后之人也。"余读之曰：嘻！此有识之言，亦无穷之虑也。然吾儒与佛、老固冰炭，佛与老又自冰炭，今谓老为佛，而又属记于学儒者，将何辞以合之？且何据耶？因书诘之。则报曰："吾说岂无据者。老子化胡经明言：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王界，降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说戒律、定慧等法。则道经之据如此。释氏古法华经卷之八九，正与化胡经所载合。佛法广大，何所不通，而限于町畦者，始或秘之不以出。白乐天晚年酷嗜内典，至其题摩尼经，亦有五佛继光明之句，是必有得于贯通之素者矣。则释氏之据如此。唐宪宗元和元年十一月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置寺处之。其事载于温公之通鉴，述于晦翁之纲目。则儒书之据又如此。"余既审之，果然。希声复缄示所谓衡鉴集，载我宋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三年，两尝敕福州，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两尝自礼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经颁入道藏，其文尤悉。余始复书谓之曰："信矣，是可记也。夫天下事不过是与非、善与恶两端而止。自昔立言垂训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别非，绝恶而修善，故能辅人心而裨世教。说久而弊，始或纷之。老子宝慈俭而后世事清谈，释氏持戒定而后世讥执着，是岂其初然哉？老子再化为摩尼，而说法独严于自律，如师所云，殆其初之未变者。师而念之而传之，则道之初在是，释之初亦在是，且有近于吾儒之所谓敬于以发山川之灵异，侈道俗之见闻，使琳宫仙馆千万年凭借无穷，岂徒在今轮奂间。"师曰诺哉，因录其往复之详如此，是为记。景定五年五月记。

（《黄氏日抄》卷八六）

东阳楼记

余曩登平都山，访濂溪周子旧游，乱碑中得小片周子题两绝句，点画劲正，犹存温厉之气，官合阳时笔也。其一咏阴仙丹诀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后更知微。"又从山中人得观丹诀一篇。二十年间，往来于心，未忘也。先墓在余杭庐居山中，数游洞霄，道藏写本甚真，山庐无事时，得假借，无何阅之遍，则知丹诀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宫殿都监，贝其姓，大钦其名，余杭人，赐号灵一，作小楼宫中，不侈不约，可诗可觞，爱其翼然于尘外也，与客造焉。请名，适朝阳出高岗之上，因作东阳楼三字遗之，摘阴仙诀中语也。今又十余年矣，丹诀则已忘之，惟周子诗中之意炯然心目。灵一之孙守一，嘱如圭来言曰："灵一年八十六而卒，愿得向者名楼之义以发其幽光。"余曰："乾元阳神，吾资以始，坤元阴精，吾资以生。元一也而分二体，于是有尊卑，有贵贱。以尊卑言，则先乾而后坤，尊当在先也；以贵贱言，则先阴而后阳，贵当居后也。既有先后，则有嗑有睽，有同有讼，不得而齐焉。不齐则离，离去为变，相保则合，合为大和，物生于和，死于变，精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乾坤之元复为一，此天地之正道，万物之公理，圣人以是制为礼乐，达之天下。礼无往而不来，乐无进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识其大，或识其小，未尝坠也。周衰道微，四代礼乐之数掌于柱下史，乃或取之以养其生。虽然，礼乐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溥万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广而充之则大矣。是故一物有尽而万物无终，一身有终而万人无尽矣，又何人己之分。灵一以寿终矣，四海之内，一视而同其未死者，皆灵一也，不与天地同长久乎！"平都烟尘苍莽，石刻之存者几希，由是以志诸霄洞，尚不泯乎儒先之遗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资政殿学士宣奉大夫眉山杨栋记。

（《大涤洞天记》卷下）

小蓬莱歌摩崖

"小蓬莱歌"四字，篆书。序七行，行十二字。歌十四行，行十四字，年月款二行。俱正书。

小蓬莱歌

仙都洞天，秀出东浙，有黄帝祠宇，近年始祠孔子。岁中春，邑令合僚佐帅诸生行舍菜礼，先过初旸谷，已乃瞻独峰，挹仙水，泛蓬莱而归。予涖邑三载，心甚乐之，去之日，为歌以诒邑人，使刻之石上。

仙之山兮□□，仙之水兮委佗，驾轻车兮□□，□扁舟兮咏歌，轶层巅兮□□，□□流兮白石皑皑，上切汉兮□□□□□兮在下厓花兮春芳涧□□□□□□激兮缥素，冰霜结兮

璆琅□□□□□鱼鸟跃飞兮谁使石□年兮一□三万里兮弱水，于嗟蓬莱兮仙水是室庐世之人兮莫知其歌□□□□兮披荆棘驱虎兕兮□□□□□□兮海涛白倒光景兮□□□□□□兮孰华予眇流盼兮□□□□□□兮寿无期碧荔为衣兮□□□□□埃壒兮不可以控搏□□□□□□□偷忘归。

大宋咸淳元年岁在乙丑八月朔日永嘉王塈

（《栝苍》卷八）

书梅先生碑阴

大山萧山明

丰城梅仙山道观，有梅先生碑，唐诗人罗隐文也。昨观与碑俱毁，道士熊应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罗永之来，委予书之。问之曰：君昭谏远孙，扬前文人文勤如是。为楷书，竟思汉事，追叹之。乌乎！天欲福汉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贤畀之。汉弃天福，乃弃人之福，两自弃，是自祸也。金铁交飞，天无如汉何？老凤变妖，汉亦无如新之移汉何？乌乎！失士则亡，得士则存，存以从诤，亡以玩言。壮哉气节，贯于乾坤，视我泥土，藏我璵璠。辞汉去坐，隐吴市门，驰逝仙路，诉情帝阍。泯泯者刘，长空无痕，永永者梅，偏祠共尊。祠碑可灰，仙道不燔，青瑶重镌，可字可扪。昭谏有知，醒如冰魂，子真如生，日月不昏。

咸淳六年岁在庚午六月朔

（《梅仙观记》）

书梅先生碑后

小山萧泰来

读昭谏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气。今梅坛在处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苏长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耶！

（《梅仙观记》）

抚州灵谷山隐真观记

黄震

天开地辟而川流山峙，帝兴王起而画野分州，各于高山以定祀典，在四方则为岳，在九州则为镇，在诸侯之国则为境内名山。是为风气之聚，是为神明之居，是为兴云吐露，润泽万物，民生利赖之所从出。故圣人之所事，即造化之所在。至秦汉始以真仙称，实则不外吾圣人者矣。若抚州之高山，其惟灵谷乎！灵谷在万山绝顶，隐真观又在灵谷山绝顶。此观其又祀典之高者乎？咸淳八年秋，余劝民种辨麦，尝一到其上。道士丘守静惊喜出迎，谓自前太守张于湖后，此山猿鹤已百十年间，不闻车盖声。此观危插半空，不堪飘摇，摧圮

几尽。守静方一新其居，而郡太守适来，岂有数耶？愿为真仙记之也。余谓真仙非余所能知，然此山为此州之镇，此观寓此山之祀，犹州之祀典也，是宜书。青冥风露间，飞甍缥缈，下瞰人寰，仅盈一握，此绝境也，亦宜书。世之为琳宫梵宇者，依深山密林，享安乐尔。此独人迹不到处，使世虑毫发有未除，殆不容一朝居。而子安之，此难能之事也，亦宜牵连得书。虽然未也，顷余此来，呜呼难哉！扪萝踏磴，分寸跻攀，悔而欲返者数矣。俄而登峰造极，豁如有得，便欲凌风，神游八极。士之求道，先难而后获者，独不类此哉！守静大笑曰：敢不勉。因并请为记。守静能诗好修，创此观者丘佑，实其上世，其详见前记云。咸淳八年八月朝奉郎知抚州军州事节制军马兼江西提举黄震记。

（《黄氏日抄》卷八八）

老子象赞[1]

（画像）

大哉至道，无为自然，劫终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东训尼父，西证金仙，古今敬仰，世代流传，八十一化，号曰元元。

尝观老子道德经云："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就是而言，则老子德容似未易以想见也。然则果不可想见乎？经又有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是亦未可以无形议之也。今本乃道士懒庵杜应然尝刊梓印行，自后失其传久矣。应杰昔得懒庵亲授此本，奉以香火，有年于兹，不敢自秘，合家发心，命匠伐石刊于玉融老君岩中。非邀福也，盖将期与此岩之真象同为不朽，而四方无不传之以敬仰云。时咸淳八年岁在壬申，仲冬吉日，八桂诸葛应杰谨题。

州学学谕欧阳宜中书。玉融周聪□镌。

（《粤西》卷十三、广拓）

①《粤西金石略》卷十三，右刻在融县老君洞。

奉真道院记

黄 震

松阳县东可三十里，有胜境焉。前西山，后龟阜，左象湖，右卯冈，林泉深窈，殆不类人间世。建炎间，有留公宁者居之，乐山水之可人而嫌心迹之未称也，捐其居为道家。生子仅一人，曰巨济，就令为道士，改道家为奉真道院。去之五世，有留仁卿者，生子亦仅一人，曰嗣兴，又令为道士，再主所谓奉真道院。相望百五十年，异世而相符，远近谯谓此留公宁父子后身也。施财而乐助者纷至，租之始以石计者增而至百，屋之始于因旧者饰而大备。月棂风槛，秀出云霄，晨钟夕磬，响振山谷，凡所以奉真之具，已无不备。乃介乡贡进士叶君从龙走价数百里，属余为之记。余惟父子人所亲也，而舍之；田庐人所爱也，而捐之，凡

以奉真故也。留氏世世于奉真也切矣。然则可不考其所谓真者乎？盖古无真之称，至庄列始创真人之名，列之于圣人之上，而实未始有其人也。秦之祖龙始自号真人，人固不谓其然。唐谓孙思邈为真人，要不过以方术称，亦未悉其于圣人何如也。人世未见其所谓真，而相与指天人以为真，曰真仙，曰真君，曰真宰，总而言之曰上真。凡今之所奉者，此真也。然则可不思其真之为义乎？真者，无妄之名而诚之谓也。诚者，天之道，而至诚者谓之如神。此真之名所从得，而天神森列，通得以真称也。然则奉之者其容有不真乎？一言必信，一行必谨，一念虑必实。上真昭昭，对越无愧，斯其为奉真。要不出吾之天真而已。必如是而后可以称山水之清奇，可以答远近之响应，可以縣香火于千万年而无穷。余言皆真，山灵川后必有闻吾言而感动者。咸淳九年癸酉十一月鄞人黄震记。

（《黄氏日抄》卷八八）

寻仙观三清殿记①

碑高二尺一寸，广一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五字。仅存半截，在溧水本观。

（上缺）祈禳醮设，必邀诸寻仙观。观去县治（下缺）坛铭来曰：邑故仙杏山，山一名仙坛，唐周垂拱（下缺）邑令王君通遂以名其乡。至圣历中，令岑君仲琢石□□今不存，莫知其所始。我□□□嗣之者芮憤琦，鸠工选材矣，又弗就。至宣和中，周茂沔主观□力者仪凤乡之赵三捷公武、赞贤乡之毛舆德载也，□今浸久，□嚢装募缘重建，而公武之曾孙观光寅甫亦慨然以堂播为己□力不日成胜事，役且毕，愿以记为谒。余以始至未暇辞。期岁请丰，至宣和几何年而复由钱至周，又几何人而成。久废而兴□之来又适当其成，是可记也。考之纪牒，山去县四十三里，周回□迹，故其山旧名仙杏。或又谓观置于梁时，地与芝山燕洞邻，上下景移不可究诘。古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足以当之矣。大概□虽若离世立独，而未尝无兼利万物之意，并其风者，往往景慕□仙坛门曰寻仙，疑非所以为信化之本，而崇立倡率若□岑二□人畏爱在昔，皆号贤令，意者，烹鲜之喻，无欲无为之训，言治者□寂薄之也。役兴于咸淳七年三月，成于八年九月，道常与其徒皆传，俾来者皆以是存心，俾勿坏，则千载一日可也。书而识□□以予日。

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兵马监（下缺）记　迪功郎建康府溧水县县学主学袁乔书。

修职郎建（下缺）召道常自备资金，命工刊立。　施石檀越胡应□　监修道正胡□□　夏侯德信　武德义　道士朱元左　汤道诚立石

（艺拓）

①《宝铁斋金石跋尾》，右《寻仙馆三清殿记》，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兵马监押兼主管圩田兼弓手寨兵军正卢国庆记，迪功郎建康府溧水县县学主学袁侨书，修职郎建康府溧水县丞王公立题盖，在溧水县寻仙观中。正书，廿二行，行四十一字，篆额"敕寻仙观新建三清殿记"十字。寻仙观在县东南四十三里仙杏山，梁建，有石坛、右山门基、仙人迹、洗眼池诸迹，唐垂拱间道士宋文千立仙坛三所，圣历二年县令岑仲琢石为象，宋宣和中建三清殿，咸淳七年重修。

洞霄宫庄田记

鼎著养贤之象，凡学先王之道者，皆有养也。自释氏老子之教兴，学其学者莫不待养于公上，非其庐拟于校庠序，食其人优于俊造秀，是于古养贤之义合乎否邪？老子之道，黄帝之道也。羲皇继天立极，肇明伦纪，循天理之自然以为教，因人心之本然以为治，无为而无不为也。老子生于周之叔世，睹当时文弊之极，思返之淳古之上，故其为教，本礼而尚德，其为学，务主静守一以求之于内。要其成就，合于圣人诚之无为，非诡流俗以自异者也。自汉人以黄老名家，儒者病之，至于今以异端见称，夫岂知黄帝之道传为老子之学，与尧舜同，称之异端，过矣。我理皇游情六艺，傍通百家之书，尝有契于神清之旨，故遇老氏独厚，为其近于儒也。洞霄为天下第一，自祥符已有锡田。淳祐间，上特出内府度道士牒赐本宫，俾易为缗，益市常产以裨赡用之乏。奎画昭回，焜耀于九锁之下。住山孙君处道，仰承天宠，治田义兴之野，罄己资，合群力，经度土功，再更寒暑，疆畎乃备，则常丰庄是也。宝祐间，寻被特旨，拨赐长兴田之在荻川者。孙君复率其徒垦辟荒秽，久乃就绪，而朝命有严，俾归其产于蒲泽之暴，更以乌程、归安二县官田申锡本宫。后先五年，重施程绩，费用亿秭，乃克登粟，我庾以溃于成，则万年庄是也。杭人相与言，昔岁资储屡空，宫众百数弗克赡。自二庄既成，羽衣黄冠之士来游来歌，不远千里，食者倍蓰于昔，而资用不竭。是虽上恩衣被，而孙君师弟子坚苦不倦，瘠己裕人，其劝亦可没也。叶赞其事则有王君大年、贝君大钦，皆庞眉皓首，年八九十，道岸萧散，与孙君为山中三老。松间石上，人望而见者，以为神仙人，予犹及识之，今皆衰谢。其所建置成就，自当与此山相为不朽。住山郎公道一，慨孙君创缔之艰勤，求铉翁为之记，俾后有考。谊不敢辞，然念圣人之养贤，与贤者之自为养，实交致而并举。上遇老氏甚厚，学为老子者，当知所以自养食焉，而思知其学所以同于尧舜，毋以异端自处而以圣道自期，夫然后无负圣皇尊礼老氏之意云。

咸淳九年六月吉日，朝奉大夫直宝谟阁知镇江军府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节制军马家铉翁记。

朝议大夫军器监兼左曹郎中刘叔子书

宣教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兼崇政殿说书余安裕题盖

辅教大师同知宫事吴处仁、凝神大师知宫事朱特立、通妙大师住持都监兼通明殿提修郎道一立石。

（《洞霄图志》卷六）

洞晨观记

余杭洞晨观，盖洞霄宫流派也。前面玉几，侧挟安乐山，苕溪支港环出其后。故为邑

人陈季卿居。传记所载，季卿遇终南山仙翁，以竹叶为舟者。洞霄宫都监贝灵一得而爱之，开建观宇，凡殿阁、堂庑、庖湢诸舍，色色具备。风瓢雨笠，来游来居，咸得其所。岁癸亥，请于礼部，锡今额，命其徒贝守一开山主领，自甲而乙，徐应庚继之。端明洪公焘尹京，复为表奏，视本宫古例，悉免科役，迨今三传矣。涂麓丹艧，岁有增益，迄为名山。先是，灵一以余杭至洞霄十有八里，山路崎嵚，行者以为病，乃捐己资，筑塘甃石，辟成坦途，车马之往来便之。复营接待，使有息肩地，用心可谓仁矣。谨按东南名山，若句曲、武夷、桐柏之魁岸奇秀，皆诸宫观罗列形胜，各有所分，无得专美。而洞霄发源天目，蕴为洞天福地，大涤、天柱诸山所融结环抱者，止于一区。故其源深流长，本大枝茂，若宫、若观、若道院，支分派别，远近咸有羽流之盛，足拟一中郡。国家优异恩数，非他处敢望。主席必循序迁，不得侥幸。有得至焉，亦皆老成重厚，深阅世故者。是以元风日振，代不乏人。灵一往矣，行路称思其功，所谓死而不亡者哉！灵一盖穆陵赐号，其名大钦。

咸淳甲戌日南至，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右司华阳宇文十朋记并书

宝谟阁直学士中奉大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主管劝农使龙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陈存篆盖

元素大师知观事陈敬雷、靖逸大师管辖住持观事贝如圭立石

（《洞霄图志》卷六）

元皇大帝像赞

高二尺四寸，广一尺五寸，上赞下像。赞六行，行八字，分书。在融县真仙岩。

元皇大帝，掌握人世，积禄积名，司造所系。有德进官，多才及第，式籍之司，千古砥砺。学问文章，忠信孝悌，人事既修，天理默契。

咸淳甲戌季夏望日诸葛应杰镌于玉融真仙洞

（广拓）

虚白观记

黄 震

咸淳十年甲戌岁，乃九月甲戌朔，奉化县虚白观住山道士吴葆真介礼部正奏名林君心源父属余记修缮云：观始于唐叶天师。天师日讲度人经，有庞眉藜杖者日至听讲，察之，镇亭山龙王也。因告以境内民渴水，盍救诸。是夕平地忽清渠开，民用均济，至今号仙师渠。此观所不容不修，而葆真所尽心者宜书。余曰：审如是，固宜书。虽然，未也，若知观所以名虚白欤？乃礼有言，虚室生白。此言虚扃内融，一尘不染，故道家清净之初说也。法术灵验，近昉汉唐。与其于灵异，孰若于虚白为宜书。虽然，犹未也。虚白于心言也，心具众理，理贯万事。古之正其心者，正将明其理，推以济人利物。若徒虚白自洁，世将安仰。

亦必讲经果可度人，得水果可济众，以虚白为本，以惠利为用，合二者始宜书。林君曰："然，其书之哉！"乃歌以书之曰：观始开元，唐末中废，元祐复兴，绍兴善继。景定庚申，吴师葆真，撤而老屋，壹是又新。中崇三清，旁祠东岳，外及三门，如天化落。其何能然，刻苦公勤，黄财悉捐，细大必亲。然所谓道，匪徒轮奂，虚白昭揭，仙渠输灌。乱曰：远踪尔祖，虚而白兮，近则仙师，济而博兮。于万斯年，是即观之丹旐兮。

(《黄氏日抄》卷八八)

老君洞题诗[①]

第一真岩岂浪名，高明洞达窈而深，冠天下神仙胜境，副我生山水知音。崖激湍流腾雪玉，灯摇石莹灿星金，少焉月出东山上，何必蓬莱海上寻。怪怪奇奇画不如，最难得者近城郛，佗仙皆逊老君有，此洞可知天下无。徐甲青牛骖左侍，六丁白鹤导前驱，老仙笑我来何晚，一样须眉一样臞。

德祐乙亥菊节庐陵竹所刘子荐题，从游贺叔成、王参父。

(《粤西》卷十三)

①《粤西金石略》卷十三：右刻在融县老君洞。

重修宣阳宫大殿记[②]

(上缺)方内者也□夫嗟凤鸟不至，叹龙吾不知，鼠壤余疏非□成□象□至道逍传尹关用(下缺)宣阳宫者，有唐越国公叶法善之故居也。公凝神且宅，丰味道腴，目转方瞳，口含慈宝(下缺)游鸿胪命卿，旋闻受箓，然藏山尚浅，□壑徒深，御风而行，不闻列寇之来复，骑月而往，应(下缺)仙去而云輗绝音，堂留而金石交响。光仪凭物，妙域存神，失其交甍，不停飞甍，旋壤瓦落(下缺)乾符中，道士丁存古天机务深，谷神善答，故能指通三部，檄召五星，泊谒精庐，早摧阳□，不(下缺)护于鬼神，岂无他人，里尚多于豪俊。于是务邦民之廪给，进大匠以财成，柱壮十围，例支玉(下缺)咸镂文棡□此□□□禽，不疑于云构吴宫过□，旋缀于春泥，迹□巢窥犯关，吴民入堡，及(下缺)河分疆，鼠铁幕争雄而铜盘共歃，王姬馆虽容外筑，公□祂未免郊迎。奈何西土□兴独迎(下缺)衍正讲涅槃，玉清虽在于人间，金鼓但鸣于梦侧。恭惟皇宋弔伐之后□□富庶之来(下缺)孔修，五兵不铸，则斯宫也。叶堂弥古，真龙不来，丁师云归，夜鹤空怨，昔沿砌□□□禾黍之佳(下缺)间不见神仙之谭谔。进士祝顺者，雅亮天骨，素乘白车，自戴缁垂缨，目览口诵，动能问礼，居(下缺)日之不□适三□而变缨，州郡徒伸于辟命，枋榆自得于逍遥，然常投袂故宫，披襟福地，因谓物不(下缺)道由人行，其如尘□灵墉，漏摧虚室，适为败类，焉能集仙。但当考事以命□，何必张□而告众，因百(下缺)二十万，然后□丘园之旧德，询乡党之通儒，人有功于宿心，事无劳于

张□，既而厚币□匠，均（下缺）使山粢毕更，璇题尽改，虽柱石求旧，而榱槛惟新，莫不再染丹楹，荐栩赪□，益去白地，栋庑赤青，不（下缺）青瓴绝尘未明而翠瓦生，日兼储偫，雕器装严，从官揔计钱五十万。自祥符初命事，至庚戌岁毕工（下缺）新王正一见，闰月非专，剞劂是贵，因□堇使，击钟者通财，扛鼎者陈力，运斤成风者则墨鼓策播（下缺）晨，是以往不妄来，至无虚反。噫！天下能事，世生哲人，榱橑之凶，丁师修之于昔，梁木其坏，祝侯理（下缺）不然，则鸾凤之响沈天，希夷之道坠地，又何以壮域中之大，符物外之游者哉！□室（下缺）没之利，系表所蕴，考非八卦之爻，体中又佳，起作一禽之戏，永怀镌石，遽托含毫（下缺）文仲义将操直笔，预禁横流，是宜彰往以考来，安用誉尧而非桀。聊书岁月，祇俟清（下缺）祝顒男弼初同（下缺）道众鲍用居蒋道（下缺）

（《两浙》卷五）

①《两浙金石志》卷五：右碑篆额八字，文二十二行，正书，在宣平县。按叶法善所居不一，皆有遗迹，丽水则少微山妙真观，松阳则卯山永宁观，宣平则冲真观，皆云舍宅为之。此宣阳或即冲真，而今不传。法善墓在宣平，则宣阳为旧宅无疑。文叙乾符道士丁存古有"大匠财成"语，应是再修。宋道士祝颙用钱五十万，自祥符初越庚戌凡三年而毕工，是为三修。故后总有丁师、祝侯诸语云云，似是住持道士所作。石已断泐，读之知其大概若此。

博山咒水符石刻

石高二尺九寸，广二尺二寸，草书。碑左刻符，旁题"神霄玉清万寿□"。在博山凤凰山玉皇宫右。

此水出于孝，孝固可通天，吾道得于心，心与天内德。我今咒此水，利济永无边，若有沈痾者，一啜令可瘥。更欲行大道，期可为神仙。默次刘支离。

（艺拓、《山左》卷十八）

东岳行宫正法院新创妙通朱真人洞记①

高三尺六寸，广三尺，二十四行，行四十字，正书。

上清天枢院修文直史校天台内□玉京□斗院宣应功曹掌当院书奏正一灵官周法通□

先生姓朱，晋人也，周游蜀鹤鸣山，隐显不测，自称为朱桃椎，至石扇洞门，影响殊异。先生多治眼疾，一一无不愈也。屡得皇赐为安静观，号希夷先生。昔先生有暗助神化，功佐明主，上帝有宣诏，号为丹霞大帝君。先生抱朴直一，无赋不践，自不同于凡人，有生死寂灭，纯守自然之性，隐逸无为之节，或从二从为长椿梓杞，或带□□□竹冠布衣，逍逍遥遥，忻忻杳杳。今是处虽有事真之□，而不知真之实也。□间□□李仙山□□进士陈道兴，世系羽属，宗派黄冠，三代奉于岳神，一体皈修正法，且不念□甘寂寞，习术栖真，乃以

考召降魔阴功济世，真所谓学延上法，消积过愆。于岁之庚子，诣西蜀益州谒礼于保和真人裔孙王君，求受法箓，捍危救若。王君曰："我家法祖流于四方，惟是道心坚固，方□于真人耳。"道兴备信，跪受箓文而归。后仅数年，于本里得道山张仙道场下，别敷此法，执符箓归于道院，斋戒其诚，自表奏于上苍曰："臣寡陋弱质，虑黑业而不消，皇天鉴衷，愿洗摧于丘积。"或一日，三天降命，颁授紫庭，□威灵曹属而主坛场，助药使文官而赞妙化。予等初承上命，一意奔前，种种施为，□于此日。一旦道兴露香而上，白诸仙曰："今愿欲创一嵓而奉于真人，卜地无稳。"真官曰："可于重□之侧，最为真迹也。"道兴悔然将疑石而不实，退思而已。真官复观道兴不从所迹，遂乃驱灵神而炼火，仗六甲以役工，自此方知神人点穴于斯，乃无误用。举工渐绪，真官复与道兴曰："嵓居稳合谷神，自然势当□□功补阙乎，最宜远日副超幽之大力也。又有此侧岳宫，楼阁徘徊，神曹洒丽，上下积翠，左右环然，峭壁隐岭。里人围绕其地者，银锋杨沉而施创其全者，刺史成公而兴其次，有拱手扫洒者羽属陈侁，粧严胜地者云间众仙也。今已洞事周毕，真像告成，道兴来请名于洞，真官降言曰：归真也。人得真道，温毅和粹，朴略英贤，人不得真道，顽很蔽塞，虚伪谄诈，返穷祖，复穷源，真所谓归真之义，各有出于包含，大道枢机，各有司于人物，岂可一概而定论。则言归真，返本尽性，归空凡物，骤然乱人境界。为今日修智立身之道，本谋于生死快乐之宗，谅陈道灼精功之诚，须有远避于生死去处，大抵谬物触忤造化，妖叛逆于神人，然精功超幽者，凡人之类也，忘机退思者，本质归真也，天下士一芥岂得无人，惟是公等有宿骨，交契于神灵，但虽有儒生赞志而未能穷其祖末，故昏昏开顽，钝夫之口，各令有禀智性长生之路哉。时皇宋壬子月终余旬，周法通题。又恨薄句去而未尽，再以偈而留君。

（艺拓、《金石苑》卷三）

①《金石苑》卷三：右碑在简州。唐时蜀人自称为朱桃椎，隐居不仕，浮沈人间。窦轨在益州召见，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口竟无言，弃衣于地而走。逃入山中，结庵涧曲，夏则裸形，冬则绢树皮自覆，每为芒屦置于路，见之者曰：居士履也，为粥米茗置本处，桃椎至夕取之，不与人相见。高士廉镇蜀时，以礼致之，及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直视不去。廉每令存问，桃椎见使者则入林自匿。见《续世说》。尝著《茅茨赋》，见《全蜀艺文志》。又《括异志》：成都画师许姓，善传神，有青鞋布袜敝衣憔悴人来求写真，许曰：容貌如此，而求写真耶？其人解布囊，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修容危坐，以手拭面，则童颜也。引其须，应手而黑，乃美丈夫也。许惊异，道士曰：汝传我像，有求者只取千钱。后有识者曰：此朱真人也。真人有祠，一在州龙泉山，一在新繁县，刘光祖有记。刘记佚不传，此记续述其灵异，事涉妄诞，系是道流所撰以惑世者。书皇宋壬子而不书年号，亦疏略之至。

冲佑观铭

吴栻

太极玉皇帝，曾孙所自祖，神人武夷君，祖是皇太姥。嬴政之三年，秋八月三五，虹桥飞幔亭，光景烛霎翘。曾孙以序进，一一拱帝所，焚煌红云裀，花水金皿贮。曾孙敬罗拜，讯问安好否？中亭握青篸，粲谋历可数。安陵元奇辈，引鼓若副鼓，横笛公希吹，节板凤儿拊。坎篌遣长渠，圆腹弦索古，次姑悲篥噪，秀淡洞箫举。居巢小娥运，铙钹妙容舞，宾

云左右仙，超绝不可谍。酒行礼无谢，隽美进清醼，歌师彭令昭，歌作可哀语。天上人间兮，会合难以阻，日薄西山兮，鸣鸟理归羽。百年一销兮，素鬣长龃龉，歌阕云四合，赞别戚俯偻。遥还无留趾，徒有螭虎扶，携㩦层颠晏，所无睹侣。①异事同享祠，祠事蒦谁矩，肆兹阐琳宫，丹碧绚甍楚。渾渾真君殿，诏墨耀黄楮，巍然冲佑榜，字札逼虞褚。玺封宝奁香，泉彩给内府，明旛制锦蚪，御饼屑春乳。渊衷吉而蠲，简福绵寰宇，物靡遇疵疠，时若旸与雨。元元端何力，幸此圣泽普，熙然鼓其腹，穴井以耕土。岩廊舜衣裳，粉米亦藻黼，后天无穷期，燕翼绳祖武。

（《武夷山志》卷五）

①超案：此句脱一字。

重镌瓜皮诗

高四尺，广二尺三寸，分两截。上截序，十四行，行九字。下截诗，四行，行七字。

重镌瓜皮诗序

郡南锦屏山有瓜皮诗，世传吕祖访君平于此，以瓜皮作笔，瓜汁作墨，吟诗于石。辛未余来镇巴西，公暇登临，惜年远碑残，爰鸠工拓嗣，刊列仙像并志仙笔。盖不忍古墨之迷湮，若搦管弄文，传人所不传，则非余不德所敢望耳。因寿诸琐珉，同宇水流长云。

下蒲罗思举

（上截）

时当海晏河清日，白鹿闲骑下翠台，只为君平川底去，不妨却到锦屏来。

（下截）

（《萃珍阁蜀碑录》第五册）

鼎建金釜仙山灵泉古观碑记①

高五尺二寸，广三尺，二十七行，行四十九字，正书。

余读杂花经佛授记，震旦国中有大道者三：一代州之五台，一明州之补怛，一即嘉州之峨眉也。五台则文殊师利，补怛则观世音，峨眉则普贤愿王。是三大士各与其眷属千百亿菩萨修炼之所也。惟此金釜灵区，乃古洪八境第一山也。其山之岭岫自昆仑至日岭于丹阳綢川邑郊发脉而来，境现土宿势佳，凤形常栖，骑羊羽客，抱鹿僧禅，异草奇花，琼杷百草，真仙子所居之岛。山前则峻岩峭壁，山后则荆棘彝音。每见神光迸出，紫气浮空，世人号以为啸天龙之处也。后于晋武帝大康三年二月中和时令，宋有弘教父子采薇于此，偶见一叟，貌似阿罗。手如铁绞，教问曰何也？叟曰：吾乃李阿也。放□荆棘丛□□

居何故？叟曰：曾闻玉京山有万年桃，小有洞有千秋草，此处有釜可煮为金。吾居其间，每以煮釜为金，以培日用消磨，汝何□□教听其语，父子无应，遂采薇于四野。行至前途，见有斜碑丹灶，额曰仙洞蟹井，父子曰：事果奇焉。遂反复视之，形迹未见，回告其众。众往视之，俱未得□□有演文习先天大法，道德清高，于此结一茅庐。后此为正一静居之□□传法派，将有六矣。其年劫运未可纪之后，于中宗皇帝八年己卯秋八月一日，风雨大作，撤地轰雷。偶见一女，冒雨而至，鞋服皆干。道曰：何处来也？女曰：世外而至。是日指此泉□中有好水，何不掘之？道曰：若掘此池，其事岂浅鲜哉！语未了，倏然风雨又作。女曰：俟后人至。道眇目视之，止见庆云缭绕，祥烟满庭，仙伏灵徐腾空而去。复于哀皇帝五年，宋众持疏恳告于邑侯张公，张公示命鸠工开凿左右两池，掘出石像二尊。语曰：吾乃金婵子女李亚真人。众诡然气息后举起，果见泉水涌出，春秋不盈不涸，世人号之观妙李真人飞升之所，遗迹存焉。今我朝治政德被苍黔，余二日将金釜灵区而告于王，王敕之以太玄明了，余默嘘曰：吾始于髫稚之年，子叨业儒林，变大畜小畜之卦，看前汉后汉之书，身居相位，鹄立班朝。胡不将此山请王以御敕之。遂复告于王，王加之以金釜灵泉古观。余谢恩讫，乃壮观胜势。宋有学易，幼顶于儒，束书往登之，最上一览，快然如有欲不亲于己者，胡为胜哉！其山之□□□□好山水也，余见真人莫测之妙，欲行言行，不二之心陡然融会之间，茅塞豁开，书跋之以诗云：臣阐独步转沧浪，□□□□□□阳，风生□□□□□，紫气缤纷赛锦堂。欲频了了载诗酒，总为超□□□阴，幽胜若天香境万□含兴乐拐掌爱面（下缺）□饺其□□□□□天下妙情□□□□□□池亦有之□□□□□□鳞鳞翩翩之意□□□□无拘圣凡□□□□□□是耶非□□□□之始末于白，复系之以评云：其山自□□翩影，盘秀于此，釜青插天，芒白成壁，生香迷人，疏影扑地，巧韵灵虚，方研挂壁，日月庫痌，云霞占地，托帝旋清，山峰还碎，天积满和，风阴凉莱，收龙洞府，继光放瑞，通天石砌，玄脉成灵，采光放瑞，四序之雅，百卉之味，万壑之清，八方之丽，峨岭南峙，乌牛北隅，灵垭其东，瓦屋其西，一拘不漏，而证太虚。观之妙哉，可以养心，可以味易，可以炼习，以待天下用也。后之有补于余，当谓曾借于斯观之所在。余取其前修之意也，有识而容默乎。山中佳境，非我孰得有之。放我之山，姿我之由，以我会我，详序其所如此享城庶不可以泯。故以索而壮于天下世时。上命余作记，余愧不敏，爰书所见，以记其胜云。不为文章滋味之府，可以为历代敕建之场。非淫祠佞佛者比，故名思议，将以圣寿于无穷，奠盘石于未固，岂同冶情山水，藻绘纪乐者为哉。遂名其事以照今古，于是乎言。

（《华珍阁蜀碑录》第壹册）

①超案：原稿题目下有"宋僖宗时立"，第一行有"□众□文丹陂李文简讳公秦撰"等字。

玄妙观石柱刻天尊名号

高四尺三寸，每面广一尺六寸，三行，行六字，正书。

延生亿劫天尊。无量慈荫天尊。作三界师天尊。普慈护国天尊。飞行世间天尊。元阳量化天尊。传真普照天尊。法源广顺天尊。流形亿劫天尊。分形亿万天尊。万宝光

明天尊。应号化王天尊。度幽明真天尊。随心启悟天尊。法界应慈天尊。显化应会天尊。冲和含生天尊。妙道广明天尊。自然空寂天尊。琼因法果天尊。百亿威明天尊。为说方便天尊。生成万有天尊。妙法方便天尊。真常度命天尊。众妙慈光天尊。无穷真像天尊。高上玉皇天尊。证果随功天尊。迁真上圣天尊。玄化解脱天尊。普润无为天尊。方便因果天尊。无量普教天尊。高清元景天尊。脱离垢浊天尊。延和正化天尊。梵炁弥罗天尊。玄綦葆光天尊。戒生延寿天尊。证果圆明天尊。大罗金身天尊。福生□□天尊。□华圆满天尊。通玄万范天尊。随顺得悟天尊。神通洞渊天尊。幽夜普烛天尊。普化妙行天尊。法藏琼文天尊。度众生厄天尊。广大无边天尊。妙赜玄通天尊。观等无碍天尊。随方证果天尊。广化慈颜天尊。护国永安天尊。□□□□天尊。□□□□天尊。□□□□天尊。还功报德天尊。太一救苦天尊。无边普达天尊。梵行正观天尊。一切智王天尊。金姿妙彩天尊。凝彩金华天尊。自在法胜天尊。法源长远天尊。飞轩赴感天尊。运明广照天尊。救苦大慈天尊。

奉道女弟子梁马氏二娘施钱五拾贯文足，置石柱磉一副，保扶身位安宁，寿筭延永者。①

龙汉梵度天尊。无上紫虚天尊。无边自在天尊。大罗化身天尊。愍念无尽天尊。浩劫垂慈天尊。超生随愿天尊。智力精进天尊。玄都万寿天尊。最胜救拔天尊。大弘普济天尊。紫极观妙天尊。默念无为天尊。遐宣道荫天尊。

（艺拓）

①超案：此行为小字。

金 元

（一）全 真 派

全真开教秘语之碑

碑高六尺八寸，广三尺四寸，十五行，行廿八字，正书。在盩厔楼观。

重阳祖师以正隆己卯之夏，遇真仙于终南甘河镇，密付口诀。明年庚辰，再会于醴泉，遂留秘语五篇，其辞曰：

蓦临秦地，泛游长安，或货丹于市邑，或隐迹于山林。因循数载，观见满目苍生，尽是凶顽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顿抛俗海，猛舍浮嚣，好餐霞于碧峤之前，堪炼气于松峰之下，斡旋造化，反覆阴阳，灿列宿于九鼎之中，聚万化于一壶之内。千朝功满，名挂仙都，三载殷勤，永镇万劫，恐尔来迟，身沉泉下。

莫将樽酒恋浮嚣，每向廛中作系腰，龙虎动时抛雪浪，水声澄处碧尘消。自从有悟途中色，述意胜跎不计聊，有朝九转神丹就，同奔蓬岛去一遭。蛟龙炼在火炉亭，猛虎擒来囚水晶，强意莫言胡论道，乱说纵横与事情。铅是汞药，汞是铅精，识铅识汞，性住命停①。九转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

前安西路盩厔县终南巡检杨珂室人房氏男文耀合家等助缘

宣授保和观妙开玄大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孙德彧 副提点范道和 提举杨志瑞等立

（艺拓）

①超案：以下有小字一行："嘉靖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人张□□拜手祇谒祠下"，为后人渐加。

遇仙园石刻

石高四尺六寸，广二尺，在披县长生观前。

右刻题“遇仙园”三字，草书，径一尺五寸。阴题“遇仙楼”三字，正书，径一尺五寸。旁注“长春子立”四字，正书，径四寸。碑无年月。朱朗斋据县志所载刘长生遇王重阳事，列于大定九年。

（《山左》卷十九）

四仙碑

行书，在淇门镇。

谭马丘刘①，的亲法眷，因何不得常相见？随缘到处教风行，自然四散天涯远。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踏云行。昆嵛丹阳钰。□。

夫道者大矣广矣哉，莫测其理者也，舒之则可弥于六合，卷之则不盈其一握，不器而器，寂寞虚无，随物推移。古之为道者，往往各擅一家，手谈玄理，诱化愚迷，出离生死者，得其理趣，或寡矣。昔重阳王先生尝两遇吕真人，遽然入道，而隐于终南山六年。于一日东游海岛，于宁海境上而居焉，追后得大□丘刘谭马四人，立全真之家风，而尝有言曰：“一弟一侄两个儿，和予五逸做修持。”于是同适汴梁，而重阳升霞，此四仙者同入终南。丘仙遂居蟠溪六年，而烟火俱无，箪瓢不置，号曰长春子。刘仙住洛阳云溪之洞，而养浩不语，号曰长生子。谭仙游化于磁、洺、怀州之间，号曰长真子。马仙独守终南，而筑圜者不出，号曰丹阳子。此四仙尝各述其词章，而皆著性命德善以为劝化焉。门人石道涓同巨桥王荣祖飘然而来，出示丹阳真人达理妙词一首，曰踏云行，而谓仆曰：“吾昔奉长真师叔法旨，令此词必刻之于石，而传不朽，子其请我序之矣。”仆义不能辞，而勉为序曰：丘刘谭马者，诚为得道之士也。同守一途，四方行化，独于此词中有不得相见而同心同德为善之句者何？仆静言思之，□□□□□□□□□□□□□□□□②降迹于迦维而教传中国。孔圣，鄹人之子也，而道阐洙泗。此三圣者虽殊途，而相去各远，评之则德善同归一揆，又岂在常常得相见否。故此四仙者，其道则亦同耳。昔长真师叔初谓石道涓曰：“吾秘藏此词久矣，乃玄玄之言，思之而不可隐，吾付之于汝，而为我刻之于石。”于是石道涓忻然命而立石焉。

大定十有五年七月望日孙谦勉序

卫□□道友王守善　淇门镇杜洲　侯□王常弼　新乡县陈得仁　助缘门人张志清　颜道洪等

浚州淇门镇全真庵化缘门人石道涓立石

安阳吕熙刊

（碑阴）

（上层）

唐杜天师忽惊之图（八字横额，下为图）

全真门弟子谭处端书，浚州淇门庵石道涓立石

精根悬蕴在泥丸，不动婬情寿寿安。一度犯邪神并泣，忽然发念魄皆欢。欲心似斧将

身伐，妖艳如刀把命剜。若不惜形无减戒，丹田真水自枯干。

大定十五年八月望日，淇门镇助缘道友陈守柔　郭姑　助缘门人崔志道　全真庵化缘门人路周仙

安阳吕熙刻

（下层）

重阳真人述雨霖铃：东方甲乙。见青芽眭，早应时律。南阳正现红焰，初将炙，炎炎浓密。西动金风飒飒，致清爽，往来飘逸。气候祁寒严凝，聚结成冰瑞中吉。肝心肺肾莫令失。四门开，莹彻都归一。金丹辕在空外，明耀现五光齐出。上透青霄，惟占逍遥自在宁谧。到此际，还得无为，永永绵绵毕。③

门弟子谭处端书

浚州卫县淇门镇助缘道人杜渊　助缘门人颜道洪　大定乙巳岁仲秋望日全真庵劝缘□□　道□□

安阳吕熙刊

（《浚县》卷上，正文据柳拓校）

①垣案：《紫微观记》亦称"谭马丘刘"。

②超案：此十五字言佛，为人故意磨去。

③超案：此词与《重阳集》卷八所载者，字句稍有不同。据《重阳集》补缺字。

温泉题名

碑高一尺六寸，广九寸，分书。在临潼县。

真净子屡观此碑，徘徊不能去。（上截）

大定壬寅仲冬十二日，栖云老人游此，子宗杰侍行。（下截）

（艺拓）

王重阳画象诗刻

石高一尺八寸，广一尺四寸，在掖县青萝馆受宣堂。

右画象刻王重阳，幅巾道袍，曳杖而行，上题五绝云："三冬游海上，六出满天涯。为访神仙窟，经过道士家。"行书，径八分。左刻"壬寅仲夏月丙午日莱州丹阳观立石"。正书一行。径五分。未见拓本，据朱朗斋所录存之。

（《山左》卷十九）

崑嵛山白骨图并诗

碑高二尺，广一尺六寸，像二尊，骷髅一，十二行，行八字，两截刻，上图下诗。在洛阳。

崑嵛山长真谭先生题白骨诗①

我今伤感叹枯髅，艳女娇儿恋不休，留意勤勤贪贿赂，无心损损做持修。生前造下无边罪，死后交谁替孽囚，精血尽随情欲去，空遗骸骨卧荒丘。

大金大定岁次癸卯甲子月望日云溪庵建

全真弟子皇甫道渊众立石　洛京孙□□

（艺拓）

①细案：首题下有"河南府宫门程发□□"数字，似为书者。

马丹阳普救歌碑

大定二十三年三月立，并额俱正书。碑高五尺三寸，广二尺七寸，在福山县积金山通仙宫。

右碑分二层，上层额题"登州福山县□□□□□师马公先生藏头拆字普救歌"，凡十一行，字径一寸五分。歌十二行，字径一寸三分。后衔名五行，字径五分。下层额题"登州福山县黄箓大醮记"，五行，字径一寸五分。文二十六行，字径八分。乃记马丹阳主行醮事，其歌亦为醮事而作也。

（《山左》卷十九）

丹阳马真人十劝碑

碑连额高四尺二寸，广一尺六寸，额题"丹阳真人十劝"。

一劝不得犯国法。二劝见三教门人须当先施礼，及一切男女如同父母。至于六度轮回，皆父母也。三劝断酒色财气、是非人我。四劝除忧愁思虑攀缘爱念。如有一念才起，速当拔之。十二时中，常搜己过，稍觉偏颇，即当改正。五劝遇宠若惊，不得诈做好人，受人供养。六劝戒无明□火，常怀忍辱，以恩复仇，与万物无私。七劝慎言语，节饮食，薄滋味，弃荣华，绝憎爱。八劝不得学奇怪事，常守本分。只以乞化为生，不惹纤毫尘劳。九劝居庵屋不过三间，道伴不过三人。如有疾病，各相扶持，你死我埋，我死你埋。或有见不到处，递相指教，不得生意心。十劝不得起胜心，常行方便，损己利他。虽居暗室，如对□贤。

清贫柔弱，敬顺于人。随缘度日，绝尽悭贪。逍遥自在。志在修行。始终如一，慎若恚望。若□清无□□真功意境。无恶是大善，养气全神，常□慈悲，暗积功行，不求人知。惟望立身之法，戒断悭贪。莫起风波，修仁蕴德。分明说破，优降人我。休生烟火，消灾灭祸。意马牢擒，节慎语言。忙里偷闲，退己进人。志猿紧锁，提防口过。闹中□爊，亦成仙果。

（《户县石刻调查表》）

丹阳真人马公登真记

邑子张子翼撰

真人间世之异人也，禀天仙之姿，应期运之数，明哲聪敏，冲粹爽旷，学穷六艺，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深，襟宇豁达，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栖迟衡门，不苟禄仕，常喜诗酒，陶陶自乐，而不屑世务。一日，重阳真人西来，授以秘诀，则顿然而悟，视妻子如脱屣，于是捐千金之产，偕为水云之游，遡洛入关，结庐于太一之下，修真功，积真行，服纸麻之服，食粝粮之食，隆冬祁寒，露体跣足，恬然不之顾，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钱，积有年矣。至于出口成章，咳唾珠玑，多至数千百篇，无非发挥玄奥，冥合于希夷之趣者，布于四方，人人传诵。其安心定性，则清虚澹泊，其接物导人，则慈爱恺悌，由是远近趋风，士大夫争钦慕而师友之。于斯时也，踊金台刘公显武荣任京兆之运匀，一见真人，倾盖如故。自公退食，挥麈清谈，欢然相得，每期异日同为蓬阆之客。居无几何，真人会有乡关之行，乃匆匆执别。及抵山东，凡在三州五会之众，倾赴云集，欢喜踊跃，不啻如见慈父，乃起黄箓，争虔恳延致，以为济度师焉。癸卯冬闰，赴莱阳之请，乃馆于游仙观之环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显武公来宰斯邑，下车之日，获闻真人于此登真也，即躬诣灵殡，流泪拜伏，不胜哀悼。徐谓道众曰："真人上升之际，得无遗教乎，当具告我。"翌日，曹瑱、刘真一乃奉上真人遗迹，仍略之曰：先师前冬腊月既望，遽示归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适遇重阳真人生朝，方陈设供养，才初鼓，震雷忽奋，闻重阳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当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复神游于酒监郭复中家，留颂二十字，且言在世无人识之意，墨迹在焉。又往刘锡之居，复书一绝，有风马升仙之言。洎吾邑黄箓感应之祥，蓬莱真寄出现之异，其灵显之事孔多，盖不可以缕指数。公嗟叹良久曰："异哉，真人行迹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于翠琰，传之来世，良为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传播师父功行之万一，大可罪也乎。虽然，窃闻古人有云，布衣之士，不附青云，乌能施名于后世哉？今日幸遇我公，岂非自有宿缘乎？"公曰："我闻命。"乃召邑子张子翼谓曰："丹阳师父仙去之迹，吾将勒石以传不朽。闻子游全真之门久矣，子其为我记之。"子翼承命，惊悸伏谢，驽材不足以仰承重委，愿选诸能者。公曰："子无牢让。"子翼因不敢复辞，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参之来相齐也，尽召诸耆老问所以安集百姓者，然人人言异殊，未知所定。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乃使人厚币请之。既见，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今我显武公之来令是邑也，暂淹骥足，聊用牛刀，视事月余，阖境称治，向之冤抑无诉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献者，无所肆其恶，百姓欢然，均赖其福。加之清廉公正，无一毫之私，虽鲁仲廉

之令中牟，西门豹之治邺县，不能过也。且莱阳素为剧县，号称难治，今庭无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请道众，若铁查山玉阳子辈，引居便坐，讲道论德，探清静无为之本，穷修真养性之术，庭馆萧然，殊不觉有官况。既散，则复治事如初，从且达暝，略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绝能，剸裁如流，而清静之道，抑不为无助也。由是观之，与夫曹参之礼盖公何所异哉？矧乎同僚皆一时之贤，协心戮力，赞成美政。主簿夹谷昭信，朱勾课最，户无逋租。仙尉蒲察武功彩椿威行，盗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内，皆撅然安生，曾无所扰。其道治化宣声，远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为京兆运幕也，与真人道契弥笃，已见之于初。及真人登真于莱阳也，值公复宰斯邑，与诸僚佐特命树碑勒文，垂示无穷，以张大全真之教，复成之于末。窃观初末遇合之因缘，殆为大幸，实非人力所能及也。贱子不敏，因摭其相遇之实，得以并记云。大定二十五年岁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谨记。

（《甘水录》卷一）

昆嵛山丹阳马真人琴曲归山操

碑高七尺五寸，广三尺一寸，大字八行，行十二字，小字七行，行六十七字。正书。额题"昆嵛山马真人琴曲归山操碑"。在潍县玉清宫。

能无为兮无不为，能无知兮无不知，知此道兮谁不为，为此道兮谁复知。风萧萧兮木叶飞，声嗷嗷兮雁南归，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犹贪痴。嗟人世兮魂欲飞，伤人世兮心欲摧，难可了兮人间非，指青山兮当早归。青山夜兮明月飞，青山晓兮明月归，饥餐霞兮渴饮溪，与世隔兮人不知。无乎知兮无乎为，此心灭兮那复疑，天庭忽有双华飞，登三宫兮游紫微。　栖霞丘处机书。

大道无为而无不为，昔玄元皇帝著书五千言，其始终旨义，不过于此也。丹阳马真人幼尝业儒，一旦顿悟此道，超离尘凡，周游四方，遇云水佳处，辄停杖屦，时出章句以警庸俗。志在开觉世迷，普为济度。东自海陬，西逮关右，到处归依者如市，其从行徒众恒数十百人。一日，在宁海郡之北郊，与学道数公会于刘氏之三教堂，有鄜畤黄冠王生鼓琴其侧，丹阳师就作归山操以遗坐人。其旨在于无为，其操名归山者，又玄元所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之意乎！丹阳真人以词章劝化于众者多矣，至于此篇，理尤精妙，而门人弟子编集之际，乃独脱遗。长春丘真人，丹阳之道眷也，虑其久而堙没，每遇好事者，辄亲笔缮写以遗之，志在广传。驸马唐括昭勇，相国文正公之的嗣，灵源姑之兄子也。同皇女宿国公主敬姑悟道，乃缄长春亲翰，自都城遣介远献于姑，使复知无为之妙。噫，非丹阳渊识不能阐玄元之微言，非长春远图不能广丹阳之妙旨，非公主驸马贤德亲爱，又不能赞成灵源姑之夙契。铭之金石，可谓尽美尽善矣。

大定戊申孟冬望日，中顺大夫前定海军节度副使东平吴似之跋

皇女宿国公主、昭勇大将军尚衣局使兼近侍局使上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驸马都尉唐括元义立石

胡祥刊

（艺拓、柳拓）

满庭芳

碑高四尺三寸，广三尺二寸。大字六行，行十七字。跋十三行，行四十三字。正书，在潍县玉清宫。

唐括夫人索满庭芳① 钰稽首上

冒雪行车，迎风访道，投予特地参同。说些修养，不论虎和龙。讲甚婴儿姹女，无龟蛇、日月交宫。无水火，亦无嗽咽，更没按时功。

的端真妙用，无为活计，清净家风。锁心猿意马，勿纵狂踪。炼息绵绵来往，自然得子母和同。全性命，紫书诏去②，直赴大罗宫。

东晋升平三年，女仙萼绿华降于羊权家，因曰：修道之士，视锦绣如敝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学俗务，我学恬漠，世人勤身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噫！自升平己未至今，八百有余岁矣，其间学道之人不为不多，有能祖述绿华仙之言而脱尘离俗者，几何人哉？灵源姑唐括氏，申国太夫人之女，大丞相文正公之妹，可为贵胄矣。而自妙年，向慕真风，耽味玄理。大定壬寅春三月，丹阳真人马公行化过潍，姑径往参礼。斯道之妙，已得其略矣。是年冬十一月，又携其次子崇德往宁海之昆嵛山，再于丹阳师前恳祈要诀。师于是援笔授此词。其大旨，锁心猿意马之狂踪，炼清净无为之妙用。姑乃涣然冰释，如开青天，睹□□，捧词回辕，径还潍上。即其郡北申国夫人之旧第，创庵以居。弃金珠之饰而顶幅巾，释绮罗之服而披麻衣，谢膏粱之味而甘粝食。尽屏尘务，专志颐真。其次子亦因丹阳词诀，云游访道，逮今七载而忘归。呜呼！自古得道之人，多因处困，事与心违，故弃彼而就此。今灵源母子，以外戚富贵之家，而能易心悟理，自非往契宿缘，孰能臻此？千百载中，诚无一二矣。异时香云绕室，白昼上升，北海里人，必求文以耀其美。吾虽老，尚能为姑叙述其事，以缀列仙之传后云。

大定戊申孟冬望日，中顺大夫前定海军节度副使东平吴似之跋

皇女宿国公主 昭勇大将军尚衣局使兼近侍局使上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驸马都尉唐括元义立石

刘珍模刊

（艺拓）

①超案：《全金元词》三九〇页录此词，有原注："唐括氏儿子出家，以词赠之。"

②超案：《全金元词》"诏去"作"来诏"。

王重阳挂金灯词后

范 怿

修外以明内，教之元微也，用有以显无，理之精粹也。在昔先觉之士，随机接物，行化

度人，无出于此也。祖师重阳悯化妙行真人，邱刘谭马① 师也，名高千古，教启一行。以清净无为之道，焕然兴行，自西徂东，由中及外，莫不敬信。而师尊有作池亭调一阕，声寄挂金灯，有"缮修内景，装成外景"② 之句，旨□宏深。长生刘公先生，手挥此词，刻之于石，于藕池之北、孛术鲁骠骑节使园亭记之后，贻厥将来，其有益于学者也。大定己酉年孟夏中旬后，宁海州学正范怿谨跋。（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二四）

①超案："邱"原文应为"丘"，为《金文最》避讳所改。

②超案：《全金元词》一八六页录此词，作"善修外景，装成内景"。

刘长生大基山诗刻

崖高三尺一寸五分，广五尺三寸，十二行，正书。在掖县大基山。

长生刘处元① 同范公德裕留题

闲来纵目视灵峰，冷笑人间万事空，昔日文公忘世贵，如今德裕悟真雄。丹成跨鹤青霄里，行就携云碧落中，谭马邱刘归去后，大罗朝圣谒仙宫。

大定二十九年季春中旬后记。

（右诗刻十二行，字径四寸）

刘长生灵虚宫倡和诗刻

石高五尺六寸，广二尺八寸。诗行书，五行。跋正书，四行。在掖县。

上孛术鲁骠骑节使　长生刘处元题

高城甲丙藕花乡，池畔初喧台榭凉，一郡欢游垂柳岸，万华春赏杏花岗。依山临水亭前碧，耸桧横筠轩外光，世梦不侵真得趣，饮来云步访蓬庄。

大定己酉四月十二日

大行皇帝百日，骠骑节使自出己财，同郡中□首于□□刘□真□道佑德观起明真大醮以报先皇遗恩，排□精严，灵感孚应，百□数十有七日，节使随谐长生先生□醮众斋于德池临城亭阁，会罢，移坐纵步□池。先生题诗一章，辞意清逸，怿不揆继韵。先生因书之，笔力遒劲，节使命工刻之上石，用传不朽耳。东牟学正范怿谨跋。

文山孙震刊

（碑阴）

东牟学正范怿和

亭轩巧构水云乡，吟赏风来拂袂凉，眼界宽闲铺雅景，地形雄秀枕高岗。露浓花锦堆红艳，烟敛山屏滴翠光，绿桧垂杨相掩映，路人遥指是仙庄。

骠骑卫上将军前显德军节度使兼神州管内观察使上护军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致仕李术鲁孝忠立石

（《山左》卷二十）

①超案："元"应作"玄"，录文者避清讳改。下文"邱"应作"丘"。

重修太清观记

奉天王奂撰

地胜而后境胜，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时，以洽水之阳，北负梁山，东肘黄河，独无名官杰观乎？连年会道者马志玄于燕，于蓟门，不远数千里，请记太清之颠末。扣其所以然，则曰："创之者先师乔炼师也，讳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阳人。天资恬淡，纯厚而耽林泉之乐。初岁入关中，得法于丹阳宗师，既而丐隐县市，为刘户部好谦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虚游故城之东北隅赵氏园，面太华而叹曰：修真之地，孰逾于此欤！赵闻而施其地，乃与清虚结茅以居，盖大定十七年也。后因庵而观，土木工技，竞以时集，殿宇像设之严，指顾告成。至于宾客栖止，庖藏廐圃之所，莫不毕具。天兴之乱，扫然矣。曰复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炼阳子张志洞也。始于丙申，讫于辛丑，甫五六载而丹雘斑斑然，钟磬锵锵然，簪裾济济然，向之瓦砾荆棘之场，一还旧观矣，实县宰白侯玉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概如是。余亦窃有感焉，呜呼！人心何尝不善，而所以为善者，顾时之何如耳。方功利驰逐之秋，而矰缴已施，陷阱步设，则高举遐飞之士不得不隐于尘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则古之所谓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兴耶？或者例以迹而疑其心，是殆见其善者机也。使有志于世者，诚能审涵养勤恪之为常，达推移扩充之为变，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属，重道尊师，化其邻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实践，朝夕以无间，举动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实，则一身之计，可以移之于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于一国，一国之政，可以充之于天下矣！虽坐进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寿，物之蕃昌，犹指诸掌。然则敢问其要，自正心诚意始。壬子① 正月戊戌日记。

（《甘水录》卷十）

①垣案：明昌三年，西一一九二。

渊静观记

河东高鸣撰

恒山为中国巨镇，稽之书，实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后代相承，寘祠于大茂峰之绝顶以备封祀，世因谓之神尖。距神尖而东不两舍，抵石门，有谷曰带耳。厥土衍沃，崇冈限其阴，涧水络之，淙淙然东南流，可以湘溉灌溉。环望千金、铁冠诸岭，岩岫历历如在掌上，四时变化，云烟草树，浓淡覆露，殊惬人思致，殆亦天壤间一嘉处也。全真重显子筑观于其中，额曰渊静，于是乎一山之胜概，尽为渊静几阁之供矣。初，重显子自武川来，将遍游南

方，设教度人。唐司仓张玮辈，倾心事之，既日闻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显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饭足矣，何苦以胶胶淡物为哉。所慊者，圣真无象设之宇，门弟子无以揭香火之处。”大众杂然曰，谨受教。岁己丑，玮割世业膏腴田三十亩始基之，输币入粟者道路不绝，乃庀工董役，火西流而载旬三浃而成，其用简，其功速，若有神阴相之者。俨大殿于端，掖西以堂，又掖东以庖，危墉屹乎四周，不华不质，不卑不侈，曲中移轨，凡若干楹。虽城邑名构穷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带，而气象有出乎其表者矣。盖重显子生有淑性，儿时已不茹荤血。大定间，同郡灵真子为引度，即许以法器。灵真子实丹阳马公之高弟，惟传授有源，又尝尸居环堵，久于炼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谒长春宗师，又知修行之要，独善其身，不若广建道场，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缘契有在，必尽心焉。区以计之，如渊静者百有奇。至谓幽深高洁，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与渊静齿。懿哉，若重显子，可谓笃道自信，不负玄门者矣！后二十年，门人等合谋曰：“物理有废兴，世代有迁革，惟金石可以传不朽。夫吾师之功载卓卓如此，不自以为功，其任责在后人尔。今师已矣，为后人者不务光扬褒大，不幸当不能逃数之时，视遗迹泯焉无据，则负负其何言。盍请工文辞者以卒事。”既数踵门，余甚怜其勤厚意，遂为著其始末云。重显子其自号也，姓陈，讳志益，单州琴台人。尝住持葛公山清虚宫，壬辰春顺化，享齿八十有一，赠洞虚真人。自余高风异行，暨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虚之碑在，兹略而不书。癸丑[1]二月二十有二日记。

（《甘水录》卷十）

①垣案：明昌四年，西一一九三。

玉虚观牒

碑高一尺九寸，广二尺六寸，十四行，行十字。正书。

尚书礼部

宁海州牟平县昆嵛山圣水庵王处一状告：为本庵自来别无观名，已纳讫合着钱数，乞立观名。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

牒：奉敕：可赐玉虚观。牒至准敕，故牒。

承安二年十二月日令史杨谦、主事陈□

奉政大夫国子监丞权员外郎黄掴

奉政大夫礼部员外郎蒙古

承直郎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权郎中朱（押）

郎中

侍郎

通议大夫守礼部尚书张

特授体玄大师赐紫玉阳子王处一赐紫道士知观杨道玄立石　匠人朱俊刊

（静拓）

如梦令

碑高五尺一寸，广二尺六寸，七行，行八字，行书。

大道长生门户，几个惺惺觉悟。铅汞紧收藏，方始澄神绝虑。心慕、心慕，便趋蓬莱仙路。重阳子书。

承安五年岁次庚申重阳日，终南山祖庭灵虚观主吕道安、毕知常立石。

（柳拓）

延安路赵先生本行记

朝列大夫守延安治中赐紫金鱼袋张子献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达生死去来，不有凝滞而然也。昔御寇乘风而行，泠然善也，南华以为犹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今延安赵先生所谓无待之人也。先生名抱渊，道号还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鸡川人。家世业农，屡积阴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尝遇有道之士谓之曰："汝夙有善缘，我今传汝秘诀，勉自修习，终当有成。"遂结庵以居。事母至孝，乡党共称之。后因戴柏高师父引诣刘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隐居阳山，一纪不出。先生素不读书，忽一日，梦真君召赐金一席，辞而弗受，复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开通，闻所不闻，知所不知，诗词歌咏，若涌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庄列，二人点我长生诀"，又云"寻个知音寻不得，野人独步下秦川"，遂来终南参重阳祖师，玄机密旨，大蒙启证。后历名山胜境，落魄不羁，寓意于诗酒之间，自称太上弟子。至晚年还乡，于迎祥观住坐。泰和五年，甘泉县道友敦请先生住庵，乃作无梦令词答之，其末句云："相别相别，来岁春分时节"，时人莫晓其意。俄尔，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阙，先生固辞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难行焉。"使者坚索登程，先生与道友党珍及门弟子言，我且当回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睹电光满室，声震如雷，众皆惊骇，奔往视之，则先生俨然而逝矣。留颂云："松梢皓鹤向风冷，只有翻云归去心，万里青天一片雪，尽教华表柱头寻。"是夜正属春分之际，诚有验于词中之语，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为混成篇传于世。噫！昔先生阳山养浩，一纪不出，岂非御六气之辩者哉。舍纶召之荣，而蜕壳飞升，又岂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无待之人，独往独来而得自在者。予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达生死去来不有凝滞而然也"，庸不信夫？先生示灭之后，来使绘真容以复上命，时先生已预赴阙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惊叹，复遣使马进章赍持赙物，与合郡官僚卜于迎祥观西，凿石为洞，高棺厚葬，建祠树碑，用彰仙迹，使有四时香火之奉焉。来使索予作记，以传不朽，仆自顾不才，安敢当此。然忝窃朝廷之禄，敢违来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风，

恨不得再见，于是乎奋笔以书其实事云。

（《甘水录》卷八）

长春子书谷山诗刻

碑高七尺八寸，广三尺五寸。六行，正书。在泰安县。

道士谷山春日登览

淡荡春风暖，暄和晓日迟，褰裳登诘屈，绝顶玩幽奇。北海洪涛阔，南山大泽危，东峰青鸟下，西岭白云垂。眼界空濛极，烟光缥缈随，精神何洒落，道德自扶持。仿佛丹霄外，参差碧汉涯，那须采芝术，直赴上仙期。泰和丁卯中秋后刊。长春子书。

（《山左》卷二十）

真清观牒①

碑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九寸。两截书，上截牒，大小字共十二行，行字不等。下截田契，三十五行，行二十一字。正书。

尚书礼部（院额日八）

据登州栖霞县第一都太虚观丘处机状告，同怀州修武县刘志敏状告：伏为怀州修武县七贤乡马坊村有道庵一所，自来别无名额，于东平府纳米请买到日字号空名观额一道，乞书填为真清观者。

牒：奉敕，可特赐真清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安元年五月　日令使王贞、主事翟昌言

奉直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诰礼部员外郎赵

朝请大夫礼部员外郎纳兰

中宪大夫礼部郎中兼国子监丞王

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诰兼礼部侍郎同修国史提点兼□□□张

皇弟开府仪同三司判礼部尚书韩王（上截）

本观置买地土文契：

出卖地业人修武县七贤乡马坊村故税户马愈男马用，同弟马和同立契，将本户下□到地二段，共计贰亩三厘，立契卖与全真门弟子王太和、王崇德为永业，修盖全真道庵。准得价钱壹拾陆贯文，各七□九佰。并据即目见定交割，谨具开坐如后：

一、出卖村南竹园地一段，南北畛，东长贰拾捌步伍分，西长贰拾陆步伍分，南阔壹拾陆步，北阔壹拾步。并次东一段，东长贰拾陆步，西长贰拾捌步半，南阔壹拾步，北无步，东至大河，西自至，南自至，北自至。并据钱业主对目商议定，所有地内差税物力实钱，照依通检去马愈户下贮脚　供输，所据地内竹竿树木，不系卖数。

天雨水透流，车牛出入，一依仍旧通行。

右件前项出卖地土卖与全真门弟子等为永业，并不是衷私卑幼丞交，亦不是债负准折，并无诸般违碍交加。立契日一色见钱交领，并是别无悬欠。恐人无信，故立文契为据。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日自立契出卖地人马用押

同立契人马和　押

引领人部下王守妙　押

写契人本村王鉴　押

税讫价钱壹拾陆贯文　　　廿三日书

（艺拓、柳拓）

①《金石萃编》卷一五八，按此牒为大安元年所赐，与前大定二三四等年敕者微有不同。前牒或由本路转运司，或由户部差委发卖所，此牒则但由尚书礼部据某县某人状告而已。前牒皆书钱数，此牒则云东平府纳米，亦不言米数。前牒无字号，此牒则有日字号。余式并与前同。

洞真观碑

洞真之观，起自杨公。杨公之来，本□□□淄川人氏，素耽山水。年逾不惑，遂别乡□□邱壑，抵莱芜近山□观其山明水秀是□□焉之计，故乃结庵修道，养志凝神。洎泰和中，年逾耳顺，喟然长叹曰：身没之后，庵□谁主耳。惜乎学道之因，谬为愚俗所践也。□乃拂衣长往，东居栖霞，启于长春子丘君曰："身将老迈，本庵无主，愿舍先生。"丘君曰："他州别路，我庵尚弃，安用尔为？"杨公恳祷再三，丘君曰："若肯坚志，立契交钱可受。"遂依所主。昨于戊辰年益都府君卖名额，丘君遂令同道王玖前来买山□并白鹤□为洞真观，庶几一方千载，永为作福之地耳。大安二年十月望日。（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四十）

玉虚观记①

碑高一丈七尺，广三尺九寸，廿五行，行七十四字，正书。

圣水岩玉虚观记

特进山东淮南行省李忠道助缘（此在标题下方）

东牟之昆嵛，昔麻姑洞天也。诸山绵亘相属，秀异峭拔，为东方冠。山之足隔于海者三，相距皆不满百里，蓬莱、瀛洲、方丈，朝夕相望于曦霭间，盖天地英灵自然之气，独钟于此，故世多神仙异人焉。直南秀色可餐，林壑尤美者，圣水岩也。水不见发源，但嵌崁之下裂石而出，激激如线，味甘冷且清，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蛙黾之属，未尝产焉，此亦异也。初神师玉阳公，大定丁未，世宗遣使乘传迎致辇下，召于内殿，延问修真之道，就御果园建道

院，给三品俸，敕充生辰醮高功主，赐冠简紫衣，悉表而辞之。未几恳求还山，诏不违其志，仍赐钱二十万，为道路费。师之乡里道俗闻其来也，千百相率，前十余舍遮道欢迎，不令他适，遂结茅于兹岩。己酉冬，世宗不豫，复遣使迎师，师曰："来之晚矣，顾不及得见圣颜。"使者愕然。至涿郡，哀诏果下，自尔东归，更不复出。逮承安丁巳，章宗遣近侍征以安车，宣见于内阁，赐坐，问养身之道，师以无为清净，少私寡欲为对，复问教法规仪治国之道，师以雅对。妙沃帝心，嘉叹诚实者久之，曰真修行人也。留连抵暮方出。翌日，特旨赐紫衣，号体玄大师，盖不问师承，非常之渥也，道俗荣之。拜命间，俄一内侍传旨谓使者曰：先生处山林，无积贮，从来礼仪物，我为代出，改城东崇福院为永寿观，令师处之。阅月，特旨住持修真观，仍赐绫罗绢各二十匹、绵千两，月给斋厨钱二百缗。戊午秋，辞以亲老之归山，帝许之，仍给装钱不赀。比师之东还，门人于道润相与谋于众曰："师今虽处京师，固非本心，恐不肯留，复欲追寂于空山。我辈居此，莫若以庵易观，庸迟其来。"遂入赀于礼部，赐玉虚观焉。及是师到，藩让之曰："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挟宇宙，官天地而府万物，尚何以居处累耶？况乎易庵为观，不几于昔以我为牛，而今以我为马也。且我之素风，乞子耳，两朝恩赐名观，退托尚不欲受，直以山林云霞而为乐地，若之何为甚无谓也。"众以邦有常禁，不可聚众为辞而退。其业已然，固无可奈。继而善众门人，远近坌集，有山者献木，有田者献谷，富者施财，巧者出技，人皆自劝，又非智辩牢笼曲诱之也。岩之下盘折隈隩，旧无隙地，剪荆芟草，夷峻堙谷，仅得数亩。其运石甓辇木之工，十倍其他。阅数载，屋宇成焉，凡所以尊奉经像，颐养高真，安方来，馆宾客，无不审处其当。或架木度飞泉以充日用，或辟地艺嘉蔬以修净供，前导之以青龙之门，旁泻之以白虎之涧，接云之台，招福之岭，列诸东南，金凤之山，正阳之峰，峙于西北，回缭者天元之岗，开阖者东阳之洞，松桧竹柏，雨露一新，山川岩壑，晦明愈丽。然耳风为声，而声之无声，目空成色，而色之无色，使游礼之人，瞻像以生敬，学道之士，因寂以悟玄。岩侧旧有大石，飞出数丈，俯瞰其下，登览者颇以巍巍为惧。一日，师谓众曰，盍为去之。锤錾竞举，数日才及毫末，师笑曰："若等何能办此？"遂登其巅，运锤三击，轰然有声如雷霆，响震岩谷，其石已堕，紫气盘郁，移晷方散。构殿之日，执役者毋虑数百人，食毕坐庑下，师以巨瓢酌酒，遍觞其众，四周众皆醉，而酒仍半。师虑惑众，遽覆于地。师之神异如此。其逆知未来，召致风雨，愈疾起死，皆精诚自然而致，不能殚悉，自别有传。按仙经云；玉虚者乃三气中一气也。玉者不染不杂，璞散自然，虚者精光明明而无形质，譬若日月，及大精明，然而无有形质，故为虚。今师之处道也，惟寂惟默，无形无象，契自然之妙，敛之于己，则虚室生白，施之于人，则虚舟不怒，浩浩荡荡，不可得而拟议，直与此名相并，虽变化无常，固不能终始也。适因师之门人解道枢、朱景逸相拉来此，得览胜概，望履舄于幕下，因请记之。辞以不敏而莫能，姑摭其实，纪以芜言、如有作者，请砻此石以待。师姓王，讳处一，道号玉阳子，少遇东华帝君，授以道要，重阳真人即其师也。丹阳、长真、长生、长春、太古，皆同业伯仲也。门人居天下者三之二。且山谷跋欧阳文忠公庐山高诗，暨庐山之美尽备于中，当时士大夫读之，慨然欲脱尘驾少揖清旷而无由，今而来此，岂非有□□□者也。

贞祐二年五月望日朝散大夫前中都左警巡使赐紫金鱼袋国傅记

文山进士王良臣书丹

州学进士范景纯篆额

清虚大师副知观门事赐紫韩道温　冲和大师知观门事赐紫刘道渊　葆真大师宁海州管内威仪赐紫门弟子王道元　立石

莱州省匠作头郝贵同匠人侯政刊

（柳拓）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八：右玉虚观记在宁海州。考东牟，汉东莱郡地，高后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东牟之称始此。昆嵛山即姑余山，相传有麻姑仙迹。唐太宗征高丽，尝显灵异，运饟助军，山在宁海州东南四十里。《齐乘》云：峒宾海岸名山，秀拔为群山之冠。仙经云：麻姑于此修道，余址犹存，因名姑余，后乃讹为昆嵛也。王重阳修真亦即在其地。圣水岩在州东南一百廿里，王玉阳修真于昆嵛山之烟霞洞，尝临危崖，翘足驻立，人目为跌脚仙。姑余山有唐仙姑者，修炼道成，玉阳师事之，姑曰："我非汝师也。"已而重阳子至，姑即羽化。承安中召对，问何以能前知，对曰："镜明自能鉴物，在己之灵明耳。"此碑所未及载者也。玉阳卒于兴定末年，贞祐二年为宋嘉定七年。

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

女几野人辛愿撰

兴定纪号之三祀，岁在己卯之孟夏四月，陕州灵虚观道士辛姓而希声其名者，因宁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图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终，以来谒文于予曰："希声世籍河东，为平阳人，自幼出家去乡里远游，参九鼎铁查山云光洞体玄大师玉阳真人为道士，颇窥至道之要。大师讳处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于祖师重阳真人，为全真高弟，与丘、刘、谭、马、孙、郝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东海三朝，仍皆蒙礼遇，锡号赐服，为吾门光华。年七十六，厌世蜕形于东牟，盖三年于此矣。平生唱道偈颂，文字颇多，已尽播四方好事之口，独所著五言长韵金丹诗诀一章，希声私藏甚久，人无知者。今希声年且老，托迹于陕，乃与二三同志，创兹一居，奉为十方同门往来游憩膳宿之所。载惟先师玄妙之文，不可终秘不传，谨已刻石，与天下后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于文辞者记其本末，则一切暧昧犹不传也。窃闻吾子好为古文，多从方外游，敢敬以请。"予嘉其诚笃不可辞，且必不得免，乃不辞而为之。

谨按道家源于黄帝、老聃，至列御寇、庄周氏，廓而大之，乃与孔子之道并立，为教于天下而不废。盖其一死生，齐物我，会群有于至虚，而取其独为最妙者，而其粃糠之余，犹降而为天地神明内圣外王之业。自司马子长、刘向、葛洪之徒，号称宏博，皆论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为聃之书灭绝仁义礼乐，不可以训，驯至晋梁君子，清谈乱国，因以异端非圣诋之，过矣！窃尝论之，今所谓全真氏，虽为近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聃之蕴，然则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澹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异于畔岸以为高，黠滑以为通，诡诞以为了，惊聋眩瞽，滥取声利，抗颜自得，而不知愧耻者远甚。间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无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则希声图创建立以待学者，其意盖亦出于如此，故予有取于是，而乐为称道，庶将来闻其风，遵其途，以游黄帝、老聃之阃阈者，知夫圣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滞乎一曲而已。其观之基址，以亩计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圣堂、厨所、

云窦皆备具于三室，而广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时兵饥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兴是役者武道坚，希声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费钱置额赞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为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选为令于杞。于君名道显、淡守中，皆与希声同为门人云。

（《甘水录》卷九）

重阳宫圣旨碑

碑高六尺四寸，广三尺，分四截，正书。

成吉思皇帝赐神仙手诏：

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弟兄，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之天祐，获承至尊。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已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已安天下也，朕践祚已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恰闻，探赜穷理，道充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声隐形。阐祖师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弦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游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壹，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小愿哉。故咨诏示，惟宜知悉。

五月初一日

（第一截右方）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

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彰，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十四日（御宝）

（第一截左方）

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

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税赋，都教休着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按。主者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付照用者。右付神仙门下收执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准此。

癸未羊儿年三月　日（御宝）

（第二截右方）

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噉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着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只你识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二截中）

皇帝圣旨：你已先成吉思皇帝圣旨里，道人每内中不吃酒肉无妻男底人告天者，不是那般底人，吃酒、吃肉、有妻男呵，仙孔八合识你不拣择出来那什么，你底言语不信底人你识者。梁米你每年依例送得来者。准此。

乙未年七月初一日（御宝）

（第二截中）

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合剌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准此。

乙未年七月初九日　（御宝）

（第二截左方）

天地气力阔端太子令旨，道与京兆府路□哥黑马达鲁花赤管民官田拔都鲁，並管军大小官员等：据重阳万寿宫提点通玄广德洞真于真人、玄都至道宋真人、玄门弘教白云綦真人、无欲观妙李真人等所管京兆府路宫观先生等事，已前有奉到成吉思皇帝圣旨：大小差役、铺马祗应教休着者，告天祈福祝寿万安者这般圣旨有来。仰照依已前元奉圣旨，而今这先生根底大小差役、铺马祗应休当者，所属宫观地土、水磨，别人休得争夺，及宫观内往来使臣、军人、诸色人等不得安下，无令拆毁搔扰。仍自今后仰率领道众，更为虔诚告天祈福祝寿万安者。你每为这般道呵，除正出家人外，无得隐藏闲杂人等。准此。

乙巳年十月二十二日　（宝）

（第三截右方）

天地底气力里大福荫里弥里杲带太子令旨，道与宝童忙兀歹、黑马、和尚並京兆府答剌火赤管民官大小官员等，据重阳万寿宫真人提点大师每差大师董志条、杜志玄、寄哥奔告，本宫起建玉皇阁、楼观、太平等处宫观，念经告天祈福祝寿事。准告，令旨到日，仰钦依已降圣旨、令旨处分事意，率领道众诵经与俺告天祝延圣寿无疆者。但是过往使臣、军人，並不以是何诸色人等，不得乱行搔扰，强行取要物件。你每为与了这金宝文字，却隐匿偷贼说谎歹人啊，不歹那甚么。今后若有搔扰底人呵，这里说来者。准此。

庚戌年十一月十九日（宝）

（第三截左方）

大蒙古国累朝崇道之碑并序

恭惟国家受大命，一海内，虽以武功平暴乱，而尊德向道皆出于至诚。畴天启其心，将使以清净无为之教，仁黔首而阶太平，延社稷无疆之福。呜呼休哉。自圣祖龙飞，驻六军于西域，遣使万里，远聘丘公。虚己温颜以访至道，一时对扬之际，玄言妙理，仰合神机。所以眷顾绸缪，终始不替。逮乎重明继照，追配前休，化及宫闱，亦克敬奉。由是湛恩渥泽，涵浸玄门矣。维重阳万寿宫，实祖师修证之地，故朝庭注意为尤重。累年以来，所受诏旨，烂然盈箧。真人于志道、綦志远、李志远、曹志阳，皆以耆年宿望，为一代宗师。佩服德音，惧有失坠，今乃命工刻石以传永久，亦庶几使后世有以知大朝崇道之意云。己酉三月初七日，草茅贱臣李庭拜手稽首谨序。

古燕道士臣石志坚书并篆额

本宫道士臣朱志完

本宫道士臣张志远同刊

大朝岁次辛亥七月初九日，终南十方大重阳万寿宫立石

（第四截）

（柳拓）

玉清宫摹刻圣旨碑[①]

碑高一尺七寸，广二尺七寸，十九行，行十四字，正书。

皇帝圣旨：

成吉思皇帝圣旨节文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与我祝寿底人每。所据大小差发税赋都休教着者。据丘神仙应系出家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按。主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三月（御宝）日

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合剌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准此。

乙未年七月初九日（御宝）

后有回回字一行

高灉檍都真源王可道书丹

（艺拓）

①超案：此碑内两旨分别为上碑第三旨之节文及第六旨。

有唐纯阳吕真人祠堂记

前进士虞田袁从义撰

翰林应奉简知制诰征事郎监察御史段辅书

从事郎国子监丞陈观篆额

雷首之阳，大河之北，山川蕴秀，土膏林郁，粹精之气，钟铸于人，必生高仙大贤。古来圣迹布列条阳者居多。永乐镇东北隅，行百步许曰招贤里，通道之北，即有唐得道吕君之故居也。乡人慕其德，因旧址而庙貌之，岁时享祀甚谨严。真人自成道以来，有重名于天下，凡谭及神仙者，必曰钟、吕也。惜乎唐书偶遗吕传，所纪异事，独见于图经野史而已。偏阅仙籍，得吕真人诗数百篇，辞意高妙，气象豪放，非烟火食人所能拟议也。又考其得道之由，粗得大概。真人讳嵓，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世为河中永乐人。礼部侍郎渭即其祖也。当敬宗宝历元年，举进士甲科中选。未及调官，时季春出游浐水上，遇汉隐士钟离公。公见其风骨不凡，诱以仙道。真人倾心恳祷，乃口授内丹秘旨及天遁剑法。于是谢绝尘累，遂结茅于庐山，与巨鹿魏子明、楚人梁伯真为方外友，同进隐学，俱登仙位。常有诗曰：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麁，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此言剑术有征也。昔谒金母于龟台，回憩平凉度王生事，今有石刻存焉。游华岳会饮陈希夷事见仙经。其出处神异甚众，姑载其一二焉。仆自幼龄卜筑王官，去真人乡曲不及百里，虽加景仰，然未伸香火之供，恒以为慊。顷岁暮秋，会条阴兵乱，因避地芮之西郊，始获展敬祠下。永乐道契袁公益且以祠堂记见祝。仆虽无文，不敢固让，谨述其始末云。

兴定六年二月清明后二日记

全真之学，倡于祖师重阳，而七真绍焉。其教大弘，风靡海宇。原其所自，实纯阳启之，故列乎正派为三祖。其开化之功深，及物之德厚，尸而祝之，理固然也。祠之设，肇于唐。金之末年，隐士袁用之始为作记，里人杨士荣辈建石于正大间。未几为劫火所裂，然文意仅可寻。圣朝尊道贵德，比比化荆棘为道林。岁在壬子，冲和大师潘德冲奉清和宗师命提点河东，于是辟垣墉，新宫宇，四方之荐力施贿者云会，五期而绩成。复命工刊于石，高才二尺许。盖草创之际，崇美未暇及也。既而冲和谢世，厥后积以岁年，宫事大备。议者谓是记宫之源委存焉，苟无大书深刻，非所以传永久。将易之，不果。延祐庚申冬，宫宰郭志进等以勤恪自力，克果重建，既丰且侈，方诸昔日，可谓尽善者矣。呜呼！祖师仙去数百年间，其高标殊望，昭辉今古，将与日月参光。元精纯气，贯充六合，将与造物者相为终始，奚必假是以光扬之。虽然，抑有以也。天下慕祖师之风，袭祖之道，何可胜计，苟未能蝉蜕泥滓，高蹈物表，神融气会于无何有之乡，若乃假象以希真，循迹以探妙，或粲有得于渐进者也。况且光先启后，继志述事者之当然，不得不然。门下古齐井道泉百拜敬书。

时泰定元年岁次甲子三月丁亥十四日庚子大纯阳万寿宫提点段道祥　萧道遇　蔡道荣　翟道祥　赵道充　畅道怡　提举杜道忠　梁道从　左道安　提领姬道净　杨道志　张道聪　知宫姚道春　刘道清等立石

（《永乐宫碑录》）

①超案：《永乐宫碑录》尚收入此记之另一拓本，为壬子年所立。结尾及跋如下："大金正大五年二月初六日里人杨士荣、张馘、郝英、杨仁、段复荣立石。此祠堂记乃藏云先生袁用之所撰，里人进士段元亨书丹，桑泉马柔刊字。金之末年为劫火所裂，幸而文意且完，恐其岁久湮没，于是复锓于石，以示来者，庶传无穷。大朝岁在壬子孟夏十四日十方大纯阳万寿宫提点冲和大师潘德冲等重立。"是此碑作于金兴定六年（一二二二），初刻于正大五年（一二二八），再刻于元壬子年（一二五二），至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三刻矣。

海蟾公入道歌

碑高五尺，广二尺七寸，九行，行十六字，正书。

余缘太岁生燕地，忆昔三光分秀气。丱角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纡朱怀紫金章贵，各各绮罗轻挂体。如今位极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三更，儿女夫人并侍婢，被余佯醉拨杯盘，击碎珊瑚真玉器。儿女嫌，夫人恶，忘了从前衣饮乐。来朝朝退怒犹存，些儿小过无推托。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救度，退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长春子书。

（艺拓、柳拓）

蒲察大使索海市诗

碑高四尺七寸，广三尺，作三层书。每层各九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草书。

应天以实不以文，人间世事徒纷纷。一自元丰感灵应，百年异代殊无闻。山东安抚心好道，一过蓬莱向□草，深期恍惚通仙灵，不见嘉祥□怀抱。是时巨海风涛息，万里涵空橡天碧，天边和气生紫烟，海上群山削青壁。层城异木当头现，甲马神兵随后变，云罐烟盖出山□，宝阁琼楼浮水面。参差有若蓬莱宫，□移三山出海东，鹤驾飘飘近西岸，来向清时振道风。　　丘立。

（《未刻稿》上册）

①《嵩阳石刻记》：诗末署"丘立"二字，无名。立字钤"玄门演道宗师之印"，相传为丘祖。碑分三层刻，无年月，在崇福宫寇天师传碑阴。按《嵩岳志》云：金丘长春世为嵩阳显族，大定初遇重阳真君于海上，传其道。至元己卯，太宗以蒲轮起于昊天观，至见上于漠北大雪山之阳，似即真人也。此诗及字皆潇洒可观。

长春子梨花诗词石刻

碑高三尺六寸五分，广一尺九寸，正书。在掖县。

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①堆雪。静夜沈沈，浮光蔼蔼，冷浸溶溶月。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万化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材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长春真人赞武官梨花词　无俗念

（右词一阕在碑阳，凡八行，行十四字。）

白帝离金阙，苍龙下玉京，地神开要妙，天质赋清英。色贯银蟾媚，香浮宝殿清，参差千万树，皎洁二三更。艳杏无光彩，妖桃陪下情，梅花先自匿，柳絮敢相轻。最好和风暖，尤佳丽日晴，游人期放旷，羽客贺升平。未许尘埃染，常资雨露荣，郭西传旧迹，山北耀新声。烂漫莺穿喜，扶疏鹊踏惊，珠宫当户牖，芝室近檐楹。绰约姑山秀，依俙华岳精，会看年谷熟，普济法桥成。长春真人作武官梨花诗

（右诗一首在碑阴，凡九行，行十七字。）

（《山左》卷二一）

①超案："葩"原作"芭"，据《全金元词》改。

太清宫圣旨碑①

石嵌崂山太清宫三官殿壁间。

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嗾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只你识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西域化胡归顺回至燕京，皇帝感劳，即赐金虎符牌曰："真人到处，如朕亲临"。丘神仙至汉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掌管天下道门事务，以听神仙处置，他人勿得干预。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卫护。

天乐道人李道谦书。

（实地抄录）

①超案：此碑之前半与重阳宫圣旨碑第四旨同。

全真教祖碑①②

碑高一丈一尺，广五尺，三十六行，行八十四字。正书。在盩厔。

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

前金皇叔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密国公金源璹撰

葆真玄靖大师前诸路道教提举李道谦书篆

皇图启运，必生异人。大定隆兴，道圆贤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释教得佛之心者，达磨也，其教名之曰禅；儒教传孔子之家学者，子思也，其书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传，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无为真常之道者，重阳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应现于咸阳大魏村，仙母孕二

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气，余土气而成真人也。先生美须髯，大目，身长六尺余寸，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惠之者半，其济物之心略可见矣。弱冠，修进士举业，籍京兆府学，又善武略。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还被道气充余，善根积著，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会废齐摄事，秦民未附，岁又饥馑，时有群寇劫先生家财一空。其大父诉之统府，大索于邻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币，颇复得焉，又获贼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纵舍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咸阳醴泉二邑，赖先生得安。是后，于终南刘蒋村创别业居之，置家事不问，半醉高吟，曰"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于是乡里见先生，曰害风来也，先生即应之，盖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于甘河镇醉中啖肉，有两衣毡者继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质一同，先生惊异，从至僻处，虔诚作礼，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诀。其后愈狂，咏诗曰："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明年再遇于醴泉，邀饮肆中酒家，问之乡贯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则不知也。"其异欤，留歌颂五，命先生读，余火之，文载全真集中。自此弃妻子，携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与养大"，弗议婚礼，留之而去。又为诗，故以猥贱语詈辱其子孙。其末后句云："相逢地肺成欢乐，撞入南京便得真。"后别号重阳子，于南时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后迁居刘蒋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发，皆尘外语，乡人唯以害风谑而未始询其意。遇游则挈一壶，行歌且饮，有乞饮者亦不拒。或以壶取水与人，但觉其酿香冽异常。后复遇至人，饮以神水，因止酒，唯饮水焉。人闻先生口鼻间醺酣之气，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惊救，见先生狂舞于火边，其歌语，传中俱载。又云三年之后，别有人来修此庵。口占诗有"修庵人未比我风流"之句。凌晨东迈过关，携铁罐一枚，随路乞化而言曰，我东方有缘尔。七月至山东宁海州，郡豪有马从义者，先梦南园仙鹤飞翥，未几先生至。马公信犹未笃，先生于鹤起处筑全真庵，锁门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绝水火。庵至马宅几百步，复隔重衢，马公寝于宅中楼上，门户扃闭，先生遇夜亲对谈论，不知从何而来。人欲写其神，左目右转，右目左传，或见老少肥瘠黄朱青白，形色无定，人不能状之。马梦母曰：有客吕马通者，未尝语人，次日先生训马公名曰通。马复梦有梓匠周生者传道与马，即辞乃尊，有关中之行。被席出家，见一道士人族人马户曹邸，马亦随入，见先生与道士对坐，有马九官人者，求术于二老，先生目公曰："教马哥代我。"于是马公诵歌一首，约二百余字，梦觉唯记歌尾三两句，云："烧得白，炼得黄，便是长生不死方。"翌日，先生训马公法名曰钰，号丹阳子。又梦随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公曰山侗。至于出神入梦，感化非一。有谭玉者，患大风疾垂死，乞为弟子，先生以涤面余水赐之，盥竟，眉发俨然如旧，顿觉道气萧洒，训名处端，号长真子。又有登州栖霞县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尝读书，来礼先生，使掌文翰，自后日记千余字，亦善吟咏，训名处机，号长春子者是也。后愿礼师者云集，先生诮骂捶楚以磨炼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马、谭、丘而已。八年三月凿洞昆嵛山，于岭上采石为用，不意有巨石飞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间樵苏者欢呼作礼，远近服其神变。又或餐瓦石，或现二首坐庵中，人见游于肆，或留之饭，预言来馈者何，神通应物，不可概举。至八月间迁居文登姜氏庵，在张氏家食，童子辈见目前琉璃玛瑙珍珠众宝，竞来乞取，余人则不能见。于文登建三教七宝会。九年己丑四月，宁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榜曰金

莲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昼，人以为火灾，近之见先生行光明中。宁海水至咸卤，先生咒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洁。于是就庵建三教金莲会，至福山县又立三教三光会。至登州游蓬莱阁下观海，忽发飓风，人见先生随风吹入海中，惊讶间，有顷复跃出，唯遗失簪冠而已，移时却见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夸先生无漏者，即于州衙前登溷。凡为变异人不可测者，皆此类也。在登州建三教玉华会，至莱州起三教平等会，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盖子思、达磨之徒欤，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莱人从之者众，独纳刘处玄者，号长生子，有"钓罢将归又见鳌"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谓丘刘谭马也。又于宁海途中，先生掷油伞于空，伞乘风而起，至查山王处一庵，其伞始坠，至掷处已二百余里也。其伞柄内有伞阳子号。王自砦龀间尝遇玄庭宫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阳子是也。与宁海州署相对，有卜隐郝生鬻肆，先生倒坐于其间，郝曰："请先生回头。"先生曰："尔不回头！"拂袖而去，郝亦随悟，乃广宁郝大通也。马公之妻孙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孙仙姑者。四哲之亚，先生门人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众曰："时将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诗词，自旦至夜，留诗曰："登途上路不由吾，云雾相招本性苏，万里清风常作伴，一轮明月每为徒。山青水绿程程送，酒白梁黄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开红烛照冰壶。"笔尚未投，从外有史公者来送酒，一座大惊。先生劝人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明日，率马公等四人径入大梁，于磁王家旅邸中宿止。时遇岁除，与众别曰："我将归矣！"众乞留颂，先生曰："我于长安栾村吕道人庵壁上书矣。"枕左肱而逝，众皆号恸，先生复起曰：何哭乎！于是呼马公附耳密语，使向关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颂曰："地肺重阳子，呼名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后任西东。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人同。"颂毕，俨然而终。是后马公传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访其门人，应命者丘与王也。命丘主万春节醮事，职高功。五月见于寿安宫长松岛，讲论至道，圣情大悦，命居于官庵，又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官庵正位。丘累进诗曲，其辞备载磻溪集中。八月恳辞还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诏王处一至阙下，特赐号体玄大师，及赐修真观一所。十月召刘处玄至，命待诏天长观。自重阳、丹阳、长春暨诸师皆有文集传于世。呜呼，先生起西州，化行山东，道满于天下，名闻天子，开发后人，使尽逍遥之游，岂不伟欤！后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孙汴京嘉祥观提点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宫提点洞真子于善庆二大士，真实道行，弘扬祖道者也，殷勤求文于玉阳子友人樗轩居士，居士援笔而为之铭曰：

咸阳之属，曰大魏村，山川温丽，实生异人。幼之发秀，长而不群，工乎谈笑，妙于斯文，又善骑射，健勇绝伦。以文非时，复意于武，戡定祸乱，志欲斯举，文武二进，天不我与。盖公宿缘，道气为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顷刻授之，口诀秘语。人呼害风，先生承当，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维摩非病，接舆不狂，肆口而发，皆成文章。烧却庵舍，拂袖关中，乞化而往，全真道东，宁海因缘，莱阳通融，亟显神异，东人毕从。陶汰真实，杜绝虚假，锻炼百端，捶楚怒骂，余鄙解散，四子传化，四子为谁，丘刘谭马。德其亚者，王郝与孙，共成七贤，赞我真人，玉阳长春，大启其门，遭遇圣朝，为王之宾。先生高蹈，望若星云，瀛海渺然，仙迹宛存，此道大行，逍遥乎真。

至元乙亥岁中元日，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道宽

重阳万寿宫提点悟真了一褒明真人申志信

衍真复朴纯素真人张志悦立石、长安虚静大(下阙)

功德主昭勇大将军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兼诸军奥鲁营缮司大使赵炳

营缮司副使王海

京兆等路采石提举谢泽

副提举段德续

（艺拓）

①《金石萃编》卷一五八：按道家全真教，至元始有此名，以王重阳为之祖，此碑盖述重阳之道行也。撰者题云"前金皇叔密国公金源璹"，碑刻于元世祖时，故称璹为前金。金源者，建国之号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因取以建国，而璹乃用以著其籍也。璹，史有传，附越王传后。碑文撰于哀宗之世，璹父越王与显宗同为世宗子，璹与宣宗同为世宗孙，故哀宗称璹为叔父也。传称璹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宝，一字子瑜，喜为诗，工真草书。正大初累封密国公，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天兴初卧疾，是时曹王出质，璹见哀宗曰："闻讹可欲出议和，讹可年幼，不苦谙练，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上慰之曰："承平时叔父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以疾薨。生平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藁》。其诗今见于《中州集》者四十一首，而文无传焉。遗山云："密国公璹，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少日学诗于朱巨观，学书于任君谟，文笔亦委曲能道所欲言。所居有樗轩，又有如庵，自号樗轩老人。"此碑序末自称樗轩居士者以此。文叙重阳子示现神异之迹，大都皆本其法孙所陈事实，多羽流夸诞之词，不足深论。其云重阳到处立会，必以三教为名，因以重阳比之子思、达磨，似欲援儒、释为辅佐，使其教不孤立，无他意也。惟云重阳之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是全真之教，显然为王重阳所立。据陶宗仪《辍耕录》乃云：金主亮贞元元年，有吏员咸阳人王中孚者，创全真之教，谈马丘刘和之，其教盛焉云云。谭马丘刘，本重阳弟子七真中之四人，重阳别无中孚之名与字，其自关中至山左访此四真，在大定七年丁亥岁，上距贞元元年癸酉且十五年。重阳以正隆四年己卯遇仙成道，亦距癸酉七年。然则《辍耕录》语，或皆传闻之讹也。重阳好为诗，碑中摘取其句者九处。又《掖县志》载刘长生于邻壁上见颂二句，俄遇王重阳于众中。又掖县青萝观有王重阳诗碑，刻五言绝句一首。又有诗碑，刻悟真歌一篇，并见《山左金石志》。又《掖县志》仙释传载刘处玄遇王重阳时，重阳遗之诗曰："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到仙曹，鸣榔相唤知予意，跃出洪波万丈高"，此碑但载首句，今据以补足。碑云丘屡进诗曲，其辞备载《磻溪集》中。又称重阳、丹阳、长春诸师皆有文集传于世。今惟丘处机《磻溪集》，及谭处端《水云集》，顾氏采入《元诗选》，余则《道藏》所录甚多。曰《重阳全真集》十三卷王嚞撰集，即碑所谓文载全真集中者是也。《重阳教化集》三卷，《重阳分梨十化集》二卷，此重阳居马丹阳家化其夫妇，赐混梨令丹阳食之，凡玄谈妙理，裒集得三百余篇。重阳金关玉锁诀，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皆论修真渐次及修养丹法，附马自然金丹口诀、论性命至理。又《仙乐集》五卷；刘长生遗诗词歌颂。《渐悟集》二卷，马丹阳集诗词歌曲。又《自然诗词集》一卷，《洞玄金玉集》十卷，皆马丹阳述诗词歌颂。又《丹阳神光灿》一卷，亦马丹阳撰。又《灵光集》四卷，王玉阳撰诗词歌颂。长春子《磻溪集》六卷，丘长春所撰诗词歌曲。谭先生《水云集》三卷，谭长真述诗颂词。《太古集》诗词歌赋序文共一十五卷，郝广宁撰。皆在《道藏》"弟同气连枝交友"七字号内。盖七真之中，惟孙仙姑无专集耳。重阳所为词，今盩厔刘蒋村重阳宫，为重阳成道处，其始门人建祖师庵，元初乃赐额重阳万寿宫，有重阳手书无梦令碑，又有苏武慢词碑，并见《陕西通志》。重阳以金大定十年化去，后五十六年，李志源、于善庆二法孙求文于璹，计其时为哀宗

正大二年。又五十年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乙亥岁，始立此碑。统计距重阳之化，百有六年矣。盩厔县楼观，元初改额宗圣宫，又十八年乃刻高翻篆书道德经，又刻正书道德经，并列于说经台，皆完好无缺，可知当时道士握作宫宇之勤如此。此碑亦在说经台，王弇州称之云，道流李道谦书，遒伟有法，洵不虚也。碑中多空格，想因石有裂文让出之，非阙字。

②垣案：并见《甘水仙源录》一。全篇"先生"二字，《甘水录》皆作"真人"。

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密国公金源璹撰

昔人有言，仙语无词，心传道见。神丹之诀，洞箫之音，流注于玄虚渺漠之间，其得之者又不知几何人哉。隐之则红霞丹景，出之则琳宫金简，如斯人辈，似有为之士也。士至于无为无不为，携壶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间，吟啸忘怀，与风月为莫逆，此亦近乎大隐者矣。德不孤，必有邻，道不我，须及人，黄、秦、晁、张，东坡门下之四贤也，诗文雄深，笔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马、谭、丘、刘，重阳门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虚，处心清寂，故能明祖师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实皆一心也。其虚心明道者谁，长真子谭公真人也。师讳处端，字通正，山东宁海州人。其父即镠镣之工，于权衡出纳之间，无非平实。辍己生资以济贫窘，积善累行，备余庆而生先生。公幼而秀发，声韵朗然，人知其非常儿也。甫及六岁，因戏堕于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见公安坐水上，随挈而出，略无伤焉。又所居遭火，巨栋碎于榻前，公方寝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盖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殒越也。至十有五龄，而志于学，咏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脍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猎诗书，工诸草隶。一朝因醉遇雪，卧于途中，即感风痺之疾。公喟然叹曰：玉平昔为行于世，略无鲜益，中复遇奇疾，必非药石可疗之，唯暗诵北斗经以求济。忽梦大席横空，公飞升欲据之，见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礼间，恍然而觉，自兹奉道之心笃矣。至大定丁亥岁仲秋，闻重阳真人度马宜甫为门生，公径赴真人所，祈请弃俗服羽，执弟子礼。真人付之以颂，便宿于庵中。时严冬飞雪，丹灶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堕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顷汗流被体，如置身炊甑中。拂晓，真人以盥洗余水使公涤面，从涤之月余，宿疾顿愈。于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严氏诣庵呼归，公怒而黜之。公拜祷真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诀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号长真子。师命公赴维阳，与马、丘、刘同处。真人步虚词中有"达真谭玉"之语，味之岂小许哉！真人至汴，遗训命四子主掌教门。及重阳仙游，公与三大士负师遗蜕，径归关中，瘗之于刘蒋村祖庵之西隅，供祭尽师资之礼。顷有请长真斋者，公不避严凝，涉溪而往，冰介于凫舄之间，足无所苦，人咸异之。后寓迹于河朔获嘉县府君庙之新庵。一日，先生锁庵而出，云往卫州。至夕，庙官温生者见庵中光辉照映，即窗隙而窥之，见先生逼火而坐，温惊疑潜退。未晓，默遣人趋州，托乞药于师，其人至卫，见先生于卧内尚未起，授药而还，复视庵中，燃火犹未毕烬，与蓟子训历诸家之说，异世而同科尔。先生行业颇多，不能遍举，姑略而论数事于后：忍折齿之愤，德也。施梦中之药，神也。知巨僚之见访，明也。书龟蛇以辟火，灵也。为人德能通神，明可济录，非仙而何欤？又闻先生不择贵贱贤鄙，不异山林城市，俱以道化，无非晏然。作歌诗百余篇，目之曰水云集。宿慕洛阳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见洛南之朝元宫，昔朗然子之故居也，爱其

山水明秀，遗迹尚存，有道士张永寿者，时主观事，即以宫之东隙地数亩遗之。先生诛茅拾砾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构庵，请公居之。先生于朱庵中神游间，似与重阳、丹阳遇，报以仙期，旋复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栖霞观也。观在后长春丘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岁孟夏朔日，无疾留颂而逝，异香馥室者数日，世寿六十三。昔尝画龟蛇者，盖巳年巳月巳时归真之预知也。其门人王道明、董尚志，自童稚礼先生，尽负汲香火之勤，先生驭鸾之后数十年，居仙茔之侧，王生主栖霞观事，与董生始终醮祭无惰。拟行改葬，因李公都运先生，暨四大道师李公志源、于公善庆、王公志渊、陈公无染以碑铭见嘱于老夫，敬书而笔之，铭曰：

重阳真人，大道之师，长真先生，摄衣从之。以心传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于圣时。人贵其异，我敬其实，东齐发挥，西洛留迹。语见歌诗，名传金石，霞举玄风，云开丹液。野鹤昂藏，灵龟宝章，伏火制水，顺阴调阳。分形入梦，道术弥彰，先生未亡，千载馨香。

（《甘水录》卷一）

终南山灵虚观冲虚大师吕君墓志

陇山湛然子赵九渊撰

道家者流，备真功以光前人，修实德以诏来世，高蹈物表，超出尘寰，其亦绝类离伦之所为乎，伟矣哉！全真道教，其来尚尔，重阳祖师发其源，继有七真畅其委，接其武，而开祖庭之基者谁欤？冲虚大师吕君其首也。君法讳道安，家本宁海，世为巨室。幼年颖悟，志慕玄门，仙风道骨禀于天，真功实德资于性，善继丹阳之志，远离东土之径。君也，其出家之雄欤，事师则夙夜匪懈，立志则终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余年，撑拄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洁坛场，以严香火之奉，步斗牛，颐精神，以成静定之功。修外养内，积德累行，其诏来世之规者，何其博哉！承安扰攘，真道否闭，君也其中流之壶欤？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澜，挽将倾之栋。会玉阳真人奉敕主掌教事，君乃复构基址，于是宣赐观之号曰灵虚，制授君之称曰冲虚，披戴门弟子三百余人，祖庭之教，粲然复兴矣。岁在兴定，数绝尘缘，一日，属门人以进道之语，乃书颂云："平生不解道诗篇，锹镬为朋四十年，稍通阴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阎老唤，今朝唯待玉皇宣。"颂毕翛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吕君者，信乎绝类离伦之流也。已而其法弟毕知常安厝君之灵榇于祖茔之北，丐予为志，以光潜德，因摭其实而为之记，且继之铭曰：

载惟吕公，崑嵛秀钟，幼脱尘网，早登道宫。侍师惟谨，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终。不忝厥祖，克修厥躬，值历道否，挽回教风。启佑我后，规恢实功，制受徽号，人钦德容。大数适至，尘缘顿空，舟移夜壑，珍藏里中，揭诸贞石，以炽无穷。

（《甘水录》卷五）

陇州汧阳县新修玉清观记

临潢李邦献撰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圣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见之，亦岂无慨然伤悼而欲遂成之心。汧阳玉清观，营建有日矣，既成而后，谋记之于石，以延安令常元亨为文，期日刻之。适西北寇至，以是遂辍，今犹未克模勒，是可叹也。顷西省郎中粘割公子阳被檄自朝那入于凤鸣，道经是邑，其宰导而谒之。既至，堂庑清肃，门坛阒寂，桧柏森密，竹木丛蔚，而又汧水北来，石壁当其冲，势若窘束不得逞，回折而流，湍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区处域别，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庐，或枕流而轩，山光在目，水声在耳，四顾洒落，殆若世尘所不到，怅然眷恋而不忍去。周行遍历，见素碑莹镜而无字刻，诘诸主观，因得常令所为文。然边幅破裂，字形漫灭，绝去者十二三，读至行尽，每每句不相续。至于经始落成，犹不见其日，但末见为文之始，泰和丁卯岁尔。公曰："石既砻矣，文既成矣，何待而不遽立也？"主观答以兵革之故。公执纸惋叹，卷而怀之，因许以补亡葺罅，而后命工开镌，必为若辈终是业也。一日，仆以事诣府，谒公于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仆，因命考之。其大略曰：县之东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对如门，土人谓之石门。或传导汧入渭，禹之所凿也。溯岸而北，藉石临水，有地广袤数亩，始全真蒲察师卜庵于此。师操行清高，刻苦于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黄冠，争筑室于其侧，皆愿执庖桑楚之役。他日，师集其众而告曰："吾与若辈兀兀然日无所为而栖此烟霞之胜景，果何福缘而享此乐也。与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为万民祈福之宫。吾欲于此起观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众伏膺师训，唯诺而退，皆愿协力而赞成之。乃相与行化于县人，于是远近响应，结缘而来者络绎如市，富以其财，贫以其力，故材木砖甓，凡所当用者，刻期而备。殿宇像设，与其所当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请额于朝廷，而敕赐曰玉清。居无几何，师忽不疾而逝，纩息不属，而视之宛然如生。同学于善庆与门弟子思师之德，绘其像而事之。其始终可见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为我因其旧文而更新之。"仆以初未尝亲历其地，且所志者不详，而欲固辞，因语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静无为为本，今师劳人之力而靡土木之费，非所谓知其本者也，何以文为？"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氏之微旨也。师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禀赋各异，天资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于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师岂好为浮夸侈靡者哉！况因夫人之所欲为而为之，非能力使强歛，乌得以是而诮师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阙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辞焉！"闻公之言，即公之心，则知废者皆可以兴，坠者皆可以起，因援笔而粗书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有七日记。

（《甘水录》卷十）

长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陈时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东抵京城，馆于长春宫者六旬。将徙居，清和子尹公谓余

曰："我先师真人既葬矣，当有碑。知先师者君最深，愿得君之词刻之，以示来世。"余再让于耆宿，且以晚途思涸，不足以发明老仙为解，弗从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师李君浩然，状老仙之行，谒文于余曰：父师长春子，姓丘氏，讳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人。幼聪敏，日记千余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学道，遇祖师重阳子于崑嵛山之烟霞洞，祖师知其非常人也，以金蟒颂赠之，遂执弟子礼。寻长生刘公、长真谭公、丹阳马公，皆造席下，相视莫逆，世谓之丘刘谭马焉。大定九年，从祖师游梁。明年，祖师厌世。十有二年，师洎丹阳公护仙骨归终南，葬于其故里。师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簑，虽箪瓢不置也，人谓之簑衣先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龙门山七年，如在磻溪时，其志道如此。道既成，远方学者咸依之，京兆统军夹谷公奉疏请还祖师之旧隐。师既至，构祖堂轮奂，余悉称是，诸方谓之祖庵，玄风愈振。二十八年春，师以道德升闻，征赴京师，官建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访。夏五月召见于长松岛，秋七月复见。师剖析至理，进瑶台第一层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赐上林桃，师不食茶果十余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赐也。八月得旨还终南，仍赐钱十万，表辞之。尔后复居祖庵。明昌二年东归栖霞，乃大建琳宫，敕赐其额曰太虚，气象雄伟，为东方道林之冠。泰和间，元妃重道，遥礼师禁中，遗道经一藏。师既居海上，达官贵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军节度使刘公师鲁、邹公应中二老，当代名臣，皆相与友。贞祐甲戌之秋，山东乱，驸马都尉仆散公将兵讨之，时登及宁海未服，公请师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刘仲禄，持诏迎师，明年春启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群盗于其北，皆稽颡以退，且曰无惊父师。是年十月，师在武川进表，使回复，有敕书，促师西行，称之曰师、曰真人，其见重如此。又明年春，逾岭而北，壬午之四月甫达印度，见皇帝于大雪山之阳。问以长生药，师但举卫生之经以对。他日又数论仁孝，皇帝以其实，嘉之。癸未之三月，车驾至赛蓝，诏许师东归，且赐以駬礼。师固辞曰："臣归途万余里，得驿骑馆谷足矣。"制可其奏，因尽蠲其徒之赋役。师之驰传往返也，所过迎者动数千人，所居户外之屦满矣，所去至有拥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汉地，四方道流不远千里而来，所历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帅邀师居真州之朝元观。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长观，行省请也。自尔，使者赴行宫，皇帝必问神仙安否，还即有宣谕语，尝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继而行省又施琼华岛为观。兵革而来，天长已残废，岛尤甚，师葺之，工物不假化缘，皆远迩自献者，三年一新。师之在天长也，静侣云集，参叩玄旨，旁门异户，靡不向风。每醮辄鹤见。荧惑犯尾宿，师禳之即退舍。旱魃为民虐，师祈之则雨应。京人归慕，建长春等八会，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琼华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且授使者金虎牌，持护教门。六月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里，鱼鳖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以是报者，师莞尔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七月四日，顾谓门人曰："昔丹阳公尝记余曰：吾殁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公又当住持大宫观。其言一一皆验，吾归无遗恨矣。"俄而示疾，数如偃中，侍者止之，师曰："吾不欲劳人，汝等犹有分别在，且偃寝奚异哉！"七日，提举宋道安辈请师登堂，慰会众之望。师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颂葆光而归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将葬，群弟子启棺视之，师俨然如生。道俗瞻礼者三日，日万人，悉叹异之。九日醮毕，阙仙蜕于白云观之处顺堂。师诚明慈俭，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马所至，以师与之名，脱欲兵之

祸者甚众。度弟子皆视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训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遗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门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殁也，近者号慕，远者骏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会者又万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备未有如师者。师于道经，无所不读，儒书梵典，亦历历上口。又喜属文赋诗，然未始起稿，大率以提倡玄要为意，虽不事雕镌，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鸣道二集行于世云。呜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师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谓能子矣，又岂待鄙夫文之而后著耶。虽然，举其大者论之可也。我老仙生能无欲，没能不坏，百世异人也。又能以一介黄冠，上而动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诚粹德能然乎？长松之见，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门益辟，求之古人，大略与寇天师相似。至校其出处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谦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尝遇老子，授以辟谷轻身之术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孙，授以图箓真经天宫静轮之法，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赞之，帝始崇奉。老仙则不尔，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与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诏迎致，诚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对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贤于谦之远甚，是已足铭矣，而况道眼之具，道行之圆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迹而出，以光扬妙道，俾无坠耳。谨系之以铭，其辞曰：

全真一派，道为之源，鼻祖其谁，圣哉玄元。谁其导之，重阳伊始，谁其大之，子长春子。子居磻溪，一簑六年，箪瓢无有，人皆曰贤。庐于龙门，亦复如是，羽服来归，如渴于水。子诚真仙，道林之天，邈然其中，气吞大千。世宗问道，再见松岛，俄听还山，烟萝甘老。章庙之世，作宫海滨，帝妃遣经，宝藏一新。干戈既举，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来云屿。龙兴北庭，召以使星，逮乎东归，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绘其像，忽焉没兮，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两全，伟哉长春。

（《甘水录》卷二）

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

寂通居士陈时可撰

长春大宗师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曰白云，为葬事张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师殡于葆光，未安也。吾将卜地白云，构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细，道粮不足，未易为也。”公曰：“诚以孝思报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师遗德在人，四方门弟子畴不追慕，当自有赞成者，公等勿疑。纵复不然，尽常住物给其费，各操一瓢可也。”于是普请其众，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赢粮来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丽，榜之曰处顺。既祥，奉仙骨以葬，其岁月事迹已见于本行碑。一日，求予别为之记，将以诸方会葬者之名氏刻于石之阴，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诘余者曰：“昔庄子之将死也，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将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耶？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道家者流，学老聃者也，今夫长春子之徒，徒以处顺名其堂，而其师反真之日，相与严敦匠之事，

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备其礼，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岂老庄之意乎？"余应之曰："以长春子之悬解，其视生死如昨梦然，岂有望于是哉！但弟子戴师之恩，不得不尔。且所谓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乐外形骸，理也，方外之圣贤自处如此。至于送终追远，事也，人间世之礼如此。若泥于理而蔽于事，得谓之智乎？吾书生也，试以吾孔孟之道语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欲其甚大过厚也。孟子之书有曰：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不忘孔子也。今也，游长春之门者，既学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师，又将慎终追远如子贡之徒，何害为达哉！若以为哭则害道也，若尝笑乎？曰然笑与哭，哀乐也，而笑独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苟哀乐中节，又何害于道乎！"难者乃屈，因书其事为记，且遗其徒以诗，使歌以供师，以见弟子思师之至，师有德之至也。其词曰：

师乘云兮帝之乡，蜕仙骨兮留葆光。将葬兹兮启玉棺，貌如生兮发肤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寿。师在天兮阅尘世，有室轮囷兮可游可憩，师怜我勤兮时来归，跨风骖鸾兮匪鞭匪笞，屋头有山兮门临风漪，杖屦所经兮若或见之，歆我兮祐我，进毅蔬兮侍香火。玄门之教兮师能弘，国家崇尚兮子孙奉承。我曹报德兮来者无怠，暮礼朝参兮敬之如在。

（《甘水录》卷九）

长春真人帖跋

碑高一尺三寸，广一尺九寸，十八行，行十三字，行书。

我师长春真人付清和大师数帖，笔力劲健，气质浑厚，深得晋人之妙处。观其临纸□笔，未始介意，率尔成字，不为法度所困，翛然有蹈大方游太漠之象。片言只字，时人宝之，若良金美玉然。戊子重春之望日门弟子真常道人李志常题。

长春老仙仙去，余适在清安。无名散人问曰：嗣者其谁邪？余答之以清和大师尹公。无名首肯，余鄙人何足以知公。尝闻诸老仙曰：尹公具眼具福，教门事堪付之。但时未至耳，至则圣贤自然推出。今观遗墨数幅，益知老仙许可之□也。戊子春八十日陈翁陈时可书。

（柳拓）

玄宝观活死柏之记

□□理之在□□不□□以耳目所接为有，而所不接为无，此事之必然，□之必□也。昔东汉□处士叱未朽黄木，边已枯之杨，而李唐吕仙人药仅落萌城南久之树，虽闻其语未见其人，而信之心未笃。岁次丁亥长春真人上遣使□□驭于长春宫燕京东，诸师北面执弟子

礼，请醮于田盘山之栖云观，虽旦夕稽首，竟不赐诺，托余以诗起之。队仗过平谷，饭于城东独乐村玄宝观中，□□柏枯瘁已久，了无生态。师起而摩之，辄叹可惜者。自明年春，其杪叶复生，郁茂如故，见者奇之。余方客东阜，与是村相望一舍耳，熟其事以传闻□□。一日，以□□□假道一路托宿于州之通玄观，解衣盘礴。日云暮矣，方欲说枕，有道人李志宁者执松明，□短幅启户而人。以幅授余，发而读之，乃为南溏老人誉长春子活死柏之诗。畴昔所疑，如见睍露，释然□□，真所谓非异人不能成异事，非异书不能表异迹。李从容谓余曰：以欲碑其事，以永其传，渠为我文之。余予二老俱有一面雅，其义有不可辞者，索笔以书其事。

□岁次辛卯□三月□□日　碑记

玄宝观主持女冠□□□等　立石

平谷县独乐村有柏一株，直干可爱。世乱，人以斧□之，□□枝叶枯瘁无复生意。一日，长春真人过其下，一两手扪之曰：可惜！可惜！明年历春及夏，其柏复活。南溏老人张天度因以鄙语记之：

山村老宿须眉白，根拨和云移小柏，殷勤拥护数十年，直干亭亭高百尺。岁寒曾不□真心，庭雪倒腰木自适，明堂大厦构良材，敢恐工师来选择。奈何乱世□不辰，□有饥民斧斤厄，半身寂寞被戕残，颜色枝条顿狼籍。竭来枯槁逮三年，不忍风摧□日炙，鬼薪蚊炷世所珍，忧见斩伐无旦夕。长春仙子偶经过，两手摩娑言可惜，明年太岁在玄枵，秀叶参差如旧碧。异□未免众人疑，不信道人能起虢，君不见，田家荆树中道枯，孝友一感还复甦。又不见，莱公斩竹表忠义，插地乃活元非诬？冗乎得道不可期，祒乎元气熏朽株，坐令此柏成□□，道遇还胜愚夫愚。长春今已归蓬壶，柏尔善保千金躯。

（后为长春真人摩柏图）

（艺拓，并据《长春道教源流》卷三补数字）

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①

碑高一丈一尺二寸，广五尺四寸，二十六行，行五十九字。

孔老之教，并行乎中国，根源乎至道，际六合，无内外，极万物，无洪纤，真理常全，无有欠余，固不可以浅识窥测。或者剖强名之原，指成器之迹，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争长于天下。是不知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所以积行立功，建一切法，导迪人心，使之迁善远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于佐理帝王，一也。为老氏者曰：吾宝慈俭，又曰：常善救物，与夫孔圣本仁祖义之说，若合符契。今观终南山重阳祖师，始于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师咸阳大魏村人，姓王氏，名囍，字知明，重阳其号。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而好侠。少读书系学籍，又隶名武选。当天眷之初，以财雄乡里。岁且饥，人多殍亡，有盗尽劫其资以去。一日，适因物色得盗，终不之问，

远近以为长者。正隆己卯间忽遇至人于甘河，以师为可教，密付口诀，又饮以神水。自是尽断诸缘，同尘万有，佯狂垢汙，人益叵测。虑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众心，故多为玩世辞语，使人喜闻而易入。其变怪谈诡，千态万状，不可穷诘。呜呼！箕子狂，九畴叙，接舆狂，凤歌出，权智倒，横直竖，均于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师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榜曰"活死人墓"。又于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尔。"居三年，复自实之，遂迁于刘蒋与和李二真人为友，各结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复焚其居，人争赴救，师婆娑舞于火边，且作歌以见意。诘旦东迈，径达宁海，首会马钰于怡老亭。马亦儒流中豪杰者，初未易许师，故恳师庵居，固其扃镭，率数日不给食，纵与食之，亦未尝见水火迹。或时夜就马语，莫知其所由来，及去，追之不及，扃镭如故。间与魂交梦警，分梨赐芋之化不一。马于是始加敬信，与其家人孙氏，俱执弟子礼。又得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七人，多类此。号马曰丹阳，谭曰长真，刘曰长生，丘曰长春，王曰玉阳，郝曰广宁，孙曰清静散人，并结为方外眷属。迨己丑季秋，留王、郝于崑嵛山，携四子西归。抵汴，寓王氏逆旅，无几何，呼丹阳付密语，无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归其柩，葬于刘蒋故庵之侧，丹阳因庐于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师先自六年前于长安栾村庵壁留题云："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乃知仙龄有期，非偶然也。有诗词千余篇，分为全真前后集传于世，玉峰老人胡光谦为之传。及丹阳嗣教，从之者益众，其徒遂满天下。丹阳东归，长春因刘蒋故庵，大加营葺，玉阳又买额为灵虚观，凡住持者，始受度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钦其名，尝遣使访焉。戊申春，长春、玉阳应命至京师，赐以冠巾絛服，命居天长观，寻又征至北宫长松岛，与语，大悦，诏于岛西筑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间，道陵亦屡召玉阳、长生至阙下，赐居修真观，以待召问。玉阳得号体玄大师。自丹阳而下，所为歌诗各有集，而郝广宁独邃于易，备见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国公琦赞云："全真道东，四子传化，四子谓谁，丘刘谭马。德其亚者，王郝与孙，共成七贤，赞我真人。玉阳长春，大启其门，遭遇圣朝，为王之宾。瀛海渺然，仙踪宛存。"细玩此赞，其师资道业，概可见矣。仆适承乏翰林，与提点嘉祥观冲虚大师李志源，及提点中太一宫冲虚大师于善庆，无欲子李志远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纪重阳仙迹。仆往年从事鄠亭，密迩灵虚，宿闻真风，故就为之说，使后之学者知师出处之迹，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观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梦，掷伞投冠，其他腾凌灭没之事，皆其权智，非师之本教，学者斯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辞。

天兴元年九月重阳日嘉议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诰上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刘祖谦谨记。②

安西王府文学姚燧以至元丙子中秋日书并题额

陕西四川等路道教提点同观普济圆明真人高道宽、重阳万寿宫提点悟真了一袭明真人申志信、衍真复朴纯素真人张志悦立石

功德主昭勇大将军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兼诸军奥鲁总管营缮司大使赵炳

营缮司副使王海

京兆等处采石提举谢泽

助缘庞德林

（卿拓及《未刻稿》上册）

①《弇州山人稿》：重阳仙迹记，金翰林修撰刘祖谦撰，而姚牧庵继至元世祖朝以安西文学为书。文能略去幻化，语稍蕴藉，不为其徒张帘也。重阳得无师，智近六祖，而悬谶若志公，踪迹又似万回，真异人哉！

《咸阳金石遗文》：右碑在县西北二十里许大魏邨本庵中。

《书画跋跋》：元时仙教大兴，诸仙迹诡异者甚多，不独王、马两公。岂贤杰不为用，皆逃而之羽化耶？

《关中金石记》：祖谦之文，以金哀宗天兴元年作，至是始刻于石耳。

②超案：柳拓与《未刻稿》所采者非一碑，自此以下柳拓为：

"王府说书兼提举安西路学校事刘汾以至元己丑五月蕤宾日题额并书

大元国至元己丑七月中旬日住持天圣宫保和大师杨志纯立石

保真大师重阳万寿宫提点兼本宗事杨志瑞、容德虚静大师提举本宗兼通玄宫事尚锡圭"。

终南山碧虚真人杨先生墓铭

翰林修撰嘉议大夫同知制诰上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刘祖谦撰

明昌初，仆时年十四五，就学于长安，闻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诏厅，复有纸袄先生居焉，数数见之。方稚蒙，未能知其异人。泰和之末，得官有退，或言杨碧虚者，传王祖师之道，名振关中，乃向所谓纸袄先生也。先生名明真，其号碧虚子，耀州三原赵曲里人，家世为农，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余俱早世。先生始从马丹阳学，复诣山东见丘、王诸师，由宣诏厅往来南山。承安、泰和间，徒众颇多归之。适陕右二统帅俱皇族，相继师礼焉。运使嘉议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为布气按摩立愈，有诗十绝为谢。先生素不识书，口占赓酬，略不停思，高大异之，尝云：先生独传祖师心要。纸袄草履，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类狂痴，曾以养生安心术相授。其为宦贵士流尊礼如此。道俗景仰，随问随答，顷刻诗颂积叠，人人满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语门人李志常即祖坟豫建寿塔，果以十年六月无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为歌诗余三百篇，目曰长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于先生，遂居凤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术虎公，既瞑目，门人敛焉，郡人惊异，观者万计。二道人因忿争于前，久之不解，忽闻击木声，举盖再起，让曰："若辈将卖我作利赂耶，速盖棺，将无人矣！"葬后不数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阖，于是郡人始悟，事见定海节度使卢通议墓碑云。嘻，一门而二达者，异哉。志常以师之圹独未有铭见请，宜铭：

世人憧憧名利场，体便绮纨味膏粱。气不内充性则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纸袄为猖狂，谁知怀玉终煌煌。倒持阴阳长不亡，飞上神京朝玉皇。守炉炼丹曾窃尝，其徒今有李志常。

（《甘水录》卷四）

邓州重阳观记

郏亭麻九畴撰

夫李以冬实，尼父书以为异，梨以秋花，景侩引以自咎，今榜观以重阳，李梨之类乎？非

也。盖物当落而再华者，异乎天者也，人已漓而再朴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为天道，异乎天者为人道。夫天以气论，人以神论，神得之于天，神犹气也。天本阳，肃物则为阴矣，人本阳，接物则为阴矣。天虽暂阴，俄反乎阳，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阴，而阳终不复，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几旦昼，而阳气生于黄泉，与夫人之大朴已散而放逼自若者，岂不大异。人能再朴，如大瞑而寤，大昧而嗷，是则榜观以重阳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门者乎！柱下以朴为阳，故其言曰"复归于朴"，后世方士之谈，不与柱下合，舍道而修术，故以朴为阳之说遂泯。人之生也，朴九而漓一则孩，漓九而朴一则殆，柱下之学，其婴儿之未孩乎！朴非愚也，朴犹素也，未败于五色，朴犹淡也，未爽于五味，此冲阳之阳也，苟舍是而求阳，击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阳以朴，终南王重阳岂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见其门弟子曰，王重阳讳喆，字知明，重阳其号也，有文武艺，当废齐阜昌间，脱屣功名，日酣于酒。岁四十有八，遇二异人，得证玄理，弥复跌宕，东迈濒海，从游者众，既而蜕于汴梁。今邓之镇防营偏校王立，登之蓬莱人，幼尝受诲于其徒，自执干戈以卫边藩，盖数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乐于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筑垣，乃建斯观，以重阳之门人王道贤、韩炼真、刘志刚住持之。蒙国朝恩例，得请其额，仍其师之号以榜之。其椽甓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费，凡二万缗，皆王立为之。一日，托其同门于志慧、吴通温持予故人王万山书，求予文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朴为阳之意以警之，且为之铭曰：

朴为气母基无形，无形之中阳所冥，自从六凿凿窍成，遂使魄魄蚀阳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颠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觉沉沧溟，谁能却作抱中婴。力挽苍龙还太清，粤有畸人黜聪明，独骑元气朝神京，绛霄下瞰汉与星。岂有微尘干宫庭，阳之重兮大朴盈，后嗣作观师其名，嗟我有言空籁鸣，无言之言乃真铭。

（《甘水录》卷九）

紫虚大师于公墓碑

元好问

有为全真之言者卫致爽，状其师离峰子之行，请予为墓道碑曰："始吾离峰子事长生刘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齐鲁间，虽腐败委弃，蝇蚋之余，食之不少厌。不置庐舍为定居计，城市道途，遇昏莫即止，风雨寒暑不恤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谓之炼阴魔，向上诸人，有胁不沾席数十年者。吾离峰子行丐至许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环城数周，日以为常，其坚忍类如此。尝立城门之侧，有大车载藁秸而过者，藁触其鼻，忽若有所省，欢喜踊跃，不能自禁，为一老师锁闭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书，自是日诵数百言，示之老庄，随读随讲，如迎刃而解。不数年遍通内外学，作为歌诗，伸纸引笔，初若不经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学者至今传之。为人伟仪观，器量宽博，世俗毁誉，不以关诸心，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后，道价重一时，京师贵游闻师名，奔走承事，请为门弟子者不胜纪。正大中，被旨提点亳州太清宫，赐号紫虚大师。离峰子之平生，大略如此。致爽将以某年月日葬师于洛阳长生观，吾子尝许以铭，幸卒成之。"予在三乡时，盖尝望见离峰子于众人之中，及官东南，离峰子亦尝寓书求予为录章封事。予虽知若人乐与吾属游，思

欲印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复自聊城走数百里及予于济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懒于笔墨，若谓有疑于其师者，然予于离峰子何疑哉？予闻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佛老之间，故其憔悴寒饿痛自黥劓若枯寂头陀然。及其有得也，树林水鸟竹木瓦石之所感触，则能事颖脱，缚律自解，心光烨然，普照六合，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故尝论之，夫事与理偕，有是理则有是事，三尺童子以为然，然而无是理而有是事，载于书，接见于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为然，而老师宿学有不敢不以为然者。予撰夷坚续志，有平居未尝知点画，一旦作偈颂，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数人。黥卒贩夫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张内翰敏之，离峰子旧也，叙其歌诗曰，师自以其言为道之弃物，今所以传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视尘中几貌耳！又曰，悠然而风鸣，泛然而谷应，彼区区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籁以宫商，而责浑沌之妙丹青也。吾友孙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学日，出高河南献臣之门，若雷希颜渊、辛敬之愿、刘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选。伯英与之游，头角崭然，不甘落其后，一见师，即北面事之，竟为黄冠以殁。张予所敬，而孙予所爱也，二君子且然，予于离峰子何疑哉？乃为之铭。离峰子讳道显，出于文登于氏，初隐观津女儿之桃花平，过洛阳，得其师刘君旧庐葺居之①，是为长生观。住太清宫三年，避壬辰之兵于卢氏，漆水公迎致邓下，俄以疾终，春秋六十有五，离峰其自号云。铭曰：

分食鸡豚，托处鼯蛇，视身寇仇，自干罣罗。乐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狭，而所获奢耶。岂无考槃，在涧之阿，木茹草衣，召来天和，急而张之，弦绝奈何？学道之难成，使人咨嗟，曰妇姑勃磎，交丧则多，千日之功，或弃于毫末之差。彼避险而就夷，背实而趋华，拱璧以先驷马，不免于道夸。若人者不渎于流，不磷于磨，始于同气关弓，终以大方为家。顾虽有墓于此②，安知其不冠青云而佩飞霞也耶？

（《遗山集》卷三一）

①超案："其师"，据《甘水录》卷四补。

②超案："有墓"，《甘水录》作"蜕骨"。

孙伯英墓铭

元好问

伯英在太学时，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门下，甚爱重之。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绝，府治中高庭玉献臣接纳奇士，号为衣冠龙门。大尹复兴惎之，会有为蜚语者云：治中结客，将据河以反，遂为尹所构，凡所与往来者，如雷渊希颜、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狱，危有一网之祸。伯英出入府寺，人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辅之商州，变姓名从外家，称道人王守素。会赦乃归。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刘昂霄景玄爱伯英，介予与之交。因得过其家，登寿乐堂，饮酒赋诗，尊俎间谈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厌。伯英时年四十许，困名场已久，重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庄周、列御寇之书读之，视世味盖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将家，气甚高，已折节为书生，束以诗礼，优游厌饫，偶以编籍见名，其郁郁不能平者，时一发见，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乱，天下事无可为，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为抱关，或壮执辔，或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其画皆出于无聊赖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来嵩山

者云，伯英其为黄冠师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宫，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始祖坚固，初以军功赠龙虎卫上将军、陇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将军、鲁山令。父钧，武义将军、昌州盐使司判官。室刘氏前殁，子璋，婿同郡王好礼。伯英初名邦杰，后改天和。孙氏雄州容城人，居洛阳四世矣。铭曰：

马逸覂驾，軼健破车，羁略所贪，世议之拘。我足天衢，彼责守闾，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与曹，而昧昧之与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区。千百载而下，或有擿蓬而问者，又焉知其轻世肆志自放于方之外以耗壮心而老岁月欤？

（《遗山集》卷三一）

盘山栖云观碑

姬志真

道无形埒，得人则行，山无高下，有仙即名，此物理之冥符，人事之暗合也。渔阳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田盘先生者，田其姓也，未详何代，自齐而来，栖迟此山。岁历已久，得道成真，虽犷猎庸樵，莫不敬仰，远近风化，人因名此山为盘山焉。兹山之颜，紫峰之下，怀抱爽垲，明秀端正，号曰中盘，缥缈云霞之洞府也。累经劫代，为浮图氏所居。会金天失驭，劫火流行，陵谷推迁，物更人换，复为茂林丰草，豺虎之所据焉。时膺大朝隆兴，崇奉道德，栖霞长春真人起而应召。甲申正月，复还燕然，建长春宫。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门下。有栖云子者，密通玄奥，颇喜林泉，飞舄择地。其徒有张志格等，庚辰岁预及此山。薙荒擗径，披寻故址，巧与心会，遂营卜筑。辛巳春，承本州同知许公议请栖云真人住持此山，应命而至。居无几，参学奔赴，虚往实归，日数之而不及也。席下皆茂德耆宿，履践皆抱朴明真，徒辈日增，遂营为观。丙戌春，疏请长春真人作黄箓醮事，真人因题其额曰栖云观焉。厥后名播诸方，京师官僚士庶，复请出山，住燕京天长观。丁亥秋，真人升霞之后，大师由是率众南迈，所过者化，郡县郊迎，随立宫观，创新葺故者不可胜数，皆其门弟所主焉。特于南京重阳祖师升霞之所，郑重倾心，构朝元宫，最为壮丽也。原夫栖云大师，立德建功，造始于中盘，大成于梁苑，其赞助真风，辅成玄教，亦由时之盛者也。此特纪其实迹，而师之所以迹者，殆不可以言传也。后之学者，亦宜勉旃。敬为之铭：

田公先生，人物之英，玉石之荣，泉源之清。神变罔测，不留影迹，山有其名，公怀其实。久假浮屠，于今始归，猿鹤并集，云霞以依。栖云老师，复主张是，敷畅玄风，无远不至。王之与田，削去二边，千载一合，薪火之传。松风竹月，水声山色，出示吾宗，惟居之得。山舟密移，行莫迟迟，重玄向上，勉而效之。

（《云山集》卷七）

鄢陵黄箓大斋之碑

姬志真

道运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之变而有巨细洪纤，飞潜动植，气之运则有升沉消长，生

灭废兴。若万象之斡旋，无首无尾，若四时之代谢，不古不今，此天理之常然，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在气运故新之革，时数终始之交，未有安而待命，顺而不悍者也。当其时，则急于得而以力取，差其时，则执其失而以力争，以致伏尸万里，杀人盈城，有死于锋镝者，有死于木石者，有死于火水者。历代无休，连年不息，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盖逆天背时，故如是也。汤武而下，禅代之际，莫不如斯。爰自大朝隆兴，金源失统，干戈不息，以迄今日，几四十年矣。马蹄之所及，则金汤齑粉，兵刀之所临，则人物劫灰，变谷为陵，视南成北，比屋被诛，十门九绝，孑身不免，万无一存。漏诛残喘者，孤苦伶仃，覆宗绝嗣者，穷年索冥，凭谁荐拔，空负寒心。况在黄流之外，疆场之郊，当此之危，甚于他所，惊魂滞魄，长劫难伸，须仗玄勋，始能解脱。今蒙醮主某官等，兴大慈愿，发上善心，乃就某观修设无上黄箓大斋，供养三清玉虚诸圣位。升仙与度魂相对，明善恶之殊涂，南昌与北府为邻，示仙凡之异格。洁清坛墠，整肃方隅，延降高真，希垂景贶。仍敦请南京朝元宫栖云真人，掌行醮事。意者荐拔某路无主孤魂，洎各家先亡滞魄，有亲无力，附简提灵。伏冀孝子顺孙，思宗念祖，各罄丹诚，具瞻真圣。香花灯烛，藉为慧照，光辉星斗，坛场权作，弥罗境界，俱沾惠泽，淹沉枯朽，俱获重苏，高蹈慈航，郁结幽明，皆承济度，亲疏庆赖，宗祖超升。上愿皇图永固，圣德惟新，边鄙休兵，士民乐业，十方三界，六道四生，有识无情，俱蒙道荫。今此玄坛洁备，法事严行，略序片言，纪之于石。

（《云山集》卷七）

赵州齐参谋新修悟真庵记

王若虚

赵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参谋齐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鄗畤人也，开朗倜傥，久行善事。壬辰中从军河南，既还，留寓于赵，因而家焉。自以荐经丧乱而卒获安存，生理益优，声名俱遂，无不足于心者，盖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谢殊贶，亦其天资本静，道念素深，故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为他年归宿之所云。肇基于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迄役。圣位云堂，斋厨方丈，总为屋十余楹，像设供具，随事一新，缭以崇垣，抱以隙地，药畦蔬圃，井井可观。虽宏丽未极，而体则具矣。喧嚣既远，境界清凉，洒然有绝尘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歆喜赞叹。自是一方远近，以至过客，皆知有齐氏之庵。大师李公曰圆明子者，故与君游，乃延致而事之，其徒无虑三十人。君色色资给，无外求者。稍暇无事，婆娑其间，顾而乐之，自谓有所得也。予数以事至赵，始也闻其经营，再则睹其次第，三则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盘桓周览，殆欲忘还。君因以记文为请，予与大年三十年之旧，有命自不当辞，况其用心之果，为力之勤，实可嘉而足称耶！抑予衰矣，险阻备尝，烦劳久厌，阅兴亡之大变，悟荣辱之真空，残喘仅存，百念灰冷，方当脱屣俗累，优游潇洒以毕其余生。虽不足与闻玄理，厕迹羽流，而杖履往来，陪君为方外之交，庶无愧焉。至其会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则君之庵犹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终十二月晦日滹南遗老记。

（《滹南遗老集》卷四四）

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

碑高六尺三寸，广三尺，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额同首题。在长清。

遗山真隐元好问撰

黄华后人王万庆书

宣圣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元措篆额

太山位置雄重，槃礴数百里之外，景气清淑，芝术灵秀，盖天壤间之胜地，古之得道者，多往来乎其间。考之方志，其遗迹故在也。山之西北麓为灵岩，又西北为娄敬洞，洞之西有山曰青崖，直长清五十里而远，冈阜环合，五峰鼈立，中一峰名□台，台□阳为大峪，地仅数十亩，而洼凸间错，粗可以树艺。泉水□交注，松柏蔽映，方春杂花盛开，烂然如锦绣之满山谷，尝有隐者居之，不知几何时矣。泰和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劚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没，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初入□粟县官，得为洞真观。吾友东光句龙英孺①盛谈洞真幽寂古淡，一水一石，皆昆阆间物，欲予一到其处，而予以客游未暇也。丙午春二月，志深之法兄张志伟同李志淳以洞真始末谒予以记请，且言志深之昆仲皆出于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道演道行孤峻，□坐林间，于世无所与合，崑嵛□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已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籍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积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厚为调护之。是不独于营运为有劳，其人亦可记也，幸为我书之。予因为张言，承天以寇谦之显，华阳以陶贞白显，草堂以卢征君鸿显，中岩以司马子微显，云台以陈图南显，境用人胜，良不虚语。虽然，吾何敢望于今之人，必也自拔于流俗，居山林食涧饮，甘足枯槁，无为此山□羞，斯可矣。若崔与王，是无为此山羞者非耶？他日飘然而东，□当以吾言扣之。九月己巳记。

岁次戊申十一月二十有九日，提点岱宗会真宫崇真大师天倪子张志伟②寿符摸勒。

宣差东平路行军万户总管民长官严忠济立石

（艺拓）

①垣案：《元诗选》癸丁二七有勾龙伟，《金石萃编》一五七曲阜题名有东光勾龙瀛，乙巳十二月题。

②垣案：张志伟后改志纯，《(长春道教)源流》卷六。

真常子李真人碑铭

朝请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诰赐紫金鱼袋张邦直撰

学道之难，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得人。能备是者，其真常真人乎。

真人之所学，即世之所谓全真者也。是道之传，古所未有，倡始于重阳王君，门弟子得其传者，马丹阳玄宝洎其室孙清净不二，谭长真通正，刘长生通妙，丘长春通密、王玉阳体玄，郝广宁大通七人而已。厥后学者遍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他教者为衰，呜呼盛哉！真人之时，马已谢世，而丘、刘、王、郝尚无恙，真人历扣四君，见者皆以为可教，乃抽关启钥，不少靳固。真人会集微妙，渊停海涵，无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进矣。性好山林，乘兴即往，然未尝留滞一处。始在燕蓟间，寻之登、之莱、之嵩、之河朔，既而即大梁之丹阳观居焉。所至则徒众奔走往来，愿受教门下者无虚日，真人一皆接纳饮食，教诲略无倦容，故人人咸自以为有得，而依归之诚益坚。真人一日遣人诣郾之五姓，邀宁海于公伯祥主中太乙宫，且曰："于吾友也，风神洒落，识度夷旷，衣褐怀玉而不愿人知，盖吾先师长春子所密授者。他日兴吾教者，其斯人欤？"及癸巳之春，大朝遣使征真人，既受命治装，行有日，忽顾谓其众曰："天将兴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见。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谓今日也。"遂以后事付于，而问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兴人，讳志源，李其氏，真常盖丘师所赐号云。其他神异之事，当世名公巨人载之详矣，故不复具。系之以铭曰：

维昔重阳，倡此全真，孰承孰传，作者七人。追及真人，会同诸师，微显阐幽，于南之陲。声闻于天，大朝来征，受命既还，忽焉遐登。真人常云，宁海之于，他日兴教，在斯人欤？出言必酬，如响应声，所以前知，得于至诚。维生有闻，维后有传，概之古人，不几乎全。嵩山之阳，汴水之渊，刻我铭诗，以永厥垂。

（《甘水录》卷四）

重阳祖师画像赞

额题"重阳祖师之图"。九行，行十三字。

赞曰：道之真以治身，而世之从事者多得其一，罕有得其全。自重阳子唱全真之道，马丹阳辈从而和之，然后其教大行乎天下，而习他教者为□。呜呼，其盛□□昔庄子休有云：后世之学□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惜不及见此公。

翰林学士张邦直撰

（户拓）

总真玉室祝文

九行，行十二字。

岁在丙申五月丙辰朔

总真玉室，庄严庆成，谨作祝文。大道窈冥，孰诘其形，至人射（？）奥，立象尽情。寰穴盘

石，焕以金碧，万神来思，载欢载怿。祭酒披宣，祈口口口，口思祝延，当今天子，亿万斯年，次及臣佐，嵩乎庆贺。风雨若时，生灵安妥。

门人李志全述

（太原龙山石窟）

披云门赞

十行，行六字。

这个形骸许大，已是一场灾祸，被谁节外生枝，强要幻成那个。更分假像真容，便是两重罪过，只因眼病生华，毕竟有个甚么。

门人李志全稽首作颂

（太原龙山石窟）

披云仙翁赞

十行，行十二至十四字。

披云仙翁，玄门中龙。德如之何，太华之峰，节如之何，徂来之松。九龄悟道，遍礼琳宫，千里求师，密契真风。阐玄化于阴山之外，续琼章于火劫之终。炼谭马三阳之镜，铸丘刘八极之钟。玉树重芳于海上，金莲复秀于山东。直待养成千岁鹤，一声铁笛紫云中。

门人舜泽秦志安焚香敬赞

（太原龙山石窟）

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

秦志安撰

夫欲袭气母，含元精，探混茫，窥杳冥，缩地脉，抽天扃，毫芒太虚，尘芥无垠，鞭烈缺，笞丰隆，蹴汗漫，肩鸿蒙，万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系而灵者，岂寻常下士、憃浅小夫之所能哉！今夫东莱长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汉遗英，娇娇云翮，堂堂岳精，湖海不足以尽其涵容，星斗不足以极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阴德，乐推恩，恤寒馁，惠孤惸，舍良田八十余顷与龙兴巨刹以为常住种福之根。当前宋太平兴国间，朝廷嘉厥孝义，旌表门闾，蠲免租征，光照连郡。天不负仁，自红霞丹景中选择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于掖城。既挺世也，谨事孀母，特以孝闻，誓不婚宦，僧华丑荣，清净自守，希夷若昏，顾世间物，无足以撼其

胸中之诚。屡辞故山，欲访异人，而慈亲盼盼然未之许也。大定己丑之春，忽于邻居壁间人所不能及处，挥洒二颂，而墨迹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养性真仙地，须有长生不死人。"先生叹赏其笔力遒劲，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决其信情。是岁九月，霜寒露清，重阳祖师杖屦西行，携丘谭马三仙之英，度海岛，历山城。先生闻之，竭蹶而趋，香火而迎，祖师顾而笑曰："壁间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视而冰哂，方悟其颂乃神通变现之所以相惊也，于是镂肝荐诚，刻骨效盟，负几杖，执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师爱其殷勤，美其专精，顾其神彩之不群，乃叹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于黄尘。"赠之诗曰："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列仙曹。鸣榔相唤知予意，跃出洪波万丈高。"仍取壁间语意，以长生为之号，处玄为之讳，通妙为之字。时方弱冠之明年也，丘刘谭马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纮。游汴梁，寓夷门，乞食炼形，隐姓埋名，朝叩暮请，行薰坐蒸，委曲而挑斡玄机，丁宁而启迪丹经，扫惑云，拌迷冰。祖师既尽付其四象五行，乃遗物离人而退藏于天，所谓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负仙骸，报洪恩，叩咸阳，历华阴，宁神于刘蒋旧庐之垌。四子之志各异，先生独遁迹于洛京，炼性于尘埃混合之中，养素于市廛杂沓之丛，管弦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挠其精，心灰为之益寒，形木为之不春，人馈则食，不馈则殊无愠容，人问则对之以手，不问则终日纯纯。定力圆满，天光发明，乃迁于云溪之滨，门人为之穿洞室于岩根。忽遇石井，寒泉泠泠，众骇其异，先生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炼之所经营也。"凿之果然，迄今洞宫号为三泉。逮丙申岁，复还武官，往拜母氏，相见甚欢，卜太基之阴麓，建灵虚之祖堂，手植桧柏，苍翠成行。居无何，乡里诬告先生杀人，辄不辞而就缚，坐狴犴者近将十旬。纯阳祖师听玉漏，驾苍麟，下碧霄，入幽囹，就枷尾，付管城，教之习文，后杀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缧绁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绝妙，有龙蛇飞举之形。大定戊申，主醮于昌阳，彩云覆坛，白鹤舞庭。是岁也，秋旱如焚，复被祷雨之诚，既登厥坛，四望无云，曰来朝巳午之交，当有甘澍如倾，言出有征，如影响之应形声。自后东州醮坛，独师主盟，必有祥风泠泠，卷楮币而上腾，其感应也如神，迄今诸郡石刻犹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闻其道价铿锵，乃遣使者征之，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僚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屦，无时不盈。明年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追癸亥岁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鸣鼓集众，告之以阆苑之行，曲眠左肱，倏然返真。祥光氤氲，瑞气纷纶，所有遗文，仙乐太虚，盘阳同尘，安闲修真，仍注道德，演阴符，述黄庭，奥涉理窟，条达圣真，足以为万世之规绳。披云宋君袭教，畛承法轮，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启玄牝，交谷神，不忘千劫之恩，乃纪跨鸾之盛迹，勒苍山之翠珉。其铭曰：

长生老仙，主张化权，吞虚无，吐自然。乘紫云而下游碧海之边，遇甲子天元之会，契重阳多劫之缘。撞百关，通九泉，驱四兽，耕三田，坐洛阳之市井，凿云溪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烟。声名篡敷于凤州，光华照耀于金莲，构灵虚之绀宇，拜朝廷之紫宣。还断东莱之宿债，然后骨肉都融而游宴八霄也。

（《甘水录》卷二）

披云创凿石室颂

章 □

披云之老仙,占龙山之□,凿千寻碧玉之岩,幻数洞黄金之像。玄台共汉月争高,杰阁与晨霞相抗。幸有灵之拱卫,亘万劫而无量者也。

丙申岁七月初九日

门人彝泽秦志安述

（太原龙山石窟）

怀州清真观记

新兴元好问撰

修武清真观,在县北马坊①,全真诸人为长春丘公②所建者。大定初,丘公自东莱西入关,隐于磻溪,十数年不出,天下以为有道者。兴陵召赴阙,取道山阳,爱其风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谓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为之冠,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若辈得居于此,则与滨都、圣水相甲乙矣。”诸人乃乞地于乡豪马子安而得之,积以岁月,庐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田千亩,稻塍莲荡,东与苏门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诸峰,壁立千仞,云烟朝暮,使人顾揖不暇。考之地志,盖魏晋诸贤之所乐而忘返处也。大安初,以恩例赐今名,贞祐丙子③丘公令其高弟刘志敏来居,刘县人,丘高弟也,故④聚徒至百人。兴定庚辰之兵,观毁。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复葺居之,今所食亦千指矣。岁甲午⑤,余自大梁羁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怀来⑥,介于幕府参佐祁文举、郎文炳、赵尚宾,请予为记。冷与房道行清高,皆喜从吾属游⑦,故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盖自神州陆沉之祸之后,生聚已久而未复其半,蚩蚩之与居,泯泯之与徒,为之教者独全真道而已。尝试言之,圣人之忧天下后世深矣,故为之立四民,建三纲五常,士农工贾各有业,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严,夫妇顺,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义礼乐,典章法度,与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养生送死而无憾,粲然而有文,欢然而有恩于圣人之教也。如饥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达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须离,至百世千世万世而不可变,其是之谓教,而道存乎其间。传有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道之行与否,皆属之天。今司徒之官与士之业,废者将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饥者不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诘之者。如皇极书所言,王伯而降,至于为兵为火,为血为肉,元元之厄,适当斯时⑧,人情甚不美,重为风俗所移,幸乱乐祸,勇斗而嗜杀,其势不自相鱼肉,举六合而墟之,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对龙庭,亿兆之命悬于治国保民之一言⑨,虽冯瀛之悟辽主不是过,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衔锋茹毒,迟回顾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惩其末,所谓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杀

心炽然如大火，聚力为扑灭之。呜呼，岂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记[10]。

（《甘水录》卷九，《遗山集》卷三五）

①超案："马坊"，据《遗山集》卷三五补。

②超案：集作"丘尊师"。

③超案："贞祐丙子"，据集补。

④超案："刘县人丘高弟也故"，据集补。

⑤超案："岁甲午"，据集补。

⑥超案："自覃怀来"，据集补。

⑦超案："冷与房道行清高皆喜从吾属游"，集作"房外朴而内敏质直而尚义有似乎墨名而儒实者"。

⑧超案：集在此下尚有"苻坚石朝大业广明五季之乱不如是之极也"。

⑨超案："治国保民"，集作"好生恶杀"；以下集尚有"诚有之"。

⑩超案：集作"六月十六日记"，无年。

清和真人石刻[1]

石高二尺九寸，广一尺三寸。大字一行，行四字，末跋七行，行三十字，正书。在平遥县。

清和子（仙字一个）

清和真人嗣掌大教，四方簪冠之辈，清信之流，不远千里口口受教，辐凑堂下，莫不焚香设礼，以求请真人亲笔仙号手字者。仅二十年间，曾不虚日。得之者莫不朝夕瞻礼，以为保祐辟除之宝焉。燕京大长春宫提点大师口志诚，意真人年老倦于批写，又虑纸墨历以口岁，易为腐口，遂将真人亲书仙号手字，刻诸翠琰，口立于长春宫，口以遗将来，成不朽之计也。且吾邑太平兴国观，亦真人住持之地，是以提点大师潘德冲，亦口彼而立石焉。丁酉岁上元日，西源散人李口子书跋。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按跋为李晋题。《平遥县志》：清和子手书三大字，在清虚观，极似长公。《长春真人西游记》，丘长春本王重阳弟子，以丁亥七月九日归真，遗语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既而清和大师尹公至自德兴，宋公谓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维持教门，君可代吾领之。清和受其托。是清和嗣掌道教之证。清和即尹志平，可以得其姓字。潘德冲亦见《西游记》，为侍行门人，号冲和大师。（又今清虚观有清和真人画像，亦住持之一证也，可以互考。）碑末题丁酉岁上元日，西源散人李（阙）子跋，《通志》金石记，丁酉大德元年跋，为李晋子益。然则可补曰"李晋子益跋"。惟丁酉岁考为太宗皇帝即位之九年，非大德，《通志》误。

建开阳观碑

翰林张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开阳观之羽士，以燕京长春宫提点大师张志素为介，玄衣白

简，晨踏于门，再拜稽首而言曰："景之开阳观，惟先师通玄大师以德起筑，实经其始。惟长春真人以师之厥德克配，实赐之名。其声问发越之所从，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骎骎，遂奄以殁。惟小子实任其责，夙夜孔怀，恐遗前人之羞。敢状其事以告阍者，惟先生盖尝侍翰林，必世之名善为文辞者，所作足以垂后，幸宠之珍文，刻诸玄石，以为不朽之传。"仆亦义其门弟子能述其师之志，理不得让，系之以辞曰：通玄姓杨，讳至道，滦州马城县之灵泉人，其师号通玄，前金之赐书也。自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屦三年，寻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于圜堵，不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过惠州，经灵岩，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为之辨。及知其岩之可以栖真也，脱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谓滴水洞也。惠州神山县官属耆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太清观，实泰和丁卯岁也。贞祐改元，复云水于兴平之间。大朝本观功德主燕京行省参谋国家奴、景州牧王仲温、倅陈玫、润州牧李济暨诸僚佐，稔闻道价，愿得以亲炙。丁丑岁，以状奉州之苏家庄隙地南北二十，东西三里为奇，左龙冈，右混河，前抵铁山，后连雕岭，听其耕凿卜筑，惟意于其间。始披榛伐木，陶甓辇石，内以玄行风动所居，外以艰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营三清正殿，及云堂于西，香积于东，翚飞翼然，方壶宾馆，静密得宜，蔬圃翼张，果林圈列，紫户扃云，秀阴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辟土垦田，积十余顷，虽居徒数百指，其饘粥之计，未尝人有所攖拂。适观之落成，长春真人以中旨赐还，遂趋赴谒名，得以开阳命之。夫阳之为德，固仁明刚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尝累于时之所变迁也。剥之六五，为比则五阴方进，为用则一复未萌，此非困于消乎。乾之上九，为德则太刚欲折，为候则炎炎将焚，此非逼于盈乎。有以全刚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开阳之谓欤。于时为春，于德为生，于气为和，于数为中，前已离乎虚空不用之地，后不至于亢极有悔之时，吾观之得以此命者，岂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刚不至绝，中有以仿佛长春拟议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讳冲，常言先世相袭惟一子，四叶以来，暨以阴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义，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长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坚，及通玄皆为羽衣。通玄性刚明，有志节，然能循循自樽抑，故见于眉宇者，常穆如也。为人推诚，不喜以爱憎相覆掩，凡历艰险，必率先诸人，其馆谷往来羽流，虽倾囊倒困而乐为之，故生平无私积，远近受业逾三百人。壬辰岁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说偈而终。门人营祠于观之东偏而葬之，岁时来会，祭奠不辍。铭曰：

辟户曰乾，如阳之开，粹宇之命，胡为来哉。通玄卜筑，实肖其德，长春合之，球琳一色。于戏通玄，今为飞仙，彼居之安，无特吾前。阳不可亢，亢则凶极，委靡循循，亦几于息。择乎两端，日丽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咸承之羞，中乾而泽，贻此刻文，服之无斁。

（《甘水录》卷十）

德兴府秋阳观碑

滹渊张本撰

大朝庚辰岁，长春真人丘公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辇毂。天子赐近臣金虎符，赍

手诏来聘，仍命使轺所历听便宜行事。太守郊迎，县令前驱，驿驰数万里，以甲骑五百拥卫其行。暨蒙入见，扈从日久，从容赐还，卫送之制，一如初命。将抵燕山，驻车于德兴，且宽跋涉之役也。怀来之野，积岁连兵，遗骨暴露，大翮山之羽士韩志久致而瘗之，方修黄箓之祀，再拜恳公来尸其事。灵应之征，青鸾寻仪，山市为见。既竟，杖登乎大翮之阳，览山川之胜，南望晋山，下瞰沃壤，极目砥平，仰见居庸，乱峰仞耸，燕岚郁黛，如云軿千乘，旌影磨空，将会蓬瀛。而东北视大翮一带诸山，烟霏林缬，苍翠间错，如张百幅锦屏于葛稚川之居。左右两峰，葱翠峭出，如碧幢对侍，肃肃然听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佶曲而下，如玉龙收雨，蜿蜿蜒蜒，而自容与也。公乃停览倚杖而叹曰：“岩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腾沸而莫能干，轮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杳杳乎！时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实，万业翻光，炎曦再丽于西成之隙，此非秋阳之杲杲乎！吾将以仙居构此山，以秋阳名此居。来汝志久，其为我成之。”羽士既诺而退曰：“秋阳之见于书者，曾子尝言之矣，苏子亦赋之矣。吾师复以此名吾观者，岂非其意欲令我辈，内行肃肃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阳之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毕矣。”羽士既服厥命，以虚接物，以严律己，披榛伐木，陶甓构工，亲历艰险，虽顷刻之间不敢优游胁沾于席，既盈十霜，起三清正殿、七真殿、两庑东西方丈、中外二门，翚飞焕然，至于宾馆、云庵、泉厨蔬圃，凡所区处，莫不适宜。玄鹤朝来，白云夜集，栋宇幽敞，花木秀阴，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尝至七百余指，岁种白粮，奉御膳一车入贡以为常。观其规模创制，章章悉备，羽士志尚，亦可见于兹矣。以币走燕京谒文于仆曰：“惟先师之志，惟小子罔克自度以承之，数载于此，若履春冰，若奉槃水，惴惴然惟恐荒坠厥命。今其克保厥终，惟师之精爽在天，无遗其羞。先生盖尝侍翰林，必世之善为辞令者，所言足以传世，幸赐之文，以庇我后人，图惟兹不朽也。”仆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韩氏，韩实闻族，能蹇释于胶，以履百艰，成其师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辞曰：

蓬壶匪遥，讵离于尘，有发其潜，须偶至人。大翮之墟，万山嶙嶙，朝挹清泉，夜宿白云。云何代邈，寂尔无闻，岂彼开泰，亦有其辰。谁知秋阳，冥俟长春，一入品题，倍出精神。烟岚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庑区分。居能倡玄，静可安仁，尺材心计，块石手亲。非彼羽衣，自乐百勤，师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则弊，匪增莫新，尚告将来，视此刻文。

（《甘水录》卷九）

紫微观记

元好问

东平左副元帅赵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弃家为全真师，师郓人普惠大师张志刚，居寇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师，改号紫微观，赵侯为之起殿阁，立堂宇，至于斋厨库厩，所以奉其亲于家者无不备。岁乙巳九月落成，请予记其事①。予为之说云：古之隐君子，学道之士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后世或附之黄老家数，以为列仙。陶隐居、寇谦之以来，此风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王建鼻祖，乃踵开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号，置阶品，立范仪，

号称神仙官府，虚荒诞幻，莫可致诘。二三百年之间，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极。黄冠之流，官给命书，以散郎与大夫之目，循历资级，无别省寺。凡冥报之所警，后福之所开，则视桑门所前有者而例举之。始欲为高，而终为高所卑，始欲为怪，而卒为怪所溺。其徒有高举远引者，亦厌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犹一二见焉。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陁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②。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③。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无渊静之习，无禅定之业，所谓举桑门以自例者则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厌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见，况附于黄老家数以为列仙者，其可得乎！呜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扫地之日久矣，是家何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争夺之际，天以神道设教，以弭勇斗嗜杀者之心耶？抑三纲五常将遂湮灭，颠倒错乱，人与物胥而为一也④？不然，则盛衰消长，有数存焉于其间，亦难于为言也已。侯名天锡，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虽在军旅，而文史未尝去手。尝与奉天杨焕然读徂徕石君唐鉴，至论释老家，慨然以为知言，决非漫为风俗所移者。是观之作，特以养志云。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记。

（《遗山集》卷三五）

①垣案：观为冠氏令赵天锡建以奉其母，记为遗山客冠氏时撰。天锡以元太宗十二年庚子（一二四〇）卒，乙巳（一二四五），天锡卒后五年矣。《佛祖通载》卅一载此记，作癸巳（一二三三）九月，当得其实。

②垣案：根本义与实修法、处生法。

③垣案：流行状况。

④垣案：流布理由。

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五寸，二十七行，行四十三字，正书。额题"重显子返真碑"。在唐县。

河东高鸣撰并书

浑源刘郁篆额

重显子，单州琴台人，陈其姓，道益其名①，重显子其号也。族膏腴，弟昆三人，伯氏仲氏皆以侠闻。子性寡淑愿，言动恂恂然，故独为父母所钟爱。自侗丱不作华羡事，闾里耋艾咸异之。客有过其门，顾曰："是儿风骨不凡，它日必有高世志。"金大定间，全真教方行，子闻而悦之，以霅山灵真子道統所在，愿执敬杖屦，已而妙与神契，肯綮不少经。盖灵真子得其传于丹阳马公，马公亲受大宗师重阳子付畀，于兹四世矣，故其所至，加于人一等。竭再闰，辞去，将逃空虚不可得，乃起环堵寂寞之滨居之，纳缶自牖，日裁一食，嗒焉似丧其耦

者。无几何，厥问四驰，向往者日甚，至户外屦满，犹有列御寇未见伯昏瞀人时气象。子惊焉，去之商河蒲湾，卒以环堵成其志。既恐无以善其后，复行化诸方，抵武川与至人长春丘公遇，公告曰："天下名山洞府，非有道者孰能与世传。大恒之左麓，尝为抱朴子栖隐，因名葛洪山观。木石巉秀，泉壤沃洌，四时之气清而煦，或者其然乎，往哉汝宜。"至之始，年谷大穰，物无疵疠，于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自邑长郊大夫如所谓安侯者，莫不油然动乎其衷矣。凡期有六旬，清虚宫成，自尔徒学愈众，诜诜为一境冠。壬辰[2]冬十月十八日，雨木冰林，濛如缟素，子作曰"我将观化"，怡然书颂而逝。既棺，举之甚轻如空，人谓尸解云。享年八十有一，甲午始葬于西岩之阿，幸求朝廷赐号洞虚真人。又四年，门人韩志懿、郚志终、贾志玄状子之行，介吾方外友赵虚白来乞铭，辞弗克。尝试论之，凡物衰盛，存乎其人。夫全真之教兴，由正隆以来，仅百余载。以九流家久且远视之，宜若滥觞而未浸也。今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非存乎其人而何？娴子挺然奋起，闳衍之气超出寅等，而所度弟子又无虑千人，其剧者如高志筌、史志筌、赵志完辈，例能光扬羽翼，扩其师之意，故在处若庵若观，营建至百所，讵可谓能也已。虽然，因缘际会，亦非偶然者。为之铭曰：

得于天以全，得于人以传，得静笃于穷年，道其舍旃，伟哉此贤。河出昆仑，百流一源，大玄圣之门，而复反其根，名永长存。

甲寅年[3]秋九月二十有八日门人刘志通贾志玄范志静张志举青志玉赵志充继志山等立石

宣差马爱里哥　宣差程德清　宣差李志通　唐县元帅任祐　完州元帅甄道基

唐县长官王珪　县丞毛瑛　县尉刘瑀　关防官李□　保举官张玮

宣差顺天府路权万户张毅

宣差顺天府路宣授千户权万户贾辅

宣差顺天府路河南等路军民万户张弘基

宣差顺天府河南等路万户兼三叉口军马都总管张柔

匠人黄山石端刊

（艺拓）

①垣案：《〈长春道教〉源流》五作志益，未见此拓本也。

②垣案：太宗四年，即金亡之前一年。

③垣案：元宪宗四年。

通仙观记

元好问

直王屋县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冈，丘阜连属，于华盖峰为近，而紫溪之水所从出，仙人燕君旧井在焉。开元中敕置阳台宫以居司马炼师，近世乃于宫之左别为通仙观。通仙观者，初为秦和道院郝志朴实居之。崇庆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为崇建，堂宇廊庑，斋厨库厩，以次而具。历兵乱，得不废，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阳人，淳素有守，披剃

棘，拾瓦砾，不阶一篑之助，积数十寒暑，而后有所就。承平时，朝上方者率取道于此。宾客之所食息，几与阳台等，皆欢喜承事，无虚过者，而未尝丐贷于富人之门，人用是重之。郝之后有李存道义之，义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庄周、列御寇之学，五经诸子亦所涉猎，妙于琴事，以自娱而已。或谓其于异书有所得，而不以传也。戊戌之秋，予客济上，守素为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记之，则他日莫知所从来，吾二师者亦将湮灭而无闻，敢再拜以请。"袁往年从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师明道为介，故为记之。

予尝究于神仙之说，盖人禀天地之气，气之清者为贤，至于仙，则又人之贤而清者也。黄老庄列而上，不必置论，如抱朴子、陶贞白、司马炼师之属，其事可考，其书故在，其人可想而见，不谓之踔宇宙而遗俗，渺翩翩而独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称材智绝出，事物变故皆了然于胸中，宁若世之昧者，蔽于一曲之论，徼幸万一，徒以耗壮心而老岁月乎？壬辰之变，人有得炼师所藏丹诀于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览八极天，老相风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从六宫宫主，悉以天众会于天坛云台，论三洞秘文普明法要。问答已竟，太一现深明轮间，云轩羽盖满空界，山川云日，黯无晶光，元真拜跪于斋坛之上，晻暧之际，太一与无央仙悠隐于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后记云："余留于王屋清虚洞侧，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华，玩其真迹，味其经旨，乃知龙章凤篆，与世绝殊绝，圣法仙经，暨凡文异轸。徒怀怅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习弥久，探赜渊微希，仿佛而已。又睹真皇宝篆，及知上古帝王，丹宝并传，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宝授益，事禹日浅，民不归益而归启，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刘君而下又忘继之者，可胜悼痛。维玉匮秘文，流运道气而有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诚万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宝，复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记以岁月考之，知其往中岩时所藏也。夫玄学之废久矣。惟玄学废，故人以学仙为疑。今夫居山林，弃妻子，而以黄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则世间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况出世间乎？依依之与游，愦愦之为曹，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丧面，败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谓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见耶？呜呼！灵都真境，自昔闳衍博大真人之所往来，乃今求自拔于流俗者而不可得，于此可以观世变矣。因并及之，以为素隐行怪欺世盗名者之劝。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记。

（《遗山集》卷三五）

长春观公据

碑高一尺四寸，广二尺三寸，廿行，行二十五字，正书。额题"皇元圣旨"，在凤翔。

磻溪谷长春观四至开具于后：东至分水岭，西至原上瓦谷，南至山，北至官道。观地四至分明，尖连检照准此。

凤翔总管府公据，据全真道人张志稠等连状告称：前去磻溪谷复建掌教丘真人古迹长春观院宇田地，在手别无凭验，恐有妨障，乞给公据事。奉总管钧旨，照得本人所告是实，

先来钦奉皇帝圣旨节文，该汉儿国土里，不拣那个州城里达鲁花赤並长官，管匠人底达鲁花赤每，这圣旨文字里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根底胡木剌、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蜜昔吉，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搔扰，不拣其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我每的圣旨里不依的，不拣甚么人断按答奚死罪者。总府除已钦依外，今据全真道人张志洞等告给公据，前去磻溪谷重建长春观院宇合行给付者。

全真道人张志洞、梁志正、康志和、孙志冲、杜志春、卢志清、冯志通、焦志真、金志圆

右今给付道人张志洞等收执。准此。

戊戌年闰四月二十八日给。

治中凤翔副都总管冯（押）

同知凤翔总管府事巨（押）

凤翔府都总管高（押）

（艺拓）

鄠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

前鄂州教授雪溪遗人俞应卯撰

祖师重阳以全真名教者，即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为万善之原也。号之为师之祖者，盖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体，大而无外，细而无内，道之用，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不以尧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贤而有余。何者，盖元气敷施，阳以刚之，阴以柔之，木金水火以布列之，此气也，人得之所以为人也。太极浑浩，健以行之，顺以立之，仁义礼智以纲纪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赋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为嗜好夺之，则为强暴失之，不为名利汩之，则为忿欲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则天下宜乎无善人，无善人则国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为帝王师，可以为后世法，推而行之，则无非饮纯饫朴之俗，神而化之，岂有茹名嗜利之风。子云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污，所以有投阁之骇；子房识此，所以成相汉之业，所以成赤松之游。斯道也，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修之则吉，悖之则凶，信不诬矣。惟黄帝师是道于广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尧之天下，师是道于巢许，而万国宁；武丁学是道于甘盘，而商中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且太上玄元生于三代之时，尝为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为，遂著道德之编以贻后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岂不与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华真人生于战国之时，尝为漆园吏矣，因天下争夺，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于道以示诸人，曰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盖亦与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追西汉之四皓，以是道定国本之计于一言，东汉之严光，以是道契中兴之主于平昔，至于晋、宋、齐、梁，历唐暨宋，时虽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许旌阳、葛勾漏、陶隐居、寇谦之、司马子微、东华、正阳、纯阳与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当时之君。其正阳、纯阳，阴阳不测之神，至今常显于寰宇之内，故重阳祖师得以继是道之正传，全一真之妙理。师本醴泉人也，姓王氏，于金朝初兴之日，举进

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资秀伟，方瞳荧荧，美髯郁郁，奈何道与时违，故不以轩冕利禄萦其心，常以水竹烟霞乐其志，遂卜终南刘蒋而居焉。一日，遇钟、吕于甘河，传是道之妙诀，以重阳为号，以嘉为名，于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继而策杖出关，东归海上，有问其故，则曰我向丘刘谭里捉马去，人皆未谕其旨。未几，从游者七，其所亲侍者四，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是也。号马为丹阳、谭为长真、刘为长生、丘为长春，西还抵汴，遽谓门人曰："东华、钟、吕之约，不敢愆期，吾后事在刘蒋。全真之教，汝辈当勉之。"言毕，具汤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巨卿、贤士大夫，无有不赴吊者。既而四师肇仙榇以入关中，遵遗命而葬刘蒋。事毕将归，四宗师憩于秦渡镇真武堂茂树之下，彷徨然犹有慕师之戚，执手分袂，各述其所蕴之志，俱不负祖师之嘱。长春隐于太公之磻溪，长生寓东周之瀍水，长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阳反筑室于场，为今之终南重阳万寿宫也。自是全真之教渐兴，师宗之德益著。于兴定间，有景慕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经营宫室以奉香火，恩例赐额为志道观。值金祚将终，民多凶暴，观宇灰烬。恭惟大元圣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绥定，百废俱兴，惟志道废址尚存，荆榛堙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经秦渡，载睹故基，慨然有过河洛思禹之心，对羹墙见尧之感。遂命门人骆志通鸠工事材，构殿宇，聚徒众，恢拓乎宗师之迹，增光乎玄教之风，使一祖四宗之德业，为可大可久之基，岂不伟欤。予于暇日，徜徉殿宇间，览纪事于碣石者，与道体往往相违，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袤四真之事迹，丐予属文纪述其事。尝观太史公序九流之说，儒与道特冠于众流之上。道之与儒，同此一理，儒之与道，同此一机，通其变则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则天下无善教，若非圆机之士，不足以论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师之有，且祖师以全真名教者，岂非吾儒真实无妄之理乎！其炼形修性，岂非大易穷神知化之妙乎！方其护祖师之柩，归而克葬之后，高弟能继志述事者有之，庐其墓侧者有之，于斯时也，何异乎吾夫子殁，而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之意欤？及其长春宗师被诏北廷，而好生之德感动人主，转不杀之机于一言之顷，于斯时也，又何异乎吾孟子告时君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之仁欤？由是观之，则祖师所修之道，宗师所继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则又足以救天下之治乎，大非秦皇、汉武之时，方士杂学之比，亦非晨门、荷蓧之徒，长沮桀溺之辈。观今日书同文，车同轨，四海之内晏然，朝廷之政清肃，然后知植海棠之意，不诬于其先，丘刘谭马之事，有验于其后。噫！是道也，自常情观之，神妙难测，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虽遗世独立，而尊君亲上之心常存，虽退遁隐居，而爱人利物之仁愈切，即无思无为之诚，以显其有感有应之理。在宗师既能神知来而智藏往，于门人又能继其志而述其事，岂不有补于圣明之朝乎！非志于道，其孰能与于此哉。从而赞之曰：

道体浑浩兮无臭无声，阴阳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潜沦隐兮升降八纮，惟人为贵兮万物之灵。原始要终兮故知死生，嗜欲之汩沉兮出入莫测其心，列仙之相传兮祇欲全乎无极之真，不先觉于重阳兮孰开妙理于我人。为道之纪纲兮禀备乎二五之精，志道复古兮奂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备而德纯，一祖四宗兮亘万古以皆春。

（《甘水录》卷九）

神清观记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观之称于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宫宇之盛。非宫宇则无以示教，非山水则无以远俗，是二者难于兼得，虽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与焉。崞之神清观，通玄大师云阳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则五台、滹水在其东，崞山、正阳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涯阳武前高，北有雁门地角大和如野。其宫宇则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云堂丈室，斋厨库厩之属，饰之以金碧，树之以松槐，环之以园圃，辉映远近，崞人崇奉之日久矣。始涂阳王朴与州长阎镇诸公，协力兴建，疏邀云阳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和真人赐之也。乙未春，会真人适终南，道由忻崞之间，云阳子偕耆宿官僚迎谒，至则憩于神清者月余，遂以其观归之。汾晋诸观归于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未几，真人还长春宫，云阳子承命以扬志应知观事。庚子秋九月，云阳子从綦清真抵燕，请真人西行，改葬重阳师祖于刘蒋间，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赖父师道荫，洒扫神清已数年矣，今栋宇粗备，簪褐幸集，岁屡熟而人安且和。及此闲暇，无文以纪之，窃惧其事迹之泯没于后也。"俄以知长春宫事抱真大师张德方为介，来乞文勤甚。粹盖尝察云阳子为人矣，心淳而气和，量弘而行峻，众中混然不自露见，然四方耆旧咸推其为有道之士，兹神清所由兴也。山水之秀，又皆萃于观之左右前后，岂天设福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庙貌既盛，教风既行，云阳子不敢以为己有，会遇大宗师而出之。若王朴、阎镇与其一时耆宿官僚赞成道缘者，皆当大书特书，而播清芬于无穷也。然神清之为观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宫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余所罕及，卒被大宗师之光明造化，将见卓然立于天壤之中，亘千百世而独存者矣！粹尝许云阳子观记，久而未暇为也。闻其归时，嘱抱真者辞意恳切，故为之书其大略如此。惜乎云阳子已西，欲问其详，不可复得。他日傥能西游，过云阳子于神清，瞻其宫宇，览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尽者，尚当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记。

（《甘水录》卷十）

天坛十方大紫微宫懿旨及结瓦殿记

两截，上懿旨，下碑记。懿旨十一行，行字数无定，后并有蒙古字三行。下记二十九行，行五十一字，正书。在济源。

皇帝圣旨里依旧行东宫事也可令敦大皇后懿旨并妃子懿旨：道与平阳府路达鲁花赤管民官：据沁州管民官杜丰雕造道藏经并修盖等事，可充提领大使勾当者。你不得功夫时节，你的娘子充提领勾当者。兼不以是何头下官员人等，无得搔扰，如违，要罪过者。准此。

庚子年三月十七日（下有三行蒙古字）

本宫道士钱志通摹勒上石

天坛十方大紫微宫结瓦殿记

三洞讲师井门酎泉圆成子李志全撰

灞河彭城钱志道书丹　　　阳城元亨刊

谨按唐杜天师广圣义释序云：太上老君将显明大教，布化万方，以谓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阙宗主，乃师事玉晨大道君。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审道之本，洞道之元，生于亿劫之前，蔚为万气之祖。天尊为五亿天之主，亿万圣之君，所以道君为老君之师，天尊为道君之师。三尊既立，各居一境，即始气为玉清圣境，号清微天中，元始极尊所制也；元气为上清真境，号禹余天中，灵宝道君所御也；玄气为太清仙境，号大赤天中，太上老君所治也。总摄于大罗天上，玄都玉京镇于其巅，极道之境，高而无上，三圣虚寅，万帝朝轩，所由造天地，生阴阳，悬三光，运五行，育群品，殊四裔，洞天棋布，福地区分，仙官神祇，各有典司，察人间善恶功过而赏罚之。劫有成坏，而道体常存，运有兴亡，而玄门弗闭，是以方方设教，帝帝为师。凡修建宫观者，必先构三清巨殿，然后及于四帝二后，其次三界诸真，各以尊卑而侍卫，方能朝礼而圆全，无慊于焚修资奉之心，相称于祝寿祈□之地。今此上方紫微宫者，乃清虚小有第一洞天，优处中华，群仙朝会，东莱披云真人乘道运恢弘，国朝崇奉，思欲增修贲饰，遂令门众撤去旧来殿庑，以卑隘朽坏故也。命提点崔志明等抡新材植，崇峻基址，新构大殿一座。既成，忽逾三载未能结瓦，道众议言，昔披云师真欲以纯琉璃瓦覆之，有道人薛志□能其事，忻然愿结此胜缘，然共计买锡资并酬诸工匠价，约用白金伍伯两。方竭力营办之际，遽遭岁旱，众恐半途而废，不果如愿，提点李志昭首唱曰："仆往年于沁州杜长官暨王夫人处得施物状，奉道多年，盟心喜舍，曾许王、杜二仙官所主小有洞天结缘，试托圣贤阴祐，往祷之。"众释然忻跃，乃与一二志友，徒步千里，款侯门。礼谒毕，具说天坛上方结瓦琉璃宝殿阙费之事，艰剧之由。长官、夫人一闻言而俱便首肯，乃曰："某等昔年钦奉朝旨，令提领雕造三洞藏经，兼修建诸宫观事，素有增饰上方念。今提点又言，正符前意。弊家虽财力浅薄，愿落成之，费用然多，更无他适，直圆备三清大殿了耳。"志昭等起谢，不□赞美，若非宽大长者，未易肯办此一段奇事。即退而谓志全曰："兹侯一门，自于长春国师几前亲受法训。长官名德康，道号保安居士，汾州平遥县人氏。夫人名体善，道号悟真散人，平阳府录事司人氏。其信道纯熟，方今天下所共知，然于后世何尔。宜述其结缘造福诸处师德，悉皆布施功德无限，成一通碑词，志昭等当刊诸翠琰，永传不朽，且以励其余，不亦可乎？"仆怃然顿辞以荒鄙不敏，当审求大手笔能文者铭之。吾宗特不允他托，遂援古摭实而应命。然世间或有一奇木怪石，片善独行可纪者，尚前哲镌石而文饰之，何况尊敬虚玄真圣造物者乎，不啻霄壤悬隔。老氏昌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宣□喟叹，君子周急不继富，复称博施济众。仆窃谓居士、散人深符玄圣、素王之训旨，将见垂裕后昆，德厚流长矣。乐道其所以然，幸览者以意逆志焉。

时大朝岁次庚戌八月日

济源县坊郭施石人席愿同男席汝砺同施人靳润

本宫提点□志简(县)副提点李志昭　知宫蒲王屋县次官李成立石①

沁州玄都万寿观住持赐紫通真大师杜志椿助缘

结瓦琉璃殿功德主夫人悟真散人王体善

结瓦琉璃殿功德主沁州长官保安居士杜德康

（艺拓）

①超案：此行立石者原为地方长官，后上半行被磨去，另刻道士名，"县"字为磨灭未尽者，"点"、"昭"两字下尚可依稀认出原为"长"、"官"两字。

重建修真观圣堂记

李俊民

按图经，修真观在东门内街①，南宋大观戊子陈迁孟新堂之故基也，值大金贞祐甲戌兵火而毁。煨烬之余，瓦砾堆积，二十八年间，无一人刮目者。女冠张守微与弟德忠因逃难四方，俱获生还，欣然有起废之念，乃求访本观遗迹。道士李君净历历而告之曰：此殿堂也，此道院也，此客舍也，此堵而环也，此圃而蔬也，此井而饮也。既得其详，于是首建圣堂三间，为修敬之地，复夷荒穰，剃恶草，出墙根而筑之，仍为后图。是堂也，经始于辛丑十月甲子，次年三月丙戌工毕。始终其事者，郡侯段公暨夫人卫氏。守微晋城县高都管乐南中社人，幼妇赵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舍俗出家，礼太原榆次县专井村玉真庵洞妙散人杨守玄为师，师乃长春真人门下宁神子所引度者也。传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笃，守志也确，肃而庄，强而敏，新故而洁污，萧爽峻逸，虽在城市，有林下风。异时天上定归王母之家，今日人间获睹飞琼之室。弟德忠及妻王礼善②，益加归向，皆生无上道心，男留住、女梅儿、庆仙、宜哥、满惜，告成之后，伏愿免离五苦，延纳百祥，中外存亡，同证妙果。壬寅年③五月初一日记之堂上，以警来者。

（《庄靖集》卷八）

①垣案：泽州。
②垣案：弟之妻也。
③垣案：一二四二。

太古观记

元好问

全真师郝君，初自宁海来赵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倍婿郭长倩为真定少尹，过州问知师处，率家人致谒，师瞑目不为答，长倩夫妇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请师住真定之太古观，不之许。及长倩赴召，乃往居之。师燕坐既久，心光内映，大易之学，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严挥斥，公人以为玄门之临济。间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验。道价重闻达京师，卫绍王崇庆初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师东归不五六年，而观废于贞祐之兵。岁丁酉，师之高弟范炼师自东原来，裴回遗址，有复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参佐赵侯国宝之夫人冀氏，出奁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庑斋厨，下及用器，无所不备，堂众岁费，亦时给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归，炼师馆予于庆源道院，为予言："冀今殁矣，致力于吾门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记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为全真道，予尝问子之道奈何，寂然举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块然无营，又似

夫为浑沌氏之术者。"① 予北渡后，从炼师游既久，益以敬之之言为然。是家自皇统以来，起于丘、刘、谭、马诸师，而郝君于诸师为方外眷属。今太古集所载言词，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诬者。世人知君之道盖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爱为起庭宇，治场圃，若营其居室然者，岂以名取之乎？冀氏龙山大族，名士京甫② 之伯姨。炼师说其诚实知义理，中岁授道书即有所得，其尊师重道，盖有所本云。

（《遗山集》卷三五）

①垣案：此《灵虚观碑》语。

②垣案：冀禹锡。

太古堂铭

元好问

广宁全道太古真人宁海郝君初入道，习所谓以苦为乐者，块坐赵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后，高弟范炼师复来赵州筑环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请住州之天宁观。后十年，真定幕府参议赵振玉起堂于天宁，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贾道成因立真人像于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笃于大易之学，其以古道自期者盖天性然。余尝读太古集，见其论超诣，非今日披裘拥絮，囚首丧面者之所可万一。癸卯冬过庆源，馆炼师所居，乃为作太古堂铭。其铭曰：

宇宙一途，万物并驰，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万年，后天为期，虚室生白，嗒焉自遗。故曰存乎人不系其时，居今而行古，岂季末之能漓。玄学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处，旦暮见之。彼傣隐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复者，殆昨暮儿耶。

（《遗山集》卷三八）

长春庵铭

元好问

淮安张泽之为予言，福昌之东韩城，长真谭公归隐之迹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谭公之故名之曰长春庵。志明初隶唐州营卒，在诸黥中独以性行见称，其主狱囚有矜悯之实，饥饱寒暑，每为调护之。既久，转将领，资产亦厚。一旦与道人语，慨然有高举远引之意，即弃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请还。志明确然不移，遂入嵩山师事紫虚于大师及郎仙翁积年。避壬辰之兵，东之海滨。乱定还洛阳，筑环堵于韩城而居之。道俗归向，以为坚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谭所居而奉之。今年过八十，神观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为有所养者。长真为得人矣，幸吾子为之铭。泽之予旧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参用溪南诗老辛敬之之语为作铭。铭曰：

其兼爱也杨，其苦节也墨，有许行之树艺，有头陀之缚律，其淡然无营又似夫修混沌氏之术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实相，即空而法身，执妄而执真，吾知有

存乎其人而已。

(《遗山集》卷三八)

皇极道院铭

元好问

虚白处士赵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为业，发源语孟，渐于伊洛之学，方且探三圣书而问津焉。计其真积之力，虽占候医卜，精诣绝出，犹为余刃耳。道风既扇，旌车时征，曳裾王门，大蒙宠遇。三年，以母老得请归。在镇阳行台，奉被恩旨，发泉公帑，筑馆迎祥观之故基，是为皇极道院。年月日，某实叙而铭之。处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虚白其赐号云。

圣学心传，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尔秉彝，有物有则，厥惟背驰，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佽其擿埴。于帝其训，王道正直，福自尔求，如敛而锡。咨尔虚白，虑然后得，言以道敷，中由权执。贤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万谷之实。善颂善祷，香火晨夕，恭惟君师，永建皇极。

(《遗山集》卷三八)

神山洞给付碑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八寸，十二行，行十九字，正书。在掖县。

皇帝圣旨里宣差莱登州长官都帅：伏见莱州神山洞乃古迹观舍，屡经兵革，未曾整葺。今者幸有披云真人纠领道众，虔心开凿仙洞，创修三清五真圣像，中间所费功力甚大。其山前侧佐一带山栏荒地，除有主外，应据无主者尽行给付本观① 披云真人为主，裨助缘事，诸人不得诈认冒占。据此须议给付者。

右给付披云真人。准此。

乙巳年正月 (印) 日

(艺拓)

①超案：在此下有"无粮地三百亩四至大路"十字，为后人所加者。

宋披云道人颂

碑高三尺二寸，广二尺二寸，两截刻。上颂，下圣旨。篆额题"宗主宁神广玄真人像"。上截五行，行五字。下截二十四行，行二十九字。

真人遗颂曰：坦荡逍遥客，无拘自在仙，身似钻泥藕，心如出水莲。

（右上截，并有像）

钦奉皇帝圣旨里皇后懿旨里提点陕西教门重阳宫事：据平阳府浮山县清都观孙志玄、孟州王屋县灵都观郝志恭、赵志深等状申，禀覆鱼张先生出家源流宗派等事。今来俺思量，忆得当时随长春师父赴朝廷宣诏回，至癸未年七月间，到西京阿不罕宣差楼子上，其日张先生来，俺将引见丘师父去来。师曰："这先生从何处来？"张先生答曰："从代州神岗观来。"又曰："拜谁出家？"答曰："并不曾拜师，在家时常供养怀州刘老先生，屡曾受他指教。在后操舟泛海，值寇劫了财物，空舟而归。惆怅间，忽见一道者青巾麻袄，指以玄要，言讫忽失所在，方悟非常人也。以此遂飘蓬云水，访道寻师，蹉跎至今，幸遇师真。更冀慈悯，不弃愚鄙，纳为役者，洒扫门庭，诚愿参礼真人为师父。"于是虔恳拜礼，移时不已，师遂诺之。后忽闲暇，又炷香师前，参长生修炼之道。师曰："大道虚无之理，匪在语言。虽然，俺且举其梗概耳。大抵只是要积功累行，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动则安人济物，静则转要降心。更有证明心地之事，咸符至理，不可一一具言。"师遂许曰："此人乃教门中英杰也！"此时训与法名曰志谨，赐号宁神子，即便拜受讫。本宫据此来申。今将前件实迹抄录在前，仰张先生门众等照用者。

右下灵都观。准此。

乙巳年八月　　日给

清虚大师提点陕西教门事綦　　（押）

（右下截）

（碑阴灵都万寿宫之图）（上图下诗）

披云宋天师题

东西并列玉阳山，中构灵都气象闲，石榻昼看云淡淡，虚堂夜听水潺潺。玉真成道登仙府，羽士栖心炼大还，丛桂珍禽方外景，更于何处扣玄关。

憩鹤台

缑山得道赴蓬莱，鹤驾飘飘憩此台，游宴只知天乐广，从教下界屡飞灰。

金莲泉

道侣殷勤凿石渠，金莲泉脉入灵都，瞎穿竹径仍清冷，为我烹茶涤酪奴。

唐玄宗御书额

只因帝妹学成仙，亲篆碑文立殿前，光宠玄门千古盛，今逢真教复敷宣。

不老泉

山下希奇不老泉，□潜秋出溉芝田，一湾湛湛明无垢，每岁中秋印月圆。

平阳洞

平阳石洞本天然，上有幽林下有泉，野客栖迟堪养道，达来无处不成仙。

鸣钟泓

数仞悬流聚一泓，时闻渊底巨钟鸣，多疑惊觉骊龙睡，恐失明珠故作声。

橄杖石

得道仙人不易寻，故宫遗迹古犹今，苍苍片石千山月，官杖凿开玉赞深。

仙人台

九天仙乐奏天风，仙子来时碧海空，台下望仙仙不见，彩霞零落暮云红。

提举许德仁提点于道海

本宫住持孟道广立石

（艺拓、上拓）

北极观懿旨碑

碑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九寸，十八行，行十五字，正书。

皇帝福荫里公主皇后懿旨，道与卫州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匠人官员每者：据汲县城隍庙北极观、刘村岱岳观、山彪村长春观，俱系燕京大长春宫掌教真常李真人的宫观。那底俺每不是功德主那是么，教大众在意住持，与皇帝、皇后、太子、诸王、诸子告天念经祈福祝寿万安者。应系有□□观地土、园果、房屋、孳畜，不得教人强行夺□□过往一□使臣往来军马并诸□□等，不得观中安下搔扰。如有违犯□人，照依先□□皇帝圣旨治罪施行者。右付卫州汲县北极观常住收执。准此。

乙巳年五月初十日，图剌里写来。

赐紫金冠纯真大师王志坦

□□岁□月十□知观李志纯上石

（艺拓）

通真子墓碣铭

二十一行，行五十九字。额同首题。

遗山真隐元好问撰

济上李庭玉书丹并篆额　　石工元亨刊

通真子讳志安，字彦容，出于陵川秦氏，大父讳事轲①，通经博古，工作大字，为州里所推重②。父讳略，字简夫，中岁困于名场，即以诗为专门之学，自号西溪遗人，诗殊有古意，苦于瑚斲而无迹可寻，当代文士极称道之③。生二子，通真其长也。自蚤岁趣尚高雅，三举进士，而于得丧，澹如也。贞祐初避乱南渡④，西溪年在喜惧，亲旧以禄养为言，不获已，复一试有司，至御帘罢归。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稍取方外书读之，以求治心养性之要。既而于二家之学有所疑⑤，质诸禅子，久之，厌其推堕滉漾中，而无可征诘也，去从道士游。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略数语即有契，乃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箓，且求道藏书纵观之。披云为言，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仅存⑥，吾欲力绍绝业，锓木流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独善一身，曷若与天下共之？通真子载拜曰，□□谨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书平阳玄都以总之。

其于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出于其手者为多。仍增人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传附焉。起丁酉，尽甲辰，中间奉被朝旨，借力贵近，牵合补缀，百方并进，卒至于能事颖脱，真风遐布，而通真子之道价益重于一时矣⑦。通真子记诵该洽，篇什敏捷，乐于提诲，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虽日课校雠，其参玄学，受章句，自远方至者，源源不绝。他主师席者，皆窃有望洋之叹焉。宝藏既成之五月⑧，谓徒众言："宝藏成坏，事关幽显，冥冥之间，当有阴相者。今大缘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参半，天无阴翳，忽震电风烈，大木随拔，遽沐浴易衣，蜕形于所居之樗栎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实、郭志希等⑨，以乙巳年正月奉其衣冠宁神于天坛之麓，披云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于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识通真子之大父，闲居嵩山，与西溪翁为诗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与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实辈百拜求为其师作铭。今年春二月，刘志玄者复自济上访予新兴，冰雪冱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况于平生之言⑩。乃为作铭，使刻之松台。其铭曰：

昔在穷桑发真源，啬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轴旋，坏劫欲堕未开前。道山绝业畴当传，百千亿劫了大缘，若有人兮静以专，向也易老同初筵。玄纲力挽执我先，苦节终志执我坚，网罗落简手自编，寒暑不废朱黄研。琅函琼笈閟九渊，垂芒八角星日悬，司功会计差上迁，乃今出蜕鸟飞翩。安常处顺古所贤，死而不亡岂其然，华阳九障名一焉，岂不委形殆宾天。为复延康转灵篇，为复蕊珠参七言，为复虎书校三元，为复逸度论九玄。宁当马蹄烧紫烟，宁当麟角□集弦，宁当千□□□□⑪，宁当七祖归枯禅。松台有名鹤千年，我相夫子非顽仙。

戊申年九月日济源遇真观门人唐志清史志冲赵志久杨志素张志久史志通（下缺）·

□□□□□□□志□□宫李志□任志□史志烈胡志谦高志清龙祥观蓮志玉洞云观李志远清乐观刘志柔长生观周志全

（艺拓、《遗山集》卷三一）

①超案：碑无"讳"字。

②超案：碑无"推"字。

③超案："当代"碑作"一时"。

④超案：集无"贞祐初"三字。

⑤超案："要既而"，集作"实"。

⑥超案："州"，碑作"岑"。管岑为山名，在州东北。

⑦超案："益"，碑作"亦"。

⑧超案："宝藏"，碑作"藏室"。

⑨超案：集无"郭志希"。

⑩超案：集无"况于平生之言"。

⑪超案：集漏刊"宁当马蹄烧紫烟"以下三句。

崇圣宫碑

元明善

太虚杳冥，道□有郁罗之台，世人闻而莫之能即，乃拟极楼观之广，将以致夫神人。福区灵境，浸如王侯居。晋宁之崇圣宫，亦犹是已。宫在郭北真常观之左，渊静大师杨道源既创真常，隘其居，戊寅年之所别创也。初号乾元，观中突起殿陛，祠玉清、上清、太清三天尊，辟朱门为三，缭以修廊，七星堂以祠璇玑，南昌宫以祠司命，通明阁以祠昊天上帝。旁列库寮庖湢，轮奂宏丽，群士雍容游息，于斯甚都。越二十六载，秋地震，屋尽圮，惟司命祠独存。明年十月望，渊静遁化，弟子执古澹然明德大师卢道恭既葬其师之冠剑，乃曰：予也受于师之传，徒属乃来，恶乎庥诸，矧神明之栖尚亦无所，将何以寓□道。乃□旧位，营而构之，成咸如初。改今号曰崇圣，从教主真人命也。渊静，洪洞龙泉人。父讳遇，母张氏。生而颖悟，年十二受业道门，去丹阳真人为第五代云。得年五十有八。道恭，临汾郡人，父珪，又能广其业，兹宫日益隆也乎。予重郑秘书立请，乃与铭。铭曰：

大霍苍苍，汾水洋洋，而镇而浸，华居晖煌。昆仑阆风，恍忽帝宫，鳌乃不驯，骞腾大荒。万物刍狗，橐籥阴阳，坤灵失职，师诉上皇。我谷我神，庸何能伤，堰云填霾，横榱架宲。蠢卉屯阴，钟鼓锵锵，师去不来，风旌悠扬。群徒望道，冠珮相羊，凤羹麟脯，玉醴金浆。四民献供，日月垂光，有来于兹，其乐永康。

（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五）

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

碑高三尺七寸，广二尺一寸，三十二行，行六十四字。正书。额同首题。

大道出乎天，历世不变，人弘其道，虽亡若存。盖灵明点于胸中，逍遥乐于物外，（下缺）尊师莹然子其人也。师本密州胶西县农家子，十六岁舍俗，因梦警悟，遂礼长生刘真人为师，学道则玄妙顿觉，读书则经史该通，虽诸子百家之说，无所不□，尤精□易象。后悟玉阳、太古二仙之真□，受长春丘真人之（下缺）来□路汴梁之地。正大间，遂国多难，师以不拘礼法，或有设疑，指为细人，师亦不为□姑□之，遂为吏所捕，解赴枢密院。是时枢密使驸马尉□其黄冠野服，蓬首□颇有太古之风，因问以延年术。师答曰："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又内族点检撒合连问何为戒行，答曰："外妻不婚，世嗣不浮，□□壮形，以保其真。"又同签时公问如□是安乐法？答曰："减嗜欲。"又同签奥屯舜卿问谷神不死之道，答曰："虚而能应，妙存□□。"又问□□之朴，答曰："明珠在蚌，方圆未定；良玉隐石，黑白未分；妻儿在服，阴□莫辨；鸡禽在卵，雌雄未见。"似此者，多不能历举。众皆□许，虽未敢释，馈以香茗，置之别室，以待其□。坐间有内侍李公持此问对入具奏闻，帝嘉叹而诏出之。后□家以礼征召，屡辞不能，令提点太一、清微等宫，宠赐颐真之号。然在玄门荣之，师视富贵如

浮云，□沉于丹阳观井中，耻以名污也。翰林宗工，屡至广下，虽与□然实以冷眼视之，又耻其贵交也。如晦迹于洛阳，栖云八名不息于圃役，后住□州，秋自六载得成于炼功。或者谓师称为"憨周"者何也？其说有二：一则昔居嵩州□元观时，与道伴黄公同庵，有日，涧下见虎食鹿，师意其肄而取之。道伴曰："虎所食者不可与竞，竞则必伤其命。"师曰："□取其皮而反其肉，又何不可？"直抵其下，全无所惮，剥皮而还，反肉而饲其虎，傍处亦无害心，食毕而去，故人称之曰憨。一则平居□息，终日如愚，兀兀痴痴，似无所知，故人称之曰憨。二者较之，俱有所长□□□□出于无心，南华所谓得其天然，其生以全者是也。故又曰，呼为"没缝锁"何也？蓋缄自讷，未尝唾一字，东坡所谓寻当静中末觅不得，及玄钥内投大开性大外开□天，得机密保卫之术，又何谆谆与夫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无所让焉。锁名没缝，其斯之谓欤？又师在朝元观时，本观自古无水，众患远及。师住持后，□□引门人于观次，指其所曰："此山石间有泉，汝等下掘。"众依命而穿之，果有其泉，其水可饮千人，至今以为利。己丑避乱覃怀，遂栖太古观，方便度人，门弟甚众。丁酉□王屋总帅司荣久钦德望，屡疏礼请，使住持天坛上方院。师稔知天坛胜地，乃清虚小有洞天，古来非有道之士不能处之，召门弟子曰："昔唐有炼师司马子微，帝遣使往天台山征之，命主天坛。我辈何人，□今蒙总帅司公屡以疏请，使为住持，若不允之，更何地栖迟？古人云当仁不让。"遂允来请，主斯院。周载间，与徒众開土耕稼，顷亩四至并给到总帅公据，爰纪碑阴，□惟利于后人，庶绝纷竞于他日也。既而云房方丈，一新结缘。庚子春二月二日，系师降生日，会众召知观暨门人曰："大众事我有日，于汝等殊无寸益，噫，倏逝日殂，□尽日缘，道升曰归。我今知归，又何恨焉？将来归日，止将吾骨于此堂下窑子内葬之。"人皆惊曰："窑子何有？"以当年七月二十一日归寂。门人若命，遂坎其穴于法□下，穿至丈余，果有故窑，众皆稽首而叹曰：何尊师明于先见也？乃定藏金焉。乙巳，门人圆明子王德真恳请纪碑，仆自度乏才事，未敢诺，有宣差都总管下经历李邑祖曰："世浊归道者众，但自冠簪得其门者寡矣！今周仙道门之龙象□有灵异事迹，葬知故窑，真所谓方外得道之士。若不发扬其美，使□人何景仰耶？"仆闻之，敬诺而喜为之书。铭曰：

异哉尊师，灵明内姿，幼而归道，长而释疑。点华尚素，如愚如痴，遇得真法，不迷多歧。天坛胜所，允请住持，归葬其宅，故窑预知。彩绘其像，栋梁其祠，千秋万祀，仙□名垂。

丙午岁春二月旦日，前怀州教授张宁远撰　教授门生王宏书丹　白浩篆额　门人圆明子王德真等立石

宣差怀孟州提领达鲁花赤兼明安蒲察自元

宣授怀孟州次官冯汝楫

宣授怀孟州长官刘海

宣差怀孟河南路都达鲁花赤合思名利

（符一）

（碑阴）　宗枝之图

长生刘真人

离峰老人于尊师

□真子李尊师

敕赐颐真大师莹然子周尊师

披云子宋真人

纯粹子□□□

周尊师门人：
昭然子王志明
知宫逍遥子史志烈
前知宫圆明子王德真
前知观□真子雷志和
[　　　　　]
提领[　　　　　]
玄通子马德超
[　　　　　]
知宫[　　　]姚志玄
□都□知事人
冲和子李□冲
张志结
刘志昂
刘志山
杨志元
典□志俨
清真子□□元
[　　　　　]
洞玄子李志琳
云外子邓志清
□光子王志存
希和子班德真
开真子鲁志诚
法箓梁志驷
□真子韩志和
洞霄子元志通
湛然子郑志□
得一子王志真
广济子郝志宁
确然子刘□□
通微子孙道安
昭然子张志朗
□□子李德默

陈志清　牛志通
李智明　乔志安
重□子郝志端
清虚子秦德安
淳风子郃志仲
杜志淳　王德戬
尉志芾常志固王志衡
武志安　□□□
段志庚秦志永王□□
冯志□□志端刘志清
黄志贤李志□王志久
马德超马□元□志□
任志肃刘志守杨□□
许志□何志元史志□
孟志和王志□石志明
杨道才张志洞郑□□
吴□□刘志源王志宏
刘志□高清童李元童
杨志通冀若水杨道和
马志平刘志和段志定
罗志明　温道源
张志宽　李来童
曝真童　冯寿童
龚温童　刘希童
高净童　王仙童
赵□童□来童周九童
苏真童赵昱童□温童
陈志童李云童
杨龟童鲁寿童

（下半截为公据，仅存“总帅司”三字及一印）

（艺拓、撕拓）

纯阳宫令旨碑及请潘公住持疏

上头天底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昌童大王令旨：据河东南北两路提点潘德冲，清标迈俗，雅趣不凡。万里随师，预十八之高选；平生所志，唯五千字之秘文。重兴永乐之胜缘，兼复潍阳之旧观。能事甫华，乘化而仙，可赐号冲和微妙真人。尚服殊恩，以光仙籍。准此。

中统三年二月十二日

宣差平阳府路都达鲁花赤疏：敦请潘公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平阳府长春观为国焚修祝延圣寿无疆者。窃以横海鲸鲸，宁蚍蚁之能制，摩霄鸿鹄，非燕雀之所知。在灵府以长闲，于赘疣而莫问。钦惟潘公大师，遗隐丛林，名高海峤，深悟解牛之妙，重研牧马之机。湛如止水，众至则形，殷如雷声，物待而发。时出处而无执，事踌躇而善能。念此雄镇尧都，长春一区之气象，秀含永乐，纯阳千载之因缘，荒祠牢落于当年，懿德光昭于今日。虽众乃实繁，徒日胶胶扰扰，使介然有知，何曾娛娛姝姝。果举事之有归，须当仁而不让，休辞茧足，用快翘情。谨疏。

丙午年十一月　日疏

宣差平阳路都达鲁花赤伴等刘汝楫　　印押

宣差河东南路平阳总府次二官萧天祐　　押

奏差平阳路镇抚军民都弹压刁翼　　印押

宣差河东南路都总管府疏：敦请潘公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平阳府长春观，为国焚修祝延圣寿无疆者。窃以鲲鹏运化，本南溟北海之居，羽客逍遥，任东水西曦而往。既九真之开化，须万国之流通。恭惟潘公大师，离种种趣，得玄玄机，实丛林一角之麟，乃法窟九苞之凤。居之安，资之深，逢源左右，澄不清，扰不浊，触处周旋。惟适分而是安，谅知时之莫止，好载清风而归去，特为胜地而鼎来。境内云雷，常浩浩溥接迷情，山间草木，尽欣欣不知春力。荣光增永乐，和气浃汾阳。谨疏。

丙午年十二月　　日疏

宣差河东南路都总管李　　印押

宣差平阳总府次三官许琇　　押

权河东南路平阳总府事张种良　　押

宣差平阳总府官疏：敦请潘公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平阳府长春观，为国焚修祝延圣寿无疆者。窃以茅君初隐于常山，丹成句曲，师道三游于郁木，义问九疑，行止非人所能，因缘自时有会。恭惟潘公大师，道峰孤挺，德性纯明，颐神契[illegible]之诚，读书悟斲轮之妙。月皓皓以无私，容光必照，水涸涸而不竞，善利于人。随所寓以皆安，即手触而是应。念此祖宫之胜，黄水通津，东观之雄，姑山拥秀。抑惟久旷主持，只好便当承受。雏喻鹤鸣，犹嗤钝滞，溪声岚色，似笑迟疑。叩首不辞，邮驿路众，乃倾镳拂衣来作主人翁，谁云不可。三祷嗔颜回蓟北，一川和气满河东。谨疏。

丙午年十一月　　日疏

宣差头千户平阳总府管民次三官徐德禄　押

宣差平阳总府次三官张杰　押

河东南路平阳总府治中宋宝　印押

至元十一年岁舍阏逢阉茂己巳月上章涒滩劝德主宣差河解总管万户徐德禄夫人刘志源男万户徐澂立石　中岳石匠提领高志云刊

宣差河东南北两路舡桥都总管疏：敦请潘公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为国焚修祝延圣寿无疆者。窃以松柏有坚刚之节，宁栽培塿之间，蛟龙通变化之机，不隐坎洼之内。且世物也尚临其吉地，奈天仙也盍选其高居。恭闻潘公大师，游庄列之虚门，得丘刘之大道，千年纲纪，万代规模。不念河东永乐大纯阳宫，道德祖宗，玄元枝派，名著唐朝已久，教传蒙古方兴。殿宇殊无，墙垣粗立，计尔门徒则虽有，度其材木则未完。不凭有德之明师，难结全真之善果。今札古歹等恪修短疏，晨涉长途，敬邀鹤驭以遄行，谨命鸾舆而远致。天将千运，应思四圣之乡，人若和同，必离五华之馆。愿蒙金诺，请陟云程。谨疏。

丙午年十月　日疏

宣差河中舡桥随路军马都总管札古歹　印押

宣差河东南北两路舡桥都总管谢　印押

宣差总管太原路舡桥使石抹秃六哥　印押

宣差河中府长次官疏：敦请潘公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为国焚修祝延圣寿无穷者。窃以兆人所悦，兆姓所知，吕祖遗攸居之地，百代之师，百王之则，全真实自出之源。秀泱河中，光含永乐，面水背山，神仙窟宅，储风贮月，福地丛林。况特藉宠光，易成无上。缘奈当头领略，必待非常士。如潘公大师者，夙禀异骨，早慕真风，栖神玄牝之门，注意黄庭之境。机虑息而左方右便，虎龙调而西倒东颠。枯桐三尺，弄彻燕山气象秋，铁笛一声，好观条岭烟霞碧。敢劳一着脚，快使众归心，幸赐允从，请无多让。谨疏。

丙午年十月　日疏

河中府达鲁花赤阿剌答木儿　印押

河中府长官知府事陈　印押

河中府次二官同知谢天吉　押

河中府前镇抚都弹压郭秀哥　押

宣差河中府监纳使董李海　印押

河中府河东县录事司长次官疏：敦请潘公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为国焚修祝延圣寿无穷者。窃以负载三山，须假巨鳌之力，支持大厦，全资栋梁之材。纯阳宫乃纯阳师之故乡，方外事必方外人而称职。恭惟潘公大师者，丘神仙之高弟，尹尊师之正传。有补天修月之才，抱激水搏风之志。十八人中之一杰，九万里外之高标。海阔天低，正好函随鲲化，云翔雾滃，讵容久隐豹姿。为胜地以一来，实玄门之万幸。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声誉之永终，有言可道，有德可尊，揆国人而曰可，驾言遄往，望赐勤翔。谨疏。

丙午年十二月　日疏

河中府河东县长官事陈　印押

河中府录事司长官陈世英　印押

河中府河东县次二官赵安仁　押

永乐镇招贤村盐司百户张忠　　押

河中府一带巡河官柴河安　　押

（永拓及《永乐宫碑录》）

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

前进士王鹗撰

君讳道宁，云中白登人，世为县吏，以廉平称。君生不好弄，间与诸儿戏，必结庵趺坐，曰我学道尔，识者知其有宿习。及长，雅意玄门，昆季凡四人，君其伯也，县民推嗣世业，力却之。泰和壬戌，闻浑源隐士刘柴头号得道，乃与家人诀，诣屏风山金泉观，师事焉。师历试诸难，至遣丐食，君乐从不屑也。师知可教，遂授微旨。自是东游海上，西历关中，寓华山上方之白云宫。属岁饥馑，立志不少衰。既又如太原泊神霄宫，有饶益院僧贤而饭之，道获楮币千二百贯，君榜求其主，逾月竟不至，悉以给贫乏，而一无所私。贞祐之甲戌，避地张村，穴洞以居。岁丙子，乡里稍安帖，土官冯禄闻君之在并也，迎归云内。君户居环堵，若将与世绝者，而乐道之人，渴于请益，百方为出之。于是肩摩踵接，学君之学者，日益众矣。庚辰春，浑源长高定饱闻君誉，敬请之来，曰龙泉、曰金泉、曰玄元，皆名观也，君更为住持，而兴废起顿之功为多。癸未秋，真人丘长春入觐回，君执弟子礼，迓请银海之东，目系道存，一见如故。问君之初事，以柴头对，师颔之曰：“仙人中天隐也。”因授秘诀，加号真常，令筑室西京。未几，推为道官长，游戏十年，庭无一讼。逮长春仙蜕，清和绍休，尤与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谒祖庭还，会君于古恒岳之阳，语之曰：“吾近游陕右，奉田侯德粲之命，凡玄宫道宇，皆择人主之。惟华山之云台，地灵物秀，实仙家一洞天，非君无可托者。”君再辞不获，遂遣门人为经营，君亦往返再三，大兴筑构，所过崇奉，男女如市。癸卯中夏，田侯修华岳庙，复与丞相胡公天禄同署，邀君于云应间。君闻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诏设普天大醮于燕京之长春宫，遍召诸方耆德，而君亦预焉。时李真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车古恒，越二十二日壬午，请州牧高仲辉洎门人许志安，属以后事。翌日将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长大定、明昌间，不以世俗所乐者婴其心，而能远迹尘凡，栖心物表，东游西历，所至风靡，虽土木屡兴，聊亦应缘而已。尝作巴人曲接引于众，又著会仙、随应、总仙三录，以道神仙可学之事。临终语门弟子曰：可于丈室瘗吾躯，榜以“翛然”足矣。盖取南华“翛然而来，翛然而往”之义，则君之平昔所养可知已。方君之在浑源，乐与学士魏公邦彦游，故其亡也，门人史志经状其行，走燕求记于公，且将刻石祠堂之侧。公一日携以过仆曰：“真常好道人，吾知之详。然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予言。”仆初客燕城，殊无文思，重违学士之请，而复嘉志经之不忘所事，乃以临终之言名其堂，因为纪其始末云。若夫门弟之翘楚者，皆当识诸碑阴，兹不敢喋喋。岁疆圉协洽，清明前六日记。

（《甘水录》卷六）

朝元观记①

碑高五尺，广三尺，二十三行，行四十一字，正书。在崞县。

长平进士孙天锡篆额

岁丁未春二月，梁炼师辨疑过新兴②，踵门为予言："初国兵以己卯③冬攻破绛阳及解梁属邑，思问自庚辰侨寓云朔间。当是时，崞山军节度阎侯德刚经画略定，境内休息，颇与方外士周旋。所居卫郇里，白水出焉，侯爱其景气古澹，有终焉之志，因以清溪自号，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荐思问于侯，若谓有所取焉者，侯即走书币猥以宾礼见招，握手而语，欢如平生。为之辟旁近西园，规作庐舍，以为谈经讲道之所。顾谓所亲云，他日道院成，与吾松槚相直，远不能一里所，没而有知，得神游于此，足致乐也。然未几侯下世，才毕垣墉而已。今帅④归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蒇事，土木皆作，盖经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断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设有殿，禳禬有坛，讲授有堂，宾御有次，下迨门庑库厩，焕然一新。又参佐部曲诸人请为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众议思问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观仍朝元之归，示不忘本也⑤。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辛溪南敬之、刘邓州光甫之故⑥而为之记。"予诺之，曰："侯之事，故乐为道之矣。予闻黄老家黜聪明，去健羡，前贤以为大概与易道何思何虑者合。自年少气锐者观之，往往以堕窳不振为嫌。及其更事既多，阅得丧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为有味。回视世好，若刍豢之悦其口者，或厌而唾之矣。况乎执兵凶器，行战危道，奋迅于风尘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会，伏尸流血，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且不能满渠一笑，其下者当置之何地哉？故虽文成君之豪杰，一旦自视缺然，愿弃人间事，绝粒轻举，以从赤松子游，非自苦也。维侯⑦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处，知权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举远引也如此。其所乏者，诎信俯仰，呼吸炼化以适神而养寿耳。虽然，尚方飞舄之凫，葛陂投杖之龙，世徒以神仙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穷者矣。异时羽衣翩跹，过朝元之上，俯华表而留语，望五云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为清溪翁耶？今帅名镇字国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领兵千人，隶征西幕府，累以战多为大将军所知。凡万夫长出师，则公留摄军务于太原。禹都孙仲阳道风孤峻，时人有玄门临济之目，与吾辛、刘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遗山真隐元某记⑧。

大元中统总镇太原崞州都元帅加封□□□□□□□□

道士梁思问立石

门人知观事王修仁书

宣差明安悬带御前金牌权太原路万户阎镇□□

岐山道人苏志明刊

（《山右》卷二四及《遗山集》卷三五）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案碑题"长平进士孙天锡篆额"，碑言"丁未春二月，梁炼师辨疑踵门言，国兵以己卯冬攻破绛阳及解梁属邑。"按遗山年谱，丁未蒙古定宗二年，有应梁炼师请作朝元观记文。末署"望日遗山真隐元某记"，今拓本无元某字，或年谱添入。又《续通鉴》金兴定三年

秋，(碑云已卯，即兴定三年)蒙古穆呼哩取金岢岚、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碑所谓破绛阳者，即指此事。又十月戊午，蒙古兵破晋安府，金行元帅府事钮祜禄贞死之。《金史·地理志》：天会六年置绛阳军节度使，兴定二年升为晋安府。考二书，绛州、晋安俱即绛阳也。朝元观，《崞县志》：在县南七十里，元大德中崞山军节度阎德刚居卫郇里，白水出焉，刚爱其胜，招安邑道士梁思问为方外游，辟西园以居之，建道院未成而殁。刚子镇，留据太原军务，继先志而营建焉。元好问尝纪其事以刻诸石。此碑即是。惟大德时，好问已殁，安得作记，盖以碑丁未之岁而误为大德丁未，其实定宗二年也，志盖失考。碑并及阎侯孙名仲阳者⑨，道风孤峻，时人有玄门临济之目，则又志所略焉。合而证之，可得阎侯家世。碑有"庚辰侨寓云朔"间语，又有"经始庚寅七月，断手明年六月"语，按年表，庚辰兴定四年，盖思问初居安邑，因解梁被兵，故从而去之。庚寅者，则正大六年，明年为辛卯岁，是时金尚未亡，而北方多已残破，崞居僻邑，不过少为完葺而已。碑云与香辛、刘交甚款，按《遗山集·答聪上人书》："仆自贞祐甲戌南渡河时，犬马之齿二十有五，遂登杨赵，之所与交，如辛敬之、雷希颜、王仲泽、李钦叔、麻知几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选。《中州集》引："岁壬辰，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又《遗山集·张仲经诗集序》："时刘内翰光甫方解邓州倅，日得相从文字间。"及遗山自题《中州集》后，有"爱杀溪南辛老子"之句。历考遗山著述，辛敬之、刘光甫固尝与游，碑文谓为先友，与诸集合。又《中州集》有"刘邓州祖谦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进士，历州县有政迹。""辛溪南愿字敬之，号溪南诗老，福昌人"，皆可参证。又《遗山集·题名记》：秋与梁辨疑、李辅之、武伯佐游郇山祠，是辨疑识遗山之证。后题道士梁思问立石，门人知观事王修仁书，宣差明安悬带御前金牌权太原路万户阎镇(阙)，《通志·金石记》，观为庚寅岁崞山军节度使阎德刚所建，文首云"岁丁未二月梁炼师辨疑过新兴，踵门为余言"，末署"望日遗山真隐元某记"，时遗山方里居也。金末文人多以四字为别号，见于《中州集》者，指不胜屈，盖一时风气使然，遗山亦所不免。然仅用之寺观刻石，又书之文末，不似他人竟同于结衔也。石年月应即以作文之岁。碑见《通志·金石记》。

②超案："过新兴"，据《遗山集》卷三五补。

③超案：集作"庚辰"。

④超案：集误作"今师"，下同。

⑤超案：集无"示不忘本也"五字。

⑥垣案："故"，旧也。

⑦超案：集误作"惟侯"。

⑧超案："元某"，据集补。

⑨垣案：此名姓孙，非阎侯之孙也。

真静崔先生传

碑高六尺，广三尺，十六行，行四十三字，正书。在长清。

先生姓崔氏，讳道演，字玄甫，观之宿人，真静其号也。赋性雅质无俗韵，长读三教书，洞晓大义，识者以为载道之器。事父母以纯孝闻，庐墓三年，去家为道士，师东海刘长生，甚得其传。顷归将陵之韦家墅下栖焉，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彰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已。一日与先生

遇诸旷，辄挽裂偃仆，以块封厥吻而去之。彰以为死矣，少之复苏，过者惊叫问状，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后亦不复介意。居无何，弟子刘志恒请布金山昊天观居焉。边人杨涓、毕琳斋在有所诘，约以仲冬来，过是不至，时大雨雪，毕因拥帚家庭间，获片楮，开看，乃先生让二子寒盟之章也。复有横山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将去，以诗为贶，扁诸所居之堂，堂圮，诗宛然留壁间如新染翰者，其神异类如此。当贞祐俶扰①，挺身南渡，因侨巩之纯阳观，驻鹤未几，屦满户外。越兴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寿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为、所行、所得，唯门人郝志坚独具其体云②。

赞曰：天下所贵乎得道之士者，时其来顺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云气，跨箕尾，解水火，遗冠舄，导以旛幢，殿以声乐，然后以为升天之证。吾读列仙传，涉此说者甚多。夫古之隐者，深山穷谷中恬然委蜕，千载而下，不知几千百人，不幸不为世所知，至于泯灭而无所传。幸而为好事者纪录，而又过神其事，俾后世不能尽信，惜哉！吾复逆揣隐者之心，恐不如是汲汲于骇一时之观听也。如先生则不然，不内不外，非有非无，吾以为黄耶，其教戒精严有过乎释氏，吾以为缁耶，其业履孝悌③又出乎先儒。将前圣之万法，混混而为一区，间者遗马、路以燎垣之颂，堕杨、毕以雪庭之书，聊游戏乎三昧，此亦岂先生之本心也欤？要之，以慈俭礼让为立身之本，以诗书语孟为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游，悠悠乎将元气者与俱，是以恩纶一出，名隶清都，号曰真静，不亦宜乎。

清亭杜仁杰撰

益津高翱书丹篆额

奉高王天定事　丁未上元日门人岱宗张志伟同山主王志深干缘

宣差东平路行军镇抚军民都弹压权府事李顺立石

陵川匠石会首司安正同男中刊

（艺拓及《甘水录》卷五）

①超案：《甘水录》卷五作"贞祐之乱"。

②超案："郝志坚"，《甘水录》作"张志伟"。

③超案：《甘水录》作"忠孝"。

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

济南杜仁杰撰

布山之阳，有邸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张氏，家以财谷雄里社。当前金正隆间，人夥地狭，往往无所资衣食，唯张氏有田若干亩，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继困，过官无问贵贱，馆之如一，当时遂有长者之称。张氏冢男讳林者，因卜新茔于阜上之西南三里许，卜者尹通实相其事。林问通曰："是葬也，有何征兆？"通曰："比襄事时，有一缟兔起巽方，走乾位。"及窆果应，续谓林曰："君家三世之后当有异人出，子不复能见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荣，仲曰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期月，母刘氏见茹荤者辄掩鼻而去，及劬劳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长老在门首，汝当敬谒！"遂出，见一僧坐马上，合爪言曰：我必饭于而家。觉而举一子，骨法殊不类凡儿。甫龀，并不饮食肉人乳，亦异哉。

六岁习神童，诵五经，略皆上口，然不乐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学道，礼真静崔先生为师，得法讳志伟①，号天倪子。发辞吐气，已不在了蓬老辈下。不数年，道价腾满齐鲁间。时东西诸侯皆出于武弁，见之无不屈膝。东平严武惠公以宁海范普照住持万寿上清宫，舆议以谓，治军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谓无前矣，必得峻洁知办如张志伟者以贰宫政，斯可矣。至三谒然后惠然。居无几，废者兴，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应用，无一不备，佥曰称哉。已而驿奏朝廷，赐号崇真保德大师，授紫衣，缘以金襕，报之也。于是飘然拂衣，复还布山之旧隐。间与故人毕清卿对榻以谈，方偃息间，顷缘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导者，由渊济公祠至竹林寺，楼观参差，如在天上，从者四五辈，皆素所不识。觉而告之毕，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惠公以书来召，因论泰安之为郡，盖前古帝王封禅之所，其宫卫，其辇辂，其祠宇，自经劫火之后，百不一存，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为修葺之，甚非所谓事神之义也，敢以大师道荫为我纲维是事，乃所愿也。师伛偻致辞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当？"武惠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资，与夫彩绘丹雘之费，我尽领之，师无让为，遂诺之。经构迄今三十余年无空日，故自绝顶大新玉女祠，倍于故殿三之二，取东海白玉石为像如人然，一称殿之广袤。天门旧无屋，又创立之。下至会真宫、玉帝殿及圣祖殿，方丈廊庑斋厨，皆不与焉。外则岱岳、朝元等观，皆增修有数，抑亦劳哉！若夫师之寝处衣食，与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师之志，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有司闻之，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复于中统四年，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予自壬辰北渡后，往来于奉高者有年矣，夤缘得与师交际，其相与之意甚厚，且尝有同老泰山之约。一日，以乃祖先茔记见祝，予敢不敬从。如吾师者，退然才中人，癯瘁若不能胜衣，然问无不知，叩无不应，若乃芥纳须弥，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横阔之万一。乃以区区土木之功相溷，何其不知师之甚耶？虽然，谚有之："一子受恩，禄及满家。一人成道，超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谓白兔之示现，老僧之托化，泰山之神游，今则验之。噫！信乎其为张氏之异人也明矣。他日委蜕而去，羽化而仙，凡为而徒者，如欲记其出处之大略，请以先茔记为证云。

（《甘水录》卷八）

①垣案：张志伟后名志纯。

圆明李先生墓表

元好问

先生讳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党以孝称。年未三十，妻娩夙丧，因弃家入道，师事玉峰周君，伐薪供水，执役不少倦。积三数年，周君悯其劳，使之游历诸方。至醴泉，与同业口结茅以居。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往，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已类此。又十有八年，乃筑环堵于豆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见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还山，遂主玉峰观，并以法席付之，号曰圆明子。先生资禀醇正，寡于言论，行己接物，始终如一，时人以其仁恤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为无愧其名也。正大末，关中受兵，先生避地洛阳。及河南破，侨寓东阿者数年。初，周

君以重阳炼化之地号活死人墓者，芜殁已久，每欲葺居之。岁甲午，关辅略定，先生乃缘其师雅意，率法兄弟诸人，分遣徒众，力为经度之，是为重阳成道观。营建未几，即召驾西还。先生既老，道价益重，学者向慕，过于玉峰。时以丙午①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于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业潘志元、周志静、门弟子陈志清来新兴，踵门致谒，以先生墓表为请曰："吾圆明老师营成道讫功，将就太原谒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遣命吾属，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闻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②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见于后乎？"予因问三子者："圆明既以名取我，以文托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闻乎？"三子者曰："圆明临终，沐浴易衣，会法属与之诀，有求遗教者，第告之以清净无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复求诗颂，圆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尝弄笔墨，设强作一语，非留病人间乎！且近世诸师文编，达者犹将以为筌蹄，况万万不相侔者乎！言终怡然而逝，圆明平实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圆明所得，吾得之矣！"乃为之铭，其铭曰：

舌吐而吞，驷马追奔，孰愈于目击而道存。夫惟不关键而闭，是谓玄玄之门。终南之原，若人复其元，始于补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盖予许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为知言。

（《遗山集》卷三一）

①垣案：一二四六，元定宗元(年)。

②垣案：王特起正之，见《中州集》五。

虚静真人像赞

碑高六尺，广三尺五寸，二十九行，行七字，篆书及分书。额题"□□□□画象赞"。上赞下像，在长清洞真观。

太原元□□

先世虚舟公以□其贤情车无伤□以□其全若天，冠裳伟然，须眉皓然，□以甚为若公之德□得之也□而失之天欤？

神川刘祁

其神莹然如秋江之水，其形枵然如槁木之枝，其韵翛然如辽海之鹤，其光晔然如商岭之芝。此所以礼法不能缚，矰缴无所施，而为玄门之大宗也邪？

清亭杜仁杰

□□裂，莽横溃，各为我，自分派。公辄出，理崩坏，为无为，戒当戒。握天地，纳沙芥，一死生，齐内外。适然去，还大块，拾唾余，后昆赖。嗟晚生，空抚画，不得亲，聆謦欬。徒抑止，增永慨，垂万古，不朽在。

锦川散人沈士元子政莫年画　司中刊

（艺拓）

兴平县重修仙林宫记

李　庭

贤者之为道，修身养性而已，初无心于感物，而物自归之，固不可侥幸致也。方其一念不生，万缘俱泯，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尚不知孰为物，孰为我。凡世间所谓荣利声名，盖未尝有一毫入于胸中也。及乎妙道内充，英华外著，不言而人自信，无为而物自化。以致匍匐奔走，不惮勤劳，相与起作高堂邃宇以效其尊仰爱戴之心，是岂偶然哉！良以精诚之至，旁薄感通，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虽欲辞之，不可得已。今无欲观妙真人李公，其庶几乎？公讳某，世为耀州美原县人。少倜傥不羁，虽里中无赖皆畏服之。既而顿厌俗尘，遂慨然捐产业，舍妻子，身披一褐，丐食饮以卒日。学全真之道于浮山碧虚子杨先生，尽传其妙。杨之道盖得之马丹阳，马即重阳真人王祖师之高弟也。始祖师遇异人于甘河道中，授以秘诀，遂达性命之理。其后门人次相传授，至公则四世矣。公初入玄门，誓求至道，乃于兴平县城西登真坊为环堵之室，穴垣以过饭。尸居三年，即今之仙林宫也。值岁凶荒，人多流亡，至累日不食，自励弥笃。积功既久，宇定神凝，天光焕发，豁然大有所得。虽深自韬晦，而人实知之，于是户外之屦满矣。凡寓此二十余年，避陕西乱，南越商于，遨游襄邓间。时汴梁太乙宫提点李大师素闻公名，即遣人奉书邀之。既至，欲以宫职让公。公知金运将终，乃不屑就。及汴京乱，遂逾河北抵燕京，见清和大宗师密谈玄旨，深相契合，因授以陕西数路提点教门事。岁在乙未来归，驻车重阳万寿宫。远迩向慕，真教大振，从学执役者至数千人。虽武夫悍卒，幽闺妇女，山野鄙朴之民，莫不稽颡礼谒，以一睹公颜为幸。后五年，加掌教真人，寻受陕西诸局藏经提点。六年，奉也可匣敦太皇后懿旨，加无欲真人。乙巳春二月，被阔端太子命加无欲观妙真人。公自出家迄今四十年，名动宫禁，屡沐宠渥，时人莫不歆艷，而独淡然自若。呜呼！非离形去智，与世委蛇，而不以物累其心者，孰能之哉！仙林宫，即公之郑圃也，旧有屋宇，往年所亲构，皆经变故，焚毁略尽。月山日华子党道悟大初尝与公同游于碧虚子之门，以丁酉岁来自宁海，裴回故墟，喟然感叹，伤遗基之芜没，惧真迹之无传，是故悉力经营，日夜不懈。县之人亦素稔公化，相率赞成。故材木瓦甓，所须之物，不谒而获。若殿若堂，若门庑，若厨库，环庵列位，凡为屋若干椽。既落成，欲砻石以纪岁月，且状公平昔修证始末及出处大概，并刻之以传不朽，来乞文。仆亲见公于长安，时年已八旬矣，而体力轻健，行不以杖，目晔然有光，诚有道者也，故为之书。俟异日功成行满，驭风骑气，游昆仑而憩玄圃，自有高文大手，续列仙，广步虚，揄扬盛名以诏来世，仆何足以知之。丁未九月一日记。

（《寓庵集》卷五）

楼观怀古

碑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五寸，十五行，行字不等。正书。

王正臣

紫云楼阁面山嵬，霜叶零风满绿苔。矮柏系牛人不见，杖黎寻遍说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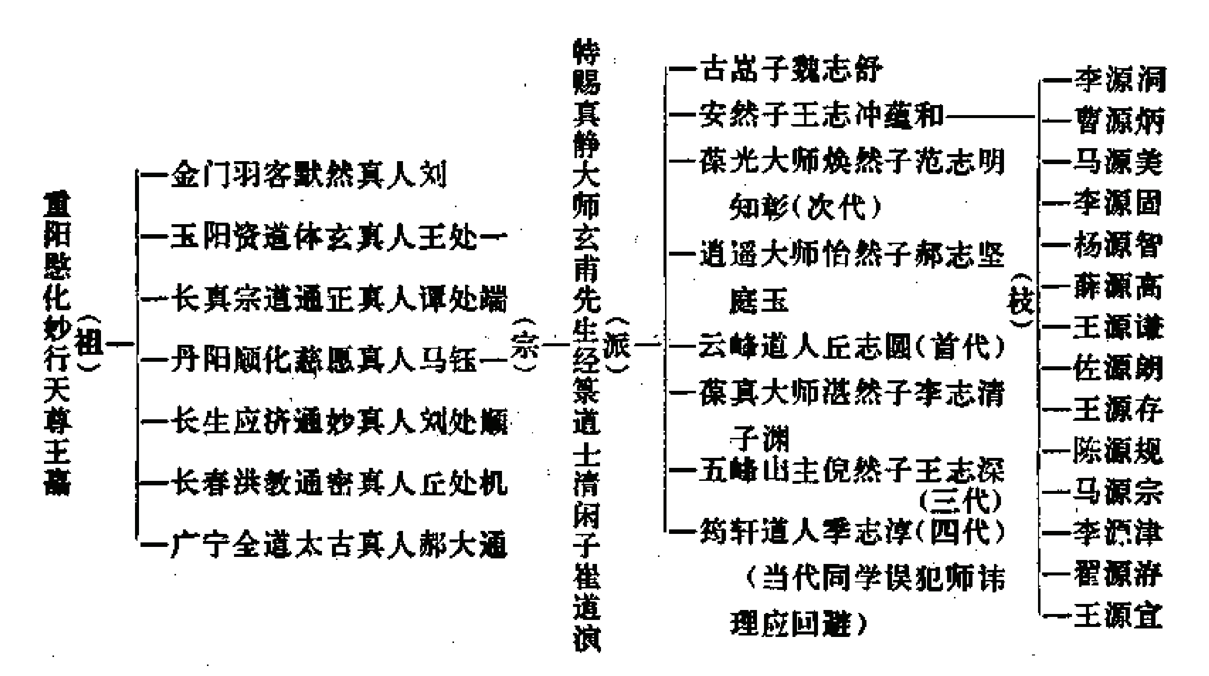
事非诗不足以纪其事，诗非事不足以声其诗。且楼观经台圣迹，虽历变更，未尝湮绝。宣差郎中王公良月荐香，跻攀胜概，信而好古，援笔成章。有曰“矮柏系牛人不见，杖黎寻遍说经台”，可谓意尽言止。况尹仙故宅，子瞻佳句已勒珉于曩时，惟老君揽驾之所，吉人品题，实增光于今日。吁！昔睹甘棠而思召伯，公睹矮柏而慕玄元，其诚未易量哉！宫宰郭志宁命工刊石，丐予为跋以美之。强圉协洽真元日，汾阳郭起南谨书。

樊志亨刊

（楼拓）

戊申岁纪海众信士姓氏之图

碑高六尺，广三尺，四层刻，正书。三十行。额同题。在长清五峰山洞真观。



（以上第一层）

师宜中位

处静　　石朽不刊　　逸老

故从其左

松岩纯真子李源固仲泽

升玄子胡志坚

超然子张德元

玄真子李志希

安然子王志冲
云耕飘逸景华子季道深
宁真子田志明
永真子梅志久
古崖子魏志舒
顺真子赵志邻
微光子董志希知纲
（以上第二层）

禹城县军民弹压杨全　阴河仓官张仙　诸方会首
贾庭寿　赵志坚
长清县军民弹压张泽　固头巡检冯友　岳善远　尹源明
刘志坚　张敬善
巡检孙汝舟　知事徐仁　李怀素　李荣茂
张希古　李从善
县尉李茂　长清提领崔文
县丞张进　青亭会首　百户李福
青崖大面山　主簿郭元　大使张贵　仓使张存
玉池莲华洞　县尉李秀　李德温　邹守道
县丞兼管人匠次官张世忠　毛居让　成　兴
进士杜仁杰
长清县管民长官游进　杨德贵　提领秦督
许佐经成　田道昌
宣差泰安州长清县等处都　合札总领崔彦良
达鲁花赤高勘海　典史
孙均　陈顺　李珪等
前权府苏阔
（以上第三层。第四层不录）
知观门事季志淳同副知观王源存上石
泽州陵川县会首司安正同男中匠石

（艺拓）

重修□□长春观记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三寸，二十六行，行五十字，正书。在宝鸡。

汾阳郭起南撰并篆额
五峰王道明书丹并刊

□以炳灵，世载其英，英灵钟萃，异人出焉。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气数相感，地利重焉。萧史往而凤凰之形犹在，王乔泯而烟霞之迹尚存，远挹尚父之钓矶，近控太王之庙址。清风台上，崎岖秦分之关山，绿水溪边，湾曲渭河之景界。路邃隐桃源之旧，谷深藏壶里之天，异哉长春师之故寓也。观曰长春，亦以志长春隐道之所也。尝寅考师之为人，才识高明，动止奇异，一蓑一笠，不置箪瓢，乞食自娱，雪霜其操，隐磻溪者六载，居龙门者七年。三蒙上国之宣，一受虎符之赐。平生举措，未易屈数，然其所大异于人者有三焉。宋使、金使各以召命来，大蒙古国亦以宣命至。夫孰不曰师当南行，师意若曰：好生恶杀，教门所尚，化温厚之俗易，革杀戮之心难。虽有智慧，不如乘势，选可与共游者一十八人，于是北往。每遇召见，即陈以少杀戮之言，天下余生，实拜更生之赐。转好杀之心为好善之心，此最难能者，而长春□□之，此其异于人者一也。常人入道，便废斯文，专事修养，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咏，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历历可观。昔侯道华入道，手不释卷，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而长春好事述作者实似之。此其异于人者二也。岁在丁亥，季夏，念三师有疾，人报巳午间雷雨大作，太液池竭，北口山壁亦与俱摧，师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未及旬余，果遂蝶化，三年之后，启棺更衣，手足如绵，颜采仍故。非修养至到，不若尔。此其异于人者三也。嗟夫！登商山者□□于四皓，见甘棠者缅怀于召伯，睹其地必思其人，焉有历磻溪而遗忘长春者。吁！此观之所由兴也。是观也虽历年所，而荆榛圮址，遗迹仅存。门人卢志清同道伴孙志冲等，自戊戌游是观，睹师之故寓，景仰弗忘，具畚筑创艰难，朝斯夕斯，曾不少惮。逮庚子岁，而奉大宗师清和真人、辅教宗师洞真真人、提点白云真人、无欲真人法旨，差知观门事分，辛勤香火，慎终如初，务力田畴，修整水利，兴建殿宇，土木落成，于以发明长春师之寓迹，其用意岂浅浅邪！或者读坡仙"夜入磻溪如入峡"之诗，未有不雌黄长春之磻溪者。殊不思渭河以南，古有磻溪上乡下乡，太公之隐居，长春之隐寓，虽所隐之地不同，而所属之乡则一，前后岂有两磻溪哉，亦可以烛来世之惑尔。虽然，观之名固为长春师设，而春之意犹有在焉。春之一字，在天首四时，在地长万物，在人为和气。居是观者，温以接物，宽以待人，长养发育，悠久不息，使登是门者皆熙熙然，而长春之名不妄设也。若夫惨刻残忍，小智自私，则是春有时乎熄矣。岁著雍涒滩下元日谨记。

观主静和子灵台卢志清立石

修造功德主宣差凤翔府总管种田达鲁花赤程介福

宣授凤翔府总管同知巨恩

宣授凤翔府都总管高聚

都功德主宣授先锋元帅秃薛那衍

（艺拓，据甘博拓补）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志铭

上党宋子贞撰

公讳圆曦，姓范氏，号玄通子，宁海人。性有夙慧，能记始生时事。少长见屠豕，遂不

茹荤。居母丧，露处墓侧，父丧，具凶服日一往，虽大风雨不避。幼业儒，喜涉猎书传，务通大义而已。年十九，从郝太古学为全真，太古深器之，潜授秘诀，且属以观事，常住多羡余几十万缗，听其出入不问。太古寻顺世，余众利其财，谋欲害公，公闻而笑曰，吾为众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钥以付，拂袖如胶西。屏绝世虑，自闭环室中，究其所谓精气神之学。继徙密州，州人大加敬信。贞祐初，红寇起，东海富人多以财宝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尽出所有以啖渠帅，老幼获免者甚众。寇退，遗民奉公为主，复为城守。先是有诏能完复一州一县者，各就拜其州县长官，已而命下，公力辞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赐普照大师、本州道正，受之。山东益乱，由东平入覃怀，登太行，下辽山以达邢台。时邢台已归命，遂属国朝。寻迁赵州，筑环堵不出。居一岁，闻丘长春奉诏南下，诣谒于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间真定等路道门提点。武仙之变，挈徒走泰山。丙戌，东平大行台严公迎修上清万寿宫，署道教都提点，时遣人候起居，或就路访，礼意勤缛，莫与为比。公亦论列利害不屈，左右行台之政，多所裨益。积十有二年，宫事稍就绪，乃东游海上，谒太古祠，及一觐先垄，径诣真定筑太古观，又修赵州之天宁观，时时往来其间。戊申，朝命加赐玄通广济普照真人，牢让不受。是岁游关中，祀重阳祖师于终南，秦陇帅太傅国公素蹇傲，未尝下士，见公不觉膝屈，三返致疏，请提点重阳万寿宫。公辞以年老，不任应接，帅檄关吏不令出，公不得已为之住持。才半载，假以行缘诸方，复还真定。未几会葬源明真人李志源于有莘，归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毕，忽谓众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然长逝。平昔尝语人曰："从上诸师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师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果然。岁日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门人王裕中等輂其柩归东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万寿宫之翛然堂。以予贞尝辱知于公，恳求乞铭。公为人开朗尚义，汲汲于济物，而疾恶之心太重，若将有志于世者。闲暇谈笑，亹亹可爱，一有不合，则面折力争，虽毫发不贷。要之胸中无滞碍，故言虽切直，人不以为讦。与人交必尽诚，振乏急难，轻财如粪土。乐从士大夫游，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于玄学，神怪幻惑之术，略不挂口。其尝受戒箓称为门弟子者，不可胜计。四方请益之士多乞为歌诗，及其手字，公布纸落笔动数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观，得片言只字，皆藏之什袭，以为秘宝。所至之地，则候骑络绎，幢盖塞路，马首不得前，自郡守县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师事，其为时所重如此。铭曰：

三山无迹云海昏，海上渺渺余仙源，笃生异人弘妙门，太古嫡嗣重阳孙。清谈挥麈玉屑喷，戏墨落纸银涛翻，穷殚圣奥角与根，余子不得窥其藩。姝姝暖暖蓬艾繁，窃取混鸱几穴垣，鹏化宁知北海鲲，塵斥八极恒孤骞。退身闲居道愈尊，所在请益如蜂屯，百岁厌代归朝元，羽轮飚车阊复阍。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谁与论，为公作诗铭九原，亦以发予之狂言。

（《甘水录》卷四）

顺德府通真观碑

平章政事宋子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无。有以冲虚恬淡养其内，以柔弱谦下济其外，盖将使人穷天地之始，会万物之终，刳心去智，动合于自然。以之修身则寿而康，以之齐家则吉而昌，以之治国平天下则民安而祚久长，非有甚高难行之论，幻怪诡异之观也。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禳禬，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以为无用之具矣。金正隆间，重阳祖师王公，以师心自得之学，阐化于关右，目以强名，谓之全真，当时未甚知贵。国朝启运之初，其门人丘长春首被征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观之所以作也。谨按其观在郡城之西南隅，始岁在辛巳，同尘真人李志柔，依城隍庙聚徒而居之，寻购地其傍，广以为观，因得今额。才构一室，以为讲论之所会。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终南之宗圣宫，即以观事嘱之于弟志雍暨韩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师训。又得郡守安国军节度使赵侯伯元为功德主，于是远近响应，缘力日振。首建大殿于其东，以像三清，次筑祖堂于其西，以祀七真，然后斋堂方丈，静位散室，蟠馐之厨，云众之居，相望而作。至于井灶厩库，级甃彩绘，罔有不备。拓庭而能宽，植木而能疏，沉沉焉，洞洞焉，真高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别馆也。观之南别置蔬圃，以资道众。其为屋凡四十间，为像凡二十一躯，为地合六十亩。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蜕去，余皆志久为之。庚申之夏，余自覃怀应聘于上都，亦尝一过其地，故将书之，使千载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来矣。同尘洺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淡，尝事开玄真人李志实，故同尘亦在弟子之列。及学成行尊，而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从之游，俱尝隶籍是观。同尘性淳至，早岁得炼气诀，隐居于仙翁、广阳两山之间，绝迹人间者盖十有二年。及闻长春宗师奉诏南下，乃迎谒于燕山，玄关秘钥，迎刃而解。其后传道四方，游无定所。及住持终南，道价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真人之号，并黄金冠服。陶铸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乡，行乎一邑，自为方所者，若宫若观若庵，殆百余区，然犹以通真为指南。志久潞之长子人，实与余同里闬，雅为大宗师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赐号通真大师。及今诚明真人张公嗣掌道教，又令纲纪顺德、洺、磁、威四州之众，其为人盖可知。铭曰：

乾坤肇判鸡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化育万有初无功，混混浩浩始复终。广成多言坐崆峒，阳和泄地一脉通，函关郁郁紫气充，两篇道德开盲聋。言各有师师有宗，子孙异日纷相攻，终南蹶起重阳公，净扫浮云还太空。天皇下降开玄风，一窍吹作万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莱宫。地周千里归耕耰，物不疵疠年谷丰，岁时笙筲走媪翁，自今以始传无穷。

（《甘水录》卷十）

重修天坛碑铭

碑高三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三十行，行六十三字。正书，额同首题。

三洞讲师耐泉李志全撰并书

纯阳宫提点自志明篆额

粤自开辟宇宙之初，便有此王屋山。禹贡载厥名真检图其□，山中复有□□如□□□□□奇莫测，屹然峻峙，孤绝半空，倒日月之景，出云雨之上，晃如化宫，郁若萧台。按道藏洞渊集云：其高于平陆一百二十里，盖大造□□于天地之□共□也。括宇内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此坛尊居第一，为之冠冕。子男襟带七十二福地，号清虚仙府小有洞天，仙官王子□、杜冲等主领之。□□□□□□□有烛龙临照，专典四时雨雪旱潦，总统八方海岳动静。其左则济渎汲水出焉，其右则析城鳖背辅焉，南麓周洛，北屏晋甸，有紫□□□□旦（下缺十字）里有芝灯明照于高深之夜，散游太空，多至万炷，圆光时出。飞仙日过，玄龙隐洞，太□涌泉，松鸣天籁，桂吐婴香，横则练观（下缺十七字）华之笋卓尔奉侍。华盖前伏，玉阳遐卫，金堂玉室，云窗雾阁，尊圣俨居，羽衣朝拜，周□景象，云兴霞蔚，变态百出，使人（下缺十一字）都也。若夫太华三峰，天台二奇，岱之日观，衡之祝融，未易让也。北有三官校勘台，乃上帝命诸司校证学仙者功行罪（下缺十一字）自轩皇遇九天玄圣而□赠建典礼，所谓因高祀天之义也。是后历代修崇，中秋朝会，遂成流例。每岁士女登临，多为风雨阻障，似厌（下缺十二字）诚而验。至□宋政和间，尤加润色，奉安虚皇绀玉宝殿于坛顶之上。顷罹兵劫，复致颓圮。迨乎大朝丁酉岁，有伊阳莹然子周练师者出，于（下缺七字）蒙王屋官长疏请，遂领徒众来上方院住持，复增营建，仅历三载，俄尔归寂。有知宫李志昭等，与法属公议，谨赍本郡众官文疏，踵门礼请□□东莱披云宋真人主持院事。盖缘亲炙长生、长春之训诲，重演玄都神霄之法教，特奉朝旨，以经营诸局，雕印三洞□□之□率游礼名山圣迹，及诸路府郡，多所兴造真馆琳宇。辛丑春，驰骑到上方紫微宫，乃蹑策登龙岭，入天门，到绝顶，升□坛。焚香拜毕，睹诸尊殿庑摧毁，坛级隳圮，喟然长叹曰：“吾今不重修，理当谁待？”遂委用门下刘志简充本宫提点事，因招集十方修真徒侣及此方信士，同心戮力，运灰甓而走上，构材植而施工，兴废补缺，于□□春方严整甃砌讫，仍以十二玉栏饰之，洎诸圣殿室像设，焕然一新。复将七真仙景，塑绘于翼室。当修葺时，有雷雨频厘助其涂塈。又坛前一松树，低枝于□□中□水昼夜凡得数□，常现红光，映罩作务之人。斋粮若息，取用不竭。盖诸天欢乐，立降祯祥，抑亦功高德茂，□□所感召。即有怀孟州宣差蒲察公、长次官□□□侯王屋县司宰等，奉礼敦请披云真人暨清真观冷尊师于甲辰中秋修庆成清醮，专以祝延皇帝圣寿无疆，安镇鼎祚，保民升平为念□云□□发官豪士庶，朝礼望拜者不啻万计。呜呼！自大唐贞一天师扶宗立教，崇构阳台中岩之后，盖寥寥五百余年，适至今日，全真教兴，增饰洞天。异哉，续玄门□□功业者，其惟我披云宋真人乎！又谨安置三洞琼篇一藏，贮之高阁，永镇方维，期于不泯。修坛既毕，复有功德主司总帅寄舍助缘，与真人所委木工崔志明□□造本宫三清大殿洎玉皇阁、三官、四圣、灵官等堂，方丈斋

室云房，及复完清虚宫，殿宇宏丽，超于往古，灿然可观。志全既属后尘，从之有年矣，目击胜概，不揆口悠，是用细鄙思，缀芜辞，纪实迹，示来叶，仍系之以铭曰：

太虚无极玄中玄，元气融结成山川，化出宫府罗神仙，四十六所大洞天。天坛居首冠八埏，群岳朝宗飞羽耕，朝映红霞夕紫烟，下视尘域何茫然。蓬莱清浅几桑田，积苏垒块那得坚，蝼蚁封垤蜂翩翾，畴咨方外脱羁牵。从予披云抽琅篇，咀嚼琼霜味金铅，冥换凡骨膏肓痊，乘风御气玩椿年。上与造物游大千，仙乡密迩奚迁延，今当磨崖镌妄言，万世一遇投机缘。

时大朝岁次己酉建子月南至日

十方大紫微宫提点刘志简，副提点李志昭，周练师门人知宫史志烈，知宫任志口、知宫胡志谦、副宫李志冲、马德超，副宫高志清，前知宫王德真、副宫王志坚、化主薛口口亦同修完立石

怀孟州道门提口魏志朴　怀孟州道正江道源道判高志明

宣授怀孟州次官冯口口　王屋县次官李成

宣授怀孟州长官刘海口　王屋县长官司汝荣

宣差怀孟河南路都达鲁花赤合口口利（下缺）蒲察德元　宣差范秀真

阳城元亨刊

（碑阴道众题名）

本宫住持道众

樊志素　李志由　赵志玉　王志明　班德真　王志白　赵志淳　李德默　郑志柔　王道纪　郝志宁　韩志和　李志微　李志谦　赵志明　李志冲　王志谦　王志久　雷志和　李志实　梁志真　张守元　范源冲　侯志升　侯志穆　张保真　丁仲坚　张志端　刘志深　高志静　王志坚　王志忠　师志朴　杨志琛　耿志明　王志端　王志久　孙志全　史源要　彭守遇　穆志和　罗志稳　蒋志谦　张志烈　寻志坚　杨志玄　杨志真　陈志久　张志渊　李德永　龚志久　卫志宽　周志脩　李志春　张志坚　郭志常　王志厚　赵志玉　田志琛　高志升　宋志安　程志坚　解志辉　景志柔　薛志淳　赵志古　邓志熙　王志弘　秦志永　王真童　陈志久　王志诠　李德童　张应童　王和童　王来童　李志童　周鹤童　李和童　侯福童　前提点李志元　张志淳　浩志博　姚志玄　邓志清　马志玄　刘志昂　王志明　杨志元　王仙童　刘住童　栗志耿　罗志　樊志静　杨志素　李志实　唐志清　常志固　尉志安　钱志通　卫志冲　杨志玄　张志元　刘真童　武志安　史志　宋志

重修天坛绝顶道众

李志　孙　刘　郭　宋　周　张　杜　陈　吴道古　张　花　刘　方　任　李志　常志

重修三清大殿道众

提点崔志明　范元一　韩志和　朱德的　杜志淳　高志隐　李志　韩志玉　樊志忠　樊志密　杨志微　杨志久　郭志真　牛志训　杨鹤童　刘志　马道坚　元志通　崔志广　郭志全　徐志诠

助缘铁匠

贾志玄　田德道　刘思聪　张□□　冀德安　冀从□　瓦匠宋德仁

（艺拓）

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

碑高四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七行，行四十八字，正书。额题“龙祥万寿宫记”。

□□□□□□□□□□□□师李志全撰

赐紫渊净大师唐志清书丹并篆额　阳城元□刊

夫方外畸人，抑闻世而出，环中妙趣□□真之游，然昧者非法象而莫窥，故先达以权实而诱信。以此征之，千古而下，立观度人，赐名系籍，盖有由也。或殿阁栉比而崇隆，丹青辉焕，真圣星罗而彩绘，金碧庄严。狞神变相，有威而可畏，拜章奏款，有祷而必通。皆所以助国化民，革凶为善，移风易俗，反朴归□，对时育物，良小补哉！迩者东莱至道披云真人，绍隆五祖之清规，恢扩七真之正法，属道教重熙之运，值大朝开拓之辰，□□□□□□□□宫皇太子令旨奏过，合于诸路置局雕印玄都宝藏、三洞四辅真经，俱系历代帝王安镇国祚，保天长存者也。然□□楮币共议就于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精洁复纸，以供百藏经卷使□印，此铁岸龙祥万寿宫其一也。然是宫之创始经营也，有本郡修真道士董志立洎亲弟志坚、法属张志柔，并舜泽尹志明等，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近古方外之良友也。于甲午年春首，协力诛茅伐枿，疏其水竹河渠，遂建福田，开治顷亩，以为养性栖真之所。草堂斋靖，数间而已，号清真庵。迨己亥年冬初，适遇东莱披云真人行化到此方，颇留意卜筑。志立等遂盟心同议，立奉施道庵文状。真人嘉其至诚，即允许之，易名为龙祥□多招集十方道众住持。是后与供大藏经纸，抄造历年。师以其结缘良厚，特出财力，修建琳宇，期于功德不朽，道源流长也。其宫内尊殿祖堂、斋厨静室，略有次序。墙外□□□□□将欲续种福田，供赡清静无为修真之士也。此地前临济水，通裴休亭下之灵泉；背倚太行，接李愿所居之□□□□□□□□馆阙角相望乎□兰，奉仙古观，甍棱并耸。右被清源之渎庙，左连怀郡之平川，远眺天坛四时之□□□邻□□□□□□□□□其稻塍棋布，麦垅云屯，竹坞通幽，莲塘喷馥。丝柳轻笼于阡陌，白鹇戏浴于溪桥。人行明镜中，鸟□□□□□□□□□□□□□实甲河朔。若其夏不蒸湿，冬不涸冱，曲水泛觞，钓矶漫月，漱玉□石，旷日眠云，胜概一言难蔽，贤达多卜终焉。有知宫董志玉，不远千里，重趼而来铜川，叩寓轩而昌言曰：“昔披云师真□苦万端，成就藏经，始终十载，俾三界圣贤灵□□赜□□得以不泯，如海斯广，如岳斯崇，普追人寰，开盲凿聩者，谁之功欤？□本□法赐安置琅篇□□□永为矜式。兼诸方建置□□盛绩，不可无碑记垂示后进，子其为我道之。”仆怃然曰：不肖才不逮物，□不称情，恐僭嗤点。恳辞数四，其人曰：“子□□□□□□□而书之可矣。”由是濡毛颖，录鄙谈而仅应之。时岁次庚戌姑洗月，□门甘泉李志全谨记。

时大朝岁□□□□□□□赐紫通玄大师李志渊立石

济源□□官郝绍先

济源口口长官成天禄
济源口达鲁花赤口口口
（碑阴住持道众名未录）

（上拓）

灵都宫懿旨碑

碑高二尺九寸，广一尺九寸。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正书。

天底气力大福荫护助里公主皇后懿旨：

据代州神岗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宗主宁神子张志谧，系早遇真师，参承正法，广修善行，德业清高之士，可赐广玄真人名号。所立宫观俱系长春宫掌教李真人所管底下院去处，仰随处达鲁花赤管民官应据大小官员每，照依已先皇帝圣旨里丘神仙门人应有底宫观院舍，大小差发都休教着者。有底田产、园林、果树、水旱碾磨、头疋，诸人不得扯拽铺头口。其余宫观下院等处一体行香者。仰随处官司就便添气力者，教这宫观里道众安稳住坐念经，告天与皇帝、皇后、妃子、太子、诸王祈福祝延圣寿万安者。

懿旨付灵都宫收执，准此。

庚戌年五月初六日发行。

（柳拓）

汧阳玉清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①]

宣差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致仕杨奂撰

终南山重阳遇仙宫提点洞微大师马志玄书丹并篆额

西溪浮休道人安悟玄刊

盈尺之璧，径寸之珠，天下皆知其为宝也，不以蕴于山渊而不闻，况于人乎！东鲁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训；历代史臣，列隐逸逸民之传，宜乎绵亘千数百载而不废也。仆儒家者流，窃有志于史学，谨按洞真之行实，斯亦古之所谓宗师者欤，故碑之无疑。师讳善庆，字伯祥，宁海人，高门于公之后。祖彦升，主好畤县簿，考道济，韬光不仕。师幼不茹荤，长通经史大义，雅嗜道德性命之学，与马丹阳同里閈。大定二十二年，丹阳演法于金莲道场，耆稚云集，而师预焉，时甫十七矣。丹阳见而异之，且叹曰：“向畏重阳谴诃，颇萌倦弛，然得以终其业者，盖斧力也。使是儿入道，殆天报乎其家！”所执几杖以从。再年冬，丹阳返真，径造陇州龙门山谒丘长春，长春俾参长真于洛阳，得炼心法，丐食同华间。明昌初，长春归海上，嘱曰：“汝缘在汧陇，无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择。”复入秦，卜吴岳东南峰，凿石以处，日止一餐。凡可以资于道者，造次不暂舍，绝迹人间七八年，迄今目其龛曰于真人

洞。友蒲察道渊待之如师，后创观汧阳之石门。承安中，好事者请玉清额，礼体玄大师，寻佩受法箓以辅道教物，远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陇之州将保赐冲虚大师号。五年再谒长春，启证心印，退隐相州天平山。六年，长春介毕知常缄示密语，督还汧陇，仍易名志道。师再三敬诺，参长生，久之道价隆重，辉照一时，虽黄发故老，自以为不逮也。常谓学仙者存乎积累，赴人之急，当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凯还，悯其俘累，必尽力购援而后已。元光二年，陇山乱，中太一宫李冲虚闻之，举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军战殁，遣礼部尚书赵公秉文祭于平凉，充济度师。秉文高其节，图像荐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饥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过客无别，岁计奈何。师曰："吾门一见其难，而遽如许，不广甚矣。"言者愧愧。未几秋大熟，迁五姓洞真观，环居弗出逼，中使络绎不绝，起而应之，遂领中太一宫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护师降香济源上，初期望祀于宫中，而临河阻风，铁札既沉，鼓棹前进，登岸，风如故，立致甘澍，特旨褒异，兼提点五岳佑神观。天兴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驿访高道，以师为之冠。秋七月，约由中滦渡北迈。时苦乎馁，依附者众，舟人疑其有金帛，遂弼沿流而下，夜将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惊涛四涌，莫不危惧失措，会八柳树堤溃乃定。徐谓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尔不能济。"道清秦人，不安于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赂二舟驰还，举脱其厄，其临事如此。过魏、过鲁、过赵，诸侯郊迎以櫜鞬，拥彗以相先。玄通子范圆曦，方为人所尊信，主东平上清宫，闻风虚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处顺堂下，适清和嗣教门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嗣教兴情，投符卢沟，乃雨，蝗不为灾。戊戌夏四月，诏天下选试道释，进号通玄广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请住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适北京留守乌公筑全真观奉之。庚子，京兆太傅移剌宝俭总管田雄交疏，邀师会葬祖庭，即日命驾入关总宫事。綦白云、李无欲实纲维之，而曹冲和志阳实润色之。丙午夏五月，西游巩昌，以汪侯德臣数请故也。冬，盘桓秦亭，宾僚刘泽瑕、王道宁、焦澍，朝夕左右，动静语默，具西州录。丁未春二月还宫，张道士来云中，躬拜庭下，师坚让不受。执事者曰："真人寿垂九袟，簪冠满前，以此而处渊默之地，过矣！"师曰："礼无不答，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阳接一童子，必答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犹平日。翌日留颂，以寓"生不必乐，死不必忧"之旨，曲肱敛息，坦然顺化，春秋八十五。后九日，葬于宫之西北隅，有洪钟集行于世。镇阳冯侍郎璧传其事甚悉。在汴则尚书左丞张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挚、司谏许公古、礼部尚书杨公云翼、王府司马李守节、修撰雷渊、应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则陈漕长时可、吴大卿章、张侍读本，在关中，则参省王辅臣、郎中郑邦用、讲议来献臣、同籍寺丞杨天德、员外郎张徽、中书掾裴宪、经籍官孟攀鳞、署丞张琚。盖当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诘之哉！师倜气天挺，谦慈真粹，似简而不失于倨，似和而不涉于流，信乎其难名也。四方学徒，不可胜数，虽久于其事者，未尝见喜怒之色形于颜间。察其日用之常，则寒暑风雨无少变，六十八年，胁不沾席，衣不解带，可谓慎终如始矣。与人言惟正心诚意而已，至于啬神颐真之秘，苟非其人，闭口不吐，恐失之强聒也。精洁俭素，不习而能，一履袜之细，至经岁不易，肯以丝毫利诸己耶。东彻海岱，南穷襄邓，西极洮巩，北际燕辽，瑰踪玮迹，章章可考。葬之明年春，仆以南漕长告老燕台，无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恳征文石。呜呼！素鹤不来，青山已尘，遐想岩扉，强勒之铭。铭曰：

惟道与天初同原，方术分裂无乃繁，至人跃然起海门，丹阳嫡子重阳孙。空山大泽环

四垣，隐几坐观万马奔，物生不愿为牺樽，火烈始见玉性温。西翱东翔动帝阍，岁旱怀诏济渎源，洪流怒涛鲸吐吞，灵符一掷慑老坤。蜚廉冯夷掖两辕，焦谷载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战死魂，霓旌豹尾交缤繙。杨枝麈洒消沉冤，随机应物忘清浑，疾雷破聩电烛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宾碧落俨轩轩，道路掩面泫宿恩，洪钟叩击皆玄言，包括郑圃罗漆园。陆陶殊派契义敦，我岂大笔夸可扪，赤书翠琰攀兰荪。

口口口口十月吉日门下三洞讲经清微大师冯道真　宣差陕西并兴元等路道门提点兼重阳万寿宫事赐紫高道宽立石

功德主宣授乾州前征行元帅希真居士刘德山　夫人阎淑善　阎敬善　长男　宣授乾州奥鲁元帅刘善应　次男　宣授乾州军民征行元帅刘善庆　功德主征行都总领左德敏　夫人高氏　男征行元帅左天宠　功德主前陇州长官元帅姬晋　前长官元帅马妙信　太夫人冯永善　长男宣授元帅陇州防御使姬蒙古歹　次男　征行元帅姬寿童　权元帅姬庆童　汧阳县令曳剌闹僧　主簿张再立　都监屈正　典史张口　前陇州达剌花赤断事官木忽乃　男达剌花赤昔立吉思　前陇州达剌花赤高猪儿　男征行达剌花赤高沛哥　同知魏贞　防副杨琐　防判王桂　都目张安　孔目李安

宣差巩昌路都打捕火赤纥乞帖木令　镇国上将军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汪良臣　昭勇大将军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兼诸军奥鲁总管汪惟正　昭勇大将军都总管权便宜都总帅汪惟孝　武德将军同知便宜都总帅汪口　巩昌路同知都总管孙口　便宜都总帅府经历王口　宣授巩昌路都道录杨口　冲虚大师

（《汧阳》卷下，并见《甘水录》卷三、《还山遗稿》上）

①《汧阳述古编》卷下：右元于真人碑，在汧阳县城南汧水北岸玉清宫旧址，未经前人著录，嘉绩始访得之。碑高六尺五寸，宽三尺四寸，三十一行，行六十五字，正书，篆额。枝案：书碑者为马志元，盖道流也，笔法酷肖柳诚县。文则奉天杨紫阳先生所撰，首尾千五百言，完好如新，是可宝也。紫阳先生为金元时一大作手，元遗山为撰墓碑，推崇备至。所著还山集等书二百余卷，今多散佚，此碑岿然独存，疑鬼神阿护之也。金元时道流颇盛。真人亦宁海人，始学于丹阳，后学于长春，又尝问道于长真。碑中所云，真人道术不亚于诸子，而元至大三年加封师真人敕，凡重阳、丹阳、长真、长春四真人之号皆列敕内，独无洞真真人之号。《祖庭仙人内传》云，长春弟子十八人，可考者四人，亦无洞真之号。重阳、丹阳、长真、长春所著之书，杂见道藏目录及钱竹汀氏《元史艺文志》，而洪钟集之名，两书均未载。是真人事迹，实赖此碑以传也。碑中所云：冯璧字叔献，真定人。张行信字信甫，莒州日照人。许古字道真，献州交河人。杨云翼字之美，平定乐平人。雷渊字希颜，浑源人。《金史》皆有传。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见《金史·文艺传》。杨、冯、雷三人亦见《元遗山诗集》。杨云翼著述甚夥。张瑀字子玉，河中人，著有书斋集，见钱氏《元史艺文志》。皆金时人。员外郎张徽，武功人，碑林刘处士墓碣，紫阳所撰，张徽书也。经籍官孟攀鳞，字驾之，云内人，徙长安，谥文定，《元史》有传。诸君皆文学之选，真人与之友，则真人之文字必有所传，惜乎洪钟集之不显于世也。铭词云："包括郑圃罗漆园"，郑圃谓列子。又云"陶陆殊派契义敦"，道家者流，陶姓则有贞白、太白，陆则未详也。碑云"泰和八年南征凯还，悯其俘虏，必尽力购赎而后已。"案《通鉴》：金泰和八年为南宋宁宗嘉定元年，先是韩侂胄倡议伐金，金人分道南侵，至嘉定元年和议始成，金人北还。碑中所云，即指其事。真人卒于庚戌年，为元定宗皇后称制之三年，南宋理宗淳祐十年。明年春，岁在辛亥，为元宪宗元年，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紫阳先生之文作于是年，其立碑纪年被人凿去，不可考矣。碑云"遂潸来人，不安于水"，安字疑系读字之讹，宜正之。

绛仙传存真曹仙翁实录之碑

碑高三尺九寸，广一尺三寸四，二十行，行三十五字，正书。额同首题。上像下文。

奉差使臣汝南李宗善敬书

全真门弟子马志弘谨篆额

仙翁家世博州，曹其姓也。贞元元年十一月望后一日，载弄之始辰也。赋性淳厚，平居寡言笑。大定二十一年，游历济南，于逆旅中遇丹阳真人，钦慕不已，辄从而师之。恭请受号，遂得贞初二字以为法讳。至明昌之改元，往拜长春子丘仙公。久之，又参拜长生子刘仙公。仙公爱其勤而不懈，辄赐之道号曰守真子，以避金讳，改守为存。承安之后，杖屦南迈，抵钧台，蓬首垢面，纳衣弊履，灭迹匿影，缄口结舌。昼则乞食旅市，夜则归于河壖。及泰和间，冬大雪丈余，人多僵死，先生不出十有余日。世人以为死矣，各持锹镢，欲往埋瘗，除视之，俨然端坐，殊无寒馁之色。自是之后，人方惊讶，敬信者多。贞祐四年十月十三日，大兵破关陕，犯京师，官民散乱，莫知所措。先生曰：“无妨，必自颍亭过郑，此间何必忧惧。”俟三日，果如其言。至元光间，天子敕书征入京师，令枢密府、礼部尚书多所问答，上大悦。正大改元，蔡州寮属请公赴千斋会。府掾苏君见而爱之，舍城东果园约三十余亩，创立玄真道院，先生主盟，道众辐辏，不下五百余众。正大四年久旱，术甲书使请先生主行祈雨醮事，立获霑足。是日午斋，铺设锦裀，先生辄以垢履坐于裀上，夫人忧见于色，以为败我锦裀。斋毕而出，夫人视之，亦无点污，与新不异。是日在城中外泊确山、朱市、竹竿三巷中，家家皆见先生就斋。金主哀宗驾幸蔡下，问百官曰：“天下城池尽皆攻破，此城独安，缘何故也？”百官佥对以曹尊师保祐之力也，上大喜，即日宣上殿问话。问答敷陈，莫不称旨。甲午正月初九日，留遗世颂曰：“一念不起，万缘皆空，拂袖而去，明月清风。”掷笔而逝矣，春秋八十有二。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时大朝岁次辛亥某元日，门人长青子赵志广会首赵德义同妻王照善立石，董志□刊

（据拓）

复建十方重阳延寿宫碑铭并序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七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二字，正书。在泾阳。

前玄都宝藏主领校勘三洞讲经弘教大师秦志安彦容撰

希真微妙大师赐紫讲经兼大化通玄两宫提点杨志阔道书

门人葆光大师安志顺篆额　颍州道人祖志顺刊

九土钟美，雍雍为上，雍雍称最，在兹泾阳。邑之西北，不远三舍，爰有洞壑，地平如

砥，林茂如织，风气和濡，人物繁秀，嵯峨耸其北，唐原辅其东，仲山驹其西，泾流汇其南，凿岸分源，左环右绕，东沾西沃，有畎皆溢，无沟不盈，故桑麻之盛，禾麦之丰，号为秦中之甲乙焉。辅教真人广阳子许君爱其山水之明秀，士庶之刚直，翩翩然寄迹于斯，乞食不饱，衲衣不完，口不妄言，目不邪视，十有余年，未尝改节。于是四方之民，倾心而信向之矣。虽岷垒之慕庚桑，圃田之归御寇，未足逾也！莫不舍良田，捐静贿，筑环堵，启靖庐，迄成巨厦，号曰三阳。真人不违人请，和光同尘，接物利生，麈塵谈玄，主盟师席，功满丹成，闷然厌世，超然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自时厥后，劫火相仍，廊庑一毁，灰烬飞扬，化为平地，蒿埋棘荒。天方悔祸，再振皇纲，复立郡县，居民稍还。真人之高弟清微大师寇君志净，通妙大师贾君志玄，常清大师刘君志和，皆畸人侯天，忘尘寡欲，味道日久，无虑数十辈，不忘前人之旧业，荷锹锸，具斧钺，划荆榛而作径，艺花木以成行，量地为基，起土为坛，殿矗中央，榱题琳琅，象设混元，金碧煌煌，左列彝位，右辟云房，覆开丈室，棋布茅堂，虽未完具，亦足以为一时之壮观也。璇榜高悬，号曰重阳，彰师祖之无方，表玄门之有自。日以谈虚无，论希夷，黜嗜欲，绝圣智者，若辐辏而聚乎其中矣。呜乎美哉！广阳子乃赵了真之高弟，马丹阳之法孙。所传者正，所受者明，故后来枝叶虽远，而不失其所宗，知末荣则本丰，源深则派巨，毕举其事以毎成功。知宫向公志真、赵公志超、王公志谦，百舍重趼，千里丐文，余固知不辞，远道而来，知不可拒，遂为之词曰：

伟哉玄化，厚德无疆，含弘光大，品物蕃昌。谅彼膏腴，唯在泾阳，土美民睦，至人彷徨。变化齐一，不可为量，民之仰戴，岷垒亢仓，遂成卜筑，金碧炜煌。无何劫火，煨烬飞扬，汤武革命，复振皇纲。公之高弟，凤麟翱翔，是营有傲，乃复肯堂，止基乃理，榱题琳琅，日改月化，覆室云房，高挥璇榜，号曰重阳。能事既毕，金莲继芳，玉蕊传焖，绵绵不忘，镌诸贞珉，久而益彰。

大朝辛亥岁八月望日鄜延路坊州保生宫住持门人希玄太师郭志徽立石

功德主管水官奉真居士纪元兴同妻高遇眷

脱脱出大王府下功德主左副元帅骆显功德主招抚骆聚

功德主宣授太原府总管千户石抹寿僧夫人蒙古

功德主故权省忒木勒哥大娘子纥石烈志瑞三娘子曹志辛宣授明安使男扎剌解次男扎里经历路济

功德主故行西省孛罕大娘子蜜立吃真宣授明安大哥虎都二哥卧落解女唾脱宣差经历申安

（艺拓、柳拓）

安邑长春观札付[1]

碑高一尺二寸二分，广一尺八寸，二十七行，行字不等。在安邑。

蒙哥皇帝圣旨里宣谕倚付汉儿田地里应为底先生每底那延真人，悬带御前金牌，钦奉蒙哥皇帝御宝圣旨，拣数勾当等事，除钦依外。据解州安邑县长春观宁志荣、马志全，先于

壬寅年献到葡萄园七十亩，充御用果木。为此，以曾行下本观看守去讫。今来须合再下仰本观李志玉等，将前项葡萄园子，务要在意看守，精勤起架，勿令分毫怠堕荒废，唯恐有悮御用果木，利害非轻。如至熟日，须官尽数制造乾圆，秤盘数目，前去平阳府计□道录院起发前来长春宫送纳，准备□献。仍仰随处达鲁花赤管民官员人等照依。钦奉皇帝御宝圣旨内节该先生□大小差发、地税、商税、铺马都休与者，他每有应遮么甚么，休强争夺要者，那上头与圣旨来，如有违犯之人，具姓名申来，以依故违圣旨治罪施行，不得违滞，须至札付者。

右下李志玉等。准此。

壬子年四月二十七日押

起架葡萄道众　邵志安　陶志隐　靳志真　赵志冲　刘志筠　张志朗　贾志简　柴志和　陶德明　李德秀

安邑县长春观住持前解州道正赐紫金□明真大师介志微立石

同立石人李志玉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碑云长春观先于壬寅年献到葡萄园七十亩，充御用果木，曾下本观看守讫，今合再下，务要在意看守，精勤起架，勿令怠堕荒废，有误御用果木。《元史·世祖纪》：中统二年六月乙卯敕平阳路安邑县葡萄酒，自今毋贡。以此碑证之，则安邑葡萄，国元初备御用者。《遗山集》葡桃酒赋序：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葡桃，而不知人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贞祐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葡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此安邑葡桃金末著名之证，可与此碑相参。又成宗纪元贞二年三月罢平阳路岁进葡萄酒，其葡萄园，民恃为业者还之。安邑属平阳路解州，亦其证。《大清一统志》：土产葡萄，安邑县出。可见至今犹盛也。

太平崇圣宫公据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八寸，分上下两截，上二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下二十行，行十七字，正书。在平遥。

蒙哥皇帝圣旨里宣谕倚付汉地先生头儿那延李真人，悬带御前金牌，掌管教门事。照得钦奉到蒙哥皇帝御宝圣旨节文："汉儿田地里应有底先生每，都教李真人识者。"除钦依外，今据太原府路平遥县太平崇圣宫提点李志瑞状告："伏为本宫自唐朝以来，有元住道士薛守玄重修兴建，额曰太平观。后至宋朝元祐年间，改为清虚观。今自大朝兴国以来，为本宫兵革之后，殿宇房屋，全无损坏，因此有本县长官梁瑜并万户梁瑛等，经诣本府，乞改名额为太平兴国观，各有已立碑碑记。近蒙掌教大宗师真人师父，再更为太平崇圣宫名□志瑞依奉，已于壬子年七月十五日安置牌额，悬挂了当。在手别无文面，乞给赐凭验事。"得此文状，为此取覆过奉掌教大宗师真人师父法旨前来，已曾亲书"太平崇圣宫"名额付下去来。今既已建立名牌悬挂外，今准见告事，因合给与公据付本宫。主者已久照用施行。仍仰提点李志瑞劝率道众，依时念经，告天祝延圣寿万安者，以报国恩。无得分毫懈

意，须议出给者。

右给付太平崇圣宫主者准此。

癸丑年月　日押。

蒙哥皇帝圣旨里，宣谕倚付汉儿田地里应有底先生每底官人李真人悬带御前金牌，钦奉蒙哥皇帝御宝圣旨，拣数勾当等事。除钦依外，据太原府平遥县太平崇圣宫提领萧志静状告：“□□今年六月内，蒙掌教宗师法旨，该清和大宗师法旨，自燕京令道众前来重修太平崇圣宫，并张赵下院，玉清观住持勾当，道司将本宫并下院一切差使已行除免外，若不呈告，诚恐已后别无执凭，乞详酌出给文字事。”得此文状，除别行外，已将本宫并下院差使行下道司除免去讫，仍仰本宫道众照依前项清和大宗师法旨，在意兴修住持勾当。所有执照，须至出给者。

右给付平遥县太平崇圣宫收执照用，准此。

壬子年七月初五日（押）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案碑前刻癸丑年改太平兴国观为太平崇圣宫谕文公据，后刻壬子年太平兴国宫兴修住持执照。前碑云：本宫唐曰太平观，宋曰清虚观，皆见宋元祐谢悰清虚观记，《平遥县志》同。其曰“兵革之后，全无损坏，有本县长官梁瑜、万户梁瑛等，经诣本府，乞改名额为太平兴国观。”元王寅张藻评事梁公墓碑：子七人，长曰瑜，二十四岁为本邑令，宽而有容，吏民无不隐怀。壬寅六月十二日卒于官。延祐魏初万户梁公墓碑：丁未年诏公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治太原，丙辰三月十九卒。（张藻碑，三子瑛辛丑授万户之职）碑立壬子、癸丑，正瑛为万户时，与碑文合。那延李真人者，即李志常，见《元史》本纪。碑所云清和大宗师者，即《西游记》之尹志平，嗣处机掌教者。又见长春宫碑。其曰法旨者，可证元初崇奉道教之盛。壬子宪宗二年，癸丑三年。

活死人墓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一寸，十四行，行五十八字，正书。

太傅统领□□那□宅司都总领王德安□石

岁次壬子三月十七日重阳成道宫提领□□子王志瑞知宫王茂远副宫□志元立石

重阳万寿宫道士全真子朱志完杨志□同刊

佣闲老人书活死人墓

事有作于前而遇于后者，有不期于昔而会于今者。此事之变，或因心而致失，或无心而自得者，不以大小多少而有造物真司者存焉。是以君子委顺□物，且乐彼之成而不哀其此之失也。壬子春二月几晦，赴终南南时村重阳成道宫午膳。其宫之地，乃重阳祖师昔日炼真之所，曰活死人墓者，时自名也。坐中有道士孟志彝，偶以活死人墓四字来献，曰未知谁之所书。有提点王志诠避席而前曰：“往者在汴时，嘉祥主人大师李君与紫微赵尚书为忘年交，数往来于嘉祥，尝因暇日请书其道馆之名额者甚众，以活死人墓之字欲寄于此而

刊诸石。会梦断华胥，人完聚者尚少，而况于物耶！此字散落而昧其所向者，积有年矣。今师在斯，是字复见于斯，昔日嘉祥李君之愿又遂于斯，俾尚书赵君与我祖师得结缘于身后，不其伟欤！”余因留此墨本，命刻于石，以表祖师炼真之地，庶使门下易见而不忘，激劝其心以固其进修之志也。兼录此字，隐见失得之由，尚且与时升沉，不容以智力持守，况有大于斯者，岂胜言哉！虽计万不同，未有不落造物真司之所制也。达之者知失得之在物不在于己，知物之有失得亦犹物之有死生。吾之一身亦一物也，失得死生之分，亦何异焉！由此观之，失得之与死生，系于物而不系于己。是故任物之所遇，则哀乐未始□吾中也。因书之以示将来，俾夫来者览斯文则知活死人墓之之理不外乎斯焉。壬子春上巳日真常子李志常识。

（柳拓）

咸宁清华观碑

姬志真

京兆之西四十里，川曰华严，山水明秀之所钟，竹木郁茂之所庇。左连杜曲，右接白云，玉案之平极于南，凤栖之原倚其后，中之墅曰夏侯，琳琅晻蔼之间有观曰清华。覈其所起，自宣差总管田侯洎儒公大师之张本也。贞祐南迁之末，金汤齑粉，人物劫灰，河外陕右之民，废而后复之未遑宁也。兵尘骚屑，旷野平芜，视向之所有，失之者十九。思以振僵植仆，救疗民瘼，谁其尸之。蒙宣差田侯奉命来苏，疾小间也。田侯讳雄，祖全州人，初以勇武闻。壬午擢为隰州元帅兼节度使，四方向风慕义，不召而归者多有之。癸巳秋九月，以征讨有功，迁陕西五路总管，存恤军民，怀来郡邑，治政之暇，兼崇道德，凡所营葺，皆力赞之。与儒公大师有昆弟之旧，闻警劾而敬信之，笃而能服膺履践，俊恶而善者从之，释俘虏之族千余辈，其易悟者欤？儒公大师讳志久，儒其姓也，全州人。自幼而道，师事栖云真人，亲炙有年，密通其奥，杖履诸方，西游吉隰。丙戌，耆艾请住祈真观。癸巳，田侯请住京兆迎祥观。暨而寻及夏侯之里，踌躇四顾，清绝可观，最为名公达士游息采真之地，忍视芜没，纵狐兔豺狼之嗥啸于其间，遂择隐约，摭瓦礁荒垣而限之，经内外之田以亩计者二百八十有奇，立文以畀之，儒公乃卜筑于是。以至圣字真堂，靖庐特室，随宜序立，足以栖迟清侣，郑重熏修，奋敬盟真，祝延皇祚，以报洪恩之罔极也。落成之始，走请于宗师，额之曰清华。壬子夏四月，真常真人承旨代祀名山大川，以暇及此，喜其地秀人杰，信宿而还。观夫天之开图，地之孕秀，山之静，水之流，苍翠惟此君，周旋无俗物，清人毛骨，豁爽神襟，宜乎栖心炼性者之所居，固可朝夕于是，造次颠沛而不离于是，神物俯仰，不无助焉。其自得之妙，可尽模哉！一日，执事者不远而来，嘱予纪实，不可以蹇浅辞，辄从其说而直书，其铭曰：

森碧琅玕，凤原之颠，观曰清华，晻蔼之间。迥人毛骨，静扫神奸，云霞其侣，玉笋其班。爰游爰处，以安以闲，居以特室，应以枢环。灵扉无钥，洞户无关，所以为达者之蘧庐，冀真仙之往还也。

（《云山集》卷七）

敕建普天黄箓大醮碑

宣差总教佐玄寂照大师教门都道录冯志亨撰

宪宗皇帝内蕴神机之妙，其为用也大矣哉。形而为武，则已无敌于海内矣，著而为文，则复能经纬于高厚矣。是机之运，以无为宗，以道为门，以仁圣中正通明为所归，其无事则机缄万化，而退藏之于密，虽名之以天地之鉴，万有之镜，实不可得而窥测之也。及其应世，则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海，化而为德，则汪洋湛厚，靡有一物不在润泽中者。至于与两仪合德，四时合序，先天奉天之事，层见错出，不可遍举，姑于一日二日万机之中，取一事而言之。癸丑冬十月十有七日，诏至修真道士提点王志坦，访问身体康宁，寿数长久之说。志坦对以养生三二语讫，因就善端发见之处，款曲将顺，投之以言曰："此山林枯槁之士为一己之务，非天子之急务也。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爱民不能独治，遂立之君。皇帝代天治民，当于民兴大利除大害，以奉承天心，则天降之福寿，如影响之应形声矣。往年扫除弊政，与民更始，而民之安生者，然已受赐矣。惟国朝自开创以来，干戈饥馑，刑罚或中或否，其横罹凶害，沉魂滞魄，困于幽狱，无由出离者，可胜计哉！愿皇帝圣慈，选有道之士，依黄箓玄科，普行济度，使幽魂苦爽，出离冥途，咸遂超升，此莫大之泽矣。"上嘉纳其言，即日遣中使数十人驰驿四出，各就方国行荐拔事。扎忽儿学士阿怜博儿赤、提点王志坦，乘传持密旨来燕京大长春宫，特命掌教真常至德又玄真人李志常主醮，作大济度师，断事大官人牙鲁瓦赤布只儿奉旨办醮事，中使扎忽儿学士已下四人作行礼官，仍随路选清高有道之士，设普天黄箓大醮三千六百分位。甲寅春三月初九日至十六日，凡七昼夜，有司不奏刑名，阛井禁屠宰，出御府黄金五百八十两、白金三千八百两、彩缯千匹，为镇金信币之须，蜡花油烛，栴檀沉水、龙脑、降真，为输献之礼，其余皆府库支给，不令扰民，又以银钞五十两补其阙。密词九通，玉简三面，皆宸翰亲署，礼官监使道流士庶，旌幢仪卫，自通玄门迎来醮所。钦惟持守之君，所当先荐者，祖宗往圣，眷属先灵，就紫府已回光，常瞻慧日，至仙阶而列品，永祐皇邦，下至于兵死殍亡，横遭刑戮，一切冤枉，有主无主，同仁一视，靡有遗弃。其或忠臣义士，各为其主，而至其死命，与小国君主，不知天命所在，昵五不趋，自致逆命之讨，以常情视之，兹二者则为不赦之仇雠矣，皇帝若曰："群雄当战伐之冲，实多冤鬼，一圣廓乾坤之度，孰匪吾民。但深如子，以恤横亡，岂可得鹿而忿同猎。"故尽沉沦之属，咸收荐拔之中。此自古帝王未尝举者，岂惟未尝举，其感通之力，而相去亦远矣。何以言之？昔者，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以王制考之，侯伯地方百里，方千里则是方百里者百，方万里则是方千里者百，而涂山之会，止是方万里之地耳。国家有十万里之疆土，其势力在古万乘百倍之上，今为此自古帝王未尝举之举，而海内万姓，亡者不言可知，虽在世者，于各人亲族师友之间，遭四五十年兵乱，但犯冤枉，沉在幽狱，其有不痛骂者乎？人非木石，安得不动于中欤！既有动于中，遂形之于言，咸曰：大哉皇帝之德，则天地之德也，心则天地之心也。此神机之妙，与和声协气其用之交，上帝达三清，极六合，内外之神祇，于无声无臭之中，流通混合，自相感召，旁礴为一，则亦何求而不遂哉！况大宗

师真常真人李公，所率金冠云服，星冠紫服，登坛埠者五千人，皆清高洁白，深造秘典，严持斋法有道之士。醮下代礼官，国家重臣，观其精真充实，无一毫人伪之间，加之大道运慈，将藏用显仁之妙，自龙汉赤明之前，措之三箓科中，善救人而无弃人，善救物而无弃物，宜乎真风慧日，鼓舞临照，幽室为之尽晓，寒谷为之回春，旁通曲畅，俾沉滞之属潜沐阴祓，根本分上，光光相射，各自照了。设有未悟，先觉后觉，转相汲引，以明袭明，出彼人此，同观众妙，靡有叹其独遗者。功德巍巍，下蟠上际，岂笔舌能形容哉！迎词之日，主醮大宗师并典礼营办众官，命纪其事，以光扬皇帝莫大之盛德。愚谓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此道经之微言也。仰观俯察，知幽明死生之故，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此，并易系之文也。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中庸之语也。盖皆取能将神机之妙扩而充之，从微至著，以至德泽满天地，灵光施四海耳。今究此存亡兼济，亲疏不择，千百倍前王至仁之一举，起本于听纳道士志坦之一言，即行之不疑，有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之势，非受善之地于裁成辅相之余，常有一至诚不息之理存者，能之乎？皇基孔固，圣寿无疆，天祐人助，词官祝釐之情，有所预焉。拜手稽首，属之以辞曰：

域中四大，帝居其一，神机妙用，退藏于密。刚健纯粹，发而为爱民之德，或出之于沟沉，或跻之于寿域。洋溢周遍，四海充塞，参赞之余，至诚不息。每虑沉魂，恩波未及，念此在此，弗遑寝食。垂问羽流，曰凭道力，嘉纳至言，而康而色。使车四驰，各就方国，普天大醮，拯救甚急。燕京琳宫，诏旨密通，精神潜会，风虎云龙。百色用度，给赐特丰，宗师道流，款恳敬恭。行事献飨，坛埠尤崇，礼官大臣，有肃其容。气志如神，清明在躬，英华发外，和气积中。以此宜弘其圣泽，宜幽府混合于真空，先觉后觉，悟之则同，诚能回光于顷刻，得观众妙于无穷，实亡者针芥之幸，信万劫之难逢。作此辞章，纪皇帝神机妙用之功。

（《宫观碑志》）

东华观记[1]

碑连额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五十字，正书。额题“东华观记”。在闻喜。

大朝平阳路解州闻喜县美良川河底村东华观记

伏闻老君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又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颜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圭峰曰：处生死流，骊珠独耀于沧海，踞涅槃岸，桂轮孤朗于碧天。大矣哉，盖道之真常乃无为也。原夫道者能生五太，所谓太易者未见其气，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谓之一也，乃一气也。太极剖判，布流法界，生育天地人三才，日月循环，阴阳升降，四时代谢，万物生化，此道之应用，乃无不为也。于是有大圣人将设教化，分为三宗，乃道释儒是也。我全真之道者，□自于东华帝君，传度于钟、吕、海蟾三祖，续焰流传，虽有蝉蜕飞升者，焉能具载。至于重阳七真，联芳而起，赓继前踪，大宗师清和尹真人、洞真于真人、披云宋真人接武而升，见世有大尊师真常李真人掌

提教枢，阐化群迷，绝嗜欲而扣玄门，忘人我而归□道。兹者河底村东华观，起初全真道者，圃李先生，法讳志云，号玄通子，元系羡良川姚村人氏。祖世业农之家，自幼随父迁于潞州福昌县居止。其李公天资性慧，骨异神清，悟世空华，舍俗归道，遂礼丹阳马真人为师。公自出家，□地下功，授师秘诀，密指玄化之窍，甘守天倪，顿悟真空之道。至壬辰年，因值兵革，平达绛州等处，居圃堵而晦迹韬光，隐形骸而遁世无闷，因此呼为圃李先生。数载出圃，于己亥年，届于河底村，有刘会首、王通事、吴会首、小杨田四等，将本村旧有三清殿一所，地二十亩，施于李公先生，为庵住持。其李公阐化门徒五十余众，唯道者刘志山、知观贾志纯、申志和、郭志希、彭志昌、阎志正、刘志呈辈，同心奉侍，竭力兴缘，添盖左右云法二堂，凉楼厨舍杂居之宇，一切所须，无有阙用。置牛耕种，赡济大众。又于北阳村创建仙坟一所。一日披云真人道过，有刘、贾二公告赐观额曰东华观，每与皇帝、太子、诸王诸子焚香诵经，祝延万寿。李公先生于戊申年八月九日，坐示门人云："吾当归矣。"遂索纸笔，书辞世颂曰："七十年来，颠蹶般般，打破休歇，如今认得本原，撒手便归仙阙。"掷笔而升，寿年七十有五，浮葬于地。门弟刘志山守坟三载，欲迁新坟，发墓开椁，尸骸无坏，可表李公了道之绩也。此观东连天坛圣境山东一带，西接终永仙迹关西五路，上下往来，云朋霞友，无不顿于斯者。接待宿食，粢尝鲜阙，皆出于李公先生诱化门人，刘、贾公辈不惮勤劳，内功外行上善之德也，诚为佳绩，实可称哉矣。余因且过，有贾公辈再四设礼，求文刊石。余自揆不才，坚辞不已，遂采古典以直成诔耳。

时癸丑中秋晦日，飘蓬丐者无名子谨志。孟志明书丹。

眉峰苏明男阁刊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按《闻喜县志》：东华观在城南河底村，《县志补》有河底道观圃李先生碑，年月失考，按即此碑。盖东华观名，即以碑言全真之道自东华帝君而名。又言"河底村东华观圃李先生，法讳志云，号元通子，美良川姚村人，幼随父迁于潞州福昌县，舍俗归道"，与《县志补》金石门河底村道观圃李先生碑合，故知即此碑。其曰"壬辰年因值兵革，平达绛州等处"者，即《金史》本纪天兴元年正月丙戌，元兵平河中府，由河清县渡河，三月丁亥平中京，兵及嵩洛，故避至绛也。其曰"己亥年届河底村"者，即元太宗十一年，时兵革已平，故得就三清殿住持建观也。碑云"先生于戊申年示寂，"按戊申即元定宗崩之年。碑云，"时癸丑中秋"，按癸丑元宪宗之三年，元自宪宗前无年号，故书事者，皆以干支纪年。补志言此碑年月失考，盖见碑不著年号，而未计及元初本无年号。碑皆依教中语，而圃李先生暨刘志山诸人，皆概以"志"字排名。姚燧长春宫碑，邱处机门人张志仙诸人亦然。元初道者之名皆如此，其皆邱处机之徒欤。《闻喜县志》，南乡河底村，距城二十五里，美良川在县南二十里，今为美阳乡。姚村应即县南三十里之南姚村，非县西之姚村。

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

碑高七尺，广三尺一寸，三十六行，行八十六字，正书。在盩厔楼观。

太原李鼎撰

燕京编修次二官赵著篆额
梁阳马志玄书丹
羽客庞志和刊

蒙哥皇帝即位之四年，甲寅春正月，遣使来燕京大长春宫，命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李公作大济度师，设普天大醮，拯救海内亡魂，依格选随路清高有道之士登坛。终南上清太平宫知宫事冲虚大师赐紫李志明，并判京兆路道司事清微大师赐紫杨志纯亦预选数。三月甲戌朔朝真，十六日己丑醮事毕。越翌日庚寅，志明等状本宫重修之始末，请文于大宗师，将刻之石。宗师命予当笔，予因思乾坤开辟，六子变化于其间，其成形于地者，终南、太华、洪河、泾渭，而俱见于两都赋、禹贡篇中，是亦艮坎形出之大物也。其终南复见于秦诗，至以条枚喻其衣被，纪堂美其盛大，信又名山中之大者，其县因以名之也。县西北隅，此宫在焉。宋建隆初，翊圣保德真君奉上帝命降于盩厔张守真家，言于空中，神音清朗，闻者悚惧。乃令守真为道士，授以九坛三剑之法。乾德中，太宗方在晋邸，闻其灵异，遣近侍贵信币斋戒告曰：晋王欲备缗增修殿宇，仍表乞宫名。真君降曰："为吾启大王，此宫上天已定修建月日，今犹未可"。归以闻，太宗惊异而止。太祖亦素闻之，开宝九年，遣内臣王继恩就观设醮，得真君所降之言，具录以闻，太祖默然异之。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遣内供奉官王守节、起居舍人王龟从来终南卜地筑宫。守真问宫殿位次，乃降言曰："此众圣所居之处，若有三清像，则众圣不得安。然此地上圣所选，古今无伏尸故气之所犯，当于宫之南别建一所，以奉三清；额曰资圣宫。"守真等禀令行事，凡三年，二宫俱成，择道士焚修。每岁三元、上之本命诞节，或岁水旱，或国家将举事，并遣中使设醮致祷。祀神之夕，上望拜焉。宫之创建至重修，以迄于今，近三百年。茂木成林，众鸟不敢栖宿，亦无巢焉。其翊圣保卫宗社之灵应，守真扶教济世之德业，并是宫之典故规制，宫殿堂庑，楼阁方丈，在宋时王枢密钦若作传，徐学士铉作碑，苏学士轼作上清辞，文字义理条贯，首尾明白详备，足富观览，不烦赘述。惟兵乱毁废之后，从荆榛瓦砾之中，敞而新之之始末，有握其几者，有张其本者，有主其事者，有动而不可阙者，有赞其开阐者，有集其成功者，故不可不次第而发扬之，使后人各知其所自之伦理，及其功各有所归也。翊圣真君，玉帝辅臣，常运智于事几未兆之前，想此宫废而复兴，于冥冥中岂非握其几者乎？重阳祖师以下，丹阳、长真、长生、长春、玉阳、太古众师真，其精真微妙，予固不得见之矣，以其有验于世者而观之，岂非张其本者乎？纯德妙成真人刘公乃主其事者也。公相台固县人，名志源，清泠子别号也。家故饶财，少丧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读道德、阴符，忽有得于内。母氏既终，释禫从吉，掉臂出门，曾不返顾，往来于开滑间，衣弊足跣，日惟一食，人视之以为不堪其忧，己则恬愉舒泰，不惟无忧，又且以为乐，其过人也已远矣。及遇郎尊师，授之秘诀，玉阳真人与之道号，长春国师深见许可，赐清泠子号。及履袜，今改跣步。复委提举大名路教门，以其所养者正，而发之于外者日新一日，虽欲掩之得乎？由是远近归向，不惟户外之屦常满，其请为弟子者，肩摩踵接也。迨清和宗师主教，岁乙未，从师入关，总管田侯专介持疏，请复修此宫，以辅翼祖庭。公率徒千余指，薙荆棘，拾瓦砾，筑垣墉，具材植，壤剔启辟，工役备举，盛行营造事。凡预是役者，莫不勠力一心，劝功趋务，有鼛鼓弗胜之意。历二十年，其为殿者四，曰通明，曰紫微，曰七元，曰孚佑，为堂者三，曰灵官，曰演法，曰湛然，斋厨库廐，楼阁方丈，檐霤户牖，金碧丹艧，灿然一新。众有所安，宾有所止。然旧基有未复者，月计则不足、

岁计则有余，岁月无穷，继守者亦与之无穷，如以北山愚翁平太形、王屋二山之事证之，按其图而增补，当有时而完也。赡宫下院，其观有四，京兆之长春、鄠之清和、高陵之太一、郭南之灵仙，又金水、万里二水，皆道众日夕游息之地，故沿流上下，有台阁园圃焉。常住物业，刻之别石，其余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名额具者：大名之太清，开州之万寿、洞玄，滑州之天庆，南乐之参天，清丰之洞真，修武之重阳，东明之明真，观县之清真，琅山之东华，洎此宫，亦十有余处，度门弟子三千余人。本宫当陕右道路之冲，其接待之礼，虽军马往来，亦必供给，商人羽客，为可见已。至于太皇太后之追赠，真常宗师所受之命札，近有秦人刘公子云所作本行碑、灵堂记，渡泽秦公彦容作金莲记，自生至化，一切所载之功缘，不烦追举。姑以此宫重修之一事观之，此老岂非主其事者乎？□其门徒有劳其心者，有服其役者，有献其能者，岂非每动而不可阙者乎？总管田侯洎众官属，自发疏以来，护其强梗，卫其侵侮，裨其阙乏，导其壅滞，以至于今，凡有益于事者，云合响应，知无不为，岂非赞其开阙者乎？初上即位，建大中以为天下极，修玄默以为天下先，诏征真常真人以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巡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神不举。明年壬子二月，真元节前一日，以御者来致上命，陪从官属，邦人羽客，和声协气，下蟠上际，莫有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光扬之妙，可谓至矣。复以恩例，追赠刘公纯德妙成真人号，岂非集其成功者乎？予谓此宫与终南相对，峥嵘于霄壤之间，为国家祈福祝寿，欲与天地相终始，泝其流而求其源，其来远矣。其握几，其张本，其主事，其动而不可阙，其赞之开阙，其集成功，以事言之，则肝胆楚越矣，乌得同。以理言之，则合天地万物为一己矣，乌得异。噫！果以合天地万物为一己者言之，又岂止握几以下数者之为同也，终南、太华、洪河、泾渭，阴阳刚柔，动植飞走，六合内外，巨细修短，其归根复命之地，生生化化，流通混合，莫不一体无二，我众师直离形去智，运神妙于同体之中，直至大而化之，无所不存，其显仁藏用，世莫能测者，以此而已。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后之居是宫者，亦当忘物忘我于未始有物之前，明辨其所以为两仪，所以为六子，神之所降，明之所出，古今众师真运神致力之地，而于日用饮食之间，致力不辍。一旦方寸豁然开朗，大则其大无外，其微无内，终南、太华、洪河、泾渭，皆在吾真体中，其众师真不远矣。虽儒士之家，其所谓学道者，亦不过致力于惟精惟一之地耳。宗师真常真人，将以斯道成就天下后进，故立玄学。此宫道士杜志玄与李杨二大师，法兄弟也，今为玄学生，学道之心甚切，予冀其充其诚敬，固其操守，慎终如始，一旦功夫既到，光明藏中流出无碍智慧，随机应变，无施不可，不负宗师成就人材之意，故明言是理以告之，兼以及此宫修真之众。使终南之神闻之，而不知以予为真实语也否？以黄庭内景体系之，其辞曰：

终南之山凌空苍，有修有枚有纪堂，真君降兮语琅琅，仙阙层檐凤翼张。真君去兮道不亡，岂意劫火炎昆冈，兴废废兴机玄藏，果谁物表持维纲。博大真人相继昌，旋乾斡坤履魁冈，大朝开国长发祥，四海服化物不伤，君臣相得道益彰，遂与一世在混芒。此宫复兴理固当，金碧紫翠相辉光，步虚梵音佩玉锵，羽衣鹤驭天风香。众真来兮蔺芝房，天子寿与终南长，敛福锡民民乃康，六合内外皆仙乡，洪河泾渭流宫傍，代圣万古宣灵章。

赐紫崇真大师提点宫门事李志宗、赐紫冲虚大师提点宫门事李志明、赐紫冲素大师前知宫提点宫门事赵志真等立石

功德主宣差京兆路军民总管仆散浩

宣差前恒州总达鲁花赤辛德禄

宣差陕西等路都总管田德灿
宣差恒州军民长官征行元帅王宝宝
终南县长官陈良　　终南县次官淡珪

（艺拓）

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

虎岩赵著撰

公讳志亨，字伯通，寂照其号，同州冯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后。赋性明敏，业进士，年甫弱冠，府荐入京师，就住太学。两赴内试不中，适崇庆兵乱，还乡以诗书自娱，不复为举子计。本州节度使奥屯肃请摄教授事，公辞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兴，深居不出。岁癸未，长春宗师自北阙回，道过焉，公以其平昔圣学浸灌之故，至是为真师感发之机一召于外，而己之天机立应于内，鹤鸣子和，森不可御，寻即愿奉几杖，列门弟中。乃先谒真常真人为先容，真常一见，莫逆于心，遂引见焉，宗师亦不以常人待之。既还燕，一夕指公谓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门后事也。"公默然铭于胸中。后数载，宗师将归真宅，众乃以嗣事为请，师曰："我之托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复言。"长春仙去，公谓清和真人曰："道教之兴，自开辟以来，未有今日之盛。长春宗师人貌而天者也，教门后事，属意在君，岂非天乎，请毋多让。"遂集道众，并达官贵族、天下大老、便宜刘公之属，就迎于所居之静室，请定仙号。初，清和闭门而不纳，公爹户而入，扶至堂上，使众罗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风大振，公之力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阐教于秦晋之间，默遗公手书云："予年迈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况四时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来，汝当果断，时不可不顺。"公得书，乃自念言：真常摄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盖天也，岂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丁酉，清和承诏还宫，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弥缝扶护之礼，按为典故而行之，遂立真常。既毕，清和乃以归老之计，逍遥于自得之乡，真常乃以无碍智慧，进服教门之重任。辅兹二真人终始进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诏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于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为伴读，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口传心受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是后日就月将，果皆克自树立，不惟俱获重用，复以才德见称于士人。又劝宣抚王公，改枢密院为宣圣庙，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庙而守祀之。又创建五岳观，及道庵十余处，为道众修进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太傅及总管田侯等，请清和改葬重阳祖师，以公为辅。行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其间公为之记，使刻诸石者，亦十二三焉。祖师葬事既已，复从清和还宫。戊申，真常大宗师依恩例赐金襕紫服，迁充教门都道录、权教门事，仍赐以今号，盖嘉之也。及将立玄学，公复以作成后进之心而赞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寿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华山之西南原，礼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礼于灵柩前，门人薛德琚、姚志玄执公之行状，求为墓铭，将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为最厚，因知公为最详，故不辞而为之。且真常之于此老，一相遇便欢若平生，遂引致博大真人门下，

同著道家冠服，又与筑室于宫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间。其相与往来者，梁运使斗南、陈翰林秀玉、吴大理卿德明辈，每论及当世人物，至以宰辅之器许之，其雅量高致为可知已。历观三代宗师所行之实迹，则是靡有一事不相咨问，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于化前后凡十数日，数相往来于似梦非梦之中，岂亦各人胸次真理融会之地，别有相得于形声之表欤，何其诚通气合，物莫能间，而至于是耶！或者往往窃议谓同出身于儒之故，兹盖囿于私智之所见也。化之后，真常祭之日："与公相会，三旬有五，不交以势，不聚以富，忆初相见，无言心许。公今假化，迹出非人，生死示迹，孰知其神。"此岂囿于私智者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断之曰：如其不然，乌得为寂照。乃铭之曰：

堂堂佐玄，博大无偏，止水应物，不随物迁。礼服智烛，仁宅义路，才德虽兼，时则不遇。荜门圭窦，终日如愚，穷通有别，圣道岂殊。忽遇长春，众拱北辰，一惠发药，德因日新。孔庙躬修，武庙继创，文武之道，将行有望。公之所开，岂小补哉，赞成玄教，亦卜大来。荆金赵璧，光而不耀，英华外发，诚明内照。昔日非熊，今学犹龙，彼此一时，不谋攸同。刊之金石，磨灭有终，盛德流风，云胡可穷。

（《甘水录》卷六）

玄靖大师遗世颂

碑高三尺七寸，广七寸，共三纸，正书，在房山。

玄靖大师遗世颂

碧天皓月，绿水青山，翠微深处，独乐优闲。神游八极，气透三关，功圆行备，位列仙班。

挽章

编修官赵著

在已无居者，寻常卸广阳，破衰从喻马，解碍自亡羊。雌伏来人世，雄飞入帝乡，十年亲爱泪，不得洒植傍。

濮川文道广

曾陪师匠试牛刀，未了读缘志已高，虽是洞山瑶室好，其如上界玉楼何。长天淡淡沉孤鹤，沧海漫漫去一鳌，惆怅西园几方丈，春风有恨落庭柯。

酎泉李志全

金城福地挺畸人，亲炙清和二十春，学竟老庄全德性，法工草隶见精神。桂丛惆默无山仰，玉室荒凉孰鼎新，一恸临风挥涕泪，遗粗脱妙出情尘。

坟山助缘人王仲柔等

（右第一纸）

神宁乡磁窑务施山林会众功德主

张德禄　李义　封庆元　李宝　赵宁安等

榆树铺

赵德林　游海　岳用等

李家庄

曹伯资　李　柔　李彦温等

（右第二纸）

三村其老人等施与□公大师地土山林永远为主：东至两义□，南至洲提胡长，西至张良涧，北至分水镇，四至分明。常□在内，如有争□，其老一面成官不词，常奉观主□张志明。

（右第三纸）

（艺拓）

终南山重阳万寿宫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莹蟾崇玄大师提点陕西五路兴元路教门兼领重阳万寿宫事何道宁撰

钓六鳌于东海者，不为鲵鳅而垂钩，采合抱于邓林者，不为拱把而加斧，苟志于大，区区细务不较也。今观无欲行实，其超出物表之志，盖类是欤？公族姓李，讳仲美，原月山人。父珍，职官吏，有子四人，公其次，生于大定己丑。五岁始能步，及长，聪慧迈伦，倜傥特达，毅然以正直自负，里闬有狡险者，每正辞折之，人望而畏服。尝肆意酒间，视举世为不足玩。年三十七，乃愤然曰："与其汩没尘垒中，孰若蝉脱方外耶？"时全真教方行，遂欲从师而未知所向，适碧虚杨先生主重阳祖庭事，乃往见之。碧虚素得人于眉睫间，知其为玄门重器，然天属所系，虑其有难解于心者，且令还归，但勉以积善而已。公抵家，与诸亲友诀，谢妻子而去。其妻讪之，奚而不顾。其父见而呵责，公婉其辞，晓之以理性之事，父徐省悟，亦欲向道，乃同诣碧虚门下。碧虚以公识量不凡，命名守宁，及无欲子号。公蓬头弊衣，行丐于市，时人谓之酒李先生。日用间，惟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至于幽微之理，允造其极。大安庚午，秦境大旱，居民阻饥，公谓其属曰：饿殍如此，安忍坐视。同邑赵三郎富甲关中，公诣其门，备诉田里艰棘之状，赵悟，乃发廪粟付公赒赈。公与齐志道等昼夜舂爨，以给贫病，日不减百人。井水竭涸，众忧之，公密祷于神，凿泉得水，设济至秋敛而罢。公雅不欲彰名，惧人知己，即日西行，已而有司奏闻，特赐赵为润国长者。未几，入兴平环堵，以千日为约，其静中妙用，见长安集。至期，渠河使夹谷公及耆老数辈，就环恳请，以县南龙祥观委公为主，公诺之。居五年，至兴定庚辰，住终南楼观五年，又迁京兆之丹霞。寻蒙师旨主营建三原碧虚观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规。正大戊子春，碧虚于祖庭丈室，谓公可以倚重，举以自代。关中扰动，公及军民避乱于南山，粮尽，人相鱼肉，几及我公，或曰，此酒李先生，素有道者也，因携持出山，遂得免焉。庚寅春，如南阳，依附者众，会冲虚李公、洞真于公在汴，冲虚奏请住持丹阳观。癸巳，汴京款附于我朝，俄而忽起异议，无辜者皆坐诛，公与一长老止水泊中，迫于凶焰，长老悚惧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辈平日所行，正为此耳。死生常事，夫何畏焉？"竟以事免。城中绝粮，人争北渡，津人固拒，饥溺者以万计。公请洞真先登，因以阴骘开谕津人，余皆获济。公继达新卫，门徒望风辐凑，今之灵虚天庆创成荣观，自此始也。明年，领众适燕，时清和尹公掌教，每会道众议祖庭缘事，皆推公为能，公谢不

逮，复奏请住持重阳宫兼任提点陕西教门事，更名志远，祖以厚赐。公东行而归，过鲁过魏，自侯伯以下皆夹道祗迎，有以庵观奉之者，有愿为弟子者，有以财施者，公得之不以一毫私己，悉归之祖庭。京兆田侯德粲闻公西归，督佐官就河中相迓，以府城佑德观归之，今玉清宫是也。时关中甫定，暴狠相煽，公以仁言诱掖，稍稍格心。比年南征，俘絷来者不绝，公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劝谕，引而归道，有不可必致者，乃议货取，随授以明文，许其自便，其感之深者，终不忍去。公尝往来于祖庭、玉清之间，然规画调度，未尝不拳拳于祖庭。丙申秋，受清和师书督祖师葬事毕，掌教真常宗师又任以祖庭之职。冬十月，诏提点重阳宫。再年，秦士议修文庙，阙瓦，郎中邳邦用辈请于公，公尽给之，士皆称叹。庚子春三月，被旨特赐无欲观妙真人号。秋七月，河北郝公总管家隶百余，阴谋南遁，得其显状，尽欲刑之。公闻之，连夜驰至其门，以善言诲导，亡者皆免。明年，城中群小数百，结连私逃，权府韩渊密知其情，议尸诸市以令众，感公一言，但歼其魁渠。太傅移剌宝俭，其母死，欲以二婢为殉，公以古葬礼正之，始罢议。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亦因以革。丙午春，诏燕京作普天醮，公预焉。夏四月，归自卫，汴京长官复请住丹阳，栖云王公具礼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诸徒速出，人莫知其然。甫登舟，南军已拥京门，其先见类如此。明年还宫，秋八月朝旨加玄微真人号，寻又被冠服之宠。甲寅春，宗师以国家醮事，具书招致，年已八十六矣，不敢以老耄辞。比至堂下，疾笃，以后事付于法弟衍真大师张志悦，以其徒拜宗师为大度师，于长春方壶留颂而蜕，时夏六月二十六日也。诸徒奉柩西归，附葬于终南祖茔，礼也。葬之明年，志悦命李志安、陈志元具行状请于宗师，欲刻诸石。道宁适有事于堂下，宗师就命当笔，且曰："无欲领袖祖庭，盖有年矣，今子代之，始终行实，子必熟知，其文之也固宜。"道宁不复牢让，谨按无欲可见之行，为之说曰：有主持玄教之大人，不可无辅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我宗师正容悟物，天下羽士皆观而化。无欲公辅翊其教，以仁存心，俾祖师根本之地有隆无替，可谓无负宗师眷倚之意。盖公之为人，禀刚大正直之气，持特立独行之操，传授有源，充养有地，故施于事也，无不济之以仁，遇患难则先之，见人急难，必尽力救援而后已。有叩其修真之诀者，则以积累勉励之，其可与谈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虽与童子言，亦谆谆未尝倦，至于名士大夫，尤乐与交游而相忘形骸。与人接谈，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机。然且待人以约，持己以谦，其处众也，威而不猛，和而不流。在环堵四五年间，神变之妙，欲直书之，恐人以为诞。原其动静语默之常，亦可谓间世异人者矣，故碑之而无愧。乃赞之曰：

伟欤李公，专气致柔，其守也坚，其行也周。解纷庶务，而善计不筹，一志不挠，而先为之俦。若人者，将厌世扰攘，而追帝乡之游耶！吾知其了了诸缘，而嗒然乎归休也。

（《甘水录》卷六）

先师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真赞

有物混成，象帝之先，汪洋浩瀚，为万有渊。披云老仙，人貌而天。其和也饮人以不言，其智也不舍昼夜之源泉，其功也三洞三千六部使天下万世之永传。是能充而用之，飘飘其

所以然而然。盖一毫之微，始得于方寸间，而充养不息，以至弥满乎八埏。门人数千，咸孕陶甄，或复窥见其一斑，或复望洋而吉旋。兹土梗尚未能尽学，况复道之大全？今我对此，徒惊高坚，再拜稽首，为之涕涟。

时岁次甲寅□春望日立。门人李志鼎谨题。

故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宋公之墓志

乙亥年春三月三日迁

（永乐宫碑廊）

重修岳云宫记①

杨 奂

天下形势之重，莫重于河阳。孟州附邑怀洛，咽颐之地，南通湖襄，北抵燕蓟，出入往来，未有不由于此。拿舟鼓枻，喘息靡暇。承平日，坐挟府库仓庾之饶，而犹病诸。战斗三十载，馆舍灰烬，闾巷荆棘，虽智者亦无及矣。介乎两州之间，宫曰岳云。大行王屋，堆蓝拥翠，又极一方形势之选。五六月涨水弥漫，藕花菰叶，动摇于空濛晃漾中。阆风玄圃，徒费丹青。途之人望而归之，不翅其家。饥者则思饫，渴者则思饮，止者则思宁。其栖神汎然应之，未闻拒人以色。余窃禄漕台，岁受约束于燕，尝假榻以溷执事。诘所以为教，曰今之全真也。以水譬之，重阳发其源，丹阳、长春广其流，衍其派，谭、刘、王、郝犹流派之有江河，其归一也。诘宫之自，曰：长春初年游秦，载瞻灵嵩，褐庵之名，庶几混迹市廛，不忘乎云山之胜。岁壬子，嗣教真人② 常大宗师准恩例故因庵而更为宫。其始末如之何，曰：登州苏公、范阳许公、金台宋公草创之，泰和、兴定时事。迨国朝，栖神子出，修饰而润色之。栖神讳志祐，姓王氏，林虑人。其至也以乙未，其升也以己亥，寿八十有八，具李翰林阳台宫碑。继之者包公志安也。其取与如之何？曰：野人义以取之，义以与之，而无亲疏富贵之与贫贱也。然而岁计出入之用，绰绰而无匮，比之世人，亦无忧劳迫其身，困其虑也。或笑于其旁曰：学仙者玄虚以为本，清净以为宗，独不惮烦之甚。余曰：不然，夫仙也者，各适其适也。至于登明俊良，垂拱岩廊，九重之仙也。言听谏从，官师承式，卿相之仙也。海波四澄，羽檄不飞，将校之仙也。章豁讼庭，铃索声沈，守令之仙也。至于负贩之儿，星行露宿，东交西易，而畏途之祸不闻；耕稼之叟，风雨以时，高廪参差，莫觑家离乡之为忧；搢绅先生，钩轩横几，重编叠简，得以讲明唐虞姬孔之懿训，君臣父子之大义，是亦仙矣。况方外之士，居不联乎里社，齿不沾乎版籍，无转输征戍之劳，无头会箕敛之迫。道之精微玄妙，靡不洞贯而陶陶然以尽天年，孰谓非仙也乎？且道不远于人，亦由学而可入。所谓绝学无忧，戒其荡而弗返。向见栖神之徒，香火之隙，研精语易者，十常四五。客竖谢之，仰止高山，抚襟兴慨，作迎云送云诗二章，遗志祥、志云。其辞曰：

海涛红兮晨露晞，岳隆隆兮云飞飞，歘幽扃兮如期，百年开阖兮窗与扉。城郭良是兮人已非，夕日惨淡兮行路稀，云趋岳兮知归。回舟兮箭激，沙鸟兮忘机，邈故山兮千里，怅夙心兮独违。

（《还山遗稿》卷上）

①超案：题下原注："此记得于王平川"。
②超案：此处似漏一"真"字。

重阳成道宫记

京兆西终南有里曰南时，中有重阳成道宫焉。盖大定初，全真祖师重阳真人始悟道时，自掘一穴，起封数尺，如马鬣之状，以活死人墓名之。手植四梨八海棠于四周，人问其故，乃曰："吾真风将来大阐，四维八纮无所不至之日，要使人知从此一墓而始之也。"居二年，迁刘蒋，后常有三五众葺庵而守之。正大初，全阳真人周全道清明自幽来，致祭于刘蒋祖师之茔，忽念及祖师修炼变化，成道之地，不可使之芜没，胸中慨然起修葺之心，弗克自已，若有神使之然者。俄一人请斋，问之，知其为此庵道士，遂与之俱来庵中。道众乞借光扬之力，周异其密与己契，乃欣然许之，复曰："我以后当居此。"大朝革命，四方道众思其所以报本反始者，规运木植，开垦地土。岁乙未，清和大宗师尹真人，并掌教真常李真人法旨，本府总管田侯琥，委渊虚真人李公志源率道众于此盛行营造事。皆趋务劝功，掾度筑削，有鼛鼓弗胜之意。所为殿者三：曰无极，曰袭明，曰开化；为堂者五：曰三师，曰灵官，曰瞻明，曰朝彻，曰虚白。斋厨库厩，方丈散室，簷霤户牖，金碧丹雘，粲然一新。下院蛇留全阳观，王郭村修真观，及常住物业，别刻之石。或有偏而未举之处，周全阳门徒张志古等，思及先师正大初赴斋之时，"我以后当居此"之一言，谓是天意默定，不可以违，乃纠得千余指，同诚戮力，日增月续，以为国家祝寿祈福之所。想成就浸大，未易量也。辛亥，宪宗皇帝即位之元年①，诏征掌教大宗师真常李真人，上亲受金盒香，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礼遍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所不举。明年春二月吉日，以御香来致上命。礼成，以恩例改观为宫，今之宫名，自壬子始也。渊虚李公乃全阳之弟子，丹阳马真人之玄孙。全阳高弟五人，公其长也，次曰洞虚子张志渊，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三曰明元子梁守一，主古幽之玉峰，实全阳旧居之观也。四曰云外子贾守真，五曰纯和子张志古，今嗣公主持本宫事。今年春二月，知宫王志远持状就燕京大长春宫，禀掌教真常真人②，欲具始末之实，归而刻之石。宗师以润文见命，予年近八十矣，倦于笔砚久矣，度其不可违，因按其实而编次之。且祖师可见之迹，玉峰胡子金既已有赞，平水毛收达有引，北平王子正有传，"活死人墓"四字，又有赵翰林闲闲亲笔，掌教真常真人跋语，并刻之石。全阳周真人、渊虚李公、洞虚张公生前行事，亦各在秦樗栎彦容金莲记、烟霞录中，与祖师以下众师真同载玄都宝藏，俱不烦赘述。虽然，予少壮时，志在进取，间为功利所夺，于根本之学则不暇也。今兹三十余年，心得安于淡静，不为世教所束，收视反听，颇见虚极妙道，流行闭塞之所由，亦有数存于其间耳。夫道前无始，后无终，天地虽大，未离乎内，秋毫虽小，待之成体，数岂得而拘之哉！但于世行与不行之分耳。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天将以是道大畀于人也，于大化中，必先假乎一刚大中正特立、不为人欲所动、可以为师范之士降于世，兹吾祖师之所以出也。故出则其材奔逸超绝，人莫能及，一遇至人点化，方寸开廓洞达，而游乎物先，仍能退藏于密，借兹地而以为活

死人甚，而养之二年，其神异，其接人，其救世，光光相接，天地开辟以来，莫兹之盛，若非与冥理相契者，其能之乎？姑以长春仙翁一事言之，昔颜渊将之卫化卫君辄，孔子虑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遂教以心斋，则所过者无有不化。卫在春秋之世，一侯服之国耳，按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以数推而上之，而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方万里则是方千里者百，国家疆土方十万里，其视卫尊严大小之相去，为可见矣。皇帝又在数万里沙漠之北，诏书既至，长春国师即起而应之，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自相感召，无一毫预谋之私。及其到也，而于应对之际，欢欣交通，大惬上意，由是就其善端发现之地，以行仁行孝，寡欲修身，用贤爱民，布德施惠，好生恶杀，奉承天心之数语而开导之，上亦听之不疑。想四五十年间，而天下之人赖以存活者，与脱俘囚者，可胜计耶？况真风大阐，又皆众所共见者。我仙翁澹然独居无功之地，而天下到今以真功归之，非神游物表，动与天合者不能也。其祖师四梨八海棠张本之远意，有征矣。今因喜此宫之兴建，又属以记当笔，故表而出之，庶几使学道者知祖师以下得其传者，一动一静，皆天而不人也。苟杂之以人，非惟无成，其所丧多矣。何谓天，曰诚而已。诚者心斋也，古之人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天地人神不违者，其得所应之枢乎？

（《宫观碑志》）

①垣案：文称宪宗，则必作于宪宗死后。

②垣案：李志常宪宗六年卒。

高唐重修慧冲道观碑

姬志真

无何之乡，广漠之野，有方外之游者二子焉，一曰延真，次曰永真。延姓贾氏名志希，永姓李氏名志端，延真之祖出于钧，永真之家起于岚，钧南岚北，途经数千。之二子者，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俱以服膺道术为业，继长春、清和之风而历久不渝，其纯信之笃而能刳心历志，扫除狂妄，以至骨立而能超卓于世俗者，其所见无全牛，而游刃恢恢有余地耳。时无止，分无常，水金禅代之交，陵谷变迁之际，诸夏云扰，朔南未宁，生民涂炭，追恻而心迹自致灰槁者有之，况久于其道者乎。怀玉于中，同尘于外，人无识者。壬辰之运，延与永相遇于漯水之城隈，目击神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与为友。或裹饭相饷，或力作自娱。二十余年，犹断金臭兰，未始相离也。崇墉之颠有庵之故基，二子于是拓墟瓦甓，治平高下，采之筑之，堂之构之，畦蔬园圃，倚阜临溪，列植苍官，杂以文木，阆苑壶天之邃，灵源洞府之幽，未异此也，是谓慧冲道观。之二子者，翛翛然于其间，虽市井之喧阗，而耳若无闻，境色之纷华，而目若无见。机械不藏于胸次，虚白不昧于厥中，所作与人同，所养与人异，真修混沌氏之术者欤！与夫登垅而争先坐于没而无足者，固有间矣，讵可同日而语哉！亦内外之不相及已。丙辰夏五月朔，叙而铭之。其铭曰：

玄教心铭，资深性成，了真非妄，惟一惟精。大体完全，必静必清，中主而正，自成而明。道传二子，延永其名，断金之友，兰若斯馨。俯存方舆，仰事圜灵，若愚若鄙，醉醉如

醒。在樊而宁，与物皆作，山路不迷，洞扉无钥。秀木萧森，灵苗间错，忘怀市井，无异丘壑。鸡犬放收，遽庐寄托，咽蜡世味，分甘天爵。膏粱不愿，随宜饮啄，无几无时，仰参寥廓。

（《云山集》卷七）

燕京创建玉清观碑

云梦赵复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则于人必有所济。古之君子，抱负道德，不幸而不得有为于时，犹当行之一邑一乡，以尽己之职分。逮其必不得已，则以活人为己任。昔陆宣公以仁义之学辅德宗，晚贬忠州，辟瓮牖，终日端坐其中，书本草，制药物，以惠州闾之有疢疾者。故参政范文正公尝言，达愿为帝王师，穷愿为良医。仁者以经济民物为心，盖未尝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隐君子姓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兴，自其父祖以上，皆以医学起家，而潜德不耀。初，金国大定、明昌中，经理北边，桓州开大元帅府，公之父以医从行。公时年几冠，由晓女真言，擢帅府译史，历仕诸帅，皆以干济称。积十余年，秩满罢归。贞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旧迹，补亳州卫真县酒税监，满即投檄不仕，居许汴间。与里人冲虚大师李公有旧，常往来京城之丹阳观，且日与名士大夫游。正大壬辰，国破，公自许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纳拜于洞真于真人为受业师。公既与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见营幕错居，感疾者众，类乏医疗，公慨念畴昔，即发其所秘三折肱之艺，煮散饵之，病者四起。会那演相公避暑岭外，婴酒积症，卧病帐中，命公视之，一剂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欢，因联骑南下，礼清和老师，得印号清夷子。公既归燕，直相府之东，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东岳行祠，居人奉事惟谨。及公至，虚席请居之，因并施焉。既又斥地得数亩，薙草鞭蕨，延袤如度，鸠材陶甓，创建为玉清观，栖泊道流，馆谷诸方。盖燕距昌千有余里，公夏时而往，比秋而还，岁率为常。其所游者，皆名王贵人，凡医术所獲，悉归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静寡欲，咸如礼重，常佽助其所不给。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复相与经营，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将立元始像，斋堂寝室，可食可居，庖湢蔬井，可濯可溉，高明爽垲，鱼贯鳞序，焚香燕处。希夷无为以祖述黄老，而宪章庄列，公之志愿，能事毕矣。公雅与太一知宫李公志通及丹阳大师刘公志安道同德合，为方外采真之游。一日，无故而疾作。尝谓二公曰："余年逾从心，大期斯迫，与公等交游三十年，踪迹半天下，区区营巢一枝者，将为度师真人诸上足传道之地耳。门人法属，未有畀付，玉清后事，欲勒诸坚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诸宿论，佥谓宜允。公性资慷慨，豁蕣无隐，恭谦博爱，轻财好施。自从事冠裳，律己严甚，恪守师训，弹形待物。昌州当驿骑孔道，每岁掌教真常真人北觐天庭，公必先事经理，纤悉备具，罔有阙遗。则公之用力于斯道，可谓蜜矣，故备述其平生始末而系之以铭。其辞曰：

太虚无形，玉清无色，道斯强名，化宁有极。恭皇于穆，象帝之先，翚飞轮奂，栋宇森然。黝垩山升，梓材鱼贯，为国表仪，视民容观。翼翼相府，维护维呵，兢兢有侣，宣力孔

多。得一以盈，绪于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污隆既异，怀卷无方，经生起死，折肱之良。我辟玄宫，以阅众甫，博大宗师，神明为伍。西山之东，东山之西，勒此铭诗，为天下溪。

（《甘水录》卷九）

亳州太清宫令旨碑

长生天底气力里蒙哥皇帝福荫里海都太子令旨：

张元帅俺根底奏告来：中都城里住底掌教张真人、北京城里住底张真人、王真人，恁□个根底亳州有底太清宫里圣贤□□□恁每圣贤底大宫阙见坏□也□□□这般说有恁四个商议者；大圣贤底宫阙坏□也，这般上恁根底倚付将去也。张□□□□众先生每尊长蒙哥皇帝不倚付你来那□么这□□□□阙修盖了呵，与蒙哥皇帝根底並俺每根底祝延祈福不□恁住持那甚么□道与黄河那□□□底把军官每、管民官每、达鲁花〔赤〕□□往行路底军每，圣贤宫阙修盖□□□休得搔扰者，休得强夺物件者□扰□夺呵，怎生般教修盖底起，怎生般□祈福底成就。那底每，这令旨听了已后，搔扰呵，将那搔扰□□□元帅于俺根底说来者。那宫阙修盖□里头，教张元帅添气力护持者。俺每□文字。

丁巳年□月初十日彻彻里哥剌哈有底时分□来。

（光绪《鹿邑县志》卷十）

开州神清观记

姬志真

夫道之所以兴乎世，世之所以兴乎道，道与世交兴则俱饮玄化，息其觊觎攘窃之行，人日迁善举，安其性命之情，而无犯分乱常者，不几乎平泰之时矣。道之于世，岂小补哉！方肃皇朝革命，百度俱作，长春真人应召之后，税驾燕然，石髓重开，琅函再启，天下之向风者，奔趋接迹。其立志超卓，为人之所不能为者，有张公先生乃其人也。名志信，号逍遥子，彭川人。赋性刚决，芥视尘累。丁贞祐南迁之乱，居民啸聚，互相攻剽。先生虑祸所及，以身为大患，自逸而之深山穷谷，思所以出世之方而未之得也。闻栖云王老师开道盘山，而方来之学道者多从之。遂不远千里，跰足往觐其所以而吸许焉。久之，获预席下，郑重参谒，曾无少怠，曲尽其妙。辞师下山，鹑居鷇食，心之所存，非向之有我者之能为也。特以天地为蘧庐，形骸为逆旅，衣絮带索，面垢首蓬，岁时寒暑之易，一如也。自始及终，其志不变，若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视尘物之往来，人事之膠扰，犹鸟雀蚊虻之过乎前，未尝介意。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盖涂隙守神，藏身深眇，而得其所谓大本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欤？世以迹观之，特见其制行清苦，而人不堪，庸讵窥其阃奥而识之哉？丁亥秋七月，先生步及澶渊，是俗洒然异之，有尸而祝之之意焉。县令赵侯见而敬请留居于灵显真君之庙，时往恤之。自是游其门者日数之而不及也。其徒数百人，坐不教，立不议，虚往实归者有

之。会首蔡公喜其为人也，以己庙侧之田文而畀之，别为卜筑缔构，俾居而庐之。安抚使王公嘉其制行严谨，裁成赞助，浸兴是观。崇修正殿以奉三清，次建堂厨以延静侣，丈室序列以宜福地。告成走请于宗师真人，额之曰神清。尝试论之，人由道立，道由人弘，得之于中，应之于外。是以亢仓子在鲁而细民有社而稷之之思，列御寇之适齐而五浆有争而馈之之敬。盖存己之性以混天地万物之性，则无所不通；保己之和以合天地万物之和，则无所不至。由是观之，动高厚，感鬼神，人水火，贯金石，巨细皆应，而况于人乎？夫饮人以和者孰不爱敬之哉！逍遥子张公可谓有矣！其徒赵志完徧其人之志操，思其所居之陈迹，将刊诸石，以寿其传，嘱予为文。固辞不可，摭其说而纪之。太岁强圉大荒落春正月望后五日记。

（《云山集》卷八）

重修玉莲洞碑①

碑连额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二十一行，行四十四字，正书。额题"重建□兴玉莲之洞铭"，篆书。在乡宁。

重修□□□□□铭

洞主全真吴全海重修

伊川进士李存玉撰

新田李玉书丹篆额刊

天地至大者也，不出乎形器之中，日月至明者也，止烛于范围之内。维道之虚通也，起乎无名，有乎无外，卓尔独运，蔚然曲成。伊人之受生也，备乎三才者，首出之类，然最灵通乎神变，与之貌天赋之形也。然通悟上士，勤而行之，夕则与道同体，千变万化，竟超陵乎象外之妙矣。若狃故庸材，笑而侮之，渐则缮性于俗，群分类聚，适域囿乎区中之习矣。斯之背觉向缘，与夫修真造极，所由殊途，两者悬隔，何啻霄壤间乎。悲夫，所以赞叹得道之妙者，历世希有焉。近有我正纯二祖启迪仙范于前，重阳大师绍隆真风于后。暨乎长春国师，应明诏，历方檄，环夷夏，教被中外，神栖燕镇，法嗣宗支，广矣大矣。绰负枝嗣，高弟子孙老先生开阐化习，全真正教尚梗涩于人伦耳目，自北而南，实由平阳孙老先生始道其源也。次启三晋士民，方得根熟，惜忽已遗杖舄于天坛玉阳山，门众分散，各处一方。继有法胤弟子修真子练师者吕志忠，翼城祥山郡白马村人也，从师历年，粗衣粝食，绝虑忘情苦志。有古人之醇德，抱真仙之素质，今复得缘于乡宁，邻郡门徒益亲，善道流行。由是卜圣指居于和龛，停心右志净坐，不于十日间，虎啸龙吟而作侣，岂乃奇绝美事。正是净之又净，以此敬之又敬。或日耤新者回顾，传与满邑，众父老曰：以古圣之迹，今者又显，何以不众中供敬。众会首守之俸之，师启之曰，其时真教大开，郡人向化，仍展胤址基，更造规制，恢张殿宇，庑净室，蘧蘧然，耽耽然，不啻数间，绘塑诸尊，形金碧灿，以丹青炳焕，若来者加敬，往者生善，以为国祈恩，与民求福。前后经营仅一十余年，伟绩垂成。其于建立福田也，光扬道化，所用之力不虑浅矣。斯庵之境也，前映风穴之洞，顺时清信飒飒，述之者扬土飞沙，昏迷天像，降之□殃。背靠玉□金莲之山，翠岩泉东付太降相□马头崖，侵胤青龙之

峻岭，西望古迹舜王掌，有五七处巅崄峨峡，一周回朱实成林，绿云蔽野，泉园蔬圃，甚有属。实养道之乡，易度生之城，淳俗古有尧舜之遗丰，土甘气和，习禹稷之躬稼，其美可寻，其居可乐。是以古人之醇矣，岂不为优游快乐哉。且山藏美玉，而木皆闰，岸隐明珠，而草不枯。今者先生告辞，仆应之曰：予如坐井之人，管规之气，不免乱缀荒侮之飼，匪然而成之，或有才者，乞加斤斧裁剪，取一哂乎。固辞□遂，摭实而述云。

时大蒙古国岁次戊午孟夏有八日，吕先生、宁志元、赵道进、张道成、张道志、李先生、庵主王道平立石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乡宁县志》：县东南云丘山百里，上有玉莲洞，其实崖也。山顶即三天门，悬崖远出数十丈，石髓滴成倒垂莲叶，稍下数丈，又有如前状较大，再下一小庙，至最下，则石皆玲珑如绳索相环结者，上有磨崖碑，漫漶不可识，下元碑尚存。按即此碑。其云"平阳孙老先生"者，当即《西游记》之虚寂大师孙志坚。碑为孙氏门人吕志忠于乡宁得缘，重建庙而立。其云"志忠白马村人"者，《翼城县志》：明八十里有白马里。所云金莲山、翠岩泉、马头崖、青龙岭，皆可为考元代乡宁地名之助。碑立蒙古戊午，即宪宗八年。

重修蟾房灵泉观碑

碑高三尺五寸，广一尺六寸，二十行，行四十四字，正书。额题"重修蟾房灵泉观之碑"。在林县。

燕山易水金坡无用野叟安闲道人王志颖撰

窃以鸿濛浩胗括乾坤，万像周旋，大朴溟涬，运阴阳而群灵覆育。皇天至高，假道而清，陆地虽厚，因玄而息，天地以元始为宗，万物以天地为祖，天地与万物之中，为人者最灵最贵。自古达道登真，超凡大圣，皆出于人也。今者全真之教，其来久矣，亘古虽兴，何似重阳祖师自泔河得悟纯阳秘诀，远离西域，复至东州，先种金莲七朵，次领半方群仙。长春掌教，普化群生，阐祖师重玄之路，立全真大教之门，玄纲普振，道纪洪兴。岁当丁亥孟秋九日，付教与清和教主。清和辞世，付教与大宗师真常真人，掌教之后，教门大宽矣。有开州玄都万寿宫住持、赐紫清平大师清泠子、淳德妙成真人刘志源于史魏川于村阳和寨之南约五里□地，乃是石城之谷，森然可睹，古迹蟾房，神仙之处，后倚青崖古洞，东北垂杨三株，兴废荣枯，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于丙申年有开州玄都万寿宫住持、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无上三洞法师、南岳先生、赤帝真人、赐紫金襕金冠、圆明普照大师、提点大名府路教门事符志浩，行业孤高，明心达道，演法救人，引度门徒，重修圣宇。中建玄元之殿，次列法箓之堂，监坛灵官，置诸左右，云房厨室，列之东西，前建三门，后有方壶。翠竹松柏，□桃数株，方壶之□灵泉涌出，夜听潺潺幽微之音，溪渠绕院，过室穿竹，流之下崖，迸□珠万颗，池中之秀，号曰灵泉。且闻太行之秀，□水披山，时有降仙之瑞气，常陈物外之嘉祥。今者有知观赵先生欲立金石，奈阙记文，遠于仆处告乞片文刻石，以志本末，莫不幸矣。仆避席而告，辞及再三，意不获命，勉为鞭愚策□，诵其所闻，聊将壁蟑之晖，采所□贤之句，以为代代之记焉。铭曰：

真教大阐，所在向风，无远无近，自西自东。维此蟾房，古迹琳宫，翛然活计，两岫清风。物外逍遥，来去分明，规模既壮，气象斯雄，作文记石，垂裕无穷。

时大朝国岁次戊午丁巳朔甲午日彰德府林虑县史魏川于村阳和寨石城谷灵泉观住持知观玄真子赵志古立石

功德主方圆居士姬从道男姬仙

功德主王琢男王玉

助缘主西史魏村张进

颍川祖顺书丹篆并刊

都维那头广威将军东平府合扎总领改受彰德府镇府军民都弹压兼辉林招抚使行林虑县令李元夫人王氏长男林州兵马李英　弟李荣

（艺拓）

上皇帝书

碑高二尺三寸，广二尺，二十行，行二十二字，正书。

成吉思皇帝圣旨里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钦奉宣旨远诏。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苦辛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向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现。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地，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且恐途中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刘宣差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宣差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恳来归命，远冒风霜，且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

己未年月日

（柳拓）

京兆普渡碑

赵志真

己未冬十月，西凉府太子下宫八合，宿有素愿，修建无上黄箓醮事。即本府迎祥观，自春抵秋，葺营殿堂，封治坛墠，不远敦请栖云真人作大济度师，主张法席。越某日，召集羽流，布陈仪象，发文预告三界明真，上下神祇，斋戒精思，庀物蒇事。望前三日，肇行典礼，恭祀列圣三百六十分位，意者荐济宗族，远亡近化，洎率土无主孤魂，兼有亲乏祀之家，投坛附荐，自此及彼，无戚无踈，俱赖熏修，普祈超度。如是行道三日两夜，望后一日昧爽，散

坛乃毕，尽诚竭力，亦仁孝之用心也。尝试言之，天地一气，物我同根，方万化之弛张，布众形而区别，杂以五行之生克，均以四序之推迁，其变日新，化亦罔极，此气动用之常也。而又一受其形，执以为我有，于是相与靡刃对待，则有强弱废兴，死而后已。殊不知气之所役，时之所运，数之所存，理之所在，一偾一起，有始有终，得失存亡，天之所造，孰能御之。为之者败，执之者失，逆之者灭，顺之者昌，角智者穷，角力者负，盖人之不可胜天久矣。方今皇朝应运，奄有诸夏，朔南漠北，东海西凉，异轨殊途，咸归一统。天下无二道，率土无两心，向之兵革屠裂，备经之矣，彼之宗祀覆绝，俱见之矣，以今较昔，万无一存，以己方人，身获安吉。枝叶滋蔓，有人爵之从，纳自天之祐，以身之幸思天下之不幸，以己之亲念天下之无亲，合气同根，得无感慨。是以允怀素愿，披露丹衷，伏玄元救物之慈，启黄箓大斋之法，仰众真之誓力，冀三境之垂光，照烛幽冥，开通阴府，收摄万气久沉之魄悉归源，混合百神无主之魂皆拔奉。共乘和气，幽赞皇图，一混车书，载橐弓矢，多方顺化，四海归仁，亦臣子之至愿也。醮筵洁备，法事严行，刻石纪功，庶传不朽。摭实而直书，其铭曰：

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往而不返，无主之魂，执守之魄，不得其门，依草附木，莫知所存。况在兵尘，连年不息，殄歼剿绝，万不存一，惊魂失措，转徙沉溺，随化往来，动经劫石。今承醮主，发上善心，崇修黄箓，拔擢幽沉，普天率土，往古来今，无疏无戚，俱赖威音。虚魄以归，游魂复本，介见者潜，豕立者泯，伺彼何此，咸居范围，冲气冥会，承平庶几。

（《云山集》卷八）

兴真观记

碑连额高四尺三寸，广一尺九寸，十七行，行四十二字，正书。额题"兴真观记"。在闻喜。

兴真观碑铭并序

高尧都长春观三洞讲经法师秦志安述

绛台神霄末羽杜天倪书丹篆额

梨园太平乐府，李唐之教坊也。紫金奇峰，岚光黛色，琉璃照映，蜿蜒乎其左边，娲皇灵祠，山节藻棁，翡翠□榮，赑屃乎其右偏，英王避暑台，矗矗乎其后，裴相读书堂，峨峨乎其前。朝移代革，仿佛七百余年矣。苔飞□栋，芜没颓垣，化为民居。其居民之贤者，聚席而谋曰，此一规地，古帝王练习歌舞之离宫也，至于风清月朗之际，或有闻金石丝竹之音者焉。小民居之，恐飞吉兆，可求访逸客幽人，以为颐真养浩之所，不亦宜乎。一唱百和，靡不忻然，于是焚香躬礼西山高隐史公上人。三请不已，杖屦乃来，游玩数夕，境与心会，遂卜终焉之计。门下弟子闻风趋往殆数十辈，具畚插，运土石，规净庐，营福地，不数载之间，圣位窈窈然，方壶沉沉然，香庖爽然，云堂邃然，竹径呼风，松轩贮月，药灶封雾，丹炉锁烟，虽武陵桃园，天台小隐，固可以接武而差肩也。清和仙翁爱其幽致，亲笔观额，号曰兴真。名与实符，因随果满，千劫宿缘，亦非人力之所能为也。落成之日，邑豪里杰乞予文之，辞不获命，搜竭枯肠，终无黄绢之才，反愧青鸾之客。其词曰：

山苍苍，水粼粼，中有琳宇，号曰兴真。谁其尸之，史公上人。外养玄牝，内颐谷神，玉鼎含月，冰壶驻春，漏泄天机，窗前绿筠。

时岁次己未八月　日赐金襕紫服悟元大师管志明立石

前管民长官师德

见职管民长官衡安

都功德主前故管民长官贾德全

古桐逸士苏明男润刊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按《闻喜县志》：梨园在县东五十里，唐太平乐府教坊，见兴真宫碑记，僧志安撰，即此碑。案碑所言诸地，如紫金奇峰，即紫金山，在县东七十里；娲皇灵祠，即女娲庙，在城东梨园村，皆见今县志。所谓英王者，唐中宗之封名。碑言梨园故地，有闻金石丝竹之音，金不敢居，史公上人卜终焉之计，营之不数载成，名曰兴真。按史公上人见重修兴真宫记，曰玉阳门下史公上人。碑末题岁次己未，按即元宪宗九年。又碑有前管民长官师德，见职管民长官衡安，前故管民长官贾德全，此皆元初未定官制前而长闻喜民事之吏。刘会碑子泽袭职，充坚州管民长官可证。丙午长春观碑末题衔，有本县次官衡、长官贾，可与此碑衡安、贾德全相参证。刊碑苏明男润，与前东华观记同，天真观记则苏明所刊，是亦能世其业者。

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

宣授河南府路提举学校官李国维撰

人命于天地两间，事莫大于生与死也。自生至死之际，善恶所归，其可以见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天而日月有晦蚀，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久，有坏如此，而况于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静而复命曰常，死而不忘者寿，盖有道存焉耳。自大道既隐，人欲滋炽，不可救药。幸钟吕而下，降及近代，全真之教兴。有王重阳者出，化马、谭、丘、刘于海上，相从往返东西二都，仙迹显著，而后远近向风，而流传渐久，弥满四方，游其门而学者，不知其几万千人。至于识性命之理，了死生之事，而不失其所者，盖亦寡矣。百年以来，能继重阳七真之风，而不下于今之高道，动化关洛间，众所钦慕，卓然独异者，冲虚真人毛尊师也。师讳养素，字寿之，道号纯素子，颐真冲虚真人，其师号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秘书郎、沁州同知毛麾牧达之嫡孙。牧达以文行纯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征授宫教之职，得其师道，上下受益，历馆阁，通守外郡，于道无少违失，宜其为天所佑，有贤子孙。其父讳德，字日新，以门资入仕，不喜躁进。师性资冲澹，雅有出尘之志。幼丧母，事父谨敬，乡里以纯孝称。既长，侨寓许昌。贞祐初，适一羽客见过，风神萧爽，师一见乃知其为异人，谨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秘语。师问仙号，曰："我华山陈希夷也。"言讫，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涣释，道缘渐浓，又于隐君子于宋二老，时亲言教，以谦光处己，实德接物。乃父既即世，丧祭礼阕，弃家易服而道，往礼太华惠照真人田无碍，即丹阳之法嗣也。谨执几杖，清苦玄门，几二十年，惠照异之，丹书秘诀，又得其传，天光焕发，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为物滞，门人常志久系出素宦，方监永宁务，弃官入道，同诸贵游请师居凤翼道院。一日，其子寻访，既见，坚乞还归，师却之曰："吾既在道门，去就自有

时，终不能为世俗累，尔无顾我。”子号泣而回。后天兴河南之变，大朝王师南渡，因复姑汾。时官府道俗，交状敦请，同法属王、叶诸公、栖霞党子春，住持玄都观。当其晋境，飞蝗满地，民心悬急，师率王、叶辈，斋戒致祷，蝗悉飞去，竟不成灾，人以为灵应昭然，精诚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地靖庐，未能全忘其情，乙未同诸门人常志久，由陕而南，兴葺洛阳朝元、栖霞二宫，及华阴清华观。不数年，金碧轮奂，冠于他处。丁酉，汝州官府状请住北极观。己亥，关洛荐饥，豪富闭粜，师悉发余粮，均施困喂，赖以活者甚众，盖平昔乐于赒急，以仁为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终南，以师宿德望重，起为栖霞提点，兼领披云玄都宝藏八卦局。时紫阳杨使君行漕台，暨玉华王元礼、西庵杨相正卿诸公，俱在洛，与之游，相得甚厚，道价增重，光耀一时。甲辰，副提点寂照大师吴志明北上赍皇后懿旨，有冲虚大师之号，继及真常掌教大宗师衔命南下，锡号颐真冲虚真人。既莅琳宫，主盟师席，熏戒严肃，日无惰容。庚戌，举燕京都道录韩公以自代，退迹清华。未几，韩复归燕弃世，再奉掌教诚明真人法谕，复领朝元栖霞宫事。师于性理之学，克意终世，斯须无少间断，故能透脱融贯，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为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归寂之语，众莫能测。翌日晨兴，方理巾帻既毕，依墙俨然立化，神观不衰。是日朝霞亘天，人有见师翱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杨君用、登封韩仲温因宿于宫，叹以为异，实己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寿八十有二。凡聚徒阐教，前后度门人百数辈，其遗骨瘗葬于本宫之先茔。关洛诸公多为作传，及赋歌诗挽诔之，有汎霞图卷传于世。翰林待制孟攀鳞、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详，门弟子王志冲、张志佺、同道判常志久，赍讲师郭从道所作行状，谒余求志，辞不能已。余以谓甚哉，道之难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圣有“道心唯微”之旨，亦有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语，皆不以达道为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诚亦有所由来，必也，所禀赋高明，所遇合神异，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积行累功甚勤，自种时一点物真，力耕敏耘，善始令终，然后可望人其阃域矣。师生于姑汾，长于贤祖考积庆之门，得天地之间气，其禀赋不必论也。隐于许下，遇希夷，许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华礼田无碍，授丹书，其遇合可知也。内持孝敬以事亲奉天，外施慈仁以爱人及物，此非积累之功行乎！隐居华之下、洛之滨，清净虚寂，余四十载，有进无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脱尘网之中，出化机之表，翛然往来，入于自在逍遥之境界，不亦宜乎！后之学者，可不景行而加诸意。抑谓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统改元，当今皇天眷命皇帝暨后妃、太子、诸王，莫不敦尚玄风，敬礼高士，而师之所归至善若此，不可不为之铭。铭曰：

太古之时，人生之始，寿而不夭，仁而不鄙。大道既隐，衰俗靡靡，滋炽人欲，泯绝天理。轻妄好恶，劳烦听视，真趣之归，几人而已。在清流中，有纯素子，忘情名利，远迹朝市，养气烟霞，栖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华山，往求同志，密叩玄关。当扰攘之际，徜徉乎其间，契遇高真，逸驾相攀，传授秘诀，煅成大丹，辍食赒人，救时阻艰。内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范黄冠，尘缘方尽，飚驭将还，幻身外物，付之等闲，汎霞旋空，眇视尘寰。陈迹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终，众之所难。不归于地府，不列之王官，生死无变于己，而况乎利害之端，岂亦不几于神仙之一班，后人仰止，拂石以观。

（《甘水录》卷七）

长春观记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一寸，二十三行，行五十字，正书。额同题。在泰安岱庙。

寿阳路大中书丹篆额

阳高政刊

窃以教非道不立，人非教不修，□以道为宗，以神为教者，岂徒然哉，善有以也。莫不啟聩抉瞽，拯沉照昏，跻人于长生之域。呜呼！世或有闻而未悟者，然闻而悟者，是旦暮一遇之幸也。近代幸我师祖设教，七真开天，性相近，习相远，而上智下愚，咸使知之，道与貌，天与形，男修□学，悉为证矣。全真之道，杳然难言哉！其教也微妙玄通，广大悉备，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大抵绝贪去欲，返朴还淳，屈己从人，□功崇德，则为游藩之渐。若乃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不以是非好恶内伤其生，可□探其堂奥□大堂□以修学论之性性相相感之以为异达之道，适房一所以壮栋宇，严像设，利物接人者有之。致虚极守静（下缺）学今学，先觉后觉，以其貌形□淬男簪仙果去者，比比其人，而女冠得神入易迁者亦不灭墉城所载神道（下缺）真人，七真之一也，道充德□□用无方，门徒越中分□，唯圆明之师偏得。圆明之上足，有妙真大师菅守慎，族氏□□□乃□冠耆宿，度门弟子甚众。大朝癸未秋，闻长春国师应诏回，故诚恳道迎数舍，自尔置观住于燕，每得亲炙师席，省心玄训。师敬承特旨，岁丙申，有镇抚王友省差傅□奉先行台公命，许此令妙真住持。况岱宗乃神仙之府，奉高实仁义之（下缺）使张郁、宣差阿里儿及州之诸官，共为功德外护，遂自兴焉。与居为之使□胼胝掌十余指。时赵守渊主观事，王守（下缺）一唱一和，积累修缉，寒暑饥渴，极其作务。岁月既久，始成伦叙，前有殿以□圣真，后有堂以振礼诵，左有寮以酬接待，右有室以供庖厨，沉沉涧洞，轮奂一新，足以肃晨香□□上祝圣寿无疆，下荐士民之福，不其韪欤！是观自经始至落成，前后凡二十余年，岂其妙真维持有□，亦惟赵□□、王守□翼之□。□强圉大荒落之上春，余自梁父回，过忘年翛然子于东华，承介□以文砷之。余自愧蛣蝍之才弗克当，拒辙□仕请（下缺）者也，彼嘱之愈切，弗获已，则曰妙真修学无间然矣，傥来不为得，傥去不为失，不悦生，不恶死，冲而用之，厥心不震，则（下缺）朗日自照，霰雪交集。而阳春自舒，此得性之功也。动与阳同波，静与阴同德，寝无梦，觉无忧，虚而待也，其生乃全听之于心□气以为和息之以踵谷神而自不死，此保命之效也。予景仰久矣，今幸睹芝眉，年已长而色若孺子，闻所言如闻天籁于隐几，使予之意也消，以此而论，不唯识得修学之效如彼，抑知立营建之劲如此，故宜书之，用利翠琰，庶寿其传。是月下弦后三日元和子谨述。

中统二年七月十五日建

东平路府判兼管榷课税所　张□

（艺拓、柳拓）

增修华清宫记

参知政事陕西四川等路行中书省事商挺撰

始余从先大夫右司君宦游长安，道过华清，周行廊庑间，因读唐宋以来名贤石刻，其间兴废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楼延阁，层台邃沼，虽不逮承平盛时，而规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东迁，所在宫观，例堕灰劫，秦为兵冲，焚毁尤甚，所谓华清者，亦不免莽为蕨区矣。岁癸丑，奉命西来，复过故宫，意谓荡然无复向日，及见其屋宇修整，阶序廓大，为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圣、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为阁者二：曰朝元、曰经藏。为汤所者二：曰九龙、曰芙蓉。钟鼓有楼，灵官有堂，星坛云室，蔬圃水轮，以次而具。丹垩藻绘，粲然一新，若初未毁，而又有加焉者。诘其故，主宫赵志古等合辞言曰："辛丑春，先师清平老人赵公志渊自洺州从清和宗师会葬祖庭，还过骊山，四顾彷徨，悯宫室之彫废，遂慨然以修复为事。乃命其徒，剪榛棘，砻柱础，陶瓴甓，勤垣墉。于是四方道侣，各执其艺来会宫下，鼓舞忻跃，咸愿荐力，土木之功，以时竟举。斜倾者起之，腐败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饰之。又得太傅移剌公、总管田公，输赀助役，相与翼成，稍稍兴葺，仅见伦叙。事未竟，不幸先师捐馆，命弟子张志静主之。无何，张亦厌世，志古等才谫力绵，大惧不任，以坠宗绪。自是胁不沾席，食不甘味，饥寒疾苦不以累其业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记请，庶征石书辞，俾先师之功勤，永有传焉。"属时多故，辞未能也。中统改元，与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辈复以其师行实来谒，且迫促前记。余谓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华清为最。辟门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临商于。高甍巨栋，绵亘盘郁，寒藤老树，蒙络摇缀，而汉唐之离宫别馆咸在焉。斯则华清之奇观也，前人述之备矣。又况东西奔走，实当冲要，而能洁斋馆以待宾僚，蓄刍稿以备传客，饥者食之，寒者燠之，疲者休之，小大毕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与时迁徙，应物变化，随俗施事，无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应感人，曷能新宫宇，还旧观。非志古辈竭力尽悴，曷能勤堂构，绍宗风。而喑无一言，是使师弟子之功泯没而不传也。聊推次营造之始末，俾刻诸石，用纪岁月云。时中统二年九月日记。

（《甘水录》卷十）

清虚子刘尊师墓志铭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二十四行，行五十字。正书。额题"刘公返真之铭"。在武安。

沁州玄都万寿宫三洞讲师赐紫道士李志全撰

铜川逸士赵炳焕篆额书丹

尊师刘公，出于长春国师嗣教清和真人门下，法讳志渊①，字彦深，即涉□清漳村人

氏。自祖考以上，世敦农桑，务本供租，为县名族。厚积阴德，理无不酬。尊师初降，骨峻有异，及能言，即喜方外，道家经范，默诵于心。甫冠，二亲为纳采问名娶室，师闻言遂潜逃往他方，远避爱欲尘染。经再岁，慈亲竟娶处子以待其来省，师自誓不还本土，俄遭离乱，遂各相失，不审存亡，乃慷然发愤曰："人如朝露浮沤，卒起卒灭，幻躯生死变故，夜力负走，无时暂停。其来纷纷，不知何从，其去攘攘，不知攸往。孰能向迅激流中跃出欲海，超升道岸者哉！"乃只身蹁蹬，云游水历，乞丐余食以充肠腑，带索衰褐以度炎肃，鹑无定居，鹜仰粗足，如此者凡二十霜。若非赋性刚决淳质，深悟世伪，渐阶玄真者，焉能颠沛于是，苦节独立而不改乎？逮甲申岁，首闻长春国师至自西域，弭节于燕京太极宫，斯时云俦辐凑，不惮重趼，千里参觐。方瞻侧聆咳唾微言，具谈修真始末，乃曰："五祖证道果于前，七真绍玄筌于后，并是清净无为心地，法门归性复命，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尔辈当处实行权，随机应物，动则屈己利他，静则灭念降心。吾昔于磻溪龙门下志十三年，险阻艰苦，备悉之矣。日中一食，歉而不饱，夜历五更，强而不眠，除滌昏梦，剪截邪想。常使一性珠明，七情冻释。经云：仙道难固，鬼趣易邪，然内功既克粗备，外行亦借周圆，诸天纪箓，方证仙品。"师既领药石，骨肉都融，心释神解，行不知所之，处不知所持，因归礼嗣教清和为引度。退居乡里，率俾门众，仍将旧宅先畴改作福田，营造真宇，创永础础，接待游方幽隐之士。不十稔，建三清大殿，五祖七真正位，塑绘严饰极粹，并两翼云堂数处，静室、厨库、园廒，绰有列次，为一方首出。蒙赐名额号太清观，为士庶祈祝香火之地。诸方同志向慕者多，门下被戴，男冠女众约数百名。其外建方所庵观，凡成功者十余区，皆尊师平昔所积。道缘感应，何其伟欤！不意岁次癸丑[2]五月初三日，仙期有限，尘网无羁，遂沐浴整冠服，端坐方丈，辞众而羽化，道寿六十三岁。其门人缟素心丧，逾期于观艮隅二里许，卜宅兆茔地宫，以师礼葬讫。门人郭志希、王志谨等，思慕不已，恐行状湮微，躬诣铜川卑隐、玄都忝褐、耐泉李志全处，恳祷再四，求为本师立碑刻铭，垂示永久，激励后学，斯亦贵爱之遗芳也。仆义不可拒，弗自揆谬，悠摭实绩而叙其源流，仍系之以铭。其辞曰：

清虚志操，吾徒盖小，和而不流，强哉斯矫。百炼金精，千磨玉妙，宇泰神飞，天光普曜。拱揖诸仙，徜徉蓬岛，回视尘氛，蜡封何眇。马鬣千秋兮崇峤之颠，朝霞夕露兮谁知其大觉。

维大朝中统二年岁在辛酉中秋元日门人知观常志坚、韩志玉立石

丰川道人安志宁男安德坚刊

（艺拓，据上拓校）

①垣案：刘志渊，《源流》五引《山西通志》，字海南，年七十九卒，似另一人。

②垣案：元宪宗三（年）。

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

碑高六尺四寸，广四尺七寸，三十七行，行八十七字。正书。

玄学提举三洞讲经纯成大师赐紫李志全撰

汝南儒人石可大书丹并篆额　潍阳石匠作头贺珍镌

师讳志平，字大和，族尹氏，世居沧州。高曾皆业儒，擢进士第，历郡守者七人，游宦东莱，后居上观，因家焉。祖公直、父弘谊，雅好旋周急，州里称为长者。庆门所召，师于大定己丑正月二十日瑞世，清明气贯，性与道合。始□岁神游真境，下见星斗，长读儒书、道经、庄列等，若素有之，洞晓阴阳，淹通物理，所谓生知良能者也。不逐儿嬉，嶷然淳谨。方十四，拜丹阳真人于下风，亲戚举钦异之，二严处告离俗投玄，不许。十九，遁归昌邑西庵，复招□家凡三次从请，慨然遂山林长往之志。一夕坐桃树下，忽见神人金光莹体，正心不动，知是长生真人，摔□断吾首，俄复安讫，次剖腹取心，徐还内之，知欲易俗头面，去妄习念也。遂服勤庖厨，接待宾旅，施功积行，久之□□栖霞长春国师堂下，执弟子礼。长春知其法器超群，尝密诲曰："吾平昔不曾暂昏吾性，出入虽跬步，尝裂心，尔宜精进体之。"师自后依旨不懈。复讲易原于太古，究道妙于玉阳。一日，杖履过潍阳，有世袭千户龙虎公□师稽首曰："吾老矣，家有东苑，花果丛翠，中堂两翼，台榭星散，愿舍作道观，上报国恩，请师住持。"师知彼诚恳，即就居之，逾年敕赐玉清观。此地当诸郡往来之冲，领众耕稼，竭力管谷师友，凡二十年。或境涉违顺，殊不□心，由是□洋海岱，长春叹羡最深，咸结夏避冬，多寓于此。贞祐末，兵尘四起，潜迹海岛，待甫定，却栖真本观。迄己卯冬，遽闻大朝遣宣使刘仲禄赍手诏起长春仙翁，旌麾过益都，次潍阳，先命师往莱州昊天观，具以征聘厚意覆知仙翁。仙翁□揆天时，乘道运，竟从命。即选侍行者十八人，师居其首，随蒲轮北迈。临岐曰："此行数万里，风沙艰险，由子托后事故也，上为玄门诸圣之先容。"壬午夏，见帝于西印度大雪山之阳，帐殿虚左迎仙翁，问道三次，以微言启沃，其详具载玄风庆会录中。癸未春，诏许东还，即敕燕京宣差札八石抹相公具疏请神仙住太极宫，普化遗黎，敷弘真教。师顷辞退于缙云秋阳观，授以清和大师号。未几，迁居龙阳，仙翁□降亲笔，令处置弗循者。无何，丁亥七月初九日，仙翁升霞，哀讣至，师往致奠，门人相向而哭，如失恃怙。然云众官僚信士，已有具瞻师尹之意，兼一行侍从大师，亦皆推让。师服缞卒哭之外，但闭户却扫，回避益坚。真常李公、寂照冯公叩请曰："教门事大，不可无主。仙翁手泽六帖，墨迹未干，皆是付托后事之实。又对众常言尹公福大于俺，见有孙少监楚卿、陈□使秀玉等大卿德明三老题赞可证，宁忍毕退耶?"师知不能免，黾俯从众。共议建白云观处顺堂，迁葬仙蜕。师初普加慈诲，每言学仙者，当首除三大欲方可渐离五行幻变，平常日用，须穷罪福，况见利忘真，形谍成老，庄列深戒。壬辰四月，车驾南还，师领众郊迎，谒见于行宫，赐座宣慰，谆复良久命退。翌日，皇后嫔妃幸长春宫，降香设斋，特赐三洞四辅道经一藏，令旦望看读，为国焚修，与民祈谷者。癸巳春，师赴北京，宣差侯公请作大醮，临别，谓众曰："自黄帝玄元以来，未有今日道门隆盛。若大明照宇宙，熏风遍区夏，实自我重阳札之，长春恢弘之。吾本乐幽栖，不交涉世务，每痛愆忝窃法席，有年于兹，宜当急流勇退。今观真常浩然，才道两全，□付之。"众稽首拜言，姑待岁时。师知未允，仍命权教，遂行。既至黄箓醮事毕，谓众曰："此行继踵玉阳。"仍作诗志之。复赴义州，官请作下元醮，通仙观住冬，命讲道德经，混融诸子百家，详说七真得道根源，开觉后进，明心复性，法语该摄，学人弗参，即非同志。甲午二月，遍游闾山，至李公道院，盘桓六日。李公因诧曰："前岁此舍上青气葱郁，浃旬不散，兆在今日。"师曰："吾岂敢当此，异时必有瀛州神仙过矣。"时所届州郡官庶出迎，望尘罗拜，以为希遇，间有伏戎于莽，亦不加害。四月还燕，士民大喜，佥曰："自师去

后，若大旱之望云霓，其来也，犹披露而睹青天。"为时景仰如此。乙未春，西人汾晋，赴沁帅杜德泰请，于平遥县玉清观作大醮，多致感应。有万户梁公，久钦道价，即奉施本县清虚观。师增修粉饰，胜于往日，更为太平兴国观。是冬，平阳府李侯率僚属车马来迎，请演教于长春观，官民富庶，日送供者，旁午于道。时关右未宁，师叹曰："诸路宫观，绰有次弟，独终南祖庭荒废，无人修葺。"会田行省出军，半途而还，田侯默念，此不待然，必虚玄真圣别有微意，欲重建祖庭。遂专遣僚佐赍疏礼请清和真人主尽，师即促装。次年正月朔，□京兆，诣灵虚宫，指示地位，委留人物，渐次营造。田侯复将太平宫、楼观太一宫、佑德观、华清宫、云台观，尽归于师，且复还河东。真常从燕来接于云中，共聆圣旨，令选天下高道，尽数与我国家念经告天，随处官员给斋粮者。是时忻守张侯，自出己财，独建重阳观，沁州杜帅又施神霄宫，增广堂庑。丁酉九月，中书杨公彦诚奉特敕取师还燕，在外三霜，海众至是益加敬畏。戊戌正旦，诸路宿德庆节，师曰："吾今已七旬，力弱任□，鲜能胜举，欲付有德者久矣。"佥言谁可嗣法？曰："舍权教真常，其畴克之？"众唯唯而退。上元日，作大斋，授大宗师法印，真常再四逊避曰："弟子与师代劳，尚且不堪，敢膺此托？"时会众昌言，师欲付之非一次，数年来教门巨细事，君常裁制。真常自度不能免，姑从众议，师即退居西越。明年，修五华烧丹院，爱其山水明秀，为往来憩寂之所。庚子夏，大房山真阳观董德幹同功德主王总管以本观归于师，因命驾一往，同览山川胜概，曰："吾将营此而老焉。"遂改为清和观，命门众量力修建堂殿斋室，不数年，巍然成两处仙馆。是秋，田行省复遣属官来请曰："此间小康善熟，足办祖师葬事。"师闻言，即冒寒而往，闰腊月①廿四日到祖庭，是冬阙雪，师下车妥盈尺，远近欢忭。辛丑正月二十五日，迁葬仙蜕于白云堂，香气袭人，时黄素会者以万□，□旧相贺曰："祖师所谓千万人中一人而已。"师曰："虽千百世中，亦无此一时也。六纪前已留颂云，决有人人在后，今诚验矣。昔我祖重阳初于甘河遇纯阳点化，复度丘刘谭马，洎郝孙王，号七朵金莲结子，又云桂树香传，十九枝举，历历皆应。凡我门人，莫忘先辈诸师，千辛万苦，方能成道。长春晚节赴诏西行，过流沙，至雪桥，蹇蹇尤不可忍述。拓开教门，夷夏同风，皆天运使然。尔曹宜朝夕兢惧，降心裂念，厌离生死，慎勿因循。苦海难越，吾言药石，疗众膏肓，永宜铭佩。"皆拜谢而退。命寂然②作会葬碑以纪时事。今殿阁凌云，堂庑飞晕，伟然卓冠一时，皆师之力。又兼修楼观太上说经台，刊二篇于翠琰，以宗圣宫付大名提点李公，增建殿宇，宏丽于往昔，盖得人矣。时文士皆以为仙李宗胄，关令云仍，复会于万世一遇，犹且暮也。信道源长存，绵绵不绝。壬寅春，回辕至沁州神霄，住岁余。癸卯夏，税驾于太原天宝观，宣差移剌公作外护主。是岁极旱，作醮，雨霑足。秋八月，蒙公主皇后懿旨，遣中贵请师还五华山，奉香火，预作寿宫，以岭云怡老，潍阳玉清观，并永乐纯阳宫藏经板样，所在俱崇墉千株，润色光华，皆师之洪荫也。己酉春，特旨赐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号，又赐金冠法服，改观为宫，呜呼盛哉，优为大长春宫第二代之祖焉！辛亥，③长春诞日，四众大会五华宫，师凭几于全真堂，话间有逝□之叹，左右骇视莫测。至廿五日，暂往清和宫游宴。二月初六日，长生真人升日，师晨起沐浴更衣，命作大斋，抵昏归正寝，奄忽而登真矣，道寿八十三岁。徒侣号慕，如丧考妣。真常以去京城稍远，士人欲祠奠者难到，即命葬于五华之佳城，礼也。门人怀德，皆庐墓终身，甃砖圹，建祠宇，金碧绘像，辉映千古。师之嗣教积年，道风日炽，云禍岁稔，宫观增磨，凡所祈祷，近者悦，远者来，吉事臻，凶事泯，其应机接物，处实行权，所过者化，所言者从，如瞻仪凤景星。岁时避事，多

汾阳李晋撰

中统二年辛酉之春，孟月望日，女官刘净元、李守真以礼为介，晨谒于仆，再拜稽首而言曰："我先师女官玉真清妙真人生平，道门用志，所经所过者，首以兴教善俗为务。今虽恳存音容祭祀，奈无迹可观焉，后之学徒将何传于世？盍为我师纪其行事。"既不克辞，则以平日闻见行实，谨编次序。真人姓斡勒，讳守坚，上京盖州人，后革变于世，易氏曰李。大定中，父任本州节度使。真人七岁，天挺英粹，喜慕玄风，每寻常吟咏步虚仙梵之声，父母异之曰："必先世羽流也。"一日，幸遇太清观女官夹谷大师，遂礼为师。至十有五岁，明昌七年，试经中选，赐紫度为女官，其时而志于学圣人典教，足以知之。至大朝隆兴天下，长春国师丘神仙应诏还燕，参受道法，载以师礼事焉。神仙委以燕北教化，之云之朔，至于宣德，太傅相公洎太夫人一见待之甚厚，创庆云观住持，以舍人宝童相公、百家奴相公寄贺于门下，度女官张净淳等十数人。戊戌秋，太傅相公有征于秦蜀，抚定关中，故以安车迎迓，西入长安，择地京兆府录事司，□□城街北古真武庙继而新之，额曰龙阳。其次太傅□□舍人坚童、元童孙男延童皆寄于席下，省衙闺门□□阃郡仕宦，靡不钦仰。辛丑春，清和大宗师委任终南山唐玉真公主延生观住持，提点陕西女官焚修事，普被恩译，赐玉真清妙真人号。于时洞真真人、披云真人、白云真人、无欲真人大为道纪，尝益论于左右，目击道存，靡不奖誉。非博通天理，能若是乎？辛亥夏，欲厌于世，谓其徒曰："我将大化矣！"故清斋饮水，百有余日，至秋七月二十有四日卒，享春秋七十，厚葬于府东金华落众仙坟刘仙姑之左。凡人之生，善始善终者鲜矣，真人存诚克敬，始终尽善，则其美绩之可书焉。清明日立石。

门人杜守和、张道信、杨贵童、何春童、赵琴童、何兴童、赵净宁、冯净常

太夫人移剌氏

太傅总领也可那延濮国公功德主移剌百家奴、弟移剌云童

燕山李晖书

（艺拓、柳拓）

亳州太清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

据张真人奏告：亳州太清宫住持道人每，元受令旨，使臣军马宫观内不得安下，所有栽种树木诸人不得采斫，专与皇家告天祝寿。今将元受令旨已行纳讫，乞换授事。准奏，仰亳州太清宫道人每，照依旧例，宫观内使臣军马不得安下，所有树木诸人毋得斫伐，不选是何物色，毋得夺要。仍仰张拔都儿常切护持太清宫，令住持道众，更为精严看诵，与皇家子子孙孙告天祝寿者，毋得怠情。准此。

中统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原碑照片）

崇真大师灵祠记

高四尺，广一尺九寸，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书。额题"崇真大师灵祠之记"。

先生姓周，讳庆安，道号恬然子，济南人也。其家富贵轩冕，束带而立于朝者，代不乏人矣。□公其宿有道骨仙风，颖悟生死，一遇玉阳仙师，顿开□网，豁达灵明，眠云卧月，咀芝嚼兰，信其真物外人也。是时门弟追数百辈。先生立不教，坐不议，虚心而往，实腹而归。及其八十有五，欲遗物离人之际，故谈笑示众弃世颂毕，曲眠左肱，翛然返真，神游八纮之外矣。门下弟子念师训诲之德，庶几张大其功，特建灵祠，兼伸其恳。欲香火不断于四时，冀恭奉无忘于一念，俾后之学者，春秋之祭，瞻□白云，临风拜真，□兹素节以励其志。知观江志海谒予以话其事，遂援笔而书之，以纪岁月尔。古邠进士王麟记。

大朝中统二年九月二十□日　观妙大师江志海立石

遗世颂曰：八十五载红尘断，却返白云深处归。性体虚空同寿筭，风邻月伴乐希夷。

师五月十三日降，十一月二十九日升。

（柳拓）

创建悟真庵记

碑高五尺四寸，广二尺，十八行，行四十九字，正书。额题"创建悟真庵记"。

卫州胙城县长乐乡第十疃创建悟真庵记

西蜀眉山苏子珍撰　　新乡县石匠李□荣刊　卫州画匠胡德林

盖闻太上无形、无名、无极、无上、无虚，自然大□元首自从造化，道教从生。无为之尊，自然之父，所诠奥典，密授尹喜道德二篇，以警未悟。所谓专一气而至柔，修一心而成道，然后支流渊派，缀叶联芳，得道者即入蓬莱，知音者还归三岛。始自元皇以来，太上□行，悉能晓了，太虚符咒，并皆明达。或有吞霞伏气，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烧，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上升，或有隐形于地。神通妙用，莫可思诠，上古同尊，百王不易。唯有蒙古圣朝陛下，平登九五，遂有四方。道迈羲皇，德逾尧舜，光泽四海，八表归仁，遍国恢弘，重兴道教。国师长春真人，道心宏阔，德行孤高，杲日兮独照自心，迥绝兮万缘不涉，为教海之波澜，乃吾门之梁栋者也。厥后嗣教宗师清和真人、真常真人、诚明真人，□□重□，玄风大阐，使寒灰生于烈焰，令枯木发于萌芽。围墙打坐，胸藏朗月，团圆拐棒，箪瓢内收，明珠灿烂，光辉晃耀，横遍十方，但遇知音，普皆受用。今有慕道学人女冠穆，法讳守妙，祖代卫州胙城西北二十里第十疃庶民人也。奄然有悟，剪除虚妄，心地开通，抛舍俗缘，得其机要。然后拜二祖师陈先生法讳志坚、陈先生法讳授恩，朝夕训诲，得其显诀。奉太上天心之秘法，禀圣母元君之妙药，无疾不痊，无病不除，说其灵验，则报应昭昭也。然后

明通凡圣之途，示人善恶之路，顺其理则入圣超凡，背其理则漂流欲海，所谓源明洞中七日，世上早一千年。令威证道，回来阎浮，倏经万载，为善者受人天之福，为恶者获酆都之苦。如斯捷径，祸福无差，但入玄门，俱瞻道德。舍祖业田地作兴福坛场，愿贺一方信士，同心竭力，创建灵坛。或出工匠，或舍钱财，积年久受辛勤，今日才方完备。前后有殿，东西有堂，三门圣像一新，库屋厨房了毕。仍请名于宗师，目之曰悟真庵也。每日敲金击玉，修大罗三境之天，逐朝礼拜朝真，愿尽证长生不老。俾令代代相传，绵绵无尽，辄以直赞之曰：

鼓击玄风振，恢弘道教行，盈天皆了达，遍宇自然赍。宝月当空挂，骊珠到处精，密传希有法，觌面化群萌。集斯善利，端为上祝今上皇基永固，帝导遐昌，金枝永茂于千春，玉叶长联于万代。臣僚官宰，□位常居，士庶工商，长臻五福，一方信士，各保康宁，进道坛生，修行有庆。庵之始末，撮在于斯，采摘直言，为其记耳。

大朝中统二年岁次辛酉月(下缺)法讳□妙立石

胙城前县令崔回真尉郭成县丞□钦

胙城县令景显

(碑阴)

本处悟真庵坛生等

主坛刑守政、长坛王德善、居士王德全、歌生宋德谨、王志莲、歌生丁守端、王德常

刑歌生　李歌生　管勾刘进成(以下人名不录)

延州延津县固墙上庵坛生等　主坛王志道　长坛王居善　郭守进　崔德谦　独吉奉善　吕守通　冯乘云　赵守进　李守成

卫州官察副使崔谦道　夫人时妙仙　女众(人名不录)

汲县尧村施碑石　王进　孙兴村　巩法道　张村　弋进(下略)

(艺拓)

重阳万寿宫下院甘谷口遇仙观碑

碑高六尺，广二尺七寸。在户县。

众妙文侍刘德珍篆

终南山甘谷峰密透异□悠百善，濡毫吮墨，莫能穷其巧也。一水出其中，洁清泔寒，盘折演进，北流十数里以入于渭。三能七善之利，人咸赖之。我全真大宗师重阳真君□正隆己卯，□毡裘二道者于甘河镇，一见其知为异人，从而恳请。道者以为教可授之密诀。他日师又携酒道中，忽一人去饮既竭，而以瓢与师，令汲水因以饮，师饮之，良酒也。自是心光廓然，超出梦幻。议者谓方之扁鹊□让也。遭际不少异而能事欻脱过之位矣。逮夫真教大行，充塞□壤，仙源斯盛，流派无穷。而此水之名，配全真以永久，所得为可知也。往年洞真宗师即遇真之地，大建琳宫，以表仙迹。天乐真人复请当代名公巨儒题咏，咸以杰句发挥之□而今□后，地之灵益昌，境之胜益奇矣。惟兹甘峪口遇仙观，祖庭重阳宫之别业也。

林疏土肥，可耕可种，借石临水，可濯可湘，境寂气清，可居可乐。是役也，创始于刘志真，断成于谢道一，卒功于青适宜，若夫替替襄襄，则众人之力也。何以言之，本宫自兴复以来，因缘甚大。当时又于宫之四周分置下院，无非为国家祈福祝寿，固祖庭之基业，此前人创立之意也。中统辛酉，刘志真者师辟此地而居之，斧荆□，焚茅莜，以□以筑，不惮艰苦。既而谢道一且来，遂相与竭力耕田，伐木陶□，徒有所赡，□□□悟真演道大师提点重阳万寿宫事杨志瑞。

宣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道谦

（《户县石刻调查表》）

□□□殿舍住持善人修行去处如此。守顺等□从允□讫前项地基在后部领□□路守清等日逐□食野蔬，节次筑掘开讫榆林作熟，起盖殿舍住。至□戌年□□□三日继□村冯八郎、冯□□、冯十四并长□□以□□□答于本观西南（下缺）约□□□亩亦各施与守顺（下缺）观　地其（下缺）路北至冯□二，四至分明，不系当差地（下缺）守顺收把前□文字，却缘别无本县印署公凭，有此（下缺）凭付守顺收执照用施行（下缺）本县（下缺）是实据此须（下缺）

管张守顺收执照用。准此。

辛亥年十二月十二日给

广威将军行邹县尉徐

武义将军行邹县主簿□

□□将军行邹县□白

（下截为施物助功人员，不录）

（柳拓）

湛然子赵先生墓碑

京兆路提举学校官前进士孟攀鳞撰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刚大其气，不为世故所夺，不为人欲所杂，利害忧乐不能惑，得失宠辱不能动，施于行业，著绝俗之善，形于言辞，见轶众之美，在儒林作儒术之仪范，居玄门立玄学之标准，非心之正直，气之刚大，涵养至到，始终全道者，其孰与于此哉！湛然子赵先生，讳九渊，字几道，陇州人。自幼出家，礼丹阳大宗师。天资高明，德性纯淑，洁静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诞虚无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为主也，故力于修炼，知道以文为用也，故寓于著述。谈不轻易，所谈必本于公论，交不泛滥，所交必取于端友。至于一篇一咏，一赠一答，皆所以发挥玄旨，畅叙幽情，混元洙泗，融为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风周广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为门徒者，久服心训。嗣法子赵公志冲追念先师传授之恩，恨无以报，谨舍静赀，特置吉地，起坟立石，乃勒其文云。玄默阉茂岁，阏逢摄提格月，昭阳大渊献日敬志。

（《甘水录》卷五）

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

门人前进士虚舟野人太原李鼎撰

门下小师保安逸人周志通　周志全书丹篆额

门人李志□　男李颜　次男李耶镜

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此大有九二爻之象也。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此大畜一卦之德也。何其任之重守之确乎。盖吾所养者既正，而推之于外者，塞乎天地，横乎四海，为不难也。在吾玄门中，克当二卦之美者，惟披云真人欤？故栾城李敬斋仁卿作玄都宝藏碑文有

曰："以两手匠九天之书，以一躬续千圣之业，以五载建万世之利。"又曰："补缺天子坏劫，重斡璇玑，捧慧日于虞渊，再临海镜。"真人事实，本传具载，略观其十之一二，知其言为不妄矣。真人姓宋，讳德方，字广道，披云其号也。莱州掖城人，先世以积善见称。其初生之夕，里人见其家祥光照彻，皆疑其有火，问之，始知其生子也，遂异之。仅能言，便好读书，不为童稚嬉戏事。颖悟强记，识者谓是夙性熏习故。年十二，问其母曰：人有死否？母曰有。又问何以得免，母曰：汝诣武官问刘师父去。时长生真人阐教于武官，于是明日径往。长生一见，爱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因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就愤悱郁积之地，投以正法而启发之。真人得法，朝夕充养修进，未始少息。后得度于玉阳，占道士籍。长生仙去，事长春国师于栖霞。儒道经书，如春秋、易、中庸、大学、庄、列等，尤所酷好。外虽诗书子史，亦罔不涉猎。于中采其性命之学尤精粹中正者，涵泳履践，潜通默识，光明洞达，动与之会。其日新之□固已不可掩矣。庚辰，大朝便宜刘公起致国师于东海之滨，选其可与北行者得一十八人，真人其一也。扈帐殿者三年，还燕住长春宫。是时从师之众皆躬尘劳，真人独泰然以琴书自娱。有诉之师者，辄拒之曰："汝等勿言，斯人以后尘劳不小去也。"尝私谓真人曰："汝缘当在西南。"又尝议及道经泯灭，宜为恢复之事。师曰："兹事体甚大，我则不暇。兼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尔当任之。"及长春之居燕也，令提点教门事，一举一动，无偏私而有规制，内外道俗，莫不心服。壬辰，大行台外郎蟑州王纯甫，癸巳，大丞相平阳胡公各请主醮事。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金朱丹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丁酉，复往平阳主醮事，因于长春观思及国师数年前宫中之语，乃私自念云：吾师长春以神化天运之力，发而为前知之妙。凡有言之于其先，莫不验之于其后。谓缘在西南之一语，我已安而践之矣，何独至于藏经而疑焉？遂与门人通真子秦志安等谋为锓木流布之计。胡相君闻而悦之，佽白金以两计一千五百。真人乃探道奥以定规模，稽天运以设方略，握真机以洞幽显，秉独断以齐众虑，审人材以叙任使，约□程以限岁月，量费用以谨经度，权轻重以立质要。兹所素既定，即受之秦通真，令于平阳长春总其事。至事成之日，曾不愆于素。若夫三洞三十六部之零章，四辅一十二义之奥典，仁卿藏经碑文，□真人参校政和、明昌目录之始，至工墨装褫之毕手，其于规度旋斡，靡不编录，读之一过，见其间补完亡缺，搜罗遗逸，直至七千卷焉。况二十七局之经营，百二十藏之安置，或屡奉朝旨，或借力权贵，而海内数万里皆经亲历之地。使他人处之，纵不为烦冗所困，则必厌其勤矣。真人犹假余力，建立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分棋布，凡百余区。非萧然游心于理事无碍之地者，能之乎？庖丁之刀，十九年解数千牛，自谓若新发于硎。北宫奢之赋敛，三月而成上下之县，自谓毫毛不挫，是皆得其道欤？由是论之，真人之所养可知已。复恐学者乍见玄经广大，不知有一贯之实，或致望洋之叹，故每藏立一知道之士主师席，令讲演经中所载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之事，庶使一一就博学详说之中，得反说约之妙，得悟同然之理。于中或有推而广之，廓圣人有教无类之妙用，无问在玄门不在玄门，但虚己而来听者，以己之天，印彼之天，天天相印，莫之能止。内外上下，流通混合，其益于天下后世，可胜计耶？庚子自甘棠来永乐，

汝辈其勉之哉！”寻即元帅张忠暨先住持人王志瑞、韩志冲、雷志和、杨志□等，将祠堂并地基尽具状以献，都统张兴又施水地三十亩，众人又施磨窠一区。真人乃运智于精微之间，斟酌事势，复择其可任用者令住持之，谋行兴建事。甲辰再来，天理人为，鹤鸣子和，自相感召，致伊趋事劝功者若雷志养、梁德用、李志瑞、白志明、郭志仪、董志宣、刘志安辈数十人，奔奏疏附，唯恐其后。乃指授节次，使之渐进。遂历怀沁，达平阳，往太原，返终南重阳宫，集众于待鹤亭，沐浴易衣，留颂归于真宅。其颂收在乐全集中，今见行于世，不必再举。春秋六十有五，时丁未十月十一日也。越七日，葬之宫后。葬之日，彩云横覆其上，异香袭人，两者冲融纷郁，瘗毕方散。甲寅十月十六日，改葬于此。其改葬之由，盖戊申秋，通玄张公奉朝命以迁之也。且真人之德在玄门，如召伯之于周人。夫周人之思召伯，尚爱其甘棠，岂玄门之人思真人，不爱其灵骨乎？其洪河南北，皆愿得而时祭之，非伪为也。当灵柩之北行，既道于蒲，又道于绛，抵平阳乃改辕而东。其郊迎路祭之际，自京兆达于河东等处数千里之内，皆向已争挽，日不半舍。及别出古万户下宣差贾侯、参谋知事杨郭辈，乘骑而往逆之，长驱而南，至此莫有敢阻滞之者。非惟势力之不侔，亦无声无臭之中有运之者存焉耳。是后万户遣使刘公往禀于清和、真常二大宗师，清和尹公乃言曰：披云宋公，人貌而天者，凡举事必本天意，未尝敢有我于其间，故所动皆得不劳而成。然尝与我言其所游，甚爱永乐。今虽化，其不化者良在也。兹以委蜕，如以道人分上论，蝼蚁鸟鸢，无有不可，以人情观，今乃如此，似彼门人中有知公之深者，益欲成其生前之本志尔。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意既从之矣，我辈可不从与？仍以藏经板归之。由是真常李公命桢干畚锸、木植工役，百色具举，宁神有室，安措有地。吉兆省日，宣差河解都总管徐君夫人刘氏、宣差诸军总管万户札忽解施小麦千斛以充赗襚，解州盐大使阎公助石椁，葬地乃里人高千所施，沁州长官杜侯暨夫人王氏输己资买邻人物以□之，饮以白金三百两以周不给，并画天师殿壁。至于妆塑庙貌，裨补阙乏，卫护强梗，开导壅塞，皆出万户并宣差贾侯等尽诚而为之也。真常复委河东两路教门提点冲和大师潘公主其事。其襄事之日，四方来会葬，观之者至有连国倾陷之叹。先于辛亥岁，奉旨赠披云天师之号。今年春，门人藏经提点李志烈、杨志素、太原玄都宫提点宋志勤三人，不远千里而来，令予作铭，将刻石以传。予谓真人之名，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山野隐逸，无不闻之者，至于面其识者，亦十八九，其所养又发为如彼之事业，其门人亦数千余，且不论如秦通真者，读元遗山所作墓碣铭，其为人可知已，请为弟子，以至终身。况冲气周流，金浆玉醴，以千岁之后飞升自期者，亦或有于其间。道言凡能安置三洞经文者，天降一十二瑞，地发二十四应。真人之玄概洋溢，波及后世，将见斯人辈继继而出，如川之方至。则是传不朽者，固不止一虚名而已，何待予铭？春秋左传成公二年，宋文公卒，用厚葬。君子罪华元、乐举，谓弃君于恶。恒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春秋虽伯子男葬皆称公，蔡桓何独降一等而称侯，啖助谓蔡季贤知而请之也。胡文定公因概论孔曾死生处正之礼，至谓人子不以非所得加之于父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加之于君为忠。又谓极其尊而称之，不正之大者。弟子于师，实同君父，葬之厚薄，非出于己，其讥既已免矣。今令予作铭，敢问何以为辞得免世讥？三人同辞而对曰：“兹方内之士束于教者之说也。予方外之人，则异于是。子列子之于壶丘子林，田子方之于东郭顺子，称师之语，皆载之书。其精粹古淡之味，使人口之而不厌，微妙玄绝之理，使人心之而有所得。方内之士如宰予、子贡、有若，亦有是说，况其下者乎！苟不至阿其所好，何不正之有？”予涵然有省

于心，曰："有是哉！"虽然，予先师真人今弃予而往矣，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与予未始少别也。故予作铭与引，皆取布在众人之耳目者而实之，庶几不累真人平昔之所养云尔。属之以铭曰：

乾坤阴阳，迭用柔刚，正之为用，两间主张，阿衡得之而相汤，仁杰得之而复唐。吾师披云，应变无方，其仁然显，其用则藏。补玄天于坏劫，宣慧日之重光。遍观三洞，使人激昂，期衰世之薄俗，复太古之鸿荒。至于皇极载经之奥旨，亦借力于发扬。见之于外者，亦既如是，养之于内者，岂易量也哉！山插空而苍苍，河接海而茫茫，树碑其间，气势欲与之颉颃。山有时而劫在，海有时而成桑，惟予真人，其寿虽死而不亡。其道则闇然而日彰，其名又地久天长。非天下之至正，其孰能当？

大朝中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宣授绛州节使兼征行千户悬带御前金牌刘珍、宣授绛州管民长官靳麟、宣差祯州太守赤盏德安夫人刘妙善、宣差岳渎行香使臣特授宣应普济真人刘志真、本路道判邢志举、众门人等立石

宣差陕虢长官河南府路汉军千户赵英、太夫人张氏、婿陕州盐大使卢、夫人赵氏

宣差河中府知府事功德主陈百福

宣授河解山东管民总管万户功德主徐德禄夫人刘氏、司氏

宣差平阳总府次三官长男徐清、权万户次男徐威、宣差征行头千户次男徐澄、宣差使臣次男徐泽、小男徐润

宣授河解山东都达鲁花赤悬御前虎符都功德主忽押忽思

宣授蒙古汉军征行万户都功德主别出古、男万户札刺歹、娘子孛鲁罕阿黑答赤、蒙古征行千户拔都鲁昔刺乃、娘子吴积善

宣差权万户贾道信、娘子马妙珍、征行百户札撒官人

（永拓）

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

碑高九尺，广四尺，二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书。

太原李鼎撰

海陵朱象先书

终南山者，中国之巨镇也，稽之古典，书大禹、诗小雅，皆所称美焉。亦曰中南，以其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至若盘地纪，承天维，奔走群仙，包涵玄泽，灵气浮动，草木光怪，则又为天下洞天之冠。故古之闳衍博大真人，以游以处，谓之仙都焉。古楼观者，真人尹氏之故宅，终南名胜之尤者也。按史记，真人当姬周之世，结楼以草，望气徯真，已而果遇太上老君，延之斯第，执弟子礼，斋熏问道，遂受道德二篇五千言焉。真经既传，大教于是乎起矣。原其旨也，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无，有以冲虚恬淡养其内，以柔弱谦下济其外。盖将使人穷天地之始，会万物之终，去智与故，动合于自然，以之修身则寿而康，以之齐家则吉而昌，以之治国平天下则民安而祚久长。其指甚简，其事易行，由是时君世主，莫不尊是

道而贵是德。周穆王亲访灵踬，为建祠宇，度道士七人，号曰楼观，①是则度人立观之始也。始皇好神仙，于此构清庙，汉文慕黄老，于是立斋宫，魏晋周隋以来，或銮舆躬谒，或诏敕缮修，给户洒扫，赐田养道。有唐启运，高祖武德三年，诏改楼观为宗圣观。宋室兴，端拱元年复赐观额曰顺天兴国。是则历朝崇建之略也。若夫玄孙道子，聚则形，散则气，坐在立亡者有之；通真达灵，曰冲举，曰尸解者有之；以道辅世，为帝师者有之；飞篆馘魔，拯民瘼者有之；垂科演教，开化人天者有之；枕流漱石，不屑世务，高尚其事者有之。历观先师传所载，祖玄述妙，世有其人，是又知源深而流长，仙脉绵绵而未艾也。爰自白鹿升虚之后，陵迁谷变以来，圣迹未湮，班班可寻者，可指数也。骜然若赴谷之龟，凸然如覆几之盂，古殿隐隐而见乎木杪者，授经台也。邃而幽，深而旷，窈窕而入，蜿蜒而上者，文仙谷也。望之巍巍然，蒸岚郁黛，朝夕乎其上，灵光宝气，秀发乎其间者，炼丹峰也。渟天一之水，含内景，吐玉津，为金液返还之用者，丹井也。裹九曲之势，呈千岁之姿，不逐炎凉变迁者，系牛柏也。传有云，老君既升，所乘薄笨车并药臼等，宝而传之者千余岁矣。唐开元中，诏入内府，遂亡焉。又关尹九篇，名闻旧矣，而世亡其书。唐宋崇道之代，诏访逸书屡矣，竟不获。大元癸巳之岁，政清和典教之日，有张仲才，沂水羽客也，得是书于浙，持诣师席献之，一时惊异焉。嘻，以千载之前之尹书，归千载之后之尹氏，意者天昌是道，而斯文应期而出也，不然，何针芥机投如是之妙欤！顷以金天失驭，戈革炽兴，累代宏观，例堕灰劫。暨国朝抚定，纪纲初复，于时清和大宗师以真仙之胄，掌天下教，每念祖宫隳圮，惪然于怀。岁丙申，自燕来秦，躬行祀礼，四方宿德，不召而集。裴回遗址，其存者惟三门钟楼并二亭耳，遂议兴复。时有前道士张致坚状其旧业以献，宗师深稽冥数，每得人于词色之表，顾谓同尘真人李公曰："祖道中兴，玄功是勖，绍隆修建，公不宜后。"乃以观事付之，公谢不敏不获命，受之，仍请行省田相君雄，乾州长官刘侯德山为功德主，继承总府文据，以近观旧有地土，明斥四止，永为赡众恒产。公于是率徒千指，以宗师所委大师韩志元、张志朴纠领其事，薙榛棘，除瓦甓，鸠材植，斲者、陶者、规构者、耕以馕给者，莫不同诚竭力，弥月漫岁，有鼛鼓弗胜之意。逮于壬寅，稍克就绪。建殿三，曰三清，②曰文始，曰玄门列祖，为楼三，曰紫云衍庆，曰景阳，曰宝章，为堂二，曰真官，曰斋心。宾有馆，众有寮，焚诵有室，山门、方丈、厨库、蔬圃、水轮、至于下院别业，以次而具。丹垩藻绘，粲然一新，其用广，其功速，转天关，旋地轴，华日月而平北斗，其为力也大哉。由是观之，非清和不能知同尘，非同尘不能了此缘，故一时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语，非偶然也。中统元年夏六月，以朝命易观为宫，仍旧宗圣之名，作大斋以落之。公之门人提点成志远、知宫仕志安等议云："此宫自有周以来，累朝崇建，事迹或载在传记，或勒之碑铭，固已传之无穷矣。惟今吾师重修之盛绩，独无纪述见于后，我辈出于门下者几三千人，于师之德不得为无负也。"乃状其始末，诣燕之长春宫，请记于掌教诚明真人。真人以润文见命，余以年迈，且倦于笔砚久矣，度其不可违，乃案来状，并录到历代碑志，相与参较而编次之。李公名志柔，字谦叔，家世洺水，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淡，尝师事太古高弟开玄李真人，③学为全真。公既长，亦与弟子列。开玄爱其禀气特异，数于根本愤悱之地启发之，公亦心领神喻。一旦气质变化，有一日千里之敏。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从之游。初隐于仙翁、广阳两山之间十有二年，④及闻长春宗师奉诏南下，乃迎谒于燕山，玄关秘锁，迎刃而解，其后道价益重，名彻上听，赐号同尘洪妙真人，并金冠锦服。诸方建立，若宫、若观、若庵，殆三百余区，然皆以是宫为指南。故兴造之

日，凡在门下者，莫不来自数千里之外，服劳效勤惟恐其后，是以功成如是之速也。虽然，是宫之复，其亦天时道运之所为乎？⑤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兹，抉先天之机，辟众妙之门，二经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禳禬，其余曲学小数，不可殚纪，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为无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圣朝启运之初，其高弟丘长春征诣行在，当广成之问，以应对契旨，礼遇隆渥，且付之道教，自王侯贵戚，咸师尊之。于是玄元之教风行雷动，辉光海宇，虽三家聚落，万里邮亭，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教法之盛，自有初以来未有若此时也。今焉革故鼎新，岂惟一古楼观之复，其人归户奉，琳宇相望，盖又作新天下万楼观也。呜呼！非天时道运，其能如是乎！因历言之，使后之学者，有以观考而知勉云，于是乎书。

中统四年岁次癸亥三月乙未朔十二日丙午知宫王志安聂志真建

元贞丙申岁重九日重上石　刘道常刊

（艺拓，并见《古楼观集》卷上）

①超案："号曰楼观"，据《古楼观集》补。

②超案："曰三清"，《古楼观集》作"曰金阙寥阳"。

③超案：《古楼观集》作"尝事开玄李真人"。

④超案：《古楼观集》作"十年"。

⑤超案："亦"字据《古楼观集》补。

冲虚大师于公墓碣铭

太原李鼎撰

师姓于，名志可，字显道，冲虚其号也，宁海人，汉高门于公之后。父讳江，子六人，师其幼也。雅好淡净，龆龀有出尘之志。承安初，长生刘真人以道接人于武官，师闻之往焉，于顾盼之间，似有所契。虽为父兄约制，不得即从之长往，而默相感召之机已动，而不能自止矣。年甫十九，乃决意往事之席下。居无几，长生归真，遂求法于长春宗师。宗师知其为受道器，乃授之。师既得法，因服炊爨之役十余年，期报厚德，时亦以严洁见称。后从宗师应诏，回处燕京大长春宫。宗师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点本宫事六年，常住物业，有增益而无废坏，上下协穆，内外宁谧，如空冥中有扶持之者。后以老得闲。至乙卯春二月庚午朏，越五日甲戌，托以微疾，敛息曲肱，安然顺化于白云观寝室中，葬之五华之众仙茔，春秋七十有一。众耆宿相与言曰："此老自宗师仙去之后，受清和、真常二大宗师托以提点宫门事，如彼其久，当时常日用度，或出或纳，物之充溢流转于前者，可胜计耶？及兹小敛之际，一衲一袍之外无长物，可称者一也。又从在道门以来，五十余年，衣不解带，胁不沾席，可称者二也。其临化之时，门人问及丧葬安措事，乃拒之曰，吾将往矣，清浊各有所归，兹一聚尘，沉焚露瘗，无所不可，又何足问，任尔所为，可称者三也。至如其余，于语默动静之间，谦柔诚敬之德，日积月累，见之于所行者多矣，不必遍举。姑以兹三事占之，明见善守其传之于师者，精确纯正，而外物不能溷也。"乃暨门弟子众人等，谋为不朽计，状

其师平昔所行之大概，请文于予，将刻之石。予亦重师之有道，乃因其实而编次之，属之以铭曰：

万善之美，藏之于诚，何以占之，观其所行。五十余年，胁不沾席，胡不少转，我心匪石。财货泉如，人事丝如，胡不少溷，我心本虚。曲肱敛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溪声山色。假者见假，真者见真，吾玄门中，伟哉若人。耆宿门弟，谋不朽计，刻此铭辞，昭示后世。

（《甘水录》卷五）

重玄广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铭

太原虚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号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单氏。大定末，迁莱州胶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归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䫉，卒于汾阳军节度使，高祖母完颜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宁，尚嘉祥县主，事熙宗、海陵、兴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迁至太师，封淄王，及薨，谥曰忠烈。祖斜哥，辞世袭千户，终于南京副留守。父给答马，复世袭千户职，母乌林答氏。略以金国名臣传考之，其家世可谓盛矣，况在大定、明昌、泰和间，使他人处之，鲜不为纷华之所流荡。公独从髫龀中厌富贵而乐淡薄，非性分上夙有熏习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饥，即墨人高翔啸聚劫掠，诏命公之父讨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讨而诛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赈以仓廪，不戮一人，寇为之平。古语有云：活千人之命，其后必有显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丰功厚泽阴相之力而致之耳。公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骠骑者，有至辅国者，余皆克绍家声。泰和癸亥，父母与议婚事，公因遁去，径诣潍州玉清宫，见长春宗师，请为门弟子。师怜其贵家子，兼异其风骨不凡，后必为玄门大器，乃从其请，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第四都全真观主知之，故为隐匿，絷归有司。公闻之，遂还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夺，因选第二都乐真观使居之，乐真今更名玉清矣。公虽得法于长春，充养之际，亦尝质于玉阳、太古二师真，玉阳赐号开真子。大安己巳，长春应诏京师，还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赐重玄子号，盖嘉之也。贞祐癸酉，公之昆弟皆为兵乱荡散，而父母失依，公乃扶二亲就己所居，致孝养之力三载。虽二兄还，其安置省问诚敬之礼未尝缺。己卯，圣朝遣便宜刘仲禄起长春于海滨，门人中选道行清实可以从行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进程万里沙漠，其辎重车皆两人主之，惟公独御焉。清和悯其勤，请副于师，师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难，而后必有大所获耳。"公闻之，乃曰："弟子于师丘山厚德，无以为报，其仆其御，实当为之事。予惟不知所求，亦不知为劳也。"同行者由是虽勤苦百至，皆争赴矣。辛巳，西至阿不罕山，始有汉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栖霞观。癸未，住德兴之龙阳。甲申，长春奉旨住燕城太极宫，寻更名长春，公亦自龙阳来。丁亥，师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静坐一室，忽于恍惚间见重阳、长真、长春三师真，公拜毕侍立，祖师言：汝寿当七十五。长春言：汝五十后必负教门重任，事虽繁剧，汝勿惮，是皆磨砺汝之砥石，锻炼汝之炉冶也。言讫不知所在，寻觉身中百关通畅，真气沂流，升尾闾，入泥丸，是后日复一

日，神物变化，金浆玉液，黄庭绛宫，灌溉浸渍，非言可及。公因追考先代师真得道之后，身中之事著见于书者，针芥相投矣。公从此以来，虽颠沛造次，罔不在是。其身中所得流运之理，亦未尝止，想当时其为乐可胜计耶。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长春宫事，俄迁知宫。戊戌，受宫门提举。丙午，迁宫门提点。戊申，权教门事。己酉，以恩例赐金冠紫服，并至德玄虚悟真大师号。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师奉朝命普度戒箓，委公为监度师。丙辰，真常羽化，诚明真人张公嗣教，以公玄门大老之故，已又在制，遂授以教门都提点印，俾摄其事。戊午秋，应丞相胡公之请，主平阳黄箓罗天大醮，寻奉令旨，赐今真人号。中统二年辛酉，春秋七十有五矣，度门人五百有奇，宫观称是。是年春二月二日，顺正而化，前此数日，预以后事嘱门人。凡来省视者，见其耳聪目明，音吐洪畅，尽如平昔，皆不之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过人远甚。越三日，葬之五华山仙茔，从遗命也。至于度门人，立宫观，兹皆绪余土苴，众人之所共见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寿几八十矣，而精神不衰，临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养之于内，必有精真微妙，众人之所不能见之者，岂易得而言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挤后拥，倾动都邑，道众不言可知。秋九月，门人状其行，请文于予，予因按其实而次第之，属以铭曰：

荏苒柔木，言缗之丝，大浸滔天，砥柱不移。二者之美，公并有之，公既有之，我请布之。一遇师真，便得正理，观公之性，已超异矣。及住大宫，中正不倚，四十年间，又出类矣。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本若不立，道无由生。推公之孝，及公之诚，本既立矣，道宜有成。人所见者，绪余土苴，公之得者，妙绝真假。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不以是观，知公盖寡。与其观身，孰若观神，神如之何，把握乾坤。阴升阳降，黄河昆仑，至人妙处，不属见闻。精神骸骨，各归本始，门人治任，奢俭合礼。燕城之北，五华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甘水录》卷六）

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讲学士少中大夫知制诰
兼修国史徒单公履撰

自黄帝问道于广成，而神仙之说始兴。老氏夸殷历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极要妙，其教被于万世。降秦及汉，代有显人，安期、赤松、张道陵之流，或出而不晦，或见而不常，神奇之征，昭揭于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晋、隋、唐以来，蜕迹阛阓，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殚纪。至于协阴阳之秘幻，集灵异之大成，微而草野鄙人，幽而深闺稚女，一聆其名，知其为列仙者，唐吕纯阳一人而已。盛矣哉，其传之也，全真之教盖发源于此。其流逮于金初，祖师王公倡之于前，七真继起于后，而道大行矣。惟丘公起东海之滨，玄教真风，弥漫洋溢。其高弟一十八人，世称为十八大士者，师其一也。师姓潘氏，讳德冲，字仲和，冲和其号也，淄之齐东人。家世业农，大父秉政，适大安兵兴，起家为军都统，戍莱州。父樗，字济之，以儒为业，辟充益都府学教授。世父泽民，莱州节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于师，九世同居，家素饶财。尝遇岁凶，发粟赈饥，民赖以全活者甚众，乡闾有贫者即假贷之，不责其

偿，其乐施如此。一日，有术士过其家，语之曰：是家有阴德，必获阳报，当生异子。初，师之母王氏，尝梦有祥云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尔有娠，妊十九月，师乃生。七岁不能言，其父忧之，忽有一道者来乞食，父延之入门，问所从来，云自东海，将适长安。师即从旁与之语，应答如流，父骇愕，道者曰："是子神韵冲粹，非凡儿也，异日当为人天师，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后稍长，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读书日记千余言。后闻父母欲为娶妻，遂宵遁，即往栖霞滨都观。道过潍阳，时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宫，问所适，知其将诣长春，乃引见焉。自是服膺问道，得传心之要。长春委师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则默坐静室中，凝神涤虑，物我两忘，一归于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余年。太祖圣武皇帝亲征西域，闻长春之名，遣仲禄刘君，赍诏诣海上起之。乃从长春西觐，风沙万里，不以为劳也。还燕之三年，长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录兼领宫事。真常复总玄机，注倚尤深。燕去和林数千里，朝觐往返，凡十有三，供拟之数，皆倚办于师，一无所阙。所以玄教真风恢张诞布，薄海内外无所不至者，师与有力焉。师之内诚外方，各有所任，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又可见于此。岁乙未，平遥官长梁公，偕同僚恳疏请清和真人重修兴国观，真人命师往。甫逾年，撤其旧而新之。壬寅署师诸路道教都提举，仍兼本路道录。甲辰河东永乐祠堂灾，祠盖吕纯阳之仙迹也，朝议以为纯阳之显道如此，祠而祀之，事涉简陋，可改为纯阳万寿宫，命李真常遴选道望隆盛人所具瞻者崇建焉。先是，长春自西域回，抵盖里泊，夜与诸门弟子谈，语次谓师曰："汝缘他年当在西南，此时永乐吾道矣。"至是真常洎清和二宗师，集众言曰："纯阳，吾教之祖也。今朝廷崇饬如此，孰可任其事者？"众以师德望干才，绰有余裕，即欲堪其役，无逾于师，况长春盖里泊之言，已尝命之矣。乃署师为河东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命往营之。师率其徒至永乐，百工劝缘，源源而来，如子之趋父事，陶甓伐木，云集川流，于是略基址，度远迩，程功能，平枝干，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数稔，新宫告成。堂殿廊庑斋厨厩库，下至于寮舍湢浴之属，各有位置，莫不焕然一新。北逾一舍，有山曰九峰，土人云此纯阳得道处也。遣其徒刘若水起纯阳上宫，及于宫侧创下院十余区，市良田竹苇，及蔬圃果园、舟车碾硙，岁充常住百色之费。至于四方宾侣过谒宫下者，周爰四顾，见其严饬壮盛，俨敬之心，油然而生。夫撤祠宇而为宫庭，其崇卑相去奚啻万万，然于纯阳之本真，何加损益。但致饬之道，斯其行者远矣，而人之观感异焉，此象教所以不可废于后世。耸天下耳目于见闻之际，而绝其亵易之心，严乎外者所以佐乎内，象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师之恢大盛缘，作新鸿构，岂徒以夸其壮丽也哉！己酉秋，中宫懿旨，凡海岳灵山及玄教师堂，遣近侍护师悉降香以礼之。乃增葺潍阳玉清宫，至昆嵛山麻姑洞，取历代诰册刊之石，以彰灵迹。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岳渎，过永乐，见其规模宏敞，喜谓师曰，非师不能毕此胜缘，乃倾帑以助其经费。明旦，与师同跻九峰之巅，见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峰。甲寅春，圣天子在潜邸，命设普天醮于长春宫，于是召四方羽侣道行清高者毕集，师首与其选。致彩云鸾鹤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适当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遗金冠锦服为赠。事毕还永乐。丙辰夏四月适上宫，至五月朔旦，忽谓左右曰："吾幼遇长春师，授以秘传，终身诵之，粗有所得。继而清和、真常以纯阳师祖世缘见付，吾比年经营，略有次第。今世缘道念亦庶几兼修而并举，无复事矣，吾其行乎？"众不知所谓，二十六日，将返下宫，时方盛夏，畏日载途，从者咸以为病，师曰汝众弟行，无伤也。忽阴雾四合，抵下宫四十余里，人不知暑，此尤可讶。初，纯阳殿前有古柿二本，根干盘错，枝叶茂盛，一夕无风

自折，众方惊愕曰："此柿无风而折，可谓大异。吾师前日之言，其兆于此矣！"是夜二更将尽，师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诵咒语，随即以灰掺之，露坐移时，若有所待，寻复入，以汤颒其面，即易衣索笔，书颂一篇，既毕，乃就枕翛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门人奔讣于掌教诚明真人，遣提点孟公，赙赗甚厚。庚申岁三月初五日，葬于宫之乾位，仍建别祠，令嗣事者以奉岁时香火，报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诚明疏师之德，上于朝，赐冲和微妙真人之号。师性资仁裕，戒履修洁，虽居道流，然乐善好施。中条东西居民，每岁初，或有贷粟于宫者，数逾千石，适时凶荒，道侣不赡，众议欲征之，师曰："岁荒人饥，夺彼与此，是岂仁人之用心哉！"负者闻而德之，后每于纯阳诞日，相率设会，献香资以致报，岁以为常。癸丑春旱，总管徐德禄拉诸耆老祷于师，师为诵灵宝经，不旬日，致甘澍盈尺。师尝居九峰纯阳上宫，又号九峰老人，门人三宫提点渊静大师刘若水，乃于师诵经处筑台，志之曰："九峰老人诵经台"。因状其行，付提点纯阳万寿宫事文志通，自永乐走燕，凡二千里，拉知宫刘志复诣予而言曰："师之道行如此，然神隧之石未有所纪，敢请。"予以不敏辞，凡四五往返，请益坚，予以志通尊其师也笃，而托于予也专，是可嘉已，乃为述其始终而次第之，因系之以说焉。夫道之为教尚矣，小而始于炼度之微，大而极于性命之奥，无非事者。至于营葺宫宇，惠鲜贫乏，此但触物应缘随感而动，劳而不有，施而不报，特神化之糟粕耳，非师之至也。与接为构，纷纷扰扰，殆多事矣。然游神于淡，合气于漠，超然独观以自出于尘境之外者，彼何足土苴芥蒂乎其间也耶！故自从师海上，缔构诸方，迹与世俱，道随神运，固未尝一日不接于事为，亦未尝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徒见师之揆日作室，不少辍于斯须之顷，以为若是而止耳，岂知至人循其故然，无所事事，寂感一致，虚中泛应之心迹也哉！道一而已，自随其所见而名之者，盖不止于一而已也。试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谓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为象者也。谓之妙者，以其变化不测，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无不遍也。模状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虽所见殊方，会归则一，亦岂有二本哉！浑沦圆周，无所玷缺，在山满山，在河满河，道之全也。极六合之内外，尽万物之洪纤，虽神变无方，而莫非实理，道之真也。由是而为命，由是而为性，由是而为心，又由是而之于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将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则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万化之本根，一元之统体欤？长春之传于师者盖如此，师则有以推而广之，是可铭也。铭曰：

浑沦妙理含元精，先天后天无坏成，一真融冶储万形，繄谁不足谁奇赢。于于天乐诚难名，无何七凿情窦萌，以智相轧机相倾，纷然百伪无一诚。风颓俗靡三千龄，何人椅挈还大庭，岂谓否极时方亨，粤有奇人倬含灵。因心悟理开聩盲，尔全尔真性尔情，若醉而醒昏而醒，六尘莹彻神珠明。维师启钥通玄扃，十年动息静不婴，外营扰扰中常宁，功成羽化何泠泠。乘风万里游太清，俯视八极尘冥冥，中条之山郁葱青，黄流宛转相抱萦，纪师盛德存吾铭。

（《甘水录》卷五）

洛阳栖云观碑

姬志真

皇朝圣祖御极之初，思征有道，长春真人应召之后，化洽无垠，道日重光，玄风大振，簪裳之侣，雾集云臻，宫观之修，星罗棋布，遐荒若此，况中夏乎！兹洛京之南及一舍，古墅曰朱葛，左连嵩少，右顾龙门，万安之山峙其前，伊洛之川注其北，中立道观曰栖云。核其迹之本末，实栖云真人门下四子经始而建之也。辛巳秋，真人开道盘山，方来修炼之士，多往质疑，令闻远播，黄冠野服游其门者，不可胜计，亦当时辅教之首出者。而四子一曰崔志隐，二曰管志道，次曰董道亨，次曰李志希，俱在席下参学有年，皆蒙印可，其心莫逆，相与为友。甲午秋九月，共议采真之游，乃自北而南，遍历燕赵齐鲁之间，乘流坎止，未及覃怀。当是时也，始经壬辰之革，河南拱北，城郭墟厉，居民索寞，自关而东，千有余里，悉为屯戍之地，荒芜塞路，人烟杳绝，唯荷戈之役者往来而已。丙申夏四月，数子渡孟津而游洛京，暮及陈昌，遇故人石公，见而惊喜，相待甚厚，眷恋不已。留居数月，周览山川明秀，与心会处，以安蓬荜，而及朱葛。顾视四方，何异深山大泽，迥绝人境，栖真养浩，不无助焉。访其邻，实董道亨之故里也。备知土地硗肥，彼此畔埒，皆荒芜四塞，蓁藿参天，殊无主者，惟存废址瓦砾而已。数子于是议经道观为之张本，继而王、杨、江、李寻至，同心戮力，有作争先。卜筑培茨，芟薙垦辟，摧枯拉朽，剪荒榛枳棘之丛，解秽除纷，树火枣交梨之木。朝勤莫止，日改月化，几二十年，是观浸兴。立正殿以奉三清，后真堂以尊众圣，云会在右，芳积居东，附近门墙，膏腴之田六百亩，栽培覆护，果实之木千余株。桧柏萧森，门庭清肃，养生储蓄，取诸左右而丰，敬接方来，兼有自他之利。尊师报本，奉国熏修，祝赞瑶图，祈禳士庶，云霞萃止，师真往还，乃为东道主也。甫成而后，额之曰栖云，盖取其师之道号云，冀不忘师也。三子之能事既毕，从师归汴，唯李志希主之有年而不替，克成其事，善守者也。崔子复赞成其像。岁次昭阳大渊献春正月，执事者不远而来致敬，祈予赞语以纪其实，义不可辞，勉从而直书。其铭曰：

大哉至道，无门无旁，不即不离，四达皇皇。圣人得之，终身所存，老氏发源，传嗣万世。近代重阳，其龙其光，长春相继，真风益彰。栖云至德，知白守黑，惠慈利物，为天下则。四子明传，克绍箕裘，采真龟洛，朱葛兴修。琳宇一区，芝田六顷，火枣千株，具瞻万境。晨香夕灯，众善奉行，自天降祐，何福不臻。

（《云山集》卷七）

晋州五岳观碑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六寸，二十五行，行三十九字，正书。额同首题。

州学教授任毅撰

学录朱文礼书丹

真定府神霄玉清万寿宫知宫张志导篆额

夫道者，先地先天，无体无名，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道虽无名，而所以发扬弘大之者则在乎人而已。本州五岳观，西望恒山，南连滹水，其余胜景古迹，不可备载，真可建琳宫之地也。通微大师创建是观，师本单州人，姓朱氏，名志希，子寃其字也。自幼好道，年过弱冠，遂顿抛尘网，弃俗出家，拜清平老为引度师，此师之出家始迹也。至大朝丁丑岁，师初到此州东关，坐静修行，时有会首李元辈，日给饮食。师一日同秦志朴遇长春真人请法，真人遂以颂付之，云："莫问天机事怎生，惟修阴德念长更，人生返覆皆仙道，日日操持尽力行。"师自此得法，心地开通，性珠朗耀，后度徒众道士女冠数十人。至丁亥，志朴同会首李元辈诣元帅府出给观地四至公据。当年夏五月，奉国上将军、右副元帅王公为功德主，修盖正殿，塑太上七真圣象，复建厨房道房十余间。至丁酉，又建五岳庙正殿，塑五岳圣象。凡所经营缔构者，远近大小皆有其□，于本州之东西阜宿里建通微观，州之北祖祥里建玄金庵，俱作下院。此非能发扬弘大其道者，不足以致是功也。至甲寅，师年八十有五，夏六月十有三日羽化，历三七日方始安措，其容体殊不变，人皆异之。师临终有辞世颂云："时人笑我太憨痴，八十五岁乐希夷，逍遥洞府无拘束，明月清风送我归。"师之弟子知观秦公承掌教真常真人法赐金冠道服充一州四县道正，在任十年之间，玄门中咸服其公平焉。公年近耄耋，而辄辞其职，至中统二年公辞世。公之同母弟秦志永，本观修行住持亦以久矣，蒙掌教诚明真人法旨，令承袭乃兄道正之职。辛酉秋，共议刻石，本州学校举事韩君正夫与道正辈同诣仆求文，坚辞不可得，乃因师之行状以文其始终，复为之铭云：

师初舍俗，萌心固早，性如赤子，真能养浩。求引度师，拜清平老，云游诸郡，皆服得道。丁丑之秋，始届是州，适逢信士，共为挽留。王帅敬礼，观兴有由，三清五岳，殿宇继修。兴缘既毕，师方羽化，平昔为人，淳而不诈。所积功行，真人相亚，敬作碑铭，愚言非诧。

中统四年九月日道正秦志永建

黄山石匠杨元、石宣、陈用刊

宣授千户王安国　宣授千户王安民　奥鲁千户王安德

宣差节度使功德主王安仁　宣差次三官杨国珍　节度判官王端

宣差达鲁火赤合剌只

宣差节度同知兼提举学校王安上

（艺拓、柳拓，并据《常山》卷十五校）

①《常山贞石志》卷十五：神霄玉清万寿宫，正定府县志不载。《宋史》徽宗本纪：政和七年二月辛未，改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又方技传云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文献通考》云：徽宗置道学，升贡及三岁大比，法同科举。应天下神霄玉清万寿、天庆观知及副知并以学校登科人充，其余宫观亦依此。据此知真定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知宫之名，皆起于宋，元初尚沿其故名，今遗址无可考矣。五岳观为朱志希所创建，故碑中详叙创建始末及志希生平。府志以观为唐开元中建者误。志希见府州志释道传。碑后题名称宣授千户者二，曰王安国、王安民，奥鲁千户曰

王安德，又有宣差节度使功德主王安仁、宣差次三官杨国珍、节度判官王端、宣差达鲁火赤合刺只、宣差节度同知兼提举学校王安上。合刺只无考，杨国珍、王端见府州志职官表。安仁与《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二年及选举志学校篇太医副史王安仁是两人。府州志名宦传称安仁字寿卿，为晋州节度使，其弟安上为节度同知，兄弟临政，缓赋宽徭，修明礼教，州人感之，树碑颂德，号为贤节度。又安国、安民、安德皆安仁弟。《元史》宪宗本纪四年甲寅，张柔遣张信将八汉军戍颍州，王安国将四千户渡汉南，深入而还，未知即此王安国否？

三灵侯庙像记①

碑连额高四尺，广一尺五寸，二十行，行四十八字，正书。在闻喜县上镇。

大朝国解州闻喜县东镇城北上社创修三灵侯庙像记

洞霞丐叟昌黎裔志谨撰并书丹篆额

粤以太虚寥廓，分混沌以运三辰，大道希夷，判阴阳而生万物。至神不测，玄妙无方，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盘古立而三皇出，五帝生而宁化安，自轩辕甲子，逮至于今，历四千余祀，得道而帝者为帝之圣，得道而神者为神之灵。大矣哉，牟古之道，宜乎该遍无所不在。夫三灵侯者，乃三元真君之别号也，本亦人灵，盖得道之尤精者也。积救厄扶危之行，已满人间，布爱民及物之恩，终归天上。镇非灾，闭目以安眠，伏横祸，蹙眸而稳睡，千妖殄灭，五瘟消潜。人能敬于神，神能福于人，敬福交归，莫知其极矣。粤耆古左邑之东，去县积有三十里，通衢之贯，有聚落曰东镇城北上社，居民数十家，事农圃工贾为业。其邑人张清张千户、姬安抚、卫德用、张林、刘提控聚席而言曰："自大朝抚定之后，人烟杂居，不独亲其亲，而四海皆亲，不若结香火之亲缘，崇三灵之庙貌，流溉荐福之基，永祝君王之寿，不亦宜乎！"一唱百和，遂于驿途之侧，卜坐一规，斫瓦砾而夷之，芟荆杞而垣之，植花木而秀之，穿井泉而圃之，栋宇檐楹，真仪椽吏，道舍庖厨，经之营之，迄今伍载，创然一新，稍有次序。欲访幽人寂士，主而居之。幸遇道流杖屦而至，诘其所以，姓杨讳志真，庆阳人氏。自壮岁弃家入道，事西京玉阳观何大师为引度，今欲卜终焉之计。众遂默议曰，似有道缘。遂具状疏，敦请杨公住持此庙及作养玄仙馆，永为主宰。杨公徘徊四顾，山川明媚如列画图，西北积千峰之翠色，东南瞰万顷之澄澜，心与缘会，惠然而应。施□□公□与同心协力，裁高补下，平夷园院，手足胼胝，荼然疲役，不惮艰苦，今已落成。一方士庶，岁时祈祷，得以拈香致福，优游于其间矣，岂不伟哉！众或乃言曰：然此福地，若无铭碣，时更代革，湮没无闻，黠强梁者侵毁而居之，则徒劳昔日创建之功也。是以登途涉水，致礼捧觞，丐为一记，刊于贞珉，用传永久。予坚辞再四，弗获其免，遂搜刮肝肠，强为鄙语，以纪其始末云耳。

中统四年岁次癸亥二月壬子朔蓂生五叶日记

功德主张清张千户、本庙住持修真道士杨志真等清明日立石

玄门正派掌教大宗师至德诚明真人张

本镇石匠张德琳刊

（《山右》卷二五）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按《闻喜县志》：三灵侯庙在城东东镇。县志元三灵侯庙碑，中统四年在

上镇，即此碑。碑题"洞霞丐叟吕黎裔志谨撰并书丹篆额"，元定宗元年闻喜长春观记碑，亦题"吕黎裔志谨书"，则固元初能书者。碑言"三灵侯者，三元真君之别号"，又云"古左邑之东，去县积三十里通衢之会，有聚落曰东镇城北上社"，与县志村庄上，东镇距县三十里合。今由曲沃侯马驿至闻喜涑川驿者，必经东镇，所谓通衢之会。碑云张千户、姬安抚、刘提控者，皆举其官。"洞霞丐叟吕黎裔志谨"，即洞霞观碑之景云观太师韩志谨，塔察尔以遗宅畀之，赐额曰洞霞者。碑见《通志》金石记。

三老同宫碑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五字。正书，额题"三老同宫碣志"。左行。

中严三洞讲师杨希颜撰

东阳逸士史天祐书丹并篆额

平水垣曲县洪庆观道士郭志安刊

□□□□□□□□□□讳□简，字简之，□州□□寨人氏。父兄领边将，虽出□部伍中，广积阴德，故得寥阳。始为童稚时，有老成器，人皆异之。一（下缺）于通衢，谓寥阳曰：孺子来，吾语汝一偈汝听之。遂云：两手狂舞似巴山，布袍秃敝天地宽，脚穿草（下缺）寥阳曰：（下缺）平日爱唱甚词？寥阳曰：韩湘仙。曰：然也。语讫而去，莫知所适，因而有云水志。出语（下缺）弱冠遂（下缺）谷学道颇知妙理，及归（下缺）门□长□□□李诏还燕，不惮勤苦，炷香庸下，磨砺岁久，赐前法名道号。清和大宗师曾委监斋（下缺）大藏经，授紫虚箓一阶□□缘供给金莲局衣粮，未尝有阙。其时会王屋周尊师门下执事者，炷香请披云师□□□□时大师以随处藏经缘□所夺未遂税驾，师令提点修造，率众尽力而为之，终于有成。复引水至中庭，日用不辍。其功非细，□□然□师依恩例赐希真师号，诚明大宗师付职依前，况平日谦和方便，损己益他，曾无喜愠之色，道俗靡不健羡。今享寿八旬有余，脸潮丹晕，足步如飞，宁畏寒暑，岂于早岁得遇风仙，有所涵养者乎？此寥阳之所以行事也。

夫自然子姓李，讳志田，字遵道，太原太谷人也。世农业，与寥阳大讲师本根乎一祖。后枝蔓绵远，遂各迁垄葬。招引讲师出家者，实此公也。遵道赋性刚烈，临难不惧，但依□而行，邻里悉重之。兵革之间，扶危拯弱，处己以死，代人以安，如此者多，殆难缕细举也。初决志欲学道，未遂云水，先于家中□□三岁（下缺）乎其志者，孰能如是邪？弱冠后，遽脱尘累，一钵千门，孤身万里，参师访道，洞达全真。至于遇长春国师、清和、真常二□□师□□□师洞真真人受法名、道号、师号，泊法箓勾干职事，奇功伟迹，李君讲师预著于碑刻详矣。今重受嗣教诚明大宗师札付，依前提举□□□□精□为国焚修，朝夕□是，无一间断，享寿亦近八旬。法体轻健，足知有养。此自然所以行事也。

夫澄阳子姓□，讳志□，字□夫，平阳临汾人氏。祖业农桑，年壮膂力过人。兵革间有劳校职任领军，悬金符，光耀于世。饱谙得失，顿悟无常，拂袖云水，礼李府□□□引度，历炼岁久，玄理莹然。次遇披云天师，令化缘金莲局，雕造三洞藏经，板才功毕，会希真刘提点大师邀至天坛，委□□□□每岁千道会器皿，曾无失误，功迹亦佳。继披云师升霞，不远

千里赴葬，其勤有如此者。亦享寿八旬之上，足见虚心实腹之道，岂虚言哉。今年春正月一日，似有恙，笑谈而逝。遗山乐府云，钟鼎山林一事，几时曾了？观此老之本末，处顺安常，粗为了矣。此澄阳所以行事也。

夫三老仙者，自学道以来，精严日用，妙入理窟，故得同归福地，位列清虚矣。初寥阳、自然、澄阳三老，同成一寿宫，仅容四榔，相顾而笑曰："虚中一榔之地，必待长者，声价驰远，吾门中素所尚者，以为盟主。未知天意果如何耳？"中统二年冬，鼎臣大讲师自燕由沁而来，归隐洞天，三老曰："殆天意也，向所期者，今悉满志。"三老同进于讲师左右，语寿宫之理，奉之尊位，讲师忻然诺之。至次年六月，曲肱而逝，首主此宫，人皆异之。宗主与执事者谋曰：此一段奇事，可不刻之金石？讲师之文，李提学先生为之，三老之文，遂祝于予。予答曰："小子虽不敏，玄门胜事，固不敢不书。然此地□古无碑石，欲买则又乏囊物，何能成就？"宗主曰："但请为之，圣贤照鉴。"即邀本宫尊宿吴上座大师方丈点茶，祝此留意于中。一日，过仙猫洞，见青石二段，因溪水湍冲，□石埋翳，半出半没。以錾试之，温润可取，出之，按谱号青金石也。旦夕裹粮，独力营造，不月丕毕。噫！文未就而石已就矣，岂非天赐邪？尝试论之，向止四老，虽未能洪济，至于识时达变，高卧林泉，复何异于商岩之东园辈高蹈远举乎？南华之子祀辈相忘于生死乎？或曰：若夫是，奚但立寿宫，岂非有待而已？予曰：不然，中无待而迹示有待，何哉？盖自我长春国师卓然了道，应召开辟以来，立宫观，宣教法，正尊卑之分，严生事死葬之礼，故明此义也。至于洞达全真，神游汗漫，实未在乎此，必待方外者谈之。或者敛容而退，遂摭其大概而为记云。

时中统四年十二月上旬日

天坛宗主洞元虚靖大师申云叟

本宫提点张志明　提领王志坚　知宫钱志通　知宫王志玉　知宫陈志忠等同立石

（艺拓）

修真观记

碑高四尺，广二尺三寸，十九行，行三十字，正书。额同前题。

粤若云门山，遥峰耸峙于其南，东安王行庙崇侍于其北，将军冢高敞于其□，朝暮登眺；春秋放怀，绝市声之缭绕，睹风景之清幽。花木蓊蔚，土田膏腴，□明塽垲，幽阒寂寞，足以栖方外之交，足以憩环中之士。乃昔豪族李氏之故□玄教乐积阴功，恪谨之诚，未尝少替。迨乎莽臻劫运，玉石俱焚，贤愚共剿，□□敌未足以比其万一也。及出凶荒之后，玉殿珠楼，俱为灰烬，千门万户，靡□□嗣有李公志清者，念父母鞠育之爱，惜兄弟友于之情，不忘其振。一旦□□□国师长春老仙应诏而来，士民仰戴，香火交迎。公洒然易衣而道，更□□□利为之桎梏，以金石□其节操，由是截蔓芜，葺园圃，创兴圣宇，缮修□□□□矣告成，叩额于有司。宠锡嘉号，观表修真，以示不忘肯构而塞先人之□□□□者定与公为□□之交，自初建静庐，亲运斤斧，手斫榱梁。及其落成也，□□物迁延，庶几千载之下，养浩之所，玄功胜域，不为零替而永振于此□□□□不寐，即题其形势之□，状其肇造之由，

远之青社，属文于仆。予稽其道□□□其实，以传不朽。古邰进士王麟记本□□□

大朝岁次癸亥中统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素真子李志清□□□

功德主定远上将军正受乐安县丞宣授把军千户魏山□□□□　捕盗官魏□　主簿张

管民官许　□益□县达鲁花赤刘

（柳拓）

大朝投龙记

碑高三尺九寸，广一尺八寸，十四行，行二十六字。正书。额题"投龙之记"。

吴志周书丹篆额并刊

凡有国家祈祷天地之后，必有瑶简以传行龙，投于名山大川，用昭诚信，其来尚矣。钦惟圣朝讲明祀事，导迎和气，于中都大长春万寿宫设周天大醮，以夜继昼，七日乃已。特命宗师诚明真人张至于王屋行投送之礼，时四月下旬，届于天坛紫微宫。方行醮事，霖雨沛作，三献之后，阴云如扫，星月灿然，遂领从者步登绝顶，是时曙色渐分，千山面目，闪闪呈露，瑞气著见，非烟非云，轮囷萧索，移时不散。观者异之，相与言曰："昔汉家郊祀，夜有美光，书之史策，以闻于世。今之所睹，应不让彼，若秘而不彰，后来何以知其灵应也？"提点张志明请仆记之，姑述其所说云尔。时至元元年九月重阳日宣授怀孟路教授李蔚记。

天坛宗主洞元虚靖大师申云叟　提点希真大师刘志简　提领王志坚　知宫钱志通、王志玉、陈志忠谨立石

（艺拓）

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

知制诰兼修国史王鹗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举，内严省署，外列监司，班庆赏以酬勋庸，锡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书丞相奏：全真老宗师王栖云操行纯正，海内钦崇，宜降玺书，以彰宠数。制可，特赐号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万里闻之，莫不感悦，知其锡予允当，师真得人也。师法讳志谨，占籍东明之温里，家世业农，富而好礼。师生体异，夙有道缘，甫冠将娶，不告而出，径趋山东。路闻太古广宁真人演教宁海，执弟子礼，久之缘熟，渐次亲炙，口传心受，凡得一语，铭诸肺腑，自是日益修进，大蒙印可。逮广宁仙蜕，只影西来，坏衲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为，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韬光晦迹，未有识其为道者。寻值兵饥，盗贼蜂起，民皆潜匿，师遭执缚，将杀而烹之，神色不变，言辞慷慨，略无惧容，群盗知其异人而释之。乱甫定，从长春真人北游燕蓟，徜徉乎盘山西涧之石龛，草衣木食，若将终身焉。诸方学者日来质疑，由是道价愈增，令闻遐

播，然犹执谦，乐居人后。长春仙去，方出径行，不喜置钵囊柱杖，盛暑不笠不扇，严冬不袭不帽，沿身之外无长物，人有以财物献者，虽勉受之，过目不问。后游诸方，到即缘契，兴建琳宇，在处有之，所至泰然，不以旧新介意，住虽久，去不回顾，暂憩朝夕，亦犹久寓之安。车辙所经，愿为门弟子者动以千数，达官著姓，白叟黄童，山林缁素之流，闺閤笄总之子，莫不罗拜于前，其为世景仰如此。凡丫童之拜，师即答之，或问之，则曰："凡隶玄门，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轻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长幼乎！"闻者叹服。平居淡泊，不事华饰，惟祭飨高真，色色庄严，未尝以为过，虽金冠玉珮，鹤氅凤履，服之不辞也。设醮之际，屡致休祯，或鸾鹤翔空，或风雨应期，隐而不言，不可殚纪。岁戊子，经镇市帅曹德禄邀师作黄箓大斋，远近会者不下数千，其井仅供二三十人，德禄忧之，请于师。师命具茶果粥祭井上，以净席覆之，历一昼夜而后启，其泉汹涌，用之不竭，醮已复初。四方传诵，师不以为异，或询其故，师曰："无他，彼以诚告，我以诚应，诚意交孚，天地可通，况其余乎！"闻者愈服，其感应不可备录。初，重阳真人西归，挈丹阳辈四子传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礼，反谤毁之，重阳曰："吾居之地，他日当令子孙卜筑于此。"主人以为狂。未几重阳登仙，后六十有四年，汴降，师挈其徒迹其地，不十数年，殿宇壮丽，气压诸方，识者知重阳之言始验，师亦不以为功，曰"诸人之力也"。凡所兴工，皆听自愿，不强率，不责办，故人乐为之用。中统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壶，不语不食，门弟子怪问其故，但闭目凝神，指虚空而已。及沐浴安寝，静听不闻呻吟之声，熟视不睹屈伸之迹，门众环侍，不敢少离。叱之曰："汝等各干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盘桓枕肱，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倾城号泣三日，远近讣闻，皆为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诚感人又如此。师虽不看书，所行皆合事理，所言唯真实语，动与二篇四辅相契，有一毫利人利物，即自为之。向在特室环堵中，如对千百人，无傲作，无纵恣，无亵慢，日日如是，岁岁如是，所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师有焉。师慈以利物，俭以律身，谦以自牧，老氏之三宝，师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岿然为一代宗师，学者瞠乎其后，而有不可及焉。岁阏逢困敦正月朏，①师之门人论志元、魏志言持师行状，洎提点张志格、李志居书，不远数千里乞铭于予。予于师，乡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稔师之名，限以南北，未之获见，北渡后始识于燕，予不知宗属近远，以年长一纪拜之，师亦答拜。比年数数会晤，时辱见临，请话终日。予乘间问之曰："师年八十，宜深居简出，坐以传教，使问道之人香火来，不亦重乎。顾区区普受人请，车无停辙，人无宁迹，毋乃涉于轻易耶？"师应之曰："渠书生也，凡在交际，宜有分别。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辈遗躅，富贵者召之亦往，贫贱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请亦往，千里来请亦往，急于利人，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问："师所至，日书法名，不知其数。不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岂无恶少博徒，无乃为累乎？"师曰："全真化导，正在此耳。使朝为盗跖，暮为伯夷，则又何求。虽千百一人，亦化导之力也。"予闻之喜甚，知师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后之学者，欲吾师之真、师之全，一编语录求之有余师。予衰朽之人，忝居翰职，应制之外，不宜为人作文字，惟师以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诚明真人亦为言之，义不容辞，乃为书其大概，拜手稽首而为之铭。铭曰：

玄元至德，淡乎无为，支分派别，横流四驰。天授全真，障而东之，作者七人，为百世师。粤有广宁，号称铁面，栖云入侍，久经锻炼。只影西归，一无健羡，白刃交前，神色不变。北游燕蓟，养浩盘山，学者方来，日叩玄关。尔言虽荅，予心自闲，长春仙寂，游戏人

阔。瞻惟汴梁，重阳蜕息，大建朝元，翚飞雄翼。不自为功，归之众力，名飞九重，玺书褒嘉。八十有六，聊以应缘，密承道荫，在处百千。一闻讣音，泣涕涟涟，付畀知常，教得所传。惟师之行，光乎道纪，惟师之名，达乎万里。莹莹一碑，未尽其美，我铭以辞，无愧焉耳。

（《甘水录》卷四）

①垣案：至元元年甲子。

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恽撰

卫之胙县，距城北墉，有观曰灵虚，盖玄微真人大度师李公所建也。门人奉教，岁久弥笃，故殿堂像设，廊庑斋室，制不崇侈，略溃于成。初，胙之割于滑也，越金明昌间河改南道，因入于卫。贞祐南迁，迫为疆埸，① 建帅府，统州治，宿重兵，系浮梁，厄为京师北门。岁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求哺者，② 日不下千数。既抵河津，人利其财贿，率不时济，殍死风雪中及已济而陷殁者，一日间亦无虑百数。方草昧未判，独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从风，虽强梁跋扈③ 性于嗜杀之徒，率徼福避祸，佩法号者，④ 皆是也。时无欲子李公已在卫，有日，目其事，恻然叹曰："厄会乃尔，人发杀机复至于此耶！吾拿舟而来，本行化北游，⑤ 兹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税驾河上，建此道场以为神道设教之本。⑥ 于是玄风一扇，比屋回心，贪残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败俗悔过受教于门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扑杀心于已炽，慈航登岸，夷天险为坦途。由是而观，非好生至德浃于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师一日晨起，集大众谓曰：吾学道有年，印于心者，一与虚而已。盖生之所恃，精与神也，神之所安，虚与静也。一则为营魄之主，虚则乃万物之本。⑦ 故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惟其虚则能灵，灵则自虚矣。且天地虚而发孳毓之妙，日月虚而荡照临之光，山泽虚而蒸云雷之变，人心⑧ 虚而为万物之灵，致虚而要其极，不过炼精守寂，涤情去欲而已。因题其额曰灵虚。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业浆之家，十馈其八九，吾不可久于此，明日遂行。自是风声教习，洋溢于河朔矣。师讳志远，⑨ 秦原月山人。年逾三十，弃妻子人道，师浮山碧虚子，遂尽得真传，深人性窟，故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教于终南祖庭者，盖有年矣。⑩ 生平以济物为本，事具重阳宫碑，兹不复云。岁丙午，诏大醮燕京，师预焉。上既受箓，特加师玄微真人号，且赐宝冠霞帔之宠，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复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是年夏六月羽化于燕之长春宫。及西归，门人启柩，颜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护至卫，弟子王志安等以缞绖成礼，哀号擗踊，如丧考妣，醮祭三昼夜而去，礼也。启行，有祥云晻晻自东北来，阴翳盖如，抵西南河堧而散。⑪ 是夜朔风震屋，将济即止，船安如陆。吁，亦异哉！中统五年春，⑫ 志安等图为不朽，用昭师德，遂以礼币来谒曰："先师行业，杳乎难名。教之所及，师之所在也。然过化存神之妙，经度营建之始，无文以诏来者，责其谁归？吾子方有志图经，乡枌盛事，幸为我乐道之，敢再拜以请。"仆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为谋，独嘉其尊师重教，穷源务本，笃信有如此者，故即其

说而为次第云。且全真为教，始以修真绝俗，远引高蹈，灭景山林，如标枝野鹿，漠然不与世接。果哉末之难矣，终之混迹人间，蝉蜕泥滓，以兼善济物为日用之方。岂以道真治身，以绪馀为国，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则，彝伦一叙，终不得而弊之耶？如长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时，皇帝清问，首以治国保民为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观玄微真人度师李公出处行己，若易地则皆然尔，于是乎书。且为门人作诗，追远仙游，以极奔逸绝尘之想。渺渺帝乡，乘白云而何在，依依玄鹤，抱黄石以空悲。其辞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后人依假土苴传，腾口取说书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铅，楼居紫清致神仙，全真独抉龟玉筌，径以方寸为福田。七子大凿疏河源，龙章凤质炳后先，风声波动东海壖，真人跃出原月山。天禀至性虚静专，一物不获乃我愆，黄流汹汹翻鲸鳣，贪噬不已垂饥涎。济人脱死常胶船，葬之尔腹诚可冤，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败履穿。龃牙笑拔须为编，浊浪蹴破为澄渊，遗黎北渡赖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贤。超出物表冥鸿翩，千年乔木郁紫烟，以灵揭宫含至言，头头具道道眼圆。伐柯睨柯开蒙颛，门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郑圃居漆园，至今遗照无微边。皎焉灵台霜月悬，黄鹤一去不复还，终南太华空巍然，金华元精万古缘。吁嗟世盲谁与痊，⑬山中瑶草空芊芊，何时真游来洞轩，赤霄望人昆仑巅。我诗刻石不可谖，用作华表归来篇。

(《甘水录》卷九，《秋涧集》卷五三)

①超案："贞祐南迁迪为疆场"，《秋涧集》卷五三作"贞祐初金驾南迁竟河为界"。

②超案："求捕"，集作"北渡"。

③超案："强梁跋扈"，集作"虎苛狼戾"。

④超案："徼福避祸佩法号者"，集作"受法号名会首者"。

⑤超案："本行化北游"，集作"正为此尔"。

⑥超案："建此道场以为神道设教之本"，集作"起观距城之北塘曰将以此道场为设教张本"。

⑦超案："盖生之所恃……虚则乃万物之本"，集无。

⑧超案："人心"，集作"谷神"。

⑨超案："师讳志远"，集作"师讳仲美"。

⑩超案："盖有年矣"，集作"逾三纪焉"。

⑪超案："斋号蓬蓬……而散"，集无。

⑫超案："中统五年春"，集作"后十有二年"。

⑬超案："金华元精万古缘"两句，集无。

修建长春观记

碑高五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七十三字，正书。在孟县。

□州□□兼河阳县教授尚企贤撰

篆额武□后进杨仁

书丹正文济源县苗天泽

夫道之在天下，不可须臾而离也。然虚无莫测，微妙难名，不可以声色来，不可以智慧

得，窈窈冥冥而隐至精，昏昏默默而藏至极，万物生成而有赖，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太上托神李氏，剖左腋而生。凿开混沌，发扬万化之机，把住乾坤，颠倒五行之用，立□□教，开众妙门，演长生久视之诠，述固蒂深根之旨，以无为清净为道，以谦退处下为德，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则帝王公侯遵之而天下平。其上如标枝，下如野鹿，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含甫鼓腹，莫知所谢，□□□无事而然也。逮乎季世，淳朴散而浇浮生，智巧出而诈伪起，以至有不忠于君者，有不孝于亲者，有偷盗者，有阴险者。或诞妄以丧真，或轻躁以败气，纵骄侈以损□，□□□□□神，斯皆生迷妄果，死堕幽囚，流浪无涯，鲜能知觉。天垂愍悼，降乃宗师，开觉有情，使知圆命，于欲景之内而认真常，向嚣尘之中而归实际，消除六欲三气血□手真□□三□□□□而□道欲传秘诀，须得奇人。乃西别终南，东游宁海，得丘刘谭马之英材，太古体玄之奇士，皆一时之翘楚。唯刘真人住持莱州神山武观，一省诵道经至不见□欲使□不□乃□□□□□未足为真□□复花衢笑傲，柳陌熙游，道眼观来，总成净境。而于全真门下，最为着力者。然未尝妄接一人。有周老者，颖悟不羁，博学强记，为当世之大儒。愿立下风，敬闻妙教。真人曰：“□当如此英华□藻，恐饰外丧真，当以憨自处。”稽首再拜，敬事斯语，因目之曰“憨周”。居是观也，黜聪屏智，匿迹韬光，积有年矣。至大朝，朝廷特赐以清虚真人之号，以旌至德□□□□□□□当是时也，一见解□，机

南白波忽察千户娘子瑞哥　孟津县令赵忠信妻姚妙善　孟津县捕尉□□
宣授孟州长官范真　河阳县簿尉罗信　河阳县西乡里正
宣差孟州达鲁花赤阿里　河阳县令师康亨
大朝中统五年岁次甲子五月　日观主张志宽　张志德　郑志渊　知观解志通　副知观侯志□　洞真子解志通立石　阳村石匠周全　中京石匠逯义刊

（艺拓）

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
尹宗师碑铭并序

汝阳弋彀撰
平陆员择书丹
襄山李統篆额

宗师，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绪，风化鼎盛，什百于畴昔。形器之域，古今同尽，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衣启手之叹，以辛亥二月六日升于大房山清和宫之正寝。宁神五华山者，几十稔矣。嗣教诚明张公一日语众曰："清和师思报祖师之恩，遂大葬之礼，仍即其福地，并建宫宇，胜概甲天下，弘阐祖道，功越古今。吾侪享其成业，今无一报，颜实腆矣。将刻碑纪实，以诏无穷，若何？"佥曰唯。遂以中统三年冬十月吉日，征文于汝阳弋彀。仆以师真道德高厚，奥妙无方，讵以荒疎浅浅者所能窥测形容哉？固让不可，谨按门人马志通所纪行状，仍摭其功德之著，见于耳目者，序述之。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天之所以畀付于圣贤者无不备，其所以济斯世而见于功用者，或久近广狭之不齐，何哉？曰，时也。时非圣贤所能必，能不滞其时而已。或拱揖廊庙，或私淑侧陋，或清净而化，揖让而治，或平水土，降播种，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宽默以革苛伪。文胜质丧，则示还淳反朴之训，礼坏乐崩，则正三纲五常之教。大则天下后世，小则一郡一邑，随机应变，与物推移，要不过乎衜道以济斯世耳。由迹以观之，功用之不齐者，所遇之时异也。则天之以是道而畀付于圣贤者，曷尝有二哉？道犹水也，渴则为酌饮，旱则为灌溉；道犹火也，饥则为烹饪，寒则为煦妪。用虽不同，而水火曷尝有二哉？顷以金录讫运，丧乱并兴，黔黎殄于殖醢，玉石烬于烈火，天意开顾，挺生至人，全畀斯道，以假援之之手，于是重阳而后，丹阳、长真、长生、长春继出，而全真之教兴。及清和接长春之统，授受之际，累圣之妙无余蕴。父作子述，阐化数十年，徒侣遍天下，闻望重朝野。风之所靡，狠戾易心，强梗顺命，革烦苛为清净，化汤火为衽席，挈一世鄙夭之民，跻之仁寿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师为最，盖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时异也。师讳志平，字大和，姓尹氏。远祖居沧州，前宋时有官莱州者，因家焉。显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进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显大父公直、显考弘谊，皆聪德不耀。师于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是夕其母方寐，见仪卫异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惕然，惊

寤，师已诞矣。时里人相惊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则无火。稍长举止异凡儿，三岁颖悟善记事，五岁入学，日诵千余言，读书即玄解。尝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想自忘。七岁遇陕西王大师，有从游意。十四岁遇丹阳真人，遽欲弃家入道，其父难之，潜往。十九岁复迫令还家，锢之，竟逃出再三，始从之。住昌邑县之西庵，常独坐树下达旦。或一夕，见长生刘真人飘然而来，断其首，剖其心，复置之，觉而大有所悟。后住庵福山县，养疾惠困，勤瘁者累年，众德之。游潍州，时龙虎完颜氏素豪倨，慕师道德，旋圈地，创观曰玉清，率家人

俗云集，常数万人，物议恟恟不安，赖师道德素重，镇伏邪气，故得完其功。初，重阳真人修道于此，既成，火其庵而东，贻诗有后人复修意，至是师赓之，亦有继祖来修之语。噫，百年事终始吻合，岂偶然哉！于是剪芜平丘，土木并作，堂庑殿阁，灿然一新。既成，额以重阳，以示报本意。若华山之云台、骊山之华清、太平宗圣等宫，悉择名重耆宿以主之，兴完皆踰旧。是年还燕，夏五月过太原，时自春不雨，禾种不入，师怜之，出己帑物为香火费，为民祈祷，雨大沛。及还燕，无几何谓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宫之西堂，故居之，今为我洒扫方丈。"从之，翼日长往，及宫洮额礼圣毕，诀众曰："吾将逝矣。"众惊愕，师曰："吾意已决，夫复何言。"有进纸笔者，嘿不应，惟戒葬事勿丰，遂不食，但饮水啜茶，危坐谈道，语音雄畅异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众毁哭过哀，时馨芳之气满室，远近闻者，奔走赙赗，哀戚若丧考妣。初，师遗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请，遂葬五华，徇舆意也。中统改元二年，诏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师平日著述甚多，门人版之，目曰葆光集，并语录行于世。皆通贯经义，洞见道体，所谓博学而约说者。当时朝官褒崇，及宏儒名卿诗文赞美，裒为一集，目曰应缘录。其觉后进，则高下不遗，蹊径坦明，以谦逊勤约为治心之要，以践履功行为入道之基，及其纵说，则时亦露机缄之妙，所谓穷理尽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门者，由堂及奥，其次不失为诚谨之士，其成就于人者如此。初居潍阳龙虎家，余二十年，姬侍日满前，终莫一识其面。尝失善马，获其盗，物色既验，盗畏罪不承，曰此我马也，师即还马纵去，其高洁不累于物如此。至大至刚之气，充诸内，形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虽万乘不足加其重，虽穷处不足为之轻，其平日之所养者如此。及遭时得君，权道济物，祥风时雨，覆及远方，跂行喙息，罔不得其所，其见于功用者如此。其至诚前知，感通神明，则又时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积累之基，譬犹日中之阳，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谦抑自居，淡泊自乐，化应乎无穷之缘，神寂乎寥廓之乡，体用兼备，无过不及之弊，其诸异乎同源而异流者与？抑世有以纲常为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横溃，华礼荡灭，污俗所染，又岂特于借御德色，取帚谇语，八佾舞庭，召王出狩者乎？及风化所过，暴者仁，夺者让，泰者抑，上下帖然，此于纲常之助，其功岂易量哉！仆悼夫昧大体而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铭曰：

叔世运厄坤轴旋，皇纲解纽兵方连，鼎中生灵若小鲜，磨牙万喙垂饥涎。天生至人盖汝怜，神道设教畀已专，重阳发源亦有传，得自无始先天先。世间果有甘河泉，万劫老派常涓涓，流入潍阳玉清前，灌溉六叶开金莲。混沌虽凿大道全，积霭扫尽孤月圆，至理混融无正偏，漆园郑圃非独贤。遭时得君明机权，鉴光亦岂从媸妍，冥鸿高举蹇海边，阗阗万里来翩翩。鳌头可钓虎可编，万虬谁信容笞鞭，颓波力障回九川，涂炭气化成几筵。惠雨一洒劫火燃，大地垦作种玉田，精卫投石海空填，螟蛉遇祝速变迁。风云千载非偶然，转祸为福皆夤缘，归来演教谈妙玄，英华咀嚼九九篇。琅函万轴成蹄筌，始信天上无痴仙，洙泗岂特徒三千，灯分大小俱燀燀。有心不敢自圣癫，有口难说无碍禅，人云功行遍八埏，波浪幻迹从洄洄。草楼蒐衰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直钩坐钓三峰巅，宝地花木肥芊芊。青山不碍行云烟，死而不亡寿更延，他山有琰实可镌，光腾亿劫无岁年，千溪万壑分婵娟，明月依日悬青天。

至元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玄门正派嗣法演教宗师特授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志敬建

（艺拓，《甘水录》卷三）

①超案：碑无"终南"及"庚子冬"。

②超案：碑无"明年"两字。

无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记

紫微野人姬志真撰

公姓夏，讳志诚，号清贫道人，济南章丘人。世本农家，以积善称于乡里，非义不为。历祖宗未尝有及公讼之门者，盖以分守传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长也。生而简静，体貌魁伟，赋性敦厚，希言笑，自髫龀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愿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为虞。俟二弟成人，俱为之婚姻，教以奉养二严，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许。泰和改元，公固辞，父母亦知不能夺其志，从之。径诣栖霞太虚观，师礼长春宗师，参求玄理，遂亲炙左右，得一善则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读世间书，然进修道德之语，日记千言。恒若不识不知者，但躬勤庶务而已，盖行众人之所难为也。贞祐中，四夷云扰，有大寇据海州，州之道众无计可出，宗师命公往救之，即不辞而去。既至，方便援引，获免者甚众。观其从命专直，虽经虎兕甲兵而无所避忌，盖敬信之心致一也。己卯，国朝遣使召宗师，公亦从，北行居延沙漠，迢递数万里，众有倦行役者，公以己乘之骑付之，而自徒步，盖苦己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无几，复从宗师还燕，肇辟玄门，真风大振，远近炷香参谒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财贿，虽过目不问其所以，人求则与之而无悋。宗师以公愿悫，命主玉虚观事。不数岁还宫曳杖，拂袖而来，囊橐俱弃，盖不以物介意也。复命主白云观事，公率众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师厌世，继而清和主盟玄教，壬辰以公提点长春宫事。杂处稠人，未尝有尊大之心，无问则终日不语，有问则怡然而应，惟劝人行道而已。其在纷纭曹杂中，不择乞儿皂隶及门弟之末行者，虽狂童对坐，尔汝谈笑，与贵戚大人不分等类，盖其心无彼此也。壬寅秋，领宫事已十余年，以老乞闲，众犹恋之不已，固辞方免。虽退居闲处，云为普请，则以身先之，盖忘我之至也。在宗师左右，始终恒若一日，其事上之心，无时少替。常危坐终日，介然如石，虽对喧悖淆混，若无闻见，如土木偶，其不识者目以为愚，或叩以方外先天之说，历历皆明其要，而未之尝言，盖涵养深厚，撄而能宁者也。详夫莅事则专，行身则真，视财则疏，处众则宽，奉上则敬，接人则诚，一皆出于道德之纯正。戊申，掌教真常真人以恩例授无为抱道素德清虚大师，兼赐金冠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门人奉其衣冠葬于五华之仙茔，礼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赠今号。予尝试论之，昔田子方之师曰东郭顺子，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而田子方未尝誉之，以其德之难言也。素德真人若东郭之为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于终身，步趋玄域而无一毫利欲之私，至于以身率物，未尝诘责伤割于彼，其专心致志，内不失己，外不失物，往来尘境幻化之间而无碍，所谓人貌而天，清而容物者宜矣。至论公行无妄迹，言无愧辞，手挠指顾，无不任真，语默作止，无不从实，此皆以

迹求之而已。其在玄门六十余年，有所密受于真师者，未易以示人，所谓圣智造迷鬼神莫测之事，将与天地相终始矣，是岂舆人所得而轻议哉。后之人闻公清静真实平澹之风，勉而效之，未有放其心而不复者，久而肖焉，与道几矣。中统阏逢困敦，姑洗既望，谨斋沐顿首勉为志云。

（《甘水录》卷五）

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铭

嘉议大夫吏礼部尚书高鸣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诸王为方镇。大安、崇庆间，宣宗以丰王来彰德，先生时以高訾家推择为功曹掾，有廉平称，尤精算术，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复小心畏慎，故见亲任。至宁元年，宣宗入继大统，明年车驾幸汴梁，扈从以行，补户部令史。当艰难之际，柄臣高琪，蔑视文吏，其持下急如束湿，从事者为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气殊不少衰。会被檄漕米馈燕师，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几至不测，然忧世之思，每见于颜间。议者谓，秩无崇卑，顾力行何如耳。若是而进武，则功名爵位，其畏不显？一日，忽报谢病归隆虑山，闻者愕然。适与丹阳马公之高弟卢公相遇，便请执礼为全真师。既付授有源，未几，默有所契，径入栖霞谷无忧洞，深坐练化，木茹涧饮，其节愈坚，苦学道者难言之行。元帅府宗室惟良、招抚使杜仙，皆一时豪杰，日加敬异，在屯戍捍御中，尝率僚佐致谒，其他可知。甲申，闻长春丘公应召还，附卢公远迓，得赐名志方，号重玄子。卢公有北京之命，谓先生缘在彰德，俾之南行。总管赵德用请住迎祥观，观虽兵烬日久，凡事草创，先生一顾奂焉，有承平旧物之渐。丁亥，长春公上仙，携法众往祭，因宿留檀顺，若致心丧焉。庚寅复还，士庶逢迎，欢动闾里，皆曰：吾家先生来也。总帅萧仲通暨同列奉疏请主盟天庆宫，宫之荒废，略如始住迎祥时。先生力为经度，不数岁，大敞而新之，殿堂庭庑，坛藏厨库，下逮厩湢咸备，而法视他郡邑为冠。丁巳，宗王穆哥崇向高风，遣使持金冠云锦羽衣焜耀之，仍加真人号。以庚申二月九日，春秋七十有六，怡然留颂而逝，门弟子葬之王裕村某原，从治命也。所著地元经若干篇，行于世。甲子春，提点赵志瑛偕法兄弟持状来谒曰：“先师宁神，塚上之木拱矣，而旌纪寂寥，诚惠顾之以铭，死且无恨，敢请。”鸣以先生之行有应铭者，盖先生少时已自不碌碌，虽由文法进，人皆以远大器许之。况潜邸旧人，依光日月，君臣相遇，古人谓之千载，虽方驾汉名臣可也，乃今挺然不顾，槁项黄馘，自弃于淡泊无端倪之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概之，真可铭也已。若夫万鹤绕醮坛而翔飞，蝇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杀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其灵异类此者甚多，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书。先生字友之，相州安阳人，初讳益，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铭曰：

贪魃佽佽，不胶者臧，在昔所难，在我翕张，城旦刑书，家令智囊。顾乾龙未跃，已丽乎初九之阳，追云雾蔼然而从，相得益章，果以功名自任，于一代宗臣而有望。敌肩就代来之议，犹作封侯之宋昌，胡舍彼而取此，抑可谓有天德沉潜之刚。翩翩独征，泼与世忘，拥胼之与邻，寂寞之为乡，是宜为下士所笑，而耿耿自信者，廓兮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计必有能辨其详，或乘白云，或下大荒，千年夜旦，曾不失处顺安时之常。有丰者碑，植立墓傍，繄

攘蓬之日，虽樵童牧竖，知有道者为不亡。

（《甘水录》卷六）

长春丘真人题虚亭词

碑高一尺七寸，广一尺八寸，十五行，行十四字，正书。跋为小字。

水龙吟

凤鸣南邑清嘉，①大仙降迹行銮地。琳宫宝阁，星坛月馆，槐阴竹翠。烟盖云幢，影摇嫁殿，往来呈瑞。向虚亭东望，平川似锦，洪河泛，②渺天际。山秀水甜人义。遍坊村、各生和气。我来不忍，轻归刘蒋，（今祖庵大重阳宫地名刘蒋村）天心地脉。须待他时，暗淘真秀，育成丹桂。去怯安路上，眠冰卧日，作终身异。

胜地得人而增重，得文而增光。夷齐不为首阳之隐，首阳一丘垤耳，名乌乎在？羲之不作兰亭之记，兰亭一沼沚耳，名乌乎扬？是观东南隅□□数椽，居高临下，揭额虚亭。仙客咏游，骚人观览，实为胜地。真人颐真是观，养素磻溪，徘徊往来，游息其中。对景状物，形为歌词，亭之名因是而愈彰。变乱以来，是亭废为丘墟。继世传道者，感慨斯亭之不存，激节玄言之犹在，必镌刻坚珉而垂永久，建虚亭而复旧观，不失为好古博雅君子也。命余略纪其实，于是乎书。

时大蒙古中统五祀岁次甲子仲春，岐周白德懋书。

至德常宁观住持尊宿尚志全、李志玄、张志清，本府管内道判姚志信立石。

知观杜志坚、赵志端、杜志安、毛志微、王志坚、王志宁。岐山苏志明刊。

（艺拓）

①超案：《全金元词》四五六页，"嘉"作"佳"。

②超案：《全金元词》，"河"作"波"。

济祠投龙简灵应记

高二尺五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

怀孟路教授权提学官李□国撰

前博州劝农检察官刘铎书丹

皇帝握枢临极，五年于兹。神武远加，圣泽广被，际天所覆，悉皆臣服。上下咸和，中外交泰，实荷上帝之赐，百灵之相也。宸躬寅畏，思所以报式。属祈谷之春，申明祀事，乃命真人张诚明即燕都长春宫设金箓周天大醮七昼夜。升坛之际，彩云玄鹤，联祥来应，若合符契。醮毕，仍遣诚明赍奉金玉龙简，组璧等物，诣济渎清源祠投进，昭其信也。星车就途，甘澍随降，远近沾足，民物昭苏，是皆彝德所感而致也。越四月十七日，甫届祠下。翌

日，冠服从事，虔祝再三，敷陈上意。礼终三献，俄有醽醪涌出，若有神授。观者如堵，莫不惊异，意其答帝之贶，又彰我真人之诚。然岂特此而已哉。将见保佑皇家永延宝祚，使雨旸时若，岁格三登，太平之日，适当于今矣。总管覃侯，睹兹灵应，命仆为记，以备他日史官之采摭云。

时中统五年四月日记。

提点济渎庙事李若存、知庙事□若能

济源县令兼簿□庭瑞立石

济源县提令王□

宣授孟州长官范真

宣授怀孟路治中杨仁风

宣授怀孟路总管覃澄

宣授怀孟路都达鲁花赤□撒丁

宣差奉御投龙简使阿喇黑失海牙

宣赐玄门嗣教大宗师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志敬

（柳拓）

重修真常宫碑

碑高八尺三寸，广四尺三寸，四十行，行七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断为六段，中有缺。

翰林待制兼知制诰国史院编修官孟攀鳞撰

葆真大师长春宫玄学讲经赐紫彭志祖书□

玄逸大师长春宫宝箓院兼籍赐紫张志仙篆额

观之为邑实古澶之地。巨海表其东，洪河□其南，太行维其西，恒岳镇其北，形势雄壮，风烟秀丽，为天下甲。物生其间，皆丰美硕大称土宜。而山川英灵之气，畀付于人，必有魁伟绝俗，闳达不凡者足以当之。真常大宗师则其人也。师姓李，讳志常，字浩然。母聂□夜梦神人授以玉儿，及诞，瑞光照室，异香闻远。年未悼失恃怙。伯父□川令读书肄学业。稍暇，从离峰于尊师游。离峰盖所谓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凡从之者，莫不虚而往，实而归。师遂于□嘿动息之宜，性命本根之理，耳经目涉，□□所得。几冠，闻欲行昏礼，即弃家投（下缺）同舍张本敏之送之，余无知者。东游至天柱山仙人宫，与一道友李公冬夜论日用实事。李公惊喜曰："予在道三十余年，老师宿德，所历者多。谈道之旨，似公圆熟，曾不一二见。一日如遇长春，其成□□量也。兹非子所久处。"寻督师行。时盗贼蜂起，肆其剽掠，居民不安，日夜逃避。公不顾险难，捐躯全众，由是远近人皆义之。始师在苦厄，自分已死，尝闻长春有言，死生之际正是着力处。乃坚守□□□觉□入窈冥，不知身之所在。因自思曰，今日景□中何为幽暗蔽隔光明。冥中默祷丹阳师，若得复生，誓从真师求决此疑。后以此事质诸长春师，师曰："人之有死生，犹世间之有昼夜，亦幻相□因之道耳。若能

于所以为昼夜死生处体得，则天光湛湛，太虚无际，体之者果谁都疑心□静之地于是乎在矣。”兴定戊寅，师在即墨，与主帅保完孤城，以寡克众，皆出师之谋画。既定，闻长春师至□□径往参访。长春□见可之，知为玄门大器，留置左右。适大朝遣便宜刘公起长春师于海滨，师与清和俱从至燕，一无艰阻之虞，师之□也。岁辛巳，至阿不罕山，汉人保聚千余家，咸以获见□□为非常之遇，请立观以居徒众。长春择可留者，乃行，□奉道官属指师谕之曰：“我去之后，能兴大缘成吾事者，必浩然也。”遂书号曰真常子，题其观曰栖霞。长春师去，又立长春、玉华□会，至今不缀。癸□□长春奉旨还燕，斋于栖霞，□弓弦以授师，师乃卷其端而佩之，作诗以谢，长春师但示之以一笑。七月至丰州，登楼纳凉，长春谓师曰：“真师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逢之鲜能识也。夫守道之笃者，人貌而天，行渊默而雷声，忍饥渴而常宁，独游游乎无极之妙庭。此语汝当记之，以俟它日自得之耳。”师敬受之，终身不忘。及长春仙去，清和主教，以师为都道录兼领宫门事。己丑，人欲为梗，窃议主教事□□师慨然以义应之，彼计自穷。盖师平昔所处，惟义而已。故虽涉大难，常济之于所无事。庚寅，有以处顺堂画像诬告于王所者，众见清和被执，皆奔走骇散。师独缓步而往，请代之曰：“此老宗师也，□职□□□传道耳。教门事无大小，我悉□之。今日之罪，必有所□，非我其谁？”将命者服其节高而辞直，及众官会食，肉骨上现长春真象，讼遂息。师之朝于天阙也，岁以为常，因米粮果实，献儒家经史（下缺）。辛亥，上即位之元年，佩金符，以白金五千两代上延祀。甲寅，上遣使就燕京长春宫作黄箓普天大醮，命师为大济度师。百色费用，御（下缺）至满散鸾鹤五云，绕于空际，无虚其日。名卿□大夫皆有讚咏，佳声和气，倾动京邑。丙辰夏六月二十日，师雍容居丈室，召集道众托付后事，皆有节目，留示数语，顺正而化。于戏！师（下缺）学群经诸子百家之书，靡所不究。壮岁□意科举，一旦忽悟，遽捐骨肉之爱如路人，弃千金之产如一芥，草衣木食，灰心槁形，唯道是事。积数年间，风声遐扬，遍满中外。（下缺）承事之，乃以植立教本为己任，□驲骑诣龙庭，虽沙漠穷绝之域，风雪严凝之境，朝夕驱驰，未尝少辞。从容法语，启沃宸衷，伺闲以极言得失。乘机以缕陈（缺下）之寿，精虔上□，多有□应奇祥出见，列圣降临真教宏演，甘露群品与夫玄元普化岂殊轨辙。五祖昔未有封，今则加其封，七真昔未有号，（下缺）立名额皆□□枚舆之也。又能出己资济人困乏，脱人羁絷，其功德暴白，世所共仰。是宜累朝崇敬，事以师礼，数荷玺书，世典玄教，虽前代遭际真仙，未有如此之盛也。其徒超然子刘公志（下缺）静好恬澹。年逾二十，释俗归道，首谒长春，启证心印，次从清和，指示法要，后礼真常宗师，亲授秘诀，令住持玄通观。春秋未艾，功成行著，以恩锡洞虚真人号。其服训为徒者甚众，（下缺）志超等数人，洎本县普化玄庭奉道官庶，不敢忘宗师之遗属，超然刘君之宿约，遂叶心并力，同起胜缘，于是选地爽垲，辟荆棘，拾瓦砾，筑垣墉，□基址，不阶一篑之助，大为兴造，（下缺）三清有殿，众真有堂。东西行庑，前后净位，斋厨库廄，池井园圃，以次而具。乞今名于宗师者，拟为宗（下缺）仙游故里之荣观，亦成超然之素愿。□缑志玄者，持嗣教诚明张公、提点何公巨川书（下缺）涉抵雍城，特来见予。为予言创始之实，不有以纪之，则它日安知建宫之所从来，吾师之美（下缺）将湮没而无闻。谨载拜稽首以请。予嘉其志意之诚，言辞之切，又克尽事师之道，姑应之。尝谓人（下缺）生，钧是人也，其矍然独异，幽而为神灵，明而为圣贤，远而为奕世共尊者，丁（下缺）为有所主。其所主者，唯道也。夫道至大，不可名象，在无为无无，在有为无有，在太极之上不为高，在六（下缺）不为深，先于天地不为久，长于古始不为老。三光之所以运

行，四时之（下缺）山川之所以流□，动植之所以生成，无有不自于范围。故豨韦氏□之以挚造化，宓牺氏体之以袭气母，轩辕（下缺）以登云天，颛顼氏履之以处玄宫，禺强资之以立北极，傅说縣之（下缺）斯皆内全其天，与天为徒也。是以古人之于道，始于无所不用其力，终于无所用其力。盖人能进道，乃能成道。以此（下缺）出世之功，皆本□之所为（下缺）故勒之铭，庶使学道者深有所激，追慕于前修。其辞曰：

玄关□启，玄隐幽秘，汨于教术，（下缺）世智。道脉未续，道晦茫昧，局于言象，牵于物累。至人独全，所得迥异，探玄探几，造道极致。斡旋造化，牢笼（下缺）提挈阴阳，以经以纬。把握日月，□□以次，驱驭六子，范模万类。其为无为，其事无事，妙用自广，休名自遂。德星腾彩，照耀天东，神授瑞应，诞庆（下缺）性行纯粹，学识圆融，正派力辅，（下缺）斯功。迷途方滞，指南斯通，犹龙圣祖，远遗灵踪。骑鲸英裔，俨若仙容，声飞四海，道望弥□。大运有限，不疾（下缺）门徒敬奉，崇建琳宫。刻文贞石，（下缺）美无穷，世世仪法，景仰高风。　本县钦玄居士孙知本施石。古汴赵（下缺）

大朝中统五年（下缺）子中元日清通大师提点真常宫事赐紫綖志玄

县（下缺）莫清主簿曹福县丞王

都功德主前东平权府管民长官县令高

（上缺）县达鲁花赤祃祃

宣授掌管诸路道门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

（柳拓）

辉州重修玉虚观碑

碑高七尺五寸，广三尺一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八字，行书，在辉县。

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王恽撰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并篆额

功德主资德大夫中书左丞张思明

嘉平道士介炼师范君贽礼币来谒，拜而请曰："弊观在苏门，顾惟狭陋，然历年久，实为自昔名额，敢托斯文，俾见兴建本末，洎师真住持所自，用传不朽，乃宿昔所愿言。幸内翰惠顾，越为光有赫。"按所具事状，州西郭曰草市，城北走出广薪门百举武，有观曰玉虚。考其肇基，盖始于前宋政和间。大定初仍赐今额，为正殿一，傍小殿二，中设三清四圣元辰等像，函丈后列，神閟前敞，下至真宫斋坛宾客庖库之位，咸叙而即宜。承平久，法供大行，钟磬斋鱼之音，隐然闻山水间，蔚为共前储祥胜地。壬癸兵余，日就荒落，厥后清虚弘道真人来主治之，月殿星坛，稍复于旧。寻冷公西归，属之通妙严君显，奉师训惟恪，乃创水硙、稻田、楮庄等业，虽罄刮衣盂，资赡徒侣，大有方便。丙辰① 严既示化，真人致虑弘深，召上足通真师梁志一谓曰："玉虚道场，藐尔子共，今缮修颇完，资用苟有，第道匪人弘，何以行远。矧共山群彦所集，半为方外眷属，微汝曷克洞玉清之虚静，承文献之顾接哉？"于是唯而来嗣，饬治葺修，其用充俨，已有者守之日固，方来者增而岁新，复于百泉西涯买田数亩，筑致

爽亭，贮经史，植松竹，号嘉惠别馆，娱言一室，罔间儒墨，暇则鼓琴咏歌，将以挹蟾房之景气，接鸾凤之遗音，岂唯与泉石而为之伍也。雪斋姚公爱其幽胜，亦尝徜徉其间，与师为苍烟寂寞之友。传曰"尚友知人"，梁之为道，盖可见矣！既而师倦勤，尽以后事付高弟道灿。灿为人姿疏秀，气爽而象恭，志继而本立，守护传业，惟恐坠越，其徒称之曰能。道灿姓张氏，自童行入道，今三十五年矣。[②]尝观道家说有玉清、玉虚等号，亦犹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然充而用之，于道体何在，是固老子法，虚心实腹，守为清修。要者盖心不虚则道无以入，物无以容，教无以受，而腹无以充矣。坐进之功苟疏，凝存之理或熄，若道灿者，法寿方尔，主治院门甚力，至于接外，务崇本宗，诚能中虚而应物，以道腴而充腹者焉。政自师祖、师梁庸玉汝于成之旨也。若然，则其为后来纪纲是者，矜而式之，继为不朽，无穷之传也必矣。仍为门人作诗，俾歌之以极道真之本。[③]其辞曰：

苍苍共岩，桂连蹇兮，杳焉余怀，仙游远兮，山空日寒，怅叠巘兮，宫居粒食，思展转兮。遐想仙標，玉雪质兮，形车载花，红一色兮，醉鞭星驭，金虬蜿兮，秕糠尘世，宅阆苑兮。嗟嗟堪舆，一洪炉兮，往古来今，烁无余兮，世外无物，须人徒兮，刳涤玄览，归静虚兮。服饵节饮，差少愈兮，弱志强骨，寿吾躯兮，庶几真筌，师同符兮。

先师老尊宿提点前辉州道正通玄弘教大师张道灿徒弟住持玉虚观提点陈道盈

安仁达德大师提点法赐金襕紫服程道原提举张玄德

岁次至元元年乙丑朔吉日[④]辉州道门提举充卫辉路怀庆路清虚弘道真人门下宗门提点赐紫锦复崇德明真通玄大师陈道□立石

□□□定刊

（艺拓、《秋涧集》卷五七）

①超案：《秋涧集》卷五七作"丙申"。

②超案："五"，集作"六"。

③超案："极"，集作"拯"。

④垣案：至元元年甲子，无乙丑朔。至元二年乙丑。

终南山古楼观宗圣宫图跋文[①]

天下形势之雄者，在郡曰长安，长安形胜之巨者，在山曰终南，终南名胜之最者，在宫曰楼观。楼观者，真人尹氏之故宅，太上老君说道德经之处也。爰自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圣真际遇，经教宣传，由是道家之学，风动天下，水行地中矣。自周而来，屡经世变，以教本所在，旋废旋兴，近又废于金季。国朝开创之初，先师同尘真人，承清和大宗师之命，笃意兴复。未几楼殿凌空，金碧溢目，千年旧观，一朝复还。草木以之生辉，烟云为之改色，南山益秀，而渭水增明矣。尝试论之，天下名宫伟观多矣，原其所起，斯楼观者，张本之地也。诸方仙踪，圣迹广矣，原其所以，而楼观者，太上开教之所也。论时则无前，校尊则莫大，是故万乘数谒，诏旨累修，良有由也。谛观先师传所载自古登仙得道之士，出乎其间者，无世无之。是宫也，其为道之源，仙之祖，教之本乎？所以稍弛而更张，中微而益著，先德所谓

终南元气老不死，诚笃论也。比者修建告成，因以先朝宫图，故新参订，重绘而刊之石，使四方学道之士，得以稽古而知本云。至元二年十月二日石廷玉题。②

（《古楼观集》卷中，《八琼室元金石偶存》）

①《八琼室元金石偶存》：宫图题榜曰宗圣宫，曰三门，曰望气楼，曰三清殿，曰元始殿，曰四子殿，右曰宝章，左曰景阳，曰丹井，皆在三清殿前。又有六榜，分列左右，次右曰道院，曰企秀，曰正一堂，曰常善堂，次左曰宫厅，其右一榜漫漶，曰□宗，曰育心，曰祖堂，曰考□。树曰方丈，曰道院。宫之南曰衙林，曰说经台，曰炼丹峰，曰□阿庵，曰太微峰，□□山□□山下□庄□□涧四榜在其右，子方山、五福山、青石庵、吕公岩、回车巘、□坊平、十老洞、迎门洞，八榜在其左。说经台之右有东观谷，丹岩、化女泉、西观谷、洞微庵、飞升谷、卧牛池、玉真祠、延真观九榜。其左有纯阳洞、文仙谷、洪□庵、会灵观、□□庄、田谷楼观渠、元始台七榜。宫之西曰仙蜕园、曰田村、曰哑柏元真观、曰洪□庵、曰柏林。宫之东曰果园。宫之北曰玉泉观、曰渭河，右为□真庵、黑水河、盩厔县路左为楼观□河终南县，凡题字六十八榜。又有东南西北四字。

②题案：《八琼》作"住山石廷玉谨志"。

洞玄子史公道行录

慎独老人东明前进士王鹗撰

公名志经，字天纬，绛州翼城人，世习儒业。祖彬，字执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隐德不耀。公以泰和壬戌岁生，生而夙慧，雅有道缘。六岁从里人吉德居读书属句，天资颖悟，夐出侪辈。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云中，主完颜氏家。渠见其不凡，养以如子。兴定辛巳，遁迹投玄，礼恒岳刘真常为师，师一见器之，事必谘委。岁癸未，长春大宗师应诏东还，公从其师拜于阿不罕私第，长春训以今名。自后道行日隆，盘桓于蔚、代、朔、应间，研精问学，弊衣粝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泊京兆总管田侯议葺西岳云台观，劝请真常师，师许之，间遣门人辈斧荆榛，舆瓦砾，不数年间渐至完美。云台道众拟公住持，而未许也。辛丑，专价持书控马来邀，公雅意西游，欣然就道。秋八月达华封，公以华山名岳，灵迹甚多，兵戈相寻，至于湮没，乃搜奇访异，亲历见闻，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记、表传、诗文，极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后已，于是著为华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诣浑源哭之，且心丧三年。己酉，拜于洞真真人，参授经箓。庚戌，掌教李真人屡以书请，辞不获已，来燕。玄学讲余间，受易老微旨。辛亥，从真人北觐，例赐紫衣，加号玄真宣义大师。壬子，复从真人遍祀岳渎。戊午，东游海滨，谒七真故居，访重阳祖师行化遗迹。癸亥春，自登莱还燕。公平生喜著述，为文不事雕篆，率皆真实语，前后累数百万言，皆有理致可观，无长语浮辞。惟华山一志，纤悉备具，尤为尽心，在他人不可及，观者当自知之。方刘真常之将归也，遗言葬诸脩然堂。襄事既毕，公自来燕，因魏学士邦彦祷予作记，时已饱公之名。予顷年往来长春，与公良晤，乘闲求予作华山志序。予谓龙溪孟驾之既作之于前，而莲峰太霞老、三洞讲经赵法师又皆发明于后，予再言之，赘也。惟公平昔道价，至老益振，于是不可不书，乃为书其出处大略，使后之学者可以述追遐轨，而执笔志高道者或有考焉。岁旃蒙赤奋若

春正月丁酉谨录。

（《甘水录》卷八）

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

知制诰兼修国史王鹗撰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阳真人为祖师，其自甘河仙遇，刘蒋焚庵，行化关东，前后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非信道笃而自知明，安能特立章章如是？卒之搜奇访逸，得高弟四人，曰丹阳、曰长真、曰长生、曰长春。四人者，俱能整玄纲，弘圣教，使运数起而道德新，韪矣哉！至于礼聘两国，声驰四方，生能无欲，殁能不坏，惟长春师为然。师教物以仁，度人以慈，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故游其门者，率聪明特达之士。然传法嗣教，止于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蹇真风，遍趋法席，潍阳化度，沙漠侍行，为长春门弟子之冠。其踵师掌教，谦抑不居，竟脱烦劳，优游以寿终。若夫以清静养真，以仁恕接物，华实相副，文质兼全，名重望崇，使远近道俗趋拜堂下，惟恐其后，则吾真常公有之矣。公讳志常，字浩然，其先洺州永年人，宋季避地濮之范阳，寻又徙开之观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隐德不耀，素为乡里所重。明昌癸丑春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梦异服一人，授以玉儿，觉而生公。二岁丧父，六岁丧母，养于伯父济川家。济川讳蒙，名举子也。赋义两科，屡占上游，虽以四举终场同进士出身，歉如也。见公颖悟不群，崭然出头角，意欲作成，以偿平昔之愿，而公不喜文饰，雅好恬淡，常默祷高穹，望早逢异师胜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将议婚，公闻之叹曰："本期学道，未涉津涯，若爱欲缠缚，则古人高蹈出尘之事业，难乎有成矣！"同舍兄张本敏之初以嗣续规公，既知牢不可夺，乃各言所志而诀。居无几，负书曳杖，作云水之游，初隐东莱之牢山，复徙天柱山之仙人宫。宫之主者曰汤阴李仙，见公仪观魁伟，音吐不凡，大加赏异。逮公辞，告之曰："君玄门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师所至，异人并出，今独长春在焉，宜往从之。他时成就，未可量也。"公翌日遂行，至即墨之东山。属贞祐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岁戊寅夏六月，闻长春师自登居莱，公促装往拜席下。师一见器许，待之异常。山东路转运使田琢器之，高其行，且闻昔在即墨，主帅黄掴副统咨公筹画，保完一城，以书邀至益都，待以宾礼。己卯冬十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刘相仲禄，赍诏备礼，起长春师于东莱。时益都副帅张林，自金归宋，叛服靡常，公惧其为阻滞，乃往说林，俾移檄所经，卫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师始命驾，从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达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汉地几万里，并山汉人千家，逆师罗拜，以为希世之遇，咸请立观，择人主之。师将行，指公坐上语众曰："此子通明中正，学问该洽，今为汝辈留此，其善待之。"因赐公真常子号，额名其观曰栖霞。师既西迈，公率众兴作，刻日落成，又立长春、玉华二会，至今不辍。癸未夏五月，师至自行在，憩于其观。一日斋客四

集，师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圈而佩之，仍作诗为谢，师但笑颔而已。盖阿不罕之留，弓弦之授，识者知其有付属之意。秋七月从师还，至下水时，残暑尚炽，师因纳凉官舍之门楼，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师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逢之而不易识也。守道之笃，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渊宗，忘饥渴而常宁，至静而遗形，独游乎无极之妙庭。此语汝当记之，以俟他日自得之耳。"公拜而谢。自承教之后，益自奋励，息机体真，敬事循理，历死生忧患之际，曾不易其所守。师住燕京之日，凡教门公事，必与闻之。丁亥秋七月，师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己丑秋七月，见上于乾楼辇，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还。庚寅冬，有诬告处顺堂绘事有不应者，清和即日被执，众皆骇散，公独请代之曰："清和宗师也，职在传道。教门一切，我悉主之，罪则在我，他人无及焉。"使者高其节，特免杻械，锁之入狱。夜半锁忽自开，公以语狱吏，吏复锁之，而复自开。平旦吏以白有司，适以来使会食，所食肉骨上隐然见师象，其讼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诏即燕京，教蒙古贵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荐寂照大师冯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将，而才艺有可称者。乙未秋七月，奉诏筑道院于和林，委公选高道乘传以来。虽清和掌教，而朝觐往来必以公，故公为朝廷所知，而数数得旨，玺书所称曰"仙孔八合识"，八合识译语，师也。戊戌春正月，清和会四方耆旧，手自为书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辞乃受之。三月，大行台断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复加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号。夏四月赴阙，以教门事条奏，首及终南山灵虚观，系重阳祖师炼真开化之地，得旨，赐重阳宫号，命大为营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于长春宫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选行业精严之士，普赐戒箓。逮戊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昼夜，祥应不可殚纪。岁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岳渎。冬十月，遣中使诏公至阙下，上端拱御榻，亲缄信香，冥心注想，默祷于祀所者久之，金盒锦幡，皆手授公，选近侍哈力丹为辅行，仍赐内府白金五千两以充其费。陛辞之日，锡公金符，及倚付玺书，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设金箓醮三昼夜，承制赐登坛道众紫衣，暨所属官吏预醮者，赏赉有差。询问穷乏，量加赈恤。自恒而岱，岱而衡，衡隶宋境，公尝奏可于天坛望祀焉。既又合祭四渎于济源，终之至于嵩，至于华，皆如恒岱之礼。祀所多有征应，鸿儒巨笔，碑以纪之。壬子春正月，命驾终南祖庭，恭行祀礼，规度营造，凡山下道院，皆为一例，以是地系教门根本故也。逮四月既望东归。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箓大斋，给散随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为印押大宗师。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荐海内亡魂，敕公为大济度师，出黄金五百两，白金五千两，凡龙璧环组镇信之物，及沉檀龙麝诸香，并从官给。自发牒至满散，鸾鹤五云现于空际者，无虚日。公复念燕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湔洗，则无由自新，言之有司，蒙开释者甚众。冬十有二月，有旨召公，乙卯秋七月，见上于行宫。适西域进方物，时太子诸王就宴，敕公预焉。舍馆既定，数召见，咨以治国保民之术。十有二月朔旦，上谓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乐业，然与我同此心者，未见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圣君有爱民之心，则才德之士必应诚而至"，因历举勋贤并用，可成国泰民安之效，上嘉纳之，命书诸册。自午未间入承顾问，及灯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辞。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总真阁之北檐无故摧坏。六月庚申朔，公倦于接应，谢绝宾客，隐几不言。戊寅，正襟危坐，语左右曰："昨夜境界异常，吾自知卦数已尽，归其时矣。主管教门，向已奏闻，令诚明张志敬受代，余无可议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颂，

顺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为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游记二卷行于世。公以儒家者流，决意学道，事师谨，与人忠，茹荤饮酒之戒，涓毫不犯。主宫门二十年，凡所营缮，皆公指授，翚飞栉比，雄冠一时。四方信施，岁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无私积，羽化之日，衣衾杖屦而已。性质直，不能曲意顺情，故谤讼屡兴，随即自解，公一不校，复以诚信待之。方其与同舍张君敏之之诀也，各言其志，敏之卒中词赋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长春。别几二纪，敏之以使北见留，隐为黄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属给养之。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或者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诚类如此。长春道侣不下数百，独能识诚明于龆稚，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历事三朝，荐承恩顾，云軿所至，倾动南北，香火送迎，络绎不绝。及闻讣音，近者素服长号，若丧考妣，远者出迓仙灵，为位以哭，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宝位，中统辛酉秋八月，诏赠真常上德宣教真人号。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诚明子携诸执事踵门来见曰："先师嗣法，有功玄教，今厌世几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则门弟子辈俯仰惭怍，殆无了期。惟先生与师邻乡县，熟其为人，敢以斯文请。"予辞之力，不逾月，凡三见临，具状其师之道行，及持虚舟道人李鼎之和所为传，并以见示。予观其行实平美，略无纤芥谲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见闻，并为次第其先后而铭之。铭曰：

道之为教，基于老氏，不肆不耀，知足知止。性而身之，全真则是，质而文之，真常乃尔。粤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阳裔孙，长春嫡子。笑授弓弦，传法微旨，留建栖霞，嗣教伊始。言必成章，动必循理，诚以待士，廉以律己。万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终，荣生哀死。苍苍五华，涓涓一水，窈兮窀穸，闷我冠履。付畀得人，追书遗美，有状斯述，有传斯纪，仙灵虽升，仙闻不已，我铭以辞，无愧焉耳。

(《甘水录》卷三)

七真传序

南至封龙山樵李治仁卿撰

山车垂钩，不雕不几之谓真，婴啼孺慕，与生俱生之谓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渊渊，其俗平平，标枝野鹿，同归自然，物与无妄，夫何为乎，虽接子之或使，亦季真之莫为已。世既下衰，道术幅裂，一真内溃，万伪毿毿，猖狂恣睢，谩谰俛僞，剞奸剧诈，沂鄂太素。于斯时也，不有至人济之无假之津，返之邃古之宅，则日填月积，积习生常，氓之蚩蚩，将为异物。天可倚杵，初不待千岁之辽，是故帝鸿世有广成之教，姬周世有混元之教，战国世有南华冲虚之教，而七真继踵，叠为近世之教，所遇虽殊，其为教一也。自重阳始祖开真筌于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长春老仙扇真风于我国朝启运建极之际，中间陶铸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盖千万数。而俘卤之余齿，冻馁之残喘，狴犴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骼膏枯已瘠俾人蒙安乐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则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爱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为天生圣皇，出宁四海，天生长春，左右大命，相与聚精会神而同始共终哉！长春上宾，清和敷蒇之，真常发挥之，今而诚明布濩之，则夫七真之盛

如日月在天矣。虽无文字纂述，固不没没，况传赞精确，仙语琅琅耶？诸君叙列，曲备尽，然走复赘谈其傍，亦侧听阳阿，从而和之耳。乃若虚舟灵风飘荡，变化日新之说，此又玄中之玄，走虽老，尚获一溉之益。诗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稽首诚明，毋曰子非其人。岁至元乙丑日序。

（《甘水录》卷十）

大朝故讲师李君墓志铭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二字。正书。在济阳。

宣授怀孟路提学官李蔚庆之撰

东阳逸士史天祐书丹并篆额

讲师李君没，其友申公提举①以告，且曰："讲师操履坚正，德业冲粹，人所共知。临终以后事见托，经营宅兆，今已安措。不有铭辞，无以慰诸幽，愿详其闻而志之。讲师讳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业进士，父洵真以经义中明昌五年第。公挺志不群，守箕裘之旧，孜孜讲习，视富贵如探囊中物也。当立之年，不意世变，干戈日寻，无复进取，遑遑如也。当时天子好长生之术，不远万里召见长春师真②，宾礼至厚，玄门大振，闻者皆兴。故讲师所以归心河阳张尊师为引度。长春西回，策杖徒步谒见于奉圣龙阳观，授以道妙暨讳名。自是山居有年，名闻籍甚。其后东莱宋披云以所在道书焚于劫火，奉朝旨收拾于灰烬之余，散乱无复可考，求博洽异闻之士，俾校雠之，乃得讲师，始终十年，朝夕不倦。三洞灵文，号为完书，功亦不细。③教主真常宗师④奉恩例，赐公纯成大师、提举燕京玄学，未几复还天坛旧隐，徜徉岩壑，将终老焉。忽以升闻，时中统二年六月，自出家年七十有二⑤。平昔著述号酎泉集行于世⑥。呜呼！士尝论之，以君才学，取一第不为难矣。世方扰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壮志衰谢，甘埋于尘土，谁为知者，泯灭无疑也⑦。一登玄关，蒙师推奖，遂为高士，精微玄妙□□□□盖期与云□为友，鸠蒙正游，识者皆知其远大也。回视埋没于草莱，堙灭无闻者为如何哉？乃作铭曰：

吁嗟纯成，幼戴儒冠，读书几载，校艺秋官。誓将共举，九万鹏抟，运有定厄，世无常安。幡然学道，秉心如丹，长春西回，景星争观。徒步千里，一见相欢，授以道妙，佩服馨兰。苦心修炼，几换炎寒，要津玉府，此事无难。三洞宝典，灰烬遗残，校雠十稔，书始为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峦，却归旧隐，终老盘桓。无何仙去，闻者悲酸，刻诸琬琰，过者详看，当知道中，自有凤鸾⑧。

□语一章复奉吊三洞讲师鼎臣先生□宗主申□稽首载拜

清白家传允厥中，文章鼎雅振宗风，道山绛阙声名重，璞玉浑金气象雄。观化□间还有一，比肩当代更谁□，临行□□门公案，蝼蚁乌鸢总是空。

平水县洪庆观道士郭志□刊

至元二年岁次乙丑五月上旬三日

天坛宗主□教门下提举同元虚靖大师申道□遂立石

（艺拓，并见《甘水录》卷八）

①超案：《甘水录》八作‘都提举’。
②超案：《甘水录》作‘丘长春’。
③垣案：在焚道经之前。
④超案：《甘水录》作‘李真常’。
⑤超案：《甘水录》作‘享年七十有一’。
⑥超案：《甘水录》作‘耐泉集三十卷行于世’，接下并有‘又集七真及已下诸师诗赋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
⑦超案：自此以下至‘识者皆知其远大也’，《甘水录》无。
⑧超案：《甘水录》至此止。

栖真子李尊师墓碑

嘉议大夫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撰

尊师姓李氏，讳志明，字用晦，栖真其号也。世为潞之壶关人，以农为业。祖考而上，皆潜德不耀。甫九岁，去父母为全真学，初礼樊山潘先生为师，诵经读书，为童子事。稍长，遇超然广化王真人，授以火候周天之法，炼阴为阳之术，久之，觉有征验，鼓舞踊跃不自胜，乃曰师真岂欺我哉。自是益积日新之功，遂事长春真人，命名与字，爱之深，所以教之笃。始自薪水庖厩及一切劳筋力役心智之事，皆令亲历而备尝之，然后诱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勤恳谆复不惮朝夕，师亦力强而志苦，至胁不沾席者逾十年。静而生慧，性识明了，伸纸引笔，肆口为歌颂，皆有理致。长春曰：李生果为受道之器，非余子所及也。居无几，乃曳杖挂瓢，径归太原，葺保真观居之。或寄迹于廛肆，或丐食于村墟，观化阅世，人无识之者，但以单子李师父目之。时方进取，国制未定，戎马营屯星散汾晋间，劫掠财物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谁何。岁庚寅，太宗皇帝南伐，驻跸并之古城，师率徒侣拜觐天光，拈香祝寿，上情悦怿，因敕兵人有暴民掠物者，以军法从事，遂著为令。由是行者无扰，居者晏然，师与有力焉。辛卯再驾而南，复蒙盼睐，是后师之道价益重矣。清和宗师嗣教，命管领一路道门事，仍兼本府道录，复以道体冲虚大师之号畀之。未几，府尹石抹公及道录智公，以保真狭隘，疏请师住持天庆故宫。天庆兵乱后鞠为荆棘瓦砾之场，既允其请，慨然以兴复崇建为事。一日，从容语徒众曰：“度道士以守宫观，虽近代之制。然自汉武帝时于甘泉宫中为台，画天地太一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后，蔓绵衍迤，恢张弘大，以至于今，其来远矣。吾道家者流，虽恬淡无为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祉祝釐为立教之迹乎！是则以营缮之事，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或有以功大难之者，师曰：“古人有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谋之欲众，断之在我。”即荷畚锸为之倡，从之者云集，贵者董其役，富者输其财，智者献其巧，壮者程其力，师斡旋运动于神明之中，而应之者不愆于素，遂使天庆之规制雄硕俊整，为一方之冠者，具见于荣禄宋公所撰万寿宫碑，兹故略。戊子夏，大旱将为一路灾，府中祈雨，僚属以师主醮事，已而澍雨霑洽，岁以大丰。又宣差完颜胡失剌暴得奇疾，气息几绝，家人走告师以危殆状，躬诣其处咒诅，杯水下咽复苏。其精诚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胜计，所录才一二耳。己酉，真常真人以师践履之实，洋溢远迩，迁河

东南北两路道教副提点。凝坐一室中，不动声色，而事无不集者，雅为诚明宗师所敬重。中统二年，即升副为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于永宁邸，即授栖真洪妙真人之号。方为人天所瞻仰，遽尔厌世，于至元丙寅建子月之浃辰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师之高弟提点张志希、侯志正等，请道教都提点洞元大师申云叟继主天庆事，云叟即师之同法弟也。至元癸酉，予方官太原，适洞元还自燕都，将以是年四月己酉葬师于太原府城之东南三里所，从遗命也。洞元持师之门人郭志修等所纂行实状，以墓碑为请。洞元与予二十年之旧也，固辞弗许，因请洞元言：尊师一方外闲人耳，无猗顿之富，无晋楚之力，徒以日积月累而岁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域，一顾盼之顷化为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宝坊，非德足以服人，诚足以感物，曷以臻此？庄子有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于师今日之所成就者论之，可谓积厚而有力者哉！铭曰：

维全不亏，不亏何伤，维真不伪，不伪可常。斯道昭昭，孰为主张，得其人而遇其时，遂川流而天光。伟谓若人，福厚莫量，心静而明，志坚而刚。内德既充，道价日彰，事之者炀灶争席，师之者抠衣升堂，腾实蜚声，佩兰袭芳，砥柱中流，横溃独障。游赤水而得玄珠，读南华而友子桑，视人世之死生，犹旦夜与阴阳。遽厌世而上仙，返白云之帝乡，顾虽蜕骨于此，既不足以为吾存，则又何必悼于凡亡耶！

（《甘水录》卷六）

默庵记

碑高三尺六寸，广三尺，二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正书。

集唐颜鲁公书

樊川之间有韦杜，韦杜之间有村曰夏侯，北有道庵，隐君子邢公之所建也。公临潼县具村人，名道安，字得宁。未冠乃弃家游方外，礼丹阳顺化慈愿马真人之孙洗灯子然公为师。早年遂蒙印可，后游商洛、秦陇、熙河、兰会间，随意去留。抚定后，至樊川，多占良田美墅，无留意，悉施诸名师友。既得此，欣然曰：“吾可以休于是矣！”因故空辟地筑室为终焉计，名曰默庵，以道命也。余闻诸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而已。公既远世，一之于默，是为得之。顾地非平广而高处林末，泉声清泠，竹径幽深，绝无尘土气，遂为樊川佳处。夫樊关中名川也，其间胜迹固不为不多，蕞尔默庵，宜若无足道者。而人常以不到为慊，到必盘桓终日而不忍去，则亦以主人之贤故也。公又不交权贵，不务外缘。冬一裘，夏一葛，环堵萧然，仅蔽风雨，饭蔬饮水，恬然自乐。居人长幼莫不仰其风，观□摆落尘网，栖心于无事之乡，始终五十年，确然不变，非胸中真有所得，畴克尔耶！自贞祐丙子，关右丧乱几廿年，强暴虎噬，玉石俱焚。居民百万，以至缁黄，靡灭殆尽。虽贲育处之，不能无惴慄，而公独坦然自若。凡所去就，辄与祸违，竟无犯之者。岂老庄所谓禽兽弗能贼，兵刃无所容者欤！余世之疏懒人也，且忝在仕途，而丘壑之念未尝一日忘于心。昔驰传过秦，闻公之名，甚欲一识，而世累拘牵，久莫之遂意。岂期天假其便，奉命南来，一旦得为邻友，岁时杖屦相从，卧公白云，荫公翠竹，逍遥徜徉，十有二年矣。至于先夫人宅兆之基，家人□葬

生之具，多公劝成者。今以记为请，又焉得以不敏辞。

至元四年岁丁卯立冬日，赞皇赵良弼记。

右记乃前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公所作也。始终不满六百字，而于默庵相与之乐，樊川迎景之胜，备尽。今日读之，不觉敛衽叹服。门人蒲知常盥手敬跋。

（柳拓）

重修天坛灵都万寿宫碑

碑高五尺七寸，广二尺五寸，二十六行，行六十八字，正书。

浮山令□进士□戫撰

□□逸士史天祐书丹并篆额

平水简城秦玉秦琳刊

夫大道无形，随物所寓，目不可得而视，耳不可得而听，口不可得而言，心不可得而思。故天地之高厚，日月之贞明，品汇之□杂，古今之传继，时序之推迁，生死之变化，无非道也。然道果何与焉，略如□动雨润，实道之为，而道未始有其为□，浑然无□名之迹，粹然无驳杂之弊，出于自然，而非使然也。惟不以目视、耳听、口言、心思者，能成过化存神之妙，此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虽仁与智止为之仁智，其于见所不见，闻所不闻，不生而无不生，不化而无不化，非有生知之资，其孰能与于此哉！是以放乎四海而有准，传之万世而无穷。故有名山福地，洞天琳宇，虽世代革异而□不泯□□天命之人归之，至理存乎其间也。夫灵都万寿宫者，本唐玉真公主受道登真之所，其圣贤感格祥应之理，备见铭记。然否泰交居，不免兴废，干戈之际，人与物故，非后世英伟超卓之士，苦心尽力复兴成之，又孰能与于此哉！惟宁神子广玄真人张公其人也欤？公讳志谨，字伯恭。远祖起唐末衣冠家，自后仕宦不辍。至公先人，温县占籍，家世豪富，周急济□，凡物□□己有。一夕，因异梦而公降世焉。公生不类常，长而颖悟，里闬之间不为儿戏事。志学之后，其喜道书，其雅淡不凡，超诸昆仲之上。至泰和间，泛海为商，偶攫水寇，公□己资以付之，同辈犹是而免祸。一日至武陟，道中遇青巾道者，饮以灵药，既而失其所在。公遂体融心醉，不知身世之在人间也。自是之后，万虑□释，故辞亲弃业，远适向道。礼掌教长春真人为师，亲炙训导，日就月将，功行勤恳，仍云水二十寒暑，故得事无不通，理无不明，吐言发向，辄成□句。因成无相集传世焉。要之，非积学所能，皆心地正语也。癸未岁，偶于云中，复谒长春真人，再授口诀，赐宁神之号，及付以嗣行教化事，公谢不敢当。丙戌岁至晋阳，与□□□友预言天坛佳境可居。明年至灵都，一见形势，如有宿昔，众方验先日之言有诚也。由是本郡侯司帅等，具礼敦请。公睹其殿宇廊庑，阶砌名物，悉为废坏，慨然有再（下缺）居不月余间，门下访问者不可数举，受业者五十余众，同心同德，兴复观宇。一日，公汤沐告行，是时亦有异事，具见本传。于是卜葬观侧。心丧既已，门下诸弟共推尊宿□□通元大师提点孙志玄代掌观门事，故叶和戮力，以举大事。然前所废者，今而兴之，前所无者，今而有之，增广損益，众缘毕举。故自殿堂、门宇、斋室、精舍、塑绘，咸与一新。有水磑、竹木、园圃、桑土为常

住资赡之产，道众不啻百余。仍置三洞宝经以实其中，使后学者有所依据，可谓不负先师之嘱矣。庚戌五月，奉上命，特赠宁神子为广玄真人，灵都观为灵都万寿宫。一日，平水明□道者张志用、尧山道士吴志明因太医彦宝郭公过予谒词以纪其实。仆谓玄教大宗师重阳悯化妙行真人首播玄风，以阐大猷。逮乎□玄真□弘道化。厥后方方立教，观宇是崇，唯孺子庸夫，必知道之可尚。况灵都名号，其来久矣。兴自有唐长公主修崇之日，列于天山清幽之地。今圣朝御极，万国化淳，道家之兴，固其宜也。洎掌教诚明真人恢洪妙道，启迪后人，追思宁神子让功责己，潜德密行，接物利生，兴滞补弊，俾提点孙公率诸道众终□其志，为国期祥，为民期福。所谓有物有则，有始有终，千载之后，不堕胜缘，前人之志，后人继之，后人之功，前人启之，前后相属，若合符节。又闻天坛福地，亚于蓬莱，四望佳趣，□言可纪。凡为一游者，如士子之登龙虎榜，实天下人向慕之所也，岂山野鄙儒得以称道哉！固辞不获，姑书胜概之万一云。仍作铭曰：

灵都仙宫，起于古昔。高名大地，坦然明白。陵谷迁贸，斯亦随革。广玄真人，寻复踵迹。一昔废坠，重为开辟。□馨吐芳，钩深探赜。应世既已，返于真宅。后之明者，共服其役。竟力规为，缘情损益。大举继成，盖由真□。终始之善，诚无不获。祥溢区宇，万世无斁。

至元四年岁次丁卯十月望日通真子张□□同立石人阎实

济源县尹梁贞主簿兼尉李俊主簿司天祥前捕尉李荣务官翟顺祖刘琳吕荣

宣差怀孟提举兼监修济庙官范德广夫人韩妙善□哥范唯□

宣授掌管诸路道门纲教光先体道□明真人张

（柳拓）

大朝曲阳县重修真君观碑

碑高四尺六寸五分，广二尺六寸，二十六行，行四十七字，正书。篆额题'重修真君观碑'。在曲阳东十里真君观。

特赐文醇德懿知常真人姬志真撰

天长观提举李志微书篆　　黄山杨荣刊

国朝隆兴，岁舍重光大渊献，上即位之元年，秋七月，诏命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代礼名山，降香望祭。越十月二十七日，先诣北岳圣帝庙恭焚御香，修设清醮，保安国祚。礼毕，真人周览附庙镇岳及真君观，陈迹零替，空无所有。曩自天兵易世，弃故趋新，廊庑殿堂，倾圮殆尽。古礼禋祀望秩山川，必预监岳真君之所，观宇于是乎修。今也灵迹灭裂，深为慨叹，复拟营葺斯观，孰主张是？公举寂照安和大师杜志slug者，乃能其事，众佥允之。真人乃付文以充真君观提点，俾重修焉，及赐醮余之物，以资张本之用。大师承命，率众勉励，夙夜勤劬，经营缔构，缉故增新，不敢告劳。及蒙真人教旨，令真定、顺天两路道司协赞，丁巳，复承嗣教诚明真人克绍前烈，给物以完。太岁壬子，方经始之年，乙丑冬十月，其功告成，殿而像之，斋堂厨库，奂然惟新，上足以昭告明真，嘉时洁祀，下足以将迎骶侣，乃日斋心。精诚感通，思诚上达，冀真君之垂祐，资神物之护持，保国宁家，尊师报本，此崇修之大略也。原夫

地之五岳，山之峻极者，巨镇五方，古封岳神为圣帝，各以真君主之，载在祠典，今不赘云。盖取昔之得道真仙附近者，署而封之，为监岳真君也。兹恒山，北岳之主山也，河逢山为左，抱犊山为右，今嘉禾山之阳，古立真君观，汉唐以来，传袭故迹，是名监岳，以镇北方。遗老相传，乃徐真君也。古籍封号郁微洞渊元极黑帝真君，左右三真，历代沿袭，以为国家祈祷禳禬之地，推诚致敬，昭格明灵，祝圣寿之无疆，佑睿图之永固，平宁社稷，安镇方隅，斯有国之常典也。岁舍柔兆摄提格春仲月，执事者不远而来，祈余纪实，以表宗师真人立意之切，垂示其后，不敢以蹇浅辞，谨斋沐而直书。其铭曰：

肇分两仪，乾运不息，坤舆以载，方岳峻极。真君主之，山灵静谧，祠典备纪，封禅定式。辅弼左右，真仙署职，立观监岳，异彼庙食。国朝辛亥，帝位初陟，诏命真常，山川望秩。百度更新，重兴是述，诚明克绍，协赞无逸。庀物蒇事，念师致力，曾未浃辰，其功告毕，志寥居之，守而勿失。

至元五年岁次戊辰六月望日　提点寂照安和大师赐紫杜志寥立石

玄门正派大宗师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

玄门正派大宗师真常至德又玄真人李

（碑阴，额题"助缘会首众等"）

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王门人（下略）

真君观道众（下略）

肃清子高志端　知观刘志深（下略）

（艺拓）

重阳祖师开道碑

姬志真

原夫至道出自先天，太上卓尔立其宗，累圣袭而张其后，灵源妙本，既发而不蒙，幽键玄关，大开而弗闭。从兹设教，代不乏人。然而顺世汙隆，乘时步骤，去圣逾远，灵光不属。波澜既荡，异派争流，枝叶方联而纷华竞出，散无名之大朴，遗罔象之玄珠，忘本迷源，随声逐色，正涂壅底，道阃荒凉。由是圣人复起，究天元一气之初，洪造更新，应历数万灵之会，天挺神授而力拯颓纲，祖建宗承而载维新纽，弃华摭实，援溺导迷，革弊鼎新而玄关复启焉。重阳祖师乃其人也，姓王氏，讳嚞，字知明，道号重阳子，本京兆咸阳人。骨相魁梧，神襟逸迈，冥通广漠，密契参寥，智彻真源，行超法海，大量以虚无为体，骸屋非干，玄功与造化为俦，情尘顿息，破幻如摧枯拉朽，断疑如碎菌拔茅，稳挂洪钟，高悬宝鉴，真自甘河之遇，密授神丹，灵从醴水之通，冲开智藏，是以性天凝寂，觉海汪洋，块坐南时，渊默之雷声忽震，鸟飞刘蒋，圆明之月照无边。犹示地文，深扃天府，活死名墓，示绝后之重甦，灵位为牌，表亘初之自在，琼英特秀而识之者希，石髓重开而遇之者罕。于是方求续焰知音之徒，预知其在东海之滨也，遂焚庵拂迹，策杖云行，语人曰："吾将于丘刘谭中捉马矣。"世莫知其意，谓徒以害风命之而皆不信也。时大定七年夏四月，发程东迈，及宁海登莱，揭虹蜺之竿，施云霞之饵，方便神化，未及数年，引出受道之器者七人，内果得丘刘谭马焉，乃道中

之龙也。遂号马公为丹阳子，谭公为长真子，刘公为长生子，丘公为长春子。四子之亚，有玉阳子王公，广宁子郝公及清净散人，皆目击顿悟，各令随方立志，炼己修真。唯挈四子，直抵大梁，寓于岳台坊磁器王氏之逆旅，朝夕相从，切磋琢磨，曲尽其妙。一日，乃谓四子曰："汝等性命，各自护持。傥有所疑，质于丹阳，吾将赴师真之约矣。"翌日，果升霞焉。时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其恍惚神变，载之别录，不可具述。迁其灵骨而葬于终南。时膺大朝隆兴，崇奉道德，长春真人起而应召之后，玄风大振，教门日盛。至于嗣教清和真人，遂命徒众营其所葬之地为重阳宫，此升霞之地，遂崇修为朝元宫焉。尝试论之，世之所谓得道者，必详其迹之所为，所谓得仙者，必议其事之怪诞，所谓长生者，必欲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变出异，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诚道家之所谓狡狯也。至于自本自根，自亘古以固存而不坏者，岂寻俗之所易见易知哉。祖师之来，传此而已，则气运之变不可役，化机之动未始出，逍遥于广漠之乡，放任于旷垠之野，隐显莫测，应变无方，细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净本然，古今常若，祖师以此立本，以此应世，至于蜕形蜕法，而直入于不死不生混沦胞合，与道为一焉。此亦妄测其迹耳，固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虽大辩者不可言诘矣，辄鞭驽钝，敬为之铭：

元贞寿海，混混茫茫，葆光天府，纯纯常常。祖师西来，传此妙旨，挥霍灵空，息踪朴剿。四子相从，无为一宗，同心仰事，亘古真容。丹成厌世，如蝉出蜕，蜕形蜕法，复乎无际。时不可拘，方不能碍，出入有无，神通自在。规此灵踪，建之一宫，薪薪续焰，敷畅玄风。

（《云山集》卷七）

长春真人成道碑

姬志真

真人族姓丘氏，讳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祖居登州之栖霞。宿禀仙姿，聪敏博达，神襟逸迈，识度不凡。未弱冠之一年，颖然顿悟，弃累投玄而参访焉。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阳自陕右而来，访求知友，始及昆嵛。真人闻而往观之，目击神会，遂师事焉。亲炙左右，重玄理窟，日以发明。继而同志偕来，谓丹阳子马公，长真子谭公，长生子刘公，玉阳子王公，广宁子郝公。数子同师，遂结方外之心交，泛全真之法海，荷师资授受，皆能服膺，而各得所传。居无几，重阳携挈马、谭、刘、丘而行，声传四海。已而之汴，复寓岳台坊之邸中，顿致数子，久之，付后事于丹阳，无疾而返真焉。四子护灵榇而归殡于终南，襄事既毕，各议所之，分方立志。于是真人乃游秦陇，戢迹磻溪，箪瓢不置，蓑笠随身，物我俱忘，心宇泰定。六年而造妙，以至出处语默，动容周旋，无非道用，玄关启钥，天府开扃，知藏充盈，辞源浩瀚，一言之出，人竞诵之。闻其风者，梯山航海以来观，游其门者，步武抠衣而上询，声名籍甚，山斗具瞻。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遣使，征赴阙庭，掌行万春醮事，特旨住全真堂。屡承接见，问保安之道，真人谕以抑情寡欲，养气颐神，发明道德之宗，剖析天人之理，上大悦而益敬之。明昌辛亥，复之海上，而居滨都之太虚观。同道者咸师尊之，请益则以功行罪福为戒，泛应则如酌水投器，随方圆大小，取足而已。其人多以自埋于民，草衣木食者有

之，志操相尚，世莫知其所以也，故教未易大行乎天下。时膺皇朝应运，奄有区夏，朔南始通，德誉上達。己卯冬十月，上遣便宜刘仲禄率轻骑数十，搀抢开道，径及海滨，奉召征师。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辞而发轫，侍行者一十八人，皆丛林之杰出者。指程西北，跋涉艰虞，万里龙沙，继及行在。上嘉来远之诚，重慰劳之。一日，问以长生之药，真人曰："有卫生之经，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每召就坐，即劝以少杀戮，减嗜欲，及慈孝之说，命史录之。癸未春，特旨复燕，敕建长春宫，主盟玄教，天下之冠裳者咸隶焉。仍赐金符，其徒乘传往还奉对，敕蠲门下赋役。自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真人年登耄耋，席暖燕山，普应诸方，远近咸化，祈晴祷雨，克期而应，盖天人之相通，毫发无间也。丁亥六月，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崩而水竭，北口山壁摧而声震，师闻之曰："山之摧，池之枯，吾将与之俱乎！"秋七月朔后九日，果示寂焉，享年八十有一，葬灵骨于白云观之处顺堂。戊子，嗣教清和真人承朝旨，封尊号曰长春弘道通密真人。尝试言之，真人降世，厥德以常，握太上之玄珠，佩重阳之法印，志坚金石，性洁冰霜，泯浩劫之尘情，破多生之习障，灵风拂袂，性月横空，大明乎根干泉源，滋蔓乎波澜枝叶，知常安静，复命致虚，金丹大药之成，火枣交梨之实，神通自在，应变无方，具天地之大全，复古今之大体，周行不殆，独化卓然，此真人所以成己而为天下大宗师也。道之所在，物自归之，和气横流，无远不至，崇修宫观，建立门庭，敬图象外之尊，敷畅玄中之教，指天真而开径路，济苦海而作舟航，登之者必通，行之者必至，凡有足者，皆欲及其于道也，此真人所以阐化群迷维持正教也。曩者国朝初兴，天兵暂试，血流川谷，肉厌丘原，黄钺一麾，伏尸万里，马蹄之所及无余地，兵刃之所临无遗民，玉石俱焚，金汤齑粉。幸我真人，应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谕将帅以慈物，勉毫杰以济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资购，婢仆之亡，从道者皆恕，卑贱之役，进善则放良。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使悛恶而从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之受庇者多矣。亦有不知其然者，虽利天下，不言所利，真人有之。德掞天壤，性超帝先，或者以耳目闻见妄测之，皆得其迹也。迹则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迹者，大智不能知，大辩不能言，犹戴天而莫知其高，履地而莫知其垕，妄测之者，皆听莹也。李公大师，不远而来，命纪真迹之崖略，将刊诸石以寿其传，亦报本尊师礼也。义不敢辞，辄从是说，谨斋沐而直书。其铭曰：

长春仙公，冰雪其膚，山海之秀，人物之英。微虑必克，纯粹而精，直超幻境，高居九清。降为帝师，光耀神京，独往独来，即本即迹。化机万变，吾宗惟一，长生久视，重德之积。千载逢遇，沉沦顿息，不识不知，玄恩波及，大庇吾门，昊天罔极。

（《云山集》卷七）

黄箓大斋碑

姬志真

人生天地间，如蘧庐逆旅之暂寄，距以百年光景之速，犹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未有常而不化者也。而人在数十年中，或寿或夭，形有定数，各不自知。朝夕如是求其出化机之表，入太漠之乡者，几人哉！自是而下，孰能勉之。夫为子者，乃父母之委蜕也，生死之

间将何以报。是以生当爱敬，死当哀戚，禋祀不忘，礼之常也。载思其亲，向之在世，为身为我，及诸万尘诱引，七情六欲之所谩昧，无时不妄，无时不为，过积丘山，善无丝忽，今也骨骸委地，魂魄投空，灭而不续，则若存而不灭，果安在哉。其在此乎，在彼乎，堕冥府之考校乎，游天上之宫阙乎，其出入于六道四生乎，其复生于人世乎？噫，未可知也。有居无事而推之者矣，若有真宰所司，以幽明之异趣，昧然罔识，冥冥悠悠而已，可不大哀耶。是以孝心不忘，思亲报本，其恩罔极，泣血伤心，匪仗玄勋，凭何荐拔。固当竭诚致敬，披露丹衷，祈祷高真，希垂开度，幸冀灵魂超越，苦趣不逢，亦感通之理也。兹辰某人，奉荐亡父母于今月日，化当荐享之辰，谨修黄箓大斋，供圣若干分位，敦请某师集行醮事，及命玄坛清众，进表上章，依科行道。某日为始发牒，至某日焚词告毕，既来兹会，洁赴灵坛，各罄丹诚，同心荐拔，乃孝子仁人之尽心也。威仪既备，法事严行，报本之诚，宜书诸石，以示来者，亦劝善之亹亹也。其铭曰：

子之事亲，死如奉生，以享一荐，泣血投诚。父母之灵，洎乎冥冥，思以报本，尽天之经。诣此琳宫，玉清之境，祈以涓洁，气浊悉屏。群真辐辏，众圣同盟，云霞骈集，师德咸臻。慈云法雨，如雷如霆，火庭炼度，炊累超升。

（《云山集》卷八）

终南山栖云观碑

姬志真

全真之旨，酝酿有年，薪焰相传，古今不绝。然而藏身深杳，未易发畅者，盖葆光灭迹，遗物离人，而为于独者也。其教以重玄向上为宗，以无为清净为常，以法相应感为末，摭实去华，还淳返朴，得老氏之心印者欤。皇统之初，重阳祖师杰出尘表，存神过化，方始辉光。遂以是道传诸海滨数子，所谓马谭刘丘之伦也。虽复强本，而其教未始大弘也。至于国朝隆兴，长春真人起而应召之后，玄风大振，化洽诸方，学徒所在，随立宫观，往古来今，未有如是之盛也。门下有任公先生者，其族相台人也，舍俗投玄，北游燕蓟，师事栖云真人，从道有年，密传其妙。乙酉春，下山飞舄，行化于秦晋之间，以及终南，至于重阳万寿之宫，东约五里，有墅曰梁家庄，世传古有洞清庵，乃重阳神化之所立也，未详其实。经易世之后，荒芜四合，通鼪鼬之径而已。因有是迹，及承京兆府总管给据，令射占开搠住持。先生乃率其门弟李志勤、温志清等数十辈，同心戮力，经营建立，复成是观。前后约七十余亩，径穿修竹，环以清流，堂殿仅完，廊庑序列，方壶在后，特室处幽。乃蒙宣差权省移剌公主张赞成其事，清和真人为之题其额曰栖云，以为祝延圣寿之乡，荐享祈禳之地。心香频炷，光扬玄祖之风，性烛常然，开示全真之化，落成之日，命刻翠珉，以传不朽。勉为之铭云：

圆机日新，乃全乃真，持以重静，保以真淳。祖师之来，知新斯旨，东海之滨，传之数子。大振玄风，神丹普示，浩劫难逢，尤宜立志。归其门者，岂不尔思，夙兴夜寐，勉而效之。

（《云山集》卷七）

南昌观碑

姬志真

道无弃物，物无非道，通六合之内外，贯万有之洪纤，莫不皆存。是以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宁，三景得之而明，四序得之而运，圣人得之所以垂世立教。盖禀无名之朴，降为镇化之师，妙用滋彰，神功昭著，灵源一发，正派横流，虽步骤之殊时，亦汙隆而顺世。道无增损，用有行藏，开辟以来，洪荒莫纪。中古以来，概举其人，伏羲之时郁华子，神农之时大成子，黄帝之时广成子，颛顼之时赤精子，高辛之时录图子，尧有务成子，舜有尹寿子，禹有真行子，汤有锡则子，之人也，之德也，皆出经传道，代为帝师，玄派洪澜，波及群品，具载玄藏，间有销声拂迹，嘉遁忘名者，莫知纪极。殷周之世，老氏出焉，挫锐解纷，随机应化，复之以虚极静笃，申之以治人事天，二篇四辅之存，诸子百家之学，琼林竞秀，兰友争芳，霜心雪臆之伦被褐怀玉，月帔星冠之侣负笈担簦，经籍图箓之支分，科律典章之蔓衍，制玉醴琼浆之饮，服五金八石之丹，或炼形行气，或吐故纳新，辟恶祛邪，行符治鬼，此应世养形之急，皆辅道之事，非为道之道也。其于归根复命之理，有所忽诸。近代重阳，天挺神授，绝累捐尘，建立夫根干泉源，扫荡乎波澜枝叶，辅之以清净真实，应之以柔顺谦冲，具天地之大全，完古今之大体也。道传东海数子，皆能鼓舞服膺，闻风唱和，天下化之。洎乎皇朝圣祖御极之初，兼崇道德，长春真人应召之后，大阐门庭，室中之席不虚，户外之屦常满。及嗣教清和真人作大宗师，宠膺上命，簪裳接迹，宫观相望，虽遐荒远裔，深山大泽，皆有其人。兹历亭之北，里不及舍，聚落之墅曰屯庄，富里之观曰南昌，爰自葆光大师之所建也。师姓朱氏，名志明，本土居人，葆光则其道号云。盛年颖悟，捐俗而道，师事抱阳子刘志甫，即太古真人之高弟也。大师亲炙左右，日改月化，大蒙印可。中年复经父母之邦，周览故居，荒芜四塞，仍存基址而已。大师率徒就荒开径，垦耕其地，以亩计者顷之半，及蒙州主张侯给文以主之，于是捄之筑之，经之营之，鸠功缔构，曾未浃辰，大成其事。太上有殿，云会有堂，瞻真境之粹容，副舆人之至愿，荐芗萧于谷旦，笃香火于晨昏。丕赞皇图，延洪宝命，普沾遐迩，波及生灵，报本尊师，酬恩育德，其在兹乎。甫成之始，请名于宗师，额之曰南昌。功成之后，师藏其狂言与其不可书者而往矣。古今相继而传者，皆不闻可见之迹也。迹非其本也，其本则恬淡寂寞，虚无无为，乃天地之平，道德之正，存乎吾宗而已，非见闻之可接也。所以纷华泯绝，枯朽回春，人非幻化之人，物非幻境之物，此圣人之所以教人而有师资之道焉。宫观之作，取象以明，有孚颙若之礼，所以为国熏修，厥有旨哉。知观刘某，不远而来，祈余纪实，将追述前人之功业，冀未来之勉旃，故不可以謇浅辞。姑从其说而直书，其铭曰：

历代真仙，枢环应圆，污隆顺世，隐显从天。重阳发源，长春尤盛，大振真风，全提正令。有曰抱阳，其嗣葆光，太古之孙，道价诸方。故里经营，圆成胜概，祖羽以持，德辐以载。游居寝息，焚修敢忘，皇寿以祝，地久天长。民福以祈，简简穰穰，殷勤旦夕，一炷心香。

（《云山集》卷八）

会仙观记

碑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三行，行四十六字，正书。在泰安。

泰安州教授王天挺书丹并篆额

岩岩泰山，形势雄厚，位诸岳之宗，资生成之始，含元精而秘神灵之奥府，均造化而隐仙真之洞天。所以古之帝王，例皆焚柴望秩，行封禅之礼，告厥成功者，自兹山始。山之东北四十余里，有聚落曰门家墅，缭以群山，若无路之可人，汇以双溪，虽久旱而不竭。又有崇冈峻坂，映带左右，丛管灌莽，蔽亏无罅，其地形蜿蜒若睡龙。然龙之首平而可居者，仅数亩。西南而望岱宗诸峰，如指立千鬟方髻，秀峙于风尘之表，真绝观也。间有识者，尝至而谓曰，是岂凡民所可家焉，直使得道者宅之为称耳！及讯诸耆艾曰，此盖会仙观故基也。岁壬辰，有道士孟养浩、韩抱一、王若虚、李道诚四人者，因游历过此，遂慨然有卜居终隐之志，且承居者段德辈恳留，乃驻锡焉。自是诛剜茅，刊山木，经始数岁，乃有土木金碧之渐。泰安刺史张侯一日政隙，抚视农民，信马过此，方解鞍少憩间，养浩辈语其向之耆艾所谓会仙兴废之由，侯喜而谓曰："诸公果有意乎，我为公倡之！"四子曰："唯。"于是卜日揆地，鸠工僝材，百役具举，凡所缺乏者，侯皆裨助之。由是乡邻远迩莫不响应，富者以财，贫者以力，日构月缔、年不逾纪，三清有殿，七真有堂，斋有厨，贮有库，客有寮，至于蔬圃井碓，无一不备。舆议以谓非文石无以寿其传，养浩以岁月经营之始末谒予于徂徕，以记见托。予谓兴废系乎数，勤堕在乎人，虽然，纯归之数，则是犹不耕不种望年之丰，古今宁有是理耶？是故归于数者轻，责于人者重，斯可矣。天下之事，勤而不成者有矣，夫未有堕而能成者也，传有之曰："人同心无□断金"，诚知言哉！而况四子者，谋则一心，言则一口，力则一手，加之外护有郡侯，多助有居民。呜呼！人众乃能胜天，明矣。观甫成，抱一、若虚、道诚相继仙去，独养浩守之，亹亹然左补右苴如故。自今以始，凡隶而为黄冠，束手仰成，张颐待哺者，□四子之风，盍亦兴起云。秦人鹿森记。

孟养浩，颍州人，韩抱一，鹿邑人，师事葆真崇道大师王抱玄，盖出于广德□□真人陶公苗裔也。

李道诚，蔚州人，师事汴梁嘉祥观冲虚大师李君。王若虚，宁陵人，亡其所出。

功德主段德，妻贾氏，男段庆，妻刘氏，刘用，妻吴氏，男刘吉、刘义，妻杨氏，男刘通，李平，妻侯氏，男李显

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东平府路道教都提点兼东岳庙监修官张志伟

至元五年岁次戊辰正月朔日，泰安州管内奥鲁长官张邻立石

李高周顺刊　　苏桿樊珍马成

（艺拓）

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令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管军官人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过往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已前的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李道谦、高真人替头里做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有的先生每根底，为头儿行者么道。这李提点把着行的圣旨与来。这的每宫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不拣甚么人倚气力休住坐者。宫观里休断公事者，休顿放官粮者，不拣甚么休放者。铺马祗应休与者，地税、商税休着者。但属宫观的水土、竹苇、水磨、园林、解典库、浴堂、店舍、铺席、醋酺等，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更没俺每的明白圣旨，推称诸投下，先生每根底不拣甚么休索要者，先生每也休与者。更先生每不拣有甚么公事呵，这李提点依理归断者。你每这众先生每，依着这李提点言语里依理行踏者。更俗人每有争告的言语呵，倚付了的先生每的头儿与管民官一同理问归断者。不依体例行，做歹勾当的做呵，说谎的先生每，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分付与者。这李提点倚付来么道，无体例勾当休行者，行呵，俺每根底奏者。不拣说甚么呵，俺每识也者。

圣旨俺每的

龙儿年十一月初五日大都有的时分写来

（第一截）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是子安西王令旨

葆真大师前诸路道教提举李道谦，比及闻奏以来，可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勾当。准此。

至元十四年五月　日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

葆真大师诸路道教提举李道谦可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重阳万寿宫事。宜令李道谦。准此。

至元十七年正月　日

（第二截）

（《萃录》第二二）

崇道诏书碑

碑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三寸，十六行，行四十字，四面刻。正书。额题‘大元崇道诏书之碑’。在秦州玉泉观。

皇帝若曰：太道开明，可致无为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获承基构，若稽昭代，雅慕玄风。自东华垂教之余，至重阳开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无远弗届。虽前代累承于褒赠，在朕心犹慊于追崇。乃命儒臣，进加徽号，惟东华已称帝君，但增紫府少阳之字。其正阳、纯阳、海蟾、重阳，宜锡真君之名，丹阳已下七真，俱号真人，载在方册，传之万世。噫！汉世之张道陵、唐朝之叶法善，俱锡天师之号，永为道纪之荣，当代不闻异辞，后来立为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几焉。

东华教主可赠东华紫府少阳帝君，

正阳钟离真人可赠正阳开悟传道真君，

纯阳吕真人可赠纯阳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刘真人可赠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阳王真人可赠重阳全真开化真君。

丹阳先生马钰可赠丹阳抱一无为真人，

长真先生谭处端可赠长真云水蕴德真人，

长生先生刘处玄可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

长春先生丘处机可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阳先生王处一可赠玉阳体玄广度真人，

广宁先生郝大通可赠广宁通玄太古真人，

清净散人孙不二可赠清净渊贞顺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志敬执行，准此。

（御宝）

至元六年正月　　日（第一面）

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全真列祖赋

二十六行，行七十三字，正书。

荣禄大夫大司徒王淮贤篆额

无名道人闲居于丈室，绝相公子□进而问曰："我闻吾子参全真出世之宗，习太上不言之教久矣乎，必能深究其宗派首末也。其祖何先，其宗何始，仆虽不敏，亦可得而闻乎？"对曰："何□□之发问遽次也。吾闻，将济巨海者必阶于岸，将登太山者必因于麓。尔未尝游涉乎正教之藩离，而辄欲窥其堂奥，其可乎哉？虽然，今日方暇，吾不忍废此高论，请为吾子谈其标末而已。全真非道乎哉？道固无始。全真非德乎哉？德固无先。三清，全真之主也，不全其真，曷为三清？四帝，全真之师也，不全其真，曷为四帝？由是言之，龙汉以前，赤明之上，全真之教固已行矣。但圣者不言而天下未之知耳！逮我东华帝君王公者，分明直指曰，此全真之道也，然后天下惊骇倾向而知所归依矣。帝君乃结庵于青海之滨，受诀于白云之叟，种黄芽于岱阜，煅绛雪于昆崙，阴功普被于生民，密行远沾于后裔。然后授其道于正阳子钟离公者，暗剖琼符，潜分玉篆，锡以大丹之秘诀，付之蕊笈之灵章，传周天起火之经，教飞龙铸剑之法，炼形似鹤，养气如龟。然后授其道于纯阳子吕公者，鼎攒乎四季五行，药按乎三元八卦，赤凤吐南方之髓，乌龟含北海之精。离坎交加，甲庚会合，弹指上超于碧落，转头西过于青城。然后授其道于海蟾子刘公者，破钱知富贵之空，累卵示功名之险，顿辞燕相，恭礼玄都，陶真于太华之前，遁迹在终南之下，□游吕

月，手握乾坤，作长生久视之仙，结固蒂深根之友。然后授其道于重阳子王公者，发扬秘语之五篇，煅炼还丹之九转，谭中捉马，丘上寻刘，餐霞于碧桥之前，养气向青松之下，饮甘河之一滴，观沧海之万莲，普化三州，同修五会。然后授其道于玉蟾子和公者，黑中隐白，雌内含雄，深穷有物之混成，妙达谷神之不死，虎左旋而入地，龙右绕以飞天，五气朝元，三花聚顶。然后授其道于灵阳子李公者，损之又损，为以无为，三家不□于□□，二物□□□会□，发消旧白，脸出新红，神驾烂游于十天，云骑独飞于八海，翱翔五岳，啸傲三峰。然后授其道于丹阳子马公者，慈悲济物，方便度人，指五行不到之方，说一气未形之□□开□□□□金门，既分十化之梨，应彻三清之举，鞭笞紫凤，上下青霄。然后授其道于长真子谭公者，冥符大道，密契玄机，栖神寂寞之乡，炼气希夷之境，丹成九色，名挂三天。然后授其道于（下缺）公者，手握天关，足据地轴，节操比松筠之雅，肝肠逾铁石之坚，倒骑金马上青霄，稳驾铁牛耕碧海，北朝紫阙，南度朱陵。然后授其道于长春子丘公者，东辞海县，西入磻溪，六七年□□于饥寒，三万里甘迎于风雪，出有入无，漏泄两仪之造化，存神积气，圆成七载之功夫，千光遍照于十方，三国同宣于一日，独表神仙之领袖，大开道德之门庭，斋坛日赴于□□□介坐观于千万。然后授其道于体玄大师玉阳子王公者，炼成正气，战退魔军，立铁查山下之风，坐云光洞中之□，道号瞻来于伞竹，仙班得预于金莲，拜皇家五度之宣，玩海外□□之□。然后授其道于广宁子郝大通者，口中安口，身外观身，会八卦以周天，审六爻而定位，宁海市中挽回日月，赵州桥下坐断冰霜，袖藏海外之蟠桃，手种月边之丹桂。然后授其道于清净散人孙仙姑者，顿释（下缺），弃黄金如粪土，抵白璧于泥涂，裹衣东别于家乡，竹杖西游于云水，六年了道，九转成功。然后授其道于默然子刘师叔者，诸绝罢旧，一念归真，手拿海底之金乌，亲得蟾中之玉兔，枯木开花于晓露，寒灰发焰于春风，鼎内铅乾，炉中汞死。然后授其道于长清子严公者，振危拔苦，接物利生，龙吟离位之中，虎啸坎方之内，水火颠倒，阴阳混融，姓名先挂于丹台，踪迹屡游于紫府。然后授其道于醴泉史风子者，外建因缘，内明造化，金鼎夜调于五气，雪芽春采于三田，衣挂六铢，鹤乘千岁，火枣朱悬于晓日，交梨碧灿于秋风。然后授其道于回阳子于公者，行则措足于坦涂，住则凝神于太虚，坐则匀鼻端之息，卧则抱□□之珠，行满飞升于白日，功成归去于玄都。然后授其道于云中子苏公者，调和四象，斩伐三彭，瑶台之秋月当怀，阆苑之春风破梦，玉炉雪白，金鼎霜红，腾身快三岛之游，回首赴群仙之约。然后授其道于云阳子姚公者，气中养气，神内颐神，贯通道德之真诠，透脱阴符之妙理，眼界不生而青龙自住，鼻门大启而白虎常停，丹台记不老之名，玉简刻长生之字。此全真列祖之宗派也。”绝相公子蹙蹙然坐不安席，以手当膺而谢曰：“吾侪小人也，乃不知教门浩汗，道海汪洋，如此其盛矣乎！”无名曰：“上世以来，聊复如此，自今以去，巧历难穷，仙源滚滚以相承，法嗣联联而不断，跨鹤乘鸾者莫知其数，降龙伏虎者继有其人。十九枝玉树重芳，天开秘膝，半万朵金莲再坼，地发灵章，墨穷恒华之松，不足以纪续仙之号，纸尽江淮之楮，不足以书列圣之名，法轮长转□阔洋，道日重光于宇宙，姑言其大概云耳。若其具述而详言之，从劫至劫，终不可尽。”绝相公子口呿然而不合，舌挢然而不下，苍惶战慄，无地自容曰：“而今而后浣心沐肝，愿从门下执洒扫，（下缺）

施碑石会首前秦州儒学正刘懋德（第二面）

纯阳真人授重阳祖师秘语

宣授陕西□□西蜀四川道教提点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道谦

两截刻，上截秘语，下截宗派。上截十六行，行二十字。

蓦临秦地，泛游长安，或货丹于市邑，或隐迹于山林。因循数载，观见满目苍生，尽是凶顽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顿抛俗海，猛舍浮嚣，好餐霞于碧岈之前，堪炼气于松峰之下，斡旋造化，反覆阴阳，灿列宿于九鼎之中，聚万化于一壶之内。千朝功满，名挂仙都，三载殷勤，永镇万劫，恐尔来迟，身沉泉下。

莫得耽酒恋尘嚣，每向鄽中作系腰，龙虎动时抛雪浪，水声澄处碧尘消。自从有悟途中色，述意蹉跎不计聊，有朝九转神丹就，同奔蓬岛去一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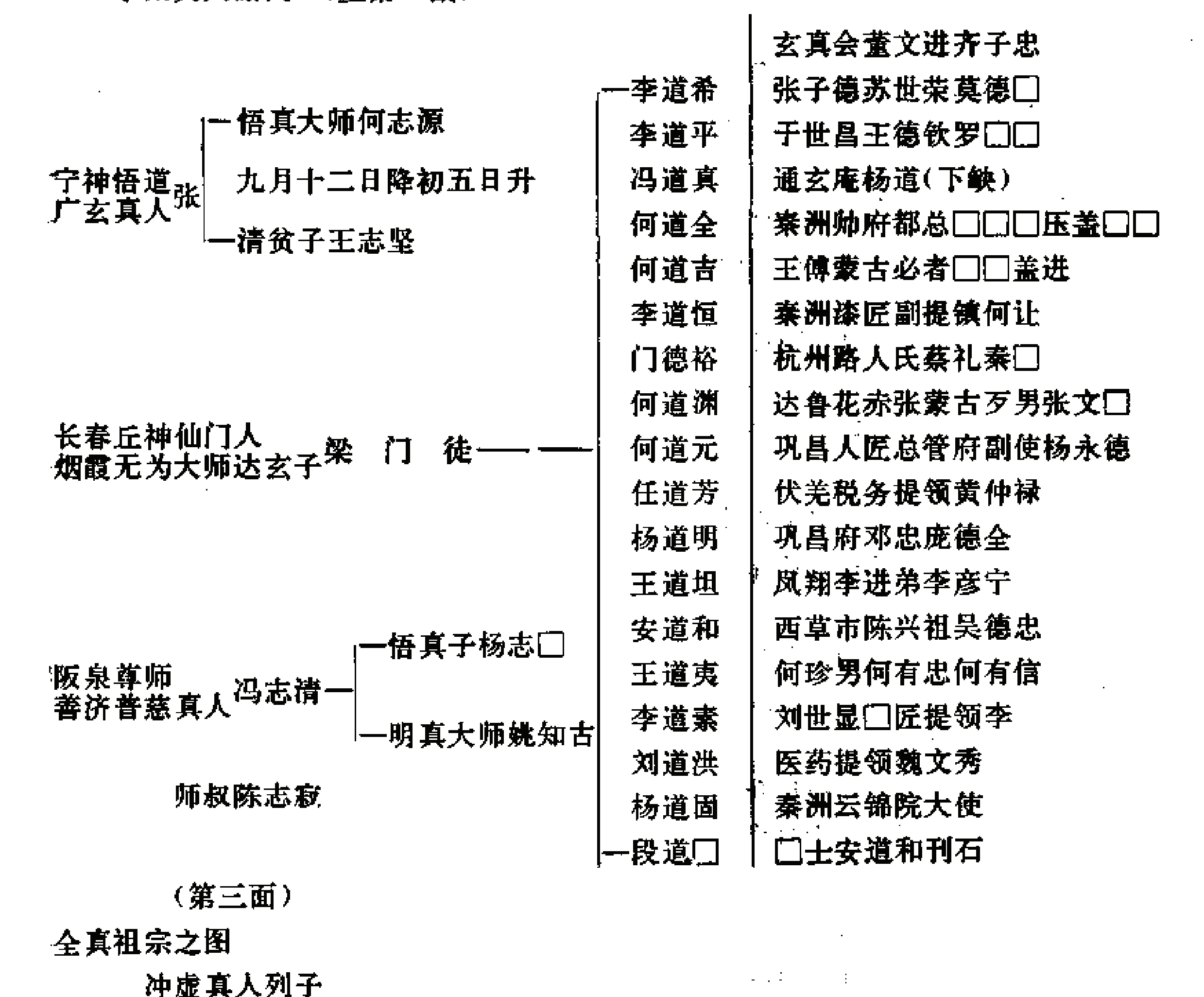
蛟龙炼在火烽亭，猛虎擒来囚水晶，强意莫言胡论道，乱说纵横与事情。

铅是汞药，汞是铅精，识铅识汞，性住命停。

九转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

大元国大德六年岁次壬寅仲秋下旬有二日玉泉观知观何道元任道□等并十方道众同建立石

功德主□□□将军前中书右丞行四川省事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都□□尹汪惟孝太夫人漆氏 （上第一截）



（第三面）

全真祖宗之图

冲虚真人列子

通玄真人文子

无上真人关令尹

二月十五日降

金阙玄元上德皇帝太上老君

四月初八日升

太极真人徐甲

洞灵真人亢仓子

南华真人庄子

（以上第一龛）

十二月二十四日降

海蟾明悟弘道真君刘

十一月二十七日升

四月十五日降

正阳开悟传道真君钟离

五月二十日升

六月十五日降

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

十月十六日升

四月十四日降

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吕

五月二十日升

十二月二十二日降

重阳全真开化真君王

正月初四日升

（以上第二龛）

正月初三日降

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

十二月三十日升

正月十九日降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

七月初九日升

三月初一日降

长真云水蕴德真人谭

四月初一日升

五月二十日降

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

十二月二十二日升

七月十二日降

长生辅化明德真人刘

三月初六日升

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 三月十八日降 / 四月二十三日升

清净渊贞顺德真人孙 正月初五日降 / 十二月二十九日升

（以上第三截）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 通玄大师杨志静
- 清真大师綦志清
- 玄真大师张志远
- 通玄大师李志常
- 崇道大师张志素
- 葆光大师王志明
- 清贫道人夏志诚
- 清和大师尹志平
- 虚净先生赵道坚
- 冲虚大师宋道安
- 虚寂大师孙志坚
- 清虚大师宋德方
- 冲虚大师于志可
- 通真大师鞠志方
- 颐真大师郑志修
- 悟真大师孟志稳
- 保真大师何志清
- 冲和大师潘德冲

（以上第四截）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
- 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 十一月十四日降 / 十一月二十八日升
- 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 正月十七日降 / 十二月二十九日升
- 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尹 正月十九日降 / 二月初六日升
- 真常至德佑玄真人李 正月二十日降 / 六月二十日升
- 崇真光教纯真真人王 十月十八日降 / 十一月二十一日升

十二月十一日降
辅元履道玄逸真人张
（不清）

秦州十方玉泉观□玄子梁志通立石
（以上第五截）
（第四面）

（艺拓）

万寿宫披云真人制词碑

碑高二尺八寸，广一尺四寸，九行，行十八字，正书。在掖县。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宋德方道重先朝，力扶玄教，久云栖于朔漠，继□勤于河汾。法藏方虚，全经创镂，起千真之废典，广一代之宗筌。追奖真风，宜加显号，可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仍将云州金阁山云溪观赐号曰崇真，准此。

至元七年三月　　日

蒙古字译

（艺拓）

大元宗圣宫主李尊师道行碑

李道谦

师姓李氏，讳志柔，字谦叔，其先洺水人。世业农桑，以门地清白见称于乡里。昆季凡四人，师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长，雅好林泉，萧然有出尘之韵。父志微素嗜玄学，先从赵州临城县太古高弟开玄真人李君，参受全真教法，及学成行尊，所作歌咏，深契玄理。泰和辛酉，师亦事开玄，执弟子礼，服勤日久，开玄识为受道器，真诠秘诀，付授无所隐。师既蒙指授，自是炼养愈密，丐食邢洺间，虽绝粒数日，立志不少衰。寻隐居仙翁、广阳两山，谢绝人事者十有二年，心境虚明，万理照彻。尔后开玄及志微俱解化，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从师游，盖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盗起，迁邢台，筑通真观居之。道价日隆，远近向慕，愿为门弟子者，户外之屦常满。庚辰春，闻长春宗师拔起海隅，道经燕赵，师具礼以饯行。迨癸未八月，长春奉诏南下，师复迓于宣德之朝元观。长春以硕德宿望，赐号同尘子，且嘱以立观度人，将迎往来，阐化为务。师恪遵玄训，于是始建长春观于滦川、奉天、栖真于大名。丙戌，复诣燕觐宝玄堂。明年秋，长春返真，师杖屦南归，向化者益众，如磁州之神霄，相之清虚，林虑之天平，广宗之大同，燕之洞真，皆以次而举。其门弟诸方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丙申，清和大宗师自燕入秦，礼谒祖宫，时师亦侍行。适宗圣道士张致坚以废址系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圣迹，天兴兵乱，焚毁殆尽，具状恳宗师乞为重建计。宗师以为无丹山岂能栖采凤，有任公乃得庆大鱼，即以状付师畀任其责。师奉命率徒，剗荆芜，陶

瓦甓，经之营之，日渐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师署师大名邢洺两路教门提点，暨清真大师号，俾往来秦魏赵间以办其事。不十载，雄楼杰观，粲然一新。庚戌，洺州牧石德玉慕师名德，诣阙保奏，赐黄金冠服，加号同尘弘妙真人。甲寅春，诏燕京大长春宫修普天大醮，师预高道之选，事竟，盘桓邢洺诸宫观，有未完者，例为补葺。中统癸亥，诚明宗师命督还楼观，凡有阙略，悉皆完饰，方之前代，虽未大备，其已成殿阁，峻丽则复过之。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扰，及使臣军旅无所留宿，以便焚诵。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俨若平日，集众于前，戒以修身利物为念，以后事嗣弟子石志坚主领，翌日翛然顺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敛息之际，宫北焦家巷居民见空界五云浮动，仙音朗彻。奔往视之，师乃升矣。畏暑流金，颜色如生，醮祭者三日，权瘗于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讣丧于山东门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宫群鹤飞鸣，下直坛殿，众目仰瞻，须臾讣音至，识者以为师之神游也。后四年庚午，门下耆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宫东南会灵观之仙游堂。师天姿纯粹，终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畜气宝神之秘，其次则必以退己进人，罪福之方，随高下接引之。所至之地，权豪士庶莫不再拜礼敬，北面事之，自非胸中诚实所格，畴克尔邪？以予尝辱知于师，比其葬也，石君志坚状师平昔所行大概，恳来乞文，将刻之石。予亦重师之有道，不敢以固陋辞，乃因其实而纪之。铭曰：

希夷妙道言难穷，诚之所感斯能通，粤有人兮宿慧充，开玄嫡嗣同尘公。妙年颖悟超樊笼，仁慈清俭居谦冲，虎龙交媾全真功，炼就骨肉俱相融。令名籍籍齐岱嵩，所在请益来参同，西翱东翔阐宗风，随机接物开盲聋。草楼灰烬施神功，琳坛玉宇增兴隆，退身闲居德愈崇，百年厌世游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铭诗树琳宫，高天厚地齐始终。

宣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道谦撰。

（《古楼观集》卷中）

栾城县太极观记①

碑高五尺九寸，广二尺九寸，二十三行，行四十六字，正书。额题'太极观记'。

国史院权编修官郦居敬譔并书

乡贡进士李玩顾题额

全真之教，所来远矣。盖太上玄元其始祖也，以清净自然为宗，虚明应物为用，后世其传浸舛，道异派，教异习，所谓全真者，人或莫之知也。独东华君绍圣绝业，启迪来哲，故一传而得正阳，再传而得纯阳，其说稍行，然犹疑信相半。迨乎重阳王公之作也，乃大为激扬洪音以倡导之，而丘、刘、谭、马迭出一时，又和而篔鼓之，自是人始知有全真之号。向上诸师，教教相承，皆目击道存，气融心会，挺出物表，渺翩翩而独往者也。圣朝受命，崇玄重道，首命驿召长春丘公，前席加敬，垂衢室总章之问。是时天下初定，民未厌服，而叛命者众，朝议将致天讨以罚殛之。汤火遗黎，旦暮假息，蹊命于锋镝之下。丘虑蒿兰共刈，亟方周至为之曲说，竟用是获免。至有囚俘亡命，辄缁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凡前后所活，无虑亿万计。虽朝廷推含弘不杀之仁，要之大教有以庇之也。是后真风大扇，四方翕动，缝

慕之心，确不可夺，而丘之所度门弟，布在天下者，无处无之。不数年，芝宫琳宇，金碧相望，栾城太极观，实悟真大师孙公志觉之所建也。师本太原大家，夙蕴善根，生而不茹荤血，不讷淳信，澹乎有抱一集虚之志。年十三入道，礼尊宿赤城米志元而师事之。庚辰夏四月，以长春手翰，继授今名，就令守德兴府之乔松观。居十余年，人无议言。庚寅春，真定路西元州元帅左监军韩侯智走书币邀师主在州之修真观，扶衰起废，土木有加焉。田□□至县达鲁火赤兼提举县事王君尚聚耆老而谋曰："是邑久罹变故，土俗愚冗，吾来莅政，已及周期，而民尚未知化。顾不有性行纯懿者相观而化之，则孰知迁善之义哉！"遂合辞具疏请师住持是观。师亦不多让，□然而来，盖意将有以化之也。观经兵毁，遗址丘墟，师为之翦荆棘，拾瓦砾，朝经暮营，日缔月构，虽隆寒盛暑亦不暇恤，如此积年而后有成。位三清于其前，殿玉皇于其后，堂七真于其西，斋厨寮舍，像设供具，随事一新。至于元氏之重阳庵，则又为师之别业，兹不具录。真定道司美其能，因命监栾城等处诸观事。蕞尔之邑，实居南北要冲，云宾霞友，往来者无虚日，师欢喜承事，馆谷□尽礼，莫不使欣欣之色溢于眉宇而去。此与夫掊人之财固为己有，虽拔一毛以利人而且不为者，良有间矣！至元己巳春，会首董君彦卿来谒仆曰："孙师之功德若是，幸吾子文之石以示永久，顾不伟欤。"仆应之曰："师之视此，如游云在山，空花寓目，暂假因缘，特其游戏耳，安用文为？况鳏生常谈，不足以揄扬盛美。敢辞。"辞愈固，请愈力，加之有乡曲追随之旧，义不获已，故勉为之书。

至元八年秋七月二十有一日立石

曲阳黄山、杨秀、石定、贾荣同刊

（艺拓，并以《常山》卷十六校）

①《常山贞石志》卷十六：右记郦居敬撰并书，李玩颐题额。《栾城县志》：太极观在城内县治东，明成化中，知县李文昂为城隍庙。郦居敬、李玩颐事迹无考。案至元十九年，元氏县重修庙学记，李治撰，男玩复书。玩复、玩颐两人，皆以卦名命名，玩颐疑亦敬斋之子。赤城米志元事迹无考。《元史·地理志》：保安州隶上都路，金为德兴府，元初因之，至元三年因地震改为保安州。乔松观，今州志不载。修真观，在元氏县西北，唐开元中建，见《畿辅通志》。碑有真定路西元州元帅左监军韩智。西元州之名不见元地理志，修真观既在元氏，则西元州为元氏无疑，当与南平、东武同时创立，不久革去。史志失载，得此可补舆地之阙矣。韩智无考。

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并序①

翰林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同修国史王磐撰

中奉大夫前中书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商挺题额

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贾庭臣书丹

师姓张氏，讳志敬，字义卿，燕京安次人。幼清癯，骨骼巉岩，寡言笑，不喜荤茹，见道士辄欢喜迎接，闻读道经则谛听不忍去。父母相谓曰："此儿其有方外之宿缘乎？"八岁送入长春宫，礼真常李真人为师，给使左右，朝夕未尝离。真常本儒者，喜文学，而师性敏悟，善诵习，工书翰，又谨饬如成人，故真常爱之特异。恕斋王先生以诗名当世，而清高绝俗，栖止道宫，真常命师从之学。方丈西有堂曰萃玄，侧有小楼，积书万卷，人莫得到，真常以钥

钥付师，恣所窥览。师资禀既异，所以涵养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诣而不凡也。甲寅岁，以师提点教门事。后两年，真常示化，易箦之际，众以后事为请，真常曰："志敬在，诸君何虑焉！"哭临既毕，众环师而拜，内外翕然钦服。中统三年，朝廷赐之制书，其词曰："玄门掌教真人张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洁，问学淹该，甫逾不惑之年，纯作难能之事，增光前辈，垂法后人，特赐号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坚素守。至元二年，圣旨就长春宫建设金箓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群鹤翔舞，下掠坛墠，去而复来者累日。天子嘉之，赐师金冠云罗法服一袭，仍命翰林词臣作瑞应记，刻之碑石。岳渎庙貌，罹金季兵火之余，率多摧毁，内府出元宝钞十万缗付师，顾工缮修。师择道门中廉洁有干局者，量工役多寡，给以钱币，使各任其事。或剷瓦砾而更造，或补罅漏而增修，凡再易寒暑，四岳一渎，五庙完成，尽还旧观。方将砻磨贞石，叙圣代尊崇祀典，祗敬山川，兴坏起废之盛美，而师忽感微疾，以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师士大夫远方道俗，奉香火致奠礼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及师掌教，大畅玄旨，然后学者皆知讲论经典，涵泳义理，为真实入门。当嗣法之初，先辈师德存者尚多，师以晚进，蹦出其上，中心不能无少望焉。师德度深厚，气貌温和，颓然处顺，不见涯涘，强悍者服其谦恭，骄矜者惭其退让，故初虽少咈，久乃怙然。加以持身精谨，遇物通方，京师贤士大夫及四方宾客，所与游者，靡不得其欢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葬五华山道院东。襄事毕，提点刘志敦持行状，致嗣教真人王志坦之命来求文，谨次第其行实之大略，而系以铭辞。铭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浑然，知诱物化中变迁，大朴乃始沦亏偏。爰有至人起秦川，不修不为口忘言，希风远暨东海壖，一驱学者归淳源，流传四叶道愈妍，嗣教乃得诚明贤。诚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植资禀异，髫丫初入长春宫，三千道流仰标致。率玄堂深人绝迹，戢戢千函锁幽秘，师持管钥恣披番，万卷汪洋在胸臆。捷趋径造浪苦辛，博中得约道万真，真常门人遍天下，齿尊缘熟非无人。一朝顺化拂衣去，心传密授惟师亲，将坛高筑拜韩信，千古盛事惊三军。学道由来在心悟，行辈不拘年早暮，羽服黄冠十万余，趋走长春宫下路。仙家阅世如流弹，空里浮云聚散轻，适向市朝观物变，忽乘鸾鹤上青冥。玉泉西北烟霞多，五华山色高嵯峨，飙驭一往同逝波，长留仙骨埋山阿，千秋风雨荒云萝，坟前丰碑字不讹。

提点重阳万寿宫事悟真了一葆明真人申志信

提点重阳万寿宫事衍真复朴纯素真人张志悦

陕西等路兼兴元府道门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洞观普济广德圆明真人高道宽

大元国至元九年岁次壬申九月丙辰朔重九日甲子嗣法掌教纯真真人王志坦立石

高六逸民晚进汤洪刊

（艺拓、《甘水录》卷五）

①編案：《甘水录》卷五，题作《玄门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

通真观碑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二寸，行四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

大长春宫玄学讲经提举金泉彭志祖撰并书

东平路前宣抚司德州劝农兼检查使宁克诚篆额

至元辛未冬十月，予以事自燕抵范阳冯村全真观，因为旬日之留。一日，黄冠师文公志通者踵门求谒，稽首而言曰："每欲走书币有□□从者，今子至矣，诚慰于心。"予顷间问所求，曰："无佗，惟志文以纪观事耳。请具道所以然。盖此观在涿州奉先县治之□□二十里，茂林沃壤，云烟萧爽，大房曲山倚如翠屏，有墅曰瓦井，观曰通真，实志通偕辛志明、侯志正之所建也。岁甲午春三月，志通至自汴，有本村会首赵永昌等具状施己地亩以步计袤七十有八，广三十有一，请建为国焚修之所，志通辈□之。其始也，垦榛芟芜，鹿豕其俱，其终也，田之污者□以腴，□之荒者日以除，有殿以奉玄圣，有□以奉真官，西斋东厨，下逮库厩，园圃井湢，皆隶焉。请于宗师清和真人，得今额。此观事之大略也。迄今三十余年，营□□□就绪，敢妄意言其始末，欲刊诸石，繄子是待，幸有以纪之，可乎？"予欣然曰："有是哉，兴造始末，当如所请。至于师□□□□源宗师命名之意，为道者故不可忽诸。窃尝谓全真之教，自开辟两仪，此理已具，凡主盟斯道者，代不乏人。我□□□祖立言垂训之后，文、庚、庄、列四子翼而张之，汉魏唐宋以来，张道陵、寇谦之、杜光庭、陈图南辈，迭起而弘畅之。至金源氏，重阳王祖师度高弟曰丹阳、曰长真、曰长生、曰长春、曰玉阳、曰太古，相继而布护之，其教遂大行于世。□国朝首定，诏征长春回燕，其道拯救生灵，推恩尤被，宜乎四方无贵贱少长，皆知从事于道。由是言之，信乎道之一气通流□□虚之间，无所不在，而及于人身，一言以尽其妙者，曰真而已。在至人，有其真而能全其真，常人有其真以至昧其真，嗜欲蛊之，世故汩之，向所谓真者，不知为何物，尚可与言道邪？后之学者，傥能以宗师命名之意，克通是理而求之，则庶乎可矣。"公南京内乡通许县人，家世以农为业，自幼入道，礼易州隆兴观于尊师为师，尊师出于沙垡王真人之门。公之为人，纯素有守，在道五十余年，惟以建庵立观为己事，其于玄门为不负矣，故并及之，俾来者有警焉。铭曰：

猗欤师祖，来自西秦，道传老氏，教立全真。真之在人，匪由乎外，至人所得，常人所昧。道之为用，或似不盈，无形可形，无名可名。欲假修习，寔系定力，听公所言，知公之德。公至自汴，择居奉先，曰辛曰侯，同立福田。桢干畚锸，岁日必葺，几历星霜，功缘告毕。殿宇砻差，出于无为，尸而祝之，孰云不宜？西山高直，东流不息，通真名观，亦终无极。旦望焚诵，以集群仙，祝我皇家，亿万斯年。

大元国至元九年五月望日宗主达妙大师文志通门人知观白道素等立石

功德主赵永昌媍信真居士张甫山

燕山洞玄逸士耿志明刊

（碑阴：助缘题名之记）

本观道众　本村会首　黄山

刘志清　范志温　朱道忠　阎道平　孙志洪　王道坚　李道久　刘来童　张安童

大长春宫

同尘大师　王志真

永清县遇仙观

弘真大师　　王进道　高复明　孙守一　马守初　王守正　王慧清　王慧宽

（艺拓）

应缘扶教崇道张尊师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应奉翰林文字孟祺撰

广哉道之为用，巨无不包，细无不入，后玄元之迹千八百年，黄其冠，鹤其氅，以五千言为宗者，不可胜纪。而全真之教，独能大振玄风，会众流而为一，夷考其行，岂无所本而然哉。当乾坤板荡之际，长春老仙征自海滨，首以好生恶杀为请，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风四海。又侍从之士十有八人，皆英伟宏达，道行纯备，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风之不振，众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应缘扶教崇道大宗师，十八人之一也。宗师姓张氏，讳志素，号谷神子，雎阳人。震肃之际，母梦衣冠丈人以芝见授，明日诞师。及长，风仪秀整，遇异人饮之以酒，襟灵顿悟，有潇洒出尘之想，遂拉同志谒长春真人于东莱。长春嚼齿大骂，漫不加省，二三子大惧，皆逡巡遁去，师留请益恭。长春嚏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备庖爨之列。始于侍海峤之游，赴龙庭之召，迄于环西域之辙，税燕城之驾，艰关数万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事，未尝失长春旨意，暂违几杖，辄有如失一手之喻。长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师一居提点之位，一录中都路道教事，众务鳞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师处之常有余裕。既而应北诸侯之聘，演教白霫，门徒琳宇，灿然改一方之观。时谯郡玄元祖庭，久废于兵，佥以兴复为难，诚明真人念独师可办，尺书加币，改白霫之辕而南之。居十余年，殿堂廊庑合百余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诏特加拥卫，仍锡今宗师之号。至元五年十二月，屡有光自顶出，氤氲彻于空际。一日，语其徒曰："长春有阆风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寿八十有一。呜呼异哉！师有才略干局，遇事必成，文章技术，靡不兼善，故讣传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叹。虽然，此奚足以知师。盖大方之家，以心为死灰，以形为槁木，黜聪明，去健羡，至于嗒焉隐几，不知有己而后已。师至人也，岂独异夫是哉！但真光内映，心与天游，物交于前，一与之渊默，一与之波流，发于外者不得不为贤智事业，與人蚩蚩语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诘，特以土苴见称耳。观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缪矣！一日，住持太清宫提点李志秘，状师生平，用道教提点刘公之命，以纪述为请。义不可让，遂约其所说而书之。至元九年春谨记。

（《甘水录》卷四）

创建云峰观记

高六尺一寸，广二尺，二十二行，行三十字，正书。

前知观乐真子徐德真前副观翛然子魏志衷

工匠峄阳鲁□　本州刘□□　赵道真刊

原夫太极始生二仪，次生五行，感而又生八卦，乃因而生万物。万物之中，唯人为贵，唯人最灵。虚无神圣（下缺）玄元圣祖（下缺）古往今来，多显□□说助国济民之术，演扶危拯难之书，（下缺）流传仙术，接引贤良，敷布经典，训诱凡俗，（下缺）暨初传于金阙帝君，帝君赐于白云上真，上真付于东华，东华教于正阳，正阳度于纯阳，纯阳授于重阳。重阳之后，其风大扇，□□□□普弘于天下师曰马、谭、刘、丘、王、郝、孙也。次继宗者，清和□□诚明□□真人。一自大元抚定，圣朝开创之初，天下山川秀丽之处，例多□宫□馆。粤惟山东益都府路滕州滕县滕城乡白□村，故庵主张五、张六二先生，同村众□到安乐乡善堌村云峰观师父谷神子扈志从、虚静子林志清、□□□刘志亨并徒众等住持至今，即有年矣。□谷虚通□□乃□礼玉阳真人高第安然子魏道宁为师。今有门下□□□然子朱志明、洞云子卜志祥、精微子王志谦重修起立，至乙未、□未、壬□年三次附籍□帐，已经三纪余载。盖道心之崇厚，念先师之深恩不可忘□因此（下缺）擐砾，芟蒿剪荒，经之营之，不数年间，创建三清大殿，绘塑元始天尊、左右真人、玉女、玄中法师□官吏神，焕丹青于列圣之像，灿金碧于高真之容。每遇朔旦，□□星冠道士奉真□焚□□□严赞□今皇帝圣寿万岁，文武官僚长居禄位，愿成胜事者。于是贾者施财，农者施粟，工者施巧，□者施力。其观之东，相近古滕，西望鱼棠，□舍余地，南□清流漷水，北倚凫峄二山，中有琳宫，号曰云峰。殿后堂前，缮修云房寮舍，□炉药灶，月圃风轩，庖□香□于太和，廊庑静舍于天籁，啸□吼月斋铎□□固可以□步虚、歌洞章、阅龙经、披凤篆矣。今□城牓观表云峰，乃我长春□□之仙翰也。门下□□□师之道，行师之德，敬师之行，自初立□斋静庐□来不绝□运斤斧，手斲栋梁。及其落成也，跪捧图经，来谒山野，乞□□琅之韵□□赑屃□蛟用□□坛流□后世。仆自惭樗栎之散材，恐负殿□之巨屋，才华深谢于不□□□甚羞于二陆。试松烟而墨磨，跃兔毫而三沐，敢以虚心□□□复谨再拜而铭之：

□□道宫，祖师玉阳。安然□焰，□□刘光。□系□□，瑞云绕傍。泽尉□□，山□紫□。五祖锡庆，七真降祥。玄鹤□□，紫□□翔。仙□□迹，主人荐香。瑶坛寂□，灵庭□霜。

大元国至元九年岁次壬申甲辰月甲子日知观朱志明　副观卜志祥　□□□□志□立石

滕州管内威仪悟真大师赐□杨志通

□山云峰万寿宫敷玄冲和大师赐紫茅志宜撰篆额书丹

敦武□尉遥授长社县尹行滕州判官董从治、滕州滕县主簿兼□□伯英、滕县吏目

奉训大夫滕州知州刘谦、敦武校尉滕州滕县尹郭从□、滕州吏目□□

武略将军滕州达鲁花赤爱先苔世、敦武校尉滕州滕县达鲁花赤八折□□、高山寨巡检

杨廷□

（栁拓）

创建清真庵记

碑高五尺三寸，广二尺一寸，二十行，行五十七字，正书。额同首题。

植松桧柏栝者，必于崎岖高寒之峰，修养素福地者，必于潇洒不尘之境。物各有宜，理不可易也。今兹琳宫在邹县坤申之位，相近舍余之地，有镇曰郭里。首枕乎凫山圣祖之宫，左有妙光洞天，右邻集仙观宇，北倚清流一派，滔滔而东注汪洋。中有清真庵，去市稍远，寂寥幽迥，真上士栖神之所也。山虽不高，苍回翠转，足以供杖屦之吟眺也。水虽不深，云奔雾泻，足以供纶竿啸傲也。时有玄元圣祖道教之中，全真二祖丹阳真人之远孙情虚子司志净，乃古滕人也。生而好善，长而奉真。自中年之后，悟世空华，舍俗归道，投礼峄山清都观主崇宁大师孙志和为师。训习经久，远涉方外，妙窥环中，普参贤哲，遍礼高明。求物外之玄机，穷天地之要妙，推坎离配合之理，故身潇洒，担簦负笈，渡水穿云，风餐露宿，累遇真仙，颇明秘奥。复游孔孟之乡，寄迹于此处，穿穴而睑，乞余而食。人见其状貌高古，举止清淡，知其不凡。玄门信士，众相议曰：筑垣起舍，斲瓦砾而夷之，芟荆杞而坦之，植花木而秀之，开沟渔而圜之，经之营之，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同会首人等闻其风而悦之。施地舍粮，助力捐贿，创建昊天殿洎斋室、云堂、厨库，绘塑玉皇上帝、左右宰臣、玄中法师、灵官吏神。药灶隐静庐之胁，丹炉连方丈之阴。竹引轩风，松筛径月。焕丹青于列圣之像，灿金碧于群仙之容。每遇朔旦，谨集道流，焚香诵经，祝赞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文武官僚长居禄位，愿成胜事者。虽陶隐居华阳之洞天，潘师正逍遥之道院，何以加此乎？功既成矣，师乃恍尔厌世，翻身步云。今有门下弟子亘初子厉志元曰：吾师之功，其可掩乎？遂不远百里，乞文于予，将以刻诸翠琰。予责之曰："神仙之事，贵在隐密。老子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庄子曰：全其形而生者藏其身也，不厌深渺而已矣。子之刊石，无乃背违老庄之教乎？"弟子曰："不然，前人之轨辙，后人之模范。若上世圣人不遗轨范，则后学之人盲瞽而安所取模范乎？兼如此宫观庵舍而无铭碣，百年之后，时更代变，湮没无文，将为豪强者夺而居之。"予闻其说，遂不敢拒，斋沐而为之铭。其词曰：

凫峄之山，烟月苍茫。郭里之田，创建殿堂。云宫仙馆，昊天系房。酿玄化兮泛千古，醖真风兮满四方。丹桂郁兮秋茂，金莲灿兮晓芳。四圣森兮卫宇，□威严兮护堂。听开篆而语庄，□天人而两忘。鹤翩翩而飞去，觉壶中岁月之长。

大元国岁次壬申至元九年己酉月甲寅日益都府路道录崇真大师赐紫陈志兴、滕州管内威仪悟真大师赐紫杨志通、助缘道人朱志诩、庵主厉志元立石，副庵主张德渊同立石

古滕雪山云峰万寿宫敷玄冲和大师赐紫李志宜撰并书丹篆额

黄山石匠鲁和男鲁孜次男鲁敏刊

（碑阴）

皇帝圣旨里益都路滕州邹县抿江下第三乡郭里村清真庵住持道人厉志元状告：本贯元系本县第四乡末□村生长人氏，先于戊戌年投□到（下缺）到法名志元，在后（下缺）志□□前来郭里村有会首王（下缺）大异□同发愿以嗣立（下缺）所一人地东至□西北二至路，南至（下缺）显于上（下缺）斋堂三间，灵官□一间，于内俱有妆塑（下缺）于中统四年八月间立契买到本村王（下缺）扎，其地东至王三，西南二至路，北至（下缺）告到清真庵给□今已（下缺）簿铭，别无凭验□照给公凭（下缺）行（下缺）移□滕州威仪司从实勘当去来□本州里正张山、社长黄进、主首朱信、耆年人刘义、地邻人□通等连名状结，依上勘当得厉志元所告相同，别无虚冒，结罪文状在官。及承滕州威仪司牒该于癸丑年间皇帝圣旨，命浩然掌教李真人作普天大醮，此时司志静告给到浩然真人赐到清真庵名额，委无违碍，请照验事。□得此，合行出给者。右出给公凭付厉志元住持，镌立碑石照用。准此。

至元九年八月十九日给□

主簿兼尉程□武校尉邹县尹刘（押）

敦武校尉邹县达鲁花赤（押）

（柳拓）

宁真子田先辈墓碣

碑高三尺四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在长清洞真观。

凡古今得道之士，恬然委蜕，无闻于世者，盖不可以数计。予尝读列仙传，其恍惚诞幻，过神其（下缺）信者，予因观田先辈化鹤之事，始知列仙传为不诬矣。先辈世为徐州萧县人，幼颖悟好学，谈（下缺）天义，然不乐家居。一日，去父母妻子为道士，因结茆于县之西徐里，攻苦食淡，有人所不克堪（下缺）处之宴如也，乡人由是稍稍推尊之。自后辄为汗漫八极之游，跨河而北，直抵琅琊，遇赤脚孙（下缺）师礼之，未几尽得其传。复由广固□济南而□清亭，清亭稍南东四十里许，有山曰青崖，青崖（下缺）曰五峰，五峰之南，拥抱四合，其景气殊不类人世，智者曰，是可以观其间。主者王真隐经构六（下缺）略见次第，今以洞真名其观。先辈一到其处，即倒冠卸簪，且誓之曰：我当终老此不复出，真隐（下缺）时自贺曰：吾五峰有主矣！自是道日益合，契日益密。初徐州祐德观主赵大有亦尝密居于长（下缺）真观间，往来青崖，访所谓田先辈者，且致邀之。先辈曰，少待，新秋当相会于栋真，果至七月九（下缺）洞真羽侣，辄长揖曰：诸君好在，幸毋中路自弃以叛教。言讫，翛然而逝。是日，寔长春演教通密真人仙化之辰，大有亦方醮掌弘道教长春真师，未竟，有鹤自东北来，盘飞其上，少之翥立殿楹，若顾若诉，良久乃去，众初（下缺）异。翌日，有自洞真来者曰，田先辈于初九日弃世。大有辈大怪之。呜呼！若田先辈者至于生死（下缺）时其来顺其去而已矣，何尝区区□于示现以诧诸人，是其果无也哉？然较之以时日不差，（下缺）以方隅，不胶南北，是其果有也哉？虽然，万物之化，皆心所变者也，是故贪者化为蛇豕，暴者（下缺）明矣。若夫所谓至人，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生则无施不可，没则无往不在，如令威之

鹤(下缺)士直游戏三味者耳。以是而求先辈,政如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谬矣哉!然其子著三以是事来(不缺)勿书。先辈讳志明,字彦美,宁真子其号云。

泰山三溪老人真止先生记

岳麓中溪老夫天倪道人莫年书丹

大元国至元十年岁次癸酉十二月己酉朔初九日丁巳洞真观炼士王源宣干缘田道昌

东平府录事司重仁坊居民门壻丁旺同妻田氏立石

长清匠石司祐□

(艺拓)

终南山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

祖庭天乐道人李道谦撰

师姓李,讳志源,① 邠州三水县人。天挺至性,宗党以孝悌称,自幼有冲举志。年未三十,考妣俱丧,乃弃家绝累,洁身入道,师事本州玉峰观全阳周君,服勤左右,数年匪懈。全阳悯其精恳,遂付以修真微旨,且使游历诸方,参证心印。至醴泉,与同志裴公结茅以居,遣欲凝神,虚心集道,历十有八载,故得尘虑尽销,天光内发。乡人李公,崇尚高洁,建道院,率闾里耆艾延至,事以师礼。无何,全阳召之还邠,赐号圆明子,俾主玉峰观。又尝集众言曰:"圆明于道实有所得,他日吾归全之后,汝辈当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阳返真,门众遵宿昔之命,举练师处师位,练师勉从其请。未几,迁居京兆府城之西汉高祖庙,凡昆季子侄,教育公溥,远近道属,靡不得其欢心,始服全阳付畀得人之哲。天兴初,秦地受兵,练师挈众出关,寓陕州之鸡足山,寻迁洛阳长生观。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练师率众北渡,于东阿县筑栖真观居之,远迩闻其名德之重,请益受教者不可胜纪。玄通子范尊师方主东鲁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时遣人候问起居,资其不给。甲午岁,关辅略定,练师念及终南南时村活死人墓,乃重阳祖师炼真之地,曩者全阳意欲葺居,以彰仙迹,适丁金季之乱,不克肯构,即遣门人王志瑞等西归耕占。乙未,参军齐大年与练师乡里之旧,时居赵州,慕其道德,创悟真庵,请至事之,百色用度,继奉不辍。丙申冬,适燕,谒处顺堂,掌教清和宗师遇以殊礼,署练师充真定路道门提点,且曰:"吾向诣长安祀香祖庭,见公遣人创制南时胜迹,吾就名以重阳成道观矣。然此非细故,公傥不亲临,恐莫能济。"练师还赵之日,继令法弟吴志恒来充知观。戊戌冬,京兆总管田德粲差官持疏,往迓练师,即日命驾,率百众西还,大行起建。由是道缘益弘,门徒翕集,不数年,殿宇壮丽,与宗圣、上清、遇仙诸宫相甲乙。辛丑春,祖庭会葬之际,道流恒数千人,洞真宗师举练师提举重阳宫,练师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赞玄化,与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谒礼竟,忽谓众曰:"吾昨承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辈各当以进修为业。及此师祖胜缘,实先师之志,今克伸之,吾归无憾矣,可善主持,无使中道而废。"遂绝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门众葬于本宫东北之仙茔。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名号,以恩例追赠渊虚圆明真人,仍升观为宫,于戏盛哉!练师道器凝重,上性谦冲,律己容人,轻财重义。生平不读书,凡视听言动,暗合经旨。当作务纷扰之甚,其修炼之功亦无时少辍。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无长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橐。终日块坐,殆若与世相忘者,及

其即之，而饮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诱后进，又能随其根性高下，各有所发明，无非颐神、毓气、诚意、正心之要。虽瞽童之愚，所为不道，亦未尝以恶言斥辱，但以善恶罪福之报方便启导之，必使心自惭服，以驯其化，其成就于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阳日，提点吴志恒每念练师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忘，丐予为文，用刻贞石，以垂不朽。向予与练师同居仙境，仅及十年，仰慕高风，亦乐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铭。铭曰：

真常之道，无门无房，谁其启之，教祖重阳。东游海上，四子传芳，支分派别，化洽万方。圆明老仙，天挺道器，丹阳裔孙，全阳嫡嗣。久进真修，功周德备，或出或处，有道有义。仙仗西来，肯构南时，门徒济济，教化熙熙。楼观嵯峨，金碧参差，肇开神宇，万世之基。善始令终，曲肱敛息，形有生化，道无终极。我铭以辞，无愧乎实，刻石琳宫，后昆懿则。

（《甘水录》卷七）

①垣案：与《源流》卷四叶三十三者同名。此见《源流》卷六，叶三十，即采此。

清真观碑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二十行，行五十二字，正书。额题'创建清真观碑'。

天斗老人史天祐撰

南岷山宁极子书

二仪至大者也，而不出乎形器之域，三耀至明者也，而止烛乎范围之内。惟道寂虚，恍惚幽微，不可致诘。起乎无名，根乎无象，卓尔独运，蔚然曲成。区分汇殊，有识无情，相待相使，皆仰隶而莫知所赖焉。伊人之受，生乎三才，首出庶类，惠然最灵，通乎变，应乎神。是以通明上达，精推熟究，身履力行，久则竟超凌乎无间之隙，颖凑乎影响之彝。若夫狃故之庸质，狎笑之侮流，则缮性于俗，群分类聚适□，囿乎一隅之习，斯背觉向缘，与夫造极契妙，两者何啻霄壤之悬杳，胡越之邈绝乎！悲夫，契道味真，离伦拔萃，虽□世一出犹比肩尔。故我正阳、纯阳唱祖规之源，重阳、丹阳绍宗裔之派，既乎长春□□应明诏于秉夷，税飚轮于幽蓟，举坠振颓，摇□□友爰居爰处四海（下缺）元一，祖居比阳村，年当鼎盛，屏妻捐业，不远千里，师事□□之裔，洛州张君（下缺）历动苦□经□云（下缺）沟周览山形地势之□似穹而抑，似逝而回，崎岖逶迤，巍然而附者，卧虎岗也。似卑而高，似远而迩，隆然偃然，□□□而前枕者，峨嵋岭也。仰嵩峰少室于黄流之南，负盘谷太行于燕川之后，望天坛于济右，指怀郡于丹西。四顾畅然，有动于心□□其友杨公志通所创清真之观，岁在癸卯，剪荆夷堑，未逾数稔，梁以圣殿，绚以丹金，列斋厨，圃庾库，位真官而竖三门。至于□础井厩、垣□，莫不条具。使游者忘归而观者无斁，大矣哉。桃遮李映，松篁茂林，望之森然，有预于怀济诸观也。载垦载拓，菑而畬之，间以桑枣，果畦蔬圃，虽徒众宾旅之资，岁皆无求于外。临夷据阜，幽径左环，清泉右注，虽灵府之方瀛，元泽之曲渚，无以加焉。继有知观张公，所持谦睦，利物周人，质其素，敦其淳，淘真挹粹，有臻昉之延接，建业树勋，习禹稷之躬稼，其美可推，其居可乐。十数年间，内外雍睦，终始一贯，感一方士庶，风行草靡。

以功所追，规足以光扬于前哲，以力所垂，志足以馈启于后学。振玄风于一时，播清名于万古，然其为力也岂小补。故余尝道过其门，视其观，察其人，与吾友杨公所宜之言，知观张公所持之节，其于铭也，又奚疑焉。铭曰：

二公笃俱，道艳天衢。幼抛家业，远弃妻孥。师事清河，同运德车。心符理契，文节相干。罄诚竭力，终始一如。崇仁蕴德，功著名誉。一旦葬踪，云水丐余。河阳阆胜，周览踌躇。竹园挂舄，荆蔓□□。□夷据阜，松桧扶疏。清河继业，迹会情摅。延接宾旅，丰贮岁储。高低顺睦，内外吹嘘。惠缧恤溺，援惇给虚。旌铭□□，据事直书。千秋万古，来者念诸。

时大元国至元十年岁次癸酉己酉朔下元日知观张志通立石，洛京石匠达荣刊。

（拓片）

大元国宝峰观记

碑高三尺七寸，广二尺二寸，二十四行，行三十九字，正书，篆额题'宝峰观记'。有像。在林县。

黄冠姚志远书丹

夫道者立，本于先天，崇名为太上，一机寔运，万范开张，通贯乎高厚之间，升降乎有无之际，所谓大本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也。开辟而下，得其所传者多矣，而未之尝言。暨乎老氏为之发其源，众真继而张其后，然亦污隆顺世，隐显随时，虽降迹之有殊，乃袭明而不既也。厥后□□□□时有废兴，而道无一毫损益于其间也。建立扫除，因时而用。近代正隆而后，重阳复出，解纷救弊，通真达灵，任幻化之往来，示吾宗之不出也。道传东海数子，大弘其教，亦有不知其然者。洎乎长春真人，应诏行在，真风复振，道日重明，宠授皇恩，主盟玄教，簪裳之侣接迹而奔趋，钟鼎之家倾心而外护，修宫立观，在处有之。兹林州之南四十里，乡曰仙岩，里名元康，中有道院曰宝峰观，原其经始，自女冠安真散人之至而建之也。散人姓李氏，名守迁，散人则其道号云。其祖大名人，盛年颖悟，尘境靡常，捐俗而道，刳心秒迹，参栖云真人修炼忘物忘我之道，以之独立周行，密而得之，历久不渝。然后杖屦云行，乘流坎止，日丐于人。及慕山间林下绝尘之迹，偶及是里，里中之好道宋元阔妻郭氏、及信善之族，见其志操异常，共留止之。时复请益，及施隙地，□面皆至道，以亩计者□十有奇，俾庐以居之，作道场地。散人遂率其徒，经营卜筑，随力缔构，殿堂厨库，仅以完备，从本及末，三十余年，寖成道院。仅以辰香夕灯，朝参暮礼，祝皇上万安之祚，祈官民百禄之祥，所以报本尊师，安身养命，应世之理也。甫成之始，请名于宗师，额之曰宝峰，盖取附近南山之号也。古人喻道性如山，若玉京劫刃之类是也。山则取其拔擢出地而巍巍然寂然不动之象，山之为物，虽居物表，时遇春而万物生，正行秋而万实成，虽体寂然，感而遂应。故夫寂然不动者，若道之体也，道体则独立而不改，自亘古以固存者是已。随时生化者，若道之用也，道用则周行而不殆，从日新而不故者是已。峰则又颖脱乎山之上矣。宝峰之制义若此，以是名观，亦示为道者，亦以有无利用，不主故常，终安于寂然不动之真而已。

斯观之主李守迁，功未及圆，顺化而往，后人范妙奇、韩妙温继而主之。执事者远来及汴，叙其师之勤迹，索余赞语以纪诸石。固辞不可，勉为之直书。岁舍柔兆摄提格清明后五日，爽山知常老人记。

至元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知观女冠范妙奇、韩妙温立石　匠人李彝、李琛刊

（碑阴题名）

南京朝元宫下

彰德（下缺）

本路提举兼管宫门事张道成　知宫□□□

宝峰观　李守谦　□□奇　郭□□　张守冲　韩妙温　蔡兴重　尚妙玄　宋安□　马□□　□□□　董守□　□□□　李守玄

（艺拓）

筠溪道院记

碑高三尺三寸，广一尺九寸，十八行，行三十字，正书。额题'筠溪道院之记'。

关中以山水甲天下，终南以明秀甲关中，重阳宫之胜绝，尤终南之冠也。宫之西北隅，茂林修竹，清泉白石，幽阒寥夐，殆非人境。友人李和甫构茅其中，榜以筠溪，一日偕湛然高士求记于予。予以谓和甫世居大梁，家本豪族，幼以神童□□□甫弱冠，出家服道士服，今卜居于此，殆将冷翠光中枕流啸傲以终此生乎！和甫曰：非也，翠筠故宰，吾将师其虚乎，清溪一曲，吾将友其静乎，吾岂爱□□□□□□□□□□以为耳目之娱也哉？吾将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以虚为□□□□□□□□□□予乃□然而应之曰：嘻，有是哉。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下缺）及乎大□□□日与物接，以喜怒哀乐汩于中，而窒其□□□□之□矣以□□□□为于外而扰其静有土苴之汙矣，人欲炽天理□似不能□乎其后矣。然而□者求复其初，在一转移间耳。不情其性而性其□□而用□□兮□存栖神于玄漠之境，养气于淡泊之中，味无味如坡仙之□□□宁可食无肉，为无为如伯禹之治洪水，行其所无事。寸襟昭旷，无风尘之□□□真□□□□□□之簸弄，其于虚静为如何哉。和甫进于此矣。抑尝闻之，依□翠竹总是真□又曰□见杏时须荐取，休随流水到天涯，敢问和甫，筠溪之意果安在哉？笑而不答。戊申冬杪，宣授陕西三白渠使太华郭时中记。

至元甲戌岁二月望日门人王德颐王德升等立石

门下文侍孙德彧书

张德宁镌字

（艺拓）

范圆曦封真人敕并延住持上清观疏

两截刻，上敕下疏，正书。上截高一尺七寸，广二尺八寸，五行，行十二字。下截高四尺一寸，广二尺八寸，十八行，行三十字。在东平。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东平府上清万寿宫故范圆曦可追号玄通普照惠和真人，准此。

至元十一年四月　日（宝）

伏为申请普照大师范公住持本府上清观，为国焚修，祝延圣寿者。窃以白云有象，物物咸观，明月无心，方方遍照。故老氏见留于关尹，而盖公往舍于齐侯，不藉高真，孰弘妙道？伏惟普照大师范公，久怀秘印，密获玄珠，挥刀不见其全牛，进道殊轻于驷马，而乃深藏利器，坚卧空山。念兹法席之久虚，必得明师而堪处，用裁短简，奉屈华轩，庶分土苴之余，一洗膏肓之疾。不图谦德，徒往报章，故虽嘉叹者再三，犹冀挽回于万一。恭展虔之礼，庸彰必起之诚，辄以芜辞，附之楮尾，幸详哀恳，早赐俞音。谨书。

诗一章仍用来韵

大道玄玄用莫穷，山林城郭本来同，生灵政切思商皓，岩穴应难卧葛洪。月到团圆明必普，水无高下决斯通，毋劳再四持谦抑，人世光阴似转蓬。　　丙戌年七月　日

崇进东平行尚书省严疏

（艺拓）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嘉议大夫吏礼部尚书高鸣撰

全真之教，始于少阳君，兴于重阳子，大盛于长春公。长春传之清和，清和传之真常，真常传之诚明，诚明传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数之，实为宗门五代祖，讳志坦，字公平，出于相州汤阴王氏。父讳忠，性悫愿，以资雄其乡。母岳氏，闺壶有徽妊，梦古仙来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学道，否则将祸而家，已而公生焉。自童弁不好弄戏，且不喜华美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师北京卢尊师，师乃丹阳马公之法孙、洞清于公之高弟也。时以道录居京之华阳宫。卢素严厉，少忤辄责诮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门下者鲜克终。公参谒之余，为营百役，至于庖廪溷圊之细，躬执靡有懈，卢亦悯其勤而诚，复加以礼。癸未秋，谒大宗师长春真人于宣德，一见器之，传付秘诀。既恐无以善其后，遂行化兴中义锦间，日丐一食，虽蚊蚋嘬败，亦不屑弃，已匪茆而居，不计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闻清和宗师驻燕，知道统所在，参礼焉。师爱其力行，大加奖拔，公忽有开悟，恍若神明，顿还旧观。无几何，径入金坡，坐而炼化，穷深抵幽，木茹涧饮，人莫见其面。其志愈坚苦，虽晦迹十余年，无贤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屡以书见招，来拜为大度

师。夏五月，从真常北上，参受三洞秘箓，以祈禳诃禁济人，其疾病，药石不可为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验，咸畏服其神。皇太后钦挹真风，宠赉以礼，公益自谦逊，惟颠坠是惧。每蒙慰谕，必归功于圣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本不伐也如此。留居阙庭者六年，还燕为教门都提点。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驰驱寒暑，略无艰苦状。盖以辅翼玄教为己任，虽九死不悔也。先皇帝践祚之元年，龙集辛亥，诏真常公佩金符，驰传祀岳渎，以公为辅行，继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以祈天永命，敛福锡民为意。癸丑，上问养生之术，对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务也。天子代天理物，当顺天心，与民兴利，则天降之福寿。近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乐生活。开创以来，戕横夭阏，精魂无依，非求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谓恩已及于八方，泽又浸于九原矣。"因奏修黄箓普天大醮，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诏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长春宫陈设醮事，所须旒百，俱出内帑，一无扰于民食塁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礼备将行，云肤寸而雨，公密祷于天，天为之静，风月肃然，星辰可摘，又有卿云鸾鹤之应，公卿文士咸作歌诗以赞其瑞。由是道价益重一时，贵游悉奔走承事，或执弟子礼。真常厌世，诚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统建元春，入关，旋及覃怀，陟天坛，爱之，留玉峰前期岁。相州神霄宫久虚玄席，诸耆宿士庶恳公主之。明年会真常葬，又明年复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杨提领者，素慕玄教，于私第之后圃，作环庵一区，愿得天下清修高尚之士奉之。金曰："金坡王练师可即礼致焉。"三年冬，诚明复以提点事恳公。七年，诚明上仙，今皇帝诏公袭位，仍加真人号。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蜕形于长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门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宁神于金坡山下，从治命也。时天气凛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阳春，执绋祖軷者万余人，汗皆浃背，咸嗟异之，以谓纯诚之验也。所著信心录、六牛图，传于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状公之行，来谒铭。鸣治彰德时，盖尝以疏请公主神霄，从游甚款，故习其为人，义不可辞。公美仪观，爱读书，尤喜性理学，深得奥义。好施与困乏无聊者，不以己之有无。谦恭宽硕，克己下人，故度门弟子者数千人，若观若庵者又营建百余区，可谓能弘其道矣。呜呼！以公平日阴功济物之心，向在阙庭，假之以岁，敷时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设醮之功耶？若夫将适辽东也，祷之而愈风痺，又去许昌也，空中传玉帝有命，其灵异若是者甚多，然实非公之本心，且有淳和真人传在，兹略而不书。铭曰：

混沌既死，大道窈冥，乃醨其醇，乃浊其清，唤诟以形，勃磔以情，拱璧而先驷马，竟盗为夸矜。天开圣人，药石聋盲，著书二篇，强为之名。爰有漆园，演为鲲鹏，蝶梦破而虚白生，然后使混沌复起，大道复明，代有人焉，玄风日宏。有来重阳，莫之与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坚，夷焉心衡，嗒焉尸居，而闻望震惊。寂然无声，淡然无营，眇翩翩而独征。砥柱中央，万古不倾，力提玄纲，惟公主盟。虽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雁待之如老更。金坡苍苍，草木光荣，衣冠有藏，功行有铭。而复返其精，抑将乘泠泠之风，御颢颢之气，游元洲而戏赤城也耶！

（《甘水录》卷七）

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

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同签枢密院事商挺撰

嘉议大夫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书

中顺大夫中书给事中田介篆额

道无为也，无不为也，推而行之，存乎其人。昔睢戈未偃，玉宇尚摇，然而玄元之教，风动万宇。兴造功业，顾皆前代之所未逮。其间主张是，纲维是□□□□绝俗之贤乃可以臻此。故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即其人欤？真人姓宋氏，讳德方，字广道，披云其号也，世为莱之掖县人。始生之夕，有光烛于户外。弱不好弄，颖悟过人。尝春行野外，得一巨桃（下缺）母曰□仙桃也，因以啖之，自尔不喜世间事。年十二，询母以不死之术。时长生真人演教武官，母因造问之。长生异其风骨，留侍几杖，遂不复归家。居数岁，一日独游蔬圃中，为一女子所挽，真□□袂去之□□□语人，人笑其痴，长生呼真人戒曰：聊以此相试，慎勿以人意数之。真人益感悟。后事玉阳，始占道士籍。未几，遂事长春国师于栖霞。圣祖龙飞之十年，岁在庚辰，长春承诏赴阙，择侍行之士得十八人，真人其一也。甲申还燕，时海众皆躬尘劳，真人燕处，每以琴书自娱。或以废事为□长春□□人异日尘劳，非若辈所及。因语真人，丧乱以来，道经泯坠，予尝有意于完复。以事体至大，有所未暇，他日汝宜任之。且汝缘当在西南，慎无忘也。丁亥长春羽化，清和嗣教，玄门之事，真人实提点之。未几出主崞山醮事，又主平阳醮事，用外郎王纯甫，丞相胡公之请也。先是，真人假寐之际，神空山中所见，颓垣废址而已，既又览之，则楼阁壮丽，非人间所有。甲午，历太原之西山，偶抵一道宫，荒凉极目，乃向神游时所见。拂拭石刻，有宋仝二字。真人曰："宿缘无可逃者。"留居之。曾不三年，轮奂一新，遂为西州伟观。是时风行汾晋，所至车马填咽。□真人绎念长春之语，道缘其在此乎，慨然以兴复藏室为任。丞相胡公奉白金三十笏为助。乃购求遗经，首于中阳晋绛置四局以事刊镂。东宫合西解奖其勤劬，令侍臣齐公赐真人以披云之号。继于秦中为九局，太原七、潞泽二、怀洛五，总为二十七局。局置通□之士，典其雠校，俾高弟秦志安总督之。役功者无虑三千人，衣糈日用，皆取给于真人之身，首尾凡六载乃毕。又厘为六局，以为印造之所。真人首制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既而诸方附印者有百余家。虽楮札自备，其工墨装褫，真人仍给之。于是三洞三十六部之玄文，四辅一十二义之奥典，浩浩乎与天地流通，日星并耀矣。储宫阔端闻厥功告成，又加以玄都至道之称。庚子，真人乃谒纯阳祠于永乐，叹其荒陋，谓道侣曰："祖庭若此，吾辈之责也。且此地阴阳交会之所，当有异人辈出。盍易祠为宫，上光祖德，下启后人。"咸稽首再拜，以主持为请，真人允之。迄今回□邃殿，真人□张本焉。丁未，归息于终南之重阳宫。知世缘将尽，十月十有一日，沐浴具衣冠，集道众于待鹤亭，援笔赋诗云："喝散迷云，驱回宿雾，万法无私，千峰独步。明月清风快意哉，一声长啸还家去。"遂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权厝于宫之侧，寻改葬于永乐纯阳宫。会葬者余万人，真常大宗师命提点潘公司其事，仍以所镂藏经板收之祠下。真人灵异甚多。尝阐醮于重阳宫，方春冬之交，芍药为之盛开。彻醮之冬，真

文不火而烬。修葺天坛，众以负汲为劳，坛东南古松一株，每云气覆其上，瓢滂然有水，彻其枝叶而下，承之以盎，庖厨塓饰，随所用多寡皆给，事毕，其水亦竭。平生所学，观乐全集有不可掩者。兴造宫观大小百余区，门徒半天下。自藏室之兴，玄门之士，登真达道者有之，穷理尽性者有之，明经讲授者亦有之，皆真人作成之力。辛亥□□□皇太弟旭烈特遣宣差唐古石赠真人以披云天师之号。至元丙寅，皇太弟国王塔察儿命宣使孙公又赐号曰玄都教主演通至道披云天师。逮乎至元七年，门弟祁公志诚状真人行事，请于天朝。皇帝乃特降纶音，录功定谥，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呜呼盛哉！初，祁公稠人中，真人密以手札授之，谕以后事。真人既殁，不辜所托，竟能感达天聪，增崇显号。真人之前知默识，又如此其明也。是年冬十月，祁公既承诚明真人之命，刊李翰林敬斋所制藏室碑文，有访于予，为先师道行，仍将书之他石，可乎不可乎？挺谓古之所道者，要不过以刳心治性为内，顺缘济物为外，然世无道人治于内或胶于外，徇于外或乖乎内，有如真人灵光内映，心与天游，发其绪余，犹足以揭奕代之筌蹄，凿含灵之耳目。谥曰玄通弘教，在真人为无愧。碑而传之，其孰以不可。公曰唯。乃属铭以赠焉。词曰：

道轮飞天浩无穷，真仙继起天西东，有来披云扇宗风，襟怀缥渺玄中龙。从师远觐明光宫，蓬山草木回春浓，西南德朋文在中，王公倒屣瞻仙容。大安劫火烧天红，琅函久逐灰烟空，一朝吐气如长虹，万指已献雕镂功。云纷霞错光横纵，相牍垒尽南山松，金童司签天女封，千古万古开盲聋。至元天子达四聪，紫泥缄香传九重，鸿名日月摩苍穹。后人绳绳踵芳踪，森罗法席鸣鼓钟，前功无替丘山崇。

大元至元十一年岁次甲戌三月　　日

玄门演道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志诚立石

都功德主前沁州长官保安居士谥沁阳公杜德康夫人悟真散人王体善

特进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重玄蕴奥弘仁广义大真人完颜德明重刊

（《永乐宫碑录》）

大都清逸观碑

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商挺撰

己卯之岁，长春丘公来自海上，应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从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隶琴书科则有真人冲和潘公焉。及南归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长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公曰："吾师之言不可忘也。"乃择胜地以为长春别馆。壬辰岁，广阳坊居民有货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厚木茂，清幽之气蔚然，真道宫也，遂捐资以贸之。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诸神像，讲堂、斋庖、方丈、客寮，靡不有所，亦门人韩、郭、尹、刘诸人善继其志而后有成也。仍筑琴台于殿之阴，金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华殿。贞祐之变，玉振为长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台。而又葺蔬圃以供岁计，植花木为游观之所。观成之日，实城西南之冠，求额于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门人王志和偕同辈二三人，状观之颠末，来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额之意为问者，予应之曰："天地之气，有清有

浊。人受所赋，则清者贤而浊者愚。世之贤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为，轻世位而不居，寄形于寂寞之滨，委心于纷华之外者，静安闲适以自乐其所乐耳。潘公之修是观也，静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虽无金碧之华，琴台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颜，四时花木足以招徕宾客，门巷萧条，俗驾稀而市声远。人之至也，犹若脱尘羁，逃世网，其心放焉而有忘其归者，况家于其中也哉！彼恋功名，嗜富贵，萦内疚以汩心志，图外观以维车服，而疲惫精神于车尘马足间，视清逸者为何如？"作者喟然叹曰："清和之言旨哉，请以是说书之石，用告来者。"于是乎书。公讳德冲，字仲和，淄州齐东人。方在娠，母梦祥云覆其体，妊十九月乃生。七岁犹不言，忽有一道者过其门而丐焉，即从旁与语，家人遂惊，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读书，日诵千余言。将娶妇，遂潜往栖霞滨都观，请谒长春师，过潍阳玉清宫，清和尹公为绍介焉。初号冲和，后领河东道教事，居纯阳上宫，又号九峰老人，赐号玄都广道冲和真人。铭曰：

清逸之观何隆隆，乾坤清气公所钟，祥云覆母身乃降，道气大受超凡庸。神仙官府聊相从，翛然远引追乔松，石坛月高晓露浓，满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蓬莱中，抗尘走俗嗟樊笼，琴台千古遗高风，自愧老笔铭新宫。

（《甘水录》卷十）

创建真常观记

翰林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王磐撰

真常观，长春宫之别院也，真常李公所创，因以名之。初，宫之西正与朝元阁相直，可一里所，有废地一区，荆棘瓦砾，翳蔽封塞。盖兵火之余，户口稀少，居人恶其荒僻无邻，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屦偶过其处，披荆棘，蹑瓦砾，登北阜之上，周览四顾，徘徊久之，谓从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谢事，将憩老于兹焉。"暇日稍稍芟除荆棘，挚去瓦砾，发地而土壤膏腴，凿井而水泉甘冽，遂葺治蔬圃，种艺杂木，版筑斧斤之工，未尝施设，而道宫琳宇，幽栖高隐之气象，已班班于目中矣。及真常弃世，诚明张真人嗣掌玄教，继真常遗意，构三清殿、九真堂、斋堂厨舍、祈真之坛、灵官之祠，又构环堵静位十余所，以居宫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习静功者。诚明弃世后数年，提点冉志诚，文侍李志恒等，一日会坐堂上，顾瞻栋宇之高爽，历览园圃之清幽，相与言曰："剪荆棘，除瓦砾，取众人之所弃以开胜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识也。鸠工役，庀材用，继先师之遗意以集盛缘者，诚明张公之仁心也。吾侪托先师之余荫，无所营为，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贤师之善事，泯灭无闻也。当伐石为记，以传不朽。"遂以立观事迹来求文，余曰：论事而观其迹，不若遗迹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隐矣。夫道宫之有别院，非以增添栋宇也，非以崇饰壮丽也，非以丰阜财产也，非以资助游观也，贤者怀高世之情，抗遗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归，盖欲高举远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闲旷之墟，以暂寄其山林栖遁之情耳。南华有言，圣人鹑居而鷇食。夫鹑居者居无定处也，鷇食者食不自营也。今也崇玄教者，盖与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京师居人数十万户，斋醮祈禳之事，日来而无穷。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

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小阙其礼则疵衅生，一不副其所望，则怨怼作，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而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故长春之有别院，所以为避喧拨冗之地也欤？清心时来，憩止退堂，则永遂休闲，此别院之所可贵可尚而不可无也。老氏有云，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故别院者，君子所以驻辎重而存燕处者欤。若夫计地产之肥硗，校栋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财产，以厚自封殖而务致富强，则非贤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岁秋七月十五日记。

（《甘水录》卷九）

重修北极宫碑

碑高四尺，广一尺五寸，十七行，行四十七字，正书，额同首题。在成县。

同谷对□，南山岩岩，□□环列，东顾凤凰，西枕鸡峰，仰参云霄，俯瞰龙峡，壁立万仞，远眺如道士之容，此其所以□□也。转运游公留题云："玉作冠簪石作骸，道衣鹤氅就岩裁，精神似转灵丹就，气象如朝玉帝回。两眼远观狮子□，一身遥望凤凰台，自从跨鹤归山去，直到如今不下来。"此诗写尽其景矣。悬崖置屋，有玄帝及朱真人保和真人圣像，崖下旧有祥云观基，拟欲重修。大宋乾道壬辰，甘露降乎仙崖，龟蛇□于圣境，岂非□游之瑞应耶！自兵火后，殿阁隳圮，道路荆棘，圣像虽存，香火之奉缺如也。有武信军蓬溪县谢先生者，因丙申蜀难，漂泊陇西临洮间，见时世未宁，遂舍俗出家，后礼自然子为师，得通玄法，专以济生度死为念，行符设药，治病救人，无不效者。见大军经过处，横尸满路，在在暴骨，动怵惕恻隐之心。自陇西临洮诸州，遍巡道路原野，身负畚锸，掩骼埋胔，十有八年，不知几千人矣。比至西康，州主老元帅武候见其积功修行，请住道士崖同陈先生赞献，不幸陈早归化，后得顺庆何意真、垫江何玉真协力同心，率徒众栉风沐雨，自效木石之功，补废枝倾，修建玉皇殿、北极宫、灵官祠，厨房仓库，一一全备。栋宇翚飞，楼阁壮丽，迥出烟霞之表，显仙灵之古迹，真山中之胜境也。迩来有游山荐香者，于岩洞石壁间时闻钟磬之音，此地□仇池不远，无乃亦通于小有洞天者乎？落成，索予为记，予不敏，为纪其实以诏来者传诸不朽云。

至元乙亥仲秋普慈鳌溪子记

成州道门提点淳静子王□□书丹

葆光冲虚大师宣授巩昌路都道录兼利州路道门提点冯□□篆额

开山住持谢成真　何意真　何玉真等同□

本师自然子冯□□等立石

（艺拓、柳拓）

北岳葛洪山清虚宫知微子刘公寓形志

碑高二尺，广一尺四寸，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正书，在唐县葛洪山。

镇阳虚白处士河中心庵撰

玄门尊宿大师陈志玄书

粤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有生者不得不生，有化者不得不化也。洪山老人刘志通，系葭州里人也。宦门之家，童时动止殊异，识者奇之。弱冠会投戈散地，外其身而遁其生，师事全真门下重显子陈君，服其劳而脱其尘。侍师十有余载，尽终行为苦己利物安人，始终如一，精洁慷恺，辅佐院门，乃致修身穷理，未尝少替。将老矣，有徒弟郑志和等欲创窀穸之所，公曰："天地一蘧庐也，盍为哉？"予曰不然，从古应世，后人之大事，窝形厚藏，礼也。刘公与予方外故人也，因而书焉。

时大元国至元十二年月日　　立石人　郑志和　唐志贞　韩道周　杨道秀

黄山石端刊

（艺拓）

道藏尊经历代纲目

域中四大，道大为先，根判三才，非道不立。夫道者，范围天地，统理人伦，生成万物，彼张万化，天理之自然者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盖人者，气禀阴阳之和，体具刚柔之性，心根仁义之端，一身之中，三才道备，所以与天地并立也。惜乎混沌凿而纯和散，浇漓扇而巧伪滋，不仁不义，不孝不悌，礼义廉耻之风丧，乖争凌犯之俗成，妬贤嫉能，伤生害物，灭天理而穷人欲。人欲既炽，罪业生焉。罪业既深，凶荒疫疠，水火刀兵，劫运至矣。薄俗相仍，莫脱轮迴之苦，天尊哀悯，大开方便之门。下民失道，受苦无边，乃演道为经，谈玄立教。故天书云篆，则元始天尊开其先，宝笈琼章，则道君老君继其后。遂说三洞真经：洞真演大乘上法九圣之道，洞玄演中乘中法九真之道，洞神演小乘初法九仙之道，三部共一百九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卷，秘在玉京玄都，洞天海岳，未尽降世。三洞真经又分四辅，洞真则太玄辅之，洞玄则太平辅之，洞神则太清、正一辅之，凡七科，号三洞四辅。自伏羲、神农之后，至殷汤、武丁以前，历圣相传，经文流布者一万五千余卷。其诸真文所受修行得道之经，行于世者，计二万九百八十卷。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九皇所受谓之玄经；天皇、地皇、人皇所受曰内文；五方五帝所受曰真文。受经修行功行圆备证品凡七果位，道门戒品一千五百二十七戒，随法所受，检制修行。道门科品三十六卷，科令检制所受及传道品格道门律品四十卷。制御鬼神，条录罪福，至如章奏、符图、论仪、传记、诸醮方术、诸疏法律经义凡十四部，计一千六百二十七卷，皆随经入藏。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宋简寂先生陆修静经目藏经一万八千一百卷，宋明帝太始七年，考功郎中校勘，仅存六千三百有余卷。后周法师王延珠囊经目藏经八千三十卷。唐尹文操玉纬经目藏经七千三百卷。唐明皇御制琼纲经目藏经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陈止见五千三百定数。黄巢之乱，灵文秘轴，焚荡之余，散无统纪，幸有神隐子收合余烬，拾遗补阙，复为三洞经。再经五季乱离，篇章杂揉。会逢炎宋绍隆，圣明相继，奂求琼轴，大构银题，申命校雠，条章整列，乘道藏卷目之首，冠宝

文统录之名，大阐玄风，式弘道化。丙申属难，经藏俱废。元启运，有披云子宋真人收索到藏经七千八百余秩，锓梓于平阳府永乐镇东祖庭藏之。此道藏经历朝兴废之大者也。敬刻之石，俾百世之后寻经目者有考证焉。至元十二年岁次乙亥九月望日立石。

（载《道藏阙经目录》后）

创建神清庵记

高三尺一寸，广二尺，二十七行，行三十七字，正书。额题'神清庵记'。

白家庄岳云宫道士包志宽书　高信申信刊

夫灵真妙道，鸿濛肇启，运三耀于玄虚，育群灵而处世。万物之中，唯人最灵，可以法则地天，道法自然者矣。惟我重阳祖师，悟彻虚通，参天上之高真，捐弃金章，礼方外之大圣。三五年功，逍遥乎飞腾天汉，一二载行，坦荡乎普代人寰。东游海上，教七朵金莲共埄，西□秦中，训万朵玉莲成芳。灯灯续焰，代代相袭，始自长春师父，屡承帝命，唯谈长生之理，久视之风。一言相契，特奉敕赐丘神仙之号，大阐全真之教，诱引群迷，同宗正道。真所谓葆玄堂上梦游仙，碧落天中为教主。兹紫金之颠，黄流之背，左顾清流而涧，右瞻仙洞而庆，乃耿真人炼真之所，与三城相去二十有里也。观其山水明秀，人物廉俭，地势爽垲，土壤膏腴，林木茂郁，名曰长涧，最为河阳之甲地焉。堪为颐真之馆，可充置福之堂。墅之中有道院曰神清，□□其本末，自女冠张守正同门弟朱德慧所建也。守正祖本孟州河阳县北貌村人氏，爰遇兵□□□伉俪决绝。自壬辰间迁至平阳府汾西县保真观，拜礼到段老先生为师，口传心授，志在不惑，从事淡泊，更衣而道，寡欲忘情，不亏实行，未尝少变，炼出真心，养成浩气，习有年矣。自戊午年丐食度岁，云游至三城之西，蹭蹬间，有长涧村居民奉道会首董兴、王□老泊李信、于达，特请张仙姑建于长涧村，依命之，随与门弟辈同心戮力，修葺福地，斲瓦砾而寘之，芟荆杞而垣之，启壶□绰云房，妙像慈容，金碧焕然。丈室虚明而贮月，静庐幽邃以含春，山色溢目，烟霞供一望之奇，□声在耳，松竹贡四时之秀。是以特宝精思，拈一炷之心香，祝万安之圣寿。光扬玄化，酬酢师恩，固可朝于是而夕于是，将终身由之，焉知不有造极者乎！今已伐苍山，得翠琰，征文于予。辞不获已，搜竭枯肠，勉从说而直书而为之铭。

时岁在丙子清明十有四日镇阳汞羽王道安志

维大元国岁次戊寅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知观朱德慧立石

本庵女冠王守正、张守正、宁守净、员慧微、许守仙、秦安童、赵守真

（柳拓）

盩厔重阳万寿宫令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子安西王令旨谕道教提点李道谦：

我国家祖宗列圣相传，莫不以敬天崇道，彝世受祜。王祖师得全真之道，教法开弘。丘神仙尽启沃之识，玄风庆会。是以先朝眷遇，恩命优崇。凡厥道流，商税、地税，应干差役，咸与蠲免，酯醉亦从食用。今皇帝圣旨，亦依旧例，继世相承，以为定制。迩者荐膺帝命，分莅西秦，封建以来，于今五载。高真人率所属道众，修醮告天，屡获灵应，故尝赐以金冠锦服。今已羽化，继传者必选其人。以尔李道谦，道行素著，文学该通，深明三箓之法科，确守一纯之净戒，得丹阳之正统，践洞真之遗言，不有褒崇，曷为奖率，可授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别赐金冠法服。仰益励操修，以彰殊绩。仍戒谕所属道众，宜令倾心报国，精意告天，朝夕诵持，殷勤进道，无负我朝敬天崇道之心，祖师立教度人之意。若有违条犯戒，紊乱道风者，惟尔汰择。其慎之焉，勿忽。

至元十四年六月日。

（《蔡录》附二）

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

安西王府文学姚燧撰

我元自太祖圣武皇帝视丘长春有道，聘为玄门宗，厥后太、定、宪三宗及今皇帝，皆禀孝自天，善继以述。虽长春返真，不虚其位，命尹清和、李真常、张诚明、王纯真与今张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认县官崇礼斯道之盛，语其师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师，而祖师之藏，与夫成道之庐，则在今终南山之刘蒋。自堂下视之，犹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忧传脉之不盛。故凡四方走而堂下为香火之率者，必剖畀而实之祖庭，待以兴化弘教之须。岂惟是为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兴化弘教之责，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际不令拱手肆志于无用之地。呜呼！才有大细，故任有重轻，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而蜀，治辖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从洞真入关，今兹四十年，职道教者，独再纪其居如此其久也。则夫为才之大，为德之著，尚待言说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讳道宽，字裕之，应之怀仁人。其世夙豪于财，而系则不详。幼业读书，能通大义焉。长为吏长安，丁内外艰，始弃室为黄冠师。其从受学三人，始则安蓬莱瀹其源，继则李冲虚大其流，终则于洞真会其融而导其归，故游洞真门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克大其传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虚之箓，赐号圆明子，署知重阳万寿宫，及提点甘河遇仙宫。岁壬子，真常擢为京兆道录者十年。中统辛酉，诚明荐之朝，制以为提点陕西兴元等路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至元辛未，纯真易子为尊师，加"知常抱德"于"圆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锡黄金云罗冠服一袭，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犹仍圆明，第易"知常抱德"为"洞观普济"，尊师为真人。以明年丁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尽金明昌乙卯秋七月十有九日为阅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履于仙蜕之园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乐实状其行，俾道录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宜显诗之，将维子是请也。"燧曰："嗣真人与道录之言不可辞让，况及先真人风概之一际乎！"乃遂诗之，其辞曰：

繄昔君生，应之怀仁，后由兵兴，避走而秦。幼知读书，长而试吏，束于亲存，供为子事。棘棘时艰，风树悲缠，乃斩慈爱，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门启奥，琼屋磊嵬，飞扬葆

灩。是皆平日，积想之为，初匪高高，善幻为斯。以君达观，能不是觉，盖以自信，精神之确。伊谁云师，適即安君，望祖有见，要眇斬闻。久之于于，东乱汴水，丹阳之孙，冲虚是倚。及门不屑，示教多方，轧以击摧，观其竟疆。纳以浊垢，察其茹受，积久不移，用视持守。投畀井臼，臧获所难，人勉于暂，君久益安。积信冲虚，待目日改，作新授付，已密有在。洞真征车，既挐既害，庭议具虞，翩其避逃。乃敕冲虚，悃款相布，使就其徒，择为行辅。冲虚戒君，中使与西，曰惟若人，丹阳耳提。穴石吴岳，闻道日跻，彼伏鹄卵，知求鲁鸡，子今幸际，犹升有梯。竟偕洞真，自陇而汴，趋风后尘，闻见再变。洞真留主，中太一宫，君遂不去，几舄与同。玉步既改，君始北迈，结庐德兴，规以自晦。洞真逾燕，挈徒而东，衍教白霫，召君来从。曰子为道，轻世自足，偃蹇云山，其过乘物。其反子者，同尘无厌，征逐府寺，其归附炎。二者揆道，无一而可，由先失人，后则忘我。安知至人，与世翰流，滲其灵台，与理充周。余也谁昔，子外之病，教之无为，恬淡虚静。上而人矣，性命之原，欲子内服，玄圣之言。子守是说，胶辐拘碍，囿于一小，曾未闻大。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钧之为德，何害并行。勉出酬应，无惮而退，若金用砺，磨钝而锐。小子识之，饬心自荷，君拜稽首，受训不那。又从会葬，祖师刘蒋，关中勦兵，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为群，作室几时，雄楼切云。后为终南，胜概之甲，君时佐用，身任寡乏。行裒四方，言能动顽，虚马与舆，出以实还。劳则夥矣，略而不有，鼓钟于宫，誉者盈口。洞真亦期，可振玄风，署知重阳，甘河两宫。真常拔之，俾录道教，广员千里，实长京兆。蝸礫琳宫，简其条章，草靡风行，教益奋张。诚明奏制，提点延庆，陇秦山南，治辖之广。孰非开府，皇子异诸，裂地之多，古先有无。帝曰钦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承制自拜。乃降教令，益之两川，蜀凡道流，曰始餍焉。尝观为治，教难政易，政恃赏刑，民有劝避。教以道民，孝悌之兴，难也乌在，身先未能。矧乎教道，难者之又，如适断发，鬻髢求售。彼捐彝伦，何有于师，无赏以咏，无刑以随。来则受之，去不越逐，总总而居，从厥攸欲。自非其道，不令而从，孰久不斁，贱贵归心。嗟君居此，历逾再纪，年八十三，隤乎颓委。冠屦安坟，仙蜕有园，谁其嗣君，君有顾言。既谓天乐，子余所厚，匪我私之，子蕴之茂。畀汝印奁，赐服命书，子欲不取，人畴汝逾。高风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乐，从君顾托。立君之位，师君之为，猗哉皇子，始终君知。北山之石，贯古不朽，有龟作趺，有螭络首。于以树之，清渭之阴，刻此铭诗，式耀来今。

(《甘水录》卷八)

栖云王真人开涝水记

碑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一字，正书。额题‘栖云真人开涝水记’。在盩厔。

虚静大师赐紫张居安刊

终南涝谷之水，关中名水也，渊源浩瀚，随地形之高下，批崖赴壑，枝分其流，去山一舍，径入于渭。然无疏导之功，初不能为民用。丁未春，栖云真人王公领门众百余，祀香祖

师之重阳宫，至自汴梁，寻馆于会仙堂之西庑，爱其山水明秀。一日，杖藜缓步，周览四境，语其徒曰："兹地形胜，其有如此。宫垣之西，甘水翼之，已为壮观，若使一水由东而来，环抱是宫，可谓双龙盘护，真万世之福田也，其可得乎！"即与一二尊宿，亲为按视，抵东南涝谷之口，行度其地，可凿渠引而致之。于是闻诸时官，太傅移剌保俭、总管田德灿二君深嘉赏焉，[①]遂给以府檄，明谕乡井民庶，应有所犯地土，无致梗塞。公乃鸠会道侣，仅千余人，挥锸如云，荷插如雨，趋役赴功，其事具举，曾不三旬，大有告成之庆。涝之水源源而来，自宫东而北，萦纡周折，复西合于甘，逶延二十余里，穿村度落，莲塘柳岸，蔬圃稻畦，潇然有江乡风景，上下营磨，凡数十区。虽秦土膏沃，但以雨泽不恒，多害耕作。自时厥后，众集其居，农勤其务，辟荆榛之野，为桑麻之地，岁时丰登，了无旱干之患。两涘居民举爪加额曰："非王公真人之力，则弗能如是。岂特为吾生一时之幸，实奕世无穷之利也。"感戴之心，诚有不能已者。至元己卯，[②]公之高弟安西道录吴道素持秦蜀道教提点真人李天乐所纪本末，求予文之石。予尝以后学荒谬，不足发扬盛事之万一，而吴君之事师也，既不忘其本，又能述其功，以若辈观之，亦鲜矣，感其义而勉为之记。且古之人，一言一话，有补于时者，必载之传记，况公处虚寂渊默之境，不挟权势，不取民财，以孑然之身，利及后人者，斯亦有功于时哉！向使不为羽衣之流，朝廷傥加录用，推是心而行其道，则必大利于国家天下者，又奚止润色道门而已邪！噫，身宠家温，恬居民上，使视公之行事，得无少愧于中欤？公讳志谨，曹州东明人，自幼入道，师太古郝宗师，得全真性命之传。以高明博大之器，为时推重，尝游历四方，每至其处，辄以兴利济人为己任，故受公之赐者不可以数计。中统辛酉，我朝超赠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奇迹伟行，生平尤多，独以有功于后世生民者书之，余不书。

安西王府记室参军薛友谅撰并篆额[③]

开玄崇道大师安西路道门提点重紫孙德彧书

大元至元十六年岁次己卯中元日立石

正议大夫陕西等路行尚书省参知政事赵仁荣

（艺拓）

①垣案：《长春道教源流》卷四，'保俭'作'宝俭'，'田德灿'作'田维'。

②垣案：至元十六。丁未至此，卅余年矣。

③垣案：《元文类》四七有薛友谅上梁文。

太华真隐褚君传

安西王府文学姚燧编

云台真隐褚君，幼业儒，长而遭时艰，求所以托焉而逃者，寄迹老子法中。受学刘真常，栖迟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琅琊之七峰、应之岳神，无常居焉。后由真常主华阴之云台宫，始从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云台。云台华岳也，为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绝险，自趾望之，石壁切云霄，峻削正矗，非持铁絙不得缘缒上下。不知铁絙成于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险之圣也。将至其颠，下临壑谷，深数里，盲烟幂翳其中，非神完气劲，鲜不视眩而魄震。君负食上下自给，如由堂适奥，嬉然不为艰。薄寒则上下负食

益勤，为御冬备。一岁偶未集，冰雪塞山门，计廪才得常冬之半，始服气减食为胎息，远或数日一炊。明年山门开，弟子往哭，求其尸，见步履话言不衰他时，方神其为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复有往也已，设向师食不继，僵死冰雹，弟子虽有喙，何说自白其能孝于天下，必勿复往也已。"君难逆其请，指牛心谷曰，此汉太尉杨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闻而稽疑其传，止得公尝教授，胡不见其居华阴者，不识君何据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许里，深林奇石，泉溅溅鸣其下。垦地盈亩，构室延袤不足寻丈，环莳佳花美箭，人之来者，始则爱其萧爽，不自知置身尘埃之外，居不移晷，既已欠伸弛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独居，或劝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乐，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犹强而留之，能勉期月之外，要终相弃去。吾故与之为约，非春粮采薪之至绝而继，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还云台，必以水冰无所仰饮，十月为候，二月还谷。性嗜读书，逾熟左氏博议，日食数龠，饮酒未醺而止，不尽醉也。人家得名酒，争携饷之，至则沉罂泉中，时依林坐石，引瓢独酌。日入则入室而休，或坐罢寝觉起行庭中。一夕如闻林间行声戛戛，君则曰兽也，虽不得其名，可试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将惊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听不去。明旦视樊垣外虎迹纵横。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闻而谈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猎夫之适山，初未闻君为孰何人，责之具炊，寝则假榻，甚者易而诟咄随之，益勤以安，无难色忿言其外，若职宜然者。去或问姓名，惟他语不告，终问之，则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问，而吾所不告也。"人见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违俗，上自王公，而下及台皂，争以一际颜色为快。燧亦尝一再造庐焉，告以人间声利，泛如秋风之过耳，噤不酬应。叩之山间为乐何如，必尽举平生所见好石幽树，佳泉危栈，亹亹忘罢。若幸夫人之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舍以出，觉胸臆尘鄙，如雪之见晛，消释无留余者数日。益信夫游方之外，有恬愉静退之士如君者，罕类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达。名闻天聪，俾祷水旱有应，不为沴，赐号佑德真人，提点岳祠灏灵宫。又以岳祠风雨将弊，内出钞万八千缗为完葺费。三年易弊而新，饰漶为晕，过者改观，始知有应务之才，特韬之耳。年八十，德益深，闻益彰，圣皇思见益急，当岁己卯至元十六年，诏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审矣。畴昔壮也，言不足以资廊庙择，力不足以御强侮，今老矣，先狗马填沟壑，晨夕虽蒙冒龙光，力疾以行，终不达，恐伤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请。"中使竟虚车而返。今李大参公号知君深，且乐诵人善者，戒燧传之，无俾不闻于今而泯于后焉。公名德辉，字仲实，前北京等路行中书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甘水录》卷八、《牧庵集》卷三十）

创建天真观记

碑高三尺七寸，广二尺四寸，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书。额题'通玄大师创建天真观记'。每行下缺数字。

大元国大都路易州涞水县通亨乡檀山里通玄大师创建天真观记

西州教授王瀾同门刘□圭撰

易州云客葛宗政书丹篆额并刊

窃以许由洗耳，访道隐于真山，孔子□□阐教来临。泗水通玄大师者，仙里尧之故墟，冀州威城人也。□祖□□至晋献公时（下缺）公高于曲沃，厥后子孙蕃衍盛大，□有晋国焉，徙都正阳。其祖助周有勋，封沃州平棘县辛邑大夫□其土始，因为巩氏。□虽（下缺）素有道心，出于其类，众皆奇之。家厚殷富，郡有□之当□□□之□□□老，后值兵革，骤□□而弗取。其年三十有二，于丁亥（下缺）本州天宁观三德真人为师，□带为道。其后闻燕京□立禅仙，道教隆兴，风平四海，先生□慕，不远千里而来，诣长春宫躬（下缺）丘神仙焚香礼毕，遵奉岁余，告辞西□至涞阳西□舍余□里名檀山曰镇，川源秀丽，□□□□尘土□民人皆得古，视北山（下缺）偃仰如□何无萌蘖生□先生俯首细思，盖大辽之世，寸为□地，牛羊徙而□之不□时代□因此□养□先生喜其山水（下缺）留意于斯，里人视其道貌非凡，竞请斋供。留恋数日□日因去游山腰向半睹一□□便无□□□□□□充作图□者志炼性（下缺）三二日，因循化斋，有时五七日杜门不出，坐□三□四方来观甚众，给送币帛斋供，先生因辞弗纳，性秉清真，栉风沐雨，顺神（下缺）时人见者，咸谓神人。先生长年聪敏，酷睡眠□而赋诗，因遇莫春，有兴作其诗曰：“历历间□三月□，燕居圜堵坐忘眠，杜门不（下缺）花落，虚度光阴又一年。”歌罢，笑谓曰：“老子有云：不出日见天道，信不虚矣。”又经岁余，有里人敬善者王主簿、王副统、尹都监洎（下缺）耆夙人等，各发诚心，□山□之南□□之北，连相回易五十余亩之地，具状施作院地，议毕，共□□前焚香礼朝下山，惟观（下缺）惜其专诚出于山□也其秀水，步领徒众，知观朱道久及里人等□动力营功，先起正殿，次以东西斋堂庖厨库舍并以周完，绘（下缺）新栽此花果滋宜数顷，余□□风大振，各得其所，自后复礼（下缺）三茫真人告□□名号曰天真□□名云为□□希夷之道赐（下缺）玄大师，道号清微子，厥后远近方来，道人归仰弥众。至壬子年六月，有沃州道仙庵住持通□师妙□□元□道伴六七人临（下缺）天真观命请先生赴□，固辞不能，不得已至斯行异，住经三载，享寿八十有九，于乙卯年十二月□因四叶弃尘。先生蒙氏讳（下缺）召其巩志元等谓曰：“我有一言，慎勿有违。吾殁，回瘗我骨于天真观，是其愿也。”作其颂曰：“□□□□劫来□认取光初身外（下缺）皮毛远本在，却将吾骨葬天真。”颂罢，跏趺而终。巩志元等择吉日就庵近北浅土瘗讫，□□□□三月十有五日朱道久（下缺）子数人共起诚心，呜呼□□去沃州遇仙庵真师仙骨回到檀山天真观东南二百余步，为□□□一日道人命□□□□□□公因话阐禅盲人有片言可书铭之，矧此我师有大功□□□铭记之巨源德性□□用嘱于仆因□□□□铭曰：

玄玄大道，默默难陈，知之修炼，是谓圣人。先生山志，弃俗厌尘，笃性温厚，有德有□。□地□□（下缺），真隐檀山，数有余春。杜门不出，访道殷勤。□巾檀衲，乐以清贫，栉风沐雨，自苦其身。（下缺）才道相胥，文质彬彬。下山创观，不惮其辛，克日周完，奂然以新。园林茂盛，花木欣欣，自□□□（下缺）享寿九十，跏趺朝真。北山之风，依旧凉清，南溪之月，依旧圆明，先生真性，久视长生，（下缺）

至元十六年岁次己卯月　　日本县威仪□□□

（艺拓）

万寿宫令旨碑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三寸，八行，行十五字，正书。

皇帝福荫里势都儿大王令旨：今有本投下分拨到莱州神山长生万寿宫石真人，依旧加九阳保德纯化真人，诸人不得使气力欺负者。若有违犯底人呵，莱州官司与添气力问当要罪过者。准此。

至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察罕脑儿有时行

蒙古字一行

（艺拓）

长春宫晓谕碑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近据长春宫先生王志真等告奉福寺渊僧录，使令小和尚马戒显放火烧讫本宫仓库房舍，及盛放米粮三千九百余石，并油面盐纷公事归问得当。始元系是甘提点教道马戒显交指著渊僧录使令放火。王志真使令冯道童将马戒显作放火贼人捉拿，及诈作知宫名字冯道童教唆语言告状人，又问得元告粮食不曾烧讫，却指此为名，于诸人处要讫施利钱物，取其各各招伏。

六月二十二日，有孛罗副枢、张平章、张右丞、焦尚书、耿参政、脱因脱里阿里尚书等官员，钦奉圣旨节该，先生与和尚争夺的观院，其间聚著五百个来先生，把著棍棒打和尚每来。他每教法里不行胡做呵那里有那般体例。前京兆府地面里王祖师庵头，聚著人众生歹心来，如今这先生每又那般胡行。有这先生每明白招来了上头，为头儿底杀了两个也，别个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别个的打了也，其余的交做了军也，这般断了也，钦此。除今将断讫人数开具下项，及将提点甘志泉首级于本宫门首竿子上常川悬挂，合行立石晓谕者。

正典刑二名：教令虚指渊僧录放火犯人，提点甘志泉。虚拿马戒显放火贼人，知宫王志真。

割耳朵鼻子一名：添写状情节人：提点蔡志祥。

流于边远六名：聚众行凶人殷鹤童、陈道广；上都先告状人王志玉、陈志用；写状捻人兰德义；虚报烧讫粮食人李德祯。

断放三人：使令王志真告状人，提点蔡志希；同告状人副宫周道旋、贾志柔。

右示诸人通知。

至元十七年六月　日立石

（《辩伪录》卷六）

圆明朗照真人功行之碑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九行，行五十七字，正书。在泾阳。

犀峰进士唐堃撰

承仕郎泾阳县尹兼诸军奥鲁王篆

安西府路河渠营田使司副使王书

尝闻上古修真之士，外而应物，内则颐神，功行俱备，飞升九霄。今亦能此者，其惟寇公真人乎？公讳志静，字隐之，道号圆明子，家世栎阳雨金人，寇莱公之后裔也。父为同州节度使，清廉有政声，母氏看经积善，于前金泰和间梦吞电光，觉而有娠，厥后公乃生。禀性清朗，处己谦慈，厌纷华，甘淡泊。年十有五，志在方外，父母欲与娶室，誓而弗许，谓亲党曰："身非我有，况于偶乎？世间恩情名利，皆浮沤空花，何足恃哉。予将养真源以保长生，不复轮回尘寰中耳。"父母闻其语，即令出家，礼广阳子许真人为师。师见举措异常，必成大器，密传妙旨。公豁然大悟，若河决而注诸海，鉴磨而光彻天，从此智识日加，进修时敏，居环炼性，极深研精，火中识龙，水中识虎，其神妙孰能测焉。金末，五阴剥极，九州鼎沸，避锋镝东徙，历试诸难，不忧不惧，履变如履常，足见所养深根固蒂矣。至大元甲午岁，宝运开泰，飞龙在天，混一六合，万化更新，玄风大振，复居环堵。既久出环，推先觉觉后之心，随方阐教，接物利生，度门弟子数百余众，四方参访者辐辏云集。戊戌还故乡，过大河，阻渡，公默祷于上苍，河即冰合，乃得渡焉，众皆骇异。越明年，抵乡中，有竹千户、怡县丞、苑主簿等，礼请公于先师福地重修延寿宫以为祝圣之所。公应其请，同悟真子全道真人贾志玄，暨徒弟两县提领冲虚大师何志清等，竭力经营，广其规制，修殿者三：曰紫阳，曰通明，曰七真，建堂者亦三：曰法箓，曰灵官，曰祠堂。左为云斋，右为香厨，两庑翼张，三门表立，造南昌上宫，筑虚皇宝坛，至于丈室库房净位，环堵塑绘，金碧雕镂之属，靡不具备，其功岂小补哉。噫！公所修功行，何止立宫观而已。观其勤事父师，无犯无隐，始终致敬，此以知其孝行也。广度门人，抉开昏瞶，俾各悟其，此以知其阴公也。凡主醮说法，天花飞座，云鹤绕坛，此以知其妙行也。或见人危疾，必书符以救之，或忧民阻饥，必设粥以济之，或悯沉魂枯骨，必舍财荐而瘗之，其他所为，皆类乎此，兹乃见于外修者也。推其内修者，虚心忘形，炼魄御气，含精毓神，功加九转，超阴阳而穷造化，蹈水火而贯金石，现出神光，显作化身，御风乘云之举，不言可知。外虽有为，内实无为，常应常静，内外相融，性相俱显，月印清溪，诚得真常之道。呜呼！公潜身养浩，渊默雷声，名达于朝，上赐金紫，加圆明朗照真人号，缙绅钦仰焉。或谓公积功累行，充实光辉，辉映今古，振起玄门，为羽流修真之仪范，可信哉！□示养晦蓬庐，一日，公之高弟讲师文志通惠然踵门，请予叙其师之功行，以镌诸石，□广阳名于后世。余嘉志通等用心，义难以辞，应之曰：昔人见一善行，尚表而录之，况今圆明子实行真功，荡人耳目，予岂缄默弗扬其善哉？然内而炼真，神机妙密，不可以言扬，外而修善，事目浩繁，亦不可尽述，姑举其大概而书，以示方来之操修者。铭曰：

伟哉圆明，悟空人道，得师心传，学道渊浩。襟怀洒落，戒行精确，抉先天秘，以觉后

觉。立宫度人，救苦济贫，外而应物，内则颐神。功行两全，昭然达理，性彻形超，长生久视。门人存诚，遹骏有声，命工镌石纪铭，俾师千载扬名。

至元十七年岁在上章执徐二月望日

知宫甘志坚李道隆尊宿葆光大师安志顺清虚大师王志洪立石

泾阳县主簿兼尉刘天祐

安西府路河渠营田使司副使李伯禄

安西府路河渠营田使司大使高举

安西府路河渠营田使司大使商璘

（艺拓，并以《未刻稿》上册校）

岱庙诗刻[1]

碑高一尺七寸，广二尺，正书。在泰安岱庙环咏亭。

记梦五言

我梦天倪子，同登日观峰。骨强清似鹤，步健老犹龙。方外无官府，堂中有岱宗。仙阆真福地，杖屦会相从。

翰林集贤学士正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徐世隆书

复斋送天倪子还泰山

九十行年发未华，道人风骨饱烟霞，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阆第一家。牛膝药灵斟美酝，兔豪盏净啜芳芽，隐居自爱陶宏景，莫作山中宰相夸。

（《山左》卷二一）

①《山左金石志》卷二一：右诗刻凡十三行。前诗字径一寸三分，后诗径一寸。徐世隆《元史》有传，至元十四年官至山东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淮东，十七年召为翰林学士，又召为集贤学士，皆以疾辞，年八十卒。此刻结衔云'翰林集贤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传未载制诰、国史之职，而翰林集贤学士当在至元十七年也。后诗题复斋送天倪子还泰山，复斋是世隆之号，天倪子未详其名。据元遗山有呈布山天倪张真人诗，当即此人。惟泰山布山互异耳。

通微真人蒲察尊师传[1]

终南筠溪天乐道人李道谦编

三洞经箓法师知常子杨志春书丹并篆额　安悟玄刊

师姓蒲察氏，讳道渊，通微子道号也。家世上京，乃祖以金朝开国佐命功封世袭千户，遂为燕都之巨室。上世以威武起家，故宗系莫得其详。师于天德四年壬申岁生，气禀特异，方在襁褓，乳母以荤口哺之，必泣啼而后已。迨龆龀间，遇道象辄自瞻拜，敬慕不肯去，见羽士过门，必延致于家，特为设斋供养之。年既冠，父母欲议昏，师闻之，跪告于前曰："尘俗之事，性非所愿，乃所好则神仙轻举之业。"父母责之曰："吾家世袭簪缨，赖子以承门荫，宁容有是请耶。"遂择良配定之。及结约之日，预夜，母梦妇缞绖而入，惊且问曰："何故此服

之不祥？”妇曰：“夫新丧矣。”既觉，母曰是妇不利于吾儿，遂绝其姻。师即私遁于濮阳之南山，得一岩穴，木叶积尺，傍有清泉，就为栖遁之所，惟啖柏饮水而已。数月，樵者见之，告于山下居民，争相供奉。师丹心潜会，精感仰彻，忽于定中见三仙人衣冠整秀，飘然而来，曰：“闻子好道，故来相过。夫道无师不度，道贵有传。子今块坐于斯，以求至道，殆犹寻乔木而访渊鳞耳，断无可成之理，宜速下山求师可也。”师乃还家，已逾岁矣。由是求师学道之心愈切。一日于燕市中见货药道流，以狡狯惑众，师默观之。傍一走卒言曰：“此妄人耳，吾关西有丘师父者，真神仙人。”师闻之，延于肆而饮之酒，询得其详。是夜，梦一道者鹏头木屐，身披鹿皮，西南而行，愈逐而愈不及，遂泣呼之。道者回顾曰：“子慕道虽勤，因缘未契，后年三十可相见也。”觉而志之，常往来于燕山易水之间。无几何，二亲俱下世，方舅氏得官长安，因从入关。舅氏又欲择姻，师于一室自沽其形以免。既疮敛之际，夜梦昔山中所见三仙人传之以药，未及旬而愈。时清明，因游兴庆池，遇女冠锢琼，问长春师所在。琼曰：“吾师今隐陇山。”翌日径往参谒，比师将至，长春预告弟子毕知常曰：“有自燕都来受教者。”须臾师至，见长春鹏头木屐，克肖向梦中所遇，时大定之辛丑岁，师甫三十矣。长春命躬执采汲，奉侍道侣，勤劳既久，屡蒙印可，于道大有所得。丙午，京兆统军夹谷公因师请长春下陇山，居终南祖庭，道过汧阳之石门，爱其泉石幽邃，乞地数亩，筑全真堂，留师居之。师徜徉林麓，栖真养浩，以行其所受之道。明昌辛亥夏，宁海洞真于君奉长春命来与师同处，结为方外友。陇之州将多国朝贵族，稔知师门第，及慕其高洁，时来参拜，师必以爱民崇道之语教之。乙卯，朝省沙汰道流，幽人逸士，竞归陇川，依师得安者众。承安戊午，县人输资礼部，就全真堂买玉清观额，大建琳宇，玄化鼎盛。适岁饥，师罄其所有赈济，赖以全活者甚多。里人无赖恶少辈，师以祸福之报劝谕之，不数年，其俗丕变。泰和甲子，忽语其友洞真曰：“长春有阆风之召，吾将归矣。”未几示微疾而逝，春秋五十有三。洞真龛其象而事之，后值正大之兵，观罹劫火。洎大元革命戊戌秋，洞真得旨住持终南重阳宫，主领陕右教事，遣门人兴复玉清遗址，仍命改葬师于宫北之天池。自掩圹之初，群鹤翔舞其上，已事而去，万目共瞻，以为异事。岁辛亥，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赠圆明普惠通微真人之号云。

□□□□□岁在庚辰端午吉日

提点真静大师鲍道元立石

宣授定远大将军乾州军民元帅开州守镇万户刘善庆

施主千户缑惠室人雷氏

（《汧阳》卷下）

①《汧阳述古编》卷下：右元通微真人传石刻，在汧阳县城南，高四尺五寸，宽二尺五寸，二十六行，行五十字，正书。毕氏《关中金石记》跋重修说经台碑云：李道谦字和甫，汴梁人。《盩厔县志》云盩厔人，初事洞真真人，至元十四年安西王开府陕西，署提点五路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贞元元年赐号天乐真人。《盩厔县志》云筠溪亭在重阳宫西北隅，于洞真居此，名为筠溪。后李道谦复为堂于上，吟咏其中，积诗十一帙名筠溪集。又案：此碑年号已经凿去，今考碑云：‘正大之兵，观罹劫火。大元革命戊戌秋，洞真得旨住持终南。’正大金哀宗年号，戊戌为元太宗窝阔台之十年，南宋理宗之嘉熙二年，是时金已亡矣。碑建于庚辰，是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道谦自称天乐道人，此时未赐真人之号，至元成宗元贞元年始赐号也。《关中金石记》误以元贞为贞元，贞元乃金海陵王年号，元有元贞无贞元也。此碑未经前人著录，李云生大令始访得之。

长春道院题字[1]

长春道院

至元十七年庚辰岁，开山□真会阳子和（下缺）

泰定元年上元甲子重建正殿功德主李友信，偕室朱氏当代徒弟（下缺）

（艺拓）

①《湖北金石志》卷十四：马案：右碣题'长春道院'四大字，院字剥落不全，字径一尺。高四尺七寸，宽一尺九寸，在荆门州城玄妙观。观即长春院之遗址也。按州志云，宋为荆岑伟观，端平中兵毁。元道士邱长春炼丹于此得名，今丹井尚存。（湖北金石诗注）

清虚大师把君道行录

翰林侍读学士正议大夫兼国子祭酒陈楚望撰

国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为教者思宠遇之优渥，而归美报上之念，亦与国家相为无穷。是以道家者流，必创宫殿，集徒侣，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为皇家祈天永命之地，此乃天保下报上之遗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则明，人心本自虚明洞达，一为外物所蔽，则明者塞矣，塞则暗莫甚焉。夫明必本于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义，是宜清虚大师把君以是铭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讳德伸，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学，事亲以孝闻。学广闻多，而以老氏虚心体道之要，为入道之门户。值贞祐南迁，挈家襄陵十余载，二亲相继而逝。既终丧，欲访异人，辞故里，南游至蒙山，受道于无尘子卫君。无尘甚器重之，为立今名字。自此黄冠野服，惟意所适。晚寓青社，养素于太虚宫。先是，有同门高士王君，于府城东南隅卜建观基，欲居云游之众，城东二十里许购田园，以备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悉以其地相付与，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流，锐意缔构。是时总管于公、元帅姜公及诸方信士，随心乐施，助成胜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仪，方丈云堂，斋厨库庾，廊庑杂舍，以序营为，一新伟观。落成之后，每遇朔望，自总管以次官行香致礼，以赞颂天子万年之祝，其归美报上之一念，必使无负于尊右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名其观曰通玄，仍付以金襕紫衣，号曰清虚。大宗师诚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录。岁次乙亥，朝廷遣使征召，留长春宫，每事屡有咨访，特旨迁授提举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内司马子微受中岳体玄潘君正一之法，体玄受之于茅山升玄王君，升玄受之于华阳隐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历四世，而子微被召于唐景云间，乃以治国犹治身之说，纳诲于睿宗。自丹阳宗师以是道传之元元宋君，元元传之无尘子卫君，无尘子传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道荣膺召命，他日奏对，必能以正心诚意，开物成务之学，启沃圣心，其视子微治国治身之语，殆异世而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

者也，余与交最久，颇知出处之大概，并笔之以遗后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庚辰正月吉日记。

（《甘水录》卷七）

重修磻溪长春成道宫记

碑高七尺三寸，广三尺四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一字，正书。在宝鸡。

至元十七年，重修磻溪[1]长春成道宫成，提点方志正具天乐[2]李公之状，以文来请。谢不敏，不获。按所具状，磻溪在凤翔虢县界，一泉绝清泠，北流二十里入于渭，层峦叠嶂，秀异如画。初入谷口甚狭，沿溪五六里，豁然嶒爽，土膏腴而树蓊郁，云烟朝莫，千态万状，使人顾揖之不暇，所谓尚父之钓矶者在焉。其曰磻，岂非以是而得之邪？ 始重阳真君[3]寓宁海马氏，栖霞长春子知其为异人，往师事之，得心传焉。又二年，与丹阳马公、长真谭公、长生刘公，从重阳入汴。[4]未几重阳厌世，长春与三子护丧葬于终南之刘蒋村，长春以溪形胜，慨慕古昔，因卜居焉。洗心炼行，深造自得，时作诗以开示玄[5]秘，用是名声籍甚。大定二十八年，诏赴京师，筑馆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访。明年乞还山，从之。明昌辛亥，东归栖霞。[6]又二十有八年，适元太祖圣武皇帝遣近侍刘仲禄召至雪山之阳，虚席以问至道，对以寡欲修身之要，爱民永国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恶杀之意，上皆嘉纳之。是时干戈方殷，赖是以全活者，不可以数计。古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盖谓是已。又四年，敕居燕之太极宫，即今长春宫也。又敕悉主天下道教事。又四年乃羽化。又十有一年，弟子洞真于公，住持终南重阳万寿宫，[7]感念磻溪祖师[8]练化之迹，兵乱芜没，召卢志清辈经度之。时关中甫定，土荒人稀，艰于得食，磻溪当东西军旅往来之冲，志清辈披荆棘，薙草莱，修垣墉，力耕稼，数年之间，栋者宇者，楹而础者，始有可瞻仰而定居矣，乃额以长春而观焉。又十有四年，真常李公代礼岳渎，炷香祖庭，以恩例升观为宫，而得今名焉。志清即世，道士方志正继述其事。志正有干局，能自勤苦刻励以倡率乃众，构大殿三：曰玉虚，曰通明，曰太宗。[9]玉虚之南，太宗之北，曰南昌，曰思真，[10]自余细大各有攸处。呜呼！如志正者，可谓笃于向道，有志而竟成者也。虽然，是溪之在太古，荒寒寂寞，与山川天地为一气，初无名知也。及尚父奋起，佐周以有天下，立齐与周相终始。[11]当斯时也，君子谓如羲黄至于唐虞，文物始备，可谓溪之治世矣。自周自齐，历汉魏南北隋唐迄于五季，几二千余年，遂寂灭空洞，不复有大贤者出，君子谓溪之复太古也亦宜。自金大定至于今，百有余年，有长春公积德累行，开阐玄化，风行四方，以人主之尊，犹物色而招访之，虽逃空虚而乐山林，一言可以利天下，不惮烦也。用是人人想望其风采，至今高其德而不忘。当斯时也，君子谓如宣王劳来安集，光启前烈，可谓溪之后世而中兴焉。又谓自今至于百世万世，溪之复古不古，或益张炽光大，则存乎其人焉。至于丹雘粉垩，上觚棱而栖金爵，是又吾长春子之甘棠云。[12]是年五月朔日，奉训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顺圣魏初记。

河东处士薛庭锷篆额

金门三洞讲经开玄大师安西路都道录赐紫孙德彧书丹

清真大师凤翔府道门提点兼长春成道宫事方志正同建

宣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终南山重阳万寿宫事天乐先生李道谦建立

前京兆路采石局提控汤洪刊

（柳拓，亦见《未刻稿》上册，《青崖集》卷三）

①超案：‘磻溪’二字据《青崖集》卷三补。

②超案：‘天乐’，集作‘筠溪’。

③超案：‘真君’，集作‘王公’。

④超案：‘从重阳入汴’，集作‘从重阳公游汴’。

⑤超案：刊集者避清讳，‘玄’均改作‘元’。

⑥垣案：明昌二年辛亥。《金史》九章宗纪：明昌元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

⑦超案：集无‘万寿’二字。

⑧超案：碑作‘宗师’，此据集。

⑨超案：碑作‘大宗’，此据集。

⑩超案：集作‘方丈’。

⑪超案：集作‘相为始终’。

⑫超案：集至此止。

玉泉寺圣旨碑

长生天大福护助里皇帝圣旨：

宣慰你每根底，城子村子里达鲁花赤每根底，官人每每根底，祁真人□头先生每根底，□□□宣谕底圣旨：马儿年和尚与先生每对证，佛修赢了先生每上头，将一十七个先生每剃了头，交做了和尚。□前属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四百八十二处寺院，内将二百三十七处寺院并田地水土一处回付与和尚每者么道。真人为头先生每与了迅口文书来，更将先生每说谎捏合来底文书根底，并即将文书底板烧了者。石碑上不拣甚么上他每镌来底写来底，都交毁坏了者么道。更有在前先生每三教里释迦牟尼佛，系当中间安直，老君底孔夫子底像，左右安直，自来如此，今先生每别了在先体例，释迦牟尼佛在下安直者么道说来底上头，依自在前三教体例安直者。若有释迦牟尼佛次下安直来底着呵，毁了者么道。已断□如今总统每和尚每寸奏有，那回与来底寺院内，一半不曾回付，已回付了底再争有。更说谎捏合来底经文每，印板每，一半不曾烧了。三教也不依在前体例安直者么道言语每。是□那□若是这底言语口实呵，一遍经断了底了，怎生，宜只依在前断定底，不曾回付来底寺院並属寺家底田地水土，一处回付与；将说谎捏合来底经文并印板，不曾烧毁了底，交毁坏了者；更将三教依在前体例俺底这圣旨这般宣谕了，别了在前断定言语寺院并田地水土，不肯回与相争底人每，有罪过者。更和尚每，俺有圣旨么道在前断定底，别做呵不干自己底寺院田地水土争呵。他每不怕那，不有罪过那甚么。圣旨俺底。

至元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蔚州灵仙县飞泉观□当观□道士阎志进，优为先有故师耶耶侯先生元占浮图山古寺

场盖庵观，次后□志明复占住坐，到戊午年间，有□使慈提点赍奉到皇帝圣旨，即该□将先生每占和尚每寺院四百八十二处内，断定回付与和尚每二百三十七处者，钦此。照得浮图山已在退吐数内，其□志明依奉旨，当官写了吐退文状，其寺院水土未曾回付，占住到今年正月初九日，有人从宣德府□处□僧录判赍奉到至元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都□忠寺开读讫皇帝御宝圣旨抄录前来，今州廨宇内开读讫，内该马儿年已曾将先生每占了和尚每四百八十二处寺院内，回付与和尚二百三十七处者，有未曾回付来底寺院，并属寺家底田地水土一处回付□者，别了断定底言语不背回与相争底人每，有罪过者。钦此。志进今将原占到浮图山飞泉观一所，并所有堂殿房舍及属寺家底田地、水土、园林、树木、□钟，一奉见降圣旨处分，□意写□吐退文状，依旧改正为寺，分付见告僧人收管，依旧为寺住持祝延圣寿者。如吐退以后，却有隐漏地土，及不行分付，志进情愿招当故违圣旨罪犯不□，所退执结是实，伏取□至□□□。

（光绪《蔚州志》卷九）

万寿宫披云真人令旨碑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字，正书。在掖县。

皇帝圣旨里势都儿大王令旨：

莱州有底无量洞天神山长生万寿宫、武官灵虚宫，两观院子，是长生刘师父置下底徒弟披云真人有来。披云真人徒弟掌教祁真人并石真人住持。有石真人为他开洞好修行底，上头与了令旨，加九阳保德纯化真人，依旧管领住持也。但是俺底地面里有底先生每，都听从教道，依时告天与皇帝、皇后、太子、大王子子孙孙根底祝延圣寿者，俺每根底也祝愿与者么道。依着已前成吉思皇帝圣旨、哈罕皇帝圣旨、蒙哥皇帝圣旨、今上皇帝圣旨里：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达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这底每宫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住坐者。宫观休断公事者，官粮休顿放者，铺马祗应休着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田地、水土、竹苇、碾磨、园林、解典库、浴堂、店舍、铺席、醋酵，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索要呵，也休与者。钦此。俺每依着大圣旨体例里石真人根底，把□行的令旨与了也。先生每诸色俗人等照依圣旨体例里，石真人根底休欺负者，别了呵，不怕那甚么。这石真人令旨么道，祁真人根底不商量了呵，没体例勾当行呵，俺根底说将来者，怎生行底咱每识也者。令旨俺底。

蒙古字一行

至元十七年

（艺拓）

玉京观碑①

碑连额高三尺八寸四分，广一尺八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二字，正书。在芮城。

庙下玉京观铭并序

三洞讲经师何志渊撰

乡贡进士程元吉书丹

纯阳宫掌籍庞志徽篆额

谨案玉京山经云：玉京中有山，其山冠诸罗天，上极无□，岂非玉清圣境元皇之所都者耶。所以道门设科，亦试此经。故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今者必有征于古，天不人则不因，人不天则不成，因□□机，间不容发。知此则玉京为观，源流可推，今观之额即古□京之号也。世代绵邈，靡有孑遗。其地涧溪环绕，林木森森，天造地设，自古固存。里人薛先生者，志慕玄虚，礼□披云真人宋天师为师。奈以兵劫之后，蓬蒿凄怆，先生居靖之暇，乃运斤荷锼，斩榛棘，掇瓦砾，肯创一椽，以蔽风雨，庶为修创之本。一日，延宫旅馆修建，去观百步，皆闻异香，非沉檀比。追觅源由，莫知所从，众皆疑异。中有殿□李君玉乃曰："非圣贤降临，岂有此奇特。"自时厥后，凡所祈祷，无不应感。是以一方士庶，倾倒信奉，割地输财，助工借力，共成胜事。首建圣堂两庑，云房灵官等堂相续而成。又有所谓广田亩，拓道路，植芄椒，栽桃李，左右前后园圃一新，变荒田为福田，化尘境为道境。向使冥冥中非造物有以相之，是观复兴，岂能桴鼓相应如此之捷，相因相□之理，断不可诬。薛恐星霜错换，杳然无闻，嘱予纪之。既而中覆王提点，再申前议。予耳熟其详，摭实以载。先生姓薛名志熙，字国宝，庙下其家也。自卯岁出入朱门，学贯萧曹，权操商杜。然救人之念常存，恻隐之心不废，故得□□其衷，弃俗归道。复能立观度人，修仙礼道，曾充道正而阖郡称赏，又辟玄学而一境欢传。此邦之既善且粹□□有以触其天机而谁欤。虽获犹子，乃弗肯堂，岂天公瞆瞆于斯，□天□宰存，继而他适，遂使殊宇荒凉，门地□□，庙下社□，□忍坐视，敦请何公为之柱葺，以完薛公未完之事。今建碑铭，亦其事之一也。皆长生之云□□堂□□□故特表出之，命工镌石，以光幽德，从而铭之。铭曰：

带萦昆水，屏峙条冈，涧溪环绕，林木郁苍。玉京墅观，穗吉有光，伊人所设，于□□□。天其或者，众闻异香，功力乐施，是新堂皇。像设备具，仙变厥乡，左园右圃，将翱将翔。日改月化，弗播弗堂，覆车深戒，勿怠勿荒。光前启后，俾尔炽昌，仰祝皇上，万寿无疆，人和物阜，地久天长。

大元国至元十八年十月丙申日李知观等立石

解州平陆县芮城巡检鲁彦雄

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祁志诚

（《山右》卷二六）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六：案碑题'三洞讲经师何志渊撰，乡贡进士程元吉书丹，纯阳宫掌籍庞志徽篆额。'志渊即何南翔，见乐全观及芮王庙记。元吉大德元年为平陆儒学教谕，亦见芮王庙记。

《芮城县志》：玉京观在城东北三里，元至元十八年，（刊本作至正误）道正薛志熙重修，道流何志渊记，即此碑。碑言修庙薛君志熙曾充道正。即县志道正薛志熙重修所本。碑末题'至元十八年十月丙申日立石，解州平陆县芮城巡检鲁彦雄、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祁志诚。'志诚《元史》有传，居云州金阁山，道誉甚著，亦见《元文类》长春宫碑。元至元三年以芮城并入平陆，至元三十一年始复，见《元史·地理志》。此碑题平陆县芮城巡检，即其证。《通志·金石记》，碑已中断，前列乡贡进士宋（阙）书，后有掌教大师洞明（阙）祁志诚名。旧通志道士薛志熙重修，三洞讲经师何志渊撰记，未详所据，按今拓本，前后人名毕具，与旧通志合，新通志云云者，未见完善拓本耳。

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

碑高七尺三寸，广三尺三寸，四十二行，行八十八字，正书。额题'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真人丘公内传'。

师姓丘氏，讳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登州栖霞县人，世为显族。生于皇统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幼而聪敏，识量不群。大定六年丙戌，师甫十九，悟世空华，即弃家学道，潜居昆嵛山。七年，闻重阳祖师寓宁海马氏全真庵，即往师焉。重阳赠之诗云："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又赐今之名号，其器重可见。八年春，祖师挈居烟霞洞。九年冬，与丹阳、长真、长生从祖师游汴梁。祖师日夕训诲，比之余人尤加切至。明年春，祖师羽化，师与长真、长生从丹阳入关。十二年，复诣汴护丧，葬之终南刘蒋村。庐墓三年，各任所适。十四年秋，师居西虢之磻溪，修真炼行，日丐一餐，昼夜不寐者六载。二十年，迁居陇山之龙门，守志如在磻溪日。二十二年，官中有牒发事，师至祖庭，丹阳付以后事东归，师即还陇山。二十六年冬，京兆统军夹谷公礼请居终南祖庭，载扬玄化。过汧阳之石门，览泉石佳胜，筑全真堂，即今玉清宫也。二十八年春二月，兴陵召至燕都，请问至道。师以寡欲修身之要，保民治国之本对。上嘉纳之，蒙赐以巾冠袍系，敕馆于天长观。十一日，命主万春节醮事，奉旨令有司就城北修庵，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彩绘供具，靡不精备。夏四月庵成，命徙居之，以便咨问。五月，召见于长松岛。秋七月复召见，师剖析天人之理，进瑶台第一层曲。又应制五篇。明日，赐上林桃。师不食茶果十余年，至是一啖之，重上赐也。八月，得旨还终南，赐钱十万，辞不受。冬，盘桓山阳，创苏门之资福、修武之清真、孟州之岳云，又增置洛阳云溪之地。二十九年春二月西还祖庭，大建琳宇。明昌二年，东归栖霞，即祖宅创太虚观。二年冬主醮于芝阳，五年秋，醮于福山，俱有圣降天光之端。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经一藏，驿送太虚。贞祐间，师居登州。时宣宗幸汴，强梗蜂聚，互相鱼肉，师为抚谕，民乃得安。有司以闻，朝廷赐自然应化弘教大师号，仍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护师归汴京。师曰："天道运行，无敢违也。"不起。未几齐鲁陷宋。己卯，师居莱州昊天观。一日静中作而言曰："西北天命所与，他日必当一往，生灵庶可相援。"秋八月，宋主遣使来召，亦不起。州牧劝行，师曰："吾之出处，非若辈可知。至时恐不能留尔。"是岁五月，圣元太祖圣武皇帝自奈蛮国遣近侍刘仲禄赍诏请师。八月，仲禄抵燕，闻师在莱州，适益都安抚司遣行人吴燕等计事中山，就为前导。十二月，达东莱，传所以宣召之旨，师慨然而起。庚辰正月十八日，选门弟子一十八人从行。二月入燕，行

省石抹公馆于玉虚观。仲禄先遣曷剌驰奏，师亦奉表以闻。四月作醮于太极宫，登宝玄堂传戒，有鹤自西北来。焚简之际，一简飞空，五鹤翔舞其上。明日北行，道出居庸关，遇群盗，皆罗拜于前曰：无惊父师。五月至德兴龙阳观，中元日醮，午后传戒，众露坐暑甚。须臾云覆其上，状若圆盖，事毕方散。观中井水仅给百人，是时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剌公请居宣德之朝元观。十月曷剌进表回，有诏促行，又敕仲禄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来，其礼敬如此。辛巳二月八日，道俗饯于西郊，至有拥马首而泣血者曰："师云万里外，何时复获瞻拜？"师曰："三载归矣。"五月朔，抵陆局河。七月至阿不罕山，镇海来迎，言前有大山广泽，不可以车。师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立栖霞观，率赵九古辈九人轻骑而往。中秋日抵金山，至白骨甸。昔云此地天气阴黯，魑魅为祟，过者必以血涂马首厌之。师笑曰："道人何忧此？"过之卒无所见。抵阴山，王官、士庶、道释数百来迓。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北，太师移剌公及蒙古帅首载酒以迎，冬居算端氏之新宫。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鲜至自行在，传旨宣谕仲禄、镇海，仍敕万户播鲁赤以甲士千人卫师过铁门。四月五日达于行宫，舍馆定，入见。上赐坐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起者，天也。"略语，上重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右，以师居之。择以十四日问道，将及期，有报山贼之叛，上乃亲征，不果，改卜十月吉。七月初，师遣阿里鲜奉表谏上止杀、赦叛，上悦。八月七日使回，传旨请师西行。二十二日见上于太师城南，承旨令师扈帐殿以行。十月望日，上斋庄设庭燎，虚前席，以太师阿海泊阿里鲜译语，请问长生之道。师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之大，不知道之大也。山野生平弃亲出家，惟学此耳。道生天地，轻清者为天，天阳也，属火；重浊者为地，地阴也，属水。天地既辟，人禀元气而生，负阴而抱阳。阳男也，属火，女阴也，属水。惟阴能消阳，水能克火，故养生者首戒乎色。夫经营衣食则劳乎思虑，虽散乎气，而散之少；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而散之多。夫学道之人，澄心遣欲，固精守神，唯炼乎阳。是致阴消而阳全，则升乎天而为仙，如火之炎上也。凡俗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恣情遂欲，损精耗神，是致阳衰而阴盛，则沉于地而为鬼，如水之流下也。夫神为气子，气为神母，气经目为泪，经鼻为涕，经舌为津，经外为汗，经内为血，经骨为髓，经肾为精。气全则生，气散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常使气不散，则如子之有母，气散则如子之丧父母，何恃何怙。夫修真者，如转石上山，愈高而愈难，跬步颠沛，前功俱废。以其难为，故举世莫之为也。背道遂欲者，如掷石下山，愈卑而愈易，斯须陨坠，一去无回。以其易为，故举世从之。山野前所谓修炼之道，皆常人之事。若夫天子之说，又异于是。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伐。如代大匠斲，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复升天位。在世之日，切宜减声色嗜欲，自然圣体安康，睿算遐远耳。夫古人以继嗣而娶，先圣孔子、孟子亦各有子。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人生四十已上，气血渐衰，故戒之在色也。陛下春秋已及上寿，圣子神孙，枝蔓多广，但能节欲保身，则几于道矣。昔黄帝尝问道于广成，广成告以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无使汝思虑营营。此言是也。"上又问："有进长生药者，服之何如？"师曰："药为草，精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贮金，旋去金而添铁，久之金尽，囊之虽满，但遗铁耳。服药之理，何异乎是。昔金世宗皇帝即位之后，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令二人掖之而行。亦尝请余问养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陛下试一月静寝，必觉精神清爽，筋骨强健。天子虽富有四海，饮食起居，珍玩货财，亦当依分，不

宜过差。海外之国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及中国天垂经教，世出异人，治国治身之道，为之大备。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枲，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所以历代有国者惟重此地耳。今尽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选清干官为之抚治，量免三年赋役，使军国足金帛之用，黔黎复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斯乃开创之良策也。苟授非其才，不徒无益，反以为害。其修身养命之道，治国保民之理，山野略陈梗概，用之舍之，在宸衷之断耳。”上嘉纳其言，自是不时召见，与之论话。一日，上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祐，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上悦，又问以雷震事。师曰：“山野闻国俗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禁其采，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今闻国俗于父母未知孝道。上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前后之语，悉合朕心。”命左右书之策，曰：“朕将亲览，终当行之。”遂召太子、诸王、大臣，谕以师言曰：“天俾神仙为朕说此，汝辈各当铭诸心。”神仙之称，肇于此矣。癸未二月七日，因入见而辞。上曰：“少俟数日，从前道话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三月七日，又入辞，制可。而所赐金币、牛马，备极丰腆，皆辞之。授蠲免道门赋役之旨，以宠其归。仍命阿里鲜辈护送，别者泣下。至阿不罕山，憩栖霞观，门人宋道安等与玉华会众设斋数日乃行。五月中，师不食，但饮汤而已。众问之曰：“师奚疾？”师曰：“予疾非尔辈可知，圣贤琢磨耳。”是夕，清和尹公梦人告曰：“师疾公辈勿忧，至汉地当自平复。”六月晦抵丰州，宣差俞公请止其家，奉以汤饼，辄饱食，自是饮食如故。众相谓曰：“尹公之梦验矣。”八月至宣德，居朝元观。河朔州府王官将帅，以书来请者若辐凑。师答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洪无量。群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甲申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公、便宜刘公各遣使恳请住太极宫，师允其请。是月，曷剌至自行在，传旨云：“神仙至汉地，凡朕所有之地，其欲居者居之。”众官咸曰：“师已许太极矣，请无他议。”三月，仙仗入燕。厥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会各有百人，以良日设斋供奉上真。延祥观枯槐一株，师以杖绕而击之云：“此槐生矣。”迄今□□。秋九月，宣抚王檝善于天文，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请师作醮禳之。问其所费，师曰：“一物失所，犹怀不忍，况阖境乎！比年民苦征役，公私交困，我当以常住物备之。令京官斋戒以待行礼足矣！”醮竟，檝等谢曰：“荧惑已退数舍，无复忧矣。师德之感，何其速哉！”师曰：“予何德，汝辈诚也。”丙戌夏五月，京师大旱，行省请师作醮，雨乃足，佥曰神仙雨也。名公硕儒，皆以诗贺。丁亥夏复旱，有司祷无少应，奉道会众请师作醮，师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有是请，所谓好事不谋而同。”仍云五月一日为祈雨醮，三日作谢雨醮，约中得者是名瑞应雨，过所约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万一失期，能无招众口之訾耶？”师曰：“非尔所知。”后皆如师言。是月，门人王志明至自秦州行宫，奉旨改太极宫为长春宫，及赐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听神仙处置。六月中，雷雨大作，人报云太液池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十里，鼋鼍鱼鳖尽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师初无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七月四日，师谓门人曰：“昔丹阳尝授记于予：吾殁之后，教门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道院，皆敕赐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驿干教门事，此乃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吾归无遗恨矣！”九

日，登宝玄堂，留颂而逝，享春秋八十。有磻溪、鸣道二集行于世。清和嗣教，建议于白云观构处顺堂，会集诸方师德，以戊子七月九日大葬，设像以奉香火。至元六年正月奉明旨，褒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十八年二月既望，门下法孙天乐子李道谦斋沐谨编并题额。

凤翔府管内道录袁志安书

清真崇道大师凤翔府虢县磻溪长春成道宫提点方志正等立石

（甘博拓）

终南山宗圣宫主石公道行记

二十二行，行四十字，正书。

□山□□□人李道谦撰

公姓石，名志坚，字庭玉，汾州西河人，世习儒业。祖荣，父万，皆隐德不耀。公以泰和乙丑岁生，生而夙□，□有道缘。六岁入小学，已能日诵数百言。天姿颖悟，夐出□辈。稍长，性重静，寡言笑。贞祐丙子，河东兵乱，因流寓于覃怀。既而去家，诣邢台通真观师同尘真人李君，究全真性命之学。奉侍左右，始自井春庖厩之役，皆尝亲历，勤恳淳朴，数年不怠。同尘察其可教，遂授以修身至道。公服膺力践，非余子所能及。居无几，恒山公叛，西山寇起，居民扰攘，乃曳杖挂瓢，避地东□之上清宫，依玄通真人范君。君委以监斋之职，日聆謦欬，于道大有所悟。其于老庄诸经，罔不涉猎，皆能造其极致。一日，玄通进而前曰："向上诸师，登真达道，内公外行，两者相资，方始成就。譬犹飞鸟之假两翼，阙一不可。宁海先天宫者，实先师广宁郝君炼化之地，久经劫火，焚毁殆尽，吾欲兴复，以彰仙迹，汝可从提点张公天倪往任其责。"公拜命而东，适行台李全作大功德主，会多方道门耆宿，迁葬丹阳、长生、玉阳、广宁四师仙蜕。当时遐迩景仰，供奉者众。道俗往来，量其高下，特迎馆谷，莫不得其欢心。时常住之帑藏，古□命公掌兪，出纳之际，以心相盟，不置文簿，不事会计。如是数岁，及谢事之日，交付□彼，惟随身一衲而已。拂袖如泰□之雪溪，焚香读经，栖心养浩，若将终身焉。未几，同尘遣介召至邢台□提点通真观。不四三年以成事□。□命入关，提点终南宗圣宫，凡云为动作，则以身先之。逮至元丙寅□，同尘将厌代，遗教嗣主本宗法席。公泣涕跪前，辞不敢当，师命益坚，乃敬领其事。未及十稔，宗圣之困缘增盛，内外无间言。四方法属，翕然辐凑，咸服其师付畀得人之明。无何，掌教诚明张君下教，命随□名山大川，诸大宫观，例起玄庠，教育后进。予尝与公同主祖庭讲筵，公黜然嗜空，密若无言，及其扣□，□□四辅之奥，重玄众妙之微，历历洞明其要。盖涵养敦厚，所谓良贾深藏若虚者也。辛未□淳和真□□□嗣教，以恩例赐公体真复朴□□大师之号，褒其成德。公年逾七秩，所养益厚。一日，偶以□□□□□□微疾，遂奄然而化，时丁丑二月二十九日也，春秋七十有四。葬于宫之坤维，既事，执事者恳□□□□□□□甄而为墓志。

门人张志进、滕志希、董道弘

岁次壬午至元十九年

（咸拓）

大元中岳崇福宫宗主栖云虚静真人寿宫记

碑高一尺六寸，广一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二十六字，正书。在登封。

真人乔君，法讳志高，古齐即墨人也。母王氏，梦上仙飞降而有孕，怀十有五月而生。额秀玄点，足蹑龟纹，□躯鹤胫，道骨仙风，自然有超世之姿。岁未冠而投玄师长春圣贤，得处世之诀，胁肤无寐五十余霜，随缘度门徒约千百众，域中多立宫观，辅以神仙国师之教，恒有济时赒急之心。当大朝敬天爱民，先皇帝命真常真人设普天大醮，遂敕赐栖云虚静真人之号。其禳祷，其感通，应请如神，百祈百验，豪士贵公，奉从颇□。其留崇福宫三十余岁，所委提点知宫人员皆当其用，山门废宇，将见成功，产业资基，足能赡众，弘扬道范之微，敷阐玄风之奥，今则宁容备录，弗可俱陈。时与万圣千真，结缘亦广，数将有□□师知未来之兆，因以叹曰：我住杯空定分，然他觉悟法众，勅逾世而坐顺焉。享春秋七旬有七，登真于中统甲子孟秋二日也。□师之所述崧阳文集，散落弃失，不传于世。呜呼哀哉！于人龟镜，果天丧欤，抑□天夺欤？有门人夏志□者，慕师之德，报师之恩，舍己财建寿宫，永存不泯之□迹，斯诚行孝道也哉！共资赒赙者，尊宿提点知宫在职大小□□门徒同□其力资□玄室，修其铭曰：

即墨东莱，天挺仙材，□□□禀，应具□来。长春接引，归出黄埃，□师讲道，皎□□□。度人济物，功德叠哉。真人法号，□斯所该。营居宗檀，玄□□□，□□□□，鹤乘便回。七旬七岁，仅□□□，门人夏子，报恩舍财，寿宫建立，众义同栽，□□□镌，永劫不摧。

至元二十年岁在□未季春祥日门人夏志□□

（艺拓）

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

碑高一丈一尺九寸，广四尺四寸，四十四行，行八十五字。在盩厔。

翰林直学士中顺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撰

嘉议大夫安西路总管兼府尹李狐篆额

三洞讲经开玄崇道法师安西路都道录赐紫孙德彧书丹

天地无为而全道，圣人悟道以全真，广大简易，不见其朕，资生资始，而弗能主名。道全于内者，其天地乎。盈伸消长，莫测其变，德参化育，而必藏其用；真全乎内者，其至人乎。丹阳马宗师，瑞金莲于东海，根玄教于重阳，起迹于金源氏全盛之时，流派于我大元开创之始，与夫广成鸣道于上古，混元垂教于姬周，冲虚、南华立言于战国之世者，无以异也。师讳从义，字宜甫，世业儒，系出京兆扶风汉伏波将军援之后。五季兵乱，东迁宁海，因家

焉。祖觉字孝叟，以孝行称。父师扬字希贤，容仪可观，沈默有度，事亲为学，绰有父风。客或惊走，以䌷複鄉于家者，视之兼金也，白于父，藏之以待。旬日客至即付之，客谢曰："吾吕仙也，居幽谷村，以淘采为业。积金两镒，将鬻于市，逼于监税者，赖公获免，愿中分以报。"希贤固却之，吕曰："公有黄向风义，后当有高士出焉。"他日访幽谷，人无姓吕者，始知其异人也。师将育，母唐氏梦麻姑赐丹一粒，吞之，觉而分瑞，金天会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人，以仁、义、礼、智、信命之，故号五常，马氏师次子也。童时常诵乘云驾鹤之语，及长，善文学，不喜进取。适李无梦炼大丹于昆嵛山，几三载矣，日仙至则丹可成。一日，师游其侧，无梦见而异之，曰："是子额有三山，手垂过膝，真大仙之材。"因为之赞曰："身体堂堂，面圆耳长，眉修目俊，准直口方。相好具足，顶有神光，宜甫受记，同步蓬庄。"既而丹果成。忠显孙君惜师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师尝补试郡庠，夜梦二衣褐者，一索补两肩，跪且泣曰："我辈十万余命，在公所主。"言讫而去。逐之，入屠者刘清圈中，壁有字云："我辈己亥十万人，太半已经辛巳杀，此门若是不慈悲，世世轴头常厮抹。"既觉，闻屠猪声，往视之，则清之子阿泽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则弗及也，始悟己亥猪也，辛巳清之岁属也，诣术士孙子元占之，以决其惑，因稽寿几何。曰"君寿不逾四十九。"师叹曰："死生固不在人，曷若亲有道为长生计。"已而与客奕碁，乃失声曰："此一着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师偕高巨才战法师饮于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赋诗曰："抱元守一是功夫，懒汉如今一也无，终日衔杯畅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中元后，复会重阳祖师，造其席，战师曰："布袍竹笠，冒暑而来，何勤如焉。"曰："宿缘仙契，迳来访谒。"与之瓜，即从蒂食，询其故，曰："甘向苦中来。"复曰："奚自？"曰："终南不远三千里，特来扶醉人。"师心自谓曰："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语，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席间谈道，多与师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罗汉颂一十六首，祖师赓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师事之。先是，师梦南园地中，一鹤涌出，今兹欲为祖师结庵，祖师即指鹤出之地，师大异之。庵既构，字之曰全真。师欲从祖师西游，以累重难之，祖师乃盛陈离乡远游之乐以开释焉。是岁十月朔，祖师令师锁庵，斋居百日，日止一餐，虽隆冬祁寒，惟笔砚几席、布衣草履而已，形神和畅，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启钥，祖师谓师曰："将谓汝三数日从我西迈，直锁害风百日，乃作一场奇怪。"师悟，以资产付庭珍辈，以离书付孙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师因师梦中歌有"烧得白，炼得黄，便是长生不死方"之句，命师更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师又梦从祖师入山，及旦，祖师呼曰山侗，因为小字焉。居昆嵛之烟霞洞，师忽患头痛，殆若无所遁者，祖师令医于家。一日，谓门弟子曰："昨日马公饮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师盖药用酒引，不觉过量，疾甚，人复曰："马公将死矣！"祖师拊掌叹曰："吾远寻知友，缘信道不笃，而至此耶！"乃以炼心语疗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师焚誓状于文登苏氏庵。师从祖师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饮食起居，悉以仙机示之。锻炼既久，遂承秘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师将升，师请曰："钰当为吾师服。"祖师曰："可赴终南刘蒋之故居。"嘱以后事而逝。师暨谭、刘、丘三道友，入关谒和、李二真人，诣刘蒋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然钱于长安市中，复护仙柩，自汴之秦，归葬刘蒋，遵遗命也。师居庐，头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师之讳也。十四年秋夕，师与三道友言志于秦渡镇真武庙，师曰"斗贫"，谭曰"斗是"，刘曰"斗志"，丘曰"斗闲"，翌日乃别师复归刘蒋构一广庭，为环居

之所，手书祖庭心死，以表其额。庵为祖庭，自此始也。师谓门人曰："一昼夜，凡几时？"对曰十二。"日十二时中，天运造化，曾少停息否？"对曰"无。"师曰："学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华亭刘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赋诗曰："锦鳞不得空涝漉，收拾纶竿归去来。"大乘即悟，遂执弟子礼，赐以灵阳子之号。十九年春二月，师筑环华亭，大乘亦与焉。墙外来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十四日，移植环内，以水沃之曰："今日纯阳降世辰也，予生于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树生叶矣。"仍作颂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宝瓶，七十二候足。"大乘请释其旨，曰："此隐语也，其应有日矣。"及期绿叶敷荣，始知移植之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有六，是天地昼夜合为七十二候也，大乘因作异木记以志之。秋八月，迁居陇州佑德观，解元李子和辈愿执几杖以从，继而弃俗归道者不啻百余人。二十年春，东还祖庭，适长安，居蓬莱庵，从善友赵恩请也。秋八月旱，师祈雨诗云："一犁沾足待何时，五五不过二十五。"至日果雨。二十一年冬，师谓门人来灵玉曰："世所称衣服旧弊，重修洁者何名？"曰"拆洗。"师曰："东方教法，年深弊坏，吾当往拆洗之。"未浃旬，官中有牒发事，遂以关中教事付丘长春为主张焉，仙仗东归。过济南，有韩淘清甫者，慕康节之为人，所居号安乐园，礼师乞垂开发。师曰："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淘谢曰："大道鸿蒙，无所扣诘。今闻至言，得其门而入矣。"师尝说四体用云："行则措足于坦途，住则凝神于太虚，坐则匀鼻端之息，卧则抱脐下之珠。"类此甚多，谕言道人分内事也。二十二年夏四月，至宁海，未几行化于文登之七宝庵。门人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师乃云："穿凿须加二尺深，甘泉自有应清吟。"及疏凿尺有八寸，泉乃涌出。冬十二月晦，师谓门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遂乃歌舞自娱。二十三年春正月，报者云，仙姑孙不二返真于洛阳矣。冬十月下元日，文山令尼庞古武节请师作九幽醮，师谓姚铉、来灵玉曰：空中报祖师至。青巾白袍，坐白龟于碧莲叶上，龟曳其尾，见于云表，道俗欢呼，焚香致拜。居无何，回身侧卧，东南而去。十二月，师赴莱阳游仙观，忽肆笔书委形赞，其略云："大哉登真，踏入青冥，麟随绛节，凤捧朱軿，鸣銮佩玉，履虚步云，超受真诰，上登玉宸。"特寓其归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师诞辰，师仰瞻天表，曹瑱问其故，曰："祖师偕和师叔至，当赴仙会矣！"于知一曰："教门洪大，胡不慈遣？"师曰："堂堂归去也，作个快活仙。"谓刘真一曰："汝等欲作神仙，须要积功累行，纵遇千魔万难，慎勿退堕。果尔，然后知吾言不妄矣。"又曰："我开眼也见，瞑目也见，元来不在眼，但心中了然，无所不见耳。汝缘在北方，可往矣！"时将二鼓，师东首枕肱而蜕。是夜于刘锡屋壁间留一颂云："三阳会里行功圆，风马乘风已作仙，劝汝降伏龙与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俄倾，人云师已仙矣，方悟留题盖师之神也。初，昆嵛紫金山东华庵，有松数株，变青为白，师曰："松之白，殆为我乎？"不半载，师果逝焉。长生、玉阳二宗师来莅丧事，七日而卜兆于游仙观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陕右门人盗去，莱阳宰显武刘公启柩视之，貌如生，乃更衣于金玉堂，复葬之。师幼习儒，长克家，有不赀之产，而乐周急，故得轻财好施名，礼所谓积而能散者，此也。虽为硕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此也。承师训以阐化，援门人以归真，虽寓形于寰海，以济众为己任，语所谓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异人，得传心法，日经锻炼而不弛其志，孟轲氏所谓乐取于人以为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像，变苦泉为灵液，刘清毁屠具而改行，栾周焚渔网以向风，所过者化，狂态革其非心，

所存者神，耆稚为之云集，果行西秦，飞舄东海，凡五道场，弘师教也。故曹瑱、雷大通、刘真一、于洞真等数十人，实修真达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师陶铸之手。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皆祖师之高弟，尊师曰叔师，处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诗，皆出尘绝俗之语，而沾丐后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玺出加赠丹阳抱一无为真人之号。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真人李天乐持师道行之状致恳于仆曰："吾嫡祖丹阳宗师，葬于莱阳，进士张子翼作登真记，已识之矣。而祖师成己成物，盛德大业，师能缵承之，乘风御气，长生久视之道，师能揄扬之。祖庭会真实本诸此，不以贞珉载其道行，以诏后人，殆为阙如。子无靳其文，庶传其不朽也。"仆惟道德之源，继继承承，不迷于后世者，丹阳师之力也，牢辞其可乎？乃系之以铭，其辞曰：

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道非人弘道自传，人能弘道道始全。重阳饱饮甘河泉，道眼直视东海壖，金焰烁烁开七莲，慨然捉马挥玉鞭。丹阳鸿儒宿有缘，行功锻炼方且圆，涣然冰释归真仙，词源落笔如云烟。机发于昆仑丘颠，降龙伏虎秘法玄，知知觉觉无后先，道场五阐教乃宣。乘风御气游八埏，下视尘世犹天渊，若子若孙称大贤，胸中冰雪盘中天，传心嗣法无旁边。

安西路道门提点圆明致道大师郭志祥等运石

至元癸未岁重午日

宣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天乐真人李道谦、重阳万寿宫提点保和宁道大师高志隐、冲和悟道大师冯志安、冲虚大师王志和等立石

侍者王德园同刊

宣授陇庆平凉管民长官乾州军民元帅武骁侯希真居士刘德山

宣差陕西提领玉局人匠总管崇道居士袁德素男玉局直长奉真居士德谅助缘

（艺拓，亦见《未刻稿》上册）

洗灯子然先生道行碑铭

翰林直学士中顺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撰

道家者流，盖逸民之徒欤，语其心则冲虚清静，语其身则落魄不羁，语其情则爱恶俱遣，语其志则持守不移。其设教也，不矜不伐，不秽不垢，慈而祥，贫而乐，和柔谦退而已。所以老庄于周，钟离于汉，吕仙之于唐，继继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范，心迹尘俗者，姑置而勿论。金源氏作，重阳祖师饮甘泉而了道，丹阳马师遇重阳以修真，赵玉斗法嗣于丹阳，洗灯子光续于赵斗。教法大阐，而关中为最者，洗灯师与有力焉。师讳逸期，字守约，姓然氏，京兆泾阳人，大定辛卯，分瑞于世。骨相异常，弱不好弄，及其长也，神注于颜，髯过于腹，澹然寡欲，乐慕玄风。父母欲妻之，誓而弗许，遂礼清阳子桃花陈先生为师。洒扫叩诘，尽瘁服劳，虽经叱诃责辱，未少退惰，昼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阳子曰："汝虽经锻炼，功行未圆，若非明师指诀，讵可入于大乘。东山道人与汝有千劫缘，当往参礼。"力遣之，乃谢去，至骊山遇了真子赵公，方悟陈师之言。久炙仙机，默有所契，了真子

曰："静功垂成，更加砻砺可也。长安太白延祥观，乃唐朝玄元道祖示现之迹，吾鼎阳师已为建立全真堂于其侧，他日必为大福田，汝可识之。"即日西迈，过醴泉，邑人留居环堵，遂乃踵纳真息，内杜德机，弃智忘言，识心见性，不三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从环堵中出，众以为灾，奔赴之，至则见师冁笑而坐，众惑而异之，方悟火光乃神光也，于是敬仰礼奉，倍于他日。师厌其烦渎，出游商颜，卜筑三阳摹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还真。三阳地势高迥，泉素艰得，师指其震隅曰，泉其在此乎？发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饴，遂赋诗曰："一阳初动震天关，须信还真地有缘，昨夜乖龙轰霹雳，迸潮海眼出寒泉。"居十岁，闻望益彰，门人大集，乡之善友，敦请西游，遂赴了真师所嘱太白延祥观而住持焉。士庶参谒，曲尽诚敬，持纸幅恳求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辞色颇倨，即书二诗付之，持归披读，了无一字。翌日，再诣师席，具白其事，师笑曰："尔元不曾开眼，再读当有所见。"展而视之，墨迹俨存，惊悔拜谢而去。节度使刘金紫之在邓也，病笃，梦异人饮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绘其像，晨昏敬礼焉。闻师历商过邓，使数人邀于路，至则骇曰，乃梦中所遇之异人也！出像示之，惟肖。师知其虔诚，谕以诗曰："忆昔垂纶逾四载，至今犹自不吞钩，可怜笑杀滩头鹭，辜负寒江一叶舟。"金紫拜而受之。岁壬辰秋七月，居淅川，召门下杨志坚、张道性语之曰："比岁暮，吾将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侣敦第而坐，曰："请公盍为我饯行。"因令高歌起舞，时及四鼓，乃留颂曰："四大元无主，包罗物外身，壶中天地好，归跨紫麒麟。"颂毕，掷笔端坐而蜕，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饵谷之兆而权厝焉。越明年，门人白志柔等欲改葬樊川了真师仙茔之次，焚香启柩，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炼之功矣。至元癸未冬十二月，嗣法提点赵志晖、提举王志灵、知观李道和辈，持师道行之状，介道友通真子乞文于予曰："吾师襟灵明爽，虚室生白，经文洞晓，肆笔成书。[illegible]昔著述歌诗凡四百首，引掖门弟子无虑千余人，蕴虽有志，若非道行碑铭，恐无以白于世而寿于后也。"予嘉其求请之恳，乃为之铭曰：

维炼金兮，纯粹其精，维质玉兮，珑玲其声。德参乎两仪，秀禀乎五行，言乃矢口而发，书乃肆笔而成。降龙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数，乘风御气兮，逍遥乎鹍鹏九万之程。其来也孤云，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灯莫测之妙，盍视此翠琰不朽之铭乎！

（《甘水录》卷七）

楼观大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1]

碑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五寸二，分五截，每截十五行，行九字。正书。在盩厔。

宣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古汴李道谦撰文

制授体仁文粹开玄真人书楼孙德彧篆额

本宫玄坛讲师蓝水李志宗书丹

老子说经台与古楼观相直千步，内传所谓宅南小山是也。岿乎特立而端严，兀尔孤高而俊小，万峰环拥，三面屏开，大川横展，河山点缀，云烟浓淡，丱封晻蔼，周秦遗墟，汉唐故址，皆历历在指顾中，信为天下之伟观也。昔有真人曰尹文，始当周昭之世，结楼望气，以

期真遇，俄而青牛引驾，薄拿西游，圣真胥会，请著书以惠天下后世，乃于此说道德二经以授受焉，是为道家者流之原也。自时厥后，崇建庙貌，焚修薌火，四方瞻礼，号地肺第一福地，为玄门宫观指南。然而历世旷远，屡经变故，以教本所在，随废随兴。近又尽于金季，灵宫华构，荡然一空。国朝丙申岁，掌教清和大宗师起同尘李真人于邢台，俾任兴复祖宫之责。同尘辞不获命，乃率领门众，大兴工役，楼观堂殿，以次而举，首尾十载，渐复旧规。惟此台启元殿，经变得不废，复以规模陋隘，拓而新之，绘历代注经仙哲名德俱显者四十八员于两壁，创四子堂，新灵官祠，前山门，后客位，台之次级，构希声堂，暨云房厨库等室，以居道众，且以玄逸真人所付古文老子，镌诸贞石，与旧碑列峙殿前。方之旧制，盖倍蓰矣。功成，丐文旌其事。尝试以所闻而为之说。老子者，道也，生于无恒之先，起于太初之前，混混沌沌，虚无自然。及乎结气凝精，分神应化，或出于龙汉之纪，或现于赤明之季，随世诞灵，无有纪极，匍时垂教，代为帝师。至其降迹殷周，传经授道，凿开浑沌，剖析鸿蒙，启众妙之门，示重玄之旨，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以之修身则身修，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平天下，则国治而天下平，是盖秉要执本，有常道存焉。故体是道者，无古今，无终始，在天地先而不为古，后天地存而不为老，非有非无而该乎有无，非阖辟往来而行乎阖辟往来，寂而灵，空而妙，其深至于不可见，不可闻，其为无也至矣。及其用而为有也，若天地产为人物，人物皆蕴元气，大道派为德仁义礼，而德仁义礼至于万有，又皆分载混成之。一无即一，夫言之未始丰于智，歉于愚，生而有，死而亡，圣狂不殊而觉昧殊，明晦在时而不在心，至均且完，各不相借，其归有无妙徼者，即易之上下道器也，生生之本在是矣。夫易作于三圣，极乎天人之道，究人事之始终，合天地之运动，有无相乘，盈虚相盪，此天地之用、圣人之功也。而老子之书，造辞立朋，一皆冥契，特欲出于天地范围之表，而道前古圣人之所未道者，然亦不外乎盈虚相盪，有无相乘。所谓道者，盖牺皇周孔之所贯，岂复有所异哉？六经之学，纲纪万世，而二篇之要，又将有得于六经之外。故太史公言：六经浩浩，不如老子之约。又曰：为阴阳者繁而致惑，为儒者博而多虑，为墨者苦而伤性，为名者华而少实，为法者酷而薄恩，惟老氏清虚无为，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称为大道焉，是以先黄老而后六经。然善用之，为黄昊、为唐虞，其不善用之，则为两晋齐梁之弊，有不可胜言者，此非言之过也。唐陆希声作传，有曰：杨朱宗老氏之体，失于不及，以至贵身贱物；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故欲绝圣弃智；申韩失老氏之名，而弊于苛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由此六子之失，而世因谓老氏之指，其归不合于仲尼，訾其名，病其道，不可以为治，是使老氏受诬于千载，道德不行于当世，良有以也。司马子长作史传，则列诸申韩，班孟坚作古今人表，则等诸畴剗，尹云法言，谓绝灭礼学，吾无取焉，退之原道，以所见者小，为一人之私言。于戏，其亦不思而已矣！斯四子者，学孔子者也。孔子盖尝从之问礼，凡曰“吾闻诸老聃者”，皆述事之语，诚无间然。讵有圣师从之，而为弟子者畔之，见而知者尚之，闻而知者啡之。使其道异邪，何为有“窃比老彭”及“犹龙”之语？古今言老子者多矣，未有若孔子之所言也。孔子后有孟子亚圣，祖仁述义，力侔圣□切切杨墨之辨，如捍强敌，如拒猛虎，不容□纵其力者，卫道故也，是时庄子在蒙，地之相去才数百里，学宗老聃氏，鄙礼文，外名教，鼓舞其说，贬剥诸方，两阅对垒，犹水火南北之相反，然二家没齿无一语相及，厥意果安在哉？后世往往于此致疑，莫之能辨。嘻！是必有微意焉。先王以道治天下，至周而称文，及其衰也，文胜质，祸福

心，礼坏乐崩，奸宄并起，老子方将复淳反本，以静制躁，故立言矫激，薄仁弃义，虽圣智亦在所摈，彼其心岂真以仁义圣智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环，春夏以出生为功，秋冬以敛藏为德，一则使之荣华而致用，一则使之彫落而反根。道犹岁也，圣人犹时也，明乎道，孔老相为终始矣。是则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此二子之所以彼此不言也。然则或语或默，或从或咈，识量有不可强者，于此可以观圣贤矣。在当时为老子之学者，自文始而下，迹其有书行世者，如辛计然、庚桑楚、尹文子、列御寇、庄周，有言见于书者，南荣趎士成、绮崔瞿柏矩，后世列之十子者是也。然或偏得一体，非其至者也。若夫道德授受，得其正传，惟文始欤？读之九篇，渊源可见。汉初盖公以书授曹相国参，参用其言，寖以成文景刑措之治。然而武帝信方士，祷祠之事行焉，淮南好神仙，黄白之书出焉，老子之道于是乎绌矣。下迨魏晋之世，盛谈清虚，隋唐以来，剧行符箓，以至丹药奇技，曲艺小数，悉归之道家。降及□代，虚荒流荡，莫可致诘，遗经高阁，视为无用之具矣。呜呼！輶轩远矣，玄元之道，殆若登天之难，所谓信不足有不信也。然而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而不坏者，固自若也，是岂有淳漓昔今之异哉。阴阳相代，理乱迭移，运启天元，真人应期而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君为太古之君，民为太古之民，致理如反掌尔。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其是之谓欤？兹台方復古重修，适事与时符，岂偶然哉！敬志贞石，以为更新功德之记。

至元甲申岁阳复日后学寓山天乐道人李道谦斋沐谨述

尊宿柳志刚、刘志□、刘道□

提点□□□、董道弘、王志泰

提举杨志春

提领袁道春、李道园、罗道淳

知宫刘德冲

副宫刘道常、牛道远、葛德昌、赵道希

知事赵志祥、王道安、董道乐、徐志信、谭道玄、林道宁、李道源、李道元、孙道绵、谭道弘、唐道明

（艺拓）

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楼观大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宣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古汴李道谦撰文。案《王秋涧集》，有赠道者李云叟诗序云：'道人讳道谦，出东齐世家，年十六弃家入道，礼丹阳马公高弟刘为师。既冠，游诸方洞天，参求元契，又尝隐居于陈，多积静功。今主宗圣之神霄宫。曰云叟者，盖其别号云。'此碑自署寓山天乐道人，又题古汳，（汳即汴字）盖先世自齐而徙于汴者欤？文称掌教清和大宗师者，长春真人之弟子尹志平也。《论语》'窃比于我老彭'，包咸以老彭为殷贤大夫，郑康成、王辅嗣则以老为老聃，彭为彭祖。陆德明《庄子音义》，又引一说，谓彭祖即老子。碑引孔子窃比老彭，及犹龙之语，是亦以老为老聃矣。

终南山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

筠溪天乐道人李道谦撰

至元甲戌岁秋九月壬午，终南山重阳成道宫提点吴志恒来刘蒋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师全阳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缘深，愿得子之文刻石，以传来世。"余以不敏辞而弗

许也。谨按藏室所收金莲记，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师墓铭，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谈师之言行，而编次之。师姓周氏，讳全道，世为古豳之巨室，乱后谱牒遗坠，故世系莫得其详。生于皇统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语默，进止若成人，状貌奇古，神情雅澹。夙丧其父，生理萧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疗不愈，师割股与药同进，厥疾乃瘳，乡党以孝闻。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师婉其辞而却之。及母氏之终天也，哀毁过礼，几于灭性，叹曰："吾尝闻道家有言，一子进道，九祖登仙。欲报罔极之恩，无踰于此。"时大定癸巳岁，闻丹阳宗师环居终南祖庵，弘演真教，师径诣席下，求受道要。丹阳纳之，俾与弟子列，自薪水舂爨，皆使亲历。师恭服勤劳，数年匪懈，丹阳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环室，付之真诀，及赐以全阳子号。师既得法，克己炼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数载，合堂云众，莫不服其践履之实。无几何，丹阳谓曰："邠近边鄙，教化难通，汝当往居，以弘吾道。"师承命而行，卜庵玉峰山下，颐神养真浩，积德累功，与人子言，教之孝，与人弟言，告之顺，贪者诲以廉，懦者谕以立，各因其根性浅深，皆蒙启发。至于疲癃残疾，惸独鳏寡而无告者，收养于庵中。由是闾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为之迁善。壬寅，丹阳鹤驭东归，师每至清明，必躬诣终南祖庭致祭，岁以为常。贞祐间，羌人陷邠，师亦在虏中，虽被俘絷，其精进道业，略不少渝。羌识其为异人，遂释之。厥后四方来诣门请益受教者，奚止满户外之屦，度弟子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诱掖后进。元光末，尚书左丞张公信甫出镇邠郡，素忌师名，一日诣庵叩其所修，师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诚，出而语人曰："周全阳有道者也。"翌日设斋，仍赠以袍履，树遣人候问起居，师亦尝往来，寓居长安县之汉高祖庙，统军完颜公待以师礼。正大戊子复还邠，以十月十有七日命众作斋，召嗣法门人圆明子李志源洎诸上足嘱之曰："终南南时村活死人墓，祖师开化炼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迹，奈世态如此，不可强为也。他日升平之后，汝辈各当勉力，以成吾志。"言讫，命侍者焚香，令众诵清静经，师危坐澄听，甫竟三过，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于玉峰庵侧。士人王才卿者，与师为莫逆友，时仕庆阳。方天兵围城甚急，忽梦师布衣藜杖造门而至曰："吾今特来与公相别。轩冕傥寄，不堪久恋，此身一失，再得实难。"珍重而去。未几围解，王乃访人，始知师人梦告别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遂解印绶，黜妻子，乐道以终其身。先承安戊午岁，东鲁郓城县洞虚子张志渊者，尝两梦神人持白刃叱之曰："尔年将尽，胡为不参师学道以脱速死耶！"既觉，心神恍惚，因诣郭西郊行以畅其情。适见一道者麻衣草屦，躯干魁伟，飘然西来，就而言曰："汝有宿缘，故来相接。"即于道傍树阴教以烹铅炼汞密语，及解以麻绦赠之，且曰："敬之哉，无忘吾训。三十年后，当有吾门弟来此，与汝相会，是时汝得与师真共结大缘矣。"张问其姓名，答曰："吾关中周全阳也。"俄失所在。张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后于济州创白云观，度门弟数百人，悉立庵观于齐鲁之间。壬辰，六军下河南，李圆明挈众北渡，于东阿具筑栖真观居之。张闻往见，告以向日遇师之故，圆明出师画像示之，张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师也，即递相印可，以圆明为道兄焉。乙未关中甫定，圆明追念师之遗命，率法属门众百余西归，于南时创重阳成道宫，张洞虚屡挈金币以资其用。不十载，雄构壮缔，廓豁可观。辛丑春，清和真人会葬祖师毕，命门人捧师仙柩葬于刘蒋之仙蜕园。壬子，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赠全阳广德弘化真人号。师仁慈悯物，惠爱困穷，处己俭薄而厚于施设。每以谦冲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啬气颐神之妙，乃平日素习，虽须臾不少替。逮乎应缘扶教，则任物之自然，而门徒辐集，权贵钦崇，非以计谋而致其事。仙宫道

观所在，俱有成绩，兀坐终日，望之俨然而不见情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阳和生物，使人虚往而实归。老氏之三宝，南华之真人行，师兼而有之，可谓圣门之达者欤。系之以铭曰：

嗟若全阳，玄门之纲，天姿英伟，上性昭彰。松筠节操，铁石肝肠，释尘缘而求道要，透玄化之機息。三誉宗师，授以灵章，心渊而明，气大而刚。神宇泰定，发乎天光，七载而心符圣教，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乡，邠人先馈，奠書五家。示神变而惊张，入梦魂而别王，驾一气之鸿濛，恣八表以翱翔。游紫府，宴华堂，朝上帝，礼元皇，抱太虚以莫测，齐浩劫以无疆。门徒道友，思之不忘。构祠而设像，奉灯而朝香，纪遗烈而刻贞珉，将为万世而传其芳也。

（《甘水录》卷四）

汴梁路栖云观记

刘将孙

全真教，汴朝元宫为盛。去宫数百步，当城西北隅，大宁坊迎秋门街左，观曰栖云，女冠居之，皆祖重阳真人。宫有姚翰林碑，观创于姬志真之徒李妙元，妙元南宫人，父宽蚤没，与母王氏俱入道。中统癸亥，至汴礼姬为师，姬赐号知醇德慧知常真人，栖云则姬之师王所号也。教行于汴，则栖云始然，为朝元开山，观以栖云名，不忘其所以兴也。重阳弟子，栖云父郝太古，从丘长春，遂为嗣祖，栖云之是似者，姬与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真徒满天下，遂称此为盛。观由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名妙元母曰守志，授地三亩，卑庵居之，日辟以至为观。三十年间，构前殿奉玄元，后堂祠列祖，斋堂厨库悉备，监坛里域各为祠，又拓地十亩有奇。去年冬持事真门，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观始末请记。予行四方，所遇名山胜境，每考论其初，未有无其故也。尝游西山，见旌阳之教，以孝道为道，慨然神仙之说，亦必皆有自本自源者，不但荒忽为奇也。若李之母子，奋于孤子，喘息相倚，不苟附托，周施徽泊，经营节缩，以有栋宇，传之后来，述其事师服勤之初心，岂希觊于度世成仙者哉？母子至情也，孝节一理也，即其不忍于弃捐天下念之矣。东坡谓无仙则已，有则非斯人谁宜为仙，未易言也。予独奉其初，谅其志，而栖云为可传矣。韩昌黎赋谢自然诗，为吾徒者事诵之，然昌黎正惜其弃父母，绝影响而寓世之所托，使非所谓仙，则不得其所归，嗟哉彼女一念之立于人间者若此，仁人君子且恻然有动于心者，何悖于世教伦纪，而何忍斩之，吾之记栖云以此。观成于甲申，是年记。

（《养吾斋集》卷十七）

蒿里山神祠诗

第一纸高一尺六寸，广二尺一寸，十四行，行十字，行书。第二纸高二尺一寸，广二尺八寸，十九行，行二十字，正书。

世传蒿里振灵魂，庙宇烧残弊复新。七十五司阴断事，数千余里远祠人。天神森列张

华博，地狱图如道子真。积少成多能事毕，泰山元不厌微尘。

岁甲申闰五月廿七日甲辰，翰林集贤学士正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徐复斋为提点道教天倪子张志纯书之。志纯初名志伟，为上知识，改赐今名。

岳祠宫门知宫侯道璇化缘

（第一纸）

□□□□威卿，别号复斋，陈州西华人，登金大定年□□于元中统间历官宣抚使宣抚司。至元元年，召□翰林学士，又召为集贤学士，皆以疾辞。此碑书衔，盖在廿一年。虽以疾辞，仍书原衔也。其时天倪子为提点道教官，复斋与为方外交，最相契，有记梦五言诗，“我梦天倪子，同登日观峰”句。又有送天倪子归泰山诗七律，石勒环咏亭中。此诗盖因天倪子修蒿里山神祠所赠也，作于甲申闰五月廿七日，蒿里山神□□亦作于是年十月。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道行（下缺）主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元好问有送天倪子（下缺）诗，其为名流推重可知。余曾见此石于蒿里（下缺）深为可惜。余与道纪禹君谈论金石刻语（下缺）与监院姚能和亲赴蒿里，于乱石中检（下缺）石差有缘哉！此诗作于闰五月廿七（下缺）闰五月廿七日天倪子岳祠官也（下缺）适相符合若是。余曰此复斋公与（下缺）而人不知耳，不然余何以（下缺）曰□□是不可（下缺）及其（下缺）

（第二纸）

（柳拓、艺拓）

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

高五尺六寸，广二尺六寸，二十行，行四十六字，正书。

翰林集贤学士正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徐世隆撰

承务郎同知泰安州事徐汝嘉书丹

济宁路儒学教授杨桓篆额

蒿里者，古之挽章之名，出于田横门人，伤而成歌。汉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后代以为人死精魂归于蒿里，其山有神主之，因立七十五司以为追逮收摄出入生死之所也。故张华博物志、陆机泰山序皆云，人死其魂构于蒿里。白乐天诗曰，东岳前后魂，北邙新旧骨。樊殿直修庙记亦言，人生受命于蒿里，其卒归于社首。今东岳山有地府，府各有官，官各有局，皆所以追死注生，冥冥之中岂无所宰而然耶？其祠距泰岳庙之西南五里许，建于社首坛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绝。□之者入则肃然，近则戚然，出则怖然，若有追之者，岂非世人如见真鬼神而然欤？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后成都人来观，咸惧罪修福田，两市屠沽鱼肉不集。况此祠司局之多，神鬼之众，囹圄之深幽，其不寒心而骇目者鲜矣。金季兵烬四起，玉焚石烬，向之所谓像设者，又堕□劫灰矣。行台严武惠公治东平，民怀吏畏，政如神明，特檄天倪子提点道教张志伟。张初名志伟，后遭遇上知，赐名曰志纯。议起庙貌如初，未完而公薨，嗣相袭爵，天倪子鸠工者又数年。既申省部，始许修理。圣上即位，怀柔百神，无文咸秩。诏海内名山大川、岳渎诸祠，听所在修完□会

玄门掌教宗师管领诸路道教洞明真人祁志诚，与天倪子意契，遂竭力以成。旧祠百二十楹，近已完缮，次第落成。其塑像辉耀，比旧有加焉。余待罪翰林，方作泰山庙碑未竟，天倪子曰：岱宗碑成，此特碑之一事耳，若不□劳执事。执事文如流出，第令门生执笔代书则足矣。余谓蒿里者，社首之墠址犹在，亦唐代受釐之地，使老□不腆之文，得挂名其上，固所愿也，非所敢望也，故附语而为之记。若夫无怀氏封禅之君，有虞氏巡守之代，略而不书，尊泰山也。

宣授冲虚至德通玄大师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平路道教都提点张志纯同建
太师国王嗣孙太中大夫东平路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土卜申立石
大元至元二十一年岁次甲申十月乙巳朔十五日己未岱麓高又玄刊

（柳拓）

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

建安张好古撰

公名志贞，字正之，泽州高平县人。幼读书，中经童举辞，后流寓太原，遂废干禄之学，易衣入道。初从超然子王君游，后处燕京大长春宫，礼真常李真人为师。真常得公甚喜，授洞元子号，且以诗赠之，曰："一志守其贞，出尘功可毕。"时恕斋王先生、讷庵张内翰以宏才硕学，栖止道宫。公复于暇日就所讲论，由是德日进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师委公任宫门事，号称干济。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诏诸路降香，以公为辅行，还燕，升宫门知宫，盖嘉之也。戊申，宗师以恩例赐紫衣迁充宫门提举。辛亥，奉旨代宗师诣东岳作醮，礼成，投简龙潭，殊获征应。甲寅，以提举教门事从宗师遍祀岳渎。明年，复从宗师北觐。又明年宗师厌世，诚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坛上方紫微宫事，因自号云叟，逍遥山林，若将终身焉。中统壬戌，永宁王邸久闻道誉，特赐洞元虚静大师之号。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庆宫恳公主持师席。七年冬，诚明屡书邀致堂下。未几诚明上仙，淳和真人复以道教都提点强公，不得已而起，随曳杖南迈，历并汾，憩河中，所至留请者甚众。壬午，西游祖庭，增葺终南山傅村长春观，以为菟裘焉。忽以微疾顺正而化，享年七十有五，实甲申岁七月二十三日也。公为人仪貌秀整，器识宏远，所与游悉闻人名士。虽真常掌教，凡事必委于公，而公亦以辅翼玄教为己任。至若朝觐往来，历阴山数万里之险，略不以艰苦为念，人或讶之，则曰："吾不为玄门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尝不用力于祖庭，良以报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丧祸福，无足以挠其心者。闲居则左琴右书，自适其乐。又善于应接，无问贵贱长幼，莫不得其欢心。然窥公所行皆当理事，所言惟真实语，略无纤毫贪狗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以无愧矣。既殁，门人鲁志兴集所为诗文得一十六卷，号曰濩泽蒙斋集，传于世。一日，志兴具状以墓铭见请，予方固辞而天乐真人亦为予言曰："此老在教门中可谓尽力者，汝其铭之毋让。"予曰：诺。遂叙而铭之。铭曰：

嗟哉申公，气大而刚，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我者吾而道义是守，不我者天而得丧俱亡。若人者将尽力玄门归而愬诸帝旁耶，吾知其挈所有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返其乡者也。

（《甘水录》卷八）

清平子赵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阳万寿宫讲经师张好古撰

全真之道，一言可以尽之，曰诚而已。诚者，实之谓也。历观重阳祖师以下诸仙真，或立观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积功累行而令名无穷，非诚实无妄，其孰能与于此乎！清平子赵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讳志渊，单州人。自幼举止不凡，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丧，闻滕州灵真子马尊师有道之士，径往参访，愿留而受业于门。灵真历试诸难以苦其志，熏炼既久，玄机秘诀，悉以传之。先生于是辞雪岩，游宁海，玉阳一见器许而道价日增矣。大安、崇庆间，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变所守。后闻河朔既定，行化诸方，以诚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长春宗师奉诏南下，谒谒于燕山，特蒙奖异，且以修真观俾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师席，听受谈演，故于九转七返深根固蒂之妙，了无疑阵。及长春升，始从洺州僚庶之请，住持神霄万寿宫。先生应物无心，到即缘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然犹执谦乐退，未尝以师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来就见。即年清和还燕，留先生充提举。时关中兵革甫定，岁且饥，祖庭道众屡欲委去，赖先生训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诱掖，内外恬然。丁酉，清和以书遣先生曰："骊山华清宫，古仙圣迹，自来国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门下老成人，孰能主张。君年深在道，有力于教门，可以提点事任修复之责。"因赐清虚大师号。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垩藻绘，粲然一新。又建遇仙观于终南山之秦村，以辅翼祖庭之胜迹，其他一庵一宇，在在有之。辛丑，会葬祖师毕，东归洺州。癸卯，神霄宫大殿告成，天为降瑞，众皆称贺，先生亦不以为异。初，先生之在祖庭也，与清泠子刘先生为莫逆友，是年冬，清泠之门人有自魏府来者，报其师已于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终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启行，欲诣魏府致遥奠之礼，暮宿广平，遽然叹曰："观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还宫，召门弟子曰："昨夜师真有命，令吾速归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后事付张志静，索纸笔留颂曰："修行端的要工夫，炼就丹砂不用炉。摆手便归云外路，高穹风月自如如。"置笔而化，实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于州城南之道院。后四十六年，至元戊子春，华清宫提点李志通、遇仙观尊宿杨志素、提领苏道常等，以其法属讲师吕志真为介绍，持状来谒曰："吾祖清平老人，宁神于东州有年矣，惟是陕右门徒设祠置像，以奉岁时之香火，虽未尝绝，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岂非不敏之过欤？敢再拜以铭辞为请。"予谓铭所以纪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铭者。盖先生为人纯素笃实，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终身出处，无一毫牵合之私，以是观之，真可铭也已。若夫主醮之际，鹤现于邯郸，示寂之时，神游于京兆，改葬而容貌不变，设斋而丹童遐临，其灵异类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叙其大概而铭之。铭曰：

大哉至道初无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阳扶起先天扃，开化独以全真名。群仙瑞世相继承，扶宗翊教教乃兴，粤有人焉号清平，善根宿植粹且精。妙龄学道已有声，再遇长春心益明，内丹养就居磁洺，门徒济济来不停。拂衣遂作关中行，清和一见称老成，华清久废托主盟，坐视瓦砾成丹青。遇仙创始亲经营，至今胜概光祖庭，功成东归遽飞升，乘风驭气何

泠泠。先生之名莫与京，先生之行纯乎诚，我作铭诗非虚称，庶几来者永有征。

（《甘水录》卷八）

岳阳重修朝元观记

碑高六尺，广二尺七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六字，篆书。在泰安八蜡庙。

翰林集贤学士正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徐世隆撰

古□刘惟一篆　郓人高居镌

岱宗者何，众岳之长也，岳阳者何，四方之南也，朝元者何，两仪资生，万物居泰，群臣之贺正也。故道家取象，名其观曰朝元。朝元之建，未详始于何代。东平严公南征恺还之日，径趋泰山祠谒，礼也。盖昔者诸侯得祭境内山川，将登绝顶，遥望古殿，榱橝损坏，栋宇摧仆，遣人视之，果如所见。命道侣住持，克期修理，会公薨逝，嗣相踵行其事，爰缘掌教洞明真人，属天倪子张志纯。志纯元名志伟，遇圣上知识，遂改今名。天倪子以岳庙事重辞焉，真人乃下檄不起，天倪承命，遂鸠工抡材，虽时经凶年，亦勉力成之，其费皆出会真常住，岳顶香资，掌教所助净财，支用殆尽。呜呼！俚语云："与人不足，劝人为屋"，□栋梁之材，丹腰之工，物也邪。虽然，泰山者，逢玄之洞天，洞天叁十六，福地七十二，即其壹也，故其门曰天门，其观曰日观，其风也来万里，其雨也遍九州，其星曰岁星，其帝曰青帝。既为众□之长，又为万物之宗，其兴与废必有灵祇司之，岂有不为神物所护持者哉！废而兴之宜矣。虽然，古人为命，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区区一辞令之微，尚经四贤而能之，若此祠也，先公营之，嗣相继之，真人助之，天倪终之，岂有不兴者乎？翰林集贤学士又为之记，且叙之以诗云：

严公南伐恺歌归，曾过朝元古殿基，已立城池从众守，未完宫观择师为。丹青绘出神仙像，玉石镌成仁圣姿，纪德歌功翰林事，步虚正要七言词。

大元至元二十二年岁乙酉三月十有七日知观门事泰安州都目高渊

从仕郎泰安州□官张翔　承务郎同知泰安州事徐汝嘉

武德将军泰安州知州兼诸军奥鲁粘合玮

武德将军泰安州达鲁华赤兼诸军奥鲁八合□

宣授冲虚至德通玄大□东岳监修提点充东平路道门提点张志纯重建

鲁国武惠公嗣孙奉□大夫沂州知州兼诸军奥鲁严度立石

（艺拓）

潞城王氏迁葬碑[①]

碑高三尺五寸，广二尺，二十一行，行三十五字，正书。在潞城。

本邑西南二里所，其地名曰横底，用壬穴葬我高祖讳纲、曾祖林、曾祖母甲氏，□□□□昭年于从庚穴而葬之。其枝分派别，散处诸邑者，当见于宗派图，此不备录。父讳膺，生于离乱，平生雅□，素崇儒教，兼慕玄风，受长春真人法号曰王仲道，尤推仁乐施，周急是心。会壬辰，粥以济饥民，旬日之间，不啻千数。丐者中见一贫士张巨川，乏馁几殆，留于家食饮数日。巨川泣曰："自得餍饫，思妻子在家，肯兼容否？"亦令遽召之，全活巨川，□为稚子发蒙之师。又尝为饭食狱中饥者，仁心如此类者。平阳□□之试，应赋论二科，选□第一百四十七。他日过庭，先父谓予曰："吾身且健，汝宜游学，吾亦何必□□□□恋乎。"余闻庭训，徒步千里之燕然，谒诸相府。十五年间，三受省檄，再佩任陕西解□交钞副使，次充太原路交钞大使，又其次充东平路交钞大使。至元十三年，受任真定府司狱，再任淄莱路交钞大使。□八年充大名路知事，次任大都留守司，兼行工部□贯。至元二十一年，授将仕佐郎壶县主簿兼尉，实先人积德之明征。先人春秋七十岁□。先妣师氏，本县师济□之长女，性情顺谨，仪息闺闱，受清和真人法名师祖善，享寿七十卒于家。□天□□良弼生于兴定壬午，女名棠，适本州医工提领刘成之。天挺有二子，长曰璟，殂，次男曰瑛，字彦玉，温仁如其父。女宜娇适壶林故帅任成。孙男安儿不幸而亡，长孙禄，刘氏本县翟店刘□生之孙女，内行纯懦。族叔讳信，婶母师氏，无子，以弟王甭过房嗣焉。我二子长曰宽、次曰□。族□讳义，伯母李氏，有二子，长曰春，次曰旻。族叔讳进，婶母冯氏，有二山，主为帅，次曰吉。仍有房伯二人，分居黄碾。此六裔实高祖耶耶一祖之派焉。窃念父母勄□坟已概卜宅兆于东南立新阡，以我先君讳膺、先妣师氏为祖。至元二十二年岁次乙酉，右墓侧而安错之，以仰□先人之□□于予心独无忮乎。愚谓公之纯孝，聪听彝训，其他可□，喜为述其梗槩尔。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己亥朔辛酉日韩仲元记。赞曰：

□世□远，流□□□，书□考□，□□□慈，遇恶□避，见善遽□。

（《山右》卷二七）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今《潞城县志》金石记：有王氏迁葬墓志，与此碑文略相仿，可以取证。县志文首有将仕郎壶关县主簿兼尉王公良弼，持其父行状谒予云云，以碑末文证之，良弼名天挺，其尉壶关，今志不载，可补其阙。碑高祖讳纲、曾祖讳林、祖讳锡福、父讳膺，生于离乱，会壬辰粥以济饥民。按壬辰，金天兴元年，癸巳，天兴二年，次年金亡。金元兵争，兼以饥馑，亦生民之大厄也。墓志云会壬辰癸巳兵祸，饥馑荐臻，出米豆为粥，以济饥民，全活甚众，即其事。其曰见一贫士张巨川者，墓志云：有贫士张巨川乏馁几殆，留于家食饮数日，巨川泣曰，自得餍饫，思妻子在家，肯兼容否？亦令召之，并延巨川为稚子师。与碑文颇合。碑云试应赋论二科第一百四十七，墓志命子从师学问，年逢大有，乃就平阳戊戌之试，选中一百四十七。《元史》太宗本纪：九年丁酉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杨奂传：丁酉试诸道进士，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以墓志及此碑证之，平阳之试举于戊戌，可补史阙。碑云：'余闻庭训，徒步千里之燕然，谒诸相府，十五年间，三受省檄'，此下文多残阙。墓志：三受省檄，再佩金符，六奉皇敕，一应敕牒，充睢州军储仓万石，命初入仕，任陕西解盐交钞副使，充太原路交钞大使，又充东平路交钞大使，至元十三年，授照磨覆料官将仕郎，至元十五年，任真定府司狱，再任淄莱路交钞大使，十八年充大名路知事，次任大都留守司兼行工部，皆可与此碑相参证。碑云至元二十一年，授将仕佐郎壶关主簿兼尉，与墓志首句官合。碑有长春真人、清和真人，案长春真人为邱处机，清和真人为尹志平，皆见《长春西游记》，及长春宫碑。元初崇道教，长春之徒，不俘不戮，时受教者，规免祸尔。天挺二子，长曰璟，次曰瑛，碑立至元二十二年，末题韩仲元记。

乐全观记[①]

碑连额高六尺一寸，广二尺三寸，二十六行，行五十字，正书。额题'修建乐全观记'。在芮城。

重修水谷乐全观记

安西王府营田使司提举新除签西蜀四川经略提刑按察司铜椑杜思问撰

解州平乐县教谕乡贡进士程元吉书丹

纯阳宫掌籍庞志徽篆额

至元戊寅之冬，予待命于长安，清真子特遣其徒王志纯为价，自河东来致恳于予，且请记所居之观者。价之言曰："乐全之立，始于圣朝之丁酉，有西窑李福成割己业一十亩以施于河府郭。越七年癸卯，又弃中间地七亩，以施于灵峰杨，及枣林平，以资日用之费，而郭、杨二公各主持之。次年甲辰，刘杨乃献于真人。历年一十有六，此地日就荒圮，而恳辟不加焉。壬子，□师以刘杨敦请之故，始克与苏张□知观，暨薛老等来居之。垦荒开芜，日营月葺，年增而岁不同矣。建圣堂于中，以为朝夕瞻仰之所，下逮斋厨库廪什物钟鼓□属，靡不备置，皆借笔耕之力，仍将福成所先施者合附而为一。其男李老亦具状而重施焉。观在中条之阳，芮之水谷，地僻而境幽，土瘠而事简，雅称隐沦所居，盖亦天壤中之佳处也。至是此观得与下庄之泽净，庙下之玉京，中□之□清，上郭之东华，虞乡之东□，山上之灵峰，并列而为披云门下之名区矣。此则乐全兴修之大概也。师何姓，名志渊，字东夫，道号清真子，胄出闻城之挹秀坊，西江戒德堂之别派，千里御史之后也，世号栢台何氏。幼习儒业，科应兼经，值乱北归，遇丁酉岁国家设贡举于平阳，师中甲科，由是免俘人道为黄冠师，往来汾晋间。适故天师宋公阐教于彼，因得而师事之。是时方镂云章，遂令师雠校，兼领并门钧天局，其余七局皆隶焉，授以讲演之职。既而披云仙去，上命掌板于河东永乐之纯阳宫，师遂领本宫提举。掌教真常宗师，以朝命赐师□衣，加号渊靖大师。师虽外应世缘，而雅志在乎云水，故即乐全而营葺焉。掌教洞明真人祁公，起师充藏室提点兼纯阳宫事，又令提点平阳路天师门下道众，其余建丰碑、改宅兆、修玄都，师之力居多。逮今行年九十，而精力不衰，亲书细字文章，遍于□理，质而不俚，有水谷代腹七卷传于世，此又老师出处之大略也。今不远千里而来，敢执手以请。"予于清真子为方外友，不可以不□□，因属之曰：子知师之所以名是观之乐全者乎？尝试论之，人能全于未始，有物而复其性之初，真积力久，心广体胖，则乐矣。乐者，乐其全也。全者，全其性也。全而至于乐，不可以有加尔。举天下之大，不足以动其心，万钟驷马，不足以拟其贵，虽箪食瓢饮，鹿裘带□，有足乐者，此古之至人所以足乎内，无待乎外也。今师怀道蕴德，不慕荣利，盖亦有得于重内轻外，能全其至乐者欤？故以之名是观也甚宜。继而居是观者，诚能顾名思义，于日用饮食之间，戒惧省察，因其所已学，免其所未至，将见其道日新，传之无穷，是亦清真子所望于后之人也。命名之意，岂徒然哉。予既以此复价者，请归书此，以为之记。

大元国至元二十二年旃蒙作噩律中南吕辛丑朔下弦后一日甲子，乐全观住持古志靖

同众立石
解州芮城县巡检孙亨
前掌教洞明真人大宗师祁志诚

（《山右》卷二七）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案《芮城县志》：乐全观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水峪，元进士何南卿从道，创此以居，四川按察杜思问记、《沁州志》：思问，元沁州长官丰子。今拓本题‘安西王府营田使司提举新除签西蜀四川经略提刑按察司杜思问撰、解州平乐县教谕乡贡进士程元吉书丹、纯阳宫掌籍庞志徵篆额’，《元史》本纪，至元九年十月丙戌，封皇子莽拉噶木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至元十一年有置安西府屯田事，思问为营田提举必是时。百官志：提刑按察司，至元十九年增西蜀四川道。本纪：至元十六年置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今按此碑，首言至元戊寅之冬，予待命于长安，则至元十五年已立西蜀四川按察司，特全蜀未平，至十六年始定置耳。《元史》杜丰传：子三，思明、思忠、思敬，无思问。通志金石记：沁川长官杜丰祠堂记，碑末书岁丙辰七月二十五日记，明威将军杜思明、承务郎杜思忠、奉训大夫佥河西陇右道提刑按察司事杜思问立石，即其证也。《平遥县志》：杜氏孝感泉记，生男次思问，以绥德知州奉议大夫佥河东山西道肃正廉访司事。李鼎沁阳公神道碑：公讳丰，子四：思明、思忠、思敬、思问，此思问为丰子之证，可补史阙。碑云师何姓，又云丁酉岁国家设贡举于平阳，师中甲科。丁酉元太宗九年，《元史》选举志：太宗九年诏命断事官术忽解，与山西东路课税使刘中历诸路考试，分三科，中选者复其赋役，即碑所云设举中科事。今拓本有解州平乐县教谕程元吉，《元史》地理志：解州有平陆县，无平乐县，疑乐字误。芮城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己丑复立县，见成宗纪。此碑有巡检，而无尹簿等官，是未复县之证。

创修灵显观记

连额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三寸，二十行，行三十八字，正书。

本邑进士马之美篆额並书丹

夫道之为教尚矣，始于轩帝崆山之谒，立乎玄元函谷之游，关尹子请著其书，漆园公继弘是道。约而行之，修身理命，扩而充之，治国齐家。由汉及金，天师传正一之宗，大成吾教；重阳创全真之学，复振玄风。逮我圣朝太祖御极之初，威加海宇，长春真人应诏之后，化被寰区，福地琳宫，星冠羽服，历古观之，莫若今之盛也。壶林艮方，玄城一舍，有聚落曰孝文，地灵而山秀，泉甘而土肥，幽阒辽迥，地势非常。孝文庙据于其东，书案山峙于其南，清凉山崇于其西，圣母庙壮于其北。据里人传之，昔纯阳吕仙翁神游至此，于灵显庙壁间题诗云：素衣丘壑寄生涯，相近茅衡共几家。卧听松音临水石，坐看山色老烟霞。林中有鹤窥来客，岩畔无人见落花。但把琴书消息过，不须炉里炼丹砂。诗翰圣迹，累经劫火，且不泯绝。是里也，亦乃神仙游览之所。庙侧有观曰灵显，肇自牛公大师创构焉。师讳志信，号明真子，乃潞城三池西社人也。立年有二龄，弃俗而入道，受业于本县永昌观任公大师席下，其源出于全真。既蒙见纳，崇清虚，遵道德，于身则去华务实，接物则和光同尘。其戒行也冰清，其身心也玉洁，事师之理如事父焉。岁舍甲辰，本村众会首钦其质朴而俭素，嘉其刚毅而清高，礼请于白鹤窊南灵显庙之傍，以续香火之缘。师欣然诺其请，于是率其

门人，来兴是观。同心苦志，芟荆剪棘，平墓叠址，虽手足胼胝亦不惮其劳。四方善信，贫者效力，富者奉财。不数载间，圣真有殿，云侣有斋。春秋享寿八旬，翛然而蜕。寄瘗三秋，卜宅革葬，启柩视之，须发□然而不落，肌肤㲉然而全身，岂其师之平昔颐炼之征哉。门人王从善者，继前人之业，述前人之事，一日会其徒而议曰："若不刻诸翠琰，以永其传，恐岁代绵邈，后人忘其吕真人之诗翰，及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也。"于是王公观宰乞文于予，山野辞之曰：惭无八斗之才，枉玷万年之石。拒之再三，告之再四，予嘉厥志诚，遂抖擞枯肠，审其实事而为之记。栖云老人高恕明撰。

维大元国至元二十二年岁次乙酉十月望日石匠黄山王成刻

太上正一三五大都功职箓弟子系天师门下北邙治右察炁祭酒臣王从善立石

（柳拓）

老君庵诗刻①

至元乙酉春三月既望，余行香于岐山□□庙，翌日回过鄠坞，为提点宋□敬□□观村之天真观。□则视其□□□□□□宗翊教之事因（下阙）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都□□天□真人李道谦题。天庆宫元坛掌籍大师□德□立石。南阳白拱真刊。

（《鄠县》）

① 《鄠县金石志稿》：右诗刻在老君庵，故天庆宫也。诗中有宋炼师开渠决水之语，即提点宋□敬也。诗不录。陕西等处行省领秦蜀五路，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四川立行枢密院，辖本省，于是陕西惟四路矣。此碑在至元二十二年，故称'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云云。然道教杂流，亦同行省分辖诸路可笑已。钱坫曰：元高翿古文道德经，道谦有隶书跋；重阳教祖碑，道谦正书；重修说经台记，道谦撰文。道谦王重阳弟子也。

玉清观碑

碑高六尺九寸，广二尺四寸，十八行，行四十七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汲县。

翰林集贤修撰承务郎兼兴文署令王之纲②撰

承事郎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高克恭书

从仕郎监察御史商琥篆额

直卫州西北一舍而远，太行苍谷之中，有观曰玉清，实南京朝元宫之别院也。初谷中有广施王祠，土人事之惟谨。壬辰兵变，祠亦废。道士陈志昂游历于斯，见其山水明丽，樵竹丛茂，遂有终焉之志，乃修废祠以奉香火，寻即祠东创构道院。不数年，殿宇、斋厨、库廒焕然一新，至于碓硙、蔬圃、园林亦有攸序。志昂世为相台鹤壁里人，号清真大师，礼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为师。亲炙日久，深蒙许可。岁丁卯，春秋八十，无疾而逝。继其事者法弟烟霞子楚志云也。未几引退，状请于朝元本宗掌教崇玄诚德洞阳真人，②命志昂高弟耿道明

来主是观。道明敬遵遗躅，增葺有加，则肯堂之能事毕矣。至元甲申，仆以事来汴，馆于朝元丈室，洞阳以玉清始末告之，且求数语以刻诸石。仆谓全真之教始于五祖，衍于七真，恬澹自守，冲虚为宗，体老氏之玄言，悟蒙庄之微旨。自长春应召，至诚明③主席，五六十年间，非无修心炼性，超世出尘之士，俱未若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年弥高，德弥邵，巍然为一代大宗师也。真人姓王氏，曹州东明人，道号栖云子，④以诚化导，以惠利人，云车所过，拜者塞途，随立宫观，在在有之，年开九秩，翛然而往，实洞天之列仙欤！初传而得姬知常，再传而至李通和，今吾洞阳，凡三主教矣。栖云与我先君有乡里同宗之契，洞阳于仆为尊宿，顾晚生后进，不敢以不敏辞，谨为次第其事，仍系之以铭。铭曰：

粤全真，多异人，逃世网，出迷津。穴太行，神鬼藏，择胜地，构玄堂。弘斯道，在乎时，镌贞石，始终之。

大元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日

知观诚真大师耿道明等立石

（碑阴额：宗师道众官僚士庶）

进义校尉汲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忽都帖木儿

从仕郎汲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刘郁

主簿兼尉刘　前汲县尹李

立石功德主宣差忙古歹　娘子郭氏　徐氏　朱氏　赵道安　王道元　李兴童　希真大师副观魏志实　诚真大师知观耿道明　清真大师宗主陈志昂

宗师惠慈利物至德真人　寔然虚静大师提点赵志云　希望子前知观齐道宁　王道果　邹福童　夏道颜通玄子　秦安童

卫州北□玄真观　□主韩志先　崔道和

南关栖云观　都事韩志仙　王志敬

南关栖云庵　康志宁　张道清

在坊炼真观　魏守一　王道幽

　　库官　祀祯　梁荣　倪聚

　　司吏　李贞　刘珪　李瑞

　　都目　刘遇

将仕郎卫辉路苍峪铁冶副提举孙伯昌

从仕郎卫辉路苍峪铁冶同提举田永钦

奉议大夫卫辉路苍峪铁冶提举雷时举

唐村栖云观　徐志靖

太公泉紫微观　宗主清道通　知观崔道和

黄山正阳观　宗主葆光冲和大师韩志温　知观　李志冲

彰德路道判　张道成

南京路前道录杜志忠

辉州　东关延寿宫　宗门提点徐志道

西关天真观　宗门提举王道安

（以下尚有卫州在城会首等未录）

（艺拓）

①姮案：王之纲，字德柔，汤阴人。通世务，以儒术缘吏事，有盐铁论传相下，见《秋涧集》五九碑阴先友记。

②姮案：徐志根，洞阳。

③姮案：张志敬，诚明。

④姮案：王志谨，栖云。

玄都万寿宫碑

阎 复

至元丙戌春，玄教大宗师洞明真人祁公踵门修敬曰：绛州玄都万寿宫，先师披云真人宋公所作也。国初己卯岁，有王尊师志成自吴璧入绛，属兵烬之余，城邑荒废，感令威化鹤之叹，乃即城西北隅爽垲之地，规为练真之所。会尊宿牛志淳、道友裴志清相与披荆棘，拾瓦砾，作强立事。日积月累，稍见成效。请额于京师长春宫，锡名为全真观。清和真人尹公以事入秦，税驾于此，改全真曰兴隆。既而志淳等谋曰：绛，名郡也，当结盛缘。主是盟者，非至人则不可。相率备礼迎先师于平水。至则狭其旧制，乃广平冈右地，庀徒蒇事，愿力云集，伐夏台之木以为梁，刻管岑之林以为桷，凿姑射之石以为础，殿广五楹，其高九仞，沈沈翼翼，甲于一方。崔志明、樊志坚等寔董其役。落成之始，捐囊金五百星，购求良工为三清塑像。以仙宫瑶坛当为国家祈天永命，易以今名。先师去绛，遣提点段真卿、道士宁志一主之。于是辟田园，广列肆，增置水硙，凡所收入，斋厨日用之余，率资营缮之费。二人既殁，提举史志静、道正郝志廸继掌宫事。往岁西游过绛，以祟门复殿尚阙，就戒司钥者以次修举，庸毕先师之志。其作宫始末如此，不有纪述，将□湮灭，敢请文诸乐石。辞不获已，乃为论次之。窃惟老氏之教，宗无为，体自然，玄妙希夷，广弥六合，纤入无文。自汉初崇尚其说，而五千言与六经并传，炳如也。唐有天下，尊为始祖，侈其宫室仪卫，祀以王者典礼。历代相仍，率加崇奉。去古益远，畦畛叠出，其文愈繁，其道愈晦。千载而下，重阳王公将革其弊，号称全真，作者七人矣。麻枲而衣，耕凿而食，以还淳返朴为功，以少私寡欲为务。泝流寻源，庶几混元之学，弗坠于地。若清和、披云，盖能嗣其业者也。二公予不及见，以洞明观之，其谦冲守约，逡巡退让，合于老氏知止知足之义。公掌教余十年，梦寐烟霞，言归故山。其高风懿范，足以续道统之正传，为玄门之矜式，岂特完一宫而化一乡哉！吾闻大方家以天地为蘧庐，以形骸为外物，作宫已自多事，何以文为。虽然，学道之士以予言为筌蹄可也。铭曰：

至哉玄元，道配皇牺，去圣逾远，淳风渐离。既汩其真，全之者谁。重阳王公，志慕希夷。长生披云，洞明继之，载整玄纲，载辟玄机。有严绛宫，于汾之湄，霞纾绀宇，购截瑶基。姑射□膦，物无疠疵，祚我圣皇，万寿无期。

（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五）

曹州有莘重修太清观碑

碑高六尺三寸，广二尺六寸，二十九行，行六十七字，正书。额题"重修太清观碑"。

曹州复斋何意孙撰

曹州前道判李志古书丹并篆额

混元之始，视夷听希，无形无名，道之体也。天地之大，时行物生，有物有则，道之用也。至道窈冥，冲用不测，仰观俯察，非圣人孰能体之？道有三，统之者一也。（下缺）道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日月星辰，阴阳寒暑，天之道也。广大载物，发□□养，地之道也。立乎两间之中，而能体天地之道者，人也。道之有天下自（下缺）圣人体之，则不治而不乱，不化而自行，可以复乎太始。贤人体之，则能执古之道以□今之俗，可以归乎淳风。道术之士体之，则可以出有入无，分形超脱而（下缺）全和死而不□而为寿。天地之间，道无不在，日用常行之际，修之身而德真，修之家而德余，修之国而德丰，修之天下而德普。惟天为大，惟尧则之。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是以尧舜之治天下，世号雍熙，民跻仁寿。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专美有商，此圣贤体道之效验也。圣人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道之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道之用也。自时厥后，老子生于商主，禀气至清，受无上元君之道，绍轩辕黄帝之风，恬澹无为，变化自然，清虚为体，道德为用，体天下之至神，以长生为乐。法两仪之生育，著道德二篇，其旨在于秉要执本，理身治国，先地先天而得道体之妙，为至道之宗师，玄风之资始也。见周之衰，西徂流沙，过函谷，关尹阳公，斋戒问道，授道德二篇。自黄帝启广成之问，老子授关尹之书，庄列为之羽翼，于是乎有玄宗之教兴焉。黄老以降，道术之士无世无之，流布人间，莫知其源。大道仙系之正传，关尹子受道之后，由周而汉凡十一代。河上丈人出焉，传之安期生，凡九传至三阳。□乎五代之间，自三阳唱道以来，至于宋，传之海蟾，又七传而为鹤林，至□□作者□□重阳饮甘河之灵水而得纯阳之秘诀也。传为七真，体道之妙，全真之奥，无得而□。披云真人为之赞，曾子固为之铭，若夫金莲玉叶之芳，妙道之无，尽藏□□□者生生□谓也。天□以之生，生而不穷，圣人体之，贤人体之，术士体之。凫短鹤长，乌黔鹄白，无非自然之妙也。曹为房心之分野，禹贡兖州之域。按典籍，舜渔于雷泽，耕□□□陶（下缺）伊尹耕于有莘，皆境内之地也。以古为鉴，于曹为盛。伊尹耕于有莘而乐尧舜之道，尧舜之道仁义而已矣。天有阴阳，人有仁义，阴阳和而天道正，仁义生而□□立。仁□□之用也，以之治身则塞兑闭门，少思寡欲，致虚守静，知止知足。以之治国，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无为而民化，无欲而民朴。夫□□□惜乎□□旧迹，由周而来，阴阳迭运，世代改革。累经板荡，河流泛溢，陵迁谷变，非复曩时之旧，但存□遗址矣。有莘之墟，悉为瓦砾。金时，乡之隐者王六法师能知其故□□□堂安三清及伊尹之像，严岁时香火之敬，以为张本。会贞祐兵乱，道观神宇，例为灰烬，此堂独存。中原甫定，

长春真人趋觐天庭，还辕至燕，玄风大振，随处建宫立观。洛州清平开真子赵真人门弟郝公先生，仍其旧贯，经营为道院。薙荆棘，辟垣墉，功未集而尸解。羽化之夕，月色如昼，祥□□□箫韶之音，由□□而升太虚。见而知之者，望空而拜，咸惊异曰，真人也□□事志隆，丹阳四传之裔也。门人刘公志渊受遗旨，劝率经营，建太清殿于前，七真堂于后，左右厨库，东西云室，广辟田园以为永业，□□功成，请于掌教大宗师，名其额曰太清观，刘公形蜕。岁次辛巳，复建伊尹之祠于观之东南，宗门提点冯志□及本观道众暨乡人耆旧佥曰：有莘，伊尹乐道之旧基，太清观，郝先生登仙之故迹，吾党之善事也，今其如何而阙于纪述。询谋佥同，请书其事于石以谋不朽。窃惟天地之生物，圣人之体道，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王昭素对便殿之问曰：养身莫若寡欲，治世莫若爱民。司马承祯对睿宗之问曰：治国犹治身，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古之修身治国，莫不以无为自然为道。古之圣贤，违世久矣，今其遗基旧址，淳古之风，炳然若存。呜呼！圣人百世之师也，有能体古以治世，则阴阳和、风俗淳，可以复雍熙之治，其于纲理世变之道有所持循矣。体古以治身，则可以参玄根，饮元气，炼形入妙，接武于众真而游八极之表矣。然而人知圣人之道多歧，而不知归其极，则川谷之与江海，无往而不一也。天地得一以清宁，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夫志于道者，必师古以为道，清静为天下正，抱一为天下式。铭曰：

至道之大，变化自然，玄关之奥，无能名焉，太初一气，化生诸天。成象谓乾，效法谓坤，万物之母，玄牝之门，默默无迹，绵绵若存。圣人则之，澹然无欲，贤人体之，□兮若谷，乃致虚极，乃守静笃。弱志强骨，虚心实腹，因无利有，因有用无，强梁教父，柔弱生徒，渴焉而饮，饥焉而哺。婴儿未孩，子丹不起，无思无虑，知足知止，全真离它，静心而已。一变为三，三变为七，一理既得，万事可□。得意忘言，刻铭于石，以启后人，传之罔极。

时至元岁次丁亥重阳后五日观妙大师曹州道判王志聪、洞妙冲和大师曹州道录薛志常、知观张志严同立石，杜莱李珪刊

（柳拓）

创建法箓堂记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二寸，廿四行，行四十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修武。

洞元虚素大师前怀孟路道录张君门人淳真大师张道□书丹并篆额

夫太上老子以道德五千言垂世立教，由周而来，有国有家者，莫不取之以为法则，世守其传。奈何世衰道微，真风寝息，近古以道法传世，除邪辅正，拯疾馘凶，载在道典，保国宁家。晋太康元年，真君许名逊，字敬之，许昌人也。父汉末避地豫章南昌，因家焉。真君尤嗜神仙道法馘凶之术，闻真君吴猛遇异人丁义于西安县，以① 符咒神仙修炼之术、许君往师之，悉得其传。天运流行，邪怪甚盛，闻金陵丹阳县女师谌姆于黄堂靖以九天神仙诸阶大法，与师吴君求授于谌姆。姆曰："君等功行兼备，仙名在天，吾当以九天孝道明王之法、净明五雷诸品道法传之许君。玉皇元诰君位玄都御史，许君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众真之长，君今当返师礼。"后蛟魅为害，据山作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凡在气中，人畜吸吞之江湖，

害物非小，出穴举头，高十余丈，吴君以飞步法踏其首，腹裂小蛇出，长数丈，甘君诛之施岑甘战召符吏并力攻之。宁宗朝，范尊师，古郧云梦县世儒，潜德不仕，遇神人以真君道法，于安陆境内授徒数百人，偕有道行之士。混元集禧弘教法师李南清字南夫，幼与予同舍，礼请尊师。范君名津政，付以道法，谥曰三教通慧晞玄法师。陈南美端平乙未冬十月念七日，与今洞真玄靖大师夹谷道显同罹变故，中书杨蒙古歹、左丞姚公招收三教抵山阳宁城马坊清真宫。时夹谷道显全家师事清虚弘道真人冷尊师，实嗣为引度，以声闻从事。时掌教大宗师诚明真人诸路立坛，公受玄坛提举札付祖洺州路速宾千户下、合般谋克大兴招远之长孙，幼失其父，八岁承袭，后具誓状，在宫诸执事推保责质信，歃血投盟，设开坛盟真醮，传授法箓，后拯救诸方，灵异不可具述。岁时香火无以妥安，神灵有所憾也。自时厥后，夕火晨香，昼经夜营，伐木构材，运土叠石，不殚手胼足胝之劳，敬捐净贿，创建法箓堂三间，绘塑三天捡教玄帝圣像，三天主教真君，三天扶教天师，彩画许吴十二真君，雷部神吏。呜呼，公之德行道业如此，奈时不我待，于至元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厌世而升，葬于师祖之次。今门弟张道宽，本县王坊里人也，幼岁投玄，感师之德，恐岁时绵远，湮没无闻，无以彰其师德。一日，同本宫提点洞真渊静大师江君诣县谒文于予，姑摭其实以书之。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六日三教通慧晞玄法师安陆陈南美记。

大元至元二十五年岁次戊子五月初六日清真储福万寿宫住持裕真大师张道宽立石

（艺拓）

①超案：原碑衍一"以"字。

大元国辉州请佃户灵阳观记

碑高六尺，广二尺七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七字 正书。

奉政大夫签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太原白栋撰

朝列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大使程思廉书

通议大夫前中书工部尚书李秉彝篆额

太行之东，有城隐然，右枕泉源，古称共国，而近号苏门者，今辉郡也。郡南半舍，有墅蔚然，延袤五里，为泉水之所沮洳，人烟之所辏集，秔稻蔽野，篱落如画，北与稻田务为邻，因居人以得名者，请佃户也。墅之南疃，有殿巍然，出尘氛之外，庭宇峻洁，水竹环抱，望之若神仙之府，即之为圣真之居者，灵阳观也。观之逸人，有葛其屦而藤其冠，素其衣而青其囊，以仁术济民，为乡术之所尊奉者，鲁志瑞也。志瑞黄州巨室，幼罹板荡，转徙河平，闻全真之教能脱人于忧辱，忾然有慕道之志。时安阳子陈志玄，道价方重，声重邻邑，遂志瑞易其故名，罄其学而教焉。陈，中牟人，箕裘儒业，父祖昆弟，并敦义让，谓之义门陈氏。壬辰北渡，流离燕山，乃礼崇道真人丁公为师。公识其字画，谓老于笔墨者，及见，乃一童子，视其风骨，有方外之相，遂度以入道。居数岁，辞而南游适卫，至百门山，览康节之遗案，登公和之啸台，履仙人之迹，瞻威惠之祠，掬水以弄清泚，喟然叹曰："此隐者之所愿见而不得

者，吾舍此何适矣?”即坚坐祠下，已而皇礼村之好事者，谓为有道，迎归至其里以事之。志玄请坐圜堵，周一岁之月，里人敬信，筑道馆，拜以出环，而志玄名益炽，度门人百余，志瑞其一也。有请佃户李宝者，悦志玄之学，以今观基之券，奉以周旋，志玄为受之，稍稍营葺而未必其成也。会崇道真人之拜回祖庭，取道是邑，指观基谓志玄曰：“兹地负阴抱阳，处山水之秀，当有胜缘，汝其致力乎此。”陈许诺，渐起为观，乞名于燕京长春宫掌教真常真人，锡额赐号。志瑞事之余十年，蒙辞翰印受教，乃以医药所得，常善救人，遍谒里中之豪，得其资力，庀徒藏工，旧者新之，小者大之，无者起之，不足者补之，不期年而工毕，凡屋者几廿楹，前殿以奉玄元，后殿以奉众真，灵官有祠，斋厨有堂，下逮门墙庠庑，蔬畦竹坞，无不备具。所赢市地于四邻，合旧为六十余亩，百泉之水，经流其中，海上之鸥不疑，濠梁之鱼恒乐，高斋坐啸，西北诸峰，云烟朝暮，近在几按，真可为颐神养性之所。厥后安阳子卒谢世于此，志瑞即葬之泉上，与众法兄弟之骨次为仙坟，实观之西北隅也。志瑞既主此观，谷旦焚修，上祝皇王方安之祚，逍遥偃仰，欲以所营缮者乐之以终其身。经至元癸未之水，漂没殆尽，所余者唯存玄元殿，志瑞乃拟后殿故基，改为玉皇殿。暨人闻之，奔走相役，岁未再改，与他屋之倾圮者悉复其完，而天人之表，金碧加粲然矣。丙戌冬，余以事一至其地，志瑞之徒即具观之本末与其师承之次弟，介于世家申君荣之、儒士刘君宽甫，以记文为请。予惟老氏之教，以虚无为宗，清静为本，居实而不居华，务内而不务外，今乃是崇是饰，且欲以言识之，得无戾于玄元之教。自今以始，里人有香火于是观者，能指以告之曰：后殿所事即天帝也，于皇在上，昭监在下，福善祸淫，影响不僭，汝若孝而父母，睦而弟昆，勤而农功，毕而公赋，一言一动，惟里之循，汝之足虽不及于吾门，神将福汝矣！汝若弃而亲戚，缔而朋党，舍而所事，求而所乐，一言一动，唯欲之从，则汝之迹虽恒接于吾庭，神将祸汝矣！审如是，俾一里之人变而为善，善变而为福，则人之奉师也不为无益，师之受奉于人也不为无功，而是观当与此暨相存亡，而师之名亦当与泉水相终始矣，尚何待夫文石为哉?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望日记。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岁十月廿有五日，本观尊宿瑞云大师鲁志瑞立石，鲁安童、知观齐志坚

天党牛居信摹刊

（艺拓）

玄靖达观大师刘公墓志铭

碑高三尺八寸，广三尺八寸，三十四行，行四十五字，正书。在房山。

濮州文道广撰

通玄致道大师张志履书丹

搢绅庙堂，进退百官，非达也，勒铭钟鼎，揄扬英誉，非达也。超幻化之境，穷性命之源，而方寸洞然者，其达人之大观者乎?练师刘公，尝从事于斯矣。公讳志厚，字泊淳，道号广阳子，世业应州，富而且仁。公少时记识聪敏，及长，志量豪逸，为时辈所钦，辟充省掾。

会朔方有警，朝议以公有筹边之略，畀之虎符及兵师千众，委镇上党。在仕涂中，立论谠正，举措异常。一日，脱然有悟，遂弃职隐遁，避地辽沁间，因谋归道。岁甲申，从铜川赵观主为师，赵辞之，令往拜长春师门下。公从其议，尝游食鲁赵间，昼则一食，夜则忘寐，每专气入精，淡然与神明伍，向所谓湖海之气，荣观之宠，一洒而俱泯也。公于儒书每见涉猎，而于老庄之学，尤得其旨，时人以庄子刘先生称之。又精草隶书，自作一家楷式。己丑来燕，会葬长春师，未几复隐缙山秋阳观，主者韩君长卿待之甚厚。丁酉，掌教清和宗师以杜侯恳，诣沁原行醮，归途抵洺州，公适有事于磁，闻师之来，敬谒行馆，愿执拔篲以备洒扫。师素得人于眉睫间，以公为玄门重器，常置诸左右，使与宾客言及代书翰。庚子侍师递陕西祖庭，往返数千里，凡应对出纳之事，必尽精谨，未尝以倦弛形于辞色，前后余二十年，其尊师重道之心，愈久愈敬。每谈及性命事，师必就其灵府发见之端而开导之，其后大有所得，与燕城士大夫酬唱，词翰俱美，无半点尘气，方外诸人皆以清和座下为得人矣。有顷，保充五华宫清和宫提点之副，由是道价崇重，门徒辐辏，立观凡四，魏县之重阳、临彰之迎仙、磁州之长春、怀州之清和，皆公主之。戊申春，诏长春宫设普天醮，公预高道之选，恩例赐金襕紫服及今之师号。辛亥，先师委蜕，心丧不怠。追真常宗师之嗣教也，因观寰宇记，知燕之西山有神仙洞府，而适路崄巘，人迹罕到，命公往相视之。公不惮劳苦，径往奉先，询诸耆老，果于神宁乡西北得黄山玉室洞天，俗云汉留侯栖隐之所，又得仙都山仙君洞、大房山潜真洞，皆非人世所有。公复命，真常师甚喜，即命葺居之。时五华提点阙任，有难其行者，言之宗师，师责曰："五华因缘，大概已就，但得一长者主之足矣。今三洞福地，大费经理，微刘公，谁可托者。"言者悚退。公既受命，罄己资以为营构之具，先于仙君洞下创观以居，仍率众凿开洞门，始终计工千百。再年，师推公为三山洞主，大缘未竟，公忽处顺，盖丁巳三月初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九，所度弟子百余众。方公未疾之前，曾书颂遗其徒焦志润，有"神游八极，位列仙班"之语，由是观之，可谓达生死之机而了了于胸次者矣！门人卜地洞山之南陂而安厝之，礼也。四月晦，涿郡翠华坛郭子元、李子玉等陈祭方圜之始，有群鹤翔集，人皆异之。葬毕，志润等丐志其墓。余寓长春，辱与公邻，且数得请益，用是不克牢让，姑为编次其实而系之铭曰：

维此畸人，玄门梁栋，耶道是身，识世大梦。左右清和，笔头拈弄，来无所从，去无所送。玄鹤一归，三山空洞，勒铭翠琰，千载取重。

至元戊子四月十九日

门众题名　张志明　李道恕　张寿童　王喜童　迁道一　邢德童　张庆童　马嗣童　杨兴童　杜志淳　王道忠　杜志冲　王道宁　王道兴　马志进　郑志玄　张志元　吴志超　马志元　张道和　金志固　焦志润　霍志辉　霍志希

功德主治明居士李革、弟李鼎、侄男李自明、吕长寿

前知五华宫事悟真大师贾志希立石

（艺拓）

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本行碑①

京兆府学教授前进士李庭撰②

三洞讲经开玄崇道大师安西路道门提点重紫眉山书楼孙德彧书丹并题额

书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谓心无所为而为之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谓天无不报也。夫人有奇伟卓绝之行，而不得享乐于其身者，必在其子孙。窃观白云真人綦公之父，修仁行义，孜孜不懈，其于振贫赒急，若饮食然，勤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监，挺生善人，仍命仙真周旋诱掖，卒使蝉蜕污浊之中，坐享清净之福者垂五十年。所谓有积于冥冥，获报于昭昭者，宁不信欤？公讳志远，字子玄，莱州掖县人。高祖元亨，尝历官至安化军节度使，曾祖贞、祖得中皆雅志丘园，潜德不耀。父遵，性明毅慷慨，胸次洞然无畦畛。初綦氏世为著姓，宗族尝至万指，中有孤惸，其征徭不能力给者，皆身任之。事既济，未尝纤毫有德色。里中人有以飞语被系有司者，义其无辜，即为代之，在囹圄中复能以恩信感动狱吏，因纵其出入，凡狱之冤者，多从容设策理出之，未几，己亦以恩获免。大定丁亥，重阳祖师挈诸师真西游，乃馆谷于其家，因语之曰："汝将来必有一子为羽衣。"遂即其里建龙翔观，朝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乙丑，岁饥，民有菜色，自发私廪为粥以给之，赖以全活者甚众。癸酉兵凶之后，遗骸遍野，亲犯寒苦，悉以收瘗。数获遗物甚夥，必伺其主而归之，无则皆散之以赒不给。母张氏，亦有淑德，事舅姑以敬愿称。既而生公，气质沉厚，寡言笑，举止不凡。至十五岁，尝使之学，辞曰："性非所好，乃所愿则为神仙轻举之事。"父母欲力夺之，即屏居一室，自洁其形。祖师先见之明，于斯验矣。乃辞家礼长春大宗师丘公为师。戊寅，奉宗师教，住持莱州昊天观。大元龙兴，太祖圣武皇帝，天资仁圣，志慕玄风，己卯冬，遣近臣刘仲禄赍手诏，驾安车，东抵海滨，就征宗师。明年启行，仍率高第弟子一十八人与之偕，公即其一也。当是时，栉风沐雨，胼手胝足，跋涉数万里，见上于西域雪山之阳。宗师承虚己之问，乃答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来之，则安之，此济世之要术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玉音奖谕，惟恨相见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比回，驻车金山之巅，顾谓清和尹公曰："綦公从我以来，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谓勤矣。观其气象，将来弘吾教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师主持太极宫，寻改大长春宫，委公总知宫门事，授清真大师号。洎以助国救民经箓付之，度道士吴志决等以备洒扫。宗师既仙去，遗命清和嗣教门事，公左右维持，终始未尝怠。甲午春，清和委以山东诸路，行缘所至，老师宿德皆望风迎迓，挚粟帛委堂下者，动以千计。非诚心妙行有以动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太宗英文皇帝诏选高道，从掌教真常李公被召赴阙。是岁冬，奉旨辅洞真于公，偕无欲李公复立终南祖庭，提点陕西教事。庚子春遂入长安，从府僚之请也。建立大玄都万寿宫，若骊山之白鹿、终南之太一、樊川之白云、凤栖原之长生、蓝田之金山，皆斥其旧而新之，其余宫观，修废补弊，不可殚纪。秋，太傅移剌公、总管田侯皆差官从公持疏诣燕，邀请清和大葬祖师。既毕，甲辰春，先锋使夹谷公就祖庭设罗天大醮，礼请于洞真、宋披云、薛太霞洎公与李无欲，共成五位真人，振行醮事。会皇子永昌王遣使赵崇簡设金箓大醮为国祈祥，遂

复同诸公莅事。观其进奏精严，灵异昭著，使回具启其事，因引见，待之敬礼甚厚，进与醮五位真人徽号，公例受玄门弘教白云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剌公就佑德观设黄箓大醮，临坛振召仆体者百余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杨仲明赍旨宠锡金符冠服，仍命领职如故。辛亥夏，宪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玺书宣谕，倚付掌管关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脱欢驰驿谕旨，待以师礼。乙卯六月，无疾晨兴，忽集众谓门人申志信曰："吾将行矣，汝当嗣吾职，主张后事。"仍命经营丧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顺化而终，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于祖庭西北隅仙茔之次。己未冬，门人将树碑，志信偕本宫提举郭德山、提领李志希等，状其行实，来谒文于庭。辞再三不获已，谨次序其事。按公之为人，恂恂谦退，似不能言，至论及救时济物之事，屹然山立，辞色俱厉，言必有据，众皆心服，以是宗师独为倚重。及来关中，道价日益隆，寻常以恬淡自持，未尝出怪诞之语以诱愚俗，而一时达官闻人翕然归仰，四方学徒，不可胜数，故能名动阙庭，叠蒙奖赉。非践履纯实，何以及此。今夫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惟欲与利耳，而公能断然绝之，其视财货不啻若涕唾然，盖其天资过人远甚，故碑之无疑，仍系之以铭曰：

綦为著姓，居海滨兮，世载潜德，生哲人兮。天与之性，含元淳兮，不雕不饰，全其真兮。有来提警，繄长春兮，玄言秘诀，授受亲兮。刳心去智，专精神兮，始终一节，无缁磷兮。圣皇向道，起隐沦兮，万里承师，谒紫宸兮。一言止杀，如其仁兮，功塞两仪，孰与伦兮。推其绪余，淑吾秦兮，餍和饮惠，鸷猛驯兮。列圣相承，教益振兮，金冠鹤氅，宠渥新兮。高堂大厦，奂且轮兮，逍遥宴处，终其身兮。功成厌世，乃上宾兮，往来翛然，肘曲伸兮。有不亡者，寿无垠兮，门人纪德，刊翠珉兮，千秋万岁，仰光尘兮。

至元二十五禩著雍困敦中秋日

冲虚安静大师重阳万寿宫提点兼本宗事赐紫门人苏志和等立石

潘须逸人张德宁刊

（艺拓，并见《甘水录》卷五）

①超案：《甘水录》卷五作"道行碑"。

②超案："前进士李庭"，《甘水录》作"少华李庭"。

重修终南山太乙宫记

李　庭

凡天下名山大川，积水之渊，蛟龙鱼鳖窟宅之所托，莫不有神以为之主。是皆助天布气，节宣云雨，育万物而利百姓者也。按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雨见怪物者，皆曰神。故自古有国家者，率命有司严饰庙貌以昭荐飨，所以昭诚敬之道也，且为民祈岁事也。虽长安古都邑，形势雄九州，崔嵬南山，联亘千里，深潭巨谷，往往而在。终南太乙元君上宫湫池，其神之尤著者欤。太乙谷北距府城两舍而近，入谷泝流行十余里，路益高峻，崎岖盘屈而上，又数百步至其宫。宫前临池水，滟滟瀰望，莫测其深。两傍丛崖悬抱，高柯古干，幽蔚阴森，仰不见天日，迫而视之，令人股慄神竦，肃然加畏。水鸟以千数，飞鸣栖集其上，偶一叶堕水面，鸟即衔去。噫，亦异矣！不有灵物护持，安能若是，其为龙宫水府无疑。宫

祠之立，及征士种君碑之所载元君事迹甚详，兹不复云。后世因之，增葺斋馆，祀事不辍。遇有旱暵，官吏奔走，殚诚致祷，既获甘澍，常以每岁六月十三日，长安外士庶杂遝盈路，毕集祠下，各持币帛醪果以答神贶。神若喜，则必有尊酒突然出于水中以赐其人，其感之速盖如此。值壬辰、癸巳之变，羽流逃散，栋宇倾颓。逮大朝开创，有本宫元受业某师黄某至侯某，前后数人，相继住持，皆不能有所兴造。岁在某甲，侯某者乃具状敦请某白云真人兼公领上下宫事。时真人方被旨宠锡金符，掌管关西教门事，弗暇躬亲经度，因选其徒性质淳厚有干能者，得奉先人王某，专一提点宫门事。遂暨冉某并同志营办，鸠工聚财，夙夜不懈。阅十寒暑，上下宫殿，赫然一新，神像载完，仪卫森列，以至斋堂庙庑，园圃水磨，靡不就绪。知宫将刻诸石以传永久，于是介郡人前宣抚司经历刘某等来请记。某既嘉真人用心之勤，举人之当，又与王君同里闬，义不得辞，乃直书其事而系之以诗曰：

奕奕南山，在天之中，渊渊灵湫，下维龙宫。斡旋阴阳，为雨为风，太乙元君，实司厥功。愆阳为灾，嘉苗槁死，吏民匍匐，是祷是祀。片云忽生，惊霆奋起，曾不崇朝，霑需千里。曰雨而雨，曰旸而旸，易沴为和，化荒为穰。维神之德，惠我无疆，宜千万年，报之勿忘。时运迍邅，庙貌颓圮，狐狸所游，瓦砾荆杞。神之格思，曷依曷止，祀废不修，邦人之耻。有来白云，阐教秦城，顾瞻遗基，惕然若惊。爰命其徒，协力经营，剪除荒茀，补罅扶倾。积兹艰勤，厥有成绩，巨桷高甍，轮奂辉赫。像设崇严，祠庭载辟，迩遐来观，以手加额。九谷既登，百室斯盈，馨尔黍稷，酾酒维清。神心乐只，万福来成，佑我遗黎，永观太平。

（《寓庵集》卷五）

重建昊天宫碑

碑高四尺四寸，广三尺一寸，二十行，行三十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益都驼山。

东岳庙提点前济南道录洞真通玄大师赐紫金襕魏道明书丹篆额

娄敬洞杨志运洞□□□

玉京神化于人间，金阙象分于物外，巍巍无量，在在有之。故青社西南七里驼山之巅昊天宫者，询其神化，自本自根，神鬼神帝，而叵测邪。本行集云，统领三界，万灵朝焉。追乎贵贱死生，奔祷斯须应感。以其长育夏日昊天，或绝顶而四观，离麗空虚，坂依猫㟅，震香兑鲵而皆山也。崔嵬峰巘，盘磬嶅岱，圣迹于中，诸山拱列，昔安然子李公先生主之。公讳守正，兖州人也。二十七岁礼济南阳丘紫微宫弘阳郭真人，数载方传印可，直寻于此，居一纪，不下山，任自然，无乞化。度门弟翟志中积行累功，与天坛张二三子叠石墙，兴殿象，众皆仰奉，春秋还愿，杂遝箬攀。翟度孟道和、赵志和、马道宽、宋志道同修宪果。孟等翻瓦正殿，左龙王堂象，右真官之祠，外护山神，宫门牌额，圣水池亭，宾位斋厨，轮乎次第。又李保峪购地成园，凿洞悬崖，绘塑玄元八仙七真，及伐木东山，妆严殿象，灿然金碧，远迩和光。李创于前，孟收于后也。于戏，小变成大，镇安国祚，民祈禳谢旱，请应灵福无量也。至元上章摄提格八月下弦，法侣石杨洞卿亲造翠珉，谒郦紫微娄敬洞，回举钧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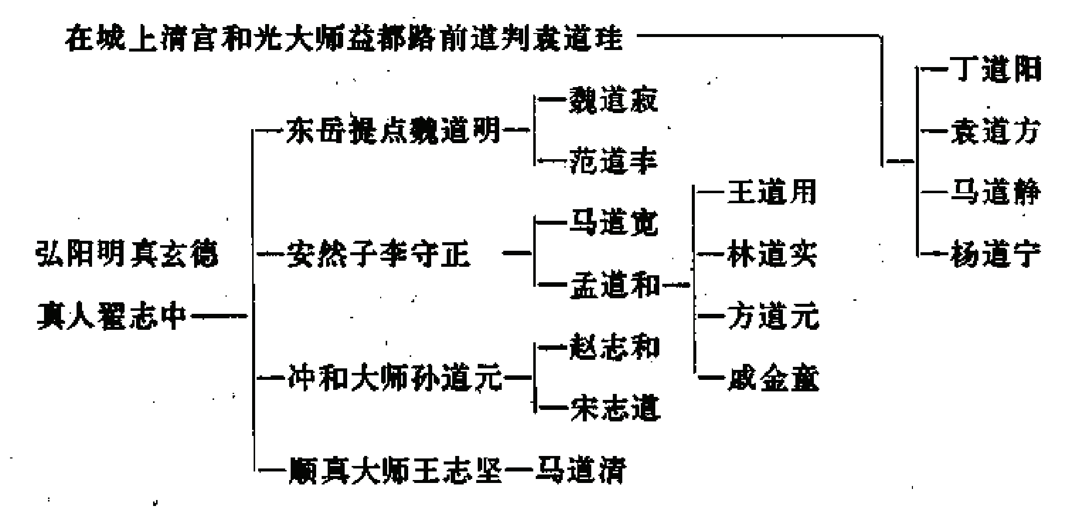
化。余念法属无能以赞，巨鹿野夫，殷勤不惮，应召而来，遂摅忱诚，稽首再拜，系之以辞曰：

玉京金阙迥处尊，罡风浩气藏天阍，轰雷掣电驱层云，长春仙苗俄高奔。奚能俯仰丞乾坤，昊天圣德降威神，巉山殿象宋星君，以时登跻信香焚。人间象外沾洪恩，积善衰衰兴儿孙，李翟玄徒葺有勋，崎岖上下同慇懃，千载应化铭长存。

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十月下元日知观孟道和等立石

大虚宫郇仲平同刊

（碑阴：宗派之记）



在城会真庵阴守元　刘慧方　卢妙元

□玉真宫清虚明玄寂照真人陈德平　知宫王道昭

明真达□大师益都路都道录成志希真静大师益都路道判梅道隐益都等县威仪韩道□

（艺拓）

重修白云观碑

碑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九行，行五十一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博山后峪社庵上村。

运石马志冲　益都府道人丁志纯撰

般阳路道人于仲谦书丹篆额　般阳作头张泉王珪同刊

夫道无乎不在，则天下之物莫非道也。物无非道，则道外无物，此古之人所以为未始有物也。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故教之留传，则轩辕太上立焉，历殷、周、唐、宋及金之世，玄风继阐，琳宫相望，乃重阳七真立焉。门下耆宿韩君，禹城人氏，弱冠之时，学道于玉阳，服膺岁久，偏得师之役也。名抱真，号广阳子，志在乎嵩山，丐食于洛阳，历东原。时当前金之际，兵革蜩兴，公者挈其徒侣来游青社，而至万山。公美山之阳，若簸之箕式，两谷而下，中有其岗，名之曰茅岭。岭之纯土，宜粟果杂株，岭之前迤左右，其谷砻白砻圃，林

木阴翳，岳麓回还，中有其井，外有其泉，深邃而下垂，中可容人也。公赞之不已，可以为福地乎。有会首马公，素重先生之道德，因已其地施焉。若是，则平持阿险，剪去荆蓁，结茅其上，而众共处之。公乐道忘饥，或三日不举火，十年不置衣，憜支体，黜聪明，离形去智，乃合乎大同。故道精思于内，而德发辉于外，虚而往，实而归，无形而心成也，户外之屦满矣。弟子刘志遂、景志纯等，率其众相与左右羽翼之。鸠功伐材，运椽挚甓，日营月葺，不数年间，中兴大堂一区，金碧圣像真官之位，云斋两翼，至于燕寝之间，蔬圃之园，舂硙之场，梓枣茂盛，松桧森然，罔不毕备矣。伟观落成之后，每遇朔望，鸣钟集众，香火致礼，以赞祝天子万年之固，此广阳之本志也。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名其观曰白云，仍付以金襕紫衣，号曰冲虚。未几何，老师择日而登假，而心未尝死者乎！继踵主其观事，唯存马志冲，遂将梁家庄地十亩，易换陈提控茅岭之田，北至山，东至沟东崖，西至沟西崖，南至老师之坟垅，其师藏茔之地，乃焦王会首施之也。其余土田，或东或西或南，延袤不等，高下不齐，计田六十亩，尽充观之常住，赡养徒众焉。冲一日自度其事，虑盛迹岁久湮没，欲树他山之石，庶传不朽。公不远舍而来青社，携果于余，子其为我文之。余是已故摭其修建之始末，以书之为记，俾来者有考焉。又系之以铭曰：

大道恍惚，玄之又玄，轩辕太上，立教为先，重阳七子，教之继传。般阳南视，万山巍然，前有二谷，若白若圃，左有其井，右有其泉，马公祖产，施与韩仙。荆蓁阿险，变为芝田，修成观宇，白云接天，皇王万寿，黎庶免遭。执营葺事，广阳徒缘，历文在石，来者考焉。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　　日李志端、朱道渊、曹志德、曹德真、黄志朴、贾道真、冯德普同立石

益都县威仪韩道茂

益都县颛神巡检马受

益都县尉薄世用

进义副尉益都县主簿曲信

承事郎益都县尹兼本县诸军奥鲁兼管内劝农事杨秉彝

敦武校尉益都县达鲁花赤兼本县诸军奥鲁兼管内劝农事忽都不丁

真静大师益都路都道判梅道融

弘教明真达道大师益都路都道录成志希

（碑阴：助缘名姓之图）

周志童

□志德

武德宁

张志真

谢志坚

薛先生

王志常

孙志祐

杜志休

李志聪
潘志明
吕志希
王志详
李志柔 —李志祥
李抱元
刘志威 王志道
—古素玄
岳桥玄真庵
夏志冲
广阳子门人 ∘——∘
∘李守玄 王守和 李来童
黄兴童
阎守义
∘修真庵阚守澄
阚妙静∘—∘李和童
贾慧贞∘—∘张若始∘—∘贾慧浪
般阳妙真观陈守久
—王老姑
李守淳∘—∘黄慧素
郭守素∘—∘耿慧聪
吴老姑
范守永
徐守元 ∘—∘车妙道
∘—∘葛妙通
—陈慧昭 ∘—∘阳慧成
∘—∘常慧永
董守玄

刘志宽
商河太清观
刘志遂
王志道
李志坚∘—∘朱道渊 赵兴童
李志端
∘杨道用
∘郑道冲
—张志临
∘董道清
∘狄道安
∘戚志坚
∘黄志□
马志玄∘—∘马志元
∘马志冲—
∘曹德真 副知观
周□栖云观
景志纯∘—∘宋先生
曹志德∘—∘贾道真正知观
解家庄祥凤观
解志真∘
—□志安 周先生
王志□

李志靖	张志明
李志冲	孙道元
张先生	张□山国兴童
寇先生	
胡先生	
赵志安	
刘志委	
王志共	
史德文	

（艺拓）

神山□□洞天长生万寿宫碑

碑高七尺九寸，广三尺三寸，三十行，行七十六字，正书。

（上缺）承务郎前江东□□道提刑按察司经历□山朱□书丹

（上缺）石匠提领　　　作头扬口、李世荣□

至元二十二年□□□□有方士来见于黄之□□□□□□之事钩玄□秘引古□今□□如□□□皆人之所罕闻，言未既，□书授仆曰：日之夕□莫□□臆此书，子宜静观。翌日当□□□去□□□其书乃长生万寿宫事实也。曰长生万寿宫披云，姓宋，道讳德方，□村人。年十二，投长生脱俗，天性敏□，靡所不贯。□长生姓刘，道讳处玄，武官人。未出家时不乐□仕。大定戊子春，重阳祖师云游□道东莱，其人生有异□□子□□仙□道□□□一时，长生既见□□不已，欲从而莫得。一日昼寝觉，于壁上见颂二首，末云：武官养性真仙地，须有长生□□人。心□之以为仙语，录置诸箧间。□而□□□字不复见矣。□□□□是年□□重阳□马、谭、丘三子自海岛还，栖莱之紫极宫，观者项背相□，长生亦在众中。重阳以手招曰：若当以□还□□□长生大悟，请为弟子。赠之诗曰：□□□□□□□见□已知有□□□□□□相唤知予意，所出洪波万丈高。遂登神山；重阳曰此乃无量洞天，有俟兴者修□之。明昌丙申岁，长生自洛阳□筑室□下方并此山，为有司所遏□果，□□谓披云曰：此山外坚内虚，不为□□与后开此山日，当与治城相际。继而归真。逮至金季失虞，大元□□□□□□□金紫光禄大夫王公□治□□□披云感叹往言以为果然，自太原西□山昊天观、终南山重阳宫二处，将领徒众元志全、曲志全、石志□等三十余人来继其绪。首试所指之地，若合□□王公乃即□公据，以山前□□一带山阔荒地创本宫，裨助□事。草创之端，众以劳筋□骨，糜日费月，烟火肚肠，未能涤盪，□欲他适。离数十步，返首观望，彩云晻霭，神光炜煌，长生见其□□□悔□幡然来复。既而□丁刻石精□□木镌之□聒动天地，迨于十载，始毕乃功。披云作诗十有二首□之，见于乐全集。先是，山之西南三十里平村，修置一观曰通仙，以真人□降□□立之也。于是却返终南祖庭□然□化留颂云：□□迷云□回□□□万法无私□□□止明月□□快矣哉一声长啸还家去。嗣教祁志诚以洞天

事奏闻上，皇帝诏旨□功□洞名曰神山万寿宫，□赠披云为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志诚为玄门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也。又加五真长生先后异显，见者非一，惟志温得之最详。凤巾鹤氅，望之□然□□□□之□□□□□□□□所造驱石爽□架□□□手胼足胝□五十年乃备。又郡之南城乾隅，创一观曰长生，为宫之下院也。通议大夫、同知淮东道宣慰使司事王恩，乃金紫公之□，于至元□□年□□□□功白□中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乐□公备□事启于□势都儿大王令旨□之□无量洞天神山长生万寿宫。及□志温号曰九阳保德纯化真人。始共事者俱物故，今在者惟志温。所载本末，大略如此。阅毕私曰：彼所授者，非圯上之书□□意将□□□□□□□□□□□□□出迎□□□也□□曰无量洞天，天下名山，不惟可以步□人之踪□亦可以壮江湖之眼力，愿子偕往，毋□一行。遂与之出莱城之南十里许，其山崛然而起，澄心首于东，□以□于西，大泽□于南，□游背于北，丹井洗手，□川濯足，□□□□□□□□斫□后□便□不可得而攀缘也。山之间洞有七：曰虚皇、三清、五祖、六真、长生、披云□丰宫□女仙洞之内焜焕金碧，□万寿宫□雕镂咸以玉石□□设施各以等□以明月□□牖白云为垣□是境也。幽花野草，不知其名，珍禽异兽，时闻好音。众石磊磊，寒泉泠泠，登未及半，恍不□其所适心□□语采药忘归维舟映路，今之此游，毋复蹈□邪□之止首天台，□□讵可同日语也。子□□□□□□□事，昨所授书，正在此举。子之姓名与此山相终始，非偶然尔。傥一日□□真于□何有之□当以子对□之曰：神仙事奥，世所幸言。夫成此非常之事，乃非常之人；纪以非常之功，必非常之□□也。□辞其为奈何。三逊弗获，摭实而书。铭曰：

□□□□，惟心之□，心既坚矣，斯石可穿。石既□□，乃□用□，弗镌乃功，曷究厥仙。□□长生，玄中之玄，曰虚曰实，□□响然。能以精魄，变化万千，堂堂披云，克绍克□。□师之□，契师之缘，柏事话别，宝犹□□。妙语□□，□于乐全，嘉□伟绩，闻于□□。玉音日俞，□□大为，□以□号，思浃林泉。洞明纯化，法□□□，□□□□，接□骈肩。稽首神山，无量洞天，□□□圣，□□大无。十洲三□，车驾交骈，花木间错，□□而□。□□□□，不□□□，宫殿□日，楼台□烟。祝□□□。

至元二十七年岁在上章摄提格玄月日宁真大师提点金志□、通□□素大师知宫□道希等立石

□真□□大师□□□提点高道明、赐紫成□谦光大师莱州道正周□□、赐紫抱元崇德大师莱州道判□□

进义副尉掖县达鲁花赤□奥鲁劝农事乃马□、承事郎掖县尹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王旭、进义副尉掖县主簿□□江、掖县尉魏

昭□校尉莱州达鲁花赤□□诸军奥鲁□□邹怀、奉议大夫莱州知州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承直郎同知莱州事张□祖

中□大夫江西行尚书省参知政事王惠

正奉大夫江东东西道□□□今下□□□军民都达鲁花赤乐实

（柳拓）

加封北岳圣旨碑

高三尺四寸，广二尺二寸，十行，字不一。正书。两截，上截为国书。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朕惟名山大川，国之秩祀。今岳渎四海皆在封宇之内，民物阜康，时惟神休，而封号未加，无以昭答灵贶。可加上北岳为安天大贞玄圣帝，以称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日

嘉议大夫翰林学士

玄门掌教大宗师辅元履道玄逸真人张志仙篆额立石

（柳拓）

新修玉真观记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一寸，廿四行，行四十四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武陟。

宣授华阳太原两路□□□□□官□□弋毂英撰

前翰林学士承旨张文正公孙洞元虚素大师怀孟路道录张道倪书丹并篆额

经曰"天有显道"，又曰"修道之谓教"，自二仪判而为三才，则是人与天□皆禀□极至中至善之道而生。然以人之气质不齐，故其品大略有三，上智与下愚不移，中庸之流，可上可下，教而成之，皆足以复其初。先哲有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其令名。此盖勉人强进于善之□。□古大朴未散，天理混然。中古而下，物欲渐萌，失其本真，故天生圣人以为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俾皆复其至中至善之道。然则修道之教，其可后乎？传所谓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内则治心治身，外则治人以及于天下后世，□功□成者，盖人性本善故也。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然水之可使过颡在山者，搏而跃之，□而行之尔。是岂水之性哉。以喻人之为不善者，利欲牵掣使之然也，故欲修道以复于善者，必明师以引导之，丛林以琢磨之，远尘俗之累，绝嗜欲之污，或居山林，或处原野，结庵择友，庶使人境相得也。太行之阳，土沃人淳，风俗和美，故闲适之人，往往卜居以为终焉计。壬辰后，女冠冲靖大师董妙真，同冲妙大师赵智亨、希真散人成守全等，结为伴侣，诣修武县马坊清真储福宫礼冲和至德通慧真人为师，莫不苦志励行以进其善道。自乙卯年于武陟县东四十余里善福乡南善福村故元帅王君处，得村中闲地一段，以为立庵之所。背行面嵩，黄流界其中，纵广千余里，山水明秀之地，夷荒芜，除瓦砾，日夕不少懈。居人歆慕，皆愿协力赞成，不数十年，创葺兴造，眼界焕然一新。正位真元殿三楹，东西云堂各三楹，真官堂一位，绘塑圣像严肃，宾友寮舍，方丈厨库，蔬圃稼田称是。一日，董妙真来谒曰："今玉真观已就绪，欲求文纪其事迹，铭诸石以传久，敢请。"

予谓此固盛缘可尚，况能成于清闲女冠之手，尤为难事，宜显扬之以励习俗。因谓道教之奥，其来久矣。中古而下，见于载籍者历历皆可考。迨圣朝开创以来，益为崇尚。故自长春丘真人不远万里，蒙宣召入觐，奏对称旨，其后教门益大阐甚于昔，而全真之名胜著。虽实以修养为本，□□□所定禳除祈祷之仪，亦皆通明之居，兼爱为我之中，有谦让慈惠苦己利他之实，而无过不及之□。故所处之地，一方靡然，莫不向风慕化，易庸惑为高明，革凶恶为良。荒旷之野，新而为灵坛福地，俾远近之人有所瞻仰依归，其为善之念，皆感发于胸中而不能已，此自然之道尤有益于世者也，故乐为之书。

大元至元二十九年岁次壬辰八月己丑朔十五日癸卯玉真观住持、女冠冲靖大师董妙贞立石

（艺拓）

荣炼师信斋记

胡祗遹

人之于道，见之明则信笃，信之笃则守固，守之固则行之力，行之力则恒久而不已，终身而不变。若是而人，不信曰有道之士，未之有也。或近泉而弃井，或半途而自画，或朝勤而夕惰，或出人而无常，是皆见道之不明。己不自信，人孰信之。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故至诚不息，可以贯金石，通神明，对越天地，而况于乡党邻里乎？女冠荣炼师，自髫龀而离母，母礼师得道者，服笄岁而为黄冠师，今六十岁矣。清净谨严，犹一日也，可谓见道明而信道笃也。受业者既众，寝息之所，隘窄而不能容，起一斋于本观之隙地，扫地焚香，垂帘扃户。道徒诵读毕，虚心绝学，见素抱朴，亲戚邻里，不妄往来。容斋提刑，幼獭摩抚，长知敬奉。一日同过新斋曰，古人不云，爱及屋上乌，人好乌亦好，斋不可以无名，扁曰信可乎？在坐者皆曰可。请书门楣，又请为之铭，铭曰：

天有四时，万古不忒，以是而观，信孰大焉。人有诚德，法效乎天，纯亦不已，始终百年。我守我信，人无间言，我非求名，惟德之全。见素抱朴，心广体胖，表里澄清，玉壶真仙。

（《紫山集》卷十一）

集真观碑

胡祗遹

人无贵贱，家无巨细，承先世之业，增崇而光大者易。不阶尺土片瓦，以身起宗，又能传守得人者难。此乃四民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尚且若是，而况以清净无为，闲寂淡泊为学者欤？即今老氏之流，男女三十万，其人之才不才，千万不同。有握拳衣毛褐，囊无一钱，不数岁之间而能建立宫观，危楼杰阁，大殿长廊数百楹者。有借榻乞席，栖栖朝夕，老死而无盖头茅一把者。有呼吸咳唾而聚徒百千众者。亦有只身孤影而不能得一僮仆者。亦有

承先师富盛之业，日渐寥索，徒侣散亡，而门阙萧条者。以是观之，内能成身，外能成物，虽刚健有为之男子，千万中不十百，矧女子之柔懦乎！

彰德衛城外廂西康乐坊，道宫一区曰集真，实女冠杨守和之创始也。守和年四十有一，夫李义死，誓不再醮，携一女，受道服。后得弟子曰守真，同师天庆宫重玄真人为黄冠。玄默抱璞，不将迎，不妄求，敢诚实，积久人益信服。曾愿割财以施与，买地以宇，殿堂斋厨，像设具备，钟磬香火，晨暮严肃。岁癸丑，受道号于真常真人曰纯素散人，庵曰集真观。享年七十有二，日集门弟谓曰："守真宽和谨厚，道业日进，吾有后矣。庞守正宜佐之。明日吾遣世矣。"翌旦盥栉冠服，怡然而逝。守真既主嗣事，克绍光烈，亦受无为散人之号于诚明真人。守真仙去，守正继之。守正自七岁服道衣，于今将中年，信道笃，戒行愈严。纯素散人之夫家、父母家皆无后，守正感慕师德，二家坟垅，岁时伏腊封树祭祀不废，手植墓木，合抱成列，乡人嘉之。至元丙戌冬，吾同舍友儒医单济民踵门而言曰："守正吾甥也，愿乞文于子，发扬师友之德，纪录集真观卜筑之勤劬，使后人继继不绝。大书深刻诸石，惟高明进退之。"济民端人也，言为不妄。读其所持之状，听其言而信其人。若守和者，可谓以身起宗，能为刚健壮夫之所不能为。守真、守正能世其业，不辱守和传守得人之明。敢以朴辞，较其同流之优劣而纪其实。

（《紫山集》卷十七）

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

嘉议大夫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东平徐琰撰

大元有天下，好贤乐善，度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及用者，必加宠数以旌显之，初无间于道俗存亡之异也。中统二年，诏赐盘山栖云道人王志谨之号曰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诏赠栖云之师广宁郝大通之号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诏赐栖云弟子洞阳徐志根之号曰崇玄诚德洞阳真人，旌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将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时洞阳掌本宗教，住朝元宫，率其属来见，请于予曰："贫道出家，无过人之行，误蒙圣朝采录，锡以徽称，使得籍于师真之列，皆吾先师栖云之训也。栖云之所以表见于世者，独非先师太古之泽也欤？二师道行卓异，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与之纪述，庶几可以传信后来，昭示永久。栖云则有翰林承旨慎独王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义不可后，而今尚缺然，是则嗣教者不敏之过，愿属笔于子。傥辱惠顾，我曹之责塞矣。"予自惟儒生昧于玄学，叙事遣辞或致抵牾，徒取诮于识者，牢让再三，竟不获已。又洞阳与予同宗，见待素厚，难于终拒，乃据洞阳所录宗师行实，采摭缀缉以付之，仍系以铭诗，俾步虚者歌之，以颂师德。师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号广宁子，宁海人。家故饶财，为州首户。兄俊彦登进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县令。师初讳升，少孤，事母孝，禀赋颖异，识度爽旷，萧然有出尘之资。读书喜易，研精尤甚，因通晓阴阳律历之术，不乐仕进，慕司马季主、严君平之为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重阳真君王祖师自关西宁海游行于市，见师言动不凡，仙质可度，思所以感发之者，遂背肆而坐。师曰，请先生回头。真君应声曰，君何为不回头耶？师悚然异之。真君出，师閟肆从之，及于馆所，而请教焉。真君授以二词，师大悟，不觉下

拜，自是日往亲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馆，师乃弃家入崑嵛山，礼真君于烟霞洞，求为弟子。真君纳之，赐名璘，号恬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与之曰：勿患无袖，汝当自成。盖传法之意也。九年，宁海人有构金莲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归居之。师携瓦罐乞食，误触之，碎，真君别授一罐，题颂其上云："扑碎真灰罐，却得害风观，直待悟残余，有个人人唤。"未几，师辞真君，去与王玉阳往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四子实从。十一年，师闻真君上仙，四子已入关，遂西游以访之。十二年葬真君于祖庭，师欲与四子同庐墓侧，长真激之曰，随人脚根转可乎？师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号。十三年，度大庆关而东，翱翔赵魏间。十五年，坐于沃州石桥之下，缄口不语，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馈之食则食，无则已。虽祁寒盛暑，兀然无变，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嫁为真定郭长倩之夫人，长倩夫妇过沃州，知师在桥下，驻车拜谒，赠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师藐然若不相识，一无所受。夫人感泣，长倩嗟异而去。二十二年，师过滦城，又与神人遇，受大易秘义，自尔为人言未来事，不差毫发。至镇阳居观，升堂演道，远近来听者常数百人。已而阐化诸方，专以利物度人为务，由是郝太古之名闻天下。明昌初，东还宁海，一日欲作易图，遽索纸笔，适粥熟，弟子不即与，请俟食已。师曰，速持来，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笔入手，布纸挥染，疾若风雨，不终朝，成三十三图，其旨意皆天人之蕴奥，昔贤所未发者。咸平高士王贤佐，占筮素精，见师推服，尽弃其学而学焉。由是技进，名动阙庭。其他灵异之迹，如天长预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镇国之梦者，尚多有之，不可殚纪。春秋七十有三，以崇庆元年腊月晦日，仙蜕于州之先天观。前此三年，敕其徒预营冢圹，告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制作有三教人易论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经解一卷，救苦经解一卷，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诗赋、杂文、乐府，及所作易图，号太古集凡十五卷行于世。

噫，道家者流，其源出于老庄，后之人失其本旨，派而为方术，为符箓，为烧炼，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远，其来久矣。迨乎金季，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南，达于崑嵛，招其同类而开导之、锻炼之，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老氏所谓"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庄生所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外天地，遗万物，深根宁极，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庄之道于是乎始合。重阳唱之，马谭刘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谓七真，① 师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与于此哉？师逝之后，弟子行缘四出，能世其业者甚众。高弟范玄通与栖云王宗师，又其尤者。当中原板荡，国朝隆兴之初，一居东平，一往来乎燕汴，建琳宇，开玄坛，聚徒讲说，贵贱钦仰，宗风大振，道价增崇，不减太古。今洞阳耆艾敦庞，刚毅木讷，食师之德，干父之蛊，当释道纷争，摧败挫衄之际，寂然湛然，守之以谦冲，安之以委顺，处之以镇静，操修无方，精进不辍，用能上取圣知，特降玺书褒美。较其难易，又不出于栖云之下，谓非太古之泽，将何归乎？凡今之人，欲知太古，请观其子，欲知其子，请观其孙。铭曰：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此语常怪东坡公，神仙有则八表同。不应秀止东方钟，崑嵛山高天比崇，左顾右瞰搏桑宫，上有一洞烟霞封。重阳发之鹰鬼工，紫气直与阊浮通，马谭刘丘王郝从，六子矫矫皆人雄。缥缈至自蓬莱峰，惊见碧海磨青铜，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于东。就中郝公鸾凤龙，洗心以易虚玲珑，藏用于密退以冲，粃糠富贵不

挂胸。刚决物莫婴其锋，训练复遇王元戎，衲衣一传神契融，有袖无袖由人缝。同门之朋穟与穜，脚根不必随渠侬，沃州石桥张果踪，亘如虹蜺插苍穹。大道在此南北冲，何须远走巢云松，止而不动吾非慵，艮乃万物之始终。结跏趺坐为痦聋，朝观日出光昽曈，吞霞入腹丹火红，暮观洪波朝彼宗。河车挽水玄霜蓬，有人问之趋下风，如以寸莛撞巨钟，摇手使去妨吾功。过桥行人抗尘容，僵名仆利不有躬，见公视世犹蚁蜂，形骸土木心冥鸿。颡必有泚羞顽庸，反求于身当发蒙，樽贪节爱瘳瘝恫，憧憧往来秋夏冬，百感一二亦已丰，如此利益谁能穷，确乎六年真苦攻，养成姹女连婴童。奋袖起舞知德充，愿以所余及倥侗，普度一切超樊笼，泥在钧兮金在熔。螟蛉蜾蠃无常虫，功成朝元去匆匆，飞霞佩玉鸣冬隆，云裴烟驾沧溟重。弱水万里昏濛濛，淮南小山空桂丛，黄芽欲种须圃农，公不可见忧心冲。栖云老仙亦难逢，住世赖有徐神翁。

（《甘水录》卷二）

①垣案：然则七真连重阳合计，孙不二不在内也。

楼观先师传碑

九天仙伯文始先生无上真人

按史记并内传，真人姓尹名喜，字公文，天水人也。母鲁氏，梦天降电流绕其身而后真人生焉。当生之时，有灵光若日飞游其侧，目有日精，姿形长雅。少好坟索素易之书，善天文秘纬。仰观俯察，莫不洞彻。虽鬼神之变，无以匿其情。大度倜杰，隐德行仁。其后涉览山水于雍州终南山盩厔县神就乡闻仙里中，结草为楼，精思至道，不求闻达而逸响遐宣。周康王闻之，拜为大夫，后召入为东宫宾友。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瞻见东方紫气西迈，知有圣人当过京邑，乃求出为函谷关令以物色之。至期，乃盥沐念真，戒严门吏，扫路焚香以俟天真入境。其年七月甲子，老君到关，即具朝服出迎，就舍设座，北面而事之。遂辞疾退官，以其年十二月邀师老君至终南山本第，斋戒问道，复请著书以惠后世。老君乃述道德五千言以授之，并授三一内修之道及西升之诀。老君传道既毕，明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将辞决升天。真人悲恋请留。老君戒曰："子但千日清斋，研诵二篇，炼形入妙，而后可寻吾于蜀境青羊之肆矣。"真人唯唯而谢。言讫，于宅南小阜上乘云驾景，升入太微。真人遂于草楼清斋，屏绝人事。三年之内，心凝形释，体入自然，穷数达变之微，形一神万之旨，悉臻其妙。乃著书九篇，号关尹子。即往蜀郡青羊之肆而会老君。老君锡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统领诸天仙士。今成都府之青羊宫，即故址也。又按楼观本起传云：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问道授经，此大教所由兴也。是以古先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为生化之源，宗神仙为立教之本，寻众妙之轨躅，慕重玄之指归。故周穆西巡，秦皇东猎，并回辕枉道，亲礼真宗。始皇建庙于楼南，汉武立宫于观北。晋宋谒版，于今尚在。秦汉庙户相继不绝，是皆历代钦崇，宝为福地，登真得道之士，世不乏人。今之所纪，姑述旧闻，灭迹之士不可悉究也。（传记文长兹节其要）赞曰：

繄昔真人，楼居毓恬，青牛方驾，紫气先瞻。受经得旨，发道之潜，玄波一决，四海流渐。终南之阴，宅遗宏构，教本代崇，孙枝世茂。袭圣之明，极玄之又，大哉九篇，光启我后。

杜阳宫太和尹真人

真人名轨，字公度，即文始先生从弟也。丞事先生，亲传道妙。道成，太上召登太和，下统仙僚，于杜阳宫参校真仙图箓，检阅神司鬼官，威制千灵，风清万鬼。或周览海岳，或上朝玉京。晋永兴中复降斯观，道士梁谌遇之，授以丹书而去。赞曰：

修仙人已擢仙魁，松下丹炉老君苔，谁料肉飞千载后，授书又到故家来。

王屋山太极杜真人

真人名冲，镐京人。年甫冠，闻文始得道，来师事之。文始适蜀，依止草楼真宅。穆王追慕仙踪，命驾诣焉，为建观宇，延冲等七人为道士。炼养既成，身生玉光，五藏充实，仅容气息，复解胞释结，洞观众妙矣。以懿王己亥年升举，任王屋仙主。赞曰：

玄弢解去谢尘寰，物里光阴指一弹，复向洞天观众妙，高鞭黄鹤上天坛。

赤城宫彭真人

真人名宗，字法先，彭城人。周穆王崇尚黄老，招致英贤真人。应聘而至，师事太极真人，授雌一之道。乃炼神入妙，洞达灵源。能三日三夜通为一息；或没水底，竟日方出；或偃卧及月，人疑已殂，起复轻强。以厉王丙申岁冲举，受秩赤城仙伯。赞曰：

真人以踵众人喉，其息深兮道日休。尽道蒙庄发幽秘，焉知其说有踪由。

太清宋真人

真人名伦，字德玄，雒阳人。早佩真诀，栖心玄域。究通塞之源，得形神合并之道。每凌波涉险，不由津路。故能东观旸谷，西极阊风，南迈长离，北适玄垄，周览八极，冥观天运。或居灵岳，或在阛阓，或托物以游戏，人莫识之。以景王乙巳年冲举。赞曰：

太清仙客道中龙，虚实双融到大通，万水千山遮不住，自南自北自西东。

西岳冯真人

真人名长，字延寿，骊山人。明大易，宣王召为柱下史。年四十，退官入道，遇邓仙君，受黄庭奥旨，遂入终南山，就嵓作室以居。静以思道，安以思恬，内宝既充，复能周物，如救民瘼，止凶馑，正狂恚，皆意到便验，非有作也。以平王庚寅岁冲举。赞曰：

弃却周宣柱下官，便拖藜杖入终南，黄庭诵彻无人见，一枕清风睡正酣。

白水宫姚真人

真人名坦，字元泰，汾水人。注心上玄，澹泊高抗。襄行归岐日，北面称师。餐风味道，遂荐绅敬尚，俨若神明，请谒日紊，远引而去。尝行雨中，衣袂不濡。目有神光，开如电烁。行必合目，虑惊于物，或请小开，即流光迅发。以简王壬戌年冲举。司白水宫。赞曰：

岩壑风姿古逸民，潇然野服屈时君，高情不作红尘梦，拂袖幽嵓卧白云。

秦陇宫周真人

真人名亮，字泰宜，太丘人。师姚仙君，得法号为人宝。尝与周灵王太子晋鼓瑟吹笙，同游商洛。能以孑弦孤弹，八音谐畅，铿金振玉，百禽率舞。或周旋名岳，间示神变。时方少年，且即皓首，人皆莫测。以烈王己卯年冲举。受书为秦陇宫仙宫。赞曰：

吹笙太子约同游，闲玩商颜笑世浮，潇洒仙姿春正好，明朝底事雪盈头。

□清尹仙人

仙人名澄,字初默,汾阳人。年廿八入道,初隐南山,汲流切柏若将终身焉。恪意焚诵,匮中香尽,灵熏自生。灯乏明膏,神光空映。尝投符于川,水乃逆流。始皇诣观祠谒,诏东向建殿,给洒扫户。召澄问玄,规以我无为而民自化,言匪契,翩然而去。赞曰:

逝川试着小符投,滚滚洪涛忽倒流,秦始谩劳虚席问,举头一剑已横秋。

大有宫王真人

真人名探,字养伯,太原人。吕后朝尝任中常之职,后乃投簪入道。遇西灵子都受藏景化形之法,能隐形灭影,云霞合变。逢故人,心疑之,乃变为树,又为火,复为水,虫树异物,无有定体。故人自失而走,须臾复见真人于道左。元朔六年冲举。赞曰:

变形为火复为泉,回首衣冠却俨然,谩然故人空吐舌,神机元在手中旋。

西岳仙卿李真人

真人名翼,字中辅,颍川人。弱龄企道,神闲器远。时汉武帝依观建望仙宫,增置道员,真人应选入道,常居真靖,栖空养无。后遇太和真人,挈至杜阳宫,令事王仙君,复遣出远,遂沿风迦景,出入无恒。以灵帝光和三年冲举,领命西岳仙卿。赞曰:

鍼芥师资异代逢,相从直到杜阳宫,双凫一去无消息,几渡咸阳夕照红。

上清封真人

真人名衡,字君达,陇西人,通老庄学。汉明帝永平中应贤明之选,度为道士。遇真人鲁君,授以上道并五岳真形符图。常跨青牛游行五岳,凶祇怪鬼,遁迹千里。然性多慈救,遇暴死者,出腰间竹筩中药与之,应手立愈。后入玄丘山不复见。赞曰:

袖里神符射斗牛,天魈岳鬼见还愁,却嫌天上多官府,直跨青牛汗漫游。

太清高仙张真人

真人名皓,字之明,汝南人。汉永初中披度,礼谒封君,求启未悟。封君逆知其来,三试皆过,遂授空炁金胎之道。已而目能彻视,耳能洞听,云霞络体,日月凝华。或化飞云,或为白鹤,升虚隐景,变化莫测。以魏太和年冲举,受命太清高仙。(上卷止此)赞曰:

鼎中丹熟与天并,白鹤飞云信手成,彻视八纮无一物,倒骑箕尾上瑶京。

梁考成真人

真人名谌,扶风人。魏咸熙初来事郑法师,履道有年,志尚高邈,精忱遐感。以晋惠帝永兴二年遇太和真人降其庭,授日月黄华上经、水石丹法,并授本起内传。三年丹成,身轻如羽,颜若童儿。目见地中,耳闻霄汉。以东晋元兴二年冲举。赞曰:

异世逢师岂偶然,神丹亲遇太和传,胎仙舞出朝元去,太极光阴不记年。

王子年真人

真人名嘉,陇西人。晋建兴中披度,灵明照彻,事多先见,知人验物,咸以为神。厥后朔南分裂,列国竞以礼聘,遂隐于山,然犹咨访不绝。年八十七,自言小责未了。姚苌访以国事,乃力诋之,遂为所害。当日友人陇右见之,有拾遗记等书行于世。赞曰:

小责悬悬尚未终,须教白刃斩春风,陇西若不逢知友,谁识先生是脱空。

孙仲宣真人

真人名彻,不知何许人。前赵光初中来事王先生,讷言敏行,衣布饮水,机智不张,惟事韬晦。先生贤之,待之如友人。有所叩,不以言语告人,但观其颜色则识吉凶。常独诘

一室，终日危坐，澹然与神明居，人望见之，心容俱肃。年七十解化。赞曰：

饶舌谁能惹是非，叩之弗应亦相违，正容悟物无瑕谪，要使当人自见机。

马元约法师

法师名俭，扶风人。未冠入道，出于孙君之门。受五千真文、三百秘字，兼学风角鸟情之诀。能召命万灵，御制群鬼，由是四方翕然倾慕。孙君诫之曰：夫法术滋广，风声外扇，殆能引蚊，翻累明真。伪姚苌遣使来聘，法师称疾不起，阅诸法入山。赞曰：

相招何事不相从，朝野如何着得公，袖却天书深隐去，终南好处听松风。

尹灵鉴真人

真人名通，太和真人之裔也。幼钦祖道，观光福庭，遂礼马法师，密受微旨。内充外畅，闻望日隆。魏太武遣使致礼，请谒不绝，高人胜士，朝野搢绅，车骑填门，冠盖溢路，求玄问道，虚往实归。年一百解化，每夜有神灯数枝，悬映冢上，值斋日则多。赞曰：

高门奕世产仙材，垂首红尘应化来，黄素一时归有道，簪星珮玉照楼台。

王道义法师

法师并州人，魏太和中师牛文侯先生，道隆行扩，事多玄感。尝修观宇，徒侣盛集，仓廪所积，随取随盈，终无耗竭。门人怪而候之，见数青衣小童以筥负米，潜益其困。人以攀梯蹑隥为艰辛，与作阶级，使其便益，法师叱不许，贫悴者咸来食焉。赞曰：

负粮添廪元青衣，此事传来也甚奇，赢得充斋兼施众，衔花百鸟是徒为。

毋始光法师

法师猗氏人，幼业坟籍，旁求象纬。既而叹曰：高蹈物表，非世教所及也，遂礼牛文侯先生问五千要旨。先生曰："迎之无首，随之无后，果何物邪？子能默识，道在是矣。"法师忽释然如去闭膺之物，自此口诵身行，事理符顺，执古御今，六通四辟矣。赞曰：

混然一物果何名，左右逢原本见成，不是先生轻点破，一生纸上错铨评。

贞懿先生陈真人

先生名宝炽，颍川人。抱负弘阔，人莫能测。出入山间，时见白虎训导。魏文帝大统中，招致便殿，访以治道，及问驯虎之术。对曰："抚我则厚，虎犹民也；虐我则怨，民犹虎也。何术之有？"帝悦，后谥贞懿先生。观左古槐名考虎树者，即当时物，今犹存。赞曰：

跨虎闲来市上游，神通妙用骇时流，文皇谩把闲名挽，贞懿先生未肯留。

李顺兴真人

真人京兆人，夙禀灵慧，受业贞懿之门。入山遇三大仙，授以丹宝，复炼养六年，变化莫测。名闻魏文，召试诸难，使之蹈火赴汤而无损。诸郡命斋，同日毕赴，或瘗死复出，或预指叛逆。末后虽示羽化，发视唯见空棺。诏于其处立祠像奉香火焉。赞曰：

仙家妙用本无方，游戏人间笑几场，散气聚形无不可，有无元不属存亡。

张法乐先生

先生南阳人，幼侍巾鉼于尹君，真士念其勤苦不退，遂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灯为之四辉。后魏废帝时，隐居于耿谷，人迹莫及，风亭月榭，乐道忘怀。尝有猛虎造室，恬然不顾，亦不加害。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朴全之验也。（中卷止此）赞曰：

乐道居山坐复行，忘机兽鸟不猜惊，熙熙人在华胥世，一段淳风画不成。

精思法师韦真人

真人名节，字处玄，杜陵人。早有才名，为魏明帝东宫侍书。年卅八，称疾退隐。后着道士服，从赵练师游。注易老子书百余卷。周武帝幸观祠醮，钦其风，命座演教。真人乃剖析天人之理，大明内圣外王之道，帝称精思法师，时号关西夫子。赞曰：

逃名归隐白云乡，滴露研朱点老庄，刚被关西唤夫子，又将姓字恼侯王。

侯法先法师

法师名楷，京兆人。魏正始中，礼贞懿受道，奉侍法门历三十载，坚苦不懈。师蜕之后，入寒谷结庵，泉甘木茂，人境清胜，名曰三松观。门徒追求而集，皆木食涧饮，道术相忘，怡然有巢许之风。人有为魍魅害者，皆来乞救，以符逐之，无不立安。赞曰：

三松观隐白云深，巢许家风太古心，饮瀑茹芝还自足，清风一榻值千金。

威仪法师王真人

真人名延，扶风人，幼事贞懿先生。周武时，玄教将隐，真人叩阍论道，别白正旁，遂有十老之选。隋室兴，文皇以安车迎致大兴殿，斋戒受道，加号威仪法师，建玄都观延居之，由是玄门大阐。谓所亲曰："道应帝王，吾宗不溺，盍归休乎！"遂还故山。赞曰：

懒向金门日宴陪，腾腾控鹤返蓬莱，玄都观里春无主，千树碧桃空自开。

严道通法师

法师名达，扶风人。玄学淹博，为时所尚。周武帝迎聘于朝，待以宾礼。建德四年，将汰道释，朝议未定，乃下诏问之。法师陈主优客劣之对，上大悦，特命于田谷旧隐建通道观，并选高道九人以居之，故世号田谷十老。年九十五解化于观。赞曰：

昆岗玉石共焚秋，议论滔滔动冕旒，振起颓纲真有力，千钧举向一丝头。

于长文法师

法师名章，扶风人。年方龀，能诵道书。父母令依侯法师肄业。后遭二教寅废，备涉艰厄，不以穷蹙易节。俄而名简帝心，诏为大德，锡居通道观，乃十老之一也。每以符章为人蠲祟，神异非一。隋大业十年，年八十二解化，临窆有白鸟自棺飞出。赞曰：

高节当年说十翁，诏居通道礼优崇，如何万木凋残后，独许苍松挺雪中。

金紫光禄大夫岐法师

法师名晖，字平定，有扈人。礼苏法师得度，当隋末，主观事，谓弟子曰："天道将变，当有老君子孙出世。"未几，高祖入关，尝亲幸观庭，命建醮，有瑞应，诏坐设斋，问答有契，授金紫光禄大夫，易楼观为宗圣观。年七十三，携徒登太白绝顶，亟还而化。赞曰：

庆逢真主启天休，道法宸章互献酬，金紫仙家虽未贵，大夫命号也风流。

巨国珍法师

法师武功人，年三十，隋仁寿中入道，食蔬衣敝，恪守苦节，饥寒未尝分念，声利不关诸心。人誉之则惧，人毁之则挟而听，非唯面顺，实亦心服，盖道愈充而心愈柔也。素叟见之曰：不欲争虚气于形迹之间，唯务收实效于言意之表，国珍是已。赞曰：

心期出世与天游，世事谁能为校酬，蔬食草衣还自乐，旁观虚作不堪忧。

田仕文法师

法师鄠邑人，年十九，开皇七年试业披度为道士。师华阳子，受内观定观真诀。每入室炼化，动经旬月，闭关不出，出则颜色愈丰润。以符法济人，或起死，或援溺，屡彰灵应。年七十五解化，众见宝幢羽节，浮空而去。（下卷止此，此后尹尊师四人，□按碑传增入）赞曰：

入室经旬不启封，神光透出玉壶中，一从绛节排空去，知在蓬莱第几宫。

银青光禄大夫尹尊师

尊师名文操，字景先，陇右人。才道胥美，声光籍甚。仪凤二年，奉敕主宗圣观。三年，上命建醮，躬行拜谒。上亲见玄元乘白马临降，遂命脩圣纪一部，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少卿。师辞职受官，著大道消魔论等书，详见员半千撰道行碑。赞曰：

圣纪修成叩帝阍，银青高爵重褒光，遗书灿烂人安在，道史千年姓字香。

正一通真梁真人

真人名筌，周显德中为观宗主。时陈希夷居仙游宫，与真人密迩，往来为林下友。宋革命，翊圣真君降于终南山，令张守真入道，谓曰："吾为汝天上之师，汝别有人间之师。"张君遂礼真人为师。开宝中，诏封正一通真真人。太平兴国三年蜕化。赞曰：

天上真君久见知，张君别有世间师，一生林下无人识，祇许希夷作子期。

掌教大宗师清和尹真人

宗师名志平，字大和，东莱人，全真六世祖也。嗣主真教，道洽夷夏。壬辰金运讫录，秦为兵冲，城郭丘墟，观亦毁荡。师念祖宗开教之地，自燕而来，笃意兴复。四方道流，不召而集。寻以观事授李公真人，未几殿阁翚飞，复还旧观。详见道行碑。赞曰：

法印高提妙举扬，草楼何似宝玄堂，仙源流到全真海，关令家声万代芳。

洞尘洪妙李真人

真人名志柔，字谦叔，洺水人。师事开玄李真人，谢绝世纷，隐山葆炼，道成行著，四方宗仰。天兴之变，观扫地矣。岁丙申，真人承清和之命，挈领门徒，竭力创复，芟芜起废，琳宇一新，徒侣云臻，倍加畴昔。封洞尘洪妙真人，年七十八蜕化。赞曰：

起废成完速若神，琼楼宝殿一番新，重来尹李还相遇，祇恐今人是古人。

楼观为天下道林张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后，登真之士，无世无之。阅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太和尹君别作楼观先师传于晋，次则精思韦法师述之于后周，末则尹尊师文操续之于唐，合三十人，各一列传，为书三卷，垂世久矣。至元己卯，象先来自浙右，往礼祖庭，因坐夏于经台，得熟其书。乃知地灵人胜，源深流长，诚非偶然。第以韫之编陕，未洽见闻，遂节其缀九，录其要一，各系以赞，总为是碑。复纂文始本传弁之首以呈宗主聂公、提点赵公，刻之贞石，昭示无穷，俾来裔得以究明祖道而勖之耳。茅山朱象先拜识并书。

至元三十年岁舍癸巳仲秋初吉古楼观太清宗圣宫立石

知事靖道清　赵志祥　李志信

副宫董道弘　杨志隆　讲师宁□□

知宫李志元　提领刘道源　提举刘□□

提点赵志玄　宗主聂志真　儒须张□

（陕拓，并据《真仙碑记》校补）

大元清和大宗师尹真人道行碑

贾 鈜

至元二十七年，玄门掌教玄逸张君真人，被朝命巡祀岳渎，驰驿来秦，炷礼于古楼观宗圣宫，崇祖道也。既竟，因览山川景物之灵异，重楼峻殿之伟观，及思玄元文始，自传经启教，迨今二千四百载之间，虽兴替不一，然道林长盛，仙胤相承，今又兴复于清和、洞尘二真师，故世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语，信盛事也。二师道行，孰不知之，然非托金石无以昭示永久，洞尘则有天乐真人之文，已勒之石，若夫清和之碑，义不可考，今犹阙然，是则嗣教者不敏之过也。乃命提点聂志真、赵志玄纂述师之行状，及录楼观古今碑志，征文于鹿溪贾鈜。固辞不获，因按其事而次第之。师讳志平，字大和，姓尹氏，全真嗣教之宗师也。世居沧洲，前宋有仕莱州者，因家焉。大父而上，世以儒业擢进士、历郡守者，凡七人。祖公直、考弘谊，皆韬光不仕。师以金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性有宿慧。甫三岁，善记古事。五岁入学，日诵千言。十四遇丹阳真人，遂欲弃家入道，父母难之，往复三返，始从其志。初住庵昌邑，梦长生刘真人断首刳心，使其玄解。后立观栖霞，侍长春丘真人，提耳面命，付以微言。继又受易于大古，得谈于玉阳，真理融会，心光烨然。由是道望日隆，为学者师法。岁己卯，太祖圣武皇帝特颁纶音，起长春真人于海上，选名德以辅行，得十八人，师为之冠。及见上于西域雪山之阳，虚席以问至道，对以寡欲修身之要，爱民永国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恶杀之意，上皆嘉纳之。圣眷优渥，俾掌天下教。于是玄风大扇，海宇宗仰。乙酉还燕，诏令住太极宫，即今长春宫也。师在席下，四方尊礼者云合，师曰："我无功德，敢与享此供奉乎！"乃退隐于德兴之龙阳观，凡二载，长春六付手札，示倚重之意。洎长春上仙，众以主教事敦请，遂遁迹于东山，后以僚士固请，不获已，从之。师之典教也，肃肃雍雍，纯焉道化，不令以宪，人自为劝。其辅翼教席，胜士珠联，琳馆道宫，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岩谷，十百为居，木食涧饮，怡然有巢许之风，虽丫童之樵汲者，亦皆进德业，谈道性，无妄语，教风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时也。师以道化之行，归功重阳，继述先宗，注心楼观，每于二者惓惓焉。俄京兆行省田相君驰疏来请，适与师意合，丙申春，自燕之秦，炷礼祖宫。而殊庭秘宇，以天兴之变，例堕劫灰，四顾萧条，惟山川之灵气犹蔼然也。诸方道侣皆裹粮来从。时有前道士张致坚状其旧业，请主于师，且乞兴造。师复选于众彦，乃以洞尘李公真人，敦敏有志，舆论所归，遂授以观事，畀任其责。于是规模筹画，役作大举，已而殿阁华焕，广大高明，至者耸观焉。自上命中书杨公召玄驾还燕，至戊戌春，师从容谓众曰："吾老矣，宜去劳从佚，会诸耆德。"手自为书，付真常李公，俾嗣教，因筑清和宫于大房山以为菟裘焉。庚子，重阳祖庭请督葬事，欣然而往。所过道路，设香华迎拜者，日以千计，贡物山积，略不顾。方岁旱，众祷未孚，咸曰师来和气必应，下车而雨。是时陕右甫定，会葬道俗，常数万人，物议恟恟，赖师镇伏，故得完其功。事竟，复入楼观，逍遥闲居，澹然为神明游，登台怀古，间形咏歌，有曰："周朝兴逸士，唐代显尊师，宗祖古楼观，清和得继之。"推此诗，亦以见自任之意。明年还燕，无几何，命侍者汛扫清和之丈室，翌日及宫洗颒，礼圣毕，炷香歠茶，危坐谈道。夜参半，正衣冠，曲肱而逝，实辛亥二月初六日也。时异香盈庭，经夕

不散，讣闻诸方，近者号慕，远者骏奔，如考妣焉。初遗言葬大房，至是徇众请，葬于五华焉，春秋八十有三。所著者有葆光集，法语曰北游录。中统辛酉，诏封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其生平道行，具载金莲记，并重阳、五华两宫所署之碑，兹特纪其作新故宫、光昭祖道，始终之大要者。呜呼！师之至德，杳乎其难名也，姑以事之显异者一二言之。昔玄元之西度也，垂二经以醒万世，是故传其道而启其宗者，尹文始也。洎长春之北觐也，进微言以苏六合，然而绍其德而扩其教者，尹清和也。噫！前圣后真，率由一族，道同德合，是岂适然相肖也欤。抑闻关尹九篇，作于文始，世可闻而不可见也。虽碧虚之赡博，而误指西升。政和两诏，遍访道书而不获也。岁癸巳，客有至自浙，以关尹子书来献者，言希旨圣，读之皆惊，诘之，则曰始进士孙定得之永嘉山中，盖如李筌得阴符于嵩岳也。噫，以千载之前之尹书，付千载之后之尹氏，幡然出应，如芥投鍼，由是观之，天其与尹氏者，一何著也？矧楼观自文始后，在族裔而登仙者，代有其人，在周则有轨，在秦则有澄，在魏则灵鉴，在唐则文操，在今则清和，灵源弥远，仙派弥长，以斯三者而验焉，天其祚尹氏者又何厚也！噫，异哉！岁敦牂，月大吕，望日，安西路儒学教授贾馘撰。

（《古楼观集》卷中）

创建洞云观碑

碑高四尺八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字，正书。额同首题。

特赐紫衣通玄大师史玄靖撰

古井锦襄霍嵓居士吕真书丹题额

玉川石匠张义刊

洞以通明为府，云以变化为常，通而能变，化而能常，通明变化，妙出元梵。阴极之表，理融冲漠，凝浊之乡，恢□日月，总括乾坤，今古攸恃，人天仰则。由是圣人原此以致人神之要，振气于六觉五牙，钤神于三部八景，以蕊□琅函次大（下缺）后教于晨灯虹映玉珮金珰之妙，使学者得其门而入焉。故控鲤浮莲，蜕壳飞升等事，见于前代者不为不多矣。世徒肩（下缺）以□理，孰得据而信哉！故出异人，乘运随方，为之立观设像，严陈宝藏，若洞真、洞玄、洞神之属，昭示于世者，非一皆可稽考，将寓□□而畅玄风，其所以取名者，不亦重乎！□莱披云真人以是旌其额者，殆为是欤？门下李公先生讳志远，祖天党，一日辞师水云□□□余于沁右太行之阳曰祁村，东近孔□，西邻盘谷，南俯黄流、北据汤山，地雄民庶。邑令程帅李清见而挽留曰："迹城郭而趣□林，景物虽非极致，此亦流济胜概之一也。愿建福地，为国焚修，以滋玄化。终焉之计，入道之阶，岂外乎此而致耶！"因施养道之一□于邑右，暇日剪夷荆蓁，招集门侣，（下缺）蔽风雨，未得兴弘，遂谋于众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自愧不才，愿归有力有德而胜缘弘倍于昔。迹虽不预，亦玄（下缺）众皆唯服。岁期丁巳，举业付本县万□□同师赐紫云真通道大师元公志一，为玄都所资□官□而伐木购材，（下缺）数稔，闳敞殿宇，披以真官，列以斋厨，与夫徒众之所止，宾旅之所居，廪库蔬圃，松桧茂林，望之□云。其于怀济诸观（下缺）植叶枣□蓄而畲，拓野六伯有奇，以土产给□，虽两宫

观旅之众，岁无寒馁之迫，长幼内外，皆蒙□安，非公之力欤？经（下缺）攻，治□于□活，起已困之疾，蠲久沉之痾，俾官豪以尸祝，致众俗而子来，非公之德欤？以承宗继祖之姿，非革离伦之操，□□自居，以瓢为□，迹规前代，光启后学，振玄风于一时，播清名于万古，非仁人能与于此乎？又非杨范二□，运□之斤式，攻墨之矩，推诚致力，内外赞成，胜缘如此其捷乎？落成之日，窃惧事迹泯没于后，公以观之始末，索余文其碑。再辞不获，因其所闻，摭其实而志之。铭曰：

猗欤元公，师门栋梁，人伦轨范，法海舟□。洞云举业，玄都为常，见称后裔，□功昭彰。杨范辅翼，程李维纲，同心并力，崇构殿堂。仪容肃肃，金碧煌煌，胜缘弘冠，□层太行。□风重振，教日增光，瑶林□桂，一枝后芳。神体砭剂，河决膏肓，□病垂死，咸赖安康。势家景慕，舆情允臧，名推诸郡，德被四乡。诜诜童稚，济济簪裳，彝伦攸叙，仁恕洋洋。据事直书，来者可详，坚珉刻示，千禩不忘。

时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十二月丙子朔十八日赐紫崇德葆真大师范志坚立石

（艺拓、柳拓）

重建修真观记并序

碑高二尺二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行末阙字，正书。篆额题"修真观记"。在渑池。

□□□雷□撰并篆额

癸巳之冬，腊月既望，渑池孙威仪举□巾师□学识固陋□勿阻为幸。余应之日，□窃攸儒冠滥（下缺）乃诘书其始末云（下缺）行亦以□□故□□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美言可以□□□女冠之所建也。□散人其著者欤？惟渑池修真观者，乃悟真□□全真□□□□崇于道，甫及七岁，舍道出家，礼本□修真观□□经教，及其长□勅赐金襕紫衣通真观大师□即离其母，初其□□宁忘孝爱□岁□省母，云游于□□□杨□□见焉，虽志□□山南视仙□附秦赵之故垒，东临于河，西据于□，北极雁门，□□下及樵牧□庵而迁居焉。凡所往来宾客，□待惟勤，上至官民□□元圣之仪心暨其构营殿堂，施工□材之人，唯□居后。塑太□□□□□为应焉，不数载，百工允□□□咸熙，妆严制度，焕采□□□□□□圣寿奉祈祠民之所。既而诸路提点孟公仍立观额曰修真□□掌教祁真人过而异之，加赐道号曰悟真散人，度弟子数众，岁令御香掌教张真人俱降法号，长曰孙□□在闻喜县而别观焉。□也非天道行精□德心淳厚，何以感激。宗师化循檀越度徒□性忘今世缘出乎尘□道之幽玄，靡不洞贯而陶陶然，以尽于□命，仍将施缘功德之流，悉刊于后。至元甲午月正元日谨记

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住持观（下缺）

典史韩天祐　司吏王松、王瀰、杨谊

渑池县威仪司范道□本县前威仪李元道

渑池县主簿兼尉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完颜□

修武校尉渑池县郡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
保义副尉渑池县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兼劝□

（艺拓）

玉泉观记

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正书。额题“玉泉观碑”。在芮城。

尝谓得一亢仓子，则畏垒之名历千载而愈传，有一嵩高山，则申甫之贤亘百世而益显。即此而论，地未尝不以人而为重，人未尝不以地而后兴。地之与人，相为表里，断断乎不可易也。其感召之机，有不可得而致诘者，如云之从龙，风之从虎，玉泉为观，亦犹是也。原其创始，讫于成终，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辛丑岁孙氏施宅基以为道院，越四年甲辰春，众谊敦请任、王、尉、张、冯等住持，以为十方霞友解后之地。其地左顾玉皇之原，右挟玉泉之水，北则有崇山叠阜之屈盘，南则有茂林修竹之拥郁。披云真人登涉玉峰，回辕过此，乃以玉泉题其颜，即泉之名而为观之额。是观也，割地而喜舍，既有其士；刊木而就施，又有其家；运瓦而助成，继有其人；趋事而赴功，复有其众。故得三间四椽而转角者，三清有殿，三楹五架而插努者，庭后有堂。东廊西庑，靖室三门，妆塑绘像，色色就绪。水陆有地，水磑有番，所以赡众者伏腊之计足。外有云溪等庵，皆其枝叶也。予闲居水谷之乐全，一日，有冯、杨二先生，孙、杨、魏三会首，踵门而征文于予，故书其实以塞其责，俾归镌诸翠琰以示方来。以予观之，首末经营，有关于众心，始终成就，非止于一手，备载则文冗，略之又事缺，今将玉讳，具列碑阴。

柏台何志渊撰

平山逸士王道方书篆

大元国元贞元年岁在乙未二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尊宿冯志清知观高道昌同众立石

功德主本村孙德贵、孙真、郭忠信、马青，玉堡魏志柔、鲁庄韩德仁、孙村段好谦、观庄杨忠和、王庄王忠、孙村段好让、杨庄王安、芮城故仕村马德、大杨村郭信

将仕郎河东县簿尉兼管诸军奥鲁事王思义

从仕郎河东县尹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王亨

敦武校尉河东县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小云失不花

玄静大师河中府道录□□本□□□□□□薛志坚

（芮拓）

古楼观系牛柏记

碑高四尺，广二尺一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正书。额题“古楼观系牛柏”。

在盘屋。

三茅山一虚叟朱象先撰并书　长沙郭道崇刻

人与物林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特禀之于形气者，有正偏通塞之异尔。至论其才不才之性，遇不遇之命，若动若植，则又未始不同也。惟本之生也，有□而殇，有棋而夭，有大十围而无用。或为牺樽，或为沟中之断，其夭寿贵贱，所遇者如是之不齐，则亦岂非天命乎？今以楼观之所谓系牛柏观之，益信其然矣。昔我玄元道祖，当姬周之世，将度关远游，而文始老仙斋熏候见，迎归是第而问道焉。尝以挽车之牛，系之斯柏。今阅世二千四百岁矣，而苍苍之姿，尚无恙也。嘻，亦异矣！尝闻天钧播物，非厚禾而薄稊稗也，圣人博爱，亦非尚贤而鄙愚也。一视同仁，理惟公共。今也荣枯者如彼，其众靡凋者若此，其独岂天命之禀特异乎？岂以藏正气，蓄至精，有本者如是乎！其有神灵守护乎？其亦圣神所临，道德所被，而有□溉之益乎？是皆不可测而知也。亦尝为之品题焉，冲然而若盖之张，盘然而若云之覆，蜿然而若螭之拿，驶然而若猊之走，利然若角，回然若肘，其又龙而鳞之，狮而鬣之，□之申之，去之来之，矗之倒之。老骨不蠹而铁石其顽，清风时至而笙竽自鸣。白鹤不来，幽贞谁与，雪妆霜雪，将奚为哉。呜呼！它山之松几生灭矣，惟孤根挺然而不没也。庭宇之丹蕤金碧，化□灰者迭更矣，其青青之阴永在也。当时之人，子生孙，孙生子，不可世计矣，而苍官独立而不改衷。朝屡换矣，山川陵谷屡迁矣，而雅操不与之俱变。既历者虽得以代数，而来寿宁知其极也。自白鹿升虚之后，得其所遗皆名迹尔，独是为旧家青毡欤。故世□宝之，以为神物。至元戊寅春三月，皇子安西王特降令旨，遣提举段德玉斲石为牛，安置其下，以仿象当时之意。本宫主聂志真、赵志玄奉命忻跃，以为千载之遇，恳志诸石，昭示无穷。窃尝因是而思之，昔人睹甘棠而思召公，不忘有德也。周茂叔不薅庭下之草，仁爱之至而及于草木也。今贤王缅怀太上传教之圣踪，既以启甘棠之思，禧古肖像，贲兹灵木，又见博爱之至。一举两得，仁孰大焉。惟仁则能周物，故关尹子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尽神，致命造玄。有见乎此，则不惟知物物皆有天命，至于物我通塞，可以融为一体而皆归至仁之化矣。其可以一木而外之？

元贞元年孟夏既望古楼观宗圣宫知宫李志元□□□□□刘志真立石

（艺拓）

太清宗圣宫圣旨碑

碑连额高四尺七寸，广三尺七寸，作三截。上截二十六行，中截二十八行，行二十一字，下截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正书。

大元玺书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呵，依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

么道。安西路盩厔县终南山有的道祖古楼观，太清宗圣宫里住持的本宗提点葆真大师赵志元、明德大师李志元、提举显真葆和大师□□这先生每根底，执□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税粮休与者。属这的每宫观里的庄田、地土、园林、水磨、浴堂、解典库、店铺、船只、竹苇、醋曲货，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夺□要者。不拣谁，休倚气力者。这先生每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圣旨。

元贞二年猴儿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上截）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奉元路盩厔县终南山有的道祖古楼观太清宗圣宫住持都提点通微元妙① 悟真大师董道淳、□□□志□为头儿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陆地土、园林、碾磨、浴堂、解典库、店舍、铺席、竹□、船只，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夺要者。更属本宫旧有的□田村西观谷常住赡宫地土，不拣是谁，休倚气力侵占者。这先生每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圣旨。

兔儿年　月　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中截）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都皇帝、曲律皇帝、□颜□皇帝、□□□皇帝、护□□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答失□、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每根底祝寿者么道。奉元路盩厔县终南山有的道祖古楼观太清宗圣宫住持本宗都提点□真□□达妙大师刘道常、提点修仁明义通元大师寇□□、显真葆和纯静大师提举张道进为头儿先生每根底，依先例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船只、竹□□等，不拣什么他每的，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更属本宫旧有的乘田村西观谷常住赡宫地土，不拣是谁，休倚气力侵占者。更这先生每，道有圣旨，无体例勾当行呵，他每不怕那。圣旨□的。

至顺元年马儿年七月十三日，上都有时分写来。

（下截）

（《未刻稿》中册）

①超案："元妙"，原文似应为"玄妙"，录文者避清讳所改。下文"通元"同。

女炼师奥敦君道行碑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四寸，二十八行，行五十字，正书。额题“通明真人□行之记”。

女炼师玄真通明真人奥敦君道行记

师姓奥敦氏，肃慎人，始讳妙善，后更弘道。祖亡其名讳，金初镇国上将军，知密州，因家焉。父亡始讳，怀远大将军、宁海都巡使。泰和四年甲子，举家着道士服。长春真人丘公，敬其厉节不凡，举措刚毅，易之道名曰希道。玉阳真人王公见而奇之，号曰开真子。太古真人郝公复授以口诀。其母夫人何守真，亦清烈有丈夫志，行素乡间，识者贤而事之，有荐之上者，赐号广丽虚妙寂照真人。师生七岁，有父母风，言笑慎重，姿质严正，不茹荤酒。稍有知，便请学仙，志不可夺，从其母居大都清真观。尚幼，礼长春真人丘公为引度师，公付修真炼性之诀，遂有所得，即还密州黄县，居环堵中阅十余年，以养真积之力。既出，断发毁容，忘情绝世间事，衣纸衲，饵果实，以度春秋。虚心实腹，挫锐解纷，如土木偶，以复心性，人见之有所不堪，身处之晏然也。时中山元帅奥敦公闻其苦身修炼，请复居清真。师与徒侣躬执畚锸，渐事缔构，祀玄元圣祖有殿，以栖云众有寮庑，日率一食，胁不沾床者数岁，悉究性命之学，真得道者矣。岁甲辰，炷香终南山祖师重阳公讲堂，因止安西庆真宫，缘力复集，乃为弊者新之，坏者葺之，数岁工既，复归清真。又为后堂以像真人何公、孙仙姑、和仙姑，盖不忘本也。逍遥游历诸方，抵大名妙真观。居顷之，至汴梁，住栖真观，度门徒，严像设，结胜缘。方就绪，岁乙卯，有女道士薛守元、蒋守荣持疏请主亳州洞霄宫事，宪宗皇帝诏怙哥火鲁赤作护持功德主，赐今号。于是率徒执役，大启荆榛，尽畚锸之勤，中为大殿七楹，以祀圣母，后为殿五楹，以祀全真祖师，然后云众有居，庖厨有所，丈室斋庐，茶炉药灶，碾硙井湢，田园蔬圃，阃宫之制乃罔不备，为像四十躯，为舍二百楹。至元四年七年，累奉皇后及贤妃懿旨，赐圣母金冠，云罗法服，兼香信等物。至元八年赐诏护持宫中事，及中书省禁约榜文。若非国家崇奉，师之勤苦，岂能成此圣母功业者哉？师与其徒任惠德辈，以淳诚得誉贵近，获入觐禁闼，中宫及诸贤妃皆尝赐召，锡予极优渥，所得金帛，悉以充洞霄庄严之具，故得受业者，恒及千指，内外无间言。寿逾七十载，始终如一日，凡杖履所及，人必敬信。所筑建道观，甫成辄弃去，俾其徒辈居之，洞霄宫今传之任惠德矣。至元十二年乙亥十一月一日，无疾仙蜕于本宫丈室，享年七十有七。其门人具棺椁衣衾，安厝于宫西之仙茔，立祠设像，以致祭焉。尝试论之，夫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故其经曰：“杳兮冥，其中有精，恍兮惚，其中有物，不可以智索，不可以言传。”粤自西台金母会于瑶池，东海麻姑经于弱水，厥后女仙之学，代不乏人，如晋之萼绿华、魏华存、唐之谢自然、宋之曹道冲、金之孙不二，皆迹涉尘环，神游八表，所以后进之士裹粮问道，重趼而不息者也。师之淳德懿行，炼养精微，方之先辈，有无愧者。噫，道之在天，若大路然，识度高爽者望而知之，可不烦思虑，由其门墙，接其阃域，遂进仙阶者，诚不为虚诞也。余寓居大长春宫，忝预玄学讲席，适有玄明大师、提点洞霄宫事任惠德洎门人秦妙用、路守明持先师元真通明

真人行实，请记之石。义不可辞，因摭其说而为之书。元贞二年清明日，明真弘道大师诸路玄学提举兼道教所详议事任志润记。

凝常渊照大师道祖太清宫玄学提举马道逸书丹并篆额

大元大德二年戊戌岁孟夏初九日　玄明大师提点洞霄宫事任惠德　提点蒋守端、秦妙用、丁守常立石

功德主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领太常寺事兀都台薛裕安张演刊

（光绪《鹿邑县志》卷十）

华阴清华观碑

疏斋卢挚处道

大华维岳，俯嵸巀岱，培塿天下山，山多嵌岩峻峰危石，水多飞瀑駛湍，树多柏松栝桧杉楠，土田上腴，与九贡雍合。种宜良弊嘉谷。其草木知方术志服食者，能采掇以供羹饵奇品。其民好老氏言，有汉文景相国何参涵鹿余俗。其颓明星、玄女诸峰，古列仙之所往来，故其下多黄冠居。中峰之麓曰云台宫址，东峰而观者曰清华。岿厦屋于灌木丛薄间，仰高为适，必之云台。清华规制杀隆云台，蜿蜒纡余而擅登望之胜。乡予自秦移洛，俱暗劣不任郡寄，宿留于华容渭南墙隐者郝氏，凡在月时，道介主舍生徜徉云台，览略天宁，款白云紫微之局，过华岳观，酌醴泉，醊玉女，以造真常之宇，穷探幽讨，得清华焉。予逊清华屡矣，每之焉，必自郝氏。遵行畎浍，径通衢而南，陂陁起伏，树林冥迷，杂英野蔓，樛绳联缀，鸡犬之音，喔喔猪啖，迴逶墟曲旄耄稚乳病倈提携于荆扉棘楚之间。始则熙然以喜，复懤然疑，得无山灵善幻，断武陵仇池犁之华以境于清华也耶？既盘壑涉阜而至，则徘徊徙倚，纵目八极，渭流骛东入于河，中条欲西驰，冯翊沙苑之野，平芜点树，渺漠无际，丛祠嵌崴，楼观切云霄，俯接邑聚，阡陌廛井如画。苍龙腾空，仙掌下招，飘飘然有乘虚御气之想。高啸孤咏，旁礴宇宙，不觉日之夕也。主是观者，炼师张姓，名曰志希，其字望之。其术得之养素，养素得之无碍，无碍得之丹阳，丹阳得之重阳，重阳得之象罔。无碍田姓，元普名，子和字，无碍号也。幼服道士服，入秦躭悦山薮，恬真朴素，气拔伦类。既遇至人，以全其贞。丹阳之归海上，无碍侍行，留庵于华，承师训也。游方所得，取友必端。于是王姓居中名者，晦迹业履，号称有道。煦濡求声，兰袭玉琢，切乎其相资，熏乎其相成。居中之蜕，田复东迈遵海以印求丹阳，参契刘长生神山而还。无碍之道，标望关中矣，弟子殆千余指。以居隘不足受众，南其居里所，里曰小蟹，墅曰王蟹，土膏坟埴，地势敞爽。其主王氏，以无碍之乐之也，归以其地。从力徙筑，其兴歘焉。崇构睟象，既翼孔严，列徒之序，休宾之舍，庖庾库厩，圃畦之类，井然有条，无一不具，谓之南庵。留迹未几，上征及期，夫绵用谷神先后天地，奚赘于俨冠履，敷言筌而诒其徒，神蜕形以怂世。然真粹之精，见诸物化者，亦灵异哉！元命维新，仁物尚玄，即无碍之号，冠以慧照，追赠真人。田逝金季，庵毁于兵。养素复之，踵武前模，无替其旧，阅纪而后有成。昔之囿蓬藿址黄稼者，翚題节绚丹蔽矣。宅狐兔、场樵牧者，环訾诺、镗钟鼓矣。清和尹君名庵曰清华，后因名扁观其篆者贞常李君。养

素姓毛氏，遐衍大概，与夫清华肇基再造之绪，侪素之亚者凡八人，记刻详焉。素矣桑嗣，清整肃括，于力裕然，益崇增晬，斥广田畴，丰积储蓄，倍蓰先业。赵尊师者，志坚其名，号曰通真，与威希绩。赵姓敬信名昔，实左右之。盖予见闻清华者如此。元贞丙申，予满河南，即移家登封。嵩亦多隐人羽客之所栖托，间仍其轶，经丘缘崖，周章眹窅，抵掌言论，极海内名山水之区，未尝不西望悠然，寔寔清华时也。岁云暮矣，志希、敬信，犯傈冽，践岖嵚，发潼华，出崤渑，往返千有余里，东抵洛汭，又东逾轘辕，访予于山中曰："昔公寓华，不陋清华，不拆紊辈，颓在后乘，以龙丘墅。既贞公之诗于镌，惟是清华，田架毛蓑，日登其隆庸次于希藐焉。希也观水无术，负薪有觇，顾于前人经营敛藏之谨，期待畀予之重，夙宵忧惶，图惟副称。徒玩岁惕日竟不能一发，又嗒焉兀坐，不求之昭代笃古、修辞善言、德行不移流俗者，揭两师之懿，将遂沈泯无闻，希咎责逾不可逭。倘夫子不靳，贻之文乱以声章，栽葛天氏之谣颂，谐轩辕之律吕，希则持以归醮灵皇玄祖，莫师真也。择善步虚者，歌以格神，然后树碑无为之庭，式耀今古，岂惟绥希之慾，清华慧照而亦相与不朽矣。"予惟今之老其流，全真其学者，几人能退伏冲漠，守雌用晦，下后其高先，果于师说以合乎吾子颜子实虚有无者谁欤？能矣，能尚文说古道，不眩庸散俗者，谁欤？求如之人也久矣，望之望之。诗不云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望之望之，钟者然耶□所得耶？虽然，予非其人也，予无以应其求也。予有激于中也，予不获辞也。既述其事，复准楚人祠太乙、司命诸神者系之辞，俾后拟骚学仙者，交有稽焉。无碍赵城人，养素平阳人，志希秦人。记清华者奉天阳焕然，今文其碑者涿郡卢挚。其辞曰：

矞恭皇之渥命兮，返周原于载驱，将税驾于洛汭兮，乃东迤乎少皞之墟。既僮徊以翱翔兮，瞷真人之所庐，澡兰汤之芳洁兮，挹沆瀣之玄储。被虹霓之奇服兮，荚云连蜷以承车騑，苍螭驷素虬之蜿略蚴蟉兮，鸾凤翙翙其翼。予挟关尹于岳之阿兮，求柱史之焉如，羡门肃以摃言兮，趁王乔之飞舄。抟扶摇而上九万兮，羌六月之一息，彼蜩与莺鸠兮，抢榆枋于丈尺。夫微心于太空兮，即无碍之贞宅，丽其所以栖神兮，亦犹抱一者。栽营魄火昆冈于旷尘兮，孰眼胖乎玉石，化榛莽而金碧兮，叠嗣玄之孔力。击钟兮考鼓，灵皇皇兮来下，丰隆导前兮从蜚廉，戒羲和为之御，瑶席兮琱俎，蕙肴兮桂醑，邀广成兮崆峒，来浮丘兮县圃，驱厉鬼兮四裔。遂嘉生兮九土，民欣欣兮阜康，纷穰穰兮灵之祜，穹堂兮邃宇，华之祇兮诃护，寿吾皇御兮终古。

（《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一）

玄逸道人残碑

（前缺）后一边成

元贞丙申夏重五日为史公处厚先生书于集虚堂　嗣教玄逸道人敬书

大德九年五月初九日嵩山崇福宫奉上石

（上拓）

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

王　恽

道之大原，出于自然，而隆而汙，系夫世运，顾人力有不能致者。如甘河之异，见于西秦，昆嵛之气，表于东海，自非素钟仙分，价重一时，畴克辅承者哉！金贞元、正隆间，重阳王尊师始倡全真教法，逮长春丘公，应期济度，道乃大行。风声洋溢，丕冒海隅，至于静涵道几，动周妙用，骖鹤驭之孤标，渴龙庭于万里。绝尘而下，称继述之善者，我清和尹公其人也。师讳志平，字太和，系横海华胄。大父而上，世以儒业擢进士第，历郡守者凡七人，因宦游东莱，遂占籍焉。祖公直、父行谊，皆融德不耀，乐施与，乡党以善人称。师生金大定己丑，初母氏梦羽仪拥导，若仙官迎谒者，寤而生师，有瑞光盈庭之异。既长，资颖悟不凡，杳然泰定，了知生前事，读书日记千言。及冠，行遇道士自关右来，约师同诣文登醮集，歘失所在，但见羽流乘白鹤化现空际。师慨忱感遇，信道愈笃。既而潜访长生师于洛京，父母数追止之，至锁闭静室。无几遁去，寓昌邑之西庵。道家者流，以禁睡眠谓之消阴魔，尝坐树荫下，一夕假寐间，见长生师厉声曰："向祖师来化汝，尚未悟邪？"遂挥刃断其首，剖其腹，涤易肠俗，去其自满，由是胸臆洞然，靡有所惑。二亲知志叵夺，始听入道。明昌辛亥，参长春公于栖霞，遂执弟子礼。久之，伟其有受道资，尽以玄妙付之曰："善性灵明，如鉴不受垢，常切莹拭，以湛吾天。"自是日有所得。又问易源于太古，传箓法于玉阳，炼习内精，声光外白，远近尊礼，户外之屦满矣。潍阳州将完颜龙虎，素慕真风，奉事圃为庵，寻赐额曰玉清观。师佩上清大洞符箓，主盟齐东者廿寒暑。长春闻之喜曰："吾宗教托付，今见人矣。"大元己卯岁，太祖圣武皇帝遣便宜刘仲禄起长春于宁海之昆嵛山，闻师为其上足，假道于潍以见之，遂同宣诏旨。先是金宋交聘，公坚卧不起，至是师请曰："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长春为肯首，决意北觐。选道行纯备者十有八人从行，师为之冠。致帝眷隆渥，玄风远倡，师羽翼弼成之功为多。岁癸未，长春还燕，主太极宫，师雅志闲适，退居缙云秋阳观，俄徙德兴之龙阳。长春仙去，命公嗣主玄教，即建处顺堂于白云观，奉藏丘公仙蜕。壬申四月，太宗銮辂南还，师迎谒于保，赐坐论道，慰谕者久之。翼日后妃临幸，拢香琳宇，锡道经一藏。自是四方学者辐凑堂下，归依参叩，于于而来，唯恐其后。师摘要铁诲之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减睡欲，日就月将，则清明在躬，昏浊之气自将不生。向上达者，率自此出。人徒知从心为快，不悟制得此心，有无穷真乐也。"癸巳冬十月，讲道经上下篇于义州通仙观，微辞奥义，大有发明，及演七真造道根源，殊洒然也，闻者为洗心。暨巫闾为燕辽镇山，深秀雄郁，必有弘演博大真人往来其间。甲午春，师往游焉。先是瑞气葱郁，封锁不散者浃旬，至是开霁，众以为山灵开先之兆，师谢曰："吾何德以当之。"粪南祖师炼化地，号"活死人墓"者，芜没日久，仙柩浮殡，朝夕念兹，若茕茕在疚。乙未春，关辅略定，师西游，并图营建，又兴复佑德、云台二观，太平、宗圣、太一、华清四宫，以翼祖观。初道出汾晋，沁长杜德康请设醮，绿章方启，玄鹤翔空，仙侣散坛，时雨济旱。丙申秋，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俾祈天永命，提福元元。师德望既隆，所至风动云委，吏民瞻拜，至凶悍无赖辈，皆感

化弭服。戊戌，师寿七秩，以教门事付真常李公。庚子秋，葬祖师于白云堂，会送者数万人，时久旱，雨雪盈尺，咸谓孝诚所致。继董祖庵僝功，寻敕额曰十方大重阳万寿宫。初大定七年，祖师火其庵东游，或惜之，曰"修人在后，吾何亟焉"，至是殿阁廊庑，覆压千柱，终始六甲，脗合祖意，诚有数存乎！秋九月，归五华旧隐。己酉，赐号清和演道至德真人，金冠锦帔付焉。辛亥春二月十有一日，沐浴易衣冠，书颂曰："观化八十三岁，淡薄全真活计，临行踏破虚空，开放光明无际。"落笔而逝，馨芬满室，三日不散。临死生际，其明了如是。师既示化，以皓驹舆榇，宁神五华。其日，终南祖观有一道士乘白马来告清和去世，竟不知所之，后讣音至，考验月日，知为神游化现，吁亦异哉！师仪观秀伟，风度凝重，如瑞人神士，不可梯接，然即之春风和气，津津溢眉宇间，乐倾所得，诲诱不倦。志愿利物，感应无方，如在潍阳，松柏不种自生，其寓仙谷丛竹，一符卦数。学徒遍四方，观宇满天下，德博道尊，过化存神之妙，不能具载。皆出于至诚感发，无一毫诈伪之私。宜乎传嗣道统，配列师真，上继长春，下授真常，前后无愧，可谓清而不耀，和而不流，克肖克荷，玄之又玄者矣。师平昔所在，求诗颂教戒者无虚日，肆笔应答，辞理可观，有葆光集、北游录传于世。中统建元，诚明张公表师行业于朝，追谥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制辞有"性天开朗，心地坦夷，接重阳道统之传，为长春门人之冠，宜锡褒章，永光仙籍"之言，始终昭显矣。法孙陈德定出延安士族，师事真人嗣弟子重阳知宫仇志隆，以修进余力，兼理符箓皆通习之。居终南四十余年，洁以修己，耕而后食，处岩穴间，妖魔屡振，德定以正法神力，悉驱除之。由是名誉籍甚。至元廿七年，耀州少尹姚某以闻，蒙世祖文武皇帝召至阙下，试验有征，宠膺玉鼎霞衣之赉。元贞元年，赐号栖玄致道通真法师，三年，宣授秦蜀道教提点，踵门来请曰："德定自惟托迹草茅，何以致此，盖远藉先荫，思效光扬。师祖清和公之返真，侍郎赵楠已表松台，祖庵之复，实所权舆，今纪行之碑，未克昭建，是殆阙如。提点温某等五人，已砻乐石，幸翰长先生惠之铭，是亦不一书而止之意也。"予曰："有是哉！探原报本，乃吾儒美事，道虽不同，其理弗异。"乃次其所具而重之以铭，其辞曰：

天之苍苍一气清，其视下也犹杳冥，真元有道本强名，伟而全之须人弘。甘河感遇世已惊，风声波动东海滨，七叶泛滟金莲英，至人挺出开世程。昆嵛山高古蓬瀛，长春再传何德馨，鹤驭九万持云鹏，雷雨之动方满盈。为民请命以道宁，维持纲纪律使令，十八大参光启行，丘仙一笑遽上征。清和进修纯粹精，传授道统力主盟，治己应物谦而诚，铁壁铜马非夸矜。事唯无心物取衡，尹家楼观青云程，开天演化玄元经，全之为教乃大明。纵说鉴识炼此形，方寸莫遣三害婴，阴魔大嗜风掩灯，嗜欲一肆甚五兵。黩木之耕不少荫，昏浊之气何由生，志惟不分神乃凝，大贤大哲皆此成。用之国治如鲜烹，重阳祖庵功勃兴，终南太华高棱层，玄风浩浩海宇倾。竹宫醮祀储祥祯，雨旸下遂万物情，锡民五福世道平，穰穰复正德往宁。一朝蓬莱升紫庭，仙阶霞帔光晶晶，物缘太虚神戒憎，进退合正圣所称。谷神不死存至灵，未妨委蜕仙山铜，琼楼石室户不扃，神游八表风泠泠。道传千古垂日星，门人举慕涕泗零，金书宝诏命有征，紫微华表归来铭。

（《秋涧集》卷五六）

崇玄大师荣君寿堂记

王　恽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阳永和里，不肖亦尝提按两河，相即臬司理所，故知邺中人物风俗为颇详。闻之姻戚间，女冠荣炼师者，志行修洁，祭醮精严，以道价重一方。逮接际千仪，方颐烟目，绿发童颜，风度飘飘，有出尘之想也。大德丁酉，予方供职馆阁，师寄示西溪、紫山①杰作，以寿堂记文见属，且曰："翰林先生文学名德，与二公伯仲间尔，傥遂所请，贫道藉之，尽不朽矣。"二公之文，载四披读，其称扬与向所闻见而知者吻合无异。今二公已矣，其文章气节，尚可振衰懦而传无穷，得篮名其列，固所愿也，乃为笔之。师讳守玉，相之农家女，自幼贞静，视纷华泊如，闻道家言喜之。国朝甲午岁，中虚魏大师以全真学主盟彰德之修真观，时师方龆龀，出家往事焉。既笄，经明行修，披戴为道士，复研精正一科式法箓，号称习熟。至元乙亥，嗣主观事，师渊默内修，声光外著，一旦责当弘演，主张是者甚力。贵族豪宗，欲谢愆过而资冥福者，藉师修净，期于对越感通，故召请者无虚日。法契会合，风动远迩，学徒踵至，信向者聿来，乃光昭先业，扩充增饰，截然一新。御史中丞西溪王公为述观记，称师兴缘弘教，落落自拔，有壮夫不能及者。又蒙掌教洞明真人与进授之崇玄师号。年逾六秩，特构静室，于焉栖息。晨起理玄务，课学者毕，焚香垂帘，痛自涤除，湛虑澄心，审物理之自然，悟道体之不息，燕处超然而虚室生白矣。容斋总尹，夙承麈拊，仰挹真风，榜曰信斋。紫山宪使勒铭于石，表夫志道力行，终始不渝之确。其为名贤赏识如此，师之志行愈昭昭矣。大德戊戌，寿六十有八，乃营是堂为他日复真宁神之所。道俗咸谓师山川炳灵，道德耕润，振清风，开后学，纂懿流光，方期福寿未涯，何遽如许也。然人生而死，犹昼之有夜，寓形宇内，同归于尽，此理之必然也。今师不为虚诞荒唐之说所惑，能以生死外形骸，追踪旷达，以理自胜，较夫烹炼呼吸期于飞升不死，昧理乱常，侥幸万一者，可谓贤也已。年月日墓记。

（《秋涧集》卷四十）

①垣案：西溪，王博文；紫山，胡祗遹。

故普济大师刘公道行碑铭

王　恽

晋州景行里有观曰玄应，其徒谢志坚、梁志端，介寓馆主谢纯踵门来谒而告予曰："先师纯熙子化形已久，今虽像而事之，其平昔道术及于人者，班班可纪。然非文诸贞珉无以示来者而传不朽。明府尝列官太史，六家之旨，所宜论述也。敢百拜以请。"谨按所持状，师讳志真，字子常，族刘氏，陕之三堂人。幼沉潜不好弄，及长，趋尚冲旷，嗜黄老书，遂弃家入道。既而寻师来晋，止舄玄都宫，与方士韩仙翁遇，传宝珠照法，觉灵府脩悦，日有启悟。岁己亥，披云宋公首畅真风，力绍绝学，起道藏书于河汾间。师幡然喜曰：此人天师也，吾归依

有所。即执弟子礼事之。受紫虚箓诀，香火修持，晨夜不少懈。宋伟其志，后以上清三洞五雷箓法畀焉。师操履益精励，神经怪牒，大赜冥奥，气志既凝，洞知来物，訾褐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随失所在。中外喧播，以灵异称。今圣上邸潜时，闻其名，遣使召至，试以箓法，参验诸事，远迩幽深，灵应昭著。时既雨且风，势几恒若，命师以诚祈止，少倾丰隆回驭，蜚廉为不扬矣。上异之，赐御醪仙鳖，加号普济大师，特光宠焉。留馆堂下，以需时召。自是道价隆隆，风动一时矣。中统庚申冬，诏就长春宫设罗天清醮，师摄行大礼，凡七旦夜，神人和畅，且有天光现朗之异。上闻之喜甚，咸谓师精诚所致。明年秋，奉旨驰乘祝香岳渎。事已，还过故隐，语志坚等曰："吾雅性僻逸，恬于世味，偶以兼术供奉阙庭，恩遇优渥，已逾素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谢使者而辍装焉。后复来征，竟辞疾不起，以至元某年夏五月终所居丈室，寿六十有六。师丰仪秀整，面满月，紫冉垂脰，翛然有独立出尘之趣。接物不以贵贱易其礼度，人之有疾若己受之，推诚济物，唯恐不力，时人以此多之。予尝以道家者流，以清寂为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于万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撄拂其心。至于挟方术，出秘艺，教时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砭剂膏肓，笞逐鬼物，驱役社翁，安人区而远不祥，往往验于事者，盖世所不废也。普济师其斯人之徒欤？较夫遗世绝俗，归洁一身，自放于万物之表，诚法教中有裨于世者耳！且以费长房、蓟训子事，犹传于东京方伎之列，况师之行业出处，又足嘉尚，吾乌得而辞诸！仍系之铭诗，庶几门人归来望思之意。其辞曰：

大河汤汤，南纪苍苍，两戒势分，爰自陕疆。蓄润蟠精，萃于三堂，笃生异人，孕气之良。截然入道，济物为方，山立翼张，剑佩炜煌。露蕤暗室，星坛夜光，玉铃金纽，呵斥不祥。隐若勍敌，阴魔遁降，四十年间，玄门之纲。鹤驭仙去，白云帝乡，何谢世兮已远，顾其道而弥光。呜呼刘根术验而不及物，长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铭勒石，孰为短长。庶千年而语华表，见门人之涕滂。

（《秋涧集》卷五三）

提点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碑铭并序

王　恽

国朝甲辰、乙巳间，鹿庵先生教授共城，不肖亦忝侍几杖。① 时有为全真学者重玄李炼师② 自相下来，买田于卓泉，立栖真别馆。既而重玄北归，委纪纲士霍君明道为之营建。不数年，创堂殿廊庑，焕然一新，际泉两涘，尽植巨竹，阴翳数百亩，中构筠溪亭，招致吾徒徜徉笑傲其上，由是卓泉道院闻于远迩，殆名洞天福地之末。虽重玄创始之勤，而霍君明道实有力焉。师讳志真，号寂然子，明道其字也。系出安阳县秋口农里大家。父讳泽，尝梦一麻衣道士，云自天坛来求托宿，许焉，寤而诞师。幼不好弄，寡言笑，既长，性淡泊，不乐荣利。弱冠辞亲学道，父忆夙征，即允其请。乃诣相之天庆宫，礼重玄子为门人。全真家禁睡眠，谓之消阴魔，服勤苦而曰打尘劳，以折其强梗骄吝之气。师从事于此者阅三十寒暑，略无倦色。重玄谂其为受道器，命主治玄门事，挺志诚确，措画井井有法。及卜筑苏门，委之铺敦教基，弘阐宗绪，俾特达而有所树立焉。师躬剃榛、攘瓦砾，攻苦食淡，扩充师志。

复辟农亩，创水碓，广资生理，培植教本，致远迩尊礼，学者日众。至于斋庐深静，井灶修洁，游人过客如归而仰给焉。遵俗推举，任辉之威仪。师涤除玄览，痛自澄治，务正己以格物，有辨讼者，率用理遣，不知官府为何事。羽流敬安，一方凝重，至二十载之久。年逾耳顺，相之吏民宿仰道价，请主天庆宫。既至，受提点彰德路道教事凡十有三祀。年尊德重，不俟言论，而众自化服。以某年月日沐浴易衣冠，无疾而逝，寿八十有一。葬安阳县王裕里重玄仙冢之侧。师丰度清逸，若山泽之臞，外朴而内敏，质直而尚义，简重自居，处事得时措之宜，和同光尘，接物无徇俗之弊。其训导徒辈，言约理到，以身为律度，可谓纯乎其纯，玄之又玄者也。门人杜志用，夙承提诲，图报无方，琢石纪铭，期传不朽，乃介太一纯一真人李公③来属笔。予既重李请，又与师有夙宿之雅，既叙其行已而系之以辞。铭曰：

道之大原，玄文五千，诞夸索隐，匪其正传。质禀贞素，心地善渊，惟畀也全，内思静专。耕田凿井，顺乎世缘，修己求志，缮吾性天。无欲观妙，是为道之自然，尚无往而不可，孰间朝市之与林泉。若人者虽乘化而委蜕，安知其精纯之气，不乘冷风而仙耶？门人攀慕，白云翩跹，勒铭松台，阅千百年。

（《秋涧集》卷六一）

①垣案：王鹿庵，磐。乃马真后称制之三、四年，恽十七、八。

②垣案：李志方，号重玄子。

③垣案：太一六祖全祐。

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

王 恽

奉圣本秦上谷郡地，唐始立新州，石晋割赂于辽，更今名，亡金隍武定军节度。今虽为州，当两都往来之冲，其地望尤重于昔。云山环抱，川流交贯，树艺茂盛，有中土清淑之美。风俗雄硕，乐施而好善，盖燕云习尚气义而然也。据治城东南里许，有道观曰永昌，其初祖寂然子张志玄隐微，世居河东之孟门县，越自髫龀，歆挹真风，从平水景炼师为全真学。既长，正一法箓亦称精究。贞祐南迁，所在俶扰，闻长春丘公应聘龙庭，师喟然叹曰："天道在北，吾将远游云朔，庶有遇合，聿隆道纪。"至永兴之清乐乡，爱其山水幽胜，遂结茆而居，凝神坐忘，志趣叵测，谒粜之家咸异之，曰彼其中必有所得，岂徒然哉！由是风动一方，日奉香火罗拜庵前。闻有请，必恍然开悟。乃相与选胜，得独山中水头地，起建殿宇，处师为上宾，榜曰迎仙，尊显之也。师佩上清三洞灵章，主盟武定者几廿载，前后化度门人甚众，惟吴、张、卢三法师得其要妙，而吴在伯仲为最。寂然谢世，藏观南化台。吴号通玄子，气貌魁伟，志行谦笃，体含妙用，动达玄机，寂然师知为受道器，常勉之曰："汝举止异常，言论卓荦，通文辞知医药，恐鸾翔鹤翥，终非草野间物。"寂然既殁，行缘城市，人或参扣，诵答如流，有"一钵千家饭，浑身百衲衣，心如江月朗，情似野云飞"之句。其胸怀洞彻如此。加以符水疗疾，臆痛随愈，众惊异，以有道目之。达官豪右共来敬礼，至有得望其风采而为幸者。阖境尊信，法缘契合，遂易亡金刘大监别墅为栖真所，中有亭，崇台层檐，为一境伟观。即改亭为殿，奉三清睟容，下逮斋厨库庑，以次修举，署曰永昌，与迎仙为上

下院。自是徒众云集，檀越之家，设醮筵而徼冥福，求符药而济灾屯者，憧憧而来，曾无虚日。钟磬之声，隐然闻市肆间，永昌琳馆为一方名胜，遐俗归依之所矣。通玄仙去，宁神于永昌之南，以后事付上足弟子虞法师。师行业修洁，和光同尘，心存济度，多蒙药惠，补治遗缺，而观之规为始克完具。以推择充玄门道录。虞寂，陪葬师侧，其徒崔志善踵而增饰之。崔没，卢法师以道录来住持焉，传之门人李道素。道素姿朴实，惟恐遇逸前光，内则起废察舍，外则增置田圃，朝夕斋戒，殷勤颂祷，望高羽流，擢判管内道门事，乃惴惴不遑曰："向上师真，刿心劳神，披荆榛，拨瓦砾，铺敦教基，吾辈何有，坐享其安，惟是刻石纪行，俾见兴建本末，庶垂不朽。"来丐铭，予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牢让者再，请益坚，乃酌取大方家见于吾儒之纪载者，论次而铭之。

后世所谓道家者流，盖古隐逸清洁之士矣。岩居而涧饮，草衣而木食，节欲以清心，修己而应物，不为轩冕所羁，不为荣利所怵，自放于方之外，其高情远韵，凌烟霞而薄云月，诚有不可企及者。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其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渊静以修己，和易而道行，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相启牖，自名其家。若寂然师弟，弘衍博济，教行山此是也。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诞幻之说为何事，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而又畀授得人，显扬斯在，是可书。定安之白云观，卢法师建，永兴之观，张法师建，与永昌同一法眷也。铭曰：

道之大原，玄文五千，慈俭不争，清静自然。辞固奋激，至理无边，修道谓教，由是之焉。全真为学，本乎善渊，返纯还朴，复太古前。究其源委，岂忘蹄筌，寂然出世，私淑其传。云朔俗劲，闻善易迁，坐忘感化，孰分后先。倾心倚向，克兴大缘，绝尘而下，复得通玄。化行城寺，重阐法筵，一时景仰，道价翩翩。香火奔走，先业昭宣，燕处有室，耕凿有田。遗我后人，基绪绵绵，门人继承，持守拳拳。光扬有例，刻铭瑶镌，流光遗照，何千百年。

（《秋涧集》卷五八）

真常观记

王 恽

大都南城故宜中里真常观，为全真学者重玄子樊君所建也。惟全真教倡于重阳王尊师，道行于丘仙翁。逮真常李公，体含妙用，动应玄机，通明中正，价重一时，可谓成全光大矣。重玄子自童丱受业，天资爽朗，崭然已露头角，由是日获承侍，听其谆诲，仰其高风，神志洒然，蓥融蝉蜕，与之俱化。玄览之暇，诗章篆隶亦时习之。既壮，辞达体要，与事物接，无所凝滞，众以不凡许之。真常师嗣主法席，委掌赀用，出纳明，会计当，己无私焉。师为称赏曰："财贿众所贪得，今远嫌怨，不为行妨，吾将大有以畀之。"时朝家钦挹真风，所在宫观相望，和林都会地，独阙焚颂之所，乃选充道录，俾张皇教基，供奉阙庭。虽越在风沙数千里外，慨然命驾，曾无难色。至则洁己应物，通变无方，致宗风弘演，王公贵人为之尊礼主张。蒙中宫赐金冠锦服，俾降御香于燕都师真纪堂，殊光显也。庚戌间，真常真人洎十八大师光膺宝冠云帔，下至四方名德，亦获紫衣师号之宠，改观为宫，周旋之力为多。继

奉旭烈兀潜藩教旨，提点彰德路道教事。逮诚明真人嗣教，念其耆识，殊顾眄也。晚节退休，与时消息。至元二十二载，易张侯故第为幽栖所，榜曰真常观，示不忘本也。崇堂为殿，下至斋厨库厩，修治完整，复置蔬圃一区，负郭田二百亩，资给道众。乃洒扫涓洁，广植花木，使境趣靖深，日端俨丈室，炷香抚琴。客至问何为，曰"吾方凝神坐忘，与造物者游。"凡往来者皆一时名公，如李敬斋、赵虎岩、翰林王慎独、左辖姚雪斋、鹿庵王承旨、少傅窦公、冀国王公，① 爱其风度才识，缔方外交。太史公曰视友知人，宜其然乎。元贞元祀正月五日，师晨兴，召门弟子齐道亨、刘道安付以后事，怡然而逝，阅世四百五十六甲子，② 宁神于五华山仙茔。道亨纯直有持守，祗承遗绪，朝夕惴惴，增饰固执，惟恐失坠。掌教玄逸真人与其进署宗门提点，加冲玄师号。一日，介刘道录文甫请述观记，予僚契雷若斋与师昔同乡校，重缘有一日之雅，且重刘请，勉为件右。切有所感焉，乃为之说曰：二气氤氲，五行储精，长材秀民，无世无之。第学以致其道，行以效其用，功成名遂者，几何人斯？当金季俶扰，纲常文物，荡无孑遗，其时设教者独全真家。士之慕高远欲脱世网者，舍是将安往乎？尝究其说，不过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净无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纪，综核玄务，公材吏用，蔼然见于脱颖游刃之外，其妙固翩翩而独征，托遗响于高风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谓之长材秀民可乎！向使率性以明当然之理，务学以广通变之方，列周行，握要枢，以投功名之会，树立魁绝，恐不如是而止也。抚卷怀人，为一慨惜。师讳志应，字顺甫，出平阳汾西宦族，自称重玄子，法号渊静通虚大师。广阳之真常，丽泽之灵都，皆别馆也。仍为门人作望恳归来之篇，其辞曰：

琼芝峨冠兮青霞骧裳，远引高蹈兮与道翱翔，至人出世兮化现无方，骖驾鹤驭兮力振玄纲。仙游有恨兮门人涕滂，蓬莱东望兮云海茫茫，松桂轮囷兮郁郁其芳，偃息有室兮燕处有堂。仙标仿佛兮謦音琅琅，师今不见兮莫知我伤，宗风通畅兮羽流有光，神游故山兮阴储吉祥。俯累遗照兮士直是扬，庶几华表兮归来之章。

（《秋涧集》卷四十）

①垣案：李冶、赵著、王鹗、姚枢、王磐、窦默、王着。

②垣案：二七三六〇日，年七十五，当生于嘉定十四年辛巳。元宪宗八年戊午第一次焚经时，年卅八。

卫州创建紫极宫碑铭

王　恽

维卫紫极道宫，全真师冲虚子房公所创建也。初，公既参丘尊师于海上，长春目其气志非凡，殊称异之。居无几何，命公主马坊之清真观。迨国朝壬寅岁，聊摄赵侯请师住持郡之玄都宫，于是鹤驭东游，道出弊邑。汲长赵实庵林闻师道价重一时，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广六十举武，纵则倍之，率师为玄览别馆，訢然许诺。辄其徒张志洞等结庐以居。尝阙地得石，上刻宋太宰张邦昌诗什，知为吴越钱氏子孙棣华庵故基也。师留博仅纪，而再还淇上，方屦满户外，每以居逸教无为虑，因集其徒而告曰："吾夫方家虽清虚自然为宗，要以应时衍化为重，讵容山林长往，归洁一己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卫之土中而都会，俗

美而易化，不于焉阐吾教，尚何往？然祝延宝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壮丽不足以张皇教基，竦道俗瞻敬之心也。”乃命门徒孟志玄、赵志朴率众下商洛之材，跋涉艰阻，以岁月得木万计，遂建昊殿七巨楹，内设三清大像，示至道之原也。中起通明观以奉玉皇黼扆，钦天帝之尊也。后复作七真殿五筵，叙列仙品，见玄教之传也。下至坛墠神閟，斋室庖湢，廪庫蔬圃，莫不毕举。师素负巧思，志坚而气充，规模位置，意匠中定，不待画宫于堵，而为执用者之法，要使坚完巩固，为数百年物。寻师委蜕仙去，遗命志朴等曰："今大功将集，无以吾存殁而作有间，勉强前修，以卒吾志。"故志朴等三十年间，焦心劳思，攻苦食淡，继述师训，犹一日然。今则绘彩供帐，焕然一新，金光五云，绚烂溢目，宏丽靖深，为一方伟观。其工费之广，自力其力，初不外假，而众忘劳焉。实经始于壬子之春，迨至元甲申秋工告讫功。志朴乃件右师之行业，与夫兴造本末，踵门磬折，谒予文者再。余以乡梓盛迹，且与师有玄谈之雅，勉为叙次之。师讳志超，潍州昌邑人，幼业儒。既而以异梦有觉，遂入道。为人气貌魁奇，操行清峻。通古今，善篆籀。乐与名士夫游。至于醮祭之获福，云鹤之显异，所在惊动世之耳目者为多。遗山谓师外朴而内敏，质直而尚义，似夫墨名而儒实者，盖确论云。① 宜其事业成就如此。至元戊寅，志朴以师德请于朝，蒙敕定仙号曰弘真体静真人。若志朴者，于师弟子之礼，始无尽矣，尚犹以师不睹道缘大成为慊。予慰之曰："不然，昔真人舍清真而游博，去博而终税驾于卫。今虽神游无方，其眷恋于此也必矣。况共卫间名山胜境，固为小有洞天，如玄元化现于仙山，公和舒啸于苏门，海蟾留题于白鹤，仙踪灵贶，前后接踵，见于方志，杂出于传记之说者昭昭矣。异时驭风骑气，追陪真仙，安知不过故山而留语，俯华表而增怀，而为孙刘绝尘之举也耶！"仍作歌诗，详见师志，俾刻诸乐石，虽绵亘千祀，庶几来者有所考焉。其辞曰：

道家者流本静清，杳冥而无迹与形，崇慈尚俭贵不争， 兹乃黄老之常经。有时土苴为世程，祈禳醮祭由是生，像缘教设虽强名，雄楼杰观争峥嵘。猗嗟先生起营陂，魁伟德业玄门英，至人未免安慷行，河山两戒疆金庭。方花古础排巨楹，紫云为盖青云城，群仙总统须皇灵，紫垣落落罗天星。先生演化意有征，后孰倡焉先此营，庶用张本道可兴，阴助政治歌清宁。大缘未竟欻上升，门人攀慕涕雨零，岁累月积大有成，惜不久视为宗盟。仙宫洞房本不扃，神游八表风泠泠，来过故国宜少停，紫极夜气开蓬瀛。追攀逸驾非吾能，尚想为国储休祯，风时雨若谷不螟，下洗浇俗还淳诚，我诗刻石何千龄，要作华表归来铭。

（《秋涧集》卷五六）

①垣案：语见《遗山集》三五《清真观记》。

终南山集仙观记

王 恽

予自壮岁宦游四方，经涉河山大地，昔贤遗迹，未尝不彷徉临望，富览胜概而去。尚自视歉然者，独欠秦中一游。每闻谈关辅形势，汉唐间风声气习，翘翘寤寐，梦寐长往。今年夏四月，有盧崙道人杨姓者踵门来谒，拈香具礼，磬折而前曰："侧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幸，于焉得遇。"继出一图示余，指似云："终南县重阳祖庭西南甘源水左，由石砦入峪，道即

陡阴，磴山行二十里而近，抵望仙平，得唐已来集仙庵故址。山中人传云，昔有古仙人吕翁者，尝学道于此。近代有长生师刘公爱其崦曲幽胜，清泉灌木，阴湛连壑，乃结茅云隐，略有兴筑。兵余，云荒石老，无复人迹，林光空翠，景气长新。当时贫道从三洞弘玄师真静番重阳丈室，既而以法箓奉辞师入山，结习修静，遂步上甘谷东峰，不觉适喜曰：此吾巢松税驾之地也。乃与方外二三友道宜、聪真辈定居，而建其所当奉坛场神室等祠。岁时清供，钟磬之音隐然山谷间，如回岭、丹楼诸峰，汉洞神湫之镜，云烟动色，亦欣吾来盟。洞明真人祁公闻之，嘉其志坚，可与有立，给观名曰集仙。至元癸未，皇侄永昌王易其额，有玉清昭应之号。经营未已，洞口有光，人迹踵至，复避喧趣静，敛裳胥逝。东入商岭，庐天柱峰，及浸川之青崖，往来遁止，将终身焉。居无几何，误为尺一唤去，待诏阙下，付以祷尔上下之事。自是斋居致敬焉，感召幽贶，呵禁不祥，扈从法驾，往还两京者凡二年于兹。癸巳春，蒙恩复以传送还本山。将行，切自揆遭遇明时，莫大之幸，越玄门尽光，重念山斋寂寥，归无片辞以勒岩石，使后之寻盟者，曷以见住山岁月开先楼观，而云龛石室亦曾睹鹤书赴垅，鸣驺入谷之贲哉？敢再拜以记文为请，且偿先生平时所愿言。”余尝谓道家者流，以淡泊虚无为宗，以忘言绝俗为事，或者须人为徒，心存济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敕水，驱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气罔奸两间，其于补助世教，有不得后焉者。方之与世相遗，归洁一身，槁死山林，长往而不来者，为有间矣！故乐为书之。杨法讳道谦，蜀之铜梁人，号保光子，上世有以进士为巴西令者。某年月日记。

（《秋涧集》卷三九）

大都路漷州隆禧观碑铭

王 恽

漷州距今新都东南百里而近，本汉泉州地，辽为镇，而亡金县焉。兵后井邑潇索，仅存县治。原隰平衍，浑流芳淀，映带左右。建元已来，春水羽猎，岁尝驻跸。民庶睹羽旄之光临，乐游豫之有赖，故生聚市阛，旋踵成趣。至元十有三年，遂升县为州，从吏民之请也。爰有道馆，据城之西北维，亦由是而修崇焉。住持圆素大师刘志实者，许之长葛人，夙禀淑质，自童行入道，师希真刘志永。永即长春丘公高弟清虚韩志谷一再传也。初师永诛茅于都之东郊，刳心坐忘，凝尘空寞者十年。盘山王栖云道价高一时，歆其精修，枉道造谒，自号麻衣老，寿八十有四，怡然而逝。师之在弟子列也，侍晨昏，服勤劳，人所不堪，己自若也。积寒暑三纪犹一日，然麻衣见其持守不易，皮毛尽而真实在，可与有立，于是以通真观属院曰玉晨庵者，令主张是。戊午间，诚明真人爱其地佳而气腴，嘱之增建以应有开之先。始焉荒廛二十余亩，敝屋数间，蔽风雨而已。师乃以和光同尘，朴实感物为方，至一乡钦向，愿言信施，有不期然而然者。助益既多，功用渐集，遂起三清殿，绘玄圣于堵，所谓上九位者居其中，又画日月、星宫、岁德、师圣、岳渎等神列侍两傍，云舒霞蔚，彩彩绚目。殆玄象肇分，端倪呈露，下至严禋有坛，静栖有室，凡所需皆具。以屋而计者三十楹，岁时清供，真仙来临，钟磬之音，隐然空际，诚迎祥之别馆，一方之荣观也。既落成，洞明宗师以今名榜之。及玄逸真人张公嗣教，嘉师之勤，命书石以昭厥后，遂介炼师刘文甫来请铭。予以谓

肯心而构，易故而新，岂唯瞻者增敬，其因众成功，同延庆寿，答鸿休而毕师志，使来者祝严罔逸而隆福降简穰之本，是固所当书者。仍以黄庭七言体歌以系焉，其辞曰：

道家者流玄默称，抱持其雌无所矜，屋居火食相奉承，鸢飞戾天鱼在泓。畴不若尔休其生，爰因像设心自兢，仍用善俗滋良萌，滑州维南泉故城，玉晨有庵无所营，敝庐数间仅檐楹，一旦缔结三十楹，烟光粼粼万瓦青，正自肯构今有成。要扩师授昭予诚，为国迎祥祷上清，銮舆岁幸实省耕，延芳春水纷霓旌，游豫何翅歌三登，千秋万岁乐事并。道人百拜乞此铭，隆禧因之播永馨，云间叹赏闻忾声，安知不有成公兴。

（《秋涧集》卷五七）

重修天庆延寿宫碑

碑高六尺一寸，广二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八字，下缺。正书，篆额同首题。在滑县。

集贤学士中议大夫宋渤撰

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王恽书

通议大夫前大名路总管兼府尹本□诸军奥鲁总管兼管内劝农事刘惪篆额

始□为全真之业者曰清泠子，姓刘氏，讳志源，相州人。从虚谷道人郎公学，后更事玉阳真人王尊师（下缺）居□易寒暑，称活木偶。出则跣足行足，乞市中食，人莫倪其端涯，但远近瞻奉之，谓为赤脚□人。滑州旧有天庆观（下缺）建置经□□兴□观此□□中，梅龙图公仪为州，更新之。又废于靖康之兵。国初，郡将招抚使王仲安者集耆老，谋复故制，曰闻清泠师道行深峻，與□□□□□□□□□□□□□□□□□□□□□□□□□□□□□□□□□曰，师之道混乎无能名，人雅宗慕。吾州天庆观，故号胜地，废□犹可指数，请（下缺）羽服之士□□□□□□□□□□□□□□□□□□□□数椽栖其上，寻考故相，方经工定极，薙恶莽，剃奥区，取材于某泽，取石于作山，邦之□□愿，有□艺者□□□□□□□□□□□□□□□□□□□□广殿设三清，次殿事祖师七真人，左右室监斋、玄中师、灵官丈室，正师庭，脓庑□□□众舍次庖帑□□□□□□□□□□□□□□□□□□□□□掌玄教大宗师真常李公闻清泠子名，嘉其缘力之盛，易观号曰天庆延寿宫，授师号曰淳德妙成真人，□□□□□□□□□□□□□□□□□□□云毕观中之事未完者，乃西去。未几，志敬亦寻逝，独志云在。至元三年，诚明真人张公掌玄教，授□□□□□□□□□□□□□□□□□□□□寅二年四月十二日，无疾而逝，年七十有八。大德元年夏五月，弟子李道宽（下缺）平生□□□□□□□□□□□□□□□□□□□□□□□□为介，来乞文载其事。窃尝谓之，是丧乱之余治病者新起其□急于济厄之时哉！甚矣，人□秉□好□□□□□□□□□□□□□□□□□□□□□之莫有□悦者，将涉巨川；或借之舟楫，方迷于裹城之野，或假以乘日之车，为之清乐安命而畏杀戮□□□□□□□□□□□□□□□□□□□□敢为天下先，故胥保惠胥教诲，盖所愿从者也。金之亡，交兵两□，生灵之毒□矣，应□□众不翅者得□□□□□□□□□□□□□□□□□□□□清静之路，示以慈

祥之道，曰一念为善，利盖集己施一于是获□于□□益利道者□□遗意□□□□□□□□
□□□□□□□□□□□□□□□长春丘公，以布褐应明诏，起东海，上道德之言，简在帝心，名声满宇宙，景响鼓舞，宜动荡人心也无疑。此清泠子之所以大兴胜缘者耶？乃序道宽之□识之□□□□□□□□□□□□□□□□□

活术倜人，尸居环堵之室，人无知其所如何见何闻，竭蹶而趋，岂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与人之（下缺）有余，其庚桑楚之流乎？不闻其唱而和，人哀骀它之徒欤？

大德三年四月初吉　明真大师□□道正李道宽□□

大明嘉靖三十六年季夏六月二十三日温远重立。

（艺拓）

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

碑高七尺三寸，广七尺，二十四行，行五十二字，正书。

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李谦撰

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不忽木书

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崔彧篆额

其人讳志诚，字信甫，姓祁氏，钧之阳翟翟里人。家世业农，用致富饶。考逸其名讳，行善好施，人以长者称之。母方震，梦道者遗之桃，取食之。翼日里人遥望所居火，奔往救视，及即之，无所见而真人适生。少岐嶷，识度异常儿。岁壬辰，国兵下河南，真人年十四，为军士所俘。军士资残忍，同辈百余人，杀戮无噍类，惟真人获免。兵至太原祁县招贤里，有大族强氏者，素与军帅善，留真人子养之，俾从师就学。年几冠，谋为取妇，辞曰："不肖生逢丧乱，离去亲戚。白刃之下，孑身为造物者所遗，心槁木，形死灰，安能复以人道立于世？将息情绝欲，入山学道。高门抚养之私，前死会当图报。"强氏强之不可。时全真教盛行，闻披云老师宋君居太原西龙山之静居，乃诣谒受教。承事数年，躬执劳苦。披云识其伟器，谓门弟子曰："弘吾教者，必此子也。"授以入道之要，辄忻然领解，业益进，道益隆，赐号洞明子。同门王商弟，曰宋、曰傅，皆知推重真人，不敢以先觉自居。一日，披云呼之来前，为书数语遗之，大略谓祁志诚可嗣其教，惟遣乃心，毋替吾言，敬之敬之。真人拜受而去。至保州之西忱村，筑环堵以居，不出者凡三载。既又谒吴阳丁先生于奉先之瑞云庵，群居为作者逾月，人未识也。一夕，先生独坐丈室，真人前往参扣，先生持火烛其面曰：吾于全真之门，久未见其人，不谓今得子。喜不自禁，为之手舞足蹈。自是讲论道义，不令去左右。久之辞去，丁问子将奚适，真人言当还太原。丁曰："汝南还不过老于卒伍，北行当张吾军，为统军帅。"真人复之曰："弟子日丐一食，且不得饱，何言统军为？"去之南行，至滦得疾，不能前进，追忆前言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无乃非人力耶？反而北行抵燕，疾遂勿药。岁庚戌，出居庸，至云州。州将士庶，礼遇良厚，为择地草庵处之，扁其庵曰乐全。问答漫与，皆达理之言，往往为人传诵。疾者来谒，为符祝疗治，应手良已，一方多赖以全济。闲出郭，杖屦入西山，寻幽择胜。至刘家谷，见其峰峦秀峙，清泉茂树，意甚爱之。土人谓其地

昔金阁仙人隐所，乃诛茆卜筑，名其山曰金阁，谷曰游仙，观曰云溪，寻徙居其中。中统壬戌，大丞相安童闻其名，专遣今吏部尚书张元智持书迎致，一见如素知。问以修身齐家治国之方，真人曰："身正则影正，身邪则影邪。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治大国若烹小鲜。"丞相叹重，以为名言。有问随答，未尝阿意苟容，由是待以师礼。至元七年，为其师披云宋君请谥于朝，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所居金阁山云溪观，赐额曰崇真。八年，授诸路道教都提点。明年，嗣玄门掌教真人，仍锡玺书卫其教。岁奉命持香祠岳渎，为国祭醮祝釐，精诚感通，数有符应。宋平，所俘宝玉入内府，有天尊像及名鼎，诏送长春宫，俾真人奉事。寻以金饰紫檀麈拂赐之。真人感念张氏子养之恩，请复其家，诏从之。十五年，衡州入职方，命真人持香币偕今御史中丞崔彧往祀南岳。既至之明日，遽蒇仪行事，礼成即趣装就道。从者不悦曰："此来凡跋涉七千余里，不胜困惫，宜姑作数日留。"真人不应，行未及两舍，州人追报岳祠为盗所据矣，人谓真人有前知之明。十八年，道门多故，真人挺身直前，百沮而不挠。或谓宜及是时谢事引去，复之曰："方玄风隆盛则以师长自居，少遇屯厄则退身为隐士，人其谓我何？稍俟安泰然后辞去，为未晚也。"二十二年，烦言已息，适丞相安童至自朔方，乃曰："退归岩穴，此其时矣。"春二月，移书集贤院，举道教提点张志仙自代。集贤院以闻，诏可。羽流合词言曰："昌平北山三元观，长春先师所居，宜为真人归老之地。"即日命驾还山，寻易名蓬山道院，凿地修圹，为却后宁神之藏。又以崇真宫栋宇卑陋，不足以揭虔妥灵，躬率徒侣百余人，出私帑所有，购材募工，经启改作。王公贵人及远近信道之士，皆乐为佽助。创前后二殿，坚致崇峻，门观显严，金碧辉映。今皇太后道过云州，遣使致香币问遗。驸马高唐王奉黄金五十两，为藻饰之费。三十年春，会徒属匠者告之曰："汝等当致竭心力，毋惮劳苦，比终岁尚毕斯役。吾老矣，幸及见之。"其冬行丐州境，未几遽还，谓门弟子曰："绘塑之工，吾不能竟矣，汝众其嗣成之。"索纸笔作二颂示众，易新衣冠，怡然而逝。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十二月丁酉，诸弟子奉师之柩，权殡崇真宫之震位，从居民请也。前期行丐所至，凡遇故知，皆相与诀别。羽化之日，远近吏民，奔走会哭，从事服役者日且千人。非待人以诚，能若是乎？今上即位，追谥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真人明于性理，通世务，尤善论事，裁处得宜。丞相伯颜尤加礼敬。开府史公，一代名臣，不轻许可，闻其论议，至谓祁真人若在仕流，必长于治理。大氐平生所学，得于静境，真积力久，心光烨然。未尝事笔研，及作大字，结密有法。游戏篇咏，辄出人意表。尝有"闲把一瓢盛海月，常垂两袖舞天风"之句，语意高迈，若此者众。有西云集三卷传于世。窃常谓真人遁迹山林，草衣木食，守玄默而为无为，何尝以趋时应务为心哉。及声光一出，不容韬晦，一旦膺尺一之召，嗣处教席，上承万乘之尊，次蒙王公大人之所际接，其下则四海道流之所受教，非道德充实，诚有大过人者，必不能然。及其谓止足之戒，复烟霞之约，翛然无累，浩然长往，视世间所谓荣利，不啻如土苴然，抑可谓知进退不失其正者欤！门弟高道辉等状其行，介御史中丞崔公以道行碑为请。谦数与真人相周旋，知其行诚然，为叙次而铭之。铭曰：

维昔长春应征辟，弘教披云侍行役，十八人中乃其一，洞明学道造堂室。耳聆微言探幽赜，晦居初不求人识，逃藏径入空山寂，山深莫掩声籍籍。殷然而雷起渊默，济时名相恳论益，皎皎白驹受维絷。玄门大宗众所式，舍子孰当主师席，守静以笃致虚极，不言而教以身率，和我胥匀化群愿。岁星一周应期毕，还向中岩煮白石，居庸山断复山

北，行云去留无定迹。崇真杰阁薄汉追，倏然事萊化金碧，大缘甫就俄厌世；劳生佚老此其息。莘莘徒侣人谁彷，道师之言世无失，万古千秋报皇国。

大元大德三年三月望日玄门演道大宗师嗣教辅元履道玄逸真人掌管诸路道教事张志仙立石

功德主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领太常寺事兀都台

蒲水贾德玉镌

（柳拓）

赠祁真人制

张伯淳

有道之朝，以清静宁一而为治，全真之教，非声音笑貌之可名。粤若异人，宜加美谥。故玄门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祁某，生呈瑞彩，长慕玄风，词翰出于性真顿悟之余，力量见于事会方殷之顷。每有感而必应，顾何施而不宜。功行越二十年，极云中之参访，生死皆十一月，与天运以始终。固定数而莫逃，凛高风之如在。噫，自东华紫府而下，尔克茂于前修，从西昆赤子而升，朕永怀于遗迹，尚其英爽，歆此宠光。

（《养蒙集》卷一）

弘玄真人赵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诰兼修国史李谦撰

弘玄真人仙蜕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孙邢默庵道安托终南重阳万寿宫宗主、天乐真人李道谦状其行实，遣弟子至京师以道行碑为请。推本源委，乃叙而铭之。按真人讳悟玄，字子深，姓赵氏，出临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于金天德元年，惊蛰之夕，室有光烨然，父母异之。早孤，事母魏以孝谨称。性冲澹，屏弃外慕。既冠，读书通大义，时全真教始兴，真人闻而向焉。会第一代重阳公谢世，丹阳马公扶护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馆于家，礼敬备至。丹阳观其有受道之器，与之语，遂相契。翌日，遇丹阳行丐长安市，真人出货泉百缗馈之，归谓母曰："人生几何，汩没一世间，徒劳人耳。不若谢远俗务，栖心玄门，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逃謫。"母曰："果若有志，吾与偕往。"乃举家入道，访丹阳于终南之刘蒋，师事之。亲炙日久，丹阳教以息心养性之术，浸有所得。长安人赵恩虚第宅以请，乃筑为环堵，师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莱观是也。静坐数岁，心境澄彻，至理贯融，得丹阳之学为多。其后丹阳东游，有稷山段明源者，复究玄旨。丹阳喜曰："关西已有赵悟玄，河东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传矣。"是后关中之人，攀挹道誉，以不得参接为恨。邠州淳化李氏筑为精舍，延真人以居，因剪柏四枝，手植于庭，且口占数语，以道其树善本之义。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雒六郎者，事真人执礼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屡于茶肆见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谒其兄来樊川，闻真人为兄所礼敬也，同往拜之，阅其貌，则茶肆尝见者。因

以语见，知真人未尝出，大加敬信，遂割别墅朱阳村之柏坡为真人筑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谓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观，道祖玄元示迹之地，曩者丹阳师已筑堂其侧，他日必为崇福道场，汝可居之。"真人时亦往来其中，岁增月葺，今为名观。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扫先茔，诸弟子皆从，中路闻虚空有声，如乐音合奏，从者皆闻之，真人因作歌词以志其异。仅成半篇，命弟子鲁观琦识之。时弟子李道宝自洛西还，道中忽与真人遇，且曰："汝当速行，吾其逝也"，言终不见。至陕复遇真人，曰："向尝作歌词未终篇，今足成之，汝其无忘。"道宝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宝为诸弟子言所见，举其词合观琦所识，遂成全篇，众皆骇异。真人阅世六十有三年，自号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凉府事杨公庭秀实志其墓。国朝掌教宗师清和尹公拜祠下，叹其崖巅峻狭，不足以容广厦，命其徒迁寘坡之下，而改作焉，额曰翠微宫，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命追赠今号曰弘玄真人。真人邃于玄学，所谓修丹养性，黄庭内外景之说，得之于心，宣之于口，皆成咏歌，有曰九九诗、无生吟，'具载仙梯集，传于道流。山东诸郡目真人曰小丹阳。初，真人居泮西，尝晨起呼众曰："三十年后，玄教大兴，当有宗师阐化门人遍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长春丘真人赴太祖圣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为至诚前知，静而能应云。门弟子甚众，其尤贤而有道者曰清贫子王德遇、洗灯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清。嗣清贫者曰吕志真，嗣洗灯子者曰张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宫事。铭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虚为室静为门，灵襟不受尘翳昏，扩然洞见天地根。厥初滥觞发真源，季世遂有支流分，禬禳科禁何纷纷，玄元至教几湮沦。全真之兴百余年，弱而能强谦而尊，无为而为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阳而下数散仙，翼赞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阳得真筌，谁能继之曰弘玄。妙龄不著爱欲缠，逃人径入终南山，环堵宴坐百虑捐，天光内照如澄渊。关中道誉芬芝兰，捐赀割土争招延，筑庵要结香火缘，嗣法有人今再传。淳化之柏高参天，翠微之宫矗云烟，御风乘气返自然，惟余胜迹光樊川。

（《甘水录》卷四）

终南山重建会灵观记

朱象先

造化之于人，无心焉，有心焉，予不得而知也。悠悠万古，茫茫天宇，其何以穷之哉？虽然，剖石者当乘其璺，逐鹿者必蹑其踪。观神降于莘，则知造化非无为也；观石言于晋，则知造化非无心也；观开衡山之云，借海藏之春，则又知人之精诚有通乎神明之理；观拜井出泉，挥戈驻日，则又知人之诚恳，有感通天地之理；观冬起雷，夏造冰，则又知人之智力有夺天地造化之理。由是观之，在彼苍则虽邈邈而远，其感而应之，实由此心之诚也。夫心之为德也，广大无际，如大虚空廓焉，湛焉不为物欲所蔽，贯通圆彻，吻然与天为一，凡机之动，未有不与造物应者。况乎登九五，位大宝，贵为万乘，富有四海，而复心心耽玄，念念注真，其天人感格，固非與人所可同日而论也。即此会灵观者，乃唐开元中明皇梦感玄元玉象出现之地，观以是而立也。按楼观灵应碑，其略曰："皇上受图享国，垂三十载，功侔天地，孝诚祖考。尝端居宣室，缅怀至道，惟德动天，梦启灵应，实元祖之明命，示至妙之仪刑。于是潜

志玄象，遵诰旁求，号周史之经台，枕秦山之幽谷，睟容挺出，赫然有光。洎遘睿览，宛符梦寐。”又曰：“其功神者其应大，其源灵者其流长。”依如上说，则玄感之理，一何异哉。或者疑之，予因订之曰：中庸有言曰：诚则形，形则著。人之有梦，盖亦诚之形也。商高宗恭默思道，梦帝赉之良弼，果求而得傅说。明皇每礼谒真容，故感而见梦。此其诚之形而著者也。尝阅唐书，当明皇时，玄元应现事迹，殆非一二。或化老父卖卜春明门外，或降丹凤门语田同秀取函谷之符，或出现于华清宫之朝元阁，至于太白山之宝仙洞，汉中郡之黑水溪，凡此皆事著信史，言有凭迹，可寻不可诬也。论者谓明皇开元中治几三代，且多善瑞。天宝后以逸豫致乱，国步阽危，何先后大戾耶！予固谓应感之机，根诸人心，况人主乎。先贤有言，有其诚则有其神，此政尚清静，亲注老经，研精覃思，故有是非常之应。又曰，无其诚则无其神，此诚人或衰，衰则怠生，故灾乱亦以之而作，必然之理也。然观其在位四十五年，享算七十有八。蚤岁之祯祥伟绩，中岁之皇皇圣政，以及晚年就闲养高，辟谷不食，其将宾天也，品玉笛而双鹤下庭，上帝召为元始孔升真人，以是言之，诚圣神英明之君也。观有唐苏灵芝所书老君应见碑，具述其事。宋赵履信重立，倒指计之，甲子十周矣。朝市屡更，废兴非一，近代又罹天兴之变，殊庭秘宇，例堕劫灰。洎皇朝抚定，纪纲初复，岁丙申，同尘李公真人承清和大宗师之命，兴复祖宫。于时天元应瑞，玄教兴行，加以二真师道隆德盛，人天钦仰，门下之士，皆裹粮赴役，不远千里而至。同诚协力，百工竞举，营造祖宫之外，其诸别业，又各分任兴葺。是观之复，盖藉诸方师友之力。殿宇既立，复以执事者龃龉不合，宗师教礼敦谕，清规遂定。同尘乃命知宫王志安兼任葺修，厥后住持者徙易不常，日见陵替。盖同尘之于道，躬行实蹈，不事形迹，一动一止，无非教也，学者不领，从事于边徼者众矣，以故本微而末胜。至元庚午，宫之耆德以门下何公志远桢干可委，畀典观事。志远既至，笃意修理，暑不暇扇，寒不及炉，岁月不懈，奂然改观。新秘殿，构重门，创云室，辟田畴，莘冠褐，斋醮会，岁无虚节。缘力骎骎日盛，方为遐迩归敬，而西山日薄，上征及期，以甲午腊月十八日返真，付门弟潘道治以后事。明年冬孟，宗主赵公志玄挈道治登经台，以其新观事迹，丐予文以刻石。义不可却，因原开元建观之由，叙述天人诚感之理，以为之记，且系之铭曰：

苍苍大象献倚杵，是中真精窅难睹，远之不疏近莫取，万形纷妍谁赋与。缅惟玄元道之祖，开天重为造化主，一物不遗咸煦妪，妙同水月应何普。开元天子正当宁，醉心龙经严教父，恍兮神会若盼许，极形玄象瑞此土。甲子十周迹未腐，苍碑尚灿灵芝谱，同尘重来爹其户，希声还要旧家举。调古不谐世律吕，暧暧姝姝何可语，听渠玄唱撞钟鼓，听渠金鼎跃龙虎，听渠馘魔奋雷斧，听渠象纬密探数。惟期复朴忘尔汝，惟期观妙参众甫，惟期恕倪见真素，惟期袭明续玄楮。相依经台阅千古，屹然道海存底柱。三茅山一虚叟朱象先撰，大德四年真元日，住持潘道治立石。

（《古楼观集》卷中）

重修太初宫碑

碑高六尺七寸，广三尺，三十四行，行八十二字。正书。在灵宝。

承事郎同知陕州事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刘怀英篆额　太平石匠王提控使徒弟李友

知常静应玄同大师诸路道门玄学提举王道明撰

崇政大师河南府路玄学讲师陕州道正高从谦书

辛卯之秋，七月既望，仆承掌教玄逸真人之命，再游芜都。时积雨弥月，河流湍激，取道于灵宝县，谒太初宫，盖前此未始一到，空怀圣迹，不能无怏然也。既而淹滞者三日，霁色微开，出壁函谷，南瞰古貌，北肘黄河，引领田文之脱秦□□□虽非知几，其神乎翘想，汉祖之先勉约，非拯世□仁乎？先是，周昭王二十五年，尹喜为关令，望东方有紫气，曰当有异人过是。至日蹶俟，果逢太上驾青牛薄畚车来，即迎拜，邀幸所居清斋□事，此地即尹真之故宅也。后人即宅而观，由是观之东西有二台，曰望气，曰天宝，前有山曰升天焉。自周历隋，年代绵邈，碑碣无征，未闻肇立之始。惟殿前二小石刻，一云唐开元二十九年，玄元降丹凤楼，告云：锡汝符，在尹喜宅。求而得之水际，上有天篆文曰"千载天宝灵符。"玄宗因受开元天宝之号，额为天宝观。一云：宋崇宁四年，有甘露降真武殿后，乃敕修殿宇行廊，仍改观额为太初焉。此胜迹之□考而知者。他日宫之执事者张志明等炷香瀹茗，以观之碑记为请。仆以玄元圣概，曜古腾今，寥廓难穷，希夷莫测，道大而不可以言诘，德厚而不可以臆度，非得当世大老文笔，无以发挥，况仆老谬，坐井观天者耶？让者再四，不能已，因叩其重修岁月之始。则自是观由宋及今，住持者代不乏人，未获详考。兵后灰烬荆棘，过者为之寒心。圣元戊戌，披云宋真人□游阐化，历是地，悯其芜秽，慨然有甘棠之思，乃命其徒杨志玄等主持以事，营造三清琳宇三宫四圣之殿。其先主是观者杨从礼、衡从义，与夫杨处仁、杨处能、卢处中等，盖与志玄共力而兴建，各有伦绪。奉朝旨，以恩例升观为宫。□四十年，杨从礼等俱已物故，洞明祁真人申命杨志玄为提点以纲维之，知宫程志希、张志明、姚怀瑛、方怀玘等规画之。迨至元乙酉，玄逸张真人仍命志明、怀英暨知宫杨道信提奖之，其外护者征行千户刘甘剌乃八都鲁同妻吴积氏、男蒙古奥鲁万户刘仲杰，与有力焉，其大概如是。虽然，仆忝嗣玄元法裔，敢不敬述所闻于前古书传者推而明之。

夫太上者，混沌之祖也，初生三清，后分九气，或出于龙汉之纪，或现于赤□之年，结气凝精，分形应化，随世诞灵，无有纪极。经不云乎，"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以理究之，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之际，岂非其中有物混成者乎。然则自本自根，神鬼神帝，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太上之以神道设教，历代分形应化，自古传述，不为无据，又何止降迹于殷周之世耶！粤若岁在庚辰，地为苦县，托灵妃遗体，化五色流珠，娠至八十一年，生有七十二相，以皓首而称老子，指李树而得姓氏，今亳州真源县故迹，是为太清宫。粤以文王、武王之时，居藏史柱史之职。周德衰迈，发□西游，今洛阳上清宫遗迹俨然，古树□空如龙蛇状，有一穴云太上系车之所。及过函关，因逢文始，径随车驾，直往终南，结草为楼，升台问道，遂为演说道德二篇，俾精思千日。复会蜀都，至□楼观为宗圣宫，有矮栢巨围，荫地平亩，实曩日系牛所在。非特此耳，过西岐而驻迹北坡，今为启圣宫，逾秦岭而停车栢林，遂创启灵观。凡此仙踪圣迹，历历具存。而碑传所纪，后汉有边韶亳州祠祭铭，隋有薛道衡祠庭讼，唐有乐朋龟青羊宫记，宋有和岘、张商英太清宫碑，金有李纯甫上清宫碑，至国朝有王鹗重修太清宫碑，皆炳在金石，昭昭可考。夫太上五千言，穷天地之变化，备万物之情□，

曲譬广喻，靡所不载。而其大要，以之修身则正心诚意，清净无为，柔弱胜刚强，祸福相倚伏，出生入死，复命知常，□言自然，谷神不死，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无余蕴矣，诚足以为万世轨范。推其传流所自，盖是地为之张本，学者可不念兹在兹乎！世衰道微，教风颓弊，方术纷裂，派别支分。天之未丧斯文也，金正隆间，祖师重阳开化真君者出，得东华、正阳、纯阳、海蟾之正传，廓开千古，迷云流出，全真正派，东游海上，作者七人，其操守精一，成己成物，大能发挥玄元圣祖、尹氏心传之法。迨长春宗师应诏龙庭，一言契遇，亲承眷眷，独总玄纲，是以教法弘广，风行草偃，道观仙宫，星罗棋布，而故宫之颓圮者，或得鼎新，此玄元□迹得□沦坠，所以重建者也。仆恐年祀寝远，刻志因循，日就月将，殆为泯没，后之人服太上訾褐，懵然不知太上神化本末，故因是碑之请，聊以所记于前贤古传者，陈其梗概，为之铭曰：

阴阳未判鸡子□，有物混成存其中，谷神未始离吾宗，含精结气相流通。开物成务相始终，化育万类若无功，朱麟白马金玉容，□居姑射游崆峒，宝笈灵篇传青童，留像金母贻木公。一朝统天驾九龙，化珠托孕神所钟，苦县濑乡著灵踪，有人潜知气浮空，忽驾青牛来自东，夙缘有幸今相逢，尹宅至今为巨宫，道德两篇开盲聋。后来全真道本同，重阳化度能扩充，海东七绽金芙蓉，师承不绝扬玄风，肯堂肯□施勋庸，祝延皇图寿无穷。

大德四年岁次庚子九月壬寅朔，十三日甲寅，灵宝县威仪太初宫提点杨道信，知宫王道平、掌籍张道弘、宫门知宫徐道通、提领刘道源、副宫尹道进、元道贞等立石

东平路寿章县竹口镇□□□寿阳夫人赵氏长□□□天□妇□□氏

功德主蒙古军马征行千户阿黑塔赤剌乃八都鲁娘子吴积氏男奥鲁万户仲杰夫□金莱氏完颜氏孙男宴只哥歹匣八儿都定安明安

宣授玄门掌教大宗师□元履道玄逸真人管领□路道教所同知集贤院道教事张

（艺拓）

创立兴国观记

碑高三尺五寸，广一尺四寸，十八行，行四十五字，正书，额同首题。在渑池。

石门野叟马光国撰

太清宫道士完颜王正一书丹

人生天地间，谁不欲立志当年，垂名后世，以成其功者，盖有时之遇不遇，命之与不与，斯二者，天也。孤独臣孽子，其造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苟能终始如一以伸其愿，李公之谓也。公讳元常，平阳李都统之子，资质孤操，赋性明敏，不幸早孤，茕茕独立，孑孑无依。遂南游夏邑，素闻王公讲师其人有德，敬拜席下，愿留而受业于门。夙夜勤谨，服膺学问，凡有训诲，默会心通，数年之后，德业有成，拜别南归，渡河适渑。至义丰乡西张村，左右徘徊，眄睐古禹庙貌壮丽，北有长沟之险，南望熊耳之高，东近雷公之祠，西接鸣河之门，四望廓然，真仙侣之胜地。读暨碑记，乃兴国五年重建。遂与乡人岁时致祭，屋宇虽曾更新，终为旧贯，树志潜谋，于庙东始剪荆棘，创立观院，垦田兴农，以为永远之基。不数年，殿庑毕

举，妆严亦集，焕然夺目，为之一新，因取兴国年为观名，以示将来。至于教养门徒，无不精通，信结会首，远迩服从，凡所兴修，多资众力。由此观之，惟造心之危，虑患之深，故能至此。语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斯谓欤？公寿终羽化，其徒张正淳等，已卜观之吉地为仙茔之宅兆而妥葬之。追慕其德，若不文诸石，使后世无闻，泯绝吾师之用心，负累深矣。以事告之夏县李威仪，同来谒予为记。仆以无学，又厥疾萦身，辞谢，求恳益坚，让不获已，姑摭其事实为之记云。

大元大德五年岁在辛丑三月辛丑日典史赵颎

渑池县威仪关自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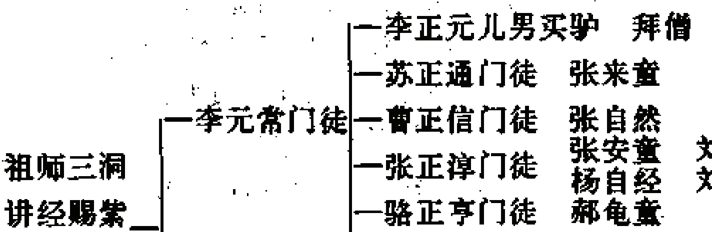
将仕郎渑池县主簿兼尉张敏

从事郎渑池县尹兼本县奥鲁劝农事王谅

进义副尉渑池县达鲁花赤兼本县奥鲁劝农事俺都剌阿集思

本观道士骆正亨苏正通知观张正淳同立石　沔水秦仲理并男秦铠镌

（碑阴：宗派图）



法亲院

祖院平阳路解州夏县阳公乡

太清宫在城四圣观

绛州稷山县宁翟村栖云观姚村聚仙观

嘉和村太初观

汝州汤头龙溪观

本县西关玄元观住持道士威仪关自弼门徒

张栢童

　泉童

　宝童

　伴童

秦村保关家庄龙祥观住持道士张自然

□村□东天池玉泉观住持道士邓自通

本村玉清庵住持女冠王妙惠

（艺拓）

洞神宫碑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六寸，二十四行，行四十一字，正书。在稷山。

洞神宫碑铭并序

稷山县儒学直学郝毅撰并书

全真之学，重阳祖师启于前，丹阳真人踵其后。于斯时也，作者七人矣。碧虚子杨明真、真阳子段光普，并出丹阳之门，稷亭赵志玉君美自三原从碧虚子学，号曰超然子，得其心传。老归乡里，稷城之北有真阳子、全真子圜堵遗址，葺而居焉，仅庇风雨。门徒日益，弟子张志朴者，慨然有兴立之志，炼形苦行，纳衣露膝，行丐于汾晋之间，胁不沾席者三十年，寒暑无怠，老而愈坚。乡人悯其勤，即所居为起三清、七真之殿，门庑毕备，峻宇雕墙，极其壮丽。绘塑庄严，金碧交映。初，清和真人创名为纯阳观，庚戌十月，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至德真人承制改赐今额，曰洞神宫。其赠真阳子为洞晨真人，以志朴为淳德大师。志朴于至元十四年丁丑六月二十三日羽化，享年七十有三。门人安真子王志宁，从学最久，与志朴备尝劳苦，功成游历山东，息肩于济宁，主膳昊天观，学徒至百余人。大德辛丑来归，改葬志朴于仙茔，谓威仪王志清、知宫杨道真等曰："先师淳德大师，栉风沐雨，一钵之外，余无所奉。筑道场，起宫室，使后之沐道修真之士，香火斋粥之供，恬然自足，先师之功，讵可泯没乎！宜刻诸石以示来者。"众皆忻诺，谒文以纪其事。辞不获已，乃摭其实，次第其语，而为之序。至于殿堂间架，田园顷亩，学者先后，具列之碑阴，兹不复云。其铭曰：

大朴既散，昧乎性天，老子设教，言垂五千。糟粕之余，浸失其传，全真之学，于是兴焉。重阳师祖，首唱于前，丹阳碧虚，心印相沿。赵子嗣业，号曰超然，圜堵而居，稷城之堧。张公志朴，大结胜缘，穷而不悯，老而益坚。十亩之宫，数顷之田，岁时饩粥，香火绵绵。洞神之号，百千斯年。

司吏杨佐、王璋、金从革、吕昶、秦瑢、本县典史梁温

习真大师稷山县威仪白志素　知文段道安

稷山县主簿兼尉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张荣

敦武校尉稷山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胡宽

进义校尉稷山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不颜术

大元大德五年岁在辛丑季秋重阳日前威仪王志清安真子王志宁等立石　琢玉马彦温

（《山右》卷二九）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九，案碑云："稷城之北有真阳子、全真子圜堵遗址，张志朴慨然兴立，初创名为纯阳观，改赐今额曰洞神宫，以志朴为淳德大师，至元十四年六月羽化。"《稷山县志》：洞神宫在县北，初名纯阳观，元道人张志朴建，郝毅记。碑前题稷山县儒学直学郝毅撰并书，案郝毅见县志职官考，与碑题衔同。碑后题本县典史梁温、稷山县主簿兼尉张荣、稷山县尹胡宽、稷山县达鲁花赤不颜术，以上诸官，县志均有其名，惟不颜术县志作颜，应从碑。其任事年月，县志皆不载，以此碑证之，知为大德五年，可据以补。碑见通志金石记。

大纯阳万寿宫化功缘记

窃以纯阳祖宫，背负条阳，面临天堑，溪山竞秀，松竹交阴。大堂殿已成砌甃，其三门犹是土基。不赖英豪，难成胜事，须资众力，可建福缘。今为般载压阑石助缘人奉道会首姓名于后： 芮城县 吕润之 王国刚 （以下人名未抄）

时大德五年五月十六日 元头老陈文

（《永乐宫碑录》）

文仙谷纯阳洞演化庵记

朱象先

南山之阴，经台之阳，有石室焉。崆峒圆莹，浑然天成，图志谓之纯阳洞，方言以为文仙谷。前代尝有羽人，因纯阳仙迹，建堂立像以奉香火，正大兵厄遂废。国朝平定之后，岁丙申，同尘李真人承清和大宗师命，兴复楼观，仙踪圣迹，举获一新。时有周王二道友，依洞构殿，于兹焚修。洞之坤隅，忽生异竹两干，特起子枝，帀立合六十四，宛类蓍蓍，万目争睹，以为道林之瑞，遂名神异竹。二友物化，栖真子周志全继居之，住宇未完，复加营葺。迨辛巳之岁，熙然子王志和挈徒来自刘蒋，筑室于洞左以栖托焉。水云气合，芝兰味投，相与远嚣尘，乐闲寂，耕植自给之外，一无所营，优游卒岁，得遁世无闷之趣。一日，知庵关道玄议于众曰："徒侣集，香火饬，今侥于昔矣，宜有铭记，以昭于后。"乃请于提点秦蜀道教开玄孙尊师，因体至元加号真君之诏，采演化之字大书之，揭名为庵，复斲石俦予为之记。窃惟仙翁仙游之迹，朝吴暮楚，在处皆有，由是名播寰宇，无间贵贱少长，咸知景慕而像事之。尝思夫列仙众矣，奚独至是哉！盖以愿力弘，化度溥，玄量大而报缘亦大也。近代全真教启，玄风大扇，东尽海，西迈蜀，南逾江汉，北际大漠，莫不家奉人敬，从风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推其源委，重阳甘水之遇，五篇秘语之传，实自仙翁发之。是故天章褒锡，崇以真君六言之号，得非蓍道淑世，有裨政教而然耶！仙翁愿念之广，于是乎应。顾此真坊道境，玄元文始传道之地，宜乎博大真人之所往来。凡羽其服而处于是者，当自庆自珍，令心与境符而底于道，庶无自弃之过。然学者力于道，舍五千宝训，何以哉？故神仙宗道德以为本，道德托神仙而有传，违道德无以致神仙，希神仙必固全道德。昔郴江太守遇仙翁，问所业，曰："所业者老子，究其义，研其微，期游汗漫，与天地同久耳。"嘻，仙翁岂欺我哉！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斯天地之心也，是亦仙翁之心也。有得于此，则无忝为之云仍矣。复作楚辞，俾荐泉菊。其辞曰：

云冥冥兮青山隈，水泠泠兮流玉台，盼黄鹤兮杳不来，瞻睟像兮心在哉。思仙风兮汗漫游，飞青蛇兮磨玉虬，朝百粤兮莫十洲，怀旧游兮重到不。羞白石兮斟清泉，聆松飚兮枕石眠，是日月兮何岁年，心寥寥兮获本然。一经启兮璨琼瑰，醒万古兮烛九垓，敞仙阃兮众妙

开，鸾verb颠兮呼不回。三茅山一虚叟朱象先撰。大德六年四月既望，知庵关道寿、何道源建。

（《古楼观集》卷中）

神霄万寿宫记

刘敏中

济之任城神霄万寿宫，女师所居也。旧为神霄观，岁己未，①师妙清始以州将萧君请葺而居之。妙清传之守净，守净殁，传之慧秀，益能谨师承，严戒律，作于众先，苦于自修，行高而人益信。凡观宇之内，弊者以更，阙者以营，岁未几何，而殿庑一新，仪像交辉，道宏而徒益众。于是用掌教玄逸真人命，易观以宫，而加其名焉，且假慧秀以提点之号，使振其宫事，实至元庚寅岁也。慧秀谓其徒，其为我谋上有以侈先师之报，下有以付后人之托者。遂以其事走京师，因翰林应奉马君子敬、修撰罗君叔达请记于予。予惟道家者流，学为老氏者也。老氏之言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大约以礼制为薄，以智谋为华也，故黜聪明，绝巧利，寡欲少私，抱一守朴，其究归于无为而止耳。而后之学者，遂乃去有生之乐，割天伦之爱，遗形以求其道，竭力以张其门，甚者乃岩栖野处，衣草食木，与麋鹿虎豹为朋俦，百困而不反，吁，尤难能矣！若是者，岂其与向之所谓丈夫者又加愈乎！虽然，既曰丈夫矣，能之可也，孰谓女子而亦复能之乎？易称坤至柔而刚，至静而方，语女道也，夫苟能充其刚方之实，则丈夫之所能者，或亦可以至矣。呜呼！凡女子之学为老氏者，其皆刚方者乎！慧秀之为也，果能出于此乎！其若是，则二君之请，与予之从其请者，将无不可矣，乃为之书。慧秀姓刘氏，任城人。大德壬寅夏五月记。

（《中庵集》卷十二）

①垣案：宪宗九年。

重刊上清太平宫碑记

高七尺，广三尺九寸，上截元重刊碑记，三十四行，正书，下截宋"上清太平宫钟记"。

大元重刊上清太平宫碑之记

洪惟国家列圣相承，钦天崇道，臣服万国，子育黎元，凡海内名山岳渎、仙宫道观，列诸祀典者，遣使驰驲骑，捧御香，投龙璧，严醮祭，为民祈福者，殆无虚岁，崇敬之盛，古无与比。本宫系翊圣降灵之地，皇家祝釐之所，其琳宇名胜，为秦中福地之冠。昨因金季兵厄，废荡一空；国朝抚定之后，纯德妙成刘真人承清和大宗师命，俾任兴复，庀徒蒇事，工作大举。至元十一年夏四月，皇帝特降玺书，加护本宫，令告天祝寿，除免诸役，暨累奉诸王令旨，降香悬旛，颁锡金币，及承省府总府榜文，禁戢诸人毋得侵扰，务使笃意兴修，精严焚

诵，其恳命可谓至渥矣。比者诸殿已建，百度具举，惟此建宫碑铭，曩因回禄，剥裂字文，雨蚀风摧，日就零落，若但坐视其弊颓而不措，则非特斲丧前贤英文伟翰，泯没创宫祖意，实亦上负国家奋奉兴崇之隆惠，归其所咎，则职在葺修者，讵可逃逭哉！提点李志真实任其责也，惴惴然不能自已，一日，会议于众，折衷于谊，遂辇石于山，模仿元文而重刻之，以为是宫无穷之龟鉴，仍属绍庭纪其始末于碑之端，吁，可谓见几而作者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器有尽，道则无尽。碑云固矣，为器则有尽，惟至道无弊，垂世与天地无穷。碑已复完，岂惟永宫记之传，将以形而上者之道，祝延国家亿万斯年，社稷无疆之休，亦以见臣子归美报上之诚，不其韪欤！志真一举而两得矣。大德六年二月既望，承直郎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副使马绍庭再拜谨记。

冲和崇教通玄大师上清太平宫提点李志真重立。

（艺拓、《八琼》卷八五）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五，碑上截刻元马绍庭重刻碑记，王氏固未之见也。记不言钟，盖因重刊太平兴国年《太平宫记碑》而作此记及钟记，当即在宫记钟记碑阴也。碑系行草，王氏以为正书，失之。碑多行体，王氏悉以洪武体录之，不具述。

大宗圣宫重建文始殿记

碑高八尺三寸，广三尺五寸，二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书。

终南山古楼观大宗圣宫重建文始殿记

文曷从而始乎，昔者姬周之世，有真人焉，于此望紫云，俟玄圣，传经受道，凿浑沌，开鸿濛，章自然，明明既裁，教于是乎兴焉。复见于青羊之肆，锡号文始先生，玄旨其在兹乎。古楼观即当时结草楼之地。寻其遗迹，所谓授经台、系牛柏，尚无恙。世代旷远，屡罹变故，一经废圮，旋即兴修，盖以玄教权舆之所故也。近又尽于金季，国朝抚定后，同尘洪妙真人李公志柔，承清和大宗师命，率徒兴复，直宫阳殿北，即旧址重建文始之殿，以嗣师太和、太极二真人配焉。高明巨丽，至者耸观。殿既新矣，以前代碑志残缺，宗源暧暗，无以开悟后学，乃状其颠末及纪述近代关尹子书出世事实，访余为刻石之文。辞以不敏，不听，因摭其事而记之。按史记，周室衰，老子西游出关，关尹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著道德上下篇五千余言而去，不知所终。切观圣真契遇，汲汲然以著书为请，有以见其忧世之切，思复隆古之治，意则至矣。至于泄先天有物之机，启后天不尽之传，微文始，其孰能发之。是既书受而得旨矣，于是千日清斋，穷数达变，乃复著书九篇，号关尹子，此又内传所纪，与汉艺文志所录书名正合。寥寥千载而下，求其所谓关尹九篇之书，则世莫之见，讨于藏室无有也。宋碧虚子素博古，尝叙老经而及此，乃序西升经是政和中刊藏典，凡两诏郡国，搜访道门遗书，所获虽众，而此书竟无闻。是知方外真仙之书，造物者之所靳，固然，终不可泯，行之有时尔。国初，全真教启，清和嗣教之五载，有得关尹子书于永嘉山中，持谒教席以献者。义玄辞古，自成一家，见者闻者，莫不胥庆，咸谓尹氏典教而尹书出世，非天时道运，其能如是乎？阅其书，首言"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翻老子语也。若谓道岂不可言、思哉，其不可言思者，即道也，微涉壶切，信夫老子之

蜕胎也。在当时也，宜乎庄子闻其风而悦之，称之为古之博大真人，自以其学出于关尹，列子则见而师之，故多请问之辞。以二子之高致而屈服如是，岂苟然哉！然老子之书所尊道贵德，它不及言，而是书也，大纲举，众目张，盖所以集大成也。是故游太初，契一息，万物离，天地冥，凡直指道之道者，岂复容启喙。即其道之事者言之，如归女婴龙虎，即今之丹道；笾豆瓦石答问，即今之空宗；水可火因，南夭北寿，即今格物致知之学。互会兼晓，若此者众，后代理性命三氏之学，于时未彰，而此书悉已建明。由是观之，启重玄，开众妙，其为门阃亦大矣。第造履者，不无堂奥之别也。逮世下降，源远派分，各以所得之重，著为颛门，然学者自壮之耄，本宗有不能悉，求其具体，尤难其人。顷年以来，尚玄之士颇有作为笺解者，然烛此昧彼，未免管窥之诮。今验夫书，首有刘向表，末有葛洪叙，按其说，汉盖公授曹相国参，参薨而书葬，孝武得之方士，淮南王遂复匿之，晋稚川遇郑思远，得闻且重言爱诵，藏琴①而幸其亲受。核是数说，则知前代受者皆宝秘自善，不与世共，要自稚川后，秘绝无闻矣。今皇元启运，华夷混一，文同轨会，而书乃出焉。海内学者，有志是道，不惮搜，不艰致，人传家授，咸得受持，亡白首望洋之叹，何其幸欤！抑尝思之，古者芝草生，卿云见，职史者犹或以为瑞而书之册，今载道之书不世而出，则其关盛衰，兴教化，非常事也，是宜志之本源之地，以俟太史之采，亦俾学者知得幸之所自焉。呜呼，非天所畀，其孰能与于此？且是宫自周而来，兴废废兴，不知其几矣，物之成毁，固有数也。依山而望，若秦之阿房，汉之未央，隋之仁寿，唐之九成，其成也，莫不极一时之盛，然而数世之后，遂化为禾黍丘墟矣。而是宫自穆王建楼观以来，代更二十一姓，年历二千四百，虽尝例堕灰劫，然精魄而更振，暂弛而益张，不趁物迁，不随代尽，玄胤继继而世守，观往知来，则虽与山并久可也。噫，是所谓基道址德，不老之寿域欤？离尘蜕俗，物外之仙都欤？今焉庙貌重新，日严祀事，将以启来者固有之善，然而四方万里之士，有诵其书领其意，犹若亲承而面奉，矧终南万古，声容在兹，而获蹈灵场，登秘殿，瞻睟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岂有古今仙凡之间，而亦孰使之然哉。经不云乎：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于此有见，亦可以反[illegible]而自得之矣。呜呼，其懋哉！

岁癸卯大德七年九月望日②计筹山人杜道坚记并书

宣授保和观妙开玄③大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孙德彧篆额

本宫尊宿刘志真刘道源提点□□□靖道讲师李志宗提举董道弘杨志春提领王志泰袁志春知宫李道元副宫刘道常刘德冲等立石

（艺拓，并见《古楼观集》卷下）

①超案："藏琴"，《古楼观集》作"阐拜"。

②超案：《古楼观集》作"时大德昭阳单阏之岁阳复日"。

③超案：《古楼观集》无"开玄"二字。

天坛王屋山圣旨碑

碑高五尺九寸，广二尺六寸，一十八行，行卅三字，正书。额题"圣旨"。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使臣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世祖皇帝圣旨里，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交着，告天祈福祝寿者说来。如今依在前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祝寿者么道。怀孟路孟州济源县王屋天坛山十方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里住持的提点体宛履真大师陈志忠为头先生每根底，与了执把行的圣旨也。这的每宫观内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要、仓税休着者。但属这的每宫观里的庄田、事产、园果、碾磨、舡只、竹园、林木、解典库、浴堂、铺席、店舍、醋酵、麹货，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不以是何人，休使气力，但系他每的休夺要者。若这先生每说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

大德八年六月初五日，上都有时分写来。

（碑阴）

河内石匠李子才镌

本宫住持提点傅道宁

提举刘道明

前知宫张道文

前知宫尚道坚

前知宫陈道久

知宫张道怡

知宫周道全

副宫王道遂

副宫陈道韦

大德十年七月日　立石

（艺拓）

徐真人道行碑

程巨夫

道无为也而无不为。老氏之为道，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其学可以修身，可以治国。道书具存，为神仙之说者宗焉。神而明之，与时偕行，卷舒阖辟，不失其正，非有道之士有至焉者不能也。秦之乱，子房佐刘氏，蹶嬴灭项，基四百年之汉，出于圯上之一编。文景之治，静宁静壹，庶几三代，得于盖公之一言。乱则致其功，治则致其化，力行而不显，功成而不居，道固然也。金之季，王重阳起咸阳，为天下全真教祖，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为之徒，隐显变化，震撼于秦陇燕齐晋魏之间，人皆以为仙。征聘之使，联轶结骑，尊敬宠信，贵贱罔间。所过贪者廉，暴者慈，而不知其然，拔死命，奋败军，而不以为能，迹其行事，几乎道矣。皇元龙兴，列圣崇尚，其教益大。皇庆元年冬十有二月，朝元

万寿宫孙真人履道状其师徐君之行来征文。谨按师讳志根，梁之扶沟人。父某，仕金至昭武将军。师沉质魁伟，弱冠为道士，学于王真人志谨。初，重阳入梁，主太宁坊王氏，尝曰：吾后必宅是。金亡，其地为墟。后六十四年，志谨即之为宫，广袤七里，赐名朝元。工未竟而志谨传之姬志真，志真传之李志居，志居传之师。师躬畚锸，率夫役，勤力而劳心，早作而夜休，克溃于成，壮丽甲四方。至元某年，制授本宗掌教真人。乙酉，赐号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壬寅优诏存抚，师益奋励，以弘道济物自任。远近慕向，云归川赴宫之役。夜自辇土石，道得遗橐数百金，伺其主，乃榷场盗也。恳致其半，师曰："女亡命利此，为贫耳。我欲之，固全有，何半耶？速持去，速持去，逻卒不女贷。"盗愧谢而去，师未尝言，盗后传其事。河朔岁饥，民争襁负趋河南，无所于归。师馆谷唯恐后。被掠者购而归之，明年秋成，或归或留，或愿人为道士，惟其欲。大德中，待选行省者，岁久食尽来谒，师悉不拒，日就食者数百人。一日当祝釐，群官咸在，师设斋坐众人堂下。相君惊曰：此何为者？师告之故，且曰："食此数月矣。"相大感动，即调遣之。宫之储庾，岁简廉慎者掌之，听其出内，无所问。甲辰六月十日夜，有星陨于寝所，无疾而逝，年九十一。室中唯冠巾杖屦。数日乃敛，颜色不少变，蝇蚋莫敢近。某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北仙蜕园。呜呼！其有道者耶。即不为老，顾不立事立功，为名公卿耶？余尝读老氏书而慕之，历考古之所谓仙者，若狂若侠若疾，其出入如鬼神，前知如蓍龟，不知其何道。要其归，则本忠孝，宝慈俭，皆不悖于老氏，世无其人久矣，岂知又有若重阳诸子者耶。上下数百年，亦岂尽无之耶，而卒埋没泯灭又何也？重阳倡道，代有明哲，非遭遇圣明，尊道隆德，崇树名教，其能宣光六合，垂训万世若此其盛耶？余故重孙请，述师之概，畀后之学者览观焉。自重阳全真开化真君以来，各有锡号，具诸碑。师以郝为祖，王为父，姬、李为兄。而今孙君之嗣掌教事也，先是归河东，师知其贤，累请不起，固请乃起，赐号泰定虚白文逸真人，道甚高。铭曰：

大蒙必明，大亏必盈，四海横流，大道以兴。金熔火冷，白日炳炳，飞龙在天，众阳乃骋。咸阳匹夫，老聃之徒，振衣终南，天下风驱。亦有七子，是承是似，坠不能压，鸩不能死。天子既崇，所向闻风，城撤其关，战弛其弓。与时上下，应物变化，德盛功隆，云螭我驾。赫赫朝元，奕奕洞阳，匪柔匪刚，襮园里方。躬操畚锸，不知其勤，恤穷振滞，不知其仁。荣非师有，年非师寿，太始之先，鸿濛之友。

（《雪楼集》卷十八）

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公道行铭并序

碑高六尺一寸五，广三尺五寸，三十三行，行六十二字，正书。在盩厔楼观。

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宋渤文并书①

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商议中书省事张孔孙篆额

终南山之尊高，云梦泽之广阔，在天地间不知凡几区，惟二者处今中原，故独称最巨，亮有神寘之。灵明变化，雨旸开阖，古今以来，中有不可测。英奇秀拔，魁杰壮伟，人物之出，亦不可常得。近世大宗师重阳王公以道德绝倡，号称全真，矗兴金大定中。始方羊

于东海上，既而演滥于八表，行至人之无为，说千载之心传，二百年于兹矣。公生终南山下，旧居地尚存。后其弟子盛启之，拟成宫室，历代崇饰之，嗣致香火，又勅扁其额曰重阳万寿宫。主宫中务者，非名胜阅博之士，蓋莫得与其选。天乐真人李公和甫，当师席者三十年，操行践履，汨流懿闻，神采言论，风旨玄教，最其范模。讳道谦，汴梁人，代为豪家。考讳师孟，学成行尊，不为举子计，乡郡高之，曰隐君不敢名。金末丧乱，岁饥，出私积赈施贫饿。母游氏，亦贤谨能助隐君为善。公资秀颖，能言便开敏知拟指，七岁以六经童子贡礼部。天兴癸巳金亡，朝廷遣使区别四民，凡衣冠道释之流寓者异籍之。公在儒者籍，时兵事方殷，遂改着道者服，以谓世利多累，弗若究性命之真，终己可乐无穷也。遂于三坟五典之正，老氏五千言之微，及所谓内圣外王之说，祠祀上章、金丹玉诀之秘，咸诣精奥。当时全真之门，老师耆德，所在尚多，争欲邀致之，公悉无所许。壬寅，②西游秦中，见洞真真人于公持筞方严，著见幽显，心然之，即执贽拜，列弟子行。洞真器其贤，侍以文章翰学事，寻倾平生所得举付之。丙午，从洞真演教秦陇。戊申春，东还乡里，葬其先府君于夷山，付家产于侄德，令经纪宗族，识者嘉其克终人子之孝。庚戌，洞真羽化，遗命甚勤。辛亥，真常李公主玄教，署提点重阳宫事。宪宗皇帝诏真常设醮于终南祖庭，见公奉职周饬，复委营办庶事，于诸方色色具集。人初疑之，既而咸服真常知鉴。公行方见异闻胜迹，仙圣韶举，必详录之为成书，以开示后学为己任。戊午，诚明真人张公主玄教，俾公充京兆路道录。至元二年升京兆道门提点，临众以宽简平允为务，道民宜之。行台廉、商诸公皆以名士宾礼，故一时帖然，无敢啤者。九年，淳和王公请至京师，授诸路道教提举，寻辞西归。十四年，安西王开府陕西，得承制除拜，署公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仍遣之黄金冠法锦服。十五年，王复令修大醮祠于重阳宫，以公为领祀师，事已，锡予优渥，且俾刻石纪其岁月。十七年，世祖皇帝申降玺书守前职。二十四年，谒嗣安西王于六盘山，王锡之白玉钩、名马鞍辔。二十五年，永昌王遣使致师贽。甲午，上践祚，秋七月，赐公号玄明文靖天乐真人。元贞二年夏六月，忽微疾，己未，遽长逝，岁七十有八矣。公私闻之，咸来吊祭，无不尽哀。葬之日，会者数万人，霞五采覆圹上，群鹤翔云中，观者叹异之。公纯诚清粹，负气正大，虽为道者师，不眩以诞，不扰以纷，不妄语笑，平居澹然，人莫测其津涘。终身未尝废书不观，经史百家，靡不周览。晨起日课，取道德经、周易洛诵一遍，盛寒暑弗辍。重阳为宫，四方都会，园田殖产，收入不少，而自奉菲俭，不减寒素。问学必践履，许予必公是，踈财尚义，一钱须内之宫帑，掌者敬事，亦不敢肆私见欺。宫西北有小溪，竹石林樾可爱，洞真居时尝名曰筠溪，公复为堂其上，为文章诗咏其中，积有什一帙，曰筠溪集，奇丽超诣，若陶谢风致，作者尚之。盖公本儒家子，能读六经，及入道者门，辅之以清净性命之学，故蓄之胸臆者义理精深，溢为言议则英华粲发，非直槁中枯形而已者也。往时先辈如紫阳杨先生奂，雪斋姚公枢，翰长永年王公磐，左山商公挺，公皆从之翱翔，为方外友。许可之文，见于往还篇章中。岐山阳有周公庙，岁久圮，公遣徒庀工，一复故制。长安中有司作新孔子庙堂，又助栋宇费十三四。无贵贱长幼，识与不识，闻而贤之。著述有祖庭内传三卷、七真人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仙源录六卷、③筠溪笔录一十卷、诗文五卷。大德八年春二月，嗣提点陕西四川道教、葆和观妙开玄大师孙德彧，提举佑玄安道通谊大师庞德益等来京师，请铭公遗行于集贤学士宋渤，敬为之铭曰：

道德格言如日星，南华绮辩尤丹青，西汉玄默尚清宁，魏晋虚谈但仪刑。重阳老仙出

近世，一语萧然便超诣，至今门庭如山立，尽扫前代空无弊。终南万仞仙者源，天乐独当师座尊，危冠挥麈讲黄老，□外羽服无间言。寸品悬殊不可易，有窃非据寇且致，望之使人意也消，夫岂知力所能至。名山秘府神明司，师事胜流允云宜，公如明珠与白璧，未尝即人人即之。我昔秦藩老宾客，杖舄曾造烟霞室，说权说正皆入理，不觉倾倒穷日夕。公如白云恒爽犹，百年厌世不可留，帝居五城十二楼，骑麟骖凤参遨游。门人上根接性理，中下清修传操履，文辞斑斑映筠溪，人得粗余犹佳□。千载令威当飞还，吾其俟之缑氏山，非烟非雾空碧际，有神将过鄠杜间。

大德十年夏五月，门人王德颐、司德馨、李德裕等建。

（艺拓）

①垣案：宋渤名见《元史》一五九父子贞传。

②垣案：壬寅，乃马真后称制元年。

③垣案：今藏本《仙源录》十卷。

神仙刘海蟾诗

碑高七尺六寸，广四尺一寸，九行，行八字。两截刻，行书。在盩厔。

神仙刘海蟾以天圣九年游历名山，所至并有留迹。代州寿宁古诗十韵，潭东道者宋渤敬而书之：

醉走白驴来，倒提铜尾秉，引个碧眼奴，担着独壶瘿。不读黄庭经，岂烧龙虎鼎，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独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请，欲携霹雳琴，去上芙蓉顶。吴牛买十角，溪田耕半顷，种秫酿白醪，便是仙家境。醉卧古松阴，闲立白云岭，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

终南山祖庭刻石

（艺拓）

霍岳庙令旨碑①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六寸，十一行，行三十二字，正书。在霍州。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海山太子令旨：晋宁路总管府官人每根底，霍州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咱每的神祈有。这霍州里所属的中镇霍岳庙，咱每的先生苗宗师住持，有那庙里所属的田产，不拣甚么他每的，不以是谁休做主者。每年那田地的田禾果木，依在先体例里，裴道判苑川观提调着咱每根底，与将来者，别人每休侵占者。他每却倚这般道来么没体例的勾当行阿，他每不怕那。令旨俺的。马儿年七月二十一日，把不匣纳有时分写来。

大元大德丁未正月吉日，知庙道士解志清立石

石匠郑宽刊

（《山右》卷三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案碑云"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海山太子令旨：晋宁路总管府官人"云云，案《元史》武宗纪：讳海山，顺宗之长子，碑所谓海山太子者是也。大德九年改平阳曰晋宁，故碑称晋宁路。末题"那令旨俺的，马儿年七月二十一日，把不匣纳有时分写来"，仁宗纪：大德十年七月，自托果斯圖之地，逾阿勒台山，追叛王乌鲁斯，八月至雅尔达实之地，受诸降王图们莽赉特穆尔等降。此云马年，为丙午，即大德十年。其云七月令旨写来，即仁宗逾阿勒台山追叛王时。曰太子，曰令旨，有以见其时仁宗地位之崇。成宗崩，内外戴仁宗无异词，固有由也。

后魏嵩山登真寇天师传

碑高三尺二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五行，行三十九字，八分书。额题"寇□□传"。

宋高主崇德悟真大师贾善翔编　　樗栎先生秦志安续诗

天师寇谦之，字辅真，上谷平昌人，后魏刺史赞之弟子也。远祖仁，汉成帝时隐王屋山，白日升天，号明真（下阙）之孙曰偶，亦乘龙而去。父冯翊□为河东太守，以建元乙丑岁七月七日生天师。年十六，长八尺有余，至（下阙）乃倾心慕道，幽感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佣身于谦之从母家，因易之使垦田。一日，于林下算周髀不合（下阙）应手而成，谦之乃叹赏。有顷，忽谓谦之曰：法师有意学道，可能与某遁乎？遂与之游华山，常采药食谦之（下阙）复饥，又隐于嵩阳山数年。一日，谓谦之曰："某出，当有人将药相遗，但食之。"果如所言，视其药，皆毒虫臭（下阙）惧而去，兴还，具对，兴叹曰："法师未易得仙，但可为王者师。"复曰："某不久留，翌日午时当去。"及期果化，谦之（下阙）嵩阳不复出。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翠羽衣，冠洞云冠，乘龙持□来曰：老君至。徐闻音乐□□，太上乘白玉车，九龙骖，驾威仪□□神仙导从，集止山顶。谦之虔心作礼，见辟五宫门，台阁炭然（下阙）曰银华林，下敕仙伯王方平引谦之前尢曰：吾得中岳集仙宫主表称，张道陵登真以来，修善之人无（下阙）有中岳道士寇谦之行合自然，宜处师位，故吾来授汝以天师之任，及云中音诵新科经戒，自开辟而（下阙）世，今运数当出，汝宜宣之，佐国扶命，以化生灵。遂出新科经戒九卷。谦之受托，五云台殿俱隐，泰常二（下阙）五日，太上复降，又赐新科符箓十余卷，且戒之曰：前后符箓，得人可授，授非其人，罪及汝身。谦之稽首（下阙）后志行日新。始光中，朝廷遣洛州刺史梁公率官僚千余人诣山迎师至阙，时朝野未甚信奉，唯司（下阙）事之，上疏曰：臣闻圣王受命，则天应以瑞，河图洛书，皆寄言虫兽，未若今日人神对接也。昔汉高虽曰（下阙）由不屈之。上悟其言，乃命使奉玉帛祭嵩岳及赐师宫馆，前席问道，礼遇益恭，复欲授辅弼之位。师（下阙）诏曰：我今圣师太上四临，神仙六降，口授天经科法，量其所躐，乃真圣也。遂建都坛，创静轮天宫，制（下阙）如经戒，于是天下归仰焉。至庚辰岁，师请为帝祈福于中岳，精诚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下阙）服符箓，师还具奏。是岁，改为太平真君□二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自古未之（下阙）符箓，以彰圣德。上然其言，乃登坛受之。九年正月七日，谓弟子曰："吾昨梦成公兴召我于中岳仙

宫(下阙)五日，果羽化，有青气若烟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体渐缩，识者谓之尸解。降年□十四至七日十□□采药于嵩岳顶，见天师身作银色，光明如日，由是知为仙人。

辅汉乘鸾去不回，谦之骑鹤下天来，戒传九卷□仙骨，草食三峰换俗胎。太上□□□□□，真仙六降紫云开，沈猷再睹全身现，千丈银光□九垓。幽人蜕虚子王道(下缺)

大元大德十年七月朔崇福宫建　本宫提点彭志坚　登封县威仪本宫提点罗□□□□

(艺拓、柳拓)

唐嵩岳太一观蝉蜕刘真人传

碑高三尺八寸，广一尺九寸，十六行，行三十二字，隶书。额题“唐故蝉蜕刘真人传”。

宋高士崇德恪真大师贾善翔编　樗栎先生秦志安续诗

刘道合者，一名爱道，陈宛丘人也。幼怀隐逸志，住□寄安阳山。隋末迁苏山，从仙堂观道士□诜传道。后入霍山。□分日启誓文于谷中□数里闻雷电而雨，遂止于岩。是夕梦有人召，觉则恍然有光，见一神人长丈馀，衣冠剑，佩持符，从介甲士六七人，谓道合曰：“吾乃黄神大威司使者，今六天丑类贼害民物，闻子好道，志节不屈，可制群魔，吾以三天正一盟威摄召符契授子。”道合受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无不验。武德中，入嵩山与潘师正同居。高宗闻，降诏于所隐，立太一观使居之。时将封泰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霁。得宠赐，辄散贫乏。洛邑苦飞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贴境内则立消。咸亨中，上召作丹，既成，未克进，忽料简经书，汲汲然似有行意。弟子问之，则曰：“龟山司命君召吾。”有顷，□沐浴具冠褐而化。调露中，创奉天宫，迁合墓，发棺见骸□若蝉蜕者。帝闻曰：为我合丹而自服去。

半夜飞来匝地光，黄神使者度灵章，丹符忽霁三□雨，朱篆潜消万里蝗。金石煅□炉上□，□□却扫镜中霜，大丹未□乘风去，空使高宗怨未央。

大元大德十年岁次丙午七月初二日大崇福宫建幽人蜕虚子书篆

本宫提点保贞子彭志坚、登封县威仪本宫提点罗道全、本宫樊道清刻

(柳拓)

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序

任士林

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凡五十有五，李真常实为之，张诚明遂为之题其目，史宏真为之传其事，王资善为之序其然，何窃窃然如也。盖悯一世之穷，相率而期于化，此图之不容不作也。然吾观重阳之为道也，如月在天，如风行水，其神凝，其形化，何往非迹，何往非图，

逮云行月移，寂虚风济，其神迁，其道传，何有于迹，何有于图。虽然，道不可见，亦无不见，果且有迹与图乎哉，果且无迹与图乎哉？虽然，易象何为而作也，忘筌忘蹄，必有得是图之外云。

（《松乡集》卷四）

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①

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二寸，三十二行，行七十五字，正书。

翰林直学士奉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姚燧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岁丁亥，秋九月，提点秦蜀九路道教天乐真人李道谦，偕终南上清太平宫提点贺志冲、李志真来言：伏读六年诏书，令掌教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张志敬，执行省节文。皇帝若曰：自东华垂教，至重阳开化，朕心慊于追崇，乃命儒臣加徽号，教主可赠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真人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吕真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刘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马钰丹阳抱一无为真人，谭处端长真云水蕴德真人，刘处玄长生辅化明德真人，丘处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王处一玉阳体玄广度真人，郝大通广宁通玄太古真人，孙不二清静渊贞顺德真人。其于诔德述道，圣谟天出，称情适中，死濡生被，道纪光赖，永永万年。重惟重阳真君七弟子，②平生求道之确，成道之艰，尚恐行实流之人间者，不托金石，无以闻之将来久远，用是有祷词臣。真君并六真既各有传，③独是玉阳尚无属笔，敢以累君。燧由职史馆以来，尝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见求，于德于功，于事于言，见书见而闻书闻，信传信而疑传疑，实录直致，俾观者自判是非于千载下。细及龟筮货殖，方伎滑稽，隐逸卓行，犹特传之，况圣皇下诏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吾儒者不为其道，非职而辞也。按事状及显异录，真人王姓，名处一，宁海东牟人，以金熙宗皇统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梦丹霞被身而生。七岁，无疾死而复生，由是若知死生说。后遇异人坐大石来前，抚首与言，又闻空中神自名玄庭宫主，归乃敝服赤脚，狂歌市中。人谓或病失心，或识为无疾，将收敛冠巾妻之，不可，遂与母皆为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闻开化真君至州，愿厕弟子列。真君知可授其道，为制今名，从居崑崙烟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号玄靖散人。明年辞居查山，真君从其徒马无为、谭蕴德、丘演道、郝太古四真人者，自文登将归宁海，径龙泉，去查山二百里。时炎暑，真君持伞自手飞出，未晡，坠查山，柄得敍阳子三字，识其师迹。敍字书所无，若真君特制之，以号真人。后有诗敍竹通为七个人，又若伞为本字，五人合竹二人为七者。后居云光洞，志行确苦，尝俯大壑，一足跂立，观者目眩毛竖，舌挢然而不能下，称为铁脚仙。洞居九年，制练形魂，其友长春为诗颂之曰："九夏迎阳立，三冬抱雪眠"，亦庶几其跨火不焦入水不濡之徒欤！遨游齐鲁间，大肆其术，度人逐鬼，踏盗碎石，出神入梦，召雨摇峰，烹鸡降鹤，起死嘘枯，麾诃嗔斥，一方千里，白叟黄童，竭蹶其庐。或以为吾幻诬民，因召饮可鸩，真人出门，戒其徒先凿池灌水，挠而浊之，往则持杯尽饮，曰："吾贫人也，无尝从人丐取，今幸见招，愿丐馀杯以尽君欢。"与之，又尽饮，归解衣浴池中，有顷，池水沸涸，以故不死，犹须发凫䯼，

不缨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征至燕京，居之天长观，尝问卫生为治，对曰："含精以养神，恭己以无为，虽广成复生为陛下言，无易臣者。"世宗嘉之，继问饮鸩，对曰："臣素无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曰，或谓异人，或谗善幻，世宗试而鸩之，见不可杀，悔怒而逐谗者，当时讳之，谬云然也。明年为修真观，居不逾时，求还山，世宗赆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复来征，真人对使者曰："吾不难斯行，诚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车，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为醮，资大行冥福。其年复还山，莱阳富人刘植无子，六月为供致真人而薄其酒，曰取汝某室藏樽煮酒来，植依求之，则其妻密置，人初不知者。饮已，留书"四四应真"四字曰，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真君降辰，植果育子，举家喜曰："四四，真人指月日为告耶?"即求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应真矣。"承安二年，再征至便殿，复问卫生，对如告世宗者，赐紫号体玄大师，居之崇福观，月给钱二百缗。是时吕道安将建祖庭，盖真君故庐，以无敕额，不敢集众，真人奏立观灵虚，赐道安冲虚大师，而祖庭造建始盛。以母玄靖年九十，求还山侍，厚赆遣之。泰和改元及三年，诏两设普天醮于亳州太清宫，度民为道士千馀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圣水玉虚观，元妃送道经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请居华阳观。庚午醮蓟州玉田县，谓其徒曰："若闻空中剑楯击撞声乎? 北方气运将回，生齿必有横罹其毒者。"是年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请居天宝观。明年丁丑四月廿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云光集行世，为其言者，条分派出，多于六宗，数不啻万。丘演道弟子尹清和真人，为道大宗，视真人为叔。岁乙未，择其孙清泠子刘志源俾建上清太平宫，盖由传应大法师张守真受翊圣真君至言以彰宋朝④，当来休咎征，且授九坛三剑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尝敕有司作宫千柱，以妥景灵。金季荡焚，木灰瓦屑，清泠剪棘诛茅以居。时日薄西山，才构孚佑一殿，卒。其弟子陈志玄、朱志彦、赵志古、张志隐、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赵志真及今贺李两君，十人相嗣为之，历四十五年，构通明、紫微、七元三殿，虚皇一坛，凌霄一门，灵官、演法、湛然、传应法师祠四堂，钟楼斋庖庑廪将二百楹，位置虽劣祖庭，犹足为自关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呜呼！上清作于宋太平兴国中，出内币，殚西土财力为之，既其毁也，乃复于道流数人之身。真人生逝于金，而见赠于皇元，真人生逝皆在山东，其徒教行关西，择胜地以祀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死，排空御气，载营而西，顾不抵掌云中曰：吾孙若曾，亦有可才如是者耶!

诗曰：少正纯重兮，四君皆阳，生不并时兮，名相袭芳，岂以阳者兮，本天亲上，轻举凌空兮，易为向往。何独一君兮，海蟾自名，将取月魄兮，随日受明。日月为易兮，卫生要诀，世微五君兮，奥疑谁析。又尝思之兮，少正蝻纯，历世绵邈兮，绝学无人。呜呼重阳兮，才七弟子，有妇人焉兮，六人而已。父雄子良兮，中有玉阳，体玄广度兮，始人为狂。行歌市中兮，望道未见，从学崑嵛兮，识习一变。离隐查山兮，旋徙云光，冬眠抱雪兮，夏立迎阳。九年德就兮，鬼盗避逐，腾神入梦兮，群异傍出。莫毒匪鸩兮，持饮如浆，名蔼燕都兮，征来天长。卫生为治兮，扆扆问益，鸿言剖疑兮，中夜前席。别建修真兮，还山固求，凤翼承旗兮，邈不可留。归轸经时兮，世宗不豫，章庙累起兮，奏章帝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虚，华阳天宝兮，不恒其居。在在授业兮，其出一户，由子暨孙兮，独逾万数。东海之波兮，百里涵潘，今焉西流兮，溢及镐都。太平之宫兮，古仙圣宅，一孙十曾兮，剪棘攸作。身生不西兮，逝未百年，而教之西兮，玄门⑤孰先。碑其平生兮，道行弥晰，尔祖尔思兮，来裔无斁。

大德十一年岁在丁未十月初吉本宫提点张志端、何道源等

（柳拓，并见《甘水录》卷二）

①垣案：《牧庵集》不载，通篇皆神话。

②超案：《甘水录》卷二，此下有“有妇人者一余六真”一句。

③超案：《甘水录》此句作“并真君既传六人”。

④超案：《甘水录》此处作“盖由盩厔民张守真能诵翊圣保德真君语必为今及”。

⑤超案：《甘水录》作“他门”。

长春宫碑铭

姚燧

元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浑撒里、集贤大学士臣李兰今奏：辅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张志仙① 言，臣之曾师长春子丘处机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嵛山。太祖圣武皇帝当謝金之十年，方事西域，闻其有道，自奈蛮俾近臣刘仲禄持诏求之，又急其见而迟其来，继俘以迓之，抽兵以卫之，与语雪山之阳。帝之所问，师之所对，如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书其言，又以训诸皇子者。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载诸灵应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诏因其号，易所居太极为太长春宫。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无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晓之词臣，俾刻金石，则益不白于将来也，敢昧死请！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实以其日直笔，故得兢惕以奉明诏。臣闻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无事。用是究观历古受命之君，规规务取，止乎禹迹之旧，其所后服，固非兵不能耆。故萃众智，驱群雄，谋而斗之，栉沐风雨，露处暴衣，审彼己以效成败，或累岁逾纪，耘锄未平，可谓纷纷，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无敢傃刃，视彻四海之土疆，墟万国之社稷，与臣妾亿兆苍苍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风之振林槁，非闻夫祝桌蒙汜，烛龙不照，而马足所及，其势犹不是止焉。庸以较夫声教不出禹迹者，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来所无。惟所有远，故后服益多，惟为献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时，乃逸旁求方外之士，从容暇豫，犹功成治定，束干戈无所于试之世，不知垂统之艰苦，不待长春之告，顾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无事之言，已阴契其说，而冥会其机，鸣呼圣哉！然考仲禄之行，其年己卯，长春承命绝宋金使币，从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驰表谢之，犹宿留山北。辛巳会趣使再至，始发轫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喋血于战场，避寇乎叛城，绝粮于莽阒之沙漠，自昆嵛四年而至雪山，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触寒慄，裹皲瘃，宁其身之不恤，以忧䜣斯世。计是劳绩，有不在开国诸勋之下，故帝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为是学，复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残，首鼠未平，而鼎鱼方急。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于羲轩者，历古外臣，当受命之初，能为是乎？匹夫一言，乡人信之，赴讼其门，听直其家。为有司者犹罪以豪杰以武自断而涣其群。以二三巨万之人，散处九州，统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岂屈子所谓名不可以虚作者耶！有遇其时，未必见隆于后。世祖尝语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

识之，加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见而知者然已。陛下以闻而知，顾为碑以表所由，则长春之名，藉三圣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宫之与碑，宜一其时。太、定、宪三宗，日不暇给，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请则宜。以世祖之圣，在位之久，其培树拥卫斯学之力，而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不一言焉。及仙今请而辄报可，岂天固存列圣未究，以待陛下为终之耶？矧即位逾月，为坛寿宁宫，凡日月列星、风雨雷电百神之亲上，山川社稷林薮走飞诸祇之亲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与改元端月財九阅月，实三为坛。其后坛之延春阁，天步一再亲以戾止，其为国与民介祉导和，受箓请命者，文亦极矣！又虞自经厄以还，禁为醮祠。今虽开之京师，而外未白也。乃下诏万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众择之，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若然，先皇之开醮祠者，有成命也。为犯法臣[②]所不爱，竟柅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从事，是世祖独未究者，陛下又终之也。呜呼！事之开也有门，而来也有途，其就也有时，而成也有候。方是诏下，四海之人，感激奋言，始吾以为经厄之馀，丘氏之学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业者还之，从是数美于仙之身，[③]又冠之以宝冠，荐之以玉珪，被之以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呜呼！仙之求以报盛德，图以酬至恩，其子若孙与云仍，其来亡极者，为陛下祈永永万年，当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诗之曰：

于赫我祖，帝纵其武，俾肃将之，剗平下土。既奠南邦，西陲未疆，乃鼓乃桴，龙旗载扬。何水不乱，亡山不越，万国弱草，刚风斯拔，逾十暑寒，振凯未日。六飞之骋，确确其艰，孰灼帝心，休其益闲。继夕以朝，黄吴尚友，方诏外臣，道德资取。昆崙载牵，于于其来，及之雪山，年已徂摧。沥厥肾肠，为告悃愊，莫匪至言，身国之本。维帝孚之，曰天觉予，饬无怠忘，子训史书。虎符宠绥，玺书诞告，凡为尔学，其复亡挠。又曰长春，而所宿号，即名而宫，归主其教。假以泽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还其真，子孙众有，一绝一继，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尔长春，朕幼及识，太祖皇之，维朕将之，增谥四言，焕其赓之。有严今皇，乃圣乃哲，身先孝治，祖涂孙辙。爰诏下臣，伐石劖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岂人不忘，维帝钦崇，驱马飞廉，属车丰隆。或从上帝，眇降斯宫。靡祥不臻，奚祉弗届，于皇我皇，万祺攸赖。

（《元文类》卷二二）

①垣案：《(长春道教)源流》独无张志仙传。

②垣案：桑哥也，《元史》二〇五奸臣传。

③垣案：仙者，志仙也。

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

碑高五尺五寸，广三尺二寸，廿八行，行四十九字，正书。

奉议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撰

晖川讲师王元辅书丹　本宫提领何德仪刊

雍西之山曰汧，又西曰陇，陇之山，北起五原，挟崆峒而南抵吴岳。陇左诸水，北受之

径，南属之汧，汧之源发小陇山甚微，步仞可越。迤逦循岍而东，贯石门始奫沦。又迤逦南，折而入于渭岸石门而宇者，即通微、洞真两真人为道之故庐也。初，长春爱其地，筑全真堂，后为玉清观，今溢名为宫。通微蒲察姓，道渊名；洞真于姓，善庆名。洞真始师丹阳，丹阳返真，师长春，二师皆受全真学于重阳。全真之名，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实倡之金正隆、大定间。自是以来，为其言者，雌从雄鸣，百千为曹。而县官惧其摇世，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势如风火，逾扑逾炽，独何自而然哉？亦尝思之，群斯人之难也，未若涣之而人不小有创焉，又群之之难也。今夫帅三军之众者，操斧钺之威，悬爵赏之欲，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脱有崩挫，众气一归，瓢鸟散而不能军。是威能必民之惧，不能得其欢心；欲能斗民之贪，不能得其死力也，况无二者乎！以贵则一夫，以富无尺田，非明识高世，强力出物，能鼓舞其下者，不若是敢为上之抗，而曰凡民能之乎！然犹未及夫生人之功也。一传而为长春，函夏阳九，适遭其时，哀斯民将膏砧锧，大辟玄门，为趋生之涂，实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于戏，事不要其终，徒始之究者，殆不得而见，天之所以昌斯教者，其用以就斯乎。宜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星罗躔分于我有元之坤舆也。迨乎长春返真，清和嗣教，无几时，举斯位属之真常而休居。当是之时，求长春高弟与有生人之功，道价清重，克系西望者，授付祖庭，俾纲维关陇之教，而洞真始西辕。年时七十有三矣。又十有二年而后厌斯世焉。呜呼！斯宫也，真人其始基之乎！基之而不忘之，亦人之情。尝求之吾身，曰灵台、曰魂池、曰神庭、曰昆仑之墟，犹为昼夜呼噏精气神明之所舍，况灵山邃川，磅礴而雄高，清駃而幽深，腾云而蛰雷，伏至宝其间，为中洲淑气之归。会今真人者，心虽理融而不胶物，乌知不魂游兹山，一睨夫故庐乎？其徒有讲师冯姓，名道真，圆明号，高姓名道宽，提点魏姓名道阳，三人者集其朋徒，一力协中，昭明敬虔，乃崇斯基，乃考斯宫，题节山层，丹臒翚飞，林林百楹，如峙如立，凡二十三年而后成，可见夫竟就之艰。陇邑户来，姬帅德通，实倡实先，可见夫佽比者之翳也。教门提点李道谦为诵其丽，且请铭。燧曰：得若夫溯石潭钩弦薮出五色之鱼，以羃段太尉之墓，醽其馂于张女之祠，然后求秦穆之铸剑，炉鼓而然之，以健吾纯钩，饮马马迹泉而归，援翰赋诗，并刻碑胁，以侈美斯宫者，又俟夫他日焉。铭曰：

行者于涂，有佽以趋，舂者歌呼，相杵之相扶，尚力气之休苏。虽游方之外之腥，岂是焉殊。学必有与俱，不栖栖而茕居。通微、洞真，胶投漆如，曰访道其有间，求至璞之全混，必雕廉而毁觚。握手高蹈，誓与世疏，拥肿大樗，斧斤不锄。西南雍都，有岳维吴，穴石以自庐，或择胜而娱。北逾濯乎弦蒲，寒暑切肤，编笠草须，木叶结襦，侣麋鹿而友雄狐。彼不骇以安舒，视为枵中之枯株，日忭一盂，随青山以为厨，心焉扶摇，鹏南斯图，滞矣哉，血肉之躯，不速其输，抢鸴鸠于寻丈之枋榆。维丹宝之在吾，亦何啻夫握璧而怀珠，非有道能然乎。是其为教，虽或高出乎缝掖之上，而君子过诸，然并夫败糟是铺，饮浊涝之洿者，不犹太山之与锱铢，或浩浩其长辞，返广莫之无邪。吁！道真三人，实维其徒，惧灵迹之久芜，灾翳是诛。恢皇旧模，力不足而举赢余，心雄万夫，人矜以孚，贫力富輶，视三子之须心焉欢输。曾日月之几何，屹云构之渠渠，亦戛戛乎其艰劬，我铭翠珉，终千斯年兮不渝。

□□□□年上春初吉本宫提点鲍道元立石　本宫提领何德仪刊

（《未刻稿》上册，亦见《汧阳》卷下）

①《汧阳述古编》卷下，右元玉清万寿宫碑铭，在汧阳县城南汧水北岸玉清宫旧址。高五尺三寸，宽三尺三寸，二十八行，行四十九字，正书。绩案：燧字端甫，柳城人，《元史》有传，其妇翁即杨紫

阳先生也。②此文奥折处不愧冰玉之目，而碑中所云"函夏阳九，适遭其时，大辟元门，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尤为识时要沦，非拘儒所能道也。其见与耶律文正同。钱氏《元史艺文志》：《牧庵文集》五十卷，今存三十六卷。

②垣案：燧，《元史》一七四，杨奂婿。奂，《元史》一五三，有《还山集》六十卷。紫阳之称，不见于本传。

重修中太一宫碑

姚 燧

胜国昔有中土也，作三太一宫，太平兴国于东南郊，庆历于西郊，元丰于汴都，故随其方东、西、中为名。中后火于崇宁，政和复之，其东、西见毁者，岂在金垂亡，恐资敌用为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阁亦杰构也，尝赋一军令薪之，以艰于撤，欲火倾之，取其余材，束蕴已然，或惜而扑以灭，予于中统辛酉屡跻览焉，及观黔迹。故晓中太一惟半存者，岂异然耶？尝求太一所由，楚辞九歌首以东皇太一居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其后汉武感神仙，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其佐曰五帝，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祠之东南郊，后遣祠官宽舒具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与天地同太牢。祝宰祠太一，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谓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兴国，作东南郊，犹守其旧，惟覆坛以屋。庆历、元丰作于西、中，至以道流易郊为醮祠而不杀牲，皆异乎古始者。近世阴阳之流，以太一与六壬、遁甲为三式，有司设科试之以验其学之精疏，即书以求壬。最先出吴王囚越王石室，将赦之，越王心独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为十二月戊寅日时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阴后之辰合庚辰岁后会也，夫以戊寅日闻喜不以其罪罚日也，时加卯而贼戊功曹为螣蛇而临戊谋利事在青龙，青龙在胜先而临酉死气也而克寅，是时克其日月，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忧，岂非天网四张，万物尽伤者乎？迹此，则壬在春秋世已有其说。后读独孤及八阵记，门具将发然后合战，漫不知其如何，因问历翁孙氏子渠云：韬钤之家，惟视三门具不具，五将发不发。盖三门谓遁甲之客大主小开休生。五将谓监本与主。因考沈括笔谈：太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为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臣基、民基、大游、九气、十神，唯太一最尊，不可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遂对大游而为之小游，实出误加。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顾居太一于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时领太史，与议为二殿，前祠五福，后祠太一，各全其尊。惟谓三基为棋者，由避唐明皇讳而改，不能正之，仍袭旧云。尝考其制，为殿三重，前榜真室，中膺庆，后太岁。今疑真室为九太一所共，膺庆则太一专之，如应沈议。其以前祠三清事萃九太一于膺庆者，岂改于金源氏耶？不然，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阙寥阳，无有名真室者，亦足证也。后阴阳家无太一、九气、十神，于五福、天地一、君臣民三基、大游之外，别加文昌、飞符、始击、计神、主客，参为十六神，盖变通之小者为参耳。又壬用天一贵神者，实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为用者，皆出人为，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无不巧发而奇中？皇元祝金历于甲午之岁，宫由凋于兵，榱桷倾落，墙阤崩弛，风雨震凌，牛羊降陟，知开封府富察君哀之，谓非藉名德之师，畴能以兴。乃

书遣警副董德辉香币迎致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于河朔，请主上清及是宫。上清由规南征，撤以造舟，真人求得重阳开化真君为道所庐作新朝元宫，他不暇为，署其徒提点张志夷、知宫田志净责使营葺。若有绪矣，而志夷逝后，惟志净与知宫王志实、吴志超、提点刘道资、朱道辉为之，积七十余年而三清殿、真室、岁君殿、周庑庖廪既美既完。泰定虚白文逸真人孙君履道实四传而嗣其师惠慈之位，以有国者作之于全盛之时，而数子者修之于已坏之后，度力校财，不能万一，其举赢于时诎，瘁尽而智殚，久其年而勤不少懈，迄用有成，与国妥神，祈天永命，惓惓为心，其如何也。请其友燧宜文诸石，遂诗之曰：

古有国惟上帝祗，群祀礼秩畤与夷，太一名肇见楚辞，武帝耽惑偓佺思。为坛三垓太一祠，大牲一以郊为仪，千载胜国乃取师，去坛而屋凡三为。兵惟中存东西隳，存者罅漏风雨窥，伊谁哀之曰惠慈，来前其徒责缮治。匹夫位微为功迟，甲子一周一纪奇，六子迭守成其亏，于焉妥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愿于皇舆岁周驰，上锡吾君寿无期，左右相协帝绩熙。中为百辟登稷夔，痒共殛殴绝奸欺，下与万方泽群黎，畲张百谷不康饥。凡是厥职神所司，乃亦国家岁禳祈，峙焉岳灵流川沂，与夫无文亦秩之。非于天神独见遗，由彼无庙禋安施，自尔丰报当有时。

（《牧庵集》卷十）

玉华观碑

王守道

原夫太极未判，道在混茫，两仪肇分，道在天地，成位乎中，道在圣人。圣人者，为天地赞化育，为生民正性命，为往圣启玄学，为万世开太平。昔我玄元道祖，在周昭之世，授经于文始，教之所由生也。穆王谒草楼遗宅，为建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召幽逸，度道士七人，此道士所从起也。然则楼观者，其为玄教之权舆乎！厥后秦始因兹而建庙，汉武即此而立宫，晋宋诏敕以增修，隋唐给户以洒扫，历代崇敬，其来尚矣。近代全真教祖，又出山阴，绍玄圣之真风，续无为之古教，道恢方外，教阐寰中，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黄童白叟，莫不钦崇其道而尊奉之。当是时也，山林城郭，宫观相望，什伯为居，甲乙授受，靡然不劝而自勉，道化之行，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是之盛也。即此玉华观者，古楼观之下院也，始自国朝乙未岁，同尘李真人领清和大宗师付托，兴复祖宫。时有门弟子悟真大师李守宽，自洛水来，参觐师席，于山之麓，得唐玉真公主邸宫故址，遂结庵于其地，为栖止之计，揭名玉华庵。居仅十稔，方欲增葺，亡何羽化。同尘复命其徒贞素散人郭守冲徙于是地，经营土木而鼎建之。始作于至元癸酉之春，毕工于丙戌之冬，圣殿真祠，云寮庖室，各有攸序。继又缭以重垣，植以众木，位置轩豁，即庵为观，仍扁以玉华，宪祖庭天乐真人命之也。次年，复署贞素以提点观事，盖贞素之于道，师授有源，清俭有守，冰蘖之操，远近著闻。今年九秩有五，童颜鹤发，神思洒然，晨夕赞诵不辍，殊无懈怠之容，非所养充裕，焉能至是哉？一日，知观王守玄、何守真纂立观事迹，求文以镌石，用昭于后。义不容却，因即其事而次第之。言不尽意，系之以辞曰：

大道强名，常居杳冥，无色布色，无形写形。品物既散，域滞株停，五行迭运，惟人最

灵。当慎所履，理分渭泾，浊堕欲海，清升帝庭。峨峨楼观，嘉气蓊青，道宗文始，炳如日星。玉华肇建，远映林垌，水绕绿绶，山开翠屏。月朗碧砌，风穿绮棂，猗欤贞素，名德惟馨。崇隆香火，演教谈经，范模后学，威仪典刑。朝真恳祝，圣寿椿龄，至乐无乐，真空大宁。举世心醉，伊余独醒，槐安一梦，迅如激霆。仙桂不老，舜华夕零，昭示延促，刻碑勒铭。古郃王守道撰。至大元年清明日，知观王守玄、何守真、线慧通建。

（《古楼观集》卷中）

大元重建天平延寿宫记

碑高六尺二寸，广三尺二寸，卅二行，行六十七字，正书，篆额题“重建天平延寿宫碑”。在林县，字多漫漶。

平阳□□天□山□虚道人朱□□□

奉真大夫彰德路林州知州兼管□州诸君奥□□□□□□□□

太行形胜甲天下，北与□礴数□里（下缺）天平者又甲□□行□天壤间胜地也。余闻是山□矣，□因罪参南回过（下缺）百二十里而至延寿宫。宫即碧霄真人登真之□□□□□□清□□尘，矫首而观□□乎□□□□于层霄之□神（下缺）名具□所容□□□□同声□人境□□□□□□若造□□□□乔而不知□辰□刊辰□□□久之乃□乐□而宫□□□□□雾□□□□我一□□□□□□□□□□三子者偕焉。初遇□□桥行竹风□高回合林（下缺）驭风轻□□□可见而不可至，东北□峰□起（下缺）株株□□□而□□树□□多（下缺）行一里若□阁□道（下缺）流在□知□□下□□□玉泉，泉落涧底下□寒江清（下缺）犹不择□□之□□有石□□□雨余泉溢（下缺）迨归犹□□久之□□日斯□蜜迹而杖屦可及也□乐而不□□□神根用贤柳□□□□□游山记备□□□□在□□□之守□□□□□冠（下缺）应之曰：天学祈以□观道域也蔑外境之□发内□之□观物知化□古□今□由□进于学□□□者□□及□兴乐□□经香□□□□于余曰（下缺）然无以□□图之而未有以建明也。先生为采□之游，赞玄乐善，□□无倪不所□□□在庭敢拜手以□□□□□□□金石□□当代名达区（下缺）而固辞□□出□□司□德义所尊事□之□□□□□□不□已□即其事而□□之。按州（下缺）名□□□□能□□□□□□□末隐是（下缺）出栽其事山为□峻□灵洞天升虚隐化世有其踪，逮五季□□□宇废而灵响，仙踽寥寥，无何化为浮图之居。从是□□者□□□□□□□有司□名（下缺）上帝□林虑乃□□之胜，神仙□见之实，遗迹可稽，诏下是□遣河北运使李孝昌董役，重修垣坛宝殿伟□□□□之盛，锡名天平□□□人□永道为（下缺）天玉帝，神人胥□，道化大行，□□□□百年，此□碑所纪也。贞祐之变，观扫地矣，日荒月绝，鞠为榛区。安真子薛公先生讳志端□□□邑人也，□学全真（下缺）诸方探造性□准为祎和夫□师□□□□□□之□不自□泽□□废□恋恋不忍去，遂□其徒□锐意兴复，翦荆棘，搜□□，□月不辍，首建（下缺）昊天殿于旧基，□□云□□次而举□□役作□州□□嘉□则□□火种，木食草衣，裕然有箕颍之□□赡无甚，远近归敬。岁甲寅，主教真常真人□□□□□□□□□□□□本□□□□大王令旨，升观为天平延寿宫，益□□□

□□学徒□□而文问□□□满户□，间有□纍（下缺）机关□□质□□饮化□□善□□□□□□□□不是过也。□中统癸亥春，示数□□□□焉□□□□□张□惠□领宫事□尚□素俭□□□木远□□□□□□举□□□积材（下缺）记□施以记乃□□□构廊庑□□□□至元甲□夏五月□□□刘真人薦举□奉□不□大王令旨特下本宫.禁戢樵采，蠲□一应科役。内庭建醮遣使□□于龙洞亦□□焉。时久雨□□必□答，大朝护持崇尚，视昔有加焉。窃尝论之，天平名山尚矣，前代□□□严事□□□□□□之邑为额（下缺）天始能事，天之□则至矣□□名之，仰惟昊天□开天御历□化之王也。王者继（下缺）大德（下缺）民同□□同□所谓□□□□生生□□一源□以人而言之有目□□明在目者□□直□者均能言有（下缺）有□而可痂□在狂□□□□□□□□不□不□□则天之□□人□□□不□□以物而言之，天高地下，万□散□一物具□□一形具一往其□根者，莫有贤（下缺）何自而然哉，是必□□□而□□之者矣。□□群类罔无与知，然则□□三才□□一□者（下缺）于人也妙□□光明□□广□□□亘古□□万□备足，学者诚能□□□□而尊□之（下缺）理□□□从□出于是□□□吾□□□非外□也其若□纵之自蔽之且自失之（下缺）者非天所□□至平也可不惜哉（下缺）

至大元年建□□□□□□□峰观主道□练师李道□

玄都观主□教□真人（下缺）

（艺拓）

上清观记

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二十一行，行二十字，正书。额同首题。

本宫林道荣书篆　益都路石匠提领卢溶刊

夫建观之由，有自来矣。古昔圣贤，使人向道而积德，不为无益者矣。密州诸城县徐□村住人贾阿王女疾儿，□于甲午年三月初七日凭刘官人作见证，明书施状，将亡夫抛下地土产业，施与丘神仙上足老宋真人门弟刁志完为主。志完于是□力尽诚，兴修殿宇，创起寮房。不数稔间，稍有伦绪，遂叩额于有司。蒙赐其号，目之曰上清焉。刁志完之高弟徐志祐，共效力以建缘。未几数载，志祐引度弟子许志信、门弟李志全，师徒缘契，心与道合，殆其岁久，得遂胜缘，□村开元观知观刘志元、张志□，与聚仙观知观苗志坚、姜志玉，兼岳庙门弟，皆礼二范真人出家，故与刁志完同为法属。老宋真人即二范真人之法兄也。于青州太虚宫，老宋真人与二范真人同心协力，兴创至今，因缘浩大，皆我二真人道荫之所推移，德日之所照临也。然则教非道不名，身非教不修。故修身可以知教，行教可以知道，理使然也。今夫上清观者，为世上之福田，启修真之径路，崇修道域，设置门庭，严肃□宇，洁备丹房，□栊□然，粹容焕然，可以栖修真之上士，可以待方外之交游。偘风养月，论道谈玄，皆出师真笃实所守，不忘于正也。每岁历良辰，营净醮祝天子万岁之春，延宝祚亿劫之□，非意诚心正，道达理明，能若是乎？益都路道录圆明真静纯德大师梅道隐、太虚宫提点布静大师唐志活，奉师岁久，立事建缘，不敢慢易。切恐百世之下，人物消散，为豪强不

授者夺而居之，是可忧也。于是特令知宫王道□、魏道仁、宣道和，前去远伐苍山，求翠琰纪其肇基之本。上清、朝元、聚仙、岳庙门众师徒，□醮以奉太虚，皆归滨都太虚祖堂大宗师范宋二真人之席下。为此辄录事实，不远而来，属文于仆。予考其始，□其终，然后执笔而书之，以警来者云尔。儒学教官□麟记。

时大元至大元年岁次戊申十月终日上清观知□周道□、陈道兴立石

（柳拓）

永乐宫圣旨碑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无为之宗，是谓之道，至上之器，莫重于名。盖景范清彝，为人所慕，而华轩靓冕，匪乐之全。迹已著于生平，礼盍申于眷渥。通玄弘教披云真人宋德方，玄机蚤悟，秘学穷探，澡雪其心，不以纤私自浼，蒙鸿其化，不以小善自矜。德全而才不形，薰廓而物无碍，侣仙君而驭真伯，咸称席上之珍，乘飙忽而历□岑，动应环中之数。勉从所请，应会其元。于戏！岁计而功有余，畴继庚桑之伟躅，神凝而物不疠，尚徵姑射之丰年。可加赠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主者施行。

右付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执，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贞夫一者谓之道，有体无为，神而明之存乎人，开物成务。载惟归德，茂阐真风，爰锡显称，式昭异眷，咨尔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致虚守静，寡欲少私，于山中养素之时，得太上忘言之妙。湛心渊而先物，知神器之有归。事朕北藩，其言应而如响，逮予南面，乃功成而不居。虽至人安所事名，而国家则亦宜礼。尚翼扶于玄教，期济度于群生。于戏！其大可名，盖合于五千言外身之旨，能长且久，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特授玄门演道大宗师管领诸路道教商议集贤院道教事，余如故。宜令。准此。

至大元年七月　日

（碑阴）

崇道明真大师严道谨

提举雷道时

提举贺道简

凝光大师知宫景道和

通玄大师提领王道亨

聪真大师提领李道元

纯德大师提领石道柔

明德大师提举萧道遇

隐微大师提点阎道通

崇道大师提点卫道真

清真宏教淳德大师三宫提点刘志和

存神应化洞明真人

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

凝和持正明素真人

保和冲妙崇真大师提点丁道融

崇静大师提点尹道成

玄坛提点杨道荣

清玄大师提领杜道中

洞霞大师提领梁道从

提领王道祥

清安大师知宫李道□

副宫阎道闰

本宗祠下道众　姚琴童　杨道和　樊画童　孟道祥　杨同童　李道永　王书童

周道远　石元童　郭道元　戴喜童　孙道庆　丘典童　陈道静　鲁禄童　王道庆

杜云童　张道典　任改童　张道贵　范顺童　阎道宝　阎广童　郭道清　姚元童

田道闰　阎安童　杨道坚　阎义童　张道永　王玉童　董德冲　赵安童　王道祥

杜定童　左德春　王坚童　李明童　蒋灵童

芮城县玉京观宗正大师仲玄子威仪张志玄

水谷乐泉观　古志净　高道元　杨道冲

保玄观　女冠通玄大师提点靳慧远

官庄炼阳观　女冠张慧诠　彭慧长　韩守玉

元头修真庵　女冠曾慧超　陈守忠　曾灵童

元头太素庵　女冠吴守悟　阎守静

□下楼□真庵　陈守真　张守妙

玄都观　女冠王守淳　吴守忠

桥西洞真庵　女冠张守顺

镇里修真庵　女冠李守净

河府在城　□□楼　长生观陈守济

毬场崇真观　□□□　张守珍

河府东关菜园一所。

元头瓦窑后水地一段：南北界，东至渠，西至堰，南至渠，北至官渠。

后渠头桑园水地一段：南北界，东至渠，南至堰，西至渠，北至道。

经敖前渠南水地一段：东至堰，南至杨社长，西至姚二，北至渠。

灵祠祭奠户人　罗进童　妻秀童　男钦钦

清溪道人徐道安书丹

桂轩居士耶律德思刊

时大元国延祐四年正月上元吉日众门人等立石

（《永乐宫碑录》）

全真观记

碑高七尺八寸，广二尺九寸，十八行，行四十三字，正书。在东平。

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陈俨□

少中大夫东平路总管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乔达□篆额

上清万寿宫甲山东，切宫之西壖即巷，巷西即玄通普照惠和真人范公畴昔环堵户居之地也。□□长春真人大宗师丘公尝赐观额曰全真，且为大书之。宫成，惠和迁之而东，其地遂废不治。惠和之门人刘志深履其地，思先师之謦欬，乃舍于其上。饬身窘形，攻□百至，人所叹□处□□然作逍遥游，盖有年。里人卢秀达向以轻财好义闻，夙奉玄教。一见志深，誓为修复旧观，为一方祈福。志深诺之，乃相与请于提点万寿宫洞素保安□□大师志淳李公等，辄允其请。秀即出楮币肆千缗以庚其意。首创殿三楹，中像纯阳真君，列侍七真，而从者（下缺）有堂，羽流有庐，斋庖宾□，以次毕举。凡木石瓦甓，丹雘黝垩之费，秀独任之，一毫不取诸人。首事于至元□年，断手于丙申，计其资无虑数千余缗，有来瞻睹者，孰不嘉叹两人之相遇以成其美也。志深字良甫，沧州乐陵人。自幼入道，及受印证于惠和公，赐号远真道人，道价益重。年六旬，不疾而逝。其徒十余人，主观事者景道明，虑师之迹无以白于后，乃介宫提点崇仁通义希玄大师彭居惠、提举端诚顺德大师高居厚、道录颐真中和寂照大师孙居志，仍具观之颠末，百拜请予文诸石。予谓全真昉于金皇统间，前人谓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块然无营又似夫为混沌之术者，诚确论也。今长春公赐是扁其颜，使仰视其名，内省其心，因名以究实。所谓真者，果何从而得乎？又乌得而全乎？全其人孰若全其天乎？若然，则七真之真，奚患乎无传。同门盍以是相诠。

至大二年□龙己酉夏六月中澣日住持提点彭居惠立石

主会首卢□妻扈嘉善、男景仁。东平李执中孟德成侯德刊

（柳拓）

至大诏书碑[①]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三寸，两截刻。上截三十三行，行二十八字，下截二十八行，行字不等。共诏五通，正书。在秦州玉泉观。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三玄教由天所畀，兹统摄于群灵，五百年名世者生，始恢扬于正纪。昔东华帝居太晨宫，祚绵绵而莫知其始终，气混混而莫穷其涯涘，离形离兆，有自而然，为福为祥，不言而喻。传之太上，是曰全真，守其一，处其和，应不求，为不恃，绛格琅虬之上下，龟图麟策之周旋，法之著兮可存于浩劫，后之承者迭出于高真。惟朕之宾师，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贞，所守弥坚，不待岁寒而后见，所言必应，其于事会则周知。及

身之渥已申，报本之诚愈切，温纶特降，显号循加。于戏！神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谓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保之。可赠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宝）日。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昔闻太上教阐全真，法天地之常经，因阴阳之大顺。始自东华之变现，讫于开化之垂缘，由汉及唐，必旷代而至人出，以金继宋，际熙朝而玄统章。恢其众妙之门，镇以无名之朴，或得意忘象，涵泳于灵枢，或骖星驭龙，飞游于紫极。不可闻，不可见，虽与造物者为徒，翛然往，翛然来，亦曰随时而示应。攸载传于后裔，猗叶赞于元功，盍殊级之循加，俾宗风之永绍。除始祖东华帝君别议旌崇，余仰主者一例施行。

正阳开悟传道钟离真君可加赠正阳开悟传道垂教帝君，

纯阳演正警化吕真君可加赠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刘真君可加赠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

重阳全真开化王真君可加赠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右付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执，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宝）日。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经纶，圣运隆昌，亦至人之扶卫。昔皇祖肇基于朔土，有真仙应现于东隅，行无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学有渊源而天下之书靡不究。所急者拯民于沟阱，所先者锄道之榛荆，律身之戒惟严，及物之功则溥。逮芝纶之叠降，骤云舄以来从，率英贤凡十八人，言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犹轩辕之师广成，辞简义深，若汉文之礼河上。既成功于诸夏，俾主教于长春，其以肖以续者得其真，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寿。翊我延洪之祚，为今持正之师，再振玄门，彼此皆一时也，爰疏鸿渥，后先岂二理哉。宜进号以追崇，尚传规于不朽。其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处机，可加赠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宝）日。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佑于一德，天惟显思，作者七人，道之行也。如辰枢之运元造，如机衡之契灵仪。谁之子象帝先，尽老氏关尹之妙，无不为将自化，行东莱西陕之间。或遁迹于尘区，或栖身于环堵。迨际皇元之兴运，亲承圣祖之眷知，嘉猷敷陈，允矣济时之具，玄机冲寂，超乎与天为徒。莫穷师友之渊源，咸诣胥晨之阃域，阐乃宗规之旧，繄予潜邸之宾，弘才伟学以相承，景贶灵祯之荐格，其加显级，以贲真风。除主教丘长春别示旌崇，余仰主者一例施行。

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钰可加增丹阳抱一无为普化真君，

长真云水蕴德真人谭处端可加赠长真凝神玄静蕴德真君，

长生辅化明德真人刘处玄可加赠长生辅化崇玄明德真君，

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处一可加赠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

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大通可加赠广宁通玄妙极太古真君，

清净渊贞顺德真人孙不二可加赠清净渊贞玄虚顺化元君。

右付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执，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宝）日。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昔贤有言，尽忠于君，致孝于亲，归诚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济其

用，有学以裕于人，秩可列于仙阶，道可弘于当世。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志平，襟神洞廓，丰格高严，褐衣为山泽癯，非谓之悴，兖服为庙堂相，非谓之通。泛然物应以无方，捷若循机而有永。入长春之室，教仍主于长春，全灵极之真，像宛符于灵极。示真观于四远，应礼眷于三朝。粤有嗣师，载恢玄躅，其颁异数，以进嘉称。于戏！弱水蓬莱，归渡不烦于舟楫，吉云飙景，方羊或驻于旌麾。可加赠清和妙用广化崇教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宝）日。

（艺拓）

①超案。掖县有《赠五祖七真碑》，载此碑之第一、二、四诏，末题'大元至正五年岁次乙酉三月吉日，赐紫金襕明真悟理安然大师益都路道门提点希玄子张志功等立石。'另有《大元崇道诏书之碑》，载至元六年赠五祖七真诏及此碑之第一、二、三诏，末题'太岁壬寅至正二十二年五月上旬吉日兴工，道士杨惟庆重立。演道大宗师重玄蕴奥弘仁广义大真人掌管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完颜德明。'耀州有《圣旨加封师真之碑》，载此碑之前四诏，末题'栖云致道通真真人陈德定篆额并书，延祐七年重阳日耀州五台山静明宫本宗嗣教住持井德用立石。'

天诏加封祖真之碑

碑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五寸，三十行，行六十字，正书。三截刻，上两截圣旨，下记。额题'天诏加封祖真之碑'。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昔贤有言，尽忠于君，致孝于亲，归诚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济其用，有学以裕于人，秩可列于仙阶，道可弘于当世。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志平，襟神洞廓，丰格高严，褐衣为山泽癯，非谓之悴，兖服为庙堂相，非谓之通。泛然物应以无方，捷若循机而有永。入长春之室，教仍主于长春，全灵极之真，象宛符于灵极。示真规于四远，膺礼眷于三朝。粤有嗣师，载恢玄躅，其颁异数，以进嘉称。于戏！弱水蓬莱，归渡不烦于舟楫，吉云飙景，方羊或驻于旌麾。可加赠清和妙用广化崇教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道德正宗，屡传于贤裔，儒玄宿学，间出于熙辰。况教典长春，冠冕登瀛之列，而躬膺睿眷，纲维宁极之规。宜进秩以宗承，示褕谠于景向。真常上德宣教真人李志常，清文映世，高行绝人，摛述作之华于襘襟之表，廓神明之应于视听之余，璞不彫锼，行不崖异，斡以淳粹，舍以虚无。绳绳兮其可名哉，皜皜乎不可尚已。号其显卑，制则特敫，以为全真奕叶之光，以慰贤师累章之请。于戏！科盛扬于宝笈，千劫而继太晨君，实粲结于春华，再传而得诚明子。可加赠真常妙应显文弘济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　日

（第三旨同《永乐宫圣旨碑》第一旨，不录）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唐虞至治，有开奕世之规，箕颍外臣，允契登瀛之选。盖天之生材，不虚其用，而道之传叙，在得其人。粤昔长春，遭逢圣祖，芝绋远颁于东土，飙轮旋息于西征。或后或先，在左在右，确然其志，凌冰霜而游太清，炳乎为文，挺圭璋而弘正纪。玄功叶立，师业益光，崇兹绿宇之章，敫我朱藩之旧。于戏！祥麟仪凤，升平能几见之，绛境丛霄，

殊渥不一书止。灵府可驻，显号其承，除尹清和、宋披云、李真常别议旌崇，馀仰主者一例施行。

赵道坚可赠中贞翊教玄应真人

宋道安可赠元明普照崇德真人

夏志诚可赠无为抱道素德真人

王志明可赠颐神资道葆光真人

孙志坚可赠明诚体妙虚寂真人

于志可可赠诚纯复朴冲寂真人

张志素可赠应缘扶教崇道真人

郑志修可赠通微复静冲应真人

鞠志圆可赠保真素朴静应真人

孟志稳可赠重玄广德冲用真人

张志远可赠悟真凝化纯素真人

綦志远可赠体元抱德冲悟真人

何志清可赠虚明凝静守一真人

杨志静可赠洞虚得一玄通真人

潘德冲可赠通虚妙道冲和真人

右付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执，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　日

加封五祖七真十八真人徽号碑记

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太医院使臣李邦宁

昭勇大将军巩昌等处都总帅兼巩昌府尹臣王庭坚篆额

皇帝嗣位之三载，加封五祖七真十八真人徽号，□以□郡南东华观住持道人灵渊太师清真子李道□，延祐乙卯赴都，钦奉丹诏，□□奉瑛□□□之碑阴□□□□□□□□不足以报命而载（下缺）闻道经曰：□中有四大而生居其□，□以上圣神体天法道，帝统之传，有□□□□□圣祖皇帝□天明命，肇基朔方，凡颁诏旨，一则曰天，二则曰天，以致长春真□□□□□唐虞□□敬天之诚，复见今日。皇上聪明天锡，圣敬日跻，法崆峒之□□河上之行，载封五祖徽称，肇为七真□迹□□□□□之德广扬九五乾道之高明□利所□□□之福，纯熙来被延景□之昌，宜与天地同其悠久。然苟非真人之不□行持正明素真人戒行祇洁事会□剑□上命增□玄门清真子李道源感□陕西中书左丞□资善目睹殊渥，志慕道□□俾金售石，命工□意化□，忻然乐施，赞之□事□范将来□欤盛欤，既请为序，所有道观末晦斋学士□□□碑臣邦宁钦□诏文，敢不拜手稽首，略叙于后，谨为之□□□□□皇上□□乎天□□□祉于□年□□□□□□□□□清真□高（下缺）祝三乎□□□教□固皇□贤拔左相（下缺）

延祐四年岁次丁巳九月甲子朔□□天清山颐真道人安道和刊

资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臣王寿昌立石

（艺拓）

①編案：柳风堂有一拓片，載此碑之第一旨，末題：大元国皇庆元年岁次壬子月日诸路道教都提

点栖玄致道通真真人陈德定立石

都功德主□德大夫遥授右丞行山东东西道宣慰使王佐夫人刘氏娘子完者舍人夫人吴氏女妙□

东莱石匠提领孙世昌等刊

《永乐宫碑录》录一碑，载《至大诏书碑》及本碑各旨，末题：

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资善大夫编修国史畸齐张冲寿书

宣授诸路道教提点兼今事通玄集义资德大师茹道逸题额

本宫道□徐道安摹字

宣授承德郎管领奉元晋宁河南等路怯连□诸色民匠打捕鹰房达鲁花赤裴富文

助缘道人　赵道充　李道雄　鲁道昌　道靖观　刘德进　于德信

冀宁路榆次县聂村万春宫住持清真淳素保和大师武道安

助缘会首

西宅高成　男三宝奴

本镇薛政　姚成　李成　男李英　陈顺　薛全

招贤村　薛良佐　臧顺

冀宁路武义

后渠头王成

寨下会首张仁处室人吕妙真男誉□

元村老杨提领

东姚村鲁政

杨成村杨立　男杨顺

道玄居士刘德元　男刘□

时大元国延祐四年岁次丁巳正月吉日大纯阳万寿宫住持三宫提点郭志进门徒徐道静并众立石

大纯阳万寿宫提点段道祥萧道遇蔡道□翟道祥赵道充畅道怡提举杜道忠梁道从左道安提领姬道净杨道志张道聪知宫姚道春刘道清副宫黄玄训张道信王道庆沈道祥张道□杨玄正王玄祐

紫微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使臣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世祖皇帝圣旨里：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交着，告天祈福祝寿者说来。如今依在前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祝寿者么道。怀孟路孟州济源县王屋天坛山十方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里住持的提点慈惠栖玄远尘大师傅道宁为头先生每根底，与了执把行的圣旨也。这的每宫观内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要，仓税商税休着者。但属这的每宫观里的庄田、事产、园果、碾磨、船只、竹圃、林木、解典库、浴堂、铺席、店舍、醋酵、鶙货，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不以是何人，休使气力，但系他每的休夺要者。若这先生每说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

至大二年三月初六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本宫住持提点　刘道明　知宫　张道怡　副宫　赵志明　副宫　李道崇

至大三年二月十五日　立石

（艺拓）

妙相观记

碑高三尺一寸，广二尺三寸，廿九行，行三十八字，正书，额题“妙相观记”。

圣元继天，四海混一，日月星辰，咸归职方，观宇至真，现居福地。有沔郡太安县□□□□□□□□玉皇殿一所，殿宇低小，尤且摧嵬。今住持道士田兴道者，重庆名家，巴邑秀士，医卜兼□□□□□□□宣授诸路法箓提领黄真人为师，簪戴为道。军户抄真等请居焚献，于是田公观其□□□□□□□地宁，山环水秀，真仙境也，堪以隐乎兹，乃从其所请居之。焚献朝夕，惟以立观度人□□□□□□以俗累萦心，道业精玄，儒文饱览。至元癸酉，迭受巩昌西蜀道录司文字，三判大安次□□□□教张真人，赐道号渊真子。至元辛巳，受西蜀都道录司札付重庆道录。甲午，又受四川□□□□札差广元道录。是岁，陕西四川道教天乐李真人赐师号崇玄大师。至元十八年，蒙古□□□□舍水六地二十亩，徐天僧舍地基一所。大德癸卯，自备资金，从新创立正殿，日经月营，绘□□□灵官堂、三门、月台堦基，一砖一石，已皆完备。殿宇高阜，当途过者赞美，往来仕宦贤哲，无不瞻仰自叹曰：“山无名，观无额，念兹在兹，何以称之。”得圣有感，一日，广元路总管碧山老子访至，曰：道录忽然甚得山名观额，呈于碧山老子曰，山可名普明，观可额妙相，殿可称通明，宜否？碧山老子□之，就亲书九字，美赞而已。既有山名观额，焉记其实，欲立一石以传不朽。忽一夕，□□巨石坐□待旦，急趋视之，果如梦见。命石工度之，若合符节，非阴相而何？历观修造本末，十□□心剿□瘵，体瘦鬓斑，不惮劳苦，独力间关，功成事遂，志愿满还，是所谓沔郡侯、大安宰□□□事以编□迹，众与刊石，所有观宇常住田地，可注界畔，以明后人，于是乎书。

殿基并常住地接连一段：东至山水沟，南至官道，西至八庙水渠，北至山坡。坝下常住水地一段：东西至小水渠，南至汉江，北至官道。河东街南一段：东陈百户地，南至汉江，西至王志兴地水井，北至官街。

前沔州酒税使司提领权大安县事黄荣泰　大安县商税务都监韩泽　里正李安信　社长苟法□　剑州知州姚嗣祖　大安县吏　郭贞　王嗣荣　王善才　杨亨

州判宋天禧　前州判任泳　大安县典史李有文　前典史王德元

同知张铸　前同知刘忠　苍溪县尹田有年　前南郡县典史唐文贵

知州侯克贤　前主簿刘文正　王天锡

达鲁花赤阿思兰　主簿耶律察罕卜花　沔州官　县尹张纯

舍地功德主蒙古军万户怯列同男果力答　达鲁花赤雍古剌歹

广元路总管贾碧山　大安县官
至大四年岁次辛亥月日干缘前大安县典史□堃撰文编书同干化缘武当山道士䄍□杨
崇玄大师住持道士田兴道洎道童文宜童、张葆童、陈妙童立石　石匠彭寿卿刊
（碑阴）
舍缘陈子文　白兴都陈士牛　蒙古奥鲁官梁撒郎　谢华祖
妙相观
前金牛镇官王古旬　前社长王慈範　陈进之　高惠圆　助缘女信周□桂娘
金牛站提领杨搿金有忠　百户段庆友　站司张德　舍工造香炉石匠李应庚
（艺拓、柳拓）

真常宫记①

碑连额高五尺二寸，广一尺九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九字，额题“皇元真常宫记”六字，均正书。在芮城县柴村。

大元创建晋宁路解州芮城县下庄真常宫记

条山之颜，大河之阳，东接平陆，西距永乐，绵袤二百馀里。其风土和适，人俗醇梗，又多古贤仙圣之迹，如黄帝铸鼎之原，五老化星之山，夷齐、段干之灵祠，纯阳、道华之仙宇，环而一览，皆在乎指顾之内。有县名芮城，即春秋古魏国也。昔芮姜恶其子伯万，逐出居之，后遂以芮名国，兹县得名之由。去县东北且迷曰下庄，有道宫曰真常，乃唐泽净观也。观自唐而下，历五代、宋、金之世，其兴替者屡矣，殆亦随其时运变革，抑密有数存焉。当皇元开国之初，复转为崔氏居宅。里人有张果善者，悟身世缘空，弃俗从道，购得崔宅，将复旧观。顾其力不赡，请主于通玄子杨志安、谷神子樊抱一，用成己志。而二子道名素著，遂招徕云众，劝化善人，储积有丰，乃行宏构。以其道缘有在，故其人心乐从其愿，甘为苦作者，以月日计，功几三十年。三清有殿，祖真有堂，灵官有祠，道众有室，若斋厨库厩，蔬圃果园，陆田水硙之属，接绪而毕。其外护功德赞成其事者，皆一方众善资之，而大夫吕公、总领王公，运力居多。岁甲寅，樊即世，杨虑事恐有坠，且念道无宗，乃遣门人焦志润、张志普，赍状走燕，礼掌教真常真人为师，以是宫隶长春别馆。于是真常师俾门人长春提点希真恭默致虚真人仇公往来纲维之。中统辛酉时，仇公居王屋灵都宫，杨乃驰缡敦请住持。公既至，凡宫事之未遂，与其功之未完者，咸为落之。至元戊辰，掌教诚明真人升观为宫，署今名焉。今诸路道教提点兼领真常宫事、通玄集义资德大师茹君仲安，即故真人仇公高弟，持先辈史公天纬所为泽净观碑铭，道是宫提点杨公志德等，诚恳来谒记。既不得辞，姑按其事而次第之。夫道有本末，犹泉有源委。而世逐迷背觉，日趋浮伪，非高堂广宇，不能起其肃，非大像睟容，不能起其敬，故神圣密化，因其肃敬，返其良心，俾人舍妄入真，以造乎至善之地，兹像教兴行而宫观有尚也。原其宫观像教所起，不无其自。始于黄帝获玉像天尊，中而周穆获金像道君，次则汉武获银像老君，或置于高观之上，或奉于内宫，或安于甘泉，帝皆躬行祀礼而尊崇之，而后时君大姓钦遵者，代代有之。自长春真君应诏

以来，玄化既行，而教风益著，其华宫壮观，巨容俨像，而星罗宪夏。其奉真敬道之姓，无间王侯商贩，以今视昔，则相去万万也。嘻，道教其盛乎！

至大四年二月真元日，缑云王道亨记

洞微弘教讲师张道倩书丹並额

皇庆二年五月初□日

真常宫住持提点崇真大师杨志德、提举辛道果、知宫邢道诚、焦道源立石　　洛阳刘廷秀刊

（芮拓，并见《山右》卷三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索《芮城县志》：真常宫在县东北七里桑村，旧名泽清观（碑云泽净观），元改今名。皇庆二年，住持提点崇真大师杨志德、道人王演华重修，邑人萧萇记。（明洪武间置道会司，并太清、紫清、延生、岱岳、碧虚五观入焉）

卿云观记

碑连额高六尺五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书。额题"敕建卿云观记"六字，篆书。在阳曲。

阳曲县太平乡辛庄全真□公道行创建卿云观记

大同路儒学教授陈泰来撰

冀宁路都道录天庆宫明初大师李道和篆

华州□西溪阴真门生桂斋赵居实书

卿云观者，李公全真大师之所□也。公讳□□，字纯甫，全真其自号也。幼师九原玉泉观白悟真之规绳，长袭本宗白明真之衣钵。观居阳曲县北太平乡之辛庄，距冀宁路百里。□近代骚人咏物有太平八景之题，东则石岭寒云，西则赤塘晓雪，大盂宿雾面其南，蘩罗春色拥其北。蘩罗山乃辛庄之奇观，其上则云叶杈枒，如蘩芳葩，鳞鳞鬣□，如罗三叠，其下则坚珉盘结，琮洞壁穴，光彩绚烂，天造地设。凡王侯邸第，宫观寺庙，刻碑刊铭者，悉黎于此，取不穷，用不竭，非他方可拟也。山韫石而晕，石蒸云而润，云因观而名，地得人而灵。全真公之道德辉光，如玉在石，如云在山，去华就实云其质，少私寡欲云其心，勤身俭家云其形。迎仙待客，冠盖云集，轻财重义，视富贵如浮云，然世间纷华杂扰之物，皆不足芥蒂于胸中，其高节抗云又如此。然云之为物，是虽憖然而自得，夫岂块然而不为。至元甲戌，法殿兴，圣像具，辉煌金碧，绘饰丹青，东庑之厨库斋室，南堂之三间四椽，栋脊云翔，檐牙云幂。河东山西道按察使西溪王公书其扁曰卿云观，教授冷公贤甫先生为之记，其盛举也。公于至元戊子二月无病而逝，享年六旬有九。门弟张君居敬，本里张全之嗣，领会师传，沉潜道味，撑玄柱妙，堂构出蓝。至元辛卯春，授太原路都道录所札付，充本宗门下提领勾当。道录王公志广见其忠勤廉干，癸巳秋，复加荐剡，授天下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真人管领诸路道教付，身充本宗提点。元贞乙未，妆饰南堂，创造西庑，置碾磑以济乡邻，买膏腴田以赡徒众，缺者补，空者完，晨夕积心，唯恐失坠。度门人刘怀宝、石怀玉等，一日蹑

门,以其师之道行及卿云二字为请。恳谨按天文志,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是谓卿云,此嘉瑞太平之应也。自古山林高蹈之士,多与云为伍,老子乘云气,西母歌云谣,司马白云之号,希夷云台之观,鼓云和瑟,炼云子丹,出而披云,处而卧云,列仙传中,何可枚数,皆不若卿云之瑞。盖隐于虚无缥渺之乡,为遁世之云,显于朝清道泰之际,为济世之云。昔李公无心出岫,云之遁世者也,今张君触石而起,云之济世者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一隐显之间,而卿云之名远矣哉,故永歌之。铭曰:

天瑞之云,以卿为名,人瑞之云,犹龙复生。全真李公,道纯德厚,与云俱闲,龟朋鹤友。里曰辛庄,山名蘘罗,地灵人杰,云石嵯峨。殿宇作新,金璀碧灿,王公大书,扁卿云观。门弟张君,视前有光,善继善述,肯构肯堂。鹍化为鹏,鹗书荐祢,道班领袖,玄林梓杞。云无定迹,时卷时舒,昔为盘谷,今也亨衢。郁郁烟云,岩岩山石,云白石坚,纪公道德。

维大元国皇庆元年孟春上旬吉日张居敬创建

门人刘怀宝石怀玉等立石

古丰安君璋、男安仲祥、男安志全、门人高翱刊

(《山右》卷三十)

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碑

碑高八尺,广三尺三寸,三十行,行六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

翰林修撰从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邓文原撰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仲寿书

翰林侍读学士朝列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赵孟頫篆额

道原于大始而备著于天地万类,神仙者,将秘其道以为己私乎?然必公天地万类而其教始弘远博大历久而长存。昔黄帝□□□□以垂道纪而绪承为神仙之学。世传炼气葆形者,必择高迥闲旷之地以颐其神,故慕而从之者,亦东游海上,求蓬莱、方丈,瀛洲及羡门、安期生诸□□之药。所礼天下名山大川八神而其三居东莱之境。考其遗迹犹在,乃若神仙之变化,卒莫可端倪,岂乐其名,不究其实欤?文登即古文山所理,其西则有昆嵛之山,南走巨海,冈峦回合,缭以溪泉,云木撑空,水天无际。又东南有峰曰紫金,□秀绝盖山。肆金大定间,丹阳师马君剃夷榛莽,□营以构,曰昔仙人以□□尝栖真于此,吾全真教之宗也,因名其观为东华。暨皇元混一区宇,道崇清静。世祖缵承丕绪,益阐玄风。至元己巳,始赐号曰东华紫府少阳帝君。越四十有二年,为至大庚戌,圣上克绳祖武,复因其故号而申锡之曰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玺书周遍,辉贲林泉,神人具喜。盖古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时维治定功成则礼隆秩祀,导迎祥祉,所以阜群生而扬景命。按道藏云,东华者,木公炳灵□□阳□真□□□□□真者授之以符篆灵文、金丹火候、青龙剑法。白云尝得之金母,金母得之太上者也。群仙万灵,仰企道妙,终南代郡,真游超忽。虽显迹自汉,然莫原其初。夫道自本□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六极之先而不为高,居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太古而不为老,曷尝有常名哉!吾观昆嵛之山,濒于东海。东少阳也,时以春首,性以仁该,德以元长,凡生生者咸资之以始。造化之气,絪缊亨毒

于□主宰是者，兹其东华之所司乎？楚汉祀东皇太乙曰天之□神，其佐为五方帝，生民日蒙惠利，则思尊其位号。窃计神者辅天行化，固谦逊而弗遑居也。又按东华之传为钟离、吕、刘、王，王之传为马、谭、刘、丘、王、郝、孙，今皆以次追崇。□道所来，夫东华邈矣。丹阳之言曰：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净为基，□□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清于虚，凝神于极，不出户庭而道可得也。逮长春师□□□太祖圣神启运，尝遣使奉书聘师于东莱，访以当世之务，保身之术。师首陈天地阴阳生育之大，中□□□□在圣经治国治身之道大备。方今山东、河北，尽为臣□□兵戈震荡，流离未复，乞陛下慎选廉能，息繇免赋，□安黎庶，诸端自臻。帝大感悟，命近臣书诸册。斯言庶几乎以天地禹类者。由是全真之教大开，累朝光宠，施及前人。今东华宫主武道彬、李道元等谒文于余曰：吾教者皆奉东华而无文以纪，其曷以诒厥后？余谢不能而请益勤，则为叙次其所以然者，且系以诗，俾归而刻诸石。其词曰：

东华之山高崔嵬，□以岩献临□池，洪涛澜汗□流归，赤日曜景扶桑枝。春阳敷舒神所治，复驾苍龙载青旗，冻雨清道□风吹，下司水府安□维。上参昊宰玄□□，□□□□群灵随。惟神之旂□□虵，其去无朕来无涯。道□形索以名窥，是殆壶子衡气机。至人修之存希夷，虚静恬淡居无为。□□□□能□□，长生久视□□□。若姑射神冰雪肌，使年谷熟物无疵。道合□厚非尔私，翕张之用橐籥推。天书下贲星汉垂，永镇兹山隆□基。群王□嗟□春□，□□□祀神格思，□演秘文阵铭诗。

大元国皇庆元年岁在甲子□月十五日玄门演道大宗师大明□□天阳真人常志清立石

功德主昭文馆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遥授中书左丞相大司徒大司农领太医院事尚服院事李邦宁

东莱石匠提领孙世昌

（柳拓）

彰德路汤阴县鹿楼村创修隆兴观碑铭

碑高六尺三寸，广二尺四寸，二十行，行五十字，正书。

通玄崇正弘教大师本路坛讲师司马德义撰

鹤壁镇李思恭书丹

平川自黎阳尚刹篆额并刊

相台属郡曰汤阴，去县之西逾一舍，有聚落曰鹿楼，土膏泉洌，树艺无不宜，俗美风淳，居民惟谨愿。中有仙馆曰隆兴，基创者之师，其姓何氏，其讳志安，仁甫之字也。世籍是里，为农之巨室也。师幼不群戏，但好陈俎豆事，盖有善性。及冠，闻二亲议以人伦礼，乃乐以方外志请于亲，怒弗允。已而天兵南胜，骨肉离散，径游燕山大长春宫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席下，请事为全真学。服勤既久，志益坚确，蒙授秘诀，谕以南还。壬辰，归旧贯，相兹地也，岗阜爽垲，左右掩抱，势若蟠长之卧，乃输金明券以市之。洎法弟尹志瞻辈，力畚铲，筑垣墉，外辟荒田，内经陶梓，崇构圣宇，塑绘像仪，曰三清、曰四圣、曰崇宁、曰里墟、曰龙虎君、曰先师，云庑对峙，净室星罗，以楹计仅五十，以像数二十有奇，其所费也大，

其成功也速。古云地因人胜，道在人弘，信斯言也。昔为荆蓁刍牧之场，一旦化而为宝坊福地。既序矣，请于总教，准恩例降今称观名，仍授明真大师号，神胥箓，盖嘉之也。始终度弟子将数百指。师宽厚恕物，谦卑接人，贤愚风靡，虽畏垒之事庚桑，莫是过也。若夫性天心地，知白守黑，颐神抱气，冥符造化，又安能尽述哉！历春秋八十有三，别众翛然而逝，时正月十一日也。相次宰观事者萧志冲、何志信、樊志通辈，一日相与议曰：先师经置，成于草创。加以岁远损坏，不胜严奉。欲改作焉未能，同志者俱先化，唯樊志通主领观事，别建正殿，制作高大，山节者四，栋宇者七，贫者施力，富者奉财，积年而毕，可谓克光先辈，善守其成矣。愚窃闻立观度人，将使后学以袭大本大宗之道，至于诵洞章，祝天寿，报国祐民，与夫五千文，三百字，相为体用焉，是之谓尽美尽善矣！大德癸卯夏四月，知观樊子携行状走林虑谒愚，恳文镌石，以诏将来居之者知其始末之难，庶不我拒。愚以管见，为辞再三，不获已，于是勉为之书，仍题之铭。其铭曰：

元始开判几兴亡，仙家依旧肃严庄，星坛月殿郁相望，上栋下宇鹏翼张。天籁澄澄沆瀣凉，霞衣云冕诵洞章，焚修致祝效忠良，恭祷乾坤荐瑞祥。紫宸介祉寿无疆，王道平平抚万方，混一车书四海昌，安居乐俗太平乡。幽人燕处羽山阳，隐几翛然非昔常，河东浙流昆仑岗，灌溉华池饮玉浆。大丹炼熟粲灵光，御气乘风升彼苍，扶摇下视小八荒，广邈乡中日月长。樊子志通能自强，巍然秘殿建中央，爰雕碧玉纪行藏，□□师道播余芳，用坚岁律知其详。

时大元混一皇庆二年岁次癸丑三月辛卯朔十八日戊申樊志通同宋道和李道元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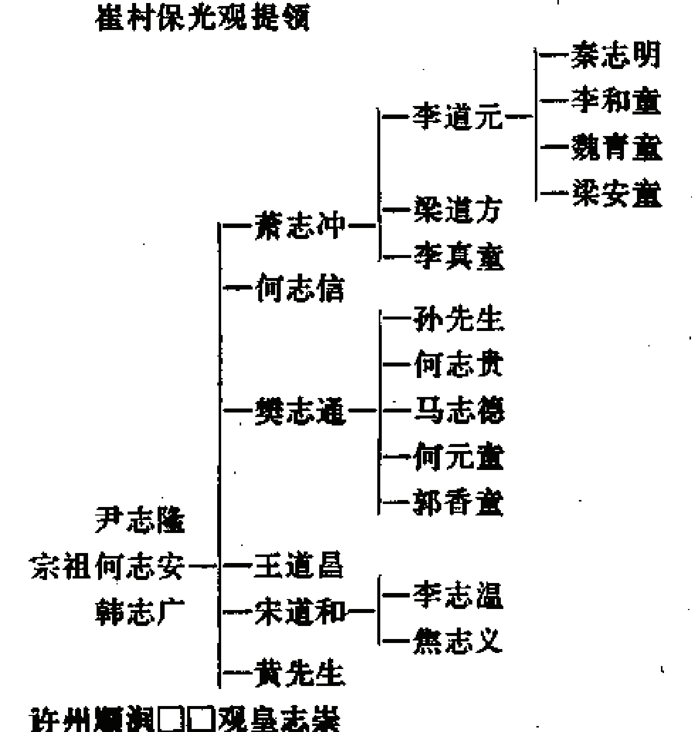
（碑阴）

安阳县仙人洞灵虚观徐志悟梁来童　潘流长春观法亲　知观梁道方王先生张仁童

步落村栖霞观威仪　李道荣

胡累村玉泉观威仪　冯道和

崔村保光观提领



许州顺涧□□观皇志崇

冷泉□泉观宋志和
林州关村元明庵郭老先生
史魏宝真庵于志□□
淇州石桥长春观道正刘志□
班家庄□天观李老先生

（艺拓）

丹阳真人归葬记

碑高七尺二寸，广三尺一寸，廿五行，行廿五字。行书。在莱阳。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仲寿撰并书题额

东莱石匠提领孙世昌

全真教之丹阳马君，犹圣门之颜、曾，重阳君不以子视而以弟称之。师生于宁海，当宋宣和癸卯五月二十日也。初名从义，字宜甫，本关中扶风人。五季兵乱，迁海上焉。金大定七年丁亥秋，重阳王君挟策东游，抵宁海范明叔私第宜老亭，因会宜甫。宜甫问道，重阳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立谈之□，契分相投，邀重阳居其家。明年二月，宜甫弃俗人道，训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时年四十有六。侍师人昆嵛山，开烟霞洞居之。重阳大阐玄风，随方立会，化度群有，如文登之七宝、宁海之金莲、登州之三光、蓬莱之玉华、掖县之平等，师皆陪杖屦焉。阅三年，重阳偕群弟子寓汴之王氏邸中，时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召二三弟子立榻下，谓之曰：丹阳已得道，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吾今赴师真之约耳。口授遗颂而逝，师尽礼治殡，权瘗于旅，人关谒和、李二君。次年，师会谭、刘、丘三真，抵刘蒋祖庵，修治葬所。明年迁祖柩归葬焉。四真庐幕之余，分适各方，惟师留刘蒋，居圜堵者四年，后乃西游。自时厥后，处圜之日居多。大定壬寅，师年六十，东还宁海，将为归宿之计。行化文登，当隆冬之时，海市见于南海。明年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日，羽化于莱阳之游仙宫。长生刘公、玉阳王公主葬焉。后为冯氏诸孙取瘗祖茔。未几宫主李知常亲取仙蜕复归游仙，竟藏浅土而葬衣冠焉，人无知者。大德丙午闰正月，提点宫事王志筌来谒长春主席天阳真人常公，备陈其事，曰："志筌老矣，一旦溘先朝露，使师真遗榇□没，其罪弥大。"真人闻而惊曰："信如是，非若之过，责在我矣！"亟致香币冠簪傢服巾履，躬撰祭文以遣之。仍为移文本路，遍谕本堂诸老，咸使赞成。复□疏化诸信士共输资力，治葬于□之西院乾位，期以明年十月十有八日安厝，乃殿于其上，像于殿中。比事集之前，启封，示仙骨三髻，尤□□然如生。盖重阳君名嘉，师畴昔分发三髻，戴师恩以寓意焉，至是尤验其的也。东华宫山主李道元□□为棺以殡之，会葬之日，□云现空，瑞鹤翔墓，官僚士庶咸瞻礼之，共叹灵异若此，孰不稽首加敬焉。至大辛亥，提点成志希、王志筌、山主李道元遣一介请记于予曰：丹阳师真，吾教之二祖也。前此治葬，予与有力焉，可不书乎？因次叙其始末以记之。盖闻道家者流以惜精固气，存神养性为大节，其所谓日用常行，慈悲方便，苦己利人，外积阴功，内调水火，昼夜无间，法天行健，就此幻化之躯，照见本来之我，遣情化欲，澄圣成真，能事毕矣。不务究此，而区区求

其迹，固亦浅也。且自金大定癸卯，至皇朝大德丁未，相距百二十有五年，中间不知其几迁矣，至乃藏于浅土，不使人知，今也大会四众以葬之，复文而勒诸坚珉以记之，永为万世之藏，是亦有数焉，故为之记。皇庆改元正月既望记。

大元国皇庆二年岁在癸丑正月十五日玄门演道大宗师大明演教大阳真人常志清立石

功德主昭文馆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遥授中书左丞相大司徒大司农领太医院事尚服院事李邦宁

（艺拓）

提点王志道道行之记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三十九字，正书。篆额题“修真宫记”。在淄川南七里店修真宫。

般溪李克通书丹并篆额

延祐甲寅仲春之初，予□□州□职道经般水。道士□□□持师王公行实谓予而言曰：“吾□宫主提点姓王氏，讳志道，世居淄川七里店。幼颖悟，志慕道，无俗韵，未几成童。时值长春真人鹤驭西回，礼师事焉。因东从□都，服勤数载，见其尘劳中□□存诚，无少懈怠，乃嘱以归□神真付焉。年甫弱冠，志在兴修，乃曰不构尊□之宫阙，孰生瞻仰之道心？于是发勇猛心，舒□灵□，与兄王同缘果，乃以□店之巽位，相祖业之地，形势塽垲，创宫院而住持焉。继有侄王四都料□□□事□堂庖事□□□□□□圣□□碧辉见，仅数载而俾其一新，仍请名于□□□□□□□其宫曰修真，□徒云集□□□□□□□闾里人共雅敬之，享年七旬有八，无疾而逝，时岁□□戌三月九日也。以功以□不□之于□□□固何据，盍为我记之。”暨两宫提点王道久施缘□□□嘱之，予不获辞，乃窃谓□夫□之高者□□天之高明行之□有自心地之□莹若乃道高□□惟期心□非超群出世之人，其孰能致于是乎？故□于□有云：修真慕道，须凭□行累功，□不苦志虚心，难以超凡入圣，世之□道，皆□世之有功也。玄宫主提点王公道高行絜，性明心□□是非于耳目之内，卷□无棄□之非教门用□大起尘劳□地下功□□□□□□□住行心存于道□功积累，皆具夙缘，诚超群出世之人也。兹高弟郭志淳□其师王公以礼而厚葬之，□像而瞻礼之，顾□宫之损缺，务为□理□今乃在余岁□无□□□□□□□室青□符□也。提点□公所度门□以见于碑阴，此不复载。栖□□□□□荒芜，谨为之记。

时大元延祐元年岁次甲寅仲春下□□日门徒郭志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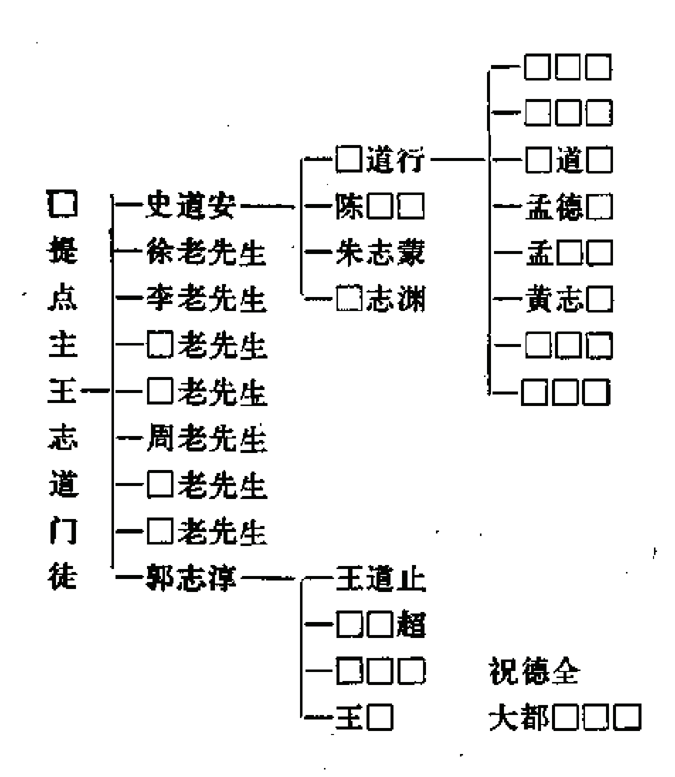
□□□□　王义　王用　王信　王□

□缘功德主李德□

□□大师知宫□□□

□□大师会仙修真两宫提点前般阳路道录王道久

（碑阴　宗派之图）



（艺拓、柳拓）

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人每根底，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官人每根底，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内外大小衙门官人每根底，各枝儿头目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众先生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教当，告天祝寿者道来。如今呵，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休当者，老君教法里告天祝寿者么道。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孙德彧根底，丘神仙的道子里委付了也。诸路里应有的先生、女冠每根底，为头儿管着者。先生每根底合与的戒牒、师号、法名，教他与者。孙真人根底，宣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庵庙，他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不拣甚么休顿放者。但属宫观庵庙的水土、园林、碾磨、解典库、浴堂、店舍、铺席、船栰、车辆、竹苇、醋麴，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更咱每的明降圣旨既有呵，推称着各枝儿投下，于先生每根底，不拣甚么休索要者，先生每也休与者。

您众先生每，孙真人的言语里，太上老君教法里休别了也，依体例行者。做贼说谎的先生每有呵，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分付与者。更先生每自其间里有相争的勾当呵，孙真人委付来的头目体例归断者。先生每与俗人每有折证的词讼有呵，孙真人委付来

的先生头目与管城子官人每一同归断者。但属宫观常住产业，不拣甚么，不拣是谁，休典卖者，休施献者。施献的人、典卖的人根底要罪过者。

更这孙真人这般宣谕了也，没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咱每根底奏者，不拣怎生呵，咱每识也者。

〔圣〕旨

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蔡录》第六六）

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碑高七尺，广二尺八寸，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正书。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歹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宣谕的有来。如今也只依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里并下院宫观里住的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庵庙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税粮休与者。但属宫观里的水土、人口、头匹、园林、碾磨、店舍、铺席、典库、浴堂、船栰、车辆，不拣甚么他的，更渼陂、甘涝等三处水例甘谷山林，不拣是谁休倚气力者，休夺要者。这的每却倚着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

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柳拓）

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

程巨夫

皇庆元年春三月，京师不雨，遍走群望不雨，① 诏武当道士张守清祷雨而雨。明年春不雨，祷而雨，夏又不雨，② 又祷又雨，既霑既渥，仍大有秋。两宫大悦。③ 初，均房之间有山曰太和，又曰仙室，以玄武神居之，名武当。蟠地八百里，峰七十有二，最高曰紫霄之峰，峰之最胜曰南岩。崖前有洞天二，曰太安皇岩之天，曰显定极风之天。上出浮云，下临绝涧，猿啼鸟噪，豺虎所家，人可投足者，仅寻丈许。道家言，龙汉之年，虚危之精，降而为人，修道此山，道成乘龙上飞，是为玄武之神。至唐贞观益显，天下尊祀。宋理宗时召道士刘真人作宫南岩，④不克。汉东异人鲁大宥隐居是山，草衣菲食，四十余年，救灾捍患，预知祸福，时人神之。天兵破襄汉，去渡河访道全真，⑤ 西绝汧陇，北逾阴山。至元十二年归，与道士

汪真常等，修复五龙紫霄坛宇，独结茅南岩。或请作宫庭，⑥曰非尔所及也，其人将至矣。二十一年秋九月，师自峡州⑦来，年三十有一，⑧愿为弟子。大宥欣然曰：吾待子久矣，即授道要。明年春正月，大宥仙去，⑨师躬执耕爨，垦山凿谷，种粟为食。继率其徒薙桧翳，驱鸟兽，通道东自山趾纹口七十里至紫霄宫，五里至南岩，南崖北下三十里至五龙宫，又四十里抵山趾嵩口。⑩岁三月三日，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乃构虚夷峻，拔木穹谷，刊石旁岩，即岩为宫，广殿大廷，高堂飞阁，庖库寮次，既严且备。炫晃丹碧，缪轕云汉，像设端伟，钟鼓壮亮。引以石径，荫以杉松，积工累资巨万计，历二十余载乃成。垦田数百顷，养众万指。至大三年，⑪今上皇帝、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闻师道行，遣使命建金箓醮，征至阙。及祷雨辄应，赐宫额曰天一真庆万寿宫，置提点甲乙住持，制加神号玄天元圣仁威上帝，⑫神父号启玄隆庆天君明真大帝，神母号慈宁玉德天后琼真上仙，赐师号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延祐改元春二月，大司徒臣罗原，奉皇太后旨，命师乘驲奉香币还山致祭。冬十月，集贤大学士臣陈颢，请加赐宫额曰大天一真庆万寿宫。命翰林学士承旨臣刘赓书之，申命翰林承旨臣巨夫撰碑文，集贤学士臣孟頫书丹，中书省参知政事臣世延篆额，臣巨夫⑬窃唯圣天子原清静之本，躬垂拱之化，父天母地，怀柔百神，陶成万类，子育兆姓，宵衣旰食，期底于治，可谓至德也已。师以云栖遐举之侣，而能振道淑德，焦心苦志，奋树堂坛，以承天休，亦可谓豪杰之士矣。师阖疏果毅，方严质茂，虽大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感必应，虽身被显宠，如始入山，其有道者邪。若神之德，广大混茫，变化无方，谓列宿所钟，讵不信然。从师至京者曰唐道玄。⑭臣巨夫谨拜手稽首而献诗曰：

翼轸之墟均房间，白云峨峨武当山，根盘千里阻且艰，七十二峰罗烟鬟。帝遣玄武驱神奸，披发仗剑衣𫄸𫄸，穹龟修蛇猛且闲，乘云而来御风还。跂予望之杳莫攀，真人学道铁坚顽，飞上千仞诛榛菅，斡旋天枢启天关。琼楼珠宫翠回环，霞披雾映黄金镮，湛恩大号帝所颁，神来居之珮珊珊。众松萧飕水潺湲，飞香满空馥蕙兰，愿神永永哀民艰，汛扫秽浊无恫瘝，我皇万岁御九寰，兴圣怡愉长朱颜。

（《湖北》卷十三，并据《道藏·玄天录》及《雪楼集》卷五校补）

①超案："不雨"，据《道藏·玄天上帝启圣灵录》及《雪楼集》卷五补。

②超案："夏又不雨"，据《道藏》及集补。

③超案："两宫大悦"，《道藏》同。集作"上宽忧顾下苏饥穷道术以及物为功谅矣"。

④超案：原作"住南岩宫"，据《道藏》改。集作"作宫此岩"。

⑤超案："访道全真"，《道藏》同。集作"访道清和真人"。

⑥超案："宫庭"，《道藏》同。集作"室庐"。

⑦超案："峡州"，原作"陕西"，据《道藏》及集改。

⑧超案："三十有一"，《道藏》同。集作"二十一"。

⑨超案："仙去"原作"先法"，据《道藏》及集改。

⑩超案："东自山趾纹口……"，集与此大不同。

⑪超案：原作"元年"，据《道藏》及集改。

⑫超案："神号玄天元圣仁威上帝"，据集补。

⑬超案："命翰林学士承旨臣刘赓书之……"，据《道藏》补。

⑭超案："从师至京者曰唐道玄"，据集补。

大元敕藏御服之碑

二十八行，行六十七字，下缺数字。篆额同首题。

正奉大夫中书参□政事臣赵世延□

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臣赵孟頫□

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平章政事秦国公臣李孟□

皇元德肖上天。太祖圣武皇帝握符龙朔，辟宇垂统，历太、定二宗，至宪宗御极，世祖以太弟之亲，抚临方夏，分地关辅，渊龙于六盘之三年，政教聿修于内，六师戡夷于外。逮入继大统，定鼎幽燕，岛夷瘴海，穷发□轧，莫不□觐琛贡，若运肘足以达腹（下缺）庙胜恢鸿业，实由关辅发之。列圣承承，宜兹致孝思而无斁也。至元仓龙甲午，成宗践祚，恪绳祖武，协羹墙之思，竞业万几，期□至治。大德癸卯春仲初夕，恍然梦游于金阙之庭辟者曰是为岐邠之终南也。既旦，□诣左右审□临幸，则为终南重阳万寿宫（下缺）以为吾君追孝先帝，积诚所由致。翼日，敕尚衣出尝所御服一袭，遣集贤大学士臣献可、近侍臣把海等，驲置于是宫。其经教事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臣德彧（下缺）埠俨恪祝釐，对扬天休。适久不雨，昧爽竣事，玄云秤露，甘泽周霈，动植怿茂，人心感和。使者归福于上，臣德彧□□龛殿□像宸居如觐清光，肃（下缺）之岁丁未，成庙宾天，又七祀，延祐改元，臣德彧进神仙演道大宗师，嗣教长春，请于太保、领集贤院事臣国枢，集贤大学士臣邦宁以颂述之尔。上闻，命臣世延执笔以纪。集贤学士臣世延承命悚悸，不得以蕃陋辞，谨叙陈颠末，庸侈丕显丕承之谟烈，因言天人交际，若影响也。夫御群化者，天也；子兆民者，君也；□万事者，理也。君者所以承天御群化，理者（下缺）致人心之所同，得征乎人以验于天，顺乎理，斯得天矣。故曰，天人之际，感与应而已矣。匹夫且不违，而况君国子民，巍然立极者乎。洪惟先朝深庞之泽，覆露生养，统元引年。至大德间，几五十年。重离迭耀，万邦欢康，雨旸罔愆，祯嘉仍答。当时天子端拱于上，颐其精神，念慰思肇造之艰，怀嗣服而先帝渊潜汤沐之地，兹非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者乎！休征既符，发自天衷，爰授御服，藏诸名山，以示天下后世。不省方而观民设教之化寓，不□□而增高益厚之礼备，非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者乎？方今圣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光岳昭宁，万类滋遂，然犹宵旰寅畏，鉴于烈祖成训，新文明以饰太平之盛，益将扬耿光播休懿以示悠久，兹非继志述事，绎隆圣绪无疆者乎？古称雍积高为神明之隩，重阳仙翁，浚全真之源，澄筋甘河，旁魄归壹，以虚诚自持。在嗣教之秋，蒙被非常之宠数，炳蔚乎兹山兹宫，亦岂非寂感之妙能致之者乎？矧治清虚无为者盍思□兵东祖庸不征力于县官，而又崇道，将由希微凝寂，鞠躬揭虔，效华封人祝皇祚于亿万维年，庶乎合于天保之诗矣。臣世延谨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于铄皇元，允集大命，笃启世祖，丕乘景运。于时渊龙，于雍之中，于以肇师，戡绩武功。奕世重光，践修惟人，逮我成庙，克承克继。明明梦寐，远幸于兹，俾藏御服，以永时思。至元之政，化溥海外，施于大德，制而不□。天降其祉，神荐其体，神诚潜孚，三五协治。匪曰登成，孝思攸致，维今天子，懿恭渊仁。寰宇时雍，为元之春，犹为翼翼，茂嗣祖

训。迄贞厥□，以赞攸应，穆穆祖宗，陟方帝庭。何以侑之，广张钧天，河山百二，麾斥指顾。风马云軿，翩其来下，终南琳宇，□宸扆存。鼓钟万年，帝力是恃，播之颂诗，永诏来世。

延祐二年三月三日通真侍宸资善法师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住持都提点臣庞德益

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臣孙德彧

（艺拓、咸拓）

大元重修泾阳县北极宫记

碑高四尺八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八字，正书。篆额题"大元重修北极宫记"。在泾阳。

清真观妙渊虚大师教门高士古楼观大宗圣宫三洞讲师朱象先撰

峄山永真子杨道远书并篆额

皇庆二年冬十月，泾阳北极宫住持道士佘德仁托法属王道慧、郭道崇为介，以本宫重修事实祷予为刻石之文。按来状并录到大定中邑令萧贡所作宫记，其略云：宫在县城西北隅，其始作岁月亡刻志，不可考。相传以为起自秦汉郑白渠初成，饮水者多疾疠，遂建紫微殿以镇之，以贡考之，非也。古者事神，必于国郊或名山大川为坛设位祭之而已，未有饰画神之像者。兴建祠宇，号为宫观，度道士以守之，盖自近代始。然则是宫之兴也，其近代欤。萧记以是宫兴于近代，无刻志不可知，然今观殿庭规制，宛有古意。梁记书宋熙宁元年重修，进士张衡三清坛记载：宋初改北帝宫为北极宫，宫主符法师登坛设醮，仗剑立化，肖像俨存，事甚奇伟。以此推之，是亦数百年物。逮金季丧乱，城郭丘墟，闾巷惟败垣破屋，而宫独得不废，古殿犹鲁灵光岿立于草棘中，见者叹异焉。岁乙未，国朝革命，纪纲荐复，全真师邢公先生，风巾雨笠，来自云朔，睹是古迹，恋恋不能去，慨然有志于兴复。乃薙草攘蓁，辨掠平治而居之，且蒙总府文据俾令聚徒住持。一二年间，民用小康，道侣稍集，乃相与戮力完葺，以至向成。公力行古道，清规凛然，诸方学者，闻风疐疐而来。逾十载，度弟子李志端、高志飚笃意修饬，仆者起之，敝者新之。继又鼎建前三门，翻秘殿，构洞房，至于宾寮库厩，以次而具，且增置土产为赡众悠久之计。簪裾济济，钟磬锵锵，斋筵醮会，岁无虚节，缘力骎骎日盛，方为遐迩归敬。亡何羽化，以宫事付徒孙宋道存、佘德仁相继住持，日用应缘，一遵先矩。德仁以谓宫建于前代兵尽之余，先师修造功缘，盍亦著之金石以昭来裔，庶无负师德。予义其不忘本，乃摭其事而记之。邢公法讳志元，其先应州人，礼本郡重阳庆寿宫泰定唐真人为师，派出丹阳高弟升玄薛君真人之门。泰定行高心通，深造理窟，公自庆得师，倒心承事。岁丙申，辞席下入关，炷礼祖庭，复参觐安和柳真人于游仙宫。安和乃泰定之法兄也，玄学淹博，公朝夕依焉，其兴复是宫，亦藉安和纵臾之力。是宫之作盖始于唐。按唐史，天宝二年追尊大圣祖玄元皇帝，诏天下郡国建紫微宫。时遥世变，百不存一，今它郡有古宫名北帝、北极、紫极者，皆当时遗迹。历代沿革，名易而实存。梁记

熙宁重修，去唐未远，殿犹曰紫微，为可见矣。窃尝因是而思之，教曷从而兴乎？自黄帝问道于空同，教之所由生也。宫观曷从而兴乎？自尹喜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此宫观之所由始也。关尹内传云：穆王追访草楼真迹，为建楼观，度道士七人，此为道家者流之权舆欤？以是而言，曰教，曰宫，曰道士，其来远矣。如尹轨、杜冲、王倪、啮缺、列御寇、庄周、犍铿、王诩、安期生、马鸣生，此非古之道士欤？在当时或名方士，或称逸民，浩然而游方之外者，皆是也，但纪传散逸，不得详究耳！谓盛于近代则可，谓始于近代则非也。萧贡宫记谓建宫观度道士自近代始，斯失言矣！又曰碑者铭功纪德，前既述其功绩，而其末乃复訾之笑之，自失作文之体，惜哉！切原圣智立教，本于劝善。汉天师阐正一之科，化行寰宇，历千有余年。至近代，重阳祖师复以全真启教，挈人于善。皆以黄老为宗师，清静无为，贵慈尚俭，施之于天下，有家给刑措和平简易之功，非特止于修炼一身而已。其有弁褐表仪，外贞内伪，似是而非者，皆自其人之不肖，非道之有不善也。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会有特止独行，游乎黄帝、老子之阃域，超然而自得者，第非流俗之所能知也。经不云乎：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吁夫！岂无人乎哉！

延祐三年岁次丙辰八月望日

与号通真大师三洞讲师知北极宫事佘德仁建

□玄体道大师前安西路道判郭道崇刊

（艺拓）

松岩纯真子墓碣铭

碑高三尺八寸，广二尺，廿二行，行四十字。正书，篆额同题。在长清五峰山。

翰林编修将仕郎济南李世杰撰

德州齐河县儒学教谕蔡佑□□篆□

乡人李源甫诣予门而见谒曰："源等小人，幼失学，无所知识，独于宗族之间，义分所在，眷眷未尝少忘。松严纯真子□不肖叔父，谢世已有年矣，每惧夫高风流韵，日益消歇，无以播于后裔，今具石敢冀先生不鄙其愚，卒惠之一书。"予嘉其意，乃为次序其事。松岩名源固，字仲泽，世为长□县人。天性沉默，弱不好弄，艺习银匠，众推妙绝，乡里有咨人之称。后天兵南讨汴金，松岩父子四人悉为战士所擒，至上都，因而家焉。时丘长春处机爱其不凡，即赐道名曰松岩纯真子。学道有渐，始识□处。未几舍妻子不顾，独乘匹马，径复故邑，遍览山川明秀，县东南有山曰青崖，地灵境胜，往昔得道之士多往来其间，□焉而不忍去。拜五峰山主纪然子王志深为师，捐金数十两，洎所□焉，施诸庵以为众费。自是收敛□缩，结茅山腰，潜心抱道，持身严谨，虽风雨寒暑之变，昼夜晦□之殊，未尝有所转移。攻苦食淡，足不踵山下者如是十数余年，道价增重，一时行辈皆自以为不及。不幸一旦无疾而卒，其徒□道□等葬于山之前道侣茔内。松岩子孙今在上都者甚繁。噫，风俗坏矣，父子昆仲之间，彼疆尔界，相争不已，□□如李源等，笃天□之量，独于出家叔父，赞扬厥美，俾不至泯绝，抑可尚已，铭焉其孰曰不宜？铭曰：

老氏之学，玄之又玄，自非卓绝，莫绍其传。松岩挺拔，可静且专，中心耿耿，必有得焉。不幸一旦，羽化而仙，铭词未立，积有岁年。侃侃犹子，志大而坚，具石来请，泣涕涟涟，予不忍拒，乃成其贤。

大元延祐三年春二月有廿□日济南侄李源等谨立

清亭石匠高用刊

（艺拓）

褒封五祖七真人制辞[①]

高六尺六寸，广三尺四寸，分三截。第三截二十七行，行十字，正书。

钦惟圣元建国以来，事天治民，动与道合。神宗圣祖，为善孳孳，至于垂裕后昆，既昌而炽。施及武宗皇帝，乃神乃文，英迈盖世。不以万几为劳，尤尚玄元之教。方龙飞之二年，加封五祖帝君、七真真君，玄门诸师，均受恩宠。玉字纶音，曲尽□嘉之实，真令草木众石，渊□流光而照□今昔也。臣忝居簪褐之长，敢不□□诰词，□诸翠琰，庶与幽人羽士，时□□咏天章，沾沐圣泽，上以祝无疆之休，下以赞升平之化，诚至乐也，诚至愿也。臣孙德彧诚惶诚恐顿首稽首载拜□书。

延祐四年岁次丁巳三月初二日

宣授大重阳万寿宫住□提点臣

（柳拓）

①超案：此碑第一、二截载《至大诏书碑》及《崇道诏书碑》各旨，不录。此为第三截。

大元特祀西镇之碑

碑高二尺六寸，广一尺七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三字，正书。

凤翔府儒学教授莫胜撰

圣天子嗣登大宝，于兹七年。三光全，寒暑正，五谷熟，人民阜，湛恩汪濊，普天率土之乂安；仁及草木，动植飞潜之咸若。唯西州□绝一隅，地道失□。延祐丁巳秋，秦山摧裂，小民震骇。帝闻之睿心恻然，爰命大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御史大夫伯忽，中奉大夫、中书省参知政事王桂，大长春宫道教代真人王道亨，远赍香册，昭祷于西镇成德永靖王之祠。冬十一月十九日至祠下，时辅行则有宣武将军、尚供总管吉利八，太傅府通事教化的，译史忽剌哈失，宣使阿儿思兰，御史台译史脱欢，宣使教化的，中书掾姚义胜，蒙古必阇赤月锡怙木儿，大长春宫提点袁道粹、杨道真等，莫不同寅协恭，斋宿而后诣朝行事，牲币洁蠲，仪文兼备。三奠礼成，神歆明德，西土欢腾。咸知朝庭一视同仁，不鄙遐荒，今小有灾眚，上烦□虑，何勤如之。虽帝尧之清问下民，周文之惠鲜鳏寡，不是过也。钦惟皇上聪明齐圣，

卓冠古今，出入起居，动遵礼法，调元燮理，左右得人。可以参天地之化，栽成万物之宜，和气致祥，祯瑞类应，奚为而秦山失宁，尚或见于今日。盖天心简相，默启嘉运，所以动其忧勤之心，优其入圣之域，福禄由是而申锡，基业愈致其延长。故洪水昏垫，不免于唐虞之际，旱干鼎雉，迭见于商宗盛时，此理之常，无足异也。况二相皆省台重望，□至备询民瘼，平反狱讼，神人以和，山川以宁，实万世无疆之休，千载罕逢之典。汉中道宪，臣忽都察奉直等，对扬休命，请刻坚珉，以托久永。胜不敏，承乏岐学，职当纪述，谨以管规蠡测，摭实而略叙本末云。

延祐四年岁次丁巳十二月癸丑廿有六日戊午，本庙提点赐紫仁和虚一大师张德祥等建

从仕郎陇州判官李时敏、吏目吕复、吏杨仲文

奉议大夫陇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贾斡鲁思台书丹并题额立石

武德将军陇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阿里伯、凤鸣道人汤圆成刊

（柳拓）

玉清宫诗刻①

石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三寸，正书。在潍县玉清宫。

昔日烧丹院，今为养老庵。爱山非谓景，慕静不名贪。四海水云足，五华归计堪。采薪墙脚北，汲水皂头南。食粥浑身暖，啜茶满口甘。一真离妄想，万法更何参。有客不迎送，无宾罢接谈。任教人见怪，自喜老来憨。

岁次丁未正月三日五华道院撰

北海儒人罗谦书

延祐四年七月日通义安和大师提点朱志诚立石

（《山左》卷二三）

①《山左金石志》卷二三：右诗刻五言八韵，凡六行，字径二寸八分，两旁年月二行，字径一寸。朱朗斋考为李道元所作。

栾氏修神清宫残碑

碑高一尺二寸，广一尺七寸，十七行，行二十字（上下皆缺），正书。

（上缺）石像

（上缺）州儒学教授东牟鞠孝恭撰（下缺）

（上缺）神功化（下缺）立全真之教，启□后人，而人人乐为崇奉（下缺）实乃邑之名族也。由祖以来，称为奉道之家（下缺）实至神清宫（下缺）见洞中空虚，恻然有感而谓宫主前

本州道正孙(下缺)所开乃名迹也,中间可无尊像以为致敬乎? 即许以(下缺)对父兄辈告其□,一家翕然信应,遂捐己贿,命良工(下缺)得美材而琢焉。至延祐四年,功始克备。栾实扶舆奉(下缺)正孙公踵门谒予求文,用刻于石,以永其传。夫(下缺)天下孰不被其庥荫,而栾氏克能成兹盛事,可谓信道(下缺)以崇奉者也。予嘉其意,故不辞而为之书(下缺)

(上缺)□五月丙寅朔黄县在城栾实立石(下缺)

(上缺)兄栾粟、弟栾仁、弟栾彦、男栾(下缺)

(上缺)海州道正宫门提点孙道衍书丹、莱州在城作头梁玉刊(下缺)

(上缺)安道渊、提举刘道熙、知宫孙道和、知宫李道真、知宫王德淳(下缺)

(柳拓)

白云五华宫记

碑高六尺,广二尺五寸,二十二行,行五十二字,正书。在邹县。

将仕佐郎翰林国史编修官赵天麟撰

资善大夫翰林承旨畸斋张仲寿书并篆

邹县,春秋邾子之国也。县南二十里有山曰峄,诗之"奄有凫绎",书之"峄阳孤桐",即其地也。道家者流,称为妙光洞天。其绝顶号五华顶,前有洞,时出白云,号曰白云洞,前代有白云观。自荐罹兵革之后,遗址虽存,而其布列之详,不得复考矣。爽真通教大师王公从师姚安然访道至于此山,见其左带颛臾之东蒙,右邻包羲之祠宗,圣林异木阴翳于其后,鱼龙二山迤逦于其前,遂定终焉之计。刈薪植果,堙谷平路者四十余年,创起三清殿、三子堂,彩绘辉焕,复建东西斋厨以为四方道友往来寄身之所,由是观宇翕然一新,亦可谓之勤矣。公名志顺,益都人,自号远尘子。祖宗相继,乡里目为善门。幼慕玄教,及壮,屏妻子,事圆融灵妙辅德真人刘君高弟安然静朴栖德真人姚公为师。师年七十有六而仙蜕矣,遂葬于观之巽。公不茹荤,不饮酒,专以积功累行为务,故从公游者,衣褐曳从,超离尘网,几希上古之遗民。洎至大元年,岁舍戊申,季冬,寿王闻之,美其道价高洁,特赐远尘通妙纯德真人嘉号以光其德。既闻命矣,公叹曰:"予闻庄子所说:名者实之宾,吾将为宾乎?"公辞而弗受,门人与强勉而受之,溟溟然其道益进。至延祐三年孟春,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开玄真人复改额曰白云五华宫。公既立宫室,又命门人张志明鸠金镂道德二经板,随堂五经板,以□皆施。且恐泯其兴作之年月及立缘之多艰,欲勒诸贞珉以期永久。因录实迹,介志明来乞鄙文。志明与予有里闬之旧,予素知其悫实,敬诺其请,仍告之曰:上古之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至于老死不相往来,无利欲以汩其心,无声色以丧其真。三代以还,踶跂蹩躠,乔诘卓鸷,滔滔者皆是也。老氏于此振天纲,安地维,大唱淳风,一洗万古,后学景慕,有望道而仅知所归者,有悟道而默识其微者,有合道而合于不可知之之神者,盖老氏还淳之余泽也。岂惟老氏乎,吾夫子之从先进,颜之愚,曾之鲁,周子之拙,朱子之晦,莫不欲革浇漓而从大朴。今公等近矣,尚勉之哉。铭曰:

玄风起兮白云飞,玄风杳兮白云归,山高兮地胜,物换兮人非。不图今日,金碧辉辉,

鹤流徜徉，绝俗造微，所衣者许予之褐，所食者伯夷之微，约白云而出岫，无乃示吾横气之机。

时大元延祐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赐紫洞云从德虚玄大师住持提点李道融　保真光照大师提举钱道玉　谦和演圣纯真大师张道古　真和冲妙大师郭道亨　安静永真大师知宫刘志悟　保和大师副知宫公志清等立石　里人常祐男常称常伟刊

（艺拓）

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人每根底，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官人每根底，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各枝儿头目每根底，众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曲出为头集贤院官人每奏：孙真人文书里说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拣什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宣谕了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告天祈福者么道。更延祐元年八月，先生每自其间里有相争勾当呵，孙真人委付来的头目依体例归断者。先生每有折证的词讼呵，先生每的头目与管城子官人每一同归断者么道圣旨有来。近闻外路有的管民官先生每根底，科要□税、商税、杂泛，差发，有拖要铺马祗应，有趁粮的流民宫观里安下，好生的搅扰有么道奏来。如今先生每根底，在先不曾教当的差发，教当的体例那里有。今后道教不拣甚么勾当上头，依着在先已降的圣旨体例里，先生每根底，地税、商税，杂泛，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铺马祗应休要者，趁粮的流民宫观庵庙里休安下者。各处有的，但属宫观庵庙的田产、水土、人口、头匹、园林、碾磨、解典库、浴堂、店舍、铺席，不拣甚么他每的，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倚气力者。宣谕了也。

这般宣谕了呵，违别了的人每，不怕那甚么？

（更）这先生每，这般宣谕了么道，不属自己的影占行无体例的勾当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延祐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蔡录》第七三）

通仙万寿宫碑

碑高五尺六寸，广二尺九寸，二十六行，行五十六字。

大元奉元路终南山增修通仙万寿宫碑

制授道冲玄一天和大师西镇吴岳提点杨天初撰并书

制授前四川云南道教提点领江渎庙事范道□篆额

夫天下名山维终南为瑰奇，粤古之博大真人恒居于其兹，故谓之神仙之窟宅者而良以为宜也。金大定间，重阳祖师结庐山下，已而东之度弟子七人，辟全真之教于四夷。厥后其徒兴建祖庭于山之阴，甘水之湄，繇是为其教者，莫不左右筑庵而羽翼之，□通仙万寿宫亦其一也。距祖庭之西，盖通玄张公之所基。通玄讳志真，世为渔阳巨族，幼尝慕于玄微，遂师事悟真张真人而羽其衣。戊戌之春，□弱杖藜，又影西驰，拜祖庭以香火，竟彷徨而不违。于庭西之十里许曰千户村者，水竹漪漪，因辟地而幽栖焉。其筑观之艰，有真人姓姬顼笔之而可知。岁辛丑，清和大宗师赐通仙观额，嘉通玄初志之弗移，盖通玄实清和法裔之孙枝也。建己酉，殿金阙寥阳于中。壬子，通玄贰蝉蜕而仙翠，山空水寒，猿惊鹤悲。癸丑之秋，武志真自幽燕而来，洒扫于斯。既而列祖有殿，宗师有堂，灵官有祠，前三其门，廊峙东西。无何，武亦谢世，而嗣者为谁。中统庚申，路志进继自长春北来主持，绘七真像以金碧，凛同门士以箴规，然武与路以门下法属而尸其观故也。久之，路复归燕，观门是遗。于时祖庭高真人慨念及此，孰可纲维，选清和门人惟张志文为白眉，俾任斯责。逾数十期，至元癸未，敬奉西王旨，易观为宫，祝帝之釐。继而李志玉、赵志裕、张道宣等接武增修，宫廷载辉。凡宫之水轮、土业、药圃、蔬畦，经之营之，源源不骤。噫，前作后述，鹤鸣子和，能规规如是而不失其节者，志亦有可奇者邪。延祐己未秋，提点张道元谒予于祖庭，稽首而咨曰："所居通仙宫，荷先师遗荫，可瞻可依，虽开创颠□备载□醇真人之记，而后来嗣守增修者，功迹尚未纪于毫□，若匪志之，第恐不白于他时也，敢请修刻石之辞。"予固让弗获，因即通仙之名而谓之曰：仙可得而通乎？盖通乎仙者道也，非名也。昔秦皇、汉武好仙，听方士之言而求于东海之涯，竟求之弗得而茫然空归，乃至伐湘山之树，饮金盘之露以贻后世嗤者，何也？盖不修之于内而求之于外者也。今全真氏之学仙者，澹泊绝忧思，收视反听，寡欲少私，养神以清静，毓气以冲充，聪明黜，枝体骤，还淳复朴，处顺安时，务全乎一真而造道之微矣。若乃骑赤鲤，跨白蜺，龙鹤翔导，鸾凤鞭笞，御风行，乘云飞，凡惊世眩俗之事而一无所为者何也？此盖修之于内而不求之于外者也。然而修之于内者道也，求之于外者名也。可道可名，理不可齐。今通仙之士当知天内外之辨，仙道□几，朝斯夕斯，唯道是依，不为外诱而内移。苟真实履践，汲汲孜孜而不能已者，斯可通乎仙而造乎道也。诚然，其宫则清和赐额之微意实有诚而无亏，而使人谓终南为神仙之窟宅者，信不为虚辞也。天□□□予因张之请，故书以警其徒，而亦以自警乎！吾私铭曰：

全真师祖王重阳，大辟其教鸣四方，终南古号神仙乡，师尝结庐山之傍。嗣徒如云兴祖堂，甘源仙□深且长，千户有村云水庄，去堂之西十里疆。通玄张公发天藏，筑观划蓁荆棘荒，几年基构傲风霜，层殿峨峙金辉煌。武路李赵两子张，传心一瓣南丰香，清和仙额千载光，功名复拜西都王。姬仙巨笔文汪洋，翠琰重刻力弥彰，鼓钟披诵寿我皇，淳风玄化齐羲黄，悟真真人法祚昌，通仙永播金莲芳。

延祐己未下元日本宫尊宿提点张志隐住持提点张道元等建立

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孙

（陕拓）

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

碑高七尺六寸，广三尺六寸，三十行，行六十五字。行书。在盩厔。

前翰林直学士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王利用撰

奉元路总管兼府尹嘉议大夫工部尚书致仕韩冲书并篆额

三灯传一灯，光明不得不大，一灯续三灯，气焰不得不弘，金声于前，玉振于后，源委归正，授受无穷，宜其大且弘也。真人姓宋氏，讳德方，字广道，莱州士林右族。惊娄之夕，里人见其祥光照彻，异之。生而挺嶷，长而好学，于书无所不读，观今所传乐全辞翰，自不可诬。年十二，悟梦幻之无常，企真仙之遐举，遽弃家诣长生刘宗师而学道焉。长生爱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于洒扫应对之间，愤悱堙郁之际，投以正法而启发之。寻得度于玉阳，占道士籍。后事长春师，其致知格物之学，识心见性之理，洞达精研，涵泳践履，积真力久，道价日增，抑所谓"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者，此也。由是行成于内，声达于朝。岁己亥，合西鞑太子赐以披云真人之号。乙巳，皇子阔端加以玄都至道之称。辛亥，皇太弟旭烈崇以披云天师之位。至元丙寅，塔察儿大王褒以玄都教主流通至道披云天师。庚午春三月，今主上玺书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仍锡云州金阁山云溪观额曰崇真。嘻，非至德动人，英迈盖世，其孰能与此乎？初，大元太祖圣武皇帝遣近侍刘仲禄起长春师于东海，其从行者一十八人，真人与其选。往复三载，还燕，住长春宫。是时海众皆躬尘劳，真人独燕处，日以琴书自娱，或诉之师，师曰："汝等毋呶呶，斯人异日扶宗翊教，尘劳固不在汝下。"又尝私谓曰："汝缘当在西南"，因授以披云子号。无几何，长春霞飞，清和嗣法，命真人提点教门事，一举一措，无偏无私，内外道流，靡不悦服。癸巳，丞相胡公天禄时行台河东，敦请主崞州及平阳醮事。甲午，率门徒游太原之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榛莽无人迹，中有二石洞，圣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真人葺之三年，恍然一洞天也。昊天落成之秋，胡公再设大醮于平阳，真人继主之。丁酉，真人思及长春曩昔缘在西南之语，私自谓曰："吾长春师以神化天运之力，发而为前知之妙，凡有定之于先，莫不验之于后。即今圣皇开国之初，仙真立教之际，与其萧闲度日，独善其身，曷若以大本大宗，道德性命之学，而接引后进者哉。"岁辛丑春正月，涉河赴终南祖庭，会葬重阳祖师，甫毕，则演道于秦巩凤陇之间，而向慕者甚众。癸卯，谒拜纯阳于河东永乐镇祠下，见其荒芜湫隘，乃招集道众住持以开辟之。厥后掌教真常李君奏请朝命，大行兴建焚修之地，盖张本于真人也。至于东莱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于燕赵秦晋间，凡四十余区，门下传道者不啻千百数，抑所谓光明气焰，大且弘者此也。甲辰春，复来祖庭，赴罗天醮，事竟即闲居雪堂，日与洞真、白云、无欲[①]三宗师，暨诸耆年宿德，谈经论道，教养为心。丁未冬十月十有一日，沐浴更衣，示微疾而逝，春秋六十有五。越七日，葬于宫之仙蜕园。戊申冬，门弟子杨太初奉堂下命，迁仙柩于永乐镇。己丑[②]冬十二月，法孙张道祺来自长安，偕道录王志明赍秦蜀道教提点天乐真人李君之书，远诣成都，致恳于予曰："先师披云真人，今已改葬于纯阳宫乾维之原，倘不碑而表之，殆失皇家褒赠之意，抑亦法子法孙之过也，敢请。"予义其请，系之以辞。其辞曰：

至人御气周六虚，下视海会祛昏愚，仙风道骨兮既投其针芥，凡笼尘鞅兮无得而囚拘。

披云老师，身与道俱，诗书肺腑，簪冠范□。仿徉兮蓬阆之境，联翩兮云水之徒，馆三师之秘印，虽不仙而得乎。

延祐七年岁次庚申五月己卯朔二日庚辰

赐紫崇真明素通义大师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副提点兼门下事王志政

赐紫崇玄明道冲素大师前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副提点兼领本宗事陈德遇等建

祖庭刘道希刊

（艺拓）

①垣案：于志道、綦志远、李志远。

②垣案：至元廿六，相距四十一年。

张提点寿藏记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四寸，十八行，行三十六字，正书。

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朝散大夫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曹元用撰

奉议大夫婺源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吴昌龄书丹篆额

老氏之教，谆谆以摄生为务。摄生所以重死也，而庄周乃一死生，外形骸，以生为附赘县疣，死为决疣溃痈。后世末学鼓其说以荡天下，相率而为虚诞，或致力于奉生送死者，则大笑以为未达，□可伤也哉。先贤如赵岐、曹植、姚崇、傅永等，亦皆自择善地，预为寿藏，未始为不达于道也。若济州张提点，其知此者乎！提点名志德，张其氏也，济南邹平人，世业于农。沉默简寅，乡里以孝弟称。年二十五而考妣丧，辄有出尘之想，遂以家事托昆弟，飘然为方外游。至济州圣寿宫，洞虚普慧张真人栖真之地，心慕其为人，若有所得，遂礼其徒明真仁恕冲和大师宗主提点罗先生为师。学道日进，兼通医药之书，罗先生益爱之，命知宫事。未几，掌教玄逸真人赐号洞微玄妙大师，为济州道正。延祐三年，掌教开玄真人署为圣寿宫提点。增筑栋宇，百弊为兴。道士健讼者，为立决其屈直，病久者暂砭爇即愈，人甚德之。行年七十有七，神清气和而未尝不以生死为虞。弟子知宫事修道安洎张道宁、高道宽、张德纯，念其师之高年也，预修寿藏于峒山之阳祖师茔之侧，求予为记。予亦嘉其慎始慎终，深得老氏之遗意，故为叙其颠末。

延祐七年二月二十有二日弟子修道安等立石、古任王鼎刊

（柳拓）

重修巩昌城隍庙记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一寸，三十六行，行七十一字，正书。在陇西。

神仙□道大宗师玄门掌教真人管领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开玄真人孙德彧撰

将仕佐郎征西都元帅府知事米□□篆额

三洞讲经师崇道希玄弘教大师知闲□□书

□□□□合凝至神潜运，一元流动，万范开张，卓哉□□，朴矣无为之化民，如鹿聚游乐，恬愉神隐（下缺）何彰灵响，逮乎运经三五，世杂淳漓，闷闷之政已荒，剪剪之心玄起，亲誉迹著，美恶情摇，幸乃（下缺）降衷，圣人立极，康时济物，闲邪存诚，叙典设官，代天宣德，屋火更其茹饮，城池以待兵戈，明有礼乐之规，幽有鬼神之察，祸福无逃于天网，功愆悉肆于化钧。郊天柴岳之肇□，牲社旅山之攸有，郡邑各□□□庙，华夷遍列于灵祠，谥封勋贞裕德之人配享，朝野惟时之祭。故岳有帝，水有王，户有霆，城有宰，以至沉履灶髻、丘峷泽蛇、街正坡司、河侯嵩相，无物非鬼神之默制，有生□□□□□能□故王假有（下缺）所以致福也。神之格斯，所以享诚也。今巩府有庙曰城隍，实古之遗□也。曩高士杨明道讳志杲，生于金季，父命入玄，抱出众之材，植凌云之操，壬辰□□遭□□门□至□未皇元□兵临门，赖义武汪公之仁，完众归顺。明道得复故庙殿堂，灰烬瓦砾□横经始剪荒，先营一丈，安炉煮雪，凿□艺芝，颖脱颠冥，傲然偃蹇松轩月□云浦□□此□□未遇□时有（下缺）待也。后有德邻张唐、冯彦甫，日话烟霞之暇，语及开基，感忠烈公□重，擢为巩昌道录，纲领宗风，启迪后觉。首度弘农杨氏德仙，语其人心澄止，水性皎寥，天外若志□□□□□□□□太祖皇帝隆兴圣治，优泽玄门，颁天下羽流，普度敕牒，巩城惟弘农公预其魁选。师资符合，修化並行，创正殿，立三门，修挟殿，豁基□□□□鼓教风善徒（下缺）行而业有所成也。或叩明道，求神实录，师曰：传厄劫火，莫□□详，惟重九神诞即不疑矣。自是祈伸，应皆响答。明道师春秋百余而厌世，弘农老年谱九旬而返真，（下缺）惟李守清性最确然，虚缘养素，经卷炉香之外，一无介怀。□□真人赠以渊静大师，寿七旬有奇而蜕矣。度四徒，一曰田氏之子名思惠德□，一曰王氏之族名□□叔俭、仁甫（下缺）为大。叔俭优于才干，修葺为先，均受王命，集贤院檄，继任巩昌路道判。天乐李真人善交仁甫，赠栖玄大师，掌教常宗师素重叔俭，赐敬真观妙大师。二子宾名之后，□□肯构留心，首策行廊，补遗前续，请会首经历张从仁、居士陶瑞、大使王永寿、王庆、王□等计工度费，独立难（下缺）镇国上将军征西都元帅汪惟能，感公俞允曰："吾赖祖勋，服□权兵万众，远戍遐荒，犄寇捷功，沐神□相□□□报□□宿怀。子之所言，即吾事也。"从容诣庙焚香，命平秋窖，亲画基址，捐赙给工，建立两廊，仪形一□，缘方仅半，□□仁甫遘（下缺）华胥汪公□闲寻亦即世。叔俭失大山之倚□□□□忧□□□戚，不遑宁处，复得会首杨进、社长王孝诚、李文义、大使鲁迁、知印王仲恭等分□□□□实福□□发善言，四□云应（下缺）可心犹□□吾念祖宗之力，官士之劳，不为小补，必欲光昭令德，善示子孙。若匪镘琼，何传不朽？徒皆害嗟，譬其所积，采得□□□□□□□□舞大原，鹤归洞府。门人子玄（下缺）丧师言匪懈，因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赴都以□事来长春宫叩予为其文。予忆昔在祖庭，□子玄有一面旧，知其人充实□□□□和□又□其能干师蛊，刻意院门，不可（下缺）也。枕渭水之清，□南山之丽，东挹桃花之秀，西倾鸟鼠之巢，接景栖玄，连甍□寿圣松篁奏，雅□□三春之橐龠，□锁响□□□九衣之冰霜，朝霞升，彩翠交辉，落照残而（下缺）天愁□□□半则鬼哭神嗥，柳风传拷讼之声，松月挂伸冤之镜，无所□则为□照飞空之境，有所叩则为阴灵辩□之庭。住庙也皆清虚弃幻之人，宁极葆光之士（下缺）素月空□□□□□□之金编，冥□均福，漱华池之玉液，龙虎交驰。善应□归，仙凡相望，□□□□鬼道神乡，万劫长春混成□致□□铭曰：

□□氤气□含凝，乾坤定位易流行，中和结□□□□，混沌凿开扇七情。抉性□□□□萌，如缄□□□□□，□□三五顺天成，盛矣神祇赞德生。□□□□□□□□，知机□见理□明，□□□□扩公贞，与国咸休致太平。春雨霏霏襄武□，秋霜肃肃□□□，堂堂庙□域中峥，济济□裳物外声。蒲院□□□□□□，天□□□□□□□，□□□□问天眼，赫赫厥灵镇巩城。

大元至治□年岁次辛□□月九日

三洞讲经师敷玄弘教大（下缺）仪衍妙等　承德郎巩昌等处都总帅府副总帅（下缺）郎

巩昌道□□主簿兼尉李天祐

□中大（下缺）知巩昌等处都总帅府事祁安　承务郎（下缺）

昭勇大将军巩昌等处都总帅兼巩昌府尹汪延昌　武德将（下缺）官裴

中奉大夫巩昌等处都总帅府达鲁花赤　将仕郎（下缺）府事朵立赤

（上缺）大夫巩昌等处都总帅府达鲁花赤　从仕郎巩昌等（下缺）知事李让

中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汪顺昌　□郎巩昌（下缺）韩□□□

功德主国□将军征西都元帅汪惟能

前征西都元帅（下缺）

（艺拓）

长春真人门徒王史郭公碑

碑高五尺八寸，广二尺八寸，十七行，行四十一字。正书，额题"王史郭公之碑"。在淄川七里店修真观。

关西羽士聂明德撰　□□□□□□

至治辛酉秋，戊戌既望四日，□郡其北□也□□真大师丁君志□踵门谓人曰：□□□□□□□□□□□不为福祟，春秋伯禁为司马，肆诛戮□□□□□□□□酱氏□天治兵于癸不戮工□□□□□□□□□孙祸阶文其福补也。大师长春真人、曾大师王公志道、师史公道安郭公□□□长春后（下缺）三□□文俯地理兴道阐教乃举三□之命□□□□□而□琳宫封□□□余株□曰贰□□□□□□□而一□继志述事□□从集俗美人化守成寿□五亘而卒鹤鸣□□□建造创立□□云之□□□□□□□□吏云一薰□□十年尚犹有身道义无□故道而如□而如文为福□者有□为至□□□□□□□□□□丐既新之乃□□说□稔□石□□师行业俾□如□□蜚而不泯以之□或兹□爰□□□□□□□□□□□渊孟君道祥、王君道正佚咸协从矣，文者，子盍为之。抑□师行善福泪垂□君□君行仪□□□□□□□□□章守之一夫不失传，源源而来，将教炽翳盛，虽有□厄□□其不殆椒而如□福□□□□□□□□□□□深刻之垂励来士从缀赞曰：

郡坎水震万□□□□衰然峙□西（下缺）清□玉象中央柄，参天宫阙煌琉璃，仙掌露盘君其思，鹤鸣九皋吾先师，霞佩玎珰音空垂，万古唐尧当今待，道明教（下缺）恩裕化宜刻诸危乎碑。

至治元年十月日功德主都料王宣王义王道王信王□
明远弘教大师会仙修真两宫提点领般阳路道录王道久
陈道□□□程道正立石人等□□□

（碑阴：宗派之图）

提点□□王志道门徒——
—史道安——王道□、陈道显、□志荣、□志渊
　　　陈道显——孙道□、孟道□、孟德□、黄志□、□先生、□先生
—徐老先生
—李老先生
—蔡老先生
—张老先生
—周老先生
—□老先生
—张老先生——赵道□
—□老先生——黄道□
—郭老先生——王道超

（艺拓）

长春道院记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九寸，廿三行，行四十一字。行书，篆额题"长春道院之记"。在华亭城内。

余游松江，假馆长春道院，其主人则钱塘郑君道真。余日与郑君言，请问于郑君，道于何而求之，道院何为而构于斯也？郑君之言曰："仆幼时闻北方人为全真教，其祖师则长春丘真人，得炼气养神之道，入灰不焦，入水不濡，出入有无，变化不测，寿无所止极，与天地终始，心甚慕焉。父故将家，将卒千人，戍守岩陵，因病免官。其军之大将，将以仆名闻朝廷，予父旧卒，使袭父官。仆自念苟学道有功得如丘真人，虽贵为王侯，犹不足比拟，何有于列校哉？縻系于此，终不得为所欲为者矣。遁去至永嘉，师受道要，居密室中累年。一旦心跃然思归，不可制止，归则父母皆已卒葬。慨然叹曰：身无却顾之忧，吾道其遂成乎！于是益务远游，至松江，松江人无为全真教者，非仆客朱氏，则俱托于逆旅主人。仆遂有志结庵，买地二亩，筑室四间，度弟子朱道本等，使嗣守之以待来者。仆寻去之丹阳，欲渡江不果，复还永嘉。是时邑中大家计甫、夏世昌二人，志尚清虚，雅好道术，□地七亩，创制为今道院，使人招致仆主其事。余闻北方人以全真名教，始重阳王真人。金之衰也，诸侯割据，山东鼎沸，王真人之貌，异于常人，慨然有拯天下之志。天数夺其计，其徒壮士叛己，因绝食居山中。积数年，有道为神仙，度弟子七人，丘真人最后出。本朝闻其贤，遣贵臣刘仲禄迎至漠北，谓太祖皇帝，受命于天，为万姓除残贼，必毋多杀。上聪其言，斩刈之威大为衰止。由是山东之人，始有生殖之望焉。夫为道者，无为而无不为，唯善藏其用，则可以功济天下，古之人有知之者，子房是也。今丘真人以度世为业，而能尽力匡维，有补于万亿年

之鸿绪，絮功盛大，讵让子房哉？今为其学者，皆绝去嗜好，以觕恶为衣食，室中徒设榻，植坐内踵，状类禅定，而中有所事事，其法具于抱朴子。第丘真人之道，显重于世，故学者推之，以为祖焉。道院之制，为前殿祠事老子，其外两庑，其后为堂，高下降杀，与殿相承。余所假馆直堂之东北隅，曲径深窅，有池水蘩竹之胜。"郑君之为人，无骄气，无惰容，色常欣欣然如謦欬。为童子时，乡人化其善，贤者乐从之游，郑君视之泊然，不以系累乎其心。有道之候，庶几在此。

至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承务郎前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杨载撰

前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并篆题

洪武三年五月　　日住持嗣孙薛道冲立石

耆旧薛道宁许道常　职事朱道源　道童□□□

檀信丁缙施石、天台卢奂摹刻

（艺拓）

雷山云峰万寿宫之碑

金□光禄大夫翰林院大学士陈林□□并书

工匠刘中刘景刊

夫道者，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法乎天，以其自然之理也。天以斯道寄之□□□君托□在阳，出神人圣，祖述□□□玄妙之枢，传其道于东华帝君□以□五祖□传之□奥七真□之□□以心契□一是道也。虽古今代朝，世数推移，而圣人之道，如日月之明，无少间隙。抑又异人而并出无穷，大教以宏，宜至德上通，庞恩下注，懿然而盛哉！滕之为郡，昔号乐土之国。郡之直震五十里□□□□村□□□村之北有山曰□山，山川明秀，地势丰隆，泉脉清冷，□□茂盛，直颐神养浩之所，祝□□□以□也□□□真子□真人曰小丹阳，始于□山结庵其上，号曰静居。后□□掌教真人改曰□□观，自兹道众□□百余人□经夜营，日将月就，创建三清大殿五间，五祖□□七真□□东西云堂，左右寮库，香厨净室（下缺）应□什物，靡不□举。琳宫既灿乎金碧，羽士庆会于风云，岁次丁巳，复改赐号曰云峰万寿宫。今关西锦里、山东名州、大河南北称为下院者，在在有之。如洪阳子雷真人、真阳子郑真人师事丹阳祖师，朝叩夕请，以得其要。若清明子王真人、清虚子张真人、灵真子马真人，乃雷公门弟士也，咸志洁行高，超凡入道。临淄县赵真人、葛洪山陈真人、葆光子王开真、本郡郡子真、李洞微，此五人皆出尘拔萃，造妙通玄，即灵真子门人也。张志广者，夙人玄门，真积力久，享年八十有一，沐浴更衣，瞑目端坐，玉柱撑颐而化。法弟黄志坚，淡然无欲，进道精勤，一日静坐焚香，歌咏仙音毕，脱然卧化。通微大师李志净，夙慕玄风，深通经旨。元净真人杨志清，师事葆光子，默识玄机，不坠先志，尤得其师之□□。至元十二年，蒙□□真嗣焉钧□道门公年（下缺）玄崇道元净□人，道号曰王□老人。颐真大师丘志祖，学问渊源亦得其传矣。法属清真大师张志净，戒行精严，见空悟性，凡行不离乎大道之门户。自延祐元年受（下缺）清志□真人玄门公正□净大师。

前滕州道判兼云峰万寿宫提点刘道源，乃古滕人也。七岁出家，师事通微大师李志净。既长，复从师希玄崇道元净真人杨志清，继而又师颐真大师丘志祖（下缺）默受心印。其为人也，志立孤高，如皓鹤奋飞于霄汉，意穷深远，若哲人曾探于沧溟。凡有施为，皆可仪式，卿士大夫莫不贤之。及主宰宫观，爰葺爰理，是式程如，雪山云峰万寿宫、木时栖神观、□□□□□大□□□□□□在城了真观、□□修真庵，此六处无不作新起废，振后光前，诚为肯堂肯构人也。夫道家者流，以清净为本。清则虚明，净则安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学者体天之一而不二，法地之一而不（下缺）之化，则在乎方寸中。一日，道判刘公暨知宫崔志坚、副知宫刘道济等谒余而言曰："我辈叨列簪裳，夙蒙道荫，当以精虔焚诵，祝延皇帝□□无疆，以报国恩。□云峰万寿宫□□祖庭之圣迹，诸仙已登真去世，后贤咸又翘升，若将修营始末，勒诸翠珉，俾千载无泯，不亦可乎！"遂以盛事请文于余，仆坚辞不获已，于是乎书。因告后之住持者，知其创始之难，无为守成之易。尔复系以赞曰：

道无形，物混成，冲而用，或不盈。弘惟大，气合真，清垂范，净立名。渊其渊，浩□□，至人法，本自然。无为物，外乎迁，含抱理，玄又玄。化有功，言有迹，烈祖五，全真七。叠矩规，联珠碧，日灵真，师雷席。授受专，相传默，振后先，宗统一。□□□，派从分，丹阳裔，见□君。如松茂，似兰芬，思盛事，勒斯文。千载运，蔼余熏。

脱脱辽王令旨封赠澄清志德真人益都路前滕州道判兼本宫提点赐金襕紫服洞渊赞政明□□□大师刘道源

宣赐金襕紫服前益都路都道录兼提点莱阳游仙宫并本路天庆宫事弘教明真达道大师成志希

宣授圆明真静纯□大师前益都路道录太虚东镇提点本路道门提点梅道隐

承事郎益都路滕州判官孙咬即哈歹

奉政大夫益都路滕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董士良

承事郎益都路滕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不花

敦武校尉益都路滕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咬住不花

宣授益都路滕县高山寨巡检李以端益都路滕县尉刘仁恭将仕郎益都路滕县主簿向天泽承事郎益都路滕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智益都路滕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也里不花

前滕县贴书陈□□益都路滕州道门知书董志冲固真凝妙大师益都路滕州祈祝表白提举房志坚隐真冲和大师益都路滕州道门提举郝道安致道大师益都路滕州道门提点胡德彰

大元至治元年岁次辛酉　月日刘道源立石

（柳拓）

重建修真观记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四寸，廿五行，行五十六字，正书，篆额同昔题。

洛阳长生万寿宫洞微悟道大师欧阳志真撰

门人高道崇书丹

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为而无不为者，道也。二仪分判，一气运行，万有职牵，莫不由斯，各遂其本。圣人体之，纬万方，鉴天地，视听寝息，酬酢应变，无非道之寓也，故不可须臾离。道家者流，发源黄老，代为帝师，班班昭著，不能胜纪。近世重阳祖师开阐全真，度挈七真人，敷弘大教，畅演真宗，名轧帝阍，道洽寰宇。厥后长春丘神仙应国朝宣诏东还，玄风大振，公卿士庶，崇奉景仰，宫观聿兴，遍布海内，黄童白叟，靡不备知。斯观之立，爰自季公。先生家世乃古棣，祖业农桑，年甫弱冠，访求道业，飘然出家，礼玉阳真人为师，训以法名志符，道号开真子。侍师之后，性命学多获微旨，次西游隆虑山中，见一道者任君，百有余岁，谈吐玄妙，契若师友，遂与栖迹山房，同乐云水，积有年矣。暇日，开真出游州景，距州之北，地约一舍，有墅曰桃村，邂逅居民吴仙、张旭，乃奉道者也，稽首谓开真曰："此村东北隅有古道院，圣像犹存，岁久无人，先生诚肯住持，愿为供给。"同至其所，公乃四顾，西山峻极连延，南峙苏门，北依翠岭，东接洹相，地形佳胜，风俗淳古，栖神养浩之所也。于是芟荒修葺，里人响应，不数年，干戈□扰，避地于魏县五姓镇，劝缘立观，度门弟李志实、董志常、董志晏、张志明，即今之清虚观，乃本观之下院也。逮兵尘稍息，编民甫安，开真挈李志实复还是观，增展院地，左临水涧，右掖通衢，前俯长街，后枕古涧，四至之内，计地四十余亩，请额于真常掌教大宗师，降名为修真观。工缘未竟，开真谢世，李志实以为己任，无何至元丙寅，倏尔归寂。有牛志荣者，李公之高弟也，上党人氏，宗祖以来，阴阳者流，自童年入道，洞达斋科，佩参法箓。承师之恩，继志述事，感乡人富者施财，贫者效力，创建大殿二所，前以奉三清，后以尊烈祖，丹青焕烂，金碧交辉，监坛真官，各有攸序，至于方壶静室，廊庑斋厨，药圃蔬园，钟鼎法物，悉无旷阙，足以晨香夕烛，朝赞严肃，上为皇王祝延万安之地，次与士庶祈禳百禄之场。经始于前朝，落成于此际。予自洛还山，为师拜扫，道正牛君虑岁月寝久，师资重建，泯灭无闻，偕道友胡志通状其观之颠末，求文志石。予愧以病懒疏拙，难以文为，固辞不获，遂敛衽应命。且予志学之年，侍吾师刘君居山，略闻其说，会开真老仙语畴昔栖隐之事，并历睹创业守成，缮修缔构，数十年间，立功建德，昭前人之光，是可尚也，岂浅丈夫之所为。凡居于是观者，当增新补敝，严谨焚修，俾继继绳绳，有所矜式，至于蹑景升真之事，渐登妙阶，不为虚度。奉道助缘之家，刻之于碑阴，按状摭实为记，系之以铭。铭曰：

鸿濛杳漭，难可名言，有物混成，居天地先。二仪分判，一气运迁，为于无为，然于自然。万物蕴奥，莫不尊道，圣人体之，应变皞皞。道家者流，发源黄老，证真登仙，班班可考。代不乏人，道运且新，近世重阳，度挈七真。心地了了，德化淳淳，开阐至教，名轧紫宸。国朝肇基，上悦希夷，宣诏神仙，长春赴之。还燕以后，玄风益弥，公卿士庶，崇奉无疑。宫观聿兴，棋布星分，斯缘重建，开真季君。劝化募工，门众殷勤，兴修殿宇，伐木挥斤。光阴代替，开真谢世，遗语明白，付托门弟。李公己任，勉力积岁，无何幻躯，寻以归逝。后裔法孙，牛君志荣，缔构廊庑，鳞次峥嵘。窗扉窈窕，塑绘鲜明，晨香夕烛，惟洁惟精。斋醮严肃，祈请福禄，奉道檀信，外勤内睦。观事告成，丰碑树矗，用晓方来兮知创始与守成，庶乎古玄风而郁郁。

大元至治二年岁在壬戌书云日

知观石德玉　张道显立石　采石局管勾王彝民刊

（碑阴）

右修真观碑，成于至元十七年，其文乃先师欧阳公所作也。大德间因地震所覆，折毁数字，不可得知者，今二十余年矣。知观张道显乃属其大众而言曰：修真之碑不可不树，先师之文不可不显，今若此□□辈之罪谁□。众皆忻然，同辞以对，实大众之愿也。余尝记其文，得补其阙而全其辞，故复磨翠琰以传之不朽云耳。至治□年十一月书云日仙岩隐逸高道崇志。

白佛村嵬仁峪□阳观下院

古娩镇修真观下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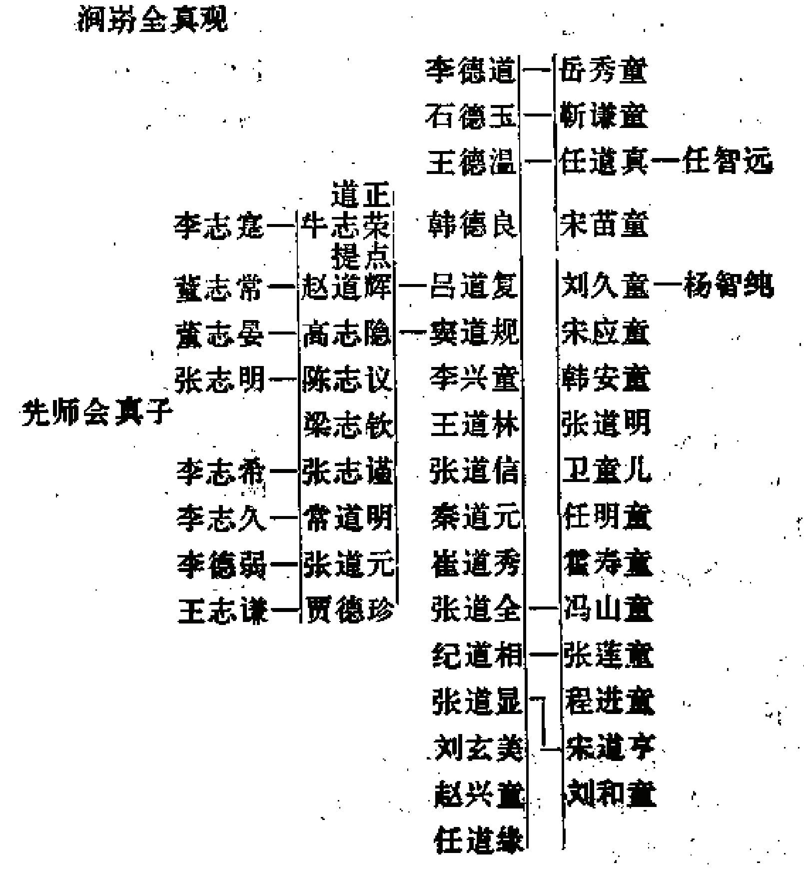
魏县五姓镇清虚观

申村云显观

申村丹阳观

涧崭天祐观

涧崭全真观



（碑侧）

修真观地邻下项：□□□□□□圣王厝马明王庙地□基，南北□十□步，东西阔一十□步。二仙庙前地，西南至马二庙，西地至南北长街。观前地西南至马家、李家，东南一至张锐、张二、孙大。观前南至东西大道。

（艺拓、上拓）

仙人万寿宫重建记

碑高六尺，广三尺，二十二行，行四十七字，分书。额同首题。在绎山万寿宫内。

朝散大夫前国子祭酒李之绍撰

集贤学士荣禄大夫刘赓书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篆

道家者流，出黄帝老子，以清净虚无为宗，颐神养性为事，长生久视为著效，神仙飞升为极致。自秦皇汉武，闻方士之说，问蓬莱之津，求不死之药，举世核然玄风。厥后其徒支分派别，为符箓，为斋醮，为炼丹石，为饰土木，抑皆事乎其末。金季帝君王公、真君刘公辈十人者出，不资外物，环堵之是居，被褐之为□，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或遨嬉市井，制行不一，皆务以全其真，可谓知所本矣。邹峄海内名山，洞穴玲珑，贯彻巅顶，咸有泉流。其中巨石盘错，奇形异状，观览可以悦目，坐卧可以适体，诚栖神之胜境，道书有妙光洞天之目。羽客庐其中，不啻百数，仙人万寿，实为之冠。邑北东逾二十里，庄以蒋名，中有观曰通玄，仙人之田墅也。坠颇饶沃，道侣畊播以供盂粥。初长生之徒灵隐真人王贵实主之，罹兵焚荡荒鞠，其嗣明德真人史志道构宇以居，矩矱壹遵先世之旧。志道卒，传嗣者曰崇德真人李志椿，曰希和真人杨道远，皆受真人之号。今主宫事李师道实、谷师道玄，志椿之弟子也，相与谋曰："本兆末不成，末兆本不兴，我辈离尘割爱，玄素是依，服膺师说，闻道本有年矣。虽资质凡庸，讵有仙分，如食者慕八珍之厨，饮者思九霞之浆，不能忘怀。今吾居狭隘，弊陋无以妥高真之灵，望其照临得乎？"于是樽费度材，搜补遗阙，于宫于观，于邹城，于炉丹峪、匡家庄、狼济村，皆赡宫恒产之所，修创大小凡百余楹，殿堂、丈室、庖湢，罔有弗具。仍即余力，镵坚凿险，凡数十步。既而介邑贤郭君弘远、姜君彝举、滕阳黍君以善征文以纪诸石。予谓仙真之事邈矣，希世壹遇，未易遽得。兹数人者，向道日久，立志既坚，精诚感格，杳冥恍惚之际，奇闻异见，庸或可觊，否则婆娑烟霞区，谈玄唱道如太古隐君子，留名山石，亦可以不负□生矣。乃为之书。

大元至治二年十一月望日　赐金襕紫服洞诚真静通玄大师住持宫门提点事李道实同知宫陈道广等立石

承事郎益都路滕州判官孙畯郎喰

忠翊校尉益都路同知滕州事马合麻沙

奉政大夫益都路滕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董士良

忠翊校尉益都路滕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阿里会

进义副尉益都路邹县逻头寨巡检刘景谦

益都路邹县尉贾元

进义校尉益都路邹县主簿辛守信

承事郎益都路邹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程类

益都路邹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买住

司吏温源　司吏徐绪光　项荣　毕信　司吏张友谅　孙仲仁　典史赵睦

（碑阴道众题名）

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
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君刘
崇真大德灵隐真人王
赐紫金襕通玄大师保真子赵志古

明德真人门人：梁志洪　孙志□　□志□　徐志□　周德□　王志清　□□和　魏志道　孟□和　李志□　成道□　张道□　□真道人□□□
洞微静□□和真人杨道远
前知宫郭道□　□□通玄妙大师□　贺志真　炼□□道远　同锡主□
张道升　李道春　翟志希　□□□　张道□　保□□
□玄妙大师前知宫□旨□□□　周守淳　王守正　守真清虚大师杜□器
明德真人孙
赐紫金襕隐真微妙洞通大师悟真子提点孙志方
云和静德大师信真子牟首祺　少室山清微宫□聂道闻
赐紫金襕清真达妙保和大师保和子杜志冲　滕州知宫刘志诚
张道深　马道隐　潘道恭　张道定　孙道忠

淳然体道明德真人史

凝素守和大师王志定　显真子前提举师道明　陈定童
观妙大师会真子前邹县威仪李道朴　李道恕　曹□□
赐紫金襕明诚真□通玄大师存真子本宫提点李道实
王道净　王道涛　静明□□李道本
赐紫金襕谦和□□大师归真子□□□
尹道圭　明（下缺）大师师真子王志□
赐紫金襕（下缺）通真理大师□□□
张道全　李道果　王道□
明真（下缺）道真玄大师□□□
清□□□□大师前知宫张□□
马道□　□□明真大师知宫□□□
李道冲　前知观□道□□□

（艺拓）

崇德真人之记

碑高六尺一寸，广三尺，廿五行，行五十三字，正书，篆额同首题。

朝列大夫两淮盐运副刘通　　　　□邑中石匠

冲寂体真纯一大师武当山紫霄元圣宫三洞讲经师邓志明撰

翰林学士丞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子昂书

翰林学士丞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涛斋篆

性善致柔，全德之本，气运盈虚，溟漠杳然，道毓三才，德统万类，生化无穷，为众妙之门，无为而无不为，寂兮寥兮，惟精惟一，渊默雷声，无极罔际。昔龙汉已前，赤明之后，其师圣者，或隐或显，时代莅于天下，人莫能测，德播域中，亿劫清馨，畴弗钦羡者。大金惟我重阳帝君，越世超凡，倏焉得道，挈七真于海上，阐大教于寰中，畅演玄机，溥扇淳风，六合八弦，贫褐无裳，广绽绵绵，不绝偕出，自七朵金莲，万枝玉华芳也。披云天师云：仙源滚滚以相承，法嗣联联而不断，此之谓欤？效者□南胜地，有山曰峄阳，山即缪穴妙光天者也。峰峦叠翠，玲珑相纲，幽径崎岖，踰之极者，暂耸碧空，嘻，于中有宫曰仙人，实祝延圣寿祈福之所，往古来今栖真之迹。时于甲午岁，有明真大师李公主领宫事。公讳志椿，字知常，号和阳子，□先彭城人。幼稚不群，长则致诚，与物无竞，颖然悟道，径抵绎阳，投掺明德真人门下，愿执巾栉。真人询公之所悟，详之异者，于是纳之，即即服无戴，且暮侍师，递给从容，谨逊无怠，苦志以坚贞。畅经旨，善琴书，质素以楷式，性若深固，内澄而外不荡，尝历洞壳谒圣迹，赜妙搜微，玩味至真，环钵以凝神，湛然以澄彻，回光复源。逮至元壬辰岁十二月十三日，明德真人升，臣庶道侣，卑称和阳子李公为宫之提点住持。公既领命，道义愈加，处事雍容，昼则俾众，矻矻然以戮力，夜则萃集云友，心地用功，悦伇盈门而弗倦者。不越岁，周建三清之宝殿，像设莹明，佥具傣讫，道缘滋盛，宫宇兴隆，所度门人不啻百余众。公自无服已来，朝夕行住坐卧，孳孳不昧，人以觊之，神气奕然，知其为有道之士也。迨丙申岁六月二十四日，沐浴更衣，曲肱而化，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有圣朝脱脱大王，向师之盛德，赐明真和阳崇德真人。其真人李公，拜淳然史公真人，史公师灵隐王公真人，王公即长生真君之高弟也。观其源泒，璀润芝芳，斯根深则蒂固，源浚则流长。俾吾全真之教，自古以固存愈久□明盛者哉！誉李公之于德，深矣美矣，以致虚极之□妙，实可嘉焉。兹有门人高第李道实刘道古等，念本师之广德，去世悠远，未文之纪，斯不敏之过乎。乃伐苍山，求碧琰，愿刊亓铭，令门下陈志新不辞千里而来，执状叩予作文。予尝闻师之德风久矣，喜因是应，历肝胆，搜琅函，扔毫而书之，其铭曰：

道德至尊，希夷理深，覆□□□，万汇俱成。重阳帝君，金莲正宗，七真真君，玉华绽耀。李公真人，长生重孙，悟明天理，洞彻凝神。绳绳瓜瓞，后来弗辍，四海五湖，神仙英杰。云舆鹤驭，清天正曙，皦皦宗风，□翔凤翥。真人之名，掷地金声，真人之心，月白风清。妙光高处，岌岌巨琅，道众甡甡，亿劫长春。

大元至治岁次壬戌十一月十五日门人存真子本宫住持提点李道实、归真子张道古、本宫讲经师许道坚、知宫吴志全、知宫孙道信同立石

金紫光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李道复

承事郎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任志道

敦武校尉济阳路兖州州官姬鉴典史房克让

本宫干缘道人陈志新

承事郎□□路同知□州事□□□□

（艺拓）

明德真人道行之碑

碑高五尺九寸，广二尺七寸，二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书，篆额同首题。

太中大夫南康路总管崔□□

清真观妙渊虚大师教门高士终南山说经台古楼观大宗圣宫三洞讲经师朱象先撰

翰林学士丞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仲寿书

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提点太医院事李邦宁篆

乾精坤粹，挺生至人，淑德著于一邦，异行被于一邑，则当时之人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至于身没而敬不衰，岁久而思益切，以至历年旷远，享祀丕德，此□可以言□□术而□□□之致，亦出于其人之真心实行，使之深感诚服，有所不能自已者也。淳然子史公先生其庶矣乎！公讳志道，字复古，其先平阳人。幼失怙恃，资禀爽粹，□唯志道□岁饥□□德□之所□往来滕究间，每望峄峰峭然，闻□道宫琳宇，□常企慕。以正大改元，入山穷幽览胜，逶迤抵是宫，桥首重峦叠□，灵洞当阳，境与心融，浩然有忘归之趣。且□崇真灵隐真人养高于此，乃诣席下跽，通所志，愿执弟子礼。真人器而录之，□岁簪戴，授今名，与同列居，力服勤苦，昼则给侍，夜则坚坐不卧，历久不懈。师既反真，□庐墓终制。于时金□□□□□□□□□□□□□□知南未宁，生民蹂躏，道侣散亡，始则窜伏穴藏，终则弱肉强食。皇元抚定安□□□□而人烟杳绝，豺虎纵横，而公未始出山也。安然子姚公□主玄门，卓荦之士也，颖脱世网，怀高蹈独往之操，□来山中，三子不期而遇。六□□□□□□□□□造于心，遂与为之鼓□之唱和之，共乐邃古之道，然四境搀抢，时尚未平，议欲它□复相谓曰：遇撄而宁，处困而亨，往圣之训也。吾侪心兵未殄，己寇尚骋，不能自克以至于逍遥之地，则虽偶时处乐□而得□以至于尽，其与庶类等也，道何有焉？然则困穷擐拂□□其庸□有成也，其在斯时。惟宜日儆日奋，如临大敌，如出重围，必也捐躯力战于统九炼之地□听一生庸不少壮乎。□□确然自信，一往居绝顶，一探隐石室，各以書狞自力，□□□□之隐石□也。身世俱忘，□缘尽屏，孜孜切切，大究竟核□我窥帝先，视所以视，听所以听，凡□扬□一顿足□始一□有问一年而刳一年而如三年而见素，至是□然大喜曰喜□为无状之状乎，是为谷神□□□是为天地之根乎，抵是旧时人，改却旧时行□□□言入□□□载。至□□升阳降□，虚离实遣，化反还之妙□皆自然冥契，所谓得本而末者。应且复□栖幽□于□□千霜矣。天将悔祸，民用小康。岁壬戌，安然子将南游观道，淳然子曰：□□上师□□言所行不出六合之内，吾□友玄虚就本实矣，□相分在道人分上，虽相去万里，不隔一丝，何间彼己乎。一举手而别，故宫自兵馑而复变而为灰烬，再变而为荆榛□□□□□□□□□猿呼鸟噪，水□□花开，尚如昨也。公每至其处，□为㩳㧾瓦甓，剪剔蒿莱，发巨石，垒砌□，□言不已。枯槁同志之士，闻风时有至者，则为之给侍，为之春□，凡所□□□□□者，□师见而悯之，而□为之□□乐之也。其徒有□玄门□□义问者，师曰：重玄□机，开口触讳，初地遣欲，离形去智，每见□空滞寂，遂成心疾，无药可疗，故尝谓盖若反虚玄依乎契乎？□拜手受教。已而四方学者，覧而□来，求为役者，□满户外。相与经营垦辟，朴斲缔构，日就

月化，新冈殿，创云室，辟田畴，革冠褐，清规整整，靓然为一真游之馆。玄门掌教大宗师加赐额曰仙人万寿宫，自是聚徒常盈千指。公谦抑不居，淡泊自然，以仁恕接物，未尝有喜愠之色。爰自壮岁，胁不沾席，虽年临大耋，亦无昏惰之容，朱颜皓发，神采精明，人望见之，一皆起敬起慕，知其为抱道蕴德之士也。以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无疾而化，春秋八十有六。名闻圣朝，寿王追赠淳然体道明德真人，所度门徒无虑数百。其嗣领宫事高弟杨道远、刘志微同侄李道实，皆卓卓然而无□者也。岁乙卯，道□不远千里，持状来谒曰："先师宁神于本山有年矣，设祠置像，奉岁时香火，虽未尝绝，然生平道行，未□文之石，岂非不敏之过，敢拜手以请。"余以曩者游海上，获识姚公安然子于苍梧，服其□□外概。从游久之，与闻二子结友源委，□故不辞而为之。窃观淳然子之出处，始则□于修身，似不暇外顾，及其有得于道，则专于阐化，不以独善为心，几于有始有卒者，得宜享祀不辍，非□有大过人者，畴克尔邪？因历叙为道之艰，后之作者，循规接武勿替引之，宜其有不振且远者乎！呜呼其懋哉！

大元至治二年岁次壬戌十一月望日门人洞微静照希和真人杨道远、希玄通真达□大师前本宫提举刘志微、赐紫金襕洞诚真静通玄□□本宫住持提点李道实、前知宫林道士知宫李道谦等立石

荣禄大夫宣徽院事王佐、奉政大夫中书户部主事任怀德、奉议大夫（下缺）

敕赐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上柱赵国公王（下缺）

朝列大夫左司员外郎李合剌等

（艺拓）

仙翁留题九峰

经台讲师朱象先书篆

金钟灼灼舞天阶，独自骑龙去又来。高卧白云观日窟，闲眠秋月攀天开。万花片片乾坤产，坂蕊翩翩造化栽。晚辞九嵩回首望，北邙山下骨皑皑。

春暖群花非开，逍遥石上徘徊。独携玉律金诀，闲踏青莎碧苔。古洞眠十九载，流霞饭几千杯。逢人莫话人事，笑指白云去来。

纯阳上宫焚修李志全建

（永拓）

吕仙翁百字碑

十行，行十三字，正书。集额同首题。

本性好清静，保养心猿定。酒又何曾饭，色欲已罢尽。财又我不贪，气又我不竞。见者如不见，听者如不听。莫论他人非，只寻自己病。官中不系名，私下凭信行。遇有不轻狂，如

无守本分。不在人彀中，免却心头闷。和光且同尘，但把俗情混。因甚不争名，曾共高人论。

九峰纯阳上宫刻石

（永拓）

玄门掌教孙真人墓志铭

虞 集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传信者，延祐二年夏，礼部尚书元明善代丞相祷雨长春宫，真人曰："明日雨征至，顺丞相上章，自言忧民报国之意，小得雨。"尚书即为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还。真人一见告尚书曰："章触妇人手，且得罪，宁敢望雨乎！"使人问丞相门下果然，二人恐俱拜伏请罪，久之，退斋宫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无辜，赐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书儒者盛贵人，不觉屈膝拜之。后建法主殿于宫西，朝廷命国工塑像，而元公为之碑。五年夏，中书参知政事王公桂祷雨亦如之。兴圣宫遣重臣醮雨长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忧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闻。后上见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图其像，属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頫为赞，以玺识之。陕西行御史台都事吴君昉，佥陕西廉访司事张君翥，在凤鸣见真人为李氏修醮，五色云覆其坛，二日乃已，皆记以文。渭溢岸坏，漂庐舍，民走告真人，真人为至水次，登坏岸，众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书可考，歌咏以百数，若此者不可尽书也。盖真人端静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谲幻者也，故君子信而传之。真人讳德彧，字用章，眉山书楼孙武诸孙。年六岁，造终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岁为道士，事天乐李真人，与同辈执事，未尝忘读书。紫阳杨公奂然见而异之，□□犹子，诚明张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1]张真人掌教时，皆亲礼用之。世祖皇帝时，命真人从亲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间，武宗皇帝赐真人号，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师，掌道教，号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2]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师若祖于洞真为真君，高圆明、李天乐为真人，穆，王二师为真人。终南山重阳宫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饰，天子为出尚服赐之，镇其宫。甘河，祖师遇仙处也，真人奉诏建桥，以寓度济来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诏元公明善制碑文。七年得请于上，归终南，优礼送之。至治元年秋，梦赋游仙词，飘飘有遗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寿七十九，有希声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瘗之仙游园，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张若讷、颜若退、赵道直、景若冲等来请铭，铭曰：

眉山之阳，诗书故家，笃生异人，为国光华。于粲有文，独以道著，号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云间日舒，物不疵疠，容容于于。真人出游，灵风前除，尘埃廓清，百神为驱。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雨曰旸，天亦不违。盛德之尊，岂惟玄门，纷纷郦凉，亦皆宽敦。终南峨峨，仙游有石，成铭识之，过者必式。

（《道园录》卷五十）

①超案：此二字应为"玄逸"。

②超案：集原误作"间"。

封孙真人制

吴　澄

大道先天地而混成，至德正性命而顺受，其能凝神守一，则可保身全生。我家启运之初，异人乘时而出，素行上孚于睿鉴，玄功下济于寰区，继继逮今，绳绳嗣教。以尔泰定虚白文逸真人孙履道，恬淡抱朴，谦冲葆光，方外从游，早逍遥于冀北，环中善应，晚楷式于豫南。属长春之席暂虚，幸太古之传未泯，远寻支派，丕阐宗风，可特授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掌管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于戏！心斋而有吉祥，尔懋明于宁极，年耆而无疵疠，朕永赖于蓍蓬，宜令孙履道。准此。

（《吴文正公集》卷四四）

重阳延寿宫牒

碑高一尺五寸，广二尺八寸，廿九行，行廿八字，行书。在泾阳。

天底气力大福荫里唆鲁古唐妃懿旨里悬带御前金牌宣授教门提点勾当，驰驿前来，随路于五岳四渎，但有圣像房子里，代礼行降御香，赍奉皇帝圣旨节该蠲免差发税石铺头口事。又钦奉唆鲁古唐妃懿旨，旭烈大王令旨：有杨大师奏告，封赠真人大师名号，金冠法服，金襴紫衣道服，及与宫观名额等事。准奏，大王令旨道与杨大师这名字，合披金襴紫衣道服底，合与金冠法服底，合改大师名号底，合与宫观名额底。你与师父商议了呵，你都识者，你都与者，不拣那个田地里州城里，合与底你都与者，我每扎撒体例里，休别了者，依这言语行踏者，奉到如此。当职除已依应准上降香勾当省谕道众，依时精专念经告天祝寿外，所据合封赠师真名号，据此须议出给者。

据京兆府泾阳县重阳延寿宫已升炼师广阳子许君先生讳抱元，出家高迈，达道幽深，体合□无，心凝妙有，功满德就，去而上仙，如此朝彻，宜为谥法照依奏准合行给赐。

右依奉令旨，可特赐广阳崇德辅教真人，准此。

庚戌年五月　　　　　　　　　日给

宣差崇德保真大师教门提点杨

五泉杨聪书　　　祖志顺刊

门人寇志净　立石

大元至治三年十月吉日延寿宫住持法赐金襴紫服通玄盛德大师三洞讲经师本宗提点甘志坚重刊

（艺拓）

太华山创建朝元洞之碑

碑高六尺五寸，广三尺，二十八行，行六十四字，正书。在华阴。

终南山人洞元子井道泉撰

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承务郎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李皞书

朝请大夫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使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杨演篆

禹奠九州，黑水西河，惟雍山川之殊胜，原陆之膏腴，民俗之质厚，号为海内最。西颢之气，钟为灵岳，其孤高劲拔，培塿群望，则太华之于山又最乎雍者也。若夫储英蕴秀，产奇孕灵，畅之为风云，滋之为雨露，巍巍乎其福生民、隆景运以赞成天地之化功，其来尚矣。是以志巢许，踵乔松者，率栖迹焉。至元丙子，元希贺尊师来自陇西，一笻一钵，徜徉泉石间。寻卜筑玉泉之西以居，虽署观全真，而规制草昧。以谓振宗风崇德化为未足，遂登华之巅，辟山膺而洞焉。其肇基也，聚蒿而悬，踞冀以凿。当其泛青冥，瞰幽壑，苍壁玉立，风烟凭陵，虽猿狙之便，鹰隼之鸷，将犹睥睨而却退尔。乃精神不慑，肌肉弗疲，方优游容与以施其劳，苟非神守弗迁，遗形去智者，畴克尔耶？惟心其恒，日改月化，乃镌鸟道而东离雷龛以栖爨焉。神宅其幽，时示变异。师应以诚，潜符肸蚃。未几，怳见奇形怪状者群出露雨中，陵虚而去，自是晏然。复絙铁构道，西折而下，得平台崖腹间，石室在焉。岁舍乙丑，安育夫人卑守真夙膺师训，躬谒洞宫，省功感叹，乃营之以力而庇护之，荐之以名而荣达之，懿哉！既而日薄西山，返真及期，飘飘然而西憩长安之潜真庵，凡所知必诀焉。寻以后事嘱其徒姚道常，且诫之曰："夫建诸善缘，坚一岁获一岁之利，固百年享百年之休，况并天地、同日月而寿乎无穷者乎！汝辈其勖诸。"遂曲肱而逝，实大德己亥冬十一月也，享年八十有八。守真辈衰绖哀泣，若丧考妣，执绋祖道，归葬观之西麓，礼也。道常接其武，戮力叶心，惟坠命是惧，越十有四载，绩乃成。实始事于丙子，而毕功壬子也。又二年，俨像仪，奂金碧，凡小大四百躯，置以朝元而落成，遵遗训也。作别洞朝元之左，以祀五雷，幽明之德，兹交归焉。风境一新，远迩趋敬，而太华游观之最，又在是矣。缘力方殷，观事斯举，田畴辟矣，徒侣集矣，云构崇兴，不日而成。至若同之别业，敷水之涧仙桥，皆裕为之矣。壬戌春，乃状其颠末来征文，仆力以不敏辞。又二年，挈其徒陈志通恳至再四，遂按状次第之。或询其名洞之意，仆曰："夫运乎著者在乎微，制其多者必其寡，理固然也。故仰而万象，俯而万汇，其会之者一耳。一即元也，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元即一也，故在乾而物资始，在坤而物资生。以是知天所以天，地所以地，人所以人，物所以物，莫非元也，莫非一也。唯达者即一物中可以得朝元之说，而况陟万仞之巅，蹈神真之境，濯形乎寥廓，息意乎杳冥，殆将忘其肝胆，遗其智虑，飘然自喻，蝉蜕于尘滓之外者。是宜即象以明玄，因言而得理，朝元之道庶矣乎！如曰不然，则父作之，子述之，竭力尽悴于四十余年之间，适所以适众人耳目之所适哉！且夫物之任也不重，则功之成也不久；功之成也不久，则民之信也不厚。功成乎久，民信乎厚，化之弗行，其可得乎？"师讳志真，元希其号，德顺之隆德人。年十四，有学道志。父母夺而妻之，每不顾问。父母知其不可强，遂听之。师长春宗师高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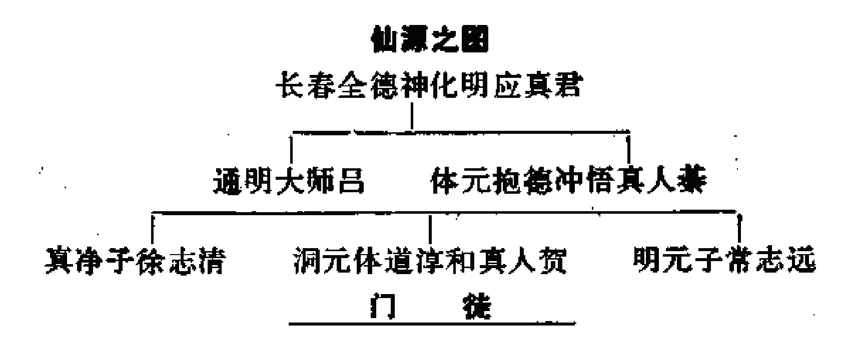
明吕君为全真学，时年二十三。寻谒祖庭，复执弟子礼于白云綦君之门，三载玄理洞明。环居耀之孙姜村，苦节自励，神魔鬼试不介意，以弘化度人为己任。足迹所及，力事兴建，若醴之玉宸，平凉之朝元，耀之长春、集灵，德顺之昊天、玉泉、纯阳、寿圣，曰宫曰观，皆建功之地。其感人悟物可知矣！门人百余，其任畀付之重，成继述之能，有姚道常、朱道宝、刘道源在。道常号明真崇正凝远大师，世居凤鸣。年十二，梦游太华，觉而询诸父，父异之。越四年，将议婚，逃之山，易衣而道，亲侍巾舄余二十年。和而谋，谨而宽，师门推为入室云。铭曰：

坤灵削玉峙三峰，金天昊气扶苍龙，河山百二畤与雄，缥缈四洞神灵通。离方正阳尊居中，夐绝万古寰尘踪，玉莲花开世罕逢，陇右跃起元希翁。平生胆气陵霓虹，葛绠草屩悬

华阴县道门提领冲德大师温德和

松岩逸士李玄览书

（右侧）



谆和子张道古　全阳子许德真　庆真大师贺志安　清莹大师刘志深　清真大师张志朴　虚静大师张志坚　抱素大师悟真子赵悟真　明真崇正颢阳真人姚道常　太初子杨志椿　文义大师张志顺　崇真子刘志晖　清玄子李志真　开琨大师薛志定　明道大师阮志德　洞渊子刘道源　晖静大师张志德　颐真子曹志顺　固真子刘志坚　通真子朱道宝　宗玄子季道素　超然子郭志诚　昭阳子党道明　观妙大师唐志远　凝真大师李惟诚　安微大师石志坚　灵溪子任志远　□然大师黄志安　崇玄子冯德祐　葆真子陈道晖　逍遥子张道升　明微大师陆道庆

法　孙

赵志明　蒙志全　陆志合　封志谨　李志元　潘志顺　张志和　刘志海　任德明　陈德兴　王德清　陈志新　伊志元　莫志广　全志清　陈志进　冉志实　郭志元　李德清　王道弘　王道安　马道良　张道仙　王道真　龚道隆　陈志通　张道鲜　李道夷　李德中　陆志成　冯德善　刘德净　曹道新　雷德震　孟道祥　马德仙　王道宁　辛德显　启德冲　吉德昌　王德刚　万志益　吉德进　娄道敬　曹德龄　崔德岿　卢道兴　王道微　胡道元　盖德洪　任德永　张德霞　张德仁　王德瑞　杨德志　黄德仁　窦德宗　杨五童　陆德福　郭德锡　贺得彬　杨德真　李道永　寇得信　李德晖　田德广　陈道坚　梁德正

重　孙

阎道净　张德温　岳德安　李德玄　任志宽　□□□　□□□　□道清　王道明　罗志远　张道安　黄道吉　任志泰　龚德□　苏德净　李志实　张德琦　张志成　霍知童　郑九童　侯九童　陈颐童　李祐童　李德和　岳德谦　苏德瑞　李志明　张志冲　胡德

瑞　陈德玉　杨德春　丁善渊　陈徽童　宋顺童　李渊童　党道淳　黄德诚　张庆童

法属女冠

王守真　李惠明　姜守坚　张妙龄　李妙道　王妙正　陈妙孝　李妙真　李妙宜　杨道顺　万惠恭　王守正　徐守素　何守真　王守隆　郭惠澄　高妙进　李妙缘　吴妙正
李守真　李守和　张守一　李惠真　李妙修　陈惠安　左妙真　阎惠清　蒲守善　丁守信

（中间）

华阴县典史刘浩　华阴县尉尉公明

从仕郎华阴县主簿薛世亨

从仕郎华阴县尹兼诸军奥鲁劝农事王国用

将仕佐郎华阴县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心哈

（左侧上半）

团结缘会首河中府贺兴

助缘会首提胡社张宝（以下人名不录）

（左侧下半）

（艺拓、柳拓）

玉清万寿宫记

碑高六尺七寸，广三尺一寸，廿四行，行七十字，正书。在兰山。

将仕佐郎济宁路巨野县主簿时天锡撰

奉议大夫陕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解居仁书

朝列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杨信篆

沂者，海右之名郡也，中有道院曰神霄者，又郡之名宫也。窃以御笔手诏碑考之，实创始于宣和元年也。名与佑德犄角，地与文庙相邻，载记既详，兹不复赘。后因兵废，兼为豪右（下缺）年有本州官求为主者而难其人，闻希夷大德乔正忠、希真大师刘正清号渊澄子二公者，俱师长春子，其道业高迈，戒行精严，加之齿德俱尊，难相上下，已度门人各甚众，（下缺）时望状，请俾主之。越辛丑年，用价银凡若干，买邻翁范氏园地，始扩而充之。甲辰年，创正殿五间，正堂三间，挟以翼室。戊申年，受真人掌管道教所札付，仍旧称神霄玉清万寿宫（下缺）又增置长真、辅真二庄，观余曰先天、颐真、长春，皆宫之下观也，二公各赐紫为本州道正。经始之初，凡百草创，肯堂肯构之诚已启，而尽善尽美之意盖缺。然方二□各寿考（下缺）成就以为恨。时则有中孚大师敬真子李善信者出，师圯上人，十岁出家，礼渊澄子为师，性纯厚，尚气义，以法箓自重，长于斋醮，嗜学而□，虽医卜之书靡不精究，尤善于符水，尝（下缺）牌，无不立验，赖师以全活者不胜数。至元十一年赐紫充本州道判。十五

年升充道正。二十一年翻修正殿，像太上其中，左右法师灵官各一座。元贞元年复充道正，方图大作，岁逢厄会，不幸而有疾，召高第弟子冲真大师元亨嘱以后事，授以成规，翛然而逝。元亨者，乃本州人，即前儒学教授（下缺）闻丰姿潇洒，须眉秀发，有超世出尘之相。师一见而异之，遂授以玄默。及长，博涉经史，既承遗训，虽服心丧，不废营缮。乃重修正殿，创起后堂，并东西两序，前后阶陛，砌以陶甓，缘（下缺）灰覆以瓦，皆密缀坚完，质而不华，遥表崇□，势期不拔，又得其隆杀之中。至于钟磬法物，亦各有加。俾居者有讲诵之席，而游者获食息之所，岂特庖厨廐圃，各有攸当，虽一卉一（下缺）瞻其壮丽靖深，敬心油然，不戒而生。复于常住旧庄增置良田数顷，及苗家庄汶口村创买田，置庄二所。时岁屡饥馑，疫疠大作，野殍相望。一日，偶出郊外，恻然有感，遂于州治之（下缺）追收无主骸骨以瘗之。是念既兴，百废具举。一日，元亨见访，具道宫门之兴，一出先师之力，予小子仰成而已，敢以文请，庸传不朽。予闻之，退窃叹曰，鸣呼！伟哉，为子乃若是乎夫（下缺）能持盈守成，不失其正者，亦鲜矣。盖不托仕以近名，必营私以便己，何尝甘苦辛日以修葺为事。元亨者，忘其以为逍遥道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务勤俭以率下，蓬头垢面（下缺）续先贤未了之缘，遗后人无穷之利，一旦举归其师，不惟不自伐其功，方且以先师之言犹在，且惴惴然以托付不效自咎而不暇，非深得其功成不居之义者，而能之乎？曰世无（下缺）道，斯言信矣。如元亨，其弘道之能者欤。元亨姓王氏，自大德十年赐紫，充本州道判，历道正，就升宫门提点，度弟子仅百人。翌日复来，遂书以付之，庶将来者知宫之移建有所自□。

大元泰定三年丙寅岁八月日，保真和义冲真大师益都路沂州道正住持提点王元亨、徒弟□举丘道坚、讲师王道旻等立石

益都路沂州吏目米辅　益都路临沂县典史董

登仕郎益都路沂州判官巨鹿人杨也先不花　益都路临沂县尉姜

承事郎益都路同知沂州事曲出　将仕佐郎益都路临沂县主簿青社人王

奉政大夫益都路沂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莒人王

承务郎益都路临沂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燕都人王

承事郎益都路沂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脱脱木而　进义副尉益都路临沂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燕都人

玉清万寿宫记碑阴

明威将军江州路管军万户傅世彻

承务郎镇江路丹阳县尹兼劝农事马麟

前临沂县达鲁花赤教化

登仕郎沂州行用库大使臧贤

将仕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海安盐仓大使李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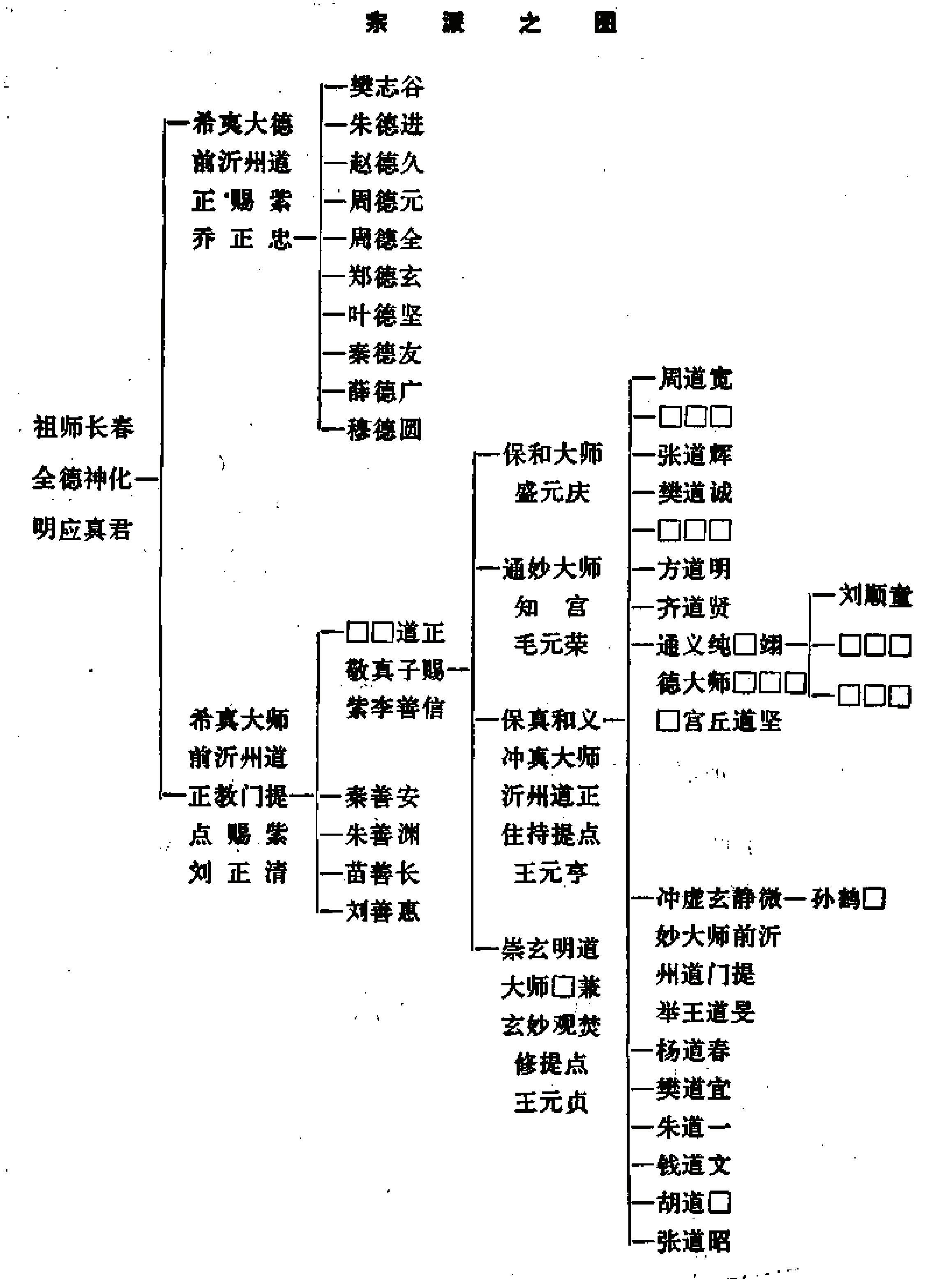
进义校尉镇守蕲黄管军上百户史琇

敕授滕州税务大使翟侃

前密州阴阳学正□闰

□□学正李彦□
国史院书写张好德

宗派之图



亚中大夫中书户部侍郎张克恭中顺大夫□东道廉访副使王野塘
奉政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孙天正

奉议大夫□□州（下缺）益都□路（下缺）同
希妙通真大师□州道□□□清
栖玄通妙大师前（下缺）道判陈志真
通真明徽大师前沂州道判乔道安
圆通大师沂州僧副信吉祥
玄寂大师炼真观知观于志明
庆善大师□神观法师□清元
崇仁大师丹阳观知观于志安
纯素圆明大师灵□观丁德用
凝真大师（下缺）
（上缺）大师上清宫提□胡□
□明大师□□□提举曹道禹
通玄大师佑德宫提举王元□
真素大师玉清观知观刘道泽
隐真大师妙真观知堂李志诚
洞真观知观周义通
洞神观知观刘保真
洞阳观知观刘道渊

（右为二截）

□真观女冠华守元天王堂女冠朱守真白云庵女冠郭妙安栖真观女冠周守志宝玄庵女冠张守真龙祥观女冠陈守福长春观女冠刘守元龙祥观女冠沈守和天王堂女冠徐守和真阳庵女冠成妙真玄真观女冠蒋喜善随真观女冠张守德纯素大师洞真观知观王佛女石城乡底各村王信施钞英西乡盛家疃费县阴阳教谕王礼□两里正王信拾两豆居义拾两社五五两王续五两社六小王五两小王七五两小王九五两小成四五两女西乡朱村陈五奇五两钦俗村木匠作头王道常贰拾伍两费县沂南乡小寨李荣拾两（上为四截）
临沂县儒学教谕万荣祖拾两临沂县阴阳教谕国守忠五两盐局官马麟拾两盐局官王国华拾两沂滕州民匠提领陈用壹拾伍两前沂州丁地仓使徐显祖壹拾伍两大兴福寺僧讲主信吉祥妙慧大师沂州□白僧扬宝奎咸宁寺僧信行大师于行珍内侍府朱提领拾两盐局官黄君宝拾两

（艺拓、柳拓）

玉阳观仙缕绩产诔碣

碑高三尺七寸，广三尺，二十行，行三十六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郑县

□弟清真大师秦道裕述

粤若稽古，原夫混沌，一判□神动灵飞，走潜化品，汇咸资始。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致之者昌，耘之者亡。体道究生者人也，提挺而治者神也。昔轩黄崆峒之问，尹子

函谷之邀，宣尼西周之讽，犹龙之叹，况紫霞西遏，皓鹤空翌，方外延颈，慕建霄者林林也。叟然三阳唱，道细露玄机，勃乎振衣者，莫不拔儒之□钦流通，茹芝英，忆延龄，等龟鹤，登真达道者，不为少矣。我祖师潘公，世居河阳，比真□浩然同阐，藻丽文词，才越羽林之表，或训云：公是日绝笔，礼全阳周公为师。周公飞霞在林□三日，致天葩空坠，馥馥仙里，潘公蹭蹬终南华岳，复道陇末入室锐暂勤己济众，云赍臻臻□曹日稠阨。壬寅岁，潘门志安志瑞俺俭兴散钧汝運守真□居苏于斯，郏鄏巽嚅守真子撰一党曰：痞瘵殜矣，劳之来之，謟延之赓□□堑，经之营之，填庭奥壶，晃若蓬仪，左莅蓝桥，右□□涧，前瞰汝海，后瞻留峰。二公在斯勤斯□日成之一日，二公相谓曰：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三山弗果，摅元眘缵嗣院事。未几年间，亟有铙积百师志□□公从师兄道亮时习梓制□□九年特觇任公元誊曰：公雁荡湘江矣，拟赵公克继，是□□□实道延仔徵先任百工研□□纲日盛，赒畴数顷院纲标本不亏，道纪绳绳道延殄逝，公□□人。至大三年，遣裕从最给□□諄袷志是务，裕曰诺。戒渊继袭宗风，丁巳□□然亲作师□□一时也。噫！玄绪忽堕，缁流曰□揆，道无□而冀之应，何悟真篇，何参同契□□□房庖□□愿耋者，其谁乎？攒翁者其谁？俾岩岩乎朋来至人之伟欤，勅我簪裳，超逸□□味交梨□□认金虎木龙，持无为之有益□桃一实三千龄，仍荷圣恩亿万寿，同道同德蒙宠□，轻容悟容悦玄纲。倏振襫栌宿因幸，跻兹域绪诔□□，玄风垂芳来昔□，□先仲□为昆勉，蚤晚庭隅不亦宜乎！

泰定三年□在丙寅季秋下旬，本观住持提举秦德淳等立石　刊石匠人刘□川

（艺拓）

重修护国西齐王庙记

古孝义李钦撰

玄正大师徐道安书

解盐运司管民提领乡贡进士张仲华篆额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睿智，作后德行，才能为官，厥后以正直为神者也。按传记所在而神本祁州鼓城人也。父让，年知命之乏嗣，时祷之于恒山，梦一童之拳合，有二枚之美玉。夫妻俱吞之，腹怀有娠矣。期六月六日，诞神。丰彩秀异，聪敏飘奇，长竭力而事亲，勤博学而不厌。名珏，字子玉，应梦之祥也。至唐贞观七年，以孝廉举至朝，补潞州长子令。时五月朔，省喻邑人勿得杀猎。潜出二人，获兔一只，入城门。吏执于庭下，责之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汝等故犯，欲县司受罪邪？阴府受罚？其人乞阴府受罚，以不信为远。是夜，一黄衣唤二人至厅上，却见是府君。异王者之官服，检诸部之罪恶，福善祸淫，遂惊而觉。由是郡知昼理阳间，夜理阴府。一日，雕黄岭有猛虎伤人，遣吏赍牒至山庙之勾，虎衔牒随吏至衙厅之触阶。虎既死矣，政乃异之。邑人立祠而祀之，声扬天下，名到朝庭，太宗嘉之。十七年，迁滏阳令，整太宗阴府事，后迁卫州卫县令。郡西南五里有河，夏大涨溢，府君于河上设坛，词奏于上方。顷刻间，见一巨蛇横水面而死，水亦尽去。郡亦立祠焉。一日暇与杨奥奕，府君见黄衣数人执符曰："上帝命汝。"府君知己将终，呼二

子取纸笔，留百字毕去世矣，享年六十有四。玄宗值禄山乱，帝梦神曰："陛下驾不可远之，此贼不久灭矣。"帝问知名而惊觉，果应其事而免厄。诏封为显圣护国嘉应侯。至唐武宗，加护国威应公。至祥符元年，加护国西齐王。大定初封为亚岳，摄行南岳事。我国家至元十五年二月日，加齐圣广祐王。其神生利于民，死忠于君，累锡显号，久享血食，宜矣。河东县永乐镇古城东，庙貌虽雄，大小异制，内外疏缺，众社人等营葺，奂然一新。师显等今见厥功之兴矣，焉知异日之废乎，砻一石而记之可乎？签咸悦诺。张进、杨恩来谒予曰："庙虽旧制，今复一新。欲刻之于翠琰，愿先生以文之。"辞不获已，遂将始末直述其事。凡有劳于碑庙者，俱刻之于阴。故作铭曰：

人之正直，与天意同，有唐崔氏，治政至公。蛇亡水去，虎死何雄，理民以德，爱君尽忠。生既享禄，死得尊崇，载于祀典，历代报功。重饰庙宇，时祭严丰，神加荫祐，遐迩俱蒙。建碑记实，传之无穷。

时大元国泰定三年岁次丙寅正月日师显师成张进杨恩撒黑思不花六社人等立石

太平县石匠李世英刊

（碑阴）

庙地南北长六十步，东西阔贰十六步。庙前渠南地壹亩二分，东至道，南西二至古十二，北至渠。

十方大纯阳万寿宫段提点蔡提点翟提点赵提点萧提点畅提点众职事人等施钞壹百贯丁提点萧提点钞拾两李提领十五两钱提举一两竹提点钞五两(以下施钞人名众多未录)

（永拓及《永乐宫碑录》）

创建玄逸观碑

碑高五尺一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芮城。

赐紫金襕冲和隐真通教大师提点讲师卫道玄篆

条阳玄正大师徐道安书

赐紫金襕性初子清远明逸弘仁大师三洞讲经师九峰纯阳上宫提举周德洽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盖有道之士隐居行义之所尚也。故王猛扪虱而谈当世，子牙钓鱼而佐姬昌，此古今之所共知而不可诬者。矣我全真大教，自长春宗师栖迟磻溪、龙门凡十有三年后复居海上，声传漠北。遇太祖圣武皇帝玄纁青蒲之聘，征诣行在，首以道德仁义为陈，一言止杀，万国生春。自是以来，玄教运彰，犹初升之日，始达之泉，不期明而光，不期浚而遍。所以名宫棨馆，星分棋布，在在有之，此玄逸之所由设也。其形势则震玉峦而披焦岭，兑昆浪而枕方山。烟岚郁其上，溪水灌其中。方春光烂熳之时，杏桃夹岸，松竹盈门，比晋室之武陵，但少渊明一记耳。其为幽人逸士之居，宜哉！始观主王姓者，世为金商之高崖人。讳逸，祖考不详其名。生宋绍定之壬辰十一月十一日。年方弱冠，属淳祐多难，随兵北渡，隶平水临汾之贾翟村柳老人家，鞠为义子。柳欲为娶，坚谓不可。后许自便，遂往吉州栖神庵，礼长春真君派下乐全子清逸大师张君高弟徐老仙为师，

得名志素，道号颐真。就养既久，尽获其传。师亡心丧，礼阒来游九峰纯阳上宫猫耳山西南，结茅以居。后于至元十七年，始贾今孙谷口地产，爱其境土，移此修营焉。于是亲率徒侣，叶力同心，日就月将，乐天交食。初则陶覆陶穴，次则芝房云庑，已而堂殿睟容。又则农庄水轮，凡所养生之具，靡一不办。逮至元二十八年，真人张公嗣教，署玄逸为额，仍礼付提点本观事。道缘方盛，俄历两楹之叹，于至大二年九月十三日上征。回算始生之年，享春秋七十有八。以观事付高弟、今提点王君道祐继兴住持。道祐与余有数年之旧，一日，祷余纪玄逸营建事。余难之曰："学道之士，瓢操水饮，鷇食鹑居。至亲者父母，至爱者妻孥，犹摒而不顾，岂以区区缔构营业为哉？"应之曰："不然。如谓士志道而耻恶衣食，荜门圭窦，不以高堂广厦为安，则诚若吾子之讥矣。然而玉棺未降之前，饥寒寝处皆有所不免，安敢力不情之为以矫一时之俗哉！且为人徒，与为人子无以异。其父勤劳堂播于前，其子废坠构获于后，使其先鬼馁而无依，可谓能子乎？吾子幸无多诘。"余嘉其笃实无诞，言之有理，遂不让而书之。（下缺二十九字）

大平县匠工李世英刊

大元国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六月癸酉朔初九日辛巳住持清远信义仁和大师提点王道祐立石

（芮拓）

通玄观贾道士记

袁桷

通玄观道士贾志福，年八十三，化于其居，有徒曰王道深者，言曰："吾师以不言为宗，其学澄寂寡约，不为翕翕诡幻。楮衣草屦，寒暑自得，有问其道者，不以对。机藏籥启，指喻微密，若口授而耳属也。始为汝南民，弱冠得法于栖云王真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后游南阳，遇军帅，胁以语，不对，复辱以箠楚，师正色，画地作'无语'二字，军帅竦愧，谢以白金，将筑室奉之。会得间走京兆，复遇其师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宠难，其居京师以观子之有成。于是迄归于京师。会有数荐于先朝者，复即遁去。然居通玄而号清静散人，实洞明祁公之所揭也。"又曰："师少时尝得奇疾，梦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其征家为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守其学，今居大名之岳祠，韬静完絜，与吾师无异。愿有述以广其道。"乃为之词曰：

繄靡兜鞬，厥机孔艰，维柱下学，知者不言。纳息于踵，养神于渊，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岂文传，文实累智，虚辞借浮，一跌千里。窃阴据阳，诡立名字，夸者逐魂，固者死技。瞻此嗒然，奥密是造，不懈其躬，不丧其宝。心焉死灰，头若蓬葆，藏明委颛，是曰至道。翩翩二难，孰去孰存，厥徒允从，匪私其温。恍焉松声，彼听莫闻，励尔后人，永矢勿谖。

（《清容集》卷二十）

重修宝鸡祐德观记

魏 初

安西王相中奉大夫李公，与道人袁志安有一日之雅，因请公主修其住持宝鸡之祐德观。公报疏云："不谓羽衣之师德，视为香火之主人。"又云："人无兄弟，胡不佽焉，良哀其心之独苦。我有田畴，永为好也，薄助其力之不周。"用是袁公遣其弟子张志全来谒初曰："志安木石野拙，学道未成，一椽一茅，分亦足矣。曩因先师以河山形胜，卜祐德之废垣，令志安辈披荆棘，拾瓦砾，岁甏月盈，未有成遂，承参知政事中奉君不以山野鄙薄，过为提挈，倚赖屏庇，今得三清、四圣、混元、灵官等殿，暨云堂、厨库、方丈、山门之属，改复旧观，感戴盛意，不可不为记述以示永久，敢以文请。"初谓神仙不役于物，而名山洞天，非神仙不可居。宰相不遗于物，虽衣褐宽博，而宰相在所值。宝鸡古名县也，左秦右蜀，襟山带河，自姬嬴以降，故实可考，其为仙人之窟宅盖无疑。然干戈焚荡之余，榛莽悽怆，狐狸所居，豺狼所号，非天诱其衷，假手于贤相君，未易及此。相君朝廷屏翰，王室柱石，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系焉，乃能不屑于是，则其心虽一物之不获其所可知已，兹宜书。志安潼川人，性冲澹，与人款曲谦谨。其师张守冲，紫微全阳普度真人周公之所自出也。初周公承教丹阳，居郊州玉峰，徒众以千数，而守冲为高弟。守冲云衿霞佩，翛然有尘外之想，住凤翔之长春，凡四十有五年，是用秦陇知名，朝廷赐号曰崇玄无欲大师。师知志安可托，付以大事，因以祐德俾之。今兴建如此，可谓能成其先志者也。志全本邑人，喜读书，风骨不凡，经略雪溪刘公甚爱重之，乃摭其意，作步虚词七章：

坏垣野粉零枯香，石栏老雨皴秋黄，山川良是成荒凉。仙人驾鹤来翱翔，陇头耕瓦见羽阳，碧鸡金马何茫茫。相公经纶无遐忘，偶奇奇偶圆而方，慨然以是为主张。郢斤岷础呈奇祥，铜龙铁凤摇辉光，神仙官府千洞房。山人自分过所当，弥罗丹华谁比将，一心惟有祈穹苍。相公眉寿天与昌，明年平蜀归朝堂，尽措民物如成康。渭流西来兮汤汤，厚福与之孰短长，厚福与之孰短长。

(《青崖集》卷三)

上清储祥宫记

许有壬

胜国之崇奉玄教也，导原于端拱，怀襄于祥符，崇、政土木之迹可征焉。汴朝元宫通玄文德虚逸真人天均王公，属记上清储祥宫，屡伻不倦，乃征其迹而叙之。宫始太宗，作于朝阳门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为禁军营，监察御史里行包拯① 上疏请勿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复事修建，历十三年而后成，盖元祐六年也。翰林学士承旨苏公作碑，未几诬以失实，毁之，令蔡京别撰。金源氏复葺，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有文。岁壬辰，天兵下汴，宫观仅存，师徒解散。时全真之教方兴，长春丘公起海滨，至西域，见太祖皇帝论治道，以修身治国，抚

民止杀为对。上大悦，命史录之。长春法系之弟为太古郝公。太古传栖云王公。长春以汴重阳观故基，实主教重阳真君升化之地，命栖云主之。营建几三十年，是为朝元宫。丞相史公复请兼主太一、上清、龙德诸宫观事。惟上清为潦水所圮，规制宏阔，力不能，复命巨提点者，购地于惠和坊，为亩六十，撤故宫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后，神门坛壝，左右云堂，四周接屋余百楹，虽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虚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孙公，以故宫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终废，命提点纯素清逸大师黄道真从事修复。道真殚力承命，遂成三殿，尊玄元圣像于前，奉栖云祖师于后，翼以斋序，缭以周垣，庖廪场圃，所资悉备。视旧规虽有径庭，而存古修废，功亦懋哉。愚尝记龙德宫，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兹因天均之请，推太宗之初意，且读苏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静无扰，读道德经，嘉其所趣，诏近臣曰：虚静致治，老氏之深旨也。无为之道当力行之。斯言果践，其有契于老氏之旨矣。苏公谓道家者流，本黄老，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飞仙变化之术，丹药小技，皆归于道。然黄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可谓尽善尽美矣。京之言则谓：宫在国东，为震，为春，为仁，于应为子孙。太宗作宫，子孙众多，笃生真宗，受封国者八王。火于仁宗，再造于神宗，亦子孙众多，受封国者九王。盖因方士言宫之所在为国家子孙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于庆历，不事修复，故仁宗卒以无子。京虽不讼言之，而其意实在是也。斯言不几于祛巫医史之说乎！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见宋之不能国也。尝论宋三百年，道学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无与伦匹。至于崇玄虚，攻土木，不能无议焉。是宫丁世变之后，继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复其旧。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烦县官，服勤致用，可谓能已。后之嗣者，尚泝老氏之旨，以继列师之志，则玄教不患不兴。玄教兴，则祠宇不患不复。是为记。

（《圭塘小稿》卷七）

①超案："拯"，原误刊作"丞"。

龙德宫记

许有壬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阼浑朔方，混为庆元，流泽万世。我太祖圣武皇帝，盛德启运，为民立极。维时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辅成大业，而上圣识虑超越，规模弘远，惟绩易懋，惟道务至，非博大至人，曷赞元化。闻宁海昆嵛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刘仲禄自奈蛮国即其地征之。公知天命之不可违，化机之不可失，绝宋金使币，幡然应诏，跋涉数万里，见上于西域雪山帐殿。言修身治国，抚民止杀之道，大契天心。东归，居燕之太极宫。后因其号易名大长春宫。赐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为长春真人。全真者，恬澹无为，全其本真。其学倡于其师重阳真君。至是玄风播而道化行，徒众盛而宫观兴矣。长春法系之弟曰太古真人郝公，太古传盘山真人王公。岁乙未，长春以汴之重阳观实真君升举之地，命盘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宫，构筑规制之大，甲江北诸宫观。丞相史公以龙德亦古名地，请盘山并主之。构殿熙春阁，基之前扁无极以奉三清，与朝元遂为宗属。龙德，宋同乐园，道君

既禅之所居。地直乾位，故为是名。有十洲三岛，亭台楼观，极土木之侈。居无何而北矣。宋南渡为道宫，驯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姬公既袭教，积俭储赢，以待后用。至元丙子，虚玄应物通真道人李公命宫主高志和、陈道祥即熙春阁基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营东西庑以庇其徒。驰至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徐公、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孙公，俱以善继见称。八传而至通玄文德虚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天均其自号也。述事尤力，阙者备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绪矣。爰自乙未构筑，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创或葺，厥惟艰哉。天均念祖师经始之难，前辈继承之勤，不勒之石，曷畅玄风，曷永教事？命提点陈道新状其故，绝河来请。有壬惟老子著书五千余言道德之意，后之绌之者甚也。谓五经不如其约者，亦非也。苏黄门谓天下无二道，所以治人则异，圣人中心行道，不毁世法，然后可耳。盖言君臣父子之间，非礼法则乱。木食涧饮，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则不可也。坡公见其经解有言，使战国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不惟不绌，而深有取焉。盖公言治道贵清静，本老子之旨也。汉文景而后为治者多宗之，所以绌之者以其独善而不兼也。若长春之遇太祖，言修身治国，抚民止杀，由身而国，知所本矣。当草昧用武，视民草芥之时，而以抚民止杀为先，其为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于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长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谓孔老为一者，非牵合也。即其书究之，太平经曰：上士学道，辅佐帝王。[①] 舍长春之言，皆去道矣。某因是宫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宫，祥符穷极土木。崇观间，道经设博士，跻史汉列传之次。崇奉之道，可谓极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过，不知道之过也。我太祖皇帝用长春之言，开万亿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为道也。既为叙次其师先之概，终以道之大者，使学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构筑像事而已焉，则祖师之道不失其传矣！

（《圭塘小藁》卷七）

①超案：原衍“辅佐帝王”四字，今删。

纯阳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管军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祈福与者这般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的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祈福与者么道。这河中府有的玄都广道冲和真人起盖来的纯阳万寿宫、九峰上宫、河渎灵源宫里有的提点文志通、白志纯，朱士完为头儿先生每根底，执把着行的圣旨与了也。属这的每宫观里房子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袛应休当者，商税地税休与者，水土、园林、碾磨，不拣甚么他的休侵夺者。更这先生每倚着有圣旨，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牛儿年二月十七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泰定四年十月日提点段道祥立石

古孝义石匠王政卿刊　条阳徐道安书

（《永乐宫碑录》）

全真建造道院记

高一尺二寸，广二尺二寸，正书。

时泰定五年岁次戊辰六月甲子吉辰，开山祖师全真绩老同唐就阳、秦福静、唐氏善素、唐隐阳，发心起（中段被毁）

西灵道院全真常住

（《桂林》上册）

白云观记

虞　集

云州之西，有山曰金阁，洞明祁真人择胜修真，得地于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余里官道傍，宛转深入，乃得至其处。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孚于州里，远迩向从。至元六年，故丞相忠宪王安童过云州，问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众以真人对，丞相屏骑从见之，问以修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以清静忠厚为主。既而罢相，退然若无与于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说云尔。后复召拜丞相，丞相固辞，命益笃，将不敢拂上意，往决于真人。真人曰："昔与子同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见上辞曰："昔为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师友。今事臣者循进与臣俱，臣为政能加于前乎！"上曰："谁为卿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叹异之。① 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号矣。既得封，当居京师，时大都新城成，真人买地以筑屋，在今宜民坊白云楼之南，才六亩耳。其后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置地二亩半以种蔬。其后惠某嗣居之，塑老君与其门人四子象于殿中，作东云堂以待学者。继惠而居者韩德灵。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兹庵，庵改称观，韩又彩饰象设，大作供器钟磬之属。三年奉敕作钵堂。钵堂者，其徒列坐于堂，堂中设盎，满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数升，窍其底，作蚁漏，始坐时置盂水中，上水满盂乃得起，盖几弥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修其道者如此。施财者某人，为钱总若干缗。今夫道宫之盛，在京师者以国家之力为之，宏丽者甚众，而白云之观，萧然数亩之宫，成于攻苦食淡者之手，与财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记也。泰定元年五月，予职过云州，道中闻异香，数十里不绝，心甚异之，而莫知其说。后四年之过也，适与玄教夏真人② 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术，或者其有没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还，舍驿骑，步入谷，观祁真人隐处，风雨之声，与山水涧泉并作，凛不可久留，遂去之。天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过之，为僚吏从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数十人共闻，咸用

嗟叹。欲书其事于金阁未可，并识诸此，使此，使观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灵者，其论道盖有足传者云。

（《道园录》卷四六）

①垣案：《元史》二〇二释老祁志诚传本此。

②垣案：夏文泳，正一派。

增修集仙宫记

碑高六尺九寸，广二尺九寸，廿二行，行四十五字，正书。在邹县。

正议大夫顺德路总管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国祚篆额

国子助教陈绎曾撰

古郯吴祥书

凫山之趾，化人居之，是曰集仙宫。左洸右凫，负羊山而面龟阳之墅，紫微、太微、玄元之居曰三清殿，师之居曰方丈，弟子之居曰云堂，凡二，师徒聚食之所曰斋堂，前列三门，右主左宾，神由其中，地方十夫。金崇庆元年冲虚大师王志演创为之殿，慈柔纯德葆光大师郝道明嗣之，自皇元至元丙子岁，至至顺庚午，凡五十有五年而有成。初大宗师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授道长春演教通密真君，冲虚大师盖及门焉。授其学于淳和子赵志古，志古授之道明。道明魏人，温柔俭勤，方成童，淳和子材之，俾协主宫事，今年七十有五矣，其徒克世其业。予闻全真之道，以真为宗，以朴为用，以无为为事，勤作俭食，士农工贾，因而器之，成功而不私焉。质而不俚，文而不华，灏灏乎三皇之风，非所谓大道者耶！在金之季，中原版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时则有若东平严公①，以文绥鲁，益都李公②，以武训齐，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真主而为天下式焉。有元之兴，鲁士以文辅太平之治，齐人以武致戡难之勋，长春真人最为先知天命之归，入觐太祖，功在宗庙，惠及万世，斯其尤盛者也。集仙宫自长春三传以及道明，而道林等又能世修其业，视昔文武之士，治功虽存，衰荣忽焉，良可慨也。玄元所谓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吾于是尤信。至顺元年八月朔，国子助教陈绎曾记。

益都路邹县典史吕克忠

益都路邹县尉朱允

进义副尉益都路邹县主簿王聚

承事郎益都路邹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张铨

益都路邹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丑厮

制授圣旨邹县绎山仙人万寿宫住持洞诚真静通玄大师仍赐金襴紫服充崇真大德灵隐真人门下本宗都提点李道实

时大元岁次丙子至元二年③季春中旬有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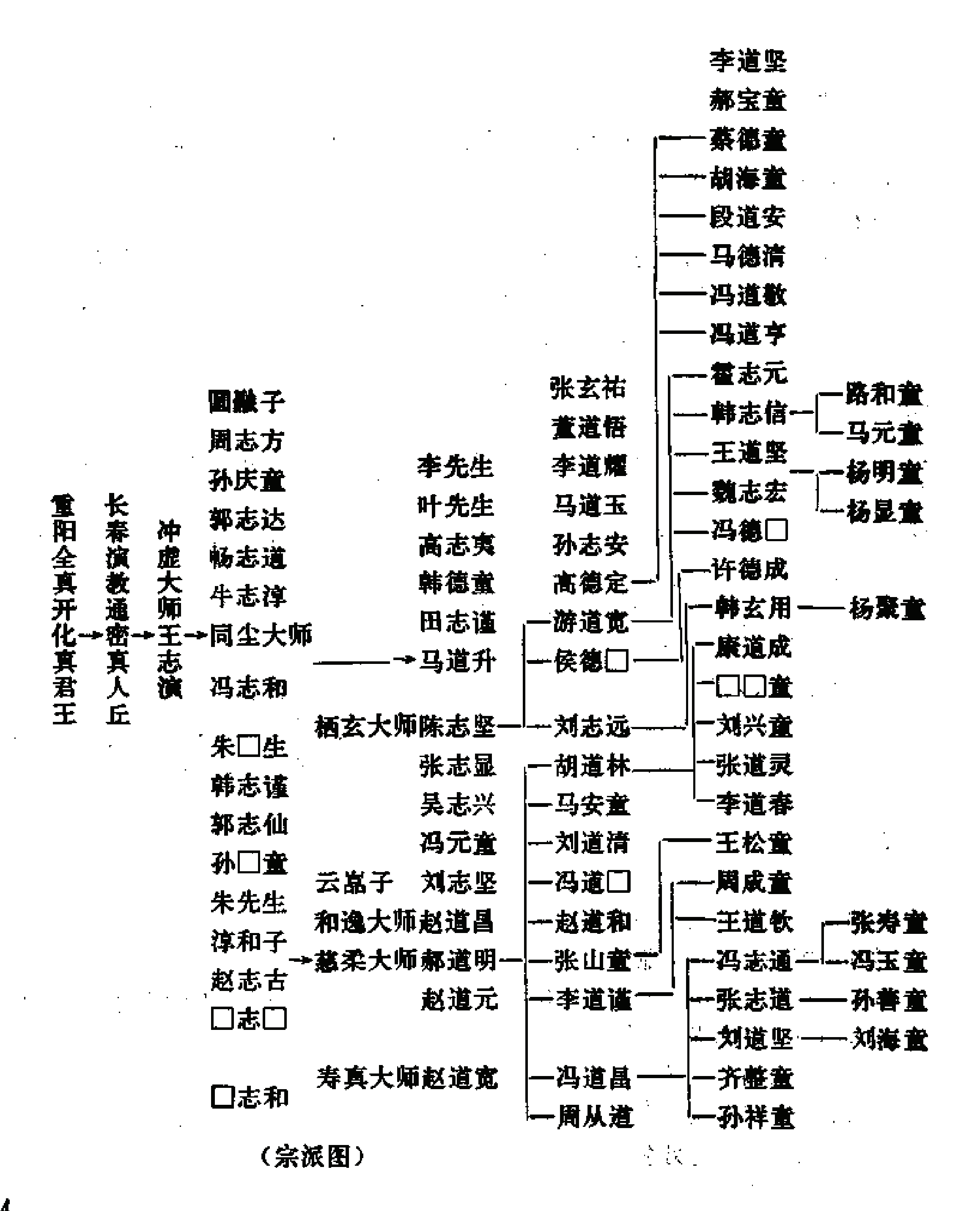
提点郝道明同门徒胡道林知宫立石刘道坚知宫立石

邹县提领李达男李玉楚珍刊

（艺拓）

①垣案：严实，《元史》一四八。
②垣案：李恒，《元史》一二九。
③垣案：后至元。

增修集仙宫记碑阴



（宗派图）

东平府在城白云观住持知观张德林
本宗法眷宫观冠州桑桥镇万春宫上院提点游道宽
渊静大师陈道清
大都路在城□庆坊云嵓观提点黄道盈
益都路在城东南隅熙真观提点姜志通
即墨县鳌山华楼万寿宫云嵓子刘道坚陈道清
濮州在城紫微宫虚静通玄天大师王道容
□天观住持知观张玄祐
（右侧上截）
孔颜孟□□子孙教授李元彬
泰安州长清县尉魏允中济□□□正赵守恭
前益都邹县达鲁花赤伯颜、子思书院山长赵守宽
将仕佐郎夹马营□□支纳魏世忠
将仕郎济南利□县主簿崔居礼
从仕郎泰安州莱芜县主簿李忽都不花
承事郎益都邹县尹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李允礼
从仕郎□运韩希符、□都路嵊州儒学正郭景
将仕郎益都路邹县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脱伯
徵仕郎济宁路济州判官郭允恭
承事郎昆山州判官宁伯颜
邹国亚圣五十二代孙族长孟惟恭
□州蒙古□学正甯成章
盘阳路录事司儒学教谕胡凤仪
嵛县儒学教谕马亨
（左侧上截）
邹县威仪金襕紫服李□童
郭里修真观住持□□洞然颐真大师陆道明
郭里长春观住持□□葆真元明通玄大师王道渊
蒙城宫道士栖□玄翠中和大师魏正元
郭东村清虚庵□守素镇头集仙宫下院
赐紫清真恭和□师邹县道门提领卓道全
玉虚观住持知观龙□清
邹县□□庆寿万春宫住持知宫安道元、赵道用
王屈村弥勒院讲主刘泉
郭里圣寿寺讲主□德忠、清真庵张道恭
石墙清虚观女冠宋妙善
西庄村玉清宫提举徐道玄、知宫孙道方
绎山仙人万寿宫住持韩道真

制授圣旨贵德通微大师本宫提举吴志全
制授圣旨通微致虚大师本宫提举吴志泉
安仁悟真明德大师本宫知宫冯道隐
和义凝真体玄大师崔敬玄
明真安静冲和大师邹县提领董道安
守真淳素大师任道清
白云宫提点赐紫金襴冲真全妙大师李志遇
全真观住持悟真□素冲虚大师李道谦
峄山三清万寿宫提点□真通妙大师逯德兴、知宫陈道新
长春宫提点赐紫金襴纯德渊净保真大师王道明
碧云观提点渊净□真大师沈道全
清都万寿宫提领纯德紫阳通玄大师艾道清
东华宫提点赵志温、提举崇真大师田道清
羊续村真元观住持洪道元
石里长真观知观袁道诚
九曲村遥玄观住持杨提点
石济清真观女冠李提举
河上瑞云万寿宫微妙□玄大师赐紫锦襴提点任道谌
峄山归真观道士崇玄□照纯和大师李道庆
高村太清观住持提点澄净大师高道恒
滕县在城善庆观住持女冠荷守真
鱼台县南庙重阳宫住持□□明素通玄大师朱道和
伏牺庙太平观住持知观渊净大师张□□
十方商福童、康道清、马先生、耿先生
（中截。下截镇头会首题名不录）

（柳拓）

苗公道行碑

碑连额高四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二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残缺。额题“大元赞元苗公道（下缺）”。

兴隆天宝，生之非偶然也。故黄帝问至道于广成，箕子陈九畴（下缺）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奋起朔上，肇开帝业，以植皇元万世之基。于时佐命元勋则有四杰，陈谟宣力以奏厥功，而长（下缺）默契□衷，仁及天下，有生之类，阴受其赐。丘君以大宗师握神仙符（下缺）是弘老氏之道者，未有盛于此时也。迨夫武宗仁惠宣孝皇帝，爰自潜藩，抚军北境，其捍御边陲，戮力王室，固诸将（下缺）恃其谋以为进退。故銮辂南驾，入承大统，皇仁周洽，

庶绩咸熙，(下缺)神仙符命，黄金印章，一如长春。全真氏五祖七真而下，崇加大帝)下缺)全真之教者，亦未有盛于此时也。夫以老氏之道，由太祖信之而益弘，长春演之而益明。全真氏之教，由武宗崇之而益隆，凝和播之而益大。是知□□设教，属之君师，开于天(下缺)士怯列该等奏：苗真人碑，其以翰林臣起岩撰文。臣起岩承(下缺)平之晋城。按姓纂，楚大夫伯棼之子贲皇奔晋，晋封之苗，因以为氏(下缺)闻艺祖时则苗氏为晋著姓，尚矣。君之先谱，远不可考。上世隐君乡(下缺)之宝，赠昭文馆大□士、通奉大夫、追封□水郡公。祖妣上官氏、妣张(下缺)出桃一枚赐张，梦中食之而有娠，是岁至元初元甲子也。冬平月(下缺)异常，幼岁举止已如成人。读书悟入，有若夙习。喜诵老庄书，恒危坐(下缺)造席下执弟子礼甚勤。居久之，洞明知为受道之器，与之语，有合，试(下缺)一旦屏人，告以秘奥之语。且曰：汝□在此，应有遭际，将大振玄风，恢(下缺)迹信响。驸马高唐王闻之，以礼往聘。至则偕诣和林，觐武宗皇帝于军中。言诹有合，虚席咨问，所策应验如响，以为神。丁未(下缺)踰年至大改元，授玄门演道大宗师，管领诸路道教商议集贤院(下缺)

（上拓）

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①]

碑高七尺三寸，广四尺七寸，三十五行，行七十八字。在盩厔。

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邓文原撰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修国史赵孟頫书

前中书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奎章阁大学士银青荣禄大夫鲁国公赵世延篆额

天启圣元，丕昭神武，抚绥万方，髦儁臣附，亦既抒智效能，懋建勳伐。惟秦雍古称神明之隩，乃有乐道修真之士，宣畅玄风，以上赞清静无为之治，际遇周渥，振古所未有也。若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孙公，幼颖慧，甫能言，母氏程教以孔孟书，一过辄成诵。被兵孤，即刻志恬薄，寄迹终南山，从穆真人。逾十岁，着道士服，玄明文靖天乐振教大真人李公器遇之，授易老奥义。天乐之教由马丹阳、于洞真二真君，以次相传，其胠抉渊秘，雅有宗绪。紫阳杨先生仕金，尝转运河南，与遗山元公齐名，世称元杨是也。先生素慎许可，过山中，顾公属句警敏，大嗟赏，由是英誉日驰，遂为京兆路讲经师，妙龄阐教，流辈为倾。淳和真人王公畀号曰开玄大师，提举重阳宫玄坛事。至元甲戌，昭睿顺圣皇后命公侍安西王掌祠事，祈禬歆格，即充京兆路道录。亡何，洞明真人祈公属公典教开成，然留王所，不果行。复提举洞真门下诸宫观，秦王稔公才望，俾提点道门之在京兆者。玄逸真人张公，以秦蜀道教提点所非得瑰特士不可，擢公通议官。壬辰，提举大重阳万寿宫，宫自甲午营构，历岁五十有九，而殿阁坛宇讫未完美，至公而图绘黝垩，陶甓墁□之工，悉增旧观，遂由通议官升副提点，诞奉王教，蒇事殊庭，群鹤来翔，众嗟灵异。大德己亥，成宗加玺书，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领重阳宫事。越四年，锡御衣一袭，宝镇寥阳殿，弘璧天球，莫喻辉赫。癸卯冬十二月，安西王妃大宴兴庆池，赐西锦衣赤骥。期年，祀于灵宫，于又出绮袍

玉钩带以旌之，而公得宠弗居，益守冲约。因乘传之华山，投简龙湫，西还，道渭南，河水綦溢溃隄，施倪旦暮虞即死，遮道祈哀。公为前立奔冲默祷，人人为公危，而公神色自若。有顷，河北流民以恬息。上遣侍臣奉香币即宫而禜焉，秦人至今德公，能道其事。寻拜诸路道教都提点，公亦感激眷知，趣装入觐。留三载，加体仁文粹开玄真人、领陕西道教事，实武宗即位之二年也。公归终南，将遂终老，仁宗志弘道妙，欲简用耆德，遣使召赴长春宫掌全真教。至则见于便殿，大悦，制诏褒嘉，阳煦春育，日赐上尊酒一以示优老。终南有甘、涝二谷，岁收园林水利以赡其徒，诏有司毋令侵夺烦扰。前所锡御衣，敕中书参知政事赵世延为文纪于石。自公之来，玄训是崇，祠官祝釐，贶施如响。其大彰著者，延祐乙卯旱，公祷焉，大获甘雨，宰臣致币，文臣诗之。冬十二月，星芒见，公肃将毖祀，竣事而星退舍，赐白金泉币。荐祷雨于两京，皆应不逾期，帝喜，顾谓侍臣曰："真老成人也。"未几，命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赞公像，且加御玺其上。前是为修寿宁之北斗殿，既又即长春建殿以奉法主，令参议中书省事元明善撰词勒碑。昔公居终南，尝为凤翔李氏有祷，至云见五色，大夫士竞为诗文以表征祥。人意公灵符秘箓，动致孚感，不知精诚之极，与神明会，非方士曲学谲怪忽荒之谓也。公念道有统纪，若于李、穆、王诸师请叙增封号，用敦报本，作甘河桥，以昭金正隆间祖师遇仙之所。时元明善迁翰林侍讲学士，敕为书成绩。至是公老矣，上章乞西归，逾年，今上可其奏，陛辞，赍香给驿以还，暨入关，观者夹道嗟异。至治元年夏，避暑灵泉观。八月朔，梦作浪淘沙曲，皆辞谢荣名，逸老林泉等语。越五日，大雨，盥沐作颂，翛然委蜕，无怛化意。公生宋淳祐癸卯六月三日，寿七十有九，讳德彧，字用章，其先吴人，有官于蜀者，自唐僖宗书孙氏书楼而族益弘衍，在宋则有御史中丞抃，以伉直闻。公蚤弃俗，志老氏学，深有契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旨，卒能以善终始，保其名誉，可谓有德君子者矣。每暇，喜作字为诗文，有希声集传于世，榜其室曰履斋。弟子任道明、张若讷、颜若退、赵道直、景若冲等，卜是年九月十二日葬公于终南山仙游园，杨太初曰：吾师往矣，不可以无述。来谒铭，文原忝居集仙之署，义不得辞。铭曰：

惟道冲漠，惟民敦茂，俗化枭淳，日与物媾。至人虚静，克守至正，一气孔神，百灵顺令。陟降在兹，昭假非违，道岂远而，方伎汩之。巖嶪坤维，峨眉之麓，日书楼氏，右江乡族。粤生闻孙，洁身岩阿，□性葆光，抱德炀和。维帝简在，鹤书来征，耆俊登崇，玄教以兴。接神明廷，祗祀灵畤，祈禬雩禜，亦资燮理。帝用蕃锡，曰予汝嘉，緊黄冠师，主衮之华。公念伾老，陈词于再，云轺风驭，歘其西迈。居有园池，树有松柟，不辱不殆，孰逾公耆。迅景几何，德人其亡，不亡者存，云山苍苍。终南仙游，游乎太始，锡诗乐石，光昭曷已。

元统三年岁舍乙亥九月吉日建

特进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重玄蕴奥弘仁广义大真人掌管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完颜德明

（柳拓，《未刻稿》中册）

①《书画题跋》：一道流而能令翰林诸名公为撰文，为写碑，彼时道教之重如此，今时不能尔也。

《潜研堂金石跋尾》卷十九：右孙公道行碑，邓文原撰文 赵孟頫书。德彧没于至治元年，文称今上者，谓英宗也。松雪于至治二年六月卒，碑末云元统三年岁舍乙亥九月吉日建，盖二公撰、书之后，又十余年而始勒之石碑。末所题年月及完颜德明题名，皆后人续书，非松雪笔也。篆额者为赵世延，其署衔云前中书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奎章阁大学士鲁国公，此

天历以后世延所历之官，松雪未及见也，亦后人追书。

大元奉元明道宫修建碑铭并序

李术鲁翀

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距县东不半舍，九龙井在焉。崇事宫庙，历代相因。宪宗皇帝四年，龙集甲寅，故太师汝南忠武张王闻亳，得太清、明道两宫遗址，兵烬悉为荒墟。以文之燕，请事修复。长春嗣教真常大真人李宗师，道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通微大师知宫李志祕综其务。岁丙辰，诚明真人张宗师奏请崇道真人张尊师、栖云真人王尊师主其宫制。无几何，栖云蜕化，其门人辈亦皆协力，崇道则始终不懈。未逾一纪，缔构宏丽。允惟明道故宫，以河涡混汇圮溺。迨乎石、李二公相继为真人，结庐垦田，充益岁廪事，修治疏河流人北门。由是洼下淀而隆，澱淤涸而燥。至元壬辰，栖神真人陈志微以陈道润、张道渊、杨道和等率众除荒实堑，陶甓峙材，準基定位，以陈志和、李道坚等协襄事功，达之长春玄逸真人张宗师，用道润提举宫事。大德己亥，栋宇克完，百度鲜整。栖真真人李志本荐道润、志和、道坚等升提点。今凝元真人马道逸，仿旧图新，日益充大。谓宜立石镌铭示永久。元统元年，特进神仙掌教凝和大真人苗宗师，召太清提点赵道真来京，道润、志和等因马介赵，属笔于翀。昔也马真人乘传北回，尝识于卫。赵君用是惓惓，遂不终让。

序曰：隋名苦县曰仙源，唐曰真源，宫曰紫极。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筑宫县隅东北，备嗣皇帝驾次之斋居，榜曰奉元。天宝二载，易紫极为太清。宋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名县卫真。真宗两谒太清，坛奉元之阴，东乡祝拜，易宫额曰明道。金仍其制，锡良田，丰祝事。鸿惟太祖圣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寤宸聪，使车驰召长春丘仙翁昆崙之山。历数年，逾万里，觐遐朔，推道余，沃渊衷，拯生灵，仁万有，其功大矣！老子亳宫之方葺也，世祖皇帝潜藩下教令，即位，锡以宝书，申护禁勛匠役，遣使致祭。太清毕工，敕翰林承旨学士臣鹗制其铭，中书左丞臣枢书其文，中书右丞相臣安童树其碑。宠褒之数，滋隆往昔。今道家殊流，皆宗老子。太清、明道，源本所在。长春道叶主嗣亳教，知所宗矣。翀惟大元庆运，开元兆李唐奉元得名，玄天阴骘，今宜兼用唐宋旧额，榜曰奉元明道，以尊皇极，孰谓不可。赵闻之曰唯唯，乃铭曰：

老聃之生，于殷之亳，微妙有无，天地橐籥。非隐非见，仕周藏史，龙乘风云，帝先谁子。绳绳道裔，上□是弘，俨像殿室，堂陛崚嶒。□□□□，□□□□，□□□□，无间遐远。惟兹亳土，九□神湫，孰源其泉，孰□□□。振古及今，绵数千载，际我皇明，华有余彩。昔我□□，霆厉八紘，昆崙赴召，轩辕广成。坐进玄言，天□□□，宇宙在手，天慈敕卫。有赫世皇，光绳祖武，乾德□□，万物斯睹。溥浃寰海，如天之仁，知风之自，道系□□。中统至元，运开凤纪，因亳仙源，厉乡仁里。岳竦云□，宫复太清，浚鉴昭锡，词臣著铭。趾邑艮方，宫曰明道，倾圮沮泽，久未缔造。嗟哉岸谷，变易高深，逢我盛□，抗起湮沈。张肩王随，石孟李仲，斑斑伟人，继拯玄统。至道坦坦，至众林林，才用其力，德厌其心。栖神栖真，踵武徐起，习驭轻辕，通辙顺轨。载定其址，载峨其宫，烟霞洞府，风雨㡛幪。山川会灵，紫气充盈，羽众式瞻，渊宗有象。遨食于地，遨乐于天，果蓏在圃，穜稑在田。圣祖神孙，开此道

域，其宁不思，荷帝之力。瞻彼苍昊，有开必先，奉元明道，名岂徒然。大清在东，长春在北，祈我皇祚，永配无极。元统三年岁次乙亥十月日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字术鲁翀撰。

（《菊潭集》卷三）

清虚宫碑铭

碑高六尺二寸，广二尺四寸，二十四行，行八十字，下缺数字。正书。在济源。

□□□□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河防事赵初书丹

敦武校尉怀庆路济源县主簿苏让题额

玉州提控张德祐男张锐□

夫太行形势之重，莫过王屋天坛。加之以析城底柱，辅之以济渎玉川，雄居黄流之北，壮立燕蓟之南，岌嶪半空，影参天地，时及晦明变化，翙可骤思，不可度思，况使游人乐而忘返。坛下十里许曰紫微宫，堆（下缺）黛竹木参差，松杉飕飕，奇花异卉，丛杂而竞吐幽香，乃逸吟之寝息，实道者之梯航也。昔者燕冯栖持，汉唐崇尚，逮其时天马渡南，列星拱北，宠光玄化，惠我仙猷，俾长春先师之化行，若宫若观，布于诸方。昔岁丁酉，王屋官□窃见天坛福地，国家保安宗社与民祈祥之处，若非其人，谁能主张？吾闻长生真君高第莹然周真人，道价清高，名传海内，众所悦服，遂具疏礼请，仍施洞宫社清虚宫、蔡村灵仙观、护驾堡仙游观地土，永充常住用度。计开征粮地，东至合河口，南至岭，西至井，西北至麻姑池，为（下缺）真人怡然日夜许少容无适而不可也。乃领门徒，戮力兴工，经营三载间，无病而蝉蜕矣。复有本宫职事人同怀孟州宣差蒲察公、王屋司事等曰：上方紫微，人间胜迹，物外奇观。前有得道士，已行满飞升，今无（下缺）尘人其孰可领略。如披云宋真人者，亲侍长生真君，闻师之德，如风之加草。谨持本郡官寮等疏，踵门拜请。师至辛丑岁才方到宫，异日，升绝顶，顾坛摧毁，曰：“吾不为之，其谁欤？”于是重修绝顶，复建紫微，去弊就新，起卑作壮。不数年，上下重新，仍（下缺）三洞宝藏，用镇寰区。遂委提点刘志筒、张志明、任志筌、钱志通节次住持。数师道行载于别传，其后迸提点，族陈氏，讳志忠，道号贞晴，家世绛阳。年甫十五，辞亲学道，或拒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之大伦（下缺）效渊薮枯槁之士而无君父乎？”应曰：“若之所不知也。况人处天地间，如太仓之一粒，不几微乎！奈何生死亦大矣。若不闻乎，魏有段干木，郑有列御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改，而君父不可屈致。秦汉以来时可（下缺）哉。”或者不能拒，始服巾褐来造是山，礼披云真人门下三洞讲师赵希颜，执弟子礼。日炙月闻，□师真精粹之道，乃为和顺积中，誉德升闻，成宗皇帝圣旨，锡以体规履真大师住持天坛紫微□□□□有洞天事，每服叹不宁居。一日，同提点辈曰段、曰李、曰傅、曰刘议曰：况此本宫，缘事稍完。有清虚宫，自来古迹二处卑隘，吾欲改经广大，未知意若何（下缺）医药提点高志清，一唱百和，靡不忻然，罄将药资，以助工匠所费。据志清世为伊阳人，自幼学道，受业本宫尊宿王晶龄，昌龄师莹然真人，而莹然师长生真君，即其系焉。盖为忠良奕世，是有庆绪。其居覃怀也，立观度人，惠泽及物，未常少怠。以

药以水，乃砭乃蒸，其往来求治者填堦拥户，日不暇给。及其还山也，彩云蔽日，玄鹤导空。享寿若干，道成而鹤化矣。(下缺)自至元戊子年相厥土，既卜且吉，遂峙板干，方且结构也。栋宇巍峨，榱题刻角，倍班输之巧。其及作会也，云章霞珮，黼黻绨绣，穷缋师之能，圣贤各有俨序。至于东西廊庑，宾室斋厨，无不备具。终于大德辛丑岁告成，遂迁道众于仙馆。按道藏洞渊集云：天下有三十六洞天，有十大洞天、七十二福地。此乃清虚小有第一洞天福地，其中小有天王主(下缺)别有乾坤。又王屋居华夏之中，地气浓泼，真峰如削玉，其流如曳练，其台上拒天坛十八里，拒清虚宫三十里，下拒洞门十三里。唐大中九年，三洞柳元君碑有也。宫门提点周道全等，执前师起造本末记文字(下缺)贞石，以劝后进。德福曰："凡事慎厥初不有后艰，况前师道隆德盛，非洽闻不能颂其美，非大人无足成其名。奈山间孤□，何罔堪是。"责曰："志且定矣，无劳数却。"卒不得已，谨铭云：

混□肇判玄中玄，天地人物孰后先，
道山绛阙凌云巅，幻出神州藐紫烟。
洞宫琳宇何巍然，中峙清虚小有天，
天王主领别坤乾，星冠羽服鹤翩翩。
长春仙伯休林泉，遍厕诸方冠八埏，
翚然经营周复圆，披云焕赫更新鲜。
贞靖不负尊师传，洞天修饰了大缘，
继继绳绳周道全，峨峨翠琰磨石巅，
为复南华研道编，燦闻望□□□年。

□统三年七月重七日钦授清真达妙崇德大师住持天坛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提点周道全立石

钦授崇仁虚白明义大师住持天坛大紫微宫清虚小有洞天铁岸龙祥宫提点陈德福

制授宝谦隆德冲和大师住持大都大长春宫提点关德昌

怀庆路总管兼管本路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河防事完者□览　奉训大夫怀庆路孟州知州相居仁　西郜村巡检李义

持正明素忠纯大真人苗

(上拓)

纯阳万寿宫札付碑

皇帝圣旨里玄门道教所：据河中府河渎灵源宫、九峰纯阳上宫、纯阳万寿宫制授三宫提点张道宥呈：今切见本府在昔虽隶散府道司，由永乐、纯阳上下二宫系是纯阳帝君诞育炼真之地，自丙午年间清和大宗师法旨，以为鼻祖根本之宫，所在宜加优邺隆重，遂径属堂下所管，不令晋宁路道司节制。后之嗣教真人仍为旧贯，遵而不革。及天阳真人退堂闲居，不揣分量，擅与纷更，教所权宜令晋宁路道司宰治迄。宰治迄今，未曾改正。今来伏惟宗师大真人初政玄纲，凡教门所属去处利病得失，计有所整治更新，一还前代宗师旧政，但

未有能申覆者。今道宥不避僭越，敢先冒进呈，乞照详施行。得此，照得至元十七年十月节次据河中府道录司申，亦为此事，已经行下去讫。今据见呈使所合下仰照验照依旧例施行。须议札付者。

右札付晋宁路道门提点头目。准此。

至元二年十一月　日

重玄

施石人本宫提举张□□梁道从杨道□

大纯阳宫提□立石

（永拓）

纯阳万寿宫提点下院田地常住户记

法赐金襕紫服清真宏教淳德大师三宫提点刘志和

宣授安仁体静玄德大师三宫提点李志全

法赐金襕紫服希真弘道通妙大师三宫提点郭志进

法赐金襕紫服栖远明德崇真大师三宫提点陈道永

保和冲妙崇真大师宫门提点丁道融

法赐金襕紫服洞元中孚集义虚静大师提点段道祥

法赐金襕紫服凝真观妙虚寂大师提点蔡道荣

明义真常大师前宫门提点李志淳

远尘畅玄大师前宫门提点梁道舒

法赐金襕紫服保和光义大师提点唐道谦

法赐金襕紫服弘道夷然保和大师九峰河渎两宫提点张道宥

宫门提举纯素崇真大师赵道充　提举张道坚

明德大师提举萧道遇　知常集义大师提举王道祥

广布慧照大师提举钱道通　洞照玄净大师提举邓道清

宫门提领常静大师郎道坚　纯德大师提领石道柔

提领王道亨　洞霞保和大师提领梁道从

宫门知宫玄正大师畅道怡　知宫凝光大师景道和

知宫永真明义大师陈道修　知宫清安大师李道久

宫门知宫永真大师杨道安　提领左道安　知宫杨道彬

宫门副宫弘妙大师姚道春　张道聪　鲁道昌　张道荣

河渎灵源宫提点崇真明素大师陈道简　提举许道谨

河渎提点纯妙大师翟道祥　提点隐微大师阎道通　知宫王道兴

玄坛提点杨道荣　提举冥玄至德大师张道伟　掌籍张道常

宫门提点洞照大师竹道殷　归真澄渊大师□□□道静

提点宁真大师卫道安　提点崇静大师尹道成
前副宫李道元　王道津　刘道忠　姬道净　阎道润　王道禧
宫门提领通玄大师杜道中　普济妙应法师于德信　徐道安
守一从静大师提领李道雄　知客提领陈道坚　杨玄贵
河渎灵源宫提点凝真冲默大师介道宏　提领杜道中
本宫道众李道全姬道清樊志信王宜童
（以下人名未录）
（上截）
河中府云台观一所：东至官街，北至官街，西至李八、崔家、吕家，南北界墙，西南至出道，东南至相好寺。
解州路村佗饰庵一所：东至杨皮，南至官街，西至巷道心，北至阎先生墙。
姚温村曹老庵一所
主脑沟长春观一所：提领李道常知观谢明
华州渭南县杨郭村道院一所：提领屈志顺知观张道祥
道靖观道院一所：孙谷玄逸观清逸大师提点王道祐
重真观一所：尊宿曹志明
焦山玄真观提举蔡道荣
西里庄北孙老庵一所
牛角川静乐观一所：提举何道清
岳村刘姑道院一所：东至巷道，南至官道，西南至出入道，西至仇家，北至仇家。
芮城县翠微谷大水泉长生观梁志通道院一所：东至涧，南至望仙岭上分水为界，西至砂沟，北至社坛山。
（中截）
纯阳宫前水地一段：东至柏巷，西南至张提领、赵大，南至东西道，北至东西道，东南至庙。
柏巷东水地一段：东北至陈大杨副□使，东南至南北出入道，南至官道，北至官道，西至柏巷。
柏巷东地内吕祖师祖坟一所，招贤村清微庵一所，村东水地一段：东至涧，南至张一，西至渠，北至尚□。仇家营西地一段：东北至柴社长，西至元头南北出入道，南至官道，北至薛提点。
岳村东南滩地一段：东至南北短墙，西至帝王提控，南至小河岸，北至高崖。内有庄院一所。
商山庙下道东南地一段：东至赵卜，西至赵家，南至赵大，北至道。
枣园地一段：东南至杜二，西南至赵大，西北至薛提点，北至郭家并古道。
崇仙观一所：东至城墙，西至赵大，南至水渠，北至官渠。内有西南出入道一条。
官道南地一段：南北畛，东至陈元帅，西至尹提点，南至堰，北至官渠。
又堰下地一段：东至张都统，西至尹提点，南至堰，北至堰。
河神庙堰下地一段：东至甯六，西至道，南至河，北至崖。

石七东地一段：东至滩地，南至河，西至道，北至姚家。

城壕□地一段：东至赵大，西至城墙，南至官道，北至崇仙观出入道。

城南门里街西地一段：东至街道，西至济院主张副使，南至城墙，北至官道。

城南地南北畛一段，东至老古三，西至老古三，南至河，北至堰。九峰重玄观黄志真等将本观元买到。

河神庙西地一段：东至老古三，西至老古三，南至河，北至堰；王村庄子一所，分付与本宫常住为主。

相公庙前道西北地一段，道东地一段：东至济院主，西至古家，南至墓茔，北至堰。

庙前地一段：南北畛，东至道，南自至，西至老古六，北至堰。

猪肚弯堰上堰下地一段：东至柴社长，南至官道，西至道，北至道。

堠子道南地一段：东西畛，东至渠，西至道靖观，南至薛提点，北至堰。又一段：南北畛，东至渠，西至张都统，南至渠，北至堰。

东姚村西地一段：东至堰，南至古道，西至古道，北至鲁里正。

西庄清和观一所，系尹二老等施：东至西窑西岭，南至李方东西道，西至小沟西大沟，北至山上王母平。

贺招抚施甘草园一所：东至涧，南至涧，西至胡营村界堠，北至嵯峨山。

姚村纯阳庵一所：东至乱石滩，南至张四，西至沟底水泉，北至高崖，东南至刘二，西南至沟底，西北至张五，东北至蛮子。

力山种德庵一所：西至南北道。三冢平一段：东至崖，南至杨提领、王提领，西至古道，北至力山吃水涧。又有涧东地一段：东南至崖，西南至水涧，西北至高崖，北至沟。

景新村西北土地庙下双磨一盘：东南至涧，西至庙崖，南至杨提领，北至上方寺界堠。

纯阳宫与杨提领合修水磨一盘：每月常住壹拾四日。芮城县仪村菜园一所。

景新村西南水磨一盘：东北至官渠，西北至涧心，东南至官道，西南至涧心。

下碾磨一盘：东至渠，西至涧心，南至忽都□，北至涧心。芮城县南太安坡柘榴园一所。

寨下水磨二盘：东至渠，西至崖，南至□官道，北至官渠。后土庙下果园一所，庙后庙东地一段。

西水磨一盘：东至陈王姑庵，西至官涧，南至东西道，东北至崖。内有禅院寺坟一座。

真人仙坟下菜园一所：西至南北官道，南至东西官道，北至仙坟，东至韩谷水心。

灵仙观一所：内有经龛一所。

韩谷涧沟东□□□□仙坟一所：东至仙坟东杨提领，南至东西古道，西至韩谷涧，北至杜三。

男众□□□□仙坟一所：东至高厨，西至道，南至姚家，北至高堰。沟西女众仙坟一所。

韩谷涧一所：东至崖，南至姚家水平石为界，西至崖，北至搠水高崖。

真人坟北白地一段：南北畛，西至古道，南至仙坟，北至界墙，东至帘房东韩谷水心。

景新村双水磨北贺老先生施窑院一所：东至涧心，南至涧，西至堰上，北至古道口。

本宫常住户：□□□领　□□提领　□□□□　罗三三　孙男钦童　谋儿　黑儿　同儿　铁儿　山童　张真童　老梁大　梁二　男梁四　陈大　男小陈大　老钱二　男小钱大　小钱二　小杨大　杨三　杨四　□□□　蛹儿　重儿　长儿　顽童　长童　福

童　受童

提领□二　男□大　□二　□□□　□□□　□□　男伴叔　埃哥　后兴　赛哥　长童　住童　阎童

（下截）

（《永乐宫碑录》）

大元重修四真堂记

碑高五尺，广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四十一字，正书。篆额题“四真堂记”。在长安秦渡镇。

洞元纯素致虚履常大师教门高士井道泉大渊撰

通奉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何约书篆　京兆何信贾德刊

秦渡关中名镇也，左清沣而右涝水，背大渭而面终南。木茂而土沃，物丰而民繁。介于鄠杜之间，实一方之都会也。初正隆间，我重阳祖师遇仙甘水，成道南时。既而东游海上，以应金莲七朵之会。及其上征及期，乃挈四子西归于汴。盖“九转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此祖师纯阳公所授秘诀中语也。重阳返真，四真西迈以物色旧隐，遂得和、李、史、严而师友之，乃复抵汴，奉柩而西焉。既襄事，而其心遑遑然，以为师传之道，有所未习，力行之功，有所未尽。一夕，会于是镇之西真武祠柳阴之下而言志焉。于是相揖而退，各居一方，刳心炼形，全精固气，莫不确然，各以大事因缘为己任。及其致精微，极广大，挥斥六极，提挈两仪，其成功一也。自是祖师之道，风行天上，水流地中。全真之学既辟，像设之教方弘，社之稷之，尸之祝之，乃邑庙以观，述事而文，志道之名于是乎立。大德间，清真居士梁公，兴召公甘棠之思，于稚柳之南，拓地而祠焉，庀工讫事，像以四真。敦请神峰牛君以主，以君环居数稔，徒侣方集，会天阳宗师召致京师，而观事索然。清真老矣，复能穷诚竭力，大加修葺，以复其未竟之功。俾四方云朋霞友，往来食息，知所钦慕，及四真所以造道之端，开教之由，昭昭乎著于百世之下而不泯者，公之力也。元统甲戌，余寓京师，公再四致恳，义弗克辞，姑为志其岁月耳。仍系之诗曰：

仙伯瑰踪四海闻，清真肯构著清芬。神峰事业虽无述，志道渊源自有文。秋静清沣闲浸月，春深紫阁淡留云。功成指日应飞去，水怪山灵尽识君。

至元二年岁次丙子重九日功德主清真居士梁德清、男泰、孙惟善、惟则立

（《陕西》卷二五）

浚州长春观栖真堂记

青社西山逸民周德洽撰

前乡贡进士燕南宪府书吏杜华书

浚隶大名，有山曰浮丘，隐然阜城中，岂汉河间献王师之旧隐耶？又曰大伾，或古浊河

经此，即禹贡至于大伾者是已。北城之阳，观名长春，建于国初，实取我明应真君之号。今特进神仙玄门①演道大宗师重玄蕴奥弘仁广义大真人完颜公爱其山川秀爽，比年以来，烟装云驾，尝税于兹。公既主玄席，浚人闻之，皆以为荣。观主张志进曰，不可无堂以旌之。乃构丈室于观之后，邦人乐助之，不几月而成。绿窗素壁，净几云屏，迥然一蓬阆耳。当其云开风静，天宽日永，俯瞰川途，人烟会集，舟车杂遝，指顾之间，有红尘苍霄之隔，真仙游之绝观也。于是相与砻石，具状来京，请议其名。真人曰："吾尝游憩于斯，宜榜之曰栖真，以示桐乡之爱。"就命西山子记之。西山子再拜而应之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刘梦得之语也。盖山川景物之幽美，一经至人曾居若游，荣光万丈。若淇门之得公和，磻溪之得吕望，崆峒广成，太华希夷，富春严陵，洛下尧夫，首阳二老，商山四皓，傅岩黄□，陶菊周莲，阅数千载之下，使人敬瞻竦顾曰：昔谁此居，昔谁此游，昔谁此爱。俾山川景物之增辉不朽者，至人之残膏余馥也，岂特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而已哉！华于栖真堂也，亦云。

至元五年岁次己卯夏六月日立。尚斛刊。

隐真明悟□□大师法赐金襕紫服大名路道门提点张志进

（《浚县》卷下）

①编案："玄门"原作"元门"，为录文者避清讳改，今回改。下同。

非非子幽室志

虞 集

汉代所谓道家之言，盖以黄老为宗，清静无为为本。其流弊以长生不死为要，谓之金丹。金表不坏，丹言纯阳也。其后变为禁祝祷祈、章醮、符箓之类，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甚。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士有识变乱之机者，往往从之。门户颇宽弘，杂出乎其间者，亦不可胜纪。而涧饮谷食，耐辛苦寒暑，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于道，颇有所述于世者不无也。为其学者，常推一人为之主，自朝廷命之，势位甚尊重，而遡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数闻有为其道者，而不可得见。如书楼、大方两孙公之掌教，略尝与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赵先生，尝奉诏至京师而得见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胫，而肌肤洁白，玉温而雪明，食饮甚寡，而其气充然如春。与人语，辞简而意远，贵富盛气多智术者见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为其道者，常或有人也。归田江上，闻有蓬头金先生者，甚高洁，接其徒极严峻，间尝相闻往来武夷、圣井诸山，而不获相见。则予贸贸尘土，岁云暮矣，能无慨然于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闻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东郭门外，晋王、郭二仙人求其师浮丘伯之所历也，有余岫云师者居之。终日与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尝与人有竞意。日使童子挈一箪入市，人家见为岫云僮也，辄与饭一小器。日向中，箪稍满即还，师弟子主仆烹水瀹而食之。而江东西高雅之流，或道过，或径诣，无不即岫云之室者，分箪食共食，无愧容，无德色。山下薄有田数亩，邻人多助之耕获，给不给亦不经意。故常往来予舍，久而不厌，问其生，则道华盖山南谷人

也，年十五，辞亲入道于宜黄县南华山昭福观，既而叹曰："托兄弟以养亲，从师以入道，果为何事耶？"辞其师以去，遍历江汉淮海，渡河循山东游乎齐鲁，至于燕赵之间，两游华阴，入终南，登太白，而后还乎武当、衡岳、罗浮，出武夷，过天台，计其所见，必有异于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学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祷旱不应，或曰此君不凡，当可得雨。群起之，岫云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见其有所为也。郡中先有教人学道者，出妻子，破家产乃可，岫云曰："非道也。复尔家室，治尔田畴，行人道之常，而不累于心可也。"及归临川，祥符观道士黄执中闻其风而悦焉，率玉清观之人处之仙游山，破屋数椽耳。居亡何，信向四至，仙殿门庑，陶甓竹石，不约而辑。有山本阁者，凭虚丈尺耳，士大夫仙人过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瓶粟之无储也。岫云未尝读书，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学士吴公之夫人余氏，岫云之从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吴公为之记。公尝问尔之为学何如，以颜子喟然卒对，始则恍惚难象，而卒见卓然自立，时至而自化尔。公曰：占毕终日，未有如是举者。盖深许之矣。有为作钟楼者，岫云来告曰，楼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云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岁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没时遍与所识书别，略无怛意。其弟子彭致中瘗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为请。如俉钟记，盖自为之。乃使求石罗山之阳，而刻斯文焉。岫云讳希圣，一字非非子，有偈颂普说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谨，今系籍玉清，亦尝游方江南，道教之师署为仙游山昭清观住持提举云。铭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风落月山木秋，箪食屡空吁不留。

（《道园录》卷五十）

龙兴黄堂隆道宫西华太姆元君飞茅诗并序

虞　集

崆峒子窦君神清，与予赋诗于天宝宫，予有句曰："一瓢春水煮仙茆"，神清曰："嘻，子安得及此？我昔游黄堂，见石曼卿记，不载飞茆始末，愿与同志者咏而传之，久不暇也。神人将启子而诱其衷乎，不然，胡为而及此也？"予应之曰："彼芙蓉洞中秾丽主者宜不爽若之味也，非余孰当赋之。"乃为之吟云：

昔日飞茆渡江水，一息秋风五千里，凭虚结根土长苗，万古黄堂咀甘美。洁清至净服食仙，不忍独令身不死，折琼栽卜知吉亨，连茹包之献天子。

题李道复所作艾全真乃父墓铭

道人何处京城中，拟托斯文寿乃翁。万里烟尘唯两屐，一时制作见群公。江湖所过蛟龙识，金石他年物怪通。我忆庐陵多旧事，泷冈阡树足秋风。

次韶王继学题太乙二首

山木深深昼掩扉，时从高处望云飞，几番春雨还秋草，送尽孤鸿独自归。

共骑黄鹤过萧亭，明月华星列画屏，记得当时祠太乙，安歌疏节玉充庭。

（《道园遗稿》卷二、卷三、卷五）

鸣鹤馀音

虞　集

全真冯尊师，本燕赵书生，游汴，遇异人得仙学，所赋歌曲，高洁雄畅。最传者苏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遗世之乐，后十篇论修仙之事，会稽费无隐独善歌之，闻者有凌云之思，无复流连光景者矣。予登山，每登高望远，则与无隐歌而和之。无隐曰："公当为我更作十篇。"居两年，得两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阳协洽之年，嘉平之月，长儿之官罗浮，予与客清江赵伯友、临川黄观我、陈可立、游东叔、吴文明、平阳李平幼，子翁归，泛舟送之。水涸，转鄱阳湖，上豫章，遇风雪，十五六日不能达三百里。清夜秉烛危坐高唱，二三夕间得七篇半。每一篇成，无隐即歌之，冯尊师天外得有闻，能乘风为我一来听耶？明春舟中又得二篇，并无俗念一首。后三年，仙游山彭致中取而刊之，与瓢笠高明共一笑之乐也。道园道人虞集翁生记。

右苏武慢三十二首，无俗念一首，全真冯尊师、道园虞先生所共作也。天瑞昔刊道园遗稿，先生所作已附于编，然其所谓冯尊师者，最传者二十篇，世莫全睹。今复并类编次，以刻诸梓，庶方外高人，便于通览。惟先生道学文章传著天下，冯尊师仙证异论，超迥卓绝，其自有洞源集行于世，可考见云。时至正二十四年岁次甲辰，秋八月二日癸巳，渤海金天瑞谨识。

（《道园遗稿》卷六）

重修岳云宫碑

碑高五尺六寸，广二尺八寸，二十八行，行六十字，正书。在孟县城南本宫。

洛阳大栖霞宫玄学讲师提点赐紫金桐颐神养素大师张大谦撰

奉训大夫怀庆路孟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河防事完颜贞吉书

奉训大夫怀庆路孟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河防事赛也列□篆□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自□□□□有□地自古□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生太极之先而不□□，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稀。韦氏□之以挈天地，虚戏得之□袭气母，维十□□□古不□日月得之终古□，堪坯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太山，□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然而三代以下，□□□□宋至金代道老不可胜□□我重阳祖师，金代正隆年间□异人□甘水之滨，授五篇之秘典，东游海上，普化三州，同登五□□□□□谭、刘、丘、孙、王、郝是也，皆所以□□□□□□□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其后再传者丹阳席下潘真人，得丹阳之妙□，传九转之神机，再□□□□□教海接之余□神迹王真□□□□□□传心印，衣不解带，胁不沾席，侍师有年。一旦盘桓于平水之间，往游于怀洛之境，见峰□耸翠，止出重云（下缺）小宥之洞天也，爱不舍去。（下缺）有本境司帅昆季等慕先生□道□清高，敦请住持，签曰□□真人之故基也，先生遂居之。殳荆剪棘，拾瓦砾（下缺）迨于戊辰之□□□营二纪，三清有殿，圣真有位，廊庑宾寮，焕然一新。□真人一旦示众云："今来天兵南下，□□火西来，于是先生畅然而起，率领门徒，迤逦东□至于□□□城廓□之外，名曰白家庄。先生观感，见竹木裂□，地灵人杰，周□四顾，徘徊久之，又得长春先师所留墨迹□□额曰岳云庵，悦而□已谓从者曰：乃吾之所居也。遂告□东有桑麻□头足富□田□□□流（下缺）之濊西观浚水有源泉利益之恩，背负□山，看嵯峨万□之峰，云□掩映，□水潇蔼，于是居之，经□□筑□□之□圣□□列位云□□室备已□想像。先生□□忠厚□理幽深，门徒益盛。师一日示众云："吾今年寿大矣，聪明□□大事将终。"言讫，乘彼白云，至于□□三患□□至身（下缺）是□世而蜕，享春秋八十□□□□宫之西北隅。门徒□陇楮榔，四时奠祭，不忘师恩□来百有馀年，圣真疏漏，廊庑摧残，所有□□□□等谨敦□□□□□结□□殿□三门□□□□厨丈焕然一新，又将常住赡宫，金宋古迹，地土四至边畔，□在碑阴。若非纪石，后为□家所废。偶因暇□有本宫提点陈□□□门徒姚德□友人□□□踵门而□诣余为事，仆樗□不材，十□□□不堪任用，再四不获，乃应其言。铭曰：

先生素业高岷峨，世人一见□烟罗，杖藜徐步居无何，□边云外恁蹉跎。陈□□□□碧波，怀抱□□所□□，先生灵迹虽无多，占□久□□□科。八十八年归寂云，□□□旧养天和。

岁次庚辰至元六年十一月长至日

安和大师知宫门提举□德显立石

宣授掌管诸路道门嗣教神仙重□□完颜德明

（碑阴道众题名）

知宫秦德真　□真乔德良

通真达妙大师吉德松

清安永和保义大师王德仁

宫门提举杨德春

清玄达义大师李德真

冲素元妙大师王德玄

安静元和大师皇甫德良
（上缺）栖真达妙保和大师玄坛张道璊
赐紫金襕元素冲妙保和大师玄玄子张道远
赐紫金襕清虚明义大师□德淳
赐紫金襕通真达义保安大师杨道亨
赐紫金襕希真冲素明真大师清安子冯道夷
赐紫金襕□素净元达妙大师淳清子刘道清
赐紫金襕达真崇义原得大师明真子朱道通
赐紫金襕□静达妙大师提点李道雍
天坛山兴国大阳台宫住持赐紫金襕通玄清真达妙大师远□子都提点□用道
岳阳万寿宫住持尊提点通义夷和安静大师陈道□
崇弘大玄学讲师段道和
崇玄大师李道原
道门提领李道远
□善大师宫门提点冯道素
文德大师宫门提点杨德□
玄门提举程德全
玄寂大师□门提举陈德□
□□大师道门提领李玄知
□静大师宫门知库王德升
道宗□□□□陈定童□□童郭□童乔□童

河阳县

下孟州重阳观靳娥□□□提点通玄大师□德懋知观李德宜
里封上清宫住持提点徐道清
赐紫金襕集虚明真大师□道焕
□政长□□住持□道□
□□院门知观李志昶张德真
□坡乐真观住持知观鲁道春
□川通真观住持安静栖真大师冯□和

温县

北干县白云（下缺）和仁政大师□□□
□寇王□观住持唐□□
在城通真观住持周道□
郭家修真观住持□□□
□□长春观住持□□□
□□清和观住持□□□
□□□春观（下缺）
洞虚观住持知□张道义助缘人汲荣

□□行□□义大师□□
南里村岳云观住持□道宽
知观段瑞□
□运庄岳云观住持□□□保安大师宋德真
本观提举达真大师王德元

（艺拓）

整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的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洁坚皇帝、护都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说来有。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与咱每根底祝寿者么道。这诸路道教都提点洞阳显□忠贞真人住持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事井德用为头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观的庄田、水土、园林、碾磨、舡只、竹苇、解典库、店舍、铺席、□□□曲等物，但凡甚么差发休着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每年得来的钱物，不拣甚么，交先生每收拾者。损坏□□□□□用那钱物修补者。更这的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

更这先生每，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做呵，他每□□□么？

圣旨

至正元年蛇儿年六月□□□□□□来

（《蔡录》第八六）

大元嵩山崇福宫创建三清殿记

碑高五尺八寸，广二尺七寸，三十一行，行七十九字，正书。

西溪真隐东平□止敬撰

征事郎河南府路登村封县尹阎询书

文林郎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李杰篆额

河南名郡也，居土地之中，而山水甲天下。其间深宫杰观，雄视一方者，率以嵩山崇福宫为称首。夫嵩者，乃五岳之一也。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二室箕邙，森罗而环拱，清颍□洛，旁出而交流。宫则附嵩之麓也。若夫仙灏圣境，载之典籍，见诸人事者，又岂可缕陈而

枚举。周穆王八骏之迹，虽曰堙埋，汉武帝万岁之呼，至今称述，因此建万岁观以妥神，且有奉邑。下隶三国六朝，至唐而改曰太乙。经五代版荡之余，向之琳宇，鞠为灰烬矣。在宋而复兴，升为宫，改太乙殿曰祈真，又曰保祥，离宫则峙□□殿阁台榭，千楹万栱，□□金兵，惟泛觞、樗蒲派亭，虽经风雨剥落，巍然尚存。询其规模之盛，未有加于此时者也。洎我皇元，诞启休运，列圣相承，奄有四海。每岁命集贤遣使衔旨，降香岳渎，驰驿而过此者，以为方今之胜游，朝廷之清选也。其钟灵孕秀，降神诞贤以辅相明时，而兴太平之基业，亦尝有人焉。以至韬光抱道之高士，□□□教之真仙，或道家者流，上下星辰，出入天地，乘泠风，骤紫气者，班班藉藉，无代无之。丕休于嵩之重阳王真君，挺生间出，别为全真一派，教行风靡，海内仰之，犹景星祥凤，争先睹之为快。其高弟若长春全德明应丘真君、□□□□□□①栖云虚静妙渊乔真人，际会昌辰，恢弘玄道，钦奉玺书，相继而宗主是宫。提点如周志谨、王志明、张德禄、刘志昌、胡志正、李志温、彭志坚、罗道全辈，日加增葺，有光前烈。抑又闻之耆宿，昔于戈扰攘之际，世之人徒知全真之道行，而不知丘尝赴太祖皇帝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杀之一言。诚有之，虽孟轲氏之对梁襄王，不是过也。以致玄化大兴，真风远振，凶暴鸷悍之徒，与之俱化也宜矣。时则有若今罗君道全，自童时状貌奇古，端谨不凡，来受箓于清虚了悟周真人，执弟子礼。以清静刳心，以忠勤趋事。周察其为载道之器，一切委任之。罗公累受惠和慈济广德大师宗主都提点宠以黄金冠，紫法服，凡有兴造土木之役，率皆□之。乃至堂殿廊庑，方丈仓库，馆舍庖厩，罔不毕具。雄深壮丽，侈大于畴昔远甚。一日，公徘徊顾瞻，周览其下，以为道缘粗备，何三清殿尚阙而无有，慨然嗟咨。遂与提点罗道全、赵道祯率领徒众，暨执事之翘楚干□者，若邵道亨、焦道用，赵道周、张道希、张道山、郑道辉、孙玄奥等谋议之。同心叶力，罄其所有而经营之。遂于福地之隙，相视广袤，度材庀工，剪芟荆榛，蠲除瓦砾，创建正殿六楹。□首肯而成鸠僝之功，不踵旋而睹翚飞之像。刻桷丹楹，晴岚浮动，金钉朱户，绘事增新。宿白云于层檐，凝祥烟于虚牖。高真容服，俨然尊肃，望之威重可怖。远近观者，无不称赞而神其事，以为前乎此而未之见也。至于走香火而奉檀施者，门巷为之填咽。原其始末，有自来矣。盖玉清、上清、太清，是谓三清。复有元始、灵宝、道德天尊之号，世所共然，不在论次之。癸未之春，殿之落成有日，宫门中诸肇事之俊秀者相谓曰，经度之勤以至矣，□□文以志之，则他日泯没而无闻。适友兄登封尹阎公彝卿瓜代还汴，因请于不肖。辞以文思衰退，不事朱墨且久，不获已而记之为。呜呼！道之妙用，不易端倪哉。予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能建非常之业。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于□□之。然亦系乎时运之向背，人品之重轻而隆替焉。焕乎金碧辉映，灿□天人之目，罗之力居多。若其师弟子之丰功盛德，宜勒之贞珉以传不朽。当俟鸿儒大手笔者，岂草茅贱士所得而议之乎！第恨尘缘□羁縻，不能登绝顶而挹高风。喜方外诸公从事之贤劳□绩，□□□书也。故今所述，直以纪岁月云。仍系之以辞曰：

维嵩之峨峨兮峻极于天，离宫之堂堂兮盘踞其颠。镇中央兮今古，泽下土兮云烟。蟠根错节兮有松有柏，穿林络石兮有溪有泉。隐巢由之高蹈兮生申甫之英贤，当□□之嗜杀兮执礼□之□先。□重阳之挺出兮首全真之教宣，有长春之称旨兮解六合之倒悬，强暴化而贞良兮岂天数之存焉。继之以栖云□清虚兮即胜地而周旋，罗公绍述而踵武兮得玄妙之真筌。惟三清而像设兮巧掩没而光前，诸承事之勤瘁兮亦皆手足而胝胼，昔为蓬蒿瓦砾兮今乃丹雘之炳然。亦犹文武之道兮在人贤否而变迁。几欲溯风而瞻礼兮未能飘洗俗之

凡缘，愿此山此殿之神兮祐国祚之绵绵，祝延圣寿兮亿万斯年。

至正壬午十一月　日建　嵩阳道人张德泽刊

（上拓）

①超案：此六字被人故意磨去。

重修神清观碑记

残碑高三尺二寸，广二尺七寸，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

天党□□□河东乡贡（下缺）

正议大夫怀庆路总管兼本路诸军奥鲁（下缺）

大朴未散，天地鸿濛，欲朕未朕之前，无象无名之始，贯三才为一孔（下缺）太上元阳，设不二之教门，阐真一之宗本。绳绳兮其可名哉，暝暝乎不（下缺）上下篇，总若五千言，深有补于名教。时孔子适周，因问礼焉。既反，语（下缺）恢恢，疏而不失。驾之以六龙，驰之以八极，般运无穷之功，覆载自然（下缺）谷，隐逸毕举，庄列之流，荀扬之辈，法传五祖，道继七真。然儒道殊涂（下缺）之飞潜动植，吉凶消长，罔一物不获其所。不言之化，无为之诚，上之（下缺）美冈象求珠之士斯焉取斯□□故兹覃怀府治西北隅，有疃曰紫（下缺）花竹，足以畅幽情，寒泉石溜，足以娱耳目，云龛雾窟，足以豁心胸。三（下缺）亡金之前，抚临中夏，治化休明。山翁野叟，各安其居。至太和元祀，有（下缺）真风，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采山可茹，钓水可食，顿开凡骨之（下缺）劳，手胼足胝，芟荆剪棘，垒石开耕荒垦，创立基产，经营数载，厥功告（下缺）玉皇之殿尊□而紫云覆其螭兽，里域之堂翼□而青霭锁其簷楹。（下缺）观名曰神清之号。□□夫以阴阳不测，造化无穷，福善祸淫，雅往知（下缺）绝，万里咸明，虚灵洞澈故曰清。盖取诸此义也。其志柔度门弟二人（下缺）道以仙续，仙亦度崇教大师高道崇乃颐真门下之法胤也，真诀千（下缺）玄逸，又次曰纯素大师田志平。呜呼伟哉，三人慨先师立业之艰难（下缺）睹斯琳宇，岁久荒靡，自念财不天来，功非鬼后，倾心竭力，科众鸠工（下缺）大元混一也，皇纲大振，道化兴流。有本观王志福者，思前辈之劳绩（下缺）明，欲誉述于其前，不若垂善于其后。与其誉于后，不若行之于今。先（下缺）者不忘其先人之遗迹也欤！念予槁腹斐然，固辞至再，不得已而述之。

封龙地户，洞达玄门，如月之恒，如日之明。神宫是建（下缺）皇王之圣寿，享亿万之斯春。

时大元至正五年太岁作噩季春乙酉朔吉日本观师（下缺）

（上拓）

先师杜公之铭

碑高三尺，广一尺九寸，二十行，行三十一字，正书。额同前题。

书丹篆额秉和光妙大师法赐金襕紫服集仙宫冯志通撰

夫道者，虚无之□，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杳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诉之久矣，求之久矣，今于杜君得之矣。公讳志希，家世东昌人也，祖业宦门。慕真风，诣峄阳长春万寿宫张公席下授丹阳之术。纳□素食，苦节弥坚，恭以服众，俭以持身，举措不尘，就命本宫提点之□。崇掌教真人法赐金襕紫服，主领宫门事。廉洁公□□□私毫人己，聚万宝一壶，贮春功既满矣。丹既成矣，坐在立亡，出有□无，绰绰然有余裕哉。传度门人拾余。书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以形骸为逆旅，□□澄也死□形也其□□□性也。时大德式祀五月，惟疾而羽化，享春秋五十有四。先生之蜕去，门人不忘厚德，卜葬本山阳之仙林。呜呼！山岳可以夷，江海可以空，先生之寿不可穷。今之所葬者，炼余之糟粕耳。事既毕，随立一碣，庶几赞扬先师之胜迹，使后世不忘其美名。辞曰：

猿惊白石，鹤怨清泉。松风从□，竹月婵娟。先生来了，或窍而天。神游三岛，其天守全。亦不知□，所以其然。君其问绪，白云之边。

本宗尊甫提点法赐金襕紫服纯德渊静葆真大师王道明

岁次丙戌季月壬辰上旬丙戌吉日本宫提举颐真葆和大师孟道坚

本宫住持知宫张道诚同立石。奉高青石匠人张清刊

（柳拓）

纯阳万寿宫令旨碑

天的气力里皇帝洪福里脱帖木儿荆王令旨里：管民官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根底、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在先圣旨里、如今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是么差发不着，告天祈福者么道说有来。依着圣旨体例里，属咱每所管的河中府里有的永乐大纯阳万寿宫里，住持三宫提点保和冲妙崇教真人丁道融，他的名字与了呵，每月与上位咱每根底祝寿者么道。这的宫观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水土、人口、头疋、园林、碾磨、店舍、铺席，任是么他的，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这壁那壁诵经行的时分，不拣是谁休拦当者么道。执把的金印令旨与了也。这的每根底与了令旨呵，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

令旨俺的。兔儿年二月初三日，昌平县有时分写来。

（上截）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里脱火赤荆王令旨：俺的管民官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管军官人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在先圣旨里、如今皇帝圣旨里：和尚每、也里可温、先生每、答失蛮根底，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行者道来。圣旨体例里晋宁路河中府永乐镇有了十方大纯阳万寿宫里住持的三宫提点、保和崇德明义大师萧道遇先生根底，执把的金宝令旨与了也。从今后，他的宫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差发、铺马首思休要者，田地、水碾、人口、头疋、园林、磨店、铺席、房舍，不拣甚么他的，

不拣是谁休倚气力者休夺要者。这的每文书与了也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行者。

令旨俺的。猴儿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下截）

（碑阴）

宫门提点凝真冲素大师张玄德书篆额

宫门知宫保真明素大师前河渎灵源宫知官李德义

三宫提点保和冲妙崇教真人于道融　门人　门孙

宫门提点清真仁和大师杜德椿充南阳府道门提点事

弘教纯素□德真人刘志和　门徒

本宗门下提点知常达妙大师王道庆

三宫提点保和崇德明义大师萧道遇　门人　门孙

制授三宫提点宁真玄妙崇德大师张道贵

稷山县姚村李文政刊

至正七年十一月初六日众门人立石

（《永乐宫碑录》）

重刻武宗圣旨碑记

祖师披云真人，幼年入道，多蒙师旨，累授真诠，道德高妙，冠冕玄门。武宗皇帝特降纶音，加赠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陕西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碑既载矣，河东永乐纯阳万寿宫乃披云祖师栖真之所，有缺斯文。门下洒扫嗣教重玄子完颜德明再为刻石表识同宗，招示永久。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日题

明真崇仁大师本宗提领王德真

赐紫金襕洞云玄妙明善大师本宫提点梁道从

宫□□□□□□本宫提点□道祥

（以下人名未录）

（《永乐宫碑录》）

重刻汉钟离权诗碑

碑高四尺九寸，广二尺一寸，分三截。上截九行，行十六字。中截十二行，行十七字。下截十七行，行二十字。中诗，上、下官衔。正书。在修武。

省除卫辉路辉州吏目李思敬

武德将军蒙古军千户僧儿

济源县长春观住持尊宿提点元吕公

昭武大将军河南淮北蒙古都万户察罕铁穆尔金郎中

正议大夫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脱脱

怀远大将军蒙古军万户□山僧金郎中

武略将军前滑州尹刘晖孙李固务使刘祖谦

大元至正八年四月吉日长春教主丘神仙门下玄妙明和安静大师前郑州道门提举住持

本宫宗门尊宿都提点刘道晦等化缘立石

（右为上截）

天下都散汉钟离抹书

得道真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居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莫厌追欢语笑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

邢州开元寺观音院殿后壁上有五代钟离师父权留诗二绝，笔迹超轶，不类俗体，予深爱之。恐其岁久字漫，故刊于石。

时皇祐四年仲秋九月九日相州管内观察事知郡事刘广记

（右为中截）

奉宁竹岩张端书丹获吕吴荣刊

郑圃秀岩处士田茂篆额

冲和明仁大师副宫李志顺王副宫

纯真渊静大师修武县道门提领刘玄良

玄学讲经希真大师张道和陈副宫

通玄明惠大师前本县道门提领兼玄学事张德容

淳素明义大师本宫玄坛提举宋道安

保安固真大师本宫提举马德庆

凝神安然大师前本宗提点秦道久

崇文明德大师宗门提点司道明

通玄文德大师住持三宫提点王道延

安和素德大师前道门提领□□鹤林观提举崔道昌

隐真复朴大师住持迎祥观事□志善

通真至德大师住持迎祥观事□德瑞

冲和大师前郑州管□县道门提领郑德普

淳真养素大师郑州道门提举住持迎祥观事□德翔

（右为下截）

田茂篆刻

（艺拓）

重修东岳岱山庙碑

大都大长春宫三洞讲经师诸路道教详议提点清远明逸弘真大师西山老人周德洽撰

敦武校尉晋宁路河东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渠堰事拜住篆额

大纯阳万寿宫提点凝真冲素知常大师兼本宫玄坛提点张玄德书

岗阜雄高，河山壮丽，宜隆神宇，福庇斯民。否则魑奸鬼物，凭依据有，翻害一方，殊无裨益。兹河东县永乐镇招贤里北寨天齐大生仁圣帝行宫所以立也。庙之创始，未详肇于何代。仆断碑字渐剥泐，犹刻曰：归碑湮没，末云，宋庚寅岁，时序缪盭，年谷不登，疾疫荐至，民致祷辄蒙惠佑。意者当此际重兴，明征奚惑。其地爽垲高平，有城数雉，下瞰纯阳故宅，今已宫庭轩豁。北近中条，山麓崛起，左控崤陕，凝眸可睹。潼关太华，高险西南，天堑洪波，萦带中午，以堡堞相之，坡陁缭郁，宜出英雄。谚谓国有善风水形势者，使凿为断崖深涧，消泄其旺气，若秦于丰沛筑厌台，瓮朱砂，埋宝剑之类，其或然也。又必尝为前朝津渡控扼之所，壮雄如此，不托聪明直正之神，编户民何以堪之。莫构帝庙有以也。夫列祠于环拥，蒿里阎罗则对峙金方，义勇诸司则行于震位，一以岱宗为主而朝拱之。其献殿门庑，已栋梁榱题矣，方储瓦甓灰泥而将完之。呜呼，壮盛矣乎，可称岁时享赛明神之所居，他莫与等也。按祀典所载，五岳视三公，由古皆然。唐宋已降，王而帝之，校于望秩，其礼尤尊奉。高太山则为帝正居，七十二君封禅之地。皇元改巡狩之礼，惟遣使代祀其下，此东岳之大概。其散布于天下者，皆帝行宫。盖青帝乃东方木德，为发生之主，凡有血气之类，莫不好生而恶杀，华夷遐陬，屋而祀之者甚广，比他神福惠吾民尤溥，是以祷之者无禁。迨兹至正丁亥，不翅千有馀岁，民事之益谨，盖非淫祀之比。此又人神相依之大略尔。若夫比年之营缮弟叙，则各有梁记存焉，不烦重述。其六管社耆宿，则副使张进、众维那六管社人等，及大纯阳宫提点梁道从等。就诸人内校之，舍资用功最多，如手之巨擘者，惟张进等数人而已，当载于文内。其各社人名，则鱼贯于碑阴，亦次第之宜然。是岁玄元降日，进率社宿请余纪其重修岁月，谨拜手而铭之曰：

东方木德仁居尊，乾之长男天之孙，发生万物譬厚坤，岱宗鼻祖□□根。高峰观日腾金盆，登览可把参辰门，黄流万里来昆仑，北寨千秋古庙存。木天今耸矗阊阖，丹青恍目辉朝暾，岁时酌献六管邨，肉山酒海箫鼓□。帝敷恩泽不易论，雨风顺调呵疫瘟，张也勤绩忘晨昏，众推功德犹长昆。我文无味敌熊蹯，黄华下俚挟兔园，碱砆混玉欺瑶琨，姑镌始末留高原。

时大元岁次己丑至正九年八月日维那张进等立石

（碑阴）

纯阳宫并各村施钞善信开列于后：刘知宫钞一十两　萧提举钞一十两　萧王提点钞一十两　段李提点钞一定

（以下不录）

（《永乐宫碑录》）

整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洁坚皇帝、忽都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说来有。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与咱每根底祝寿者么道。这诸路道教提点明仁崇义洞元真人住持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事焦德润为头先生每根底,与了执把行的圣旨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庄田、水土、园林、碾磨、舡只、竹苇、解典库、店舍、铺席、浴堂、醋曲等物,但凡甚么差发休着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更每年得来的钱物,不拣甚么,交先生每收拾着。有损坏了宫观呵,交用那钱物修补者。更这的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入去沮坏者。

更这先生每,有圣旨么道,做无体例勾当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

至正十一年兔儿年二月二十八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其二)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焦德润可授明仁崇义洞元真人典领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事。宜令焦德润。准此。

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萃录》第八九)

兴真宫记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八寸,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在闻喜。

重修兴真万寿宫记

绛州玄学三洞讲经师观妙大师王复初撰

希真保和大师支德祥篆额

古桐乡士张希良书丹

夫玄元之道,先天地而莫知其始,后天地而莫知其终,其静则归根复命,动则物各芸芸,大无不包,细无不人,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玄元之教,始立于轩黄,玄风之振,五帝三

代，随时播化。自汉唐以来，千载之下，复得重阳祖师王公异人辈出，作者七人矣。再兴玄元之教，号为全真。洎我圣朝征长春真人于海上，问以修身之术。师曰：外修阴德，内固阳精。上大悦，命掌全真之教，俾为道者除徭役，免赋税，为国焚修。由是玄风大振，天下莫不宫观焉。故闻喜治之东北违城五十里，有镇曰兰德，其宫曰兴真，乃祖师玉阳门下史公上人修道炼真之所也。自天历戊辰岁，西军一过，饥馑荐臻，道侣流散，宫观萧然。逮元统癸酉，岁颇登，住持道士韩元亨、赵元冲、杨元忠，同心协力，备费鸠工，殿宇疏漏者增修之，应门圮败者更新之，柱础倾者正之，基址缺者完之，绘妆塑像，中外俨然，咸为一新。来者观之，罔不称赞。一日，众相谓曰："是役之兴，厥功告成，曷不勒石以纪先师相传之序，后人述作之劳。"于是以文见嘱，愚亦玉阳亲炙之高弟玄靖真人牛志淳之孙也，义不当辞，谨录其实而记之。铭曰：

紫金山西，娲皇庙东，中有仙馆，兴真故宫，重修者谁，元忠杨公。祖师创建，德音不忘，玄风再振，大道光扬，朝夕敬祝，圣寿无疆。

时大元至正十三年岁次癸巳十月癸亥吉日。尊宿蒙安闻、杨安仁、逯安政、王安信立石

晋宁路解州冷口峪巡检陈铭

甘泉张信侄张显刊

（《山右》卷三八）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八；《闻喜县志补》金石门：兴真宫记，元至正十三年，在梨园，即此碑。《闻喜县志》：兴真宫在城东兰德镇，与碑云"故闻喜治之东北有镇曰兰德，其宫曰兴真"合。其曰"天历戊辰岁，西军一过，宫观萧然"，即《续通鉴》九月天历元年戊子，陕西行台御史大夫额森特穆尔，从大庆关渡河，官吏皆弃城走事。

太清宗圣宫玺书碑阴

高二尺六寸，广二尺二寸，作两截。上截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下截道众署名。

洪惟我太祖皇帝，龙兴朔方，建亿载无疆之业，首诏长春子，以师礼尊崇，而问修治齐平之道。世祖皇帝，混一六合，培万世不拔之基，褒崇圣教，雅慕元风。即位之六年，追赠五祖七真为帝君、真君、真人之号。明年，康命易古楼观为太清宗圣宫，在终南山之阴，天下一福地也。宫之始，自姬周之世，以历迄今二千三百有余岁矣。宫乃文始仙伯尹氏之故居，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说经驻车之琼馆，代代尊崇，绳绳相继。国朝以来，圣眷优渥，玺书护持仙迹，以祈福祐，列圣继作，罔弗克承。钦惟圣天子以聪明睿智之资，宽裕温柔之德，乐善而爱民，神武而不杀，在位之二年，亦锡玺书护持琳宇，圣圣协心，以隆法界，可谓奉大道至尊垂世立教之功，俾道俗尤重于归依也。由是教日益兴，善日益进，实乃天锡圣泽，以光仙境，众咸向化。然有善地生善人，必有德望之羽士同获宿缘，所以遇兹来幸于住持之所，岂不伟欤，岂不伟欤？眷命编年而远惧湮没，刊之琬琰，用纪无穷。宫之提点唐道明谨识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吉日建

提点马道安　胥德□　庞德元　唐道和　丘道和

提举周德庆　张元玉

知宫杨德荣　李德禄

（《未刻稿》下册）

重建玉泉观记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廿九行，行五十四字，正书。首题为“有元秦州天靖山……”。在秦州本观。

赐金襴紫服虚白□真大师刁斗微书丹并□□

圣人以神道设教，神道以福善祸淫，人因□□而起敬心，神藉□□而彰灵异，□阴阳□测□□神□□无方之谓道，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西□里，其山曰天靖，山之间有观曰玉泉，乃全真师梁公之肇□也。山明水秀，土沃泉甘，草树□烟，□□朝暮，其境幽绝，亦天壤间一嘉处也。至正龙集甲午，吾州倅李公□□斯郡，下车首谒群望。一日，与同僚解鞍林野，散步岩阿，□□山者，相谓而言曰：“昔□□□□□□□许愿建祠，未遑□□，宦游斯境，慨然有营葺之心，弗克自已，公可为我成之乎？公曰诺。遂于□□东北有□地广□□余，倚□□□□□□□幽，桧柏森然，景物如画，祝釐之址，孰□于斯欤？由是剪榛棘，砻柱础，陶瓦甓，□□□□□既从，官民同办，公率僚吏□□捐金以□之，□□□□公之□喜而助成之，□□汲汲为□□焉□无倦色，亲董其事。再逾期年，翕然告就。署正殿三楹，像帝君于其中，掌桂禄二籍仙官翼侍之，雷霆四帅列于□□□仪卫之两壁□绯□□□□□天神君警□龙驾羽卫□卒□□□□□为之□□□□□□□□□□飞□□□□□□□□□□□观望如□乎小有洞中之一天也。落成之日，盛修醮祀，鸠集群英，□洁香□□□□赞□□资弊一千二百余缗，尽输常住，以备岁时香灯之费。于戏，钓□鳌于东海者，不为鸡鲑以□，钧□□貌于□林者，岂为得□而□□□□□□□□□务不□也。今观李公，克己奉公，□儒重□□能崇尚□□其轻财好施，敏于树福，能有几人者？□□公状其营造之□□以主山曹志□□□□恳予为之文以记于石。予方衰病久矣，潦倒无能，□于笔砚，辞不获□□即其状而以□之。按于□□圣人之制，祭祀法施于□以劳□□□□勤事能于□□捍御□患则祀□□山林川谷□□民所取资，以能兴云气为风雨见怪物□祀之，且神有所职，足以垂询者，孰可阙□□□□君本□所降神分瑞于吴庙□□祀于□□□天地水府权衡桂□□籍，掌贡举科名，品藻文章，登崇□□□九□□□不暇详而□□□□林量功□行岂可以一毫□□尽之□慨而□□已矣欤？惟我皇元□并六合□□华夷，东服三韩，西□五□，□发文身之地，□裳椎髻之俗，罔不□□声教，咸归王化。岁舍丙辰延祐三年七月，圣天子崇禋祀之□怀柔百神，垄降玺书易□□□应庙为右文开化之祠，册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之嘉号，宣明神□，大振儒风，可谓淳且笃矣。凡有国有家者，皆知其崇□□祀焉。然而世俗以为其神能司人死生□命，福善祸淫，惨舒亨膏，靡不由之，往往以祠祀徼福于神。犹龙有言：“神得一以灵”，书曰“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岂其然欤？然鬼神之迹，兼一气之变化，所以发为昭

明，□篙栖怆，洋洋乎如在其上者也。□云神之于思，不可度思，使民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焉可诬哉？□讳铭，字又新，其先长安瑰里人也，以儒吏奋身清白，自修威行，□立勤于□职，廉以自持，谨以自□，讼简狱空，几致刑措。吏效廉干，民无游逸之怠，雨旸以时，谷熟人育，老稚□□□□宁谧，关辅之郡，惟秦为最。□□□□□□也。今公能于政事之暇，崇建祠宇，严饰像设，使民瞻之仰之，悚然兴敬，有从感发其向善之心，知夫圣人所以神道设教□□□□□□□□□国家敛福锡民之意也。其如此用心，可谓仁矣。瓜代既至，邦之老□歌腾里巷，悼公来之暮，夺之速，愿借冠而弗获也。噫嘻，□善祸淫，□□□□哉，上天不虚其报，然则善之达于□□□圣朝者其容隐乎？将见白麻飞下，黄□□登，□鼎彝之绩，列□母之屏，若夫燕山丹桂，芬芳□□□彬苯于公之门者，□为晚矣，故据其实而书之以为记，仍系之以铭。其辞曰：

于□文昌，衮衣黼裳，维持桂籍，品藻文章。佐我皇元，万年之祉，籍□科名，□造多士。文兴奎□，武戢泰阶，车书同轨，礼乐和谐。九十七化，千百亿身，庙祀蜀土，化被秦民。猗欤州倅，□俸捐金，大□祠宇，擢古腾今，丹垩藻绘，奂然一新。厥□□就，勒诸贞珉，庙貌创更，□相神佑，天振□□，流芳不朽。

皇元至正龙集柔兆涒□□□□□□

特赐体道普济□□真人教门高士天倪子何希玄述文

李定李□□刻石

修殿功德主（下缺）秦州判官李铭

本观住持提点□□□道众等

（艺拓）

重修崆峒山大十方问道宫碑铭并序

碑高七尺，广四尺，二十八行，行五十八字，正书。

奉训大夫兴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副使佥□□帅□文殊仪篆额

奉训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坚怙木儿□

鸿濛肇分，清浊开辟，广大无名者字之曰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昏昏默默，其至也，不□以意致，不可以言诘。老子曰：吾不知其谁之子□□，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阴阳得之而变化，寒暑得之而始终，五行得以迭运，万物得以生成，人□赋之则灵明，虚静刚健，纯粹存乎内而理性见乎□，体之无不通，用之无不备矣。维昔黄帝轩辕氏立，虽治愈牺农，以至道未闻为□忧，知崆峒隐者广成子真风远煦，于是斋居三月而往见之。时广成□卧，帝趍下风而前，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子远达至道，其要云何？"广成子曰："善哉问也，夫道者窈冥昏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不摇尔精，乃可长生。慎秘内外，多知多败，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岁而吾犹存焉。"既□命归，于是皇极建立，人伦叙彝，治冠百主，化行于万世者。□□□明年复往，惟空山而无见。帝慕玄风，于其处筑宫室，设像师事，置士居守焉。厥后历代相承，遵仰圣道，颁玺书，禁樵采，

遗迹具存。宋政和间，泾源经□□贤承旨张庄奉旨董修宫宇，命京兆天宁万寿观赵法师住持。迨金之□，殿庑俱烬。我皇元混一寰海，前平凉府长官元帅王钧被命，复立荒城，政暇来谒是宫，徘徊周览，喟然顾谓宾僚曰：世易人非，其不与兴亡者，独松风涧泉耳！慨然有复新志，遂遣使卑辞，远致披云宋真人，□□甫竟而逝。凡再门徒居是者，虽有志增治，或雨旸丰凶之弗齐，寖犹岁久，颇毁前规。后至元庚辰，故王元帅孙王文顺为斯时之巨儒也，追思乃祖□□其侄孙王克孝、克勤、克俭、克信曰：崆峒问道之宫，先祖重新，今又堕废，不为缔构可乎？吾闻奉元丹阳宫道人姜公，力扶玄门，可招□之。乃祖□□遥造致恳，公以教源所在，皤然而来，躬荷畚具，诛棘殳茅，创前后大殿曰体元、曰混元，凌霄、启元二门，即掌教神仙演道大宗师完颜公之扁也。□□□室厨库，焕耀一新。落成之日，概郡僚庶毕至，钟鼓外堂，步虚唯咏，共祝天子万寿，四海澄清，三光顺轨，八谷丰登。已而知府事张□谓众曰："宫之重兴，功陪昔者多矣，惟姜公其孰能哉？"公□首谢曰："废既□□□复如之□□承兹誉。"闻者举手加额曰："长春之言与！"至正丁酉，予乘传案治巩昌，过是邑，朝散大夫达鲁花赤忽率赤率宫之道士张素阳、陆谦斋□□□□□□□□曰：崆峒名山，乃神仙传道之奥区，为国祝釐之胜地也。姜公从赤松游，读庄老书，而乐孔子之道，我知□矣。乃复不□寒暑，磐力竭需，创庙貌于蓁莽中，能肩斯人者，盖□□有美不言□□摭其实为叙道兴功之始末，仍录前平凉府庚子年印署本宫常住据文附于碑阴而系之以铭曰：

三才奠位，清浊既辟，万物生成，洪纤资益，其孰主张，惟道□力。是粤轩辕，慕之专一，往贺崆峒，离珠罔测，□人感诚，□□□□，大教从兹，流传弗□。今世之衰，□宫委迹，圣德威光，烟藏雨匿。猗欤姜公，志坚操执，皤然聿来，力思重绎，苦思焦神，寒暑无易，像宇一新，晃耀金碧。府属咸忻，幽明赞翊，敬勒斯铭，永彰金石。

大元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下元节，赐紫思真玄寂崇素大师□□□□□□□□□□□竖

赐紫凝□真□□□□宫住持提点谦□□□

功德主平凉府□□□帅□南台御史□□□□□□□□

（艺拓）

重修翠筠观记

碑高三尺二寸，广二尺，十九行，行三十四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河内。

中书省掾王守愚书

中书省掾潘遹篆额

怀为故卫地，其地多竹，今河内县东万比村山王庄，竹尤夥。有曰翠筠观者，其观四周皆种竹，色猗质美，因以名焉。观之基，太行枕其北，丹沁二水萦其南，其西则唐李愿之盘谷，其东乃许文正公之景贤村也。窈而深，衍而沃，故其人乐善而好学。至元初，本观开山主陈尊师同弟子刘志冲，安其土俗而创建是观。仍致至元四年，河水大溢，观之屋宇悉倾圮，密林修荫，压于泥沙，殆不可复。住持提点卢德荣慨然曰："吾不兴复，何以嗣吾教？"于是节衣食，焦心思，缩其赢余，日累积月，合众所分，庀工购材木，与其弟卢德昌、吴道信

等，躬负畚锸相之。经始于至正十七年，告成于是岁丙申，为三门两庑、太上殿、五祖七真二殿、监坛、灵官二祠，房舍库庖，秩秩有序。又辟园圃，浚池沼。虞水之再至，四面大为堤防，扶植竹木，蔼然郁然，将还旧贯矣。其乡人中书省掾王守愚请于仁寿，谕立愿记其重修之岁月。立惟老子之学，以清净无为为宗，其徒往往自放深山穷谷之中，长往而不返，草衣木食，劬躬瘁形以奉其道，谓之全真。由唐末至金季，若所称五祖七真，其教益盛，人之趋向亦多，乃有宫室祠祀之传焉，以是志冲成此不难也。然今将百年，已就颓圮，赖卢师奋志于难为之时，能不遂废，呜呼！海宇之广，人事之殷，成毁者何限而无肯力持之者，良可憾也！由是观之，卢师之人第子，可谓善继善述者欤，后之人宜勿替也。故为记。

大元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九月重阳日立石

道人嵩阳张德泽刊

石匠安祥

告文刁奕

（艺拓）

重修玄都万寿宫碑记

碑高三尺八寸，广二尺一寸，二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正书。在陇西南城内。

资政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秃纳帖木儿篆额

四川乡贡进士王涓撰

真武观住持道人李道中书丹

天开子，地辟丑，人生寅，三才之道立矣。致中和，参天地，赞化育，圣人之能事毕矣。舍天地而不参不赞，成神者，太上乎？殆匪遂巡酒之可乐，顷刻花之可玩者比也。玄德升闻，承露槃作，唐屿□起，其宫殿之所由张矣。巩昌三川九谷之地，重修玄都万寿宫于城中巽野，由自宋神宗熙宁岁肇造，观名天庆。徽宗世，扁改神霄玉清万寿宫，好事者更褒佑德殿。驯至皇元，历数悠久，未无风雨之坏，故宫禾黍离离尔。祖师任通玄师任守诚、吴宗详，一朝览诸，罔弗晝爰振前矩，肯构通明正殿，绘塑圣贤，俨然神数，中建虚皇之坛，囊括乾坤六子诸真，鼎广两庑，敛并三门，引□龙虎英贲，碧瓦参差，状嶒嵘嶙，楼阁穹隆，阑槛鳌鱼，采日月而昼夜通明，驾氤氲而人天潇洒，云朋偃傲，魍魉无侵，尽幽芳佳木之荡动，和风迟交袭枣火之焰传，春日渭源渤澹，拥背千尺之练，陇山嵯峨，轻胸一带之长。水磨、番庄、道具、器皿，专镌碑阴地理。南邻秦蜀，而噏甘泉之阳，东荫凤林，而连身毒之西，恢恢然有余刃矣。诚不老之福乡，养真之灵境也。异哉，红巾之寇丁戊戌之冬，敢行侵据，毁瓦画墁，不宁方来。得□□汪公出师以律，而鹤列其坚，蚁结兹坠。会知事杜宰卜延喜疆场之还，军旅之盛，储偫又无庚癸之呼，阴初其有助乎？稽是宫，不忍摧颓，招道士谕之曰：三才一太极，太极本无极，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阳，静而阴，一静一动，互为其根，惟于太上绝欲，窥其妙体，静娟无为，金灶药成火水济，逍遥磊落哉，利禄岂能羁，神妙不可述。汝曹隶其业，黄冠而氅衣，常善可无弃，当竭门徒心，永绍祖师志。我愿佽金资出粮，聊充嘉靖费，勿胥作荒

羌。道士任其责。岁纪壬寅秋，庸王经营之，不日而成迹，远迈宋之遗址，近复任君旧制。飘飘仙子，仍采蘽蘽，神之格思，则后之学；参赞天地化育者，抑懋斯而问礼乎？道士谓谁？刘善文、秦永懋也，序持其两端，求予为文。且曰："同人无悔，大有元亨，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终则倾何可长也，知事忠箴，献有契焉，感励老耄，而玄功布纫，有位之臣，有家之子，有兄之弟，宁不以周召伊傅为可期哉！先生成都文明士也，岂容晦而不彰乎？"予遂因而润色之，以为长远记，犹献铭曰：

两仪扑兮日月星，巍太上兮号至尊，混坎离兮位乾坤，藩震巽兮妙生生。神徽世兮道泰亨，壶宅宇兮致众真，任祖师兮遽前因，渺紫极兮对金庭。万寿宫兮扁之应，时岁寒兮扁妖氛，剥近复兮势几倾，神灵若兮赫厥灵。息偃蹇兮升治平，厚杜宰兮德芳馨，舒金资兮第经营，未终日兮一惟新，即坚石兮垂功名，亿万年兮见斯文。

大元至正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十五日本宫尊宿刘善文等立石

功德主资奉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政事守御巩昌汪庸昌　南安王璞刊

（艺拓、上拓）

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祈福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与咱每告天祈福者么道。这诸路道教都提点、明道崇真洞和真人住持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事杨德荣为头儿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来。如今但属宫观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商税，地税休纳者。但系宫观庄田、地土、园林、船只、解典库、店铺、浴堂、醋曲等物，不拣甚么休要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更每年得来的钱物，交先生收拾者。有损坏了的宫观呵，交用那钱物修补者。他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入去囮坏者。

如今更这先生根底圣旨与了也，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

至正二十三年兔儿年七月二十二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蔡录》第九三）

元某碑阴宗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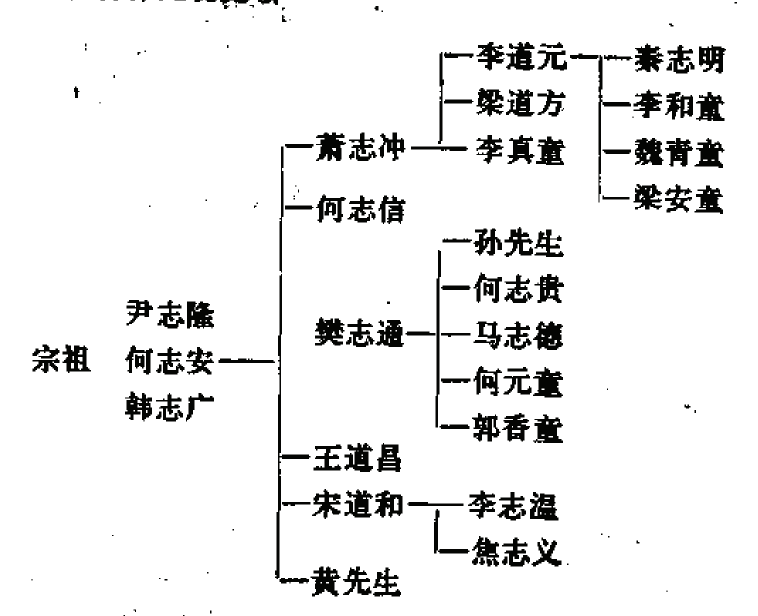
碑高五尺六寸，广二尺八寸，共分两截。

安阳县 仙人涧灵虚观徐志浩——梁来童
潘流长春观法亲知观梁道方——王先生　张仁童

步落村栖霞观威仪李道荣

胡聚村玉泉观威仪冯道和

崔村保光观提领



许州顺涧□□观皇志崇

冷泉龙泉观宋志和

林州 关村元明庵郭老先生
史魏宝真庵于志□

淇州 石桥长春观道正刘志□
班家庄□天观李老先生

（右上截。下截人名不录）

（艺拓）

潘炼师松庵序

邵亨贞

老子之道，以清静无为为宗，凿凿五千言，所以垂世立教者至矣。当时虽孔子之圣，犹叹其犹龙也。后世宗其学而得其道者，凡几千百人，其徒叙为列仙、集仙等传，以与太史氏书相久远，岂欺世哉！又其后饮刀圭、炼形气之说行，则谓老氏之学惟长生久视之趋，是岂知老子者哉？盖凡得其道者，谓止于无为，然而未始无为也，谓入于虚无，然而未始虚无也。惟周流六虚，出入古始，将无所往而非道，与天地万古相为终始，虽鬼神造化，不可端倪矣，岂徒长生久视之为哉？故自老子以下，五祖七真之绪，相传为尤著。其学盛于北方久矣，国朝混一区宇，特设全真掌教宗师以领袖之，而天下学者无间其源所自出，靡不以得承

七真先绪，逮事当今宗师为足也。维扬潘炼师仲华，自幼为仪真瞿老师之门人，掌教大宗师完颜公嘉其能循道诫，翛翛然有古高士风度，期可与入老子之道，号之曰通真明义静德大师、玄中子，且命主领益都路峄阳山碧云宫香火，仍给金缘紫服。仲华曰：是未足以尽吾修道之事。于是退归维扬，结庐燕坐以修其道，且以休其徒众而讲习焉，命曰碧云庵，示不忘峄阳之命。还以青松万本，复自号松庵，以喻岁寒后凋，志学之久而弥坚也。予闻炼师弃千金之家，而忘其故习，不蕲士进，而甘于恬漠，非真有见乎老氏大意，弗若是也。顾三千之行，有以备于身，其与向之五祖七真游于无何有之乡，则兹松之植拱把而合抱青青者无穷期，又将不得与真游同一不朽与！

（《野处集》卷二）

送全真懒云子序

邵亨贞

学老子之道者，必年富力强，血气充盛，加以存养之功，则其神易完，守易固，而心之所操者一，其为道易成也。故昔欧阳公尝问道于石唐隐者，隐者曰："公之屋舍已坏，难复语此。"由是知血气既衰，斯不可以有为矣。惟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身之屋舍有坏，固不可以语道，至于寄其身之屋舍，益不可以不完也。否则风雨霜露，必撼吾体肤，伐吾筋骨，将奔避之不暇，又岂能佚吾四肢百骸，以固吾精神血气，而操存其心耶？故老氏尝谓身为丹基，盖谓是也。嘉禾懒云子怀君仲彬，师事老氏而习其道。兵火之余，屋室荡尽，浮游异县，寄身故旧，而能不废其学，日夕思念，遑遑焉惟恐业之不精，岁之不我与，而此身之屋舍亦随以坏也。今将归故里，卜筑于双湖上，为苟简之室，以事老子，而栖其所谓身之屋舍者，其志盖可尚矣。暇日过予，自言其道之难成，而事之不易集如此。予谓世之知爱其四肢，为之宫室以蕃蔽之者，人莫不然也，至于固其精神血气而存养之，求其放心而操存之，非学道之士弗能也，而老氏之徒乃能若是，岂不可尚也哉！苟有力者能为懒云栖息其身，使不为风雨霜露是惧，神完气充，以全其存养之功，他日得为庄周、列御寇之徒，与闻乎老子之道，顾不拜诸贤之惠与。

（《野处集》卷二）

太玉洞题字[①]

容成太玉洞天

（《两浙》卷十八）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八：右刻在温州府城东华盖山摩崖，正书，字径七寸余。按道书为天下第十八洞天，黄帝时，容城子上升处。延祐时，曹渊新建容成道院，扁曰太玉洞天。明王光蕴容成道

院记，谓宋仁宗尝梦游太玉，数遣使降香币。元提点曹君，构容成道院以居全真之士。此题应即其时所刊，朱竹垞有诗咏之。

三生石题字

三生石（篆书）

太玉洞教主长溪含真子张大光印证。（隶书，在上字左下）

中书舍人柳楷重模（正书，在上字之右）

（《两浙》卷十八）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八：按万历《温州府志》：容成太玉洞，有石龟池、青牛坞、三生石、丹井、蒙泉诸胜。王光蕴记亦云："旧有青牛谷、五粒松、三生石，惜芜没不可复识。"不知当时刻字犹存也。

（二） 真大道派

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1]

碑高一丈一尺八寸，广四尺四寸，三十九行，行一百二字。正书。额题"先天宫记"。

真大道门人崇道广演大师休庵老人前进士杜成宽撰

锦山张瑜书丹篆额

原夫否极泰来，宜元化从兹而再造，乾旋坤转，当皇猷于是以重亨，使群生复睹于淳风，俾万姓咸跻于寿域。洪惟太上金阙玄元老君，为造化本根，作玄黄父母，胚浑二气，化育三才，居太初太易之前，处无象无形之内，体希夷而莫究，道眇邈以难穷。千古楷模，百王轨范，造书画卦，爰由圣知之所为，毁穴焚巢，端自神功而攸致，定四时而明五运，分百谷而正万机，兴农桑养育于黎元，置兵甲劫攘于凶丑，布荫于普天之下，垂庥于率土之滨，明四目而达四聪，敷五教而立五事，四罪咸服，五典慎徽，地平天成，道行化洽，渐见性情之逐物，乃谈道德之真经，欲移浇薄之风，令返真常之域，导之以百行万善，检之以三纲五常，庶乎自忠信孝悌而悟底于修齐，由仁义礼知而还归于道德。其奈去古日远，望道日微，法令虽张，巧伪弥盛，以利禄功名为事业，以富贵矜泰为尊荣，或言行道而化人，翻成矫世而衒俗，或以咒术而为救治，或用符法而制妖邪，以斋转为行持，以烧炼为修养，是皆舍本而逐末，安能成道而证真。

惟我祖师东岳真人刘君，生居沧州乐陵县之北界，首以爱敬事母，以清静处身。端由正念之克存，乃感圣师之临御，复驾青犊，来抵其家，授以宗乘，传以经笔，俾兴大道之正教，以度末世之黎民。其教也，本之以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持之以虚心实腹，守气养神，及乎德盛而功成，乃可济生而度死，以无为而保正性命，以无相而驱役鬼神。行教三十八年，住世五十九载[2]，以法传付二祖大通真人陈君。二祖既掌天权，弘宣祖道，度人罔极，设化无方，阐教垂一十五年，法寿则莫得而识，以法传付三祖纯阳真人张君。三祖禀质不凡，行法好古，敷宣圣教，克肖先师，处世五十五年，阐教二十五载，乃以教法传付四祖元阳真人毛君。四祖见性达聪，罔愆成法，心厌尘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复以教法逊与五祖太玄真人郦君。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3]法令未行，逆魔乱起，始终一十五载，遭逢十七大魔。以五祖道德崇高，威灵显赫，魔不胜道，寻乃自平。自戊戌[4]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真人尊太玄之号，教门得真假之分，阐教三十六年，享寿七十八岁，将法传付六祖通玄大师孙君。六祖得法之后，德感宸旒，名闻朝野，君王眷顾，卿相主持，秉统辖诸路之权，受通玄真人之号，嗣承宗教，转见辉光，敷化一十五年，享寿五十六岁，于至元癸酉四月念二日以微疾而终。虽与历代同示坐亡，其应现威仪化其他有异，于预先七日，将法传付七祖颐真大师李君。其传受事意，又极昭彰，道俗官民，咸称殊异。七祖得法之后，宣授统辖诸路，赐颐真体道真人名号。有河南路洛京

提点举师杜公德元，来诣师堂，告曰：德元所住之府店缑山，乃周灵王太子子乔仙君飞升之地也，始创原庙，赐号宾天，⑤ 时有前朝就为观额。庙处仙山之末，观居缑岭之阿，殿堂房屋，有四五百间，受业之徒，莫知其数，屡经劫火，焚荡一空。至乙巳⑥ 年间，得本里官民杨弹压、王弹压及庄院人等，具疏屈请本教道人杨德元住持此山，以奉仙君，为祝圣祈祥之地。届于丙午，蒙先师五祖真人法旨，令德元与尊宿老大师李德甫，引领徒门郦德和、侯德宝等同来，偕杨德元⑦ 住此 启修真开化之途，继承师命。赐德元紫衣明照大师号，补作法师，随即升充保举，仍赐杨德元为紫衣清和大师，迁以法师之职。迄六祖真人掌教，札差德元为河南路提点举师，杨德元充执本路道录职事，仍就此山为开教化人之所。德元与杨德元等，同志协心，经营起造，躬持畚锸，亲执斧斤，开拨荆榛，驱除瓦砾，鸠工作址，命匠抡材，二三岁间，方有伦序。真圣之堂再葺，仙君之庙更新，庙庑絜齐，斋庐成办，既营厩库，乃建房廊。内观则丈室尊严，外望则宫门整肃。粤自结茅而立道，至于筑室以垦堂，补故作新，奉真安众，既成其事，上白元帅，乃告于王，遽然获旨，鼎新革故，改观为宫。即作宾之嘉名，益先天之美号。爰从创始，迄至于今，荏苒光阴，垂三十载。⑧ 惟大道光亨于此日，化仙君丕显于兹辰，圣师开圣教之端，宗主嗣宗门之法，诸功德主作成之力，大福德人护法之功，存殁之得道净流，新旧之运心法侣，同成胜观，共结良缘，又皆能竭力于教门，孰不欲垂名于后世?原听宗师之法旨，许令立石以纪元，于是乎奉明命于师堂，属衰翁而作记。

既闻教语，宁敢拒违，不辞迢递之三千，勉力驰驱于一月，奉令老朽，得造神峰。昔徒闻圣迹之名，今获见灵踪之实。河南都府，西洛王畿，故邑永安，今同巩县，四水湾環于帝里，辈出硕儒，群山拥簇于仙峦，宜招羽客。北邙隐映，谩兴千古之思，嵩岳崇高，当致万年之祝。还来府店，瞻望高冈，茂林拥郁于烟霄，独岫巍峨于星汉，欲登山而礼敬，乃取道以跻攀。路旁之殊异百端，草内之希奇万状，蟠根出土，宛然伏爪之虬，怪石隐丛，允若藏牙之虎，云霞映日，犹存跨鹤之形容，桧柏吟风，尚拟吹笙之声韵。豁登绝顶，快睹宏门，入觐仙阶，欣瞻宝殿，轩槛晃丹铅之色，檐楹烂金碧之光。始被扫除，石上之苔痕未残，才经拂拭，壁间之蜗径犹存。从此增修，将还旧观。想暮天黯淡，月魄光摇玉石碑，谅晓色朦胧，露华冷浸琉璃瓦。卓冠于灵源洞府，尊居于天上人间，百拜升堂，三熏致敬。环观四壁，霓旌绛节拥鸾舆，载睹两廊，锦袄绣衣乘宝辇，金童侍几，玉女捧香，弃当时太子之尊荣，无此日仙君之富贵。亿年不老，万古长春，阅彼世凡，宁无向慕。还睹宾天之古观，焕然基构之新成，堂宇翚飞，门庭陀级，会真殿里，三清之圣像巍然，祖师堂中，历代之真容俨若。倘乎大道，于是兴行，可不措辞，以光昭代?成宽乃喟然叹曰：物待以显，爰有其时，地非福地，不足以充斯道之光，人非高人，不足以为名山之主。今也，举师乃光庭之芳裔，法师实子云之灵苗，惟其于大道有缘，故来与仙宫作宰。粤从经始，逮至于今，由化度而成真证道者，不知几多人，因救治而脱苦超生者，难以数目计。较其行则不为不至，言其功则不为不多。尚图极力为山，惟恐功亏一篑，不以断酒戒色而便为达道，不以除邪治病而便望成真。更期理事圆明，方见性天豁落，教后学每随根器，与小道不辩是非。念凡流总总不齐，且只得循循善诱，但教会得当头句，总是昆山得宝人，此道玄微，谈之不尽。是观也，前代以宾天为号，今朝以先天立名，天與道本自同玄，宾与先中存深意。宾天者，言太子之功德隆重，可以作上帝之宾，先天者，言太子之神圣无方，必能广先天之道。自是则太上之至德要道，运日月以无穷，仙君之圣德神功，并乾坤而不替。先天之号，万古不磨。所惮者，此道重兴，不从高

位，傍门小法，相与混淆，加以斋戒精严，家风清肃，异途殊俗，绝物不群，以致常流多生凄诽，其于正教故自无伤。痛嗟末世天民，不得闻斯妙义，转归迷妄，难免沉沦。幸兹行教之高人，深得太元之奥旨，二流净众，能守规绳，不将物欲役心，专以农桑为务，以兹存念，道必能弘。尚赖圣祖神灵，仙君威显，充此道于国王长者，有力檀那，敷化多方，如风偃草，使万姓乐唐虞之化，群生歌尧舜之年，方知否极泰来，以显神功。圣德信心，檀越协力，贤徒虽功劳已在前文，然名姓未能显注，敬当一一具载碑阴，道不负人，必垂昭报。乃为之铭曰：

斯道之大，万化之原，先天先地，玄之又玄。二气胚浑，是为太极，杳杳冥冥，宗于玄一。日始日元，由兹立焉，柔刚仁义，相须以全。是为三才，开物成务，若礼与知，从而宣布。名之曰德，用乃有为，法制巧伪，皆本于是。愈降愈下，日渐不古，随波逐流，莫知所主。天理斯丧，人欲孔张，大哉至道，日以沦亡。救世度人，恩惟太上，深恐斯民，终归迷妄。乃为宣演，道德真经，欲使末世，复见和平。人诵此经，莫究其理，修身齐家，蒙然不以。以之治国，可底康宁，至于天下，道化复行。其教简易，人皆莫识，以致漂流，沦胥及溺。邈哉大圣，笃念斯人，复以大道，授于刘君。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接物利生，虚心实腹。此乃修身之法，兼存济世之功，立此大本，人莫能充。身苟能修，诚因以至，用无相之真机，显有为之圣知。至德及物，至诚感神，邪无不伏，法无不灵，以无为而取神效，非小道所可比伦。以此名扬，皎如星日，化乃大行，观因以立。继祖效法，曰张曰陈，迄于四祖，毛君其人。五祖郦君，大弘此道，知德之人，咸来授教。河南缑山，王子登仙，爰立观宇，号曰宾天。劫火洞然，观因以毁，杨杜二公，因而重起。六祖孙君，达于王庭，以大道故，先天其名。夫此仙山，真为福地，突然一峰，耸于云际。万株桧柏，四季长青，名山列峙，图画难成。会真有图，宾天有记，今此重新，仙踪可继。皇矣斯道，永劫绵绵，真仙敷畅，不可名言。法侣精勤，不违戒律，绝世妖氛，除民病疾。不求施利，不事祈禳，赡道之计，惟务农桑。质本真纯，不知修饰，晓起夜眠，粗衣粝食。□□□□，为其厉民，今此正教，不取诸人。以道御身，至诚格物，贪欲嗔痴，断无染着。化人入道，亦取自然，不图利养，惟保心坚。修进罔怠，身期轻举，复以勋劳，超度玄祖。羽流修奉，晓夕无忘，香灯礼念，习以为常。上为君王，祝严皇祚，保乂邦家，延长历数。鸿基巩固，圣寿无疆，更为黎庶，集福延祥。五谷丰登，万方宁牧，疫厉不生，刀兵不起。诸功德主，大福德人、宗门净侣，和协精勤。若德与业，既大且久，并勒坚珉，永传不朽。

大元国至元十五年岁次戊寅仲春二十二日①本宫赐紫悟真大师法师兼知宫事黄成仙、副宫韩成道同立石

洛京石匠申贵　胡顺　任成　张福朗

（艺拓）

①《偃师金石遗文》：亿按：碑记题称洛京，考之史志，河南府唐故名东京，宋为西京，金为中京，元之建国，未尝以京名也，撰文者或亦迁就书之与？记既出于杜成宽，案其自题署云"真大道门人崇道广演大师休庵老人前进士"。然则成宽亦士流也。《元史·释老传》：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碑云："惟我祖师东岳真人刘君，生居沧州乐陵县之北界，"刘君即德仁也，较史并得其里居之详。又传言："五传而至郦希诚，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成宽号真大道门人，殆由于此。然案五传之文，证之于碑，刘君付二祖大通真人陈君，陈君

付三祖纯阳真人张君，张君付四祖元阳真人毛君，毛君付五祖太元真人郦君，皆史所不及，赖此知其传法所自也。传言其教"以若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人，不苟侈于己。"今碑云："其教也，本之以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持之以虚心实腹，安气义神"，亦足与史文相证。碑言"七祖得法之后，宜授统辖诸路，赐颐真体道真人名号，"据史言：至元五年，世祖命希诚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由是推之，碑称李君亦宜授统辖，则其徒党益盛，史不悉载也。又铭内"六祖孙君，达于王庭，"史称孙德福，即其人。至后题"河南府路洛阳县姬磨司巡检司典史杜著，"百官志：巡检司巡检，未见以典史属之此司。又有"河南府路永济仓使杜简"，百官志：京师永济仓，至元四年置，今亦于府路诸仓并有此名，志尚未备录，余故为著之也。后又列"主簿兼尉路德儒"者，志称民少事简之地，则以簿绝尉，绝字误，依碑作兼为正。

《中州金石记》卷五：碑云"府店缑山，乃周灵王太子乔仙君飞升之地也，始创原庙，赐号宾天，时有前朝就为观额。庙处仙山之末，观居缑岭之阿"，按班固地里志云：缑氏有仙人祠。《水经注》云：休水又径延寿城南，即缑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谓之仙人观。《太平寰宇记》云：缑山县仙鹤观，在县东三里，当即汉以来相传之庙矣。《续博物志》称，天宝中，太子陵仙鹤观，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张竭忠为令，不之信，阴令二勇士执兵觇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观，来衔一道士。于是申府，请弓矢大猎石穴中，格杀数虎，其观遂废为陵使之居。亦此地也。碑为五祖真人令杜德元就山开教，德元与杨德元经营起造而作。盖元时去唐代渐远，人忘虎患，而道教复兴矣。⑩

②垣案：与隆阳宫碑说法合。

③垣案：太祖十八、九年。

④垣案：元太宗十，戊戌。

⑤垣案：原名宾天观，今改先天宫。

⑥垣案：乃马真称制四年。

⑦垣案：前云杜(德元)，此云杨(德元)，乃二人同名。

⑧垣案：由定宗元年丙午，至至元戊寅凡卅三载。

⑨垣案：时七祖李德和掌教。

⑩垣案：先天宫，《(中州金石)记》作升仙宫，似误。

大道延祥观碑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一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一字。正书。额题"创建延祥观碑"。在平谷县。

天宝宫知书赵清琳撰

头陀逸人刘元杲书丹

去古日远，无惑乎大道之难振作也。以今之道而言之，必以古之道为洪荒诞漫而已矣，若是，则非特稽古(下缺)于今之教不亦难乎？故圣人所谓甚易知，甚易行，莫能知，莫能行者，果何如哉！我祖师东岳先生刘公无忧，得法于上圣，以大道而名，于今已八叶矣。其教则大率以无为清静为宗，以真常慈俭为宝。其戒则不色不欲，不杀(下缺)不饮酒，不茹荤。以仁为心，恤其困苦，去其纷争，无私邪，守本分。而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

为赡道之(下缺)有疾者,符药针艾之事,悉无所用,惟默祷于虚空,以至获愈。复能为世人除邪治病,其亦犹是平日恬淡,自(下缺)无他技。彼言飞升化炼之术,长生久视之事,则曰吾不得而知,惟以一瓣香朝夕恳礼天地,上为吾皇之祝,下为臣庶之祷。故远近之民,有愿为弟子列,随方立观,为不少焉。若大道三祖高弟举师邢公希德者,实(下缺)于师之教。其人端悫纯俭,不为戏狎,其言必信,其德笃实,其行勤谨,始而奉戒,终而弗违。造心于平谷县之西(下缺)控带城山洵河之源,背妙峰,面盘山,登墉以望,爰得美地,爽嵦心目,垦以成田,厥壤大丰,制以节用,有琳宇(下缺)乘时戬功,次弟而克有成。圣殿居中,内有仙真肖像,处斋有堂,安众有房,廪以周食,圃以毓蔬,隐居乐道,故(下缺)则天降之百祥,即其额曰延祥,取以为皇家祈福之地。其村曰独乐河,后有能主盟吾道而兴是教,使今之民复还太古之风,熙熙然,怡怡然,而乐于春台□者,此谓与众乐也,岂独乐哉?监观扈德瑞郑重于恳曰:碑已具,请华其事。是故遣之以诗俾歌云:

叕有大道何圣神,不可视听傍无垠,是乃元气氤且氲,中有天地育以人。上古之世其民淳,动而合道靡不臻,去古日远由是湮,亦有知者蹈匪仁。何况所质徒顽嚚,圣人立教俾有□,诲之不倦诱以循,设施虽殊理则均。根本惟一德乃纯,太上复欲返其真,青犊再降沧州□,以法授刘公振振。以大道名是所因,及有作者继以陈,是为二祖行可遵,自后其徒若甡甡。迄今八叶当此辰,岳公文质能彬彬,始终如一诚訚訚,□绪弗坠穷惟寅。延祥之观谁作□,邢公希德谨厥身,务克勤俭志乃信,咄嗟而办奂与轮。勒诸坚石世所珍,名垂不朽功不□。

大元至元二十六年岁次己丑孟夏日通议大夫刑部尚书姚君祥立石　　提控赵子瑞刊

(艺拓、柳拓)

重修隆阳宫碑

碑高六尺四寸,广三尺三寸,十五行,行七十七字,正书。额同首题。在房山。

宣授管领本位下随路诸色户计总管田璞撰

前东平路行军万户兼管军民总管次授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严忠翰① 书丹并篆额

太上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盖谓道可以言,则是道也弗庸焉;名可以言,则是名也亦弗庸矣。窃取诸日用之器而譬之:曰榻曰几,是器之名也,一旦榻暨几而毁废焉,即名木也,焚其木即名曰火,灭其火即名曰灰,尽其灰即无名焉。岂非"名可名,非常名"也哉! 经又云:"道之为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然则真也,道也,大也,视之而不可以见,听之而不可以闻,搏之而不可以得,绳绳不可以名焉,复归于无物。夫真大道,果可得而名乎,抑不可得而名乎?不可得而名也,实太上玄妙之门也欤? 爰自远古,以迄于今,学斯道者,世不乏人,然而得其道也欤哉,抑未乎? 经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又曰"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又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曰"如婴儿之未孩"。太上之旨,譬诸婴儿,若是谆谆之切。大抵婴儿无妄、无欲,为无为而事无事,不失无名之朴也欤哉! 诚能复婴儿

之初，心之到不几乎道之域耶？经不云乎，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盖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四体之于安逸，情之于嗜欲，浊扰其心，遂为身之患弗克逃，是岂得窥道之仿佛耶，徒黄冠野服而已矣！

真大道祖师无忧子之阐教门也，衣取以蔽形，不尚华美，目不贪于色也。祈祷不假钟鼓之音，耳不贪于声也。饮食绝弃五荤，口不贪于味也。治生以耕耘蚕织为业，四体不贪于安逸也。纤毫不乞于人，情不贪于嗜欲也。夫如是清静其心，燕处超然，默契太上众妙之理，其真大道教门也哉！师姓刘氏，讳善仁，沧州之乐陵县人也。生于汴宋宣和四年春正月十有八日[2]，夙丧其父，不喜与儿辈嬉戏，见蝼蚁避之而不履。有金皇统二年，[3]冬十一月既望，迟明，似梦而非，有老人须眉皓白，乘青犊车至，遂授玄妙道诀而别去，不知所之。由是乡人疾病者远近而来，请治符药，针艾弗用也，愈效如影响焉。示门徒诫法，其目有九，俱造次不忘而遵行之。及大定七年，赐东岳真人之号。大定二十年，仲春既望，师瞻拜太虚，安然而逝。祖祖相传，传及第五祖师太玄真人郦君讳希成，妫川[4]之水峪人也。降日祥光满室，金末道业已隆。圣朝创业之初，为教门举正而阐教山东。四祖师毛君，拳月嘉刷，遥召而来燕。既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隐，慕道之徒，翕然而从，不召而自来，不言而自应，于是出整颓纲，道风大振，巨观小庵，[5]四方有之。尝闻行教之泰安州，路经郡邑留止，师曰："吾不到泰山而不雨。"时夏旱也，官吏信，送别而去。璞也先人寂然老人，时从行焉，私谓举师田公[6]曰："师言不亦过乎，天道幽远，安得必然。"举师曰："师之至诚，感应不测，岂敢悬料哉！"师至岱岳观，召观主而谓曰："速近行李，恐雨来而无雨具耳！"师于方壶之西，面西北立，以稷扇蔽面而默祷之，片云从所向之方而起，须臾密布长天，雷鸣电掣，澍雨如翻盆。师坐方壶中，以扇指寂然谓众曰："此子弗信吾言，其诚然矣。贫道尝夜起，不知履之所在，而问侍童焉，岂知天道必应乎？吾以至诚恳祷而获其应，天其许教门之畅也。"道众再拜而谢。居数日，玩泰山之白龙潭，师于东边面西立，默祷之，水面有光如盘，渐如巨车之轮，舒张弗已，山壑林木，辉彩灿明。师曰可止矣，可止矣！忽然跃身环曲，离水数尺而没，适有樵夫树上窥之，奔告州人。翼日，长官盛服来拜，且谢不谨。噫，掌行道教，其效验乃尔，人不知其然而然也。师自泰安而还，到处扶病抱疾者祈治而即愈。或出家，或在家为弟子者，殆无旷日矣。师经中山，过易水，至奉先县[7]之怀玉乡，爱其山奇地秀，欲建观宇，适有三祖师时举师赵希元辈坟塔在，土人云，其地尝为大道庵，名曰灵泉也。师乃慕之，于是运石启地，剪荆棘而构屋筑垣，栽枣植桑而垦田野，载离寒暑，已成其趣。东有单凤之山，北有卧龙之岗，驼峰磊落，出乎其上，南有上乐之原。太玄真人属王举师德昌领院门事，是后岁岁兴功弗辍，建圣像之殿，方壶、斋堂、厨舍，次第而列，田墅仓廪，蔬圃水碾，井池碓硙，至于马牛之厩，莫不完置。今之掌教大宗师崇玄广化真人八祖岳君，[8]总角时修行于斯，亦有年矣。仙翁道友，晨昏参礼，仰祝圣朝万万载福祚无疆，香火诵经，无虚其日。厥后敬奉势都儿大王[9]令旨，特赐隆阳宫之额。本宫举师田德进从教门举正王德遵造鄙庐而言曰，隆阳之宫，都西名处也。自始经营，及今几六十年矣。[10]欲刻丰碑，俾游玩者知其真大道之教，及示诸后人遵守而勿怠，礼也。来请文。璞幼时尝闻先人暨田举师丈谈奇应之事，又重二师之请，弗敢固辞，遂为文而铭之。其铭曰：

太上道道，吾不知名，字之曰道，可道非恒，强名曰大，可名弗经。其精甚真，恍惚杳冥，乌摩艰哉，造域孰能，无为清静，复归儿婴。学者是到，庶乎有成，目远华色，耳惑音

声，口惑滋味，体惑逸宁，为身大患，道远难明，黄冠野服，徒饬其形。真大道祖，俗姓曰刘，降宋宣和，乐陵沧州，夙丧其父，不践蚁蝼。有金皇统，仲冬寒尤，望日迟明，有翁来投，须眉皓白，轻车青牛，若梦非梦，道诀秘留，恍然一去，安可追求。符药弗用，治病即瘳，男徒女众，翕应斯由，戒目有九，神化飘搜，真大道教，万里传流。传及五祖，太玄真人，妫川水峪，祥光降辰，有金之末，道行青春，圣朝太平，名誉超伦，实为举正，东海之滨。掌教四祖，伟仪毛君，暑天病剧，召来速臻，承授传法，深山隐身，逃名不得，既济迍邅，颓纲大振，会合道真，教风凛凛，驱邪如神，曰庵曰观，处处一新，女众蚕绩，男徒耕耘，纤毫弗乞，淡薄清贫。尝闻太玄，行教燕燕，东之岱岳，耆宿从焉，时当夏旱，尘路生烟，所过郡邑，留止心虔，太玄有曰，彼到祈天，教旱谢雨，果应其言。往玩龙潭，龙耀光鲜，曲身离水，樵子走传，翼日州官，来拜称观，太玄振衣，鹤驾回还。徐行有日，北至房山，乡名怀玉，奇景堪怜，遂建观宇，芟茅垦田，植桑栽枣，种蔬引泉，斋堂厨舍，正殿巨轩，门垣仓廪，碓硙果园。驼峰矗北，上乐在前，单凤东山，云锁翠巅，太行曲抱，林麓无边，鸣鸡吠犬，村落延连，人游至此，尘虑悠翩，黄冠被褐，地上之仙。朝夕香火，诵声琅然，祝延圣寿，天子万年。丰碑载文，巨字深镌，教门宗派，造作因缘，以示后人，继住勉旃。

大元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二月初七日，通和大师本宫提点举师田德进法师张德善并知副宫等立石

采石提举司管勾吕政、提控李源　独树张彬刊

资德大夫遥授尚书右丞行大都留守司达鲁花赤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兼大都屯田事领少府事大功德主段公

（碑阴）

尊宿师德名号

重修隆阳宫

举师清真大师阎希和

举师通真大师石有宝

法师于有昌

举师清真大师王德昌

诸路真大道教门举正兼大都路都举师赐崇清和大师王德道

宣授诸路真大道教都提点清真大师刘德用

宣授诸路真大道教提点崇真演道大师赵德祥

统辖诸路真大道道教所知书葆真大师赵清琳　知书武进荣

大都路举法师⑩名号

顺州举师屈德用

大兴县举师李德惠

昌平县举师刘德顺

法师何德清

涿州道正法师宋德宜

房山县太阳宫提点法师李德山

房山县威仪黄德元

固安州道正法师张成禄

范阳县龙泉观法师张成善

雄州道正法师赵德兴

易州举师阎德闰

举师梁德用

易州道正李德广

大都路前道录崇教冲和大师陈德元

前道判广善大师杨德闰

前道录葆真大师刘成和

前道录葆真大师马成善

道录明真大师张成善

道判李成仙

大都在城天宝宫师德名号

本宫提点法师刘德闰

法师明照大师王德和　尊修□

法师玄明大师王德昌　杨德闰

法师敬善大师胡德定

法师圆明大师陈□元　杨德从

提举沈成仙　高德义

前知宫葆真大师贾成宝　张德元

知宫刘成照　李德秀

副宫张清善　赵德用

随教门侍者净明大师刘成法

知客张清渊　侍者姚进善

侍者刘进明　侍者胡进明

侍者马进□　侍者张寿童

本宫道众

宣授临安府[12]道录法师田清志

知宫张进明　白寿童

副宫员进宽　谢真童

副宫兼知客谭进江　丘福童

道士王进明　秦幼童

道士李进良　蔡春童

道士秦进寿　还真童

道士马进道　张禄童

秦福童

癸丑年[13]置买到刘家庄南水碾壹所

道士刘道谦

（艺拓）

①垣案：严忠翰，《元史》一四八附其父严实传，一名忠济。
②垣案：刘豫元年，九岁。
③垣案：皇统二年，廿一岁。
④垣案：妫川属龙庆州，川字不误。今宣化怀来县。
⑤垣案：亦名庵。
⑥垣案：举师田德进，见下。
⑦垣案：奉先，今房山县治。
⑧垣案：然则至元末岳已掌教。
⑨垣案：岳（德文）碑作"实都而王"。
⑩垣案：由金末天兴壬辰，至至元廿八年辛卯，六十年。
⑪垣案：有举师，有法师。
⑫垣案：临安府？宋有，元无，元有临安县。
⑬垣案，当是皇庆二年，后于辛卯廿二年矣。

郑真人碑

程巨夫

夫寒暑之所以不忒，天地之所以长存，是盖有其故矣。昔者圣人修其可知者，而其不可知者固已周流其中，非必蕲于治世也，而世恒以之治。后有得其秕糠土苴已足自附于圣人，以之为身则身安，为家则家理，为国则国以小康，然教始多岐矣。犹龙氏之宝三，曰慈、俭、不争。夫果慈、俭、不争也，则在宥天下者，庸讵不乐于此哉！今之所谓大道者，其守慈俭不争之宝者与？大道之流，予不能探其源，其见于纪述者已十世。其十一世之祖曰郑君名进元，以宋咸淳三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永嘉，家本儒也。幼值乱离，至于辉州，悟真大师党君器其颖异，留使之学，遂通孔、老二氏言，时年十三矣。明年，大道第七祖李真人祠岳过辉，一见许为道器，且谓党曰："吾二人皆弗及见，后一纪当至堂下也。"党亦不谕。既而李党二师俱逝。至元庚寅，君从卫辉道录贾师来燕，抵天宝，居堂下，适十二年矣。第八祖岳真人异之，授以戒牒道名，留之不可。岁癸巳再来，今齐王以紫衣旌有德，师与焉。又受明真大师神策秘诀，及亲书道训四章，自是术业益著，治病立验。贾师逝，君丧之如所生，进嗣其职。第九祖赵真人于君弥属意，而早逝。大德六年，第十祖某真人，召之者三，至则以为都提举，付以祖师经笔琴剑，为词一篇授之，师再辞不获，乃为词以复，遂嗣焉。十祖逝，丧之如贾师而加毁，益昌平之阡，为地七十亩，树而周垣之。碑第五祖太玄真人之功于龙山，又创众真堂于天宝，以祠传教诸师。买园亩百馀于故都之东，种柳于宫阴古河之堧，岁用以裕。八年，有旨命君设金箓大斋于天宝宫，既事，锡号曰演教大宗师、明真慧照观复真人。明年，又命君设大斋于玉虚宫。又明年，再命设于天宝，礼毕进见，喜动睟容，赏延于众甚厚，然君退然若不胜。一日，召左右告语，若将留训者。弟子咸以谓年方强，岂遽如许。十二月，命召普济大师张君于秦中。明年四月，①当朝上京，未至疾作，谓侍者曰："归期至矣，普济当嗣。"遂以五月朔终于龙山，弟子奉封于五祖之兆之左，其勤者又封衣冠于

初祖之兆之右，又封于辉，盖以君所自也。某地昔为太玄观，今为颐真宫。君性谦慈和易，留心经史，学者一见，终身不忘，善于奖劝，咸归心焉。虽善生财，兴构虽多，而未尝丐假。君术之灵著，文道之绪余也。编修朱某述其事为详，其弟子以碑请于承旨清河公，[②]而公以诿余。碑宜有铭，铭曰：

天地之母，万物之宗，畴克尸之，天下为公。圉焉洋洋，犹鱼于水，独擅而私，匪专伊愧。慈俭之宝，衍五千言，蔽之以一，不为物先。维观复师，自缁林氏，宽柔以教，孰訾其异。可离非道，于焉始终，养生送死，弥著其同。嘻嘻暂年，横流寸梗，化为琅玕，烨彼光景。道无成毁，时有屈伸，小往大来，寄之在人。崆峒巍然，鼎成弓堕，往或骖之，不右则左。云乘风御，方羊帝乡，无疆惟休，刻示茫茫。

（《雪楼集》卷十七）

①垣案，似系大德十一年，年四十一。普济即张清志，时在华山。泰定二年张清志未卒，已掌教十九年。

②垣案：张士观，《元文类》卷九至十二，制诏多出其手。《元史》及《元诗选》无传。

天宝宫碑[①]

吴　澄

碑高七尺，广三尺五寸，三十五行，行六十五字。正书。

大元汴梁路许州长社聂村天宝宫创建祖师之碑

泰定二年[②]春，予以养疾，寓天宝宫之别馆，其宫之道士李天瑞、任进福、王进瑞、崔进贵合辞言曰："吾教之兴，自金人得中土时，有刘祖师，避俗出家，绝去嗜欲，屏弃酒肉，勤力耕种，自给衣食，耐艰难辛苦，朴俭慈闵，志在利物，戒行严洁，一时翕然宗之。继刘而陈，陈而张，张而毛，毛而郦，郦始居天宝宫。际遇国朝，名吾教曰真大道，自为一支，不属在前道教所掌。郦之后有孙，有李，有岳，而吾之师嗣焉。吾师张氏，乾州奉天县人，儒宦著族。大父德开为军官，长千夫。父永兴袭其职，母吕氏。师长身古貌，瞻耳美须，肃然埃壒之表，望之知其有仙风道气。自幼恶杀，不啖肉味，年十六，从天宝宫李师[③]为道流，锡名清志，然犹归养父母。年十八，辞家入太白山；越一年往觐李师，复还省亲。久之辞亲入终南山。大父年老，招之出山，乃家居侍养。年二十六，创长安明道观，又适凤翔扶风县，立天宝宫。[④]及李师死，师事岳师，畀以扶风道教之职。年三十三，为永昌王祈福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既遍，复来关中，修理前所创宫观。居太白山龙虎洞三载，妖魅障厄亟至，一皆不慑。闻大母丧，归服丧如礼。会陕西行省官有疾，治之而愈，有所赠遗，皆却不受，彼乃为办葬资。服阕至京师，岳师试以劳事，喜曰："是子可矣。"又遣之出曰："他年再来。"吾师挈徒二人入东海大珠牢山，[⑤]结茅而居。山旧多虎穴，虎避他处，颇为人害，吾师曰："吾夺其所，可去之。"于是游山东诸州，为人除疾，应验之速，若或相之云。已而岳师死，吾师还丧之，丧毕潜遁，逾大庆渡至河东，居临汾。五纪白云庵地大震，城邑乡村屋庐悉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师与其徒所居，中裂为二，得免于患。师遍巡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甚众。复归华山旧隐，而天宝宫二赵一郑摄掌教事，五年之间，相继殒灭。郑临终语其徒曰："天

降凶灾，死亡荐臻，得非于教条有违逆与？吾闻张清志躬受岳师嘱咐，盖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瘳乎。"⑥于是宫之徒众寻访吾师，得之于华山岩谷。既至，众皆悦服，师谕徒众曰："吾教以慈俭无为为宝，今听狱讼，设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继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尽废之。"众曰诺。自是众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悉除。诣奉圣州⑦郦师所建太玄宫及缙山香水园，值车驾临幸，尝移文集贤院，欲解职而去，弗可。归乡展省坟墓，因至河南庐山。时仁庙俞集贤之请，加恩进号。英庙命往华岳太白山祝釐。今天子⑧即位，有旨促还，师曰："山泽之癯，于国不能寸补，何敢乘驿骑乎？"步行而前，国人牵驿骑以从。吾师之孝其亲也，大父母、父母之存，膳必亲视，药必亲尝，出入必告，应对必谨，清温定省，靡或有阙。母尝病疽殆甚，口吮其脓去毒，遂得苏瘥。又患膈气，疾几不救，神祷神进药，不寝食四旬，母忽吐涎块如瓜，渐底平复。居丧至哀，于儒者丧制不悖。师之敬其师也，尘贱之役，人不屑为者，皆不厌倦，澣衣执爨，汲井剪厕，一无所辞。师之持其身也，衣布衲，携铜罐，自为粥以食，终夜危坐，未尝解衣甘寝。⑨不衣丝纩及毡罽皮毛之属，至于乳酪酥蜜，亦未尝哜也。师之济于人也；少能力耕，其乡土厚泉深，艰于得水，盛夏时每日于农务之余，汲水槽中，使盈而不竭，以待乡里放牧牛羊，及禽鸟之渴者来饮之。宗戚之家，亲死子壮，葬娶愆期，则倾囊为之葬娶。饥馑之岁，见不能自存之人，辄赈恤令不至馁死。行祷岳渎山川时，自赍钱三千缗⑩随行，以济所在茕独无告者。钧州郜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凿井，远取河水以饮，师为相土脉，俾井其处，果得甘泉，人甚便之。新丰戏河，地在高原，亦以无井为苦，或告以师前在郜家河得水之事，众诣师请，师曰："前特偶然耳，其可再乎！"请不已，竟为掘二井。师之达于命也，汴有狂民，以逆取败，其所胥㭬，与师同姓，误执师以往。治狱者鞫问，师凝然不动，无一辞辨解，拘系年余，有省台官徐察其诬，特与释免。吾师谦冲损抑，掌教将二十年，⑪教风日盛。于天宝宫完旧营新，祝圣之殿，诵经之堂，礼师之祠，安众之寮，以至庖庾庫廄，各有攸宜，日食数千指，⑫而吾师淡然无欲，仙翁神君，亦将让德。欲立一石，以记天宝宫重兴之由，敢以为世之能文章者请。予曰，子之教自托于老氏，其源盖深远矣。其流之别，教各不同，予未暇细论。洪惟我朝列圣之于二教，其恩至厚，其礼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师皎然独清于众浊之中，口绝荤腥之味，身绝秽污之行，可谓独立不群者矣。若夫客尘不入而心常虚，主珍不出而腹常实，神气合一如夫妻母子⑬之相恋而不离，长生久视，以阅生生灭灭之众，此则老氏之末流，所谓神仙之伎也。予学孔氏，不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欺世盗名者，盖亦不无。若子之师，洁白质素，泊然自守，庶乎可与游方之外者哉！先是，翰林院承制行词授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遡而上之，以逮其祖师，九传矣。累朝俱赐真人之号：曰崇玄广化真人者，其八传岳德文也。曰颐真体道真人者，其七传李德和也。曰通玄真人者，其六传孙德福也。曰太玄真人者，其五传郦希成也。曰体玄妙行真人者，其四传毛希琮也。曰冲虚静照真人者，其三传张信真也。曰大通演教真人者，其再传陈师正也。初祖号无忧普济真人，加号无忧普济开明洞微真君者，⑭其刘祖师也。今与予接而自言其教者，宫之赐紫锦襕明真正德扶教大师河南陕西四川江淮等处本宗提点都举正王清贵率其徒众共立石焉。岁在丙寅⑮三月乙巳朔。

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澄撰文

昭信校尉汴梁路钧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安童篆额

襄阳路录事司儒学教谕程璧书丹

钧台石匠刘德海刊

（《补正》卷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①垣案：《粹编补正》所录者系许州天宝宫碑，吴（澄）所居者大都南城天宝宫也。此名为天宝宫碑，实第九代张清志道行碑也。

②超案：《粹编补正》卷三误作"三年"。

③垣案：李德和，七代。

④垣案：天宝宫不止一处。

⑤超案："牢"，集作"宇"，据《补正》改。

⑥垣案：豸，解也。左宣十七："庶有豸乎。"《补正》误"众"，吴集误"在"，一以形误，一以音误也。

⑦垣案：今宣化。

⑧垣案：今天子，泰定。

⑨超案：吴集误作"其寝"，据《补正》改。

⑩超案：集作"三十缗，"据《补正》改。

⑪垣案：由大德十一年丁未至泰定二年乙丑，凡十九年。《金石补正》作三十，误也。

⑫超案："指"，集作"缗"，《补正》作"诣"，均误。据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改。

⑬超案：集作"妻子父母"，据《补正》改。

⑭超案：以下据《补正》。集作"其祖师刘德仁。今与吾接而自言其教者：李、任、王、崔。李，宣授冲和常善大师；任，宣授明真颐正大师；王，授常善体真明道大师；崔，授圆明普润大师。"

⑮垣案：泰定三年丙寅立石，文则撰于二年也。二年八月（吴）公出京。

许州天宝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格坚皇帝圣旨里，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答失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道来。如今呵，依着在先的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者咱每根底祈福者么道。汴梁路许州有的天宝宫里住持的明真广德大师提点王清贵为头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庄产、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房、竹苇、船只，不拣甚么他每的，不拣是谁休使气力者，休夺扯要者。

这的每倚有圣旨么道，没体例勾当行呵，他每更不怕那甚么？

圣旨俺的。

泰定三年虎儿年三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实地抄录、《补正》卷三）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

虞　集

国家混一海宇，兼进群艺，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遗佚。是故祷祠禬禳之事，有属诸道家者。其别数宗，而真大道者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己，庶几以徇世夸俗为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衣木食，或佯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以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章，得行文书视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则制封无忧普济开微洞明真君刘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业，治大都南城天宝宫。又尝得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与全真、正一之流参立矣。今其第九传掌教真人张清志①者，世家关中，其谱则横渠氏之族姓也。事亲至孝，制行坚峻。尝掌教矣，厌谒请逢迎之烦，逃去之。久无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实，遣使寻访，给驿致之。既见，度不可辞，即舍所赐传，徒步入京师，深居寡出，人或不识其面。著书以名其学，文多奇奥。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虽有金玉重币之献，漠如也。或拜伏户下良久，自牖间得一语而去，已为幸甚过望。至于道德忠正缙绅先生，则纳屦杖策往见，不以为难。时人高其风，至画为图以相传。翰林学士吴公尝移疾假馆于天宝宫之别业，其徒以真人道行记请。吴公之言，天下学者所尊信，因必其可书者以遗之，其徒争取以模刻诸石，远近且十余所。② 真人闻而喟之曰：始吾学道，岂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则来者告曰，木则有本，水则有原矣，吾师③ 之隐德，未传闻于世，而吾独以吴公之文行，是既为吾弟子先矣。惟先师之事，今吴公归老临川之上，④ 念不可复以强之，请子为之辞。予既思吴公知张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师曰岳真人，讳德文，字□□。父曰得庆，故家绛州翼城县，⑤ 娶泽州王氏，兵间迁涿之范阳，今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将生时，其母梦老人皓须长身，冠剑壮伟，告之曰：当暂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见有青气西北起，若自天来者，奔从气所往视之，则岳氏家也。气止而真人生，岁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⑥ 生而雄浑，稍长，不为儿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绝不毁。年十六，辞亲入道龙阳宫。其父愿悫人也，事稼穑惟谨，心甚是之。而长兄兴方以才勇为行军百夫长，疑其情也，驱而置之行伍之间，非其志也。是时五代师太玄郦希成⑦ 真人居怀来水峪之太玄宫，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渐领其文书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来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从真人于水峪事太玄，后皆泊然委蜕，其徒称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师玄通孙德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师颐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为法师，充教门诸路都提点，以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焚香炉中有异征，方怪之，而李师升堂集众，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师之嘱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广化真人，掌教宗师，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又赐玺书褒护之。自是眷遇隆渥，中宫至召见，亲赐袍焉。安童丞相尝病，真人⑧ 视之立差，时甚神之。诸王邸各以其章致书，为崇教礼助者，多至五十余通，而

实都而王又为创库藏，修宫宇，广门墙，充田亩，始冠与衣，间饰金宝，极其精盛。元贞□年，加封其祖师，锡赉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剑所藏处。是年奉诏修大内延春阁，下赐予逾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豚有童谣云：“豚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后真人号岳祖祖，盖其征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孙女妇，从其教数十人焉。吾闻其徒云，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严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礼其师之为真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当其任。而真人时常使人行江南录奉其教者，已三千余人。庵观四百，其他可概知矣。铭曰：

道之大行，天下为公，独别其真，孰异于同。民之好径，前哲攸病，盍塞多岐，以会景行。我保肫肫，补息泯泯，弗凿弗刓，混然朴淳。万伪日兹，莫而□止，故忧世者，去彼取此。深宫渠渠，千灵来居，神师教言，按笔有书。敬共奉承，征信导和，玄契[9]以兴，豚鹿之阿。乐丘崔嵬，刿畏疵疠，鞭风驾霆，肃其能来。赞我泰定，亿万千祀，何以著之，刻石垂纪。[10]

（《道园录》卷五十）

①垣案：《(四部)从刊》本“志”误作“忠”。

②垣案：所刻不止一碑。今所传有许州天宝宫碑，程璧书，见《金石粹编补正》卷三，又有豚州碑，王毅书，见《访碑录》十二。

③垣案：此吾师指岳(德文)。

④垣案：吴(澄)泰定二年八月归，元统元年卒。

⑤垣案：“城”字原漏。

⑥垣案：元太宗七年，即金亡之明年。九十三年，当为泰定四年丁卯。

⑦垣案：“成”无“言”旁。

⑧垣案：“真人”，集误“其人”。

⑨超案：原刊为“玄契导和”，垣案：“玄契、导和，应倒”。已乙正。

⑩垣案：碑立于泰定四年。

天宝宫碑阴题名

碑高七尺五寸，广三尺三寸，分四列，正书。

奉训大夫前汴梁路许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吕冲霄书文并篆额

本郡时任官寮

武德将军汴梁路许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木南子

奉政大夫汴梁路许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于继祖

忠显校尉汴梁路同知许州事仪君祚　将仕郎汴梁路许州判官奥鲁不花　吏目李允中

司吏许明　张茂　孙继祖　董思敬　蔡思敬　王士允

忠翊校尉汴梁路长社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镇郎哈歹

承事郎汴梁路长社县尹兼管本路诸军奥鲁劝农事游居敬　将仕佐郎汴梁路长社县主

簿尚毓德　汴梁路长社县尉朱克绍　典史崔倬、司吏林栋梁、任端、朱允服、许天翼

司门宿德

宣授明真洞照大师南阳府桐柏山淮渎庙提点苏清信

赐紫锦襕悟真崇素明德大师教门都举正李成贵

大都大天宝宫赐紫金襕通玄明德大师从教门都提点高进明

赐紫金襕通玄明德大师从教门提点党天忠

赐紫锦襕素真大师河南府缑山宾天宫举师王清宝

赐紫锦襕颐神持正大师本宗教门提点谢进荣

赐紫锦襕崇妙葆真大师汴梁路方下法师綦进荣

诸方道众

汴梁路在城紫微观法师檀进喜

景福观真素大师提举王天素

万寿观提举王天和

寿宁观提举朱天祐

清宁观知观彭天良

封丘县太黄寺太玄观知观高天祐

尉氏县在城天宝观知观沈天然

通许县在城上清观葆光大师知观苏进宝

杞县义阳固紫阳观赐紫悟真大师提点李清光

西陈保修真观知观万天素

圉镇明道观明道大师提举张天祐

许州在城颐真观赐紫真常大师提举魏天和

长社县赵庄村神宝观知观屈天祐

桃林村上清观赐紫锦襕崇文妙演大师提点张进喜

郾城县在城龙泉观知观张道纪

洞真庵提举金进宝

襄城县在城崇真观明素大师提举余天静

长葛县玉清龙泉宫知宫沈和童

钧州在城紫微观知观梁天妙

阳翟县方陂村崇玄观提举曹天驿

密县土关玉溪宫赐紫锦襕葆真通和大师提点杨进春

阳子台阳子台宫提点郭天然

密县平陌灵阳观赐紫体常大师提举张天祐

邵家河白云观法师印进信

玄应观提举□天元

悟真庵知观吴进道

宛清玉清庵知观李进昌

新郑县在城轩辕观知观丁进用

郑州在城天圣□□□□□□
管城县中郭村龙泉观提点王进贵
荥阳县柏楼村延庆观知观赵天常
陈州商水县天宝观提举孙清贵
宛丘县丁□宝光观提举王进贵
西华县清水镇玉清观知观崔天妙
南阳府唐州东乡平市店颐真观提举李进福
裕州方城县古庄保三清观提点张进福
昆阳镇双凫观提举刘天净
汝宁府颍州泰和县太桥村太清观赐紫葆真大师提点张进福
本宫道众
赐紫明素大师沈进渊
赐紫葆真大师刘进宽
赐紫真常大师陈天祥
赐紫纯一大师王天真
赐紫真一大师田天和
纯素大师司天常
宫门知宫杨天和
宫门副宫张金童　王天和　王天忠(以下人名不录)
龙泉观知观华天素　郑进元
天仙观知观李天良
天宝观知观王保童
功德主解玉
激湍于江道渊书碑阴
天历二年三月望日，赐紫纯素大师宫门提举勾天常
赐紫常静大师宫门提点杨进贵等立石
钧台石匠刘德海刊

(《补正》卷三)

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记

碑高七尺，广二尺九寸，三十二行，行七十四字，正书。在东平。

□□大夫东平路□□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书丹并篆额

东平路儒学教谕□□□撰

致和元年，岁在戊辰夏四月朔日，大中大夫东平路总管□侯来自□□□□□□□为治，革其穷弊，新□政□不□月□□百司□民，咸□其泽，莫不称□□□□尧帝延寿宫行香，因语提点杜进福□南向宗派□□道□门□玄应真人乃吾乡人，寔平生方外之友，今外而路府州县皆为真人立道行之碑，若等盍不纪其延寿宫之始大□汝先师玄应真人之行实，刻之琰

珉，以垂永久，亦宗门之美事也。退而集法(下缺)谨按真大道之教也，兴□金人得中土之时，有祖师刘得仁，初号无忧普济真人，加号无忧普济开明洞微真君，目味□德经，虚心实腹，□言悟真□□绝□嗜欲，屏断酒肉，勤力耕种，戒行严洁，一时翕然宗之。传至五祖郦真人，克遵祖训，□谨修持。其时有孟德平乃泰安长清县第六乡人也，父祖俱事戎垒，从严武惠公东平閫幕勾当。□德平不喜俗冗，断荤绝欲，惟务修行。屡尝验其真志，遂□□修尧帝延寿宫兼管四季祭礼□督工修造，仅三载工毕。德平率众俱礼五祖为师。忽一日，得浩然之气，辄以宫门付王成贵、杜进福住持，师一瓢一杖，云□山川。既而复归□清旧隐，重修上清宫为之祖堂，以俟老焉。惟成贵承继宫门。蒙六祖真人授以东平路道录勾当，领职垂二十余年，未闻面恶于人。后解职与杜进福、任□贵等，遵守戒律，未尝违怠，至于玄应真人之传矣。真人张氏，乾州奉天县人，儒宦著族。大父德开，为军官，长千夫。父永兴袭其职，母吕氏。师长身古貌，耽耳美须，萧然尘榼之表，望而知其有仙风道气。自幼恶杀，不啖肉味。年十六，从天宝李师为道流，锡名清志，然犹归养父母。年十八，辞家入太白山，越一年，往觐李师，复还省亲。久之，辞亲入终南山。大父年老，招之出山，乃家居侍养。年二十六，创长安明道观，又适凤翔□扶风县立天宝宫。及李师解真，师事岳师，畀以扶风道教之职。年三十三，为永昌王祈福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既遍，复来关中修理前所创宫观。居太白山龙虎洞三载，妖魅障厄亟至，一皆不慑。闻大母丧，归服丧如礼。会陕西行省官有疾，治之而愈，有所赠遗，皆却不受，彼乃为办葬资。服阕至京师，岳师试以劳事，喜曰：是子可矣。又遣之出曰：他年再来。吾师暨徒二人，入□□大珠牢山，结茅而居。山旧多虎穴，虎避他处，颇为人害。吾师曰："吾夺其所，可去之。"于是游山东诸州，为人除疾，应验之速，若或相之云。已而岳师殁，吾师还丧之。丧毕，潜遁，逾大庆渡，至河东居临汾。五年白云庵地大震，城邑乡村屋庐悉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师与其徒所居中裂为二，得免于患。师遍巡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甚众。复归华山旧隐，而天宝宫二赵一郑握掌教事，五年之间，相继殒灭。郑临终语其徒曰："天降凶菑，死亡荐臻，得非于教条有违逆欤？吾闻张清志躬受岳师付嘱，盖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瘳乎。"于是宫之徒众寻访吾师于华山岩谷。既至，众皆悦服，师谕徒众曰："吾教以慈俭无为为宝，今听狱讼，设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继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尽废之。"众诺，自是众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悉除。吾师之孝其亲也，大父母、父母之存，膳必亲视，药必亲尝，出入必告，应对必谨，清温定省，靡或有阙。母尝病疽殆甚，口吻其脓去毒，遂得苏瘵。又患膈气，疾几不救，师祷神进药，不寝食四旬，母忽吐涎块如瓜，渐底平复。居丧至哀，于儒家丧制不悖。师之敬其师也，尘贱之役，人不屑为者皆不厌倦，澣衣执爨，汲井剪厕，一无所辞。师之持其身也，衣布衲，携铜罐，自为粥以食，终夜危坐，未尝解衣甘寝。不衣丝纩及毡罽皮毛之属，至于乳酪酥蜜，亦未尝呀也。师之济于人也，少能力耕，其乡土厚泉深，艰于得水，盛夏时，每日于农务之余，汲水贮石槽中，使盈而不竭，以待邻里放牧牛羊，及禽鸟之渴者来饮之。宗戚之家，亲死子壮，葬娶愆期，则倾囊为之葬娶。饥馑之岁，见不能自存之人，辄赈施令不至馁死。行祷岳渎山川□赍钱三千缗随行，以济所在茕独无告者。约州赵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凿井，远取河水以饮。师为相土脉，俾井其处，果得甘泉，人甚便之。新丰戏河，地在高原，亦以无井为苦。或告以师前在赵家河得水之事，众詣师请。师曰："前特偶然尔，其可再乎？"请不已，竟为掘二井。师之达于命也，谦冲損抑。掌教将二十年，教风日盛，于天

宝宫完旧营新，诵经之堂，礼师之祠，安众之寮，以至庖廪库厩，各有攸宜。日食数千指，而吾师淡乎无欲，偕翕神君，亦将让德。欲立石以纪天宝宫重兴之由，敢以为世之能文章者请。予曰：子之教自托于老氏，其原盖深远矣。其流之别，教各不同，予未暇细论。洪惟我朝列圣之于二教，其恩至厚，其礼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师皎然独清于众浊之中，口绝荤膻之味，身绝污秽之行，可谓特立不群者矣。若夫客尘不入而心常虚，主珍不出而腹常实，神气合一如夫妻子母之相恋而不离，长生久视以阅生生灭灭之众，此则老氏之末流，所谓神仙之伎也。予学孔氏，不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欺世盗名者，盖亦不无。若子之师，洁尚质素，泊然自守，庶乎可与游方之外者哉。谨记。

时岁次己巳天历二年三月日东平路举师任□贵、□门三洞讲师王天秀、□□府东平路道判都提点杜进福等

本府石匠提领　谷山石匠贾克　柯亭石匠李刊

（柳拓）

辉州颐真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颜都皇帝、杰坚皇帝、护笃图皇帝、扎牙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教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教俺行告天祝寿者么道。卫辉路辉州真大道颐真宫里圆明德政普照大师提点于进全、明真葆元志道大师法师金圆真、真常普应大师提点高真祐为头儿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宫里房子他的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税粮、课程休与者。但属宫家的水土、人口、头匹、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船只、竹苇等，不拣是甚休当者，不拣是甚他的，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道来。更这于进全提调众先生每根底圣旨里□了，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啊，他更不怕那？圣旨俺的。元统三年猪儿年八月二十七日，忽□秃因纳堡里有时分写来。

（励耘书屋原抄件）

书刘真人事

宋　濂

刘真人德仁，① 沧州乐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长读书，稍通大义。会宋靖康之乱，徙居盐山大平乡。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犊车相过，摭拾道德经要言授之，曰："善识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授笔一枝而去。自是玄学顿进，从之游者众。真人乃取所授书，敷绎其义以示人：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

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学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诏居京城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传其道者几遍国中。且善于劾召之术，赵氏为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茔兆自焚，狐数百鸣嗥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养母如礼，及亡，丧祭一遵世教，无愆度者。后若干年，追封无忧普济开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陈师正嗣。师正幼渔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预知吉凶事。师正卒，张信真嗣，有诗文数百篇，号玄真集，传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当金之亡，兵戈俶扰，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郦希诚[2]嗣，元宪宗甚尊礼之，赐真人号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给玺书护之。希诚卒，孙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张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称之为九祖云。

史官曰：道丧千载，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间，仿佛老子遗意以化人，人亦多从之者。盖其清修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无求于人，实与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欤？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宋文宪公集》卷二六）

①垣案：德仁之名始见《道园集》，据临阳宫碑作普仁。

②垣案：诚有言旁。

无为观残碑

碑高四尺，广二尺一寸。分两截，上截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下截二十五行，行字数不等。

伏闻莫知所始，莫知所终者道也；有时而兴，有时而废者物也。何哉，道以元气，物由数之使然而已。据沂水县（下缺）老王让等并李大师希茂状告：城北坊有古迹（下缺）一所。昨于泰和五年，让等五十余户施钱二百（下缺）本州告乞到空名观额一道，于益都府监坛（下缺）为观，令道士曹知观住持。至贞祐四年正月（下缺）曹知观不知所在，以此遗失观额。让等欲（下缺）年随逐官员完复城池住坐，为见城外三（下缺）夫子庙殿宇圣像俱存，无人修整，有陈县（下缺）二十余人，具状来诣本县界明生庵（下缺）并知观李德祐等四人，前来县内其（下缺）将城里夫子庙后东北城角内空闲（下缺）至县衙后狱尊神堂，东界墙，南北（下缺）城脚施与无为观为主，起盖观宇（下缺）今来让等切见大师李希茂等（下缺）在手，别无观额公据凭验据（下缺）领沂水县事使州防判衙陈（下缺）职得此所告照得知观李德（下缺）老王让等审问委保□实（下缺）祐收执，更为精进道业每（下缺）者（下缺）等收执照会，准此。

（上缺）张一

（右上截）

沂阳佑德宫道士孙仲谨　书匠人王世□刊

敦武校尉管军千户解□　提领姜□　提领姜旺

提领王成、王温(下缺)王成、王润
典史赵甫、高□、司吏徐震通、张彬、蒋允、郑真
滕峄州等处淘金所千户□骑
滕峄州等处淘金所千户傅□□
滕峄州等处淘金所千户□□
滕峄州等处淘金所千户□□
滕峄州等处淘金所千户高德元
清和大师益都等路真大道都道录林德□
局官王□局□□□成益、王铎、潘琮
沂永县□□大使□□副使(下缺)李端、刘吉
属官颜琮(下缺)徐进芦□
前莒州收差库使刘(下缺)务副使武肃、陈荣
忠翊校尉管军总把郝(下缺)余温医工管□李秀 张□白□李□王□琮□□□范遂荣
荣位进
司吏王道、刘震□□李□唐英、任瑞
沂水县典史彭述一
敦武校尉沂水县前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要束□
沂水县主簿兼尉游德元
从仕郎沂水县尹兼诸军奥鲁兼管本县劝农事谭渊
沂水县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兼管本县劝农事玉典海牙
进义副尉沂水县前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兼本县劝农事药忽难
宣授奉训大夫前莒单州知州任滕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兼劝农事都功德主张执中

(柳拓)

（三）太一派

清虚大师侯公墓碣

王若虚

师讳元仙，字子真，赵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干既优，而行已无玷，尤以孝友著称，议者谓不见用于时，则必有得于道。母殁，慨然曰："所以区区尘土间者，为亲故也。今不侍养，复何为哉！"闻淇上萧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参为门弟子。真人一见爱之，授名道净，传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药济人。大定二年，凡释道之居无名额者，许进输赐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为太清观，而在府者为迎祥。真人每批经箓，必先授公而后传，前后千品，公曰："天宝下降，要当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谁其保之？"密祷上真，愿于私属生继嗣，其后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师也。① 生不茹荤，始学语，能辨三官之像，少长嬉戏，则教群儿礼北斗。澄大喜，以为祈祷有征而得所托矣。会朝廷鬻祠牒，由是度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词旨清亮，迥出一时，侪辈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应诏，入住中都天长观。自泰和改元，国家事祈禳，连设大醮，羽流极天下之选，而师皆与焉。仍常居要职，出诸人右，功完赏赉甚渥，赐紫衣德号曰观妙。寻佩符驰传，降御香于岱岳、长白等山。顷之，以亲老辞归乡里。崇庆间，召住太极宫，用进补军储恩，改授今号。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宫，敕有司一依天长故事，逾年而退。未几太清宫请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应之。时院门凌替，殆莫能支，加以岁赋数百斛，为病尤甚。师下车未浃旬，以状上闻，悉获蠲免，众赖其庇。已而拂袖栖迟于洧川。正大庚寅正月为喜士左崇等作醮于钧台，法事胜绝，举坛欣幸，以为未始遇也。既毕将还，忽示微疾，众欲召医候之，师不许曰："世缘已尽，自可长往，安用疗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处之，顾至未刻，则口占一颂，举首端坐，顶中覂然有声，两手握子文而逝，时年六十九矣。② 远近士庶，炷香拜礼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己酉，焚化于郛西，从遗命也。下火之际，紫云见其北，苍鹤十数翔舞空中，移时乃散，送者几万人，莫不以手加额。呜呼异哉！其超脱明白如此，亦世所罕闻也。丙戌，③ 塔于颍滨之崇真观。予素知师名而不及识，每以为恨。然尝与其门人正悟诠游，悟诠业履清修，而读书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④ 改葬师于平棘县明信乡之郑村原，属予铭其墓。渠意既坚，而窃亦乐为之道也。乃叙而铭之曰：

其生也为贤，其没也为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传。

（《滹南遗老集》卷四二）

①垣案：以上侯澄传。

②垣案：生绍兴卅二年壬午。

③垣案：此己酉、丙戌，年乎？日乎？正大庚寅正月甲子朔，乙酉廿二，丙戌廿三。己酉或乙酉之讹乎？超案：四库本正作"乙酉"。

④垣案：一二四一，元太宗十三年，卒后十一年也。

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王若虚

太一之教① 兴于金朝天眷间，卫郡萧真人，其始祖也。灵异之迹，上动至尊，敕赐观名曰太一万寿，世嗣其法。一再传而得师焉。师讳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② 祖某，父某，并受真人法箓。师幼颖悟，诵书日千言，而沉静寡言，不好戏弄。年十六，父兄议婚，师曰："性喜出家，不愿娶也。"强之不可，因而逃去，隐于冠氏李守奇家，遂与守奇诣卫州参二代师为门弟子。始事尊宿霍子华，子华故有淹疾，师侍奉惟谨，前后十年，无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带者数月，人以为难。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试僧道，师初密诵经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选，侪类甚惊。及当给据，言于考官曰："师兄萧道宗，累被黜落，年过四十，乞以据授道宗。某方壮，徐为后图未晚也。"考官不许，而多其让。十七年，③ 授度，保充卫州管内威仪，领教门事。二代师将退席，密语道宗曰："吾门徒数万，而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及王某而已。志宁资虽明敏，而颇轻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纯粹廉洁为可属。"④ 乃以为法嗣而改其姓。凡法嗣皆从萧氏，盖祖师之训也。⑤ 师素不为辞章，及升堂谕众，随意而言，悉成文理，劝戒深切，听者耸然。内外相庆，以为宗门得人矣。居无何，有司选奏四方高德之士补住中都天长观，师首应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观道众亦旅寓于苏门，师闻而还。声望既隆，求教者接迹而至，岁所传无虑数千人。先是，汲县阎村有观曰朝元，荒废已久，而额籍具存，师请诸官，迁于西门坟园之侧，以处其众。明年，河复□，本观殿宇颓毁且尽，师次第缮完，寻复一新，而增创者几倍，所费不赀。明昌间，前尚书右丞刘公伟⑥ 自大名移镇河中，道出淇上，谒师甚恭。州倅移剌者，先以常流待师，见刘加礼，心犹疑之。其后数屏人独往，而师常静坐无为，因问先生于此有何受用，师曰："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若无得者，虽片时不能安，况终身乎。"其人乃服曰："刘公诚有知矣！"师自重修观舍，深居简出，外人多不识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⑦ 父老惧灾，请师作醮于神霄宫，士庶毕集。师少时白皙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肃，若自天而下，观者叹仰，以为真人复生也，少长贵贱，悉归礼之。泰和初，章庙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设普天大醮于亳之太清宫，间岁报谢，师皆与焉。五年，⑧ 河南道士籍少，既以祷祈皇嗣被召，过师问之。师曰："向来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拟，多伤物命，其违天意甚矣，自今宜罢之。至于与醮官吏，皆须禁止荤酒，务行善事，庶可达诚。虽然，再三则渎，亦恐徒劳耳。"籍至阙，以勿遣重臣为言，上可之，而令籍诣太清行事如初。师与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极宫诵经百日。时户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观，恐师南还，率朝士十余候之，曰："今明主临朝，尊玄重道，天长才废，随建此宫。如师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会宫众亦坚挽之，遂勉为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问提点郭元长禳治法，元长教其徒阅道藏求之，师从傍曰："道藏如海，岂易讨寻。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应。吾祖真人尝留经箓三百余阶，内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进。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师依科作醮，比行礼，大雨，师炷信香一炷，祷于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问蝗绝之期，对以三日。据法有酒坛符，而禳时当留一面，使蝗有所归，师则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则群飞入山而死。诏加赏赉，师固辞

曰："道人救物，安用赏为？"上曰："真道人也，当别议旌表。"郭元长告免提点职，诏师继之，仍赐号元通大师。内人贾病逾年，诸医莫疗，上曰："此非药饵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异人，或能起之。"师奉命，直抵宫闱，治以符水而愈。宫闱非阉寺不得到，盖以道重师也。卫绍即位，特赐上清大洞法服一袭，当时荣之。师尝谓人生贵适意，顾名虽尊显，而身甚劳，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举汾西李大方以自代而归。实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众曰："祖师立教，代代相承，如续灯然，无有穷尽。今弟子中萧辅道者，祖师再从孙，[9] 吾当付之。"于是退处西堂，高拱渊默，不复以世务关意。贞祐二年，四代师主亳之太清，师亦从焉。四年闰七月丙午，忽谓门人曰："速具汤沐，吾将归寂。"门人亟加冠履，未毕而逝。有鹤数十，旋绕久之，时天气犹暑，阅余旬而体不变。八月庚申，权殡于宫之茔。其日阴晦重甚，众方以时刻为疑，俄树杪云开如席许，得以不误，已而阴晦如故。又闻香风四来，送者几万人，咸叹异之。初师之将诞也，有桑生于宅中，不半岁成树，比十年，其高数寻，状如层楼，世所未见，至是亦无故而枯，相与始终，尤可怪讶也。师平生无喜愠，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发，虽众所难决者，三数语辄定。老庄之外，兼通诸史诸书，而尤长于左氏春秋，其智识有大过人者。享年六十六岁，[10] 戒腊四十，自号元朴子云。四代师，字公弼，既返河朔，将复迎师骨以祔于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伟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窃幸与之游，昔已尝为作真人传矣，[11] 而又有兹命，是不以芜陋见鄙也，义不得辞，赈据其事状而具著焉。[12]

（《滹南遗老集》卷四二）

①超案：集"教"刊误作"数"。
②垣案：父即王守谦。
③垣案：大定。
④垣案：此语并见王秋涧萧道熙行状。
⑤垣案：不嗣法，不用改姓。
⑥垣案：金史九五作刘玮。
⑦垣案：宋宁宗庆元四年戊午，金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宋、金史均载。
⑧垣案：兼和。
⑨垣案：集仙观记言辅道即祖房孙。
⑩垣案：生宋绍兴廿一年辛未。
⑪垣案：一悟真人传。
⑫垣案：滹南遗老卒于乃马真后称制二年癸卯，先卒于萧辅道九年。

太清观懿旨碑

长生天的气力里谷裕皇帝福荫里唆鲁古唐妃懿旨：

赵州太清观① 住持道士萧辅道，实太一一悟传教真人泉裔之曾孙，继承之四叶。才德兼茂，名实相符，清而能容，光而不耀。富文学而重气节，谨言行而知塞通，体一理而不偏，应众机而靡戾。复以阐扬法事，绍述宗风，道助邦家，泽濡幽显，是可尚也。要光前业，宜

锡嘉名,用传不朽者。

右赐中和仁靖真人号,传度太一法箓事萧辅道。准此。

丁未年② 二月日。

(艺拓)

①超案:汲县有一碑内容与此全同,惟"赵州太清观"作"卫州万寿观,"后有蒙古字一行。亦见艺拓。

②垣案:定宗谷裕(贵由)二年。

太一广福万寿宫令旨碑

碑高一尺二寸,广二尺七寸,十四行,行字数不一。正书。在汲县万寿宫。

长生天底气力里蒙哥皇帝福荫里忽必烈大王令旨:

卫州太一万寿观羽升微妙大师萧抱□,道成一悟,箓阐三元,创兴太一之门,武定都坛之□,密毗治化,清(下缺)潜卫邦家,虽汉张道陵、魏寇谦之无以过也,宜追赠太一一悟传教真人,及改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宫。

右赐太一广福万寿宫

壬子年九月　日

蒙古字一行

(艺拓)

济渎投龙简记

碑高二尺三寸,广一尺七寸,十四行,行十八字,正书。

皇帝特□□□演化真常真人萧居寿奉御合□□焚香竖醮,□茶果之奠致祭于神,具以龙简投龙池。盖以□孽竖之肆凶,即加殄戮,睹太阴之再蚀,虑有□□,预致祈禳,冀膺眷祐故也。仆以摄太祝事,衔命承昭而至,因纪其实云。仍愿保兹天子与万寿以无疆,佑此下民使主持□□□。

中统四年秋九月十有八日,县令□处瑞立

宣授河南路提举学校□范讷撰

道士张道渊书丹并篆额

(柳拓)

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

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三十五行，行七十九字。正书。额同首题。在济源。

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前进士徒单公履撰

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王恽书丹

中书□工部侍郎王博文篆额

太一嗣教重明真人谢事后七十余年，① 宠谥贲临，祝册将告，其玄孙② 萧居寿与其提点张善渊相拉直弊庐以币言曰："师之德博矣，属以多故，敕命难明，今兹得请于朝。维所以表禩之者，本末未具，是殆阙然。"并以同郡王恽状，请为师铭，刻之□碑。公履曰：师行应铭，□孙又甚□□不按□行实□而铭诸：师讳道熙，字光远，本姓韩氏，其先汴州人。后唐季，五代祖银青荣禄大夫珣避汴兵，因家于卫，故著籍焉。曾祖奕山举茂材，祖勸登进士第，父矩隐德不仕，是实生师。为人英伟特达，□丰仪，眉目秀整，须发甚泽。三岁有白氏之无之辨，六岁能书。正隆间，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设教，感验灵异，□宁甚尊礼之，所在翕然从风，韩氏举家尤极敬信。师在母苦病，语□父请祷于真人。真人曰："毋恐。汝韩氏素植善根，弥月当生异子，大吾法门。可服吾丹书，无复苦矣。"及分瑞之夕，殆达如也。甫岐嶷，留养宫中，□受度为道士。未几复命以清虚大德之号。大定六年冬，即命嗣法。是时师甫十岁，以幼辞，不许，令大众悉参拜，如朝真人之仪。十有一月，真人羽化于万寿丈室，师缞绖哀痛，若在苫块。然与执事□□□丧事，哭踊之节，缞麻之数，茔域之制，遣奠之仪，与其葬虞时日，率截然不少然，观者咸嗟异之。既窆，师乃具仪法升堂，大众以次就列，有门弟子芊道省、刘道固等，即问师它生云何贤圣，同稽首求颂。师走笔批曰："明月清风大德，颇讶愚人未识，切切问吾为谁，只是从来太一。"嗣法之始，众以其幼，颇少之，至是悦服，咸属心归向焉。由是风声远逮，自济东及于海壖，门徒日增，无虑千万矣。初，真人谓灵章宝箓，率天神护持，宇舍偪仄，□陋无以妥安神灵，命中央起台为坛屋，其户牖悉以铁为之。师乃构缔层阁，宏大壮丽，逾于先训，揭以灵章宝蕴之名，凡佩箓授符，进阶锡品，率于是乎在，观望尤耸焉。□于纹原建朝元观，□石纪祖师功德。□综练之余，兴创葺理，殆无虚岁，若堂殿房寮，门庑台观，下至于厨库馆廨，门人鸠匠受工，悦若子来，初无告命之劳，登登丁丁，已整然轮奂矣。十年，③ 师始十有四腊，门人李悟真者，造请何为仙道，师曰："汝当迁矣，奚问为。"李殊不悟其旨，明年，李一夕不疾而□，□车□□□棺者如执虚，开视之，维从中一白鹤飞去，余衣衾而已。众愕然，始悟向云迁者，即仙也。一日，师忽谓左右曰："吾教始于是川，固已东渐于□矣，然旦夕当洋溢京师，汝等可趣治装从吾行。"未几，世宗诏求海内名德主持天长观事，师幡然应诏，从行者几数百人。提点孙公始以□□为忧，不数日，□□之民，陆挐川舟，坌集于门下。其道尊德至，人感而化若是者非一。及陛见，特加优礼，时大定十四年也。明年，辞还。后四年，往赵之太清观，适境内旱，州郡遍走群望不应，遂祷雨于师。乃书飞雷救旱符一道，□静几上，□州佐以下，嗣咒水伏符□，比还，

雨盈尺许，岁赖以熟，迄今赵人能道其事。二十二年，兴陵梦师朝谒，仪观甚伟，寤思之，征至内殿，问以摄生之道。对曰："呼□吐纳，以靳斋余龄，此□灭山林□□□□者之所□，不可□于为道。陛下圣德天覆，宇内晏夷，含气之类，莫不咸若，惟当信执厥中，嘉与天下，同享太平之福。摄生之道，无大于此。"上嗟叹焉。及还，宠锡甚渥。二十六年秋，师密谓门人萧道宗曰："吾门□□□此不可久处，当遗美后人，吾将遍礼名山矣。然门徒数万，继今传后，不可乏人。揣其纯粹廉洁，介然有守，无逾王志冲者。"遂集大众，醮祭祢庙，畀以传代宝箓，曰"君太一第三祖"也。仞铭所□法具云："有德辅□，□□□欤。敬之慎之，永保教基。"遂去不知所终。师风仪□爽，德宇纯粹，乐与贤士大夫游，谭玄论道，造极精微。道藏之外，兼通经史百家之术，善属文，动辄数百言，深入理窟。字画□□，有魏晋间风格。尝□题画象云："来自无中来，去向无中去，来去总一般，要识其间路。"其达如此。乡里有老疾不能自存者，率一人月给缗五千，前后近百人。有贫不能举其丧者，为具棺椁衣被葬之乃已，其乐于振□又如此。至于□□度程□□仪物注措云为之际，一皆有法，虽古能吏不过也。而又精严法象，通贯神明，度厄愈疾，德用有不可胜言者矣。五代师居寿温淳衍博，戒净明通，足以冠冕大方，纪纲玄统，为一代人天之师。神山神游，莫名窆在，奄歹未备，责其在予。越乙卯春，具大招之礼葬师衣冠于祖茔之侧，礼也。④中统三年，乃具其事状请命于朝，特追谥重明真人号。昔太史公撰次六家之要者，道家之名，历代因之，无□以□静玄□为体，祈禳祷□为之用，虽□□□□□□有□□□其综真悟理，享帝禁星以为有国者祟福祈祥之地，其用则一而已。粤自四象未分，太极含用，浑沦磅礴，寓妙理于无□之中，□□朕兆□天乾知太始而萌一□之造气母□胎而启玄牝之门，一之用□矣。散而为五行，为润下，为炎上，为曲直，为从革，为稼穑，融而为群品，则流者峙者，飞者走者，动者植者，群分而类聚之，□曰万□至于□□太和，莫不各有一真之性，其原未有不本于天之一者。故一之□也，始乎辰极，其神太一，用斯显焉，实元工运化之枢，万有资生之本也。列宿之中，最尊二十八舍环于外，若三十轮共一毂者，过于□□及中央各以四十五年为率。雨临之方，宿寿吉昌，是以汉武重泰峙之祠而礼□郊祀，汴都正四维之位而报极储祥，皆所以严象纬之尊，致钦祟之用也。祷祀之礼，于是乎兴。金天眷间，始祖一悟真人是生卫郡，远□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而立教焉。本之以湛寂，而符箓为之辅，于以上格园穹，妥安玄象，度群生于厄苦，而为之津梁。迹其冲静玄虚，与夫祈禳祷祀者，并行而不相悖。然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师其二代嗣法者也，而能□□扩充，增光祢德，玄风滞□。己不居其成功，付畀得人，退守孤竹子臧之节，所谓激衰俗之颓波，隆百世之师者矣。是可铭也。铭曰：

先天之妙初无形，太虚寥绝用乃凝，肇从七曲混沌冥，数始于一含元精。幻为□□□大□，三□为□余□经，毂中其□□以并，俨如阶陛严皇扃。或时神游拥万灵，照耀下□存明征，时和岁稔消五兵，粤有真人开玄扃。帝为嘉之锡此名，一传甫尔师其承，弁髦伊始衣未胜，众谓其幼□奚能。问之□答无留停，关□妙理昭日星，四座□聪皆服膺，秘图宝箓帝所凭。矢矫云篆相回萦，佐之秘诀役六丁，捕逐鬼物祛邪狞，为世度厄痊沉婴，飞符一札鞭雷霆，化为甘泽应旱□，孰云幽□□□□。□名□德动帝庭，广成之访躬为□，一言拱默寂心铭，古称居德物所憎，愿言谢事□东溟，得人而畀道益弘，子臧高节垂千龄，维孙栽德恢家声，有美不耀于所荣。奎章宝翰乎德馨，百年潜□春□□，玄□法象融光荣，衣冠窆在

桥山层，景行敬止云与仍，兹铭不朽瞻仪形。

中统五年二月十二日嗣第五代度师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赐紫萧居寿立石

（艺拓）

①垣案：由大定廿六年丙午至中统五年甲子，七十九年。

②垣案：曾孙何以称玄孙？

③垣案：王（恽）状作十一年。

④垣案："礼也"以上，全据王撰行状。

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

碑高七尺九寸，广三尺三寸，三十二行，行八十六字，正书。在汲县。

资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下缺）

正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下缺）

昭勇将军西京路都总（下缺）

至元三年二月乙丑，皇帝遣中书左丞张文谦传旨翰林学士院，卫州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成，当有文以识诸石。臣鹗闻命谨言，臣幸得执笔隶太史，纪述事功，臣之职也。伏惟圣朝开辟五六十年，雨旸时若，百谷顺成，国有休祥，物无疵疠，天下之民，皞皞如也，实上下神祇，监观有道，所以扶持荫庇者如此。皇帝方怀柔百神，应有以咸秩无文，用昭灵贶。而是宫适成，实千载一时也。臣谨按故金待制王若虚所著一悟真人传，初，真人既得道，即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天眷初（下缺）其法遂大行，因名之曰太一教。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寻以所居湫隘，不可以揭香火斋洁之虔，乃□州东三清院故址，葺葺而庵。皇统八年，熙宗闻其名，遣御带李琮驿召赴阙，神道灵□□关（下缺）鲁之类非一。悼后①尤加礼敬，赏赉不訾，其为奏乞观额，敕以太一万寿赐之。海陵即位，得归老乡闾，于是捐金募役，以营建为事，创大殿三门，都坛云堂，凡本观区处，虽井臼之细，亦各有制。时则有太中大夫□提书□□以碑之。真人既厌世，传之重明，重明传之虚寂，虚寂传之中和，中和实为教门四代祖。贞祐避兵南迁，观亦随毁。后廿年来归，顾瞻旧基，但荆榛瓦砾而已，恻然伤之，乃涓日庀工，黾勉朝夕，既栽矣，富者献财，贫者献力，（下缺）者，削洒者，各奏其技，施施衎衎，阅廿五年而后毕。为大殿者三，曰介祉，以奉三清上圣，曰繁禧，位太一天尊，曰灵昌，位九师天尊。为坛殿者一，曰延恩。中设二坛，曰应化，曰北阴。翼两庑东西复置动察、纠察二坛，为□者六，左曰枢神、吉祥、革神，右曰枢鬼、普济、生成。为司者二，曰日磨，曰磨照。醮坛之东隅，有法水井，清冷甘洁，疗人疾辄愈，迄今号太一泉。崇墉屹乎（下缺）门后丈其室，斋谒有□，□饪有庖，至于库庾□厩之属，（下缺）截然一新。盖宫之所奠，袤百八十武，广四十武有奇，故其为宫，靖深宏敞，视它郡国为冠。岁丙午，②今上皇帝居潜邸，钦挹真风，以安车见征。既至，雍容问答，精神会合，虽葛稚川之于晋，陶通明之于齐，司马子微之于唐，未能远过也。锡号太一中和仁靖真人，仍升观为宫，③加广福二字，尊之□□□以□□员常□□□常建四师祠堂，像而事之。己未④三月，皇帝南巡，亲幸其宫，修金箓大醮。中统元年，复遣奉御安祐陈设醮事，皆以祈天永命，敛福锡民为意。二年，征至

上都，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始祖讳元升，二祖讳道熙，三祖讳志冲，四祖讳辅道，□居寿者今为五祖云。臣尝考之书，天祐下民，作之师。有人焉，出万物之表，建非常之事，卓然自成一家，使人崇奉而厌服之，决非偶然者。必上天明神，降生下土，藉名以救世。不然，何神通灵应，恍惚变化，如雷霆，如风雨，而不可测也？故□□人之夭阏也，生俞跗为毉家者流以药石之；恐人之溺嗜迷复也，生老子为道家者流以清静而化之；又恐邪气为灾，阴物为厉也，生张道陵天师以黄庭大洞之科，木公金母之号，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祖，以□□□□之。盖天师之教，爰清爰静，本出于老氏，而法之所寓，亦有天之所以生俞跗之意焉。自汉以来，虽绵绵不绝千五百岁，其间称闻人者盖寡矣。天恐其教之不洪，则不可以弘济，故生一悟真人，至是道家之能事毕矣。□□□皇帝清心省事，讳兵哀刑，所以濩育百姓之道甚备，然犹推尊道家之教，意若曰，解人之厄，蠲人之疫，福人之善良，求诸冥冥中，舍方外法门，将何所据依，此始终信敬而不怠者也。然则神之听之，宜如（下缺）圣寿无疆，子孙千亿，社稷灵长之祚，其本于兹乎！臣敢拜手稽首而献铭曰：

道家者流，发源老子，支派三千，河润九里。太一为教，宗师振起，符箓相传，中韬妙理。乃建祠宇，于淇之涘，贞祐挐兵，荐经焚毁。鹤归□□，城郭犹是，遗迹虽存，蹶蛇荆杞。恳恳中和，无为经始，肯构肯堂，贞常是似。轮焉奂焉，可谓至矣，紫极玄都，未容专美。□我国家，尊崇如此，每崇醮事，必恭敬止。天其用休，报以介祉，曰神与人，莫不悦喜。小臣颂德，无有旁□，天子万年，主盟道纪。

至元三年三月望日立石　知太一广福万寿宫事张居祐

宣授卫辉路道门提点真靖大师张善渊

宣授太一广福万寿宫首座保真崇德大师高昌龄

宣授嗣教五代祖太一演化贞常真人李居寿

□德大夫中书左丞张□□

（艺拓）

①垣案：熙宗悼平皇后，见《金史》六三。

②垣案：元定宗元年。

③垣案：宪宗二年壬子有忽必烈大王令旨改观为宫，见拓本。

④垣案：元宪宗九年。

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

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臣王鹗奉敕撰

今上皇帝之在潜邸也，雅知尊崇玄教，将修太清。岁舍己未，尝有旨禁民樵采，及使臣行军，无听留宿，以妨兴建。即位之二年，特降玺书，一如前旨。四年，遣真常真人萧居寿、近侍合剌思，命学士院撰祝文，备礼以祭。越五年，太极殿成，长春嗣教诚明真人张志敬，同左丞张文谦、侍中刘秉礼，奏乞树碑以纪岁月，从之。诏词臣王鹗文其事。臣闻命惕然，敢拜手稽首而为之言曰：太上老君无世不出，无代不崇。至于殷武丁庚辰岁，化生苦县之濑乡，谓娠至八十一年，生有七十二相，以皓首而称老子，指李木而得姓氏，其变易名号，灵

踪圣迹，前贤说之详矣，兹不敢赘以芜辞。惟前代推尊，后人绍述，或可得而言焉。秦燔诗书，汉杂霸道，玄宫崇奉，未闻肇立之由。至汉桓帝延熹八年，因帝梦老君降于殿庭，再遣中常侍左悺诣祠致祭，座设华盖，乐用郊天，乃命陈相边韶演而铭之。隋文帝开皇六年，诏亳州刺史杨元胄考其故迹，营建宫宇，敕内史舍人薛道衡作祠庭颂。唐推姓系，尊为圣祖，太宗贞观元年，敕修其宫，始给人户五十以供洒扫。高宗乾封中，亲谒道宫，追上尊号为玄元上德皇帝，宫殿坛宇，并令修创，置令丞各一员，岁时荐飨。玄宗开元三年，东封岱岳，回谒于旧宅，亲书道德二经，俾刊诸石。二十年，帝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天宝二年，制改谯郡紫极宫为太清宫也。四载，亲幸，复制降真召仙、紫微送仙二曲以迎送之，易祝版为青词，御署则曰嗣皇帝臣某，仍敕有司著为定式。文宗太和七年，宫经水潦，颇致摧毁，敕宣武军节度使李程兼充太清宫使，渐加修葺，寻复完美。宋太祖建隆元年，遣使诣祠。太宗淳化四年，遣修宫宇，建至明道元年，工毕，诏水部员外郎和蠓撰碑铭，自是专命中使监领。真宗咸平五年，遣内侍重修，增给卫士。景德二年，禁四向樵苏。大中祥符五年，遣三司使丁谓代谒。六年，躬诣，七年，复往亲奉册宝，上尊号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哲宗绍圣五年，知亳州喻陟奏诸瑞应，遣使醮谢，且诏本路转运司，凡宫宇之弊者，随即缮完。徽宗崇宁改元，诏翰林学士张商英作记，以成哲宗之志。金代累朝，尤加异数，给道士良田数万亩，复其税役，田夫野叟，至今犹能道之。此前代推尊之略，使后世向道者以考焉。若夫绍述之人，自青牛西迈，尹喜恳祷，强为著五千言，曰清净无为，曰不争不耀，佳兵为不祥，以治国若烹鲜，以驰骋田猎，令人发狂，以孤寡不谷，王公自称，推此以平天下，国家无余蕴矣。至于正心修身，二经具载，求之则有余。师祖述道德，四辅相承，率遵前轨，于是洞灵、通玄、冲虚、南华之书出焉。世衰俗薄，邪说并兴，因之为幻惑者有之，流而为诡怪者有之。天之未丧斯道也，近世有全真家出，恬淡有守，动循故辙，自王重阳得正阳、纯阳之传，培植基本，付作者六人，在处联芳，枝叶丛茂。国朝开创，征长春敷畅玄元，亲承眷眷，天下靡然向风，虽三家聚落，万里邮亭，皆知敬奉，其操守道行，阴德与太上符合，太清所以重建也。太清顷罹兵烬，复值河涡合流，向之仙宫，漂荡无余，但数千年九龙井仅得存耳。长春仙蜕，传法真常，时则有今安肃公张柔成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真常先委隐真大师提点石志玉、通微大师知宫李志秘为之经始，公亦委曲用心，拯力护持，其参佐卒伍，亦皆乐赴，仍给据并宫施地周四十里。无何厥功肇启，而真常示寂。逮吾诚明之嗣教也，承海都太子之命，敦请崇道真人张志素、栖云真人王志谨同办其事。栖云未几物故，其门人辈尤为致力，崇道则朝夕以之，始终匪懈，增筑故基丈余，间架九楹，视旧制殊为壮丽。像太上于其中，东华、文始列于左右，洞灵、通玄、冲虚、南华次之，仙貌俨然，见者加敬。虽余者未完，已足以奉香火之供，而为国朝万世祈福之地，顾不伟欤。主上圣德日新，神武电断，西平大理，东服三韩，南州逆竖，旋即诛夷，朔漠诸王，毕来朝会，分司揆务，偃武修文，此浸明昌千载一时之运也。然犹祗畏上玄，丰修严祀。是宫之建，日月可冀矣。臣待罪词林，忝承睿旨，谨再拜而铭之。其辞曰：

圣人不仁，其民淳淳，智慧一出，百伪丧真。天何言哉，是生至人，厥生惟何，涡水之滨。生而神异，绝圣弃智，居实处厚，解纷挫锐。不仕污君，甘处下位，青牛西驾，遁名避地。道德二篇，立言五千，为以无为，玄之又玄。爱民治国，万世可传，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永惟帝则，混元上德，立祠水滨，翚飞雉翼。宫曰太清，殿曰太极，仙真名县，增贲像

国。黄河汤汤，犯我谷阳，巍巍宫殿，今也则亡。兴起有数，待我时昌，诚明嗣教，继志真常。志秘志玉，先为卜筑，崇道栖云，忻然绍服。一殿告成，望之肃肃，于万斯年，为国祈福。功成匪他，崇道居多，臣不归美，如君恩何。庆源九井，福作两河，小臣作铭，以代弦歌。

（《宫观碑志》）

通玄大师李君墓碑

元好问

明昌、承安间，文治已极，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经明行修举王礀逸宾、张建吉甫、文商伯起辈三数公，官使之矣，至于道家者流，洁己求志，有可以赞清净之化者，亦特征焉。最后得通玄李君，① 天下翕然以得人归之。盖君天质冲远，蝉蜕俗外，出入世典，而无专门独擅之蔽，从容雅道，而无山林高蹇之陋，一时名士，如竹溪党公世杰、黄山赵公文孺、黄华王公子端，皆以道义缔交于君。大丞相莘国胥公，② 于人物慎许可，及为君作赞，至有百世清规之语，则君之流品为可见矣。君讳大方，字广道，世为汾西人，父以医为业。母管氏，妊十二月，梦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语动作，率非婴儿所当有者，家人异焉。七岁入道，师冲佑观道士郭师礼，学有夙昔，能日记千言。年十二，以诵经通得度，即辞师往赵城，读书天宁道院，积力既久，遂穷藏史之秘，至于六经百氏之学，亦称淹通。大定初，游关中，道风蔼然，有骞飞不群之目。讲师郝君道本，③ 名重一时，一见君即以大器许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秘箓，主盟秦雍者余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诏君提点中都太极宫事，赐号体玄大师。俄被旨以祈嗣设大醮，君严恭科禁，方士诞幻之语，未尝一出诸口，徒以精诚感通，遂有万鹤下临之应，百官表贺，文士亦多赞咏。召对称旨，又召入禁中访道。君仪观秀伟，占对详雅，玄谈亹亹，听者忘倦，章宗特敬异之。卫绍王大安初，召君驰驿诣岳渎，投金龙玉册，为民求福，赐云锦羽衣，仍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所至灵应昭著，此不具载。贞祐南渡，君还居乡邑，因自号北山退翁。莘公镇平阳，以岁旱请君致祷，车辙未旋，而澍雨沾足，时人以神人许之。壬午秋，避兵清凉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叹曰："吾行矣！"明日游骑至，拥老幼万人下山，君为门弟子元庆言："吾将安归乎。朝家以我为有道者，猥以征书见及，宁当负之耶！而辈第往，毋念我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龛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实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庆等奉公衣冠葬于某所。癸卯冬，④ 予自燕都还太原，道出范阳，君之族孙闵，持萧练师公弼⑤ 所录事迹，以墓表见属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纪寂寥，诚得吾子撰述，以著金石，传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请。"某谢曰："自予为举子时熟君名，欲造其门，然以愚幼，未敢也。幸当以不腆之文，托君以传，其何敢辞？"乃为论之，其铭曰：

处士素隐，方士诞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纲。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阳可阴，以柔以刚，千仞壁立，屹乎堂堂。虽有拱璧驷马，不失其燕处之常，巨浸稽天，一篑莫障。所谓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独有道者为不亡。望君蓬莱，海日苍凉，千年一归，裴回故乡，勒铭墓石，维以志衣冠之藏。

（《遗山集》卷三一）

①垣案：王若虚三代度师萧公墓表，曾及大方。

②垣案：胥鼎。

③垣案：集三有送郝讲师住崇福宫诗。

④垣案：一二四三，卒后廿一年。

⑤垣案：萧公弼，即太一教四祖萧辅道。

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

王　恽

师姓李氏，讳居寿，字伯仁，道号淳然子，卫之汲县西晋里人。生有淑质，沉默寡言笑，自幼喜道家之学。年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真人为师，旦夕给侍左右，进退应对，容度详谨，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戊戌岁，受戒为道士，命典符箓科式等事，箓文部帙，灵章宝篆，仙阶显职，称号广博，师装缮严整，铨次详明，大称所委。壬子岁，圣主居潜邸，驻跸岭上，以安车召中和真人于卫。既至，燕见之次，荐师才识明敏，志行淳和，请传嗣为五代祖，仍从誓约，易姓为萧，即蒙允可，赐号贞常大师，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谢世。中和人品道价，高视一世。师嗣挈玄纲，以简重坚洁，持守成规，洞洞属属，若恐失坠。及其张皇道纪，酬酢事宜，其应如响，由是徒众厌服，听约束惟谨，前人之光，曾不少佚。时卫大旱，守官致祷于师，即书太一灵符浸巨盎中，腾咒未毕，云叶肤合，澍雨沾足，致德誉日广，上闻于朝。己未春，上南巡，驻跸淇右，重师之请，幸所居万寿宫。怅真仙之倏去，喜付畀之得人，周历殿庑，询慰者久之。师敷对诚款，允协睿意，眷顾光宠，于焉伊始。明年庚申，中统建元，春正月，命师即本宫设黄箓静醮，冥荐江淮战殁一切非命者。迎奏际，阴风凄凛，若有趋赴惨泣之状。秋九月，诏赴阙下，上亲谕修祈祓金箓醮筵，翼日，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二年冬，上命禁斗于厚载门，亲诣祝香，仍赉锦纹绫帔。四年秋，遣近侍护师颁香岳渎等祠，仍赈济贫乏。至元三年，以京师刘氏宅赐师为斋洁待问之所。六年春，皇嗣请师祷祀上真，用介繁祉，受釐之余，遂赉师金冠锦服，玉佩付焉。八年蝗蝻为灾，命师即岱宗、汾脽，设驱屏法供，秋乃大熟。十年正月，就上都大安阁演金箓科仪，时春寒，赐黑狐裘、貂帽各一。冬十月，奉安真武神位于昭应新宫，礼毕，中宫衣以异制绫道服。大内青宫肇造之初，皆诏师按太一符法禳镇方所。十一年，特旨于奉先坊创太一广福万寿宫，中建斋坛，继太保刘秉忠裡六丁神将，岁给道众粟帛有差。十五年，奉旨祭七元星君于西府钟室，启告之初，期以风动所树幡标为神君格思之验，既而储皇亲临炷香，冷飔飕至，幡影飘飏，从官剑佩铿锵，肃然为起敬。明日具陈其事，上甚喜。越明年，以事辞结遁坛，命易七元斗位，圣上储皇，以师积年致祷精诚，多获灵应，前后赐与，如玉尊像、宝妆剑、安车龙杖、金银器皿等物，不可殚纪。师爰自传嗣以来，奏谥始祖曰太一一悟传教真人，二代祖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曰太一体道虚寂真人，四代祖曰太一中和仁靖真人，焚黄昭告，典礼华缛，存殁有荣焉。至元三年，以重修祖观殿宇告成以闻，蒙敕辞臣制碑，① 铺敦教基，具纪本末。复奏受保举师张善渊② 真靖大师，教门提点监度师高昌龄保真崇德大师，高弟李全祐观妙大师，范全定希真大师，及钦承玺书，护持玄门，其弘阐宗教，殊为光显。师以至元

十七年七月廿六日，羽化于西堂方丈，享年六十。[3]治命令观妙大师李全祐嗣主法席。讣闻，上嗟悼久之，储皇赙楮币三十定，仍谕中书省给威仪祖送。其年十月，遣使护丧归葬卫州汲县四门村祖茔之次。师丰仪秀伟，清修有操行，谦虚笃实，不事表襮，倔然与物无忤。而胸中风鉴殊嶒嶹也。与人交，诚款有蕴藉，所谈率以忠信孝慈为行身之本，未尝露香火余习。生平问学，不斯须离，如饥渴之于饮食。其易传、皇极、三式等书，皆通究其理。晚节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涘，宜其为圣皇挹真风，属秘祀，留宿宫禁，参预庭议。师素以忧深思远，理或未畅，形于颜色，故因方便而需德泽之庞，即询访而裨时政之阙，横覆道荫，成敷锡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叵得而详。论者谓师虽方外士，其至诚上感，盖有君臣庆会之契。古人称上士学道，辅世主以洽好生之德，师其有焉。既窆之二年，嗣教真人将以师言行请于朝，植碑神门，揄扬追报，以慰华表归来之想。以不肖恽与师乂同里闬，交且款，知师为颇详，以事状见托。谨按纲首杨某等所具行实，勉为件右，庶几太史秉笔者得以采择焉。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中议大夫治书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王恽谨状。

(《秋涧集》卷四七)

①垣案：即王鹗万寿宫碑。

②垣案：普渊至元十二年卒。

③垣案：至元十七年庚辰年六十，生金兴定五年辛巳，长王恽六岁。

堆金冢记

王　恽

国朝癸酉岁，天兵北动，奄莫中夏。明年分道而南，连亘河朔，卫乃被围。粤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噍类殄歼。初，星妖下流淇上，群儿气吐成谣，阓歌里陌间，曰“团栾冬，半破年，寒食节，绝人烟”之谶，寻罹厄，实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时太一度师萧公，当危急际，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师自河南来归，睨其城郭为墟，暴骨如莽，恻然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敛遗骸，至断沟眢井，搴蓬披塞，掇拾罔漏。乃卜州西北二里许，故陈城内地，凿三坎，瘗而丘之。仍设醮祭，以妥厥灵。游魂滞魄，薤露蒿蒿，同归一窾，棘林暮夜之号，阴壁枯血之火，荧沉歇寂，无复光怪。盖因冥荐而脱异滞之幽，依道荫而复坤灵之厚，幽明虽殊，存殁两有慰焉。而师之掩覆仁心，于乡梓之义极矣。今其封，俗呼为堆金冢，言人骨久而化金石也。每岁清明后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播，本宫为尸而祝之。六代师全祐恳予文纪其事，以昭先德。

呜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势不于戈血肉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返如是其螫哉？岂周天之运，厄会有时，中来而不可遣邪？岂立极之道，仁义迹熄，自取浚迟而然邪？岂苍茫两间，初无关系，物盛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师生平以道济众，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类如此。初师既葬，主祏之延祥观。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师惩前日河朔兵凶之惨，复以一言活万家于锋镝之下。古称泽及枯朽，矧生人乎，师之谓也。向使师遭时得位，其仁民爱物之功，岂如是而已耶？因并及之。师讳辅道，字公弼，肃

冠嗣主宗教，后加谥号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十九年龙集壬午穷腊日谨记。

（《秋涧集》卷三九）

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點张公墓碣铭并序

王 恽

道有纲纪，需人而后弘，如上承师真，下综法务，以公材吏用而开玄佐之功者，其炼师张公乎。公讳善渊，字几道，① 赵郡平棘人，生有异相，比长，言洒洒有序。父溥，尝任卫真县② 酒坊使，时太一四代祖中和真人提点亳之太清宫，溥素挹真风，日侍师于几席间，沾沾然而喜曰："吾儿知所于托。"遂参礼为门弟子。中和人品高迈，道价重一世，与游者公卿贤士夫，一动静语默，皆中伦虑。公亲炙既久，日有所得，与之俱化，若时雨然。岁壬辰，河南大兵，公与中和隔离者久之。既而闻师北渡，税驾于赵，乃奔奉焉。师忻甚曰："奔走疏附，吾宗门有人矣。"即令知太清观事。丙午夏四月，侍中和赴太后幄殿，及见，亦沾宠眷，奏受真定路教门提点，仍赐白锦法服，命代中和颁锦幡宝香于嵩高、太华二岳，以祈福祐。时卫之祖观，兵烬后鞠为草棘，中和畀之经理，不三数年，神庭燕处，顿还旧观。壬子夏六月，复从中和北觐岭邸，加号真靖大师，改提点卫辉路道教事。甲寅岁，复奉旨致礼岳渎。癸丑冬，③ 诏天下名师赴燕长春宫修罗天清醮，公奉五代贞常真人与会。其所以致显宗教，推毂嗣师，高出众表，俾道流光阐，公力居多。己未春，上南巡，临幸寿宫，时公以疾不克朝谒，上言念旧，眷命近侍存问，仍赐御药、葡萄酒服之，病良已。故中统二年，换受宣词，有云"操持坚正，祭醮精严，随师远觐于阙庭，奉命敬祠于岳渎，已加玄号，宜焕新章"之旨。道论为荣焉。公资清峭贞干，临事敏而善断，驭众肃而有方，虽一言话，出人意表，不肯碌碌混常流中。生平熹读书，于老子最有得，故行己接物，多掇其微妙。至于祷禳醮祭，内严外办，绰有余裕。两从中和北上，洗几先物，往返万里，无不如志。尝奉旨给诸道度牒，輶驭所经，例有赆，公略无私焉，其清介远大又如此。寿七十，委蜕于太一顺事斋室，实至元乙亥正月廿五日也。越三日，陪葬祖茔之次。后八年，六代祖纯一真人，念公有力宗门，在玄士为杰出，有不当泯于后者，丐予文以识墓窾，因摭其行实而系之以辞。铭曰：

真靖受业，始于中和，荆璞虽美，器成琢磨。东瀛北渡，载造玄科，用匪其人，道将若何，公综玄务，办于益多。龙庭再召，万里周旋，竹宫咸秩，羽服云阗，尊师显教，戮力孔宣，玄纲张弛，委曲而全，道价轩轾，济之以权，千尘而下，叹其才贤。仙游有限，道情恸惘，斵石纪行，以大斯传，虽高深兮易位，尚知为玄门之玄。

（《秋涧集》卷六一）

①垣案：《遗山集》卅八有张几道炼师真赞。

②垣案：卫真县，今鹿邑县东。

③垣案：宪宗四，甲寅；宪宗三，癸丑。何以倒叙？

张几道炼师真赞

元好问

玄学为家，平实中和，静焉而不哗。孙龙田巴，其书丑车，吾知为盗夸。若夫自后而先，绝素隐之累，方外而内，无多歧之差，语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则若人之所以敦庞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遗山集》卷三八）

太一三代度师先考王君墓表

王　恽

君姓王氏，讳守谦，① 字受益，博之堂邑人。世以播种为业，致资产丰阜，田以井而计者九，桑以株而会者盖万数焉，遂为里中巨家。然阃门善良，薄于世味，奉道之心，亟若饥渴。闻太一教以符箓济度世厄，所在奔走，② 惟恐其后，君乃与其配李氏，钦挹真风，不远千里，求为门弟子。量家岁费外，悉以赢余为本宫香火供。有子曰志冲，即今太一三代度师也。师生而歧嶷，七岁出就外傅，应对进退，皆中礼度。及毁齿，善记诵，喜读老、庄等书。初君董田务于野，午憩荫下，寤寐间若闻呵喝声，见数青衣人导一童子前来，且曰："天仙过此，可少避。"恍视之无有，适师持壶浆来馌，君异而不出口，自度是儿恐终非田舍中物也。及长，父兄与议婚，不许，曰去家入道，乃所愿也，遂礼二代师为黄冠。以经明行修，得度入道士列。既嗣法席，遭遇道陵，特赐号玄通大师，君闻而喜曰："天仙之异，诚有验矣。"且曰："平生奉道，获此实报，王氏为有后矣。"享年七十有六，考终牖下，师以礼葬本县王庄里祖茔之右，母李氏祔焉。今度师敕定仙号，曰体道虚寂真人，其师真之德，灵应之迹，详见墓碑，兹不复云。六代度师全祐③ 嗣教之七年，④ 自燕命提点张居祐等以礼币来谒，且致其意曰："道家者流，虽崇尚玄默，而太一教法，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至于聚庐托处，似疏而亲，师弟子之两间，传度授受，实有父子之义焉。今三代师真其在宗门，表墓有碑，嗣法有传，可谓光且显矣。然物之在天壤间，未有无本而出者，今末有余荣，而本为寂然，岂厚人伦辅世教之理哉？敢百拜以表辞为属，幸宪使无拒。"予以师之言，诚为知所本矣，遂诺而作之表。

（《秋涧集》卷六一）

①垣案：王守谦，即虚寂萧志冲之父也。

②超案："走"，原刊误作"是"。

③垣案：此独作全祐。

④垣案：至元十七年嗣教，七年，当为至元廿三年。

太一广福万寿宫方丈记[①]

王 恽

碑高一尺七寸，广三尺四寸，二十八行，行二十余字。正书。在汲县。

夫天下之事，得人则兴，否则萎苶而不振，此必然理也。万寿宫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跸行殿，越明年，作夏屋于新宫之背，盖所以拱宸居而复师位也。方之旧制，一切充而大之，其传度之位，宾友之筵，渊默之室，高朗靖深，燕处为超然矣。既考室乃以壁记来恳。维太一教兴於金初，始祖垂创，顾虽一事，而本而末，皆有次第。其植根丰末，浚源衍派，传无穷于后者，惟恐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创灵章，诵仙品，有充类至极者。大定𠀤水，漂泛无几，再传而得虚寂，堂宇斋坛，刻期而复。贞祐之兵，烬为飞烟，四代中和仁靖真人，披荆榛，摭瓦砾，成难于易，不十年，略皆完具。其有俟而未侈大者，以徯夫后之肯构者焉。然显仁藏用，已胚胎乎其中矣。贞常师持守成业，而光扬恢扩之志，规模未竟，而夺之遽。今六代纯一师，感其如此，思有以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易而必葺者，八年之间，[②] 一新而改观，诚可谓善继善述者矣。异时真仙偕来，华表留语曰：吾之析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若尔其至，则知忻然顾谈，荡云光于广福，致嘈虚于玉室者，尚有重于此者乎！然道修为教，有体有用，体虽具而用未彰，其为道也亦以微矣。于戏，嗣音而来者，固当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使更有所进，则拱璧驷马未足为先后之光可也。至于兴建之方，资用之费，土木之工，[③] 提点道教张居祐、尚座范全定、提点本宫事李德安实董治之。

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朔□□□老人王恽谨记。

（艺拓，《秋涧集》卷三八）

①超案：本文亦收入《秋涧集》卷三八，集题"万寿宫方丈记"，除结尾外，文字无大异。

②垣案：至元十五至廿二，八年。

③超案：自此以下，集作"主治者会计之事，兹不复云，"无提点等名及撰文时间。

清跸殿记[①]

王 恽

维卫州太一广福万寿宫，伏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赫临之盛，易常然丈室，大起行殿，迩天威而贮宠光焉。既落成，嗣师萧全祐[②] 以其事上闻，赐名曰清跸。[③] 全祐将文诸贞石，以传不朽，谓臣尝忝属太史，于法得书，乃具其本末来请。臣谨按初上之在潜也，思得贤俊，以裨至理，闻太一四代度师萧辅道弘衍博大，则其人也。于是以安车来聘，既至，上询所以为治者，师以爱民立制，润色鸿业，用隆至孝者，数事为对。上喜甚，锡之重宝，辞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赐号中和仁靖真人，[④] 冠帔尊崇之礼，前后有加。迨己未春，銮辂南驾，次牧之野。时师仙游已邈，上以隐居所在，特枉驾来幸，周览殿庑间異事丈室，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钦悒真风，怀思不忘，且从五代嗣师居寿之请也。及登大宝，复降玺

书，追宠师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学，知变通，向朕在潜，与之同处，何音容乍远，冠履遽遗，殊用怅然”之叹。[⑤]居寿等以遭际圣明，显异家教，[⑥]其临幸之荣，又为前代希阔之遇，顾惟丈室罔称渊跃，思丕御天之构者，念兹在兹，[⑦]继承诏住斋之斋宫，致有待而未逮焉。逮六代度师全祐既主法席，首以继述先志为切，始克丕建，实至元廿三年丙戌岁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桷，孔曼且硕，藻栋文榱，龙鸾[⑧]交映，内拱寝居，寝居穆穆，中辟应门，应门锵锵，玉宇开于前，[⑨]方壶翊于后，苍官钜竹，俨侍左右，其宏丽靖深，宛然帝者之居。望云就日，奕奕动色，于以焚修颂祷，仰介万寿无疆之祉，其于贮宠渥，广敬恭，报恩德，而图不朽者，亦以勤矣。载顾载瞻，中外咸若，辚辚焉如听属车之音，肃肃焉若睹羽旄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炜煌，何啻振碧霞之孤风，为郡国之盛事也。臣以为自昔圣帝明王，崇玄重道，以万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过体尚玄默，企慕真纯，载其清净，跻民寿域，扩充无为之化耳，如轩后访道于崆峒，汉文受经于河上是也。以今方之，越光显有加焉。异时史臣有铺张洪休扬厉无穷之美者，因述以求圣皇睿意之所在，其于斯宇，亦将有所取焉。[⑩]

至元廿五年戊子岁，夏四月廿有五日谨记。

（《秋涧集》卷三八）

①超案：此文艺风堂有拓片，但漫漶不清，故以集为底本，校其异同。碑题“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王恽奉敕撰，集贤侍读学士中大夫臣刘赓奉敕书，正议大夫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臣王复奉敕篆。大德二年五月初一日，宣授希真大师太一教□点赐紫臣范全定、太一承化纯一真传度太一教□祖赐紫臣萧全祐、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仪司事臣赵秉温、荣禄大夫守司徒集贤□使兼□史宅事臣阿剌浑萨理同立石。”碑高七尺六寸，广三尺，廿五行，行七十一字，正书。额同题。

②超案：“全祐”，拓片均作“全祐”。

③超案：碑作“大起清跸行殿”，不言赐名事。

④超案：碑在“中和”上有“太一”二字。

⑤超案：碑在此上，尚有“何龙□稠叠先后眷顾有如是者哉”一句。

⑥超案：碑作“显异宗教”。

⑦超案：碑作“□复一日”。

⑧超案：碑作“金碧”。

⑨超案：碑作“玉墀临于前”。

⑩超案：碑无撰文之时，以下作“臣王恽百拜而为之记”。

洺水李君墓表

刘因

君讳守通，字彦诚，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从太，宋靖国间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洺水，爱其风土衍沃而占籍焉，遂为洺水人。高祖惠明，中武举，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节度使。曾祖智静，避靖康之乱，隐居不仕。祖德迁，娶刘氏，生君之考通元，读书有立志，动止以礼。年五十即断家事关白，就太一翁受道箓，开别第以居。娶张氏，生二子，长守进，君其次子也。君资乐易，与物无忤，喜施予，善谈论，能言汉唐五季事历历如数目前。

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数为州郡所推择。及金人南徙，国朝迁诸州工人实燕京而隶邢洺者，即举君授符而总之。后以将作如制，数蒙宠赉。已而不乐曰：是身可役役于是邪？遂委符归乡里，岁时会耆老故人相与娱乐，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无疾而逝，葬武道镇先茔。娶景州处士刘从直之女，妇道母仪，乡邑以为法，㉒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长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中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适千户任某。初，东瀛先生萧炼师公弼有重名，所与游皆当世名士。今上在潜邸，屡以安车征之，至则待以客礼。其前后条对惟及治道，而所荐举亦皆天下之选，盖奇特之士，厌于世故，而以方外自隐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弃家师事之。今以学识清修，先赐号观妙大师，再加纯一真人，深为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顾焉。二十五年春，纯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请于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两世贵显，后渐卑下。爰至先考，方图远绍先业，寻又弃去，而以乐终。今全祐老矣，虽两被玺书，而奉祠宫观之秩甚隆，复不能追及先世，又旁无支属可以后吾亲者，思所以慰吾亲，惟有旌纪丘垄之一路耳。平昔愿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辞。"呜呼！吾纯一托迹玄虚，既老而能不忘其亲，虽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于是益信东瀛为奇特之士，而其门人之所观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为叙其始终，且系之辞，以识吾纯一之悲焉。曰：

天开兮地辟，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几。亿万传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干兮，如干而枝。前既有承兮后当有滋，惕焉伤哉兮而息乎斯，禀世短长兮厥初不齐，不淆以人兮乃天之为。稽伯阳之所崇兮曰生与慈，彼绵绵其不辍兮由段干而胶西，物与道以为体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纯一之超诣兮知反本之当悲。渺黄鹤之翩翩兮过故墟而徘徊，抚长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静修集》卷十七）

大上清正一宫圣旨碑㊀

碑高五尺六寸，广二尺六寸，分四截。正书。在安阳。

长生天底气力里皇帝圣旨：道与随州城县镇村寨达鲁花赤每、大小官员每、去的来的使臣每：已先底圣旨里：脱因、也里克温、先生、答失蛮，不拣那个，大小差发休着者，天根底祷告祈福祝愿者道来的圣旨体例里。彰德府咱每的上清正一宫有的李大师为头先生每根前，太上老君的道子休别了者，告天与咱每祝愿祈福者。为这般上头，把着行踏的圣旨与来。这先生每的宫观房子里是他每的，使臣休下者，铺头口祗应休要者，地税、商税休与者，这的每田地水土，不拣是么东西，拣那阿谁休倚气力夺要者。这的每休道有御宝圣旨道呵，俺每圣旨根底别个底没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更不怕那甚么？圣旨俺每的。猴儿年六月十四日，开平府有的时分写来。（以上第一截）

长生天底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城子里的达鲁花赤每根底，管军的官人每根的，管民的官人每根的，军人每根的，过往使臣每根的，民户根的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每，除地税商税，不拣甚么休当者，告天

祈福与者莫道来。如今依已先圣旨体例里，除地税、商税外，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当者，告天祈福与者莫道。彰德府有的上清正一宫，洞渊普济广德真人王一清的徒弟、通玄大师文德圭，把着行的圣旨与来。这的每宫观里房子里，使臣休下者，铺马祗应休当者。地土、园果、水碾、解典库、浴房，不拣是么休夺要者。这先生每，有圣旨莫道，没体例的事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么？圣旨。猴儿年七月二十八日，上都有的时分写来。（以上第二截）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的、军人每根的、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的、来往的使臣每根的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克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者莫道来。如今依先圣旨体例里，不拣什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者么道。这彰德府有的敕赐大上清正一宫住持的纯静抱一辅化真人文德圭、崇真源道玄应法师太一嗣师刘道真根的，执把行的圣旨与来。这的每宫观殿宇里，他每房舍里休下者，铺马祗应休与者，田产、池沼、水土、园林、碾磨，不拣什么他每的，休强行夺要者。这的每却道俺有圣旨莫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什么？圣旨俺的。鸡儿年二月初一日，柳林里有时分写来。（以上第三截）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铸金象物，古闻不若之驱，蕴藻荐芬，上有克诚之享。咨尔光□演道通妙法师、本宗三代宗师、太一嗣师刘道真，□标霞室，召应飚车，行乎世祖之渊衷，祀复汉家之懿典。姑射所居无疵疠，漆园之语可征；壶翁以术役鬼神，玉府之符斯验。灼著祈禳之效，允惟众庶所推。雨暘屡应于雩坛，妖异莫逃于犀烛。正一五雷之法，自南土既克阐于芳猷，太一五福之位，莅中央尚丕承于灵贶。特颁异数，庸进仙阶，赐号演道妙应玄一真人、本宗三代宗师，主太一祀事如故。主者施行。

大德三年五月　日（以上第四截）

（柳拓）

①《安阳县金石录》：四层称太一嗣师刘道真，“行乎世祖之渊衷，祀复汉家之懿典”云云。《元史·释老传》：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丕其教曰太一。四传而至萧辅道，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以老，讲授弟子李居寿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此碑称太一嗣师刘道真，亦其徒党也。又云“祀复汉家之懿典”，即指太一祠事，而史皆佚之不书。碑在今西关白龙王庙墙西，据所载，为上清正一宫，盖元之遗址。世人久无知之，遂致方志疏漏，可慨也。

大都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记

王　恽

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萧公，以仙圣所授秘箓，创太一教法于汲郡，俾后命之驱逐鬼物，愈疗疾苦，皆获应验，事迹惝恍，惊动当世。一悟传之重明，大定间召住天长观，尝入禁中，论道称旨，宠赐甚渥。三代虚寂师以道价擅重一时，泰和四年，太极宫初建，命师主焉。其四代东瀛子，即祖房孙，讳辅道，师人品峻洁，博学富才智，士论有山中宰相之目。大元壬子岁，应世祖皇帝潜邸之聘，占对称旨，上以有道之士，特隆礼眷，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宝冠锦帔副焉。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①玄谈粹字，有不能忘者，诏五代度师居寿至

京师，特建琳宇，敕额太一广福万寿宫，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粮之给，一出内府。逮今承化纯一真人全祐，继奉祀事十载间，以受业者众，国之经费日广，坚辞廪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议，祷祀重事，供给所需，不可阙也，全祐谦抑之请，亦不可违也，良田果植，隶大司农者，量宜颁赐，置为恒产。遂赐顺[②]之坎上故营屯地四千余亩。复虑未臻丰赡，元贞改号，[③]岁七月，哉生明之二日，上御神德殿，平章政事、领大司农臣帖哥等言：宛平县京西乡冯家里，隶农司籍栗林，丛茂川谷间，以株而计者，约五千数，若尽畀全祐，庶几资广道荫，永昭祀事。制可。全祐荣被恩贲，乃自诠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缮性，归洁一身，何以仰答恩私，有广开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岗环抱，主峰面其北，下毖寒泉，泓澄碧潋，旁地衍沃，可引灌溉。既奠厥居，中构正殿三楹，像事玄元九师，祖师、真官二堂位其左右，前翼两庑，下至寮舍厨库，莫不备具，四周缭以石垣，前启玄门，榜曰太一集仙观。工既讫功，以不肖猥同井闬，[④]且承乏太史，求文诸石，昭示来者。若稽载籍，如元魏之寇谦之、李唐之司马子微，皆以道术昭著，显蒙宠贲，史臣屡书特书，于以见山林处士，裨赞治化，延昌鼎祚，不以独善为高，时君世主，钦挹真风，优加礼遇，不以崇高为大，千古而下，光贲简册。今纯一师操履贞固，精严祭醮，至蒙两宫眷顾，而图报之诚，惟恐不及，是观之建，特其余事耳。其感遇之盛，与前世同谈而共美者矣，是可书。大德元年九月望日记。

（《秋涧集》卷四十）

①垣案：宪宗二年壬子卒。

②垣案：顺州也。

③超案：集"元"下原空。垣案：元贞元年乙未。

④垣案：然则全祐亦汲县人邪？

青岩山道院记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

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秋涧王恽谨记并书题额

卫冀太行东麓，山形迤逦，自南运肘北闯，其间峰峦欹断，如巨灵初辟，望之俨然而峻秀者，苍峪也。循峪北骛，越苍池，山愈深愈雄峻可爱，泉洌益清，而驶望东北约行十余里，抵青岩山足，岩壑尤美，四顾皆崇山茂林，列峙环拱。其东南有洞府，轩豁层崖，上宽广丈许，邃四五十步武，其中泉水泓澄，深叵测。岁春仲二日，洞出光怪恍惚，泉水涌溢，漂浮尘滓澡泻山谷间者一昼夕，岁以为信，土人[①]曰水帘洞。山藉之以清，物资之以润，清润之气不特散而为烟霏翠霭，郁而为良材灵药，铜锡玉石之美，必有卓异幽隐之士，炳山溪之英灵，增景气之胜概，如广施神，志存恤隐，阴主苍岩，唐甄济隐居兹山，至远迩化服，分死完节，不污禄山。近则四仙清修道行，留颂委蜕，不谓之炳灵增胜可乎？洞侧道院，即四仙栖遁遗址，山空人去，石砦云荒，独一殿岿存。至元三祀，为全真学者李志和始睑处石磴，以修复为己任，劚巖堙谷，展托庵地，除梗补罅，寔为坦陆。重构玉帝殿洎东西两庑，山灵位

聚仙亭，下逮庖湢门屏，以楹而计者三十数，仍改塑四仙锁骨。中统初元，太一五代师居寿奉命投龙牒玉简，衰时之对，以昭景贶。厥后阖境旱暵，郡长吏来祷，车甫旋轸，甘澍霶霈。逮志和修复增宏，郡民□于水霧沸日，少长毕集，愿伸瞻礼，乃盛储偫，人具醉饱而归。于是苍峪胜迹，灵奕一方，而游观嬉乐，亦复承平之旧。府僚冢韦国井君德常，嘉师勤瘁，为主张资藉者甚力，及来京师，复以兴建记文为请。予郡人也，不敢托衰老辞。切尝读金华洞天记，中土山林名胜不载于仙籍者尚多，惟苍峪为天脊，左戒奥区，去郡里余，②一牛鸣危峰叠嶂，环绕郛郭，盘礴风烟，秘藏灵异，幽隐之士，代不乏人，亦洞天不载之一也。由志和扩而大之，其名固亦佳矣，然以遗迹考焉，尚有未尽者。今广施有庙，四仙纪行，而甄公大节，虽传卓行于唐史，发幽光于韩笔，在山中故事独乏旌纪，子归能屋而祀之，俾后之游居者灼知景仰，审夫出处大义所在，以勉志节而砺薄俗，则子与志和名迹附丽前贤，共兹山而传于无穷矣。井君曰唯。③

大元大德三年岁次己亥夏五月望日　卫辉路总管府判官新授同知镇江路总管府事井德常立石④

（艺拓）

①超案：《秋涧集》卷四十作"俗呼"。

②超案：碑原作"去理郡余"，据集改。

③超案：集在此下尚有"大德龙集己亥上巳日谨记"。

④超案：拓本在此后尚有小字四行："东至白帽门，南至仙人堂，西至桃峪口，里有醉仙踪，北至风门子，四至已里，尽属景龙观。云梦山水帘洞记。"

太清宫铭并序

碑高六尺一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五十二字，正书。

集贤学士大中大夫宋渤文并书

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王恽篆额

金熙宗朝，一悟真人萧公持太一之教，能接对神□，鼓舞一世。始起汲郡淇水上，人向之若景星卿云。有大弟子曰杨君太玄，独深传秘箓。皇统中，有以真人道行名捡灵应昭著闻者，诏征至，上章敷对合旨，留居禁中别馆，令率弟子辈偕，俾咨访也。既枝王亮用弑逆立，真人恳辞衰老，径归淇上。谓太玄君气岸弘峻，局宇重厚，遂举太一法属之。自是道价张炽，传门弟子遍远□。大定中，得赐号曰妙化真人。太行之阳有卓水，林壑清美，岩岫幽茂，太玄屡往游瞩而爱之。规作道馆，拟栖杖屦，乃买田庀材，启宫室一区以像三清，以息云侣。环以修竹，带以长溪，尽□然仙境也。毕手之日，谒于一悟公，得扁曰太清。卓水去汲上不遥，太玄之意，初以迩参师席云尔。一悟公他弟子以千数，其翊教嗣法，□业之隆，皆莫敢聚行。拟年八十，无疾而逝，门人瘗于丈室之后，治命也。贞祐兵兴，民居例毁于火，独太清无尺椽坏。岁癸巳兵定，嗣一悟法第四代师、中和仁靖真人自柘城来，度河抵汲，更复太一万寿宫，访求一悟公时故事，及散亡诸弟子，乃遣道士黄全福往守太清香火。

时惟易代，太一徒侣无几，罔有知是法者。中和公以英毅文雅之质，行之以清修严洁之操，往还皆一时缙绅，屹焉为学道者津梁，烜赫赵魏间，于是人复见一悟之世矣。逮演化贞常真人嗣主法席，以太清岁且久□弊于风雨者，更加撤治之。益购山庾食徒侣，园池竹树，加盛昔时。择有道高洁之士迭主之。至元癸巳秋，大雨，观之外门毁，今承化纯一真人令提点教门事范全定复往葺治。倾者植，缺者圬，败者易，汗秽者丹垩之，内外用工十五六。益买地植产至倍三四，收入丰腆加常岁。更新阡令藏道士之亡殁者，迎太玄柩寘之中央，为此观第一世祖。大德三年冬十一月，全定请书兴筑之始，及六世师修启之实，刻之石。予为之铭，令童子洛诵之，以无忘前人之勤。铭曰：

其山人泉清且猗兮，灵□□府于焉依兮，有博大士德巍巍兮，伟以布衣雄一世兮。惟道惟德爰超诣兮，夫然所以万乘际兮，五君翩翩公和渊兮，清淑之气锺固然兮。有大弟子曰太玄兮，长松谡谡修竹矗兮，流溪汤汤光华玉兮，千□万古青霞郁兮。世俗谀辞非不伝兮，顾兹萧氏难为文兮，爰述九歌以声容数君之勋兮。

大德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观提点刘德宪、知观李德□、副观□德诚立石

宣授守诚翊教演法大师太一教门都提点范全定

（柳拓）

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行状①

王恽

师讳道熙，字光远，本姓韩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银青荣禄大夫琦，自唐季来隶于卫。曾祖奕山举茂材，祖勃进士第，父矩隐德不仕，度师其仲子也。师为人英伟，眉目疏秀，丰下，美须髯。三岁识字，六岁能书，栖心教法，俨然注萧门二叶之望。金正隆间，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设教，上动人主，所在翕然从风。韩氏举族清修，师母阎，尤极信心，深入法海。既孕苦病，父请祷于真人，真人曰："汝韩氏素植善根，当产异人，且昭阳报。然将来必佐吾法门，可服吾丹书，以安胎息。"久之，母感异梦，既寤，师生，果禀奇相，充闾之气肃如也。才免怀，留养道宫，受度为道士，复先训也。再命而受清虚大德之号。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于万寿丈室，师缞绖哀戚，如丧考妣。于是相宅兆，具葬仪，及殡，整整有法，纲而不紊，观者咸嗟异之，时师甫满十祀耳。既窆，师乃陈宝箓法物，具香火升堂，以二代嗣事谕众。有门弟子芈道省、刘道固等，思有以大厌众心，稽首求颂，且问师它生云何贤圣，师即走笔批曰："明月清风大德，颇讶愚人未识，切切询吾为谁，只是从来太一。"众遂耆服归心焉。九年，朝廷歆其行异，敕立万寿额碑于本观。是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矣。初，真人谓灵章宝箓，率天神持护，遗命起台中央，上为坛屋，铁作户牖，庶几神灵游居，有以妥安之。师乃扩充真训，尊光图箓，缔构层阁，制极壮丽，揭以灵章宝章之名，岁时醮祭，为众生进阶之地。复建朝元观，为祖师坟原道场，仍植丰碑，表襮景行。不数寒暑，内外修治，轮奂中度。师直以德教感化，曾声色不动，门人子来，如趋父事。十一年时，②师殆十有四腊。门人巨鹿李悟真者造请何为仙道，师曰："做仙佛不难，只依一弱字便是尔。"曰："弱者道之用也。"悟真既授旨，辞还。师曰："可速还，汝当迁矣。"明年李不疾

而逝，殡七日，形色如生，及圹，举棺蔑如，开视之，从中一白鸽③飞去，余衣衾而已。众始悟师旨当迁者，即仙也，其慧悟如此。一日，师曳杖逍遥，谓左右曰，吾旦夕欲驰四方，可趣治行装。已而世宗诏求海内名德④宗主天长观事，师遂幡然应诏，不閲月，户外之屦满矣。师密削疏聚精以备储乏，既而秋旱，京师物涌贵，提点陈公者请行化畿内，师曰："君休矣，吾已办之。"或者疑焉，不数日，陆辇川舟，坌集于门下，众服其几沉物先，德博而化，时大定十四年也。明年春，辞还乡里。后四年，复住赵之太清观，适境内大旱，众祷雨于师曰：今蕴气隆虫，愿垂慈请命上帝。师曰：若等宜先竭诚遍走群祠，不应，当以吾法行之。越三日不雨，师乃书飞雷救旱符一道，张净几上，复咒法水数石，令州将已下，人酌水沃符毕，雨即来矣。行未竟，雷电雨且尺，岁赖以熟，迄今赵人能道其事。廿二年，⑤兴陵梦师冠履上谒，寤思之，遂征至内殿，问以摄生之道，对曰："嘘噏精气，以清虚自守，此野人之事。今朝廷清明，陛下当允执中道，恭己无为而已。"圣躬为之兴礼，及还宠锡甚渥。廿六年秋，师忽思栖真岩壑，因密谓萧道宗曰："吾门众万数，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王志冲而已。然志冲特纯精廉洁，可属后事。"遂设大醮，告祢庙，畀之传代秘箓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及铭所付法具云："有德辅德，天孰可欺，慎之敬之，永保教基。"居无何，弃几席谢去，或问安所之，曰吾将遍礼名山，与心君作天游耳。遂去，后不知所终。⑥师丰仪潇爽，德宇冲粹，博学善文辞，动辄数百言。乐与四方贤士大夫游，谈玄论道，造极精妙。书画娇娇，有魏晋间风格。⑦尝自题画像云："来自无中来，去复空中去，来去总一般，要识其间路。"其明达又如此。生平好振施，养老恤孤近百人，人以镪伍千月给为率，死乃已。贫者丧不能举，衣被棺椁，为俱具之。至于持行法箓，捕逐鬼物，风声肃肃，除治户庭间，殆古之能吏。然精一之诚，贯达幽显，降度之功，洋溢一世矣。师之玄孙某，以贞常温裕，为五代人天之师，⑧服膺先训，追远盛德，心藏不忘，越乙卯⑨春，具大招之礼，葬衣冠于祖茔之侧。今皇帝登极之三祀，光崇玄化，贞常师以祖德范围，请谥于朝，⑩追赠嗣教重明真人。噫，道家者流，其术固以多矣，而太一之法，辅行世教，有不可胜言者。其鸿灵幽秘，变化叵测，通彻神明之功，几于上下天地，把握阴阳者矣。然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一传而至，推广悉备，若真一人，弘衍博大，继志述事之善者也。翰林修撰兼国史编修官王恽状。

（《秋涧集》卷四七）

①垣案：徒单公履萧真人碑，即据此行状撰。

②超案：碑作"十年"，行状误。

③超案：集作"白锡"，据碑改。

④超案：集作"名僧"，据碑改。

⑤超案：集"廿"作"共"，据碑改。大定廿二年也。

⑥垣案：大定廿六年丙午遁去，与大道教张清志同。

⑦垣案：陈寅恪言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

⑧垣案：玄孙当为第六代，然此指第五代。

⑨垣案：乙卯，宪宗五年。

⑩垣案：贞常李居寿，至元十七年卒。"今皇帝"，指中统三年。

故太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碣铭并序

王　恽

君讳矩，①字某，其先为大梁望族。曾祖琇，五季时官司谏，以银青荣禄大夫致仕，避地北渡，遂占籍为卫人。祖奕，②大观末举茂才，数为县有声。父渤，金初登进士第，有文采，终获嘉令。君自少以疾不仕，资慈祥，家故饶财，心乐施与，凡亲旧贫窭，里丧有不克襄事者，至倾刮囊箧以赒其急。或者来谢，曰非初心也。乡党以长者称。天眷间，太一始祖真人以神道设教，远迩向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君举族清修，信礼为尤至。香火之奉，虽寒暑风雨，不爽厥德。已而君内子阎，以嗣事为祷，真人篆丹符令吞之，且曰："汝家积善久，当产异人。"既诞师，果有奇表，真人目之曰，他日辅兴吾教者，此儿也。甫免抱，即留养道宫，三岁识字，七岁善书。既长，仪观秀伟，慧悟绝人，批答辞章，捷若影响。由清虚③师主盟法席二十余年，辅兴之言，有充而至于极者，今追定仙号曰太一二代嗣教重明真人。由是而观，韩氏一门之积，其来固远，以有是子而论之，君之德概可见矣。虽年甫中寿，师易韩为萧，至于克荷玄纲，光隆教本，在韩宗亦为不朽。君既殁，重明躬葬君于四门里祖茔之次，母阎氏祔焉，礼也。六代度师全祐，顾惟传嗣之重，猥及余末，于何以图报，维是师真所从出者，其潜德幽光，表而铭之，中心庶获少安，乃以刻文来请。师于某祖妣妙清君，列叔父行，④义不可辞，遂叙其世次而系之以铭，铭曰：

作善降祥，长恶得厉，在理必然，随感而至。赫赫韩宗，德显河卫，衍庆及君，淪而弥沦，俟著而发，乃生异人，异人伊何，太一次祖。提挈玄纲，鹏骞凤翥，庇及本宗，光隆丘土。松柏萧园，连岗接武，神格仙游，有来容与，风驾云轩，同翻共驭。纯化追远，归厚来昆，泝流寻源，以表道根，勒铭墓石，永贲四门。

（《秋涧集》卷六一）

①垣案：韩矩即萧道熙父。

②垣案：道熙行状作"奕山"。

③垣案：清虚即道熙。

④垣案：恽之祖妣，道熙之侄女也。

凝寂大师卫辉路道教都提点张公墓碣铭并序

王　恽

师讳居祐，字天锡，世为汲郡人。父道用，居乐善东北坊，以茗饮为业。师早失怙恃，兄居仁，训育有方。甫长，嶷立如成人，然向慕玄风，亟若饥渴，思得大宗师依归，以果其腹。岁壬辰，天兵下河南。时太一四代度师，自柘城北渡，应大将撒吉思请，主新卫昭顺圣后祠。居仁举家崇奉，遂命师为门弟子。居无几何，度师北迁，住赵之太清宫，以师童侍有年，谨敬不怠念焉，遂度为道士。俄命掌观之廪料，出纳详明，俭而中礼，曾无撮龠之误，度

师称其能。时卫之祖观兵后毁废扫地，度师遣提点张善渊诣卫兴复，且请师以佐葺理，允焉。师为戮力从事，小大之役，率以身先之。既而张侍鹤驭北觐，营建事师独任之，不十稔，坛殿斋室，下暨庖湢库厩，井井一新。己酉①春，中和真人还卫顾视，喜其得人。己酉②冬，中和升寂，师办易葬事，焦劳为多。丁巳冬，以事召赴行殿，劳归，襦衣币有加。还，贞常真人以师贞干有节，命知宫事，继升充提举。中统三年，上遣使植碑寿宫，师复趣办，不逾其素，于国事有光。至元十九年，六代纯一真人嗣主法席，以师道行纯粹，勤恪有功，言于朝，宣授凝寂大师，卫辉路道教都提点。七年间，道流推服，教门增重焉。廿六年二月五日得寒疾，再宿，谈笑而逝，及敛，予临视，面如生，吁亦异哉！享年七十有二。越七日，提点范全定等葬师于四门里祖茔之侧，礼也。师为人乐易，无机械，苟有过，须向之人而无惮于改，不然，咽若有物所梗。其历事三师，③前后五十余载，护道服勤，始卒德不爽。纯一真人以予乡曲故，持状来谒铭。因忆十九年冬，予寓大都道宫，④适师与会，宵永无寐，兔灯炉火，尊俎谈旧，尝及万灵坑⑤事，悲事故之无常，悼逝者之如是，凄然动华表归语之感。故师每岁例清明后一日，丐敛酒肴楮币等物，斗量车载，展祭冢次，以慰乡梓冥漠之魂，惟恐其心之不尽也。其于存殁两间，亦追远归厚之意也欤。是可铭，铭曰：

太一设教，幽显两通，凡曰云为，须人乃崇。猗欤张公，德度冲融，致身福地，逢教之隆。敦兮若朴，发之天衷，寂不俗绝，劳而有功。师事三叶，罔异初终，一朝委蜕，为报何丰。祖垠之东，万柏葱茏，陪葬其侧，若堂有封，镌铭表石，永示无穷。

（《秋涧集》卷六一）

①垣案：元定宗四。
②垣案：当作壬子，宪宗二年也。
③垣案：四五六祖也。
④垣案：太一宫。
⑤垣案：万灵坑，疑即堆金冢。

大元投真龙简之记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七寸，十九行，行二十六字。行书，额正书，同题。在济源。

延祐二年乙卯冬十月，上示星芒，下儆銮御，圣天子、皇太后省躬警诫，已布殊恩，特命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张留孙，玄门掌教真人孙德彧等，于大都长春宫设建金箓普天大醮，列位三千六百。肇自十二月十一日，凡九昼夜，事已告成，寻遣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李倜，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蔡天祐，赍持宝香，玉刻符简，玄璧金龙，敬诣济渎灵源投真。丙辰春二月，甫达祠下，初七日庚辰，恭建清醮六十四位，中议大夫怀孟路总管韩谊同修祀事。翼日投真玉简金龙，青丝玄璧。日已东升，天气霁朗，水光澄澈，游鱼洋洋，瓶罂枕藉，币帛纵横，余无所见也，书以示共事者。本路经历谷温、济源县达鲁花赤教化、县尹刘弘敬、主簿徐杖、县尉赵胜忽儿，越三日立石。府吏林贞、王信、县典史于天民与焉。

提点孙道远、覃道应、吴道默、张道亨、王道深
张天祐镌

（艺拓）

周天大醮投龙简记

碑高二尺一寸，广一尺六寸，十七行，行二十三字。正书。额正书，同首题，在济源。

泰定改元甲子之春正月，诏玄教大宗师玄德真人吴全节，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嗣教七祖蔡天祐，五福太一真人吕志彝，正一大道真人刘尚平，玄教嗣师真人夏文泳，率法师道士几千人，修建金箓周天大醮于大都崇真万寿宫，为位二千四百，昼夜凡七。受釐之日，天颜甚愉，重封香币，遣太一七祖真人蔡天祐，承德郎郊祀署令马怀吉，捧刻玉宝符，玄璧龙纽，驰诣济渎清源投奠。五月初三日至祠下，醮祭如礼，质明沉龙简于水府，礼成而退。郡守臣嘉议大夫怀庆路总管李德贞、奉议大夫孟州知州刘士冕、怀庆路知事苏让等咸与焉，谨记。

济源县尉权县事禹邦献
泰定元年五月　　日立

（艺拓）

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

陈　基

至正壬午，予客京师，而拂郎之马适至。其龙髯凤臆，磊落而神骏，既入天厩备法驾，而其绘以为图，传诸好事者，则永嘉周冰壶。道士张彦辅以待诏上方，名重一时，然冰壶所作，论者固自有定论。至于彦辅以解衣盘礴之余，自出新意，不受羁绁，故其超轶之势，见于毫楮间者，往往尤为人所爱重，而四方万里，亦识九重之天马矣。此卷乃其最得意者，俯仰八九年，复于顾仲瑛氏处见之。追怀畴昔，信为增慨。韩文公有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吁，世岂惟无伯乐哉，虽欲求如彦辅之图写俊骨，亦不可复得，仲瑛其可不宝而藏之乎？

（《夷白斋稿》外集下）

嵯山太玄观记

碑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廿行，行四十一字，正书，篆额同首题。在嵯阳。

嵖阳县教谕张世杰文并书丹

中奉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王思诚题额

按太平广记云：天地不交，阴阳未判，其气杳杳冥冥。从元始立太清之独，明钟气之正理，开天地之本根，化化生生，实太上所由来也。论其妙术，莫测其蕴，有无虚寂，精英自若，迨轩辕而下，历代帝王，咸遵其通，发现昭明。至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以之山林原野城廓京镇，凡修行是道者，莫不峻宫设观，殚其壮丽圣明，显应理之感于人者深矣。又云：道在先天之上，后天所化，而民莫之知也。生无姓氏，所号道者，老子之强名也。兹太玄观者，金季以来，嵖山有焉。仍因天兵南渡，栋宇焚毁，基址犹存，吾宗师石守清，触热冲寒，手胼足胝，开剗荆棘，垦辟田土七十余亩，渐寖生理巨足。约会乡耆，协议而诺，壮者助力，富者助资，其弥月而功成也。如翚斯翼，如翻斯飞，吾祖师捐己财，绘彩圣容，俨然南向。又于山东麓下，经营云堂二座，正房斋堂三间，卜立林域，栽植枣果，俾生者有所资，死者有所归，非祖师所治，焉能至于斯。元皇崇道，招延天下有功行之道，选祖师为太一广福万寿宫提点，性行纯笃，罕有及者。以之次祖马守祥踵续其后，受玄门宗师掌教真人统诸路玄门之主。夫道明者，乃守祥高弟也，貌仪端伟，通明圣道，呼吸阴阳，蕴蓄清和，流俗之污，脱然无累。不殖货利，不迩声色，向善避恶，乡人服其德道，皆依其行。自弱冠簪发住持，有增无废，州县崇重，丝毫不犯，非有德者能于是乎。亦受神仙大宗师法旨，本州提举，后复为本宗提点，谥曰希玄崇仁孚真大师，荣赐金襕紫服。同门弟进明专祝圣天子万寿，晨昏不废，一日而叹曰：“豺獭皆知报本。吾祖师创业于前，今若不光扬其德，后世弥远，星霜岁接，孰知我祖之功哉！”故踵门累请。跻山视之，右有二神之庙并列山阳，一曰府君，二曰昭烈惠应侯，郡县官民，祈福祷雨，莫不顺应。虽无崇峰峻岭，北连岱华，南接凫峄，东枕洸水，四顾幽然，真神仙所居之境。道明袖出其状，稽首前曰：“其德弗敢自叙，赖文以载之。”予曰：儒者之道，则尝闻之，玄门之事，予所未闻，既应其诺，知不能辞，忘其固学，姑记太玄观略尔。

大元至正丙申中秋八月吉日

马道明弟高进明等立石

羊山石匠蔡世安刊

（艺拓）

（四）正一派

万寿观自然先生赞碑跋

右碑赞，乡旧皆云昔在山侧，屹然存立，时迁事改，遂致湮□。今于本地崇善之家，得昔日所印其本，其文非常碑也，因再翻于石，以垂永久。

大定二十一年正一盟威法师李□□立石（《怀庆府志》）

（《金文最》卷二四）

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

碑高二尺九寸，广一尺七寸，十七行，行二十七字，分书。额同首题。

皇帝光嗣天下，六年于兹。凡东夷西戎，莫不砥属。惟南方未服，故外略未遑息而内治备谨，补偏救弊，寖以治安。虽帝德广运，亦皇太弟忽必烈有以启导之也。上深惟亲亲尊贤之义，岁丙辰，诏开府于岭北滦水之阳，筑城壁，营宫室焉。王恭承明命，乃经界疆理，申画郊圻。将树板干之日，乃下教曰：兴是大役，天地神祇宁无触冒者乎？遂命上清大洞法师王一清作醮五昼夜，昭告上帝。复命一清及府僚李宗杰以金镂盒持香导以宝幡，藉以重币，于五岳四渎投金龙玉册焉，礼也。秋七月乙卯，甫及覃怀，境时方旱暵，即甘澍优渥。老稚马首捧舞欣忭，皆曰：此贤王惠我之雨也。丙辰，抵清源王之祠，翌日质明，一清等盛服端肃以入，即事庶官济济，各中其度。三献礼成，阴云解驳，冷风清驶，神其悦喜，肸蠁来格，次即龙池捧献如礼，已而获赐履之贶，以答贤王之诚。感应之理，灼然可信。昔者周公以介弟之亲，作新大邑于洛，肇称殷礼，咸秩无文，是则今日贤王之举，其亦法周公之遗意也夫！噫，开平既立矣，而今而后，土地腴沃，风雨时若，民不夭瘥，物无疵疠，贤俊坌集，翊赞皇朝，享亿万年金城之安，其肇本于此矣。是所以有望于明神者也。

王府士东鲁王博文记并书篆额

从行礼者长春宫提点訾志滨

宣授怀孟长官冯汝戢立石

（柳拓）

大元易州豹泉创修玉泉观碑铭并序

碑高五尺八寸，广二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一字。正书。额题"大元易州豹泉创修玉泉观碑"。

里人太宁居士敬铉撰

王秉彝书丹篆额

夫道犹水也。水之于地下，无适而无水，其循环往来，无有首尾，深乎不见其源，远乎不见其终，注焉而不满，不知其所以往，泄焉而不竭，不知其所以来，涵浮乾坤，震荡宇宙，世咸赖之以生，此水之为大也。道之在人世，无往而非道也，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生天生地，无古无今，人日用而不知，此道之为大也。然而水必至于海始可言其大，人必造于道亦可语其大也。夫水之出地，皆由泉之始达而然，初或溢于山，或出于泽，而有或涸或竭者，有物湮塞之也，其或为川为河者，疏导之也，疏导之而不已，然后放之于海。世之在道，皆由人之能弘，初无有同，亦无有异，其或违或背者，己自暴弃之也，其或为贤为哲者，己能充扩之也，充扩之而不已，然后同归于道矣。彼坎井之蛙，笑鹏之鹌，乌足以识此。盖太上之道宏阔，以为汗漫而不求，以太上之教玄微，以为溟涬而不进，望其微澜而边者多矣。

吾乡在辽宋之世，虽有山居之庵院，其名曰观者亦罕矣，今数处有之，岂非道必待人而弘邪？其教始自龙兴观增广之，征之迁史，吾夫子见太上有犹龙之叹，岂非犹龙之教自此而兴乎？自粟邑元命王真人有祷回滑水之功，和光刘真人继有治水之验，正真王真人复有致雨苏旱之迹，今又传一派于上清玉泉，了真亦复传派于太清，道大弘矣！吾乡距城二十里有村曰豹泉，二泉夹林园而出，有识者过之曰："此胜地也，当有道缘，上为国家祈福，下为郡人结缘之所。"有本村镇抚马晖、郭成闻其言而韪之，乃诣龙泉观恳请于正真真人，乞别立观。真人允之，及有本村兰香者，愿施己地而为之，且施幼男永于此观出家求道，礼中和大师祖善义为师，训童名曰定童，后复训法名曰从蕙。有法眷虚静大师王善学、前易州威仪许善朴、纯义大师于善化、职箓法师刘善元、宁真大师刘善鉴，于是同鸠工董役，涓日虑材，梓者斤，杇者墁，陶者瓦，肩相摩于其庭，不日而成。建三清殿于其中，斋堂于其西，厨舍庵庑于其东，至于真官堂，一无不具。驾梁飞瓦，如虹如翼，如鳞如云，翼以列庑，缭以崇墉，焕乎新宫矣。本村耆老实赞成之，次有从蕙房叔兰庭玉、姑父刘琛见观地窄陋，遂将观西祖业庄窠地八亩，状施本观为主，观地乃大，且改豹泉之名为玉泉。考之山海经，玉乃水之精也，且无物絜于玉，是以名其观。书来求铭于仆，义不得辞，乃按其来状而书之。其元命、和光、正真祖仙，凭香火以祈天地，假符水以起疾疫，具载于太清观碑，故不得复镂陈之。乃铭之曰：

地之出水是处同，其源皆由泉始通，或竭或涸湮塞故，为川为河疏导功，疏而导之能不已，放于大海俱徂东。道之在世亦由是，其教必藉人为崇，用而不知益暴弃，修而能弘由扩充，扩而充之能不已，同归于道何冲融。吾乡道观旧罕立，即今数处成琳宫，虽由道果默扶拓，亦自人力能兴隆。此观马郭始创议，实藉兰香拜其童，庭玉刘琛虑窄陋，复施己地地乃

丰。二泉灵液出左右，群木清荫罗西东，数亩林泉环福地，一坛星月摇仙风，胜缘经营虽众力，中和修饰实多庸。变豹为玉泉盖絜，以水喻道流实洪。回河元命法中维，和光治水蹈其踪，远达道源来此中，传流为谢磻溪翁。太上教法真犹龙，诸师江汉来朝宗，来亦无始去无终，永与道派流无穷。

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玄德大师前易州道正刘从坚　知观郭从员　李从正　宋从志立石　范阳李荣刻

（碑阴道众题名）

易州豹泉玉泉观

中和大师传授正法提点教门事住持本观祖善义

纯义大师于善化

虚静大师王善学

易州威仪许善朴

职箓法师刘善元

正一盟威法师张善纯

宁真大师刘善鉴

浮真大师教门提点王善明

具戒道士解善闻

明真大师守座刘志永

玄德大师前易州道正刘从坚

守纯大师提举院门事郭从员

具戒道士刘从德

仁义大师副提举李从正

通真大师表白道士宋从志

具戒道士王从吉

具戒道士张从仁

三五都功法师湛然子陈明诚

前知署李道荣

知院门事知观李道泉

具戒道士刘道刚　知客道士刘道永

管库道士张道恕　诵经道士郭道果

三五都功法师崇诚子刘道成

具戒道士李道源　具戒道士周道可

具戒道士王道和　都讲道士李道隐

监斋道士张道瑞　直殿道士李道兴

具戒道士郝道明　具戒道士李道用

具戒道士李道柔　庞兴童　刘道心

时来童　时兴童

于玉童　张山童

赵云童　　　　张奇童

门人奉先县瓦井村通真观

达妙大师文志通　　知观白道素

真宝大师威仪牛道忠

具戒道士卢道和　李道充

徐道默　　　　李灵童

杨宝童　　　　李兴童

黄山虚白庵

宗主大师刘志清　于道渊①

（艺拓）

①超案：碑阴共分三截，此为第一截。第二截为在城官僚士庶，第三截为本村、流井村等道众，均不录。

九宫山重建钦天瑞庆宫记碑①

赵孟頫

九宫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与人境绝，多寿木灵草，幽花上药，荟蔚蘙薈，蒙笼蔓延于其上，清泠之泉，喷薄飞流于其下，盖游仙之别所而栖真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祷焉而雨旸时，祈焉而年谷熟，故宋人筑宫而严事之，其事则司业易公之记可考矣。己未江上之役，兵既解而宫毁于盗，冲隐大师封君大本与其徒思复于古昔。拾瓦砾，除蓁莽，度材鸠工，作而新之。乃作妙应之殿，殿西南向为渊静之居，东为方丈殿，南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阁，阁西龙神殿，东为藏室，皆南乡。阁之南为仙游之殿，又南为通明之殿，殿西为西庑，庑西为道院，其东亦为庑，东庑之东为斋厨仓廪，庑南为天声之楼，县大钟于楼中。楼东西面又为道院，庭西东面为朝真之馆，中庭为虚皇之坛，坛南为碑亭，亭南为三门，门东为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门之南为华表，其东西皆属以周廊，门南为壶天之亭，又南为天上九宫之门，合数百间。皆雄杰壮丽，俨若清都，缥缈靓深，疑出尘境，虽仙灵之宅，阴有相者，亦不可谓非人力之极致也。当封君时则有若某某同其劳，封君既老，戴君继之，最后得法师罗君希纮某某成其终。由封君以来，历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数，然后毁者复完，废者复兴，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养生之田，鼓钟幕帟，供张之具，视昔有加焉。至元丁亥孟頫奉诏赴阙，始识法师罗君于京师，而又与余同邸舍居。久之，以记为请，不得辞，乃叙其事而记之。然余于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废先儒之说，以正谊明道为心，令议者不得以迂阔而非之，则斯文当日新，庠序当日兴，子衿之刺不作矣。岂惟是哉，使天下之人，农工商贾皆不坠其先人之业，各善其事，则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坏家毁屋者哉？余于此重有感焉，故并书使刻之石，后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难者败于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兹山之田皆已复其租矣，衣食于山中者，盍以思庶人帅子若弟终岁勤动以供赋役，而吾乃得优游逍遥，茹疏饮水，以自乐其道，宜何以报帝力哉。罗君方以道术受知圣明，其必有以也。

（《松雪斋集》卷七）

①《湖北金石志》卷一三，在通山县，至元二十四年赵孟頫撰。按《方舆纪要》：九宫山，县东南八十里，广八十里，高四十里，相传晋安王兄弟九人避难于此，造九宫而名。一云山自下而上，高峰九层，故名。又云山来自南岳、长沙、九江、庐阜九十九峰之数，千岩万壑，崎岖盘折，奇胜非一。宋张道清住此，建钦天瑞庆宫于上。记言"己未江上之役"，己未，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古宪宗九年，呼必赉渡江围鄂，破临江军瑞州时也。

重建冲天观记

沈多福

仁知不能一其性，全其乐者为难；势愿不能兼其力，成于久者非易。山林也，皋壤也，其成也毁也，其乐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穷岁月之力以役于物为，役于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岂所以为道乎！百姓不知于日用，儒者不离于须臾，而况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观于山而千岩竞秀，有重玄之理，临于水而方派同归，几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邪？冲天观者，旧创于吴兴之别墅，水国风高，白苹秋老，与鹭朋鸥侣相期于浩渺间。先祖师蓬山孙公、菊岩龚公、清溪周公之志也。愿烟未勲，劫石倏迁，城郭是非，几类华表之鹤，尘波清浅，无异蓬莱之舟。舍其旧而图新，去诸远其即近，则大涤山之门户，有若天开萍水，路之往来，居然云集。虽与规规尺寸于廛闬间异，然地非不广袤，求其四平如砥者绝少；材木非不胜用，亦安能神运而鬼输。高者夷之，卑者廊之，榛者辟之，洼者盈之，其为力岂不戛戛乎尤难，后之人是门而游目，登斯堂而坐啸，揖白云而邀素月，谈何容易哉！凡为工若干岁日，为费若干缗粟，姑志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于将来之子若孙，是所谓愿也，非势也，故系之以祠曰：

大涤之山兮峨峨而高，大涤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涤之林木从拱把至于蔽翳，虽濯濯非昔比，终能自拔于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篑之劳。呜呼！据梧而瞑，杖策而遨，孰观此身，以道自名也，当如肯堂之构，无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无不具，大无不包，肤寸扶摇于羊角，一勺膏润于毌毛。故凡积以岁月而毕备者，宁能缺然于一毫。世之所谓伦理，道之所谓功行，与愿力有一或缺，于天地间，罪将焉逃？赞皇公云：毁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孙。所愿呵护之力，却厉鬼于山左，移文之灵，勒俗驾于岩坳。金石未泐，言必行，行之必远，诚不能不望于后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记。

（《大涤记》下）

重阳庵题字①

张与材

十方大重阳庵（正书二行，字径一尺）

大素□□广大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书额。（正书，款在左）

吴山福地(正书，字径六寸)

齐公后人黄中氏洛阳宰逊□施财刻石，摩崖纪胜。(正书、款在右)

青衣洞天(正书，字径六寸)

全真派下□□□□□山□□□张□材建立(正书，款在左)

(《两浙》卷一八)

①《两浙金石志》卷一八：右在吴山重阳庵摩崖。按庵始唐开成间，韩道古结茅以居。元大德间，西川道士冉无为重建。道书，天一为阳，而清又为阳，故日重阳。天师广微子张与材为题字云。《元史·释老传》：元贞元年，与材嗣为三十八代，袭掌道教。时潮啮盐官、海盐两州，与材以术治之，遂息。此即其题字时也。《画髓元诠》：与材字国梁，号薇山，别号广微子，封留国公。

重建洞霄宫记

家铉翁

道为三极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见其外，细入毫粟而不见其内，生阳生阴，神鬼神帝，陶熔千圣，橐籥万象，不见其迹。是莫大乎天地，此道撑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极，太极本无极，撑拄乎其上，无一瞬之或息，故日天柱。充塞乎其中，无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呜呼！为天柱洞天之说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众妙之门乎！夫天有形，道无体，以无摄有，谁为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纳大，谁司之邪？天柱即大易统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宁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无疑矣！夷考往谍，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非鳌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黍宝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间，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余杭大涤山洞霄宫为三十六洞天之一，与舒州、寿阳天柱为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异神秀，不可殚纪。汉武立馆候神，历晋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礼奉采谨，代生高人，主张斯道。咸淳甲戌腊月，不戒于火，千础皆灰。会世运更革，归化圣朝，山中诸老，合力营之，既底于成，为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郁攸荐作，一夕复尽，四众环视，于邑太息。提点宫事一山郎公如山，提举宫事桂林舒公元一，毅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惧，宣言于众曰：吾将新之。取木他山，运粟他所，叶心集思，鸠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筑大殿，以及余屋。元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丽，照映林谷，神运鬼工，殆不是过。朝家钦崇，护持视昔有加，既成，嘱予为记。予辞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于前矣。天中有天，盖终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极无上，是为三境。境虽三，清则一也，又三其三为九，名虽九，清则一也。学道之人，炼阳消阴，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万形而不坏者乎。"遂笔之记。

元贞元年岁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学士中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家铉翁记。

(《大涤记》卷下)

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

张伯淳

余在词林，与玄教宗师张真人过从甚稔，于南来黄冠师多所接识。有能言洞霄之事，由曩岁甲戌逮至元甲申，经劫灰者再，其间兴废支倾，栽培扶植，顿还旧观，郎师之力居多。暨余得告还里，始识师笃厚乐易者也。以大德丁酉十一月五日蜕簪裳，其徒杨君清一叙师生平所历，及际遇两朝光宠之盛，而请铭于余。辞不获则为考其状。师讳如山，字鲁瞻，自号一山，世为余杭望族。高曾而下，隐德不耀。父必闻尝阶迪功郎，里称善人，师其季子也。生而嶷尚不凡，于玄学有契。甫七龄，父命礼山中杨刘二先生为师，卓然群儿间。少长读书敏悟。年十四，被寇祸。十八任本宫之务，所行不类年少，耆旧无异论。宫为名山，道流云会。先是租入薄，赡众苦不足，知宫事孙君请于县官，给祠部牒，以其资买田阳羡，既得上腴，复辟田莱为良畴，植无穷之利。是役也，师躬督畚锸，日衍月拓，岁计以裕。宋宝祐间，官给琏川田入宫，盖当戚里所久据者，官不能平其讼。有职于宫，相顾瑟缩，师毅然请行，晓以理义，豪家钦听，遂有其业。年二十，赐紫衣总教大师，主澉浦岳祠龙德观。己卯岁，以众举充通真斋高士、崇真观开山住持。寻充浙西道判、太一西宫同都监。前住持有献宫田于官者，师力诋其欺，而旧物以还，至今赖焉。乙酉升本道道录、洞霄宫提举知宫。明年奉香入觐，奉天语款密，然非其宫事一不及。拜大护持宠命志蠲宫门租赋，至渥也。升本道道教副提举。元贞初元，钦被圣旨提点住持洞霄宫兼管本山诸宫观事。明年，宣命肆颁。师自以暮景荣逢，欲入谢，非筋力所逮，俾道录君诣阙下。承恩劳问，视昔有加，不缘恳祈，特赐官锦金衣一袭，余锡赉有差。道录君亦钦受宣命为杭州路道司，盛事惟师声望行业积而后成。宋内廷承应，非遴选不得与，师表当时。国朝金绮法服，正一教惟天师、宗师得受赐，而师衣被之，凡皆同衣所不及。其孝义果敢尤出天性。师祖凌君，中年苦目眚，寝食动止皆须人，师于药饵必躬至，烹饪澣洒细事，不以为惮。岁时归奉二亲，志与口体咸极其养，终丧哀毁尽礼。宫田隶常之宜兴，当乙亥冬，乡民倚衣负租，莫敢过而问，师勇往耆处，佃不敢逋。既而夜渡太湖，风起浪涌，中流摧樯失柁，覆溺在俄顷。舟人相顾失色，师了无遽容，惟以二亲年高为念，风亦随定，不减谢安石浮海雅量。群从寠弱者咸使之有家，前后葬不能举之丧亡虑十数。每慨兵火之余，有不得以考终及无后者比比，设黄箓大斋，按科普度凡八十名，多肸蠁之应。先是，游洞霄者自杭来凡三舍，刍饭扉屦，无可于资。师捐私橐买赵氏故第，易建龙德通仙宫祝两宫万寿，延四方衣冠之士，道录君实提点住持。庭宇森爽，花竹秀野，至者如归。师晚厌尘喧，将于此终老焉。而数不能逃，享年七十有三，入道六十腊，生以乙酉十一月二十日，葬以大德戊戌二月一日。临安县灵凤乡栖真洞山之原，其兆也。师孙十人：胡宗老、范天祐、章振文、吴贵德、胡仁、方水、丘浩然、杨继玄、张舜申、王之瑞、常逢吉，皆单传。余闻晋许君迈，家世士族而不慕仕进，又未忍违亲，即余杭近地立精舍，尝曰山阴南至临安多金堂石室之胜，时一还家，不废定省，与右军诸贤为世外友，其事略与师同。师则庶乎身被五福者矣。铭曰：

洞天六六大涤一，中有耆庞为时出，虽更世缘义而质，事苟利公躬靡恤。内行洁修威仪秩，冠年遇知在禁密，晚岁际逢当今日，金衣特赐恩光溢，二师之外罕其匹。身章世守罔敢失，嗟嗟年龄逾七秩，积丰报啬理莫诘，栖真洞山安且吉。

（《养蒙集》卷四）

崇正灵悟凝和法师提点文学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

张伯淳

余初入词林，与秋岩先生陈宜父为世外交，其纵谈三千年宇宙间事，亹亹忘倦。酒酣为诗文，意生语应，笔陈不能追，有谪仙、贺监风致，高古处可追陶、谢，类非烟火食语，今已矣。夫遗文有沙漠藁、秋岩藁、西游藁、朔方藁。余承恩再入，吴师成季以建康教授张君特举诠次事状请铭。按状，师名义高，宜父其字，生于宝祐乙卯九月。幼颖悟，年十二作赋曰能。十有七，负笈四方以畅其学，独慕汉天师教，走信之龙虎山，拜今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真人于上清正一宫。真人器之，命礼其孙李仁仲立本为师，遂得道法，且与儒业有进。冠年，著道士服。至元丙子，江南始附，三十六代天师赴阙。既还山，而大宗师留中。师至自龙虎山，日左右之。岁在辛巳，裕宗皇帝抚军，诏以师从。后七年戊子，被玺书提点洪之玉隆宫。寻应召以宫事付其贰。又三年，晋王在梁邸，追改晋封，镇朔漠，师悉从行。皇上初祀，大宗师所领大都崇真万寿恢拓加壮，制授师崇正灵悟凝和法师、本宫提点。元贞初，史馆纂修世祖皇帝实录，下郡国访求事迹。王邸异师文学嘉名，以其事属，得编摩体。明年冬，复从王觐，锡赉甚渥。大德改元，王就国，仍载之后车。越二年，请以其徒代，得还。至开平，次桓州南，道病增剧，无言端坐而化，时己亥六月二十有九日。阀有隐君子自号曰渔隐，于君为考，外氏欧曰澹庵、耐轩，皆负能诗声，学有渊源哉！其在朔方，浩有归志，以渔隐君故，痛不逮养，犹幸得请，力疾奔程，遽尔霣越，谓为太上忘情，则道未始去孝也。大宗师命即其乡葬渔隐君。余谓晋许叔玄入道，时一还家省亲，既终后亦羽化，师以之。传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宗师以之。夫道本乎自然而虚心，所以求道惟其然，是以胸中无固滞，学不劳而旁通百家，用于致雷雨、役鬼神，于卜筮推步俱有大过人者。盖万善由虚而集，至于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神气可忘，形骸可堕，何身外物之足计哉！师之轻财乐施，固其余事。然则身不必寿，为善不必名，而有不朽者在。弟子云来相属，余以诚制授崇玄守正冲道法师、镇江路道录、紫府观提点住持，何恩荣、吴全节制授冲素崇道法师、南岳提点、加冲素崇道玄德法师、提点崇真万寿宫，成季也、孙益谦、冯道原、季奕芳、毛颖达、夏文咏、冯志广、薛廷凤、陈日新、张嵩寿、张必正、上官与龄、舒致祥、张嗣房。先是钱塘王寿衍一见吻合，度以为徒，制授灵妙真常崇教法师、杭州佑圣观提点住持。制授隆兴路道录，提点玉隆，即师所举代，今袭其职。向归葬龙虎时，道于杭，余尝为文以酬，则于铭不可以荒陋辞。铭曰：

道匪可名，儒斯能明，集焉以虚，充焉以盈。坐而役鬼神，显而致雷霆，麾斥八极，模写万形。信笔行墨而泉涌，返观内照而白生。及乎参象数，先吉凶，盖洞究而咸精。用于世

而不器，世胶胶而独冥冥。一瓢为赘，千金为轻。夫是以勿婴，乃若生事死葬，人子之大经。知亏恩坏礼之非道，则吾所谓忘情九光，前导八景，迎翩翩只鹤凌太清，龙虎云气护祖茔，去之千载视斯铭。

（《养蒙集》卷四）

集虚书院记

邓 牧

杭孟法师，字集虚，筑室苕溪上为读书地，以其字扁之。余闻老氏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知虚者万有所从集也。窍虚而风集，坎虚而水集，谷虚而云集，室屋之虚也人集焉。天地之虚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鳞介集焉。孰谓吾一心虚而不为道所集乎？然心之为物，可虚可窒，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向焉所谓集皆可得见，而此不可知。故虚者每为异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将弗集矣。一心无樊，攻焉者众，喜怒哀乐毒其内，是非得丧寇其外，欲斯须之虚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击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师不然。师儒者而寄迹道家流，为诗文咸有法度，炼玄养素，九锁山中斋居者三年。既乃为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恶之。所蓄书数千卷，将室成而藏焉。且与方外奇士游居讲习于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谓师无志于道则已，苟有志，书亦累也。比见世读书者，四方万里，无所不通，上下数千载，无所不闻，归而求其本心，则虚焉者寡矣。圣人之道，遂为绝学，可叹也。愿师悉弃所蕴于无何有之乡，然后即方寸之地，朝而辟焉，暮而涤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师益矣。颜子始好学，终坐忘，惟道集虚，盖深造自得之妙，颜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钱塘邓牧记。

（《大涤记》卷下）

元清宫记

张伯淳

元清宫者，提点住持洞霄宫事舒尊师所建也。曰山素斋按侍者何？洞霄列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隶焉，方外士于此而憩也。去余杭而卜筑于临安之锦南乡者何？师生育之地也。宫何以曰元清？师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业，合而名之也。晋史所载，临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汉末从此得道者有之。宫占胜其间，东拱琴鹤之山，西挹石镜，上接九仙天目，下连九锁天柱，南北二溪，由天目发源而合流于独山，如锦为带，山川献状，此为奇绝。余虽未涉其地，尝听师言，固已先入梦境。宫成，师踵门谓余曰："吾崎岖历落人也，自幼无怙无恃，茕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应时，吾祖也，一见即以嗣法相期。时生计最薄，若谓吾足以振起香火缘者，每惧无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学，粗克有进。职分所在，不敢卑庖廪之任。岁在丁未，被冠裳以来，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书口诵，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追归皇元职方之九年，为至元甲申，复火数矣。

夫凡瓦砾化为金碧，金碧转为瓦砾，又于劫灰之余，使公宇私室，悉还旧观。当始附时，箪食壶浆之奉，身非所顾，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虽不敢谓功，亦良劳止。其于吾祖付托初意，庶乎无负。在洞霄，自掌章表，领库事，至宫副住持，如历阶然，无躐等逾分之想。教门职任，自杭州路道录而浙西道提举住持开元宫，凡受管领道教所札授，一是前辈讲师举所知，不识媒身沓进为何事。慨念锦南故里，钓游遗迹，俨存私亲，劬劳未报，自视歉然，诿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钵所储，即故址创此道场，报本也。寥阳殿以奉三清，璇玑阁以祷祠，七政举众，仰祝圣寿，昕夕罔弗钦，祀先有祠，道纪云会各有堂，三门两序具体，逌庖湢无缺。经始于甲午岁，落成于大德己亥，栋宇藻丽，像设森严，有山可薪，园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灯之费仰田租之入。今天师真人拜祖庭，道由宫间，顾瞻轮奂，喜溢眉宇，大书今额，以镇此山。命吾开山住持，常清则提举知宫事，甲乙流传，其永无斁。初，常清与吾师孙金正韶于是荐贤输力为多，清自号玉鉴，韶号约山，韶物化久，吾将于清之次，俾周鼎传、董贵宁又嗣守焉，别为元清派，与洞霄派相伯仲而亚之。宫之金谷出纳，须洞霄提其纲。夫事为之制，乃可经久亡敝。然匪托之金石，恐久而遂泯。愿求文于执事，以图不朽。乌乎！以师所述云然，非阅历深，识虑周且远，其克尔耶！元者气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长上古而不老，统万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升真元化，后人名殊庭真馆，或以玄真，或以升元，然则合而名之之义，岂无据哉！而况陆莲纪关尹之瑞，香炉钟弘景之美，于此而致其孝思，且地胜得于不择，殆天予神授者，余故乐为之记。至若匠事计工，费为缗者若干，此常事也，不书。师丁酉岁二月钦奉圣旨大护持，越二年秋七月，钦受提点住持宣命，十二月，镇远王奏赐通明养素真卿冠简法服，为时荣遇。师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称为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讲学士奉义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伯淳记。

（《大涤记》卷下）

清真道院记

邓牧

余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锁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错，行者萦其间，前直百步外，若断无路，为锁一也。迄九锁，山势差直上，则为洞霄宫。左折为东天柱，岭西北泉石最胜曰青檀山，旧志载月窟冰壶、镜潭、试剑岩、涌翠石壁，悉在兹山尔。宋咸淳间，前知洞霄宫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诸墓在，作祠山阳。先生殁至元己丑，其徒冲逸孙法师与其孙今静逸法师舒公，辟而广之，曰清真道院。为屋凡五六十楹，而门庑殿堂，斋阁庖湢，咸有法度。松杉垂阴，花卉迭芳，白昼无声，不类人境。大门内流泉所直，则发石甃址四周若墙趾，坎为方池，畜金鲫百数，扣栏槛，悉至取食。山下飞玉泉悬瀑数仞，自是出也。岁庚子，余过舒公，憩暑于此，相与觞咏为乐。暇日登高，指余诸山，慨然曰："宫西南为伏虎岩，晋郭文举隐也。西升天坛，许远游冲举也。其下石室，唐吴贞节仙去瘗书剑也。北大涤洞，则暨子虚得道长往，与吾远祖玄同先生筑室后入兹洞以达华阳也。神仙者学，虽由内炼，亦山川之灵发之。俯仰千岁，风气不殊，诚有作者，岂遽逊晋唐人哉？奈何留连光景，醉而生梦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荣华，与化俱尽，千劫流浪，其忧无涯。何不运灵旗，孕火芝，回风返景

于寸田尺宅之间，驭气飞神于清都紫微之上，而与数君子相视一笑。若是，则内不负吾先，外不愧吾大涤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钱塘邓牧记。

（《大涤记》卷下）

冲天观记

邓　牧

两浙山水之胜最东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余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宫者，是为大涤洞天，又余杭最胜处也。未至宫数里，两山翼道，折为九锁，佳气盘郁，是以得道士若晋郭、许二真君，唐吴贞节、暨子虚、闾丘玄同辈，高蹈其间，遗迹具在。至今探幽访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锁外，有山名仁寿，气势特伟，众山所宗，然荆棘隐翳，过者莫之睹。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宫事周公曰：清溪翁得兹地，爱甚，与其徒张公汉传命工凿三面山趾二百余丈，辟为爽垲，栋宇之。先是，宋咸淳间，翁祖灵济孙先生洎翁师演教龚先生，请冲天观赐额隶钱塘者，建观雪溪上，寻以难毁。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间，事未竟干，公相先后遗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为翁法孙，竭力营缮乃完。若殿、若堂、若门庑，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闼，清流入庖厨。四山环匝，百木荟蔚，行道上者，闻钟磬音而不见观所在，住山中者，闻车马声而不见路所自。后山益峻，则迂径以陟，莳花竹待游观者，其梢平处，间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甃圆坛，可眺远，携琴咏诗，可以永日。时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轻车往来，共谈玄理，尝语众曰：“地之胜也，人居之，则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闯吾藩墙，岂不为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则耆欲不得榛莽其内，利害不得豺虎其外，岂不为山中隐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尔。大涤古洞天，兹山大涤所从发，凡居斯者，岂尽出晋唐人下。必有脱迹尘滓，飞神青冥，以不负祖师素愿所营，与吾中心所期，然后足以符冲天之意。”众曰唯。牧时过沈公法孙孟集虚，与闻于此，遂为识之。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隐居钱塘邓牧记。

（《大涤记》卷下）

承天观公据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八寸，五十行，行百零三字，正书。额题“中元水府承天观奉三十九代天师大真人给甲乙住持公据”。在安徽当涂。

皇帝圣旨里天师正一教主大真人掌江南道教事，准玄教嗣师掌教真人咨：该据项道远状告：系婺州路金华县赤松宝积观附籍道士，见充太平路采石山中元水府承天观开山住持提点。伏为道远昨于大德八年八月祗受前江南诸路道教所札付充前职，彼时为见本观大殿门厅（下缺）三清大殿一所，东西两廊共壹拾贰间，山门三间，翻盖藏殿，雕塑轮藏；修竖钟楼，重塑三清圣像、侍卫列真共九尊，至今俱已完备。至大元年，有本路施主梁敏甫等为

见本观自归附后，十方住持，更易不常，视为传舍，以致观宇倒坏，自道远住持五年中间，修造功绩，众所共见。有梁敬甫等三十三名，合词经太平路总管府□告□将本观□□二年二月十九日出给札付、照会、榜文、公据，令道远开山承袭，以后永作甲乙流传住持。奉此，道远当即镌碑立石，及披度徒弟杨怡顺、李服膺等作本观附籍甲乙徒弟，接续修理水府真君庙廊三间，装修圣像，连年工役不辍，并无□废。至大二年十二□□□御宝宝[①]圣旨充婺州路赤松宝积观住持提点，钦此。道远又呈奉前江南诸路道教所札付，令道远往来两观领众焚修，道远又行保举徒弟道士杨怡顺充承天观提举知观，师孙叶致和充副观，俱蒙江南道教所准给札付，各人祗受见职勾当。忽于□□四年四月内□□副观叶致和到官，责奉玄教嗣师掌教真人札付，叶致和看觑得该为据黄天辅状告：自幼于承天观出家，披戴为道士，礼住持陈广寿为师。大德二年，受玄教大宗师真人札付，充承天观住持，在后系刘维岳承替。天辅续奉总摄所札付差充真州道判，就于真州梯己创建朝元观，于彼住坐。在后委付徒弟陈文明承袭住持，天辅欲行回还元受业承天观，不期有婺州路赤松宝积观道士项道远□□本□□□勘黄天辅是否本观徒弟，曾无充任住持，备细保结回申，致蒙所委官监收取责词状。叶致和当将道远元任承天观住持月日，修造次第，并梁敬甫等合词陈告，乞改甲乙因依，及抄白元奉道教所改为甲乙住持札付、照会、榜文、公据等，从实供□住官□□□观之，初并不见黄天辅面目，止有破殿一所，上漏下湿，圣像被雨淋坏，倾欹不堪着目。本镇千户所官、盐司批验所官、巡盐千户所、站赤巡司务官等，每遇朔望好日，到观行香，更无立班之所，两廊门屋，尽皆倾塌，片瓦俱无。道远日积月累，□显创盖，□□□□□十六年方才完备，内外一新，殿廊门屋，各各于上俱有题梁脊记明白，不期黄天辅便生觊觎。纵使本人大德二年曾充本观住持，亦系大德八年八月未经改为甲乙以前十方人员。道远近又于真州探知黄天辅自系宁国路玄妙观受业道士，□观□□□意在搀夺道远住持，破坏甲乙成规。今来若不告乞改正，更赐出给榜文，令道远甲乙承袭住持，委实虚负历年创盖劳苦，告乞施行。得此，又准来咨，据太平路采石山中元水府承天观开山住持提点项道远状呈，亦为前事。照得至大二年二月内，前江南□□系本路附籍户计，切见本路采石镇采石山承天观系本镇军民官属士庶祝圣之所，往来舟舡祈福之地。在先观庙损坏，官为修理。归附以后，本观住持俱系十方道流，视如客舍，不复修营，以致道众散漫，殿宇废坏。大德八年蒙□项道远充本路道录，兼领承天观住持，提点本宫，极力经营，盖造祠观。后蒙□□□亦本官（下缺）未易了毕，深虑本官再任满后，仍作十方差设住持，所见不同，前功俱废。如蒙将承天观改为甲乙道观，自项道远住持以后，披度徒弟流水住观，似望接续修造，香火久长，祠观无崇，江山增重，乞施行事。得此，府司看详，如住所保□为相应申乞□□□□士民皈向，今次各处官司举保明白，准拟相应据此出给札付项道远充承天观住持提点，以后披度生员，甲乙承袭，并给公据，照验去后。延祐四年十一月内据项道远呈该见行提调本观修造工役，不辍往来，官员耳闻目见，仍恐外人不知因依，□有□□□据照验，并行下太平路照会去讫。今据见呈，参详太平路采石承天观，先系十方，观宇废坏。项道远住持以来，经营修造，不惜财力，致有本处士民嘉其功勤，状经军民官司合词申保，改为甲乙住持，经今已是十年。若照元□所令项道远依旧甲乙传袭□□□此。又据太平路总管府申备纪大有状告，系采石镇住坐民户，切见本镇采石山水府承天观，乃崇奉中元水府香火，官府致祭祈祷雨旸名山福地，本镇军民官属，每遇朔望好日，及启建天寿圣节祝愿去处，正临大江，盐

商舟车往来恢办国课，士民祈福之所，旧传系十方道士住持。归附后，十方差设，更换道流不一，并无修造，坐视观宇倾坏，废弛香火。至于官员拈香告祝，遇风雨则无立班之地，众所共知。大德八年，蒙江南道教所差婺州路项道录前来住持本宫，首捐己财，修葺殿宇，盖造庙庑等，□三清大殿至兴观业，士民起敬，大有等亦皆率助成造殿宇。缘有在城檀樾梁提举等，嘉其劳绩，列状经本路总管府举保，乞改为甲乙道观，申奉三十八代天师大真人□□所保出给札据，文榜照验，俾令项道录充开山甲乙住持提点，披度徒弟，永远传袭，札付本路照验。今经十年，修造一新，有本镇黄元富独负重塑三清圣像并侍真九尊，金彩妆銮，悉皆完备。近又蒙三十九代天师大真人札付本路给榜晓谕明白。今忽有真州朝元观道士黄天辅，不遵天师大真人所行，状经玄教嗣师真人堂下，素颇聩聩不安。大有等若不具状陈告，诚恐废弛香火，有失众望。如蒙准告备申玄教嗣师掌教真人，照依天师大真人所行事理出给文凭，付项道录充开山甲乙住持，徒弟永远承袭，实为便益，告乞施行。得此，照得至大二年正月内据本路在城梁敬甫等三十三名状告，保项道远修造有功，乞将承天观改为甲乙道观，令项道远或开山甲乙住持，有司已经由□山甲乙住持披度徒弟，永远传流，照验去讫。近又于延祐五年七月十七日，承奉天师正一主教主大真人札付，据承天观开山住持提点项道远状呈：昨于大德八年，蒙道教所差充前职，为见殿廊倾倒，香火废弛，竭力募缘，鼎建大殿一所，节次妆塑三清侍真及水府真君神像，雕銮轮藏等项，俱有成绩。以此檀樾梁敬甫等三十三名列状保明，经陈有司告乞，改为甲乙道观，蒙本路总管府准保转申道教所出给甲乙公据榜文，札付道远充本观开山住持提点，披度员甲乙流水承袭，奉□镌碑刻石。□圣旨归领蒙山，又以师孙杨怡顺改礼为承天观徒弟，申奉札付杨怡顺充本观提举知观，流水度人。见行勾当，道远往来提调，修造连年，工役不辍，官员士庶，耳闻目见。切念道远备员住持以来，经理观事，实负劳苦，诚恐外人不知因□妄有觊觎，□脱动扰□□□事无中道之废，则中元水府赖有扶植，允为便益，具呈照详施行。得此，相度承天观既系项道远先已告奉官给甲乙住持文凭明白，拟准所呈，札付本职，仍充本观开山住持提点，出给公据，令依已行甲乙度人承袭住持，告天祝延圣寿，毋致疏怠，合下仰照验施行。奉此备榜付采石承天观张挂，并下当涂县照验施行去讫。今据见告府司看详，如准纪大有所保项道远充承天观甲乙住持，实为相应，保结申乞照详。得此，照得延祐四年三月，据黄天辅状告元系太平路人氏，自幼于本路采石镇真人札付差充本观住持。后蒙道教所差刘维岳承替，天辅续奉总摄所札付差充真州道判勾当。天辅为在真州梯己置到基地一段，开山创建朝元观，香火至今，本观正殿廊庑俱各完备，委付徒弟陈文明承袭住持。天辅欲行回呈元受业承天观，不期甲乙住持等事。得此，行下太平路玄妙观住持提点王隆道委自本职从公照勘，黄天辅是否本观徒弟？曾无在先充任住持？及项道录当元申改甲乙缘由，明白备细保结回申。施行去后，据回申：差人勾唤所指承天观提举知观杨怡顺，副观叶致和亲唐本□□承天观提举比奉以前于延祐五年正月内回还浙东婺州赤松宫去讫，止唤到副观叶致和到官，取责得本人状供：项道录即项道远，系致和师父，于德八年分，充任太平路道录，住持承天观提点，替刘维岳满缺。切缘本观不□□方归附，后因住持更□□砖瓦，并师父舍衣资竭力募缘鼎建大殿，妆塑圣像，置办供器，翻盖钟楼藏殿，雕銮法轮，修造土地堂两廊外山门等屋，并妆塑水府庙、元帅官将神像，前后一新。续后本观蒙本镇军民官员士庶梁敬甫等三十三名状经太平路总管府陈告，请改甲乙住持□承行至大二年三月十九日札付项道远

开山住持提点，给到榜据付观，拟令项道远充本观住持提点，以后披度生员，甲乙承袭住持，奉此已行镌碑在观。次复蒙师父项道远将杨怡顺保申教所札付本人充承天观提举住持，致和充副观勾当。有婺州□圣旨充婺州路赤松宫提点住持去讫，往来提调本观修造是实。今蒙取问，所供前词外，致和自根侍师父项道录在观以来，并不见今告人黄元辅在观住坐，亦不知黄元辅系是徒弟，曾充本观住持。今将本观元奉教所出给□□据此本抄达在前，如金甘罪□□否本观徒弟？在先曾无充任住持？保结申来。施行去后，回据神霄宫住持綦德智等状申：从实照勘得黄天辅元系承天观徒弟，于大德四年曾充本观住持，至大德五年本人前往真州朝元观住持，于大德八年八月内有项道录充本观提点，替刘维岳满□□教所改充甲乙住持，续后披度生员，接续香火。今来德智等照勘是实，申乞照详施行。得此，今将抄连到承天观据榜似本录连在前保结申乞照详。得此施行间，今据前因看详，太平路采石承天观，元系十方宫观，大德八年项道远住持之后，兴修有功，至大□理，为此除已行下本观令项道远守职听候外，合行移咨，请照验就便依理定夺施行。准此，又据太平路总管府状申，亦为此事，如蒙照依元行，令项道远仍旧永充承天观开山住持，甲乙传袭，允惬公论，府司申乞照详施行。得此，照得集贤院奏过事内一件，节该宫观主首，若有才德兼备，修造有功，众所推服者，不以三年为限，任从久远在职，亦不得差人守缺抵替，钦此。除钦遵外，今据前因，参详承天观元系十方去处，系项道远住持修造有功，昨经前道教所改为甲乙住持，年□今次玄□□□承天观住持，大德五年本人前往真州朝元观住持，于承天观别无黄天辅兴修实迹。后因项道远住持承天观，修造一新，本路总管府及军民官司备申给到榜据，令项道远住持，以后披度生员，甲乙承袭，镌刻碑石，至甚明白。据此，除外合行出给公据付□□□天祝延圣寿，所有公据须议出给者。

承天观甲乙　印　　右据付太平路采石山中元水府承天观。准此。

（艺拓，并据《安徽》卷五补）

①超案：此处原据似钤御宝，碑用"宝"字表示。

杭州祐圣观记

戴表元

祐圣观在杭州城东隅，宋淳熙三年丙申岁所创也。越再乙未，当皇元之元贞元年，今灵妙贞常崇教法师王君寿衍被玺书之宠，来领观事。始至，睹营缮事剧，即勤励自克，完缺饰废，不期月绩望大孚。乃从遗老搜问故实，而记载之详，泯然无闻，乃愕然而作曰：噫！兹宁非缺欤？盖观之地，旧有明远楼者，阜陵尝读书其间，后移为观，以崇奉祐圣香火，为百姓祈福，仍赐今额，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馆庑徒具，而资粮不充，属杭尹若潜以时时经纪之而已。又后寿成后许以遗命拨养田二十余顷之隶仁和、临平者归观。庆元四年戊午，观始有产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栖霞何氏一区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钱塘界田原园麓二千余亩，俱以恩泽得之。然后化者有归，而食用无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庐火，观遂延毁。藉有司之力，期岁复旧。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复毁，惟门台及陆君宗补虚白斋存焉。于是陆君竭囊橐，躬畚锸，昼夜兴缮，大人长者，闻声响应，时则有若平章政事游

公，副总管张公援助为多。荆榛瓦砾中，百础齐筑，工殚力疲，而法师适来，若素后绘，若耕终亩，凡陆之规，修廊崇殿，从房复宇，罔弗周举。最后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络连，簪裳游栖，燕倦有憩，朝展有次，岁时朔望，群瞻辈趋，琅璈之音，檀沉之氛，风行雨滓，灵旂神架，阴翳闪烁，嵬嵬乎信番都之胜观，仙真之珍宅也。夫由彝之创则重劳，由今之继则倍耆，诚盍亟图之以传信劝远，爰相与斲石来请文。余惟神道设教，所从来久矣。而是观韬藏俯仰于百有余年之间，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后且十七易，及今始适遇其时而兴，又适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迹其天游神运，逍遥挥斥，自当渺八荒为一室，阅千纪如一息，去留伸缩，无不如意，而暇计较于区区名迹之短长乎！惟至于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虽甚旷达，谁能忘之？此纪述之所以不可废也。因不辞而为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记。

（《剡源集》卷六）

禹庙香火公据并重修禹庙记

碑高四尺。两截刻，上截公据，下截重修庙记。公据十行，行字不等。记二十六行，行十七字。均正书。在怀远。

香火公据

皇帝圣旨里玄教宗师志道弘教冲玄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同知集贤院道教事，据安丰路濠州道正司申备玄妙观住持潘宗野状告：本观自亡宋时分甲乙住持，自上而下，轮笄住持。自归附以来，累年□造，未曾申明换给公据。及照得涂山禹帝香火，宋时隶属本观管领，拘确香资，修造养赡。乞备申上司给据付本观甲乙住持，管绍涂山香火，保结申照详事。得此，准申，合行出给公据付本观甲乙承袭住持，依旧管绍涂山禹帝庙香火，提督修造。仍仰依期焚修，祈延皇帝圣寿，务在精勤，毋致怠慢，须议给据者。右据仰濠州玄妙观。准此。

重修庙记

涂山古名山也。禹昔会诸侯于此地，执玉帛者万国，在当时为一大都会明矣。至今禹会有村，此其验也。禹自平水土之后，功盖万世，天下后世生民俱得平土而居之，谁之赐欤？想涂山岩岩气象，禹以神功灵德，庙食此山，其来久矣。唐大臣狄梁公，天下正人也，毁诸淫祀至二千七百余所，而禹庙巍然独存，今涂山祠是也。本祠旧隶濠州天庆观管绍香火，绵绵延延，接续崇奉。洪惟圣元混一区宇，首崇道教，将天庆观名，易宠徽号以玄妙二字，壮美观额，惠至渥也。翊扶植教门，纲维道流，又实仗大宗师真人力焉。乃在大德丁酉三月，给降公据，俾本观仍旧管绍涂山禹庙香火，付崇正大师蒋士中为首看守，遵命奉行。谨模似本，白之于郡。郡守奉训谢椿，乐成其美，添力修造，又有功于庙绩多矣。揭铭揃光，千古不没甚盛事也。于是命工刻石，以纪岁月云尔。

大德壬寅仲春吉日，管军上千户倪文仲、同知郭宏、同知姚仁寿、本县达鲁花赤亦怜真、县尹杨柏龄、主簿朵列秃、典史张野助缘

儒学正吴文魁撰文

提领林应梆篆盖书丹

凝和守一大师滁州道判住持玄妙观提督庙事潘宗野立石

（《安徽》卷五）

昊天阁记

邓牧

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极之尊，御万有之众，凡天地所以覆载，日月所以照临，星辰所以运行，雷电风雨所以薄激荡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郁盘，所以流浸，生人之类所以相生相养万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经载，天地之内，自十大洞天外复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领，为天帝下府。今大涤玄盖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汉元封建立宫坛，历晋逮唐，异人代出，更为天柱观。宋祥符间又更洞霄宫。旧志所载，地望之重，与嵩山崇福并为天下宫观称首，信矣！寥寥二千余年，兴废不一。而自岁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间，再厄天变，邃馆层楼，化为飞埃，土木之兴难矣。故自大殿东西庑，斋库两堂，外力不暇给，若三门，若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营构。而相成昊天阁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师舒公元一、清修养素冲妙法师沈公多福也。是阁据四山会，屹然大殿东，高七十余尺，广五楹，跂翼翚飞，壮观形胜，昔所未有。是虽妙有玄真，渺渺乎罡风灏气之表，然神化无方，何所弗至。遐想钧天广乐宴游玉京，顾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为皇灵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犹昊天也，黄庭中虚犹所谓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虚之地，吾神来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烛，岂不能祈永命为国家太平地哉！是阁建所系甚重。副宫事高公会辰、都监宫事金公常清，咸与有力，宜书。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钱塘邓牧记。

（《大涤记》卷下）

新建南泾观记

邓文原

嘉兴之东北六十里曰秀泾，泾之南，张君全真居焉。君早以才猷敏裕发闻乡邑，中仍世故，劳形怵心，乃益慕老氏学，求所谓恬淡冲漠，离尘绝俗者。遂著道士服，即所居为道院。鸠工抡材，经度缔构，肇自至元丙戌，越十有八年，而栋宇大备，始易名大德南泾观。以地系年，示端本君上。今三十八代天师为之书。其制则中为殿，南向以事昊穹，若太乙、招摇、司命、玄武及里社之神，皆列祀于两庑。又即门东西偏，设城隍广侯祠以便夫水旱疾疠之有祷焉者。游闲静修之士，旦昼有寮，食寝有所。直北为堂曰演妙，以扬道纪。环视深广，流水四周，畦蔬于水东，库庾庖湢，各就旷爽。门外为迎仙之桥，放生之沼。堤亘东南，

植桧柏杉松，筑亭以待憩者，而表其道曰通玄。田为亩者千三百有奇。观成五年而君六十有五矣，乃嘱弟子张应珍嗣其业，而归老于知止庵，谒余具识颠末以诒来者。余曰：昔老氏为周守藏史，盖博闻多识，非绝学以为知者，吾夫子尝问礼焉。而世之学道者，乐虚诞而厌绳检，外名教而守空寂，非老氏意也。其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国寡民，可使甘食美服，虽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此岂死灰槁木，泊然遗世者所能与闻？有岩居川饮，炼真养神，窃其术以久生者，私也，而非公也。若夫喻之为张也，夺之为与也，柔弱之为刚强也，是皆矫时之弊，行道之权，而昧者欲以智数胜，益悖矣。吾闻张君达者，惜其不能以老氏之道佐政理，而又嘉其慎知止之义，与夫酣醟声利，穷老而不已者，是非相迳庭也。君事亲以孝行著，建庵墓左曰崇孝，又祠于观若宗族暨羽流信士之物故者咸在，合于老氏曰慈之旨。后之人，尚勿替张君之志也夫！君号简静凝妙中和法师，开山提点住持云。

（《巴西集》卷一）

清宁报本道院记

邓文原

汉太史公载老莱子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若孺慕，事见高士传。虽里童巷叟，皆知其为孝也。而世之学道者，遗外伦类，以从旷达，岂其旨哉？夫道莫先于孝，非孝则道无所本。圣人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今有业宗老氏而知厚其亲，凡可致其孝思者，不以生死异，吾于钱塘吴君圣传有取焉。吴君之言曰：吾亲之居介吴山之址，吾视层楼奥室，修林敞轩，常若寝食宴笑其中。自诸孤仕而分徙，吾不忍故居之易姓，则倾赀以复之。又思夫移孝为忠之道有可诚格于幽显者，故祀神以祝釐，作主以时享。斋庐庖湢，涂塈丹垩，悉更旧观，匪丽其美，处嚣而寂，宜为贞人逸士之所栖息。赡以腴田，为亩百八十有奇。既成，名曰清宁报本道院，子盍为我记之。余曰：老氏之言邃矣。人知天地之清宁而莫知其一，惟蒙庄能阐其妙曰：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一故无为，无为所以一也。余尝以为老氏之教，有与吾圣人不悖者，学者未可苟为异说以歧之。中庸言高明博厚，而又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易系传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卒归之乾坤之易简。易简即不贰，不贰即一之。动为清，为高明，而静为宁，为博厚。动静互根而物生焉。人本之父母，本之天地，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孟子深明夫天之生物，一本而夷子二本，故墨氏之事亲，不可以训天下。或曰道贵无为，今吴君之为事也，趣乎有矣。余曰：无为而不为者，道之至也，而曲士焉足以知之。吴君请书而镌诸石。君名存真，能以恬养智，不与事物撄。尝佐教事于杭，甚获休誉。玺书锡宠，号冲静纯素通玄法师，提点佑圣观。君既隆于根本，而其弟颐素与弟子蒋颐正皆克愿勤以成其志。后之人其亦思慎守勿替也夫。

（《巴西集》卷一）

先天观记

戴表元

信之龙虎山以仙著，学仙者附之而居，枝牵叶联，不可胜数也。曾贯翁作先天观于其山之南，役最后，地最僻，境最胜。其初也人皆疑之，终也人皆奇之。贯翁曰："噫嘻！吾何意于是乎哉。盖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倦游，交虽多而寡谐。以为既不愿有求于世，徒得数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师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顾便近地不可得，会有以山麓售，喜而质之，则樵者扪岩而苏，耕者焚林而畲，其艰且劳如是，而何以为居。然不敢决焉舍去，为之尽力攀陟。一睨忽然而堂皇开，突然而辅卫立，问其名，若仙人冈、尘山、台山、天应山之属，平时想像于烟岚渺没间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无动，遂乃铢累寸葺，自经始于庚寅，明年辛卯精庐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库庑、门台诸室俱成。涧径自水口甃至观前可三里，水萦萦四时不绝流，遡鹤飞台下，少东第一桥曰双清，其南曰月泉，益东第二桥有成石如船，俯瞰涧中，曰云舸。而遡少南第三桥曰桃花流水，益南又桥□□北折汇一巨池曰长生。先天观门临焉。过门益北□□□□□渠中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处□□深处陡上巍屏矗张，正与仙人冈尘山相客主曰雷坛，俯坛而西南曰云庵，曰逍遥，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复南俯一圆池曰鱼我，鱼我之顶曰天风云外，其东下曰玄圃，益下横二泉渐而瓠腹者，一瓢余流为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桥，左可以长生池也。诸名或亭或不亭，或扁或虚，大略使人游其中如循环无端。观傍田可稼者余百亩，田上山破荒发坚，悉种花竹杂果木，今皆蔚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颠末次第，诚不料得至于此，而人何以疑之，复何以奇之乎！"吾始闻贯翁贤，愿亲之。及承其言，俭而慈，静而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为仙者不择地，今所称琳馆，往往为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岩绝谷，不通车辙马迹之处。意有神物秘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贯翁之于先天，宁非是耶？请以是为记。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剡源集》卷六）

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

任士林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杀一天下，故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朴之民。以慈俭无为理天下，故天地䜣合，蔼然清静之治，宁一之风。是以天保定尔之诗，海隅丕冒之臣，所以朝夕必祝必严其地以归之。至元十三年，太傅淮安王首举杭之宗阳宫尊师杜道坚应聘入觐。师恭持瓣香，稽首上前，为江南民命昭谢圣德，天颜穆然，在廷皆称万岁。由是时赐召见，访问治道。寻被旨乘传江南，询求贤哲有道之士，仍赐玺书护持。又明年，被玺书东还。初，宗阳之建也，析以故宫遗址，凡土田之在华亭登瑞者，以赐以赉。逮尊师之还也，方堕劫灰之余，瓦砾未疏，玄坌罙集，于是规旧址，输心识，抡巨材，画堵制，搜毛树林，

甓块成阜，业且营之。人情厌事而师亦拂衣矣。师乃退居吴兴，即封禺之地，莳竹万个、木万章曰：美可材，吾志达矣。越二十有一年，是为大德八年，有旨赐玺书，起杭州路道录、住持提点宫事。师振衣出山，疏去蠹蚀，斧斤日闻，有门有墉，崇之植之，有殿有坛，级之甓之，有堂有庑，修之邃之，有庖有廪，洁之峙之。桧柏松杉，日溉滋之，池沟丘阜，日疏积之。钟鼓有节，幢盖有仪，洛诵戾止，洞歌来思。维宫贰是缮是弥，维教父是施是资，于是考制定宜，大振初矣。夫惟老子之教，立世之娇娇亢亢，屣弃富贵，芥视事功者，往往托而逃之。故呼吸炼养以构其玄，祷祠祭祀以通其神。然象帝先，强道名，意果是乎！今夫作者谈皇道帝德之盛以扬至治，揭性命祸福之蕴以开群蒙，存君臣政礼之旧以饰人心，力株宇封树之勤以被人事，则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之道始日著矣。若夫墨软而事，伈伣而食，矜厉终身，自以为不废纲常之植，闻师之风，独无愧乎？乃为铭诗，以昭大道。铭曰：

吴山之东，峨峨其宫，千楹云翼，万瓦鳞从。维久乃隆，维抑乃崇，维师之功，有祈有冲，有冯有宗。天子万年，四海会同。

（《松乡集》卷一）

杭州佑圣观玄武殿碑

任士林

北方玄武虚危之垣，声光灵异，俾有神化，是故净乐之流，祥武当之，著迹昭昭乎不可掩已。夫天生民，有欲吉凶祸福，动与知防，鬼神礼乐，相为昭布，故祷祠之事出焉。而剑履洸洸，玄纛风靡，高视下听，时游民间。不回之福，明畏之威，影响不测，有相之道，于是昭事孔虔，自邦国达。杭有佑圣观，在城东隅，昉自宋淳熙，更庆元，逾端平，迄淳祐，麓树田租，始具籍入，庭坛殖殖，丹碧斯皇，所以寅奉上帝，而玄武得专祠焉。仇君安一实经始，更十五传，陆君宗辅，手陈畚揭，且营复之。当元贞之元，王君寿衍被玺书实来，凡高居邃宇，丛房联序，赑赫冲敞，昔旷今完，登校之章，锡自尚方，纪烈之文，载在乐石，蔚为盛矣！大德六年十月，玄武殿灾，琼芳不将，几帝如失，民士惧之。于是提点观事吴君存真，抡材为倡，画堵以谋，金钱之施，踵门日来。明年五月，今住山提点孙君益谦被玺书，执简曳佩，退自珍庭，顾瞻有怀，乃究乃理。材惟坚良，工惟精硕，瓦必陶贞，石必砻密。又明年三月殿成，崇修而神灵集，整沐而视听尊，玉垣沉沉，羽卫秩秩，景福攸降，岳峙川行。夫惟玄武，禀刚正之姿，负忠孝之烈，有象在天，有灵在人，固不待祠事而尊，像貌而严，然而人心掩著之故，多娇举之辞，侈神道设教，容得弛乎？夫然则登庭之事，摈摄之民，叩齿而神存，睹容而心惕，折回邪于未萌，援正直于弗植，迁善远罪，民不逾德，固非所以昭刑政之助乎？乃为诗以永敬事。铭曰：

紫微巍巍帝清穆，若有人兮树玄纛，长剑陆离佩苍玉，手提天关履地轴。搀枪无光蚩尤伏，下与浊世扫氛毒，却邪辅正清九牧，我民敬事勿敢渎。有赫其宇镇南服，琼芳升堂车击毂，岁时胙之人戬谷，蛟鳄遁兮虎豹逐。风雨时兮年谷熟，于万年兮荷天禄，与之游兮世载誉。

（《松乡集》卷一）

杭州路开元宫碑铭

任士林

国家混一区宇，玄风谆化，如肇开辟。圣天子慈俭无为于其上，大臣清静宁一于其下，中外大小之臣，有忠无偿，礼乐刑政之具，有举无废，斯民熙熙然齿发太古，饮哺自然，是故老氏之教昭晰而日尊。初唐开元时，追崇老子，诏天下置开元宫。杭州刺史陆彦恭即城北隅，以基以构。乾符五年戊戌，巢寇犯城，酒雨弗降，遂毁。越五十有九年，是为清泰三年，吴越文穆王复新而广之。介成之三元大师夏隐言，铭载之节度掌书记林鼎，主之经文大德师樊德隆也。逮宋景德中，改为景德观。乾兴初，宁海军节度使俞承福拓旧创新，栋宇凡四百间，前进士陈戭实记其事。更建炎，官事草创，宫亦迁改靡定。嘉泰初，诏以嘉王邸改建。邸在泰和坊秘书省之左。宫成，复赐额开元，并奉阏伯之神。大洞法师张君实再经始，绍定辛卯毁。寻诏有司辟大宗正故址更建，度道士十有四人，仍拨赐田地荡为顷七十有九有奇。至元十三年，朝廷置行中书省于杭以镇南服，即旧秘书省为治。越十有五年辛卯灾，宫亦毁。外宰构拓基，新垣宇。越明年，住持董君德时遂置故驸马都尉杨氏宅为宁，在城北清湖之西。又明年，有旨赐玺书护持，命翰林承旨阎公复作铭诗以记之。元贞二年丙申，陈君天锡奉旨住持，实嗣董君。董君之时，今住持王君寿衍贰宫事。大德四年庚子，奉晋王旨主宫席，不就。八年，特拜宣命以灵妙真常崇教法师住持提点，仍赐玺书护持，给尚方五品印。光华震赫，遂甲诸方。故凡宫之役，董初创而未完，陈欲继而不遂，灵妙式克成之。规宏事举，教立道行，寥阳之界，玉宸之阙，景命有祈，明离有阼，柔祇岳立，圜灵汉绕。雾集沅水之芬，风落钩天之韵。登坛朝夕之士，列佩维百，俨然高居之在人世也。若夫云房星序，园池花竹，天鹤来庭，云水四集，其列仙之游馆欤？于是老子之祠，阏伯之奉，历世有虔，亦仿乎其人而后倡乎？夫老子之道，先天地而固存，后天地而不悖，醋醋五千言，所以忧世立教，言君道曰无为，尧舜之所以为君。言臣道曰有为，禹稷之所以为臣。周流六虚，出入古始，推本皇道帝德之所以盛，王功伯力之所以衰，不显显以为著，不泯泯以为博，而深涉天人之故，其文王之易、箕子之畴欤？故楼观之饰，起自穆王，而有唐以来，宫观由之而盛也夫！然则优游琳馆，安坐而食，高谈皇道，盛述帝德，修身而玄冲，存神而贞一，独不足以仰裨治道乎！遂为之铭。铭曰：

道非有始非无始，巍巍立言尊老氏。开元有诏杭刺史，贝阙珠宫耸城市。劫灰洒洒东风靡，化人几见蓬莱水，皇元区宇一文轨，慈俭无为万国理。禁苑秋深千柱峙，金阙寥寥开雉尾，上帝高居百神止，紫衣翩翩有道士。微涤玄风摇玉齿，高谈道德五千旨，对扬至化天万里，天书昼下玉局玺。呵祓岳祇走沴鬼，吴山苍苍浙水弥，下蛰蛟鼍上虎兕，大道流行民俗美。皞皞熙熙远九纪，甘雨时兮祥风起，百谷成兮康亿秭，万亿年兮寿天子。

（《松乡集》卷一）

故道录章公墓志铭

戴表元

章居实法师在钱塘西太乙时，余以授徒余闲，常相周旋。见其黄冠羽衣而眈章逢之趣，深贤之。别去数年，当大德乙巳，其徒走状来江东，言居实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于西太乙宫矣。某月某日将窆洞霄山中，敢请铭。余知师，将何辞。按状，师讳氏，字居实。章氏台黄岩人，章之世多达者，至师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隐德不仕。幼颖悟，总角入乡校有奇名。岁戊辰，侍父来杭，居纷华之场而读书一室，端凝如愚人。己巳春，竹宫缁经，往游观焉。仪止修雅，应对开爽，众目为属。时大涤诸老咸在，遂携以入山。一山郎公专意育教，十八岁为道士，命礼四世孙李某为师。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真观上座兼书记。辛巳，充玄学修撰、西太乙宫焚修。丙戌，转台州路道录，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进玄学提举，住持龙德通仙宫。元贞丙申，提点佑圣观事，固辞之。继为凝神斋高士，兼住持玄澜观。大德改元，提点玄妙观。戊戌充西太乙宫提点知宫，复辞。明年正月，洊被是命，辞不获，始就职。十一月授杭州路道录。辛丑，升提点知宫，力丐仍本职。壬寅拜玺书护持。师内饬风裁，外接光尘，所居而理，所施而悦。初，西太乙之失其庐也，道侣栖栖然侨寄湖侧，偪隘单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与其嗣逸峰杨公，相继极力补缀，渐见端绪。师承其后，必欲改为，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远近，靡不涉历，乃得一区于杨氏之废圃。面势而原隰，称卜吉而龟筮叶，要成而书契备。于是发撙节所余之储，鸠材役工，心计身督，忘寝食而为之。未期年，库舍斋堂丈室即成，而师以劳勤致疾。然犹不自悔，隆寒盛暑，蹒跚木丛几架间曰：“命之修短，天也。西宫吾家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与人交无城府。在玄妙，玄妙之人惜其去。在杭录，丽罚者自以为不冤。将迎之需，应贷如己责。简文移，省勾追，代期未满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饯行有彩帐，师以沽誉无益，却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驱驰艰险无倦容。丁亥入觐，宣勤尤至。一山公仙游，与逸峰之丧，营奉如礼。在通仙建层阁，辟公署，翼侠庑，宏外门，在玄同则巨构，一切鼎新之。钱塘使客中都官往来如麻，师未尝亵。与之貌，初若不可干，久而弥敬。酬应稍空，骚儒韵士，弦奕觞咏，潇潇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学，以为去人道远，故求之茫茫。以余观之，古之名能为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后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观师之为人子孙，为人师长，为人交友，一一无憾。使为仙者不绝于世，非师辈其谁宜？师将化，命左右掖以坐，知旧问疾，有洒泣者，张目视之曰：“死生如寒暑昼夜，何戚为？”复就枕，遂化。尝名修真之居曰耕隐，人称耕隐翁，号明素真冲妙法师。生于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为之嗣者吴贵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铭曰：

以道为樊，以气为驭，其形甚劳，而心甚豫。天目之阳，云庭雾台，师乎庶几，冥冥去来。

（《剡源集》卷一六）

计筹山升元报德观记

戴表元

人与人相羡，羡而至于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贵。能矣，富贵矣，而于物也必劳。盖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终身之荣，而不能得山林隐逸一日之乐，兼其乐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则羡者始穷，而人之穷者欲不可穷也，而神仙之说兴焉。神仙者，于世之死不足为，于世之荣不足有，于世之名区胜壤，殚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飞幻出，无江湖之阻，寒暑之变，资粮车马之烦，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长有其乐而不死，于乎是岂不知可愿哉？然自秦皇汉武以来，疲精毕岁以求之，卒无见者。而幽闲荒寂之滨，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无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经丧乱，所至见佳山水不一，每从樵夫猎人访知，为古来名迹，则为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庐，抵道家所称四明洞天者远无数舍，岁时过之。蓬蒿没人，狐貉宅焉。私叹安得琼台玉宇也，而导仙人居之。乃闻吴兴山水清绝之乡，有计筹之山，当余英之东南，古禺氏国之要冲，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栋宇雄严，与其地称。窃欣慕之，问山之所由得名，则地志以为越大夫计然尝登此山，筹度面势，以营隐居。久之道成，蹑山巅危石乘云而去。至汉而葛玄炼丹其上，故常有云雾腾腾然护其丹穴。天朗夜清，吴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丰年。问栋宇之所以盛，则初也有坛寻丈，以行乡民崇祀。既而坛废，既而复置为观。宋绍兴初，和国杨武恭王即观之故而新广之，始有肖像之地，遇食之堂，栖钟之楼，巢经之阁，与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备。问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则当武恭之时，亳有祖君庆章，王贤其人，以礼聘居之，为致永隆、仁和之田，为顷赢二十有八，武康之山，为亩赢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为枉车驾幸其山中，又为内出御书经文及他锡赉为宠，祖君之后，始改今额为升元报德。而居升元者，一执祖君之道，最后得当涂杜君道坚。王之五世孙频祖贤其人，又为致山壤之田，并升元若隶昭忠庙者为亩赢千。又有所谓科仪田，经始于祖君以来诸人，至杜君益成之，为亩赢二百。山为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为也若是，而升元之美始完。余尝思之，夫何必为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后为乐，诚使忧患不加，毁誉不至，得为升元之徒，採是山之毛以为衣，挹是山之泉以为浆，已不翅王侯卿相所无之乐矣。然吾闻神仙者，不远人凡，与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专在深山穷谷之间，亦不必以世俗心窥之，谓其欲长处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虽于计然也，亦云得道于老子。其远事不可知，而吾读老子书，有憯然忧世无憀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为苦，将忧人之忧而自为者乐乎？抑皆其无忧而后能乐乎？它日余持此说也从山中之人叩而学之。

（《剡源集》卷五）

白鹿山房记

叶　林

大涤洞天发天目，盘薄苕溪阳，形势最浙右。自古有道来游来居，仙去可数。然山中泉石胜处，率多北向，向南而胜者，白鹿一山尔。是山为大涤中峰，升天坛在上，其下石室。按旧志，晋许远游真君作坛炼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吴贞节天师，美文词，与太白齐名，尝构石室为藏书地，逮尸解宣城，语弟子当还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陆永仲、王元素、朱复常诸君，相继于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筑舍隶洞霄宫，俯仰几二百年，兴废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览怆怆，追前修而弗返，吊遗迹其将湮，规营高居，以待畸士。顾土木繁兴，力有未暇者，于是徐和父赞曰："屋无俭奢，取足庇风雨。郭文举其人，岂以苫覆为嫌耶？否则食粟而已，纳之广厦奚益。"乃作数楹石室颠，虽门馆宽涵不过具体，然前睨天柱，后负升天坛，龙凤两洞左路所从入，栖真洞右望而见之，四周上势若屏幛环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熏风足以徂暑，爱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兹境为绝，庶几方外高蹈肯息焉。时杭人牧心邓公适留山中，孟公集虚与其徒孙史元甫为附屋后，偏介两石，若楼船而方，将使遂栖隐志。邓氏益命工发土，得奇石五六，东偏有窾腹穴趾若丹灶者，有高下联属，为壶若刻漏者，有圆窍横贯其首，而顶锐若犀戴角者，若蚁垤蜂房，交错相穿者。西偏则绀碧玲珑，三面环峙，俨然罘罳，凡广不数丈，千岩万壑，情状毕具，旷古珍藏，坐致目睫间。则怃而叹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结，翳蔽土壤不知几何年，一旦有识者发之，有力者拔之，始得为人境绝观，与天地不敝，人独无是秀且精乎？曰：为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发者无识，自拔者无力，以至于晦昧而终，仰望晋唐宋诸君，如龙鱼，如虎鼠，如鹏鹖，不我相谋，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语未既，余适以月夜登山，为余道本末如此，且问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复为记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涤山卑隐钱塘叶林记。

(《大涤记》卷下)

四圣延祥观碑铭

任士林

北极中天之尊，左右前后，有奕有灵，尚矣。故四圣之奉，着于隋唐，盖招摇在上，天帝之居，四卫所领，威德为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兴运立极，著见之迹，昭在人世。是故历代虔事之典，唯道家为最严。宋建隆初，置紫极观于汴，奉四圣也。逮绍兴十三年，置四圣延祥观于杭，初显仁太后奉四圣惟谨，思陵南渡，显仁北归，行奉湖山，神亢灵响，若有玄契。遂出金钱内帑，命漕臣董成崇立观宇，以昭报事。越七年，赐今额，拨赐田地山荡，隶杭、苏、湖、润，总若干顷，命左右街都道录彭君德淳实开山，翼以瑞真馆，延栖真之士，多幽人韵客，寄迹其间有林处士之风。至元十三年，玄教大宗师真人张君留孙出际风云，入觐

道行眷隆，筑崇真万寿宫于京师，留侍阙庭。十八年，有旨命主延祥。凡观之役，一以旧褐袛事。二十有二年，有以慧力掩真人者主之，观之徒云萍东西，无所于寄。事闻于朝，大德元年，有旨江浙行省拨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干，畀兴四圣延祥观。凡田地山荡，旧隶观者复籍入，于是大宗师际遇日久，效事忠劳，乃命提点吴君全节左右经度，且嘱杜君道坚、孙君益谦、吴君存真实规画之。完有俶裁，日理岁人，植材庀工，惟崇惟良。首营栋宇，恪事祈祝。八年，三清殿成。明年，四圣殿成。若门庑楼阁，斋堂庖湢，以次成。千楹柱立，万桷藻附，灵修扶其崇矗，象纬瞰乎飞跂，俨然琼轮玉盖之来下也，赫然金矛玄纛之前陈也。玺书护持，云汉叠见，玄教指归，川岳景从。于是观之规日崇且辟矣。然观之迁袭有数，事之振起维人，不有废者，其能兴乎。夫国家以祈天永命为严事，以神道设教为丕图，况威神福德，所以环拱中天，上翊北极，为国重镇，为民巨依，昭事敢不虔乎？乃为铭诗，以纪福庭。铭曰：

中天之居帝九重，招摇在上紫极穹，帅垣四列帝曰庸，威神福德镇域中。于民有赫国有功，玺书昼下青玉骢，栋宇日辟疆亩东，峨峨千柱临天宗。真人上界大道崇，二三袛事恪以公，神灵监观明且聪，时旸雨若年谷丰。永作神兴帝业隆，于万亿年承皇风。

（《松乡集》卷二）

通玄观记

任士林

通玄观在吴兴计筹山白石顶，尊师杜道坚所建也。师有道之士，蓟丘李衎、吴兴赵孟頫、金华胡长孺实与之游，执弟子礼，余最晚。大德十年春正月，师与余御风披雪，行白石洞天，由琼秀上长真，登通玄观。观有老子祠，以辛文子钘、葛真人玄配，东有宴坐堂。堂之南，东有师考妣祠，西有览古楼。师坐楼中，予击玉磬。赋遐招仙辞，清风远韵，飘然有出人间世游上古之意。师指余曰："子知所以名乎？初汉真人玄之生也，自然道士支道纪访其父曰：通玄真人生汝家。玄既道成，计筹山中，人未喻也。至唐开元时，徐灵府注辛钘书十二篇，玄宗谥钘文子，乃始封通玄真人，岂其征乎？宋咸淳庚午，予遨游其中，若有玄契，遂买山，力事眷筑。越六年，应召北觐。又六年，被旨东迁。思报上恩，乃命其徒薛志亨执斧斤以从，薙蓬藋，剪荆棘，清泉发，嘉石出，蹲者踞者、窒者辇者，顿置平理，班道就列，荫以松杉，庇以栋宇，名曰披云庵。山之上为礼斗坛，下得炼丹穴，穴有葛真人之鼎，其容数十斗，其重数十百斤。又得石室所藏辛钘十二篇，与徐灵府所进者同。且庵之成既久，蔬有圃，饭有田，于是拓庵为观。观成，遂即通玄名之。"于时夜半雪澌澌入窗户，既罢而睡。鸡初鸣，红日东出，白雪在山，琼林瑶树，玉宇琨台，宛然在目。师曰："此非浑玉境界乎！即之不可见，见之不可即，非幻乎？子方有妻子事，后三十年，期子于此，吾司马子微、陶贞白望子矣。然为我记之。"余曰："嘻！夫道为天地之始，天地为人之始。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居山川之胜而有之，则人为之始也。前乎辛钘，山之始乎，始也。后乎杜坚，观之始乎，始也。中乎葛玄，通玄之始乎，始也。曰吾师之弟子云者，又记之所由始也。"师相视而笑，于是乎记。

（《松乡集》卷一）

上清祠碑阴跋

碑高一尺九寸，广一尺七寸。上截十六行，行七字。下截九行，行五字。草书。

此胜国嘉祐癸卯坡、颍二公之笔。其□然出胸臆，一皆上下感动忠恳之情而后无为之功者，并亦以见当时大臣于朝廷之意耶。姑勿□□神君之□有不待此辞而□□如在然□以赞神功传远久者此辞也。摩挲刻本，□风洒然。予何云书，以识余观之岁月云尔。大德十一年三月廿有八日嗣天师张与材书。

飘飘紫烟行太清，秘语□落玄中□。至今玄风吹□了，白鹤飞□终南青。右寄题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广□子。

（柳拓）

佑圣观重建玄武殿碑①

碑高五尺，广三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二字，正书，额同首题。

承直郎太子文学元明善撰

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赵孟頫书并篆额

杭州佑圣观，宋淳熙年始建，住持祖仇君安一，嗣十有五，而陆君宗辅尝更新之。元贞元年，制以王君寿衍住持提点。越八年，事有可书者载诸石。王君入朝，玄武殿焚，提点观事吴君存真方任厥复，制以孙君益谦住持提点，进其徒曰："教风攸振，未必不始诸道寓。矧杭人士之雅所奔假者，不复之，昭吾怠事，且何从祝釐于上而下亦无于诚荐也。"遂偕吴君协力偈功，索帑庯，资财赋，总管张显泉、府卿范宇暨杭士翁泳、许梦斗、翁仲源，各来输。群细积巨，用得以饶，经营勿亟，惟完永之图。始大德七年三月，讫八年三月底于成，厥费万计。广之百一十尺，高之七十尺，髹涂鎏锢，不侈而文，有赫斯颂，篚幕清邃，厥称神栖。明年，以余力树修廊。又明年，严绘壁，洁斋庐，师居徒馆，罔不饬整。今年春，孙君、吴君继来朝，质其事于玄教嗣师崇文宏道玄德真人。真人曰："世祖皇帝之既城新都也，龟蛇冬见新城西偏馆之七日，忽不见。上神之，为建昭应之宫。成宗皇帝荣功懋神，加元圣仁威于宋之所崇帝号。圣元绍百代正统，一四海而帝之，肇基朔方，率获斯应，是扬灵显于大者如此。杭为吴会，宋尝国之百年，物阜人夥，燕以南无与为大。而玄武殿又杭之大祷礼□□□群聚，咸愿依私，是旁泽遗赖于细者又如此。不金石刻斯，无以腾神实。"诏能嗣俾为之文。虚生一，一生水，道家师一水之神，□□□□危七宿，文错成象。位北故曰玄，体分故曰武，物资始终，故两阴阳，互宅故交，子当坤复之间，阴极阳生，万物之元，必有主宰。□又□□天帝，昔之王者必郊，郊而五帝次亚昊天，群祀类从。今玄武之有祠，实此宗也。仪以义起，而极其称谓，则始诸宋，使天下之□□□□历寓走于其象设者，果有以翊运作福元

元与。不尔，彼奚其贸贸焉将事于无效也。其亦圣人当出其下，物化神设，先事書与，不尔，幽师之言乃征于月者也。虽然，玄武谓天以行，而妙用不测。称之隐邪，外柔内明旋□劲□□□著矣。谓之显邪，庙貌彤崇，陟降布写，兆朕微矣。至若素履洁斋，无祷犹乎，祝史矫举，不福无良，盖神与人一，悖义则二，镜物□□聪明奚在，奉常岁举典祀，秩于无文，不显大神，有开厥初，继自今风雨宜谷麦，人康食而无或艰阻，用长我大历服以至于亿万年，日月所照临，神之休其无斁，而岂惟杭人夫。究心罄力，勇于基植，谁不曰阴厚，吾之所获，顾不于□归□兆人□归而国焉，是归其进于于道者之所为也。敢曰隐美声之悠久。铭曰：

国祀钦天，殷荐无文，维神司北，显相我元。宇之象求，变见何所，伊乎参前，谓玄而武。杭人有言，余罹依私，不谌神处，而室奚归。宪宪其微，穆穆其凝，其凝其冥，肤奏尔灵，载崇明祀，来格来宁。主祠修能，纯嘏虔告，繄国而家，罔或不淑。勒石中唐，声功今始，暨世于千，敬事无止。

冲真崇正法师佑圣观副知观事陈子浩，崇文虚一明善法师佑圣观提举孟宗宝

陇右李璋摹勒镌字

都监马汝挟监造，知事蒋一雷、俞汝宗、杨仲元、袁汝哲

（柳拓）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四：右在佑圣观，佑圣观者，宋孝宗为普安郡王时外第也。淳熙三年，诏改为道宫。绍定间赐额曰佑圣。玄武本是天象，见于礼经，汉唐以来无专祀。宋初有佑命显见之事，遂专崇祀，追褒字焉。此文生一生水，位北体分，物资终始，阴阳互交诸义，阐发极为详尽，于今时象设可以豁然矣。孙君益谦，即安晚轩记文素仁德诚明真人也。孟宗宝号集虚，吴兴人，大德间筑室苕溪，为读书地，聚书千卷，以心虚始能求道，得正心诚意之旨。后人大涤，建书院，广集同人游居讲集其间，道法表著。张伯淳颜其庐，邓牧心为之记，牟巘题其象赞焉。

老子祠碑

任士林

道有超世而极立，言有忧世而教行，是皆负上圣之姿，周流天下，出入浑沦，德盛而时不来者之所为也，老子是已。夫老子生殷之时，仕周之日，所掌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志，凡天地之间，消息盈虚，治乱升降之故，阅之熟矣。是故心超太极之先，道出羲轩之上，退而诸著五千言，无为之道忠告其上，有为之业善道其下，所恶饰仁义之名以祸生民，其意深矣。于是尹喜、辛钘、列御寇、庄周、庚桑楚、南荣趎士、成绮、崔瞿、柏矩、尹文子之徒，得其言，张良、陈平、曹参之伦得其道。得其言者曼衍多方，恢范乘之。得其道者，运用一致，清静载之，寖以成汉文景刑措之治，有以哉。然而淮南神仙黄白之书出，武帝方士祷祠之事行，而后老子之道始诎。于是峨其冠者为老子之徒，诵其书者为老子之学，求之老子之道，则芴然如也。吾尝致憾于此久矣。大德十有一年，当涂杜君道坚筑老子祠于杭州宗阳宫之右，像设巍然，凡书存而言立，尹列而下，班以十子，各东西坐，衣冠古雅，道德以尊。既成，杜君执简曳佩，执事有恪，笾豆有仪，拜跪有容，于以洗千古荒唐之愧，可谓知本者矣！

盖杜君尝注道德上下篇，又著原旨发挥，尽阐皇道帝德之蕴。且图老子及十子像以翼其学。今为是役也，使袭明冲用之士，旦暮遇之，瞻仰之下，其余宗教非小补也。呜呼！羲轩远矣，世不幸而有老子之学，长往不返之徒，取资山林，犹幸有老子之书，道德功力之辨，有证后世，曹参之伦，乌足侔哉！遂为铭。铭曰：

象帝先，惟老子，尊道德，抑仁义，以拯沦，匪树异。笾豆陈，祠容闳。班十子，东西暨，古衣冠，人仰止，载清静，裨世治，后有作，敬勿坠。

（《松乡集》卷一）

杭州路纯真观记

任士林

都城之东有观曰纯真，承宣使入内都知邓公惟善舍宅建也。至元十七年冬，冲真崇正大师、杭州路道教提点、宗阳宫住持都监杜道坚被玺书东还。凡杭之宗阳、纯真，若湖之升元报德，实护持之。盖自宋咸淳初筑宗阳昭瑞之宫于杭、于越，邓公董成焉。庚午乃作道院，延杜君以访道书曰纯真。至元丙子，遂以宅为观，以田为资，即纯真以名之。公亦弃事人道，更名道恕，是为明道崇正大师。长子卜人师逢新、次子中舍人逢明，更名德新、德明，亦入道，仍礼公为师。二十年间，优游玄默之化，吐纳道德之华，时未尝不神游钧天也。邓公可谓闻道者欤？德新既逝，公亦化去，德明遂主观事。凡邓氏所施隶观之田，以他故尽鬻民庶。其在昆山之惠安者，主黄氏，未几黄氏德一亦弃家入观为徒作而曰：邓以己产为施，我以邓施为产，非啬乎？遂即所售田复施入观，为亩七百九十八，岁登米为石四百一十九。今视减为则实三百三十五。录教事者以闻。教所俾以崇正大师贰观事，于是观复有养。求余文为记。余闻内侍之贵，知保晚节而不昧者，吾得二人焉。其一则鹿泉刘公，其一则元庵邓公。刘当思陵驱驰之余，人且言禄而卒恬退，非达欤？邓当车书混同之日，人且新贵而卒勇退，非贞欤？百五六十年，前后相望，人谓宫庭之臣，蔽富贵而不闻道，兹非诬欤？若黄氏者，既有邓田，复慕邓之为，舍而归之，以身弘道，亦非达者不能也。皆宜书，后之人尚有征云。

（《松乡集》卷一）

冰雪相看堂记

任士林

玄教吴尊师即崇真万寿宫之右，筑室三间，薮绸栽缪，西南其户，土榻陶春，石煤种燠，四方宾客宴坐其中，题曰冰雪相看。凡京师之名能文者，咸赋之纪之。既又命其侄编修君来钱唐，致辞于余曰："余生大江东，以道际圣朝，留京师二十年。每岁大明北陆之日，一气磅礴，万象冲玄，固尝乘广莫之风，行玄枵之野，而太始嵌空之姿，坤元驯致之迹，飞舞凌空，崚嶒抱汉，值物班像，因川赋形，神矣至矣。是乃神游昆仑之上，左俯玉树，右拾琪花，

翠水无波，瑶池一色，歌浮黎之章，听钧天之乐，超鸿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然而造者为化，化者为造，相寻于无穷而未始相离也。是故坚至之日，妙人流形，漉漉之中，洞在见眡，羲文不能画．周孔不能辞，固与之相入于环中。于是言非吹也，而吹者之有言接，非构也，而构者之方接，不凝也而履迁，毋莫也而敦化，则夫冰雪之观，岂非吾玄牝之门而谷神之妙与？扬子有云：观雷观火，为盈为实，抑何见之晚耶？”予闻而儡然惊曰：“藐姑射之山有人焉，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者，非子耶？”遂即其语为之记。

（《松乡集》卷二）

庆元路道录陈君墓志铭

任士林

大德十有一年秋七月六日，太极灵妙弘教法师陈君自上都还京师曰：“圣天子当御山川，鬼神其底宁矣，吾岂复游人间世乎！”越十有一日，遂化于北门之新店。其徒陈世素闻讣至，与吕震亨会治终事。至大元年，集贤院奏以其徒乘驿奉柩还葬家山。先是，教主三真人追念陈君身侍阙庭十有七年，际遇三朝，宠渥至矣。凡上方赐赉，一不以私，其徒推授经旧地，以乙承甲，志死不渝。震亨从京师最久，必承无以易。迨奏闻，震亨泣以别，三真人且谕之曰：“死哀生荣，在此行也。”震亨三泣不敢忘。明日，拜玺书，震实副陈君世素，遂状陈君之行，请铭于句章任士林曰：师讳可复，字复心，雷谷其号也。世为庆元路定海县人。曾祖考、祖考、考皆有吉德，不世耀。师丰姿隽特．神气以灵。年十四，从观妙葆真先生陈君与真游，乃著道士衣冠。观妙实师内观先生王君师诠。内观役召鬼神，名震一时。观妙出单传，道行江浙。至元十有四年，世祖皇帝遣使召见，未几示化。师行丧尽弟子礼不越、已乃退习天人性命之学，复从先天道山先生林君某方外五年．遂尽得太极诸家之蕴。于是内外境融，出入天造，而阿持龙集，寂在雷声矣。二十有五年戊子夏，郡大旱，吏祷不应，时中书左丞公旬宣浙东，行郡率长吏迎师，即府署禹步斗折，云兴灵影，火抉令符，大雨随注。既而定海长吏迎师，礼有加。叱咤之下，白龙翔空，乃大雷电以雨。明年己丑夏，邑象山以旱特闻，迎师如定海。长吏请益，师一诣坛上，雨辄作，乃下与吏僚佐登楼与雨约曰：酒起雨止。雨果如约不爽。所至民吏鼓舞，香花幢盖，泣迎歌送，仰为神人。又明年庚寅，有旨寻访高道，浙西道都提点董君德时，首以师应聘。越二年壬辰春三月赐见，寻扈从大驾上都。夏五月，西至滦阳。滦阳旱，逾月不雨，有旨西行祈祷。师奏曰：“臣坛在毂下，西方当有沾足。”明日，西土以雨闻。有旨：西土既雨，宜令上都满盈，师遂奉槃血，盟诸天神，立表下漏日中大雨，上都果满盈逾西都。又明日，上将幸龙冈，旦暴风大作，扬沙走石，清跸虑无。命师止之，师噀剑一挥，风恬以息。上大悦，赐织宝紫绒，且给大官牲具以祭。嗣是凡风雪雨旸，禳必免，祷必应，凡祝釐圣躬必习吉。由是天眷日深。师冲淡素定，便蕃恩宠，亟拜辄施，无余也。逮事成宗皇帝，一德格天，宸忧屡著，具不一书。甲午有旨庆元路悟真观住持提点。大德元年丁酉春，考府君没于家，师号慕欲绝，即上奏乞归治丧事。上赐金帛，且遣使馆伴以行。秋复入觐，天颜温芳之。某年某遂拜宣命庆元路道录、玄妙观住持提点。玄妙即旧天庆观也。中陈畚揭之余，且洊更主持，规制一废。师首出赐金，且戒

祇事者以岁入搏常度，三清宝殿，兴建一新。凡栋宇之役，有举无弛，教门实嘉之。甲乙之传遂定有归。奏闻，实为本观开山师。生于宋某年某月，年若干，弟子道士二，其一陈世素，庆元路道判；其一吕震亨，庆元路道录。其授受雷法最著者，今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吴君其人也。次则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孙益谦、夏文永，宁国路道录稽天仁，饶州路道录董处谦、温州路道录危有成、庆元路道判麻文行。世素等将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葬于某县某乡之原。呜呼！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神道之教苟可以上裨燮理，朝廷每优假焉。凡师之功，宜在史氏。顾余乃得铭墓上，师实知余，铭固不得辞也。铭曰：

汤汤沄沄，乃有鬼神，雷风山泽，与定吾真。匪曰致役，有精惟纯，是赞燮理，出入天人。允也陈君，矫矫白云，叱咤之妙，泽在生民。天子曰嘉，宠渥日新，有赉必施，以侈上仁。与天为徒，罔厚厥身，珍庭家山，有严子孙。其神已迁，其道则存，千载之下，视此刻文。

（《松乡集》卷三）

华阳道院碑铭

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元明善撰

翰林侍读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赵孟頫书

道家者流，有符箓之法，谓能呼吸风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则体慄，暑则体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无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际感与应而已。惟其人气之戾，始与天乖，愚夫愚妇，一念之烈，犹能有动，况高人德士，栖身孤夐，炼行精纯，志之所在，天必不违。昔在世祖皇帝时，句曲许宗师来朝，有祷辄应，上异之，特诏主其诸宫观，绍传符箓。许宗师将化，手印待今王君至而传之。大德二年，① 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礼请君至江都②，醮而禳焉，俄而来羽者殪于丽，羽者，有鹙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复吐，吐而复啄，如是连日，蝗不为灾。先是，旱祷而雨，淮南人大骇悦，争持金帛拜而酬之，却之不退，送者填道，归曰："吾岂必夫景贶哉，第竭吾诚以济吾法。至于两获捷应，全活数郡者，实三茅君有相其德，且宝运方隆，不当有饿民耳。其所酬金帛，苟橐装之，是幸功也。吾以别馆三君而祝釐于国，兼祀二亲以报其私，庶乎称也。"是年，遂营于元符万宁宫之东，仰挹飓艳，俯瞰金薗，山得所峙，水得所经。限灵即秀，巧适地宜，俭不至陋，奢不踰制，凡为屋五十余楹，象三茅君于主殿，俵其考妣于翼室。肇基讫工尽六年，号华阳道院。至大三年夏，天子命玄教嗣师吴真人醮祀江南，始于句曲。君出迓京口，真人曰："香币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将之无敢不恪。暑雨方淫，诘朝当抵元符宫，雨淖或沾，亦惟神羞。"君曰："敢敬诺。"翌日，雨垂不下，即奠香币，大雨。行事之日复止。真人还朝，为余缕言王君如右，因为求铭华阳。余闻王君简而章，庄而和，静方而动圆，盖有道君子也，故出言而灾弭，有祷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约。由是制授养素通真明教真人。夫句曲之为名山，旧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间者，以其幽深隔世，嚣纷绝迹，驻灵光而资悟赏也。既纪其事，仍系之辞，依仿步虚之

声，写其闲远之思。君名道孟，号牧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师。辞曰：

句曲嵯峨窈岭岧，神仙所宅阙云扃，霓旌羽盖搏紫清，倏来忽逝[3]何杳冥。通真真人炼元精，餐霞服气方瞳青，栖迟阳谷吹玉笙，瑶装驻鹤昆仑庭。蠲灾弭变翼世平，扬休储庆奉天明，远心绝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对丹经。琼都琳馆吾此营，大招真侣扪幽灵，爰清爰静无劳形，无摇尔精可长生。下观尘嚣百忧婴，醉生梦死悲短龄，重阴无罅窥日星，有欲从之视此铭。

（《茅山志》卷二七、《清河集》卷七）

①超案：集作"七年"。

②超案：集作"八部"。

③超案：集作"倏忽运逝"。

投龙简记

碑高三尺六寸，广二尺一寸，十九行，行卅五字，行书。额同首题。在济源。

今上御极之初，励精庶政，事神治人，诚明殚尽，中外大和。皇太后母仪懿恭，思齐内治。惟皇帝嗣大历服，载稽旧章，乃孟夏壬寅朔，命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张留孙等，建周天大醮于南城长春宫，列位二千四百，领天下羽士余千人，荐科宣仪，礼于上真，凡七昼夜已。皇帝、皇太后复命集贤司直、奉训大夫臣周应极、洞玄明德法师、崇真万寿宫提举臣陈日新，乘传封香，奉玉符简、黄金龙各二，诣济渎清源善济王庙、天坛王母洞投沉致敬焉。应极等以六月乙巳至济源祠，肃恭苾芬，陈藏醮礼。翼日丙午昧爽，致命藏龙简于济渊，水清可鉴。是夜，天大雷电以风，沛然下雨，田畴枯槁，顿为霑足。越三日己酉，至天坛紫微宫，如济礼。明日，登坛扣王母洞投送，礼成而退。时天气清朗，日呈五色，回未及山麓，而云起自洞后，雷雨随至。前一日夜，紫微宫雷雨亦如之。其守土与祀事之臣怀孟路总管府判官郭甫、孟州判官韩乐、济源县令王伯翼等，咸请曰：皇帝在昔龙潜，而怀孟实汤沐之邑，今兹飞龙在天，光烈如此，首有事于天坛、济源，而山川之灵感若是。不有纪勒，何以昭示于后。勉臣记其事。臣奉命此来，不敢以不敏谢，谨书以授之。

至大辛亥夏六月，臣周应极顿首谨记

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臣赵孟頫书

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臣郭贯篆额

延祐元年青龙甲寅八月壬午朔通议大夫怀孟路总管兼管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臣弭礼立石

玉川张天祐刊

（艺拓）

道录张君墓志铭

李　存

君讳元汉，字义可，番易安仁人也。幼慕老子法，入冲虚山中师事胡公可善。国初制，道家以上饶张氏之传为正一，宜主领其教事，凡郡县之宫若观，得以其徒之通敏于时者而官司之。由是义可判袁州，录太平州，咸用优称。它日归谓其人曰："吾固慕夫玄默者也，而何乃驰驰然于从事为?"遂悉其钱财葺祠宇，增像具，暇则理花木果蔬以自娱。客至，整巾裾出，揖让进退可观，坐谈事有始末可听。然好面折人失过，至切切不少假借，人或不能堪。若比于中深而外和，含糊坐视短长者，其于交际益损为何如也。至大四年秋八月庚午卒，享年六十有一。冬十有二月庚申，葬于山左之马家原。其徒丘守中、朱云举、陈大荣、张申如、江以蒙、吴处诚，而陈大荣来请铭。当义可之淹于疾也，大荣必手药食之；其死也，则尽哀；其犹有所欲为也，受成命而经纪焉，亦可谓隆于情义者矣，宜为之铭。铭曰：

直不居，畏于愚，益于虚，没而余，得其徒。

（《李仲公集》卷二四）

嘉定州集仙宫重建东岳行祠记

碑高四尺，广二尺三寸，十九行，行五十二字。行书。额题"集仙宫重建东岳行祠记"。

奉训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府治中张兴绍书①

天师正一教主太素凝神广道明德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领江南诸路道教事金紫光禄大夫留国公张与材撰并篆额

皇元数遣使奉香币于海岳，诏天下都邑致祭治内神祇，厥惟休哉！方今君明臣良，天下无事，神之福民，则民之事神也宜。嘉定县古练祁市，宋嘉定戊寅为邑，邑西泰山祠在焉。绍定戊子，令尹陈公曰："泰山在东，其祠在西，为匪宜。"乃迁于集仙宫之东庑，时赐紫道士叶冲妙请于尹曰："安吉县有齐永明集仙宫敕额，今圮矣，请移揭于新宫。"请于省部，许以甲乙传，以寿圣人，福庶民。有不得□心，必祷格思如响，四时皆然，于春尤盛。前数年时，兹土官若吏来敬来止，咸叹其隘，宫之人怀改为之心久矣。至大己酉四月十七日，神而神其灵昭信，支公议新庙宇未果以卒。其子曰芳，先志是承，捐己帑以兴之。主宫事卢集虚，其徒孙冲靖经之营之，以铢积□，施资成之。前为三楹，象貌益严，供具亦洁，施者喜，瞻者敬，市而邑，邑而郡，则岳祠废兴衰盛不言可知。神示灵于人，人乞灵于神，消息盈虚，鬼神所以为情状也。故此感彼应，盖其气之同而然耶！吾夫子垂世立教，坦然详明，坤之上六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善积恶，殃庆各以其类至，即世之所谓祸福者。虽然，既能惊动祸福，则祠之兴也宜哉。若夫施之资，成之工，颠末则书

于碑以记之。铭曰：

惟彼嘉定，在浙西郡，昔市而邑，陈公来尹。岳祠在东，陈叶谋同，曷辑而功，曷经而宫。于兹历年，孰不云然，实彼之子，有□其先。卢子孙子，适绍厥后，匪心于公，则莫肯构。亦既绍止，亦既构止，以禳以祈，成即神宇。厥土告成，神人以宁，百世是承，请考于铭。

皇庆元年岁次壬子病月吉日，集虚冲妙大师前住持卢真祐、冲靖守正凝和法师住持提点孙应元立石

云间高世通刻

（艺拓、柳拓，并据《江苏》卷二十补）

①超案：《江苏金石志》卷二十，"兴"作"与"。

集仙宫瑞竹记

碑连额高五尺，广二尺三寸，正书，十行，行二十九字。额题"瑞竹记"。

平江路嘉定州集仙宫瑞竹记

物性果灵乎，能灵者肅有之。虽其得气之偏，然苟有出奇者，则能媚川泽，辉山林，亦可瑞一矣。浙嘉定集仙宫卢集虚之徒孙冲靖，云房深缘，片竹障花，枯干茁芽，逾年弥秀，人皆谓瑞竹矣。夫竹，君子也，得乾坤之奇气者，直干云霄，刚挫冰雪，虽死有生气，凛不可犯也。其转枯为瑞也，亦宜。昔寇莱公神游于雷，洛人斩竿迎燎，竖地成林，此乃公之忠节感乎千载如在也。今集仙竹复瑞，其心同其道，山林之气同仙之集□□也，义则生矣，生则乌可□也。呜呼！莱公之忠故不可同日语，集仙之义兆□则一，斯亦罕见。其间高人能契老子之嘘枯心君子而休道，则奚啻一物瑞，物物瑞矣。非惟物物瑞，将见群仙玉笋，集瑞于太清仙境之上。蓦陂云乎哉□此间竹，竹为点头，于是乎书。

皇庆元年岁次壬子病月望日冲靖守正凝和法师住持提点孙应元立石

天师正一教主太素凝神广道明德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领江南诸路道教事金紫光禄大夫留国公张与材竖

（碑阴）

集仙宫倒插竹

仙宫巍峨□练川，甲乙流芳几百年，卢公神足南窗子，道学清高妙合天。亲手削竹倒插土，等闲漫把蔷薇编，此时出自无心际，当春忽尔发枝鞭。次年又见笋翻箨，两两新篁已可怜，相看经及三四载，森森苍翠满目前。清风时来撼劲节，琅玕戛玉声珊然，岁寒不改君子操，天然造化生意全。古往今来世罕异，个中妙理玄之玄，佇看化龙应有日，子还有遇蓬莱仙。我来援笔记盛事，砚磨香墨生云烟，挥毫落纸非凡比，为竹一扫成长篇。集仙此竹此篇不可泯，为祥为瑞直与万古相流传。

玄真子

（艺拓、《江苏》卷二十）

采石重建承天观三清殿记

碑高三尺八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二字。

前集贤待制承事郎冯子振撰

承直郎太平路总管府推官姚礼秉正书丹

资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李希谢篆盖

浮长江三千七百里，划巉岩削壁，下临蛟宫鼍馆而倚天拔地者，牛渚也。典午诸人烛犀洞壑，神怪变幻，信史暴白其事以发吻潜渊以自珍之藏，于是百川共领中元之府，兹其司命。初辟灵通庙，估樯桴檝之期会，沿泝者必额手北面而心悬其舳舻之通津。南唐有国时筑崇元观，宋景德四载，更为承天。元运当阳，大德甲辰，金华洞天赤松山初平二仙之倖项尊师道远录当涂響褐者流，主领观事，道力时感，远近宗之，遂因众缘，新寥阳大殿以像三清，冠剑其旁，栋甍翻而楹疏明，山灵川祇，显赫幽屃。至元己酉，教所更为甲乙，以师为开山第一，俾其徒次第相续。三十八代天师教主大真人据文凭验，深刻琬琰，□如皎日。予舟过其下，师汲江煮茗相劳苦，视其庑间有片石，若眷而有所待者，因指而笑曰："乌用是？"师曰："寥阳既新而未有记，愿有谒于当世，而公适过之，天其或者缘公手笔以不朽乎！"时花朝之明日，已迫莫矣，师扣舷屡甚，辞之不可，为篝烛记之曰：承天之有观也，非取之大地之厚载乎？水能载舟而不能措之平地，惟妥流恬波，则寄一蔑之命于瞬息千里之席。与宴安高枕，无以大异。非徼中元府君之福，能至此哉？青山峙其南，峨眉亭其西，殿之北则采石尊其顶颗，异时谪仙人淋浪宫锦，吟啸其处，今去之三数百载，安知落月屋梁之姿，不照千金紫绮之颜色乎？吾比日遡春潮，放舸而上，长年三老，盛气麈榾，猛手健力，横绝湍驶澜怒之奔冲，悬崖斧斤，逆者胆掉，一肘少纵，千尺勇退，虽毕黄帽百夫之智，犹掩晷滞刻，逡巡睥睨而不得前，猝然遇之，匪叫号中元阴骘潜护之斯须，即不能假灵以济。此项尊师之所以恪恭其像设而严饰其祠事也。继自今东西行者，侧足攀跽，伫瞻神龙，脱之澎风狎雪而飘垂天之云，春沃日之涛微少分畝倾荡潏之患，岂惟承天之芘荫，是藉项尊师之愿力为多。抑使中元之有司，永永圣元亿万祀之昭祀于采石。采石不坏，承天亦不坏，是宜书。是年皇庆初元花朝日记。

开府仪同三司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志道弘教冲玄仁静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张留孙主盟

至治元年七月既望，妙应凝和弘道法师教门高士太平路采石山中元水府承天观开山甲乙住持提点项道远立石

（艺拓）

开元宫碑

虞　集

皇庆二年七月，使召灵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寿衍于杭州，以弟子张嗣显从。十月至阙，赐见于嘉禧殿，馆诸大崇真万寿宫。真人使嗣显来言曰："某所领开元宫，其因革具有始末，惟不传是惧，请记之。"按旧志：杭故有开元宫，唐开元中刺使陆彦恭用诏书所作。乾符戊戌毁于火，后五十九年，吴越文穆王复其旧，其臣林鼎记之。宋景德丁未，敕改景德观。后十六年，有以私财修之者，进士陈戩记之，然俱不复存。嘉泰甲子，宁宗以其潜邸为今宫，复赐名开元，并祠阏伯，命大洞法师张某主之，宫在秘书省之左。绍定辛卯毁于火，又重作之，广以大宗正司故基，赐田七十九顷，度道士十四人以居。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书省杭州，即故秘书省为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宫俱毁。省故隘庳不足称大藩之容观，取开元地拓之，出金助开元主者董君德时及今真人购故宋公主第以为宫。公主亲理宗女，有司护作，唯恐规制工伎甲于当时。至是易其檐楯门陛榜署，因加表饰，设貌位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属，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宫殊庭矣。明年，翰林学士承旨阎公复记之。元贞二年，陈君天锡奉旨继董君，时晋王以真人藩府之旧，请以主宫事，真人固辞。大德八年，始以宣命继陈君，奉被玺书加护如故事，初赐印视五品以重所领。领之九年，外完垣舍，内严台殿，凡宫之为制始备。又封植其花石竹树，疏导其池渠，高梁跨云，曲馆进风，神鱼灵鹤，来泳来止，所以休宁其修真者，尤邃密靓雅，乐哉天人之君乎。会城之内，殆莫与加矣。于是请谢宫事。未几，俄赐号曰真人，使者即其宫命之，遂还理其宫不敢去。及得见天子，即具疏言："闻道家以无为为宗，古之言真人者闳邈矣。今为其道者，善传上意，达诸神明，导况祉存，著专一其事也。惟大宗师、大真人、嗣师真人久侍中被宠遇，有号名命数，其贵视公卿侯伯而不与其忧责，于玄教，显荣极矣。夫名者实之宾，泰甚则忌，真人非远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辞，不敢称真人，得还山奉祠事以报圣朝，志愿诚足矣。"天子闻而嘉之，若曰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俭，尊退让，以风示天下，为国之礼则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赐号曰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命学士为训辞示褒宠，刻银为印，视二品，使尽护杭州诸宫观，仍治开元宫。亦名玺显以玺书而别为玺书，给驿骑五，命遍祠江南诸名山。奉辞之日，天子见之便殿，赐坐，留与语移时，深称上旨，因顾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师，今年高德弥谨，嗣而传之者，予必贵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谦以为礼者，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叟。朕知老子所为道德经，开物成务者也，善学者人人可用世，非独道家书。先命近臣以明示中外，尔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赐宝冠金衣，始称真人服章焉。于乎开元之为宫久矣，由真人深自谦抑，为上所嘉，显其名，益遂表著于天下，宜有铭。铭曰：

于皇圣世，治由清静，惠宗道家，受箓有祠，内外相望，靡不宠嘉。煌煌我宫，殿于东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国都。何因何稽，曰为开元，厥维祯符，祯符孔明，大开元疆，神告不诬。顾民弗省，岁行六十，既毁而墟，除而图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谋。甲观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贵因循，不贵改作，昔劬我舒。乃象贵神，赫如有临，风驭

电车，大集于成，在今真人，克恭玺书。恩言雅文，真人用谦，为道光华，自朝旋宫，率职赞祠，思用不渝。锡福予龄，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维千万年，至于亿出，邈哉永图，敢述圣德，刻以贞石，式章道枢。

(《道园录》卷四七)

扬州重建玄妙观碑

程巨夫

至元中诏赐天下天庆观额曰玄妙，凡省臣、守臣、军府外署在其治者，岁时朔望咸集而祝釐焉，他观莫得与比。故天下玄妙观宏壮严饬，罔敢怠荒。惟扬州岁久弗治，荟蔚圮委，狐伏鼠窜，列像弗蔽，赞拜无所，风雨骤至，折挠相枕藉。大宗师过而见之曰，是吾责也。选道士领之，得冯道原，任以修复之效。未几冯死，时凝和冲妙崇正法师、教门高士、九江雷希复创通真观于真州，曰，是可任，即命以扬州道场摄观事，董其役。至则料材用之实十无二三焉，乃谒寓公巨家，贾市商舶，量锱撮铢以聚之，不足又斮通真之赢以佐之。寓材于江，伐石于山，征工役徒，畚粪壤，正表位，早作而夕息，悦使而勤省，悉新之，广殿崇陛，重门修廊，会者在堂，燕者在室，庖廪厩库，各安其次，鼓有嘉响，钟无厉音，神示顾享，倪耋嗟叹，乌乎盛矣！惟天大建元德，启大宗师懋宣玄化，光翼四朝，流声布烈，充轶内外，授贤任能，敷弼弘教，一起高士，赫然扬土，不亦贤乎！而昔有老聃氏之去周也，徘徊关吏，岂有意严尸祝而雄栋宇哉。然自古圣主名臣，功烈之及民者，咸秩而祀之，矧兹道德之隆乎。而余窃有感焉，一土木未足多也，非知人善任，则百年之废犹故也，况其大者耶。是役也，经始于至大戊申之冬，落成于庚戌之夏，赞其事者葆和纯素持正法师、扬州路道判上官与龄。皇庆元年夏，大宗师以闻，降玺书护持。雷希复本观住持提点，明年秋，属广平程某为刻辞，辞曰：

道以体求，鸿荒寂寥，道以用著，神人景昭。盘盘广陵，淮海攸经，翼翼灵宫，既废而兴。惟大宗师，手揽玄枢，握阴抱阳，赞我圣符。顾瞻海邦，雨洞风飞，有弗轨仪，为教之疵。矧彼玄关，通都广廛，颠而不扶，咎孰执焉。既庚其人，缵兹戎功，崴巍廓深，臣民具恭。匪授罔受，匪承罔成，惟师之明，惟雷之能。施于有政，壹是此心，曷绪弗凝，曷土弗钦。真源绵绵，帝寿如天，刻此好辞，垂之万年。

(《雪楼集》卷十九)

洞阳万寿宫碑

程巨夫

圣天子承熙洽，尚清静，天下之崇老氏号为宫为观者，废而兴，微而著，可数已。临江新淦之东二十里，有地曰洞阳，有山曰皇人之山，相传晋许旌阳所游憩，有观曰洞阳之观，不知始何代，传次住持道士郭务玄居之。郭君秀朗迈越，好道术文章，大德六年谒余武昌，

东游龙虎山，见三十八代天师。天师奇之，授龙兴玉隆万寿宫讲师，三年，改惠州道判，未几迁临江。至大四年，诏天师入朝，郭君白言："弟子所居洞阳，地瘦产薄，宋淳祐间几废，赖住持朱可道力振之。今幸遭圣代，非大有建树，能终保无他乎，惟师留意。"即日更定观额曰洞阳万寿宫，取道经天真皇人之语，名其山曰天真福地，以告玄教嗣师。师曰："宜如天师命。"皇庆元年，上之集贤，以闻，特降玺书，授务玄宏道通真崇教法师、洞阳万寿宫住持提点。是年秋八月，开宫布职，一如玉隆故事。官属虔恭，稚耋赞叹，咸睦上之赐，嘉君之勤。君又曰："是徒美其名耳，非壮其栋宇，无以称上恩，非广其田畴，无以接四方。"而丰屋大厦，贤人达士，闻而效财效壤者，不谋而旁集。遂尽撤其屋而新之，其中曰金阙寥阳之殿，东曰开天之楼，西曰锦帷之阁，亢以重门，翼以修廊，会有堂，燕有室，寮次广邃，庖廪宏固，榜其阙曰都仙之府，凡为屋若干础，费若干缗，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辟田若干亩，曰万仙庄。居养并举，报称兼至，山峙然以大，水漾然以浚，人于于然而来矣。众益喜君之志有成，曰不可以不识，乃谒文于予。予观老氏书，其言理身治人之道详矣，类非今所为者。若旌阳则世所谓列仙之流，然其功于人甚大，施之秩祀也固宜。郭君儒者，诚能去巫觋之末，求清静之本，俾天下翕然知老氏之为道如此，则是宫也，将必以君故名天下，亘万世，又奚止如今日之观哉。重为之辞曰：

迢迢洞阳，巍巍高山，上有玄云，下有流泉。洋洋新宫，内明外映，昔也何衰，今也何盛。郭当其世，初实病之，其师为言，天子命之。载经载营，亦既勤止，来游来憩，以养以食。我观世间，孰不可为，曷贩匪公，曷败匪私。道以人弘，地以人胜，我未克正，物孰克由正。既新尔宫，尔田亦丰，繄古有言，择善而从。晨钟杳杳，夕鼓考考，以祝圣人之寿，莫若有道。呼役神物，诃厉谴恶，以徇世人之欲，莫若有德。维道维德，可以上佐天子，跻天下于仁寿之域者。咨尔洞阳，罔有弗钦，此非予之言，乃老聃氏之心。

（《雪楼集》卷十九）

龙虎山志序

程巨夫

翰林侍讲学士臣明善奉敕志龙虎山，玄教嗣师臣全节属臣某序之。臣伏读终篇，山川之奇，人物之盛，前后宫宇之废兴，累朝恩数之隆尚，聚此书矣。然天下山之大者曰岳，水之大者曰渎曰海，顾以兹山先，岂无意乎？意龙虎之得名以张氏，张氏，老氏之学也，由东汉迄今，绵千数百年而益振，朝廷且尊而信之，此志之所由作乎！嗟夫，治道贵清静。老氏之道也，原于轩黄，文、景用之，其所成就可睹，已然流而为神仙巫祝，岂本旨哉？若所载天师恒之对唐高宗曰，能无为天下治；乾曜之对宋仁宗曰，苟能反古之朴，行以简易，志虑清明，神气完和矣，奚事冲举。政和中，访高士王道坚以修炼延年之术，曰清静无为，轩黄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汉武所以罔功，修炼非天子事。已而命之禳厄，奏曰："修德可以回天，禬禳之事，不敢误国。"端平初，征留用光入朝，答使者曰："归奏天子，治天下，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来将奚益？"若四人之言，诚祈天永命之贞符哉，庶几善学老氏者，可谓豪杰之士矣。今天子抚盈成之运，正清静无为之日，嗣师数陈老氏之本，上嘉纳之，此志之独

先龙虎，宜也。臣故敢叙作志之意，以示后之学者。

（《雪楼集》卷十五）

宗阳宫铜钟铭①

维大元延祐乙卯五月戊申朔十九日丙寅，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杭州路宗阳宫住持宫事、臣杜道坚，范铜千二百斤，作商子癸鼎乙壶二，永镇昊天宝殿，为国家祈天永命，徼福生民。

（《两浙》卷十五）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右在杭州宗阳宫，篆书，十四行，行五字。按宫为宋德寿宫后圃，淳熙中更名重华，咸淳四年以其半改筑道宫，奉先朝神象，赐今额。万历《杭州府志》云：元初毁于兵，延祐间杜南谷真人重建。南谷即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道坚也。《宗阳宫志》：古迹有通明殿，即昊天宝殿也，又有宋赐青铜古钟，亦不存。此道坚重建观时所铸，不藉檀施，用铜千余斤，可征其道力矣。

成都路正一宫碑

虞　集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远，故其生物也特异，文武材能豪杰之士，世世不乏，然犹不足尽其神气之秘缊。于是有神人仙者□图赤斧之流出乎其间，而世所共知者，汉正一天师张陵，遗迹几遍西南，事最著。其兴利若盐井之属，至于今赖之。其后若朱桃推、王薇和等，尤不可胜数。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师刘浩然、碧云庵道士张同者，高行奇术，近接耳目，里中儿女能道之。故成都青阳、玉局诸宫，桀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岁祀于江渎，礼成且还，思昔之所闻而问焉。凡宫室楼殿，苍乎其幽，黝乎其潜，崒乎嵬乎其雄杰高岸不可测者，亦徒见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仿佛而从之也，盖为之踌躇叹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学提举□□□云，于此有曰汪君者几近之。修汉天师张氏正一法，持戒严甚，饮食起居之坚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祷无所应，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岁以不害。若夫疫疠鬼怪之挠吾民者，得汪君指顾皆帖息如常时。汪君出道，见者无男女老稚，皆拜伏车下如见神人。自行中书省肃政廉访司，凡官府郡县，咸信尚焉，未始少为之屈也。成都守陕甄，度地于城中之西偏，与前守共构室处之，远近之民吏军将商贾，送竹木、瓦石、金币、米粟，与百工操其伎自献者，四面而至矣。于是宫广若干亩，制屋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汉正一天师，为堂者几，祠某神，为圜庵及东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为屋若干间，门庑厨湢库庾悉具。经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于三年之八月，总凡役者郡人徐庆原，而汪君翛然若不与知者也。既复命，予以汪君事语玄教嗣师玄德真人吴公全节，真人曰："此吾龙虎

山中学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几，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贤院以闻，有敕赐名曰正一宫。正一者，本其法所师之号也。汪君名集虚，字太□，广信人。今守国人元帅纽林公之孙，元帅自宪宗皇帝时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张氏名隽，河中人，尝在宿卫。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尝使过其处，宜为铭。"铭曰：

维蜀之都，金城疆疆，灵关秦辟，文林汉作。修养自葛，殿完最唐，阅世千百，以安为常。或伐而服，或据斯取，兵无久构，旋按故堵。壅繁畜庞，数丁剗除，嘘嚱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乃见牙蘖，承时嘉泽，更长斯洽。神帝灵仁，惠肯顾依，宰于燥湿，疵疠勿威。厥惟清静，克通神志，靡祈弗应，相我人士。人士作宫，敬报神师，有俨有临，匪僭匪私。于皇天子，视远如迩，郡奏朝闻，夕出封玺。曰咨远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从。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尔众庶，视此明敕。毋邪尔思，勿贰尔心，物辨志定，正一是钦。可以安泰，可以长久，名不虚造，是用嘉尔。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万年，新宫是诗。

（《道园录》卷四七）

上真殿记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三寸，十七行，行三十一字。行书。额题"集仙宫上真殿记"。

壬癸之方，虚危之分，有玄帝焉。足蹑龟蛇，周行六合，万神稽首，咸听其命，道书详纪之。圣朝加封玄天元圣仁威上帝，以其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也。载在祀典，孰敢弗虔。嘉定集仙宫，初尝奉祠于三清殿之右偏。宋德祐乙亥腊，天兵压境，见有黑纛摩宫，俄而玄雾四合，进退无措。主帅祷曰："是何神也，愿□开晴霽，吾人城誓不戮一人。"言未既，廓然朗霁，一簇生齿，赖以全活，帝力也。祠像岁久圮蠹，至元二十八年辛卯，里人章埕迁之西庑，顾赀□殿，盖二十有□稔矣。延祐四年，练师卢真祐与其徒住持孙应元□三清殿既成，睇其殿庭湫隘圮，迁之与东岳祠对峙。装塐圣像，威容□□，灵官玉女，天将力士，旗剑仪仗，临炙左右。神既妥灵，人益生敬，猗欤□哉，甚盛举也！吾闻以形体言，谓之天，以主宰言，谓之帝。帝固以好生为心，然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所谓栽培倾覆之道，未始爽也。人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帝用嘉之，何福不除。不然，矫举以祭，帝震怒矣，奚其福？诗云："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徼福者慎之哉！

延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东嘉章嘉春谷甫记

集虚冲妙大师前住持卢真祐冲靖守正凝和法师住持提点孙应元立石

（艺拓）

佑圣观捐施题名记

碑高一尺四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二十一字。正书。

□圣观以祠□□□名祠之盛，始建逮兹今一百四十一年，□□□□□□东西尽江汉南无与是雁行。岁元旦至上巳□节朔望，虎林士女，大集庭下，势若禹峡春流，胥涛秋壮，□壑赴岸，灭前拥后，推辔骑巷，休舆轿道，息武无可布视。不得留集者，亦咸严戒洁斋，澡涤洗沐，专一志虑，肃齐形容，喜怒不行，哀乐不入，好恶不作，骄吝不生，灵府明清，渟湛静莹，俯仰鞠跽，瞻望象仪，香氛烛光，星雾隐见，云冠霞佩，芝盖华旛，御气乘风，辉映飚举。聆音规影，忽儵后先。其或孝隆尊亲，慈軍幼稚，义钟伉俪，爱厚弟昆，益友善邻，嘉姻懿戚，祷言甫发，响答旋臻，疾疹遂瘳，蓝□□弭，讼争销释，吉庆大来。敬极信深，忘吾有己，□□□□，聚散无常，倾廪倒囊，非所悋惜。受福食德，□□□觎，体异而同，磁石傅铁，类鸣必应，铜山感钟，环循无端。报施之道，牢辞固拒，所不能回。倘非绝席，祠官祝釐，共□纷华，永谢嗜欲。弗萌瀹乎平虚，己私净尽，如镜悬室，不受垢尘。去来经行，无不呈露。顾安能致其如此哉！祠之建也，施赀者有差，岁三月三日斋醮费，施田者亦有差，度道生为道士，又有施田提点住持孙君益谦，提点观事吴君存真。惧岁序之易迁，致捐施之无纪，将取氏名爵里，与赀田材石数镌坚珉，与观祠相为长久。二君□来请记，故为具道如此云。

□祐三年九月戊申，将仕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场盐司丞胡长孺记

明年正月之望，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

（艺拓）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赵孟頫

昔轩辕问道于具茨，汉文求师于河上，盖古之圣帝明君，咸贵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应时而行化。传记所载，信不可诬。若真人杜公，际遇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于以辅世兴邦，立言设教，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俦与？真人讳道坚，字处逸，杜姓，当涂采石人，自号南谷子。晋杜预之后，曾祖秉哲、祖竑、父时敏，并晦迹丘园，传芳清阙。妣薛氏、继陈氏，生二子，长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异，幼而超迈。年十四，得异书于异人，决意为方外游。乃辞母去俗，着道士服，师石山耿先生。继入茅山，披阅道藏，依中峰岩木，葺巢以居。玉海蒋宗师异之，授以大洞经法，回风合景之道。时丹阳谢道士玄风远播，法海傍沾，真人曳杖玄门，问道靖室，言而无隐，拂袖远游，乃扪萝仙都，回飙雪水，纳交名释，载参辟历之禅，遐想慈亲，亟返白云之舍。当路知其素履，俾掌教于乡邦。俄走义兴，隐居张洞。三历寒暑，一意泉石。辟历以道契相合，招过凤溪，结知杨氏之王孙，托友邓侯之内侍，获引见度庙，锡号辅教大师，爰受紫衣之荣，遂

寻白石之隐。于是杨氏以礼请住升元报德观。真人兴玄学，建清规，百废具举，徒众悦服。属天兵南渡，所在震动，玉石虑毁于昆冈，黎庶惧沦于涂炭，弓刀躬措，莫救乡闾，衣食无从，忍填沟壑。真人冒矢石，叩军门，见太傅淮安忠武王于故都，披胆陈辞，为民请命。王与语大悦，恨见之晚，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按堵。遂俾驰驿入觐帝阍，辎重兼行，混风尘于卒伍，樵苏后爨，忘朝昏之粥饘，艰勤备至，得抵上都。世祖皇帝方纲纪四方，并包九有，思偃文而偃武，躬屈己以求贤，聆师之来，奏闻立召，望云就日，喜见尧天，布武升阶，高谈王道。皇明嘉其古直，屡赐恩光，真人感激圣知，莫知云报。寻有诏，特委驰驿江南，搜访遗逸。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贤、荐贤、用贤之道，上嘉纳焉。以兹衔命南骛，言归旧庐。慈母已亡，空堕蓼莪之泪，先师如在，徒瞻荆棘之墟。冥鸿尚避于网罗，飞凫亟还于京邑。同高士以升公，引炼师而进见。天颜甚悦，野服重归。钦奉玺书，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大德七年，复被旨授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真人既主宗阳，不忘旧馆，仍领升元观事。先是，宗阳毁于火，真人买山种树，以三十年为期，至是，命工师伐林木，治荒芜，畚瓦砾，正殿、讲堂、坛靖、廊庑、真馆、丈室，以次兴举。桂栋竦其千霄，梅梁杳其架雾，丹楹刻桷，不日而成，金阙玉京，自天而降。造三清尊像及昊天圣容，霞光照临，日精晬耀。至于金鼎突兀以腾烟，洪钟高悬而吼夜，彤庭赫其弘敞，丹扉廓乎开辟，不干众力，独立大力。真人往来升元，寻白石旧隐，因计然之筹峰，即葛仙之丹井，别立通玄观，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琼山发秀，珠泉献液，真人于此枕流漱石，游神云外，步虚礼斗，驰思仙乡。自髫龀而清斋，视纷华如敝屣，香饼巾拂，不事珍奇，木食草衣，恒存慈俭。蚊帱虽设，取足于绤绨，莞席自安，弗求于锦绮。又作揽古之楼于通玄，聚书数万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玄圣渊源，列图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发挥、关尹阐玄，文子缵义等书，数十万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混厚，读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圣之心，可谓学业淹深，文行俱备者矣。真人以考妣不及于养，即通元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葬焉。至于爪发之微，亦藏幽室，终身之慕，每见戚容，孝事父母，于斯见之。初，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疏举真人兼领杭州四圣延祥观，真人劳心基构，协力规图，轮奂既新，耄荒求佚。今上皇帝游心大道，申念老臣，皇庆改元，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旧住持杭州宗阳宫，兼湖州计筹山升元报德观、白石通玄观。真人居宠思退，请老而传，寻奉玺书，以弟子姚志恭为升元提点，师孙孙拱真为提举，俾世世相传，玄玄不绝。延祐五年，岁在戊午，真人在宗阳，时年八十有二，正月十一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标题，散之亲旧。既间，出偈遗诸弟子。十一日旦，顶中爆然有声而逝。弟子姚志恭、孙拱真等痛慕罔极，竭力营护，以三月十一日壬申迁神藏于天根道域。慨旌阳之拔宅，仰企无从，思许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达官士庶，诸山缁褐，哀号攀挽，巷无居人，舳舻蔽流，缟素弥望，又岂特送车千乘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风振远，畴能若是。凡度弟子若干人，其高第弟子以铭请。孟頫粤从髫岁，夙慕高标，先君将漕于金陵，真人假馆于书塾，携持保抱，缘契相投。云将拜鸿濛为师，缅怀维旧，太白为紫阳铭墓，援笔何辞。铭曰：

至人应世，启赞清宁，道包玄象，德协文明。青山孕质，白石标英，飞声天陛，齐步云瀛。（其一）气蔼兰芳，形逾松茂，啸月珠渊，采薇琼岫。碧落回軿，阆风挥袖，服食五牙，栖迟三秀。（其二）玄经阐义，原旨立言，皇文粹圣，王化弥尊。悬诸日月，缵于乾坤，谷神不死，至道长存。（其三）仙寓金晖，真容玉晔，桂阙霞氲，芝城云叶。碧瓦参差，丹楹熠烨，屡

降鸾书，时朝风宸。（其四）筹峰宴景，真馆凝神，从容观化，消遥上宾。烟萝泣月，露草凄尘，伫云关而怅望，文翠琰于千春。（其五）

（《松雪斋集》卷九）

崇禧万寿宫敕并道士陈志新谢表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二寸，二截刻。上敕，十行，行十五字，下谢表，二十七行，行三十八字。正书，额题"敕赐崇禧万寿宫诏"。在茅山下宫门。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朕流观山图，寅考仙迹，睠曲林之旧馆，实弘景之故居。原其建立之初，以处高第弟子，及今千载，犹想遗风。朕将益崇神明，用著高尚，其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观，可准玄教嗣师掌教真人吴全节所请，赐号曰崇禧万寿宫。主者施行。

延祐六年　月日

（上敕）

臣志新言：伏以六龙时御，尊临大明殿之居，丹凤诏来，新赐崇禧宫之号。天锡万寿，圣祝一人。睠惟少室之仙，实嗣曲林之教，师事陶弘景，不言弘道之功，君遇唐太宗，遂建太平之观。中更近代，始易前名，至复振于玄风，未有盛于今日。臣志新诚惶诚惧，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妙参三极，高蹈百王，清静化民，夙慕崆峒之问道，斋沐事帝，夜虚宣□□受釐。譬如北辰，端居而星拱，乃眷□顾，流观于山图。崇神明而涣汗于十行之中，著高尚而升真有千载之遇，光被草木，温照乾坤。臣志新俯伏林峦，听观纶綍，茅峰第一福地，敬用扬休，虎拜歌万斯年，益虔稽首。臣志新下情瞻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志新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延祐七年二月　日　宏道明真冲靖真人同主领三茅山诸宫观庵院住持崇禧万寿宫事臣陈志新上表

郡人郑梓材摹刻

（艺拓）

建康路三茅山崇禧万寿宫记

碑高七尺三寸，广三尺六寸，三十二行，行七十字。正书。额题"敕赐三茅山崇禧万寿宫之记"。

从仕郎镇江路录事致仕王去疾为文

前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并篆额

华阳洞天，自三茅君以神道设教，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人焉。历考其间，惟隐居

陶真人立馆以处高弟，所以启佑其后人者为最盛。今之崇禧观，隐居曲林馆也。唐贞观间，太宗以升真王真人有潜藩之旧，且尝师事隐居，遂建太平观以居之，赐田与山，赡其学者，餐钱铺粟月给，所辖宫观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给之，使自养其弟子，具载山志。宋改太平观为崇禧，揭虔妥灵，有盛无斁，式克至于今日，广殿修廊，弘弘巘巘，榱题牖桷之饰，旛花香火之供，千余年间，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于皇三君，威神在天，阴骘默相，华阳道派，如鲁洙泗。世有升降，道无升降，时有显晦，道无显晦。陶真人之于三君也，神交泬寥之上，王真人之于隐居也，心授问答之间。绵绵延延，往过来续，千载如一日。皇元肇兴，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坛宇如故。心远邹君道元，若造物者拟其人为时而出，叶阊阖于九天之上。上方偃武修文，以清静为坛，以慈俭为宇，垂意玄教，命邹君道元掌教事，尽护诸山。厥后东涧洪君宗源、复阳杨君元澈、碧泉蔡君德溥，继继承承，用能保有累朝之宠命，俾炽而昌。皇庆初元春，南坞陈君志新入觐，上觌天光于清都紫微之间，承九重之殊渥，荷真人之美名，上赐金襕道衣以为身章。延祐四年秋，南坞君私窃自念，崇禧道场自昔总辖诸山，实为上帝垂恩储祉之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明有尊，乞升崇禧为宫。白之集贤诸公，以其事闻于朝。嗣岁陛辞还山，上复降香以荣其归。延祐六年八月廿二日，玉音自天而下，赐号曰崇禧万寿宫，玄教大宗师上卿大真人张公、嗣师掌教真人吴公与有功焉。是日也，荧光异气，上烛层霄，崇山峻岭，咸有矜色。真人陈志新率羽士稽首再拜于道之左，对扬休命曰：明明天子，万寿万年，实与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溟涬开辟之始，赤明龙汉浩劫之前，俱以愿力，栽成辅相，以左右民。虽今昔殊时，幽显异迹，其受命于皇皇后帝，则异世而同符也，于虖休哉！既而冠巾之众，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陈真人自隐居陶真人立馆以来，既尝为太平观矣，又尝为崇禧观矣，上赐今额，甚盛举也。他日秉国史之笔者，系年系月系日，大书之曰：改观为宫自南坞真人陈志新始，其皇恩如天，将何以报塞耶。惟我真人在帝左右，必敬必恭，蚤夜以思，弼成玄功，庶其有以答君师宠绥之造，而真人亦有无穷之闻。真人曰：三君之灵也，吾皇之赐也，臣何力之有焉，敢不敬恭以从祝规。延祐七年夏四月，南坞君俾去疾纪其事，以传方来。去疾谓必有山玄卿其人，而后能为新宫铭，草野之文何足以纪盛事。辞不获命，乃举前说为之记，而又熏沐系之以诗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开山者谁高辛氏。耿耿祉哉太元君，天之辅相民怙恃。曲林旧馆陶真人，潜德幽光发千祀。山图飞上天皇家，云汉分章来万里，煌煌崇禧万寿宫，巨扁鸾飞羲献字。凤歌鹤舞锵钧韶，山川鬼神共欢喜，物不疵疠年谷丰，乾坤清夷风日美，皇帝怡愉奉太皇，万年亿载自今始。

大元至治元年正月十有五日建

宏道明真冲靖真人同主领三茅山诸宫观庵院住持崇禧万寿宫事陈志新立石

江左郑梓材镌字

（艺拓、《茅山志》卷二七）

戴道士墓志铭

袁 桷

予读桃源记，私窃以为嘉肥遁有遗于世者之说云耳。后读地志，则沅南地今号为桃源者，不与王化迹，安食水土，无君臣守令之程节，于征需乎何有嗣。后地益辟，桃源遂为壮县，溪峒增为十州，今乌能辨桃源也哉！或曰：州有桃源宫，累圣蠲复，山水清湛，其人惇厚，直且信，使能居之，宁非桃源乎？戴君道安和甫其人欤？和甫成童辞家为道士，性疏旷，无畦町。其师王君文卿器之，俾远游，见开府大宗师于崇真宫，随其委令，风雪承给，不少替。请于人也，事弗就弗止，而人不以烦避之。处于众也，率退以自持，众先矣，而君亦跛焉以及之。故亦受制为龙瑞宫提点，奉香于武当、桃源，性不喜臧否，遇酒嗒然以忘，然不复失事，故职教者弥任器。世人以记短长、逐日影为能事，君不能，且鄙耻较其得失，是真无怀、葛卢之民矣，岂唯桃源民哉！往归其宫，携酒邀父老游白马洞天。洞近长碛山，酒酣，援笔述韵语曰："吾死必藏是。"延祐七年还京师，明年改元至治，正月某日，微疾以逝，年若干。斥其囊资不能以敛，遗言以弟子李礼谦领宫事。和甫在崇真度弟子天台徐信初，厚礼翰林待制虞君伯生俾教之。伯生与予皆故家，见后进傲诞，不复与语，独信初给事无惰，闻论文献道德，尝惕悚不自置。信初果能为请铭，君斯无憾矣。某月某日葬是山。铭曰：

弃方刓觚，睢盱以趋，何诞之日，多朴莫能扶。瞻彼沅溪，中季载图，其德弗膻，其人允符。持觞养和，奚憾之祛，命也不尤，卒为天徒。

（《清容集》卷三一）

故保和通妙宗正真人徐公行述

朱思本

公姓徐氏，讳懋昭，字德明，世为饶之余干州社林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以儒名。家积善所钟，至公而显。公生于宋淳祐庚子，总角就学，通经旨，知古今事，即喜读道书。训以举子业，则曰，是假圣人之言为干禄之举，非吾事也。弱冠，父命之娶，辄不乐，或数日不食，乃从其志为老氏学。今赠通真观妙玄应真人松隐张公，时管辖信之龙虎山上清宫，道愈著闻，遂俾公从之游。松隐公见公风骨不凡，即命师今开府仪同三司、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张公。数年学成，著道士服，实宋之咸淳戊辰也。既而游衡庐名山，遇异人，授异书，能役鬼神，致雷雨，祭星斗，弭灾沴，所至人迎候之唯恐不及。宋故相古心江公、碧梧马公、尚书东涧汤公，皆以道学名世，少所许与，公出入其门，独加礼异，时人荣之。至元丙子，开府公从三十六代天师应诏入觐，明年，天师还山，开府公留侍阙下。又明年，公远来省侍，留二岁，亟请归，且曰："以清静无为之道佐圣天子致太平，某不如师；栖迟林壑，笑傲烟霞，师当无以夺某志。"遂翩然而返，纶巾葛屦，上下仙岩山水间，搜奇抉胜，将构别馆为报上计。久之，得仙

源冯氏宅，撤旧而新是图。越年落成，栋宇翚飞，金碧辉映，象设精严，鼓钟森列，视龙虎诸别馆为杰出，名之曰仙源观。居无何，又得故里张氏宅易为观，亦如之，名之曰神翁。大殿之东庑为祠堂，岁时享祀其先世，示不忘本也。又以符水济人，获报礼则为观置恒产，积谷至数千万斛。人或诮之，恬不以为意。值岁荐饥，饶、信之民无所得食，公则出谷贷人，或直以遗之，全活者无虑数百千计。未几仙源、神翁，俱被玺书庇卫，公乃分命其徒主之，往来徜徉其间。以开府公所授宗旨，觉悟后进，参以儒术品节之。故其徒皆颖异秀发，卓为道门师范。大德壬寅，制授提点常州通真观事，锡号保和通妙崇正法师。公升坐演法，常之人争先快睹，闻所未闻。观恒产不腆，公均节委积，权其赢为构玉皇阁，皆前所未有也。皇庆改元，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真人，仍主通真观。公拜命，喟然叹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况黄冠野服之人，敢冒是以为荣乎？"是岁来归，惟以琴书花木自娱，余一无所问。延祐丁巳，开府公寿及希年，公入侍。逾月告别曰："师好住上国弥千二百寿，某归老故山，不复关人事矣。"至治改元春，走介致书开府公，中多微辞，意复慷慨，且嘱玄教嗣师吴公全节以报国事师为第一事，大类诀别语。夏五月庚寅，居仙源丈室，以微疾屏药饵。越三日，癸巳，倏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二。远近闻者悲怆曰：是咒符水以卫我者，是储谷以食我者，今亡矣。夫公天性孝友恭俭，事师如父，待其徒犹子。虽命为真人，秩视二品，以开府公为之师，其徒登金门，绾银章者，层见叠出，公恬处其间，草衣木食，无异昔时。户庭授受，语默以道，森乎其相承，焕乎其相辉，人莫能窥其际也。不龌龊为世俗小，谨居乡里，未尝乘马。齿益老，步履如飞。接姻朋尤称信厚。人有急，力振之。或悖理伤道，必奋怒挥斥，改而后止，人亦惮之而不敢为也。呜呼！古之君子，道德充于内，仁义施于外，致君泽民，故天下后世闻其风而景慕之。今公寄迹老子法中，道德备于身，光于山林，仁义行于家，化于乡闾，而不求知于当世，岂易之所谓肥遯者欤？高第弟子法师云石李公立本，尝事开府公于京师。徒孙、今赠粹文冲正明教真人秋岩陈公义高，事晋邸，著名当时，皆先公遗世为徒孙而云仍系之者。某某以某年月日奉冠剑藏于某乡里，将乞铭于世之大君子。谓思本为开府公门生，且知公最详，俾述其行。思本辞不获已，敢摭事实，次其颠末为之状云。谨状。至治元年七月九日成德体玄贞弘远法师杭州路玄妙观住持提点朱思本状。

（《贞一斋杂著》卷一）

玄坛祠碑

陈 旅

轩辕氏以神明制天下，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其时将兵，类非常人。世传玄坛大神，盖将也。又谓大神本水金二气之精，降而为人，秦时修道终南山中，上帝召为神霄之官。又谓汉天师炼丹龙虎山，尝请于帝，命大神守丹，故又隶天师之正一玄坛，得赏善罚恶之柄焉。大抵神变不测，要不可以迹求之也。杭州大开元宫有祠在宫门东，祠中为坛，植木凝土，为立像其上，又为神虎其侧，望之凛然有生气也。至治元年十月，火夜起宫西民舍，遂逾宫中。郡侯于公九思与主宫事真人王公寿衍，亟救不克，惟外门存。黎明见大神屹立外门之外，神虎在于河滨，观者骇愕，以为夜半仓卒，人自救不暇，安得群有力者舁是以出？况植木

入地之难遽拔也。既又于烬灰中得木主帛旛与凡供神之器，皆不坏。先是，郡人欲为转运使筑亭树碑以纪其休声，寓亭材祠背，至是亦不毁，遂移用之为新祠，奉大神与虎复焉。四方之人，闻大神能飞动炳耀其威灵，益敬畏奔走祠下，而弭灾执盗之效益章章然不可胜道矣。真人既俾余铭新宫，又为余言玄坛祠不可不专铭也。余闻古之为治者，能有为于众人智力之所不及，若豢龙、御虎、南正、火正、壶涿、庭氏之设官，祝巫、占筮、盟诅、禬禳之有法，以搥辟鬼，以牡橭杀恶太阴之弓以射矢方，书日辰月岁星之号以去天鸟，何其事之涉于怪也。盖其出入显幽，必有为之用者。自绝地天通之后，人不可得而知矣。秦汉以来，官失其守，遗法往往存山林间。世之人见有能召风雷、役鬼物，能为众人智力之所不及者，不指为怪，则曰彼道家法也，又乌知古者朝廷有官守之事哉？呜呼！余岂志怪者也，孔子不语怪，盖欲以常道教人，奈何后世之顽民有不率教者矣。或者惧神之罚，有以销其顽心，而庶几常道之归乎？则大神固有弼教之功也。通乎古今而知鬼神之情状者，其亦取于余之言哉。乃为之铭曰：

翼玄元，御绛云，祝融既清宫，大神执鞭还守门，凭神之质超有物，其非质者矧可射。新宫成，奠新宅，孰敢为恶铁绳缚，玄虎咥，以善祷之报尔福。

（《安雅堂集》卷十）

通真观徐君墓志铭

袁桷

开府玄教大宗师张公留孙以玄道赞理，陟降帝庭，逾四十年。其承次授受，同流一源，罔有支别。故其弟子相传多至六七十人，以文辞议论达国体者，为之嗣教，其余彬彬行能，清整英发，林立辈出，或激昂自修，则俾之挈纲振维，往来京师山林间，重其名教，若是者，宁不备矣。夫开府弟子之最长者，曰徐君。余官翰林十有六年，未始识之。延祐四年，开府年七十，始来上寿，闭户不复出户限，邂逅予庭中，若相遽然者。集贤大学士李公某传诏醮崇真宫，益避迹隐奥中。集贤语开府曰："闻高第在是，愿接颜色可乎？"强之见，揖以退，复辞其师曰："弟子归山中不来矣，愿师自重。"至治元年，专价走京师，作诀别语，众咸疑焉。未几，讣至滦阳，以夏五月癸巳化于仙源宫，得年八十有二。于是嗣师真人吴全节率其弟子为位以哭，皆不胜其哀，且以状求余铭。维徐故士族，祖某、父某，君名懋昭，字德明，饶余干州人。饶为衣冠望郡，宋端明汤文清公、丞相江文忠公万里，幼获接识之，由是弃仕講为老氏学，以其道游江淮间。于时烽燧连警百里，土舍不相接，独涧饮草茹以善劝励，俾崇信其法，后皆化之。开府公入皇朝，随侍二岁即归，且誓曰：释老以募众集施为能事，叩门嚅嗫，抑献笑且取诮，吾不能若是，当益贬损焉。积数十年，作仙源观。久之，复作神翁观，佳木奇卉，编缉垦治，山林、垅亩、陂塘之利益，充然衍裕，卒能遂其初言。岁饥，以余食饿者，不足，则损直以售，葛衣布裤，十数年始一易，见者服之。老氏之学，力本自治，退足无欲，其言黯以彰，不知者以虚无释之，遂不相涉矣。夫不丐于外则必慎于内，宫室、蔬谷、丝麻、丹漆之物，燕与俯仰之节，酬酢进退之仪，人之生不能以缺也，今而曰吾无求焉，将何以取具？世以役鬼神窃服食为道，吾不能知之，不惑于众则害于民者寡。考其自

治，则于吾道合。清净富强，昔之时君尝师之，则凡刻缮者诚得矣，夫何疑焉。余尝侍开府公，言语绝臧否，耆而谦，默而简，退与嗣师游，弥纶损益，将以行其道，是非家庭之教，绩业纂素，能若是乎？盛矣哉！大德六年，制授主常州路通真观。皇庆元年，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真人，二观亦以玺书尉镇焉。以是年某月日葬某山，开府再传曰李立本、陈义高。义高明朗通豁，器行瑰特，赠粹文冲正明教真人，皆蚤世。今以次传者曰余以诚、何思荣、吴全节、孙益谦、李奕芳、毛颖达、夏文泳、薛廷凤、陈日新，余若干人。将葬，开府恻然曰：吾弟子蚤从吾游，其亡也不宜以薄，乃命奕芳归葳葬。铭曰：

林林生民，厥初一原，帝霸肇分，兵刑日严。维玄元君，治道不繁，节约寡求，罔有僭贪。荣观超居，导迎泰和，绝色屏味，日用不颇。后侈怪奇，风挥电诃，造舟构台，百灵迤讹。赫赫大帝，尊企清净，玄风恬寂，守贞自正。温温开府，不夸不佞，于帝左右，渊默无竞。在师承之，俭以绳之，泯泯自营，卒克兴之。道合古初，讫莫我病，铭昭真宅，是式是证。

（《清容集》卷三一）

上卿真人张留孙碑

碑高九尺，广四尺五寸，五十六行，行六十字，分两面刻，正书。额题“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师张公碑”。在北京东岳庙。

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张公碑铭并序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赵孟頫奉敕撰并书丹篆额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受命上玄，混一四海，拔豪杰异材以自辅翼，盖不惟处之将相大臣。时则有若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则以方外显矣。公讳留孙，字师汉，系出汉文成侯。至唐宰相文瓘之子孙，始居江南。其分居信州贵溪者，世为士族。公生宋之季年，因从伯兄闻诗学道龙虎山上清宫，授黄帝老子之书，及正一符箓，祠祭天地百神之法。羽衣高冠，修髯广颐，状貌甚伟，有相者过之曰：异哉贵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辅也。岁己未，世祖军武昌，已闻嗣汉天师张宗演名，间使通问。及得江南，亟召之，从其徒数十人以来，皆美材奇士。及入见，有锡予，上独目公而伟之，于是宗演归而公留。上时时召问，因及虚心正身崇俭爱民以保天下之说，深合上意。裕宗在东宫，寝疾，上以为忧，诏公往护视，疾寻瘳，上悦。上幸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又寝疾，上命贵臣趣公祷祈以其法。中宫夜梦髯神绛衣朱毂，行青草间，介士白兽拥导，以问公。公曰：青草生意也，明疾以春愈。果然。后从公求所祷神象礼之，见画者与梦契，益以为神。乃诏两都各建上帝祠宇，皆赐名曰崇真之宫，并以居公，赐平江、嘉兴田若干顷，大都、昌平栗园若干亩给其用，而号公曰天师。公曰：天师有世嗣，臣不可称天师。于是以宗演为天师，别诏尚方作玉具剑，刻文曰：“大元皇帝赐张上卿佩之”，号曰上卿玄教宗师，总摄道教，服宝冠金织衣裳，玉佩珠履，执圭以奉祀事。即家起其父九德为信州治中，佐郡以愿谨闻，超拜浙东宣慰

同知，又改江东，以便家。进其高弟门人皆给馆传车马，行幸无所不从。公或留禁中，至夜御辍乘辇使归，导以卫士，虽固却，不听也。上曰：古者天子皆亲巡方岳，今海内初定，恐劳吾民，上卿其乘驿马五十以代朕行。是时上亟欲周知遐迩，搜访遗逸，故以近臣介公，而敕宰相百官祖饯国南门外。还朝，多所奏荐，上籍其名聘焉，擢公商议集贤院事。初，集贤、翰林共一院，用公奏，始分，翰林掌诏诰国史，集贤馆天下贤士以领道教，置道官及宫观主者，给印视五品，为其道者复徭役。或以道家书当焚，上既允其奏，裕宗以公言请曰：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论定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而嗣汉天师之传，自宗演至于今凡四世，皆倚公论建矣。会廷议开通惠河未决，召问公，公曰：河成诚便利，愿敕有司毋重伤民可也。武宗、仁宗之始生也，上皆命公拟名以进。仁宗五岁时，译为梵文，今庙讳是也。上将相完泽，命公以易筮，遇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中而应乎乾，豫利建侯，象为君臣咸吉，诚相完泽，天下幸甚。明日拜完泽右丞相。上不豫，谕隆福宫曰：张上卿事朕岁久，终始一德，宜令诸皇孙尊信其道。又谕公善事嗣皇帝云。未几上崩，成宗归自潜邸，隆福太后遣重臣从公郊迎，行至，公下马立道左，上令就骑，且语之曰：卿家老君犹尔睡耶？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车驾屡亲祠崇真，敕留守段真益买民地充拓其旧，期年讫功，上临幸落成。明年有星孛于正北，诏公祷之，奏曰：臣闻人事失于下则灾异见于上，愿陛下省躬修德以祈天也。上曰：卿戒甚至，朕不敢忽。未几两都及河东地震，又命公祷之，公曰：今命臣祠上帝，徒取故事受辞于有司，臣窃为陛下惧。上曰：卿言是也。朕之一心，天实监之，赖卿礼祠以达之尔。遂祷于崇真，有白鹤数百翔集中庭，诏文臣阎复等作颂刻石。上尝御便殿，命公进讲南华经，公推广成子语黄帝之说，上感叹，加特赐上卿玄教大宗师。以公生日，赐玉冠、上尊、良马，隆福宫、中宫皆有赐赉，自是岁以为常。兴圣太皇太后还自怀孟，以公先朝旧臣，加礼尤重。武宗践阼，升公大真人知集贤院领诸路道教事，寻加特进，封其三代皆一品，以其兄弟之子二人备宿卫，命其弟子吴全节为玄教嗣师。仁宗雅好文治，常从容召公论道，公曰：圣人至德，保体清净，则永寿万年，庶类以成而天下自治。是时文学之士并进，而公言最为简要矣。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敕将作院刻玉为印文曰"玄教大宗师印"以赐公。上御嘉禧殿谓宰臣曰：知朕有耆德之臣乎，张上卿是也。皆对曰："诚如圣言。"明日，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其弟子七人皆为真人，其四佩银印，以宣命者十二人，赠其祖师八人、故弟子二人皆为真人。加赠其曾祖宏纲曰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柱国，谥安惠，祖梓夫曰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谥康穆，考九德曰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国，谥文简，皆封魏国公，其妣皆封魏国夫人。其从子在宿卫者皆受四品官。公年七十，诏图其像，命孟頫赞之曰："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时而出之，溥博渊泉。其动也天游，其静也自然。人皆谓我智，而我初无言，人皆谓我贵，而我不敢为天下先。赞化育而不居，宝慈俭以乾乾，故位三公，揖万乘，熟立乎方之外，而坐阅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颂，承命自天，穆如清风，万古其传。"识以皇帝之宝，赐宴崇真宫，宣徽使光禄卿具酒馔，教坊备法乐，朝臣咸与。兴圣宫、中宫赐金帛、上尊有差。公谢曰：臣师老氏之学，以满盈为戒，而臣蒙被恩数过盛，既耄，补报无日，愿乞骸骨还山。不许。今上皇帝即位，待公如先朝故事，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公焚香室中，召诸弟子曰：吾教以清静无为为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其宗旨也。今玄教特被宠遇五朝四十七年，尔徒见其盛也，其亦知吾之战战慄慄，至于今而后知，而后知其免

夫 。尚思恪恭乃事以报称朝廷，毋坠成规，则吾志也。言毕端坐而逝，寿七十四。讣闻，中宫皆遣贵臣致赙，举朝会吊，巷无居人。比敛，容貌不变，体质轻软，如举空衣。榇舆就道，云日晦冥，寒风惨恻，林木为之缟素，行路嗟异。明年三月，归其丧于故山。弟子七十五人，余以诚、何恩荣、吴全节、王寿衍、孙益谦、李奕芳、毛颖达、夏文泳、薛廷凤、陈日新、上官与龄、舒致祥、张嗣房、何斯可、徐天麟、丁应松、彭齐年、薛起东、李世昌、张德隆、薛玄义、陈彦伦、詹处敬、于有兴、王景平、蔡仲哲、彭尧臣、张汝翼、冯瑞京、祝永庆、蔡允中、张善式、董袭常、王国宾、曹载静、余克润、丁迪吉、张居逊、董宇定、王用亨、张显良、徐守勤、彭一宁、刘若冲等，将葬之山东之南山。于是皇帝若曰：玄教嗣师全节，其袭玄教大宗师、知集贤院总摄道教事，予告归治丧。前翰林学士承旨孟頫，其著铭文，书刻表世。臣孟頫再拜受命而言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用荐者言，召见臣孟頫，以为兵部郎，数赐顾问。是时张公已贵，而南北故老儒臣，多在朝廷。臣去国三十年，复被仁宗皇帝收召，待罪禁近，而世祖时□朝略无在者，或仅见其子孙，独张公以高道厚德，服勤累朝，身受恩宠，超越常伦。而其心欿然，恒恐惧自持，至于服食起居之奉，才取仅给，初不知其贵且盛也。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赖公救解，自贷于死者亦如之。公未尝言，惟恐其人知之，故亦不得而称焉。呜呼，先皇帝弃群臣，老臣伏在田里且三年矣。张公亦遂去世，感叹存殁，不亦悲乎！今上皇帝不以臣远去，老病且死，犹记忆之，命以论次公事。呜呼，旨意所及，岂直为张公哀荣哉，列圣涵煦之盛可得而论矣，臣其敢辞。故为之铭曰：

维昔圣神，化成无为，群工在廷，职效其思。厥有至人，克相之道，河润山辉，不宰而保。功力既兴，稽能贲文，至德闵嗟，遂其不闻。于皇世祖，智虑遣策，万方具来，将与休息。文议术权，并以治言，列教分宗，其端益悬。帝曰吁哉，畴若玄式，言信动化，静以为极。禬祠炼修，僃彼余支，和光致柔，维公得师。成庙承休，守若画一，式敬耆老，以永终吉。冠圭佩舄，道通神明，孰究所存，徒咨显荣。桓桓武皇，百辟维竞，曰予外臣，其位特进。极盛弥文，仁考之仁，多仪郁兴，为章如云。人华厥家，公又尚教，上溯下沿，旁泽兼造。圣皇御天，赫其有临，公不少留，以究皇心。生荣殁哀，公则终始，老成不遗，恫我后死。大道之行，传宗在人，令闻令望，蔚乎群真。天子有诏，伐石表世，玄风洋洋，永赞至治。

天历二年五月　日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嗣孙吴全节立石

四明茅绍之模刻

（艺拓）

敕赐玄真妙应渊德慈济元君之碑

赵孟頫

留侯称导引不食谷，后数世而天师之教兴焉，传千数百年以至于今，何其盛也！惟天师之道本乎老氏，其言则神仙符祝之事，后世为其说者必曰：离而父子君臣，去而夫妇，乃可以成道。然古之号称神仙者，未必拘于是也。若张氏之先以飞升尸解闻者踵接，其于父

子之道，君臣之义，夫妇之伦，秩然其不紊也。呜呼，此张氏所以能久而独存者乎！盖自混一以来，道莫盛于三十六代演道灵应冲和玄静真君。真君之配，玄真妙应渊德慈济元君之德又盛焉，宜其后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年夏五月，驿召三十九代天师嗣成入朝，冬十月至阙。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又召臣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谨按元君讳惠恭，妃周氏，信州贵溪县上黄里人。曾大父讳文举，妣闻氏，大父讳深甫，妣留氏，父讳新，妣王氏，宋封孺人。元君徽柔渊懿，生廿三年而归玄静真君，事舅观妙先生、姑倪氏有妇道，训育二子，整齐闺内有母道。至于振恤扶树，靡不用其极。备天人之福者五十年，而淡然冲素，恒有游于物外之意。元贞二年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师入朝，制授玄真妙应仙姑，至大元年夏五月，加玄真妙应渊德真人。明年寿七十，时今上皇帝在春宫，遣使赐上尊、宫锦。又明年，皇太皇降旨护所领真懿、华山二观。又明年二月癸酉，忽危坐，问日蚤晏，翛然而逝。九月藏冠履于琵琶峰之麓，既又作慈济宫于墓侧以为栖神之所。皇庆二年，追锡今号。二子曰与棣，嗣三十七代天师，号曰体玄弘道广教真人；曰与材，嗣三十八代天师，号曰太素凝神广道明德大真人，尝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窃惟张氏自树教天下，受大封显号，稠恩叠数，炫耀照映，莫如我朝。以闺闱之德，被天子异眷，赐碑纪行，则又自元君始。上岂不以元君身育二嗣，充大其教以辅我邦家，俾清静无为之化，不失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铭曰：

元君昔下昆仑峰，师子白鹤歌噰噰，龙神虎君卫西东，霞披雾散开灵宫。苍溪窈深山巃嵸，白蘋花香露气浓，元君燕居百福崇，上帝锡命严且隆。七十之年颜如童，二十四岩春濛濛，倏而逝兮乘天风，云軿霓旌满虚空。琼裾飞步紫清中，琵琶之麓郁葱葱，千岁归来福教同，物不疵疠年谷丰。微臣著铭书亦工，巨鳌负石厚以穹，死而不忘安有终。

（《松雪斋集》卷九）

抚州玄都观藏室记

吴澄

玄都观者，前道教都提点张师次房之所肇创，观之藏室，则其徒孙黄仁玄之所作也。师本临川梅仙观道士，至元间，从天师北觐，留侍阙庭数载，宣授崇道护法弘妙法师、江西道教都提点、住持浮云山圣寿万年宫、抚州梅仙玄都观以归。凡得近日月、沾雨露而复还山间林下者，宠渥焜煌，位望殊特，人人夸之以为荣，师乃不然，曰："皇泽诚优，非吾徒所宜蒙，非吾教所宜有也。"二教设官，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莅政施刑，师曰："吾教清净无为，奚至是哉！彼有司所治，地大民众，非政不整，非刑不齐，今吾所治，皆吾同类，何事当讯，何罪当惩，而以势分临之，而以囚絷待之乎！"其时主教天师，简易不扰，所在宫观，晏然宁处，师之言已若是。既而习渐变，道流不胜困苦，夫然后知师之远识先见，仁心厚德，不可及也。道官出入驺从甚都，前诃后殿，行人辟易，视部刺史、郡太守无辨。唯师不改其素，间不骑乘，或以勿太自卑为讽，师曰："吾岂乏马，然故旧满眼，不下马则人议其傲，数下马则己受其劳。孰若缓步徐趋，遇所识则肃揖而过，于身甚便，于心甚安也。"玄都观初在郡城绹隅，后徙今所。按唐时旧观，其中止有玄元一像，逮宋中叶，装塑天师，增益名号，矫诬褻

僾，莫之或正。玄都观独循唐旧制，即此一事，师之定是非、审取舍，高出千万人之上。师既厌世，其徒周业和将营藏殿于玄元正殿之左，盖以玄元尝为周藏室史故也。市材未华而周亦逝，仁已克承其志，至治辛酉始构，次年壬戌底成，崇深宏伟，耸动观瞻。中藏圣贤经传，历代史记，与夫诸子百家之书，靡不存贮。仁已请记，予谓佛寺有藏，藏诸品经，佛经蔓衍繁复而贵其多，非藏莫可藏也，老氏以约为记，以不博为知，而贵其少，道德二篇五千文尔，虽南华之汪洋，亦不过六万余言，非若佛说之蔓衍繁复，而何以藏为？故道观之有藏，追仿玄元所守藏书之室，而非拟释教之经藏也。虽然，玄元之务约不务博也，及至答孔子之问礼，纤悉细微，详尽曲当，则其上智之知，兼该普遍，岂寡陋以为约者哉！张师道行纯美，默契玄元慈俭让下之宝，其徒世世相传，不忝祖教，亦匪纷纷道流所可例观，是以备述张师之善，而为玄都藏室之记云。张师字绍隐，号云谷道人。一初者，仁已之字也，造吾门时，与徒孙毛允执俱。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重修通元观碑①

重修通元观记②

特进上卿元教大宗师吴全节撰并书

凡今为吾道之教者，为宫殿楼观门垣，务极宏丽，而像设其教之所由兴及其所为辅者崇祠之，以为圣天子祝釐之所。故法制与王者埒，而无所禁。自京师至郡邑皆然。有来告而求识者，大抵侈国家崇尚赐予之盛，极其土木营缮之劳而已。杭城道士俞行简告予：天下名山，岳镇为大，而吴山实浙之大观，郡之形胜也。而山之奇胜处，皆仙宫琳宇，而山之南麓有道观，宋赐额曰通元者，高宗南渡，绍兴中中贵鹿泉真人刘公能真修真之所。公尝夜梦三茅君驾鹤旋绕其处，翌旦则有三鹤翔空，遂创斯所。逮今有元百数十载，国运虽革，而观宇莫废。予故募众缘，役匠石，抡材治甓，修玉清茅君之宫殿，建谒斗望鹤之□台，暨山门廊宇，概而新之。请为我纪其事，著铭勒石，垂诸不朽。予闻行简之言，因有感焉。夫茅君之仙踪胜迹，显灵于世，载诸道典者久矣。故累朝设官奉祀，香火在金陵之句曲山为尤胜。而通元之建，自鹿泉始，今行简有恢复之劳，所以崇奉茅君，祝圣佑民，俾三光全而寒暑平，五谷熟而人民育，翊皇图于万年，播元风于悠久，则未必无小补云尔。谨稽首而为之铭曰：

真君昔下茅山峰，狮子白鹤歌噰噰，龙旂鸾辂飚天风，霞裾月珮开灵宫。天香缭绕花雨濛，真君宴处百福崇，上帝锡命严且隆，九天司命垂元功。道包宇宙恩宠洪，物无疵疠年谷丰，微臣著铭书亦工，巨鳌负石厚以穹。通元福地垂无穷，通元福地垂无穷。

至治二年岁次壬戌孟春吉旦本观道士行简法师七十七翁俞真静刻石

（《两浙》卷十五）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右在通元观后，正书，十六行，行三十九字。观始末见刘敖自述碑记。此云"修玉清茅君之宫殿，建谒斗望鹤之□台"，即刘记所云"前创茅君之庭，后整三清之殿，筑谒斗

台于乾维，立放鹤亭于艮位”是也。但刘碑作放鹤，此记作望鹤。诸志从之，未深考也。蒙古太祖铁木真起宋宁宗嘉泰二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实一百有六年，此云百数十载，亦约略言之耳。

②超案：此“通元观”“元教”等，“元”应为“玄”，为《两浙金石志》避讳所改。

御香赍江陵路玄妙观记

吴 澄

皇庆二年，总摄道教所掌书记唐洞云，钦奉帝制，授诚明中正玄静法师、江陵路玄妙观住持提点兼紫府真应宫住持，后又兼领本路诸宫观事。教所嘉其能，留之弗遣，遥领其职而已。延祐六年冬，被旨赍香诣武当山及江陵玄妙观祝禧。将行，会国恤不果。至治元年冬，被旨如前，又被中旨兼诣紫府真应宫、武昌武当宫、庐山太平宫。二月春，驰驿至武当山，次至玄妙观建大斋醮，以殚报上之诚。宿德冯提点主斋醮事，提举胡道隆、副观胡道安、都监任惟祀暨远迩徒众，莫不肃恭就列，宣、廉二司军民诸官咸集对扬于斋坛，俯伏稽首如侍清光之侧，同与斋宴以侈恩荣。一时欢声和气，充塞上下。续往真应、太平、武当三宫，一一蒇事毕，乃复于教所。江陵道流金言，宋大中祥府肇创天庆观，视诸宫观特为崇重，我世祖皇帝至元间改锡玄妙名额，其崇重如昔，而江陵玄妙之承天宠也，未有若斯今之盛。粤惟吴大真人际遇熙朝，嗣阐玄教，将旨使臣，不辱使命，用显皇猷，宜有所纪述以昭示永久。予适召至京师，来请撰文。窃谓道教之源远矣，专掌祷祠，盖自近代而然。我朝列圣，隆香祝禧，益加虔敬，祷祠之臣，奔走供给，惟恐弗逮，拳拳报上，实与天保之诗同意。予于其君臣之义有取焉，故聊叙梗概，而俾刻于石。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大瀛海道院记

吴 澄

拓本高四尺二寸，广三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一字，每行下缺十余字，正书，额同首题。在象山

集贤直（下缺）

翰林学士承（下缺）知（下缺）

集贤直（下缺）士奉（下缺）

外际乎天，内包乎地，三旁无垠而下无底者，大瀛海也。非冲融混冥，智周寥廓，能纳六合于方寸，未易与语此。而有客授予大瀛海之图，为之矍然以惊，谓客曰：“此恶可图也，而孰为为之哉？”展而视之，则荒厓斥泽之间，浮沙浅土之上，一勺之沮洳，一撮之墝瘠，夫岂冲和清淑明秀灵异之所钟。乃或宫而构焉，以为栖霞餐露之馆，而冒之以是名也，又为之喟然以吁。摄图者曰：“达人奚索之之深耶？① 鄞之东南北里达于海，舟行八十里曰象

山，有县。县之东二十里曰鄞溪，潮汐奋冲，贾舶络绎，东望日本，南走天台，世传神仙安期生之往来也。故其民至于今好仙道，而其乡曰游仙。至元庚寅，②乡之人王翁弃妻子，改名一真，结屋其隈，延接方外之交。前代善书之人，尝有'大瀛海'三字，购而得之，因以为扁。大德丁未，天台崇道观道士吕虚灵为县令祷雨有应，王翁一见而莫逆也，遂与共处。王逝而吕嗣，主教者命之世守。方将资众力大其居，又欲资一言久其名也，为是手图以来。较之于垤也，洞之于壳也，奎③蹄之于广居大囿也，亦各适其适也，而达人冥索之深耶？"予于是进道士与语曰："予生长海滨，请为子竟瀛海之说。禹贡叙事，至讫于四海而止。讫者，地之尽处也。海之环旋，东西南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见，何也？西北地高，或蹑高窥下，则见极深之壑如井沉沉然，盖海云。东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万有余里。中国之地，广轮方三千里耳，而东连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于中国之地者二十而羡。其间洲岛国土，不可胜穷。若三神山者，盖不知其几也，奚独蓬莱、方丈、瀛洲也哉？载籍之所不记，人迹之所不及，而惟长年度世之流，形质销铄，神气融凝，逍遥飞步乎太空之中者，得而至焉。人也，虽非彝教轻行而胚间气，秉绝识，超越凡庶万万也。企而慕之者，人人而然，能几仿佛者谁与？名不混世，实不离世，稷稷营营，卒与蠕爽肖翘之类俱为尘泥，其亦可哀也夫。今子出乎四民之外，不与游方之内者为徒，讵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之为务哉？必有事焉可也。他日朝燕暮越，瞬息八极，泠然御风，过三神山之顶，临观旧乡而一笑，下睨人间，自称为道人，非子也耶？"道士改容曰："谨闻命，敬闻命。"于是乎书以遗之。（下缺）延祐第六春也。

至治二年二月十九日（下缺）

（艺拓，并据《吴文正公集》卷四八补校）

①超案："耶"，集作"也"。

②超案："庚寅"，集作"癸未"。至元庚寅为二十七年，癸未为二十年。

③超案："奎"，集作"涔"。

大都东岳仁圣宫碑

吴澄

天子祭天下名山，岳为众山之宗，岱又诸岳之宗也。东岳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礼各不同。岳者，地祇也，祭之以坛壝而弗庙，五岳四渎立庙，自拓拔氏始，当时惟总立一庙于桑干水之阴，逮唐乃各立一庙于五岳之麓。东岳泰山之庙遍天下，则肇于宋时之中叶。古者祭五岳之礼视三公，盖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诸神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岳渎，臣之最贵者，三公为臣之极品，故祭之礼与公齐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开元间，谓汉以来王亦爵也，位公之右，于是封岳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间致隆岳祠，尤以王爵为未崇极，于是尊岳祇而号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礼之可不可有不暇计。吁噫哉，若神僭窃同天地，所以起大贤之叹也。既庙之，又爵之，既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于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内，制作之事未遑尚，仍前代之旧，东岳旧号天齐仁圣，复加新号曰大生，郡县并如金、宋时，有庙以祭东岳。大都新

筑，规模宏远，祖社、朝市、庙学、官署无一不备，独东岳庙未建。玄教大真人张开府留孙职掌祷祠，晨夕亲密，钦承上意，买地城东，拟建东岳庙。事既彻闻，仁宗命政府庀役，开府辞曰："臣愿以私钱为之。倘废国财，劳民力，非臣之所以效报也。"上益加赏，遂敕有司护持，毋得沮挠。方将涓吉鸠工，而开府遽厌世，嗣真人吴特进全节深念师志未毕，竭心经营，不惜劳费，于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门，于癸亥春成四子殿，成东西庑，诸神像各如其序。鲁国大长公主捐资构后寝，敕赐庙额曰仁圣宫。特进以书来请记，予观先开府之报上恩，今特进之继师志，忠敬出于一诚，其美可书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习之由，以俟议礼者之讨论。方今袭累朝积德之余，际百年兴礼之会，明圣在上，仁贤布列，必将追复二帝三王之懿，尽革魏、唐、金、宋之陋，其于东岳也，礼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号，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庪县于其方岳而不遍祠于郡县，夫如是，虽至圣复生，必无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之叹。乘太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万世之法程，斯其时矣，何幸吾身亲见之哉！（尔雅：祭山曰庪县，庪九委切，谓瘗牲币，县音元，谓挂仪物。）

（《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答吴特进书

吴　澄

曩承过顾，又荷养浩令侄惠书，索及观记诗序。年耄才荒，聊尔塞命，乃蒙勒之坚珉，寿以文梓，今见刻本，惟有惭怍。二月下弦，盘中使到，持示腊月十二日教墨，督岳庙、玄宇二文。久病之余，精神退涩，然盛意不敢虚辱，谨撰东岳碑付盘中使回转达，应不迟缓。但此文关系古今大典礼，倘不鄙弃，于内不可有所改换，盖一字失当，恐贻将来识者之嗤诮，而其文不可以传。仁靖观中先开府之祠，以玄宇为扁，所该甚广，今崇真宫所建，上复加仁靖二字，则玄宇但是代祠堂二字之名，四字联属，义不通贯，窃疑未安。大概此等名称，垂示久远，惟当正大平常，不可如近时人家花圃亭榭馆舍，取其名之新巧奇异也。或曰：仁靖真君祠可乎？更望审定其名以喻小孙，当俾于家间中附来，文成之后，亦附便俾小孙奉呈也。玄元之道，所忌者盈，所恶者夸，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言不欲盈满，使之常如旧物之敝坏，不使之如新物之成完也。又曰：行于大道，惟施是畏。朝甚除，服文采，带利剑，饮食资财有余，是谓道夸，非道哉。施者，夸张也，与论语无施劳之施同言。以宫室之美，服饰之盛，饮食之丰，货财之多夸张于人者，违悖于道也。又曰：去甚、去奢、去泰。言不欲其甚而常处于微，不欲其奢而常处于俭；不欲其泰而常处于约。又曰：大小多少，终不为大。言虽大而常自处于小，虽多而常自处于少。始焉未大，故不敢以为大，终焉既大，亦不敢自以为大也。凡此皆是不盈不夸之意，所谓良贾深藏若虚。先开府之盛德，真能若是，近日月如在山林，接微贱亦不贵显，冲虚慈俭，不自高大，默契玄元之道。后之人崇其祀，亦当以荣夸为戒，庶其与开府之盛德相称也。盖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苟贵其多，则少者固若简略，苟贵其少，则多者亦似亵渎。古者万乘之尊与世之贤士大夫，追奉其亲之心何有穷已，然立庙皆止一处，岂是简略于其亲哉？汉代祖庙之外，郡国有原庙，近世俗人之家，祠堂之外，墓所庵堂及寺观又立祠以奉祀。夫其庙祀之

多，似若加厚于其亲矣，然知礼者不以汉世郡国原庙为隆于三代，不以俗人庵堂等祠为优于贤士大夫，何也？以此推之，报本之礼与其多而为亵渎，不若专于一者之为严敬也。且唐开元以前，孔圣惟有非时之特祀，而无每岁之常祀，如今每岁春秋释奠，可谓尊崇孔道之至，而南丰曾氏独以为非礼。非其见识超卓，何以敢如是立言。开元以前祀礼之简也，孔道不为之而轻损，开元以后祀礼之数也，孔道不为之而增重，南丰之言，虽乾道、淳熙间之大儒亦不非之。近年张梦符作杨州学记，乃诋南丰之非，以为设使后世有不令之主，因其言而遂废孔祀，岂不为大害？是不过以事之利害言，而不以礼之得失言，岂足以服知道知礼者之心乎。因笔之及，不觉缕缕。末由觌面，惟冀茂毓天和以凝道中之福。

（《吴文正公集》卷七）

吴特进诗序

吴 澄

物之有声而成文者乐也，人之有声而成文者诗也。诗、乐，声也，而本乎气。天地之气太和，而声寓于器，是为极盛之乐，人之气太和，而声发乎情，是为极盛之诗。自古及今，惟文、武、成、康之世有二南雅颂之声焉，汉魏以后，诗人多矣，而成周之太和不再见。其间纵或小康，而诗人大率不遇身之轗轲穷愁，则辞之凄凉哀怨宜也，何由而得闻治世之音乎！玄教吴特进，当四海一统之时，际重熙累洽之治，出入禁闼，晨夕清光，历仕六朝，眷遇如一，一世亨嘉之会如此，一身希旷之遇又如此，醺酣唐虞三代之春，畎郁蓬瀛三岛之馥，太和之气，贯彻于身，表里冲融，其发于声而为诗也，韵度何如哉！旧有飘稿，不啻千篇，泰定二年，被旨代祠江南三神山，四年还京，天机天籁，触处吟咏，诗凡二百余首，曰代祠稿。其徒李盘中提点将锓诸梓，而其从子吴养浩待制请序卷端。其诗如风霜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盖其少也，尝从硕师，博综群籍，蚤已窥闯唐、宋二三大诗人之门户，况又遭逢圣时，涵泳变化，其气益昌，太和磅礴，可使畏垒之民大穰，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声诗特余事耳。偶然游戏，字字鸣国家之盛，谐于英茎咸韶之乐，固非寒陋困悴，拂郁愤闷者之所可同也。幸哉，此生之在此时也，盛哉，此时之有此诗也。

（《吴文正公集》卷十三）

送吴真人序

吴 澄

崇文宏道元德真人翊赞其师，留京师三十载，典司其教，廪所飼遣，祷祠供给，出入禁密，被眷遇至渥。前时推恩，官其父，授翰林学士、中顺大夫，新天子即位，追崇太庙，达其孝于群臣之家，封赠逮三世，或再世，或一世，于是真人之曾大父母、大父母列追赠，而父进秩荣禄大夫、大司徒，封饶国公，母封饶国夫人。真人将上旨祝釐江南，祗奉恩命以归而荣其亲。世儒率谓二氏之徒去家离亲而外伦纪，固哉言夫，夫竺土之习不可知，道家者流，则

宗藏史者也，予观礼家所记答夫子问礼之辞，纤悉周遍，其后注官假解，传世滋远，谓外伦纪可乎？真人虽游方之外，而事亲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顺，其事师也无违礼，盖在三如一矣，而又通儒好文，乐道人善，凡所尊所嘉所容所矜，一一各得其欢心，是以无贵贱，无长少，无远近，翕然称之曰贤。所以光其亲者，诚如昔人所谓幸哉有子如此，岂特人爵之荣荣其亲而已哉！真人予同姓，吴自延陵季子以来，历汉、晋、唐、宋，代有闻人，以老子法中而有斯人也，予焉得不为吾宗家喜。其归而荣亲也，予又焉能已于言乎。

（《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玄真道院记[1]

高八尺五寸，广三尺七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书。额题"玄真道院之记"。

黄岩州玄真道院记

承事郎台州路同知黄岩州事三山林兴祖撰

从仕郎庆元路昌国州判官里人盛象翁书

奉训大夫台州路黄岩州知州兼劝农事荆丘李士行篆额

前太守真定范公为州之四年，巨室畏法而小民以安，群俭畏威而良民以庆。乃曰："吾雷川为理时，尝除淫祠数百所，盖以道民于正而绝其邪思。凡神能抑强起弱，殛邪佑正，皆宜祠，否则毁其像，夷其居。"由是黄岩凡非宜祠，悉如范公令。州治南四十许里，其都则五十有五都，其地则白枫奥岭，其麓有闲地一十步，有山一亩，香严寺故物也。曩民惑于淫神，僧惑于民言，以地界民立神祠世所谓五通神，岂宜祠者哉？遂在毁夷令。呜呼！道在天地间，一而已矣。二之三之，而三教鼎立，曰玄曰真，道家所以为教，视淫祠为正。都人鲍君显祖，服范公之义，丑淫祠之非，尚玄真之学，存正直之心，谋之香严僧，谓三教一家，与其以地为淫神立祠，孰若以地为玄真立院。吾有水田三亩，愿以易僧地。住僧子瑞、子璋、广泽等咸曰可。田于地为赢，既易以地，复益以山，田归香严，地与山属玄真。玄真得地与山，而道院建矣。昔为五通神祠，今为玄真道院。释淫崇正，兴教道民，于治为有补，是不可无记。兴祖后范公而来，与公有同寅之好，仅兼旬焉。公去，巨室玩法，而小民以无告，群俭肆威，而良民以喑哑。抚道院之遗基，嘉鲍君之服义，其慨慕愧怍，盖有在玄真之外者矣。院有大殿，有山门，翼屋凡一十有七间，周以垣墉，通以履坦。真仪圣像，起敬起畏。钟鸣板动，善念油然，岂小补哉！是皆鲍君己资所经营，而又捐水田三十亩，洎柴山一联，院前偏屋基园三所，造什器诸物。内为其徒相承持守之资，外为云水过从食息之奉。上以祝圣寿之万安，下以道民心于一正。若鲍君者，所谓良民正士欤？易地水田二亩，在州五十四都地字豪布袋丘北，为立质剂，则鲍君同都人谢邵翁。玄真道院，则掌教天师真人所锡名。太守范公名忠，今为福建转运同知云。泰定元年七月上日记。

耆儒阮舜咨同里蔡国宾、金茂、郑复□、陈自真、陈瑞梅、廷道生、吴老敬等立石

（《台州》卷十二）

[1]《台州金石录》卷十二。案康熙《府志》：玄真道院在黄岩县东南三十五里。白枫奥，《赤城志》作白峰。

崇寿观碑[1]

虞集

大茅峰之下，当华阳南洞之便门，有崇寿观者，本晋洞天馆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坛宇。太始中，庐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华文贤。齐建元二年，敕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馆。武帝以太子时至焉。唐贞观初，敕改为崇元观，有太极元年所树碑，石完而文泯，可识者"左拾遗孙处玄文扬幽经书"数字而已。天宝七年，李玄静先生奉敕重修，复民百家，备修葺。宝历三年，主者有贺思宝，则因器物铭识而考见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敕赐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张君嗣真始来主之。顾瞻方台，近对南面，左峰叠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禄君暧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处可立静舍。陶隐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则此观是矣。乃叹曰："山中馆宇，自齐、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诸晋人之旧，惟此与玉晨许长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倾废隘陋特甚，岂不在我耶？"于是度材鸠工，更后堂为太元殿，以复旧规。像三茅君于中，东为任、华、王、李、贺五君祠，西为陶隐居祠。充前殿基为弘道坛，自制铭其上。坛东为玄武祠，西为广惠祠，后为文贤讲堂，而前为都门，门外浚古玉津池，尽受大茅南面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读书台。台东有井曰福乡井。福乡者，因昭明道馆名也。出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岩洞泉石之胜，近在百步内者，皆按图表之，可以观览。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师刘君大彬朝京师，授予始末，俾为之次第焉。张君吴郡人，名天雨，内名嗣真，字伯雨，别号贞居。年二十弃家入道，遍游天台、括苍诸名山。吴人周大静先为许宗师弟子，得杨许遗书。张君从而以为师，悉受其说。尝从开元王君寿衍入朝，被玺书赐驿传，显受教门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荣进。因从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为文而告之，愿毕力兹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岩玄会录二卷，又寻山志十五卷，考索极精博云。呜呼！自任君始居此，余数百年，才五人传焉，其自致于久远者，果何托也？岂若后世各诱门人，系以私属，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宁希阔而有待。今张君无前代赐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营此，而旷然思与四方之士共为千载之期，岂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与君为方外友，奇其能先予远举也，故系之以诗曰：

大茅南垂元气积，阴关阖扉阳洞辟，曲穴流泉保灵宅，任君来饵黄赤石。天一召锡太元册，曲阿受养良有择，构宫方严自王伯，清跸临止灵响格。虚林森爽化赫奕，福乡帝子发甘液，不食何年丧遗舄，白云映空玉清客。开元全盛烦百役，持节旁午致缯璧，尔来萧条世代隔，石镫刻文土漫画。谁其启之规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书千卷视贞白，天真景随玄系绎，玉室金堂万无斁。

（《道园录》卷四八、《茅山志》卷二七）

①题编：茅山志卷二七题"承德郎国子司业蜀郡虞集撰并书丹题额"。

黄箓普度大醮功德碑

虞　集

泰定二年岁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抚时康宁，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践丕承之位著，若有见于羹墙，乃召集贤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锡禧，式克至于今日，海岳宁谧，波尘不惊。诗曰：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顾諟乎宗庙烝尝之事。有司具矣，然而云蒸雾霭，予何以见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识其往来，有能为予专志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庙，受遗世皇睠，惟俪极之贤，克相内理，然而苍梧弗从，降灵小水，遗恨徒结，岁月云迈。且夫本支繁茂，岂无蘖芽之伤，云汉昭回，僭有氛祲之掩。触念毫发，疚心丘山，有能为予释隐忧而涤灵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体民物，一视宇宙，烝蒿凄怆，予犹有慨于神明，幽沈抑塞，讵谓可忘于臣庶，有能为予发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顿首言曰："圣虑渊微，非臣愚所敢与知。天人之间，其事甚重，非臣所得专任，请与丞相议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黄箓斋科者，上可以导列圣之宸游，下可以达群生于屯昧，请以是昭塞盲意之万一。"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兹乎！"时则有若三十九代天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臣张嗣成，亲扬祖教，妙斡道枢；神仙演道大宗师、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孙履道，以老成敦厚之资，深符真契；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臣吴全节，以聪明特达之器，参赞化机，并领玄宗，共承明诏。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众，即大长春宫陈大科法者七日，出黄箓白简万通，启长夜之幽扃，畅好生之至德。于是祠曹总礼神之仪物，词臣具册祝之文章，宣徽陈礼馔以惟共，内府发金缯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对扬，必黄阁臣邻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骏奔。丕休哉在天之灵，莫不顾歆于上，溥天之泽，莫不均被于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时盛典，蔑有加焉。于是陈玄功于翰墨，留芳迹于庭除，礼也。谨按故事，昔宪宗皇帝甲寅之岁，以建国之初，方事金革，锋镝之下，或致夭伤，乃纡皇心，常有斯举，于今七十有一年矣。时和岁丰，民安物阜，曾无昔日之虞，而举今兹之祀者，何哉？盖尝思之，圣人之心常兢兢于方盛之时，不逸豫于未央之日，用能保鸿图于永固，御景福于方来者，此其故与？呜呼，盛矣！乃颂之以诗曰：

于穆圣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烛，何枯不春。百度具张，群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阳入阴，以成天工，实契我心。长春之宫，密迩帝所，极尔缛仪，匆制常数。飞章列符，万神并来，奔走后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国有常制，牺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凤马云车，于焉会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尔有生，是锡是赉。下沈九泉，谁复念之，今振而兴，俾承生基。茫茫八埏，同戴咸喜，向阳就明，万亿及秭。域中四大，匪异伊同，听我咏歌，以赞皇风。

（《道园录》卷二三）

处州路少微山紫虚观记

虞　集

今为道家之教者，为宫殿、楼观、门垣，各务极其宏丽，象设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为天子致福延寿。故法制无所禁，惟其意所欲为。自京师至外郡邑，有为是者，多以来告而求识焉。大抵侈国家宗尚赐予之盛，及其土木营缮之劳而已。盖尝执笔而叹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遗世独立奇倜之士，可以发予言哉？而缙云道士赵虚一闻而嘻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传曰少微，处士星也。予乡有少微山，故郡得处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晋时葛玄尝炼丹于此，有遗井焉，今犹曰葛翁井，翁尝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静静能、杜光庭、叶法善皆郡人。今所谓紫虚观者，宋治平中所赐名也，其后高宗、理宗皆尝亲为书赐之，故观有云章阁，所以藏是书也。观之道士甲乙度人以传，分四院，曰东华、南台、西真、北极，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毁于兵。观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毕工。盖其地去州城数里，四山隆然，中洼若盂，观之正殿在焉。西北两水，合注于前而去，盖胜地也。然岁久无为记者，吾子宁靳于言乎？请言观之人，若有近于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师，世多闻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师卢仲璠。遍游名山，归终兹观，秩秩有条理。乾道丙戌之岁，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数至九九而极矣，吾将返于数之所不及也乎！挥手谢众，即坐化去。何太师为之赋诗若曰：予见白鹤自断云中来，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简，以字行，时称思廉先生，桃源乡通仙里人也。父景阳，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学。及思廉师王清烈，于观中授灵宝经有得，每日望太阳吐纳，遂不语不食。久之，暑行不挥汗，祁寒不袭衣，或坐立嶷然不动者，通夕行步如奔马而尘不惊，人各从其东西行，皆若与思廉面语，及合而即之，则一思廉耳。观中主者尝书火字儆众，思廉辄取笔改火为水。未几山水大至，人固已异之。而水所过处，土去而石存，岩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戏焉。人或叩之祸福，皆悬应也。有进士从思廉问，应举当得否？思廉不对，而与议论辄及经义，及试，得题思廉所与语者，用其说，中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时郡守钱竽尤敬异。守有从父，以从官家居，因竽求见思廉。思廉望见，遽呼曰大资，后果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达官贵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殁之岁殁，八月始敛，肌骨柔润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虚寂，有道人吹笛，遇之授以双笔，遂善画山水。后十年，吹笛者复来，为诗招之去，相传以为吕洞宾云。此三人者，岂不足记乎？"予又为之叹曰：刘更生博学之宗，作列仙传，君子传诵之。颜清臣忠义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书之金石而不厌，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颜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远游轻举，后天而终，常托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见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违虚一之言，遂书以遗之，俾刻为观记，使知道观之所以长久，盖有在于此者。虚一之师曰张希微，希微之师曰吴梦楳，南台之系也。虚一既有声公卿间，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玺书兼护其观，今住持马祖埔因虚一来求文云。

（《道园录》卷四六）

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

袁 桷

公讳留孙，字师汉，系出清河东武城张氏留侯良之裔。孙歆为司徒，歆弟协为卫尉，生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内徙清河。七代孙彝徙魏州昌乐，为后魏侍中，谥孝侯。子始均，复谥孝侯。孝侯生晏之，北齐兖州刺史，生虔雄为隋阳城令。是生文瓘，相唐高宗，子潜扬州刺史，扬州生齐，为杭州刺史，始居江南，至公十五世，今为信州贵溪县人。曾祖宏纲，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柱国、魏国公，谥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魏国公，谥康穆，皆以公贵赠。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东道宣慰使司事，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国、魏国公，谥文简。公兄闻诗，学道龙虎山，见而喜之，遂服道士服，以汉天师所传授游江淮间，仪观颀整，见者尊异，咸愿受其说。有相者曰：当贵极人臣，而清奇绝俗，视陶弘景、叶法静殆将过之。世祖皇帝平江南，召嗣天师宗演，选公从行。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遂委任其事，门室清泊，处之晏如也。世祖祠幄殿，裕宗入侍，风雨卒至，召见于上，见其貌异常士，而奏对简异，益器之，风雨随止，遂赐廪给衮服，俾岁从北巡。上与昭睿顺圣皇后驻日月山，后疾甚，召至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上大喜，命为上卿，铸宝剑，镂其文曰"大元赐张上卿"。敕两都各建崇真宫，朝夕从驾，日昃，命卫士提舆以归。内侍强登舆，谢不受，即步出禁门。十五年，加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明年，奏复宫观，令自别为籍。有献言者道藏经多骰杂，宜焚去不录，遂密启裕宗，黄老书汉帝遵守清净，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后上大悟，召翰林集贤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讫行于世。十七年，奉诏祠名山川，给驿马五十，令访遗逸以进。敕辅臣设宴崇真宫，复饯于国南门外。回朝，以所见闻剡于上，上悉用之。十八年七月，皇曾孙生，是为武宗，上命择嘉名以进。是岁分翰林、集贤院为两，道教专掌集贤，始自公议。二十二年，仁宗生，复召命名。今二帝庙讳虽用国语，皆以公名义释之。二十五年，预议集贤院，赐七宝冠、金锦衣、玉佩、珠履。二十八年，丞相桑哥败，上欲相完泽穆，卜之，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应乎乾，豫利建侯。同人为得位，豫为建侯，彖传之辞也。陛下所拟为无疑。"未几拜完泽公为相，后卒受遗辅政。二十九年，开通惠河，上问果便利？对曰："漕为国本，孰敢议非是。诚减民力，敢实效，民必趋之。"由是河役卒不为民病。三十一年，上不豫，遣内侍谕隆福太后曰："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太子由军中归即帝位，是为成宗皇帝。成宗喜道家说，醮祀弥盛，在宥十年，岁飘祠上帝侈甚。秘祝御名，皆上所自署。后有白鹤翔云中，命词臣叙纪付史馆。元贞元年，同知集贤院道教事。大德三年，加大宗师，别给银印，视二品。上御便殿，命讲南华经。七年，上京旱，两京、山西地震，复命祠祝，谢曰："祠祝实臣职，祭不欲数，地道主静，厥罚惟旸，见于五行传。灾由人兴，愿应天以实，布德赈惠，臣敢稽首以请。"上深颔之。八年，上御玉德殿，赐玉冠为寿。十年，制授上卿。十一年，与圣皇太后自怀孟还宫。武宗即位，加大真

人、知集贤院事。至大二年，领集贤院，位大学士上。是岁，再加特进。时仁宗在东宫，进讲老子，自是入侍必赐坐。皇庆元年，锡号辅成赞化。二年，命将作臣制玉刻文曰“玄教大宗师”，手授曰：以是传教，俾永远。延祐二年，群臣侍嘉禧殿，上曰：“先朝备陟降持保无瑕缺者孰在？”咸未有对，上语曰：“张上卿其人乎？”众唯唯，遂制授开府仪同三司，号加保运。四年，以七十，特敕设于其宫，伎部毕列，宰辅以下咸奉寿。复命图像镇崇真宫，赐玺文曰“皇帝之宝”，命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为赞，两宫传赐。翌日入谢，俯奏曰：“臣际遇累朝，惕惕顾念，罔有替。今年且衰耄，不去辱圣世，愿归老乡里，即死且不朽。”上不允。七年，英宗皇帝即位，遵累圣优褒礼，再降玺书。至治元年，益求去。十二月壬子，酌酒会弟子，少顷入寝室修静端坐以化。敛之日，颜色完好，举体如蜕羽。两宫震悼，赙赠有加。宰辅至于士类，咸曰福人逝矣！倾城耄稚则曰，善人亡矣！皆吊哭尽哀。及启輴，木冰载路，观者嗟愕。始从日月山，世祖即命公为天师，却立以谢曰：“嗣天师汉张陵之裔，今居龙虎山，愿正其传。”由自三十六代嗣师宗演至于今，凡四传，皆公所匡翊。美须长大，癯然冲退，不择贵贱，倾下承接。奏告广殿，音声激镛钟，闻者凛竦。赉锡无虚岁，未尝奉己，屡锡田园以食其徒。当至元末岁，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崔惧，问策安在？曰：当见丞相，释所以。遂与俱诣相府，相怒霁，又与同谒近臣，言御史台世祖皇帝建立，专以惩奸慆，势尊则纲纪明，削之则台不能立矣。近臣大惊，入言于上，明日大宴大明殿，谕崔曰：“台为朕耳目，朕曷不知。优卿等不职故告谕，宜勿惧。其尽心焉，朕行为汝增重矣。”崔顿首拜手谢。其弥缝国体，婉顺若是。至于排解荐助，人不知所自，亦不肯自以为功。绝口不言朝政，贵客至争短长，酒尽三爵，即假寐，客去，礼复初。暨丧还，州郡县接祭以俟。今葬某县某乡，祖师八人皆赠真人，事在传宗碑。今嗣玄教为吴全节，授特进、上卿、玄教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以真人佩银印者三人：夏文泳，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曰毛颖达，掌道教事，曰王寿衍，领杭州开元宫。以真人制书命者三：曰余以诚，领镇江路诸宫观，曰孙益谦，领杭州佑圣观、延祥观，曰陈日新，承诏兴圣宫。以玺书命者九：曰何恩荣，提点信州真庆宫，曰李奕芳，提点南岳庙兼衡山昭圣宫、寿宁宫，曰张嗣房，提点潭州岳麓宫，曰薛廷凤、舒致祥、张德隆、薛玄羲、徐天麟、丁应松，皆奉两宫崇真祠事。其它弟子三十有八：曰上官与龄、何斯可、彭齐年、薛超东、李世昌、陈彦伦、詹处敬、于有兴、王景平、蔡仲哲、彭尧臣、张汝翼、冯瑞京、祝永庆、蔡允中、张善式、董袭常、王国宾、曹毅静、余宽刚、丁迪吉、张居逊、董宇定、王用亨、张显良、徐守勤、彭一宁、刘若冲、彭师尹、张逢吉、赵有立、程某、施某、叶某、童某、倪某、上官某、李某。公兄子荣祖、弟子熙祖，亦以公故入宿卫，荣祖为邵武路同知，熙祖为衢州路同知。泰定二年，今上召全节曰：玄教汝祖阐立，其为朕祈永。遂大祠于长春，复追赠某官。前史官赞曰：

世祖皇帝，阐一海宇，搜遗逸，选艺能，麋然麇来。江南持政柄者不一二人，卒不能善终，何哉？在御三十四年，命相几二十余人，或解罢，或斥逐，独张公无少疵病，目睹成败，至于五朝，难矣哉！盖其行无迹，曲身以全，得老氏之旨，五福斯备，前古鲜著。诗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终，张公其近之。

（《清容集》卷三四）

张宗师墓志铭

虞 集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张公卒于京师，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归其丧于广信之贵溪，将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桥。其弟子吴全节以事状致书虞集曰：维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师，今忝承嗣之重，诚不敢怠。维大宗师有道行，愿刻石玄宫，以著无极。谨按公讳留孙，字师汉，姓张氏，其居贵溪自高祖设始，上溯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质，长七尺余，清峻端重，广颡美须髯，音吐如洪钟，周游四方，见者异之。相师曰，此神仙宰相也。从伯氏闻诗学道上清宫。江南内附，与三十六代天师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见而异之，召与语称旨，留侍左右，给廪饩供帐，从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风雨暴至，众骇惧，诏公祷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病甚，诏公祷之，即有奇征，病良愈。自宫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称天师，公言："天师嗣汉张陵，有世系，非臣所当为。"乃号公上卿，命尚方铸宝剑，刻文曰"大元皇帝赐张上卿"。两都皆作崇真宫，赐园田命公居之，号玄教宗师，佩银印。用公奏，以天师宗演为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贤、翰林为两院，以道教隶集贤，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为其道者复之无所与。上用言者，焚道家经，裕皇以公言入告，上为集廷臣议，存其不当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废。岳渎既皆在天子封内，即使近臣从公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敕百官饯之国南门，比还，所荐论，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议开河京城以便漕者，未决。上召问公，乃可其奏。大臣闻公论伤财害民之故，乃至躬负畚锸以为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远去，帷帐每出，辄敕卫士鼓腰舆归公。是时天下大定，上思与民休息，公日论黄老治身清净，在宥天下之说，深契旨意。上将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泽，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应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愿陛下勿疑。"完泽既相，遂受遗辅，立身系天下之托者十有余年，诚由世祖之盛，宗社之福，然与闻赞决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旧德属隆福宫，而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谕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身复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际，以持保其盈成。谓道家醮设事上帝甚谨，既尊信公，则命为之如其方。终成宗之世，几岁修之，内在仁智殿、延春阁，外则崇真、长春两宫，上常亲祠，其上章皆亲署御名，每尽七日乃罢，致白鹤翔集之应，史臣颂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祷，公犹以修德省政之事，恳恳为上言之，则非徒祷矣。于是诏天下复用其经箓章醮，加号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又加特赐上卿。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见，上望见，即亟召赐坐，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上。寻加特进。时太皇太后在兴圣宫，仁宗皇帝在东宫，并待以优礼。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为制名，兴圣宫记其事，是以赞书及之。进讲老子东宫，推明谦让之道。及仁宗在御，犹恒诵其言。上尝坐嘉禧殿，顾谓大臣近侍曰："累朝旧德，今为谁乎？"未及对，上曰："无逾张上卿矣。"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印曰"玄教大宗师印"，上手授公曰："以此传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国工画公像，诏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頫书赞，进入，上亲临视，识以皇帝之宝，以赐公生日。

是日，赐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职供具，宰相百官咸与焉。兴圣宫、中宫皆有加赐。明日，公入谢，因奏曰："臣以山林疏远，遭遇列圣，恩宠显荣，于臣极矣。深惧满盈，乞骸骨归。"不允。今皇帝礼遇一如先朝，重赐玺书护之。公年弥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师。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嘱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敛，颜色如生，手足温软，轻若委衣。事闻，上震悼，遣使赙赠以礼，兴圣宫、中宫使者继至，倾朝虚市来会哭，莫不悲恸。及出国门，送者填拥，接于郊畛，亭午霏雾翳日，冷风肃然，林木野草，人马须鬓，车盖衣帽，簌簌成水花，缟素如一。自京师至其乡，水陆数千里，所过郡县，迎送设奠，不约而集。比葬，四方吊问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丧致客，未有若此盛者。于戏，世祖皇帝既一海内，尽得其豪杰而用之。至元中，群策尽屈，用集大成，谋略商计，武勇工艺之臣，与公并立于朝者，其遗言成绩之存咸远矣，而公岿然，乃独至今，于是神孙圣子，继继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间，大臣拜罢，亲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孙若曾孙，彼纷纷起灭于忽焉之顷者，又何可深计。天师，神明之家也，公为奏其子孙之传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对之，无一日之渝改，其于斯世何如也。盖尝见公以高年甚尊贵，每入朝，大官贵人咸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虽极困约者不为敖惰。累圣命公服，皆范金为冠，集重宝以饰，直万金，织金文为衣裳，佩绶剑履，贯络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馈，时至日备，而食饮不逾中人。朝廷有大谋议，必见諮问，其救时拯物，常密斡于几微，未尝以为己功。所荐用排解，皆死生荣辱之大故，而未尝以语人。其高弟门人，多聪明特达，有识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谨师友之间，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则公之道德，其可窥测哉。公既贵，曾祖宏纲，累赠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柱国，谥安惠；祖粹夫，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谥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东道宣慰司事，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国，谥文简，皆封魏国公。公尝以兄子荣祖、弟子熙祖备宿卫，后荣祖以邵武路同知赠其父庚孙秘书少监，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赠其父广孙玉山县男，而张氏称魏国世家矣。公之祖师八人，皆赠真人，事见传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为真人，徐懋昭、陈义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号真人者七，佩银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诚、何恩荣、吴全寿、王寿衍云云。公在集贤时，集尝忝论撰其馆，敢志而铭之。铭曰：

于赫世祖，受命维新，建德兴能，以遗后人。何文不扬，何武不试，靡靡时迈，畴克永世。侃侃张公，玉色长身，巍其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课效，我则无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尘波不惊，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肃肃武庙，历资保赞，仁孝之诏。道维宾师，贵同孤公，彼有成亏，我无污隆。盛德不匮，宠亦随至，世多富荣，安尊孰偫。四十七年，坐观物迁，譬诸逝流，其来源源。圣皇御极，一是我顾，不敢宁老，弃屣俄去。回光敛英，飘风流霆，往来承乘，陟降硕庭。列圣在天，鉴于孙子，公在左右，申畅纯祉。大江南东，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识其封。皇锡篆玉，宗传之守，尚俾来嗣，与国长久。

（《道园录》卷五十）

南山仁寿观记

吴　澄

开府张公，际遇世祖皇帝，待诏阙廷，晨夕密勿，历事五朝，宠眷如一，秩号崇进而弥不自高，锡赉稠数而弥不自泰，天子视之如腹心，宰臣视之如宾友，近依日月而退然类山林之隐逸，接微贱不异显贵，在朝垂五十载，上下之交，人人心服其德厚。以冲虚不盈为衷，以慈俭不先为表，妙契玄元之教，生质固然，非学而后知，利而后行者也。至大辛酉，年七十四，脩然悬解，嗣教子孙奉委蜕还故山，今圣上敕有司礼葬。泰定丙寅，嗣教真人特进上卿吴全节将旨祠信州、建康、临江三名山，既竣事，乃以十有二月甲申藏公冠剑于贵溪县南山之月蚸。阴雨连旬，是旦忽霁，风和日暖，明丽如春。信、饶二郡及所属诸县军民官，奉敕护督惟谨，官僚士庶僧道会葬不翅万人。生荣生哀，可谓甚盛也已。其地北距龙虎山十有五里，两山旁峙，一水中通，仅一径可入。行至其中，划然开豁，平畴广衍，四山环拱如列屏帷月。蚸西北创仁靖观，殿名混成，堂名玄范，开府公之祠以"辅成"二字扁，其南轩曰悠然，总为屋若干楹，库廪庖湢器物具备，命其徒世守，供香灯，省茔兆，有土田给其食。山之东又营别馆，缭以门外，榜曰南山。道域落成于是年治葬之先，董其役者李奕芳也。凡特进之所以报事其师，悉如孝子之于父。开府公欲有所为而未及为者，一一继承，靡或废堕。予尝论人心之天，惟亲所亲者能尊所尊，特进昔也于父致其孝，今也于师致其隆，亲亲尊尊，同一心也。或乃以为道家者流，游方外，出人间，人纲人纪有不屑屑为，是说者岂知道者哉？特进虽以玄元之道立教，而其亲亲也，本乎恩以尽其义，其尊尊也，本乎义以尽其恩，此予所深嘉也，是以因其徒之索观记而特为之书。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仙岩元禧观记

吴　澄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龙虎山据其最。山之西十余里，崖石嵌嶬，下瞰溪津，洞穴百数，有名者二十四，号为仙岩。地势险绝，人迹不到，阳显阴幽，若或宅于其间，龙虎胜境，寄身老子法者宫之。逮及国朝，盛极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余，其崇隆丰厚，位望侔于亲臣，赉用拟于封君，前代所未尝有，盖其地气之积郁发达而然。开府大真人，以龙虎道士，际遇世祖皇帝，依日月光，历事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统于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于故山者若而人，分设宫观布列朔南郡县者不可胜计。至若仙岩之卓诡殊特，自应乘其旺气。而开府之徒孙张师嗣房，始建观于岩之阴面玉屏、钵盂、天马诸山，名元禧观。师倏廓慷慨，刚直自立，人有过辄面折，人有急周之无吝情，好读书，能吟诗，每谓富贵浮云，死生夜旦尔，倘不闻道，如未出世。择地营构，俾其徒安内养，忘外想，蕲守清虚谦让之教，前传后续，永不失坠也。尝从开府入觐仁宗皇帝，制授体道通玄渊静法师，主潭州路岳麓宫，乃以

元禧观事属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玄隆道法师，主仙岩元禧观。何之孙薛元羲具建观始末与薛之诸孙曾吾省等诣予求文载诸石。羲曰："元禧观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月己未落成，殿名宗元，钟楼、鼓楼翼于左右，堂名玄范，东西二厢曰楚樵、曰爱梅，东西二馆曰清真、曰宝玄，外设听事之所，其二庑曰兴仁、曰集义，中门扁曰渔樵真隐，一池前泓曰环翠池，一涧横绕桥以便往来曰通德桥，观之后有闲机洞，有芳润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异果，罗簇葱蒨，买田若干亩以饭众，经画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张师化去，何师克绍先志，凡营构未备者，一一修完。观之阳诸岩嶄峭，或呛呀而中空，或瑰玮而外见，川流中贯，风帆上下，探僻搜怪者时时而至。昔陆文安公偕文学士七十八人游览，留其名氏，今元禧之建，可无记乎？愿得一言与文安之记并刻，以志后观。"予夙闻仙岩之名而足不一履，末由摹写其态状之仿佛，因嘅龙虎上清，关系地势，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运将昌其教，而教门之继继承承，莫非人才之杰。人才之杰，有以当地势之灵，地气之灵，有以符天运之昌。天地与人，三者合一，龙虎上清之极盛于今也，岂偶然哉。仙岩之元禧，则杰才之衍，灵气之波，昌运之溯也。

（《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东岳仁圣宫碑

虞 集

延祐中，故开府仪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买地于大都齐化门外，规以为宫，奉祠东岳天齐仁圣帝。仁宗皇帝闻之，给以大农之财，辞不拜，第降诏书护作。方鸠工而留孙殁。后□年，今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大发累朝赐金，以成其先师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门，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台以设乐，门有卫神。明年作东西庑，东西庑之间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贵者。列庑如官舍，各有职掌，皆肖人而位之。筑馆于东以居奉祠之士，总名之曰东岳仁圣宫。泰定乙丑，鲁国大长公主自京师归其食邑之全宁，道出东门，有祷于大生帝，出私钱巨万，俾作神寝，象帝与其妃夫人嫔寺之容。天历建元，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长公主于全宁，还及国门，皇后迎母于郊，主礼神拜贶而后即其邸，天子乃赐神寝名曰昭德殿云。宫广深若干亩，为屋若干楹，高大弘丽，足以久远。岁时内廷出香币致祭，都人有祷祈，咸得至焉。有敕命臣集撰文，勒诸丽牲之碑。其辞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岳维五，咸在天子。有岩岱宗，望之东郊，雨云来敷，曾不崇朝。有坛有宫，神师攸作，苍龙青旗，百祇祗若。天子神圣，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维新。丹楹朱户，纳陛登陟，青青五组，藻币加璧。礼有举之，祗益以因，即祠不远，天子之仁。徂徕有原，新甫有隰，乐具在廷，远于来辑。庖盈大享，寝陈燕诗，神具乐康，以惠我私。春月载阳，帝藉于耜，以先农人，祈我穑事。我观我稼，视迩知远，尔煦尔泽，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饶，相彼玄鸟，亦集其条。濊濊流水，言来被，受弓载韣，思皇朱芾。出其闉阇，士女车徒，来尸来宗，寿夭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养以赋，以受多祉。兵祲弗猋，灾疠弗婴，熙熙有生，以乐治平。天子万年，成功则告，刻文登封，则有贞玉。

（《道园录》卷二三）

云从山崇真观记

柳　贯

介豫章江山间，多古神仙窟宅，而许旌阳之迹最显著。旌阳晋人，晚得道，以灵剑歼逐蛟蜃，辑宁吾民，遂阴役鬼工，铸铁柱，置郡牙城南，钩锁地脉，使永永无害。今铁柱延真宫是其处也。地胜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宫有华隐堂，真静大师杨君湛然实君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修行成信。既谢提点宫事，则谋相宅别营真馆，得琉璃门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杰构，坚密邃严，若化若涌，而殿庭斋室，广庑高闳，象乎明灵之都矣。甫就功，会玄都大宗师张公代祀名山，为著额崇真观，登诸祀籍。即命杨、周之徒，是承是主，以毋易世迷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兹地故为云从山，旌阳未升真时，盖寓药炉丹灶焉，至今字其山而未有著其迹者。然储精凝神，则未必不在乎是。是周君虽名作新，其于志古，有合乎哉！杨、周君先后化去，继以吴君德新，而道纪堂成。又继以徐君希真，而观制无一不具。吴、徐君皆尝专席延真，退隐是观，游恬入漠，如执左券以相畀授，亦称夫华隐之多贤，而崇真之有述矣。自至元二十三年其岁丙戌始兴观役，逮今至戊辰，历载四十，而凡聚族于斯，栖息有容，饔餐有继，稺松重篁，加围合把，径幽林蔚，屏却氛埃，步跬城闉，俾乎嘉遁。方徐君耆年厌事，而雅欲余叙次本末，既重为其辞，则介余故人子王渐以请曰："昔吾先师规作别馆以祠旌阳，不自意云从遗址之偶于其卜，谅哉仙者之灵也。然吾犹及见吾师树立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数传，则委之不知，孰明其源。此吾愿记于石，而有祈于后之意。吾今且以祈吾子矣。"余曰：子之道宜传，奚区区取必于吾。乃入关著书上下篇总五千言者，子之教盖本是。本之如何，曰虚无、曰清净，曰慈俭、曰柔弱，无余智焉。彼其初欲人深自啬缩以全其生，而至于寂感之机，不离动静，则固神矣妙矣。然所谓绵绵其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寿其后，而况旌阳之灵，超遥乎九清，玄览乎八极，顾云从鼎灶之迹，而时一下之，有相斯祐，尚肯薄其乡、遗其世哉！曩余幸承秦雍展采之译，周旋圭璧牲币间，颂歌瑞应，归怀黄老之日盖久，而徐君不鄙托记，故执笔为辞，其上以昭圣人在宥之仁，其下以开方来纂绪之重，然则因余辞而观之名以闻，与夫因是观而余之辞并以弗坠，其有凭乎，其无有凭乎，余亦不知其至也。呜呼！天下之事，要于所终，凡若是而已，宁足觊哉，宁足觊哉！

（《待制集》卷十四）

玉隆万寿宫兴修记

柳　贯

郭景纯与许旌阳同时，尝为旌阳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阳曰逍遥山者居焉。后于其地拔宅升真，即建游帷观，改玉隆万寿宫。游帷者，昔旌阳上升时尝飘堕锦帷其处，名之即以其实也。玉隆者，度人经三十二天，号有太释玉隆腾胜天，谓是宫为群帝所馆，安知玉隆腾胜不在斯乎，实之欲以其名也。观肇兴于晋，而盛于唐，尤莫盛于宋。宋祀将四百，而是宫之

营缮见于纪载者二：大中祥符之缔构，其力出于郡人光禄寺丞胡公仲容，而王冀公实记之。政和丙申之恢拓，其费出于系省之官钱，其图准西京崇福之旧制，于是内出玉册，遣帅臣加上尊号，又诏侍从升朝官为提举宫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于岳镇矣。然则祀隆而宫盛，非以昭应之受书，玉清之定鼎，适会乎其时哉！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于礼部，玉隆与居其一。故凡主是宫，率被受玺书如今。至治元年，临川朱君思本，实嗣居其席。始至见十一大曜，十一真君殿，祖师祠堂，摧剥弗治，位置非据，谋将改为，则以状请于教主嗣汉天师。会玄教大宗师吴公亦以香币来祠，因各捐资倡首焉，而施者稍集。抡材庀工，有其具矣。盖宫制，二殿中峙，厢序参列于前，而分画其中，以左右拱翼。乃相藏室之北，撤故构新，作别殿六楹，东以奉十一曜真形之像，西以奉吴黄十一真君之像，夹辅面背，各有攸尊，亦既无紊于礼。又即十一真殿旧址，筑重屋一区，上为青玄阁，下为祠，凡自唐以来尝有所施，与尝主兴造之官僚，以及历代住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绩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众焚诵，岁时洁羞荐飨，视子孙妥侑之意，无弗逮焉。经始于泰定二年之八月，阅三年而考其成。朱君过余请记，余与君有雅，故知其猷为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难也。然余闻鬼神之交，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则固帝王一心运量之所致，民无与焉。降秦及汉，礼坏乐崩，黄老最先出，一时怪迂之士，乘其淫昏，剿之以祈禬禳却之方，大抵末矣。然而曰宫曰观，犹不过蓬夫寿宫，交门棫阳蜚廉之迹，而更斥大之，坛席文镂，黼黻极盛，人以为宜然耳。呜呼！其去黄老为治之本，何其远哉！古者明于神事，必皆精爽不贰，聪明齐肃之民，而今之为道士法者，亦岂其徒欤？不然，所谓重黎氏之遗胤，而果能胜夫宗祝之任者欤？旌阳晋人，是尝有德于吴楚之民，及其功崇行成，超然上征，而山川炳灵，鼎灶斯在。今虽去之千载，霓旌羽盖，犹时临睨乎故乡，则夫骖群帝之御，挟飞仙以遨游，不即于是而奚即哉？十一大曜，天神也，十一仙真，神人也，吾无间然矣。乃若列主于祠而享有烝尝之奉者，又安知不出于八百地仙之籍也哉？虽然，精爽不忒，必朱君而后足以当之。自始有宫，迨今何啻千年，营缮之功不一，而独祥符、政和得传，以其有记故也。然则朱君之为是役，绩用章灼如是，欲不记得乎？无其时而有其人，天下之事乌不可哉！朱君字本初，受道于龙虎山中而从张仁靖真人扈直两京最久，学有源委，尝著舆地图二卷，刊石于上清之三华院云。

（《待制集》卷十四）

龙兴观修造记

郑　玉

老子设教，清静无为而已。秦汉以来，乃有神仙解化飞升之说。至于正一之教，冠帔以为饰，宫观以为居，行符水以救疾病，设斋醮以祀天。今唯其徒独盛于天下者，以感应之机在人为易动，祸福之语人人为已深也。然求精修不懈，足以传其师之教而副世人之所祈请者，盖亦未之见也。不老山龙兴观，自昔高君景修以法箓炼度为四方所尊信，诛茅于此。逮吴君岳卿得观额而名之，乡先达郡守罗公为之记。遭宋末造，鼎迁物改，世异事殊，重以山高气寒，风雨侵蚀，簷楹蠹压，支柱不扑而已。至今住持提点元素冲妙真一法师陈君崇

正，乃始有意兴复而加充拓。十数年间，心憔力悴，铢累寸积，克底于成。内外巨细，靡不完好。三清像、玉皇像、七星十一曜像、诸天神王像、琼章宝藏，饰以金碧，光彩相射，照耀人目。添甍易栋而加整饬，则三清殿、藏殿、东西两庑也。其重建者，为法堂、为玉皇阁。其创建者，为东华楼，为屋十五间，凡若干楹。合修造之费，钞以锭计若干，米以石计若干，畚锸斧斤之役以日计若干。出于己者十之三，化于人者七。起皇庆元年壬子，讫天历元年戊辰。又虑其久而将不继也，裒田积谷，置籍以稽出入。立修造之局，使其徒世守勿坏，用心勤矣。师字真空，邑西人，颀然长身，目光如漆，诚意恳恳，专事禳禬，诸公贵人争相迎致之，用是有所树立，盖予所谓精修不懈者。因其谒记，略叙梗概，使刻之石。若夫山川之胜，沿革之故，罗公已著者，此不复书。

（《师山集》卷五）

陈真人道行碑

虞 集

善为老子之学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烛乎几而不作于用，适乎变而不阿其从。至自外者，漠焉不为之动，存乎中者，渊焉不见其穷，冲冲乎充充乎，执之则无方，建之则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复真人陈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静居若思。昆弟三人，既丧父，伯氏以儒显，仲氏能治家以为养，其母某夫人知公志□从师龙虎山，玩心希夷，为学日约，人莫测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来京师，天下英俊咸在，从而缔欢者，若饮醇而饫甘，竞者靡，机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谓德人者耶？公始辞母出家，虽远去而未始顷刻忘，尝思报亲之大者而尽心焉。而人所见者，晚岁归，为亲寿，燕乐亲戚乡里累日，人人感动。及殁，奔丧治葬，哀毁如礼。故开府仪同三司张公留孙殁，公以弟子请孙护丧归。开府朝之大人旧臣，丧所过，倾官府，走士庶，吊奠无虚日，公摧重中情，凡役具办，人又以为难能。然公再罹巨创，形气向茶，而为生之道伤矣。盖还京居五年，淘炼清虚，一旦化去，颓然委顺，弗挠弗怛，天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师友哭之恸，大夫士来吊者皆失声，凡为其道者哀思之不忘无间言。初，开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设玄教，身为大宗师，择可以受其传者，非奇材异质不与也。今大宗师吴公全节，元贞、大德中为天子祷祠名山，见公于上清正一万寿宫，归以告开府，遂召以来，深得开府心。岁从车驾行幸，尝祷旱海，有旨祷雨大应，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兴圣太皇太后皆知公道术，宣授某法师，提举崇真万寿宫，进授提点，遂封真人，兼领龙兴玉隆万寿宫，又领杭州宗阳宫。开府之师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数人，而张公、吴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万寿宫，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赞书以四传属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读书而乐接世务，其居在宫中最幽邃处，庭中草木无所剪治，花实时成，云以观化。娱为诗，清丽自然，有足传者。□□道书丹经、太洞玉诀、灵宝、黄箓斋科等书，皆极精诣，其徒受而习焉。尝道杭，杭方旱，遍祷弗应，行省丞相答剌罕侯公以为请；公坐为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论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祸福寿夭奇中，人异之；公不以为事，亦未尝言也。公殁时，箧中有书数卷耳，几无以为敛。自附身以至于还葬，皆吴公出私财给之。奉丧归其里者，冯瑞

京、徐慎初。其墓在某处，葬以某年月日，提点舒某□某来求铭。舒、张、冯皆公以次相传之弟子，徐从游者也。予与公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铭。公讳日新，字又新，饶之安仁人，祖讳某，父讳某。铭曰：

真人柴毉，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烟。宝化而消，名在世间，我哦其诗，琅璈相宜。秋高露零，素华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来食来游，待以岁年，雨入于田，云复于山。泯泯漻漻，曷窥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还。燕乐曾孙，有教有言，我铭在兹，百灵守虔。

（《道园录》卷五十）

常州通真观修造记

揭傒斯

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兴州通真观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为皇庆元年，建玉泉阁。阁崇十二寻有半，其材皆出于江东故山。其始也，材大而匠弗胜，其成也，不二纪而栋已挠。延祐七年，龙虎山道士张君德隆嗣主观事，乃量岁之入，节浮绾滥，为东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颠有扶，以永徐公之绩。为三门以蔽之，使内益尊而外益固，以严神明之居。财用既足，经制既定，会玄教大宗师、特进吴公入奉内祠，请以郡之天申宫都监陈景懋提举观事以董之，凡钱谷之计，一听其出入焉。大宗师从之，于是陈君惟大宗师之教是承，大宗师惟张君之托是重，趋事赴功，夜以继日，涉时历月，道渍于成。内则阁遂其安，地仪其灵，车轩洞户，岩邃深靓，冬无烈风之忧，夏无熇日之苦，谈经论道，坐以忘疲。外则高甍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动，过者额手，廉陛不加而峻，面势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师乐其有成也，进陈君提点以昭其勤，张君亦再被玺书，赐号冲真明远玄静法师以重其山。夫阁虽高，有翼焉则不扶而自正，宫虽闳，有蔽焉则不守而自固，吾于是得治国之要焉。观得徐公而地以兴，徐公得张君而业以隆，张君得陈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宗师旌善报劳而继者知所劝，吾于是又得任人之道焉。是役也，一举而众美具，斯亦足矣。阁之前有井，极甘洌，相传李洞宾①尝浴丹于此井之上。有二古柏，高十丈，大树十围，一夕飞去。观始于陈太建②中，额由弘道，三锡为今名。天历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记。

（《揭文安公集》卷十一）

①超案：疑为"吕洞宾"之讹。

②超案：原作"大建"，陈朝无此年号。

集仙宫题刻三段

碑凡三段。第一段高一尺三寸，广一尺二寸，十行，行字不等，正书。第二段高一

尺三寸，广二尺，十行，行七字，行书。第三段高一尺四寸，广二尺一寸，十四行，行十三字，行书。在嘉定

□重天占有年

（右碑额）

仙少憩

至元间致仕来游□

峨峰成道易大监

蔚然苍翠处，琳宇瞰祁川，胜地全无俗，高人半是仙。茗芽煎雀舌，桂粟散龙涎，坐久景清绝，如游一洞天。

丙子春，丐资修葺集仙宫，开垦瑞竹轩遗址，得至元时石刻诗，撰人名氏已阙，为钱竹汀宫詹访碑记所未收。按之赵昕邑志，乃成公策所作，别有残石二行，止剩“重天□有年”五字，其诗赵志不载而笔法与此相近，似是元代物，因附识于此。秦鉴书。

（右第一段）

憩□□域

景定初宰邑作官至参政

□珋斋□常懋（以下未录）

（右第二段）

诗寄集仙南窗炼师

严陵杨大伦顿首

练之沧海隅，琳宫枕鲛室，朝看五彩瑞，门对扶桑日。觚棱插银霄，楼观粲金碧，团团老桂阴，挺盖翠千尺。炼师苏门仙，丹灶煮白石，被服云霞裳，呼吸日月液。露蕮蹑芝香，风帘□花入，时叱青鸾音，孤啸众仙集。笞凤辗飙轮，骖鸾舞云翼，顾我凡浊躯，百煎膏火宅。每来挹仙标，热恼涣冰释，一亭□琅玕，坐我清凉国。自叹□□微，宦身生空役，未脱黄尘机，清闲消不得。

天历己巳夏孟书于练庠冷斋

（右第三段）

（艺拓）

云锦观记

李　存

上饶龙虎山二十四岩之下，有方石焉。望之烂然而纹，相传曰云锦石。汉天师张君尝炼丹其下，后之学者从而庐焉。宋崇宁中，得赐额曰云锦观，已而废于兵。绍兴间，有周昌臣者，始葺于铁炉原，未几而昌臣死，遂以复废。淳熙间，都录刘君用光以道术显于时，有拨赐没入田而以食其众。庆元间，倪元兴病其卑隘，迁于杨家塘旁，有古井，谓能时出五色云气，似更与云锦之名宜者，然苟合而未完。世祖皇帝一天下，贵清静之教，上清宫道士叶君继靖住持兹山。他日因循观而南可百步，顾而左台山，右卢湖，前为应天诸峰，而后则云

锦石也，因喟然叹曰：兹岂非天与神授者邪？遂议以改为，请于主教真人而许之，大宗师吴公亦亲为之按行，耆德傅君应辰又助之役。为殿堂门庑凡若干楹，庖湢库厩各以次举，共为工一万二千有奇。嗟夫！吾尝经行兹山间，亦甚爱其廉厉洁削，洞穴秘怪，而草木蒨润，宜乎慕道高世之士择焉而居之。殆纷华之竞不交于前，而尘垢之事罕及也。然兹观者，再废再兴，凡五迁而始定，其无乃有冥漠之相为幽胜之尤者邪？夫如是，则其于制炼吐纳之事，将益静而益专，成于己而及于物者必矣。叶君字克家，儒家子，其先古睦州人。秀而通，茂而有，恒大德中，尝从开府大宗师张公于京师，玺书授全德纯素通玄法师、教门高士、绍兴路瑞应宫提举知宫领本路诸宫观事，既又捧表阙下，再命提点云锦观事云。至顺元年八月十五日书。

(《李仲公集》卷十五)

倪文光墓碑

虞 集

至顺二年夏，予扈从上都，吴郡倪瑛与其弟珽使人持张先生贞居之书来求制兄文光真人碑铭。前十年，予从表兄临邛魏君起客吴中，为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过其门而见之，表其堂曰高风，托予记之。予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于穷愁放逐，力有所不得为，则自托诸仙人道士以为解。苟有可为，焉知其将无不为乎？唯德慧术智，可以有为而有所不为，脱然遗世独立，庶几其为高风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问所至，表之敬之为宜云。后予直翰林，闻朝廷赐文光以真人之号，叹曰：名者实之宾，文光之高风既达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殁也。贞居修大洞秘诀句曲山中，与予有栖道之约者也。今实以书来请，而瑛、珽又知好文学，予敢爱于言乎？按巩昌王仁辅状，文光姓倪氏，系出汉御史大夫宽。宋景祐中，有讳惠者，自西夏入使宋不还，徙都梁，子孙渐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孙益渡江至常州无锡，居梅里之祇陀，遂为无锡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将仕郎椿，椿生炳，世积阴德，族大以厚，实生昭奎，是为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梦异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乡人以为火也，操具舁水，四奔至，则知非火也。其家固已异之，稍长，入乡校，校师常绌其问辨。为歌诗兴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过之，告其父兄曰：是儿不策勋万里，亦且标名九霄矣。文光颇以此言自信，经史之外，凡瞿聃之书，至于舆地象胥之说，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事绝欲，独念无他兄弟备养，不忍舍其亲而去耳。元贞初，东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议幕中，甚奇之，荐诸行省，授学道书院山长，吴人祠子由处也，因为立学官焉。文光训授有法，又出私钱更作礼殿及祭器，士子畏爱之。秩满，用荐者当迁官，文光慨然以为不足则有务于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无所主，以身从桎梏乎。谢去尘俗，以黄老为归。久之，二弟生且长，文光曰：可矣！去从金光生应新为玄学，又从余杭王真人寿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馆，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尹、亢桑子、庄子、列子，规制弘敞。玄教大宗师张上卿伟之，召而荐诸朝，以亲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强也。署文光为州道判，又进道正，以领祀事。州人屡以水旱请祷之，静嘿内处而肸蚃外应，人莫窥其际。蝗出境中，文光为乡锡山祝之，云族而雨，蝗悉入具区，岁大

熟，长吏列上其行业。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馆为观，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为住持提点。二年，宣授常州路道录。延祐元年，有旨升玄元观为玄元万寿宫，仍住持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明年，特赐真人号，是为玄中文节贞白真人。命及门而文光已迁化，则天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执亲之丧，亦遵程子、朱子所修礼，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为祠以奉祀，又为永思堂于锡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来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筑室先庐之近，岁时归养，亲候寒饮食之宜，得亲之欢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为义塾教之，殁不能葬者，葬之，贫无归者，资遣之。大夫士相见，见其仪观轩特，襟灵虚旷，未尝不叹焉。晚自号玄中子，或称初阳真逸，别有清微馆于锡山之阴，盖将神游寥廓。又为楼居曰栖神伟观，又临黄公涧左作小蓬莱之亭，右为天渊之亭，自拟于陶隐居之听松风也。又卜霞步峰下为栖神之地，筑室种树，高风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历陶隐居、司马承祯，世有传授，今刘君大彬奉其大洞经法为之宗师，文光晚乃从之游。每一造之，弥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爱慕之，而文光有远举之志矣。前解化数日，召二弟属以善守先业，事母夫人，召弟子单宗玄属以传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会亲友于清微馆，登惠山绝顶，下瞰五湖，挥手谢别。后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翛然蝉蜕，颜貌如生，春秋五十。虽其令闻美誉表于乡里，达于四方，淡泊绝欲以终其身，非所谓卓行者耶！国家崇尚玄教，其位号自法师为真人，始自禁廷承旨职，以宝玺而赐之，其重自中书书制而命之，所谓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当以董事人奏则命之。文光高居云海之上，林泉之间，跬步不逾于户庭，而君命荐至，遂跻清显，非名实素孚者畴克尔耶？昔玄静先生之终也，柳识之文不加多，颜清臣之文不加少，后世并称焉。故斟其宜而为文光之诗，诗曰：

锡山之原，其土阜温，麓有寒泉，泓渟弗奔。敷润千里，升为雨云，濯濯秋阳，煦煦晨暾。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为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真馆邃严，金碧珠璠。云霞蔽亏，日月吐吞，消摇庭户，高风远闻。天书玉章，来于九门，霞衣金绳，珮切瑶琨。受命于家，三接弥尊，渊润岩辉，裘体曈昽。稼穑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虚，有秘洞天。振衣来登，受道神君，飞步太霞，下却尘纷。审于九渊，归息天根，郁郁丘园，遗剑在焉，寥廓岁年，永怀孤骞。

（《道园录》卷五十）

仙都山新作玉虚宫碑

虞集

缙云县仙都山者，道家书以为祈仙总真洞天，相传黄帝尝于此炼丹而仙去。唐天宝中，赐号仙都山，祠黄帝，禁樵猎三百里，李阳冰所为题黄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赐名玉虚宫。天禧中，连年数修葺。宣和三年毁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开庆中，郡守安刘相阴阳，更定面势，命道士陈观定改作之。内附国朝，主宫事者四方之人皆得为之，而宫日废。道士赵嗣祺，世居缙云，受业兹山，去而学仙武夷山，数年后入京师，朝中贵人喜之。延祐元年，钦奉圣旨，主领宫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铜印授之，视五品。五年，受宣命住

持，兼领本路诸宫观。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及玄教大宗师请以宫中师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宫事闻，有旨从之，泰定二年也。嗣祺遂承诏遍祀东南名山，归主建康玄妙观，得谒今上皇帝于潜邸。至顺二年来见，因求归仙都，不获请，有旨更赐号曰教门真士玄明通道虚一先生。乃来告曰：仙都宫成，未有纪。今既未克归，惧因循无以示久远，幸勒文表之。乃为著铭曰：

缙云之虚，有峻其高，旁无引缘，上干云霄。轩后神明，去世邈辽，祠宇在焉，冲融消摇，微音出空，岂其下邀。有宫有庐，有坛有畤，天光昭宣，百灵来止，疵疠不作，锡我繁祉，室有寿耇，孙曾妇子。不知不识，明粢甘醴，维昔轩后，广成是师，千二百岁，而身不衰。究观绪言，淡乎无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请以告民，万年如斯。

（《道园录》卷四八）

易州龙兴观懿旨碑

碑高三尺六寸，广一尺三寸，廿九行，行三十三字，正书。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太后懿旨

军官军人每根底、管城子的宣差官人每根底、各枝儿头目每根底、来往的使臣、百姓每根底宣谕懿旨：

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说有。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么道。保定路易州里有的龙兴观、洪元宫、烟霞观、玉泉观里有的提点王进善、张元志、宋道春、王道吉为头儿先生每，执把的懿旨与了也者。这的每宫观里房舍内，使臣休安下者，铺马支应休与者，商税休纳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水磨、解典库、店舍、铺席、浴堂、人口、头疋一切等物，但是他每的，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倚气力者。这般晓谕了，别了的人不怕那甚么？更这先生每说道有懿旨，若无体例勾当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懿旨俺的。

鸡儿年十一月初十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大元至顺二年岁次辛未六月吉日建。

（據拓）

天华万寿宫碑

揭傒斯

唐贞元中，吉州刺史阎侯隐于城东十五里天岳山之夫容峰，后传以为仙云。其山世为阎氏业，子孙世为郡人。山高广可十里，俯览郡中诸山，或言古仙人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尝往来其处，及称山中多光怪，倏忽变化甚异。延祐三年，侯诸孙弘毅即其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广殿大庭，高门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廪有道之士以奉祠事。

明年，郡人曾编修巽申为请于玄教大宗师，命为天华观。至顺元年升为宫。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师加天华万寿宫，并书其颜。咸谓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请为刻辞。按庐陵志：侯名寀，初隐夫容，后得道山东南三十里之洞岩。临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宫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观，有吉州阁使君别墅，后得道衡岳。学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载送吉州阁使君入道诗，此尤足征者。浮丘事见列仙传。天下高山绝境，类有浮丘遗迹，要不可诘。然古之士君子负德行才艺，不见、不用于世，或著书立言以传其道，或躬耕采拾以乐其志，或依托佛老以寄其迹，若此者，世多有之。后世至有因之以为富贵利达之途，赫然与王公大人并驰争先者。侯之孙自壮岁抱其才游京师，数被荐，不合去，最后受知集贤诸学士，荐为甘肃儒学副提举，又翩然叹曰：即见用，以逾五望六之年，驰数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禄，智者不为也。曰天华吾故土，吾将老焉。其犹有乃祖之风与！其辞曰：

瞻天华之岩岩兮，前青牛而后玄武，乍蜿蜒而回伏兮，忽骞腾而轩翥。丹霞烂其高兮，白云缟乎在下，俯城郭之鳞鳞兮，览平原之朊朊。香城郁其在望兮，乃匡仙之故居，枕黑潭之默淡兮，大江洶而右趋。步灵皋而造神溴兮，顾列仙之攸馆，浮丘既厌世而高驰兮，阁仙又摈余而不返。召青鸾使驾辂兮，俾凤以调笙，抗文龙之云旗兮，仍析羽以为旌。冀神君之来降兮，余将肃其并迎，昔孔子之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关而西游。知文武之不可作兮，道凛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远引。矧兹邑之巨丽兮，乃英贤之所蕴，君子固难进而易退兮，亦因时而显隐。神君既有此灵宫兮，曰高明而又塽垲，山丛丛以四周兮，缭青川之浼浼。抚下人而顾怀兮，历千岁而犹未改，起倚槛而浩歌兮，将毕景而靡悔。

（《揭文安公集》卷十二）

灵应观甲乙住持札付碑[①]

皇帝圣旨里天师正一教主大真人、掌江南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照得至顺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据通元显应嘉成真人、主领住持杭州路宗阳宫兼领绍兴等处本宗派诸宫观事唐永年状呈：切照杭州路吴山承天灵应观，元系师祖郑观妙开山建立，永为甲乙住持。至元二十七年抄户，亦为甲乙宫观供报。卑职元礼郑观妙师孙殷元燧为师，在后因为根随皇姑大长公主前去全宁应昌两路承应，不曾在观，被还俗范从虎结构别宗派道士王永亨脱脱教札，改为十方，搀夺不复兴修。今卑职钦奉圣旨，令住持宗阳宫兼领本宗派诸宫观事，除主领外，缘本观系甲乙去处，今将照用文字抄连呈，乞施行。得此，札委本官兼领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事，行下本观，照会去讫。

续据教门委去法师袁嗣宏呈：近蒙差往杭州等路勾当教门公事，切见本路吴山承天灵应观，被王永亨等兜收田租，败坏观宇，若不区处，必废一方香火。得此，为是所差住持不一，必合选代。为此，拟差前杭州路元妙观提点观事朱希晦充承天灵应观住持提点，兼佑文成化祠事，给札下观照会，将王永亨革去。及札委本路宁寿观提点孙真常，追取承天观砧基等文，就给本观照用。

回据孙真常申：该主领宗阳宫唐真人，称有教门文凭，兼领本处，见差朱希晦，不是本观甲乙徒弟，不肯交割砧基文凭。得此，为是承天灵应观久改十方住持，既差朱希晦充应，若令唐真人兼领，比例不无冗滥，以此行下本观，毋令唐真人兼领干预，及行移杭州等路照验。又据朱希晦状呈：唐真人不遵教札，及伊徒吕昌龄冒称承天副观，纠合俗人李益之逼往观庄收租及占观拆屋，又行妄状于左录事司，越诉勾扰。缘唐真人元于中兴观出家，礼住持殷元燧为师披戴，至元二十六年官司抄数户计于中兴观供报，所受绍兴等处本宗派诸宫观事职名，其承天观，即非上项本宗派内宫观。

得此，再下承天观依已行事理施行，及行移杭州路，将左录事司受状违错官吏究问、改正，仍禁无干俗人占观夺租。并下平江路吴江、昆山两州省谕申佃徒见职住持收租赡众外。

又据杭州路总管府申：承奉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该本路申照得唐真人钦受主领住持杭州路宗阳宫，兼领绍兴等处本宗派诸宫观事，又奉教札兼领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事，今令十方朱希晦住持本观瞽裳，事不归一，合令唐真人依上本宗派甲乙住持。相应省府照得一应道教事理，系集贤院所管，仰就便依例施行。府司承此备申，伏乞照详。

得此，除施行外，今又据真人唐永年状呈：会验卑职元系吴山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已故开山住持郑观妙亲派徒弟道士，本观元系太师祖观妙大师郑守一，亡宋甲戌年间，开山重兴，观宇完备，告蒙亡宋礼部于淳祐元年，给到公据，永为甲乙流传，见于观门刊载石碑。在后郑观妙披度徒弟胡继荣等三人，数内师祖胡继荣等，披度先师殷元燧，于归附后至元年间，充钱塘、仁和两县副威仪、中兴观住持时分，卑职投礼殷元燧为师出家，随侍师父殷元燧习学道业。至元二十六年内，师父殷元燧作中兴观住持名目，保盟请到前道教所官、天师三十一代真君，当年八月所给戒法牒据一宗，簪披卑职为道士，接继承天灵应观开山郑观妙本宗甲乙正派。在后不拟住观徒属法眷吴道昌等，相继□□，及有卑职根随皇姑徽文懿福贞寿大长公主，在全宁应昌两路承应，不曾回观，乏人住持。遂被外观别宗派道士王永亨等强行夺□，改为十方住持。至至顺三年内，卑职钦受圣旨，授通元显应嘉成真人，主领住持杭州路宗阳宫，兼领绍兴等处本宗派诸宫观事，钦依礼任之后，为是前项承天灵□观佑文成化祠，系师祖师父本宗派甲乙家山观业，以此呈覆教主大真人，乞令承袭本宗派甲乙住持。回奉札付，委令兼领观务。卑职为是受业家山，将□观坍坏去處修理间，又蒙差委十方道士朱希晦充本观提点，却将元委兼领职名，作冗滥改正，令卑职不须兼领。呈诉间，有朱希晦为因争收本观斋□，占先妄经教门，呈指卑职与师父殷元燧元□中兴观□籍，及承天灵应观不系本宗派内宫观，致蒙准信，行移杭州等路观田坐落州郡照验，遂使卑职不□任领祖山香火，兴复观业．及被朱希晦固执教门所行公□，一向争□至今。缘至元二十六年官司抄数户计，卑职已作承天灵应观供报，师父殷元燧的系承天灵应观得业徒弟，即目卑职见执教门□给□度牒□□称载唐永年投□承天观徒弟殷元燧为师，缘故至甚明白。似此，本宗派来历不可磨灭，况元钦奉圣旨事意，令卑职兼领本宗派诸宫观事，其承天灵应观虽于至顺三年以前，因差王永亨住持，暂改十方，却缘本观根脚，淳祐元年亡宋官司给据，的系甲乙流传分晓。若蒙改正，将朱希晦截日革去，换给明文．从卑职复业主领，承袭甲乙住持焚修，似望祖宗家山观业，不致失坠。除今童昌宁亲赍卑职元受到教门披度牒据文凭，前去听□外，今抄亡宋及归附后道俗官司堪信文凭，呈乞照详施行。

得此，为是所呈虽称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祖，系甲乙去处，亡宋礼部及归附后，本教官司各有凭据，止是抄到似本，不见端的有无的本可验。及称唐真人元受教门披度牒据内称述，系礼承天观徒弟殷元燧为师，亦不见殷元燧是否本观开山郑观妙的传宗派，难便定夺。为此札委杭州路报恩观住持提点聂凝和依同照勘逐节端的，指定明白回申去后。今据所委聂凝和回呈，依奉前去承天灵应观照勘得本观委是亡宋时开山观妙大师郑守一重新创盖，即今见存石碑内刊载得郑守一告奉礼部所给甲乙文面，及本观见收归附后住持翁茂功告奉浙西道提点道录司至元十六年，及教主大真人延祐元年各给公凭，悉从甲乙流传明白。兼睹本观祖师堂内奉祀开山郑观妙之下，胡继荣、殷元燧等牌位香火，见得已故殷元燧委是郑观妙徒属。今次唐真人的系本宗派子孙，别无疑惑，保结回呈，伏乞照验。

得此看详，真人唐永年，钦受圣旨，授主领住持宗阳宫，兼领绍兴等处本宗派诸宫观事职名，前项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元是甲乙流传。才于延祐元年以后，因为乏人焚修，以此拟差十方道流住持。既是今次委官保勘得真人唐永年委是本观宗派所传得业徒弟，兼杭州路作词申省，亦称合令本宗派唐真人住持，相应以此参详，拟合改正，将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仍复甲乙，断付真人唐永年承袭主领住持。其元差十方主副朱希晦、胡惟谨等，别行区用，于理为顺。据此，除已重给札付，今唐永年祗受，及将朱希晦等改除别观主职外，合下仰照验。从真人唐永年依上主领住持，以后甲乙流传度人，承继焚修，毋致废弛。须议札付者。（以上小楷书四十二行）

右札付杭州路吴山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准此。（以上楷书一行字径寸许）

唐真人呈改正（小楷一行）

国书（并印）押

皇帝圣旨里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②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据通玄显应嘉成真人、主领住持杭州路宗阳宫兼领绍兴等处本宗派诸宫观事唐永年呈：照得杭州路吴山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系郑观妙梯己衣钵，建造观宇，甲乙承袭住持去处。卑职系太师祖郑观妙徒孙、道士殷元燧徒弟，近被十方道士王永亨、朱希晦、毛道泰、范从虎等，俱各有过经断，官司有卷可照，节次妄经教所，朦胧札付，充任职员，前来搅扰焚修，令本观的派徒弟道士吕昌龄，于至顺四年十月内状经前左录事司陈告，行下坊正并耆宿邻佑人等，勘当得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祖，系甲乙承袭住持去处，的系唐真人受业家山，申覆本路总管府出榜行下本司，将王永亨等遣逐出观了当。又蒙本路申覆江南道教所照验，卑职另行具呈，教所札付行下，委自本路报恩观住持聂凝和照勘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委系甲乙流传去处，保结申来。奉此，依上照勘得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系师祖郑观妙于嘉熙年间开山，永为甲乙流传去处，见存古碑石刻堪信，文凭相同。照得唐真人的系本观开山郑观妙徒弟道士殷元燧徒弟，至元二十七年抄户时分，甲乙流传宫观供报在官，应合承继之人，保结申奉江南道教所札付改正，仍复甲乙承袭，令卑职住持了当。今来若不呈覆，诚恐外人不知前因，妄行搀夺，破坏成规不便。今将本观甲乙碑记，并宗枝图本，一应堪信文凭，抄连在前，如蒙转呈上司闻奏，颁降护持，并乞给赐文凭，付本观收执照验，相应具呈照详。得此看详，吴山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祖，系甲乙流传，既是照勘明白，真人唐永年承袭住持了当，别无议拟。除已具呈集贤院依例闻奏，颁降圣旨护持外，合行出给公据付观祠永远收执照验，依旧甲乙流传披度承袭住持，焚修香火，祝延圣寿万安。所□

公据，须议出给者。（以上小楷书二十八行）

右据付杭州路吴山承天灵应观（印）佑文成化祠照验，准此。（以上楷书一行，字径一寸许）

据陈斯与。（小楷二行）国书（并印）押

春和乘兴访松轩，左右江湖乐自然，深刻穹碑千古事，承天道脉有流传。元览道人王□□题。

真人隐几坐东轩，弟子传经有浩然，早晚峰头丹诏下，殷君喜得第三传。张天雨谨次韵。

真人道行动天朝，得请还山剑气豪，突兀吴山眼前屋，清风千古祖庭高。洞霄史景仁

（《两浙》卷十七）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七：右在吴山，刻于承天观记碑阴，正书，凡三列，上列四十四行，中列十六行，下列十七行。此住持唐永年，为别派道士王永亨等陵脱教礼，改为十方，请厘正甲乙住持。札付辗转，详请具见碑中，亦足征当时道纪体制也。后附三诗，元览道人名已泐去，《续洞霄图志》引作王象，未确。史景仁，《续图志》有方丈扁额，系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为冲妙真常元应真人史景仁立。余无考。

②超案："玄"原作"元"，为录文者避讳讳所改，现回改。

刘仙翁冠剑虚室碣

碑高五尺，广二尺六寸。篆书二行，行十六字。正书四行，行字不等。在句容茅山。

上清二十五代宗师泰中大夫葆真观妙冲和先生谧静一真人刘仙翁冠剑虚室

宗坛初祖太师上真升举，后同天真复降华阳，传玉经宝箓授玄师，立宗坛于洞天之北。至宋，祖师仙翁建宫坛于中山，受道三真，潜神养素，寿七十三。解真后，敕赐山建观，藏冠剑于此。

至顺癸酉上元日徒弟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谨书立

（艺拓）

玄门高氏陆君碑

黄溍

高氏陆君讳应祥，字景云，世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迈，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厉检饬，内则奉其偏亲，馇饎滫瀡必适所欲，抚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归。外则殚其劳勚以植立门户，遇事无小大，处之如转丸。乡邻有纠纷不可解，辄以为请，随启其端，莫不洞中窾卻。其几警练达，众共推服焉。性淡泊无厚嗜，经营积累

余四十年，资业得比素封，未始妄用，黍絫圭撮以资华靡，恒戒子弟以勤俭承其家，然乐赒人之急，族党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岁饥，设粮饵于路以活饿者，散钱动以万计。尤笃信释老氏，不喜杀，虽为宾客修具鲜薨之物，亦取诸市。凡所施与，往往倾其囊楮，无毫发顾惜意。新万寿寺大殿而造佛菩萨像，田界北禅寺以兴复其观堂。所居傍光孝观，摧圮不治，首为构高阁广殿，方丈之室，余宜有而未备者，迨属疾，犹俾绪成之。其创置则有笠泽之瑞云观，以栖十方羽士，横山之瑞云庵，延缁流专领之，给以田有差。作浴室于城南，燀汤织屦以俟过客而休焉者。冬有馨糜，夏有茗饮，岁以为常。他所建饶益事，不可悉纪也。维陆氏实吴之著姓，上下千百年，名公显人，史不绝书，而君之先，比数世皆韬光匿景，无所表见。君生逢盛时，颇欲以材自奋，百未一试，辄引身去着道士冠。教主嗣天师因命为玄门高士、瑞云观开山住持，仍刻上而加护焉。君谢不敢当，寻诣句曲山，参受大洞经箓于上清宗坛，意将餐和饮淳以葆其余龄，且示无所用于世也。年七十有二，元统元年十月晦终于家。明年二月朔，葬吴县横山北先茔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长适沈宗德而卒；次适施从政，而从政又先卒。孙男一人曰颐，尚幼。女二人，长适徐元震，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状来谒曰："先人啬己而裕物，平生惠泽在人甚多而未尝自言，今所述特其粗尔。幸即其可知者序而表显之。"予既辞弗获，则悉取状所述，次第为序而系之以铭，俾刊于兹碑。铭曰：

泉其可欲，不荣以禄，而无殆无辱。行事以智，利物以义，而无怍无愧。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循，在尔后人。

（《黄金华集》卷二九）

重建杭州开元宫碑

陈旅

天下老氏之宫曰开元者，始唐玄宗时所作也。乾符戊戌，杭宫灾，后五十九年，钱氏之王吴越者复作之。宋景德中改为景德观。嘉定辛酉，宁宗以其潜邸复为开元宫，宫在秘书省左。绍定辛卯灾，又重作之。皇元既有江南，即秘书省为行中书省。至元廿八年，省与宫俱毁，因兼宫地作大新省。时董君德时主开元，省助金购故宋理宗女端孝公主第为宫，今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寿衍实有劳焉。既而陈君天锡继董君领宫事。大德八年，真人以宣命继陈君，赐印视五品。于是益治其门垣坛殿，水石木竹之属，无不善。天子遣使即其宫赐号灵妙真常崇教真人。皇庆二年秋，召见。明年改今号，又赐银印，视二品，使尽护杭之诸宫观仍治其宫。翰林学士虞公集时为国子博士，著之碑甚详。至治元年，邻有不谨于火，而宫及焉。杭人之老者过而叹曰："昔吾尝见造斯室矣，以帝子攸降也，大农输材，五工呈能，宫臣日来视其苦良，故制作严壮精好。吾老矣，能更见乎？"真人闻之曰："自有唐至我朝，吾宫罹变故屡矣，前日之巍巍乎在吾目者，曷从而来哉？制于数者物也，数不能制者人之心也。心存则室存。"先是，宫右皆联栊民舍，爨炀交壁下，真人首以资斥垣外地，空之以周防。乃谂于众曰："今可营吾室矣。孰能语吾之同心者乎？"于是前嘉兴路总管王君惟一愿作前殿，崇德州判官濮君允中愿作宫门，皆攻石凝土为厚址，栽大木。明年殿成，涂以

丹砂曾青，杂黄金白黑之物以为文章，象天神帝仙人居之。其年门亦成，象二大神守之。真人又为屋若干楹，祠在门侧者曰祠山、曰玄坛，在前殿北者曰明离殿，又北曰道纪堂，又北曰方丈。丞相脱欢公题其榜。门东西为长庑，在西庑者曰斋堂，在东庑者曰真官祠、登仙祠、玄武殿、三官殿。其栖贤者曰僚宇，在东西庑间者曰庖湢、曰廪库，在东庑东曲池疏馆之在后圃者，则仍其旧而加完焉。杭人来观兹室之成也，则又曰："吾昔所见者，贵人第宅矣。今规制始称神明居，神明其将永妥于斯乎！"真人既落成新宫，乃以上所赐宝冠金衣及平生所蓄图书琴剑之类，悉簿送宫藏以传后人。元统乙亥，有旨赐额曰大开元宫，俾主是宫者以甲乙传次。时余为江浙校官，真人使薛君玄羲征文纪诸石。昔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杀，既平宋，思休宁天下，乃登进为老氏者以清静无为之道风乎臣民，时则有若上卿大宗师张公能赞神化于万物之表，真人亦与其师晋王文学陈君义高、今特进吴公全节，从上卿侍祠尚方，兼被简眷，日见上卿赞天子事益熟，真人道日益茂，列圣洊锡宠数，使还治老子教于宋之故都，夫岂无其故哉？真人高朗夷旷，爽气生眉目间，而能履谦用虚，与物为春，故王公名人多乐与游，四方士往来皆愿见。既退，称道无异言。然亦时时屏居余不溪上，是宫之作，若无用其力焉。余读旧碑，宫凡屡成，皆国家为之也。今未尝取秋毫于上，役一民于下，而亟成，又甚美，何哉？以德致者其物盈，无为而为者其功盛，真人亦若是而已。铭诗曰：

真人大作开元宫，斩木邃谷来蔽江。命龟置臬辰孔臧，树屋吉土祠天宗。重檐胶葛仪穹窿，日月出入牖户中。大灵何乐开丹望，老君上邀该以降。仙姝翼辇从丰隆，翳以赤凤袭青龙。立神执兵门两傍，祝融坛宇承中央。共驱毕方归海东，日惟新宫帝所悰。旋渊回曲蓬莱通，珠树含景光玲珑。宫成享帝朝鼓钟，岳宗川后罔不恭。真人稽首飞绿章，天子万寿民乐康。

（《安雅堂集》卷十一）

青霞观碑

虞　集

茶陵州青霞万寿宫，自萧梁时州有饶道亨真人仙去，即其宅为道观曰洞真观。宋初主观事胡元雅亦有道术，香火日盛。其季年改赐曰青霞。国朝皇庆元年，嗣汉三十八代天师朝京师，其徒戴永坚在行，奉被玺书住持青霞观，进其道士刘克忠以自副。后延祐四年，有旨改观曰青霞万寿宫，永坚住持提点如故，克忠为提举，悉力宫事。至顺辛未，宫毁，永坚留上清，属克忠更作之。至元丙子，永坚从三十九代天师朝京师，以新宫成告元教大宗师吴全节言曰："故事，名山大川，道宫之成，则必请于朝，命文臣书其事于石。集贤院得道宫之新成者五，而青霞其一也。"具为奏，得旨，以命臣集。而臣集以久居田里，中书省准敕咨江西行省抚州守臣致其命焉。臣集尝备史官，谨列其事于右，因放其序为州志及永坚所言而载之。茶陵旧为云州，后为县，国朝为州。真人姓饶名道亨，梁大同中尝为吏，性正真不阿，厌吏事，自免去，修行于舍。梦神人自称老君而告曰："吾有符章，盛以玉函，在子宅中，得之当诣云阳山紫微真人学之，则道成可以长侍吾矣。"旦起，掘地数尺，果如梦。即驰诣云峰，见有宝冠金衣者先在，语之曰："吾待子久矣。"遂礼之，授以斗极天心之法，归行五七

年，救人危难不可以数记。一日，闻空中乐音云气，若拥车骈而至者，遂乘之仙去。紫微峰在州西南，而观在州治之近。胡君元雅者，亦其州人，幼学于观中，及为观主，则雍熙间矣。尝梦有以施田者至，可起待之。明日，州人白氏夫妇果来施谷潭高廊水口之田，又买界桥之田及谷潭长石州之地，共千余亩以充观用。州旧有炎帝灵庙在康乐乡，一夕大风雷雨，庙坏漂去，别有巨木千百随水积庙傍。胡君请于郡府，以建灵庙。追其殁后，既窆，真宗好道家之言，梦胡君以乡里姓名谒见，请佐炎帝之祠。上觉，使有司物色之，起其棺，惟一履存，余无有也，盖羽化仙矣。得其事，诏为立祠炎帝庙傍，赐皮弁、青圭、绛服、朱履，号曰感应真官。水旱疾疫之祈祷，无不应者。景定中，以灵显封显祐真人，而真霞之宫，两真人各殿而惠祀矣。戴永坚，上清正一万寿宫中羽士也，性刚介有守，尝从师授太乙天章之法。其法师以其姓氏白于朝，七日，神人自授之，以其书为佐验。永坚与师约三日，却梦神人朱衣高冠，执戟道帝命取其手画文掌中，梦觉，手犹痛，乃以其文告师。师取钥取书合之如其章，自是祈祷水旱醎妖怪，曾不劳余力矣。如茶陵之祈雨，京师之祈雪，其事犹著。四从天师入觐，初授以道德弘妙法师，再以改观为宫，授冲道崇元弘妙法师，刘克忠授明素凝和静一法师。永坚三授，加以兼本州七星观事，四至京师，有旨赐宝香金旛，使驰驿归庆宫成。今宫有三清殿，有饶真人天心阁、胡真人祀道纪堂、法院、三门、官厅、厨库、廊庑等俱备，是时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夏文远方作元成之宫于龙虎道地，以永坚为贤而与之，所以青霞之役，则克忠惠任之矣。至于得东山陈氏宪、孔宗、孔容、孔绍大各捐资以助道，克忠之力也。然是时元教大宗师际遇列圣凡数十年，钦承上恩，以保惠其教，是以若青霞者，外无所挠而得以成其功矣。永坚弟子张晋贤适来速其文，晋贤亦文雅，故得事之详如此。呜呼，我国为生民之忧，其道甚悉也，彼仙人道士既委形而仙矣，然其神灵依乎山川之盛而能应水旱疾疫之祷，神明之祠有引无替，若青霞者，故宜在所书乎。铭曰：

祝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从，以作民祉。若火之明，无隐弗彰，敬祠弗怠，谓之福乡。云阳之山，神岳来与，云气上腾，茶源百出。扬清抱和，郁为望州，神人接居，孚惠则周。饶君之兴，推择为吏，触事犯己，惩为耻利。恭默自返，通乎神明，符章之获，实彰厥诚。嗟彼下土，鬼没蟊贼，观于天真，胥壤千百。是其存心，与天为徒，以善我民，岂不永图。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命来锡，圭节蕃惠。郁郁青霞，奠于此方，民之依居，千载相望。我圣天子，视远如迩，无小无大，降福弥弥。新宫之成，卜筑孔宜，呈上有闻，锡命不迟。咨尔岳祇，辨方受命，祇祠以聚，罔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遑，率职以行，有安无亏。史臣分书，载笔有志，增益绥保，以待来世。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贞白庵记

陈 旅

道家相传，谓汉时张天师由江南龙虎山入蜀，炼大丹于鹤鸣青城之山，感老君来授其道。开二十四治，以正一法箓厌伏鬼物之为人灾者，立石象天地日月以誓之曰："石天地运，

石日月明，汝则复出。”鬼物之族皆谨受誓去，不敢更为人灾，盖千有五百余年。而蜀人大残于兵，沴气充盛，向所誓者，往往乘之以兴。至元甲午，龙虎山汪君集虚以所传正一之秘规，复二十四治以治之，乃作贞白庵于青城以居。十年，远近皆知求汪君。人以所苦来告，则立禁除之。于是见者辄敬拜，谓是汉天师所使来者。汪君出入群治，兹庵则其凝道之恒所也。庵以石为址，以茅为宇，若覆瓮然。前为户，东西为牖，青城三十六峰与上皇、大罗、六顶、丈人诸山，森秀环列，老人村与麻姑诸洞皆在傍近，其地最胜。吾闻诸蜀人云，仍改至元之元年，嗣天师太玄子期汪君会京师，明年春觐上，锡嗣天师玺书嘉之。又以汪君能用其道宁蜀人也，赐号太无贞白静明玄昊真人、青城诸山正一宗主。将还，属余为庵记以刻于其山之石。昔者禹平水土，水怪之类皆有其法，吁，何其仁之至而智之周也！秦汉以来，官失其守，而崇山厚林，物或丽之。有能于此去其厉于民者，则亦君子之所愿闻也。圣天子既锡真人美号，复使之还治其旧，其古先圣王之所以用其心者乎！虽然，真人以贞白名庵，非以是美自居也。贞欲守之敦也，白欲履之纯也，守敦则神完，履纯则天全。惟贞惟白，太无之宅，惟白惟贞，太无之庭，入乎太无，鬼神不能窥其室庐，真人盖陶贞白之俦欤？抑造物者之与游也欤？

（《安雅堂集》卷九）

九宫山钦天瑞庆宫记碑①

欧阳玄

至元皇帝临御五年，岁次丁丑，夏四月，集贤大学士臣哈剌八都尔等奏：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臣全节言：今海内名山福区，道家祝釐之所，宫观圮而复新者五，九宫山钦天瑞庆宫其一也，皆未有赐碑，请敕臣分纪其事，以昭永久。制曰：可。于是钦天瑞庆宫之碑，属笔于翰林侍讲学士臣玄，② 申命中书左丞臣懋德书丹，参知政事臣有壬篆额。明年，本宫住持提点车可照具颠末来京师，臣玄谨按，九宫山为古今名胜，冈峦绵亘数百余里，唐人陶、姚二仙结庵山中，去乃榛莽。宋淳熙中，真牧真君始垦辟此山，创建神宇，既道法灵著于光宗之居储，愿锡昭陈于宁宗之在位，畀以宸翰，赐以钦天瑞庆宫额，详见尚书长沙易公绂开禧元年之记。宋末己未毁于兵，至前至元十三年内附天朝，住山大本封君复之，翰林承旨吴兴赵公孟頫为之记。延祐甲寅山有灾，宫为所毁，今住山车可照复之，垂成，至治辛酉又灾，可照复之志弥坚，经营十有五年，始克落成。首作真牧真君殿，翼以御书集经之阁，傅以东西方丈，次作法堂曰天光之堂，旁列玄真、都仙、真官、山王四祠，轮奂雄伟，甲于诸方。宗师嘉其随废续成，改观之美，犹多其思致宏深，规度开廓，盖方外智士，玄门之忠臣也，于是奏请得旨，申命词臣铺张厥功，铭之乐石，可谓盛矣。系以铭曰：

吴楚之墟，斗轸之交，山名九宫，灵气孕包。唐有陶姚，结庐炼真，上仍丹丘，委于荆榛。至宋真牧，载剔蓊榈，行通于天，梦协于帝。以佐累洽，时维光宁，有赫灵贶，会于内廷。命宅兹山，作室千础，赐以奎画，照耀南土。曾未百年，归我皇元，我元熙风，轶古羲轩。德明惟馨，媚于上下，神来缤缤，锡我纯嘏。顺我之方，民从于云，曾孙千亿，言寿灵君。灵不遑处，民用战兢，毕方为妖，不废易兴。乃作新宫，乃设崇巘，辇石辇木，民足不趼。灵君无为，

孰主孰维，惟此高士，载谋载惟。天朗日晶，层云叠霞，列室鳞次，真仙之家。自下望之，邈若霄汉，林麓敞虚，金碧绚烂。有烝者徒，置塾延师，学道之余，读书诵诗。玄流之宗，奏疏上前，请纪嘉绩，垂示永年。词臣摛文，陈述帝力，神之听之，报效家国。山连匡阜，数应九九，符我乾元，天子万寿。

（《湖北》卷十四）

①《湖北金石志》卷十四引《金石存佚考》：翰林侍讲学士欧阳玄撰，中书左丞王懋德书丹，参知政事许有壬篆额。至元四年。在通山县。

②超案：指欧阳玄。录文者为避清讳，"玄"均改为"元"，现回改。下同。

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

碑高七尺八寸，广三尺四寸，二十九行，行五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在均州武当山。

大元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

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臣揭傒斯奉敕撰并书

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臣许有壬奉敕篆

至元二年岁在丙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玄武殿成，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吴全节为集贤院言：翼轸之墟，襄汉均房之间，有山焉根蟠六百里，峰之高者七十有二，岩之幽者三十有六，涧之深者二十有四，天垂地拱，阳嘘阴噏，不可名状，名曰太和之山。玄武神得道其中，改号武当，谓非玄武不足当此山也。山多神宫仙馆，其大者有三：曰五龙、紫霄、真庆，而五龙居其首。唐贞观中，均州守姚简祷雨是山，五龙见，即其地建五龙祠。宋真宗时，升祠为观，赐额曰五龙灵应之观。其后废于靖康之祸，孙真人元政兴之。又废于金末之兵。皇元受命，与天地合德，大兴老氏之教，扶运翼世，以迎休祥。山之有道之士汪思真奋然特起，辟草莱，薙菑翳，一举而新之。先大宗师上卿张留孙，初总摄江淮荆襄道教，奏以其山叶希真入侍祕祠。天子大信其道，至元廿三年，诏改其观为五龙灵应宫，以希真主之。居八年，而侯道懋继之。又二十年，而续道诚等继之。仁宗皇帝天寿节，实与玄武神同，遂加赐其额曰大五龙灵应万寿宫，仍甲乙住持，岁遣使以是日建金箓醮，祝釐其山。自是累朝岁遇天寿节，一如故事。此后大建玄武殿，宜得词臣文而勒之石，以彰国家之美，以重此山。明年三月二日，集贤以闻，诏以命臣傒斯。臣傒斯窃谓高山大川能出云雨以泽万物，产财用以利万民，毓英贤以辅万世，必宅天地之奥，当阴阳之会，磅礴融液，与大化终始，故中必有神出幽入冥，此感彼应，如风之在谷，所触皆通，水之在地，无往不达。况此山蕴乎中和，统乎阴阳，应变合化，与神俱藏，群山四朝而特起乎中央，非玄武焉足以当之。则其宫室之崇，享祀之严，应国家之运，为生民之依者，固有在矣。殿之建，玄教大宗师臣全节实出私钱万缗为之倡，而住山续道诚、张道真、吴明复、邵明庚、李明良先后赞而成之。其屋壮丽严峻，洞达高广，盖与兹山相雄。世所称神仙曰殷长生、房长须、马明生、田蓑衣之徒，皆成道于此，是以论人杰必本于地灵也。其辞曰：

虚危之精玄武君，上临玄天贵且尊，穹龟蜒虽腾蛇蜿，手提北斗酌乾坤。武当之山号太和，神君居之降百魔，五龙守卫严不诃，沴气自少元气多。神君生在天地先，谷神自养天地根，二十四气如环旋，七十二候无颇偏，四十二载升玄天，玄天之乐不可言。身著玄衣坐紫府，苍龙在左右白虎，朱方翼翼朱鸟举，腾精摄景我为主。百灵守之谁敢侮，或按长剑坐横庭，吐纳日月含风霆，五龙冉冉随降升，倏而去之若流星，忽而来兮雨冥冥。鬼车九头市火屋，山鬼倚树惟一足，飞蝗蔽天食百谷，长蛟鼓浪沈平陆，神君一顾赤尔族。神君自居武当山，人能学之尽得仙，前有殷房后马田，陈抟尹轨相攀援。新开大殿浚紫烟，璇题藻井相钩连，神君居之乐无边，保我圣历亿万年。

（碑阴）

皇帝圣旨里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敕知集贤院道教事承奉集贤院札付□□□□□山上清宫、□山神德宫、武当山大五龙□□宫□□□□庆宫、茶陵州贵灵宫□□奉圣旨命文臣撰书碑文以传永久□□此至元三年（下缺）揭待制书撰刻本宫□□□□□□此发去合下仰□□□使□造碑石□□□□□事刊刻就便印拓碑本宫提□□札付□□□□□□右札付襄阳路提□体玄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准此

□□□

至元三年十月　日

（艺拓，并据《湖北》卷十四校补）

毛先生碑

陈　旅

先生毛氏，讳惟谦，字仲益，其先衢之江山人。后迁信之永丰，又迁贵溪之英潭，后又迁其邑之宜阳里。曾祖讳季，大父讳克贤，父讳子祥，皆以善称于人。先生姿爽朗而雅志冲淡，束发入龙虎山事曾贯翁师。师爱其有操，奇之，欲试其为人而器成之。先天山介龙井琵琶峰之间，巉绝邃阒，人迹罕至也。时方薙榛秽为观宇，俾先生居焉。人谓其方去父母而栖之空山，将不能堪。先生则欣然若所素处，与烟霞相周旋，浩乎其忘世也。师大喜之，即令衣道士服，授以其道，声称日闻。于是嗣汉三十八代天师用为益扬州道正。州之为老氏者皆喜而言曰：是宜长我也。今嗣天师又使之掌其文牍。天师总道教江南，有官府政治之体，非清慎明敏者不足以任承赞之责。先生从容酬应，未尝有所缺失，而凡与之接者，莫不誉其美焉。泰定初，奉表诣阙下，玄教大宗师吴公复嘉重之，为请于朝，授冲真通妙素法师，主永嘉广福灵真宫事。久之叹曰："吾出家为道士者，将以缮吾性也，而役役不休可乎？人固有不得不勤力者，吾事师如干年，事亲又如干年，生而养，殁而葬矣，吾又何为乎？吾且而起则祝釐于吾君，又何必熙事于其所乎？"乃宴休于龙虎山之旧居，黜智敛才，泊乎无营。而时与客引酒咏诗于华竹泉石之胜，不与物忤，亦不流于物。逍遥浮游，盖十年许。人以其神情之清旷也，号之为秋宇先生云。仍改至元之三年六月八日，晨兴，正衣冠，翛然而逝，年六十二。某年八月丙辰，藏蜕于贵溪县仙源乡之高陂山，弟子刘存耕以状来征铭。余谓先生能致勤三事而后退休以葆其所存，又未尝离世绝俗，矫亢以为高，所

谓游方之外而履其道之中者欤？铭曰：

维昔至人斡道枢，启阳阖阴时厥居，道不缘督人朱愚，出此入彼辟奇途。先生冲气以为车，夷庚安驱辞窒迂，祝君事师春欲归，为父母谋甘腴师。亲既终于怡愉始，用吾（下阙）纾前劬，岩房左右盈笈书，十载燕坐观玄初，太空云气行双凫，陂山所窆仙之余。

（《安雅堂集》卷十）

杭州龙翔宫重建碑

杨维桢

龙翔宫由宋理皇潜邸改沂靖惠王府为之，以奉感生帝。山门曰龙翔，中门曰昭符，殿曰正阳。咸淳间又改命南真之馆，南斗殿曰寿元，土曜曰景纬，钟楼曰如应，经楼曰近真之章，藏殿曰琅函宝藏。凡宫门扁揭，皆宸翰也。拨赐免粮土田山荡若干顷。淳祐六年，赐元静先生一庵胡公住持宫事，下有聚道院在湖西栖霞之北，天台叶公召某分主之。宝祐初，又拨赐长洲昆山县田以赡不足，承之者为古泉胡公。我朝崇重玄教，玺书护持。今公执以奉修祀典。不幸胡僧琏陵轹教门，改宫为寺，公力于匡复，有词于上，获归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复，则有私赀置宋杨和王府基，在今城西北隅。大德丁酉，创造殿宇门庑仓库以次而举。田有三庄，在仁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被旨授白麻命给提点所印章。公为一庵犹子，仙风道貌，拔尘俗。又以役丁甲之法，呼雨退潮，致宰官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往、裕后来也。乙巳，天师留国公主领宫事，后有石田郑公某，松瀑黄公某、雁荡林公某相继而出，皆有功于教事者。而林公又克宽展隘途，增广圣殿，创建道域于霞山。元统癸酉，天师太玄公选请洞霄史公景仁提本宫事，席未温而邻燎延宫。公前及曰：石泉已梦下于我矣，我不兴复，天其厌之。郡与副宫陈德安、上座李与荣壹乃心力，议土木事。副宫朱庆申、都监毛君锡、监宫贝景元为之佐，而太玄公亦施金助工木费。由是大殿法堂，山门之制度益穷而大，廊庑库庾道堂客馆凡若干楹，无不一一完美。三清圣像，庄丽雄伟，父老瞻仰，啧啧称庆，以为前此无有也。公又捐私赀建大方丈，叠石为山，凿泉为沼，莳花种木，鹤飞鹿走，恍若世外，扁之曰小蓬山。翰林陈公旅尝为之记。后至元丁丑，被旨玄真人住持同领本路诸宫观。公字元甫，号玄圃，美丰仪，其气岸凝重，时贵人皆屈膝礼之。盖有公辅之望而左为山林之主者也。暮年举太乙宫黄公崇大以自代，遂告老。公当戎马倥偬之际，扶植教门，安于按堵，亦可谓善守成者。追念史公于宫门有再造功，而废兴岁月未有纪，遣监宫叶文诚备事状颠末来征文。既为约状书之，又系以辞曰：

二马渡江一马龙，东邸观阙森开张　穆将祀余感生皇，渡以烟怒威灵印。十一景纬生寒芒，天人南下南斗傍，朝与龙飞暮龙翔，翠蓬三度黄尘扬。灵宫特立天中央，湖眉海眼东西望，地柱不顷天乳长，黄须仙伯古冠裳。龙脑宝藏声琅琅，上清净扫赤尾羿，六龙在天天下昌，山君海孤纷来王，南极上寿日重光。

（《东维子集》卷二三）

陈高士寿藏记

陈　旅

陈高士预为归藏之所于信州贵溪县之三坑李墩，使人来言曰："吾百岁之后，子孙志吾墓。与其志于我所不见以示乎他人，孰若即今志之。子必志之，使我与人皆见之也。"余不得辞，乃为叙其大较为寿藏记云。高士福州之长乐人，祖晃，咸淳名进士，父实翁，母高氏，第三子名自诚，字物初者，高士也。八岁入学，警敏异凡童，有日者筮其生时所值之六物，谓是儿方外人，年三十六当见天子。龙虎山之太上清宫，其地衍奥而冲邃，高蹈之士多寄迹其间。闽人若陈公义高、张公彦纲、王公谵翁，皆其宫之杰特者也。张公家长乐，知陈氏多贤，以书来求宜为弟子者。高士年十七，闻之欣然欲往，父母不欲其远去，又重违其意，姑俾至福州城西之冲虚宫。冲虚宫者，五代时仙人王霸故宅也。有白龟泉，泉上有龟归亭。高士居七日，郁郁不乐，指龟归亭曰：吾他日过此，今决去矣。众皆笑之，遂去游上清宫，见张公于宫之崇禧院。公使从李则阳受学。大德九年正月元日，度为道士。延祐七年，嗣天师太玄公以高士入觐时年三十六，果符日者之言。名卿才大夫爱其清醇，皆为文章赠之。及归，遂领冲虚宫，龟归亭之言又验矣。泰定元年，复侍嗣天师来朝。三年春，制授灵悟玄宁文泰法师、泉州路报恩光孝观住持提点。元统二年，奉表至京师。明年有旨，使持香还祠上清。仍改至元之二年，召嗣天师，高士又从之，制仍提点光孝观。明年制授至正元嘉文泰法师、教门高士、龙虎山繁禧观提举知观事。是年夏病，因自念曰：吾以贫出家四十余年，夙夜畏饬，不敢毫发侈肆以负成我者之意。又数奔走道路，与接世故之不得不在己者，亦良勤矣。今吾病作，其亦可以少自纾乎！崇禧传序，若张公与李公谦修等，皆高士师祖也。昔李公作繁禧观于溪上，高士因筑室其西曰清辉堂，堂前筑亭曰回鸥。至是悉屏去人事，阖户静坐，移日或至夜半；或鼓瑟读书赋诗以为乐，或冯虚亭，或步溪渚，抚云镶而搴芳草，不知白日之将晏也。尝语其弟子曰："吾字物初，物久则弊，而为之初者不与之同弊也，其有弊者，吾亦末如之何也。己虽然是物也，吾托之以生物于百岁之久者又乌得无情哉。向吾所为于李墩者，亦以待夫是物之弊也。故所以虞燥湿而谨闭藏至矣。又作归云之室于旁，近有田，岁收禾百九十斛，析而四之，以入上清宫、崇禧院、繁禧观、归云庵，所以厚吾之所自而及吾之身后者，靡不具矣。汝等宜体吾志。"弟子周成大等识其言唯谨。余闻古之王公豫为送终之器焉，与所谓岁制时制者，皆不以蚤为讳也。盖有始则必有终者，理之常也。制事于未然者，君子之能成其终也。虑不足以周其身，则事之有未备者不鲜矣！高士事师能尽其道，去家虽久，归而执亲之丧能致于礼，他所为又多可称。至于为乎此也，则平生之所欲为者，将无有遗之而弗为者矣。

（《安雅堂集》卷九）

龙虎山繁禧观碑铭

陈 旅

江左之山曰龙虎者，仙圣之玄都也。太上清宫既据神气之会，旁为支宫无虑百十，又尽得地势之所宜矣。而善用夫地者，又往往得遗胜于百十之余。造物者常以其不可穷者待天下也。上清李君谨修，尝自念曰：吾得超乎编民，优游长年以业吾清净之道者，谁之力也！宝俭以养生，积其赢将焉用之，惟益立祠畤以茂致景贶于国家，庶几周人所以赋天保之忠乎！乃度地山南溪上有大园，倚乎雷坛而象山仙岩在其左右，琵琶、鏖湖、云林诸峰又皆在乎其前，津华之钟见于草木，岩姿川艳，布写几席之上，殆灵祇秘之以有待也。李君亟以资得之。延祐四年，始治地为观，中起三清大殿，旁作列真之室，有二楼以递钟鼓之声，有三门以严中外之节。临溪之门，榜曰"溪山胜处"，翰林学士承旨赵文敏公所书也。门内有堂曰清晖，其西有亭曰回鸥，殿后之堂曰见山，堂后之堂曰依竹，东轩曰曦日，西轩曰巢云，若宾馆，若庖库，若庖湢，与凡所宜作者，亦莫不当其所。观成，又实之以宜稻之田焉。于是李君与其徒言曰："吾与若承清暾，藉素云，而徜徉乎溪山竹石之间，所以善体而清心也。清心所以通神明而修吾职也，夫岂徒为美居以乐吾私哉？"嗣天师与玄教大宗师闻之，皆表之曰繁禧之观。元统甲戌，上遣使以旛香来。至元丁丑，又降香并赐玺书护持，授谨修明远冲妙崇教法师、教门高士、开山住持提点，又命其弟子陈自诚为至正元嘉文泰法师、教门高士、提点知观事，俾嗣其道。于是观者以甲乙传次。李君属上清外史薛君玄义来征铭文，以章宠光于无极焉。余闻之，天惟高也故无所不覆，地惟厚也故无所不载。一人之身，万福之基也，惟其万福之备于身也，则有以及天下矣。此皇极所以有敷锡之道欤？李君求胜地以祝繁禧于天子，其意之所及，又益远哉。铭诗曰：

雷坛之阳，山川开明，中有玄圃，翠水所经。煌煌寿宫，殖殖福庭，琪林绀幽，珠葩丹晶。崇竹北翳，列岑南屏，结影西谷，含光东琼。云澜迎户，溪羽并亭，浊祲遥戢，冲华空凝。匪怡我私，穆输鸿灵，鸿灵戾止，从以众星。兰皋椒丘，猗靡绛旌，藏我熙事，肸蠁告征。天子神圣，格于清宁，介福孔多，式嘉群生。

（《安雅堂集》卷十）

天寿节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

碑高六尺七寸，广三尺三寸，二十七行，行四十八字。正书。在均州武当山。

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臣揭傒斯奉敕撰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臣巙巙奉敕书

集贤直学士中大夫臣郭孝基奉敕篆

世祖皇帝初营燕都，岁十有二月，龟蛇见于高梁河之上。上召问诸儒臣。翰林学士承

旨王磐等对曰："国家受命朔方，朔方上直虚危，其神玄武，其应龟蛇，其德惟水。夫水胜火，国家其尽有□乎！此承德之征应也。"诏即其地建大昭应宫，祠玄武。后七十有四年，复以今上天寿节见于均之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武当相传□□时玄武□二月□日除于此山。仁宗天寿节□此神所降辰同，岁遣使建于□□□□大五龙□□为常，岁四月十有七日是为今上天寿节。至正二年，集贤院以玄教大宗师（下缺）有□地得龟蛇其（下缺）天子□□□祖而龟蛇（下缺）水德□□之时见于定□之□不十年而□□□丁□一此所以□天子受命之符也，今复以云行雨施，承德布泽之时见于天寿节祝釐之所，必符复见中统、至元之□如世祖时也（下缺）令罢游设远（下缺）圣学闻（下缺）一炼之物未尝不□彝听（下缺）

（艺拓）

孙高士碑

陈 旅

孙先生讳景真，字久大，信之贵溪人。曾大父讳清夫，大父讳朴，父讳晞之，乃宋迪功郎，仕江东为节度司干办官。先生丰颐广颡，硕干皙肤，居如山凝，动如川融。幼时有善相者抚其项曰："是儿不凡，殆非人家所能留也。"孙氏所居曰篠岭，距大上清正一万寿宫十余里。束发即学道于宫之崇禧院，礼讲师张公彦纲为师。孔老二氏之学，若所素习，不待刻砺，自臻玄微。祖师都录黄公崇鼎、宫主黄公复亨皆器重之。世祖皇帝既平宋，遣使入龙虎山，聘嗣汉天师之三十六代者。嗣天师入觐，择才而贤者从行，先生与焉。及还，有诏开道教于江南，四方之为老氏者日集龙虎山所，逆旅非所安。都录公为筑真元宫以馆之，而主以先生。先生念是宫亟成，非宏远之规，复改作之而增田以饭来者。大德七年，有旨授通真凝妙弘道法师、真元宫提举知宫事。初，讲师公欲更卜吉土为坛畤，以颛祝祠厚报本也，志未伸而卒。先生既尽送终之道，为作崇禧观于天冠之山，殿堂门庑、钟楼藏室，皆高广如志。又作祠宇以宁其师，度弟子以衍其传，给良田以舒其用。玄教大宗师以闻，天子下玺书护持之。至治二年，上清宫灾，先生发私帑作大三门及福地之驻马亭、崇禧院之真元阁，皆雄丽称地望。天历元年归主院事，即院北为屋以居人，号其堂为隐德。盖以先生虽数被宠荣，而含光弗耀，有古者遁世高士之遗风焉。至元三年，有旨加教门高士，使复主真元宫，遂新宫之道纪堂。其年秋，于故宅旁近得地曰榆原，顾而喜曰：吾其遂首丘之心乎！于是作榆原真馆，割田若干亩入焉。又以田益上清宫、真元宫、崇禧院、崇禧观、篠岭之崇贤馆各若干亩。五年五月，忽感余疾，即语弟子曰："死生夜旦尔，不死不生者无夜旦也。吾将了，吾之有夜旦者矣！承先迪后，则汝曹之事也。"是月八日蚤，作盥漱，正衣冠，寅然而逝，年七十有七。弟子曾日省、李谨修等以其年九月壬子，奉遗蜕藏于榆园，以临川吴庆熙所述道行属余为碑铭。先生庄重而谦冲，静默而恺达，持己以约，遇物以厚，名不求闻而名自章，财不求殖而财恒足，凡所作为，若无意于其间，而诸福之物皆不踵而自至。终日燕坐一室，或问之曰：公静乎？则笑曰："有意于静则非静矣！"盖深有得于其道者。居天冠最久，山之左右，雨旸时若，五谷常熟，草木葱蒨，居民不知有凶荒之虞，而先生又每推其有余以赈助之。人见其出游，往往指之为福仙云。乌乎！世有劳心神，弊体肤，穷年规规，

泽不足以自濡，遑及其他哉！不见用其智力，而身与物恒相遭于泰和之囿者，固盛德之所感应，亦天厚之福，休祥之征，随所至而著也。使若人有位于时，所及顾不益广，而每厌薄世故，高蹈物表，仅及其所能及者而止耳。故君子之于若人，常叹其赋受之美，而惜其不为世用而去也。虽然，凤凰麒麟非以其用于世而贵之也，郊薮之间有是二者，必至治之时哉！铭曰：

湛乎若无思而趣无不通，漠乎若无言而教无不从，休乎若无营而人唯见其成功，物与我乎何，心本自然以为宗。亦造物之与谋，钟其身以善祥，故居姑射则屡丰，处畏垒则大穰，慨若人之邀悠，上榆原以相望，藏衣冠于斯丘，庶不忘乎故乡。

（《安雅堂集》卷十）

昆山州崇福观记

陈旅

崇福观者，本昆山胥氏之宅也。胥氏之族曰彝举者，学黄帝老子之道，又自念幸居太平之世，食田而衣桑，优游以无虞者，上之贶也。吾侪小人，报贶何以，惟以吾之所有者格诸神明，以求致景福于国家乎？元贞元年，乃改宅为观，殿堂门庑与凡室屋，高广中度。像设神君仙人之属，身为道士事之。又以田十顷有奇为观田。总道教者因表其观曰崇福，以彝举为之主者。延祐五年，彝举卒，其子曰处仁、曰若弼者继之。泰定中，有司以老佛之未异于民者民之，胥氏去为民，而观日寝圮矣。初，文宗皇帝之龙潜金陵也，尝至郡之玄妙观，登治亭以览其山川。既临御，改玄妙观为大元永寿宫，命缙云赵嗣祺主领宫事，授教门真士，玄明弘道虚一先生宣城陈宝琳为住持提点教门高士、虚白先生。嗣祺等遂大作新宫，雄丽甲江左，四方以为荣观。元统二年，处仁、若弼与其弟斗孙、起宗谋曰："吾兄弟固不得主崇福，而坐视其圮可乎？宜记才贤闻望之士，治而起之。苟先绪勿坠，犹胥氏主之也。"乃皆曰，愿以崇福隶永寿为支院，赵真士並治诚宜。事闻，上为降玺书如所请，亦俾宝琳共治之。于是观之弊者葺，散者集，而弘久之规立矣。真士风神峻爽，志广而虑周，自受知仁庙以来，数奉诏代祠名山大川与诸所宜祀者，领道宫凡数处，其大者皆赐印视五品，宠光烨然。而嗣天师与大宗师张真君、今大宗师吴公，暨诸名公卿大夫士又皆爱重之。真士未尝有侈盈之色，益冲约勤力弗懈。陈高士又辅成之，故所治之宫，无不如志，胥氏可谓得其所托者矣。夫是观之作，所以崇福于吾君也。而福萃于一人，所以及天下也。天下受福，胥氏不与有乎？昆丘在东海上，果有羡门、安期之徒，乘云气往来于其间，真士则设具谨候之曰：蜚廉桂馆不在故处，今天子使我候公等于此矣。

（《安雅堂集》卷八）

大元敕赐饶州路番君庙文惠观碑铭

虞 集

番君之有庙于番易久矣，旧庙在郡治之厅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迁之城西北。至国朝廷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庙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庙，故翰林学士元明善为书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庙隘弗称所以尊敬番君者，袁仁庆之别业在永平门外，平衍宽阜，因玄妙观住持王仁近致诸大宗师，以为番君庙，仍作为宫于其侧以守视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旧庙奉番君之旧像以居，仍以梅铜将军侑食，守将吏士各率其属，庶士庶民后先奔走，不约而集，道迎有序。至庙具少牢醴币大合乐以浓之，民大悦。明年大宗师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香织金文之币为之衣以赐，敕翰林院画旨赐文惠观，俾有司勿敢有所挠。因命颐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兴及朱道冲、方志远治观事。而太常议番君当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汉旧谥，而惠者著其流泽故乡之无穷也，观以是得名。庙有故守臣颜鲁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为故万户齐某世以其兵守饶，亦有别祠。前太守、今浙省参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画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观事者，志远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还次怀来，集贤大学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师言，新庙之宫宜勒铭，有敕以命臣集。臣谨按番君事见史策，世能言之。汉诸侯王惟长沙最久，国分而微，而庙祠在番易，千数百年不绝，得民心者兹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有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时徐氏子孙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庙，韩愈尝书其实焉。吴泰伯世家，春秋末，吴益大，与中国会盟，季子之贤，仲尼犹称之，既无其后，子孙散处，爰以国为氏。番君又以吴氏兴，名最著，至德之传其不可以名称如此哉！大宗师从其师受知世祖皇帝，事列圣五十馀年，尊荣安久，卿相莫及，位特进，号曰真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锡命，若曰世祚饶国，建立为公，于是大宗师因祖父之赐履远推本于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庙，极其盛大，其亦仿于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诏著铭以遣之，其词曰：

有吴世家，于赫番君，相是有归，克涣其群。江南之东，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汇。大纳有容，保和以冲，含生所资，神明来宫。颍颍千里，中城听治，民之来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别而理之，新宫乃成。既迁既好，岁久而弊，东门有田，万神攸奉。自堂徂基，栋宇言言，灵之洋洋，来享来安。顾瞻故乡，孰非吾土，随感有见，宁滞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孙，曾孙孙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宫，以祀上帝，则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褒，人无异辞，有炜裳衣，天子锡之。神之格思，食尔旧德，勿私尔邦，惠我四国。史臣修词，丽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诏在兹。

（《道园录》卷二二）

玄元道院记

邵亨贞

老者之徒清逸先生吴公，先君子之友人也。自亨贞为稚子时识之，今垂八秩矣。道行深远，有古高士风度。治鬼神，制风雨，旱涝疾殄如影响。其所居曰玄元院，当华亭县南城下。一日造焉，忽引至前庑，提楹间有碑石偃仆在地曰："是予师仁寿先生陈公所琢也，尝欲识是院事，不果而逝。今予将丐子一文刻之以承先志。"予以先生父友不能辞。既又命其弟子项君具颠末来请益虔。按院始自宋咸淳间，县诸寓公鸠财为之，中像玄武帝君。延致仁寿主祠事，岁时率郡士披阅道书以祝釐介福焉。此院所由始也。人因其地，称曰南城道院。前至元间，仁寿告老，其徒兰隐先生陈公嗣居之，始克买洪氏地于后以广其址。至大间，兰隐没而清逸又嗣之。室屋岁久且坏，乃悉力缮治，凡木植朽蠹者，瓦砖破缺者，像设剥落者，皆撤而新之。后至元间，始命玄元名。又建祠宇于后，奉其师而祀焉。未几清逸迁主仙鹤观事，乃俾项君职是，复逾十稔矣。院旧无恒产，今有土田若干亩，悉仁寿以来积累而致者。自前至元逮今，凡所修为充廓，与师弟子交承之事，易以今古，皆请于嗣汉天师然后行之，而有司亦间与有力焉。故先后被教檄者六，受公文者再，咸戒以师弟子相次为甲乙传，勿替乃事，此院所由总也。今清逸又以著之金石，使来者知为前人勤苦所得，上以奉公承先，下以修真述道，其志盖仁矣哉！予闻道家以玄、元、始三气为祖。玄者先天而无极也，元者后天而太极也，始者五行具而万物化生也。今是院之成于初，拓于中，将以衍于后，其有得于斯道者，名实固相符矣，此院所由久也。清逸名大亨，号闲云，仁寿名道然，号省翁，于清逸为祖也。兰隐名德元，师也。项君名天裕，号碧泉，弟子也。其下徒孙曰林德玄。是为记以复于先生，先生曰唯。

(《野处集》卷一)

敕赐玉像阁记

虞集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贤院文书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学士不剌失利等奏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尝蒙先朝赐白玉之璞，命工琢之，拟为太上老君说经之像，刻沉水之香以为山而居之，奉以归诸龙虎山上清正一宫达观堂之阁，请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宠赐'闲闲看云'四大字，模以文梓，饰以云龙，奉而置诸其阁矣，有敕汝集其作文以记之。"臣集谨沐浴斋肃，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闻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圣人与天为一，求诸圣人则天或可得而窥矣。圣人远矣，拟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见之也与？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当兆人之人者其惟圣人乎？圣人犹天也，道家之言以为圣不足以尽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极圣人之盛至于不可知者以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

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当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刚至纯至粹至精至贵至美其孰能与于此？可以比德于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传曰：乾为天，又曰为玉。玉，天之类也，是以礼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谓之老君犹以为未足，而推之谓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于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为乎。上古圣神以为天之无言也，而其所以无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则画以示之，然后日月星辰之所以运行，风霆雨雷之所以变化，仰而观之，天之所以为天者，无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笔结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圆，辉光流动，原乎性情之正，极乎神明之妙，心画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见矣乎。求之天者观于此而有得，则于其斋明盛服之有临，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岂非玄教之所以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宫者，道家之会归而嗣汉天师张君之所治也。按龙虎山志，宫有堂五十以分处其徒众，达观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师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师自神德真君以来，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里不二，继继绳绳之传，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书之所临，非特一堂之荣也，一宫之荣也；非直一宫之荣，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学者皆与有荣者矣。然则斯阁也有千载之系焉，故书以为记。至正元年闰五月己卯日谨记。

（《道园录》卷二二）

相山重修保安观记

虞 集

抚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临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余，不能周升其巅，廿余里而后至岐而上锐，自郡城南出已望见之。邑之官舍民居，当阳者莫不面对，云如缕出山中，盘礴覆冒，膏润充溢，衣被草木，阬谷之容，沟浍之通，堰埭之潴，节宣蓄泄以为稼穑之备，其利无穷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设不幸有旱溢妖沴之变，土木螟蝗之孽，无小大远迩，奔告稽首，得所愿欲乃已。巍乎高哉，穹窿嵚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诬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汉时，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栾君巴为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于此。二君有仙道方术以辅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黩，使民不逢不若，离其灾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遗迹祠宇在山之支陇。唐邓君紫阳，本郡人，叶君法善，缙云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来修真山中，故宋时即山巅并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栾山下之祀祭不废，乞灵之人以四君为归矣。绍兴中，郡守历阳张公孝祥尝刻石著其灵应，而石亡久矣，其文亦仅传。开庆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祷祈之应，封四君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称。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黄公震，端严有识士也，至郡逢旱，大究荒政，斥罢淫祀，独祷于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兹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岁乃熟。去为祥刑使者，犹属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后来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内附国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诏书祀名山大川，则守令奉诏敬祠，岁侵，守令迎祷如故事，民间之祷祠无所禁也。然山高以险，祈报尝在夏秋时，冬未寒，山气已凝为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赍缘文书，污合苟瓜华之

滋利，人迹罕至，则鸟鼠散，祠宇颓圮，像设暴露，农民顾瞻彷徨，不知所出。今监邑承直郎唐兀保童大用尝奉诏书致祭，见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为后至元庚辰四月，旱种不入土，祷于山麓栾君之祠，其应滂沛甚异。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祷之，亟迎四君之像皆至县治，又得雨。郡吏以旱之迎祷四君者雨亦应，而送神还山，目其荒凉，以惧以愧。究诸其故，则主祠者无固志之敝也。邑中景云观道士黄处和，事玄教大宗师吴公于京师，吴公命处和归主华盖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张天师已令王应真主华盖，得度弟子以居。既有成绩，乃移处和理相山。苦四至者争利而弗恤也，保童君乃为文书言诸主道教者，请以处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数月，张天师、吴大宗师还书，悉如保童之请。相山先有上清法师孙庆衍受玺书领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处和遂次庆衍为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诸近山之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财以施。黄处和耕石田，饭疏食，披榛刊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岁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众之舍，门庑庖库，以次而举。监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民益信服之，是以作兹山也不烦劳而追其成焉。山之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与伐石而纂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训大夫新知宁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务郎鄄城任果、前丞忠显校尉同知宁都州缙山张荣、今丞从仕郎某郡张友谅，始终共任其事者将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瑛、今尉楚国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岁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虞集记。

（《道园录》卷四七）

玄明宏道虚一先生赵君碑

黄 溍

先生讳嗣祺，姓赵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孙。南渡后，家于龙泉，父曰若舒，生先生于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长，慨然有出尘拔俗之志。年二十四，学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张君德懋，凝神宴坐，未尝出山。张君携之至钱唐，谒其师真人杜公于宗阳宫。一见，大奇之。公方兼领吴兴计筹山升元报德观，其旁有通玄观，则公所创也，遂令张君居通玄，先生居升元，以便于咨叩。久之，杜公欲广先生之见闻，乃勉之出游京师，诸公贵人多慕而与之交。方是时，开府上卿张公以大宗师主教事，今特进上卿吴公为嗣师，咸加礼遇，因挽寘馆下，声誉日起。延祐元年，有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虚宫，给以铜章，俾用甲乙相授受，仍兼少微山紫虚观提点焚修。仙都、少微，皆先生乡郡之名山也，又尝住金陵之玄妙观。至顺元年，锡号教门真士、玄明宏道虚一先生，虚一盖先生自号，因以命焉，人以为荣。寻诏改玄妙观为大元兴永寿宫，出内帑金帛使加缮治，先生即以造大殿，建法轮，且出私钱作堂宇及外门。会升元住山姚君季安仙去，先生奉制命嗣为住持，涖事未几，为建大门，买山四百余亩，修饬敝坏，补葺坠缺，靡惮其烦。吴郡有胥氏之崇福观，管氏之玄真观，张氏白鹤观，俱备礼求先生主之。既得旨，以崇福、玄真隶永寿，及先生至升元，遂兼白鹤。先生于吴兴、金陵并领本路诸宫观，钦承上意，扶植道教，不遗余力，其徒赖焉。在玉虚时，两将使指，代祀太华、吴山、江渎、嵩高、王屋、济源，竣事过家，慨然兴追远之思，置田若干亩，畀犹子仲成给春秋馈荐之事，乃还京师。以乘传函香藏祠事于龙虎山，宣大护持诏书于江淮、

荆襄、广海、八番诸郡，使节所臨，历览胜概，而访求岩穴之士，得一善辄荐扬之。先生自奉甚约，终身不茹荤，而坐客常满，拷珍击鲜，为具必丰。尤喜推毂士类，赖其引重而成名者甚众。先生既厌纷华，甘淡薄，归休于大江之南，而往来山林间，凡十年。偶自升元至宗阳，遂至白鹤，忽顾谓弟子袁守约曰："吾世缘已尽，将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笔书遗言，俄敛笔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是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约与永寿之弟子杨玄鉴等，奉遗蜕藏于紫云关乾元山之麓，以状介真人华公来征铭。窃观先生年壮盛时，果于求道，穷居独游，邈不与人事接，及出而酬酢世故，未始绝物，而于物无所凝滞，卒乃远引而去，餐和饮醇，以终天年，出处之际，庶几可以无憾矣！是宜铭，遂为之铭曰：

古之德人，与天者游，无累于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夙志轻举，草衣木食，坐阅寒暑。幡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侍明廷，乃谒介丘。时行时止，无往不复。归领珍祠，返乎初服。捐巧弃智，以佚其躯，委顺而化，栖神清都。原始要终，刻此贞石，贻尔后人，用慰罔极。

（《黄金华集》卷二九）

桂先生碑

危 素

信之龙虎山，为汉天师张氏之学者恒千余人，其卓荦瑰奇之士亦间有，其䌹蕃桂先生者是已。先生讳义方，字心渊，世为信贵溪人。母孕先生时梦李淳风寄宿，因名李寄。长从上清宫熊尊师学。元贞元年，从天师张公朝京，授蕲州道官。归而散其衣资，飘然有远志。周览名山，由武至匡庐，夜宿太平兴国宫，龙出屋后，无犯先生居，蜿蜒胖蚃而后去。数飞蹑曾崖与豹同行，好事者莫能踪迹之。樵人有见之山南，同日又有见之山北者。山中人酒熟曰：愿得安桂先生饮之。俄先生至，欣然就饮，所饮者家以为吉征。尊官显人过江上者，咸愿见先生。先生见不见，人莫测也。江州守某乞诗，惟书一闲字与之，逾月以事去官。先生率意成诗，书座右，多警世绝俗语。有金蓬头者居圣井山，先生致书，封题甚谨，启之白纸耳。金大叹曰：至此果无言说矣。道士吴李诚作浑沦庵，迎先生居之。先生叹曰："明年吾当归矣！"明年至正元年正月朔，翛然而逝。越三日，山南北道士奉遗蜕葬诸圣治峰麓。道士方从义为余言先生之族有公武者，号抱朴先生，得仙术，卒葬分岭中。夜家闻有声，诘旦视之，但空棺耳。有仲勋者，号闲闲子，通内外典，与丞相陈福公为布衣交。先生之兄与信号默默子，学道终南山，缄口不言，升座而化，三日容色不变。岂其山川之所钟然也耶？余昔游浔阳，见先生，听其言无过高难行之论。吁！有道之士哉！铭曰：

柱史度关骑青牛，五千遗言增隐忧，更秦逮汉习益偷，燕齐方士相诪咮。道人隐居恒内修，漆园尚友天同游，一朝委蜕去莫留，太史作铭表其丘。

（《危太朴集》续集卷二，原注"杨维桢改"）

玄和明素葆真法师陈君碣

黄溍

君讳彦俭，字鹏举，姓陈氏，世为鄱阳望势。父某，隐居弗仕，君其仲子也。大宗师开府张公用清静宁一之说，密赞世祖皇帝无为之治，历仕四朝，为国元老。其门人高弟冲粹玄素贞静真人何公恩荣，献肃文贞元范先生薛公巘，并以材猷学术，克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于流俗者，多乐从之游。君年十五，至龙虎山，何公见其音吐洪畅，风神秀朗，深加器重，遂使受业薛公所。薛公精于玄学，尤善为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务究极其旨趣。然于酬酢世故，亦未始惮烦。何公得李氏旧居于贵溪之英林，令君躬涖土木，创置祠宇。成宗皇帝赐号曰万寿德元之观。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者，靡不毕具。何公以君为能，为君曰："吾遭值盛时，蒙被君师之力，常恐弗克负荷，将以是为逆釐储祉之地，庶几补报万一，非直是观美而已。汝其择人以图永久。"既而得詹处敬、于有兴、王景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簪褐之。处敬等亦能与君同其甘苦，铢积寸累，买田若干亩以益其食。岁饥，贫民多赖以活。植巨杉数万株，俟它日有所兴葺，于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贤以君名闻，将授玄和明素葆真法师、提点观事。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荐被玺书，迁提点龙兴玉隆万寿宫，辞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观之东有处敬所作天隐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修馆。空山野水，萧爽靓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与高人胜士，翱嬉其间，不知老之将至也。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君所禀承，自正德弘仁静一真人毛公颖达，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文泳而下九人，继君者处敬、有兴、景平等七十有五人。薛公冒炎暑、历崄巇，卜善地于兰溪，将以某月某日藏君遗蜕，乃为书俾弟子赵宜裕请勒铭以昭玄踪。方今寄迹老子法中而受知朝廷者，无不取贵显，君独深自韬晦，休休焉青云白石之间，盖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窥者，是不宜无铭也。铭曰：

用其勤道之园，安其逵德之宅，以返于冥极。

（《黄金华集》卷四十）

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①

欧阳玄

九老仙都宫者，中贞明教玄静真人唐公洞云之所建者也。玄静遭遇圣代，肆扬玄风，晚岁被旨领中兴之玄妙观。既而汉源县令松滋陈君一宁以中统楮币一万五千二百余缗，得城中公子衖张氏故居，愿建真馆，以奉祝釐。未几，前江浙榷茶副提举同邑傅君文鼎又以楮币一万七千五百缗增助之，请为众倡。已而四方乐助者踵属，其不赀者，玄静悉济以己资。乃作三清正殿，至于门庑、法堂、方丈、云堂等屋，以次兴举。荆门文士陈君该父子，又割楮币六千七百余缗，塑天尊真人像，金碧眩耀，甲于城堙。至元五年岁己卯，有旨特赐

九老仙都宫之绩，俾洞云并玄妙两山主之，仍饬有司加庇卫焉。至正癸未春，走伻以书具颠末抵玄[2]谒文，记其事于石。玄静又自叙家世履历曰：吾家故宋参知政事质肃公介之后也，世远家寒，父母遣从老氏学。初师佑圣堂李公云庵，既而紫府观骆公逊斋又法嗣之，而教之曰："子虽学道，当读儒书乃可。"由是从事占毕，终日未尝释卷，数年遂通大义，间为诗章，士大夫辄称诵之。父病，尝割股糜中以进。母亡，虽空乏，犹竭力资荐。一日将作斋事，籍蜡为炬，无从得，夜梦至树下，有白须老人遗以金钗一股，明日偶憩树阴，仰见树有大窾，俄蜂自窾飞集身。因忆昨梦，退取斧斯树，得蜂房无算，致蜡数十斤给用，乡里至今能言其孝感。大德初入京，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留孙雅见器遇，时奉旨建崇真万寿宫，命董缮，克称厥任。寻设荆襄道教都提点所，选为掌书记，会提点升总摄，仍庀是职。至大初，乘传从宗师特进吴公全节，奉御香醮江南诸名山。皇庆中，玺书授诚明中正玄静法师、江陵路玄妙观住持提点紫府真应宫住持兼领本路诸宫观事。延祐[3]中，改授宣命师号，及住持提点诸宫观如故。尔后奉诏，遇天寿节乘传函香，醮襄阳之武当。岁数四，率以为常。龙虎、三茅、阁皂等山，亦屡给驿直往修醮事。天历初，集贤院奏为御位下承应法师，每岁扈从上京。二年，宣赐中贞明教玄静真人。是年请以天寿节，奉诏驰驿，肃祠武当，若荆门之玉泉、中兴之玄妙、崇福、常德之桃川，就命遍祀。事竣，遂归故里。里中故家巨室、耆旧老人，喜其来归，相与佽助，克成兹宫。圣恩如天，特赐之额。顾惟生平勤劳，晚节树立，即其所业，究其所为，因得以效君亲万一之报，允谓庆幸。然恐岁月之久，将遂无闻，惟善修辞，愿以不朽者为托。余按唐质肃公，实江陵人，其立朝之节，清忠谅直，视唐颜鲁公无愧。神仙之资，不在其身，而在其后人，理盖然也。荆州当朔南西东之交，天下山水，脉理皆发自西，古今仙佛之教，往往自西来入中国，是故江汉之墟，西接陇蜀，多大山修谷，福地名区，其人亦多高年遗世之士，卓行绝俗之流，若老莱子、汉阴丈人、楚狂接舆，要皆庄周、列御寇之流亚也。今九老仙都宫作于江汉之都会，创始于质肃之后人，岂非山川蕃魁之灵，国家会遘之化，久而弥章，前修之流风余韵，有足征于是者乎！何可无记。虽然，地以人而胜，神依人而行，继自今嗣玄静而居九仙者，尚克念于兹，则无戾我纪述之意，可永无坏也。

（《湖北》卷十四）

①《湖北金石志》卷十四引《金石存佚考》：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庐陵欧阳元记，宣文阁授经郎文林郎兼经筵译文官临川危素书，通议大夫礼部尚书宛邱赵期颐篆额，至正三年癸未三月初吉，在荆州府北玄妙观。碑以乾隆五十三年仆，嘉庆己未，予至荆州搜得之，以语张太守曹籍，命工重立，字画皆完好。志中所载，阙讹十数字，兹为更正。洞云本玄妙观住持，及陈一宁等建宫于公子街，遂赐额九老仙都宫，并令洞云主之。是宫与观为两地也。今碑乃在玄妙观中，疑今之观，即元时仙都故址，而所谓公子街者，即在于此。前明沈观察一中所撰记，乃谓观为洞云所创，而欧阳元功记其事，是不知宫与观之为两地矣。又谓观一徙于县学前，再徙于城北，是又不知今观即元宫之故址也。至言明初观在行省旁，则今不知其所在焉。

②超案："玄"，欧阳玄自称。录文者避清讳改为"元"，现回改。

③超案：原文误作建祐。

吴山承天灵应观记

张天雨

至顺三年，通元显应嘉成真人唐君永年，出领杭州宗阳宫兼领本宗诸宫观，承制命也。吴山承天灵应观者，实隶厥宗。真人既获旧物，乃思所以纪述师资系代之由，与夫制作兴替之所自，命其徒吕晶龄录其事，白于领杭州道教王真人，俾天雨书于石，将以贻来叶云。当宋绍定之初，观妙大师郑君守一，即故冲天观艰勤缔构，肇成道区。岁辛卯灾，卫王史公弥远合民财重建。端平三年，敕改今额。增建梓潼帝君祠丽其旁，尚书礼部符文以田乙传次，则淳祐元年也。于是郑君告老，林君继华为乙传，始置昆山田十顷有奇。再传胡君继荣，而殷君元翘嗣。大元至元间，常为两县副威仪，三十六代天师□真人为殷君弟子，则廿有六年也。世虽沿革靡常，厥至□法系所在，孰得奸之，我得而正之矣。崇德天师大真人特进吴大宗师成嘉真人之志于甲乙之传，案据益明白，遂以其事具闻集贤，而玺书之降，承天之宠及矣。窃惟杭为江左一都会，道家之山相望。真人尝以清静之道，赞于两朝，而雨旸之祷，人施劳于外廷，功成不处，将佚老兹山。既已补治百废，用奠神明之居，且不忘其所授受，使弗坠前人之绪，岂徒据江湖之雄胜，矜栋宇之华敞，视大方之家，犹若不足，若真人者，近古所谓知常者欤！所以不靳能言之言，而取无名之名于子墨客卿之表者，不以文也传，信其以此。

至正三年九月既望，清容元一文度法师教门讲师张天雨撰

亚中大夫杭州路总管内劝农事知渠堰事任处一书

集贤学士资善大夫吴直方篆额

通元显应嘉成真人吴山承天灵应观佑文成化祠甲乙住持唐永年，徒弟道士吕晶龄、童昌宁、徒孙□□忠、杨茂诚立石

明茅□□镌

（《两浙》卷十七）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七：右在吴山承天观，正书，二十行，行四十一字。按《咸淳临安志》，俗称三官庙，旧为天地水府三官堂。绍兴间改冲天观。《西湖游览志》：端平元年改赐今额。绍定初，观妙大师郑守一缔构，淳祐间乞礼部符文以甲乙传次，后为别派道士王永亨等改为十方，至顺间唐永年复正之，详后钱付碑，此其纪事之文也。文云既获旧物，即改正甲乙事，王真人者，天雨之师寿衍也。《辍耕录》云：字眉叟，杭州人，出家为道士，受知潜邸。后以崇文辅导弘德真人管领开元宫。张天雨号贞居，九成之裔，蚤弃妻子，从开元宫真人王寿衍为道士，风裁整峻，工书善诗歌，文益奇古。与吴兴赵孟頫、浦城杨载、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范梈、金华黄溍交甚善。崇德天师大真人吴全节也。任处一，府志失载。

三真观碑

贡师泰

三真观在长兴州四安镇石硐山之麓西北二里许，穹林深池，左右连属。里人周贵谦与弟进元、善信，实始创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琼真，祠祭之法甚谨且备。嗣汉天师闻而嘉之，以神与父母为三，而事神者兄弟亦三，遂题观以今额，号贵谦曰通真明悟守道法师，进元曰清真守素明道法师，善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师。师先世在宋尝数举进士第，至师寖微，因窃力田治生，家用复充。已而曰：何为是嚣嚣以劳吾形欤？乃尽捐其家以为观，衣草食木，绝去五味，与仙人隐士相伴，栖息乎其中。而其徒之来，日亦众。师继委蜕，明远清逸宏教法师、教门高士陈君守中实嗣之。于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门牖，广其屋庐。复于殿之左庑起如殿者四楹以祠东岳，右庑亦如之以祠三官。祠绘象天神地祇，鬼物伏卫，螺寺鱼龙，飞走百怪之状。撞钟击鼓，笙磬互答，幡星幢霞，环珮玱鸣，祈禳奔走，神人翕和，而邦域之内益少水旱疾疠之苦矣！余闻真武者，北方黑灵玄冥之神也。其星虚危，其象龟蛇。危上高旁下如盖故类龟，虚上下如连珠故类蛇，合二者之名曰玄武。玄武七宿，实主过行罚，增年延德，列于四司，载于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往往先焉。宋避祖讳，易玄为真，而后"真武"之号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曰真，岂世传袭之久，道书又传袭之耶？然函三为一，太极之真也。自一而三，人性之真也。能不漓其真，斯不亦长生久视之道乎！若是，则观之名三真，亦奚疑。况我皇元，肇基朔漠，水德之符，厥有攸绪。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岂无所本哉！元统甲戌岁，余以江浙相府掾，驿过吴兴间，谒陈君山中。见其神完气和，论议洒然，已窃异之。及见其徒费惟正、潘元德、张君自成、李君致坚与诸弟子，揖让进退，各共其职，夫然后知陈君之贤，果能有以服其人也。明日，众皆前曰：观始创于至元庚寅，被旨优护于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规制仪文，庶克少备，独始末未记，敢请以垂久远。余时虽固辞，而心则已许之矣。别去十年，南北之望愈远，而陈君之请愈勤。至正甲申夏，将理刑会稽，道出镇上，陈迎笑上手曰：砻石待子文久矣。余赧焉无以应，退即舟中为书其故，且贻诗三章，俾歌以娱神曰：

神之徕兮连绝，倏与熙兮后先，容穆穆兮高帝前，阅光景兮俾民无愆。神之驻兮旆垩垩，云骈骈兮亘圜则，披发仗剑兮威以力，享庶几兮笾豆有式。神之返兮旆差差，骋飙乎兮玄蠵谐，乐将彻兮烝顾怀，烈腾上下兮降福孔皆。

（《玩斋集》卷九）

敕赐玄教宗传之碑

碑高八尺四寸，广三尺九寸，二十六行，行六十四字，正书。

集贤修撰承事郎臣虞集奉敕撰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赵孟頫奉敕书并篆额

延祐六年四月廿五日，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教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臣留孙言：钦惟圣朝治尚清静，乃崇道家之言，谓之玄教，实始命臣典领。臣亦惟诵其师说以赞辅万一，国家幸稽其授受之绪而表章之。至元三十一年，制赠臣祖师张闻诗为真人。延祐元年，推臣本师李宗老以上七人皆赠真人。前五年，又尝赠臣弟子陈义高为真人。具以赞书，载其美号。臣惟朝廷嘉惠玄教盛矣，请述宗门传次所□克承宠光者，具勒金石示远久。事闻，制诏太保臣曲枢、集贤大学士臣邦宁、臣颢曰：其赐玄教宗传之碑。敕臣集制刻文，臣孟頫书丹并篆额。臣集拜手稽首言曰：臣按道家本宗老子。老子以无为为宗，是以善理天下者常用其说以在宥其民。然而千有余年之间，为其道者，或隐或显，或用或不用，莫可详纪。今大宗师事世祖皇帝而玄教肇兴，更历四朝，日以尊显。其弟子十余人，皆受真人之号，相为翼承，布在中外。又有嗣宗师臣全节总摄教事，赞之恢弘。则又推其所自传以为宗。顾瞻后前，莫不与被荣耀。斯固国家善其道之宜于治也，亦由其人谦让持守，善保其本要以克臻兹也哉。夫本固者支茂，源深者流长。今玄教流行于世如此，溯其培积之厚，诚非一人一日之力矣。当事物之殷隆，必究其始初忠厚之道也。小臣职在论撰，敢不具征列其事。宗传之初，由袭明体素静正真人张思永始得道龙虎山中，再传为集虚演化抱式真人冯清一，三传为广玄乾化贞一真人冯士元，四传为象先抱一渊素真人陈琼山，五传为通真观妙玄应真人张闻诗，六传为毓真洞化静复真人李知泰，七传为宝慈昭德泰和真人胡如海，八传为葆光至德昌玄真人李宗老，大宗师实师之。故御史中丞崔公彧尝入山见宗老，叹其高岸冲远，莫测涯际，为留累日而后去。粹文冲正明教真人陈义高，老大宗师弟子也。倜傥有气节，居京师时，常读书大树下。学者就之，与论说不倦，贵人大官过其前，略不起为礼。每醉赋诗，累千百言，善为奇壮，一时学士多愧之，自以为不及远。其遇贫士无衣者，辄解衣与之，己虽寒，不恤也。初事裕宗皇帝东宫，又奉诏从梁王之国。王改封晋，又从镇□边，所陈多礼义忠孝之事。成宗皇帝即位，从王入朝，上识之，赐酒劳问甚渥。是时史馆修撰世祖皇帝实录，问逸事王所，王假义高文学条上始末，史官叹其书有法，于大宗师诸弟子为最雄于文矣。臣尝读龙虎山志，言宋景定年中，张闻诗真人治上清宫，题门署表曰龙虎福地。或疑其过大，曰："后三十年，吾教当大兴。"复于山中掘地，得石镜一枚、石履一緉，顾谓大宗师曰："是奇征也，识之。玄教之兴，其在子乎！"今果然，可不谓之神异者哉！谨述赞以系之，其辞曰：

山川絪缊，升云于天；亭毒久如，厥施沛然。猗欤道家，远有端绪，学匪中绝，长寄隐者。专气保神，动合无形，委顺阴阳，以为常经。应物泛宜，而不自宰，恒敛名迹，莫著于代。伟兹九真，违世往仙，由大宗师，溯录以传。其传伊何，天子有诏，匪私其人，表我玄教。维昔多方，会明至元，人感遇逢，谁无献言。□大宗师，始来自南，不矜不扬，淳和一心。帝思息民，还复宁壹，师道允契，爰立楷式。庶乎希夷，神明自来，遂致体恬，无有疵疠。人既时雍，师日益贵，四朝缉纯，维我一致。臣工宠荣，岂不代兴，载观在廷，孰□同升。何显□微，何远无自，不有君子，曷征其系。上清之宫，真所游居，千载易迁，载辞不渝。嗣有闻人，服教无斁，钦于世世，以赞皇极。

至正四年岁在甲申八月望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臣吴全节立石

（藩拓）

河图仙坛之碑

虞　集

今上皇帝以特进上卿吴公全节年七十，用其师故开府仪同三司神德张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宰执赞之，识以明仁殿宝而宠之，赐宴于所居崇真万寿宫，近臣百官咸与，大合乐以飨，尽日乃已。既拜，赐公坐于承庆之堂，召门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髫龀，志翔寥廓，稍长学道，弱冠从先师谒世祖皇帝，遂留不归。五十年间，以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东南西北，辙迹咸至。一遇泉石之胜，辄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宠光，封乡国，高年偕老，时优诏使归为寿，而我曾不能晨夕在侧，吾终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为我图地，必吾父母之茔是近，庶体魄有所依焉，则我之志也。小子识之。"于是命弟子归饶而求之，明年得地于安仁县，去饶国公之墓左数百步，其山曰河图之山。书以图来，公叹曰："吾昔闻诸异人云，河图八卦也，今人所传河图，盖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图也。儒家颇骇其说，然即卦以指视先天位数，吾得金吾之旨焉。故宋江东谢公枋得得其说而隐去，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数十日而神气益完，迫授以官乃化去。吾受其书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图，告我之兆久矣。"乃命作石坛，据风气之会，将以栖神焉。则又叹曰："予平生以泯然无闻为深耻，每于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而恩赉之厚，际遇之久，则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从子集贤待制善，窃知公之意，录其平生之事略已成编。会善卒，公得其书而悲焉，乃遣书江南以告集曰："吾蚤岁犹得见国朝诸大臣及宋之遗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贤且仁者，无一人吾不见焉。览观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传者莫若清河元复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区区之迹，他日将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数千里，子必为我著仙坛之记，使千载之下，犹或于此乎知之，则亦故人之情也夫。"乃为次第善之所录以遗之云：吴氏系出太伯，为吴子之国，子孙散处吴楚间，多以国为氏。其在番者为番君，番之吴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龙坡居士讳岳者，墓在桂溪前仓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寿栎山，屋于礐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东楹之础，润液之脉理直如贯绳，上升梁间，达乎西楹，乃生灵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坏。是岁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梦神人告之曰：高仙托体君家，尘中不能留也。四岁能诵诗，七岁其叔父教之，日记千言。十岁从其兄游乎仙岩之下，慨然有遗世之意。十三学道信州路贵溪县龙虎山太上清正一宫之达观堂，堂之尊师李君宗老尝有异征，得公而应焉。临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隐居种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学著为成书。公往师焉，他从学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专受其业。虽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属，必即以归献其亲，无有旷阙。十六度为道士，于其传系，则居何君恩荣之次。国朝初得江南，嗣汉三十六代张天师宗演入朝，张公留孙在行，奉敕留禁近，始赐名，上赐其后位特进开府仪同三司玄教大宗师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宫以居之。二十四年，开府征公至京师，公辞其亲，别龙坡君之墓，斩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见。二十六年，奉诏祠南岳。二十八年，奉诏从开府遍祠岳渎诸山川。二

十九年，赐崇真宫于浙西，公奉诏宣谕江浙行省。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还，纂大统，公从开府率其属北迎，召见赐公古瑂玉蟠螭之环一。有旨设醮于上都寿宁宫五昼夜，公专主章奏，特敕命公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元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师、南岳提点。二年，奉诏祠中岳、淮渎、南岳、南海。大德元年，奉诏祠后土、西岳、河渎、江渎。二年，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三年，大上清正一宫灾，公奉旨与近侍驰驿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请与宫之人各以私财佐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观门廊庑，于崇真宫设醮庆成，上斋而临幸，赐开府及公黄金白金重币有差。五年，公奉旨召嗣汉三十八代张天师与材过扬州为守臣祷旱，雨。至京师为答剌罕丞相、哈剌哈孙王祷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旨降御香于江南诸名山，赐对衣、尚尊为其亲寿于齐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观于安仁县，赐名曰万寿崇真观。十年，制授公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十一年，武宗皇帝自朔方归纂大统，制授公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铸银为印曰"玄教嗣师之印"，视二品。封其父克己翰林学士、中顺大夫。至大元年，以岁歉，禁民间酒，特敕光禄寺日有赐尊。上赐公七宝金冠，织金文之衣为朝真之服。仁宗皇帝在东宫，所赐冠与衣贵重华异如上所赐。公从驾至中都，中秋锡宴，上顾其貂裘弊，改赐黑貂三百以为衣，镂金文之锦以为缘。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泳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赐银印，视二品。三年，公奉圣旨设醮于龙虎、阁皂、句曲三山，制赠公大父鉴昭文馆大学士、资善大夫，追封饶国公，谥文靖；祖妣陈氏封饶国夫人；父翰林学士克己加授荣禄大夫、大司徒、饶国公，母舒氏饶国太夫人，仍赐对衣、上尊。有旨命公奉赞书归乡荣其亲，因命设醮于安仁县之崇真观以庆成。皇庆元年，仁宗皇帝命设大醮于大都南城长春宫。公奉旨投金龙玉简于嵩山、济渎。是年，敕翰林学士元明善修龙虎山志，著序进入，改赐崇真观额为崇文宫。延祐元年，公奉旨设醮于龙虎、阁皂、句曲三山，因请归庆其父母八十之寿，对衣、尚尊之赐如初。是年，传旨江浙行省促公还朝，制授公弟子毛颖达正德弘仁静一真人，嗣掌遁甲之祠事，赐银印，视二品。四年，有旨名其乡曰荣禄乡，里曰具庆里，降玺书护其家。六年，饶国公之讣至上京，集贤以闻，敕翰林侍读学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书字，太子詹事郭贯篆额，给传奔丧。十一月太夫人殁，十二月葬父母于其县崇德乡之山田，作明成观以奉祀。明年，召还京师。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开府张公观化于大都崇真宫，上闻，有旨归其丧于龙虎山，百官送诸上东门外，所过有司治办舟车祭遣，公请归职丧不许，命弟子崇玄冲道明复真人陈日新、薛玄羲奉丧还。二年，制授公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师主章一，一品银印一，总摄道教事二品银印一，并授之。敕省台百司谕以传宗之事而大护其教，用开府之志作东岳仁圣宫于齐化门外，重修太一延福宫。三年，大上清宫又灾，公率其属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长春掌教真人阙，上用公荐，以汴梁朝元宫孙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设大醮于长春宫，又设大醮于崇真宫，护教之诏如故事，制赠饶国公光禄大夫、大司徒，谥文康。三年，奉旨设醮于龙虎、閤皂、句曲三山，奉敕葬开府张公于南山之月桥，作仁靖观以奉祀。四年，改造开府所建溪山真庆宫。天历改元冬，公还自上京。明年，北迎明宗皇帝，谒见之次，赐对衣、上尊，及归，天历护教之诏如故事，追封故开府张公曰神德真君，敕改仁靖观为神德宫。至顺三年，公进宋儒陆文安公九渊语录，世罕知陆氏之学，是以进之。有旨

设醮于长春宫，公告老，请以弟子夏文泳嗣玄教，诏留公。三年，有旨设普天大醮于长春宫，又设大醮于崇真宫。元统元年，今上皇帝即位，护教之诏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京师旱，公奉敕祷之，雨。冬无雪，公奉敕祷之，雪。三年，公重建饶州芝山文惠观于永平门外，迁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与神德宫、明成观皆被玺书之赐。五年，畿内田有虫蝗，执政请公祷之，三日尽除。而仙坛之成则在六年矣。皇元初有中原，五岳之四在天子封内，既得宋而后南岳之神得而礼焉。是以世祖特命开府张公领其祠，至是属诸公矣。长沙有故宋相赵信公葵之子淇，博学多识，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简易者，故玉溪李观诸孙，遇异人得丹道，盖以为遇刘海蟾而得之。淇每师问焉，未尽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后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说。既内附，命为湖南宣慰使，辄欲弃官行其道，忧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为天子使南岳，道过长沙，赵公见而敬焉，曰：神气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书以授之，则皆海蟾、玉溪之秘云。世祖尝曰：天子当礼五岳，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遣近臣忠信而识察者分道祠岳渎、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马不至喘汗则善矣。盖归而问其所闻见，人物道里，风俗美恶，岁事丰凶，州县得失，莫不参伍以周知疏远之迹焉。公之连岁被命而出，每辞以为臣不足以当大事之重，上曰：敬慎通敏，谁如卿者？遂行。他日成宗遣岳渎使还，顾问如世祖故事，曰："卿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对曰："臣过洛阳，太守卢挚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上曰："吾忆其人。"即日召拜集贤学士。公使过浙西时，故翰林学士阎公复为按察使，老成文学，誉望甚重，公时才逾弱冠，议论明正，阎公客之不敢忽也。后阎公居翰林，益加重焉。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怀孟，未至而阎公典诏令，有狂士危言以讦阎公，事叵测。公力言诸李、韩公孟，仁宗意解。及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归老高唐，如世祖待王鹿庵磐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体，不以口语伤贤者，则公深有以维持之也。故翰林学士吴公澄，始用董忠宣公士选荐于朝，自布衣拜翰林，应奉召至，不拜去，后又召为国子监丞，升司业，与时宰论不合，又去。公启于集贤贵人曰：吴先生大儒天下士，听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贤贵人听公言，超拜吴公为直学士，吴公虽不赴，而天下韪之。至元、大德之间，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与开府有深契焉。至于学问典故，从容裨补，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缝冠褒衣以论唐虞之治，无南北皆主于公矣。若何公荣祖、张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贾公钧、郝公景文、李公孟、赵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俨、王公约、王公士熙、韩公从益诸执政，多所咨访。阎公复、姚公燧、卢公挚、王公构、陈公俨、刘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巨夫、赵公孟頫、张公伯纯、郭公贯、元公明善、袁公桷、邓公文原、张公养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贤，盖不得尽纪也。荐引善良惟恐不及，忧患零落，惟恐不尽其推毂之力，至于死生患难，经理丧具，不以恩怨异心，则尤公之所长也。公博览群书，遍察群艺，而于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尝作环枢之堂，书先天诸图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诗曰："要知颜子如愚处，正是羲皇未画前。"其所造盖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见太平之盛，而深存忠厚，于人伦有所感发。自幼至老，尤好吟咏，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强。尤识为政大体，是以开府每与廷臣议论，及奏对上前，及于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孙之弟子吴全节深知儒学，可备顾问。是以武宗、仁宗之世，尝欲使返初服而置诸辅弼焉。道家醮设之事，是其职掌，故于科教之方无所遗阙，香火之费无所简吝。然而朝廷耗费过重，则每曰事天以实不以文，弭灾在于修德而祷祈特其一事尔。全真之教，叙其祖传，有所谓玄风庆会录者，大德中尝使人译之而莫达

其意，有旨命公论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过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杀，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贤，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炼神致虚，则与天地相为长久矣。译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悦，不惟丘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圣学之渊微亦从可窥其万一，是以君子深有慨于公之言也。公之执亲丧也，自奔丧至家，水浆馆粥仅足以延息，涕泗滂沱，继以血衄。丧葬之后，力之所得为者，无不尽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滨，山为洞穴，掘泉下锢，深广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亲助丧事，送葬者连数郡，车马毕至。时方寒雨，泞淖载途，一夕，北风结冻，坚冰在地，行者无苦，人以为孝思所感也。明成观有著存阁者，以致其严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亲之存殁，自此始矣。其事开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广虑，所以事朝廷、尚道教，无丝毫有所违咈。开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确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于圣世者，非惟运数则然，而其诚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开府于南山也，饶、信、抚三郡守将以其官属会葬江南诸名山之主者，皆来竣事，伐石题名而退。择卜之慎，营缮之劳，工力之博，宾客之盛，东南数十年间未有能仿佛其万一者。公之尽力于其师，与所以奉其亲无二矣。久之，作南山诸诗，沉郁哀慕，识者读而感焉。东南道教之事，大体已定于开府之世，而艰难险阻，不无时见，于所遭裨补扶持，弥缝其阙，使夫羽衣黄冠之士，得安其食饮于山林之间，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瘁多矣。公之宗系别居于达观堂者，尊显独隆于他支，封真人者凡数十人，奉被玺书主宫观者尤不可胜纪，其姓名别有述。公平生画像之赞，及大父母、父母与其身之所奉被赞书及诸堂室记颂，皆一时名笔，别类为书，曰天爵堂类编，并其所为诗文曰看云录者，通若干卷。集贤直学士揭傒斯奉旨作序以传于世。皇上即位之初，亲御翰墨，书"闲闲看云"四大字，题曰"赐吴上卿"，识以明仁殿宝，敕御史中丞马祖常、太常欧阳玄为之赞。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驾自上京还，次怀来，燕坐幄殿，集贤大学士不答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书四大字，臣全节既刻诸乐石，又模勒于文，梓为四巨榜，涂以黄金，周以云龙之饰，以其二赐崇文宫阁而庋之，请锡名曰龙章宝阁。又以其赐达观堂。先朝尝赐玉璞，命攻玉之工，拟太上说经之像，刻数年而后成，请以归之达观阁而祠之，请锡名曰玉像之阁，而御书二榜揭诸其上矣。有敕命臣某为之记，而文惠观、河图仙坛，并命臣某铭之。臣某先已记仙坛之记如右，谨再拜稽首奉诏而为之著铭曰：

巍乎兹山，厥名河图，地辟天开，孰究始初。则图示卦，庶圣历述，山藏无间，传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隐或彰，阙在道宫。有崇丹丘，仙坛是作，玄契凤符，龟筮从若。门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问，有贲其园。清静佐理，启自神德，维帝外臣，历世无斁。在今宗师，有为有文，奉亲敬师，致忠于君。宠光道家，冠代迈古，白发苍颜，长侍帝所。遗老故臣，沛然从游，纪德论交，金石不渝。量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圣明，昭惠老成，龙章凤书，玉质金声。有怀故乡，有栋有宇，神明攸居，山木翠举。盛德孔容，象其粹冲，聿严敬共，以报显融。有嘉丰草，呦呦鸣鹿，天降甘露，濯濯神谷。维昔广成，宅乎空同，千岁不衰，穆其清风。肃肃吾坛，圆方平直，奇耦参两，俯仰有则。修名庑方，天子命之，刻词孔贞，来者敬之。

(《道园录》卷二五)

龙虎山道藏铭

虞 集

道家以老子清静之言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于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书，盖有所因起矣。汉之时，去老子未远，其言最用世，然著于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书在焉，不皆本于清静也。后世神仙祠祷，凡方伎，悉系于道家。其书概谓之经。盖其相传，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万百千篇，世徒闻其名，而陶隐居真诰或著其目，多云未降于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于老子之后，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龙虎山者，嗣汉天师居之，其上清正一宫者，道家之总会也。宋庆元中冲静先生留用光见知宁宗，使有司新其宫，而藏室之所谓经者，皆粉黄金为泥书之，后以宫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敕重建宫，嗣汉天师留国公曰，不可以重烦县官也，凡祠宇可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为之，而□君见独先生作藏室，木石坚美，缔构雄丽，规制益加于旧藏，以木为匮，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广围径若干尺，觚其隅为八面，面为方格，以次受盛经之函，刻木为天人、神仙、地灵、水官、飞龙、翥凤之属附丽其上，皆涂以金。中立巨木贯之，下施盘轮，令可关以旋转，言象天运焉。工未毕，先生去世，弟子孙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于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师曰黄君复亨，复亨之师黄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师立道教所，多所画诺，亦有祠。复亨尝铸大钟，起钟楼，施田益宫中。先生名彦纲，字叔纪，闽人，有文章，其道行见翰林学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为藏室，亦买田食其众以备修葺，盖远计也。复亨弟子李谨修从三十九代天师至京师，来求铭其藏室。铭曰：

粤若太始，虚皇之廷，天真文人，象气录形。绮画神丹，出图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纵广自然，非有使令。变合万亿，出物宣灵，后圣有作，取以为经。五千其文，载之兼幷，示我清静，遂我杳冥。天根之门，牝虚玄宁，配天作极，宰于化亭。胤孳绪余，袭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数以莛。要其宗归，如器在型，上清有宫，万神攸停。乃作琼室，侠列幽屏，题囊篆茂，刻日雕玲。龙韬括藉，虎带萦缨，玉气充达，金耀晶荧。阳卫雄毅，阴官娉婷，人不敢亵，鬼不敢听。慎尔授受，俾老复丁，宝兹万年，含增帝龄。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铭，勒作真符，后天不倾。

（《道园录》卷四五）

黄中黄墓志铭

虞 集

黄君元吉，字希文，豫章丰城名族，父某，母吴。年十二入玉隆万寿宫事清逸堂朱尊师。朱殁，其师王月航尊师而教之。王尊师严洁清俭，有古人之意，善医药，施谢之积粗赡，即闭门绝来求医者。希文请授其术以为业，王尊师不可，曰："吾非有靳于子也，顾医道甚精微，识虑稍不至则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将以此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为，冀寡过耳。诚

虑返累子，不如归求清静以自致也。"王尊师殁久之，西山中有刘玉真者，本质行老儒，隐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晋旌阳许公千年龙沙之记，今及其时，而刘则八百仙人之首云。独重希文，以为可托。及去世，以其传嘱焉。盖其说以本心净明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为贵而已。希文事刘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苟远去，饮食必祝之而后尝，奉其言如临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真、隐真、洞真三坛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说游京师，公卿大夫士多礼问之，莫不叹异。明年泰定改元，嗣汉三十九代张天师朝京师，廷臣荐希文者曰：中黄公刚介坚贞，长于干蛊，向尝都监其宫，治众严甚，人或不乐，而土田之入，庐舍之完，公而底功。昔为忤者，更交誉之亲之。其后从玉真翁得旌阳忠孝之教，益折节就冲淡为达人，讵公肯席，宜表异之。乃为书请希文为某法师、玉隆万寿宫焚修提点。未行，玄教大宗师留之崇真宫。期年，将以其名上闻，奏且上，有玺书之赐，而希文翛然高居，惟以发明师说为己事，古所谓清虚日来，滓秽净尽者，盖庶几焉。十二月十一日，为书寄别其弟子陈某等，而命其从者曰："今夜子时当报我。"及期，从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火净吾骨[①]于城东门外。薪尽火绝，有风南来者，吾报汝也。"已而果然，从者负其遗剑归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为道士四十年，度弟子若干人，授净明忠孝之教者人众不可备列。赵中山尝与希文俱来，为之言曰："子为铭其藏。"予重赵君之请，故为铭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踪一隐两五百，阳晶发挥表灵赫，我兴受书继玄德。长生不死为世则，忽焉去之不可测，锵金为音玉为画，表归其土填无极。

（《道园录》卷五十）

①超案："火"，原作"人"，据下文改。

送薛玄卿序

虞　集

庄周氏以为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而天下之各为其所为以自为方，乃历序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之为术，而推其至极于关尹、老子而后止。太史公以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意为己任，然论阴阳、儒、墨、名、法之要指，则必以道德为归。圣贤既没，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识，未有能过之者也，而立言若此，岂不诚而云者哉？其观夫世变之极，存乎忧患之故，盖亦以审矣。夫故有怀抱利器而沦滞屯蒙之间，托其迹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较著矣。然则生乎千载之下，人有悉其智虑之所达，反其不出此者亦鲜矣哉！呜呼，可谓智也已矣！今大宗师以玄教为上所尊礼者四十年，巍巍高显而莫与之抗，物莫与之忌，聪明特达之材多出其门，虑深而识达，身约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怨怨然以自钵心刳形，曾莫知夫道术之所胜，而有材学者方互以方物为彼此，至相胥于厌败，视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于是，而为玄教者吾无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而得于予者也。自京师省亲江南，而名胜为之赋诗，多至数十人，皆极其文之所能，体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众，未有盛于此时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间者，可胜概乎？诚使之定神养生以成治，而光耀乎天下，则何可及也。然委其美于不制，使终无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

为人清明而能静，为学弘博，好古书法，为诗有飘飘凌云之之风，其材固足望也。因书所欲言，以为送行序。

（《道园录》卷四六）

送吴真人序

虞　集

饶国吴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岁，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谒告归省。事闻，天子赐以上尊、对衣，使为之寿，太母有加赐焉。于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荣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于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强，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显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赐，此岂惟当世之所无，亦前代之罕闻者也。"乃皆为文章诵说其美以耸动观听，而示诸久远，可谓极其盛矣！集贤侍读学士赵公子昂义以为未也，顾谓其人曰："诗不云乎，'绿竹猗猗'，卫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维石岩岩'，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君子之所以绥福履也。"乃台绢两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图以遗之。竹並立如铁石，枝叶交错，深至不可测，而历历可数，老木参植其间，若寒蛟古虬，角剥距短，苍然真有以共夫千岁之冰雪者。石脉缜密，八面具备，蔚乎高深而坚润，有以见所托之固且厚者焉。而变化之妙，乃不系于形质，盖其翰墨法度深稳，能极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数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许而神完者也。而集贤侍讲学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尽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圣代涵煦覆焘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报上之心哉？金杨秘监尝送客卢沟，会风雨不成别，归而作卢沟雨别图以赠云。今真人之行，风雨略相似，因仿其意为横图。长不满三尺，南望则山川回互，白云蔼蔼，万里如在几席，北顾则龙飞虎伏，风滃雾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桥中分，车几两，马几匹，留连前却，行者送者几不能以相违，盖两有君亲之系焉，非依依离别之情也。使公从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华于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报吾君哉，其可久吾儿以温凊之乐，而忘所以夙夜匪懈于天子者耶，必亟命之归朝。"奇达哉，运思之深长若此，朋友相讽之义，处人君亲之间，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间笔墨论之也。夫真人家庆之美，天下所共乐闻，而好诵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宠可闻而知也，群公之诗可咏而传也。独二公之意，托于翰墨者，最为幽远而精微，天下之士有闻知之者，皆欲亟览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饶国之堂而睹斯图也，故为之序以传之。则吴氏之盛，与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顾不伟与？

（《道园录》卷四六）

清微太和宫记

虞　集

神仙家择地以自居，据高险则乏宽平，就夷旷则多缓弱，故陶隐居之流，著登真之

诀，以得地为急务也。武夷之山，其水九曲，层林叠巘，擞奇累秀，跬步转移，万态亿状。引舟溜缨，清彻心骨。精神之聚，特在十余里之间。东际天柱而上溯回从之而桑麻平川，九曲尽矣，清微太和宫在焉。始建宫者彭君隐空也。隐空有道术，为人所归，行省参政魏天祐，佥宪张天翼、府判毋逢辰尤所尊礼。其同学门人子弟多材智，足以有余以成其名，得詹氏、程氏，范氏、文氏，发其私财以相隐空之作室也。良材巨木在上流山谷中，水多湾矶，久莫能致。一夕，大雹雨乘流而至，殆神助焉。乃作宴阳之殿，又有佗殿以奉元帝、武夷十三仙。有修庑洞房以祠群仙，有两阁以栖钟鼓，左曰大音，右曰朝元。有道纪之堂以宣法要，有清虚之堂以居主者，有云堂以容众，有斋堂以会食，庖库众物之藏，宾客往来之馆，莫不具备。有都宫之门以谨出入，谓之和阳道院，嗣汉三十八代天师更署曰清微太和宫，美其构而大其名也。经始于至元戊子，至延祐庚申而成功。又五年而隐空殁，则泰定甲子之三月也。棺而敛之，瘗诸宫侧。宫中道士甲乙相传名以别之，以元、洞、太、乙、正、道、常，存为次。后十八年，属予作文以记之者，则住持提点彭洞源、焚修提点詹洞中、提举罗洞文、副宫江洞德、知事江洞渊，皆隐空之再传也。奉书以来者罗洞文，覃怀人也。幼来兹山，今老矣。披武夷山图，指其地以见示，慨然文公先生之旧游，而知隐空作宫得其所也。隐空讳日隆，崇安人。洞文言隐空盖彭祖之后云。予闻而骇焉，则出昔人白君玉蟾止止庵记以相示。盖云彭祖者，籛铿也，即所谓商贤大夫老彭得封彭城，故曰彭，有子曰武曰夷，既而来隐此山，是以名武夷之山。征信于古书，时代遐漠，莫得其说。且云彭祖七百七十七岁而终，惟武与夷，几岁时所生子也，其必有所稽乎？或云隐空少奇俊，稍长学仙，能飞步武夷诸峰，不择危险，人望之以为仙。今武夷山中玉蟾所记，有晋人娄师钟、唐人薛郎，宋人李陶真、李铁笛、李磨镜等，求其遗迹于山石间，不得其仿佛。所谓止止庵者，盖披荆榛数日而后得其遗址，里人詹琰夫为营构之。玉蟾不能久居而去大隐屏之巅，仙都道士赵嗣祺亦尝结庵其上，谓之天游道院。赵君吾故人也，后游京师，滞迹尘间，不复能归。然则隐空太和之作，能创大而持久，甚不可以无记也。故为之记。

（《武夷山志》卷十四）

榆原真馆记

李存

榆原真馆者，龙虎山孙公久大之所作也。公幼入山为清静宫，他日游其东北之支，得深谷长源，丰草茂木，水石萦护，人迹罕至，顾而乐之曰："吾死其以此为归乎！"于是命弟子营之，其蜿蜒而丰润者则虚以为公藏，其宽衍者则为屋以守。既成而扁其堂曰"榆晚"。榆晚之左曰久轩，公往来所燕息也。右曰兰雪斋，古书画器皿所陈也。外为门而总额之曰榆原真馆云。又五年而公卒，葬焉。至正癸未之秋，余登古象山，遇其徒周微之于碣石，微之曰："计子及山下，莫矣，其宿吾榆原乎？"从之食寝如归。明年夏以书来曰："曩宿子榆原者，意必有以记之也，敢请。"因叹曰："吾见人之营其墓地者，孰不欲美且固久也。但既没，后之人或汲汲于其私，而累岁不一迹焉。甚者贫无行，黜其守而夺之利，曾不旋踵而瓦砾其屋，狐兔其丘者有矣。今孙公盖老者也，生而乐于斯，死而安于斯，夫亦稠而弗弃者。然而

承葺之者唯恐其或弛，扫除之者唯恐其不时，无以异于公之平日，是固出于福德之余施 亦由其所付托多才而能贤者也。”

（《李仲公集》卷三四）

仙鹤观记

邵亨贞

凡可以请命上帝以致下土之情者，惟国家有圜丘明禋之礼，至于方伯连率，则祷于山川而已，况其下者乎？有虞氏绝地天通，后世欲交于鬼神且弗可得，又岂能导其心于高远哉？以是求之于人，惟黄冠师为能。然其道盖出于黄帝、老子也。故历代自京师至于郡邑，山林之间皆设老子之宫以栖其徒，讲其道，若官守之不可阙者。凡祯祥灾厉，有关于国与民，必于是乎祈禳禬禜焉。盖其行纯，其心一，斯得以通于神明也。松江府治以南二百步，有观曰仙鹤，为一郡道家之总会。其始建岁月盖不可考。迹其可知者，宋绍兴年间，处州天真观道士叶大直来为之主，始克充广之。叶有道行，善役鬼神，尝奏章与蜀某道士胥会天阙，事闻于朝，邦人为之兴起。乾道间，进士陈镜、朱飞卿、郑潍，通判李杓等实归其资，叶乃朴斫梓材于其乡，浮之瀛海以至，为寥阳殿于中，前设三门，旁立两庑，翼以经钟二楼，后建昊天宝阁，又后为主者之居，学者讲习栖息之所。以至庖藏湢濯，一一完美。请于朝，赐东晋废观旧额，始从仙鹤称。仍给省符，定为甲乙传，历年二百余，其徒继志如一日。国朝以来，继嗣失守，泰定间有擅为十方，若传舍视之者，观至是大坏。至正四年，掌教天师择于方士道行纯一、置事公勤者，得赤城吴大亨，使居之。让者再，教檄屡下，乃始承命。惟吴之诚，夙有通于鬼神，水旱疾疫，有祷辄验。尤善祓致魂爽，得其教中所谓济生度死法者。每盛服事帝，必有鸾鹤翔舞而至，益能感于人心。既事惕然，以昔人成立之难，今而废坠之久，思有以兴复之。自是凡衣食自奉之具，一不以干其恒产，所得施予财币，又以资匠石圬镘之费。邦人复相与兴起，巨细各输其力，若昔之赞于叶者然。乃益其旧址，崇其檐楹，彻朽腐而易以坚完，去故陋而即诸爽垲，不数年，殿阁门庑、二楼翼室，旧所有者，一皆就新，视昔加高广壮丽。增置雷霆之殿，将卫之居，逮祖师施主而下，皆列栖两庑。天人之象，金碧焕耀，端俨雍穆，君臣礼仪，各适其序，凛乎有生气也。落成之明年，芝草生殿楹间，人益嘉其诚慎所致。月旦望，郡道士与守臣吏民咸集庭下，朝拜尽礼，祈天永命。吴复虑十方不克安于久远，仍请命掌教二所闻于有司，复甲乙故事，期无负前人初志。戒其徒项天裕来求文记颠末。予谓黄帝、老子之道，载诸阴符、道德等书，其言盖可用于治世。故汉用黄老之学者累代而天下以安，非徒祈禳禬禜之为也。今是观为斯郡之甲，籍为都道场，又得有道之士以居之，其有裨于国与民者，将垂于无穷矣。遂不辞而为之记。观旧有田若干顷，自宋至今，官特蠲其赋役，尊道教也。

（《野处集》卷一）

秋碧先生孙公墓碑

李存

至正乙酉夏六月某日，龙虎山叶某来日："某之师孙公也，受业于公之门者多矣。某虽最后，然自髫龀至成人，皆公德也。当公之没而葬，志在其圹者，概而不详，每病之。敢述其平生以请，将刻诸墓上。"某日："死事而缓，春秋所讥。"曰："缓固罪也，有美而不传，亦罪也。"顾无以辞，按所述而文焉。公讳某，先自汴徙金陵，既徙上饶。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儿时有成人风，父曰：此儿岂尘埃中物。命入龙虎山中师事薛公某为黄老言。既长，美髭髯，长身旷如也。三十八代天师张公才而置之幕下，尝乘传奉表京师。大德间，判广西静江道司，未几，升道录。曰："吾舍亲从师，果何为者？而碌碌低昂若是。"弗就职。至治间，里火，私室为之烬，公即白其长而新之，不期月而完。既乃谢诸事，惟日稽经史历代帝王纪年，为纂要数十卷，又孜孜求善言行，若日不足者。每曰：人生欲仰俯无愧耳，岂徒以遁林谷为名高哉！他日，忽卧疾，左右进药，曰："吾疾病以何药为？"奄然而逝，时至顺壬申四月某日也。生宋咸淳戊辰，得年六十有五。弟子凡三十有八人，以其年五月壬申祔城门先茔。公事亲孝，事师恭，待下以和，与人交有信，功于人未尝自言且德色也。人皆高称秋碧先生云。复系之诗曰：

世有勋爵，身亡而亡，曷其亡然，后嗣弗张。繄此孙公，林下之纲，幼实颖雅，长而轩昂。德则陂阿，蓼蓼菁菁，才可历试，岂惟肯堂。宜俾其人，深怀孔伤，嗟尔师友，已外于方。相视慷然，率理弗荒，乃托斯文，森森天常。乐育之风，有继其芳，山高水清，衿佩锵锵，视此贞刻，永矢勿忘。

（《李仲公集》卷二四）

天台静玄观记

李存

天台去城二十里曰咸唐，宋平章贾似道尝营别业焉。既以与道士丁某、卢某而额之曰静玄观，且以田四百亩食之。其后似道窜逐以死，财用土田悉没入，而咸唐以静玄免。国初僧总统扬某宠贵，有僧某者诬献之，强改为寺。其徒阎公讼之中书复为观。元贞间，似道从子某者乞贷不得，憾之，言有司咸唐之田宜随所没者，于是财府征之。阎之徒周元泽状白玄教大宗师张公，公复上之中书，下户部推验如状，还之。未几屋毁于寇，元泽改筑今所，凡为殿为堂，为庑为门，为庖为湢，为廒库为客馆，总若干楹，人谓其制弘于旧也。余闻而窃感焉。夫贾氏执季宋之柄，廓乎其公而坦乎其心，犹或不足以振其衰持其颠，顾乃肆其私邪，作威于国家讫录之际，杀其身而籍其家，亦岂不幸也哉！然所以咸唐者，徒以托之黄冠羽服，得以不没。虽更代而有势力者，卒莫之夺。既又毁且复构，又岂非事之偶似于畚付之独得其人乎哉！使当时其心术一出于义，能者进之，不肖者退之，功有赏而罪有诛，

天之历数纵有所归，身何至于戮，家何至于没乎？设有非人情之所料，万世之公亦乌可泯泯也。没而有知，宁不为威唐一自悲乎？矧闻天台之山水甲东南，而静玄之傍又为龙湫者数四，灵物之所栖息，宜其序守而不失欤！余因记其改筑，而并及乎贾氏，亦世鉴之一端也。

（《李仲公集》卷十三》）

芝山文惠观记

李　存

芝山文惠观者，因重修长沙吴文惠王之庙而作也。初，王庙郡治西北，岁久而圮。延祐间，三山王君都中来为郡，从而新之，且曰是宜有朝夕司管钥者，不然则圮毁随之矣。然有其人居之庑下则亵，无其人责之民则不专，皆非所以昭事神明之道也。于是辟庙西隙地一亩，创屋数十楹而扁之曰"芝山道院"，谋召羽流居之。且以书抵京师告玄教大宗师吴公曰："庙在公父母之邦，而神文公之先世也，公得无情哉？"于是大宗师欣然檄方君志远主之。未几，王公以代去，大宗师复檄玄妙朱君某兼领之。朱君捐己帑增西庑，且因饶民之德王公也，又感激夫大宗师之拳拳于是祠也，像二公而奉之。又别为方丈若干楹，凡前工之未卒者皆完之。又入己田二百亩。久之，志远亦入田二百亩。某年间，志远被玺书提举玄妙观兼住持芝山道院。未几，大宗师复命于某主领之，且上其事集贤，得改今额。谓之文惠者，因王封也。余承乏此来，每彷徨叹曰：昔秦人刀锯鼎镬以待天下，而番令独得江湖民心，秦亡，宜其裂地而封致而有庙，虽百世不可废也。今也得王公经营谋度于其始，得大宗师遴择奖劝于其中，观焉以辅其庙，田焉以饱其人，是宜与王灵民心相为久长者也。余虽不敏，敢不图所以不朽于其终哉！谨叙其始末刻诸石，庶几来者知所考云。

（《李仲公集》卷十三）

散木亭记

李　存

龙虎山中道士周君微之筑亭于其后圃，缭以崇垣，环以明窗，右书名画彝爵鼎炉之属，无所不设，将以自宴且以安宾客也。而每有取于庄周栎社之喻之言，而扁之曰散木。他日以书来命余记。余曰：庄氏殆亦欲行其所无事而恶夫凿者耳。不得其旨者徒取其糟粕粃糠，由是或恣睢放纵，坏烂而无所检束，似高而不中，似激而非和者之所为也。然吾又尝谓夫众人之视木，梁栋若可贵而薪樵若可贱也，然则梁栋吾所以避燥湿寒暑者，薪樵吾日用衣食之所资也，未必梁栋可有而薪樵可无也，亦何必梁栋之贵而薪樵之贱乎？然则孰谓之散，孰谓之不散。故曰智慧之流是非如戈矛勿事分别，则亦无所议说。此又庄氏言外之旨也。余尝及识微之于其山中，其神峻以清，其气深以弘，其于三教之书无所不览。又尝从师

于穷崖绝壑之端以讲夫道德性命之微，而复能以其余力赋诗鼓琴，为大小二篆书，不汩汩于俗下，不踽踽于方外，故余特求夫庄氏之所未发者而为之记云。

（《李仲公集》卷十四）

叶真人祠堂记

李存

友人叶行叔曰："里之王宗岭旧有叶君祠。君，吾祖也，以能致风云雷雨，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鸿胪卿，封越国公，后为神。宋崇宁间，锡号真君。岁久祠且圮，偕从弟克承改筑于青山之阳，为屋若干楹，中祠越国，夹以两室，有门有庑。尝聚族谋曰：'吾叶氏得姓尚矣，其徽在四方者不可考，近自晋苍梧太守，六世而为越国，又五世而为唐信州雄石镇军民镇遏使。由雄石至于今凡十五世，日析而日远矣。纵吾与若辈不敢忽而忘，其若他日何？吾欲自高曾而下主而列于东室，高曾而上，遡而至于苍梧，列诸西室。岁正月三日集祭越国以及于东室，其西室礼而不祭，昭不忘也。可乎？'众欣然曰诺。吾且入田以赡，惧其久而隳也，敢请记之。"余曰："祠祭古有法，乌可苟。"曰："越国，江闽间通祀之，顾吾子孙乃不得祠耶？祠越国，水旱也，疾疠也。苍梧、雄石以下何为曰祠，吾子孙作也。且昔之镇，今贵溪县是也，雄石因家焉，是为贵溪之初祖。"然则苍梧于越国先也，何以旁室？曰："祠为越国作也。"东西室何以祭、不祭？曰："远近也"。高曾而此焉食寝则庶欤？曰："从越国于岁始也。"余于是不能诘，从而谢曰："子之宗诚贤子孙也，余小人不足以及此。世固有谩不省其所自出者，亦有视同气如途人者，又有崇私积怨操同室之戈者。今子之为，不唯兴夫尊祖敬宗之心深，足以厉同居之人；不唯厉尔后之人，亦足以厉夫世之薄且偷者。传曰礼虽先生未之有而可以义起者，非此之谓欤？"行叔名必勉，克承名继清，为老子法龙虎山中，尝被玺书赐号全德纯素通玄法师云。

（《李仲公集》卷十四）

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

黄溍

公讳玄曦，字玄卿，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时为列国，至唐而河东之族尤著。有仕南唐为其司徒者，宋秉义郎习，其后也。秉义于公为五世祖，尝官于信州，因留居贵溪县之仙源里。曾祖讳瑑，太学进士。祖讳士亨，晦迹不显。父讳勉，以学行见称于乡，私谥文清先生，四明袁公志其墓。公生而颖异，举动不类常儿，雅不乐纷华。年十二，辞家入道龙虎山，师事故开府大宗师张公及今特进大宗师吴公。始至京师，即出游渤海碣石间，纵观古灵仙之迹，人莫知其所在，久之乃还。仁宗时，用荐者得召见侍祠。延祐四年，制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举，居三岁，升提点上都崇真万寿宫。一时巨人元夫、俊游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间，接闻绪论，学日益粹。泰定元年，奉诏征嗣天师，既至，被旨住镇江之乾元宫，未行，扈从

溧阳，还至龙虎台，喟然叹曰："楚云江树，遐阻万里，引领亲舍，宁无恻然于中乎！"即日辞归，士大夫咸送以诗，蜀郡虞公为之序，三年八月也。公既归，则辟清宁斋、见心亭、熙明轩，筑琼林馆于龙虎山之西，高爽靓幽，各适其宜，日与学仙者相羊其间，而密修大洞回风混合之道，盖尝遇异人而有所授云。由龙虎山抵贵溪，惟篠岭最为峻绝，乃作屋其上，号崇贤馆，东为振衣亭，仍割私田，具茗饮以息过客，临川吴公为作文以记之。初，公所祖真人孙公住杭之佑圣观，孙公仙去，法席久虚，至元六年，外宰相部使者暨诸官僚具书币迎致公补其处，辞不就。至正三年四月八日，上御明仁殿，集贤以闻，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圣观住持，兼领杭州诸宫观，公不得辞，乃拜命而遣弟子摄其事，以遂高举远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殁，自京师奔赴而归，犯霜露，越草莽，哀号顿踣，若罔克生，专意致养，以慰其母而恤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尝与公俱感微疾，既瘳而见母，喜极以悲。五年正旦之日，公将复见，惧伤母怀，使人请曰："愿母安，意毋戚，继此当数来省也。"自是历造山中之耆旧及常所与游者，若诀别然。俄一日，酬酢咏歌如平时，坐及夜分，具盥濯毕，语弟子曰："天地之间，何有非幻，吾其逝乎！"厥明，翛然而化，是年二月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异时公尝游所居东五十里之辰虹岭，爱其冈峦回复，林木苍润，澄潭前汇，秀峰外峙，神气翕聚，宜为乐丘，乃筑坛其处，名之曰栖神。至是，弟子陈彦伦已卒，诸孙詹处敬、于有兴、王景平及赵宜裕等七十余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冠剑而窆焉，遵治命也。宜裕故宋诸王孙，清修文雅，尤为公所爱重，念无以伸罔极之报，爰伐石以铭为请。惟公夙负才气，倜傥不羁，读书日记万言，自孔老之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数术，靡所不通，善为文，而尤长于诗。豫章揭公留琼林月余，斋三日，乃为作序，称其老劲深稳，如霜松雪桧，百折莫能挠，清拔孤峻，如豪鹰俊鹘，千呼不肯下，萧条闲远，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与物竞，人以为知言。公书札极丽逸，片楮出，人争欲得之。有闻公之风而未之见者，或使图其像以去。见心亭后有土阜隆然，人称之曰薛公墩，其见重于时如此。公自号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者问一卷，会粹群贤诗文为琼林集若干卷。谨因宜裕之请，摭张君天雨行状所述，序而铭之。铭曰：

二气絪缊，降灵合真，钟粹姿兮。超世拔俗，秉[illegible][illegible]，自得师兮。诞启玄秘，运行天地，执元机兮。金符玉章，阖阴开阳，彻万微兮。缤其来下，感契鸿化，际昌时兮。侍祠竹宫，肸蚃丰融，锡蕃厘兮。飞佩珊珊，颉颃群仙，同宴娭兮。翻然高蹈，含光弗耀，谢尘鞿兮。山英川灵，前驱屏营，迎其归兮。泊乎其休，与造物游，葆醇熙兮。熏陶所至，动植生遂，不疠疵兮。显晦自我，无可不可，人莫窥兮。穹岩邃谷，崇台列屋，乐莫支兮。以身为累，蝉蜕而逝，忽若遗兮。寥寥上清，渺渺玉京，邈难期兮。方坛密室，千岁一日，阅音徽兮。弟子摧慕，返壤而树，尚何为兮。谒辞扬芬，篆兹贞珉，表时思兮。

（《黄金华集》卷二九）

龙虎山仙源观记

黄 溍

仙源观在信州龙虎山之冯原，葆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之所创也。初，徐公得度于

太上清正一宫通真院之达观堂，其师曰通真观妙玄应真人张公闻诗，实开府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之伯兄，且开府所从受道也。开府之弟子数十百人，传次之序，以徐公为首。徐公性笃实而耿介，非义不苟取，攻苦食淡，由勤俭而致丰裕。至元二十二年，始辟地于冯原以为观。冯原者，南距上清三十里，异时有大姓冯氏居之，遂以得名。冈峦回复，林壑靓深，泉甘土肥，风气完厚，欧公岭、龙湫在其东，琵琶、鏖湖、云台、藐姑、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则宝积诸山也。凡殿堂门庑，位置高下，悉因地势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参焉，其幽邃可以萃神明之居，其闲寂可以栖来学之士，有田数百亩可以资华黍馔粥之具，得请于朝，赐以今额。徐公竹冠布袍，晏息其中，而往来乎上清，日与仙翁道侣徜徉于万物之表。方是时，开府以清静无为之说上承访问，褒大尊显，无与为比，执弟子之职而列侍于左右者，往往被玺书，绾银章，号真人，而主治乎名山。惟徐公间来展省，而未尝久留中朝，达官贵人，至有欲识其面而不可得，泊然无愿于世者垂二十年。大德六年，诏强起之，住持宜兴之通真观，赐号葆和通妙崇正法师。居十年，济膺制命，进号真人。又十年，寿八十有二，乃乘运而化于仙源，至治元年也。传徐公之道者冯君志广、上官君与龄、徐君天麟、彭君齐年、薛君起东、李君世昌、蔡君仲哲、徐君守勤、彭君一宁，自志广暨天麟而下，皆以次领观事。元统元年，与龄始奉上命为住持提点，仍赐号冲和持正明素法师。祗事云初，有废必举，病其栋宇局于地势，乃改卜其西十步外，平而无险，中宽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诹日之吉而迁焉。越三年，大殿成。明年，法堂及钟鼓二楼成。又明年，三门两庑成，东有阁曰东阁，西有楼曰西楼，斋庐、寝室、库庾、庖湢之属，次第毕备。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张公德隆，开府之犹子也，少尝学道其处。从开府来京师，侍祠于明庭者四十年。至正六年，将使指奉香币还故山，睹其轮奂聿新，念构兴之难而充拓之不易，爰伐石，属予书之。大抵人之常情，乐因循而惮改作，仙源之建置，几年于兹矣，一旦有能舍其旧而新是图，缵先业于方隆，植法基于永固，有功于其教甚大。而况不凭国家之力，不求民间毫末之助，一以身任其事而遂观其成，是皆可书也。于是乎书。

（《黄金华集》卷十四）

浯溪灵应庙碑[①]

高六尺，广三尺，十六行，行四十一字。额同首题。

重建灵应庙记

郡人林似祖文

将仕郎温州路永嘉县丞林彬祖书

将仕郎处州录事高明篆额

郡城西北二十里曰浯溪，山壹壹自西来下平地，起伏如龟状，诸峰环回，一水绕其外，万木蔚茂，望而见其秀异。山阴有叶侯庙，西南可一里，实余外大父潘公之居。余往来外家，颇闻叶侯事迹。侯生唐僖宗朝，旅力绝伦，二子亦骁鸷。里中毒长蛇荐食畜产，且伤人。侯怒，帅其子碟杀之，众咸嗟异。既卒，黄巢兵过，禽骇鹿奔。或见侯率众飞石从天下击贼，贼辟去，乡井赖完。共名为夺陈叶侯，祠祀以报。宋淳祐二年，进士潘君桧始创庙宇，

雨旸疫疾，祷告如响。皇元混一，命正一真人留国公得以符诰封鬼神。皇庆壬子，乡之人状神功惠以闻，封广福威烈侯，长子助灵将军，次昭显将军，庙号灵应。阅岁久，栋宇坏堕，潘公偶叹曰：庙作于吾族祖进士君，今敝陋若是，是吾责也。遂捐己资，衰材鸠工，撤其旧拓而新之。寝殿闳邃，门庑崇敞，塑炭髹饰一以法。故象貌如生，供具惟饬。庙旁又为屋若干楹，俾浮屠主之，名曰乐善。经始于至正甲申六月辛未，以明年十月讫功。耆老请为文以记。吾尝读传记，有神降于某所，则必书冯木石，见景响，能逆人福祸，则趋祀之，君子诮其诞而议其渎谄。至于捍大菑御大患，则国有恒祀焉。阴阳之气融结为山川，或出云雨泽万物，或生贤杰济世，然有伉时命不试，歿为神以主厥土。侯生大山长谷间，能制物害而庇人类，人素服其智勇，其精爽固有不与形躯俱亡者。始为形体所滞累，其神变未至于不测，逮夫形骸已遗，精爽独存，乃能与阴阳之气升降翕张，剪暴褆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庙食一方，与天相为悠久，亦宜矣。高世之士怀惠利而未能达诸人也，思神之功能而严事之。神依人而灵，其福人者亦何有穷耶！然则绍公之志以永承神贶，不无望于后之人也。公字平仲，笃实勇于义，于吾外大父为从弟云。至正丙戌九月庚子记。

里人潘衡立石　　永嘉王舜臣镌

（《栝苍》卷十一）

①《栝苍金石志》卷十一：余读似祖文，有云"皇元混一，命正一真人留国公得以符诰封鬼神。"恍然知今之穷乡僻壤，小庙土神，往往皆有封爵，初疑乡人伪撰，不意起于元之听正一真人得以符诰专封，故滥予至此，岂尽出于朝命哉？

玄静庵记

黄　溍

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张公元杰筑室于信州贵溪县之金鸡山曰玄静庵，用所受赐号为扁名也。元杰之先有为唐宰相者，与汉天师同出于留侯子孙，家于贵溪之上礤里，有仕宋至刑部侍郎者，于元杰为六世祖。尝与里人共构精舍于所居之西，延陆文安公讲道其中，俾子弟受学焉。文安以山形如象，命之曰象山，人因称文安曰象山先生。象山又西十里则龙虎福地也。元杰学道于祖庭而侍祠于帝所，从其伯父大宗师开府公及其所礼嗣师吴公居京师之崇真万寿宫，迨今逾四十年，数被上旨，函香代祀岳镇、海渎、汾阴、后土、龙虎、武当诸山。至正六年夏，竣事于上清正一宫，退而徘徊乎家林，由上礤沿大溪折而西行，踏重冈复岭支于象山之东南，披荆榛而进，得胜处焉，即所谓金鸡山也。旧传有金鸡自石穴中飞出，因以得名。其地外广衍而中宽舒，泉深壤夷，草木幽茂，乃据其风气之会以营乐丘，且凿山累石，创置兹庵，将俟它日退休而与名人道侣相羊其间，百岁之后遂以为栖神之所。追惟侍郎，为时名卿，有传在史氏，而金匮石室之藏，世莫得见，乃谒文于史官豫章揭公以表其墓，并请志其先人隐君之墓而铭之。以侍郎徙居鄱阳而葬于其城东北之凤凰冈，去故山远，乃立石于菴东，而覆以屋，隐君之兆域则相距五里而近，并以志铭附于其左。开府公受道于其兄通真观妙玄应真人，溪之南曰石龟渡，冠剑在焉。清风拱木，蔚乎相望，云台、藐姑、龙井诸峰，二十四岩山云之伏兴，朝暮晦明之变化，千态万状，交呈互献于其前，溪水

来自七闽，萦为三折而掠山之右，汇为澄潭，浮光静影，可坐而挹也。元杰既图其怪奇伟丽之观，求内翰虞公为之赋诗，复疏兴作之详，属予以记。予闻有道之士，必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未始有所待。视夫以泉石烟霞为膏肓痼疾者，固未易同年而语也。至于变幻出入于灵仙飞化之术，直其余事耳。翛然而来，莫知其所始，翛然而往，莫知其所终，尚何乐于丘乎。夫亦寓意于物与人为徒者也，又岂世俗文笔可得而记乎。所可记者，皆其名迹之粗而已。唐宰相曰文瓘，侍郎讳运，政和中进士，终于左通奉大夫、敷文阁待制，累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隐居讳某，元杰名德隆，元杰者，其字也，自号环溪云。

（《黄金华集》卷十五）

玄儒吕先生道行记[①]

危素

先生讳虚夷，字与之，姓吕氏，奉化人。世传其始生时，母以吕氏上世止一字传家，否则必为浮屠道流，不浴者三日。嫂胡怜之，自为乳哺。少尝执事鄞、象山二县廷，冀得微禄以养母。母没，遂谢去，入天台之桐柏山崇道观，著道书，益治经史。皇庆间，谒庆元报恩观吴尊师，受祈风雨役使鬼神之法。有王翁者，筑馆象山之鬱溪，盖隔屿孤绝处。先生祷雨而应，王翁因留共处，是为大瀛海道院，翰林学士临川吴公为之记。至正元年，庆元旱，五月己酉祷雨郡治，云起西北，状如天神执仗，官吏惊呼再拜。顷之，大雨。临江路同知总管府事赵侯由松招之主福顺观，建大阁以奉四明洞天之神。先生好义而质直，端谨而和易，安贫守道，不事华饰，不趋势利。素好客，常典衣以具食。通禅观之学，沙门师恢大章题无梦铭古鼎，俱有倡和之作。尝与翰林侍讲学士同郡袁公、僧岫云外坐松阴讲老子。或绘为图，吴公又为之赞。其待乡曲至厚，喜必庆，忧必吊。博士袁士元有疾，经岁不愈，先生冒寒暑，履冰雪，求医请祷久而不怠。他日来际疾，度河风浪忽作，舟覆而溺，先生徐起，色不为变，曰无使病者闻之，为我惊也。同舍生项诚之，久客杭，老而无依，先生亲往迎之，愿终其身与处。然既隐居，无求于世。至杭之吴山，见古梅及藤蟠曲奇怪，乃以为益友。四年二月丙辰，无病而卒。先是，郡人金谅有山在鄞东湖之西亭，预为先生营寿藏，至是其徒奉冠剑瘗焉。倾城往送，虽军卒小夫，亦设祭道次。暖授法者谅及钱津与诸交游作天坛道院，筑誓坛以藏其书，曰老子讲文□卷，蓄斋文集□卷。先生所自著曰瀛海纪言十有七卷，皆一时名人为先生所著。初，吴尊师别有馆在城东，门人吴某毁之。先生尝受遗命于师，为欲复之。在势者阴庇吴某，不能直。故其没也，犹以为憾云。素弱冠始识先生信之龙虎山，若神交者。后四年，借徒步往见吴公于抚之华盖山。时吾郡处士孙君履常、吴君仲谷，相与登临啸咏，意欢如也。又十有八年，素以事适鄞，而先生化去逾月矣。呜呼悲哉！葛逻禄乃贤与其徒郑守仁请书先生之遗事并藏焉。

（《危太朴全集》卷三）

①超案，原题下注"丁亥"。

体仁守正弘道法师金君碑

黄 溍

吴之长洲，有为老子之学者曰金君，讳善信，字实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琭，大父曰雄，父曰焕，漳州路龙溪县尹，母沈氏、顾氏。龙溪之墓，故翰林侍讲学士揭公实为之铭。君幼凝静，少长好虚无之说，欲辞父母去而求师，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羁縻之。君应酬少间，辄取老子书反复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毁形绝世，若今人之为也。吾党如莲花生污秽，外接世缘，内无所沟斗，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纳妇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无不尽其责。古之至人，虽不必草衣而木食，岩栖而穴处，然学必有师，我将从有道者就正焉。"时玄妙观有雷师，生不识钱数，能以符箓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为之执弟子礼。已而，闽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辄诟骂人，虽王公不避，时时呼云役雷，狎亵如儿戏然。君知其有道者，则延致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尝为之动色，或毁其所甚爱之物，亦不以为意。先生知君信之笃，悉授以不传之秘，他弟子不得者，而君尽得之。遂建仁寿观于城东北隅，日与其徒研覈妙旨，凡旁门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为心神至虚，无所汩没，气定光出，诸阴销尽，诸阳自集，盖有形者阴，无形者阳，阳益胜阴，气益调精，我得清静，去道无难矣。知之不亲，见之不明，枯槁于山林，何益乎？盖其造道之本末可见者如此。君初为子弟时，无私蓄，既壮，能使资倍其旧，乡里有纠纷不可解，輙为揣摩，洞见底里，类使之以柔退，不争取胜。遇时之名流，必加敬礼，有不给，则周之。未尝务遗世独立以为高，而其襟度特为冲旷。辟一室，植桂树若干本于其前，题曰桂轩，列一二古图画，徜徉其中，飘飘焉神仙人也，故贤士大夫多乐与之游。君年虽高，而视听步履如强壮。一日，呼左右谓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得，恶能处生死之际若是哉！君生于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于今至顺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遗蜕葬于武丘乡半塘之原，君所自营也。君妻温氏，事舅姑克尽妇道，教育其子若女克尽母道，人莫不称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谦，惟大谦为温氏出，女四人，孙男女合若干人。葬后十七年，大谦始以建安陈方之状来征铭。昔老子尝为周柱下史，周之旧典礼经无不知之，非弃绝人伦者也。至其以无为清静为教，汉人用之而天下以治，岂无益之学哉。老子远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汉天师张氏，既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其子若孙，或征为黄门侍郎，或辟为丞相椽，祚胤相承，逮今千有余岁不绝。有能遵其轨范，无废人间事，有以究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学老子者乎，是可铭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师留国公，起为广德路道录，仍提点仁寿观，畀之号曰体仁守正弘道法师，且以闻于朝，再下玺书，为之加护。予既备著君之道，至于出处之大概，亦不得而略之也。铭曰：

老子有云，修之于家，其德有余。历世既久，袭讹踵伪，寖迷厥初。归洁其身，长往不返，木石与居。有美一人，清风峻标，列仙之儒。养生有道，不断外缘，神明内腴。谓人一心，无挠无杂，漠然冲虚。涤除玄览，抱一不二，方与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有崇斯丘，表以石章，过者式诸。

(《黄金华集》卷二九，亦见《宋文宪公集》卷四二)

龙兴观提点纵公功行记

碑高四尺，广二尺三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四字，正书。额题"龙兴观提点纵公功行记"

大元保定路易州龙兴观宗门下提点纵公功行记

龙兴观位置高爽，占易城坤隅之半。唐开元二十九年，苏灵芝书梦真容敕建碑、玄宗御注道德经石幢在焉。天宝八载，亲谒太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历五代，逮宋大中祥符二年，诏郡国立天庆观。金承辽，复龙兴之名。至元二十年间，缁侣覬覦，持力争夺。是时道正王善明、提点魏道玄、提点王进善、道判陈道易等，具碑幢墨本诉于有司。朝议以道德之真直其理，彼乃惭退，众得以安。虽观之兴废有数，然系于人事者为尤多。提点纵公德宁者，涞阳纵家庄南峪纵氏子。自幼天资岐嶷，有受道之器。礼易州龙兴观抱元安素大师提点孙道继为师，执弟子礼有年，朝夕寅畏，未尝少怠。至正六年，受长春宫真人法旨，玄远安素大师玄坛提举。因思道荫隆厚，无以报称，每遇二月望真元节，供圣斋众，舍财彩画正殿十方天尊列宿之象。七年，为道门提举。八年正月，进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大真人法旨，令充本宗门下提点，仍赐金襴紫服。既蒙知遇，即重修迎安子玉泉观三清殿，又为别墅上清观大殿三清塑像朴素日久，未曾妆銮，及堂庑圮陋，祖庭黄埚山寿阳宫正殿倾欹，慨慨然兴叹，咸欲作新，以耸具瞻。凡院门岁费亦时复给之。其用心力有如此者。暇日，本观提举郑德随诣门而请曰："法兄纵公平日之经度，勤亦至矣。若不刻石垂示后世，教吾兄美绩将遂湮没，殆非兄弟之义乎？子乡人也，知其事为详，子其为我记之。"予应之曰：自古为家国者，有其人则兴，无其人则否。今乃观可谓得人矣。虽然，纵公之心有所为而为乎，抑无所为而为乎？其进进不已，日新月盛，予亦望于纵公任其□矣。因□实而件右之，以为堕窳不振之劝□耳。

玉楔书隐高执中记

至正八年二月清明日建

法弟安□纯素□师本观提举郑德随立石

（艺拓）

武昌路武当万寿崇宁宫碑铭

许有壬

武当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谓其峻极秀绝，非玄武神① 不足当，故更名武当。胜国端平甲午，兵据襄汉，均民走鄂，深以神德不能忘，鸣于官，行武当祠于鄂，为冲霄坛，制使孟珙祷于神，有齐安之捷，易坛为观，盖复崇宁额也。我皇元至元庚寅，升武当万寿崇宁宫。地据雄峻，鹤山亘其后，大江朝其前，云关扃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杰阁危亭，长廊萦带，

通楼环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坛壝鼓钟，宫馆②庖湢，樛耩错步，仰观楼阁玲珑，在五云中绝顶，俯瞰万间鳞集，烟霭蔽亏，若洞庭观波涛，目为之眩。而山川形胜，阛阓盛丽，金碧丹艧，高下相辉，玉京十二楼不得而见之，此亦人间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阁，高凡十二丈，深广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坛而观，观而宫，若葺故，若建新，几人几日，几工几木，而甲申之五月③戊午，扫于一炬。洞真明道冲妙真人、住持提点兼领诸宫观事罗君大震，职宫事余四十年，劳瘁已至，时当弛担。而彼所谓劫运乃丁其会，常情体解气沮，方借其徒曹大坤等，以己赀，率众力，任其复。而威顺王实镇是邦，主赞尤恪，重起两庑，甲子楼三十一间，以其下内半为云房。岁丁亥，三清殿成，深广十寻，高九丈，加旧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圣像侍从，供器靡不偈功。而又作亭砻石以纪纶绰，运机为藏，以待禬禳。余凡缔构，日以就绪矣。昔阁之成，尝属予记，亡友玄教大宗师闲闲吴公亦屡为言。时待罪政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己丑八月，书来告其掇拾煨烬有成，仍命余志。夫所谓劫运者，犹吾儒所谓数也。天地且有数，人力之盛，神灵之托，有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毁，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朝至元己巳，龟蛇见于高梁河，以为玄武之祥，为筑昭应宫，于是武当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宫之名虽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实主玉皇。玄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为水之神，寓形龟蛇者，世妖闻矣。主之大者，盍盟厥旨。玉皇，礼家所谓昊天上帝也，以形体言，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以妙用谓之神。主宰者不离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月之运行，风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用之著者。阖且辟于斯，往且来于斯，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则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为万物本乎天，故祀帝于郊，圜丘以体其形，苍璧以象其色，乐九变以著其数，犹曰维天其右之，其之为言，不敢必之辞也。不特此也，群祀亦然，或求诸阴，或求诸阳，不敢方所征形状索也。自神仙好楼居之说行，遂有作崇台杰观以俟之者。嵩呼之闻，巨迹之见，真若可以形声相接，而像设滥觞于此矣。其始也，施之群祀，其卒也，于上帝亦冠裳而宫室之矣。圣人以神道设教，上智昭昭，无幽不通，下愚蚩蚩，既颛而蒙，孰为民彝，孰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号于众曰帝，以主宰言，其不哑然笑者几希。孰与树中天之华构，揭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举首加额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由是而舍恶从善之心油然生矣。是宫之建，显命灵赐祀盘芘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观感日迁于善，圣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铭曰：

岷江东汇，鄂城西壁，叠巘嶒嶒，崇宫屹屹。天关失守，灰飞瞬息，剥胤硕果，复根定力。嘘蜃倏楼，琢璇俄室，三华屹崒，九光赫奕。雕梁龙矫，文瓦鳞集，栋吻雄巃，阑腰鸬甓。疏櫺绮结，飞檐翠湿，碧霞腾虚，流云洞辟。屏翳拥幢，丰隆列戟，桂浆醽枽，蕙肴蒸碧。灵霜清厉，广乐翕绎，瑶草肥露，玉华酣日。紫芝已甲，蟠桃行实，祥鸾朝朝，瑞麟夕夕。玄龟左顾，灵蛇右翼，山川开朗，神人愉怿。物具阜康，世允宁谧，丕冒神休，永奠八极。

（《至正集》卷六三，《圭塘小稿》卷九）

①超案：今本《至正集》“玄”均避讳改作“元”，《圭塘小稿》不改。

②超案：《圭塘小稿》作“学馆”。

③超案：《圭塘小稿》作“二月”。

文始道院记[1]

危素

信之龙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读书其间，与了然子居相连。及留京师，闻了然子已弃家为老庄氏之学，宿留于东方出沧海之上，会稽之人往往见之。余以恋禄于朝，不遑裹粮访求而叩其所造，有怀其人，辄怅然久之。客曰：子之于了然子，殆区中之缘而情好之牵尔，曾不满了然子之一哂。盖了然子善推明其师之说，其与弟子言有曰：太虚无所间，玄妙无所为，杳冥无边际，生育无定期。是道也，天地因此启，日月因此明，万化从此生，宓牺得之而画八卦，轩辕得之而说阴符，尧舜得之而有天下，大禹得之而治洪水，吾太上得之而演道德，青灵君得之而出洞玄。又曰：天即地也，地即天也。阴即阳也，阳即阴也。一即万也，万即一也。不可谓之在彼，不可谓之在此，不可谓之非此，不可谓之非彼，不可谓之在内，不可谓之在外。混然融然，贯通而无间者也。余于是叹曰：了然子之所造至于是乎！其学者赵守真与其弟守玄请余记其居文始道院，其状曰：吾之先于宋有属籍，家于海盐州之安仁桥。大父□，州签书判官厅公事，某之所卜也。吾父讳时亨，遭宗国颠覆，乃著道士服，舍宅为崇真庵，祠玄武之神，及高曾以来神主。至正五年，吾兄弟闻了然子栖于越上，遂延礼以居之，幸了然子之不吾弃也。已而更曰文始道院。庵故有土田，悉以供道院之用。州之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孙皆欣然相其成。道院之规制为之一新。四方来学者若还其家。所以绍承先志，无敢或怠。呜呼！世之人梏于血气之私，囿乎器数之末，孰知夫道之广大而窥其全体。然则了然子之言，粲然而易见，洞然而无疑，故余记其道院而并书之。了然子姓倪氏，名守中。

（《危太朴集》卷四）

①超案：题下原注："庚寅"。

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元成文正中和翊运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事知集贤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

黄溍

玄教第三代大宗师夏公既羽化归真而迁神于故山，其大弟子张公德隆袭掌教事，以状授溍曰："先师之道行德业，当援故实请命于朝，而勒文丰碑，惟是体魄之所安，不可无以表于封树，敢属于吾子。"溍固辞弗获，则按状所述，序而铭之。序曰：公讳文泳，字明适，别号紫清，世居信州贵溪县之唐甸。曾大父讳如愚，大父讳英夫，皆业儒而不仕。父讳希贤，宋末举进士未第而德祐失国，入皇朝，特授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母杨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长文□、次文深、次文济，公最幼。生而开爽英发，丱岁就学，读书日记数千言，不喜徇世俗纷华之习。一日，凭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求仙之兴。年十六，学道于龙虎山

之崇真防。初，开府仪同三司上卿张公入觐世祖皇帝，肇立玄教，命为大宗师，建崇真万寿宫以居之。公素清慎博雅，为开府公所赏识。大德四年，始至京师，与大宗师、特进上卿吴公同侍开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学益以进。八年，开府公以上命遣公抚视诸道流于大江之南，比还，制授元道文德中和法师、崇真万寿宫提点。至大四年，仁宗皇帝在储宫，闻公贤有道，而其法又多灵验，乃召见，命独任本宫承应法师。有司岁给车马扈从，往来两京，出入禁卫无间，奏对率皆称旨，甚敬礼焉。仁宗正位宸极，皇庆元年，首降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赐以银印，视秩二品，天语褒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遂拜昭文之命，兄文□亦特授某阶，中政院判官。五年，奉上旨代祀龙虎、三茅、阁皂三山竣事，悉以斋供金缯分施各宫观，秋毫无所私。上清宫灵星门，岁久腐坏，抽己橐伐石于太湖而更新之，内翰欧阳公为之记。既又度地筑宫于龙虎山北一里，得请于上，赐额元成，魏国赵文敏公为篆其扁，榜曰敕赐元成之宫云。七年，开府公示将解化，以教事付吴公而命公继之。至治三年，晋王入践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户辄有声，两宫为之不宁。近臣拾得驴国公等传旨，俾公以符水祓涤之，是夕肃然。翌日适当元旦，即命设醮于崇真万寿宫，仍出玺书赐元成宫为大护持。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宠待尤渥，元统二年，亲洒宸翰，作元成宫三大字以赐焉。至正六年，吴公乘化而终，以开府公治命，属公嗣领教事，中书、集贤同奉上旨，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元成文正中和翊运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玺书护持，佩以先朝所赐开府公玉印宝剑，他恩数皆如旧制。公既登教席，一遵精白以佐清静无为之治，综理庶务，悉尊前人成规，众咸安之。九年春，俄感微恙，饮食起居不异常时，祝赞祷祠之事未尝倦废。二月十四日乙亥，呼弟子毕集于前，语之曰："吾留京师五十年，早荷圣朝眷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报称。今大期已至，当与汝曹永诀，其尚勉旃。"遂语张公德隆曰："宗门教位，四传至汝，吾可无身后之虑矣！"十七日戊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翛然而逝，世寿七十有三。卜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遗蜕窆于贵溪某山之集仙坛，弟子薛廷凤、上官与龄、薛起东、詹处敬，于有兴、王景平，蔡仲哲、彭尧臣、蔡允中、董载静、丁迪吉、董宇定、王用亨、徐守勤、彭一宁、刘若冲等若干人，居元成宫者张从圣、倪善成等若干人。公惟介洁，不妄取与，自奉殊简薄，名宴休之室曰素朴斋以见其志。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读，而深明于儒先理学之旨。又尝受河图于隐者，有昔人未睹之秘，而于皇极经世之说，亦瞭然胸臆间。所至名山洞府，必穷探极讨，以广见闻。道法斋科，悉加考订折衷。下至医药卜筮，莫不精究其术。一时贤士大夫，馆阁名流，皆与为方外交。公风标俊伟，谈辨绝人，其语国家之因革废置，古今之成败得失，与中原故老之遗言逸事，历历如指诸掌。或有可疑，必就问焉。盖状之可见者如此，其阴功密行，固有非人所及知者矣。溍之生也，与公岁月同而乔先一日，顾独后死，衰朽荒落，何能发扬万一乎。汗颜执笔，存其梗概云尔。铭曰：

显显开府，世皇外臣，佩玉琼琚，其从如云。矫矫夏公，盘桓丘壑，以时而至，祥麟一角。遐观道妙，默赞化机，右我仁庙，格于穹祇。民跻寿城，物不疵疠，飞飙走霆，直其余事。涣扬制綍，绫涉仙班，出陪巡幸，入侍燕间。历事累朝，逮今天子，人惟求旧，渥加优礼。悄然乡山，神明别都，昭回衣被，百灵森扶。传次所归，天子有诏，畀以文阶，冠于师号。贵先九列，荣亚三司，时有久速，道无成亏。嗟世溷浊，超然高举，金支翠旗，上升帝所。□□之墟，巍巍仙坛，真游憩止，孔伷且安。承之有人，永世无斁，祗荐石章，用表玄宅。

（《黄金华集》卷二七）

瑞云观记

黄 溍

瑞云观在平江城东三十里，今所谓笠泽福地者也。吴松江由具区来，出其西而其南为姚城江，东为龙江，又东为陈湖，其北则阊阖浦也。重波复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处，乃多沃土，民安于耕桑，皆朴淳有古风。水木之清华，禽鱼上下泳飞之乐，夐焉若在世外。然而更千百年，委弃于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启其秘而专其胜者。玄门高士陆君志宁始作菴于其处，由是昔之秘者无所伏，胜者益以发舒。君不以得于耳目者为已足，复斥故宇，易菴以为观，合其徒而居焉。凡观之制，中为三清殿，而旁为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别殿，祠堂、寝室、讲舍、斋庐、门庑、庖湢，次第毕备，惟玉皇上帝之阁为役最巨，久乃讫功，而观以成。总为屋以间计者百有十，缭以修垣，而除道成梁以属于南埭，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亩有畸以资食饮，百物之须，为费一出于君，而君之悉力殚虑，二十年于此矣。庵之初为观也，教主嗣天师为署今额，因命君开山而以甲乙为世守。既而所司具以观之成剡上，天子特为下玺书加护焉。君既励其徒俾勿替，且饬其族人毋敢有所预。惧后莫之考而或毁其成也，爰伐石以记来属。夫乾坤清淑之气，川融山结，非有数量，而仙经所录洞天福地仅百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欤！幸以人与境遇，而又蒙被帝力如此，游而息者，衎衎施施，未有已也。或者真仙异人于此乎出，则福地之在笠泽，而笠泽之有瑞云，将与金庭玉扃并存于天壤间，尚何成毁之足虑哉！顾不可无以著作始之自，乃弗辞而为之记云。

（《黄金华集》卷十四）

云巢记

黄 溍

羽士叶君，学道龙虎山之上清宫，而结庐于宫之东五里号滨洲庵，其西偏为屋以款四方真游之侣，名之曰云巢。清溪横陈，俯见毫发，茂松密竹，左右蔽亏，盧湖、圣井、琵琶、藐姑射、象山诸峰，华润峭拔，若夸奇而竞秀，林霏晻霭，隐见伏兴于户牖几席间。仙者金蓬头，多来游其处，方外之交咸附集焉。滨洲有记，虞公伯生实为之文。所谓云巢者，则范公德机尝大书其颜而未有为之记者，君来俾予记之。古者生人之初，未有家室，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是为有巢氏之民。向之橧巢，今既易以厚栋广宇矣，矧兹名山奥区，仙圣所宅，瑶台琳馆，挟日月而抗星晨，不知与人间隔几风雨，顾犹有薄蓬莱而羞昆仑者，指天路以孤骞，度重云而一息，托名于巢以喻其离世异俗之意，此岂寻常怀居之士所能窥其仿佛哉。虽然，是固有待以为依者也。若夫无所待而足，无所依而安，逍遥于万物之表，而以无何有为乡，太虚为家，则回睨夫云层之峨峨，又在履舄之下矣！然则君之所以寓其迹者，安得以予之寓言尽记之乎。予闻危君太朴时携书就读其中，姑以予言与之商而刻焉可也。君之

名字与其师弟子之源流，见于菴记者，兹不复云。

（《黄金华集》卷十五）

茅斋记

黄溍

玄览真人王公，治杭之开元，而别业在德清之玉虚山曰开玄道院，青原龙先生实为之记。其燕息之所曰开玄堂，则蜀郡虞公记之。即又俾大弟子张君来属溍记其茅斋者。按县志，百寮山一名东主山，公始摘吴大宗师诗语易以今名。盖公尝侍祠明庭，谒款介丘，退而休于故宇，厌名城之纷华，爰择地兹山而特据其要，负云岚，挹泉濑，徘徊乎穹林绝壑之间，以就闲旷而遗烦嚣。谓道院神明所舍，不可亵，复为堂于山之左而居焉。自桃花洞、莲花池至于玄泉有亭，看云有楼，介春有室，堂之四旁，花石阑楯与房栊相曲密，而琴罇图史、奇珍秘玩，环列其中。四方之宾客，慕人境之俱胜而来从之游者，或兼旬累月，无不各适其适而去。公因喟然曰：张乐设饵而过客以止，老氏所薄，盍求于所谓淡乎无味者而与之相忘乎！堂故西面，乃即其前山之麓，结屋南向，为楹间者三，覆以白茅，号曰茅斋，制度朴古，规模简略，屏几龛，座以竹若蒲，衾帱以楮，杯器以陶，药炉茶灶待用之物，惟取粗具。清风爱日，环堵萧然。公居之既久，世虑莫能入，年逾七秩，身益轻强，返聪还明，而有得于内向之玄览者，亦将涤除而无疵矣。凡居处之道，大率有二，近乎高明则志广而不滞，安乎淡泊则神全而不亏，苟欲事于内外交相养者未之偏废也，公何独去彼而取此欤？德人天游，不累于物，太虚以为家，无何有以为乡，一席之庐，真其迹之寓耳。若夫彼此不形，异方同得，固非拘儒曲士所得而窥也。况以溍之鄙陋，焉敢自附于大君子之末而强赞一辞哉！庸悉取张君之言而谨志之，其见于旃刻者兹不书。

（《黄金华集》卷十五）

广莫子周君碣

黄溍

吴兴计筹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曰广莫子周君。真人仙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来，延祐六年也。君讳德方，幼失身干戈中，不知父母所在，仅仅知为杭之海昌人。流落野马橐驼之乡，逾沙漠不啻万里。其地宜瓜宜蒲桃，间以进果至京师，见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闻杜公有道之士，决意求师之，时已五十余矣。玄教大宗师吴公善其精于译语，任以庚桑楚之役，将使因从师而访乡里，为奏请玺书住越之龙瑞宫，凡六载而谢事。君自恨少不学，至是一意读书。山中所居室设老子像，而列道学六君子其旁，朝夕敬礼之，题其室曰不自恕斋，别号广莫子。坐卧一榻，积书数千卷，皆真人故藏。翻阅偶有得，则疏以别纸，岁久成巨帙，义理淹贯，心识融会，时出以析疑问，有儒先所未发。性不饮酒，日唯升堂一饭，影不出山余二十年。君于姚先生为后进，而先生雅爱

之，常兄事焉。每夕必过君茗饮，论说至夜分乃罢，未尝辄废。一夕寒甚，感疾，手书"形离知去，同乎大通"八字，而以书道其平生大略与先生别，俄侧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内若有异香云。先生奉君遗蜕窆于山之麓，且谓旦暮从子卜邻。后数月，先生果不起，兆域相距十步而近，真若相依为命。然集贤直学士揭公勒文于姚先生碑，附见周君而弗能详。句曲外史张天雨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姚先生碑侧，为广莫子周君碣，而属金华山人黄溍系之以铭，使百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斯世有斯人也。铭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无去而无留，伊广莫之境，又孰为华屋而孰为山丘也耶？

（《黄金华集》卷四十）

大元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

碑高三尺七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正书。额同首题。

今上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尚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抚治，是以恒轸宸虑。比年频降诏旨，重守令之选，首以河南省都事马可燕公，授奉议大夫，为易州达鲁花赤。公莅政之二年，治化清净，民安俗易，里咏涂歌。公务之暇，公顾同僚曰："夫易之为州，提封千里，民物繁庶。今虽向化，然境内往往有李唐开元年间所建道观僧寺。况龙兴观者，近在州治之南，地位高明，殿宇雄丽，实为郡城琳馆巨观。闻其常住事产等，悉与编民更互邻接，宜令其观住持，将本观所有一切事产等，从实明白真书开列，深刻于石，永为凭证，以绝其将来昏占侵夺争讼之源者。"于是本观住持提点刘玄正、提点张得林、宗门提点继德宁等，拜诺之，因稽颡曰："我祖师韩真人，初与同志萧、路、杜三真人浮江而南，拜三十代天师，受天心正一法。得法而归北方，学者遂共立萧、韩、路、杜四真人之教。自是厥后，韩真人传法于沙垡元命王真人，元命传洪崖和光刘真人，和光传本观祖师正真王真人，正真传孚真大师本宗提点王善明，孚真传崇和灵静大师王道善，洎抱元安素明真大师孙道继，崇和即玄正师也。且观内唐碑道德经石幢，三级雕合宛在。玄正等无所肖似，幸守故业，每怀愧于先祖先师。今既奉承监郡相公指挥，遂将本观常住，辽金旧有，今代新置房舍间座、地土条段、园林处所四至界畔，并宗支图本，刻于坚珉，俾诸不朽云。"郡人高执中为之书。

本观常住殿宇房舍地土园林下项：

正殿一， 法箓堂一， 灵官堂一， 库房三间，东西云堂各五间，厨房三间。正方丈三间， 东方丈三间， 西方丈三间， 东西房一十余间， 影堂三间。三门一座，观地不计亩数，东至臧家，南自至，西北二至官道。

一、观西菜园一所：其地东至道，南至城，西至官水渠，北至张家与自己两家界墙中心。

一、前项菜园东北角庄窠地：东至官道，西至张家界墙中心，东西长计贰拾叁步，南至自，北至张家界墙中心，南北长计壹拾伍步。

一、观西北菜园一所：东至昭惠庵墙，南西二至官道，北至自己土墙北边，东西取直

为界。

一、水门里渠西地一段：东至水渠，南西二至城墙，北至何家。

一、观南园子地一段：东至栖云庵，南至城墙，西至道，北自至。

一、在城西南隅常住祖业宝光庵一所：东南二至火庵，西至宋家，北至自，于内□殿宇堂廊全。

一、官街南临街瓦房四间，院内正瓦房四间：东至刘家，南自至，西至石家，北至官街。

一、街南近东临街瓦房二间：东至火庵，南自至，西至成教谕，北至官街。

（碑阴）龙兴观正一宗支图（图见988页）

（艺拓）

易州在城龙兴观宗支道派

碑高三尺三寸，广二尺一寸，正书。

本观尊宿住持提点冲玄大师张志恒

本观住持提点渊静纯素大师刘玄政

本观提举悟真大师张得林

本观玄门提点兼管本州道门提举玄远安素大师张德宁

本观宫门知观纯素大师张道清

本观提举安静大师郑德随

本观知观志通大师郑德玄

本观典□杨德清

洪崖山寿阳宫住持提点高志渊

□白□栖云观

源泉烟霞观住持提点徐德真

豹庄玉泉观住持提点陈志□

洪元宫住持提点安静大师王道□

在城□□□□紫烟观庆云庵　昭惠庵

定兴

□□楼庙华宫尚知宫　苏知宫

□承县

□□□□云溪观住持提举通和大师常德亨

乐平东溪庵提点崔得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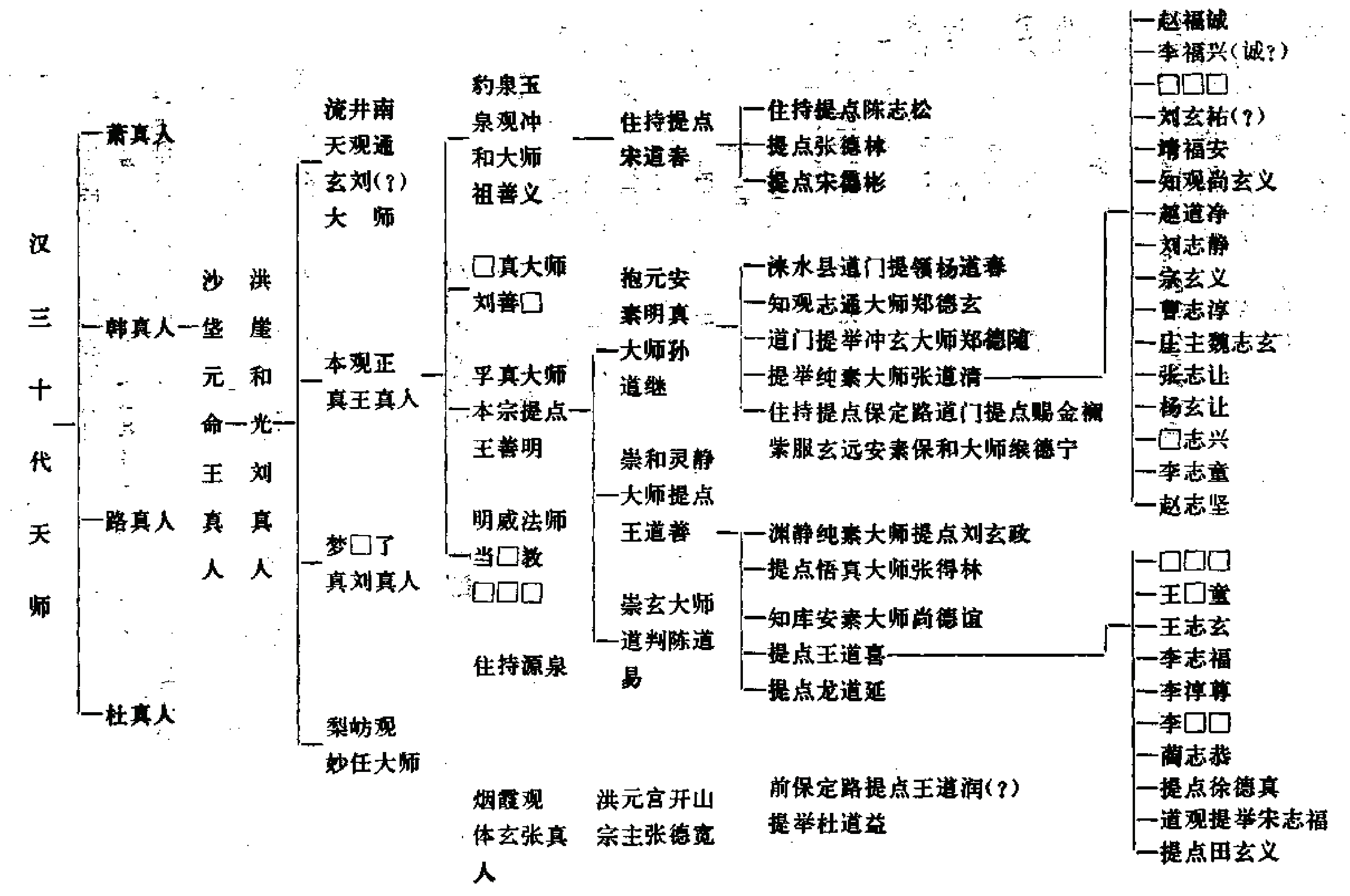
东□头修真观住持提举张道祥

□石铺顺□庵住持提举张道邻（以上为上截）

法侄前本观知库赵福诚

本观庄主李福诚

本观玄学掌籍提举刘玄祐



汉三十代天师
萧真人
韩真人
路真人
杜真人
沙垈元命王真人
洪崖和光刘真人
流井南天观通玄刘(?)大师
本观正真王真人
梦□了真刘真人
梨坊观妙任大师
豹泉玉泉观冲和大师祖善义
□真大师刘善□
孚真大师
本宗提点王善明
明威法师当□教□□□
住持源泉
烟霞观体玄张真人
住持提点宋道春
抱元安素明真
大师孙道继
崇和灵静大师提点王道善
崇玄大师道判陈道易
洪元宫开山宗主张德宽
住持提点陈志松
提点张德林
提点宋德彬
涞水县道门提领杨道春
知观志通大师郑德玄
道门提举冲玄大师郑德隆
提举纯素大师张道清
住持提点保定路道门提点赐金襕紫服玄远安素保和大师缑德宁
渊静纯素大师提点刘玄政
提点悟真大师张得林
知库安素大师尚德谊
提点王道喜
提点龙道延
前保定路提点王道润(?)
提举杜道益
赵福诚
李福兴(诚?)
□□□
刘玄祐(?)
靖福安
知观尚玄义
薛道净
刘志静
宗玄义
曹志淳
巨主魏志玄
张志让
杨玄让
□志兴
李志童
赵志坚
□□□
王□童
王志玄
李志福
李淳尊
李□□
庄志恭
提点徐德真
道观提举宋志福
提点田玄义

本观知客靖福安
本观葆和大师尚玄义
本观庄主张志清
本观淳诚大师杨玄让
本观库子安和大师宗玄义
本观庄主王玄素
本观魏诚童
本观刘志清
本观牛德林

（艺拓）

茅山元符万宁宫碑

碑高三尺，广一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三字。正书。

夫易从之事，人犹以为难，而况难从之事者乎。至正十年，三清宝阁庆成，有徒弟玄微文立崇正法师、元符万宁宫提点储得仪，睹星门三座不堪撑拄，诚为缺典，乃发弘誓愿曰："若非以石为之，虽豫樟杞梓亦非悠久计。山石性矿，必不可为，当以太湖石为之。宫门谅不暇及此，余当节缩衣任，尽力易之。"遂于吴门命工计之。其谋始也，发石抵水步，工匠运斲之费，与常住毫发无犯。不意于至正十三年六月内因疾而化。较其平生私帑，亦足以酬其弘誓，于是舟载车运，压作细工，不日乃就。遂立柱于冬十一月十一日，举梁于腊之初九吉辰。吁！蒙庄不云乎，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此之谓也。于是乎记。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立石
作局直岁臧自实
宫门掌籍虞惟诚
上座金书范克全　储得□
提举宫事秦得珂　蒋自立
提点宫事张天晟
提点知宫事尹天悦
宣授冲素明道贞一真人嗣上清经箓四十六代宗师主领三茅山道教住持元符万宁宫事王天□
　吴郡范□□

（艺拓）

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王 祎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公仙化于湖州德清县百寮山之开玄道院，春秋八十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遗蜕葬于玉麈山之原。今洞玄冲靖崇教广道大真人薛公廷凤实嗣公住持杭之大开元宫，乃述公道行，使来取铭，勒之兹碑。公讳寿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从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曾祖云，武翼大夫、保信军承宣使。祖显宗，右武大夫，某州观察使。考子才，武功郎、判修内司干办御酒库。公生而颖悟，迥然有拔俗之标，自幼笃志于道，人莫不以远大期之。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之弟子陈真人义高为梁王文学，以事至杭，馆于四圣延祥观。见公即器爱之，遂度为弟子。年甫十有五，从陈公至京师。乙酉至上京，入见裕宗于东宫。陈公从梁王北行，公与之俱止于哈察木敦，驱驰朔漠，备殚其勤。丙戌还京师。丁亥，从开府公代祀诸山川。至杭，俾公提纲四圣延祥观事，寻侍开府公还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师授公灵妙真常法师、袁州路道录。未任，改杭州开元宫提举宫事。壬辰，三十七代天师加授崇教之号，仍提举开元宫。是岁至京师，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永嘉徐似孙、金华周世昌，引见于香殿，奏对称旨。甲午，成宗登极，命公召天师龙虎山。比至，藏醮翠华阁及万岁山圆殿。竣事，锡赉优渥。元贞乙未，被玺书提点住持杭之佑圣观。观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奉香诣阙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经箓江南。戊戌入朝，扈驾至上京，赐衣三袭，赉及其徒。己亥春，诏公从忽剌真妃北行。梁王既改封晋，公继被旨代陈公事晋王。陈公还至桓州化去，公茕茕然扈从而归。庚子春，侍晋王入觐，蒙两宫赐予加厚，寻得旨南还，仍给佑圣观印章视五品。辛丑，制受龙兴路道箓，玉隆万寿宫住持提点，实嗣陈公之职。莅事之日，开堂演法，听者翕然，道价弥振。壬寅入朝，玺书加护玉隆。癸卯回杭，以佑圣观事传于孙真人益谦，而屏居开元。甲辰，制授开元宫住持提点。丙午，举吴真人以敬代居玉隆。丁未武宗御极，从三十八代天师入觐。至大戊申，开府公辟公佥议教门公事，被玺书及兴圣太后旨，加开元等九宫观，且代祀诸名山。己酉夏还居开元。居三年，凡宫制之未备者悉完之。皇庆壬子，请谢宫事。仁宗即位，特授灵妙真常崇教真人，遣使赍制书，即开元命之，使不得辞。就召诣阙，赐见嘉禧殿，因具疏言："臣闻道家以无为为宗，古之言真人者阔邈矣。今为其道者，善传上意达诸神明，导况祉存著专一其事也。惟大宗师、大真人及嗣师真人久侍中被宠遇，有号名命数，其贵视公卿侯伯，于玄教显荣极矣。夫名者实之宾，泰甚则忌。真人非远臣所可得名，臣请固辞不敢称真人，得还山奉祠事以报圣明，志愿诚足矣。"上称叹其言，以为先朝旧臣，深敬礼之。先是，杭之九宫观，财用出纳隶都财赋府。及是，太后有旨，都府勿有所与。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辅道粹德真人、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事，住持开元宫事。敕词臣为赞书褒扬之，仍给银印章，视二品。陛辞之日，上御嘉禧殿，赐坐与语移时，以字称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经，不特为道家书，其道足以开物成务，治天下者所当用。今命近臣颁示中外，尔尚有以布宣朕意。公顿首称谢。又赐宝冠金服以备真人之服章，别降玺书，使代祀江南诸名山。比还，复移文集贤，乞免真人号。不报，乃建开

玄道院为栖真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师入觐，公从偕行。时晋卿在朝，特命内史府设宴以礼公。其冬，以金箓醮事告成，受白金楮币之赐。丁巳元会朝见，奉旨代祀北岳、济渎、天坛、中丘及汴朝元宫。道由修武，展省先茔而还。复奉旨求东南贤良，两宫锡予加厚，朝臣祖饯都门外，供帐甚盛。冰合舟胶，以法祷之，冻则自解。戊午，得永嘉戴侗六书故、鄱阳马端临文献通考二书，表上而颁行之。历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无所不及。回杭移疾余不溪上，适天旱，县令耆老来请雨，命弟子彭大年祷于百寮山上，甘雨随应。至治辛酉冬，开元毁于灾，公即图起其废，省台百司悉来致助，规制巨丽，有加于昔。开府公以是年仙去，嗣师、特进吴公嗣为大宗师，于公尤加亲敬。泰定甲子，诏遣使函香为新宫落成就召诣阙，见上于宣德府，劳问甚至。会天师继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内府道经并金币赐之。乙丑有旨赐金织法衣，遣使卫送南归，且被玺书，开元以甲乙传次，庄田所在，咸加护之。中宫东朝，锡赉尤厚。丁卯，天师至杭，藏醮祷海患，公与同行事焉。至顺辛未，集贤移文，请公往龙虎山提调醮事。至元乙亥春，今上命黄真人崇大函香至四圣延祥观，建金箓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玺书赐大开元宫额，加护如前。公自以平生宠数逾分，乃裒上所赐冠服及所蓄图书琴剑之属，簿送宫藏，以传诸后。至正辛巳，宫复以灾毁，委提点毛子敬任兴创之功，而公亲为之谋画。曾不逾岁，旧观复还。乙酉，即宫中造阁，有白鹤飞绕之异，因表曰贻仙。自是益倦与物接，退居开玄，有终焉之意矣。庚寅十月望，宾客集开玄，以公生辰，相率为寿。弟子陈子浩后至，公笑曰："吾迟子久矣，吾将就休息，汝其为我款诸宾。"明日夙兴，气息稍促，及日昃，奄然而逝。弟子遵治命，以时服敛焉。所度弟子，自陈子浩而下若干人。初，公念开元之传未有属，而绍玄教正系者，实惟薛公，预署传授之文致之。时薛公方辞大宗师之传，逊让再三，不获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于是集贤以闻，有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号，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事，主领住持大开元宫事，自提点马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焉。公器识高朗，局度弘旷，履贵盛而能谦，处满盈而能虚，以故历事累朝，昭被帝眷，羽辅玄教，光扬祖风。至其应物接人，尤不滞于形迹。上而王公显人，下而韦布寒士，遇之以礼，曾无间然。性好施予，禄廪虽厚，未尝周其用也。其所为诗，闲远典雅，为世所传赏。扁居室曰玄览，且以自号。晚岁寄傲溪山间，又号溪月散人。平居戴华阳冠，白羽衣，朱颜鹤发，爽气生眉睫间，洒然乐方外之趣，望之者以为真神仙也。呜呼！若公者之高节轶概，诚无愧乎古之真人者乎，是宜为铭。铭曰：

老子之道，弃崇执谦，去盈留虚，抱一不二。不为物先，能安以舒，为而无为，损之又损。何有何无，维修于身，其德乃真，爰与道俱。猗欤真人，情冲气和，列仙之儒，服勤王家。致力祖庭，功常有余，出入内外，翼赞玄化。助宣皇图，光而不耀，动而能静，其行徐徐。帝曰汝来，陟降左右，玉珮瑶裾，蔽自渊衷。便蕃赉予，恩优礼殊，号以真人，帝命有赫。形于赞书，真人抗言，名忌泰甚，臣实迂疏。维是徽称，孔闳且硕，匪臣宜居，愿归奉祠，以祝鸿釐，以逸微躯。亦既归止，葆精养粹，味道之腴，维谦维虚。涤除玄览，与天为徒，谓将逍遥，后天不老。胡不少须，奄弃尘世，其神何之，紫府清都。玉廪之山，冠剑所藏，閟兹幽墟，揭辞扬芬，载勒贞石，永世不渝。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马迹山紫府观碑

王 祎

镇江丹徒县西若干里，有山曰马迹，是为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左挹三茅，右控五州之境，冈岭绵属，林壑深茂，其延袤亘数十里。相传东海青童君所治，而老君尝乘白马援相骨经于兹，蹄迹犹存，故山因以得名。山之东有二洞，最为邃险，与华阳潜通。水出岩间，冬夏不竭。雨旸愆期，有祷辄应。其南有隐君之泉，有炼丹之井，而岩谷之幽，常产玉兰，香异凡卉。岁将大稔，则不根而茁焉。案郡志，宋武永初二年，岁在辛酉，肇基观宇以处羽流，榜曰福业，唐上元令王仲康为之记。所存钟钲，验其铭文，乃唐天祐七年庚午岁所造。镇江于时为润州，属杨氏。时梁已代唐，而杨氏仍称天祐，其岁则梁开平四年，而杨隆演之三年也。逮宋治平间，始赐今额曰紫府，且赐田及山地三千亩而复其租。建炎后尝一新之。历岁寖久，栋宇日颓，未及复新，时若有待。国家既一海宇，崇尚道教。皇庆癸丑，今洞玄冲靖崇教广道大真人薛公实领观事。睹其阙坏，大惧无以承景贶而荐鸿釐，以兴废举坠为己任。即捐私橐，合公帑，征工简材，撤其旧而大新之。是岁秋冬，外建三门，内创方丈，而财用不能继。爰畜爰积，阅十年当至治癸亥之冬，而大殿乃成。又十年，当元统甲戌之春，而两庑始备，凡库庾庖湢之属，莫不次第具完。邃宇广庭，华饬炫耀，穹檐隆栋，光景蔽亏，俨然太清之居，列仙之馆矣。至正甲午，观成已二十年，其徒以谓观之托基于是山，公之致力于斯观，宜有登载，属予为辞。夫宇宙间名区奥壤，大抵扶舆清淑之气之所钟，然必得至人高士为之增重，而后益有以显其灵。所谓地以境而胜，境因人而著也。是故自有是山，不知几千百年，老君乃来，赤迹开秘而山以得名。及有是观，又九百余年。薛公于是昭被帝命，主兹缁席，而观以复新。地以境而胜，境因人而著，殆有数存其间，岂偶然哉！公名廷凤，字朝阳，蚤学道龙虎山，故特进、玄教大宗师吴公之弟子，而今大宗师于公又其弟子。既领是观，至正丁丑，奉玺书赐号称真人，领杭州四圣延祥观。明年戊寅，兼领镇江道教兼住持乾元、玄妙、凝禧三观。大宗师之传，以次及公，而公固辞。集贤以闻，特命加其故号，进称大真人，复领杭州道教，且主领大开元宫云。铭曰：

巍巍兹山名马迹，发祥应异自古昔，阴岩密洞闷幽阒，福地宜为仙圣宅。爰自栋宇基肇辟，阅历寒暑岁九百，废兴相寻事叵测，皇元道教致崇极。有大真人尸法席，宏宣至化昭帝力，改旧图新兴巨役，土木壮丽功匪亟。余二十年乃就绩，耽耽潭潭众楹植，涂塈丹垩绚金碧，林谷辉映咸改色。宝旛缤纷华盖幂，云璈石磬振朝夕，天神来游毕懽怿，锡美降康永如式。寿我天子年万亿，国祚绵绵与山积，勒以兹铭示无斁。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紫虚观道士吴梅涧墓志铭

刘 基

栝有高士吴先生，讳自福，字梅涧，旧为吴兴人。其先评事公恩，因仕家于栝，其子孙遂为栝人。五世祖安国，故宋释褐第二人，历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国不屈节。高祖挺，承节

郎，安抚使司将领，复使金国。曾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艮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净，不从群儿嬉，父母甚器异之，谓其有仙风道骨。稍长，遂命入紫虚观，从叶邦彦先生为道士，读道德、黄庭，咸通其大旨。及长，德行愈著，自达官贵人以至于市里细民，无不敬爱。天师正一真人闻其名，授号崇德清修凝妙法师，玄教宗师亦畀号教门高士，金阑紫衣，主领观事。先是，观毁于兵，继作极草率，及先生领事，乃重修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门，既成，复建通明宝阁以祗奉昊天上帝。其下为演法堂，于是观宇粲新，山水为之增气，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爱人，观去其居半舍，二亲在时必日亲觐省，奉甘旨不匮。亲没，丧葬皆如礼。与其兄相游处，每眷眷不忍舍，二弟早死，则抚育其孤，周恤其空乏无少间。其兄之二子能读书，则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缨，更值时变，门户寝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复能力学以续先绪，其责实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愿。"既而世昌中乙亥乡贡，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辄邀坐具酒食，不极欢不已。同门陈樵隐老病，先生躬为奉汤药，侍寝兴，数岁犹一日，及卒，为治丧葬，曲尽其情。凡其他所为，大概类此，故领袖教门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无间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采先先生二年卒，于是君采之弟子梁惟适及惟适之弟子王有大相与奉柩葬于观之南冈，是岁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基年未弱冠时，读书栝城中，闻紫虚山水之嘉，因从数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束带出与偕游。过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旧为某所，今为某，作于某人，实某时。"无不诚且悉。游毕，登肴速觞，主仆皆酣饫，乃送至溪浒，无毫忽怠慢意。基后每与客住，先生辄相待如初，盖是时乡里之称仁德长者，莫不曰吴先生焉。丙子之岁，基宦游他方，不获复见先生。今年春归栝，而先生已矣，不亦伤哉！于是葬已七月，而惟适持世昌状来请铭，基既蒙先生知，弗敢辞，乃为之铭。铭曰：

惟吴之先自周出，弟兄来东开邑国，支分蔓延绵厥胤，长沙保民有功绩，河南治平为第一，前有季英后处默，安栖蒿莱食冰蘖，声华章章在文籍。贤良代生莫具述，豫章真人纯孝德，以扇渡水神辅翼，公然飞升当白日。于休先生发往迹，保合至真去污浊，牧藏精神归阒寂，金蛇守门遵皇极。二六益一灵降质，龙离于羊牝马逸，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撰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其上有松下有柏，中有佳城锢以石，地久天长保玄宅。

（《刘文成公集》卷六）

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

刘 基

外史钱塘人，姓张氏，字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状元擢第于宋，传四世至逢源，仕宋为奉议郎、通判漳州。逢源生有孙，有孙生雨。雨性狷介，常眇视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与人俯仰，遂挺身戴黄冠为道士，登茅山受大洞经箓。豁有所悟，遂隽出群道士表。道士见雨神益完，貌益固，虽其师亦莫能测也。雨独与学士吴兴赵文敏公善，每以陶弘景期之。雨自号句曲外史。明年开元宫王真人入觐京师，以外史自副。时范德机以能诗名，外史造范，范适出，有诗集在几上，外史取笔书其后，为诗四韵。守者见则大怒，趋白范，而范惊曰："吾闻若人不得见，今来，天畀我友也。"即自诣外史，结交而去。由是外史名震京中。一时

贤士大夫若浦城杨仲弘、四明袁伯长、蜀郡虞伯生争与为友，愿留之京师。外史虽为道士，恒以亲老为忧。延祐初，谢观居开元宫。明年杭灾宫毁，外史适华阳。至元丙子以上冢告归，遂不复去，年已六十矣。先葬冠剑于南山而辞宫事，但饮酒赋诗，或焚香终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后卒于宫之斋居，箧无遗物也。外史素不与俗人交，人有不善，辄面折，而有善亦未尝不力扬之，故远近之有学者无不愿踵其门，虽不见许可，退亦不敢憾。非其识见精敏，操履端正，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酉，基以提举儒学备员江浙，始获与外史一见，即如平生欢。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呜呼！世之拔流俗而行者鲜矣，得斯人焉而弗获久与游，宁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于是宫之掌事及其弟奉其棺葬于冠剑之所，而基适迫棘闱事，弗能预执绋。及出，为访外史遗躅而为之铭，而外史之徒若子弟无能承外史之志者。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铭，将谁归，于是乎铭。铭曰：

孰与之躯，以为吾拘，式还其虚，杳兮冥兮，吁嗟乎幽墟。

（《贞居集》墓铭）

玉泉观提点宋公道行碑

碑凡三截，第一截高一尺六寸，广二尺，十五行，行十六字。第二截高二尺七寸，广六寸，六行，行三十一字。第三截高二尺，广一尺七寸，十六行，行二十二字。正书。在易州豹泉村玉泉观。

□□□并书丹篆额　　王仲□□刊

□□□无虚日，若夫□□□真材硕德，代不乏人。至于克绍祖业，六□□易之白马里人，童丱慕道，师本观威（下缺）深经律，熟斋科，通都巨郡，凡有醮祭，□□□皆推服。大德间，天下道教司设□□改元□□观事，循规矩，安俭素，力农垦田，引泉□□重修正堂，创建东西斋堂，庵房三门□□□林泉。泰定四年五月五日遽然沐浴□□，徒具里葬于里西祖茔。至正丁酉春，□□□寂寥，恐名德久而湮灭，请予文之□□□遂致富庶，终身谦抑不自满，□是□而语哉，因据实件石之。其铭曰：

（上缺）山灵□水异（下缺）

（右第一截）

刻石以（下略）可尚已视彼羊贵虎□尚侠使气娇□侍牛（下略）大嵬之前，□□□然，坐得□穴，居老□□，粤有高人，□□祖意，于惟威公，道价尊崇，□□有子，德□孝友，勒铭真珉，垂名不朽。

至正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嗣武道玄孙道贤宋德□刘德聚

（右第二截）

大元易州豹泉里玉泉观提□宋□道行碑

王总□隐高执中撰

盖尝闻之□□都路□者，浮江西南□天心正法于三十代天师。既而得法北归，散处燕云，除灾度众，□□元命和光正真真人等，乃韩之嫡派焉。自是厥□□振家声者，提点宋公

其人也。公讳从志，字道春□□善化执弟子礼，未尝少懈。既长，仪观秀伟，音声□威与其选，名实相□王□大□元不褒扬玄坛仙□□即以公为易州道判。处事平允，同侪无出其右。至□□□太皇太后懿旨，赐金襴法服，希□崇教大师之号，公主□□毓疏依山畜牧，久而殷富，以至积粟二千余硕。于是□□厨库泊碾磨之所，以次毕举。方以□巾鹤氅逍遥于□□易衣冠，归真于正寝审安之东轩，享年八十有四，（下缺）等诘执中，持状请曰：先师亡三十一年（下略）

（右第二截）

（艺拓）

白水观记

危 素

至治间，余读书信之龙虎山，适里中朱贞一先生同馆舍。其门人毛君永贞，执侍左右，简默梓门，退则过余从容款洽。既去，隐余姚山中，声迹邈不相闻。后二十有八年，其徒吴国珙来京师请铭其所居四明山，始询君无恙。既叙而铭之，又后一纪，先生门人薛毅夫携所刻山图，复请书其所未备，于是与君不相见者四十年矣。顾余窃禄班行，汩没尘壒，闻君飘然高举于海岸孤绝之地，志虑凝重，无毫发外求于世，恒慕羡之。所谓上虞令刘纲夫妇登真，隐者孔祐化钱疗鹿，唐玄宗迁祠宇，陆鲁望、皮袭美倡和，宋徽宗书洞天之榜，建玉皇殿，投金龙玉简等，此叙之所及者。若乃旧祠宇之所见者，有升仙山、升仙木、南过云、北过云。会稽志谓谢遗尘隐于南雷，今有大雷峰，图之所未有者。观图有三台峰，云根石屋、龙湫、洗药溪、潺湲洞。四明郡志则云，东北百三十里，涌为二百八十峰，中有三十六峰，东西南北各有门，由余姚言之为西四明，则叙所未书者。宋虚静天师张公之门人吴真阳，学于龙虎之三华道院，号曰混朴子，来游是山，徽宗以丹林郎、凝神殿校籍召之，不起。封刘纲升玄明义真君，其配樊夫人封升真妙化元君，丞相张魏公与吴君门人朱孔容交，表为真人。孔容之后世以甲乙传次，此亦叙所未书者也。君构清晖亭于瀑布之下，营石田山房以自休息，在余作铭之后。其赋咏留山中，唐自陆、皮之前，有孟东野，刘文房，宋有谢师厚而下若干人，迨国朝黄文献公而下若干人，君又将刻而传之。按会稽志云，俗谓之白水宫，又云有白水观碑，盖祠宇观宇义重复，故今当称为白水观。余得乡贡进士鄱阳徐勉之保越录，越之祸乱极矣，四明之山，风尘不惊，君优游其间，甘食而安寝，古所谓武陵桃源者，信有之矣，故为之记，使与铭并刻之。君字善卿，薛君字茂弘，相其役者潘文信、盛元朴、许用和。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丁未朔，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四方献言详定使司事临川危素记。

（《四明集》，据《危太朴集》续集卷一校补）

四明山铭

应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临川危素撰

余姚南去七十里，有山二百八十峰，东连句章，南接天台，北包翠竭。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洞天。恒有云气覆其上。秦皇命臣王鄣驱山塞海，百灵劳役，奔人此地，因名鬼藏山云。汉上虞县令刘纲字伯经，下邳人，后居山中，从白君得仙术。他日会别亲友，登大兰丘，援巨木飞升，其妻樊氏从之，遗履木下，化为虎。事闻于朝，即其地立祠宇，春秋祀焉。宋隐者孔祐视山谷中钱数百斛与瓦石无异，樵者争取之，即成沙砾。有鹿中矢来投祐，祐为捺之，创愈而后去。唐天宝三年，玄宗以刘君祠宇险远，命道士崔衎、处士李建改筑于山麓二十里刘君修炼处。宋末高士谢遗尘隐于是，陆龟蒙、皮日休皆至，为诗各九章以相倡和。宋政和间，徽宗书其榜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玉皇殿，用方士法，所寘金龙玉简，至今存焉。主领焚修，以甲乙相传。国朝秩祀名山，颁赐香币，间亦及然。栋宇倾挠，莫有留意。其先出于龙虎山三华道院，故广信毛永贞嗣居之。乃斥大其屋庐，足称夫仙灵之宅。毛君之门人临川吴国珙来请篆铭，将勒山石。铭曰：

越山之峰，石穴玲珑，天欲雨，浮云蒙。真人上升遗木履，潺湲古洞闻流水，白鹤翱回，羚羊戾止，玉童采得青櫺子，子能食之可不死。史素作铭，式告千祀。

(《四明集》)

看云道院铭

胡　助

特进上卿大宗师吴公命其徒作道院于江左山中，表之曰看云，志将归也。奎章阁侍书学士虞先生为文以记之，明理学之原而发老易之奥，可谓至矣。金华山人胡助辄因其绪余而为之铭。铭曰：

维云在天，万变孰识，絪缊元化，敷为五色。或弛或张，覃及九域，风雨雷电，盈虚消息。从龙下上，神运无迹，挥手招之，归于太极。维云在山，翳林触石，孤飞淡淡，千峰横碧。若有所思，时万时亿，逍遥自在，无适非适。卷而怀之，退藏于密，同我浮游，闲闲寂寂。维大宗师，空同老仙，山中天上，羽衣翩跹。蓬莱云气，轮囷后先，至阳之精，在易纯乾。观之有要，默契真筌，冯空虚赈，众妙玄玄。左顾右盼，容与回旋，有无生灭，来往推迁。清都绛阙，一瞬千年，噫！真耶幻耶，是耶非耶，吾又乌知其所以然耶？

(《纯白斋类稿》卷十八)

白鹤观祠堂记

郑元祐

国家混一之初，世祖搜罗海内才俊，用之惟恐其或遗。于是魁奇磊落之士，往往显功

名于当世。若嘉议大夫平江路总管致仕、鄚人张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上膺仕，宿直殿廷，出入禁卫。久之，成宗爱其小心谨饬，赐名伯颜。大德间，出宦江南，累升漳州路

教，是可书。谢君世居新安祁门县，叔耕字，本真名，其先君子讳及，笃学有声誉，与秋崖吏部方公为同门友，尝补太学生。叔耕今年七十一，童颜儿齿，行步如飞，盖得于所养云。

（《师山集》卷五）

赠云林道士邓君序

宋 濂

临川有山曰云林，列三十六峰，延亘五十余里，其降势旁魄，压闽峤而凌麻姑，拱华相而望龙虎，灵气参会，非乐道者莫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邓师郯自鄱阳来采药山中，筑瑞云观以为炼大丹之所。既没且瘗，忽从罗浮寄书还，启棺而视之，唯剑履存。其后裔多出羽人，若仲修君亦其诸孙也。仲修生有出尘之趣，遂入上清宫为道士，探规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异人仙岩之上，出青囊灵书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净无为之说，使合诸至道。仲修欣然言曰："吾本祖云立矣，当思有以利于物乎！"乃习召雷役鬼神之术，昼夜存心，若与明灵居。岁丙申，钱浦大旱，土毛尽焦，县大夫遍走群望，日愈赤如火。仲修杖剑登八卦坛，叩齿集神，飞符空濛中，云肤寸而起，顷刻霾霿几不辨色，迅雷一声起坛东，大雨如泻。自时厥后，六七年间，东浙则兰溪，西浙则严陵，江东则贵溪，或值亢阳，越部风纪之贤、总戎镇戍之将，州邑长贰之官，无不致辞仲修，仲修出而应之，其致雨咸如钱浦时，人奇仲修，谓有弭灾之功云。洪武四年秋八月，上召嗣天师冲虚真人至京，仲修实辅行。九月晦入觐，赐食禁中，既而辞还山。五年二月，复诏中书征有道之士六人，而仲修与焉。未几遂选仲修专祝禬之事，留居朝天宫。会天不雨，京尹请仲修祷之，仲修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又随至。上悦，出尚方白金以赐焉。呜呼！天地之间，不过阴阳二气而已，有能知其化机而转移之，则雨旸可得而求矣。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当时未尝不得其所欲，此盖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学失传，章甫逢掖之徒弃而不讲，而道家者流得以仿而行之，亦可以一慨矣夫！然而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亦一太极也，风霆雷雨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应感之速，捷于桴鼓矣。由是可见一心之至灵，上下无间而人特自昧之尔。仲修游方之外，得诸师秘文行之至久，翛翛然不为物役，其能感鬼神御灾难也，宜哉！所以昭被宠渥，道光前人而令闻长世也。且不忘其本，以云林自号，不忘尊师，绘三十六峰图遗之，予因为叙文系于图后，盖图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宋文宪公集》卷八）

刘真人传

宋 濂

刘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羁，嗜酒好长年术。及长，游蜀中，从灵宝陈君受

丹砂诀，行混元之法，遍历海内诸名山，年垂五十，始入龙虎山为道士，自号为真空子。寻出主毓和道院，遂依诀炼铅汞为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至江南搜访异人，遂以真人应诏，召对延春阁，语颇称旨。上恒苦足疾，真人进六甲飞雄丹，上吞之瘳，复召问曰："卿寿几何？"对曰："逾七十矣。"曰："卿颜何童耶？"对曰："亡思亡虑，勿挠其气，唯一唯纯，以守吾真，油油与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悦，赐葡萄酒饮之。后每赐饮，辄醉，醉辄仆地而卧，上亦不之责。由是出入殿廷无禁。上与群臣言，以真神仙称之。时有赐予，辞不受。居八年，乞还山中，上怜其老，许之，赐以铜筒铁笛，及百衲袍之属，且曰："此旌卿之素志也！"陛辞，上方以金瓯饮马湩，函辍以赐之。暨还，结八卦庵于琵琶峰右，神情超朗，当月白夜晴时，出坐磐石上，持铁笛吹之，依稀作鸾凤鸣。间尝浴丹池，疏水一派入池，泠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陈炼师与之剧饮，饮已，曰："我明日将死，故今与子醉别尔。"明日，叩门无应者，力排而入，真人已侧卧而逝矣，寿盖八十又一。所传丹经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迄今行之。至正间，玄教宗师董公上其事，制赠凝妙灵应真人云。

史官曰：周礼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所谓传道，世世传说往古之事也。史传之得名，殆法于此，岂细故之云哉！夫事不可传而传之者，非也，可传而不传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真人之殁，李君存为序其书，方君从义又属予作传。二君精察，皆胜于余，必确然有征，因为著诸简牍，以俟他日修元史者。

（《宋文宪公集》卷九）

贞一道院记

宋 濂

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尝习法令于江浙行中书，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风吹舟，荡摇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会天大寒，冰生衣上，淅淅有声，如此者三日夜，风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饮之俟死而已。怖中计无所出，乃北向稽首号诸神曰："神当有以哀我。即使我无死，誓作宫以报神休。"时夜正黑，有天光自樯端下烛，煜然如灯，彷佛见黑衣神，披发按剑，以足蹴舟，迅行如飞。迨明，已薄江岸。噫，亦异矣！儒者之正论，恒以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传记之所谓龟

功于某年某月日，费钱若干缗，为屋凡几楹间。抟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发按剑而坐，盖志所见也。

（《宋文宪公集》卷三五）

（五）归属不明者

大辽易州龙兴观创造香幢记

高一尺六寸，广七寸，十行，行二十五字，正书。

讲道德经法师□□□□撰

夫大象希声，非内诚去迹，讵可冥符。而末俗恒流，假外物陈仪，始能致敬。且辆樽象斝，所以备奠于宣王，故石炉晨坛，是可以建于道祖。今我观院，虽殿堂像设，夙有装严，而祭醮供仪，素乏□□。乃采诸翠琰，砾以香幢，每遇圣诞嘉辰，且元令节，或清斋捐忏，□且良宵，用爇沉水之烟，式化真仙之侣。所□九清降祉，百圣垂洪，延皇寿以无疆，保黔黎而有赖。风雨时调，禾谷岁登，干戈戢征战之劳，遐迩被祐清之气。

时寿昌六年岁次庚辰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坤时建。

当观讲经道士许玄龄书　涿水濮阳吴卿儒造并□

（艺拓）

重修嘉润侯殿记

进士王建中撰

盖闻近代已来，屡改神号，进封侯爵，首谥之为华池，中更之为显施，末命之为嘉润，三者同出而异名焉。惟神灵气所宅，森矗山巅，有泉浸于深池，云龙藏乎其中。峰峦撼动，相激而鸣，是为圣水出之兆也。每遇旱岁，所在祈祷，兹水应诚，甘澍靡不沾足，故遐迩蒙其需泽者，岂止一方而已哉。伏睹殿基逼窄，栋宇摧毁，孰其揭举。爰有南李村李脸、上董村陈思恭共发虔心，同为纠首，相谓池逼殿阶，故迁神座丈余间，前植香亭，后筑基址，鸠工集材，轮奂缔构，不日而成。即择是岁中元节凌晨，就殿告成毕，复诣观邀请道众严设香斋，及召协力人户，同为庆会。仆因是日亦往观焉，预命作记，实叙其事，刊诸翠珉，传不朽矣。时天会十一年中元日建。

（《龙角山记》）

奇石山摩崖记

高五尺，广五尺五寸，四十三行，行三十字。正书，篆额两首题。在获鹿西北奇石

山上。

朝散大夫尚书虞部郎中权知藁城县事巩伯埙撰

文林郎尚书都官员外郎权知获鹿县事王琯书

文林郎太子校书郎守获鹿县丞郭宗益篆额

太子右翊卫校尉知获鹿县尉赵炳温同建

获鹿自汉以来，号称名邑。邑之西北，粤有含滋吐润，浓翠如匀，不险不夷，独秀而野，案之图经，实所谓奇石山也。环邑皆山，而山之大者青嶂碧巘，云岫烟岚，峨峨灵叠，一带屏列，而危巅峻岭，又且连亘重复有弗绝者，宜睥睨此山为迤逦而不足道。然境胜地灵，特为逸人高士所爱，固异乎它山也。里人好事者曹能、刘清于山之阿，穴石为二洞，命其名曰纯阳、曰修真，学道者居焉。洞之顶有地爽垲，坦然如砥平，广袤百步，冠褐之侣，因议其所以起建三清殿，以崇奉高真。其徒五六人，与夫掌化缘者，分遣四方。未几邑境邻封，人皆辐凑，信心喜施，财无所惜，而富者车载，贫者肩担，杂沓而来，唯恐其后。由是鸠材僝工，阅数月告成，巍然突兀，屹立于上，众所钦戴也，顾不韪欤。初于殿庑下其无草木如杞，道众手植数树，力于栽培。柔枝弱干，今渐扶疏，掩映绿阴，颇增气象。然则殿之建也，岂徒示甍桷之壮丽，绪垩之藻饰，以为众人观美哉，盖使之登其庭瞻仰绘像，而咸起好善之心焉。先是，殿之始基也，其种种灵迹所以信于人者，固难以缕陈而悉数之，试概举其略，以表希异。村民有张氏者，乃富农也，榆数株方茂，许施其一以为之材，后靳吝竟不副所愿，化缘渠长欲以钱易之，亦不肯售。越三日，击电迅雷，骇人耳目，大风飘屋，雨霪如倾，轰然霹雳不知其所从来，拔张氏所许树，□去枝条，其家惊惶，遽载而施焉。洎涓日之良，抃木以构，则适当务农之时，从事东作者，顷刻弗得息，尝欲借人以助役，至是辞以无暇。道众彷徨四顾，茫然失措者久之。方虑胜缘艰阻，不旋踵浓云布野，雨亦随降，而执耕布种者不能趋田亩，于是竭蹶以赴期会，人遂云集，隆栋巨梁，成于肇造。既构则天乃开霁，变化之道，孰能测究哉？工作之兴也，先于南坡下取土以供其用，人之登跻疲茶，方苦其难，忽有一褒衣老叟谓其人曰："此山之麓，其上有土甚广，何必远去，以重困尔力。"遂以杖指示，叟导而前，乃至其所，剔去芜根，果得厚壤，十数步内，一无拳石。盖惟土功之□，自起址至于涂塈圬镘，因是取足，力不乏而功倍，以省薪粗之役，美哉斯事也。道众忻然，共延于座，方烹茗以谢其意，俄失所在，众皆奇之。法师庞居仁子安以道行住持，率其徒成此善缘，躬自董工，劳且不倦。至诚所动，有感必通，是故始于绪营，则有赖人为，及其毕事，□致获神助，其于真筌正教，又能宣扬之，而通玄究微，深造本原，䌷绎冲科，敷□大范，而以之开悟众人，使知趋向也。一炉香火，安置清坛，幡盖具陈，花灯间列，吟咏□咒，执节行道，而持诵之力，垂惠一方，期于无夭灾，无物疠，雨旸时叙，五谷丰穰，俾人人多种福□，咸跻寿域，顾岂小补哉！盖余曩时庞为学校友，而县令王公都官，亦有同年契，因殿之落成也，欲刊诸崖石而纪之，以垂永远，来□余记，义不得辞。余昔为布衣时，长邑庠者殆数岁矣，每因暇日历览此山之胜，故余喜导其事而为文也。

天会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记　　鹿泉南亨刊

河北西路都（下缺）事特授赐紫澄寂大师□□河北西路□□录判官特授赐紫达妙大□□善应

□□□师（下缺）纯阳洞赐紫□□□□□　前（下缺）授赐紫□妙大□□□上□□□□□

□　□□都抱永　直岁□□□□□□□镌字□□□□　□□□□和

太子右翊卫校尉前酒税都监周元宰　右班殿直前定州酒税都监封倚　本县监酒税判官李谦

在县左班殿□杜己　右丞制前主簿赵通　左班殿直刘政　左班殿直孙正

典史阴义　书佐□诚　书佐安成　□□康简　书佐孙贤

（上缺）善众同发愿心各舍净财塑造供养归依永祈福祐（人名不录）

（艺拓）

①《常山贞石志》卷十三：案金熙宗以天会十三年正月嗣位，不改元，仍称天会十三年，至十五年十二月始诏改明年为天眷元年，见熙宗本纪。碑书天会十五年正与史合。奇石山，《获鹿县志》，山在县西北二里许，石清润可为碑碣，山脉自虎山东北迤逦而来，环绕城郭，上有元人磨崖记，即此刻也。碑为金刻，而志称元人，误。伯壎、琯、宗益、炳温，俱无考。伯壎列衔为尚书虞部郎中，琯列衔为尚书都官员外郎，宗益列衔为太子校书郎，炳温列衔为太子右翊卫校尉，皆不见《金史》百官志。案志称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人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云云。考熙宗颁行官制在天眷元年八月，即磨崖刻记之明年也。百官志于熙宗以后之制颇详，而于天会初之设官甚略，盖亦杂采辽宋之旧矣。又金志东宫有左右卫率府，右翊卫校尉疑即其属官。

泰山元阳子张先生坐化记

朱守默　李□奴

元阳子者，先生之法名也。姓张，名□，字□□。先生始生之地，乃齐右长清县芦乡人也，祖考世业农桑为事。先生降诞之初，光明□□，能起而坐。疑必不祥，辄卧于草，如是复起者三，闻者骇然为异众矣。生长聪明，长而慈爱好施舍，不□财。虽不读书，举申其礼，识虑宏远，人莫能测。七岁无怙，十岁无恃，孤养于祖考叔父之侧。其祖考虽则钟爱过甚，其奈何厥叔恶之，屡相刑害。先生独知其情，十二岁已有特立之志，遂浩然倾家产引身以避之。十六岁为商，抵关右凤翔，不意罗织充军。存心忠孝，不数年武艺绝伦，战功出众，于是录名于□选。虽出从政，终不以官爵利名为□。见其先任难雪之事，啻而不□其身，方拯之而遂被刑责者屡矣。由是失厥位而复辍名于军。然先生操守端正，应物无私，不以家产子孙为计。处其贫□坦然略无戚戚之容。至二十九岁，方遇□。既受吾道，当以慷慨化人归道为先。自是先生阐扬正道，随世化人，故四方慕道之人闻其风而来者，莫不裹粮□由是行化无间。后遇青山子，□先生之故人也，□之以正理□门以法典夫利术矫诈之事□小则苛责，大则扑挞，故受道之士虚使三冬以冰水灌刑，九夏□□曝日近阳而卧。仆再三思之，若□先生之寿，享年百十有余岁，神气爽然颜形□遂不食五谷，自然屡足。于是先生已□自八岁至丙辰十二月二日午时功成行满于济南历城县□本庵，焚香虔祝天地神□正室□□□□□□坐而化。门生□□建塔□彩饰形像，夙恭事之若生存然。犹恐岁久□为文实纪其事。盖有问闻者，姑诵所见。诚有未知而遗略者，四方道友儒流，能为我写之贞珉，以传于后世，实无隐焉。时天眷元年岁次戊午仲冬上弦日门生朱守默、李□奴记。（《历

城志稿》)

(《金文最》卷十一)

朗然子刘真人诗跋

失名

朗然子,齐人也,因随唐元宗幸蜀,遇神仙司马承祯,口诀传金液还丹火药诀。自后修炼成功,却归洛阳,乡老传言朗然子。于宋端拱年醉死于桃花坊,时天大雪,惟尸卧处周围丈余无一点雪。官吏检尸,惟见鼻口耳中有金蝉递返出,良久飞上空中去,众皆仰视,及回顾,却不见地上尸矣。万灵朝元宫道士赵隐微收得朗然子诗篇,化缘立石,广行其传。叩门告余,出示此诗。予亲详此诗,语亦不过运气吞液,保阳去阴,与予符契,喜为之书。皇统元年三月二日方壶知足居士谨题。(鸣鹤余音)

(《金文最》卷二四)

清虚观葬枯骨碑①

碑连额高四尺五寸八分,广二尺一寸三分,二十九行,行五十二字,正书。额题'韩无□枯骨记'。

汾州平遥县葬枯骨碣铭并序

乡贡进士李致尧撰并书

盖闻卫国风之诗曰:凡民有丧,匍匐□□□□□□之。雅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是知死葬之礼,古今所重也。然生死异路,而苦死者其理堪哀,非生者孰为埋瘗?寿夭殊途,而横夭者□□可悯,非寿考孰为葬其□?枯骨者,实横夭而苦死者也,亘古以来,间或有之:或遭饥□之难,或值刀兵之劫,或溺大水,或焚烈火,贤愚罔间,□□无分。若□□火炎□石□焚,致使尸横于地,魂达于天,无人收葬,深可悲耶。恭观关圣君之请命,求太上而说经,下传于人世,郭羽客之兴嗟,感天师而著颂,俯示于尘寰,天真降鉴,□悯遗骸,特化众生,咸行是善,矧为人者,宜如何哉!且兔悲狐死,谓伤类也,况至灵于禽兽者?□□埋里死,乃常礼也,况其间有亲知者乎。昔颍川黄霸遣棺而瘗穷民,校尉曹褒买地而葬无主。陈宠贤守也,亲行葬诸县之骸骨致□声□尽绝。孔丰长者也,冒法葬无亲之诛者遂闻上而嘉称古人。若是德被群灵,名垂后世,顾不伟欤!

本县顷自丙午岁季秋二十一日,大军破城时,有援兵五千人、遗民数百户,内外生灵,约计十万。或长驱不返,或迎敌而殂。或临而坠井坠河者有之,势协而自刎自缢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恶同诛。有千里而离乡者,有一门而尽殁者。尸盈郊邑,血满道途。触秽天地,暴露星霜。日往月来,肢分肉尽,亲知莫辨,男女无分。白骨交横,孰可忍耶!于是时也,仆虽唇齿伤刃,幸老幼全生,二亲游宦,千里归乡,仰承天地之洪恩,深怀蝼□之谢意。

至甲寅岁，敬从父命，与众道友特推悲悬，各出己囊，师周文之仁，法□圣之善，勉效古风，哀矜枯骨，命工雇力，远收近拾，数月之间，聚一千五百余副，置于观之东庑。随缘化众，于中秋上澣日广命道流□□□大醮，追荐一切亡魂三昼夜。至十三日，卜葬于城西北五里古大墓之北。春秋祭享，以时不阙。呜呼！风吹雨洒，□□□□未经葬者依前□□耳闻目见，（下缺）丁巳岁，再发哀衷，不吝所蓄，顾工化力，遍问郊原，广收远掇，半载之间，又得二千□□莘□□□□□众善，于中秋二十四日□□□□□黄箓醮事，拔度亡灵。至二十七日，厚备行仪，葬于丛冢之西，岁时祭飨。至辛酉岁□初因米□井中淘出尸骸五十余副，众力□□于城南赵选地浮土耕出军尸七百余副，及里外井中水浸者，命土人淘出二百余副，诸处寻收又得一百余副，并雇力拾尽□□□庑，随缘募化，于上秋二十二日，依前厚仪设黄箓追荐醮事，至二十五日葬于前坟之南，时并祭飨。□□三礼尽出，群诚祈□□□咸蒙荐力，由是县宰王公，特施经幢，安置丛冢。又使孤魂，悉沾胜利。谨书于石，庶永其传。而作铭曰：

哀哉亡灵，生逢运竭，不意天心，深怀忠节。师震雷霆，器横霜雪，城破家残，父离子别。避刃者殂，遇敌者折，河井深流，刎缢交列。惊户几归，败军殄灭，千里而来，一门尽绝。不分士民，莫间愚哲，遍地横尸，满城流血。郡勇战亡，彭机计竭，浑殁尧臣，空悲孝烈。嗟尔英雄，呜呼夭折，我辈推诚，哀收痛掇。广萃群骸，连开数穴，葬礼三修，醮筵屡设。春秋以时，祭享不辍，日落风悲，云愁雾结。鬼泣神号，猿啼鸟噎，寂寂悲愤，烟锁明月。

皇统壬戌岁上元日立石

第一次醮首：前麟州新秦县令李洵仁　阎献　罗亮　王德　成深　李深　史協　邓立　郝温　知观张德申　副观白得时　尚座孟得　施坟地田□

第二次醮首：李洵仁　梁琮　阎献　罗亮　王德　成深　李深　史協　武纯　王公佐　陈彦　郝明　赵璧　武皋　孙永　郭振　寇彦　邢进　庞序　刘真　范善　李远　常隆　王厚　王禹　陈德　米友　张道丰　郭仪　康元　秦泰　胡恭　吕温　张宏　张师岐　韩奕　毕安　武□　□恽　耿□　阎忠　张通　侯章　寇赞　郭郁　张祐　张礼　郭信　王琦　郝温　王喜　知观白得时　副观宋得高

第三次醮首：耿光　李洵仁　米友　收拾枯骨梁琮　阎献　王德　成深　史协　知观赵得柔　副观刘道冲　阴阳阎彦冲　郭仪封　张□（下缺）

（艺拓、《山右》卷十九）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九：按碑题乡贡进士李致尧撰并书。《平遥县志》：元李致尧，洵仁子，乡贡进士，尝瘗枯骨，作碑铭记之。按即此碑，乡贡进士，亦与碑合，第不应列之于元。《平遥县志》：李洵仁，授麟州新秦县令。子致尧，乡贡。皇统间，城被大兵攻陷，时援兵五千、编户数百余家，悉为屠戮，骸骨暴野。公以宦游免害。及归，深用悯恻，同本县知县梁琮收遗骸万余，于城东北凿巨冢葬之。其子致尧撰碑铭记其事，竖清虚观中门右。按：志所言与碑不合。碑以丙午岁被兵，非皇统年。碑谓县宰王公，亦非梁琮。志以后有梁琮名，故误谓为知县，其实梁琮梁瑛之弟、天翔之叔，俱见县志。曾为邑令，特不在立碑时，今当据碑为正。碑后之知观、副观等称，盖即知清虚观、副知清虚观，因在观中立石，故得并题。碑见《寰宇访碑录》、《通志金》石记。

仙游观永阳园记①

高四尺，广二尺七寸，分二截。上截刻诗并序，二十二行，行二十五字，上横刻'仙游观永阳园记'七字。下截刻灵宝经会姓氏，二十三行。并正书。在麟游。

题永阳园诗序

奉玉檄赴凡阙，化坛于童山崔祠之侧，往复于九成显道天尊之所，率徒相聚，以淑人心。于时里外居民，咸修善事，心疾令悔，身病药痊，有欲死而复瘳，有重患而陡瘥。休粮点化，远近虽殊，顿食尚由难废，何况岁月忘飡。官民悉谨，老幼皆矜，祠堂成施者之心，像侔就祷恩之意。置园于后，号曰永阳。椿泽二子，督功余生，皆羽毛相助，武水龟之雅望，士庶游兴，长春亭之幽观，凡圣同登。儒者俯临，孰不成咏。遍睹名篇，因酬少句云：

岁久仙游观，园新五年过，基惟吴生施，买地费家货，栽惟王子勤，花木逾万个，共胜永阳名，千古无令破。又添长春亭，不暇兴游逻，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莫怜如覆锦，堆绣最堪播，瑞槐龙蛇活，怪石虎狼卧，夜风一河喧，晨钟两崖和。人生谁无几，事往悲岂那，欲厌市尘嚣，且来取静坐，愿书梁上牌，勿使尘泥涴。

太岁甲子正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董道臣、元道圭立石

进士蔺世一书丹并篆额

道士卫可适、茹知明、赵知和

知仙游观道士耿可久

高上神霄法箓典者耿可度

进士王宗儒、耿介、耿安世、郝光祖

进义校尉麟游县尉罗友

承信郎虢县主簿权麟游县事郭承家

灵宝经会

赵知和　蔺道一　赵道亨　董道臣　郭道辛　吴道泽　李道锐　李道舒　李道余

曹道仙　元道圭　程道玉　樊道珍　王道椿　景道应　赵道海　李道希　樊道钦

孙道霖　唐道坚　刘道志　赵道诜　张道觐　李道端　马道彦　吴道超　阎道清

党道明　巨道偶　巨道希　樊道升　王道安　李公龄

崇真弟子　李道洪　段守彦　冯守勤　王守中　陈守希　范守冲　姚守一　尹守仙

南守顺　竹守存　卢守清　曹守坚　张守仙

乡郭信士　王守卞　王真　曹言　曹伸　杨玘　刘衍　成章　苏甫　刘资　赵璋

杨辛　王道　杜千　小王清　杜闰　王吉　张清　王知微

骆知晖古郃南全刊

（柳拓）

①《金石续编》卷二十，按道士②蔺世一正书仙游观永阳园诗并序，甲子正月立。毕氏《关中金石记》、孙氏《寰宇访碑录》并次于金末。建号于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亡于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

凡百二十年，中更二甲子，一为熙宗皇统四年，一为章宗泰和四年，未知孰是？

案潜研目录注云：题云'太岁甲子正月癸丑朔'，不著年号，以术推之，盖金皇统四年也。《关中金石记》附金末。

②超案：据拓片，非'道士'，乃'进士'。《续编》误。

高尚处士修真记

碑高六尺四寸，广二尺五寸，二十八行，行八十字，正书。篆额题'高尚处士修真之记'。

高尚真人于前宋熙宁八年乙卯岁夏四月初五日降生于滨州安平镇刘氏之家。其先徐州彭门人也，咸平后又寄居霸州保定，因祖熙宁初宦游海滨，因以家焉，遂为安平人。高祖惟清，故任都官郎中，曾祖巽，故任金部员外郎，祖有章，故任左侍禁，父补，众昆季趋名务利，独守道好学，鄙利遗名，不求闻达。母姚氏，棣州故太常博士姚谊之女，性质不凡，至善无恚怒。少孀抚孤，阃内整肃。年逾七旬，日乐持诵，乡人呼为仙母。兄弟三人，兄曰亿，弟曰仁功，真人讳卞功，字子民。真人降生日，有祥异，胞衣不类常人。天资颖悟，智识超远，巧伎绝类，百事尽通。自幼稚时不为儿童戏，父母钦之。稍长，苦学博通载籍，尤喜周易庄老之书，善以笔札，不曾婚娶。自十四岁居父丧，遇异人授以秘言，遂闭户不出，坚持不语。冬夏衣以布衲，族人以为狂悖。乃即家之东，相去百步，筑以环堵，周围植以椒株，独居小室，只容寝卧，以待风雨。虽炎暑不致扇，苦寒不亲火，终日闭户静坐，唯登厕便溺出户。每日开户有数，行步有时，晨晚二食，晨则一杯粥，晚则以蔬食，皆不用盐酱五味之属。喜食时果，随食食之，或用时果以荐食，二食之外，不启唇。隐居地约三四亩以来，际环堵西南隅小屋下门为圭窦，高不二尺，时以宾客有愿见者，俛伏而过。每见宾客，设以时果一盘迎待，不问贫富贵贱，礼之一也。心有欲言，则书于锡牌以示人。或访以死生祸福，则辞云不知。或求教请益，多引周易、庄老之书为答，无有不冥当人之心，皆仁义忠信之言，慈俭孝友之意，若空虚怪诞之事，未尝一字及之。所谓四方时有清斋而来者，有步拜而至者，有不得见而守岁久者，有望其隐居而默祝者，有求见以消灾者，有听教而洗过者，有称发药之言，有扬至明之理。又自真人修真以来，乡人无问老幼，商旅无限遐迩，平时求见而不得见者，攀环堵以窃窥伺，开户而瞻拜，四边垣墉，往往颓坏，修葺不辍。非特以此，乡中长上耆德之旧，且旦过门瞻礼，以致其恭信。然真人素倦见于人，以人见之者寡，有录一言求一字为终身之法戒以受之，语世重如宝，故天下钦崇。积有岁年，殆见其真人修真坐进此道而应于世者如此。政和初，太上皇道君在御，道教聿兴，搜聘幽隐，咸起而命之于朝。其间累辞诏而不起者，独真人一人而已。是时近臣有状厥实以告于朝，朝廷赐钱三伯贯，诏漕使沈公纯诚敦请赴阙。真人书示曰："庸愚之人，自养其性，岂希世望。"纯诚再拜曰："朝廷崇重道真，异人辈出，独先生高卧不起，意所未晓？"真人复书示曰："暗哑之人，别无能事可以献君。"坚辞不起。政和六年秋，告授高尚处士，其辞曰："朕高古人修真励行，道兴乎世，今乃见之。尔趣操不凡，萧然一室，招聘屡往，确避莫

回，宜锡美名，用彰清节。虽云冲reverted，尚克钦承。可特授高尚处士。"真人笑而不言，官吏惶恐，告以君命不可违拒，遂受于家而还。朝廷闻之，密遣漕使杜公绾图其像以进，由是绘容遍于朝野。又续承朝旨，高尚处士视中散大夫。朝廷益重其德，乃特以月给米一十二斛，岁赐绢二十匹，将以祖产蠲免税赋等事以赡其家。宣和初，朝廷复遣宪使周公宗师、廉访使郑公举躬亲省问，即隐居之所赐高尚观名额，仍岁度道童一名，俾专焚修，用示钦崇之意。有司欲严饰增修，真人书示曰："得一席之地足矣，请无费民力。"遂止。渊圣即位，以先朝先生道官经赐名爵者，颇为猥滥，诏遣宪使张公刚中核实伪冒。是时追毁其告者殆尽，唯高尚之告独存，而真人之名溢彰于四海矣。宣和末逮乎建炎，数年之间，滨、沧、青、齐等州，群寇蜂起，各聚之众动号数万。有来瞻礼者，必率其徒解甲弃刃，俯伏室外，至于拜地成坎。或严戒其众以不犯，或勒兵逾境而不入，或敬受教示而感悟，或阴畏清德以远逃。缘此屡有群寇请真人为首长，欲伏于众，有至庵下，有不能至庵下，寇皆惑乱而终莫之近。又有人举拜真人为谋主，欲帅于兵，有吐其辞，有不能措其意。人施百计而终莫之亲，故非素得于道，不丽尘网，孰致是哉！至刘齐朝阜昌初，朝廷诏滨州守臣张公当世专诣庵所，敦请劝驾。真人书示曰："所习与习治乱之书者门户极不同。"当世再三请祷，固辞不起。真人遇大军至以兵火间，其北军则望风钦崇，全无所犯。阜昌初，本郡西营河南都统捏里孛堇萧公永坚率众屡至庵下，捏里曰："先生人也，我亦人也，学先生之道，与先生须同。"真人书示曰："性本一也，习射与属文，所习则成功不同，故有间矣。若屏弃外事，专务清净，有入道之渐。"捏里又曰："此一方有被虏者甚众，或有捕获，则籍没全族，家长蔽戮。"真人复书示曰："有违条令者，行以宽恕为幸。兼爱惜生灵，庆及子孙。"捏里叹伏而退。真人行年六十有九，身体壮健，唇脸如童，双眸如电，晶彩射人，人见之畏慄。住环堵，居小室修真五十五年，遂感周环堵绕小室自然生大小柏二十六株，以清净所致，至于草木之感如此。大金皇统三年癸亥岁，冬十一月初九日，未平旦，用杖子击户，呼役使人靳用彰，书示曰："我去也，将我衣物来。"须臾，南面端坐，忽然脱质超升。未超升二三年前，托以他故，后事砖木之属，尽预备焉。至当月十三日始殓，身体温暖，颜容如故，众人愕然以奇脱质之异。卜庵之北，穴地而葬。乡人恩感，不旬日，负土以成坟，焚香瞻拜者踵踵而至。远近闻之，尽皆凄怆。其弟仁功究寻真人方册，于一旧册后亲笔细书云："夫道者无与误心如，灰其心，枯其形，动而无，静而虚，恬淡无为，此乃神人所行也。守真抱一，养神保气，内事真正，外事柔弱，形神相久，此乃仙人所行也。夫乃心者，大包天地，细入毫末，制之则止，放之则狂，清净则生，浊躁则亡。躁动神去，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众垢以除，万事乃毕。心同太虚，心若死灰，如婴儿之未孩，自然玄通，清者不浊，净者不秽，正者不邪，平者不倾，人常守道，道不失身，长存处静，长令意安，结绳而用之。若觉一念起，须除灭，但行立坐卧，久久调习，方使静定。静心者不动也，安心者不危也。静定勿令放动，千生之业难得静已。千经万诀，惟存心志。"此乃真人之秘语，不敢有隐，以示后世。孝纯昔倅滨日，累接真人之教，不同常人，而与之熟。真人超升，有弟仁功携诗一轴，远来求记。孝纯略载其实，别不敢饰以虚文。真人自始以来，奉道之德行，天下众人之所共知者如此。及乎真人修真之妙，不可得而闻。

皇统四年岁次甲子七月初三日谨记

仪同三司致仕上柱国应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伯户张孝纯撰

进士梁震书
高尚观道士张祐之立石

（柳拓）

大金滨州安平镇靳先生之碑

碑高五尺七寸，广二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五十七字，正书。额题'靳先生碑'。

先生姓靳氏，讳用章，字子文，世籍汶之须城登贤乡。幼不嬉戏，谢绝婚媾，慨然有出尘之志。政和乙未，挐舟而来滨之安平，愿给事于高尚先生之杖屦间。时高尚先生孤高万仞，严默寡与，虽贵介豪右莫敢趋造，由是徬徨不能进。人或让之曰："向来刘公侍者数辈，皆以作劳不胜，未久辄去，子奚为而至哉？"先生闻之，了不介意，求见愈厉。乃因老圃刘叟致诚于高尚之弟仁功以告之。仁功曰：试可乃已。于是寘之于田牧之任，未几，俱以修举闻，利倍于前。逾岁，稔识其性为可教，于是高尚之母亦怜之，乃命引置与进于高尚。迨至建炎季年，干戈旁午，民人避地，井邑荡析，艰难险阻，下不堪命。先生恭事高尚，跬步不忘，人皆以谓非以要道尽畀斯人，畴克如是哉。先是，宣和己亥，诏以高尚所居之侧，赐为高尚观，先生因隶名□□□迨皇统纪元，有司设格，以能诵道家书（下缺）于是高尚弟侄勉先生使应命□□□□顾迫之既切，谈笑中选。盖非求利（下缺）也。高尚升蜕之后，先（下缺）旧辙，四方求见之者（下缺）却之，盖知尘埃中人（下缺）弟薛玄微将有所往（下缺）乎。当时机缘不（下缺）先生但以指叩中甲（下缺）止于岁在午也。始者高尚（下缺）先生资之甚至，故先生（下缺）之辛巳岁，寇敚陆梁，里无居人（下缺）其绘吾像乎？嗣以板荡方棘，有所未暇，时或促之。暨壬午首春晦，方毕绘事，晨以示之，先生□□言曰："保精气形神，若形神俱妙，则与道合其真矣！"又曰："人得神则灵也。"因抚掌粲然，继命薛公召刘氏族属，似欲告诀。时缘林横骛，皆适寓他不及至。日既夕矣，复召嗣谓之曰："吾行矣！斯庵恒置人处之可乎？"语毕，奄然而逝。嗣与玄微号呼哀恸，先生复张目言："日其俟暮则悲戚。"言毕，坐而迁化。越五日启，手足如生，异香馥郁。举之属圹，殆若空衣。先是，命预储陶甓版木之属，莫知所用，至是取给焉。方窆穴未定，薛公曰："先生尝于高尚玄堂之像画地方表，得非欲瘗于斯乎？"于是即而葬之。□□□之七日掩圹，享年七十有二。盖先生之生于元祐辛未初秋之晦，终于壬午首春之末，岂偶然哉？盖预指叩午，于斯验矣！自高尚即世，嗣事其居者凡十有九载，未始违毫厘准绳而名溢四方。今虽鹤驭云邈，而薛公相继，代不乏人，岂真风不坠，为治世之美事耶！葬既逾岁，有道者见先生寓于淇沁间，询之，曰："吾自滨来，且欲居此。"后乃（下缺）时已解化久矣。信所谓弃世登仙□□□极，拔乎萃而出乎类，不可备知其异者也。予之伯父丞相忠穆公，宣和甲辰尝主河（下缺）漕杜公美幕僚（下缺）先生退而语先子曰：高尚公（下缺）者，亦戴坦之比也。盖谓（下缺）人，后亦仙去。其（下缺）德求纪于石，岂非以予（下缺）援毫，不敢以固陋辞焉。

时大（下缺）二十三日济南吕（下缺）

□□□书丹，李昌言篆额，綦斌、娄坚献

李显陈周管勾纪昌赵守中张道渎同化缘敦武校尉泽州沁水县商酒都监张诩次男张之纪都化缘

将仕郎莱州掖县主簿李之才同校勘

镇国上将军行滨州刺史兼知军事护军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壹伯户乌林荅立石

济南梁宗诚刊

（柳拓）

创海蟾堂移石刻记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一行，行四十字。正书。在新乡。

昔天禧中，礼部侍郎王曾较定九域图，凡京府三、次府七、州三百六十一、军四十四、监六、县一千五百七十五。其间古迹载仙家事实者，十常七八。宋图具在，班班可读。然考仙之所寓，必福地也。庭直少时读海蟾子诗帙，高风素尚，莫能企及，乃书生也。有仙风道骨，为时闻人，隐其名而道号显，盖避秦焚坑之患，修上真玄妙之术，身获无殃，仙之帝乡。唐吕公自进士而神仙，亦其流也。刘公于政和中罔测自何洞天来，游新乡福地，现真象，欲垂福于人而时示妙书于白鹤观。前人纪其岁月，状其笔势，刻之字侧，不必再记之。然新乡居京西州军监县之一，而山川秀丽，形势雄迈，景物高明，蔼然复异。而古观压城之东，海蟾子之来，走字壁间，曾无瞬息，人方惊疑，已翻身飞去，不知复之何方矣？妙书之存，炳炳烺烺，世不能掩。当时为好事者模之，素缣以进上，镌之翠琰以示人。恐涂泥之上不能永固，纱笼木龛之所未及，俄然已为神鬼风雨雷电下取将焉。噫嗟吁，新乡非福地，仙其肯一来乎？盖新乡佳邑也，地沃民淳，富水竹鱼稻之美，而士风素号典雅，仍□观有此遗迹，岂不韪欤？仆皇统之三年来令斯邑，首访刘公碑刻，惜其石刻存于颓墙败壁之下，雨霖日炙，尘埃荒凉，有识者之所不忍窥焉。因鸠众成堂于观水之滨，不劳民力，不旬而成。移彼石文，立于堂中而奉安之，号海蟾堂。请长平士人王玙大书堂名，粉牌以揭之。非特使仙迹不至湮微，抑亦重悬人之观美。自兹以往，异人嘉士，名卿才大夫与夫法从真宰、王公大人，一或假道至是，寓目于斯，谈笑于斯，吟咏于斯，节风流而骋高尚，真一时之佳事，可以作诸道美谈也。皇统乙丑间，行省符郡县刷录古迹，欲新美本朝九域之图以为天下万世之成宪。庭直慨然始以斯事闻之上司，以补前阙，用达于朝廷。则他日有司之定图，作吾县一新事，不为虚笔，兼亦实可书也。先遇吾仙之崔重微者，善为我葺其堂，宝其碑，俾人勿践履而污熳之，抑又可激赏也，崔其听之。崔曰唯唯。

皇统八年戊辰岁四月十一日朝奉大夫前行新乡县令改授行解州夏县令骑都尉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庭直记

朝散大夫行新乡县令骑都尉上谷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成蒙亨立石

乡贡进士郑执□书丹　乡贡进士谭汉卿篆额

吉士荣　马士安刻

（艺拓）

修德观问道碑

刘文饶

南华真经云：黄帝闻广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见之。又云：黄帝将见大陂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圣皆迷，遇牧马童子问途焉。按图考之，密县东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东北有广成，广成隐居之地大隗亦谓之崆峒，见广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观废基，谓之雕崖观，盖遇牧马童子之处也。广成西有修德观，盖见广成子之处也。而俗言，唐季移雕崖观于此者，其言无据。郑古有熊之国，黄帝所都，其见广成子，宜其往返不一。庄氏之云，随其所遇而言之。或谓黄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迁谓其迁徙往来无常处，谓此也。然世之言庄子者，皆曰寓言，观此，岂虚言哉？黄帝当神农氏衰，诸侯相侵，暴虐百姓，黄帝修德治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与蚩尤战于涿鹿，不顺者从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举风后力牧以为相，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然后万国和。虽云景云之应，土德之瑞，其分于道亦已远矣。是以广成子于其间欲养民人以遂群生，乃告以自尔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与语至道。及其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茆，闲居三月，问治身可以长久。然后蹶然称善，告以无劳女形，无摇女精，可以长生。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吾形未尝衰，众人皆死而我独存。黄帝于是且战且学仙，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万灵于明庭，采首山之铜，铸鼎荆山，鼎成而龙下迎，黄帝跨之，仙登于天，从之升者七十余人。呜呼！无广成之问，其殆矣乎！修德观在崇崖绝壁之上，前瞰大隗，东望广成，黄帝之迹，皎然在目，广成之言，历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不已，德之同乎初，则广成子之独存，黄帝之仙登，将神遇而形接，然后知庄氏之言岂皆寓言而为夸诞者耶！观有道众七人，栖形岩谷，乐志林泉，修养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笃，玉皇三境，殿宇肃清。念问道之迹不彰，人徒以为雕崖之观移而置之，殊不知事迹不同，观亦异焉。由是慨然发愤，即堂立黄帝问道之像，绘遇牧马童子与升仙之像于其壁，使人知其所由与。像成，求余为记。余既为之辨，又告以黄帝见广成子问答之意，与黄帝所登仙之道，使知庄氏之言不虚，人皆可以长生云尔。(《河南通志》)

(《金文最》卷三四)

重修华池嘉润侯殿记

乡贡进士田肄撰

窃以亘古迄今，名山洞府，天地神祇，圣迹灵异，或灵显于世，或功加于民，莫不载在祀典，祭献以时，以答神恩。今本县南距三十里有龙角山焉，旧名羊角山，因唐改号。其山二峰，东峰曰华池，西峰曰将军，在图经所载，其号古老相传，莫究其详，其神之灵异，功加于民，莫可名状。至李唐武德初，太上现于龙角山前甘棠间，见曲沃人吉善行，令报唐天子。

时善行诣朝，具言其事，神尧高祖大喜，遂立观于山前，号曰庆唐观。是时太宗统军在绛，遣杜昂祭于所现处，而太上复现，谓昂曰："吾不饮不食，又何祭焉？"当时居民谓太上所现真身之地，必是洞天福地，益敬其神。而东峰谓之华池者，而峰上有池，深妙莫测，龙神隐焉。其池内有石，常时乾净，遇旱则乡民祈祷于池，而其池乾，石上自润而生水，世号华池圣水，乡民请水虔奉供养，无不应感，随水而雨降，故诗人咏之曰救旱泉。当时居民虔奉其神，供敬其池，因建殿于池上，号曰华池殿，自唐历五代而之宋，祈求无不应感。而宋赐号显施真人，又进封号□润侯，其为华池圣水一也。其殿既久，殿貌故弊甚，不称灵神安止。后至岁在癸酉间，乡民李隐独有意焉，于时遂率李革、陈思恭同化集乡众，展其基址，增其香亭，重行修盖，其功美哉。逮至岁在戊辰三月十有四日，忽值天火焚烧，其殿宇尽为灰烬，居民莫不哀念。又前修殿维那李隐，复率郑锡、陈谏、李革，及本观前都道录阎子美、知观董茂华、郭茂昭、陈惟福、陈惟素、丘惟凝、崔自渊、崔居实，共启虔诚，谓华池灵显于世，功加于民，其神像殿貌，重复修崇，不可后时。遂纠集乡众，化集所用之物，命工重行修盖，不日崇成，焕然一新，实其美事。其维那李隐前后率众兴功，不为细矣，及众维那之功，自毕功之后，殊无考记。若不刊石纪功，则修崇之功无复闻于后世。时岁在丁丑仲春，仆因假道教学于观前，其元维那命仆为记，非敢尚虚词以襄美，特书其实录以贻后代，传之不朽云尔。时丁丑岁仲秋二十日记。

（《龙角山记》）

奉仙观石香炉款

碑高四寸五分，广四尺五寸，五十二行，行六字。正书。在济源。

太上灵宝天尊说禳灾度厄经：尔时天尊在禅黎国土与大道真仙万万亿千人诸天尊及诸天龙鬼神尽来集会，受吾约束，世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忽有年灾月厄，游城赤鼠之厄，天罗地网之厄，命穷算尽之厄，疾病缠绵之厄，落水波涛之厄，虎狼蚖蛇之厄，水火盗贼刀兵生产之厄，山林树木社稷之厄，土石桥梁之厄，毒药咒诅之厄，唯愿今对玉皇天尊大道真圣忏悔解禳度脱身中灾厄，一一解散，勿为留难。敕诸天神王并降圣力道力，承斯经力恩力，卫护弟子，授持念诵此经，已后解阳九百六之灾，三衰九横八难五苦之厄。所求如愿，所履平安，出入行藏，所为利益，所欲随心。于是众等闻说此经，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太上灵宝天尊说禳灾度厄经。

济源县郭下西界道溪并妻李氏、儿男彦忠等同发诚心，献石香炉于本县奉仙观三清殿永充供养，仰愿国泰丰登，家眷□宁。正隆二年太岁丁丑九月二十四日谨施。

石匠曹宁造

（艺拓）

重修紫虚元君殿记①

高三尺五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一行，行三十五字，正书。额同首题。在河内。

祭法所载，能御大灾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怀之西北隅四十里，村曰紫陵，有紫虚元君祠，古老相传，旱干水溢，凡民有疾病者，祷无不应。昨于宋之崇宁年间，旱之大甚，州县官寮遍走望内未见应，间有河内宰陈公崇，虔求再拜于祠下。公曰："崇忝民官也，睹此大旱，罪在令长。若蒙甘泽，愿移咎于身。"恳祷既毕，随轩云布，一夕滂霈而造足。州牧具奏于朝，敕赐静应庙为额。又于政和七年，自冬徂春，雨师不用于事，旱魃为虐，舞雩投巫皆不效，上下告病，霑渥之泽尚罔而弗降。有此邦守李公徽猷罕曰："安得自怡于此乎？"遂询访耆老，问其旱事。有耆老白李公曰，先有陈崇宰河内日大旱，诚似今日。本官躬诣于元君庙，祈求得雨之由。李公知，忻然率僚属斋戒再拜，诚告于神曰："今既大旱，苗尽槁矣，人将无以为食，神将无以为依，不敢不告。守土有罪，乞受其殃于身，百姓何辜，愿赐恤焉。"朝祷于祠，甘泽暮浃，何其影响之报，神速若是耶？公有谢诗三篇，并敕赐庙额，刊于碑阴。于政和年间，其殿隳废有□□父□□翻瓦后，至于今逮四十稔矣，其殿疏漏，将损暖帐。其帐自昔大中祥符年崔荣重修，至嘉祐年□□至天□，皇朝天德壬申□与兄□倩，皆□□之父祖也，今则□□见处神于漏屋之下，意欲重修，继先公之志，又恐能始事不能终事，朝夕念此，未尝忘于心也。或一日，与本村敬神者□一、赵诚、马志、郭京、牛存议其修殿事，诸公忻然而从之。众推□□董其事，自正隆丙子春二月经画，命匠计工，众役爰作，群情乐随。昔之挠者今复隆矣，昔之剥者今复饰矣，峻宇崇墉，森布显敞，咸合其度，至当年秋八月告成。□□一日叩迪简门曰，语及修殿诸人之意，欲求文得纪成绩，将刊诸石，用传永久。迪简自愧不才，文不及古，如嫫母之漏，求媒之美扬，不以难乎。述功非迪简所长，焉足以道斯事之美耶。其请愈坚，义不果辞，辄敢为诸人具经始重修告成之年月，以为之记云。时正隆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河内布衣韩迪简撰

邑黎韩翊书

博陵□□等立石　刊人李远

（艺拓）

①《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四：嫫母之漏，漏为陋之误字。文叙崇宁年静应额牒，其文尚存，刊于承安四年。《宋史》陈兢传附见陈崇，不审即河内宰其人否？政和年李罕谢诗并敕额未见著录，未知在何碑之阴。《访碑录》载此谓在山东泰安，误。

重立泰宁宫碑

乔逢辰

昔宋祥符四年春，真宗皇帝驾幸汾阴泰宁宫祠后土□阙而因幸华山，游历云台观怅

望，而观东亦有汾阴后土庙一所，因赐号曰泰宁宫，命云台观道士武元亨兼以住持。无几而相视宫地与岳庙甚不利也。元亨告申上司，回降许移徙地利处修建。元亨乃敬卜得渭城之南平原地最也。斯地东逼周关，西瞰渭河，面对商颜，背临渭水，真胜概之地也。丞营殿宇，完缉廊舍，创为一新。既成之后，元亨命弟子真教大师杨宗诲住持。后越大观、宣和年间，宗诲命弟子妙应大师杨继原住持。逮靖康年间，适遇圣朝开拓边疆，兵践秦陇，武扬蜀汉，其泰宁宫殿宇因斯为灰烬而不存。其后度越废齐阜昌，逮皇统年间，渭城垣乡村父老张成等复修后土庙小殿一所，及廊庑三二间，以为春秋祭祀。至正隆年间，华州慧云台观赐紫道士吴昌闻、王继兴前来渭宁县复业泰宁宫住持，因斯继兴等属予为记。遂检讨古迹以为之记文云。铭曰：

天长地久，阴去阳生，坚若金石，永传号名。（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三四）

朝元观牒

碑高一尺三寸，广二尺，牒行书，状正书。在浮山。

尚书礼部牒：

平阳府神山县天圣观道士陈宗诲、张居远、张知机、李居寿状告本县南厢有下观一所，自来别无名额，已纳讫金银折计钱三百贯，乞立观名。勘会是实，须合给赐。牒：奉敕，可特赐朝元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令史向升主事安假权郭（押）

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押

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

宣威将军郎中耶律

侍郎

大金礼部尚书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

大□三年重九日上□□

（艺拓）

太清观牒[①]

碑高一尺四寸，广二尺，十五行，行字不等，行书。在猗氏。

敕赐太清观额牒

尚书礼部牒：

河中府天宁观道士李敏修状告：猗氏县郭下有修盖到北极三清殿等观舍一所，自来别无名额，□□□合请□敕乞立观名。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牒：奉

敕：可特赐太清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三年七月□□□□吏□□主事安假权官(押)

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

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

宣威将军郎中耶律(押)

侍郎

中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

知观道士李敏修立石、道士王□□□石、道士雷子固同立石

(《山右》卷二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按碑刻尚书礼部牒文，以河中府天宁观道士李敏修状，猗氏县有三清殿等观舍一所，乞赐名额，敕赐太清观额而立。今《猗氏县志》，太清观在县治东南，金大定中建。(明洪武初并天宁、万寿、清真三观入焉，置道会司于内。)今拓本牒尾有大定三年七月文，与县志大定年建合。所列诸官有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行员外郎李，郎中耶律，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与解州闻喜大云禅院牒毕同。额下有阙文，以大云禅院诸牒例之，当为'纳钱讫'等语。碑见《通志》金石记。

太清观牒①

碑连额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八寸，二截，上截牒文十三行，行字不等，下截人名十九行，计三列，正书。在闻喜县东宋村。

尚书礼部牒：

平阳府都道录、特授冲和大师赐紫郭诩之状告：解州闻喜县美阳乡宋村有道院一所，自来别无名额，已纳讫合着钱数，乞立观名。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牒：奉敕：可特赐太清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三年四月初八日令史向升(押)，主事安假权郭(押)

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押)

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

宣威将军郎中耶律

侍郎

中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

宋千　樊智　辛道明　上王道人　宋荣　乐镇　樊越坚　宋七行者　郭用全　李彦　郭选　王先　池张澄　张孝忠　张泽　池张江　崔密　郭□　□□　王通义　梁福　王仪　张渊　油张直　张皋　樊顺　张海成　王文进　辛俊　西宋昌　宋俊　宋福　西宋庆　□守忠　辛庶　宋宁　□守忠　□□□　吕妙坚　杨氏　刘氏　王氏　贾氏　王张氏　丁张氏　丁杨氏　韩成　卫文进　宋定　李德　张守忠　郭□　郭俊　刘悟真　张守德　郭渊　王□

(《山右》卷二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按碑为尚书礼部准平阳府都道录郭翊之状告，乞立观名牒，特赐名为太清观。据状称观在闻喜县美阳乡。县志载明初乡名，南曰美阳，西曰涑川，北曰晋源，东曰清通，是美阳者明初沿金时之旧也。按：大定初年寺观纳钱请赐名额之事，《金史》不载。《萃编》云，陕西省得十四牒，只载高陵庄严院牒一石，并云牒内官既无名可考，亦无文字可传，姑从删削。又据同官县灵泉观记，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须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以为证。今山西石刻得闻喜、临县各二，芮城、猗氏、潞城、壶关、凤台、赵城各一，共十牒。大定三年赵安上撰龙岩寺碑，有云方今真主应期，尊崇释道，乃赦天下郡邑无名额寺院，许令请买，与灵泉观所言同。《金史·食货志》，大定五年上谓侍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令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是五年停止此例之证。而创始于何时，史无明文。大定己丑大云院记云：正隆中，遇国家降卖名额，诣官投状纳缗，赐大云敕额。是纳钱买度牒、师号、寺观，海陵实先行之。今见石刻者皆大定二年至四年中所给，直隶、山东、河南均有之，《萃编》止得陕西十四牒，疑其制独行于陕西，误矣。闻喜太清观、大云禅院、凤台普照禅院、壶关福严院均云，已纳讫合着钱数，而无数目。潞城集仙观云，折纳粟金一百贯，芮城福智院云纳钱一百贯，临县普照禅院云折粟七十二石三斗五升，准省钱一百贯，临县慈云院云见钱五十五千，米二十八石，准省钱四十五千，各牒不同。今按此牒与庄严寺牒亦无甚异，惟彼处纳钱三百贯，明着其数，而此不言。又彼乞立庄严禅寺名，而此只云乞立观名，似庄严二字为下所自拟，又无某府发卖所五字。《萃编》所云牒式不一，即此类也。所列衔有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宣威将军郎中耶律、侍郎、中奉大夫礼部尚书翰林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金大定初为太常博士、礼部郎中、尚书者，以《金史》考之，刘玑传：大定初为太常博士。伊喇道传，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招抚诸奚降傅索，改礼部郎中，金伊喇履，元遗山集作耶律履，此伊喇亦疑当作耶律。文翰传：王兢字无竞，彰德人，天德初转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改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太常卿，同修国史，擢礼部尚书，同修国史如故。大定二年春，从太傅张浩朝京师，诏复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修国史，四年卒。则大定三年正兢任礼尚时。又明杨慎《升庵外集》云：金燕都宫殿寺庙及汴京诸榜，古今第一，皆王无竞书。是无竞又以能书名。《萃编》以为无可考，亦未确。再据庄严寺牒，每官下俱有押字，此牒令史、主事、员外郎有押，余官无。碑见《通志·金石记》。

集仙观牒①

碑高一尺四寸五分，广一尺九寸三分，十五行，行字不等，正书，在潞城。

尚书礼部牒：

潞州潞城县当村住人史信等状告：自来本村有道堂一所，别无名额，今折纳讫粟金壹伯贯，乞立集仙观。信等请到天宁观道士王□□主持，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牒：奉敕：可特赐集仙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肆年闰十一月初一日。令史向升（押）主事□权冯（押）

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押）

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

宣威将军郎中耶律

侍郎

通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
忠显校尉行潞州录事尚书户部差委发卖度牒名额李伯杰
节度判官□管勾发卖名额等本司裴裕　书填名额人裴亨

（《山右》卷二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按《潞城县志》，元真观在县北四十里，一名集仙，金大定四年建。府志云赐额元真。今拓本'奉敕可赐集仙观为额'，则府志误。碑所列礼部诸衔，与闻喜大云禅院、蒋氏太清观、芮城福智禅院皆同，惟大云禅院、福智禅院皆言纳钱一百贯，此云折纳粟金一百贯，盖金寺观纳钱赐额略如今捐例，其纳钱者，如实银捐例，其云折纳粟金者，如同治中米捐折银例。

澄城县崇寿观重修三官殿记

碑高三尺七寸五分，广二尺，二十四行，行四十三字，正书。

大道未形，三者□而成一，二仪既兆，一者离而为三。即合即离，非一非三，岂或使哉，盖自然尔。且一何也，水也，水几于道而未远也，经言"道生一"是已。又以水为太一者，尊之也，举天下之物未能或先之也。灵枢经言：太一者，水之尊号也，先天地生是已。方其先天地而生也，混混沌沌，孰测其景，杳杳冥冥，亦莫知其所从生。及其道有所降，一有所施，生天生地，以清以宁，于是乎正名定位，而三数行焉。有所谓上中下者，三元也。元者，首出而居其上也，万化由之以资始。有所谓天地水者，三官也，官者分职而莅其事也，万物由之以听命，三而因之，则变为九宫，叠为二十七府，积而为一百二十曹，局异事殊，毫分缕判，任使之官，得乎眇茫，三元品戒经言之详矣。彼其曳霓旌，□电影，驰风马，御神龙，叱云涛，鞭雷石，傲海若，俨天吴，灵峰奥壤之间，翠巘烟溪之际，或隐或见，若有□无，变化诡异，倏忽万状，莫非玄造，潜持至数，把握阴阳之枢机，开阖吉凶之关键，福善祸淫，济生度死，应□之符，捷若影响，大抵山河出云见怪物，号称神明，通乎肸蠁者，未有不隶于三官而敢专威福于下土也。故自王公至于士庶，庙而貌之，祠而祀之，骤□□骏奔□□有事于其庭者，罔敢不敬。崇寿观三官殿者，阶建炎兵乱，火于凶渠，雕甍文甓，鞠为土□。越三十有余年，□弟子蒙□懿行冰清，高怀霞举，得玄中趣，有林下风，慕太上玄默之真诠，乐大定雍和之至化，剪六欲之凡□，结三元之兰社，鱼贯蔓引，邑烟霄者五百众，铢增寸累，积□钱者一千缗。尔乃因其遗址，重起而作新之，畚锸□兴，斤斧雪落，画□峥嵘，粉垣炭叢，粹表中据而鼎峙，羽卫□罗而翼张，金碧焕烂，□然夺目。殿直紫微殿之东偏，拱北辰也；复与四圣殿环列于两庑间，壮威重也；奠玉帝殿于中央，正皇极而位三才也；□□三清殿于南端，尊大道而无所复让也。□庭□□植木而阴，重崖叠阜，迤逦吞吐，奇花异草，馥郁□人。□其神灵之所□降，邦人之所崇奉也。大□赵举，于家为□□，于外氏为一家矣。叙其事以告，欲为之记。□闻之，□□微物也，季女奠之，犹歌于国风，盆瓶小器也，□妇祭之，尚记于戴礼，况乎敞华大之屋，宅天人之容，雄万夫□望，延无穷之祀，此其大者哉！由是摘文辞，夸茂□，徵诗礼而不谬，勒金石而无愧也。

大定五年七月十五日　　中山刘鐈记

冯诩党庆书，党信忠刊
忠武校尉同州澄城县商酒都监云骑尉王
□□□□□行同州澄城县主簿兼县尉飞骑尉赐绯鱼袋杨
建威将军行同州澄城县令上骑都尉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伯户李

（艺拓）

重修真泽二仙庙碑[1]

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二寸，三十行，行七十二字，行书，在陵川。

中散大夫前南京路兵马都总管判官上骑都尉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赵安时撰

中靖大夫行潞州潞城县上骑都尉太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良翰书

凤山居士程良佐篆额

窃闻一气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圣境，下通无色，次曰上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泰清仙境，下通欲界。泰清神宝仙君说洞玄十二部经教，太清十二仙天，接引通方，随在显化，则仙圣之道，其来尚矣。厥后天帝之女西王金母，与九天玄女上元夫人传玉笈金书，凡十二事。有云阿环受书以来，凡传六十八女子，则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久种善根，世积良缘，行满功成，方能飞升金阙，游宴玉京矣。

真泽二仙，显圣迹于上党郡之东南，陵川县之界北，地号赤壤，山名紫团，洞出紫气，团团如盖，故谓之紫团。所居任村，俗姓乐氏，父讳山宝，母亲杨氏，诞降二女。大娘同释迦下降月日，二娘诞太子游门时数。生俱颖异，不类凡庶，静默不言，七岁方语，出言有章，动合规矩，方寸明了，触事警悟，有识知其仙流道侣。继母李氏，酷虐害妬，单衣跣足，冬使采茹，泣血浸土，化生苦苣，共得一筐，母犹发怒。热令拾麦，外氏弗与，遗穗无得，畏母捶楚，蹐地凌竞，仰天号诉。忽感黄云，二娘腾举，次降黄龙，大娘乘去，俱换仙服，绛衣金缕，绘以鸾凤，宝冠绣履，又闻仙乐响空，天香馥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仙时年方笄副，二娘同升，少三岁许。贞元元年六月十五日，田野见之，惊叹瞻顾，远近闻之，骇异歆慕。声播三京，名传九府，岂比夫为云巫山，凌波洛浦，两妃企舜于湘川，二女解佩于交甫，虽姮娥月奔，弄玉凤翥，皆不足以俪遐踪而蹑高步也。遂于南山共建庙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槐树，琵琶渵之圣字，了了可睹。自后赫灵显圣，兴云致雨，凡有感求，应而不拒。亢旱者祈之，遥见山顶云起，甘霖必霑，疾病者祷之，立睹纸上药零，沉疴必愈，求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端正之女。苟至诚以恳祝，必随心而畀予。至宋崇宁年间，曾显灵于边戍，西夏弗靖，久屯军旅，阙于粮食，转输艰阻，忽二女人鬻饭散度，钱无多寡，皆令餍饫，饭瓮虽小，不竭所取。军将欣跃，二仙遭遇，验实帅司，经略奏举，于时敢旨，丝纶褒赞，遂加封冲惠、冲淑真人，庙号真泽，岁时官为奉祀，勒功丰碑，至今犹存。正所谓载在祀典，有功于国与民者也。先是，百年前陵川县岭西庄张志母亲秦氏，因浣衣于东南涧，见二女人服纯红衣，凤冠俨然，至涧南弗见，夜见梦曰："汝前所睹红衣者，乃我姊妹二仙也。汝家立庙于化

现处，令汝子孙蕃富。”秦氏因与子志创建庙于涧南，春秋享祀不怠，自尔家道日兴，良田至数十顷，积穀至数千斛，聚钱至数百万，子孙眷属至百余口，则神之报应，信不诬矣。逮至本朝皇统二年夏四月，因县境亢旱，官民躬诣本庙迎神来邑中祈雨。未及浃旬，甘雨霡霂，百谷复生。及送神登途，大风飘幡，屡进不前，莫有喻其意者，乃托女巫而言曰：“我本庙因红巾残毁，人烟萧条，荒芜不堪。今观县西灵山之阴，郁秀幽寂，乃福地也，邑众可广我旧庙而居之。”灵山东北高自龙门尖，西南横抵栖凤掌，冈峦坡陀，小岭大起，屈曲奔腾，有龙蟠凤翥之势。因栽松树百株，今进小松百千株矣。其庙之东南溪石壁有甘泉，飞流，漱玉溅珠，琅琅然若鸣琴环佩之声，宋秘书学士张文潜曾作文以记之，名曰响泉。其山灵水秀，草木蓊郁，真神仙所居之胜境也。张志子权与子侄举、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肯基，乃率谕乡县增修涧南之庙，未及成而权化。权之子举与侄愿等从而肯构之。先舍净财，次率化于乡村及邻邑，于时神赫厥灵，处处明语，近者施其材木，远者施其金帛，有愿施粮食者，有愿施功力者，无有远近，咸云奔而雾集，不数年而庙大成。重建正大殿三间，挟殿六间，前大殿三间，两重簷梳洗楼一座，三滴水三门九间，五道安乐殿各一座，行廊前后共三十余间。举之堂兄阔，独办后殿塑像，堂弟椿等，重翻瓦前殿，其诸廊庑各有塑画像。其楼殿峥嵘，丹青晃日，远近来观者咸叹其雄壮伟丽，左右神庙无有出其右者。其檀越增修之意犹未已，将见庙宇增加，永千祀弗坠矣。举等屡求作文以纪其实，仆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访遗迹，至天德四年因任太常职事，于寺扃检讨旧书，偶见二仙墨碑，乃唐乾宁年进士张瑜所撰，其略云：罗神之曲，红裳绣履，系是本身。方信昔年张权祖母所见服纯红衣者，乃真容也。其碑文又云：岁俭求之即丰，时旱祷之即雨，违之者灾祸交至，顺之者恩福俱兴，益知神之灵应，福善祸淫，昭然有验矣。其末又载既仙之后，葬父母之五瑞。惜乎先传道史遗逸而不载，本庙古碑又多散亡其本，因略见于唐之墨碑，故并序于后。

神地面东至修填到南北天河，东楞至张灏，西至填垤外张濂并出入道，北至大河，南至高崖。内栽到诸杂树木，系神所管。施主张通，翻瓦前殿维那小张琳等。

大定五年九月二十有八日鸡鸣乡鲁山村南庄重修真泽庙都维那张举 同化缘人赵达立石

从仕郎主簿兼县尉高德裔

忠武校尉县令云骑尉李彦说、石匠秦衔申彰刊

（《山右》卷二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按：碑题中散大夫前南京路兵马都总管判官天水县子赵安时撰，中靖大夫行潞州潞城县太原县子王良翰书，凤山居士程良佐篆额。《陵川县志》：赵安时字全老，号东冈，贞元中状元及第，官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管、上骑都尉、永定军节度使、天水县开国子。据碑，则大定五年安时官南京总管判官，而勋封悉与志合，疑志有误。安时陵川七状元之一，今祀乡贤。《金史·地理志》：南京路，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更号南京。碑立大定，在贞元后，故安时得为南京总管判官。县志：真泽二仙庙在西溪，金状元赵安时记，即此碑。碑所云乐女事多不经，惟所云皇统二年四月县境亢旱，暨宋秘书学士张文潜响泉记，唐乾宁二年进士张瑜所撰二仙碑，皆可为考古者之助。瑜撰碑今尚存，见卷六。碑末题官有从仕郎主簿兼县尉高德裔、忠武校尉县令李彦说，县志失载。以立碑年证之，德裔、彦说皆以是年任。高德裔见五凤鲁季王石刻，署衔朝散大夫、开州刺史高德裔曼乡记，在明昌二年，相去二十六年，即此人。县志：灵泉山西南十里，山有灵泉，即碑所云灵泉碑是也。碑见《通志·金石记》。

太清观牒

十七行，行字不等。

尚书礼部牒太清观：

开封府鄢陵县据颍顺军新郑县端祚观受业道士王端清状：先前来当县马拦镇济渎行宫寄住，切见本行宫有正殿、行廊等大小屋九座，计一十三间，乞行纳钱承买本庙壹所，作道观住持施行。本县今照得王端清已纳价钱在官买得空头敕一道，乞书填施行为国焚修者。

牒：奉敕：特赐太清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三年正月　日令史向升（押）主事安（押）

朝请大夫行太常丞权员外郎刘（押）

中宪大夫行员外郎李

郎中

侍郎

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

大定乙酉重午日许州管内都道正知教门公事王端清立石

（艺拓）

重修北极观碑

钮（名阙）

□道观宫宇，务尚清肃，非尘秽者所当游观。故凡天下郡邑之内，宫观常少而□分之事常鲜，盖以道家门庭□以（下缺）近于□一所致□□郏城□汝之近邑，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在县独省□□□□而□无道观所在。昔之宰是邑者□官视□每值岁有□当祈祷上□别无以致□告之礼，尝□其□□至有宋元符元年，杨文公大年之孙讳安道，字迪深者，来宰是邑□□奏请乞□置道□□□□□□福尽可赐今额为北极观。时方四海泰宁，兹邑之内，罕得闲废之地，乃□县邑之东北隅□始其事地□碎□□□□迫委曲□治□成规模工□既就毕集其人□知其敬焉。厥后靖康之乱，兵火焚毁之余，存一正殿□余皆瓦砾□复堪处□□有主者皆以观院□□县民周□□□□□矣，迄今□朝天德三年，今主观门事□□若讷，字希言，四因云水，萍留邑中，众举以住持。岁大□□□□修正殿，焕然如□越□□七年乃创建□□□殿一座，并东西廊屋一十六间，前后工料，所费不赀，皆公化□□外□民好事□□□□□又得观外民间□□□□地东北二百余步，直（下缺）至本朝皇统三年，□度□道士。公资性纯直，幼□慕道，不喜尘俗。住紫□□□□蔬食日以□□□□为□心，每有兴造□同佣保执作□□□□□有条所得施行，悉以完□□□彩绘功德为□未尝有一□

□□及三年，蒙国家颁降度牒，度弟子三人，长曰李净□，□弱冠□直至中年舍俗□□□□甚谨。次曰李净渊，季李净淳，亦皆□□驯致其道。戊子仲春□两殿告成，嘱予记其始末修造之事，将书之石。予复往来城中（下缺）熟见其营缮用力之多□□字乎（下缺）得其□掌□□兴是观之由因并书之以示后□□云。大金大定八年岁次戊子季秋上□日。（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三四）

积仁侯昭佑庙碑

麻秉彝

夫山林川泽，各有神灵所主。其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者，举而祀之，礼也。是以大则岳镇海渎，国家祭之，小则丘陵溪谷，郡邑祭之。河中府虞乡县，中条在其境，乃禹贡所谓雷首山也。县之东南八里吴阁村，有凤翅山，乃中条之别岫，俗谓之盘石崖。峻拔特起，不与他山为偶，望之若孤凤举翼，因此得名。东接王官，林峦花竹，数里不断。贻溪浪浪，泻出乎绿阴红影之间。山之麓有积仁侯昭佑庙。谨按旧时图牒所传，前宋元符元年，吴阁村山鸣如雷，经月不息。村民大恐，莫知所措。时有方士任生谓里人曰：此华神君之降灵也。遂相与立祀而事之，山鸣遂止。千里之内，或有雨旸愆期，吏民祷之，应如影响。以此推之，可谓有德于民矣。崇宁中，宦官皇城使、荣州团练使王仲千被命修复盐池，亲诣祈祷，累获感应，特为奏请，以答神休。至大观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准敕赐庙额曰昭佑庙。至二年十二月四日，奉诰命封神曰积仁侯。以此推之，可谓有功于国矣。自是厥后，河中属县及解梁诸邑，每遇清明日，士民云集，刲牲酾酒，以享以祀，鼓乐喧喧，声闻数里。当是时也，桃李争春，缟夜炫昼，垂杨芳草，俯仰青青，衣冠罗绮，来往其间，酌酒临流，行歌映竹，云开岩岫，翠出花梢，美景乐事，斯为之极。岁岁崇奉，于今不绝。大定乙丑，冯翊高公来宰是邑。下车之后，政平讼息，百废俱兴。以暇日，拉簿尉杨公同谒是庙，观其殿宇壮丽，门庑幽深，危峰直其前，流水环其中，碧梧翠柏，接叶交阴，相与叹曰："神之宅此，福我黎民。兼承前宋制命，特赐庙额侯爵，不其韪欤！而无片石以纪灵异，诚为阙典。"道士苏道常住持是庙有年矣，洒扫焚修，初终如一。闻令尹之言曰："久有此心，敬闻命矣。请以一人录其事，将刻之石。"仆之所居，庙邻舍，义不可辞，故书其神之始，与夫建庙封赐年月次序云。（《虞乡县志》）

（《金文最》卷三五）

太清观记

碑连额高五尺二寸，广一尺八寸，十六行，行三十八字，正书。额题"太清观记"。在沁源。

沁州沁源县太清观记

起复奉议大夫行大理司直骑都尉河南县开国男食邑三伯户乔扆撰并书

显武将军西上阁门使上骑都尉平原县开国子食邑五伯户左光庆篆额

沁源县之西北隅，其地连紫金山麓，横冈逶迤，俯瞰井落，有大松数十百本，郁然森秀，蔽亏云日，昭惠灵显祠实居其间，岁时奉香火者憧憧不绝。始县吏阎密屏弃俗累而受□□，以符水治病有灵。乃即祠西地为庵，请范公先生与之居。先生名道素，字纯夫，平阳之洪洞人，天资朴野，若不能言，而邃于禅理，人莫见其际。邑人穆师古、卜师中从而师事之，居是者余二十年，阎尸解而去，范亦归隐霍山。阎之妻王妙信率其侣建三清殿、灵官堂于庵居之东，庑庑门墙咸与是称。大定中，诏天下老佛之居未列通籍者，听纳赀请名。阎之子宁以是应诏，遂赐额为太清观。土豪武授、李辅辈入金县官，度师古、师中为道士。师中施县东之田三百亩充常住以赡给之，且远走京师，访予而言曰："吾邑处山谷间，颇有林泉之胜，琴高生真宇在焉，将有隐君子振仙风于千载之下。然念初学者山居僻陋，未尝见书，而于玄文无从悟人，今欲置六经、诸子、道家之书以遗后之人，使藏而读之，庶几有所发明，而为入道之渐，子以为何如?"予闻而叹曰："善哉，君之用心。所谓三教融通而无滞者，是可嘉也。"因为作之记，并录其言，俾归而刻诸石。傥异时有得道如琴高生者，知自我公发之。十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记。

知观卜师中立石　　张俑刊

（《山右》卷二一）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碑有'大定中诏天下老佛之居未列通籍者听纳赀请名'等语，与太清观等牒同。琴高生见列仙传。太清观据州志在沁源县西北隅紫金山上，金天会年阎密结庵，尸解于此，其徒众建三清殿于庵东，大定年赐额，与碑合。志所谓徒众，应即碑内师古、师中。末题'十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记，知观卜师中立石'，仅有年数，而无纪元，按碑文即为大定十四年。碑见《寰宇访碑录》。

凝真大师成道记①

碑连额高五尺五寸，广二尺七寸。分三层，上层绘成道图，中层记，二十九行，行二十字，下层田土地基三十六行，行二十余字不等，正书。额题'骊山灵泉观凝真大师成道记'。

故灵泉观主凝真大师成道记

李辅书

大师讳子顺，姓刘氏，开封人也。生有奇相，人知不凡，年甫数岁，居然厌俗，自投牒于太清宫，受业为道士。既守真戒，奉行教法，功德不可思议。旁通医术，能处砭剂，全活者不可胜数。历岁滋久，升闻于朝，前宋仁宗召赴阙廷。师之入见也，年已几耄，须发皆黑，面有壮容，进趋如仪，登对有法。帝曰：韪哉，诏赐号曰凝真大师，换紫衣，敕授灵泉观主，赐秦帝陵旁并诸庄地土，计一百五十顷，及山林、汤泉、水磨、临潼县地基房廊，尽充灵泉观常住道业。师既莅事，一新规画，数载之后，租入有余，谓尚座李藏用曰："此观实唐之华清宫也，今圮废如此，幸有积贮，可以缮修。"于是创殿阁、立堂斋、凿新汤、筑花圃，成之

不日，壮丽可观。迨至和元年正月二十日，师忽沐浴，更衣而出，击钟集道众遗言曰：“公等自爱，我今归去。”言毕遂两手结印，端坐而化。是时方春，林峦秀茂，鸾鹤飞翔空中，仿佛有乐音，众皆瞻仰，望师隐隐而升矣。后经一月，有客自西蜀来者云，我于今年正月二十日，逢一道士骑青骡者，自称曰：“我是灵泉观主刘子颙，烦你传语在观道众。”众闻斯语，钦仰赞叹曰：师达者也。自师西升，迄今百有余祀，其后代门人马景阳、陈守静、刘守冲携师之行状踵门而求记于予，至于再，至于三，予嘉其勤而诺曰：试即其行状直书以叙云尔。大定丙申四月初五日渭南王镐记。

刘仲永　惠守一　王守恭　姚若谷　曹仲昌　郄仲骛　杨守中　刘守冲　王庆道

寇仲实　陈仲宁　庞仲先　监观道士马景阳　观主道士陈守静等重立石

武略将军行京兆府临潼县主簿兼县尉飞骑尉李温敬

宣威将军行京兆府临潼县令上骑都尉兰陵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萧麻鞋　　南圭刊

灵泉观山林水磨田土地基

一、山林一所，东至天涧水，西至七盘谷水，南至分水岭北观。

一、东宫城里外并缭墙东三角殿毬场上下耕种地土计三十二顷五十亩。

一、毬场官道北东西畛地二十八亩，东西至河，南至道，北民田。

一、望仙桥河南果园地，东至河，西至观下车院墙，北河，南至道。

一、西宫城里外并硙子谷村水硙窠，五圣观上下及城北果园地共八段，计八顷三十三亩。

一、丹霞泉西南山坡耕种田土，计四顷五十亩。

一、北溜山坡地土，计二十顷二亩，东至天河，西道，南北沟。

一、南卫村官庄下地土□段，计四十五顷五亩，东至涧，西北沟。

一、骞村谷底并东西两塘塬□地土计四顷八十亩。

一、小边村东西畛地土计一顷二亩，东西南并至道，北□。

一、西辅村南北畛地土计八十亩，东西至民田，南渠北道。

一、秦始皇陵庙周回地土计四十二顷，四至并外陵墙。

一、观门东南裹角地基计三十八间，东至石埈道，西至官道，南至观客院，北至官街。

一、簿尉衙东客院，东南门里石埈头地基计五十八间，西至簿尉衙，东南北并至观。

一、观门西南裹角地基三十一间，东至官道，西官，南观，北官街。

一、仓门南面西裹角地基二十二间半，东仓墙，西街，东南观仓火巷，次西南民田，北仓门道。

一、仓门北面西裹角地基一百二十五间八尺，东至仓城墙，南至仓门道，西至街道，北至望仙河民田。

一、北十字街南东壁上面西向街地基一十二间，内九间长一百五十尺，东至民田，西至官街，南至衙墙，北至民田。

一、新巷南街西面东地基一十二间，东至街，西新巷，南民田，北新巷道。

一、水巷街东南裹角地基八间，东至官地，西至街，南至街，北至观。

一、水巷街东面西地基二十五间，东至官地，西街，南观，北民田。

一、水巷街西南裹角地基三十三间，东至水巷，西至民田，南至街，北至观，相接系菜园

地，北至墉。

一、水巷街西面东地基二十五间半，东至官街，西南观，北民田。

一、城西街南面北并上西门街西地基四十六间，东□□□西至旧城墙，南至墉，北至下西门。□□□□西□观田地基，东至街及街东面西地基，东至民田，西至街古城墙，南北至观下墉。

（碑阴题名）

少华乔元龙、赵勉功，同登朝元，气象豁然，因题于壁。少华党元之率乡人乔子坚、杨质夫登朝元，于壁间见元龙草圣，惜其漫灭，遂书于后。元符庚辰中秋日质夫题。

灵泉观主姚有祥　上座苏有志　直岁马思□重阳日立石　安延年刊

（艺拓、《萃编》卷一五五）

①《金石萃编》卷一五五：按《陕西通志》：灵泉观即华清宫，晋天福中改赐道士，故以观名。华清宫在临潼县南，唐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宫，天宝六载更曰华清。碑前载观主凝真成道记，乃宋仁宗时事。师殁于至和元年，此记作于大定十六年丙申，距师西升一百二十三年矣。记后载山林水磨田土地基四至亩数，凡二十四条，有东宫城、西宫城之名，即谓华清宫城也。有秦始皇陵庙，在临潼县东一十五里，可见其观地自南而东，亦云广矣。年月后列衔县令曰宣威将军，主簿曰武翼将军。县令、主簿不用文阶，而用武阶，皆未详其制，金碑中多类此者。

三清观铁盆记

周围环一丈四尺七寸，宽四寸九分，单行，正书。

维大金大定十七年岁次丁酉八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三清观道士赵师通、小师赵唯寿、乡贡进士郑时举献铭曰：

金当熔兮，柔而贞兮，采摸凫氏，陵规虎形，不涌不跃，大器混成。不曰钟乎，徒希其声，不曰鼎乎，姑旌其名。兹惟仰象，告于神明，动天之德也，醮祭惟馨，奚取夫樽俎之腥。

（《萃编》卷一五五）

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

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郑子聃奉敕撰

大定十四年三月，户部尚书臣仲愈、劝农使臣仅言奏：十方大天长观馆御既安，像设既严，敢以闻。是月既望，天子暨皇太子率百执事，款谒修虔，遂命为道场三日夜以庆成。先是，召西京路传戒坛主清虚大师阎德源住持，教授提点观事。越十九年秋九月，乃诏承学之臣文其碑。臣子聃待罪北门，实当书，敢考观之所以废兴扬摧而叙之。臣谨按图经及旧碑，盖肇迹唐玄宗开元中，命之曰天长，颇极壮丽。岁久不葺，颓圮滋甚。至咸通七年，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缮而新之。五季及辽，咸所严奉。国朝正隆之季，政役繁兴，簿领充

物，著籍之用，多贮其中。或有囊奸者狙火之，数百年之缔构，一昔而烬。物不终否，时若有待，圣天子受命即位，岁方五稔，而功成治定，薄海内外，悉臣悉主，官修其方，民遂其业，工精其能，德泽洋溢，符瑞众至，百废具起。万机之暇，游心玄妙，大定七年秋七月二十三日，乃诏复兴。以今户部尚书张仲愈、劝农使张仅言董其役，且命勿亟。自经始迄于落成，凡八年。前三门榜曰十方大天长观，中三门曰玉虚之门，设虚皇醮坛三级，中大殿曰玉虚，以奉三清，次有阁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东有钟阁曰灵音，兼奉玉皇上帝、虚无玉帝，次有阁曰大明，以奉太阳帝君，次有殿曰五岳，以奉诸岳帝暨长白山兴国灵应王，西阁曰飞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宝君，次有阁曰清辉，以奉太阴皇君，次有殿曰四渎，以奉江河淮济之神。洞房两庑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奇，至于栋梁榴桷之材，丹雘涂茨之饬，图绘偶像之工，虽龙杉锦栢，云梓星栝，阉海香琼，贵丘朱泥，班倕之巧，吴张之妙，不是过也。凡为钱以巨万计，皆出自禁中服御之物，而以善价平民，故成功如此之易。璇题玉宇，模神工也，风马云车，游真驭也，琅函玉笈，发道奥也，黄冠羽服，集真侣也，便斋曲房，安隐逸也。于戏，不费大农之一钱，不劳版籍之一夫，不役赤籍之一卒，千柱之宫，百常之观，三级之坛，巍巍乎，奕奕乎，如天造地设，非圣德感通，忠良协赞，渠能至此者哉！臣窃谓希夷微妙，深不可识，强名曰道，圣人得之以阅众甫，以治天下，合陶唐氏之克让。其次有大丹云液，上宾轻举，长生久视之要。其次有熊经鸟伸，吐故纳新，延生保命之术。其次有考役鬼神，弭伏灾殃，却老已病之验。道之于世，岂小补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李唐祖玄元而兴开元之功，所以致尊极者，盖先己也。今天子以道有功于世，而复兴修者，蕲福民也。先己者，乘时也，为民者，致诚也，先己之与福民，乘时之与致诚，其可同日而语乎？臣拜手稽首，敢献颂曰：

易有太极宝光天，孰主张是名真筌，众妙之门玄复玄，亭毒万品堪舆旋。旷乎浩劫不可迁，延康龙汉称初年，神而明之人为先，玉清太清名始传。说者谓在胚胎前，帝王以来咸致虔，孔升真人君开元，崇祖奉道尤所专。作为祠宫福全燕，迩来历岁逾半千，一旦人火噬歼旃，时若有待何黉缘。圣皇受命临九壖，德泽昭天下漏泉，沧海无波烽无烟，百废具举求其全。悯此故基独岿然，非同唐汉意欲仙，庶几厚福流民编，信臣是命特临轩。经始勿亟其从权，八稔告成寮不愆，清都云构栖万椽，广庭飞阁何连延。照人金碧明且鲜，丽哉壮观临长阡，民力不劳财不捐，圣德所底臣力宣，下臣献铭且名镌，福禄方至歌如川。

（《宫观碑志》）

五台山孙真人修道记

碑高一尺，广一尺，正书。

五台山之北岩有古洞，乃唐孙真人修道之所。按沈汾续仙传云：真人以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尸解得道。以其灵异光著，功及生民，迄至于今，仅七百年，土人追慕，建像洞中以钦奉之。不意凶荒以来，只椽片瓦，无复存者。残废既久，人罕留心，至每岁上元，止有社

人以备洒扫而点照焉。逾三十年，其始终如一，亦可谓有恒矣。曩者自余兴修已来，又能施财效力，及转化多人，种种而成就之，故得屋宇稍加完葺，而免上雨旁风之侵，道众赖之。舍其社人等协赞之勤诚，则何由至此哉。余恐其名姓久而无闻，乃刊座石以贻将来之好事决有善继者，则神必相之，其福报不□鲜矣。大定己亥元正日京兆米戾乃谓之□。

马立　皇甫友　李海　仇立　王力　魏顺　张　厚　寇改　谢真　刘俊　元卞　姜友　惠信　冯俊　云块儿

（艺拓）

祁县重修延祥观记

王　寂

唐柳州有言曰：贤者之兴，愚者之废，废而复之为是，习而循之为非。此古今之通论。然而贤者之兴，未有不因时而成者也。延祥观介祁之西郭，故基盖里豪之私第也。宣、政间，其家有瞰其室者，托形声而下殃祸焉。师巫更召，殚术罔功，岁久疾病死亡，惟家之索。其后转易数姓，亦莫得安，以故旷而弗居者有年数矣。初，里中贤士大夫及其耆旧相与谋曰：吾乡祁奚故邑，世有名人，如汉隐士王烈、魏忠臣王陵、晋温恭之六龙、唐温嵩之高节，其遗风余烈，凛然如在也。故吾俗近古以来，务本乐善以尚施，凡神祠佛刹，康庄相望，若奕碁然，独老氏不坛不宇，无乃大阙欤？我辈岂不能新以数亩之宫，付有道者主之，岁时建立道场，为民禳禬，俾一方阴受其赐，岂小补也哉！听者皆曰可，即以胥其姓、福其名者总司其事，卜日募民钱以市西郭之废宅。议者或谓，有物所凭，不可以扰。胥应之曰："诸君止知其一，又焉知天将以此为福地，前以神物护持耳？"于是疑论冰释，识者韪之。初作中殿，凡五楹八架，铢积寸累，数岁而后仅成。自余枝倾补罅，力所不赡而已，岂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乎！会铜鞮道士傅道一与其辈二三以术游其邑，咸谓傅之才谋足以兴办，由是挽留。惜乎愿与时违，后来共事者枘凿有不合，竟以无功去矣。自是益难其人，芜废久之。后数岁，得清虚大师程履道者，其为人浑厚，德望隐然，并汾千里间推以为宗门主盟者。其始至则斋厨屡空，从者不堪其忧，师淡然自若也。未几，或有以改作而告之者，师曰："未遑也。吾今父糊其邻子丐于市，中外道俗，熏知见香者无几，虽欲速成，其可得耶？"告者谢以不敏。居数月，晨夕钟磬，殷殷祴祴，无何术相冰炭者，种种訾诋又未尝闻，道者或群聚而大笑之，门弟子合辞而进曰："彼无根之毁，鼓倡流俗，自非高明特达，疑信相半矣。师其闻而知之欤？是不可不与之辨。"答曰："蟪蛄不知春秋，醯鸡断无天地，顾彼何足以语道哉！但当壁立千仞，不与之校，终亦必沮而已矣。"既而信然。越明年，风教大振，景仰倾数州，至于听众供客相望于道路，惟恐其后。曩之訾诋聚笑者，往往投身谢过，师亦欢如平生，一不之责。间而师谓其徒曰："吾志可行矣！"翼日，大集四众而谕之曰："今庳屋数椽，瓦败木朽，每大风雨，疑将压焉。久欲易以新完，未知其可也。"于是异口同音，一唱百和，规模之始，远近骈集，凡输财荐货，委积于庭下者不可选纪。里闬贫民，负木辇土，或终夜不休。又得门人乡社股肱，其事遂济。暨兹始作之岁月，皆不得而知也。复兴于正隆庚辰之春，讫功于大定丁亥之秋。已而状其成以告有司，额之曰延祥观。昔予为邑，尝与程为方外游，

筹书少隙，辄一过焉。方是时，栋宇攲倾，屋煤蛛网，不克以居，视其后颓垣断堑，榛棘出入，适足为彘圈蛇薮耳。程指以语予曰："吾将辟此以宫之。虽然，其成也不敢以独有，必求力行吾道，能为人讲解者坐南向师焉。果如是乎，公其为我记之。"予特戏曰："姑勉旃，吾无难矣。"盖口虽唯唯而心未之然也。自尔逐食南北十有六年，一日，道人阎子固踵门求见，问其人，盖升程之堂者也，且泣且言："曩吾师所欲营办者，虿以告成。师今羽化矣。适此之来也，祁人相送于路，皆愿得公之文以列其事，吾师死而不亡者此也，幸勿忽。"予迂儒，文非所长，重以故人之托，言犹在耳，义不得辞。呜呼！程于其徒可谓贤也已，初能鼓舞以得民财，卒又济之以不私，功与行是可纪也。东坡先生尝谓，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夫论而作之，作而成之，程其殆庶乎！予为祁三年，乐其土风信厚，将去不忍，闻祁之父老伐石久矣，必欲得予文以刻之，是亦莫予厌也。予今日白首流浪，方求田问舍，期归老于祁焉。则是观之风轩月圃，皆为予杖屦所有，其可不留语以为异时张本耶？乃摭其始末而并书之以告来者。大定十九年岁次己亥五月二十有五日，起复朝请大夫、通州刺史兼知军事王元老记。

（《拙轩集》卷五）

重修岩岩亭碑

姚建荣

夫观游大率有二，或嗜之以快佚乐无穷之心，或托之以寓趣迈有用之意。快心者未免损于人，人避损则惮随之。寓意者必将益于民，民望益则欣奉之。贤不贤之分，损益而已也。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即山之阳，距军城三里，有观曰岱岳。观之东凌危跨险，百步而近，有亭曰岩岩，旧矣。正隆之季，盗贼蜂起，附近者剽取战具之材，遽毁去焉。大定十有九祀，岱祠告灾，明天子恤神无居，亟为具复，畴咨可属者。庙堂佥以徐公为能，上俞所举，俾之就守是邦。公下车后，政通人和。越明年，庙功鸠僝，规模宏丽，倍百于昔。其余废者具兴，仆者毕振。或有一遗，朝夕思念，慊如也。因访所谓岩岩亭故迹，委知观道士田信言新之。道士既闻命，于是佣夫召匠，指画经构，伐恶木，薙臭草，基砖柱础，壁石檐云，毕能事于浃旬间。虚深亢爽，不户不牖，豁然上视泰山，尊严广固，垂蓝散岱于莽苍之间，左右诸山，峰峦缭绕，不召而俱至。却足延望，则幽畦曲径，樵担僧锡，去住断续，历历可指数。至于数百里之景，仿佛溟濛杳霭外，举目尽得。憩而坐，怠而卧，则快哉之风，缘阿而来，飘忽而升降，徜徉不绝。西溪之泉，喷霜噀雪，泾泾然锵环珮声，其清凉淋溧，虽三伏际不知蕴隆虫虫者为炎酷也。凡客游观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乎。既成，适以重五日，公率僚吏，酒肴茶果以落之。建荣以徐公檄，获预坐末，因语道士曰：今之境界，向之境界也，何物像变换不同如此？山葩野卉，红妆紫润，奇石森然争出而效伎，乃前日苍烟白露之荆棘也。高甍巨桷，翚飞蔽映，云容月景，浮光而上下，乃前日颓垣坏址之荒墟也。佳辰令节，州人士女，啸歌弦管，乃前日风雨晦冥鸱鸟之乖音也。今其美哉，大为君子之壮观，偶然耶，抑有时耶？不然，何以一废二十年而不早谋振起之乎？（《泰山志》）

（《金文最》卷三五）

三官宫存留公据碑①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三寸。上截公据，十九行，下截记，二十三行，行字数不等，正书。在高陵。

三官宫奉圣旨存留公据之碑

京兆府

□□□　尚书礼部□节□承都省札□备奉圣旨：杨□制□后创造到□名额寺观者，□是尽行□□仍令除去。缘其间有□绘塑□佛容像□不忍除毁，特许存留，其创造罪名，□与免放。若今□有犯，本人科违制司县中知□不□依制断□仍并解见□□委司县正官一员，遍诣应有寺观神祠等处，一一躬亲点检。如系自□□□绘塑□神佛容像□□所□官并司县先□□□具申州府，令司县并僧道□及州府□□□籍，仍从各州府排立字号，□□□签印□合同公据，赍付住持寺观人等□执，并造一般合同文簿申覆。使府备坐□□随处遵依，委官点检施行去后。据申到事因，除别外□管□司县数内高陵县奉政坊三官宫内□□□□□

右今出给公据付（下缺）执照。大定二十年十一月　日。

使

兹者三官宫，元在官道之西，起自唐宋，迄今数百余年。累□兵火，殿像俱废。至皇统甲子，有村人马志买到上件地基，及员兴、邵显亦舍己地，方得完备。与众社人同议徙于此处，修盖堂宇，圣像一□。幸而继□大定庚子，使府降到圣旨存留公据。□虑年深，片纸湮没，遂刻金石，传之永久。时明昌二年八月一日崆峒赵□□记。

今具社人于右（下有社人姓名不录）

（《萃编》卷一五七）

①《金石萃编》卷一五七：按高陵县三官宫今已无考，但存此碑，《金史·世宗纪》：大定十八年三月己酉，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此碑所云'奉圣旨网后创造到无名额寺观者，尽行除去'，即此事也。碑又云'有绘塑佛容像不忍除毁，特许存留，创造罪名，并与免放'，是以礼部出给公据执照。稽之史志，不得其详。公据降到在大定二十年，越十二年为明昌二年而后立碑。年月后有社人姓名五十余人，今不录。内有助缘者，曰'塑三官人'，曰'妆三官人'，当时妆、塑盖分二事也。又有爨兴姓名。爨姓不见于史，惟《华阳国志》昌宁大姓有爨习，《蜀录》有交州刺史爨深，此爨兴或即其苗裔欤？

九阳钟铭①

钟十二方，横广二尺三四寸不等，高各一尺八寸，每方或七行至十三行，字数不等，正书。在临潼。

临潼县令柴震题钟铭

钟乃古乐，制于圣人，不石不播，可叩可闻。固将设之，以飨嘉宾，固将奏之，以和鬼神。岂特于斯，仍告朝昏。

本观先于元丰年官铸九阳神钟，到今百有余年。今蒙铜冶宣差到观，为见铜钟破裂，委官别行铸造，永为嘉用。时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岁四月十七日壬戌重铸记。

知库田仲和、直岁马仲良、监斋□尚座郗仲骞、副观王庆道、知灵泉观事兼本县监观刘守冲、监观道士马景阳。助缘人等(姓名不录)助缘道士(姓名不录)本观道士(姓名不录)助缘人等(姓名不录)保义校尉猛安千户王明，昭信校尉猛安千户刘昌。昭信校尉知事□景渊，忠武校尉府推官任企原，少中大夫府判官郭元康，昭毅大将军统军判官耶律重哥，昭毅大将军府少尹兵马副都总管□成□，定远大将军同知府尹兵马都总管□□，陕西路统军都监，龙虎卫上将军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本路兵马都总管夹谷清臣，宣差中大夫尚书吏部员外郎规措铜冶铸钱所麻，宣差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规措铜冶铸钱所张，转运司都目官崔彦，孔目官(姓名不录)押司官(姓名不录)司吏(姓名不录)栎阳县金火匠程用男程彦，进义校尉商酒同监郭元贞，修武校尉商酒都监孙备、宣武将军行县尉孛术鲁术不，文林郎前主簿委监铸官耶律德，承信校尉行京兆府临潼县令使府差昭毅大将军支度判官孙秉义，奉训大夫盐铁判官李几晓，宣武将军都勾判官刘仲仁，奉直大夫陕西东路转运副使陈讷，明威将军陕西东路转运使高苏，京兆府孔目官(姓名不录)司吏(姓名不录)本县司吏(姓名不录)高陵县(姓名不录)本县助缘人(姓名不录)

皇帝万岁，臣佐千秋。

(柳拓)

①《金石萃编》卷一五五：《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临潼县九阳钟铭，县令柴震所作，浅陋无足观。周遭刻官吏及助缘人姓名殆遍，其最贵者曰：'宣差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规措铜冶铸钱所张'、曰'宣差中大夫尚书吏部员外郎规措铜冶铸钱所麻'、曰'龙虎卫上将军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本路兵马都总管夹谷清臣'、曰'陕西路统军都监'、曰'定远大将军同知府尹兵马都总管李□'、曰'昭毅大将军府少尹兵马副都总管段成功'、曰'昭毅大将军统军判官耶律重哥'，其余不能悉数矣，考《金史·食货志》，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官落职，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即此钟所列张、麻二人也。史称大节工部郎中，此刻云吏部者，盖由工部转吏部耳。"按钟在灵泉观，重铸于大定二十一年，前铭后记，皆临潼县令柴震所题。次列观中道职七人，存其姓名，以后助缘人等四十八人、助缘道士九人、本观道士十五人，又助缘人等七十八人，姓名俱不录。此后监铸各官衔名十四人，又火匠以上暨转运使衔名十二人，其中孔目官五人、押司官四人、司吏十九人、京兆府孔目官五人、司吏三十人、本县司吏二十二人、高陵县五人，又本县助缘九人，姓名俱不录。

大金重修中岳庙碑

碑高九尺八寸，广四尺四寸，三十二行，行七十字，正书。

中宪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上骑都尉江夏县开国子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臣黄久约奉敕撰

奉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郝史书

承直郎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云骑尉赐绯鱼袋臣党怀英篆额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中岳庙成，未有纪述，制诏臣久约书其事于石。臣学术荒芜，实惧不克奉诏。然忝属禁林，以文字为职，虽甚愚陋，其何敢辞。于是承命战兢，退而书之。臣闻五岳在宇宙间，繇胚胎剖判之初，钟造化神秀之气，镇压厚地，奠安一方，喷薄风雷，蒸腾云雨，材用繇是乎出，宝藏繇是乎殖，形势巍然，非它名山巨镇所可方拟。若夫挺峻极之状，著高大之称，据天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嵯峨岌嶪，俯瞰河洛，号众山之英者，惟嵩为然。爰自书契以来，事迹灵异非一。祝融降而启夏，申甫生而兴周，浮丘公混俗以侨居，王子晋得道而仙去。自余高真，游览玄圣，栖迟图谍，所传不可殚举。维神尸之聪明正直，克相上帝，保佑生民，是宜历代帝王，靡不崇奉。凡巡狩四方，往往款谒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每有加而无替也。旧有庙在东南岭上，年祀绵邈，莫知其经始之由。魏大安中，尝徙于神盖山。唐开元间，始改卜于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难，海内俶扰，饥馑荐臻，郡邑凋残，寇盗充斥。齐国建立，创痍未瘳，用兵不休，赋役烦重，故伊雒淮甸之间，户口萧条为甚，庙之基构仅存，而缮修不时。上漏旁穿，风雨毒剥，玩岁愒日，殆不能支。岁时祭奠，牲酒寂寥，鼓钟不设，神弗顾享，可胜叹哉！皇朝混一区夏，方隅底宁，解绕除苛，政教清肃，涵养休息，复见太平。自尔公私献功，稍就完葺。然积久弊陋，未足以称神之居。且当国家开拓之初，地大物众，经营缔构，不失先后缓急之宜。顾兴仆起弊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绪，题熙洽之期，搜猎遗文，礼乐备举，严奉宗庙，肇禋郊丘，怀柔百神，无文咸秩。至于崇饰海内，前代祠庙，恒敬不忘，况岳渎之在祀典，有功烈于斯民者，宜如何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敕遣中人谕指宰相，诸岳庙久阙修治，宜加增饰，其选使驰传遍诣捡视以闻。明年，使者复命，即以诸应费材用工徒与夫百物之数，具图上之。粤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诏有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从官给，无得烦民。仍宽与之期，戒勿仓卒，涉于不敬，以称所以事神为民祈福之意。维中岳在河南府登封县之境内，尚书省乃以其事下于府，府以是下之县。地官则以其费用属本道转运司，出公帑之钱，合庙中前后供施余利，验其数以时给之。冬官则以其夫匠均赋河南及旁近诸郡，发其骀驭役夫之羡卒。阙或不足，则募诸游手之民，随时之高下而优予其直，以付本县令臣张子夏监护役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总治之。诹日鸠功，众作毕举，庙制规摹，小大广狭，位置像设，悉仍其归，无事改作，视其栋楹榱桷之挠折朽败者则彻易之；垣墉阶陀之缺罅摧圮者则更筑之；髹彤黝垩藻绘之漫灭不鲜者，则加饰之。焕然一新，穷壮极丽，吏无遗力，人不告劳。总为屋二百三十有八间，其西斋厅以待每岁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与焉。始事于十六年四月丁未，绝手于十八年六月戊子。费钱以贯计之为一万四千九百六十有四，用力以工计之为四万八千三百六十有二。落成之日，丁壮垂白，执持香华，远近毕凑，皆大和会。不谋同辞，咸谓物之废兴成败，自有数存乎其间，殆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因循委靡之弊，一旦变为殊绝伟丽之观，匪夫遭时隆平，圣天子在位，文明勤俭，无为而成，何以臻此。呜呼休哉！昔汉武帝元封间尝登兹山，从官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流传后世，至今称美。矧主上崇敬之心，出于至诚如此。古不云乎，礼罔不答。异时

修贡效珍，发祥隤祉，复生贤人，为国藩翰，辅成万世无疆之休，俾吾君寿考与山齐等，永永无极，其阴相之功，又岂特区区徒见于祝愿之间而已耶！臣既序其本末以展归美之报，敢拜手稽首作为颂诗，系之于后。颂曰：

瞻彼崧高，维岳之雄，穹窿隐辚，屹然地中。奕奕神宫，权舆东阪，繇魏以来，再徙宽衍。上栋下宇，揭虔妥灵，规模显敞，气象峥嵘。遭时否屯，兵火饥馑，天方厌难，人不堪命。洒扫有阙，隳颓弗支，上雨旁风，过者嗟咨。大金受命，恢辟疆宇，焕休抚靡，跻民乐土。皇帝御极，寝兵措刑，山川鬼神，亦莫不宁。维时神宫，久未遑恤，皇帝曰嘻，我心之恻。乃谕近辅，乃诏群司，去旧取新，经之营之。毋资民财，毋勤民力，一出于公，训其成式。千柱耽耽，万瓦差差，金铺璇题，辉映陆离。落成之初，四远咸集，峰峦增明，云烟改色。笾豆在席，笙鼓在庭，神之格思，松风泠泠。工祝无求，施则甚厚，虽不望报，神其敢后。厥报维何，笃生贤人，左右王室，如甫如申。天子万年，永宅九有，巍巍堂堂，如山之寿。下臣献颂，以相工歌，刻之丰碑，万世不磨。

（艺拓）

登州福山县黄箓大醮碑

张（名缺）

□□□醮品格至□乃□□□□十极高真以（下缺）苦里者也。奈天下之人无克举之，何哉？无度师，无德高功，无能职事者之称执□□赞颂□□谬误，有失宣扬之节，以至香烛酒果□□高举□不□□又主□□□往往始勤而终怠，此所以不惟不能获福，抑亦自取其祸，安得不鲜克举之与？登之福山，泉甘土肥，鱼盐迁化。加以时和岁丰，居人渐有好善之心，□日与先生长者谋，欲作一大善缘，以追荐先逝，谓无出于福山□□□然有是念，未敢率易而为。大定壬寅夏，适东牟马先生归自陕右，乡人辐凑请益，莫不忠告。于是福山耆老相谓曰：“吾愿适□岂不闻马先生者乎？方当壮岁，一遇异人，捐千金之资，弃室家之好，芒鞋楮服，曳杖而西，筑环堵于长安而居之几十年。长安之人，盖尝赖之而资冥福矣。幸其归也，可以往祷为之度师，必不我拒。”遂相率坚请。初若难之，众皆曰：“先生以行化为心，岂必长安、福山而有亲疏之间乎？”义不能辞，顺愿而来□□□□□卜日重九，乃诵经以相之，作歌以咏之，凡与□□者千有余家，无不□□□□屏荤置酒，虽垂髫之子，亦知钦慕。及设□□□风埃顿息，星斗烂然，观者如堵，了不闻謦欬之音。虽齐之以刑，亦未必能如是也。□□上圣十极高真，安得不降鉴乎？昔吴道子画□□变相，两市屠酤不集者，以其殊形异相□□□剸（下缺）状故人见而怖之。今先生特以□□□□而能感人之心也如此，岂可同日而语也。事毕，人皆异之，功欲传于不朽，乃属予为文，表其始终之迹。而予亦目睹其事，喜为邦人书之。大定癸卯三月望日汾晋张□□记。（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三七）

苏门山仙洞重修真人记

碑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三寸，八十六行，行十三字。在汤阴。

真人晦迹韬藏，□□□名传四海□□道隆不息，属弗□□寿废祭风雨□□□废祭即□□□善众诚为有识命□□之易像□□石以感□□□□□同历万古之不朽咸镇斯人同□□□荫。

时大金大定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丙寅朔二十八癸巳□州□县乡贡进士董居□撰

潘定书丹

本村化缘□那头李姑□□同化缘维那头燕海□□□□都化缘维那头燕喜氏中统潘杰进□申道广（以下不清）

（艺拓）

虢州卢氏县成德观创修三门记

魏知彰

大定癸卯之春，予到官三载矣。会兵部符下，求天下郡国山川古迹及州县废兴之所由，使儒者参校其实而闻于上。予因得以按图经，询故老，复以经史考之，凡境内之事，遂略得其说而妄以臆断其非是。盖卢氏为县，自西汉时隶宏农郡，去郡东南百有四十里。图经云：卢敖得仙于此，后因以名县。至今岩居穴处以修炼为事者，皆是也，是岂卢之遗风欤？至于县治，予意自汉以来，迁徙不常，窃有所疑焉。书曰：熊耳外方桐柏。孔颖达谓熊耳在卢氏东。颜师古注前汉书，谓在陕东，导洛自熊耳。孔安国谓在宜阳西，即今寿安所改者。三家所言，其地皆一也。按前汉地理、后汉郡国志，又李贤按众说谓洛水至熊耳山出，以今观之，县之西南四十里有熊耳山，洛水之源犹在其西北，经县南一里许，东流至洛口而入于河，距宜阳之山几三百里。由是言之，则禹贡所谓导洛者，似非宜阳也。或曰：卢氏即古宜阳，是说不见于史传，无所取信。县有古观一区，相传为卢敖结茅之地。卢乃遁世者也，不应居阛阓中，故予疑县治当在西，后徙于今治，所以今昔不同也。观有石刻云：周显德四年，采造使张虔芝以银锡泉涌，谓得神助，即其地为道院。宋太平兴国之元，改为观，以成德名之。宣和间，籍其土田以资其徒。观有玉皇殿一，东西小殿二，法堂之左曰斋曰厨者各一，独门观阙焉。岂旧无之耶，抑有而毁坏不复完葺耶？石刻不载，莫得而考知。道士孙抱淳以斋醮所获，铢积寸累，经营数年，临通衢筑土基三尺，构屋其上，为三楹，颇为壮丽。又将为龙虎二神于门之左右。是则观之制度，几于稍完矣。落成有日，抱淳请予为文以记之。予谓道之在天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自古尊黄老者，虽有尚无为、贵清净之说，是皆道之糟粕。其元理妙用，又乌可得而言。况一时土木之功，欲以为道，是犹适楚而北辕，其不相涉也可知已。虽然，自李唐以元元为始祖，崇尚道法，后世崇之，上下成风，至宋而极矣。

居是门者，欲诱化世俗，俾因迹以悟真，苟不严其像设，大其宫宇，曷以使人有敬向之心哉！抱淳之意，岂在是欤？故为记观兴之始末，并论县治之迁革云。大定二十四年岁次甲辰。(《卢氏县志》)

(《金文最》卷十三)

三清殿碑

碑高六尺九寸，广二尺七寸，二十七行，行七十二字，正书，在嘉祥萌山真武庙。

龙山老人前乡贡进士翟三俊撰

尝观混元三清经云：昔大道之气，鸿洞溟涬，始于太空之中，有弥罗万梵之气，经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亿气，乃成一圣人，自称元始天王，劫号延康，年号龙汉。夫元始降舍纳陵之□，二仪未有区分，混沌空流，梵气天道之时，化虚无始凝，元气始结，碧落空歌，紫书炊叶，元始安镇，敷落五篇之灵文，普示诸天之宗范，立为洞玄正教，□于紫微上宫。故洞玄灵宝度人经云：元始祖劫化生诸天，上无复祖，唯道为身，则知其先也为天地之根，其尊也为万道之宗。又经如是亿气，二气相生，乃生道君，劫号赤门，年号开皇。道君礼元始为师，乃称元始天尊。元始以太梵隐语授付道君，以训天中，为能尊承其教，乃封悦那林昌玉台天帝，位登高圣，治玄都玉京。故大洞经云：上清高圣大道君者，一统玉囊，君治蕊珠，玉阙七瑛，□房受事，元始者是也。又经如是亿气，三气混合，乃生老君，劫号开阖，年号上皇，称金阙后圣君，以师事道君，将以灵章训劫圣，故预称后圣君也。考其本洞玉□之始，当开阖上皇年号之间，老君于天上已同化三清也久矣。奈何管见执于一隅，以老君来劫，下度拔兆民之日，便为有相之初，甚矣其误也多矣。尹氏玄中记不曰：太上老君常居紫微，故一号天皇大帝，一号太一天尊，一号金阙后圣君者是也。道君老君，玄坐煜翼金色莲花之上，元始玄坐空浮□色狮子之上，以赤书玉字，真符龙文，安天之根，开日月星辰之明，镇地之源，立岳渎山河之势。廓落五方色位，流演万象元纲，保制劫运，使天常存，普植神灵，咸赋通体。至于八冥之内，细微之□，亦莫不由其造化焉。且三清巍巍，大范在天地之先，凝化空洞之上，郁结太无之中，其始也悉无形相，悉无色根，化天上为三清，其实三体俱会一真，皆是真空。真中有精妙气，化成若景云之郁焕，乃无状之状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信其然乎。考其上而无上，仰其高而弥高，天地已判，阴阳有造，人物产形，各归天地，一气于身，先本三清，祖气而化。今之兆民，唯知敬享宓牺为己之祖，殊不知元始乃己祖之祖也，不然何有元始之称，当不愈加敬享。□虽宓牺轩昊而下，□至高辛唐虞之世，相承为天下主，是亦嗣继元始祖气相吹而降者也。故能祖述三清之道，垂衣拱手，悉皆无为而自有天下也。故德经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治国修身，未有不由其道而成者矣。是故三皇五帝之来，首崇道与儒教，其名虽析于二，既究经纶之效，其道乃归一也。盖一者道之名也，道之所由生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故使后之被化修身治国之□，抱一无离，□气致柔，涤除元净而无疵，爱民治国而无为，天门开阖而为雌，明白四达而无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长而不宰，咸归无为自然之道也。

况乎变代迁时，绵历千千之载，建邦立国，□□万万之春，其于教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善恶既明，福祸旋踵，由古迄今，莫不有验于当世者。

嘉祥县邑之东北隅萌山曲屏之中，峰岚郁秀，宛若物外趣。宰公常大同职是邑日，异之曰，自古名山大川，洞天福地，非天真大神、上圣高尊则不能称其境。乃诱灵宝道友卜筑三清之殿，洎真武灵应真君之殿，前后相次，有像俱备。正七曜玲珑之冠，垂九色离罗之帔，巍巍寂默，其于应□则无乎不在。尊礼之际，俨然人望，莫不生畏。山之云霞兮，昼暮萦纡于殿之上下，山之松柏兮，冬夏苍翠于殿之左右。檐甍飞翼，栋梁卧虹，丹青错杂，金碧晃耀，窗含舒日，门辟长霄，殆非尘寰之□。有缘或一到者，即灰富贵浮云之心，自起铅汞还丹之念，祠之□□。若天网之恢恢，绕□无□，疏而不失，福善祸淫，不徙席而见之者，岂可胜计。是致素善者愈加其善，而不善者革故鼎新，亦归于善矣。倾邑敬仰，咸行善心，四时之内，每月三七及庚申甲子之辰，感戴三清，洎真武灵应真君护度之德，扶老携幼，斋戒沐浴，焚香稽首，供敬再拜，祭之如在，未尝有阙。公一日政暇，又与道友复议为庙像既享于此，严饰如是，尚阙□表□□道鸿化之辞，乃共罄丹诚，鸠工儆匠，选凿名山璞玉，琢磨成碣，用赞三清为天之根，归气赋像，护度兆民罔极之恩，刊之贞珉，□以为报也。乡闾友旧，知予素習六经，贡举儒业，兼参五行希夷之道，请予为记，故乐然而□书之。大定二十有四年岁次甲辰三月庚寅朔庚子日记。赞曰：

元始初降，天地未分，二君惟翼，体会一真。化生诸天，浩劫独尊，开辟三景，是为天根。使天长在，阐以龙文，上元复祖，唯道为身。五文门冕，万道宗因，有知其音，书其功勋。上授诸天，下度兆民，死魂受□，仙化成人。生身受度，劫劫长存，为物至微，一气尚均。天覆地载，三清造恩，殿构像立，兆民致衮。巍巍大范，无上无伦，忘本忘滕，回礼信闻。

乡贡进士翟师铜书丹

承信校尉前济州嘉祥县转般仓都监云骑尉杜似篆额

□□□□□□□□□□同监张天裕□忠勇校尉嘉祥县□□都监王壬

承信校尉前济州嘉祥县转般仓都监云骑尉赵天章

宣武将军行济州嘉祥县尉骑都尉□潦扫剌

昭信校尉行济州嘉祥县主簿云骑尉夹古哥土

昭义将军行济州嘉祥县云飞骑尉季□□

□□□□□□翟□信立石　李信刊

（艺拓，据《金文最》卷三七补）

灵泉观牒及记[①]

碑高八尺，广三尺三寸。分两截，上截为牒，下截为记。记三十行，行五十五字，正书。篆额题'灵泉观记'。在同官。

尚书礼部牒：

尚书户部差委耀州发卖所，据耀州佑德观道士党存信状告：见住同官县神水乡北郭下村院一所，自来别无名额。已纳讫合著钱数，乞立灵泉观名额。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牒：奉敕，可特赐灵泉观。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三年□月　日令史向升□主事安□郭□

奉议大夫行太常博士权员外郎刘

中散大夫行员外郎李

宣威将军郎中耶律

侍郎

中奉大夫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诏修国史□

耀州同官县灵泉观记

华原竹溪散人杨峻撰

邑士刘利宾篆额

月山乡贡进士刘光书

粤以元璞未分，窈冥而含五太，渊宗至寂，恍惚而蕴二神。虽寓强名，难穷妙体，上无复祖，惟我是身。在乎太初太易之前，生乎无象无形之内，尘劫虽坏，亘古常存。分清浊而肇乾坤，运化育而诞景曜，允为万气之祖，宏辟众妙之门。钻仰而弥高弥坚，究诘而至玄至妙。孰知空洞而内隐别体、宁测太无而中蕴至真。肇自公孙黄帝之登极也，以道化天下，志洞清虚，心倾妙有，感遇觉王母而降驾，授帝玉象元始天尊帝，置宫中道观之上，辰夕朝谒，然宫观之号，由黄帝之始也。厥后汉唐仙宫道观，碁布天下。去县之北仅二里余，有灵泉观者，实岱宗之行宫，镇铜川之福地，形势雄壮，殿宇峥嵘，西睐巅峰之云岩，翠侵户牖，东瞰漆水之烟浪，润彻轩楹，南面孤祠暮雨，犹孟姜之泣泪，北睨神水鹿苑，隐梵僧之译经。周回顾盼，岚光堆里，松萝影中，霞阙连云，重楼耸汉，诚一方之奇观也。政和初，道士寇景安，乃元魏天师谦之苗裔，酷厌尘网，栖心物表，飘然而至此，忻然曰：吾颐真之地也。未逾再期，创营北极殿于西岩之上，日以焚修为事。逮四十余载而羽化，师法眷孙党存信继而住持，性颇敦厚，心尚恬澹，言论朴直，授伏魔箓，戒律严肃。拟碧潭之明月，清无纤翳，驱邪疗病，应犹谷声，挈幼扶耄以求救治，获痊愈者不为尠矣。由是父老莫不钦慕其行业，暨召斋醮，远迩云臻。迄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须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法师喜曰："斯庙虽榜东岳圣帝之庙名，然非朝廷攸赐。窃观庙有甘泉，疫疠者饮之辄愈，乡老目之曰灵泉，不若具厥事迹陈告，傥得一额，兹亘古亘今之难遇也。"诸道友咸怿其说，法师遂以状闻省部。迨于敕下，赐今名额。法师欣然曰："况吾教中立观度人，最为鸿因，今契吾昔宿之志矣。"由是萌心营葺，鸠工市木，创建三清殿，重修岱岳殿、炳灵公殿、嘉应侯殿、西齐王殿、法堂、三门、客厅廊庑、厨库寮房，咸罄严备，塑像绘壁，尤极臻妙。若斯经营三十余载，厥工告毕。参差殿阁，瓦砌鸳鸯而凝烟，屈曲廊庑，阶甃瑰琰而晃日。重门启钥，风光凝壶中之洞天，危槛横虹，眼界拟海面之阆苑。莓苔毡径，薜蔓绣墙，晓捲珠帘，耸天峰蘸揉蓝之碧，夜凉玉宇，和月泉飞素练之寒，虽曰华胥，未易过也。法师曰：生平之愿足矣。或曰：大道无形，上真非象，胡为劳役形神而事土之工耶？师答曰："道虽无形，无形莫弘其道，真虽非象，非象奚彰其真。虽微妙而差别，终有无以相依。昔黄帝睿圣聪哲，尚事玉像于道观之上，余何人哉，安敢不营葺观宇，钦事真圣哉！"至大定岁次大荒落，师春秋七十有五，

八月十五日而羽化，门人有二，长曰李冲虚，次曰党冲惠，孙前管内威仪裴宗微。小师党冲惠谓余曰：“本观爰古岳祠，不知元起何代也。先师住持垂逮三纪，昼不暇餐，夕不暇寐，罄竭囊箧，专事经营，暨于完就。然厥勤劳，固非一朝一夕矣。况本观额名，虽荷宸恩所赉，非先师亦不克得也。冲惠虽不肖，滥叨冠裳，夙昔追省，诚虑先师平昔之勤绩，烟灭于千载之下，莽恐后世罔知创赉观额之由。烦公为我记之，刊于翠琰，庶俾后人知本观肇起之根因耳”，余辞曰：“峻沮滨布衣，假使有倚马之才，难勉雌黄，不若求文于权贵，虽匪吐凤之句，褒踰金玉。”冲惠曰：“此聋瞽之识见。况文章天下之公论，幸公勿辞。”仆不获已，勉书记。铭曰：

至道希夷，元精一气，视听无形，生先象帝。实侣渊宗，靡知谁子，难穷难诘，强名强字。宏肇妙门，溥育群汇，昭明兔乌，蕞厕天地。中诞人居，上竖君治，逮于轩皇，洞究至理。格彼玄女，密授奥旨，玉像钦崇，道观肇起，宫阙葺修，秦汉奢炽。黄冠党公，紫府杰士，佩箓捧符，馘妖删祟，德服耆艾，行播远迩。殿宇经营，橐筥捐弃，伞云楼台，晃日金翠，福镇铜□，雄莅漆水。皇恩优渥，宝额颁赐，勤励一身，住持三纪。道摭元因，乃书铭记，万载千春，永播休美。

武义将军行耀州同官县主簿兼县尉飞骑尉李挟，宣威将军行耀州同官县令上骑都尉汝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周允中

大定二十五年岁次乙巳重阳日住持观事法箓道士党冲惠立石

（艺拓）

①《金石萃编》卷一五六：按《陕西通志》：灵泉观，在同官县治北，崖下有灵泉，饮之已疾，祷之能雨，因以名观。碑云：‘灵泉观者，实岱宗之行宫，镇铜川之福地，东瞰漆水之烟浪，南面孤祠暮雨，犹孟姜之泣泪’云云，通志载：岱岳庙在同官县北二里金山之麓，金山在县西北三里，有姜女祠。灵泉在山之西麓，自石罅中涌出，旱祷有应。铜川即铜官川，一名同水，在县东北一里，西南流合漆水入耀州界。漆水在县东北五十里，以地多漆木而名，其水善溢，甚为邑患。南面孤祠者，谓孟姜女庙也，庙在金山岩下。

龙祥观记

碑高三尺七寸，广一尺九寸，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书。在藁城。

藁城县平贤乡王曲村新修龙祥观记

道家者流，盖出于古，非特以所居壮丽矜炫于世俗而崇其教门者哉，其要在于远嚣尘，守虚寂，去华居，实无为清静而已。今而教是道者谁欤，吾于师而见之矣。师本村人氏，法号可用，张其姓也。皇统间授业于藁城县东白鹤观，夙钟道性，谦静柔克，不茹荤酒，善丹青。从幼稚了弗与儿辈嬉戏事，比壮有室，父母继殁，送死事毕，厌尘俗，捐妻子，慨然有修真乐道之志。初隐于羊羔村崆峒山谷之石室十有余载，得服气炼神辟谷之术，人莫之知。先是有居此室者，往往病其乏水，不逾旬而退。洎师之到，诚动神心，虎豹远迹，盗贼弗侵，居无何，石坼泉溜清冷而味甘，汲多而不竭，少而不溢，病者饮之得安，于今人得以济。是

时山寇啸聚，抄掠村堡，官军据险守隘，原野搜索殆遍，由是舍彼而居此。人皆向师之德，喜师之来，族人张闵、张璿首谋胜事于观音殿左，施地盈亩，日闵等未暇兴修观宇，奉此聊为栖止之地。因凿洞而处之，仍命雕三清像，俾旦夕有所钦仰。每暑湿颓圮，虑不能久，会张希、杨植、杨绪、杨聚、张吉共愿施地于石桥南，广阔平衍，依山之曲，附水之阳，柔桑朱枣兮弥川满谷，涧毛林薮兮实筐盈筐，夏沼萍绿，秋风稻黄，水禽朝集以暮宿，溪树先春而后霜，吉卜其地，斯为最良。师乃经始，用建斯殿，朴不至野，拙不至陋，富者输财，贫者给役，不逾岁而告成，同门张远一与有力焉。大定三年，国朝赐天下寺观名额，令弟子刘元正申请，嘱以观前水泉时现瑞彩，故给今额曰龙祥。凡师之所处，未尝假势豪贵，托化于人，而远近自馈施者岁时不绝于道，其德厚感人如此。是岁，祖师康崇贤以年老召适潞城，请主白鹤观事，元正始专住持，得嗣续之道，筑垣墉，廊庑庑，植松竹以为闲宴之观，辟户牖以纳虚明之趣，斋厨客馆，芝殿云堂，圣像仙坛，靡不完就。大定十二年，师复来归，循历周览，雅合厥意。居未周星而尸解，越明年正月会葬于龙山之北。大定甲辰十月，予猥居辛安，守先人之弊庐，观主刘元正携道友冯君晟，即予为记曰："吾欲发明先师平昔之功行，刻之于翠琰，庶后来者知其缔构之迹，愈勤嗣续之心。"予固辞不能，终弗获已，且喜其人不忘师之德，而又感其能尽肯构之力，遂缀缉其言，直书其事，而为之记。

大定岁次乙巳正月元日

潞邑进士王大用撰

古黎靳元冲书

布衣路亨篆额

太上法箓弟子知龙祥观道士刘元正立石

门人王庆祥　刘志祥　张惠祥　郑恩镜

（《山右》卷二一）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按《黎城县续志》：龙祥观在王曲里，金大定元年道士张可用建，弟子刘元正奏请赐额，进士王大用撰记，即此碑。按碑始言师法号可用，张姓，皇统间授业于潞城东白鹤观，比壮父母继殁，初隐于羊羔村崆峒山谷之石室。今县志崆峒山在五美里(旧割入平顺，乾隆县废仍来属)羊羔村。(志在漳河北)又言居此室者往往病其乏水，师居无何，泉汲多而不竭，少而不溢。县志：张可用潞城人，隐羊羔村崆峒山，山乏水，张拜祝，泉流清冷味甘，不竭不溢，与碑合。其云张希等施地于石桥南，不逾岁而成，即县志乡人后为筑观事。其曰大定三年以观前水泉时现瑞彩，给额曰龙祥，即县志大定三年赐额曰龙祥事。至碑言山寇啸聚，抄掠村堡，此在皇统之后、大定之前。又大定三年金赐天下寺观额事，亦可与史相参。碑题平贤乡王曲村新修龙祥观记，今县志：东曰平贤乡，共三十六村；又渡漳水，南至张堡，又十里至王曲村，即碑之王曲村。

诏旌阳许真君碑

碑高三尺五寸，广一尺九寸，两截刻，上像，下诏及跋。正书，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在泾阳。

玉皇上帝诏旌阳县令许真君拔宅升天诏

□诏学仙童子许□逊

敕：卿自多劫之前，精修至道，□在玄门，勤苦备历，除妖翦枭，三气获分，民怀感激，响彻□□□□□无瞻，惟德是□。既岸厚业，著籍金文，□任兆州都仙大使，仍封赏高明主者。当须授济固志，掌领玄图，开化蒙□爵因后□及赐紫彩羽袍，琼旌宝节，玉膏金丹，诏至奉行。

敕：再诏许真君逊，既子前世宛然圣不祀先祖之罪□子□生咒水行符治病，□恶馘毒之功，已□潜□□命官□金丹于下界，闭傧封形□子身□家□□□□好归三天□□静□□土凌空左大力天□□□金火金昭□中黄无或散□□行□宁康二年八月□日□□神人捧玉□降真君□□□□云而礼至下□日长幼四十五人□升云□敕赐真君宝号旌□观至今檀井存厚。

大金大定二十六年岁次丙午仲夏望日立于京兆府泾阳北极宫。

许旌阳平昔立意仙道，尤长于符法。逮乎出宰是邑，愈笃□前原滋拯济生民，积有日矣，彼苍纪录，颁诏赐丹，显迹当时。盖夫奉行太上法箓，致有是哉！本宫李道判暨里闬强公命工刊石，庶几传之无穷，岂非好事者耶！乡贡进士张秉谧跋并书丹。

张□画，富平县杨瑞刊

知宫道士宋道□知军□□□□□□□兴观道士李从昌

司厨道士赵□□

尊宿道士张□□知观道士□□天水郡□□□同立石

□□□□盟威法师□□□□□□奉行上清宫法□□内□录刊李□□立石

（艺拓，据《金文最》卷二四补）

滕州邹县纪城玉皇观记

碑高四尺八寸，广一尺一寸，两截刻，上札下记。札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记十六行，行三十字。正书。篆额题'滕州邹县纪城玉皇观记'。

滕阳军准武宁军节度使衙帖：准尚书刑部符文，备奉都省劄付，奉圣旨：据新制已后创造到无名额寺观者，然是尽合断罪，仍合除去。缘其间已有绘塑讫神佛容像者，不忍除去，特许存留，其创造罪犯亦与免放。及都省劄付，委官点检，如系自来已有绘塑讫神佛容像，出给圆签即署合同公据，责付住持寺观人等收执，并造一般合同文簿，申赴合干部分。本军行下三县遵依，及委官遍诣点检去后，数内邹县所委官主簿苏武义点检到本县第四乡二下村纪城庄玉皇观，系大定捌年间起建殿三间，内有旧塑三清三尊，各高柒尺，并侍从肆尊，各高陆尺，并挟殿贰间，内有人样玉皇壹尊，高捌尺，并侍从陆尊，各高柒尺，自来不曾系帐。见今女冠姬行忠住持，须至出给者。

右具如前，今出给合同公据，付二下村纪城庄玉皇观住持女冠姬行忠收执照用。大定贰拾年柒月初九日给。

滕州邹县纪城玉皇观记　本观张道真书篆并写

曩者曲阜黄冠女道士李崇彦，先于尼山之上结茅，在后迁于绎山法华院，修葺约五载以来，继而又率道众孙行信、姬行忠、史行德师徒四人，迁于纪城之内。复斯其茅庵一所，特启殚诚，创建妆塑三清圣像，玉皇殿宇，于是经营二十余年，工毕完备。若夫枕邹邑角亢之宫，踞绎阳离坤之位，况乃在邾子故国之内，邻纪侯古宫之旁，剿无俗冗，深诚真趣，乃仙境圣迹之地也。噫，异哉！李崇彦当日良筹妙意，兴工用匠，非不留心，方才工毕，岂意逝矣。兹者有黄冠女师姬行忠，乃崇彦之法嗣也，故尝于其圣像殿宇加之丹雘，不绝修葺，愈成华饰，真所谓继先师之遗风也。其人姬行忠欲将昨该大定二十年所降条理给到是庵，号为玉皇观，仍姬行忠得领住持公据，欲以刊记于石。奈以行忠并无法眷亦匆徒□弟，衰老无能，独力难成，遂邀请到本处耆老善众，共为论议，悉皆允从。今敦请到山居野人李淳锡、张道真、刘道玄三人同为住持是观。兹辈俱乐习道德之风，皆耽慕林泉之兴，略无名利之心，深有乔松之志，既闻之见召，罄诚而远来，建立斯碑，住持是观。其所给据日，署之曰军，今改曰州云。有日，蒙本处二下村皇甫源见访，祷余为纪其事，因奈以若怀汎滥而焉敢渊深乎大洋，如抱整敦而那能度高乎泰山，义终不能辞，勉为记之，以贻示人云耳。

时大定丁未九月　日东鲁梁国房暕志　本县青石匠张珎刊

时大定岁次丁未辛亥月丙子日本观李淳锡同张道真刘道玄立石

（艺拓，据《金文最》卷三八补）

华州华阴县创修仙蜕茔之碣

碑高三尺，广二尺一寸，三十二行，行四十五字。正书，篆额题'仙蜕茔碣'。

冯翊范若水撰

邑士孙肯堂书丹

坦坦窝主人徐□上篆额

古之学游方之外者，名曰道人。自两汉而下，及晋、宋、唐、宋间，隐人逸士，无代无之。刘向始作列仙传，葛洪作神仙传，陶隐居作登真隐诀，而后沈汾作续仙传，贾善翔作高道传，莫不录其行事，载其□□□□□苑之仙风，金堂玉室之□侣，造玄洲者有之，翔紫霄者有之，或歌踏踏词轻举而升天，或间隐去来，留形而□□，或□化而再见山前，或既□□复进当归，或赴玉龙桥之宴集，或为青童君之所召，或拔宅上升而随玉皇之诏，或弃家远□而寻悬溜之游，皆□□间所曾见者，岂虚言哉！求之仙传，盖若此也。□又观之历代信史，皆叙君臣国朝功名之事，其于□□列传之外□□之人，未尝或废。随时人君，莫不响风景慕，旌车蒲轮，交辚山谷，益见道尊德贵，□可尚者。

自来华山上下，栖隐之□□为少矣，幽人逋客之斋房，隐士道流之庵舍，鳞次山下，远近相望。其间修行坚久，日月既老，羽化亦多。彼人者皆□□形于无形之表，翘散于无数之先。其生也，则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其化也，则古今为□□，死生为一□。修之至此，何所往而不安哉？或告门人远游，而入谷坐逝，或留妙颂辞世，而謦咳无言，或

侧足而长□，或顾影而立□，若此之类，各葬林野，并藏岩谷，名姓虽存，骸骨异置。今者道流雷道升发心聚葬，遂于诸处收拾近年羽化之骨，如丁先生本颍昌人，韩先生本河间人，各寿九十余，视听不衰，谈笑而化，其余高道之士，无疾而逝者，共一十余人。择得胜地，在牛心谷之北，迎祥观之东，巍巍高阜，独占一丘，酋山而下，修此茔域，龟筮协从，大开一穴，将□骨以年代相次，环葬其中，名曰仙蜕之茔，实大定二十五年十月十有八日也。雷道升盖道门中颖悟超达慷慨士也，修真炼性，积有年矣。受法箓、精医术，□功较行，两者兼之，能人之所不能，为人之所不为。惜其已化之人，寂然无声，故于此事，略□存心，大协众议。葬事既终，一日访予于冯翊，且曰："子亦道流也，幸为我作一碑，以传来世。"予老矣，寡于闻见而拙于叙述，意不能拒，聊著其实，因谓之曰："自古入道门中，云水游闲者，盖不可以名姓数，皆不修坟墓，而□□□□往往高谈阔语，期以飞升而耻沦生死，今日之葬，非古意也，窃有疑焉，"雷公矍然而笑曰："是大不然。道不可以一途而得，又不可以一概而求。且如□仙□吕真君，结庵四十年，人无识者。既化，门人刘裕之藏骨于石室，而后□处见之，再寻所瘗，空棺中唯见二口字。陈希夷将化，先一日谓门人曰：吾当远游峨嵋。明日入谷，至试酋龛□□刘秀峰居洛阳，已死之后，金蝉出顶，其形亦无。李子明游凤翔，□化之后，□□□蜀路寄书谢葬。若此之辈，不可遍举。又若释门中达磨师葬后西去，空棺中唯存只履，佛图澄葬后掘冢，空棺中但余一石。由是观之，亦安之今日圹中之葬者，得无真君之口字，希夷之远游，秀峰之金蝉，子明之谢书者，□□□仙踪何□□飞升聚□之议，不足疑也。"夫如是，然后知雷公之说□□，而前日之疑断可释也，今□□葬之人姓名乡贡，列之碑□□助□□葬者，各布于后。因系之铭曰：

岩岩华山，几百斯年，中有一室，实名洞天。遂使幽人，景慕神仙，月来日往，亦不免焉。巍哉此茔，依山之下，□葬□□，□□道者。或掩其圹，或弃中野，以道观之，皆非实也。百年既远，唯余一名，死而不亡，亦曰长生。飞飙倒景，与此同程，千载之后，瞻仰兹铭。

大定二十七年八月望日太素庵主雷道升立石

长春党再立　　张信刊

前知云台观事兼监观道士杨知其　前知观事道士杨昌锐　　监斋道士张处性　知观事道士关昌庆　　副观董昌显

（艺拓，并以《金文最》卷四四校）

重修岱岳庙碑

宋有□

尝若太极分而为两仪，两仪立而生六子。本乎天者亲上，日月星辰丽焉，本乎地者亲下，山川河岳奠焉。其类既分，各从祀典。于是咸在东者，造化之所起，而岳者，神灵之所宅，主乎震位，为五方象帝之先□□岱宗为万物更代之处，距兖地之雄胜，亘鲁邦之□詹，太皞领其权，句芒司其令，厥德配地，于时为春，巡狩者止焉。而考功德志道者，登高而小天下，□有□天周回三千余里，是谓三宫空洞之□□记所载，不可诬也。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队之域，凡有□□则秉彝好德之伦，莫不崇饬庙像，岁时祀□□所以戴天齐之作□日

来之佑也。

同城澄城县，襟高颇，带漆沮，控上秦，走蒲坂，爰当要路，是为剧邑。于稽古迹，则有隋文帝魏元成之旧庄，验以泽民，则有郑楚相吕大防之遗爱。沃野四辟，居民万室，教□□征，家给人足，祀庙之奉，讵可阙焉？古徵之北有岱岳庙，自戎马生郊之后，暨震风凌雨之余，岁月寝远，敝坏滋甚。知庙道士吕居仁，徼妙两观，愿言一启，以谓人者神之所依，神者人之所宰，若坐视其敝而不为兴起，虽然神罔时怨，奈何日鉴在兹，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众因儆悟，感愿恍随。翼旦，遂与邑中耆老度其鲜原，揆之以日，鸠良□，□众材，辟宏基，构广厦。经始勿亟，迄用有成，于以感崇朝遍雨之云，于以肃在庙骏奔之众。兹见门墙山□庭中水洁，画栋虹横，瑶阶肪截，上通云汉，碧参万瓦之鳞，前直郭门，清荫两衙之樾。霞升气接河汾远，日出冷连条华高，聿成壮丽之观，是曰嘉宁之殿。一到则俯仰于净境之中，逍遥于尘网之外。香火之缘自起，名利之心遽尽，又何必大寓言之叟谓可并秋毫，小游说之士谓不□□□者哉！庙既成，弟子王抱一以其师营造之勤，求为记述。愚即□其森然如绝涧之松，湛然如清溪之水，诚羽士之俟范，为教门之领袖。即此胜缘，谅非矫举。因毛元锐，以塞所请，庶使□□道□神游长揖稷丘公，乡校群儒□仰更新韩吏部。大定二十七年岁次丁未惟一□乙巳朏越四日戊申乡贡进士宗有□记。(《澄城县志》)

(《金文最》卷三八)

京兆府泾阳县重修北极宫碑

萧 贡

北极宫在县城西北隅，始作者与岁月，无刻识不可知也。来状以为起于秦汉郑白渠成，岸有积尸，水通城流，饮者多病，遂起紫微殿以镇之。以予考之，非也。古者事神，必于国郊，或名山大川、高爽之地。礼数不同，大率为坛设位祭之而已，无饰画神之象者。秦与汉初亦然。至武帝时，齐人少翁言，上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各置祭具焉。以象事神起于此，然亦止于宫中画象而已，犹未有杂予民间，兴起祠宇，号为宫观，及抟土刻木而为之象者。来状之说，盖俚俗相传而然，不足采也。称祠庙为宫观，度道士以守之，盖自近代始。然则是宫之兴也，其亦近代欤？逮乎前宋之末，兵革扰攘，饥馑相仍，黄冠散亡，长廊峻宇，焚荡圮坏，岁久而荆芜瓦砾之场，余存无几，不庇风雨。贞元中，道士李居实稍葺治而居之。悼其褊陋，自誓于神，营之经之。起于戊寅，迄于丁未，乃成其制。盖南面为大殿以尊北辰，通两廊焉。四殿东西相向，以为天尊列宿、三官四圣、元辰天师灵官之位，各置其象，所以起人之敬心焉。中坛三垓，以事天地日月星辰，露而不屋，所以达其馨香焉。为堂以肄讲读，为斋以接宾客，为厨以供饮膳，为室以安寝处。重门洞启以表内外，环以长垣□□□□金碧丹漆之观，木甓瓦石之饰，壮伟闳丽，十倍于旧，遂甲一乡。既已相与砻石于庭，以记来请曰："居实于此久矣。始者见吾祖师之兴饰是宫，而旋见其坏也。今我又竭吾力以集厥功，靡费岁月，铢积寸累，所以兴废补阙，无所不至。今宫既成，吾老矣，不为之记，则来者乌知吾之勤哉？庶托斯文，以垂不腐。"予闻而笑之曰："道者既历见前日之兴之也难而坏之也亟，则今之所成

者，将倾圮之不暇，其能久乎？是既不能久，则碑之在世，亦预几何。自有碑碣以来，铭功纪德者未曾不为无穷计也，然有石刻具在，而人已寂然无闻者。有字画仅存，风摧雨剥，火燎藓涩，不可读者。有螭首断缺，龟趺拆裂，委弃埋没于苍烟野草之间，不复见于世者。有幸而在世，为人磨去故文，勒为新碑者。以至破为柱础捣练支床者。今汉唐故都之左右者皆是也。功业之著，文章之工，字画之奇，犹且磨灭，金石之不足恃盖如此。况予与子区区者乎！"道者默然无以应，予遂书之以为记云。从仕郎、试京兆府泾阳县令、武骑尉、借绯鱼袋萧贡撰。（《泾阳县志》）

（《金文最》卷三八）

莲峰真逸绝句二首

碑高一尺，广一尺九寸，大字八行，行十字，小字十一行，行十六字，正书。前尚有小字两行，现移后。

兴庆池

华萼楼倾有故基，路人空读火余碑，可怜兴庆池边月，曾伴宁王玉笛吹。（家集中伴作照）

李氏园

决决冰泉漱竹篱，一林寒玉锁烟霏，青裙白发人何处，闲杀南楼冷翠微。

故大理正乔君先生以文章起家。迹其德业，宜有后者也。正隆之乱，丞蒲邑，保全一城，关陕至今称之。京兆所留题咏，虽一时游戏，然今日运会有足奇者。先生仙去十年于兹，其子德容以户曹来光遗迹，公余搜访，得数绝句，命刻之石。岂特使芝兰久而益芳，圭璧久而益贵，将见蓄田构室，不负所托矣。天禄乡里晚进，尝饫余论，方漫令长安。此一段因缘，喜与德容共之。不揆狂斐，于是乎书。大定戊申正月上沐古唐申天禄跋。

此□诗之录□□宗明昌七年二月，因府衙委录事司□整兴庆流杯亭，以此石置之壁洞。录事马利、录判马祥记。

（艺拓）

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瑞应记

朱　澜

明昌元年二月癸卯，皇太后微爽节宣之和。越翼日甲辰，皇帝朝隆庆宫，问安于慈训殿，还出寝门，行不能正履，朝夕视膳，畴咨药石，未尝解带，以谓祷于上下神祇，著在典故。壬子，敕大天长观设普天大醮七昼夜，仰祝皇太后圣寿无疆，赐钱五百万，栴檀、沉水、降真等香二百八十斤，龙脑五两，命昭勇大将军、拱卫直都指挥使兼客省使大仲尹、西上閤门使张汝猷、左振肃完颜阿鲁罕为行礼官，诏提点天长观事、冲和大师孙明道曰："老君道教，乃

中国之教，不比释氏西胡之人，以击钹为事。自今以始，醮上不得用法器。”即日降普天大醮青词一通，其词曰：“嗣天子臣谨上启三清四帝二后，伏以祗应丕绪，仰戴慈闱，惟日孝承。方备九州之养，赖天孚佑，克开万寿之祥。偶失时和，遽成微恙，爰款殊庭之邃，聿严秘醮之科，所冀孝诚俯回真驭，垂至神而洞鉴，锡景命之延洪，嘉与群生，永依大庇。臣无任恳祷之至，谨词。”辛酉，皇帝驾幸天长观，行香礼毕，车驾还宫，行礼官暨高功大法师，闻启发䆁，皇帝斋戒七日。癸亥，内降御书青词九通，沉檀四斤，龙脑十两。乙丑，正昼行道间，有白鹤九只自西北来，继又十只，皆缓飞翱翔于坛上，须臾数千，四面蔽天而至，徘徊往来，自午至申，始徐徐而去。是时云物嘉明，西南有赤光下属坛殿，都人瞻拜，万口和附，咸以为圣上孝感之所致。丙寅，皇太后遣隆庆宫都监高高寿赐白金五十两、彩四段，俾道众忏谢。是日，又于正午行道间，有四鹤自西北来，徐有五十余盘旋于坛上者久之。丁卯，复命左宣徽使卢玑为代礼官，午时行道间，鹤五只来自西北，回翔殿阁之上，道众诣天宝坛上十方香，有大鹤下翔，掠玉虚殿檐，然后飞舞于坛阁之上而去。中夜焚词，微风自西北来，缭绕楮灰，抟扶摇而上者数百千丈，直入霄汉。俄有赤光照烛琳宇，众皆骇叹瞻拜。戊辰已事。厥后曾未浃旬，皇太后康宁如初。有本观玉虚殿侍香道人徐悟真者，目击上事，因命工镂木为大天长观普天大醮感应图，具录始终，嘱国史院编修官臣朱澜记其事于图之上。窃惟东西汉时，黄鹄下太液池，白鹤三十只经岱宗祀坛之上，偶然而来，殊无意谓，当时史官犹以为嘉瑞，笔之于西京之书，东观之记，况圣天子以至孝之德，动天地，通神明，如是之昭晰著明哉！而澜又职隶太史，固当备纪其实，内则书之于策，以备史臣采择，外则扬君上之美，以佐佑刑于四海之教，故不敢坚拒悟真之请，乃取其所录而叙述之，以为天长观普天大醮瑞应记。书曰：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将见天下臣民闻风感德，靡然从化，人人修曾闵之行，唐虞之世比屋可封之俗，复见于今日矣。五月戊午，征事郎、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借绯臣朱澜拜手稽首谨书。

（《宫观碑志》）

中都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感应碑

国子祭酒兼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党怀英撰

古有圣人尊天地，敬鬼神，祷祠祭祀之礼，见于诗书，尚矣。坛墠以为位，牲币以为荐，熏燎以达臭，祝史以致辞，以禳灾疾，以祈寿福，亦皆有请焉。后世或举或废，寖不能详究其说，而禳祈之事，独施于道家者流。斋有法，醮有仪，斋以谢咎，醮以度厄，于是焉要福于天地神祇，自汉唐以来，其法益备。虽与古殊尚，而斋洁以即事，虔敬以将诚，其致一也。明昌元年二月，皇太后有疾不豫，皇帝日侍寝闱，咨阅方药，凡所以为天下养者，皆用其至，而疾不加损。天子惕然，忧形于色，分命侍臣遍举群祀。且谓祷祈之法莫严于道家，其所谓普天大醮者，视他醮为尤备，乃诏出帑泉五百万，赐天长观，俾开醮席。仍赐栴檀、沉水、龙脑等香以斤计者合四百有奇，特命拱卫直指挥使兼客省使大仲尹、西上閤门使张汝猷、左振肃完颜阿鲁罕同典行礼，复诏谕提点观事冲和大师孙明道曰：“老君之道出于中国，专尚清净，非若释氏西胡之法，以击钹为事，自今醮筵宜勿复用。”上于是宿斋，翼日驾如坛

所，亲荐香火。既还宫，内出密词九通，皆亲御宸翰，皇太后亦遣宫使赐白金彩币，以申忏谢。启坛之日，两宫常膳皆进蔬素，凡七日，盖与醮相始终。其备物致诚，可谓兼举矣。既醮之三日，行事方殷，西南有降霭纷散，光明辉映坛殿，白鹤九来自西北，翱翔坛上，继是至者又以十数，顷之四面云会，不可殚数，盖无虑数千，徘徊上下，自午至晡乃稍稍散去。于是祠官道侣，相与振动，拜礼坛下，都人父老，万目瞻仰，莫不加手于额，以为圣上孝诚所致。自是或五或四，或至数十，继日更至，最后有大鹤遥遍下翔，傃拂簷楹，已而回旋殿阁之上，逾时乃不见。焚词之夕，天宇澄霁，微风肃然，烟烬上举，莫穷所至，俄有赤光照烛坛宇，众皆竦然，益知仙圣之去人不远也。彻醮未几，而皇太后圣体旋就康复，朝野内外，相语称庆。国史院编修官朱澜为记其事，儒学之臣作为歌颂者甚众，孙公大师复属鄙文，传之刊镂。怀英曰：天道幽远，其交际之理不可必知，所可知者，修于下，应于上，理之必至者矣。夫鹤，逸羽也，巢于深林而游集于薮泽，人将即焉，则摇翮而去之，彼孰使而来哉？尝闻道家以是为仙人骥，诚然，则其为感应章章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以至于无所不通。书曰：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夫以道德精微之教，行之以清净，以达圣天子爱亲之诚，宜乎感应之速也。既书所闻，复系之以颂曰：

维帝在上，万灵所宗，听则甚卑，匪诚弗通。于皇圣神，继天立道，奚请于天，粤为亲祷。乃睎道学，其教本玄，用是清净，庶几格天。展坛惟严，章词有秘，上灵顾歆，福应遄致。爰有嘉气，非云非烟，下属坛殿，流光晔然。复有仙禽，以千百数，如驯如驱，飞掠簷庑。佥曰圣感，福于慈闱，天子曰然，嘉尔道师。道师稽首，惟天子孝，千万亿年，加惠玄教。

（《宫观碑志》）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

八面刻。每面高三尺二寸，广五寸，七行，行四十七字。正书，在完县西北十里白云村玉皇庙。

尔时太清天中大圣老君，以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极宫中观见众生亿劫漂沉，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华，或生夷域之中，或生蛮戎之内，或富或贵，或贱或贫。暂假因缘，堕于地狱，转乖人道，难复人身，还归轮转，为无定故，罪业牵缠，魂系阴司受苦，满足人道，将违生居畜兽之中，或生禽虫之属，转乖人道，难复人身，如此沉沦，不自知觉，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轮回。我以哀悯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于蜀都，地神涌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于是太上升玉局座授与天师道陵北斗本命经诀，广宣要法，作人舟船，津梁男女，普济众生，使不失人路。太上是时告天师曰：人身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种罪根，多肆巧诈，多恣淫杀，多好群情，多爱贪嗔，多沉地狱，多失人身，如此等（上第一面）缘，众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我今哀见此等众生，故垂法教，为说良缘。令使知道，知身性命皆凭道生，了悟此因，长生人道，种子不绝，世世为人，不生无道之乡，不断人之根本，更能心修正道，渐入仙宗，永离轮回，超升成道。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归真知命，可以本命之日，修斋设醮，启祝北斗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荐福消灾，奏章悬

愿，虔诚献礼种种香花时新五果，像世威仪，清净堂宇，法天像地，吞科善教，请正一道士一人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七，或于观宇，或在家庭，随力建功，请行法事。于是功德深重，不可具陈，念此太上北斗真君名号，当得罪业消除，灾衰洗荡，福寿资命，善果臻身。北斗真君应验曰：家有北斗经，宅舍得安宁。家有北斗经，父母保长生。家有北斗经，万邪自归正。家有北斗经，营业得称情。家有北斗经，阖门自康健。家有北斗经，五路自通达。家有北斗经，众恶永消灭。家有北斗经，六畜保兴生。（上第二面）家有北斗经，疾病得痊差。家有北斗经，财物不虚耗。家有北斗经，横事永不起。家有北斗经，长保亨利贞。□言北辰垂象而众星拱之，为造化之枢机，作人神之主宰，宣威科戒，统御万灵，判人间善恶之期，司阴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禀，七政同科，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灾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虽则殊途，命分俱无差别，凡夫在世，迷谬者多，不知身属北斗，命由天府，有灾有患，不知谢解之门，延福延生，莫晓归真之路，致使魂神被系，祸患来缠，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克害，连年困笃，累岁迍邅，家讼征呼，先亡复连。或上天谴责，或下鬼诉诬，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须投告北斗，醮谢真君及转真经认本命真君，方获安泰，以至康荣。更有深妙不可尽述。北斗真形，顶礼恭敬，呪曰天灵节荣□确保□长□□□之一□守其真形，五藏神君，各保安宁，急急如律令。第一北斗贪狼太星君，子生人属之。第二北斗巨门（上第三面）元星君，丑亥生人属之。第三北斗禄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属之。第四北斗文曲纽星君，卯酉生人属之。（下缺）星君，辰申生人属之。第六北斗武曲纪星君，巳未生人属之。第七北斗破军关星君，午生人属之。北斗□□星（下缺）斗内弼星君，上台虚精星君，中台六淳星君，下台曲生星君，三台生我来，三台养我来，三台（下缺）是真形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熏，宿有善缘，得闻持诵，其功德力莫可称量□，广存立（下缺）功德真圣祖宗为性相之根本，若正信男女，值此真经，智慧性圆，道心开发，出群迷径，入希夷门，归奉真宗（下缺）三元八节，本命生辰北斗下日严置坛场，转经斋醮，依仪行道，其福（下缺）生生，不违真圣，不人邪见，（下缺）性命五体，悉属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将，本宿星官，常垂荫祐，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凡俗无知，自身（下缺）（上第四面）每岁六度，降在人间，降日为本命限期，可以消灾忏罪，请福延年。持此真想，随力立罪，福报卿完。其有本命限期（下缺）不知，不设斋醮，不修香火，此为轻生迷本，不贵人身，天司夺禄，减算除年，致以夭丧。如此之人，身谢之后，沦没三（下缺）趣生禽兽中，永失人身，为本命人根本明所报也。若本命之日，共有男女，能修斋醮，善达天司一世，于本命限期将（下缺）陈供养，使三生长为男子身，富贵聪明，人中殊胜。其有男生女身果薄，虽在人中，贫穷下贱，纵知本命，无力（下缺）献花冥心望北极稽首礼拜，念本命真君名号者，亦不虚过本命期限，皆得延生注福，系保人身，灾厄蠲除（下缺）踊跃作礼，围绕赞叹，难可得遇无上法桥。道君于是重告天师曰，世人罪福善恶皆达天司，忏罪（下缺）人世善根，遇本命生辰，告身中元辰驿马，削落三灾九厄，保见今眷属安宁，悔过虔恭，渐登妙果（下缺）（上第五面）（下缺）证虚无道，乃得圣智圆通，圣智圆通，隐显莫测，出有入无，逍遥云际，升入金门，与圣合智，身超三界，永不（下缺）穷，快乐自在。于是天师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愿流行，令传善士，若□男女受持读诵□二当□十成四□渐（下缺）者。值遇经诀，怀不信心，毁谤真文，如此之人，罪根□诚，命沉六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凡有上士于本命生辰持读是经，皆外伏魔精，内安真性，功霑水陆，善及存亡。保而敬之，非人勿示。永为身灾福□可称是经在处，有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将，本命灵官，降鸾众真，

悉来拥护。持经之人，常持诵七元真君所□真号，善功周满，以□□□说北斗咒曰：隔居小人，好道求灵，常见尊仪，愿赐长生。高上玉皇，紫微帝仙，三台生我来，三台养我来，三台护我来。魁魓魋魌魒魓魖，急急如太上北斗真君律令。道言凡有男女于本命生辰及诸斋日，清净身心，焚香(上第六面)持此真文，自认北斗本命所属星君，随心祷祝，善无不应，灾罪消除，致感万圣千真俱来卫护。北斗本命延生经诀，乃修真之(下缺)逍遥，皆因此经。证圣成真，皆因此经。出离生死，皆因此经。保护男女，皆因此经。保命延年，皆得自在此经。若□在之□千真敬礼，万圣护持，魔鬼潜消，精灵伏匿，世有灾殃，悉皆消灭。凡□□□可以灾香(下缺)安(下缺)大圣北□教□□□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灾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四杀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七伤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难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之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下缺)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产生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复连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疫疠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罹邪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虫蛇厄。大圣(上第七面)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贼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横死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咒誓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罗厄。大圣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网厄。于是七元君，大圣普通灵，济度诸厄难，超出(下缺)持诵保安宁，尽凭生百福，咸契于五星，三魂得安健，邪魅永能停。五方降真气，万福自来并，(下缺)超八难，皆由奉此经。生生身自在，世世保心清，善似光中影，应如谷里声。三元神共护，万(下缺)亦无障，永保道心宁。道□说经将毕，龙鹤天仙来迎还□□□玉京。是时老君重告□日(上缺)承□□善是时天(下缺)流传此经于世□垂清□□□非人非性之(下缺)以(下缺)

大金明昌二年岁次辛亥中秋　日

安定□□教慈母刘□弟子□□□立□□

（艺拓）

续修太清宫记

碑高五尺六寸，广二尺五寸，二十八行，行七十字，正书。额同首题。

前州学正胡筠撰

甫城逸人陈知常书丹并篆额

亳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圣之地。殿之南有虚无堂，相传为老子讲经宴息之所。自□册之后，亦以殿名之。宫中旧有八桧，今惟手植存焉。太极殿东有九井，或谓老子初生，九龙吐水以浴圣体，又谓老子生而作禹步，步成一井，井各有龙。灵迹甚著，迄今岁旱，州郡官僚拜祝，勺其水设坛场而祷之，随即雨降。亳古殷汤之故都也。按藏经：老子生于殷武丁二年，然其踪迹多见于周世。司马迁不得其实，但称与孔子同时，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孔子殁后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谈周秦离合之事，儋即老子也。老子感七国之乱，始出函谷，强为尹喜著五千文，为道家修身之祖。其后秦并

六国，而不知所终。未几而紫云现芒砀，赤帝之子龙飞于丰沛之上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玄孙假，出仕于汉文之世。其后李其姓者，指李之仙裔也。老子之居，更历两汉，皆以庙名之。至唐有天下，知李氏其系出于老子，尊为祖庙，始增大其制度。高宗乾封中，亲谒道宫，册老子为玄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至明皇时，躬诣玄元庙，册玄元皇帝为大圣祖，改庙为太清宫，先天大圣后庙为洞霄宫。至开元十三年正月八日，老子示现于太清宫，紫气红雾中，穆穆若有白鹤彩云来朝庙廷。二月癸酉，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天皇大帝，明皇手书玄元所著五千文，仍自为注释，颁于祖庙，刻石迄今存焉。至宋真宗，躬谒祠下，奉玉册，封太上老君为混元上□皇帝，增修其宫。至靖康之乱，大军已过而鼠盗窃发，其宫层楼杰阁，门阙廊庑，苍官翠琰，玉像神仪，灵踪圣迹，为狂贼纵火一爇而尽。惟败壁颓垣，空庭断砌，蓬蒿蔚长，狐兔游游，其荒凉如此。逮至抚定，先有道士邢象符、王继真、丁礼符、李修□相继以主宫事，仅二十余年，而稍加兴葺焉。其次两宫都监田子虚与副运韩元英再创修太极殿并转轮大藏，仍印经以实之。又其次四十年间，□景成、延守德、李若谷承袭管勾，亦逐岁兴缘，改故添新，未始废堕。创为三清、玉帝二大殿，灵宝、五师、九曜、十二元辰、四圣、三官诸小殿宇，皆粗成次序。至大定甲辰岁，今知宫郭居明又率道众三十余人，诣本邑西南宁平乡崇贤里□安村敬请致仕李显武为劝缘功德主，重修宫焉。显武宏谋远略，大过于人，善化导兴缘者也。初闻道众踵门则托事以避，纵获见面，再三固辞，不果其命。适会前防御纥石烈辅国解职蔡郡，移镇亳社，闻太清道众请显武而未许，遂召而与之语曰："大上之宫者，李氏之祖庙也。自罹兵火□□六十稔矣，其宫制尚未完成，分有待于足下者，胡不鼓余勇而乐为之。今辞让者再三，窃为足下不取。"显武曰："圭年逾八十，齿衰发槁，日暮之光为十年可成之役，如不克终为之奈何？"太守曰："□也天将待足下起□废之祖庭，讵□以衰槁为辞。乌知天帝不能延君之寿以就胜事也。"显武欣然信其说，乃自甲辰六月，召众工揆度立约，翌日躬诣诸乡□□沐而化之，人皆喜舍，无一逆其意者。至十月十五日，载以巨轴，由县西乡东入太清。前车已抵宫，而后车未出县。十二月八日，作斲木大斋，至丙午岁春月，立前后三门，屹然高大□□岁四月望日北宫火灾，其殿阁灵仪，顷刻而□。诸女道流，号哭抚膺，不可扑灭。后数日，洞霄知事十五余人，率众乡老诣显武请兼修北宫。公默然一心，计谓太清虽未完而尚有故殿，今洞霄三殿俱亡，太清之役可□而洞霄不可缓也。于是断以己意，暂修两宫。至丁未岁，复建洞霄先天太后大殿，于法座下，辟地得玉石，纵横五尺，命石工王熙复琢太后圣容。未几而成，端丽殊妙，方之旧仪，尊严厚重，高出数倍。四方瞻礼之士私相告曰：将谓终身不复睹此瑞相，岂意今日见之。往往厚出施利，喜跃而退。于是自本州以至邻郡，奉道者或舍金珠、粮□、钱帛、材木、笆箔、椽柱、薪草，莫可胜计。于是显武命前副宫楚运亨掌其文籍，司其出纳，虽一毫之私不有也。又命前上坐孙居迁主其材木，公其用度，虽一寸之木不虚用也。其宫中已就者，前后三□□虚无殿西转□□廊一十间，太极殿之东，创为七元殿，殿南北转角行廊一十三间。太极殿之西，立南斗殿，殿南北转角行廊二十间。东立五岳殿，诸位并已完成。显武所用众工，皆于本郡县精加遴选，使艺工巧过人者，然后用之。究其助修两宫费用之资，最为大者，本州佑德、州东永城、州北修桥院，至于本宫诸处醮筵，皆命前管内道正冯洞庆为高功，同办大缘。□自亳之外，助缘者归德、陈、蔡、曹、单、宿、泗、颍、寿、睢州、太康等处。诸施主虽名衔至众，而籍之甚明。显武又虑毫楮易坏，不可传之永久，故

刻诸坚石，揭于太极殿之西，使各人后世子孙以为美观。又显武昔尝与蔡州致仕刘忠显为友，二人各于仕路，早谋休退，崇奉道德，不惟所好尚同，抑亦于祖庭递相兴缘有志。公自叹衰迈，来日无多，每谈话间，则以未集之事托付于刘。刘亦无拒焉，言咸再三不已，刘君复曰："公何□区如此乎？宁不闻大丈夫之言，坚若金石，金石可革而言不可渝也。岂徒面从而背违哉。"显武欣然曰："吾得其人矣。余无忧患矣，死亦无憾矣。"于是为宫门之纪纲者，属仆为文。仆故初纪混元灵迹，历代尊奉之事，及自抚定至今，前后住持之人。次述显武戮力化缘，铢积寸累，经营之功。终载远近施主喜舍之意。然以两宫之费，总而计之，不啻数千万，以一人所施之物，纳诸其中，如毫末之小，涓滴之微。显武乃能裒聚总集，以就大缘，而用度不匮，仆亦歆羡焉。遂为详说而备述之云。明昌二年岁次辛亥十月丙子朔十五庚寅日。前住持本宫道士李若谷。

□岁进士曹崇和　监斋宋□美　上座岳守一　见住持本宫道士郭居明

都劝缘首前唐州司候判官忠显校尉武骑尉致仕刘琦

将仕郎亳州卫真县主簿娄襄

安远大将军行亳州卫真县令轻车都尉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完颜同罕

（光绪《鹿邑县志》卷十）

胡筠续修太清宫记跋

失　名

斯文者，故学正胡先生之所作也。文既成，录示故显武。当时有议者便欲令显武立石，公拒之曰：不可，俟祖庭诸缘事稍集，立之亦未晚也。以文中有美饰之辞，公乃止之，若从众而为之，是自衒也。公既不为，留待后人以兴建，高建昭然。嗟乎！公今物故矣，观其勋绩，思其行状，孰不钦羡哉！前知宫李若谷将恐先生之文，岁久湮遗，乃募工刻石，俾四方游礼之士得以披览，庶几发扬显武之德，诚不可得也。故仆敬跋其后云。

石匠夏斌王熙刊字

（《金文最》卷二四）

十方大天长观玄都宝藏碑铭

承事郎应奉翰林文字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魏抟霄撰

十方大天长观新作玄都宝藏，提点观事冲和大师孙明道谓大名魏抟霄曰："自元始天尊开龙汉延康之劫，命天真皇人辩析秘道，授之列仙，以传下世，则始有经矣。自西王母以元始玉像遗轩辕黄帝，置诸高观之上以奉香火，则始有观矣。是则非观无以贮无上之经，非经无以见无上之道，经之与观可独已乎。国家定都永安，迄今四十余年，天长观实奉香火，旧贮藏经，缺而未完。住持道士继承非一，因仍苟简，莫有以补缀为意者。大定丙午，明

道始奉诏提点观事。洪惟世宗皇帝万机之暇，留神内典，以观宇尝火，出内府金钱巨万计，俾撤旧而一新之。于是上圣有居，众真有处，长廊秘殿，翚如翼如，经阁醮坛，广庭净房，位置区别，莫不有叙，尊雄深靖，为天下壮观。而又赐钱二千万，领以度支，岁取赢羡以给道侣。复于五花山置烧丹院，起玉华殿，俾隶于观，以为方士飞炼之所。而无上之经，顾独缺而未完。愚虽不敏，誓将毕力，证兹胜事。后二年，会有诏以南京道藏经板付观，又易置玉虚观经于飞玄之阁，以备观览，天长旧经，逐付玉虚，其旧有名籍而玉虚不具者，听留勿还，须补完则遣之。继又以普天大醮仪范有肃，赐肃道济等十人箸褐，仍敕赐钱十五万，俾置羽衣，余道侣人赐钱三万。明道用是愈益感奋，以为圣天子在上，道学兴行，宜广传法箓，开度群迷，及献状于朝，嗣诏报可，仍敕招延高道，蠲洁行事。越明年正月，鼎成龙去，而诏旨具在。主上嗣膺宝位，尤尊道学，以其教出中国，专尚清净，有司举前诏以请，俞旨既下，以三月朔旦开坛受箓。既具威仪，请师奏名，俄有三鹤自西北来，翔绕祠坛，逮奏名竟，乃西南去。是暑亭午登坛，复有四鹤徘徊其上，既交神吏，倏然黄雾蔽天，至自西北，驶若风雨。已而撤席，天宇廓清，飞鹤上翥，入于太空。道侣士庶，骇心稽首。明昌改元之元日，敕遣中使谕旨度支，拓观之左隙地凡千步，起丁卯瑞圣殿，以奉太母本命之神，侧度与延庆埒。其北宫第一区，并以赐观，俾构屋列楹，以贮经板。仍署文臣二员，与明道经书参订，即补缀完成，印经一藏。既又命选精勤道士一员住持，须及五年，若职事修举者，赐紫衣德号，仍岁度服勤道童二人以为常。明道奉诏，不遑居处，分遣黄冠访遗经于天下，且募工鸠材。有赵道真者，愿以板材自任，丐化诸方。不二年间，胜缘俱办，琼材会珍，良工举巧，楹戾屹立，镂刻具完。凡得遗经千七十四卷，补板者二万一千八百册有畸，积册八万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库四区，为楹三十有五，以架计者百有四十。明道于是倡请道侣，依三洞四辅，品详科格，商较同异，而铨次之，勒成一藏，都卢六千四百五十五卷，为帙六百有二，题曰大金玄都宝藏。亦既奏功，须文以信久远，子尝留心吾教，敢以辞铭请，幸毋让。”持胥谨按，道家者流，盖出于黄帝、老子之学，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慈俭不争为用，皆吻合六经之妙，虽国君不可阙也。至其所谓神仙保性命之真，则山林中人之事也。故善学黄老者，则必知其本末之务，若虞舜之无为，汉文之慈俭，光武之柔道，盖公之清净，皆出黄老之教，可谓知所务矣。今吾师奉诏完葺旧典，而又得逸书于天下为多，兼收并蓄，足成一大藏，教其于本末之务，不为无补，是可铭者，于是敬诺而铭之。其辞曰：

空洞之元，虚无自然，从无得有，积成地天。两仪既奠，七曜有躔，造化亭毒，死生劫迁。为人为物，或鬼或仙，三界之上，浩劫之前。上无复色，下无复渊，中有大梵，溟涬眇绵。玉音振气，灵风聚烟，亦既成文，韬落琅鲜。龙汉荡荡，运开乃传，天真辨析，列仙致虔。降授世人，玄言五千，三洞四辅，次第相沿。关尹之后，支分派宣，汉史载者，二百五篇。逮晋兴宁，其光益延，历唐至宋，纲纬乃全。搜访遗逸，笼山络川，贮之秘殿，饰以锦琁。天命既革，经随师还，束置滋久，几为断编。大定中兴，真人御乾，乃眷天长，祷祠吉蠲。载新轮奂，载锡金钱，圣泽汪洋，昭天漏泉。谓经有板，可贮可筌，取诸雒梁，致之汉燕。谓经有帙，可补可镌，以彼玉虚，易此飞玄。云何鼎成，龙驾高骞，攀髯弗追，抱弓涕涟。明昌天子，志切奉仙，赐第构屋，督工署员。冲和奉承，勤亦至焉，岁不再周，用集胜缘。千材会珍，万陶举坚，列楹山峙，镂板壁联。能事既毕，灵贶自甄，于皇世宗，侑帝之筵。俟谁驾之，韶遥缘遣，降监成功，致福孔遄。天子寿考，亿亿万年，霑溉玄教，旁流

八埏。

（《宫观碑志》）

重修纪圣铭碑亭碑①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六寸，十八行，行三十六字，正书。额题‘重修纪圣铭碑亭碑’。

平阳府浮山县天圣观重修纪圣碑亭记

唐革隋命，起义太原，拨乱返正，与殷汤周武匹休比隆，历祀三百。而受命祯符，告由圣祖大上老君，当高祖、太宗之时，凡五示圣容于平阳浮山县境。每遇征讨，预报捷期，即建置庙像。高宗乾符元年，策号太上玄元皇帝。逮明皇朝，大阐祖风，升庙为观，榜曰庆唐，备极壮丽，视亳州明道宫、洛都北邙上清宫等矣。仍敕晋州节度为检校庆唐观使。帝重念神降明出，伟事也；口授训辞，瓌瑞也；假晋民吉善行往来通报，吉类也；贞观中，矞云汨于庙宇，垂拱中，庆云涌于神座，重代鸿懿也；蒲萄附柏，起根褭蔓，植物合异也；根木枯枝更生，连理华滋，蕃炽也。举是六者作纪圣铭，树丰碑，立言洒翰，俱出宸造，法奎图之星象，焕云汉之成章，玉箸支离，银钩粲烂，又得它山之石，实钟元气之精，秀稟生金，润全蕴玉。由开元十七年迄兹仅五百岁，无纤瑕点翳，叩之清音发越，犹霜钟云璈，诚难得之货，希世之珍也。碑阴并列一时臣佐姓名，敕左相燕公张说题御制御书字，敕集贤学士翰林院应奉朝议郎赞谕皇太子兼侍诸王文章吕向写碑阴姓名年月。故老相传，石自长安护载及此，理或有之。旧盖碑亭经久隳毁，观门知事道士阎师一等，抡材选工，不日兴起，其翚飞绮错之状，与碑为称焉。来谒记文，因具述之。

大金明昌三年壬子岁夏季月望日，承务郎前太常博士兼校书郎云骑尉赐绯鱼袋致仕平水毛麾谨记。

门人乡贡进士孔之固书丹

直岁李敏行监斋秦善教尚座朱通达康知柔副观陈通寿知观阎师一立石

冲和大德道录判官翟洞真玄通大德道录赐紫史玄德劝缘　里人卫坚刊

（艺拓）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二：按通志古迹考：天圣宫在浮山县南三十五里羊角山之麓，唐武德二年建，开元十四年赐庆唐观额，宋天圣五年诏改为天圣宫。内有唐宋碑。《太平寰宇记》，晋州神山县（武德三年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神人，改神山县）老君祠在县东南二十里，唐武德三年见神于羊角山下，语曲沃县人吉善行曰：报大唐天子得圣理一千年。其年敕遣通事舍人柳宪立祠，因改县为神山。开元十四年于旧庙置庆唐观。按碑云乾符元年策号太上元元皇帝，《旧唐书》高宗纪下，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元元皇帝，创造祠堂。碑作乾符误，乾符僖宗年号。又碑云仍敕晋州节度为检校庆唐观使，以新书方镇表考之，兴元元年置晋慈节度使，寻罢，太和元年升晋慈观察使为保义军节度，是年罢，开元不得有晋州节度。碑谓晋州节度者，据后言也。（五代梁始以晋州为定昌节度）此碑所引唐开元御赐碑文，今具唐庆唐观纪圣颂，张说、吕向官亦见唐碑阴。旧唐纪，开元十五年二月有左丞相张说，新吕向传，开元十年入翰林侍太

子诸书为文章，皆与碑合。记因碑文久蠹，重新而刻，末题金明昌三年壬子夏季月望日承务郎前太常博士兼校书郎云骑尉赐绯鱼袋致仕毛麾记，乡贡进士孔之固书。麾见《中州集》，又大定二十六年为沁州同知，见潞州宝峰寺碑。（今以此碑考之，知以太常博士致仕）宝峰碑麾结衔为从仕郎、云骑尉、借绯鱼袋，此碑勋与大定二十六年同，而阶、服色并少进。孔之固襄陵人，明昌进士贡举谱列之。按毛麾所制碑文，今见者犹夥，如潞州宝峰寺记、《潞安府志》潞州重修学记，及此碑文皆朴茂雄俊，固金世之工文者。碑见《寰宇访碑录》、《通志》金石记。

游封龙山记①

碑高九尺，广二尺八寸，三十行，行六十五字，正书。篆额题'封龙山记'。在元氏城内开化寺罗汉殿。

金马玉堂，贤人君子得志者之所处也，洞天福地，列仙高士得道者之所居□。夫洞天之高者，泰、华、嵩、衡、恒是也。自恒之□，岿然崛起于太行之东者，封龙之山也。谅彼恒亚回环，望之四面如一，乃曩时飞龙山也。至唐明皇天宝六载，遂易为今名。背滹沱之巨浸，右井陉之绝崄，实镇阳之壮观，非若群山之迤逦也。龙首兴云而致雨，狮子青毛而赤胸，白羊牧兮玉石乱，华盖擎兮青松高，钟磬互鸣于梵宇，金碧交□于琳宫，醮石突兀，吟台峥嵘，蟠桃植兮却老，黄精产兮延龄。至如奇峰怪石，清泉茂林，可使画者劳想，游者忘归。青城雁荡，不独美于西方，巫峡庐山，莫专名于南土。复□徐童仙观、郭元振剑石。徐童观者，观在狮子峰下，□溪之上，中央平坦，地多桐木花，其花清香袭人，其子色碧，可染衣作青碧色，若移植他处，则不活也。观中有泉数本，□宜栽柳种荷。曹仙姑爱云，北岳徐真君登仙之山也。文山记云：骆元素因入山遇一老人，得药十粒，告元素曰："服此则不饥。吾本姓徐字元英，新受长桑君牒，召为北岳□史。"言讫化为童子，乘云而云，因得名焉。郭元振者，唐时魏人也，少游学于此山。狮子峰前有石，屼然高耸，一日闻霹雳声，其石中裂，俄有五色云气自石中出。元振观之，得宝剑石罅中。年十八举进士，仕唐睿宗朝，出入将相。又有东西中三书院，其遗址存焉。当时皆名儒硕士，专门传授，聚集学徒，恒几百人，置山长山录以领之。又多仙游胜迹，琳宇莲宫，靡可缕述。自汉唐而下，栖真之士，辈出其间。神龙蟠池，油云锁洞，三晋之间，不远千里来请祷者，莫不遂请，以致农田鲜有旱干之虑。传云山川出云雨久□前，所谓洞天者，信不诬矣。今者，县宰昭勇公于皇统四年六月蒙皇故兄左丞相郑王判吏部尚书日，特补充诰院令史。贞元二年间□职，累经历任，至明昌元年十一月来临是邦。公讳伦，字正大，中山定武人也，祖上以吏事策名。本朝抚定以来，同列者六十余家，比比无后，唯公家与故右丞相石特□嗣胤益彰，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公之故父讳祈，字可祥，是时国家始分置六部，故右司郎中赵通奉、故吏部侍郎田中奉，首举公父□□部令史。尔后朝廷设讨论所，公父检讨唐朝文籍故事，撮其精要，立其规式，同列者□□公之父取则也。未及出职，忽得病，病间言曰："上真有旨，尔当速来。"□竟而逝。呜呼！不幸早世，今昭勇公即其长子也。公故父累赠武略，故母盖氏追封南阳郡□君。公自幼慕老子之道，皇统间于上京会宁府遇一方外士，授以虚寂玄言，深得其趣。逮明昌辛

亥岁七月上旬日，游封龙，登狮子峰，诣修真观，礼三□，瞰龙潭，游禅堂，遍览山中胜概，及前贤遗迹，徘徊久之。复至观前登一巨石，名曰霹雳石，遂挥毫而作此颂。夫公之慕道见于壮岁，其功名得失，素判于胸中矣。肆情豪迈，不以穷达为累，飘飘然有方外之游。时继至者，天长观道士李公讳德清，字子澄，道业清高，符水有灵，时辈许之有德之流也。从行者公之四裔德暐、德晖、德曦、德晖。□修真观前监观道士殷公讳德真，字元道，试经中□，明达高士也，性慕玄言，清虚笃道，不乐纷华，闻昭勇公游封龙有所题之颂。殷公以其山中之观，与今邑中之观，乃□观也，由是召匠选石以刻厥颂，命仆志之。仆本邑人也，义不敢辞，谨录其实而赞曰：

龙山耸翠兮上插碧霄，峻极于天兮群峰来朝，峭拔千□兮亚恒之高，洞天仙府兮谢绝尘劳。秀气攸钟兮多产时髦，徐仙琳宇兮构山之腰，高人逸客兮于焉逍遥，吟台书院兮遗址昭昭。名儒硕士兮卜此来巢，将相时生兮德比夔皋，神仙辈出兮地□北条，白云洞隐兮张果丹烧。崔武遇神兮豪气偏饶，金母池平兮不起波涛，性能延寿兮黄精之膏，实能却老兮曼倩之桃。靳翁采药兮闻风怒号，杀彼毒蛇兮清我西郊，清泉数本兮涤尔贪饕，灵潭兴雨兮时济嘉苗。温润其□兮有玉之韬，栋梁其材兮维松之乔，画者劳想兮匪易挥毫，游者忘归兮俗冗可逃。我公来游兮陟彼山茅，道□豁然兮志意飘飘，回头俯□兮尘世煎熬，顿有所悟兮咄尔尘器。羽衣相陪兮人讶三茅，题诗于石兮词源滔滔，银钩丽句兮有古风骚，山神发灵兮感公所褒。百里获□兮疫疠潜消，年谷丰登兮风雨和调，功成名遂兮圣世所遭，神清骨秀兮名在仙曹。刻诸瑰□兮姑志游遨，传之于世兮永作仙谣，但纪其实兮非誉是要。

进士赵时中撰　东垣进士鲁秉礼篆额　里人王璀书丹

维大金明昌三年岁次壬子十月辛亥十五日甲寅监观道士董知善前监观道士王知古本观□□□前监观讲经道士殷德□立石。匠人胡昌弟胡□□

（艺拓）

①《常山贞石志》卷十四：修真观，府志云在县治北，唐开元中建，即记所称邑中之观是也。但此碑本立于修真观内，今在开化寺中，不知何时所徙。记谓封龙山，曩时飞龙山，唐明皇天宝六载易今名。案《史记》赵武灵王伐中山取封龙，《水经注》，泜水东经飞龙山北，即井陉口，今又名土门。《元和郡县图志》，赵州元氏县飞龙山，县西北三十里前。赵录曰：河瑞元年王浚使将祈宏率鲜卑务尘部十余万众讨石勒，战于飞龙山，勒师大败。《括地志》云，封龙山在鹿泉县西南四十五里。唐《十道志》：封龙，河北之名山也，本名飞龙山，山势如伏龙欲举。《新唐书・地理志》：元氏有封龙山。《太平寰宇记》云：镇州元氏县飞龙山，在县西北五十里，又获鹿县下亦云飞龙山，在县西南四十五里，一名封龙山。封与飞一声之转，故诸书或言封龙或言飞龙，记谓天宝六载改飞龙为封龙，其言不根殊甚。龙首、狮子、白羊、玉石、华盖，皆山峰名。唐《十道志》云：封龙山岩峦，回环错列，称为奇胜。其最著者为龙首、熊耳、华盖诸峰。《元氏县志》云：龙首峰在封龙山绝顶，玉石狮子在封龙山上，华盖峰在封龙山上，望之如伞故名。又白羊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接连封龙。记称山有徐真仙观、郭元振剑石，徐童观即修真观，因徐真君元英得名。《县志》云，白云洞在封龙山龙首、熊耳两峰间，相传徐真君修道于此，又名仙人洞，洞前有修真观。元安熙《默庵集》：封龙十咏，有修真道馆诗，自注在狮峰，中央平坦，叠石甚整，宋政和中赐敕额，迄今殿宇犹为山中之冠是也。徐元英见明嘉靖《真定府志》，谓北宋时元氏人。郭元振两唐书有传，府县志：试剑石在元氏封龙山，唐郭元振得宝剑于石中，元左丞史彬书试剑石三字，笔法极遒劲。又记称'山有

东西中三书院遗址，当时皆名儒硕士专门传授，聚集学徒，恒凡百人，置山长山录以领之。'府县志云：封龙书院在县西北封龙山下，相传汉李躬授业之所，唐郭震、宋李昉、张嶠叟、元李治、安熙皆讲学于此。又西溪书院在龙首峰西，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宋九经张著为山长，复增葺之。又中溪书院在龙首峰下，宋昉、张嶠叟、元李治等相继授徒，学者甚众，亦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又记称'神龙蟠池油云销洞，三晋之间来祷者莫不遂请。'油云销洞，当指白云洞。府县志云：龙泉在封龙山陡涧中，遇旱祈雨辄应，又名老龙池。又封龙山西谷有泉，名南北二天井，俗呼龙池，其水南出螺峰之下。记称'神龙蟠池'，当是陡涧中之老龙池。今其旁有龙王庙，岁旱常诣此祈祷。记称樊伦为昭勇公，又云'公于皇统四年六月蒙皇故兄左丞相郑王判吏部尚书日特补充诰院令史，贞元二年出职，累经历任，明昌元年十一月来临是邦'，云云，伦见府县志名宦传。考金宗室封郑王者凡六人，曾拜丞相者止完颜充一人。充传，皇统间封滴国公，为吏部尚书，正与记合。皇兄之称，盖指海陵之兄而言。碑云故丞相石特□，考《金史》，章宗前定州人拜右丞相者有石琚，相世宗，特下当是进字，系琚所加之散官。赵右司、田侍郎皆不书名，考《金史》皇统初任吏部侍郎姓田者有田瑴，附孟浩传，当即其人。

济源县灵都宫金香台题字

高二尺一寸，分三段，共九行。

圣宫改号，时明昌三年次壬子六月日书　　造讫石匠首李真　书字人阎忠

施帘丘宁

本村耆老杨平

施供床加和

维大金河东南路孟州济源县西乡□□村居住王珪阖家同发记

（艺拓）

崇仙观牒

尚书礼部：

平阳府录事司梁升字、孔道真等状：诸处选地立观，举请住持，已纳讫合著乞立观名。

勘会□□□□合给□□□□□

牒：奉敕：可赐崇仙观。牒至准敕，故牒。

承安五年闰二月日令史刘镇卿、主事陈（押）

儒林郎应奉翰林文字权蒲察（押）

员外郎

奉直大夫守郎中兼□□登闻检院刘

（前缺）张

宗□礼部尚书兼（下缺）院事（下缺）

大安三年重九日上石辜录石匠

（艺拓）

重修中岳庙图碑

高三尺六寸，广二尺一寸，前后题款二行，行字不一。横额题‘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在登封。

（图） 正阳门 东偏门 西偏门 中三门 东□门 西□门 火池 钟楼 府□殿 土□殿 南岳殿 西岳殿 山灵公 二郎殿 井亭 东华门 西华门 上三门 东□门 西□门 □□房 □□位 亭子 亭子 □食门 道□ 九子夫人之殿 玉□圣后之殿 玉仙殿 金□夫人之殿 王母殿 角楼 角楼（余漫灭）

尚书省委差监修太中大夫同知河南尹事梁襄

修庙接手官忠勇校尉河南府录事宋元立石 承安五年三月中旬休日

（《八琼》卷一二七）

大茂山总真洞修殿碑

岳安常

窃以深山大泽，实神龙之所居焉。观其阴雨之所晦冥，风云之所吐纳，协其时而启闭，应其候而杀生，非有神为之主宰，亦安能至是耶？夫五岳者，实洞天之所也。据方作镇，列地成形，曰东曰南，则有岱衡之尊雄，曰西曰中，则有华嵩之巩固，惟北岳恒山者，号为大茂焉。前则与太行相连而至于河，左则夹广间为辅而入于海，上参乎毕昴之精，俯临乎赵代之境。高耸峻极乎四千丈，磅礴周回乎三千里。凡有国有家者，莫不加礼而致祭，则有常典在焉。其神峰之西南不二十里，于巅厓绝壑之下，有洞曰总真，古老相传，谓之金龙洞也。其洞极深莫测，或有持松炬行数十里，有河水湍流，人至此而不敢涉，乃回焉。尔雅所谓恒山有太元宝泉者，得非是乎？岁或旱，人不远千里而来祈祷，无不应。稍亵渎，则洞中号怒，池水汹涌，迅雷烈风，应时而作，人急焚香谢过乃止。由是四方之人，弥加敬信。自宋守臣薛安抚尝亲三诣龙祠祈雨皆得感应，于是表上封为利泽侯，又加封明惠公。迨至本朝，因其旧封而不改。今上即位，复以金龙负符简而投于洞中，严禁樵采，仍封閉洞门，以绝出入。前旧有龙祠，不能究其建立之岁月。有杜师者，修真士也，于洞侧起圜室而居，已数年矣。为人所敬信，欲重修殿宇，与其道众谋之，计财无所出。乡豪李敬等，皆轻财好义，即赞成之。于是富者施财，贫者助力，匠者输工，故筑室采木，畚去锸来，蜂攒蝟聚，役毕举而师未尝出其堵，不逾年而殿宇绘饰一新。予友人李师谓予宜记其事，故谨述之。泰和四年岁次甲子冬至日立石。（《山西通志》）

（《金文最》卷四十）

玉皇象座上题记①

座高四寸五分，广一尺二寸，十七行，行字不等，正书。在行唐。

真定府行唐县南阳观(缺)(人名不录)

维大金泰和五年岁次乙丑六月丁亥朔望前有二日，特建立昊天玉皇大帝圣像毕。

匠人石佺　贾忠刊

知观王仁祐忝书

(《常山》卷十五)

①《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其题'忝书'二字，他碑所罕见。南阳观当即南羊观，在行唐县北十里，见县志。

大金洪崖山寿阳院记

碑高三尺八寸，广二尺四寸五分，三十七行，行五十八字，正书。篆额题'洪崖山寿阳院之记'。在易州西北三十里黄坡奶奶庙。

正议大夫前安国军节度使兼邢州管内观察使提举学校常平仓事护军巨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壹伯户赐紫金鱼袋致仕魏道明

奉训大夫前河间府河间县令兼管勾常平仓事龙骑尉赐绯鱼袋致仕李嗣周篆额　巨水田秀实书丹

洪崖山者，古仙人炼丹之地，山势雄秀，景物清胜，隶易县流井里，南距本州一舍而遥。山有石室，外隘中宽，仅容二十人，如堂宇可居，院中甘泉(下缺)盈不耗。东望东流岗，耸翠千仞，北邻千福山，嵘崄际云。西南有丹霞洞，亦古道流宴坐之所。其南空阔，一望千里，山下大河，滔滔东注，真幽人栖隐之□也。往时常有一□孤住于此，因石堂为室，号□□□，行业清苦，檀信奉事之十余年□去。大定初，道人白冲元来住此院。冲元固安人，本州龙□观陈□仪弟子，性纯谨，喜办事，与张山人彦真同心营葺，斸石田数十亩以资道用。有道士张存诚者，宜德州人，先住山下，辨空者，德行高洁，人心所归，于是□人乡老迎住寿阳。又有道人安守希惠然而来，愿为竭力，同声相应，弟子至二十余人。乃平持院地，叠甃四堺，建归依堂一所，东西廊房各数间，渐成□叙。久之，存诚退院，举安守希为□。定十五年，①本州忠翊校尉郭希纯游山至院，念其潇洒，重建正殿三间，后堂亦三间，常岁给施钱粟有差，永为功德□。次有张校尉彦周并妻王氏，因寻胜同至山门，爱其风景，特欲结缘。纵步东峰，四顾而叹曰："此峰气象尤佳。"因即其处建后土祠，一位圣容，壁像塑绘，□工鲜丽，②招置看庙人给香火洒扫之役，又于山下施田五十五亩，以助日用。定二十年，有司校勘寺观名额，此院例得系籍存设。泰和三年，安守希与流井耆老上户同议曰：今此

道院创始之际，须籍名师为之发扬。窃闻千福山磐峡寺有刘真人者，住行清洁，有大因缘，盍往迎之。佥曰可哉！乃□状同诣磐峡，恳请真人来住此□院。刘真人名若夷，定兴陈村人，幼岁出家，性谨厚，历住道场，奉侍尊宿无忤意者。后至都南沙垡建福观，礼王真人为师，亲炙诲益，积勤既久，以恩得度。洎王真人归寂，刘师嗣行其道，以符水济人，病者辄愈，由是人人敬□而尊事之。性喜幽静，累居山院，在磐峡数年，檀施孔多，门人至三十人。有信士欲为起废者，或曰："此实僧蓝，一旦修治如法，必起争端。且其像设皆释□法，终恐非计。"方拟议间，会寿阳院请疏至，真人欣然应命，即携锡迁居洪崖，道众随之至四五十人。展立庵舍，整葺颓弊，一众大安，远近布施，道□日丰。朝真礼斗，晨夕匪懈，上以祝延国寿，下以福利群生，四方依归，道风甚美。于是诸执事者来咨于师曰："往岁此院湮废无几，自白生两张□□源，安生栽其中，然有屋宇具体而已。自□师之来，人徒日增，庵舍日广，比之前日，何翅十倍。□□此时磨石刻字以记之，过此以往，时移事易，谁复知者。"师笑曰："学道日损，以至无为，汝道□者流，犹屑屑欲求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将安用哉！"执事者复进曰："道虽忘言，非言何以明道，故老氏之五千，庄生之八万，皆言也。炳如日星，垂之简册，□非此书传授，吾道几乎息矣！师虽奉道，世之名教，何可忘邪？"师曰："汝等意坚，吾何拒焉。"于是录开山之本末以授予，求记其事。予旧识真人，不敢□衰老为辞。退而操思，颇烦其山名黄堝，院名受阳，鄙俚不典，因访诸耆宿，得质其是非，无□知者。偶登□□望北山悠然遐想，忽有孤鹤□然长鸣，掠城□而去，众目咸睹，无不骇异曰："此何祥也？"已而予□假寐于西轩之下，梦一道士，缟衣玄裳，揖予而坐曰："闻公欲为真人作道院记，□因俗子俚语，遂传固陋，吾将告公以其实。夫黄者洪荒之义，堝者崖也，黄堝即洪崖也。洪崖，古仙伯之号。受阳者，承阳也。院以承阳为名，有何旨趣，不□寿阳。盖人居山阳，必多寿考，且寿阳者，古□名，岂不有□□而可谅也哉！"语毕，长揖而去。予亦惊寤曰："鹤仙之告我，何其详邪？"因摭其说以为洪崖山寿阳院记。□□刘真人尝往来于龙兴，予屡得瞻奉颜彩，其为人，长厚君子也。所在之处，人来参礼，求符乞水，憧憧不绝，予叩之曰："此皆取效乎？"真人对曰："信则效，否则不效。"予绝叹其言之有理。□泰和初，吾州夏旱，有司祈祷，连月无应，或白太守曰：刘真人精进有行业，试令请雨，□感格。于是太守发使诣磐峡请师，师来设醮于龙兴，一夕甘雨霑足，阖境大悦。予目睹其事，此岂常人所能办哉！其山门四至，东至灰崖分水，南至□院崖，西至大岭分水，北至黄崖山顶。乡人上户立状奉施，界内仍断樵采。往时土人剪伐，山无寸茎，今兹守护，渐成林树，蔚然可爱。非真人□□行有补于生灵，乌能成就如是之伟丽邪？系之以铭曰：

洪崖山头白云飞，洪崖山下行人稀，仙翁昔乘赪虬归，石堂丹灶空余基。千载而后继者谁，白生两张安守希，开山经始小住持，手斸石田甘蕨薇。磐峡真人刘若夷，肯来驻锡栖云扉，书符咒水起久痱，憧憧檀信来归依。门徒四十人有奇，朝夏礼斗多威仪，为报国恩祝寿祺，山门日日增光辉。我求道迹访是非，人人异说胶从违，洪崖之名其庶几，此语得之丁令□。

泰和六年岁次丙寅，七月望日，安远大将军行易县令兼管勾常平仓事乌古孙换都立石　功德主忠翊校尉涞水总□

承直郎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完颜颇刺　信武将军孛都鲁谋克备察　宣武将军阳斜改谋克仆散讹鲁不　承信校尉□　真人语录一帙曰直言易悟集　法眷安守希　门人

王道清　张道渊　崔道守　刘道秀　董道隐　朱道谦　王道□立石

（碑阴）

尚书礼部：

圣旨：刘若夷与度牒者。

牒：奉勅：可与披戴为道士。牒至□敕，故牒。

令史刘政□

大定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主事朱庆之

奉政大夫礼部郎□兼翰林修撰同知制诰路

翰林直学士朝散大夫知制诰兼太长少卿礼部郎中赵　押

宣威将军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耶律

尚书

（艺拓）

①超案：'定'上应有'大'字。下'定二十年'同。

②超案：此处碑原衍'鲜丽'两字。

房山东岳庙女冠卜道坚升云之碣

碑高一尺五寸，广二尺七寸，八面刻，正书。二十三行，行十九字。在良乡南二十五里清凉寺。

寻□救苦天尊

生天得道天尊

盖积功累行者世之所尚，受持斋戒者人之所推，历观古昔为道之士，或尽力而行，或中道而止者不为不多矣，能抱道专一，度脱尘凡，古难其人。观于庞公灵照刹那之悟，皆由此理。还者女冠卜氏，俗本房山，自幼年而悟出家，后受恩戒，法名道坚，弃俗归真四十余年矣。守持太上正一法箓，清洁严肃，驱邪治病，无不应者。门徒张志仙数人，皆述其本邑坻众知其德行清高，遂请至本邑东岳行庙樾坛治病，经历年久矣。观其前后建功，求请事业，莫不尽善。度春秋七十有四，乃泰和丙寅四月十有七日，已年殊无疾病，召门弟子曰："来日辰时，须当行上。"右手稽首。侍者惊曰："况师安康，何发此语？"有顷至但如其眠，徐往观之，诚如其言也。若非至人，安得如此明了。门徒（下缺）

泰和八年四月十有八日立石张志□

铭曰：女冠之道，法箓神仙，成修成洁，德行精专。一气除邪，万病皆安，门徒众众，功累累然，□山（下缺）神形骸然，尽□王华（尚有一行模糊不能辨）

（艺拓、柳拓）

泰宁宫钟款

款二，一广二尺五寸，高二尺，十二行，行字不等。一止书年月，五行，行三字，正书。在渭南。

维大金泰和陆年岁次丙寅上元日

窃以将崇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真风，须假鲸音之作。故鸠哲匠，用铸鸿钟，縻金索以高悬，建宝楼而迭击。庶使群迷，闻至音而开觉，抑令滞魄，仗余韵以超升。伏愿集此善缘，仰增圣筭，时和岁稔，国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

时泰和丙寅岁癸未月丁酉日记。

（《萃编》卷一五八）

聚圣岩公据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一行，行四十字，正书。

弘州襄阴县给：

据中白泉张昱等状告：本村南约十里峪内蟠崖山，有祗福道场之地，旧名聚圣岩，昔年为有神仙显迹，因此亡辽年间，□人修行于此住持。自后年代深远，不复有人继绍其岩，致有僧人□住，制造观音形象以为归依。后为居僧起离他所，或有死者，无人守护，至定二十二年分，昱等持状请到本村舍俗出家人杜存寿，就赴此岩居止。其岩□□双窑塂，南至神台坡，西至龙堂坡，北至峪口。并元有些小房舍，悉付杜存寿为主，复以道院为名，安下资给十方往来道人。已后杜存寿开山凿石，施功用力，营建堂宇，塑绘三清圣像，凡子母山神之祠，及香积斋寮、道住房舍、厨库、三门、牛驴栏厩、碾硙之属，釜鬵动使等物，俱已完备。并固护山林，滋荣长茂，方已成材。至承安四年分，为邻村白家泉、蔟萁嶂、曲长城等村樵采人等，往往斫乏林木，开斸地面，侵损山岩。至当年八月内，有山主杜存寿具状闻于县官。蒙准告照过元初请状下乡省会讫，各村主□人等出榜晓示樵采无令违犯，本司潘元孟处备有公案。今即山主杜存寿身死，其岩虚席无人主掌，若不状告，窃前件山岩古来神仙示现踪迹处所，久为一境祈福道场之地，凡事一切全圆。今既山主身死，无人固护，恐有凋弊，难以重修，兼诸方往来道人，失其依倚。昱等多人径来告诣，伏乞出给公据，暂请名行高道收管，复以资给诸方道人，未敢自专。准告照过所指公案与告相同，据此，合行出给指挥者。右给付张昱等收执，暂请名行高道收管施行。准此。

泰和陆年拾贰月日司吏刘仲祥行

信武将军襄阳县尉抹撚，明威将军襄阴县主簿完颜

承务郎行弘州襄阴县令阿不罕

张昱张忠用张忠门刘仁荣杨徽杨胤杜昱杜超杜存义杜梅杜琛刘珪刘用吕成刘进禄宋孝成张子元李院杨子山杨子□陈德望曲长城王建通柳树作刘延刘元永乐王 道 元 渡口村王元益在州李琇郑徽王元懿何天贵刘二郎北七侯成德用

（柳拓）

杨彦均造天尊名号幢

碑每面高一尺六寸，广四寸，八面刻。每面行字数均不一。正书。在涿州张桓公庙。

（上缺）大安叁年　月（下缺）记（上第一面）

（上缺）三元（下缺）府罪□□于六道赖（下缺）庆观生（下缺）天尊（下缺）诸圣同行（下缺）化六生（下缺）（上第二面）

大慈大悲玉化真一救度异类天尊

道言十天（下缺）十方界元开熙乾坤□灭三悲苦拔度九幽魂仗此共得□不入六道（下缺）苦魂得□超生□□（上第三面）

大慈大悲紫微天帝度魂生天天尊

大慈大悲紫微天帝□化二道天尊

大慈大悲长乐天帝度死返生天尊（上第四面）

（上缺）太上道光拯救死魂天尊

（上缺）玉皇上帝逍遥快乐天尊（上第五面）

大慈大悲虚皇上帝赐赦拔罪天尊

大慈大悲太始上帝普庆九幽天尊

大上□□玉皇拔苦拔亡天尊（上第六面）

太上元始天尊拔亡度魂救苦十天尊

大慈大悲混元观师寻音救苦天尊（上第七面）

□国中都路大兴府涿州司候司丰财坊住人杨彦均特立石

□祖父杨温□□　男杨孝义妻阿冯　长孙杨彦均妻阿姚

□□杨□妻阿辛　重孙杨见妻阿妙　次孙杨完妻阿梁

□次孙杨实妻阿□　累孙杨昌妻□　次孙杨吉孙　次孙杨兴孙（上第八面）

（艺拓）

重修仙鹤观记

碑高四尺二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一行，行四十九字，正书。额同首题。

进士武扬撰并书丹

进士吕汝明篆额

□□氏之教，从来尚矣，□□体道之玄，至于垂世作则使是以有教有故自珠县一粒□风□□□敷天龙出九□圣之□□□当世，自时历后，或宫或观，□邑相望，□其兴□之因□□来矣今此□□□□□□之天后葬太子于邑之东北□十友行事日祥鹤德□徘徊故于陵之南之□一所赐其额曰仙鹤观，此其然历□□□绵远庭院□□□□□□□□至庆历间，邑中安冲素等□人持发虔诚，得请于有司，遂迁其观于邑之西南隅，乃今□□也。冲素□施地二十八亩三分□为观院，复修一堂五殿，东厨西舍，制度得中，不奢不□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乃请紫衣道者住持，长为□之民祈福□□之地，不其伟欤。后值正隆南征已来，屡经兵革，河南宫观，十废七八，此观虽存，又见荒废。其历之前至大定年间，民稍休息，凡事草创，县废为镇，亦已久矣。华发旧德，百无一二，在镇惟韦宗文、张侃、王珪乃乡里旧人也，亦□请上座道士李元□住持。其人乃绛州曲沃县玉真观受业，性好方术，尤精于斋醮。既住之后，乃招集贤士，嚅哜道旨，涵泳圣涯，□滁日□芜秽其损□□□书□一□又得师弟张居湛，年七十余，善栽接。不数年间，前后空地，尽成诸杂果实五百余本。岁有所获，皆为道□□□不补哉。后□五□□□道生误伤人命，罪连及观主道众□□扫地而尽，其前后果园，北堂西舍，俱为富民赵林所者。观主李居善同弟李（下缺）有非色，书不云□□□□神况□人乎更赖□□赵□回心奉道□二三（下缺）施与□观□之际，唯一堂二殿未能修复（下缺）不幸病热，数日而卒，所试度徒弟二□□□李□□□□之□□者其为人也□□□□□□□□于乡里孝放□□其（下缺）□未□者皆完之，又创厨房客舍于□□□一切□□□□□□□□□□□香火□过往高士方□□从但到观者皆有汤茶□□□□少□□□所谓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下缺）来多病□□□□伐者无功，自矜者不□今欲刻石为记，□急于人知而自矜伐也，对（下缺）身已告殂，俾之守政，守政□无□□但勉强守之，不敢失□□所□何□□□□后人之□□□□而成之，亦不可容易而守也，此其志矣。仆乃嘉其志而姑叙其岁月改造之实，兴废之由，庶几乎继住持者有所征云尔。

圣朝大金大安岁在协洽冬十有一月旁生魄知观道士李守政立石□广平

（艺拓）

①《偃师金石遗文》卷下：亿按：碑漫漶，寻读不复成文，唯云唐之天后葬太子及行事日有鹤徘徊，故于陵之南（缺二字）一所，赐其额曰仙鹤观。其记观得名之始，尚可识如此。省通志作王子晋跨鹤事，袭《水经注》尔。碑阴载李守政徒党，不具录。

投龙碑

失　名

大金大安三年冬十二月廿九日，宣差体元□师中都太极宫提点赐紫李大方，並炼师刘道元被旨于崇庆改元春上七日，诣太极宫罗天大醮三昼夜，千二百分。择初四日御署青词。五日入斋。七日子时散坛。遣官行礼载敕，高功捧玉简金龙环璧之恳，遍诣名山大川、岳渎水府投送，为国祈恩，与民请福，冀凶寇不生，甘霖时作。始东封泰安岳祠，投龙伸表，即日有瑞鹤之祥，膏雨之润。次及天坛、济渎、嵩山中岳，皆获雨雪之孚。再至西岳投□，一

夕雨足，来和气，屏凶灾。已而之终南太一元君庙池，炷御香，焚密旨，导灵湫，昼夜小雨霏霏，次夕沛然而足。仕民欢泰，万口一声，皆曰翰圣天子在上，精诚所感，旋获膏液。岁登之望，立可待也。况大方叨预皇华之遣，敬伸丹素之诚，自开元以来，七百年矣。司马天师之后，今第二番，非世道交兴，曷以得此。且朝受命，夕饮冰，敢不兢兢其职。适以假道临潼，往回驻足华清宫，即愚旧隐之地。荷阖宫净众、在县道民，具威仪，陈清奠，庆美霖，告霈足。八处降香，七获灵应，而独恒岳未然，以待他日。因书之壁，敬纪圣朝神应之速，将告诸来者以激其精诚之至云。（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四十）

彰德府汤阴县鹤壁村天齐仁圣帝行宫之碑

碑高七尺五寸，广三尺六寸，廿行，行四十字。额题'重修东岳圣帝庙记'。

乡贡进士贾天麟撰

乡贡进士刘纲书丹

乡贡进士秦谷篆额

夫神者，皆古之有功于民，载在祀典，享祀不绝，世为立庙，耸一方之壮观，为百姓之瞻依，降灵垂佑，销异储祥，予人庥荫者也。况乎泰山之神，天帝之孙，众山之所仰，四岳之所尊，主司乎人命，开发乎物生，泽□天下，仁□生灵。自古帝王巡狩而祀，莫不先东岳而后河海者也，岂凡庙之所比哉！居民以所祷即应，所求即获，时虽蝗螟，尚且有年，□虽旱暵，衣食滋丰，销殄疾疫，举获安泰，一方润泽，垂四十载，大抵皆我神灵之所赐也。既沐余休，敢不昭报。一旦庙貌既成，丹青既毕，所阙者惟记录尔。守庙道士副宫李守道诣仆谓曰：主公王皋，勤劳匪懈，已鸠大功。不刻诸石，恐于后湮没而不彰，上无以显神之灵，下无以表公之功。于仆恳求为文。仆实辞谢以不才，副宫不许，再四请之，终不获已，于是姑叙遗事以张本末云尔。乃为颂曰：

泰山之神，天帝之孙，壁立苍汉，龙蟠厚坤。云亭日观，大小天门，众山所仰，四岳所尊。震发万物，泽被寰瀛，畴匪受赐，非特居民。宜享丰祀，岁时益新，自古封禅，七十二君。登高履厚，刻石著勋，诞受厚福，以浸黎民。佳哉庙貌，天下兰熏。

时大金大安三年岁次辛未二月辛卯越四日丁巳守庙道士李守道同王玄纪立石

安阳故吕训男吕□刊

（碑阴）

乡贡进士□友闻书丹

乡贡进士史□□篆额

□□先从大定十五年本□奉兴者有（下缺）降生□神云：余太尉也。初则人不之信，以至或飞□针□于其宅，□□青手迹于其座，或□火于其居。既而屡降神异，人始□然。于是兴等拟创为立祠，□其地，皆无可□□于斯□而来，濯然而立，众视骇然。兴等乃焚香再拜，祝之曰□神，使之兴辛驱随拜其庙地，骥即驰往，众皆□之，止于斯所。

承安五年正月望日作乐以落成

(上缺)克千户斜□河渠□□军官女(下缺)德信武将军□汤阴县鹤壁村圣帝庙地捌亩与元庙管校尉王阜慈久看守为业(下缺)

本府天庆观受业同修圣帝庙道士王玄

(艺拓)

崇仙观牒

碑高一尺八寸,广二尺八寸,二十行,行字不等,正书。在潞城县合室镇。

尚书礼部□□□河东南路运司观额

潞州天宁观道士赵仲文告:先有潞城县合室村有玉皇庙一所,看庙弟子张守桂,自来别无名额,今折纳讫银钞□到空名观额一道,请书填崇仙观。本所照勘相同,合行给赐者。牒:奉敕,可特赐崇仙观。牒至准敕,故牒。

崇庆元年十月　日□吏李璥、主事侯利建

中顺大夫礼部员外郎兼著作郎木甲

中顺大夫提点司兼礼部郎中翰林修撰赵(押)

侍郎

通奉大夫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翰林学士丞旨同知制诰修国史张

本观道众　段惟伟、王惟忠、李惟定

师弟邢彦俊、李彦敏、王彦朗、申彦俏、陈彦直、兄秦彦冲

先师赵仲文、师伯张守桂

上院尊宿李元春、祖师白鹤观王可守

施主　张渊　张赞　张昇　张滨　李贯

岁次丙申八月初一日张彦信立石

张济书丹

石匠王润

(《山右》卷二三)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三,按碑刻'尚书礼部(阙)河东南路运司观额',金潞州隶河东南路,每路有都转运司,见《金史》地理、百官志,故此碑云。又《金史》本纪,崇庆元年五月诏卖空名敕牒。按金大定、承安累卖空名敕牒,皆以金宋军兴。崇庆之诏,则以蒙古。故牒书崇庆元年十月,在五月后,与《金史》合。礼部尚书张者,张行简,礼部郎中赵者,赵秉文也。碑见《通志·金石记》。

投龙记①

宣元投龙使体元大师、②中都太极宫提点李大方广道,同练师刘道元道幸圣旨,钦谱

嵩山灵岳投送金龙，假道于此，宿仙鹤观。赖主公乡友宗人见劳，以清茶谈心，终夜不能已也，因诵石刻端明侍郎诗天后韵，偶得拙恶，漫次其韵，呈仙鹤主人，以为后时故事。时大金崇庆改元二月春五十四日也。

（《偃师》卷下）

①《偃师金石遗文》卷下：亿案：碑炼作练，達作道，重刻者误也。投龙在嵩山石刻金元较夥，碑后诗三首即李广道所题，婉约得风人之旨，采金诗者尚未收及，因附著之：'故人偕话倪无阑，遥夜挑灯语笑间，不意得经缑氏岭，天教有分看仙山。严鼓鼕鼕更已阑，炷香危坐静吟间，因思子晋飞仙后，更有何人复此山。风马铿铿清夜阑，似闻笙韵遏云间，当年仙驭知何在，不住蓬山即浪山。'

②超案：此处两'元'字原均为'玄'，为录文者避清讳改。又李大方原误作李太汝，据通玄大师李君墓碑改。

玉真观牒

碑高一尺七寸，广二尺四寸，十二行，行十字，正书。

中都路观额如字号陆拾

尚书礼部

宁海州牟平县十六都刘十八□神道士□买观额，合出给付于道□住持者。

牒：奉敕：可赐玉真观。牒至准敕，故牒。

崇庆二年四月日

中顺大夫礼部员外郎兼著作郎术甲

中顺大夫提点司□□兼礼部郎中翰林修撰同知制诰赵

侍郎

通奉大夫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张

（柳拓）

岱岳观牒

行宫（符宫）礼部观额来字号九十八

尚书礼部

河南府□□□受业□李德和，本府偃师县坊郭人户张琬等请住持本县岱岳庙，系古迹有□□□□开诸尊圣像，买创空名印敕□□告乞书填岱岳观。须至给付者。（印）

尚书礼部牒：奉敕：可岱岳观。牒至准敕，故牒。

贞祐二年七月

员外郎

翰林直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礼部郎中完颜(押)

中顺大夫守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杨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礼部尚书修国史张

尚书礼部封

(艺拓)

老君庵诗刻

碑高一尺四寸,广一尺七寸,十行,行八字,行书。

饮中用昌裔韵

左峰附右后攀前,如弟如兄翠接肩,偿我多年忆山愿,此行信是不徒然。

右诗积石太守孔朝散题,庵主李守一命工刻石。贞祐二年七夕日

(柳拓)

玉清观记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八寸,卅一行,行卅八字。两截刻,正书,额题'重立玉清观额之记'。在莱芜东岳庙。

敕赐玉清观额

尚书礼部:

据泰安州莱芜县城西坊街南旧有东岳行宫三殿庙,住持道士王志清,同庙主孔元琇,并道人桀浩然,承进依奉奏格,补助军储,合行给观额者。

牒:奉敕,可赐玉清观,牒至准敕,故牒。

贞祐二年(印)月日,令史吴祥、权主事毕义

朝列大夫国子助教权外郎徐(押)

郎中

侍郎

资善大夫太傅兼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张

(右牒)

泰安州莱芜县翻修三殿行宫记

盖闻事久弊,遭时乃兴,道不自弘,因人则起。凡天下万务,莫不由此。苟或事涉弊毁而不遭其时,道至烟郁而不获其人,乌能兴滞补弊,革故鼎新,以济所图之事哉!吾乡县之西,负郭旧有东岳三殿行宫一所。祠之前后,据山川雄壮之势,其神明栖宅之地也。内有正殿,前有廊庑,询及耆旧,莫究基构之始,其所由来久矣。以其历岁时,风剥雨损,瓦败椽蠹,

栋宇欹侧，莫克支持，若不复议兴修，迤逦恐渐湮没，然则明灵之意何安焉？我邑之人，闵斯久矣，或有作新之意而不遭丰阜之时，或遇可为之时而内乏经营之略。以此阅岁浸久，弗克再新，岂非事之兴废，关于数欤！迨明昌乙卯祀而岁比丰稔，民滋富庶，正宜上答神休，可谓适其时矣。邑之居人有孔端祖者，以善干运起家，甚得时誉，又能经画，常于是祠而注意，深欲复完之，可谓有其人矣。公常约其邑之中外好事者而与议曰："吾乡不远岱岳百里，而三殿行宫颓毁至此，诚为阙典，若不创议翻修，何能昭报之诚哉！"于是邑人闻之，忻从其议，各出货泉，助成其事。而于是明昌五年二月初一日为鸠功之始，遂乃僦工市材，谯求良匠，而得邑人公宝张仙辈，仍亲督工役，不日而将正殿献廊一新之，卒功于次年六月三十日。观其规制仍旧，壮丽加前，自是风雨除，鸟鼠去，神得以安，使岁诣祠下祈福者见之，愈生敬畏之心焉，事神之礼，可谓之尽矣！既而承孔公访仆而言曰：兹者，本县东岳庙再行翻修亦就绪矣，皆乡人赞成之力，其各名所出资金，宁无记乎，焉可忘众美而不示将来，幸为记其兴功之始末，与夫经营之岁月，以传不朽，可乎？仆应之曰：宜矣！可以芜累辞，遂为之记。乡贡进士续良弼谨记。

明昌六年六月三十日城西坊孔端祖同妻刘氏立石

重立明昌岁碑石记

从仕郎同知安东州事高秉崇题额

宣德府武川儒士樊彝书丹

粤莱芜之为邑也，其来尚矣。昔孟子止于嬴，是已郭之西有东岳行宫在焉。玉清观峙其侧，齐王殿拱其右，诸位群祠，各依方列，往古亘今，荐罹兵烬，不知几兴废矣。逮我皇元延祐之初，诏颁天下，凡岳镇圣帝明王之祠，有司常加修理。适主本县簿□□者，临政之际，首为之倡，选里人张谦等鸠工董役，落成之碑，已详于学官于商隐之文，塑像之功，其述于邑宰李利用之记。前住持道士肃清大师康道严者，原其所自，派出于上清万寿宫堂下，乡邑礼请，来知斯观，积有年矣。睹庙貌壮丽以修完，嘉圣像威灵而赫若，惟余断碑仆裂于岩廊之下，常欲注意重刊，而弗克遂其志愿。一旦与维那首都提举司吏李居敬偕提领宗裔等同来谒予曰："曩者断碑上刻明昌岁重修东岳祠文，乃载贞祐年敕赐玉清观额，虑恐岁久漫灭，今已兴工，拟欲易以坚珉，子盍为我图之，请叙其文，固所愿也。"予应之曰：若然，即以元文摹刻誊勒于石，弗失其真，而子之志愿抑亦酬且遂矣，岂不奇哉，又奚待予言。然是工之兴也，实赖乎铁冶都提举司僚属协力共为，暨本县官吏与士夫耆旧赞成其事，噫嘻，伟矣哉，诚善事也。于是仍摭其实，续为之记，聊记其岁月云。

本县儒学教谕巩克亮□述

元统二祀岁次甲戌月吉日住持道士肃清大师康德严知观□志元等立石

（艺拓）

重修岱岳庙碑

殷汤之世，盘庚五迁，河南西亳，即其地也。又周武王伐纣既毕，倒载干戈偃武之处，故

名偃师焉。唐末、五代时，县中焚毁殆尽，唯存三庙两寺。邑东道南有中天庙，缘兵革之后，邑人更为岱岳之庙，东门之内街北有□□神霄宫旧基，□以为便。自大定年间，居人迁其庙于此，修完□稍成就。贞祐有诏，得以在处神祠，听立寺□名额。道士绛阳李德如慨然有志，劝率邑中豪右商度置为岱岳观，命羽流延奉上真香火。亦因前所谓神霄□之旧址，宜其复为道□焚修住持之所，岂非预定之祀□欤。仆此邑之顽老者，又喜李君之用心如此，故勉为之记。时贞祐四年季夏望日。

(《偃师》卷下)

重兴文宪王庙碑

游淑

乾道储精，星辰阐其曜，坤元孕秀，岳渎成其形。禀其精，钟其秀，不星辰，不岳渎，化而为人，是谓圣者，则文宪王其人也。王德巍巍，道恢恢，周流乎百行，范围乎众善，如其圣，如其圣。方其为子，笃行而孝，突而弁兮，冠冕诸子，近事武王，乃清王室。谓天讨不得不行，大钺一麾，则诸侯争先馘纣矣。谓宝命不得不救，植璧昭告，则王疾翌日乃瘳矣。其后武寿崩，成幼嗣，鼎业未安，旌摇旃赞，王乃慨然为忧，摄政践祚而治。奈何谗飘山，谤熏天，谓弗利孺子，而四国流言。市虎之疑既成，东山之征莫返，桃虫肇而集于蓼，鸱鸮悲而毁我室。然忠赤在己，不厄不昭，天变俄彰，朝廷尽弁，金縢既启，王泣赐环。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至如伊挚，圣臣也。殊勋丕业，格于皇天，而王与之比肩，故世称伊周。伊周在，嗣君与在，社稷亡，伊周先亡。既周既伊，变乱渐衰，不伊不周，奸逆横流。孔子，圣人也。金声玉振，集厥大成，而王与之齐名，故世称周孔。周而孔作之述之，孔而周王道诞章，周孔道行，天下文明，周孔道谢，万古如夜。吁！大哉之至乎斯也。子则孝，弟则悌，臣则忠，道隆乎一代，言楷乎万世，天下之能事毕矣，圣人之人伦至矣。记曰：后世虽有作者，虞舜弗可及矣。淑请续其说曰：后世虽有人臣，文宪弗可及矣。渠不信夫，渠不信夫？岐山，太王邑周之地也。以其故，邦为建王庙，旁接凤鸣之冈，中穴润德之泉，地幽势阻，万木森列，凭高纵观，寸寸古色，真神宇之所宜处也。往年安定御史李公守节尝宰是邑。公龙游学海，虎守圣门，嫉诞说若探汤，尊正道比轲愈。先是，有赡庙田十余顷，久之耕者侵之。既公患之，未有以觉举。适有黄冠者，私诣上府，市斯庙以作道观□□□榜之。公闻之大怒曰："吾可以并案若属矣！"立呼黄冠责曰："若敢唐突底柱耶？"戮吏缚冠系于狱以上闻府，府以闻按察司，按察是公，下其事令理决之。公即正冠之罪，而褫其榜，并赡田一为改正，其具存焉。今县令岐阳张侯衮，心先圣学，胸良吏才，三辅蔼仁化之称，朝廷属表选之望矣。下车之初，悉闻其事，乃叹曰："王之庙，日月也，不幸而为冠所毁，日月之蚀也。幸而为公所复，蚀而更明也。使他日复有毁之若冠者，则县令之责也。县令之责而不先刻之石，终无以为质也。"于是录其本末，咸刻诸碑，将使膺是责者以李公去邪为己任，以黄冠肆欺为常诫。三军之帅可夺也，去邪之志不可夺；八佾之僭可忍也，肆欺之罪不可忍。斯张侯之心欤？遂复新庙貌，缉殿庑，构山门而隆威严，建碑亭而萃众作，俾淑铺辞以垂不朽。淑也才微识浅，敢辱斯述。伏念谀鬼神以空文，佞佛老而曲笔，较其所取，犹无愧焉。

则何敢辞。铭曰：

曲阜旧宅，鲁王欲毁，一闻天音，惊悸而止。文宪庙貌，黄冠潜移，李公力拯，仆而植之。莫耶指日，物不敢蚀，飞廉决氛，复见太极。猗欤张侯，克大芳猷，著于贞石，何千万秋。凡百为令，勿忘翼圣，尚监兹文，以为龟镜。毋使庙污，毋容冠欺，李公之志，张侯之规。岐山苍苍，渭流洋洋，神宇俨然，岐渭之阳。兴定五年岁次辛巳正月初一日建。（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四一）

重修神应观记

碑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两截刻。上牒下记。

易州行尚书六部

（前缺）葆真大德魏玄一、道士张清信同乡老张守益等状告：切见技州宝丰县第四乡时家□□□□□迹鹊山庙壹所，正殿三门行廊共计弍（下缺）无名额，以此买到□观额壹道，乞将鹊山庙书填作神应观为额住持施□者。

牒：奉敕，可赐神应观。牒至准敕，故牒。

贞祐四年三月　日□史经□□师□主事李祚

中□大夫行尚书六部员外郎刘（押）

起复内族定远大将军郎中完颜

侍郎

尚书

（以上为上截）

重修神应观记

三兴□北□□庄有名时家者，其庄形胜，背嵩少而面鲁阳，左大刘而右青岭，绝巘□□□□玉鸣其山水明秀于天下者也。当赵宋之大观□百姓大疾疫，莫或知治，居民乃想像扁鹊。于是有祷即应，病者莫不兴起，命得保全。当此之时，庶少答神圣之休，就是选胜境之地，为立祠焉，题其门牌曰鹊山神应侯之庙。迨至本朝收国，火炎昆岗，虽有基址不熄，而为荆榛之所没，狐兔之窟。悲夫，其废之有至于此乎！俄耳化渐兴，于大定之戊戌，有村人好事者冯□等，追其故迹，率民众之大小，复建正殿三间，丹楹刻桷，三门岌若，□宪俨然，一出于新，皆峻宇雕墙也。移时至于贞祐乙亥，有天坛大德师魏玄一行道化于是邑，见其华丽，可宫可观，诱善张清信、乡老张守益以道成诚，同诣易州行部院，远给国家之调度，请书额为神应观。自时厥后，日浸延远，木植腐弱，任重不堪，忽崩殿后之三檐。委顿弥年，风颓雨剥，积有日矣。在观者道众不为不多，然无有敢葺者。一日，张守益与初知住持道士郭冲和议及此，鼓舌同词，面计工什，可用贯直，其数近千。遂尽心力，不累月而愈于故，使见之者叹美曰：虽功有时而成，然亦待得其人而后可□也。故详书之。兴定五年辛巳二月丙辰。

化缘道士阎□□
见住持知观道士郭□□
监修元住持道士曹守正
进义校尉劝农乡老张守益立□
乡贡进士和钧□
乡贡进士杨思诚篆额并□□
鲁阳　李福　杨斌□□
（以上为下截）

（上拓，并据《金文最》卷十四补数字）

叶县中岳庙记

元好问

河南中镇所在，在所率有祠庙以奉岳祇。叶距崧三百里而近，独无有也。邑门之南百举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冲，顾望崇显，父老规为岳祠，旧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经度焉。地本故堤，废圮已久，荆棘瓦砾，蛇虺所舍。樊身执畚锸，划治芜秽，实以版筑，百日而庙基成。邑之人知其坚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实乡豪张祐、孙宁，秦商人党珪为之倡。庙既成，祁人有以白石为中天像，欲辇而北者，道真请而事焉。予尝谓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义，耻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惩，独于事神若有所儆焉，何耶？徼福于方来，逃罪于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终不以百不可得而废其所以求也。富贵光荣，寿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诸神；忠信孝弟，廉让笃实，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尝见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严像设，刲羊豕，具仪卫，巫觋倡优，杂然而前，拜跪甚劳，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无有也。阴害贼诈，甜利次骨，利之所在，无复天理，公噬潜搏，难得是期，内人于沟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餍也，志得而意满，则曰我求于神，神报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获，报谢愈丰，祷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阴害贼诈之心已沸然于胸中矣。此直牛鬼蛇神之所不忍临，而谓岳祇之聪明正直者而临之乎！记有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谓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谓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呜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贪而不能自还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过昆阳，进士韦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记其经营之始，故为书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祸不可逃也。如是庶几来者有所儆焉。

（《遗山集》卷三二）

汝州宝丰县新修炎帝庙碑

王道衡

礼之有祭祀，所以报本反始也。豺祭兽，獭祭鱼，出于天理之自然。圣人因人之情而

为之节文焉耳。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谓其食田鼠也，迎虎，谓其食田豕也。在物尚尔，况于古之圣君，其忍忘之乎？祭法曰：有功于民则祀之。又曰：法施于民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由此言之，祭祀之礼，岂可苟然而已哉。在昔太古洪荒，未有火化，斯民饮血茹毛，若禽兽然。迨乎神农氏作，创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播种，置日中之市以通天下之货财，而又虑其疵疠而无料理也，亲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中七十毒，医术由是而兴焉。其仁民爱物，福及后世也，可谓深且至矣。血食万代，不亦宜乎！其奈世之愚民，多尚诡怪以邀福于淫祠之鬼者，滔滔天下皆是也。其视上古圣君，启衣食之原，救疾厄之苦者，不知为何等物，矧肯庙而祭之乎。异哉！

王和者，泽州之高平人也。大定间，商贾于斯，爱其山水之明秀，土壤之肥沃，因而家焉。镇北有颓垣废址，诘诸故老曰："此昔日之神农庙也。"喟然叹曰："吾乡崇祀炎帝，不意是邦亦能尔也。"遽发诚恳，慨然以兴葺为己任，众皆悦而从之。有曰王政连者，又从而辅翼之。于是庀徒揆日，鸠工聚材，入山行木，必躬亲之。乃斩板干，砻础硇，陶瓴甓，勤垣墉，经营弗亟而遍户子来，岁星甫周，一起而新之。灵像既妥，孔肃其仪，丹艧载涂，金碧以辉。凡四方之人，斋明备服以承祭祀者，肃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则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其伟欤？迨贞祐之三祀，□衣王守道者来住持之，朝夕洒扫，极于精洁。有请于朝，敕赐通仙观号，又足以成就王和等之美意也。和年六十有八，以寿终。乃子庭琇以桑梓之旧，不远数百里来乞言于余，俾道其始末，刊之翠珉，以传示永久。余嘉其勤恳之至，而尽为子之职，义弗克辞，故直言其实以告来者云。时正大改元岁次甲申正月初吉日。王庭琇立石。（《宝丰县志》）

（《金文最》卷四一）

重修元武殿碑[①]

李献能

河中控秦扼晋，表里山河，形胜楼观之美，昔人称之。至于神祠佛刹，亦金碧相望。府署北城，由逍遥楼而东，次名阃堂，有殿曰元武，世传元龟朱蛇灵应甚著，历世奉之唯谨。兵火之余，悉为灰烬。元光改元之明年，王师复府城，移置城下，隘陋嚣杂，甚非所以妥灵揭虔之意也。正大癸酉，前元帅完颜公始因故基，扫除瓦砾，殿而像之，遂即高爽。然府近于防秋，东西靡定，人心摇摇，神亦胡然而宁。戊子秋，元帅夹谷公奉命来镇是邦，周览形胜，慨然请于朝，完城郭，备器械，训兵抚民，以为固守之计。凡所以兴废补弊，罔不修举。乃复加增饰，焕然一新。其于奉事之礼，尤加诚敬。由是人心怡然，神亦以安。顾元武庙未有记，命献能载其事。谨按元武，郡国之所通祀，征于道家书，谓能麾指神兵，诃禁不详，以护国卫民者也。今敌势渐衰，王师屡捷，行将尽复旧疆，神必有知之；元帅公之忠教，神必有歆之；下民厌乱久矣，神必有察之。必能请命于天，攘斥劲敌，阴有以相之也。将见召乎风云，扫清妖孽，洗涤山川，复还旧疆，观神之力居多焉。然则人之报神者，岂有量哉！谨志于石，以为中兴之兆云。（《蒲州志》）

（《金文最》卷四二）

①超案：'元武殿'，似应为'玄武殿'，为录文者避清讳改。下同。

洛阳县□安镇指乌龙庙建玉清观记

拓片高三尺六寸，广二尺五寸，两截刻。上牒下记，每行下缺若干字。正书。

尚书礼部牒：奉勅：可玉清观。牒至准勅，故牒。

员外郎

□□□□□□颜

□□□□□□杨

□□□□□□张

（以上为上截）

洛阳县□安镇指乌龙庙建玉清观(下缺)

夫元始□混沌之祖也，自□汉劫中演法度（下缺）大□称太清，又成九（下缺）天自□□而至于太虚，以纯阴而下分二十（下缺）自元始道君太上三境传三乘之教，洞真、洞(下缺）形无象无名□□变化体道无穷其归（下缺）或名天宝圣君，或号玉皇大帝，或聚形于三（下缺）国，或传教于□明宫，或演法于大福堂，或度（下缺）传□篇于清童□教法始兴，留真像于西（下缺）国朝□河南□□勅诸有司，发卖无名神庙（下缺）己财，指乌龙观玉清中□三清九真之殿西（下缺）之宫□十六洞天。是观形势高下平远涧谷（下缺）鸣皋，西枕龙门，名□春和景明，风物奇秀（下缺）之祈福□格□仙之降灵，成此因缘，谁为（下缺）赐紫栖真大师葛□□领此十方观事，始延（下缺）之予□世仍未（下缺）月云矣□□□正大五年四日（下缺）

（上拓）

中京重建十方上清宫记

孙纯甫

太上者，混沌之祖也，初生三清，自玉清至于太清，又成九气，自无量至于无爱，以纯阳而上分三十六天，自太黄而至于大罗，以纯阴而下分三十六地，自润色而至于洞渊，皆在制御之域也。虽处乎丹台之上，紫阙之内，三大仙、九大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大夫、一千二百仙官、二万四千灵司、七万仙童玉女、五亿天丁神王，咸奔走之。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府、七十二福地、三十六靖庐、二十四化治，莫不仰隶焉。既无阳九百六之灾，而出拂石芥城之数，或朝元始，校九宫升降之籍，或谒玉晨，阅三界生死之簿，或履云华而身如金色，或坐莲叶而面放日光，七耀云霞之冠，九华离披之帔，或乘八景玉辇，或驾五色神龙，建流霄之丹节，张九光之鹤盖，或踞几而罗宝帏，或挥麈而翳珠幡，或玄冠素服而御白马朱鬃，或玉质金容而策青虬白兽。或问虚皇而号金阙帝君，或在太微而名天皇大帝，或出于龙汉之纪为玄中法师，或现于赤明之年为有古先生，或曰郁华子，画八卦于伏羲，或曰大成子，播百谷

于炎帝，或曰广成子隐于空同，或曰务成子居于姑射。或授清虚真人以二十四图，或锡天真皇人以三十六部，袐丹书于琅函宝笈，藏紫字于琳馆玉房，传灵篇于青童君，教法始兴，留真象于西王母，道观初建。尔乃降神于商，当阳甲之时，寄生于苦，在庚申之岁，阴御九龙之驾，光流五色之珠，托灵飞之遗体，剖真妙之左胁，娠八十一年，示七十二瑞相，以其指木而姓李氏，以其白首而称老子，或曰伯阳甫，或曰太史儋，或名元、名德、名雅、名石，或字生、字光、字文、字始，何啻三十六号而已。河目海口，日角月渊，鼻有双柱，额有三里，颊如横陇，颐若平丘，身长九尺，手握十纹，方瞳兑面，白志锦文，又岂止七十二相哉！自文王武王以来，居藏史柱史之职，知周德之既衰，闵胡俗之未化，径由函谷，将度流沙，紫气横天，青牛税驾，末著关令所请之书，先肉徐甲既死之骨，时昭王二十五年七月甲子也。今洛阳上清宫遗迹尚存，古树蟠空，如龙蛇之状，上有一穴，实太上系车之地也。国朝升河南府为中京，留守完颜讹出请雁门道人武大顺来领此十方宫事。始延四方之士，咸得洒扫于其中，一大胜事也。武大顺丐文于予，将伐石志之。予恐世俗未知太上之所以至此也，故备录其本末云。若夫传道于庚桑，有伏鹄之喻，讲礼于仲尼，有犹龙之叹，载诞青羊之肆，遐登白鹿之宫，皆后事也。语在道藏，略而不书。云云孙纯甫谨记。

（《宫观碑志》）

大朝滨州安平镇薛先生之碑

碑高六尺二寸，广二尺三寸，二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书。额题“薛先生记”。

详夫玄元之教，道德之宗，渊默无为，在乎抱真守素之妙也。然谓□得一之灵也，故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推斥八极通变化者，必于修真养气而应验矣。故曰昔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今则可于高尚之门则诸，来在嗣祖联芳，则于三祖师父见焉。先生俗姓薛氏，法讳玄微，本贯编籍滨州蒲台人也。其宗系世族名德之家，生而异常，长而温雅。其为人也，仁孝著闻于乡里，有信行焉。迩遐靡不称誉哉，可谓天之赋□出乎自然。良以素蕴出尘之想，心怀捐俗之志，于是年逾不惑之季，遂乃慨然发愤，诣高尚观礼靳师父出家，以此服膺教命，侍觐无违。勤劬三载，日恪严敬恭□而无毫发之惮矣。何期一日，忽值靳公师父蜕质升霞，向昔□蒙师之默示圹穴之地，即于是日依旨掩藏。其于丧事既以毕矣，哀戚之情礼尽心焉。由是□□先生□祖教家风承袭相代，继入环堵，翛然晏安，其于□□以□伯仪。于是刘辆供给饮食，依其常例。自此薛公精勤无倦，德□招然，四方远近之者莫不□风向化。或以远来瞻礼者不得亲面，望环堵而敬拜，或近乃欣然而赞颂者，往来接武。自此岁月逾迁，骐骥过隙。先生居庵，抱道守真，经历十九年，深得坐忘之真，可证形神入妙，与道合真，颖悟得神之□一日，将欲顺世告终，即呼门弟傅道兴，仍授秘传口诀默付其人。嘱事已讫，怡然长逝。门人号泣哀恸，虽云□之体质不改生存之容。由是道兴率本观道众□□棺椁衣衾，卜宅兆而安厝□窆葬已竟，遂傲师之容仪，俾工匠塑其形貌，安致众真之堂。自先生从师入道，经今羽化之期，享龄六旬有五，时岁在大定壬□□□既已久矣，厥后于明昌二祀在□□□□□□□显其神异，语人曰：“我乃滨州安平人也。”以此知

先生神化之灵迹也。次复于明昌五载，至东平府化兹□材□板，令船户皇重二河运送载致于本观，自此乃知先生神游八表。盖先生之灵异也。斯者仅年已来，兵戈屡兴，观宇多遭灰烬，延及祖师庙貌，焚毁不□□者。知观威仪孙善用并赵德云等，心怀至切，夙夜不忘祖师之德。虑恐年深岁久，湮灭家风，俾后世而无闻焉。遂乃率众欲刊石铭碑焉。明乎世次谱谍，□无泯没。访求陂语，及嘱于予。仆以老耄固辞不获，于是援毫稽首而敬书。若于先生之行状道绩，万分而纪一二，今以略述梗概云尔。其辞曰：

玄元之教，源深流长。高尚之风，累叶重彰。伟哉薛公，颙颙昂昂。绍遵祖道，巍巍煌煌。天钟睿性，德备五常。服膺师训，三祖续□。葆真守朴，寰居环墙。一十九载，形神俱忘。灵通八表，洞达玄纲。一旦功圆，鹤驭升翔。羽化既久，显迹他方。耀州□□，□□□□。东平化石，碑材允臧。师之神异，岂可掩藏。刻之琬琰，赞颂挥扬。铭之云何，庶几不亡。俾真仙之教永远，历亿劫而弥昌。

壬辰年四月日希夷大师知高尚观主事前滨州管内威仪赐紫孙善用本观住持同立石化缘道人赵德云等立石

葆真大师法兄知佑德观事滨州管内威仪赐紫刘志渊本观住持道众王元成赵□素刘元清石德信王元德柴□程元和石元泉孙慧童张宝童

修真散人郑志林撰　通微大师渊静① 前滨州威仪系清都观焚修赐紫朱知荣书丹并篆额修真门人彭志坚刊石

□□大将军滨州军判□锐忠显校尉滨州知法武节将军渤海县尉王□

镇国上将军滨州同知元帅右骁军韩信武将军渤海县主簿崔□

镇国上将军滨州刺史元帅左监军行滨棣州元帅府事方明威将军渤海丞王津□信校尉行蒲台县尉高成□施盖祠堂三间

大将军渤海县令兼都总领刘佺武□将军蒲台县主簿兼县事于楫

（柳拓）

①渊静：以下似原有字，磨去重刻者。

希夷先生祠堂记

赵秉文

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关，华阴当其冲，云台观鞠为灰烬，希夷先生遗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栋而宇之。会余以使事道华，且谓先生之道之行，载于史，杂见于传记道家之说昭昭也，独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图洛书藏在王府，秦汉而下失其传者千有余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学，以象授种征君，以数授李挺之，挺之传邵康节，康节著以为皇极书，周濂溪又以为太极图，而易道复兴。顾尝以为书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书传，书待人传。微先生，吾谁与归。

铭曰：天地有终，易道无穷。后千百世，书可亡耶，仰先生之风。后千百世，书未亡耶，惟先生之功欤。

（《滏水集》卷十三）

陶公寿堂记

王 廷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圣贤之言，若合符节。今夫学道之人，多坠于旁门小道，穷年兀兀，了无所得，良可叹哉！先生姓陶氏，名复朴，道号日冲子，东莱人。自幼入道，云游四方，于前宋中尝至是邑，爱其山水清秀，慨然有卜筑之志。自以年尚少，参同未广，复去自宁怀，遇□真人而道益振，内丹外药，□得其传。大安初，由永宁来，遂定居作终焉计。一日，语众曰："县稍东锦屏山半复有古洞，予昔尝居焉，卜日可同为一游。"众如其约，既至，有石洞三，西曰紫云，东曰悬空，其上曰玉芝，可容客数十。悬空者，旧名也。紫云，玉芝，先生命之也。皆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及。有翠崖苍壁，珍木异卉，并立而丛生。有云腴石髓，琼浆玉液，饥餐而渴饮。绿阴四合，瑞霭氤氲，耳万籁以忘机，目长川而久视，恍惚变化，莫能名状，其神仙窟宅也。虽邑人，有至老不能到者，亦其分也。梯石而下，有一小石窟，形如卧虎，先生指之曰："予年七十有八，生死无常，欲卜此以为将来藏骸之所，公等当为我成之。"众诺，且命仆预为之丈。仆应之曰：有生必有死，死者，数之终也。虽自古登真之士亦所不免。况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不生不死，其惟神乎，形何与焉。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骸骨者，地之分。在天清而散，在地浊而聚。先生可谓得造化之原，了死生之事，练神以为仙，岂有死为忘哉！既承命，安敢固拒，谨秉心稽首而为之词。其词曰：

大道无形，体用幽元，惟我陶公，深得其传。名以复朴，号以日冲，轩辕宗派，太清家风。其肆不替，其居不择，进退自如，游真之客。把握道化，提携阴阳，剑吼锤鸣，神应无方。离有入无，离无入有，有无相生，炉飞鼎走。日宫产兔，月殿生乌，放去放来，照海元珠。择得其人，付以口诀，总总相传，黄芽白雪。生必有死，死必有时，道无所忌，预为之辞。(《宜阳县志》)

(《金文最》卷十五)

重修悟真观记

李俊民

高平县南二仙庙者，在张庄李门之间，唐曰真泽，宋曰冲惠、冲淑真人，为居民祈祷之所，无祷不应，一方之休戚系焉。大金贞祐甲戌岁，国家以征赋不给，道士李处静德方纳粟于官，敕赐二仙庙作悟真观，俾其徒司见真主之额。之后有慊于心，为其名位之乖也。其意若曰：以庙为观，则是无庙矣；以观为庙，则是无观矣，不亦诬于神，违于人乎？惴惴然不安，积有日矣。于是市庙东之隙地，为三清殿，为道院，斸庖湢表坛，埒外力所施田以资工役。其修斋行道，拜章启玄，步虚华夏，仪鸾而引凤者，于此焉。观之西曰庙，栋宇宏丽，像容粹穆，邃以重门，翼之两庑，旁列诸灵之位。其时和岁丰，民无疾疠，鼛鼟击鼓，婆娑而乐

其神者，于此焉。各事其事，互不相杂，名与位判然矣，识者韪之。按礼云：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盖礼所重者祭，或举或废，不可得而私。即庙而观，既观而庙，是未尝敢举亦未尝敢废，岂私也哉，两得而不两失，神人俱悦，无遗恨矣。此重修之意也。德方请以其事书之于石，余用其意而笔之。德方陵川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礼本州神霄宫郭太宁为师。泰和丙寅，奉祠部牒，披戴登坛为大法师。后七年，贞祐改元，赐紫号达妙，充泽州管内威仪，偶值丧乱，晦迹不出。大朝丁酉岁，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泽、潞二州选第一。是岁八月，于燕京受戒回，请以白鹤王志道知神霄宫事，郡长段公从之，俾遂其高怀。乃于宫西别院为鹤鸣堂三间，日与方外友弹琴话道，焚香煮茗，诵周易、黄庭、老子书，究诸家穷理尽性之说。与悟真相去五十里，时时往来，适游衍之兴，不以傲为高，不以诞为异，简而和，婉而通，行必合于义，动不悖于礼，其肯诬于神，违于人，慊于心，乱名改作者乎！

（《庄靖集》卷八）

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

李俊民

王屋山者，在底柱析城之东，仙家谓之清虚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坛之南十六里曰阳台观者，小有洞天之一也。其廓然而逝，隆然而起，似近而远，似断而连，隐隐乎山之阳者，九龙戏珠岭也。东向二百步许，溢天一之水，白而不浊，甘而不坏，为九鼎金丹之祖者，洗参泉也。岩窍其腹，廓然有容，嘘吸元气，与山泽通者，西北白云洞也。位高而自抑，势仰而还俯，如竦如惧，如趋如附，北面而朝坛者，华盖峰也。乱峰之间，邃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阳谷也。树林丛翳，虎豹却走，萧爽森肃，鬼神护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沟，陟瘦龙岭，蹑仙桥，款天门，然后登坛而朝玉顶，凌风汗漫，披云杳冥，其去天阙犹咫尺尔。时天界诸天，悉以天众见于每岁朝山之会，宜其为洞天之冠也。大唐中，中岩道士司马炼师始奏置阳台观道场，立像而严奉之，并御书额，壁画神仙、龙、鹤、云气等，升降犖节，羽仪金彩，辉光满宇，遣监斋韦元伯赍图画事迹题目奏闻，时开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玄祖之教，由此而振山林，学者皆生无上道心，不退转志，宜其为福地之冠也。又按司马别记曰：余届王屋清虚洞天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一曰丹华。又睹玉皇宝篆，乃知上古丹宝并传而莫不遐年，自夏禹后遂止，亡有继者。余不敢漫泄，复藏于名山，以俟其人。开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记。以是考之，阳台观之成也，在司马炼师藏丹宝后之六年，开元二十三年乙亥也。下值大金贞祐二年甲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火而毁，观改曰宫，随世沿革，崇其名尔。呜呼！玉笈秘文，流运道气，犹有升沈之时，况巍峨华构，岂无成坏耶？累代营规，一夕焦土，草木色敛，烟霞气沮，方外之游，未尝过而问焉。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由平水抵王屋，周览胜区，感叹陈迹，慨然有动于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并遂余暇，以起废为事。不募而役集，不鸠而材具，变污以洁，易故而新，宏大殿堂，修直廊庑，复栖宿之位，列斋厨之次，接遇则有宾馆，招纳则有道院，其用简，其功速，旋天关，回地轴，华日月而平北斗，其为力也大哉！废始于戌，终于戌，兴始于

亥，终于亥，一纪而废，一纪而兴，疑其有数存乎其间尔。先生少业儒术，长慕玄理，年高行积，境灭心休，幽人逸士，望风禀受，号曰栖神子。一日，与余邂逅于山前，颇得其所长，盖以静为基，以慈为宝，毅而愿，厉而温，有竹林高致，不啸傲升平，有盘古雅尚，不轻欺富贵。味老子五千言，不读非圣书，悟广成长生说，不作娇俗事。龙伯钓扃，长愁海上之鳌，子晋归时，难驻云间之鹤。大朝己亥岁三月二十二日壬辰，登真于岳云观，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忠、曰祥、曰玄、曰温，索余文其碑，故欣然书之以示来者。其辞曰：

太行肆几，连亘王屋，天设之险，神奇所畜。烟萝渺然，若化若迁，谁其主者，小有之天。天台炼师，即宫于兹，奕奕荣观，百世之基。中原绎骚，劫火莫逃，虐焰燕燎，毁仙所巢。猗欤王公，复此故宫，彼徒者清，始终厥功。事举其坠，风振其颓，滥觞玄源，实实枚枚。欲去者留，既往者来，云轩羽盖，肃焉徘徊。突峰秀峦，光飘翠寒，乍隐乍现，耸如髻鬟。泉涌流决，岩回岸薄，或抑或扬，响如珮玦。柏茂松悦，芝芬桂芳，可模可椒，既寿且康。鹤骞龙娇，鸾翔凤鸣，可驾可耕，游乎太清。朝烟暮霞，我仙所家，坐阅人世，浮如落花。大哉道域，悠久不息，何以志之，他山之石。

（《庄靖集》卷九）

茅先生道院记

王若虚

嵩山之阳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隐君子茅公之所建也。公开封人，名从易，字缙甫。始以进士干有司，数奇不偶，乃弃家为方外游，随意去留，初无定居。既至承天，则欣然曰："吾可以休于是矣。"辟地筑室，为终焉计。日葺月补，盖累年而后有成。轩曰双清，以景名也。庵曰虚静，以道命也。竹林萧然，都无尘土气，由是为嵩阳之一观。夫嵩少海内名山，其间胜迹，殆不可殚记。蕞尔茅公之庐，宜若无足道者，而人常以不到为恨，到必盘桓而不忍去，则亦以其主人之贤故也。公以高蹈闻四方，贤愚少长，莫不仰其风。观其摆落世纷，栖心于冲漠之境，始终四十年，处之甚安，寿考康宁，翛然而往，非胸中真有所得，畴能尔耶？时群盗纵掠，而公夷然视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为驯，使之逡巡退却而不敢犯，非独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于如此，岂老氏所谓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者欤？予，世之散人也，才能无取于人，而功名不切于己，虽寄迹市朝，而丘壑之念未尝一日忘。慕公而愿见者久矣，俗累拘牵，竟莫之遂，盖每为之叹息。呜呼！公则已矣，而其侄守明与予为忘形友，出公所绘院图及所以自序者，请纪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见其人，怳焉自失，益觉官味如嚼蜡。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笔中，一朝有所省，年逾四十而屏酒肉，却声色，日与名流达士游。学贯三家，略窥其妙。其刚果超诣，庶几能嗣公者。予虽不及识公，而有斯人在，会当同往，杖屦相从，访公之故居而蹑其遗踪，卧公白云，荫公青松，逍遥徜徉以卒岁乎其中！公之精爽，故应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见容也。及为书之，既以发茅公之光，且为吾他日践言之盟云。

（《滹南遗老集》卷四四）

金华山三阳洞主阳和子白先生墓志

碑高四尺三寸，广二尺二寸，二十八行，行六十一字，正书。额题“阳和子白先生墓志”。

洞真子邢志玄撰

嵩平城曹溪道士张志林书丹兼篆额　石匠李坦

先生姓白，讳自然，字常道，岚谷人也。世本农家，祖□□□母氏□□□□阅□□□伤物，因秋夜感流光而孕。怀满周期，季秋望日诞生，和气竟日，氤氲不散。生而聪慧，垂髫好学，不群童戏。未冠，父兄皆殁，事母笃(下缺)楞严圆觉，推穷六经，博通三教，儒术辟馆，弗应贡举，□尚恬惔，少思寡欲，乐天知命，有不事王侯之概。高尚其事，独□其□□□□人□道□□□□中见一道者，发髻頫鬓，敝衣跣足，稽首问安，如同旧识。先生敬拜，惊惧逡巡，应曰：“师何识某邪?”曰：“子昔为僧，居山修道，与吾□□善业存焉，宜□出□。”先生悟，对曰：“然亦素志。奈老母在堂，无人奉养。”曰：“后三年自入吾门矣!”言毕忽失所在。及期，母卒。葬既毕，耦妃亦葬。□□□□送□□家成□县□以周困乏，樊篱□□□身□道□遇重阳□□神峰默然子刘先生，居本州天庆观诏进□之□□故□师□宿契亲授□□□□其道□运玄□□□定而虚室生白，浩气冲而发乎□光。谦虚柔弱，屈己从人，智解俱忘，得失□丧。犹精于(下缺)其德探□□□□深致□□数知来见几而作。大安末，天兵初入云朔，先生避乱入关，韬隐华山，居三阳洞。又(下缺)木(下缺)常至，话及玄理，居山道者无不归仰。正大初，请下山居潼谷，随机应物，化及贤愚，道俗钦崇，遐迩归奉。天兴初，严冬，吏民道众逃避军马，□山深藏，尚□不能保全性命，先生安然不动。因致平阳四元帅招诱抚恤，守先生□□得获安。壬辰夏，达并汾，时岢岚邢志玄闻之，迎请还乡，居天庆观，师□之。时年七十，鹤发□□，仙风道骨，目如点漆，行步刚健。西京金城门徒累□敬请，则不之许，常曰：“无意于云朔，有念于嵩华。”□而甲午初秋，有门人刘□古自新馆来请，先生欣然许之，克日要行。众止之曰：“师何欺诚邪?”曰：“闻诸孔子，誓不归卫，人归乎卫，语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九日遂行，既至于此，会宣差□□长官张侯叩头敬请，遂留居颐真庵二十有二日。岢岚不安，吏民逃□，踰时方息。由是贵贱仰瞻，贤愚景慕，训导□风，□众从化。壬寅元日，道俗毕贺□□言四韵示众曰：“□□□九寿，心乃逐飘飘，荡荡迹奚是，遥遥视寂寥。回观复古道，事外寄□□，冥会无何有，哂乎其市朝。”众犹未□□四月初有七日己未，忽集门徒及诸官吏语之曰：“九阳数足，四大返空，尔等当宜勤行善道。”命纸书曰：“□悟心源与道同，灵光妙觉湛圆通，明明遍照升玄路，已往清虚净境中。”其时众有悲泣者，先生曰：“生死古今常理，无或悲耳。”言讫默坐，须臾曰：“甚时邪?”左右曰：“巳时矣。”遂□目而卧，即化去矣。异香满室，五日而殡，四肢柔弱。化日，吏民□见先生杖藜□□□城而去西北之郊，因以葬于此处。师自悟道，敷畅玄风，每出其□构稿□□莫收其本，唯门人□□□□所记录，仅得三百馀篇，分上下两卷，□之曰圆通集传于世。余素无文学，有宣差长次官僚致书敬请，道众殷勤求之为铭，愚悚愧而应之曰：“此

金石之文，示之永久，乃鸿儒大夫士林君子之所为也，岂我刀笔小才之所为也。”时有通玄真人张君谓曰：“仙道贵实，辞达理举，此文体也。”更奈官员道众，再三虔诚敬拜恳求，辞不获已，□怀□忍耻斐然安□以记其实。狂为之辞曰：

世本农家，玄德种福，祖纯宗俭，父贞母淑。□光□瑞，□□□祥，生而性仁，聪明温良。□得清絜，事亲至孝，□□□经，博该三教。□□恬淡，志乐优游，高尚其节，不事王侯。异仙名师，相逢若旧，宿缘符契，秘言密授。潜行奥妙，正气归真，□道运化，藏用显仁。避乱摇□，隐居太华，凝神炼气，朝夕不暇。功行既毕，道果圆成，光被四方，遐迩奉迎。四海波腾，翻涛物竞，□□□逃，独守安静。□代变革，杖屦还乡，门徒辐辏，济济贤良。野鹤翱翔，神□避警，翟公张侯，叩头敬请。至恳至虔，再四再三，□诺克诚，住颐真庵。化度贤愚，随机应物，□瞽□聋，明人耳目。□民依怙，僚吏钦崇，训导四方，易俗移风。正□□众，□□□□，四大返空，□□何有。临期欲别，道俗感伤，先生微笑，今古理常。鹤驾来迎，离□□翳，命纸挥毫，落笔辞世。吏民多见，拂神杖藜，西北郊□，云□□□。一性了然，搏霄鹏翥，门卜吉兆，□于此处。凿之琬琰，德□昭彰，垂世不朽，万古扬芳。

时大朝岁在丙午季夏望日立石颐真庵主门人时全用都化缘主门人刘延真

武州宣差白匣剌、功德主前宣差翟舍利、功德主长官张仲雄，功德主同知眭胜

（柳拓）

颐真庵公据

为上碑碑阴，分三截。第一节为记，漫漶不清，第二截为公据，十八行，行二十一字。第三截为题名。

武州给

契勘先攻□戈，吏民逃避，离散四方，遗下空城，有□□□□抚尉残民，复□州事，□□池荒芜，别无三教师德，□□□□□请寄岚州天庆观老白师父居颐真庵主持□□功德主官吏士庶以师视事□训□风，□家仰奉。至壬寅年夏四月初七日，师父□化。以□此官吏道俗□□以师礼葬□州□□□□就立祠堂，岁时致祭，铭□□□□报师恩。今来州县官吏上下同议得周围田土，东至涧，南至城壕，西至□□，北甬道，北□□圃□□西北□至分水岭，其地四至之内，并各□主□□□颐真庵以充赡坟常住，永远为主。中间别无争□诸般违碍。据此，合□出给公据者。

右给付颐真庵主时全用收执照用。准此。

壬寅年五月日司吏马大祐等

管民次官眭（押）

管民长官张（押）

（上为第二截）

宣差贾友视　次官高震

县令韩展　库使□□

县丞刘资　仓使刘花
张仲美　教□高聚安
同□□□　儒士高泽
经历雷宝　经历□琛
令使张□　令使孙展
主簿孙真　都料赵昌
功德主同　余氏
功德主宣差翟君夫人吕善□
功德主长官夫人王裕善
长官夫人任真善长男张珏

门人

孤峰子曹善祐　赵善□　靳守中　辛志柔
王遇真　李志真　萧守中
女冠李志静　杨妙真　刘志清　王志真　张志真
化石人宋祥　施石王□

（柳拓）

祭五台山妙应孙真人文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三寸，十四行，行三十四字，正书。在耀州。

皇太子令旨遣近侍贴没、业里邦古、必阇赤、张维，讲师黄大朴奉信香祝文，同京兆大小官僚，遍诣寺观庙名山大川行礼，钦奉如此。贴没钦依，恭诣耀州五台山静明观妙应真人殿前熏香致奠，宣告皇太子祝文。

其词曰：绸端窃闻有功则祀，惟典之公，济物以道，乃神之功，信而有征，享之无穷。洪惟妙应真人，里系华原，幼称圣童。医药推步，术数淹通，方著千金，论会三教，在隋引退，至唐应召，愈疾明验，历代褒封真人之号。妙应惟崇，人之所欲，感而必从，敬致恳辞，尚鉴微衷，永延寿算，安保身宫，万斯年兮，皇祚弥隆。尚飨。

时丙午岁二月初五日使臣祝香告文，至十五日观主李素舟等立石　杨志松刊

（艺拓）

贫乐岩二圣堂碑

碑高六尺，广二尺八寸，二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书。额题“贫乐岩二圣堂之记”。

宣圣五十一世孙袭封衍圣公孔元措篆额

宣差东平路万户总管府掌书记益津□□书丹

盖闻大道（下缺）以启其□异□□□□子□以行其□□□言至说，广大悉备，包含万类，□以贯之，为无穷不朽之教，永作成法。大矣哉，非二圣人者出，其熟能兴之？故老氏以道德□□□□有三九元气之祖者，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周行而不殆，可以□天下母。"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物者焉。"言治国之术者，则曰："道常无为而无（下缺）守万物将自化。"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下缺）修身之旨者则曰："明道若昧，进□□□，为道日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戒以刚强，守之□弱。"此道德□用之余蕴，而玄妙之大，无（下缺）世无老氏道矣。□息矣夫孔子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之道也，故祖述宪章，发明盛德，大□流诚□政美化□泽至□□美□试（下缺）六经之中，灿然靡所不载。是知孔子之德，为人伦之标准，作王道之纪纲，用之必（下缺）百王不易之道也，及至（下缺）道天地也，日月也，无得而名为。呜呼，三代而下，乱国相继，正道不行，是犹天地不能无容忽（下缺）不能无晦忽开则明圣人忠道（下缺）则亨，故老子之教，塞于周秦，见于汉之文景，崇于两晋，盛于有唐。孔子之道，□于（下缺）大□又昏于魏晋，久息于宋齐梁陈隋，□□□唐则大振。吾二圣人之教□伸于此时，一道帝号，一册王爵，天下万世之公论定焉。愚故曰之无穷不死之教者，此其效欤？厥后游圣人之门，宗□其道者，世有其人，今我□公先生近之矣。公北幽襄谿人，善森其名，茂之其字也。□业儒，尤深于易。仆向日从事环庆，得识眉宇。兵乱之后，垂十五余载，今□复与公相会。公语仆曰：善森先师同里铁李道人，师事河□□□子郭咸仙几三十年，得诀了悟真人，未尝读书。经史之言，问无不知，或□□□时数处应请。一日，善森与二三友人讲易于刘氏宅，（下缺）谓众人曰：大易神变不测，岂庸俗能探赜幽□乎？遂谈玄旨，一坐倾听，从来未之闻也。复谓善森曰：以尔学道，若不屏聪黜明，□华复□□□□于今之世矣。曰感悟斯言，它日断发□形，敬诣师前叩头请教，万□旨训曰：戒之戒之，道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基，尔终亲之□□之矣。□□□□母以寿终老□□涉艰险常□□流不□初□岁在癸巳，□寓亲平后改韬徂徕，不悔入道之晚，务在力行。语既：仆服膺□□以□□事公□□以损，语默动静，无非道也。公□□孔子□□□□老氏之以又谓昔者孔子道周问礼于老氏，以尊先进，因立二像于□堂之上。在□竝坐与□友徒□□□□礼，可谓不负所学而知所□□□□□后□文见孔文举幼谒李膺之言而曰："先君孔子与君之先人李老君同□以义而相□友嗣□□累世通家为□于□□□知□□□圣达圣同时行教，其名虽殊，理则一也。此公之作堂本意，岂私也哉。泰定军节度史□供父□崇信□□□□下士（下缺）志行宜其是重。仆忝与公有旧，因拜圣容，礼成而后，不能无言。谨取公始终出处之义，及公□□行师□□之言，次序而□之，用□贞珉，□□久远休哉风化之行，使为儒为道者，皆敦朴忠信之人，公之力也。其尊师重道，护持名教，为牧民□善之本者，又见时无贤父子之功德宏大，默庸□祐□不□矣。

前进士益津高翱记

岁次丙午夏四月庚申朔　日

镇国上将军左副元帅前□□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下缺）侯食邑壹千石致仕时珍袭爵男

（艺拓）

创修长春观记

碑高一尺六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七行，行二十九字，正书。在闻喜。

古枫进士薛邦荣撰

嵩南吴修真观昌黎裔志谦书丹

窃以道为万物之祖，德为百行之先。道者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德者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然则通而生之谓之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谓之德，德固无称焉。常试论之曰：天地人物，灵仙鬼神，无不从道德而著焉，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见其终，探奥索隐，□□其□，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始也。兹者或一日，田志诚闲游于涑水之滨，河曲之上，见一道士，状貌非常，神彩秀异。志诚稽首，请问其故。道士答曰：余乃铁脚张先生也。二人□道终日，目击之间，如有所得，果然觉甘露洒心，醍醐灌顶，端的有如斯之事也奇哉。张公先生者，真方外烟霞之侣也。遂以师礼事之。纠率邑人等，乃卜其地，立其观焉，名曰长春。鸠工治材，修其堂殿，彩绘塑像，俨然一新。夫张公先生□于人也，以德不以□，以诚不以力，故邑人等欣然感为之助也。富者助其财，贫者助其力，虽市道邑人，贩鬻之余，竞以畚锸自来赴役者，不知其数。故其垣墉台构，不日而成之，盖张公先生之德也，其斯之谓欤。上祝大朝皇帝睿图永固，宸算增隆，日月无私，焕天明于万国，松椿共茂，班宝鉴于千秋。然后十方三界，六道四生，一切有情，俱登道岸。

时岁次丙午年五月戊午朔二十四日辛巳□上三五都功□□弟子奉行北极驱邪院事道士田志诚立石

谨具观地四至□项：东至官街，西至卫大夫，南至城墙，北至巷道。

同住持人李先

本县次三官石捕盗官李

本县次官衡

本县长官贾二

本县达鲁花赤看术虎

都会首平阳路兵马都总管李

宾山县匠人苏明刊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按《闻喜县志补》，元长春观记，年月失考，在南巷，即此碑。碑首题古枫进士薛邦荣撰，昌黎裔志谦书，又县志有长春观。按元初不设科举，邦荣题进士，疑亦应太宗九年诸路试者。碑末题岁次丙午年，田志诚立石，又有本县次三官石，捕盗官李，本县次官衡，本县长官贾二，本县达鲁花赤看术虎，此可见元未设州县尹时之制。末曰，都会首平阳路兵马都总管李，以《元史》考之，李守贤传，岁戊子，朝于和林，加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甲午冬十月卒。子毂嗣，授河东行军万户总管，中统三年，改河东路总管，疑即其人。丙午者，定宗元年。元初以功镇地方者，皆父死子继，东平之严，真定之史可证。邦荣见闻喜志，元进

士。又姚燧盐使徐君碑：李璮将为乱，自益都传檄求臣叛王，而平阳总管李毂，不思移文太原，为忻之监州阿八赤所发，两总管皆诛论。据此，则元初平阳总管为李氏世官可知，毂、毂盖兄弟也。本县长官贾二，次官衡，后兴真观记署衔，前故管民长官贾德全，见职管民长官衡安，即此二人。

重修太清观记①

碑连额高四尺九寸，广二尺，二十一行，行四十四字，额同题，均正书。在阳城。

状元李俊民用章撰

乡贡进士杨鼎书

按图经，县境内庙有四，寺有八，观独一焉。顷者北台孙仲远以提点南都上清宫告归，许以本处大岳庙为观，余无闻焉。今之观，厥初元辰殿也。大定五年乙亥，敕赐太清观为额，住持师李法遵所致也。其地负城而高，乾之维也，距县宇三百七十步而近，其方面圈周二百五十步而赢，自西关王成叔施崖上地后稍绰裕，辟之为三清殿。沁水灵虚观道士马悟玄劝缘，冶坊民程卞督役，斤斧未休，而师及悟玄相继即真。主观李洞云虔坠先业，率其徒善言、善能、善渊聚力成之，时十一年辛卯也。兹朝真之位也，巍然面其南。十三年癸巳，并立东西殿，再闰而毕。兹礼方之所也，肃然翼其傍。庚子，接空界起四圣阁，高百尺，威镇玄门，尊所瞻也。癸卯，鼓大冶，铸九乳钟，重万斤，发扬洪音，警所听也。师之所举，岂徒然哉。丁未，管内举威仪师，赴州十年乃还，续加缮修，峻醮坛，敞法堂，结斋厨，列云房，一切区处，悉如心画，事半功倍，人皆多之。贞祐兵火，幸免其灾，似有鬼神守护，惟其阁风雨所摇，势倾东南，飞檐摧堕，危柱就侧，率县延陵珍鸠工正之，无遗恨矣。阁之前旧地褊隘，出入路窘，枉步而东。延陵珍同前县令郭福继其委曲，于正南创开衢道，前通□街，奈居民王汉所买废宅遗址梗其间，汉慨然将地基所有奉施，以成其美，以广其墟，不背驰矣。自是其基大，其事新，扰攘之际，几坏而反成，幸中之幸也。卒其功者，羽衣杨善应敬之也，洞云，敬之授业之师也，法遵，敬之授业师之师也，历三世而观乃完。一日，敬之以折简抵余，欲纪实以光其师祖，请直书营建始末，以文之石。意则诚矣，而望脍炙人口，为古今美谈，与前人比，不亦过乎？如敬之学之精，识之明，道之高，自谓铁中铮铮者，复何过谦。况叙事者当以实，奚取乎文。余不敢违所请，特书其始末而止，文俟其能者。然始末之迹，所纪简牍乱离间为他人有，赖郭羽天翼购所失以还，质而书之。龙集己酉二月甲午前进士李俊民用章记。

三洞讲经大师赐紫杨善应

都维那长官延陵珍

宣差张晴木忽

次官刘□

维那提领官段天琪

丹场官□鼎

商酒务官张光著

维那捕盗官贾宣

知观道士李道明立石

石匠张福刊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案《阳城县志》：太清观旧有阁高四十丈，道士李洞云所作，李俊民为记，道会司居之，即此碑。案碑题"状元李俊民用章撰，乡贡进士杨鼎书"，《元史》，俊民字用章，承安五年及第，供奉翰林文字，旋弃官不仕。府志，俊民承安五年状元，撰《庄靖集》十卷，无此文。今案碑末题龙集己酉，实元定宗后昕政之二年，俊民入元未仕，故碑末祗题前进士云。宰县延陵珍，《阳城县志》：元县尹延陵珍，本县人。杨鼎，金正大中进士。又碑云前县令郭福，今县志阙，宜据碑补。碑末题衔有商酒务官张光著，寔元张贤辅《重修道纪堂记》，系本县商酒务监使张翊之父。碑云贞祐兵火，幸免其灾者，《元史·太祖纪》：八年癸酉秋，命皇子卓沁察罕台谔格德依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元太祖八年即金贞祐元年。太祖十三年戊寅秋，穆呼哩克泽潞，即金兴定二年。此碑专指贞祐，谓癸酉之兵，非戊寅。又李俊民尝为金彰国节度判官，见泰和六年松岭法轮院碑。

重修真泽庙碑

李俊民

柳子厚书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阴，昔者公室，礼得用碑以葬，其后子孙不去，遂铭德行，用图久于世。及秦刻山石，号其功德，亦谓之碑，而其用遂行。自是所在营建者，莫不用焉。大朝龙集庚子九月十五日丙子，悟真观树落成之碑，冠盖云集，酌酒相庆，循故事也。或者谓碑之所云，异其名也。名虽异，人心未尝异也。所惜者材不中度，不足以壮福地，此知自有石，岂无知者，乃相率而求之于荒榛间，微露节角，出土而得之，真良璞也。德方以易卦筮之，得临之节有大而可观之象，于是命工加磨砻焉，无毫发恨。父老愕然相视曰：夫神所依者人，其有所待邪？或废或兴，亦其数耶？事与时会，岂偶然耶？是庙也，自唐天祐迄今三百余年，庇休一方，实受其福。水旱疾疫，祷无不应。贞祐甲戌烽火以来，残毁殆尽，幸而存者，前后二殿。神且不安，人其安乎？由是感激奋厉，踊跃就役，斧斤者，陶甓者，版筑者，圬墁者，不募而来，不劝而从，缺者完之，仆者起之，绘事之漫漶者色之，不日而新，无愧于初。父老请以其事实之碑，德方笑而诺之，就用其石慰人心也。其使之敬鬼神，向玄化，振仙风，德方有力焉。因索余为文以刻之，其详具于前后之作者，言之则几于赘，姑颂之以诗，以告其成云。

川原自秋色，爽垲变荒土，腾空仙驭远，阅岁遗庙古。颓基埋草莽，败壁剥风雨，枯松噪寒鸦，老瓦窜饥鼠。煌煌星各位，耿耿月独苦，鞠躬香火民，默与怀玫语。真游厌尘杂，非类敢狎侮，岂惟夺时享，乃又虐神主。曾无一震威，荡涤还净宇，黄冠得仙李，起废心已许。闻声应如响，争地筑环堵，图全出众力，能事在一举。周旋礼俗中，百福神所予，刻石示将来，不朽迈石鼓。

（《庄靖集》卷九）

县令崔仲通神霄宫祭孤魂碑

李俊民

人之生或幼而殇，或壮而夭，或幸而不殇不夭，获考终命者，则茕而独，或不幸而遭天之变，人之祸，邦之宪，身没而名灭者，宗亦覆。吁！幸不幸，皆命也。其视世其家，碑其墓，庙其貌而配飨不绝者，异矣。夫不幸之中，又有幸不幸者焉。人死曰鬼，鬼者归也。故郑子产有言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所以归之，政谓此也。道否以来，两政交恶，玉石俱焚，冤魂无依。哭声相闻，哀于泰山之虎猛，悲于桓山之鸟别，其无所归，几何不凭于人而为厉者哉。当是时也，生且不遑恤，况夫死者乎！独晋城县令博陵崔公达，恻然有动于心，乃于野外拾遗骸而瘗之，又与前上清宫提点大师孙景玄、道正李处静十月十五日，就本州神霄宫设黄箓大醮，为坛位而祭焉。其幼而殇，壮而夭者，在此位；幸而不殇不夭，考终命而茕独者，在此位；不幸身没名灭，覆其宗而无配享者，在此位。师乃于玄科之外，以幽明之故，始终之说，施报之理，因果之事，发扬呈露，谕人心而骇鬼听。公乃吉蠲从事，其迎来也有余敬，其送往也有余哀，欲其惨而来，舒而往，新大故小，皆适其归。呜呼！恤人之所不遑恤，使不为厉，合于子产之言，识者以为知礼，其可以无辞乎？铭曰：

雅废国屯，四海扬尘，魂兮来兮，天地廓清。虐焰方炽，虿蜂播毒，魂兮来兮，鲸鲵被戮。干戈厥躬，腹背勍敌，魂兮来兮，灵台僵仆。骨肉不收，离居荡析，魂兮来兮，宜尔家室。不罔之罘，不虞之腊，魂兮来兮，今荐馨德。不屋而号，不宫而吊，魂兮来兮，今有寝庙。忠肝义胆，不辱不屈，魂兮来兮，此乃血食。暴露风日，沙场草白，魂兮来兮，此乃掩骼。洋洋如在，曳曳而出，公之丰洁，是享是格。如歆而类，如祀而族，公之信乎，宜介之福。

（《庄靖集》卷九）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李俊民

无战之国民多寿，好战之国民多夭。夫战危事也，民之寿夭系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书战者二十三，内战败绩六，外战败十二。岂惟战者，其侵伐、袭讨、溃灭、歼获等例，书者不绝，故其民寿者少而夭者多。岂惟民哉，死而不得其所者，何可胜纪？或见于新城之巫，或啼于贝邱之豕，或踊搏于寝丘之梦，或叫登于昆吾之墟，或如若敖之馁于楚，或如伯有之惧于郑，或与献子而相讼，或同实沈而为祟，皆不得其所而又无所归，可哀也哉！闻内史过之言者，则以物享之，用郑子产之事者，则抚之乃止。由是鬼有所归，无复为厉，故笔之以为春秋法。自中国雅废以来，天道在北，日寻干戈，无异于春秋之时。糜烂之余，百怪争见，无异于春秋之民。吁！是时也，孰能以春秋之法享而止之哉？泽州长段直，念常在此，欲为之而未暇也。岁在鹑火，毅然力行之。应于郊野暴露之骸，敛而襄之，卜葬于马

英，得风凰之兆，且其繇曰：鬼宿腾芒，积尸在傍，月建之下，可以伏藏。正月十一日壬午，随所指而窆焉。乃以信士刘巨川，检举典常，严修祀事，外内戒饬，以洽百礼。建立坛场，设无上黄箓净醮三昼夜，位分三百六十，不以远近无主孤魂，并投坛附荐亡灵等众，一切召请而祭之。十五日丑时解席告毕，以清虚大师、前提点上清宫、太上升玄内教秘箓弟子、赐紫孙景玄，妙达大师、前管内威仪、太上正一三五都功赐紫李处静奉行法事，暨法箓道士程德元等四十余人，三时行道。华夏步虚，备演三洞灵章，敷露五方真文，拜表启玄，散花赋水，惠风与芗燎清尘，璧月共灯辉缟夜。无碍筵前，至者相邻，升仙桥畔，度者争先。听元始符命，受丸真之戒，佩升天宝券，出五苦之狱。悔溶吝消，行高障灭，逾脱冥津，咸跻道域。呜呼，死生之说果如何哉！夫死者生之尽、物之变者也。其有知乎，其无知乎？岂荡为太空，与化无穷乎？将与木俱腐乎？岂精爽在天，结为光辉以助临照乎，将复还乎名山大川，遍其英灵之气乎？岂奋为明神，庙食人世福善祸淫乎？将厌人间之劳，贪南面王之乐乎？是未可知。虽圣人亦所不言，然而于死者之礼，尤尽其详者，盖欲尽其事死如生，示民之不忘也。以春秋之事考之，则见矣。谨属辞而为之铭曰：

怀沙楚骚，江沈浪漂，不有巫阳，孰与之招？纵横战场，地涂肝脑，不有李华，孰与之吊？豺狼豁荒，魍鬼相望，咸殄豚祀，君子攸伤。悠悠返魂，我公所宾，享之吉蠲，靡疏靡亲。肃肃灵坛，我公所建，诚之感格，靡近靡远。盍簪星会，恪居精思，不倦于勤，用相其事。敛彼弃骸，葬兹之地，告以兆语，于艮之位。暨启冢土，其日壬午，人此穴处，灵其鼓舞。送之而往，迎之而来，来迎往送，且敬且哀。靡神不举，无虐神主，以礼始终，宜福是与。亡者可矜，存者可恤，存亡之民，系公休戚。

（《庄靖集》卷九）

天真观记①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五十一字，正书。在稷山。

朝宜课所本县巡盐官后（下缺）撰

唐高祖神尧皇帝第十三子郑王之裔□太平县□峰老人李国用书丹并篆额

道者无称之称，绳绳不可名，寂然无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形□，不可以象为，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道之大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万物生成之力，皆出乎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其道者，则薛公其人也。薛公乃甘泉清化里人也，法名志清，道号了真子。生悟天真，长达时变，从志学□后□道之深，常无欲以观其妙，未尝观其徼者也。师道赵真人西游秦川，南居华下，一十余载，快林泉之兴，惬云山之□，□园酒醒，花看玉井之莲，华胥梦□，桂赏仙峰之月。不期未厌，四起天兵，则回首故国甘泉之邑。甘泉之邑，地胜河东，（下缺）临姑射之□□□□亿年平水公既见止，公既觏止，知其山可以栖迟，知其水可以乐饥，于是（下缺）以此造西南之隅，筑□□之室，户牖俱蓬，止能容膝。一日，公叹之曰：室陋能容膝，床寒足（下缺）四□衷啸□□□□□钟洛击撞，短檠相对半残釭，酒醒何处鸣寒雁，梦破谁家吹夜龙。明月友来香酒瓮，清风（下缺）马咸从命，无□□□□□降。自时厥后，朋来盍簪。时有邑人吕道元踵门而谓

公曰：“岂不闻鲁语不云乎，君子之德风，小□□□□，草上之风必偃，□□□□四方之人皆喜□□□□兴□可以化众，众心从，则可以立功。予忖公心，夙兴夜寐，无念尔□□□□□□存构堂殿之心，未之□愿，然如此不若创开坛事，庶几他日有告成功。”公曰：“子之言，介于石矣。予心从来有之。”于是建□□□□□成臻，马丹阳领袖群仙，舞鸾□教重灵官襟裾列位□□化人，日新胜事。闻见者莫不□□。马丹阳舞鸾之□，金钟振不击之声，尹清和假馆之时，朱鹤拂来仪之羽，比以□□境之人，云集草偃，惺囊打破，倒倾兴北殿之皆，悟锁捶开，掇出构南堂之□。日将月就，圣像真□□□饰者有之，□坛灵官愿建立者有之，三门亦是，龟头抑然。经始厥观，经之营之，门众攻之，不日成之。一日，清和真人法□□□曰天真。天真之观，自此而创，始名之也；天真之观，自此而创，始建之也。呜呼！天真之观，若非薛公、道元之运筹，机子门人之假□，□未必兴之也。如此若天之未丧斯道也，则如我薛公数年则必方鸠僝功□云尔。公又罄积年囊箧之赀，买百亩桑麻之□，以赡□观，贻之后人。噫！四海之内，必有簪冠及薛公者焉，无及薛公之不忘本者耶。铭之曰：

卲矣薛公，善继家风，君子好道，真人发蒙。恍惚宿悟，□□□□，含德□□，用道之冲，穷理体化，原始反终，锐挫纷解，光和尘同。天真观创，门人日攻，永□□□，□□□□，□□置备，囊箧倾空，以贻厥后，传之无穷。

时岁次庚戌重阳日，太上三五都功职箓弟子奉行（下缺）法官薛志清立石

古桐逸士苏明刊

（《山右》卷二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按碑题“朝宜课所巡盐官后（阙）撰，唐高祖神尧皇帝第十三子郑王之裔（阙）太平县（阙）峰老人李国用书丹并篆额”。按郑王即郑惠王元懿，时称小郑王，后亦曰惠郑王，后以别郑王亮，见《新唐书》传。唐宗室宰相，如勉、宗闵、夷简，皆元懿后，于诸王胄最华显，故国用题名揭之，可鄙也。碑为道士薛志清而立。碑有“尹清和假馆之时”文，按《长春真人西游记》有清和大师尹志平，即其人，详见《平遥县志》。以《西游记》真人适有遗语，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考之，则志平亦元初主道教者。碑立庚戌重阳日，实元定宗后称制之三年。《元史·太宗纪》，二年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税课使，可与碑题宜课所相参。

天庆王尊师墓表

元好问

尊师讳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号也。世为秀容西山水马里人，年十六七许时，牧牛羊田间，一道人日来相就，既与之熟，问汝肯随我往天坛否，天坛神仙洞府，胜似此间。师虽幼，闻之颇亦爱乐，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问其地，乃济源也。又问去天坛远近，人云百余里耳。师自度无所归，明日径往入阳台宫，道众问所以来，师具言，道众骇其为异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为香火童子，八年乃归。父母谓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庆观，事王大用佐材。尊师资禀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为怀，而内敏殊甚，间读史传，略知古今成败，留意医药，必以先所验者告之。天庆，唐以来福地，废于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师率其属力为崇建，规制峻整，遂为一州之冠。兵间暴骨狼藉，无复收瘗，宣抚使刘公易假师缘契，为葬丘而祭之。州里尤归重焉。

尊师生大定壬午，又再阅二十九年，颜渥丹，须眉皓白，饮食如少壮人，客至与谈承平故事，历历可听，识者谓异人。谓师童丱中，必谓他日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圣所庐，敦庞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后事，留颂而逝。某日宁神于州西北原，守冲等为植碑，予用所知者为之铭。铭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识初乎于刍牧，故不以长房缩地而为夸。道之所存，不于泰奢，必有敦庞耆艾之士，乃克负荷。彼浮伪而淫采，我愊愊而无华，道如自择，当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无若人，亦奚贵于大方之家。

（《遗山集》卷三一）

藏云先生袁君墓表

元好问

先生讳从义，字用之，族袁氏，世为虞乡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异。幼沉默不好为童子剧。及长，仪观秀伟，音声如钟，识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师事玉峰胡先生于金，玉峰道风儒业，名动京师。年八十，章宗特征授礼官。先生尽传其学，通经史百家，旁及释典，亦称该洽，而于易学盖终身焉。初，亲旧以先生龙蟠凤翥，有云汉之望，劝之就举选，先生薄于世味，不之屑也。中条灵峰观，唐贤罗通旧隐，岁久颓圮，不庇风雨，先生率同志麻长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乔知先象之居焉，结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圣休休亭故基，是为藏云道院。先生因以藏云自号，种竹余三十亩，山田二顷，足充宾客之奉。先生道价既重，州郡长吏到者，率诣山门致谒。礼部闲闲赵公周臣，内翰屏山李公之纯，每见必厚相慰藉，互以诗什为赠。中朝名胜，如史季宠、王隆吉、罗鸣道、李钦止、吉仲器、马元章、王可道、许德臣、元礼昆季，皆就传易道，自余放业于先生之门者，又不知何人矣？先生资乐易，行己接物，得于吾孔孟书者为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尝远出。母年九十，终于隐所，葬祭如礼，州里称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养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学之渐。既长，又为之婚娶，如是十余辈，其后俱有所成。雅好医术，病者来以药请，赖以全济者甚众。兵后岁饥，民无所于籴，尽出余粟，以赡饿殍。或时出，乡人争延致之，谈经诵道，言笑弥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为。尝独行山间，遇异人，自称衡岳主者萧正之，谓先生三世学道，乃今有成，吾于蓬山仙注院见吾子名氏，却后当为孝廉贞净仙人，代郑云叟为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讫失所在，然先生自以为不敢当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乱山阳鬼华国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义不受辱，顾谓弟子，言吾往矣，乃闭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时二月十有四日也。犹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释、列子章句、庄子略解、云庵妙选方传于世。始予罢内乡，致中介于刘邓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师，见闲闲公，亦以为言，并以挽诗见示。朔南丧乱，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彦过晋州，邦彦先生乡曲，与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为请。予问邦彦，藏云所以为天下所高，可得闻乎？邦彦言，藏云隐节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拊手曰，有是哉，乃为次第之。其铭曰：

山泽与之臞，道味与之腴，翩翩独征，游物之初。谓当风岸绝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

如以君为黄冠师耶，合炼之刀圭、禳禬之绵蕝，又非句漏令寇谦之之徒。况乞灵于绿囊，进找于黄襦，劝义人伦之先，尽欢菽水之余，洗心有经，先天有图，绝学我传，宿惑尔祛。以君为缝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畚而亨衢，塞为瓠壶，震惊八区，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无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欤！

（《遗山集》卷三一）

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

元好问

吾州跨西冈而城，而冈占城之半，是为九龙之原。檀弓志晋大夫之葬，直谓之九原。水经说滹沱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冈势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无以称，故作州者以庙学、道院、佛寺镇之。道院旧传为唐七圣观，盖天宝八年，玄宗亲谒大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圣皇帝之号，州郡立紫微宫，画玄元像事之，五帝则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谒玄元庙诗，有"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之句，为可考也。七圣云者，必增入玄宗、肃宗父子，乃得为七。是则此观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规制宏敞，而古意犹在，知其为数百年物，至以鲁灵光比之。玄元像则抟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极天人之相，耆旧谓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宫，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独有七圣观？果尝以七圣为额，是斥名矣，是以七圣为断矣。有国者率用万世自期，尚肯以七为断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圣尊像所在，輙改名之耳。旧门题曰紫微，为可见矣。其后观有白鹤之异，复改白鹤观，图经无所见，惟石晋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书于版记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诏郡国立天庆观，故白鹤又改焉。天水氏以轩辕为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撤太仓而立之，号曰明庆。堂宇亭榭，斋厨廊庑，过唐旧之半，见于都官员外郎、知州事冉宗闵明庆殿记，及著作郎、知平遥县事、权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题咏者如此。宣和末，金兵人郡境，并东城而南，观以不废。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岁月不绝。迨贞祐之乱，遂扫地矣。宣抚使刘公易起殿于明庆之故基，而州将樊侯天胜力复玄元之旧，此兴复之大凡也。岁庚戌[①]春二月，予还自镇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谓予言：兵荒之后，吾所居无尺木寸甓之余，先师[②]拨土立之，计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师弟子之心力尽矣。先师留语，以观记属吾子，幸吾子不让。予私窃慨叹，予年运而往矣，其所经见亦已多矣。曩予婴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归，始闻乡里谈天庆异事。每岁二月望，道家以为真元节，云是玄元诞弥之日，及其期，有鹤降此殿，多至十数，少不下三二，州人习以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约先见者有朋樽之赐。鹤既至，翔舞阶庭，了不惊异，黄冠千里来会者，项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罢。从是予两见之，特乱后鹤乃不至耳。此观既经累朝崇饰，他道院莫与为比，位置爽垲，旷若人表，高斋坐啸，可以尽山川之胜，古木蔽映，窗户幽邃，屏障几席，剪焉无埃尘，岐公白子西之诗，高司户子文之笔札，孙内翰国镇之文，往往在人口。傅知雄水壁，极风涛起伏之变，有蜀两孙之风，张永淳天蓬四圣，毛发生动，威重可怖，号为河东名笔，皆游人过客之愿见者。食指既众，以高业见称者，行辈相及，而王姓为多。宋中叶有王尊师洞谦，王道判

洞真，百年以来，老师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师年八十，衣冠状貌，无蔬食诵经，山林枯悴之态，每杖屦出游，路人为之敛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与游皆州里名胜。志常出农家，十六七许时，牧牛田间，迂异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坛之阳台宫，后八年来归，父母惊喜，疑其死而复活，遂度为道士。气质浑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颂而逝，皆予所接见者也。③因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胜，异事又多，垂示永久，宜无不可。今紫微刘君历六百甲子，道行淳笃，神观开朗。予方质以所闻，撰新兴方志，子之师不以属笔，且当志之，况于平生之言。乃为记其事，且为长谣，以招鹤命篇，使并刻之，以为真元故事。其辞曰：

胎仙之来兮驭者谁，金支翠蕤光陆离，来几时兮倏上驰，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疠兮年不饥，幡然弃我兮我畴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来何迟，予乡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围，蒿蓬金碧兮更换移。南枝越鸟兮安故栖，子独无情兮淡忘归，趣云装兮莫予违，明年真元兮与子期。

（《遗山集》卷三五）

①垣案：一二五〇，元定宗五。

②垣案：先师即王志常。

③垣案：卷卅一有天庆王尊师墓表，即志常。

葛洪山塔记题刻八段

中山府玄宁子蔺志祥

遂城韩志白

河间府史志恭

吉州保阳子霍志勤

曹州焦志朴

建塔人刘志洞韩守全焦志和

崇玄子张志保建

乙卯年三月十五日记

澄静散人乔守通于至元四年岁在丁卯十二月初十日真□内庆元观升化

至元五年戊辰清明日起建

希玄大师范□清于中统元年岁在庚申八月二十二日升化

门弟朱志完于中统元七月二十四日亡化

至元五年清明日立

羽化女冠李守恭閈

至元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唐县在城丹阳观女冠张守本同弟张元□建

洞虚真人灵阁

时大元国至元十二年乙亥癸未月庚子日创建

匠□□□□□杜囯用

唐县仙游庵归寂女冠王守祁

完州神南疃归寂女冠

贾慧林建阁弟子安守妙云中庵张惠邈

至元十三年五月十日计

张家庄禹慧勤玉贞庵李守中

至元十三年五月日建阁女冠崔□

绛州人氏崇真大师周公

开真大师贾公灵阁

至元十六年伍月□日建

门徒唐志真　申志立　冯志古　杨保童　张□童

（艺拓）

唐太宗赐孙真人颂跋

碑高五尺，广二尺五寸。颂三行，行十一字，跋十行，行四十六字，正书。在耀州五台山。

唐太宗赐真人颂

五泉闲客扬聪书

（颂文见唐代部分，此处不录）

方外友辇下李济道，好古有为之士也，以先师居有唐孙真人旧隐殿堂，岁久摧坏，完复一新。凡碑刻缺裂不完者，必移之他石。在观有大定癸卯间县宰完颜宗璧所书唐太宗赐真人颂碣，火裂而损甚，将移之未暇。癸卯岁，郡人骆志全礼山主李公，人道山居，忽以数力抬舁而来，告曰："不幸双目暴尔失明，又反胃，饮食不纳，苦楚不禁，唯自尽可免。"济道止之曰："人之疾苦，必以药饵救料，又有祈请之事。况真人医术冠绝唐代，所留方论，后人用之，无不获效。今遗像在堂，若诚心祷之，岂无应验。"志全敬受教，置水一钵于真人前，铭心致祷，以水煮粥食之，不反吐，粥食渐进，不两旬，疾渐平。志全愈加诚敬，一日卧北窗下，告之道伴曰，我见窗槛上白四指许。所见日加，一月后，两眼复明，一方惊叹。四月初，济道过舍而请曰："将移颂石，敢告数字以识岁月，备道前事。"予叹曰："有是哉，异闻也，其可隐乎？"因记移颂，表而序之，以告来者，庶乎共知真人灵验，唐皇所赐之颂，非虚美也。

时乙卯岁四月上旬谷口遗老郑邦用谨述。

宣授耀州太守李鲁孙、同知赵彦、华原县令王祥。丙辰年重九日观主质真老人李素舟立石。宣差京兆府路副都总管刘尚、前耀州太守王浩、清安老人杨素一助缘。南阳逸士张志和刊。

（艺拓、《萃编》卷四七）

五台山孙真人福寿论跋

碑高三尺四寸，广二尺三寸，四截，前为福寿论。不录。第四截后半为跋，二十三行，行字不等，正书。

耀州五台山静明观主质真老人李素舟，伏见真人福寿论虽载于道藏，而少见行于世者。又悯其时人而积善者少而积恶者多，故以此论克诸石，庶广传于世而不泯绝。抑使后之见闻者改恶从善者耳。

岁在丙辰秋九月望日，观下李素美、毛素一、曹素圭、周志和、骆志全、叶志英、秦志一、王志懿、王志安、郑志安、李志松、罗志远、刘德童，师坚童同立石。

助缘人池阳清安老人杨素一、云阳县湛然逸士淡坤

前同官县令杨茂

清真子似志荣

玉泉闲客扬聪书丹

南阳逸士张志和刊

（柳拓）

坟前之记

益都府录事司东南隅（下缺）玄真观供敬仙姑李妙清（下缺）滕州邹县人事。

中统元年九月一日

（艺拓）

祭鹊山神应王庙记

碑高一尺二寸，广一尺五寸，九行，行十字，正书。

宣差太医提点许国桢奉皇帝圣旨里致祭五岳四渎，敬谒鹊山神应王祠，且申报谢。真

定府录事司达鲁花赤不伯、获鹿县达鲁火赤石湖儿，暨从官邢州刘同知陪拜颜伯录。

中统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艺拓）

鹊山拜谒神应王庙诗

碑高二尺一寸，广三尺二寸，二十三行，行十四字，正书。在邢台。

大蒙古国中统壬戌春三月，鹊山拜谒神应王庙，故作是诗也。

鹊山万叠郁苍苍，庙貌尊严神应王，玉帛时来千里供，户楹风渡百华香。有功在礼宜歆祀，生死□谦本自当，今代蒸民多疾苦，更百普救俾平康。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刘德渊拜手稽首

甲子春二月望旦鹊山拜谒神应王庙，留题书表，男朴焚香再拜：

三□斋居拟坐坛，鞠躬来谒鹊王山，乾巛仰止神功大，萝火依然庙貌闲。和气满川春煦煦，恩波千里玉潺潺，逢人每悉慈亲事，（□定梦中灵应）愧乏雄文□世间。

己巳春三月上庙赋　　蓬山晚进刘朴顿首

光风照野拔除□，与客联镳上翠微，山店买来馐粥美，水乡寻得鳜鱼肥。关关啼鸟喧盈耳，片片飞花香扑衣，恳至詹依神定享，一天□景咏而归。

御医提点使颜公名天翼字飞卿立石。

（艺拓）

神应王祠题记

碑高一尺三寸，广一尺五寸，七行，行十二字，正书。

皇阙金门逸士訾洞春，特奉皇帝圣旨，降祭东海渊圣广德王庙，敬谒致祭鹊山神应王之祠。从官邢台驿院提领刘中丘、主簿郭。

中统三年四月十五日

（艺拓）

老君观钟识

案钟识惟三方有字，皆阴文。第一方云："皇帝万岁文武千秋"。次云"彰德路功德主宣授转运使常、宣授转运副使李"，二人并氏而不名。次云"本府耆□宣德点赵，中统四年八月

初一日造"。据元史地理志，太宗四年立彰德总帅府，领卫辉。宪宗二年割出卫辉，以彰德为散府，属真定路。未稔钟识在中统四年，何以犹称为路，或由铸造人仍以旧名名之也。宣授转运使常，见中统五年创塑东岳行宫二圣后记，有宣授彰德府路转运使常德同，即其人，德同字仁卿。转运副使李，见大德七载韩氏新茔世德碑，称奉直大夫前彰德路转运副使李撰篆额者，是也。

（《安阳》卷八）

重修道纪堂碑①

碑连额高二尺六寸，广一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六字。额题六字，均正书。在阳城。

重修道纪堂记

提举泽州劝农事张贲辅撰

后进士石麟书

夫道有升降，物有废兴，皆其时也。然则道之弘，物之成，何尝不在于人乎！太清观道纪堂，厥初藏法堂也，经始于大金泰和二年壬戌，逮今六十余载，风雨所侵，隳废殆尽，无一人刮目者。幸有本县商酒务监使张翊天翔与其弟仲贤天瑞，共图起废，而未敢自擅，乃具其事资禀于父，父亦乐为之。于是庀工募役，竭力输财，变污以洁，易故而新，其用简，其功速，奂然而美，无愧于初。噫！或兴或废，果其时邪！人与时会，岂偶然邪！且堂之复兴也，非徒示耳目之美，将以修斋行道，拜表启玄，散花赋水，步虚华夏，仪鸾而引凤于此者，固不伟欤，此重修之意也。堂之基址，旧未墁砌，公乃始终其事，上下一新，无遗恨矣。一日，劝缘道士赵仲温会众而落之，索予纪其事，将刻诸石，俾人人共知为善者有光于后也。予自揣浅识，难以措意，再四固辞，终弗获免，姑以所见实事而直书之文，俟后之能者。本观营建始末，其详具见于前碑，言之则几于赘尔。

时中统五年甲子秋七月中元日记

都功德主商酒务官张光奢灿然同长男翊次男仲贤

提点本县教门事赐紫冲虚大师董知微

妆銮救苦天尊功德主获嘉县朝元观韩志坚

劝缘道士王志明王志静袁志坚李志荣

本观道士王处仁路德董王元童

知观道士赵仲温劝缘立石

砌瓦匠关祐酒淳王恩

石匠泽州张道清同男赟刊

（《山右》卷二五）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按《泽州府志》：阳城太清观在怀古坊，旧为元辰殿，大定五年敕赐今额，十一年道士李洞云建。又《阳城县志》：旧有阁高四十丈；道士李洞云所作，李俊民为记，道会

司居之。按此记为太清观重修道纪堂而作，碑题提举泽州劝农事张贽辅撰、后进士石麟书。贽辅见《凤台县志》，元提举泽州劝农事官与碑合。麟见通志贡举谱：元乡贡进士，陵川人。所言本观营建始末具详于前碑者，即金李俊民所著太清观记。

□真散人女冠张守度墓志

八面刻，高四尺。四正面广六寸，五行；四棱广二寸五分，二行，俱三十三字，正书。在曲阳西北水宝岩浮休寺。

□真散人张守度者，祖居顺德府清宛县福□□，乃张氏之子也。张氏□富家（下缺）生守度。守度生而□□□而贤淑，父母□爱不（下缺）以状盟誓（下缺）张守度住持城隍庙□□栖隐之地，静位□□叁厥□舍尊像□而□□□□毕具□□□□□而居之守一（下缺）一虚无守度之刚风（下缺）不可犯者，冰颜玉貌，气和神清，□若□□之形容矣。虽（下缺）之明哲□□得道者也□曲阳城之西乡，立契买到枚（下缺）宫，南接宏丘，西映巅峰，高岭北临浮休□亭，周还之景气□而峥嵘，轻烟薄□大朝封于上，□草香兰，每生于中，可为灵宅□□□也，岂有不虞哉！癸亥七月九日，守度谓众曰：我即□道以来四十余年，今日□□□□以恩爱为念。言罢，奄然而逝，享年七十六岁。门人李守本、杨洞真、武守和等，具以丧礼祖送□于仙茔，建此嘉成者以记道家□□之忆耳。洞微子李德渊谨志。

中统五年岁次甲子二月丙午朔初八日□□门人　李守本　杨洞真　武守和立石

（艺拓）

上清观常住地土记

碑高二尺六寸，广一尺八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正书。

洺州肥乡县可封乡田义保上清观应系常住地土数目，卓望去处，开列于后：

观前南北地一段，计壹拾柒亩叁分，东至王三，西至王十，南自至，北至道，四至为定。

次南地一段，南北畛，计叁拾肆亩，东至赵大，南至敉，西至王二，北自至，四至为定。

观东南地一段，南北畛，长贰伯捌拾叁步，南阔伍拾伍步半，北阔陆拾步，东至李七，南至陈念一，西至晋通事，北至道。

观东北地一段，东西畛，计伍拾亩，东至赵齐卿，南至众户，西至赵齐卿，北至道，四至为定。

观东北地一段，南北畛，计壹拾伍亩，东至贾四，南至道，西至贾四、北至贾四、贾道兴，四至为定。

观北地一段，南北畛，长玖拾步，阔肆拾肆步，又东北拐儿地，长伍拾陆步，阔伍步，东至贾四，东南至王十，西至药五，北至道，四至为定。

次北地一段，南北畛，长壹伯肆拾肆步半，南阔壹伯肆步，北阔玖拾玖步，东至道，南至道，西至药五，北至赵用，四至为定。

观西北地一段，南北畛，长壹伯壹拾贰步，南阔肆拾步，北阔叁拾捌步，东至道，南至药大□，西至药一，北至自，四至为定。

次北东西畛地一段，长柒拾捌步，阔贰拾贰步，东至道，南至众户，西至张布袋，北自至，四至为定。

次北东西畛地一段，长壹伯捌拾陆步，东阔肆拾陆步半，西阔肆拾叁步半，东至道，南至药九，西至药九，北至药一，四至为定。

次北地一段，南北畛，长阔在内计贰拾陆亩，东至李布袋、药六，南至药九，西至王三，北至官壕，四至为定。

庙后南北地一段，长壹伯陆拾步，北阔叁拾步，南阔贰拾玖步，东至道，南至赵用，西至药五，北至道，四至为定。

观西北地一段，东西畛，长壹伯捌拾贰步，西阔玖拾步，东阔玖拾壹步，东至药五，南至赵用，西至药五，北至庆道观，四至为定。

观北地一段，南北畛，计壹拾亩，东至药大，南至王三，西至药五，北至道，四至为定。

大朝岁次甲子中统五年五月日副观郭志元知观高志举提举史志文立石

观主尊宿保安大师金襕紫衣药志真　刊字人武安刘郁并王仙陈聚

（艺拓）

龙泉观公据

碑高一尺四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九行，行二十七字，正书。

皇帝圣旨里海都大王位下南京扶沟县：

今据本县龙泉观住持道士刘志徽状告：见年四十二岁，伏为丁巳年间前来本县买到宋重一西北隅草场后地壹段，计贰拾伍亩，建观住持。至于己未之春，本县典史高泽、韩斌会首为功德主，乃议在城灵宝会众遂卜筑于龙泉观中间修建保真堂宇、斋厨云馆。志徽等每日念经告天与皇帝、皇后、太子、大王、诸王、诸子祝延圣寿。可四至已里堂宇、斋厨、云馆、静室、园圃稍具，节次土木相连，尽属国家念经永远祈福之地，并元买到地土见有文契，若不告给公凭，诚恐已后被人侵占相争，难为照对。今将元买到地土亩数四至界畔分朗开具知后，告乞出给公凭事。得此所告，除已审问得本县监观田志秀，与刘志徽所告相同，据此合行出给公据者。

壹契于丁巳年间买到本县宋重一西北隅草场后地壹段，南北畛，计贰拾伍亩。其地四至已里，土木相连，尽属卖数，价钱银壹拾叁两。东至古河岸，南至草场墙，西北至城墙，正南有行大车出路。

壹契于小李处中统三年施到元买孟二宅西北地壹亩伍分，价钱银肆两，东至古城分水为界，南自至，西至观墙，北至墙地，内土木相连，尽属施数。

壹翼于中统四年买到扶沟县许堤村韩大享场东地壹亩，价钱银肆两伍钱，地内土木相连，尽属卖数，东至孟二，南至韩二，西至出路，北至朱画。
右出给公据付龙泉观道士刘志微永远收执照用，准此。

至元元年十二月日给

扶沟县簿尉孙

扶沟县提领黄

扶沟县令潘

扶沟县达鲁花赤王

（艺拓）

北岳祠下创塑鹤山圣像记

碑高一尺三寸，广一尺六寸，十八行，行十五字，正书。在曲阳。

庙貌圣像，古来有矣。岁月时迁，遂成颓废，每有伶伦，四方士庶时来奉祀者虑焉，敬其庙而像不完。时遇改元至元元年，彝邑县尹李承务当仕是邑，朔望诣庙行香，见鹤山古迹虽存，而内缺其像，瞻仰者罔不动心。县尹虑观发于衷诚，以董其事，遂请本庙王提点、李提点、石提点道众等，特修短疏，遍谒豪门，鸠集布施。礼请到安平县御前待诏、塑粧副使李英等创塑圣像并侍从荣尊。成造于至元二年孟夏之初，功毕于立冬之末。来者观之，无不称叹，使奉祀者无复有前日之患。县尹李公岂不诚心哉！因刻诸石，以彰用意之大概云尔。

岳下阴阳学录张本谨记

施石杨平社长董福寿

黄山王禹鸦刊

（艺拓）

冯道真墓志铭

西京创建龙翔万寿宫宗主清虚德政助国真人，乃清虚之三祖也，道号青云子，姓冯，讳道真，西京大同县玉龙洞七峰山人氏。壮岁出家，从教主岳公道昌真人传授法箓，礼宗主王玄庆为师。生于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十二月二十三日申时，升于大朝乙丑年六月初八日，春秋七十有七。嗣法门人杨志祥、乔志通、李志常等谨卜宅兆安葬于此。

至元二年六月初八日门人杨志祥等建

门人乔志通书

买地契文

城西祖师坟买地契，西京刘宣差下武君福今为要银使用，别无所得，遂将本户下宋家

庄村西南地壹段南北畛，记地贰拾伍亩，东至韩老地，南至官道，西至韩大地，北至小道，其地四至，立契出卖与本京龙翔观冯大师永远为主。两议定价银贰拾伍两，立契日各交分付讫。如日后但有诸般违碍，有人争占卖，地主武君福一面代当无词。一定已后，各不番悔。如有先番悔者，罚银壹拾两。恐人无信，故立此文字为凭。

乙巳年九月二十八日卖地人武君福　押

同卖地母阿贾　押　　邻人韩老　押

邻人韩大　押　　见人王贞　押

西京都税使司给　年月同使　押

（励耘书屋原抄件）

蓝田县东创修玄真观记

李　庭

蓝田，秦旧县也。按周礼，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蓝。三秦记曰，以县出美玉，故名蓝田。夫玉之为物也，温润以泽，缜密以栗，故君子比德焉。且天下莫不贵，而王公以为宝。凡所韫之地，则精神见于山川，盖偏得天地英粹之气，积于中而发于外，有不可掩焉者。昔人水润山晖之说，不诬矣。呜呼！自古蓝田水石竹树之胜，为秦中冠，虽鄠杜犹出其下者，得非以此耶？惟其地灵境秀，物产不凡，为圣贤所宅，为仙真所庐，与夫敞珠庭而栖逸士，固其宜也。考诸图记，则尊卢氏有石，女娲氏有谷，安道有里，奉道有乡，至于刘雄鸣、王子年、王摩诘、李筌、王顺之徒，隐居遗迹，往往而在。县之东数百步而近，有爽垲焉。北倚骊山，南对辋川，玉峰蓝水，环绕映带。朝烟暮霏，万景呈露，参天古木，郁然幽阴，真卧云啸月之地也。癸卯岁，益川道士雍德坚、徐德渊，因避蜀乱，同三洞讲师黄庄父游至此，周览形势，悠然忘归。会前宰张公名选与邑人委差杨兴徒辈，共施其地，延请住持。二师既许诺，遂罄其衣盂，同心经始。居久之，道价日隆，人益信向。今副都元帅刘公元礼输资助役为功德主，仍舍家僮二人以为其徒。由是远迩翕集，檀施辐辏，崇墉峻宇，相继兴葺。中建大殿以宅三清，左右二殿以奉十一曜并南北二斗，以至云堂香厨，三门两庑，靡不毕具。翚飞轮奂，灿然一新。像设崇严，仪卫森列，俾来者竦然有以起其敬，居者肃然有以洗其心。自非符篆灵威，警悟斯人，乌能及此。凡为屋大小若干楹。丙寅之岁，始获落成。一日，县宰蒋公、县丞寇公暨总府知事刘公，并县父老合辞而言曰：自兵以来，兹地芜废久矣，赖二师勤力不倦，遂使荆榛瓦砾之场，化为金碧。岂惟为邦之伟观，抑亦岁时香火仰祝明天子万岁无疆之寿，不其韪欤！况我大朝，尊道贵德，洪畅玄风，凡羽流所在，易庵为观者多矣。且以玄真题额，请于有司而揭之，仍求当世之士记其兴造本末，以传永久。乃共舍碑，介党公叔、郭处厚二讲师来征予文，并请发其义。予应之曰：老子著书五千言，其于玄真二字，言之屡矣。前后解者互有得失，予试与子妄言之，子亦妄听之。夫道不可见，见而非也，谓之玄则溺于见。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谓之真则滞于言。非玄之玄，杳邈无垠，非真之真，泯寂无寄。至于是非双遣，语默两忘，超然自得于筌蹄之外，则所谓玄真云者，亦道之强名

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何待予言。

(《窝庵集》卷五)

颐真观公据

碑高二尺，广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字不等，正书。额题"存留记"。

皇帝圣旨里益都路沂州：

据道正司状申(缺)韩守一状告：本观基址元系本师王守淳化到(缺)午年正月十五日，自愿立施状施到宅地一所，其地东(缺)北阔东平柒步，西平陆步半，东至街，南至徐令史(缺)耶，北至刘县令。在上住至壬寅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守淳自□到(缺)钱银叁两兑买到南邻丁会首宅地一所，其地东西长贰(缺)步南北阔东平柒步，西平陆步半，东南二至街，西至陈八，北至(缺)主王守淳通作颐真观基址，其地东西长计贰拾步，南北阔(缺)平计壹拾肆步，西平计壹□□□□南二至街，西北二至陈县(缺)□宅，其上件地土，俱有官牙人檀滦秦立到文契。自乙未年(缺)上抄数上帐住持至今，见行修盖到圣堂三间，内山塑正阳、纯阳二天尊之古像、一堂四尊灵官，一堂三尊，修葺(缺)屋三□，净位一所，今来守一欲为在上扶竖碑石，奈守一在手(缺)别无给到官司文凭，乞出给事。使州得此所申，随即行下临沂县，勘当得颐真观地通计东西长贰拾步，南北阔壹拾肆步，东南二至街，西北二至陈县令，与韩守一所告相同，别无包套，亦无违碍，所有公据须至出给者。

右付颐真观韩守一收执。准此。

至元四年十二月　　日给

州判房

知州赵

达鲁花赤

通玄大师前沂州管内(缺)

希真大师前沂州管内道(缺)

□寂吕大师沂州管内(缺)

□纯素大师沂州管内(缺)

玉阳资道体玄真人完颜王(缺)

(艺拓)

玉仙圣母庙榜文

高一尺六寸，广三尺一寸，二十八行，行十八字，正书。

皇帝圣旨里中书右三部：

今有（下缺）玉仙圣母清渊太素元君庙（下缺）告：近准唐州文字，坐奉南京路□□□挥备准右三部符文，承奉中书省札付，钦奉圣旨：取要唐州城西北角庙前井内绿毛灵龟陆个。承此取到龟儿肆个，令兴顺驰驿□铺递送前来，已行进献，分付少府监收管外。至元四年十二月内，段少监传奉圣旨：龟儿上绿毛衣儿收拾将来者，休犯性命者，钦此。兴顺思虑得本庙经值兵革烧毁，止有瓦舍一间，缘方佐州郡，但遇天旱于本庙井池内祈求圣水。今奉前项圣旨，若不将本庙禁约，切恐往来客旅，诸色人等，于庙内宿睡，非理作践，触犯神灵，毁污井池，乞行禁约事。省部禀奉都堂钧旨：仰右三部行文字禁约者。奉此。今出给榜文付本庙张挂，仰往来经过军马客旅诸色人等，并不得于玉仙圣母清渊太素元君庙内宿睡，非理作践，毁污井池。如有违犯之人，即便捉拿□□治罪施行。据此，须议出榜者。右榜付本庙张挂省□诸人各令通知为□□毁污井池事。

至元伍年正月日

（柳拓）

三元真君行祠碑

大元大名路濬州□□□李家道□创建三元真君行祠记并铭

许昌大□士赵存义撰

按道书：唐、葛、周三真君者，乃世所谓三灵侯也，□□行肇自姬周之末，事厉王□谏诤□□□□□于朝东吴，吴王用为帅，御□敌擒上将论功行赏，辞而弗受，返于周，事宣王乃□□□焉□□□□□□□□□上帝命赐以衣冠珪简剑戟灵丹之类，俾得以降瘟使疫非横诛□□□□危□□国（下缺）加以封鲁□兖州贷商以钱而弗责其偿，自古迄今每□□之□而莫（下缺）高名冒道□恩在人，其可忽诸。濬之南郊李家道□亦（下缺）适余行道，少憩焉。庙宇宏邃，神质威严，远观近视，畏爱兼抱，里人□□泽（下缺）神祠不为不多，而此之壮□为最，神物不为不灵，而此之感应尤著。仆□□先（下缺）其说爰乃历市濒河宾于樊主人一见如故，遂具道其事之□□□□功□源流（下缺）神依人而行，无在而无不在，固非彼疆此界之所能限（下缺）之所能（下缺）文字之所可状者也。惟至诚者能致夫洋洋如在之敬□□□□□又□幽明之间（下缺）以列侯之爵，追宋则赠以真君之号，巍巍有功（下缺）载而外传（下缺）耳，子曰鬼神之事，吾亦难明。圣且云然，况余人□。大抵聪明正直谓之神（下缺）能捍□灾御大患则□之。如三真君者（下缺）拒敌以安□□之众□疆尚尔况□主（下缺）而庙食又何愧焉。论其行持则道合元（下缺）未易□□后世之君□以真□之（下缺）之庥，□□□□多矣故□金（下缺）宜备供器，要皆出于本心之至诚□□而行（下缺）报本岂不韪欤。原夫真君之姓唐者讳（下缺）葛者讳□□□孚感侯，至宋封中元□国真君。姓周者讳（下缺）备载□□□寺剑池北壁之碑，历历可考□□□所□□□□□□□□□□□□□□□□□□□□□□于濬安□仗义乐施，诚所谓善人也、信人也。为善□□□□□□□□□□□□□□□□□□□□□□□□□□□石□门等咸各有造，与力尤多，□神其相之□□□□□□□□□□□□□□□□□□□□□□□□□□□□以铭。铭：

繄惟三侯，锡命于周，□□□□，忠君□□。（下缺）□□九旒，□诚□□。

时至元五年八月　日立　（下缺）

（《濬县》卷下）

代祀纪名之记

碑高三尺一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九字。

保定路曲阳县儒学教谕王惠远撰

恒阳复淳处士吴镛篆额

承直郎信州路推官恒阳邸士毅书丹

五岳恒封于北，元气所在，位处其一。德润乎下，滋殖万物，胥赖以生。由其有国家者，罔不钦崇，载在祀典者，循序而祀。至皇元于斯为盛。至元庚辰春二月，皇帝敬遣清翼之臣侍仪使兼金复州新府军万户府万户中议大夫秃忽赤，同集贤直学士中大夫哈儿失答思赍奉御香、锦幡、银盒、楮币五百缗，代祀于北岳安天大贞玄圣帝。是月九日，自京徂恒，暨守臣正议大夫保定路总管兼府尹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王继贞，谨率承务郎曲阳县尹阎良、进义副尉曲阳县主簿蒙速思、曲阳县尉仇吉、刘居善，保定路吏郭瑞，十有一日，丑刻礼成。三献既祀，星斗明祥，瑞气腾空，以彰圣上答神庥之诚，又著天使竭忠致敬之中孚，祈风雨时若，运百谷以用成，保皇基同岳镇之洪远，祝圣寿共乾坤之悠久。故记诸石，欲寿年于亿万云尔。

至元六年二月日建

司吏　赵斌　王彝髓　梁肃　刘齐　孙允恭　杨允中　杨诚

北岳庙提点　王道煜　李道端　石道兼

保定路曲阳县典史李仲美

保定路曲阳县务副刘景明

敕授保定路曲阳县务大使马天翼

登仕郎保定路曲阳县务提领答海

进义副尉保定路曲阳县务前提领杨通

（艺拓）

重修紫微观记

碑高四尺四寸，广一尺八寸，二十行，行四十三字，正书。额同首题。

翔山进士韩怀英撰

济源县进士袁与时篆额

本县进士王光祖书丹

田公自然大师，乃解州闻喜县米粮川偏桥人也。幼儿颖悟，举止高尚。大金崇庆二年，岁方十一，壮貌魁伟，器宇沉厚，胸次洒落，无一点尘，有物外念。欲求出家，父母许之，聊且于景云观祖师张仙道处寓居学道。至贞祐元年，一方亢阳，人皆饥馑，遂避于南河之南福昌县紫微观，礼叔父赐紫体玄大师田元茂为师而受业也。自簪冠以来，出入玄门，道众钦敬。纯嗜欲，屏纷华，厌朝市喧，爱林泉静，以志为实，以道为务。值壬辰兵革扰攘之际，全身远害，孰能及也。幸复北来，还归景云观住止，回礼赵可善为师，增旧加新而未暇也。至庚子岁，一日杖屦登天坛，游軹怀，历济上，至于轵城西北之隅。由此观之，有成汤故宫殿，两挟殿及三门、商山圣母祠，皆为风雨所飘，梁栋摧毁，其颓垣曲径，荆棘生焉。人徒过目，不务修完。噫！神且不安，人其安乎？窃念是所，乃自古祈福之地，禳灾之方，水旱疫疠，祷无不应。奈乱离岁久，荒凉寂寞，常阙祭祀，因彷徨感叹，有起废之心。适值本邑郭监军周橹长□田济等数人，皆里中耆旧，留请住持，公遂从之。曩时兵革甫定，人尚□□□日以材分，冻馁竭力，募工经□□□不惮劳苦，遂创建太上混元之殿，灵官小殿，义社三灵侯、武安王二殿。东西宾僚客位斋厨之所，焕然一新。邦人称羡，孰能及之。兼出己积钱物，易百亩之田，不虚价也。赡道毕备，非妄设也。凡时坐楹几间，挥麈谈论，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皆仙家日用之事。公春秋享年六十有九，耳聪目明，行步康健，乃平生积德之所致也。偶因邂逅樽俎之前，求予为文，义不可拒，故忻然书之以示来者。仍作辞以述之，辞曰：

猗欤田公，□水祠宫，轵城创业，以成厥功。屡经兴废，克全礼义，志慕玄元，淡乎无味。理达真常，柔而能刚，乐天知命，既寿且康。楼观上下，烟景图画，柏茂竹疏，可耕可稼。风清夜阑，月满星坛，步虚声渺，鹤下云端。大哉道域，万世不息，刻石□兹，以彰厥德。

至元六年岁次己巳六月乙亥朔十有七日辛卯本观道士吉抱一张道玄等立石

孟州道正兼济渎监修官提点赐紫玄真大师张志微

（上拓）

元创建真武庙灵异记

翰林侍讲学士兼户部侍郎徐世隆撰

皇帝践祚之十年，奠新大邑于燕，落成有日矣。是岁冬十二月庚寅，有神蛇见于城西高梁河水中，其色青，首耀金彩，观者惊异。爇香延召，蜿蜒就享而去。翼日辛卯，复有灵龟出游，背纹金错，祥光绚烂，回旋者久之。夫隆冬闭藏之候也，龟蛇潜蛰之类也，出以是时，其为神物也昭昭矣。既而事传禁掖，皇后遣中使询于众，咸以为玄武神应。于是有旨以明年二月甲戌即所观之地构祠焉，昭灵贶也。谨按文耀钩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实北

方之神也。我国家肇基朔方，盛德在水，今天子观四方之极，建邦设都，属水行方盛之月，而神适降，所以延洪休昌景命，开万世太平之业者，此其兆欤？呜呼！庙既新矣，神其莅止，自兹已往，俾雨旸时若，年谷屡丰，跻民仁寿之域，实我圣后辅佐圣天子敬恭神明之意也。世隆承乏文职，获睹兹瑞，敢述其实为之记云。

至元七年二月　日　　　　　　　　　　　　　　　　　　　　（《玄天录》）

元创建昭应宫碑

吏部尚书臣徐世隆奉敕撰

国家肇基朔方，以神武定天下。列圣相承，际海之外，罔不臣妾。主上诞膺天命，嗣守大统，稽考典章，用润色鸿业，建宗庙，修礼乐，立官制，文物焕然为之一新。惟是宫殿未备，群臣请定都于燕上，可其奏。乃以至元三年新都于故城之北。越六年十二月庚寅，城之西高梁河之南，金水中有蛇出焉。长尺余，首耀金彩，背负青章，见者异之，咸奉香迎拜。蛇驯而近人，引颈顾眄，蜿蜒入盘，嗅香久之而去。明日，复有神龟玄文绿质，游泳岸曲，若出而效灵者。众以为龟蛇天地之关轴，当隆冬闭藏之候，鳞介所蛰，今迭出互见，必有由而然。太府监玉牒尺不花被中宫命，监工役西郊，适睹此事，遂入奏闻。皇后使访问博物大臣，以玄武神见为对，遂出内帑物，俾即其所见之地构祠焉。特遣玉牒尺不花庀□藏役，以行工部尚书段天祐鸠工视师，复绘图以进。皇帝若曰：神圣能阴庇吾民，可不吉蠲祀事以答灵贶乎？乃诏大其栋宇而为之宫。既成，赐名曰昭应，仍敕词臣文于石。臣世隆谨按汉张衡思玄赋云，玄武缩于般中，腾蛇蜿而自纠，盖蛇龙类阳也，上应乎乾纲，龟玄物阴也，下应乎坤轴。惟阴阳交和而神应斯至。今主上圣德，神功格于上下，沉几开阖，旋乾转坤，其厉精为治，综核名实，有汉宣帝之则焉。其创制立法，移风易俗，有魏孝文之度焉。至若爱民如子，礼贤如宾，舍己从人，以辞色假借臣下，导之使言，则唐之文皇不啻过也。加以敬戴不怠，肃恭神明，是宜上帝降灵以彰明德而昌景运，不其伟欤！臣世隆敢百拜稽首而献铭，铭曰：

玄武维星，黑帝之精，其来有征，其占有成，其符龙德之兴。皇帝曰嘻，神格是歆，神保是承，匪宫匪庭，曷以将时享之诚。乃隆其栋，乃高其楹，门寝靖深，神之攸宁，于以莫水德之灵。其水惟金，其岛惟琼，神临其间，壮帝之京，以永天子万年之祯。

至元七年九月　日

（《玄天录》）

元创建昭应宫碑

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王磐奉敕撰

圣人有天下，莫不以神道设教。皇帝龙飞，尊礼百神，咸秩无文。皇后躬亲内政，德协宸极，凡所以幽赞神明，兴崇祀典者，实勋备焉。谨按有司所具事迹，维至元六年，都邑肇新。中宫谕旨，太府监度西郊高梁河乡隙地以居新附之民。庐舍既营，市肆亦列，乃以季冬十有九日庚寅，致祭于金水之神。时方盛冬，蛰虫坯户，动物蹋蹐。俄有祥光熠耀，附水西来，迎而视之，有蛇其长尺许，背青章而首金色。众见其灵异，骇而聚观。太府监玉牒尺不花乃率其属焚香罗拜，承之以盘。蛇蜿蜒来登，延颈四顾，若歆若事，移晷而去。明日复有神龟浮于波面，背负玄文，金碧粲错，回旋泛泳，引首向岸者久之。观者咨嗟叹息，以为昔所未见。玉牒尺不花以其事奏闻，皇后乃遣问诸博物大臣，其对以为龟蛇黑帝之精，季冬水王之月，以是月而有是祥，其玄武之灵验欤？国家肇基朔方，奄有四海，今京邑告成，而是瑞来格。神理不言，应以象类，盖昭昭矣。于是皇后分禁中供用之物，命太府监玉牒尺不花即于所见之地兴建庙貌以奉香火，仍命行工部尚书段天祐一同商度，给其工役。落成之日，赐其额曰昭应宫。重门宏敞，阙殿深严，翚飞璇题，金采溢日，遂为京畿伟观。昔周室方兴，大任大姒以思齐之德，流肃雍之化，时有驺虞麟趾之瑞，形于篇什，播之咏歌。今皇后德侔任姒，化并西周，是宜神龟灵虺，见瑞呈祥，与驺虞麟趾之应，盖异世而同符矣！噫，明者见微而知著，睹物而论理。皇后懿鉴渊衷，沉几先物，出捐金帛，修崇宫室，非资燕暇之安，非以事游观之乐，盖将昭扬神庥，绍隆景运，辅成圣天子神道设教之意耳！臣磐既书其事于右，拜手稽首，系以铭辞。铭曰：

德有感，神无方，灵何符，彰圣皇。彰维何，冬季月，蛇蜿蜒，龟奋蛰。哲人占，黑帝精，皇祚安，天下平。宫于河，后有旨，万斯年，福天子。天子圣，后相之，晴万方，微训词。

至元七年九月　日

（《玄天录》）

皇太子燕王嗣香碑记

高一尺八寸，广二尺，十七行，行十六字，正书。

观易震象，述储贰之盛，则曰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宗子之任，不其重欤？皇太子燕王以蝗妖灭息，年谷丰登，代命祀于济渎，乃遣孙著祗捧香币，于二月十二日陈醮于神庭。其行事恭恪，坛壝整肃，谅足感于幽冥矣。既毕，总府知事李思敬乃曰：太子之纯孝，元妃之精诚，登而上闻，将见福禄其洪，皇家社稷永永于安矣。宜勒石之，征予作记。于是乎敬为之书。

至元九年二月日前平阳路都教授李惟深记

知济渎庙事郭

宣差济渎庙提点大师（下缺）

（柳拓）

黄庭观记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三行，行四十六字，正书。额题“黄庭观记”。在沂水。

莒州沂水县第六乡　为文贾道存撰

夫闻背戏填下者，乃应先天而先地，是已道生二气混合，人生天地之间，铭记于石上镌题，显其清德，代代子孙享福也。常谓仙山之气，异骨仙胎，盖为显迹之山，其中隐道修养而凿空也。东连黄石大山，上有云穴松顶，众势连株，似群龙而作戏。西枕白虎之势，岭岿水秀，群山似舞凤而翱翔。前有炉山异景，山藏洞壑清泉，内隐百鼎炼丹之炉，丹成银河之色，葛仙公跨鹤而飞升也。后取望仙之势，云岩古迹，清凉之景，来山堰浪。西有汶水，涉津灌胤于黄石山下，背靠森耸，翠玉巅峰，四向皆拱，中有瀑涌迸泉道隐洞天福地，修建清虚之像。混元一气，道之为物，初化形质以无声色，杳杳冥冥，昏昏默默，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则执主持是穷其所以然。我太上一为元□之祖，天地之根，标虚极之大道，斡旋道用，子持是张，是太极孙□为三才，列三界，众圣至尊，起万化之宗，元首显□珍露慈悲□滋含灵一□委执同尘。秉世未兴，显迹于东阿县界，通□化现于石内，名曰黄石大仙公也。三界大德宗师，明妙本之由□众贤妙之门，摞阴阳，济□利民之德，删灵文传度英贤，扶社稷之元首，若揭为言，故筌其德。国号大定三年，有戴家庄戴知观住持添修，补塑圣像一堂。岁次庚辰年，有长春师父前去几崳西游三载，后回中都住持天长观，有王老先生蓬莱岛上施功十载，祥心并不尝荒味。长春师父密传心印，代代祖宗口口相传，昨于庚子年，张□因言而悟理，得其正理，入山访道，见牛老先生道德清高，拜师出家，能竭其力。为报四恩之大，欠隐居山，一志守道，并无改越之心。然则住持前无铭记之图，发心创立道之气，相后人记耳。朝诵黄庭两卷经，仰祝当今万年寿，暮演长生聪明咒，伏愿臣宰永千秋。

大元国至元十一年岁次甲戌仲春丁卯朔中旬壬戌日志

书丹秦门潼川太原王仲和　沂水县石匠王成弟王兴

进义校尉行莒州防判刘思温　赐紫宁和大师行莒州威仪綦鎮和

忠显校尉行莒州同知陈克道

宣授武略将军行莒州防御使孔源

宣授武略将军行莒州达鲁花赤阿台不花

（艺拓）

天真观云版题款[1]

天庆宫（三字在中央）

鄠州天庆宫□下院天真观尊宿提点、前鄠州道正□□大师宋志明，鄠州道正知天庆宫事杨志和、知观赵志元、罗志方，副观任志清、王志珠，知库杜志坚、杨德谨，知客陈德祥、张德净，典库杨德清、杨德顺，知庄冯志实、高□。至元十一年四月上日记，重阳宫造。

（《鄠县》）

①《鄠县金石志稿》：右云版铁重七十斤有奇，背图日月鸡兔甚工妙，今在县廨。声喤然，相传能闻五里。云版，磬之遗制。唐梨园马仙期方响类此。但今所传者稍大，不可入乐耳。宋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凤翔府天庆观甘露降，则知天庆宫创于宋时，在凤翔，在鄠者为天真观，故曰下院也。元初升鄠县为鄠州，款所题亦合。

龙门禹王庙圣旨碑

拓本高三尺一寸，广二尺一寸，十六行，行十三字，正书。分二截，额及上截均八思巴文，下截旨。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光宅宫真人董若冲继靖应真人姜善信在平阳路荣河临汾县起盖后土、尧庙，及于河、解、洪洞、赵城修理伏羲、娲皇、舜、禹、汤、河渎等庙宇。仰董若冲凡事照依累降圣旨，依旧管领行者。仍仰本路官司常加护持，禁约诸人毋得沮坏，及使臣军马人等不得安下搔扰。准此。

至元十二年二月日

提点成若安立石

（柳拓）

龙门禹王庙令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子安西王①令旨道与管军官人每并军人每，州城县镇达鲁花赤官人每，来往行踏的使臣每，遍行省令旨：

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克温、先生、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祈福者那般道来。如今照依着在先前圣旨体例，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祈福者那般。这平阳府有的尧庙、后土庙、禹王庙里住持的姜真人替头里董真人，交先生每根底为头儿祈福者那般收执行踏的令旨与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要者，田产物业休夺要者。这先生每休倚做没体例勾当者。没体例行啊，他每不怕那甚么？

令旨俺的。

鼠儿年正月二十六日京兆府住时分写来。

（励耘书屋抄件）

①垣案：安西王忙哥剌，世祖第三子。至元九年封，出镇长安，见《元史》一〇八诸王表。忙哥剌子哥难答，至元十七年袭封安西王，大德十一年诛。至元九年以前未有安西王，至元十七年以后安西王是皇孙，非皇子。九年以后，十七年以前，只有十三年丙子系鼠儿年，故决定此鼠儿年为至元十三年丙子。

平阳府创建灵应真君庙碑

王恽

玄黄判，天地辟，鳌足断，四极立，而阴阳五行之精，上为经星恒宿，环拱经纬，斡化机而成岁功，真武盖北极之镇宿也。端处玄宫，槲睨四部，在昔王者图形旂旐以肃拥卫之仪。道家取制，爰设神像，蓬勃其黑灵焉。若夫振绿发，提干将，履玄冥，绾元气也。被玄衣，衷属甲，纛云旂，耀武德也。灵飚穹龟，踊跃前导，取形似而从阴类也。复役丁甲六神，㧑指阴兵，备将佐也。庙而貌之，于以填方域，祓不祥而来福祐。故在在奉祀以谓天神之尊极者焉。我国家运开龙朔，帝发其祥，京都之建，神特显化焉。遂先启应宫，用彰灵贶，矧齐民敢后其斋奉哉！冀都真君坛，其来久矣。先时府庄岳间有阁巍然山峙，设四圣像于其上，神奠其北户焉。两庑豪右，贸易彩币，市集宇下，春秋奉香火甚恪。里俗种祠，用为故事。厥后杰观虽火，禋严之礼藏于人心者，耿耿固在。岁丁亥，故老董威、霍斌等顾相谂曰：吾侪事神之心既不以阁之兴替为有无，然俾神明栖格无所，谓揭虔妥灵可乎？于是与赵、常、柴、邢凡七族，共输私财，得地于平阳里，起正殿神门，社宾之位，庖湢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攸当。神仪法从，光怪绚烂，飚驰云拥，眇降自空，内外具瞻，光动里陌。后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兴建本末，不可使无闻于后，且恐岁月绵邈，祀典湮微，乃介参军陀满君用来谒文于予，将揭诸丽石，以告来者，且知庙之所自。予宦晋四载间，稔其风声气习，思深而好礼，尚俭而隆义，奄焉有陶唐遗化。故幽明两间，各尽所事。若东里之曹相国、西郭之霍博陆，南遂之帝尧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于民也。是祠之建，前倡后继，不惮服贾之勤，历年之久，臻其成就，若尔可谓富而好礼，敬恭神明，罔坠休声者哉！至于施与厚薄之差，时飨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见隆义向化所悦者众云。仍系乐歌，用伸幽赞。其辞曰：

列象苍苍，周天纬经，玄枵之次，虚危之精。羽林北落，凛焉神兵，奠我邦家，卫群生兮。奕奕新宫，士民之功，远彼嚣阓，极夫尊崇。神庭肃敞，景气葱胧，风马云车，岁时来同兮。神维来降，冷飚先扬，应鼓田田，悲箫洞荡。纷进拜祼，秬鬯将将，洋洋如在上，有物蜿蜒来肸蚃。芳芬满堂，神人畅兮，神鉴孔明，我民之诚，辉麾下拂，风雨攸宁，禳除祆灾，大来庶祯。介我繁祉，时和岁登，种祠罔替，继继承承，永垂其休声兮。

（《秋涧集》卷五三）

万寿宫置善经幢记

七面，每面高九寸，广七寸五，七行，行八字。

夫物之晦显，系时之□泰，必关乎运数而然也。今夏亢旱，本路总管赵君率僚属致坛祷雨于醴泉之西□□过表海亭北地中见有石迹，埋没于土中。发而视之，乃一经幢，上刻老子道经□□风雨□露，恐为弃物，即询□生，乃以直偿而得□遂迁施于万寿宫安置，永祝□寿无疆者。乃知物之晦而复显，亦必待时□道泰而后出也。以纪其岁月云。益都路提举学校官张履。

至元十四年岁次丁丑六月。

（以下题名未录）

（柳拓）

天真观四至题字①

京兆鄠县东关天庆宫下院天真观，四至地土步所下项：观东石墙外东至四百步，观西水渠西至四百步，观南至党家退水渠，观北墙外北至一百步，内南北水磨四窠。至元十六年正月日。

（《鄠县》卷五）

①《鄠县金石志稿》卷五：右横石题字在观郛道旁。前至元十一年云版题款称鄠州，此题字在十六年称鄠县，则知省鄠州为鄠县在至元十一年之后、十六年之前。史称至元元年省鄠州为鄠县者，此语不确。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为安西路总管府，此在十六年正月，故犹称京兆鄠县也。至皇庆初，乃改安西路为奉元路耳。赵明诚曰：史之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日所立，可信不疑。旨哉斯言。

孟州重修济渎行宫之碑

施石石匠李志兴同张顺造

余闻天而能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隐显变化，阴阳不测，有感皆通，无远弗届，是易所谓崇效天卑法地而知周乎万物者也。粤自太极肇判，三才鼎立，伏羲画八卦以定山川，唐虞封五山以祀岱岳，五岳既立，四渎由兴。古孟之西，邑曰济源，地有济渎之神，乃清源王之圣迹也。神聪明正直，忠烈无私，位天壤之两间，司渊德之广泽，功扶社稷，福佑生灵，上佐天时，运阴阳之化育，助行大道，明善恶之宏机。昔大唐之世，旱魃为虐，李继安祈祷于渎，应时感通，岁获丰稔，广泽之惠，遍于四方。国朝之祀典钦崇，万姓之朝参敬礼，以致士农工贾，江河舟楫，商旅负贩之徒，莫不依赖神灵，均蒙福祐也。孟之西市，王之行祠，实以岁月滚久，庙宇崩颓，风扳雨淋，尽毁神灵之像，星移物换，殆成荆棘之场。今市民念不朽洪恩，故夙夜莫遑宁处，市民李志安等，奋身为首，教化兴修，召募善缘，共成胜事，鸠工集匠，轮奂一新。既而清虚大教嗣法许道玄特捐己囊，命工塑绘圣像。王之祠宇，革故鼎新，岂惟神圣之显灵，重启乡邦之瞻礼。今工缘告毕，命予属文，欲勒诸石以纪岁月。殆欲使后人睹甘棠而思召伯，过河洛而念禹功，与我同志之人，复嗣而葺之，庶神休之不朽也。

时大元国至元十六年岁次己卯四月丁丑朔上七日

化缘修造功德主李志安立石

捨塑绘圣像功德主清虚大教法师许道玄立石

（柳拓、艺拓）

龙角山天圣宫诗

碑高一尺三寸，广一尺九寸，十八行，行十三字，正书。

至元己卯夏五月，余案治平阳，自浮山之翼，假道龙角山，借宿天圣宫。古柏四蔀，株连柯接，不可亿数。是夜也，清风徐来，树声如水，适然有忘归久伫之思。从行者儒吏崔大让、奏差赵忠佐、浮山宰公陈信之，皆中夜不寐，以旱既太甚为忧。余因成唐律一章，以识其岁月云耳。

案治浮山又翼城，琳宫借宿梦魂清，空山胜境连仙境，古柏风声当水声。掾吏不眠忧润泽，宰公有政到疲氓，济时一月丹心了，白发相看话此行。

翰林直学士中顺大夫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国宾题

（柳拓）

乐安堂记[①]

碑高一尺八寸，广二尺六寸五分，二十六行，行二十字，正书。在平遥县清虚观。

伊平遥之为邑，乃并汾之胜地，有山兮清且奇，有水兮秀且丽，有楼阁兮可以登览，有田畴兮可以种艺，有桑麻兮可以织纴，有鸡豚兮可以享祭。风俗反朴而还淳，人物居仁而由义，虽去□以益远，犹有陶唐之遗意。皤皤诸老，于焉生聚，德邵年高，功成名遂。悟知止之不殆，思贪进之可愧，乃结交于乡邻，义金兰而斯契。蹑商山四皓之后尘，继竹林七贤之先志，追□□以同游，永相忘乎人世。无荣无辱，无忧无虑，无是无非，无拘无系，了儿女之婚姻，毕公家之租税。或围棋以消日，或赋诗以成趣，或拍手以高歌，或策杖以流憩。春则花圃寻芳，夏则槐庭熟睡，秋则采黄菊而泛酒杯，冬则对红炉而避寒气，随时游快活之乡，任分乐安闲之味。斯会也不为名，不为利，聊相与以娱情，且优游以卒岁。豫章伶思贤记。

会众

赵润　冀彰　惠仁　安佐　李居敬　阚威　杨安　王蕤　李通　张瑀　邵英　张仲　张鹏飞　侯杰　裴威　□君□　王佐　史文　李钦　□天福　温和　刘保　赵温　范福　范赐　裴焕　梁时□　裴能

乡贡进士赵温书

管勾李□

大元至元十七年岁次庚辰秋重九日

太平崇圣宫知宫王志明立石

本县王宁刊

（艺拓）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六：案《平遥县志》，元伶思贤乐安记在清虚观，即此碑。文颇清逸，摹陶靖节归去词，柳子厚愚溪序，末题豫章伶思贤记，与县志合。后列衔有乡贡进士赵温业，可为考晋故者之助。又案清虚观即太平崇圣宫，县志，太平崇圣宫在县下东门内，唐显庆二年建，名太平观，宋元祐敕赐名清虚观，元初名太平兴国观，后赐今名。碑刻会众数十人，有裴焕、梁持（阙），案裴、梁为平遥大姓，元时显达者极夥，而焕、持（阙）则不见。志乘所云有楼阁兮云云，当即指县志所载清虚观之玉皇阁，暨县街之金井楼。碑末题至元十七年庚辰秋重九日，太平崇圣宫知宫王志明立石。《长春真人西游记》，侍行门人有葆光大师王志明，当即其人。案县志有元蒙哥皇帝旨，改清虚观为太平崇圣宫。碑蒙哥，即宪宗。碑立至元庚辰，在宪宗后，故得以太平崇圣宫知宫人衔。《平遥县志》，元伶思贤，豫章人，为幽路学正，尝寓居于兹，高文名，语见碑碣。思贤又见元好问寿阳学记碑刻。碑见《寰宇访碑录》。

崇灵庙记①

碑高八尺三寸，广三尺八寸，二十一行，行四十八字。在渭南。

嘉议大夫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仆散祖英书丹

安西府学教授骆天骧篆额

至元己巳之春，宣抚赵公介黄冠师朱德明子玉、孟志贞子正来相见曰：二子素闻吾友尝从事于文字间，故来参访，且出其志贞之状曰：渭南县治之南，一舍而近，有观曰崇灵，乃晋将周处子隐之祠。元康中，氐人齐万年反，命处征之，力战而殁，秦人思而祠之。金大定

间，赐额曰崇灵，左挟太华，右抱骊山，南揖灵台，北瞰渭水，云山之秀拔，树林之蔽亏，风土高爽，原隰饶沃，麻麦错布，桑枣交映，实人间之奥区，关中之佳境也。主观道士，去来无定，不可枚举。至元甲子，县民孙贵、梁进等，礼请子玉住持之。子玉颍川人，幼值壬辰兵革之变，流寓陕右，九岁礼丹阳子马尊师之孙太华李通源为全真师。院门既大，敬奉之家众，丧葬所须，必斋醮之荐，命子玉学之。子玉性聪颖，不期岁，曲尽其能。且倜傥洒落，喜接宾客，人有过门，酒食刍粟，必令丰厚之，家有无不计也。善于应物，人有所托，极力营为，己之利害弗顾也。喜从士大夫游，酒酣耳热，谈笑起舞，忘形忘世，人之毁誉弗问也。平生慕子隐之风义，故居其祠。志贞所述如此，宣抚公曰："子玉之意，欲以己之出处大略，与其观之梗概，刻之琬琰，愿属笔于子，幸毋辞也。"予曰：子玉之为人，已详见于志贞之状，兹不再陈。所谓慕子隐之风义，故居其祠者，请扩而论之。夫人之禀性，所尚不同，同则相亲，异则相疏，无古今之殊也。志同则移千载为一朝，不同则睽一朝为千载。今关中士民浩浩，子玉与之，礼貌非不相际也，言语非不相接也，而不与之如胶漆之永固，金石之不变；子隐之没，下竟于今，数千百年矣，而乃为之朝瞻对而夕揖拜，不啻若父兄之尊，师范之严，何耶？志同气合，忠烈果毅，有以感发而然，非矫揉勉强而为之者，正孟子所谓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斯友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为未足，而又尚论古之人也。观子玉志尚如此，则其为人可知矣。或者曰，学道之人，唯当涧饮卉衣，蓬发垢首，木石之与居，鹿豕之与游，一尘不挂于心，一事不留于想，身世两忘，顺以待尽，岂可希慕古人，交引外物，以求声誉，其于为己之学，不亦远乎？□曰不然。夫知道之人，以天地为聚落，以今古为朝昏，其视一身也，若太仓之稊米然。然而好善恶恶，是是非非之心，实秉彝固有之良能，有不可斯须而泯者，大方之家，恐不愦愦醒醒而已也。若子玉者，诚所谓旷达通方之士与？或者退。若夫兴造之规制，道侣之姓名，传授之派别，故略而不赘也。是年重九日。

嘉议大夫陕西五路西蜀四□都转运使王博文记

大元国至元十七年十月下元日门人道士刘智成等立石

刘善原刊

（柳拓，亦见《未刻稿》上册）

①《关中金石记》：崇灵庙者，土人祠周孝侯处设也。碑只载处与氐人齐万年战殁事，谓秦人思而祠之，措词得正。明人因之，乃谓孝侯即渭南人，且指到兽山为孝侯杀白额虎地，附会县东之赤水桥为即长桥，穿凿可笑。碑云云崇灵，金大定间赐额。

全真观公据

高二尺，广六寸，四行，字不等，正书。桂林普陀山摩崖。

皇帝圣旨里广南西道宣慰使司：照验府东全真观自破城之后，别无道士住持。为此使司勘当到元祖玉虚观报恩观沸水庄废额田支拨于本观，永充常住，拟令道士唐大淳安众焚修。

（广拓、《桂林》上册）

全真观记①

摩崖高五尺，宽一尺，正书。额题“全真观记”。在桂林普陀山。

今全真乃昔之栖霞岩，扁名日径者也，去城止一江之界。山水之秀，望桂林诸岩洞，此又最焉。前此端平□云之李道隆者，始结庵于此，从而尊修殿阁，百楹相扶，闳丽轩豁，户外之履□满，事已见诸岩记。居无何，住殿人遁丁丙子之难，咸曰：斯岩今而后，孰维持□？天尊悯之，转祸为福，幸际平章大丞相相公登斯山，惜此景，命存全之，因改栖霞岩为全真观，属参政宣慰史相公为择人住此山。时有羽衣，唐其姓，大淳其名者，本色老子，客身榜边，乃命帐厚奉尺书礼请之华以道判之数，因契勘本有无当住据，邦人称之曰：昔道隆尝经营薄产，曰涝曰旱，似有若无。参政借谘议相公给据拨田，大略云：全真观自破城之后，别无道士住持，为此使司支拨玉虚观庭额曰报恩观沸水庄，于本观永充常住，拟令唐大淳安众焚修，以祝世界主万寿者。大淳乃稽首长跪而白相公曰：学道者岩栖而□□□睑而雷立，其木石之与居，麋豕之与游，分也。今洗脚上船，得一把茅盖头，一盂饭充腹，大淳曷敢辞。因此庶四方之游士，斋粥之余，铢积寸累者三年，庶有余力，遂日视栖真泉之侧，幸有隙地，欲规一金阙寥阳之殿。作是念已，邦人知其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富者以资，巧者以匠，壮者以力，不数月而宝殿、两庑、三门皆落成之。不俭不侈，雕绘具宜，独所谓三清御像，尚未有办肯心者。一日，参政宣慰马相公府夫人杨氏妙清，发大善心，抽家资，命工匠，一力圆成三清并侍卫天真共九位，精丽华好，间以碧翠，涂以黄金。灿烂人天，悦可耳目，殆与此山相维长，盖今之所有而昔之所无也。余闻世之将泰也，必先见乎□；地之将兴也，必先遇其主；道之将隆也，必先得其人。吁，不观丙子历数之否，无以知今日世道之泰；不观二相府施田力，舍财力，无以知今日福地之兴；不观住山人修造庄严之妙，无以知今日大道之隆。呜呼，此时营缮之新，安保其他时□之勿坏也，此又余之深望于后之住是山者。若夫木石瓦甓之用，丹青润饰之工，钱财粒米之费，则具在簿历，兹不复书。当代住山唐大淳，潭之攸人也，同办缘鲜于曈、文必昌，皆桂林人也。至元十七年岁在庚辰，菊节后十日，蜀之关外西和晚学高八桂杨壁记。琼州澄迈县尉劳有吉书。

（《桂林》上册及《粤西》卷十四）

①《粤西金石略》卷十四：按参政宣慰史相公，史格也。丙子之难，谓宋德祐二年元阿里海牙破静江事。

紫虚元君庙地记

在唐沐涧魏夫人祠碑阴。

维大元国紫陵村上清紫虚元君庙地壹段：东至沟道，北至沟，南至官道，西至杨家沟，

计地五十亩。

至元拾玖年三月十九日知庙王志希谨记

（艺拓）

东岳庙令旨碑

（前缺）令旨

成吉思皇帝的（缺）皇帝的圣旨里：和尚、也里克温、先生、答失蛮每，不以是何差发休当，告天助寿与者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以是何差发休当者，天助寿与者那般。这安西府有的□□□华阳□东岳庙名子庙里住的（缺）为头先生每根底，赍擎的令旨与了也。这的每庙里坊子里，使臣休安下，铺马衹应休当者。园林、水磨、店舍、铺席、解典仓库，不拣他每（缺）物色休夺要者。

这牟□□为头先生每，更倚着有令旨这么道，不属自己的（缺）做没体例勾当行啊，他们不怕那甚么？

令旨俺的。

马儿年四月二十二日，开成府有时写来。

（《蔡录》第二八）

庐陵洞真观三清殿碑

赵　文

天人之际难言矣。诗书所称曰天、曰帝尤盛，若有心知，与人相似。然儒者因是有形体主宰之论，然不敢正言名号之。而道书所谓玉清、上清、太清云者，以为出于气之所结，而又有元始、玉宸、混元之号。混元则尝生世而人矣。元始、玉宸亦人也耶？道无形也，而人之无不在也而言之，道也者，其在于有无之间也耶？庐陵城南之有洞真观也，道士罗日运实始基于淳熙之甲午，而居士刘安邵始建三清殿而像焉。又后三十有五年，道士周如椿撤瓦新之。又四十有八年，其徒郭宗仰又新之。又十九年癸未之冬，宗仰之徒萧绍宜慨然念正殿之卑隘曰：吾弃家为老氏役，我则何事，琴费药资，捐割靡悉。昼营夜度，如急寒饥，撤旧为新，易卑为峻，复殿轩突，宝盖坡陁，栋宇神扶，位置天设，山灵川后，来相厥役。晬容天衣，庄严洒濯，精烟炫烂，日月晶明，星宿浮动，鸾皇笙磬，响透空碧，骖朱驾玄，扬霓导羽，烟霏霞融，冉冉来下。先是，道士郭若中、周如椿建法轮于殿后，岁久，内柱且朽，绍宜购材新之，至是因其架构，联络绵亘，与殿为一。靓净玄闳，引殿益深，殿宇既严，道气日泰，钟鼓清新，草木光悦，吉蠲祈福，四面麇至。洞真之建，于是为盛。始景定四年冬，绍宜建文昌阁于左庑，其后十六年，建仙珍阁于东，又四年，建春雷阁于西，而其他营葺所以为其徒讲道之地者不在是焉。绍宜之于道可谓勤矣。绍宜数以殿记来请，且曰：“凡吾之为此

也，四方乐道之士与吾若徒实赞于成，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以此知绍宜之能集事也，系之以诗曰：

芸芸万生，谁实生之，共惟昊天，我覆我私。象帝之先，生生我者，暄春凛秋，明昼晦夜。吾侪小人，饮食作息，生于自然，莫谢厥德。夔夔绍宜，曰道吾职，有严殿庭，敬共朝夕。敬共朝夕，皇念我人，人亦劳止，宁莫之闻。其始自今，道与之福，衣裳冠履，桑麻谷粟。玄都玉京，大有所宅，反观吾心，不隔咫尺。存神守一，事我三清，三清在前，敢有弗诚。阏殿峨峨，万古不灭，臣仪作诗，以诊来谒。

（《青山集》卷五）

希真先生祠碑

姚 燧

王氏自其大父义年四十生弃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弃君，与君凡再世为男官。始李冲虚居丹阳庵，后以奉金主元辰，京官朔望祝釐，陛阼，县官易殿庑为雄丽，赐额丹阳观。君年十七，从冲虚学者十九年。师卒，初即汴藁葬，后迁之其乡德兴龙阳观，茔居三年还汴，再居丹阳观。汴人敬之如见其师，四方贤士大夫假馆其庐，无有虚日，虽其徒厌讥，不恤也。视其尤寒窘者，或质衣为具归之，其施如此。其入也殊有择，初汴受兵，有富人将逃乱，藏金二穴，去后数年来访，张人观听，即诈丧服若发埋骨者。先绪将见，谩请役夫可市取祭物，仅探得一穴，恐祸己，不暇及其余也，约公取之而归我其半，指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尝语人，无有知其处者。与之期事，虽风雨寒暑未尝爽言。于孺子问以前朝勋戚大家事，其言亹亹，能倾究其[illegible][illegible]衰[illegible]之由，听者忘倦，皆可笔之野史。亦知为诗，精于赏识装褫书画，盖与其师及从翰苑诸公游，故闻见独不囿于道流之狭也。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无疾而终。前终二年，为茔曹门外，表之以碑，凡夙与其师相友，与非其师之友尝名价重一时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传其乡里、世次、年寿为志以别墓。至是，其同门友王道祐及其弟子张某者葬之新茔，从顾言也。后七年，族侄埭自汴至长安，无他营求，惟道君夙昔之贤曰，是埭所誉也，且其为人亦公所详，宜铭其祠。燧曰：王君贤也，王君方外人，无形势可藉以动人，子徒以故旧而不忘之，为计其久远，子亦贤也。君讳道清，字正之，河中临晋人，赐号希真纯素大师。铭曰：

谓为不寿耶，年几九十，而人谁与衷。谓为寿也耶，享止其身，而后者嗟，谁由尊其所闻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我又何悲哉！噫，从享其师，表祠有碑，平昔之善，载篆于斯，尚俾来者，可考而知。

（《牧庵集》卷十二）

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畅龙都王构李谦阎复李涛王磐等奉敕撰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诏遣资德大夫总制院使兼领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谕翰林院，戊午年僧道持论，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毁道藏伪经始末，可书其事于后。臣磐等谨按释教总统合台萨哩所录事迹：

昔在宪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书曰老君化胡成佛经及八十一化图，镂板本传四方。其言浅陋诞妄，意在轻蔑释教而自重其教。罽宾大师、兰麻总统、少林福裕以其事奏闻。时上居潜邸，宪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诣上所辩析。二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僧问道曰："汝书谓化胡成佛经，则佛是何义？"道对曰："佛者觉也，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之谓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谓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觉圆明，故号佛陀。岂特觉天地、阴阳、仁义而已哉？"上谓侍臣曰："吾亦心知仁义乃孔子之语，谓佛觉仁觉义，其说非也。"道者又持史记诸书以进，欲以多说侥幸取胜。帝师辩的达拔合思八曰："此谓何书？"曰前代帝王之书。上曰："今持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师曰："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对曰未也。帝师曰："我为汝说。天竺频婆娑罗王赞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不能对。帝师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曰无。"然则老子所传何经？"曰道德经。"此外更有何经？"曰无。帝师曰："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曰无。帝师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者辞屈。尚书姚枢曰："道者负矣！"上命如约行罚，遣使臣脱欢将道者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流所据者二百三十七区，至是悉命归之。

道教提点甘志泉所居吉祥院，其一也。据而不与。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复为征理。长春道流谋害僧录广渊，聚徒持梃，殴击僧众，自焚廪舍，诬广渊遣僧人纵火，且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他物称是。事达中书省辩其诬，甘志泉、王志真款伏。诏遣枢密副使孛罗及诸大臣覆按无异辞，志泉、志真就诛，劓刖流窜者凡十人，仍征所声言米物，如其数归之僧众。

今有道家伪经尚存为言者，闻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司脱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于是命枢密副使与前中书左丞文谦，秘书监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在京僧录司教禅诸僧及臣等，诣长春宫无极殿增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诸道流，考证真伪。翻阅兼旬，虽卷帙数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为老子所著，余悉汉张道陵、后魏寇谦之、唐吴筠、杜光庭、宋王钦若辈撰造演说，凿空架虚，罔有根据。诋毁释教以妄自尊崇，复爱慕其言而窃为己有。假阴阳术数以示其奥，裒诸子医药以夸其博，往往改易名号，传注讹舛，失其本真。又所载符咒，妄谓佩之令人商贾倍利，子嗣蕃息，伉俪和如鸳鸯之有偶，将以媒淫辞而规财贿。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则男为君相，女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剑不能伤害之语。其伪妄驳杂如此。留之徒以诳惑愚俗，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辞以闻。上曰："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遂命枢密副使孛罗、守司徒和礼霍孙等谕张宗演、祁志诚、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择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四人者奏言：此皆诬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庶几湔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诏谕天

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隐匿者罪之。民间刊布诸子、医药等书，不在焚限。今后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道者，听其为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悯忠寺，尽焚道藏伪经杂书。遣使诸路，俾遵行之。

臣磐等闻老氏之为道也，以清净为宗，无为为本。谦冲以处己，损抑以下人，非有贪欲好胜之事。厥后枝分派列，徒属寖盛，袭讹成伪，夸诞百出。清净一变而为污秽，无为一变无所不为。如汉之文成五利，致身求仙，恍惚诞幻，帛书饭牛之诈，黄金可成之妄，一旦败露，为武帝所诛。三张之徒，以鬼道惑众，倡乱天下，为皇甫嵩、曹魏所灭。宋王仔昔居上清宝箓宫，与女冠为奸。林灵素自称神霄紫府仙卿，禳大水不验，并为徽宗诛窜而死。迨今末年，复有麻被先生、铁笠李二人，以奸谋秘计，出入时贵之门，肆为淫污之行，咸受显戮。历代以来，若此之类，不可胜数。追惟祸乱之源，奸宄之本，率皆假符箓以神其教，托伪经以警其俗，横肆巧诬，倡为诡状，诋毁圣教，寇攘内典，固已悖老氏不争不盗之禁矣。及陷刑辟，皆孽子自内作慝，将谁咎哉？且夫释氏之教，宏阔胜大，非他教所拟伦。历百千世，圣帝明王，莫不尊崇。东冒扶桑，西极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虫草木，胎卵湿化，有情无情，百千万类，皆依佛荫，生息动止于天地之间。故天上天下，惟佛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归极乎无碍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诸方，泽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无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润。悯世人之沉沦幻海，颠覆迷津，展转多生，流连累劫，将使之脱凡企圣，謿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门，大觉指无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谋，辄形媢忌，虽积毁销骨，众煦漂山，法体圆成，初无小玷。譬如盲人之毁日月，何伤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损河海之大，多见其不知量也。钦惟圣天子识超四谛，道冀三乘，参无象之真空，传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礼，归向之诚，矫百伪以从真，黜群邪而归正，有不容不严者焉。况乎笔墨劝淫，妖术误世，恣为欺诳，鼓荡群愚，若不大为改革，则邪说肆行，枉道惑众，其如天下后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有真有伪，常混然而同处，杂然而并行。自非禀上圣之资，诞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则红紫之乱朱，淫哇之变雅，是孰得而辨明之哉？由是言之，圣天子匡济真图，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概诸圣不可有加矣！于以豁含灵之耳目，开正途之荒秽，使般若之光，永乎无际，劫遍满恒河沙界，延洪圣寿于无疆，衍绵储君之福利，鼎祚于亿万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述也。臣磐等敬为之书，以贻后人，俾为老氏之学者有所警焉。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辩伪录》卷六）

兴国寺圣旨碑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八寸，十二行，行十七字，正书。

皇帝圣旨里总制院：

照得大都路蓟州遵化县般若院壹所，元系先生占住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寺院。钦奉圣

旨，回付依旧为寺。今为无僧住持，有本院官桑哥、玉都实经历奏："大都遵化县般若院，是先生每根底回将来的院子，如今与崇国寺交差和尚每住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验据般若院并所属庄田、水碾等物，钦依圣旨处分事意，委僧修理住持施行。须议劄付者。右给付崇国寺。准此。照会崇国寺。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众官印押

皇帝圣旨里帝师法旨里宣授大都路都僧录司承奉总统所劄付该：二月十五日大殿内总制院官桑哥相公对崇国讲主省会本所官正宗弘教大师，属蓟州的般若院，系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回付到院子，见无主人，您总统每将那院子便分付与大都崇国寺家教做下院者。奉此，总所合下仰照验依奉桑哥相公钧旨处分事理，将般若院交付崇国寺永远为主施行。奉此，使司除已行下蓟州僧正司依上交付外，所有崇国寺收把执照，合行出给者。右付崇国寺收执，准此，执照事。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众官印押

（碑阴）

崇国北寺地产图

大都路蓟州遵化县丰稔乡苏家庄般若院常住，应有房舍、庄田、水碾磨等物，花名下项：东至驸马寨庙，西水渠为界，南至河南山头为界，西至田知事坟为界，北至鹰山为界。内上下水碾二盘，石家庄庄子一处，东至自己河为界，南至分水岭为界，西至神树分水岭为界，北至答安分水岭为界。东梁子河水碾一盘，内赡碾地二十亩。隔城口水碾一盘，内赡碾地约二十余亩。

大元至元二十一年　　月　　日

三刚等立石

特赐佛性圆融崇教华严传戒大师演吉祥

（艺拓）

老君庵诗刻

郿邑西连五丈原，琳宫一境绝翛然，窗含太白山头雪，门锁华阳洞里天。坞记燃金无逆党，丹成换骨有飞仙，我来不过庚桑楚，聊向青童借榻眠。

至元甲申春二月望日，将仕佐郎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知事陈亚题

天庆宫保真崇道大师郿县道门提领赢德仁上石。衍真大师南阳白拱真刊

（《郿县》卷五）

老君庵诗刻①

至元乙酉孟冬望日，[illegible]府路都道录院提点冉德明题。

天庆宫元坛监斋陈德祥立石。衍真大师白拱真刊

（《郿县》卷五）

①《鄠县金石志稿》卷五：右诗同在老君庵，有曰"更疏斜水通鄠坞"，亦是颂导水利之诗。

老君庵诗词

大元至元乙酉夏蕤上弦月，应诏法师衡山中谷翁李知坚题。知天庆宫事道士冯德渊立石。南阳白拱真刊。（诗词均未录）

（《鄠县》卷五）

西岳庙祈雨记

碑残缺，存高三尺四寸，广二尺一寸，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正书。

（缺）之初云开雾霁，月色皎然，（缺）在其上，俎豆将彻，阴云复合。神之显仁藏用，蕴智（缺）之雷霆，润之风雨，是皆所□在德而无不应也。代礼官恐胜事不闻于今而泯于后，命予□作记以敕□诸石。辞不获已，敬为之书。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　　日典史傅济上石

知庙孙志信　阎志冲

虚静大师西岳庙提举李志实

体真虚静大师西岳庙提点姚志元

洞阳育静大师西岳云台提点王志明

将仕郎华阴县主簿兼尉高谊

□武□尉华阴县尹兼诸军奥鲁王忙兀歹

进义副尉华阴县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太布

（《未刻稿》上册）

龙沙道院碑

王义山

前临江路儒学提举尹莱创道院于洪之望仙门外五里许，像旌阳许君祠焉，扁曰龙沙。龙灵物也，道院以龙沙名，与其地俱灵。按豫章职方乘：龙沙在章江西岸石头之上，与郡城相对，潘清逸有望龙沙诗。又按神仙传：旌阳君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尝闻旌阳君逐蛟至洪，洪本浮洲，蛟穴其下，震撼击撞，为人害不细。旌阳君擒之，镇以铁柱，后敕赐铁柱延真宫额。初，旌阳君与蛟约，蛟来，吾力犹能肆汝，姑舍是。复出，吾斩汝万段。蛟请命伏

事。噫！微旌阳君，洪其鱼矣！夫龙方其蛰而未骧也，濡于沙。及乎嘘气成云，云上于天，夹之以飞，上下变化，鞭风驾霆雷域中而雨天下，施于人甚溥。是龙也，泽物之龙也。旌阳君去害物之蛟，寄洪之人命于泽物之龙，渠为洪人徼福，故创是祠。经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工既为屋若干楹，旁耸一楼，岧嶤峥嵘如翼斯飞，望之有蜿蜒而升之状。洪之都人士，晨香夕灯，北面稽首乡旌阳君者，至是又有其地。洪有玉隆万寿宫，亦祠所也。环数十里间，祠宇鼎峙。记曰：能捍大患则祠之。渠又屋于道院之旁曰附庸，捐己田以饭方外士，寅奉炉香，不懈益虔。是役也，中书左丞中斋杨公镇，宜慰使存斋胡公颐孙有力焉。渠庐陵人，寓洪，为人磊落慷慨，可撼以气。宋时客诸侯门，所交皆天下知名士。诗名江湖，可派江西，家贫而勇于义，人称为存吾先生云。

（《稼村类稿》卷八）

重修天地水三官庙记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七字，正书。

怀孟路学正李孝纯撰

怀孟路克择阴阳官管勾王德政书丹并篆额

大而化之之为圣，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知夫覆万物者莫大乎天，载万物者莫厚乎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天地即万物之父母，水则五材□长，期以成终而以成始也。然则三官之号，他书不载，独道经称之，其详不可得闻。盖取无极之道，一以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自是而计，无不在其中矣。而又上世贵质，制有鸟官，人官，故以三为元数，官为定名，从省文也。且天地未形之间，冯冯翼翼，洞洞漏漏，大昭虚霩，气有汉根，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滞凝而为地，清扬之合博易，重浊之凝难竭，所以天成而地定，然后判而为阴阳，分而为四时，化而为万物。积阳之气为火，火为日。积阴之气为水，水为月。天运日月星辰，乾健也，地受水潦尘埃，坤顺也。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圆而地方，圆主明，方主幽，明者户外，幽者职内，故阳施而阴化，怒而为风，和而为雨，感而为雷，激而为霆，凝而为霜雪。顺之则福至，逆之则害生。垂象示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王者之兴，仰观俯察，法天地而育群品，效四时而生万物，德同雨露，施及草木，天人相通，罔有悖戾。风雨时，寒暑调，灾害不生，五谷繁殖，庞恩洪泽，延及横目之民，斯非王者承天地之明德，生灵之所大愿也？

三城河阳，古今号为雄郡。一舍之内，土膏脉起，抱城西东，有岗隆然，首尾象卧龙之形，盘纡茀郁。长河经于南，行山在其北，肘王屋而腋温土，其壮丽若有不能形容者矣。故老遗传，晋宣王时，望气者云，此地有天子之兆，命役堑土数十尺，得根许大，断之。是夕一星如斗，殒落其下。后之人协以是吉，树为神祠，岁时香火奉答天地之休，姑以殒星目之，就纪其实。而庙貌丧乱已来，悉为灰烬。乡之瑶台翠观，但荆榛瓦砾尔，过者嗟然。邑中耆艾盖玉，瞻视□虚墟，慨然有兴复之志，曰：神依人而行。幸今聚落稍安，而使神乏祀享，非所宜也。乃恳舍己财，劝率里闬中巨族段谨等十余家，鸠工聚材，□因基插殿。上栋下

字，不敢陋而亦不敢侈。其庙也向背宏敞，詹牙高啄，丹青赭垩，各得其宜。配食以商汤岱岳府君之祠，礼也。两序相向，盈缩准度，謻门远示，高容树戟，绘像端拱，森然在前。徐阙张乐之所，同邑人师宣、杨存、栾茂等，悯其未完，共办工费，不啻千余缗，他亦称是，继而落成。止有后殿浸旧，糺首庞公重加整正，中外炳耀，焕然为之一新。殆以敬恭明神，非直为观美也。当其佳花茂木，远近迷漫，雅有尘外之别，真神人所主之地乎！时遇旱涝，祷尔辄应，邦人赖之，靡有菜色。噫！使曩昔儿童玩狎、狐狸穴处之域，今更为牺牲币帛严趋之陛，仁人之心岂徒然哉！异日玉树生庭，门容驷马，未必不由此也。始于国朝戊戌，终于至元庚辰之秋，百工告成，邑之父老鉴其陵谷变迁，规垒次第莫可探考，共思镌石，示于将来。请祝于河内士人君政王公，暇日摭拾舆情而恳求不腆之文志其本末。仆深让弗获，益伟其诚，乃濡翰书其梗概，因系之以辞云：

盟津之墺，土沃地偏，龙断周控，隆崇蜿蜒。司马御极，雨星自天，居人勿替，祀典仍缘。劫灰殆尽，庙貌益鲜，栋宇飞跃，丹雘昭宣。春秋严设，享礼不愆，洁粢丰盛，清豆大笾。神之格斯，歆飨端然，民亦乐只，屡舞跹跹。惟民敬神，始终有焉，惟神惠民，降福绵绵。圣朝鼎盛，亿万斯年，刊诸翠琰，庶同永传。

大元至元二十四年岁舍丁亥清明前二日前孟州祗应所官大使盖玉立石

（柳拓）

吉水玉华观记

刘将孙

江西山高耸处，往往祀华盖，称华山。吉水有中华，为四方望走，视太华埒。近年复兴玉华，号福地，在中华西同水乡南岭之近栖隐原中。其地峰峦回环，百里一息，俯视支垅，表特而独尊。其势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然如玉枕然，其遗迹晋王真人尝学道于此，犹存雩坛仙石，有天仙感遇之会。樵隐录云：其应唐元和间旱，九鲤应祷山下，今为九龙象，时有鹤翔三日不去，或见老人如六十年期。比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祷旱，雨如元和。传闻复祷疫疠，应如救旱。由是云物异焉，天灯灿焉。父老欲建坛其处，众欢趋之。山近为马驿，朝驰夕秣，公私尤欲以祈福，乃象玉枕名玉华，乃表三仙，乃奉三官，乃祀上真，请于宗门，锡名玉华福地紫宸元坛。前府尹耐轩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须溪先生题辞，相之郴阳总管养晦谢侯与府长贰及行省都镇抚交赞之。崇阁严殿，门庑道堂悉备。像设威仪，完具整丽，皆出里人罗氏父子之力。道士某实开山请记，则为玉华记曰：夫至尊者天也，物无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楼。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于山，韫于石，皇皇高明亦何假于是区区者哉？毋亦物之为玉，亦如人之成仙，脱于类萃而游高明，比物象德，非玉不足以为喻也。仙者谁为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与人隐显为一气，神与仙变化皆一。人于其事，不于其迹，论其似不论其名。天地人为三才，天地水为三官，神而明之，浮丘、王、郭为三仙玄之。玄为北方之真武，庸讵知其初三者本一也。一者为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犹兹山之为玉华也，自开辟以来而有此山，山之为灵也久矣。及兹而显，显而与中华鼎峙而争高，山未有异也。玉之媲于天上也，与玉之

隐于地中也，亦若是矣。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间也，亦不得不与人事也，请而余答也，感而余应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顾而福之，若相与为亡涯也。倘非是人者，苍苍冥冥亦安所为哉。由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尝试夜中而朝星斗，离离如在山下，月明流空，万籁俱息，悦然对越。所谓玉华者，非此也耶？

（《养吾斋集》卷十七）

玉笥山承天宫新建钟楼记

刘将孙

道宫之在东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玉梁，肇开汉茂陵时，宫殿楼观计二千年间，所阅多矣。乃延祐之新钟楼，清江二刘君所成也。其先人清逸处士昔者于山中还往，后没葬水西，望兹山一舍，弟兄岁时展省必徘徊焉。永念再世之游，从而二亲之坟墓皆密迩乎此。会宫门多兴葺而钟楼宜建，于是悉力叶言，度山选材，抡匠赋工，画宫经制，涓刚历吉，鼎来辐辏，壮丽有加。翚飞出林，环为伟观，神仙胜境，簷牙入云，大声发鲸，神灵欢喜，念谐传夸是大功德，远求作记，刻之坚珉，以垂方来，以无忘兹大惠。嗟乎！声之在宇宙间也至矣。天之所以为天，鼓万物之动者声也。莫神于风，莫妙于雷霆，而钟也实参之。凡声之不风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腾上，而风之号，雷之震，皆自高而临下，故怒万窍而惊百里。钟因县而后声者也，非虚不足以传。况阁之大，空之中，撞之百尺之上，其动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测者矣。运宇宙者气也，气之神为声，声之托也，于人为灵，于物也，惟钟为大。是楼也，又载之霄汉而升，明章幽赞，真通合神，警一世之聋聩，发九地之阴潜，则建之之殊，特成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资冥冥者，岂但一时之巨丽可铺张纪载也哉！铿锵鞺鞳，因名山而升中天，缥缈虚无，通蓬莱而遡阊阖。高灵顾歆，在云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晓之中。兹山兹楼，高明美大，孰不为力，力之遂，其宜者寡，孰不为施，施之得其所者难，予之乐为记也以此。庄周氏以吹万不同为籁之天，林木为籁之地，比竹为籁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钟之叩即鸣豫叫于喁，何止于调刁，而乐之出虚不知其所使，人籁则无以加钟矣，虽谓之天可也。或曰，其命于人也亦比竹已，噫，天非人不同。

（《养吾斋集》卷十七）

塑北极真武圣容记

碑高九寸，广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二十八字，正书。

维扬北郭之外，丰乐□军，实治南古昔□□国便民之最者。中有小堂□曰北极真武之堂□自混一南北以来（下缺）惟（下缺）腐朽多□完备之，虽往昔任职相代□□继下□千百其数，商旅游宦虽欲寡憩□□□不□□三复伤悼终不□□□一人□□于其间□□□□此□胜事者矣。至元戊子之春（下缺）任是职乃于帐□公务□□□□可为，遂盟心自勉，鸠

集闾僚(下缺)之像□□真方左右□□其□前□金□光□圣□巍然□守□□□得其宜,不旬月而□□告成,俾往来(下缺)仰之际□下□□□而意味叹□之。噫,世间□事□成之道□□有由□事□以辞见(下缺)成之□□□□来(下缺)世□且□□□闻(下缺)为人之□,故忻然乐□而□道之□□□□宁,晋人也□□□公□实有□非止此一端□□□□也特。至元戊子□□□月六□□□谕(下缺)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日

(柳拓)

奉仙观钟识

分上下截,上截三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五字,下截五十三行,共二百六十三字,正书。

济源县奉仙万庆宫创建祝延圣寿之钟

皇帝万岁,臣宰千秋,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孟州达鲁花赤呵剌瓦丁、孟州知州郭景仁、同知孟州事田天裕、孟州判官石思仁、孟州吏目杨德泽、济源县达鲁花赤沙的、济源县尹李天祐、济源县主簿兼尉孙重喜、典史王弼、司吏陈仪、李弼、王瑞、吉献臣等助缘人本县众会首五百斤余(右上截)

北刘社长郭成霍五郭定上佛张鹏翼弟张云翼王裕男王大小城延陵滋延陵秀土信王顺宋琮洪上高大高四李溥苗三苗六董池吕三本宫任志淳张道弘郭道成张道理续道元张惠忠阎兴童冯道扬吴齐童衡寿童周元童邵福童金弥童小金蒲氏喜奴小邹王氏三皇本县北关社诚装时大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建丁卯十五日乙丑。钟主本宫道士前孟州道正见充本宫提点扬道素等建济源县务官提领阎庆大使赵赟副使郭庭秀攒司王忠董惟忠都拦王资耿明史英李恩赵海郭用杜安仁郝通周全刘进杨荣大鉴本县西门街褚良弼弟褚世杰等造阳城县助缘人洗鉴张荣张二张三留差提领如琛白巷左琮李态曹十三王村程德程二张荣张大

(艺拓)

靖应真人碑[①]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九行,行六十三字,正书。在绛州。

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

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臣李槃奉敕撰

三洞讲经师渊静大师李永和书丹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十有八日,靖应真人姜公卒。是年冬,其门人提点尧禹庙事董若冲而以讣闻,且征词以表其行。上追念久之,□□御□都予(下阙)诏臣槃撰述其事。臣学术

空疏，承命战栗，然叨预禁林，以文字为职，诚不敢以鄙陋辞。谨按公讳善信，字彦诚，□□□□人，□太公望之后，世以□为业。父某向（下阙）轻财重义，好周人之急，乡党以是称之。母李氏。公资禀沉默，状貌奇古，自童丱间已有超俗之志。及长，白诸父母，求为（下阙）之年□□南□□□山，求其所（下阙）师者寻又走商颜，为季父所追，迫令还家。未几复辞去，亲知其不可留，听其所如。闻莲峰真人靳道元住玉□洞，志操（下阙）为门（下阙）其□□纳之，授以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戒云：道家者流，以清净虚无为体，谦恭慈□为用，不为嗜欲所汩，不为尘俗所染，□□□□□学□矣（下阙）峰殁，即以法席付之。自是而后，洞居者十余岁，块坐一龛，心如止水，境与神会，万象了然，皆在吾目中矣。醴（下阙）结庵于泉北，故以碧云额之。时汤火之余，饥馑荐臻，暴骨蔽野，公恻然悯之，为作黄箓醮。凡张超、黄神等（下阙）闻公名，欲一识其面，未暇给也。迨己未奉命南伐，驻师曹濮间，召公驰驿，谒于帐殿（下阙）行蔑不济矣，但克敌之后，秋毫无犯，使江汉之民，按堵如故，此仁义之举也。上曰：吾将拉公以行，（下阙）人事多中，凡有益于公家者，示款密而陈之。上嘉纳其说，已而乞还故山，以金鞍白马宠其行（下阙）其圣眷之隆盖如此。癸酉，上遣使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王待以殊礼，造膝（下阙）归，一夕召若冲等属以后事，言讫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是夕二鼓，有青虹贯斗之祥，既欲□色（下阙）旧隐也，道俗送之者以千数。自非福德兼具，其孰能动人如此其盛者也。公专静（下阙）见禹庙倾圮，慨然以修复为事。初庙地狭隘，又面势背河而东，甚不称邦人瞻仰，（下阙）几二百楹，焕然为之一新。庙成，上褒其功，因问禹以所行之道，公引尚书太（下阙）世犹古之世也，陛下诚能恶政求贤，即今之尧舜也。上悦而从之，官（下阙）方辐辏共相兹役，曾不逾时，而能事斯毕，告成于上。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下阙）起之，其经营规度，勤亦至哉。昔潘体玄之栖玉女峰，而高宗过之，降以御辇，陈希（下阙）矣，若夫尧居五帝之先，禹为三王之祖，黄帝则正□百物，后土则资生万汇，五岳（下阙）际莫神居于兵烬之末，岁时香火，以祝明天子万年之寿，真人之于（下阙）

霍山参云，西界清汾，河英岳灵，钟乎异人（下阙）弃家入道，西走秦川，适遇莲峰，而得其秘学之（下阙）不窥而见，不虑而知，犹桴鼓之相应，曾不假于蓍（下阙）物来则名，一如所言，帝乃惺然，而席为之前（下阙）七十八年，数尔而倦，瞻彼寥天杳鹤驭兮翩（下阙）

宣授光宅宫真人董若冲

□□至德大师提点孚惠宫事（下阙）

知孚（下阙）

大元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清明日记

安□府路等（下阙）

（《山右》卷二七）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案碑题"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臣李槃奉敕撰，渊静大师李永和书丹。"按李槃见董文炳传，巴延以宋主入觐，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招宋士，至临安，宋亡至元十二年，善信卒至元十一年，此至元十一、二年槃官翰林之证。案碑为靖应真人善信而立，槃奉诏撰文。其云岁己未奉命南伐，驻师曹濮者，《元史·世祖纪》，丁巳冬十二月入觐于伊克德附苏之地，议分道攻宋，以明年为期。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祃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岁己未春二月会诸王于邢州，夏五月驻兵濮州，与碑己未南伐，驻师曹濮合。又世祖纪，八月丙戌渡淮，辛卯

人大胜关，壬辰次黄陂，辛丑师次江北，九月己酉抵鄂，迹世祖己未出师历江汉之境，故碑有使江汉之民如故语。其云"癸酉上遣使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按癸酉元至元九年，安西王莽噶拉木，是年九月封，以京兆为分地。《元史·诸王表》，安西王莽噶拉木，至元九年封，出镇长安，以碑所云证之，则安西始封，上即谕善信见之。以昔曹濮所对深合治道，故欲令安西于开藩之始，获闻仁义之训耳。碑所云禹庙，即《绛州志》中统年修之禹庙。

凭风石记[①]

李真人门下记。（六字在石之上层，似是题额）

凭风石记。鄠县东关天庆万寿宫下院二虎（下阙）观村天（下阙）东中渠（下二行字全阙）连（下阙）至元廿七年三月日记。

（《鄠县》卷五）

①《鄠县金石志稿》卷五：右石在观村道旁，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五尺有奇。下丰上锐，似是屏风，故题曰凭风石也。新出之土中，字剥不可辨。余亲至石下，手摸肚画，仿佛得三十九字，亦不知其所谓也。

增修扁鹊庙记

碑高一尺四寸，广五尺，十三行，行四十一字，正书。

太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武安胡祗遹撰并书丹　古荡吕渊刊

皇太孙梁王开府于西南海夷，道出彰德之荡阴。从官奉议大夫司马狄子玉，本位下医官范徽卿、安国瑞，承应太医韩时中、赵明卿，孟叔泰，张方叔，韩时平，元巨川，司天少监张子明，本位下梁大使再拜请命于王曰：去此东南不一舍，扁鹊之庙在焉。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尊师之礼，臣等义不忍阙，愿一奠祠下。王允其请，诸官斋戒行三献礼，致诚致敬，神人交孚。礼毕，瞻仰徘徊，谓守者曰：神宇卑隘，门庑未立，春秋致祭，执事者无斋居之所。我辈以职任不可久留助役，谨出行囊之所有，为同志增修之费。于是恋慕久之，成礼而去。呜呼！医学之不传也久矣，师席之不立也远矣，以愚传愚，迷途妄行，无学而为有学，不知以为知，实于轩岐、扁鹊、太仓公、华元化之圣道神术，百千不得其一二。惟其知之浅，故于崇德报恩，忽略而不切至。我朝重民命，路设医，学置教官，传道授业。今王府诸贤，学业深明，故能诚发于中而尊师重道也如此。书曰：人之有伎，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诸公有焉。回视李醯小人，己不自修，妬贤疾能，得罪于万世，奚啻云泥熏犹之不同也。不可不大书深刻志其岁月，姑发扬其盛德，又以为后学之劝。

至元辛卯夏四月吉日，守祀道士荀志通、本县医工贾贞同立石

（柳拓）

守真玄静散人女冠左炼师墓碑

胡祗遹

炼师姓左氏，世为安阳陵岳人，故孝弟力田业进士左某之女，彰德路权府事兼安阳县令王信之妻，安阳县丞王铎之母，奉训大夫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武安胡祗遹之妻母。孝慈勤俭，十九岁而适王氏。时贞祐后，河朔兵乱，彰德当四通八达之要冲，日寻干戈，贵贱无宁居。师千夫之蛊，虽流离顿挫，颠沛急遽之际，善自保防，未与夫一日相失也。其夫自农里立军功，仕至县令，外府僚内助之力为多。甫三十九而寡，即以不再醮为誓，居丧三年，未尝见齿，服除，脂粉色服屏弃不再御，萧然寄心于清净寂灭。时子铎未冠，师曰："为人之母不成其子，他日何面见所天于九原。"遂力与二三女奴纺绩织纴，训诸僮以力田，教子以读书习骑射，不数年而竟袭父爵。次女既笄，曰：吾必择读书知道义家子弟而归之。一时权贵媒妁殷勤问聘，终莫之许，遂适武安胡氏。男女成立，田园增其旧。一日，会亲戚闾里曰："人生为男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况予一妇人乎？自兹以往，儿女辈勿复以家事相关白。"乃于后庭隙地筑环堵室，礼天庆宫李真人受业，野服黄冠，赐名守宽，以道自居。后数岁，筑庵于王氏别业梁固村之乾隅，手亲畚锸，建老君殿，西庑东庖，丈室斋堂，俱为之备。以道行清真，嘉号于长春宫曰守真玄净散人。寿逾八十，视听筋力不衰，体癯而神王。晨暮香火，经函益自严谨，虽大风雨寒暑不废。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八，无疾而逝。一子即铎也，娶刘氏，封县君。三女：长适庞氏，次适胡氏，次适马氏。孙男三人，长以军功拜百夫长，次亦以军功拜千夫长，次早卒。孙女三人。曾孙男三人，曾孙女七人。铭曰：

贞干而良，慈顺而刚，母仪妇常，德将礼防。终焉允臧，男知义方，仕路腾骧，女从姑嫜。兰玉芬芳，学仙徜徉，云扃雾窗，麻衣野裳。琅函宝章，心闲岁长，万虑俱忘。观化四方。飞空蜕囊，贞骨深藏，虚灵不亡，我铭孔彰。

（《紫山集》卷十七）

太清宫碑

胡祗遹

人生而静，性也天也，一受其成形而反为形气之所累，智巧利欲交战于中，美丽纷华百诱于外，心死于臭腐，形敝于尘滓，然则所谓首出庶物，虚灵洞彻，配天地而为三才者，果安在哉？人自失之，贤者能勿丧耳。勿丧有道乎？传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后之为臣者，亦有省事清心之谏，洗心而不著一物，理繁而不劳有为，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离世法，不著世法，镜莹水渊，万变去来，了无留迹，此古之弘衍博大真人，内圣外王，无臭无声者也。所以老庄氏谈清静无为，恬淡自然，一死生齐彭殇，尘垢此生，腐鼠轩冕，岂无为而言之耶？迷而不返，执而不通者，苟有少悟，如刑人之脱桎梏，

疾人之去沉疴，其功岂浅浅哉？自性理道德仁义之教废，鱼肉于功利，锋镝于诡谲，糜烂汤火于得失，纷竞聋瞽于声誉文采，无敌而病，无病而死，无灾而夭，天殃鬼诛，人祸纷纷籍籍而莫之救。有人于此而能薄口腹，外形体，尘视车马，铢视金玉，粃糠名爵，观化乐道，忘神养虚，置身于蜂蚁蜗蝇之外，虽未至于内圣外王，其贤于人也不亦远乎！吾于黄冠管志通见之矣。志通字和叔，玄门宗主高其年行，赐号寿龄子。世为稷山人，年二十四，弃家著道士服。于今七十有一，形癯神王，目光如岩下电，步履风袖飘举，性朴直，胸次开朗明白，貌若严古，心无崖岸，接物则岂弟乐易，言直而温，意诚以慈。道业余暇，喜以神膏异药疗疡愈疾，由是人益爱慕尊敬之。过市则以不得留饭请教为憾恨。河东土风雄实，民俗诚厚，驻舄既久，得地于郭南卧龙街，袤广亩六有奇。囊无一钱，不文疏乞贷。报本事神之诚，孚格有众，巍然焕然，神宇屹立，法象昭严，三清五祖，前后相承，东西庑寮舍、庖湢、井厩、园圃，无不序备。落成揭额曰太清，踵门来言曰："子为我文诸石以劝来者，无荒无怠，非求名之为也。"既诺其请，以谓太清之取义，言教之汙隆，人皆知之，不言而彰。斯人也，信道笃，得趣深，报本诚，是宜铭。铭曰：

纷万有，总一无，等浮云，通太虚。嗟人生，趋迷途，心形役，如老奴。一念起，百垢汙，化灵府，为秽区。死醉梦，永不苏，伟斯人，智若愚。秘此身，同传车，志有在，天为徒。脱尘网，钦圣谟，思报本，非要誉。未厌世，香火俱，辟朱门，开绮疏，列琅函，露天书，钟磬声，穿云衢。观万化，泡影如，阅春草，青堦除。

（《紫山集》卷十七）

冲虚通妙先生王君祠堂记

程巨夫

至元壬辰春，将奉母丧归于兆，薙草穿圹，畚土辇石，事严，积雨泥潦，大惧弗克葬，遍走山川。家君曰："此邦有王侍宸，人谓司阴晴柄，冰涧邓主簿实嗣其法，有祷辄应，盍求诸。"二月甲子朔往叩，蚤犹阴晦，雨垂垂欲下，已而云破日漏，午大霁，自是再旬不雨，至甲申掩圹已乃雨竟月。余叹曰：异哉！一日，主簿君来谓余曰："侍宸道法能呼吸为风雨，在宋尝被遇徽、高二朝，殁而邦人事之如生。岁己丑旱，祷而雨，辛卯旱，又祷而雨。祠在天庆观庑下，卑亵弗称，今即其昔所寓地于观之左而改祠焉，所以报也。"征余文为记。余离盱未二十年，客外之日十九，不能悉盱故实。独识君久，知君为侍从家贤子弟，又因君知侍宸为此邦人所严事，且于余之有祷也，其应如响，是可记也。侍宸事迹具实录，主簿君名桂孙，字芳远，自号冰涧道人。至元壬辰四月既望程某记。

（《雪楼集》卷十一）

祷鹊山神应王庙诗

碑高五尺三寸，广二尺。前跋后诗。跋四行，行十二字，正书。诗十二行，行五字。

行书。在邢台。

平章政事不忽木于至元二十年岁次癸未重阳日，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因病恳祷于神应王庙，以为邂逅之识云。

一勺神浆浩满襟，天开明哲岂难谌。齐侯无幸实□速，虢子有缘惠泽深。磊磊山形千古仰，巍巍庙貌四方钦。惟王授我刳肠术，换尽人间巧伪心。

大元国至元壬辰秋八月二十六日。

（艺拓）

岱岳庙醮盆题字

同州澄城县东关功德主社长杨英同室王氏男杨茂新妇雷氏孙男蛮奴义男添儿众家奴新妇李氏大小一家等共发虔心，献上岱岳庙醮盆一座，香炉一顶，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大鉴杨祐造男杨英助功许恩王三

维大元国岁次癸巳三月丁巳朔二十八日甲申

（艺拓）

天庆宫香炉识

彰德路天庆宫香炉。安阳县□冶北镇冶牛珪、焦景贤、积善李模、焦德、颜悚谨铸。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付兴造炉既存置。

（《安阳》卷八）

老君观宝炉识[①]

中顺大夫彰德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也里不花等，伏为天色亢旱，苗稼焦枯，低就本府西关上清正一宫祈雨，累次感应，□施宝炉，以伸答谢。时甲午至元仲秋吉日，行符纯静抱一□真人文吏□□匠人付政。

（《安阳》卷八）

①《安阳县金石录》卷八：结衔称彰德路，是彰德既废为府，于时又升为路。地理志，至元二年复立彰德总管府，领怀孟卫辉四州，四年又割出怀孟卫辉，仍立总管，以林虑升为林州，复立辅岩县隶之，是也。最末书年以甲午冠至元之上，是为世祖三十一年七月。成宗犹未改元，故以岁名加于年号上，盖变例也。

耀州五台山孙真人□□开穴居记

碑高三尺三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字，正书，在耀州。

耀□庠□丘端卿撰

尧都让谪远士庞志明书并篆额

漆沮地接幽荒，土□□竖陶复陶穴，自古片宜，稷祠预襟带之间。城东数里有山□五台，山之背复有山焉□于□沟之□岩崖崔嵬，桧柏蓊郁，中有石洞，若可居之。谨按旧记，□太唐孙真人修炼之所，今遗像存焉。真人以□邪蒙茬保其身，神圣工巧，达于□宸。驭清风于冥漠，锡徽号于紫纶，隐显之迹，述称前修，奚待芜赘。世降已来，地称仙境，取法之士，代不乏人。洞之左则立其出入之门，中庭则建三清之阁，洞之前方广数步，仅容瞻礼，俯视则□如也。洞之右悬崖昔创云堂，道众居焉。历岁既远，柱仆众解，栖息无所，居之者迹若□萍，孰肯眷顾。惟刘老先生与其徒钟道明，□道心坚，爰于山巅开孰地，并□□约□一顷，种莳以度伏腊，不忍舍去，谋□□构。奈何度其志则旁不容基，□旧贯则下□无地，于是发□励志，乃于东北隅开凿土室三间，内则墼土，外则筑场，朝暮忘疲，杴镢不辍，自至元戊子十月，日月兴工，至庚寅腊月方毕。及其成也，人圭窦，居蓬窗，戴其圆，履其方，可事冬温而夏清，可奉夕灯而晨香，无欲以观其妙，有守则韬其光，宜修真者之所处也。岁在壬辰，律中南吕，其徒钟道明踵门叙其底蕴，求为之记。余嘉其师徒二人，开田食力以实其腹，凿室容膝以守其真，诚有益于将来，义难辞于所请，不愧鄙语，于是乎书。

元贞元年岁在乙未四月乙亥朔初四日戊寅洞主钟道明建

武略将军耀州知州兼本州诸军奥鲁兼劝农事李□

承事郎耀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兼劝农事□伯

承事郎同知耀州事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宋□昕

将仕郎耀州判官兼管本州诸事奥鲁梁□

李元冲刊

（艺拓）

普光大师王公墓志

碑高二尺八寸，广二尺二寸，十八行，行二十五字，正书。额同首题。在长清五峰山。

莱阳道人撰并书

羽士曹若拙题额

先生姓王氏，讳志宣，号普光大师，光州人。因天戈南向，而流离北方。年在弱冠，厌

世繁冗，守真抱素，师五峰山真隐大师，寿六十有八。丙申季冬，门人王若愚、刘若水辈欲勒石于佳城，请作文以著先生之成德，力辞不免，为之记曰：先生高明之士也，虚心而直节，刚大而柔中，特立独行，林食涧饮，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凡五十春秋矣。身心顺理，惟道是从，虽在于危难之中，未尝出一谄语，使当时之谀容佞色，附邪背正者，避先生于千里之外，壮志正直，刚毅木讷者，闻先生之风，莫不自远方来矣。愚以客游齐鲁，癸巳孟春底是，欲炙至刚浩然之气，于时先生驾苍鳞而上九霄，已三旬矣。于门下士询及平生动履语默，何令人起敬起羡。嗟夫，不早效樵夫之拜于先生之床下，鲁俟不遇，天使其然，愧我不才，难明大德。虽然，冰壶玉鉴，高悬清秋，孰不知其洁白也。愚之斐言，聊具先生名教之万一，为后来者之龟鉴云尔。谨志。

元贞二年季冬望日门人王若愚同刘若水干缘

五峰山主圆照大师长清县威仪梁希诚立石

青亭司荣并弟司存刊

（艺拓）

南泾道院记

赵孟頫

浙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势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谓之为泾。嘉兴城西南五十里而远曰秀泾，有张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毁于兵火。张君全真乃改筑于秀泾之南所谓南泾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复娶，辟以为道院。脱儒冠，著道士服，翛然独处，以颐性养神为事。凡田畴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为延真之阁，讲道之堂，其左右为栖士之舍，其阳为迎仙之桥，放生之池。因池为堤，列树松柏梅竹。又南数十百步有大朴，数百年物，作庵其下曰朴庵。陂塘环萦，林木蔽翳，境物清盛，清人心目，故游方之士乐其处而多至焉。盖经始于至元丙戌，历十有余年而后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圣贤，莫不有所役。或役于名，或役于利，大有所求则大役，小有所求则小役，总总如也。割去世累，优游恬淡以求自适，虽未为无所求，其视汲汲于名若利，匍匐颠仆于汗秽之涂，规毛发衣食以妪煦妻子，相去岂不远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严，其家火而神像俨然独存。张君迎归，构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几不克建，张君祷焉，俄有白鹤廿八从东北来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随已，而大雨于西南三里之外，何其异也。上强山僧靖达从吾游，道张君之为人，且道其意，乞文记其始末，故表其言以为记。

（《松雪斋集》卷七）

修建天坛紫微大帝庙记并铭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五字，正书。额题“紫微大帝

庙记"。

敕授汴梁路医学教授太原刘伟撰

敕授渑池县主簿兼尉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大都赵守玉书丹

夫非常之人，然后建非常之事。常人汩于利欲之私，虽居覆载之中而不知所以然，讵能立其事哉！唯非常之人，禀受清明，才智拔乎流俗，诚心一启，鬼神感格，而于立事立功必能尽力而成者矣。渑池提举杨公则其人也。有二弟曰郁、曰庆，世居是邑，祖宗皆以德闻。公一日过凤山，见紫微大帝行宫殿宇摧颓，塑像剥落，顾瞻咨嗟，慨然长息曰："紫微大帝按道经云五大帝之一也，在儒书则曰北辰，然则是星居天心，斡旋万象，昭昭如此，而人未尝知耳。且是庙历汉、唐、宋、金数代，其迹不泯，其神阴有所祐。"因相凤山之形，虽靠韶山，溪壑间隔，自为一山。其庙据凤山两翼之中，其地高阜如山之峦，林木森严，天清气朗，四顾山峰，堆岚拥翠，悉献其状，下视渑池，如在掌中，斯真胜绝之地。公意欲兴复之，归告诸乃父义进，许之。谋诸二弟郁、庆，同辞允之。质诸乡人，同声和之。于是自至元元年经之营之，采斲栋梁，必选其良材，埏埴其瓴甓，必务其坚厚。先治庙地，高者平之，下者补之，展狭就宽，而公躬先之，人亦不辞其劳。移筑殿基，去北二丈余尺。此地又艰于得水，公多方用心，或俾头畜般运，或凿池聚雨水，不使乏绝。构正殿三间，前后六楹，金钉朱户，碧瓦雕甍，椒饰其墙，砖甃其址，色色可观。又命良匠画师，塑大帝圣像，衮冕南向而坐，侍臣六员，玉女二人，穆穆然闇闇然。又东西绘大帝圣后朝元之像，命意深远，金碧粲然，又极一时之冠。料其所费，奚翅百金。落成岁月，前碑已纪。无何，公名闻于省台，檄受敕牒，充江淮行省广济库提举，后复以本职历建康及余杭数任，前后甚获能名。二弟郁、庆能继乃兄之志，后曰寝殿，而东廊曰朱太尉、武安王祠，子孙圣母祠，西廊曰酆都大帝十王祠，南曰献殿，内而壁画圣像，外而泥饰，上瓦下砌，粲然一新，所费之财之功，无虑大矣。予过是郡，尝主其家，是以知其详。一日，公告予曰："成吾志者二弟也，亦有乡人助修献殿西廊。将文诸石，非敢伐善夸功，欲劝来者，亦如吾敬神立事而已。"予切思人之敬神，神之祐人，捷如影响，如公家兄弟，家道殷盛，子孙蕃衍，乃敬神之效也。郁字君宝，庆字君瑞，俱受省札充管财谷提领。公讳义信，字仁卿，新得瓜代还乡，挈二弟求予为文。予辞以倥偬中，况兼文词皷骫，恐不足以塞雅命。义不获已，姑叙其始末，俾刻而记之。其铭曰：

凤山两翼之间兮有阜而丰，真殊绝之地兮北极之行宫。杨氏之兄弟兮贤明而心同，正殿峨峨兮无乃其雄。寝献南北兮而两廊西东，前后经营数十年兮告厥成功。刻铭翠琰兮告来者之无穷也。

大元国大德元年岁次丁酉庚戌月望日功德主杨义信同弟杨郁、杨庆立石

进义副尉渑池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弘喜剌锅

征事郎渑池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马让[①]

渑池县主簿兼尉兼管本县诸军奥鲁赵守玉[②]

紫微宫道士李道林马道成杨道本

（艺拓）

①超案：此下有后人刻："天坛村住男善人王贵女善人马氏"。

②超案：此下有后人刻："天顺七年，三月初一日重修毕尝"。

通真观记

程巨夫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犹之水焉，无为者其止，无不为者其流也。昔之人由其说，以之佐天下，以之全身，以之致时，载之当年，颂之后世。予郢人也，郢中父老为言，长森有真牧先生者，持老氏之教，绝江而东，兴瑞庆靖于九宫山。孚惠先生其徒也，又兴寿圣靖于浔阳，于今弥昌。予闻而识之，既而驰驱王事，往往道出江淮间，见所善洞渊法师雷君，又兴通真靖于白沙之江浒，曰此吾先师故祠也。盖孚惠昔尝治疫有功，民德而祠之，且百年而毁矣。本江海故地，泥沙斥卤，君畚土辇石，峙礅干而基之，由至元甲申，迄大德丁酉，积十四年而殿堂、门庑、室房、庖库、园田、仓庾，罔不毕备，与九宫、浔阳相高盛矣，守其教者顾可诿曰道无为而已哉。然而始基也予过之，观其烦而守之以一，劳而处之以安；成也又过之，观其处守无异焉。然则无为无不为之旨，不在兹乎！呜呼，学无小大，咸欲其传也。久而益非其宗，至或自畔所受，下至百工之事，亦或然者，余每窃喟焉。今若雷君，体无为而用无不为，真老氏之徒欤！噫，传真牧、孚惠者，雷君也，传雷君者谁乎？后无有窃喟者焉，斯传矣。君名希复，号凝和冲妙崇正法师，为通真第一代祖云。

（《雪楼集》卷十一）

封五镇山诏碑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六寸，十行，行二十三字，正书。额题"圣诏之碑"。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三代以降，九□皆有镇山，所以□□生安地德也。五岳四渎先朝□□加封，唯五镇之祀未举，殆非敬恭明神之义。其□东镇□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中镇霍山为□□□□□王。仍敕有司岁时与岳渎同祠祀□□□□□兹诏□想□。

大德二年二月

（柳拓）

上虞县明德观记

任士林

明德观在上虞县之东，旧为杨冀王故宅。宅有宋茂陵璇宫之瑞，子孙不敢有其居，改筑三清阁以镇之，实嘉定壬午岁也。属茂陵晚年，倚成内政，故优假为特厚。乃命冲和先

生刘道楫由三茅宁寿观实来，金冠象简，主管阁事。中使传宣，时赐召见，出内帑金钱白银醮具，拨公田若干顷。先生俭素自将，宠数一不拜。岁度道士一人。冲素大师白云郭无逸其嗣也。冲素丰姿儁特，尝侍刘冲和见上，丝縻阙庭，奉敕披戴，绿章清晓，禹步玄宵，羽仪珍宅者也。凡六传凝妙观复真常大师丁义坚，当至元甲申之岁，始改阁为观，请名天师真人畀今额，仍度弟子丁礼常衍甲乙之传。大德庚子七月，鞠为劫灰，岿然一阁在瓦砾东南隅，而冲素羽像须发不焦，神气宛然。凝妙惊且拜曰：吾道固未坠乎！于是左经右营，建自杨氏。杨氏未蚀先源，给事资人，度材维硕，庀工维良，乃奉珍阁即南向杰视旧制，高揖翔青，环以宫庐。岁月斯构，钟磬之编，琅璈之步，威仪风行，洞章昼落，森罗乎朱衣绛节之来下也，缥缈乎川灵渎后之在廷也。夫上虞在丹山赤水之西北，太极感祥，宝经斯授，刘樊之老树犹存，伯阳之九井未竭。刘郭二翁，游戏道乡，依张玄教，即富贵之地，化清净之居，卒使其子若孙，拓成观事，以昭示神道之教，使民知迁善远罪之归，庸非有道者乎！凝妙状本末请予文，不得辞。若隶观之田为亩一百三十有五，山为亩一百七十有四，地为亩一十有九，有司免租入，在常住别有籍，兹不书。

（《松乡集》卷一）

希真子阎志夷墓表

碑高二尺九寸，广一尺九寸，正书。额题"阎公墓记"，在邹县纪王城西。

号希真子讳阎志夷系海州人也。门弟：刘先生　刘志淳　张道弘　贾志淳　张道远　赵来童　程先生　张先生　李志坚　卫道明

大元大德五年七月初九日了真子张道弘立石

（艺拓）

老子故宅十方圣祖之宫碑记

碑高六尺五寸，广二尺八寸，廿一行，行五十字，正书。在灵宝。

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朝列大夫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高凝撰

奉训大夫陕州知州李揖篆额　蜕虚道人王道亨书

老子法崇太古，尚简质者也。太史公曰：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汉之时，孝文皇帝始敦尚其说，躬体玄默励俭素，致天下富殖，囹圄空虚，俗耻浮伪，斯其可征，著在史册。若夫九丹八石，玉醴金液，绝谷变化，役使鬼神之术，乃方外学，罔或可迹。灵宝陕属县，古桃林也，县郭之北，滑黄流而倚原阜，南望函谷，有古道观焉。石刻曰老子故宅，道士许姓真号者主之。按老子楚苦县人，周守藏室史也。尝去周，西至函谷，关吏尹喜强之著书。唐天宝元年，玄宗于函谷关尹喜故宅求老子所藏灵符得之，遂改桃林曰灵宝，用是知兹地岂尹

喜故宅，老子著书所也。世谓老子宅者，殆必始于唐，盖以求符改县之误，不必多辨。然唐世祖之，至追谥混元尚德皇帝，好事者尊崇是道以神其教者之所为也。大元元贞改元之春，安西贤王北觐，还道灵宝，微服蹔此，遣中统宝钞叁佰两，俾充琳馆增修，盖是观老子之所寓止，畀付指授，玄教之所发迹，固道家胜地。千古奇遇，居之者必将有观感兴起，一振玄风，为天下斯教祖源以订无为有为之本旨，会将见雄楼杰阁，彤庭绛台，倚金叠碧，丽乎日月，灼乎云霞，鳌断而山峙，翚飞而天蔽，为天下壮观，固当有待，恐非崇古尚质之谓而识者盖未取也。道士许恳请志诸金石以彰贤王首事之美，礼曰：大辂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弊，斯皆贤王所取乎老氏者尔。匪然，我国家化理清明，方尧舜三代之道是务，宁知慕方外无迹之学乎？王以介弟之贵，藩寄之重，富逾帝室，能取俭素自节，诚皇元本枝百世之福也，于是乎书。

时大德六年三月清明日本宫住持练士张元冲许德真暨十方道众等同建石

河南耶律德思镌

（艺拓）

武夷山天游道院记

任士林

天游道院在武夷溪第六曲仙掌岩之巅，屋若干楹，中以为堂，周以为序，密以为室，廊以为亭，列楯游空，下瞰物状。堂之中图以太极，修真之士处焉。盖武夷第六曲当三十六峰之中，缘曲而上，路入仙游馆，斗折蛇行，径造峰极，地转平敞，有园有池，白鹇鸲鹆王孙之栖集、桃李篁竹栟榈之丛联，啸清舞寂，纷绿骇红，自然成林。由林池横出左右，翠树青萝，一径中通，以抚仙掌池右屋而泷泻瀑千丈，练白珠圆，喷空为澍。于是堂以集，序以析，室以煦，亭以舒，动标静根，杳与目遇，寂声窍嘘，清与耳谋，万形横络之表与抗吾真，四时施灭之妙与藉吾神，不以虚空与逃，苍莽与适乎！夫圣哲之士有不得志于礼乐刑政，则托而神仙之归，若安期羡门之属，岂无意于事功者哉！故不肯磨涅人事，抹漆世汗以自遗天地之外，非小智缪窥者所能窥也。是故蹈厉自然，出入无始以求是道有物混成之先，庸非犹龙氏之卓者乎！院创始丁酉岁，以癸卯既。郡人刘时中父子，松溪潘俛成，希微张德懋实开山，承规以翼者其徒赵嗣祺德懋，初游钱塘，尝学南谷杜尊师之门，以状求记，不得辞。

（《松乡集》卷一）

杭州承天灵应观记

任士林

承天灵应观在杭州东南隅吴山之巅，至元十三年元靖真常大师陈君元德实主观事，振宗风于中否，弘道脉于既传。隶观之田，有司籍在常住，免其租入，元德力也。初观曰冲天，创于宋绍兴，祠天地水府三官，费内帑缗钱若干万。毁于绍定，逮端平始复建，奉旨赐

今额，淳祐中增建玉皇宝阁。方绍定既毁而未复也，神灵不来，洞歇无续，祈禬之民，皇皇乎若有失也。观妙大师郑君守一慨然曰：是不可不图。神营心计，上移时宰，江淮列阃，千里求施，出殿阙于瓦砾之场，列幢盖于尘煤之聚，祥飙昼下，景光夕游，巍巍乎列圣之居，秩秩乎群玉之佩，三官朝而玉皇侍也。川行岳立，景福攸介，三门廊台，守藏之室，斋庖之房，層阿崇峻，列楹齐同。翼以梓潼真祠，朱仙阁宇，干禄者趋，通真者式，观于是侈于旧矣。田隶昆山之朱塘，吴江之澄源、范隅，与夫在嘉定者，为亩一千三百二十有奇，岁入之量以羞以事。始潜臣嘉郑之功，白礼部，俾以乙承甲嗣。郑者唯其宗，他如郑者援有据，今三传矣。元德曰：余老矣，是不可以不记。夫玄坎之神，生于天一，成于地六，故水为六府之一。地平天成，时乃之修。道家者，三官之奉，岂其意欤。群生蚩蚩，必有司命，吉凶影响，休物不遗。杭今为东南巨镇，梯山鹭江，庐井蚁附，风樯浪舶，出入渺莽，是故无神以司之乎，此观之所由兴也。然废兴通塞，存乎其人。郑君守一以道为徒，以法为子孙，无为之为，道不泯矣。故陈君元德为善继。使继陈而起，知郑之心，弘陈之守，观且久弗替，而民有常奉矣。于是乎记。

（《松乡集》卷一）

天清宫记

任士林

夫人禀天地之性，负阴阳之姿，莫不有清静贞一之道。是故处子绰约，冰雪肌肤，神人似之，犹足以召和气而致丰年，矧一念之烈，却笄缨而不事，嗜山林其如饴，有丈夫之所不能为，亦可嘉已。在宋宝祐，冲靖大师赐紫沈师谦筑庵于钱唐县灵峰桥之南，以庇修真之徒，恭定公卢府君实资施之。始改作，请于朝，赐额曰天清宫。未几恭定公薨，师谦之徒真静大师罗道清、通微大师胡常净相与谋曰："居静而守冲，学道者事也。今额在奉常而栋宇弗称，岂恭定公志乎？"乃景定三年壬戌辟基筑，画堵制，请于恭定公之子御带公原深，慨然曰："吾先君志也，其可以弗成乎？"凡楠樟杉栝之储，瓴甓硕碱之用，丹碧髹垩之供，委输毕具。越二年，殿堂楼阁，廊庑山门，方丈之居，斋庖之宇，像设幢盖，香华之饰，钟鼓之建，如地涌天设。又明年，师谦未克朝夕于新营而羽化矣。其徒真妙大师沈元胜实嗣之，御带公复曰："居有序而食无田，不可也。"且施田为亩四百五十而强，山为亩三百而少。于是星墀月殿之下，云窗雾阁之间，玉珮珊珊，签笈整整，不知瑶池翠水之在人世也。今住山端静凝和大师胡正宁乃作而曰："创业不易事也，守成岂易为乎！吾甲乙绳承为第二传，宫事本末，不托文以纪金石，何以示我后人？"遂以状来。余惟钱唐繁丽之区，富贵浮云，荣华飘风，而清净贞一之学，山林处子之姿，有其地而规拓之，有其人而世守之，知道远识之士复能究心遐迩，父子承承，式以弘可久之施，回视钧天清晓，人世梦回，独溷浊而不羞，驰恒心而俱化，事或有稽矣。遂乐为之记。

（《松乡集》卷一）

婺州路浦江县真常道院记

任士林

婺须女之墟，仙华山在婺浦汭，川石颖丽，吞沐玄风，岩栖谷隐之士，筑削其中，兀为珍宅。真常在仙华之下，闯郛无哗，蕃林自蔽，澄素葆和大师方无隅实创始之。初无隅以清卓之姿，早謝人事。既为黄冠师，遂判其郡道教事。肯心白云，心在故梓，乃营乃卜，得赵氏居。夥矣沈沈，交手资施，基甓既崇，栋宇既凌，乃清乃祓，施以丹碧，复寝为宫，周荣为序，幢盖之植，沉檀之芬，雾冥岳峙，云车风马，来宇来庭，茹炼之侣，钵麻夜流，枕炊昼集。前盐官州教授吴幼敏实割先畴以奉常人，无隅之志始单矣。夫人身游溟涬之初，沐被自然之化，故出玄入妙，宜多老氏之徒。而万目睽睽，游毂日殆，山林之士，往而不返，顾将安所归乎？是故廓清净之学以求无为，严神道之教以示修省，天真与游，恒性允保，亦世教之所不得无，而道院之所由成也。陈君公举提举江浙儒学，以无隅状来，俾记其事，不敢辞。

（《松乡集》卷二）

吉州路永和重修辅顺新宫记

刘将孙

庐陵四境，神庙封爵，宠灵赫奕，未有若永和辅顺之祠者。自宋绍兴五年赐庙额，迄宝祐四年加王封极八字。百五十年间，由侯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极美名。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子又孙，皆疏王爵，崇显号，八八而并以及女姬子妇，无不累加逾尊，锢轴纲袋，高下襞积，命圭衮服揆锡备仪，计东南累朝贶赐隆重，岂独庐陵四境所未有，虽岳渎外，若此者几无与俦。厥惟王之水旱应祷，神威震叠，民之所不能忘。而地灵人杰，寓公贵仕，交请靖献，有以发一时之丕显休命。王本晋人，姓匡氏，与叔俱学道。叔已仙去，遗命王当为神，匡山其庙食处也。人宋避庙讳称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之遗体在焉，而永和庙最盛。前后制书皆下永和王仙庙，而朝谒祷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挟众窥城隍，私谓得吉卜亟进，不则此乎穴。暨卜则吉，乃覆于城近，焚洗之厩，他所当之，则王诡以吉卜驱之也。又有寇夜闯境，见兵马无数，骇而走。他日寇执实云，如是者不一。雨旸时若，不枚书也。庙旧有后宫六六而备，乃壬午水，壁坏宇颓，里善士巽溪杨子贤既新台门及左右夹至后离宫便殿，轩伟严翼，戟卫马御，画士颜辉手自位置，见称绝笔。复倡建新宫。粤癸卯，自为东披，则集以众力增庳拓隘，高坚倍旧，绮疏玲珑，金碧缭绕，选按宫体名手，巧图棋博琴瑟书册绣床。寒温帘帷，晓妆午浴，缦立匡坐，绝态负妍，弄娇扶姹，壶冰盘雪，鲛绡云锦，错落瑰奇，珊瑚交枝，水精立石，柘浆棠露，捧侍待宜，金猊宝鸭，笼衣香暖，乍凉新燠，翠碧断红，待月迎风，襞裙动带，严妆待旦，赐宴迎车，递宿倦扶，弄箫记谱，珠襦玉佩，佳节称觞，绿樽翠杓，闲奉斟酌，极时物之芳菲，情态之宛转，人间天上，事完理极。又分四时为四阁，对奕疏拊，考图阅籍，奉天一笑，清

事日新，回环寝宫，燕娱曲折。钧天清都，则不可知，所谓南面王，乐无过此者矣。经始于大德且落成，其费巨工夥，不可会。巽溪求予记之，予周还而叹曰：往者不可及已，备物典策，昭示百世，其盛丽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无二，岂必其平生所尝有哉！神明之道，类皆其德，宜食其报，不得极于生前者，于是帝锡之而肸蚃格，朝命之而灵威彰，民烝尝之而报事严，虽极想像之工，绘事之巧，神之玩也，犹人之观也，孰非幻也。即所谓琼台玉室，临春结绮，倾城绝世，其与几何，亦有以异于图画间哉！故化人之宫，视中天之台，若聚苏积块而其游者神游而已，曾未离乎所居，则俯春宫而涉青云者，亦若是矣。夫仙者无与于人，事神则不能不在人间，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则出于神，凡世之所铺张扬厉，祀之所以闳大衍迤，皆人间意也。王则何事于斯。而人之所以资于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概可见矣。运数推迁，天有所不能违者也。阴骘其间，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岂有极哉！余既历纪其盛而折衷于理，宫碑庙乐，宜有声诗，复侑之以词曰：

蓬莱云晓鸣珮环，诏迎仙客匡之山，龙车拱侍香霭间，叔兮垂钓潭前湾。云中飞胡黯莫攀，遗竿化竹青珊珊，帝命封建名山盼，赐履接畛联阛阓。水旱疾疫销阨艰，魑魅罔两潜淫奸，仙者忘世神恫瘝，俯抚孙曾拯其孱。民戴朝锡森若班，宠眷四世圭璧贲，袆翟姬妇丝綍纶，美人列宫立望㺯，珠笼翠裹宫髻鬟，翼峨曼鬋蜷曲鬟，清嘘的㬠睐美盼，舞袖娜娴腰弓弯。翳云拽雾舒斑斓，明珰组珮琮璜瑗，镗钟摇虡琴瑟娴，棋博五白姣且儇，瑶环瑜珥扶抱扳，桂风梅雪芳秉简，炼金香玉照指镮，书云换绣觇簪鬜。王欢恣赏清燕僩，娱娱婉娈乐未阑，下土急懇恻遗患，前驱鸾鸣后虎貙。乘云天门窭欲潸，皇览闵度命曲删，运数虽尔宁哀矜。还省三岛游芝关，丁宁校籍悲尘寰，永嘉而还数屡悭，人生实难勿弃菅。每朝恳款如请间，世衰道丧非民顽，紫云浮空王驾还，列骑清道车班班。东风灵雨泉潺湲，坐朝冠冕春仗间，宫开乐作歌巧蛮，王顾一笑民欢颜，千秋万岁无后艰。

（《养吾斋集》卷十七）

敕封真武诏书碑

碑高四尺四寸，广三尺二寸，十四行，行十八字，正书，额题“大元敕封真武诏书碑”。在均州武当山。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武当福地，久属职方，灵应玄天，宜崇封典。瞻言真武，昔护先朝，定都人马之宫，尝现龟蛇之瑞。虽昭□修于明祀，而仙源未表于徽称。爰命□常，议行褒礼。谓元者善之长，圣德念一，元圣则化，而神元功同于三□□民生而仁周宇宙，廓清世运而□□灵。订鸿名而既嘉，宜宠光而何□□天道主宰谓之帝，四字肃镇于山□室眷命受于天，万年永安平，宗社思多祉，祐我无疆。特加号曰玄天元圣仁威上帝。主者施行。

大德八年三月日。

（艺拓）

书张炼师诗后

程巨夫

大德九年冬，承乏禁林，有告以假馆玉堂之东者。明年春，直学士李公绳之为言月泉张炼师之才，因示其诗，即假馆者也。余读而惊焉，既而师又以诗逮余，余因得详其本末。噫嘻，使遇合于当年，操觚染翰，岂必在徐、宋下哉！夫文章乃宇宙间光霁之气，诗又其铿锵而共喜者，若又出于不图非望者之口，则其喜益宜，况又若师之波澜老成乎。方今文治鼎隆，群材汇进，语有之，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余初惊焉，将复愧之矣。诗凡若干篇，绳之学士、静轩承旨，既为之序，因书其后。（徐充华，唐太宗时妃嫔，上书谏征高丽者。宋若昭，开元时尚宫夫人，有文学，上令教六宫。）

（《雪楼集》卷二五）

浙西道院记

陆文圭

暨居江水之阴，东西南百里而近。所统狭，无监临隶属之烦；所处僻，无将迎传送之劳；所治简，无争斗讼狱之嚣。古称浙西道院。道院云者，谓其清净简易，无为而化，如真仙隐士之居，穷林绝岛，迥隔尘凡，不知其为官府之处也。江南道院十有余所，淮东南则如皋、崇川，江东西则当涂、高安，湖南北则临武、长林，闽之临漳，广之苍梧，皆是也。而暨独称于浙右。浙水至钱塘，分流左右，其间列郡十有五六，惟暨最微。众大不如杭，奢丽不如苏，庶富不如湖、秀。然暨独被美名者，则以暨之俗非苏杭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让之节于争夺之吴，春秋嘉之，实启封于兹土。而衣冠之藏，隶刻犹存，香火之祠，绵历不废。渊源渐被，有自来矣。入其境，农朴而啬，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质而不窳，拙而无华。商贾裁通有无，而无高赀厚殖之家。士大夫处善循理，好学而不奔竞。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职而能勤。平旦视事，日晡而散，庭寂如水。旁有老桧，槎牙双立，清风肃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虚得矣。圃亭故有扁，后迁之厅西，己丑张温父所书。又七十有七年而郡人陆某为之记。

（《墙东类稿》卷七）

西镇祀香记

碑高二尺二寸，广一尺九寸，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正书。额题“祀香记”。

（上缺）梁□撰　平凉张国安刊

□□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诞膺□遣使乃□□□□道逸十月之□来自□□蹄至

于□□□□荐香锦幡□□□□盒□个重八两；课银壹锭重伍拾□两，□本州□官□备三献礼致祭于西镇吴岳，成德永□王命立石为之记。皇帝若曰：天命之广□□之众，非天地神祇（下缺）况在祀典，礼宜钦祀。昔舜之陟帝位（下缺）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至于三代，莫不□然。故神无常享，享□克诚上皇帝即□之初，发乎内帑，颁以白金、香盒、金幡，崇仪盛礼，遣□敬诣西镇吴岳祠下祀香，祇□诚之至也。是惟尔有神，尚克相予□□兆民之谓乎□以□民故宜□神，神之眷君，故孚于德，德日新日日□□用常怀□□有仁□君之仁德如是无穷焉□□□□亦惟□□焉。臣无作奸，民不作慝，神之听□□君德固□□为记。

大德十一年岁丁未七月十三日，本庙提点□和大师张德□□□□唐□玄知观□□坚□□□等立石

大师□州道判（下缺）教谕蒲明德题额

（上缺）大师（下缺）大师（下缺）

承□□同知□州事

（上缺）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下缺）

（柳拓）

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改为九天採访应元保运妙化助顺真君殿碑

姚　燧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为其事者乎？安居不为其事古曰闲民，重其赋而刑随之。今也山林之间，羽服之流几何人哉？苟安居不为其事，人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教哉？制授冲静真常凝妙法师、提点庐山太平天国宫、录江州路道教汤德润储赢于俭，蓄细为大者十年，始田履亩才及三千，今万有奇，谋其徒曰："之宫，庐山名祠也，九天采访应元保运妙化助顺真君，明神也。殿实胜国所为，既寠且卑，妥灵弗称，其撤改为。"江西行省左丞吕公师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师山，行金玉局总管师宽，淮西江北金宪师顺，江浙财赋总管师谦与诸子侄发米于庾，割田于郊，捐币于帑，为乡邻先。故富室佐财，贫者输力，如恐人后。为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真君。夹为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圣，皆三楹。前为拜殿，合之衡广为尺百有四十，缩身不足于衡十八之四。若其攻金攻木，埏埴设色之工，殚极其技，无遗巧矣。遣其弟子熊应松、周祖清驰书龙兴，请燧曰："斯宫之兴五百余岁，胜国盛时加号应元，则皇元有天下之号已兆形于斯时。迨今海宇既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贞改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诏，一赐提点周得一，余皆以赐德润，其于卫持斯宫，使人不敢杂揉渎侮略于其间，礼亦优矣。德润以是龙光洊至，庐阜载躬，重未云喻，惟有奖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祈永睿算维亿万年，庶几深山友木石者报上之智毕于如此，愿铭之碑。谨并上图径，匡庐得名与真君事实，惟择笔焉。"燧诺而思，真君灵贶数百年，为有国钦崇，章章传纪者无庸重述。未问而当告，与疑而未莹者，敢用陈之。其引朱子传书排以历陵博阳山为敷浅，原其山卑小，惟庐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为高大，宜所当纪。然考禹贡，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东原，雍之原隰，皆以高平得名，何独岑绝如此庐阜可

名原耶？大抵是书载导河积石至碣石，其间所经如龙门，华阴、底柱、孟津、洛汭、大伾、降水、大陆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会之水沣、泾、漆、沮之入渭，涧、瀍、伊之入洛，亦何详也，至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澧，已跨蜀而荆，数千里矣，又曰过九江至东陵，东汇入海，数语而止，亦何略也？故朱子论曰：以事情理势言之，洪水之患，惟河为甚。时龙门九河事急民困，势重役繁，禹亲涖而身督之。若江汉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或分遣官属往视。况洞庭、彭蠡之间，三苗所居，水泽山林，深昧不测，彼负险阻，顽弗即功，则官属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误者或多也。因思余昔挐舟成都，至夔门，其所未至，去秭归三百里耳。秭归而下至江阴，望海门而还，长江万里，浮游追遍，然蜀荆之山，条脉联络，壮观天险者，如眉之峨眉、嘉之离堆、渝之巴山、涪之铁柜、夔之赤甲、白盐、巫山及峡之黄牛，危岩绝巘，刺天入云，何啻千万，与三十六江水会夔门者，皆所不书，其见遗者岂独庐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载不易者也。其曰庐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续学仙所庐，故名匡庐，图经已辨晋人纪者之诞。所未问而当告者，自周而上无为老子者何有乎，今之祝釐时天子诸侯自求多福，皆有禋祀，禋祀多名，合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非直上帝也，日月、列星、风雨、雷电，凡本天而亲上者，皆神也。示非直后土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凡本地而亲下者，皆示也。人鬼则宗庙社稷凡有功生民，死而庙食者也。天子既祀天地、圜丘、方泽，至于时巡，则又燔柴四岳，随其方山川皆望秩之，不遗无文，诸侯四时望祭其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泽在封内者，亦岁遍之。后王德薄，不能时巡，既旷望秩于方岳，诸侯复不世其国，迁代无恒，而岁遍又废其封内。惟道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师以及其土之示，虽未有膈臺薶沉牲币之备，而洁斋以致忱者，晨夕至焉。国家以其依居崭拔奇峭，幽深缭郁，当地气粹淑之会，其神必灵，赐宫观名，置官领之。时大醮祠，庸以奏假赤章上帝后土与本天而亲上，本地而亲下，凡曰神示，可介祉导和斯世者，莫不致之，为位多至三千六百，亦几秩无文矣。实于时巡不举之典修之其宫，顾为有国者之所赖焉。呜呼，亦有功世教之大者也。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也，由杂夫荒怪也。其尊无对、大无余者，皇天上帝一而已矣。有曰上天神后者，盖天言形体，帝言主宰，后君也，与帝同出而异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后。春秋王与后之挚，鉴书伯夷、禹、稷为三后，则后者，又君臣同称。昧者不知上帝后土，视之巍乎其无朕也，听之漠然其无闻也，而造化之迹则体乎万物而不可遗，乃以形求肖人为之上帝，则冕珪衮舄以为失耶。诗刺卫夫人，玉瑱象揥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龙驾帝服，若真有是人，被是服者，其来亦尚矣哉。甚于后土加笄珈褕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杀上帝，月金水杀后土，山林川泽之为王，为大人，亦若斯者，奚足殚纪，夫谁与祛之。胜国之谬尤在增号淫昏之鬼，婺源祠山梓潼之属皆帝之，是则尊矣，其如降上帝与之班何？今事实所谓九天采访应元保运妙化助顺真君者，九天之属见于天问，注以九为阳数之极，固无大室于理。唐李玭碑止曰庐山使者庙，南唐曰通元府。胜国太平兴国中易庙为观，以年命之，神宗进号应元保运真君，徽宗易观为宫，刊镂玉册，臣而进之。于时洪刍提点是宫，奉安玉册，实为之记，举录异记开元十九年明皇梦神人金冠朱衣乘车而下曰：我九天采访使者，当馆我于庐山，明日又降于庭，命吴道玄图其真，建祠山阴，明皇亲书缪篆殿额以赐，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庙"，无采访之称，后世加焉，其榜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权舆有唐，东晋之前，方士辑五岳真形图，为书曰，嵩、岱、华、恒皆有佐命之山，而衡岳孤峙，无有夹辅，黄帝请命上帝，建潜、霍二山为储君，青城山为丈人，庐山为使者。开

元中，天台司马承祯请立五岳真君祠，使者之庙，当作其时。其说详而正，据而不凿，谓可祛齐谐志怪之惑者，真知言哉。理宗又加妙化，惟助顺者无征焉。然使也衔君命以出者，惟人也不能周知善恶之实，彰之瘅之，故采以资人之见，访以剿人之闻，神亓何假人爵以为贵贱等威，佐上帝行四时以运寒暑日月于上，触石而出，肤寸而合，天布大泽，云雨不终朝而施，博大出百物而润泽于下，神变功能如是其聪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视宜无不见，不特乎听宜无不闻，正老子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者。如必探以资见，访以剿闻，而始福善祸淫，斯人则不采不及知，不访不能通，失将众矣，乌在夫为天网耶。余故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尽辨之，其说犹多，姑是举隅焉耳，非独使读书以缵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润者知之，可以仿佛鬼神之情状，而不溺于所闻。鬼神闻之，亦怿豫于冥冥，是燧斯言曰千载而下特见有如之人不可以非道诬也。铭曰：

维天旰皓，下土是冒。群望降畫，衡岳如阜。南服之山，匡庐莫夷。有巍其岑，有宵其麓，衡虞材之，乌用不足。气聚金宝，腾辉中霄，上与列星，烂其照昭。倏噫而风，随以云雨，千里崇朝，膏润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二气，良能之为。维古哲王，及始图报，由时岳狩，群望必告。嗟哉后王，旷不省方，或事云亭，侈慭旧章。维方外臣，窃取威秩，大为醮祠，无文每及。盘盘之宫，负圣治峰，其师汤君，言出众从。设格普天，三千六百，为位劾禖，神示安宅。撤构斯宇，高广异先，铁鸳金铺，尚副揭虔。爰奏赤章，娟于上下，不约而一，万福来迓。资我元后，山积川增，维千亿年，万方其承。走为之诗，俾尔羽服，鼓钟新宫，步虚是续。

（《牧庵集》卷十一）

太平宫新庄记

姚 燧

真君殿碑，盖龙兴据其所见而作。及以疾归，留宫逾月，与身见而言传者或异，遂更订而丹书之。既入石矣，犹有一遗，其曰始田履亩才及三千，今万有奇，若合其旧为一而言，今则不然，由冲静真常凝妙法师汤君提点之宫，录江州路道教之后之致者，独万有一千。其道有三：曰货取、曰施人、曰力作。余叹其用志之确，亲劳之多，无文以彰之世，乌乎知为？目其诸庄与地在所，及其施人之主之名，自多裒之以及其寡，今最货取三千六百五十，惟石门千三百八十为多。其不足是者，启石二百八十，锦溪七百五十，石墙九百一十，龙冈九百六十，上龙溪千一百三十。惟启石居兴国、大冶，余皆江之德化。最施入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为多，高岸半之，元山千二百，万安千七百，福兴千七百四十，赵陈二千一十。惟高岸居兴国之永兴，元山居蕲之黄梅，其故主则厉坚孙项至大，馀皆江之属县。翠麓湖口，万安德安，福兴彭泽，赵陈瑞昌，其主周恕，胡荣、吕师山，则福州路同知者与齐永年。云力作者，创茶磨四所，凡四十二盘于德化。庄曰义兴，又垦田二千。肇为五庵，宫之前三曰东西太平与紫元，宫之后二，曰涌翠、谷峰。其始皆菅茅朴樕，众所薪牧之囿。皆募人钱镈铚斧而出，高蓊松杉柏茗皆摘实掇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种姜芋藷茜，与水可腱稻

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宫以劝夫未至者。余闻之，肩舆历至其所而观焉。经始久者方五年，近者一岁，而木之布列冈阜，新者虽没草间，而生意茁然，久者已离立如人，将数万本。其畦而未分，犹蕴亩焉。篁筱则斩梢而不伤其鞭，畚故土取诸他山为箇不可计，意者倍蓰乎。木笱已丛出其下，特未林耳。君登高丘，指宫林以相语曰："闻之故老，之山始亦榛莽如是，吾所材而用者，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犹或数里，天假吾年而为之不置，可使尽辟。百年木皆连抱，后人以资治宫，亦吾于世生不虚也。"余曰：呜呼！君之所言，正古人所谓人弃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为心，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集？宜人之动荡鼓舞，鬻所爱惜惧施入之后。不然，彼其家田，民赖以食其力者也，将以尺帛斗米遗之，犹恋嫪移时，昫昫然收恩而后以授，况是连阡亘陌，非有动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闻其将大众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人钱取薪炭山者，皆给之券。恒遣力人持梃行逻林间，盗采者有罚。钱谷出入，井井有稽，舂磨之细，不遗糠籺。公宫大庖，日炊米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公堂，来必道服以示不亵。职宫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饮食，待煮茗類水之须。其僮奴之守舍，与诸庵远在数里者，为饮食皆日赋之。子院不得设塑像，旦夕惟即瞻礼于宫。余问其然，则曰子院强则公宫弱，强日益富，则公宫日益不足。不足势必下求子院，一则应，再而缓，三则柔者德之以色，刚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寖以离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宫所康养之为可恒也。呜呼！他道流能远计若是乎？尝与一二知己私窃评之，白须蝟磔，有熊豹之姿，已见其力足任事，加以深沈有谋，寡言而信，威而和，诚而恪，视数百人黄童白叟，约束如一，使不为老子法，用世而为将帅，可以进退三军，立勋万里。今顾为九江黄冠师，枯槁山林，已是也耶！因叙田及此。君名德润，字季玉，号香涧。其左右君靡朝以夕，尽其劳勚，忠于其宫，同成功者，中外四十九人，纪诸殿碑，可考而知。尝观汉费凤，韩仁诸碑，书多不满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后，岂待夫嗣有所书耶？故余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牧庵集》卷九）

处州路妙真观记①

明远宏道冲叶法师教门高士□真观提举焚修兼提点住持妙真观事何□熟立石

翰林侍读学士奎章阁侍□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虞集篆额

浙东山水名天下，仙翁释子之居，往往跨冈峦而掩林□。余被命分阃，客金华，□华□□松洞天，其东与括苍接境。括苍山水尤为浙东冠。缙云之仙都、青田之石门，实神仙窟宅。余□州县，皆得而寓目焉。□□为括苍治邑，唐天师真人修炼□□□，阅图志，神迈意往，恨未得以览其山水之胜。一日公退，擕客步□溪□□□□□□□及真人导明皇游月宫事。有客□基仲起而请曰："公行天下多矣，名山大川，灵□胜□□□□□公□□笔砚□□□□真人修炼处，距邑百余里，其乡曰宜慈，今之冲真观即故宅也。地幽□绝，丹井犹在，乡□□□□东北为善士家。□观一二里，爱其山水，于观之西南□□□地，谓其妻曰：□□祠我于□□妻（下缺）十（下缺）师□□□□师□因基而观□□□师山锡□□□其□捐己赀□

法施□大门两庑□□□□□殿□□□□杰阁□垩□□□厅庖廪，悉接洽如法。前□隐隆□□□□野芳□□□□□□□如列屏□□开□□□暮钟鼓之声□冲真□□达于四境，亦一胜概也。以郑□之好善□□□□能□财出□相与共□□□□□咸□□□□世之大手笔，夫谁可为，公幸惠教毋逊。”余因自慨曰：夫神仙□□之事，□□隐怪，圣人所不语，余安（下缺）以□□为生死□□□□滔滔□□昏沈□□欲之海□如龙□高马□游克自树立，为乡曲善人者□□□□郑君能自□□□为身后□□□□□□□醉来梦往，忽焉而死，死而无所归者，固大有径庭而□□□能（阙十四字）氏香□□□□终始，可谓生死交情无（阙二十字）幽□他日□□□□括苍□林□□□仙□□庐□□□之（阙十六字）少慰□□之所愿□□矣□之基□□名□□□严气（阙十三字）至元癸未□成于（阙七字）若（阙八字）之□也。师所谓行于道□□□□□事者□□□乎□□骑□将军浙东（阙八字）记。

（《两浙》卷十四）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四：右碑篆额八字，文正书，十九行，在宣平县北三里，大德年建。观久废，今于故址寻得原碑，移置慈懋庵。是碑剥落不可读，有“被命分阃”语，元初兵制无考，《元史》兵志：至元二十七年江淮行省言：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请复还三万户以戍守之。言复还，则前已有万户府。《浙江通志》载武职有巡防海道千户所，至正十五年改防海道万户府。此分阃当是万户府也。似有郑姓者营此观，而目分阃为大手笔，当亦阃人，惜姓名不可见也。

资敬观记

陆文圭

资敬观者，永安华氏宜珍昆弟之所建也。观以居道家者流，而名出于儒书，何也？华，儒者也。儒者则曷为从道，非慕道也，慕亲也。宜珍之父揩山君，力本以起家，力学以起宗，乐施予，不求名，所树立甚宏阔，里闬称德人，不幸中寿以殁。大德之末岁在丁未，窆于梅里之吕桥。厥施既遐，二嗣竞爽追孝于前人，乃即其旁辟地十数亩，筑道士之庐。河流萦回，地势亢爽，松柏茂荫，水竹靓深，道过西桥者望之如化城之居，钟磬声时出林杪，居人指曰：此资敬之观也。夫敬一也，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孝可移而忠，能竭其力则能致其身矣。伤哉，华氏之亲之不逮养也，而犹幸雨露怵惕之怀之有此托也。事亲之日止矣，而犹幸事君之日长也。华君致远之器，自今展拓此敬，施之于家，则男女正位，勿嘻嘻也；施之于朝，则责难陈善，勿沓沓也；施之于民，则经营尽瘁，勿燕燕也。是为资敬之义，岂曰黄冠雅拜祝圣人寿而已乎，岂曰深衣坐讲席为国人矜式而已乎。存之以不倦之诚，续之以必葺之勤，保之以勿坠之训，则此观与天壤俱存可也。或曰：华氏之先有隐德焉，其子孙又封崇之，九京可作，安知其不遡飘风而上征，载云旗，骖玉鸾以就羽人于丹丘乎，而惓惓乎兹土也。曰：是非儒者之言也，夫孝子不死其亲，而非此之谓也。刘盛读孝经曰：诵此能行足矣，焉用多读而不行乎。嗟夫，此儒者之言也。宜珍名玠，尝为吴学正，与弟璋俱以孝友闻。

（《墙东类稿》卷八）

元特赐玉天尊之记

中岩知宫陈道阜撰

夫天坛者，刱自轩皇，至于迄今，其间彖盛也。今皇太后为龙飞九五，书轨混同，风雨时若，人天浃洽，诸侯来宾，万方作乂，乃命朝请大夫甄用监大卿识列门，赍奉宝香，至于天坛，蔵三莫之礼，告尔神祇，保安宗社。况此道山居华夷之地，作洞天之冠也，峰峦叠翠，峭壁巍峨，晨昏倒景，二参天霁，瑞物神人，似不可几及。时数流化，造物更移，神人圮毁，山岳崩摧，公乃回奏太后。圣意云：此乃兴龙之地，寔我邦国之神，乃我之事，不可废也。命工琢玉像，仪尊圣，申命奉训大夫吴天祐捧玉像信物安镇洞天，永保皇图，基南山之固，源溟渤之大耶。本宫提点傅道宁嘱仆万纪一代之盛，于是赞云：

玉体巍巍象帝先，皇恩特赐镇山川，圣朝咫尺丰登了，永祝吾皇亿万年。

至大二年八月　　日

（《圣迹记》）

崇圣宫圣旨碑①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哥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天根底祷告祈福祝寿者那般道有来。如今依著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差发休当，天根底祷告祈福祝寿者么道，于道渊授通玄微如静照大师、冀宁路平遥县太平崇圣宫住持、本宗提点，通议中和大师、本宫提点高道陟，栖远常妙大师提举赵道恒，这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每，他每的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庄田、桑土、园林、碾磨、解典库、店仓、铺席、浴堂、船只、竹苇、醋曲货，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者　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夺要者。更这的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的那。

圣旨俺的。

鸡儿年九月初五日，龙虎台有时分写来。

（《山右》卷三十）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案此碑《山右通志》金石记、《平遥县志》均有，金石记云：鸡儿年乃至大己酉，武宗即位之次年也，因县志以为蒙哥皇帝碑，遂误次于此。龙虎台在居庸关，是年三月，武宗幸上都，至九月七日丙戌始还，旨发于前二日甲申，近畿驻跸时也。又案至大二年三月庚寅，帝如上都，九月丙戌，帝至自上都，是武宗幸上都，《元史》亦有证。太平崇圣宫见前清虚观碑。

竹溪道院真武祠记

戴表元

人之气盛则鬼神为之辅，道胜则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当然，不可以常情窥、俗论定也。余尝怪儒生谈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辄弃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胸臆决之。盖上古鸿庞之初，蒙倛方相之徒，固憧憧然白昼与人并行于途而莫之禁也。于是有祭祀卜筮，于是有祈禳祓除，于是有誓盟诅祝，其于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谓之非常言也何居。横山道院真武祠，本经始于竹溪董公，祠兴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徙横山废材，增创于其居之东，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书来剡源曰：愿有记。按真武即北方玄武神，于行用水，于卦起坎，于次起斗，暨三辰六气、五岳四渎之属，已皆应祀。而故牒相传，其神为人时，先修道武当山中四十余年，然后飞举。则是列仙之流，有功于世以受报享。且礼言：有其举之则莫敢废，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毁之。初，竹溪公之父弱冠游钱塘，遇黑衣道人于苏堤茶肆。坐间玄论蜂起，授以养丹要旨，及役使风雷秘法。时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寻之永嘉，从孙先生学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吁祷，须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惊异，而犹未以为好。垂老倦游，归休山林，自号松岑居士，黑衣翁复见于梦，赐以诗一章，有铁皮铁袜铁团圆句，年历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游，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门市中，赠言弥切。自是绘画真武像，展礼无怠，灵旗英躯，数数常或见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横山之筑，宗元不敢替斯诺也，而终竹溪之役。一门三叶，前基后构。昔张子房得法于黄石公而祠之，比其没也，后世犹祀黄石不绝。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见，祀之黄羊，子孙因世腊祀黄羊。史册皆夸称之，以为隐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于黄石，而备于腊，祯祥福泽，又复相类，谓之气盛而鬼神辅，道胜而助之者多，岂非然耶？山川风物，古今人情不相远，安知世无班、范大手笔者，为董氏书之。是为记。至大己酉岁季秋四日。

（《剡源集》卷四）

南丰州重修东岳行宫记

刘 壎

南丰东岳祠，壮丽甲东南，四方观者有是言久矣。若稽古志，祠创于宋嘉祐中，时刘宰令先尸其事，营度广袤，规制宏深。继以治平、宣和之充扩，又继以绍兴之缮饰，由是寖完美。故侍宸王真人文卿应诏归里，题于祠曰，景物繁丽，颇类深宫，诚哉是言。今仙墨犹存，可验也。逮淳祐辛亥复修，而咸淳戊辰水荡之。圣朝至元庚辰又修而弗克终之。比岁诏书崇祀岳渎，东岱复加大生之号，其修理也宜益谨，顾犹缺焉。大德丙午岁，前元侯正努与少尹李侯质数诣祠下，睹其湿漏堕圮，壁颓像仆，谓非所以承上意，尊大神也，谋一新之，捐俸以倡。前郡守聂侯从政、郡倅于侯时咸捐俸致助，属吏州氓亦如之，选干敏者董其役，而

元侯躬涖焉。经始于大德丁未之五月，落成于至大戊申之三月，葺帝后殿，构梳妆楼，敞端峨嵬，两庑因旧而加盖覆涂塈者，为屋凡一百五十余间，鼎新创造者凡五十有五间，塑像因旧而增饰者，帝后而下凡五十有一，从新雕塑者，帝像暨诸像凡二百。丹垩辉华，甃砌整洁，其或未备，则今郡侯绰哈实足成之。是祠也，视嘉祐为有光而壮丽，诚为东南甲矣。州人属余记之。余闻先王制礼，诸侯祭封内山川。今岱宗峙于齐鲁之境，其祀也宜无越其封也，后世庙祀乃遍郡邑，得无与礼经戾与？善为之解者曰：东方生气也，民物所资生也，宜祀。以祸福恐动者曰：泰山主生死也，益宜祀。斯言也，非愚所敢知，然而乐为之记者有以也。凡祠庙兴废，系乎时尔。圣主如尧，甸宇清泰，丰虽偏州，落万山间，而天幸际乐岁，官无苛征，民无转徙，乃得以崇幽灵之宫，显升平之象，非时也乎？薰穉士女，瓣香拜庭，裴回笑语，第以资游观之娱，而孰知时和岁丰，民安神乐，皆上之福泽涵濡以致此也。傥如佗州异邑，旱蝗频仍，流迁迸溢，即民有环堵且弗保，有司议赈救且弗暇，而暇及神祠哉？于传有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信矣。吾人生此州，逢此时，睹此事，遂得为太平幸民。其为此记也，非徒侈祠庙之修，亦以贺世道之泰云。是役之初，镇守总管林侯应春亦助费，而提督某某助尤多。若诸乡人户题助者，别刻石以记名。至大二年己酉岁某月日记。

（《水云村泯稿》卷三）

守素大师女冠钱善道墓志铭

蒲道源

善道姓钱氏，杭之钱塘人，吴越王镠之后也，在南宋理宗时，生十有三年，入侍宫掖，至元丙子宋灭，随其君来朝，留京师。奉睿圣皇后懿旨，于其年之九月望日俾居昭应宫，礼其宫提举通妙大师某为师，度为女冠，赐紫衣。愈恭谨守道，斋心奉香火，朝夕课经祝圣寿，以报答恩遇为务。余力则经纪宫事，缮葺琳宫，无少懈怠。赐号守素大师。以至大己酉三月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六。其徒陈守中、李惠清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求铭以志之。惟师以亡国之余，被惟新之泽，洗涤尘垢，享清福三十有三年之久，亦可谓瞑目无憾矣。铭曰：

吴越王归于宋氏，孙曰自然，命为道士。有淑其裔，归我圣元，随被中旨（阙）黄冠，惟表忠观，与昭应宫，三百（阙）异世同风。钱氏有德，绵绵其泽，（阙）素师，允蹈前则，爰清爰静，以终（阙）何以臻斯，繄我皇仁。（《闲居丛稿》卷二四）

庐山重建广福观记

程巨夫

庐山广福观，古匡先生祠也，宋南渡，毁于李成之乱五十年，道士王大成始建正殿，其徒孙元道加堂庭、门庑、像设而庳隘俭陋，苟备栖息而已。又百四十年，为大德乙巳，冲和明素弘远大师、提举观事陈启宗，观复大师、知观事王德修首仿越国孟忠襄公珙所构道藏而更覆之，撤两庑及赞拜之庭而崇之，而殿益弗称。始丁未，讫辛亥，裒仁敛义，殚虑毕力，斩

木绝谷，伐石它山又大新之。既成，高明洞深，邦邑改观，陈君复捐岁给之田四十亩，茗园果林百馀亩益观之稍。凝和冲妙崇正法师、教门高士、扬州玄妙观提点雷希复曰：是不可以不纪以请。按匡先生名续，字子孝，事周老聃得其道，庐于彭蠡之滨，虎溪之上，相传以为仙去，人即其居而祠之，山之得名曰庐曰匡，以此。晋慧远法师东游至虎溪，顾而乐之，欺太守桓伊，夺其地为东林、西林寺，迁祠谷口。唐开元中诏大其宫，遣使致祭，号曰仙庙。南唐主割都昌刘建营田以奉祠事。宋治平中赐额寿圣观，后避高宗尊号，易以今名。匡先生初号大明公，建中靖国初封四极靖明真君，凡水旱疾疫无不祷，祷无不应，邦人赖之。唯神仙之说肇自中古，览老聃氏之书，岂得已哉。秦汉之君，不务远德，广为祠宇坛场，以致神人，以求长生，惑矣。后世因之，又加侈之，非滋惑与？若匡先生既善其身，又大福其民，历二千余岁犹祀之，宜矣。陈君、王君，竭志兴复，以彰神休，以祝上釐，雷君不蔽人之善，皆可书，遂为之记。

（《雪楼集》卷十三）

太一观记

程巨夫

太一尚矣，灵均歌之，茂陵祠之，曰此天之贵神也，迹效不可得详，而后之尊信有加焉。是诚可贵矣乎，不然，何其微而著，仆而起，莫能尼之也。太一，黄老言也，学黄老者类贵之，往往托为名高。新城梅峰之祠，浮丘师弟子之祠也，而曰太一。昔者炳灵中以火废，道士饶元初复起之，觉庵道人朱明远请记之。人之言曰，物之成毁有时，又曰有数。时也，数也，皆有所制，而非人所能为者也。非人所能为，而物之毁者，又必人也然后乃能起而成之，然则为人者，不亦又可贵已乎？是以列于三才，灵于万物，而裁成辅相之功，天地犹将赖之。圣人惟虑人之不能践其形而失其类也，是故指之仁义之涂，教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懿，以纲纪幽明，垂裕无极，此圣人之道不可一日熄焉者。今其起此废也，凡一土一木，能悉取具于身之肤革筋发，初不蕲于人乎，则人之类诚可有无矣。然吾闻明远之言曰：观已无屋，王冲和者募财与材而为之屋，观本无田，元初以所得于其父母与明远之田而为之田，然则非能不假人矣，人之类亦诚足赖而诚可贵矣！民，神之主也，不其然哉，不其然哉！而人必自弃其类者何？元初之为黄冠师也，明远与其室实资之，其兴太一观也，又经纪而佽助之，嗟夫，人之于神若此，吾不知神之于人何如也？幽者不可知，其可知者终又当何如也？明远名通，安陆人，室陈氏。

（《雪楼集》卷十二）

冲玄观记

揭傒斯

皇庆二年春二月，始作冲玄观。夏六月观成，实在富州之南，第三十七福地丰山之阳

五里所，雕峰之下，因黄氏之故祠也。西南维黄氏世盛，宋庆元初，朋党论起，朝奉郎、干办行在诸司审计司瀛进谠议十二篇，历诋外戚韩侂胄蠹国乱政，天下诵其名。嘉定初以寿终。其子通直郎、知衡州常宁县直方葬于峰之南双井原，因建祠曰双井庵，命始丰之仙林观道士、灵宝大师赐紫欧阳某奉祠事，且约世守之。未几，常宁之夫人徐氏卒，葬峰之东白竹原，亦建祠曰白竹庵。皇庆二年，常宁四世孙、征东儒学副提举可自双井庵延礼聂爰静主之。师至，即撤旧祠，辟地为观，不数月而工毕。飞殿壮丽，高广雄深，门庑端直，庖廪完固，飞云之楼矗其西，黄氏及后土氏之祠翼其东，文梁藻井之制，云房斋庐之次，煌扈于其内，钟鼓之声、笙磬之音，镗鎝乎其外。于是昼雾出楹，夕溜殷砌，蜕栢拒冬，长松无夏，神君仙人，倏忽来往，山川不改其旧而十倍故祠矣，请名曰冲玄之观。又尝与其师欧阳维新买田五顷有奇，至是尽归于观，以养学徒，奉薰事。君子曰：惟不贪故能忘其利，惟不私故能成其功。忘利而有成功，非信道而勇于立者不能也。使聂君不为老而为孔氏，得志当世，所至宜何如？黄氏其知人矣。延祐七年春，征东之子尚敬、尚忠请伐石纪功，因推道德之端，极内外之辨而为之辞，以授其徒黄晞平、孙诚则等刻之。其辞曰：

猗欤邈哉，五千之文，上探无始，下酌黄轩，达性立命，执经御权，刚柔存亡，进退后先，隸靴天下，道德之源。玄门既辟，教道滋盛，水旱疾疫，祷祠禳禜，一呼一吸，一动一静，奔走雷风，鬼神受令，上好下效，此求彼应，乃道之文，匪道之性。志士长往，独善其身，炼形制魄，守精驭神，蝉蜕宇内，飞翔天津，匪道之隆，乃道之屯。孰行罔至，孰用罔治，萧曹以臣，汉文以帝，慈俭为宝，敦朴是贵，虽衡三五，终迈七制。迨于我元，总揽万国，国既殊俗，治亦异术，既尊素王，亦兼老释。或齐以礼，或道以德，化成天下，立治之极。豫章南境，丰城故邑，崇崇始丰，神明所集，陟彼雕岑，云蒸雾湿，有屋渠渠，有阯岌岌。伟哉聂君，有此骏功，黄氏以祠，老氏以宫，居有所养，学有所宗。敬哉学人，罔或不恭，执德之恒，守道之中，祈天永命，万世攸同。

（《揭文安公集》卷十一）

长兴州东岳行宫碑

黄 溍

今天子履帝位，作神主，厥既奉吉玉于庙于郊，则遣遍礼群望，且俾有司岁时事毋缺。惟长兴之为州，北距泰山几三千里，而州西五峰之麓，岳神别祠在焉。知州前秘书少监吕公澍，同知州事今监察御史马公镕，承命震惕，祗帅僚吏，卜日之吉，咸会祠下。明盛既蠲，法齐既实，备服就位，周视祠庭，榱桷腐败，阶序拆陊，登降俯伏，若罔克施。大惧触民望，贻神羞，无以称塞旨意。由礼考，宜将有加饰，乃捐禄廪用为众倡，僚佐吏士交赞而协助焉。于是州之大家洎浮屠氏，下逮市井工伎，贩佣之夫，莫不称力而受事，分曹而赋功。凡所以经画而相劳之者，合志殚虑，靡有弗恪。藻栌绘栱，焕焉聿新，龙驾帝服，具严像设。屋之以间计者总七十有八，因而葺治者四十有九，撤而创制者二十有九。经始于皇庆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于明年之三月。谨按祭法，诸侯山川在封内则祀之，未有越境而徼福者。岱宗

鲁望也，遐方迩壤，奔走祠事，罔敢自后，何哉？公羊氏称泰山之云，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列诸守祀，夫亦礼以义起者也。或谓人之生命，神实制之，故特为世所敬畏而尊事，其果然耶？惟时长吏克谧命祀，匪懈有虔，不宜无以垂示来裔也，是用扬之颂声，勒兹乐石，其辞曰：

巍巍岱宗，包方倬圜，列岳莫京，和气䌷缊，有渥其泽，飞流寰瀛。庞休所加，仙阙神府，式垂号名，惟帝有命，崇饰典祀，守臣是膺。顾念兹宇，栋毁级夷，惕焉靡宁，乃制货食，乃程匠佣，新庙以成。奕奕新庙，丰屋峻墉，邃严密清，神乐来归，皑其嘉祥，旁达下盈。肆时外服，遐阔僻陋，毕扬鸿灵，弥覆极载，惟皇之桢，屏我有邦，胤于万年，与山不倾，篆刻颂辞，昭示后则，毋替厥承。

(《黄金华集》卷三)

善应储祥宫圣旨碑[①]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理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呵，依著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彰德路有的善应储祥宫里住持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彰德路应有的宫观提调著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陈道明倚著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么。圣旨。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安阳》卷十)

①《安阳县金石录》卷十：案碑称元帝凡五代，自成吉思皇帝至曲律皇帝而止，曲律谓武宗也。是碑盖建于仁宗延祐元年，为甲寅，故云虎儿年。又碑上层西番字，下层正书。西番字即帝师八思巴所制，月古台皇帝谓太宗也，《元史》作窝阔台，译音相近，即借用之。是碑见存善应村菜园，而旨内称善应储祥宫，今碑西三十余步尚有故基，并大铁圈安置石上，当即储祥宫旧物束旗杆用者。土人不知所从来，因附见之，叹遗迹之存渺矣。

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

碑高七尺二寸，广三尺六寸。三十一行，行七十字，正书。在登封。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程巨夫奉敕撰

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臣赵孟頫奉敕书

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臣郭贯奉敕篆额

皇庆元年春，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臣陈颢奏请封赠少林开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禅师福裕制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命词臣文之碑。（下略）岁乙巳，世祖潜邸命师少林大作资戒会；① 俾建精舍于故里曰报恩，给田若物以饭众。戊申，定宗诏住和林兴国，未期月，宪宗召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优复僧尼，得废寺二百三十有七区。庚申，世祖即祚，因论辨伪经，驰驲以闻，火其书。仍袭爵赐光宗正法之号。（下略）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日门人慧庆建

宣授祖庭大少林禅寺传法住持嗣祖沙门普就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陈颢立石

洛阳耶律德恩刻

（艺拓）

①原案："俾建"至"已远"，凡二百卅八字，今《雪楼集》卷八删改为六十九字。

众仙寄骨塔碣

碑高七寸，广五尺二寸五分，十五行，行六字，正书。在长清五峰山洞真观。

通微圆照渊清大师

泰安州东岳庙提点监修所同提点司法赐金襕紫服洞真子梁道成立

历代众仙寄骨之茔

时大元岁次乙卯延祐二年三月己酉朔季旬有四日，清亨郭庸书

匠石司存同侄司怀德刊

（艺拓）

创建三清殿记

碑高六尺二寸，广二尺六寸，十九行，行五十字，正书。在邹县。

宿州前儒学正连观国撰

将仕佐郎前洪安路安抚司经历吉亨书并篆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不朽。三者有一于此，斯可矣。峄，名山也，在道书号妙光洞天，今远尘通妙纯德真人居焉。师姓王氏，讳志顺，益都人。年未三十，已拔俗入道，师事栖德真人姚公志诩于东海县之乐真庵。避中统壬戌山东之难，遂从师来峄阳。后见顶上平旷可居，因结庐其巅。人迹既罕到，虎狼亦时至，而师习以为常，曾不少怖，惟日诵庄老以息心养性为务。时出歌颂，尽有理趣。然性古淡，持戒严，革膻华靡，一

皆屏绝。课其徒力耕以自赡，故虽遇凶年，亦不从人乞假。经岁不下山，人或有邀主醮席者，始为之一出。邻近诸州皆以顶王目之而尊恭备至。客来尤憙接待，同类中有不能自存者，辄分财与之。此师之行实也。碧云乐道子马道明，出师之门。道明，宿郡人也，自得师点化，即归隐于宿之北山蝉窟洞，凡寂然端坐者十有余年。郡守冯公下车之日，道明始出山。何则？公有道者也，恭以持己，宽以得众，莅政之暇，清净无为，踵门者止不过一二鸿儒，余则云水高士而已。道明此行，为是故也。洎见公，扣以从师姓氏，入道岁月，察其勤苦，心甚悯焉。宿之城隅适有旧道院一所，以比岁年不顺成，道流散失，莫知所之。公恐其久而摧弊也，因命道明住持其中。既又为之峙其糗粻，新其屋舍，使夫藏者、修者、游者、息者，莫不得其所焉。则向日之草衣而木食，穴居而野处者，至是大相霄壤矣。虽然，公之设心犹以为未足也，盖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师友厚之至也。道明尝言，师居绝顶，自容膝之外无他堂殿。公又命道明，使计材木，为师于顶上建三清殿，以为焚修之所。规画已成，却忆水陆异途，艰险百出，殆非人力所可挚致者。于是木植则市诸淮南，砖瓦则就峄阳为之。其敦匠助役，则一切付之道明。至于自始至终，捐金指廪，至于绘素，则皆我宿郡太守冯公之力也。落成征文于余，以示不朽。余应之曰：远尘师立德者也，太守冯公立功者也，若夫立言，则有今时翰苑诸老在，顾小子何敢？然而太守知己者，其丰功□德，固非止一端，此虽片善，亦不可遽泯，故余欣然而为之记。时有元之延祐二年八月十五日也。

化缘主碧云守□大师本宫提点马道明、助缘真和冲妙昭玄大师本宫提举郭道亨

奉直大夫同知濮州事冯美中

奉议大夫功德主前冀宁路坚州知州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冯刚中立石、里人石匠王侃徐参王珪刊

（艺拓）

洞真观记

高二尺一寸，广一尺二寸，十行，字不一，正书。额题“洞真观记”。

铭曰：癸卯年春，始主洞真。乡官石伟，仰发□恂。舍附己资，赎除荒榛。栋宇具就，装塑真武圣尊。金碧灿错，桧竹侵云。深年风雨，疏摧漏尘。长孙石信，乃复其新。时思考行，积德源淳。刻文兹石，以载存璘。

章城儒学孙思教篆。匠人曹善、同靳义

延祐二年仲冬立。庵主张志和

（柳拓）

霖岩道院玉皇铜像记

刘将孙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后，无一息不如见上帝者焉。小心毋贰，斋戒沐浴，如睹其眷

顾，如闻其言，谓如知其喜怒，岂惟志气清明者与之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无不望天，天岂止苍苍者耶，则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国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长也，天地万物父母，此父母之父母也。乾为天为君，此则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云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阴阳寒暑之所以时也，雷霆风雨之所以令也，元会运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于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语文字而谓之道者，皆其秕也。而谓焉者自私以为玄，眩焉者创奇以为博，不亦醯鸡之覆而川灌之欣哉！乃世人之所为事，傲福于灵威者，徒知祷奥而媚灶，效灵于机祥者，往往祀海而忘河，不知巍巍荡荡，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之所自出，其简简穰穰者，岂块土之赐而肤寸之泽哉？吾为霖岩道院记玉皇铜像，嘉其知本，乐其能事帝，故论天于元气之始，尊帝于开辟之先，而耆不敢以人间意者意之也。介庐陵太和间，匡山之下，霖岩道院者，至元癸巳曾氏所建也。霖岩云者，作霖父之所自号也。霖岩壮志轩豁，洒然方内外，远视高举，于所居对万松冈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萦环，茂林晻霭，中事天帝，旁为先祠。其不他取名而曰霖岩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书之与为不朽，今其中子以立夫妇令冶氏范铜为玉皇像，天师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岩之志，辅之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绵绵延延者于此乎在。而住持道士明远大师罗以庄捐己所藏铸为炉瓶以奉上帝，总惫圆满，盛大之观。以庄具石请记，垂之永久。夫至不息者天也，不息则久，久则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由其所以盛，则子之能子而居是间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继之以不息，后之嗣罗者皆能以罗之心为心，其久且大者，且与曾氏为无穷，则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与天而同流，则其事虽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实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于方来，观者皆可以兴也。则斯言也，岂但记成观美已哉。霖岩讳良孺，以立名闻礼，妇刘氏嘉则。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铸像，是日记。

（《养吾斋集》卷十七，并见《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四）

东岳提点监修宫张君遗世颂

高一尺二寸，广二尺，十六行，字不一，正书。

宣授东岳提点监修宫张君，寿期九十六岁，四月廿五日降诞，八月十二日升霞，乃作遗世颂曰：脱下娘生皮袋，此际乐然轻快，百尺竿头进步，蓬玄洞府去来去来。前世宿德匾僧，今作道门小才。山野拙颂，启上奉高贤者。

保贞大师会真宫提举王若祯敬立上石。

大元延祐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郡人张贞书。

万历甲午秋会真宫灾，□无所附，余因杨道士请，移置□圣庙壁云。□□□巳夏郡人吴□□识。

（柳拓）

施地记

摩崖高一尺六寸，广二尺，在桂林叠彩山碧霞崖。

大元国湖北道靖州路在城人氏，现居静江府奉道佩箓弟子刘法真，同室人张氏如安舍家眷等，于皇庆元年十二月内用梯己钞锭，凭保李首领等买到碧霞岩前石兴甫桃园地段一所。为无人耕种，欲要还家，除将东畔地段立界卖与徐德甫为主外，有碧霞岩并前地段今立定四至：东至小塘岸头，南至本岩，西至石砌城脚，北至古濠水塘为界，四至分明。其地即系法真梯己用钞买到，与他人并无干碍。法真自愿喜舍入碧霞岩法院永为常住，住岩人蒋景清长充福地。切恐后人揩油，今镌石碑为记者。时延祐四年十二月日。住持人蒋景清右伏请高真洞鉴舍地人刘法真同立石。

（《桂林》上册及《广西石刻录》第五册）

徐州吕梁镇庆真观玄武□□□□

高二尺一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行五十字，正书。

将仕郎太□□士吴善撰

翰林学士承旨□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并书篆

钦惟我世祖皇帝嗣大历服□昭应宫□玄武神于京师之和义门外，以龟蛇尝见其地□统元居极，殆有征也，成宗迓续，以元圣仁威，登崇□号。太子文学元公作杭□玄武殿碑，悉着其事。又道书相传，其神三月三日降均之武当山，天子万寿节以其同，故岁遣祠官致祭。皇庆二年，应诏行者诚明中一玄静法师唐公洞云□公毕事归，属予文刻石其山，昭我旷代之典。予尝□于□常祀秩其神，又黑天帝得并祀南郊位北，故□之神曰玄武，水□于一，故为道者宗□，宜夫道家者流，崇敬勿替而神宫殆遍□天□也。□□□□□其观者，道士贾君师弟子所自建也，弹囊之余□于众，成于至大三年。外崇都门，中屹正殿，旁作云堂，□涌之屋□内（下缺）鼓钟□轰，晨夕诵祝，以延洪我无疆（下缺）谓（下缺）师几十五年，□域为水陆□遵之道，省初涉时，□见其水湍激奔突，龃龉石间，顺流搘捍，闪目失利，溯洄□载窘趾□捷□特蒿□□□其□人则不良于涉。后二年过之，奔流黄浊，泛滥迷岸，询其居人，曰此黄河支流也。昔汉元光间，瓠□奉而梁楚之□复宁。宋熙宁时，□决而徐人重被其患。今河复经于济，涉于泗，泄于淮，而徐人不见昔者之苦，岂非捍防疏遏，有神者行乎其间哉？□则贾君建立之□，其所以利赖徐人者不小矣。君由里人董君秀实佐吏中书，著其事介玄静公来求予记，且乞铭。贾君名德真，世为□城人，延祐四年授命于静□白云宫远尘通妙纯德真人知庆真观事。其师曰金道明，寿七十有九，于扬州仙去。贾君至扬，收其□剑□藏□城，铭曰：

屹屹彭城，维古徐方。滔彼流水，河流汤汤。有截有绎，环□崇冈。中奠神宇，师筮其良。栽异之庞，栽峻之堂。来室来□；奕奕響裳。击鼓撞钟，吟咏洞章。天子穆穆，万寿无疆。师□恬淡，徐人乐康。师德渊淑，徐人曷忘。碑石我诗，地久天长。

开山住持道士纯素保真大师知庆真观事贾德真功德主徐□□

此碑传湮百年余矣，明万历元祀春三月望，工部主事越黄猷吉出之。识碑出随湮，越五年丁丑中秋，工部主事陈邦彦复出而立之。详见于记。（小字，在碑右下方）

（柳拓）

上清万寿宫飞天法轮宝藏之碑

碑高六尺八寸，广二尺八寸，二十行，行六十五字，正书。额题“法轮宝藏之碑”。

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陈俨撰

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王毅书

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致仕王恒篆额

东平上清万寿宫，乃鲁国严武惠公之所建，为玄通普照惠和广德真君范尊师栖真之福地也。殿宇雄丽甲山东，云子霞孙，绳绳蛰蛰，荣名公士夫之所嘉尚者非一。如明真崇德葆光大师、监修宝藏提点郭道昭，雅与征事郎、吉州路安福州判官刘善厚。刘常与师言，仙宫谭真君、范真君仙蜕在焉，他宫则风斯下矣，异时脱有缘事，勿惮僻远，幸为见喻。大德五年，师崎岖抵安福，握手道旧欢甚，从容言及江南诸宫观皆有轮藏，惟东平之所无。傥蒙一诺，实宫门之幸也。刘君忻然允之，经始于是岁秋，至朞年落成，计直庀工，匠氏能尽其巧。周围上下，列宿神祇，鸾凤龙虎，威仪森布，旁见侧出，怪怪奇奇，坐立俯仰，纵横向背，远近疏密，位置皆有式度，毫分缕析，无一不臻其妙。所谓宋人之□□□庆之削鐻棘端之刻猴鼻端斲垩，殆无以过也。至于工匠饮食之□，水陆载运之费，计万余缗，皆刘君维持之力。宗主都提点李公志淳知其讫功，寻命知宫严居祯等至维杨迎归，置宫之无极殿。公念明真涉数千里风涛之险，积数寒暑，劝化□劳，□授以金襕紫□，俾充本宫知宫，以旌其勤。提点彭居惠同相兹役，用功亦多。延祐改元，乡之大姓韩允升，请宫之宝藏焚香瞻拜，已而请于提点孙居忞曰：“宝藏妆绘，莫有所□□吾□□韩义先妣王氏，夙有遗资，令修善果。允升敬遵治命，愿成此缘，以偿先志。”合宫闻之喜曰：此善缘非宿有善根者，不能成之。于是鸠良工二十余□，始于生□□□□□明年之春，居忞亦竭力纲维其事。允升设醮庆成，郡之士庶云集，咸往瞻睹。金彩照曜，光夺人目。会其费二万伍千余缗，一出允升，非资它人。盖法轮宝藏者，取诸道□郁□萧台飞天法轮之义，实道家琅函蕊笈之秘府也。昔□□居岐山之阳，西伯闻之，诏为守藏史。武王克商，转为柱下史。至汉显宗时，藏书东观，学者多称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凡诸子百家之书，靡所□有。尝闻之道枢乎，枢得环中以应无穷，犹天之有枢，地之有轴，上下相维，所以运行。故天有行健也，人事作于下，天变应于上。天虽不言而谴告之兆甚著，岂无神祇乎。蒙庄曰：天其运乎也？其□□□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其运转而不能

自止乎？以道观天地，天地一□藏，以物观物，物亦一轮藏□□□□□异其然，岂其然乎？顷居意过余，出其颠末，请文诸石以彰刘、韩二公厚施之德，以纪明真劝化经构之功，以美宫门缘之一端也。铭曰：

道本无名，亦自无言。不言而言，道德五千。籍籍纷纷，充梁汗马，入耳出口，是皆土苴。妙哉宝藏，旋乾转坤，运行不息，大道长存。赤水之珠，得之象罔，不离此藏，不在此藏。心以传心，玄之又玄，迹泥纸上，其□□然。上清琳宫，又增一转，千转万转，与人为善。郁罗萧台，上□高尊，飞天法轮，开廓八门。

大元延祐五年春二月十有五日颐真中和寂照大师东平府上清万寿宫住持提点孙居意等立石　匠氏李执中刊

（碑阴）

高存四尺，广一尺五寸，分三截，字不一。

希静□真大师上清万寿宫提举刘居源
弘教明元大师上清万寿宫提举李居寿
莹然通玄大师上清万寿宫提点王志□
颐真中和寂照大师上清万寿宫住持提点孙居意
贞素冲玄达妙大师上清万寿宫提举盛居昌
通微崇素渊静大师上清万寿宫提举严居祯
抱□□□弘义大师上清万寿宫提举王居易（上第一截）
通□大师上清万寿宫□□毕道成
崇真通妙大师知上清万寿宫□□志泉
崇真敷教希玄大师前知上清万寿宫事庞志徽
安静大师上清万寿宫前永储库魏立定
希祯和义大师知上清万寿宫知宫陈德温
妙渊寂照大师上清万寿宫提领朱道□
□□□□大师前上清万寿宫监斋蒋道勉（上第二截）
本宫殿（下缺）
□静达妙大师（下缺）
复元大师本宫（下缺）
□□大师本宫（下缺）
玄静韬光大师知永（下缺）
渊静大师本宫（下缺）
知（下缺）（上第三截）

（柳拓）

创修弘阳观碑

碑高六尺，广二尺四寸，二寸二行，行四十三字，正书。额同首题。

东岳庙提点前济南都道录洞真冲和演教真人魏道明撰太山石匠作头王用网男王顺刊
赐紫金襕澜静明德大师济南长春观住持提点傅道源书丹并篆额

道常寂静而体之虚无，德可进修而用之实有，□□□行于道德，自然普契于有无。如是弘教法，演科章，诱迷徒，达正理，方方无缺，在在有之。故曹州楚丘县弘□□□昔澄寂大师荆志朴始建也。其先定陶荆城人也，祖农业嫁亲姻，赋性刚毅，慈惠于人。壮遇兵戈，民皆骤□□□登山而不惧龙虎，逢凶敌□而不畏甲兵。越戊子，迁□南，慕仙风，携其第侄，诣章丘崖普村朝元观拜弘阳郑真人为师。席下无几，委知观事。壬辰近西五里师祖家邢州寨，随师立紫微宫。甲午创兴正殿五间。乙未置田有序。丁酉公回本县，拟追胜迹，欲待终焉。时有县令献書，以西南隅祖基施为道观长生福田，命公主之。四至官巷□堪□邻。公与二三子拾瓦砾，起垣墉，凿井灌蔬，平高治下，侯于霞侣，结草为庵□城东北老老墹，与荆家弟侄□□耕耘荒地，借力扶持各宫活计。呜呼！中统四年癸亥，公六十有一升假。同住持者宁真子张志坚，□行升化□□紫微提点洞真大师姜志明来此住持。至元十一年，兴正殿，饬三清，左右侍真法师官从，像仪金碧，瞻礼□□香火以□焚修祝赞皇王万寿，海岳镇安，黎庶百祥，溥沾吉庆。噫，仙凡之感也浮生无□□散有期□言之。公性英雄，一悟朝彻，公惟实行，独异于人，而况恻隐方圆，和光应物，然未尽九年之大妙□□和□□□狂吟上士勤行，公能至矣。余自元贞三年举意，大德二年来斯，固树一碑，传于千载，间始终焉。恒庵野夫道明稽手而□之曰：

道之常体而无名，德之可用而有名。有无之中道德亨，圣职化育□钦行。传科演教执能凭，公能颖悟拔群英。当时北诣登云程，寻师访道参门庭。师真席下合高情，以知观事憧研精。功成回此弘阳兴，日就蓬瀛还经营。饬严殿像明丹青，斋厨堂舍李耆楹。元恩上荷延清平，滋沾士庶而安宁。烟霞聚散莫长生，公应卓尔诚孤清。吾家由是刻文铭，固缘椿劫祈千龄。

大元延祐五年岁在戊午四月十五日弘阳观住持栖玄明道道德大师楚丘威仪本观提点齐道谐、通义大师知观韩道和、微妙大师知观尹道初同立石

（柳拓）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碑高九寸，广二尺九寸，八十二行，行六字，正书。

天地阖辟运乎鸿枢而乾坤为之户，日月出入经乎黄道而卯酉为之门。是故建设琳宫，摹宪玄象，外则周垣之联属，灵星之横陈，内则重阙之划开，阊阖之仿佛。非崇严无以备制度，非巨丽无以竦视瞻。惟是勾吴之邦，玄妙之观，赐额改矣，广殿新矣，而三门甚陋，万目所观。譬之于人，神观不足，一身之内，强弱弗侔，非欠欤？观之徒严焕文，深念前功，是图是究，时则有夫人胡氏妙能，捐其簪珥，给其资用。爰壬辰之纪岁，亟先申以庀徒。曾几何时，悉更其旧。翚飞丹栱，檐牙高竖于层霄，兽啮铜镮，铺首辉煌于朝日，大庭中敞，峻殿周罗，可以树羽节，可以容銮驭，可以陟三成之坛，遵龙关之奏，可以鸣千石之虡，受百灵之

朝。气象伟然，始与殿称矣。于是吴兴赵孟頫复求记于睢阳牟巘。土木云乎哉，言语云乎哉，惟帝降衷，惟皇建极。因人心固有，与天下为公。初无偏颇，无充塞，然或者舍近而求诸远，既昧厥元，欲入而闭之门，复迷所向，孰与抽关□钥，何异□埴索涂。是未知玄之又玄，户之不户也夫！始乎冲漠者造化之枢纽，极乎高明者□庸之阃奥。盖所谓会归之极，所谓众妙之门，庸作铭诗，具刊乐石。其词曰：

天之牖民，道若大路。未有出入，不由于户。而彼□者，他歧是骛。如面墙壁，惟弗瞩故。脱扃剖锸，孰发真悟？乃崇琳馆，乃延飙驭。閈闳洞启，端倪呈露。四达民迷，有赫临顾。咨尔羽襦，壹尔志虑。阴阖阳辟，恪守常度。

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徐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吴兴赵孟頫书并篆额

（柳拓）

通元观诗刻①

赠法师俞行简诗　贯云石

遁迹复逃形，丹成养性灵，精诚动神鬼，呵叱走风霆。鹤去飙轮驶，龙归雨气腥，送师歌短曲，凉吹满江亭。

虞集

仙坛遥接上真宫，缥缈闽洋一望中，南北高峰云杳霭，东西天目雨溟濛。经纶旋动仙奇作，楼阁萦回复道通，云鹤仙人无定迹，飙轮时复望三峰。

张翥

羽盖翩翩下九重，江乡秋晚滞仙踪，信传真府凭青鸟，剑舞瑶坛走碧龙。顷刻风云兴五岳，须臾雨泽慰三农，殷勤欲问参同契，鸾鹤还飞未易从。

（《两浙》卷十八）

①《两浙金石录》卷十八：右在吴山通元观摩崖，行书，十一行，字径一寸。按贯云石，《两湖麈谈》云阿里海涯之孙，父名贯只哥，因以贯为氏，小云石酸斋其号也。有文武材，折节读书，士大夫乐从之游。少用父荫为万户府达鲁花赤，让与弟，以文行，荐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既又辞疾还江南，诡姓名，易服色，卖药钱塘市中。《七修类稿》云，北山栖云庵，其隐修之所也。

杭州禧神观记

装本，尺寸不明。

杭州西湖，古称秀丽甲于江南。环湖多仙佛之居，宅幽临旷，金碧相望。宋祠太乙神，为宫者二。其在孤山者，表曰西太乙宫。宫之北为断桥，桥左为禧神观，本宋赵氏故宅。长堤古柳，映带檐楹，居游者以为距城密迩，而尽挹湖山之胜，宜为明灵宴娱之所。至元，

宫自孤山徙焉。学道修真之士，巾屦云会，顾褊狭不能容，乃购黄山桥杨氏故园，剏寘经度，大弘厥规。凡观之层楼复屋，榱桷甓瓦，悉撤其旧，以营新构，而观所存，仅颓垣敝宇，杂以蓁芗。虽神无定在，不囿形迹，而人事兴废，过者亦为之叹惋。大德丁未，全德靖明弘道真人张公惟一，荣被玺书，领西太乙宫事。公以祠官祝釐，便蕃锡宠，黄冠羽服，逖自山林来游京国者，公与语，辄少许可。有以钱唐崔君汝晋闻，公蘧溢颜面曰："福神观吾有属矣。支倾补坏，惟汝晋其能。"使者奉书币以礼将命。崔君曰："公实知我，其何辞。"于是卜吉肇工，倾赀抡材，重门外扃，两庑翼卫，为殿周阿以奉三清，又建福神观殿以祀玄武。像设庄严，圬塓完美，悬钟有亭，函丈有室，堂库庖湢，各有攸处。始延祐戊午八月，未期年而大备。张公惟一奏曰：明道冲正玄逸法师、西湖福神观住持提点臣崔汝晋重建福神观成，乞降纶音，辉贲林谷，以振玄风，以崇祀。制曰可。惟张公克知崔君，君亦不负所知。古之人神交气，应有不一接言笑而意已孚者，信若此哉！吾尝观老氏之道，以虚无为宗，以清静无为为用。后世殊庭珍馆，傒诸神山，务极缮治，其说始于学仙者流。然知道者则曰：吾恬淡冲寂，见素而抱朴。虽混迹列肆之市，连云之第，而是心常泊如。故曰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吾于是得道之妙焉。厥有娇亢之伦，未忘乎世故，则内热而外胶。虽草衣橡食，岩居川饮，其于道犹拾沛也。今崔君捐厚积以饰冥宫，外杂嚣氛而中慕玄奥，抑亦有见于此乎！余又以知事之成亏皆系乎得人与否。今之轮奂翚飞，皆昔之荒蹊蔓草也。神依人而行，人事兴则神道立。山明波净，坛宇穆清，羽盖蜺旌，肸蠁来假，将导迎景贶于无有穷已。崔君来谒余文，勒诸贞石，乃为具识颠末以昭示来者。祠有林山处士像，崔君以事其父，亦庶几老氏孝慈之旨云。

延祐柒年正月望，承德郎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邓文原记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并篆额

（湖拓）

侯真人碑

□□河中府河东县□管勾学□管□劝农公事专管勾河渠堤□兼牧□□□

□□□男　□□　书

□□□紫　□□　篆额

（上缺）年代者来而会（下缺）宣抚陕西五路，就平物价。是时军储米□□乃奏请□□夏土□□□填充廪给者计等□□□自给价□□之□□□□□□□先期督□其势甚峻□今□□□□落身虽劳□至今□□□□□则亦□□□□碑寻遗迹中条山（下缺）宜取记录阅之。□□□□城县官舍□□实唐咸通三年河南府□阳县□□□□降生□□虽□□□□采摘□□迹及□以父老所传闻□□□真人俗姓侯氏，芮城县西北□里侯□人也。家世本以农业为事，其母因采桑□□□□□遗□尚在。真人生而性资渊然□□□□寡嬉笑，终日不言如愚，人亦莫能识别，里闾皆谓之□□□好道□母不夺其志□□□□出家礼□主道士周悟仙为师，精神韬晦，几若椎□，师亦不甚顾遇，颇为同学者侮玩，观有役作，必先使之服劳，而

真人亦不□惮也。静则独□□□□□安知大鹏举翼而九万里乎？众皆切笑以为颠狂，师闻乃稍稍异之，遂度为道士，更名□华。暇则采□树并根叶为汤剂而饮之。有日自山归，得□□若常所谓中□者，□之乃苏，便闻五谷气，因而不食。素未尝读书，忽而便解作歌诗，数数有惊人之句。同学□□清畅□□□□同辈佥莫能测，常问师（下缺）进士崔□□□□阆有芝草生，笑为主人曰：余五十年前曾于五老峰侧得而食之，既至家□且庭中忽有□□人□□童□莫知所从来□吾居腥遢，闻君□□，故来相访。况君道行已成，名挂仙籍，天人来迎，□期不远。出门即失所在，后复遇□□韩□人语□□□先□虢州□姓李内□□世为虢州太守王颜□为侯□华三世□名，上请普□院真人先以天尊□前古松□□星斗请师□简去繁□□余（下缺）问其□乃云恐碍他日上升□将归□□□一老人忽谓曰：汝道行已成，求吾为去三□虫。遂以乘□□其口□□更觉喉中痛痒乃吐出虫□升许□里□□□□老人曰未尽。又掬涧水饮之欲□□□出虫□升。老人□尔不见。观有山樱，非时而实，众莫敢食，独真人敢而食之殆尽。观前有麦三十亩，既熟，将暴雨□师急令□□不移时尽负积舍下□□汲泉□□□□中众以劳□□故亦不之异，夜将半，烈风迅雷，折木飘瓦，及旦遂失真人，惟于天尊殿西乔□下铺一静席，上有香炉烟□未绝，衩履在□□□□□□□□□得□书灰烬升余□上有文字，乃歌一首，其辞曰：炼得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夜碧空飞。惭愧□□□□□□尊师多时炼得□□□□□为□三清□□□大罗□有期。先本观尊宿邓尊师遇司□道人炼大□九年乃成，其法入地三尺出□毒三年乃可服期□□□□□□真人上升前两日，得药急试于犬，倏忽化鹤而去，遂即服之而得升仙（下缺）王颜二人□□道于中条山，死而就葬，今□□□□□而王颜尝为虢州太守，撰道靖观道堂记，石本□永乐镇□观中，自□□西□步有炼丹泉，泉四周有苦竹，世传真人上升之后，□□□□□□神仙出自唐大中五年真人上升□□□改元且四百七十年（下缺）神仙复出，则□之自□□□□□□后之人□□志之。真人上升岁实五月三十日，年□十四□□□□

□仕郎河中府河东县尉管勾永乐镇□□□观 □ 道士王 □ □立石□蒲人傅宜模刻

（《永乐宫碑录》）

皇帝登极祀岳之记

高三尺五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三行，字不一，正书。额同首题。

儒学教谕杜敬祖撰

圣主御天，已应嗣兴之运，恩光沛下，仍颁庞大之书。绍祖宗奕世之洪规，复今古通天之大祀。礼乐遵于古制，宪章法于前□。□□□□□□□之祚，咸巍巍荡荡之功。风雨顺时，人民乐业。明诏分捶于岳镇，新恩聿壮于冥灵。是年五月己卯朔越八日丙戌，圣天子遣奉御奥兀刺赤、唐兀歹、速古儿赤、观音奴等，驰驲钦赍御香、银盒、锦幡、白金壶旋同守臣嘉议大夫保定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韩大亨，躬诣北岳安天大贞玄圣帝祠下，牲牢备举，典礼再陈，祈祷代天。倏忽飞悬于瑞霭，精诚感圣□悃幅起□祥

风，上伸圣主之徽猷，下表天臣之诚悃。噫！神圣斡旋于□景，俾帝皇溥洽于昌期，翠琰明刊，皇基永固。

延祐七年，岁舍庚申夏五月越八日，虚静宁玄大师北岳庙提点孙道微、赐紫文明集照奉义大师北岳庙提点赵道祥、特赐元明弘道通真大师北岳庙住持提点彭王忠

曲阳县典史任鹏翼、曲阳县尉白福、进义校尉曲阳县主簿脱脱木儿、将仕郎曲阳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俺都剌

（柳拓）

涿州新修真武庙碑

高三尺五寸，广二尺三寸，二十行，行三十六字，正书。额题"灵应真君之碑"。

奉训大夫益都路莒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郡人张孔铸撰

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曹勋篆额

敦武校尉大都路涿州判官刘肃书丹

真武星之属，其名曰虚，次二十八宿之列。尧典曰：宵中星虚乃北方玄武七宿，上应危虚之分。礼记曰：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军前宜捷故用鸟，军后殿捍故用玄武，其象龟也有甲能御侮。周礼曰：司常掌九旗之物，龟蛇为旐，国之大阅，都鄙建旐。龟蛇取其捍难。由是言之，皆玄武也。至宋真宗时，崇尚道教，因避讳，改玄为真。按道经及玄帝宝录，俱云真武即武之化，承上帝命，主武当山。武当旧名太和，神禹治水过之，见其雄拔灵秀，谓惟玄武足以当之，因名武当。龟蛇者，所摄水火之精。考经传，稽道经，言虽不同，互有明证。夫二十八宿环列于四方，随天而西转，仲春星虚在北，仲夏转而东，仲秋在南，仲冬转而西，秩然有序，以揆厥中。顺天道之旋移，正时候之仲分，此星虚可准而验也。春秋左传曰：日月星辰之神。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圣朝建庙高梁河，隆加徽号，以严祀事。今在在有庙，凡民得以通祀焉。修饰壮丽，尊显神道，谓其御侮也，谓其捍难也，义作像而奉之，祗肃寅畏，吉凶祷焉。或曰：神不歆非类，福奚以臻？盖不知人情攸系，诚敬极尽，一气感应，有不期然而然矣。越涿州真武庙，旧在北门南康衢之右，其制庳陋，其地狭隘，前豁无门墙，旁无树荫，而又梁桷赤白，彤漆漫昧就，灭瓦缺檐，腐剥不治。岁月已久，风雨弗支。郡人王璉朝过暮还，悯其颓圮，愿殚己财，仍资众力，趋事服勤，不遑暇处。卜地于北门北城阙之内，鸠工僦役，一新庙貌。经始于大德六年十月十三日，落成于大德十年二月二十日。表弟宁鉴欲立贞珉以赞成美，求余文以为记。因搜索遗逸，讨论详略，述古昔事迹之宜书，改作迁徙之故，质其可信，以诏将来。

大元延祐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鉴立石　燕山石匠苏秀刊

（艺拓）

野月观记

袁　桷

养生说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学首以耐劳苦力耕作，故凡居处服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蓬垢疏粝，绝忧患慕羡，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调伏摄持，将以复其性，死生寿夭，泊然无系念，骎骎乎竺乾氏之学矣。东南师魏伯阳，其传以不死为宗，本于黄帝摇精炼形，御六气以游夫万物之表，其寿命益长者谓之仙，而所传确有派系，先儒深有取焉。夫人之所受为命，其天阏戕贼必不能尽其年，过于厚者，非自裕也。尽性知天，践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遗迹胜所，相望不绝。宋世有大梁赵公宗卿某，佐县黄岩，乐而家焉。逾二百年，子孙益繁衍，诗书孝友，訾笏不绝于家乘。四世孙与庆虚中父，遁世乐道，从北方之学者而慕之，志强气坚，胁不至席，今逾十年矣。遂筑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两翼三楹，靓深以明，于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谢，顺其天年以入于自然者也，而名之曰野月焉。月犹身也，则而象之者得无似乎。吾按其图，东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顾商丘，诚仙人栖息之所。境清则神湛，尝闻张平叔产是州，王子晋居桐柏山，二人皆以不死传信尽性，可以至命。虚中得至静之说，愿取平叔书读之，将见王子而肃之矣。道无异同，不偏于一者则尽善。桷也行南归，愿踵门请其说，尚当赋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桷记。

（《清容集》卷十九）

紫霄观记

吴　澄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观道士张惟善来言，紫霄观在南丰之西南八十里，岩洞之胜，世所稀有，而远于通都要途，故搜奇探幽之士，鲜或至者，惟遗身绝俗之人，保神炼气，栖息其间，而亦昧昧鲜有闻也。其入山之径，石岩削立，中凿石磴百余级至梯云洞，洞之上右一径入华阳洞，正路逶迤而升，又石磴七十余级而后至观门。立正殿以礼天神，屋三分之二居岩下，其前宇飘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为屋以礼玄武神，右为屋以处道流，其前为法堂，又前为藏室，藏室与观门相直。正殿之后，石窦中有蜕骨，色如金，长八尺许。又上小岩中有仙床，又上一岩形如覆盖，名曰经洞，观之左有挂冠石、赤松岩及蛟湖、金坑之属，观之右有丹井，四时不竭。由丹井入中岩有张丹霞读书山房。中岩而上，至山顶为上岩，有浮丘祠，祠下有小岩曰妙仙洞。据高望远，军峰卓然，诸山耸秀，盱水如带，萦纡横陈。军峰之下，水流小涧，绕观之前，如线通于山石之间，五七里内，凡九曲，出双莲桥，合于大溪。观之后，方峰如屏，观之前，一山名香炉峰，前后左右小岩洞不可胜数。观肇自唐开元，名妙仙观。五代时颓废，宋大中祥符道士王士良重兴之，治平初改今名额。淳熙间道士吴源清知书能诗，赐号善远大师，赐紫，一新殿堂。今百余年，惟善忝主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财修葺其旧，惟善已纪其岁月于石。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财，创建经藏，正月兴役，九月

事工，十有一月开藏运动，施者王子茂、陈哲、谌樾暨远近诸善士。王应祥承父之志，竟所未竟。惟善昔年游江右江左，自两淮、荆襄至武当而还，今老于山中矣，蕲一言以传久远可乎？予闻其言，泠然有御风之想，欲飞至其所，一观幽奇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书，朴素而不俚，逍遥而不诡，方外畸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以宅此幽奇也。予既以未获至为歉，则笔其所诵授之，以达予意于山灵，尚期他日往游而赋咏焉。

（《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栖真道院七元阁记

陆文圭

浒江之浦，昔有栖真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静所建，陆守玄、俞至洪共成之。岁久，潮汐吞啮，势不能支。至大己酉，其徒管元范徙居州治虞山之阳。又十有四年，至治壬戌，王清仁香远复建七元阁于殿后，规制崇敞，殊侈旧观，介余友李刚直求记于余。余辞不能，李不可，数征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义何居？"李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维北有斗，其星七，谓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书。"余因思王介甫尝作临川祥符观三清殿记，止书其层楹窗户之深广，至作九曜阁记，则又书其溪山登临之胜，与夫兴造之岁月，直谓此阁为游人之壮观而已，三清九曜皆秘而不言，岂非儒与道两家，九流各专其一，固有所难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伏羲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蒙庄氏昔有是语也。且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真人哉，冲漠无形，变化无常，安知其不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以降福于下民，则祈禳祷禬之地，似不可无也。"余曰：然。吾二人问答即记也，视介甫赘矣。岁在昭阳大渊献戊午月癸丑日书。

（《墙东类稿》卷八）

泰山东岳庙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都皇帝、格坚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与咱每告天祈福者么道。泰安州有的泰山东岳庙住持提点、通义守正渊靖大师张德琏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庙宇

房院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他们的水土、园林、碾磨、铺席，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倚气力夺要者。每年烧香的上头得来的香钱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庙宇损坏了呵修理整治者。这的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入来休搔坏者。

更这张德璘、梁道根底，圣旨与了也，无体例勾当行呵，他不怕甚么？

圣旨。

泰定年鼠儿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山东考古录》）

东岳行宫铁香炉记

碑高八寸，广八寸，正书。在苏州。

浙江道平江路在城居奉道信士王天祥，上侍父亲王伯明，母亲徐氏五娘情旨，发心施财命工，铸造大方香炉壹座，舍入玄妙观东岳行宫，永充供养。专祈保庇父亲母亲寿龄绵远，福寿增崇。次冀天祥室人周氏妙真，身心康裕，所求如意者。

泰定甲子年正月吉日　置

（艺拓，并据《江苏》卷二一）

泰定代祀记

高四尺二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一行，行四十五字，正书。额题“代祀记”。

益都路儒学正吕颐书□学王讷题额

临朐县儒学教谕戴思忠□

圣天子登极，诏示天下，岁甲子泰定改元，致祭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以崇德报功莫先于祀，将命御位下必阇赤、臣僧宝、奉训大夫国子监典簿臣王锡□，赍御香、金幡、银盒、白金、楮币，代祭于沂山元□东镇东安王之祠。三月戊辰，自至燕，以益都路总管、正议大夫兼府尹臣范完泽相其礼。祭之于春三月八日壬辰丑时之初，牲斋洁蠲，粢盛□具，乐音和奏，献祀有仪。已而夜气清和，风生嵓谷，晃闻万岁之□。□之格思，歆其类□。礼曰：天子祭天地山川，山镇之大，莫先于沂。有虞东巡，望而秩之。汉唐以来，无不崇奉。越至列圣相传，岁时致祭，屡获其福。然昔之感应也锡福于今，今之感应也福垂于后，永保圣朝万世无疆之祚，信有征矣。故纪其迹，以示方来。益都路儒学教授臣尚毓德记志。

泰定元年春三月日正议大夫益都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范完泽

承事郎益都路临朐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李□

安然通和纯素大师益都路□□提点林道荣

益都路总管府司吏张佐　贾执中　陈鉴
益都路临朐县司吏刘恕□尉司吏□德新
□□□□明真悟理大师益都路道门提举张□□
□□□安和明德通妙大师东镇庙提点王□□
作头王聚、贴书□让、霍昙、周演、苏□　石匠作头王用　杨□同刊

（柳拓）

皇帝登宝位祀北岳记

碑高五尺四寸，广二尺一寸，二十行，行三十七字，正书。额同首题。

儒学教谕刘崇节撰　石匠贾□　赵□刊

天地储精，阴阳变化，融而为川渎，结而为山岳，□□兴云致雨，泽及草木，利被生□。恒岳巨镇所宗，□望之礼，垂于典谟。时泰定元年岁次甲子春□月丁巳朔，越七日癸亥，皇帝嗣登大宝，光启圣□，诞修祀事，命速古儿赤领四怯薛必阇赤庆童、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刘良弼，钦赍御香、白金、锦幡、银盒，同守臣奉议大夫保定路治中伯家奴，领司吏李著暨邑官承事郎县尹郭世英、县尉孙不花哈只、典史赵好贤、教谕刘崇节，奉祀于祠下。时自去岁冬十月不雨，黎庶颇有旱干之叹。既三献礼毕，是日沛然而降，慰人民之预望，达物类之生情。利泽之验，岂非信与？神鉴孔昭，俨然如在。乃知纶綍之诚及使者敬严之至，有感如是！呜呼，地平天成，亿万斯年。丕基永固，膺皇元之景命，昭示无穷，刊于金石者矣！泰定元年二月日立。

虚静□玄大师北岳庙提点孙道徽
赐紫文明集熙奉义大师北岳庙提点赵道祥
特赐元明弘道通真大师北岳庙住持提点兼神峰提点彭正忠
典史赵好贤书篆
曲阳县尉杨寿曲阳县尉哈只
承事郎曲阳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郭世英
进义副尉曲阳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马儿答沙

（柳拓、艺拓）

元大名路浚州西阳涧村二真人纪德碑记并铭

承直郎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梁枢撰
彰德路临漳县儒学教谕男梁克燧篆额并书

盖人生天地间，得天地气为形，禀天地理为性，蕴乎内者，仁义礼智之德，行乎外者，修

已治人之道。故原始而知生，要终而知死。顺生安终，与天地同其造化，此所谓圣贤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吾得正而毙焉。黄帝内经云：上君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斯言岂欺我哉！后老氏以无为主，从无而生有，只要清静，为方外之物，独善其身，厌世胶扰，在山林洞谷炼形养气，积精全神。庄子云：广成子必清必静，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可以长生千二百岁不衰，人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天地为常。继有神仙之术，服气返骨，煮水烧丹，观览壶天，浮游蓬海。秦汉以来，尤广神仙之道，以徐福、韩终、新垣平之属，崇祭祀之方，入海求不终之药，积年旷日，获验者鲜。所以后世与古人言原始而知生，要终而知死，寿敝天地，似不侔耳。故人顺生安终者，魂气升天，形魄降地，若以炼形养气，积精全神之功至，虽终天年，精气未散，若神之存神者气至而方伸者之谓。自斯之后，诸家遂有神仙之说。昔潞州壶关□□□药氏二女，同胞共乳，分形连气。生长草野，幼有志操，脱俗超凡，岩居穴处，以炼养为方，恬惔为本，体真□道，服松餐栢，坐泉石风月之境，卧烟霞云水之乡，气质清虚，表里澄彻。以世虑尘缘之心，渟然无所起，情欲好恶之志，静然无所嗜。清□静深，造老氏无为之道，一旦寿敝天地，飘然蝉蜕。遐迩闻之，慕仙风道骨，建立庙貌，岁时祀祭。前代崇加封号，长仙曰冲寂真人，二仙曰冲惠真人，盖为炼养之功至，虽魂升于天，英气未散，其神之灵所以□达玄冥。诚敬祈祷，感而遂通，郡邑乡都，多建祠宇，旱涝祈祷，往往不绝。然谷永有言，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一，不可□以非类。今大名路浚州善化山右西阳涧村，庙貌之设，积有年矣。土民梁氏，昔年梦二真人抱送一孙，且云，庙庭树石，以纪其德。良为骇悟，未期遂得一孙男，今已二载。门深阴德，故有吉□之符，神达玄冥，遂显灵通之兆。诗书云：作善降之百祥，又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信不诬矣。盖神不歆非类，当以致敬服亦宜哉！故孔子言，敬鬼神而远之。梁氏因宗亲之故，敦余为记。辞不获已，然不能具扬其善，姑纪其岁月云尔。其铭曰：

人生天地，性具体全，寿敝天地，其理照然。老氏之道，无为曰先，炼形养气，清虚为缘。庄子书载，广成子传，精全神守，千二百年。厥后诸派，曰真曰仙，日月久视，无后无前。方之圣学，理一教偏，药氏二女，志操弥坚，方外炼养，手足胼胝。光风霁月，白石清泉，一朝寿敝，魂升乎天。壶关乡里，有庙存焉，善化行祠，焕然一鲜。其神耿澈，灵达幽玄，梁氏作善，吉梦之宣，乃生男子，神祐为贤，敬之远之，其福绵绵。

泰定元年岁次甲子春三月戊辰朔三日己丑土民梁安立石

益都刘润□并□□□匠魏渊

（《浚县》卷下）

清溪道院记

吴 澄

希夷处士名允，字从道，氏老子之氏。年未六十，须鬓皓然，貌老子之貌。不求身显，不与时竞，随俗浮沉，隐遁于市，行老子之行也。察其心若混兮其无物，观其迹若冲兮其不盈，又将造老子之道者焉。其先河北曲阳人也，少负豪气，尝登恒山，瞻海日，意欲挟北岳

而跨东溟，腾九霄而隘六合也。其后涉大江而南游，望龙蟠之阜，瞰虎踞之城，喟然叹曰：“此偏方也，形势乃有类京洛者乎！”遂留居而不去，尤爱清溪之浮涵莹彻，买地数亩，构室数楹，前俯清溪而中以祠老子，扁曰清溪道院。泰定乙丑冬，予过金陵，谒予文记之。予谓今之处士殆非昔之处士也，不然何以有是祠，玄之又玄，必有悠悠默契者矣。方将和其光，方将袭其名，方将如良贾之深藏，不示人以可见天下，不出户而遍天道，不窥牖而知乾坤，一萍也。人间外世，奚啻尘垢糠秕，曾是足以滓吾哉！且处士也，老子也，二欤一欤？其氏同也，其貌似也，其行可几及也，何独于道而犹难之。老子固言其道之易知易行，而叹人之莫知莫行也，小则私一己而葆真，大则公一世而还淳，存乎其人而已，如志之果在于斯道欤？予有道德经注二卷，可以实藏室之藏，而亦焉用予之文为。

（《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陆道士墓志铭

袁桷

道家者流，以清静无名为本，时王以其宜于治国，靡然宗之，传世益薄，长生之说，侈卒茫昧不复讲。今世所传，唯法、药与术，药、术又鄙弃不用，而法仅传。谓其宜于水旱疾病，遍得而用之也。余行天下，与方外士游，率不得一二，盖其传受讹缺，浮靡恣荡，摄思握神，罔不知所以，而其祛役禁制，按图以求叱咤，瞬息欲通灵于肸蠁，不可得也。噫，其教若是，而为其学者又皆不自植立，可哀也矣！余居近东岳行祠，有陆氏者，掌其祠有年矣。其四世孙曰颐真，幼岁识之，仪观秀整，渊乎抱道之器，与之语，慎重不伐，悒悒然欲求其师未能也。日尊所闻，抄缀盈箧，楼楚公诸孙坦，好黄老，能以参考损益编简，往受其说，遂为弟子。后闻天台桐柏山有灵宝法，福圣观道士曹君为正传，往师之。又闻维扬潘师得白真人上章法，远游以受。然不自表襮，处群众益简嘿，丹经篆书，星历孤虚之术，悉究诣旨要。晚得末疾，疾渐革，呼其弟子陆宗玄、张蒙生，语授受本末，且曰：“我死必得袁内翰志文以信后，是死为不朽。当葬我于先母之墓侧。”墓在翔凤乡白石崇虚观右紫虚楼，君所建，实继其事。曾大父轼、大父景文，考斗瑞，生宋开庆元年，殁时年六十有七，实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也。葬以某月某日，其弟贵和实来请铭，哀其志，嘉其勤，而卒不逮，非命也与？铭曰：

握奇翩气超鸿濛，约束万神驱蹇风，物无疵疠玄感功，秘图灵篇昭群蒙。后生弃暴甘盲聋，嗟哉紫虚忧忡忡，逾江越岭冀一逢，死生昼夜在反终。不但其化轮旋空，恍兮步虚出云中，有缟之鹤来城东。

（《清容集》卷三一）

崇仁县仙游昭清观记

吴澄

仙而曰游何也，以仙之能飞行乎六合之间也。游者飞行之谓，阴质销尽，阳精浑成，倏

往忽来，无所滞碍，咫尺八极，瞬息万里，漆园真人所云逍遥游，楚国骚人所云远游，郭景纯之称为游仙，佛氏书之目为十行仙。概以仙之飞行者为游也。夫仙游之翱翔空虚也，或值天际孤峰海中绝岛而栖止，故凡世间山之崇峻而特起，人之隔远而稀到者，往往以拟仙游栖止之地而建祠宫。崇仁县百里之内，山之高出群山者四：曰罗、曰巴、曰芙蓉、曰华盖，皆于山巅祠仙灵。而华盖之祠，人之信向虔奉尤众，山形之近似者辄为行祠。县东五里，有山虽不崇峻，然南望华盖诸山，岸櫱奇耸，上接寥廓，眼界所极，昭昭太清，无纤尘微滓。予每一至其处，泠泠然，超超然，有御风乘云意，则此山虽在人境，实同仙居，名仙游，宜哉。前代有昭清道观，占地五亩，环观之山，亩二十有奇，赡观之田，亩三十有五，观无碑刻可考，不知创始之由。传闻观基山田，俱邑人吴氏所施，开山道士，汴梁周觉之也，中间重修，建炎丁未秋贡士吴沔为记，而碑断缺不可读。国朝有此土以来，居之人既死，居之室亦坏。至元中，玉清观道士姚时升起废，畀其徒居之，买田二十五亩益其食。大德乙巳，北里谢铼出力葺仙殿，逮泰定乙丑，居者非其人，观复敝。东里陈祥协从姚时升之谋，与祥符观道士黄守正公举道士余希圣掌观事，陈施财新三门，黄施财新道寮，余又自新庖厨等屋，施粟、施田、施山者累累有人，别载碑阴，于是观再兴盛。希圣，宜黄县南华盖山招福观道士也，遍历罗浮、天台、武当、东岳等处，亦尝一造京师，澹净持身，通变谐俗，兹山可藉以永久，而仙游之胜迹，庶其如仙道之无隳毁时也。陈祥、陈綮及上方观道士彭南起求予文记始末，予因言仙游之游，以俟夫有志仙道者印证焉。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隐仙记

袁 桷

宋开庆初，伯父宾州，我先考郡公，将除大父尚书公丧，相与议曰：崇亲报本，唯躬行是先。焄蒿凄怆郁然而莫能见者，将导达之，则屈伸之义足以考。闻诸老氏，有黄箓斋，善摄度，彼果能济，则吾父将超然于物表，非崇渥以求福也。斋既成，以尚书公所遗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华在是选。二人皆亡化不复纪，独王君服道士服几七十年，往来袁氏门且五世。贵贱侈盛尝亲见之，至枯泊颓茶，则过门风雨不少阻。且曰：吾宁负袁门哉？其于宜所学者曰：章奏符箓，祷旸疾疫，亲究而远扣，方外士来质衣以请，百诳不倦。以其勤且无悔，故有所成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请者益勤，乃语予曰：今卜藏于城西隅，名之曰隐仙。仙也者，返真之义也，魂升魄归，死生之大义也，而释仙者谓为不死，古果有是，若吾徒者，宁能企是哉？桷今年六十有一矣，考其人道，先于吾生。死者若蜉蝣，生者若稊稗，推一门之盛衰，足以验一郡之兴废。而桷也以谫薄之技，获官清朝，今仕焉而止，愿与王君考游历之旧，指其归藏，则曰委顺观化，宁有怛于心。惧后人不能以绍志，俾预书平昔之出处，且以励于后。今主焚修于玄妙，聪明不衰，寿益未艾。家世定海县，自号曰蓬山，志不忘初也。泰定三年四月甲午见一居士袁桷记。

（《清容集》卷二十）

空山雷道士墓志铭

袁 桷

孔子曰：文胜质则史。班固亦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岂其然乎？老子为周藏室史，阅古今治乱，成五千言，致用以准，易较其治，良不诬也。噫！为老氏者，其知此与河图洛书，圣人则之。易书诚经纬也，微言既湮，传注门户各立自胜，易与书迄不能并。士方龂龂然不可参错，进老子之说焉。得力而胜诸士，患无恒心，遇不遇命耳。旷百世而相感者，吾得一人焉，曰雷齐贤。始予读其书，益知其所以言病乎世莫知其涯也。齐贤所为书，援据切至，感厉奋发，不蹈世俗绳墨，合神以穷变，尽变以翼道，申言广指，其于力诚至矣。今知齐贤者不若是，则齐贤之意将终无以自表。齐贤于书无所不读，悉资以为是书者，其道然也。道散于九流百家，同归而殊涂，唯老子最近。然则易老诚相表里邪！呜呼！齐贤之志，予深知之矣。齐贤著书曰易图筮通变义、老子本义、庄子旨义，所为诗文二十卷，和陶诗三卷。齐贤名思齐，家世临川人，幼弃家居乌石观，晚讲授广信山中，暨终也，复归乌石，治其窆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卒时年七十有二。番易吴成季，广信弟子也，尝曰：空山先生承绝学于荡裂，缮刻志意，却甘茹苦，光景变幻，皆隐蹙不道，飞伏控揭，愈眩愈远，道无有矣。今遗书具在，匪吾徒私彰，确者如是，则行者艺犹其粗也。陈郡袁桷以是铭，铭曰：

入而不出神，不可以物，通而不塞用，不能以休。奋轴御轮，其行弥駿，无适不宜，曷问其津。生以道为枢，死以天为徒。有隆空山，泉流舒舒，307尔后人，抑华食实，弗绩弗雕，我铭是质。

（《清容集》卷三一）

瑞泉山清溪观记

吴 澄

抚州西南二百里外，其山之高者华盖，上有浮丘三仙祠。华盖而西北曰芙蓉。芙蓉之东一支为巴山，西一支自上阜岭而为杯山。杯山之下溪水分而二，不一里复合而一。二溪之间有道观，以清溪名。无碑记可考，莫知其兴创之由。俗传以为华盖三仙祠之分也，且谓尝有异人甘其水味，号之曰瑞泉，后人立观，因曰瑞泉山清溪观。小钟一，宋咸平辛丑岁道士徐玄德所铸。大钟一，宋宣和壬寅岁道士萧延宰及其徒邓处谦、陈处正所铸。传系中绝，南宋渡后，临江冈山道士詹季立来主玉山观，而其徒一人李拱辰者留居玉山，一人邹指南者往居清溪。邹之徒黄，黄之徒陈，陈后七传至今观复保真大师李泳沂。李之徒康绍庄于延祐丙辰创一殿甚伟。不百日而归德流民止宿于观，遗火焚毁左右前后新旧屋庐靡孑遗者。越三年戊午，李师自出己资建法堂。次年己未，康师再建寝堂等屋，俱丙向，道寮厨库咸备。泰定丙寅，康之徒黄文静劝率好事有力之家建金阙寥阳宝殿及三门，俱庚向。装

塑神像，圬墁甓甃，具完具美。康师、黄师奉李师之命来请记。予向闻清溪罹人火之厄，共为惋惜。迨今不十年间，营缮克底周悉，非其心之公，力之坚，才之优，何以能若是？呜呼！眷怀世间有用之才，寄迹方外无为之教而有未见者，安能不使人慨然思其人哉？幸而获见其人，又安得不深喜乐道而奖与其能乎？是以为之记而不辞。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仙原观记

吴　澄

仙原观者，乃宜黄县仙原邹氏之所创建也。邹儒，俗世居县市之西隅，宋治平丁未进士，讳极，官至度支郎中、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殁葬县南之小巃。墓近有赤松，僧寺掌其汛扫，至今二百余年，得所托。度支公生湖北转运永年，转运又数世而生石城县丞子宜。县丞两与乡贡，晚以五举推恩就禄。伯子次传、叔子次陈，咸淳癸酉联贡于乡。甲戌，次陈登进士科，未授官而宋祚讫，徙家蒯桑。贡士君次传三子，其一友直，仕国朝任韶州路儒学教授从事、广东宪府。其二众，武冈路儒学教授，俱先贡士君而卒，无子。其季明善，承父命嗣伯兄众子其甥。明善娶同县乐氏，相夫毕，伯兄伯嫂若父若母之丧无阙礼，颇务生殖。夫年四十得疾革，顾谓妻曰：以弟后兄，于礼不安，且吾亦未有子。乃求族兄之子寿珍继伯兄之后，而己归奉贡士君之祀，鞠叔父次陈之孙贲葵为己子，遂以疾终。乐氏遵夫遗言，一无所违。夫卒之明年，泰定丁卯二月，葬待贤乡之萧家原，营双穴以俟同藏。请于道教所，得仙原观额，建道观。面墓宅之右，前有殿，后有堂，像设钟鼓如仪。左庑右庑，外门内庖悉具。堂之后祠屋一间，以祀其舅姑与夫。施水田计亩七十有五，并界陆地山林以资守观者之食用。予女孙婿谭观来乞文，将俾贻诸永久。呜呼！予与县丞君、贡士君父子兄弟交游，见其一门之内，敦睦慈良，宜无人非鬼责而世珍无传，可为恻怆。度支公之墓，幸托于佛寺，贡士君父子之祠，仍托于道观，匪礼之经而中事之权，其可也。乐氏名德顺，孝敬舅姑，贞顺于夫，年未四十而嫠，存其夫家之祀于既绝，思深虑远，不以盛隆衰替二其心，从一而终，有古今女节妇之风，书之可厉薄俗云。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金华玉山观记

吴　澄

乐安乡之栎步，澄先茔在焉。茔面金华山之阴，山之阳有道观名玉山。旧观在东华山之下，久废。宋建炎间，阁山道士谢居义创道院于金华山麓之金石原。谢之徒冲隐大师杜行正工诗善奕，清江谢尚书谔摄乐安尉时，甚礼貌之。广拓道院，迁于山麓之左。或谓道院不属官，终不可久，乃为请玉山废额。而杜之徒詹季立言于官，以为东华山山下旧基，形势迫隘，地僻人稀，难以建观，遂以旧额施之于金华山麓之道院，今观是也。詹之徒李拱辰自出

力，首营殿宇，而好施者为造门庑，自此道院升为观。嘉泰甲子，构经藏。嘉定己卯，乡士邬克诚为之记。后四十年，景定庚申，李之徒丁寅宾始刻记文于石。观旧无恒产，丁三传至谢若玉，于国朝至元丙子以后，买田数百亩以食徒众，竖楼一所以礼天神，观浸兴盛。至治辛酉，游泳祥装塑诸像，益美观瞻。观之道士保真明素冲静法师邹嗣昌分处崇仁梅仙峰，受天师命提举华盖山崇仙观，数过予，请玉山观记，予未暇作。泰定丁卯，予省先茔至玉山，与邹之祖师陈文亨、邹之徒孙康仁寿按察其地，观其人而觇其观之兴盛未艾也。金华山一峰，崔巍特起，气脉至观而尽，水绕其前，山环其外。泛观诸处道流，有悠悠废务者，有汲汲营私者，有悻悻好事者，有荡荡逾闲者，是数者倘有其一，不免于败道而招愆，而玉山一无有也，予是以知其兴盛而未艾也。杜师之字曰正甫，詹曰拳斋，李曰筠窗，丁曰苍桧，谢曰石屋，游曰沧州，陈曰山居，邹曰梅窗，康曰虚碧，嗣康者姜兴渭，再传则邹性善也。而清溪、南华二观，亦皆玉山道士分处，故称玉山为祖山云。

（《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祀西镇吴岳祠堂记

碑高二尺，广二尺五寸，两截，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正书。

维泰定四年岁次丁卯五月己亥朔十八日丙辰，皇帝敬遣国子博士臣偰也先卜花、国子助教臣史质，钦赍宝幡、名芗、银盒、楮币，率守土臣登仕郎、陇州判官佛家奴等，昭告于西镇成德永靖王。于维吴岳，作镇于雍，行秋秉义，司物之成。五峰巍巍，克靖西土哉。若我家统承千载，望秩遣使，岁事聿陈名香、宝幡，昭答灵贶。谨以制备牲斋粢盛，庶品式陈，明荐尚飨。赐紫清真弘教明远大师前陇州道正监修庙事冯道安兼书立石。

汧阳县教谕张桂

掌礼州吏王珍、郭文兴

终献陇州儒学正胥谅

亚献官陇安巡检陈元恭

初献登仕郎陇州判官佛家奴

本庙库子张道安、知庙任知常、知客赵知容

（上截）

维大元泰定五年岁次戊辰四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皇帝敬遣翰林词臣钦捧名香、银盒、宝幡、楮币，偕守陇州官吏，祀于西镇成德永靖王。惟神五峰峻极，屡著威灵，吐纳云雨，鞭笞雷霆，膏泽西□，民物阜宁。岁祀昭答，爰稽礼经，牲币既具，黍稷维馨。歆此明荐，血食万龄，尚飨。

石匠汤仲显刊

监掌仪物州吏赵复古

纠仪陇州儒学正胥谅

赐紫清真弘教明远大师前陇州道正充本庙提点监修庙事冯道安书丹立石

终献承事郎陇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臣宝宝
亚献中使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臣王瓒
初献中使奉训大夫翰林院经历臣伯颜察儿
□本庙庙子张道安、知庙任知常、知客赵知容并道众等

（柳拓）

复龙祥观施田记

张养浩

走总丱数往来五龙潭，闻故老言，此唐朝国公秦琼第遗址，一夕雷雨，溃而为渊，有渔者善游，见阶甩皆玉石尚隐隐可数。又有中酒卧水滨者，梦朱衣延至门，宫殿闳邃，未及入而寤。世神之，不敢字。或谓溃而为渊者，龙尝居焉，是宫宜为道士观，祠五方之龙，庶永镇兹土，罔有后艰。于是其里好事家乃鸠工庀材，以构是观，于今殆八十余年矣。凡水旱疠疫必祷，既祷恒见应，居民益神之。初，民匠官张大使雅崇道教，尝一再葺，师居徒馆略具，且入田为亩七十，俾衣食之。既请葆光法师王某主祠事，六传而至今嗣教刘志义。其张氏子若孙以田直倍前，要而敚之，交狱于官，累数政不能决，刘乃辞去。延祐乙卯，济南路总管答里马上嗣教以闻，侯曰："父施之，子敚之，若继志何？违父之命非孝，挟贵以恚良善非仁，睹利而获倖心非义，有一于此，辠所必及。"于是敚者警缩不敢出，未几，侯改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复腾口实。今荣禄大夫、中书左丞许公时为宪使山东路，召吏诘曰："汝去官折此两家较然甚，若何不署所折按，而使龈龈不继若是？"吏归，具颠末洎今许公指署文若券者二：一留公所，一授祠教者，俾相传为质，由是事遂息。其道流若耆老数辈，迓志义仍居之。志义德二公不能忘，将树石记其事，乃走余求文焉。窃谓天下事本易理，私焉则底于难，公厥心，虽物议从前，谈笑顷可节解而根揭。且张氏之先所以葺祠宇，不难于割田奉之者，非名是图，抑实轸彼玄风不振，恐久而寖沦于衰废，其嗣亦非见利而渝夙好，或者恐其徒恃田所入，弛于修饰，孤乃先尚贤好德之心于冥冥。以是论之，则彼此胥未足深讶也。虽然，权舆者非难，受人惠而不负厥德尤难。志义既复其田矣，自今其益严操履，洁身律众，上以为国祝釐，下以为一方之民祈无凶札，毋俾悠悠之言效于后，则善矣。余因记其事如此，且拟骚作迎送神词以贻道众，俾有事歌于坛场之间以祀焉。其词曰：

繄全齐之疆理兮，莫吾土与比。灵山崒云以丛秀兮，泉七十有余。名维乾隅存兹故宇兮，云昔贤之攸营。渺雷雨溃而渊兮，邈罔究其年龄。神连蜷以燕处兮，羌云雾之昼冥。崇厥构以俎豆兮，尚利赖夫我氓。既琼瑶其阶甩兮，又若木以为楹。凡有祷犹影响兮，无宁谓其无形也。代真宰以施玄化兮，雨旸时而岁用成也。朝磅礴夫昆仑兮，夕偃息于沧溟。民于何而揭虔兮，肆肖容于丹青。蕙蒸椒槃感必格兮，谅明德之惟馨。飔风伯使启路兮，召屏翳俾降庭。肃群卫之森严兮，旌纛挠乎日星。历鬼错武无所兮，何有彼魃与妖螟。灵具醉而乐怿兮，众纷舞以辅行。或箎币以殿后兮，或炉香以前迎。谇曰圣皇孔仁兮，深泽溢于八纮。有事必走群望兮，虞一物或失平。尔神之助实繁兮，宜家敉而户宁。历千年

毋或渎兮，永于焉为藩屏。

（《归田类稿》卷四）

敕赐极真万寿宫碑

张养浩

极真万寿宫者，发冠仙姑、封悟玄参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弃家寓东张村涧槐上，未几寓西郊丛祠中，又未几寓东原门孙辉家灶前，又未几寓滕之峄山。积功满千，遂寓于此焉以卒。盖真人本济宁肥城农家女，俗姓田，后归同村孙氏。自合卺，其家数有妖弗宁，以新妇为不利，逐之无所于适，距村十数里，有槐樫如横生涧胁，涧深叵测，真人泰然处其上者数月，风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偪。其寓于古祠也，年少见而媟之，俄而媟者若空悬去地尺，呻吟如被楚夏。其灶隐于民家也，始终凡八年，其家礼之甚至。其人有辟谷术，日唯啖枣数颗，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洴澼，或执爨，皆不辞。自归道二十余年，首未尝栉沐，发皆上生丛合高尺余，其端旋结如云。乡里异之，因目为发冠仙师云。至元己巳，世祖皇帝召至京师，一日见便殿，上问而师为谁，而有何术，而发因何上指？真人曰："我乃农家妇，由不获已出家。如上所问，皆不知其所以。"上诚其言，厚赐遣之。厥后为人言休咎，若出无心，往往奇中。江浙省平章彻里素崇饮，因朝会请见。师曰："物莫毒酒，弗戒将及。"后竟坐饮不年。监察御史郑某病羸，久未勿药，真人食以所食枣，遂差，乃执弟子礼终身。彭城展某、田某，俱休官师事真人惟谨。其他公卿大夫过而候谒，自远馈赠，走下风而愿聆謦欬，接武于门，甚至图其像归而祀之。维扬富民刘伯渊阖家敬信尤笃，施财为筑室任城西南，名曰极真观。走往年使江左过之，师年已七十余，形臞而颜色黄明，脉络分现，颅骨若婴儿，柔且陷，虽不火食，寝所时有光怪出没，祁寒则盆冰水而浴，日以为常。其高弟陈志海亦女冠也，为余言师之得道，盖由神授。始为妇时，梦游大川，值缟衣女仙乘舟招曰："若能我从乎？"师欣然诺之，女仙即抽簪画水，倏化为梁，师因登舟，舟移而寤，遂语亲故相绝，问之，则曰我宝华城主人也。或访以养生，则曰寡食。访修身，则曰谦退。素不知书，一旦提笔，书曰"缚住心猿，消甚言说，功满昆仑，方显明月"。为歌诗类此者不一。志海尝与女徒数辈游峄山牛口岭，一人偶失帽，物色之无所获。既归，师笑而出诸怀中。里人御史中丞冀德方有远行，来别，师以所服半臂赠之。冀固辞，师曰："第持去，一日必用此。"后宿古驿中，甫瞑，若有童男女服五色衣群行而前，惊不能寝，如是者连夕。冀因取师所赠枕之而卧，众皆相拽俜遁去，且曰："师在斯！师在斯！"冀平昔颇不甚相信，至是始神之。暮年恒闭阁匡坐，或卧游物外，浃一昼夜乃起，自号洞春。有司上其道行，朝廷为易其观曰极真万寿宫，封悟玄参化妙靖真人。命下而师厌世，享年八十有五，实延祐某年某月某日也。后七年，当致和改元秋，其徒宋志诚、肇德元持翰林侍读学士曹元用所述事状，且致新州尹李纲书求记其所谓万寿宫者。余曰："畴过所居甚隘，其侈而改建者起于何时何人？"志诚曰："以师之心，岂欲为此。尝曰，心诚事神，一茅茨足矣，何必殿为？师既没，仆二人倡同门道众赀金筑之，三清殿凡三楹，神门居前，左右斋庑庖库毕具，公所过者，今吞为方丈矣。"余因叹人之所以动荡一世者，必有其实，如师刻苦

精炼数十年，一旦超诣仙域，冥与道合，莫之为而人从，无所陈而人信，所谓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尸居龙见，渊默雷声者，非耶？呜呼，使为吾道者亦如是，尚奚儒风不振之患哉！乃为铭贻之，以见师之所以化服其徒，徒之所以报德其师者，彼此胥无所负云。辞曰：

维至人兮澹无为，合鸿濛兮混希夷，以宇宙兮为阃奥，云若月兮为藩篱。霞佩兮风衣，龙驭兮骖螭，翠旂兮晻霭，琼珥兮陆离。命麻姑兮前道，使双成兮后随，约飞琼兮珠庭，会金母兮瑶池。排虚兮乾开，扶阴兮坤移，俯万山兮累块，阅千岁兮曾不异夫暑时。扬扬兮有得，纳纳兮无涯，陋土木兮拟居，鄙锦绣兮为仪。翳仙师之此心，彼浊世兮焉知，奈其徒之失相，中侘傺兮曷依。爰周谒以赀泉，举乐助兮䜣施，遂积微以成巨，诏灵氛而占之。舆谋兮允叶，群力兮是基，栋宇兮凿凿，丹碧兮差差。如矢兮斯棘，如翰兮斯飞，琦玮兮僪诡，轮奂兮葳蕤。讵一州兮香火，乃九域兮蓍龟，非伊人兮降康，实为国兮祝釐。虽其师未及乎目击，必天游兮过斯，领群仙兮弭节，亦恋嫪兮栖迟。忆形神兮渺不知其所蹤，第萧萧兮风悲，将上下兮求索，又不示余以所贻。北指兮冱寒，西阻修兮崦嵫，如东兮洪涛，南徂兮炎曦。志纬繣而莫达，羌儃佪兮趑趄，倚阊阖兮延伫，企阆风兮赍咨。蕙肴兮孰蒸，桂醑兮孰酾，辽绝兮钧天，芳歇兮琼枝。江永兮愁怀，不可兮方思，竭耳兮既寂灭以绝听，穷目兮又沕穆惝怳而叵窥，心纯庞兮蹇无阶以攀附，愁迟此兮或仿佛其一来，诚闵余昏垫以援手，其际贾尤媒祸，轩冕兮又奚翅土苴之弃，而与夫瓦砾之遗也。

（《归田类稿》卷六）

创建太初宫记

碑高四尺二寸，广二尺六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字，正书。额同首题。

朝列大夫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使张本撰

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韩若愚书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郭贯篆

大道无为而万物化醇，此天地之枢纽而圣王之所以立极也。老氏□其□而上者，为教以清静立本，以通玄致用，学者宗之。肇自周汉，盛于唐宋，有由然焉。我圣朝奄有天下，祖述尧舜，政尚宽简，凡在九流，悉听举行。故琳宫道院遍区宇，□掌教□□总之，宠眷与佛子侔。由是黄冠之流，皎皎自励。虽其洁身独善，与吾儒异，亦□以为奔竞者之劝。至于学穷□数，术尽刀圭，修己而不求所知，济人而不责所偿，则有明素师焉。师姓刘氏，讳道祥，明素其号也，世为安州葛城人。父祖业农，有隐德。师生而风骨异常，稍长，慕道，父母许令出家。礼保府道录冲和大师程大通为师。冲和出自纯和至德□□□之门，二□皆精于医卜。师事程甚谨，程亦名师不凡，遂尽以所学传之。加以天资灵爽，琅函之余，诸子百家，靡不究览，极深研几，所造益妙。仪表□□辞翰古澹，有青出蓝之誉。衣冠慕德，羽侣宗风，□□赐法旨充本路道教提领，再授醮筵讲师，又锡号□真崇义大师，□被金紫，改升崇宁体真明素大师，管领本路道教提点。所至以测知休咎，救疗疾病，赖以全活者众。凡以礼报谢，举皆不受，远近加敬益重。至元廿六年，遂州黑山善士冉德率里人邀至，扫静舍

以奉之，供膳者如归市。会曲水至乐庵久废，里长赵良等储粮食，备器用，请师住持。未几欲以遍谒名山为辞，坚留不从。行期有日，黑山社长贾福恐其远游失所，遂与冉德、王伯禄、赵德林、赵彬、赵进等会议，改筑□□观以定其居，乃进曰："师遂云水之志固其素兮，奈吾乡之疾病者何？"师曰："吾非忘此，不久当还。"礼请不许，再三愈笃，既而幡然改曰："与其趼足而驱驰，曷若容膝而救疲。"乃许之。众乃欣然，择地构材，鸠工赋役，创□□殿三楹，像设严备。前门傍庑、厨舍、方丈，缭以都□，焕然一新。经始于元贞元年，落成于大德□□。□众渐盛，香火日加，□□赐以今额。宫距州城近一舍，土风淳朴，俗尚清古。师遂定意而为永图，于至治二年，寿六十三，沐浴更衣，无疾而逝。弟子□□玄婧□□□能嗣守其术，不坠师训，乡里敬慕如昔。贾福之子怀隐秉实，尝学问于师，恐其始末湮微，乃与玄默暨施主王惟新、徐□义、邸茂等，合辞请纪诸石，以垂不朽。予惟师崛起道流□□以德行艺术沾丐□民，无所为而为之，真古所谓独行者。又嘉惟新等服义乐施，及其用心之勤，故为之记。

致和元年四月吉日弟子□□□王惟新、贾秉实、□铎、徐起、张敬恩、王忠、郭□、朱璧□立石。石匠□□陈良□

（柳拓）

西阳宫记

吴澄

文章之传世，虽圣贤之余事，然其盛衰绝续之际，实关系乎天地之气运，周秦已前尚矣。先汉贾马二子以来，八百余年而后唐有韩子。唐韩子以来二百余年而后宋有欧阳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数也，是以百世之下，万口一辞，称为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则敬其人，尊其人则敬其亲。苟敬其亲也，则其敬无乎不在，而况其坟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于西阳宫之记也。西阳宫者何？欧阳子之亲之坟墓所托也。昔韩子三岁而孤，先世坟墓在河阳，时或往省。欧阳子四岁而孤，二亲俱葬吉永丰之泷冈，终身不能一至。盖其考崇公官于绵而生子，官于泰而遽终，妣越国太夫人郑氏以其子依叔父随州推官，越一年，崇公归葬于吉，葬后还随。欧阳子年二十预随州贡，年二十四登进士科，历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丧。次年归附崇公之兆，葬后还颍。崇公之葬距越国之葬逾四十年，越国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间，欲如韩子之一省坟墓而不可得，其坟墓之托幸有西阳宫焉。宫在永丰沙溪镇之南，旧名西阳观，莫详何代肇创。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废掘地得钟，识云贞观三年己丑西阳观钟。崇公讳观，声异而字同，乃请于朝，改观为宫。宫之后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竖于一亭，中间祠堂敝，里人陈氏新之。淳熙丙午，诚斋杨先生为之记其堂。后复敝，陈氏子孙重葺。咸淳丙寅，巽斋欧阳先生为之记。莆阳方侯崧卿守吉，出钱十万，命邑尉陈元勋修筑泷冈阡之门与墙。绍熙辛亥，艮斋谢先生记其事尤该备。独西阳无片文可稽。祠堂初记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续记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宫之道士鞠文质始遣其徒萧民瞻来请记建宫本末。民瞻之言曰：宫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华桃源翼其左，龙图凤冈峙其右，地之广

袤六亩而缩，礼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渡后道士赐紫者四，刘师禹、陈宗益、彭宗彦、曾耆拙也。田之岁入米以斗计三百而赢，则宫之可藉以永久宜也。而予窃有慨焉，常闻诸礼，士去国，止之者曰：奈何去坟墓也。子路去鲁，颜子俾之哭墓而后行。然则古人未尝不以不得守其坟墓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无所于归，末年就京就颍而家悉不得归近坟墓，岂其心之所乐哉！今泷冈之阡，岁时展省如其子孙者，西阳宫道士也。据礼之常，揆义之正，虽若可慊，倘非欧阳子之文上配韩子，如丽天之星斗光于下土，与天无极，人之尊仰，推之以爱敬其亲者，亦将与天而无极，则亦何以能使其亲之得此于人哉？夫能使其亲之得此于人也，其不谓之孝子哉？夫得谓之孝子也，而但谓欧阳子为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于西阳宫之记也。

（《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广平路磁州武安县古山镇建玄真观记

碑高一尺六寸，广一尺八寸，二十四行，行二十字，正书。

大元国广平路磁州武安县南有一镇，名曰古山镇也，本社下岗西村有以古庵名玄真观。有在先住持道众年迈身故，勉下一小童，年幼难以长管常住，有他处道众张道广于延祐年接叩投托，前来侵占道院，起移逯安童。有旧功德主和婆婆郝氏，将引逯安童赍擎施状文凭赴官陈告讫，皆托豪杰田公分付，经由州县官司归结，断拟逯安童依理住持焚香，以祝延圣寿万安。在后至泰定年，和婆婆又备一斋请众耆老人等，令逯安童簪带穿挂道服，将根元施状文契，园林地土一切应有物件，交付逯安童收受管领住持。本院圣堂殿宇已经年深久治，霖雨损坏，功德主和婆婆自于天历二年清明三月节日至此行香，切见壁饰摧塌，泥皮脱落，地面凹叠，增址侧趄，未可瞻仰，同住持道士火速请命石泥二匠拆打砖石，亲诣看守，摧督人工，修垒砌慢，数日已得完矣。令命匠郝伯通镌刊一石记于壁间。今将功德维那施主贯名标题，为念积善者必有余庆。

起立功德主和婆婆郝氏年七十有四　长男和福　次男和泰　次男和信　次男僧和坚

维那头贺珪烧造方条砖二千余数

□□□院提拔施主田钦

天历贰年岁次己巳春三月上旬日

本观住持道士逯志珎立石

泥匠临水綦德霖书　石匠郝达刊

（艺拓，据《匋斋》校补）

常州路玄妙观庄田记

陆文圭

犹龙氏之道，清净无为，斋心寡欲。然为之学者，聚其徒以嗣其师之者，又象其天之主宰而事之，于是乎不可无室以居，无田以食。夫人居而求安，食而求饱，此在吾易中所谓神而化之，日用而不知者邪？富者壤有余蔬，贫则贷粟，亦既清净寡欲犹未免，此又岂非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者邪？延陵郡玄妙观，实故天庆，元贞初赐今额。观基晋永嘉中中尉毛公舍宅为之，观田则宋端拱中教练使陈公所施，有年所矣。乙亥，南风不竞师熸焉，一城为墟。道士执左契藏之地中，幸得不毁。于是道录可道樊公，帅众先人，披榛莽，屏灾翳，堂观粗立。庄田多为豪右所据，诣官讼理，悉归侵疆。真静阙公继领观事，复核隐租，修明故籍，副在有司，钤以印章，乃合元额并后续置及道俗所舍条例项目，凡若干顷亩，议勒之石，以垂永远。居敬蔡公又继之创祠室，具香镫，以祀施主之考妣、师资，且欲镌其姓字以劝来者。今住持云岩华公痛前人之志未就，不远百里，踵门谒记。余嘉前后数公之勤，嗣续弗怠，弗私其躬，吾儒教中能自树立鲜及此者，故为之著其颠末。观中人饘于是粥于是以糊其口者，可不知所自哉？或曰：是则然矣，抑暵潦之不时，出纳之弗谨，则如之何？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自今以始，岁其有矣。况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能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哉！若夫管钥司存，是其尘垢，秕糠奚敝，敝以为事。天历己巳重午日记。

（《墙东类稿》卷八）

重刻神霄玉清宫铭

高一尺五寸五，广五尺四寸，六十五行，两截。上截宋徽宗诏，见前不录。下截缺。正书。

王文考作鲁灵光殿赋，每韵兴感，止说圣哲文明。洪景庐作唐迭德殿记，每节极论古今得失，纪纲法度。宋抑庵翁为长春观碑，载上党士俗好古，文士以笃实才能，武臣以勇悍忠义，方士以纯纯朴素，各守其一。缙绅于功名之场俾后人持守者，贵乎取信也。神霄宫有道士曰刘知演，长子县之北军人氏。髫年出家，礼本宫宗门提点武时晏为师，执巾祎席下修炼道业，徒众愈兴。公丛林首出，锡嘉号曰冲真玄静大师，为潞州道正，赐法衣上品。掌教数年，又曰同辈提点许知柔、冲虚大师本州提举李知微、知宫李知章、冲靖大师董知简、本宫提举李知常、赐紫金襕体真德静通妙讲师武知宁、本州提举齐知容、提领本宫士知明等，管领宫中事，内外成迹。既而许武鹤飞，暇日道平，语之余曰：宣和御书手诏摹刻碑记，经兵火后，访之已无，今石本金文玉轴笥中尚在。遂出而观之，神笔灿然。谓曰：若命工复刊诸石，且览之者不待推寻岁月，自知神霄玉清万寿宫之梗概也。逮我国家大元圣朝崇道通玄之诚意，又见前代御书至宝，不与烟尘俱灭。物之废兴，文之显晦，盖亦有乎数耳。壶林

龙溪东野仅菴王天利跋。雄山逸人贾志道摹写刻石。

本宫道众管领事务董德义　孙德安　张德元　常德静　程德余　魏德新　张德忠　张德诚　葛德裕　常德荣　李德温　王德信　董德良　邢德玄　康德邻　李德润　秦道颇　史道靖　聂道澄

道门习业童子一十五名，勤劳人崔子忠、乔得用

大元国至顺改元岁次庚午夏六月下弦癸卯吉日冲真玄静大师前潞州道正刘知演同知宫王德信等重立石

石匠提控王温摹刊

（柳拓）

金溪羽人奎广居墓表

柳　贯

奎君临川人，姓奎氏，讳居广，字广居。少入金溪望仙观受度为道士，复去之上饶龙虎山中，从庐阜黄尊师石翁学为诗。尊师爱其类己，授之彀率，裁以尺度，君更感激自奋。尝东游至鄞海上，还渡浙，憩虎林山。久之得杨推官仲弘诗七言今体，服其雄浩，又得范太史德机诗五七言古今体，服其清峻，皆手抄口诵，心领神解，期与之俱化。泰定丙寅，余以提举学事涖豫章，君将游匡庐，过之，与极论诗道。而余锐欲翼君以进，会时暑不果往，因裹其诗，西之清江百丈山，求太史之庐而卒业焉。太史亦欣然定其可传者五十余篇，序为学诗初稿，以张君之志。明年，君即馆豫章，还往益熟，论议益切。又明年，余受代去，君悒悒不胜情。余曰："君方外人，岂不能复入东，谋一再会乎？"君强笑颔之。初与君同为诗者，危素太朴，后与君上下颉颃者，王澌玄翰、揭车子舟。余最善是四人，以为江右后来之秀，而素乃以书言君死矣。余为之西向哭，哭已则曰：天果不欲昌吾诗乎，胡为使君之驾将骋而遂蹶乎？又胡为不葆君之玉未磷而已缺乎？余壹莫知其故也。君早孤，质厚而近迂，所交多畸人静士，雅嗜佳山水，杖屦所历，揽结奇秀，资之赋咏，无遁思焉。使幸至中寿，则不懈而及于古，独诗乎哉！君以天历己巳秋得疾，卧铁柱延真宫，其冬十二月，道友邓居明与其徒葛世春迎归仁寿观，卒其月庚戌，年四十六。明年正月戊午为裹葬犀原。临川处士孙君履常、奎章阁郎官揭君曼硕、武夷征士杜君原父，尤知君。君之葬，素既铭而纳诸幽矣，又欲余言表墓以贲君于地下，素之善君有始终哉！是年至顺改元，岁阳庚午秋九月既望，东阳柳贯述。

（《待制集》卷十二）

庆真阁碑

摩崖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五寸。在桂林叠彩山。

碧霞洞庆真阁之碑记

天历三年春，临江胡云兴整葺碧霞洞天，架阁道以便人之登临。妆饰玄帝圣相，立龛堂以起人之瞻仰。扁其额曰庆真阁，仍镌铜钟悬挂，晨昏扣击，使声闻于天。而乃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桂林胜状，南北东西，环绕皆山也。山皆平地拔起而成，碧玉簪之秀者，看来亦未足为胜。其有山岩空洞，中间更有古迹可验，此为胜尔堪羡。桂之关北出内城之外，沿隍池东去二百步，一山突起，朝北开岩，生成洞天之景致，古曰碧霞洞。今也胡君出力命工，履崎岖，披蒙茸，架阁道，接高空，此后人来登临者，必景行而归功也。元初安奉治世福神、侍从将吏于高岩之上，岁久损坏。今也胡君捐财命匠，立龛堂，安圣像，肃侍从，列天将，此后人来瞻仰者，必加敬而倾向也。耸听鲸音震动，鸣声远扬，何况洞中佳致，常清常静，尘飞自隔，风过不侵。遇夜则天汉相连，斗星正对，诚为仙境。宜胡君目为胜境而乐然修饰之，抑又庆师真高阁从此一新也。噫，桂林有碧霞洞天之胜，微云间之士，其谁与兴？援笔成文，记其岁月云尔。时天历庚午三月望日湖湘道人马宗成述。

寓桂府临江胡君云兴立石

（《桂林》上册，据《八琼室元金石偶存》校）

高溪崇道观碑[1]

碑高九尺左右，泐去数行。行书。篆额题“处州路高溪崇道观记”。

（上缺）温（下缺）叶岘撰

（上缺）事□处州（下缺）事邢彧书

承务郎处州路丽水县达（下缺）事伯颜察儿篆额

括上应少微，以处士名郡。其扶舆清淑之气，旁薄郁积，结为名山，钟为异□，□□□出，后先相望。若唐玄真护国天师灵虚见素真人叶公，尤所谓杰然者已。师发迹卯山，标名紫微，勋著国家，泽流后人，灵迹显应，具开元御撰碑，□略弗著。由括城西四十里，地号高溪，溪入原十里而近，为圣山古龙所家。其乡尝为岁旱，师由卯山望气，迹其居，丹书铁札，檄龙□雨，甘泽随应，岁以稔告。乡民德之，相与肖师像，立庙溪西，以土神配，禬禳辄效，福嘏频集。环溪□□，皆师裔绪，合词于朝，请即庙建观，赐额高溪，时开元间也。宋祥符改锡崇道，寝居巍巍，有翼有严。迨宣和睦寇兵毁，惟师像岿然独存。草创兴□，未复先绪，至淳熙壬寅，则山灵中歆，□修几坠。时总饷敷文叶公宏，暨叔父修职公芮，慨念厥绍，□为树立，乃请葆光道士洪端本为之主，爬梳整理，首复甲乙旧规，一传而叶葆和，再传而詹虚一。改向重建，面甲背庚，拱挹中法，景气顿回，殿堂廊庑，斋馆库庖，为屋凡百五十楹。前观主纪道潜、法嗣陈如琳实佐其役，至陈观□继序，三世弗替有加。峙都门，筑重堤，旧亩新畬，是堂是构。前咸阳主簿叶君师孟，笃志枌榆，倡谊协助，集里曲，建斋会，琅函蕊笈，音梵相答。泰定三年三月，钦奉圣旨，赐大护持，林谷动容，道俗归仰。先是，观之始基，开山祖命工辟原下芜碛为田，仅二顷，岁食恒不给，至是□□□□家各捐所有，廪人增赢，合前七百斛，居与养兼备矣。咸愿有述，以垂永久。余尝谓道家者流，□清净□□□□

□□本，专气致柔，归根复朴，彼惟自求于内，非有待于外也。虽然，室庐之兴替，人勿（下缺）灵□焉。是观也，幸住山数公，前倡后承，以昌其绪，乡之士大夫（下缺）室庐益壮，晨钟□鼓，升堂千指，而人物益繁，苍（下缺）伊护之功岂非祖师之灵（下缺）来者□□□泰定（下缺）

（《续栝苍》卷三）

①《续栝苍金石志》卷三引云舫：前叙叶公发迹卯山，标名紫微，即谓道士叶法善也。不署鸿胪卿越国公，而特书唐玄真护国天师灵虚见素真人，意谓老氏玄稳无名，不藉褒锡为荣欤？碑云是观建于唐开元间，赐额高溪，宋祥符改锡崇道，而《栝苍汇纪》所载，宋治平三年改今名，郡志亦如之，不知孰误。

殷甫谦按：是碑撰记者叶现。现字景龙，丽水人，南阳侯叶琛之弟，初为瑞安州判官。至元间，以临安县尹致仕。洪武初，有荐至京，明祖试以诗，称旨，授通州勾管，寻升府判，有惠政，擢南雄知府。宋文宪言其饬己廉介，操心仁恕，后祀名宦。记前题款三行，行字均有剥蚀，今审度之，第一行温字上下缺泐者，当是将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叶现撰，核之至顺二年现撰重修通济堰记，列衔将仕郎前温州路瑞安州判官正符合。第二行是承事郎处州路丽水县尹管劝农事邢彧书。第三行达字下缺，当是"鲁花赤主管劝农公"八字，合之是"承务郎处州路丽水县达鲁花赤主管劝农公事伯颜察儿篆额"。邢彧、伯颜察儿均无考。

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记

虞 集

至顺三年夏，乐安县尹蒲君汝霖以书来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丰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祷诸山川弗应，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龟冈，所谓妙灵观，去州数里。侍宸宋徽宗时归而没于其乡，其神至今有灵异，盍祷诸。汝霖以雨为己任，亲往祷焉，既得卜乞灵水于缶，登舟以还，有蜿蜒浮水而来者，红光赫然，云气随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动，及州门，雨垂降，至公署而大作，是岁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祷之应也，诿汝霖仍往，其应如去岁，岁又稔于是岁。州之父老来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报。生有道术著于时，殁又惠泽及其民，宜白朝廷有以表异之。南丰，下州也，而不统于郡，得专达行省，乃以侍宸事为文书上之。既闻于朝，事下太常博士议曰：君故宋时已封冲虚通妙真人，宜加赐灵惠，易真人曰真君。是时有临川道士唐乐真以法术承应内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祷雨京师有应，集贤院亦上其事，故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命既下，而汝霖学制锦于乐安，去南丰三百里而近，增封之命至，斯所以侈上赐而系民心，犹汝霖之责也。公在太史，幸为书其事于石，汝霖以乡人请私焉。"按临川盱江志：宣和间有南丰人王文卿字予道，号冲和子，生有异质，尝为诗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殁，辞母远游，渡扬子江。既济，行野泽中，雨暝迷路，见若有灯火者，就之，有老妪为逆旅者，得文书数卷，篝火读之，雨霁火绝，天且明，乃在大树下，无逆旅也。其书盖致雷电、役鬼神之说云。以是济人甚众，名闻江湖间。当是时，徽宗崇尚道教，尝梦得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赐见，大称旨，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其官，道君别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赐其父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为妖，人为立狐王庙，瑶津池又有妖，盖黑鲤也。奉诏劾之，狐、鲤皆雷击死。将有事于明堂

而雨不止，君祷之，立霁。有诏奖谕，拜金门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赐号冲虚通妙先生。淮南北以无雪告，上忧麦，以告侍宸，遂大雪。麦熟，赐金帛不受。盗起山东，徒党号巨万，郡县不能制，声势张甚。召见便殿，上以为言。对曰："当以神力助讨。"他日献捷者言，天大雷雹，贼乃溃，而道君遂归功于侍宸矣。而侍宸实预知天数，数数以修政炼兵为请，不暇听其说，乞身归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径还南丰，未几宋南渡。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为酒食召乡里饮别，书颂翛然而逝。既殓，举棺而葬之，甚轻，盖尸解云。神龟冈其墓也。其灵异之事，相传不绝。侍宸殁而能福其乡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旧，民尝受侍宸之赐，其仁惠皆可录，故书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为前南丰倅，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真君碑，后六年，为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书来告曰：有番阳胡道玄先生，人间所谓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传，年二十余，道行关陕、荆襄、江汉、淮海、闽浙之间，当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县争致之，所历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骂，雷雨随至。官吏畏而民爱之。环四五千里之间，所至无不应者。至于妖怪之作，劾治如法，人以为神。遇异人于武当大顶天柱峰，得修仙之道，遍游名山洞府而归江东西之间，从蓬头金公游，甚相契许，他人莫之测也。于是收敛神异之迹，将求名地以归隐，是以谒浮丘君于华盖之上，道过黄茅之冈，故使予得见焉。既见，则为余言曰：神龟冈碑所载事有未备者，请述之云。若侍宸自南丰辞亲而至扬子也，所遇而得书者，火师也。火师者，盖上古神人而世传为汪氏子华者，盖其化现尔。其嘱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阴阳，握其机者在我而已。子当以是应玄征，佐明主，吾侍子于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诸其乡军峰之阳，所坐磐石犹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贵与文官侍从等。其后又迁冲虚大夫，赐金方符，使叩以入禁卫。加赠其父曰承议郎，母曰令人。宫中人多病者，上以问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尔，当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电交作，顷之霁，一白龟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扬州守臣以旱告，祷雨不应，道君以问侍宸，对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强之，侍宸曰："无已，惟黄河水可借二尺耳。"数日，扬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潦，计其时，乃奏对之日也。侍宸既以国亡妖孽为奏，不见听而还。上思之，画其像而亲为之赞。既居乡，乡里无水旱、疫疠、妖怪之事，千百里间虽乱离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将二十余年间，侍宸犹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诏曰："敕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隐林泉，枕石漱流，多历年载。兵戈之后，杳不闻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来，以副虚伫。"又敕守臣以礼津发。辞以老病，不复至阙。使人画其像以进，亦亲题赞，世人多传之。殁既久，侍宸之从孙以贫从商人入蜀，亲见侍宸于道中，弗识也。执手江浒，多所传授，曰："明日渡江，某观中可相寻也。"明日至其观，悄然无人，一高堂中有画像，则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传授者，乃其大父也。又明日，又遇之，以幅纸与之曰："此孙至家，上官甥以吾书尽授之。"妙济归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书视之，上官识其手迹，号恸仆地，尽以教之。际遇宁宗朝，法亦大显，赐号妙济先生，名嗣文。盖妙济初年不甚识字，嗣文亦侍宸江浒所命也。又有萨守坚者，亦酷好道，见侍宸于青城山而尽得神秘，游东南，祷祈劾治，其神怪有过于侍宸者。游江西，入闽，过神龟冈，乃知侍宸为数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宫观，见为黄冠者多谄事权贵以自衒，恶之，故多不得其说，其在乡既老而得其传者，则新城高子羽，授之临江徐次举，以次至金溪聂天锡，其后得其传而最显者曰临川谭悟真① 云。人不敢称其名，但谓之谭五雷。内附后，谭君犹在，浮沉人间，隐显莫测。罗陵有罗虚舟者，故宋时名士涧谷先生之诸孙也，得五雷

之传，甚有符契。然谭君诵侍宸之戒曰：每传不过一二人，若广泄之，则速死。是以罗之弟子虽多，而自以为得之者惟萧主簿雨轩，其后则有周司令立礼两人而已。周与予有姻联，然终日言之未尝及此。萧君清文雅学，中罹忧患，然甚通至理，泊然无所累其心，予敬爱之而亦未尝言及之也。周之说惟授之其子，游其门者，或得或不得，予不知也。萧君儒者，择人至谨，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独传之道玄胡君一人而已。神异之事，已见于前，其客于予者，顶分三髻，一剑自随，练衣短裙，危坐终日，风雪极寒之夜，灯火不继而温煦满室，目神炯然，神观洞彻，纵横自在，物外无拘而刚介不可犯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书诗一首，盖谭、罗相传之符契也。且曰：吾将隐矣，当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铁石，胸次如水月，气象如阳春，又虽生尊贵之家而世有阴德，学乎清静之门而身有福力者，则以授之。果尔，其亦难得也哉。雍虞集记。

（《道园录》卷二五）

①超案："谭"原误刊作"谯"，据四库本及下文改。

仙茅述

揭傒斯

豫章之新建黄堂，隆道宫道士罗君大年为予言仙茅事甚异。其言曰：昔晋之乱，有神人许旌阳者出于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积功累行致仙道。师事谌母于丹阳之邑，黄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阳感之曰：吾必岁朝母。母曰：吾即从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飞茅在焉。汝能得茅处即祠我，岁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谌母果仙去，旌阳还得茅，亦丛生而地亦曰黄堂，即建祠祠谌母，岁如期往朝之。旌阳寻亦仙去，其徒岁八月四日具幢盖仪卫鼓乐奉旌阳像朝母如旌阳存时，以为常。其后嗣其学者，扩其祠为观，复为宫，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剪而后生，如扬州琼华，不易其处。茅具六味，能致六养，咸能养气，辛能养节，酸能养筋，滑能养胃，甘能养肉，人得茅煮而饮之，可以已疾疠，和荣卫，延年却老。余家距祠百里，未尝至其处，然尝得茅煮而试之，言不虚也。夫茅者，于易、书、诗、礼、春秋传，祭则以缩酒，封则以藉立社之土，以其物虽薄而用可重也，未尝言能神异如此。世称神仙遗迹，奇诡荒诞，不可致深诘者以千数，而谌母特以茅著称，其师弟子精诚之感，不可掩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导引不食谷，独称许旌阳以忠孝积功累行致仙道，盖足尚矣。夫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贯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为然，况其师弟子之间乎。然嗣其学，守其坛场而无谌、许师弟子之心，则樵牧残之，牛羊践之，茅虽神，能历千岁而独存哉？因罗之拳拳有感于忠孝云者，述以传之，作仙茅述。至顺三年秋七月日。

（《揭文安公集》卷十四）

乐丘碑

揭傒斯

余尝读老聃氏书，至长生久视之说曰：此世所谓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术役鬼神，召雷电，祷雨旸，已疫疠，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庐陵高敏则君者，博达深识之士也，有所善颐浩先生。颐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陈氏。宋咸淳中弃家入清真观为道士。至国朝，天下郡县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领之。其教所号之曰明素葆真大师、教门高士，以为郡道录，即为之不辞。历住冲虚观、梅峰道院，所至祷雨旸，已疫疠，崇栋宇，辟土田，至于起居饮食，莫不与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颜如春花，步履飘飘然，才如四五十人。又善为歌诗，一字不作俗下语，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读书，皆老聃氏书也，观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尝言者，岂守其真而溷其迹耶？高敏则君又尝闻其言曰：天地果无终乎，则累累乎莽苍之野者何为而有之？天地果有终乎，则炳而为日月星辰，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河海，何为而莫之易也？故圣人能存其所无终，而不能存其所有终，众人常欲存其所有终，而不能存其所无终。彼累累者吾独且奈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乌知老聃氏者，天地存亦存，天地终与终，天地而有不终者存焉，彼又乌知老聃。吾方且为乐丘以待天地之终也，闻有揭子者能言，孰为吾使志之。高敏则君以告，乃为之志而歌曰：

猗颐浩兮，不与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颐浩兮，不与我期兮，而谓余知兮。

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烁烁，不可以约，吾非老聃，安能志斯丘之乐？

（《揭文安公集》卷十二）

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

揭傒斯

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庐，曰阁皂，曰玉笥。玉笥又为天下绝境。按道书及图志，于洞天则太秀法乐，于福地则郁木。凡为老氏之宫二，为观二十有一，而皆统于万寿承天之宫。宫在洞天之西，三会峰之下，玉涧之上，云即梅子真隐处。汉初覆箱之麓，有观曰玉梁，言初为观时，天降白玉梁，因以为名。晋永嘉中徙号于此。唐之季，道士刘溍谷建老君院观旁，曹处明亦建精思院，而王处士遂以观为灵宝院。南唐保大中，徙灵宝、文质，议合三院之田复为玉梁观，刘傅、陈绍观、王傅、丁守玄、姚文质、曾傅、宋怀德、汪希声皆有道者，号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赐观额曰承天，宣和初升为宫，宫之众几六千指，为友寮五十余。而唐宋之君，数设金箓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观庚寅，宫灾，各出建坛场以居，寮之存者仅十有三。灵宝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养真，老君曰智仁、玉洞、玉山、寿玉，精思曰清音、清隐、桐涧、道冲、云庵。建炎、绍兴之际，管辖刘思齐、知宫杨得

清始复其宫，何道冲、何守元继之，宫日以修。咸淳中，管辖李允一之兄珏为阁门宣赞舍人，得幸上，为请以甲乙传次，从之。入国朝，至元二十六年，诏加万寿承天宫，给五品章，以允一为本宫住持提点，兼本路道录。与知宫谢景巽谋大新其宫，以称上赐。景巽乃种树积财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东西庑，而允一卒。刘寿翁、周源深、刘居敬、何应仙等继之。皇庆二年，寿翁、源深建寿春阁，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门及正纪堂、钟楼、斋堂、庖库之属。至顺二年，居敬、应仙建三清殿，费以巨万计。居敬及李师周各以私钱五千缗倡之，余皆出诸宫中王宝仙等。木惟栋材得巨楮株于郡人邓守一，余皆取之谢景巽所手植之者。于是栋宇之制，金碧之饰，象设之严，莫不度越于前矣。又增饭众之田，合新旧为亩万有奇，而宫始大备。君子曰：大江之西虽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太白、云台、郡玉、秦望之属三十有三，坛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鹤之属三十有九，台有东华、赤松、白云之属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阳之属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属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坞、二十四涧，皆胜绝之处，高摩天关，胜入地轴，载之莫究其名，穷之莫极其源，云雨所都，雷电所家，金芝灵草之所囿，神龙异兽之所窟宅，天钟其英，地储其灵，磅礴扶舆，非遗世绝俗、乘虚驭景之士，不能遍睹也。古今隐居得道于此，计不可数，其幸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十人，汉梅子真，梁杜昙永、萧子云，唐罗子房、罗公远、谢修通、刘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广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杰，世不常有。其不肯名于世者，不知其几。且神禹大圣也，汉武英君也，言皆尝应符受箓于此，使天下之人披图志，听游士谈说，孰不延颈稽首，缈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绝境矣。而万寿承天宫，实统此山，不亦重乎。今宫庭之丽，不独可称上赐，又足以称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宫也，兴于汉，盛于唐，毁于宋，虽复于南渡，又二百余年以至于今，始完且美，厥惟艰哉。为之后者，当何如其继也。今住持提点是宫者，通玄冲素明远法师、教门高士何君应仙也，宫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复之难，何、刘以上诸老之勤，请文刻石。余与邵然，又尝识何君，序已，复系以诗词云：

大江之西洞庭东，三山鼎峙争长雄，玉笥嵯峨与天通，千回万转重复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养十鱼为九龙，九人乘龙上虚空，赤帝飞入为九嵕。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献凶，曹瞒欺天塞帝聪，玉梁白昼随霳霳。寿春真人抗灵踪，玉坛佳气常郁葱，璇题翠羽开神宫，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涧鸣玉相撞舂，群峰四合如朝宗，承天万年亮天功，太秀幽诡郁木同。重岩洞壑夺鬼工，白猿夜啸宝气冲，我欲求之白云封，金阙先生碧两瞳。弟子文咏敬以恭，巢云驾雾留飞踪，玄洲长史白玉容，八十二口来相从。一入不复世莫逢，忽而见之若发蒙，朱宫玉堂绣帘栊，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红，忽而不见空溟蒙，或闻玲玲磬与钟，或如金鸡晓啼风。何刘沈谢数十公，遗声逸响犹沨沨，霓旌羽节何当降，霞衣飘飘珮琅璁。下与世人哀瘝恫，身为风牧常先鸿，上佐皇羲播时雍，还淳返朴服孝忠。物不疵疠年谷丰，气酣飞上三会峰，周览四极摩苍穹，前有天柱如华嵩。落日炤作金芙蓉，三峰东出号赤松，云台太白相横纵，群玉金扇远更浓。两峰相倚如駏蛩，紫薇高阁紫霞冲，石桥金柱争宠嵸，长江外抱如白虹。束以惊峡轰奔洪，千今万古声淙淙，百神歆集元气融，趋凌蓬莱轶崆峒。仙来不来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岁颜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穷。愿佩含景从仙翁，紫袍白马来两骢，夺取神君一尺铜，坐阅绝景忘春冬。

（《揭文安公集》卷十二）

紫极清隐山房记

吴 澄

夫心不溷浊之谓清，迹不章显之谓隐，古之清静无为隐约无名者，予于周室守藏史老聃氏见之。粤稽聃书，渊兮湛兮，清之极也，小而隐于柱下，大而隐于西徼，隐者孰能及之哉！汉初尊其教，目为道家言，张留侯、曹相国拾其绪余，犹足以佐汉，以之治一身宁不绰绰乎。后之道流，寄身老氏法中。豫章诸宫观，紫极独擅江山之胜，其道流之派分而七，一派自玉隆管辖孙师元明始，孙传章、传孙、传魏，而至余师永和，尝名其堂曰清隐。余传胡、传汪、传刘，而至余师天熙，其于清隐之余，在家为同宗之从子，出家为继祖之玄孙，号称玄谷道人，宅通都阛阓之地，静坐块处，不愿与事接，不愿与物竞，将虚其心以期于清，晦其迹以期于隐，其徒以诚善应世缘，远近士大夫无不与之亲厚，优优于应者，其师之所以得安安于定也。至治辛酉，余命傅创楼，扁曰太古，意甚深远。至顺辛未，傅又命其徒斋自颖于堂之前筑丹室，奉其师，缭以中门而榜曰清隐山房。予观前余师昔标清隐之名，而后余师遂蹈清隐之实，傅又善事其师，俾无或挠其心，滞其迹者，虚之又虚，进进而无为，晦之又晦，駸駸而无名，玄谷师之能全其高可待矣。予每客豫章，必造紫极，获识孙师安定。泰定乙丑，还自禁林，泊舟宫门之外，而留信宿，与余傅二师聚谈，嘉其师弟子之不相沿而互相成也。后八年，至顺壬申，傅师过予，叙其清隐山房颠末，于是喟然叹曰：予读易，窥圣人洗心斋戒者，其清也，遁世潜藏者，其隐也，然圣人之心常清，而迹之隐显随时，不必于隐也。老氏与夫子同生周季，专守无为无名之道，固亦吾夫子之所尊，至今能立其教，与夫子并允谓博大真人哉。囿于其教，味于其道者殆鲜，道流之宫而睹清隐之名，已可惊喜，况又有希清隐之实如玄谷者焉，恶乎而不敬异之也。昔尝为诗太古楼矣，故今复为记清隐山房云。傅者，梅岩师也。

（《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乐安县招仙观记①

吴 澄

抚之支邑乐安，最后创。县虽小，北郭有僧寺曰郁林，南郭有道观曰招仙，其地幽雅可隐处。招仙旧基在今县境之东五里外，及既创县，乃迁今所，是名铅山招仙观。绍兴以来，道士杜、谭、李、曾、詹、陈、董、许相继主祈禳事。许当宋之季，新其栋宇，于是邑人市叟有愿归生业于观而托以终身者。未几，国朝得南土，退肄之际，兵寇蹂躏，观亦凋敝。许虽受灵远大法师掌其教而未遑营造也，太和诚一仁静法师曾德贵始竭己所储，合人所施，构殿堂两庑。太虚冲妙高远法师黄有大协志同力，不怠不啬，肇建藏室。诸善士各致助，而军总把夏公雄与其内子刘崇信尤笃，畀田以丰其食，捐赀以益其居，度人以广其传，而观之兴盛，倍于昔矣。曾法师祖妣，澄祖姑也，为内外兄弟，偕徒孙谢师程过予，请作观记。乐

安县内，旧额之观有南真焉，县外，新额之观有石泉焉，招仙实为之总，而其徒分处三观，道众十八九人，一派流演也。观占胜地，而观之士自黄有大而下，若陈日升、陈藏用、袁天启、谢师程皆有立有守而又有文者也。其余冠服峨峨，先后相辉映者未艾，观之隆也宜哉。□氏、夏氏立置有祠而□氏之祠独居观西偏，盖有常住自□氏始也。其后文季之子旻复增舍附郭之田以祀记者三百，故□氏父子得专祠飨之。

（《吴文正公集》卷二三）

①超案：吴澄集卷十四有赠道士谢敬学序云：“乐安招仙观提点普法师之徒，多才而各有所嗜，其长黄大有，其中袁天启，其少谢师程。黄嗜道书、佛书，袁嗜儒书，谢嗜医书，谢造吾门，留止过信。”

上方观记

吴　澄

上方观在崇仁县之青云乡。崇仁，抚之壮县也。县之西北，耸然特起而高大者曰罗山，罗山之阳，宋初时侍郎乐公父子兄弟接踵擢科，故名其乡曰青云。其后罗文恭公与丞相赵忠定公同时秉政，安宋社稷。山之灵异，钟为佳人，其蜿蜒磅礴郁积不尽者，往往为仙佛之

青风替山言，半空呵呵笑。

至顺壬申春李题

（《桂林》上册）

隐真岩建阁施舍题名

摩崖高二尺九寸，广三尺四寸，行书。在桂林月牙山。

窃谓桂林灵秀东江，现有七星岩谷，隐真福地，俨然一派，峰攒碧玉，水带青罗，万物壁新施为，作家修缉，一连起盖，岂无璧石高昂，事出点为。道传仙境，肇自唐时，开山不知几百年间。又于嘉熙元年，师长盛圆明住持，后传师弟及僧道七员，于丙子劫建，殿堂不有，各行星散，只存秦吉兴、廖善应二人。至丁丑年，开化到功德主梁总轸、十字街李大惠重新鼎建殿堂不存。于己亥化到主缘莫氏、秦子旦众信建立帝殿。于甲辰年开化到莫益娘、秦四妻黄氏、小化首黄明远、众坊善信各施斋宝钞，众自建造玉皇□会□圆，或开碑立石，山祝皇帝万岁，道脉通流，逐代崇修者。

主缘功德主美石城十字街秦子昌同妻苏氏少三娘施钞□□两入众建立帝殿，命工妆塑上帝一尊，金童玉女二位，合龙帐一所，洪钟一口，休灵一坐。又施钞□米□砖同建主宝阁。男秦福六施钞半定，次男秦福三施钞十五两，孙秦进子施钞十两。

周伯三施钞两定造玉皇一尊。

莫氏仲仲娘施钞□□□，莫明□□□五两、木四条。莫士□□□六十两、米□五十斗。李大伯娘施钞一两、米一石。南关翟寄楚施钞半定，城隍庙前周知夫施钞十两。（以下人名略）

壬申年二月□□日桂□东重开工益（下缺）

（《桂林》上册）

圜一道人墓碣铭并序

柳　贯

圜一道人为老佛之学，得其玄微而不滞于名相，所谓游方之外者也。道人颀身广颡，疏眉秀髯，常所载履，草冠绳屦而已。然其风神旷朗，人望之如古仙剑客。性嗜游，名山水在数百里间，一筇径造，兴尽即还。居乡不为崖异，而视世人用计巧取之术，疾之甚于豺虎。道人世居建之浦城，诸祖以上，皆有仕籍于宋，族故大也。既冠而遭兵燹，间关离析，独幸与其母姚出万死一生中，早暮调适，旨甘节，时燠寒，曰：吾有母在，它无恤焉。盖没身孝养弥笃。中徙县东乡泰宁里，耕稼樵渔外，托兴吟啸，言皆根理。天历二年，其岁己巳，春秋七十又二，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顺元年正月某日，葬大岭下溪原，合于其配邓氏之窆。初道人无子，已而有子，其养子曰钟，嫡子曰铉，女二皆嫁里中人。孙男四，曾

孙男二。道人讳玉成，姓李氏，自号圃一翁，又别号翠阳子。祖讳源，父讳朴，皆业儒。道人葬后三年，其方外友虚一先生赵君嗣琪自京师来钱塘，为予言道人世业行治如此，请予铭其隧。予闻庄周言：去智与故，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若圃一道人，庶其似之矣！为铭使刻置隧上。铭曰：

以知养恬，而游于玄，生不百年，乐哉其天。

（《待制集》卷十一）

寿圣观记

刘岳申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怀柔百神，凡前代所以为民事神者，有举无废。惟九江有江湖之险，而寿圣观祠通慧真君为盛。真君姓张，名正夫，始家临川，尝游襄汉，遇异人，当宋庆元乙卯。诛茆结屋九江之泥沱觜，救民水旱疾疠之灾，江湖河汉之厄，次第众建道院。嘉祐初，赐观额，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观毁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庆癸丑，观门建桥。延祐甲寅，藏殿而下以次成。戊午年，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佑徽称。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统癸酉，三门成。凡民事神与国家从民之欲者备矣。九江张鉴、赵某为士，请记庐陵，乃为之言曰：昔者圣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时、山岳、河海、丘陵、坟衍，皆听于一人，而类禋望秩咸编民。诗书礼乐各保有其帝衷以无获戾于上下神祇。有诵之者曰：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又曰：风不鸣条，雨不破块，概未有知其善诵者也。当是时，天清地宁，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泛，民生其间，不知帝力。其后德衰，灾害并至，始有盲风怪雨，干旱水溢。其后德愈降，灾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御灾捍患，而一切听于神，物怪神奸，愈益众矣。嗟乎甚矣，难乎其为后世之民也。方今圣人作为舟楫以济民车马之所不通，而民利赖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号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谁能济海自讼其过，惟三日不梳头，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谁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则其不免于号呼一旦，亦其势也。于是为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为士者不知修身以事天，为民者不知迁善以远罪，其来久矣！使又无明神以御灾捍患其间，民将若之何？昔人有言：吾其鱼矣。呜呼！甚矣难乎其为后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与其乡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务修其隐慝，讼其内疚，以庶无罪悔于俯仰间，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愿，而亦为政治民事神者之深望也。诗不云乎："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申斋集》卷六）

祷雨感应记

拓本连额高三尺三寸，广一尺六寸五分，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正书。每行下有缺字。额题"祷雨感应记"。

神功妙用，造化隐显，天之道也。诚意正心，动天地，感鬼神，人之（下缺）天人之道一乎。诚造化之迹，随而显，必然之理也。元统二年夏（下缺）适值旱旸 苗将槁矣，滁民是惶。都守曹□奉直大夫来祷雨于（下缺）观名玄妙，达理昭著，太神宅焉。太守曰：余□守是邦，负责尤重（下缺）忧乐，宁不先诸己而后诸民乎？其余心□私，有诚必格。于是首（下缺）倅，同州判韩忠显、吏目李庭珪暨僚属等，洁坛建醮，澡心拜章（下缺）请祷未毕，密云随合，甘澍沛然。越翌日，又雨。欢声连屋，秋成有（下缺）意此人心与天心符，神功与造化显者也。观主李士真，乃稽首（下缺）是雨也，太守之诚也。太守曰：不然，玄妙之功也。夫玄妙不日以（下缺）其妙归之于造化而无穷。

元统二年岁次甲戌六月既望，守玄（下缺）明远法师玄妙观住持提点兼领本州诸宫观事李士真立石

集庆潘礎撰

大名元克己书

霍城谢宁题盖

滁阳时泰□

（艺拓，据《安徽》卷五校补）

安晚轩记①

元统三年二月庚申，文素仁德诚明真人孙公，作轩四楹于佑圣观之东北。檐牖豁疏，几席清晏，列图书玩好之物于左右，将于是老焉。三月丙午公生日，时年七十，诸孙薛羲等绘公象为寿，而请名其轩曰安晚，以公命来征记，其言曰：公承累朝宠命主延祥、佑圣两观，兼领杭之道教几四十年，未尝以为荣。煦养徒众，惠爱如一日，未尝以为德。及建延祥于变迁之余，而崇殿广阁，穹门邃庑，与凡室屋园田水石华竹之属，无不善备，未尝以为劳。杭为东南大都会，官于兹者多贵人大官与天下之名士大夫，则皆与公雅游，情谊虽笃，未尝以毫发事干焉。佑圣祠玄武神，杭城有祷必应，盖亦由主祠者精诚所孚，有以格玄灵而导嘉贶也。是轩之成，故皆喜而言曰，公虽有意知足知止之道，亦庶几安乎所居以迟高年于无穷乎，幸为文记之。夫人精神强则足以极思虑之微，气血盛则足以任劳绩之剧，颠危困厄，常相遭而相角也。及夫齿发既衰，役其心则神瘁，驰其形则力敝，视听言动，一或过于用焉，则病矣。故必有以宁其身而无扰其真焉，譬元气发宣于春夏，而敛藏于岁莫也。万物于是乎处天地之房而蜡以息老，所以服劳而顺物性也。孔子安老之义，其有异于此乎。虽然，欲安者人之同情也，而人则有不得然矣。盖天下未有不为其事而能收其效者，是以有为之时，而弛然无后日之虞，穷智力以行险，而欲求安宅之归，若是者，吾知其无所于休也。然则其必有道之士而后能安于晚乎。真人总道纪吴会，累勤积虑，亦既久矣，而凡经营亦继于延祥、佑圣者，皆筑安晚之基也。况夫以约素自持，而接物于泰和之囿，酬酢一世，而未尝爽其初心，则其所以为安，又岂晚而始然也。

登仕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陈旅撰并书

中书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奎章阁大学士银青荣禄大夫凉国公赵世延篆额

元统三年六月十日建　金华陈瑞刻

（《两浙》卷十六、艺拓）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六：右在佑圣观，正书，二十一行，行三十五字，篆额四字。文素仁德诚明真人孙公者，益谦也，见前元武殿碑。元季最重道教，加爵赐紫，荣禄优游如益谦者，亦时会使然也。延祥观，绍兴间祀四圣者，为中兴名刹。佑圣观，志载观中道士张志真，时高宗委道箓锓木成书，就延祥观传度，此时兼主者，似仍宋旧制也。陈旅字众仲，兴化莆田人，元统初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文自先秦以至唐宋，无所不究。平生尤笃师友之义，每感虞集为知己，集亦以为益友云。

昭惠灵显真君庙记

碑高五尺九寸，广二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额同首题。在邹县。

赐进士承事郎大宁路同知锦州事李之英文

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李元彬书

宣圣五十四世孙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思晦篆

真君蜀灌口祇也，邹人肖祀为像，庙事□城颠，尚矣。城复于隍，庙因以圮，像寓民家殆四十余年。延祐乙巳，邑人前滕峄州堯库毛翼恻然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道也。栖神私构，可谓远乎。礼器弗展，不可谓敬。迁之东岳离宫。泰定丙寅十月，盗窃去。翼与同社孙荣，旁求浃日，得之嘉祥县民家，归讼于邹邑监□□公檄县尉博兴李君英以兵取之。盗百余逆击，翼等□死，李君移檄嘉祥，获大首数人乃解。十有一月，至自嘉祥。明年正月，翼卜岳祠之阳惟宅食，得地广以尺计者二十有五，轮以武计者倍广之数而加一，僦金石土木、设色刮摩之工，为殿四楹，崇墉周折七雉有奇。雷之日，又明年五月也。里人李德元绘神□仪卫猎具于壁，金碧厥炳，肃然一新。邑教官傅君进善来徵余记，以示永久。祭法：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世传隋炀帝时灌江泛溢，神猎其上，昏垫以人。宋真宗遣张咏伐蜀，祷于祠下，寇□以平。御大灾捍大患有尚于此者乎。由□底宋，凡四封加号昭惠灵显，其有以夫。初，宋太祖得蜀宫人李氏，纳之后宫，画其像而私事焉。太祖见之，命立祠京师，由是肸蚃昭衍，遍于天下。今邹祀像，父老相传，最为精致，维自此二邑之民所由攘敚也。君子谓翼，拔像于亵渎之中，又阽死以取于寇仇之手，卒能新大□祠，其于事神，可谓尽敬矣，故乐为之书。若夫神之姓氏行实，往往见稗官书，故不复云。乃系之以乐神之词曰：

神之徕兮乘白云，驱疫鬼兮清妖氛。俾吾民兮乐胥，修祀事兮孔殷。修祀事兮孔殷，俎有肴兮酒盈尊。焫胥萧兮邕达，神之妥兮忻忻。神之逝兮御青雾，水则旸兮旱为雨，锡民福兮穰穰，长无绝兮□□。

大元元统三年冬十一月吉日孙元、扈晖、宋祐立石

邑人常伟常□刊

（碑阴）

制授圣旨益都路滕州邹县峄山□□万寿宫本宗都提点□诚真静通玄大师□道实

耆儒将仕郎前益都路邹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脱伯承事郎昆□□判官□伯颜徵事郎济州判官郭允恭从事郎曲阜县尹韩□□

从事郎泰安莱芜县主簿忽都不花将仕郎利津县主簿崔居礼

河间路沧州盐山县儒学教谕李俨益都路沂州儒学正赵守恭般阳路录事司儒学教谕□□

河间路景州蓨县儒学教谕马亨孙恕前滕州□□□□

益都路峄州儒学正郭景哲□□王□□同州蒙古字□正宁成□□

益都路滕州子思书院山长赵　　益都路昌邑县朱杨□巡检　孝忠

邹国亚圣公五十二世孙孟□任聚张□□

本县司吏陈渥郑炜刘真异润张景□□伟庄居□张忠□

前滕州差库使孙□□惟善　常祚赵成王成王珪李德成

□北隅陈德（以下人名略）

看庙冲真□□大师张□□　□县都首领□□夫

（柳拓）

嵩山中岳庙圣旨碑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正书。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格坚皇帝、忽都笃皇帝、扎牙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和尚每、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甚麽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麽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依体例里，不拣甚麽差发休着者，太上老君的体例里，告天祝寿者麽道。河南府路里嵩山中岳庙里住持提点崇玄志德安逸大师张德良、清真文靖玄德大师樊道清、冲虚玄妙缪宁大师张□微为头先生每根底，执把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庙里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秖应休着者，税粮休与者，水土、园林、碾磨，不拣甚麽的每休夺要者。每年所得香钱，不拣甚麽的，教他先生每收拾者。宫庙损坏了呵，着那的修理者。这的每其间不拣是谁，休入去□休□坏者。更这先生每道有圣旨麽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不怕那甚麽？

圣旨。

至元猪儿年十二月初十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柳拓）

万寿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付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絜坚皇帝、护都笃皇帝、扎牙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和尚、也里(缺)当者，告天祝寿祈福者么道说来。如今(缺)不拣甚么差□休(缺)天□每根底祝寿祈福者。万寿宫住持□□和尚法(？)通□下(？)本(下缺)致□大师具□□□□□□□行的圣旨□了也。□的行宫观房舍休着□者。但属他□宫观库、店舍、铺席的堂配□□□□□力者。不拣甚么，他每的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

圣旨

元统三年猪□儿年七月。

(《蔡录》第八二)

邹县绎山仙人宫圣旨碑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絜坚皇帝、护都笃皇帝、扎牙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休当者，告天祝寿祈福者么道说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每根底祝寿祈福者么道。益都路滕州邹县绎山仙人宫里住持洞诚真静①通玄大师□崇真大德灵□真人下本宗都提点李道实、明道□□洞微大师吴志全、致虚大师吴道泉，俱充提□为头先生每根底，依先行的圣旨里了也。道的各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休着□者。但属他每宫观里的庄田、水土、园林、碾磨、□库、店舍、铺席、浴堂、醋曲，不拣甚么休科要者，不拣是谁□□力者，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夺要者。

更这先生每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

元统三年猪□儿年七月十四日，上都有时分写来。

(《蔡录》第八三)

①超案："静"，录文作"人"，据本书金元318《仙人万寿宫重建记》改。

祀太玄妙应真人记

碑高二尺九寸，广二尺，廿二行，行廿九字。额同首题。

元统乙亥二月望日，制授洞阳显道忠贞大师诸路道教都提点中岳庙住持都提点井公，趣装领嵩山中岳庙事。将之陕右泥阳静明万寿宫，特奉完者台皇后懿旨曰：尝闻五台静明宫，为唐孙真人道场也，若往彼，当赍捧御香祝文，于其处行降致祭，庶几福我有元宗社无疆之祚。公唯其命，即于是岁十月，诣还静明，谨择日斋戒行礼。是日也，风霾沉寂，天朗气清，有以见将事者诚恪而表宫闱之至敬也，仙灵之垂佑也必矣。敬再拜而刊之石，以寿岁月云。西山逸民周德洽记。

祭文

真人太玄，毓秀唐年，芳名伟踢，千载依然。气合鸿濛，神参太极，尚冀仙灵，福我元国。伏惟尚飨。

至元二年岁次丙子上元日

赐紫洞和明道崇真大师提点知本宫事杨德荣等立石

赐紫洞照明玄虚静大师奉元路道门提点本宫住持兼宗教事焦德润

耀州吏目赵鼐　　耀州儒学正李权

承事郎奉元路同知耀州事蒲庸

奉政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郭瑛

奉训大夫奉元路耀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亦剌马丹

裴德和刊

（艺拓，亦见《未刻稿》中册）

崇道观重建三清大殿记

碑高三尺五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五字，正书，篆额题“玄鹤洞天崇道观重建大殿记”。在青田。

承事郎杭州路临安县尹致仕叶现撰并书

承直郎处州路青田县达鲁花赤兼劝农事李兰奚篆额

青田玄鹤洞天，名著道家书，扶舆淑气，至人间出，自青牛道士炼丹其间，而王山真人父子亦尝憩止，至今浴丹井，点易窗，遗迹尚斑斑在。唐天宝初，里人朱府君昆弟舍宅为观，赐额崇道。宋宣和辛丑毁于寇，越三十有四年，观主赵处褒始复其旧。山去邑治不半里，混元峰拥其后，石龟山翊其左，龙岩、披云诸峰耸其前，蔚为仙圣宅游观之胜也已。予犹记少时获从老成先生履齿后，亭馆絜修，竹树茂美，坐盘石，挹寒泉，松声琴响，迥脱尘境，使

吟者忘句而游者忘归也。山川神灵，赫奕昭著，邻邦遐壤，奉香币而来款谒者，不绝于数百里之外，幡盖华幢，光映林谷，钟鼓嘈囋，声落阛阓，亦一时之盛哉！岁月滋久，藩拔级夷，道家者流役役于神仙之官府，以故观益弊而三清殿最先圮。至元辛卯，前住持真常明远大师刘道纪以廪计单薄，未能经营，旋买民居楼屋三间以奉真施。顾规模褊陋，弗称观瞻，未久复废。迨延祐丙辰又二十有六年，前提点养素凝和冲靖法师陈元徽誓捐衣资发扬，择良工，抡美材，与住持提点洪怀玉重建大殿，规制视旧有光，晬容穆清，仙真翊卫，霓旌绛节，森列后先，金爵觚稜，丹碧飞动，旧观顿回，道俗归仰。其徒陈建孙、洪以宁、刘宗伯等咸愿立石，请予识其兴复之岁月。予既嘉养素之善治，而又欲勉其后之善继，故为作诗以劝之。诗曰：

玄鹤洞天，丹崖郁隆，有赫清都，化人之宫。山川孕秀，神灵所钟，仙伯幽人，炼蜕虎龙。丹井泉寒，易窗露浓，云裾霞裳，襟佩珑珑。五百年来，道教日崇，岁深□□，藓剥苔封。钟鱼寂响，笙鹤改容，郁罗萧台，万道攸宗。尔臣尔民，岁祝华嵩，捧芗历阶，畴敢不恭。小兆臣徽，夙慕玄风，倡谊捐资，诹日僝功。双础蟠蜿，修梁亘虹，金阙寥阳，照耀青彤。三境高居，列真景从，万目瞻依，有庆其逢。事天依诚，事君依忠，我为此诗，相其鼓钟。

至元三年岁在丁丑五月庚申日记（下缺）

（艺拓，并据《栝苍》卷十补数字）

迁修洞霞观记[①]

碑高三尺二寸七分，广一尺七寸二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九字，正书。在闻喜县张家峪。

河间路长芦都转运司儒学教授柴缉熙撰

崇教明真大师前闻喜县道门提领兼本宫提举吉元德书

思斋昌黎裔韩思远篆

皇元开国之初，以道济天下，虽将帅亦以不杀为心，拯彼焚溺。岁壬辰，行省兵马都元帅塔察儿忽神公平汴而西，大河东分置营幕。闻喜之东镇，实燕秦冲要，去镇仅五里南山下，因家焉。遂大筑周垣，广寻崇倍，楼其四隅，中堂壮丽，戟门外引涑流以为限，其威武四彻，过者凛然。后公惑言于宅相，若有所忌，因附镇而居焉。闻景云宫观妙大师韩志谨，暨保谦大师刘守柔，洞微大师吉抱一，道业迈□等，为众所推，以遗宅畀焉，俾为祈祷之所。又割田四旁，以岁入廪其有众，于以延国祚，于以祐云仍，此公立观之意也。蒙真常大宗师赐额曰洞霞。方经始庀材，命工营造，韩遽解化，未几吉亦继之，门人杨元亨、仇袭明惧坠先业，相与同谋协力，前后为二殿，屹然对峙，仪像饰以金碧，灿然一新，两庑翼若，至静室庖库，井井有序，外三其门，以餍众望，积十稔而后完，时至元十八年也。迨延祐乙卯秋，霖雨连月，地濒涑沮洳，由是水泛溢，垣倾基圮，不可以居，众苦之，议欲迁焉。卜龙山惟吉，其势喙长川，睐邃谷，形胜罕出其右，其地忽神氏主之。主观者李洞玄、杨洞宁、杨洞瑄及张洞山、郭洞岩，谒公六世孙今蒙古军副都万户昔里伯吉昭毅与万户八撒儿昭勇，启以

垫溺之患，及其先公立观之意，俱允其请而乐施焉。乃经理区画，使崇卑丰杀，咸得其所。悉挈故区之材，而观于其巅，凡殿庭仪像，一切兴建，与昔不少异。至爽垲轩豁，四顾廓然，巍乎若压巨鳌之首，则霄壤不侔矣。洞瑄等恐世远昧所自立，具事本末，谋记诸石，请予文者，三返而益勤焉。予作而叹曰：忽神氏重道纯至，以膏腴之田，轮奂之居，视犹一芥而不惜，实人所难也。中遭倾圮，幸其孙昭毅、昭勇克绍厥志，而成就之，此又难之尤者。噫，彼拔一毛而不为，与夫箪食豆羹见于色者，可同年语耶？洞瑄等以先师营建之勤，不忍沦覆于地，艰瘁百至，舍其旧而惟新是图，其志亦可嘉矣。较之弗肯堂构，以逸自居者，相去何其辽哉！是役也，可谓一举而众美具焉，其昭示永久也宜矣。

时大元至元三年岁次丁丑十二月　日知观张洞山、知库郭洞岩等立石

功德主昭勇大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万户八撒儿

功德主昭毅大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副都万户普里伯吉

甘泉北上社张信刊

（《山右》卷三四）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四：按碑言"皇元壬辰行省兵马都元帅塔察儿平汴而西，大河东分置营幕"，《元史·塔齐尔传》，一名布展，居官山。伯祖父博啰罕，（旧作博尔忽，淇阳王碑作博尔浑）从太祖起朔方，直宿卫为和尔齐，由是子孙世居其职。塔齐尔其从孙也，骁勇善战，幼直宿卫。大兵伐金，塔齐尔从师授行省兵马都元帅，分宿卫与诸王军士俾统之，下河东诸州郡，济河破潼关，取陕洛。壬辰从渡白坡，睿宗与金人战于三峰山，大破之，诏塔齐尔进围汴城。癸巳，金主迁蔡州，塔齐尔复率师围蔡。甲午灭金，遂留镇抚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戊戌卒。按史言分兵屯大河之上者，即碑所云"大河东分置营幕"也。史不言居东镇，而碑言之，可补史阙。又按碑"公惑于宅相，若有所忌，因以遗宅畀景云宫观妙大师韩志谨等为观，赐额曰洞霞。延祐乙卯秋水泛溢，不可以居，卜龙山惟吉，主观者诣公六世孙普里伯吉、八撒儿，请其地而迁观焉。"《闻喜县志》：洞霞观在城东晁村，元至元三年建，据此碑，迁建言也。此碑《通志》金石记、《闻喜县志》、《补县志斠》皆见。此碑题至元者，顺帝之后至元。又碑有韩志谨，即书三灵侯庙碑之洞霞丐叟、昌黎裔志谨，又累见元初碑。按韩思远亦称昌黎裔，疑即韩志谨之后人。

武当山灵应万寿宫圣旨碑①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杰坚皇帝、忽都笃皇帝、扎牙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与告天祈福者道有。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与咱每祈福祝寿者么道。襄阳路均州有的福地，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里有的甲乙住持主领宫事、兼领本路诸宫观事、教门高士、崇玄冲远法师邵明庚，住持提点、教门高士、通玄灵应明德法师李明良为头儿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里房舍里他每的，

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这宫观里的庄佃田地、水土、碾磨、解典库、店舍、铺席、浴堂、船隻、竹苇、醋曲等，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更这蒿口、蒿坪、梅溪、双谷、白浪、平堰等处村子里有庄佃田地、水土，不拣甚么物件，不以是谁休倚气力者，休夺要者。

更这先生每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

圣旨

至元三年牛儿年② 三月二十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湖北通志》卷一〇五）

①桓案：叶昌炽《语石》卷三称为《襄阳五龙庙碑》，即此碑。

②桓案：后至元三年丁丑。

三清龛复出记

石高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三分，十三行，行十字，正书。

虚舟道人卢德洽叙

大元至元四年戊寅春，领通元宫主明德真人陈德新，宫宰徐德清，因治址而为基业，得□是龛之复出，以文前代明练高士之制。噫！人依神而立，抑亦从之者乎。是乃陈君诚意恳切，隐显出没，致祥之验乎。因以书岁月云尔。

绘工陈桂嵩

道士□□□□石

（《未刻稿》中册）

刘仙岩诗刻

摩岩高一尺六寸，广一尺六寸，诗隶书，跋行书。在桂林南溪山。

绝句二首以赠刘仙岩道士胡清安　西夏观音奴鲁山书

道人家住仙岩下，山迳秋深落叶重，只恐羽衣归去晚，上山迷却下山踪。 石洞云深龙出早，仙岩月冷鹤归迟，道人政自眼如漆，莫遣秋风吹鬓丝。

至元四年闰八月廿又七日

陪宪官梁公、鲁公、坚公、姚公、知司丁君，同宪郎石抹克温、董伯与、丁文德、路德昭、刘方存、欧阳童叟、陈元中、张仲渊等游此，刻石记耳。

（《桂林》上册，亦见《粤西》卷一四）

郑君瑞墓碣铭

陈旅

余官江南时，天台叶伯礼为余言其乡郑君瑞先生，因其所居号曰云南。既即世，其子作望云之楼以庶几游魂之来归也。余闻而怜之，为赋诗以慰其无穷之思。至元再戊寅之春，余入京师，伯礼亦来，持君瑞圹志言于余曰："此其子光祖等所自述者，以卜葬日薄，不得请铭于士林之望，惧先德之泯焉而弗章也，敢请于下执事，惟终怜之。"按志，君讳德邻，君瑞其字也，世为台之临海人。曾祖讳庄，祖讳宗明，皆啬德弗施。父讳良显，倜傥有宏才。宋末，都督府闻其名声，辟授进勇副尉，又授承节郎，时事已不可为矣！皆辞之，家积赀能散与其族，乡人高其谊。君瑞生有美质，雅尚冲素，好黄老言。既壮，欲尽弃人间事，专以炼形葆真为务，乃戴道士冠，衣道士衣，谓人曰："我道士也。彼纷纷然者无吾及也。"俄而总道家教者得其姓名，署为黄岩道正，又署庆元道判，则皆曰吾无所逃夫纷纷者乎，吾亦姑为之而已矣。久之，叹曰："所以为道士者，将以全吾天也。勩我以职掌，则丧我多矣。"遂并弃道士不为，自营其墓于黄山贵人峰下，而筑室于其山中以居，日取儒者之书而观之。洒然有得，则曰名教中诚有乐地，吾又何之乎？至治三年十一月甲午，以疾终，年六十有三。临殁，戒其子曰："我死必以深衣敛，得正而毙，幸也。"先娶柯氏，蚤卒。继郭氏，又先卒。君瑞天性纯孝，平居与人言，每及稚岁侍亲时事，则呜噎流涕，孺慕盖终身焉。所娶郭氏，姑女无男兄弟，惟有一姊，其母不欲置后，中分其产以俾二女。君瑞曰："乌可使吾外舅为若敖氏之鬼乎？"竟为置后，以其妻所得之产归之，郭祀得弗坠。其笃义诚若此。子男四人，光祖、梦赉，郭氏出也。全易、家庆，庶出也。女五人，一适盛赐道，一适邬与袭。孙男一人，女四人。君瑞所自营墓在黄岩州善化乡，葬之日，泰定元年十二月庚申也。余谓道家宗黄老以为教，黄帝制法立极，老子为王官，有妻子，皆未尝离世俗，绝去伦类。而后世道家者流则异是矣。君瑞真能宗黄老之道者哉！既而反初服以儒自终，则又卓乎伟矣。乃为之铭曰：

种文玉以为树，其材不中乎梁柱，艺朱草以为田，孰若黍稌之食人。幸白日之未夕，出虽远而亟复。礼为舆，乐为驭，缁黄为期，以即夫中路。贵人之峰，其下鲜原，生而游，殁而安，以利其子孙。

（《安雅堂集》卷十二）

普济宫重建麻衣子神宇铭

李木青翀

距穰西百里而远，有山曰灵堂，古麻衣子栖真之迹在焉。学道者状其事云：子出没晋宋间，今余千年。其间或有因其迹而缮宫室、弘道法者，皆轶不纪。今大易道人毛守朴，夷荆棘，侈土木，一新之。慨然曰：仙圣之迹，失今不录，将遂颠绝。千载之下，不有能笔，孰开厥灵。奉状肇翀，委笔焉。征状，麻衣姓李氏，名和，字顺甫。后际神人，更志康，字惠

和，自号麻衣子。贞观间封惠慈广德普济真人。真人世居秦，父思温，西宁令，以穆帝升平元年春二月十有五日生真人。而绀发美姿，膂力绝等。然性明慧，好经史，契悟玄要而绰有才猷。孝武太元九年，时年二十有八，喟然太息曰：吾年如此，犹湛秽腥腐，愚亦至矣。以学道之志告亲请去。西宁君责留之，不为止。君曰："吾为汝筑别室，听汝所欲为何如？"不答，阴入祈口，坐一岩间，弥月人不知。君偕亲党求之，遂架入结庐居之。西宁君速见曰："吾老矣，职则汝袭，无苦尔为也。"不答。令亲党偪之，不起。尝独行终南，逢一道者，藜杖芒屩，状貌庞古，猗阜危坐，谓真人曰："吾久汝候矣！"揖与语，皆道秘也。由是神悟划然，道者授以秘诀，戒曰："终南非汝宅也。南阳之间，湍水之阳，直乾之方，有山灵堂，石峒其旁，神开汝乡。汝则往之，当有异人率众拜汝。汝慎揹之，可以翕神功于苍茫。"问姓名，道者曰："吾左玄太极也。"言讫不见。真人神其言，往求灵堂于湍阳者久之，莫晓所在。道遇樵者，相与问答所自来及所欲往，樵者欣然导至峒门。问何居，曰此山。俄顷化去。乃益喜。自是坐峒十有九年，时安帝义熙十年。夏大旱，居民张爽约众计曰：麻衣子有道者也，盍往叩之。众诺，相率诣峒焚香，置水于前祷之。真人初坐瞑目，顷之顾曰：何为者？众以旱请。让却之，众日且暮请不辍，真人苦拒者亦累日。将夕，有少年十许辈前请曰：人日纷纷何也？真人语以其故。少年请但许之，真人托以昧妄不敢。诸少年复坚请，真人怪诺之。翌日如诺，雨果大至。霁还行山间，见十有二人睡山阴。熟睇之，皆负龙状。心异之，还峒而十二人至，皆稽颡曰：吾属龙也，所居之溪曰巫峡、曰五云、曰岷山、曰清远、曰桐柏、曰嶓塚、曰昆仑、曰武陵、曰苎罗、曰涤溪、曰浣沙、曰渑池。上帝以师道业有成，敕令辅师行化耳。真人稽首帝居，而推峒居龙，别占一穴。龙自峒入，云雾晦冥，雷电交作，抉裂山背，各溃一穴而去。真人后游郧乡，历宋孝武大明元年，真人行年一百有一矣。秋八月八日，白鹤翔集，祥飙霱云，蔚烨扶瀎，真人俨坐而逝。郧人即其地筑观，名以白鹤，仙玟存焉。唐贞观十三年，天子制表，山曰石门灵堂，峰曰显圣，峒曰胜泉，龙皆封公，曰广润、洪润、咸润、慈润、灵润、施润、崇润、丰润、应润、懋润、显润、保润，封真人曰惠慈广德普济真人，旌宫曰普济。果尔，则太宗以迈往之君，首创大业，赐神号于宇内，而于麻衣子之所宫，褒奉殊特，则灵堂道区，古胜地也。自后泯不可稽，岂山川之运，自有盛衰，道自有汙隆，人之为事者，或成或否，学道者或断或续，操著述之任者或工或拙，或足以传，或不足传而至然耶？皆无由知之。今守朴挺然自奋于千载湮圮之余，追麻衣子之道于苍莽寥落之际，而振禄之。平居则有水泉之利，亢极则膏泽之请。一方之民，将神明其所为，十二溪之神物，将集灵异于玄漠，惟吾所令。苟幽明顺指，人神效绩，则推而达之清朝。贞观之褒，有不必取荣异代者。翀尝闻希夷子受道于麻衣道者，岂度世不死，百世以下遨游人间邪？不然，将两麻衣邪？或度世不死，灭没六合，徊翔故丘，拊守朴之迹而叹其精心苦力能绍其业也。如此，则守朴之籍丹台，上玉室也，将有日矣。于是叙其事而铭之石，铭曰：

謇虖真人，挺迹有家，咀道之腴，土苴世华。神人指迷，太华培塿，灵堂崔巍，上列牛斗。惟龙骙骙，灭没有无，乃奉帝旨，为吾卒徒。窟宅八荒，呼吸自我，滂泽四施，孰往不可。悠悠山云，鹤逝千载，民之神之，功犹不宰。曰惟守朴，迹远心同，华观峰出，转替以隆。泉流泓泓，以溉以濯，郁亢以请，曾不我搏。有黔其首，众奔走之，神盻莫觌，守朴其狮。苍琰穹窿，而刻斯语，山英桓桓，斥护终古。

（《菊潭集》卷三）

洞虚宫三元洞仙殿记

陈旅

无锡洞虚宫，本梁大同间所创回斗山青玄观也。宋初徙置城中，赐额曰洞虚观。我朝泰定元年，改观为宫，盖为国家建熙事之会所，士民祷禁之灵区也。初，州之高士华君益谦既主宫事，又兼治杭之宗阳西太乙宫，以谓洞虚则出家受业之地，土田之入虽薄，室屋衰坏，不可以不葺，乃数往来缮完之。至顺三年秋，有不戒于火者，三元祠山之殿毁焉。则又叹曰："兹其可以已乎！夫穹然而覆于上者，天也；兀然而载于中者，地也；沛然而流于下，愈远而不可穷者，皆水也。是三者，物莫能大之。人生其间，善恶之有纪，功过之有考，得不在其官乎？将使人远祸而趋福者，其亦在于此矣。若夫祠山大神，则古所谓御大灾捍大患者。天高矣，地厚矣，水深矣，高则人莫得而至也，厚与深则人莫得而入矣，大神则能出入有无而通乎人所不能通者。故旱干水溢，与凡阴阳之沴，皆能为人斡回于芴漠之顷而销弭之，则三元与祠山之祠，皆不可以不作。"于是与宫之有职掌者曰安以道、沈常德、童德和、张□等经营之。好善之家，乐于佽助，遂庀工度材，作两新殿。至元再元之四年某月吉日告成。坛堂邃严，像设庄晬，光灵威望，视昔有加。州人来观，歆向畏饬之心生焉。夫盈宇宙之内者皆鬼神也，物之细者，鬼神具焉，况其大者与其精爽之赫然者乎？然而人心者鬼神感应之机也，以汎散之心，茫然求之，则不若为位貌以聚夫求之。之心心之所聚，鬼神之所在也。华君于其所在，以其法醮祭之，亦必有其应矣。盖三辰顺轨，川泽率职，寒暑节，风雨时，百物咸殖，上之人无忧而有寿，下之人皆无恶而有善，蒙神之庥，得相与安乐于太平之世，此所以祝釐之意也。世之务私其身者，固不遑于它；及其或脱去物累，翛然而独往者，又皆有所不为。求其能如华君之用心者，亦鲜矣！余于其征记也，故喜为书之。宫旧有方丈之室，自宋南渡以来，尉假之以为署，至于摧腐不可支也，因撤去之，且六十年矣。今亦仍故址以为室云。

（《安雅堂集》卷八）

延真宫铁柱殿记

刘岳申

豫章铁柱延真宫，祀晋许旌阳有年数矣。道家以铁柱为旌阳所铸，以镇伏妖孽。入宋祥符，为景德观。政和改延真宫。嘉定加铁柱二字。中更建炎兵火，至景定庚申，如建炎。国朝大德癸卯火，其仅存者惟道士徐希真之庐。越四年丁未，宫成。泰定丙寅又火，宫以次修葺，其左有殿岿然者，其下铁柱也。柱出井数尺，与江通，江涨落高下为出没。豫章环四面皆水，独至今无水害，皆曰铁柱力也。郡有玉隆宫，宫本旌阳故宅，道家载旌阳事，本以忠孝积功行，以正直驱物怪，柱出旌阳，理必不诬。余尝谓自开辟而有怀襄之祸，此后世所不及见者。向微夫子定书，则神禹之绩犹将疑之。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

共鱼乎？吾与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当时赵孟号为贤卿，且惑其言。今之知有禹绩者，徒以孔壁书存故耳。孟子论三圣之功，以驱蛇龙为首，犹书意也。使是说而非孟子，则且众咻之矣。自汉以来，河决之患载之信史者，不知其几，每读瓠子之歌而伤之。方决何时，天子自临决河，沉马与璧，群臣从官以下皆负薪置决河中，亡艺甚矣。岂惟远绩禹功之不敢知，使遇旌阳，何忧河决难塞，至取欺方士，为世笑也哉！传记载锁支祁事，世以不经见而怪之。铁柱与支祁事颇类，彼锁得之流传，此柱征之目击，见锁支祁为不经，以驱蛇龙顾不近欤？苏子瞻谓今人不复见古事，反以所见疑古人。见古人之不可望，而今人之益可伤也。祭法曰：圣王之制祭祀也，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若铁柱者，非能御灾捍患乎？宫屡毁而屡复，其复也常不旋踵，人心之所向，有物相之矣。自景德而后，有建炎、景定之变，此宫之所不常有者也。当是时，使旌阳临睨旧乡，其无有城郭人民之感乎！嗟夫，虽有标柠不至滔天，城陷之祸，未必如陆沉之甚也。虽以宰物者为生民择祸，亦莫若是矣。柱者，洪涛巨浸之所不能冲，劫火之所不能烬，宫有毁而柱无虞，如砥柱碣石之在水中，其为连城久远计虑，岂可涯哉？吾友集贤直学士文逊志尝大书铁柱二字并求余记，未暇以为。清江徐鉴与道士罗嗣周及门勤求，又十许年矣。余老且耄，窃伏叹周处为长桥下去一时之害，晋史书之以为伟绩，旌阳为豫章捍连城千余年之灾患，而未有书之者，欲使余不记铁柱可乎？故乐为之书。至元五年后己卯。

（《申斋集》卷五）

玉清观记

刘岳申

临江有阁皂、玉笥诸山，道家号为洞天福地。而城中老子之宫，自天庆外无闻焉。苏文忠所谓虽非事之损益，而理有不当然者。或曰，此临江所以近古也。又曰，此玉清观所为作也。余尝爱郡治清江，而渝、淦二州事得专决，其至于郡者盖无几，是故讼简。其上为淦州，其下为樟镇，舟车皆辐凑，而郡治在百里之中，如不与知，故其俗朴，其市少喧多寂，其官府蚤休，其民不事豪横，故吏之至者，类无所贪暴。或曰，此临江所以洞天福地也。又曰，此谁之赐也，玉清观虽欲不作不可得也。自余见全阳道人赵某乞贷于城中故家，买地为观，为民祈禳，为臣子美报，盖谋惟之者数年矣。至延祐庚申，玉清告成。至是求余文为记。余惟三代以前，见于诗书者，有昊天上帝之号皇矣。惟皇之称，当是时虽无延康、赤明、龙汉之纪，玉清、上清、太清之宫，民之疾痛不过乎呼天，天之聪明不过乎求民，君臣上下不过乎畏天命，闵人穷，使其民不犯于有司，其君用五福锡厥庶民，然后其臣诵天保以报其上。自日月山川，凡高明悠久者，悉以归之焉。虽后世长生之说，何以尚此。使今之游玉清，皆以上帝临汝，毋贰尔心为主，上无以偏党为政，下无以回遹为德，横政之所不出，横民之所不止，即无往非玉清之境，无往非洞天福地矣。不然，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此屈子所以开天阍，排阊阖，而有太微清都之境，无为太初之想也。又岂待方士言而后为天皇、太乙、紫微、北极之祀也哉！呜呼，六经以前，凡言事上帝者，其道皆出于圣贤；六经以后，其术皆出于神仙方士，盖宥密肆靖之功，不侯周召，而清静宁一之效，又不自盖公，

则长生不死之术，不得不自安期、羡门，亦其理也。于是玉清为超氛埃遗众患矣。余虽欲无记，可得乎？

（《申斋集》卷五）

玉华宫碑

刘岳申

客省副使也先不花为庐陵刘岳申言其曾祖母带伦王姑。姑事显懿庄圣皇太后多历年所，其德为保傅甚高。举圣神文武皇帝弥月不迟，其功赞化育甚大。太后嘉其忠爱之至，世皇怀其保抱之勤，爰即真定创玉华宫，以曾祖母学道其中。又即玉华构孝思殿，以皇太后侑食睿宗皇帝其间。然后赐之冠服，锡以土田，为万亿年无疆，万子孙永保，是祝是祈。爰立丰碑，求记其事。窃惟皇天上帝将兴上圣而为之启运，必有文母以为之发祥，其保佑命之必有人力所不及者。虽人力亦天命，虽有相道亦其福履也。是故玉音追慕徽音在天之灵，原庙远依太庙日月之光，作宫示天下以正母仪，构殿教天下以广孝道，一举而两美具焉。是宜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万斯年，永永无斁，虽远方下士不知宫殿创始岁月之详，而昔者尝闻礼官有罢遣太常礼乐之议，顾无以慰答孝子慈孙之望。谨拜稽首而献铭诗，其词曰：

殷祖玄王，维帝立子，周人初生，帝武是履。维我皇元，前无上古，以天下母，毓万世祖。维我世祖，古无帝王，万方一统，罔有遐荒。言念斯母，如古师保，抱施携持，功赞天地。爰作新宫，于汤沐邑，土地人民，常岁赋入。于穆新庙，春秋烝尝，其从与享，子孙无忘。天子万年，世德作求，有秩斯佑，无疆惟休。我作铭诗，以永孝思，孝思无穷，相以金钟，金钟大镛，万世閟宫。

（《申斋集》卷七）

临湘蔡氏所传洞玄法书宗派图序

傅若金

道可以形求乎？曰：不可。道无形，形者道之寓也。法可以言传乎？曰：不可。法无言，言者法之喻也。古之真人，契道于无形，悟法于忘言，凡其赫然而外著者，非吾寂然而内定者欤。临湘蔡君栖云读书好道术，尝受洞玄法书于武当刘尊师，因溯求传受之次，乃图尊师而上至于玉枢青灵之像为一卷，又录前人所述本末及所传法书大要于后。予过岳阳，访之山中，出书及像，使余序之。呜呼！道非可形求也，无形者存乎神，法非可言传也，忘言者存乎人，故神者二气之能依人而行者也，一阖一辟，吾气动息，一惨一舒，吾气吹嘘，一出一入，吾气呼吸，天地清宁，吾气之凝，风霆激作，吾气之搏。濯濯乎吾前，爝爝乎吾后，奕奕乎吾左右上下，肃乎吾身之中，惟无所感焉，感斯应矣。是故道不在图而在夫人，法不在书而在吾心之神。传曰：诚于中，形于外。不诚未有能著者也。蔡君自号渊默，是宜有

得于寂感之机、诚中之义矣，其法岂外求哉。

（《傅与砺集》卷四）

送道士李环闲序

傅若金

清江多名山，其最神秀而大者曰阁皂、曰玉笥，仙者所宫焉。玉笥之西数十里有山曰西峰者，相传南昌尉梅子真尝隐于其上石室，故又曰石室山。山能兴云雨以泽其土，有司岁致祭，遇民水旱必祷之。夫有仙者之迹而能兴云雨，致祭祷其山灵矣，灵秀之发固亦钟乎人哉。西峰观有李尊师环闲者，吾友平江文学尚宾之兄之子也。清修力学，攻为辞章。将游京师，览乎舟车人物之会，庶几遇名人真仙，发挥其道妙而大其观，盖其志不欲浮湛山中，局于旧所闻而已也。吾识李氏诸父昆季，文雅宏博，其出仕多儒者之政，师承文儒之风，居乎灵秀之境而力学攻词章，不局其旧闻，有不出而进于道，必名其山矣。人之杰固与地之灵相发哉。昔师之先世，周柱下史聃尝著道德五千言，后世有用之而治者。师之出，毋亦有意于用世乎。他日归，益得其家学，吾将就之问礼焉。

（《傅与砺集》卷五）

紫阳洞诗刻①

题紫阳胜境　元肃政廉访司知事雁门萨都剌天锡

天风吹我登鳌峰，大山小山石玲珑，赤霞日射紫玛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飘飖云气穿石屋，石上凉风吹紫竹，挂冠何日赋归来，煮石篝镫洞中宿。

（《两浙》卷十八）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八：右在紫阳山摩崖，行书，五行，字径三寸。按《两浙名贤录》，萨都剌字天锡，雁门人，寓居武林。博雅工诗文，而性好游，兴至则发为诗歌以品题之。西湖十景词尤脍炙人口。《元诗选》传天锡陟官闽宪，往还吴越。此诗题元字，疑非原刻也。

玉笥山清真宫碑

虞集

玉笥山清真宫，在临江之新淦，其实录以为本名群玉山，汉武帝授上清箓于此，见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宫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潜天柱山，出寻阳，浮江过彭蠡，所过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数百里，岂尝至而史略之，不然，则郡国望幸者或绪其治处矣。按图，其山起东南，稍行而南为三峰，名赤松、汉武、魏夫人三坛，又西为覆

箱峰，特奇竣，又北为北峰，中引小𤁧而下宫在窈窕中，与前三峰相直，上有石坛九，避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升处，故曰送仙峰。又东为郁木坑，其东南出与初起山相值，两山之趾犬牙交，人缘涧水，取径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环堵者矣。意者受宽而括约，笥之所以得名者与？其所祠神君曰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盖古之得道者云。又曰：由其三峰之崇高严厉，故以名□□□。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灵药，又有丹井墨池坛洞之属，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气清，有声出空中如众乐并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时同在者，或闻或不闻，及夜间寂，又如闻车马金革之来，若神物有所勑治者。居民相传畏忌，远其家数十里外，独学道之徒居是宫耳。宫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监中杜昙永与其门人钱文咏来居，萧子云以钱百万助成之。宫今有石刻在宫中，云是昙永所撰上清宫碑文，而文咏书。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后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长庆中，谢修通奉母隐此山，实录所著也。南唐时，皮羽南受知后主，刻木为印，使佩之以治宫事，徐公锴为篆上清宫额，此最可传信者矣。宋宣和中，敕改为清真宫。端平丙申，主宫事者李希白，故给事中大有之孙也，郡人重之，为请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传授，乃得涂绍禹、鲁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术为时所尊敬，故能大其宫而新之，益人田租以给众，来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来，相继治其宫者，曰胡永年、曾卿胄、刘继贤、曾季谦、张嵩老、涂弘道，其方来则欧阳本一、聂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尝召卿胄至京师，咨问称旨，留之四年乃得还。既而宫之屋日弊，于是元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胄、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谦又作三清殿，先后以其财来助者，郡人胡复、张日新，临川夏□□、庐陵曾德和、曾巽申、曾如圭，姑苏周静法也，其后继作，日虞不懈，而宫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聂立仁方从玄教嗣宗师以其事来告曰："未有年而吾宫新，则昔之从事于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来，姓名可考者寥寥数人耳，则其泯而无闻者，无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无以示后人，子幸为我铭。"予既闻而叹曰：山川之形势为豪杰所临依，众庶所会通者，历历可见，然而忽然之间，时往物异，则感慨系之。而荒闲寂寞之滨，乃有斯人，据泉石之极致，以相传长久如此。乃为次第其说而勒之以铭，铭曰：

大秀之山，群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笥将贮。不键而固，匪橐而盈，合冲纳和，伸凭虚生。其神孔明，维大司命，参我左右，宰我众正。若瞻紫垣，罗络四周，表卫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宫，泰阶之上，灵气翕张，孰执其象。伟若降精，岿崟峙停，㶿燎弗轻，食于殊庭。神君欲来，冷风与俱，乐出太空，合神于无。朝阳熙熙，夕灏肃肃，孰其迎将，孰其往复。精明粹融，潜滋密光，自然遂成，□□不遑。穆穆在朝，啴啴在野，我宫恒新，以诏来者。

(《道园录》卷四七)

大若岩广福灵真宫铭

虞 集

临江道士聂立仁记大若岩曰：大若岩者，在温州永嘉县北百八十里，道书所书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回五十里，岩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广倍之。石环中虚，容光东启，居

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暗险绝，必旁行仄人，莫穷其所至，篝火扪索，乃颇有见以为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台高数丈当其前，若门屏然。其北有东西两溪合流道岩下，汇为龙潭，而南出至县。其西溪相传有赤水时出，饮者养寿。今山下多老人百十岁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炉、石笋、屏霞、莲花之属，凡数十处，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两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际，一曰傅岩，尤奔怒者也。晋永嘉中，有传隐遥王贞白者隐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见白犬走枸杞丛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轻，登石台仙去，故名其台曰飞升台。而枸杞至今丰茂异常产，来游者皆撷茹之。传王或云犹在，时曾有人见之。其后陶隐居著真诰于此，故又名真诰岩。又尝炼丹留岩中，夜晴时或望见光熠熠然，云是丹光也。唐时人间有水旱疾疫祷辄应。咸通七年，恩王府参军、知永嘉监崔玄德始请于朝，为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亩，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岩中，赐名广福灵真宫。岩中风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两殿五祠，一钟楼，皆在岩中，道馆、厨库在岩外。庆元中，道士娄□、王希皓知宫事，皆修治之。入国朝，用温州道录兼领，故其徒散理别业，宫废不治。大德四年，曹渊龙始专居之，出私钱募人上垦其山，下陂其溪水，除导其湮芜，得田数十亩，益以己之私产，悉以资宫中之用。作斋堂，治凡屋之当治者，几二十年而宫事备。天子下玺书护之，俾以其徒相传，勿敢有所易。渊龙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显。故家凋丧，乃从黄冠游，至是两被恩命提点宫事，盖佳士也。其记如此。渊龙尝言曰："上岩后山近一里，得最高处，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闻钟磬声，相惑不敢动而去。渊龙数至其处，无所闻，然尤奇胜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应也。"为著铭曰：

岩中虚，容作室，门出震，当离日，承涧端，镇巨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隐原，木葛绵绵。曹渊龙，修其宫，学仙翁，百灵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坏，勒以吾铭示千载。

（《道园录》卷四五）

潭州重建寿星观记

虞　集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会十二次也，故角亢为寿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庙百数十，寿星祠在焉。说者曰：寿星，南极老人星也，春狼南北地则参觜之下也。占者以为人□寿命应之，恒以秋分时见于南郊，有国者以时祀之其地焉。然则一祠也俱谓之寿星。唐开元礼：寿星坛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盖兼之也。荆及衡阳之野，上应翼轸，而潭州有寿星之观，则以长沙一星在轸旁，而轸之余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为明地者作之，以为有乔松苍龟之瑞。方是时，人主崇尚道教，祷祀神异，四方依放以将顺其上，何可胜数。然未数十年，胥为沦没，讫不复存，而寿星观独传至于今不泯，岂非上下之应、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诬者，而所谓渊耀光明之下属必将表见于斯也耶？然观旧无田以备瓜华之奉，庆元间，自岳麓宫分余业给之，乃见夺于势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之毁，住持提点石以能与其

徒劝众人出财累锱以新之，寿星有殿，万寿有阁，鼓钟有楼，藏经有室，翼以两庑，表以三门，而观始具，可谓劳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远，而窃以为寿星者，礼诚当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领之；法应祠在郡国乎，则为郡国者当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殚其私力以为之者，何也？且今为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师嗣师为朝廷所尊贵，予尝见其在廷中为公卿言有国长久之道，皆合于清净无为之说，其所谓祝釐上方者，意甚深远。寿星果有系于寿命之应，必能推而明之以报乎上哉。夫论次用事鬼神之表里，予所不得辞也，故因其有请而为之书焉。

(《道园录》卷四六)

九万彭君之碑

虞 集

九万先生彭君南起者，庐陵人。六岁能记诵经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岁入城府学于紫极宫，遂为道士。稍长，游湖湘，既归有文名，尤长于诗。临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观，观之主者陈复宗见而异之，延而客之，亲之，誉之，使其长老友之，其卑幼事之为父兄，时人盖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学士临川吴公澄，搢绅儒宗，海内之彦及其门者甚众，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见知遇，则未有如君之无厌无倦者也。予虽寓临川，而居家之日少，徒从君于文墨议论，不知其他。在史馆时，有自江南来者言，君得神仙术，闭门修之三月，觉有气汩汩从中起，稍引之，其动如风，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贯珠然，久之有归如明镜止水，身心泰然，若与太虚为一。或啸咏以乐，或简默以居，凡俗疑其为狂病云。释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说，而其徒修仪范为世人求福田，灭罪业，其文甚多。君见而笑之，取其所为金刚供仪者，一笔数千言，依其节奏而开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然，予见之固异其有所得矣。后闻其东出闽峤，过武夷，至于海际，以为古仙奇药，往往在是，盖有所访云。予既归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问之曰："予闻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溪李简易先生其人也，信国赵丞相之子谌尝面授其说，予偶见其书。子之游湘州，闻其说乎？"君哑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与世俗为异也。"文心之老，愿进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来，而予未之能从也。邑中有富家，弃妻子，变居室为道家祠宇，其教之师采其意上闻，而请君主之，从之。居三月，忽往紫极宫留三月，与所知别，遽归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蜕焉。时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诗文若干卷，道释仪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数十步，有支陇焉隐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楩楠，郁乎苍苍，良田清水，隐映左右，盖尝与予采兰于斯也。其弟子陈子靖、龚致虚请予观之，师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遗冠剑藏之，其友戴衍、其从子从之学道者大年请予书其遗事而识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玕，君在时尝求予识其父墓颇详。上方为郡邑之望，车马至者不绝，自得君也，声闻日重，部使者张策以大儒卓行，自居历所部救荒，过之，留君舍，论民事疾苦与政令所宜，泛论经史古今治乱天文地理之说，至于儒行道要，语至达旦不能相舍去，叹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师，为予诵之，则吾九万君也。陈复宗将老，出黄金散诸弟子，皆有所嘱，亦有以与君，而笑曰："惟子所为。"复宗没数年，君集众而告之曰："师乡所与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为观

中买田以食众，吾无用也。"然后人服复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为诗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为其人一来也。乃为之赋诗，诗曰：

天之苍苍，其有涯耶？九万其程，孰羽仪耶？大罗之庭，旂蜂旛旆，書田丹井，灵气所会。有芝有兰，为秋为春，子去不来，白云谁邻。噫后之人，善视松柏，我坐新诗，永镇玄宅。

（《道园录》卷五十）

刘正奉塑记

虞　集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护国仁王寺严梵天佛象以开教于天下，求奇工为之，得刘正奉于黄冠师。正奉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由是上两赐宫女为之妻，又命以官长其属，迨今四十余年，凡行幸无所不从。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尝敕正奉，非有旨不许擅为人造它神像者，其见贵异如此。将作院经历洛阳田君，博物君子也，尝谓予言：大都南城长春宫都提点冯道颐始作东岳庙于宫之东，谋其徒曰："不得刘正奉名手，无以称吾祠。且正奉尝从吾徒游，将无靳乎？"即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敕未之许也。是时庙未成，民间以灵异祸福相恐动，事未甚显灼。冯去后，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为之祷，乃起谓其门人子孙曰："速为我御，我且之东岳庙。"至庙，疾良已。会立庙事奏御，正奉祝曰，愿亲造仁圣帝象。既而疾大安，又进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赐也。因又造炳灵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诸神，有弗当其意，悉更之，盖几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长春，因即而观焉。凡廊庑时共称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状，盖易以悦人。及仰瞻仁圣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余皆称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爱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胜忧深思远之至者，乃叹曰："运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计久之，未措手也。适阅祕书图画，见唐魏征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异哉，非直艺矣！正殿仁圣帝两侍女、两中侍、四丞相、两介士，其西炳灵公两侍女、两侍臣，其东司命君两道士、两仙官、两武士、两将军，皆正奉之手，善观者知非他工所可杂其间也。长春之白云观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为世所称道，今遂配之，略不可优劣也。予所见又有上都三皇庙，尤古粹，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秘不得观。予尝读张彦远名画记，录两京寺观祠宇画者数十人，塑者一二耳。计其运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应，二者略无彼此。而传世多少，悬绝如此，良由画可传玩，模拓久远，塑者滞一处，好事识者或不得而览观，使精艺不表白于后世，诚可慨也。故田君请著为刘正奉塑记。正奉名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象。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抟丸，又曰脱活，京师人语如此。

（《道园录》卷七）

四川顺庆路蓬州相如县大文昌万寿宫记

虞 集

文昌宫者，蜀梓潼县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时，俗尚祷祠，鬼神之宫相望，然多民间商贾、里巷男女师巫所共尊信而已。独所谓七曲神君者，学士大夫乃祀之以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残，民无孑遗，鬼神之祀消歇。自科举废而文昌之灵异亦寂然者余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断，明诏天下以科举取士，而蜀人稍复治文昌之祠焉。是时余在奉常充博士，适蜀省以其事来上，予议榜其庙门曰"右文开化之祠"。未几，今翰林学士承旨云中赵公世延方为御史中丞，移书集贤以闻，天子为降玺书，褒显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谓宝华之祠者，在顺庆路蓬州相如县清泉乡慕蔺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处军民长官卫君琪也。琪之言曰：宝峰之为山，绵亘千里，至是卓然为宝峰。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鸡，南山曰毛女峰，皆自古仙人遗迹。四山之中，宽平高敞者余十里，大溪环市曰仙城镇，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卫氏之先，有曰千者，居是峰好治祠宇，子孙世守之，至今表曰卫千滂。千三子，最幼者既死，为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孙尧辅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尧辅之子大川又为祠以奉其先，时卫泾贵实与之通谱，为请于朝，名其祠曰集兴，今文昌宫即其故处也。然则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术，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师之。始与遇京师，予使江西，又见焉。以宫记为请，于戏，圣天子赫然兴科举，未及期月，万里之外，岩绝之邑，已有闻风而兴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见吾蜀之文运，果非他乡之所及。

(《道园录》卷四六)

紫阳观铜钟款[1]

大元国广西道郁林州博白县永宁乡住企奉道信士杨经秀众信等，意者发心化缘十方信善，赀财命匠，铸造大铜钟一口，舍入紫阳观永充供养。

至元六年十月日化缘人　刘永昌　周惠　梁善　梁通进　陈福荣　莫敌予　紫阳观焚修提点杨经秀　保僧廖壹山　静江匠人熊茂卿　秦德广

(《粤西》卷十四)

①《粤西金石略》卷十四：右钟在郁林州东门宝相寺，高二尺九寸，口径二尺一寸五分。州志云：紫阳观在紫阳岩，去博白县城六十里，南汉刘崇远建，此钟故博白观中物也。

清源妙道真君香椿记

碑高一尺二寸，广五寸，四面刻，每面六行，行十七字。正书。在邹县。

书撰陈璧

神者，仁圣之极致也，幽明祸福，祈祷有应，斩蛟龙，降七圣，至德难称，历代嘉封明神圣号。功德神主、后卫亲军千户陈良，昔时从军，在□□度江，至沙市领，见阵中神仪明显，实有祐国安民之应，良敬许之，愿平宁还家，时在至元十六年。同兄秀为之于宅东创建祠堂，绘塑神像，今来□十年矣。崩颓疎漏，致损塑像，于是良子弥等，同本里耆德人众，共成圣事，仍旧重修，劫添砖笆，栋梁飞檐，门窗枕香炉阶基，以物完具，不废先人元施之心。恐久废堕，故谨志之。

大元至正元年岁在辛巳四月癸巳二十有五日辛丑谨记

山东路益都府滕州邹县第五乡桑家庄住持功德主

陈弥　千户陈兴　高完县知仕于浩　　丁荣　王聚　丁泉　于澄　于源　陈珍

（以下人名不录）

木匠潘钦　潘忠　铁匠建三　魏庄石匠王（下缺）

（艺拓）

真朴妙德大师瞿道清墓表

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九寸，正书，额题“瞿公墓记”，在邹县绎山。

真朴妙德大师瞿道清门人

秦□□
姜道普
崔□真
姜道安　王可道
徐道□　赵清童
□道□　吴松谷
□月□　陈合童
郜道坚　髯头王
□□□　□□□
□知堂　刘□童
王知堂　□道□
张道林　□□□
杨道睿
刑无祖
载才甫

至正二年十月日

（艺拓）

重修护国崇宁真君庙记

碑高三尺四寸，广一尺九寸，廿三行，行五十一字，在济源。

郭敬撰

王川儒人程处文书并篆额

天□生异人，锺纯粹之气，不随□而□者，兴来已有所自矣。故其逝也，神奇不测，洋洋乎显祐于天下，此理之自然也。尝观前代虎臣□士□武施于一时，余泽残刻，旋与草木同腐，未有如关将军之德之盛者。少与先主友善，后为佐运元勋，暨诸葛孔明、张翼德，时人之三杰见称，勇冠三军，能夺□帅，义足有为，人不能夺其志，所自谓大丈夫者，信矣哉！英风扬于千载之下，□爽如在，宣灵无方，推义□之心，用之不竭，捍御灾患，扫辟妖氛，俾时和世宴而民物阜康，岂非纯粹之气不随死而亡，以显祐于天下也欤！是以□代秩祀不辍，优封王爵。爰及圣朝，□崇极褒加，大而郡邑，小而聚落，莫不祠而□之，庙貌愈□严而人愈敬畏焉。济源县城外乾地曰北关，面泷□沇，形胜甲於他境，居民繁夥，庙之起建旧矣。其经始岁月无旁所考，屋老迕修，□即颓弊。至正改元，春不雨，阖境嗸嗸，恐致饥馑，监县公车里于、邑长郭侯、□□左公遍祷于神祇，谒祠下，顾瞻栋宇摧圮已甚，几毁像设，庭荒缀夷，将见亵慢，慨然歇增葺之。既事而退，翌日甘澍沾足，和气布野，遂协议割俸□后工具器用各尽其善。越五月，复废就完，殿堂神门，筷□加饰，周以垣墉，趋以外门，檐甍砌垒，巍然奂然，神之安宁，□□是后也。社长卫元淳董之，涖事克勤，捐己资赞成厥美，偕耆老申显来求记□□□适守馆于兹里，况其事迹亲见之，义不敢终辞，乃由夫事神之道，主乎诚而已，无其诚则礼为虚设，谄祭非鬼者，虽尽其诚，不患□□福而邪媚之说适足以乱政惑民，然后知邑宰之新是祠，不专祈祷，亦所以述典礼，明教化，以厚风俗。苟或昵□祀为妖妄必将发愤而摈黜之。乡民从贤宰之化，岁时用礼于斯，能致敬以来格，又能远而不渎，神之感应阴骘；岂有既哉！郭侯已及瓜代，薛侯继尹，其于纪成绩以昭彰前政之誉，伾伾而乐之，则其庙貌恒新，不废旧典，有所望矣。於□忘其斐陋，书之以诒方来云。明年春三月戊寅邑人郭敬撰。

至正三年夏四月吉日北关社长卫元淳立石

怀庆路济源县典史王珪

怀庆路济源县尉姬庸

进义副尉怀庆路济源县主簿左世荣

从仕郎怀庆路济源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河防事薛元恭

承事郎前怀庆路济源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河防事郭居仁

敦武校尉怀庆路济源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防事车里仁

（艺拓）

绎山炉丹峪重修长生观记

碑高六尺四寸，广一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五十五字，正书，在邹县。

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李元彬撰

奉训大夫济宁路济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蔡思中书并篆

绎，天下名山也，岩谷崆峒，怪石错叠，钟奇孕秀，千态万状，实洞天之绝胜也。是谷在山阴屋头，寅缘登玉女峰，直下千仞，瞰是宇，编人根底如堕井中，仰之周围，层峦叠嶂，嵚岑峣嵲，苍壑翠壁，嵚岈岩陁，竹木葩卉，胶辖蒙翳，云气吞吐，烟霞映贲，朝昏变化，神异莫测，仙隐之域，殊为幽佳。厥中古有丹灶，因名焉。观自隋唐以来有之，五季之乱，人烟聚落，尽化榛莽，兹实豺虎之区，栋宇尽废，止留基迹。迄宋绍圣间，复有殿舍。金大定初重葺，曾有石纪，然荐经劫火，仆裂散逸无存，国初尚余太上殿。灵隐真人始至此山，得仙人观遗址，刊木抟石，结庐其中，经营阅久，乃成室居，稍聚徒侣。复于是观，并为兴构，命门人淳然体道明德真人史志道坐此林心奉守。史公仙去，其门人明真和阳崇德真人李志椿继之。至元廿八年，李公门人明真体道通玄大师綦道全复为之主。大德元年，撤故殿，恢制重建，增东西厢等舍。后綦公南游浙间，不返灵隐，嗣教三叶孙本宗宗教凝玄冲妙文莹真人李道实，其门人明道贵德洞微大师本宗都提点吴志全等，继为葺益至备，复辟拓土产，植果艺蔬，与戴氏里诸庵以给在上仙人万寿宫道众斋食之须。其地所据，东界砥饼石，南自顶而下至花头石，西抵夫主山东华宫，北距车行古陌，此观之恒业也。其自兴复之后，未有碑记以诏永久。至正四年春，提点吴君造予馆，请文甚坚。窃嘉其戮力宗门，殊懋厥绩，故不暇让，而为纪次。粤原道教之流，始自黄帝崆峒访广成，问要妙之言，如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又曰"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必清必静，乃可长生"。旨是言，盖俾之抱朴守一，拒绝外诱，葆光啬气，废心用形，以为得道长生之本。此太古之时，风气弗开，纯朴未散，克是为守，则人多寿，理或然也。三王而下，风气既开，纯朴已散，利欲相形，浇伪日滋，礮裂太和，凿蚀精一，则人多夭，鲜至百年，理亦然耳。厥后仙者，非有异禀，复得奇术，凝心绝虑，窃造化之机，饵铅汞之剂，弗克以延其龄，然不无摇精劳神之苦。逾金季我朝之初，五祖七真，倡全真教，立戒周严，屏除外诱，修洁身心，务得本来，灵境神光，无所不通，而与造物者游，数千载而下，其有得广成之遗旨者欤？今灵隐之徒，累叶兴祠宇，辟土产，同厨廪，不啻数千指，分处各所，皆温饱而享安闲之乐，然不求道祖遗旨，百年之久，莫误真趣，屏弃天属，居斯食斯，亦徒然耳。歌曰：

山之幽兮谷之空，炼丹药兮为琳宫，区区声利虽有荣，百年几得善其终？豺虎塞路狐狸凶，羽客无知睡正浓，猿鹤恐泄灵境风，谷口每着白云封。熙熙花鸟春光融，恍若不与俗尘通，盘之深兮应此同，山人安在吾将从。

大元至正四年岁次丙子十一月甲辰日，制授明道贵德洞微大师住持仙人万寿宫本宗都提点吴志全，通玄诚德养素大师提举张道亨，同知宫李志真辛道邕崔敬玄赵道明荆道明本观知观王道素等立石

益都路邹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安童，承事郎益都路邹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李彦审，将仕郎益都路邹县主簿李珩，典史郑弘，司吏徐元恭王德陈惟恭

玉工常伟男常景鲁并门人李展刊

（艺拓）

端静冲粹通妙真人黄君寿藏碑

危 素

至元十有七年，世祖皇帝诏征女冠炼师邵君于临川。昭睿顺圣皇后说其言，留居禁中以主秘祠，赐号广诚灵妙演法真人。再传而得黄君焉。黄君名居庆，字庆远，别号石庭散人，饶之安仁人。父明德，母张氏。君生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幼而敏慧。年十有三，慕玄虚之学，父母弗能止。舅氏逍遥观道士张宜叟引诣东庭观，从管辖左君得度为女冠。东庭者，邵真人受业处也。大德七年，邵真人命之至京师入觐，成宗皇帝即命祠北斗。邵真人亦嘉其志行纯备，尽以道术授之，复使师事葆真持正渊素真人卢君。于是佐卢君服邵真人之丧，尽其诚孝。泰定二年，中宫留卢君内廷，黄君遂摄祷祠事。明年，卢君化去，如丧邵真人者，且各建石阁墓上。自是承应宫壸，日不暇给。乃召女弟仁实于东庭摄祷祠事。天历初，皇后尤加敬异。集贤以闻，授渊靖冲素崇道真人，住持玄元万寿宫。元统二年，今皇后有旨，命加真人。集贤以闻，授端静冲粹通妙真人、江南诸路女冠都提点，住持大都玄元万寿宫，抚州路东庭观，常德路乾明观事，特命文臣行词表异之，又降玺书护其宫。先是，成宗赐地西成坊以作玄元宫，而邵、卢二师尝在禁庭，故构筑之事未遑毕举。程文宪公、元文敏公尝承诏为文，赵文敏公书之而未有石刻，黄君卒次第为之。若夫正簿书，立规矩，竭其心思，无所遗阙，复俾仁实等经营以建璿玑殿，秦天神像、香镫之具，无一不备。至正四年，豫作寿藏于西山祖堂之后，至于含敛之须，靡不悉具。使其族弟冲真元素明德法师仁己谓余曰：吾藏剑处将刻石以识，愿有以述之。余家临川，与东庭同郡也。是邦自昔麻姑、魏夫人遗迹多在焉，故女子至今闻其风而兴起。脱去尘俗，超乎万物之表，岂非难哉！邵真人以来，三世受知帝后，褒赞之勤，锡赉之厚，有不胜书。非洁白其行，精勤其学，不足以致此。黄君恬澹而慈和，以为起自山野，受国厚恩，恒以满盈为惧。每助①其门人以敬天事君，无忘师训。故记其寿藏而并及之，且系之以铭。铭曰：

学本黄老，在葆其真，孤骞尘浊，与天为邻。世降风移，众说滋起，仙术可传，从者云委。昔魏夫人，飞行临川，黄华麻姑，照映后先。及我世皇，大廓封畛，贤豪登庸，亦及幽隐。有嫕女师，修练东庭，翩然来朝，驾其云軿。脱屣如遗，岁历三纪，真人再传，懿德趾美。出入禁闼，锡命光华，优游珍馆，若栖烟霞。宛平之墟，豫作幽宅，达视死生，何有欣戚。茫茫宇宙，孰控抟哉，独立物表，超乎端倪，后百千年，征其遗迹，铭著弗忘，勒在燕石。

（《危太朴集》续集卷三）

①超案：似为"勖"字之误。

大上清正一宫钟识

案钟识，上层八方，方各一字："皇帝万岁，宰臣千秋。"下三方各有识文云："彰德路安阳县西关敕大上清正一宫太岁乙酉至正五年正月上吉日谨志，铜山镇匠人王通。"大上清正一宫即今西关西北里许白龙王庙，元时正一宫旧基也。

（《安阳》卷十一）

庆元玄妙观玉皇阁记

黄　溍

昔有虞肆类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群神，成周禋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今道家者流，祝祭礼祠之事，诸神位号之多，至于三千三百，而莫尊于昊天上帝，率与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为柱下史，孔子尝问礼焉，于帝王之旧典礼经，固无不知，其徒之尊其所尊，宜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务清静无为，去健羡，就卑弱，古之人用之治其国而民以宁一；至于飞符走檄，崇珍馆而启玄科，五千言之中虽未尝及之，而非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区奥壤，宫观坛场之制，自前殿之外，必为玉皇之别殿，盖三境之高真，玄穹之主宰，当各全其尊也。庆元玄妙观，在唐为紫极宫，以奉玄元，在宋为天庆观，以奉圣祖。国朝至元十九年，毁于灾。元贞某年，有诏撤圣祖之祠，黜天庆之号，而改畀今额。穹门邃庑，奥殿广堂，悉复其旧，惟帝座久虚而不设，非阙典欤？大德某年，前住持雷谷陈君入觐，被上旨，俾以甲乙次相授。陈君慨然以兴造为己任，谋辟圣祖殿故址建玉皇阁，未及庀工而化。由陈君若干传，逮今住持顺庵王君，而阁乃成。初，王君以泰定某年入侍内祠，赐号玄门真士，主本郡之太清宫，以精于禬禳，朝廷数遣代祀名山。京师大旱，祷雨辄应，有司治決河，投其铁符，水势随减。名闻于上，制授太虚玄静明妙真人，住持本观。至正五年冬，奉今天子及两宫皇后所降香旛，归建金箓黄箓二大斋，感瑞鹤翔舞，异香不散，士民幕向而至者不可数计，所获信施甚厚。乃裒聚以资土木之费，始作于六年之十一月，讫功于某年之某月，阁之高若干尺，修若干尺，广若干尺，列楹若干，复霤重檐，涂塈丹青，穷极壮丽，威仪像座，严奉惟谨。谓不可无以纪其成绩，乃以状来求为之记。夫以数百年之旷典，一旦而举之，殆非偶然。自今以始，明灵顾歆，祥庆来下，使斯人蒙其福泽，保其寿康，而泳游于清静无为之化，此王君之志也。所可记者，奚止于程工属役之勤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郡昌国州之蓬莱乡人也。

（《黄金华集》卷十四）

澄碧堂记

黄　溍

道士四明吕君所作大瀛海道院，翰林学士临川吴公实记之。顷予至四明，数与君游，君复求予记其所谓澄碧堂者，予未及为而去。后三年，来钱唐，见君三茅观，求益力，予不得辞也。初，司马炼师居天台，尝自题其宴休之所曰澄碧，而大瀛海者，陶隐居丹灶故处也。君既得度于崇道观，而受上清法箓于华阳宗坛，至是因取炼师旧题以名其堂，所以示后人，使知承传之自也。按隐居始筑室华阳，寻变姓名至永嘉楠溪青嶂山，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受戒于鄮县阿育王山。今道院在象山县爵溪之阳，与阿育王山相望，其为隐君遗迹无疑。炼师天台所居，则今崇道观是也。盖自杨君七传至隐居，隐居传升玄王君，升玄传中岳潘尊师，中岳传炼师，由炼师又三十三传至今刘君，号为宗师，君所从受箓也。昔刘歆叙七略，神仙、数术与道家为三，而其后一归之老氏。老氏之徒，以经箓相授受者，复分为三，而其后一出于张氏。张氏之传，子孙世守之，而其术长于执不祥，劾鬼物，人见其驱飚走霆，变化翕忽，无不敬异师尊焉。而又有穹官峻爵，为世所歆艳，宜乎星冠羽服之士，靡而趋之，虽华阳之弟子亦未有不为其学也。君顾能拔去流俗，溯其所承传而表见之，岂不犹行古之道哉！嗟夫，古之学者必有师，自巫医百工莫不皆然，非独儒者为然也。若君之为，可无怍矣，此予之所不得辞而为之记也，其亦以厉吾徒也。

（《黄金华集》卷十五）

罗公道号之记

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二寸，十五行，行廿九字。正书。额题"怀玉"。在栎陵。

逶迤逶迤，瞻彼山河，山河奚尔，道德渊峨。潜光兮英华发外，蕴秀兮志气□磋，朗耀中心无价宝，清辉冷淡乐婆娑。道体真为本，惟君真秀多，秀气还中在，还中有异科。还将人众比，还众比君何，智仁兮隐璞波，圣义兮省琢磨，温润兮有中和。会中和，谭一意无他，意情能造化，坚久不削劘，稽首神仙会，难同会首哥，试问神仙道，神仙身姓罗。要知神仙号，一首怀玉歌。

西江月

腹隐天真大宝，一生道体无虚，包藏秀气性温余，方寸一毗不许。开卷胸中异象，能分物外何如，宜将怀玉号名誉，不脱神仙道主。

文赞曰

胸襟洒落几人同，善掌玄门日益功，事业云腾朝圣祖，声名碑迈保宝宫。道心怀玉归清路，慧向悬珠化碧空，望行久常□姓号，百年世序仰遗风。

铉公又赞西江月

可叹怀玉妙理，遗风千古还同，名扬四海播宸宫，谥号冕然有庆。惠和真常玄逸，传留举代兴隆，终身道德效功崇，果证蓬莱三洞。

本县王村守坟儒士王士弘撰

白水县伏蒙村石匠提领樊亨刊

郡西崇教讲主铉吉祥篆额

西蜀道士礼善大师咸善璋赠并书丹

时大元至正七年岁在丁亥孟夏中旬有三日本宫门徒知宫惠思仁等立石

（艺拓）

尊宿提点刘道清德行之记

碑高三尺一寸，广一尺八寸，廿一行，行三十一字。正书。额题“尊宿刘道清德行记”。

总仙宫住持讲经师陶德泰撰文书丹题额

斯道之在天下也，万物莫不有焉。而人为万物之最灵贵者，既以□□矣，而不能明于道，可乎哉？今阳台宫通真静源冲素大师、赐紫金襕提点纯清子刘道清□能明于道者，是以人皆以德行称誉之。盖斯道也，人能得之于心，谓之德，能施之于事，谓之行，故兼而言之为德行也。本宫住持提点王德仁，敬趋天坛绝顶之总仙宫，谒予而言曰：“吾宗属有尊宿者刘公也。自吾童稚出家，见其亲历住持，干办常住之事，及春秋既高，而退休于兹有年矣，于常住之物，毫分无取，此一德也。凡遇饥馑之年，斋粮有不赡者，未尝不以自己之资产周济其急，此二德也。或兴修殿宇，补葺□廊，未尝不施财效力，此三德也。或造作真圣道像，供器法物，皆发其囊箧以给其用，此四德也。今略举其大概，未及细陈。近于至正七年，适丁荒歉，复以己之金谷凡若干，尽纳于常住之库，令赡道众，令助修造，而好善乐施之心无倦焉。于是以亲谒先生之所，愿求其文以纪颂其德，此宫门之所以报□刘公也。”予闻而嘉之曰：“夫人有片善，尚犹可采，况有此四德乎，皆非细细之事也。是宜勒之于贞珉，以为后人之模范。”复为铭曰：

天生万物，惟人最灵。天地有象，道德无形。有者易昧，无者便明。孰能明之，刘公道清。于财不吝，逢歉则赈。其誉日彰，厥修益进。与物何私，淡然无为。老庄之书，理契精思。积功累行，服食紫芝。动静可法，允合宏规。德仁有心，托予述之。大书于碣，永世其宜。

希真冲素明义大师清安子都提点冯道夷、纯素玄妙大师提点王德贤

元素冲妙保和大师玄□子提点张道远、希真安静纯素大师提点杨德□

戊子年菊节提举段德真秦德真李德荣知宫郭德宜王德忠杨德荣惠惟素乔德良等立石

（碑阴）

兴国大阳台万寿宫

王道福
陈春童
知库常道敬
提领刘德义
副宫王德忠
知宫王德恭　门人　元定童
尊宿提点刘道清一门人通真明善大师　提举梁德仪　门人　穆宜童
侄男刘道常
提举刘道渊
清真达妙大师提点张道维　提点张道彌　知客刘道信
安静凝玄大师提点张德林　提点皇甫德谦　典座张德霞
知庙冯德庆　典座樊道谨
提举崔德福　典座刘道祥
知宫冯德定
提领韩道安　同本宫大小道众等
副宫刘德真　刻字人孙　成
知观严德清　潞州石□提控孙和

（上拓）

玄妙观重建玉皇殿碑

杨维桢

吴兴玄妙观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为郡官寮祝釐祷雨旸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风观也。唐神龙改龙兴，天宝改开元，宋初改元通，大中祥符改天庆。我朝改今名，祟建圣殿以居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灾，主观师闻人得人，揽其败瓴断础，不无怆然者，乃与其徒施道清，壹乃心力，勇发弘愿。既各竭己资，且募檀施，得里之大家叶德荣、刘道坦等，又久捐若干缗钱。于是首建圣殿，经始于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楹杰栋，翚飞岳峙，缭以朱阑，覆以重檐，规制雄大，气象森寒，凡幕帟供张之具，黄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饰，视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川祇地媪咸大欢喜，奴隶妇女瞻仰赞叹，诚足以侈庙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与共落之，穲稏在野，歌舞在途，休气布濩，无有灾害，人康物阜，熏为大和，则又相与伐石以纪其成。知观事者钱道元介万户教化公来谒记。予悼吾儒之教，歧而为老释。释氏以灭绝伦理，示人以险绝之机而生生之道几熄。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圣人忧患之作，老氏者其无忧患乎？闵文法之烦称也，机谲之互角也，百疾俱作，万怪横生，昼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缪盭。故其立教以自然为宗，以无为为有，本返治古于容城氏。时田不侵畔，渔不争限，抚婴儿于巢上，栖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蹍，而不知为之者，此老氏旨也。宗其教者，又隆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观阙，与时王等，而王法无所于禁，亦以广好生之仁，充玄默之化也。得为其徒者，将推其教以拯衰世

之苦，则祖师之圣又岂直祝釐以寿皇图，宫阙坛埠之崇，又岂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观而已哉！方今圣天子追治道于黄唐之上，好生之德，与天同流，瘳痍煦残以恬以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游，老死而不知帝力之加于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广矣。既叙其事，复为铭诗曰：

神鳌载弁浮青红，水晶宫阙神人宫，金铺雕础閟且崇，参差珠阁当天中。仰瞻宸扆天人容，天威咫赤下地通，白云之乡帝乘龙，翩然大荒灵下降，彩烟绮雾陛九重，灵鹤万舞来从东。五方之人卬吉凶，帝悯下土卬辄从，物不疵疠岁屡丰，十日一雨五日风，圣人体天上帝同，好生之德天同功，祝圣人寿生聪聪，倥侗至德还古蒙，弥千万年天无终。

（《东维子集》卷二三）

清真观碑

杨维祯

吾昆山之清真观者，宋放生池也。乾德七年，天台道士翟守真住其所建堂，皇其中位元武像，得常熟清真观梁普通时废额，因以名。越二十年，观营造十八，相其力者嗣师马洪辰、刘道映也。大德壬寅，昆有阳侯之变，灾及观。越四年，主观事钱益谦更建三清玉皇殿阁及沼亭池廊庑之属，登吕岩仙人所书阁扁无恙。益谦之孙日日升继成之，石梁山门，无不完整。今年日升将观之图，拜维祯雷湖之上曰："清真自翟开山，距今九十有五传矣，乍兴乍废，凡二百有余年，而纪载之笔未有所托，幸书之坚珉。"维祯稽放生之说，出于流水长者老氏之流，推上帝好生之说，亦仁施一事也。今日升之徒嗣法于翟者，必以禬禳秘箓致时休祥，弭物札丧，非广是仁者欤？事关国典，适遇其人以兴，又适藉其人以盛，是不可以不书也。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玄妙观经坛买田

刘诜

自有天即有帝，自有人即知敬天而事帝。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书，其警戒惕畏，必曰天曰帝。盖临之在上，昭然而日监于出王游衍之间者，莫非是也。而道家者流，则又推言帝之所居玉京金阙，峨峨非世可狎，而又有群仙五老骖翼平凤盖鸾车以来人间。又言每月二十五日，周览四方八极以察善恶邪正之辨，谓之胜游。虽未可究其实，然大抵皆言天威不违颜咫天，所以起人之敬而不敢忽，诱人以为善而不敢怠也。呜呼，此与唐虞三代圣人之言何异。吾乡玄妙观，有胜游诵经坛，所以祷圣寿祈太平也。有田若干石，道士陈逢吉铢积所置。中为住持者所鬻，道士刘宏大集陈九龄众资归之，然尚不给。会至顺辛未，郡大疫，死亡相属，临川李君长翁来任郡知事，意恻然悯焉。与宣慰周公志仁、州判萧某、儒学正阮某、提点某暨诸府掾，裒资得中统钞七千缗有奇，于玄妙观建洞渊醮会十

一，朝诸命于上帝以遣众灾。暨蒇事，连雨忽霁。朝告之初，有白鹤四浮空翔舞集殿隅，朝罢乃去。由是四城疾骤愈，民始知有生。醮余尚存钞缗六百七十五，适周如京宿有出质田十三石七斗，为钞一千三百七十缗，俾经坛返业以为益，知事复倡捐己俸续所余缗返之，通前为田三十九石七斗，而胜游坛浸浸可广矣。嗟夫！一醮之成，天之显于民者如此，谓其不日游于人间可乎？于是众皆曰：是不可以不记。记田之所由创增，所以示后，使知所守。记醮之大感格，所以警民，使知所畏。醮若无与于田，田之增自醮始，记田而后醮以重坛，此记之所以不可已也。余惟知事之设醮使民无疵疠，买田经坛复，使民恒有肃心。虽若神道设教，而其用心厚矣。士君子为善固不计天之出游与否，而天道福善则不可诬。共保是田，以永是坛，则善之道也。

（《桂隐集》卷一）

三教堂记①

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四寸，十四行，行三十三字。在三明。

赐同进士出身将仕郎延平路录事豫章傅箕撰文

承□郎延平路沙县尹兼劝农事郑圃贺舜韶书丹

亚□大夫延平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四明胡欢□儿篆额

三教堂者，沙阳获团眉山邓士良之所筑也。堂距所居之东一里余，山曰弥兴，岩岭蟠踞，家集石髃深，即堂奉佛老像以福其祖先。初吾余庆，既又以祭享之礼实出于任，并像先圣居于中，而遂以三教堂置田若干以为堂赡。于是长有灯，儒释道流之至者有待，上祝圣人寿，下为民祈福。岁中秋，必近祀历代宗亲及时思堂神仪，盖自至大戊申岁始矣。士良既没，其子安宅膺隆训，修遗绪，凡堂之□□者平之，隘者广之，殿堂门庑悉重构而完美之，所谓三教之像，刻绘之工，亦加旧焉。始于至正甲申三月，越丁亥五月而讫工，谒予作文以纪之。嗟夫！君子之于人，有善必取，或取其事，或取其志也。佛氏老氏，□未尝于儒者并，韩昌黎有云：古之教者居其□，今之教者居其三。三教之名，自唐始也。三代以上，真儒之道，仁寿万民，无为而治。迨夫世衰道微，佛老继出，或慈悲而不移，或清静而不扰，各浮圣人之一体，与儒教未至相悖也。况礼乐刑政，惟君子予先，由其道畏其法，二氏之教则□之，此祸福诱之以根应从所纳其说而归于善焉。微儒教不能保人类沦胥以灭，微二氏亦无以□儒者之不及也。三教所以并而不废，三教之堂所以筑于邓氏者，其以是欤？然则堂也，其事既未必多轶于礼，而原其所以建堂之志，则又有深足昭焉者矣。笃于先代，于以见其孝；祝延圣寿，于以见其忠；待儒释道流之□，于以见其好施与而无远迩之间也。忠孝惠爱，人之善行也，父作而子述，善之者其可不备著其实以召示来世也夫？凡为邓氏之子孙而登斯堂者，可不益维其志以显扬祖考之业也夫？

至正十一年辛卯岁五月□日　　清隐邓安宅立石

（《福建省石刻资料汇编》）

①编案：录文错误较多，因无拓本校对，仅供参考。

江州路玄妙观碑

危 素

至正十一年七月戊申朔，皇帝降玺书赐江州路玄妙观。观之学者王崇大虔奉之以还，而来属素著其事于碑。素惟昔唐翰林供奉李公及宋苏文忠公、黄文节公，皆以年四十有九过斯观赋诗，传之后世。素虽藐然晚出，于三君子无能为役，而其行年适同，殆非偶然者。按崇大所闻，参诸郡志，观始于东晋，初名老君庵，在郡治之东北薛家坡，则郭璞所卜。唐开元二十年作紫极宫，尝冶铜为元宗像，侍玄元皇帝侧。宋祥符五年改天庆观，建炎间毁于兵。入国朝改今额，漕使、邦侯、武帅、大小之臣祝釐于此。民之水旱疾疫者亦祷焉。延祐七年，主山戢君复礼新作通明殿。至顺三年，王君义敬新作斋堂。至元四年，王君之弟义昭作方丈室。六年，王君复作混元殿。至正四年正一堂坏，住持提点詹君泰琼请义昭之门人王道忠、詹复殷、詹复立出财更作之。若本命、舍田二祠，则六年欧阳道聪、李复章作。□□钟鼓二高楼，则十年今住持□德久、张泰德等作之。于是规制大备，栋宇穹峻，伟然神明之居，为一方之望矣。我国家崇尚道室其说，将以祈天永命，盖亦异乎秦汉之君，溺志于荒忽缪悠之小数。凡居于斯观者，处有师友之讲习，出有山水之游观，天光照临，恩宠斯被，猗与盛哉！素既叙而铭之，铭曰：

眷兹琳宫，肇兴东晋，惟吕惟黄，绵绵胄胤。逮及唐宋，玄元是宗，紫极天庆，观阁摩空。昔贤来游，载言载笑，丽句雄章，山川有耀。锡额玄妙，自我世皇，继志述事，惟皇之明。明昭诞扬，玉章云篆，山君川示，储休锡羡。屹屹匡阜，仙圣攸居，玉芝龟设，藏弃丹书。窥道之秘，宅心幽贞，天保定尔，式衍修龄。栋宇岋岋，新宫奕奕，肃移上恩，刻示无极。

（《危太朴集》续集卷三）

太上感应篇注释碑[①]

太上感应灵篇（篆书，文不录）

劝善凡二十六事，惩恶凡一百七十事。

人生天地间，凡吉凶福祸、善恶得失、消息盈虚之故，一感应之理而已。感应者，其阴阳之妙用，气理之真几欤？是故吾夫子释大易中孚鸣鹤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违之。万化不穷，感应一理，所以感应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声，行者心之迹，言行实感应之枢机也。善则明理，不善则昧理，人以善为感应，则感应同乎天，故曰动天地。又释坤履霜一爻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必有余殃。盖以天下事未有不积而成者，所积善则福及子孙，积不善，则灾流后世。庆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应，如响斯答，事理必然，无可疑者。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其斯

之谓欤？蒙尝见善斋李先生注感应篇，其善善恶恶之言，如指诸掌。嗣而郑相安晚、汤侯北村、徐公博雅辑而为赞，衍而为解，韵而为诗，愈益明白。今钱塘善士陈君实又能析条比事，则图附注，揭之座右，真勉人立心行己、存善去恶之龟鉴。三教诸经，同一律令，予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尽己之忠以实之信，如心之恕，主一无适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即是君子。否则言行不相顾，心口不相应，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苍苍冥冥，凛乎可惧，久闻陈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祸，出入起居，恐惧修省，举头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视，何止一乡之善士而止哉。求余叙篇首，不敢辞，凡我善友，尚监于兹。仇远书。

感应篇，惩恶劝善之书也。世多以为道家文字，非儒者所尚；又其言不能常接于心目，虽前贤句为之传，篇为之赞，长篇巨帙，大字正书，有束之高阁，新若手未触者。遂使太上之言，几于具文。窃尝稽之于书，则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于易则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然则福善祸淫之理，犹响之于声，形之于影，虽其设教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恶，则其理未始有异也。今阅其书，往往与经史吻合，特览者未之察耳。于是博考经传，参合同异，附注句下，区别其类，总二十六门，纂集成图，揭于座右，以便观览。若盘盂户牖之有铭，俾得常接乎目，每警乎心，不至于怠忽遗忘也。顾其辞详，则卷轴有限，又惧览之者惮繁，故简易其文，昭著其义。若欲泛览流观，则有前贤之传赞在，苟因筌而得鱼，同归于至善不迁之地，则余之所望也。泰定甲子上元钱唐陈坚君实绣梓奉劝。

三教垂训，惟制其心。尧传于舜，舜传于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中者，喜怒哀乐未发之谓。纯乎天理至善而无恶，然因一念之发，而后善恶分焉。故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必当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苟非静而存养，动而省察，则安能发皆中节，无过不及者哉。老子之书曰：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盖人能息念，神水常清休，心灵源常静，则水火自然升降；至于动静两忘，清浊一源，则天地之理，悉皆归于一身。释氏之书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李善斋集太上感应篇传，载处士朱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以非谓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为不欺神明。盖心者神明之舍。或问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牺牲之奉，惟以不欺为事耳。燕山窦十郎名禹钧，年三十，梦父祖谓曰：汝寿不永，且无子，曷不早修阴德，以回造化。禹钧惶惧，于是遇亲戚故旧及贫困者，有丧未举，有女未嫁，或窘而无业，公皆出金帛以助成之，与夫焚券嫁仆夫之女，得金还去失之人，每量岁之所入，除伏腊供给外，余皆济人之急。家惟素俭，建屋聚书，广开义学，苟□修德，无不乐为。后十年复梦父祖谓曰：今汝名挂天曹，以有阴德，延算三纪，赐五子各荣显，仍以福寿而终，当为洞天真人。又曰：阴阳之理，大抵不异。善恶之报，或发于见世，或报于来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无疑也。禹钧愈积阴功，五子八□登第，贵显为参政尚书学士。公为左谏议大夫，八十二沐浴，别亲戚，谈笑而卒。范文正公曰：吾之宗族，在吾固有亲疏，以吾祖宗视之，均为子孙。况祖以积德，至吾富贵，今苟不恤宗亲，又何颜人家庙见祖先乎？遂买良田四十顷为义庄，均及宗亲，岁支□粮缣帛，嫁娶丧葬，皆有赡给。其子克绍父志，增广义庄。文正公遣子尧夫姑苏取麦，舟次丹阳，见

故人石曼卿三丧未举，尽以五百石麦舟付之。既归，文正问见故人否，尧夫以曼卿三丧未举为对。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尧夫曰：付之矣。文正怡然喜见于色，其父子德量一至于此。王沂公之父被拾字纸，涤以香水，收焚后，梦宣圣曰：汝敬吾教，当遣曾参来生汝家。生子名曾，荣显拜相。尚霖因李铸病故而贫，乃资助其母，函骨归乡，嫁女于士族，梦铸泣谢，来生□子，后官至大理寺丞。李谦尝值岁歉，出粟千石以贷乡人，明年又歉，人无以偿，公焚借券。后复大歉，竭家惠济，赖以全活者万计。李□□拯济贫困，积四十余年，未尝少怠。韩忠献公琦、富文忠公(下阙八字)尧佐、王懿敏素、李允则知郡，岁饥，自出己财(下阙五字）全活饥民至于九百六十余万。苏文忠轼知杭州，大疫，出财合药施疗，所活万千，子孙悉皆登第贵显。其韩公琦、富公弼为仙主紫府司昆台。王叟刘烬行医，能善用心，虽劳不倦，治疗多效，死葬尸解，居地香气累月不绝。如子房之忠，吴猛之孝，许真君除害救民，赵素台济穷恤死，周伯持收瘗遗骸，李五郎不欺斗斛，陈安世不杀物命，景相酷好放生，皆得升仙。吕公诲为官正直，升为上帝司纠。王昌遇本推司，不敢弃法受赂，白日上升为保和真人。周惠化好施穷困，辛苦不倦，度为西华真人。王咨榷盐潼川，强势抑民倍认盐额，户皆破败，咨亦暴卒为牛。马绛为干官，苛虐督钱，不问额之虚实，物之盈缩，肆暴督刷，背发左右两疽，宛如杖脊，深可寸余，洞见五脏，肉溃至尽，脉息方绝。李若水为淮南司理，枉勘一僧为寇，以湿纸糊口鼻，土囊压脐，腹裂而死。狱吏李□、推官刘元、(下阙四字)判官赵禹皆暴卒，李若水腹痛号呼而卒，一门丧尽。卢多逊贬朱崖，而李符改令窜春州死地，后符坐事□宜州，上怒，亦改窜春州死。丁谓秉笔窜寇莱公于雷州，在后丁谓□□□窜崖州。李叔卿为郡功曹，最号廉谨，同寮孙容嫉之□□□□□遂传播，叔卿即郁自杀，妹愤亦自缢，数日间雷震□□□□尸于叔卿之门，及□雷又发冢，竟至腐烂，骨肉狼籍□□□复吞人田产，伪□□□□典作卖，死入冥狱，子孙失音而死(下阙十二字)足变化为蹄，屡作马嘶遂死。刘(下阙七字)背生三□，隐在皮肉间，啮食痛不可忍而死。人心所行善恶，随感而应，捷于影响。先人坦斋陈君实处以善有□斯人尝谓曰：作善作恶，惟人所为，降祥降殃，惟天所命，胡不敬□而戒□哉。乃与同□□中互为参考儒典，注述感应篇图□以劝戒，今重摸勒，以垂于久。同志君子，相与劝勉，不亦宜乎。

时至正壬辰上巳嗣子□□□□□□□从智，孙士贤、士良、士方、十正□□敬识于鹤斋。□□礼书丹。

湖山堂杭城壮观之所，感应篇助教惩劝之文，恕斋陈从仁遂勒碑树于此堂之左，以广士夫之闻见焉。乐善君子，从便印览，良可列诸座右，以为起居之修省(下阙)斯道不泯。武林赞成善士张仲德、张仲瑛、钱彦和、杜兼善、徐景祥、陈裕之、秦君懋、曹君义、□元善、邵君贤(下阙)万泽之、徐□举、沈□□、王信□、吴子良、祝仲华、张辅之、徐李□、王□甫、周(下阙)

(《两浙》卷十六)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六：右在杭州府学。碑正书，凡十六列，每列行字俱不等。篆额横列六字，高七尺六寸，广二尺九寸。按太上感应篇不见隋唐暨诸家书录，惟宋艺文志有李昌龄感应篇一卷，《道藏》目太上感应篇三十卷。此元季所刻。据仇山村跋，宋时又有郑安晚、汤北村、徐博雅诸家，今郑清之书尚有传本，而惟李善斋注为最先。钱塘陈君实又能析条比事例图附之，揭之

座右焉。元季纂图互注，书林积习，此必有木刻并图行世，而刻石不及列图也。观君实自跋，博考经传，参合同异，似全出一手。然核其大概，动以君国立言，颇与南宋时事吻合，殆即善斋之书而損益之欤？又云感应篇世多以为道家文字，遂使太上之言几于具文。钱宫詹亦云：吾友惠征士定宇言，此篇即抱朴子所述，汉世道戒如三台、北斗、司命、灶君之属，证诸经传，无不契合，则知此书诚有自来。坦斋嗣子刻诸石，又胪列古事以继之，可谓克嗣家声矣。旧在湖山堂，不知何时徙杭郡痒。湖山堂：《咸淳临安志》云在南新路第二桥，咸淳二年洪安抚焘买民地创建，栋宇雄杰，面势端闳，卓然为西湖最，游者争趋焉。《桐江续集》云：堂本魏静斋了翁所建，权臣恶之，乃勒碑为洪云岩建。回诗所谓"上梁文记临邛魏，天目洪家却立碑"是也。

太上老君日用妙经

石高二尺五寸，宽一尺九寸，十六行，每行四句。在盩厔。

敬天地，重日月，惧国法，孝父母。上谦谨，下和睦，好事行，恶事止。成人学，破人断，高知危，满知溢。静常安，俭常足，慎无忧，忍无辱。去奢华，务真实，掩人非，扬人德。行方便，和邻里，亲贤善，远声色。贫守分，富施惠，行平等，休倚势。长克己，莫嫉妒，少悭贪，除狡猾。逢冤解，积人行，许不违，话有信。念孤寡，济贫困，救危难，积阴德。行慈善，休杀生，听忠言，莫欺心。依此行，必超升。

大元至正岁次壬辰孟夏上吉日

从仕郎盩厔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定安于终南山道祖说经台立石

（《未刻稿》下册）

云台迁地重建碑

舒　頔

云台观者，方外之士所创之居也。肇于唐永泰初，其故址在县南七里，每旦望，邑大夫必至，惮往返之劳也。宋宝庆三年，改迁于邑西翠眉亭之左，盖取便于近也。朝廷赐额云台，今百余年。羽流二三徒，而其教寖微，相地者以为龙山无气，八风不停，而致若是。作兴之士再欲改创，而卒无其所，尝以为恨。皇帝即位十有一年，当至正辛卯，河南寇变。明年三月渡江，四月突入徽境，毁城邑而斯观岿然独存，梁栋峥嵘，窗户零落，四顾萧然，观者一慨而已。又明年春二月，克复县治。道士王虚中端愿而向道，绝茹饮，律守是恪，予尝嘉之。一日，稽首于予曰："观之不兴则其道几绝，即欲迁创，择艰吉良，愿檀樾以秀野之地布施之。"予叹而应曰："夫秀野则頔之太祖母与太伯祖、宋授忠义检法千乙公之墓在焉，又岂敢弃而为方外之居、清虚之道场乎？"虚中请不已，迹其心亦拳拳然，于是以西偏之隙地充之，广凡若干丈，袤如广。甲午五月，乃辟其地，剪其荆榛，撤其旧而迁之。三清居其中，为屋凡三楹，北居真武殿，亦为屋三楹。工之计凡三千九百二十，缗

之费凡三千八百有奇。外为山门三楹，若垣墉，若庑，若方丈，庖湢，将次为之。嗟夫！以方外之士，廪无担石之积，囊乏分铢之资，一旦成就若此，岂易易哉！予孔子徒也，以仁义道德之说淑诸人。老氏之所谓道德云者，非吾所谓道德也。悯其教之将湮，乃施以是而俾辑之，非求福田利益也。求福田利益而施之，其如仁义何？后之为其徒者，思其创之艰，能继其业而兴之，则予家之地，亦相传于无穷也。虚中法名椿永，授集贤院檄云。

（《贞素斋集》卷三）

玄一堂记

李 存

玄一堂者，茅山刘炼师休焉修焉之所者也。刘之言曰：人于兹世也者，其无乃累乎；驰而外者，其无乃累累乎？今夫狠者、鸷者、虺者、虿者，栗焉而踽踽者，叫呼而懑顸者，纷且错也，吾故于斯焉托也。生于斯其为条条乎，死于斯其为消消乎？是故物静而年，事静而天，吾于斯见玄焉，见一焉，因以名，夫子记诸。予曰：噫！子之为此言也，子何为畜之而无以遂其托也。是为记。

（《李仲公集》卷十四）

玄真宫记

李 存

玄真宫者，故宋枢密马公天骥之第也。初公无子，一女曰时闰，前浙东肃政廉访司监司黄头公聘为夫人。夫人亦无子，黄头公卒，叹曰："我于黄头氏虽无子，赖有他室子，可以不为其宗忧。顾以一身承吾先人显宦之余，而女子又义于从人，不可以继世。纵子他氏继之，势或不能以永。思所以永之者，远经而近宜，莫若身为老氏学，为老氏学，则士夫良家之女乐从吾游者，即吾徒也。即吾徒，则必能世世祀吾所自出无斁也。且吾闻之，老子之学贵于清静，清静则神完而气专，可以达于神明。苟可以达于神明，则上为吾君祈天永命，次而雩焉禜焉，岁时所以从有司为斯民者，亦将无不为也。"于是因第之厅而为礼神之庭，堂为集众之堂，穹东之庑而钟焉，严外之门而象焉，其余曰庖曰湢，或因或革，一者不可具举。廪士之田，皆因马氏旧。某年间，属有以其事上闻者，皇帝怜嘉其意，为降玺书，若曰：有司徭役其无与，凡而器用财贿土田，强有力者不得夺，特赐今额，仍赐时闰号纯正守真端静法师、提点宫事，甲乙住持。久之又有以白见皇后榆河者，皇后亦复为降旨以镇抚之。寿昌县尉胡君天祥，尝为介言，且征记焉。嗟呼！古今天下事物之不齐者多矣，或得于彼则失于此。以常情观之，孰不谓马氏以公侯之贵，甲第之华，土田之多，不能有一子孙保之享之，而乃遗给乎黄冠羽衣者流，岂不大可感伤而悲叹？然使幸而有子孙，不幸而其才不能中人，则亦未必世为马氏之物而严马氏之祀矣。今而闾里相传不绝于口者，岂不皆

曰斯马氏之所建置也。况顾而祀于堂，尽马氏之宗。又况山川之灵，宜为其学而有成以酬其志，为其学而有成以酬其志，则冲和之应将被于物而无穷，不在其身，必在其徒，此其为义尤未易以一家世裔之私谓焉而比量之。由是观之，则斯宫之建，上承君后之命之重，夫岂徒哉！敬为记之如是。

（《李仲公集》卷十四）

孙真人铭

碑高二尺，广一尺八寸，十六行，行二十二字。正书。在修武。

镇阳后学寓居李钦古书撰

维大元国怀庆路修武县六真乡冯营，前贤宁立三教堂一所，居今其宇经岁甚远，梁柱朽腐，极不能观。有本乡贤士人等，恻出诚心，义议众耆，命良工斲梓材，全添柱植，墁画墙牖，复以重修。所以言三教之者，亦各有业于世也。其圣人恩泽虽有斩绝，犹有兴起，方今堂中塑真人神像于奥位，呼因真人药祝，大有神效，故明感方外人庶，不辞远里，乃属其众老幼言曰：修武六真乡灵真孙师父有神应妙药，香火祷取之，莫问诸疾，一切除痊。以此大感四方诸士人庶，不远里而来甚众。期今本社李□因疥疾，炊燃火烟以热痾痒，忽不幸坠失其火中，随废为大疾，实不能息忍，以承其志。随于真人面前香火已，归不数日，其疾速痊，是其灵真之验也。赞曰：

操持净洁，千岁丹身，万年谁有，于戏真人。

至正岁次甲午年孟夏上旬二日　宁本村匠人李成一

（艺拓）

重修紫虚元君静应庙碑铭

碑高四尺九寸，广二尺四寸，二十六行，行五十一字。正书，在河内。

通玄明道玄德大师平江州云岑紫霄观提点唐显宗撰并书丹

进士崔文定篆额

夫苍岩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树，古涧生风，石洞昂昂，云山苍苍，峭壁如层，断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鹤，婉然如罩烟之龙者，紫金坛也。在太行之阳，覃怀西北，去四十里，左连紫虚之真馆，右贴玉阳之仙洞，紫陵沁河绕其前，仙掌灵虚嶂其后，中有茂林，民家迥绝，地□爽垲，爰起其□曰静应庙。乔木千章，林峦万叠，流水右绕，幽径左盘，乃我紫虚元君得□成真之地。谨按列仙传云：□君乃西晋任□司徒□阳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静默恭介，老庄三传，无不精览。志慕希夷，欲求冲举，摄生夷静，养素清虚，亲戚往来，亦无关□。父母不许，强适太保掾南阳刘幼彦，幼彦后为修武令，乃离隔室宇，斋于别寝。三月

之余，忽有四真人度明真人青童君阳谷神王□□仙王清虚真人谓元君曰：闻子精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师也。□□真人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太上鉴尔勤感，已□子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勉哉，秘心奉行。王君乃命侍女披云锦，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及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使得□魂和悦，五脏生华，色返婴孩，道抱子得，乃别而去。其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授以要诀，令其抚养内外，救恤穷乏，积功加惠之道。元□凡八十有三，至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忽有仙仗自天而下，上帝敕□□扎金□位为紫虚元君，领南岳王真司命之号。是时祥云并驾，白日登宸，迄今南岳衡山有黄庭观者，因元君之所建也。昔乘云而至，彼云□为石，俗号飞来石，今尚存焉。至于唐宋以来，重增修饰。当是时也，宝殿渊深，云龛岌嶪，中严供具，左右羽仪，下甃凤墀，上陈鸳瓦，千楹耀日，万栱凝烟。羽士有所归心，名山为之增气，士庶偃仰，游居于此，致身高明，寓目闲旷，苍山白云，皆可句也，清泉紫芝，皆可味也，瑞草奇花入吾画，古□□石入吾诗，幽禽昼啼，寒鸟夜语，风尘不能扰其天真，是非不能汨其视听。春秋祭祀，朔望瞻依，祷雨祈晴，芟邪治病，叩之者如谷之□□远者来而近者悦。自晋到今，香火悠悠，未尝稍息。至正壬辰秋，怀庆路河内县利仁下乡西紫陵村本庙之功德主苗诚信偕弟苗诚德等，世代以来，种德积善，见其真宇傍风斜雨之所□震，于是乐然发心捐镪，独异其旧。丹光紫帐之丽，朱扉翠桷之严，碧瓦鳞鳞，金针灿灿，首尾二年，经营百费，内外殿宇圣像，例胜诸方，云室斋厨，靡所不备。弊者新之，缺者增之，焕然一新，真乃名山□仙府也。江汉湖海，云朋霞友，玩烟霞，吐纳沆瀣，饫风月，咀嚼空□，诵黄庭而转紫诰，烹黑汞而炼红铅，何患乎不乘龙而上飞，何忧乎不蹑凫而□景者乎！诚信曰：山非他山，乃天下洞府之名山，祠非他祠，乃元君昔日修道之灵祠，非庇吾□□乡之民，将以传万世不朽之记，可不铭肌镂骨者乎？于是告其事，托宋寨聚仙观提点张道昌请文于不肖。余曰：孤陋寡闻，岂堪为□不朽之功耶？力辞不允，且道昌曰：道存丕泰，事有兴衰，然无其人，徒归咎于数耳。不有创之，何以守之，不有先之，何以继之。三让不免，故强索谬芜，以记实迹，斋沐而铭之，其词曰：

古晋名山，山高水春，十大□府，金坛冠伦。元君修道，道感神人，加惠及物，积功于民。功成道□，白日登宸，清风万古，福庭重臻。瑶坛灿碧，灵祠莹妍，谁其增之，苗君助缘。凿开岩壑，划断云巅，伐琰镂玉，以遗后传。香火悠久，道脉如泉，祝吾皇寿，亿万斯年。

大元至正十四年岁次甲午五月上巳日建

石匠李敬　皇甫义刊

（艺拓）

清阳宫志

行书，在咸宁。

中统建元之初，龙飞九五，东渐西被，四海同文。琳宫秘宇，随方肇建，清人寂士，十百为居，岩栖谷隐，木食涧饮，怡然若陆氏之世，元风大振。① 始时有宗师清真广德真人窦守

信，率门人宋志希等辈，荷畚锸，力重建古清阳宫为祝诵之一区。耕凿桑麻，沃壤千亩有奇，接施水轮碾磨，以待羽客馇粥之赡。仅百年，公凭契券，为恐异世变故，地水火风，湮没无闻，刻诸琐石，以传永久。清阳宫住持宗门提点通元子贺道荣谨识。

大元至正十六年丙申冬十二月上吉日提点安真子元道义

提举纯真子张道静立石

（《未刻稿》下册）

①編案："元风"似应为"玄风"。录文者避清讳所改。

钤南道士欧阳宾实诗集序

欧阳玄

尝有客论诗言：古今僧之能诗者甚多，道之能诗者绝少。予曰：轩辕弥明奈何？客曰：或以为崆峒道士邹诉类也。余曰：嵇叔夜、陈子昂、李太白为诗，识者谓其辞有飘飘凌云之气，盖道家者流之余风焉。道士学之，其为诗，何以加吾宗欧阳宾实寄兴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诗帙遂来求序于余，余读之，爱其清致而有体，其间幽闲之容，冲抑之气，又有因诗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向之论诗之言之未信也。虽然，余于宾实犹有甚可喜者焉。近日龙翔首虚海东淖以能诗深为蜀郡虞先生所赏识，亦欧阳氏也。今宾实诗声日起，岂非吾宗多文人秀士，寓迹方外，尤能以所学知名四方欤？东淖白水族，宾实防里族云。

（《圭斋集》卷七）

新修大宁宫记

余阙

华西神川原大宁宫者，华人以为古后土之祠也。宫故并岳祠，宋真宗幸华山，赐今额，以华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后元亨以祠隘请于朝，改作之于神川之上。宫初甚侈大，至靖康时兵毁。里中人尝修复之，然庳隘不能如旧观。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于今二百有余年。故屋皆坏，无能修葺之者。里人张某欲以私力加缮治之，未及为而殁。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钱二万五千贯具材木瓴甓，会工艺，自门至寝为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龙，能平水土，为后土之官，故祀以为后土。卢植诸儒从之，遂以为后土勾龙也。蔡邕则曰：勾龙社神也，尧祠之，稷之神柱与弃也。汉后土祠在国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为王肃之说者又曰：社与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异，故有二名耳。史记：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当祀后土于方泽，立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天子从之，乃东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亲望拜之如郊。则汉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说纷纷莫能统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郑司农曰：后土社神也。盖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犹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称。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犹

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气者亦谓之帝，不以嫌也。五士之神，吐生万物，而稷者五谷之长也。人非土不生，非谷不养，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龙有功于水土，柱与弃有功于稼穑，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勾龙以为后土者，犹所谓帝喾而郊稷是也。又周礼以血祭祭社稷五岳，其以血祭，则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岳，则不得为勾龙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庶人祭五祀。位有贵贱，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达于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社、国社，为民祈报也；王社、侯社，自为祈报也。大夫以下无民，人莫为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与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报之。今自国都至于郡县皆有社，独置社亡耳。民春秋虽有社祭，然无坛壝主位，牲斋仪章皆不应于礼，其事所以生者，盖甚略也。而先王之制所不得者，则一切祀之，而上亦莫为之禁。夫不祀其所得祀，非义也；祀其所不得祀，非礼也。后土者，民之所得祀者也，今虽不能应于礼，能修而祀之，其贤于世之失礼而犯义者也。余之同年光禄主事虎理翰君家于华，义张氏之斯举也，而属记于余焉。

（《青阳集》卷四）

金粟道人小象①

拓本高一尺七寸，广九寸，题诗两段，正书。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

顾阿瑛自题

谓其有意于荣进与？咏歌弹琴，诵古人之书。谓其为阔略于世故与？能扩先世之业，昌大其门闾。逍遥户庭，名闻京都，忽自逸于尘氛之外，驾扁舟于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虚，非欲会玄觉于一致而贯通于儒者耶？

倪瓒造。戊戌八月法喜精舍北楼

（《江苏》卷二四）

①《宝铁斋金石跋尾》：其象踞坐石床，手执羽扇，旁植蕉石，神气闲雅。石在嘉定周氏祠内，康熙中为王补亭辅铭所得，长洲顾上舍沅近得一石于范文正祠，与此画象题字尺寸皆符，亦相传五象中之一也。

游洞岩记

王　礼

予儿时闻郡城士女仲春多游青原洞岩，有畅叙之乐。稍长，尝至青原，惟洞岩未始有一迹。庚子秋，与亲友龙同翁子元辟地明德江口李家步，万载黄钟钟英同邸。暇日，钟英、子元约游洞岩观。值夏，儒生胡章文焕，戚梦良尚弼偕行，予二儿亦在侍。经邱寻壑，萦纡

而入，得遗墓榛莽瓦砾间，令人兴尘世转堪哀之叹。仙童道予至东岩，循谷至尾，石壁峭立，坐罅有若掩关状。相传唐贞元年中，吉郡阎使君来自表入道，暨得戎昱，代隐岩下。久之，石渐合，其家人犹见门内桃花半树，不复可得入。泉濈濈自巅而下，自藤萝垂漾中，类龙须，俗号龙须草。泉可咽不可漱，味甘而烈。绝顶有玉华坛，乃曾仙化处。有棋枰药臼，微雨未往。观西洞清幽通净居寺钓台下水所谓六仙者，阎君前有谢仙，后有彭、刘、曾，皆无名。曾此山道童，而杨仙师在东山者亦与。传者云，昔天师尝定天下名山三百六十以应天度，此居其三百三十五焉。观有徐楷记，自宝寿改名朱陵。其后忠简胡公铨，丁大中丞公忧服除，与兄蓬山居士筑栖舍于洞岩，从名儒萧楚讲学观门，殊庭丛书，阁多忠简与周文忠公题匾。其解牛庙壁题云：省庵居士周子充，淡庵老人胡邦衡，同款朱陵，饭蔬食，歠茗听鸟弄甚适，乾道庶子启前志。忠简又诗云："夜久岩壑寂，默坐祠宇岩，瓦响松落子，磬声风入檐。月晴添涧净，云散露峰尖，对景发遐想，莫肩梅与阎。"属和赋咏满壁，今皆烟飞影灭，诸老声光无所窥寻矣。少焉出山，坡外有碾涡磨室，乃羽士侨所，肃客烹茗，因得洞岩初集，中有唐戎昱送阎使君入道诗云："闻道桃源志，尘心忽自悲，予当游宦日，君是去官时。金汞封仙骨，灵津咽玉池，受传三箓备，起坐五云随。洞里花常发，人间鬓易衰，他年会相访，莫作烂柯棋。"又一律云："庐陵太守近辞官，月帔初朝五帝坛，风过鬼神迎受箓，夜深龙虎卫烧丹。水溶人镜纤埃静，玉液添瓶漱齿寒，莫遣桃花迷客路，千山万水访君难。"与荒幻之说往往合。约山朱涣有齐天乐云："白云封断仙岩路，重重洞门深窈。翠竹笼烟，芥崖溅瀑，古木阴森回抱。坛空石老，锁一片莓苔，几丛莎草。试把桃源较量，风景是谁好？乘鸾人去已久，只今惟有鹤飞猿啸。树拥青幢，泉敲玉珮，疑群仙重到。尘氛可笑，久志慕丹台，梦思蓬岛，愿把真游细参梨与枣。"鹤田李珏诗云："苔径入东西，苍崖不可梯，碉分泉脉远，云护石楼低。瑶草春烟湿，桃花客路迷，阎君成道后，谁复此幽栖？"予曾伯祖衡州史君南山翁季雍亦有句云："神仙所迹人难诘，宇宙初开孰与谋。"最后须溪刘先生，依同年萧献可于虎溪与龚吾彭元逊亦有登览之句。刘诗云："古木荒烟阖又开，洞门无锁有谁推，瀑泉未受徐凝洗，石壁犹留叔夜来。黯黯苍苔开宝宇，高高华盖化人台，日斜钟动山门雨，不见林僮放鹤回。"又云："洞府由来自有真，绿扉半阖劣容身，山中黄石避逃我，城郭令威憔悴人。桑海何如麻谷水，桃蹊只是正元春，道家藏室书何在，风雨荒祠认垫巾。"彭次韵云："五百年间石壁开，偶然约候不须推，古今乱世神仙出，风雨空山客子来。六士飘飖专洞壑，三华离使拥萧台，御风更上千山顶，又见乘龙抱耳回。"又云："从来疏懒任吾真，自省三生见在身，石室旧书应待我，半山长啸更留人。白云下抱苍崖雨，野草时通洞府春，城郭遗民今老矣，史君应复识纶巾。"阅之尽卷，子元作而叹曰："昔之游此者名流多矣，非藉歌咏，何以畅一时之雅怀，为异日之佳话。况兹游实濯濯文翰之侣，盍赋诗以纪斯会。"于是用"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为韵分赋。卷成，人藏一通，一通授羽士鹤皋草楼。予故纪其概以见一时游心方外，仰止先贤之意云。

（《麟原集》前集卷七）

太极宫碑记

张孟兼

浦江县治东南不百步，有宫曰太极。宋嘉定乙亥间知县锡山尤君畔以邑祝釐请祷之事远诣广福观，观在仙华山下，去县十余里许，非便，谋创此宫。前建三清殿，后敞层阁，以祀星君，廊庑翼如，重门外辟。观者欣豫，莫不起敬，遂闻于朝，徙仙华旧额揭焉。仍命广福观道士徐思恭主领宫事，崇真灵以居之。至正戊戌，罹于兵燹，宫毁。道士王无为乃铢累寸积，明年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门台。亡何仙去，其徒王洞观图终先志，复建东西庑，既而庖库诸室皆成。凡其教之所宜有者，严奉靡不如式。飞甍伟栋，金碧交辉，视旧观盖有加焉。于是介广福观夏文珏谒余文记之。盖常以为天不可得而名言也，以其不可得而知也，故画以示之，然后日月星辰之所以昭晰，风雨云电之所以变化，仰而观之，天之所以为天者，无不在于是矣。道家以清净无为为教，所谓太极焉者，岂名其所不可名，而一归之于天者乎？虽然，圣人有作，治具毕举，将跻亿万生民于仁寿之域。生斯世者，莫不遂其生养休息之期，熙熙皞皞，晏然乐于闾阎井陌间，则太极者何往而不在乎？以是求之，天亦无不在矣，岂非所谓归之于天者而名言之也。抑古之为仙者，不择地而处，若今之所称琳宫珍馆，在于深山密林穷岩绝谷之地，往往车辙马迹所不通。太极宫则在于亨衢广市间，无深密穷绝之可名，不亦古仙人之遗意欤？有若王君师弟，能修其学，以兴废起坠为任，述前人之所志，可不谓之知道之士乎哉？浦江之北有山曰仙华，如旌旗铁马，风井雪壁，最号胜奇。黄帝少女实升其上。县倚山而为治，昔之所以建宫于是者，夫岂偶然之故哉？至若作新其旧，克继成志，庸不可无述以示将来，遂为之诗曰：

仙华之山仙上升，列壁千仞虹电腾，其阳作邑治所冯，有宫翼然引峻嶒。粤有至人大道弘，穷索妙理非瞢瞢，氤氲磅礴判未曾，何有下浊清上澄。阴阳阖辟始有称，万理各具物以承，属之至人道乃凝，久视六合畴其能。滓流教衍征替兴，岂与人世夸云仍，地由森爽驱浊蒸，百灵来降鸾鹤乘。宝函玉笈差层层，仙籍浩渺开金縢，红云翠雾萦觚棱，十洲三岛恍在登。神光遥贲犹烛灯，眷令作者良匪矜，声容巍峨俨若增，寿以贞石宜复膺。

（《白石山房逸稿》卷下）

勾漏洞题诗

摩崖高一尺三寸，广一尺七寸，十五行，行十至十三字。在北流。

洞府神仙去莫寻，岚光清锁不胜阴，火余丹灶烟霞湿，云满砂床岁月深。三十六天曾得道，百千万载几知音，人间应有长生术，愿掷□簪了素心。

时至正乙巳季春晦日，予因捧诏道经北流之勾漏洞天，驻马访仙，盘桓久之，不忍舍去。偶成近体诗一章，以识一时之清赏。偕行者□广省宣使刘预孟凯、容州判官文礼子

殷、北流县尹陈寿仁卿。

奉议大夫大都留守司经历曹时泰字德辅，汴之太康人也。

容州儒学正何素直桂芳立石。

（广拓、《广西石刻录》）

施石柱记

拓本高二尺三寸五分，广九寸，二行，行十二字，正书。在阳湖玄妙观。左行。

提举刘性存、住持提点刘□□建

至正己丑春三月十一日壬寅吉辰

（艺拓）

琴隐铭

周霆震

黄冠冲和师姓颜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隐者，托也。兵革甫定，求至音于焦爨之余，盖极少矣。右初周霆震闻之，蹷然而喜，遂为之铭曰：

海风吹万，天其谐欤。世无人牧，土之不如。伯牙钟期，古今奇遇。未习安弦，焉知其趣。冲和道士，若世外来。寓名琴隐，岂真隐哉？泠然鼓之，天趣远引，遗音蓬莱，妙处自领。南薰解愠，垂拱岩廊，单父之化，治不下堂。圣贤养心，所贵及物，被之丝桐，可以观德。历旷大劫，孰为伶伦，声多杀伐，绝唱阳春。凡此从游，异于畴昔，宜奏和平，变其气质。弦次风雅，推广此心，仁民爱物，成治世音。教化所关，岂云小补，毋曰退藏，为我再鼓。

（《石初集》卷八）

题清微法派仙像图

宋濂

师授贯相承，昔人皆以为重，非特道家之为然也。在宋之时，明教嵩公惧诸师传授不明于后世，乃大画一图而略著其事于下，谓之传法正宗记。今观清微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图厥像，霞冠星帔，粲粲可睹，谓之法派仙像图。噫！是不亦异世而同符哉！世有从师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视此可以戒也。像之次第，画工偶失其序，盖不足深辨云。

（《宋文宪集》卷十一）

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

戴　良

金华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学，有史氏长材，当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后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华山为道士。一日，良从而讯之，乃曰："昔人有以绅笏为柴栅，声名为缰锁者，余岂为是过激哉！顾将顺性而动，各趋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于山林而不在于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决不能者四。余闻居人伦必以礼，处官府必以法，然自闲散以来，懒慢成癖，懒则与礼相违，慢则与法相背，违礼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惮作劳，酬答少顷，必熟睡尽日，神乃可复，而当官事丛杂，与夫造请将迎之不置，一不能也。啸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无时，惟意之适，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之不得自纵，二不能也。凝坐移时，病如束湿，一饭之久，必四三起，而当宾客满坐，俨如木偶，俾不得动摇，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举笔就简，重若山岳，而往返书札，动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难于用世，故舍之而遁。又闻道士遗言，吐纳修养可使久寿，故即其师而问焉。虽然，世之贤士大夫闻余之有是行也，必并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应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存道也，而其所以为道者，盖或施之于功业，或见之于文章，虽历千百载而不朽，垂数十世而弥存，若是而为寿可也。苟不为其然，顾欲洁身隐退，退弃人间而苟焉以图寿为道，是固老子之所谓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谓道者，乃尧舜周孔之道也。然尧舜周孔，得圣人之用者也，老子得圣人之晦者也，于出也则吾用，于处也则吾晦，而是道之变化，讵有异耶。故生以春阳，杀以秋阴，先生功也。舒为云雾，粲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则寿在是矣。夫岂苟焉而已哉。昔贺知章辞秘书之职，请为道士于剡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是皆有慕圣道之晦，而寄迹于老子者也。先生岂闻二人之风而兴起者耶？然二人之在当时，贤士大夫未闻有非之者，则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议之。且一荣辱，齐毁誉，先生之为道然也，亦岂有假于余言哉，亦岂有假于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贞子，署其号曰仙华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九灵山房集》卷六）

蓟州平谷县东敬礼乡南独乐河延祥观常住产业记

碑高四尺一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三行，行四十八字，正书。额题"延祥观常住产业记"。

古燕秀□吕文卿书　大都石匠王福全

观东庄窠地一所，东至卢泽，南至道，西至本观，北至自己地。

庄东地一段，记二十五亩，东西畛，东至隔子，南至张守元地，西至□，北至卢泽地。

近北地一段，记二十五亩，东西□，东至隔子，南至古道，西至隔子，北至隔子。

近南地一段并栗园一所，记□，东至人行小道并隔子，南至隔子，西至石堎，北至张守元地。

观前地一段，东至渠，南至渠，西至渠，北至本观。

庄南地一段，东西畛，记地一顷三十亩，东至隔子，南至古道并李家地，西至大道，北至韩家并靳家。

近南地一段，东西畛，记地三十亩，东至隔子，南至坟，西至隔子，北至朱家地。

观西地一段，南北畛，东至本观，南至道，西至渠，北至渠。

庄西地一段，南北畛，东至渠，南至道，西至坟，北至渠。

近北地一段，南北畛，东至栗园坎，南至坟，西至刘家地并隔子，北至荆林。

近南地一段，南北畛，东至自己，南至渠，西至隔子，北至自己并坟。

近西地一段，南北畛，东至隔子，南至道，西至刘家并栖□，北至隔子。

近西地一段，东西畛，东至自己地，南至道，西至河，北至栖烟观地。

观后地一段，东至隔子，南至观，西至自己。

庄北地一段，东西畛，东至卢泽，南至自己地，西至栗园渠，北至隔子。

北独乐河菜园并庄窠地一所，东至人行小道，南至李家，西至李家墙□心为界并石隔子，北至人行道。

县北元家庄庄窠地，南北畛，记地四十亩，东至元家地，南至河，西至赵家地，北至赵家并元家地。

庄西地四十亩，东至道，南至河，西至杨家，北至□。

上马家庄招瑞观地土园林等记：

观前地一段，南北畛，东至高家地，南至渠，西至渠，北至本观。

近东南地一段并栗园一所，马家地，南至河，西至坎，北至渠。

近北地一段，东西畛，东至山，南至岗，西至马家地，北至渠。

河南栗园并地一段，东西畛，□南至马家栗园，西至高家地，北至河。

近南地一段，东西畛，东至自己地，南至山，西至自己，北至马家地。

近东地一段，东西□至石河，南至山，西至道，北至马家地。

近南栗园并地一段，东至河，南至河，西至刘家地，北至山。

平谷县坊市道院土地庙集仙庵□业地等记：

其庵并地，东至街，南至宋家，两家墙中心为界，西北二至城墙。

蓟州在城黄土巷近北天宝观一处：

其本观并地记五十亩余，东至东□观，南至小巷，西至宋节□地□，北至城墙。

东城门外□园地一所，东至大道，南至城角并道，西至玉虚观地，北至官道。

今将本观常住等处产业地土园林各以相连，一一明白至持刻立于石者。

延祥观住持葆真大师举师卢德瑞、蓟州天宝观知观侯成官

颐真庵□师王德元、招瑞观山主刘进清

□□观法师张成顺　知观扈进全立石

（艺拓）

田清志墓记

墓高二尺七寸，广一尺四寸，二行，行八字，正书。在房山养龙宫。

大元赐紫服锦襴冲和永福大师田清志之墓

（艺拓）

延真观记

梁　寅

渝北二十里为黄峰，黄峰之阳曰龙岩者，其下敞平而冈阜回抱，水泉清洌，环以良畴，荫以岑木，古之尚元者居之，是谓延真观。观之创也，由许旌阳。而始有阚公者，捐基而构焉。盖殁而祀之至今，其初曰仙台观，后乃更今名。观之钟铸于开元间，而乡曰敦教。然则观有敕额而乡更曰崇教，皆在于宋之时也。嗟夫！世有盛衰，道有隆替，理之常尔。而扶之掖之，护之振之，其系于人乎！处兹山者，前莫得而考，至于近代，有余炼师空空、吴炼师无无，俱能究元微之旨，兼文辞之学，以扬教范，以起敬向。今则其徒黄君其有，复能绍先师之传。当夫风霜之时，乃见松柏之操。二十余年，劬躬劳思，剪荆榛，扩瓦砾，构堂宇，复塑像，翼然焕然，竦人观听。所谓山川之灵有待于人，讵不然哉！观之田总若干亩，其周围之山，苍翠如画，诚栖真之胜地也。空空讳济民，无无字无一，又字明德，黄君名奇一，于予为同里。其有徒王明学、杨仲元，于观之中兴，赞助为多，而于道亦善继。观之本末暨重修之功，宜有述以示夫后人，遂为之记。

（《梁石门集》卷一）

碧泉铭

高　启

湘多名山，岳麓其最胜者，灵岩仙洞，往往有绀泉出焉，色多绀绿。邑人陈君，少入山为黄冠氏，尝从其师玄静真人游泉上，因叩以道旨，真人曰："我恶知道哉，汝其问诸泉焉。"君因留泉旁不去，久之若有所契，乃以碧泉自号，识所得也。青丘子闻而异之曰：夫道无不在也，草木瓦砾皆有道，而况泉乎？真人亦善教哉！顾陈君之所得，世未或知也，尝试臆其旨为之铭以寄君，使刻诸泉上，告求道者之校焉。然余非知道者，并诠于泉为何如。铭曰：

泉之渟渊渊，维道之原，泉之流弥弥，维道之施。我游咏兮泉侧，我之乐兮与泉昼夜而不息。

（《凫藻集》卷四）

明

丹井铭

宋　濂

海虞有虞山，梁天监初，汉天师十二代孙张道裕寨隐其下，建招真之治，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则浚井得藏丹石罂，启之，化为双红鸽，飞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逖年井且废，莫知其所。周尊师玄真穷日力寻获之，重加以甃，构亭覆其上。时皇明洪武元年也。然仙家炼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旧废而新治，岂玄学复兴之征与？铭曰：

太阴委精自天一，融而为液养万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玄巾发我室，双禽冲霄飞翐翐，灵泉重喷甘逾蜜，饮焉寿与天地毕。

（《宋文宪集》卷九）

重修永丰观记

王　礼

庐陵郡治之西二舍而遥，有华盖山，上祀浮丘、王、郭三仙，实临川大华之别馆也。里之巨室胡公殿机始基之，而命道士李敏中职祠事。山之麓江抱溪朝风气藏蓄。宋咸淳己酉，李君始即其胜而观焉。李君派自吉文十华之云怡堂，式肆斯土，请观额于朝，敕赐曰永丰。岁修世葺，继继承承，百事完美。元季，山巅古殿洎于观宇，毁为虚莽。内附初，海宇辑宁，观之住持萧与吾诠于众曰："吾徒朝营暮用，曷尝不给。而吾教所事曰天、曰帝、曰圣、曰真，乃无殿宇以栖其神，不有可愧者乎！山颠纵未遑观，亦不可后矣。"于是咸趋之。温务立即货己田，市材与瓦，以复旧观。吴元年丁未，正殿成，丹雘金碧，圣像咸具。明年曾日升又求众施以建法堂，而私补其费之半。于是门庑庖廪，幽室闲院，以次各就，乃相率谒予以记兴复，以励后人。予惟昔年读史，见汉初苦秦苛法，思与天下更始，曹参相齐，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盖公治黄老言，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遵其教，齐国大治。其后人相汉廷，属其后相曰："慎勿扰狱市，及择郡国吏取谨厚长者。言文刻深务声名，辄斥去之。"一遵何法，日夜饮酒不事事，有顷百姓歌之曰："载其清静，民以宁壹。"非得老氏我好静民自正之意与？陈平信有智矣，亦尝曰："我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嗟乎！汉

初挟书之律未除，民间少见经籍，圣人大道概乎未闻，一时英杰多事黄老，尚清净，务简易，犹足助成汉家四百年之治，则其功用岂可少哉！曹、陈所语，要亦孔氏尚德化、薄谲谋之绪言耳。然今之学老子者，并忘其本而惟以祸福动人，则末流之弊也。而能修其宫以兴其教，又吾儒中或所未及，岂不有可敬者耶？予言及此者，欲其徒知教之本，而后之治天下者，倘有取焉，黎民亦职有利，岂敢以道不同而遽废公论哉！况先子岩泉居士尝买田山麓，仙侣至今犹食旧德。予执笔于斯，恶得无情耶？是役也，其徒王大有、周道诚、胡悠久、叶大观、刘大知励勤其间，是可书。

（《麟原集》后集卷七）

重修五仙观记①

五仙观在广城藩治西侧。按郡志，始城建时，五仙骑羊临之，持穗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虞辞□□去，羊化为石，邦人德之，用启今祀。元年春，今征南将军、中书平章廖公下东广，驻节藩治，兵寓斯观，误烈薪火毁焉，由是一区废为榛莽。□书椽钱塘高君过之，为之慨然曰：是灵境也。即□□□公作而新之，以□□贶□曰吾志也，子其成焉。□乃择吉日，选有司，规□人之赢，购免旹之氓，□器就作，用集厥事，材良力勤，勿亟匪徐，翼月告成。□构有严，前开灵祠，后峙□宫，檐楹骞飞，黝垩鲜泽，太平盛观复在目中矣。神仙方技，本出常理之外，然为吾人钟扶舆，萃清淑，苟不梏而全焉，则长生腾化，理亦可致。然使得志于世，出入将相，精神志虑□于经济，则交梨火枣所不暇服，惟夫蕴其才而不试，郁其志而不泄，端居静默，将谷神于内景，私载营魄，蝉蜕方外，固自君子余事，而之数老者，其亦斯人之俦也欤。生为英贤，不得以沛惠泽于斯民，去为佺仙，烜其余光，犹有以垂修名于千秋，待天理之定观惠从之极伟，其表建立，可谓寥廓旷绝不凡者矣。然当生死之关，既握玄命之柄，万化生身，宇宙在手，则能明复为人，宜无难者。昌运既复，其亦可以出而上佐天子矣。等人间世，何昔眷而今遗，□□殿风朝星坛月夕，羽衣士子，其为余吟步虚以招之。辞曰：

太和磅礴神构精，黍珠光开生洞灵，苍虬出海眼若钲，白虎啸风尾为旌。地炉榔叶坤乾并，龙蟠虎伏丹始成，朱衣真人居黄庭，颜如寒梅眉紫青，泥丸夜诵□珠□，琅风清微韵泠泠，翩然冲虚凌太清，前呵丰隆后朱陵。晨朝十二楼五城，手持芙蓉拜龙軿，帝傍群胥愉具惊，□人奚为□茕茕，三光□罗下倒明，天孙赐锦华若英，醉骑麒麟驱六丁，来游人间寄阛阓。何年尘中留幻形，玄都绛阙高岧峣，霞窗雾阁开彤屏，绮食更觉枫香腥。春风桃花吐前荣，石坛秋高淡见星，兔葵燕麦鹤遗翎，征南南来遹复兴。珮环清空云杳冥，天风何处鸾箫声，昌辰宝历开天祯，骑羊归来佐明廷。文为萧曹武韩黥，明星作景云作卿，倒倾金潢清北庭，西游太华浮浊泾。时巡秋郊振流铃，剑吼鬼血刚风鸣，九还如粟仓箱盈，四海尽化为蓬瀛。苍生顾望如秋蝇，胡为泥酒酣山坰，迟君一住三千龄。

洪武二年岁次己酉暮春吉日郡人孙蕡撰

燕山许雪亭篆盖

临川吴锡举书丹

前住持僧宗禺立

（道光《南海志》卷二九）

①道光《南海志》卷二九：右刻在城西五仙观。篆盖之文，本用于墓志铭，而宋重修山阴县朱储斗门记，题衔云越州州学教授江屿书并题盖，殆好奇之过而未考者也。此刻云篆盖，则又沿其误矣。

仙驭观记

梁　寅

观之肇建，当晋安帝义熙二年。其初在水南，距今观基三里，名曰白鹤观。其所宗者为许旌阳。宋太祖乾德五年，观始迁是山，仍名曰白鹤观。徽宗宣和五年，诏赐额曰仙驭。其历代主领者谓之甲乙住持，其田粮之籍，以次传付。于宋之世，称曰管辖观事，其符帖尚书礼部所给。于元之世，称曰本县威仪、本县住持，皆道教所札付。当其盛也，栖真之宇上摩层霄，下瞰浚壑，金碧焜煌，黝垩鲜焕。正殿以奉三清，而傍列紫微、三官等殿。前辟三门，翼以两庑，讲道之堂，静居之室，闳丽深窈，位置有序。其徒之多至二十人，其传派则析而为二。食众之田亩四顷有奇。近代之领观事者，自雷震山而下曰宋天池、雷德翁、吴紫云、文信中，皆甲乙相传，而霆震则信中之徒也。霆震之于德翁，德翁之于震山，皆以兄子而事叔。当兵之兴也，霆震暨其徒施元静，历艰历险，守道不易，而观之居宇，鞠为荆榛。岁乙巳，始因州长之命，以吴岭之闲宇为奉祀之所，名之曰崇真道院。既逾岁，迁于西苍岭之闲宇。又逾岁，乃撤其庐而构之城东。观之基与名，始皆复旧，而成其事者，前知县黄侯允之力为多也。余观夫仙驭，大而且盛，县境之观凡九，咸系属焉。其为皇家祈永年于是，为乡民御水旱于是，岁时禳灾厄、集福庆于是。按郡志，新喻旧治在龙池墅，而观亦近之，即前白鹤观之故址也。唐大历，袁州刺史李嘉祐以县圮于水，命县宰杜骥徙治于虎瞰山之上，而观至宋初亦迁焉。虎瞰即县也。元并宋后，升县为州。今洪武二年，仍复为县。观之既复，与县相因以久亦宜也。以霆震、元静崇道之心，值圣朝维新之运，贤令丞更政之始，观之益盛于后，克继于前，将见人与天合，而道与时隆，故为之述其首末，庶慕其道者有以知之也。

（《梁石门集》卷一）

赣州圣济庙灵迹碑

圣济庙者，初兴于赣，渐流布于四方，所在郡县多有之。神盖姓石氏，名固，赣人也。生于秦代，既殁，能发祥焉。汉高帝六年，遣颍侯灌婴略定江南，至赣。赣时属豫章郡，与南粤接壤。尉陀寇边，婴将兵击之。神降于绝顶峰，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请神于崇

福，里人称为石固王庙。唐大中元年，里民闻谅被酒，为魅所惑，坠于崖下，符爽行贾长汀，舟几覆，咸有所祷，谅即返其庐，爽见神来护之。于是卜贡江东之雷冈，相率造新庙，塑石为像奉焉。相传庙初建时，天地为之晦冥。录事吴君暨司户萧君，令康黄二衙官先后往视，皆立化，二君亦继亡，遂今祀为配神云。自时厥后，神屡显嘉应。州之东北有二洲，曰蓝淀，曰乾渡，每当长夏，水易涸，隐起若冈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赵抃报政而归，适遭焉，亟微灵于庙，水清涨者八尺。（清涨，俗谓无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遍祭山川弗应。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郁孤台，烛未见跋，甘霖如泻。四年东城灾，风烈火炽，将延于库庾。林颜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悯我烝民。俄反风灭火。六年复灾，蔡倪遥望雷冈而拜，月明如昼，忽阴云四合，大雨骤至，虐焰顿熄。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驻跸于赣，金人深入至造水，仿佛睹神拥阴兵甚众，乃旋。绍兴十九年，鄱阳许中为郡，欲新神之祠，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谕之。众推张锐、郭文振心计开敏，宜为纠率。二人谢不能，许乃分一番纸如其人之数，书二为正副字，杂封之，令自得墨者职如书。各取其一开之，则得书者二人也。众以神与心通，不日而祠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据城逆命，子女金帛，驱挚殆尽，高宗命都统制李耕歼之。阴霾挟逆飙为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顷之，风顺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师南征，无不祈以牲牢，乞阴兵为助者。淳熙十六年，岁当大比，州人士刘文粲以梦征于神，梦三十人执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乡选。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民惧为鱼，泣祷甚哀，水寻退，亡害。绍定三年，黥卒朱先帅其徒陈达、周进、蔡发以叛，有旨擢荆襄监军陈垲提刑江西，仍护诸将致讨。夜驻庐陵，梦神告曰："先将窜番禺，尔宜速图。"垲密命胡岩起、李强疾趋至赣，合三寨兵戮之。淳祐七年，湖南夷僚曾旨啸聚倡乱，声摇江右，部使者郑逢辰檄王粹进攻，如有神立青霄，凶徒沮骇，卒就殄灭。九年，安远崔文广为变，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来持宪节，驻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见云中若旗帜飞翻，其胆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狱，胥吏受赇，拷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吴革疑焉。神告以生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闽卒张彦真人庙吐舌数寸，足悬半空，自述其阴私颇悉，类有人鞫谳之。盖神之显灵，其事不翅数百，而于雨旸疫疠之祷，验者尤夥。濂唯各举其著书之，所不书者，可以例见也。宋宝庆间，莆田傅烨为赣县东尉，艳神之为，撰为繇辞百章，俾人占之，其响答吉凶，往往如神面语之者。此亦阴翊治化之一端也。吴杨溥时，以神能御灾捍患，有合祭法，署为昭灵王。宋五封至崇惠显庆昭烈忠佑王，赐庙额曰嘉济。元三易封为护国普仁崇惠灵应圣烈忠佑王，复更之以今额，其褒扬光著可谓备矣。至若高宗所锡赭黄袍、缠丝玛瑙带及南唐李煜五龙砚，至今犹藏庙中云。濂稽诸经，国有凶荒则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则行祷于五祀，先王必以神为可依，故建是祠祝之，制也。世之号为儒者，多指鬼神于茫昧，稍与语及之，弗以为诬，则斥以为惑，不几于悖经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国家，德被生民，自汉及今，孰不知依之。虽近代名臣若刘安世，若苏轼兄弟，若洪迈，若辛弃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之怠。是数君子者，将非儒也邪，何其与世人异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后果入翰林为学士，心窃奇之，今祝史韦中及弟志勤以灵迹散见唐宋之文，使从子法凯请濂通述之，因不欲辞，造文俾刻焉。或谓高帝未尝伐粤，第遣陆贾赍玺绶立佗为南粤王。濂按传记，婴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称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恶知不来侵境而婴击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略之尔，敢并及之。系之以诗曰：

神雷之冈翠参差，五蜗天骄含精微，丛祠四阿俨翬飞，像变翕绝五采施。阴爽袭人动曾飔，发祥传自炎刘初，粤氛侵徼告捷期，岂或天星陨魄为，降灵于人赞化机，以石为氏理则宜，大中卜迁墨食龟，有声沨沨达四垂。风霆号令疑所司，斥逐厉鬼旸雨时，禾稂穲稏岁不饥，民氓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宫车驻跸赣之麋，完颜黠卒大步追，神兵暗树云中旗。卷甲疾走如窜貍，莫徭啸呼引獠夷，禁军荷殳据城池，屠刘壮健到婴儿，威神有赫助王师，一歼凶竖无孑遗。贡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胶牢弗移，鞠躬再拜叩灵墀，赤日火烈云不衣，鸿涛清涨没石矶，阴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鸾诰自天题，爵为真王手秉珪，风马云舆时往来，赭袍宠异带缠丝，五龙宝现角鬣奇，袭藏山中夜吐辉。阳阴斡运无端倪，焄蒿凄怆如见之，休咎有征神所持，委以惚恍邈难知，奚不来索庭中碑。

洪武辛亥春正月国子司业金华宋濂撰。

（《赣州圣迹庙灵迹碑》、《宋文宪集》卷四）

周尊师小传

宋　濂

周尊师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后迁于姑苏。其父月心，通阴阳家言，用达官荐，为其学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岁，教授君殁，独随母以居。逾四年，忽有庞眉翁类道人剑客者过之，爱玄初精神溢目，不类尘中人，制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会上真道院施如意襄，囊贮诸物，集四方人使探钩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诚探得第一，即离俗无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虚观，从李拱瑞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以道行闻。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术。开元寺沙弥为狐所媚，羸瘵垂死，玄初嘘气禁咒之，狐即躍出，众杀狐，其疾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钟爱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脱，玄初飞符往劾，蛇鬼遂绝。玄初不以为已足，寻受灵宝大法于曹桂孙。会吴越被兵，游魂出为厉，玄初建坛陈醮祠，白鹤五十回翔坛上，久而后去，及浮河燕灯，二灯飞起，高悬柳枝，人惊以为神功。万夫长沈实母殁，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祠事。实因问曰："闻君能召鹤，有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来，凡四十又二，若果属其指呼者。实喜，复问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纸为旌，令童子执之，玄初左右顾视，作叱啸声，旌重将压地，母降于童，声音威仪如平生，实与家人环之以泣。初雪川有神师曰莫洞乙，呼云役雷，狎亵如儿戏，晚授其徒王继华，继华授张善渊，善渊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无契意者，见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时厥后，雨旸有弗若，郡二千石、县大夫俱致书称弟子，请玄初祭之，屡有奇应。其尤异者，洪武戊申，京师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师李韩公方秉钧轴，亟命左司郎中刘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设雷坛于冶城山，研朱书铁符投扬子江中，波涛遽兴。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电光烨烨，绕身达旦。辛卯，玄初握剑上坛，召风师雷伯誓之，俄阴云蔽空，大风拔木，雨降如翻盆。韩公曰，此法师雨也。四民观者金曰，此法师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时再降雨乃足尔。"至期，复果然有黑龙蜿蜒见西方，迨午始霁。韩公以币赠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东归，朝绅嘉之，以文辞道其功者不可悉数。明年庚戌，上欲问鬼神情状于道家者流，嗣天师张真人与玄初皆被召，锡燕于光禄寺，

礼遣其还。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见于武楼，从容赐坐，访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对曰："天地之间无逾阴阳者，因其运转，故有神，神与人合者也。雷非人无以知雷之天，人非雷无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尔。"上悦。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书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祷，仍于冶城山建坛，其应如初。玄初为人多内功，兼好泽物，蓟门石桥废，费将巨万计，玄初谈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尝一新其祠庙，继住持常熟致道观，观有丹井，芜没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尝构来鹤轩于丹霞密林间，披鹤氅衣，执黄庭经一卷，焚香默坐，人竞称之为鹤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见玄初凤皇台上，方瞳烨然，长眉耸然，傲睨于万物之表，窃意缑山仙人乘鹤吹笙而徕下也。亟往叩长生久视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时，一气孔神，无形与声，人之无门，子盍索于呼吸之根乎！其体中虚，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叶疏，能黜其知，守其愚，则群阴尽销而纯阳独舒矣，子盍慎诸。"予敬受之以还，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斡天道之枢欤。抑玄初孝于亲，一日不见，辄悬悬如饥，歆歆然若有所疑。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玄初所以能变化者，其或有系于是欤，非欤？

（《宋文宪集》卷九）

太上清正一万寿宫住持提点张公碑铭

宋　濂

龙虎名山，蟠踞上饶之区，重冈复峦，自中闽来，若翠葆戎旃环卫其背，而云林三十六峰森列内向，如拱如趋，如冠剑而迎，至琵琶之峰止焉。大川西泻，仙岩拔起，天半而绝其冲，灵气翕合，爵为仙人所都。历代以来，其侍祠行宫而峻陟崇班者，相继乎后先，或葆熙餐醇于岩谷之下，声光烨然，多与名荐绅相埒，及其终也，飞腾解化，游神丹台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之，如吾张公修文，盖亦其中之有闻者欤。公讳友霖，修文其字也，信之贵溪人。父汉良，有驯行，人称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气之异，居亡何，老父秋发缤纷，忽曳杖而至，顾文穆言曰："尔儿方外之器也，宜谨视之。"言讫，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虚冲，皦皦如孤鹤独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征，俾入龙虎山，从周尊师，复礼游尊师，学行融洽，贯老易为一涂。公昼夜穷研而受其说，以九经为渊源，百氏为支派，缕析毫分而极其根柢之所会。阅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贵德为弟子。时桂心渊隐匡庐，金志阳居武夷，二人者，世号为真仙翁，修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蹑屩担簦，往拜其坐下，传其三皇内文九鼎丹法所谓延龄度世者，颇领其幽玄，归参天道运化、三洞四辅、海岳洞府、日月星斗诸书，或合或离，类有以取舍之，复自叹曰："吾春秋方盛，抚世徽权要不可无见也！"乃出力于诗章古文辞，课之于虚无，扣之于寂寞，益混混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内，公为书千数百言，暨所为杂著一编，遣其徒张自宾往质之。文靖深加敬叹，与之相辨难者甚至，自是及门受业者日众，其从之求文，户外亦屦满矣。公则又曰："此当置之，二毛已在颠，其尚不求归宿之地乎！"于是刊落葩叶，与道夷犹，至和熏蒸，四体盎睟，泉渟谷虚，冥契玄枢，有不知岁月之易迁者。嗣天师太乙明教广玄体道大真人张公嗣德，嘉公玄学渊邃，辟为教门讲师、修文辅教简正法师兼元坛修撰。太乙之绪再传，实为四十二代，而张公正常起承之。

入我国朝，锡以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累诏至南京，公皆为辅行，翊挚相导，靡不备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门高士，寻提点太上清正一万寿宫，而诸宫观之事咸莅焉。未几，与高行道士黄裳吉、邓仲修同被召，公奏对称旨，赐食禁中而退。冬十月，大驾幸钟山崇禧寺，复燕劳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屡乞还山，上欲属以禳祈之事，命中书留之，且有白金之赐。秋七月，公示微疾，于朝天宫谓仲修及丹霞炼师周玄真曰："盍趣宫主宋玄真相见乎！"既至，正襟危坐，从容言曰："自非我有，性本虚空，生浮死休，处世一梦，吾将观化于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赋诗一章，翛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颜貌鲜泽，肌体柔弱，仙经所载尸解者，可信弗诬。仲修力营其后事，往白仪曹，因以其事闻，上为之恻然。后三日，奉遗蜕焚于石子冈，执绋从者至数千人，火既炽，有五色祥烟盘旋于其上云。公自呼铁罐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铁罐名，世寿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宾，自宾纯饬好修，与翰林群公游，交誉其贤。今崎岖道涂，函灵骨以归，将与其子若孙吴保和、张敬安谋，以某年月日葬于龙虎山之天峰。件系群行，来征濂为之铭。濂闻老子之旨，可以治国，可以修身，可以炼真，其大者与孔氏或不异也。公以超颖之资，屡求贤师，思兼孔、李之学而通之，其视死生若旦暮，泊然无所系累者，固宜也，岂古所闻有道之士，非耶？濂也不敏，何足以铭冠剑之藏，勉徇自宾之请而述之。山中有方壶真人，高风莫攀，君子拟其为陶隐君之伦，当能为濂删而正之。铭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极先兮，天真皇人，授而传兮，龙虎之君，环以千兮。探其灵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仙兮，洞达悬解，协玄筌兮，内天外人，蕴坤乾兮。出入孔墨，孰后孰前兮，玉室金简，列彧彧兮，彩霞丹景，交相鲜兮，溢为篇翰，五色宣兮。有声訇然，闻九天兮，龙光下逮，势回旋兮，一旦解化，同蜕蝉兮，腾凌灭没，行翩翩兮。白蜺青凤，扶羽軿兮，无象有物，形神迁兮，达人何累，止若渊兮，冲漠无为，合自然兮。其迹虽泯，名则绵兮，冠剑之墟，勒苍坚兮，山灵㧑诃，久逾虔兮。

（《宋文宪集》卷十一）

混成道院记

宋 濂

道家者流，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实有合于书之克让，易之谦谦，可以修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蜎子与夫兵谋之书咸属焉。自其学一变而神仙方技之说兴，欲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则其玄指复大异于前矣。所以刘歆之著七略，既书道家入于九流，而复别出方技，其意岂无见哉。呜呼！其传袭盖亦久矣。婺之浦阳，有山拔起曰仙华，相传昔有仙媛于此乘龙上升。山形如翠莲花，猗傩妍丽，当晴霞朝绚，俨如蓬莱楼阁，突兀五云中，疑有古仙人往来其间，山南六七里则县治在焉。县治之东曰东岭，地势回旋而灵冲之气不泄。当元之时，于炼师某尝建道院一区，以栖肥遁之士。炼师之弟子葛道庆，今于东岭之源，复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门庑暨庖湢之属具完，经始于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于六年之癸丑，修真之士，采铅汞而炼黄庭者，于于而来矣。道庆请予记之，予闻神仙家之说，葆精啬神，冥合太

虚，翛然玄览，却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阴阳，超无有而独存，心颇艳之。迩年以来，刊落世婴外物之为羁絷者，皆释然谢去，思欲排空御气，神游八极之表，俯瞰仙华而时一下之。道庆傥相见焉，当趋前长揖曰："子尝记我道院矣，岂真所谓列仙之儒非耶！"幸授我以长生秘诀，必相与冁然一笑也。道庆字处善，为人恂恂有礼，入道之志盖坚如铁石云。

（《宋文宪集》卷十六）

王真士寿藏碑铭

徐一夔

杭佑圣观之延真馆，有真士曰王君景舟，既豫营冢圹于西山莲花峰之下，凡衣衾棺椁以及铭旌之类，亦皆备具，而属其友毛君起宗言于余曰："死生者昼夜之道也，惟不死不生乃无昼夜。而一气之所聚，则不能独免，吾将以吾之有昼夜者为之地焉，愿得徐君为我志之，庶吾未瞑目时得一睹焉，亦足快也。"余曰异哉，真士之见也，非一死生解外胶者其能然乎！余乃不辞而叙其平生之概，为王真士寿藏碑云。真士世为钱塘人，名应瑾，景舟其字也。父德原，母沈氏，兄弟四人，而真士行居四。始生时，其母梦紫气满室，稍长，气韵凝重，奉祠神明惟谨。识者曰：此道器也，非人家儿。年十八，从鹤林宫沈日瑞度为道士。佑圣观者，故宋孝宗之潜邸也。地势亢爽，林木葱蒨，飞楼杰阁，在烟霞之中，城府之仙都也。星冠霞佩之侣集焉。真士入处其观之延真馆，精究玄业，造诣出同辈上。主领观事者器之，请知库司事。金谷之出纳，了无所濡。升充提举观事。真士德誉日隆，其后遂为玄门尊宿。洪武三年，四十二代天师畀号教门高士、洞微真隐纯一法师，住持玄妙观，同领本府诸宫观事。又三年，嗣天师加授东华弘道纯一法师、教门真士、贞白先生、住持龙翔宫，兼领本府诸宫观事。此真士之履历也。真士虽以无为为宗，于道家法所以兴雷致雨者，尤尽心焉。当世神师若王盘隐、何东霞、邓子皋、邓仲修，皆师事之，咨决法要。真士心志纯一，日游乎神明之庭。杭地大物众，邦人或以旱干告，有民人社稷者走真士所陈款，真士用其术发扬蹈厉，鼓舞阴阳之橐籥，雷作雨至，若呼而应。前后二三十年之间，以旱干告者，惟真士是赖，此真士之道术也。真士在龙翔时，以兴废补弊为事。而佑圣观乃其业成之地，颓圮尤甚，凡栋宇之挠屈者赤白之，漫漶者皆撤而新之。且性至孝，善事父母，父母殁，购地五亩于南山之金沙坞，葬其父母而为祭享之所，俾其从子奉祀。所以厚其亲者，不以托迹玄门而或后焉。又雅好结交名胜，如故杨提学廉夫、张外史伯雨、俞山人子中，今玘讲经大朴、仁讲经一初，或师或友，情好甚笃。其崇本始、敦交好又如此。初，真士谢龙翔之席，归延真馆，疏种药畦，作洗竹亭，浚天一泉，置吹笙石，筑驭鹤台，而日逍遥其间曰：吾聊以尽吾之有夜旦者尔，他无所为也。余告之曰：真士亦诚异于人哉！且吾闻之古者王公贵人，盛年而为椑，岁一漆之，有事则载以从，初不以盍为讳。惟夫昧者不知制事于未然，故有以为讳者，一旦仓卒，卒堕于墨子之所谓薄，不免为君子所诮。闻真士之风其亦少自广乎？乃为之铭，铭曰：

名山西来何秀特，金精焕发光烨奕，天日照耀菡萏折，下有阳岗气攸积。玄门上士操卓识，坐视夜旦如一息，甲子未周卜宅穸，辨方置臬龟乃食。曰吾遗蜕此其宅，冢人运镬仞丈

尺，黄肠深锢阴缦塞，庞洪久闷俄洞辟。数实有待非偶适，山灵薮怪纷卫翼，孰敢龖之我其斥，此维有道之兆域。高风不磨过者式，有弗式者视兹刻，后千万祀无终极。

（《始丰稿》卷十四）

重修龙翔宫碑

徐一夔

杭之龙翔宫，初建于后市街西，盖宋理宗潜邸也。理宗既斥其地为宫以奉感生帝，而命左右街都道录胡莹微为开山住持，以重其地。元至元中，西僧杨琏真珈总统江淮释教事，崇释而抑老，以龙翔宫为寿宁佛寺，住持胡元洪购地于城西北隅改建之。其地与宋和义郡王杨氏第密迩，而今宫基则杨氏所奉神祠处也。延祐中，朝廷降玺书，命天师张留公主领宫事，且世袭之，而住持则黄石翁也。宫初为三斋，至是增为十斋，曰履和，曰颐正，曰全真，曰宜休，曰观妙，曰东明，曰环隐，曰守正，曰安晚。元统癸酉之岁，杭州火而宫毁焉。住持史景仁谋更作之，而天师亦施金以助。宝殿中峙，琼扉前辟，彤楼紫阁，左右辉映。后有葆真之室，垒石为山，凿地为池，疏豁萧爽，号蓬山堂。前儒学副提举陈旅实为之记。外则引西湖之水环绕宫墙，隐然若玦，过者指为神仙之居。俄而兵起，僭窃一方者据为军器局，烟尘澒洞，无复前日之胜矣。天兵既平浙，住持毛君继祖请于总兵官今曹国公曰：兹宫乃国家祝釐之所，非官局也，愿复其旧。总兵官韪之，得还为宫。居无几何，毛君退席而宫日就圮。四十二代天师过见之，叹曰："此吾曾高所领官也，忍使废乎？"乃延龙虎山法师邓君允修为住持。既而邓君被召为金门高士，而天师亦化去。嗣天师克继先志，尤以起废为事。佥谓玄妙观住持王君应瑾足任起废，于是天师加授贞白先生、东华弘道纯一法师为住持，且兼领诸宫观事。王君玄风素孚，其来也一意修葺。首捐己橐为之倡，而施者踵至，凡殿堂门庑以及库湢赤白之漫漶者则涂绘之，瓴甓之缺损者则补缀之，径术之壅塞者则疏通之。至于帝天神及驱邪辟恶之像设，剥落黝黯则加砖埴，粉饰不足则请于别废宫之失祠者足之。于是规模一新，过者则又莫不相与咨嗟言曰：不意今日复睹旧观。其徒遂来谒余，请叙次其宫废兴之迹，以昭示来者。以余而观于天地之间，凡物之成坏，未有不梏于数。其有不为数所梏者，则存乎其人。龙翔为宫，自宋之季以潜邸为道馆，迄今二百余年，而沧海桑田，已变矣。始也夺于异类，微胡尊师不足以任改建，中也厄于郁攸，微史尊师不足以任起废。维此二役虽巨，时方殷阜，其为之也易为力。王君当久替之余，徒藉己橐与凡施者倡，遂能以旧为新，使龙翔不至就圮，则难为力矣。虽然，为之于难为之时，而不见其难为，抑岂无所致而然哉！盖王君襟袍冲约，制行贞白，而应物和易，初若无为而未尝不为。推其精诚于祷禳禬禜之间，有感辄应，都人士女赖焉。故凡兴作，人皆不劝而趋。呜呼！德之懋者其应大，吾所谓不为数所梏而存乎其人者，以此也夫。铭曰：

言言琳宫，在巽之隅，往帝有作，厥惟灵区。金庭珠户，神圣攸居，天潢所经，汇而为渠。如彼翠水，环于蓬壶，夐隔诸尘，若与世殊。俄遭小劫，转隆为污，瓴甓垣圮，莽翳于衢。仙驭远去，野马纷驱，惟兹福庭，休祥所储。发灵献异，千祀弗渝，岂其遂仆，而不可扶。是有德人，其来弗徐，其作飚举，其助云输。葺易绘填，厥工群趋，百废具兴，在于斯

须。仪观有炜，光彩发舒，琼珮朝真，瑶章腾虚。行道赞叹，曰俨如初，德人有作，与化同枢，是用作铭，以昭德符。

（《始丰稿》卷十一）

傅同虚感遇诗序

宋　濂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皇上御东皇阁，以灵宝斋科失于文繁，诏朝天宫道士提点宋宗真等纂修，以适厥中，而傅君同虚与焉。上既面授以芟摭之要，复赐之坐，设筵以宴享之。酒半酣，命赋严冬如春暖诗，同虚与邓仲修次第成，跽奏上前，龙颜大悦，且亲御翰墨，成长句一首，内史读示至再，既而留中不下，遂令各沉醉而退。同虚自念岩穴微臣，上承天日照临，光辉赫艳，诚千载之奇逢，乃自撰古律二十韵以纪感遇之盛。才华之士，歆艳弗置，从而属和之。同虚聚为卷轴，以濂侍上左右，亲睹其事，来征序于首简。濂闻道家者流盖出于古之史官，而其为书，有黄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皆言治国之道，非但如老聃、庄周之所谈而已。故或者称其术与虞书所载者合，良不诬也。不然，汉之用盖公言，何以致清静无为之治哉！斋科之行，符箓之传，特其法中之一事尔。钦惟圣皇垂拱法宫，凝神穆清，方之廷臣，屡蒙宠眷，上之所以遇下者，其礼甚渥。同虚感激奋励，中心弗能忘，形之咏歌，亹亹不已，下之思报其上者，亦无所不用其情，猗欤盛哉！虽然，君臣之际如此，上之有望于同虚者，岂直斋科之文哉。同虚诚能以盖公自期，使世之人咸知道家功用足以济世而安民，信为伟丈夫矣！前所谓千载之奇逢者，实在于兹。同虚尚勖之哉。和诗者，自邓次字而下凡十又三人云。

（《宋文宪集》卷二九）

汉天师世家叙

宋　濂

嗣汉四十二代天师张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虚征濂序其首简。濂闻古者名世诸臣，史官必为序其世系，表以传，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况于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阙者。今所辑世家，但始于留文成侯，而其上则无闻焉。濂因据氏族群书补之，复用史法略载其相承之绪，使一阅辄知大都，而其详别见于左方云。序曰：

张出自姬姓轩辕子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造弓矢，张罗以取禽兽，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张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其孙曰抑。洎至三卿分晋，张氏事韩，韩相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开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汉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丰邑，生二子侍中辟强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马金，金生阳陵公乘、千秋。千秋字万年，生嵩。嵩生五子，壮、赞、彰、睦、述，其后多以功烈著。传至于唐，列为安定、范

阳、太原、南阳、燉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无妄，无妄生里仁，里仁生览，览生起，起生桐柏真人大顺，大顺生汉天师道陵，是为玄教之宗。其传绪悠长，倍前望族之盛。论者弗察，见留侯再世国除，即意其绝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辅汉，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暨长，博习群书，从学者千余人。寻中直言极谏科，拜巴郡江州令，弃官隐洛阳北邙山，修炼形之术。章帝以博士征，不赴。和帝即位，召为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游淮，入鄱阳，上龙虎山，合九天神丹，访西仙源，获制命五岳摄召万灵，及神虎秘文于壁鲁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黄帝九鼎丹书。及道既成，闻巴蜀沴气为人灾，锐意入蜀。初居阳平山，迁鹤鸣山，感玄元老君屡授以经箓之法。于是分形示化，复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应二十八宿，妖厉为之衰熄，如发醎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备载。永寿二年，复迁渠亭山，出三五斩邪雌雄剑二、阳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师衡，使世世相传，乃乘云上升，寿盖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灵真，有长材，诏征黄门侍郎，辟隐居阳平山，誓以忠孝导民。君子谓其有继宗开绪，纳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师鲁，字公祺，益缵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者自首其过，复设义仓，置义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饱，过取则有祸。人归者日益众，遂雄据汉中，诏授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其后归魏太祖，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五子皆为列侯，女归太祖子彭祖。鲁死，谥原侯，生盛，字允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汉中还龙虎山，创三元日升坛，授箓。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见骑鹤游空中，启冢验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晋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迥，迥生荷，荷生祥。祥字麟伯，随洛阳尉，能吐丹置掌中，光芒穿屋，复吞之。祥生通玄，岁大疫，以标植水中，汲饮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问治国，恒对曰："能无为则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龙，士龙忘玉印，长安酒家一少年尽力举之不动，明日，士龙笑而携去。士龙生应韶，应韶生颐，颐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应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谒焉。每大风雨，遥见乘黑龙往来诸峰间。士元生脩，脩生谌，谌生秉一，字温甫，目光如电，夜能视物，尝负剑行山泽间，叱一老树，雷即震裂之，击死二巨蟒及小蛇百余。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箓文者颇众，乃铸铁坏券数万。继之季文生正随，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阙，赐号曰真静先生，后凡称先生者，皆赐号也。吏部尚书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正随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虚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岁朝京师，锡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复，无子，从子葆真先生景端嗣。景端亦无子，从弟虚靖先生继先嗣。继先字嘉闻，五岁不解言，闻鸡鸣，忽失笑赋诗，人异之。崇宁初解池盐水溢，遣使者召见，书铁符投之，怒霆磔蛟死于水裔。一日，随上入寝殿，宫嫔竞以扇求书，继光以经语书之，皆密契其意。中举一握，稽首书曰："保镇国祚，与天长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祷雨，三日乃止。授大虚大夫，不拜。诏江东漕臣，即山中度地迁建上清观，改为上清正一宫，从其学道者恒数十百人。靖康初，上复召，时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庆观，索笔写诗，隐几而化，葬于龟山之麓。后十六年，西河萨守坚游青城山，相遇于峡口，继先以书一封、赤舄一只，令达嗣天师家。嗣天师大惊，使人启龟山之窆，唯一舄存。继先无嗣，以象中之孙时修嗣。时修曰："继先从子也，吾乌得后之。"众曰："法统所在，孰得而奸。"乃从。时修生正应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历十九月始产，毗陵有妖凭

树，诏劾之，一夜风雷拔去。后定涛江冲决，高宗赐以象简、宝剑，清静、阳符二经。守真生景渊，景渊生庆仙。张公洞有井甚深，庆仙戏折木叶掷之，俄波涛腾涌，有一老翁从中出，庆仙呵戒之而去。庆仙无子，从子观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孙，其祖伯璃、父天麟皆常摄教事。鄱阳水涨，坏民庐无数，袁提刑甫请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寻又遇旱蝗，可大禳之，雨作而蝗殪。敕受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时当宋季，元世祖闻其神异，密遣间使讯之。可大授以灵诠，且谓使者曰："善事尔主，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验。可大生宗演，字世传。世祖平宋，忆其父言有征应，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赍诏召之，赐玉冠玉圭，冠以灵应冲和真人之号，仍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为道士。宗演生与棣，字国华，世祖时宣授体玄弘道广教真人，赏赉优渥，竟卒于京师。与棣无子，弟与材嗣。与材字国梁，元贞初入见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广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盐、盐官两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蚀啮殆尽，延及州城下，与材投铁符于水，符踊跃出者三，雷电晦冥，歼怪物鱼首龟身，其长丈余，堤复故常。五年冬无雪，上曰："冬无雪，民间得毋有灾害乎？"与材为建坛祷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赐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录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领三山符箓，给以银印，视二品。九年，崇明州海堤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梦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赐宝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给以银印，视一品。与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纪，即今天师。国朝六飘京师，洪武初，制授正一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上复赐以褒文，称其瞳枢电转，法貌昂然，人以为荣。盖历代相传，以眼圆而巨者为玄应，故上因及之云。濂闻文成侯年少时学礼淮阳，东谒苍海君，苍海君先儒学士以为海神是也。后又见异人黄石公下邳圯上，则其未达之际，固已能交通于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谷从赤松子游，实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传至汉天师，感慕兴起，学轻举延年之术，祓除阴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师系师继之修其业而弗坠，唯恐有人横遭夭阏者。当汉之季，天下云扰，唯巴汉之间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粮，居者不捍关，官府赖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谓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翅古诸侯之国，天之报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专归于名山神气之结，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论亦浅矣。呜呼，文成侯子孙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显著者，小则充法从，大则至宰辅，非不光明俊伟也，曾未几何，降为皂隶者有不免焉。其视玄裔相仍，历千二二百有余岁而未已者为何如？盖必有其道矣。嗣是而兴者，尚知勖哉，尚知勖哉！

（《宋文宪集》卷十七）

四十二代天师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张公神道碑铭

宋　濂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师张公薨于龙虎山之私第，年甫四十又三。礼部尚书张筹即为奏明，皇上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遍祠五岳，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

数止于斯耶?”遂亲制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安庆为吊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袭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宇初奉公冠剑权厝南山先墓之次,冬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于某而瘗之。宇初恐遗德未能大白于世,与群弟子辑为成书,使张致和即金华山中请铭神道之碑。濂幸辱与公游,义不可辞。公讳正常,字仲纪,姓张氏,信之贵溪人,汉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孙也。重纪至元己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忽见神人飞空而至曰:“予自华盖山来游君家,愿见容也。”及觉而公生,紫云覆庭,红光照室,人以为祥征。年七岁,双目烂烂如岩下电,容止异群童。后三岁,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传雌雄剑及玉刻阳平治都功印曰:“龙星再集于亥,吾儿当持此大振玄风。”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继主其教。仲父薨,众论咸属于公,公力让仲父之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职,实至正己亥之岁,太玄之悬记至是始验。公升广筵,开演道家玄旨,四海学徒,闻者耸然领解。时天下大乱,经箓秘而不传者十年,公乃启黄书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授其徒胡合真辈比以行,奉贽来受者川赴云蒸。剑失其一,流落鄱阳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访而合之。辛丑,上统大将,亲取江西,公知天运有归,济遣使者上牍述臣顺之意。乙巳,公朝京师,上一见悦曰:“瞳枢电转,法貌昂然,真汉天师苗裔也!”下诏褒美之,锡燕者再,兼有金缯之赐。丙午,复入觐,京城士庶,人求灵符者日以千百计,侍使不能给,闭关拒之,乃相率毁关而入。公叩齿集神,濡毫篆巨符,投朝天宫井中,人争汲之,须臾水皆竭,见土弗止,饮者疾瘳,上嘉之,令作亭井上,号曰太乙泉。及还山,复诏中贵人赐以织文金衣,仍下中书给驿券畀之,以便朝觐。洪武戊申,上登大宝位,建号改元,公入贺,锡燕于便殿,内降制书,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仍俾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设其僚佐曰赞教、曰掌书。久之,陛辞而归,上御谨身殿从容谓曰:“卿乃祖天师,有功于国,所以家世与孔子并传,以迄于今,卿宜体之以清静无为,辅予致治,则予汝嘉。”赐白金十二镒,新其宅第。己酉春,上召公入朝,逾月承顾问者四,锡燕者一。三月十三日,上将通诚于天帝,致斋三日,御衮冕服,亲署御名于章敕,太常设乐,手授于公,俾祝而焚之。礼成,燕公于文楼,群弟子飨于别馆,复有金缯之赐。庚戌夏,上录公之功,特敕吏部改赠公父三十九代天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嗣成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顺仙姑胡氏恭顺慈惠淑静玄君。玄君时年八十,朝野以为荣。是年秋,上复召见,问以鬼神情状,更给银印。壬子秋,复颁制诰以宠之。冬十又二月,复召入觐。癸丑春,将还,上命留弟子以司秘祝之事。丙辰秋,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来何与朕意相符耶!明年之秋,朕将遣使祠海岳诸神,卿当妙柬清修之士与其偕来。”丁巳夏,公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觐,锡燕午门之城楼上,举爵谓公曰:“卿宜罄此一觞。”敕内侍出御制历代天师赞示公曰:“他日当书以赐卿。”翼日,诏公从太师李韩公善长祠嵩山,分遣重臣与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赐衣各二袭,楮币有差。既还,锡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颇异常,一日,置酒与昆弟酣饮,慨然叹曰:“五岳名山,先子欲游而不可得,嵩山中峰乃吾祖得太清丹经之所,今借天子威灵,幸一至焉。睐曦景于层霄,邈浮埃于浩劫,吾志将有在矣!”群子疑其言,未几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属弟子方从义曰:“吾无以报国家宠恩,尔等宜左右我子孙,以赞宁谧之化命。”取剑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传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数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燭寰瀛,先天地不知其始,后天地不知其终也。”举手作一圆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声闻数十里云。公幼警敏,箓文秘之,属皆不

习而通。岁屡旱，禹步召风雷，精神达于冥漻，甘霖即降。或有为魑魅所凭者，授以片符，辄潜景不见。公悯兵戈疫厉之余，沴气不消，举行玄坛旧典，修坛墠，建阳阳黑而炼度之，其征验尤彰。然其天性爽旷，浩而不缁，如超万物之外，故以冲虚子自号。最爱佳山水，仙踪灵迹所在，必穷幽极深，动至累日忘返，当适意时，欲乘白鹤与群仙翱翔紫清之上，其于人间事未尝因此少辍。其奉玄君，备极孝养，暨殁，葬祭咸尽礼度。兵祸相仍，倾赀募人为兵以捍御乡井，人赖以安。公之玄裔，备见世家，兹不载。其曾大父讳宗演，三十六代天师、演道灵应冲和玄静真君，妣周氏，某玄君。其大父讳与材，三十八代天师、太素凝神广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禄大夫，追封留国公，妣易氏，妙明慧应常静玄君。其考妣则太玄真人与胡氏也。公字观宇，娶盱江包氏宋宏斋先生恢之五世孙。子男子四人，长宇初即今天师，颖悟有文学，人称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上召见奉天殿，反覆谛视之，笑曰："绝类乃父。"宠赉有加焉。次宇清、次海鹏、次胜佑，子女子二人，一归鄱阳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乎神明之胄，简素端凝，用道为体，而缪辖游氛无自入于念虑，澄静之久，天光自发，所以受知圣君，八朝京师，天宠使蕃，声闻四达，至于死生之际，又能不动声色，超然坐脱，如行者之返故庐，非真有道者，岂易致哉？是宜铭，铭曰：

天开日明，真人上升，周流九霄，驾鶃作軿。卿云英英，刚飚泠泠，绛节翠旛，恍其来迎。载稽玄裔，岁逾千龄，五彩交绚，玉笈金经。矧有剑印，奔星走霆，非人莫授，恐干鬼刑。华盖神君，于焉降精，圆目青瞳，闪如电荧。入朝帝京，照耀殿庭，进退有仪，金衣霞赪。帝曰俞哉，尔方外臣，辅朕鸿化，凝真集神。巍巍高山，岳之中尊，尔往代祠，执礼如存。庶集灵和，以绥兆民，皇用褒锡，玺书金缯。君臣遇合，玄德之征，胡为弗留，飞神窈冥。崩崖坠雷，百里震惊，圆光有赫，四烛寰瀛。在天为清，在地为宁，在人为贞，是谓三灵。此乃道枢，中黄之扃，公能守一，精聚气凝。不死维神，所蜕维形，白鹤来归，辽东露零，洞视万古，后天弗倾。

（《宋文宪集》卷二七）

邓炼师神谷碑

宋 濂

皇上既抚有方夏，修天地百神之祀，为生民祈福祥，弭灾疠，以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诏龙虎山嗣汉天师张公正常择其徒之可者以名闻。诏至阙下，问以雷霆鬼神之事，于是邓君仲修等述感化之由以对，上说，赐坐锡燕，诏馆之于朝天宫，祠祷之事多属焉。五年春三月，不雨，上以农病播种，忧之。仲修奉诏设坛场，行驱召风雷之法，天大雨，赐白金若干两。后三年秋七月，复不雨，御史大夫率仪曹承诏临视，祷三日不效，仲修退坐斋室，默运玄化，出杖剑一叱，云合雨如注。是岁冬无雪，诏李韩公及丞相致上命以祷，期以三日雪，至期果然。上甚宠异之，每召见与语，尝赐以诗及御注道德经，命与住持朝天宫宋宗真修祠祝科仪行于世。十年，奉命之会稽祭帝禹及宋阜穆二陵还。明年，张公卒于是，仲修请归视张公葬，而仲修亦老矣，乃请于公之子嗣师曰："吾身虽处辇毂下，然兹山师友之所居，吾心未尝违去也。"嗣师知其意，畀以琵琶之峰，郭坞之原，仲修更名曰神谷，顾

其门人曰："吾仙游时藏吾遗蜕于此"。既而复来京师与余言其故，而曰："吾幸从先生游，吾冢必得先生铭。然孰若及吾存而见之。"余曰："仲修学长生久视之术，固蕲不死，余将托仲修而长存。而仲修乃欲属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修，不敢辞。仲修名某，今以字行，临川人。曾大父某，宋某官，大父某，父韶。仲修生时有双鹤飞翔之异，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师留君敬斌，十八服道士服，尝出游，见道人于仙岩石上，授以纵阖阴阳魔斥鬼物之法。又从隐者野庵金志阳传性命之说，龙虎大丹之秘，世之硕师，皆礼重之。累赞其教于山中，尝提点温州玄妙观，主杭之龙翔宫，四方人愿传其道者甚众，其所得者盖深矣，余固不能尽知也。然仲修弟子为余言，仲修丧父尽礼，嘉禾生其陇上，哭母哀，枭为之涸，其行又有出于所见之外者。而余与仲修交甚久，观其卑让不伐，言语若不出口，呜呼，学道者固如是哉！铭曰：

老子之道充以冥，显可用世微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汉留侯孙号天师，玉章宝剑大绛衣，指麾呵叱运化机，驱役鬼物如群儿。东南名山雄且奇，左龙右虎相委蛇，涵灵蓄怪郁扉旎，天使道术鸣于斯。传世四十嗣不衰，前者既倡后辄随，百千弟子杰者谁，邓君挺然熊豹姿。弱龄恍遇生安期，授以宝诀行如飞。野庵之叟发垂颐，旁崖屹坐辟两扉。稽首长跽叩幽微，语以一气凝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辞，虚极静笃中赫熹。赤光射牖如渴蜺，小试余技为世推，呼吸雷电囚蛟螭，玺书下征祝国釐。禁祈旱涝捷斯须，龙颜每为兴叹咨，岁时行宫常侍祠，霞裳瑶冠光陆离，功利默默被烝黎。容色不老难端倪，寿命岂与恒人齐，胡为此丘穴深峨，欲藏冠剑诳后来。神仙不死谁谓非，所示者幻同人为，游行八极常来归，千载弗朽征斯碑。

（《宋文宪集》卷三十）

重建宝婺观碑

宋濂

婺之宝婺观祠婺女星，始作于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吴越有国时，刺史钱俨徙于子城上西南隅。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迈请，赐今额。元九十年毁于火者再，皆官作之。国朝洪武五年秋，观复灾，主观道士杨道可与其徒同姓者德生、德清谋，谓祠星所以休民，兴役而出于官，是厉民也。厉民弗祥，乃持历走境内，告于众庶，各出货泉相厥事，而属刘仲谋等十余人司出纳之任。伐木于大山长谷，乘流而致于城下，僦匠佣工，筑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间，其南为重阁三间。殿与阁之中构为飞亭，亭之后先联屋以合庭霤。三门旧在阁南，正直通塗，今迁阁东三十步，由门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于阁。三门之右别建玄坛庙。余若斋居宾馆之属，各以次就绪，而星之像犹未具。先是，杭州卫都指挥使徐君司马尝出镇于婺，屡徼灵于星祠。其在杭也，梦有所见，遣使者问所须，以像侗告。因命斲沉水香为像，名其阁曰灵华，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复迎其教所严事者共祠焉。工始于灾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盖役夫縻钱以巨万计，而有司不知，州民懽忻趋谒以为有所凭依，不可无以示来者。于是道可持币走告于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泽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腊反，睦将陷，郡统领刘光世讨之。兵次兰溪，未敢进，梦霞冠

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刘至，盗党就禽。及谒星祠，其像如梦中，一指将坠。开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为备，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义山寇为乱，来犯城，屯于溪南，遇媪絜屦长数尺。盗怪问之，媪曰：城中人屦皆若是耳。盗惊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既降复守，元将高兴怒欲屠城，梦神谕以勿杀。明日，以火矢射观，矢返堕军中。见巨人坐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骇，遂下令风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淮海翼兵自兰溪夜叛还，谋袭郡城。神化妇人导叛兵食瓜田间，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已曙，官兵有备，遂伏诛。此皆彰灼可征之大者。而疾疠旱涝之祷为尤验，固未易悉数也。今观事幸复乎故，皆神灵之所致，愿并记之。”濂曰：“婺女之于兹郡，犹参之于晋阳，辰之于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国者得祭，礼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谨礼而不违民之情，一乎礼则拘，专乎情则滥，在人折衷焉耳。且田祖先啬民以其有功树艺也，犹思之祭之，况昭回于天，恃赖以为司命者乎！”说者乃谓，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为星纪，吴越之分皆属焉，何独婺之人得专祠婺女乎？是不然，吴越之分固广，而斗牛女之所该亦广。苟以躔度细推之，郡之墟正上直于婺女，尔星之降祥，焉可诬也。今道可劬躬焦思而尽力于神，无非为民祈福，濂如其请，特载星之威灵不测者为详，所以起州民之瞻敬而俾继承于无穷，岂止述起废之功乎！道可字南峰，郡人也，冲默而契道，嗣天师畀以崇真明远宏道法师之号云。系之以诗曰：

帝居冥漻天中央，宰制万有御阴阳，经乾纬坤翕以张，百灵环卫灿文章。交参洞射下土方，州分国列其厥疆，须女下流婺适当，赤光熊熊吐寒芒。名州建官自隋唐，历年百千气愈亢，神宫巍然逼玄苍，彤楹文户紫檀房。高阁飞甍穆煌煌，神君之来天门黄，电母雷师翼两旁，麒麟驾軿虹霓幢。羽衣绛裘云锦裳，冻雨洒道尘不扬，清氛袭人灵始降，即之若无视洋洋。山君海王修典常，执玉来觐岁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鲸鲵戮死魑魅藏。耆耋有时告雨旸，箕舒飚毕沛滂，原多黍稷隰有秔，地宁天清民乐康。谁其尸之神降祥，嗟尔黎庶德是获，礬锡鸿庆愿被殃，神灵秉握帝纪纲。帝有正命莫敢襄，襄之以私帝所戕，神理惚恍谁能详，史臣作诗匪昧荒，金后可渝斯不亡。

（《宋文宪集》卷二七）

送黄尊师西还九宫山序

宋 濂

双井黄尊师中理，文节公庭坚之八世孙也。年弱冠，以门资袭爵，为光之固始尉。寻患半身不遂，弃官来归。有神师号金花君者，谓曰：“吾能疗而疾，疾愈，当为道士。弗听，吾将去。”尊师曰：“傥能起废疾为全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体，爇灯遍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师曰：“神师之言犹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学老子法于钦天瑞庆宫。宫在兴国九宫山上，即真牧张真君道清炼丹之所。居十余年，遂主其徒。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当皇上西平江汉，尊师拜迎于鄂，应对称旨。后八年，上思其人，复召至南京，所以宠劳者甚至。既退，命仪曹设宴享之。荐绅家以为尊师幸逢盛际，上简主知，龙光赫艳，山中泉石当被余辉而绰有喜色，不可无咏歌以夸张盛美，其西还也，相率赋诗饯之，而请金华宋濂序之。诗曰：

崔崔九宫山，翠巘倚曾青，飞观峙后先，宸奎烂晶荧。中有遁世翁，霞衣佩蕙衔，仙徒一万指，执简听使令。年来遭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独牵青牛，寻云自躬耕。翠华幸江汉，扈从森幢旌，俯伏黄鹄矶，再拜陈中情。天日下照临，鬱裳受余荣，今又奉玺书，翩然觐神京。太官给珍膳，法酒双玉瓶，祇因逢景运，重际泰阶平。致使方外士，恩宠霑鸿灵，一旦赋归欤，行裾逐云轻。自言当弱冠，绿袍佐山城，风露感末疾，离家炼黄宁。药烹日月鼎，符参龙虎经，中气昭象先，玄览极窈冥。欲期启泥丸，翀飞出孩婴，名花满皇都，春风语流莺。景物非不饶，归思竟缠萦，芳岁去如矢，逝波日堪惊。纯阳一销铄，重阴遂相乘，余闻重自愧，颠毛类枯茎。逐物向役役，栖身亦茕茕，幸有一寸丹，能与万化并，何时濡秋露，相期注黄庭。

（《宋文宪集》卷八）

卢龙清隐记

宋　濂

卢龙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岭绵延，远接石头，乃江上之关塞，比于北地卢龙山，因名。和阳尊师骆月溪隐居其中，自号曰卢龙清隐，请予友王仪曹本道征予文以记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溷浊谓之清，迹不章显谓之隐。予学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黄粱一盂，苜蓿一盘，既适而且安。间披鹤氅衣，手执黄庭经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尘，莫我之干也，宁非清邪？名氏不落于声利之场，心迹不属乎荣辱之境，其入也烟霞与之同栖，其出也渔樵与之争席，宁非隐邪？然而老氏之道，清净而无为，隐约以无名，不以清为清，不以名为名。是则无所不名，可以治国，可以观兵，可以修身，可以延龄。其小靡不该，其大无不并，此其为清隐益大矣。吾尝闻之于师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虽然，予视古今不翅一旦暮，何为复胶胶于斯。人身至中，其体含虚，不纵不横，非东非西，纤如黍珠，鸿包玄区，火龙因之而飞跃，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几腾神紫府，吹箫玄都，此殆忘清隐之名而食其实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为何如？"金华宋濂闻之叹曰：月溪盖几于知道者，非欤！其始也将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长生而度世。纵予有所言，其何以加于三者之间哉！于是偕本道访月溪于卢龙山中，白月独照，万树僵立无风，乃握手歌曰：卢龙之山兮高嶙岏，有一儒生兮炼九还，夜半月出兮露浸寒坛。紫霞仙人兮驾采鸾，七星为衣兮夫容为冠，铁笛一声烟漫漫，撷灵芝兮下空山。歌已，三人者相视而笑，遂次第其言而为之记。

（《宋文宪集》卷七）

同虚山房记

宋　濂

临川傅炼师若霖谒予于銮坡，揖而言曰："玄黄之间，所贵者虚，廓落无象，空洞无隅，

火不能爇，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灵所都，参之于身，吻合无殊，南乾北坤，西坎东离，其中轩然，如悬黍珠，一气阖辟，万化发舒，非迹所系，无形可拘。真人游行，精光烨如，而虚之为义，亦大矣哉！生自得斯秘，凝神于静室间，三田流通而百灵为之翕集，既而受洞玄之文，传太乙之书，驱云役雷，以苏旱暵，布气分神，以禁除人灾，灵响颇著，是皆虚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则粗浊芜秽乱之，何以接溟涬而极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东山故居，遂以同虚扁之，昭其义也。先生以为何如?”玄真子𧹞然笑曰：“几则几矣，然犹不至也。二而未能一也，离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无间也。夫同者，异之对也，同虚者，谓其虚相似而不异也，而非纯虚者也。纯虚则合，合则一，一则无间，无间则凝于道矣。”若霖曰：“夫所谓凝于道者何居?”曰：“至道无形，契真于天，后观无后，前观无前，不欲汩之，听其自全，不欲张之，惧其或愆，贯乎窈冥，凝乎太玄，出其遗余，亦可延年。瑶池之曲，具茨之颠，饮浆茹芝，飘如蜕蝉，其视驱役禁除之法，其尚何言哉?然而，事有大小，道无精粗，皆吾一神之所管摄，欲升则升，欲沉则沉，皆随其力之所加，与其时之所届，及其成功则亦一而已矣。”若霖恬淡而好读书，皦皦尘外，诚韵胜之士也，屡随嗣天师朝京师。天师还龙虎山中，若霖独留侍，祠于竹宫，则其超诣者可知矣！予故创为新说以记其山房，至若庄周之论玄德，有谓同乃虚，虚乃大者，不敢蹈袭而陈之也。或曰同虚之义非是之谓也，盖大同而玄虚云。

(《宋文宪集》卷七)

神仙宅碑

宋　濂

处士之州，并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观曰紫虚，观之南一峰，巉然挺出曰屏岩。西南诸山拱揖周卫，而二水蜿蜒起伏来汇其下，登高望之，万象呈露，俨若天开图画，不知者以为真蓬壶员峤之绝景也。宋南渡后，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极寿光宫来隐观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辄东向吐纳，凝然澄坐，久之绝粒，唯日饮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测其变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蜕，肌肤柔润如生，弟子瘗诸屏岩下。后有见于浙江之滨，手携一舄，飘飘然遡风而行，众异其事，启棺视之，唯只履存焉。先是，主观事者尝作亭墓前，坏于风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间，怅然有上清笙鹤之思，归与其师梁惟适谋，自墓左开曲径一千余尺，直至岩颠，诛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间，名之曰神仙宅，中祠处士星及仙翁诸像，东室曰芸香，藏书其中，西室曰橘乐，为娱宾奕棋之所，宅之前二石岩拔起，其蟠若龙，其蹲若虎，各构亭其上，左曰来鹤，右曰留舄，而山之景愈胜矣。经始于至正丙午春正月某甲子，落成于其年夏六月甲寅，赞其功者杨一宁、王性存也。惟适复捐腴田若干亩，岁收其入，庶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吴府录事吴从善征予为之记。予闻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谓处士之星也，灵辉下烛，凝粹敷和，修炼者居之，去滓秽而来清虚，虽曰内功之加，要亦山川淑灵所助为多也。今以紫虚言之，遍游海内名山，招白鹤而翩然化去，岂无卢仲璠者乎？遇至人，授以游戏翰墨之法，卒吹铁笛与之同往，岂无徐虚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宫秘馆，无处无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举之士至三人焉，当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灵

迹固不可不表见于世，自非惟适父子笃志玄学，孰肯一顾于寒烟衰草之墟哉。化荒旷而为居处，功亦大矣。修真之士当世继之，俾勿坏可也。呜呼！尘坌胶葛，予不知秋发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驾，共吸沆瀣于寥阳之上耶。惟适丽水人，宋户部尚书汝嘉诸孙，有大青田人，亦饕缪余，能文辞及隶书，皆高士云。系之以诗曰：

少微之星，烨烨垂芒，降魄名山，充郁沛雱，结为灵和，其中含黄，觅之无形，发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来涵清宁，度世不死，缴出东方，其大如蓰，我啄其精，以洗吾髓。炼虚凝真，惚恍若神，冠剑既藏，神游江滨，岂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岳，下上星辰。灵踪犹存，木老亭仆，芳草离离，谁复来顾，有肖者士，父子同慕，皓鹤不来，驰情云辂。乃陟崇椒，乃建琼宫，羽盖飙轮，庶或一逢，灵风泠然，白月正中，溟涬无际，遐思何穷。况乎遥瞩，境与心会，群峰攒蓝，二水萦带，万象粲然，如列珠贝，一歘欲间，夐超物外。岩岩者山，匪仙不名，不有玄构，曷栖其灵，水火有鼎，龙虎有经，畴非采真，浮游黄庭。神君捧剑，鬼伯持戟，呵卫弗祥，固此仙宅，法古为碑，鳞回凤翼，太史勒辞，式昭罔极。

（《宋文宪集》卷十四）

东山观记

梁文郁

维闽建阳之东津，山势比来，盘固岿峙，有琳宇崇祀佑圣，著灵远迩。津头有潭，其深莫测。津之浒或传有洞曰天机洞，夫世远事殊，其详莫考。潭之上山曰东山，左有沙渚，宛然若龙，右有石盘，踞然如虎，侍卫山前。其山由庵山而下，山下小涧曰锦溪，溪水泠冽，莲台峰接焉。西有三台登高山，列如屏嶂。西北云谷芦峰而前朝天桥，桥下考亭、沧州道学渊源之水出焉。汇流大流，萦绕如带，旭日东升，朝霞散绮。少焉夕阳西下，暮烟抹翠，远近交映，俨若丹青图画。北上武夷诸峰，蜿蜒起伏，胜状不可枚举。有宋高宗绍兴四年甲寅，仲威李真人始营其地，乃安抚陈氏之故居也。仲威与安抚素交京汴，不忍舍去，南渡同归乡里。安抚命仲威居东山佑圣堂，以寅奉为事，舍田四十余亩，足岁香灯廪给之计，灵异日著。于后芝城玉清洞天道士太虚阮好游四方，至东山，一览胜概，竟不复去。遂开基广宇，增益田产，肇建黍珠宝阁，外构横阳草堂为燕息之所，名重于时，制授东山圣寿观。有元至正六年丙戌回禄，中州林公即日兴造，后三年观宇复完。中州致虚守静，积功累仁，于斯日著，从游之徒不少。元季兵燹，变为瓦砾之场。大明启运，天下一统，政化流行，凡名山寅奉仙灵之地，尤不废弛。洪武十三年庚申五月，蒙斋阮公继太虚、中州之余绪，捐资集众建观宇于故基。而岩廊周廓，砖石甃砌，饰玄像侍卫大神，未几两载，百工毕举。于是奉祀祈祷，灵彰演庆，玄风毓育于东山，道日光辉于大地，上祀皇纲丕显，下符民望阜丰。伏蒙正一嗣教真人锡以大书东山观为额。游者欢而祷者悦，仰洋洋上相，感赫赫厥灵矣。于戏！建阳之治，凡在道观，为人事毁坏，租役逋逃，隳废倾覆，历可记者，十无八九矣。夫泽祖、湛祖二阮公，年德可尚，道业维新，能以常化人之心为重，弗坠仲威、蒙斋之泽，居东山之上，览兹土之胜，不愧神明，不羁尘鞅，非恬诚勤祀而吉祐自天，安能如是哉！当今朝廷清理其教，二公夙夜在躬，不以是非苦其心，不以市利扰于志，安神玄虚，恬淡自逸，以习静

为笃，非行之为艰也。余获游东山，以嬉以遨，颠绪可续，恐惑后疑，著是说，书以为记，镌示将来，并赋以歌曰：

东山苍苍，锦水汤汤，佑圣奥区，安抚云庄。仲威始业，灵著其乡，太虚中州，充拓其疆。人事代谢，神化无方。大明一统，俾炽俾昌，御临下土，克振玄纲，琳宇既成，山岳有光，虚危列曜，和鸾锵锵。御捍灾患，降锡福祥，雨旸时若，民物阜康，乾清坤宁，法演教扬，斯言镌勒，道契真常，千万亿载，缉熙孔彰。

贵溪儒士梁文郁撰

（嘉靖《建阳县志》卷六）

重建清微观记

谢应芳

夫师教之恩，报同君亲，盖礼之重者，见于经昭昭也。然道德五千言，此非所先，苟师道之不隆，则道德亦不能有传矣。今清微观主周炼师石泉，勤而行之，是能默契礼经而独超乎其类也。洪武己巳春，石泉书来谓予曰："某追怀先师，归复故业，丐先生为文识之。"予嘉其能而不却也。抑尝过丹阳，闻诸乡老之言，其报师之恩，蔼然可见。初，邑人诸葛德斋隐居学道，佩天师符命，创此观为修炼之所。既而羽化，实为开山之鼻祖也。弟子裴静山等住持，以甲乙传。元末观毁，众亦飘散，或存或亡。洪武改元，其徒朱竹轩言还，结茅而居，未几而终。时石泉住丹徒紫府观，闻师讣，即谢事而归葬之。志在复业，揄扬道法，风动一方，向化者咸乐施以相之，诸葛氏母子其尤也。于是剪荆榛，畚瓦砾，鸠工度材，辛勤十有余年。作三清殿，前辟山门，旁翼两庑，祖祠经室，丹房斋厨之属，凡若干楹。穹林竹树，蔚然屏蔽，轮奂之光，焜煌乎藜城故区，度亭遗迹。长塘之烟水湖光，北固之云霞山色，亦皆映带为清微胜概矣。吁，凡为人后者，有能继述如此，岂不为贤子孙乎！近世缝掖之士，学必有师，礼宜报效，未尝仿佛如此者也。予因记其事之颠末，深用感慨，并书此为世之劝云。

（《龟巢稿》卷十五）

龙泉山道院记

高三尺五寸，广二尺。十九行，行四十二字，正书。额同首题。在昆明黑龙潭。

逾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龙泉，山之下有穴焉，广二寻，深称之。涌泉漫出，鲦鱼数百狱其隩，每岁旱则□□□□而上，或以为有蛟龙焉。自蒙、段时水旱必祷，祷则雨旸时若。其泉厮而东南流，溉田数百顷，民赖其□□□□构祠祭之。中遭兵难，祠毁。皇明平滇阳，环山皆为屯。今西平沐公以为此邦微是泉，禾稼且槁死，而祠宇弗葺，神灵不栖。岁甲戌，肇于泉之旁构祠□□□□□□□择地之高亢构道院一区以为之镇。院之东堂曰栖真，宾游之所

也。西轩曰超遥，林壑之胜也。北为重堂以奉天师像。左右庖湢房宇毕有□。又上五十弓，复构草亭以备观览。一目丘坂弥漫数百里，碧鸡、玉案诸山罗列几席，东盘西衍，辐辏如车，真尘外之桃源也。既成，命道士徐日通主之。夫神依人而行者也，而□□□□□禳禜相近之所自。考之于礼，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见怪物则祀之，以其功在生民也。今是泉也，既有泽物之功，又有休征之应，祠而禜之，宜矣。沐公纂黔宁王之烈，温恭俨恪，以究以度，以阐明祀，非徒欲□斯民□有□意以膺灵贶，而神亦永有所依归矣！□□请记于□，因系以诗。诗曰：

龙泉之山，有涌者泉，蛟龙洄漩。斯而为渠，溉我□区，奄为膏腴。盘盘囷囷，有□聿新，以迓天神。飙轮云驭，从龙上下，洋洋□□。有祷有祈，景光答□，降福孔夷。明明我侯，迺阐灵休，以疏民忧。民忧既弭，神具格□，维侯之祉。雨旸孔时，蛩沴不滋，维侯之釐。□曰匪躬，万福攸同，天子之功。龙潜于渊，遐举于天，亿万斯年。

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子冬月阳至之日播蓉王景彰撰　嘉靖九年庚寅二月九日镇滇舜庵道人重镌

（录自原碑）

重建招真治记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五字，正书。额题“重建招真治记”。

河南开封府儒学训导致仕林同撰

招真治梁天监二年浦郡道士张弘真讳道裕嗣汉天师陵十二代孙游方至此，爱其山明水秀，欲卜居以栖神养素。忽梦圣祖指示南岭峰下闲寂之地，遂建兹治，太子萧统为之记。后改乾元宫。宣和间又改额，赐致道观。逮元延祐间，高士秋谷蒋公营别业于观东嵩崖峭壁间，邃殿飞轩，云堂丈室，丹垩藻丽，金碧交辉，恍若蓬岛。钟磬步虚之声，晨昏与致道相应，因请旧额为招真道院，俾之甲乙流传。暨圣朝洪武辛未，钦依归并致道而别业遂废。羽士湛然孙公与徒弟雷复顾公叹曰：斯实吾祖阐化存神之地，而坐视其业斯尽，岂子孙继承之道哉！相与倾瓢箪之储，经营相度，得烟霞之窟于观之西，举起废之力于艰难之际以复其旧。雷殿斗祠，云房方丈，暨门庑庖湢之室，轮奂一新。永乐丙戌，雷复自京师命其徒□守初贻书请记曰：吾师徒创业之功为不易，而后人守成之功为尤难。不有记以儆惕之，惧后人弗克我承，泰然安居，莫识所以自振自修与夫前人之勤劳而忘所以继述之志，则怠心生矣。记可缓乎？书石以请。余曰：斯治也，实弘真张真君修炼之地，丹成藏之玉井，白日飞举。治平中观主李则正浚出石函，绿合中有丹二颗，化双鹤翔去。玉井具存，由粗以造其精，道在是矣。果能继继承承，求复乎古，招其真，炼其神，接踵有阶，则其心肃戒敢怠，而其道讵有不成者乎？真君之泽未可涯也，夫焉有弗克承者哉！盖其爱之之深，虑之之远，恳恳不敢必后人之皆贤也，欲以励其益务精进，蕲不愧乎真君，讵不谓之卓然有见者哉！余嘉其用心之仁，故并书之以为记。

永乐五年龙集丁亥三月日住山羽士孙常名徒弟顾自谦徒孙王守初立石

法眷倪成美海虞吕谦镌

（柳拓）

大岳太和山圣旨碑

高一丈八寸，广五尺二寸，八行，行十九字，正书。

大岳太和山各宫观有修炼之士，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功，顷刻无间。一应往来浮浪之人，并不许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有至诚之士，慕蹑玄关，思超凡质，实心参真问道者，不在禁例。若道士有不务本教，生事害群，伤坏祖风者，轻则即时谴责，逐出下山，重则具奏来闻，治以重罪。

永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柳拓）

御制真武庙碑

明成祖

朕惟凡有功德于国者，无间于幽冥，必有酬报之典。天下之际，理一无二。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乘运龙飞，平定天下，虽文武之臣克协谋佐，实神有以相之。肆朕肃靖内难，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后，奔走御侮，而神之阴翊默赞，掌握枢机，斡运洪化，击电鞭霆，风驱云驶，陟降左右，流动挥霍，濯濯洋洋，缤缤纷纷，翕歘恍惚，迹尤显著。神用天休，莫能纪极。今夫臣邻之功，揆厥上下，凡近易见，故报之亦易。若夫神之宏功伟烈，行乎天地，统乎阴阳，充周普遍，幽深玄远，窈乎莫测，浩乎难穷，而报之为实难。不有为永久之图，则亦无以称朕之心焉。尝以武当山，神之修真凝道，超举升化之地，已命创建宫观，永永祀神。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灵祈丰年，绥福履。自经始至于告成之日，神显灵应，嘉生屡臻，异睹殊观，千态万状，言难罄述，笔莫殚纪。虽有善巧者亦莫能形容其仿佛也。稽诸载籍，旷乎前闻。夫以神之昭贶于朕者，又若此，抑朕复何以为神之报哉？其不尤难矣乎！顾惟北京天下之都会，乃神常翊相予于艰难之地，其可无庙宇为神攸栖，与臣民祝祈倚庇之所？遂差吉创建崇殿修庑，缔构维新，亢爽高明，规模弘邃。神灵感孚，来游来止，星麾飙驭，飘飖旖旎，俨然视瞻。岁时蠲洁以虔祀事，庶几朝夕神保无斁。虽然，神之佑相于朕者固不系乎报不报，而朕心之拳拳不已者，故无所用其至，惟尽其诚而已。然则神之为贶，亦岂啻此而止。覆而为云，泽而为雨，鼓之为雷霆，明之为日月，驱袄殄沴，无水旱札瘥以生夫万物者，其荫庇于吾民又岂有穷乎！于是为文以记之，并系以诗曰：

生天始气五灵君，玄老太阴实化成，察微知远生神灵，修真内炼心志宁。潜契太虚感玉

精，功满道备乘龙行，归根复位以显名，天地悠久日月并。神昭功德翊我明，手握化机佐运兴，武当毓秀何峥嵘，琳宫仙馆敞瑶琼。用报神贶表孝情，神敷嘉锡备休徵，翼翼寝庙建北京，人徼贶兮神幰軿。晨钟暮鼓声铿锵，神之来兮风泠泠，驾飞龙兮驱流星，飘翠盖兮骈霓旌。八鸾九凤先后迎，倏而来兮忽而升，剑光吐纳阴阳精，焱为电兮击为霆。陶铸万汇无留停，祥风甘雨宜和平，高宜黍兮下宜秔，祛妖荡札民物亨，清酤进兮肴核馨，报万祀兮毖一诚。

永乐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附）

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

碑高一丈八寸，广四尺九寸。二十一行，行四十四字，正书。

盖闻大而无迹之谓圣，充周无穷，妙不可测之谓神。是故行乎天地，统乎阴阳，出有人无，恍惚翕张，骖日驭月，鼓风驾霆，倏而为雨，忽而为云，御灾捍患，驱沴致祥，调运四时，橐籥万汇，陶铸群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是已。按道书，神本先天始气五灵玄老太阴天乙之化，生而神灵，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潜心念道，志契太虚。乃入武当山修真内炼，心一志凝，遂感玉清元君，授以无极上道。功满道备，乘龙天飞，归根复住，显名亿劫，与天地悠久，日月齐并。武当旧名太和，谓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故名曰武当。蟠踞八百余里，高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之奇峭，二十四涧之幽邃。峰之最高曰天柱，境之最胜曰紫霄南岩。上出游氛，下临绝壑，跨洞天之清虚，凌福地之深窅。紫霄、南岩皆有宫。又自南岩北下三十里有五龙宫，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真庆宫，俱为祀神祝釐之所。元末悉毁于兵燹，荆榛瓦砾，废而不举。天启我国家隆盛之基，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阴翊显佑，灵明赫奕。肆朕起义兵，靖内难，神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暨即位之初，茂锡景贶，益加炫耀。至若榔梅再实，岁功屡成，嘉生骈臻，灼有异征。朕夙夜祗念，罔以报神之休。仰惟皇考皇妣，劬劳恩深，昊天罔极，亦罔以尽其报。惟武当神之攸栖，肃命臣工，即五龙之东数十里，得胜地焉，创建玄天玉虚宫。于紫霄、南岩、五龙创建太玄紫霄宫、大圣南岩宫、兴圣五龙宫。又即天柱之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神之像，享祀无极。神宫仙馆，焕然维新。经营之始，至于告成之日，神屡显像，祥光烛霄，山峰腾辉，草木增色。灵氛聚散，变化万状，众目咸睹，跽拜啧啧。榔梅垂实，加前数倍，九地启秘，金杵跃出。阴阳储精，玄质流润，灵异纷员，莫能殚纪。神之响应，有如此者。遂命道士为提点主管各宫，饬严祀事，昭答神贶，上以资荐扬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高皇后在天之灵，下以为天下臣庶祈迓繁祉。虽然神之浮游混茫，变化无方，此感彼应，无往不之，然非此无以达朕之诚与系天下虔敬之心也。又况山川冲和之气，融结于斯，与神相为表里。神之陟降往来，飘飘挥霍，顾瞻旧游，岂不徘徊于斯者乎！则是宫观之建，有不可无。谨书为文，刻碑山中，以彰神功，永永无穷焉。

永乐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柳拓）

重修真武庙像记

磨崖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三寸，行书。在桂林普陀山。

七星岩阿旧有庙宇塑奉真武神像，年久倾圮。永乐二十一年六月吉日，总兵官征蛮将军镇远侯游此，因命工修葺之，遂纪于石。

（原刻，亦见《桂林》中册）

玄妙观钟款

拓本八方，方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行字不等。阳文，正书。在宣城。

叠峰玄妙观为古宣名山，旧有神钟，火于元季，岁久未有能复其事者。宣德庚戌春三月，郡都纪徐善渊偕诸好事，得铜二千余斤，命工铸铸，以为晨昏讽诵之助。及其告成也，来请铭于予，乃为之铭曰：

坚尔质，虚尔形，宣洪声，开群盲，祝皇明，吾道兴，百里城，惟永宁。

是岁八月吉日宣城教谕张嵩撰

通玄守正显道法师住持观事都纪徐善渊同徒弟王志刚、钱志静、侯志凝、夏志和、胡志恭、王泰和等

都劝缘信官萧吉神乐都管陆振玄

（第一方）

道录司官兼领朝天宫住持事戈敬先提举刘应年陈承宗

宣城县信官萧吉　薛衡　曹麟　甘智　张嵩　荀存善　沈征　都纲善良　副纲宗源

信女崔氏　刘氏　马氏

宁国县信官杨志　李开逊　周得贤　柴璘　韩敏　王彦正　章宗应　僧会祖德

泾县信官钟鼎　阎珪　陈琼　王聪　僧会从纯　道会石存中

南陵县信官乎半　丘琮　綦撰　徐荣　僧会志满文蕴　道会何宇中　住持丁智耀

旌德县信官田谷　陈玘　吴瑞

开化县信官吴衡

（第二方）

宣州卫信官施义　王福　汤春　章升　刘通　张旺　闵铭

信女史氏妙兴　丁氏妙惠　宋氏妙端　张氏惠贞

信士张礼　朱琼　詹文斌

宁国府信官　武彦　霍永　崔浩　张贯　应伯旸　荆瑜　王俊　李仪　刘琍

信女钟氏妙明　马氏妙秀

（第三方）

京都信官阮赤　陈褐　杜普隆　刘聚　张敬　张胜　潘整　王振　陈健

信士张鉴　郝子诚　顾荣（以下人名不录）

信女马氏善慧　焦奉真　蒋妙善　季妙贞（以下人名不录）

（第四方）

宜城县信士许旺　沈文　王本　管智（以下人名不录）

（第五方）

宜城县信士郝祯　施兴安（以下人名不录）

南陵县信士叶文员　周凯　谷镗（以下人名不录）

登州卫信士师银　汪氏妙春

京都信士高道清　支祖显　支佛虎　支佛道

信女金妙真　梁真　阎妙圆（以下人名不录）

（第六方）

宁国县信士董泉　徐贵　万应（以下人名不录）

泾县信士　左有昂　余秉初（以下人名不录）

（第七方）

宜城县信女陈妙法　欧妙贞　陈妙英（以下人名不录）

（第八方）

（《安徽》卷一）

重建真庆观记

高四尺八寸，广二尺九寸。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

赐进士出身翰林修撰庐陵周叙撰并书丹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河南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四明郑颙篆额

太傅黔国沐公偕弟都督公以世勋镇云南，绥怀夷落，民物丕阜。顾瞻东郭长春真人谪滇南栖息之处，朝廷诏命之颁布皆于是奉迎，朝臣使节之临莅皆于是出入，非有崇宫邃室，岂无洞天。郡城之巽位，乃即真武旧祠，思新而大之而难其人。询谋于众，谓非得奉玄教者不可。遂命领天下道教事渊然长春刘真人弟子、道士蒋日和主之。日和至，竭虔妥灵，夙夜不懈，募财鸠工，经营劬劳，忠心笃志，塞道恒诚，敢问于其后。凡门庑藏殿之制，一时具举。穹崇磊砢，翼翼巍巍，丹碧粲垩，照耀远迩。盖地当风气之会，岩姿商山金马碧鸡诸峰，悉若献奇舒秀于檐楹窗户之表。入其境瞻望其胜者莫不由斯而新，则规模宏远，屡授诏命之所奉迎，使节之所出入，又皆由是有攸止焉。且足以见云南民物之阜，有之道日以滋，行日以茂，则黔国之审于择人，日和之勤于其教，亦讵克尔耶！其既成也，刘真人久寓云南，日和尝得法于座下，复蒙仁宗皇帝诏入京师，尝因对次，请改其旧所住龙泉道院为龙泉观，是祠为真庆观。又六年，真人遂命邵以正、范勤裕来谒予，具道夫兴造之由与易名之

故，请为之记。以正玉立伟然，观其仪宇，聆其论说，且以正所谓有文武长材，寄迹老子法中者也。其贰益信而足征焉。以以正观之，则日和之为人可想也。是故天下之事，孰一不本于得人哉？老氏之教以无为清净为本，固于世之欲较胜负、志有为者无与也。苟俾不得真人暨日和、以正可为之振扬，宜为不克臻乎兴作之易，亦无由致其教之显矣！然则为老氏教者尚然，况学吾孔圣之道以治天下，使得其人，则其成功之大且易当何如哉！

募缘道人叶润英金守清冯道善

宣德六年龙集辛亥秋九月望日　建亭信官赵琰　梓匠裴琳　镌匠萧清秦贤　石匠潘贵胡兴

董工卫镇抚刘志　明真显道弘妙法师本观住持提点蒋日和立石　开山道人沈昭得

（云拓）

重建福济观记

徐有贞

苏城之乾维，有灵宇焉，峭其山峙，翼其翚飞，杰出乎阛阓之中，而超轶乎埃壒之表者，所谓福济观也。观之创自宋淳熙初，旧名岩天道院，院有羽士陆道坚者，尝与省干王大猷设云水斋于此，感会纯阳吕仙，授以神方。大猷子孙传以济生。元至大间，叶竹居继之，奏请观额。后嗣法者为王无为、邹道安，营作亦盛。迨元季至国初，洊罹兵燹，数十年来，风攉雨剥，旁侵午隧，寖以敝。今卧云炼师郭宗衡，产昆邑，学道冶城，初师朝天提举陈渊默，继师长春真人刘渊然，游居两京，侍祠行宫，久之乃领是观，顾而叹曰："主张是，纲维是，而使敝敝若是。前乎吾者往矣，后乎吾者谁欤，然则吾其可以已乎！"乃白于郡守况公钟，首复观地之旁，侵用其法为人禬禳祈禜得饮助焉，慎入约出，鸠工庀材，以渐经营。中建元天之殿为祝釐所，旁作二翌宇，一祠纯阳及南五祖、北七真，一祠长春诸师。自山门两庑暨库庾庖湢毕饬，像设、钟鼓、玺磬毕具。又樊之树之，有池有岛，蔚然为城市山林。宗衡乃集其徒以言曰："吾道之所宝者三：慈也，俭也，清净也。是我教所宜然也。今吾徒从事于斯，其必宝吾之清净以养吾之真，宝吾之俭以养吾之身，宝吾之慈以养吾之人，庶乎其可耳。"吾又闻儒者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是世教所宜然也。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元妙观重建弥罗阁记

胡　濙

正统五年秋八月望日，兵科给事中郭琎、礼部司务陈珪，率道士张宗继，不远数千里，赍姑苏道纪郭贵谦、副都纪吕志清疏状，谒余南宫征记。按状，苏州府在城元妙观，创自晋朝，名真庆道院，唐更名开元观，宋赐额天庆观，高宗御书金阙寥阳之阁揭于殿端，光荣罕俪。有蓑衣何真人寓栖其中，灵迹显著。孝宗召赴行在，眷赉甚厚，人咸倾向，郡守陈岘命

羽士募缘，增崇修建，雄冠诸郡。宝祐、景定间，住持严守柔、蒋处仁重加修饰，施以栏楯。元至元间，易天庆之号而改今额，道士严焕文、张善渊复为修理，时左辖朱文清大捐帑廪以相其役，由是穹门邃庑，奥殿崽阁，杰出吴中。元末至正间，毁于兵燹。迨今百有余年，殿堂廊庑，渐次修建，率皆完美。惟弥罗宝阁，工费浩繁，久虚未建，诚为缺典。宗继乃募众缘，遂为创始。正统三年，巡抚侍郎庐陵周公恂如、郡守南昌况公伯律，因岁旱祷于其观，遂获甘霖，二公暨合郡吏民，咸欲修堕举废，戮力同心，首捐俸资，以兴复为己任，委都纪郭贵谦鸠材庀工。贵谦先令化士尤元真、张养正至镇江市木植，从扬子江归，遇大风冲散，化士仰天告曰："买木盖造弥罗宝阁供奉玉帝，今木冲散不存，斯阁焉能成就?"顷间风恬浪静，忽见元帝见于云端，化士惊愕再拜，至孟渎河口，木皆先集，举无漂遗，众咸骇叹。归以白侍郎、郡守，罔不竦敬，二公为之益力。今年夏，厥功告成，复霤重檐，金碧辉焕，极其壮丽，威仪像设，严奉惟谨。谓不可以无纪神明显应之灵，与夫侍郎、郡守作兴之绩，用垂示于久远也。请记于予，又安得不深喜乐道而奖与其能乎，是为之记。俾勒诸贞珉，庶几来者知所崇重，而祗事于无穷焉。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重建清溪道院碑记

拓本连额高五尺五寸，广三尺，十六行，行四十字，正书，额同首题。

直隶安庆府怀宁县儒学教谕庐陵周覃子葛撰

奉训大夫陕西西安府同州知州同邑秦铭书丹

中奉大夫两浙盐运使司运使同邑丁镃篆额

清溪道院隶宁国南陵县治北三舍许，溪流环其前，松竹耸其后。宋嘉定己卯间，有显官赵焕董郡之玄妙，方士曹希明始开创之。经今数百年，雨淋日炙，栋宇朽弊。我大明洪武丙子，方士何宇中由邑之承天观受业。永乐己丑，睹兹院之荒凉，遂住持焉。宣德戊申为知者举，拜官道会。岁壬子，率其徒徐永良、张永清倾己资，仍募缘善信，贯木它山，鸠工于院。始工于壬子玖月，卒工于甲寅拾月，殿阁门庑，焕然一新。塑像端俨，金碧荧煌。十方之来游来观者，莫不敬礼，感发其善心。正统庚申夏，予便道南陵，宇中具告其事，请记之。嗟夫，老氏以虚无为教，阴翊皇度。若龙虎之张，与国同休。为其徒者，倾资以营缮其殿阁门庑，庄严其像，启万信之敬礼，其宜然也。予岂靳于言乎。自兹以往，继宇中之后者，遇有疏漏即修葺之，俾万亿年有永无替，则不惟不负宇中师徒重建之难，亦且不负为其徒而振其教也。遂书勒以传不朽，来者勉之。时正统陆年岁次辛酉玖月庚申吉日立。

南陵道会何宇中　承天观住持师弟方志中李茂中　住持徒徐永良　张永清徐永诚李永廉何永□何永恭　徒孙何玄兴□□□赵玄宗黄玄□汪玄昌谈玄隆　浮城道明　黄塘惠胜　善有朱景□　崔维嵩　章文弘

(《安徽》卷六)

白云观重修记

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三行，行四十八字，正书。额同首题。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前太子宾客兼国子祭酒毗陵胡濙撰

中顺大夫京府丞前翰林编修东吴朱孔阳书丹

正一嗣教崇修志道葆素演法真人嗣汉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篆额

白云观在都城西南三里许，乃长春丘真人藏蜕之所。岁久倾圮。洪武二十七年，太宗文皇帝居潜邸时，命中官董工重建前后二殿、廊庑厨库及道侣藏修之室，落成于次年正月十九日，适真人降诞之辰。太宗文皇帝驾亲临降香。越明年是日，仁宗昭皇帝为世子时，亦诣观瞻礼，屡建金箓大斋。永乐四年，命道录司右正一李时中为住持。宣德十年，今上皇帝命右玄义倪正道为住持。正道先守业于崇真万寿宫，永乐十五年太宗文皇帝创建洪恩灵济宫，选道流之静重贞洁者焚修，正道预焉。宣德元年，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保任前职。越十年，奉命住持兹观。重念古迹灵坛，地附都城，平衍爽垲，西顾则冈峦起伏，萦纡环抱，若龙飞凤舞朝拱之状，真胜境也。其香火之盛，岂偶然哉！宣德三年，御马监太监刘顺发心备材，命工创建三清大殿，妆塑圣像。正统三年，正道罄倾衣盂之资，及募司苑局内官曹铨法名道宝及内使康全安等，惠安伯张升、修武伯沈清、中军都督胡荣、广东参议杨春、都指挥刘智、指挥李林、周乐、李昱、潘升、胡隆，千户于信、许义、杨勉等，各捐己资，建造玉皇宝阁。其应奉玄像，悉道宝一力妆塑。及修葺前后殿宇，焕然一新。正统五年，复建处顺堂以奉长春真人，暨营方丈道舍、厨库钵堂以居四方修真之士。正统八年五月，建衍庆殿于玉皇阁之前，奉侍玄天上帝。重修四帅殿及山门，仍建灵星门于外。初观基隘窄，则易尼地以广之，缭以周垣，树植嘉木以为荫映，规模廓大，雄伟壮丽，金碧交辉。兹观至是始克大备，视旧有加矣。正道住持迨今越八寒暑，兴废举坠，撤旧更新，夙夜勤劳，董治其事。规材量费，无间风雨，审视程督，故能成此美构，闳耀京师，可谓不负朝廷之委托而有功于玄教者也。或曰：道家以无为为宗，今兹营建，皆涉于有为，则非道矣？然经不云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凡诸动作，虽涉于有为，而无之之意，即无为耳。今正道承朝廷之委任，顺事势之自然，亦有意而为之者哉！因并书以为记。正统九年岁次甲子春二月吉日。

（碑阴人名不录）

（北大拓）

真庆观兴造记

连额高四尺八寸，广二尺四寸。十九行，行四十八字，正书。额同首题。

中宪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郡金问撰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礼部郎中直文渊阁永嘉黄养正书

中顺大夫太常少卿兼经筵侍书广平程南云篆额

云南郡城之巽维，旧有真武祠，不知其创始，而殿宇凋敝，神物故暗。永乐初，郡人发心同募众作新之，亦既屹然于林木之表矣。推求原本，而圣父圣母无以栖其神也。云南前卫镇抚刘志与中番士鸠赀僝材，构真庆阁于后以奉之，则规模宏远而祈禳归向者益以众。佥谓晨香夕灯，祝釐讲道，在乎主席得人，乃迎致道士蒋日和莅之。当是时，长春刘真人在云南，日和尝得法于座下，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而于建阁之功，条件规画，劳勤居多。洪熙改元，真人还朝受封，兼领天下道教，以是祠为真庆观，复加日和明真显道弘教法师之号。日和既承奖异，益思有以自效，乃攻石累土，大其前殿，夹以两庑，障以重门，像设尊严，器用周备，而四帅轮藏，各安其所，跂翼翚飞，照耀林壑。盖地当风气之会，而岩姿川艳，扶揖拱卫，夐然仙圣之清都也。工既讫功，日和以为兹观挟奇占胜，曾不数年而丹甍翠桷与龙泉、长春诸琳馆相望于烟云晻霭之间，诚亦不易，不可无纪述昭示来者。以今行在道录司右演法邵公以正有同门之谊，驰书走介而求识于予。嗟乎！夫为老氏者固以不经不营、何思何虑以资其说，则凡庙貌之奉，苟指以为非道之所存而弗以属意，则何以亶厥诚昭景贶哉！日和世家江宁，自幼投礼朝天宫提点谢师玄为道士，后又得启籥于真人，其所造诣，有未易窥测者。而能汲汲焉扶植振起于去天万里之滇南，于以见清静无为之教所以密赞化机者，无远弗至。是用表著本末，刊之乐石，俾后来者尚谦承而勿坠哉！

大明正统九年甲子岁仲夏初吉真庆观住持提点蒋日和　徒弟李道如张道宏徐道广金道清立石

（云拓）

赐经之碑

高五尺三寸，广二尺五寸，分两截。上截圣旨十一行，行九字。下截记，十九行，行三十字。正书。额题“赐经之碑”。在白云观。

皇帝圣旨

天地保民① □□恭成皇曾祖考② □□刊印道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奉白云观永充供应，听所在道官、道士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釐，下与生民祈福。务须祗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违者必究治之。谕。

正统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右上截）

正统十二年八月十日，今上皇帝刊印道藏经成，颁赐天下，用广流传。乃以一藏安奉白云观永充供养。时住持道录司右玄义③臣倪正道稽首载拜安奉讫，复命工砻石而勒圣谕于上，属翰林院修撰臣彬题志年月于下方。臣彬仰惟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尝命道流合道藏诸品经纂辑校正，将锓梓以传，而功未就绪，奄忽上宾。肆今皇上以至圣之德，统承天

位，体皇曾祖之心，以天下生民为念，追遵先志，于是重加订正，增所未备，用寿诸梓。计五千三百五卷，通四百八十函。其为经包括三乘，类分条析，自太上立教之端，以至道家从事之要，罔不备载。于以颁之天下，藏之名山秘宇，听所在道官、道士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釐，下为生民祈福，甚盛举也。呜呼！皇上之用心何其若是之至耶！夫追崇先志，善继善述，孝莫大焉。嘉与万方，敛福锡民，仁莫重焉。仁孝之道，自古帝王鲜能尽之。今我皇上，仁孝之实著于躬行，心得之余，所以格庙社，康兆民，其所由来有自矣。臣敢不拜手稽首敬书于后，以为万万年宗社生民蒙福之贺。

正统十二年八月日

（碑阴人名不录）

（北大拓）

①超案：此四字似后人将原碑磨去另刻者。

②超案：此四字似后人将原碑磨去另刻者。

③超案："玄"字被人磨去，另刻"圆"，显系清人避康熙讳所为。

重修青元观记

林 璜

句曲青元观，吴时葛仙公之故宅，其丹井存焉。创于梁天监七年。观距县治之南仅百步许，平衍广旷，胜概可尚。其院有四：曰紫微、曰北极、曰三官、曰东岳，而实统于一观也。凡邑民年谷之祈，水旱扎瘥之祷，咸于是纾虔而妥灵焉。宋皇祐二年，观主胡子真重建而新之。熙宁十年，邑宰袁文林重修其殿宇。淳祐戊申，住持张守淳法堂始建之。咸淳①乙丑，殿廊山门一一而就绪焉。因革始末，俱载名公旧记，兹不复赘。至国朝正统丙午②岁，二百年而殿宇摧坏，山门倾颓，东庑不支于风雨，西庑已厄于回禄，而斋房皆无可居处，而修创之功亦已难矣。道会朱荣先语徒众经永常曰："观宇奉真仙之所，兴废实主观之责。苟于是不募缘而修，则梁颠栋欹，真仙将何所栖，我辈将奚居哉？"时邑幕金侯适临于观，敬白之，即重诺，遂叶募众缘，因旧而葺之。经始于正统辛酉，落成戊辰年十二月。至于各院及斋居，悉重新焉。规模壮观，丹饬照耀，焕然一新，视旧殊胜。荣先因其考成，征予记。予惟仙翁舍宅为观，其心之诚以奉真仙，何其至哉！然创建修葺之劳，心与财力各半也。吾见荣先师徒每天初明，冒风雨霜雪以求材木焉，以烦役作焉。或搬柴，或编作，或挈土操镘，皆以身亲之而不为病。粗衣粝食，与斧者、锯者、畚锸者同作息，人见其勉且劳也。惟如是，官喜捐俸而无吝色，民乐趋事而无怠容。方其未成，如大苦恨，及其既成，如弛重负，得非财力与心力各半乎！噫，以今修创之难而致成功之易，仙翁于冥冥之中，必默有以相荣先师徒之诚。其如在之灵，历数百载犹一日矣。适修创鼎新之初，圣天子敕命赐道经一藏，永充供养。观宇生辉，道类欢忭，天道报应，捷于影响，昭如也。荣先族出临泉，永常族系上容。因其请，故用书其事以示来者，俾事之于无穷云。

（弘治《句容县志》卷十）

①超案：原作"咸宁"，宋、元、明均无咸宁年号。咸淳乙丑为元年。

②疑误：正统无丙午年，似为丙辰（元年）或戊午（三年）之误。

重修大基山先天观记

胡 濙

东莱震方二十里许，一峰卓然霄汉者，大基山也。山之上蚜然而盘回，蔚然而深秀者，道士谷也。矗然而鳞次，焕然而翚飞者，先天观也。拱揖内向，若揪而翔，曰凤翅山。陂潴下蓄，如鉴而清，曰圣水池。前为朱阳台，后为元武崖，灵虚宫则倚山之阴，白云庵、青鸟岭则夹其旁，四顾如城，一山屏列曰珍珠洞，其南十里曰神仙洞，其外诸山曰福禄、曰牛星、曰雌雄、曰冈山、曰逍遥、曰马鞍。环巩千寻水会为河，曰掖水，西注廿十里，过东莱郡治，北归于海，与鳌山相望于天际，与神州出没于波涛。唐郑文公于此仙去，丹灶棋局，印若宛然。至元间，长春子大建琳宇，始赐额曰先天。迨我朝而兹山寥替既久。正统纪元，都纪宋道仙来游，慨然有兴复之志。闻道士孙守常自幼戒行，绝欲清斋，久侍灵应宫希仙张公门下，道招为徒，属以重新真宇。守常乃蓬首徒跣十稔，邑善士钟宁感而施粟百石为倡，由是施者渐众。鸠工市材，伐石负木，每有弗胜，辄拜号呼天，若有神阴翊者焉。闻者异之，助缘者日增，经始于庚午之春，落成于辛未之秋，中建正殿石柱若干楹，旁建堂廉一十余楹，黝垩丹雘，焕然一新，金容玉像，装饰俨雅，钟鼓笋虡，方丈庖湢，次第而举，工以亿计，金以万数，计虽出于众，而守常实有以致之也。希仙之徒林辅元来京，征文以彰守常之异志，以重希仙之所付得人，而来者有征以继承焉。于乎太初之气无始，众妙之门无名，积而形像，散而杳冥，如环无端，固不假于作为，而仙迹往往复绝。宋范文正公有"便是蓬莱第一宫"之句，遗刻辉煌林谷，先后题品者益广，宜为铭以垂不朽。铭曰：

鳌耸凤举，峰峦巑岏，豹蹲龙腾，虚谷如垒。架石凿岩，峻宇雕栏，飞甍绚彩，杰栋流丹。鸣钟考鼓，排云扣关，飙车羽轮，朝往暮还。倏焉沧桑，元范恢张，前作后继，愈炽愈昌。河清海晏，地久天长，勒珉高冈，万古辉光。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重修三清殿记

王 直

三茅山崇禧万寿宫重修三清殿成，道录司右正一汤公希文以其成之不易也，偕其徒华阳副灵官兼本宫住持丁与明，具事之本末来求予文以刻诸碑。三茅山者，古勾曲也。如仙经所载，洞天三十六，而勾曲居第八，曰华阳洞天；福地七十二，而金陵地肺而福地为之首。则勾曲之山，信天下之灵境也。汉茅君兄弟成道于此，而山遂以茅姓显。晋、隋、梁、唐以来，茅君之道益彰彻大行，嗣而传者弥众。历世相承，馆宇鳞次，凡十有二，而曲林馆为最。梁陶弘景居之，其清德绝行，高风绝俗，当时敬礼焉。至唐，其高第弟子王知远者，妙契玄理，道德崇高，识太宗于龙潜时，由是深加眷奖，赐所居额曰太平观而改创焉。累代因之，益加

崇饬。宋之时，有朱自英宗师者，至道妙用，感则必通，为章圣皇帝祈嗣获灵验，复改太平为崇禧，迄宋之世，致礼不衰。元祐①间，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真人吴全节以崇禧观神明之妙，闻于上，诏赐号曰崇禧万寿宫。凡以祈祀，必福国裕民。遂至是宫室之盛，蔚然为神仙之居，他莫之能及。重纪至元丙子岁，主者弗戒，毁焉。于是高栋广宇，峻级崇台，皆化荆榛瓦砾之场，盖百二十年矣。兴弊起废，其有少概于心者。汤公初为灵官于兹，雅有志兴复，然以前代治此宫，皆本于朝廷，而有司任之，故极其盛如此，今草衣木食之流而欲兴是役，岂非难欤？然不可不勉，乃尽出其资以举事，而首命陶为瓦甓二十万有奇，其它财用亦次第营办。会有言公道行纯洁，宜在师表之地，诏征佐道录司，与典教事，而志未克遂。与明实受教于公，夙夜祗惧，思有以成公志，乃白其事于冢宰曹公子宜、真人邵公以正。曹公句容人，知崇禧事为详；邵公亦掌道教事，闻其言而嘉之，皆助白金百两。凡好道乐施之士，各以多寡助焉。遣弟子丁玉辉市材于姑苏。至毗陵，筏重水涸不得上，龟息之，忽水盛长，风大发，一夕飘筏至山之西阳桥下，人皆以为神助云。乃集群工，度众材，修短巨细各中程度，其工备足，工善材良，并手偕作。经始于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而以景泰四年秋九月正殿成。以间计者七，以高计者六十六尺，以广计者九十六尺，而金碧辉映，盖不减于昔，无愧奉三清之尊于其中，香花钟鼓，朝夕严事，山川之灵，悉有喜气，云霞发色，草木竞秀，人亦莫不称其能。夫天下之事，以得人为本。苟得其人，则虽难而成，不然则事易亦未有能兴起者。殿之废久矣，远近之人，智足以有谋、勇则以有为，而富者足以给其费，然足至于今，岂非必得人而后能有立欤？三清者，道教之所尊也，居之而阐扬焉，盖立教之本，崇道之基也。然则汤公与其徒之建立如此，则道之隆，教之显，将不与古昔并美乎？公年益高而德益茂，虚静专一，淡然自守。与明聪慎秀伟，敏于求道，而继志述事为尤笃，观此可见。是不可无文以传于后世，使知其成之难而相与维持于永久。故为书其事而系以铭诗，俾刻焉。铭曰：

句曲之山蕴奇形，洞天福地自古称，崔嵬秀拔开翠屏，蕴藏日月摘光精。茅君上仙驾云軿，玄化显赫征庶民，琳宫玉宇高峥嵘，晋宋梁唐及宋兴。诏赐华榜播宠荣，崇禧万寿元与名。一夕不戒遗榛荆，毅然起废人鲜能。皇明运泰道乃亨，维兹汤公秉一诚，勤苦介特殊坚真，经始未就来神京。嗣师清修曰与明，夙夜不懈思继承，守玄真人天官卿，挥金捐币众与并。三清之殿就告成，元气混合神所营，撞钟考鼓轰雷霆，君来列侍拥万灵。虹旆雾盖霓为旌，奇气异蔼充紫庭，下悯俗世劳其生，锡以祉福流后人。疵疠不作皆底宁，百谷蕃庶岁屡登，醉饱鼓腹歌太平，丕昭神贶弘厥声，穹碑深刻载我铭，扬辉耀美三千龄。

（弘治《句容县志》卷十）

①超案："元"下"祐"上，似漏一"延"字。

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

高四尺八寸，广二尺五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书。

荣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修国史知制诰同知经筵事庐陵陈循撰

通议大夫工部左侍郎三山赵荣书

奉议大夫吏部验封郎中直文渊阁南郡余谦篆

龙泉观在滇南商山之东北，长春真人刘渊然为正一谪滇南时栖息处也。其徒姑苏邵氏以正于此得传其道，迄今四十有五年矣。方真人被召还京师，得封长春真人，七年之后，告老乞归先朝所赐朝天宫之西山道院以终其余年也，即荐以正代领祝釐之事于朝。诏召以正擢道录司至灵。真人既没，以正历迁演法、正一，赐号守玄冲靖高士，诰命领道教事，今封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济真人，掌道录司事悉如故。复得赐诰，宠遇隆厚，鲜与为俪。以正拜命之后，追念其师传授恩德无以报称，乃悉出其平昔所受上赐金帛诸物，遣人赍告镇守滇南总戎沐公璘、参赞金都御史郑公颙，求与主持，市材鸠工，建祠于观之左以奉其师长春之祀，而侈朝廷崇奖之恩于无穷焉。求余为记其事。按前太子宾客、国子祭酒致仕胡公若思所为长春之传，称其先徐之萧县人。祖讳伯成，为赣州路总管，子孙因家赣州。长春将生，其祖母谢梦紫衣道者人次子王氏妇室。既觉，家人报妇生子。生逾月，得惊疾，总管惧，祷于路玄妙观，因以许黄冠师陈方外为徒。年十六遂为道士，号体玄子，受符法于胡、张二师，复师事赵原阳。原阳奇其形全神清，非寻常比，授以玄妙，俾务进修。既而探其志存忠孝，喜曰："真良器也！"携之归金精山，复授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震黄箓太极等书，呼召风雷，役治鬼物，济拔幽显，立有应验。既而又受金火返还大丹之诀，栖神炼气，玄悟超然。洪武癸酉，被召命至阙下，深见契奖。旋蒙赐号高道，命建西山道院于朝天宫居之，日被顾问。间受命乘传为名山洞府寻真之游，主匡庐、湾渚、武当山即被召还，擢右正一。永乐初年，迁左正一，建金箓大斋，致有醴泉、甘露、鸾鹤之瑞，大见信宠。未几被谪龙虎山，寻移滇南。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求济，无不得所愿欲。洪熙纪元，首召命还京，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寻赐诰加庄静普济四字，畀以银章，领天下道教事。宣德之初，宠眷弥厚，乃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平生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崇奖之荣，玄教罕比。七年二月，恳以老辞，上亲洒翰作山水图题诗送之，遣中贵人罗智护行。既至道院半岁，一日昧爽，沐浴更衣，语其徒曰："人以气聚而生，气散而死，吾将逝矣！"日中趺坐，引手作一圈曰"呵呵"遂尽，是年八月八日也，寿八十有二。诏遣行人吴惠谕祭，工部营域于江宁县安德乡园子冈之原。明年三月六日葬焉。长春志行高洁，不独精其教事。由儒而入于道，旁通医药诸家，有方论行于世，盖惓惓以祝国济民利物为心。其徒殆百余人，独荐以正一人自代，所至不异乎己。非有知人先见之明，何足臻此。则其既没而享奉祠之报于今，岂不宜哉？弘济真人不忘报本，而以主持建祠托于沐、郑二公，无他，盖二公在滇南抚镇有方，威振惠洽，一方之人仰戴之如父母，使之有为，必如子来趋事而功成无难也。故为之记以俟。

大明景泰七年岁次丙子春三月初吉住持陆守真立　监造官千户梁鉴　管工官百户牛英　朵胜　镌匠梁俊　总小旗徐斌昌能张全金铭丁贵　木匠张文　泥水匠彭云四

（云拓）

张三丰草书诗

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六寸，八行，行十六字，草书。

礼斗亭，礼斗亭，张仙借此作修真。日月悬头上，风云过眼尘。茉莉元君，支天圣人，当年曾格我精诚。今朝列仙班，显化通灵，敢忘了托迹玄津。偶闻父母索吾名，聊寄俚言为镜。

时天顺元年盛夏，□遇李父母请鸾，因索证偶题。本仙张三丰。

李若和刻石

（柳拓）

褒封张三丰诰命

高二尺八寸，广一尺二寸，十一行，行二十七字，正书。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谓仙风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灵文，集阴阳之正气。赖长生久视之术，成超凡入圣之功。旷世一逢，奇踪罕见。尔真仙张三丰，芳姿颖异，雅志孤高，存养专精，修炼坚定。得仙箓之宝诀，饵金鼎之灵膏，是以名隶丹台之妙。兹时赠尔为通元微显化真人，赐之诰命，以示褒崇。于戏！悦形不老，永为物外之逍遥，抱道施伦，益动寰中之景慕，尚期指示教诲。膺。

天顺三年四月十三日①

（柳拓）

①超案：年月上有印，文为"诰命之宝"。

重修东岳庙记

碑高五尺四寸，广二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三字，正书。

鲁府左长史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南雄叶孟昭撰

宣圣六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阙里孔弘绪篆额

鲁府右长史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萧山屠髓书丹

五岳众山之宗，泰山又诸岳之宗也。古之祠祭岳神，设以坛壝，自魏始立以庙。唐因之，各立一庙于其岳之麓。若东岳泰山之庙遍天下，则肇于宋之中叶焉。兖城东北隅万寿宫，设东岳庙于内，便祈福也。自元至正壬午迄今，百有余祀，颓塌殊甚，不堪瞻仰。道纪司都纪巩道岩乃长春刘真人高弟也，济□之暇，欲□新之，遂募缘重建。鲁贤王与林木

粟帛，护卫挥使鲍公乐助钱百缗，凡官僚信士，咸出财相之。起工于天顺壬午冬，告成于成化乙酉春。装严神像，金璧辉煌，殿宇门廊，巍然轮奂，诚足以悚人之敬仰，而为一方之福地□□□征予为记，辞弗获，乃告之曰："五岳之神，历代祠祭之礼不一。有以公爵而祀之者矣，以为敬之□礼不足而□以王焉祀之以王礼矣，又以为敬有未尽，而加之以帝号焉。以帝礼之，则尊崇之极，无以复加矣。其于礼之中节，则有待于我朝焉。斟酌得宜，万世无弊。盖五岳地祇也，祀之直书其岳之神，一于礼不敢加一辞焉。敬之至也。□县止于其方岳而不遍祀于郡邑，不敢违于礼焉。尊之至也。虽吾夫子复起，必无曾谓泰山不□林放乎之叹也。猗欤休哉！兹新其庙，肖其像，美则美矣，如礼何？"道岩乃敛衽而言曰："东岳鲁望也，兖州鲁邦也，地之相去未甚□也。神灵之祸福人不少贷也。苟不因其旧而图其新，将何以起人之敬畏而来人之瞻仰□。吾之此举，彰神之福善祸淫以警愚昧耳，非求媚也。"予善其言，特书其岁月，勒诸贞石，使后之君子有所采焉。是为之记。

大明成化二年岁次丙戌六月吉日

兖州府道纪司都纪巩道岩等立石

（柳拓）

崇真观记

正书。额题"崇真观记碑"。在平果县旧城圩。

登仕佐郎思恩军民府儒学教授香山卢瑞撰文

中顺大夫田州府知府兼来安守御事舞阴岑镛篆额

承直郎思恩军民府通判陵水李熙书丹

州郡之有观宇，岂徒侈轮奂、耸瞻仰而已哉。是必上敬乎天，下福乎民，以祈境土之宁谧焉。若思恩旧州之地，在宋为南海县，元并为南海庄。我朝洪武八年，遂移思恩州占据其地。于时知州岑公永□既（下缺）玉皇□孚佑下民，尤慨观宇弗立，无以表诚虔以祈鸿庥。永乐丙申岁，乃于地名墙利，创建玉皇殿阁，以绥灵贶。然岁久将圮，且偏居一隅，其子今都指挥岑公瑛袭为守牧，欲大先志。正统己未，复择城中坡心之地，前建诸天大殿，后创玉皇宝阁，装塑像设，以严祀事。天顺改元之七年，公以边务暂还旧治，仍集砖石，包砌台阶，规制大备，诚为永图。厥功既完，扁曰崇真观，俾瑞纪其始末以垂悠久。窃惟圣皇御极，统有万邦，虽遐陬僻壤，亦皆鼓舞振作于政教之中者，实由边将张宣帝力而答天休也。谨按思恩图志，东接柳州，北连庆远，山林险隘，夷僮杂居，时或啸聚，即肆攻劫。今幸削平乖谬，悉归版图，销其兵器，尽为农具。使非宣布圣朝武定文绥之盛德，果何以致此耶？是宜都阃公竭诚殚虑，经营观宇以答天休，上祝皇图之巩固，下福生民于无穷焉。铭曰：

世守华勋，其城孔殷，有埠坦如，名曰坡心。经营观宇，美奂美轮，罗列诸天，尊祀旻旻。厥祀伊何，翊我圣君，厥神伊何，福我生灵。时和年丰，嘉岁骈臻，边城不动，风俗还淳。

成化岁次乙丑孟春月良日

中顺大夫思恩军民府知府舞阴岑□
奉议大夫同知南海彭复
承直郎通判陵水李熙
将仕郎经历司知事鹤峰彭澄立石

（《广西石刻录》第二八册）

东岳庙钟款

拓本五方，方高六寸五分，广一尺，行字不等。阳文，正书。在宣城。

东岳庙钟铭

按志书，则知是庙为宣之胜概也。自唐及元，屡兴屡废。至我太祖高皇帝肇兴祀事，复得以新之。正统丙辰，郡守袁公惜其规模卑狭，恢宏故址，遂命道纪曹希升募缘，义民沈彦才等皆乐施而肩为之。其神宫燕室，视古益新，惟淹钟耳。住持沈维清晨昏集序，奘修仪礼，以赖鸣焉。募众得铜壹阡伍佰余觔，将铸厥钟，来征于铭。予虽不敏，但忻其盛而乐为之铭曰：

有美斯镛，质粹而丰，外盈中虚，体微用宏。扣之有节，应之无穷，声高且清，众那能同。悬兹名祠，表厥来恭，达敬伸诚，人神是从。爰祝皇图，于万斯亿，福禄来崇，有引弗替。宣山苍苍，宣水泱泱，铭之镛之，同厥永昌。

大明成化六年岁在庚寅夏四月吉日

国子生宣城汪深铭

（第一方）

本庙开山师父道纪曹希升　募缘住持沈维清　宋维隆　徒弟朱永安　颜永康　陈永宁　吴永容　胡永实　徒孙陈久常　赵久玄　管久和　吴久高　董久明　重孙陈以亨　李以成　李以源

正统辛酉置买山塘田地壹顷二十余亩，坐落五十一都芦陂于八保等处。东平庙一所，后成化乙酉又收坟地田土五十余亩，坐落城西四十四都刘村冲。　祖曹禧妣周氏

羽化师弟戚维泽、陈继宗　徒弟徐永宣、贾永宾、蒯永宸、高永宏

冥阳四生六道头此超升

（第二方）

宣城县知县李良　县丞李逵　典史萧瑰

信官　张善　□□　张熙　舍人李纶

阴阳学正术顾存谊　府庠吏朱振

县庠生徐显母孙氏　税课司吏汪铨

僧纲司都纲□通　徒永潜　永海

副都纲法敏　柏山寺僧福广　福全

道纪司都纪吴玄默　府庠生陈聪

玄妙观住持夏定虚　　邹玄纲

佑圣阁钱守诚　在城东平庙陈维静

东平庙　胡希祥　李希胜

孝陵卫指挥下舍人葛暹

豹韬卫信士贾忠　母李氏　贾璁　贾璇　方大全

北京杨璟　王四　杭胜　陶钟　谢让

助缘信官指挥使施恕夫人王妙音女施妙清侄张□男施琳施璟张公孙施福男妇胡氏

助缘信官指挥佥事王维　弟王俊王翰　顾瑛高遒杨璁

（第三方）

江南直隶把总运粮指挥同知宋林　夫人范氏妙隆　叶氏妙圆　杨氏　男宋鼐

宣州卫指挥信官施恕　朱纲　华诚　王雄　耿辉

经历宋毅　镇抚葛淮　章宏

中所千户何泰　汪清　黄镛　贾真（以下人名不录）

镇抚刘胜　唐汇　义官　邵能　母杨氏

前所千户张旺　李雄　杭杰　张鉴　张绅（以下人名不录）

本卫夫人倪善缘张氏宜人陈妙智张妙恭翟妙福　安人杨妙缘　赵妙善　王妙福陈氏

信士施用杰　王铎　王鉴　华佛保（以下人名不录）

（第四方）

三十八都信士梅童生　同母鲍定奴妻钱氏　汪氏（以下人名不录）

（第五方）

（《安徽》卷一）

塑装真武像记

磨崖高一尺四寸，广一尺三寸，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桂林府灵川县第四都祖奉塘头三郎七郎王下人氏、居本府南门外奉旨功德主曹凤，□□□□邓氏大王氏二等发心备资，命匠塑装天地水府三官先帝全堂真武殿塑装九天卫房圣母一尊，祈保夫妇齐眉，消除刑克，先祖生天，子孙蒙福。

成化七年岁次辛卯四月吉日

道士卢道缘题

（《桂林》中册）

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

高五尺四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正书。额题“通妙邵真人祠堂

碑记”。在昆明黑龙潭。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制诰经筵官淳安商辂撰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户部右侍郎前吏科给事中华容程万里书

中宪大夫太常少卿知制诰兼经筵国史官同修玉牒湖南谢宇篆

真人姓邵氏，讳以正，别号止止道人，又号承康子。天顺初元，赐号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领道教事。越六载，化去。敕葬京城西五华山之阳。滇南龙泉山龙泉观乃真人遇刘长春授道之所。观故有长春祠，盖真人所建。而真人祠在三清殿侧，则钦差镇守太监钱公暨总戎黔国沐公所建者也。体玄守道安恬养素冲虚湛默演法翊化普济真人、领道教事喻道纯，实真人高第弟子，将附金资托镇守诸公构亭祠前，立石镌文，用昭弗朽。特具事状，征予以记。真人先世家姑苏，洪武中，父母徙滇南，感梦玉桃之异而生真人。自幼丰神秀颖，警悟过人。比长，志向卓越，昭然物表，遂白二亲，去从高道王云松。云松一见，惊异曰："是子不凡，岂可使处弟子列？"因逊避之。时长春刘渊然倡道于滇，真人更往从之。其居距长春所凡三涉水，日以为常。长春嘉其勤恳，悉以道秘授之。真人研几极微，一一领解。长春喜曰："吾道有所属矣！"已而长春入京领天下道教，而真人寻亦被召，自道录右至灵，历右演法、左正一，进守玄冲静高士而至今封。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主之。真人感激知遇，每斋洁尽诚，肃恭将事，以故肸蠁潜孚，动获灵验。其阐扬宗教，阴翊皇度之功多矣！虽然真人以澹泊存心，以简静处己，以平易接物，迹其所为，非有离世绝俗之异，亦惟本于诚焉。诚者，万事万物之本。诚之至，虽金石可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故诚以修身，则形和而气平；诚以求道，则行成而功倍；诚以事君亲，忠孝无愧于臣子；诚以奉神祇，感通无间于高卑。此真人所为名冠羽流，望隆缙绅，而致远迩敬信，无存殁之间者，庸非诚为之本乎？嗟乎，神游无方，不亡者存，聿崇祠宇，祗荐苾芬，云车风驭，盼降在庭，有诚斯神，毋忘敬承。用书以为记，俾刻之。

成化十二年岁次丙申冬十一月之吉

诰授体玄守道安恬养素冲虚湛默演法翊化普济真人领道教事前悟玄高士道录正一兼洪恩灵济宫住持清溪喻道纯　监造指挥使武俊马铉　道纪司副都纪兼本观住持陆应真立石　镌匠曹伸

（碑阴）

玉虚师相玄天上帝受天明命剪伐魔精镇天宝符

万神听令，安镇国祚，保世康民，锡尔鸿禧，其永宝之。

（中为符文）

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普济长春刘渊然书

大清嘉庆三年戊午岁仲冬月吉旦追泐

（云拓）

重修玉清宫记

高五尺三寸，广一尺九寸，十七行，行四十九字，正书。

潍县玉清宫，去县治北二里许，肇于唐，历宋元以迄于今，在昔丘、刘、谭、马、郝、王、孙七仙栖真之所也。世代兹久，兴废不常，而废必有兴之者。永乐十八年，道会张希全自髫年焚修本宫，礼前道会云庵郑公为师。精专道业，确守宗风，而凡召号风雷，祛邪御寇之术，尽得其指归。正统间，希全用知者荐，捧檄而还以主宫事，一以修举废坠为心。慨然曰："殿庭坍损则无以妥神灵，垣宇圮倾则无以聚徒众，谁之责欤！"乃谋诸道众以及乡之大夫士尚义者，鸠工蓄材，拓其旧址，建三清、玉皇殿，重塑圣像诸神及两廊众真，覆以陶瓦，绘以金碧，自露台达诸路，环甃以石。殿庭仪卫，炳如也。宫之前三门宏壮，中则钟鼓有楼，殿之后方丈、东西厢房，不陋不奢。以至前后屋宇，莫不完美。由是延宾有堂，浴有所，会食有厨，一举而百废兴，诚修真养神之佳境也。工告成，佥谓不可无文以纪其盛，于是遣其徒孙葛守春，不远百里而来，征予言为记。呜呼！天下之名山胜概，属道释者多矣，然未有不亲履其地而能知其详者也。予昔领膠署学潍庠几一载，书余尝与二三子留连竟此，与希全为方外交。至则壶觞诗酒，留连竟日，玉清之胜，得遍观焉。谓非亲履其地而知其详者乎？昔司马子长足迹半天下，故纪事之文有足征者，殆以是欤？予于此益知希全有功于玄教也。希全之徒，今道会孙志和者，尤能克绍厥志，同心辅政，成此久大之伟绩，为一邑之具瞻。上可以衍鸿图而祝圣寿，下可以安境土而庇黎元。然则兹宫之建，岂直小补云乎哉！是为记。

时大明成化十五年岁次己亥秋七月□□吉旦，本宫道会张希全、见任道会孙志和立

承事郎知县麻城宋□、迪功郎县丞隆庆冯纯、儒学训导海州陈琇

平度州儒学训导钱塘谢信撰

本州儒学廪膳生员白绘篆

潍县儒学廪膳生员卢玭书

昌乐县石匠贺复真刊

（柳拓）

大明鲁国重修万寿宫碑

碑高五尺五寸，广二尺六寸，四十二行，行一百零二字，正书。

赐进士朝列大夫湖广布政司右参议致仕寓古兖玉田刘□钟撰

赐进士亚中大夫陕西布政司右参政致仕寓古兖贾杰书丹

鲁府右相奉政大夫关西张机篆额

万寿宫住持阎福真等责鲁国巨野王府王孙二镇国将军阳钵重修万寿宫之始末云：万寿宫乃旧东岳庙，在兖城内之东北。重修于元至正二年壬午，济宁路兖州知州汪泽民氏。迨我朝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间，分封诸子为王于天下。我曾祖考为鲁王，遂升兖州为府，降济宁路为州，而隶于兖。城池宫阙，焕然一新。曾祖暇日于东岳庙因地宽敞，创建万寿宫玉皇殿、三清殿、丹台、拜殿、两庑、前门，迁东岳庙于宫之东南隅以为祝延圣寿之所，已塽垲而壮丽矣。迨正统改元丙辰，六十余年，殿宇稍损。先祖考靖王命内臣承奉杨胜修补如初。成化二年丙戌，兖州府道纪司都纪巩道岩又重修东岳庙，立碑为文以纪载，今尚完美。今十五年己亥，距杨承奉之修补又四十余年。阳钵因至万寿宫，见其倾颓损朽，乃发心倡始，重改修理。谂于昆季乐子、今四代鲁王五代孙安丘王，及弟四代孙六镇国将军阳铖，皆欣然协志。安丘王则尽办木料并匠作人役工价饮食，阳钵则尽办砖石、灰瓦、钉铁，弟阳铖则尽办几案、像塑妆严。其用不敷者，阳钵又遍谂于亲藩阃府之名王，各镇国将军，各仪宾及内外官员士庶人等，皆为乐助。其钱财之来如水涌□积，沛然而有余。爰会梓匠，度材计工，凡用人役，不动于卫所有司。经始于十八年壬寅之春正月，落成于今十九年癸卯之秋八月。因其旧基，撤去向之腐敝，重新结构。后面为玉皇殿三楹，中面为三清殿五楹，殿重簷，簷与脊琉璃缘饰。前门五楹，与殿俱覆筒瓦。两庑各五楹仍其旧，但修葺之完备。于是轮奂翚飞，栋宇森耸，黝垩丹漆，金碧照映，真雄峙于一方而称多人之瞻仰矣。阳钵谨命住持阎福真、张惟真、全真王得全等征文勒碑，以识年月。恭惟朝廷以天地神祇领于道教，无非欲天下大小之人知所依归而报本尊敬之也。何则今宫之殿有玉皇大帝，即昊天上帝。先儒谓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传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即形体之天也。书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即主宰之帝也。天与帝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天即有地，而地又为后土皇地祇。易曰：确然而位乎上者天也，隤然而位乎下者地也。凡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江河湖海，山岳丘陵，莫不各有其神。天生万物，人生于天地间亦物也。天覆之，地载之，用天地之物以长养其身，而不知报本尊敬之也，可乎？故上而人君有春祈秋报五谷熟而人民育之思，下而人臣有乞天地神祇阴祐皇图万万岁，祝赞之礼，上下交感，保合太和，此万寿宫成，所以见鲁曾祖先王创建之盛意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祖先，是祭之专，不可少有僭差。今而天下大小之人遂得以祭于天地及诸神祇，何也？余应曰：非是之谓也。谓士庶人不可用大夫之礼，大夫不可用诸侯之礼，诸侯不可用天子之礼，非谓其禁而不得展其报本尊敬之诚也。盖祭之尊者礼有定，祭之通者敬无穷，亦自然之道也。今谓之玉帝，即上帝，古礼也。祝延万寿，菲起于嵩神之王呼而祈天永命，亦古礼也。是宫也，始建于鲁曾祖考之先王，继修于先祖考之靖王，今而宗子鲁王、安丘王，而王孙二镇国将军、六镇国将军又重修之，可谓知重朝廷，又可谓知重高□祖考而善继其志、善述其事之贤孝子孙矣。是宜书之，以谂于后贤后王，嗣而葺之于不朽。臣谨拜首稽首而献诗曰：

鲁国重修万寿宫，巍然焕然森穹隆，中居像设俨仪容，诸神列侍咸寅恭。是宫始建曾祖翁，祖父修补诚孝同，岁久上雨仍傍风，摧残画栋与雕甍，弗称瞻仰人忧忡。镇国将军阳钵公，慨然再修心愿弘，安丘阳铖志协从，施木砖瓦财物丰。梓人会计夫役丛，一年有余就完功。上祈圣寿齐乔松，中祈王国永永隆，下祈黎庶寿考终，百谷岁稔仓庾充。天下太平

祥瑞重，鲁王建国光祖宗，安丘学道道精通，后贤后王继遗踪，嗣续修理垂无穷，勒碑贞珉鹿龟龙。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岁次乙巳孟月吉日

兖州府道纪司署司事住持阎福真等立石

（柳拓）

重修吕仙亭记

碑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一寸，二十一行，行四十四字。额同首题。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奉敕抚安南夷前经筵官四明屠滽撰文

赐进士第文林郎礼科都给事中册封占城国正使赐一品服睢阳李孟旸篆额

赐进士第修职郎行人司行人册封占城国副使赐一品服惠阳叶应书丹

两广古百粤之地，外接番夷，内杂猺獞，素称难治。乃者太监刘公、都宪宋公、总戎柳公，皆以出群之才，膺总镇之寄，自莅事以来，寇盗殄除，军民宁谧，庶务毕张，百废交举，其事功之可纪者不一而足。苍梧当两广之冲，东南诸峰秀丽万状，昔吕洞宾尝憩于此。郡人遂构屋其上，名曰吕仙亭，不知何时创建。洪武以来，屡有修葺之者，至是复捆坏。刘公谓二公曰："诸庙貌之在祀典者，皆革新之矣。此亭独弗葺可乎？"二公曰："不可。"于是同心协谋，储材鸠工，经始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越一月而讫工。檐阿翚飞，栋宇鸟革，黝垩丹漆，焕然一新，诚一方之伟观也。是年夏，余奉命到东广，诸公自苍梧来会。暇日，刘公过余言曰："予与宋公等尝重修吕仙亭，今已落成，子盍记之。"余曰："夫神仙遁世独善者也，公等岂慕其术乎？"刘公曰："否，洞宾于吾君民尝效灵，非他仙比。元天历间，时疫大作，有张彦才者梦一道人求庭前樟树为洞宾像，彦才许之，时疫遂止。今之像即此木为之。又有梁大用者，世奉洞宾。一日，有一老人来丐食，大用留之三日。其人别去，留白石一块，大用剖之，得铁针三枚，遇人疾病则针之，无不验者，民赖寿考者多。元末，仙之左手指间生灵芝一本，状如莲花，馨香馥馥袭人，未几吾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统有九有，郡人以为瑞世之征。其功之载于典籍者如此，亭之复修，盖为是耳，夫岂慕其术乎。"余曰："噫，公等所见可谓大过人矣。余少时尝读晦庵先生感兴诗，有曰刀圭一入口，百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理，偷生讵能安。遂疑神仙可以学而至。及见古今人学黄白之术者，往往倾家荡产，竟无所就，如汉武末年之悔是也。始知神仙不可以学而至，晦翁之意，盖以生死为常经，偷生为逆理，故立此言以警后世，非决以神仙可学也。今公等不慕其术而重其功，其所见岂不大过人也哉！洞宾之灵有在，再福吾君民于亿千万年，则斯亭修建之功，将与洞宾之功同垂不朽矣！"刘公别去，余遂叙其颠末以为记。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月立石

（柳拓）

高真堂记

王 鏊

东洞庭之阴，有峰端正媚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饮太湖如鸟之张喙，曰梁家滩。前为太湖，其襟抱亏疏，浪石斗齿，自宋时则有高真堂以镇其冲。元季兵毁，光怪时见，行者相戒，莫敢出于其涂。成化间，里人上其事于县，作祠肖元武像以镇之，于是光怪灭息，人和岁丰，相率请予记其事。谨按文耀钩元北宫黑帝，其精元武，北方之神也。真诰则云：昔轩辕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阳德，号颛顼，伏万灵以信顺，监众神以导物，役御百气，召致雷霆，此所谓元帝也。庄周云：颛顼得之以处元宫。而道家之说谓，有人焉产于净乐之国，来居武当，道成飞升，然亦武灵元姥始炁之化，复位坎宫，变化威灵，固宜祗事。或谓方今太岳太和，朝廷崇饰，琳宫宝殿，炤耀海宇，顾兹愧焉，神其飨之乎。予以为神之在天，其次为奎娄，其威为雷霆，云车风马，陟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宫宝殿不为侈，小而小安焉，土阶木椽不为陋，又何择于高卑之间乎！且山人皈依，诚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答肹飨，依迟而不去也。故为之记，使镵之石。

（《图书集成》道观部艺文）

重新鼎建殿堂圣像碑记

磨崖高三尺二寸，广二尺，正书。在桂林狮子岩。

盖闻□立遮佛，结成鼎福，石浪编桥，接荫渡蚁。童子聚沙成塔，进士立化登仙。前人如此，今人必达。尝闻□地天庆岩□祖洪武年间，□□有感显赫威灵，近有道士赵以明道相既全，心开利济，玩至古观天庆岩焚修□□□容朽腐，观宇不存，肯发一心，兼化乡老李让持疏敬叩高门官员仕庶，是女若男，各备金□鼎□观殿以完成鼎塑三清之毕就，盟天表证，给牒为凭。三石镌不朽之芳名，兴子孙便后人之模样。福归有□，耿耿不磨。谨序。

在城西卫主缘尹厚同妻刘氏大起观买田塑三清、造桥共施银二十三两、白米一石、忏钱一千文。

二缘会首□得　　起观钱一千五百文、米一石、功德一尊，共银五两五钱。

三名□首得震

四名会首李□□施钱一千四百文、米一石、功德一尊，施钱塑装钱二千文。

大明弘治四年辛亥岁仲春月吉旦

已故赵以明募就　住观熊守荫完表（下缺）

陈守素书撰　　　匠人陈宗智（下缺）

（《桂林》中册，据原刻校改）

重开华阳洞题字

碑高三尺三寸，广九寸，三行，行十一字，正书。

弘治癸丑，元符宫道士吴光玄重开华阳洞，复建朝真亭。助财信士曹潜、潘璨□。

（柳拓）

大茅峰圣祐观记

茅山大峰之巅有圣祐观焉，祠东岳上卿大元妙道冲虚圣祐真君宇也。山昔名句曲，因汉代茅君昆季偕乘白鹄，各临一峰，乃次第其峰为三，而是名大峰。其祠宇相传创于汉明帝时，而观额则自宋淳祐所谥而名者也。观岁久湮圮，弗称歆妥。山之灵官金渊、汤如愚相与力新之，而肇建之日，仿佛有见君之昆季乘旋云而下焉者。于戏！扶舆磅礴之气钟而为人，为山川，其初一也。人之秀，山川之奇，则气之清淑所萃聚。是以隐见变化而无倪，效灵齐类而独显，凭山丽川而成体，皆理之所有者。三代以前，全秀为帝王，为辅相，而山川之奇，巡狩柴望，各有依归。效灵宣力，参天地，赞化育，鼓舞元气，多所裨益而与之相禅始终。自是而降，人之秀，山川之奇，或各私其所钟以自显，若君之于是山是已。按志，是山称金陵地肺，华阳洞天，奇秀自足以钟吴越之气而摄其生灵。加以君之天明挺出，精志全存，既异于凡，而又密藏妙秘，怡性幽深，以与尘绝，则山与人相钟，辐辏符合，以灵爽天地间，不与群蠢众朽同日月，宜其所谓司命者与？且神仙之说，起于秦而未得其人。君生汉景武间，寿百四十余，必有独得其术者。于时方士相踵，不显其迹，至易代而始显，岂非有绝人逃世之见哉！梁唐以来，陶隐居之流，递代宗祖为道门洙泗，而还丹服饵符咒之流，壹是托始。则其为人心归仰者亦久矣！心而感心，气以乘气以为灵，可谓理之所无哉！自秦私天下，为郡县吏，视所治为传舍，而略无庸心焉者，比比是也。如愚乃能恪敦宗风，力新所居以裨后之人，岂不犹贤矣乎！是观所建，为殿内外六楹，山门三楹，像设金碧，特为壮丽。山之麓，构朝山亭，创始弘治癸丑，讫功丁巳，而君之灵见，则始年三月九日也。以予尝游兹山，与睹成迹，走书征之为记。如愚名与庆，生九年，从季父前灵官道录正乙复古真人学道于崇禧万寿宫，既又受通妙邵真人清微秘法，又玉虚都提点管君授以五雷秘法，用是声益起，住持万寿宫以膺今命。初，崇禧故宫久而敝甚，如愚志图兴复。宫之内若威仪院、复古堂、三清、太乙诸殿，宫之外，其棹楔为蓬莱真境，其桥梁为楚王涧，为陶唐感，次第构葺，赫然倍于旧观，而常宁街洞岭冈路崎岖者，修筑以便人行，其功实多。他若祷雨而雨降，驱虎而虎殒，则如愚之贤，播在人口，而感灵昭贶，亦不可诬也。顾之文主之则他故别为述者，兹不及致详云。

赐进士中顺大夫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政石淙杨一清撰

赐进士大中大夫资治少尹山东等处承宣布政司使右参政前南京山西道监察御使华阳居士张绅书丹

乡贡进士承务郎四川重庆府合州同知邑人王韶篆额

大明弘治十年龙集丁巳仲夏二十五日丙寅之吉

（清《茅山志》卷五）

重修长春观碑

碑高六尺，广一尺九寸，十七行，行五十三字，正书。

赐进士第中顺大夫掌徽府长史司左长史事四明范政撰

中顺大夫右长史扶风郭孟坚书

赐进士第工部主事郡人徐永篆

弘治己未春三月，余以政暇坐小斋，长春观道士马通贤拜而告曰：通贤住此观有年，具知始末。创造于元炼师张志道，继之者苏德玄。二师当元季革命，离乱遑遑，肇造区宇，未甚弘大也。逮我皇明，有禄氏翠岩、马氏景山与皇甫氏德玄三师继主乎是，厌规模狭隘，弗称观瞻，乃欲恢大之。得州中达官善信大施金帛，遂集材鸠工，鼎建殿宇，旁架长廊，道室斋堂，山门厨舍，次第而经营之。厥中塑三清法像，侍者灵官，小大凡若干尊。饰以赭垩，益以金碧，焕乎一新，观者起敬。此后历年辽远，继承者不能补葺，风雨又从而飘摇之，渐抵倾圮。通贤惧众师之功日就湮没，有志重修，困于无力，乃与同志吴道常辈相商，持短疏谒豪门，求以赞襄厥事。既而好事者借货云集，众相骇顾曰：事可济矣！遂陶瓴辇甓，凡前工摧朽弗克支持者，举撤而一新之，又更易灵官小像与监坛伍。至若苍松老桧，拂舞交加，鹤唳鸟鸣，游人增趣，迥非昔焉可拟。经始于弘治甲寅□毕工于己未秋，计其费不啻万缗，皆出自四方好事者。通贤但主守出入，不敢自私，唯欲成己志以彰众师之功绩也。又藉揍余设醮以落成其事，敢乞一言，曲为张大。语既，再拜俯伏。余劳之曰：子用心勤矣，所言善矣，师德彰矣。第吾儒老氏，世相矛盾，苟徇子之请而曲为张大，固不可也。拂子之请而默默不言，亦不可也。姑以子所吐露者，润色而次第之，俾来者知成工之自，继以修葺云。

弘治十三年岁次庚申孟冬上浣日立

赐进士第奉训大夫知钧州事山右李隆，承务郎同知惠周，从仕郎州判孙杰，将仕郎吏目傅锡，驿丞张聪，大使高崇、向荣环，学正麻城汪正，训导涿鹿陈正言、崔溥，僧正祖晕

（柳拓）

重修佑圣观记

碑高五尺九寸，广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六字，正书。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同修国史经筵讲官兼太子讲读官郡人江澜撰文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郡人钱钺书丹
赐进士及第中顺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国史修撰太子左谕德兼修玉牒经筵讲官郡人李旻篆额

佑圣观相传故宋藩邸，其地宽敞，其位面阳。前为三门，中有三清殿，殿之东有雷神殿、玄武北斗殿，皆列以方位。南乡长廊高阁，画栋雕栏，往来人所具瞻，亦吾杭之伟观也。老氏之宫附省者，惟此为胜。藩臬诸司凡遇令节，习仪于此，虽岁一修之可也。有司视为不急之务，又恐重劳民力，何暇议及。弘治己酉岁，先镇守太监张公慨然以兴废为己任，凡栋宇屋瓦之毁败陊落者，悉为经画，而又增置廊庑，云矗晕飞，益加壮丽。礼部尚书致仕邹公榦为之记观之兴建始末，神之出处感应详矣。迄今又逾十稔，雨剥虫蠹，日入于坏。适朝廷命近侍二太监李公瓘、李公珍赍内帑金币，驰传过楚入越，诣诸名山寺观凡有功德于民者，恩赉普及，是观亦得以沾泽焉。时太监麦公镇浙之三年，减徭役，宽逋负，连岁丰稔，庶民乐业，神人以和。乃进守观道士郑景良、沈得琳而谕之曰："是白金二十镒，即朝廷之赐，当敬度毋忽。"于是择日鸠工抡材，损者补之，腐者易之，绘采轮奂，视昔有加。又谓圣恩广大，不可无纪以传后来。澜故为之言曰：大凡事之兴废，有遇不遇存焉。遇则兴，不遇则废，亦理势之必然者。是观之毁而复修者凡几，先镇守张公乃能殚力竭诚，加葺如创，不可谓不遇矣。然所费则権取商贩已征之利，及清査本观遗田之租，业成而怨亦随之。二公奉上命而出锡予加于是观，其所遇之盛，非昔可比。今镇守公又能体上德意，委任得人，又遇市舶太监张公赞襄其间，费则量数以给而不取于下，工则计日以佣而不劳于民，整饰一新，光采万倍，神位既妥，瞻仰亦称。老氏之徒，感遭遇之非常，知废兴之有自，当日夕焚香顶礼以祝延圣寿以仰答神庥，以庆幸今日之遇。自兹以往，嗣而葺之，则是观可永永而不坠也。

弘治十四年冬十一月吉日立石。钱唐陶宇义镌。

（柳拓）

三义宫敕谕碑

碑高一尺八寸，广二尺三寸，二十二行，行十九字，正书。在涿州。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

昔者汉室中衰，先主以帝室之胄，志恢复大业，又得关羽、张飞皆万人敌，相与结义起兵。三人者，分虽君臣，恩同父子，流离颠沛，未尝少违。卒能三分天下，复延汉祚于蜀。自古君臣相得之欢，未有如此者。今去之千余年，忠义之气，昭焯宇宙，天下皆知向慕，而况其起义之所乎？涿州故有三义庙，即所谓楼桑亭者。近该司设监太监马永成奏：庙久倾坏，过者咨嗟。乃捐资修建，不逾月，焕然一新。仍买地四顷有余，以供香火久远之费。朕以先主志兴汉业，关张又能与之同心。虽未能光复旧物，尽如其志，而实克伸大义于天下，固当世世血食于涿，而永成又能重秩祀典以励风化，其三义庙可改为三义宫，前项地土税

粮，悉与蠲免。右玄义宋尚安升道录司左演法、本宫住持。仍令有司春秋致祭，其左右居民诸色人等，尚永永钦承，以称朕意。如有作践侵毁者，必罪不宥，故谕。

正德四年二月十七日①

（柳拓）

①超案：年月上有印，文为"敕命之宝"。

丹徒县华阳观香炉栏干题记

碑高九寸，广五寸，分两截，每截八行，行十八字，正书。

直隶镇江府丹徒县丹徒乡十都四图华阳观住持张礼端徐礼政赵文秀赵文喜

埤城五圣庙赵茂盛助缘

维大明正德六年岁次辛未三月初二日置　石匠吕永江刊

信士王荣同弟王贵喜舍正殿香炉栏干一座，永远供奉。

喜舍信士拱付八　信士拱达　信士葛迪　信士金贤　信士王景　信士骆恺　信士王华　信士拱政　信士赵昱　信士拱岳　信士路勉　信士拱佾　信士生玘　信士拱裕

时大明正德六年岁次辛未三月初二日谨　石匠任中

（柳拓）

真武庙新建三官庙记

碑高三尺九寸，广一尺八寸，十五行，行三十一字，正书。

青州乃古郡也，其城廓完固，群庙委然不可胜计。独玄帝之庙建于城北，地势高峻，圣象森然，而灵异威众，往来侍奉香火者不可胜数也。然庙之东，其地广固，奈众道居于其左，心不自安。于是住持马道祥同信士于明共议，发心许建三官庙焉。时弘治之九年也。周岁之间而庙随成，圣象端拱。及其后也，其殿宇为风雨侵伤，不无破敝。住持马道祥同信士于明重发虔心，随募缘于十方。其间多有神力之助，而善男信女，共成大事者如云。于是期日之间，庙貌焕然复新，规模广大。其下之固如竹苞矣，其上之密如松茂矣，而万瓦似龙鳞，四檐如鸟羽。其殿中三官遗象，垂衣高拱，隐然若在天之灵，对越奔走者敬畏之不逸也。故以为记。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立。

真武庙住持道士马道祥

发心助缘信士于明

本庙道士钟教秦徒孙阎德宜

赵教明许德全

镌字匠阎志

（柳拓）

增建玉皇阁记

碑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三寸。正书。额同首题。在桂林伏波山。

赐进士奉直大夫直隶通州知州前观刑部政郡人徐淮撰文

赐进士修职郎行人司行人前观礼部政郡人萧淮篆额

赐进士文林郎广东新会县知县前观吏部政郡人徐乾书丹

省城东郭癸水门之北，有山突起，盘矗霄汉，俯枕江浒，波流萦回，殆岭南一胜地也。先是，我靖江悼僖王于永乐改元初即其地创建公馆若干楹，以为迎送诏敕表笺之所。右立承恩坊，左建观音阁，东葺龙王祠，以上为国祝釐，下为民祈祷，盖已百年于兹矣。弘治戊申间，昭和王又命承奉正潘君昂从而修饰之，规模宏峻，丹碧辉煌，一方之壮丽莫加焉。独于其峰之半，有隙地宽旷，可亭可庐，而未有建立，顾非其缺典与？抑有待而然也？乃正德壬申冬十月，令承奉正陶君一之以公务至其地，登其巅，周览旁观者久之，具见夫山峦林麓，水烟沙鸟，千奇万状，皆呈祥献秀于远迩之间。喟然叹曰："我先王创建之心，为国为民之意，是不可已也。"于是归具其事疏闻于今贤王，既获请，始捐己资付道人。众议董其事，诛草莱，辟芜秽，甃石为磴，曲折数十廉始升其地。高者平之，洼者补之，险隘者爽阔之。中构玉皇阁三楹，肖其像于内，翼以二亭，左曰迎碧，右曰凌虚，亭各三楹，绕以栺槛。圣像以铜铸，以为永远供奉之处。材取其良硕，匠出于顾募，不费公帑，不劳民力，而栋宇垣墉焕然一新。始事于壬申年六月，讫工于癸酉年三月，而斯阁告成焉。游者观者，皆啧啧称羡，斯可谓之盛矣。承奉陶君道峰适将事左右，恐其美久罔攸闻，过祈予言砻诸石，以昭诸后。予惟春秋之法，于凡兴建之事，在于得已而不得已者，虽大不书，在于不得已而不已者，虽小必录。何者？以其有意于民与否也。其或反是而必书者，亦以示惩寓焉耳，固非所乐予也。今斯阁之建，虽若微渺，然其上为国祝釐，则有忠敬之道，下为民祷祈，则有仁惠之心，且费不出于公，力不劳于下，而于（下缺）先王创建已然之心，今殿下仁孝继述之善，皆能增光绍美于百年之间，是固可书也，是固春秋之法所（下缺）者，皆以陶君之心为心，其尚有所兴起也欤？若夫玉皇乃天神之尊，太平广记（下缺）真僚仙官，皆禀命焉。五经通义有天皇之号，楚词太乙歌有上皇之称，兹不详（下缺）

大明正德八年岁次癸酉夏四月吉旦立。建造宫观圣相印经施拔砌桥路表忏备矣。

（《桂林》中册）

万寿宫重修记

高六尺二寸，广一尺九寸，十九行，行六十五字，正书。

皇明五代孙鲁藩郯城王当澁篆额

皇明五代孙鲁藩馆陶王当恕撰文

鲁府新义郡主仪宾中奉大夫川西卢惟中书丹

洪惟我太祖御极之初，尊天礼神，四海宁谧，民物蕃阜。尝敕礼官，天下神□载在祀典与夫威灵丕著，能御灾捍患，能翊赞元化，能福佑家邦，能康济黎庶而倾圮颓废者，悉听兴举，岁时严饰祀事，用答灵贶。有司祗奉德音，鼎新壮观，俾天下人民咸遂祈祷之愿，诚皇上敛福锡民之盛典也。矧东兖为一方巨郡，泰山耸秀，洙泗环流，圣贤挺生，豪杰辈出，甲于九有而无能出其右者。夫有其地而必有人民，有人民而必有神祇。所谓明而有人，幽而有鬼神是也。城之东隅，旧有万寿宫，岁时奉祀三清以祝延圣寿。予尝涉猎历代之史，列仙之传，虽于老氏之书而未究其详，而于太乙之教亦颇知其略。若仙术显验，飞升尸解，固难于尽信，而神异显应，服气奇遇，亦不能以弗知也。昔唐玄宗之游月宫，刘阮之入天台，紫丸之疗疫，叱石之成羊，似涉于荒唐之语，而凿凿乎其可证也。仰承天潢之一派，为名藩之宗枝，岂敢为此以诬民。俱有先正立言以垂训耳。况今宫殿，历岁滋久，风雨震凌，像设衣冠亦就剥落，过者兴嗟，居民咨叹。正德七年春，启感我父王命工修葺，遂创焚拜庭台于前，东西两廊森列，后有玉皇行祠，前有大中二门，俱撤其朽以为坚，易其敝以为美，仆者植之，欹者正之。加以丹垩，饰以金碧，甃地以砖，砻阶以石，缭以垣墙，树以松柏，□钟鼓于左右以启其晨昏，燃灯烛于几案以昭其光霁，皆昔无而今有者也。落成之日，远近耄倪，咸得纵观。莫不举手加额曰：斯宫之成，斯神之灵，四时清泰，吾侪乐生，贤王盛意，永永安宁。众惧久而或泯，乃镌石于山，丐言于予。予惟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幽明虽殊，其理则一。是知今日之重新也，盖为礼义而举，故述其□之大概如左，使知天朝神□官民吏工称职，皆有所自也。自今厥后，有能相率以善而益增饰之，则又有秉笔者以述，岂直斯记而已哉！

嘉靖元年岁次壬午孟冬吉旦本府教授登仕佐郎古龚吴伟，本宫住持张得孜、道众龙应璧、钟禄、胡沉，旗士吴宽、陈经，华通善人王淮立石

（柳拓）

碧霞宫重修记

高六尺七寸，广二尺，九行，行三十四字，行书。

宫州凡四焉，其在城西最壮，□创之远也。文榱华墁迤□□蚀，黄君大本洎□歙商，既□程材鸠佣，□者□，剥者圬，陟□两眺靓丽□也。□命州士女济济□颂，必能□。君之子鸿胪丞以碑而□其东获惟□州封内山也，碧霞元君非□神而□□之巅望于岳，则元君不宜后□有□非渎祀明□元君莅□，相传千岁。凡□血气必远，专□廷敕高□□琛，稽首岳□，日数万人，□□其灵□沂昔名山大川未有也。宫□宜祀。又□□敬是黄□□之以谓敬恭明神，泽施众庶，顾不伟欤？或□□孙不□，而况庶人。不曰五祀大□事□乃士庄，亦□特□礼之达也，非独□宫□。正统辛未吴将军者祈于元君而嗣，因筑之□□□□丑夏除三月结

□□氏□□碑阴。

嘉靖大渊献岁□月之□省进士□人方元焕撰并书

住持萧太仁石工□相

（柳拓）

重修真武庙三官像记

碑高一尺二寸，广一尺三寸，二十行，行二十字，正书。

育郡城坎地真武庙一区，东建三官大帝圣像，以为祈福禳灾之地，香火攸归之所。神明妥灵，四方仰赖。若遇水旱火疫，祷求必应，远近敬信，人人受福。奈岁久年深，殿宇倾颓，金碧剥落，未免迎于风雨，观瞻弗称其情。道士蒋崇玉恻□有感于衷，于是募缘为重修计。请求衡□伴读官张公玉□出白银相助，与夫境内善信居士周君克升输财併作，今已落成，焕然一新，倏尔告毕。神像绘以金碧，殿宇锦以丹垩，完矣美矣，耸人观视。自此以后，视前香火，大不侔矣。夫乐善好施，出于本意，大道福□，岂不信然。今立小石以刻姓名，以识岁月，非为要誉，后来乐善者之劝，亦由似今日也。时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六月吉旦立。

□府书办淮阴张君谦益之书。募缘道士蒋崇玉，同发心信士李□周堂、宗喜、李思仁、张思善、李佩、宋天禄、李□、汪英、□朋、王得、刘泽、蔡能、焦建、郑住、刘瓒、□庆、范玉、阎仲伦、□邦彦、姚志富、冯玉、曾奉、耿深、张彦璧、石匠张金

（柳拓）

重修龙泉观记

碑高三尺九寸，广二尺，二十三行，行五十六字，正书。

奉议大夫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渝郡刘彭年撰文

中奉大夫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应城陈轼篆额

通议大夫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铅山张祐书丹

龙泉观者何，滇城之北有蟠龙江者，滇之人导□□资灌溉处也。去城几一舍许，江之源在焉。镇守内相舜庵杜公以其暇观稼于郊，爱其禾黍与与以开百室，又爱其原隰衍沃足以有秋也。曰稼穑维宝，滇人其远久无艰食矣乎！吁嗟乎兹泉，于是溯堤而上，北流活活，景与心会，穷源而上，当其未至，望其竹树交荫，山环水随，顾而乐之。僚人曰：此龙泉观之遗址，滇民足食之源，水旱祈祷之所也。公曰：然，固宜有之。既乃循源而东跨□□履亭台，栏槛栉比，又见其澄流汩汩，鲦鲤发发，南眺滇城，则左金马，右碧鸡，昆明浴日于其前，海山之胜，应接不暇。公曰：兹泉之灵，其天造地设也乎！仰视观貌门焉，额以龙泉，则志水之所自出也。次瞻礼殿倾圮，像设蒙尘，灌莽集目。公始也戚，终也治意固，惜其废而又

欣其隐有克复□□□帷观之始构，前乎可考。创于胜国，旋罹兵燹，再造于永乐甲戌西平侯沐公。时则有若长春刘真人者，实谪滇而寓居焉。泉之灵赖以显，逮□□辛未观再毁于灾，复荡然矣。左右具对以状，公颔之，乃约今黔国笃庵沐公及前参戎石岗沐侯曰："吾闻之，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先西平之□乎！"乃各捐己资，量财鸠工，其士民商贾之乐助者，亦不之靳。遂经始于嘉靖甲申之三月，落成于今年己丑之九月，非缓也，欲以裕于财而厚其成也，其又深得于勿亟之意者与？公之处此，信有道矣。凡观之宜有，如前所谓玉皇阙、佑圣殿，以及天师堂、刘邵二真人祠，与所名东堂西轩者，不宁克复。其金碧辉映，栋宇浑坚，尤足以竭虔妥灵。而延宾有堂，常住有田，诸□靡袭其旧而增拓于新者，至是悉举矣。山林之胜，文物之美，观之为祈报之地者，惠此银棱，其不遗余力矣乎。滇之士女，过者式焉，莫不举手加额曰：圣天子明见万里，真能不远我滇民矣乎！始嘉靖壬午今上御极改元之初，凡内降一切恩倖任遇者一日悉报罢，选于大内，以老成持重练达忠清数公分镇天下藩省，而我舜庵公实镇滇土。甫下车，遇大夫士以礼，抚滇人以靖，约傔从以法。又上其土田之冗羡□□□钢以供赋。今乃于民利所在，其为义举又汲汲恐后如此，故滇人云然。公畿内文安人，家世业诗礼，代有仕籍，类不显，至公乃大发焉。在帝左右，自结发入侍，即绩学内书馆，出入禁闼逾五十年。居镇耽书史，寡嗜好，思有以仰副圣明心膂之托者。其勇于为义，尤有自云。夫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在礼伊耆化始为蜡祭八而坊与水庸与其二，为其有功于农事，故伊耆氏古之帝尧因事而岁报之，秩在祀典。若兹泉之祀，又合坊与水庸而一之者也，与他淫祀殊科，于祀允宜。公命为记，宜记，遂书而托之贞珉，以永其传焉。

嘉靖九年岁在庚寅春二月朔旦立。

（柳拓）

修建太山娘娘行宫并各殿庙题记

高三尺九寸，广一尺八寸，五行，字不一，正书。

嘉靖拾叁年五月拾叁日，衡府内典宝正贾王曾登此山，遇道士黄云、王清富一同发心修建太山娘娘行宫并各殿庙，永远为记耳。冀阳书。

（柳拓）

十代靖江王供奉玄帝记

磨崖高一尺四寸，广一尺，正书。在桂林独秀峰。

太平岩供奉玄帝记略

独秀山旧有岩曰西洞，岁久封闭，莫知其由。嘉靖癸巳孟冬月始复开，而更以名，事载在长史高楷碑记。虽因得钱以命名，亦可以上祝皇明永延亿万载太平之鸿基也。先是，予欲

开岩之时，意犹未决，尝祷于玄帝，拜求灵签，得荷允许，始敢开辟。遂发诚心，欲立圣像于中，以为万年香火。由是日食辰斋，减其常膳之具，积资若干，爰命□使秦文而量其市铜募工，铸造圣像一尊，侍从六尊，庄严成像，以今甲午岁菊节之前二日入岩供奉，期以永镇藩邦而□石之安翊我皇图而享无疆之休也。或者乃曰：玄帝之神在上天也，神之宫阙在武当也，以巍峨之名，辉煌之殿宇，故神也犹可以降其□而居止焉。顾兹地之榛芜，岩之幽僻，其不依归于此也审矣。予曰不然，神之灵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奚必名山胜境而后在焉。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则人心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是举也，亦惟尽吾心焉耳。遽知地之榛芜，岩之幽僻，弗可以来神之依归耶？抑岂敢计神之在与不在耶？矧地虽榛芜，人迹罕到，岩虽幽僻，渎弗侵神，而有知其弗择于此地也必矣，乌可以忏微之迹，间予□念之诚心哉！言者唯。予故述其梗概以识之，并系之以铭曰：

维靖之邦，有小独峰，人杰地灵，实生帝胄。　有岩太平，爰奉神灵，坐镇兹土，家邦以宁。　曰山弗倾，曰水弗涸，佑我遐龄，载延国祚。　王母寿康，后嗣克昌，皇风浩荡，庆衍无疆。　赫赫神威，绵绵福力，亿万斯年，永保贞吉。

皇明靖江十代王澹仙道人书

嘉靖十三祀岁次甲午九月九日

（《桂林》中册）

三茅述异记

三茅山在句容东南四十里许，为江左一方之巨镇，灵贶昭著，其应如响。四方朝谒者，春三月昼夜接踵焉。予先人石滩府君以祖母太夫人病祝，许朝谒以祈长生，时嘉靖癸巳岁也。越明年甲午，复往登焉，作资福醮于积金峰之玉皇阁。日方亭午，天偶雨花，阁中异香袭人，众甚惊骇。须臾，茅君现于阁前山之阿，初作三童子像坐地上，少顷起则渐长，高至四五尺，又七八尺，至三丈余，或陟或降，或舞或跃，飞扬往来，变态不可名状，观者以万计。人咸以为先君至诚之感，孝思之格云。又明年乙未暮春，先君卧病，命发瑞曰："吾病不能登山，汝往代之。"发瑞至则斋明盛服，宿于峰之道院。夜半梦甚异，与一二佳人共御之而先君独不与焉。既觉，视为寻常，不之怪也。及归，先君病益笃，不可救药。越六月七日，乃捐馆。既而为诬枉事暴于官，不逾月得白，然后追往者之梦，为神也。呜呼异哉！茅君之灵在宇庙，如水之在地中，无往而不有，而独于愚父子两事特加显焉，岂神之默佑，固有私耶？抑愚父子之诚，有以感召之耶？不然，何神妙若此也。事干神休，宜扬播而不可隐者，因纪其本末，作诗彰之。诗曰：

倬彼茅山，其高千寻，香火相传，自汉历今，四方奔走，翼翼其心，宫殿盘郁，鼓钟钦钦。茅君之神，厥灵濯濯，有善必福，无恶弗烛，感之应之，其兆斯烈，而我父子，眷顾不竭。三茅之冈，厥位面阳，厥石燥刚，厥材孔良，下压扬子，上摩青苍，王气中藏，千万斯年，以引以臧。

嘉靖丙申仲春吉日新淦锡庵卢发瑞谨识

（清《茅山志》卷五）

积金山庵碑

句容之山在古郸润之间，自汉茅氏得道，居山之三峰，始称茅山。又山尝积金为坛，有积金峰焉。茅之大峰、中峰、小峰，次第拔起，积金在大峰、中峰间，有巨石异状迭出，石穴相贯，比之诸峰，高虽不及，而奇秀过之。三峰之下，祠宫归矣。积金梁天监初陶隐居名为龙池。唐至德中为火浣宫。宋景德时，道士张明真结庐于上。天圣三年为延真庵。五年为天圣观。嘉祐中，蜀人王略修炼于此，后刘混康有宠于哲宗，赐大建为元符观。徽宗改元符万宁宫。建炎毁于盗，高宗赐重建，有御书宫额。理宗修上清宗坛，御书圣德仁祐三殿榜。元渐倾毁。国朝惟祠数椽以奉茅君。弘治间，江宁李君华乃重葺焉，道士陈真福实新其制。嘉靖辛卯，临江刘仪、卢于亨、维扬火城史孝锡咸谋广之。李君之子曙复捐金助成，索予纪其事。夫名山大川，潜秘其神，而有道者司之以阐其灵，则祠祷鲜无不应者。故茅峰相传有现像现灯之异。盖人心之感召，而精神光景不能以自掩也。临江、维扬之四子，吾不能知，而李氏兄弟善修于家，虽灵不乞而神福之矣。诗云：岂弟君子，求福不回。何哉？理生于直而神福于善，季氏之僭，泰山不享，居蔡之侈，龟不告灵，神岂有私于人哉！天下乞灵于名山者，东岱岳，南武当，东茅峰，奔走士女，地无远近而岁无宁息，固神之灵有以召之，吾知其不享也多矣。是求诸其神而不求诸心也。登积金之峰而谒是祠者，当因予之说以求所以事神之道，其庶几哉！

赐进士出身太中大夫行太□寺卿致仕前翰林侍讲经筵讲官同修国史石亭陈沂撰

上元后学李麟书丹　李鲨篆额

嘉靖丙申岁四月吉日江宁李曙同住山道士陈真福立

（清《茅山志》卷五）

积金峰玉皇阁记

大茅峰后中峰前相连长冈，中有连石，故名为积金山。正德辛未四月七日，予之宫南都，道出丹阳，因遍历茅山之胜。至所谓积金峰，见道士执香迎道左，跪而言曰："姓白名达，家山西之泽州。幼而遵善，服贾广陵，恒持斋感天地覆载之德，父母生成之恩，未由以报。于是往游名山，若伏牛、武当、东岳诸山，少林、灵岩诸寺，俱尝散财饭僧及施道法服，冀以资福。正德丙寅，有道士唐恩义欲造积金山玉皇阁，工费弗继，募缘扬州。达忻然许之，遂捐白金八百两，廛市间闻而助者若干姓。营构玉皇阁一、三官殿一、真武殿一、山门一，及东西两廊各十楹，以为焚修祝釐之所。经始于庚午年三月，落成于甲戌年七月。兹幸值旆临，山川增胜，愿赐金石之文以永垂示。"予诺之，久未有以应也。自后两谒予金陵，请益切。予为之念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父母，世之为商贾者，乘时射利，苟有所得，则侈服

用，私妻子，往往皆是。能知报本者，诚寡矣。达之志不亦可嘉矣乎！尝闻之图经，句曲山为福地，为洞天，兵火不能加，菑疠所不及，凡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灵职，次为列仙。此言虽似不经，非儒者所取，然达乃能托迹是山，惓惓以报天地父母恩德为重，是以忠孝之念，固性分之所不能自已者，其贤于人，不既远乎！昔者峦嶂嵯峨之间，今则结构崇楼，左右盘郁，像设仪卫昭布森列，焕然于名山增胜概，其用心之勤，良有不可泯者。是用书之，以识岁月。若夫玉皇、三官之称，则道家之流所袭，其名与义未暇辩云。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太原乔宇撰并篆额

上元后学李鳞书丹

白君丐太宰乔公文将鸠工镌石，而白君已即世矣，遂久未立。予慨其或磨灭而白之志无有以成之，因刻而建之阁下，俾人知迹之所自云。

嘉靖丙申四月吉日江宁李曙谨识

（清《茅山志》卷五）

玉晨观洞宫记

盖闻坤舆悬象，下应乎乾明；后祇积形，上承乎皇昊。其高则峻极万有余仞，其广则盘回千有余里，表四方而为乔岳，奠中土而有崧丘。伏盘布以名山，各帜标于群壤，古称茅薪，实镇东南。高辛握以帝符，展上传之师箓，发祥于句曲，奄宅于雷平，凌神于曾层之台，栖魄于蘂珠之馆。右带神虎，左珮金瑞，茏炊含精而云出，瓠瓠触石而雨降。先神尧四表之封，启大禹九山之迹。天开福地，运生异人，以德失尊，以道屈贵，驾轶神农弟子之敬，肩并轩辕顺风之礼，聿兴乎准望，肇灵于兹山者也。迄为巴陵见于嬴秦，广陵显于炎汉，三茅并出，二许继进，法宣金笈，观起玉晨，邈探乎五帝之时，上衍乎三皇之后，呼吸日月，运动风雷。炼液于沆瀣之精，蜕形于蹁跹之体，俾造化之有自，乃阅世于无穷。爰有金坛之崇阶，天后之便阙，虚无宝树，碧落垂华，妙有瑶编，形云缀篆。夜相朝迷杲日，圣灯夜散繁星。荆璞见九老之章，蚩冶遗七曜之剑，远分宗委，直溯仙源。亘乎广汉之墟，郁矣玄真之境。穹峰散彩，邃谷钟灵。松附龙以上升，桧效龟而左纽。尊以太上弥罗之阁，隐以少微曲密之房。望之意畅而神怡，入则形飘而股举。有唐主宋宗之赐榜，有鲁公魏国之遗书。金额银题，迥为盱眙，丹文玉刻，炳作昭回。慨乎守者不虔，致神厌秽，毁者必复，故象鼎新。有维扬张全恩弃家入道，矢心化财。于是贵者挥金，富者献贝，非缗钱之可计，万役经营，积岁月以图成，踰年告落。梁栋结构，寸木不施，井栱穹窿，惟陶乃就。葆盖中起，户牖旁通，出纳阴阳，开阖昼夜。蟠蛟龙于云宫，隐虎豹以雾幌。仿佛乎广成之崆峒，不殊乎赤松之石室。漫拟娲皇之炼补，浪谈夸娥之架成。五气动而风律呵嘘，七真静而空影湛澄。炉凝烟而不释，烛吐爓以长明。内辟岩栖，外疏山立，谓之华阳洞天，不可诬也。自是重开混沌，永抱幽贞，洞见天心，虚浮地脉。回禄无能以逞戾，毕方何由以嫁孽。鼪鼯不穴，燕爵何巢。哙哙其正而明神森立，哕哕其冥而幽魅伏潜。紫扉象阊阖之弘开，绛宫类明堂之分列。七涂暗达于冲灵，九源上彻于寥廓。俾斯民尽十方而瞻仰，祈皇明万历世以

同休。铭曰：

齐鲁岱宗，庇于东域，荆襄太岳，作镇北极。句曲雷平，爰有仙宅，目展上公，乃自古昔。神宫玉晨，帝命金册，灵观攸降，民福乃获。物象成毁，岁月改易，庶心告虔，永答优泽。

赐进士出身大中大夫山西行太仆寺卿致仕前翰林院侍讲经筵讲官同修国史鄞陈沂撰并书丹篆额

嘉靖十六年丁酉秋九月既望前监察御史邑人曹鏸南京锦衣卫挥佥事徐天赐立

（清《茅山志》卷五）

张仙岩记

江以达

张仙者，不知何处人，或曰汉人也。既得道，蜕骨于岩，故曰张仙岩。岩在大王峰，峰凡三叠，状如楼台，凭虚而出，又如幞头，高数千仞，在冲佑宫北。嘉靖戊戌夏四月二十九日，御史李元阳、参政张时彻、提学江以达游武夷之三日，至一线天而返。相语曰："我党奇诣且偏所未者独大王峰耳。"以问道人，道人曰："是未有能造之者。"李曰："虽然，必造之。"则使人缘崖凿磴道，其不可磴处，则计数十仞为一梯，用长木据横石斜撑之。梯又不得施处，则引布而两断，横竹贯之，名曰软梯以待。既具，而兵宪汪佃与都司孙兰者亦复至。明日，各负兴清乐导舟至水光石登岸，经止止庵，望升真洞。行里许及磴道，手挨石攀援而上。又里许磴道绝，当梯削壁断峡，张与汪相顾曰："心戒矣，姑止此。"江固强之欲前。时李业梯而云矣，江亟追蹑焉，孙继之足，出飞鸟背，巳且午至张仙岩，而狮子，而虎啸，而兜鍪，而凌霄，而玉女，而观音最高诸峰，颓然下矣。从者为知县李东光、郭瑞，为主簿项秀。岩可深数丈许，有张仙玉体在，趺坐而回其首。或谓张仙将解去，其母追至山下呼之，张仙以首答之，遂解。于是李与江各旋足而坐。江辄又仰视，见梯尚有数十仞，兴复酣。李曰："斯亦奇矣，毋弄险。"江曰："是其上盖有仙所自设升真观云。"乃复梯，梯穷处皆苔痕积溜，手着即滑去，乃命项秀取所谓软梯者来，徘徊计视而卒不可施，乃下。忽有声自窍中起，凄清浏溧，有穿云裂石之音。既索之，则道人背岩倚竹横笛而弄。李曰："是可谓钧天之广乐矣。"孙则治蜜和杨梅浆进之。李曰："岂琼浆耶？何甘甚。"饮各尽一碗，于是有止止道人者跪而前曰："请公等赋诗。是张仙玉容在也，请得以容为韵。"李曰："可哉！"于是为五言律，江亦为七言律各一章，诗毕乃饭。李与江各又礼祭张仙。俄雨大作，飞烟拥雾，起视万壑如在纱幕中。已而复霁，万状毕献。辄复雨且雷，辄又复霁，倏忽变幻。二三人者，雄据俯视，玩弄宇宙盖在股掌中矣。李曰："予滇人也，天下奇山独滇最多，又予与子俱好奇，而所探又多，然未见若是也。"江曰："信无矣！"于是踞石伸纸，援笔而书。

（《武夷山志》卷六）

重建玄妙观记

碑高一尺一寸，广二尺四寸，四十八行，行十七字，正书。

皇明宗室铅山王撰

江阴宗武书

省庵张绶镌

玄妙观据城东门里迤北，宋元时建置塑像，迄今五百载矣。我太祖高皇帝以神圣之资，受天明命，龙飞淮甸，混一区宇，原建玄妙观仍其旧焉。然历岁既久，殿阁栋梁榱朽，墙垣倾颓。宣德庚戌，我祖肃庄王重修，碑记载焉。嘉靖乙未，奉我父肃恭王睿旨，着金天观道士刘道明约会修理。遂偕乡耆于兹顾瞻嗟叹，即谋修葺。而以工费浩繁，力弗遽为，曰当徐徐图之，若欲速成，则未免于人有劳，于财有伤，而经久坚固之不可必，岂设施之良者。于是我各王虔心俯就，即捐禄粮若干，合郡耆老、道流、商人、善士，亦辏资财为助。积之凡一载之久，始所积之余，鸠工画工材木陶甓砖石，重建三门，内壮仪门，□□傍翼以道院，次而钟鼓二楼，东西塑像神祠，以及三清、东华殿建于前，通明轮藏阁移于后，新创天皇、紫微二宫，前后矩度，焕然一新，视旧规有加。神圣安妥，人皆敬仰，默有感应之兆。匠役同心，若子之趋父事，乐然有为，自不觉其劳也。倏成大功，岂有缓于事者哉！作始于丙申之春，毕功于戊戌之冬。盖人知功之成，殊不知得人振作之力，惟提调致仕指挥宋镗、百户高柄，持秉公心，不避寒暑，损己俸资，为人所难及也。发心羽士刘道明，同督工乡耆陈经、李桼、李锐等，尽心勤劳，共成胜事，朝夕无怠，心坚金石，经营有方，事事不苟，始终不渝，乃出其右者也。璇玑会柏从鸾、陈大经辈，各出己财以助不给，岂肯没人之善哉！呜呼！前人建之，后人修之，裨将来者知其用心勤能，有所矜式焉，故述其始末，刻诸坚珉，予为之记。

钦差协同镇守宁夏地方副总兵都指挥同知苗銮

钦差守备岷州地方都指挥佥事宋灏

钦依守备镇羌河西地方都指挥陈奋

璇玑会：柏从鸾　张钦　王得森　滕岑　鲍栋　□伯玉　陈大经　唐结　张天禄　朱瑶　王禧　周文松　何万金　张材　吴大伦　门仕　张春　陆□贤　杨镇　周樾　鲁东阳　盘泰　邓宾　于逵　朱忻　颜相　常士臣　王锦　张凤　齐愈　刘道明　冯安　唐宗禹　鲍功　陈良材　康赞　盘中和　刘子兰

大明嘉靖庚子岁仲夏吉旦　金城柏从鸾陈大经等立

（甘图拓）

重建玄妙观碑碣

碑高一尺一寸，广二尺四寸，三十七行，行十七字，正书。

夫观之设，其来远矣，肇自宋元，迄于我朝。其殿宇巍峨，虽若可观，而塑画像貌，倾颓已甚。当时士夫睹之者，徒兴慨叹，初未闻一语及此者。至嘉靖丁酉季春吉旦，刘君道明谒观，惕然动心，即询诸乡耆陈经、李秦、李锐等曰：余等欲共成此举，如心无穷而力有限何？于是虔诚致祷，首倡募缘。洪惟我国主肃恭王特降睿旨，大施金帛，及我各王府咸罄资财，乐结善愿。承奉阎、孙二公，亦皆协力大助，而本郡庶民，莫不子来。既而肇度工程，偶值兰州卫致政挥相宋君镗素礼玄门，恪遵道教，乐输己资，欲成善果。仍倡同会道流善人及四方诸君子愿启善心者，大兴工役。移通明阁于后，迁三清殿于中，创立东华殿于前，其规模壮丽，塑画宛然，廊庑罗列。厥功就绪，凡一方善信，修斋设醮，祈福禳灾者，靡不在于斯焉。噫！愈以知太上感应之妙，信不可诬矣。呜呼！自非刘君道明等启其端于先，宋君镗诸友卒其功于后，乌能以臻此哉？虽然，诸君子之所能者人也，而其所以然者，天实相之，默成兹举。然则天人相与之际，不亦甚可畏也邪？

皇明宗室会宁王

肃府致仕承奉贺贤

钦差镇守陕西总兵前军都督府都督鲁经

钦差镇守甘肃总兵平羌将军右军都督刘文

诰封兰州卫致政指挥使宋镗

钦赐正一嗣教大真人府赞教刘元德

皋兰羽士刘道明　王玄济　盘中和

飞天法轮会乡耆　杨翔　李锐　（共二十人，名不录）

大明嘉靖庚子孟夏吉旦

兰庠后学廪膳生邹彦才撰

（甘图拓）

重修玄妙观鉴记

高一尺一寸，广二尺二寸，四十四行，行十八字。正书。

金城后学清泉子吴道东述

省庵张绶书丹

夫造化无穷，显诸仁而藏诸用，神功莫测，征于物而本于天。尊崇礼祀坛墠之外，而宫观作焉。是以金城郡东有玄妙观，创垂沿袭，多历年所。积久而颓，岁改而日甚。迄嘉靖庚寅，我肃恭王见而悯之，思以葺理。诸王遂捐金鸠工，乃命道士刘道明综其纲，二三耆老陈经、李秦、李锐善其事，玉光会致仕指挥宋镗、百户高柄各助其资，而同厥心者有三十余人。义召而气徕，诚感而心应，居人商贾，咸自量而效力焉。斯材木用充，糇粮用集，术人运经营，大匠输绳墨，移通明阁于后，鼎三清殿于中，创东华殿于前，东之廊则有天皇、东极、三官诸殿，西之廊则有九天、三师诸殿，傍列钟鼓楼于前，门内之左右恢大门楣而侍以四灵神之像。不数载而众功以凝，规模宏运，殿宇巍峨，丹雘炫彰，而金碧辉映，焕然城东

之巨观矣。呜呼！太极分而两仪奠，人习异而三教崇，哲人倡端，后学改观，虚无为宗，修炼为业，夺造化以绝尘嚣，庆仙源之有自矣。故道德数千言，玄之又玄，混元亿万劫，妙之又妙。至宋道君，肖以貌像，尊以名号，居以殿宇，敬以香火，崇道教而昭仙度，习是者有所宗之焉，此玄妙观之所由立也。既是曰帝、曰圣、曰神，而为人心之所景仰素矣。若夫垢以颓垣，覆以败屋，岂人心之所可安乎？此玄妙观之所以重修也。人不同而同者心，心同而效力也亦同。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无众寡，无小大，而咸为响应者，有由然哉。卜始于丙申年之正月，落成于庚子年之九月。若道明可谓素心于道，嗣前人之若功者矣。是为识。

皇明宗室宝真道人

钦除肃府承奉正阎顺

钦除肃府承奉正孙迁（王亲吴经玄通）①

玉光会：冯元明　陈嘉会　杨上翊　蔡道清　孙记明　周道亨　李玄真　朱玄静　高守权　彭上灵　刘元德　萧道玄　赵守忠　宋上静　李玄清　杨道凝　刘道明　谢玄德　朱道真　陈玄静　徐上真　韩本中　何廷试　陈本元　苟道源　匡远寿　马道源　程绪　陆道亨　齐元清　马上明　许道静

金天观住持鲍道元　羽士吴元真　黄玄霄

嘉靖庚子岁仲夏吉旦立

（甘图拓）

①编案：此六字似为后人所加。

三师堂记

高一尺一寸，广二尺二寸，三十九行，行二十字。正书。

皇明宗室淳化王立

兰庠后学增广生东渠萧笙墓述

窃以大清阐教，大道斯显，明主重玄，真宇甫建。肆兹玄妙雄观，肇彼宋元以来，底我嘉靖丙申，岁久时异，殿宇于焉而颓敝矣，庙貌于焉而湮没矣。幸际我肃恭王睿主，目击其弊，一旦喟然叹曰："莫为于前，虽盛弗传，莫传于后，虽美弗彰。创之于累朝，敝之于今日，吾忍恝然而不加之意可乎？"于是辙捐内帑之资，选择检行之士，特命道士刘旻，乡耆陈经、李荣等，仍旧贯而申诰之。意欲宏丕其规模，绘塑厥庙貌，俾颓敝于前者复振于后，湮没于后者益显于前。尔三子其往尽乃心，董乃事焉。旻等承命而出，咸曰：大哉王言，吾辈敢方其命乎？是以不遑宁处，日逐募缘于兰，善类相孚，各愿捐资而助不给。旻等获以殚厥心力，不惮勤劳。既勤垣墉矣，而又涂其塈茨，既勤朴斵矣，而又涂其丹雘。肆是殿宇焕然而一新，庙貌俨然而再睹，厥绩于斯而苟合焉。予兄萧篇，忝约玄帝雅会，见是观殿宇颇修而两厢尚未就工役，欲就而财力亦弗逮，虽善居室者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慨然扬言于会众曰：吾侪窃慕玄教，深愧无功。观西厢有曰玄帝、曰天师、曰帝君三师堂者，像而未绘，墁而未画，吾愿捐己财绘像画墁而苟完其事焉。会众马君寅、张君腾等佥曰：善哉，善哉！吾众等亦

随其愿。倘少不及者，各量力而补其阙略。由是斯堂也伟然矣，其像也俨然矣。恭惟我铅山王睿主，嘉彼乐善之雅，褒锡扁额，亦终其美焉。旻等恐没人之善，属予以表其始末，勒石于壁，彰厥善焉。吾意是工落成，苟合苟完苟美，虽敦匠事者之贤，慎始和中成终，亦义输财者之善。愚因忘其固陋，录其姓名，纪其年月，敢并及之，以姑记云时。

钦差工部营缮清吏司提督浙江粮缸主事承德郎林湖

钦差管领班次都指挥魏镗

玄帝会：马寅　刘自美　张鹏　孟宣　周銮　梅景先　周祐　尉迟松　周誉　萧岳　鲍功　翟养正　潘言　何宗义　顾免　郑钺　吴信　贲凰　程绪　杨文聪　张秀　刘旻　匡泽　吴经　王德　张清霄　刘泰　孙泽　张鐇

嘉靖二十年五月吉日

（甘图拓）

重建冲佑万年宫记

欧阳清

闽地多佳山水而武夷称最，为升真元化洞天。丹峙碧流，奇诡难状。晦翁朱子倡道于五曲之滨，今紫阳书院盖其藏修所也。嘉靖乙巳，冲庵欧阳子将参政于蜀，便道归省。莆田友人卓子有见遣弟有守来访，致言曰："仆兄弟赏心武夷久矣，今岁同业山中，不惟得尽夫云物奇观，而于后先事迹，闻之亦详。山故有宫曰冲佑万年，籍落洲渚间，南唐保大中，李良佐移置大王峰之麓。良佐元宗李璟弟也，择地栖真，卜筑于此。赉田蠲租，迥出常例。至宋绍定，道士江师隆以退钱塘涨验，授金门羽客，复辟而大之。嘉靖乙酉冬，回禄几尽。本宫提点詹本初奋然以兴□自任。捐资营造，始玉皇阁十三仙殿，继而三清殿，而法堂，而两廊，而山门，甃垣饰垩，轮奂宛新。然宫之浒，邮途出焉，又以书院故，登谒者尝休憩焉。旧设常住田在建阳县二十一顷，前朝优复时，递相管辖以充送迎。近此典不存，住持者咸称贷支费及田产入犹不足以偿负息，宫日益弊。弊而贫，贫而逋者多矣。兹孟冬，适交代期，莫肯承其任者。道士江玉宿、连庆泽、徐日庆偕山南詹有贵等，计仆兄弟为本初劝。本初遂挥金与谷，命徒孙王廷德、张廷安分理。丙午岁，不惟游憩者得以止宿，而朝夕祝釐之举，众亦乐有所资矣。本初世居山之南，隶宫中羽籍六十载，道行无玷，寿跻耄耋，童颜强健。今众德其功以配李、江二氏，愿赐一言以为本初贲。"冲庵子曰："君兄弟非轻于许可者，本初既构大厦千楹，耕耨诸侣，又能赒济住持，厥亦艰哉！况书院之立，武夷赖以显。道流之居，书院俾以护，本初之功其可泯乎！君归，以是复于乃兄，附主宫者勒于石，以示后人，庶传之不朽云。"

（《武夷山志》卷五）

大明国山东济南府泰安州升元观重修大门之碑

碑高三尺七寸，广一尺七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正书。额题“升元观”。

四川布政使司右参议前工科给事中德州乡宦石存仁书

皇明九叶，圣天子握乾符，主中夏，仁煦义育，明伦尽制，真足以振刷千古，鞭挞四夷，升平于时，百神受职，群工宣力，纳四海于寿域，乐土喁喁焉，翕翕焉。二十有六年，是为嘉靖之丁未秋八月，特遣高士陶公以是月之十日，值万寿圣节，冀告岱宗，为国保釐，为民祈福。事竣下山，值道左升元观大门落成，募修道人南华郡李应奉以其工控告，将立碑纪事以修遗逸。特许曰：汝其治之。惟兹观在前宋有敕旨载石可考，顾年远久废。惟颓垣废址中，古树蓊郁，穹碑屹立，盘礴于泰山之麓，规制宏侈，风气萃止，实栖神毓仙之境。迩者已建正殿，补修东华帝君旧像，诸且未备。殿后草宇，贮范金阙玉皇大帝一尊，高几丈余。说者谓郡民将依高阜，起杰阁，主东华，偕群祀，以据一方之胜，以祈昌运，系人心。盖一大庄严，一大利益也。顾工力浩巨，道流力微，况土瘠盘□，官府视为迂缓而不及理，然四方向望，实切瞻仰，会必有大主张、大经营、大建置以昌飨百神，迓续天休，以祝延我皇明万万年无疆之祚，以祈我下民万万年享此升平极治之福，必有鼎彝名笔，以铺张盛事，对扬鸿休，垂之永久，告之多方。泰也谫浅垂老，敢先执简以为之前驱云。赐同进士出身任饶易县知县致仕长清县方山杜泰谨书。

同知□□

嘉靖二十六年岁次丁未仲冬朔日泰安州知州郑豸吏目□□李应奉立石

赐进士州判（下缺）

（柳拓）

平阳府霍州灵石县重修瑞云观记

高七尺四寸，广二尺，十九行，行六十四字，正书。额题“重修瑞云观记”。

灵石县之东□有道观曰瑞云者，创自大元至正癸卯间。我明隆兴，因之为道会司而未変也。斯观也，翠峰峙其东，汾水浮其西，南横韩岭之巍峨，北据清凉之盘郁，平畴环于外，清泉行于中，为吾邑之胜概，壮吾邑之观瞻，莫此若也。正德己卯岁，山水为患，殿庑倾颓，塑绘剥落，神不可依，人不可居者余三十年。嘉靖乙巳春，道侣史子友庆者，捧檄蒞印，悯其观之废坏已久，偕道友李子志清趋告邑中长者，谓瑞云观者，古来礼神之所，今废坏乃尔，何以奉□火之情，起瞻若之孚耶？窃有重饰之志，而力未能。长者肯协力乎？于是义民赵子邦玑、牛子大和、赵子进、曹子世杰、刘子永吉、赵子时忠、牛子世芳、赵子瑶□、祁子岐、赵子时沾、刘子琦、赵子廷付、陈子尚智、陈子士贞、陈子玄言辈，亦素高其忠而翕然

从之。遂诣诸县主，获其许可，□会邑之善良，各输金帛，鸠工集事。先起玉皇殿三楹，次起三官殿三楹，东西廊六间，前卷砖门，上建小楼，周围筑以垣墉，中各塑以仪像，榱题峻巍，冕裳严肃，金碧辉煌，比之于昔，倍加壮丽焉。经始于乙巳之秋，落成于己酉之冬。夫难成而易废者，天下之功也，锐始而怠终者，夫人之情也。若辈勤劳五载之间，而竟底万全云，绩其弘毅之志，果确之行，敬神之诚，遵道之笃，殆非寻常所可及者，诚不可不嘉乃丕绩而树之风声也。故勒诸珉，用垂不朽，且俾后之崇奉道教者，睹兹而兴起焉。于戏！崇奉道教，夫人之所知也。所以崇奉道教，夫人未必知也。盖道教之源，出于老子。老子之道，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主。至其立论，如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又曰"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谆谆五千余言，莫非尊道之意，虽圣如尼父，尝称其犹龙，贤如康节，尝谓其得易之体。吾侪能循其道，则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化，亦云多矣。奈何今之崇其教也，志羽化者事夫修炼，志锡福者事夫醮炼，志佑神者事夫符录，不知道专在于兹乎。尚有囊其口者未必能囊其心，道其言者未必能道其行，吁，是可谓之崇其教耶？故夫欲崇其教者，必虚静无者以□其冲退自守以检其身，清净宁一以律其事，斋祓寅恭以礼其神，体之以必确，养之于悠久，夫如是，则存之于心，道在心也，体之于身，道在身也，措之于事，道在事也。虽不假□修炼醮禳符录之事，亦可以延生佑神而自求多福矣。至于羽化仙化之术，如方外之所言者，是或一道也，则非予之所敢知者。故为是论以告今而复之崇道教者云。

嘉靖岁次己酉冬十月吉旦陕西凤翔县儒学训导邑人张宝撰

庠生裴郁篆

庠生张孝先书

县丞许邦麒训导王得众裴琫苏廷用张廷相张贤祁茂松李遇阳阎邦相陈猷

灵石县知县李微、儒学教谕石伸、典史王琦、致仕官李思仁、生员裴元宁、裴元祥、吴安、牛三畏、陈鸣凤、吴国相、刘□、主簿王□□、训导马□慈、阎珮、田希□□主□尚质、杨哲、张东山、梁廷英、王伸

（柳拓）

大慈延福宫重修纪成之碑

碑高六尺四寸，广二尺六寸，三十行，行字不一，正书。额同首题。

赐进士及第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经筵讲官会典副总裁华亭徐阶撰

大慈延福宫者，宪祖纯皇帝之所建，而国家岁时祈禳报谢之所。其所祀曰三元三大帝，盖天地水□□赐福赦罪解厄之神也。嘉靖己酉，宫之建至是六十七甲子矣。丹青金□之□剥落暗昧□□□□□□□□一真人陶仲文以上赐金与所度道士褚价，葺而新之。始于三月十日，至七月讫工。请阶纪成事。阶备□□□尝以春祈奉命祷祀于宫，窃仰叹宪祖忠民之深，我皇上为民之恳，而国□之于万万年无疆也。盖古昔帝王，将纳民于善，既委曲以教之矣，又从而赏罚□□之，而又征诸鬼神以警□之。故其言曰"天道福善祸淫"，曰"积善

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使民之心，凛然常若鬼神临乎其上，不独不敢为恶，而亦不敢□好余□以为苟免刑罚之图，夫然后三教成于天下。今夫人之生，莫不戴天履地，而其日用饮食，莫不资于水。苟知天地水皆有神存焉，而且有赐福赦罪解厄之途，则其迁善去恶以从上之教，将有不容自已者。是故宪祖之虑民至深矣。我皇上自御极以来，留□民□，每春则必祈，祈则宫有祀，秋则必报，报则宫又有祀。精诚感格，明神顾绥，以观乎天，雨旸调，寒暑时；以观乎地，土膏洽，□维奠；以观乎水，川不腾，泽不涸。年谷用登，万物率育，薄海内外，含哺嬉游，而皇上深轸民艰，犹惕然有□伤之视。今年春，宣谕礼臣恪举祈典，既又以不雨豫忧夏旱，申谕致祷。纶音数布，咸出御墨，而阶因得奉□□于此。是故皇上之为民至恳矣。明兴至于今，百八十余年，凡教民之具，自太祖、成祖□则既□□大备，然其化理至宪祖而□□，至我皇上而始渐□□□穷极幽□与其□□哉！宪祖虑民之□有□□□其怠肆之命，而我皇上为民之恳，有以植其□而□其从善之心，是故□□□米（下缺）有廉让之□家有慈孝之□，歌颂之声，洋溢里巷，万方晏然，四夷景附，而国家无（下缺）时睹盛治为幸。又自以前史官也，谨因纪重修之成备著之于石而系以诗。若夫宫之规制，则宪祖御制碑已具，不复赘。诗曰：

大慈延福城之东，天地□府神所宫，宪皇始作规制雄，涂金琢玉辉霓虹。祈祷报谢国典崇，万方兆姓祗事同，寅辰朝夕瞻神通，为子必孝臣必忠。于皇我皇德至隆，□尧钦明舜温恭，春秋修祀宫之中，祝帛俎豆拮且丰。亲御翰墨诏秩宗，光腾奎壁驰蛟龙，明神鉴享来虚空。□黍岁熟绥三農，民生既富教易从，遐迩移移跻时雍，乃知二圣同渊衷。潜敷默运如化工，事神岂独蒙神功，阴翊圣治嘘皇风，皇风圣治炳昭融。璇图宝历垂无穷，兹宫再新灵贶钟，臣民快睹呼苍穹，愿皇万寿居九重。辑宁方夏怀夷戎，礼臣作诗情莫终，载歌天保祝华封，□□□元佑帝□。

（柳拓）

重修三皇像碑①

玄妙观重修三皇真像碑

番禺梁有誉撰

番禺黎民表书

南海吴旦篆额

原夫道生，开劫之始，淳精之播，气无穷理，肇泰蒙之，前玄造之，纪物斯赜。其示法也，旷冥滞荡，其生成也，阖辟絪緼，浑仪以之骛灵，方祇以之荐祉。寔兮象帝之先，算隶首而罔详，湛兮为气之祖，步竖亥而未极。上德不德，总谓自然之宗，可名非名，强曰太玄之宰。是知苍苍冈载，穆穆神枢，固非寰宇之所能意况也。然显道著则杳漠可溯理而推，灵感宣则清虚可凭迹而悟，摛青简而阐说，披紫箓以诠言。于是有琼阙瑶京之名，大帝上皇之号，览图紬牒，信古征今。□维三皇，统三垣以立极，主七政而宣化，四辅列侍，六甲周陈，冯冯濊濊，斡旋虚寥，恢恢浩浩，鼓冶亿类，演治化于黄图，锡祯祥于赤县，广无为之为而蠉飞蠕

动莫漏其思，握无象之象而鄙屋曾渊罕逃其鉴。金格玉书，郁仪奔日之文，非圣莫睹，琼篆紫字，结璘奔月之章，历劫始授。虽复轩辕神智，受内文于东丘，帝喾精诚，领真篇于牧德，亦难以洞观偃伏，言探□物之玄，昭晰垠陔，弘方耀魄之宝。是以答灵贶者共云七十二君，卜休期者亦曰万八千岁，辽哉邈矣，毋得称焉。吾广郡治西隅，有玄妙观者，图规疏址，缵创唐时，弘制定名，缮承宋日。追我皇明，益增贲饰，锡以琅函之策，署为玄教之司，尔其结构巍峨，云栋瞰银潢之晓落，盘基窈寂，风棂通璧月之宵辉，历扰攘而钟虡不移，经世代而瞻礼愈谨。第地非善忍，人异给户，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祸，守之者谁氏，威仪二千以兴自然之福，蒇之者比肩，遂使流电之廷就晦，明霞之宇将湮，赫赫琼颜，冒埃尘而敛彩，沈沈宝座，袭苔藓以成纹，非所以祗奉明威，广延协气也。属有好道之士吴时，夙具悬解，冥搜众妙，径涉乎九流，博综夫三氏，迥离情网，养紫宫之天倪，超脱尘机，策丹田之地景，因造斯地而叹曰："瀚乡表祠庙之崇，嵎垒兴俎豆之敬，矧兹威灵，铄奔霆于六宇，仰彼明鉴，赫隆曦于九玄，照临下土，覆育斯民，朝夕罔敢不虔，仪形讵容弗饰。"遂乃竭诚沥誓，矢志捐资，选吉龟从，庀材麕至，以是年三月兴修，至是年五月讫工。维其神赞人谋，是以绩成事敏。轩楹撤敝，龛座鼎新，饰垩涂金，施丹襍彩，苍龙奉扆，遂还紫翠之容，锦凤衔旒，更表圆明之色。于是神仪肃穆，法相森严，俨窔阳而非遥，并协晨其奚爽，都梁芬郁，金枝炜耀，千香宝树，飘空洞之真华，九乳霜钟，应丰山之雅韵。虬骖凤盖，唏茵阁以报诚，羽旆云韶，望芝宫而云眺。功果弗穷，善念何极，岂不韪与，岂不诚与！夫天之视听自民，帝之陟降在士，心合道则真宰可通，念违善则幽谴随及。报施之理，史迁愤而未语，畀与之旨，赵简受而靡真。载观蓐收降罚于虢公，句芒赉羡于秦穆，由斯以谈，厥应不忒。是以往哲遐观，达士冲举，莫不体上天仁寿之心，法神功清净之化。道之所尊天也，修而证者玄同妙有，心之所存天也，觉而莹者汗漫熙融。叹执玉于瑶池，多累未遣，想求珠于赤水，机事顿忘。用能运清鉴于希夷之域，纵神辔于莽苍之野。嗟元精汩濡，惮识慧沈霾。坐火井而积薪，讵免焚躯之祸，沦苦海而负石，宁思登岸之期。可谓蓼虫习苦，烛腹无明，岂知道本在己，天不远人。盖光实生影，而影之附者非光，谷实应声，而声之运者非谷。大小相乘，疾徐相答，取之自我，何远之有，天人之理，岂不犹斯。第天道无穷而尚俭，人理有尽而乐奢，悖天从人，安得不敝。譬彼露荄风叶，随节候而凋零，犹夫聚沫旋沤，逐流波而散漫，古之人不叹驰景而叹驰心，不思化金而思化欲，守天所尚也。有訾蓬心未艾，觉路多眩，非敢上谈乾则，聊以铺叙神功，反覆芜词，用志岁月。诸所捐金名氏，并列诸碑阴。铭曰：

贷三生一，是曰天道，万类之根，百法之宝。圣人生知，上准穹昊，先天弗违，后天而老。下民昏椓，弗康弗膺，唯子是行，窒徽丧宗，汝不有躬，唯帝其恫。业屹神宇，神容翼翼，是瞻是依，寅恭永式，凶则顽溺，善则克迪，亿万斯年，泽流罔极。

嘉靖二十八年岁次己酉夏六月

（道光《南海志》卷二九）

①道光《南海志》卷二九：右刻在西门玄妙观，梁有誉字公实，与李攀龙、王世贞、宗臣、吴国伦、徐中行、谢榛称七子。黎民表字瑶石，与王道行、石星、朱多煃、赵用贤为续五子。吴旦字而待，与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为友，结社南园，世称南园后五先生。

重修容县武当宫碑文

碑高三尺三寸，广二尺六寸，十九行，行五十一字，正书。额题"重修武当宫碑"。

苍梧之野之南陬，邑属维容焉。厥川山涓衍岿峙之雄丽，良为岭表胜览。黉殿因建，内垣而东，一山孤起高拔，占候方隅，居青苍七宿，为魁山甲敏之吉曜焉。唐季置经略台于其上，寻废，改建武当宫。凡贵游留高其地，假窃一暇，以振衣褰裳，匝厥麓，梯厥磴，入厥阈，陟厥堂，而肃容以临厥宫。上盱俯瞰迩睇旁盼之余，固未尝不恣况宦而靡清赏。迨嘉靖庚戌，颓敝芜秽，乡耆李文祥、程贤、潘泓、梁世全、余珊等，力募葺修完固。黝丹垩饰，鲜明艳直，门堂寝室，神栖有几，鼎丹炼器，道术有处。诸彦哲以暨乡耆等，诣司博梁珮请志诸碣。珮粤稽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故自沧浪而上为嶓漾之源，自武当而下为嶓漾之委。昔先王建旐设旂，观仰察俯，前南而曰朱鸟，后北而曰玄武，左东而曰青苍，右西而曰金豹。上招摇耀芒急缮厥怒，故在天成象，在地成体，在人成范，在物成色，先王因象以创制，后世因制以立庙貌。庙之建，始昉于此。昭代国家，甫集吴会，天造草昧而未宁之初，初遏伪汉，封厥鲸鲵，阴若神之默相，故今日貌庙于武当汉上之山为赫烜灵显，而戟剑旌麾色物与昭代如日俱新。且堪壤山川，水自积石龙门而下，以至于海，若建瓴然。山自昆仑而下以至魏晋，自魏晋而下以至于襄汉汝淮，自襄汉汝淮而至于衡永湖湘，由衡永湖湘而越于苍梧之野若旋案然。然则堪壤之川山，其脊脉之迤延逶迤峙列，有可以标列者。容邑武当宫之创始，先民故耆其名义当不在取法于汉上欤？自今伊始，容庙新奕，于皇春秋享祀勿忒，邑城之中有报焉，有祈焉，有傩禳焉。祃于师旅而王猷允固，吉蠲于乡校而文轨丕振，将以奏成嘉于隍土，而罔以获幻凶于旅庶焉。则苍梧南陬，厥神之灵，殆亦同于汉上之赫著。斯固吾彦哲以下而至于乡耆之深冀而厚望。呜呼，神之洋洋乎昭著于天，譬彼河海之察衍于地，其流动固在在而罔不充彻者也，将焉间于苍梧容峤之外也哉，终冀贶灵拜嘉镌石。

时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夏六月朔吉司容邑训博端州崧台小岩梁珮撰（后半段捐资姓名，未录）

（广拓，《广西石刻录》第二七册）

荡魔天尊像

碑高一尺六寸，广八寸，十二行，行十字，正书。上文下像。

圣号

混元六天传法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为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右垣大将军，镇天助顺真武灵应

福德衍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

大明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秋八月吉日

（柳拓）

重修玉清宫记

碑高三尺一寸，广一尺六寸，两截，上截十九行，行二十一字，下截十四行，行十四字，正书。

玉清宫在县治北二里许，白浪浒西，秀挹孤峰，雄倚沧溟，珠殿数楹，严设三清真像，规制结构，备极壮丽。当其盛时，庭阶艳洁，松桧郁森，羽流云集，燕息有院，赡给有田，冠帔奕奕，步虚谈玄，风景宛然。维时丘长春、马丹阳二先生阐教东方，暂此炼养，其微言奥旨，寄于归山操、满庭芳二词，具载石刻，今可考鉴。又忆长春在此宫咏中秋无月，有句曰："人间自是云遮眼，天上何曾月避人。"盖言大道昭昭，本不远人，而人为私欲所蔽，以致无由旷睹高明，譬诸目为云掩，瞻仰昏昏，有月如无月也。达人借月喻道，不专为月发也。昔年吾潍郑先生廷辉，深诣玄理，游宦邯郸，追感黄粱之梦，倏忽东归，来兹屏喧养素，超鹜尘表。余尝数为候候，于今卅年余矣。嘉靖丁巳春，厥孙九思怅念祖志，睹庙貌危于风雨，锐意修葺。然九思本清白吏子孙，空其家存钱粟，又告诸同志洎道士李道庆翊助之。迄己未岁季秋始告成，可谓勤且劳矣。因其请文记岁月，乃述所及闻见于玉清宫者刊于石，以诏后之学黄老者云。

嘉靖己未春二月吉日两淮都运朝列大夫前户部郎中邑人刘廷锡撰

（上截）

玉清宫

独寻灵境阅云篇，咫尺层霄满翠烟。羽士招邀看丹灶，白鹤玄鹿绕我前。金银宫阙碧桃影，凤旂龙驾集群仙。祥飙飒飒神思迥，恍惚吹入壶中天。鹿世浮萃花共落，蜂喧蚁斗何懵然。繁音乱耳色炫目，飡霞欲上昆仑巅。若木披摇海云动，长啸戏拍洪崖肩。寥廓笙竽醒凡梦，纷纷向我求真诠。柱史五千言在世，纵欲遥志空谈玄。但使此心契造化，何须更问彭乔年。蓬莱物色四时好，空中青鸟来翩翩。拂席垂帘坐永日，香风遥送药炉烟。

塔山居士

（柳拓）

刘仙岩题诗

磨崖高一尺七寸，广四尺四寸，行书，在桂林刘仙岩。

过南溪真嗣道人旧居

予少尝读书此地，有宋道人真嗣住持仙境，颇振真风，予甚慕之。后予薄游京国凡四十年，归来已羽化矣。求其人不得，遂书以识思云。

重过南溪思悄然，登岩仿佛旧谈玄，堂余药鼎炉中守，犹有丹经案上传。云散白龙过洞口，日升仙掌仰岩前，（岩左有巨人迹）悬封羽化翔寥廓，华表归来知几年。

西隐山人屠楷

（《桂林》中册）

口修碧霞元君行宫记

碑高二尺六寸，广一尺七寸，二十四行，行三十字，正书。

按碧霞元君庙建于山东泰山之巅，以天下名山祠天下名神，其来亦邈邈矣。为神最灵，能使秦晋燕赵楚宋吴越之人畏敬奉承，不惮奔驰，历四时而累累不绝，不啻亿万计。至则以香资入于官，如其所示之数，有府式以掌之，岁终上计于籓司，以充东省军国用度。济世利民，神之功不其大哉！夫庙祟于泰山，人知有定趋矣。青社徐家桥之侧，奚为而有行宫之设也？盖以无有定在而无乎不在者，神之所以为妙也。可祠于泰山，亦可祠之于青社也。惟神所在而事之如一者，吾人之心也。在泰庙可以事之，在行宫亦可以事之也。况事神值势之便者□人之深愿而易于向趣者也。青人密迩是宫者，其兴也勃焉，缤缤纷纷，孳孳亹亹，无晨无夕，无风无雨，其至也奚约，其来也奚期。昔之有事泰庙者，今则礼意之勤恳，仪物之稠叠，率于行宫而有事矣。即行幄之轩豁依稀，帐殿之壮丽，阶陛之低高，仿佛磐途之参差。碣石植立，非丈人石之崛起乎？青松挺秀，非大夫松之峥嵘乎？□行宫之景象，宛然泰庙之形状也。事神于此，顾又有殊于彼耶？且人之往来无虚日，与累累不绝者为相同。趋赴略无倦态，与不惮奔驰者为相同。心祗悚而匪懈，与畏敬奉承者为相同。可见不以地之异其处而有神弗神之殊者，则为两在不测于神为得其理也。不以神之异其地而有事弗事之殊者，则为一诚罔间于人为得其情也。理得则祐神之功著，情得则宜民之业彰。幽明兼利其用，人神两与其能，兹固行宫之谓乎？是宫也，创于弘治之乙卯，其人姓氏堙没，漫无稽考。延至嘉靖戊申，几人颓废。前渠王君有感厥衷，锐情更新，森森严严，焕然改观矣。噫！不有此举，宫安得而永之乎！今年有僧惠保，用心良苦，募青善士复创钟楼于宫前，望之翼然屹立之势，上干霄汉，悬钟于上，朝昏叩击，厥声锽锽，达乎四境之外。于是宫不无小补也，敢并记之。

隆庆叁年八月吉日青郡龙峪道人撰

邑庠北海居士书　巡捕指挥王居体

助缘衡府王亲王本道汉中府同知李尹耕、太学生田卿、吏部郎中张□言

（柳拓）

灵虚观芝山产业记

拓本连额高五尺九寸，广二尺七寸，十八行，行四十六字。正书。额题"芝山产业记"。在黟县。

直隶徽州府黟县儒学教谕江右高安敖镗撰

乡贡进士任吉安府丰国县儒学教谕汪书篆额

赐进士第刑部郎中转九江府知府兼河东道盐运使汪南瀛书丹

黟治有山，逶迤自西来，蜿蜒俯伏，至则中峙岿然，为一方之重镇者，灵虚观山也。距城一□□□□□□□□旧名洞灵。宋崇宁肆年，敕改灵虚，其来远矣哉。元丰中，常有云气覆其上；得天尊像于石岩之侧，其(下缺)国朝洪武、宣德间，道士李明道、周成真相继修建，其住持贤矣哉！垂二百年，观之规制无改□□□□□□□□□□昔问之邑治，咸曰：余伯善云。伯善一日持牒诣黟县庭，上溯创始，下沿继承，称祖产者壹百捌□称□□□□□□□式租称株字轩豁，垣墉坚固。已而虑夫守成者之不易，丐为申请于府与县，立石示远，与夫号亩，咸备镌勒。复丐文于余，并以垂戒。噫！伯善用心勤矣哉！□善□□□□李继玄，其性质而朴，其治生勤而俭，其守道规清而饬。得异人之术，有离尘之想。今其年老矣，不以老□而废□□者□□□□是嘉之。夫天地清淑之气发于山川，山川灵异钟于人物。云蒸上覆，灵之征也。历宋及今，住持□□□□人之灵也。夫定而静者，虚也；慧而觉者，灵也。惟灵故虚；惟虚故灵。妙道以入神也。伯善知乎此，则所以继先善后者，□豫为之所矣。余来掌黟教事，获与闻乎此，因以灵虚之说诒之。俟他日来游，览胜山川，则吾心与兹山灵交相为魁矣。为伯善之□者，其尚心伯善之心，业伯善之业，庶乎尔之心灵而虚矣。否则，何以为伯善之徒而□□□□灵虚之观哉！为檀樾者，其亦念伯善之所以创守，无肆觊觎，则人之心亦灵而虚矣。余固因以为讽也，尔道众其念之哉！俾书之石。

时隆庆伍年辛未陆月朔旦余伯善立　　□□□有爵镌

(《安徽》卷七)

朱邑侯复武夷宫田始末记

张凤翼

武夷宫自汉唐以来，历代皆有赐田，通计一万一千余亩。羽流之衣食于是乎出，公上之租赋于是乎共，宫观之修葺、游人之供亿于是乎资。以故武夷名山甲天下，而武夷宫之巨丽亦甲于天下。即先年闽中倭乱，诸寺观田皆以给军需，而武夷得以独存也。嗣是而羽流之无赖者，辄私典于豪民，田去粮存，始贫而俱逃矣。虚粮波及里甲，甚至毁观屋以充之，而游人亦艰于供亿，萧然为山灵羞。议者咸欲复其田而未有其术也。隆庆辛未，邑侯朱公来莅兹邑，初下车则羽流以告。公佯为不知，谬曰："汝道士也，敢犯大姓乎！"收其状，杖而遣之。无何，里甲又告，公亦收其状，杖而遣之。诸豪皆喜，以为此田必不复矣。居数

月，公乃悉召状中所告豪民四十余人，诸豪心知之，皆惶悚而来，毋一敢后。公温语谕之曰："国法：典当田土花利过本者，业还旧主。今汝曹典武夷宫田二十余年，获利多矣，田不当还耶？汝收实利，人纳虚粮，汝心安耶？汝之心直不欲因告而退，无以全声势，立门户耳。今我于告者皆不准理，为汝曹存体也。可悉合诸券尽返其田，无夺田之辱而有尚义之名，不亦善乎！不率则吾有三尺在。"豪皆俛服，不三日，计复田粮二百余石。即建阳二三大姓，亦移文追还，事载郡志中。然此仅十之一耳。公自此以后所复者固甚多也。由是羽流之贫者以赡，逃者以归，而元风丕矣。田以出租，租以出赋，而里甲苏矣。宫观之毁者复新，诸儒之祠堂并建而胜概增矣。舍馆之缮修，供帐之备具，而宾至如归矣。是举也，不特为山灵生色，而有宋诸儒讲道之区赖以不朽，其嘉惠我崇邑者，不既深乎！重修武夷志成，门下士张凤翼为述其始末以诒后世之受其赐者。公讳琏，字文卿，号谦吾，辛未进士，江西新淦人。

（《武夷山志》卷五）

重建三灵侯观记

碑高二尺一寸，广一尺四寸，二十四行，行四十字，正书。额题"重建三灵观记"，在陇西。

巩郡有三灵侯观，在府右北关东街，坐幽向明，建自元朝。我明正统二年，郡守韩公福感麦穗二岐之瑞而□修之。嘉靖末年，岁久将颓。隆庆改元二年六月四日，复为暴雨所淋，而栋宇摧折，墙垣倾覆，三像则损坏矣。比邻□掾张翊、致仕驿丞梁琦、巩昌卫指挥官舍王邦典仗义男子□恻然有不安之意，乃协心各出己财重建焉。□时□慨士夫、义民、商贾输财不一，买置木石砖瓦，重督工匠人役，复修正殿三间，新塑灵像三尊。其上则悬塑老君绘□北二斗，义取与三像同光也。东壁绘三官大帝，义取与三像同元也。西壁绘雷部□师，义取与三像同灵也。其□□辉煌，采色弦耀，焕然一新。□对面东侧火神殿一间，西侧圣母殿一间，同时咸新如正殿也。新修大门三间，仍□□也。中有甬道直抵正殿，□□□也。万历六年，其工落成，属余为记。噫嘻！三圣天地正气，□古不磨，尚溯其源，乃□□周三人，周励王谏官也。因王不道，累谏弗听而南游于吴。在吴有降楚之勋，不受爵禄。励王崩，复相宣王，而有中兴之功。没而宾天，是为三灵。历代□应。宋真宗时，空中显像，因有上中下三元之封。呜呼！三圣在生为忠臣，在天为□神，固有赞化育于无穷，覃福□于万年矣。余感三圣之忠义，故沐手以记之。

陇西县儒学廪膳生员杜重撰

郡人张文华□

巩昌府儒学生员王极书

（下有十行为赐进士户部主事王言、敕京神机营总丘种、乡官、太学生、功德首、乡善信、山西商会士、绘士等题名不录）

住持道士郭冲志

时万历七年四月

（甘图拓）

云门山新建昊天宫碑记

碑高三尺二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二行，四十字，正书。

黄冠王氏名一仲者，適三景咽气云门山之阳。一日，陟巅度有墉地而营之。栋宇屹立，题曰昊天宫。绣桷云楣，文鳞仑囷，蔚然维青一壮观也。刊石图征，丐记于予。予骇而疑，疑而诘之曰："考诸尔雅，夏为昊天，回回□覆，恢恢大圆，奚宫之也？周礼大宗伯之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惟天子举之，王侯莫与，故卜郊之，非春秋笔之亵渎之律我明严之宫，又奚建之也？"仲矍然良久，徐复之曰："展矣第闻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告天，振风袭于齐堂，鲁穹之分虽尊，而肸蠁之机甚迩也。故欺逆之戒未尝专于庙廊，弃亵之惩亦当懋于韦布。今者元元踢蹐冰渊而罔敢恣睢者，固以明有瘅恶之典，亦以幽有祸淫之道耳。斯宫之建，俾人因宫以知天，因天以生惕，因惕以戢忒，其于警世靡俗，未必无补，有可益时，何尼旧章哉？"予然其辞而因病之吁曰："昊天有灵，方建斯宫。昊天果灵，斯宫宜建。所冀需□泽以旁流，普光明之下济，时乃雨暘股者乃蓄畬，杜乃奸宄，蠲乃沴厲，上翊皇运于亨嘉，下跻民生于康阜，其有从□干典凌长□族侵□阴险之辈，厥布显罚而殲殛之，则今之宫为不虚，宫之建为不负矣。若昧昧濛濛，妍媸溷而泾渭淆，客乌乎建。"仲唯唯而退，勒珉志之。施者姓名，记叙列于左。时万历辛巳孟夏之吉，奉政大夫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直文渊阁收掌国史会典纂修玉牒侍经筵郡人陈珩撰

邵陵王宁阳王高河王功府承奉正张成尚书石茂华侍郎王基副使冯子履

王见陈用

会首苏　王氏男苏成妇常氏陈□妻田氏

城东十里庙会首刘世节等二十四名

塑绘匠田文举

书丹人田子忠

镌字匠□□李天祐刘九贵

王一仲徒弟刘阳举王阳坤徒孙贾来德高来奉徐来祥徒弟李阳乾朱复葆

（柳拓）

赠张三丰书制

高一尺五寸五，广一尺八寸五，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正书。

皇帝奉书张真仙足下：朕久仰真人，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

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候云车凤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永乐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仙风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灵文，夺阴阳之正气。顾长生久视之术，诚超凡入圣之功。旷世一逢，奇踪罕见。尔真仙张三丰，芳姿颖异，雅志孤高，存想专精，炼修坚定。得仙箓之宝诀，饵金鼎之灵膏，是以名隶丹台，神游玄圃，去来倏忽，岂但烟霞之栖，隐显渺茫，实同造化之妙。兹特赠尔通微显化真人，锡之诰命，以示褒崇。于戏！蜕形不老，永唯物外之逍遥，抱道绝伦，益动寰中之景慕。尚期指要，式惠来英。天顺三年四月十三日。

仙真冀州寥阳人，身长七尺，美髯如戟。经书一览即成诵。寓陕之宝鸡，得延命术。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辞世，留颂而逝。邑人杨轨山等殓之，临葬发视复生。后入泰和山，结庵玉虚宫五树边。永乐间再诏乃应。寻归修炼服食，寒暑惟一箬笠，日行千里，足不履地。静则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辄尽，或辟谷数月自若也。天顺中，仙乐下迎，异香七日，遂冲举。著有金丹玄要三篇。万历九年季夏吉旦推凤翔府事楚黄范宗镇识。知宝鸡县事蒲州樊一阳立。

（柳拓）

登浮丘山诗石刻

草书。

浮丘仙人不可呼，只存魁斧付樵苏，决眥遥送苍云过，抗手难招白日徂。似听珮环来绝岛，俯看城邑界平芜，洞中丹诀堪谁授，鹤驭空劳下绛都。万历辛卯清泉王都。

（《浚县》卷下）

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

高一尺四寸五，广一尺六寸五，三十五行，字不一。行书。

真土擒真铅，真铅制真汞，铅汞归真土，身心寂不动。虚无生白雪，寂静发黄芽，玉炉火温温，鼎上飞紫霞。华池莲花开，神水金波静，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轮镜。朱砂炼阳气，水银烹金精，金精与阳气，朱砂而水银。日魂玉兔脂，月魄金乌髓，掇来归鼎中，化作一泓水。药物生玄窍，火候发阳炉，龙虎交会时，宝鼎产玄珠。此窍非凡物，乾坤共合成，名为神气穴，内有坎离精。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家园景物丽，风雨正春时，犁锄不费力，大地皆黄金。真铅生于坎，其用在离宫，以黑而变红，一鼎云气浓。真汞产于离，其用却在坎。姹女过南园，手持玉橄榄。震兑非东西，坎离不南北，斗柄运周天，要人会攒簇。火候不用时，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时虚比。乌肝与兔髓，擒来归

一处，一粒复一粒，从微而至著。混沌包虚空，虚空括三界，及寻其根源，一粒如黍大。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真精，会得坎离基，三界归一身。龙从东海来，虎向西山起，两兽战一场，化作天地髓。金花开汞叶，玉蒂长铅枝，坎离不曾闲，乾坤今几时。沐浴防危险，抽添自谨持，都来三万刻，差失恐毫厘。夫妇交会时，洞房云雨作，一载生个儿，个个会骑鹤。

万历二十七年岁在己亥仲冬廿日三教弟子关中朱敬鑑谨书

（柳拓）

纯阳吕祖宝诰

碑高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十五行，行十九字，行书。下截为像。

志心皈命玉清上相金阙选仙，化身为三教之师，掌法判五雷之令。黄粱梦觉，忘世上之功名，宝剑光腾，扫世间之妖怪。四望六□，有感必孚，三界十方，无求不应。黄河□头留圣迹，玉清殿内练丹砂。存芝象于山嵩，（嵩字乃圣讳，念翁字）显仙纵于玄洞。阐法门之香火，为玄嗣之梯航。大慈大悲，大仁大孝，开山启教，灵应祖师天雷上相灵宝真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兴行妙道天尊（圣诞四月十四日，飞升五月二十日）。

大明万历岁次庚子孟春廿日降坛乩笔

燕闽植苍子林应光薰沐顿首百拜录

嵯峨山人侯子秀书丹

长安后学钱万选摹勒卜栋镌字

（柳拓）

武夷山冲玄观敕谕碑

高六尺六寸，广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二十六字。在崇安万年宫。

皇帝敕谕武夷山冲玄观住持及道众人等：

朕惟道藏一书，乃黄帝老子以来，诸高士名流玄言法旨，大较以清静慈俭为宗。朕自冲昧，承嗣洪基，迄今廿有七祺。天下和平，臣民乐业，实皆天眷祖德所致，足征灵道妙应之机。昔汉文帝尝用其言，庶几富□之风。所谓道人精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天下，非其验欤？厥后源流渐广，文字遂繁，金简丹书，纷然并出，符箓科教，杳尔嗣兴。其说在拔济幽途，祈求福利。虽曰多端，要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感应之理，焉可诬也。我祖宗设立道录一司，专领是教。圣母孝慈宣文明肃皇太后，尝命摹印全经，颁布天下。朕既序之简端，跋之篇末矣。兹者国灵退慝，荡除海氛，朕祗承天地祖宗之佑，思与四方休息，归于无为。念尔蠢蠢众生，智识各别，明罹罪罟，幽负谴责。一夫不获，是予之辜，所以首过雪愆，祈恩请福，朕实惓惓也。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

凡尔羽流，其焚香讽诵，信受奉行，为国祝釐，为民解罪。洁严顶礼，永远尊藏，不许亵玩损失。特颁敕通知。钦哉故谕。

万历三十年正月吉日

钦差内宫监太监孟清、道会司王浩光立石

（《福建省石刻资料汇编》，以乾隆《蒲州府志》所引通元观敕校补）

重修清溪庵碑记

拓本连额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九寸，二十四行，行四十字。正书，额题"重立清溪道院碑记"。在南陵。

赐进士及第承务郎翰林院修撰金陵兰嵎朱之蕃撰文

赐进士□第文林郎知□泰县事邑人五陵管橘篆额

赐进士□第南京户部清吏司主事邑人一寰汪冀夔书丹

先是宋遗清溪庵于陵之东北新美乡，距邑可四十里许，盖风气盘纡，尘埃净洁，别是一洞天也。迄国朝永乐初，重加整顿，而乡人靡不乐顶礼而愿皈依焉。亡何，谢仙扇焰，顿成煨烬，□莫谁何。会乡大夫胤峰许司马慨然发念而恢复之如初，因相沿以至今日矣。岁深渐圮，主持者以□□而堕□踶殿宇，听其倾颓，污莱归于豪右，神几失所凭依矣。邻之庠□□生□□不忍目击，乃具词邑侯朱公。侯自下车来，时和岁丰□□事治。凡兴废举□□神□□时乃廉其状为之请，复其土田，驱除□蛀变。蓋经几筹度，经几选择而得道司之醇谨者汪景滋、俞应□。命以假续而无失坠，百年之芜陋□□一旦三灵之托基，垂诸万禩。一时群情鼓舞□不予于然□□□争乐捐。杖头余而□为牛尾供也。谓谓乎侯之德其允矣。超黄白乎哉，行振振乎其相绳，而宁直此碑为之不朽哉！是为记。

时皇明万历癸卯岁季秋月中浣之吉

南陵县县丞□邦栋　主簿张宗京　典使何应聘　儒学教谕陈敏中　训导余文荣　丁三锡　陈澄

县主丁昉山西人氏　□□□主赵□□　主簿陈文喜　道会司道会范景炼　蔡思圣

封砌山门老人陶大行汪继文道士吴应谅

（《安徽》卷八）

崂山太清宫山场地四至记

石在崂山太清宫三官殿侧。

太清宫供奉敕谕藏经香火山场地四至：（下略）。奉来州府知府龙并两县委官查明，至内为全真道士看守之资及脚庵一处，俱供香火，并无民地，永不起科。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立。

抽子贾性全等重新　石匠召中□

（实地抄录）

刘仙岩题诗

磨崖高四尺五寸，广二尺，行书。在桂林刘仙岩。

寻刘仙遗迹遇王炼师谈玄

为访当年蜕骨仙，偶逢王弼共谈玄，洞中芝草疑还茂，肘后丹书可再传。登眺地缘吾党重，幽栖山借此曹偏，搜冥不觉归骖晚，那问蓬壶别有天。

巴郡杨芳题

（《桂林》中册）

重修真武庙碑记

碑高四尺六寸，广一尺八寸，十二行，行四十六字，正书。

尝稽真武育于周，盖静乐国王之後也。生而好道，匿迹齐云岩，久而以道之未就，欲弃□。途遇老妪，感磨针之悟，复修太和而得之未信刳肠龟蛇化身，金阙八十有二，居三教之祖师，方显灵于天下。司□者莫不建庙貯奁。兹其巍然，遍青之城西隅，在嘉靖间，修凡一番矣。具珉且暂厥貌上摩穹苍，下镇艮维，云门为之砥柱，溟海汇乎灵光。聿增形胜之雄，爰受春秋之享。允安王社，足称神栖。奉香火于百灵，实瞻依于万代。中塑北极玄天上帝之像，从剑剑校旗士诸将之神，森森严严，英爽彰龙德之祥，赫赫桓桓，威武奋虎彪之勇。摧强翊弱，植善诛邪，默助化工，弘宣玄教。奈岁月之既久，致风雨之侵凌，墙壁倾颓，榱题朽腐。不榖分珪兹土，表率于宗，慨法日之向沦，挟昊天于再造，不吝经费，冀种福田。因虑斯庙渗漏不修，将致大坏，于是令内典膳官孟朗董役之。釆石市木，陶甓召佣，顾栋宇垣墉之圮者，蠹而折者，穿且漏者，悉料理而新之。计所营缮，为正殿者三间，附以前轩三间，后殿三间，东西两庑六间，朝西山门一座，南向山门二座，斋房步檐，靡不整饰，一时金碧为之改观。传不云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若夫殿宇之华，阶墄之整，垩之以丹青，鸣之以钟鼓，不则伏腊岁时，何以申报赛而昭明之也。经始以来，改火毕役，记此以示。万历三十七年四月之吉衡王绍平道人撰。

（柳拓）

重建真武行宫暨观音大士殿碑

拓本高六尺四寸，广二尺三寸，十六行，行四十四字。行书。在亳县。

谯西郭逾城桥外坛落一区，左枕护城河而北，右背关市通衢。明兴永乐时尚荒寂迷漫，断碑衰草，字篆残灭，洗刷识认，则唐乾符间护国禅院遗迹也，未知建立伊始。第□经王仙芝、黄巢兵火破坏，中和四年补葺再新，历宋金元四百余年，兴废相循，并无文字可考。吊古者每有余惆。时缺真武庙祀，里耆辈讲，谯属北土，玄帝位镇北方，礼当崇祀。遂藉遗规，建祠塑像，肇端于此。历嘉靖癸亥年，住持千江者意陋其制，捐募协力，价赎旧址，幅员六亩，崇台基，饰丹垩，创大殿五楹，庙貌视前较称弘敞。传万历之戊申，其徒孙如轮议复古初遗额，建大士殿五楹于后，左右护法殿各三楹，东西禅室各三楹，韦驮有亭，香积有厨，卫以垣墙，藩以杂植，晨昏间钟闻磬落，树锁烟霞，俨然万载祝圣之道场矣。先后善信若□珍等暨贾屯部、李尊伯、夏侍御捐助岁多。又新安士国学郑一鸾送替僧一人性见为代薙蓬，仍增佛堂三楹，赡田壹百亩，永供焚修之需。善俱难泯，宜备载以垂不朽云。

时皇明万历四十四年岁次丙辰季夏之吉

奉直大夫知亳州事东粤刘商同知张楷判官蔡洪晖署学正举人段伯燧训导路惟直吏目陶有仁同立

岁进士直隶徽州府儒学司训郡人许佐撰

游五岳山人陈守道书并篆

（《安徽》卷十）

永乐镇纯阳宫肇修善事碑文

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前陕西按察司按察使礼部郎中华岭六十翁张泰征撰

世传玉皇经奥衍宏深，庄严灵秘，用以祐国庇民，其来久远矣。顾卷帙浩穰，检阅持诵未易以时日计也。岁甲寅，州南永乐镇居士杨万顷、鲁一正、毛让、常登瀛、吉人李真蛟等，以水旱之弗时，灾祲之叠至，谋所以救孑遗、徽景贶者，始倡诵经之举。阖郡及邻境诸善信男女、商农人等，各捐资助之，共得五百八十余金。乃关内高士葛真玉于纯阳宫无极殿斋沐捧诵，阅历三载，逭丙辰而竣。遂卜十二月念四日建黄箓之大会凡五昼夜，告成事也。瞻礼神天，振拔沦坠，六幽三界，无所不暨。执事者内外篪敕，罔敢戏豫，精诚昭格之忱，可谓始于淳备矣。既蒇事，诸居士相与谋曰：吾侪既已藉宠达人君子襄兹盛典矣，而纪述阙焉。彰今式后之谓何？余不佞，辱在闾党，则相率请记于余。余惟上帝之冲漠，虽不可以声臭测，而其临下之有赫，未始不捷桴鼓而贲草木也。今日者，云合蝉集，凛凛于威颜之咫

尺矣。第惧夫饬于其暂而爽于其久，工对越之文而昧昭事之实也。诚悚然于鉴观之不爽曰斋明其心，祓濯其躬，以仰遵国宪，俯励乡评，变珥笔倾险之俗，为时雍退让之风，则和气熏蒸，将雨旸时若而氛曀不侵，天岂有爱焉。不然，阳遵阳博，徒取一切仪文之焜煌已尔。夫聪明正真而壹者，亦奚以是附赘悬疣为哉。如是而冀饥馑不臻，天札不作，画饼木骝，将焉用之？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诗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诸父老及子若弟，盍共勖焉。是役也，同事者凡一千二百余人，用金五百三十余两，余金一百余两，恭备建玉皇阁之费云。

大明万历四十五年岁次丁巳仲春吉日镌石

条阳居士杨维纲书

陕西富平县高应诗　高白教　顾列　高自敏　高知俭镌

（《永乐宫碑录》）

重修武当宫记

碑高四尺，广一尺六寸，十七行，行五十九行，正书。在容县真武阁。

容之左偏，岿然一垢，当出雉堞，卬首望青天，俯胸临绣水，石基盘巩，洄激湍而障狂澜；堪舆家以为邑利，如建业之燕子矶，川江之艳滪石也。古迹邈矣，□者谓唐末置经略台，寻废，建玄武宫于其上，至今且数百年。其间兴废成毁，竟无考信，君子为之扼腕。嘉靖庚戌，乡耆李文祥、潘泓辈，集众募修，财绌制狭，仅取栖神而已。万历元年，泓与龚承恩等复憾前修之未备，思以旧贯而扩充之。会首三十余人，博劝广收，募就多金，于是大兴工役。其时县令伍公，临俯从庶，群心竞跃，扩基寻丈，筑土坚齐，创造楼阁三层，隆栋置梁，斗窗云槛，肇神像安置仙人好楼，居将帅列傍侍，而钟磬，而鼎炉，而廊舍，而垣墙，而庖厨，巍乎其有成也，为一邑之具瞻。比来岁月侵凌，风雨飘摇，损缺有之，危殆可防。邑缙绅秦炜、潘源洛，杨允京主其事，择老成人梁尧、李乔英、何与齐、林得统、周典分其劳，绵锾随意，材木秦独输。撤前楹之面墙者，專坊楔为华表，上而续盖，下而补缉，墁涂孔固，绘饰胪融，楼则摘星辰于尺五，台则纵睥睨以八方。或观眺以舒怀，或登高而作赋，或见取于斯垢，何人官之可掩乎！原锦麻博潘钥偕龚蜴应朝诣余言曰："时以作事，事以考成，匪述斯今，胡传厥后。斯役也，肩先异时，请记以镂诸坚珉。"余则何辞，窃维玄武星名也，虚危室壁以象龟蛇，四旃变现应北方颛顼之水德。我国家佻造，有事戎行，神武濯灵，天心助顺，精光露出一班，若有捍卫匡扶之状，是圣作祥发灵应之必然也何疑。至于太和香火，春秋荐享，则神明宠之矣，既福归之矣。风动云随，实繁有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容之有庙曰分宫，胡为而然也者。夫变化不测之谓神，圣人以神道设教，太和极盛，兹分二体，何彼何此，何迩何远。谓三洞天之灵爽，不为七十二峰之伯仲，□乎哉！抑容南都峤，群峰列□，祝融为虐不常，民遭瘟孽无宁宇。以壬癸天一之生水，制丙丁离九之亢阳，理有可稽，于义无背。假象教以钦众，睹明威而俨若，恶知返凶为吉之不有其机彦？至于风雨调顺，民物康阜，而地灵，而人杰，则天载之主宰，皇王之感格。王者巡狩，望于山川而百神受职，职受则

功举，功举则民被其庥，五岳其巨者。太和南岳也，赤帝司权神而帝之，无亦以玄济赤鳈其号以旌其能，非欤？南岳岁有遣告，容虽迯遐，岳灵荡堲之矣。况大容都峤精爽岂不明昭，则容之岁事时举，奔走趋跄，非无谓□。然禳灾致福在修德，鬼神主于一诚，昔有出言三善而荧惑退度，委躯为民而□风灭火，将求之在神乎，抑求之在我乎？惟精白一心以交于神明，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可也。是为记。

时万历岁在上章涒滩贞于仲壮之谷旦峤峪八十五野老杨际熙撰

（广拓、《广西石刻录》第二七册）

龙门观增建胜境记

在安岳三仙洞。

普邑东五十里许有观曰龙门，寘考来踪，不识肇自何代，创自何人。石壁间仅存龙门峡字画高悬朗朗然，盖亘古贻迹也。万历初，道人一天讳清，因古洞增置左右三洞楠楼数间，以成三教。而右方岩口秀石若峭壁然。一天徒元明，号映空者，生而颖异，长而英敏，得异人指授，以成妙手。更凿石穿岩，宏开新洞一所，高阜广阔，俨若堂构焉。中镌老君圣像一，左右儒释正像，两傍刻天神、罗汉、雷霆、仙侣，无不备具，盖融会三教为一天矣。洞中信手妆画，有祈辄应，即缙绅辈亦丛敬之。洞之底更建十三殿宴，而判官鬼卒，森森布列，宛乎地府景象焉。洞前高架偏楼，楼前修建庭舍，右则护以墙垣。种种功绩，越数年乃成。此皆映空劳筋苦骨，废寝忘食，以酬初志者，令远迩辐凑，观游羡赏，啧啧称仙府矣。明请记于余，余思夫人生天壤，苟可以垂不朽，皆谓功业，苟可以惠人群，皆谓功德。游斯境，睹天堂而兴思，则趋善心油然生矣，悲狱苦而挥志，则避恶念勃然动矣。术虽不错，而使人皆善良，俗增粹美，宁非风化之一助也哉！况乎登高览胜，乘兴舒襟，又士君子所乐与童冠偕春者也。后之人指而询曰，某代道人所创也，则映空功德当与山川同不朽矣。因勒诸石云。

皇明天启元年九月初三日刻

安岳县知县翟

赐进士第户部广东清吏司郎中治轩窦可进撰

儒学廪膳生员黄眉源于三苏书

开建本师李道清师兄元伦、元性　协力徒静仙、静中、静应、静喜、静修、静和、静义　孙徒□□、□□

上侍父母李金荣桑氏　叔李金华、李金培　弟李时仙、李时新　侄李明成、明继、明绍。内除楼中堂上下一间，铜佛、炉瓶、大柜、抽厢、牙床永为李元明香火祠堂，更与俗宅出家者承受之记。

同代作功德乃弟李时极书刻

（胡文和同志提供抄件）

重修三元宫碑记

高四尺二寸，广一尺八寸。十五行，行六十余字，正书。在云南宜良。

天启二年孟春季望，余感时兴思曰："三元，节也，三官，神也，以三官而隶于三元，何以故？金阙昊天轸念苍生之福祉未增，特命紫微司天以赐之；罪愆未释，特命旸谷司地以赦之；厄难未消，特命□阴司水以解之。三官代天以眷佑斯民（下缺）所不载之妖异比也，即雕镂其宫殿，丰洁其粢盛，俾有凭托以享馨香，亦报功昭德□道宜也，非谄也。吾邑素称殷富，独无敬修是事者乎？"言未绝口，忽闻(下缺)聘吾李君、太学生治宇李君，延入就榻，俯临何教。二君曰："本境真武观金阙左畔旧有三官殿宇，年久朽烂倾圮，风雨频仍，蓁莽□秽，神像暴露。见者闻者，罔不酸鼻而寒心。近卜春正朔□之□，聚木鸠工以鼎新，事将告成，恳□一言以□之。"(下缺)宏□，工费颇多，成功若是之速，岂神输而鬼运哉？金曰：聘吾临财乐施，意裕如也。首捐粑米若干，赛金等亦协助□□邑中风动而兴起者四十余姓(下缺)捷而遂成速也。越二月朔，斋心往观，倾圮之庙貌一新，暴露之神像□彩，晴□之化日舒长，碧瓦之祥云掩映，又何风雨蓁莽飘淋延蔓之足□也。稽首展辞，拭目(下缺)动色于上，吁嗟咏叹者久之。且斯殿也，据匡城之中央，左而岩泉激玉，若钧天之奏响；右而东山叠翠，若□□之排空。前有西浦温泉，尘氛尽涤；后有铁池夜月，(下缺)之以示洁，胜境复壮之以伞观。惟神正直，虽不徇人之奔事以□喜，亦必因人之作善而降祥。芝兰□吉星□□□□□□海波不扬，凡我□民(下缺)登春台而跻寿域矣！于戏休哉，不宁惟是。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乃今荫庇若是，本固矣。我明之□图，巩泰山，奠盘石，绵绵延延，与天地同其悠久，□□之功，顾不伟与？余故寡闻，弗克缔事绘句，铺章盛事，□□□□以勒石，□告将来之善人长者(下缺)

时龙飞天启叁年正月拾□日宜邑散人心源祖汶熏沐顿首篆额

（下为施主会首省祭李□珍等名单，不录）

（云拓）

永乐宫重修诸神牌位记

吾蒲条山以南永乐镇，有纯阳万寿宫。宫内有无极、混成、重阳三大殿，创自胜国，规模闳巨，广庑翼翼，邃靓轩豁，金碧辉煌，壁绘天神像三百六十，计牌有四百余座，供棹有数十余张。明神赫奕，灿然昭列，禋祀岁举，聿成盛曲。历至于今，越数百年，庙貌虽未改，而牌位有颓敝者，或朽以蠹，或损以缺，寥寥若晨星，且亲次失序也。本镇寨下村杨继增独发虔心，慨然为修复之举，同本宫住持张和气疏募化得施金数十两，购木鸠工，求郢斤而为轮斲，丹青以涂之，金彩以饰之，雕刻以缘之，焕然景色一新而焜耀煜炜，较旧制加隆也。其中

有施资不完者，继增代为补，略无艰涩。态事既竣，建醮三百六十分，厥成功所费，悉自增出。此一举也，于以荐圭璧而昭明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将镌诸坚珉以征久远，乃属予为文以记。余惟神者，民之主也。享祀□盛，答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禴蒸精洁，答其人民皆有嘉德而馨香无谗慝也。故竭对越之诚心，食其冥漠之报。杨君以百年久缺而未备者，改观一朝，生色百祀，其善与人同之，美意造福于一方，贻庆于子孙未来也。且纯笃朴实，精白一心，谨信立身，孝友□□□以质诸神而无疑矣。余愧不文，深嘉其为，略陈固陋，以俟君子。

天启甲子孟夏吉旦郡举人孟绾祚记

岳村信士吉国家谨书

嗣法弟子刘和义书　芮城县张自洪镌

（《永乐宫碑录》）

武当宫重建三殿小石记

高一尺三寸，广一尺九寸，二十一行，行四十字，正书。

庙貌之始，肇自汉唐。迄我皇明开基，鼎新敕建，盖妥侑玄武而延禧祝釐者也。山之颠历有龙王庙仙枣、石镜两亭，岁久圮废。怀古制者，心恻恻焉。无何而祝融肆焰，宫之玄极殿、雷祖殿告灾，而楚会火变，相继而炽。合省乡绅鸠耆老商采堪舆，聿求恢复，以保固皇图。用是具呈院司府县，亲诣踏勘，共捐厚赀，诹吉启建。四皇、斗姥、玄极三殿，较前旧址，更为壮丽。其工始之日，乃天启癸亥岁季秋月，今且出水矣。虽后之妆修造像，请藏告成，另有不朽之言，借之名卿硕辅，勒石纪胜。而此小石之镌，正序其始事之艰，聊存之以备稽考。首事者盖达官幻然段公、肩生游公。布施功德居士则张鹏里、刘承先。督工善首乡约黄煋、纪纲化主道官戴熙位、周体玄。若道士黄自守则造出纳文册，并纪工者。引墨首匠则喻乾一。泥水匠首则叶廷柏。是为记。

天启甲子岁吉旦立

（柳拓）

新建龙泉观玉皇殿碑记

高三尺九寸，广一尺八寸。十九行，行四十四字，正书。额同前题。在昆明黑龙潭。

钦差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黔国公古濠沐天波撰

会城东北二十里许有龙泉观，往者长春刘真人崛起于先，邵真人晓畅于后，山灵孕毓之奇券也。观前有龙潭，深不可揣拟。世传有龙穴其中，骄不可制，泉水泛溢，民苦垫溺。二真人先后请于黔国先公，营建宫观，设真武像，为北极殿以镇之，龙乃驯不为祟，泉水始

循道入盘龙江，达滇海，灌济无量，称永赖焉。余家政萧茂芳尝侍先武靖公有年，岁积廪饩不以自殖，凡遇名山胜地足迹所经之处，辄捐资建刹，莫可指数。又于金马关前建设茶庵，饮以清凉。寻建真庆、玄都，广置常住以饱羽士。为善维曰不足，轻财好施，若而人指不多屈矣！天启甲子，曾随先太保公巡省松华，过龙泉观少憩。芳慨殿庑倾颓，门楹圮坏，计偕先管事郭茂蓁并力重修，捐资得百金付蓁。无何，蓁溘先朝露，斯时同董其事者张德明也。芳之愿未已，更于北极殿后建玉皇宫以奉至尊，乃于阮氏昆季呈凤、呈麒、呈麟博商之。积石筑基，拓地耸峻，毅然独力肩之，片瓦寸木，不假外募。其殿深尺二十有九，广尺六十有二，朱丹采绘，备极耀目，洵至尊之宸居，上真之宝笈也。阅三载始落成，范金铸像于上龛，列侍从于旁。冶铸之日复有异应。观前复创灵官殿，葺台树坊，令人蹑级而登，层累而上，始得礼至尊于阶下，又不知费几何，筑几许工乃就绪也。殿左建楼为游憩之所，费亦不赀。称茂芳为为善维曰不足者，非谀词矣。事竣，跽而请曰："愿得裴公玉以镇诸山门，并垂不朽。"余是以嘉其为善之勤，姑次第其事而寿之贞珉。倘有闻茂芳之风而兴起者，则名山古刹金碧辉煌，后人颂茂芳树前矛劝善不为虚语矣。管城子敬诺，署之左方。

时崇祯贰年岁在己巳仲夏上澣立石

（云拓）

龙泉观新置常住田记

高三尺七寸，广二尺一寸。两截，上截十八行，行十三字，下截三十三行，行四十一字，正书。在昆明黑龙潭《重修龙泉观记》之碑阴。

吾滇龙泉观为省会仙迹，年久荒唐，管理家政萧茂芳不惜金钱，重修一新，另载之贞珉矣。予慈黔国太夫人陈每加捐助，鼎创龙王庙以祈灌溉，复奖进其事，命之置买常住，永供祝延，约价柒百有奇，岁收租米伍拾肆石，零银拾余两。今茂芳行年八十有二，恐身后或被势豪里甲之侵没，或为羽流奸佃之盗卖，叩请勒铭，永垂不朽，其意良深。予思茂芳服劳七十余载，阖省佥嘉其善。晚岁燕闲自适，高志愈笃，凡一切廪饩，悉周贫乏、建古刹。见地方鼾扳，罄产果兵。若茂芳者，诚不数见也，岂不镌之碑阴以泯厥功耶？聊举其概以稽田壁。谨记。

崇祯陆年孟秋吉旦黔国公沐识

（以上上截）

一、天启弍年叁月初伍日买到生员阮博坐落邵甸南营水麦田叁段，大小共拾陆丘，计拾捌亩。秧田贰井。□营门首壹段：东至吴遇时田，南至崔得超田，西至汤议田，北至吴邦鹤田。黄土田壹段：东至沈应晓田，南至沈应旸田，西至沈应旸田，北至鲁经田。马路壹段：东至汤在堂田，南至吴遇时田，西至吴遇时田，北至汤在堂田。麦田壹坵：东至水沟，南至沈尚能田，西至路，北至路。秧田贰丘，随纳嵩明州邵甸里伍甲夏税贰斗□升伍合，秋粮壹斗捌升；崇正厢里玖甲夏税陆升伍合，秋粮壹升伍合。马路田壹丘，计贰亩。秧田壹丘：东至吴家田，南至路，西至张家田，北至苏家田，纳秋粮壹斗。马脚村大马路田叁亩：东至

买主田，南至路，西至□应举田，北至许仲鹏田。南营门首秧田壹井：东至汤仪田，南至沈应元田，西至沈应旸田，北至水沟。秧田□截：东至沈儒，南至买主，西至刘应登，北至刘应高。哇哇坟麦地壹块：东至段云汉，南至哇哇坟，西至汤存甸，北至龙塘，随纳秋粮壹斗伍合。麦地秧田随纳税粮壹斗壹升伍合。价银壹佰叁拾两，年收租米拾壹石。

一、天启伍年拾贰月贰拾陆日买到沐驭等坐落南海子陈家营田大小拾贰丘，计叁拾贰亩：东至马营田，南至水沟，西至草地，北至官田。并庄房壹间，芦地壹段。价银壹佰壹拾两，年收租米柒石。

一、天启柒年拾壹月贰拾壹日买到王尚仁坐落落索坡西边田壹段，计拾叁坵，并麦地壹块：东至王国勋田，南至毛家田，西至水道，北至杨家地。秋田叁井，纳羊乌肠里拾甲柒甲秋粮贰斗。价银肆拾两，年收租米□石伍斗，麦壹石贰斗。

一、崇祯贰年拾月初拾日杨科施田壹段，坐落松华坝：东至戴家田，南至瓦厂范家田，西至范聪田，北至路。□壹段四至在契。随纳羊乌肠里肆甲夏秋税粮肆斗伍升。价银肆拾壹两，年收租米肆石贰斗。

一、崇祯叁年拾贰月贰拾陆日买到郭鸾等坐落官渡马村甸内民田壹段：东至河，南至梁少山田，西至官□，北至郭希孟田，随纳昆明县止善陆里捌甲秋粮肆斗叁升，麦粮叁升，外马银柒分，在后卫张百户下完□。价银□百两，年收租米玖石。

一、崇祯肆年叁月初拾日买到李时华坐落本人房后菜地壹块：东至长老田，南至房基脚，西至大街，北至水塘，随纳麦粮贰升伍合，价𧵳贰千贰百索，年收租𧵳肆百索。

一、崇祯肆年肆月贰拾捌日买到汪大宾坐落晋宁州河东村陈家营甸内民田壹段，计叁拾捌亩，秧田在内：东至草村河，南至水道，西至水道，北至杨发田，随纳本州永宁乡贰甲秋粮壹石捌斗贰升。价银伍百伍拾两，年收租米壹拾伍石。崇祯伍年拾月拾伍日汪大宾同周嘉王丞起加找银贰佰柒拾两整，永远存照。

一、崇祯肆年陆月贰拾陆日买到李凤坐落蒜村竹园壹个：东至大路，西至杨乡官园，南至本主园，北至本主园，随纳夏税果园粮壹斗，价银陆拾肆两。崇祯陆年正月贰拾陆日又买李四坐落本村竹园壹个：东至陈家园，南至李家园，西至杨家园，北至买主园，价银捌两。

一、崇祯伍年肆月拾陆日买到左卫地方住妇王氏同男王宾坐落羊肠村水田壹段，计肆丘：东至水路，南至董家田，西至水路，北至水路，随纳昆明县秋粮壹斗玖升。价银贰拾伍两，年收租米贰石伍斗。同日又买杨应诰坐落大河口陆地壹段：东至赵家地，南至大河，西至水道，北至段家田，随纳羊乌肠里肆甲夏税壹斗叁升。价银拾捌两，年收租麦壹石捌斗。

本府管事阮呈凤阮呈麒阮呈麟张铭阮韵泰阮韵嘉阮韵扬官徐高迁王配京樊修穆存显住持孙一元等公同勒石

（以上下截）

（录自原碑）

重修潘公祠堂记

永乐宫西隅有潘公祠堂，公之素履，旧碑备载，不必重述。第祠宇创自胜国，历至于今，越数百年。风雨飘摇，墙壁寥落，木植朽蠹，观之者不胜湮灭之惧。有本镇寨下村杨继增等，图议修复。以一木难支大厦，而众赞始可成功，乃托本宫奉钦依准给度牒，道官张和气并徒德印募缘化众，集资鸠工，始完成玉皇阁，继补修神牌五百余座，供桌数十张。终重修七真殿及潘公祠堂、丘祖钵堂，三门甬路栽柏树五十余株，前台、后台、东西便门，灿然景色一新。夫以数十年之缺且废者，而一朝改观，此其功对之神而增彩，传之后而流芳者也。使不有以记之，何以彰诸君子行善之令德于无穷乎？因志其名于旧碑之右，以垂不朽云。

焚修住持张和气并徒德印立石

州庠生李从龙撰

古人村张兆麟书

下庄村铁笔郜梅刊

时崇祯九年丙子岁三月吉日重立

本施花名碑记：寨下村杨继增施银五两，石头街集众谟施银乙两，在城孟门集氏施银乙两，两焦村封世臣施银三两。

（《永乐宫碑录》）

纯阳万寿永乐宫重修墙垣记

粤稽海内之福地七十有二，而永乐居最一焉。嘻！地固地矣，而福者何？盖以纯阳真人吕翁者，家世永乐镇招贤里峨眉山水竹墟人也。生资奇异，仙风道骨，志合清净，蝉蜕世尘。藐乡贡进士而轻若浮云，巨资百万而视如毫毛，亲授汉祖钟离权翁之秘诀，大阐轩辕开天如线之真脉，铅汞炼就三千果，壶中日月朗彻三十三天而照耀，金丹九转八万劫，袖里乾坤大衍千岁甲子而循环。矧彗剑纵横能扫万里妖氛之气，历代虏寇不能侵犯本境，职此故耳。真诀默运，能培千古性命之根，开辟凶荒，不能酷极此地，谁非神功。诚哉唐朝飞升，乃天仙之首出，威灵显应，乃三界之福星也。当其时，名挂天府，奉敕建宫。鲁班匠手，道子画工，殿阁巍巍，按天上之九星而罗列，道院森森，照地下之八卦而排成。讵不以圣果无疆，道业有永耶。迄今千余年来，殿宇虽存而院基颓圮，几如一荒坟矣。本宫弟子道官罗德凤继师李和筭，大发虔心，修筑墙垣。先捐己资二十两，然只力难成，叩募官府乡尊，各输己资，共成福果，同结仙缘。功完建碑，以垂不朽云。

崇祯九年岁次丙子仲冬望日郡庠生严广大正吾甫撰

本宫道正司道官李正□、住持王正□、陈正□、吴正义、李正春、马□良、赵□荣、□本

顺、□本□、李本善、杨本从、杨仁福、张仁才、孙仁□、相仁慰、王仁慈、张仁洛、王仁裕、杨义祯、曹义路、王义明。

本宫道人尉冲贵、曹冲祥、曹和□、曹和志、张和气、蔡和成、马德义、杨德□。

本宫宗枝任冲成、杨和志、王和祥、王正芳、王本祥、张德印、古德食、吉德□、宁德安同立石。

本镇乡耆高应魁、杨万顷、督工儒官赵尚礼。玄门弟子郭正忠书。

下庄村铁笔郜梅刻

(《永乐宫碑录》)

南陵县天齐观道产碑记

拓本连额高五尺四寸,广二尺五寸,前题名后记。正书。额题"天齐观碑记"。

文林郎知南陵县事杜绳甲　儒学金之镶　姜志岐　张骏业　主簿熊文郁　典使杨应泰　御史邑人刘有源

举人刘永麟　秦凤仪　朱懋华　乡宦许以忠(以下人名不录)

庠生周梦日(以下人名不录)

老人陶维宪(以下人名不录)

号总陈思诚　陶魁元

施主黄伯任(以下人名不录)

环观天齐,居城之南,上供三清、东岳圣帝,护国佑民,其来历久。虽非金阙琼楼,洵然青牛遗迹,乌可藐而忽诸?但其三清之灵所赖住持恭敬,住持致敬永赖恒产而安身。嗟乎,昔有黄冠名鲍洞真者,知人也,仁人也,诚恐后人荡废祖产,于万历年间,向县告立遗嘱,不许后人侵损。且自苦守山地田塘,在于古塘冲,欲俾观有遗产,以致接武者悉心祀奉,永光宝座,岂有他哉。是以三世道孙刘有德,克念祖意,恐废成业,控禀县主爷爷,蒙给印照,勒碑永垂不朽。是举也,惠观后世□有既哉!盖道院僧刹,莫不有产,岂独为诸众计生谋也,实为其得以自食,使常坐松坛以奉神明也。不然,观中之业任其废置,观中之居任其去来,殿宇萧然而遗像荒凉,不亦悯乎!今兹勒碑,永志不朽,如有侵渔,赴县禀究。接踵后人,各宜遵守,世代传流,克懋前修。

县主杜爷给照批语:既系观内祖传祭享田地,谁敢私卖?付照。

今将历代祖遗观产田地、山塘、屋址列后。计开:

总号大小田共叁拾伍丘:老坟前地一段,庄屋北地一段,前火山地一段,大路塝地一段,塘稍地一段,庄屋坐山,坐山后小园山,坟前山埂塌,门前山垅南至郎家埂界。

府主史太爷批断老坟山一张:大路西山址北至张山界。庄塘一号,庄屋三间周围余地:东至官路,西至刘山,北至刘田,南至承天观田界。以上坐落牛角铺古塘冲。观门前塘一号:观西菜园一处水沟,观东菜园一处小塘二□,观前塘东地一段。朱爷断执:坐楼五间,观东西住房共六间,一户鲍洞真入册共折实田壹拾玖亩柒分捌厘,南门外老坟园乙块。

今将历代祖遣施主姓名开后：市桥□松一柏二□三椿四□□株。梁□，范仲贤，马瑞爵，施恩翰，梅胡郭，观门前何，十字街陈卢，学前管，前街刘，南门李范施，西门张赵，霸塘施徐邵，衙门前万，五里俞，南洪俞刘，夏家冲俞，长田冲俞李方，俞村俞，南湖冲高纪冯何张朱，沈梓坑沈谢，雁塘何董，枫树墩王，大黄冲黄，上茅山黄，下茅山黄，谢村黄，石塘冲黄，汤家冲黄，源潭渡黄，新塘王，华阳潘，陆家湖陆，敬岭山阮，澄清桥阮，排头铺阮镇宇，大园阮，港西阮天□探，山坞舒，遇塘许，大湖陈檀，箬涧桥包，芦塘酃施，丁家冲丁梅，陶家坞陶蔡，新田冲谢，峨岭万文槐，珩琊山石滩潘，孟家庄潘，□□墩潘，官田湖潘，大园刘何，童村童炼四，清弋江镇，十九都汪（白果树桥头）罗子茂，大路桂，十八都姚梯，老华冲徐，山坞宋，皂角树宋，罗冲叶，□冲坑王，蒲塘王，檀越李宗康，阮天宋，沈宗全。

告道传太祖鲍洞真，师陈始荣，叔阮始华，孙刘有德。　　石匠余

皇明崇祯拾年岁次丁丑孟冬月　谷旦　监碑道士刘有德立

（《安徽》卷十一）

创立建醮功德碑记

粤稽永乐宫乃洞天福地之最著者也。瑞气共青牛迭见，雄名与黄河交驰，珠宫掩映，古杏重华。况仙圣列都而其灵应孔彰，福庇一方者。士民编户，无不覆冒中焉。则其崇明祀以抒报，固舆情之所协也。积功等遂相为谋曰：幸生胜境，仰荷神庥，可不思骏奔执豆以为荐馨地乎？乃各捐赀效力，营运经画，每岁建醮三百六十分位，使神明永有依归，则地益以灵，人益以杰，而吾郡之勋名科第以及财贿稼穑，行将并臻隆盛焉尔。此一举也，盖取夙夜寅清之诚，以昭事上帝，岂伊黩于祭祀者比欤？特书之以识不朽。

大明崇祯十六年岁次癸未正月初一日

随醮人崔守业　姚文芳　赵自治　姚化麟　李自福　宁一贯　姚元芳　杨毓英　高昂　李栖鹏　鲁含真　杨积猷　姚可法　李经星　杨应顺　赵民宗　柴守信　郜梅　姚绳玉　道官张德印

化主张和气　孙张正宾刘正禧　重孙本位

首人杨积功同立　以上各施银壹两

镌石匠郜梅刊

（《永乐宫碑录》）

重修丘祖吕真二殿碑记

三神山越在海表，有仙则名，一篑土加于岱宗，乃成其大。瞻兹福地，号曰永乐，五星孕其精英，肇开文运，历代居乎仙圣，弘□玄扃。爰自唐初，迄于元季，瑞气共青牛递见，雄

名与黄鹤交驰。云笈志其奇踪，丰碑纪其胜概。珠宫崴巢，昔瞻蕊树，重华贝阙，陂陁今睹。桑田骤变，虽天运之推移在数，谅地灵之兴废繇人。乃有本宫道人张和气，慨然建经营之议，作是虔心，不惮千里跋陟，募化京畿商贾。幸仙灵有知，警平陆郡李都宪公子李毅，历其地，阅其迹，概施五十金，转化十方善信，以共成之。繇是二殿焕然，复睹琅苑之景，于文风亦有赖焉。和气之功，不惟是也。曾建玉皇阁，修潘真祠，创二仙楼，立诸神牌，写黄箓像，整山门，砌甬路，栽柏树，垒便门，庙貌聿新，功德永光于钟虡，仙形依旧，福祉大介乎冈陵。故勒石以示不朽云。

大明崇祯十六年岁次癸未正月谷旦郡庠生柴奎芳沐手敬题

原任山东德州良店驿丞宁成勋书

化主张和气，徒道官张德印，孙张正宾、刘正喜，重孙张本位。

祖师李全周、爷李真宁、师伯尉冲贵、吉冲修、刘冲祺、曹冲祥。弟寇和仁、曹和忠、蔡和成、李和孝。道侄吉德食、杨德宝、宁德敬、杨德晓。道孙李正庚。

铁笔匠郜梅侄郜训刊

（《永乐宫碑录》）

刘仙岩玉皇阁诵经圆满题名

磨崖高一尺六寸，广二尺，正书。在桂林刘仙岩。

敕建武当山各庵观全真道众在此岩玉皇阁讽诵皇经三年圆满，题名于后。

开山曹和明　傅守一　孙□悟　徐常清　李清山　张大任　董守正　张守祥　郜守杨守忠　张守玄　王清福　赵智宽　陈信忠　荣离坤　高太舜　黄太禹　安守明太仑　刘太还　陈太岷　何太实　陈一化　李德福

河南开封府人斋昆道人周常粹刊石

大明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季冬吉旦立

（《桂林》中册）

创建三清殿记

磨崖高一尺九寸，广一尺一寸，正书。在桂林伏波山。

紫极宫下公馆堂第拾肆代住持道士罗汝信，法名钦崇，号绍玄，祖籍江西瑞州人。广西生，六岁丧母，其年九月九日出家入宫，投师秦汝延派下。长十五岁，师丧。万历辛丑年八月十七日，入公馆堂投师何心健，更名汝信。十七岁簪冠拜度师谢体乾派下，立法名钦崇，习学先天。每遇旱年请求雨泽速应，信朝武当各处名山，钦授度牒道纪冠带，操持法教，开建山门，起立三清各殿。今逢花甲，表忏善果，勒石题名。内积贰百余金，俱修功因，永远

为记。

时隆武二年丙戌□□岁吉旦命匠立名石

（《桂林》中册）

东岳庙立常住碑

高三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十六行，行二十九字，正书。在云南宜良。

地有五岳，各镇一方。扬东岳圣帝处处不乏行祠者何？盖居东方而覃仁，万物之生悉始于此，其德大矣，祟祀讵可不恭？是故庙貌欲其光明，阶除薪其净洁，斯可以妥神灵而迓纯嘏也。然而扫除尘垢，侍奉香灯，繄典守者是赖，则常住、道人不可缺也。邑人黄佐、张继宗等施田于庙以为常住之资，其事甚善。惧久而干没也，请余衔以镌贞石，垂永久。夫事有济于物而无害于政者，虽片功寸行亦不可泯也，况敬神圣乎哉？余何吝一言不为作福者劝勉，故乐而记之焉。

前总镇阎讳臣　知宜良县事王讳三征　宜良县代捕经历李文蔚　宜良所指挥陈得华张显程远重修

时永历玖年岁在乙未孟冬日知宜良县事加一级叶榆杨讳祖植撰书

代捕县丞梁钦贤

宜良八九铺住人黄佐、室人段氏、苗氏同男黄积福、长女小留姐、小双、小三女备价银四十七两，买到杨显明田壹分贰丘并秧田贰丘，四至在契，坐落桃花村，共纳普五甲秋税叁斗，施入常住，永为香火。

八九铺住人张继宗同男生员张凤蕴备价银贰两伍钱，典到谷赛金田壹丘，坐落涚桥河，四至在契，纳普七甲秋粮贰升贰合，外□施铜钱拾贰串，施入常住，永为香火。

□□住人□□昌同父□□□□□□□田一丘坐落本家屋□纳普□甲秋粮□升（下缺）

（云拓）

创建火神庙碑记

高六尺一寸，广二尺九寸，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正书。额同首题。在南陵。

敬天勤民，守土之职。如非鬼而祭，则谄矣。谄祀无福，此礼之所云也。第于当祭者，诚存一敬而已。予两为令而两见其异，即人亦未之或信。初仕平干，孤城寇迫，藉灵关圣，阴威迅扫，事出非常，殊为可骇。自以繁移兹土，甫莅治而兵又至焉。所以关圣是藉，护我城池，灵果不异平干。予亦单厥乃心，榱题圭璧，亦如平干，详已勒石陵之关庙矣。拒守憔瘁，更值蒸郁，思得少憩，以节微劳。或抚景碧梧，或华胥梵刹，或接文士而谭品艺，敢为缀簿书哉，实假以恬息此精，待亲政务耳。一夕，鼾鼻间酬对分明，威仪赫奕，告我以蟾盖飈

飔，仍祈我以香烟缭缭。道款通名曰：我火神。觉而梦耶，非乎？疑而诧，起而待旦，周爰谘问，总不知火神之谓何也。阅旬馀日，念已置之，忽有日燥不自安，计为岸薛，略止东院，促以使至而另行他所。道经天齐观，菡萏满池，藩葵夺目。停车坐爱，祗见内塑三清而殿角总属萧然。未移时而人报曰：观傍一祠，有火神在。及谒其像，与梦不少异，心神俱愕，茫失所以，意者其梦也耶，而果其非也耶？异哉，先为东院之行矣，而此何适相凑之若是乎？其或使之然欤？不然，何昔之所梦与今之所见竟如是之相蒙也乎？于是切询其从来。前此原未之有，建自近年，草创成局，遂成离黍。予即召徒绳直束板畚登，唐甓甍雕以新其宇，华虫藻黼以装其身，路寝崇宫，吉蠲永祀。复构亭于后以为斋宿地。额扁兴思，一曰存敬，意在虚衷竭诚，无敢散逸也。再曰香远，意在借取莲芳，亦足以代臭达也。而神之灵不其慰也哉！是神也，权司火政，利赖生民，福之则江陵之灾自息，祸之则咸阳之焰必彰。劝惩不爽，最尊最烈，梦多亲切，敢不洁诚。捐赀在予，众其勷之。是宜书志，以征神显，以惕人心。

时龙飞岁次乙酉八月中秋吉旦　　　　山主黄富来

河南道监察御史仍管南陵县事蒲坂朱甗镳撰文

庠生周梦日书丹

儒学教谕皖城颜浩　训导天中段不群　主簿毕继芳　典史王三锡　金斗徐必达　杨一俊　乡宦刘有源　管一骥　许真儒　管一煜　管嘉藻　举人秦凤仪　秦锡蕃　秦仁管　贡生戴志燫　监生陈国朝　管嘉兰　庠生陈愚憬　钱维藩（以下人名不录）　庠生钱朝珍（又助田价银伍拾两）　刘台瑞（助银十两）　住持孙思□　道士刘宗□　吴□□　工房戴上□　王□□　督造乡耆朱一鼎　俞大维

捐赀叁百馀金，建造庙亭道房外，买祀田柒亩伍分，计柒丘。塘一所，沟一段。又用水塘与赵善福共其田塘，共价柒拾柒两正，坐落衙西。

（《安徽》卷十一）

五岳真形之图

高三尺，广一尺七寸，共五截，每岳有真形图。额题“五岳真形之图”。

盖闻乾坤之内，五岳者谓之神。五岳之中，岱岳为其祖，莫不应乎造化，生于混沌之初，立自阴阳，镇乎坤维之位。且五岳者，古经云分掌世界人间等事。

（第一截）

东岱岳泰山，乃天帝之孙，群灵之府也。在兖州奉符县，是成兴公真人得道之处。长白、梁父二山为副岳。神姓岁，讳崇，封号天齐仁圣帝。岱岳者主于世界人民官职及定生死之期，兼注贵贱之分、长短之事也。

（第二截右）

北岳恒山在定州曲阳县，是长桑公真人得道之处。天涯、崆峒二山为副岳。神姓晨，讳寧，封号安天元圣帝。北岳者主世界江河淮济兼四足负荷之类，管此事也。

（第二截左）

中岳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县，是寇谦真人得道之处。女凡、少室二山为副岳。神姓恽，讳善，封号中天崇圣帝。中岳者主世界土地、山川、谷峪兼牛羊食啗之种，管此事也。

（第三截中）

南岳衡山，在衡州衡山县，是太处真人得道之处。潜山、霍山为副岳。神姓崇，讳嵩，封号同天昭圣帝。南岳者主世界星象分野兼水族鱼龙之事也。

（第四截右）

东岳太灵苍光司命真君，南岳庆华紫光注生真君，中岳黄元大光含真真君，西岳素元耀魄大明真君，北岳郁微洞渊无极真君。

（第四截中）

西岳华山在华州华阴县，是黄卢于真人得道之处。终南、太白二山为副岳。神姓姜，讳岂，封号金天顺圣帝。西岳者主世界金银铜铁兼羽翼飞禽之事也。

（第四截左）

谨按抱朴子云：凡修道之士，栖隐山谷，须得五岳真形图佩之。其山中鬼魅精灵虫虎妖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汉武帝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亲降，见王母巾器中有书卷紫锦囊盛之，亦是斯图。太初中，李充称冯翊人三百岁，荷荜华留，负五岳图，帝封负先生。此图如人出入作客，过江渡海，或入山谷，或夜行，又忠宿于凶房。若此图随身，一切邪魔魍魅魍魉水怪等，尽皆隐迹逃遁矣。所居之处，香花供养，虔心扶侍，必降真祥之祐，以感圣力护持。

（第五截）

此图郭次甫携之囊游二十年，持以见示，勒招隐亭中。五岳山人陈文烛记。

登封县知县孙秉阳刻

（柳拓）

十方丹阳万寿宫图

高六尺，广一尺九寸，二十四行，行字不一，正书。额题“十方丹阳万寿宫图”。

大十方丹阳万寿宫住□西□府道纪司都纪康崇真，本宫□□杨道冲、康翠微、蔡子真、刘翠岩、道童张翠玄、赵翠昉、钦翠□、米翠山、张道常、王翠□、王云通、李□将、余翠□、李□和、綦道□、杨道原。

本宫下院玉阳洞逍遥观真□观坐落咸宁县城东南白禄乡□□里常住□迹水旱田地壹处：东至林浴沟水心，南至官道，西至冯家沟，北至原�溪观。坐落咸宁县城东白禄乡南枝里常住古迹水旱田地壹处：东至东岭东沟，南至泾河水心，西至古道，北至原。

重修道人王道和孙王了一，本司副都纪张志坚。

（柳拓）

蔡玄真重修三清祀记

高一尺三寸五，广九寸，十二行，行十三、十四字，每行下缺。额题“蔡玄真重修三清祀”。

余□□卧壳清隐庄之敬义斋杜（下缺）福地创至梁天监间，正殿曰三清（下缺）后道会林复真、王志玄尝为缮葺（下缺）筹者。今蔡玄真慨然曰：吾当委（下缺）诸人暮归假寐殿□苦心殚力（下缺）故星□增辉，崇修勤动邑众改观（下缺）夫□关系乎今海宗宁谧，六民安（下缺）天朝列圣盛德厚泽之赐也。吾邑届三大（下缺）慢莫大焉，乃今鼎新如许，探诸礼（下缺）藏渴怀全真，寻师求友，汗漫江湖（下缺）迹□□□也□□诸也穷（下缺）

（柳拓）

重建会真观记

张 栞

武夷山居闽上游，崖壑耸峭，溪流回折。其峰之最巨者曰幔亭，绝顶宽旷，世传学仙者居之。武夷君当秦政时置酒于此以宴乡人，既罢去，乡人乃即山麓立祠以祀之，扁曰同亭，取同宴幔亭之义。岁时备牲醴祭毕而宴，不忘其初也。凡水旱疾疫，悉致祷告，无不响应。宋政和五年以事奏闻，得赐庙额为会真。绍兴十八年又勅封为冲妙真人，自是乡人崇奉益笃。岁久庙宇倾圮，道士裴洞清、里人裴贵甫、杨伯留募赀撤旧鼎新正殿及门廊三十间，视旧为壮丽。于是洞清等议曰：“不记其事，无以示将来。”乃具其始末，介羽士程芳远来山中求予文镌诸石。窃按祀典，凡名山大川之神有功德于民者，咸祀之。而武夷君锡宴乡人皆登上寿，民受其惠厚矣。考之山中历代故事犹存，而国朝亦以八月望日命官致祭，岂僭窃妄诞者之比哉！今乡人一新其庙貌，将其大阐灵妙，锡于遐迩，岂止一方而已，安得不为书之以传永久欤？是为记。

（《武夷山志》卷五）

征引拓片及书目略

拓片

艺拓——艺风堂拓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柳拓——柳风堂石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大拓——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
上拓——上海图书馆藏拓片。
中拓——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拓片。
广拓——广西博物馆藏拓片。
桂拓——桂林市文管会藏拓片。
湘拓——湖南博物馆藏拓片。
晋拓——山西博物馆藏拓片。
芮拓——山西芮城博物馆藏拓片。
永拓——永乐宫文管所藏拓片。
陕拓——陕西博物馆藏拓片。
咸拓——咸阳文管会藏拓片。
楼拓——陕西楼观台文管所藏拓片。
户拓——陕西户县文化馆藏拓片。
甘图拓——甘肃图书馆藏拓片。
甘博拓——甘肃博物馆藏拓片。
云拓——云南图书馆藏拓片。
灌拓——四川灌县文管所藏拓片。

金石志

隶释——洪适，晦木斋翻刻汪氏本。
隶续——洪适，晦木斋翻刻汪氏本。
琳琅——金薤琳琅，都穆，学古斋金石丛书本。
粤东——粤东金石略，翁方纲，乾隆刊本。
关中——关中金石记，毕沅，经训堂刊本。
中州——中州金石记，毕沅，经训堂刊本。
山左——山左金石志，毕沅、阮元，小琅嬛仙馆刊本。
两浙——两浙金石志，阮元，浙江书局刊本。
粤西——粤西金石略，谢启昆，铜鼓亭刊本。
安阳——安阳县金石录，武亿，嘉庆刊本。
萃编——金石萃编，王昶，经训堂刊本。
未刻稿——金石萃编未刻稿，王昶，罗振玉影印本。
江宁——江宁金石记，严观，江楚编译书局刊本。
浚县——浚县金石录，熊象阶，嘉庆刊本。
括苍——括苍金石志，李遇孙，同治刊本。
越中——越中金石记，杜春生，詹波馆刊本。
常山——常山贞石志，沈涛，道光刊本。
补正——金石萃编补正，方履籛，光绪石印本。
八琼——八琼室金石补正，陆增祥，嘉业堂刊本。
沂阳——沂阳述古编，李嘉绩等，顾氏金石舆地丛书本。
吴兴——吴兴金石记，陆心源，光绪刊本。
十二砚斋——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汪鋆，光绪刊本。
金石苑——刘喜海，道光石印本。
偃师——偃师金石遗文。
东瓯——东瓯金石志，戴咸弼，光绪排印本。
台州——台州金石录，黄瑞，嘉业堂刊本。

绩语堂——绩语堂碑录，魏锡曾，光绪刊本。
山右——山右石刻丛编，胡聘之，光绪刊本。
匋斋——匋斋藏石记，端方，宣统石印本。
湖北——湖北金石志，张仲炘，湖北通志单行本。
江苏——江苏金石志，江苏通志稿。
希古楼——希古楼金石萃编，刘承干，嘉业堂刊本。
安徽——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徐乃昌，石印本。
陕西——续修陕西通志稿金石志，武树善。
鄠县——鄠县金石志稿，张埙。
蔡录——元代白话碑集录，蔡美彪，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桂林——桂林石刻，桂林市文管会编，铅印本。
福建省石刻资料汇编——福建省文管会编，油印本。
永乐宫碑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编，油印本。
萃珍阁蜀碑录——四川博物馆藏稿本。
广西石刻录——广西博物馆藏稿本。
户县石刻调查表——陕西户县文化馆藏稿本。

道教诸书

茅山志——道藏，师字、火字。
清茅山志——笪蟾光重编，光绪重刊本。
天台山志——道藏，鞠字。
四明集——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道藏，鞠字。
梅仙观记——道藏，鞠字。
仙都志——道藏，鞠字。
三真君事实——华盖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实，道藏，孝字。
叶真人传——唐叶真人传，道藏，孝字。
大涤记——大涤洞天图记，道藏，当字。
真仙碑记——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道藏，川字。
古楼观集——古楼观紫云衍庆集，道藏，川字。
玄天录——玄天上帝启圣灵录，道藏，流字。
瑞应图录——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道藏，流字。
青羊宫碑——西川青羊宫碑铭，道藏，不字。
太一宫碑——宋太一宫碑铭，道藏，不字。
龙角山记——道藏，不字。
启母庙碑——唐嵩高山启母庙碑铭，道藏，不字。
宫观碑志——道藏，不字。
圣迹记——天坛王屋山圣迹记，道藏，不字。
甘水录——甘水仙源录，道藏，息字。
华阳陶隐居集——道藏，尊字。
云山集——道藏，兄字。
采访真君事实——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道藏，升字。
赣州圣济庙灵迹碑——道藏，纳字。
道藏阙经目录——道藏，释字。
白真人集——道藏辑要，娄集。
三仙真经——道藏辑要，翼集。
洞霄图志——知不足斋丛书本。

地方志

景定建康志
成化山西通志
弘治句容县志
嘉靖建阳县志
道光广东通志
道光南海县志
武夷山志

光绪鹿邑县志
光绪蔚州志
宣统山东通志

文集及其他

蔡中郎集——蔡邕，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
徐孝穆集——徐陵，四部丛刊本。
陈伯玉集——陈子昂，四部丛刊本。
徐公文集——徐铉，四部丛刊本。
直讲集——李觏，四部丛刊本。
元丰类稿——曾巩，四部丛刊本。
临川集——王安石，四部丛刊本。
丹渊集——文同，四部丛刊本。
净德集——吕陶，聚珍本。
东坡集——苏轼，四部备要本。
栾城集——苏辙，四部丛刊本。
浮溪集——汪藻，四部丛刊本。
于湖居士文集——张孝祥，四部丛刊本。
渭南文集——陆游，四部丛刊本。
鹤山集——魏了翁，四部丛刊本。
攻媿集——楼钥，四部丛刊本。
水心集——叶适，四部丛刊本。
后村集——刘克庄，四部丛刊本。
真西山集——真德秀，四部丛刊本。
黄氏日抄——黄震，耕余楼刊本。
文山集——文天祥，四部丛刊本。
拙轩集——王若虚，聚珍本。
滹南遗老集——赵秉文，四部丛刊本。
庄靖集——李俊民，石莲龛汇刻九金人集。
遗山集——元好问，四部丛刊本。
郝文忠公集——郝经，乾隆刊本。
归田类稿——张养浩，乾隆刊本。
蒿庵集——李庭，藕香零拾本。
稼村类稿——王义山，四库本。
剡源集——戴表元，四部丛刊本。
养蒙集——张伯淳，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墙东类稿——陆文圭，常州先哲遗书本。
青山集——赵文，四库本。
桂隐集——刘诜，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水云村泯稿——刘壎，道光爱余堂刊本。
巴西集——邓文原，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
紫山集——胡祗遹，三怡堂丛书本。
松乡集——任士林，光绪刊本。
松雪斋集——赵孟頫，四部丛刊本。
吴文正公集——吴澄，乾隆刊本。
还山遗稿——杨奂，适园丛书本。
静修集——刘因，四部丛刊本。
青崖集——魏初，四库本。
养吾斋集——刘将孙，四库本。
秋涧集——王恽，四部丛刊本。
牧庵集——姚燧，四部丛刊本。
雪楼集——程巨夫，陶氏涉园刻本。
清容集——袁桷，四部丛刊本。
申斋集——刘岳申，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清河集——元明善，藕香零拾本。
菊潭集——李术鲁翀，藕香零拾本。
中庵集——刘敏中，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贞一斋稿——朱思本，适园丛书本。
道园学古录——虞集，四部丛刊本。
道园类稿——虞集，临川郡学刊本。
揭文安公集——揭傒斯，四部丛刊本。
黄金华集——黄溍，四部丛刊本。
圭斋集——欧阳玄，四部丛刊本。
待制集——柳贯，四部丛刊本。
闲居丛稿——蒲道源，历史研究所藏抄本。
至正集——许有壬，聊城邹氏本。
圭塘小稿——许有壬，三怡堂丛书本。
安雅堂集——陈旅，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傅与砺诗文集——傅若金，嘉业堂丛书本。
李仲公集——李存，永乐刊本。
青阳集——余阙，四部丛刊续编本。
纯白斋类稿——胡助，金华丛书本。
野处集——邵亨贞，四库本。
玩斋集——贡师泰，乾隆湖南书塾刊本。

贞居集——张雨，武林往哲遗著本。
侨吴集——郑元祐，弘治刊本。
师山集——郑玉，嘉靖刊本。
贞素斋集——舒頔，道光刊本。
龟巢稿——谢应芳，四部丛刊三编本。
石初集——周霆震，豫章丛书本。
九灵山房集——戴良，四部丛刊本。
麟原集——王礼，四库本。
东维子集——杨维桢，四部丛刊本。
夷白斋稿——陈基，四部丛刊三编本。
梁石门集——梁寅，乾隆刊本。
天下同文集——雪堂丛刻本。
宋文宪公集——宋濂，四部备要本。
刘文成公集——刘基，四部丛刊本。
王忠文公集——王祎，康熙刊本。
危太朴集——危素，嘉业堂刻本。
始丰稿——徐一夔，武林往哲遗著本。
凫藻集——高启，四部丛刊本。
白石山房逸稿——张孟兼，续金华丛书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重印本。
文苑英华——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全唐文——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宋文鉴——四部丛刊本。
金文最——光绪苏州书局刻本。
艺文类聚——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排印本。
永乐大典——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影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
至元辩伪录——光绪扬州藏经院刊本。

索　引

索引首字表(一)

(按笔画排列)

索引首字表(二)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作者索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zhao

人名索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宫观索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后　记

在本书即将发排的时候，关于校补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还需向读者作一简单的说明，

首先是增补的问题。交稿以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可以增补而没有增补的碑文。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文献中的道教碑文，由于我们检阅不周而漏补的，如《道藏》中的《修灵济宫志铭》等。至于地方志中的内容，可补的就更多了。另一种是新了解或新发现的石刻及拓片。如最近在许昌发现的后至元二年许昌天宝宫圣旨碑，就是关于真大道教的一通石碑。

其次是编排的问题。在前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垣老只是将全部内容按时间分为五大段，至于每一大段之内如何具体编排，还没有作更多的考虑。我们这次整理，在编排上本来可以采取比较省事的办法，一仍原稿之旧，将增补者插入。如果重加编排，势必增加许多工作，而且还会暴露出许多问题。但是，为了读者的便利，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藏拙不如献丑。我们将全部碑文按时间先后排列；金元的碑文最多，当时又兴起了全真等新教派，再按各派分列。

这样，每一通碑文都要确定它的时间，记载不明的还要作一些考订工作；金元部分的碑文，还要一一确定它的归属。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错误或不当之处就是难免的了。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错误有：金元 014《重修太清观记》和 015《渊静观记》，年代分别署壬子及癸丑，原误定为金明昌三年（公元 1192 年）及明昌四年（1193 年），应推后六十年，分别是元宪宗（蒙哥汗）二年（1252 年）及三年（1253 年），列于金元 098 之后。金元 566《赠云林道士邓君序》作于洪武五年之后，应归入明，列于明 007 之后。

金元部分原认为归属不明的，有部分已经可以确定它们的归属。应归入全真教的有：金元 693《黄庭观记》、702《乐安会记》、709《希真先生祠碑》、754《特赐玉天尊记》、765《众仙寄骨塔碣》、766《创建三清殿记》、772《上清万寿宫飞天法轮宝藏之碑》、820《昭惠灵显真君庙记》、821《嵩山中岳庙圣旨碑》、823《绛山仙人宫圣旨碑》、824《祀太玄妙应真人记》、826《迁修洞霞观记》、849《绛山重修长生观记》；属真大道教的有 879《平谷县延祥观常住产业记》；属太一教的有 634《投龙碑》；应归入正一教的为 628《洪崖山寿阳院记》、734《南泾道院记》、736《通真观记》、741《武夷山天游道院记》、742《杭州承天宁应观记》、750《庐山九天采访真君殿碑》、751《太平宫新庄记》、759《庐山重建广福殿记》、775《通元观诗刻》、795《金华玉山观记》、816《删一道人墓碣碑》、819《安晚轩记》、827《大五龙灵应万寿宫圣旨碑》、839《玉笥山清真宫碑》、841《重建寿星观记》、853《澄碧堂记》。等等。

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正文中改正呢？因为我们所编的三种索引都只列各碑的号码，编排一有变动，各碑的号码都要相应改变，索引将需要重新编排。我们现在还是用人工编索引，这是一项极费时间的工作；而且，只要再有一点补充或变动，又需全部改过。所以只好在后记中说明。我们希望读者充分利用我们所作的编排工作，又不要完全依赖它；更希望能发现并指出我们的错误，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更正。

陈智超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